目 录

隋唐嘉话

[唐]刘　悚撰　王宏治整理

《隋唐嘉话》一卷，分上中下，唐刘悚撰。刘悚，字鼎卿，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之子。本书所记皆隋唐时名人的言行故事，且其刻意模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之体例，故名，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史料。《隋唐嘉话》刻本较多，本书是以《阳山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整理。又诸书所引而未见于本书的佚文，辑为补遗，附于篇末。

卷　上

述曰：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昔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参择吏必于长者，惧其文害。观焉马周上事，与曹参异乎？许高阳谓死命为不能，非言所也。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论。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故书以记异。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人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隋高颎仆射，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思得一公事，辄书其上。至明，则录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园者，本名曲江园，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诏改之。

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儁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曾日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为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日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内有声如磬，寻之乃镜声也。无何而子夔死。后更有声，无何而威败。后不知所在云。

洛阳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也。初筑外垣之时，掘得一冢，无砖甓，棺中有尸，上着平上帻朱衣，铭云："筮言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校其年月，当魏黄初二年。

隋文帝梦洪水没城，意恶之，乃移都大兴。术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阳公主闻高祖起义太原，乃于鄠司竹园招集亡命以迎军，时谓之"娘子兵"。

秦王府仓曹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秘书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笥'，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隋司隶薛道衡子收，以文学为秦王府记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谓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

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匡社稷，谋于卫公李靖，靖辞。谋于英公徐勣，勣亦辞。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宴见卫公，常呼为兄，不以臣礼。初嗣位，与郑公语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归心焉。

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必令黏于寝殿之壁，坐卧观览焉。

太宗每谓人曰："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贞观四载，天下康安，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闭，行旅不赍粮也。

太宗谓群臣曰："始人皆言当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征劝我，今遂得功业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见之。"

卫公既灭突厥，斥境至于大漠，谓太宗曰："陛

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高宗末年，突厥为患矣。突厥之平，仆射温彦博请其种落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于是人居长安者且万家。郑公以为夷不乱华，非久远策，争论数年不决。至开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复空也。

卫公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位宦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去，出庙门百许步，闻后有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不见人。后竟至端揆。隋大业中，卫公上书，言高祖终不为人臣，请速除之。及京师平，靖与骨仪、卫文升等俱收。卫、骨既死，太宗虑囚，见靖与语，固请于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静巴汉，擒萧铣，荡一扬、越，师不留行，皆靖之力。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虏弃老弱而遁，获马数万匹，玉帛无遗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铨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视良久，降阶与之抗礼，延入内厅，共食甚恭，曰：“二贤当为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寿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相托。”贞观初，杜薨于右仆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余载。

太宗之为秦王，府僚多被迁夺，深患之。梁公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帝大惊，由是亲宠日笃。杜仆射薨后，太宗食瓜美，怆然思之，遂辍其半，使置之于灵座。

郑公尝拜扫还，谓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至于微隐之际，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他心焉。”

卫公为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

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常侍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许之。流其子岭南为奴。

侯君集既诛，录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绝代。太宗问其状，曰：“自尔已来，常食人乳而不饭。”

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簟二甚精，御府所无，亦隐而不献，至时并得焉。

英公始与单雄信俱臣李密，结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勣来归国。雄信壮勇过人。勣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元吉恃其膂力，每亲行围。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尽饮，驰马而出，枪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连呼曰：“阿兄阿兄，此是勣主。雄信揽辔而止，顾笑曰：“胡儿不缘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将就戮，英公请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为灰土，岂敢念生，但以身已许国，义不两遂。虽死之，顾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无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釜燃辄焚其须。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如此？”勣曰：“岂为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迟敬德，性骁果而尤善避槊。每单骑入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之。敬德云：“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由是大渐恨。太宗之御窦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我何。”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斗者来，与汝决。”贼追骑甚众，而不敢逼。御建德之役，既陈未战，太宗望见一少年，骑骢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未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损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致之万全，及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识是马，实内厩之良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谢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老臣请举病行矣。”至相州，病笃不能进。驻跸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抗王师，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

降。"帝不应。既合战，为贼所乘，殆将不振，还谓卫公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时江夏在侧，帝顾之，道宗具陈前言，帝怅然曰："时匆遽不忆也。"驻跸之役，六军为高丽所乘，太宗命视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围，帝大恐。须臾复曰围解，高丽哭声动山谷，勣军大胜，斩首数万，俘虏亦数万。

郑公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焉。

征辽之役，梁公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台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所，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斩腰。玺书责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专断之。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焉，士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

赵公宴朝贵，酒酣乐阕，顾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或对为不如，或谓过之。曰："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

武卫将军秦叔宝，晚年常多疾病，每谓人曰："吾少长戎马，经三百余战，计前后出血不啻数斛，何能无病乎?"

秦武卫勇力绝人，其所将枪逾越常制。初从太宗围王充于洛阳，驰马顿之城下而去，城中数十人，共拔不能动，叔宝复驰马举之以还。迄今国家每大陈设，必列于殿庭，以旌异之。

卷 中

太宗令虞监写《列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称奉则以尊，言赐又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饷。"遂从之。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太宗闻虞监亡，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

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代。

太史令李淳风校新历成，奏太阳合日蚀当既，于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蚀，卿将何以自处?"曰："有如不蚀，则臣请死之。"及期，帝候日于庭，谓淳风曰："吾放汝与妻子别。"对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蚀矣。"如言而蚀，不差毫发。

李太史与张文收率更坐，有暴风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有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是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者法月，数当十三，今缺其一。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敕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以为《景云河水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而不厌。

太宗阅医方，见《明堂图》，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怆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诏不得笞背。

贞观中，有河内人妄为妖言，大理丞张蕴古以其素狂病，不当坐。太宗以有情，令斩之，寻悔，以无所及。自后每决死刑，皆令五复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当阙，求之未得，乃自职之。

张宾客文瓘之为大理，获罪者皆曰："张卿所罚，不为枉也。"

中书令马周，始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终卷，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人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

旧官人所服，惟黄、紫二色而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以青焉。

贞观中，拣材力骁捷善持射者，谓之"飞骑"。上出游幸，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猛兽皮鞯以从。

李义府始召见，太宗试令咏乌，其末句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宋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贡。州判司报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误。"太宗闻之大笑。判司改雍

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为叠州刺史，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今若即发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行。

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收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者已在门。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使咒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者，便不复苏。

贞观中有婆罗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马奔凑其处如市。时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是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不能敌，惟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之焉。”胡僧缄縢甚严，固求良久，乃得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之。

阎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更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始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贸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

贞观初，林邑献火珠，状如水精。云得于罗刹国。其人朱发黑身，兽牙鹰爪也。

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俒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

高开道作乱幽州，矢陷其颊，召医使出之，对以镞深不可出，则俾斩之。又召一人，如前对，则又斩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须忍痛。”因铍面凿骨，置楔于其间，骨裂开寸余，抽出箭镞。开道奏伎进膳不辍。

太宗之征辽，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竞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不解思量。”帝闻，将罪之。

太宗谓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讨逆伐叛，虽凭威灵，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锋刃也。今大业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见所伤之处，帝对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反以为恨?”

太宗谓尉迟公曰：“朕将嫁女与卿，称意否?”敬德谢曰：“臣妇虽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闻说古人语：‘富不易妻，仁也。’臣窃慕之，愿停圣恩。”叩头固让。帝嘉之而止。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

虞监草行，本师于释智永。尝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其所弃笔头至盈瓮。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贵显，其父亮尚在，乃别开门。敕尝有以赐遂良，使者由正门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门。”

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自朝还，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

太宗征高丽，高宗留居定州，请驿递表起居。飞奏事自此始。

高宗之将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谋于赵公无忌、英公勣，将以死诤，赵公请先入，褚曰：“太尉，国之元舅，脱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请先入。”褚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无汗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当不讳之时，躬奉遗诏，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见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纳其言，事遂中寝。

王义方，时人比之稷卨，郑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义府引为御史。义府以定册武后勋，恃宠任势，王恶而弹之，坐是见贬，坎轲以至于终矣。

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有患应声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唯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

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某人何因辄受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人见嘱。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其不隐，笑而遣之。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注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也。

许高阳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议谥曰"缪"，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尊报仇，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李义府既居荣宠，葬其父祖，自京至于一原七十余里，役者相继。始国家以来，人臣丧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东有冢极高大，俗谓吕不韦冢，以其锐上，亦谓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言见鬼物，云："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后代人妄云不韦也。"

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鸲鹆衔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鱼袋钩铁，不数日而加大夫。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左右曰："此刘仆射、戴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可复闻。当其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卢，本滑州总管杜才干妻。才干以谋逆诛，故卢没入于宫中。帝既即位，封燕国夫人，品第一。卢既藉恩宠，屡诉才干枉见构陷。帝曰："此先朝时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许。及卢以亡，复请与才干合葬，帝以获罪先朝，亦不许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高宗时，司农欲以冬藏欲以冬藏余菜，卖之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判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邦，而贩蔬鬻菜。"事竟不行。

杨汴州德干，高宗朝为万年令。有宦官恃贵宠，放鹞不避人禾稼，德干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鹞头。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你情知此汉狞，何须犯他百姓?"竟不之问。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以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徐勣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恰似獠面，何得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徐状胡故也。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州发卒郊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他事已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觇望，见船中无所有，乃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使告曰："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帅，责以早降之意，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英公既薨，高宗思平辽勋，令制其冢像高丽中三山，犹汉霍去病之祁连云。后孙敬业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雾三日不解，乃止焉。

卷　下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时，投匦者或不陈事，而漫以嘲戏之言，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匦院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后反复，辞色愈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名为庶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其子预选，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岂可拘以常调者乎?"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娄师德弟拜代州刺史，将行，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忧。"师德曰："此适所谓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宠禄，率是道也。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其间。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御史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羞而止。

武后临朝，薛怀义势倾当时，虽王主皆下之。苏良嗣仆射遇诸朝，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使左右牵拽，搭面数十。武后知曰："阿师当向北门出入，南衙宰相往来，勿犯他。"

武后使阎知微与田归道使突厥，归道还云："突厥叛。"知微争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与可汗等，以示华人，大破赵、定等州，自河以北骚然。朝廷以为知微卖国，乃族阎氏。知微不知，无何逃还，武后业已致戮，乃云其恶臣子所嫉，赐百官甘心焉。于是兵刃交下，非要职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为明堂，明堂后又为天堂五级，则俯视明堂矣。未就，并为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狭于前，犹三百余尺。

武后为天堂以安大像，铸大仪以配之。天堂既焚，钟复鼻绝。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斫像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今明堂始微于西南倾，工人以木于中荐之。武后不欲人见，因加为九龙盘纠之状。其圆盖上本施一金凤，至是改凤为珠，群龙捧之。

武后将如洛阳，至阌乡县东，骑忽不进，召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浚云："臣墓在道南，每为樵者所苦。闻大驾今至，故求哀。"后敕：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将军王果尝经峡口，见一棺于崖侧，将坠，使人迁之平处，得铭云："更后三百年，水漂我，临长江，欲堕不堕逢王果。"

张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谄附者乃呼为五郎、六郎，自后因以成俗。

张昌仪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宠，所居奢溢，逾于王主，末年有人题其门曰："一絇丝，能得几日络？"昌仪见之，遽命笔书其下曰："一日即足。"无何而祸及。

张昌宗之贵也，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为诗以赠之。诗至今犹传。

补阙乔知之有宠婢，为武承嗣所夺。知之为《绿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宠者结于衣带上，投井而死。承嗣惊惋，不知其故。既见诗，大恨。知之竟坐此见构陷亡。

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

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

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胥四庙存焉。

魏仆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处，人或记之，不差尺寸。魏仆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罗织下狱，有命出之。小吏闻者以告，魏惊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从元忠焉。

朱正谏敬则，代著孝义，自宇文周至国家，并令旌表，门标六阙。

中宗反正后，有武当县丞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操，乃与王驸马同皎谋诛武三思。事发，同皎见害，憬遁于比干庙中自刎，临死谓左右曰："比干，忠臣也。傥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

神龙中，洛城东地若水影，纤微必照，就视则无所见，长史李承喜上表庆贺。

崔融司业作武《后哀策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

朝仪：鱼袋之饰，惟金银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中宗反正，从旧。

景龙中，中宗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下兵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回波尔时酒卮，兵儿志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于是乃罢坐。

景龙中，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时人号为"斜封官"。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油洒地以筑球场。

兵部尚书韦嗣立，景龙中中宗与韦后幸其庄，封嗣立为逍遥公，又改其居凤凰原为清虚原，鹦鹉谷为幽栖谷。吏部南院旧无选人坐，韦嗣立尚书之为吏部，始奏请有司供床褥，自后因为故事。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穿，有蒲鱼利，京师赖之。中宗朝，安乐公主请焉，帝曰："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主不悦，因大役人徒，别掘一池，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云："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无何而迁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为大理丞。武后方肆诛戮，大卿胡元礼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断，再三不从。元礼使谓李曰："胡元礼在，此人莫觅活。"李起谓使者："日知咨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觅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丧，吐蕃来吊，深衣练冠待于庙，或曰："今定陵自有寝庙，若择宗室最长者，素服受礼于彼，其可乎?"举朝称善而从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耳。"

崔司直琬，中宗朝为侍御史，弹宗楚客反，盛气作色。帝优之不令问，因诏每弹人，必先进内状，许乃可。自后以为故事。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嫉于时，故隐名氏云。

李大夫杰之为河南尹，有妇人诉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辩明，但言："得罪于母，死甘分。"察其状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请杀之。李曰："审然，可买棺来取儿尸。"因使人尾其后。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妇执意弥坚。时道士方在门外，密令擒之，既出其不意，一问便曰："某与彼妇人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母及道士杀，便以向棺载母丧以归。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堕殆死。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类也。又善于摄卫，开元十二年终，年且百岁。

近代言乐，卫道弼为最，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令，享北郊，监享御史有怒于夔，欲以乐不和为之罪，杂扣钟磬，使夔暗名之，无误者，由是反叹服。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适来问疾，僧具以告。俄顷，轻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盛设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甚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

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墓铭云："龟言水，蓍言市。"

今上之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兆，上因以食箸试之。既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征。既而诛韦氏，定天位，因此行也。凝礼起家五品，至今犹存。

今上既诛韦氏，擢用贤俊，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书令元之、侍中璟、御史大夫构、河南尹杰，皆一时之选，时人称姚、宋、毕、李焉。

张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为录事，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奴下诸官，而独呼二公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诛韦氏，沛兄涉为殿中监；见杀，并令诛沛。沛将出就州，正名时假在家，闻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难，同州京之佐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劝令复奏，因送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方立元勋，用事于中，竟脱沛于难，二公之力。

萧至忠自晋州之入也，蒋大理钦绪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忧不见用，无为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蒋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书令，岁余以诛死。

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而焚之，示不复御用也。

姚开府凡三为相，而必兼兵部，至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皆暗能计之矣。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令，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武后闻之，使籍其家，惟有书数百卷。后令问资财所在，知皆以济人，于是奇而免之。后为凉州都督，路不拾遗。藩国闻其风，多请朝献。自国家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倾国作寇，某官薛讷为元帅以御之，大捷而还，时有贺者退曰："薛公谦而有礼，宜有凯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赐为第一，院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赋而无益于事，罢之，其礼至今遂绝。

京城诸州邸，贞观初所造。至开元初李尚书入，悉卖与居人，以钱入官。

崔湜之为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商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官曰："知无？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十余载，河东公竟为中书焉。

东封之岁，洛阳平御路，北市东南隅得铭汉丞相长史朱买臣墓云："蓍言市，千载之后阿谁是?"

十七年，丞相源乾曜、张说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请为千秋节，百姓祭皆就此日，名为"赛白帝"。群臣上万岁寿，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结丝承露囊，更相遗问。

十九年春，诏州县社及奠并不得用牲牢，荐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诏京都置太公庙于孔子庙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汉留侯张良配享，置令丞、录

事各一员。

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壁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功直已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奉先卒。后岁余，王牸产一騂犊，有白文于背曰："解奉先"，观者日如市。时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与梁山相望，旧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匹焉。至开元中年，始别建室而迁出之，或云张燕公之为也。

怀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长平山下。传云：秦杀赵卒，其水变赤，因以为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诏改为怀水，潼津关为周密。

开元初，司农卿姜师度引洛水灌朝邑泽，尽发以修堤堰，墓为水所湍击，今寖颓削焉。

崔潞府日知，历职中外，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人谓之"崔公望省楼"。

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树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存。

旧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为四脚，国初又加巾子焉。

高齐兰陵王长恭白类美妇人，乃著假面以对敌，与周师战于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庄之，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曰"代面舞"也。

灵州鸣沙县有沙，人马践之，辄枪然有声。持至他处，信宿之后，而无复声矣。

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欧阳询率更所书也。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右军之叔父，工草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后得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存。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稿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真小。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云。

卢黄门思道仕高齐，久不得进，时和士开方贵宠用事，或谓卢曰："何不一见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为人所见，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门，立者众矣，卢驻辔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与槐柳齐列。因鞭马疾去。有过卢黄门思道者，见一胡人在座，问此何等，答曰："从兄浩。"反语卢浩尚为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补　遗

隋末有河间人，皻鼻使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击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辄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呼为"踏摇娘"，今谓之"谈容娘"。

炀帝宴群臣，以唐高祖面皱，呼为"阿婆"。高祖归，不悦，以语窦后，后曰："此吉兆。公封于唐，唐者堂也，阿婆即是堂主。"高祖大悦。

隋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

隋杨素破突厥，文帝赐以万钉宝带。

吴郡献松江鲈，炀帝曰："所谓金齑玉脍，东南佳味也。"

郑公尝出行，以正月七日谒见太宗，太宗劳之曰："卿今日至，可谓人日矣。"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

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卿宅去沉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其生者无香，惟朽者始香矣。"

李淳风奏："北斗七星官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饮二石，太宗遣人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忽不见。

齐吴均为文多慷慨军旅之意，梁武帝被围台城，朝廷问均外御之计，怯怛不知所答，启云："愚计速降为上计。"

齐宜都王铿，三岁丧母。及有识，问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梦见一妇人，谓之曰："我是汝之母。"铿悲泣。旦说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

人妄告东宫。

牛弘，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

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亦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元万顷初为契苾何力征高丽管记，作檄书云："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流岭南。

郭正一为李英公征辽管记，勣还曰："此段行，我录郭正一可笑事，虽满十卷，犹未能尽。"

汉明帝时，刘晨、阮肇同入天台，见二女，出胡麻饭、山羊脯，设桃及酒甚美。逾年乃归，乡里皆变，推寻其家，已经七代孙也。

后魏末，周齐交争，周人贫甚，尝获一齐卒，喜曰："得一将。""何以知之?"曰："著缯襌。"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棬。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佳处。"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者也。贞元中，琯以宾客辞为县令，乃划翳荟，开径隧，人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准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沈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值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朝野佥载

[唐]张　鷟撰　王宏治整理

《朝野佥载》六卷，唐张鷟撰。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河北深州人。除本书外，撰有《龙筋凤髓判》、《游仙窟》等。本书记载隋唐两代朝廷和民间的故事与遗闻，对武则天时的朝政尤多讥评，有些内容为《资治通鉴》所引用。张鷟死后，又有人为此书"补遗"，记开元以后事，今本已掺入"补遗"之内容，已非原书，现据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参考他本整理。

卷　一

贞观年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䌷襦，遂邀为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漫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溱州刺史。初任溱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讫，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怀礼授左补阙，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授城门郎，至秋而卒。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州，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尽。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廷圭、崔玄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惟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疯，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又商州有人患大疯，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罂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罂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入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觇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私，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元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佣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悦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无效。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追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无验，遂绝。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

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愈。一云问医苏澄云。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有铜末束之。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以涂马鞭头控上，拂着手即毒，试着口即死。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贴之艾炷，当上炙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豗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矾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以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复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

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可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人，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

张文成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人不加众，选人益繁者，盖有由矣。尝试论之，祇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妙简实材，堪人流者十分不过一二。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惟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积薪化薪，所从来远矣。

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赃污狼藉。引铨有选人系百钱于靴带上，愔问其故，答曰：“当今之选，非钱不行。”愔默而不言。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有铨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存。’”

景龙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践高位。景云践祚，尚书宋璟、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璟、构出，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奏云见孝和，怒曰：“我与人官，何因夺却。”于是斜封皆复旧职。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昔赵王伦之篡也，天下孝廉、秀才、茂异，并不简试，雷同与官，市道屠沽、亡命不轨，皆封侯略尽。太府之铜不供铸印，至有白版侯者。朝会之服，貂者大半，故谣云“貂不足，狗尾续”。小人多幸，君子耻之。无道之朝，一何连类也，惜哉！

天后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乃令守囚霫等绐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求待国家兵到，吾等即降。”其囚日别与一顿粥，引出安慰曰：“吾此无饮食养汝，又不忍杀汝，总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绐放去。至幽州，具说饥冻逗遛。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三军弃步卒，将马先争入，贼设伏横截，军将被索缚之，生擒节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遗。

景龙四年，洛州凌空观失火，万物并尽，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乃泥塑为之 。后改为圣真观。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颎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颎坐此树下，不须杀之。”至今先天百三十年，其树尚在，柯叶森竦，株根盘礴，与诸树不同。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今唐家居焉。

永徽年以后，人唱《桑条歌》云：“桑条苇，女韦也乐。”至神龙年中，逆韦应之。谄佞者郑愔作《桑条乐词》十余首进之，逆韦大喜，擢之为吏部侍郎，赏缣百匹。

龙朔以来，人唱歌名《突厥盐》。后周圣历年中，差阎知微和匈奴，授三品春官尚书，送武延秀娶成默啜女，送金银器物、锦彩衣裳以为礼聘，不可胜纪。突厥翻动，汉使并没，立知微为可汗，《突厥盐》之应。

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土番入寇，遂停。至永淳年，又驾幸嵩岳，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岳下遘疾，不愈，回至宫而崩。

永淳之后，天下皆唱“杨柳，杨柳，漫头驼”。后徐敬业犯事，出柳州司马，遂作伪敕，自授扬州司马，杀长史陈敬之，据江淮反。使李孝逸讨之，斩业首，驿马驼入洛。“杨柳，杨柳，漫头驼”，此其应也。

周如意年中以来，始唱《黄獐歌》，其词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你伤。”俄而契丹反叛，杀都督赵文翙，营府陷没。差总管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王孝杰，前后百万众，被贼败于黄獐谷，诸军并没，罔有孑遗。《黄獐》之歌，斯为验矣。

周垂拱已来，《苾拿儿歌》词皆是邪曲。后张易之小名苾拿。

景龙年，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童谣曰：“可怜安乐寺，了了树头悬。”后诛逆韦，并杀安乐，斩首悬于竿上，改为悖逆庶人。

神龙以后，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此突厥强盛，百姓不得斫桑养蚕、种禾刈谷之应也。

景龙中，谣曰：“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至景云中，，谯王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

景云中，谣曰：“一条麻线挽天枢，绝去也。”神武即位，敕令推倒天枢，收铜并入尚方，此其应兆。

景龙中，谣曰：“黄柏犊子挽蚓断，两脚踏地鞋糯断。”六月，平王诛逆韦，欲作乱。鞋糯断者，事不成。阿韦是“黄犊”之后也。

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 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

麟德已来，百姓饮酒唱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族盐”。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定。后知微来，则天大怒，磔于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射三发，皆不中，其怯懦也如此。知微身上箭如猬毛，锉其骨肉，夷其九族，疏亲及不相识者皆斩之。小儿年七八岁，驱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掷饼果与者，相争夺以为戏笑。监刑御史不忍害，奏舍之。其“族盐”之言，于斯应也。

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

魏王为巾子向前踣，天下欣欣慕之，名为“魏王踣”。后坐死。至孝和时，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时人又名为“陆颂踣”。未一年而陆颂殒。

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二十余年，武后强盛，武三王梁、魏、定等并开府，自余郡王十余人，几迁鼎矣。

咸亨以后，人皆云：“莫浪语，阿婆嗔，三叔闻时笑杀人。”后果则天即位，至孝和嗣之。阿婆者，则天也；三叔者，孝和为第三也。

魏仆射子名叔麟，谶者曰：“‘叔麟’，反语‘身戮’也。”后果被罗织而诛。

梁王武三思，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谶者言：“德靖，‘鼎贼’也。”果有窥鼎之志，被郑克等斩之。

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其孙佺之北也，处郁曰：“飧若入咽，百无一全。”山东人谓温饭为飧（音孙），幽州以北并为燕地，故云。

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倒盏也。及天后永昌中，罗织事起，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为此令。此席人进状告之，十人皆弃市。自后庐陵徙均州，则子母相去离也；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

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未成者并停革，后出者科决，还俗者十八九焉。

开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见，其灾甚重。”玄宗震惊，问曰：“何祥?”对曰：“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其年及第李蒙者，贵主家婿，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爱婿可闭留其家。”主居昭国里，时大合乐，音曲远畅，曲江涨水，联舟数艘，进士毕集。蒙闻，乃逾垣奔走，群众惬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画舸平沉，声妓、篙工不知纪极，三十进士无一生者。

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有宾过之，处信命仆作食。仆附耳语曰：“溲几许面?”信曰：“两人二升即可矣。”仆入，久不出，宾以事告去。信遽呼仆，仆曰：“已溲讫。”信鸣指曰：“大异事。”良久乃曰：“可总燔作饼，吾公退食之。”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余沥。仆云：“醋尽。”信取瓶合于掌上，余数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经手乃授直。识者鄙之。

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器用食物并致卧内。奴有私取盐一撮者，庆鞭之见血。

夏侯彪夏月食饮，生虫在下，未曾沥口。尝送客出门，奴盗食脔肉。彪还觉之，大怒，乃捉蝇与食，令呕出之。

郑仁凯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鴷窠。鴷，啄木也。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着鞋而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

安南都护邓祐，韵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恒课口腹自供，未曾设客。孙子将一鸭私用，祐以擅破家资，鞭二十。

韦庄颇读书，数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脔而觉之。一子八岁而卒，妻敛以时服，庄剥取，以故席裹尸，殡讫，擎其席而归。其忆念也，呜咽不自胜，惟悭吝耳。

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綦连辉事，于新开推鞫，免死配流。后诉雪，授睦州遂安县令。前邑宰皆卒于官，潜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开之难早已无身，今得县令，岂非命乎？"遂至州，去县水路数百里上，寝堂两间有三殡坑，皆埋旧县令，潜命坊夫填之。有枭鸣于屏风，又鸣于承尘上，并不以为事。每与妻对食，有鼠数十头，或黄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驱之，则抱杖而叫。自余妖怪，不可具言。至四考满，一无所失，选授卫令，除卫州司马。入为郎中，位至中书舍人。

周甘子布博学有才，年十七为左卫长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驴舆强至岳下，天恩加两阶，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邻里亲戚来贺，衣冠不得，遂以绯袍覆其上，帖然而终。

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俱流岭南。经年，无日不悲号，两目皆肿，不胜凄楚，遂并逃归。崇道至都宅藏隐，为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内给使来取充贵人，崇道乃赂给使，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事败，给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纠捉，敕杖各决一百，俱至丧命。

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失船极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仍恶骂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预汝事？"不肯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

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后说为中书令，之选竟不及第。来谒张公，公遗绢一束，以充粮用。之选将归，至舍不经一两日，疾大作，将绢市药，绢尽疾自损。非但此度，余处亦然，何薄命之甚也！

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压之，出三年则危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命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荣言信矣。

平王诛逆韦，崔日用将兵杜曲，诛诸韦略尽，绷子中婴孩亦捏杀之。诸杜滥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韦之罪，疏族何辜！亦如冉闵杀胡，高鼻者横死；董卓诛阉人，无须者枉戮。死生命也。"

逆韦之变，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至怀州武涉驿，有敕所至处斩之 。寻有敕矜放，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命非天乎，天非命乎！

沈君亮见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员外张仁祎延生问曰："明公看祎何当迁？"亮曰："台郎坐不暖席，何虑不迁。"俄而祎如厕，亮谓诸人曰："张员外总十余日活，何暇忧官职乎？"后七日而祎卒。

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大酺时，司马杨舜臣谓之曰："买肉必须含胎，肥脆可食，余瘦不堪。"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其胎仍动，良久乃绝。无何，舜臣一奴无病而死，心上仍暖，七日而苏。云见一水犊白额，并子随之，见王诉云："怀胎五个月，扛杀母子。"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见刘司士答款，引杨司马处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率更令张文成，枭晨鸣于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成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客已在门矣。又一说，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有神灵递相诬告，京师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矣。

仪凤年中，有长星半天，出东方，三十余日乃灭。自是土番叛，匈奴反，徐敬业乱，白铁余作逆，博、豫骚动，忠、万强梁，契丹翻营府，突厥破赵、定，麻仁节、张玄遇、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三十余年，兵革不息。

调露之后，有鸟大如鸠，色如乌鹊，飞若风声，千万为队，时人谓之"鵽雀"，亦名突厥雀，若来突厥必至，后至无差。

天授中，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國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囗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囗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

长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阳蚀尽，默啜贼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蚀尽，贼并退尽。俗谚曰："枣子塞鼻孔，悬楼阁却种。"又云："蝉鸣蛁蟟唤，黍种糕糜断。"又谚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头生耳。冬雨甲子，鹊巢下地。"其年大水。

长安四年十月 ，阴，雨雪，一百余日不见星。正月，诛张易之、昌宗等，则天废。

幽州都督孙佺之入贼也，薛讷与之书曰："季月不可入贼，大凶也。"佺曰："六月宣王北伐，讷何所知。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出军之日，有白虹垂头于军门。其夜，大星落于营内，兵将无敢言者。军行后，幽州界内鸦乌鸱鸢等并失，皆随军去。经二旬而军没，乌鸢食其肉焉。

延和初七日，太白昼见经天。其月，太上皇逊帝位，此易主之应也。至八月九日，太白仍昼见，改元先天。至二月七日，太上皇废，诛中书令萧至忠、侍中岑羲；流崔湜，寻诛之。

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大流星如瓮，或如盆大者贯北斗，并西北小者随之。无数天星尽摇，至晓乃止。七月，襄王崩，谥殇帝。十月，土番人陇右，掠羊马，杀伤无数。其年六月，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颎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终南山竹开花结子，绵亘山谷，大小如麦。其岁大饥，其竹并枯死。岭南亦然，人取而食之。醴泉雨面如米颗，人可食之。后汉襄楷云："国中竹柏枯者，不出三年主当之。"人家竹结实枯死者，家长当之。终南竹花枯死者，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

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昼日人见火精赤炖炖，所诣即火起。东晋时，王弘为吴郡太守，亦有此灾。弘挞部人，将为不慎，后坐厅事，见一物赤如信幡，飞向人家舍上，俄而火起，方知变不复由人，遭爇人家遂免笞罚。

开元八年，契丹叛，关中兵救营府，至渑池缺门，营于谷水侧。夜半水涨，漂二万余人，惟行网夜樗蒲不睡，据高获免，村店并没尽。上阳宫中水溢，宫人死者十七八。其年，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没五百家。初，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张口向天。人或有斫射者，俄而云雨晦冥，雨水漂二百家，小儿及蛇不知所在。

洛阳县令宋之逊，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逊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

卷　二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人，被蝎螫死，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尽取财物。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人得免。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脔之，以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之。县令诘，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拽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丈余，甚铦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肢钩之，遣壮士制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吊民伐罪，深得其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惟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䩺（原注：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猕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斫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缒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赃贿，流死岭南。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

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流。可谓"积恶之家殃有余"也。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华，知之时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读诗，饮泪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撩出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其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可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取从骑破胁取肠，良久乃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谚云"走马报"。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

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但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但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蓄锦，朝堂决杀之。

周明堂尉吉顼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顼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顼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顼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顼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遘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顼有力焉。除顼中丞，赐绯。顼理綦连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

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等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

朔方总管张仁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其肌肤，涅之以墨，炙之以火，不胜楚痛，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识字者宣讫，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缒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若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

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黧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狼戾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体，削竹签指，方梁压踝，碎瓦搘膝，遣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傅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堑，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久。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谓曰："牵牛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友朋长辞。"京中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走，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舁上市，斩之。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头，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

周默啜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褒公段瓒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瓒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鞫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斫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瓒先射，三发皆不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射，箭如猬毛，仍气磔磔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割取心掷地，仍趌趌跳数十回。懿宗忍毒如此。

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闻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鈲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人妖"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

监察御史李全交素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考柳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粪中有光爚爚然。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十斤，时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时为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半年，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刻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狠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枨触。"差摄御史康訔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

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改尽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玮，玄玮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堂下有一伏尸，晋朝三品将军，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知此事，公毋多言。"后月余日，毅人，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适登阶，鬼引弓射中肩髆间。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

周左司郎中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佳，令巫者观之，果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人常值君，君自不好，非我之为也。"掘之三丈，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数日而卒。所司奏状下，即除李回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

北齐稠禅师，邺人也，幼落发为沙弥。时辈甚众，每休暇，常角力腾趠为戏。而禅师以劣弱见凌，绐侮殴击者相继，禅师羞之。乃入殿中，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闻，当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与我力，必死于此，无还志。"约既毕，因至心祈之。初一两夕，恒尔，念益固。至六日将曙，金刚形见，手执大钵，满中盛筋，谓稠曰："小子欲力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曰："出家人断肉故。"神因操钵举匕，以筋食之。禅师未敢食，乃怖以金刚杵，稠惧遂食。斯须食毕，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晓，乃还所居。诸同列问曰："竖子顷何至?"稠不答。须臾于堂中会食，食毕，诸同列又戏殴，禅师曰："吾有力，恐不堪于汝。"同列试引其臂，筋骨强劲，殆非人也。方惊疑，禅师曰："吾为汝试之。"因人殿中，横塌壁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又跃首至于梁数四。乃引重千钧，其拳捷骁武劲。先轻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视。禅师后证果，居于林虑山。人山数十里，精庐殿堂，穷极壮大，诸僧从而禅者常数千人。齐文宣帝怒其聚众，因领骁骑数万，躬自往讨，将加白刃焉。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文宣问曰："师何遽此来?"稠曰："陛下将杀贫僧，恐山中血污伽蓝，故此谷口受戮。"文宣大惊，降驾礼谒，请许其悔过。禅师亦无言。文宣命设馔，施毕，请曰："闻师金刚处祈得力，今欲见师效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人力耳。今为陛下见神力，欲见之乎?"文宣曰："请与同行寓目。"先是，禅师造寺，诸方施木数千根，卧在谷口。禅师咒之，诸木起立空中，自相搏击，声若雷霆，斗触摧折，缤纷如雨。文宣大惧，从官散走，文宣叩头请止之。因敕禅师度人造寺，无得禁止。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遘病，临终叹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来尚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为恨耳。死后愿为大力长者，继成此功。"言终而化。至后三十年，隋帝过并州见此寺，心中涣然记忆，有似旧修行处，顶礼恭敬，无所不为。处分并州大兴营葺，其寺遂成。时人谓帝"大力长者"云。

真腊国在驩州南五百里。其俗有客设槟榔、龙脑香、蛤屑等，以为赏宴。其酒比之淫秽，私房与妻共饮，对尊者避之。又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国人不着衣服，见衣服者共笑之。俗无盐铁，以竹弩射虫鸟。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余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 。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祀祭。初遭丧，三年不食盐。

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夹取啖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梁有磕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磕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蟮。帝时为蟮，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

建昌王武攸宁别置勾使，法外枉征财物，百姓破家者十而九，告冤于天，吁嗟满路。为大库长百步，二百余间，所征获者贮在其中。天火烧之，一时荡尽。众口所咒，攸宁寻患足肿，粗于瓮，其酸楚不可忍，数月而终。

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道逢一道人，着衲帽弊衣，掐数珠，自云贤者五戒讲。夜至马嵬店宿，五戒礼佛诵经，半夜不歇，畅以为精进。一练至四更，即共同发，去店十余里，忽袖中出两刃刀矛，便刺杀畅。其奴下马人草走。其五戒骑骡，驱驮即去。主人未晓，梦畅告云："昨夜五戒杀贫道。"须臾奴走到，告之如梦。时同宿三卫子被持弓箭，乘马赶四十余里，以弓箭拟之，即下骡乞死。缚送县，决杀之。

后魏末，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发，柳氏截其双指。无何，柳被狐刺螫，指双落。又有一婢名玉莲，能唱歌，昌爱而叹其善，柳

氏乃截其舌。后柳氏舌疮烂，事急，就稠禅师忏悔。禅师已先知，谓柳氏曰："夫人为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断舌。悔过至心，乃可以免。"柳氏顶礼求哀，经七日，禅师令大张口，咒之，有二蛇从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复。自是不复妒矣。

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有顷，任有娠，诞一女，无耳鼻。女年渐大，其婢仍在。女问，具说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愧色，悔之无及。

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领妾，幸之。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铁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不然祸及身矣。"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惟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拨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而无及焉。

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婢号呼曰："在下卑贱，势不自由。娘子锁项，苦毒何甚！"婢死后月余，李氏病，常见婢来唤。李氏头上生四处瘫疽，脑溃，昼夜鸣叫，苦痛不胜，数月而卒。

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宠其婢，厥妻杨氏妒之。景出使不在，妻杀婢，投之于厕。景至，绐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问也。婢讼之于荣，荣追对之，问景曰："公夫人病困，说形状。"景疑其有私也，怒之。荣曰："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妇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而卒。

左仆射韦安石女适太府主簿李训。训未婚以前有一妾，成亲之后遂嫁之，已易两主。女患传尸瘦病，恐妾厌祷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来，搒掠楚苦，竟以自诬。前后决三百以上，投井而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时人咸以为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贬蒲州，太极元年八月卒。

王弘，冀州恒水人，少无赖，告密罗织善人。曾游河北赵、贝，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二百人，授游击将军。俄除侍御史。时有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索，大枷夹颈，安仁不承伏。遂于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脱之。其男从军，亦擒而斩之。至汾州，与司马毛公对食，须臾喝下，斩取首级，百姓震悚。后坐诬枉流雷州，将少姬花严，素所宠也。弘于舟中伪作敕追，花严谏曰："事势如此，何忍更为不轨乎？"弘怒曰："此老妪欲败吾事。"缚其手足，投之于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于江上。俄而伪敕发，御史胡元礼推之，锢身领回。至花严死处，忽云："花严来唤对事。"左右皆不见，惟弘称"叩头死罪"，如受枷棒之声，夜半而卒。

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州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柩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

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日正中，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杀之，亦不食其肉。自是县界不复有虎矣。录奏，检《瑞图》乃酋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则杀之。

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设千人供，勒碑号为"虎塔"。至今犹在。

傅黄中为越州诸暨县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即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原注：一本作"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凫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侍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楚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

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遂阎罗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

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匮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尚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

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抢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卤地抑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杷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

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

岐王府参军石惠恭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竞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

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寮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

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秽；姜晦为掌选侍郎，吏部之秽；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秽。号为"京师三秽"。

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检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

国子进士（原注：一作"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

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

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掠粮贼，惟各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掠几人？"法曹曰："掠七人。"熊曰："掠七人，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冀州参军麹崇裕送司功入京诗云："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

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鸟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鸟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鸟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鸟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

卷　三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败，党附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引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龙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且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龙，杀旧县令，掠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顼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顼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剩。"又问车脚几钱，又曰："御史例不还脚钱。"母怒，令还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文昌左丞卢献女第二，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言辞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贽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思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拔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向月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

隋开皇中，京兆韦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衮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桃符家有黄犊，宰而献之，因问衮乞姓。衮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衮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为"黄犊子

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代深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

则天后尝梦一鹦鹉，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鹉者，陛下姓也；两翅折，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仁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承嗣等惧，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

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云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豘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张鷟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鸰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鷟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覆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着绯乘驴，睡中自怪：我绿衣当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擘。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擘为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子，金傍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勉赍敕，令湜自尽。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

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咀不道。榜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慝崇奸，构虚成实。坎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祷，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速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蛊，皆逆韦之辈为之也。

韦庶人葬其父韦玄贞，号酆王。葬毕，官人路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常作官人，甚大艰苦，宜与赏，着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恸，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赂贿验，遂斩之。

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

浮休子张鷟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阿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

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

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刃斫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百日水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神不挠。

凌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内不伤。复将双刀斫一女子，应手两断，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人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

凉州祆神祠，至祈祷日祆主以铁钉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祆所乃拔钉，无所损。卧十余

日，平复如故。莫知其所以然也。

明崇俨有术法。大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管弦，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上，遂怖惧，不敢奏乐也。上大悦。

蜀县令刘静妻患疾，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静以为不可得，俨乃画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岭南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四月，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缑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卖，唯得百钱耳。俨独坐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

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州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缸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疾，时人莫测。

大足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杀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人，杀慈德、阉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客，以厌而丧。

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合，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面而走。孝和抚掌大笑。

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先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襆在门外，不觉须臾在公远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

欧阳通，询之子，善书，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阳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

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平生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史，谓曰："因何得来？"具报之，乃知是冥途。吏为检寻，曰："君平生无修福处，何以得还！"俭曰："一生诵《多心经》及《高王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重检，获之，遂还。吏问："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金"，即掩却不许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放选授曹州参军。乃悟曰："此州吾不见小书耳。"满授邓州司金。去任，又选唱晋州判司，未过而卒。

贞观中，顿丘县有一贤者，于黄河渚上拾菜，得一树栽子大如指。持归，莳之三年，乃结子五颗，味状如柰，又似林檎多汁，异常酸美。送县，县上州，以其味奇，乃进之，赐绫一十匹。后树长成，渐至三百颗，每年进之，号曰"朱柰"，至今存。德、贝、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丰足。人以为从西域来，碍渚而住矣。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

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配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 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结白鱼为饼。

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蚷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通，逼之也。同饮以碗盏一双，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常，频唤不觉。出为衡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回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

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氏之败，斩之。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

起鈒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砗磲、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府库之物，尽于是矣。

隋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示不祥也。亦是王莽轻车之比，天心其关人事也欤！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噎。奉敕，辄到者官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

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相聚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走，捕访久之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后访乃是孝子每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后如此，鸟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有徒，并是人作，不足怪也。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白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勿问。"

则天好祯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圜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

白铁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金铜像于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绐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每见佛光。"大设斋，卜吉日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劚，不得。乃劝曰："诸公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由是男女争布施者百余万。更于埋处劚之，得金铜像。乡人以为圣，远近传之，莫不欲见。乃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左侧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绯紫红黄绫为袋数十重盛像，人聚观者，去一重一回布施，收千端乃见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号光王，署置官职，杀长吏，数年为患。命将军程务挺斩之。

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令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常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须使令"，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饭。晚出外腹痛，犹诈云太子赐予食瓜太多。须臾霍出卫士所食米饭黄臭，并齑菜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

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而鼻臭之。田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元珍谏："大国和亲使，若杀之不祥。"乃放之。后与知微争于殿廷，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

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刺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史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棰以甲间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是知其性理昏惑矣。

五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尝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玄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白录人到，玄一索杖，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玄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回宅取杯酒暖愈。良久，典持酒至，玄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

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禀，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总姓王。"

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为业，里中谓之"鸡肆"，言若归之因剔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

万。有士人陆景旸，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毡褥、烹宰无所不有。景旸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

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赃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

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污，有一里正死，范集里正二百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过罪，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纳钱二百千，平像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破其脑，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

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须要，且寄母鸡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要笋，且向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类此。

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驴，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年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

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令里正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每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讫，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匹，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匹，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柳州刺史。

安南都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郎要障车绫，索一千匹，得八百匹，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而免。

洛州司金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踊贵，故江南人谓为"金牛御史"。

张昌仪为洛阳令，借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风声鼓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明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如此。

卷　四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驳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只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廷多少，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

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轲。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辨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着故弊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弥（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傍卧放气，一钱不直。"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

唐高士廉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着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瞋。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逯仁杰着朱。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

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孔鲁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鸳人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谓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蹿。”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歌”。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拖绿草罗。定知纱帽底，形容似大歌。”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体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孺子视望阳，目为“呷醋汉”。汜水令苏征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

周韵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鷟目随侯为“臛乱土枭。”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盐亭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怯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面无色。

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鷟号为“饱乳犊子”。

唐郑愔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愔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姓鄚，改姓郑，时人号为“鄚郑”。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墩城，闻刘尚书没蕃，著靴不得，狼狈而走。时将军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姚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能斗，总由曹新妇。”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博硕肥腯，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泷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开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谲。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赶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蛟肥而黑，目为“饱椹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目为“醉部落精”。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目为“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有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薰地朮。”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仲嗣为“熟鳖上猢狲”。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

唐郝象贤，侍郎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

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给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翼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涕泣，众渐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

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讫，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为“驱驴宰相”。

周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悰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栖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

周天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颇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硙，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硙，乃是蓝田，今问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太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之失。”上乃释之。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贝。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虽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五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驽怯，使人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地遗。”令英不答。知微城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赃污狼籍。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赂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讥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曰：“岑羲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直七百文。洗衫挂后园，乾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便转，集得野泽蜣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援笔为赞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人，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令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赤，地上丝氲氲。”为瀛州刺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赦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忌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

李宜得本贱人，背主逃匿。当玄宗起义，与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卫将军。旧主遇诸途，趋而避

之，不敢仰视。宜得令左右命之，主甚惶惧。至宅舍，请居上坐，宜得自捧酒食，旧主流汗辞之。流连数日。遂奏云："臣蒙国恩，荣禄过分；臣旧主卑琐，曾无寸禄。臣请割半俸，解官以荣之。愿陛下遂臣愚款。"上嘉其志，擢主为郎将，宜得复其秩。朝廷以此多之。

苏颋年五岁，裴谈过其父。颋方在，乃试诵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树，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凄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谈骇叹久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

唐娄师德，荥阳人也，为纳言。客问浮休子曰："娄纳言何如？"答曰："纳言直而温，宽而栗，外愚而内敏，表晦而里明。万顷之波，浑而不浊，百炼之质，磨而不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客曰："狄仁杰为纳言何如？"浮休子曰："粗览经史，薄阅文华。箴规切谏有古人之风，剪伐淫词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涅而不淄，胆气坚刚，明而能断。晚途钱癖，和峤之徒与！"客曰："凤阁侍郎李昭德可谓名相乎？"答曰："李昭德志大而器小，气高而智薄，假权制物，扼险凌人，刚愎有余，而恭宽不足，非谋身之道也。"俄伏法焉。又问："洛阳令来俊臣雍容美貌，忠赤之士乎？"答曰："俊臣面柔心狠，行险德薄，巧辨似智，巧谀似忠，倾覆邦家，诬陷良善，其江充之徒欤！蜂虿害人，终为人所害。"无何为太仆卿，戮于西市。又问："武三思可谓名王哉？"答曰："三思凭藉国亲，位超衮职，貌象恭敬，心极残忍。外示公直，内结阴谋，弄王法以复仇，假朝权而害物。晚封为德静王，乃鼎贼也，不可以寿终。"竟为节愍太子所杀。又问："中书令魏元忠耿耿正直，近代之名臣也？"答曰："元忠文武双阙，名实两空，外示贞刚，内怀趋附。面折张食其之党，勇若熊罴；谄事武士开之俦，怯同驽犬。首鼠之士，进退两端，虺蜥之夫，曾无一志。乱朝败政，莫非斯人。附三思之徒，斥五王之族，以吾熟察，终不得其死然。"果坐事长流思州，忧恚而卒。又问："中书令李峤何如？"答曰："李公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章，憎人才笔；性好贪浊，憎人受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鲜，禁人食肉；性爱绮罗，断人衣锦；性好淫纵，憎人畜声色。此亦李公之徒也。"又问："司刑卿徐有功何如？"答曰："有功耿直之士也，明而有胆，刚而能断。处陵夷之运，不偷媚以取容；居版荡之朝，不逊辞以苟免。来俊臣罗织者，有功出之；袁智弘锻炼者，有功宽之。蹑虎尾而不惊，触龙鳞而不惧。凤跱鸱枭之内，直以全身；豹变豺狼之间，忠以远害。若值清平之代，则张释之、于定国岂同年而语哉！"又问："司农卿赵履温何如？"答曰："履温心不涉学，眼不识文，貌恭而性狠，智小而谋大，越趄狗盗，突忽猪贪。晨羊诱外，不觉其死，夜蛾覆烛，不觉其毙。头寄于项，其能久乎。"后从事韦氏为逆，夷其三族。又问："郑愔为选部侍郎何如？"答曰："愔猖獗小子，狡猾庸人。浅学浮词，轻才薄德。狐蹲贵介，雉伏权门。前托俊臣，后附张易。折支德静之室，舐痔安乐之庭。鸮鸩栖于苇苕，鲂鳝游于沸鼎。既无雅量，终是凡材。以此求荣，得死为幸。"果谋反伏诛。

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以喂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鹊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似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说。三日而赦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衿者，鹊之所传也。

汝州刺史张昌期，易之弟也，恃宠骄贵，酷暴群僚。梁县有人白云"有白鹊见"，昌期令司户杨楚玉捕之。部人有鹞子七十笼，令以蜡涂爪。至林见白鹊，有群鹊随之，见鹞迸散，惟白者存焉。鹞竦身取之，一无损伤，而笼送之。昌期笑曰："此鹊赎君命也。"玉叩头曰："此天活玉，不然投河赴海，不敢见公。"拜谢而去。

渤海高嶷巨富，忽患月余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经日而苏，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讼杀其妻子。嶷对："元不识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尽，且放归。"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鸡也。令射杀，魅遂绝。

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

卫镐为县官下乡，至里人王幸在家，方假寐，梦一乌衣妇人引十数小儿着黄衣，咸言乞命，叩头再三。斯须又至。镐甚恶其事，遂催食欲前。适所亲有报曰："王幸在家穷，无物设馔，有一鸡见抱儿，已得十余日，将欲杀之。"镐方悟乌衣妇人果乌鸡也，遂市解放。是夜复梦，咸欣然而去。

久视年中，越州有祖录事，不得名，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鹅见录事，频顾而鸣。祖乃以钱赎之，至僧寺，令放为长生鹅，竟不肯入寺，但走逐祖后。经坊历市，稠人广众之处一步不放。祖收养之。左丞张锡亲见说也。

汉时鄠县南门两扇忽开，忽一声称"鸳"，一声称"央"。晨夕开闭，声闻京师。汉末恶之，令毁其门，两扇化为鸳鸯，相随飞去。后改鄠县为晏城县。

天后时，左卫兵曹刘景阳使岭南，得秦吉了鸟雄雌各一只，解人语。至都进之，留其雌者。雄者烦然不食，则天问曰："何无聊也？"鸟为言曰其配为使者所得，今颇思之。乃呼景阳曰："卿何故藏一鸟不进？"景阳叩头谢罪，乃进之。则天不罪也。

峰州有一道水从吐蕃中来，夏冷如冰雪。有鱼长一二寸，来去有时，盖水上如粥。人取烹之而食，千万家取不可尽，不知所从来。

通川界内多獭，各有主养之，并在河侧岸间。獭若入穴，插雉尾于獭穴前，獭即不敢出。去却尾即

出。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吃饱即鸣杖以驱之还。插雉尾，更不敢出。

有人见竖子在洛水中洗马，顷之，见一物如白练带，极光晶，缴竖子项三两匝，即落水死。凡是水中及湾泊之所皆有之。人澡浴洗马死者，皆谓鼋所引，非也。此名“白特”，宜慎防之，蛟之类也。

齐州有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咸亨中，忽一僧持钵乞食，村人长者施以蔬供，食讫而去。于时渔人网得一鱼，长六七尺，丝鳞镂甲，锦质宝章，特异常鱼。赍赴州饷遗，至村而死。众共剖而分之，于腹中得长者所施蔬食，俨然并在。村人遂于陂中设斋超度。自是陂中无水族，至今犹然。

杭州富阳县韩珣庄掘井，才深五六尺，土中得鱼数十头，土有微润。

贞观中，卫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州三卫杨贞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三卫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贞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趋贞等，拔刀血狼藉，囚禁拷讯，贞等苦毒，遂自诬。上疑之，差御史蒋恒复推。至，总追店人十五以上集，为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狱典密觇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取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语者，即记之。明日复尔。其人又问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二日，并是此人。恒总追集男女三百余人，就中唤与老婆语者一人出，余并放散。问之具伏，云与迪妻奸杀有实。奏之，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卷　五

贞观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诠前妻子忠，烝其后母，遂私将潜藏，云敕追人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极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县尉王璥引就房内推问，不承。璥先令一人于案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璥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璥至开门，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所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谓寡妇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乎！”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觇其后。寡妇既出，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杰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某与寡妇私，尝苦儿所制，故欲除之。”杰放其子，杖杀道士及寡妇，便同棺盛之。

卫州新乡县令裴子云，好奇策。部人王敬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犊三十头，例十贯已上。敬还索牛，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并非汝牛生，总不肯还。敬忿之，经县陈牒。子云令送敬府狱禁，教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是敬，曰：“此是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进默然。云曰：“五年养牛辛苦，与数头，余并与敬。”一县服其精察。

中书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姝艳，令专知财物库。正一夜须浆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进，正一急曰：“此婢药我！”索土浆、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觅婢不得，并失金银器物十余事。录奏，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不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取舍人家奴，选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笼头至卫。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已来，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遣付舍人捉马奴，书见在。”检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语。不良往金城坊空宅，并搜之。至一宅，封锁正密，打锁破开之，婢及高丽并在其中。拷问，乃是投化高丽共捉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垂拱年，则天监国，罗织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书，割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差使推光，款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佥曰“张楚金可”，乃使之。楚金忧闷，仰卧西窗，日高，向看之，字似补作。平看则不觉，向日则见之。令唤州官集，索一瓮水，令琛投书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头伏罪。敕令决一百，然后斩之。赏楚金绢百匹。

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见，嗤之曰：“个贼住，即下驴来。”即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踪至，皆如其言。

张鷟为阳县尉日，有称架人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粮粟。忱不认书，元乃坚执，不能定。鷟取吕元告牒，括两头，惟留一字，问：“是汝书，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决五下。括诈冯忱书上一字以问之，注曰“是”，去括乃诈书也。元连项赤，叩头伏罪。又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三日，访不获，经县告。鷟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来。鷟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鷟令搜其家，其鞍于草积下得之，人伏其计。

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有劫杀，奉敕十日内须获贼，如违，所由科罪。寿至行劫处寻踪迹，见

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经三日，还以马送旧坐处，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语，即捉来。须臾一人来问，明府若为推逐，即披布衫笼头送县，一问具承，并赃并获。时人以为神明。

元嘉少聪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诵经史，目数群羊，兼成四十字诗，一时而就，足书五言一绝：六事齐举。代号“神仙童子”。

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暗书，赐衣裳放还。人皆以为精魅所托，其后不知所终。

纳言娄师德，郑州人，为兵部尚书。使并州，接境诸县令随之。日高至驿，恐人烦扰驿家，令就厅同食。尚书饭白而细，诸人饭黑而粗，呼驿长嗔之曰：“饭何为两种者?”驿客将恐，对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书曰：“卒客无卒主人，亦复何损?”遂换取粗饭食之。检校营田，往梁州，先有乡人姓娄者为屯官犯赃，都督许钦明欲决杀。令众乡人谒尚书，欲救之，尚书曰：“犯国法，师德当家儿子亦不能舍，何况渠。”明日宴会，都督与尚书俱坐，尚书曰：“闻有一人犯国法，云是师德乡里。师德实不识，但与其父为小儿时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师德宽国家法。”都督遽令脱枷至，尚书切责之曰：“汝辞父娘，求觅官职，不能谨洁，知复奈何?”将一碟槌饼与之曰：“噇却，作个饱死鬼去。”都督从此舍之。后为纳言、平章事，又检校屯田，行者日矣。谘执事早出，娄先足疾，待马未来，于光政门外横木上坐。须臾有一县令，不知其纳言也，因诉身名，遂与之并坐。令有一子远觇之，走告曰：“纳言也。”令大惊，起曰：“死罪?”纳言曰：“人有不相识，法有何死罪。”令因诉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书表状亦得，眼实不暗”。纳言曰：“道是夜书表状，何故白日里不识宰相?”令大惭，曰：“愿纳言莫说向宰相，纳言南无佛不说。”公左右皆笑。使至灵州，果驿上食讫，索马，判官谘驿家浆水，亦索不得，全不祗承。纳言曰：“师德已上马，与公料理。”往呼驿长，责曰：“判官与纳言何别，不与供给？索杖来。”驿长惶怖拜伏，纳言曰：“我欲打汝一顿，大使打驿将，细碎事，徒涴却名声。若向你州县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驿将跪拜流汗，狼狈而走。娄目送之，谓判官曰：“与公蹶顿之矣。”众皆怪叹。其行事皆此类。浮休子曰：司马徽、刘宽无以加也。

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傍，番官至辞，英公频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食客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埘收刈打扬讫，硙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浮休子曰：宇文朝华州刺史王罴，有客裂饼缘者，罴曰：“此饼大用功力，然后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饥，且擎却。”客愕然。又台使致罴食饭，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罴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极悚息。

刑部尚书李日知自为畿赤，不曾打杖行罚，其事亦济。及为刑部尚书，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书索杖剥衣，唤令史总集，欲决之。责曰：“我欲笞汝一顿，恐天下人称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吃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礼汝。”遂放之。自是令史无敢犯者，设有稽失，众共谪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皤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黏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餐焉。”宋明帝嗜蜜渍螆蛦，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足怪欤！夫亦其癖也。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啄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咨趄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赍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

道士史崇玄，怀州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侨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授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中士女相贺。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次杀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于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给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簿袈裟，

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于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扬，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莨菪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忽，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

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纻以漆之。五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踏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欻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欻电霹雳，风雨晦冥，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

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诵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

则天时，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

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女妓、骏马，亦不语。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惟有"青鹅"，人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

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斫七姨头送朝堂，则知辟邪之枕无效矣。

后魏高流之为徐州刺史，决滹沱河水绕城。破一古墓，得铭曰"吾死后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赖逢高流之，迁吾上高原。"流为造棺椁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市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砧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着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州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太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中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位，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

辰州东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数千丈。古老传曰，邓夸父与日竞走，至此煮饭，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宝历元年乙巳岁，资州资阳县清弓村山有大石，可三间屋大。从此山下忽然吼踊，下山越涧，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时，有锄禾人见之，各手把锄，趁至所止。其石高二丈。

赵州石桥甚工，磨砻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勾栏并有石狮子。龙朔年中，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赵、定州，贼欲南过，至石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飞四五里，直塞赤水。坡上桑畦麦陇依然仍旧。

邹骆驼，长安人。先贫，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每胜业坊角有伏砖，车触之即翻，尘土涴其饼，驼苦之。乃将镬劚去十余砖，下有瓷瓮，容五斛许，开看，有金数斗，于是巨富。其子昉，与萧佺交厚，时人语曰："萧佺驸马子，邹昉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长尺

余，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时，大宛国献千里马，骏曳地，号曰“师子骢”。上置之马群，陆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群驱来，谓左右曰：“谁能驭之。”郎将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余步，踊身腾上，一手撮耳，一手抠目，马战不敢动，乃鞴乘之。朝发西京，暮至东洛。后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圣皇帝敕天下访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访得其马，老于朝邑市面家挽硙，骢尾焦秃，皮肉穿穴，及见之悲泣。帝自出长乐坡，马到新丰，向西鸣跃。帝得之甚喜，齿口并平，饲以钟乳，仍生五驹，皆千里足也。后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张讷之一白马，其色如练，父雄为荆州刺史常乘。雄薨，子敬之为考功郎中，改寿州刺史，又乘此马。敬之薨，弟讷之从给事中、相府司马改德州刺史，入为国子祭酒，出为常州刺史，至今犹在。计八十余年，极肥健，行骤脚不散。

广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归汉三世矣。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将不举。须臾赤草马生一白驹，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马，种绝已二十五年，今又复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复其先也。”遂养之。故曰“白马活胡儿”，此其谓也。

东海有蛇丘，地险多渐洳，众蛇居之，无人民。蛇或有人头而蛇身。

岭南有报冤蛇，人触之，即三五里随身即至。若打杀一蛇，则百蛇相集，将蜈蚣自防乃免。

顾渚山赪石洞有绿蛇，长可三尺余，大类小指，好栖树杪。视之若鞶带，缠于柯叶间。无螫毒，见人则空中飞。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乌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数步，直来疾如缴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断手，中足则断足，不然则全身肿烂，百无一活。谓蝮蛇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无毒，不害人，惟善食毒蛇。食饱则垂头直下，滴沫地坟起，变为沙虱，中人为疾。额上有“大王”字，众蛇之长，常食蝮蛇。

种黍来蛇，烧羖羊角及头发则蛇不敢来。

隋绛州夏县树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无数，从室中流出门外，其稠如箔上蚕，盖地皆遍。时有行客，云解符镇，取桃枝四枝书符，绕宅四面钉之，蛇渐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并尽。令煎汤一百斛灌之。经宿以锹掘之，深尺，得古铜钱二十万贯。因陈破铸新钱，遂巨富。蛇乃是古铜之精。

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黑蛇长丈余。须臾二蛇斗，白者吞黑蛇，到粗处，口两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头人，啮白蛇肋上作孔，头出二尺余。俄而两蛇并死。后十余日大雨，山水暴涨，漂破五百余家，失三百余人。

左补阙毕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营生藏讫。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砖二万口。开藏欲修之，有蛇无数。时正月尚寒，蛰未能动，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尽。其蛇金色。秦自与奴开之，寻病而卒。月余，父母俱亡。此开之不得其所也。

沧州东光县宝观寺常有苍鹘集重阁。每有鸽数千，鹘冬中每夕取一鸽以暖足，至晓放之而不杀。自余鹰鹘不敢侮之。

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反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

上元中，华容县有象人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楂，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

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托张易之。易之被戮，托韦庶人。后附谯王，竟被斩。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并外饰忠鲠，内藏谄媚，翕肩屏气，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保泰山之安。七月三日，破家身斩，何异鸳鸯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破。后之君子，可不鉴哉！

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饥虎，贪若饿狼。性爱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谀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肉骨俱尽。”

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幞，随薛师后。于马傍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顼父哲易州刺史，以赃坐死。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怪问之，二人曰：“儿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遂进顼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承嗣故也。

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毐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庙，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周年，易之族，佞者并流于岭南。

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氏诛，附太平，

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与二女并进储闱，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或有人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

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设，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

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母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力士母丧前披发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耻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迁父灵柩就洛州，于隧道掘着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而观之，有气如烟直上，冲损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卷　六

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其人患天行病而卒。后于冥司下状言，朝宗遂被追至。入乌头门极大，至中门前，一双桐树，门边一阁垂帘幕，窥见故御史洪子舆坐。子舆曰："韩大何为得此来?"朝宗云："被追来，不知何事。"子舆令早过大使，入屏墙，见故刑部尚书李乂。朝宗参见，云："何为决杀人?"朝宗诉云："不是朝宗打杀，县令重决，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过。"又问："县令决汝，何牵他主簿！朝宗无事。然亦县丞，悉见例皆受行杖。"亦决二十放还。朝宗至晚始苏，脊上青肿，疼痛不复可言，一月已后始可。于后巡检坊曲，遂至京城南罗城，有一坊中，一宅门向南开，宛然记得追来及乞杖处。其宅中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

神鼎师不肯剃头，食酱一斗。每巡门乞物，得粗布破衣亦着，得细锦罗绮亦着。于利贞师座前听，问贞师曰："万物定否?"贞曰："定。"鼎曰："阇梨言若定，何因高岸为谷，深壑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为定耶！"贞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唤天为地，唤地为天，唤月为星，唤星为月？何得为不定！"贞无以应之。时张文成见之，谓曰："观法师即是菩萨行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骂之不嗔，此乃菩萨行人也。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骂之即嗔。以此论之，去菩萨远矣。"

空如禅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势，乃止。后成丁，征庸课，遂以麻蜡裹臂，以火爇之，遂成废疾。入陆浑山坐兰若，虎不为暴。山中偶见野猪与虎斗，以藜杖挥之，曰："檀越不须相争。"即弭耳分散。人皆敬之，无敢议者。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额，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笔"。又号"按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马走，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

贞观中，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而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

开元中，萧颖士方年十九，擢进士。至二十余，该博三教。其赋性躁忿浮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仆杜亮，每一决责，皆由非义。平复，遭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

敬宗时，高崔巍喜弄痴。大帝令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杰嘲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傍火也。"献曰："犬边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常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亦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渐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为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

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颅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尔。"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

安南武平县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语，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槛百数同牢。欲食之，众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时饷封溪令，以帊

盖之，令问何物，猩猩乃笼中语曰："惟有仆并酒一壶耳。"令笑而爱之，养畜，能传送言语，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义方，出莱州司户参军，去官归魏州，以讲授为业。时乡人郭无为颇有法术，教义方使野狐。义方虽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群狐竞来恼，每掷砖瓦以击义方。或正诵读，即裂其书碎。闻空中有声云："有何神术，而欲使我乎!"义方竟不能禁止，无何而卒。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妒女泉，有神庙，泉水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妒女者，介之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举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电风雹以震之。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即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出徽安门。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人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里，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傍有一狗，人语曰："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鹏举所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案，审然之，马遂退。傍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又嘱云："焚时愿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帏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签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俱。遂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谛，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径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累累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绯骑来迎，甲士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啮，行不可进。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子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公主云："方熨龙衮，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蒸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骘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拜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处士萧时和作传。一说，鹏举得释后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入，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着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着锁；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

柴绍之弟某，有材力，轻娇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飞，十余步乃止。太宗令取赵公长孙无忌鞍鞯，仍先报无忌，令其守备。其夜，见一物如鸟飞入宅内，割双鞚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阳公主镂金函枕，飞入房内，以手撚土公主面上，举头，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晓乃觉。尝着吉莫靴走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龙"。太宗尝赐长孙无忌七宝带，直千金，时有大盗段师子从屋上上椽孔间而下，露拔刀谓曰："公动即死。"遂于函中取带去，以刀拄地，踊身椽孔间出。

天后时将军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绳索。李尽忠之败也，麻仁节、张玄遇等并被绳。将獐鹿狐兔走马遮截，放索绳之，百无一漏。鞍马上弄弓矢矛矟如飞仙。天后惜其材不杀，用以为将。稍贪财好色，出为潭州乔口镇守将，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禅定寺有牛触人，莫之敢近，筑围以阑之。令文怪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两角拔之，应手而倒，颈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书，得四十字诗。为太学生，以一手挟讲堂柱起，以同房生衣于柱下压之。许重设酒，乃为之出。令文有三子：长之问，有文誉；次之逊，善书；次之悌，有勇力。之悌后左降朱鸢，会贼破驩州，以之悌为总管击之。募壮士，得八人。之悌身长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叫曰："獠贼，动即死。"贼七百人一时俱剉，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间人也，身长八尺。曾于讲堂阶上临阶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夹，令有力者后拔之，鞋底中断，博通脚终不移。牛驾车正走，博通倒曳车尾，却行数十步，横拔车辙深二尺余，皆纵横破裂。曾游瓜埠，江有急风张帆，博通捉尾缆挽之，不进。

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长八尺。曾猎，有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马傍过，虎跳攫奴后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无所伤。

忠武将军辛承嗣轻捷。曾解鞍绊马，脱衣而卧，令一人百步走马持枪而来。承嗣鞴马解绊，着衣擐甲，上马盘枪逆拒，刺马擒人而还。承嗣曾与将军元帅奖驰骋，一手捉鞍桥，双足直上捺蜻蜓，走马二十里。与中郎裴绍业于青海被吐蕃围，谓绍业曰："相随带将军共出。"绍业惧，不敢。承嗣曰："为将军试之。"单马持枪，所向皆靡，却迎绍业出。承嗣马被箭，乃跳下，夺贼壮马乘之，一无损伤。裴旻为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围之。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

贞观中，恒州有彭闼、高瓒二人斗豪，时于大酺场上两朋竞胜，闼活捉一豚，从头咬至项，放之地上仍走。瓒取猫儿从尾食之，肠肚俱尽，仍鸣唤不止。闼于是乎帖然心伏。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所欲劝，胡子则捧盏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上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为扑杀。

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鸠，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鸠之声。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彩，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理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者日盈数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矣。

薛眘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见大帝于殿上坐，裴子仪侍立。子恭拜，问为谁，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唤许子儒，何为错将子恭来!"即放去。子恭苏，问家中曰："许侍郎好在否?"时子儒为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则天闻之，驰驿向并州，问裴子仪，时为判官，无恙也。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十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

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郎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姝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三婢未来，踌躇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借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

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

永徽中，张鹭筑马槽厂宅，正北掘一坑丈余。时《阴阳书》云子地穿，必有堕井死。鹭有奴名永进，

淘井土崩压而死。又鹫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无故枯死，寻而祖亡殁。后有明阴阳云“乔木先枯，众子必孤”，此其验也。

徐敬业举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笼，经三宿而失。俄而敬业败。

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长史，驰驿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于庭前，至地而没。佺至并州祈县界而卒。群官迎祭，回所上食为祭盘。

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城极严峻。有三口狼入营，绕官舍，不知从何而至，军士射杀。黑齿忌之，移之外。奏讨三曲党项，奉敕许，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谨行到军，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顾琮新得三品，有子婿来谒。时大门造成，琮乘马至门，鼓鼻踣地不进。鞭之，跳跃而入，从骑亦如之。有顷，门无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员外已下来问疾，琮云：“未合入三品，为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复更书。经半年，易之籍没，入官。

崔玄暐初封博陵王，身为益府长史，受封。令所司造辂，初成，有大风吹其盖倾折，识者以为不祥。无何，弟翚为云阳令，部人杀之雍州衙内。暐三从以上长流岭南。斯亦咎征之先见也。

瀛州饶阳人宋善威曾任一县尉，尝昼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门，迎接拜伏引人。诸人不见，但闻语声。威命酒馔乐饮，仍作诗曰：“月落三株树，日映九重天。良夜欢宴罢，暂别庚申年。”后威果至庚申年卒。

开元三年，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经都督门前过，军人逐十余里，射杀之。后月余，都督李处鉴死。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禁身半年，才出即卒。司马宋草宾、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

开元四年，尚书考功院厅前一双桐树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员外郎邵某卒。寻而麹先冲为郎中，判邵旧案。月余，西边树又枯死，省中忧之。未几而先冲又卒。

源乾曜为宰相，移政事床。时姚元崇归休，及假满来，见床移，忿之。曜惧，下拜。玄宗闻之而停曜。宰相讳移床，移则改动，曜停后元崇亦罢，此其验也。

梁简文之生，志公谓武帝曰：“此子与冤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于雁门；乱梁，诛萧氏略尽。

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上”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征怪之，问焉，具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娄师德为扬州江都尉，冯元常亦为尉，共见张冏藏。藏曰：“二君俱贵，冯位不如娄。冯惟取钱多，即官益进；娄若取一钱，官即落。”后冯为浚仪尉，多肆惨虐，巡察以为强，奏授云阳尉。又缘取钱事雪，以为清强监察。娄竟不敢取一钱，位至台辅，家极贫匮。冯位至尚书左丞，后得罪，赐自尽。娄至纳言卒。

王显与文武皇帝有严子陵之旧，每掣裈为戏，将帽为欢。帝微时，常戏曰：“王显抵老不作茧。”及帝登极，而显谒奏曰：“臣今日得作茧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显独不及。谓曰：“卿无贵相，朕非为卿惜也。”曰：“朝贵而夕死足矣。”时仆射房玄龄曰：“陛下既有龙潜之旧，何不试与之?”帝与之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其夜卒。

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

王无导好博戏，善鹰鹞。文武圣皇帝微时，与无导蒲戏争彩，有李阳之宿憾焉。帝登极，导藏匿不出。帝令给使将一鹞子于市卖之，索钱二十千。导不知也，酬钱十八贯，给使以闻。帝曰：“必王无导也。”遂召至，惶惧请罪。帝笑赏之，令于春明门待诸州麻车三日，并与之。导坐三日，属灞桥破，惟得麻三车，更无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复赏。频请五品，帝曰：“非不与卿，惜卿不胜也。”固请，乃许之，其夜遂卒。

补 辑

鲁般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酉阳杂俎》续集卷四)

隋末有昝君谟善射，闭目而射，应口而中，云志

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学射于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谟，独擅其美。谟执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笑曰："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云："甘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燕（原注：一作徼）角之弧，朔蓬之竿，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同上）

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平之子，能于刀子锋杪倒箸挥蝇起，拈其后脚，百不失一。（同上）

苏颋为中书舍人，父右仆射瓌卒，颋哀毁过礼。有敕起复，颋表固辞不起。上使黄门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终坐无言，乃奏曰："臣见瘠病羸疲，殆不胜哀。臣不忍言，恐其殒绝。"上恻然，不之逼也。故时人语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太平御览》卷四一四）

唐越州山阴县有智禅师，院内有池，恒赎生以放之。有一鼍长三尺，恒食其鱼，禅师患之，取鼍送向禹王庙前池中。至夜还来，禅师咒之曰："汝勿食我鱼，即从汝在此。"鼍于是出外放粪，皆是青泥。禅师每至池上，唤鼍即出，于师前伏地。经数十年，渐长七八尺。禅师亡后，鼍亦不复见。（《广记》卷九八《智者禅师》）

梁武帝萧衍杀南齐主东昏侯，以取其位，诛杀甚众。东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后景乱梁，破建业，武帝禁而饿终，简文幽而压死，诛梁子弟略无孑遗。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也。（《广记》卷一二〇《梁武帝》）

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广记》卷一二一《长孙无忌》）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时有敕使至州，瑱与使语，武强县尉蔺奖曰："日过，移就阴处。"瑱怒，令典狱扑之，项骨折而死。至明日，狱典当州门限垂脚坐，门扇无故自发，打双脚胫俱折。瑱病，见奖来，起，自以酒食求之，不许。瑱恶之，回面向梁，奖在屋梁。旬日而死。（《广记》卷一二一《王瑱》）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扬州徐敬业反，被罗织，酷吏周兴等枉奏杀之，斩于东都都亭驿前。融将被诛，请奏事引见，兴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无罪枉戮，死不舍汝。"遂斩之，尸乃激扬而起，蹭蹬十余步；行刑者踏倒，还起坐；如此者三，乃绝。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死。（《广记》卷一二一《江融》）

唐凤阁侍郎李昭德，威权在己，宣出一敕云："自今以后，公坐徒，私坐流，经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孙万荣贿财，奏与三品。后万荣据营州反，货求事败，频经恩赦，以百日不首，准赃断绞。（《广记》卷一二一《李昭德》）

唐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造大枷长六尺、阔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后嗣明及嗣业资遣逆贼徐真北投突厥，事败，业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也。（《广记》卷一二一《弓嗣业》）

唐秋官侍郎周兴与来俊臣对推事。俊臣别奉进止鞫兴，兴不之知也。及同食，谓兴曰："囚多不肯承，若为作法？"兴曰："甚易也。取大瓮，以炭四面炙之，令囚人处之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瓮，以火围之，起谓兴曰："有内状勘老兄，请兄人此瓮。"兴惶恐叩头，咸即款伏。断死，放流岭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为仇家所杀。《传》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信哉！（《广记》卷一二一《周兴》）

唐鱼思咺有沈思，极巧。上欲造匦，召工匠，无人作得者。咺应制为之，甚合规矩，遂用之。无何，有人投匦言咺，云徐敬业在扬州反，咺为敬业作刀轮以冲阵，杀伤官军甚众。推问具承，诛之。为法自毙，乃至于此。（《广记》卷一二一《鱼思咺》）

唐索元礼为铁笼头以讯囚。后坐赃贿，不承，使人曰："取公铁笼头。"礼即承伏。（《广记》卷一二一《索元礼》）

唐张楚金为秋官侍郎，奏反逆人持赦免死，家口即绞斩及配没入官为奴婢等，并入律。后楚金被罗织反，持赦免死，男子十五以上斩，妻子配没。识者曰："为法自毙，所谓交报也。"（《广记》卷一二一《张楚金》）

唐京兆尹崔日知，处分长安、万年及诸县左降流移人，不许暂停，有违晷刻，所由决杖。无何，日知贬歙县丞，被县家催，求与妻子别不得。（《广记》卷一二一《崔日知》）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广记》卷一九七《郝处俊》）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广记》卷二〇一《潘彦》）

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侧首向檐外看。自是鸠鸽等不复敢来。（《广记》卷二一一《张僧繇》）

江岭之间有飞蛊，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广记》卷二二〇《飞蛊》）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于时长吏张祖宅以闻。（《广记》卷二三一《张祖宅》）

唐天授年，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高言庳语，凌上忽下，恐吓财物，口无关钥，妄说妖灾。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云："我是刘果毅，当与富贵。"彦玮进状告之，上令二给使先入彦玮房中，下帘坐窗下听之。有顷，诚之及卢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上怒，令金吾捕捉，亲问之，具承，遂腰斩诚之，千仞处绞，授彦玮侍御史。（《广记》卷二六三《刘诚之》）

唐老三卫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齐，黄门侍郎。玄成性粗猛，禀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纪王为邢州刺史，玄成与之抗行。李备为南和令，闻之，每降阶引接，分庭抗礼，务在招延，养成其恶。属河朔失稔，开仓赈给，玄成依势，作威乡墅，强乞粟一石。备与客对，不命。玄成乃门外扬声，奋臂直入，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举牒推穷，强乞是实。初令项上著锁，后却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气绝，无敢言者。（《广记》卷二六三《宗玄成》）

孟神爽，扬州人。禀性狼戾，执心鸩毒。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颔之而已。张潜为扬州刺史，闻其暴乱，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拖入府门，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鞫"，密事并虚，准敕杖百，杖下卒。（《广记》卷二六三《孟神爽》）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鞫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广记》卷二六三《飞骑席人》）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勮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勮便降阶悯然。令珪颦眉蹙刺，相慰而去。陆与王有旧，对面留住，问勮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广记》卷二六三《韩令珪》）

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吓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惊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广记》卷二六三《李宏》）

唐长孙昕，皇后之妹夫，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二十余骑并列瓜豃，于街中行。御史大夫李杰在坊内参姨母，僮仆在门外，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杰出来，并波按顿。须臾，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送县禁之。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杰与金吾、万年以状闻上，奉敕断昕杀。积杖至数百而卒。（《广记》卷二六三《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婿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驮将来。"婿投匦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广记》卷二六三《张易之兄弟》）

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除洛州长史，州差参军刘犬子迎。至怀州路次拜，怀恩突过，不与语。步趁二百余步，亦不遣乘马。犬子觉不似，乃自上马驰之。至驿，令脱靴讫，谓曰："洛州几个参军？"对曰："正员六人，员外一人。"怀恩曰："何得有员外？"对曰："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怀恩惊曰："君谁家儿？"对曰："阿父为仆射。"怀恩怃然而去。仆射刘仁轨谓曰："公草里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参军虽卑微，岂可令脱靴耶？"怀恩惭，请假不复出。旬日为益州刺史。（《广记》卷二六三《权怀恩》）

唐洛阳丞宋之逊，太常主簿之问弟，罗织杀驸马王同皎。初，之逊谄附张易之兄弟，出为兖州司仓，遂亡而归，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与一二所亲论之，每至切齿。之逊于帘下窃听之，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逊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诛逆韦之后，之逊等长流岭南。客谓浮休子曰："来俊臣之徒如何？"对曰："昔有师子王，于深山获一豺，将食之，豺曰：'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师子王喜。周年之后，无可送，王曰：'汝杀众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图之。'豺默然无应，遂齰杀之。俊臣之辈，何异豺也！"（《广记》卷二六三《宋之逊》）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羖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宫尉刘缅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缅惶恐，缝新裈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不须。其肉乞缅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广记》卷二六三《彭先觉》）

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许怨。人问其故，杨曰："今哺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广记》卷二六五《盈川令》）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太原胡人也，植性虓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广记》卷二六七《麻胡》）

赵州刺史高睿妻秦氏，默啜贼破定州部，至赵州，长史已下开门纳贼。睿计无所出，与秦氏仰药而诈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我与尔官，不降即死。”睿视而无言，但顾其妇秦氏。秦氏曰：“受国恩，报在此今日。受贼一品，何足为荣！”俱合眼不语。经两日，贼知不可屈，乃杀之。（《广记》卷二七一《高睿妻》）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广记》卷三二九《王湛》）

舒绰，东阳人，稽古博文，尤以阴阳留意，善相冢。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其亲，求善图墓者五六人，并称海内名手，停于宅，共论执，互相是非，恭仁莫知孰是。乃遣微解者驰往京师，于欲葬之原取所拟之地四处，各作历，记其方面高下形势，各取一斗土，并历封之。恭仁隐历出土，令诸生相之，取殊不同。言其行势，与历又相乖背。绰乃定一土堪葬，操笔作历，言其四方形势，与恭仁历无尺寸之差，诸生雅相推服。各赐绢十四遣之。绰曰：“此所拟处深五尺之外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入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葬竟，赐细马一匹，物二百段。绰之妙能，今古无比。（《广记》卷三八九《舒绰》）

隋内史令李德林，深州饶阳人也，使其子卜葬于饶阳城东，迁厝其父母。遂问之，其地奚若，曰：“卜兆云葬后当出八公。其地东村西郭，南道北堤。”林曰：“村何名?”答曰：“五公。”林曰：“惟有三公在。此其命也，知复云何!”遂葬之。子百药，孙安期，并袭安平公。至曾孙，与徐敬业反，公遂绝。（《广记》卷三八九《李德林》）

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焚其尸，俊发根入脑骨，皮讫毛著髑髅，亦是奇毛异骨，贵相人也。（《广记》卷三八九《郝处俊》）

唐英公徐勣初卜葬，谣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广记》卷三八九《徐勣》）

江东江西山中多有枫木人，于枫树下生，似人形，长三四尺。夜雷雨即长与树齐，见人即缩依旧。曾有人合笠于首，明日看，笠子挂在树头上。旱时欲雨，以竹束其头，禊之即雨。人取以为式盘，即神验，枫木枣地是也。（《广记》卷四〇七《枫生人》。亦见《说郛》卷二）

唐河东裴同父患腹痛数年，不可忍，嘱其子曰：“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悬之久乾。有客窃之，其坚如骨，削之文彩焕发，遂以为刀杷子佩之。在路放马，抽刀子割三棱草，坐其上，杷尽消成水。客怪之，回以问同，同泣，具言之。后病状同者，服三棱草汁多验。（《广记》卷四一四《荆三棱》）

永淳年，岚胜州兔暴，千万为群，食苗并尽，不知何物变化。及暴已，即并失却，莫知何所。异哉！（《广记》卷四四三《岚州》）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广记》卷四四七《狐神》）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其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广记》卷四四七《张简》）

泉建州进蚺蛇胆，五月五日取。时胆两柱相去五六尺，击蛇头尾，以杖于腹下来去扣之，胆即聚。以刀封取，药封放之。不死复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广记》卷四五六《蚺蛇胆》）

唐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嘴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乌”。（《广记》卷四六二《魏伶》）

剑南鼓蜀间有鸟大如指，五色毕具。有冠似凤，食桐花，每桐结花即来，桐花落即去，不知何之。俗谓之“桐花鸟”，极驯善，止于妇人钗上，客终席不飞。人爱之，无所害也。（《广记》卷四六三《桐花鸟》）

真腊国有葛浪山，高万丈，半腹有洞。先有浪鸟，状似老鸱，大如骆驼，人过即攫而食之，腾空而去，百姓苦之。真腊王取大牛肉，中安小剑子，两头尖利，令人戴行，鸟攫而吞之，乃死，无复种矣。（《广记》卷四六三《真腊国大鸟》）

百舌，春啭夏至惟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广记》卷四六三《百舌》）

岭南罗州辩州界内，水中多赤鳖，其大如匙而赫赤色。无问禽兽水牛，入水即被曳深潭，吸血死。或

云蛟龙使曳之，不知所以然也。（《广记》卷四六七《罗州赤鳖》）

唐天后中，尚食奉御张思恭，进牛窟利上蚰蜒，大如箸。天后以玉合贮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极是毒物。近有鸡食乌百足虫忽死，开腹，中有蚰蜒一抄，诸虫并尽，此物不化。朕昨日以来意恶不能食。"思恭顿首请死，赦免之，与宰夫并流岭南。（《广记》卷四七四《张思恭》）

唐开元四年，河南北螽为灾，飞则翳日，大如指，食苗草树叶连根并尽。敕差使与州县相知驱逐，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浮休子曰：昔文武圣皇帝时，绕京城蝗大起，帝令取而观之，对仗选一大者，祝之曰："朕刑政乖僻，仁信未孚，当食我心，无害苗稼。"遂吞之。须臾，有鸟如鹳，百万为群，拾蝗一日而尽。此乃精感所致。天若偶然，则如勿生；天若为厉，埋之滋甚。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祸！此宰相姚元崇失燮理之道矣。（《广记》卷四七四《蝗》）

炀帝令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锁，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广记》卷四八二《留仇国》）

沧州南皮丞郭务静，性糊涂，与主簿刘思庄宿于逆旅，谓庄曰："从驾大难。静尝从驾，失家口三日，于侍官幕下讨得之。"庄曰："公夫人在其中否?"静曰："若不在中，更论何事!"又谓庄曰："今大有贼。昨夜二更后，静从外来，有一贼忽从静房内走出。"庄曰："亡何物?"静曰："无之。"庄曰："不亡物，安知其贼?"静曰："但见其狼狈而走，不免致疑耳。"（《广记》卷四九三《郭务静》）

（王）孝杰将四十万众，被贼诱退，逼就悬崖，渐渐挨排，一一落间。坑深万丈，尸与崖平，匹马无归，单兵莫返。（《通鉴》神功元年《考异》）

（来）俊臣尝以三月三日萃其党于龙门，竖石题朝士姓名以卜之，令投石遥击，倒者则先令告。至暮，投李昭德不中。（同上）

突厥破（孙）万荣新城，群贼闻之失色，众皆溃散。（同上）

韦氏遭则天废庐陵之后，后父韦玄贞与妻女等并流岭南，被首领宁氏大族逼夺其女，不伏，遂杀贞夫妻，七娘等并夺去。及孝和即位，皇后当途，广州都督周仁轨将兵诛宁氏，走入南海。轨追之，杀掠并尽。韦后隔帘拜，以父事之，用为并州长史。后阿韦作逆，轨以党与诛。（《通鉴》神龙二年《考异》）

（王）琚以谄谀自进，未周年为中书侍郎。其母氏闻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谄媚险诐取容，色交自达，朝廷侧目，海内切齿。吾尝恐汝家坟陇无人守之!"琚惭惧，表请侍母。上初大怒，后许之。（《通鉴》开元元年《考异》）

紫微舍人倪若水赃至八百贯，因诸王内宴，姚元崇讽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为上言之?"诸王入，众共救之，遂释，一无所问。主书赵海受蕃饷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钱，元崇宣敕处死。后有降，崇乃批曰："别敕处死者，决一百，配流。"大理决赵海一百不死，夜遣给使缢杀之。（《通鉴》开元四年《考异》）

唐俭事太宗，甚蒙宠遇，每食非俭至不餐。数年后，特憎之，遣谓之曰："更不须相见，见即欲杀。"隋文帝重高颎，初甚爱，后不愿见，见之则怒。（《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薛师有巧性，常入宫闱。补阙王求礼上表曰："太宗时，罗黑能弹琵琶，遂阉为给使，以教宫人。今陛下要怀义入内，臣请阉之，庶宫闱不乱。"表寝不出。（同上）

少府监裴匪舒，奏卖苑中官马粪，岁得钱二十万贯。刘仁轨曰："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遂寝。（同上）

尚书左丞张庶廉子利涉为怀州参军，刺史邓恽曰："名父出如此物。"（同上）

张易之、昌宗目不识字，手不解书，谢表及和御制皆谄附者为之。所进《三教珠英》，乃崔融、张说辈之作，而易之窃名为首。（同上）

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昭容，上官仪孙女，博涉经史，研精文笔，班婕妤、左嫔无以加。（同上）

贺兰敏之为《封东岳碑》，张昌龄所作也。《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同上）

吏部尚书唐俭与太宗棋，争道。上大怒，出为潭州。蓄怒未泄，谓尉迟敬德曰："唐俭轻我，我欲杀之，卿为我证验有怨言指斥。"敬德"唯唯"。明日对仗云，敬德顿首曰："臣实不闻。"频问，确定不移。上怒，碎玉珽于地，奋衣入。良久索食，引三品以上皆入宴，上曰："敬德今日利益者各有三：唐俭免枉死，朕免枉杀，敬德免曲从，三利也；朕有怒过之美，俭有再生之幸，敬德有忠直之誉，三益也。"赏敬德一千段，群臣皆称"万岁"。（同上）

魏元忠忤二张，出为端州高要尉。二张诛，入为兵部尚书、中书令、左右仆射，不能复直言。古人有言，"妻子具则孝衰，爵禄厚则忠衰。"（同上）

三狗俱用，觉魏祚之陵夷；五侯并封，知汉图之圮缺。（同上）

太岁在午，人马食土。岁在辰巳，货妻卖子。岁在申酉，乞浆得酒。（《五色线》卷下）

唐刘仁轨为左仆射，天下号为“解事仆射”。(《说郛》卷二)

唐崔浑御史，性至温恭，能尽色养。父母少不安，辄祈幽灵以身代。母尝有病，浑跪请病授己。有顷，觉疾从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母艰，勺饮不入口，哀毁瘠立。无何，不胜哀而卒，朝野伤之。(《说郛》卷二。亦见《御览》卷四一一)

周挽郎裴最，于天官试，问目曰：“山陵事毕，各还所司，供葬羽仪，若为处分?”最判曰：“大行皇帝，奉敕升遐，凡是羽仪，皆科官造。即宜贮纳，以待后需。”殿十选。(《说郛》卷二)

隋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渤海高瓒闻而造之，为设鸡肫而已。瓒小其用，明日大设，屈昂数十人，烹猪羊等长八尺，薄饼阔丈余，裹馅粗如庭柱，盆作酒碗行巡，自为金刚舞以送之。昂至后日屈瓒，屈客数百人，大设，车行酒，马行炙，挫碓斩脍，硙轹蒜齑，唱夜叉歌，师子舞。瓒明日设，烹一奴子十余岁，呈其头颅手足，座客皆攫喉而吐之。昂后日报设，先令爱妾行酒，妾无故笑，昂叱下。须臾蒸此妾坐银盘，仍饰以脂粉，衣以绫罗，遂擘骽肉以啖瓒诸人，皆掩目。昂于奶房间撮肥肉食之，尽饱而止。瓒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后遭离乱，狂贼来求金宝，无可给，缚于椽上炙杀之。(《说郛》卷二。亦见一卷本)

唐滕王极淫，诸官妻美者，无不尝遍，诈言妃唤，即行无礼。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到，王遣唤，欲不去则怕王之威，去则被王所辱。郑曰：“昔愍怀之妃，不受贼胡之逼，当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郑大叫，左右曰：“王也。”郑曰：“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以一只履击王头破，抓面血流，妃闻而出，郑氏乃得还。王惭，旬日不视事。简每日参候，不敢离门。后王衙坐，简向前谢过，王惭却入，月余日乃出。诸官之妻曾被王唤入者，莫不羞之。其婿问之，无辞以对。(同上)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机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拚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镇符，当素灵之缺运。俯张地纽，彰凤举之符，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尽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绵销烬，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项羽庙，余小神并尽，惟会稽禹庙存焉。(同上)

唐张狗儿亦名怀庆，爱偷人文章，与冀州枣强尉。才士制述，多翻用之。时为之语曰：“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谅不诬也。(《说郛》卷二。亦见《后村诗话》续集)

俗例，春雷始鸣记其日，计其数满一百八十日，霜必降。又曰雁从北来记其日，后十八日，霜必降。(《说郛》卷二)

周舒州刺史张怀肃好食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说郛》卷二。亦见一卷本)

周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每巡乡，唤百姓妇托以缝补而奸之。其夫至，缚静鞭数十步。主簿李悊往救解之，静羞讳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痉痉”，“静不被打，阿痉痉”。(《说郛》卷二)

唐宜城公主驸马裴巽，有外宠一人，公主遣阉人执之，截其耳鼻，剥其阴皮漫驸马面上，并截其发，令厅上判事，集僚吏共观之。驸马、公主一时皆被奏降，公主为郡主，驸马左迁也。(《说郛》卷二。亦见一卷本)

唐开元二年，衡州五月频有火灾。其时人尽皆见物大如瓮，亦如灯笼，所指之处，寻而火起。百姓咸谓之“火殃”。(同上)

内官过武三思宅，三思曲意祗承，恣其所欲。装束少年男子，衣以罗绮，出人行觞，驰驱不食，淫戏忘反，倡荡不归。争称三思之忠节，共誉三思之才贤。外受来婆之奸，内构逆韦之衅。(《说郛》卷二)

周如意中，洛下有牛三足。(同上)

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珮之。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说郛》卷二。亦见一卷本及《演繁露》卷十)

郴州，古桂阳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日中无影焉，年七十方卒，亲见其孙子具说。道士曹体一即其从孙侄，云的不虚。故知邴吉验影不虚也。(《说郛》卷二亦见一卷本)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歼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广记》卷一六三《天后》，云出《谈宾录》。汪校云明钞本作出《金载》)

裴冕代裴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

知名者。(《广记》卷二三七《裴冕》。汪校云明钞本作出《卢氏杂记》)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褛，常巡成都市廛，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窦，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广记》卷二三八《成都丐者》。汪校云明钞本作出《王氏见闻》)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佞，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薄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减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广记》卷二五五《侯味虚》。汪校云明钞本作出《御史台记》)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帏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广记》卷二七〇《卢夫人》。汪校云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佥载》)

玉英，唐时符凤妻也，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如死。"遂自沉于海。(《广记》卷二七〇《符凤妻》。汪校云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佥载》)

大唐创业起居注

[唐]温大雅撰　常伯工整理

《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唐温大雅撰。作者为并州人，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李渊起兵时，引其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掌军中文翰。李唐建国后，任黄门侍郎、礼部尚书等职。该书记太原起兵至李唐建国三百余天史事，由于作者亲历整个过程，故所记较两《唐书》、《资治通鉴》更为真切、翔实。有津逮秘书本、藕香零拾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等。

卷　一

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称职者，并委帝黜陟选补焉。河东已来兵马仍令帝征发，讨捕所部盗贼。隋大业十二年，炀帝之幸楼烦时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

炀帝自楼烦远至雁门，为突厥始毕所围，事甚平城之急。赖太原兵马及帝所征兵声势继进，故得解围，仅而获免。遂向东都，仍幸江都宫。以帝地居外戚，赴难应机，乃诏帝率太原部兵马，与马邑郡守王仁恭北备边朔。帝不得已而行，窃谓人曰："匈奴为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汉魏，历代所不能攘，相为勍敌者也。今上甚惮塞虏，远适江滨，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以此击胡，将何以济？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惠，在兹一举。"

既至马邑，帝与仁恭两军兵马不越五千余人，仁恭以兵少甚惧。帝知其意，因谓之曰："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当今圣主在远，孤城绝援，若不决战，难以图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亲，言而诣理，听帝所为，不敢违异。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候。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见走兽飞禽，发无不中。尝卒与突厥相遇，□骁锐者为别队，皆令持满，以伺其便。突厥每见帝兵，咸谓似其所为，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战者，常不敢当，辟易而去。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帝知众欲决战，突厥畏威，后与相逢，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勤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时有贼帅王漫天别党，众逾数万，自号历山飞。结营于太原之南境上党、西河，京都道路断绝。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仍遣兽（唐讳虎字）贲郎将王威、兽牙郎将高君雅为副。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既而历山飞众数不少，劫掠多年，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南侵上党，已破将军慕容、将军罗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斩将军潘长文首，频胜两将，所向无前。于是帝率王威等，及河东、太原兵马往讨之，于河西雀鼠谷口与贼相遇。贼众二万余人。帝时所统步骑才五六千而已。威及三军，咸有惧色，帝笑而谓威等曰："此辈群盗，惟财是视。频恃再胜，自许万全。斗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图之，事无不果。所忧不战，战必破之，幸无忧也。"须臾，贼阵齐来，十许里间，首尾相继。去帝渐近，帝乃分所将兵为二阵。以羸兵居中，多张幡帜，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又以麾下精兵数百骑，分置左右队为小阵。军中莫识所为。及战，帝遣王威领大阵居前，旌旗从。贼众遥看，谓为帝之所在，乃帅精锐，竞来赴威。及见辎

驮，舍鞍争取，威怖而落马，从者挽而得脱。帝引小阵左右二队，大呼而前，夹而射之。贼众大乱，因而纵击，所向摧陷，斩级获生，不可胜数。而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于是郡境无虞，年谷丰稔，感帝恩德，若亢阳之逢膏雨焉。

后突厥知帝已还太原，仁恭独留无援，数侵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将兵，与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既而隋主远闻，以帝与仁恭不时捕虏，纵为边患，遂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图箓，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尔后数日，果有诏使驰驿而至，释帝而免仁恭，各依旧检校所部。炀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绝。兵马讨捕，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能自达。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众咸异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喜其灵速，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时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曰："此后余年，实为天假。"退谓秦王曰："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雄断英谟，从此遂定。帝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

十三年，岁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飞焰炎赫，正当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望竟天。俄而山上当童子寺左右，有紫气如虹，横绝火中，上冲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灭。城上守更人咸见，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业初，帝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隋主于楼烦置宫，以其地当东都西北，因过太原，取龙山风俗道，行幸以厌之云。后又拜代王为郡守以厌之。

二月己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以应之。帝闻而叹曰："顷来群盗遍于天下，攻略郡县，未有自谓王侯者焉。而武周竖子，生于塞上，一朝欻起，轻窃大名。可谓陈涉狐鸣，为沛公驱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难于先发。私谓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虽无所能，僭称尊号。脱其进入汾源宫，我辈不能剪除，并当灭族矣。"雅大惧，固请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谬谓之曰："待据楼烦，可微为之备。宜示宽闲，以宁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楼烦郡，进据汾源宫。帝谓官僚曰："兵可戒严，城可守备，粮可赈给。三者当今废一不可，须预部分，惟诸公断之。"威等计无所出，拜而请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以为辞，孰能预此？"帝知众情归己，乃更从容谓之曰："朝廷命将出师，皆禀节度，未有阃外敢得专之。贼据离宫，自称天子，威福赏罚，随机相时。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数百里间，江都悬隔三千余里。关河襟带，他贼据之。闻奏往来，还期莫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咨文人以救火，其可扑灭乎？公等国之爪牙，心如铁石，欲同戮力，以除国难。公家之利，见则须为，俾其无猜，期于报效。所以询议，择善行之，是非惮于治兵，敢辞戎首。"威等对曰："公之明略，远近备知，地在亲贤，与国休戚。公不竭力，谁尽丹诚？若更逡巡，群情疑骇。"帝若不得已而从之，众皆悦服，欢而听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为人清恕，令与晋阳宫监裴寂相知检校仓粮，赈给军户口。高君雅尝守高阳，得无失脱，遣巡行城池及捍御器械。以兵马铠仗，战守事机，召募劝赏，军民征发，皆须决于帝。太原左近闻帝部分募兵备边，所在影赴。旬日之顷，少长得数千人。兵司总帐以闻，请安营处。帝指兴国寺曰："勤王之师，不谋而至，此其兴国者焉。宜于此寺安处。"恐威、雅猜觉，亦不之阅问。私谓秦王等曰："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师都又杀郡官而称天子。初，帝遣鹰牙郎将高君雅与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违帝旨，失利而还。帝恐炀帝有责，便欲据法绳雅。雅是炀帝旧左右，虑被猜嫌，忍而弗问。雅性庸佷，不知惭屈。帝甚得太原内外人心，瞻仰龙颜，疑有异志。每与王威密伺帝隙。有乡长刘龙者，晋阳之富人也。先与宫监裴寂引之谒帝，帝虽知其微细，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与龙相善，龙感帝恩眄，窃知雅等密意，具以启闻。帝谓龙曰："此辈下愚，暗于时事，同恶违众，必自毙也。然卿能相报，深有至诚。幸勿有多言，我为之所。"

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伏于晋阳宫城东门之左以自备。甲子旦，命晋阳县令刘文静导开阳府司马刘正会，辞告高君雅、王威等与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系狱。丙寅，而突厥数万骑抄逼太原，入自罗郭北门，取东门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备诸门，并令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众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贼帅王康达率其所部千余人，与志节府鹰扬郎将杨毛等，潜往北门

隐处设伏。诫之："待突厥过尽，抄其马群，拟充军用。"然突厥多，帝登宫城东南楼望之，旦及日中，骑尘不止。康达所部，并是骁锐，勇于抄劫。日可食时，谓贼过尽，出抄其马。突厥前后夹击，埃尘涨天，逼临汾河。康达等无所出力，并坠汾而死，唯杨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脱。城内兵数无几，已丧千人。军民见此势，私有危惧，皆疑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欢甚于常，顾谓官僚曰："当今天下贼盗，十室而九，称帝图王，专城据郡。孤荷文皇殊宠，思报厚恩，欲与诸贤立功王室。适欲起兵，威、雅沮众，深相猜忌，密构异谋，欲加之罪。疑其私通境外。岂谓系之二日（甲子是十五日丙寅是十七日），突厥果入太原。此殆天心为孤罚罪，非天意也，何从而至？天既为孤遣来，还应为孤令去。彼若不去，当为诸军遣之，无为虑也。"帝以见兵未多，又失康达之辈，战则众寡非敌，缓恐人掠城外居民。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要。晓令他道而入，若有援来。仍诫出城将士，遥见突厥，则速据险，勿与共战。若知其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还，使之莫测。尔后再宿，突厥达官自相谓曰："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天所与者。前来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且我辈无故远来，他又不与我战，开门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为人，复得天意，出兵要我，尽死不疑。不如早去，无住取死。"己亥夜，潜遁。明旦，城外觇人驰报，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人贺，帝曰："且莫相贺，当为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自去自来，岂非天所为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须同我。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帝笑而谓请者曰："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礼，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塞外群胡，何比拟凡庸之一耳。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乃遣使者驰驿送启。始毕得书，大喜，其部达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异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门，人马甚众，我辈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还也。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伐。唐公以此唤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使人往还，不逾七日。使至，前日所贺官僚，舞蹈称庆。帝开书叹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须尽节。主忧臣辱，当未立功，欲举义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长恶无君，可谓阶乱之人，非复尊隋之事。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蕃夷，无有从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帝作色曰："公等并是隋臣，方来共事，以此劝孤，臣节安在？"裴寂等对曰："傥使伊、吕得尽诚于桀、纣，即不为汤、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节。且今士众已集，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若更迟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师古，鲜能克成。诸贤宜更三思，以谋其次。"

六月己卯，太子与齐王至自河东，帝欢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谓掩耳盗钟。事机相迫，不得不尔。虽失意于后主，幸未负于先帝。众议既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丛脞，股肱堕哉。"欷歔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传嗣后主，假权杨素，亡国丧家，其来渐矣。民怨神怒，降兹祸乱。致天之罚，理亦其宜。"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永入西郊，无容预执，宜兼以绛，杂半续之。"诸军稍幡皆放此。营壁城垒，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园。开皇初，太原童谣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拟于东海。常修律令，笔削不停，并以彩画五级木坛，自随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忽睹灵验，不胜欢跃。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裴寂等启曰："义军渐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统，须有隶属。"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窃位。孤实将军，居唐大宇，近舍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请进位大将军，以隆府号，不乖古今，权藉威名。帝曰："卿以废立

相期，欲孤为霍光之任，威在将军，何关大也。必须仍旧，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长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职。”裴寂等又请置诸军并兵士等总号，帝曰：“诸侯三军，春秋所许。孤今霸业，差拟晋文，可作三军，分置左右。谋简统帅，妙选其人。诸军既是义兵，还可呼为义士。昔周武克殷，义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义士者乎。”

太原辽山县令高斌廉拒不从命，仍遣使间行往江都，奏帝主兵。炀帝恶李氏据有太原，闻而甚惧。乃敕东都西京，严为备御。西河不时送款。帝曰：“辽山守株，未足为虑。西河绕山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二郎率众取之，除程命赍三日之粮。时文武官人并未署置，军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为大郎、二郎焉。临行，帝语二儿曰：“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对曰：“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帝曰：“尔曹能尔，吾复何忧。”于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如有牛酒馈遗，案舆来者，劳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于是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己丑，以兵临之，飞梯才进，众皆争上。郡司法书佐朱知瑾等从城上引兵而入，执德儒以送军门。德儒即隋之见鸾人也，大郎、二郎等数之曰：“卿逢野鸟，谬道见鸾。佞惑隋侯，以为祥瑞。赵高指鹿为马，何相似哉。义兵今奖王室，理无不杀赵高之辈。”仍命斩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师归，帝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癸巳，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世子仍为太原郡守，命裴寂、刘文静为大将军府长史、司马。以殷开山、刘正会、温大雅、唐俭、权弘寿、卢阶、思德平、武士彟等为掾属、记室、参佐等官，以鹰扬王长阶、姜宝谊、扬毛，京兆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副统军。自外文武职员，随才铨用。

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获白雀而献之。至日未时，又有白雀来止帝牙前树上，左右复捕获焉。明旦，有紫云见于天，当帝所坐处，移时不去。既而欲散，变为五色，皆若龙兽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见，文武谒贺，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国康鞘利等并马而至，舍之于城东兴国玄坛。鞘利见老君尊容皆拜。道士贾昂见而谓同郡温彦将曰：“突厥来诣唐公，而先谒老君，可谓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辈宁知礼乎？”丁酉，帝引康鞘利等，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受始毕所送书信。帝伪貌恭，厚加飨贿，鞘利等大悦。退相谓曰：“唐公见我蕃人，尚能屈意，见诸华夏，情何可论。敬人者，人皆敬爱。天下敬爱，必为人主。我等见之，人不觉自敬。”从此以后，帝每见，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礼。其马千匹，唯市好者而取其半。义士等咸自出物，请悉买之。帝曰：“彼马如羊，方来不已，吾恐尔辈不能买之。胡人贪利，无厌其欲，少买，且以见贫，示其非急于马。吾当共之贡市，不用尔物，毋为迫役，自费家财。”

已而，高阳郡灵寿贼帅郗士陵，以其党数千人款附，即授镇东将军，封燕郡公，仍置镇东府，具补僚属，以招抚山东郡县。乙巳，康鞘利等还蕃，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敬烦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来，民无存理。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为边患。又胡马牧放，不烦粟草。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卷　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文武后事并委焉。义师欲西入关，移营于武德南。癸丑，将引帝立军门，仗白旗而大号誓众，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亏昃贬其贞满。惟神莫测，尚乃盈虚，矧兹王道，能无悔吝。克先帝世，炎汉商周，拨乱乘乾，多历年所。厥嗣坠绪，时属艰危，则其股肱宰衡，藩屏亲戚，戮力同奖，推心翼戴。颠或可扶，纠合而奔，官守恶不可救，废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并其人也。率尔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苍精云谢，炎运将启，上天眷命，属乎隋室。于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亲入相。豹变陕左，龙飞汉东，诛尉迥于韩魏，则神钲遏响。剿王谦于巴蜀，则灵山斯锬。四罪咸服，九有乐推，经纶帷幄之间，揖让岩廊之内。造我区夏，不更期月。舜、禹以来，受终未有如斯之易者。以故临朝恭己，庶绩为心，亲览万机，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驭朽，翼翼惧于烹鲜。齐六合为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陈不率，殄虐政于江湖。獯丑相屠，降封虏于沙漠。其吊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兹。散马牛于山林，铸剑戟为农器。求瘼恤隐，讼息刑清。轻徭薄赋，家给人足。仓库流衍于里闾，职贡委输于帑藏。岂独水衡贯朽，常平粟红而已

哉。加以爱民治国，节用而敦本。深根固蒂，因河而践华。肆觐朝宗，止于京邑。玄览纵观，弗逾岐下。遐迩叶和，内外禔福。凯泽洋溢，休祥绍至。一世之氓，咸赖仁寿。二纪之治，可谓隆平。扬往初，历选前辟。诗书所美，莫之能尚。然圣人千虑，失于知子。以正万国，轻易元良。废守器之长，立不才之庶。兆乱之萌，于是乎在。异哉今上之行己也，独智自贤，安忍忌刻。拓狂悖为混沌，苟鸩毒为恣睢。饰非好佞，拒谏信谗。敌怨诚良，仇雠骨肉。巡幸无度，穷兵极武。喜怒不恒，亲离众叛。御河导洛，肆舳舻而达江。驰道缘边，径长城而傍海。离宫别馆之所在，车辙马迹之所向，咸堑山而陻谷，毕结瑶而构琼。辽水屡征，歼丁壮于亿兆。伊谷转输，毙老幼于百万。禽荒罄于飞走，蚕食穷于水陆，征税尽于重敛，民力殚于劳止。十分天下，九为盗贼。荆棘旅于阙廷，豺狼充于道路。带牛佩犊，辍耕者连孤竹而竟潢池，锄耰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泽。青羌白狄，剽夷道而□□黄巾赤眉，屠闾左而窃号。曝骸如莽，僵尸若麻。敌国满画鹢之舟，胡越绕和鸾之毂。四海波振而冰泮，五岳尘飞而土崩。踞积薪以待然，钳众口而寄坐。明明皇祖，贻厥无人。赫赫宗隋，灭为亡国。某以庸愚，谬蒙嘉惠。承七叶之余庆，资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戚里，家称公室。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义无坐观，缀旒之绝，不举勤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废昏立明，敢遵故实。今便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鸿绩。固配天于园寝，存司牧于苍生。岂谓一朝，言及于此。事不获已，追增感欷。凡厥士民，义旅豪杰。敏究时难，晓达权谋。家怨国耻，雪乎今日。从我同盟，无为贰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誓辞，檄喻所在郡县，并命檄书勿得因循妄论军势。

帝性简质，大度豁如，前代自矜远嫌之事，皆以恕实行之，不为欺绐，自然反经合义，妙尽机权，类皆如此。其义士等，各以名到先后为次第，泛加宣惠、绥德二尉官。帝谓行之等曰："吾特为此官，示宣行惠，知绥抚以德。使远者知有征无战，见我心焉。"是夕，次于清源，牧马置营，皆据高险。老弱樵采，丁壮休息，虞候觇守之地，飞鸟不通，勿论人也。帝乃将世子及敦煌公等，率家僮十数，巡行营幕。次比器仗精粗，坐卧饮食，粮禀升斗，马驴饥饱，逮乎仆隶，皆亲阅之。如有不周，即令从人借助，亦不责所属典司。顾谓二儿曰："天下神器，圣人大宝，非符命所属，大功济世，不可妄居。所以纳揆试艰，虞登帝位；栉风沐雨，夏会诸侯。自时厥后，膺图甚众。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无所尤，庶愚者悦我宽容，智者惭而改过。"世子及敦煌公请曰："经纶机务，一日万端，取决英谟。四方辐辏，麾下驱驰，儿等承之。自余常事，请付司存。巨细以闻，恐疲神思。又虑将佐等不被委任，颇以自疑。"帝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华夷不附，爵赏不行，吾之责也。摧锋蹈刃，斩将搴旗，尔之务也。深沟高垒，谈笑从容，将吏之逸也。吾忧责尔，急于务逸乐，推下功名与之，贤自当内省，不贤吾无所愧。然晋阳从我，可谓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汉初，有萧曹，而无尔辈，今我有尔辈，而无萧曹。天道平分，乃复如是。行矣自爱，吾知尔怀。"自是以后，记室奉命宣旨称教，部伍间事，给付一物，军书羽檄，赏罚科条，接抚初附，慰悦远近，帝或口陈事绪，手疏意谓，发言折中，下笔当理，非奉进旨，所司莫能裁答。义旗之下，每日千有余人，请赏论勋，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计千端，来众如云，观者如堵。帝处断若流，尝无疑滞。人人得所，咸尽欢心。皆叹神明，谓为天下主也。

壬寅，遣通议大夫张纶等率师经略稽胡、离石、龙泉、文成等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见民庶等，礼敬耆老，哀抚茕独，赈贷穷困，擢任贤能，平章狱讼。日昃而罢，罔有所遗。顾谓左右曰："向之五条，惟皇要道，聪明文思，以之建极，孤所以自强不息，为义兵之先声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议、朝请、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将智，事属高年，耄耋杖乡，礼宜优异。老人等年余七十，匍匐垒壁，见我义旗，欢逾击壤。筋力之礼，知不可为，肉帛之资，虑其多阙。式加荣秩，以周其养。节级并如前授。"自外当土豪隽，以资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并帝自手注，量才叙效，咸得厥宜。口问功能，笔不停辍，所司唯给告身而已，尔后遂为恒式。帝特善书，工而且疾，真草自如，不拘常体，而草迹韶媚可爱。尝一日注授千许人官，更案遇得好纸，走笔若飞，食顷而讫。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宝神笔之迹，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

乙丑，张纶等下离石郡，其太守杨子崇为乱兵所害。崇即后主从弟也，颇有学识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无谟，故及于难。入自雀鼠谷，次于灵石县。壬戌，霖雨甚，顿营于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此县西北抗汾水，东拒霍太山，守险之冲，是为襟带。西京留守代王，遣骁将兽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余人据河东，与老生相影响。仍命临汾以东诸郡，所在军民城守，并随便受老生、屈突等征发。帝闻而笑曰："亿兆离心，此何为也。老生乳臭，未知师老之谋。屈突胆薄，尝无曲突之虑。自防轻敌，二子有之。阃外相时，俱非其事。且屈突尝破玄感，时人谓其能兵。老生数胜群盗，自许堪当敌。无识之徒，因相谄附，谓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缓以持之，彼必以吾为怯。出其不意，不过一两月间，并

当擒之。吾无忧也。”于时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为等，间遣羸兵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以待开霁。

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来，诣帝请谒。帝弘达至理，不语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门人不敢以闻，此老乃伺帝行营，路左拜见。帝戏谓之曰：“神本不测，卿何得见？卿非神类，岂其神言？”野老对曰：“某事山祠，山中闻语：‘遣语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东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当为帝破之，可为吾立祠庙也。’帝试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虽峻，兵枉行而城中不见。若取大路，去县十里，城上人即遥见兵来。”帝曰：“行逢滞雨，人多疲湿，甲仗非精，何可令人远见？且欲用权谲，难为之巧，山神示吾此路，可谓指踪。雨霁有征，吾从神也。然此神不欺赵襄子，亦应无负于孤。”顾左右笑以为乐。丙寅，突厥始毕使达官、级失、特勤等先报，已遣兵马上道，计日当至。帝曰：“地名贾胡，知胡将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业也。”

己巳，荥阳贼帅李密遣使送款致书，请与帝合从。帝大悦，谓大郎、二郎等曰：“杰贼南柔，强胡北附，所忧此辈，今并归心。主上志在过江，京都忧死不暇，天下可传檄而定。何乐如之。”初，李密与杨玄感同逆，感诛而密亡命，投东郡贼帅翟让。让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颇读《汉书》，纳而礼之，推为谋主。密以百姓饥弊，说来据洛口仓，屯守武牢之险。密自复旧封为魏公，号翟让为司徒公。让所部兵，并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华骝、龙厩、细马所向江都者，多为让所劫。故其兵锐于他贼，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冲要隋主以李氏当王，又有桃李之歌，谓密应于符谶，故不敢西顾，尤加惮之。密虽为让所推，恐其图己，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赈贷贫乏，敬礼宾客。故河汴间绝粮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仪眇小，让弗之忌，遂谋杀让，而并其众。密以炀帝不来，翟让已死，坐对敖仓，便有自矜之志。作书与帝，以天下为己任，屡有大言（其书多不录），大略云：欲帝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杀后主，执代王为意。帝览书抵掌，谓所亲曰：“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阨，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记室承旨，报密书曰：“顷者昆山火烈，海水群飞，赤县丘墟，黔黎涂炭。布衣戍卒，耰锄棘矜，争帝图王，狐鸣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围城。朊朊周原，偃尸满路。主上南巡，泛胶舟而忘返。匈奴北炽，将被发于伊川。辇上无虞，群下结舌。大盗移国，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贻伊戚，七百年之基，穷于二世。周齐以往，书契以还，邦国沦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则我高祖之业，几坠于地。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八屯，位未为高，足成非贱。素餐当世，僶俛叨荣。从容平、勃之间，谁云不可。但颠而不扶，通贤所责。主忧臣辱，无义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极贾生之恸哭。所以仗旗投袂，大会义兵，绥抚河朔，和亲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豹变先鞭。御宇当涂，聿来中土。兵临郏鄏，将观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前遣简书，屈为唇齿。今辱来旨，莫我肯顾。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非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顾此中原，鞠为茂草，兴言感叹，实疚于怀。脱知动静，迟数贻报。未面虚襟，用增劳轸。名利之地，锋镝纵横。深慎垂堂，勉兹鸿业。”密得帝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东都，无心外略。

刘文静之使蕃也来迟，而突厥兵马未至，时有流言者云：“突厥欲与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谓之曰：“以天赞我而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此行遣吾当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诸公意谓何？”议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遥，李密谲诳，奸谋难测。突厥见利则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愚夫所虑，伏听教旨。帝顾谓大郎、二郎等曰：“尔辈如何？”对曰：“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劲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面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三占从二，何籍舆言。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丙子，太原运粮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而言曰：“此神之语，信而有征。封内名山，礼许诸侯有事。”乃命所部乡人设祠致祭焉。庚辰，命诸军曝行装，整铠仗。辛巳，旦，发引，取傍山道而趋霍邑，七十余里。初行，雾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谓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两将。景色如此，天似为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战，闭门城守。其若之何？”大

郎、二郎启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无智，讨捕小盗，颇有声名。今来居此，必当大蒙赏劳。若不出战，死在不疑。轻骑挑之，无忧不出。如其固守，便可诬其相引，谬为诚节。彼无识解，不知远大，为其左右体悉凡庸群小，相猜自成疑阻。无妨密相表奏，不废传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来战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无能为也。尔等筹之，妙尽其实。"是日未时，帝将麾下左右轻骑数百，先到霍邑城东，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营，且遣大郎、二郎各将数十骑逼其城，行视战地。帝分所将人为十数队，巡其城东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若安营而攻城者，仍遣殷开山急追马步等后军。老生在城上，遥见后军欲来，真直谓逼其城置营。乃从南门、东门两道引兵而出，众将三万许人。帝虑其背城不肯远斗，乃部勒所将骑兵马左右军，大郎领左军，拟屯其东门，二郎将右军，拟断其南门之路。仍命小缩，伪若避之。既而老生见帝兵却，谓为畏己，果引兵更前，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等所追步兵，前军统列方阵，以当老生中军，后军相续而至。未及战，帝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驰而向门。义兵齐呼而前，红尘暗合，鼓未及动，锋刃已交，响若山崩，城楼皆振。帝乃传言已斩宋老生，所部众闻而大乱，舍仗而走，争奔所出之门，门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悬门不发。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绳引之，老生攀绳欲上，去地丈余，军头卢君谔所部人等，跳跃及而斩之，传首诣帝。于是兵随所向奋击，禁不可止。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相枕。日欲将落，帝见战士心锐，仍命登城。时无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视战地，怆然谓左右曰："河东已来，孤之所使，百姓见义旗有诚节。老生所逼，至于涂炭。乱兵之下，善恶不分，火烧昆山，谁论玉石。无妨死人之内，大有赤心于我者也。取来不得，及此战亡，生未被知，没有余恨，静而思之，良深痛惜。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战人等有勋者，并依格受赏。"事不逾日，惟有徒隶一色，勋司疑请，教曰："义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勋绩，所司致疑，览其所请，可为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辩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

壬午，帝引霍邑城内老生文武长幼见而劳之曰："老生之外，孤无所咎。纵卿不诚于孤，亦当以赤心相仰。"乃节级授官，与元从人齐等。其丁壮胜兵者，即遣从军，配左右领军大都督，还取其同色同党，自相统处之，不为疑异。俘降之徒，不胜喜跃，欣若再生。其有关中人欲还者，即授五品散官放还。内外咸悦，咸思报效。仍命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礼。自是以后，未归附者，无问乡村堡坞，贤愚贵贱，咸遣书招慰之，无有不至。其来诣军者，帝并节级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请效力。教曰："义旗拨乱，庶品来苏，类聚群分，无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远辞丹灶。就人间而齐物，从戎马以同尘。咸愿解巾，负兹羁鞢。虽欲勿用，重违其请。逸民道士等，诚有可嘉，并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谏帝者，帝曰："不吝爵赏，汉氏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义无独飨。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乎？且皇隋败坏，各归于此。雁门解围之效，东都援台之勋，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惟加小尉。所以士无斗志，将有惰心。版荡分崩，至于今日。覆车明鉴，谁敢效尤。然亦使外寇觊觎之徒，尝授无过此也。又加官慰抚，何如用兵杀戮？好生任赏，吾觉其优。当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小见所及。"丙戌，入临汾郡，劳抚任用郡内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绛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为讨捕大使时旧停营所，故逗而宿焉。去绛十余里，绛城不下。是日晓，鼓山西北有大浮云，色或紫或赤，似华盖楼阙之形。须臾，有暴风吹来，向营而临帝所居帐上。帝指绛城而谓傍侍曰："风云如此见从，彼何不达之甚。"仍命厨人，明日下城而后进食。辛卯，帝观兵于绛城，将士等争欲先登，因而纵上。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县令李安远之宅。通守陈叔达已下，面缚请罪，并舍而不问，待之如初。余依临汾郡部分。

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疋，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先是帝使时，于此县界见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获玄狐。于县西南宴见鞘利，并与县内道俗等叙旧极欢。丙申，至汾阴。遣书招冯翊贼帅孙华，华所部强兵至于数千，积年劫掠，非常富实，泺水以北，莫敢当之。帝书到，华喜而从命。己亥，进营，停于壶口。分遣诸军，问津水滨之人，具舟争进，日有数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彻，上方下锐，宛若龟形。神工器物，见者咸惊奇异。帝初弗之信也，乃令水渍磨以验之，所司浸而经宿，久磨其字，愈更鲜明。于是内外毕贺，帝曰："上天明命，贶以万吉。恭承休祉，须安万方。孤以寡德，宁堪预此。既为人下，不容以之颁告。宜以少牢祀石龟，而爵送龟人，用彰休庆。"是日，又有获嘉禾而献者，教曰："嘉禾为瑞，闻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兹祥。放勋获之于前，叔虞得之于后。孤今纠合，复逢灵贶，出自兴平，来因善乐，休徵伟兆，何其美与。顾循虚薄，未堪当此。呈形之处，须表天休。送嘉禾人兴平孔善乐，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应。"壬寅，孙华率其腹心轻骑数十，至自郃阳。华年余弱冠，言容质直。帝见而轻之，华每殷勤诚款，请先立效。帝乃厚加抚遇，甚得其情。谓华曰："卿能渡河，远来相见，吾当贵卿，不减邓仲华也。关中卿辈不少，名并劣卿，卿今率先从我，群雄当相继而

至。”于是拜华左光禄大夫，封武乡县公，加冯翊郡守。从其来者，仍委华以次授官，颁赐各有差。仍命华先济，为西道主人，华大悦而去。仍命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并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演寿等，率师次华而渡，据河西岸以待大兵。

九月乙卯，张纶自离石道下龙泉、文城等郡，获文城太守莘公郑元玮，送焉。帝见元玮，释而遣之。初，王长谐、刘弘基、陈演寿之济河也，帝诫之曰：“屈突通今在河东，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而不敢来，足验人情不为之用。然通虽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惧罪，终无坐位。不妨伺便时相邀袭，宜为之备，以折要冲。通若不入关，河东自然归我，分兵向彼，我即击其河东。通若全兵守城，卿其绝其桥道，可谓前扼其喉，后抚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按兵观其进退。”至是，通闻孙华导长谐等渡河，果遣兽牙郎将桑显和，率骁果精骑数千人，夜驰掩袭长谐等军营。谐及孙华等奉教备预，故并觉之，伺和赴营，设伏分击，应时摧散。追奔至于饮马泉，斩首获生，略以千计。显和走入河东城，仅以身免。仍撤断蒲津桥。帝闻而谓官属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获已。今若进逼围之，必不敢出。使刘弘基、孙华等至关门，断其行路，然后吾于壶口朝服济河。‘利涉大川’，斯之谓矣。”戊午，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东原上，西望城内所为，屈突果不敢出兵，闭门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帝命旋师。军人既得上城，遂不时速下。帝曰：“屈突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人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如何可用？”乃还。命诸将移营河渚，文武将佐等已下定河北。众余十数万。今欲入关，请兼置公府，观领太尉，增选僚属。帝曰：“兵临蒲坂，诸君欲以舜职见推，此意可知，未烦如此。必为僚属增府，任从便宜加置。”于是复领太尉。

丙辰，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举郡归义。相继有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遣子弟妹夫窦轨等送款，仍便应接河西关上兵马。又京兆万年、醴泉等诸县，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济者，正须此耳。今既事办，可以济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率诸军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长春宫。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帝皆引见，亲劳问，仍节级授官，教曰：“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于是秦人大悦，更相语曰：“真吾主也，来何晚哉。”咸愿前驱，以死自效。丙寅，遣世子陇西公将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谐、姜宝谊、宝琮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备他盗，尉抚使人窦轨等受节度焉。遣敦煌公率统军刘弘基、长孙顺德、杨毛等诸军数万人，往高陵道，定泾阳、云阳、武功、盩厔、鄠诸县等，慰抚使人掾殷开山等受节度焉。

先是，帝从弟赵兴公神通起兵鄠县，有众数千，闻义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贼帅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则魏公密之从父也。以密反于荥阳，缘坐亡命，招集无赖，抄劫郿县之间，众将四五千。盩厔贼帅何潘儿、向善志等，亦各率众数千归附。宜君贼帅刘旻、又率其党数千人降。帝并以不次封，遣书劳之，仍令各于当界率众，便受敦煌公部署。旬日间，京兆诸贼四面而至，相继归义，罔有所遗。商农工贾，各安其业。京城留守代王，及尚书卫文升、将军阴世师、京兆丞骨仪等，以帝威德遐振，民愿所从，恐京邑之人一旦去尽，乃闭门拒守，运粮入宫。帝闻而叹曰：“吾既平戎于王，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报高皇。今被见疑，拒不相纳，方知邵奭不悦于周旦，非徒言耳。阴卫、群小，负我之深。”己巳，帝之蒲津，观河东城。庚午，南过永丰仓。是夜，宿于临晋泺、渭合流之处，将渡渭津，人以见船朽破，不堪帝渡，乃于泺水上流数十里，更取好船。苦于水浅，沙碛相次，船行不进，忧怖不知所为。其夜三更，天甚晴霁，忽然觉水暴长数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达津次，及明，帝登船欲渡，乃见逆流不已。津司以闻，众咸骇异，以为光武滹沱之水，无以异此，并于舟中拜贺。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泺、渭，并有事于华山。

帝至仓所劳军，见箱廪填实，铭题数多，喜谓从者曰：“千里远来，急于此耳。此既入手，余复何论。食之与兵，今时且足，信出于己，行之已久，诸将俱谨备守，无为他虑。”未下马，仍开仓大赈饥民。辛未，还宫。壬申，进屯冯翊郡，过旧宅，飨告五庙，礼也。初，周齐战争之始，周太祖数往同州，侍从达官，随便各给田宅。景皇帝与隋太祖并家于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东南，西临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泺水。东西相望，二里之间，数十年中，两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继代兴，时人所见，开辟已来，未之有也。

乙亥，敦煌公至盩厔，所过诸县及诸贼界，莫不风驰草靡，裹粮卷甲，唯命是从。遣使启帝，请期日赴京。帝曰：“屈突东行不可，西归无路，观吾成败，方有所之，不可为虞矣。”乃命陇西公量简仓，上精兵，自新丰道趋长乐离宫。令敦煌公率新附诸军，自鄠县道屯长安故城。至，并各听教。迨上郡睢阴以北，咸遣使归款。丙子，大军西引，历下邽，过栎阳，路左所有炀帝行宫、园苑及宫人等，并罢之。教曰：“大业已来，巡幸过度，宿止之处，好依山水。经兹胜地，每起离宫，峻宇雕墙，亟成壮丽。良家子女，充仞其间。怨旷感于幽冥，糜费极于民产。替否迭进，将何纠逖。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

等并放还亲属。”

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进营，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陇西、敦煌等二公诸军二十余万众会焉。帝勒诸军各依垒壁，勿入村居，无为侵暴，若无兵者，恭以俟命。代王与留守卫文升、阴世师等，以义兵多而且肃，不令而齐，门防转严，拒守愈固，信使不通，告喻事绝。帝虽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夹辅之意，愚人俗吏，不达变通，暗于事机，往而无报。如此，向经旬日，诸将相率启帝曰：“京城不启，此是隋运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复。违天弃日，劳师费粮，坐守愚夫，恐非长策。请进围之，以观其意。”帝曰：“兵缠象魏，矢及黄屋，人其谓我何哉?”诸将对曰：“无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义兵已定关中，来争形胜，请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有报。京兆旧贼帅等，并以家近帝城，不预元从，耻无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虑其轻脱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将所统兵往为之援。京城东面、南面，陇西公主之。西面、北面，敦煌公主之。城中见而失色，更无他计，惟冀屈突及东都救援而已。甲午，关中群帅等，各请率骁锐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时帝在春明门外，闻而驰入，舍于罗郭安兴坊以镇之。甲辰，诸军各竞造攻具以临城，帝又未之许。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请曰：“太原以来，所过未尝经宿，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师，不时早定，玩敌致寇，以挫兵锋，又虑初附之人，私轻太原之兵，无能为也。此机不小，请速部分。”帝曰：“强弩长戟，吾岂不许用之。所冀内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诸公从民所欲。然七庙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惊犯。”乃下教：“有违此者，罪及三族。”于是诸军各于所部营分角，修攻战之具。云梯竞耸，楼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绕京竹木，歼于斯矣。十一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闻而驰往，欲止之而弗及。才至景风门东面，军头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军人勿杂，勿相惊恐。太仓之外，他无所干。吏民安堵，一如汉初入关故事。代王先在东宫，乃奉迎居于大兴后殿。是日，帝还移营舍于长乐宫浐川上。先是，隋主以枭灭作逆，掘其坟垄而洿其室，阴世师、骨仪等遂以为恒准，乃令京兆郡访帝之五庙茔域所在并发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午，收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并命陇西公斩于朱雀街道，以不从义而又愎焉。余无所问，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乃命太常促择吉日，告高庙，定尊位，立代王之礼。文武将佐等议请曰：“天厌隋德，历数在唐。讴歌在路，被于遐迩。兵起晋阳，远定秦雍，百余日间，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谓若飞。非天启圣，孰能如是?昔汉高入关，不即自王，项羽后至，悔无所及。公虽卑以自牧，须安天下。”佥议请依符谶，上尊号。帝愀然改容曰：“举兵之始，本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刘季不立子婴，所以屈于项羽。孤今尊奉世嫡，复何忧哉?”壬戌，乃率百僚，备羽仪法物，具法驾，迎代王即位于大兴殿，时代王十余岁矣。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二年为义宁元年。复天下勿出今年租赋，赐民子孙承后者爵一级。是日，仍遥尊后主为太上皇，与少帝在，不言废也。

卷　三

起摄政至即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义宁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为丞相，进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万机百度，礼乐征伐，兵马粮仗，庶绩群官，并责成于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时禘祫奏闻。帝固辞不拜，公卿将佐等请曰：“公负孺子当朝，岂得辞乎?摄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临兹大节，义无小让。”帝叹曰：“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乃奉诏受册。乙丑，榆林、灵武、五原、平凉、安定诸郡，并举城降。并遣使诣义军请命。于是遣书发使，慰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长史已下属官。还以大将军府僚裴寂等依次为之。己卯，以陇西公为唐王世子，改封敦煌公为秦国公，四郎元吉为齐国公。仍改太原留守为镇北府，总统山东诸郡。

十二月，陇西金城郡奴贼薛举等，破贼率唐弼于扶风，自称天子。初，弼遣使诣帝归款，投状扶风郡，而为薛举所围。帝遣援兵往扶风，未至，弼党在郡城外为举所图。弼遂被郡守窦琎所杀。俄而琎及河池郡守萧瑀，相继归京师。于是拜琎为户部尚书、上柱国，封燕国公。瑀拜礼部尚书，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关都尉府欲奔东都，关上刘文静等诸军追而获焉，送之相府。帝见通，舍而礼之，谓曰：“公以清贞奉上，臣道不亏，孤所翘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刘文静等仍定弘农郡及诸县。

义宁二年，春正月，蜀汉及氐羌所在诸郡雄豪并守长等，奉帝书感悦，竞遣子弟献款，络绎而至。所司报答，日有百余，梁、益之间，晏如也。承诏封丞相长史裴寂为魏国公，司马刘文静为鲁国公，赵兴公神通为郑国公，永安公孝基为蜀国公。自余将佐殷开山、刘弘基已下，并以次封开国郡公、县公焉。其日令曰：“李密趑趄巩洛，自许当涂，王城如毁，忧心孔棘。东都危逼，有若倒悬。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统诸军，并宜诫严，以时式遏。有征无战，是谓义师，招谕不从，勿难还也。初年孟月，春作方兴，不夺农时，宜知其速。”于是以世子为左元帅，秦王为右元帅，左右二府诸军十余万众，引于浐水之北。仍以尚书萧瑀为相府司马，刘文静为左元帅府长史，尚书窦琎为掾，殷开山为右元帅府长史司马，又拜屈突通为上柱国，封蒋国公、检校行军

左右虞候事，军士以下僚佐等，皆选知名者为之。帝亲诣军，劳而誓遣之。

二月，涿郡太守罗艺与渔阳、上谷、北平、柳城等郡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贼窦建德聚众数万人，充斥河右、渤海、高阳等郡，大将军府使人张道源所定赵郡、襄国、武安、清河等郡，至是并陷于贼。道源亦随而没焉。建德遂僭称王，自号夏国。又南阳朱粲，众有数万，并好食人，自称可达汗，莫知可达汗之名有何义理，酷害异常。又有贼萧铣起兵于江陵，于是以华阳公郑元琦为太常卿，封沛国公，遣将兵出商山上洛道，定南阳以东诸郡。并遣使人左领军大都督府司兵马元规慰抚安陆及荆襄间。三月，左右二元帅军招谕东都城门不收，李密又不敢西寇。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宜阳、新安二郡而还。留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宜阳，吕绍宗、任怀镇新安。

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历有归，欲行禅让之礼，乃进帝为相国，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焉。册曰："于戏，维尔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录尚书大丞相、新除相国、总百揆唐王，夫乾道贞观，四象所以运行。坤德含弘，万有凭其载育。是以天地交泰，资始由乎圣人。阴阳顺成，总己归其元辅。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群飞，回三灵之掩耀。百揆时序，五典克从。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将授王典册，其敬听朕命：上天不造，降祸于我国家，高祖弃盛业而升龙，太上释宝图以委御，王室如燬，丧乱弘多，数属道消，时钟代季，郊庙绝主，有若缀旒，则我祖宗之业已坠于地矣。王应休明之运，从兆人之欲，奉七玺于代邸，飞六辔于周京。此乃纲我绝维，有大造于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群胡反噬，矢流君侧，围甚平城，沦陷指期，阽危莫恤。王释位同谋，总伐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远迹，乘舆反正。此则王之功也。历山飞称兵燕赵，妄假名号，河朔响应，山西屯结。王首启戎行，大歼丑类。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贪婪，属犯关塞，驱迫良善，杀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长驾，追奔逐北，扫地无遗。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党，潜谋逆乱，外交边裔，内聘奸回，实繁有徒，倾覆宗社。王收戮凶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垒，三辅倒悬，黄巾示宫阙之名，赤眉为园陵之祸。凶荒仍岁，荆棘旅庭。王投袂义举，星言电迈，取霍邑如摧枯，举秦关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复。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獯鬻，事藉羁縻，比者中原多故，龙堆道绝。王式遏有方，款关请吏，更敦邻睦，复我旧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晋地险，逋逃攸聚，山藏川量，负罪稽诛，类马腾之乞活，同严尤之尽赦。王怀柔伏叛，仗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转漕，密迩关畿，京坻委积，由来尚矣。群凶据窃，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京师危迫，奸臣放命，异一相之居内，同四凶之扇祸。王大誓师旅，兴言感慨，荡清上国，拯厥赘旒，暴市焚尸，并枭元恶。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贻爱，莫甚乎人，爰祚圣哲，弼予冲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济方割于下垫，烁员光于上参。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竖，草窃岐阳，吞噬旧邦，侵逼都鄙。王制以衔策，观其携二，亲离众叛，我尽收之。此又王之功也。华阳黑水，控接岷嶓，山川阻深，尽为逋薮。义风所靡，化行江汉。此又王之功也。薛举崇奸，同恶相济，僭拟舆服，滔天泯夏。西土游魂，泰山肆毒。赫斯授律，咸俘丑类。岐陇齐筑京观，汧渭为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奥区，一都之会，夷民纷杂，蛮陬荒梗。王发一介之使，降咫尺之书，而灵关洞开，剑阁无隘。此又王之功也。弘农甸服，襟带河陕，鞠为寇场，连城阻乱，长策远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肇自鸿阶，峻极比于嵩华，清澜运于溟渤。体兹将圣，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灵咸安其所。春生夏长，信及四时。地平天成，义兼得一。总万机之务，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济乎多难者也。是以济济多士，庶政缉熙，穆穆四时，要荒式序。激清风以厉俗，畅和气以调时。神功侔于造化，积德高于垂象。朕又闻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贤尚德，茂赏畴庸。五侯专征，九命作伯，周襄光锡，桓文是膺。大启南阳，以表东海。况乃道冠伊、稷，功高晋、郑。酬勋蔑尔，朕甚惧焉。今晋授相国，以河内、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阳、平原、赵郡、襄国，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国。锡兹黑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陕，咸为保传。毛毕诸侯，人作卿士。内外之任，礼实攸宜。今授相国印绶，唐王玺绂，茅土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国礼绝群后，任总所司，朝班彝数，宜以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去录尚书之号。上所假黄钺内外都督丞相印绶，又加王九锡，其敬听后命。以主绳纪礼度，哀矜折狱，罔不用情，无或迁志，是用锡王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赖，疏爵务农，所宝惟穀。是用锡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王风雅所被，獯戎咸格，阴阳顺理，遐迩宅心，是用锡王轩悬之乐，六佾之舞。以王翼宣皇道，义声遐畅，三才所运，四海攸归，是用锡王朱户以居。以王登贤命秩，裒德升朝，思帝所难，能官流咏，是用锡王纳陛以登。以王正色持衡，镕范御下，式遏奸宄，荡清华夏，是用锡王武贲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厉秋霜，刑厝有期，宽而不漏，是用锡王铁、钺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践，禋祀恭严，天地幽通，孝思至感，是用锡王秬鬯一卣，珪瓒副焉。唐国宜置丞相已下，一遵旧式。往钦哉！祗奉大礼，用膺多福，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慎欤！"（侍中陈叔达之词也）

帝私谓元从府僚曰："少帝今时，可谓吾家所立。本为社稷，上报高祖，冀终隋氏，不失人臣。岂期孺

子尚幼，未复明辟，侥幸之徒，讽其假孤名器。安有至尊羽仪，天子之礼，假诸臣下，何以为国？孤总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己出，还自锡进。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孤不欺人，敢欺天也！”群僚等固请曰：“萧何为相国，鲁公用王礼，前贤不让，请以为不疑。”帝曰：“两贤遇周汉之初兴，有大勋于二代。孤属乱离之季世，值隋运之将尽，昏明时异，授受事殊。拟于其伦，实多惭德。然诸公欲孤行魏晋之故事，为豹变之鸿渐，聊为吾子扬榷而陈之。曹、马之兴，不以义举。英雄鼎峙，角逐争衡。无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胁孤寡，假诏自媒，因九锡而论功，矜百辟于殊礼，示难进于谦退，思厌塞于群情。故路人咸见其心，有识呼为狐媚。斯皆兆庶不推，讴歌不属者也。宋、齐蕞尔，处于江湖，地当汉之一郡，自称尊号，可知必以魏、晋为模楷，习虞、夏而禅让。功微五伯，礼盛二王，于是阿谀希旨之俦，申敦劝于抗矫。饰非轻薄之子，骋让辞而伟毕。未闻桀、纣之胤，禅于殷周之初。从此而言，断可知矣。何轻易天命，以自厚诬。孤每观前史，见斯事迹，未尝不抚掌而笑。嗤彼群迷，明贤所弃。见贤思齐，勿循前弊。”时有启帝者，以为即真之渐，旧事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闻昇天无阶，于何为渐？必如来旨，事转成疑。至若河滨仄陋，泗上亭长，令其位次受终，未易享国。所问功德何如，谁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关中，能负孺子，见推相国，作镇假王，汉有前踪，不能违众。欲以曹操、司马炎为例，九锡殊物，赐加非宜，不愿拟议，亦耻老瞒同传。”公卿闻帝此旨，痛而厚颜，诣府陈谢。帝又谓之曰：“魏氏以来，革命不少，鸿儒硕学，世有名臣。佐命兴皇，皆行禅代。不量功业之本，惟存揖让之容。上下相蒙，遂为故实。宁有汤、武接于夏、殷，不宪章于尧、舜；晋、魏隔于周、汉，翻祖述于勋、华。且尧之禅舜，二圣继踵。舜因让禹，以明尧哲。示天下为至公，不私己于尊位。故宾虞以后，若脱屣焉。是知非尧不能让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拨乱反正之功。顺天行诛，逆取顺守，咸以至诚兼济，无隐神祇，三五帝王，称兹四圣，英声茂实，飞腾万古。尧、舜不及于□子，让德而称帝。汤武不私于后胤，力取而为王。故道有降差，名有优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时。末叶后来，功德无纪，时逢屯否，拥兵窃命，托云辅政，择立余孽，顽嚣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专权任己，逼令让位。虽欲己同于舜，不觉禅者非尧，贬德于唐、虞，见过于汤、武，岂不悖哉！魏、晋、宋、齐，为惑已甚，托言之士，须知得失。”群公退而悦服，私相谓曰：“相王格论，绝后光前，发明典谟，申理誓诰，可谓君子一言，定八代之荣辱矣。”帝又谓所亲曰：“诸人虽复见吾言论，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关形势，颇似汉高祖。且起军甲子，旗帜已革，如何更于少帝之处，却受九锡而求殊礼。孺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既成无识，此乃吾自为之。立身以来，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诬罔天听？所区别帝王，激扬名理，以惩是古非今之辈，谬相劝逼。”于是惟改丞相府为相府国，而九锡殊礼，并属诸有司。

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骁果武贲司马龛、监门郎将裴乾通等，谋同逆，因骁果等欲还，精锐遂夜率之而围江都宫，杀后主于彭城阁。初，骁果兵等苦于久在江都，咸思归叛。至是，炀帝知唐据有西京，过江计定，仍先分骁果往守会稽，诳之云往东吴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难。于是隋主崩问至，帝乃率文武群贤僚佐，从少帝举哀于大兴后殿。帝哭哀甚，有谏止帝者，帝曰：“吾为人下，丧居何可不哀！然亦恨后主不亡于开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等本自因思归之众而行杀逆，及以许公之子为众所推，至是遂僭称尊号，率其同恶欲入关，以李密断成皋，据洛口，乃图北取黎阳仓，从白马津而渡。帝乃遣统军张伦将蒲津以东从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继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东诸郡。又募犯罪者数千人，听效力赎罪，并张伦等并是淮安王节度焉。李密闻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别将徐世勣等屯黎阳拒守。化及从宛道渡河，绝粮，遂顿于聊城县。淮安王等率众图城，部分失机，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众聚聊城，粮无所出。窦建德知其穷蹙，遂攻破之，获化及兼弟智及，责以弑逆，并斩之而徇众。炀帝萧皇后亦没于贼庭。于是江都宫人、美女、珍宝金帛及乎玉玺，并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说建德送萧皇后及宫人等，多赍金帛，重赂突厥，市马而求援。

少帝年未胜衣，不经师傅，长于妇人之手，时事茫然。既知炀帝不存，惟求潜逊。夏四月，诏曰：“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绍丕愆，哀号永感，五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伐。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昔在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己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耻怨于皇祖，守禋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后，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是表奏，皆不得以闻。”

章表不通，理难再请。欲召公卿议之，渐以启谕。于是文武将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谋同辞，并不肯奏诏，乃相率上疏劝进曰：“臣闻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独有，圣人达节，与万物而推移。故五运递兴，百王更王，春兰秋菊，无绝终古。玉疏石记，笔舌纷

纶；垂统有光，焕乎宝箓。伏惟陛下，资灵种德，禀庆至真，固纵惟神，生知乃圣。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群生涂炭，跻之仁寿。逢百六之厄，创业云雷。追三五之踪，财成天地。仲夏之半，龙跃晋阳。孟冬伊始，凤翔灞上。鸿志猬毛之及者，雾委来庭。触柱拔山之大盗，风驰献款。三晋子弟，共獯猃而陪麾。咸秦豪杰，连巴蜀而响应。英声西被，懋德东渐，南谐交趾，北变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剑。机务成于雄断，人杰得于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门，计极万安，战穷百胜。小往大来，算无遗策。时未期月，业倍前王。今古代兴，膺斯拨乱。若兹之举，如兹之速，载籍以来，未之前闻也。臣等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窃以陛下承家开国，积德累功，世济拟于高阳，缵绪盛于周武。载诞烛神光之异，仪形表玉胜之奇。白雀呈祥，丹书授历。名合天渊，姓符桃李。君尧之国，靡不则天。星纪云周，奉时图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起兵西北，势合乘乾。我来自东，位当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图谶，唐唐李树之谣歌，固以备在人谣，无德而称者也。且夫体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实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时伫位，人神是式，天命不常，惟德是与。迁虞事夏，抑有前规。臣等敢录旧典，奉上尊号。当今万机旷主，九有困穷，伏愿降鉴回虑，忧世外己，上顺天心，祗膺允执，俯从人愿，屈就乐推。变黎庶于时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济之功，而为匹夫独美之操。昔之尧佐，咸大天工。绩尤著者，胤飨稷卨，播谷之都，余庆商周。皋陶好生洽人，今兴陛下。盛德有后，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齐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继风声，符命所钟，有自来矣。愿纳缙绅凄凄之情，允副亿兆颙颙之望。率土更生，含灵幸甚。臣等诚惶诚恐，昧死以闻。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所司以表章奏闻。帝退所奏表，谓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进见曰：“昔桀纣虽复不贤，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龟镜已见，兹无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盖天下者不赏’。陛下欲让至尊而为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且臣等唐之将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国。陛下不为唐帝，臣等应须去官。伏愿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公何相逼之深，当为审思。”亦未之许。裴寂等又依光武长安同舍人强华奉赤伏符故事，乃奉：“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卫元嵩等歌谣诗谶。慧化尼歌词曰：“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又曰：“丁丑语甲子，深藏入堂裹。何意坐堂裹？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龙山，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又曰：“胡兵未济汉不整，治中都护有八井。”又曰：“兴伍伍，仁义行，武德九九得声名。童子木底百丈水，东家井里五色星。我语不可信，问取卫先生。”蜀郡卫元嵩，周天和五年闰十月作诗：“戌亥君臣乱，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龙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义归政，人宁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复道非常。为君好思量，何□□禹汤。桃源花□□，李树起堂堂。只看寅卯岁，深水没黄杨。”未萌之前，谣谶遍于天下，今睹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虽不以介怀，天下信为灵效。特此欲作常人，恐难以免。须上为七庙，下安万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牵旨，违天不祥。裴寂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逡巡至于再三者，非徒推让，亦恐群公面谀，退为口实，然汉高云：诸侯王推高于寡人，以为皇帝位，甚便宜于天下之民则可矣。孤亦何能有异之哉！”于是寂等再拜舞蹈，称万岁而出，遂与国子博士丁孝乌等数百人，具礼仪，择良日。以武德元年，岁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设坛于长安城南，柴燎告天，册文曰：“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来，树之司牧，睠命所属，谓之大宝。历数不在，罔（一作时）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让而兴虞、夏，汤、武兼济，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后之创业，咸取则焉。某承家庆，世禄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载德。赐履参墟，建侯唐旧，地居戚里，门号公宫，丕绪建基，足为荣矣。但有隋属厌，大业爽德，饥馑师旅，民胥怨咨。谪见咎徵，昭于皇鉴。备闻卑听，所不忍言。某守晋阳，驰心魏阙，授手濡足，拯溺救焚。大举义兵，式宁区宇。惩边荒之辫发，辑兆庶之离心。誓以捐躯，救兹生命。指除丧乱，期之乂安。有功继世，无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诚尽力，率先锋镝，誓以无二。再蒙弘诱，克济艰难，电扫风驱，廓清大邑。传檄而定峨嵋，拱手而平关陇。西戎即叙，东夷底定。非启非赞，孰能兹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辅政，无亏臣节。值鼎祚云革，天禄将移，讴歌狱讼，聿来唐邸。人神符瑞，辐凑微躬，远近宅心，华夷请命。少帝知神器有适，大运去之，逊位而禅，若隋之初。让德不嗣，群情逼请。六宗阙祀，七政未齐，罪有所归，恐当天谴。请因吉日，克举前典，设坛肆类，祇谒上帝，惠兹下人。翼子谋孙，罔敢愆德，则小则大，无或有违。对越鸿休，伏深惭惧。谨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荐告之礼，瑞册苍璧，秬鬯清酌，芗合芗萁，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灵降享，皇帝备羽仪法物，临轩大赦天下，改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践祚。

有司以子卯不乐，请择他日。帝曰：“岁在戊寅，□□□□□□□□始。此为难子得，至今遇之，乌可失之。且殷周二代□□□□□□□□所之，以为大吉，同域之诫，又甲子五行为木，木加于子，□□□良日。虽欲勿用，其能舍诸？”故自起军逮乎入相登极，咸用甲子焉。

魏郑公谏录

[唐]王方庆撰　杨万里整理

《魏郑公谏录》五卷，唐王方庆撰。方庆（？——七〇二），名綝，以字行，雍州咸阳（今属陕西）人。北周诗人王褒曾孙。年十六入仕，累官至太仆少卿。武后临朝，拜广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拜相。以年老多疾去职，卒谥贞。方庆以儒学名家，平生著述达二百馀卷。本书作于其任吏部郎中时，检《旧唐书·高宗纪》，当在永淳元年（六八二）前后，较吴兢撰《贞观政要》尚早三十多年。全书汇录贞观间魏征（封郑国公）谏太宗的大量奏对问答，保存了贞观之治时期君臣遇合的大量珍贵文献。方庆自云所叙乃"采听人谣，参详国典"，即兼取传闻与国史而成，大多翔实可信。今据《四库全书》本校点，曾参校《畿辅丛书》本，并据《全唐文》卷一六九补录方庆自序。

序

盖闻主圣于上，臣忠于下，非圣无以纳忠，非忠无以感圣。逖观前载，罔弗由兹。太子太师郑国文贞魏公，运属昌期，时逢驭后，乃神乃武，亟虚襟以待谏，将之明之，遂竭诚而荐说。事有必犯，知无不为，故能契叶云龙，义均鱼水，成百代之模楷，固一时之准的。茂躅宏规，已备于青史；片言余论，或漏于缃图。虽贞质自然，无假于饰，而高山仰止，有欲增峻。于是采听人谣，参详国典，撰成《谏录》，凡为五卷，亦犹平仲《春秋》，不遗其实录；宣尼《家语》兼叙其对问。各为题目，列之如左。唐尚书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撰。

卷　一

谏诏免租赋又令输纳

太宗初即位，诏关中免二年租赋，关东给复一年。又有敕："已役已纳并遣输了，明年总为准折。"公谏曰："臣伏见八月九日诏，率土皆复一年，老幼相欢，式歌且舞在路。又闻有敕，丁已配役，即令役满折造；于物亦遣输了，待至明年，总为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诚非平分万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难与图始，日用不知，皆谓国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窃闻天之所辅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如国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为，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计者，于财利则小益，于德义则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

谏简点中男入军

简点使出，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令取中男，敕三四出。公执奏不可，德彝重奏称："今见简点使云：'中男内大有壮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公又不肯署敕，太宗召公，作色让之曰："男若实小，不点入军；若实大，是其诈妄。依式点取，于理何妨邪？如此固执，不解卿意。"公正色曰："臣闻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中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然比年来，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邪？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志。若多点取人还充杂役，其数虽多，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为君，以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伪之心。'自登极以来，大事三数，皆是不信，复何取信于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即位，诏书云：逋租宿债，欠负官物，并悉原免。即令所司列为事条，秦府国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为天子，国司不为官物，其于官物复将何有？又关中免二年租赋，关外给复一年，百姓蒙

恩，无不欣悦；寻更有敕云：今年白丁多已役讫，若从此放免便是虚荷国恩；若已折已输，并令总纳，所免者皆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无怨。已徵得物，便点入军。来年为始，何所取信？又共理所寄，唯在县令刺史，年常检阅，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其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太宗曰：“朕向见卿固执，疑卿蔽于此事，今论国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审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为致化？”乃停取中男，赐金瓮一口。

谏复庞相寿任

濮州刺史庞相寿，贪浊有闻，追还解任，自陈幕府之旧，太宗深矜之，使人谓之曰：“尔是我旧左右，今取他物，祗应为贫。赐尔绢百匹，即还向任，更莫作罪过。”公进谏曰：“相寿猥滥，远近所知，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厚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纳之，引相寿于前，谓之曰：“我昔为王，与一府作主；今为天子，为四海作主；既为四海作主，不可偏与一府恩泽。向欲令尔重任，侍臣云：尔若重任，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执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赐物而遣之，相寿默然，流涕而去。

谏斩叱奴骘

侍御史仲素奏：“庆州乐蟠县令叱骘盗用官仓，案验并实。”太宗令斩之。中书舍人杨文瓘奏：“据律，不合死。”太宗曰：“仓粮，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公谏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更复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从之。

谏武官起服

武官丁艰忧，屡有起服者。公谏曰：“国家草创之初，武官不格丧制，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夺其情。必有金革之事，自有墨缞之经。”太宗曰：“朕思之，然为武事未息。如不可，即止。”

谏讨击冯盎

岭南诸州奏冯盎反叛，前后奏者数十辈，乃命将军蔺谟、中郎将牛进等，发江岭数十州兵以讨之。公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表瘴疠，山川阻深，兵运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未成，无容动众。”太宗曰：“岭南告者，道路不绝，奈何云反形未成邪？”公曰：“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时。交结远人，分断险要，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论田洞，此则不反之状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亲往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所以迁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晓谕，彼既怀诚信，又喜于免祸，必不劳师旅自至阙廷。”太宗乃罢兵，令前蒲州刺史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充使。即至，盎即遣其长子智戴随叔谐等入朝。太宗曰：“初，岭南诸州咸言冯盎反，人皆劝朕须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无惑。唯魏徵以为千石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大国之师，岂为蛮夷兴动。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怀之以德，必不召自来。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徵不可不赏。”乃赐绢百匹。（蒲州，蒲阪也，今河中府）

谏科祖孝孙罪

太宗谓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孙为知音，今教曲多不谐韵，此其未至精妙？为不存意乎？”乃敕所司，令定其罪。公进谏曰：“陛下生平不爱音声，今忽为教女乐差舛，责及孝孙，臣恐天下眙愕。”太宗曰：“汝等并是我腹心，应须中正，何反附下罔上，为孝孙为辞？”温彦博拜谢，公及王珪进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于枢近，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下责臣至此。臣常奉明旨云：‘勿临时嗔怒即便曲从，成我大过。’臣等不敢失坠，所以每触龙鳞。今以此为责，祇是陛下负臣，臣终不负于陛下。”太宗怒犹未已，懔然作色。公曰：“祖孝孙学问立身，何如白明达？陛下平生礼遇孝孙，复何如白明达？今过听一言，便谓孝孙可疑，明达可信，臣恐群臣众庶有以窥陛下。”太宗意乃解。

谏决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归乡宅。寂表乞住京师，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长安令王文楷坐不发遣，令笞三十。公进谏曰：裴寂所为事合万死，令陛下念其旧功，不置于法，唯解其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给假，况寂放还乡宅。古人云：进人以礼，退人以礼。臣愚以为，文楷识陛下恩贷，见寂是大臣，不时蹙逼，论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埽，岂非礼邪？”乃释文楷不问。

谏皇甫德参上书以为讪谤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昨皇甫德参上书言，朕脩营洛州宫殿，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当是宫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国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宫人皆无髻，乃称其意耳。事既讪谤，当须论罪。”公进谏曰：“贾谊当汉文之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太息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责也。”太宗曰：“朕初欲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者。”因赐绢二十匹。

谏国家爱珠

使者从奚契丹中返者，太宗问其土俗，对曰：

"最爱肉珠，以数百珠博一马。"太宗曰："何为爱重此物？"对曰："穿以系颈及交络身。"太宗哂之。公曰："此物诚不足重，人各有所惑。西域诸贾，爱重珍宝，若遇好珠，则倾家市取，乃劈肌肤，藏之于身内，此人有所经过，咸共敬重，其意所须，莫不资给，人闻皆以为笑。然国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即以我为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见林邑使人，每旦磨沈水等诸香，用涂身体，皆共笑之，以为虚费；我今爱重此物与彼亦何异乎？有识者还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

谏西域诸国入朝

高昌主麹文泰将人朝也，西域诸国咸欲遣使，乃敕蕃人压怛纥干使，往西域引诸国使入朝。公谏曰："中国始平，疮痍未复，若有劳役，则不能安。往年高昌主来入贡，马才数百匹，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复加于此也。若任其兴贩，边人则获其利；若引为宾客，中国则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宁晏，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今若许十国入贡，其使不减千人，使缘边诸州，将何取给？事既不济，人心万端，后方悔之，恐无所及。"太宗然共议，乃追压怛纥干还。

谏科围川县官罪

或奏云："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宫，还，至围川县，有宫人先舍于令厅，靖等后至，乃移却宫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宫人使至始平县，县令已安置讫，右丞裴载家口后至，移动宫人，不加礼敬。"太宗闻之大怒，曰："此等官职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圭等乎？何见李靖王珪等如此，见我宫人都不礼遇。始平官、司空处约等决杖一百，解官，仍案验围川官人及李靖等。"公进谏曰："李靖、王珪皆知礼法，必不许移动宫人自取好处，此或言者过误，发陛下嗔怒；如其实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埽除仆隶，其委付事理不同，较其轻重，全无等级。又，靖等出外，官人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与官人相见，官人等亦不得不参。至于宫人出使，不与州县交涉，惟得供其饮食，自外何所参承？若以此罪责及官人，不益陛下德音，徒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释州县之罪，李靖等亦寝不问。

谏优长乐公主礼数

长乐公主将出降，太宗谓房玄龄等曰："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房玄龄等咸曰："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何为不得？请倍永嘉公主。"然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汉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礼有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太宗然其言，人谓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长乐公主礼数，魏徵不肯。"文德皇后闻之，大喜，遣中使赍钱二十万，绢四百匹，诣公宅，宣令谓公曰："比者常闻公中正而不能得见，今论长乐公主礼事，不许增加，始验从来所闻，信非虚妄。愿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闻公言，故令将物相赏。公有事即道，勿为形迹也。"

谏所行事与贞观初有异

太宗问公曰："朕所行事，与贞观初有异否？"对曰："贞观之初，陛下锐情思政，从谏如流，每因事触类为善，志存俭约，无所营求。比者造作微多，至于谏争，时有忤色，以此为有异耳。"

谏权万纪任心弹射

公奏："治书权万纪、侍御史季仁敬，俱以告讦为正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骋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正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有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以其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若群臣信挟回邪，犹不可以小谋大；若群臣素无矫伪，空使上下离心。以玄龄张亮之徒，犹不得申其枉曲，其余疏贱之类，孰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来，有事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举善以崇德，岂可进奸而自损乎？"太宗默然无以应，赐绢五百匹，俄而奸状渐露，遂免仁敬而出万纪。

谏魏王不得折辱贵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宠异。贵要言：三品以上多轻蔑王者。意欲诬毁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齐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语，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时天子即非天子邪？往前天子儿是天子儿，今天子儿即非天子儿邪？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颠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卿等何为蔑我儿邪？我若教之，岂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龄以下，战栗流汗，拜谢。公正色而进曰："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也。传称：王人虽微，列诸侯之上，诸王用之为公卿，若不为公卿，则下土之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异。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国家纲纪替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魏王岂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无礼，寻皆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太宗闻之，喜形于色，谓群臣曰："凡语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爱；魏徵所言，国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谓理在不疑；见魏徵所论，方始觉屈也。人君发言，亦何容易。"

谏于虢州采银

虢州统军裴师利奏："诸山大有银矿，采之极有利益。"敕殿中少监赵元楷，令诸国府卫士及百姓采之。类为劳扰。公进谏曰："昔尧舜置璧于山，投珠于谷，所以崇名显号，见称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与尧舜比隆；戡定大功，远逾汤武之烈。所急在于仁义，所宝岂是珍奇？珍奇既积，仁义必损。且劳役卫士，与下争利，人不见德，将何取焉。"太宗深纳之，即令停废。

谏听谏与贞观初不同

太宗御两仪殿，谓公曰："朕比来所行得失、所布政化，何如昔年？"对曰："若威之所加，远夷朝贡，比于贞观之始，不可等级而论；若德义潜通，人心悦服，比于贞观之初，相去又亦甚远。"太宗曰："远夷来朝，应由德义所加。德义不如昔时，功业何以得益？"公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义为心；今以海内无虞，渐更骄奢自溢。所以功业虽盛，终是不如往时。"太宗曰："今所行与往前何以为异？"公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争，悦而从之；四年以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终有难色。"太宗曰："于何事如此？"公遂指陈之曰："即位之初，处元律师罪死，孙伏伽谏曰：'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遂赐兰陵公主园准钱百万。或曰：'所言寻常而所赏太厚。'答曰：'我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此导之使言也。某州司户参军柳雄于隋资妄加等级，人有言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当与死罪，遂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少卿戴胄奏云：'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与其断，当但与死罪。'胄曰：'陛下即不时杀，非臣所及，付臣法司，法不合死，不敢酷滥。'陛下作色遣杀，胄争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后欣然赦之，曰：'曹司但能为我作如此守法，岂畏滥有诛夷。'此则悦以从谏也。往者，某县丞皇甫德参上书，有忤圣旨，陛下以为讪谤，臣奏称贾谊当汉文之代，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长太息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于时虽从臣言，赏物二十段，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难于受谏。"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之时，都自言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始觉志意渐移。公但常保此心，朕终不违公语也。"

谏遣使西域市马

太宗遣使西域，立叶护可汗，又别使赍金帛，历诸国市马。公谏曰："今发国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缘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以为深怨。诸蕃闻之，必不重中国，市马既不可得，纵得马，亦还路无从。但使彼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昔汉文帝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銮舆在前，属车在后，吾独乘千里马，将以安之乎？'乃偿其道里之费而反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陛下凡所施为，皆邈过三王之上，奈何至于此事，欲为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贵也。'陛下如不能慕汉文之高行，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纳其言，欣然而止。

谏益州北门造绫锦

益州及北门造绫锦金银等作，公谏曰："金银珠玉，妨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胜其耻。"

卷　二

谏聘郑仁基女为充华

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已施行，册使将行，公闻已许嫁陆氏，遽进谏曰："陛下为人父母，子爱万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人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人无饥寒之患；愿嫔御，则欲人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而无顾问，播之四海，岂为人父母之义乎？臣所传闻，或未指的，恐亏盛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太宗闻之，大惊，乃手诏答之，深自克责，遂停册使。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内外群官奏称："许适陆氏，无显然之状，大礼既行，不可即止。"陆爽又抗表云："其父存日，与郑家还往，时相赠遗资财，无婚姻交涉。"太宗谓公曰："群臣或阿顺旨，陆氏何为分疏？"公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识，将以陛下同于太上皇。"太宗曰："何谓也？"公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处俭妇。处俭时为太子舍人，太上皇闻之不悦，遂令东宫出为万泉令，每恐惧不全首领。此陆爽谓陛下今虽容之，恐阴加谴责，所以反覆自陈，不足多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见，或当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谏解薛仁方官加杖

蜀王妃父杨誉，竞婢为都官郎中薛仁方留问，未及与夺，其子为千牛，于殿庭自列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国亲，故生节目，不肯断决，淹历岁年。"太宗闻之大怒，曰："知是我之亲戚，犹作

如此艰难，不可容也。”即令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公进谏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为其所凭恃，除之不易；况外家公主，旧号难理。汉晋已来莫能禁御。武德之中，已多骄逸，陛下登极方已肃然。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横加严罚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自古能禁此事，唯陛下一人。备预不虞，为国常道，岂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臣窃思度，未见其可。”太宗曰：“诚如公言，向未思耳。然仁方专擅，禁不奏闻，虽不合重罪，宜少加惩肃。”笞三十，放之。

谏处张君快等死

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据律：劫贼伤财主者皆死；谋杀之条：元谋者斩，下手者绞，于皆配流。劫贼重谋杀，轻赦是一时之恩，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则君快从重，法被宽；而刑部于后从轻，法断死，臣实有疑。”太宗曰：“几人行劫？”公对曰：“三人，下手者处死罪。”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太宗曰：“三人谋，从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谏责臣遇亲王下马

魏王师王珪奏：“准令，三品已上，遇亲王于道不下马。今皆失于仪准。”太宗怒曰：“尔等并自尊贵，卑下我子，此为非法，我不能行。”公谏曰：“自古迄今，亲王在京师者，班次三公，吏部、尚书、侍中、中书令，并三品也。若此等为王下马，王又不可安。然访诸故事，则无可准行之，于今自隳国法。”太宗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朕百年之后以为君也。然则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立嫡孙；若无嫡孙，即立诸子。以此而言，亦须崇敬。比孙于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觊觎，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责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闻于臣庶。”太宗怒乃解。

谏责显仁宫官司

太宗东巡，将入洛，次显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责罚。公进谏曰：“陛下今幸洛州，为是旧征行处，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泽，官司苑监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为献食，此则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献食，好为供奉，倘不好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载籍所传，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须战战兢兢，每事俭约，参踪盛烈，贻训子孙。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为奢丽也？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啻足矣；为不足，万此亦不足矣。”太宗大惊曰：“非公，朕安得闻此言？而今而后，庶无此事。”

谏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代国公李靖、英国公李勣等击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陁，或投西域，而多归降者。太宗欲于河南处之。公谏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也，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积代为寇，百姓冤雠。陛下以其归降，不能诛灭，即宜遣还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若是，故发猛将以击之，收取河南以为郡县。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间，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温彦博曰：“不然。天子之于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服灭，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遣居河南，初无所患。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德惠，终无叛逆。”公曰：“不然。晋代有魏，时番落分居近郡，郭钦、江统请逐塞北，武帝不纳钦统等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彦博又曰：“不然。圣人之道，无不通古先哲，王有教无类。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我受护之，使居内地，指麾教导，示以礼法。数载之后，自为农夫，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单于于内部，为汉藩翰，终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彦博计。

谏出韦元方为华阴令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使过，所供迟晚，给使奏之，太宗大怒，出元方为华阴令。公进谏曰：“帝王震动若雷霆，怒须当罪，何得妄发前为？给使夜行，遂出敕书，事似军期，谁不惊骇？但宦者之徒，古来难狎，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太宗深纳其言。

谏平高昌以为州县

高昌平，太宗欲以为州县，公谏曰：“陛下初临天下，高昌主先来朝谒，自后屡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不礼大国，遂使王诛。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抚之，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人、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于兵镇守，数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

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太宗不从。

谏高昌不失臣礼

太宗谓侍臣曰：“高昌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自内惧，今欲永隆功业，唯在上下不骄，进拔忠謇，以自匡正，黜贪残，用忠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三道守兹宝位。”公进言曰：“臣观古帝王拨乱创业，必自诫惧。采刍荛之言，从忠谠之策；天下既安，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良，汉王画计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废嫡立庶，良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言。况陛下功业之盛，以汉高祖方之，彼不足言，唯即位十有五年，圣泽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正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管仲、鲍叔牙、甯戚并饮，桓公谓叔牙曰：‘曷不起为寡人寿？’叔牙奉觞而起曰：‘使公无忘出而在于莒也，使管仲无忘束缚在于鲁也，使甯戚无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笑谓公曰：“朕不忘布衣，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谏封禅

贞观六年，匈奴克平，远夷入贡，符瑞日至，年谷频登。太宗欲封泰山，数与房玄龄等言及封禅；太宗欣然。于是群臣咸称述功德，以为时不可违，今日行之，臣等犹谓其晚。公谏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极言之，勿有所隐。朕功不高邪？”曰：“功高矣。”“德未厚邪？”曰：“德厚矣。”“华夏未乂安邪？”曰：“乂安矣。”“远夷不慕义邪？”曰：“慕义矣。”“嘉瑞不至邪？”曰：“至矣。”“年谷不登邪？”曰：“登矣。”“然则何为不可？”公对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怀惠；德厚矣，泽未滂流；诸夏乂安矣，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矣，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而尉罗犹密，积岁丰稔而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为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喻于人。今有人长患十年疼痛，不息医疗，且愈，皮骨仅存，便欲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只十年，陛下为良医，除其疾，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为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已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宁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乎？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终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警，又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恳，亦有舆人之诵众无以夺。”于是乃止。

谏西行诸将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当否，有所疑者，辄于状傍注帖。西行诸将并不得考。公乃谏曰：“臣闻采尺璧者，弃其微瑕；录大功者，不论细过。西行诸将，虽无大功，君集万均，克平寇乱，不辱国命，跋涉艰阻，来往二年，考其勤劳，与在家者不异。若使人无怨讟，亦不可劝勉将来。臣愚以谓，西行诸将，君集万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勋、无罪殿者，其考请，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劝后人。”太宗从之。

谏亲格猛兽晨出夜还

太宗幸同州，校猎，亲格猛兽，晨出夜还。公谏曰：“臣闻《书》美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传》述虞箴，称夷羿以为诫。昔汉文临霸坂，欲驰下，袁盎揽辔曰：‘圣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驰六辔，飞驰不测，如有马惊车败，陛下若欲自轻，其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谏曰：‘力称乌获，捷言庆忌，人诚有之，兽亦宜然。卒然遇逸才之兽，骇不存之地，虽有乌获之猛，逢蒙之伎，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尽为难矣。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猎，薛广德奏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今日撞亡秦之钟，歌郑卫之乐，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亟反宫。’上即日还。臣窃思此数帝之心，岂同木石，独不好驰骋之乐而割情屈己？从臣下之言者，志存为国，不为身也。臣闻车驾近出，亲格猛兽，晨往夜还，以万乘之尊，暗行荒野，践深林，涉丰泽，甚非万全之计。愿陛下割私情之娱，释格兽之乐，上为宗庙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属麈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后，深用为诫。”

谏禁张士贵

太宗因教习不整，遣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郎将等，士贵坐杖轻，下吏。公谏曰：“臣在外窃闻大将军张士贵坐行杖阿纵，送付大理。臣以为教习不整，官司诚合重责，但将军之任，职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诚效，行杖小有不称，未是将军之罪。且使将军执杖，已不可为后法。又以杖轻加责，弥复惊骇物情。假令推得阿私，终恐有亏圣德。”太宗大笑，遽令释之。

谏案验告讦

太宗听告讦之言，案验多谬。公进曰：“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今则告讦者进，遏恶者不齿，君子苟免，小人遂忘，莫相劝诫，任其是非，国俗如此，何以求化？”太宗纳之。

谏内出高昌妇女与薛万均对事

或告大将军薛万均平高昌，日与高昌妇女有私，敕大理卿孙伏伽推鞫，万均不服，内出高昌妇女对问。公谏曰：“万均兄弟，诚款早著；奸私之事，虚实难明。若罪状显然，录付伏伽自了；若事无指的，

万均必是有辞，遣大将军与破亡妇女对辨奸秽，辞既不伏，听者必疑。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故秦穆公饮盗马之酒，楚庄王赦绝缨之客，且楚庄秦穆，并夷狄之诸侯，列名五伯，垂芳千祀。况陛下以万乘之主，道高尧舜，作之不法，何以示远？”太宗纳其言而罢焉。

谏新罗国献美女

新罗国献美女，公谏曰：“臣一昨在内，略闻新罗国重更进女，未委逗留计。蕃夷献女，诚不足怪，但今日受纳，实非其时，道路传闻，必生横议，若微亏圣德，悔不可追。且愿详择事谊，以礼告示，申其使人诚款；必不得已，然后遂其所欲，则远夷悦服，人无谤言。”太宗喜形于色而遣之。

谏阉竖妄有所奏

阉竖使还，妄有所奏发，太宗甚怒，公进谏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谏责房玄龄等

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大怒，谓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门小小营造，何预君事邪？”玄龄等拜谢。公进曰：“臣不解陛下所责，亦不解玄龄等谢。玄龄等并是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何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功有多少。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玄龄等问既无事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但知拜谢，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谏李弘节家人卖珠坐所举

桂州督李弘节身死之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言于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卖珠，所举者岂得无罪？”敕案之。公谏曰：“陛下生平疑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过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自守、终始不渝者，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共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居官终没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傍责举人，虽云疾恶情深，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伏愿留心再思。”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

谏上书多论绫锦

或有上书者，太宗览之，谓侍臣曰：“比来多论绫锦，却不言猎射。”公对曰：“绫锦虽陛下所好，比之犹差；从禽不强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实当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谏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于武德殿院，公谏曰：“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东宫之西，海陵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异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欣然从之。

卷　三

对突厥内大雪

北蕃归朝人奏称：“突厥境内大寒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其人情大恶。”太宗闻之，谓公曰：“观古来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虐、任小人则乱。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卿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欲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卿以为何如？”公对曰：“昔晋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战数胜战。数则人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驭疲人，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然之。

对北蕃扰乱须发兵

太宗谓公曰：“今北蕃扰乱，须发兵收取河南地。”公对曰：“突厥虽乱，未甚指的。必其牙所有事，自不敢住在河南。臣愚请更详审。”太宗曰：“古有好仁义而亡者，有好战伐而灭者，朕意止欲安静，得非病邪？”公对曰：“静者为化之本。”

对大乱之后大可致化

太宗论自古政化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公对曰：“不然。凡人居安乐则骄逸，骄逸则思乱，思乱则难化。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公对曰：“此指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深纳其言。右仆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魏徵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

在于当时所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于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复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日则得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淳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邪？”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力行不倦，三数年间，契丹、靺鞨内附，突厥破灭，部落列为编户。太宗每谓侍臣曰：“贞观之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劝我而已。我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夷宾服。突厥万代以来常为勍敌，今头首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不动干戈，数年之间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复谓公曰：“玉虽有美质，在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约我以仁义，弘我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匠，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公再拜，谢曰：“匈奴破灭、海内康宁，自是陛下威德所加，实非群下之力；但喜逢明圣，不敢贪天之功。”太宗曰：“朕能任公，公称所委，其功独在朕乎？何故饰让也。”

对上封人请亲纳表奏

上封人多请太宗亲纳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问公，公对曰：“观此人意见，殊乖大体。若请陛下，不任百司亲庶事，岂唯朝堂一所，则州县之务亦须陛下亲断。”

对隋日禁囚

太宗论隋日禁囚，公对曰：“臣昔在隋时，闻有盗发炀帝，令士澄捕之，但有疑即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于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才被放出，亦遭推劾，不胜苦痛，虚以自诬。元济因此更事，寻究二千人内，唯有九人不明，又案验九人，四人非贼。有司不敢执奏，遂并杀之。”太宗曰：“非唯炀帝无道之君，臣下亦不尽忠。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苟行谄佞，求悦誉乎？君臣如此，何能不败？赖公等共相辅弼，遂得囹圄空虚。欲公等善始令终，常如今日。”

对齐文宣何如人

太宗谓侍臣曰：“齐文宣何如人？”公对曰：“非常颠狂，然与人共争道理，自知短屈，即能从之。臣闻齐时，魏恺先任青州长史，尝使梁还，除光州长史，不就，杨遵彦奏之。文宣帝大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青州大藩长史，今有使劳，更无罪过，反授小州，所以不就。’乃顾谓遵彦曰：‘此汉有理。’因令舍之。”太宗曰：“往者卢祖尚不肯受官，朕遂杀之，宣帝虽颠狂，尚能容止，此事朕所不如也。祖尚不受处分，虽失人臣之礼，朕即杀之，大是伤急。一死不可再生，悔所无及，宜复其官阴。”

对周孔儒教商韩刑法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乱代之所行；商韩刑法，实清平之粃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公对曰：“商鞅韩非申不害等，以战国纵横，间谍交错，祸乱易起，谲诈难防，务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

对为政之要务全其本

太宗与贵臣宴于丹霄殿，谓群官曰：“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何所益？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咸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朕实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惧。朕见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强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于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致破灭；其子既立，便肆猜忌，众叛亲离，覆基绝嗣。朕虽不能远慕尧舜禹汤之德，自睹此辈，何得不诫惧乎？公等辅朕，功绩已成，唯当慎以守之，自致长保，并宜勉力，事有不可，则须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对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谓功已成矣。然每睹非常之庆，弥切虑危之心，自古至慎，无以加此。臣闻鲍叔牙饮桓公，祝曰：‘愿君无忘在莒，管仲无忘在鲁，甯戚无忘饭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乱，无忘之念过叔牙之愿矣。臣闻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明诏奖励，足使儒夫立节。”

对为君之道先存百姓

太宗问拓设使人曰：“拓设兵马，今有几许？”对曰：“见有四千余兵，旧有四万余人。”太宗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胫以自啖，腹饱而身弊。”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表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缘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须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对曰：“古者圣哲之王，亦近取诸身，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曰：‘未闻身理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古之大义。”

对西胡爱珠

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胡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贪财损已，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笑彼，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胡之爱珠邪？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亦为可笑。”

公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于此，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对奏事战惧

太宗谓侍臣曰："朕见胡裴始毕上书，论西蕃事，意颇有情理。朕与共语，非常战惧。今奏一事，人亦应如此。"公对曰："天颜俯临，岂得不惧。臣见在外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寻思，及其临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寻常易事，尚难如此，况争谏之人，出言皆是触忤。赖蒙陛下假其颜色，若不如此，理终不申。"

对古来帝王皆欲国祚长久

太宗曰："古来帝王，皆欲国祚长久，但为威势既高，下情不能上达，加以小人君子杂处，其朝任不得人，遂至亡灭。"公对曰："巧佞忠正，无代不有，但相时君所好而进。若用忠正则理，用邪佞则乱，必然之理也。"太宗曰："为帝王者，必须慎其所与，只如鹰鹞鞍马声色殊味，朕若欲之，随须即至，如此等事，常败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时君所好。若任不得贤，何能无灭。"公对曰："臣闻齐威王问淳于髡曰：'寡人所好，与古者圣王同否?'髡对曰：'古者圣王所好有四，今王所好唯有三种。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马；王亦好之；古者好味，王亦好之；古者好贤，王独不好。'齐王曰：'今无贤可好也。'髡曰：'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嫱，奇味即有龙肝豹胎，善马即有飞兔绿耳，此等今既无之，王之厨膳、后宫、外厩，今亦备矣。王若以今之无贤，未知前代之贤得与王相见否。'"太宗深然之。

对西蕃通来几时

太宗尝御瑶池殿，顾谓侍臣曰："西蕃通来几时?"公对曰："《禹贡》云：西至流沙。又云：西戎即叙，不明境域所至。汉武帝置敦煌、张掖等郡，自此已后渐通西域。"太宗谓群臣曰："朕闻汉武帝时，为通西蕃，中国百姓死者大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后主欲开葱岭已西，镇守俱未当死者，继于道路。加闻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坏车毂，其边即有白骨狼籍。北筑长城，东渡辽水，征伐不息，人无聊生，天下叛之，聚而为盗，炀帝安然，恣其所欲，遂至灭亡，只为不闻其过。朕以此事永为鉴诫。今与诸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即向朕言，勿得面从，苟相悦誉。且朕素无学术，未闲政道。一日万机，不能尽经耳目，所有处断，恐独见不明，致有失所。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辅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长保富贵，荫及子孙；若尸禄旷官，苟贪荣利，必加黜辱，终不容舍。朕既以汉武帝、隋后主为龟镜，公等亦须常将此事相规谏也。"群臣并拜谢。公进曰："陛下思弘至化，砥砺群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识度愚浅，无益万分。臣闻汉武帝承五代之资，天下无事，府库充实，士马强盛，遂思骋其欲以事四夷，闻蒟酱而开邛僰，贪良马而通大宛，北逐匈奴，南征百越，老弱疲于转输，丁壮死乎军旅。海内骚然，户口减半，至于国用不足，府库空虚。乃榷估盐铁，征税关市，课算舟车，告缗卖爵，侵渔百姓。万端俱起，外内困穷，无以给边费，议以营田代卒，冀以助军，迄于暮年，方始觉悟。下哀痛之诏，封丞相为富民侯，仅以寿终，几及大乱。炀帝恃其强盛，思欲追踪汉武，戎车屡动，人不聊生。十余年间，亡身戮国。陛下威加海外，无远不臻，深惟二主以为殷鉴，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太宗曰："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

对百官应有堪用者

太宗曰："百官之内，应有堪用者，朕未能知之，不可造次，为天下主诚亦难。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即为天下所听。用得好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诫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审悉。"公对曰："举选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先访其行，审知其善，然后任之。假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患极多。但乱代唯求其材，不顾其行；太平必须材行俱兼，始可任用也。"

对铁之为用

太宗曰："铁之为用，无处不须。至于金银，玩好而已。不知何意，人皆爱之。"公曰："兵杖农器，非铁不可；金银珠玉，唯有丰年人以为货。故谚云：'丰年珠玉，俭年谷粟'。"太宗曰："正为蕃人爱，不可全弃。"

对侍臣全无谏争

太宗谓孙伏伽曰："今以公为谏议大夫，必须献可替否。"又谓侍臣曰："公等全无谏争。"公对曰："昔者齐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称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复闻寡人之过。'弦章对曰：'上之所好，下必从之。君若以謇谔为忠，则人皆晏子。'陛下每称述忠谏之士，若有事须献替，谁敢不尽其忠?"

对李密王世充优劣

太宗问曰："义宁之初，国家虽有关中，王世充、李密各自割据。当此之时，诸君所事之主，谁优谁劣?"公对曰："李密智计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称："王世充言议分明繁而寡要，为化但为一时之利，不堪思其后图。"太宗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

若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实可为诫。公等宜念公忘私，荣名高位，可以长守。”公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常以此为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不乐。”

对吐谷浑使人惧

吐谷浑使人请婚，唐俭奏称：“其使大战惧。”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虚实。”公对曰：“今四方诸国，并为陛下臣妾。若发一使，遣诸国征之，立即败亡，何得不惧也。”

对隋炀帝求觅无已

太宗曰：“隋炀帝求觅无已，内则淫荡于声色，外则剿人以黩武，遂至灭亡。朕睹此，但以清静抚之。今百姓自言安乐，岂知朕之力也。”公对曰：“尧人击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于我哉？’只将此事，以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养百姓，岂求其知，但论理乱在时君耳。”公对曰：“此事非知之难，终行之难。”

对隋日山东养马

太宗曰：“隋日，山东养武马，一匹百余贯钱。”公对曰：“当时官人因自贩马，粟麦既贱，立限令市。非理督责，乃至破其产业，官人马尽便宽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聚而为盗。”太宗谓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宾服，此之功业，实所重惜思安，其术未尝一日忘也。朕见隋炀帝，都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性多猜忌，唯虑有反叛者。朕则不然，但虑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滞，每见告密之徒，殊不挂意，宜体此心，务以德养人，即是勿毁之道。”公对曰：“陛下平定宇内，实如诏旨。今功业既定，天下已安，而日慎一日，务以德胜 。臣等虽愚，敢不奉识圣意。”太宗又谓萧瑀曰：“卿在隋时，数见皇后否？”瑀对曰：“自其儿女，不得相见；臣何人也，辄得见之。”公曰：“臣闻炀帝，特不信齐王，常有中使察之，奏其饮宴，则曰：‘经营何事称意？’若其忧悴，则曰：‘彼将有他念。’故尔父子之间且犹至是，而况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视正道，胜炀帝知齐王远矣。”

对隋主入突厥界

太宗曰：“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大业之末，夷人极盛，今一衰弊，并为我擒。以此观之，富贵不可骄逸也。”公对曰：“天下安危，唯在为政善恶。臣观隋氏、突厥之败，实由贪残放逸。陛下居安思危，故得天下静谧。”

对不见谠言

太宗谓侍臣曰：“比三两月来，不见公等谠言，未知以朕不可谏争，隐而不言为？是庶事咸得不须论也？”公对曰：“陛下每见一事即为鉴诫，臣等深识圣情，必事理有违，岂敢隐而不奏。然比来大使既出，内外无事，所以不论。”（贞观八年，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凡十三人，分行天下，问民间疾苦，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对丧乱未有如隋日者

太宗曰：“古来虽复时遭丧乱，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何如古人？”公对曰：“前代虽逢丧乱，皆有牧宰割据，不过数岁即有所归。至于隋末天下鼎沸，百姓涂炭，经十余年，陛下应天顺人，一时平定，此乃再造天地，重立区夏，此之功业，古来未有。”

对人君所务宽厚

太宗谓右仆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唯在宽厚，非但刑戮，乃至鞭挞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太宽，未知此言可行否？”公对曰：“古来帝王，以杀戮肆威者实非久安之策。臣等见隋炀帝初有天下，亦大威严，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万姓获安，臣下虽愚，岂容不识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为非，朕终不改此志。”

对向晓后有一星

太宗谓李靖等曰：“今旦向晓，复有一星出东方，旧者合昏没，何因更有此星？”又曰：“埽星。”公对曰：“典籍所载，有长星，有孛星，有彗星。长星其形极长，孛星小短，彗星如埽形。今人所谓埽者，即是彗星。”公又奏曰：“臣闻古帝王未有无灾变者，但能修德，灾变自消。陛下因有天变，遂能诫惧，反覆思量，深自克责，虽有此变，必不为灾。”

对人身假令无病

太宗曰：“夫人之身，假令无病，不免有疥癣，及时有小恶处。用人求备，理实为难。”公对曰：“自古为政，但举大体。尧舜之时，非全无恶，但为恶者少；桀纣之代，非全无善，但为恶者多。譬如百尺之木，岂能无一枝节？今官人居职，岂能全不为非？但犯罪者少，即是大化。”

对百姓籍我抚养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抚养，先须令我安稳。今上封者，唯道九成往来，百姓辛苦。”公对曰：“陛下意存容纳，许其进言，则妄处多不妨，时有可录。陛下所有短长，此人多不肯隐，但容纳之，亦是善事。”

对百姓大似信佛

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

上封人欲我每日将十个大德共达官同人，令我礼拜。观此，乃是道人教其上书。”公对曰：“佛法本贵清净，以退浮竞；且道、俗事既不同，昔释道安，一时名德，符永固与之同舆，权翼以为不可；释惠琳非无才俊，宋文引之升殿，颜延之云：‘此三台之位，岂可使刑余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岂须日别见道人。”

对儿子常一处

吴王恪奉见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于儿子，常欲一处。但家国事义，实亦不同。欲令其子孙代代桓继，且又绝其觊觎。朕今供养太上皇，与私亦异，以镇抚四海，不贻太上皇忧。为孝则天子之孝也。”公对曰：“臣闻孝行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今陛下立身扬名，富有天下，华夷安泰，此实大孝，岂同进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岂比庶人？若与子孙同在一处，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对无事与公等饮

太上皇幸两仪殿，内外群臣奉见太上皇，还西宫，太宗从至大安宫，还，顾谓长孙无忌等曰：“今天下无事，侍太上皇与公等同宴，可谓至乐。然朕若与公等忘政事，但欢宴，盖非常安之法。”公对曰：“陛下酣宴之后，犹不忘庶政，古者尧舜禹汤所以太平，实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处廊庙，居逸乐，臣下一事失所，便弃前功，解免黜放，急处如此。”公对曰：“人君发怒于一臣，将行刑罚而能念其旧功者，鲜矣。陛下今发德音，臣等幸甚。”

对言者君子之枢机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匹夫之间，出言不善，人或记之，成其耻累。朕则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亏损岂同匹夫者邪？”公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之所诫慎。”

卷　四

对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经四十于年，损坏处少。唯承乾殿是炀帝造，工多觅新奇，斗棋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已多。今为政，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公对曰：“昔魏文侯时租赋岁倍，有人致贺，文侯曰：‘今户口不加，租赋岁倍，此由课敛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则薄，令小则厚，理人当亦如此。’由是魏国大化。臣今量之，陛下为政，百夷宾服，天下已安，但须守今日化道，亦归之于厚，此即是已足也。”

对周齐末主优劣

太宗谓公曰：“昨进周齐史看，末代之主，为恶莫不相似，俱至灭亡。然两主若为优劣？”公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即别。齐主懦弱，政出多门，上下相蒙，遂至亡国；周主立性凶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论，齐主为劣。”

对平定四方

太宗谓侍臣曰：“计朕平定四方，优勤百姓，虽不及前代哲王，比炀帝故应万倍。但君臣相须，事同鱼水。然鱼不得水则立，水无鱼则废。世有理乱，移易风俗，终自如旧。固知国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荣。”公对曰：“昔楚王召詹何为相，何曰：‘唯解修身，不解理国。’王又遣使重请何曰：‘未有身正而国不理者。’今远方慕化，并由陛下克己自修，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对刑法宽猛

太宗御太极殿，大赦，因谓侍臣曰：“为君极难，法若急，恐滥及善人；法若宽，则不肃奸充。宽猛之间，若为折衷？”公对曰：“自古为政者，因时设教。若人情似急，则济之以宽；如有宽慢，则纠之以猛。时既不常，所以法令无定。”

对有天下者皆欲子孙万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孙万代，政化过于尧舜，及其所行，则与尧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已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桀纣幽厉，亦皆丧亡，朕为此不得不惧。且天下百姓，倾耳侧目，唯看善恶。朕岂得不自思之。”公对曰：“自古以来，人君为难，只为出言即成善恶。若人君出言欲闻已过，其国即兴；若出言欲人从已，其国即丧。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正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进于陛下以荣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辅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则进奇服异器，好鹰犬者即欲劝令畋游。所欲自进者，不觉为非，皆言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则奸人不能自效，如开其路，则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

对隋大业起居注

太宗问侍臣：“隋《大业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对曰：“在者极少。”太宗曰：“起居注既无，何因今得成史。”公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又问：“隋代谁作起居舍人？”公对曰：“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见虞南说，祖浚作舍人时，大欲记录，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

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

对帝王有盛衰

太宗谓侍臣曰：“观古来帝王，有盛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其过，以至于灭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遍览天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公对曰：“自古亡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等滥当重任，今又亲蒙诫勖，唯知自励，敢不尽心。”

对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时百姓，假有财物，岂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所科差，人人皆得营产业，守其资财，即我所赐。向使我徵求无已，虽数赏赐，亦不如不得。”公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于其间哉。’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晋文公出畋，逐兽砀人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安从出？我且厚赐汝。’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大海之中，厌而数移徙之小泽，则必有缯弋之忧；鼋鼍保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网罗钓射之忧。今君逐兽，砀人至此，何行之大远也。’文公曰：‘善。’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国，外失礼于诸侯，内逆人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对月令早晚有

太宗谓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对曰：“今《礼记》所载，《月令》起自吕不韦。”太宗曰：“但为政专依月令，善恶复皆如所记否？”公对曰：“秦汉已来，圣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设教，劝人为善，所行皆欲顺时，善恶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时，三皇五帝并是圣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对曰：“计《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书》云：‘敬授人时。’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对读书善事

太宗问曰：“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数人，何因政化犹不及文景？”公对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于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论四夷宾服；天下无事，古来未有似今日者。至于文景，不足以方圣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为政者皆欲比于尧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终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尽心竭力，及得富贵，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确论至理，诚如公言。”

对弘演内肝

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对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护之，谓让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为智伯，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何患无人。”

对怀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常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减隋时。怀洛已东雕残，人不堪命，而畋猎尤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游畋，是不得复至洛阳矣。’夫四时搜狩，既是帝主常礼，今幸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争，自有常准。臣贵有辞，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公对曰：“国家开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极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片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丑词。臣谏其君，甚难折衷，从容讽动使行之。孔子曰：‘凡谏有五，吾从讽谏。’汉元帝尝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前，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颈血汗车轮，陛下不得人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勋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不可不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能谏其君者也。”

对百姓安否

公拜埽还乡，太宗遣三卫二十人从，仍借殿中马三十匹，赐物七百段。并给传乘。至是还，奉见焉，太宗劳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谓喜也。”公再拜谢。太宗乃问所经百姓安否，公对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并得安居乐业。”太宗曰：“朕存心爱养，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猎一事耳。”时桂阳主在座，奏称：“陛下出游，唯将近亲左右及给使等，何关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旧，有儿子无赖，破其产，虽不关已，然心必恶之。”又曰：“去冬暮，从怀州还，有人言陛下复欲幸关南，在外悉装束讫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但

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谢。

对守文创业

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文，孰难?”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天地草昧，群雄竞逐，功破乃降，战败乃服。由此言之，草创为难。”公对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乐推，同心协力，为物除害，天授人与，翻为不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人乐安静而行役不休，人已雕残而裒敛不息，有国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则难。”太宗谓房玄龄曰：“卿所对，不如徵之切也。”

对君臣治乱

太宗谓侍臣曰：“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公对曰：“君心向理，则照见下非；若诛一劝百，谁敢不畏?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吴虞，不救其祸。”太宗曰：“必如此也。齐文宣惛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对曰：“遵彦弥缝暴主，救理人物，才得免乱，亦甚艰辛，于圣主严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语。”

对山崩川竭

太宗谓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为灾。比来水旱不调，抑亦由人事?”公谢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为患；唯政教有失，乃以为灾。”太宗曰：“然。”

对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丑桀纣之行。然而行事，即与言相违，何也?”公对曰：“自古称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战，虽聪明圣哲，以黈纩冕旒垂耳目。隋主虽有俊才，无人君之量，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太宗曰：“然。昔汉武征役不息，户口减半，中涂能改，还得传祚子孙。向使隋主早寤，亦不至灭亡也。”

对往岁马料

太宗曰：“往岁马料甚厚，今唯料麸三升，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准计所费，与旧当减半，何为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对曰：“往岁所须，皆于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于仓库出供，所用虽多，不扰百姓；所以用虽少于往时，而供进时有所阙。”

对古今人同异

太宗问曰：“今人与古人同邪?”公对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浇浮。以臣量之，势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为化，唯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帝王，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朕今与公等，虽不及古，然须以百姓为心，不得有损于物而自奉也。”

对庆善乐为文舞

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为武舞，诏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药等为之词。太宗谓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朕观前王有功于人者，作事施令，有即为法所贵，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内，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终，自我作古，何虑不法。若遂无德于物，后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后法不法，犹在朕耳。”公对曰：“陛下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已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对太子师保古难其选

太宗谓侍臣曰：“太子师保，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化，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唯柴绍窦诞，然则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禹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言之，复不由染，何也?”公对曰：“中人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兆人之命，旋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传》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称善。

对汉代常以八月选子女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公对曰：“人多惑嬖色，乃致败乱。周幽惑褒姒，晋献惑骊姬，耽于宠欲，废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丧西周；献公身虽护没，祸延数代。嫔御之间，所宜深慎。”

对帝王之兴有天命

太宗问侍臣曰：“帝王之兴，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玄龄对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观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势如神，不行而至；其无天命，终至灭亡。昔周文王、汉高祖，启洪祚，初受命，则赤雀来；始发迹则五星聚。此并上天垂示，徵验不虚。非天所命，理难妄得。朕若仕隋朝，不过三卫，亦自惰慢，不为时须。”公对曰：“《易》云：‘潜龙勿用。’言圣德潜藏之时，自不为凡庶所识，所以汉祖仕秦，不逾亭长。”

对封禅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封禅是帝王盛事，比表请者不绝，公等以为何如?"公对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已来，近泰山州县，雕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全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曰："封禅之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譬如玄龄等功臣，虽有益于国，能自谦让归之于朕，岂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归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公等评议。"

对积德累仁

太宗问公曰："朕为人主，实仰止古先帝王。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优劣?"公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于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内之乱，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复生业，是陛下之利。"

对贤人出仕

太宗谓侍臣曰："夫贤人出仕，进则利物荣主，退则官达名成，勤于此事，闻之益少。唯有见恶如崩，淫酒是务，此皆不学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恶人居多。古人称百年一贤，谓之比户企伫，奇才常不可得。"公对曰："夫贤人居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其物。是以明圣求之，不有懈息。"

对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贼盗不作，内外宁静，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乐饮。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辅。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臣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公对曰："自古以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圣明，所以致化；臣等驽蹇，不称陛下所任，然臣等虽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贤臣，但令君不思化，亦无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为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万机事重，岂得不思。公可语起居郎，常书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对加蔺谟罪

太宗与大将军蔺谟语，谟不对，太宗怒而系之，后知其聋，乃释不问，谓侍臣曰："我昨发怒蔺谟，若遂加其罪，岂不枉滥。"公对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滥其赏罚。今陛下思怒蔺谟，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对凌敬乞贷责所举

有司奏："近臣所荐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公等滥进何也，公对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争，是其所长；爱生产，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其为人作碑文，教人读书，即附托官人，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事实未乖。陛下未用其长，唯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甘心。"

对高丽等三蕃僧求学

高丽等三蕃僧，求学至中国，游莱州，莱州以闻。太宗曰："不须遣来，此非为学问，但觇国家虚实耳。"公对曰："陛下所为，若善此等，固当取则；若不善，虽拒蛮夷，亦无益也。"

对可爱非君

太宗曰："《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之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公对曰："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卷　五

或奏公阿党亲戚

或奏公阿党亲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其事，乃言者谬妄。彦博奏："魏徵人臣，须存形迹，不能避远嫌疑，为人所道，虽情在无私，事亦可责。"乃令彦博以此旨责公。因谓之曰："君前后谏争，凡数百条，岂以小事损君众美。自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经数日太宗问公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彦博宣敕，语臣何因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叶契，义体一同，未闻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语，寻已悔之，君不得因兹遂怀隐避。"公乃再拜而言曰："臣以身许国，正道而行，必不敢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异乎?"公曰："良臣，稷契咎繇是也；忠臣，龙逄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业，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谓曰："君但莫违此言，朕不忘社稷之计。"乃赐绢一百匹。

权贵疾公

权贵疾公，每言于太宗曰："魏徵凡所谏争，委曲反覆，不从不止，意以陛下为幼主，不同于长君。"太宗曰："朕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偏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政，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弘我以道，勉强从之，大觉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并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礼重，每事听从，非私之也。"言者乃惭而止。

霍行斌告变

霍行斌告变，公预其事，太宗览之，谓侍臣曰："此言大无由绪，不须鞫问，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以善闻而有大逆之名，罪合万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将何以自安？请鞫之。"寻仍拜谢，太宗曰："卿之累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谤，岂能由已，不须致谢也。"

房玄龄考绩不平

房玄龄、王珪掌内外考绩，治书御史权万纪奏其不平，追案勘问，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奏称："无阿私，必不可推鞫。"太宗大怒，令君集勘当。未奏，太宗问君集，君集奏称："'臣谓魏徵，玄龄、王珪挟私滥考，何得阿党，固执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龄、王珪俱是国家重臣，并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两人不当，祇是见有左右，终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绳，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当重委。假令错谬有实，未足亏损国家。穷鞫若虚，失委大臣之体。且万纪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违，足得论正，当时鉴见，一无陈说，身不得考，方始纠弹，徒发在上嗔怒，非是诚心为国，无益于上，有损于下，所惜伤于正体，不敢有所阿党。'"遂释不问。

侍宴于丹霄门

太宗宴于丹霄门楼，极欢，长孙无忌奏称："王珪、魏徵昔在东宫，臣等疾之如仇，岂谓今日并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恕。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谓无愧古人。"酒酣，太宗谓曰："徵每谏，我不能得，即嗔，公等知否？"公对曰："臣谏不得，实未有喜，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临时不应？"公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进谏。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当时且应，更别陈论，亦何为不得？"公曰："昔舜戒群下：'汝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别陈，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此实不然。朕但见其所为，只觉婉媚耳。"公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数犯龙鳞。"太宗曰："史官须记此言。"

论止足之分

公频论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许。公曰："群臣委任既久，许其避退，权用之，次观其能否；既得预察群才，又无独任之谤，使善人得进，长廉让之风；若能行之于今，足为将来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论者犹有同异，待至京下当别议。"

太宗谓侍臣天下安宁

太宗谓群臣曰："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将发十六道黜陟大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亲定之，问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先使？"右仆射李靖对曰："畿内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宁遣魏徵邪？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必无所隐，今从公等语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邪？"乃令李靖充使，公从往九成宫。

太宗御西堂宴集

太宗坐于丹霄门外之西堂，引公及右仆射李靖、中书令温彦博等人宴，言及群臣才行，谓靖等曰："朕自为王至于今日，官人或上书献计，劝朕为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职渐大，志意即移，言论渐少，无不衰倦；唯魏徵与朕为善，官职益高，志节弥厉，见朕一事失所，甚于已身有过，朝夕孜孜，终始如一。自立以来，唯见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于师傅，不以人臣处之。"其后每谓房玄龄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异，其报我亦深矣。君与我契阔艰辛，多历年所，劳苦之极，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来，辅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君不得与魏徵比矣。"

文德后载诞侍宴

文德皇后诞公主，月满，宴群臣于丹霄殿。太宗命公围棋赌，公再拜曰："臣无可赌之物，不敢烦劳圣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须致辞。"公固言无物堪供进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胜，朕与君物；君若不如，莫亏今日。"遂与公棋，才下数十子，太宗曰："君已胜矣。"赐尚乘马一匹，并金装鞍辔勒，仍赐绢千匹。

进五代史

武德中，公与侍中陈叔达、中书令萧瑀、左仆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诏分修魏、梁、陈、周、齐、隋六代史。侍中已下，各居权要，既不相统摄，撰者无所禀承，事历数年，竟无次序。贞观初，公为秘书监，乃奏停后魏而修梁以下五代。奉敕遣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陈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撰齐史。师古徙职，以许敬宗代之。公受诏总加修撰，裁定去取，咸资笔削，多所损益，务在简正。隋史序论皆出公手，梁陈及齐各为总论。梁史六秩五十六卷，陈史四秩三十六卷，周史五秩五十卷，齐史五秩五十卷，隋史六秩五十五卷，奏之，时称良史，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

让左光禄大夫

公诣朝堂，抗表让左光禄大夫，附崔确奏称：

"臣在隋朝，备经丧乱，如臣流辈，死亡略尽，臣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泽既深，唯思报效，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风疹，转加增剧。天才阴晦，数步之外，全不见人；仓卒转动，即觉心识闷乱。方今天下无事，英彦如林，无容痼疾之人久在枢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职，授臣一二品散官，不离左右，足申愚见，拾遗补阙，非敢虚饰，此实臣志愿。"太宗令崔敦礼谓之曰："国之安危，资于辅弼，得其人则日隆日化，失其人则败不旋踵。公宽以接下，忠以奉上，朕每有乖僻，公未尝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无两目，犹当舁公置于左右，朝夕谘询；况公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蹈，匪独乖于朕意，佥议以为未可。"

太宗移旧阁

太宗谓侍臣曰："我疹病，移一旧阁，伊乃谤我作望陵台，公等须为我鞫问取。"谓杨师道曰："卿道姜行本作处，用十车铜，闻谁道?"师道奏曰："魏徵道。"太宗问公曰："何以生此?"公不应。太宗再三问，对曰："道十车铜，是谏争语；臣若道姓名，某即是讪谤，必不益圣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为在下，不向朕道，是朕尽心向卿，卿不尽心向朕也。"因令御史引出鞫问之，乃谓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曰："朕于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虽不亲行，常心怀悚惧。魏徵于朕，非义从府臣，朕于罪人之中擢与富贵，得朕借问，遂有所隐。朕事天即能畏敬，魏徵即事，便不尽心。昔萧何有大功于汉家，祗为请上林地，汉高祖尚系械之，计魏徵勋庸，岂得与萧何为等，朕为其能谏争，遂宠遇至此，乃恃宠自骄。朕昔问房玄龄事，答云'不知，'徵当即奏称：'岂有人臣报主得有所隐。'朕今借问，便不尽心。遣御史推问，乃负气作如此行步，若朕儿能谏争，还作此骄慢，亦须扑杀。朕到伊上，岂有顾惜，看伊意况，似国家不得伊时即不得理。古来帝王，未有魏徵，亦得为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敕杜正伦速按问。公附奏称："此阁初移，臣等面奉敕旨，本为避湿，所造不多；但众庶无知，或有谤议，臣初闻望陵台名，即欲内奏，仍共杨师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语，若出合名，百姓自然不惑。'师道语臣：'有便即奏至尊，听其与说。'不愿即显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隐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目，非问无由得知。臣数日前见少府监官某乙，问访比来作司事务多少，云：'更无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门造阁处，须钉鍱甚急，恐少，便须市。'供作司唯恐阙乏获罪，臣即语云：'移一旧阁费用几何?'报臣云：'虽是旧事料理，钉鍱须十车五车。'臣即向师道说。前日面奉进，止所造，盖亦不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语师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养，无所造作，人见小小事，即以为多。百姓不可家至户说，那可彰其言语。"遂释不问。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谢，太宗令韦挺谓之曰："卿罪重于千钧，朕任卿使卿，逾于管仲，自近代已来，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问卿事，遂隐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即不道，终不与卿相见。欲论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邪？赖卿出外列其姓名，朕录卿忠诚，所以不责。"公对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职在枢近，已经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闻奏，罪合万死。陛下平一海内，爱养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军国机务，皆出圣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绩？昨日若死，今日无由奉见圣颜。"

太宗即位有上书者

太宗谓长孙无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慑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草兴文，布德施惠，中国即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岂不得人。"公拜谢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术，臣以庸短，承受不暇，岂有所益。"

太宗幸积翠池赐宴赋诗

太宗幸积翠池，赐贵臣宴。太宗曰："今兹年谷既登，边方静息，因此农隙，与公举酒，酒酣各咏一事。"公得西汉，其词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赴鸿门。驿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所言，必约我以礼。此语意极好，特宜记录。"

皇孙载诞侍宴

皇孙载诞，太宗幸东宫，置酒极欢。群臣等奏称："皇子多已长成，而陛下初未有孙。今者东宫先诞首嫡，此卜代之休徵，无疆之美庆也。率土苍生，莫不抃舞，臣等喜跃，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是社稷之庆，公等又助朕尽饮，朕安得不喜。"酒酣，太宗召左仆射房玄龄及公于御床前地席，谓曰："贞观已前，从朕平定天下，夷凶克乱，周旋艰辛，玄龄功勋，何所与让。"太宗自解佩刀以赐之。又曰："贞观以来，尽心于主，献纳忠说，国安人利，犯颜正谏，匡朕之违，唯见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双解佩刀以赐之。

上类戴氏礼

戴氏礼并为注解二秩二十卷上之，诏曰："礼经残缺，其来已久。汉代戴圣爰记旧闻，古今所宗。条目杂乱，先儒传授，多历年所，咸事因循，莫能厘正。特进郑国公。徵文高翰林，学综册府，服膺典礼，有志讨论，乃依圣所记，更事编录，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遂得先圣微言，因兹重阐，后之学者，多有弘益，宜付秘书，仍令缮

写，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本。”并赐物一千匹。

论十六国诸主优劣

太宗与群臣论及十六国诸主优劣，太宗曰：“苻永固何独为所称?”房玄龄对曰：“为任使得人则见称，无其人则不见称。当时为有王景略。”太宗谓群臣曰：“此犹朕之有魏徵。”公拜谢焉。

预章公主薨

预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群情悚栗，咸不自宁。臣闻古之王者，绝于期服，此乃前书典礼，列代旧章。陛下发上圣之慈，深下流之恸，素服以来，遂经旬月；悼往之义，足为加隆。伏愿割无已之痛，从先王之礼，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滥蒙重任，不敢寝默。”太宗从之。

太宗以公比诸葛亮

太宗谓侍臣曰：“魏徵何如诸葛亮?”岑文本对曰：“诸葛亮一国之政，内处宁安，又行师用兵，威动勍敌，见称今古。魏徵虽未事事尽兼，至于忧国如家，忠言正谏，朝夕孜孜，古人亦无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怀忠奉国，蹈履仁义，唯以道德为务，无所欺负；执持朕躬，必欲致于尧舜之上。诸葛所行，无以过也；所不如者，行师用兵耳。”

太宗谓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谓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鉴已过，如善为文章，工诸伎艺，皆自谓已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略，文匠诋诃，芜音拙句，往往而有。又譬傅母养子，颓面豫饰乃堪见人，若栉发必须明镜，览其形容，以鉴善恶。以此而言，人君亦须得匡谏之臣，道其愆过，即其为政无大乖违。一日万机，一人听断，细微差僻，安能尽美。唯有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其进喻启沃，有同明镜；分明善恶，瞭见已形。即数餐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举觞以赐房玄龄、高士廉等，数数励之。

辞太子太师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望。”遂命草诏，谓侍臣曰：“其辞乎?”皆曰：“徵昔为侍中，卒以退让，储傅之重，恐必不当。”太宗曰：“徵识吾此意，将不固辞矣。”及诏下，拜为太子太傅，公自陈有疾，太宗谓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忠正以为辅弼。昔周幽晋献废嫡立庶，有国行此，国必危；有家行此，家必败，如汉家几废太子，赖四皓来助，乃始得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如公疹病，可卧护之。”公乃就职。

手诏问疾

公疾，太宗手诏曰：“不见数日，忧愤甚深，自顾过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亏矣。古人云：‘无镜可以鉴须眉’，可谓实也。比欲自往，恐劳卿，所以使人来去。若有闻知，此后可以信来具报。”公奏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今大臣进一人则疑其亲故，拜一人则疑其夺权，欲遣其人，若为展力？所以契阔艰辛，同其生死，闻一人之言，即谓可信；新来言者，何以明其无私?”又奏曰：“古者虽犯重罪，君上每言宽宥，必不获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于雷霆，今欲加其罪，则理外诬造；将宥其过，则法内曲辞；欲求刑，必宽平，吏不严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妇，三者不乱，然后内外安宁。比见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来，渐不可长。”又奏曰：“君子有诸已然后求诸人。无诸已然后非诸人，所藏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今临朝堂，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闻于在下，即横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为；欲盖弥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时，诸葛亮，小国之臣，犹能开诚心，布公道，今之为政，未能平心，亦亏公道。心所爱则虽僻不以为非，心所嫌则虽正不见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今每发言，常疾私相请托，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为下效，理必然也，虽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称善。

手诏重闻

太宗手诏曰：“近来疹病，何似渐得可未？卿患日久，言面已赊，理国立家，方知难耳。比日自为，劳思委顿，始验任人则逸，自任则劳，非虚言也，此怀公想知之，可以意得，书何尽心，略而言耳。”

赐殿材为起堂

公宅内无堂，太宗常欲为营造，公谦让不受。太宗虑公疾甚，乃以小殿材为造焉，五日而成，仍遣中使赍素屏风素褥几案床等就赐之，遂其所尚也。公附表陈谢，太宗手诏曰：“观卿书，不如寻常，忧惋之情切朕怀意，处卿至此，当为横济黎元，经图达化耳，岂为朕一人而已，何事果来相谢。”

太宗亲临丧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语。明日降手诏曰：“观卿形，甚忧闷。昨语深慰，昨坐久何似，但得眠即无苦，以卿有古人之风，今送被二张，勿辞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绅以见，太宗抚之，流涕问所欲言，公对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为朝散大夫，并赐牙，仍遣左

屯卫中郎将李安俨夜，宿公第，动止辄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对之流涕。公薨夜，太宗梦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太宗趋临，赴哭之甚恸，废朝五日；皇太子亦于西华堂举哀，悲不自胜，诸王及文武百官、诸州计吏，九品以上皆赴丧所。诏赠司空，相卫黎魏洛刑贝七州诸军事，相州刺史，谥曰文贞。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车载柩，无文彩之饰，申其宿志也。

太宗幸苑西楼观葬

公葬日，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计吏，并送至开远门外。太宗幸苑西楼望哭，尽哀，令晋王宣敕祭之。太宗因望送作诗曰："阊阖总金鞍，上林移玉辇。野郊怆新别，河桥非旧饯。惨日映峰沈，愁云随盖转。哀笳时断续，悲旌乍舒卷。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辞，仍亲为书。太宗思之不已，遂登凌烟阁，观其画，又赋七言诗送灵座焉，其辞曰："劲筱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于形无复人。"

太宗临朝诏群臣

太宗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徵亡，朕遣人至宅，就求其书，得遗表一纸，始立稿，草字皆难识，唯有数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恶。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宜详审。若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化矣。'其遗表如此，何必在多。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书于笏，知而即谏也。"

甘泽谣

[唐]袁　郊撰　常伯工整理

《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袁郊，唐懿宗时刑部郎中，昭宗时为翰林学士。该书内容多为神仙侠士传奇故事，部分为《太平广记》收录。有丛书集成本、四库全书本等。本标点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魏先生

魏先生生于周，家于宋，儒书之外，详究乐章。隋初，出游关右。值太常考乐，议者未平，闻先生来，竞往谒问。先生乃取平陈乐器，与乐官苏夔、蔡子元等详其律度。然后金石丝竹，咸得其所。内置清商署为太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复入仕，遂归梁、宋，以琴酒为娱。及隋末兵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乡曲，由是遂相往来。常论钟律，李密颇能。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气沮者，新破败；目乱者，无所倚；心摇者，神未定；语偷者，思有谋于人。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执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教我欤?"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相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李公曰："为吾辨析行藏，亦当由此而退。"先生曰："夫为帝王者，包罗天地，仪范古今。外则日用而不知，中则成功而自立。尧询四岳，举鲧而殛羽山，此乃出于无私也。汉任三杰，纳良而围垓下，亦出于无私也。故凤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废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时，此帝王之规模也。凡为将军者，建太一旗，驱无战之师，伐有罪之国。彤戈既授，玉弩斯张，诚负羁之有言，那季良之犹在。所以务其燕犒，致逸待劳。修其屯田，观衅而动。遂使风生虎啸，不可抗其威。云起龙骧，不可攘其势。仲尼曰：'我战则克。'孟轲云：'夫谁与敌。'此将帅之才也。至有秉其才智，动以机钤。公于国则为帅臣，私于己则曰乱盗。私于己，必掠取财色，屠其城池。朱亥为前席之宾，樊期为升堂之客。朝闻夕死，公孙终败邑中。宁我负人，曹操岂兼于天下?是忘辇十金之贶，报陈一饭之恩。有感谢之人，无怀归之众。且鲁史之诫曰度德，连山之文曰待时。尚欲谋于人，不能专于己。天人厌乱，历数有归。时雨降而妖祲除，太阳升而层水释。引绳缚虎，难希飞兔之门。赴水持瓶，岂是安生之地?吾尝望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杀取天下，吾家以勋德居人表。振臂一呼，众心响应。提兵时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质于人，诚所未忍。汝真竖儒，不足以计事。"遂绝魏生。因寓怀赋诗，为乡吏发觉。李公脱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阳而南据洛。连营百万，与王世充争衡。首尾三年，终见败覆。追思魏生之说，即日遂归于唐。乃授光禄之官，复搆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盖文贞之宗亲也。

素　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夺乔氏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者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谢谒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无，请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于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宁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遗种矣。"言讫更问，亦不应也。

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

陶 岘

陶岘者，彭泽令子孙也。开元中，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汎艚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堪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甓，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致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岘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岘且闻名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延。岘拒之曰："某麋鹿间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诣者，系方伯之为人，江山之可驻。吴越之士，号为水仙。曾有亲戚为南海守，因访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远来，赠钱百万。遗古剑长二尺许，玉环径四寸。海舶昆仑奴名摩诃，善泅水而勇健。遂悉以所得归，曰："吾家之三宝也。"及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环剑于水，令摩诃下取，以为戏笑也。如此数岁。因渡巢湖，亦投环剑，而令取之。摩诃才入，获剑环跳波而出焉，曰："为毒蛇所啮，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阳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仇。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岘曰："敬奉谕矣，然某尝乐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栖迟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贱，擅贵游之欢。浪迹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公养惠，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须一别襄阳山水，后老吴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环剑，命摩诃下取。见摩诃汨没波际，久而方出，气力危断，殆不任持，曰："环剑不可取。有龙高二丈许，而环剑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岘曰："汝与环剑，吾之三宝。今者既亡环剑，汝将安用？必须为我力争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泉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岘也。岘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遊江湖矣。诗曰："匡庐旧业自有主，吴越新居安此生。白发数茎归未得，青山一望计还成。鸦栖枫叶夕阳动，鹭立芦根秋水明。从此舍舟何所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彦深复遊青琐，为武昌令。孟云卿当时文学，南朝上品。焦遂天宝中为长安饮徒，时好事者为《饮中八仙歌》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懒 残

懒残者，名明攒。天宝初衡岳寺执役僧也。退食，既收所余而食，性懒而食残，故号懒残也。昼专一寺之功，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色，已二十年矣。时邺侯李泌寺中读书，察懒残所为，曰："非凡物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李公情颇知音，能辨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惋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通名而拜，懒残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公愈加敬谨，惟拜而已。懒残正拨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甚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下。其缘山磴道，为大石所拦。乃以十牛縻绊以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无他途可以修事。懒残曰："不假人力，我试去之。"众皆大笑，以为狂人。懒残曰："何必见嗤，试可乃已。"寺僧笑而许之。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震雷。山石既开，寺僧皆罗拜，一郡皆呼至圣。刺史奉之如神，懒残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豺，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懒残曰："授我棰，为尔尽驱除之。"众皆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挺，皆蹑而观之。才出门，见一虎啸之而去。懒残既去，虎亦绝踪。后李公果十年为相也。

聂隐娘

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乃云："问押衙乞取此女。"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后夜，果失隐娘所在。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啼哭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可自领取。"尼欻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习，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乃曰："隐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执宝剑一口，长一二尺许，锋利吹毛可断。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走遇之，亦莫知其去来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刃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中，人莫能见。以首入囊反命，则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其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于梁上，至瞑时得其首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

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必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反。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具。

数年后，父卒，魏帅知其异，遂以金帛召署为左右吏。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悟参商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牙将，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来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揖之曰：“吾欲相见只迎也。”牙将受约束，遇之。隐娘夫妻云：“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动召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得罪仆射，合万死。”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许何异，请当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盖知魏帅之不及刘也。刘问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在，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于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拽出于堂之下，以药末化之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入冥漠，无形而灭影。隐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矣患。此人如俊鹘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耳。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迹逾数分。

及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一一请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柩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谓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采，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有人见隐娘矣。

韦驺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拘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驺亲弟騄，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其庙，曰：“千金贾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尝为城守，方刚谠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固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悟，其事遽止。遂命渔舟施钓缗，果获弟之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怀畏。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答，铿锵振作。驺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

圆观

圆观者，大历末洛阳惠林寺僧。能事田园，富有粟帛，梵学之外，音律大通。时人以富僧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谏议源，公卿之子，当天宝之际，以游宴饮酒为务。父憕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寺人日给一器食、一杯饮而已。不置仆使，断其闻知，唯与圆观为忘言交，促膝静话，自旦及昏。时人以清浊不伦，颇生讥诮。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约遊蜀川，抵青城峨眉，同访道求药。圆观欲遊长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峡。争此两途，半年未决。李公曰：“吾已绝世事，岂取途两京？”圆观曰：“行固不由人，请出三峡而去。”遂自荆江上峡。行次南浦，维舟山下。见妇人数人，锦裆负瓮而汲。圆观望见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见妇人也。”李公惊问曰：“自上峡来，此徒不少。何独恐此数人？”圆观曰：“其中孕妇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逾三载尚未娩怀，以某未来之故也。今既见矣，即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也。”谓公曰：“请假以符咒，遣其速生。少驻行舟，葬某山下。浴儿三日，公当访临。若相顾一笑，即某认公也。更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与公相见之期。”李公遂悔此行，为之一恸。遂召妇人，告以方书。其妇人喜跃还家。顷之，亲族毕至，以枯鱼献于水滨。李公往为授朱字符。圆观具汤沐，新其衣装。是夕，圆观亡而孕妇产矣。李公三日往观新儿，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财葬圆观。明日，李公回棹，言归惠林。询问观家，方知有治命。后十二年秋八月，直诣余杭，赴其所约。时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满川，无处寻访。忽闻葛洪川

畔，有牧竖歌竹枝词者，乘牛叩角，双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观也。李公就谒曰："观公健否?"却问李公曰："真信士。与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缘未尽，但愿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公以无由叙话，望之潸然。圆观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长水远，尚闻歌声，词切韵高，莫知所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后三年，李公拜谏议大夫。一年亡。

红 线

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遣掌笺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音颇悲，调其声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归。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初置招义军以滏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朝廷复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三镇互为姻娅，人使日浃往来。时田承嗣尝患热毒风，遇夏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乃命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除，惟红线从行。红线曰："主自一月不皇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虽贱品，然亦有解主忧者。"嵩乃直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易耳，不足劳主忧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观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却回也。"嵩大惊曰："不知汝是异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济，反速其祸，奈何?"红线曰："某之行无不济者。"乃入闺房，饰其行具。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见。嵩乃反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堕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问曰："事谐否?"曰："不敢辱命。"又问："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但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男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军士卒步于庭庑，传呼风生。某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谷。枕前露囊一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盒，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著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杨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同梦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宁劳禽纵，只益伤嗟。时则蜡炬光凝，炉香烬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或头触屏风，鼾而亸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而漳水东注，晨钟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还，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反七百余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嵩乃发使遗承嗣书曰："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头边获一盒，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捕金盒，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挝叩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以金盒授之。奉承之时，惊怛绝倒。遂驻使者止于宅中，狎以私宴，多其锡赉。明日，遣伙赍缯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他物称是，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姻亲。役当奉毂后车，来则麾鞭前马。所置纪纲，仆号为外宅男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月内，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赖汝，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世本男子，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人灾患。时里人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功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驻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诸坐客中冷朝阳为辞，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毕，嵩不胜悲。红线反袂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其所在。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时云天初秋，瀼露凝冷，舟中吟风，将以属辞。忽闻云封笛声，嗟叹久之。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谟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谟外孙也。云封曰："某任城旧士，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年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垆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高遽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人不语，不语真我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陈宝。'外祖辞曰：'本于学士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

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谟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许也。烟霏谢陈宝，是云出封中，乃云封也。即李谟外孙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侍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集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岭南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是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韦公曰："吾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对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谓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实。未期而伐，则音泛。浮者外泽中乾，乾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有清响异音，非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信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奉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划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

附　录

东坡删改圆泽傳　并跋

洛师惠林寺，故光禄卿李憕居第。禄山陷东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时，以贵游子豪侈善歌闻于时。及憕死，悲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余年。寺有僧圆泽，富而知音，源与之游甚密。促膝交语，竟日人莫能测。一日，相约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溯，泽欲取长安斜口谷。源不可，曰："吾已断世事，岂可复道京师哉。"泽默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见妇人锦裆负瓮而汲者，泽望见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为是也。"源惊问之，泽曰："妇人姓王氏，吾当为之子。孕三岁矣，吾不来故不得乳。今既见，无可逃者。公当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儿时，愿公临我，以笑为信。后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当与公相见。"源悲悔，而为具沐浴易服。至暮泽亡。而妇乳三日，往视之，儿见源果笑。且以语王氏，出家财葬泽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问其徒，则既有治命矣。后十二年，自洛适吴，赴其约。至约所闻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呼问泽公，不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缘未断尽，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堕，乃复见。"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游已遍，却回烟掉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后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笃孝，拜谏议大夫。不就，竟死于寺中。年八十。

此出袁郊所作《甘泽谣》，以其天竺故事，故书遗寺僧。旧文烦冗，颇为芟改。

此疑其因甘泽字而误书，后人又因而入集耳。

赞宁记观道人三生为比丘

《唐书·忠义传》：李憕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难不仕。隐洛阳惠林寺，年八十余。与圆观道人游甚密，老而约自陕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华之域。"乃取道荆州，观见锦裆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来者，以此女也。然业竟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还可相临，以一笑为信。吾已三生为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巨林间尝息禅其上。"遂不复言，已而观死。明年，如期至锦裆家，则儿生始三日，源抱临明檐，儿果一笑。却后十二年，至钱塘孤山。月下闻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见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予按苏公集载《圆泽传》，出自袁郊所作《甘泽谣》，其事则即圆观，特入《唐书·李憕传》数语耳。方疑公以观为泽，未考所本。后数日偶见惠洪述观道人三生为比丘条下，亦以为疑。欲问其说于叔党，则当时人固已疑之矣。赞宁在宋初最称博学，去袁郊未远，所录亦称圆观，其岳麓三生石事及源入蜀之明年儿始生，又与郊记不合。是未尝见《甘泽谣》各书所闻也。今并录于后。予家有刘松年三生图，元人楷书《圆泽传》，又与坡公稍异。上有赵松雪鉴笺，题名僧二十人。诗篇最后吴匏庵跋语，皆作圆泽，无一人称观者。岂后人因坡公所定，不复为异欤？惟《神僧传》则称圆观，是从《甘泽谣》删定也。四月八日五川居士重书。

耳目记

[唐]张　鷟撰　任士英整理

《耳目记》一卷。作者张鷟，字文成，自号浮休子，又号青钱学士，《唐书·张荐传》附其传，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载其事迹详。唐深州陆梁人，调露初进士，授襄阳尉，开元时，姚崇诬其奉使江南受遗贿，赐死，后改流岭南，后复起为龚州长史，数年卒。其以文词知名当世。本书与《朝野佥载》相类，亦记武周时朝野掌故为主，颇为有趣。有《唐人说荟》、《五朝小说》、《广百川学海》本及《说郛》本，今据《说郛》本标点，然考之《太平广记》所引本书，其王中散、五明道士、董贺、紫花梨、王瑶诸条，今《说郛》本无。

周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牯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小事大事人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踊贵。故江南人号为“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为副。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鼻而吮之。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乃放。及归，与知微争于殿廷，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知微诛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右拾遗。知良弼使入匈奴，坐帐下以不洁食之，良弼食尽一盘，放归，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孙彦高，无他识用，性顽钝，出为定州刺史。岁余，默啜贼至，围其郭，彦高却锁宅门，不敢诣厅事，文案须征发者，于小窗内接人。贼既乘城四人，彦高乃谓奴曰：“牢关门户，莫与钥匙。”其愚怯皆此类。俄而陷没，刺史之宅先歼焉。

周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州，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数千骑从北来，乃弃兵甲，南走邢州，贼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会，郎中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总抛却，骑猪正南窜。”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者，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

周左领军权龙褒将军不识忌日，问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冲破我忌，更陈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击（呼角切），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亦为凤晒翅等，以椽阁手足而转之，并研骨至碎。亦悬囚于梁下，以石缒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假父。后罪赃贿，流死岭南。

唐监察御史李全交，专以罗织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著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后拘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诸葛昂性豪侠，渤海高瓒闻而造之，为设鸡肫而已。瓒小其用，明日大设屈昂数十人，烹猪羊等，长八尺，薄饼阔丈余，裹馅粗如庭柱；盘作酒碗行巡，自为金刚舞以送之。昂至后日，屈瓒屈客数百人，大设，车行酒，马行炙，挫碓斫脍，硙轢蒜齑。唱夜，又歌狮子舞。瓒明日复烹一双子，十余岁，呈其头颅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昂后日报设。先令要妾行酒，妾无故笑，昂叱下，须臾蒸此妾，坐银盘，仍饰以脂粉，衣以锦绣，遂擘髀肉以啖。瓒诸人皆掩目，昂于奶房间摄肥肉，食之尽饱而止。瓒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后遭离乱，狂贼来求金宝，无可给，缚于椽上，炙杀之。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子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吏与我卖却。一鸡三十文，半年之间成九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一钱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又谓：“未须。且林中养之。”至秋成五万茎竹，令卖一茎十钱，遂至五十万。其贪猥不道皆此类。

唐滕王极淫，诸官妻美无不尝偏。诈言妃唤，即行无礼。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到，王遣唤欲不去，惧王之威，去则被辱。郑曰："昔愍怀之妃，不受贼胡之逼。当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郑大叫，左右曰："王也。"郑曰："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只履，击王头破，抓面流血。妃闻而出，郑氏乃得还。王大惭。旬日不视事，简每日参候，不敢离门。后王衙坐，简向前谢过，王惭却入，月余日乃出。诸官之妻曾被王唤入者，莫不羞之。其婿问之，无辞以对。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荣曰："使君百无一虑，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须何物？"荣曰："使君娶二姬以厌之，出三年则厄过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语，儿在身无病。"荣退曰："夫人不信，荣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妇，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当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泰州郑家庄有一儿郎，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姝丽，郎君屈就庄宿，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一物不见。于梁上暗处，有一大鸟，冲门去。或云"罗刹魅也"。

唐柴驸马绍之弟，有材力，轻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飞，十数步乃止。尝著吉莫靴上砖城，直至女墙，手无扳引。又以足指椽梯殿柱至檐头，捻椽覆上，越百尺楼阁，了无障碍。文武圣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处京邑。"出为外官，时人号为"壁飞"。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桑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覆灭于后。七庙堕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陈（作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星溟，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祯符，当素灵之缺运。俯张地纽，彰凤举之符；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则天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鉴，岂不惜哉！固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令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檄销尽，羽帐随烟。君宜连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项羽庙，余神并尽，惟会稽禹庙存焉。

周则天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张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止于客舍，饮之醉，并杀之。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知之，逾墙而遁。以告县，县令诘之，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张怀肃，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赵氏，有美色。曾就张憬藏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长而慢，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合宫尉卢崇道奸，没入掖庭。

唐宜城公主驸马裴巽，有外宠一人。公主遣人执之，截其耳鼻，剥其阴皮，附驸马面上，并截其发，令厅上判事，集僚吏共观之。驸马、公主一时皆被奏，降公主为郡主，驸马左迁也。

唐开元二年，衡州五月频有火灾。其时人尽皆见物大如瓮，赤如灯笼。所指之处，寻而火起。百姓咸谓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绝大，逐一虎噬杀之。录奏检《瑞应图》，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则杀之。

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为铜鱼符以佩之。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

柳州，古桂阳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日中无影焉。年七十方卒。亲见其孙子具说。道士曹体一即其从孙侄云，的不虚，故知邴吉验影不虚也。

中枢龟镜

[唐]苏　瓌撰　陈尚君整理

《中枢龟镜》一卷，唐苏瓌撰。瓌（六三九——七一〇）字昌容，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年十八举进士，累任诸州刺史。中宗初陕州刺史入为尚书左丞，景龙三年（七〇九）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卒，谥文贞。瓌能诗文，但所存不多。《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但久无传本。宋刘清文《戒子通录》卷四全录此书，今即据是书《四库全书》本析出校点。是书卷首有解题云："以子颋有宰相器，暇日逡巡，举二十七事豫戒之。及颋相，密以示宋璟，请号《中枢龟镜》云。"可知撰述本末。今二十七事皆存。此书切合任宰相者处事立身的原则，言简意深，可知唐时士大夫的为官处世之道，史料价值极高。

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阴阳，万物之司命。居司命之位，苟不以道应命，翱翔自处，上则阻天地之交泰，中则绝性命之至理，下则阻生物之阜植。苟安一日，是稽阴诛，况久之乎！

临大事，断大议，正道以当之。若不能，即速退。中枢之地，非偷安之所。

平心以应物，无生妄虑。似觉非正，则速回之，使久而不失正也。

敷奏宜直勿婉，应对无常。速机可以回小事，沉机可以成大计。

同列之间，随器以应之，则彼自容矣。容则自峻其道以示之，无令庸者其来浼我也。贤者亲而狎之无过，狎而失敬，则事无不举矣。

举一官职，一将一帅，须其材德者，听众议以命之，公是非即无爽矣。

人不可尽贤尽愚，汝惟器之。

与正人言，则其道坚实而不渝。材人可以责成办事，办事不可与议。与之议，则失根本，归权道也。

审奸吏，辞烦而忘亲者，去之。

崇儒则笃敬，侈靡之风不作，不作则平和，平和则自臻理道矣。

刺史县令，久次以居之，不能者立除之。无奸柄施恩，交驰道路，既失为官之意，受弊者随之矣。

欲庶而富，在乎久安。

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佐理在乎谨守制度，俾边将严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务广，徒费中国，事无益也。

古者用刑，轻、中、重之三典，各有攸处。方今为政之道，在乎中典，谨而守之，无为人之所贰。

请数赦以开幸门。

勿畏强御而损制度。

教令少而确守之，则民情胶固矣。

毋太刚以临人，事虑不尽，臣不密则失身。非所议者，勿与之言。

勤思虑，不以小事而忽机管。

财无多蓄，计有三年之用，外散之亲族。多蓄甚害义，令人心不宁，不宁则理事不当矣。

清身检下，无使邪隙微开，而货流于外矣。

远妻族，无使扬私于外，仍须先自戒谨检。子弟无令开户牖，毋以亲属挠有司。一挟私，则无以提纲在上矣。

子弟婿居官，随器自任，调之勿过其器而居人之右。

子弟车马服用，无令越众，则保家则能治国。

居第在乎洁，不在华，无令稍过，以荒厥心。

大唐传载

[唐]佚　名撰　王宏治整理

《大唐传载》一卷，作者佚名。书前有作者自制小序，称："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该书所记为唐初至宪宗元和年间(八〇六——八二〇)杂事，所录唐公卿事迹，颇为详尽，许多为正史所采用；亦有一些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补正史之不足；也有些记述与他书所载各有出入，恐为流传互异，作者取材不同所造成。

这次点校、整理的《大唐传载》，是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照其他古籍资料，根据原书段落，分为一百三十四条。

《书》云："不有博奕者乎？犹贤乎已"。斯圣人疾夫饱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试故艺，试用也"。夫艺者，不独总多能第，以其无用于代，而穷愁时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极岭峤，暇日泷舟，传其所闻而载之，故曰"传载"。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嘸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书至万卷，每卷后必有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

阳道州城之为朝士也，家苦贫，常以木枕布衾，质钱数万，人争取之。

苏州开元寺东有陆氏世居，门临河涘，有巨石块立焉。乃吴陆绩为郁林郡守，罢秩泛海而归，不载宝货，舟轻用此石重之，人号"郁林石"。陆氏自绩及裔孙国朝太子少保兖公，犹保其居。今子孙渐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费县西漏泽者，漫十数里，岁时雨降，即泛溢自满，蒲鱼之利，人实赖焉。至白露应即前后，一夕即一空如扫焉，信殊异也。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床。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以此获免，余之愿焉。"命撤而焚其下，铲去聚壤十四畚。议者称正焉。

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十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黄金还，缄封如故。

赵郡三祖，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时为相，皆第三，即司徒吉甫、司空绛、华州刺史藩。

天宝中有书生，旅次宋州。时汧公勉，少年贫苦，与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公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付公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者，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李公许为办事。及毕，密置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公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果然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诘金之所。公请假至墓所，以出金付之焉。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升。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奉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升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旌钺。"后竟如其言。

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富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着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兴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诏中官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马有麟为左神策大将军。神策监军将军之始也。

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其日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建中初，关播为给事中，以诸司胥吏为弊颇多，播议用士人掌之。

弘农杨氏居东都者，承四太尉之后。世传黄雀所衔玉环，至天宝为杨国忠所夺。今不知所在。

张守珪，陕州平陆人，自幽州入觐，过本县见令李杭，申桑梓之礼。见陕尉李冕桎梏，令众冤呼。张公曰："困危之中，岂能相救。"至灵宝便奏兖州判官，冕后至宰相。

贞元中，张茂宗所尚义章公主赠郑国公主，谥为庄穆。韦宥所尚故唐安公主赠韩国公主，谥为贞穆。所司择日册命。国朝已来，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谥者。公主追谥，自此始也。

徐尚书晦，沈吏部传师。徐公嗜酒，沈公善养。杨东川嗣复尝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稳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爊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狱有牛头在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其头云："只者头子，大堪爊食。"牛头人笑而放回。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语平生各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怕妄与佞。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

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马。有人言于执政，大马甚多，货不得，举人不得骑，当尽为河北节制所得耳。

陆鸿渐嗜茶，撰《茶经》三卷，行于代。常见鬻茶邸烧瓦瓷为其形貌，置于灶釜上，左右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以釜汤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将，赐旌节专征，行军有大总管之号也。高祖之制：镇军有大都督之号。

玄宗之初为节度大使、节度之号。凡皇太子、亲王统军，中有元帅府之制。宰相遥领节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开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并以宗子为之。唐制：男子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

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税，三曰役，四曰徭。凡丁岁输粟二石。凡调随乡土所产，绢、绫、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斤。凡役，岁二旬，闰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为宣谕使，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

至德二年，敕以僧及道士人钱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铸钱使第五琦奏，谓铸乾元钱每贯重二十斤，一文当五十。宝应元年以盗铸日甚，物价腾贵，咸称非便，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载为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户定数征钱，谓之"白著"榷酤。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县量定酤酒，随月纳税。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历中，初税每亩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后割归度支。

卢中丞迈有宝琴四，各直数十万。有寒玉、古磬、响泉、和志之号。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时韩吏部愈为河南令除职方员外，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兼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关人多属之，李公云："二严不如誉。"

豆卢署，少年旅于衢州，梦老人云："君后二十年为牧兹郡。"已果为衢州，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

郑滁州胪于曲江，见令史醉池岸，云："更一转即入流矣。"

白宾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无槐，自忠之北更无荔枝。"

贾至常侍平生毁佛，尝假寐厅事，忽见一牛首人，长不满尺，携小锅而燃薪于床前。公惊起而讯之，对曰："所谓镬汤者，罪其毁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床下，其汤沸，忽染于足，涌然而上，未几烘烂而卒。

乌江有项羽系乌骓树，历千余年尚郁茂。建中年中，县令张勤厌宾客观游，令伐却。至今兹地独不生草。

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校梓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妻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鬼官职。"

刘巨麟，开元中为广州刺史，弟仲丘为丽政殿学士，兄弟友爱。有罗浮道者为巨麟合丹剂，将分半以遗仲丘，命刀中破之，分铢无差焉。

萧功曹颖士、赵员外骥，开元中同居兴敬里，肄业共一靴，久而见东郭之迹。赵曰："可谓驶于道路矣。"萧曰："无乃禄在其中。"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山水。"

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也。贞元中，李宾客涧为县令，乃划翳荟开径隧。人方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堠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颜太师鲁公，刻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陵谷之变耶！"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也。

曲阜县先圣庙前有数株古柏，亦传千余岁，其大十围。潘华为兖州，军食贫穷，无以结四方之信。华遂命伐之，裁为简册，刻为器皿，以行饷之。

张文贞公第，某女嫁卢氏，尝为舅卢公求官。俟公朝下而问焉，公不语，但指搘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开元东封有太原人于伯陇者，年一百二十八岁，精爽不昧，其子已卒，两孙随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诣阙引见，上劳之，老人无拜礼。伯陇曰："臣神尧皇帝之臣也。荏苒岁月，得至今日，复事郎君，

臣之幸矣。郎君明圣，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来。”笑而悯之，乃赐紫袍牙笏，及优恤有加。伯陇自言隋仁寿年生，说大业末事，了然可见。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为尚书右丞，至五十九又为尚书右丞。

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事，但举其姓曰：“辛丘杜当人。”

萧功曹颖士，尝出灞桥，道左逢一老人，眉发皓白，状骨甚奇古，萧甚异之。老人瞻顾，萧因问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萧固请言之，老人曰：“吾与鄱阳王恢善，君甚类之。”乃颖士六代祖。萧问其所来，不应而去。

洛阳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晋石崇依金谷为园苑，高台飞阁，余址隐嶙，独有一皂荚树甚大，至今郁茂。

郑公审，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充馆驿使，令每传舍立辰堠，自公始也。

润州金坛县，大历中北人为主簿，以竹筒赍蝎十余枚，置于厅事之柳树后，遂孳育至百余枚。为土气所蒸而不能螫人，南民不识，呼为“主簿虫”。

开元中进士第唱于尚书省。其策试者，并集于都堂，唱其第于尚书省。有落去者，两两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声，长安竹帛皆枯死。

开元中，吏部侍郎被宁王宪嘱亲故十人官。遂诣王请见，云：“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听公。”吏部归，九人皆超资好官，独某者当时出。云：“据其书判，自合得官；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昆山县遗尺潭，本大历中村女为皇太子元妃，遗玉尺化为龙，至今遂成潭。

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

永和中，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圜丘，至时不到，云：“太常大寺，实曰伽蓝；圜丘小僧，不合无礼。”

沙堤起天宝三年，因萧京兆炅奏请于要路筑甬道，以通车骑，而覆沙其上。

天宝中，乐章名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番所没。其破兆矣。

高平徐弘毅为弹侍御史，创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到台司举而罚焉。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细事。”弘毅报之曰：“为我谢公卿。所以然者，以恶其无礼于其君。”

裴仆射遵庆，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尝随俗样，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裹者，犹幼小时样。今巾子有仆射样。

韩太保皋，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者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者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晏乎？此所以为魏之季也。慢其商德与宫同音，是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之地，散者流亡之谓也；扬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此。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韩太保皋常言：《洪范》五福，独不言贵者，近于高危。福之自至犹儆动，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将军也，尝谒桑道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望乎？”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兆。时道茂在俘囚中，当断之际，告西平曰：“公忘少杀人之言乎？”

韩太保皋之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陈，必于紫宸对百僚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议及大政，多匡益之。”亲友咸谓公曰：“自乾元以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方得详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得无不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刚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肃宗皇帝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之。后来得诣便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宠，干求相位，奈何以此为望哉！”

张秘书荐自箧，仕至秘书监，常带使职，三人蕃，竟殁于赤岭外。

韦崖州执谊，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拜相日出外舍，见一州郡图，迟回不敢看，良久，临起误视，乃崖州图也，竟以贬终。

王河南维，或有人报云：“公除右辖。”王曰：“吾居此官，虑被人呼为‘不解作诗王右丞’。”

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惟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其物可佳可受，公辄喜，举而授之。有陈苌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者

常中书处，原在开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相君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矣，颠蹶坠下山址，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

苏给事岱，建中末为太常博士，遇朱泚乱，将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烛前导，危险毕见。既过，烛然后灭，岂忠愤所感耶？

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诗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有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杖。羯鼓后卷流传至建中三

年，任使君又传一弟子。使君今取江陵漆盘底，泻水卷中，竟日不散，以其至平。又云：“卷人鼓只在调竖慢，此卷一调之后，经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由是恐其灵，闭之积年矣。

泾州将郝玼，自贞元末及元和中，数于泾州擒杀西虏，及筑临泾城，西戎畏之。赞普铸一金郝玼，号曰：“有能得玼者，赐金玼焉。”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妇女辎重以实壕堑，谓之“湿稍”。

窦参之作相也，用从父弟申为耳目，每除吏先言于申，申告人，故谓窦给事为“喜鹊”。

同州唐女寺有盗帅董太宫之漆身，后有盗者皆来拜祝，有至鸣足者，今漆足皆口牙。

襄州汉皋庙，本为解珮于汉之义，今为汉高祖，误也。

陕州平陆县主簿厅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寿九年十二月题：“玄龄、如晦题处，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杨京兆凭，兄弟二人，皆能文学，甚攻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为夏州、徐泗、凤翔、宣武、河中五节度，宪为江西观察、岭南节度，愬为唐邓、襄阳、徐泗、凤翔、泽潞、魏博六节度使，听为夏州、灵武、河东、郑滑、魏博、邠宁、凤翔七节度。一门登坛授钺无比焉。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丘纾、杜元颖同时为拾遗令史分直。故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倚朱门，从来汗袍赤。”因为之奏章服焉。

河南广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于其上立汉高庙。茅山下泊宫茅君炼丹井，香洁不受触。鲁有修宫工人获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一差者。自洛已来，及江西数郡中人争施金货、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赞皇德裕在浙西也，命于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于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肉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换骨匣。每年若大风雨望峭壁，即有新者。

泽州长平，即白起坑赵卒故地。开元中诏为“省冤谷”，至今天气长阴，有泉色赤，于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

终南山有湫池，本咸阳大洲，一夜忽飞去，所历皆暴雨与鱼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胜计。遂落终南山中峰，水浮数尺，纵广一里余，色如黛黑，云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祷，无不应焉。山僧采樵，时见群龙瀺灂其中。

昭应庆山，长安中从河朔飞来，夜过闻雷声如疾风，土石乱下，直坠新丰西一村。百余家因山为坟，今于其上起持国寺。

魏齐公元中，少时曾谒张憬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求见，非徒行也，意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何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若之相禄，正在怒中。”后位极人臣。

解县盐池，当安史时，水忽淡。銮舆反正，复如故。

上都崇圣寺有徐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汉中王瑀为太常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闻乐而挞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又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裴延龄尝怒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髭须白，犹向人前作背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与一僧知闻。其僧每年以香炼顶供养佛，至八十余终。后岁余，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绝殊，而顶甚香，十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食鱼肉，数岁出家，为南岳高行律师焉。

王藻、王素，贞元初应举，名皆第十四，每诣通家，通王十四郎，或问曰：“藻也？素也？”

常相衮为礼部判杂文，榜后云：“旭日登场，思非不锐；通宵绝笔，恨即有余。”所以杂文入选者，常不过百人。鲍祭酒防为礼部，帖经落人亦甚。时谓之“常杂鲍帖”。

左右常侍与给、谏同厨，厨人进鲜菌于给、谏，问云：“莫毒否？”厨人答曰：“常侍已尝了。”

乾元中，太子左赞善大夫吕甸母张氏，年八十八，以甸久不归，愈思念之。忽觉左乳长，汁流出，顾谓孙鄘：“汝父即来也。”不逾十日，甸遂至。

至德初，当安史乱，河东大饥，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谷，及扫却又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赖焉。

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崔均之家法。

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盏地。”永宁为王太傅锷地，安邑为马北平燧地。后王、马皆进入官，王宅累赐韩令弘及史宪诚、李戴义等。所谓“金盏破而成马”。马燧为奉诚园，所谓“玉破而不完也”。

常相兖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国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学其术。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相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黄彻焉，相命就学。老僧遂于暗

室中，置五色彩于架，令视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淬熟看之。"旬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载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彩，迥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次也。"

礼部刘尚书禹锡，与友人三年同处，其友人云："未尝见刘公说重话。"

唐公临，性宽仁，多慈恕，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公谓之曰："今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矣。

唐皎，贞观中为吏部，先时选集四时，随到即补。皎始请以冬时大集，终季春而毕，至今行之。

徐大理有，少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吏感其恩信，遍相约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罚。"终官不杖一人。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

德宗问李汧公勉："人云卢杞是奸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独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时卢杞为相，奏颜鲁公往宣谕之，而谓颜曰："十三丈，此行出自圣意。"颜曰："公先中丞面上血，某亲舌舐之，乃忍以垂死之年饵于虎口。"杞闻之啼焉。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南蛮清平官，犹国家之宰相也。元和中，有邓旁来庭，宰臣问之："公名旁，其何意乎？"对曰："亦犹大朝之刘宗经矣。"

苏户部弁、刘常侍伯刍，皆聚书至二万卷。河南冯宿之三子，陶鞠围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代无比焉。当太和初，冯氏进士及第者，海内十八，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

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以阶砖日影为入候。公性懒，每入必逾八砖，故号为"八砖学士"焉。

永州龙兴寺，乃吴军司马蒙之故宅。僧怀素善草录，尝浚井得军司马印，文字不灭，雕刻如新。怀素每草书，用此为志。

英公虽贵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火，燃辄焚其髭。姊曰："仆妾多矣，何为自苦。"勣曰："岂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英公尝言：我年十二三时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贼，有所不惬者杀之。十七八时为好贼，上阵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军，用兵以救人死。

尉迟敬德性饶宽，而尤善避槊。每军骑人阵，敌人刺之，终不能中，反夺其槊以刺敌人。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试焉。敬德曰："饶王著刃，亦不畏伤。"元吉再三来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夺去。元吉力敌十夫，大惭恨。太宗之御窦建德，谓尉迟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长枪，二人相副，虽百万众亦无奈。"乃与敬德驰至敌营，叩其军门，大呼曰："大唐秦王，能敌来与汝决！"追骑甚众，不敢御。

窦建德之役，既阵未战，太宗见一少年骑骢马，铠甲鲜明，指谓尉迟公曰："彼所乘马真良马也。"言之不已，敬德请取之。帝曰："轻敌者亡脱，以一马损公，非寡人愿。"敬德自料攻之万全，乃驰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世充之兄子伪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识之，是马实内厩之良马也。帝欲旌其能，并以赐之。

太宗将征辽，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靖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于道路，仰累陛下。"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靖叩头曰："请舆病行。"至相州疾笃，不能进。

驻跸之役，高丽与靺鞨合军四十里，太宗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千万之众，不战而降。"

借商，建中二年，京师及江淮借商钱物。

省官，建中三年，天下州县各省一官。乾元四年敕：下注额内官。元和六年，又减州县官。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县，市买交关，每贯五十文，纳官。"

间架，建中四年，户部侍郎赵瓒奏："天下州县，屋宇间架，率算钱有差。"

沙门一行，开元中尝奏玄宗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

天宝中，天下无事，选六宫风流艳态者，名"花鸟使"，主宴。

玄宗幸蜀，天厩八骏，其七尽毙于栈道，惟一云骓存焉。德宗幸梁，亦充御焉。

五台山北台下，有青龙池，约二亩已来，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每至盛午，昏雾暂开，比丘及净行居士方可一观。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电风雨，当时大作。如近池，必为毒气所吸，逡巡而没。

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惟止于东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镈，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询，皆至显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台文献公，避暑于青龙寺，梦戴白神人云："昔尹氏相宣王致中兴，君男亦佐中兴，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先是，郡城之东，四牧故府，废者七稔。公莅止后，命启钥而居之。郡吏以语怪坚请。公曰："神实正直，正直则神避；妖不胜德，失德则妖兴。居之在人。"

定命录

[唐]吕道生撰　李时人整理

吕道生，唐人，生平未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吕道生《定命录》，注："大和中道生增赵自勤之说。"《广记》所引佚文纪事涉及大和九年（八三五）事，道生此作当晚于其时矣。论者或谓道生书乃增订赵自勤《定命论》，然赵著十卷，本书二卷，似不确，故本书当为道生另著。惟两书因书名相近，长期混淆，《广记》等书征引六十余则《定命录》佚文，所引实赵、吕两书矣。两书时代有异，且卷数悬殊，尚约略可辨，因知《广记》所引盖多数为赵自勤作，也有少量道生佚文。此略作分别，据《广记》辑校。

王　超

王超者，尝为氾水县令，严损之曰："公从此京官讫，即为河北二太守。"后果入为著作郎，出为真定太守，又改为京城守。超又为氾谓水令严迥云："公宜修福。"严不信，果被人诉，解官除名，配流而身亡也。（《广记》卷一四七）

宋　恽

明皇在府之日，与绛州刺史宋宣远兄恽有旧。及登极之后常忆之、欲用为官。恽自知命薄，乃隐匿外州。缘亲老归待，至定鼎门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适见宋恽。"上喜，遂召入。经十数年，每欲与官，即自知无禄，奏云："若与恽官，是速微命。"后因国子监丞杜幼奇除左赞善大夫，诏令随例与一五品官。遂除右赞善大夫。至夜卒。（《广记》卷一四八）

段文昌

故西川节帅段文昌，字景初。父锷，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长自渚宫，困于尘土。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皋与奏释褐。道不甚行，每以事业自负，与游皆高名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将军裴 邠之镇梁川，辟为从事，转假廷评。裴公府罢，因抵兴元之西四十里，有驿曰鹄鸣。滨汉江，前倚巴山。有僧清依其限，不知何许人也。常嘿其词，忽复一言，未尝不中。公自府游，闻清僧之异，迳诣清公求宿，愿知前去之事。自夕达旦，曾无词。忽问蜀中闻极盛旌旆而至者谁，公曰："岂非高崇文乎?"对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门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为此人，更盛更盛。"公寻徵之，便曰："害风妄语，阿师不知。"因大笑而已。

由是颇亦自负。户部员外韦处厚出开州刺史，段公时任都官员外，判盐铁案。公送出都门。处厚素深于释氏，洎到鹄鸣，先访之。清喜而迎处厚，处厚因问还期。曰："一年半岁，一年半岁。"又问终止何官，对曰："宰相，须江边得。"又问终止何处，僧遂不答。又问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说矣，近也，近也。"及处厚之归朝，正三岁，重言"一年半岁"之验。长庆初，段公自相位节制西川，果符清师之言。处厚唯不喻江边得宰相，广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义者，谓处厚必除浙西夏口，从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践祚自江邸，首命处厚为相，至是方验。与邹平公同发师修清公塔，因刻石记其事焉。

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问其移動，遂命纸作两句诗云："梨花初发杏花初，甸邑南来庆有馀。"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风阿师取次语"。明年二月，除检校右仆射，郑馀庆代其位。（《广记》卷一五五）

沈　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员外谓之曰："闻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给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吃，后此无禄，公亦未改，不得给事中。"其时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两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给事中。

又，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越州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

今应举，得此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广记》卷二一七引《定命录》)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尝与之夜宴，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视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广记》卷二二二)

李淳风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灭皇族无遗矣。"太宗遂止。(《广记》卷二二四)

杨贵妃

贵妃杨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张见之云："当大富贵，何以在此？"或问："至三品夫人否？"张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则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贵盛与皇后同。"见杨国忠，云："公亦富贵位，当秉天下权势数年。"后皆如其言。(《广记》卷二二四)

玄　宗

玄宗梦人井，有一兵士著排袴，背负 而出。明日，使于兵号中寻访，总无此人。又于苑中搜访，见一掌关著绯袴，便引见。上问："汝昨夜作何梦？"对曰："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状与梦相似，乃问："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贫。"遂敕赐钱五百千。(《广记》卷二七七)

李太尉军士

长安里巷说，朱泚乱时，李太尉军中有一卒，为乱兵所刃，身颈异处，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觉胪骨称硬，咽喉强于昔时，而受刃处痒甚。行步无所苦，扶持而归本家。妻儿异之，讯其事，具说其所体与颈分之时，全不悟其害，亦无心记忆家乡。忽为人驱入城门，被引随兵死者数千计。至其东面，有大局署，见绿衣长吏凭几，点籍姓名而过。次呼其人，便云："不合来。"乃呵责极切。左右逐出令还，见冥司一人，髽桑木如臂大，其状若浮沤钉，牵其人头身断处，如令勘合，则以桑木钉自脑钉入喉。俄而便觉，再见日月，不甚痛楚。妻儿因是披顶发而观，则见隆高处一寸已上，都非寻常，皮里桑木黄文存焉，人或谓之粉黛。元和中，温会有宗人守清，为邠镇之权将，忽话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马士耿浩，今已七十余，膂力犹可支数夫。会因是亲睹其异。(《广记》卷三七六)

五原将校

五原遣将校往扬子，请衣赐。校有所知，能承顾问，院官与之款曲。顾见项上有一肉环围绕，瘢痕可惧。院官与之熟，因诘其所来。具对：昔岁巡边，其众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虏骑掩袭，众数千，悉是骑兵。此五百短兵，全军陷殁，积尸为京观。其身首已异矣，至日入，但魂魄觉有呵喝，状若官府一点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杀却？"胥吏扣头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须还命。"胥曰："活得。"遂许之。良久而喝回，又更约束："须速活，勿误死者。"胥厉声唱诺。某头安在项上，身在三尺厚叶上卧，头边有半碗稀粥，一张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渐能食，即又迷闷睡著。眼开，又见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处。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广记》卷三六七)

崔　朴

唐渭北节判崔朴，故荥阳太守祝之兄也。常会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则曰："崔琯及第后，五任不离释褐。令狐相七考河东廷评，六年太常博士，尝自赋诗叹其蹇滞曰：'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其后出人清要。张宿遭遇，除谏议大夫，宣慰山东，宪宗面许回日与相，至东洛都亭驿暴卒。崔元章在举场无成，为执权者所叹，主司要约，必与及第，入试日中风，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话家世曾经之事：

朴父清，故平阳太守。建中初任蓝田尉，时德宗初即位，用法严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贬者七，中途赐死者三。刘晏、黎幹皆是其数。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炎妻先病，至是，炎虑耗达，妻闻惊，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蓝田。清方主邮务。炎才下马，屈崔少府相见。便曰："某出城时，妻病绵惙，闻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烦为申辞疾，请假一日，发一急脚附书，宽两处相忧，以候其来耗，便当首路，可乎？"清许之。邮知事吕华进而言曰："此故不可，敕命严迅。"清谓吕华："杨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阙马，可乎？"华久而对曰："此即可矣。"清于是以此闻于

京府，又自出俸钱二十千买细毡，令造毡舁，顾夫直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达蓝田。时炎行李简约，妻亦病稍愈，便与炎偕往。炎执清之手问第行。清对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钱数千，具商於以来山程之费。至韩公驿，执清之袂，令妻出见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无复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驿，马乏，驿仆王新送骡一头。又逢道州司仓参军李全方挽运入奏，全方辄倾囊以济炎行李。

后二年秋，炎自江华除中书侍郎，入相。还至京兆界。问驿使："崔十八郎在否?"驿使答曰："在。"炎喜甚。顷之，清迎谒于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还，乃是子之恩也。"仍连镳而行，话湘楚气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适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台谏署，唯所选择。"清因逊让，无敢希侥幸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谏闲且贵，敢怀是望?"炎曰："吾闻命矣，无虑参差。"及炎之发蓝田，谓清曰："前言当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驿王新为中书主事。仍奏授鄂州唐年县尉李全方监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监。清之所约沉然。清罢职，特就炎第谒之。初见则甚喜，留坐久之，但饮数杯而已，并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则已有怠色。清从此退居，不复措意。

后二年，再贬崖州。至蓝田，喟然太息若负者。使人召清，清辞疾不往。乃自咎曰："杨炎可以死矣，竟不还他崔清官。"(《广记》卷一五三)

贾直言妻

贾直言妻，莫知姓氏。贞元中其舅道得罪赐鸩。直言欲代父死，夺鸩饮之。不死，流于岭徼。直言妻一志事姑，髫发绝膏沐。自三二年，虮虱蔽其肉。厥后如枯蓬之植燥，上无复虮虱。迨十五载，直言遇赦归，妻始一沐其发。自断绝，堕于泔盆，终为秃妇。直言后历谏议大夫，出刺两郡。(《太平御览》卷四二二)

南部新书

[宋]钱　易撰　徐敏霞整理

《南部新书》十卷，宋钱易撰。钱易字希白，杭州临安人，为吴越国王钱俶之侄。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年），钱俶降宋，吴越国亡，钱易随俶至宋京都汴京（开封）。钱易后仕于真宗朝，曾官至翰林学士。《南部新书》所记，主要为"朝野掌故"及"遗闻佚事"，时间大约自唐初至五代，于研究唐代科举及士人生活，颇有参考价值。本书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分卷，约八百余条。这次以《学津讨源》本为底本，以《粤雅堂丛书》本相校，凡有脱漏、讹误处，即据以校正。

甲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拜左仆射，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朝政。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韦安石除仆射，不带同三品。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笔，每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

尚书诸厅，历者有壁记，入相则以朱点之。元和后，惟膳部厅持国柄者最多。时省中谓之朱点厅。

韦夏卿与弟正卿，大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归二难之手。"

韩昆，大历中为制科第三等敕头，代皇异之。诏下日，坐以采舆翠笼（一作龙），命近臣持采仗鞭厚锡缯帛以示殊泽。

常衮自礼部侍郎入相，时潘炎为舍人引麻，因戏之曰："留取破麻鞣著。"及衮视事，不浃旬，果除。

凌烟阁在西内三情殿侧，画皆北面。阁中有中隔，隔内面北，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

证圣元年正月，明堂灾，重造天册万岁殿。二年三月成，号为通天宫。

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杨甚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斯明年登上第。

上元中，长安东内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赐对，则左右悉去。故直言谠议，尽得上达。

李听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皇在东宫，讽听献之，听以总兵不从。及即位，太原拟帅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降制。

开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中，申友于之志，咏常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

祠部，省中谓之冰（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有小桥相承，曰拗项桥。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或夜闻丝竹之音，则省中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印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繁。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镭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

始无笏囊，皆摽笏于马上。张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

秘书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郎令余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校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人乃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正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厅被校书侵。"

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确确无余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诞子者，以书贺之云："知有弄獐之庆。"

郑注镇凤翔，皆择贞正之士以为幕席，亦欲遏其

邪行。及注败，皆为监军所诛。

温大雅，武德中为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高祖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后弟大有又除中书侍郎（大有一作彦博）。

中书省有盘石，初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孙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

施肩吾与赵嘏同年，不睦。嘏旧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精，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鱼玄机，住咸宜观，攻篇什。杀婢绿翘，甚切害，事败弃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缁郎。天下呼油为麻膏，故谓之麻膏相公。

开元中，岐、薛以下轮日载笔于乘舆前，作内起居注，四季朱印联名，牒送史馆。至天宝十载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雕檀轴紫凤绫表，遂别起大阁贮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阁，移时灰灭，故实录百不叙及一二。

小许公从工部侍郎除中书舍人（一本作侍郎），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一本重制诰二字）。舍人有政事食，自此为始。

大和中，上自延英退，独召柳公权对。上不悦曰："今日一场大奇也。嗣复李珏道张讽是奇才，请与近密官，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须斥之于岭外。教我如何即是?"公权奏曰："允执厥中。"上曰："如何是允执厥中?"又奏："嗣复李珏既言是奇才，即不合斥于岭外，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亦不合致于近密。若且与荆襄间一郡守，此近于允执厥中。"旬日又召对，上曰："允执厥中，问道也是。"张遂为郡守。

贾曾除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之。言者以中书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别，于礼无嫌。曾乃就职。

开元七年，赐百僚射。金部员外卢廙、职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畬戏曰："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去垛三十步，卢箭去畬三十步。"

李白，山东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人诸生隐徂来山，号竹溪六逸。天宝中，游会稽，与吴筠隐剡中。筠徵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俗称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厅石记》，白之词也，尚在焉。

江西私酿酒法尤严，王仲舒廉察日，奏罢之。

宰相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为中书令，始移就中书省。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

开元中，花萼楼大酺，人众莫遏。遂命严安之定场，以笏画地，无一辈敢犯。

卢携常题司空图壁云："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叹屯奇。"

龙朔中，杨思元恃外戚，典选多排斥选士，为选人夏彪讼之。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许南阳曰："故知杨吏部之败。"或问之，许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败何待。"

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值暮春，戎服臂鹰于野次。时有豪氏子十余辈，供帐于昆明。上时突会，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李某。"诸辈惊散。上联举三船，尽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伪，朱玫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为内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罢缀鹓鸾，丹凤楼前驻马看。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拯终为乱兵所杀。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赐高丽，仍令道士往彼讲道德经。

自先天初至开元十五年，仪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亲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长公主五百户，有至六百户；唯太平、相王逾此制。

黄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赵纵之奴当千，论纵阴事，张镒疏而杖杀之。纵，即郭令之婿。

建中末，姚况有功于国，为太子中舍人。旱蝗之岁，以俸薄不自给，而以馁终。哀哉!

田神功，大历八年卒于京师，许百官吊丧，上赐屏风茵褥于灵座，并赐千僧斋以追福。至德以来，将帅不兼三事者，哀荣无比。

柳浑旧名载，为朱泚所逼。及克复，上言曰："顷为狂贼点秽，臣实耻称旧名。矧字或带戎，时当偃武，请改名浑。"浑后入相，封宜城公，谓之柳宜城。

韦凯著《易蕴》，甚有奥旨。凯、见素孙。

郭令公终始之道无缺焉，惟以谮怒判官张谭，奏杖杀之，物议为薄。

张巡每战大呼，牙齿皆碎。及败，尹子奇视之，其齿存者，不过三四。初守宁陵也，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进明大宴，远不下喉，自啮一指为食。进明终不应，以至于破。

贞观中，择官户蕃口之少年骁勇者数百人，每出游猎，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令骑豹文鞯著兽文彩衫，谓之百骑。至则天，渐加其人，谓之千骑。孝和又增之万骑，皆置使以领之。

彭偃与朱泚下伪诏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泚败偃诛，其妖乱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败，将相弃市。王璠谓王涯曰："当初劝君斩却郑注，斩之岂有此事也。"此虽临刑之言，然固当矣。

梁祖常言于昭皇："赵崇是轻薄团头，于鄂州座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遂阻三事之拜。此

亦挫韩偓也。

王皇后，开元中恩宠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诉之曰："三郎独不记阿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面，为三郎生日为煎饼耶?"上戚然悯之，而余恩获延三载。

武德初，史馆尚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移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

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开元中，裴光庭为侍中。门下过官，委主事阎麟之裁定，随口下笔。时人语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议丑之。

张延赏怙权矜己，嫉柳浑之守正，使人谓之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而舌不可禁。"

王缙在太原，旧将王无纵等恃功，且以缙儒者，易之，每事多违约束。一朝悉召斩之，将校股栗。

大历中，陇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贺。崔祐甫独奏曰："仁则仁矣，无乃失于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计也，京洛阡陌聚观，以为古人。盖邕负美名，频被贬斥，剥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为鲁山令，有清德。天宝十三年卒，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

驸马都尉郑潜曜，睿皇之外孙，尚明皇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母即代国长公主也。开元中，母寝疾，曜刺血濡奏章，请以身代。及焚章，独神道许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间，至哉，孝子也。

殿中监、少监、尚衣、尚舍、尚辇，大朝会皆分左右，随伞扇立，入阁亦同之。

牛僧孺三贬至循州，本传不言，漏略也。

李景让典贡年，有李复言者，纳省卷，有《纂异》一部十卷。牓出曰："事非经济，动涉虚妄，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复言因此罢举。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侠之才，多奇计，往往通于宫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见之仪，贞元已来常行之，自后多阙。

崆峒山，在松州，属龙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后路不通，即非空桐也。

长安中秋望夜，有人闻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又闻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俗云务本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晦冥，皆闻其喧聚之声。怪哉！

大和中，程修己以书进见，尝举孝廉，故文皇待之弥厚。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人传牡丹诗，谁为首出?"对曰："中书舍人李正封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时杨妃侍，上曰："妆台前宜饮以一紫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犹豫未定。许南阳宣言于朝曰："田舍翁购种，得十斛麦，尚须换却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吁，牝鸡之孽，洎移土德，过始于南阳。

白乐天之母，因看花坠井。后有排摈者，以赏花新井之作左迁。穆皇尝题柱曰："此人一生争得水吃。"

张介然，天宝中，为尉卫卿，因人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于帝城，乡里不知。臣河东人也，请列戟于故乡。"上曰："所给可列故乡，京城伫当别赐。"本乡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尝白事于王缙。缙曰："尹南方尹子也，安知朝礼!"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总章中，天子服婆罗门药，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

贞元中，邕州经略使陈昙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昙得疾，见缓为祟而卒。

韦氏专制，明皇忧甚，独密言于王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

开元中，诸王友爱特甚，常谓近侍曰："思作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

鄱阳人张朝，为猛兽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获免。中书省柳树久枯死。兴元二年，车驾还而柳活。明年，吕□以为礼部赋，上甚恶之。

卢群昔寓居郑州，典贴得良田，及为郑滑节度，悉召其主还之。时以为美谈。

自贞元来，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谓之宫市。

日本国大臣日真人，犹中朝户部尚书。

郭代公元振为西凉州牧，时西蕃酋帅乌质勒强盛，元振为之立语。俄顷雪下盈尺，质勒既老，久立，归而遂死。人谓诡杀乌质勒。

路随孝行清俭，常闭门不见宾客，状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尝视镜。又感其父没蕃，终身不背西坐，其寝以西首。

乙

贞元十二年，卢迈丧弟，请出城临。近年宰相多拘守，而迈有此行，时人美之。

裴延龄缀缉裴骃所注史记之阙，自号小裴。

杨氏于静恭一房犹盛，汝士虞卿、汉公鲁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岩，岩生郁，郁生覃。覃，太平兴国八年成名，近为谏议大夫，知广州，卒。堪为翰林承旨学士，随僖皇幸蜀，真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员外郎使浙右，值多难，水陆相阻，遂不归。岩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先人承袭，岩已为丞相。及叔父西上，岩以图籍入觐，卒于秀州，年八十余。今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侃，亦岩之第三子郾孙也，憓之子。司封员外郎蜕，即岩第三子郾之子。郾入京为员外郎分司，判西台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蜕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即四李也。发、收岩、履道，即凭、冰凝也。新昌即于

陵也。后涉人相，即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悦，以收故也。

萧氏登三事者，多于他族。首于瑀，嵩、华、俛、仿寘、遘颀次之。

贞元十二年，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谕。初若矛楯相向，后类江海同归。三殿谈经，自此始也。

韩皋自京尹贬抚州司马，召左执金吾奏于延英，面受京尹，便令视事，时尚未有制。

金銮殿始立于金銮坡，至朱梁始改为金銮殿焉。

开元中，笔匠者名铁头，能莹竹如玉，人莫传其法也。

妇人之贵，无出于苗夫人，晋卿之女，张嘉贞之新妇，延赏之妻，弘静之母，韦皋外姑。

王徽为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义节制，徽上表乞免。词曰："六年内署，虽叨捧日之荣；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恳。"后萧寘拜相，度降麻日薨。陆希声登庸，未上弃世。今徽之曾孙平叔，见任体礼博。希声之子宾于，终于殿省。

凡中书有军国政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专典机密，谓之解事舍人。

开元中，将军宋清有神剑，后为瓜州牧李广琛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广琛不与，因赠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

贞观二十三年，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其年亦改诸州治中为司马，礼部郎为奉礼郎。

仪凤二年，长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内，有佛舍利万余粒。

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东亭。令施屏风于坐位之后，画汉魏以下名臣，并列善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献大拂庐，高五丈，广二十步。

祖咏试雪霁望终南诗，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纳主司。诘之，对曰："意尽。"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赞皇孙延右起家为集贤校理。

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抛却弓刀上砌台，上方楼殿窣云开。山僧见我衣裳窄，知道新从战地来。"又云："如今老大骑官马，羞向关西道姓杨。"

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过。从张建封奏也。

旧皆传呼，贞观十年，马周奏置街鼓以代。传呼自此而罢。

永徽五年八月，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置同正员员外官，始自此。

贞元后，每岁二月八日，总章寺佛牙闻，至十五日毕。四月八日，崇圣寺佛牙开，至十五日毕（此牙即那吒太子上宣律师者）。

进士春关，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间。一春宴会，有何士参者，都主其事，多有见其宴罚钱者，须待纳足，始肯置宴。盖未过此宴，不得出京，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士参卒，其子汉儒继其父业。南院驱使官郑镕者，知名天下，后亦官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凝判嵯，充职，得朝散阶。如郑镕与何士参及堂门官张良佐，皆应三数百年在在于人口。

李林甫开元初为中允，时源乾曜为侍中，是中表之戚，托其子求司门郎中。乾曜曰："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岂是郎官耶。"数日除谕德（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华清宫，值正月望，欲夜游，陈元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

大历中，禁屠杀，而郭子仪隶人杀羊，裴谞尹京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裴笑曰："非尔所解。郭公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附者众。吾今发其细过，以明其不弄权，用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谞五世为河南尹，坐未尝当正位。

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拗，冬纳文书之始，却谓之选门闭。四月秋省事毕，反谓之选门开。选人各在令史门前，谓之某家百姓。南场判后，状却粘在判前。

韦皋见辱于张延赏，崔圆受薄于李彦允，皆丈人子聟。后韦为张西川交代。崔杀李殊死。

赵光逢有时称，谓之玉界尺。

郑滑卢弘正尚书题柳泉驿云："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度。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事虽偶然，亦冥数也。

韩偓，即瞻之子也，兄仪。瞻与李义山同年，集中谓之韩冬郎是也。故题偓云："七岁裁诗走马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贾魏公善琴，皆妙绝一时。

李郃除贺州，人言不熟台阁，故著骰子选格。

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为左千牛卫上将军，少府监李忠诚为千牛卫上将军，司农卿姚明扬为右领军大将军，右庶子裴谞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参用文武也。

韩滉，浙西统制一方，颇著勤绩。晚途政甚苛惨，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刘允章放榜后，奏新进士春关前，择日谒谢先师，皆服青襟介帻，有洙泗之风焉。

长安四月以后，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公悚之盛，常日不同。

每岁寒食，荐饧粥鸡球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

尚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阗。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球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醾酒（郎重酿酒也）。

贞元中，蔡帅陈先奇于李希烈庭中得钱一文，大小如开通之状，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来历五院惟三人，李商隐、张延赏、温造。五院谓监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员外郎裴泰检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殊拜也。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时宰招以好官，况以诗答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瀛洲叫一声。"

贞元初，山人邓思齐献威灵仙草出商州，能愈众疾。禁中试有效，特令编付史馆。

贞元十七年，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

宋祁为补阙，与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语稍闻。旬浃除河清令。

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已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郭幼明，子仪之母弟，无学术武艺，但善饮酒，好会宾客而已。卒亦赠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悦，谓之曰："不早归国，为一好贼尔。"悦曰："为贼既曰好贼，为臣当作功臣。"

开元天宝间，有内三司，置于禁中，内职有权要者掌之。天下财谷，著之簿间，毫发无隐。

韦贯之及第年，建议曰："今岁有司放榜，春关以前请以新及第为名。"至今不改。

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为太常博士，有诗云："何日肩三署，终年尾百僚。"

梁祖欲以牙将张延范为太常卿，诸相议之。裴枢曰："延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籍乐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与，裴终以此受祸。

岁除日，太常卿领官属乐吏，并护僮侲子千人，晚入内，至夜，于寝殿前进傩。然蜡炬，燎沈檀，荧煌如昼，上与亲王妃主已下观之，其夕赏赐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觅侲子之衣，着而窃看宫中，顷有进士臧童者，老矣，偶为人牵率，同入其间，为乐吏所驱，时有一跌不敢抬头视。执犛牛尾拂子，鞠躬宛转，随队唱夜好千匝于黄庭之中。及将旦得出，不胜困劣，扶舁而归。一病六十日，而就试不得。

政事堂有后门，盖宰相时过舍人院，咨访政事，以自广也。常衮塞之，以示尊大。凡有公事商量，即降宣付阁门，开延英。阁门翻宣申中书，并榜正衙门。如中书有公事敷奏，即宰臣人榜子，奏请开延英。又一说：延英殿即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晋卿居相，以足疾，上每于此待之。宰相对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荐元载，揆不纳，谓晋卿曰："龙章凤姿之士，不可见獐头鼠目之人。"及载入相，除揆秘书监，江淮养疾，凡十余年。

五方师子本领出在太常，靖恭崔尚书邠为乐卿，左军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戏，称云备行从。崔公判回牒不与阅。傩日如方镇大享，屈诸司侍郎两省官同看。崔公时在色养之下，自靖恭坊露冕从板舆人太常寺棚中，百官皆取路回避，不敢直冲，时论荣之。

卢杞貌丑而蓝色，人皆鬼视之。

陈少游除桂察，许中人董秀，岁供五万米，行贩越察。

故事，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贞元中，元涵为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台事。

父子知举三家：高锴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瑶。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吏部故事，放长名榜，旧语曰："长名以前，选人属侍郎；长名已后，侍郎属选人。"

吏部常式，举选人家状，须云："中形，黄白色，少有髭。"或武选人家状，云："长形，紫黑，多有髭。"

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内，雌者付本国。如国使正月来贲第一鱼，余同准此。闰月即贾本国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礼待之，差谬即按。至开元末，鸿胪奏蕃国背叛，铜鱼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铸。

大和中，上谓宰臣曰："明经会义否？"宰臣曰："明经只念经疏，不会经义。"帝曰："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贞元中，裴肃为常州刺史，以进奉为越察。刘赞死于宣州，判官严绶领军进奏，为刑部员外。天下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判官进奏，自严绶始。

郑云逵由朱滔军逃归长安，自卢龙掌记，检校祠部员外郎，除谏议大夫。

徐浩，越州人，峤之子。三迁右拾遗，并充丽正殿校理。绛州天落观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元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怪说。但背有"碧落"二字，故传为"碧落碑"。

白传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箧，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

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

旧制，起居院在中书省内。

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宝中，语云："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行义敦交也（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据、萧颖士、李华、邵轸、赵骅）。

天后时，太常丞李嗣真闻东夷三曲一遍，援胡琴

弹之，无一声遗忘。

五原有冤狱，颜真卿为御史辨之，天方旱，狱决乃雨。复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齿，天下耸动。

旧制，中书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报。贞元中，卢杞为相，请分之，杨炎固以为不可。

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长兴坊得玉玺，文曰“天子信玺”。

奘三藏至西域，入维摩诘方丈。及还，将纪年月于壁，染翰欲书，约行数千百步，终不及墙。

元和中，李绛、崔群同掌密命，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李简中丞并裴垍在翰林日所举，皆相次入辅。

大和中，乐工尉迟璋左能啭喉为新声，京师屠沽效，呼为拍弹。

朱敬则，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鲠，举世莫比，门表阙台者六所，今古无之。元孙禹锡，咸平二年，学究登科，见任虞部员外郎。

贞观中，纪国僧慧静撰《续英华诗苑》行于代。慧静常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慧静俗姓房，有操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丙

梁崇义，长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后自羽林射生，累为襄阳节度使同平章事，终以谋叛伏诛。

道州录事参军王沼，与杨炎有微恩。及炎入相，举沼为监察御史，始减公议。

旧令，一品坟高一丈八尺，惟郭子仪薨，特加十尺。

贞元以来，禁中银瓶不过高五尺。齐映在江西，因降诞日，献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宁之父也，撰《洪范外传》十篇。开元中，授偃师丞。朱泚乱，臣之守节，不为迫胁：程镇之、刘迺、蒋沇、赵驿、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泽举制科至京，一见之，谓人曰：“将相之材也。”后五年而泽建节。崔元翰赴举，年五十，亦曰：“不十年当掌诰。”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国夫人，即崔宁妻也。庙今存。

王叔文始欲扫木场斩刘辟，而韦执谊违之，盖欲为皋求三川也。

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

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

李令问，开元中为殿中监，事馔尤酷，鹥鹅、笼驴皆有之。令问，世绩之孙也。

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为十道存抚使，合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

有进士邱绛者，尝为田季安从事。后与同府侯臧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摄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则排入而瘗之。其暴如此，李锜杀崔善贞，亦同斯酷。

贞元中，祈雨于兴庆宫龙堂，有白鸬鹚见池上，众鸬鹚罗列前后，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诏左仆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于集贤院待制，特给飧钱，缮修廨宇，以优其礼。自后迁者非一。

隋制桐木巾子，盖取便于事。武德初，使用丝麻为之，头初上平小。至则天时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号为武家样。后裴冕自创巾子，尤奇妙，长安谓之仆射样。

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贾耽私忌，绝宰相班，中使出召主书吴用承旨。时赵憬薨，卢迈请假之故也。

淮南程干，本富家，三年间为水火焚荡，家业俱尽。妻茅氏连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于市。

贞元七年，令常参官每日二人引见延英，访以政事，谓之巡封。

开元元年，改请诸王侍读为奉诸王讲。李石上请也。

神龙初，洛水涨。宋务先上疏曰：“巷议街谈，共呼坊门为宰相，为节宣风雨，变调阴阳。”

司马天师承祯，状类陶隐居。

圣善寺报慈阁佛像，自顶至颐八十三尺，额中受八石。

新进士放榜后，翌日排光范门，候过宰相。虽云排建福门，集于西方馆。昔有诗云：“华阳观里钟声集，建福门前鼓动期。”即其日也。

采访使，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张九龄奏置。时以御史中丞卢绚为之。

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奏：“准旧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两疋，仗下后归厩。”

高祖第三女平阳公主柴氏，初举义兵于司竹园，号“娘子军”，即柴绍之妻也。

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之榜花。

张嘉贞，开元中任中书令，著绯。傅游艺，武后时居相位，著绿。

僧惠范以罪没入其钱，得一千三百万索。元载家破，纳产胡椒九百石。郑注诛后，纳绢一百万疋，他物可知矣。

《时政记》，宰臣所修。起于长寿中，宰相姚琦录中书门下事。

每岁十一月，天下贡举人于含元殿前，见四方馆

舍人当直者，宣曰："卿等学富雄词，远随乡荐，跋涉山川，当甚劳止。有司至公，必无遗逸，仰各取有司处分。"再拜舞蹈讫退。

开元式，诸蕃使嗣，以元会日，并听升殿，自外廊下。

长安中，尝见有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焦侥人也。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禄。"贞观中，褚河南装背。

小说中言十家事起者，即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凡灭十家。

咸通中，俳优恃恩，咸为都知。一日乐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后王铎为都都统，袭此也。吁哉!

故事，三馆学士不避行台，谓三院连镳也。

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谓之文字不便），即托疾，下将息状来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送，上事者设床，坐而判三道，宰相别施一床，南坐四隅，谓之压角。李珏为河南尹，上之日，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后上事。"今礼上之仪，谢恩之后，更拜厅，误也。

裴度带相印入蔡，李愬具军容，度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国于堂下，使民吏生畏。"度然之。自后带宰相出镇，凡经州郡，皆具橐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宫主玉叶冠，时人莫计其价。

崔元翰晚年取应，咸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裴次元，制策、宏词同日敕下，并为敕头。时人荣之。

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善养白鹅。及授校书郎东归，故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谐凤，工书定得鹅。"

天宝中，内种甘子，结实凡一百五十颗。

至德三年，始置盐铁使，王绮首为也。

大历八年，虎入元载私庙。

麟德殿三面，亦谓之三殿。

天宝十载，写《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

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欧阳询制及书，回环读之，其义皆通。初进钱样，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背上有掐文。

李肇自尚书郎守澧阳，人有藏书者，卒藏玩焉。因著经史目录。

天宝末，管户尚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于梁宋之郊，开文选学，乃注为六十卷。

张昌龄与太皇作息兵甲诏，叹曰："祢衡潘岳之俦也。"

萧仿为广帅，曾有疾，召医者视云："药用乌梅子，欲用公署中者。"仿乃召有司以市价计而后取，廉也如此。

光启元年，镇州王镕进耕牛一千头，戎器九千三百事。表云："庶资辟土之功，聊备除凶之用。"

旧制，东川每岁进浸荔枝，以银瓶贮之，盖以盐渍其新者，今吴越间谓之鄞荔枝是也。此乃闽福间道者自明之鄞县来，今谓银，非也。咸通七年，以道路遥远，停进。

《轩辕集》，谓之罗浮先生，已数百岁，而颜色不老。立于床上，而垂发至地。

天宝四年，撰黄素文于内道场，为民祈福。其文自飞上天，空中云："圣寿延长。"

武德故事，御史台门北开者，法司主阴，取冬杀之义。或云："随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丰柳陌，见一布衣抱膝而叹，因问之。布衣曰："我邛人，观光至此，此甚快乐。有巢南之想，又为橐装所迫。今崔相公镇西川，欲预其行，无双缣以遗其掌事者。"帝曰："子明旦相伺于此。"及旦，敕慎由将归剑门。

张仲武，会昌来镇渔阳，有政学。后有年八九十人少，识其面者，说之犹泪下。

王龟，起之子。于永达坊选幽僻带林泉之处，搆一亭，会交友于其间，名之曰'半隐亭'。后太和初，从起于蒲，于中修葺书堂以居之，号曰"郎君谷"。

唐制，员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选街之南，故曰南曹。

薛逢命一道士貌真，自为赞曰："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放笔终未能续。一旦，忽有羽衣诣门，延之与语。忽于东壁见真赞，读之，乃命笔续之。曰："手把金锥，凿开混沌。"长揖而去，不知所之（逢作《凿混沌赋》驰名）。

天宝十载，始封四海神为王。

安禄山肚垂过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历十三年，改诸道上都留后为进奏。

狄梁公为儿童时，与诸昆同游于道，遇善相者海涛法师，惊曰："此郎位极人臣，苍生是赖。但恨衰朽之质，所不见尔。"

李六娘者，蒲州人，师事紫微女道士为童子。开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觉已在河南府开元观。京兆尹李适之以为妖，考之，颜色不变。具上闻，召入内，度为道士。

郑余庆廉俭，一旦书请两省家膳，至则脱粟蒸葫芦而已。

元和、大和以来，左右中尉或以幞头纱赠清望者，则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陈袠者，每候阳城请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岁三月望日，宰相过东省看牡丹，两省官赴宴，亦屈保傅属卿而已。

卢怀慎暴卒而苏，曰："冥司三十炉，日夕为张说鼓铸货财，我无一焉。"

张建章，四镇之行军司马也。曾赍戎命往渤海，回及西崖，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苞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一字。

高骈章疏不恭，皆顾云之辞也。骈后谓左右曰："异日朝廷以不臣见罪，此辈宁无赤族之患耶!"

李德裕三镇迁改，皆有异人豫为言之。惟投南荒，未尝先觉。

李元宾言："文贵天成，强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当如千兵万马，而无人声。"

李德裕镇浙西，刘三复在幕。一旦令草谢御书表，谓之曰："立搆也，归创之。"三复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赞皇以为当。

王起鸿博，文皇尝撰字试之。起曰："臣中国书中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赋名，为太学博士制词，萤雪服勤，属词清妙。因广明庚子避乱番禺，刘氏僭号，为翰林学士。

董昌称僭，杀判官李韬。施从实、窦鄞皆强谏，不听。韬最铮铮，曾为两池盐铁。及昌败，咸有封赠。

丁

武德元年，以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

万岁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尊为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龙元年，复为王。

孙智谅，开元年中内殿修斋，奉诏投龙于吉之玉笥山。泊舟江侧，见异气在东川之中，疑有古迹，遂于阁皂山掘得铜钟一枚，重百余斤。钟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阁皂观。

省中诸郎，不自员外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杀也。

先天中，王主敬为侍御史，自以才望华妙，当人省台前行，忽除膳部员外，微有惋怅。吏部郎中张敬忠咏曰："有意嫌兵部，专心望考功。谁知脚蹭蹬，却落省墙东。"盖膳部在省最东北隅也。

开元十八年，吏部尚书裴光庭始奏用循资格。

郑畋少女，好罗隐诗，常欲妻之。一旦隐谒畋，畋命其女隔帘视之。及退，其女终身不读江东篇什。举子或以此谑之，答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众皆启齿。

柳公权有笔偈云："圆如锥，捺如凿。只得入，不得却。"义是一毛出，即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贬至朱崖。时在两制者皆为拟制，用者乃令狐绹之词。《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传之制，云："蛇用两头，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岂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谤也。

李含光善书，或曰："笔迹过其父。"一闻此语，而终身不书（含光，即司马天师弟子）。

长安太庙殿，即苻坚所造。

省中司门、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闲简无事。时谚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又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见，忽然俱倒，闷绝良久，云冷热相激。

有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呼为李相笏。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

马周之妻，卖锤媪也，即媪引周为常何之客。

中和初，黄巢将败。有谣云："黄巢须走秦山东，死在翁家翁。"巢死之处，民家果姓翁。

萧廪新为京尹，杨复恭假子抵罪，仍欧地界。廪断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将令百司，难逃一死。"由是内外畏服。

韦夏卿善知人。道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谓执谊曰："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谓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谓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皆如其言。

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郎官，自少游始也。

长安有龙户，见水色即知有龙。或引出，但如鳅鱼而已。

柳珪是韦悫门生，悫尝云："三十人惟柳先辈便进灯烛下本。"

江陵有士子，游于交广间，而爱姬为太守所取，纳于高丽坡底。及归，因寄诗曰："惆怅高丽坡底宅，春光无复下山来。"守见诗，遂遣还。

韦澳与萧寘，大中中同为翰林学士，每寓直，多召对。内使云："但两侍郎人直，即内中便知宜旨。"又澳举进士时，日者陈子谅号为陈特快，云诸事未敢言，情青州节度使不求自得。"果除拜。

柳公绰家藏书万卷，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尤华丽者，镇库；又一本次者，长行披览；又一本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皆有厨格部分，不相参错。

张巡、许远，宋州立血食庙，谓之双庙，至今岁列常祀。

会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为老君降诞，假一日。

阳城，贞元中与三弟隐夏阳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饮水。有苍头曰都儿，与主同志。

李约，为兵部员外郎勉子也。与主客员外郎张谂同官，二人每单床静言，达旦不寐。故约赠韦徵君况诗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韦三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人。"

郑畋，字台文，亚之子也。亚任桂察时生，故小字桂儿。

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

郑俶依阳城读书，经月余，与论《国风》，俶不能往复一辞，因缢于梁下。城哭曰：“我虽不杀俶，俶因我而死！”为之服缌麻。

裴谈过苏瓌，小许公方五岁，乃试庾信《枯树赋》，将及终篇，避谈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潭）树犹如此，人何以任（堪）。

中书令李峤有三戾：性好荣迁，憎人升进；性好文学，憎人才华；性好贪浊，憎人受赂。

肃皇尝举衣袖示韩择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即杨素之婿，素为仆射，尝抚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后果如其言。

天下贡赋，惟长安县贡土，万年县贡水。

开元十八年，苏晋为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每过官应批退者，但对众披簿，以朱笔点头而已。晋遂榜选门曰：“门下点头者，更引注拟。”光庭不悦以为侮己。

景龙以来，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谓之烧尾。开元后，亦有不烧尾者，渐而还止。

长庆初，每大狱有司断罪，又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参酌出入，百司呼参酌院，今审刑即其地也。

李翱在湘潭，收韦江夏之女于乐籍中，赵骅亦于贼人中赎江西韦环之女，或厚给以归族，或盛饰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礼部驳牓者，十一月出。粗驳者，谓有状无解；无状细驳，谓书其行止之过。

两省谏议，无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厨食四孔炙。

中书舍人，时谓宰相判官。宰相亲嫌不拜知制诰，为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书舍人者，谓之挞额里头。”

天宝五载，巴东石开，有天尊像及幢盖。

卢从愿，景云中典选，有声称。时人曰：“前有裴、马，后有卢、李。”裴即行俭，马即马载，李即朝隐。

上元二年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仍赐钱有差。

贞元二年，江淮运米，每年二百万斤，虽有此制，而所运不过四十万。

王栖曜善射。尝与文士游虎邱寺，平野霁日，先以一箭射空，再发中之，江东文士梁肃以下咸歌咏之。

李辅国为殿中监，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怜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太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诗，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

卢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犹为校书郎。晚娶崔氏子，崔有词翰，结缡之后，微有慊色。卢因请诗以述怀为戏，崔立成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

开元十九年四月，于京城置礼会院，院属司农寺，在崇仁坊南街。后元和中，拾遗杨归厚私以婚礼上言借礼会院，因此贬官。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

柳子温家法，常命苦参、黄莲、熊胆和为丸，赐子弟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

陆龟蒙居震泽之南巨积庄，产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有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诣而骇之，曰：“此鸭能人语。”复归家，少顷，手一表本云：“见待附苏州上进，使者毙之何也?”使人恐，尽与橐中金，以糊其口，龟蒙始焚其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悦，方请其人语之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尽还其金。曰：“吾戏之耳。”

大中好文，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进士温岐（温庭筠）续之，岐以“玉跳脱”应之，宣皇赏焉。令以甲科处之，为令狐绹所沮遂除方城尉。初，绹曾问故事于岐，岐曰：“出《南华真经》，非僻书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怒甚。后岐有诗云：“悔读《南华》第二篇。”

黄巢令皮日休作谶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巢大怒。盖巢头丑，掠鬓不尽，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讥也，遂及祸。

王承业为太原节度使，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众交兵于光弼，光弼以其无礼，不即交兵，令收系之。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即斩宰相。”中使惧，遂寝而还。翌日，斩众于碑堂之下。

贞元十五年，以谏议田敦为兵部郎中。上将用敦为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无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百僚择胜地追赏为乐。仍各赐钱，以充宴会。

每岁正旦，晓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

皆以桦烛百炬拥马，方布象城，谓之火城（甲赋中有火城赋）。仍杂以衣绣鸣珂，焜燿街陌。如逢宰相，即诸司火城，悉皆扑灭。或其年无仗，即中书门下率文武百僚诣东上阁门横行拜表称庆。内臣宣答。礼部员外郎受诸道贺表，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于坐案上，跪读讫，阁门使引表按入内，却出宣云。所进贺表，如有太后，即宰相率两班赴西内称贺。

李泌有谠直之风，而好谈谑神仙鬼道。或云“尝与赤松、王乔、安朝、羡门等游处”。坐此为人所讥。

王起，大和中，文皇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

高骈在维扬，曾遣使致书于浙西周宝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今附齑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盖讽其为齑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后流落河朔，为乐彦祯从事，多怨朝廷之执政。尝有诗云：“劝君不用夸头角，梦里输赢总未真。”

张祜，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儿、椅儿。桂子、椿儿皆物故，唯女与椅在。椅儿名虎望，亦有诗名。后求恃于嘉兴监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庆曰：“祐子之守冬瓜，所谓过分。”

陈夷行郑覃在相，请经术孤单者进用。李珏与杨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先矛盾无成政，但寄之颊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数千遍，行坐不释卷。开元中，张说荐为丽正学士。

元行冲在太常，有人于古墓得铜器，似琵琶而身正圆，人无识者。冲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为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点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独到衙，以大夫李景让为西川节度使。时中元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按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中书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浣，亦在馆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大中中为京兆尹，囚徒逸狱，始命造廨宅，京尹不得离府。后郢败，韦澳自内署面授京尹，赐度支钱二万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宫人沈氏养亲。沈氏入宫五十八年，有父居浐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为筑室而居。颁金帛确硙，敕本县放科役，终沈氏之世。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令狐绹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胜。及坦上事，谒谢于休，休曰：“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立命肩舆便出。两阁老吏云：“自有中书，未有此事。”至坦主贡，擢休之子宏上第。时人云：“欲盖弥彰。”此之谓也。

崔慎由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与迹熟。因谓之曰：“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为公求之。惟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遗之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崔如其言，遗以服玩，果受之。僧寻卒，遂生一男。叟复相之曰：“贵则过公，恐不得其终。”因字曰衲僧，又云缁郎（即允也）。

阳城出道州，太学生二百七十人诣阙乞留，疏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纳史馆书籍三百六十卷，授监察，赐绯。

张裼尚书收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裼死，仁龟方还长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苏夫人收之，齿诸兄之列。仁龟后以进士成名，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关图有一妹，有文学，善书札。图尝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适常氏，修之母也，修咸通六年登科。

张说女嫁卢氏，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稽床龟而示之。女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后因科蛤，为属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时，严冬冱寒，滴水成冻。若生于浅水，则犹可涉胫而求；既处于深潭，非没身而不敢。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绅大惭而止。终以吴湘狱，仰药而死。

刘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连心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有辙石必去之。

严恽，字子重。善为诗。与杜牧友善，皮陆常爱其篇什。有诗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七上不第，卒于吴中。

于志宁为仆射，与修史，恨不得学士。来济为学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选尚永福公主，忽中寝。泊审旨，上曰：“朕此女子，因与之会食，对朕辄折匕筋，情性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寻改尚广德公主。

咸通六年，沧州盐院吏赵璘犯罪，至死。既就刑，有女请随父死。云：“七岁母亡，蒙父私盐官利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随其法。”盐院官崔据义之，遂具以事闻。诏哀之，兼减父之死。女又泣曰：“昔为父所生，今为官所赐，誓落发奉佛，以报君王。”因于怀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减死罪之刑，疾愈，遂归浮图氏。

戊

潘炎，建中中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避世。

张说为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书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训，祁奚举午，义不胜私。至如润色王言，章施帝载，道参坟典，例绝功常，恭闻前烈，尤难其任。岂以嫌疑，敢挠纲纪。考上下。"

大历八年七月，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持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有三十字，请献于上。若无堪，即以席贮尸，弃之于野。"上闻，赐衣，馆于客省，每一字论一事。时元载执政也，尤切于罢宫市。

裴延龄尝放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钱物，用之不竭。"上惊曰："何为本分钱？"延龄曰："准天下贡赋，常分为三：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今奉九庙，与鸿胪，供蕃使，曾不用一分钱，而陛下御膳之余，其数极多，皆陛下本分钱也。"上曰："此经义，人总未曾言。"自兹有意相奸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义，回心求愿为僧。敕许剃染，配佛授记，寺名元嶷。敕赐三十夏腊，以其乍人法流，须居下位，苟赐虚腊，则顿为老成也。赐夏腊始于此矣。

大和中，秘书之书，总五万六千六卷。

神尧宴近臣，果有蒲桃，陈叔达捧而不食。帝诏之，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遗乎？"涕洒阑干。

马周临终，索陈事草一箧，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不为也。"

高帝出猎，见大官封羊，谓其无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济生传师，传师生询，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为钱唐监使，生藻。后移剌鄱阳，巢寇乱，不知其终。时藻与家人不随之任。藻后仕吴越钱氏，为永嘉令。藻生承谅，为定海丞。谅，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今为都官员外郎，知处州。

王师鲁在孔邓幕中，尝言曰："半臂亦无文，房太尉家法不着。"

张九龄尝见安禄山，曰："乱天下者，此胡也。"谏杀之，不听。

紫石英，广管泷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真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泷州又出石斛（一本作解），茎如金钗股，亦药中之上品。

蚺蛇胆，雷罗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檐舁蚺蛇入府，祇应取胆。

鸡兔算，国史谱纪之尚不明。上下头，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见头除脚，见脚除头，上是鸡，下是兔。

裴肃在越多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陆贽在忠州，不接人。惟纂药方，并行于世，号曰集验。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芝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杜审权晚人，谓之小杜相公。

刘著精于儒术，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著曰："若以人望，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耳。"后人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缌緦亲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辅，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酆、外台尚书郾、廷尉郇、执金吾善鄯、左仆射平章事郸。邠及郾五知举，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弟自始仁至贵达，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闻之，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笔题额，号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旧里，立德星社。

秦中绿李美小，谓之嘉庆李，此坊名也。

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并行朝参。

开曜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为平章事。时初命郭待举、郭正一、魏玄同三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

进士试帖经，自调露二年始也。

宝应二年，以羽林大将军王仲昇兼大夫。六军兼宪官，始于此也。

建中元年，沈既济议改则天纪为皇后传。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隶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于建福门置百官待漏院，旧但于光德车坊而已。

大中十一年贺正，卢钧以太子太师率百僚，年八十余矣，声容明畅，举朝称服。明年，柳公权以少师率班，亦八十矣。自乐悬南趋至龙墀前，气力绵惫，误尊号中一字，罚一季俸。人多耻之。

开元二十五年西幸，驻跸寿安连曜宫。宫侧有精舍，庭内刹柱高五丈。有立于承露盘者，上望见之，初谓奸盗觇视宫掖，使中官就竿下诘之。人曰："吾欲舍身。本是知汤前官，被知汤中使邀钱物，已输十缣，索仍不已。每进汤水，辄投土其中，事若阙供，责怒必死，宁死于舍身尔。"具以闻诏高力士召知汤中使卖绢于竿下谢之，仍命彻尚舍卫尉幕委积于竿下。其人礼十方毕，以身投地，坠于幕外。举体深红色初尚微动须臾绝。诏集文武从官于朝堂，杖杀中使，敕府县厚葬殒者。

西京寿安县，有墨石山神祠颇灵。神龙中，神前有两瓦子，过客投之，以卜休咎，仰为吉而覆为凶。

开元初，郑瑶慈涧题诗云："岸与恩同广，波将慈共深。涓涓劳日夜，长似下流心。"

开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纠获赃钱，叠石重造永济桥，以代舟船，行人颇济焉。在寿安之西。

开元末，功臣王逸客为闲厩使，庄在泥沟西岸，数为劫盗，捕访不获。严安之为河南尉，以状白中丞宋遥，遥入奏，始擒之。并获贼脚崔诇。诇在安定公主锦坊，俱就执伏，搜得骸骨两井。逸客以铁券免死，流岭表。从此洛阳北路清矣。

咸通中，举子乘马，惟张乔跨驴。后敕下不许骑马，故郑昌图肥是有嘲咏。

郑少师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号七松处士。异代可对五柳先生。

初制节度使天下有八，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使，不在节度之内。

李锜之诛也，二婢配掖庭，曰郑曰杜。郑则幸于元和，生宣皇帝，是为孝明皇后。杜即杜秋。《献替录》中云："杜仲阳即杜秋也，漳王养母。"

长孙无忌之父晟，于隋有功。魏征即长贤之子，令狐芬之殳曰熙，皆《北史》有传。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贬潮州司马。当年十月十六日，再贬崖州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年六十四。

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却遣回钱唐。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唐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并诗刻石在贡焙。故陆鸿渐与杨祭酒书云："顾渚山中紫笋茶两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尝，实所叹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后开成三年，以贡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鲜于叔明嗜蟠虫，权长孺嗜人爪甲，此亦刘雍疮痂之类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称者，皆知政事。以平章事为名，自郭待举始也。仆射是正宰相，自房乔始也。

韦承庆出相，除礼部尚书，嗣立入拜鸾台侍郎平章事。时人语曰："大郎罢相，小郎拜相。"

京兆户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谓之念珠曹。

李太尉，大和七年自西川回，入相。上谓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对曰："忠良甚喜，其中小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须怕也。"涯时为盐铁使也。

大和中朋党之首：杨虞卿、张元夫、萧瀚。后杨除常州，张汝州，萧郑州。

丞相乘肩舆，元和后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一日赐对，上曰："赐卿无畏。"休即论立，储君之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遂不敢言。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人道，尽在咸宜。

崔造将相退位后，言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多总四掩也。"遂复起。

柳芳与韦述善，俱为史学。述卒，书有未成者，皆续成之。

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场。送王相之镇，韩翃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

武黄门之死也，裴晋公为盗所刺，隶人王义，扞刃而毙。度自为文祭之。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三之二。

李锜之诛也，大雾三日不开，或闻鬼哭。内疑其冤，诏许以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税，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郎判出。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以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

张直方者，世为幽帅，癖于鹰犬。后以昭王府司马分务洛师。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

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罪敕长流，此亦为法自弊。

江融为左史，后罗织受诛，其尸起而复坐者三。虽断其头，似怒不息。无何，周兴败。

鱼思恒性巧，造匦函。

朱泚败走，昏迷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叟。叟曰："岂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汉皇帝。"叟曰："天地不长凶恶，蛇鼠不为龙虎。天网恢恢，去将何适。"遂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于马上忽叩头称乞命，因之坠马，良久却苏。左右问其故，曰："见段司农。"寻为韩旻枭之。

杨收之死也，军容杨元价有力焉。收有子为寿牧，见收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曰："上帝许我仇杨元价。我射中之，必死。"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是天荒阙，盖历任多死。高皇时，有金吾郎将永此官，果有蛇怪，后亦绝之。饶州曰余干县令宅亦如此。

天宝时，翰林学士陈王友元庭坚撰《韵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坚卒。

文明已后，天下诸州进鸡，牝变为雄者极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则天之兆也。

冯衮给事亲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常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鸟省。

大中初，女蛮国人贡奉，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也。

宣皇在藩时，常从驾堕马，雪中寒甚，困且渴、

求水于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进，举杯悉变为芳醪。

明皇为潞州别驾，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五兆，因以食箸试之。既而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门。旧洛城北面取西门也。楼上元多雀鸽，后亦绝无。至清泰中，帝上此楼自焚，今俗谓之火烧门。

开元六年，西幸至兰峰顿，乘舆每出，所宿侍臣皆从。既而驰逐原野，然从官分散，宰相即先于前顿朝堂列位，乘舆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气，不顾而人，苏宋惧。盖怒河南尹李朝隐桥顿不备也，解之方息。

兰峰宫在永宁县西，庆明三年置。

鹧鸪飞数逐月数，如正月一日飞而止，但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难取，南人设网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甚惧焉。至是三科尽覆试，宏词赵拒等皆落，吏部裴谂除祭酒。

天宝八年，馆驿使宋绎奏移稠桑路向晋王斜。晋王斜者，隋炀帝在藩邸，扬州往来经此路。盖避沙路费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关之西，泉在道南店后坡下。旧传云："野狐掊而泉涌，店人改为泠淘，过者行旅止焉。"今法馔中有野狐泉者，以菉粉为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并奏部下县为紧望。

天后问张元一曰："在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庆：旱降雨，一庆；中桥新成，万代之利，二庆；郭霸新死，百姓皆欢，三庆也。"霸，酷吏也，为侍御史。

崔敬嗣，武后时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无礼，嗣独申礼待供给之。及即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名每拟皆御笔超拜。后引与语，曰误。访嗣已卒，崔光远即其孙也。

太和中，上颇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旦，御馔中有擘不开者，即焚香祷之。俄变为菩萨，梵相具足。

天后时，有献三足乌者，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

令狐绹在相位，大事一取决于子滈。比元载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审权，大中十二年知举，放卢处权。有戏之曰："座主审权，门生处权，可谓权不失权。"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谭者称座主门先，沆瀣一气。

湖州岁贡黄鼋子，连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谪为司马，戏湖守苏特曰："使君贵郡有三黄鼋子，五蒂木瓜。"特颇衔之。

韩洙与沈询尚书中表，询怜洙，许与成事。如是历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复累付干询。询知举，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逦迤改为第七人，方定。及放膀，误为罗洙。后询见韩洙，未尝不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礼闱。人贡院，题诗曰："梧桐叶落满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及榜（一作牒）出，为无名子削为五言以讥之。

天宝四载，广州府因海潮漂一蜈蚣，陆死。割其一爪，则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驿在长乐驿之东，睿皇在藩日经此厅，厅西壁画一胡头，因题曰："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

陈峤，字景山，闽人也。孑然无依，数举不遂。蹉跎辇毂，至于暮年。逮获一名还乡，已耳顺矣。乡里以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竞集，悉赋催妆诗，咸有生黄之诮。峤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座客皆绝倒。峤颇负诗名，常有闲居诗云："小桥风月年年事，争柰潘郎老去何。"

己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叛，造蒺藜棒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猬毛，车夫及防授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与刀剑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问马祖云："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云："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御史中丞，长庆中，行李导从，不过半坊，后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及李虞仲与温造相争，始敕下应合导从官，行李传呼，不得过三百步。

崔群在翰苑，为宪皇奖遇最深。有宣云："今后学士进状，并取崔群连署，方得进来。"

武翊皇以三头冠绝一代。后惑婢薛荔，苦其冢妇卢氏，虽李绅以同年为护，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解头，状头，宏词敕头，是谓三头。

张不疑登科后，江西（李疑）东川（李回）淮南（李融）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几卒，卒时有怪。在《灵怪集》。

裴绅始名诞，日者告曰："君名绅，即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传张仪筑成都城，依龟行路筑之。李德裕镇西川，闻龟壳犹在军资库，判官于文遇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

开元十九年冬，驾东巡至陕，以厅为殿，郭门皆属城门局。薛王车牛夜发，及郭，西门不开，掌门者云："钥匙进内。"家仆不之信，乃坏锁彻关而人。比明日，有司以闻，上以金吾警夜不谨，将军段崇简授代州督，坏锁奴杖杀之。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皆放此。

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

户，不博前行驾库矣。”

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薛伟化鱼，魂游尔。唯李徵化虎，身为之。吁，可悲也。妇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彦威镇汴之二年，夏旱。时袁王傅李锜过汴，因宴王以旱为言。李醉曰：“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以水浮二蛇医，覆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闹处。瓮前设香席，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互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咸平中，今秘书监杨，（亿）任正言，知处州，上祈雨法。亦此类也。

石瓮寺者，在骊山半腹石瓮谷中。有泉激而似瓮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开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谌卒，赠尚书右丞相。时中书令张说新兼右丞相，论者以为世传此阙非稳，故有斯赠以当之。

永贞二年三月，彩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后子良擒李锜，拜金吾，寻历方镇。

伊阙县前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先涨小滩。奇章公为尉，忽报滩出，邑宰列筵观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尔。若是西台，当有鸂鶒双立于上，即是西台。”牛公举杯自祝，俄有鸂鶒飞下，不旬日，有西台之拜。

李德裕少时，有人伦鉴者，谓曰：“公主忌白马。”凡亲戚之间，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则白敏中在中书，以公议排之，马植按淮南狱。

潘孟阳，炎之子也。其母刘夫人，晏之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视之，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向末坐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尚札翰，多为院体者。贞元年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常攻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则又甚矣。

李纾侍郎尝放举人，命笔吏勒书纸榜，未及填名，首书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吏王泉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泉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挥染，笔不加墨。迨明悬牓，方始觉寤，修改不及。粲然一牓之中，字有两体，浓澹相间，返致其妍。自后书牓，因模法之，遂为故事。今因用毡墨澹书，亦奇丽耳。

福昌宫，隋置，开元末重修。其中什物毕备，驾幸供顿，以百余瓮贮水，驾将起，所宿内人尽倾出水，以空瓮两两相比，数人共推一瓮，初且摇之，然后齐呼扣击，谓之斗瓮，以为笑乐。又宫人浓注口，以口印幕竿上。发后，好事者乃敛唇正口，印而取之。

开元初，鹿苑寺僧法兰者，多言微旨，往往有效。县令刘昌源送客，诣其房。兰曰：“长官留下腰带麻鞋著。”未几，刘丁内艰。

太和中，人指杨虞卿宅南亭子为行中书。盖朋党聚议于此尔。

丞郎已上词头，下至两省阙下吏，谓之大除改。今南人之谚，谓小末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高三尺余。

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已后，递余食相邀，号为传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瑶下进士。与狄慎思皆好为酷，以灰水饮驴，荡其肠胃，然后围之以火，翻以酒调五味饮之。未几，与膳夫皆暴卒，慎思亦然。

志闲和尚，馆陶人。早参临济，晚住灌溪，乾宁二年夏，忽问侍者曰：“坐死者谁?”曰：“僧伽。”“立死者谁?”曰：“僧会。”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后邓隐峰倒立而化。

波斯舶船多养鸽，鸽飞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刘轲为僧时，因葬遗骸，乃梦一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食之，轲嚼一而吞二者。后乃精儒学，策名。任史官时，韩愈欲为一文赞焉，而会愈贬，文乃不就。

孟宁，长庆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书，为时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会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贡。宁以龙钟就试而成名。是岁，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还京。

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督邮，谭铢为鹾院官，钟福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境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联三尾。”

国初进士，尚质有余而文不足。至于名以定体，若纪子劫仞支干寻常无求吴楚江湖阎梅之类，颇肖俳优，反谓其姓氏亦黑臂黑肩之余。近代则文有余而质不足矣。

范阳卢氏，自绍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进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连于子。然世称卢家不出座主，唯景陵二年，卢逸以考功员外郎知举，后莫有之。韦保衡颇讶之。咸通十三年，韦在相，时卢庄为阁长，决付春闹，庄七月卒。及卢携在中书，深耻之。广明元年，乃追陕州卢渥入典贡帖经。后巢贼犯阙，天子幸蜀，昭度于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阳节度使杜邠公递囚于界，邠公牒转书云：“当州县名成纪，郡列陇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风翔流囚之所。”公移书谢之，自是燕公声价始振。

开元中，有师夜光，善视鬼，唯不见张果。苏粹

员外颇达禅理，自号本禅和。

崔群，是贞元八年陆贽门生。群元和十年典贡，放三十人，而黜陆简礼。时群夫人李氏谓之曰："君子弟成长，合置庄园乎？"对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陆氏门生知礼部，陆氏子无一得事者，是陆氏一庄荒矣。"群无以对。

韩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钟山，因服附子硫黄过数九窍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小敛莫及，但以血褥举骨就棺而已。吁，可骇也。

僖皇朝，左拾遗孟昭图在蜀，上疏极谏，为田令孜之所矫诏，沈蜀江。裴相彻有诗吊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与屈平。从此蜀江烟月夜，杜鹃应作两般声。"

贞元初，度支使杜佑让钱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奏营缮归之将作，木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

襄阳庞蕴居士将入灭，州牧于公頔问疾次。居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

杨盈川，显庆五年待制宏文馆，时年方十一。上元三年制举，始补校书郎，尤最深于宣夜之学，故作《老人星赋》尤佳。

会昌葬端陵，蔡京自监察摄左拾遗行事。京自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杂事者，总台纲也。侍御史有外弹、四推、太仓、左藏库、左右巡，皆负重事也。况不常备，有兼领者。监察使有祠祭使、馆驿使，与六察已八矣。分务东都台，又常一二巡囚，监决案覆，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监察。况不常备，亦有兼领事者。"故御史不闻摄他官，摄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佑甫相国，天宝十五载任中书舍人。时安禄山犯阙，军乱，不顾家财，惟负私庙神主奔遁。皆事亲之高节也。

天宝末，韦斌谪守蕲春。时李泌以处士放逐于彼，中夜同宴，屡闻鸮音，韦流涕而叹。泌曰："此鸟之声，人以为恶，以好音听之，则无足悲矣。"请饮酒不闻鸮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声，终夕不厌。

圣历二年，敕二十四司各置印。

贞观中，尚药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谢朓诗云"芳州采杜若"乃委坊州贡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读谢朓诗误。郎官作如此判事，岂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闻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适之入仕，不历丞簿，便为别驾；不历两几官，便为京兆尹。不历御史及丞，便为大夫。不历两省给舍，便为宰相。不历刺史，便为节度使。然不得其死。

天宝七载，以给事杨钊充九成宫使，凡宫使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雕、鹘、鹰、鹞、狗，谓之五坊使。

大历十四年六月，敕御史中丞董晋、中书舍人薛播、给事中刘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将军厅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词讼。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后不常置。有大狱，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谓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小三司使。皆事毕日罢。

春明门外当路墓前有堠，题云"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达官见而怪之曰："春明门题额趑方，从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书止，但合题萧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觜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

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元静，力排释氏，武宗既惑其说，终行沙汰之事。及宣宗即位，流归真于南海，元静戮于市。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上疏请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赐谥。从父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立即李义山之词也。

李揆，乾元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堂前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启之，亡矣。数日后人相也。

殷僧辨周僧达，与牛相公同母异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北亭子，谓之望阙亭。太尉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有诗曰："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今傅太尉崖州之诗，皆仇家所作，只此一首亲作也。昔崖州，今琼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阵乐曲》，以歌舞文皇之功业。贞观初，文皇重制《破阵乐图》，诏魏徵、虞世南等为词，因名《七德舞》。自龙朔已后，诏郊庙享宴，必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绹自户部侍郎加兵部入相。宰执同列，白敏中、崔龟从铉，以绹新加兵部，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监。是日诸相以敏中、龟从曾为太常博士，遂改集贤院。因命柳公权记之，龟从为词。

杜琮目为秃角犀，琮凡莅藩镇，不省刑狱。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牍不断，而将裹漆器归京，人于敛门拾得。

弄参军者，天宝末，藩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此戏。

元鲁山山居阻木，食绝而终。

稷山驿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称有道术。往来多赠篇什，故李义山赠诗云："过客不劳询甲子，唯书亥字与时人"也。

郑颢尝梦中得句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

青。”续成长韵。此一联，杜甫集中诗。

罗隐、邺、虬其在场屋，谓之三罗。

韩偓在华下，成汭在荆门（旧姓郭），皆有理声，朝廷谓之北韩南郭。

杜邠公饮食洪博，既饱即寝。人有谏非摄生之理，公曰：“君不见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莲花笠，披襕执简，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矣。

永宁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携酒乐访节判韦公昭度，公不在。及奔归，未中途，已闻相国举酒纵乐。公曰：“是无我也。”乃回骑出馆，相国命从事连往留截，仍移席于戟门以候。及回，相国舞杨柳枝引公入，以代负荆。

大和七年八月，敕每年试帖经官，以国子监学官充，礼部不得别更奏请。其宏文、崇文两馆生斋郎，并依令式试经毕，仍差都省郎官两人覆试。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耳。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屡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山岭之上，基最为崭绝，柱础尚有存者。山腹即长生殿，殿东西盘石道，自山麓而上，道侧有饮酒亭子。明皇吹笛楼、宫人走马楼故基犹存。缭垣之内，汤泉凡八九所。有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彻如玉，石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名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皆级而上。中有双白石瓮，腹异口，瓮中涌出，喷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北角，则妃子汤，面稍狭。汤侧红白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之状，陷于白石面。余汤逦迤相属而下，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数十步，复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此亦后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梦与徵别，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制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朕今失贤臣于觉后。”

沙州城内废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见有塔基，相传云是育王本塔。才有灾祸，多来求救。又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马寺南一里许。古基俗传为阿育王舍利塔，即迦叶摩腾所将来者。

永徽之理，有贞观之遗风，制一戎衣大定乐曲。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审音律，能知兴衰。云：“近者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兴之兆也。”后《霓裳羽衣》之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之间。此时始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之。至天宝十三载，始诏遣调法曲与胡部杂声。识者深异之。明年果有禄山之乱。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传云：“是鬼神奉旨王教西川取大石为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大石也。”随蜀王秀作镇井络，闻之，令人掘凿，全是一石。寻缝至泉，不见其际。风雨暴至，人有于傍凿取一片将去，乃是瑿玉。问于是宝商者，云：“此真瑿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诜律师，见此古迹，于上起九级木浮图。贞观年初，地内大震动，此塔摇飏，将欲摧倒。于时郭下无数人来，忽见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倾，卒以免坏。

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

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盖左旋右转之舞也。

云南有万人家者，鲜于仲通、李宓等覆军之地。

长安夏中，或天牛虫出篱壁间，必雨。天牛虫即黑甲虫也，段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开化初，突厥寇边。时天武军将子郝灵筌出使回，引回纥部落，斩突厥黠夷献首于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少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受中郎将，灵筌遂呕血而死。

释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号也，即帝释二字。华梵双彰，帝是华言，即王主义，释乃梵字，此字释云能。今言释提桓因者，梵呼讹略，其正合云释迦婆因达罗，此云能天主。余如智度论释。

李敬彝宅，在洛阳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

邱为致事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苏州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尔好食羊头，故来求汝。汝辍食则已，若不已，吾将杀汝。”其人大惧，遂不复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多，自寺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轧其门，扃鐍尽解，神人即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之而没。阍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京兆，闻肃皇。命中使验之，如其言。

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长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张频宅也。频尝供养一僧，僧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因舍宅为寺。

建中二年，南方贡朱采鸟，形如戴胜，善巧语。养于宫中，毙于巨雕。内人有金花纸上为写多心经者。寻泚犯禁闱，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来，举人用虚语策子作赋。若使陈诗观风，乃教人以妄尔。

庚

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本白道猷居之。大和二年，有头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为其记。白君自云："白道猷肇兹山，白寂然嗣兴兹山，白乐天垂文兹山，沃州与白氏有缘乎？"

吴郡陆怀素，贞观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烧，并从烟灭。唯金刚般若经独存，函及褾轴亦尽，唯经字竟如故。

一房光庭，尝送亲故葬，出定鼎门，际晚且饥，会鬻蒸饼者，与同行数人食之。素不持钱，无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从。一房曰："乞你头衔，我右台御史也，可随取直。"时人赏其放逸。

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百余日不见星。明年，正月，诛张易之等。

裴洎八相之年，才四十四，须发尽白。

杭州灵隐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而岩顶崖根后。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

温璋为京兆尹，一日闻挽铃者三，乃一鸦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雏者来诉尔。"因命吏随之，果得探雏者，乃毙之。天宝末，有密采艳色者，当时号为花鸟使。吕向献美人赋以讽之。

有人问赵州师年多少？师曰："一串念珠使不尽。"终年一百二十岁。

奘法师至中印度般烂陁寺，馆于幼日王院觉贤房第四重阁，日供步罗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吴融，字子华，越州人。弟蜕，亦为拾遗。蜕子程，为吴越丞相，尚武肃女。程子光谦、光远二人，皆为元帅府推官。入京并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谦寻卒，远终于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绹尝梦李德裕诉云："吾获罪先朝，过亦非大，已得请于帝矣。子方持衡柄，诚为吾请，俾穷荒孤骨，得归葬洛阳，斯无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纳，卒获归葬。

孔子庙，始贞观年立之，睿皇书额。洎武后权政，额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冯审为祭酒，始奏琢去之。

内外官职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麦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后人，已后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帅兵经略河北，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人。去邺八十里，阅妇人有乳汁者九十余人，放归邺，邺人为之设斋。

苗晋卿为东都留守，有士健屡犯科禁，罪当杖罚。谓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舍之甚难。"舍人之所易，遂舍之。武人自励，卒成善士。

含元殿侧龙尾道，自平阶至，凡诘屈七转。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两垠栏槛，悉以青石为之，至今五柱犹有存者。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封瀛州门。周环数顷，水极深广，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来，多被翦伐。

南中红焦花，色红，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蝠。

景通禅师初参仰山，后住晋州霍山。化缘将毕，先备薪于郊野，遍辞檀信。食讫，行至薪所，谓弟子曰："日午当来报。"至日午，师自执烛登积薪上，以笠置项后，作圆光相，手执拄杖，作降魔杵势，直终于红焰中。

《滕王蜂蝶图》，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令狐相绹，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繇是远近皆趋之，至有姓胡冒令狐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贞观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贵渐久，不营私庙，四时犹祭于寝。为有司所弹，文皇优容之，特为置庙于永乐坊东北角。

司刑司直陈希闵，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滞，司刑府史目之为"高手笔"言秉笔支颐，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笔"。又号，"案孔子"言窜削至多，纸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陈怀卿，岭南人也。养鸭百余头。后于鸭栏中除粪，中有光爚爚然，试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两。乃觇所食处于舍后山足下，因凿有麸金，销得数十斤，时人莫知。怀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旧志，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穀而来。今州厅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疋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输。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于工部尚书，妻苏氏不哭。含讫举声，一恸而绝，同日合丧。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风雨，波涛震荡，累日不止。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今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每至清明节，都人士女，犹有泛舟于其间者。九龙池，上巳日亦为士女泛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奠以卮酒，冢前常成泥泞。

裴说应举，只行五言诗一卷。至来年秋复行旧卷，人有讥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见知，何暇别行卷哉？"咸谓知言。

宣皇制泰边陲曲，撰有词云："海岳晏咸通。"此符武皇之号也。

李郃为贺牧，与妓人叶茂连江行，因撰骰子选，

谓之叶子。咸通以来，天下尚之。

绣岭宫，显庆二年置，在硖石县西三里，亦有御汤。

崔圆妻在家，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大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

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奕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

忏之始，本自南齐竟陵王。因夜梦往东方普光王如来所，听彼如来说法后，因述忏悔之言。觉后即宝席，梁武王融、谢朓、沈约、共言其事，王因兹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忏悔一篇。后梁武得位，思忏六根罪业，即将忏悔一篇，乃召真观法师慧式，遂广演其文，述引诸经而为之。故第二卷中发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轻摽心志，实由渴仰大乘，贪求佛法。依倚诸经，取譬世事。"即非是为郄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与本述不同。近南人新开印本，去其慧式二字，盖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差运米辽东。入海遇风，四望昏黑，仁哲忧惧，即念金刚经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上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唐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亦鲜公，卖者决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贞元末，有孟媪者，百余岁而卒。年二十六嫁张詧，詧为郭汾阳左右，与媪貌相类。詧死，媪伪衣丈夫衣，为詧弟，事汾阳。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诞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连山张大夫抟，好养猫儿，众色备有，皆自制佳名。每视事退，至中门，数十头拽尾延脰盘接。人以绛纱为帏，聚其内以为戏。或谓抟是猫精。

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明中品藻，谓俅不如俦，俦不如休。

贞元十三年二月，授许孟容礼部员外郎。有公主之子，请两馆生，孟容举令式不许。主诉于上，命中使问状。孟容执奏，竟不可夺，迁本曹郎中。

郑致雍未第，求婚于白州崔相远，初许而崔有祸，女则填宫。至开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复续旧好，亲迎之礼，亦无所阙。寻崔氏卒，杖至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场中翘首，一举状头。脱白授校书郎，人翰林，与邱门同敕。不数年卒。

镇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一人直裰。"人或与披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时临济令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告辞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乌。"乃曰："第二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去。"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檠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唯闻铎声渐远，莫测其由。

张镒父齐邱，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邱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邱左右惟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宅，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小厅前，见十余人，屹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士长数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恶。"齐邱因之断酒肉。

天宝中，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番总杀尽，更筑两重壕。"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好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就执于庭，数其罪而杀之。俄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乱，河东大饥。荒地十五里生豆谷，一夕扫而复生，约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圆细复美，人皆赖焉。

李德裕幼时，尝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嘴如鸡，鱼身，终莫辨之。

刘晏任吏部，与张继书云："博访群材，揖对宾客，无如戴叔伦。"

吉顼之父哲，为冀州长史，与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崔不许，因有故胁之。花车卒至，崔妻郑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小女自当，登车而去，顼后人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庙。彼中百姓，每年配纳雷鼓雷车。人有以黄鱼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惮之。每大雷后，人多于野中拾得黳石，谓之雷公墨。扣之枪枪然，光莹如漆。又于霹雳处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谓之霹雳楔。与儿带，皆辟惊邪，与孕妇人磨服为催生药，皆有应验。

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院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新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

天授三年，始置试衔。

李延寿所撰南北史，因丈太师先有纂集未毕，追终先志，凡十六载方毕。合一百八十卷，并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国元年，尽随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南北两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鸠集遗逸，以广异闻；去其冗长，扬其菁华。既撰自私门，不敢寝嘿。”又云：“未经闻奏，不敢流传；轻用陈闻，伏深战越。”

元相稹之梦也，卜葬之夕，为火所焚，以煨烬之余瘗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视事之日，令御史台榜兴礼门：“朝官有事见宰相者，皆须牒台。其他退朝从龙尾道出，不得横入兴礼门。”于是禁省始静。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久之方悟。自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

上官昭容，仪之孙也。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呕，如应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即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贾隐林入谒，遂拜侍御史。

睿皇时，司马承祯归山，乃赐宝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赋诗以送。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余篇为制序，名曰《白云记》。盖承祯曾号白云子也。开元八年，谷水夜半涨。时伐契丹，兵营于彼，漂没二万。人。唯行纲夜樗蒲不睡，接高获免。

卫中行自福察有赃，流于潘州。会赦北还，死于播之馆，置于白塘中。南人送死，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呼为臼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为诗曰：“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颁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公迎问之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破旧文，一无添换”。又问“翻破尽乎？”对曰：“尽。”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两字依旧。”右相曰：“若如此，还未尽。”逖逡巡不能对。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五日，谓之伏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直宿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违。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处。伏豹直者，言众官皆出，此人独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封演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雾露，诸禽兽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义。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也。

近代通谓府廷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兽以牙爪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为卫。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是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衔者，言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似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薛宜僚，会昌中为士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青州。邮传一年，节度乌汉贞加待遇。有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娱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田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旅衬还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沈询嬖妾有过，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义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更歌着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妇并命。是咸通四年。

顾非熊少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张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亦化为大蝶。

胡浙者，吴少诚之卒也。为辩州刺史，好击球。南方马庳小，不善驰，浙召将吏蹴鞠，且患马之不便玩习，因命夷民十余辈肩舁，据辇抝杖，肩者系旋环如风。稍怠，浙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浙用是为笑乐。

三藏，谓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诸小乘经量部师，唯立二藏（比西天宗部各异）。一素怛缆藏，此云契经，能契于理及摄生故。佛地论云：“能贯摄故名为经。”佛初成道，为五俱轮等说四谛十二行法，即三转法轮经为首，此幻化相而谈名幻性说。初成正觉，为诸菩萨称法界性说。《华严经》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尔时声闻在会，如此方时，即四十二章经为首（开元录，即大般若经为首）。二毗柰耶藏，此云调伏，如期所应为调伏。故摄论云：“调和控御身语等业，制伏灭除诸恶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经为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说，若约教至此方，即以遗戒经为首（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令。此律藏即以菩萨地持经为首，亦名为论，亦名菩萨戒，此开元次第也）。三阿毗达磨藏，达磨此云法，阿毗有四义，此云对法、数法、伏法、通法。对法向无注涅槃故，又有通释契经义，故此藏亦名邬波提铄。古云优波提舍，此云论议，又曰

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无，自佛在世及灭度后，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见其先后。若依《开元录》，即大智度论为首，龙树菩萨造。圣贤集传，契经、应颂、记别、讽诵、自说、缘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广、希法、论议，亦名为十二部经，谓部类也。以转法轮三周，总说十二行相，能铨彼教分类，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处所说法，亦为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许州，将入贡于春官。时薛能尚书为镇，先缮所业诗五十篇以为贽，濡翰成轴，于小亭凭几阅之。未三五首，有戴胜自檐飞入，立于案几之上，驯狎良久，伸颈翼而舞，向人若将语。久之又转又舞，向人若语。如是者三，超然飞去。心异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诗，薛大加礼待。居数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馆，附近淮水，御史阎敬爱宿此馆，题诗曰："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今朝寓宿高塘馆，神女何曾入梦来。"轺轩来往，莫不吟讽，以为惊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差参笑杀楚襄王。"读者莫不解颜。后因失印求新铸，始添濠字。

乔林，天宝初，自太原赴举。过大梁，有申屠生善鉴人，谓之曰："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交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咸如其言。复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诛。

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然性褊躁，忿戾，举世无比。常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便至力殚。亮养疮平，复为其指使如故。人有劝曰："岂不知。但以爱其才而慕其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耳。

辛

三余之士，具庆之下，多避忧，阙除则皆不受，对易于他人。

大历来，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无钱起、郎士元诗祖送者，时论鄙之。

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城汤，兖州乾封汤，荆州沙河汤，此等诸汤，皆知名之汤也，并能愈疾。骊山汤甫迩京邑，帝王时所游幸。玄皇于骊山置华清宫，每年十月，舆驾自京而出，至春乃还。百官羽卫，并诸方朝集，商贾繁会，里闾阗咽焉。山上起朝元阁，上常登眺，命群臣赋诗，正字刘飞诗最清拔，蒙赏之。右相李林甫怒飞不先呈已，出为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冤之。丧乱以来，汤所馆殿，鞠为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黄，其泉则温。"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润，蓄而成泉耳，如硫黄煎铄，久久理当焦竭。汤之处皆不出硫黄，有硫黄之所不闻有汤，事可明矣。

卢常侍钰牧庐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阻而不许。会钱朝客于短亭，曹献诗云："拜玉亭闲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勖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聊爱靓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却恐多言议短长。"令丹霞改令罚曹，霞乃号为怨胡天，以曹状貌甚肖胡。满座欢笑，卢乃目丹霞为怨胡天。

有范师姨者，知人休咎，为毅鲁公妻党。颜尝问之："官阶尽得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也!"颜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余之满望也。"范指座上紫丝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是。"

吴行鲁尚书，彭城人。少年事内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尝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当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后为川帅。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曰："不知守鸭绿之险。"莫之离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

驸马韦保衡之为相，以厚承恩泽，大张权势。及败，长安市儿忽竞彩戏，谓之打围。不旬余，违祸及。

吕衡州温，祖廷，父谓，俱有盛名，重任。而吕氏家风，先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坠也。"

柳芳，上元中为史臣。得罪窜逐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为芳言禁中事，芳因论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后著唐历，此书不复出。

开元皇帝初即位，曾醉中杀一人。自此覆杯，四十年不尝酒味。

真定帅王公，一日携诸子入赵州院，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云："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公尤如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侍者问："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甚么却下禅床?"师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

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

南中解毒药，谓之吉财。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财得是药，与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谚曰："秋收稻，夏收头"。即妇人岁以截发而货，以为常也。

长沙岑和尚，因问话踢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个大虫。自此诸方号岑山为大虫。长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也。"

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时吏部移牒，令户部于墙宇自竖棘，以备铨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铨总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种棘。"省中赏其清俊。

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于今尚之。

开元二十八年，天下无事，海内雄富。行者虽适万里，不持寸刃，不赍一钱。

开元二年，以江宁县置金陵郡。

天宝四载，改尚书无颇字为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绍也，燎炬列焰，槐树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黄纸。

李客师为大将军，即靖之弟也。好从禽，人谓之鸟贼。

贞观末，吐番献金鹅，可盛酒三斗。

景云二年，除贺拔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自此始。

杨妃本寿王妃。开元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道晴，终日如此，非不和乎？"

玄皇尝召王元宝，问其家财多少。对曰："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树尽，臣绢未穷。"又玄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问左右，皆言不见。令急召元宝问之，元宝曰："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辩其状。"左右贵臣启曰："何则臣等不见？"玄宗曰："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元宝又年老好戏谑，出人市里，为人所知。以钱文有"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盛流于时矣。

河满子者，蜀中乐工，将就刑，献此曲而不免。当时云声一去也。又《北史》，隋乐人王令言，尝卧于室内，其子以琵琶于户外弹作翻调安公子。令言惊起问曰："此曲有来远近？"子曰："顷来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东，当不返矣。"子问之，答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寻有江都之变。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民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邱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黑腰、尾长、头黑、腰间燋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

鹤疮，人血能疗。又说三世人则可，唯洛中胡卢生尔。

郑珏第十九，应进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后入相。子遘，太平兴国中任正郎。

冀王朱友谦镇河中，常以一铁球杖昼夜为从，遇怒者，击而毙之。有爱姬，极专房，因其夫人之诞日，作珠翠衣以献。夫人拒而不纳，姬乃发怒，悉焚之。友谦忽闻其臭，询之得实。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后责人喝起，而球杖破脑矣。

洛阳郑生，丞相杨武之后也。家藏书法数十轴，贾君常得遍阅，其尤异者，晋卫瓘上晋武帝启事，纸尾有批答处。又有太宗在辽东与宫人手敕，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棋子，不可寻认。复有欧阳率更为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讳，称臣某叩头顿首。书甚端谨，然多涂改。于纸末别标臣询呈本四字。

华岳金天王庙，明皇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鸣，隐隐然声闻数里，浃旬而后定。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焚爇，仍隳其门观。

郑绍光中者，大中之外孙，万寿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悬车，事十一君，凡七十载，所任无官谤，无私过。三持节使，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晚年伛，时人咸曰："郑伛不适。"平生交友之中无怨隙，亲族之间无爱憎。及致政归洛，燕居寝疾，卒年八十，位至户部尚书。

江淮间多九郎庙与茅将军庙。九郎者，俗云即苻坚之第九子，曾有阴兵之感，事极多说。茅将军者，庙中多画缚虎之象。盖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居人问之，对曰："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则困卧。及觉、已旦，不见二卒。即起行，意甚轻健，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

胡桐泪，出楼兰国。其树为虫所蚀，沫下流出者，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以汁金眼，今俗呼为胡桐律，讹也。

无名异，自南海来。或云："烧炭灶下炭精，谓百木脂归下成坚物也。"一云："药木胶所成。"然其功补损，立验。胡人多将鸡鸭打胫折，将此药摩酒沃之，逡巡能行为验。形如玉柳石，而黑轻为真。或有橄榄作，尝之粘齿者，伪也。验之真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药一粒于腹脐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真也。一云："生东海者，树名多茄，是树之节胶。"采得胡人，炼作煎乾。缘生异，故有多说。

开元中，重沙门。一行幼时，邻母常济行贫，常思报之。后王姥男杀人，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国法难请。"姥戟手骂曰："何用此为！"一行心计浑天，日役数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瓮于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

有废园，汝潜伺之。自午至昏，当有异物至，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罪汝。”至彼酉时，果有群豕至，奴获七豕。囊负归，令寘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书梵字数十，其徒罔测。诘旦，中使诏便殿，玄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何祥也？师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见，莫若大赦天下。”从之。一行归，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见，至七夕皆见矣。

张志安，居乡里称孝，差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急白县令。令问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适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说。寻奏高祖，表门闾。寻拜散骑常侍。又裴敬彝父为陈王典所杀，敬彝时在城，忽自觉流涕不食，谓人曰：“我大夫凡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遂归觐，父果已死。

懿宗赐公主出降，幕三丈，长一百尺，轻亮。向空张之，纹如碧丝之贯赤珠，虽暴雨不濡湿。云以鲛人瑞香膏传之故尔。云得自鬼国。

狼之状若狗，苍赤色者最猛，每作声，窍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鸡子。又筋满身，犹织络之状。人或有犯盗讳不首者，但烧此筋，以烟薰之，能使盗者手挛缩可怪。凡边疆放火号，常用狼粪烧之以为烟，烟气直上，虽冽风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为候日狼烟也。

龙之性粗猛，而畏蝎，爱玉及空青，而嗜烧燕肉。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时，女王国贡龙油绢，形特异，与常缯不类。云以龙油浸丝织出，雨不能濡。又宝库中有澄水帛，亦外国贡。以水蘸则寒气萧飕，暑月辟热，则一堂之寒思挟纩。细布明薄可鉴，云上傅龙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耦哉。节度使柳仲郢闻之，谓幕宾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为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天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马为饿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孝公景让起，饮此爵。蒋曰：“此宜然。”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

大和中，光禄厨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换却。”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殒于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许，身入泥水，以头触物，长久方定。

杜荀鹤，第十五，字彦之，池州人。大顺二年正月十日，裴贽下第八人。其年放牓日，即荀鹤生日，故王希羽赠诗云：“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纪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后入梁为主客员外郎，翰林学士。怀恩思报，未几暴卒。

李英公为宰相时，有乡人常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曰：“君太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概下种，锄持收刈，打飏讫，硙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理？此处由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

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复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宏量。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李素替杜兼，时韩吏部愈自河南令陈职方员外郎归朝。问前后之政如何？对曰：“将缣来比素。”

李相国程执政时，严謩、严休皆在南省。有万年令阙，人多属之。李云：“二严，休不如謩。”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纾、杜元颖同时为遗补令史。分直，故事，但举其姓，曰：“辛、邱、杜当入。”

独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专听。

杜兼常聚书至万卷，卷后必有题云：“清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

大中三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因赐茶五十斤，令居保寿寺。

开元已后鄎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谓之貂脚也。

杜豳公悰，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沣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唐，为骇浪所惊，左右呼唤不至，渴甚，自泼汤茶吃也。”

天宝十三载，始改金风调苏莫遮为感皇恩。

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历，名为三库，以防渝

滥。户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豆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甘州冬柰五百颗；房州竹鼺五枚；兰州䍧䍧（未详）儿六枚；此每年进数。"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贡，此物咸绝，但杭州进糟瓜耳。

姚岘为于頔陕州掾，不胜其虐。与其涕泛舟于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自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

孟云之诗，祖述沈千运。

景云三年八月十七日，东方有流星，出五车至上台，又岁星犯左执法。时侍中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

章八元尝于邮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谓也。会严维至驿，问元曰："汝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发，元已辞家。维大异之，乃亲指喻。数年间，元擢第。

巨胜者，元秋之沉云也。茯苓者，绛晨之伏胎也。

苏涣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号为弩跖，賨人患之。比壮年后，自知非，变节从学。乡赋擢第。累迁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涣遂逾岭扇动。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佑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至今子孙犹存，为司空之庄耳。

建中年中，大林国贡火精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上出神铁，以其有瘴毒，不可轻采取。若中国之有明君，此铁自流出，炼之为剑，有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进溢。德宗之将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于殿内，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及乘舆遇夜，侍从皆见，上仗之，有数日光明。

罗浮甘子，其味愈常品。开元中，始有僧种于楼寺，其后常资献进。玄宗幸奉天之时，皆不结实。

婆娑石，一名婆萨石。灵台记云："质多者，味甜，无毒，性温，疗一切虫毒，及诸丹石毒肿毒跏折。"此石出西蕃山中，涧中有盘，形状礧魂，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绿黑斑，有星者为上。似嵩山矾石，斑不至焕烂者，为中色。如滑石黴黄轻者为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鸡血磨，一如乳，似觉膻为妙。西番以为防身之实，辟诸毒也。

封抱一任栎王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语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为雁门紫。既无左达丞，何劳罔谈彼。"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引满引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陆相扆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矣。

卢詹尚书任吏部，押官告，楷署其名，字体遒丽，时谓之真书卢家。

袁象先之子巍，初自大理评事，除户部郎中，未几迁宣徽使。不周载，拜宣武军节度使。

壬

李纹者，早年受王涯恩。及为歙州巡官时，涯败，因私为诗以吊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异记》记中有《喷玉泉幽魂》一篇，即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卢仝也。仝亦涯客，性辟面黑，常闭于一室中，凿壁穴以送食。大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夜，偶宿涯馆。明日，左军屠涯家族，随而遭戮。

裴说，宽之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善鼓琴，时称妙绝。灵开山有美桐，取而制以新样，遂谓之"灵开琴"。蜀中又有马给，弹琴有名，尤能大小间弦。吴人阳子儒，亦于悲风尤妙。

天尊应号者，取灵宝经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即其次序也。

大忌，学士进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膳，赐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国王子求唐人围棋。上敕待诏顾师言敌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国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处，自然黑白，冬温夏冷。

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九钉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有宴设，多食鸡鹅，每只价直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焊去毛及五藏，攘以肉及粳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焊剥去肠胃，置鹅于其中，缝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没忽。翰林学士每遇食赐食，有物若毕罗衫，绝大，滋味香美，号为诸王修事。

高劭者，骈之犹子，以门地迁华州刺史。中和后，寓团田，为蔡寇挈之。后得脱去，投汴，梁祖擢为判官。后驾在岐，使致书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僧佛寿命者，续佛寿命也。四分律中说："住持毗尼藏者，即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续佛寿命。"结集缘起云："佛临涅槃，阿难问佛，灭度后，以何为师？佛答阿难，吾灭度后，以波罗提木义为师。"梵曰波罗提木义，此云别解脱戒，与毗尼同出而异名。毗尼者，此云调服律藏也。又戒经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大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兼资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雇召手力，宰臣李石坚让，乞只以金吾手力引，从之。时初诛李训后也，至今为例。

建中三年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为给事中，时制敕有不可，遂于黄纸批之。吏曰："宜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裴洎言于上，以谓有宰相器。俄而郑絪罢免，遂拜。

万回，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谓愚痴无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问，虽父母亦谓其死矣，日夕悲泣而忧思焉。万回顾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装糗粮扉履之属悉备之，某将往观之。"忽一朝，赍所备而去，夕返其家，谓父母曰："兄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宏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曰万回也。万回貌若愚痴，忽有先举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时，多行游人间，万回每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圣人来。"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见车骑，连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灭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侍奉之，时于集贤院图形焉。

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

贞元已来，选乐工三十余人，出入禁中，号宣徽长。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乐称旨，辄厚赐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无他锡，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钉铰为业。居霅溪而近白苹洲，去厥居十余步，有古坟，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尝梦一人谓之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侧。常衔子之惠，无以为报，欲教子为诗。"胡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当有致矣。"既寤，试搆思，果有冥助者，厥后遂工焉。又一说，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惠，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甚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业，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

肃皇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为夫妻，名曰渔僮、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僮使卷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志和，字子同。

大和中，郑注中纳山木如市，一根有至万钱者。郑覃力奏，敕以禁绝。

开元十三年五月，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曰初学记。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诸王检事缀文尔。

开元中，李绅为汴州节度使，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从之。与下争利，非长人者所宜。

大历八年，吴明国进奉。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其土五谷，多珍玉，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常望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君王，遂贡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馔，不炽火常然，有顷自熟，香洁异常。久食之，令人反老为少，百疾不生。

《礼记·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注云："席，犹铺陈也。铺陈往古尧舜之善道，以待见问也。大问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误也。皆以为樽俎之间珍羞耳。潘岳曰："笔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误也。

《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士以鱼须文竹。"注："文犹饰也。大夫士饰竹为笏，不敢与君并用纯物也。"释文云："用文竹及鱼须也。以鱼须饰文竹之边，须音班。"今之人多呼鱼须鬓，误也。余凡四为府监试官，往往有举子于无字韵内押。

鸡树，郭颁《晋魏世语》曰："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今之人讲德于宰相，多使鸡树，非嘉也。唐贤牋启，往往有之误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郑颢尚万寿公主。诏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人之节也。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将死，玄皇执手问之曰："更有何事相救。"行曰："尚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获已用之，勿与内宴；若使见富贵，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汉官，须令内官监统。"及幸蜀，临渭水，与肃皇别，叹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后方置神策军。又一说，临终留一物，令弟子进上，发之，乃蜀当归。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贞元中，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史。令狐楚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两河竞辟才隽，抱器之士，往往归之。用为谋主，日以恣横。元和以来，始进用有序。

大足元年，则天尝引中书舍人陆余庆人，令草诏。余庆迟回至晚，竟不能裁一词，由是转左司郎中。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俱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书省按牍不行十余日。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方堀起，如半瓮之状，名日瓮肚峰。上尝赏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肚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之。谏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梦为虎所趁，命京兆同华格虎以进。至大中，即属虎。

开元末，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赤文，正成弃字。识者解之云："弃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圣上御历数也。"及幸蜀之来岁，四十八矣。得之时，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宝。

开元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从事西蜀中，元日，常诣佛寺，见故剑南节度使韦皋图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后谒佛，皆叹，有泣者。臣赀异之，访于故老，皆曰：'令公恩深于蜀人。'后问曰：'奚为恩深?'答曰：'百姓税重，令公轮年全放，自令公后，不复有此惠泽。百姓穷，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国计簿》十卷，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镇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五。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源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镇、冀、范阳、沧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

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

紫宸旧例，有接状中郎，最近御幄。开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伛，文皇问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变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阖门使问："何时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谢曰："中郎官，国初犹用贤俊，近日只授此辈。"因以郎官兼为之。李宝符、杜篆，以白皙膺选。

开元令，诸有猛兽之处，听作槛阱射窝等，得即送官，每一头赏绢四匹。捕杀豹及狼，每一头赏绢一匹。若在监牧内获者，各加一匹。其牧监内获豹，亦每一头赏得绢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长安上林近南山，诸兽备矣。

今之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十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诸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诸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冕服制，则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诸司及诸州，各给秤尺升，立定尺度斗升合等样，皆以铜为之。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

章八元及第后，居浙西。恃才浮傲，宴游不恭。韩晋公自席械系之，来晨将议刑。时杨于陵乃韩女婿，以同年救之。曰："为杨郎屈法。"

杨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归顺，阖门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开成中，与河阳军人谋逐帅以自立，为其党所告，寘于极典。敕曰："特宽今日覆族之刑，以答当时毁家之效。毙于枯木，非谓无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内署嗜酒，当召对，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惕，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开成三年十一月，薨于郓州节度使。又曾赐酒十金瓶，酒饮皆尽，瓯亦随赐。

李珏在相，因对明皇谓群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诛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开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诏曰："应万言童子等，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令诣吏曹，未仕者即归礼部。此外更或延引，则为冗长，起今更不得荐闻。"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内人为佛菩萨象，宝装饰之。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结彩被坚执锐，严侍于座隅。焚香赞呗，大臣近侍作礼围绕。设斋奏乐，极欢而罢，各赠帛有差。

柳公绰在山南，有属邑启事者犯讳，纠曹请罚。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罚。"退其纠状。

韩皋为京尹，诏以宏辞拔萃所试，就府考覆，时论以升黜为当。一日下朝，有公主横过驺道，立马杖肩举八夫，背各二十，命捕贼吏引傚夫，送公主归宅。主入诉，遂贬、杭刺。

开成中，文皇一日谓执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申锡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为御史大夫。"郑覃曰："顷为中丞，未尝搏击，恐无风望。"上曰："不然，鸾凤与鹰隼事异。"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

肃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请和，敕宰相于中书设宴，将诣光宅寺为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明日复于鸿胪寺歃血。

柳公权尝于佛寺看朱审画山水，手题壁诗曰："朱审偏能视夕岚，洞边深墨写秋潭。与君一顾西墙画，从此看山不向南。"此句为众歌咏。后公权为李听夏州掌记，因奏事，穆宗召对曰："我于佛寺见卿笔札，思见卿久矣。"宣出充侍书学士。非时宰所乐，进拟左金吾卫兵曹充职，御笔改右小谏。中外朝臣，皆呼为国珍。

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臣树，耸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杪，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工斲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入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仁里。

开成三年十月甲午庆成节次，以酒脯并仙韶乐，赐中书门下及文武百寮宴于曲江亭子。

萧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于寺，设斋毕作乐，忽

暴雷霹竿成数十片矣。至来岁当震日，潮死。

荀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日光常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鼻大如掌，言于道者处得。无绝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他人。

大和六年，承优入寺诸司，流外令史、掌故礼生、批书医工，及诸军使承优官典，总一千九百七十二员。至赞皇再入，减得六百五十七员。

杜仲阳，即杜秋也，始为李锜侍人，锜败填宫，亦进帛书，后为漳王养母。大和三年，漳王黜，放归浙西，续诏令观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诗，称于时。

宝历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参军独孤谓："前件官元推问劫人贼车仲莒，遂寻踪迹，得去年十月于宣平坊北外门杀人并剥人面皮贼熊元果等三人，两人缘盗马捉获，寻准法决杀讫。伏以凶恶不去，辇毂难为；肃清勤劳，不酬官吏，无以激劝，其独孤谓伏请特赐章服。寻依奏。

大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常见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于九疑山得之。

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五百，涂中辱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陈五百平生过恶，五百惊惧，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过窦氏，欲求钱十七（一作七十）万，市一玉钗。涯曰："于女何惜。此妖物也，必与祸相随。"后数月，女自婚会归，告王曰："前时玉钗，为冯外郎妻首饰矣，乃冯球也。"王叹曰："冯为郎吏，妻之首饰有十七万钱，其可久乎？其善终乎？"冯为贾餗门人，鼓密。贾为东户，又取为属郎。贾有苍头，颇张威福，冯于贾忠，将发之未能。贾入相，冯一日遇苍头于门，召而勖之曰："户部中谤辞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国。奴拜谢而去。未浃旬，冯晨谒贾，贾未兴。时方冬命火，内有人曰："官当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员外寒，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青衣入，冯出告其仆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顷而终。贾为兴叹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遘祸。噫！王以珍玩奇货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也。冯以卑位食货，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贾之获害门客于墙庑之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可得乎？此虽一事，作戒数端。

大中四年，驸马崔杞除大理少卿，在司当职。公式令，诸文武官职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问奏闻。其在外州者，亦令长吏季别巡问，每年附朝集使闻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任龙门丞，年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属僚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之人每以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一作七）国。采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师士女迎之，填郛溢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宏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宏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元和之初，薛涛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賸，乃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将名曰薛涛笺。

韦绶自吏侍除宣察，辟郑处晦为察判，作谢新火状云："节及桐华，恩颁银烛。"绶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晋书》陶潜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尝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即非彭泽令时所栽。人多于县令事中使五柳，误也。白氏《六帖》："县令门种五柳。"此亦误也。

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天策上将军，太皇在藩时为之。及升储，并是省之。诸道行台，武德九年并省。

贞观元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分将作为少府监，通将作为三监。

长安盛要，哀家梨最为清珍。谚谓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吃。今咸阳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间亦有之，父老或谓是"哀家种"。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会恩叙，赤尉引谢之日，授分司御史，累迁中书侍郎，卒时九十九，唯独一身。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下。裴佶为谏议，形质短少，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便曳向下著。"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卢迈有宝瑟，各直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志之号。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三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

智永禅师，传右军父子笔法，居长安西明寺。从七十至八十，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争取。但是律召调阳，即其真本也。石本是内降贞观年中者也。俗本称律吕调阳，误也。盖以草圣召字似吕字耳以闰余对律召是其义也。徐散骑最博古，亦误为吕字。

杜佑自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

刺。时佑母在，杞以忧阙授之，佑不行，换饶州。

大历十一年，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上之，亦古之学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内难。苑池内得白龟，化为白石。故登极后，降制曰："皇天眷祐，锡以宝龟。"

邢曹进，至德中河朔将也。飞矢中目，而镞留于骨，三出之不得。后遇神僧，以寒食锡渍之，出甚易，月余愈。

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师子趺心花，时所重也。

高骈既好神仙，性复多诞。每称与玉皇及群仙书札来往，时对宾客，或彩笺以为报答。

周宝在浙西副使，崔绾，公之妻族弟兄，雁列于幕中；观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为贪暴。其次陆谓已下，皆挟势而入。及更变之后，甚者亦多不免也。

时人多使沉碑岘首，唐贤往往有之。按《晋书》：杜预好为身后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方（一作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沉碑岘首，误也。当为沉碑方（一作万）山。

鲍照，字明远。至唐武后，讳减为昭，后来皆曰鲍昭。唯李商隐诗云："嫩割周显韭，肥烹鲍照葵 。"又元稹诗云："乐章轻鲍照，碑版笑颜竣。"今人家有收得随末唐初文选，并鲍照尔。

袁州蒋动处士作《冷淘歌》，词甚恶，投郡守温公受知。

语儿梨，今俗说甚多，皆不近理。按万岁历云："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堕地便语。（屈云峰曰：此处应据《太平御览》增因曰二字。"）语儿乡，语儿梨者，殆出此乡也。今由拳属杭州。（黄武，吴年号。六月丁未，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黄武以下，旧本错见下二条，黄琴六曰："应并于此无疑，月当作年，年当作帝。"）

临安出纸，纸径短色黄，状如牙版。字误，可以舌舐之不污，近亦绝有。盖取多工尠而价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连草市，地名君迁，仍多树木，人皆不辩。余尝通理是郡，召父老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选》左太冲《吴都赋》云："平仲君迁，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注曰："皆木名。"以此详之，不辩之木，乃君迁尔。

张去华，谊之子。显德年中，年十八，著《南征赋》，于淮南行在献之，召试除台簿。未几，因台中议事，不得预三院坐，遂弃官归圃田。后状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凤池本草庙堂丞镜一百二十卷，广明乱后遗坠。

高骈在淮南，有赞歌者，末章云："五色真龙上汉时，愿把霓旌引烟策。"公说，乃辟为从事。及公遇害，有识者多嗤其言过也。

贞元末，许孟容为给事中，权文公任春官，时称权许。进士可不，二公未尝不相闻。

《襄沔记》云："卢有疏水注于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膝头如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示人，小儿不知，欲弄之，辄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于汴水岸掘得鄂公马鞭，表进之，不朽。"皮日休，历太常博士，后从巢寇遇祸。子光业，为吴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帅判官，人京为太仆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进士。

滑州有僧景阳碣，在开元寺。其僧不知何许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红米饭鱼鲙施之令僧餐，其鲙尽化为乳头香。食讫，遣人随之，吐于河内，化为活鱼，踊跃跳出。后迁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绾，咸通中，作越察。于甲仗库创楼，名曰武威。刻石立文曰序楼文名云："名楼以武威，兼义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旧有五花馆，待宾之上地也。故蒋肱上成汭诗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宾馆敢从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敕，徐泗节度使康季荣奏据濠州刺史刘彦谋状：定远县百姓周裕，女小儿，年九岁。今年七月六日，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疮长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吃。后二十九日，载割股上已落肉，与父吃。其周裕至闰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讫。其女小儿于墓侧不归，县司与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获当盛明，亲逢大孝。伏请宣付史馆，并赐旌表门闾。奉敕周小儿方至髫年，允兹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时风。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优恤。

杜悰、郑颢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尚主。

斛律金不解书，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即得。"安禄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点作火把，猛雨中不灭。蜡烛过头把，猛风中不灭。

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贬中丞杨瑱，皆四月晦日。宪皇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韦路作相，贬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高湘高州，崔彦融恩州，韦颜□州，张渎勤州，杜裔休端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唯恩州不回。

韦执谊败，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虔州，陈谏台州，柳宗元柳州，刘禹锡播州，韩晔饶州，凌准连州，程异郴州。

郑珣瑜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处。人吏窥之，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韦保衡、路岩作相，势动天地。附其势者，有牛头阿旁夜叉捷疾之号。二相败，以累谴者数十人。

长安大内有口味库。乾符六年，回禄为灾，自役不置也。

唐末，浙西鹤林寺三桧院、五花亭，胜概也。

大和中入阁，阁内都官班中，有抬眼窃窥上者，觉之。班退，语宰相曰："适省郎班内第几人，忽抬眼抹朕何也?"时裴晋公对曰："省郎庶僚极卑微，不合抬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晋公曰："即与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韩注，多不礼客。有为进士唐珪谒苏使君，阍人不通剌，因上诗曰："江西昔日推韩注，衰水今朝数赵祥。纵使文翁能待客，终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禅律师圭峰密、禅得达磨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序。常披毳衲，持钵乞食于妓院。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发愿曰："乞世世为王，来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间有裴字。闻于中朝。

开元宫掖，竞食黄鱼，故打河阳作池养之，故谓之黄鱼池者。

卢氏说：有官人衣绯，于中书门祗候见宰相求官。人间前任，答曰："某属教坊，作西方师子脚来三十年。"

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县女子姓李氏，号妙法，年六十六，庐墓经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禄山逆乱。被虏劫他乡。闻父亡，欲奔丧。又以有一子，不忍分离，遂割一乳，留别孩子而奔丧。既而号恸擗踊，遂烧一指，以启告先灵。又以不见灵柩，志欲庐墓。兄弟不许，遂以刀刺心见其志。竟开埏道，见棺榇尘土，以舌舐之，又以发拭棺上尘埃。自是庐舍墓侧，往往有异鸟翔集。其坟上先无树木，李氏手自栽植杂树一千根，并高数尺。初庐墓数年，又遇母疾，渐至危殛。李氏每见母饮，即饮，母食，即食。或呕涎唾，并皆尝之。无几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为记，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庐州巢县百姓张进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经一十三年乃亡。殡后，进昭自截左腕，庐于墓侧。

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百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乐音郎君。

归少师（崇制）宅，子弟极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则庭立之，送归蓝田，供笋蕨，体减方还。多时则姊监泣告，俾归浣濯。

宣皇于内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宰臣谏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

大中酷好科名，帝于内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内官近多知书，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为相，势倾朝野。及得罪谴斥，人为作诗云："蒿棘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内视具僚忘匕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肯有余波达鬼村。"又一首云："气势凌云威触天，权倾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故攀。画阁不开梁鸗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虑惆怅，流水斜阳出武关。"此温飞卿诗也。

归登书经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称此龟字。

高祖朝，严甘罗，武功人，行劫为吏所拘。上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对曰："饥寒交切，所以为盗。"上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之罪也。"赦之。

郑仁表，洎之次子，仁规之弟。恃才傲物，士人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云，人瑞有郑仁表。"

僖皇即位，萧仿、崔彦昭秉政，素恶刘邺，乃罢邺知政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是日邺押班宣麻，通事引邺内殿谢，不及笏记。邺自撰十余句，语曰："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帝为之恻然。邺，三复之子，赞皇门人也。

岐王薨，册让皇帝，凡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麞鹿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仪，并无所凭。"遂减省之。

张循宪为侍御史，长安中为河东采访使荐蒲州人张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官秩授之。则天召，垂帘与之语。嘉贞奏曰："以臣草莱，得人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云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郭太后贵极终八朝，代之外孙，德之外生，顺之亲妇，宪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

建中中，戴竿三原妇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历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剥洛阳尉苗登有尾长二尺余。

贾耽为滑州节度使。酸枣县有一下俚妇，事姑不敬。姑年甚老无目，晨飧，妇以饼裹犬粪授姑，姑食觉异，留之。其子出还，姑问其子："此何?响者妇与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顷雷震发，若有人截妇人首，以犬首续之。耽令牵行于境内，以戒不孝者。时人谓之犬头妇。

李佑为淮西将，元和十二年，送款归家。裴令公破元济八城，汉军有剥妇人衣至倮体者。佑妇姜氏怀妊五月，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归。一夕复苏，传以神药，满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

河南裴章者，其父胄尝镇荆州。门僧昙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时为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过于其父。章弱冠，父为娶妻李氏女。及四十余，章从

职太原，弃妻于洛中，过门不入，别有所牵。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鬆髻，读佛书蔬食。又十年，严绶尚书自荆州移镇太原，昙照随之。章因见照叙旧，久之谓曰："贫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贵，今则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启之，照曰："夫人生魂诉于上帝，以非命处君。"后旬日，为其下以刃划腹于浴器中，五脏堕，伤风遂死。

王丝为相，为妾造宝应寺，宏丽无比，为识者所嗤。

郑覃历官三十余任，示尝出都门，便登相位，以至于终。

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遭黜落。琼甚惋愤，乃赍百金，诣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上天，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岁，无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须上可挂一弓。

唐李佐，山东名族。年少时，因安史乱，失其父。后擢第有令名，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告佐，往迎于殡葬徒中。归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纯也。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归，未与流辈诀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齑数瓮，薄饼十盘。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醉申诀，无恨矣。"佐承教，数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声，凡百皆和。俄相扶坌出，不知所往。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入山，数日而卒。

唐韩干善画马，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干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立画焚之。数日出，有人揖而谢："蒙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匹，不知其来，干取用之。

河间王孝恭，才知识略，特出于众。初受诏征辅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变成血，满坐惊畏，左右不测。孝恭曰：自无负神明，此变应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枭公祏以献。时人服其先见。

明皇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尝与之夜燕，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不能为也。"终不杀之，卒乱中原。

元德秀贫时，其兄早亡，有遗孤期月，其嫂又丧，无乳哺之。德秀昼夜哀号，抱其子即以已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长大。德秀官鲁山令，有清政，化惠于一邑，阖境歌之。

卢群居郑之圃田，读书业成，东游淮海，求索得千缣，西之长安。闻桑道茂善相术，车马阗门，群倾囊奉之。桑生曰："吾常以善恶鉴于时，士所惠者涓埃而已。今贶余盖以多，其旨何哉？"群答曰："少为业已就，西来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将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群曰："乞自三事以下造问公者，唯言近有一卢群自东来，十年持世间重柄，贵不可及，即是愿（一作配）分。"于是桑生昌言于时贤。不旬辰之内，凡京国重位名士，皆造群门，同力申荐。代宗闻其名召见，一拜拾遗，累官至郑滑节度使。

太宗谓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绝："一曰博闻，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辞藻，五曰忠直。"图形陵烟阁，年八十一终。

清泰朝，李专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叹。时韩昭裔已登庸，因赐之诗曰："昭裔登庸汝未登，凤池鸡树冷如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饭僧。"

长兴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遗直史馆。谏官直馆，自拙始也。迩后畿赤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为秦王六军判官，素不协意。及从策拥兵之际，与高辇并辔，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诛王詹事矣。"史洪肇尝与大臣饮于窦贞固之第，以夙愤激苏逢吉，举爵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苏、史有隙。

阳邠起于小吏，及为相，常言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常'写'尝'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自此后始不在清议。

王师范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无辞，辄有长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汉隐帝赐诸伶锦袍玉带，史肇夺之还官，曰："健儿戍边，寒暑未有优恤，尔辈不当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得嘉明皇之功，以其属五百骑，号曰横冲，都侍于帐下。故两河间目为李横冲。

于邺除工部郎中，时尚书卢文纪讳业，甚不平，陶铸欲请换曹；其夕邺雉经。卢尚书贬石州司马。于、卢之器固小也，然过在执政。

赵光逢为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问其兄，语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请不言中书事。"其端静也如此。

葛从周有殊功，镇青社，人语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

杨尚书昭俭退居华下，自题家园以见志曰："池莲憔悴无颜色，园竹低垂减翠阴，园竹池莲莫惆怅，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钟离令王仁岫，善功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须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从一至十起，坎为初巡指八方，以方为首。八卦既毕，却取其阴，横九竖十，积为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颠倒呼命，瞻前顾

后，逐位取了。须是明其九九正文，进退精熟，方可入于诸法，次第加减。一位因望折倍减，五门不杂于五曹，五曹秤尺地仓金，五数悉通于一位。或遇前后隔位，即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减并繁，别以闰牌而贴之。总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既转移而得理，则丝忽而无差。但用诸法径门，取其简要，若类鼓珠之法，且凝滞于乘除。此法乃至开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体例耳。"

法眼姓鲁，雪峰姓曾。或问雪峰师何姓也？答曰："鲁人不系腰。"却问法眼师何姓也？答曰："雪峰系腰带。"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入绝塞，正画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灿然。问蕃人，云：'所谓笪却日也。以此为常。'顷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尝于无定河，见人胫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

后唐太祖尝随火征庞勋，临阵出没如神，号为火龙子。

王审知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审知据闽中，为潮立庙。庙水西，故俗谓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命，燕于内殿，悉会戚属。又命叶子戏，广王忽不掷，目梁祖曰："朱三，你爱他许大官职，久远家族得安稳否?"于是掷戏具于阶，抵其盆而碎之。

刘坦状元及第，为维扬李重进书记。好酒，李常令酒库："但书记有客，无多少供之。"寻为掌库吏颇忮之，须索甚艰，因大书一绝于厅之屏上云："金殿试回新折桂，将军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犹难得，辜负扬州管记名。"未几重进望日，复谒于坦，读之忽悟，曰："小吏□酒于书记也。"立命斩之。坦不怿，凡数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枢密使制，自周祖始，汉隐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骚雅，有道之士。故西枢王公朴尝爱其警策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补阙亦赠其诗云："供奉三朝四十年，圣时流落发衰残。贪将乐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换好官。"近有商训者，善吹笙，亦籍教坊，为都知，能别五音，知吉凶。复得画之三昧，山水不下关、李。

王延彬独据建州，称伪号。一旦大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

马全节为邺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襕，诣县庭谒拜。县令沈遘辟之，节曰："父母之乡，自合致恭，勿让也。"州里荣之。

孙光宪从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尝遗水仙花数本，植之水器中，经年不萎。

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背曰："儿将来国之梁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鸿鹣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李亚子。

杨恽内侍，字道济。僖皇末，权枢密，出为浙西监军。朱梁篡后，窜身投武肃，居越中。长八尺，有黄白法，善壬课，事馔至精，四季皆牓厨。手写九经、三史、百家，用蒲薄纸，字如蝇头。年九十余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亦行于东南，然其辞甚平。后孟蜀末，杨士达亦撰五十篇，颇讽时事。士达子举正，端拱二年进士，终职方员外郎。

长兴元年二月，郊祀赦。内外群臣职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与改里乡名号。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骑猎为业。胡人三十辈，于大山中，见飞鸟甚众，鹘鸪于一谷中。众胡就之，见一小儿，约才二岁已来，众鸟衔果实而饲之。众胡异之，遂收而众递养之。成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言朱耶者，讹也。

天成中，帝谓侍臣曰："自古铁券其事如何?"赵凤对曰："此则帝王誓文，赐其子子孙孙，长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赐，惟三人耳。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之危疑，事虑朝夕。"嗟叹久之。赵凤曰："帝王所执，故知不必铭金镂石。"帝曰："敢不深诫。"

忠懿王在钱塘，显德中，有民沈超者，负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当日来。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屡追不到；妻系半日，不召自来。倚门之义稍轻，结发之情太重，领于市心，军令处分。"又大貂曹公镇青海，有盗魁累犯当死，皆会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举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屡为民患，将军之令必行。"乃从极典。

陶穀，小名铁牛。李涛常有书与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彦谦之孙也，以石晋讳，改姓焉。

大唐新语

[唐]刘　肃撰　王宏治整理

《大唐新语》十三卷，唐刘肃撰。刘肃，生卒不详，仅知其宪宗元和年间（八〇六——八二〇）曾历江都县、浔阳县主簿。本书记载自唐初至大历（六一八——七七九）的国史旧闻，其体例模仿《世说新语》，分列“匡赞”、“规谏”、“极谏”、“刚正”等三十门，作者自称其书“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四库馆臣因其中有“谐谑”一门，斥其“繁芜猥琐，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体例”，将之贬入“小说家类”，但这并不能降低其史料价值。该书原名《唐新语》，明人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今复原为《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以明嘉靖潘玄度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传世最广，这次是以商浚《稗海》本为底本整理。

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书，《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编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

时元和丁亥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卷　一

匡赞第一

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闻于太宗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建平县男，补文学馆学士。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贞观初，为右仆射，玄龄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公为仆射，当须大开耳目，求访贤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闻听受词诉，日不暇给，安能为朕求贤哉！”自是，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如晦、玄龄引进之，如不及也。太宗每与玄龄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二人相须，以断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谓虞世南曰：“吾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物化，实痛于怀。卿体吾意，为制碑也。”后太宗尝新瓜美，怆然悼之，辍其半，使置之灵座。及赐玄龄黄银带，因谓之曰：“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惟独见公。”泫然流涕。以黄银带辟恶，为鬼神所畏，命取金带，使玄龄送之于其家也。

魏征常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已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征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征诘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夷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反朴素，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征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踣之。及征

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水，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乂安。如此事，朕并兼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然文武之烈，未尝无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校量，将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闻：'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太子承乾既废，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乃谓侍臣曰："青雀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后，当为陛下煞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固当天性。我见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进曰："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持国执权为天子，而肯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顷立承乾，后宠魏王，爱之逾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须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内。翌日，御两仪殿，群臣尽出，诏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谓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无忌争趋持，上抽佩刀，无忌等惊惧，遂良于手争取佩刀，以授晋王。因请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晋王"。无忌等曰："谨奉诏。异议者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也，宜拜谢之。"晋王因下拜。移御太极殿，召百寮，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皆称"万岁"。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征应，岂使徒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烦，承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纳之。

则天朝，默啜陷赵、定等州，诏天官侍郎吉顼为相州刺史，发诸州兵以讨之，略无应募者。中宗时在春宫，则天制皇太子为元帅，亲征之。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贼既退，顼征还，以状闻。则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谓顼曰："卿可于众中说之。"顼于朝堂昌言，朝士闻者喜悦。诸武患之，乃发顼弟兄赃状，贬为安固尉。顼辞日，得召见，涕泪曰："臣辞阙庭，无复再谒请言事。臣疾亟矣，请坐筹之。"则天曰："可。"顼曰："水土各一盆，有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和之为泥，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分泥为佛，为天尊，有竞乎？"则天曰："有。"顼曰："臣亦为有。窃以皇族、外戚，各有区分，岂不两安全耶！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间，则居必竞之地。今皇太子万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则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项与张昌宗同供奉控鹤府，昌宗以贵宠惧不全，计于顼。顼曰："公兄弟承恩泽深矣，非有大功，必无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岂唯全家，当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顼所谋。"昌宗涕泣，请闻之。顼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间屡言之。几一岁，则天意乃易，既知顼之谋，乃召顼问。顼对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顾托于陛下，当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兴复唐室，顼有力焉。睿宗登极，下诏曰："曩时王命中圮，人谋未辑，首陈反正之议，克创祈天之业，永怀忠烈，宁忘厥勋，可赠御史大夫。"

则天以武承嗣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何也？"则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亲，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则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夺，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宝位，其遽安乎？且陛下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乎？事之去矣。"则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罢承嗣政事。

长安末，张易之等将为乱。张柬之阴谋之，遂引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为将，委以禁兵。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晖等率兵，将至玄武门，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于东宫，启曰："张易之兄弟，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无罪幽废，人神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启忠勇，北门将军、南衙执政，克期以今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如圣躬不康何？虑有惊动，请为后图。"同皎讽谕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马，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等于迎仙院。则天闻变，乃起见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儿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往者，天皇弃群臣，以爱子托陛下。今太子年长，久居东宫，将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诛凶竖，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内难，则天意人事，归乎李氏久矣。今圣躬不康，神器无主，陛下宜复子明辟，以顺亿兆神祇之心。臣等谨奉天意，不敢不请陛下传立爱子，万代不绝，天下幸甚矣。"则天乃卧不语，见李湛曰："汝是诛易之兄弟人耶？我养汝辈，翻见今日。"湛不敢对。湛，义府之子也。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

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时太平公主将有夺宗之计，于光范门内乘步辇，俟执政以讽之，众皆恐惧。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于天下，真杜稷主，安敢妄有异议。”遂与姚崇奏：“公主就东都，出宁王已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公主闻之，大怒。玄宗惧，乃奏崇、璟离间骨肉，请加罪黜，悉停宁王已下外授。崇贬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苏颋，神龙中给事中，拜修弘文馆学士，转中书舍人。时父瓌为宰相，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属机事填委，制诰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后为中书侍郎，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瓌皆顺从其美。璟甚悦之，尝谓人曰：“吾与彼父子，前后皆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献可替否，罄尽臣节，瓌过其父也。”后罢政事，拜礼部尚书而薨。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将举猎，闻瓌丧出，怆然曰：“苏瓌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初，姚崇引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召崇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知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迄为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太山，祠睢上，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尚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及薨，玄宗为之罢元会，制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年；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说，星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赜。挹而莫测，仰之弥高。释义探系表之微，英词鼓天下之动。昔传风讽，绸缪岁华。含春谷之声，和而必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与国，则天衢以通；济同以和，则朝政惟允。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吁嗟不慭，既丧斯文，宣室余谈，洽若在耳；玉殿遗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贤，良深震悼。是用当宁抚儿，临乐撤悬，罢称觞之仪，遵往禭之礼。可赐太师，赙物五百段。”礼有加等，儒者荣之。

开元中，陆坚为中书舍人，以丽正学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拟，过为丰赡，谓朝列曰：“此亦何益国家，空致如此费损。”将议罢之。张说闻之，谓诸宰相曰：“说闻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造池台，或耽玩声色。圣上崇儒重德，亲自讲论，刊校图书，详延学者。今之丽正，即是圣主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所费者细，所益者大。陆子之言，为未达也。”玄宗后闻其言，坚之恩眄，从此而减。

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明，陈有德教，周则兽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觉得扶翰捧瀫者哉！”

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送就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书，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曰：“禄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误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之先觉，诏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业者，辅相之臣。生则保其雄名，殁则称其盛德。饰终未允于人望，加赠实存于国章。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于社稷，先觉合于蓍龟，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从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赐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规谏第二

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直来冲马，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而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善之，因命罢猎。

太宗，有人言尚书令史多受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太宗将杀之，裴矩谏曰：“陛下以物试之，遽行极法，使彼陷于罪，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乃免。

太宗尝罢朝，自言：“杀却此田舍汉！”文德皇后

问："谁触忤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于庭。太宗惊曰："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妾备后宫，焉敢不贺！"于是太宗意乃释。

张玄素，贞观初，太宗闻其名，召见，访以理道。玄素曰："臣观自古已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缪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纳之。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沣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沣川官属。魏征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仿阙庭法式；朝觐；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如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舍不问。

谷那律，贞观中为谏议大夫，褚遂良呼为"九经库"。永徽中，尝从猎，途中遇雨。高宗问："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不漏也。"意不为畋猎。高宗深赏焉，赐那律绢帛二百匹。

魏知古，性方直，景云末为侍中。玄宗初即位，猎于渭川，时知古从驾，因献诗以讽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驱盛礼张。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奔走来未及，翾飞岂暇翔。蜚熊从渭水，瑞翟相陈仓。此欲诚难纵，兹游不可常。子云陈《羽猎》，僖伯谏渔棠。得失鉴齐楚，仁恩念禹汤。邕熙谅在宥，亭毒匪多伤。《辛甲》今为史，《虞箴》遂孔彰。"手诏褒美，赐物五十段。后兼知吏部尚书，典选事，深为称职。所荐用人，遂咸至大官。

卷　二

极谏第三

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三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搜狩，须顺四时。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赉。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岂此物乎？"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择。愿陛下纳选贤才，以为僚友，则克崇磐石，永固维城矣。"高祖览之，悦，赐帛百匹，遂拜为侍书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按《周礼》，均工乐胥，不得参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为伶人衣也。'惟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俱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高祖竟不能从。

苏长，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后，其行台仆射苏长以汉南归顺，高祖责其后服，长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高祖与之有旧，遂笑而释之。后从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长对曰："陛下畋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有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每优容之。前后匡谏讽刺，多所弘益。

张玄素为给事中，贞观初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上书极谏，其略曰："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且陛下今时功力，何异昔日，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深愿陛下思之。无为由余所笑，则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且陛下初平东都，太上皇敕，高门大殿，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天下称为至德。今若不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取舍顿异，何以昭示万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赐采三百匹。魏征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马周，太宗将幸九成宫，上疏谏曰："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二百余里，銮舆动轫，俄经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脱上皇情或思感，欲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意只为避暑，则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

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载。太宗称善。

皇甫德参上书曰：“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是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征进曰：“贾谊当汉文之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三，可为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则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责之。（否则）于后谁敢言者。”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徐充容，太宗造玉华宫于宜君县，谏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切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所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无功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岂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作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则人胥悦矣。”词多不尽载。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坚之姑也。文彩绮丽，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时人伤异之。

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玄龄等拜谢。魏征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等谢。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龄等问既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臣实不喻。”太宗深纳之。

总章中，高宗将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以为非便。高宗闻之，召五品已上，谓曰：“帝五载一巡狩，群后肆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如闻中外，咸谓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陛下巡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既见明敕施行，所以不敢陈黩。奉敕顾问，敢不尽言。伏以高黎虽平，扶余尚梗，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寡少，供待车驾，备挺稍难。臣闻中外，实有窃议。”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故老，搜狩即还。”遂下诏，停西幸，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使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传忠鲠，能献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丝百匹，迁祠部员外。

李君球，高宗将伐高黎，上疏谏曰：“心之痛者，不能缓声；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隐情。且食君之禄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禄，其敢爱身乎？臣闻《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兵者，凶器；战者，危事。故圣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尽，恐府库之殚，惧社稷之危，生中国之患。且高黎小丑，潜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圣化，弃其地不足以损天威。”文多不载，疏奏不报。

中书令郝处俊，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臣议之，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处俊已殁，孙象竟被族诛。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是，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龟鼎焉。

周兴、来俊臣罗织衣冠，朝野惧慑，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谏曰：“臣闻陈平事汉祖，谋疏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十斤，行反间之术。项羽果疑臣下，陈平之计遂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如当有凶慝，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后除国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祸。伏乞陛下回思迁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臣得殁为忠鬼，孰与存为谄人。如罗织之徒，即是疏间之渐，陈平反间，其远乎哉？”遂为俊臣所构，放于岭表。俊臣死，征还，途次桂阳而终，赠济州刺史。中宗朝，追复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累迁内史。后以赃罪那，流于岭南而死。楚客无他材能，附会武三思。神龙中，为中书舍人。时西突厥阿史那、忠节不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请发兵以讨西突厥，不纳元振之奏。突厥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闻四牡项领，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罚无舍。谨按宗楚客、纪处讷等，性唯险诐，志越谿壑。幸以遭遇圣主，累忝殊荣，承恺悌之恩，居弼谐之地，不能刻意砥操，忧国如家，微效涓尘，以裨川岳。遂乃专作威福，敢树朋党。有无君

之心，阙大臣之节。潜通猃狁，纳贿易赀；公引顽凶，受赂无限。丑闻充斥，秽迹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状难测。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赃私，取怨外国。论之者取祸以结舌，语之者避罪而钳口。晋卿昔居荣职，素阙忠诚，屡以严刑，皆由黩货。今又叨忝，频沐殊恩，厚禄重权，当朝莫比。曾无悛改，乃徇赃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谬忝公直，义在触邪，请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从，遽令与琬和解。俄而韦氏败，楚客等咸诛。

苏安恒博学，尤明《周礼》、《左氏》。长安二年，上疏谏请复子明辟，其词曰：“臣闻：忠臣不顺时而取宠，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过；臣道不轨，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据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风易俗？惟陛下思之：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陵？”疏奏不纳。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将杀之，赖朱敬则、桓范等保护获免。后坐节愍太子事，下狱死。睿宗即位，下诏曰：“苏安恒文学立身，鲠直成操，往年陈疏，忠谠可嘉。属回邪擅权，奄从非命，与言轸悼，用恻于怀。可赠谏议大夫。”

张柬之既迁则天于上阳宫，中宫犹以皇太子监国，告武氏之庙。时累日阴翳，侍御史崔浑奏曰：“方今国命初复，正当徽号称唐，顺万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庙？庙宜毁之，复唐鸿业，天下幸甚！”中宗深纳之。制命既行，阴云四除，万里澄廓，咸以为天人之应。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上书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斩月将。黄门侍郎宋璟执奏，请按而后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侧门，迎谓璟曰：“朕以为已斩矣，何以缓之？”命促斩。璟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大怒，璟曰：“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乃流月将于岭南，寻使人杀之。

柳泽，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复旧职，上疏谏曰：“药不毒不可以触疾，词不切不可以裨过。是以习甘旨者，非摄养之方；迩谀佞者，积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纳姚、宋之计，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意不可违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为正者衔冤，附伪者得志。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耶？”睿宗遂从之，因而擢泽，拜监察御史。

倪若水为汴州刺史，玄宗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鸡鹔及诸水禽，上疏谏曰：“方今九扈时忙，三农并作，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采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力倦担负，食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粮。道路观者，莫不言陛下贱人而贵鸟。陛下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则鸡鹔之类，曷足贵也！陛下昔龙潜藩邸，备历艰危，今氛侵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于后庭；职贡珍奇，盈于内府。过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将鸟稍多。卿见奏之，词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以处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鲠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谠，深用喜慰。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禄山，天宝末请以蕃将三十人代汉将。玄宗宣付中书令即日进呈，韦见素谓杨国忠曰：“安禄山有不臣之心，暴于天下。今又以蕃将代汉，其反明矣。”遽请对。玄宗曰：“卿有疑禄山之意耶？”见素趋下殿，涕泗且陈禄山反状。诏令复位，因以禄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诏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为图矣。”见素自此后，每对见，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销其难，请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许为草诏，讫，中留之，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且观其变。璆琳受赂而还，因言无反状。玄宗谓宰臣曰：“必无二心，诏本朕已焚矣。”后璆琳纳赂事泄，因祭龙堂，托事扑杀之。十四年，遣中使马承威赍玺书召禄山曰：“朕与卿修得一汤，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华清宫。”承威复命，泣曰：“臣几不得生还。禄山见臣宣进旨，踞床不起。但云：‘圣体安稳否？’遽令送臣于别馆。数日，然后免难。”至十月九日，反于范阳，以诛国忠为名，荡覆二京，窃弄神器，迄今五十余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向使师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诚，则猪突豨勇，亦何能至失于中策，宁在人谋，痛哉！

刚正第四

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出为同州刺史。遂良复职，黜仁约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约对曰：“仆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而触物便发。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然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时武侯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不协，而诬奏之。高宗临轩问仁祎，仁祎惶惧，应对失次。仁约历阶而进曰：“臣与仁祎连曹，颇知事由。仁祎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祎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词辩纵横，音旨朗畅。高宗深纳之，乃释仁祎。仁约在宪司，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答曰：“鹛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后为左丞，奏曰：“陛下为官择人，非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尽命之秋。”振举纲目，朝庭肃然。

李义府恃恩放纵，妇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系大理，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或有告之者，诏刘

仁轨鞫之。义府惧谋泄，毙正义于狱。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告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母曰："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义方乃备法冠，横玉阶弹之。先叱义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后跪宣弹文曰："臣闻春鹦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士有）贱而言忠者。"乃庭劾义府曰："臣闻诬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是以隐贼掩义，不容唐帝之朝；窃幸乘权，终齿汉皇之剑。中书侍郎李义府，因缘际会，遂阶通职。不尽忠竭节，对扬王休，策蹇励驽，祗奉皇眷。而乃冯附城社，蔽亏日月，托公行私，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当金风届节，玉露启途，霜简与秋典共清，忠臣将鹰鹯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词不逊，贬莱州司户。秩满，于昌乐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撰《笔海》十卷。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

李昭德，则天朝谀佞者必见擢用，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诣阙请进。诸宰臣诘之，其人曰："此石亦心，所以进。"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岂尽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数凶人，大狱遂罢。以正直庭诤，为皇甫文所搆，与来俊臣同日弃市。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张，反为所搆，云结少年，欲奉太子。则天大怒，下狱勘之。易之引张说为证，召大臣，令元忠与易之、说等定是非。说佯气逼不应。元忠惧，谓说曰："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说叱曰："魏元忠为宰相，而有委巷小儿罗织之言，岂大臣所谓？"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说曰："臣不闻也。"易之遽曰："张说与元忠同逆。"则天问其故，易之曰："说往时谓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之位，此其状也"。说奏曰："易之、昌宗大无知，所言伊周，徒闻其语耳，讵知伊周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绶，臣以郎官拜贺。元忠曰：'无尺寸功而居重任，不胜畏惧。'臣曰：'公当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历代书为忠臣，陛下不遣臣学伊周，使臣将何所学？"说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托为党。然附易之有台辅之望，附元忠有族灭之势。臣不敢面欺，亦惧元忠冤魂耳。"遂焚香为誓。元忠免死，流放岭南。

张易之、昌宗方贵宠用事，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会之。长安末，右卫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审理其状。则天曰："易之已有奏闻，不可加罪。"璟曰："易之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且谋反、大逆，法无容免，请勒就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言发祸从，即入鼎镬。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杨再思遽宣敕命，令（璟出，璟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则天意若解，乃传命令易之就台推问。斯须，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辞谢。拒而不见，令使者谓之曰："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璟谓左右："恨不先打竖子脑破，而令混乱国经，吾负此恨。"时朝列呼易之、昌宗为五郎、六郎，璟独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郑杲谓璟曰："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璟曰："郑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惭而退。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内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由，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非陛下之意，当有危臣，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臣以宪司，位居独坐。今陇蜀无变，不测圣意令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庭故事，请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当别以事诛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礼，将刺杀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寻伏诛。

薛怀义承宠遇，则天俾之改姓，云是驸马薛绍再从叔。或俗人号为"薛师"，猖狂恃势，多度膂力者为僧，潜图不轨。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请按之。则天曰："不可。"矩固请，则天曰："卿去矣，朕即遣来。"矩至台，薛师亦至，踏阶下马，但坦腹于床。将按之，薛师跃马而去，遽以闻则天。则天曰："此道人患风，不须苦问。所度僧，任卿穷按其事。"诸僧流远恶州。矩后竟为薛师之所搆，下狱死。

则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将兵讨之，畏懦不进。比贼退散后，乃奏沧瀛等州诖误者数百家。左拾遗王永礼廷折之曰："素无良吏教习，城池又不完固，遇贼畏惧，苟从之以求生，岂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拥兵数万，闻贼辄退走，失城邑，罪当诛戮。今乃移祸草泽诖误之人以自解，岂为臣之道。请斩懿宗，以谢河北百姓。"懿宗惶惧。诸诖误者悉免。

中宗朝，郑普思承恩宠而潜图不轨。苏瓌奏请按之，以司直范献忠为判官。环奏收曾思。曾思妻得幸于韦庶人，持敕于御前对。中宗屡抑瓌而理普思，应对颇不中。献忠历阶而进曰："臣请先斩苏瓌"。中宗问其故，对曰："苏瓌，国之大臣，荷荣贵久矣，不能先斩逆贼，而后闻。今使其眩惑天听，摇动刑柄，

而普思反状昭露，陛下为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圣躬万福，岂有天耶？臣请死，终不能事普思"。狱乃定，朝廷咸壮之。

中宗反才月余，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韦氏颇干朝政，如则天故事。桓彦范奏曰："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参闻政事。愚臣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事者，无不破国亡家，倾朝继路。以阴干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书》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干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以苍生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叙，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纳。又有故僧惠范、山人郑普思、叶静能等，并挟左道，出入宫禁。彦范等切谏，并不从。后彦范等反及祸。

桓彦范等，既匡复帝室，勋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将诬以不轨诛之。大理丞李朝隐请闻明状。卿裴谭附会三思，异朝隐判，竟坐诛。谭迁刑部尚书，侍御史李祥弹之曰："异李朝隐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会三思，状验斯在，天下闻者，莫不寒心。刑部尚书，从此而得。"略无回避，朝庭壮之。祥解褐监亭尉，因校考为录事参军所挤排。祥趋入，谓刺史曰："录事恃纠曹之权，祥当要居之地，为其妄褒贬耳。使祥秉笔，颇亦有词。"刺史曰："公试论录事状。"遂授笔曰："怯断大案，好勾小稽。隐自不清，疑他总浊。阶前两竞，斗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谭笑之最矣。

宗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恃权势，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门。百寮惕惧，莫敢言者。监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陈其罪状，请收案问。中宗不许。明日，又进密状，乃降敕曰："卿列霜简，忠在触邪，遂能不惧权豪，便有弹射。眷言称职，深领乃诚。然楚客等大臣，须存礼度。朕识卿姓名，知卿鲠直，但守至公，勿有回避。"自此朝廷相谓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谓欤！"累迁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称，历刑部员外、扬州司马。丁母忧，昼夜哀号，水浆不于口。不胜丧而卒。

陆大同为雍州司田，时安乐公主、韦温等侵百姓田业，大同尽断还之。长吏惧势，谋出大同。会将有事南郊，时已十月，长吏乃举牒令大同巡县劝田畴，冀他判司摇动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陆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时劝课，切恐烦劳。"长吏益不悦，乃奏大同为河东令，寻复为雍州司田。长吏新兴王晋，附会太平公主，故多阿党。大同终不从。因谓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为不别求好官？"大同曰："某无身材，但守公直，素无廊庙之望，唯以雍州判佐为好官。"晋不能屈。大同阖门雍睦，四从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质为万年令，有富人同行盗，系而按之。驸马韦擢策马入县救盗者，令质不从。擢乃谮之于中宗。中宗怒，临轩召见，举朝为之恐惧。令质奏曰："臣必以韦擢与盗非亲非故，故当以货求耳。臣岂不惧擢之势，但申陛下法，死无所恨。"中宗怒解，乃释之。朝列贺之，曰："设以获谴，流于岭南，亦为幸也。"

卷　三

公直第五

唐方庆，武德中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与六月同事。方庆辞曰："臣母老，请归养。"太宗不之逼。贞观中，以为藁城令。孙袭秀，神龙初为监察御史。时武三思诬桓、敬等反，又称袭秀与敬等有谋。至是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辞理竟不屈。或报祖雍云："适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袭秀闻之，泫然流泪。祖雍曰："桓彦范负国刑宪，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测，闻其死乃对雍流涕，何也？"袭秀曰："桓彦范自负刑宪，然与袭秀有旧，闻其死，岂不伤耶！"祖雍曰："足下下狱，闻诸弟俱纵酒而无忧色，何也？"袭秀曰："袭秀何负于国家，但于桓彦范有旧耳。公若尽杀诸弟，不知矣；如独杀袭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卧。"祖雍色动，握其手曰："请无虑，当活公。"乃善为之辞，得不坐。

陆德明受学于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号，署为散骑侍郎。王令子师之，将行束修之礼，德明服巴豆散，卧东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绐之痢，竟不与语，遂移病成皋。及入朝，太宗引为文馆学士，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术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终于国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㨗尚守黎阳仓，谓长史郭恪曰："魏公既归于唐，我士众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自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以启魏公，听公自献，则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闻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闻，高祖大悦曰："徐㨗盛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总管，赐姓李氏。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刘洎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若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疋。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永兴之谏，颇因故事。

窦静为司农卿，赵元楷为少卿。静颇方直，甚不悦元楷之为，官属大会，谓元楷曰："如隋炀帝意在奢侈，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农须公矣。方今圣上，躬履节俭，屈一人以安兆庶，司农何用于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众于河南，静上疏极谏，以为不便。又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饷，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丧，许敬宗以言笑获谴。及太宗梓宫在前殿，又垂臂过。侍御史阎玄正弹之曰："敬宗往居先后丧，已坐言笑黜，今对大行梓宫，又垂臂无礼。"敬宗惧获罪，高宗寝其奏，事虽不行，时人重其刚正。

刘仁轨为左仆射，暮年颇以言词取悦诉者。户部员外魏克己断案，多为仁轨所异同。克己执之曰："异方之乐不入人心，秋蝉之声徒聒人耳。"仁辄怒焉，骂之曰："痴汉！"克己俄迁吏部侍郎。

则天朝，豆卢钦望为丞相，请辍京官九品已上两月日俸以赡军，转帖百司，令拜表。群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群官见帖即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辍俸供军，而明公禄厚俸优，辍之可也。卑官贫迫，柰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岂国之柄耶？"钦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礼历阶进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储军国之用，何籍贫官九品之俸，而钦望欺夺之，臣窃不取。"纳言姚琫前进曰："秦汉皆税算以赡军，求礼不识大体，妄有争议。"求礼曰："秦皇、汉武税天下，使空虚以事边。柰何使圣朝仿习之。姚琫言臣不识大体，不知琫言是大体耶？"遂寝。

魏元忠男昇娶荥阳郑远女，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废韦庶人，不克，为乱兵所害，元忠坐系狱。远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状弹曰："郑远纳钱五百万，将女易官。先朝以元忠旧臣，操履坚正，岂独尚兹贤行，实欲荣其姻戚，遂起复授远河内县令，远子良解褐洛州参军。既连婚国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狱，遂诱和离。今日得书，明日改醮。且元忠官历三朝，荣跻十等，虽金精屡铄，玉色常温。远胄虽参华，身实凡品。若言齐郑非偶，不合结缡；既冰玉交欢，理资同穴。而下山之夫未远，御轮之婿已尚。无闻寄死托孤，见危授命，斯所谓滓秽流品，点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颜，重尘清鉴。九流选叙，须有淄渑；四裔遐陬，宜从槟斥。虽渥恩周洽，刑罚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资惩革。请裁以宪纲，禁锢终身。"远从此废弃。朝野咸赏察之公直。

来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庆诜女。侯思正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正事商量，内史李昭德抚掌谓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诸宰问故，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太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乃复辱国耶！"遂寝。思正竟为昭德所绳，榜杀之。

长安末，诸酷吏并诛死。则天悔于枉滥，谓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推勘，递相牵引，咸自承伏。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滥者，更使近臣就狱推问，得报皆自承引。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自周兴、俊臣死，更不闻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岂不有冤滥耶？"夏官侍郎姚崇对曰：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诬而死。告事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灭凶竖，朝庭宴安。今日已后，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吏无反逆者。则天大悦曰："已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乃赐银一千两。

景龙中，中宗尝游兴庆池，侍宴者递起歌舞，并唱《回波词》，方便以求官爵。给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于是宴罢。

安乐公主恃宠，奏请昆明池以为汤沐。中宗曰："自前代已来，不以与人。"不可。安乐于是大役人夫，掘其侧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韦庶人皆往宴焉，令公卿已下咸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后睿宗登位，谓日知曰："朕当时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龙末，朝纲失叙，风教既替，公卿太臣，初拜命者，例许献食，号为"烧尾。"时苏瓌拜仆射，独不献食。后因侍宴，宗晋卿谓瓌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喜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主调阴阳，代天理物。今粒食涌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耳。"晋卿无以对。

中宗暴崩，秘不发丧。韦庶人亲总庶政，召宰相韦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会议。遗诏令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参谋辅政。宗楚客谓韦温曰："今皇太后临朝，宜停相王辅政。且太后于诸王居嫂叔之地，难为仪注，是诏理全不可。"苏瓌独正色拒之，谓楚客等曰："遗诏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温等大怒，遂削相王辅政语，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制诸王及公主邑号，续遣中使宣诏，令更作一佳号。璟奏曰："七子均养，鸣鸠之德。至锡名号，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宠子异，非正家国之大训，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诏。"玄宗从之。

苏瓌，开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蚀之，玄宗素服候变，撤乐减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赈恤，不急之务，一切停罢。瓌与宋璟谏曰："陛下频降德音，勤恤人隐，令徒已下刑尽责保放，惟流、死等色，则情不可宽，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蚀修刑，日蚀修德，或云分野应灾祥，冀合上旨。臣以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女谒不行，谗

夫渐远，此所谓修德。囹圄不扰，甲兵不黩，理官不以深文，军将不以轻进，此所谓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纵日月盈亏，将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耻言浮于行，故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诚动天，不在制书频下。"玄宗深纳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后降韦擢，又降崔铣。诜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为驸马，奏请与其父合葬，敕旨许之。给事中夏侯铦驳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两亡。则生存之时，已与前夫义绝；殂谢之日，合从后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请，却祔旧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纳于幽壤；死而可作，崔诜必诉于玄天。国有典章，事难逾越。铦谬膺驳止，敢废司存！请傍移礼官，以求指定。"朝庭咸壮之。

玄宗将封禅泰山，张说自定升山之官，多引两省工录及已之亲戚。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为次。若颠倒衣裳，则讥议起矣。今登封沛泽，十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果为宇文融所劾。

李辅国扈从肃宗，栖止帷幄，宣传诏命，自灵武列行军司马，中外枢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后，于银台门决事，凡追捕，先行后闻，权倾朝野，道路侧目。又求宰相，肃宗谓之曰："卿勋业则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谓裴冕等速表荐己。肃宗患之，乃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卿与裴冕齑为之所。"华出问冕，冕曰："初无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为也。"复命奏之，上大悦。

清廉第六

李袭誉，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业，及誉为扬州，引雷陂水，又筑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余顷。袭誉性严整，在职庄肃，素好读书，手不释卷。居家以俭约自处，所得俸禄，散给宗亲，余赀写书数万卷。每谓子孙曰："吾不好货财，以至贫乏。京城有赐田一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树，事之可以充衣；所写得书，可以求官。吾殁之后，尔曹勤此三事，可以无求于人矣。"时论尤善之。

郑善果父诚周为大将军，讨尉迟迥遇害。善异性至孝笃慎，大业中，为鲁郡太守。母崔氏甚贤明，晓正道。尝于阁中听善果决断，闻剖析合理，悦；若处事不允，则不与之言。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徇国，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今至方伯，岂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妇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励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绩。炀帝以其俭素，考为天下第一，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入朝，拜左庶子，数进忠言，多所匡谏。迁工部尚书，正身奉法，甚著劳绩。

冯立有武艺，略涉书记，事隐太子。太子诛，左右悉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难。"乃率兵犯玄武门，杀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间搆阻我骨肉，复出兵来战，杀我将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对曰："屈身事主，期于効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叹，悲不自胜。太宗宥之，立谓其所亲曰："逢莫大之恩，终当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人力战，杀获甚众。太宗深嘉叹之。出牧南海，前后牧守，率多贪冒。蛮夷患之，数为叛逆。立不营生业，衣食取给而已。尝至贪泉，叹曰："此吴隐之所酌泉也，饮一杯何足道哉？吾当汲而为食。"毕饮而去。

裴炎有雅望于朝庭。高宗临崩，与舅王德真俱受遗诏辅少主。则天既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将行革命之事。徐敬业举兵于扬州，时炎为内史，示闲暇不急讨。则天潜察之，下炎诏狱。凤阁侍郎胡元范、刘齐贤等庭争，以炎忠鲠无反状。则天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范、贤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则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诛，范、贤亦被废黜。炎将刑，顾谓兄弟曰："可怜官职并自得之，炎无分毫遗，今坐炎流窜矣。"炎虽官达而甚清贫，收其家，略无积聚，时人伤焉。

杨峤为祭酒，谓人曰："吾虽三品，非不荣贵，意常不逾畴昔一尉也。"时议重之。峤祖父休之，事北齐，执政将封为王以宠之。休之固辞，而谓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为侍中，频乞骸骨，诏许之。初，日知将欲陈请，不与妻谋。及还，饰装将出居别业，妻惊曰："家室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辞职也？"日知曰："书生至此已过分，人情无厌，若恣其心，是无止足也。"

李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尚清简，宅舍屋宇，无所增改。尝乘款段，豆卢钦望谓之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叹伏。

冯履谦，七岁读书数万言，九岁能属文。自管城尉丁艰，补河北尉。有部人张怀道任河阳尉，与谦畴旧，饷一镜焉。谦集县吏遍示之，咸曰："维扬之美者，甚嘉也。"谦谓县吏曰："此张公所致也。吾与之有旧，虽亲故不坐，著之章程。吾效官，但以俸禄自守，岂私受遗哉！《昌言》曰：'清水见底，明镜照心。'余之效官，必同于此。"复书于使者，乃归之。闻者莫不钦尚。官至驾部郎中。

卢怀慎，其先范阳人。祖父悊为灵昌令，因家焉。怀慎少清俭廉约，不营家业，累居右职。及乘钧衡，器用服饰无金玉文绣之丽，所得俸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不免匮乏。及薨，赠荆州大都

督，谥曰文成。玄宗幸东都，下诏曰："故检校黄门监卢怀慎，衣冠重器，廊庙周材，讦谟当三杰之一，学行总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辅汉，同季文之相鲁。节邻于古，俭实可师。虽清白莹然，籯金非宝；然妻孥贫窭，儋石屡空。言念平昔，弥深轸悼。宜恤凌统之孤，用旌晏婴之德。宜赐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车驾还京师，望见怀慎别业，方营大祥斋，悯其贫乏，即赐绢五百疋。制苏颋为之碑，仍御书焉。子奂历任以清白闻，为陕郡太守。开元二十四年，玄宗还京师，次陕城顿，赏其政能，题《赞》于其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人多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为国之宝，不坠家风。"天宝初，为晋陵太守。岭南利兼山海，前后牧守赃污者多，乃以奂为岭南太守，贪吏敛迹，人庶爱之。

卷　四

持法第七

戴胄有干局，明法令，仕隋门下省录事。太宗以为秦府掾，常谓侍臣曰："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乃以为大理少卿。杜如晦临终，委胄以选举。及在铨衡，抑文雅而奖法吏，不适轮辕之用，时议非之。太宗尝言："戴胄于朕，无骨肉之亲，但其忠直励行，情深体国，所延官爵以酬劳耳。"其见重如此。

唐临为大理卿，初莅职，断一死囚。先时坐死者十余人，皆他官所断。会太宗幸寺，亲录囚徒。他官所断死囚，称冤不已。临所断者，嘿而无言。太宗怪之，问其故，囚对曰："唐卿断臣，必无枉滥，所以绝意。"太宗叹息久之，曰："为狱固当若是。"因遂见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亲为之考词，曰："形若死灰，心如铁石。"初，临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韦挺责以朝列不肃，临曰："此将为小事，不以介意，请俟后命。"翌日，挺离班与江夏王道宗语，趋进曰："王乱班。"将弹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语。"临曰："大夫亦乱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动。

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无辜，失出则获戾，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纳其言。

张玄素为侍御史，弹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中书舍人张文瓘执"据律不当死"。太宗曰："仓粮事重，不斩恐犯者众。"魏征进曰："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骘遂免死。

李勣征高黎，将引其子婿杜怀恭行，以求勋效。怀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怀恭初辞以贫，勣赡给之；又辞以无奴马，又给之。既而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乃公将我作法则耳。"固不行。勣闻，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时议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怀虑深矣。"

明崇俨为正谏大夫，以奇术承恩。夜遇刺客，敕三司推鞫，其妄承引，连坐者众。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赵仁恭奏曰："此辈必死之囚，愿假数日之命。"高宗曰："卿以为枉也？"仁恭曰："臣识虑浅短，非的以为枉，恐万一非实，则怨气生焉。"缓之旬余，果获贼。高宗善之，迁刑部侍郎。

权善才，高宗朝为将军，中郎将范怀义宿卫昭陵，有飞骑犯法，善才绳之。飞骑因番请见，先涕泣不自胜，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胜，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断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杰曰："法是陛下法，臣仅守之。奈何以数株小柏而杀大臣？请不奉诏。"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仁杰固谏，侍中张文瓘以笏挥令出，仁杰乃引张释之高庙、辛毗牵裾之例，曰："臣闻犯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难。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不难。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陛下不纳臣言，臣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虽不死，朕之恨深矣。须法外杀之。"仁杰曰："陛下作法，悬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岂有罪非极刑，特令赐死？法既无恒，万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今日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编入史。又曰："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后因谏事，高宗笑曰："卿得权善才便也。"时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宠用事，朝廷惧之，仁杰按之，请付法。高宗特原之，仁杰奏曰："虽国之英秀，岂少本立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废王法？必不欲推问，请曲赦之，弃臣于无人之境，以为忠贞将来之戒。"高宗乃许之。由是朝廷肃然。

李日知为司刑丞，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遣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闻，日知果直。

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其奴所告夜醮，敕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天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覆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获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月余，复授侍御史。有

功俯伏流涕，固不奉制。则天固授之，有功曰："臣闻鹿走于山林，而命悬于厨者何？势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从宽行法，必坐而死矣。"则天既深器重，竟授之，迁司刑少卿。时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数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胜纪，时人方之于定国。中宗朝，追赠越州都督，优赐其家，并授一品官。开元初，窦希瑊外戚荣贵，奏请回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时，刑部奏《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给事中崔仁师驳之曰："自羲农以降，或设狱而人不犯，或画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为称首。及其叔世，乱狱滋繁。周之季年不胜其弊。刑书原于子产，峭洞起于安于，秦严其法，以至于灭。"又曰："且父子天属，昆弟同气。诛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顾，何爱兄弟？"文多不尽载，朝廷从之。

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笥，令其弟子诣阙告之。则天大怒，命御史裴怀古推按，便行诛决。怀古穷其根本，释净满而坐告者，以闻，则天惊怒，色动声战，责怀古宽纵。怀古执之不屈。李昭德进曰："怀古推事疏略，请令重推。"怀古厉声而言曰："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执一，奈何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守平典，庶无冤滥，虽死不恨也。"则天意解，乃释怀古。后副阎知微和亲于突厥，突厥立知微为南面可汗，而入寇赵、定。怀古因得逃归，素羸弱不堪奔驰，乃恳诚告天，愿投死南土。倦而寝，梦一僧，状如净满者，引之曰："可从此路出。"觉而从之，果获全。时人以为忠恕之报。

魏元忠、张说为二张所搆，流放岭南。夏官侍郎崔贞慎、将军独孤祎之、郎中皇甫伯琼等八人并追送于郊外。易之乃设诈告事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则天命马怀素按之，曰："此事并实，可略问，速以闻。"斯须，中使催迫者数焉，曰："反状皎然，何费功夫，遂至许时？"怀素奏请柴明对问，则天曰："我亦不知柴明处，但握此状，何须柴明？"怀素执贞慎等无反状，则天怒曰："尔宽纵反者耶！"怀素曰："魏元忠以国相流放，贞慎等以亲故相送，诚则可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诛，英布奏事尸下，汉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岂加追送者罪耶？陛下当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则天曰："尔欲总不与罪耶？"怀素曰："臣识见庸浅，不见贞慎等罪。"则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时朱敬则知政事，对朝堂执怀素手曰："马子，马子！可爱，可爱！"时人深赏之。

则天朝，或罗告驸马崔宣谋反者，敕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家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杀之，投尸于洛水。"行岌按无状。则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则天曰："崔宣反状分明，汝宽纵之。我令俊臣勘当，汝无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须状实。若顺旨妄族人，岂法官所守？臣必以为陛下试臣矣。"则天厉色曰："崔宣若实杀妾，反状自然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实，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无悔也。"行岌惧，逼宣家访妾。宣再从弟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致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疋，雇刺客杀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于台侧，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言行无缺，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侧门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称云："崔家雇人刺我，请以闻。"台中惊扰。思竞素重馆客，馆客不之疑，密随之行，到天津桥，料其无由至台，乃骂之曰："无赖险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思竞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学，明法理。则天朝，长安市屡非时杀人，履霜因入市，闻其称冤声，乘醉入兵围中，大为刑官所责。履霜曰："刑人于市，与众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请详其按，此据令式也，何见责之甚？"刑官唯诺，以按示之。时履霜详其案，遂拔其二。斯须，监刑（御史）至，诃责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当刑能申理者，加阶而编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闻，两囚竟免。由是名动京师。他日，当刑之家，或可分议者，必求履霜详案，履霜惧不行。死家讲于主司，往往召履霜详究，多所全济。补山阴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固辞不受曰："不辞受此，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后为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宪问》五卷，撮刑狱之机要。

僧惠范，恃权势逼夺生人妻，州县不能理。其夫诣台诉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将奏之，台中惧其不捷，请寝其议，登曰："宪司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为岐州刺史。时议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谓欤！"

李承嘉为御史大夫，谓诸御史曰："公等奏事，须报承嘉知；不然，无妄闻也。"诸御史悉不禀之，承嘉厉而复言。监察萧至忠徐进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权，岂有奏事先咨大夫？台无此例。设弹中丞、大夫，岂得奉谘耶？"承嘉无以对。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诖误坐者四百余人，将隶于司农，未即路，系州狱。大理评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时宰相切责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卿）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见执政。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云'见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并系

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覆诘对，至于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昭道迁监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万福等十人次于巴阳滩，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万春驿，方睡，见此十人祈哀。才寤觉，至于再三。乃召驿吏问之，驿人对如梦。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尸，具酒殽以酹之。观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县，备棺椟归之故乡。征人闻者，无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刘少征凭恃岑义亲姻，颇黩于货。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义嘱替否以宽其罪。替否谓同列曰：“少征恃势贪暴，吾忝宪司，奈何惧势宽纵罪人，以侮王法！”少征竟处死。

开元中，申王㧑奏：“辰府录事阎楚珪，望授辰府参军。”玄宗许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奉旨，王公驸马所有奏请，非降墨敕，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请停。”诏从之。

肃宗初克复，重将帅之臣，而武人怙宠，不遵法度。将军王去荣打杀本县令，据法处尽。肃宗将宥之，下百寮议。韦陟议曰：“昔汉高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杀人者生。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陟尝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毡展庆，曾不立班；朱绂承荣，无宜卧拜。”时人推其强直。

政能第八

武德中，以景命惟新，宗室犹少，至三从弟侄皆封为王。及太宗即位，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便乎？”封德彝对曰：“不便。历观往古，封王者当今最多。两汉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疏远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汉之贾、泽，并不得滥居名器，所以别亲疏也。”太宗曰：“朕为百姓理天下，不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于是疏属，悉降爵为公。

狄仁杰因使岐州，遇背军士卒数百人，夜纵剽掠，昼潜山谷，州县擒捕系狱者数十人。仁杰曰：“此途穷者，不辑之，当为患。”乃明榜要路，许以陈首。仍出系狱者，禀而给遣之。高宗喜曰：“仁杰识国家大体。”乃颁示天下，宥其同类，潜窜毕首矣。

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闻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决长卢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

高宗朝，司农寺欲以冬藏余菜出卖与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去园葵，况临御万乘，而卖鬻蔬菜。”事遂不行。

员半千，本名余庆，与何彦光师事王义方。义方甚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改名半千。义方卒，半千、彦光皆制师服。上元初，应六科举，授武陟尉。时属旱歉，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县令不从。俄县令上府，半千悉发仓粟，以给百姓。刺史郑齐宗大怒，因而按之，将以上闻。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存抚使，谓齐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对曰：“臣观载籍多矣，或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则天利，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战？”高宗深嗟赏，对策上第，擢拜左卫渭上参军，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辞，则天曰：“久闻卿，谓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烦卿，且留待制也。”前后赐绢千余疋。累迁正谏大夫，封平凉郡公。开元初卒。

郑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阴尉应制，则天临轩，问何者为忠，诸应制者对，率不称旨。惟忠曰：“臣闻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则天幸长安，惟忠待制引见，则天曰：“朕识卿，前于东都，言忠臣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黄门侍郎。时议禁岭南首领家蓄兵器，惟忠议曰：“夫为政不可骤革其习俗，且《蜀都赋》云：‘家有鹤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岂无惊挠耶？”事遂不行。

司农卿姜师度明于川途，善于沟洫。尝于蓟北约魏帝旧渠，傍海新创，号曰“平虏渠”，以避海难，馈运利焉。时太史令傅孝忠明于玄象，京师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窥天，姜师度一心看地。”言其思穿凿之利也。

则天将不利王室，越王贞于汝南举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余人，没官人五千余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时狄仁杰检校刺史，哀其诖误，止司刑使，停斩决，飞奏表曰：“臣欲闻奏，似为逆人论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非其本心，愿矜其诖误。”表奏，特敕配流丰州。诸囚次于宁州，宁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携哭于碑侧，斋三日而后行。诸囚至丰州，复立碑纪德。初，张光辅以宰相讨越王，既平之后，将士恃威，征敛无度，仁杰率皆不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耶？何征发之不赴？仁杰，汝南勃乱，一越王耶？”仁杰曰：“今一越王已死，而万越王生。”光辅质之，仁杰曰：“明公亲董戎旃二十余万，所在劫夺，远迩流离，创钜之余，肝脑涂地。此非一越王死而万越王生耶？且胁从之徒，势不自固，所以先著纲理之也。自天兵暂临，其弃城归顺者不可胜计，绳坠四面成蹊，奈何纵求功之人，杀投降之士？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将请尚方断马剑，斩足下，当北面请命，死犹生也。”遂为光辅所谮，左授复州刺史寻征还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为立生祠。迁内史，及薨，朝野凄恸。则天赠文昌左相。中宗朝，赠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国公，哀荣备于三

朝，代莫与为比。

韦景骏为肥乡令，县界漳水，连年泛滥。景骏审其地势，增筑堤防，遂无水患，至今赖归。时河北大饥，景骏躬自巡抚贫弱，人吏立碑，以纪其德。肥乡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泪下呜咽，仍取《孝经》与之，令其习读。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迁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弥日。有童幼数人，年甫十岁，亦在其中，景骏谓之曰："计吾北去，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比闻长老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得瞻睹，不觉欣恋，倍于常也。"终于奉先令。子述，开元、天宝之际，为工部侍郎，代吴兢修国史。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论盐铁曰："臣闻汉武帝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匮之甚，实百当今。然而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富，济人盛事也。臣实谓当今宜行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者，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余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余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谓然。"文多不尽载。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甘分。"杰察其状，非不孝子也。谓寡妇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无悔乎？"寡妇曰："子无赖，不顺母，宁复惜之！"杰曰："审如此，可买棺木来取儿尸。"因使人侯其后。寡妇既出，谓道士曰："事了矣。"俄将棺至，杰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妇执意如初。道士立于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伏，曰："某与寡妇有私，常为儿所制，故欲除之。"杰乃杖杀道士及寡妇，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先是，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吐蕃、突厥二寇频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于南界硖石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停军，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虏不复纵。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尽水陆之利。往年粟麦，斛至数千，及元振为都督，一缣易数千斛，军食积数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遗。为凉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为长安令，邠王守礼部曲数辈盗马，承前以上长令不敢按问，奴辈愈甚，府县莫敢言者。皎设法擒捕，群奴潜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惧，尽缢杀悬于街树，境内肃然。出为怀州刺史。历任内外，咸有声称也。

卷　五

忠烈第九

李玄通刺定州，为刘黑闼所获，重其才，欲以为将军。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常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将吏有以酒食馈者，玄通曰："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宽慰。吾当为君一醉。"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曲终，太息曰："大丈夫受国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哉！"以刀溃腹而死。高祖为之流涕，以其子为将军。

刘感镇泾州，为薛仁杲所围，感孤城自守。后督众出战，因为贼所擒。仁杲令感语城中曰："援军已大败，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伪许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败在朝夕。秦王率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埋感脚至膝，射而杀之。垂死，声色愈厉。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谥曰"忠壮"。

常达为陇州刺史，为薛举将仵政所执以见举，达词色不屈。举指其妻谓达："且识皇后否？"达曰："只是一老妪，何足可识？"举奇而宥之。有奴贼帅张贵问达曰："汝识我？"达曰："汝逃奴耶！"瞋目视之。大怒，将杀之，人救获免。及贼平，高祖谓达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诏令狐德棻曰："刘感、常达，当须载之史策。"后复拜陇州刺史。

尧君素为隋炀帝守蒲州，频败义师。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说之，君素悲不自胜。通泣谓君素曰："义兵所临，无不响应。天时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贵。"君素曰："主上委公以关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报效，何为人作说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当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谓之曰："天命有归，隋祚已尽，君何自若，陷身祸败。"君素曰："天下名义，岂妇人所知！"引弓射之，恸哭而去。君素寻知事必不济，要在守厄，数谓诸将曰："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颈以付诸君也。"俄为麾下所杀。后太宗幸河东，嘉其忠节，赠河东刺史。

屈突仲通，隋炀帝所任，留镇长安。义师既济河，通将兵至潼关，以御义师，遂为刘文静所败。通至归东都，不顾家属，文静遣通子寿往喻之。通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为仇雠。"命左右射之。乃下马东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负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见高祖，高祖曰："何见之晚也？"通泣曰："不能尽人臣之节，于此奉见，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曰："忠臣也。"以为兵部尚书。

萧瑀，贞观初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未定也。我当此日，实

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大功而不蒙赏。卿不可以厚利诱，不可以刑戮惧，真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贞臣。”又谓之曰：“卿之守道眇身，古人无以过也。然善恶太明，有时而失。”瑀谢曰：“臣特蒙训诫，惟死忠良。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安金藏为太常工人，时睿宗为皇嗣。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则引佩刀自割，其五脏皆出，流血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以桑白皮缝合之，傅药，经宿乃苏。则天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后丧母，复于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旧源上无水，忽有涌出泉。又李树盛冬开花，大鹿挟其道。使卢怀慎以闻，诏旌其门闾。玄宗即位，追思金藏节，下制褒美，拜右骁卫将军，仍令史官编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长也，少以军功，历右羽林大将军，掌禁兵。神龙初，张柬之谓多祚曰：“将军在北门几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将军击鼓钟鼎食，贵宠当代，岂非大帝之恩。将军既感大帝殊泽，能有报乎？大帝之子见在东宫，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将军诚能报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缘王室，惟相公所使，终不顾妻子性命。”因立盟誓，义形于色，遂与柬之定策诛易之等。以功封辽阳郡王，实八百户。后从节愍太子举兵，遇害，睿宗下诏，追复本官。

张敬之，则天时每思唐德，唯以禄仕，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当入三品，子弟将通由历于天官。有僧泓者，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六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励此儿子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有疾甚危殆，泓师指讷之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间，必不坠矣。”皆如其言。

武三思乱政，寿春周憬，慷慨有节概，与驸马王同皎谋诛之。事发，同皎遇害，憬遁于比干庙自刎，临死谓左右曰：“韦后乱国，宠树奸佞。三思干上犯顺，虐害忠良。吾知其灭亡不久，可悬吾头于国门，观其身首异处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傥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三思果败。

神龙初，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北军入玄武门，斩张易之等，迁则天于上阳宫。柬之勒兵于景运门，将引诸武以诛之。彦范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诛戮，遽解其缚。柬之固争不果。既而权归三思，诸同谋者咸曰：“斩我项者，桓彦范也。”彦范曰：“主上畴昔为英主，素有明断，吾留诸 武，使自致耳。今日事势既尔，乃上天之命，岂人事乎？”寻并流放，为三思所害，海内咸痛之。

节愍太子以武三思乱国，起北军诛之。既而韦庶人与安乐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门，千骑王欢憙倒戈击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县，为宗楚客之党所害。三思尝令子宗训与安乐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积忿恨，遂举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殒身殉难，下诏曰：“曾氏之孝也，慈亲惑于疑听；赵虏之族也，明帝哀而望思。历考前闻，率由旧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罗构间，困于谗嫉，莫顾斧钺，轻盗甲兵，有此诛夷，无不愤惋。今四凶灭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晕之冤，以抒黄泉之痛。可赠皇太子谥曰节愍。”先是，宗楚客、纪处讷、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同谋，请收付狱。”中宗命御史中丞萧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岂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罗织。宗社存亡，实在于此。臣虽至愚，窃为陛下不取。《汉书》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愿陛下详之。且往者则天欲立相王为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请迎陛下，固让之诚，天下传说。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构虚。”中宗纳其言，乃止。十起未详。

节义第十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讨王世充，时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谓通曰：“东征之事，今且相属，其如两子何？”通对曰：“臣以朽老，诚不足当重任，但自惟畴昔就执事，岂以两儿为念！两儿若死，自是其命，终不以私害公也。”高祖叹息曰：“徇义之夫，一至于此，可尚也。”

李纲，慷慨有志节，每以忠义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读《后汉书》，慕张纲为人，因改名曰纲，字文纪。周齐王宪引为参军。及宪遇害，无敢收视，其扶抚柩号恸，躬自埋瘗，时人义之。仕隋太子洗马。太子勇之废也，隋文帝切责宫寮，以其不存辅导。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过，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贤明之士辅之，足嗣皇业。奈何使弦歌鹰犬之徒，日在其侧。乃陛下训导之不足，岂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为尚书左丞。周齐王女孀居，纲以故吏，每加赡恤。及纲卒，宇文氏被发号哭，如丧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读姚思廉不离王侧。义师将入殿门，思廉谓之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不宜无礼于王。”众伏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须臾，太宗至，闻其义，令其扶主至顺阳门，泣拜而去。众咸叹其贞，谓“忠烈之士也”。

节愍太子兵散遇害，宫窃莫敢近者。有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时人义之。宗楚客闻之大怒，收付制狱，贬平兴丞，因杀之。睿宗践祚，下诏曰：“宁嘉勖能重名节，事高栾、向，幽途已往，生气凛然。静言忠义，追存褒宠，可赠永和县令。”

禄山之难，御史中丞卢奕留司东都。禄山反，未至间，奕遣家属入京，誓以守死。贼至，奕朝服持印

坐腰事以见贼徒，谓曰："为人臣，识忠与顺耳，使不为逆节，死无恨焉。"贼徒皆怆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一

陈叔达，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后赐帛百疋，以市甘珍。

张志宽为布衣，居河东，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国所称。寇贼闻其名，不犯其闾。后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县令问其故，志宽对曰："母尝所害苦，志宽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词也！"系之于法。驰遣验之，果如所言，异之。高祖闻，旌表门闾，就拜散骑常侍。

王君操父，大业中为乡人李君则殴死。贞观初，君则以运代迁革，不惧宪纲。又欺君操孤微，必无复仇之志，遂诣州府自露，为君操密藏白刃刺杀之，刳其心肝，咀之立尽。诣刺史自陈，州司以其擅杀，问之曰："杀人偿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杀二十余年，闻诸典礼，父仇不同天，早愿从之，久而未遂，常惧灭亡，不展冤情。今耻既雪，甘从刑宪。"州司上闻，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为陈国王典仪，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涕泣，谓家人曰："大人必有痛处，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能不戚乎！"遂急告归，父果已殁，毁瘠过礼，事以孝闻。累迁吏部员外。

杜审言，雅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謇傲，为时辈所嫉。自洛阳县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寮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审言子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酬宴，密怀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知杜审言有孝子，郭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加叹异，累迁膳部员外。

孟景休，事亲以孝闻，丁母忧，哀毁逾礼，殆至灭性。弟景祎年在襁褓，景休亲乳之。祭为之丰，及葬时，属寒，跣（而履）霜，脚指皆堕，既而复生如初。景休进士擢第，历监察御史、鸿胪丞。为来俊臣所构，遇害，时人伤焉。

刘审礼为工部尚书，仪凤中，吐蕃将入寇，审礼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王师败绩，审礼没焉。审礼诸子诣阙，自请入吐蕃以赎其父，诏许之。次子岐州司兵易从投蕃中省父，比至，审礼已卒。易从昼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还其父尸。易从徒跣万里，护榇以归，葬于彭城故茔。朝庭嘉之，赠审礼工部尚书，谥曰悼。审礼，刑部尚书德威之子也，少丧母，为祖母元氏所养。元氏有疾，审礼亲尝药膳，事母亦以孝闻。与再从弟同居，家无异爨，阖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易从后为彭城长史，为周兴所陷，系于彭城狱，将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诬枉，竞解衣投于地曰："为长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易从一门仁孝，举无与比，而横遇冤酷，海内痛之。子升，年十岁，配流岭南。后六道使诛流人，升以言行忠信，为首领所保，匡救获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忧，哀毁过礼。为鄠县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盖盈尺，州以闻，迁监察御史，转并州兵曹、冯翊令。贫乏徒荷其仁恤。时有云气如盖，当其厅事，须臾五色错杂，遍于州郭。以状闻，敕编入史。其在并州，听前丛苇，有小鸟如鸊鹈来巢，孕卵五色，旦如鸡子，数日鸷毁雏见，已大于母。月余，五色成文，大如鹅，驯扰闲暇。顷之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号为"兵曹鸟"。

张审素为隽州都督，有告其赃者，敕监察杨汪按之。汪途中为审素之党所劫，对汪杀告事者。汪到隽州，诬审素谋反，构成其罪，遂斩之，籍没其家。子琇与兄瑝年幼，徙岭外，后各逃归。汪后更名万顷，转殿侍御史。开元二十三年，瑝、琇于东都候万顷，手刃之，系表于斧刃，言复仇之状，遂奔逃。行至汜水，为吏所得。时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合从矜恕。张九龄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为然，顾谓九龄等曰："复仇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人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议，当须告示。"乃下诏曰："张瑝兄弟同杀，推问款成，律有正条，俱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词，矜其为父报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存久要，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瑝、琇既死，士庶痛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处造义井，并葬于北邙，恐为万顷家人所发，作疑冢数所于其所。其为时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卷　六

友悌第十二

李勣既贵，其姊病，必亲为煮粥，火爇其须。姊曰："仆妾幸多，何为自苦若是？"勣对曰："岂无人耶？顾姊年长，勣亦年老，虽（欲长）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冯元常阖门孝友，天下无比。或居兄弟服制，昼则从事，夜则尽会礼堂，虽病亦各卧东西壁，一床而已，除服乃归私室。历官左右丞，多所厘革，朝无留事。高宗大渐，敕诸长史曰："朕四体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闻。"其委任如此。则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说怪妄，以为祥瑞。嵩阳令樊文进

瑞石，则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论其妖妄，不可诬罔士庶。则天甚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寻搆害之。神龙初，诏旌其门为“忠臣门”。元常忠孝正直，冠绝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无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乱，为贼所执。慈明乃潜使人奉表江都，论贼形势，密义而释之。慈明知天命有归，劝密归国，密不纳。贼帅翟让怒骂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尔辈，不图为贼所执，合杀但杀，何烦骂也!”让大怒，乱斫而死。炀帝闻而伤之，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壮武公，拜二子为承务郎。

毕构，为益州长史，兼按察使，多所举正，风俗一变。玄宗降玺书以慰之：“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讹顿易。览卿前后执奏，何异破柱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最。”乃赐以衣服。终于户部尚书。构性至孝，初丁继亲忧，其萧氏、卢氏两妹，皆在襁褓，亲乳之，乳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恸哭，绝者久之，言曰：“虽兄弟无三年之礼，吾荷鞠育，岂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构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东都，闻构疾，星驰赴京，侍医药者累月。既而哀毁骨立，变服视事，逾年未尝言笑，深为朝野所重。

薛王业母早亡，为贤妃亲自鞠养。开元初，业迎贤妃归私第，以申供养。业同母妹淮阳、凉阳二公主亦早亡，业抚爱其子如己子。玄宗以业孝友，特加亲爱。尝疾，上亲为祈祷；及瘳，幸其第，置酒宴乐，更为初生之欢。因赋诗曰：“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棠棣花重发，鸰原鸟再飞。”其恩遇如此。

陆南金，博涉经史，言行修谨。开元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赃，自岭南逃归，匿于南金家。俄为仇人所发，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词引南金，旭处以极法。南金弟赵璧请代兄死。南金执称弟实自诬，以身当死。兄弟争死，旭问其故，赵璧曰：“兄长有能干，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上其状。玄宗嘉而宥之。张说、陆象先等咸相钦重，累迁库部员外。南金祖士季，为隋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侍郎。王充将行篡夺，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余载，朝庭文武遂无忠烈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后事泄，充遂亭士季侍读。贞观初，为太学博士而卒。

举贤第十三

李大亮，隋末为贼所获，同辈余人皆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于幕下。大亮既贵，每怀张弼之恩。贞观末，张弼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悉推家产以遗之，弼辞而不受。言于太宗曰：“臣有今日之荣贵，乃张弼之力也。乞回臣之官爵以复之。”太宗即以弼为中郎，俄迁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谨，虽妻子不见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内刚烈。房玄龄每称曰：“李大亮忠贞文武，有大将节，比之周勃、王陵矣。”后收葬五宗之无后者三十余柩，送终之礼，莫不备具。所赐赏分遗亲戚，事兄嫂如父母焉。临终，叹曰：“吾闻礼：男子不死妇人之手。”于是命屏妇人，（言毕）而卒。家无余财，无珠玉以为含。亲戚孤遗，为大亮鞠养，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叹伏之。

高祖以唐公举义于太原，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关中平，诛文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关中，唯复私仇；若为天下，未得杀靖。”乃赦之。及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谓之曰：“李靖反，且实便可处分。”御史知其诬罔，与告事者行数驿，佯失告状，惊惧，鞭挞行典，乃祈求于告事者曰：“李靖反状分明，亲奉进旨，今失告状，幸救其命，更请状。”告事者乃疏状与御史，验与本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见重于杨素。素乃以从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宫，引德彝为土工监。宫成，文帝大怒，曰：“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素惶恐，虑得罪。德彝曰：“公勿忧，待皇后至，必有恩赏。”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对。独孤皇后劳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抚以娱心，盛饰此宫室，岂非孝顺。”赏赉甚厚。素退问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对曰：“至尊性俭，虽见而怒，然雅听后言。妇人唯丽是好，后心既悦，圣虑必移。所以知耳。”素叹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时勋略在位，下唯激赏德彝，无其床曰：“封郎后时，必据吾座。”后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见素。深加嗟赏，亟荐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聪明博学。秦府初开，为记室参军。未几卒，太宗深追悼之，后谓房玄龄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书令处之。”

魏征、王珪、韦挺俱事隐太子，时或称东宫有异图，高祖不欲彰其事，将黜免宫寮以解之。流挺、珪于隽州，征但免官。而征言于裴寂、封德彝曰：“征与韦挺、王珪，并承东宫恩遇，俱以被责退。今挺、珪得罪，而征独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征曰：“古人云：成王欲杀召公，周公岂得不知?”无何，挺等征还。

马周，少落拓不为州里所敬，补州助教，颇不亲事。刺史达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州，为浚仪令崔贤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长安，止于将军常何家。贞观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陈时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学，乃委周草状。周备陈损益四十余条，何见之，惊曰：“条目何多也？不敢以闻。”周曰：“将军蒙国厚恩，亲承圣旨，所陈利害，已形翰黑，业不可止也。将军即不闻，其可得耶?”何遂以闻。太宗大骇，召问何，遽召周，与语甚奇之。直门下省，宠冠卿相，累迁中书令。周所陈事：六街设鼓以代传呼，飞驿以达警

急，纳居人税及宿卫大小交，即其条也。太宗有事辽海，诏周辅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及凯旋，高宗遣所留贵嫔承恩宠者，迓于行在。太宗喜悦问高宗，高宗曰："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东辄窥我。"锡赉甚厚。及薨，太宗为之恸，每思之甚，将假道术以求见，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门下省，太宗就命监察里行，俄拜监察御史。"里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萧诜，江陵平，授秘书郎，直中书校省。李靖骤称其才，擢拜中书舍人，渐蒙恩遇。时颜师古谙练故事，长于文诰。时无逮，冀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复也。"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与枢密。及迁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文本对曰："非勋非旧，滥登宠荣，位高责重，古人所戒，所以忧耳！"有来贺者，辄曰："今日也，受吊不受贺。"辽东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顿竭。太宗忧之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尝问侍臣曰："朕子弟孰贤?"魏征对曰："臣愚，不能尽知，唯霍王元轨数与臣言，臣未尝不自失。"太宗曰："卿以为前代谁比?"征曰："经学文雅，亦汉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闵也。"由是宠遇弥厚，令聘征女为妃。

元轨，高祖子也，高祖崩，毁瘠过礼，恒衣布衣，示有终身之戚。尝使国令征赋，令曰："请依诸王国赋贸易取利。"元轨曰："汝为国令，当正吾失，反说吾以利也。"令惭而退。则天时，越王贞举兵。元轨随例配流，行至陈仓，死于槛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顾问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引进否?"文本对曰："顷日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宪独坐在后主之傍。王充将受禅，群寮劝进，宪子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兄风。"乃由是召拜晋王友记。高宗更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

随弘智，事父以孝闻，学通《三礼》、《汉》、《史》。武（德中）为詹事府主簿，与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艺文类聚》。事兄弘安，同于事父，凡所动止，咨而后行。累迁黄门侍郎。高宗令弘智于百福殿讲《孝经》，召宰臣已下听之。弘智演畅微言，略陈五孝，诸儒难问相继，酬应如响。高宗怡然曰："朕颇耽坟籍，至于《孝经》，偏所留意。然孝之为德，弘益实深，故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经》之益为大也。"顾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切要者，以辅不逮。"弘智对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愿以此言奉献。"高宗大悦，赐彩二百疋，迁国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于代。

季逊为贝州刺史，甘露遍于庭中树。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请以闻。"逊谦退，寝其事。历官十七政，俸禄先兄弟嫂侄，谓其子曰："吾厚尔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义，勿辞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悦学，年逾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甥任弈、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

张楚金，年十七，与兄越石同以茂才应举。所司以兄弟不可两收，将罢越石。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请某退。"时李绩为州牧，叹曰："贡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双举也。"令两人同赴上京，俱擢弟，迁刑部尚书。后为周兴搆陷，将刑，仰天叹曰："皇天后土，岂不察忠臣乎?奈何以无辜获罪!"因泣下。市人为之歔欷，须臾阴云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免刑，宣未讫，天开朗，庆云纷郁。时人感其忠正孝悌之报。

狄仁杰为儿童时，门人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咸移对，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未对接，何暇偶俗人而见耶?"以资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云：'观过，斯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明珠，东南遗宝。"特荐为并州法曹。其亲在河阳别业，仁杰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候云移乃行。

高智周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同寓于石仲览家。仲览，宣城人，而家于京都，破产以奉四子。尝因夜卧，各言其志。处俊曰："愿秉枢轴一日足矣。"智周及济愿亦然。处约于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枢轴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纳足矣。"仲览尝引相者观济等，相者曰："四人皆贵极人臣，而石不及见矣。然来早贵，所惜末途屯踬。（余达）而最寿者。夫速登者易颠，徐进者少患，天之道也。"顾谓仲览曰："公因四人而达。"后各从宦州县，及济领吏部，处约以瀛州判佐参选，引注之次，济遽索笔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毕，下阶叙平生，亦一时之美。智周后为费令，与佐官均分俸禄，累迁中书侍郎知政事。仲览，贞观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济等乃贵，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为二张所搆，左授高婴尉。王晙密状以申明之。宋璟时为凤阁舍人，谓晙曰："魏公且全已尔，今子冒其威严而理之，坐见子狼狈也。"晙曰："魏公忠而获罪，晙为义所激，必颠沛无恨。"璟叹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裴景升为尉氏尉，以无异效，不居最课。考满，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节若是，岂可使无上考，选司何以甄录也?俗号考终为'送路考'，省校无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当冀中也。"为之词曰："考秩已终，言归有日。千里无代步之马，三月乏聚

粮之资。食唯半菽，室如悬磬。苦心清节，从此可知。不旌此人，无以激劝。”时人咸称亮之推贤。景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业为侍御史，与桓、敬等匡复皇室。及桓、敬败，福业放于番禺，（匿志）州参军敬元礼家，吏搜获之。与元礼俱死。福业将就刑，谢元礼曰：“子有老亲，为福业所累，愧其深矣。”元礼曰：“明公穷而归我，我得已乎？今贻亲以非疾之忧，深所痛切。”见者伤之。

尹思贞为青州刺史，勉百姓农桑，蚕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潜届于境，部人以原蚕茧书旌。敬潜叹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闻，玺书旌赏。或问思贞曰：“公敏行者，往与李承嘉忿竞，何几若斯？”思贞曰：“（不能）言者，时或有言。承嘉恃权相侮，仆义不受，然不知言之从何而至矣！”

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余。永昌初，勉复应制策。试毕，有传柬之考入下课者，柬之叹曰：“余之命也。”乃委归襄阳。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自下第升甲科，为天下第一，擢第，拜监察，累迁荆州长史。长安中，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使，有乎？”仁杰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之使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于国家。”则天乃召以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尚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仁杰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乃迁秋官侍郎。及姚崇将赴灵武，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时召见，以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年已八十矣。与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晖等，诛讨二张，兴复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张沛为同州刺史，任正名为录事参军，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奴下诸寮，独呼二人为刘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诛韦庶人，沛兄涉为殿中监，伏法，并及沛。沛将出就刑，正名时在假内，闻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艰，同州京之左辅，奈何单使一至，便害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覆奏，而理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幽求方立元勋，居中用事，遂免沛于难。

刘幽求既翊戴睿宗，后为中书令崔湜所搆，放于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贞杀之。时王晙为桂州都督，知利贞希时宰意，留幽求于桂州。利贞屡移牒索之，晙终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报曰：“刘幽求有社稷大功，穷投于荒裔，无当死之罪，奈何坐观夷灭耶？”幽求惧不全，谓晙曰：“吾忤大臣而见保，恐势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晙如获罪，放于沧海，亦无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诛，幽求复登用也。

韩琬，少负才华，长安中，为高邮主簿，使于都场，以州县徒劳，率然题壁曰：“筋力尽于高邮，容色衰于主簿，岂言行之缺，而友朋之过欤？景龙中，自亳州司户应制，集于京，吏部员外薛钦绪考琬，策入高等，谓琬曰：‘今日非朋友之过欤？’昔尝与魏知古、崔璩、卢藏用听《涅槃经》于大云寺，会食，之旧舍，偶见题壁。诸公曰：‘此高邮主簿叹后时耶？’顾问主人，方知足下，即末有含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谢之曰：“士感知己，岂期十年之外，见君子之深心乎？”

张嘉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异，亦不下人。自平乡尉免归乡里，布衣环堵之中，萧然自得。时人莫之知也。张循宪以御史出，还次蒲州驿。循宪方复命，使务有不决者，意颇病之，问驿吏曰：“此有好客乎？”驿吏白以嘉贞，循宪召与相见，咨以其事积时疑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具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之。则天曰：“卿能举贤，美矣。朕岂可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嘉贞仪貌甚伟，神彩俊杰，则天甚异之。因奏曰：“臣生于草莱，目不睹阙廷之事。陛下过听，引至天庭，此万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间，若披云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曰：“善。”遽命卷帘。翌日，拜监察御史。开元初，拜中书舍人，迁并州长史、天平军节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无状。玄宗将罪告事者，嘉贞谏曰：“准法：告事不实，虽有反坐，此则不然。天下无虞，重兵利器，皆委边将。若告事者一不当，随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为他日之患。且臣备陛下腹心，不宜为臣以绝言事之路。”玄宗大悦，许以衡轴处之。嘉贞因曰：“臣闻时难得而易失，及其过也，虽贤圣不能为时。昔马周起徒步谒圣主，血气方盛。太宗用之尽其才，才五十而终。向用稍晚，则无及已。今臣幸少壮，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时用之。他日衰老，何能为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当召卿。”卒用之为相。在职尚简易，善疏决，论者称之。

姜皎荐源乾（曜，玄）宗见之，骤拜为相，谓左右曰：“此人仪形庄肃，似萧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对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尝与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驾径往，立于雪中，深尺余，期者方至。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出为晋州刺史，甚有异绩，晚徒失职，为太平公主所引，与之图事，以及于祸害。

玄宗谓宰臣曰：“从工部侍郎有得中书侍郎者否？”对曰：“任贤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苏颋可除中书侍郎，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诰。有政事食，自颋始也。及入谢，固辞。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诸宰

臣论及，此皆卿之故人，遂无荐者，朕尝为卿叹息。中书侍郎，朕极重惜。自陆象先改后，朕每思无出卿者。”俄而，弟诜为给事中，颋上表陈让。上曰：“古来有内举不避亲者乎？”颋曰：“晋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苏诜，何得屡言？近日即父子犹同中书，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谓颋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时谓之苏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谢之。卿所制文诰，朕自识之。自今已后，进书皆须别录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箧中也。”至今为故事。

卷　七

识量第十四

大理卿孙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论事，擢侍书御史，即御史中丞也。虽承内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还家而卧，不见颜色。斯须侍御史已下造门，子孙惊（喜以）报，伏伽徐起以见之。时人方之顾雍。伏伽与张玄素，隋末俱为尚书令史，既官达后，伏伽谈论之际，了不讳之。太宗尝问玄素，玄素以实对，既出，神彩沮丧，如有所失。众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丽莫离支盖苏文贡白金，褚遂良进曰：“莫离支弑其君，陛下以之兴兵，将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于太庙，臧哀伯谏以为不可。《春秋》书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朝贡，不以为愆，何以示后。臣谓莫离支所献不宜受。”太宗从之。

王方庆为凤阁侍郎知政事，患风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齐缞、大功未葬，并不得朝会。仍终丧，不得参燕乐。比来朝官不依礼法，身有哀惨，陪厕朝贺，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请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则天从之。方庆，周司空褒之曾孙，博通群书，所著论凡二百余卷，尤精《三礼》，好事者多访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据，时人编次之，名曰《礼杂问》。聚书甚多，不减秘阁。至于图画，亦多异本。子晙，工札翰，善琴棋，少聪悟而性严整，历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历居法官，数折大狱，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节，全活者数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礼者，慕其为人，乃著论称有功断贤于张释之，其略曰：“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有功之断狱，亦天下无冤人。然释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难。难易之间，优劣可知矣！”君子以为知言。

狄仁杰为内史，则天谓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谮者，并为友善，臣请不知。”则天深加叹异。

张文瓘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馔珍美，请减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枢机，待贤才也。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虚名。国家所贵，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不为多也。”初为大理卿，旬日决遣疑狱四百余条，无一人称屈。文瓘尝卧疾，系囚设斋以祷焉，及迁侍中，诸囚一时恸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潜、沛、洽、涉，皆至三品，时人呼为“万石张家”。咸以为福善之应也。

房光庭任侠不拘小节。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陆遗逼之急，光庭惧，乃见执政。执政诘之曰：“公郎官，何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与薛昭有旧，途穷而归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纳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庙堂者，复何以见待？”执政义之，出为磁州刺史。

神龙初，将合祔则天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谏曰：“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来，始有合葬。伏愿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于乾陵之旁，更择吉地。”疏奏不纳，有识之士咸是之。

开元初，玄宗诏太子宾客元行冲修魏征撰次《礼记疏》，拟行之于国学，及成，奏上之，中书令张说奏曰：“今上《礼记》，是戴圣所编，历代传习，已向千载，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钞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旧书，更加厘正，兼为之注。先朝虽加赐赉，其书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诏从之，留其书于内府，竟不颁下。时议以为：说之通识，过于魏征。

玄宗尝赐握兵都将郭知运等四人天军节度，太原尹王晙独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犹子事父。在三之义，宁有等差。岂有经侍宫闱多臣子敢当恩贶？”以死自誓，固辞不受，优诏许之。

张说拜集贤学士，于院厅宴会，举酒，说推让不肯先饮，谓诸学士曰：“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前后。说闻高宗朝修史学士有十八九人。时长孙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饮，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许在后，乃取十九杯，一时举饮。长安中，说修《三教珠英》，当时学士亦高卑悬隔，至于行立前后，不以品秩为限也。”遂命数杯，一时同饮，时议深赏之。

李适之性简率，不务苛细，人吏便之。雅好宾客，饮酒一斗不乱，延接宾朋，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及为左相，每事不让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伏其度量。适之在门下也，性疏而不忌。林甫尝卖之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之知耳。”适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发

掘。故臣不敢言。”适之由是渐见疏退。林甫阴搆陷之，贬于袁州，遣御史罗奭就州处置。适之闻命排马牒到，仰药而死。子霅，亦见害。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有唐已来，多用旧相居之。不然，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汉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兵器，盖将帅之常务。陛下念其勤劳，赏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玄宗不悦。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玄宗大悦，遂擢仙客为相。先是，张守珪累有战功，玄宗将授之以宰相。九龄谏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后授，不可以赏功。若开此路，恐生人心。《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滥爵轻，不可理也。若赏功臣，即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龄（由是）获谴。自后朝士惩九龄之纳忠见斥，咸持禄养恩，无敢庭议失。

容恕第十五

崔善为，明天文历算，晓达时务，为尚书左丞。令史恶其明察，乃为谤书曰：“崔子曲如钩，随时待封侯。”高宗谓之曰：“浇薄之后，人多丑政。昔北齐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纬暗主，遂灭其家。朕虽不明，幸免斯事。”乃构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颉利可汗，拓境至于大漠。太宗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今暂劳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首，耻其雪乎！”群臣皆呼“万岁”。御史大夫温彦博害靖之功，劾靖军无纪纲，突厥宝货，乱兵所分。太宗舍而不问。及靖凯旋，进见谢罪，太宗曰：“隋将史万岁破突厥，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舍公之罪，录公之勋也。”

契苾何力，铁勒酋长也。太宗征辽，以为前军总管。军次白雀城，被槊中腰，疮重疾甚。太宗亲为傅药，及城破，敕求得伤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杀之。何力奏曰：“犬马犹为主，况于人乎？彼为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义勇士也。不相识，岂是冤仇？”遂舍之。

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

刘童为御史，东都留台，时兰蓦为留守，辄役数百人修宫内。刘童为盛夏不宜擅役工力，蓦拒之曰：“别奉进旨。”童奏之，诏决蓦二十下，谪岭南。童后因他事，左授临朐令。时有敕令上佐县令送租，蓦已为司农卿，知出纳。蓦雅知童清介，不以曩事嫌恶，乃召仓吏谓之曰：“刘侍御顷在宪司，革非惩违，今亲自送租，固无瑕玷。数州行纳，与刘侍御同行，亦必无欠折。”一切令受纳，更无所问。时人赏蓦忠恕。（*刘名灵童*）

苏良嗣为洛州长史，坐妻犯赃，左迁冀州刺史。及事释，妻妹诣良嗣，初无恨色，谓之曰：“牧守迁转出入是常，不闻有所累也。”后为荆州长史，高宗使中宫缘江采异竹，植于苑内。中官科船载行，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谏。高宗谓则天曰：“吾约束不严整，果为良嗣所怪乎！”诏慰谕，使令弃竹于江中。荆州旧有河东寺，后梁萧詧为其兄河东王所造，良嗣见而惊曰：“此在江汉之间，与河东有何关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学，深为人所笑。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总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为之考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众推承庆之弘恕。

皇甫文备与徐有功同案制狱，诬有功党逆人，奏成其罪。后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谓有功曰：“彼曩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娄师德，弱冠进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强盛，诏募猛士以讨之，师德以监察御史应募。高宗大悦，授朝散大夫，专总边任。前后四十余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朴忠沉厚，心无适莫。狄仁杰入相也，师德密荐之。及为同列，颇轻师德，频挤之外使。师德知之而不憾。则天觉之，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谨守，贤则臣不知。”又问：“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官，未闻其知人。”则天曰：“朕之用卿，师德实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大惭而退，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容，莫窥其际也。”当危乱之朝，屠灭者接踵，而师德以功名终始，识者多之。初，师德在庙堂，其弟某以资高拜代州都督，将行，谓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据过分，人所嫉也。将何以终之？”弟对曰：“自今虽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为兄之忧也。”师德曰：“此适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将自干，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谨受教。”师德与人不竞，皆此类也。

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于客院。盗者窃其

囊袋，邂逅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遗行，勿复声，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余（并仰）遗。"不形颜色。时人莫测其量。累官至纳言。则天朝，旱涝，辄闭坊市南门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车将牵出西门，峻而又滑，驭者遽叱牛不前，乃骂曰："一群痴宰相，不能和得阴阳，而闭坊门，遣我汇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谓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陆象先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录事曰："此例皆合与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远，此岂不解吾意。若论必须行杖，当自汝始。"录事惭惧而退。常谓人曰："天下本自无事，只是愚人扰之，始为烦耳。但静其源，何忧不简？"前后历典数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端午日，玄宗赐宰臣钟乳。宋璟既拜赐，而命医人炼之。医请将归家炼，子弟谏曰："此乳珍异，他者不如，今付之归，恐招欺换。"璟诫之曰："自隐尔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诚，犹恐不至，矧有猜贡，岂可得乎？"

知微第十六

隋吏部侍郎高构，典选铨综，至房玄龄、杜如晦，愕然正视良久，降阶抗礼，延入内斋共食，谓之曰："二贤当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为托。"因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此贤。"嗟仰不已。贞观初，如晦终右仆射，玄龄至司空，咸如构言。

房玄龄与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济时之志。开皇中，随父彦谦至长安。时天下宴安，论者以为国祚无疆。玄龄密告彦谦曰："隋帝盗有天下，不为后嗣长计，混淆嫡庶，使相倾夺。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止之，因谓友人李少适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远大之略。今虽少安，吾忧其危乱矣。"少适以为不然。大业之季，其言皆验。及义师济河，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以为谋主，每叹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邓禹，人益亲。'寡人有玄龄，亦犹禹也。"佐平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倾其种落，言于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后，当忧北边。"至高宗末，突厥果为患。突厥初平，温彦博议迁其人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魏征以为不可，曰："夷不乱华，非长久之计。"开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征言。

李勣，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以李密为主，言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苦。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遂袭取之。时在饥饿，就仓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皆客游，勣一见便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谑无倦。及平武牢，获戴胄，亟推荐，咸至大官。时称勣有知人之鉴。

侯君集得幸于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将反，至隐微之际，辄不以示臣。"太宗以让靖，靖对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时靖为左仆射，君集为兵部尚书，俱自朝还省。君集马过门数步而不觉，靖谓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纥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汉王元昌与侯君集反。太宗大惊，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鞠问，且将贳其死。群臣固争，遽请斩之，以明大法。谓之曰："与公长诀矣！"遂歔欷下泣。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戮于四达之衢。君集谓监者曰："君集岂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潘邸早承羁绁，击灭二虏，颇有微功。为言于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为庶人，流之岭南。

马周，雅善敷奏，动无不中。岑文本谓人曰："吾观马周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搉古今，举要删芜，言辩而理切。奇锋高论，往往间出，听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无何而卒，如文本言。

秦叔宝，属隋将来护儿帐内，宝母死，护儿遣使吊之。军吏咸怪曰："士卒遭丧多矣，将军未尝降问，吊叔宝何也？"护儿曰："此人勇有志节，吾岂以卑贱处之。"叔宝后事李密，密收入王充。程龁金谓叔宝曰："充好为咒誓，乃师老妪耳，岂是拨乱主乎？"后充拒王师，二人统兵战，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于牖下，皆万人敌也。

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斩首二万余级，降者二万余人，俘获牛马十万余匹。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中书舍人敬播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天意銮舆不复更东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师焉。

魏王泰有宠于太宗，所给月料逾于太子。褚遂良谏曰："圣人制礼，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长，谓之储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计，与王者共之。庶子虽贤，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爱子也。"文多不尽载，太宗纳之。

李义府，侨居于蜀，袁天罡见而奇之，曰："此郎君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日里飏朝彩，琴中半夜啼。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位寿，咸如天纲之言。

李嗣贞，尝与朝列同过太清观，道士刘概辅俨为设乐。嗣贞曰："此乐宫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数月，章怀太子果

为则天所构，废为庶人，死于巴州。刘概辅俨奏其事，自始平令，擢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贞宰，仪凤中以封事召见。高宗与语，无所屈挠，慰喻遣之。忠不舞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谓中书令薛元超曰："此书生虽未解朝庭礼仪，名以定体，真宰相也。"则天时为酷吏罗织下狱，有诏出之，小吏先闻以告。元忠惊喜，问："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为元忠也。

裴行俭，少聪敏多艺，立功边陲，克剋凶丑。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

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国，因内宴，见张易之兄弟侍宠，无人臣礼，数奏抑之。则天不悦，谓及善曰："卿既无事，更有游宴。但检校阁中，不须去也。"及善因请假月余，则天不之问。及善叹曰："岂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员外，知贡举。有进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览之良久，谓之曰："第一：清河崔郎，仪貌不恶，须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处可量，岂必要须进士？"再三慰谕而遣之，闻者大噱焉。

玄宗东封回，右丞相张说奏言："吐蕃丑逆，诚负万诛，然国家久事征讨，实亦劳心。今甘、凉、河、鄯，征发不息，已数十年于兹矣。虽有克捷，亦有败军，此诚安危之时也。闻其悔过请和，惟陛下许其稽颡，以息边境，则苍生幸甚。"玄宗曰："待与王君㚟筹之。"说出，谓源乾曜曰："君㚟勇而无谋，好兵以求相。两国和好，何以为功？彼若人朝，则吾计不行矣。"竟如其言。说惧君㚟黩兵，终致倾覆。时隽州获斗羊，因上《斗羊表》以讽焉。玄宗不纳。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杀刺史田元献，并害君㚟父，大杀掠男女，取军赀仓粮而去。君㚟驰赴肃州以袭之，还至甘州巩笔驿，为吐蕃所击，师徒大败，君㚟死之，咸如说言。

卷 八

聪敏第十七

贞观中，有雄雉集于东宫明德殿，太宗问群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对曰："昔秦文公时，有童子化为雉，雌者鸣于陈仓，雄者鸣于南阳，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为宝鸡祀。汉光武膺得雄之祥，遂起南阳而有四海。陛下旧封秦王，故雄雉见于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悦曰："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秦府仓曹李守素尤谙氏族，时人号为"肉谱"。虞世南语人曰："昔任彦升善译经籍，称为'五经笥'，今宜改仓曹为'人物志'。"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书以从。太宗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南为秘书监，于省后堂集群书中奥义，皆应用者，号《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其书盛行于代。

卢庄道，年十三，造于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会有献书者，庄道窃窥之，请士廉曰："此文庄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后生何轻薄之行！"庄道请讽之，果通。复请倒讽，又通。士廉请叙良久，庄道谢曰："此文实非庄道所作，向窥记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牍试之，一览倒讽，并呈己作文章。士廉具以闻，太宗召见，策试，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满，复制举，擢甲科。召见，太宗识之曰："此是朕聪明小儿耶？"授长安尉。太宗将录囚徒，京宰以庄道幼年，惧不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但闲暇不之省也。时系囚四百余人，令丞深以为惧。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状以进，引诸囚入。庄道评其轻重，留系月日，应对如神。太宗惊异，即日拜监察御史。

冯智戴，高州首领盎之子。贞观初，奉盎并入朝。太宗闻其善兵法，试指山际云以问之曰："其下有贼，今日可击否？"对曰："可击。"问："何以知之？"对曰："云形似树，日辰在金；金能制木，击之必胜。"太宗奇之，授左武卫将军。

王义方，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敕宰相与语，侍中许敬宗以员外郎独孤悊有词学，命与义方谭及史籍，屡相诘对。义方惊曰："此郎何姓？"悊曰："独孤。"义方曰："识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愤愤。斯须复相诘，乃错乱其言，谓悊曰："长孙识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胜忿怒，对敬宗殴之。敬宗曰："此拳虽俊，终不可为。"乃黜悊，拜义方为侍御史。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复矫对耶！"嘉隐应声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又应声曰："胡面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勣状貌胡也。

费言忠，数岁记讽书，一日万言。七岁神童擢第，事亲以孝闻，迁监察御史。时有事辽海，委以支度军粮，还奏便宜，迁侍御史。高宗问辽东事急，言忠奏："辽东可平。"画其山川地势，皆如目见。又问诸将所能，言忠对曰："李勣先朝旧臣，圣鉴所委。庞同善虽非斗将，所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震敌。高偘俭素自处，中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才，颇、剪之俦。诸将夙夜小心，忠身忧

国，莫逮于李勣。”高宗深纳之，累迁吏部员外。

魏奉古，制举推第，授雍丘尉。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览之曰：“皆旧文。”援笔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抚掌。奉古徐笑曰：“适览记之，非旧习也。”由是知名。时姚珽莅汴州，群寮毕谒。珽召奉古前，曰：“此聪明尉耶？”他日，持牒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余。珽惊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尝见此。”终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闲书判。”数日，崇仪谓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系，司户尤甚。公何不别求京官，无为滞此司也。”琰之唯诺。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遨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领州官寮，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大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数日，闻于京邑，除雍州（判司）。子漼，开元中为吏部尚书。

李嗣真，聪敏多才能，以许州判佐直弘文馆。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濩破，付左寺丞。贺兰敏之已下战栗，遽召嗣真，怍笔立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遗百代，助损益而可知；求鉴千年，同比肩而为友。”高宗览之，问曰：“谁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郁解我意，遂有此句！”诏加两阶。时敏之恃宠骄盈，嗣真审其必败，谓所亲曰：“久荫大树，或有颠坠，吾属无赖矣。”因饥年，讽执政求出，为义乌令。敏之，则天姊子也，无何果败。

天授中，寿春郡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册命。有司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已下，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剧立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斯须而毕。词理典赡，举朝叹伏。

唐休璟为灵武大总管，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记在目前。先是，突厥与诸蕃相攻，安西道绝。表奏押至，则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顷草奏，便施行。居十余日，安西道果奏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所画。则天谓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谓魏元忠等曰：“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当一也。”

玄宗幸成都，给事中裴士淹从。士淹聪悟柔顺，颇精历代史。玄宗甚爱之，马上偕行，得备顾问。时肃宗在凤翔，每有大除拜，辄启闻。房琯为将，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贼也。”历评诸将，并云“非灭贼材。”又曰：“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因言崇之宏才远略。语及宋璟，玄宗不悦曰：“彼卖直以沽名耳。”历数十余人，皆当其目。至张九龄，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贤嫉能，亦无敌也。”士淹因启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应。

文章第十八

杜淹为天策府兵曹，杨文干之乱，流越嶲。太宗戡内难，以为御史大夫，因咏鸡以致意焉。其诗曰：“寒食东郊道，阳沟竞草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距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方丛。虽云百战胜，会自不论功。”淹聪辩多才艺，与韦福嗣为莫逆之友，开皇中，相与谋曰：“主上好嘉遁，苏威以幽人见擢，盍各效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隐逸。隋文帝闻之，谪戍江表。后还乡里，以经籍自娱。吏部郎中高构知名，表荐之，大业末为御史中丞。洛阳平，将委质于隐太子，房玄龄恐资敌，遂启用之。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政事。

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征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燕经栢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

李百药，德林之子，才行相继，海内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常制《帝京篇》，命其和作，叹其精妙，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以诗酒自适，尽平生之意。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为宰相，尝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大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云秋。”音韵凄响，群公望之如神仙焉。

华阴杨炯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炯与照邻则可全，而盈川之言为不信矣。张说谓人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则信然，愧在卢前则为误矣。”

苏味道使岭南，闻崔马二侍御入省，因寄诗曰：“振鹭齐飞日，迁莺远听闻。明光共待漏，清鉴各披云。喜得廊庙举，嗟为台阁分。皎林怀柏悦，新幄阻兰孙。冠去神羊影，车连瑞雉群。独怜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华，代以文章著称，累迁凤阁侍郎、知政事，与张锡俱坐法，系于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贵，所坐事虽轻，供待甚备。味道终不敢当，不乘马，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锡乘马至寺，舍二品院，气色自若，帷屏饮膳，无忝平居。则天闻之，免味道，而放锡于岭南。

刘怀一有才藻，自瀛州司法拜右台殿中。时右台监察邓茂迁左台殿中，怀一赠之诗曰："惟昔参多世，无双仰异材。鹰鹯同放逐，鹓鹭忝游陪。人任光三命，迁荣历二台。隔墙钦素躅，对阁限清埃。紫署春光早，兰闱曙色催。谁怜夕阳至，空想邓林隈。"

吕太一拜监察御史里行，自负才华而不即真，因咏院中竹叶以寄意焉。其诗曰："濯濯当轩竹，青青重岁寒。心贞徒见赏，择小未成竿。"同列张沈和之曰："闻君庭竹咏，幽意岁寒多。叹息为冠小，良工将奈何？"后迁户部员外。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报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离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贺遂亮与韩思彦同在宪台，钦思彦之风韵，赠诗曰："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虚襟。君子重名义，贞道冠衣簪。风行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坠叶下风林。若上南登岸，希访北山岑。"思彦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谓百年轻。今投欢会面，顾眄尽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并。累日同游处，通宵款素诚。霜飘知柳脆，雪冒觉松贞。愿言何所道，幸得岁寒名。"

张宣明，有胆气，富词翰，尝山行见孤松，赏玩久之，乃赋诗曰："孤松郁山椒，肃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干，亦生百尺条。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构，惜哉无人招。寒霜十二月，枝叶独不凋。"风阁舍人梁载言赏之，曰："文之气质，不减于长松也。"宣明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面，因赋诗曰："昔闻班家子，笔砚忽然投。一朝抚长剑，万里入荒陬。岂不厌艰险，只思清国仇。出川去何岁，霜露几逢秋。玉塞已遐廓，铁关方阻修。东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长封万里侯。"时人称为绝唱。

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其诗曰："辙迹光西崦，勋名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熏风入舜弦。欣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而终。开元初，诏毁天枢，发卒销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以咏之曰："天门街里倒天枢，火急先须御火珠。计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先有讹言云："一条线挽天枢。"言其不经久也。故休烈之诗及之。士庶莫不讽咏。天枢之地，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惊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陆余庆孙海，长于五言诗，甚为诗人所重。性峻不附权要，出牧潮州，但以诗酒自适，不以远谪介意。题奉国寺诗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风转凄。一声竹林里，千灯花塔西。"题龙门寺诗曰："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更筹半有会，炉烟满夕风。"人推其警策。

长寿中，有荥阳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老年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于上东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自咏，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惟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曾挡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

张文成，以词学知名，应下笔成章、才高位下、词摽文苑等三人科，俱登上第，转洛阳尉。故有《咏燕》诗，其末章云："变石身犹重，衔泥力尚微。从来赴甲第，两起一双飞。"时人无不讽咏。累迁司门员外。文成凡七应举，四参选，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人号"青铜学士。"久视中，太官令马仙童陷默啜，问："张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贬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见用也？"后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其才远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阳丞，为诗曰："朝升照日槛，夕次下乌台。风竿一眇邈，月树几徘徊。翼向

高标敛，声随下调哀。怀燕首自白，非是为年催。”郑繇少工五言，开元初，山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深所爱惜，因为《失白鹰诗》以致意焉。其诗曰：“白昼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间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辽廓外，何处别依栖？”甚为时所讽咏。子审，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尝献诗曰：“东壁图书府，西垣翰墨林。讽《诗》关国体，讲《易》见天心。”玄宗深佳赏之。优诏答曰：“得所进诗，甚为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自于彩笺上八分书，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发，翰苑光鲜。”其徐坚已下，并有赞述，文多不尽载。

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

卷 九

著述第十九

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征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征等绢千匹，彩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

贞观中，纪国寺僧慧静撰《续英华诗》十卷，行于代。慧静尝言曰：“作之非难，鉴之为贵。吾所搜拣，亦《诗》三百篇之次矣。”慧静俗姓房，有藻识。今复有诗篇十卷，与《英华》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类相从，多于慧静所集，而不题撰集人名氏。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

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

代有释昙刚制《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左散骑常侍柳冲，亦明氏族，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咸云自隋朝以来，不闻有僧昙刚。盖惧见害于时，而匿其名氏耳。

开元初，左庶子刘子玄奏议，请废郑子《孝经》，依孔注；《老子》请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传》非子夏所造，请停。引今古为证，文多不尽载。其略曰：“今所行《孝经》，题曰郑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郑玄，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后魏、北齐之代，立于学宫。盖虏俗无识，故致斯谬。今验《孝经》，非郑玄所注。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庵于河上，因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经之鄙言，习俗之虚语。案《艺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无河上公注。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况有识者乎？《艺文志》，《易》有十三家，而无子夏传。”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排斥之。深为识者所叹。

梁载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后汉书》云：“郑玄遭黄巾之难，客于徐州。”今者有《孝经序》，相承云郑氏所作。其序曰：“仆避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孙所作也。陆德明亦云：“案郑志及《晋中经簿》并无，唯晋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注为主。”今验《孝经注》，与康成所注五经体并不同。则刘子玄所论，信有征矣。

萧何封酂侯，先儒及颜师古以酂为南阳筑阳之城，（筑阳）今属襄州。窃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盖欲荣之也。张良封留侯，是为成例。案班固何须穿凿，更制别音乎？

刘子玄直史馆，时宰臣萧至忠、纪处讷等并监修国史。子玄以执政秉权，事多掣肘，辞以著述无功，求解史任。奏记于至忠等，其略曰：“伏见每汲汲于劝诱，勤勤于课责，云：‘经籍事重，努力用心。’或

岁序已奄，何时辍手。纲维不举，督课徒勤。虽威以刺骨之刑，勖以悬金之赏，终不可得也。语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历讼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欲罢记言之职者，正为此耳。当今朝号得人，国称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阁之间，英奇接武。仆既功亏刻鹄，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虚索长安之米。乞以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文多不尽载。至忠惜其才，不许。宗楚客恶其正直，谓诸史官曰："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于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备陈史册之体。

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等，检前史职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开元十二年，沙门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玄宗亲为之序，文多不尽载。其略曰："孰为天大，此焉取则。均以寒暑，分诸晷刻。盈缩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鉴无惑。"因遣太史官，驰往安南及蔚州，测候日影，经年乃定。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无其书。开元末，襄阳处士王源撰《亢仓子》两卷以补之。序云："《庄子》谓之庚桑子，《史记》作亢桑子，《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源又取《庄子》《庚桑楚》一篇为本，更取诸子文义相类者，合而成之，亦行于代。

从善第二十

魏征尝取急还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装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韦悰为右丞，勾当司农木橦七十价，百姓四十价，奏其隐没。太宗切责有司，召大理卿孙伏伽亟书司农罪。伏伽奏曰："司农无罪。"太宗骇而问之，伏伽曰："只为官木橦贵，所以百姓者贱。向使官木橦贱，百姓无由贱。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太宗深赏之，顾谓韦悰曰："卿识用欲逮伏伽，远矣!"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览。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太宗闻之，笑曰："朕用尹伊，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复得几筹耶?"俄果获贼。尹伊尝（为坊）州司户，尚药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谢朓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岂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补雍州司法。

郭翰为御史，巡察陇右，所经州县，多为按劾。次于宁州，时狄仁杰为刺史，风化大行。翰才入境，耆老荐扬之状，已盈于路。翰就馆，以州所供纸笔置于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愿成使君之美。无为久留，徒烦扰耳。"即命驾而去。翰性宽简不苛，读《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尘"，慨然叹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执政，辞以儒门不愿持宪，改授麟台郎。时刘祎之坐赐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谢死表》，其子哀哭将绝，不能成语。刑者催逼之，祎之乃自操纸，援笔即成，词理恳至，见者无不伤痛。时翰读之，为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户，俄而征还。

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愈死，行旅无利。左拾遗张宣明监姚巂诸军事，兼招慰使，仍亲验其路，审其难险，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临云，深谷无景，至有斗绝巨险，殆不通人踪。经之者，必搏壁傍崖，胁息而度，虽竟日登顿，二十许里。木人犹堪泪下，铁马亦可蹄穿。"象先览之兢惕，遽罢役，仍旧路以闻。蜀人赖焉。

谀佞第二十一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谓之曰："魏征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腰斩之。将军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宗责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则兰之心肝当为太子诸王所食，岂到汝乎?"行恭惭谢而退。兰本青州明经，遇乱为乡里所称，保完青郡，远近归之。初降李密，密败归国，在代州为游客所告，遂族灭。

许敬宗父善心，与虞基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贞观初，敬宗以便佞为恩，德彝薄其为人，每谓人曰："虞基被戮，虞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炀帝之被戮也，隋官贺化及，善心独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释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见害。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掌知国史，记注

不直，论者尤之。与李义府赞立则天，屠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剿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毂焉。子昂，颇有才藻，为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为继，假姓虞氏。昂素与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于岭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叙其阀阅。又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利其金帛，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隐其过咎。太宗作《威风赋》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其虚美隐恶，皆此类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闻《礼》，事绝于家庭；纳采问名，唯同于黩货。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案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彦伯诉于执政，请改谥。礼官议以为既过能改曰"恭"，乃谥为恭。彦伯，昂之子也，既与思古忿竞，将于众中殴之。思古谓曰："吾与贤家君报仇，缘何反怒？"彦伯大惭而退。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则天自帘中顶礼以谢鸣鹤等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高宗甚愧焉。

则天称尊号，以睿宗为皇嗣，居东宫。洛阳人王庆之希旨，率浮伪千余人诣阙，请废皇嗣而立武承嗣为太子。召见，两泪交下。则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曰："神不享非类，今日谁国，而李氏为嗣也？"则天固谕之令去，庆之终不去，面覆地，以死请。则天务遣之，乃以内印印纸，谓之曰："持去矣。须见我，以示门者，当闻也。"庆之持纸，去来自若。此后屡见，则天亦烦而怒之，命李昭德赐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门外，昌言曰："此贼欲废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扑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杀之。

则天朝，尝三月降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祥瑞，草表将贺。左拾遗王求礼止之。味道曰："国家事，何为诳妄以贺朝庭？"求礼曰："宰相不能燮理阴阳，令三月降雪。此灾也，乃诬为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腊月雷当为瑞雷耶？"举朝善之，遂不贺。求礼方正有词华，历左台殿中，转卫王掾而卒。

魏元忠为御史大夫，卧病，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独后，见元忠，忧形于色，请视元忠便液，以验疾之轻重。元忠辞拒，霸固请，尝之，元忠惊惕，霸喜悦曰："大夫泄味甘，（或难）疗；而今味苦矣，即日当愈。"元忠刚直，甚恶其佞，露（其事）于朝庭。

张易之兄同休，尝请公卿宴于司礼寺，因请御史大夫杨再思曰："公面似高丽，请作高丽舞。"再思欣然，帖纸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丽舞，略无惭色。再思又见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有识咸笑之。后昌宗兄弟犯赃，则天命桓彦范、李承嘉勘当以取实。经数日，彦范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赃四千余贯，法当解职。"昌宗奏："臣有功于国家，所犯不至解免。"则天问诸宰臣曰："昌宗于国有功否？"再思时为内史，奏曰："昌宗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视再思如粪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或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执手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而从之。敬奇既出，忿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亦何从而来？"自兹不复接遇。

郑愔者，沧州人，来俊臣罗织文状，皆愔草定。张易之兄弟荐为殿中侍御史。易之败，黜为宣州司户。既而归，武三思用事，将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谒三思。三思见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问其故，对曰："前哭甚哀者，吊大王国破家亡也；后大笑者，贺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为上所忌，日夜为计，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岂不知之？今据将相之权，有过人之智，废则天兵不血刃，易于反掌。今料大王之势，孰与则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悦，引与登楼，谋陷五王而杀之，皆崔湜、郑愔之谋也。累迁吏部侍郎，卖官为务，后与谯王重福构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断有谋，则天爱其类己。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力焉。睿宗朝，军国大事皆令宰相就第谘决，然后以闻。睿宗与群臣呼公主为太平，玄宗为三郎。凡所奏请，必问曰："与三郎商量未？"其见重如此。其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玄宗孤立而无援。及窦怀贞等诛，乃遁于山寺，俄赐自尽。窦怀贞倾巧进用，累迁晋州长史，谄事中贵，尽得其欢心。韦庶人乳母王氏，本蛮婢也，怀贞聘之为妻，封莒国夫人。俗为奶母之婿（曰阿）奢，怀贞每因谒见及进奏表状，列其官次，署曰"翊圣皇后阿奢"。时人鄙之，呼为"奢"，怀贞欣然自得。韦庶人败，遂斩其妻，持首以献。居宪台及京尹，每视事，见无须者，误以为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践祚，怀贞位极人臣，道谀不悛，以至于败。先天中，玄宗戡内难，怀贞投水死。

驸马张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官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心悦之，谓垍曰："朕罢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谢不敢当。杨贵妃知之，以告杨国忠。杨国忠深忌之。时安禄山入朝，玄宗将加宰相，命垍草诏。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于唐。"玄宗乃止。及安禄山归范阳，诏高力士送于长乐陂。力士归，玄宗问曰："禄山喜乎？"力士对曰："禄山恨不得宰相，颇有言。"国忠遽曰："此

张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国忠之诬，疑垍漏泄，大怒。黜垍为卢溪郡司马，兄均为建安郡司马，弟埱为宜春郡司马。

卷　十

厘革第二十二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亲政事，诏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烦。上怀猜阻，下无和畅。致使朋友游好，庆吊不通；卿士联官，请问斯绝。自今已后，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风俗一变，浇漓顿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则白帢帽，公卿则巾褐裙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随其好。天子多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昔袁绍与魏武帝战于官渡，军败，复巾渡河，遁相仿效，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皂向后幞发，谓之“幞头”。周武帝才为四脚，武德以来，始加巾子。至贞观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幞头起自周武帝，盖取便于军容。今四海无虞，当息武事。此冠颇采古法，兼更类幞头，乃宜常服，可取服。”裤褶通用，此冠亦寻废矣。

太史令傅奕，博综群言，尤精《庄》《老》，以齐生死、混荣辱为事，深排释氏，嫉之如仇。尝至河东，遇弥勒塔，士女辐辏礼拜，奕长揖之曰：“汝往代之圣人，我当今之达士。”奕上疏请去释教，其词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又上论十二首，高祖将从之，会传位而止。

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咏，善画，好酒，常戏为《渭川歌》，词曰：“遮莫冬冬鼓，须倾湛湛杯。金吾傥借问，报道玉山颓。”甚为时人所赏。

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为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私引置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伏。

高宗欲用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谓中书令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参知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称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为名，自待举始也。

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仆射并是正宰相。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公为宰相，当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即其事也。神龙初，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后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后仆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终亩之礼。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亲耕于洛阳东门之外。诸儒奏议，以古者耦耕以一拨为一推，其礼久废。今用牛耕，宜以一步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于是公卿以下，皆过于古制。

隋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注，诰词即尚书、侍郎为与之。自贞观已后，员外郎尽制授。则天朝，御史始制授。肃宗于灵武即大位，以强寇在郊，始令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着羃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显庆中，诏曰：“百家家口，咸厕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羃罗；曾不乘车，只坐檐子。过于轻率，深失礼容。自今已后，勿使如此。”神龙之末，羃罗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就妆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

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蔓衍之戏。酸枣尉袁楚客以为天子方壮，宜节之以雅，从禽好郑卫，将荡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义，上疏以讽。玄宗纳之，迁下邽主簿，而好乐如初。自周衰，乐工师散绝，迨汉制，但纪其铿锵，不能言其义。晋末，中原板荡，夏音与声俱绝。后魏、周、齐，悉用胡乐奏西凉伎，慆心堙耳，极而不反。隋平陈，因清商而制雅乐，有名无实，五音虚悬而不能奏。国初，始采（琁宫）之义，备九变之节，然承衰乱之后，当时君子无能知乐。泗滨之磬，贮于太常。天宝中乃以华原石代之，问其故，对曰：“泗滨声下，调之不能和；得华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北巡狩，至于太行坂，路隘，逢椑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曰：“椑。《礼》云：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则载以从，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椑从，自此始也。

玄宗尝谒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旧制：宰相臣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门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执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今以为故事。

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

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牍浅近，不足为准。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遒丽者号为“高等”，拙弱者号为“蓝罗”，至今以为故事。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始循资格，以一贤愚。遵平辙者喜其循常，负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争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谥为“克平”。《周礼》：大司徒掌选士之道。春秋之时，卿士代录，选士之制阙焉。秦承国制，所资武力，任事者皆刀笔俗吏，不由礼义，以至于亡。汉因秦制，未遑条贯。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诏。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起于此矣。元帝令光录勋举四科，以吏事。后汉令郡国举孝廉。魏、晋、宋、齐，互有改易。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武德则以考功郎中试贡士。贞观则以考功员外掌之。士族所趋，唯明、进二科而已。古唯试策，贞观八年，加进士试经史。调露三年，考功员外刘思立奏，二科并帖经。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为考功，性刚急，不容物，乃集进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尝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为言之于昂。昂果怒，集贡士数权之过。权曰：“人或猥知，窃闻之于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安，将与众详之，若何？”众皆曰：“唯。”及出，权谓众人曰：“向之斯言，意属吾也。昂与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为？”乃阴求瑕。他日，昂果摘权章句小疵，榜于通衢以辱之。权引谓昂曰：“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有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应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辞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怠，厌卷天下，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闻，惶骇，诉于执政，以权不逊，遂下权吏。初，昂以强愎不受属请，及有吏请，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宪司以权言不可穷竟，乃寝罢之。

肃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见，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济军须。肃宗纳之，拜监察御史。房琯谏曰：“往者杨国忠厚敛以怒天下，今已乱矣。陛下即位以来，人未见德。琦，聚敛臣也，今复宠之，是除一国忠用一国忠也。将何以示远方，收人心乎？”肃宗曰：“今天下方急，六军之命，若倒悬然，无轻货则人散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能对。卒用琦策，骤迁御史中丞，改铸乾元钱，一以当十。又迁户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复判度支盐铁事。永泰初，奉准天下盐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载既伏诛，代宗始躬亲政事，励精求理。时常衮当国，竭节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衮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使，以节财省费。便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司马同副使，专押军案。判司本带参军，便令司兵判兵事，司仓判军粮，司士判甲仗。士人团练，春夏放归，秋冬追集。其刺史官衔，既有持节诸军事，使司军旅。司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参军，即是团练使判官。代宗并从之。衮独出群拟，为戢兵之渐，持衡数岁，时用小康焉。

隐逸第二十三

孙思邈，华原人，七岁就学，日讽千言。及长，善谭《庄》《老》百家之说。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隐于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不就。常谓人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生人。”太宗召诣京师，嗟其颜貌甚少，谓之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之徒，岂虚也哉！”将授之以爵位，固辞不受。高宗召拜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颇明推步导养之术。时范阳卢照邻，有盛名于朝，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彭殇之殊致，尝问于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本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运转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为霜雪，张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则兆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又天文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渎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也。”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制授承务郎，直尚药局。永徽初卒，遗令薄葬，不设明器牲牢之奠。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如空焉。时人疑其尸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沉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每织芒屩，置之于路，见者皆言：“朱居士屩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之至，降阶与语，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

每加优异，蜀人以为美谭。

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枝条山，往来汾晋。时人传其长年秘术，耆老咸云："有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则天召之，佯尸于妒女庙前，后有人复于恒山中见。至开元二十三年，刺史韦济以闻，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迎之。果对晤气绝如死。晤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须臾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令中书舍人徐峤、通事舍人卢重玄，赍玺书迎之。果随峤至东都，于集贤院肩舆入宫，备加礼敬。公卿皆往拜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生。"时人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时进美酒及三黄丸。寻下诏曰："恒州张果老，方外之士也。迹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尘，应召城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宗极。今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累策老病，请归恒州，赐绢三百疋，拜扶持弟子二人，拜给驿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随入山。无何寿终，或传尸解。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藏用博学，工文章，善草隶；投壶弹琴，莫不尽妙。未仕时，尝辟谷练气，颇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权要，纵情奢逸，卒陷宪纲，悲夫！

司马承祯，字子征，隐于天台山，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中宗朝，频征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异，承祯方赴召。睿宗尝问阴阳术数之事，承祯对曰："《经》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且心目一览，知每损之尚未能已，岂复攻乎异端而增智虑哉！"睿宗曰："理身无为，则清高矣；理国无为，如之何？"对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易》曰：'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无为之旨，理国之要也。"睿宗深加赏异。无何，苦辞归，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当时文士，无不属和。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贫好道。父母终，为人牧羊取佣，供葬毕，隐于嵩山。师事道士，得修养之术。后居兖州徂徕山，刺史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其道义，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下诏曰："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贲然来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夫夫、守国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并赐帛一百疋。

元恺，博学善天文，然恭慎，未尝言之。宋璟与之同乡曲，将加荐举，兼遗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冲为刺史，邀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恺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恐不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泥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家，取素丝五两以酬之，曰："义不受过望之财。"

白履中，博涉文史，隐居大梁，时人号为梁丘子。开元中，王志愔表荐堪为学官，可代马怀素、褚无量入阁侍读。乃征赴京师，履中辞以老疾，不任职事。授朝散大夫，寻请归乡。手诏曰："卿孝悌立身，静退敦俗，年过从耄，不杂风尘。盛德早闻，通班是锡。岂唯精贲山薮，实欲奖劝人伦。且游上京，徐还故里。"遂停留数月。

玄宗征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不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不忠信奉见。"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以章服，并辞不受。乃给米百石，绢五百疋，还隐居之所。

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诏刘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蜂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赐帛五十疋。时有国子司业盖文达，涉经史，明三《传》。窦抗为冀州，集诸儒士，令相论难。时刘焯、刘执思、孔颖达、刘彦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达所言，皆出其意表。窦大奇之，因问："盖生就谁学？"刘焯对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问寡，焯为师导。"窦曰："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也。"

贞观末，房玄龄避位归第。时天旱，太宗将幸芙蓉园以观风俗。玄龄闻之，戒其子弟曰："銮舆必当见幸。"亟使洒扫备馔。俄顷，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载入宫。其夕大雨，咸以为优贤之应。

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谋反伏诛，太宗与之诀，流涕谓之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

魏征有大志，不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

术。隋末为道士，初仕李密，密败归国。后为窦建德所执，建德败，委质于隐太子。太子诛，太宗稍任用，前后谏二百余奏，无不称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夺嫡之渐。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征。我遣辅太子，用绝天下之望。"乃以为太子太师，征以疾辞。诏答曰："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朕之赖卿，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征宅无堂，太宗将营小殿，辍其材以赐之，五日而就。遣使赍以素褥布被赐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抚之流涕，问其所欲。征曰："嫠不恤纬，而忧宗社之陨。"征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与不知，莫不痛惜。

李纲詹事，隐太子尝至温汤，纲以小疾不从。有进鱼者，太子召饔者鲙之，时唐俭、赵元楷在坐，皆自言能为鲙，太子谓之曰："飞刀鲙鲤，调和鼎食，公等善之。至于审谕弼谐，固属李纲矣。"于是送绢二百疋以遗之。数谏太子，郁郁不得志，辞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为太子，李勣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谓之曰："我儿初登储贰，故以宫府相委，勿辞屈也。"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他日，顾谓勣曰："朕当属卿以孤幼，思之，无逾公者，往不（负李）密，岂负于朕哉！"勣流涕而致谢，噬指出血，俄而沉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征为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入寇蜀汉，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余里讨之，累战皆捷。时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为桥，以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尽刊其城垒，焚其二桥，命管记瘵丘均勒石于剑川，建铁碑于滇池，以纪功焉。俘其魁帅以还。中宗不时加褒赏，左拾遗呼延皓论之，乃加朝散大人，拜侍御史，赐绣袍、金带、宝刀、累迁汾州刺史。开元末，与吐蕃赞普书云："波州铁柱，唐九征铸。"即谓此是也。

开元初，左常侍褚无量与光禄卿马怀素隔日侍读。诏曰："朕于百事考之，无如文籍；先王要道，尽在于斯。是欲令经史详备，听政之暇，游心观览。"无量等奉诏整理内库书。至六年，分部上架毕，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察，移时乃出。于是赐无量等束帛有差。

贺知章，自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一日并谢二恩。特源乾曜与张说同秉政，乾曜问说曰："贺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时两加荣命，足为学者光耀。然学士与侍郎，何者为美？"说对曰："侍郎自皇朝已来，为衣冠之华选，自非望实具美，无以居之。虽然，终是具员之英，又非往贤所慕。学士者，怀先王之道，为缙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二美之中，此为最矣。"

张说既致仕，在家修养，乃乘闲往景山之阳，于先茔建立碑表。玄宗仍赐御书碑额以宠之。其文曰："呜呼，积善之墓。"与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体也。朝野以为荣。及说薨，玄宗亲制神道碑，其略曰："长安中，公为凤阁舍人，属鳞台监张易之诬构大臣，作为飞语。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丑正，必以中伤。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忧掘蛊之变。是时敕公为证，啗以右职。一言刺回，四国交乱。公重为义，死且不辞，庭辩无辜，中旨有忤，左右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词。友元忠之茔魂，出太子于坑陷。人谓此举，义重于生，由是长流钦州，守正故也。"文多不尽载。

右补阙毋煚，博学有著述才，上表请修古史，先撰日目以进。玄宗称善，赐绢百疋。性不饮茶，（制《代茶余序》），其略曰："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煚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煚梦着衣冠上比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恶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梦。玄宗闻而悼之，赠朝散大夫。

自汉魏以来，历代皆封孔子后，或为褒城侯，或号褒圣侯。至开元二十七年，诏册孔子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监册命讫，有司奠祭，乐用宫悬八佾之舞。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皆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文多不尽载。

惩戒第二十五

太宗尝与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坐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面墙，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预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宜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伎进身者，可为炯戒。

刘仁轨为给事中，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为青州刺史。时有事辽海，义府逼仁轨运粮，果漂没。敕御史袁异式按之。异式希义府意，遇仁轨不以礼，或对之猥泄，曰："公与当朝仇者为谁？何不引决？"仁轨曰："乞方便。"乃于房中裂布，将头自缢。使与掩扇，少顷，仁轨出曰："不能为公死，刘仁轨岂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

置补署，皆称朕意，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至则拜大司宪，御史大夫也。初，仁轨被征，次于莱州驿，舍于西厅。夜已久，有御史至，驿人曰：“西厅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谁？”答曰：“带方州刺史。”命移仁轨于东厅。既拜大夫，此御史及异式俱在台内，不自安。仁轨慰之曰：“公何瘦也？无以昔事不安耶！知君为势家所逼，仁轨岂不如韩安国，但恨公对仁轨卧而泄耳。”又谓诸御史曰：“诸公出使，当举冤滞，发明耳目，兴行礼义；无为烦扰州县而自重其权。”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驿，驿中东厅、西厅复有何异乎？若移乃公就东厅，岂忠恕之道也！愿诸公不为也。”仁轨后为左仆射，与中书令李敬玄不协。时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轨征之。军中奏请，多为敬玄所掣肘。仁轨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辞。高宗曰：“仁轨须朕，朕亦行之，卿何辞？”敬玄遂行，大败于青海，时议稍少之。始，仁轨既官达，其弟仁相在乡曲，升沉不同，遂构嫌恨，与轨别籍。每于县衹奉户课，或谓之曰：“何不与给事同籍？五品家当免差科。”仁相曰：“谁能向狗尾底避阴凉！”兄弟以荣贱致隔者，可为至戒。

杨防为左丞，时宇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庭以事隔两朝，且其家亲族亦众，多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详其案状，诉者以道理已成，无复疑滞，勃然逼昉。昉曰：“适朝退未食，食毕当详案。”诉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杀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之。

娄师德，以殿中充河源军使。永和中，破吐蕃于白羊涧，八战七胜，优诏褒美，授左骁卫郎将。高宗手诏曰：“卿有文武才干，故授卿武职，勿辞也。”累迁纳言。临终数日，寝兴不安，无故惊曰：“拊我背者谁？”侍者曰：“无所见。”乃独言，若有所争者，曰：“我寿当八十，今追我何也？”复自言，往为官误杀二人，减十年，词气若有屈伏，俄而气绝。以娄公之明恕，尚不免滥，为政者得不慎欤！

李义府定策立则天，自中书舍人拜相，与许敬宗居中用事，连起大狱，诛锄将相，道路以目骇。人则谄谀，出则奸宄，卖官鬻狱，海内嚣然。百寮畏惮，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状，谓之曰：“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今且为卿掩覆，勿复如此！”义府凭恃则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变色，腮颈俱起，徐对曰：“谁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须问我所从得耶？”义府怫然，竟不引过，缓步而出。会右金吾仓曹杨仁颖奏其赃污，诏刘祥道并三司鞫之。狱成，长流嶲州，朝野莫不称庆。或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贼李义府露布”，牓之通衢。义府先取人奴婢，及败，一夕奔散，各归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乾封初，大赦，唯长流人不许还。义府愤恚而死，海内快之。

刘思立任考功员外，子宪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阙者，吏部侍郎马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名籍。朝庭咸曰：“直，铨宗流品之司，可谓振理风俗。”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讦，亦趦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后，斯风大坏，苟且公行，无复曩日之事。

王义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间细务。买宅酬直讫，数日，对宾朋忽惊指庭中双青梧树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宾朋曰：“侍御贵重，不知交易。树当随宅，无别酬例。”义方曰：“此嘉树，不比他也。”及贬黜，或问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义方将弹李义府，惧不捷，沉吟者久之，独言曰：“可取万代名耶！循默以求达耶？”他日，忽言曰：“非但为国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弹焉，坎坷以至于终。

高宗大渐，顾命裴炎辅少主。既而则天以太后临朝，中宗欲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官，炎争以为不可。中宗不悦，谓左右曰：“我让国与玄贞岂不得，何为惜侍中？”炎惧，遂与则天定策，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则天命炎及中书侍郎刘祎之率羽林兵人，左右承则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则天曰：“汝欲将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炎居中执权，亲授顾托，未尽匡救之节，遽行伊、霍之谋，神器假人，为兽傅翼，其不免也宜哉！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人《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张佛袍集》，胜于僧孺远矣。”由古竟不之觉。仕进者可不勉欤！

周矩为殿中侍御史，大夫苏味道待之甚薄，屡言其不了事。矩深以为恨。后味道下狱，敕矩推之，矩谓味道曰：“尝责矩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辩！”味道由是坐诛。

严识玄为巩令，中书舍人路敬潜黜陟河南道，使还次巩。识玄自以初莅，复以敬潜使还，颇有慢色，虽郊迎之，才上马，弛镫揖鞭而已。敬潜怒，摄而案之，曰：“郊外远迎，故违明敕。马上高揖，深慢王人。礼律有违，恭倨无准。仰具之。”识玄拜伏流汗，乃舍之。后转魏州刺史，为魏令李怀让所辱。俄又俱为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难以为容。举朝以为深戒。

李知白为侍中，子弟才总角而婚名族，识者非之：“宰相当存久远，敦风俗，奈何为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专房之宠，将夺嫡，王皇后性妒，稍不能平。玄宗乃废后为庶人，朕受日闻，次及太子。太子之将废也，玄宗访于张九龄，九龄对曰：

“太子，天下本也，动之则摇人心。自居东宫，未闻大恶。臣闻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过，父恕而掩之，无宜废绝。且其恶状未著，恐外人窥之，伤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悦，隐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阴中计于武妃，将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结之。乃先黜九龄而废太子。太子同生鄂王瑶、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内痛之，号为“三庶”。太子等既受冤死，武妃及左右屡见为祟，宫中终夜相恐，或闻鬼哭声。召巫觋视之，皆曰：“三庶为厉。”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瘗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厉乃息。玄宗乃立肃宗为太子，林甫之计不行，惕然惧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毙，识者知有神道焉。

天宝中，李林甫为相，专权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人参钧轴。林甫惩前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边将，冀固其权。言于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国家富强，而诸蕃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夫蕃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于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狄不足图也。”玄宗深纳之，始用安禄山，卒为戎首。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实生乱阶，痛矣哉！

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徐文远，齐尚书令孝嗣之孙，江陵被虏至长安，家贫，无以自给。兄林，鬻书为事。文远每阅书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经》，尤精《左氏》。仕隋国子博士，越王侗以为祭酒。大业末，洛经饥馑，因出樵采，为李密所得。密即其门人也，令文远南面坐，率其徒属北面拜之。远谓密曰：“将军欲为伊、霍，继绝扶倾，鄙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迫险乘危，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密谢曰：“敬闻命矣。”密败，归王充。充亦曾受业，见之大悦，给其廪食。文远每见充，必尽敬拜之。或问曰：“闻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郦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入朝，迁拜国子博士，甚为太宗所重。孙有功，为司刑卿，持法宽平，天下赖之。

赵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识量，及为佐命元勋，身极崇盛。尝谓所亲：“吾所居宅，微为壮丽，非吾心也。将卖之，别管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没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为吏清白谨慎，累迁台省，终于绛州刺史。其仕龙门丞，年已五十八，数年而登列岳，每谓寮曰：“公辈但守清白，何忧不迁？俗云‘双陆无休势’，余以为仕宦亦无休势，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杰长子也，历淄、许、贝等州刺史。居丧备礼，睿宗朝，起复太府少卿。光嗣频表不赴。乃降敕曰：“朕念卿家门忠于王室，夺卿情礼，以展殊恩。屡表固陈，词理恳至，循环省览，有足可矜。今遂所请，用劝浮薄。待卿情理云毕，更俟后命。”仍编入史。

赵武盖，少孤，生于河右，遂狎弋猎，获鲜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学，武盖不从，母歔欷谓曰：“汝不习典坟，而肆情畋猎，吾无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学焉，数年博通经史，进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于代。

于彦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国公。睿宗朝，左授岳州司马而终。张说为岳州，著《五君咏》，述彦昭曰：“耿公山岳灵，思远神亦妙。鸷鸟峻操立，哀玉振清调。叶赞休明启，恩华日月照。何意瑶台云，风吹落红缴。湘流下浔阳，洒泪一投吊。”为时贤器重如此。

韩思彦，以御史巡察于蜀。成都富商积财巨万，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长吏受其财贿，不决与夺。思彦推案数日，令厨者奉乳自饮讫，以其余乳赐争财者，谓之曰：“汝兄弟久禁，当饥渴，可饮此乳。”才遍，兄弟窃相语，遂号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蛮夷不识孝义，恶妻儿离间，以至是。侍御岂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复擗踊悲号不自胜，左右莫不流涕。请同居如初。思彦以状闻，敕付史官，时议美之。

张泫，自左拾遗左授许州司户，有侍佐自相殴竞者，泫曰：“礼宗贤，尚齿者，重耆德也。奈何耆旧而有喧竞，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泫主司户，忝参其议。”乃举罚刺史已下俸，行乡饮之礼，竞者惭谢而退。风俗为之改焉。

开元初，工部尚书魏知古卒。宋璟闻之，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七

太宗征辽东，留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辅太子于定州监国。洎兼左庶子，总吏、礼、户三尚书事。太宗谓之曰：“我今远征，使尔辅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尔宜深识我意。”洎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僭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言发无端，甚怪之。诫之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及征辽还，太宗有疾，洎从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独可忧圣躬耳！”黄门侍郎褚遂良诬奏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也。正当辅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异志，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遂良执证之。洎引马周以自明。及问周，言如洎所陈。遂良固执曰：“同讳之耳。”遂赐

洎死。遂良终于两朝，多所匡正；及其败也，咸以为陷洎之报焉。

吴王恪母曰杨妃，炀帝女也。恪善骑射，太宗尤爱之。承乾既废，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谏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岂宜数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违，阿舅后无悔也。"由是恪与无忌不协。高宗即位，房遗爱等谋反，敕无忌推之。遗爱希旨引恪，冀以获免。无忌既与恪有隙，因而毙恪。临刑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若宗社有灵，当见其族灭！"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后性长厚，未尝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奭，见内人尚宫，又不为礼。则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倾心结之。所得赏赐，悉以分布。罔诬王后与母求厌胜之术。高宗遂有意废之。长孙无忌已下切谏，以为不可。时中书舍人李义府，阴贼乐祸，无忌恶之，左迁璧州司马。诏书未至门下，李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王德俭。王德俭曰："武昭仪甚承恩宠，上欲立为皇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大臣异议耳。公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坐取富贵。"义府然其计，遂代德俭宿直，叩头上表，请立武昭仪。高宗大悦，召见与语，赐宝珠一斗，诏复旧官。德俭，许敬宗之甥也。瘿而多智，时人号曰"智囊"。义府于是与敬宗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等，观时变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将议废立。勣称疾不至，志宁顾望不敢对。高宗再三顾无忌曰："莫大之罪，无过绝嗣。皇后无子，今欲废之，立武士彟女，何如？"无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遂良进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伏事先帝，无违妇德。愚臣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旨。"高宗不悦而罢。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愿再三审思。愚臣上忤圣颜，罪当万死。但得不负先帝，甘心鼎镬。"因置笏于殿阶，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则天隔帘大声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遂良固执不从，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许敬宗又宣言于朝曰："田舍儿剩种得十斛麦，尚欲换旧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关汝诸人底事，而生异议！"则天令人以闻，高宗意乃定。遂废王皇后及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高宗犹念之，至其幽所，见其门封闭极密，唯通一窍，以通食器，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复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废弃以为宫婢，何敢窃皇后名！"言讫呜咽，又曰："至尊思旧，使妾再见日月，望改此为回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处分。"则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于酒瓮中，谓左右曰："令此两妪骨醉可矣。"初，令宫人宣敕示王后，后曰："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闻敕骂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愿我托生为猫儿，阿武为老鼠。吾扼其喉以报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许养猫儿。频见二人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则天恶之，命巫祝祈祷，祟终不灭。

则天以长孙无忌不附己，且恶其权，深衔之。许敬宗希旨乐祸，又伺其隙。会栎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贵，有朋党之事，诏敬宗推问。敬宗甚急，季方自杀，又搜奉节，得私书与赵师者。遂奏言："赵师即无忌，少发，呼作赵师，阴为隐语，欲谋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亲戚中顿有恶事。往年高阳公主与朕同气，与夫谋反。今阿舅复作恶心。近亲如此，使我惭见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审问，敬宗奏曰："请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决不忍杀之。"竟不引问，配流黔州。则天寻使人逼杀之。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韩瑗、无忌姻亲，许敬宗惧为己患，诬其同反。追至京，考讯，叹曰："身可杀，词不可辱！"吏更代占而结奏之，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之。高宗义之，不问。

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纪。俊臣案诏狱，特造十个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又有枷名𣝈尾榆，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名号数十，大略如此。又与其徒侯思止、卫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数百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卷，其意网罗平人，织成反状。每讯囚，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者魂魄飞越，罕不自诬。由是破家者已千数。则天不下阶序，潜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左丞卢献等五人，并为所告。俊臣既以族人为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请一问即承同首，例得减死。乃胁仁杰等令承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免死。德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尚书牵杨执柔，可乎？"仁杰曰："若之何？"德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其司员外，引可也。"仁杰曰："皇天后土，遣仁杰自行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复严备。仁杰求守者得笔砚，拆被头帛，书之叙冤，匿置于绵衣中，谓德寿曰："时方热，请付家人去其绵。"德寿不之虑。仁杰子光远得衣中书，持以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反，今子弟诉冤何多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甚安，亦不去巾带。"则天使人视之，俊臣遽命仁杰巾带。使者将复命，俊臣乃令德寿代仁杰等作《谢死表》，代

署附使者进之。则天召仁杰等谓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仁杰等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杰等五人获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为高宗所锺爱。自升储位，敬礼大臣及儒学之士，未尝有过，天下归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师监国。时关中饥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粮视之，见有食榆皮、蓬实者，恻然哀之，命家令等给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见之惊悯，遽奏出降。又请以沙苑地分借贫人。诏皆许之。则天大怒。即日以卫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爱，遇毒而薨，时年二十四。朝野莫不伤痛。

侯思止，贫寒无赖，事恒州参军高元礼家。则天朝，以告变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洛阳北有坂名白司马，将军有姓孟名青棒者。思止闾巷佣保，尝以此谓诸囚也。元忠词气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所挂，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即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轻重。必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将，无为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止乃引忠上阶，坐而问之。元忠容止自若。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樊甚不叶，诬以谋反，诛之。其子诉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刘如璇不觉言唧唧而泪下。俊臣奏："如璇党恶人。"下狱，如璇对曰："年老，目遇风而泪下。"俊臣批之曰："目下涓涓之泪，既是因风；口中唧唧之声，如何分雪？"处以绞刑。则天宥之，流于瀼州。子景宪诉冤，得征还，复本官。俊臣无文，其批郑愔之词也。则天时，朝士多不自保，险薄之徒，竞告事以求官赏。左司员外霍献可尝以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行本，献可之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之幞头下，常令露出，冀则天见之。时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诬告其舅以获五品，其母见其著绯衫，覆床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与来俊臣为罗织之党，尝按芳州刺史李思征，思征不承反，乃杀之。圣历中，思征出见霸，霸甚恶之，退朝遽归家，命人速请僧转经设斋。须臾，见思征从数十骑止其庭，诟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闾里咸见焉。霸才气绝，思征亦没。太子谕德张元一以斋谐供奉。时中桥新成，则天问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对曰："洛桥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则天默然。

武三思既废五王，虑为后患，乃令宣州司功参军郑愔告张柬之与王同皎同谋反。又令人阴疏韦后秽行，牓于天津桥，请行废黜。中宗大怒，付执政按之。诸相皆佯假寐，唯李峤、韦巨源、杨再思遽出承制，攘袂于其间。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竟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为此牓，虽托废皇后为名，实有危君之计。请加族诛。"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结罪。又讽皇太子上表，请夷柬之等三族。中书舍人崔湜又劝三思尽杀之，绝其归望。三思问："谁可使者？"湜荐表兄周利贞，先为桓、景所恶，贬嘉州司马。三思即以利贞为南海都督，令矫诏杀之。唯桓彦范于竹槎上曳，肉尽而死。初，柬之惧三思谗，引湜以为耳目，自使伺其动静。湜反党三思，以图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纪乱常，海内忿恚。张仲之、宋之逊、祖延庆等，谋于袖中发铜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逊子昙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闻，则天敕宰臣与御史大夫李承嘉于新开门案问。诸相惧三思，但俛俛，佯不应仲之等。唯李峤独与承嘉耳语，令御史姚绍之密致力士七十余，引仲之对问。至则塞口反接，送于系所。绍之谓仲之曰："张三，事不谐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状，绍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谓绍之曰："反贼，我臂且折，当诉尔于天曹。"请裂汗衫与绍之，乃自诬反而族。绍之自此神气自若，朝庭侧目焉。寻坐赃污，宪司推之，获赃五十余贯，当死。韦庶人之党护之，得免，放于岭南。

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太宗尝宴近臣，令嘲谑以为乐。长孙无忌先嘲欧阳询曰："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答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太宗敛容曰："汝岂不畏皇后闻耶？"无忌，后之弟也。询为人瘦小特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数行俱下，博览古今，精究《苍》《雅》。初学王羲之书，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

温彦博为吏部侍郎，有选人裴略被放，乃自赞于彦博，称解白嘲。彦博即令嘲厅前丛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热，肚里不能容国士，皮外何劳生枝节？"又令嘲屏墙，略曰："高下八九尺，东西六七步，突兀当厅坐，几许遮贤路。"彦博曰："此语似伤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伤博！"博惭而与官。

则天朝，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

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

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云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元崇逵为果州司马，有一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得经一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直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说之，一州以为口实。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下驴，驱入其间，里行大怒，将加杖罚。令史曰：“今日过实在驴，乞数之，然后受罚。”里行许之，乃数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诸里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总章中，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予）缕，（俱云）居，不得（吃云）诘，空（吃）结，（米云）弭，（面）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

晋宋以还，尚书始置员外郎，分判曹事。国朝弥重其迁。旧例：郎中不历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其不历清资，便拜高品，有似长征兵士，便得边远果毅也。景龙中，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房部郎中。贺遂涉时为员外，戏咏之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谁言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谦光酬之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署，不应列星文。”

益州每岁进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纸不敬，代以绸布。既而恐柑子为布所损，每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驿使驰白长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柑子事，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柑子为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章，名闻当代。

王上客，自负其才，意在前行员外。俄除膳部员外，既乖本志，颇怀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使，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蹭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东北隅，故有此咏。

玄宗初即位，邵景、萧嵩、韦铿，并以殿中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铿独不沾。景、嵩二人多须，对立于庭。铿嘲之曰：“一双胡子着绯袍，一个须多一个高。相对厅前搽早立，自言身品世间毛。”举朝以为欢笑。后睿宗御承吴门，百僚备列，铿忽风眩而倒。铿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咏之曰：“飘风忽起团栾回，倒地还如着脚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为元非五品才。”时人无不讽咏。

窦怀贞为京兆尹，神龙之际，政令多门，京尉由墨敕入台者，不可胜数。或谓怀贞曰：“县官相次入台，县事多办否?”怀贞对曰：“倍办于往时。”问其故，怀贞曰：“好者总在，侥幸者去故也。”闻者皆大噱。

姚崇为紫微令，旧例：给、舍直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拟当。”给、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后遂停宰相直宿。

记异第二十九

沙门玄奘，俗姓陈，偃师人，少聪敏，有操行。贞观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国，凡经十七岁，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长安。足所亲践者一百一十一国，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时太宗在东都，乃留所得经像于弘福寺。有瑞气徘徊像上，移晷乃灭。遂诣驾，并将异方奇物朝谒。太宗谓之曰：“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太宗御制《圣教序》。高宗时为太子，又作《述圣记》，并勒于碑。麟德中，终于坊郡玉华寺。玄奘撰《西域记》十二卷，见行于代。著作郎敬播为之序。

袁天纲，益州人，尤精相术。贞观初，敕召赴京，涂经利州。时武士彟为刺史，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遍召诸子令相之，见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迍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然亦不利。”则天时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神彩奥澈，不易可知。”试令行。天纲曰：“龙睛凤颈，贵之极也。”转侧视之，“若是女，当为天子。”贞观末，高士廉问天纲曰：“君之禄寿，可至何所?”对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风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回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米麦之异。则天以为休祯，号“庆山”。荆州人俞文俊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则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出，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出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祸立至。”则天大怒，流之岭南。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郯公公谨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文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历经》。

一行乃撰《开元大演历》一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请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兖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时量日影，皆数年乃定。安南量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长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其朗、兖、太原等州，并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术，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

开元十五年正月，集贤学士徐坚请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问兆域之制于张说。说曰："墓而不坟，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坟之饰，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礼有升降贵贱之度，俾存殁之道，各得其宜。长安、神龙之际，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参之。仆常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礜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寘之墓内，以取神道。僧泓之说如此，皆前贤所未达也。桓魋石椁，王孙倮葬，奢俭既过，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人用赖焉。及其葬也，俭不逾制，将穿墓者曰：'必有异应，以旌若人'。果获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后终吉。后优诏褒赠，宠及其子。开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贵，坟墓逾制，襚服明器，罗列千里。坟土未干，家毁子死。殷鉴不远，子其择焉。"

郊禅第三十

郊祀，礼之宗主也。《传》曰："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唐尧望秩，周文明发。礼备心诚，神祇降福。东怜杀牛，亳社用人，肆忍逞欲，祸不旋踵。秦兴五畤之祠，淫而无法；汉增而神之祀，黩而不经。国家远酌《周官》，近看隋制，无文咸秩，事举其中。故撮其旨要，载之篇末。

贞观中，百官上表请封禅，太宗许焉。唯魏征切谏，以为不可。太宗谓魏征曰："朕欲封禅，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远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不可！"征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人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一丰，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疮，理且愈，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之良医除其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封，万国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殚府竭财，未厌远人之望，加年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夺，乃罢封禅。

高宗乾封初，封禅岱宗。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趋下，而宫官执帷。天后率十六宫升坛行礼，帷席皆以锦绣为之，识者咸非焉。时有罗文府果毅李敬直上言："封禅须用明水以实罇彝。按《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注云：'方诸，阴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诏令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禅礼多阙不载。管仲对齐桓公："自古封禅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后，西汉一封禅，东汉三封禅，而张说《封祀坛碑》云："高宗六之，于今七矣。"意以汉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为数耳。汉武帝封太山，刻石纪号，其文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人以仁。四宇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生人蕃息。天禄永德。"其历代玉检文皆秘，代莫闻知。

开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禅，问贺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秘玉牒之文？"知章对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求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私请，宜将玉牒示百寮。"其词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丕定。上帝眷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翼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御制撰《太山铭》，亲札勒山顶。诏张说制《封祀坛碑》，以纪功德。

玄宗将东封，诏张说、徐坚、贺知章、韦绉、康子元等，撰东封仪。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尊睿宗以配皇地祇。说谓坚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虽当皇母位，亦当皇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议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

古制也。天鉴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皇后配地祇，天后为亚献，越国大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圜丘，韦庶人为亚献，皆受此咎。平坐斋郎及女人执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改斯礼，非唯乾坤降祐，亦当垂范将来，为万代法也。”事遂施行。

宝应初，杜鸿渐为礼仪使，与礼官薛颀、归崇敬等建议，以神尧皇帝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为太祖。景皇帝受封为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请以景皇帝配座，宗庙亦以景皇帝配献。博士独孤及议，亦以为若配天之位既易，则天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恐失宗祖报本之道。代宗从之。至永泰二年，关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至六月，执事者皆多云：“景皇帝追封于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诏旨令百司议，乃止。先是谏议大夫黎干亦奏称：“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发十诘十难以明之，疏奏，不纳。

总　论

史册之兴，其来久矣。苍颉代结绳之政，伯阳主藏室之书。晋之董狐，楚之猗相，皆简牍椎轮也。仲尼因鲁史成文，著为《春秋》。尊君卑臣，去邪归正。用夷礼者无贵贱，名不达于王者无贤愚，不由君命者无大小。人邪行正弃其人，人正国邪弃其国。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春秋》凭义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后之作者无力，病诸司马迁意在博文，综核疏略，后六经而先黄老，贱处士而宠奸雄；班固序废兴则褒时而蔑祖德，述政教则左理本而右典刑。此迁、固之所蔽也。然迁辞直而事备，固文赡而事详。若用其所长，盖其所短，则升堂而入室矣。范煜绌公才而采私论，舍典实而饰浮言。陈寿意不逮文，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自兹已降，渐已陵替也。国家革隋之弊，文笔聿修。贞观、开元述作为盛，盖光于前代矣。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列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痈疣，徒有著述之名，无裨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谋，重文德也；不褒纵横之言，贼狙诈也。刊浮靡之词，归正也；损术数之略，抑末也。理国者以人为本，当厚生以顺天；立身者以学为先，必因文而辅教。纤微之善，罔不备书；百代之后，知斯言之可复也。

玄怪录

[唐]牛僧孺撰　李时人整理

牛僧孺（七八〇——八四八），字思黯，唐安定鹑觚人，一说陇西狄道人。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进士及第。至穆宗、文宗、敬宗朝入相出将，历任要职，为当时党争首领，武宗会昌时累贬至循州长史，宣宗时，还为太子少师。生平见两《唐书》本传，有文集五卷，今已不传。《新唐书·艺文志》等著录其《玄怪录》十卷，原书散佚。《太平广记》引《玄怪录》佚文三十余则。今存明书林松溪陈应翔刻本《幽怪录》四卷，四十四则，其中二十五则见于《广记》，另有六则《广记》引作《续玄怪录》。《类说》卷一一节录《幽怪录》二十五则，有一则不见于陈刻四卷本。与李复言《续玄怪录》长期并行流传，传抄写刻颇多混淆。此据明刻本考订、校点，附补佚。

卷　一

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愤发以为从此谋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榇，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来，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

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周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锉碓，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硙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坠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

"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裴谌

裴谌、王敬伯、梁芳约为方外之友。隋大业中，相与入白鹿山学道，谓黄白可成，不死之药可致，云飞羽化，无非积学。辛勤采炼，手足胼胝，十数年间。无何，梁芳死，敬伯谓谌曰："吾所以去国忘家，耳绝丝竹，口厌肥豢，目弃奇色，去华屋而乐茅斋，贱欢娱而贵寂寞者，岂非觊乘云驾鹤，游戏蓬壶? 纵其不成，亦望长生，寿毕天地耳。今仙海无涯，长生未致，辛勤于云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乐，将下山乘肥衣轻，听歌玩色，游于京洛，意足然后求达，垂功立事，以荣耀人寰，纵不能憩三山，饮瑶池，骖龙衣霞，歌鸾飞凤，与仙翁为侣，且腰金拖紫，图影凌烟，厕卿大夫之间，何如哉? 子盍归乎? 无空死深山。"谌曰："吾乃梦醒者，不复低迷。"敬伯遂归，谌留之不得。时唐贞观初，以旧籍调授左武卫骑曹参军，大将军赵朏妻之以女。数年间，迁大理廷评，衣绯，奉使淮南，舟行过高邮。

制使之行，呵叱风生，行船不敢动。时天微雨，忽有一渔舟突过，中有老人，衣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风。敬伯以为吾乃制使，威振远近，此渔父敢突过我。试视之，乃谌也。遽令追之，因请维舟，延之坐内，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抛掷名宦而无成，到此极也。夫风不可系，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长，尚秉烛游，况少年白昼而掷之乎? 敬伯自出山数年，今廷尉评事矣。昨者推狱平允，乃天锡命服。淮南疑狱，今谳于有司，上择详明吏覆讯之，敬伯预其选，故有是行。虽未可言官达，比之山叟，自谓差胜。兄甘劳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须，当以奉给。"谌曰："吾侪野人，心近云鹤，未可以腐鼠吓也。吾沉子浮，鱼鸟各适，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须者，吾当给尔，子何以赠我? 吾与山中之友，或市药于广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园桥东，有数里樱桃园，园北车门，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当寻我于此。"遂倏然而去。

敬伯到广陵十余日，事少闲，思谌言，因出寻之。果有车门，试问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茏，景色妍媚，不可形状。香风飒来，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不复以使车为重，视其身若腐鼠，视其徒若蝼蚁。既而稍闻剑佩之声，二青衣出曰："阿郎来。"俄有一人，衣冠伟然，仪貌奇丽，敬伯前拜，视之乃谌也。裴慰之曰："尘界仕宦，久食腥膻，愁欲之火焰于心中，负之而行，固甚劳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户栋梁，饰以录宝，屏帐皆画云鹤。有顷，四青衣捧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馔，目所未窥。既而日将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座。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

裴顾小黄头曰："王评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别近十年，才为廷尉属。今俗心已就，须俗妓以乐之。顾伶家女无足召者，当召士大夫之女已适人者。如近无姝丽，五千里内皆可择之。"

小黄头唯唯而去。诸妓调碧玉筝，调未谐而黄头已复命，引一妓自西阶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参评事。"敬伯答拜，细视之，乃敬伯妻赵氏也。敬伯惊讶不敢言，妻亦甚骇，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阶下，一青衣捧玳瑁筝授之，赵素所善也，因令与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间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赵顾敬伯，潜系于衣带。妓奏之曲，赵皆不能逐。裴乃令随赵所奏，时时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舞虽非云韶九奏之乐，而清沉宛转，酬献极欢。天将晓，裴召前黄头曰："送赵氏夫人。"且谓曰："此堂乃九天画堂，常人不到。吾昔与王为方外之交，怜其为俗所迷，自投汤火，以智自烧，以明自贼，将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会，诚难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得暂游，云山万重，往复劳苦，无辞也。"赵拜而去。

裴谓敬伯曰："评公使车留此一宿，得无惊群将乎？宜且就馆，未赴阙闲时，访我可也。尘路遐远，万愁攻人，努力自爱。"敬伯拜谢而去。后五日，将还，潜诣取别，其门不复有宅，乃荒凉之地，烟草极目，惆怅而返。

及京奏事毕，得归私第，诸赵竞怒曰："女子诚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礼，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继后事，岂苟而已哉。奈何以妖术致之万里而娱人之视听乎？朱李尚在，其筵足徵，何讳乎？"敬伯尽言之，且曰："当此之时，敬伯亦自不测。此盖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记得裴言，遂不复责。

吁！神仙之变化，诚如此乎？将幻者鬻术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为蛤，雉为蜃，人为虎，腐草为萤，蜣螂为蝉，鲲为鹏，万物之变化，书传之记者，不可以智达，况耳目之外乎！

韦　氏

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记之，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参京兆军事，其府之司录张审约者，汝之老舅也，为王媒之，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张亦熟我，又为王之媒介也，其辞不虚矣。"亦终不谐。

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既成礼讫，因其母徐问之，对曰："吾此乃梦徵矣。然此生之事皆见矣，岂独适楚金之先知乎！某既笄，梦年二十适清河楚金，以尚书节制广陵，在镇七年，而楚金伏法。阖门皆死，惟某与新妇一人，生人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关，与新妇渡水，迨暗及滩，四顾将昏然，不知所往，因与新妇相于滩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数百步，有坏坊焉。自人西门，随垣而北，其东大门屋，因造焉，又无人而大开，遂人。及坏戟门，亦开，又人。逾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因与新妇对卧阶下。未几，有老人来诟逐，告以前情，遂去。又闻西廊步履之声，有一少年郎来诟，且呼老人令遂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阶下曰：'某尚书之侄也。'乃恸哭曰：'无处问耗，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恸哭开户，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从化（本句疑有脱误）。"其母大奇之。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记之。

俄而楚金授钺广陵，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连坐伏法，惟妻与妇□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则天因降诞日，大纵籍役者，得□例焉。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阉走留食，候之。食毕，实将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焉。

噫！梦信徵也，则前所叙扶风公之见，又何以偕焉。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尝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逃窜，人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自出。无有憩北轩，忽闻西廊有人行声，未几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如此，吾党岂不为文，以纪平生之事？"其文即曰口号联句也。吟咏既朗，无有听之甚悉。其一衣冠长人曰：

"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为子发。"

其二黑衣冠短陋人曰：

"嘉宾良会清夜时，辉煌灯烛我能持。"

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

"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绠相牵常出人。"

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诗曰：

"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

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羡其自负，虽阮嗣宗《咏怀》亦不能加耳。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

郭代公

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下第，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也，迳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门宇甚峻。既入门，廊下及堂下灯烛辉煌，牢馔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中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每岁求偶于乡人，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

人之五百缗，潜以应选。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令惴惴哀惧。君诚人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侍立于前，若为宾而待之。

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阗，二紫衣吏入而复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将军曰：“入。”有戈剑弓矢翼引以入，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遂行揖。将军曰：“秀才安得到此？”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于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问曰：“将军曾食鹿腊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须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无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于此矣。寻其血踪，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

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相与舁榇而来，将收其尸以备殡殓。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告焉。乡老共怒残其神，曰：“乌将军，此乡镇神，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此礼少迟，即风雨雷雹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伤我明神，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公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听吾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中国，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真神明也，神固无猪蹄，天岂使淫妖之兽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吾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曰：“愿从公命。”

乃令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镬之属，环而自随，寻血而行。才二十里，血入大冢穴中。因围而劚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

乡人翻共相庆，会钱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得免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属，闺闱未出，固无可杀之罪。今者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忍锁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歧援谕，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

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生远地，而至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来君绰

隋炀帝征辽，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诛，因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

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投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外有四五个客。”蜗儿即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二小童持烛自中门出，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自通姓名曰“威污蠖”。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坐曰：“污蠖忝以本州乡赋，得与足下同声，清宵良会，殊是所愿。”即命酒合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蠖。”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蠖，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李来。”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子耶？”污蠖曰：“仆久从宾贡，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蠖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蠖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亦犹桓丁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者无不饱饫。夜阑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恨俱不自胜。

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蠖，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池边有大螾，长数尺。又有蜗螺丁子，皆大常者数倍，方知污蠖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

卷 二

崔 环

安平崔环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于荥阳别业。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遂行数百步，入城。城中有街两畔，官林相对，绝无人家，直北数里到门，题曰“判官院”。见二吏逌迺向北，亦有林木，袴靴袜头，佩刀头，执弓矢者，散立

者，各数百人。同到之人数千，或杻，或系，或缚，或囊盛耳头，或连其项，或衣服俨然，或簪裙济济，各有惧色，或泣或叹。其黄衫人一留伴环，一人告。俄闻决人四下声，既而告者出曰："判官传语：何故不抚幼小，不务成家，广破庄园，但恣酒色！又虑尔小累无掌，且为宽恕，轻杖放归，宜即洗心，勿复贰过。若踵前非，固无容舍。"乃敕伴者令送归。环曰："判官谓谁?"曰："司戎郎也。"环泣曰："弃背多年，号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颜不遥，乞一拜见，死且无恨。"二吏曰："明晦各殊，去留有隔，不合见也。"环曰："向者传语云已见责。此身不人，何以受刑?"吏曰："人则不得归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胫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视，其两胫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济，匍匐而行，举足甚艰。同到之人，叹羡之声，喧于歧路。

南行百余步，街东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为日虽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贫。各有许惠资财，竟无暇取，不因送郎阴路，无因得往求之。请即暂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顷即来。诸处皆是恶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讫各去，久而不来。环闷，试诣街西行，一署门题曰"人矿院"，门亦甚净。环素有胆，且恃其父为判官，身又蒙放，遂人其中。过屏障，见一大石，周回数里。有一军将坐于石北厅上，据案而坐，铺人各绕石及石上，有数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铁椎椎人为矿石。东有杻械枷锁者数千人，悲啼恐惧，不可名状。点名拽来，投来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军将判之，一吏于案后读之云："傅某狱讫。"鬼亦捧云。其中有傅硙狱者，付火狱者，傅汤狱者。环直逼石前看之，军将指之云："曹司法严，不合妄人，彼是何人，敢来闲看!"人吏竞来传问，环恃不对。军将怒曰："看既无端，问又不对，傍观岂如身试之审乎?"敕一吏拽来锻之。环一魂尚立，见其石上别有一身，被拽扑卧石上，大锤锤之，痛苦之极，实不可忍。须臾，骨肉皆碎，仅欲成泥。二吏者走来，槌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闲行，何故来此?"遂告军将曰："此是判官郎君，阳禄未终，追来却放，暂来人者。无间地狱，人不须臾。遂道如斯。何计得令复旧?"军将者亦惧曰："初问不言，忿而处置，如何?"因问诸鬼曰："何计得令复旧?"皆曰："唯濮阳霰一人耳。"曰；"远近?"曰："去此万里。昨者北海王与化形出游，为海人所惯。其王请出，今亦未回。"乃令一鬼召之。

有顷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应急而来，喘犹未定。军将指环曰："何计?"霰曰："易耳。"遂解衣缠腰，取怀中药末，糁于矿上团扑，一翻一糁，扁槎其矿为头项及身手足，剜刻五脏，通为肠胃，雕为九窍，逡巡成形，以手承其项曰："起!"遂起来，与立合为一，遂能行。大为二吏所贵。相与复南行。将去，濮阳霰抚肩曰："措大，人矿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许一钱。"环许钱三十万。霰笑曰："老吏身忙，当使小鬼枭儿往取，见即分付。"

行及城门，见一吏南走，曰："黄河欲分一枝，前者天令三丁取一，计功不计，今请二丁取一。"二吏以私行有矿环之过，恐宣之怒环而召也，谓环曰："彼见若问，但言欲观地狱之法，以为儆戒，故在此耳。"吏见果问，环答之如言。遂别去复行。

须臾，至荥阳，二吏曰："还生必矣。某将有所取，能一观乎?"环曰："固所愿也。"共入县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怀中绳系床上女人头，尽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气，气尽乃拽下，皆缚之。同送环家，入门，二吏大呼曰："崔环!"误筑门扇，遂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后数日，有枭鸣于庭，环曰："濮阳翁之子来矣。"遂令家人刻纸钱焚之，乃去。疾平，潜寻所见妇人家，乃县纠郭霈妻也。其时尚未有分河之议，后数日，河中节度使司徒薛公平议奏分河一枝，冀减冲城之势。初奏三丁取一，既虑不足，复奏二丁役一，竟如环阴司所见也。

柳归舜

吴兴柳归舜，隋开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风吹至君山下。因维舟登岸，寻小径，不觉行四五里，兴酣，逾越溪涧，不由径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里洞彻，圆而砥平，周匝六七亩。其外尽生翠竹，圆大如盎，高百余尺，叶曳白云，森罗映天，清风徐吹，戛为丝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树，高百尺，条干偃阴为五色。翠叶如盘，花径尺余，色深碧，叶深红，异香成烟，箸物霏霏。

有鹦鹉数千，丹嘴翠衣，尾长二三尺，翱翔其间，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游郎"者，有名"阿苏儿"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莲露"者，有名"凤花台"者，有名"戴蝉儿"者，有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汉武钩弋夫人常所唱。"词曰：

"戴蝉儿，分明传与君王语。
建章殿里未得归，朱箔金缸双凤舞。"

名阿苏儿者曰："我忆阿娇深宫下泪，唱曰：'昔请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徒使费百金，君王终不顾。'"又有诵司马相如《大人赋》者曰："吾初学赋时，为赵昭仪抽七宝钗横鞭，余痛不彻。今日诵得，还是终身一艺。"名武游郎者言："余昔见汉武帝乘郁金楫，泛积翠池，自吹紫玉笛，音韵朗畅，帝意欢适。李夫人歌以随，歌曰：'顾鄙贱、奉恩私。愿吾君，万岁期。'"

又名武仙郎者问归舜曰："君何姓氏行第?"归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许来?"归舜曰："吾将至巴陵，遭风泊舟，兴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人，偶因遭风，得臻异境，此所谓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鸟，不能致力生人，为足下转达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间有客。"即有紫云数片，自西南飞来。去地丈余，云气渐散，遂

见珠楼翠幕，重槛飞楹，周匝石际。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颜甚姝美，谓归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传语郎君：贫居僻远，劳此检校。不知朝来食否？请垂略坐，以具蔬馔。"即有捧水精床出者。归舜再让而坐。阿春因呼凤花台鸟："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对郎君。汝若等闲，似前度受捶。"有一鹦鹉即飞至曰："吾乃凤花台也。近有一篇，君能听乎？"归舜曰："平生所好，实契所愿。"凤花台乃曰："吾昨过蓬莱玉楼，因有一章。诗曰：

露接朝阳生，海波翻水晶。
玉楼瞰寥廓，天地相照明。
此时下栖止，投迹依旧楹。
顾余复何忝，日侍群仙行。

归舜曰："丽则丽矣。足下师乃谁人？"凤花台曰："仆在王丹左右一千余岁，杜兰香教我真箓，东方朔授我秘诀。汉武帝求太中大夫，遂在石渠署见扬雄、王褒等赋颂，始晓箴论。王莽之乱，方得还吴。后为朱然所得，转遗陆逊。复见机、云制作，方学缀篇什。机、云被戮，便至于此。殊不知近日谁为宗匠？"归舜曰："薛道衡、江总也。"因诵数篇示之。凤花台曰："近代非不靡丽，殊少骨气。"俄而阿春捧赤玉盘，珍羞万品，目所不识，甘香裂鼻。

饮食讫，忽有二道士自空飞下，顾见归舜曰："大难得！与鹦鹉相对。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风便，索君甚急，何不急回？"因投一尺绮曰："以此掩眼，即去矣。"归舜从之，忽如身飞，却坠巴陵。达舟所，舟人欲发。问之，失归舜已三日矣。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

崔书生

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者，于东周逻谷口居，好植花竹，乃于户外别莳名花，春暮之时，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晨必盥漱独看。忽见一女郎自西乘马东行，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郎有殊色，所乘马骏。崔生未及细视，而女郎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见女郎频自过此，计仆驭当疲，敢具箪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郎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言讫遂去。

崔生明日又于山下别致醪酒，俟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郎曰："车马甚疲，暂歇无伤。"因自控女郎马至堂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再拜跪，请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即必定，后十五日大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馔。小娘子阿姊在逻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日往看省。某去，便当咨启，至期则皆至此矣。"于是促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遂以女郎归于崔生。

崔生母在旧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聘媵。母见女郎，女郎悉归之礼甚具。经月余日，忽有一人送食于女郎，甘香特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瘁，因伏问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寿。今汝所纳新妇，妖美无双。吾于土塑图书之中，未尝识此，必恐是狐媚之辈，伤害于汝，遂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郎，女郎涕泪交下，曰："本待箕帚，便望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辈，明晨即便请行，相爱今宵耳。"崔生掩泪不能言。

明日，女郎车骑至，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川，川中异香珍果，不可胜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拜女郎曰："小娘子，无行崔生，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传女郎姊言曰："崔生遗行，使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辞辩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饮，铿锵万变。乐阙，其姊谓女郎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郎遂出白玉合子遗崔生，崔生亦自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行至逻谷，回望千岩万壑，无径路，自恸哭归家。常见玉合子，郁郁不乐。

忽有胡僧扣门求食，崔生出见，胡僧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见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贫道望气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僧起拜请曰："请以百万市之。"遂将去。崔生问僧曰："女郎是谁？"曰："君所纳妻，王母第三个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在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娶之不得久远。倘住一年，君举家必仙矣。"崔生叹怨追卒。

曹　惠

武德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即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红、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悉无异人。

惠问曰："汝何时来物，颇能作怪？"轻素曰："某与轻红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总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也。隐侯哀宣城无辜，葬日故有此赠。时轻素在圹中，方持汤与乐家娘子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娘子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领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正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咬头将至此，以到今日。"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索

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家娘子？”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家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琴瑟不睦，伺宣城颜严，则礫石抵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娘子，美资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尝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日一朝晋、宋、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

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何如？”即皆喜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索轻素作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即令工人为图之，使被锦绣。轻素喜笑曰：“此度非论舞姬，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有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言曰：‘鸡角入骨，紫鹤吃黄角甲（疑此处有脱误，“黄角甲”，《广记》作“黄鼠申”，“申”字或属下读），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言讫而灭。

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云：“神君新纳一夫人，要翠花钗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识，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云。

滕庭俊

文明元年，毗陵掾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火烧，热数日方定。召医，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行至荥阳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旁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自叹吟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须发甚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虽无所解，然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正与和且耶联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客子常畏人’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门客，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老父居止何所？”老父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束禾，第大，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遂见一门，门启，华堂复阁甚绮秀，馆中有樽酒盘杓。麻大揖庭俊同坐。

良久，门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庭俊即降阶相让，还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联句，诗头来未？”麻大自书题目曰：“同在浑平原门联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

自与慎终邻，馨香遂满身。

无关好清净，又用去灰尘。

且耶良久乃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于是且耶即吟曰：

冬日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

曾向苻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

庭俊犹未悟，见其馆华盛，因有淹留歇马之计，乃书四言云：

田文称好客，凡养几多人？

如使冯驩在，今希厕下宾。

且耶、麻大笑曰：“何得相讥？向使君得在浑家，一日自当足矣。”于是餐膳肴馔，引满数十巡。主人至，觅庭俊不见，使人叫唤之，庭俊应曰：“唯。”而馆宇并麻、和二人一时不见，身在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后顿愈，不复更发矣。

顾　总

梁天监元年，顾总为县吏，数被鞭捶，尝郁郁愤怀，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见顾总曰：“刘君，颇忆畴昔周旋否？”总惊曰：“弊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二人，王粲、徐幹也。足下生前是刘桢，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今当不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有记室音旨。”因出袖中五轴书示总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藻思泉涌。

其集人多有本，惟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目曰《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

在汉绝纲纪，溟渎多腾湍。

煌煌魏世祖，拯溺静波澜。

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

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

始从众君子，日侍贤主欢。

文皇在春宫，烝孝逾问安。

监抚多余闲，园圃恣游观。

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鸾。

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溥。

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

被命仰为和，顾征成所难。

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

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

今朝坤明国，再顾簪蝉冠。

侍游于离宫，高蹑浮云端。

却忆西园时，生死暂悲酸。

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

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

其余七篇，传者失本。

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取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名似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余同览镜，余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余。’渠立应余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余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

又应余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某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相斫道乎?'余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沉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子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幹曰："魏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开国侍中，何遽忘也?"公在坤明国家累悉无恙，贤小娘子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

忆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
就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
与儿买李市甘瓜。

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为一章寄娇羞娘子：

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
时殊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访寻。

既而王粲、徐幹与总殷勤叙别。

乃携《刘桢集》五卷，并具陈见王粲、徐幹之状，仍说前生是刘桢。县宰因见桢卒后诗，大惊曰："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即解遣，以宾礼待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矣。时人勖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进修哉!"

周静帝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臈臈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

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伺隙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闻而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死者相继，周岁无复孑遗。水银后亦失所在。

刘 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下憩。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绥，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于是紫绥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明府，一女郎为录事，明府女郎举觞浇酒曰："愿三姨婆寿等祇果山，六姨姨与三姨婆寿等，刘姨夫得太山府纠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溢奴便作诸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素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纠判官，怕六姨姨不欢，深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刘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须传翠簪，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绥下坐，使说令，紫绥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齐唱迭和。歌曰：

明日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
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

又歌曰：

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
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人。

又歌曰：

玉户金缸，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
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
王欢转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

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人拜曰："婆提王屈娘子，便请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传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连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谛视之，拾得翠钗数只。将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起犯颜而谏之。虽加削责，亦不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尝因事暇偶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为录事，知之乎？"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牍精练，将分疑狱，必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者。"印处分明，及后署曰倨。慎谓使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府即知矣。"因持大布囊，内慎于中，负之趋出兖州郭，致囊于路左，汲水为泥，封慎两目。

慎目既无所睹，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慎追一董慎，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矣。"便令写出，抉去目泥，便赐青缣衣、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寔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式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纷纭，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余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怒者，以其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慝。然慎一胥吏尔，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常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

俄顷审通至，曰："此易耳，君当判以状申。"府君曰："尹善为我辞。"即补充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恣奸行。令狐寔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倘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狱，仍录状申天曹者。"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匮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愆违，须有惩谪。府君可罚不紫衣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者。"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情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无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则甘罪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无亲；若使奉主，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寔等并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者。"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省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并正法处置者。"府君悦，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一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寿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促送归家。

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角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见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家也。

卷 三

开元明皇幸广陵

开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谓叶仙师曰："四方之盛，陈于此夕，师知何处极丽？"对曰："灯烛华丽，百戏陈设，士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帝曰："何术可使吾一观之？"师曰："侍御皆可，何独陛下乎。"俄而虹桥起于殿前，板阁架虚，栏楯若画。师奏："桥成，请行，但无回顾而已。"于是帝步而上之，太真及侍臣高力士、黄幡绰、乐官数十人从行，步步渐高，若造云中。

俄顷之间，已到广陵矣。月色如昼，街陌绳直，寺观陈设之盛，灯火之光，照灼台殿。士女华丽，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现于五色云中。"乃蹈舞而拜，阗溢里巷。帝大悦焉，乃曰："此真广陵也？"师曰："请敕乐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后可验矣。"于是作乐云中，瞻听之人，纷坛相蹈。曲终，帝意将回，有顷之间，已到阙矣。帝极喜。

人或谓仙师幻术造微，暂炫耳目。久之未决。后数旬，广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云自西来，临孝感寺道场上，高数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终西去。官僚士女，无不具瞻。斯盖陛下孝诚感通，玄德昭著，名应仙录，道冠帝图。不然，何以初元朝礼之晨而庆云现，小臣贱修之地而仙乐陈。则垂衣裳者徒闻帝德，歌《南风》者才洽人心，岂与盛朝同日而语哉！"上览表，大悦，方信师之不妄也。

袁洪儿夸郎

陈朱崖太守袁洪儿，小名夸郎，年二十，生来性好书，乐静，别处一院，颇能玄言。尝野见翠翠鸟，命罗得之。袁甚好玩，清夜月明，彻烛长吟："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忽失翠鸟所在，见一双鬟婢子立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为佳妙，然未知我二十七郎封郎能押剧韵，人为三言四言句诗，一句开口，一句合咏。春诗曰：'花落也，蛱蝶舞，人何多

疾，吁足忧苦。'如剧韵押法之者，有一二百首，不能尽记得。"夸郎甚异之，曰："汝是谁家青衣，乃得至此？且汝封郎，吾可屈致之乎？"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从嫁，本名翡翠，偶因化身游行，使为袁郎子罗得。封郎去此不远，但具主人之礼，少顷封郎即至。"夸郎乃命酒具茶器，未移时，翡翠至，曰："封郎在门外。"出见一少年，可二十余，言辞温雅，风流爽迈。揖让登席，讨论子史，自晡竟夕，宾主相得。夸郎曰："足下高居，当垂见喻。"封郎曰："平仲来日当有蔬馔奉邀，然非仆本居，赘于琅琊耳。"再三殷勤而别。

及明日辰后，有小童前拜曰："封郎使归儿送书，令从二郎引路。"启书读曰："佳辰气茂，思得良会，驻足层台，企俟光仪，唯足下但东驰耳。"夸郎即策马从之，可行十里，忽见泉石萦彻，异花骈植，宾馆宏敞，穷极瑰宝。门悬青绡幕，下宛一尺余，皆爇兽炭。夸郎与封郎相见，方顾异之，平仲回叱一小童曰："捧笔奴，早令汝煎火浣幕，何故客至犹未毕！"但令去火，而幕色尤鲜。坐未几，又有四人出宅，皆风雅士也。封生曰："主人王二兄、三兄、四兄、六郎子，其名曰准、曰推、曰惟、曰淮。"夸郎相见坐讫，即有六青衣，皆有殊色，悉衣珠翠，捧方丈盘至，珍羞万品，中有珍录，无不殚尽。王淮曰："有少家乐，请此奉娱。"即有女娃十余人并出，别有胡优，咬指翘足，一时拜员外，资次即为给舍。淮指二妓曰："石崇妾仙娥娘也，名称亚于绿珠。"于是丝竹并作，铿锵清亮。日晚，王氏昆弟醉寝，封生谓夸郎曰："此亦足为富贵，然丈人为太守，当不以此盛。"夸郎曰："不以鄙贱，百倍行采，不审何以致之？"封生曰："君诚能结同心，仆便请为行人。拙室有姨，美淑善音，请袁君思之。"夸郎曰："但恐龙门下难为鱼耳。"封生因入白王氏尊长，即出曰："允矣！明日吉，便为迎日。"夸郎大悦，许之。

明日，王氏昆弟方陈设于堂下，茵榻帷帐，赫然炫目。及夸郎入，帘下有女郎曰："袁郎行动趋跄，犹似把书入学时。"又老青衣过，夸郎拜谢讫，目之。即又笑曰："禽霏□无乳久矣，袁郎何用目之！"将暮，傧来皆至，有青衣持笺催妆诗，夸郎下笔赋诗曰：

好花本自有春晖，不偶红妆乱玉姿。

若用何郎面上粉，任将多少借光仪。

其余吉礼，无不毕备。篇咏甚多，而不悉记得。唯忆得咏花扇诗曰：

圆扇画方新，金花照锦茵。

那言灯下见，更值月中人。

夸郎妻殊丽绝国，举止闲雅，小名曰从从，正名携。第二十七仪质亦得类娣娣，辩捷善戏谑，赠袁郎诗曰：

人家女美大须愁，往往丑郎门外求。

昨日金刚脚下见，今朝何得此间游？

及后，班坐桐阴，封平仲鼓琴，顾谓夸郎曰："姨夫岂无一言相赠？"夸郎即赋诗曰：

宾匣开玉琴，高梧追烦暑。

商弦一以发，白云飘然举。

何必苍梧东，激琴怀怨浦。

夸郎日恣余嗛，遂无归思。忽觉妻皆惨，又饰行装。夸郎问封生，封生曰："丈人晋侍中王济也，久为阴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若足下以贤尊在此，不能俱往，则当从此有终天之别。"其妻呜咽流涕曰："君本自殊途，不期与会，致今日之别，亦封郎二兄之过。"遂闻外人呼声，走出，回顾已苍然不复见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及至，数月犹恍，往往奔至前所，别无所见，复涕泣而退，终岁乃如故。

张　左

前进士张左，尝为叔父言：

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叟自斜径合路，左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于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问所从来。"左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我潦倒，欲嗾吾释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扑马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左方疲倦，取酒将饮，就请曰："箪醪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饮讫，左觇其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然非所敢望。"叟曰："吾所见梁陈隋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录者语子。"

吾宇文周时居岐，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为欢。十八，从燕公于谨征梁元帝于荆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既觉，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了住乃寿也。"时留兵于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托跋烈，许之。

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合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生前梓潼薛君曹也，好服木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酒酣畅，大言曰："薛君曹疏濇若此，何无异人降止？"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知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帻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曹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曹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曹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倘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盍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无生死苦矣。"一童

因倾耳示君曹，君曹觇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栋连接，清泉翠竹，萦绕香甸。因扪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瑰丽。君曹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侧，谓君曹曰："此国大小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翡翠帘帷。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衣，冠通天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视。有高冠长鬣绛纱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大素，国既百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录大夫。"君曹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薄，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

风软景和丽，录花馥林塘。

登高一怅望，信美非吾乡。

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卿有何自忆耶!"遂疾逐君曹，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居处，随视童子亦不见，因问诸邻人，邻人云："失君曹已七八年矣。"君曹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曹卒，遂生于申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想未尽，不可长生。然汝由此寿千岁矣。吾授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所见异事甚多，并记鹿革中。"

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左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纪。此卷八事，无非叟之所说。其夕将明，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炭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左遽寻之，已复不见。时贞元中。

萧至忠

唐中书令萧至忠，景云元年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大事置罗。

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鞟，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腊。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即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

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觇之。即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猎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风，即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

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

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

"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班革，六十甲子血食涧饮，厕猿狖，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

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二符，取水噀之，二符即飞去。

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

李汭言

汉中从事李汭言：

天宝中有士人崔姓者，尉于巴蜀，才至成都而卒。时连帅章仇兼琼哀其妻少而无投止，因与青城山下置一别墅。又以其色美，欲聘纳之，计无所出，谓其夫人曰："贵为诸侯妻，何不盛为盘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内，尽可迎致。"夫人甚悦。兼琼因命衙官遍报五百里内女郎，即日会成都，意欲因会便留亡尉妻，不谓已为族舅卢生纳之矣。卢舅密知兼琼意，令尉妻辞疾不行，兼琼大怒，促左右百骑往收捕。卢舅时方食，兵骑绕宅亦合，卢谈笑自若，殊不介怀，食讫，谓尉妻曰："兼琼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顷即当送素色衣服来，便可服之而往。"言讫，乘驴出门，兵骑前揽不得，徐徐而去，追不及矣。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绯罗縠绡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琼觇于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绕身，美

色旁射，不可正视，坐皆慑气，不觉起拜。食归，三日而卒，红坏立尽。

兼琼大骇，具状录奏闻。帝问张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请问青城王老。"帝即召兼琼求访王老进之。兼琼搜索青城山前后，并无此人。惟草市药肆云："常有二人日来买山药，称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琼即令衙官随访。入山数里，至一草堂，王老皤然鬓发，隐几危坐。衙官随入，遂宣诏，兼致兼琼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张果也。"因与兼琼克期至京师，令先发表，不肯乘传，兼琼从之。使才至银台，王老亦到。帝召问，张果犹在席侧，见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远取吾来。"果言："小仙不敢，专俟仙伯言耳。"因奏曰："卢二舅即太元夫人库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纳为媵。无何，盗太元夫人衣服与着，已受谪至重，为郁单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堕无间狱矣。"奏讫，苦不愿留，帝放还，出后不知所在。

南　缵

广汉守南缵尝为人言：

至德中有调选得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岂不错误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于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谓崔君曰："君为阳道录事，某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录之，即与连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

青袍人至厅，与崔生同坐受谒，通胥徒、僧道等讫，次通辞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生大惊，谓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即避大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回。崔生试问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即请却回。青袍人令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具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人亦偕饯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

崔生至同州，问妻子，妻子云："病七八日，冥然无知，神不识生，愈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记阴道见崔生时，崔生言之，妻始悟如梦，亦不审记也。

侯　遹

隋开皇初，广都孝廉侯遹入城，至剑门外，忽见四黄石，皆大如斗。遹爱之，收藏于笼，负之以驴，因歇鞍取看，皆化为金。遹至城货之，得钱百万，市美妾十余人，大开第宅，近甸良田别墅，货买甚多。

后乘春景出游，尽载妓妾随从，下车陈设酒肴。忽有一老翁，负大笈至，厕下坐。遹怒诟之，命苍头扶出，叟不动亦不嗔恚，但引满杯啖炙而笑云："吾此来求君偿债耳。君昔将我金去，不忆记乎？"尽取遹妓妾十余人，投之于笈，亦不觉笈中之窄，负之而趋，走若飞鸟。遹令苍头驰马逐之，斯须已失所在。自后遹家日贫，却复昔日生计。十余年，却归蜀，到剑门，又见前者老翁，携所将妓妾游行，傧从极多，见遹皆大笑。问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访剑门前后，并无此人，竟不能测也。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桔园。因霜后，诸桔尽收，余有两大桔，如三斗盎。巴人录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桔。剖开，每桔有二老叟，鬓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长尺余，谈笑自若，剖开后亦不惊怖，但相与决赌。决赌讫，一叟曰："君输我海上龙王第七女须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枝，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宝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緉，后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许来，竟待不得，桔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仆饥矣，须龙根脯食之。"即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毫厘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随削随满。食讫，以水噀之，化为一龙，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云起。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传云：百五十年来如此，似在陈隋之间，但不知的年号耳。

刘法师

贞元中，华州云台观有刘法师者，炼气绝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设斋，则见一人，衣缝掖而面黧瘦，来居末座，斋毕而去，如此者十余年，而衣服颜色不改。法师异而问之，对曰："余姓张名公弼，住莲花峰东隅。"法师意此处无人之境，请同往。公弼怡然许之，曰："此中甚乐，师能便往，亦当无闷。"

法师遂随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萝攀葛，才有鸟道，经过崖谷险绝，虽猿狖不能过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师从行亦无难。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余仞，下临无底之谷。一迳阔数寸，法师与公弼侧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问曰："为谁？"曰："某。"遂划然开一门，门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将入，法师随公弼亦入，其人乃怒谓公弼："何引外人来？"其人因阖门，则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乃云台刘法师也，余交故，故请来此，何见拒之深也？"又开门，内公弼及法师，公弼曰："法师此来甚饥，君可丰食遣之。"其人遂问法师："便能住否？"法师请以后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后青囊中刀圭粉糁之以饮法师，味甚甘香，饮毕而饥渴之想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乐，君盍为戏，令法师观

之。”其人乃以水噀东谷中，乃有苍龙白象各一，对舞，舞甚妙，威凤彩鸾各一对歌，歌甚清。顷之，公弼送法师回，回顾，惟见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无所见矣。及去观将近，公弼乃辞。

法师至观，处置事毕，却寻公弼，则步步险阻，杳不可阶，痛恨前者不住，号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复至矣。

昭应县尉薛公幹为僧孺叔父言也。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妪，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囊，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于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走腾踏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

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日瘿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觇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馔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蝤蛴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贳酒欲饮，黄冠因啭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

古元之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元之云：

当昏醉时，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一神人衣冠绛裳霓帔，仪貌甚伟。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珉。石际生青彩簵篆，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哳。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映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莸秽不生，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纴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杼。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蟆、蚁、虱、蜂、蝎、蛇、虺、守宫、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鸱、鸦、鹞、鸲、鸽、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蓦驳之兽，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瘖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餐，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囷仓，余粮栖亩，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自知身之在仕，杂于下人，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袭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至地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戚属，人各相惠多与。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既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

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

卢公焕

黄门侍郎卢公焕，为明州刺史，属邑象山县，溪谷迥无人处，有盗发墓者云：初见车辙中有花砖，因揭之，知是古冢墓。乃结十人于县投状，请路旁居止，县尹允之。遂种麻，令外人无所见。即悉力发掘，入其隧路，渐至圹中，有三石门，皆以铁封之。

其盗先能诵咒，因斋戒禁之。翌日，两门开，每门中各有铜人铜马数百，持执干戈，其制精巧。盗又斋戒三日，中门一扇开，有黄衣人出，传语曰：“汉征南将军刘（忘名）使来相闻，某生有征伐大勋，及死，敕令护葬及铸铜人马等，以象存日仪卫。奉计来此，必要财货，所居之室，实无他物，且官葬不瘗货宝，何必苦以神咒相侵，若更不见已，尝不免两损。”言讫却入，门复合如初。

盗又诵咒数日不已，门开，一青衣又出传语，盗弗允说，两扇欻辟，大水漂荡，盗皆溺死。一盗解泅

而出，自缚诣官，具说本末。黄门令覆视其墓，其中门内有一石床，骸枕之类，水漂已半垂于下，因却为封两门，窒其隧路矣。

吴全素

吴全素，苏州人，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引牌来召者，全素曰："礼闱引试，分甲有期，何烦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不觉过子城，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此外尽目深泥。见丈夫妇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锁身者，连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头者，面缚者，散驱行者，数百辈皆行泥中，独全素行平路。约数里。入城郭见官府，同列者千余人，军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为一引，引过，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当中设床几，一人衣绯而坐，左右立吏数十人，衙吏点名，便判付司狱者，付硙司狱者，付矿狱者，付汤狱者，付火狱者，付案者。闻其付狱者，方悟身死。见四十九人皆点付讫，独全素在，因问其人曰："当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诉曰："全素恭履儒道，年禄未终，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牍，一一分明。据籍帖追，岂合妄诉！"全素曰："审知年命未尽，今请对验命籍。"乃命取吴郡户籍到，检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经出身，其后三年衣食，亦无官禄。判官曰："人世三年，才同瞬息，且无荣禄，何必却回！既去即来，徒烦案牍。"全素曰："辞亲五载，得归即荣，何况成名尚余三载，伏乞哀察。"判官曰："任归。"仍诫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迟，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与同行。出门外，羡而泣者不可胜纪。

既出其城，不复见泥矣。复至开远门，二吏谓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归不得，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曰；"远客又贫，如何可致？"吏曰："从母之夫，居宣阳为户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诣其家，二吏不肯上阶，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饼，全素至灯前拱曰："阿姨万福！"又曰："姨夫安和！"又不应。乃以手笼灯，满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恼人。"全素既憾其不应，又目为鬼神，意颇忿之。青衣有执食者，其面正当，因以力掌之，应手而倒，家人竞来拔发喷水，呼唤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阶问二吏，吏曰："固然，君未还生，非鬼而何。鬼语而人不闻，笼灯行掌，诚足以骇之。"曰："然则何以言事？"曰："以吾唾涂人大门，一家睡；涂人中门，门内人睡；涂堂门，满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涂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涂堂门。才毕，满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寝。二吏曰："君人，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摇动，则魇不悟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惊起，泣谓夫曰："全素晚来归宿，何忽致死。今者见梦求钱，言有所遗，如何?"其夫曰："忧念外甥，偶为热梦，何足遽信！"又寝，又梦，惊起而泣，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全素初以为难，试以两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极高，其实甚轻，乃引行寄介公庙，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

寄毕，二吏曰："君之还生必矣，且思便归，为亦有所见耶？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观否？"全素曰："固所愿也。"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读经，香烟满户。二吏不敢近，乃从堂后檐上，计当寝床，有抽瓦折椽，开一大穴。穴中下视，一老人气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怀中绳，大如指，长二丈余，令全素安坐执之，一头垂于穴中，诫全素曰："吾寻取彼人，人来，当掣绳。"遂出绳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绳。全素遽掣出之，拽于堂前，以绳囚缚。二吏更荷而出，相顾曰："何处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与往焉。既到，投老人于案上，脱衣缠身，更上推扑。老人曰苦，其声感人，全素曰："有罪当刑，此亦非法，若无罪责，何以苦之?"二吏曰："讶君之问何迟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也，某何以见之？若有重罪及秽恶，合堕地狱者，牛头奇鬼铁叉枷杻来取，某又何以见之？此老人无生天之福，又无入地狱之罪，虽能修身，未离尘俗，但洁其身，净无瑕秽，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当其上计之时，其母已孕，此命既尽，彼命合生，今若不团扑，令彼妇人，何以能产?"又尽力揉扑，实觉渐小，须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窍，莫不依然。于是依依提行，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复有灯火荧煌，言语切切，沙门二人，当窗读《八阳经》。因此不敢逼僧，直上阶，见堂门斜掩，一吏执老人于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已啼矣。

一吏曰："事毕矣，送君去。"又偕入永兴里旅舍，到寝房，房内尚黑，略无所见。二吏随自后，乃推全素大呼曰："吴全素！"若失足而坠，既苏，头眩苦，良久方定。而衙鼓方动，姨夫者自宣阳走马来，则已苏矣，其仆不知觉也。乘肩舆憩于宣阳，数日复故，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自以明经中第，不足为荣，思速侍亲。卜得行日，或头眩不果去，或驴来脚损，或雨雪连日，或亲故往来，因循之间，遂逼试日，入场而过，不复以旧日之望为意。俄而成名，笑别长安而去。乃知命当有成，弃之不可；时苟未会，躁亦何为。举此端，足可以诫其知进而不知退者。

掠剩使

杜陵韦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县尉，元和五年卒于官。

长庆初，元方下第，将客于陇右。出开远门数十里抵偏店，将憩，逢武吏跃马而来，骑从数十，而貌似璞。见元方若识，而急下马避之，入茶坊，垂帘于小室中，其徒御散坐帘外。元方疑之，亦造其邸。及褰帘入见，实裴璞也，惊喜拜之，曰："兄去人间，复效武职，何从吏之赳赳焉？"裴曰："吾为阴官，职辖武士，故武饰耳。"元方曰："何官？""陇右三川掠剩使耳。"曰："何为典耶？"曰："吾职司人剩财而掠之。"韦曰："何谓剩财？"裴曰："人之转货求丐也，命当即□，忽遇物之箱稀，或主人深顾所得，乃逾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之焉。"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饮一啄，无非前定，况财实乎？阴司所籍，其获有限，获而逾籍，阴吏状来，乃掠之也。"韦曰："所谓掠者，夺之于囊耶，窃之于怀耶？"裴曰："非也。当数而得，一一有成，数外之财，为吾所运。或令虚耗，或沽横事，或买卖不及常价，殊不关身尔。始吾之生也，常谓商勤得财，农勤得谷，士勤得禄，只叹其不勤而不得也。夫覆舟之商，旱岁之农，屡空之士，岂不勤乎？而今乃知勤者德之基，学者善之本。德之为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财而求禄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过此遗子，又当复掠，故不厚矣。子之是行也，岐甚厚而邠甚薄，于泾殊无所得，诸镇平平耳。人生有命，时不参差，以道静观，无复违挠，勉之哉！璞以公事，顷入城中，阴冥数限，不可逾越。"遂以白金二斤授之，揖而上马。元方固请曰："阔别多年，忽此集会，款言未几，又隔晦明，何遽如此？"璞曰："本司廨署，置在汧陇，阻吐蕃，将来虑其侵轶，当与阴道京尹，共议会盟。虽非远图，聊亦纾患，亦粗安之计也。戎马已驾，来期不遥，事非早谋，不可为备，且去！且去！"上马数里，遂不复见。其所遗，乃真白金也。怅然而西，所历之获，无差其说。

彼乐天知命者，盖知事皆前定矣。俄而蕃浑骚动，朝廷知之，又虑其叛，思援臣以为谋，宰相莅盟，相国崔公不欲临境，遂为城下之盟，卒如其说也。

叶天师

开元中，道士叶静能讲于明州奉化县兴唐观。自升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来而后去，必迟迟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讲将罢去，愈更淹留。听徒毕去，师乃召问。泣拜而言，自称鳞位，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陈，既蒙下问，敢不尽其诚恳。位实非人，乃宝藏之守龙也。职在观南小海中，千秋无失，乃获稍迁，苟或失之，即受炎沙之罚。今九百余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虔心，有大咒力，今忧午日午时，其术即成，来喝水乾，宝无所隐。弟子当死，不敢望荣迁，然千载之炎海，诚不可忍。惟仙师哀之，必免斯难，不敢忘德。"师许之，乃泣谢而去。

师恐遗忘，乃大书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其日赴食于邑人，既回方憩，门人忽读其柱曰："午日午时救龙。今方欲午，吾师正憩，岂忘之乎？"将入，师已闻，遽问曰："今何时？"对曰："顷刻未午耳。"仙师遂使青衣门人执墨符，奔往海。一里余，见黑云惨空，毒风四起，有婆罗门仗剑，乘黑云，持咒于海上连喝，海水寻减半矣。青衣使亦随声堕焉。又使黄衣门人执朱符奔马以往，去海一百余步，又喝，寻堕，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龙跳跃浅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执黄符以往，僧又喝之，连喝不堕。及岸，则海水才一二尺，白龙者奋鬣张口于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随手水复。婆罗门抚剑而叹曰："三十年精勤，一旦术尽，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既空海恬然，波停风息，前堕二使，亦渐能起，相与偕归，具白于师。未毕，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几死于胡术，非仙师之力，不能免矣。位也，惧不克报，然终天依附，愿出门人，可指使也。若承师命，虽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之，即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门人焉。

师以其观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于十里之外，阖观患之。他日，师谓髯父曰："吾居此多日，怜其汲远，思绕观有泉以济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流，天界所有，非力可致。然师能见活，又脱千年之苦，岂可辞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将拒，俟战胜然后可。令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复，然后归，庶几有从命□□之功。"合观从之。过期而还，则石甃绕观，清流潺潺，既周而南，人于海，黄冠赖焉。乃题渠曰"仙师渠"。师所以妙术广大天下，盖龙之所助焉。

许元长

许元长者，江陵术士焉，客淮南。御史陆俊之从事广陵也，有贤妻，待之情分倍愈于常。俄而妻亡，俊之伤悼，情又过之。每至春风动处，秋月明时，众乐声悲，征鸿韵咽，或展转忘寐，思苦畏叹，或伫立无憀，心伤永日。如此者逾年矣，全失壮容，骤或雪鬓。

他日元长来，陆生知有奇术，试以汉武帝李夫人之事诱之，元长曰："此甚易耳。"曰："然则能为我致亡妻之神乎？"曰："彼所致者，但致其魂，暂见而已。元长又异焉。"陆曰："然则子能致者何？"曰："可致其身若生人，有以从容尽平生之意。"陆喜极拜曰："先生诚致之，顾某骨肉，手足无所措矣。"曰："亡夫人周身之衣，亦仿佛能记乎？"曰："然。"于是择癸丑日，艮宫直音，空其室，陈设焚香之外，悉无外物。乃备美食，夜分，使陆生公服以俟焉。老青衣一人侍立。元长曰："夫人之来，非元长在此不可。元长若去，夫人隐矣。侍御夫人久丧，枕席单然，魂（以下缺文）。"

卷　四

马仆射总

检校右仆射总，元和末节制东平。长庆二年六月十日午时，寝熟，梦二军吏乘马入中门，及阶而下，一人握刀拱手而前，曰："都统屈公。"公惊曰；"都统谁耶?"曰："见则知矣。"公欲不去，使者曰："都统之命，仆射不合辞。"不觉衣服上马。一吏引，一吏从，遂出郓州北郭门数百里，入城又数十里，见城门题曰"六押大都统府"。门吏武饰，威容甚严。

入一二百步，有大衙门，正北百余步，有殿九间，垂帘下有大声曰："屈上阶。"阴知其声，乃杜司徒佑也，遂趋而升，二阍竖出卷帘。既而见之，果杜司徒也。公素承知友，交契甚深，相见极喜，慰劳如平生。遂揖坐，都统曰："莫怪奉邀否?佑任此官，年劳将转，上司许自择替。中朝之堪付重权者，今揣量无逾于阁下者，将欲奉托耳。此官名'六押大都统'，□□不是过也，且以大庇亲族知友耳。人之生世，白驹过隙，谁能不死。而又福不再遇，良时易失，苟非深分，岂荐自代。权位既到，幸勿因循。"公曰："生为节制，死岂为民?阳禄方崇，阴位谁顾。直使为王且不愿，况都统哉?"杜曰："上请授公，天命难拒。文符即下，何能违天!"公曰："天听甚卑，亦从人欲，奈何自取求替，诬其天命乎?"杜曰："终与公，公岂能免。"公曰："终不受，都统安能与?必若以鬼相逼，岂无天乎?"杜乃顾谓群吏曰："公既拒，事不谐矣!"公曰："渴，请两盂茶。"杜乃促煎茶。从吏曰："仆射既不住，不合饮此茶。况时热，不可久住，宜速命驾。"

俄而牵马立于故处，公辞将去，都统步步送之。既下阶，执手曰："勉修令图，此位终奉。"遂乘马南行，旧吏引从如初，乃却从故道（以下疑有阙文）

华山客

党超元者，同州郃阳县人。元和二年隐居华山罗敷水南。明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夜近二更，天晴月朗，风景甚好，忽闻扣门之声。令童候之，云："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绝代，异香满路。"超元邀之而入，与坐，言词清辨，风韵甚高，固非人世之材。良久，曰："君识妾何人也?"超元曰："夫人非神仙，即必非寻常人也。"女曰："非也。"又曰："君知妾此来何欲?"超元曰："不以陋愚，特垂枕席之欢耳。"女笑曰："殊不然也。妾非神仙，乃南冢之妖狐也。学道多年，遂成仙业。今者业满愿足，须从凡例，祈君活之耳。枕席之娱，笑言之会，不置心中有年矣，乞不以此怀疑，若徇微情，愿以命托。"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后日当死于五坊箭下。来晚猎徒有过者，宜备酒食以待之。彼必问其所须，即曰：'亲爱有疾，要一猎狐，能遂私诚，必有殊赠。'以此恳请，其人必从。赠礼所须，今便留献。"因出束素与党，曰："得妾之尸，请夜送旧穴。道成之后，奉报不轻。"乃拜泣而去。

至明，乃鬻束素以市酒肉，为待宾之具。其夕，果有五坊猎骑十人来求宿，遂厚遇之。十人相谓曰："我猎徒也，宜为衣冠所恶。今党郎倾盖如此，何以报之?"因问所须，超元曰："亲戚有疾，医藉猎狐，其疾见困，非此不愈。"乃祈于诸人："幸得而见惠，愿奉五素为酒楼费。"十人许诺而去。南行百余步，有狐突走绕大冢者，作围围之，一箭而毙。其徒喜曰："昨夜党人固求，今日果获。"乃持来与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寝床，覆以衣衾。至夜分人寂，潜送穴中，以土封之。

后七日夜半，复有扣门者，超元出视，乃前女子也，又延入。泣谢曰："道业虽成，准例当死，为人所食，无计复生。今蒙深恩，特全毙质，修理得活，以证此身。磨顶至踵，无以奉报。人尘已去，云驾有期，仙路遥遥，难期会面。请从此辞。药金五十斤，收充赠谢。此金每两值四十缗，非胡客勿示。"乃出其金，再拜而去，且曰："金乌未分，有青云出于冢上者，妾去之候也。火宅之中，愁焰方炽，能思静理，少息俗心，亦可一念之间，暂臻凉地。勉之!勉之!"言讫而去。明晨专视，果有青云出于冢上，良久方散。

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后数年，忽有胡客来诣，曰："知君有异金，愿一观之。"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掖金，君何以致之?"于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后不知其所在耳。

尹纵之

尹纵之，元和四年八月肄业中条山西峰。月朗风清，必吟啸鼓琴以怡中。一夕，闻檐外履步之声，若女子行者。纵之遥谓曰："行者何人?"曰："妾山下王氏女，所居不远，每闻郎君吟咏鼓琴之声，未尝不倾耳向风，凝思于蓬户。以父母训严，不敢来听。今夕之亲有适人者，父母俱往，妾乃独止。复闻久慕之声，故来潜听。不期郎之闻也。"纵之曰："居止接近，相见是常。既来听琴，何不入坐?"纵之出迎，女子乃拜。纵之略复之，引以入户，设榻命坐。仪貌风态，绰约异常，但耳稍黑。纵之以为真村女之尤者也。山居闲寂，颇积愁思，得此甚惬心也。命仆夫具果煮茗，弹琴以怡之。山深景静，琴思清远，女意欢极。因留宿，女辞曰："父母如何?"纵之曰："喜会是赴，固不夜归。五更潜复闭户为独宿者，父母曙到，亦何觉之。"女笑而止。相得之欢，誓将白首。绸缪之意，无不备尽。

天欲曙，衣服将归，纵之深念，虑其得归而难召也，思留质以系之。顾床有青花毡履，遽起取一只锁

于柜中。女泣曰："妾贫，无他履，所以承足止此耳。郎若留之，当跣足而去，父母召问，何以说告焉？杖固不辞，绝将来之望也。"纵之不听，女泣曰："妾父母严，闻此恶声，不复存命。岂以承欢一宵，遂令死谢？缱绻之言，声未绝矣，必忘陋拙，许再侍枕席，每夕尊长寝后，犹可潜来。若终留之，终将杀妾，非深念之道也。绸缪之欢，弃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又拜乞曰："但请与之，一夕不至，任言于邻里。"自五更至晓，泣拜床前，言辞万端。纵之以其辞恳，益疑，坚留之。将明，又不敢住，又泣曰："妾前生负郎君，送命于此。然郎之用心，神理所殛，修文求名，终无成矣！"收泪而去。

纵之以通宵之倦，忽寝熟，日及窗方觉，闻床前腥气，起而视之，则一方凝血在地，点点而去。开柜验毡履，乃猪蹄壳也。遽策杖寻血而行，至山下王朝猪圈，血踪入焉。乃视之，一大母猪，无后右蹄壳，血引墙下，见纵之怒目而走。纵之告王朝，朝执弓矢逐之，一矢而毙。其年纵之山下求贡，虽声华籍盛，终终无成，岂负之罪欤？

王　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时，自洛之缑氏庄。乃出建春门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冢，前有白衣姬设祭而哭甚哀。煌微觇之，年适十八九，容色绝代。傍有二婢，无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适河东裴直，未二年，裴郎乃游洛不复，小娘子讶焉，与某辈二人，偕来到洛，则裴已卒矣。其夫葬于此，故来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归？"曰："小娘子少孤无家，何归？顷婚礼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驻洛，必谋从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无妇。庄居缑氏，亦不甚贫，今愿领微诚，试为咨达。"婢笑，徐诣姬言之。姬闻而哭愈哀，婢牵衣止之，曰："今日将夕矣，野外无所止，归秦无生业。今此郎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赡，固不急于衣食。必欲他行，舍此何适？若未能抑情从变，亦得归体，奈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结发事裴，今客死洛下，绸缪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无谢裴恩。未展哀诚，岂忍他适。汝勿言，吾且当还洛。"其婢以告煌，煌又曰："归洛非有第宅，决为客之于缑，何伤？"婢复以告。姬顾日将夕，回称所抵，乃敛哀拜煌，言礼欲申，哀咽良久。

煌召左右师骑。与煌同行十余里，偕宿彭婆店，礼设别榻。每闻煌言，必呜咽而泣，不敢不以礼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别业，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诚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顾。身今无归，已沐深念。请备礼席，展相见之仪。"煌遽令陈设，对食毕，人成结褵之礼，自是相欢之意，日愈殷勤。观其容容婉娩，言词闲雅，工容之妙，卓绝当时。信誓之诚，惟死而已。

后数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术之士也，素与煌善，见煌颜色，大异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久耶？"煌笑曰："纳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今能速绝，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断矣，玄言亦无能奉救也。"煌心不悦，以所谋之事未果，白不遗人请归［此句疑有脱文］，其意尤切。缠绵之思，不可形状。

更十余日，煌复入洛，遇玄言于南市，执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决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时，其人当来，来即死矣。惜哉？惜哉？"因泣与煌别，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请置符于怀中。明日午时，贤宠入门，请以符投之，当见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怀之。既背去，玄言谓其仆曰："明日午时，芝田妖当来，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视其形状，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时视之，坐死耶？"其仆潜记之。

及时，煌坐堂中，芝田妖恨来，及门，煌以怀中符投之，立变面为耐重鬼。鬼执煌，已死矣，问其仆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见！"反捽煌，卧于床上，一踏而毙。日暮，玄言来候之，煌已死矣。问其仆曰："何形？"仆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满，自合择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满三千年亦当求替。今既卧亡，终天不复得替矣。"前睹煌尸，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传之仆。

岑　曦

进士郑知古，睿宗朝客于相国岑公门下，有日矣。一夕，寝于内厅。夜分，远闻众闹祈哀之声。倾耳听之，声声渐近。既而分明闻其所救人曰："岑氏寒微，未达于天下，幸而生之。曦谬掌朝政，其心畏惧，未尝敢危人。设使妇人而持权者，其心亦猛于曦也。即曦□□御物，生无怨人，死无怨鬼，何所触犯，而当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当使曦以阴钱百万奉谢。"泣告之声盈路。俄见大鬼丈余，蓬头朱衣，执长剑逾墙而入，有丈夫、妇女、老者、少者亦随之入，或自投于墙下遮拜，其辞恳切。大鬼不顾，又逾中门，众已纷纭而入。食顷，闻阖门大哭之声，惊起听之，大鬼者执曦头仍出，门内哭声极哀，若有大祸。衙鼓将动，稍稍似息。知古徨不知所为，行于廊下，以及鸣鼓。

鼓发，中门大开，厩吏乃惊焉。导从之士，俨立于门下矣。知古微觇之，闻曦起而靦矣。有顷，朝天时至，执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抚马欲上，忽扪其颈曰："吾夜半项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书吏为简，请展前假小憩之。遂复入，行数步，回曰："今晨有事，须自对敭。"强投简而登马。知古所见中夜之事小验，益忧。有顷，一骑奔归曰："相国伏法□，家当籍没！"知古逾垣而出，免焉。法司所诘。前拜泣而求恕者，盖岑氏之先也。

仆常闻人之荣辱，皆禀自阴灵。惟此鬼吏，其何

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内，其可忽之乎！

李 沈

陇西李沈者，其父尝受朱泚恩，贼平伏法，沈乃逃而得免。既而逢赦，以家产童仆悉施洛北惠林寺而寓生焉。读书弹琴，聊以度日。今荆南相公清河崔公群，群弟进士于，皆执门人礼，即其所与敭者，不待言矣。常与处士李擢为刎颈交。

元和十三年秋，擢因谓沈曰："吾有故将适宋，回期未卜，兄能泛舟相送乎？"沈闻其去，离思浩然，遂登舟。初约一程，程尽则曰："兄之情，岂尽于此？"及又行，言似有感，竟不能别，直抵濉阳。其暮，擢谢舟人而去，与沈乃下汴堤，月中徐曰："承念诚久，兄识擢何人也？"沈曰："辩博之士也。"擢曰："非也。擢乃冥官，顷为洛州都督，故在洛多时。阴道公事，故不任昼，乃得与兄同游。今去阴迁阳，托孕于亲已五载矣。所以步步邀兄者，意有所托。"沈曰："何事？"曰："擢之此身，艺难为疋，唯虑一舍此身，都醉前业，祈兄与醒之耳。然擢孕五载，寓亲腹中，其家以为不祥，祈神祝佛之法，竭货而为。擢尚未往，神固何为。兄可往其家，朱书"产"字令吞之，擢即生矣。必奉兄缗素。兄得且去，候擢三岁，宜复来视之，且曰："主人孙久不产者，某以朱字吞之，生儿奇惠，今三载矣，思宿以告之，故复来也。"可取儿抱卧，夜久，伺掌人闭户，即抱于静处呼曰："李擢记我否？"儿当啼，啼即掌之。再三问之，擢必微悟。兄宜与擢言洛中居处及游宴之地，擢当大悟，悟后此生之业无孑遗矣。此事必醒素以归，擢乃后荣盛，兄不可复得从容矣。兄声名籍甚，不久当有大谏之拜，慎勿赴也，赴当非寿。此郡北三十里有胡村，村前有车门，即擢新身之居也。言讫，泣拜而去。

迟明，沈策杖访之，果有胡村。叩门求憩，掌人翁年八十余，倚杖延入。既命坐，似有忧色，沈问之，翁曰："新妇孕五载矣，计穷术尽，略无少征。"沈因曰："沈道门留心，颇善咒术，不产之由，见之即辨。"遽令左右召新妇来，沈诊其臂曰："男也，甚明惠，有非常之才，故不拘常月耳。"于是令速具产所帷帐床榻毕，沈执笔若祝者，朱书"产"字令吞之。入口，而男生焉。翁极喜，奉绢三十疋，沈乃受焉，曰："此儿不常也，三岁当复来为君相之。"言讫而去。

及期再往，乃曰："前所生子，今三岁矣，愿得之一宿占相之。"掌人喜而许之。沈夜伺人静，抱之远处，呼曰："李擢，今识我否？"儿惊啼，沈掌之，曰："李擢何见我不记耶？"又掌之，儿愈啼。而问之者三四，儿忽曰："十六兄果能来此耶？"沈因与言洛中事，遂大笑言若平生，曰："擢一一悟矣。"乃抱之归宿。及明朝，告其掌人曰："此儿有重禄，乃成家之贵人也，宜保持之。"胡氏喜，又赠绢五十疋，因取别。乃忆醒素之言，盖以三才五星隐其成数耳。

以沈食禄而诛，不食而免，其命乎？足以警贪禄位而不知其命者也。

辑 佚

杜 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

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挐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广记》卷七二)

崔 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若焚之。"因尔不见，竟失其本。(《广记》卷三三〇)

郑 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承。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馔饮。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鹊盐》。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裤及头髻花红朱粉等。

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蘧蒢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京。"以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怃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冢。冢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蘧蒢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广记》卷三三六)

元 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命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候

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

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
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

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广记》卷三三七）

魏 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忽索笔抄诗言：

孤坟临清江，每睹白日晚。
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
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
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
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
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

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朋卒。（《广记》卷三四一）

岑 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

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真以律，猥烦德音，屈顾疵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复命。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

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

地连獯虏，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劲敌，势不可止。明公养素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禄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未期，良用惶骇。

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

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
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

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臼，王栖臼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顺俯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颁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馔珍筵，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后遂与亲朋稍绝，闲间不出。

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潜备锹锸，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锸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广记》卷三六九）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

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广记》卷三七〇）

苏履霜

太原节度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顷事前节度使鲍防，从行营日，并将伐回纥。时防临阵，指一旗刘明远，以不进锋，命履霜斩之。履霜受命，然数日明远遽进，得脱丧元之祸。后十余年卒。履霜亦游于冥间，见明远，乃谓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无因酬德，今日当展素愿。”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趋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会为侍中之部

将也，见而诉之，必获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间，果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索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兼附信耳。谓履霜曰：“为余告侍中，自此二年，当罢节，一年之内，先须去入赴朝廷。郎君早弃人世，慎勿泄之。”凤翔检籍放归。至一关门，逢平生饮酒之友数人，谓履霜曰：“公独行归，余曹企慕所不及也。”

生五六日，遂造凤翔。凤翔逆已知之，问云：“舍利何词？”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凤翔曰：“余亦知之，汝且归，余俟隙当白侍中。”旬日，遂与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讯之，履霜亦具所见。凤翔陈告，后所验一如履霜所言，盖凤翔生自司冥局，隐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还生而泄也。（《广记》卷三八四）

景　生

景生者，河中猗氏人也，素精于经籍，授胄子数十人。岁暮将归，途中偶逢故相吕谭，以旧相识，遂以后乘载之而去。群胄子乃散，报景生之家。而景生到家，身已卒讫，数日乃苏，云：“冥中见黄门侍郎严武、朔方节度张或然。”

景生善《周易》，早岁兼与吕相讲授，未终秩，遇吕相薨，乃命景生，请终余秩。时严、张俱为左右台郎，顾吕而怒曰：“景生未合来，固非冥间之所勾留，奈何私欲而有所害？”共请放回。吕遂然之。张尚书乃引景生，嘱：“两男，一名曾子，一名夫子，闰正月三日当起比屋，妨曾子新妇，为报止之。令速罢，当脱大祸。”及景苏数日，而后报其家，屋已立，其妻已亡矣。又说：“曾子当终刺史，夫子亦为刺史，而不正拜。”后果如其言。（《广记》卷三八四）

卢项表姨

洺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猧子，名花子，每加念焉。一旦而失，为人所毙。后数月，卢氏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拜谢而出。

行长衢中，逢大宅。有丽人，侍婢十余人，将游门屏，使人呼夫人入，谓曰：“夫人相识耶？”曰：“不省也。”丽人曰：“某即花子也。平生蒙不以兽畜之贱，常加育养。某今为李判官别室。昨所嘱夫人者，即某也。冥司不广其请，只加一纪。某潜以改十二年为二十，以报存育之恩。有顷李至，伏愿白之本名，无为夫人之号，恳将力祈。”李逡巡而至，至别坐语笑。丽人首以图乙改年白李。李将让之，对曰：“妾平生受恩，以此申报，万不获一，料必无难之。”李欣然谓曰：“事则匪易。”感言请之切，遂许之。临将别，谓夫人曰：“请收余骸，为瘗埋之。骸在履信坊街之北墙委粪之中。”夫人既苏，验而果在。遂以子礼葬之。后申谢于梦寐之间。后二十年，夫人乃亡也。（《广记》卷三八六）

狐诵通天经

裴仲元家鄠北，因逐兔入大冢，有狐凭棺读书。元仲搏之不中，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忽有胡秀才请见，曰行周，仍凭棺读书者。裴曰：“何书也？”曰：“《通天经》，非人间所习。足下诚无所用，愿奉百金赎之。”裴不应。又曰：“千镒。”又不应。客怒，拂衣而起。裴内兄韦端士，已死，忽逢之，曰：“闻逐兔得书，吾识其字。”乃出示之。韦云：“为胡秀才取尔。”遂失不见。裴亦寻卒。（《类说》卷一一）

本事诗

[唐]孟　棨撰　任士英整理

《本事诗》，不分卷。作者孟棨，字初中，唐末时举进士第，曾任地方官，籍贯不详。此书成于光启二年（八八六），时唐僖宗出逃汉中，题衔为"前尚书司勋郎中赐紫金鱼袋"，所叙述除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宋武帝二事外，皆唐人事，取诗人词家缘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虽事或有失实，但唐诗人轶事赖以存传。《唐人说荟》、《历代诗话》、《续编》，《唐宋丛书》、《五朝小说》、《四库全书》等均有著录，今据《笔记小说大观》本标点，实为毛氏《津逮秘书》本，业经毛晋校订。

序

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典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各以其类聚之，亦有独掇其要，不全篇者。咸为小序以引之，贻诸好事，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闻见非博，事多阙漏，访于通识，期复续之。时光启二年十一月，大驾在褒中。前尚书司勋郎中赐紫金鱼袋孟棨序。

情感第一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照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题诗曰："照与人俱去，照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

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唐武后载初中，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待，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得诗，悲惋结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阃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尽。"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狱，八月死。

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属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莫以今时宠，宁忘旧日恩。看花满目泪，不共楚王言。"

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畜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　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择士族，悉令赴军，自阅于球场。有

士子容止可观，进趋淹雅，滔召问之。曰：“所业者何?”曰：“学为诗。”问：“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诗，援笔立成。诗曰：“握笔题诗易，荷戈征戍难。惯从鸳被暖，怯向雁门寒。瘦尽宽衣带，啼多渍枕檀。试留青黛着，回日画眉看。”又令代妻作诗。答曰：“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滔遗以束帛，放归。

顾况在洛，乘闲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烂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韩翃少负才名。天宝末举进士，孤贞静默，所与游皆当时名士。然而荜门圭窦，室唯四壁。邻有李将（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韩同饮。韩以李豁达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窥韩所居，即萧然葭艾，闻客至，必名人。因乘间语李曰：“韩秀才穷甚矣，然所与游必闻名人，是必不久贫贱，宜假借之。”李深颔之。间一日具馔邀韩，酒酣，谓韩曰：“秀才当今名士，柳氏当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从坐，接韩。韩殊不意，恳辞不敢当。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间一言道合，尚相许以死，况一妇人，何足辞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谓韩曰：“夫子居贫，无以自振。柳资数百万，可以取济。柳□人也，宜事夫子，能尽其操。”即长揖而去，韩追让之。顾况然自疑曰：“此豪达者。昨暮备言之矣，勿复致讶。”俄就柳居，来岁成名。后数年，淄青节度侯希逸奏为从事。以世方扰，不敢以柳自随，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连三岁不果迓，因以良金买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柳以色显独居，恐不自免，乃欲落发为尼，居佛寺。后翃随侯希逸人朝，寻访不得，已为立功番将沙叱利所劫，宠之专房。翃怅然不能割。会入中书，至子城东南角，逢犊车缓随之，车中问曰：“得非青州韩员外耶?”曰：“是。”遂披帘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叱利，无从自脱。明日尚此路还，愿更一来取别。”韩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犊车寻至。车中投一红巾，包小合子，实以香膏，呜咽言曰：“终身永诀。”车如电逝。韩不胜情，为之雪涕。是日，临淄大校，致酒于都市酒楼，邀韩，韩赴之，怅然不乐。座人曰：“韩员外风流谈笑，未尝不适，今日何惨然耶?”韩具话之。有虞候将许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尝以义烈自许，愿得员外手笔数字，当立置之。”座人皆激赞，韩不得已与之。俊乃急装，乘一马，牵一马而驰，迳趋沙叱利之第。会叱利已出，即以入曰：“将军坠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惊出，即以韩札示之，挟上马，绝驰而去。座未罢，即以柳氏授韩曰：“幸不辱命。”一座惊叹。时叱利初立功，代宗方优借，大惧祸作。阖座同见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奋髯曰：“此我往日所为也，而俊复能之。”立修表上闻，深罪沙叱利。代宗称叹良久，御批曰：“沙叱利宜赐绢二千匹，柳氏却归韩翃。”后事罢，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举目为恶诗，韩悒悒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邸状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且求圣旨所与。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自韩复为汴职，以下开成中，余罢梧州，有大梁夙将赵唯为岭外刺史，年将九十矣，耳目不衰，过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听。云：“此皆目击之故。”因录于此也。

李相绅镇淮南，张郎中又新罢江南郡，素与李搆隙，事在《别录》。时于荆溪，遇风，漂没二子，悲蹙之中，复惧李之仇己，投长笺自首谢。李深悯之，复书曰：“端溪不让之词，愚罔怀怨，荆浦沈沦之祸，鄙实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张感铭致谢，释然如旧交。与张宴饮，必极欢醉。张尝为广陵从事，有酒妓尝好致情，而终不果纳，至是二十年，犹在席，目张悒然如将涕下。李起更衣，张以指染酒，题词盘上，妓深晓之。李既至，张持杯不乐。李觉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词，曰：“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今来头白重相见，还上襄王玳瑁筵。”张醉归，李令妓夕就张郎中。张与杨虔州齐名，大善杨。

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无容。杨未尝意，敬待特

甚。张尝语杨曰："我少年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必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惬心。杨以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谓痴?"杨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耶!"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闻我耶!"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兰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徒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髮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髮鬌字，亦作低堕，并上声。《古今注》言，即堕马之遗传也）。

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子孙官显，隐其姓名。有妓善歌，时称尤物。时太尉李逢吉留守，闻之，请一见。特说延之，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相面，李姬且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怨叹不能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见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暗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秖应偏照两人心。"（欠一首）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叩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人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人，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迳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秖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叩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动，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事感第二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秖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

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日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静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元相公稹为御史，奉使东川，于褒城题黄明府诗。其序云："昔年曾于解县饮酒，余尝为觥录事。尝于窦少府厅，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数十觥，不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卿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驿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巡。瞻其形容，髣髴似识，问其前衔，即往日之逃席黄丞也。说向前事，黄生惘然而悟。因馈酒一樽，舣舟请余同载，余不免其意。与之尽欢。遍问座隅山水，则褒女所奔之城在其左，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怀古，作《赠黄明府诗》。曰："昔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即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船行。酒思临风乱，霜棱拂地平。不看深浅酌，贪怆古今情。逦迤七盘路，陂陀数大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支，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

李章武学识好古，有名于时。太和末，敕僧尼试经若干纸，不通者勒还俗。章武时为成都少尹，有山僧来谒云："禅观有年，未尝念经。今被追试，前业弃矣。愿长者宥之!"章武赠诗曰："南宗尚许通方

便，何处心中更有经？好去苾茑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其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余姓名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两录之。《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绝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跃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时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后又题诗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

怨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终身惭愤。

吴武陵，有文笔才而强悍激讦，为人所畏。尝为部内刺史，赃罪狼藉，敕令广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贷，持之甚急。武陵不胜其愤，题诗路左佛堂曰：“雀儿来逐飏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入蓬蒿。”

开元末，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

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精识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人，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

化里凿池种竹起台榭。[此处疑有脱误] 时方下第，或谓执政恶之，故不在选。怨愤尤极，遂于庭内题诗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恶其侮慢不避。故卒不得第，憾而终。

征异第五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复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

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葬所。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敕李氏杖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桥。僧所赠句，乃为一篇之警策。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出赵鲁《游南岳记》) 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言：尝与文友数人会宿，有老道士，形貌环异，自通姓名求宿，言论甚奇。既及饮酒，众度其必不留情于诗，因联句咏垆中石罂，将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调烹。"至弥明自云，不善俗书，书则人多不识。遣人执笔，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涨膨脝。"座客无不叹异。会人思竭不能复续，弥明连足成之。有微吟者，其声凄苦。弥明咏中讥侮之曰："仍于蚯蚓窍，更作苍蝇声。"状罂之声既已酷似，讥微吟者亦复着题，皆大惊伏，须曳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声如雷。座人异且畏之，咸避就寝。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其至欤!?

马相植，罢安南都护，与时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维舟峡中古寺，寺前长堤，堤畔林木，夜明甚明，见人白衣缓步堤上，吟曰："截竹为筒作笛吹，凤皇池上凤皇飞。劳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钧万类时。"历历可听，吟者数四。遣人邀问，即已失之。后自黔南入为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判盐铁，遂作相。

征咎第六

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遣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

崔曙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当时以为警句。及来年曙卒，惟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谶也。

范阳卢献卿，大中中举进士。词藻为同流所推，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注之，连不中第，薄游衔湘，至郴而病。梦人赠诗曰："卜筑郊原古，青山唯四怜。扶疏绕台榭。寂莫独归人。"后旬日而殁，郴守为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命。

嘲戏第七

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耶!"延之对曰："诚如圣谕。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 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岂不更加于臣耶?"帝拊掌竟日。

国初，长孙太尉见欧阳率更姿形麽陋，嘲之曰："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亦酬之曰："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太宗闻之而笑曰："询此嘲会不为皇后耶?"

则天朝左司郎中张元一，滑稽善谑。时西戎犯边，则天欲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统兵以御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高蹁。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忽然逢着贼，骑猪向南赶。"则天闻之，初未悟曰："懿宗无马耶?何故骑猪?"元一解之曰："骑猪者，是夹豕走也。"则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贵，欲辱臣。"则天命赋诗与之，懿宗请赋"菶"字。元一立嘲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老见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欢，故懿宗不能侵伤。

开元中，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与拊掌大笑。

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

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为?"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遂与欢宴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谪。遇恩官还秩，朱绂未复。尝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撰词起舞，因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赐之。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内宴，中宗命群臣撰词。曰："台中鼠子直须谙，信足跳梁上壁龛。倚翻灯暗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其王相）大家必若赐金龟，卖却猫儿相报上。"中宗亦以绯鱼赐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尝谓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及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脂粉。或黑视之如鸠盘茶。"（安有人不畏鸠盘茶?）时韦庶人颇袭武氏之风轨，中宗渐畏之。内宴，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秖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定命论

[唐]赵自勤撰　李时人整理

赵自勤，唐河南人。曾官左拾遗，或云其天宝时自水部郎出为括州刺史，又官秘书监。《新唐书·艺文志》、《通志略》著录其《定命论》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赵自勤《定命录》二卷，或为吕道生书。吕道生“增赵自勤之说”，作《定命录》二卷。赵著《定命论》，顾况已误为《定命录》(《戴氏广异记序》)，后则与吕道生书相混。《太平广记》等书引《定命录》六十余则，论者多归于吕道生，未确。赵著十卷，吕著仅二卷，今存《定命录》佚文，多数为初、盛唐事，其中赵作当数倍于吕作，此略作分别，据《广记》等辑校。

李迥秀

李迥秀为兵部尚书，有疾。朝士问之，秀曰：“仆自知当得侍中，有命，固不忧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诏赠侍中。(《广记》卷一四六)

狄仁杰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无以应命，唯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广记》卷一四六)

崔元综

崔元综，则天朝为宰相。令史奚三儿云：“公从今六十日内，当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从此后发初，更作官职，后还于旧处坐，寿将百岁，终以馁死。”

经六十日，果得罪，流于南海之南。经数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会赦得归，乘船渡海，遇浪漂没。同船人并死，崔公独抱一板，随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丛苇中。板上一长钉刺脊上，深入数寸。其钉板压之，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来此渚中，闻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与踏血拔钉，良久乃活。问其姓名，云是旧宰相。众人哀之，济以粮食。随路求乞，于船上卧。见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时令史。唤与语，又济以粮食，得至京师。六年之后，收录乃还，选曹以旧相奏上，则天令超资与官。及过谢之日，引于殿庭对。崔公著碧，则天见而识之，问得何官，具以状对。乃诏吏部，令与赤尉。及引谢之日，又敕与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迁至中书侍郎，九十九矣。子侄并死，唯独一身，病卧在床，顾令奴婢取饭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动。崔公既不能责罚，奴婢皆不受处分。乃感愤不食，数日而死矣。(《广记》卷一四六)

苏味道

苏味道三度合得三品，并辞之。则天问其故，对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则天遣行步，视之曰：“卿实不合三品。”十三年中书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后出为眉州刺史，改为益州长史。敕赐紫绶，至州日，衣紫毕，其夜暴卒。(《广记》卷一四六)

田预

唐奉御田预，自云：少时见奚三儿患气疾，寝食不安。田乃请与诊候，出一饮子方剂，愈。三儿大悦云：“公既与某尽心治病，某亦当与公尽心，以定贵贱，可住宿。”既至晓，命纸录一生官禄。至第四政，云“作桥陵丞”。时未有此官，田诘之，对云：“但至时，自有此官出。”又云：“当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桥陵丞。后为奉御，二十四年而改。(《广记》卷一四七)

王晙

王晙任渭南已数载。自云：“久厌此县，但得蒲州司马可矣。”时奚三儿从北来，见一鬼，云送牒向

渭南，报明府改官。问何官，云："改蒲州司马。"便与相随来渭南，见晙云："公即改官为蒲州司马。"当时鬼在厅阶下曲躬立。三儿言讫，走出。果三数日改蒲州司马。改后二十余日，敕不到，问三儿。三儿后见前鬼，问故。鬼云："缘王在任賸请官钱，所以折除，今折欲尽，至某时，当得上。"后验如其言。(《广记》卷一四七)

张文瓘

张文瓘少时，曾有人相云："当为相，然不得堂饭食吃。"及在此位，每升堂欲食，即腹胀痛霍乱。每日唯吃一碗浆水粥。后数年，因犯堂食一顿，其夜便卒。(《广记》卷一四七)

袁嘉祚

袁嘉祚为滑州别驾，在任得清状，出官未迁，接萧、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踪迹，何乃躁求?"袁惭退，因于路旁树下休息。有二黄衣人见而笑之。袁问："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数月间并家破，公当断其罪耳。"袁惊而问之，忽而不见。数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经旬月，二相被收，果为袁公所断。(《广记》卷一四七)

齐　瀚

东京玩敲师与侍郎齐瀚游往。齐自吏部侍郎而贬端州高安县尉，僧云："从今十年，当却回，亦有权要。"后如期入为陈留采访使。师尝曰："侍郎前身曾经打杀两人，今被谪罪，所以十年左降。"(《广记》卷一四七)

张守珪

张守珪，曾有人录其官禄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刺史，疾甚，犹谓人曰："某当为凉州都督，必应未死。"既而脑发疡，疮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疮而死，必是死后赠凉府都督。"遂与官吏设酒而别，并作遗书，病五六日卒。后果赐凉州都督。《广记》卷一四七)

张齐丘

张齐丘妻怀妊，过期数月不产。谓是病，方欲合药疗之。吴郡尼宝珠见之曰："慎勿服药，后必生一卫佐。"既而果生男。齐丘贵后，恩敕令与一子奉御官。齐丘奏云："两侄早孤，愿与侄。"帝嘉之，令别与两侄六品已下官。齐丘之子，仍与东宫卫佐，年始十岁。(《广记》卷一四七)

冯七言事

陈留郡有冯七者，能饮酒，每饮五斗，言事无不中者。无何，语郡佐云："城中有白气，郡守当死。"太守裴敦复闻而召问，冯七云："其气未全，急应至半年已来。"裴公即经营求改。改后韦恒为太守，未到而卒。人问得应否，曰："未。"寻又张利贞主郡，卒于城中。

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华信之，又遇冯七问焉，冯七云："沈君不逾十日。"皆不之信。经数日，沈公以病告。杜华省之，沈云："但苦头痛，忍不堪。"数日而卒。(《广记》卷一四七)

桓臣范

汝州刺史桓臣范自说：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饮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将拌米并火炷来。暨生以口衔火炷，忽似神言。其时有东京缑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有事。暨生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见一婢，复云："此婢即打头破血流。"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府，其奴果偷两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与夫相打，头破血流。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既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针，针讫，其肿转剧，连膝焮痛。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被上佐械系责之。言马厄者，即此人也。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缑氏庄卖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复营求。(《广记》卷一四七)

张嘉贞

张嘉贞未遇，方贫困时，曾于城东路见一老人卖卜。嘉贞访焉。老人乃黏纸两卷，具录官禄，从始至末。仍封令勿开，每官满即开看之。果皆相当。后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将死，乃云："吾犹有一卷官禄未开，岂能即死。今既困矣，试令开视。"乃一卷内并书空字。张果卒也。(《广记》卷一四七)

僧金师

睢阳有新罗僧，号金师。谓录事参军房琬云："太守裴宽当改。"琬问："何时?"曰："明日日午，敕书必至，当与公相见于郡西南角。"琬专候之。午前有驿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为谬也。至午，又一驿使送牒来，云裴公改为安陆别驾。房遽命驾迎僧，身又自去，果于郡西南角相遇。裴召问之。僧云："官虽改，其服不改。然公甥侄各当分散。"及后敕至，除别驾，紫绂犹存，甥侄之徒，各分散矣。(《广记》卷一四七)

崔元综

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日，欲娶妇。吉日已定，忽假寐，见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妇。君妇今日始生。"乃

梦中相随，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东行屋下，正见一妇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妇。"崔公惊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后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韦陟堂妹，年始十九。虽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果在东行屋下居住。寻勘岁月，正是所梦之日，其妻适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韦夫人与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贵禄也。(《广记》卷一五九)

卢承业女

户部尚书范阳卢承庆，有兄子，将笄而嫁之。谓弟尚书左丞承业曰："吾为此女择得一婿，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极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业曰："不知此女相命，终他富贵否？"因呼其侄女出，兄弟熟视之。承业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丧逝。纵后遭事，不相及也。"卒嫁与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殁。后居道竟拜中书令，被诛籍没，久而方雪。(《广记》卷一五九)

杨　素

封德彝之少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遂妻以侄女。常抚座曰："封郎必居此坐。"后讨辽东，封公船没，众皆谓死。杨素曰："封郎当得仆射，此必未死。"使人求之。公抱得一板没于大海中，力尽欲放之，忽忆杨公之言，复勉力持之。胸前为板所摩击，肉破至骨，众接救得之。后果官至仆射。(《广记》卷一六九)

李　峤

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见参谋姓胡，云是易州人，不记名，项有刀痕。问之，对曰："某昔为番官，曾事特进李峤，峤奖某聪明，每有诗什，皆令收掌。常熟视谓之曰：'汝甚聪明，然命薄，少官禄。年至六十已上，方有两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过否？尔后轗轲，不得觅身名。'胡至三十，忽遇孙佺北征，便随入军。军败，贼刃颈不断，于积尸中卧。经一宿，乃得活。自此已后，每忆李公之言，更不敢觅官，于寺中洒扫，展转至六十。"因至盐州，于刺史郭某家为客。有日者见之，谓刺史曰："此人有官禄，今合举荐，前十月当得官。"刺史曰："此边远下州，某无公望，岂敢辄荐举人？"俄属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举一人。其年五月，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广记》卷一六九)

薛季昶

左相陈希烈初进士进第，曾与人制碑文。其人则天时破家，因搜家资，见其文，以为与反者通，所由便以枷杖送陈于府，见河南尹薛季昶。陈神色无惧，自辩其事百余言。薛尹观而奇之，便引上厅，谓之曰："公当位极台铉，老夫当以子孙见托耳。"后陈位果至丞相。(《广记》卷一七〇)

元怀景

燕公说之少也，元怀景知其必贵，嫁女与之。后张至宰相，其男女数人婚姻荣盛，男尚公主，女为三品夫人。(《广记》卷一七〇)

车　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翙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广记》卷二一六)

蒋　直

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忧，李欲归江北，蒋又云："公至缙云郡却回，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然终无事。"后果采访使张愿着绯，大理司直杜乔著绿，判官张璘著碧，来推，遇赦而止。(《广记》卷二一六)

颍阴日者

陈澍为颍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挞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颍阴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赐绯，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托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敕，便令手力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广记》卷二一七)

路　生

赵自勤尝选，访卜于长安县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后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历。至十二日敕出，为左拾遗。"拾遗"

之字，各有一“口”。

又补阙王晃，七日内访卜于路生。路云：“九日当入省，官有‘礼’字。”时礼部员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仆替人。”九月，陶病请假，敕除王礼部员外。后又令卜，曰：“必出当为仓字官。”果贬温州司仓。既而路生以其二子托晃。晃又问：“毕竟当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儿托公，其意可知也。”（《广记》卷二一七）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玑，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犍为蒲阳、蒲江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

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徵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巂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即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透，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

“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
掣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
且珍纨素美，当与薜萝疏。
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

王珪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于官。皆如天纲之言。

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三品，前视三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徵。”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房曰：“李侍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以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谓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井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馔，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

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谓李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挚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

“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
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

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

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馔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绝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材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

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

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中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

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廪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乃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广记》卷二二一)

张冏藏

张冏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浐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冏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诏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荜拨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荜拨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累迁至本州刺史。

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冏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冏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过。冯长命为岐州刺史，令看判司以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凛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冏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谮之，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

卢嘉埸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河清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埸同诣张冏藏。其时嘉埸年尚龆龀，张入见冏藏，立嘉埸于中门外。张谓冏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冏藏相送出门，忽见嘉埸，谓张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已上。"后嘉埸历十郡守，寿至八十。

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禄，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

高敬言为雍州法曹，冏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

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冏藏。冏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后皆如言。(《广记》卷二二)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众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即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广记》卷二二一)

陆景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

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广记》卷二二一）

程行谌

程行谌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乃相侮狎。老人云：“诸君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以上，官至御史大夫，及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谌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其言。（《广记》卷二二一）

魏元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自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声名烜赫，执心忠謇，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以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岁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徼，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人，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日，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卒。（《广记》卷二二一）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广记》卷二二二）

孙思邈

孙思邈年百余岁，善医术。谓高仲舒曰：“君有贵相，当数政刺史。若为齐州刺史，邈有一儿作尉，事使君。虽合得杖，君当忆老人言，愿放之。”后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讫，忽记忆，遂放。（《广记》卷二二二）

衡 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又望浃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缙绅仰威，黎度（庶）赡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犹声誉未达，二公有辅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岐州刺史，与所亲话其事。未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

又，李林甫少孤，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时林甫年十岁，与诸儿戏于路旁。有老父叹而目焉。人问之，老父曰：“富贵诚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后当为中书令，凡二十年，所叹与凡小戏，谁辨也？”（《广记》卷二二二）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萧璿与县尉李峤、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以上要官，位终卿监。萧主簿中年湮沈，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后璿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萧璿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配向岭南，唯璿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峤作相，于街中忽逢璿，使人问：“是萧秘书耶？”因谓之曰：“公岂忘武功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判还其家。萧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广记》卷二二二）

李含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

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

又，圆微，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史，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广记》卷二二二)

尚 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亦脱碧著紫矣。"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著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著紫。衡自又云："当作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广记》卷二二二)

柳 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座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属之，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姊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广记》卷二二二)

陈 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并曾贬任睦、歙州官。时有婺州人陈昭见之云："后二公并为宰相。然崔公为一大使，来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时拜相。崔后为选补使，巡按江东至苏杭间。崔公自说。(《广记》卷二二二)

卢齐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繖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遣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

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

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踧踖，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广记》卷二二二)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诠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无言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慰使恶奏，君视如何?"梁公："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史。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闵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

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蒱博赌赛，庄宅等并尽。(《广记》卷二二二)

冯 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冯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广记》卷二二二)

马 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

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广记》卷二二二)

卖馅媪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馅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

媪之初卖斗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取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及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

周后转给事中、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媪亦为夫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广记》卷二二四)

苏氏女

苏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为择良婿。张文成往见焉。苏曰："此虽有才，不能富贵，幸得五品，即当死矣。"魏知古时已及第，然未有官。苏云："此虽形质黑小，然必当贵。"遂以长女嫁之。其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不啮宿食。"诸妹笑知古曰："只是贫汉得米旋煮，故无宿饭。"其后魏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广记》卷二二四)

姜皎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曰："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惟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广记》卷二二四)

任之良

任之良应进士举，不第，至关东店憩食。遇一道士亦从西来，同主人歇。之良与语，问所从来，云："今合有身名称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辞以无资粮，到京且无居处。道士遂资钱物，并与一帖，令向肃明观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诣观安置。偶见一道士读经，谓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上皇览表依行，仍令中书召试，使与一官。李林甫拒，乃与别敕出身。(《广记》卷二二四)

魏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仍后贬齐安郡黄岗尉，准敕量移。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广记》卷二七七)

樊系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第。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奚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余，本铨更无阙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忧阙，不授。异，尚书崔翘之子，遂求别换一阙。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耶，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乃泾阳县尉。(《广记》卷二七七)

赵良器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卒。高適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亦宽慢之官矣。(《广记》卷二七七)

潘　玠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与赵自勤同选，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于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广记》卷二七七)

曾　勤

唐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敕捕妖书人王直。县界藏失，刺史蒋钦绪奏请："一百日捉不获，与中下考。"其时限已过半。有巫云："少府必无事，不用过忧。"后遇按察使边冲寂奏，奉敕却夺刺史、曾勤俸。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无事。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获王直，反缚送来。"果有人于相州界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缚送到，推问逗遛，不是畜妖书者，遂却放之。(《广记》卷二八三)

梁凤术验

裴冕为河西留后，梁凤言："不半载兵起，君当以御史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时公当国。"冕妖其言，绝之。俄而安禄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问以三日，答曰："雒日即灭，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肃宗即位，而冕遂相。

又谓吕諲曰："君且辅政，须大怖乃得。"諲责驿吏，榜之，吏突入，射諲雨矢，几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卢允毁服绐谒凤，不许，二人语以情，凤曰："李舍人越岁而相，卢不过郎官。"后揆已相，乃擢卢吏部郎中。夫自汉至唐，能以相技显于世者，如前数子，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艺，故备录之，以为浮躁衒露者之戒。(《分门古今类事》卷九)

梦燕投怀

张说母梦有一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有孕。生说，果为宰相。其至贵之祥也。(《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五)

刘宾客嘉话录

[唐]韦　绚撰　陈尚君　汪习波整理

《刘宾客嘉话录》一卷，唐韦绚撰。韦绚（八〇一——八六六），字文明，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顺宗相韦执谊子，诗人元稹婿。穆宗长庆间，至夔州从刘禹锡问学。文宗大和间，曾入西川李德裕幕府任巡官。后历任左补阙、起居舍人、吏部员外郎、江陵少尹等职，官至义武军节度使。著作有《戎幕闲谈》及本书。本书作于大中十年（八五六）任江陵少尹时，追述早年在夔州时所闻刘禹锡（官至太子宾客）的谈话，内容以唐代遗闻掌故为多，亦有讨论经传、评骘诗文之语。刘禹锡以诗文博学在唐代享重名，此书又录其与门人所谈，所涉至广，颇多珍闻，议论亦具卓识，向为学者所重视。传本较多，但均已窜乱。今人唐兰作《〈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文史》第四辑）考订颇详。今即将唐兰所考《今本存真》及《补遗》、《附录》录作正编，以《顾氏文房小说》本所存伪文录作附编，以便参考。唐兰所录校考极详，今为体例所限，一并删去。

序

绚少陆机入洛之三岁，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阳负笈，至江陵，拿叶舟，升巫峡，抵白帝城，投谒故赠兵部尚书宾客中山刘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学问。是岁长庆元年，蒙丈人许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与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与语论，大抵根于教诱，而解释经史之暇，偶及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或染翰竹简，或簪笔书绅，其不暇记，因而遗忘者不知其数，在掌中梵夹者，百存一焉。今悉依当时日夕所话而录之，不复编次，号曰《刘公嘉话录》，传之好事，以为谈柄也。时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国京兆韦绚序。

正　编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炽，城孤势蹙，人困食竭，以纸布切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加金吾将军表》曰："想峨嵋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绿耳于玄圃，保寿南山。逆贼禄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献，膻臊阙廷，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余阵。主辱臣死，当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励将士，尝赋诗曰："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效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安施。"又《夜闻笛诗》曰："岧峣试一临，虏骑俯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星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吟。"时雍邱令令狐潮以书劝诱，不纳。其书有曰："宋七昆季、卫九诸子，昔断金成契，今乃刎颈相图"云云。时刘禹锡具知宋卫，耳剽所得，濡毫有遗，所冀多闻补其阙也。又说：许远亦有文，其祭纛文为时所称。所谓"太一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眢井鸠翔，危堞龙攫。"皆文武雄健，志气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是一张仆射耳，则张巡许远之名，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巡性明达，不以簿书介意。为真源宰，县有豪华南金，悉委之。故时人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闻之，不以为事。

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常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唯此注中有"饧"字。吾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遂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

"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尝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饼者，早过户，未尝不闻讴歌而当炉，兴甚早。一旦，召之与语，贫窘可怜。因与万钱，令多其本，日取饼以偿之。欣然持镪而去。后过其户，则寂然不闻讴歌之声。谓其逝矣。及呼乃至，谓曰："尔何辍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矣。"从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嘘。

永徽中卢齐卿暴死，及苏，说：见其舅李某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为宰相。"舅曰："宇文融岂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数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罢。公因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为"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亡。崔左迁在洪州，州帅曹王将辟为副，时德宗在梁，奏的合过，况曹王有功，且亲也。时有赵山人，言事多中。崔问之，曰："地主奏某为副使，且的过否？"对曰："不过。"崔诘曰："以时以事，必合得过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敕到，更远于此。"崔不信，再问。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崔心惧久之，盖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谓赵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则轻挞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崔员外百千，只合得崔员外起一间竹屋。"其语益奇。又问之，"且我有宰相分无？"曰："有。"崔曰："远近？"曰："只隔一两政官，不至三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诸僚皆知其说，是日悉之江亭，将慰崔忌，众皆北望人信。至酉时，见一人从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问之，乃曰州之脚力，将及岸，问曰："有何除改，且有崔员外奏副使过否？"曰："不过。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此。"诸公惊笑。其暮，果先慰而后贺焉。明日说于曹王，曹王与赵山人镪百千，不受，崔为起竹屋一间，欣然徙居之。又谓崔曰："到虔州后，须经大段恐惧，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与朱泚为宰相，崔忧闻，堂帖追入，甚忧惕。时故人窦参作相，拜兵部郎中，俄迁给事中平章事，与齐映相公同制。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时有张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为兵部郎中，与前进士姜公辅同在薛侍郎坐中。薛问张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张曰："有。"薛曰："几人？"曰："有两人。"薛意其一人即己也。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时宰相。"薛讶忿之，嘿然不乐。既而崔郎中徐问张曰："何以同时？"意谓姜公始前进士，我已正郎，势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事须同时，仍郎中在姜之后。"后姜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学士。时众知泾将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帅泾，得其军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纳姜言，遂于行在擢姜为给事中平章事。崔后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时，而崔在姜后，离虔州后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终于列曹。始知前辈不可忽后辈也。

李丞相泌谓德宗曰："肃宗师臣，岂不呼陛下为愍郎。"圣颜不悦。泌曰："陛下天宝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农得宝，此乃谬也。以陛下此年降诞，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宝，因改年号为天宝也。"圣颜然后大悦。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德宗问："卿从道门，本师复是谁？"渠牟曰："臣师李仙师，仙师师张果老先生。肃宗皇帝师李仙师，为仙帝。臣道合为陛下师，由迹微官卑，故不足为陛下师。"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

德宗降诞三日，玄宗立于高阶上，肃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褓德宗来，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肃宗代宗皆不悦。二帝以手自下递传呈上，玄宗一顾之，曰："真我儿也。"谓肃宗曰："汝不及他。"又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寿六十三。肃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后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愍郎亦一遍到此来里。"及德宗幸梁，是验也。乃知圣人应天受命，享国绵远，岂徒然哉。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问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宋生不得其死，天报之也。

逆胡将乱于中原，梁朝志公大师有语曰："两角女子绿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两角女子"，"安"字也。"绿"者，"禄"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败亡。圣矣，符志公之寓言也。

时，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被贼伏弩射之，中万春面，不动。令狐潮疑是木人，询问巡，知是万春，乃言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与潮书，曰"仆诚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圣主，畴则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须展志"云云，"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数加益智之丸，无令病入膏肓，坐亲斧锧也。"

琼州地名朐腮，朐腮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虫，盖其状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鸣，其形朐腮。

绚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与"子夜"何也？公曰："未详。"

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襕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极之际，常虑祸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谏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计中矣。""计"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从伯伯刍自王府长史三年为新罗使，始得郎中，朱绂。因见宰相，自言此事。时宰不知是

谁，曰："大是急流。"

相国李司徒勉为开封知县尉，捕贼。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乃潜纳人贿，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纳其贿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陈首，不可过三日，过则舆榇相见。"其纳贿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赍其榇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榇中，令不良入，命取钉钉之，送汴河讫，乃请见廉使。使叹赏久之。后公为大梁节度使，人问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视之，曰："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呕哑如应曰："是。"

李丞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徒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中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诸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丞相戏而答曰："盖代。"时人因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李三盖代否?"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酒请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

菜之菠棱者，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蒲陶，因张骞而至也。绚曰："岂非颇棱国将来而语讹为菠棱耶。"

杜丞相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真、卢新州杞、陆丞相贽、张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许郭之徒，又何以加也。大司徒杜公，见张相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

范希朝将赴镇太原，辞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处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应，亦且恕，至第三遍不应，即任郎中员外下手插打得。""插打"为造箭者插羽打干，言攒箭射我也。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绚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河东张嘉贞为平姚，见河东碑为文书甚佳。及过，而奏天后，天后对之。河东请去帘，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对，然咫尺天颜，犹隔云雾，伏乞陛下去帘。"则天许之。事书史册。

蔡之将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头不变。又有雀数百，同为一窠，皆丝絮为之。有群鸟同巢，一旦尽弃掷其雏而去。有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置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也，裴令公毁之为宫，有道士院，阶前种麻生高如墉，道士葺为藩屏。其醮日霹雳麻屏两片，下有穴五寸已来，有狸迹，寻之上屋，其踪稍大如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灭。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世与狄梁公碑对立，其吴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

石季龙少好挟弹，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鞅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盖言童稚不奇不慧，必非异器定矣。

人言鹤胎生，所以赋云"胎化仙禽"也。今鸬鹚亦是胎生，《抱朴子》、《本草》说同，此岂亦仙禽者乎?绚曰："但恐世只知鹤胎毛，不知鸬鹚亦是胎生，鹤便谓胎生也。若缘鸬鹚食腥鱼，虽胎生不得与鹤同，今见养鹤者说，其鹤食腥秽更甚于鸬鹚，若以色黑于鹤，则白鹤千万年方变为玄鹤，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其鸬鹚之谓乎。"绚曰："鹤难见也，鸬鹚易见也，世人贵耳而贱目之故也。若使鸾凤如鹤之长见，即鹤亦如鸬鹚矣。以少为贵，世不以见为圣为瑞而贵之也。所以陈标咏蜀葵诗云：'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憎处只缘多。'鸬鹚之谓也。"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时寒，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升有妹国色，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曰："穷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任配军将作亲情。后适元士会，因以流落，真穷相女子也。

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共说著文章，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

韩十八初贬之制，席十八舍人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韩曰："席十八吃不洁太迟。"人问之，"何也?"曰："出语不是。"盖忿其责辞云"亦有声名"耳。

元载将败之时，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俄亦赐死。

王缙之下狱也，问头云："身为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则不知，死则合死。"

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谒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公曰：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尝于元载相宅门见一人，频至其门，上下瞻顾。卢疑异人，乃邀以归，且问元载相公如何?曰："新相将出，旧者须去。吾已见新相矣，一人绯，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东住，皆惨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经

旬日，王元二相下狱，德宗将用刘晏为门下，杨炎为中书，外皆传说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时，国舅吴湊见王元事讫，因贺德宗而启之，曰：“新相欲用谁?”德宗曰：“刘、杨。”湊不语。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无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当可见，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上曰：“为谁?”吴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并命拜二人为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说。绯紫短长，街之东西，无不验也。

赵相璟之为入蕃副使，谓二张判官曰：“前几里合有河，河边柳树下，合有一官人，着惨服立。”既而悉然，“官人”，置顿官也。二张问之，赵曰：“某年三十前，已梦此行，亦不怨他时相。”赵相将薨时，长安诸城门金吾官见一小儿衣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其人见者知异，不经旬日，赵相薨。

公曰：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盖有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问曰：“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记得姓下是鸟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即世世名鸟边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与寿乎。

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糕，谓人曰：“某不敢吃，请诸公破除。”且言是其先讳，良久低头。然语多不可具载。

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事，且欲大噱以娱之。已设席，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胡者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卢新州为相，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使，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上恻然，欲免之，谓卢相曰：“李揆莫老无?”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蕃长曰：“闻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个李揆，争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诬之也。揆门户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致仕东都，大司徒杜公罢淮海，入洛，见之，言及头头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尔。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瞻部州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罢，德宗有喜色。

饮酒四字，著于史氏，出于则天时，壁州刺史郑弘庆者进之，人或知之。以三台送酒，当未尽晓。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筑三个台，宫人拍手呼上台，因以送酒。

德宗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渠牟荐一崔阡，拜谕德，为侍书于东宫，东宫顺宗也。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相留更住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曰：“此汉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居守误收骰子，纠者罚之。丞相曰：“何罚之有?”司徒曰“汝向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又与石话服食，云：“汝服钟乳否?”曰：“近服甚觉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盖讥其作相日，无急难之效也。又尝于街西游宴，贪在博局，时已昏黑，从者迭报云：“鼓动。”司徒应声曰：“靴！靴！”其意谑鼓动似受慰之声以吊客，靴靴答之，连声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时，官园纳苎头而余者分给将校，其主将报之，军将谢苎头，司徒手拍头云：“著他了也。”然后传语，“此苎头不必谢也。”

予与窦丈及王承升同在朗州日，共欢宴。后三人相代为夔州，亦异矣。

——以上为《今本存真》

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

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扬、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

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

又说：“甘棠”之诗，“勿剪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

韦绚曰：“司马墙何也?”曰：“今唯陵寝绕垣，即呼为司马墙。而球场是也，不呼之何也?”刘禹锡曰：“恐是陵寝，即呼臣下避之。”

《诗》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卫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

魏文帝诗云：“画舸覆缇”，即今淮浙间艙船篷子上帷幕耳。《唐书·卢藩传》言之，船子著油口，比惑之，见魏诗方悟。

又曰：“旄邱”者上侧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郑注云：“旄当为整”，又言“整未详”，何也?

郭璞《山海经》序曰：“人不得耳闻眼不见为

无。”非也，是自不知不见耳，夏虫疑冰之类是矣。仲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韦编三绝。所以明未会者多于解也。

有杨何者有礼学，以廷评来夔州，转云安盐官。因过刘禹锡，与之□□，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谓之地名，则未开墓而已潸然何也。

刘禹锡曰：“茱萸二字，更三诗人道之，而有能否”，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仿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

刘禹锡曰：“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

因曰：杨茂卿云：“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诗题云：“过华山下作”，而用莲蓬之菡萏，极的当而暗静矣。

又曰：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报智’人或用之，‘事吴’自思得者。”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之云：‘仰父俯子’。”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柳云：“韩碑兼有冒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

刘禹锡曰：“韩碑柳雅”，予为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又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所以言“十二载”者，因以记淮西平之年。

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宏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黡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

又曰：薛伯鼻修史，为愬传，收蔡州径入为能。禹锡曰：“我则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释缚委心用之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

刘禹锡曰：《春秋》称“赵盾以八百乘”，凡帅能曰以，由也。由赵盾也。

又曰：王莽以羲和为官名，如今之司天台，本属太史氏。故春秋史鱼、史苏、史瞿，皆知阴阳术数也。

《南都赋》“春茆”音子卯之卯也。而公孙罗云：“茆鸟卵”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卵忽无言。

方书中“劳薪”，亦有“劳水”者，扬之使水力弱，亦劳也。亦用笔心，笔亦心劳一也。与薪劳之理，皆药家之妙用。

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乡曲之表也。藻别人物，知其乡中贤愚出处。晋重之。至东晋，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为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漭，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楂百丈，破硙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惟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刘禹锡曰：“是诸葛公诚明，一心为先主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东晋桓温过此曰：“此常山蛇阵，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击其中则头尾皆应。”常山者地名，其蛇两头，出于常山，其阵适类其蛇之两头，故名之也。温遂勒铭曰：“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陆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标，曰：“此下必掘得诸葛亮镞。”既掘之，得箭镞一斛。或曰：“当法和至此时，去诸葛亮犹近，应有人向说，故法和掘之耳。法和虽是异人，未必知诸葛亮箭镞在此也。”

禹锡曰：“‘芍药’和物之名也，此药之性能调和物，或音‘著略’，语讹也。”绚时献赋，用此“芍药”字以：“烟兮雾兮，气兮霭兮”，言四时调和为云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刘□□云：“张燕公文逸而学奥，苏许公文似古，学少简而密。张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华前落，藁瘗城隅，天使马悲，启滕公之室；人看鹤舞，闭王母之坟。’亦其比也。”公又云：“张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诗云：‘甘露垂天酒，芝盘捧御书。含丹同蝘蜓，灰骨慕蟾蜍。’上亲解紫拂菻带以赐焉。苏尝梦书壁云：‘元老见逐，谗人孔多。既诛群凶，方宣大化。’后十三年视草禁中，拜刘幽求左仆射制，上亲授其意，及进本，上自益前四句，乃梦中之词也。”

又曰：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其《八哀诗》，诗人比之大谢拟魏太子邺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诗曰：“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众星拱北辰。所谓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杜善郑广文，尝以花卿及姜楚公画鹰示郑，郑曰：“足下此诗可以疗疾。”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未间，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师子花。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其自得如此。

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人其铨。刘禹锡曰：“予从弟某在郑铨，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

郑呼之却回，曰：'如公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之，亦无五六人，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选官又称第一，宜其有后于鲁也。"又云："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尉，请换县，充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牓子引张，才入门，报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

裴藻者延龄之子，应鸿辞举。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将出门，延龄接见；采侦二侍郎口气。延龄乃念藻赋头曰："是冲仙人。"黄门顾苗给事曰："记有此否？"苗曰："恰似无。"延龄仰头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无名藻者。刘禹锡曰："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能拒之。"

苗给事子缵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粲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

元相载用李纾侍郎知制诰，元败，欲出官。王相缙曰："且留作诰。"待发遣诸人尽，始出为婺州刺史。又曰：独孤侍郎求知制诰，试见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谓常州曰："知制诰阿谁堪？"心知不我与也，乃荐李侍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常州之来，故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赵璟卢迈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为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箸，盖为是姚广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作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监察。萧相复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入，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罢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闲居慕静，深巷杜门不出，元素访之甚频。元素乃是泌相之从弟。璟因其相访，引元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合有官职，誓不敢怨他人也。诚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焉。"遂同访之。仍密问元素年命，谓之曰："据此年命，亦合富贵人也。"元素因自负，亦不言于泌相兄也。顷之，德宗忽记得璟，赐对，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式为判官，泌因乃奏璟为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阙，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五年，薨于位。此乃吉州旅人赵七郎之变化也。

司空曾为杨丞相炎判官，故卢新州见忌，欲出之。公见桑道茂，道茂曰："年内出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

永宁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安邑薨于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则不然，中有变色，是谁过欤？又曰：李安邑之为淮海也，树置裴光德，及去则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对宪宗曰："臣路逢中人送节与吴少阳，不胜愤。"圣颜赪然。翌日罢李丞相蕃为太子詹事，盖与节是蕃之谋也。又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刘禹锡曰："宰相皆用此势，自公孙弘始而增稳妙焉。但看其传，当自知之。萧曹之时，未有斯作。"

刘禹锡守连州，替高霞寓，霞寓后入为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请自代矣。"公曰："奉感。然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而虎举前足以示妪，妪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而奋迅阚吼，别妪而去，似愧其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云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入，血肉狼籍，乃被村人凶者呵捕云：杀人。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之，曰：'感则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

刘禹锡曰：史氏所贵著作起居注，橐笔于螭首之下，人君言动皆书之，君臣启沃皆记之，后付史氏记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写除目，著作局可张罗，不亦倒置乎。

刘禹锡曰：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有好骑者必畜好马，曰好瑟者必善弹，皆好而别之，不必富贵而亦获之。韦绚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筹，若不酷好，岂可得哉。

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

权丞相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

侍郎潘炎进士牓有六异：朱遂为朱滔太子；王表为李纳女婿，彼军呼为驸马；赵博宣为易定押衙，袁同直入番为阿师；窦常二十年称前进士；奚某亦有事；时谓之六差。窦常新及第，薛某给事宅中逢桑道茂，给事曰："窦秀才新及第，早晚得官？"桑生曰："二十年后方得官。"一坐皆哂，不信。然果耳五度奏官，皆敕不下，即摄职数四，其如命何！

通事舍人宣诏，旧例，拾遗团句把麻者，盖谒者不知书，多失句度，故用拾遗低声摘句以助之。及吕温为拾遗，被唤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遗不把麻者，自吕始也。时柳宗元戏吕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也。"

开成末，韦绚自左补阙为起居舍人。时文宗稽古尚文，多行贞观开元之事。妙选左右史，以魏謩为右史，俄兼大谏，入阁秉笔，直声远闻。帝倚以为相

者，期在旦暮，对扬进谏，细大必行，公望美事，朝廷拭目以观文贞公之风彩。会文宗晏驾，时事变移，遂中辍焉。时绚已除起居舍人，杨嗣复于殿下先奏，曰："左补阙韦绚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谢，奏取进止。"帝颔之。李圭招而引之，绚即置笔札于玉阶栏槛之石，遽然趋而致词拜舞焉。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任矣。遇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时人谓两省为侍从之班，则登选者不为不达矣。

贞元末，太府卿韦渠牟、金吾李齐运、度支裴延龄、京兆尹嗣道王实皆承恩宠事荐人多得名位。时刘师老、穆寂皆应科目，渠牟主持穆寂，齐运主持师老。会齐运朝对，上嗟其羸弱，许其致政而归。师老失据，故无名子曰："太府朝天升穆老，尚书倒地落刘师。"刘禹锡曰："名场险巇如此。"

又渠牟因对德宗，德宗问之，曰："我拟用郑絪作宰相，如何？"渠牟曰："若用此人，必败陛下公事。"他日又问，对亦如此。帝曰："我用郑絪，定也，卿勿更言。"絪即昭国司徒公也。再入相位，以清俭文学号为贤相，于今传之。渠牟之毁，滥也。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举，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此处疑有脱误〕

轻纱夏中用者名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稍霁其威也。

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

杨茂卿客游扬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丈人一为读之。"即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颈。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

刘禹锡曰：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袒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队而无用，在穴之□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

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者，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徵、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

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楦为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龁邓邓把将化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纥邓否？"曰："死罪死罪。"

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寮。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锯者锡之□也。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徵近日凡劣，不得即雨。"□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

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何乃相卿。"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

刘禹锡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雳绕户外不绝。宣曰："我持律更无所犯，若有宿业则不知之。"于是褫三衣于户外，谓有蛟螭凭焉。衣出而声不已。宣乃视其十指甲有一点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于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点是蛟龙之藏处也。禹锡曰："在龙亦尤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终不免，则一切分定，岂可逃乎。"

湖南观察使有夫人脂粉钱者，自颜杲卿妻始之也。柳州刺史亦有此钱，是一军将为刺史妻致，不亦谬乎。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砻砺，终为怏怏乎。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因诫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上尚书，高识达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诫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忠为上也。"

席上赠刘中丞　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

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沈事，且斗罇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

奉和牛尚书　汝州刺史刘禹锡

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

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

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庋词，同舍郎莫之会也。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浙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衮。与吕光化论制诰，而鄙席舍人夔。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

"或有淡薄相于，缄翰莽卤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各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漾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鬓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

"杨茂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又皇甫博士湜《鹤处鸡群赋》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见异类；如屈原之相楚，唯我独醒。'然二君矜衒，俱为朝野之绝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中山刘公（*原注："后以太子校书尚书令呼到为州牧也。"*）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

又曰"浮生谁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寔其常分，胡为嗟惋焉。"

附　编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胫骨，微红而润泽，岂非异也。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

元公镇南海日，疽生于鬓，气息惙然。忽有一年少道士，直来房前，谓元公曰："本师知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元公宠姬韩氏，家号静君，遂取膏疾帖之于疮上，至暮而拔，数日平复。于苍黄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余重，并无出入处，方知是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

蜀王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丝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衲琴。用蜗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吉四男（*原注："训、谊、撰、谌。"*）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说。

荀舆能书，尝写貍骨方，（*原注："貍骨理劳方也。"*）右军临之，谓之《貍骨帖》。

昔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意何也？"后数日，贬台州刺史。

河东公出镇并州日，上问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原注：'不记去处。'*）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也。

王平南（*原注："廙"*）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诸事不足法，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右军学其书。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又中章程。

汲冢书盖魏安釐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同异。耕人忘其姓名。

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祖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陛下书帝王第一，臣书人臣第一。"帝不悦。尝以撅笔书，恐帝所忌故也。

陆畅尝谒韦皋，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皋大喜，赠罗八百匹。皋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开先所进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与者欲窘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

“臣在蜀日见造所进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作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

魏受禅碑，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谓之三绝。（原注：“古镌字皆须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镌刻。”）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草书、章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点画类龙爪，后遂为龙爪书。如：科斗、玉筯、偃波之类，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实九眼泉也。旱则杀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掣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原注：“龙虎敌也，虽枯骨犹能激动如此。”）

五星恶浮图佛像。今人家多图画五星，杂于佛事，或谓之禳灾，真不知也。（见《尚书故实》）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原注：“王方庆，琅邪王。”）后尝御武成殿，阅书画，问方庆，曰：“卿家旧法书帖乎？”方庆遂进自右军已下至僧虔智永禅师等二十五人，各书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谓之“宝章集。”亦曰“王氏世宝”。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谓之小延英。苗韩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骤微蹇，上每于此待之。宰相传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书起于汉时王次仲。次仲有道术，诏征聘，于车中化为大鸟飞去，遗翮于山谷间。今有大翮山。小翮山偶忘其处。

李约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与约相见，以二女托之，皆异色也。又遗一大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数万，约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时，自以夜光含之，人莫之知也。后死胡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司发掘验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杨祭酒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度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项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得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内史《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卢公尚书宝惜有年矣。张宾获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卢公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来就公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公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公嗟讶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何处。

飞白书始于蔡邕，在鸿都学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梁子云能之。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琼镇蜀日，仇尝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状如雕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而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则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果食饮馔之类，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传记所传：汉宣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较具。至夜，车辖上金凤皇辄亡去，莫知所之，至晓乃还。如此非一，守车人亦尝见。后南郡黄君仲北山罗鸟，得凤皇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长尺余。守车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车辖上凤皇俱飞去，晓则俱还，今日不返，恐为人所得。”光甚异之，具以列上。后数日，君仲诣阙上金凤皇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罗鸟所得。”帝闻而疑之，以置承露盘上，俄而飞去。帝使寻之，直入光家，止车辖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车，每游行，辄乘御之。至帝崩，凤皇飞去，莫知所在。嵇康诗云：“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正谓此也。

昔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路次，林中遇一尸已臭烂，鸟来食之，辄见小儿长三尺，驱鸟，鸟飞起。如此非一，潜异之。看见尸头上着通天犀蠹，揣其价可数万钱，潜乃拔取。既去，众鸟争集，无通驱者。潜以此蠹上晋武灵王晞，晞薨，以衬众僧。王武刚以九万钱买之，后落褚太尉处，复以饷齐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后，内人江夫遂断以为钗。每夜辄见一儿，绕床啼叫，云：“何为见屠割，天当相报。”江夫恶之，月余乃亡。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镮饼。桓玄尝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因有污处。玄不怿，自此命宾，不设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尝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与？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悯之者，因辟为鹿门从事。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毛诗·伐木篇》：“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岂非误与。

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见《尚书故实》）

《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叙。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欣寺，积年学书，后有笔头十簍，每瓮皆数万。人来觅书，兼请题头者，如市，所居户限为之穿穴，乃用铁叶裹之。人谓之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退笔冢，自制铭志。

郑广文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

郭侍郎承嘏尝宝惜法书一轴，每随身携往。初应举，就杂文试。写毕，夜色犹早，以纸缄裹，置于篋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帖。却归铺，于烛笼中取书帖观览，则程试宛在篋中。遽惊嗟，计无所出，来往棘围门外。忽有老吏询其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傥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公悦以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以书帖出授公，公愧谢而退。明日归亲仁里，遽以钱送诣兴道。款关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质之，对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贫未办周身之具。"公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

张尚书牧弘农日，捕获发墓盗十余辈。中有一人请间，言事。公因屏吏独问。对曰："愿以他事赎死。卢氏南川有尧女冢，近亦曾为人开发，获一大珠并玉碗，人亦不能计其直，余宝器极多，世莫之识也。"公因遣吏发验其冢，果有开处。旋获其党，考讯，与前通无异。及牵引其徒，皆在商州冶务中。时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书，皆怒而不遣。窃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国贵人家矣。然史传及地里书并不载此冢，且尧女舜妃者，死于湘岭，今所谓者，岂传说之误与。矧遗训于茅茨土阶，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截将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用银三铤添补，然犹不及旧者。

果州谢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场，上帝锡以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坚遗之玉念珠，后问："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于紫极宫致斋，金母下降，郡郭处处有虹霓云气之状。至白昼轻举，万目睹焉。

旧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贞观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

谢朓诗云："芳洲多杜若。"贞观中医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邡州，令贡之。判司曰："邡州不出杜若，应由谢朓诗误。"太宗闻之大笑，改雍州司户。

郑公尝出行，以正月七日谒见太宗。太宗劳之，曰："卿今日至，可谓人日矣。"

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事，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生死人。太宗令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干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令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物所击，便不复苏。

阎立本善画，至荆州见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张僧繇遂作醉僧图，每以此嘲之，于是诸僧聚钱十万，资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世。

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倦则布毯坐观。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为掐琵琶是也。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或谓之不聪。敬宗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

高阳许敬宗奏流其子昂于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议谥为"谬"。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袁曰："今为贤家君报仇雠，何为反怒。"彦伯惭而止。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五百金，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不择纸笔，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卢承庆尚书总章初考内外官。有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妇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妇问其左右，"此是刘仆射?"曰："戴仆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仆射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复闻谠言。在时有不是者，未尝放我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箧，阅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独持国政，常凌晨入朝，巡落水堤，步月，徐辔。咏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若神仙焉。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嘉隐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隐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能复矫对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木耳。"徐叹曰："此小儿作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徐状胡也。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你与西门豹作对。"

昆明池者，汉孝武所制。蒲鱼之利，京师赖之。中宗乐安公主请之。帝曰："前代以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别凿一池，号曰定昆池。

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云："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定昆池诗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寻迁侍中。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类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时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旧老，云："自隋以来，不闻有僧名昙刚。"盖疾于时，故隐其名氏云。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乐安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

洛阳画匠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像，未毕而逃。及见擒，乃妄云："工直未相当。"因于像前誓曰："若负心者愿死为汝家牛。"岁余王家产一驿犊，有白文于背，曰是解奉先。观者日夕如市，时开元二十年也。

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杨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盖不详也。

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陈，已讶其古，至今犹在。

王右军《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稿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书亦是真小文。开元初年闰月，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尾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献帝，便留不出。或云：后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煨烬，此书亦见焚。

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间人皶鼻酗酒，自号郎中。每醉必殴击其妻，妻美而善歌，每为悲怨之声，辄摇顿其身。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呼为"踏摇娘"，今谓之"谈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中鹿鸣赐马，第一赐绫，其余布帛有差。至开元八年秋，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赋而无益于事。罢之。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礼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许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公容私耶?"

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卓异记

[唐]陈　翱撰　陶丰整理

《卓异记》一卷，唐陈翱撰。翱，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德宗朝名医陈京从子。文宗开成间在襄阳，撰成本书。生平历官不祥。此书“记唐室功业特异并其臣美事二十七类”（《郡斋读书记》），故以“卓异”名书。宋初乐史撰《广卓异记》二十卷，即沿此书体例而有所发展。自南宋时起，此书另传为李翱所撰，明清刊本多沿之，实出误传。今从《新唐书·艺文志》定为陈翱撰，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校点整理。

序

翱所著《卓异记》，皇唐帝功，瓌特奇伟，前古无可比伦。及臣下盛事，超绝殊常。挥昔而照今，贻谋纪述，家世徽范。奉上度密，不自显发，人莫知之，至有误为传说者。洎正人硕贤，守道不挠，立言行己，真贯白日，得以爱慕遵楷，其奸邪之迹睹而益明。自广利随所闻见，杂载其事，不以次第，然皆是傚畅在心，或可讽叹。且神仙鬼怪，未得谛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杀，为人一途无害于教化。故贻自广，不俟繁书，以见意。时开成五年七月十一日，予在檀溪。

叙封禅并两朝

高宗皇帝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于泰山。玉谍文曰：“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极颠危，天数穷否，生灵涂炭，鼎祚沦亡。高祖仗黄钺而救黎元，锡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炼石，定区宇于再麾。业壮断鳌，饮沧溟而一息。臣忝奉余绪，承威积庆，遂得昆山寝燎炎海韬波。虽业茂宗祧，斯实降灵穹昊。今谨告成东岳，归功上玄。大宝克隆，鸿基永固，凝薰万姓，陶化八纮。”

又玄宗有事于泰山，开元十三年，玉谍文曰：“有唐嗣皇帝臣隆基，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平，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躰丕定。上帝眷祐，锡臣中武，底绥内难，推载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纪泰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谨按：自麟德三年至开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祖宗封禅，自古帝王无有伦比。

两即帝位

中宗皇帝，弘道元年二月六日皇太子即位，嗣圣元年二月八日降庐陵王，圣历元年九月十五日即册为皇太子，神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即帝位。

谨按：中宗皇帝即位后，复为皇太子，又重绍宝位，升降两度，自古无比。昭宗皇帝龙纪元年三月十三日，自寿王即位。至光化三年十一月三日，迁为太上皇。至天复元年正月一日返政，却即帝位，自古未有。

平贼同日

宪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斩刘辟西川之乱。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斩吴元济淮西之乱。元和二年十一月一日，斩李錡浙西之乱。宪宗诛三贼，皆同月同日，自古无等。

三圣子皆登帝位

穆宗皇帝圣子三人，敬宗长庆四年正月十三日即帝位，文宗宝历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即位，武宗开成五年正月十四日即位。

谨按：穆宗有圣子三人，皆有天下，详求正史，未有比伦。或曰：“高洋兄弟三人亦皆即位，如何？”对曰：“皇唐仗义举旗，拯时之乱，承隋致禅，光有八纮。安得以区区北齐，遍方闰位，弱才稚立，欲相侔埒？况高欢乃魏厩剪马之贱，追封为尊，安得比我穆宗十二叶之嗣君也？”

相有二亲

代国郭元振。谨按李邕撰《行状》云："自我有唐受宰相臣，未有二亲存者，唯元振而已。"

三代为相

河东公张嘉贞、子延赏、赏子弘靖：按《汉书》"韦平继嗣为丞相者。"若今之张氏三代无比。

三拜中书

燕国张说，按中书故事本云："说三拜此命，终始无玷，自古未有。"

三十二年居相位

梁国公房玄龄：按玄龄初与杜如晦为友，属隋室丧乱，未尝不慨然相顾，有匡国济时之心。虽徒步风尘未尝自失，不得已而调集。吏部高孝基有知人之鉴。见玄龄嗟叹，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此贤"。及唐师至渭北，玄龄即仗策诣于军门。秦王一见引为谋主，一屈居相位三十二年而终，自古未有。

二十七年背相印

汾阳王郭子仪：按子仪至德元年自朔方前节度使加库部尚书、同中书门下，考二十四自古未有。

代妻父为节度

韦皋、张延赏：按韦皋初自凤翔判官、殿中侍御史权领陇州，立殊功，拜节度使。及朱泚平，入为右金吾将军，时延赏已为西川矣。四年之代领兹镇。士林之中近古未有。

与妻父同时为相

杜黄裳、韦执谊：初，黄裳为相，时执谊自吏部郎中赐绯紫，直及平章事，自近古未有。

与使主同时为相

杜佑、权德舆、牛僧孺、李珏：按德舆《杜公神道碑》云："早忝宾席，晚联台座。"时牛公自中书侍郎出镇武昌，辟珏为书记，始授殿中侍御史。其后十余年间，珏已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时牛公自右仆射再入为相，正共珏同列相庭，当代以为盛矣。

三拜左仆射

彭原公李程：按李程自河中节度使入拜左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以前，两度拜左仆射，为正丞相。其后以南省事疏，方带平章之号。然非耆德硕老有嘉名者莫得居之焉。程由是故相巨镇，三年此官不支于右振古为盛矣。

父子同时为节度使

韩弘（汴州）公武（鄜州）、田弘正（魏博）、布（泾原）：按韩弘、田弘正两人皆称有功。宪宗英特，为两家父子同时为节度使。或曰："当代为美。"又曰："王智兴河中、子晏平灵武，亦皆同时，何不具载?"对曰："王智兴逐崔群、劫徐州，晏平用贿十万贯取朔方。其未久又坐赃贬永州司户，固不足以编之。"

兄弟三人为礼部侍郎

崔邠、郾、郸：按国纪以文章取事，仅曹选之以登第，吏部得补官。方帅因之以奏请，丞相因之除授，不由奏官之择，虽词人无阶级可进。故礼部之重，根本如是。崔邠、郾、郸兄弟三人皆仕此官，斯为卓异。

子弟四人皆任节度

西平王李晟有子四人。愿（夏、徐、岐下、蒲）、宪（广州）、愬（随、襄、岐、徐、魏）、听（夏、□、并、滑州）。按李晟收城之功，皎如白日。其后四子皆秉节麾，大忠所庇，斯圣神之报应也。

兄弟四人皆任掌记

卢简能（夏州）、简辞（孟河）、弘正（义昭）、简求（鄂州）：按使下书记必择有文学得时称者任之，卢简能兄弟四人并当嘉选，时亦无比。

四代掌纶诰

张嘉贞、延赏、弘靖、次宗。从嘉贞至弘靖掌纶诰继世，人以为冠古绝今。次宗又拜焉，前古未有，士林称之。

座主见门生知举

萧昕、杜黄裳、杨嗣复、柳璟、李景让、薛耽：按故事，考功员外知贡举。自开元中以外郎权轻，遂命礼部侍郎主之。迩来取士益以为重。而座主见门生知举，犹萧杜二家。若嗣复与璟，又是礼部侍郎。璟首及第才十六年，致仕春官，尤以为美。

起家二年为丞相

张镐：按独孤及撰《张镐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遗，二命右补阙，三命侍御史，四命谏议大夫，五命中书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国钧，自古未有。

与同列子弟为丞相

宋璟与苏镶子颋同时为相。按苏颋除紫微侍郎平章事。时璟叹曰："吾与苏家父子同时为丞相。至如宽厚博物，仆射亦有之，若正直贤明，则颋过其父。"推此为论，继代为相有如此，颋与其父同秉衡者，古无所闻。璟初共其父比肩，又与其子同列，如璟年德重久居台位又无其比。

父子皆自扬州再入为相

李吉甫、子德裕：按国朝继世为相者数子，唯吉甫德裕皆自扬州节度再入为相，则无其匹。况吉甫以忠明博达事宪宗，德裕以清直无党事武宗。今上践祚，起而用之，与苏坏父子相望为优劣。况颋不再相，再相者则德裕之盛，为难及也。

文士为文元功六拜正司徒兼侍中中书令晋国公裴度

按裴公进士及第，宏词登科。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叶赞宪皇，平荡宿寇，为盗憎，入朝遇劫，不能伤，遂拜相。前后为小人害其才，横议以惑上者多矣。故其诗曰："灰心绿忍事霜鬓。"为论兵，竟自为蔡州节度使。至郾城，三师兵不敢逗挠。才四十日，擒吴元济以献。明年，平郓州，分青州、兖州为三道，用韩弘父子、田弘正父子两家同时为镇，皆掌强兵，自古无之。大和五年册拜司徒兼侍中，其年又拜河阳。后二年，又拜留守洛阳，又拜司徒、中书令，仍依旧居。守一年，又拜留守太原。一年，又拜入辅。凡六拜焉。当廷以侍中、中书令为正相，艰难以来，以宠用武臣。如公文业发身，戎功佐主，削平巨寇，致位上台，以台德终始于大位者，近古儒生无比也。

门生先为座主佩金紫

李石：按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后二年赐绯，后二年赐紫。自释褐四年之内服金紫，量之前辈，实无其比。至长庆二年，座主庾公内难服阕，除尚书右丞，始赐紫绶。石乃选紫衫金印以献，议者荣之。

门生为翰林学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按玄宗初置翰林待诏，寻改为学士，以备顾问，祇对而巳。代宗登极，并领诏诰。每授相除将，不由外制，德宗之代，尤难其选。凡及第之人，入者甚众，或座主先逝而不见，或座主官位而不及于内廷之制者。唯廷老翰林时，座主庾公拜兖海节度，廷老为门生，得为麻制。时代荣之。

三代自中书舍人拜侍郎

燕公张说（自中书舍人拜工部侍郎）、子均（自中书舍人拜礼部侍郎）、孙濛（自中书舍人拜礼部侍郎）。按张公三代自中书舍人拜侍郎，奕世无比，时号为佳美者耳。

尚书故实

[唐]李　绰撰　王宏治整理

《尚书故实》一卷，唐李绰撰。李绰，字肩孟，唐末人（生卒不详）。据作者自序，其所记多闻于“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之言，故以此为书名，又名《尚书谈录》。“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是指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三代，分别为玄宗、代宗、德宗、宪宗朝宰相。张弘靖之后，虽不登八座，亦有声誉于时，李绰所闻，不知具体为谁。书中所记内容，多为唐代轶闻，间或杂以考订，不失为研究唐史之参考史料。今以《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影印之宛委山堂《说郛》本为底本点校。

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昌臣。绰避难圃田，寓居佛庙。秩有同于锥印，迹更甚于酒佣。昭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与文皇帝同上一字，后乃删去。尝有碑版凿处，具在太武是陵庙中。玉册定神尧，乃母后追尊，颜公曾抗疏极论，为袁傪所沮而寝。

太宗酷好法书，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

天册府弧矢，尺度盖倍于常者。太宗北逐刘黑闼，为突厥所窘，遂亲发箭，射退贼骑。突厥中得此箭传观，皆叹伏神异。后余弓一张，箭五只，藏在武库，历代郊丘重礼，必陈于仪卫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与法物同为煨烬矣。然此即刘氏斩蛇剑之比也，岂不有所归乎！

司马天师，名承祯，字紫微，形状类陶隐居。玄宗谓人曰：“承祯，弘景后身也。”天降车，上有字曰：“赐司马承祯。”尸解去日，白鹤（一作云）满庭，异香郁烈。承祯号“白云先生。”故人谓车为“白云车”。至文宗朝，并张骞、海槎，同取入内。

有李幼奇者，开元中以艺干柳芳，尝对芳念百韵诗。芳已暗记，便题之于壁，不差一字。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异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戏，此君所念诗也。”因请幼奇更诵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写录。

郑广文作《圣善寺报慈阁大像记》云：“自顶至颐八十三尺，慈珠以银铸成。虚中盛八石。”

构圣善寺佛殿。僧惠范以罪没入，其财得一千三百万贯。

元载破家，籍财货诸物，得胡椒九百石。

卢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黄白术，变瓦砾泥土，立成黄金。

进士卢融尝说：卢元公镇南海日，疽发于鬓，气息惙然。有一少年道士直来床前，谓相国曰：“本师知尚书病疮，遣某将少膏药来，可便傅之。”相国宠姬韩氏遂取膏药，疾贴于疮上，至暮而较，数日平复。于仓皇之际，不知道士所来。及令勘中门至衙门十数重，并无出入处，方知其异也。盛膏小银合子，韩氏收得，后犹在。融即相国亲密，目验其事，因附于此。

公自言：四世河东公，为中书令，着绯（绰安邑宅中，曾有河东公任中书令着绯真像）。又说傅游艺居相们，着绿。

李师海者，画蕃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刘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县宰。曾于衲僧处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围数尺掘之，得片石如断磬，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条处尚光滑。岂天上乐器毁而坠欤！此石后流转到绰安邑宅中。

《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

贞观中，褚河南装背题处具在，本张维素家收得

（维素，从中之子），传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时张公镇并州，进图表，李太尉卫公作也）。后中贵人崔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维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赎得。经年忽闻款，开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传语评事，知《清夜图》在宅，计闲居家贫，请以绢三百匹易之。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使人。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盐院。时王庶人涯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复落在一粉铺内。郭侍郎（承嘏）阍者，以钱三百买得，献郭公。郭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复进入内。（□□亲见相国说）

公尝于贵人家，见梁昭明太子，脑骨微红而润泽，抑异于常也。

又尝见人腊长尺许，眉目手足悉具，或以为僬侥人也。

又说表弟卢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见仙人乘鹤而过，别有数鹤飞在前后。适睹自一鹤背迁一鹤背，亦如人换马之状。

国朝李嗣真评事云：顾画屈居第一。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北风》附《毛诗》义）。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今犹在。

蜀土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蜀王，即隋文之子杨秀也。

又李沂公取桐孙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百纳琴"。用蝉壳为徽，其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韵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

兵部李员外约言，汧公之子也，识度清旷，迥出尘表。与主客张员外谂同弃官，并韦徵君况墙东遁世，不婚娶，不治生业。李尤厚于张，每与张匡床静言，达旦不寝，人莫得知。赠张诗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二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谂即尚书公之群从）

佛像本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绘雕刻，自戴颙始也。颙尝刻一像，自隐帐中，听人臧否，随而改之。如是者积十年，厥功方就。

绛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韩王元嘉四男为先妃所制，陈惟玉书。今不知者，妄有指说，非也。

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治劳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圆空（音孔）。盖碑者，悲也。本墟墓间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绳于空以下棺，乃古悬窆之礼。《礼》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人因就纪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有树德政碑，亦设圆空，不知根本，甚失。后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开元中为相州都督。廨宇有灾异，郡守物故者连累政。将军（嘉祐终金吾将军）至，则于正寝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肃，屏间闻叹息声。俄有人自西庑而出，衣巾蓝缕，形器憔悴，历阶而上，直至于前。将军因厉声问曰："是何神祇，来至于此?"答曰："余后周将尉迟迥也，死于此地，遗骸尚存，愿托有心得毕葬祭。前牧守者皆胆薄气劣，惊悸而终。非余所害。"指一十余岁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庑下。"明日，将军召吏发掘，果得二骸，备衣衾棺器，礼而葬之。越二夕复出，感谢，因曰："余无他能报效，愿裨公政，节宣水旱，惟所命焉。"将军遂以事上闻，请置庙，岁时血食。上特降书诏褒异，勒碑叙述。今相州碑庙见在。

中书令河东公，开元中居相位。有张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诣公，以一幅纸，大书"台"字授公。公曰："余见居台司，此何意也?"后数日，贬官台州刺史。

河东公镇并州，上问："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远牧方州。手足支离，常系念虑。"上因口敕："张嘉祐可忻州刺史。"河东属郡，上意不疑，张亦不让，岂非至公无隐，出于常限者乎！

王平南廙，右军之叔也，善书画，常谓右军："吾诸事不足法，惟书画可法。"后，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焉。

宣平太傅相国卢公，应举时，寄居寿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以伤器刃矣，云陂中得之。卢公后从事浙西，因使淮服话于太尉卫公。公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

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询之，乃二刺猬对打。令既合节奏，又中章程。时座中有前将作李少监韫，亦云曾见。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槛回廊，户牖重复。有一僧室当门，有柜扃锁甚牢。窃知者云，自柜而入，则别有幽房邃阁。诘曲深严，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不记名姓，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黑龙也。强驱逐必虑为灾难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涨，漂溺万户。处士惧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处见犹在。

《汲冢书》，盖魏安厘王冢，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添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

王内史书帖中，有与蜀郡守朱（不记名）书，求樱桃，来禽日给藤子。（来禽，言味其来众禽也，俗作林擒）又云胡桃种已成矣。

问：司马相如、杨子云有后否？蜀城门是司马错所制，存乎？

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

善画者王默为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张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说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向用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洲叫一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

有黄金生者，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吟之，亦可其真实也。）

王僧虔，右军之孙也。齐高帝尝问曰："卿书与我书孰优？"对曰："臣书人臣第一，陛下书帝王第一。"帝不悦，后以搬笔书，恐为帝所忌，故也。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王宏治整理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王定保，唐末光化三年（九〇〇）进士，后仕南汉，南昌人。本书备载唐代科举制度及文人墨客的遗闻轶事，保存了许多唐代诗人文集中失载的零章断句，可为其补阙。今以雅雨堂精刻本为底本点校。

卷　一

统序科第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王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古乎？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涂方辙，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隽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由是天下上计集于大司徒府，所以显五教于万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汉，孜孜矻矻，以事草泽。琴瑟不改，而清浊殊涂；丹漆不施，而丰俭异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厥有沿革，录之如左：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所宜贡之人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涂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

述进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由是赵傪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古者，闾有序，乡有庠，以时教行礼而视化焉。其有秀异者，则升于诸侯之学；诸侯岁贡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学，故命曰“造士”，然后命焉。《周礼》：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进士下篇

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尝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曰：“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如留春色与明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会”），藉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亦谓之“秋卷”），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翛有焉。

散序进士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独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参军张从师墓志》云：“从师祖损之，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诸曹员外郎。损之生法，以硕学丽藻，名动京师，亦举进士，自监察御史为会稽令。”

两　监

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华员外寄赵七侍御诗》，略曰：“昔日萧邵友，四人才成童。”（华与赵七侍御骅、萧十功曹颖士、故邵十六司仓轸，未冠游太学，皆苦贫共弊。五人登科，相次典校）邵后二年擢第，以冤横贬，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辈，皆由太学登第。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二十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矧或执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则所守亦不坚矣。由是贞元十年已来，殆绝于两监矣。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后，乃废。龙朔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各绢三匹；四门学生，各绢二匹；隽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学，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授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类三不及，在学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贡举者，并解退。其从县向州者，数下第，并须通计；服阕重任者不在计限。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授。每一经必令终讲；未终不得改业。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诸州县学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并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未及一经而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送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贡人省试下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州县学生取郭下县人替。诸州县学生习本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有礼，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诸百姓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学授业者，亦听。）会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名太学；外州寄学及士人并宜隶名所在官学；仍永为常制。

西　监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每馆定额如后：两京学生，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又奏：“伏见天宝已前，国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每馆定额如前。伏请下礼部准格补置。”敕旨：“依。”

东　监

东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员，太学十五员，四门五十员，律馆十员，广文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

乡　贡

乡贡里选，盛于中古乎！今之所称，盖本同而末异也。今之解送，则古之上计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博士奉常，通古今，员数十人。汉置五经而已），太

常选民年十八已上好学者，补弟子；郡国有好文学，敬顺于乡党者，令与计偕，受业太常，如弟子。一岁辄课通经艺，补文学掌故。上第为郎。其秀异等，太常以名闻；其下材不事学者，罢之。若等虽举于乡，亦由于学。两汉之制盖本乎《周礼》者也。有唐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古之乡贡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时任考功员外郎，下覆试十一人，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刘思元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刘廷奇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置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绾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寻亦寝于公族，垂空言而已。

广　文

天宝九年七月，诏于国子监别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广文生者，名第无高下。贞元八年，欧阳詹第三人，李观第五人。迩来此类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来，率以为末第。或曰："乡贡，宾也；学生，主也。主宜下于宾，故列于后也。"大顺二年，孔鲁公在相位，思矫其弊，故特置吴仁璧于蒋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职，及第者复循常而已。悲夫！

两都贡举

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试杂文

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宏、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朝　见

国朝旧式：天下贡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见。长寿二年，拾遗刘承之上疏："请元日举人朝见，列于方物之前。"从之。见状，台司接览，中使宣口敕慰谕。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贡士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计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谒先师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由焉。朕以寡德，钦若前政，思与子大夫复臻于理，故他日访道，有时忘餐；乙夜观书，分宵不寐。悟专经之义，笃学史之文。永怀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奖劝！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宜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举人亦准。其日，清资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观礼，即为常式。《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于习才也。"

进士归礼部

隽、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惟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间。'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

论曰："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有如赵、邵、萧、李（赵骅，邵轸，萧颖士，李华），娄、郭、苑、陈（娄师德，郭元振，苑咸，陈子昂），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浸微；玉石不分，薰莸错杂。长我之望殊缺，远方

之来亦乖。止谓群居，固非瓦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学而知之者，习也。浑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劳乎？潢污行潦，又何板筑之置乎？纻衣之献，彼迹疏而道亲也；画龙之刻，斯面交而心贼也。后之进者，定交择友，当问道之何如？

卷 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诧，车服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贞实之士不复齿，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其始末录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之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

废等第

开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选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岂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锁试官；既绝猜嫌，暂息浮竞。”差功曹卢宗回主试。除文书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状为先后，试杂文后，重差司录侯云章充试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镇徐方，复置等第。

大中七年，韦澳为京兆尹，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唯务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等列标名，仅同科第；既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会非考核，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于朋比群强。虽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贡英髦；非无藻鉴之心，惧有爱憎之谤。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广以轻举茂才免官；况在管窥，实难裁处。况礼部格文，本无等第，府解不合区分。其今年所合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淯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

李时（文公孙） 韦硎 沈驾 罗隐 刘蕃 倪曙 唐骈 周繁（池人，善赋） 吴廷隐 贾涉（其年所试八韵，涉擅场，而屈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 杨正举（六年） 唐炎（八年） 高钱（九年） 平曾（长庆二年贬） 崔伸（宝历二年罢） 韦铤（太和二年） 郑从谠（开成二年） 韦瑑（乾宁二年）

等第末为状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罢举

刘鹭 田鬯（并元和七年） 张偰 韦元佐（并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韦璟（十四年） 辛谅 崔壳 薛浑（并长庆元年） 韦澌 李余（并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卢镃（并宝历元年） 韦敖（二年） 元道 韦衍（并大和二年） 殷恪 刘筠（并八年） 崔渍（开成二年） 胡澳 樊京（并卒） 温岐（四年） 苏俊（卒） 韩宁（会昌二年） 李蓦 韩肱（并三年） 魏镣 孙玙（并四年卒） 韦硎 沈驾 罗隐 周繁（并乾符三年）

为等第后久方及第

韦力仁 赵蕃（并三年） 黄颇 刘蕃（后二十一年）

论曰：孟轲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则命通。以此循彼，匪命从于性耶！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寻休。黄颇以洪奥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载；刘蕃以平漫子弟，汨没者二十一年。温岐滥窜于白衣，罗隐负冤于丹桂。由斯言之，可谓命通性能，岂曰“性能命通”者欤！苟佛于是，何奸宄乱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试比同礼部三场试，巢寇之后，并只就一场耳）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蜕。蜕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争解元 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锋，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

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寝去；惟卢宏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宏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宏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从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宏正解元。后宏正自丞郎将判鹾，俄而为植所据。宏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鹾务，又中老拳。"复日，试破《竹赋》。

咸通末，永乐崔侍中廉问江西，取罗邺为督邮，邺因主解试。时尹璞自远来求计偕，璞有文而使气，邺挟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邺云："罗邺讳则，则可知也。"邺父则，为余杭盐铁小吏。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祐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祐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祐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大中中，纥干峻与魏铢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铢暴卒。时峻父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阙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

张又新时号"张三头"（进士状头，宏诗敕头，京兆解头）。

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道馑相望，郡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钟传令公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常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复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者，岁常不下数辈。

合淝李郎中群，始与杨衡、符载等，同隐庐山，号"山中四友"（内一人不记姓名）。先是封川李相迁阁长，会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执辞之际，屡以文柄迎贺于公。公曰："诚如所言，庐山处士四人，傥能计偕，当以到京兆先后为齿。"既，公果主文。于是拥旌旗，造柴关，激之而笑。时三贤皆胶固，惟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书就贡。比及京师，已锁贡院，乃槌院门请引见。公问其所止。答云："到京后时，未遑就馆。"合淝神质瓌秀，主副为之动容。因曰："不为作状头，便可延于吾庐矣。"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古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符载后佐李骘为江西副使，失意，去从刘辟。（已上李群与杨衡、符载等事一节，事意、年代前后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贞公郢就府解后，时试官别出题目曰"沙洲独鸟赋"。郢拔笔而成曰："欤有飞鸟，在河之洲。一饮一啄，载沈载浮。赏心利涉之地，浴质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与弟正辞书（贞元末，正辞取京兆解，椽不送，翱故以书勉之），其书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凡人之穷达，所遇犹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人之所忧也。吾所忧者何？畏吾之道未到于天人之际耳。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使余者以与时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也；如非吾力也，虽尽其十，只益动其心尔，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其读吾辞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则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汝虽性过于人，然而未能浩浩于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张汝，且以乐言吾道云尔。"

恚 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相公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尝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答曰："经（上呼），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切恨停废。后因亡命至京师，接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停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诘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诲之曰："建杨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魏公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对曰："建州

百姓诉冤。”公闻之，倒持尘尾，敲檐子门，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人宅。于是为魏相极力锻成大狱。时李相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试，为试官不送。肇有启谢曰：“巨鳌屃赑，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昨某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土，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

华良夫尝为京兆解，不送 。良夫以书让试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

王冷然与御史高昌宇书曰：“仆之怪君，甚久矣。不忆往日任宋城县尉乎？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过；又以齐畘，叨承恩顾，铭心在骨。复闻升进不出台省，当为风波可望，故旧不遗。近者，伏承‘皇皇者华’，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旧游，门生故人，动有十辈，蒙问及者众矣，未尝言冷然。明公纵欲高心，不垂半面，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与著绿袍，乘骢马，跄跄正色，谁敢直言？仆所以数日伺君，望尘而拜，有不平事，欲图于君，莫厌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仆虽幼小，未闲声律，辄参举选。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仆之枉落，岂肯缄口！是则公之激仆，仆岂不知！公之辱仆，仆终不忘，其故亦上一纸书，蒙数遍读，重相摩奖，道有性灵云。某年来掌试，仰取一名，于是逡巡受命，匍匐而归，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园。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惟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知，君须稍垂后恩，雪仆前耻；若不然，仆之方寸别有所施。何者？故旧相逢，今日之谓也。仆之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傥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并诗若干首，别来三日，莫作旧眼相看。山东布衣，不识忌讳。冷然顿首。”

论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又曰：“求己，不责于人。”君子振迹发身，咸顗善地。反之于己，何得丧之不常；望之于人，则爱憎之竞作。王冷然之负气，推命何疏；魏丞相之复仇，尤人太过。陵轹险诐，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诲弟之书，华良夫于时之启，所谓君子之儒也。徐凝、马植，岂非得之！且武当垂名于不朽，尹璞所谓虽文何益！后之学者，得不以为炯戒哉！

卷　三

散　序

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陆公扆，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侍渥，颜夕拜荛，从翁丞相溥，从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始以进士宴游之盛。案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南院主事郑容，中书门下张良佐，并士参为“三绝”）。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团司先于主司宅侧税一大第，与新人期集）院内供帐宴馔。卑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旧例率以状元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第一部）常诘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平时不以数，后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洎巢寇之乱，不复旧态矣。

谢　恩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

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衣钵"谓得主司名第，其或与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谢衣钵，如践世科，即感泣而谢）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礼亦不常。即有，于都省致谢。公卿来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期　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只东双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骞抽三五个，便出此钱铺底，一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点检文书

状元、录事具启事取人数，主司于其间点请三五人工于八韵、五言者。或文字乖讹，便在点窜矣。大约避庙讳、御名、宰相讳。然三十所制，分为两卷，以金铜轴头、青缥首进上。

过　堂

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见。于时，主司亦召知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有一吏抗声屈主司，乃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前后状元已下叙立于阶上。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在左右下，即云庆惧）言讫，退揖。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称讫，堂吏云："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襕简，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列于阶前，铺席褥，请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又拜，答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

关　试

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

宴　名

大相识（主司在具庆）　次相识（主司在偏侍）　小相识（主司有兄弟）　闻喜（敕士宴）　樱桃　月灯　打球　牡丹　看佛牙（每人二千以上。佛牙楼，宝寿、定水、庄严皆有之，宝寿量成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银菩萨捧之然得一僧跪捧菩萨，多是僧录或首座方得捧之矣）　关宴（此最大宴，亦谓之"离筵"，备述于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上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谏议大夫陈商守本官，权知贡举。后因奏对不称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仆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书禾奏："奏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实录：天宝元年，敕以太子太师萧嵩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议令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夐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父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也。"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所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尚书命引至庑下，坐而责

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复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于扬州功曹。

小归尚书榜，裴起部与邠之李搏先辈旧友。搏以诗贺廷裕曰："铜梁千里曙云开，仙笋新从紫府来。天下也张新羽翼，世间无复旧尘埃。嘉祯果中君平卜，贺喜须斟卓氏杯。应笑戎藩刀笔吏，至今泥泽曝鱼鳃。"既而复以二十八字谑之曰："曾随风水化凡鳞，安上门前一字新。闻道蜀江风景好，不知何似杏园春？"裴有六韵答曰："何劳问我成都事？亦报君知便纳降。蜀柳笼堤烟矗矗，海棠当户燕双双。富春不并穷师子，濯锦全胜旱曲江。高卷绛纱杨氏宅（时主文寓杨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红袖薛涛窗。浣花泛鹢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度尝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陵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自谓灯台）证复举三钟。次及一角抵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座。证举跻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象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象以雕幰载妓，微服跸鞚，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搀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

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从，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从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从也。"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醵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从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瑑告文焕以驴从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瑑甚衔之。居四年，瑑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瑑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惟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书为大京兆，杨知至侍郎将携家人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云："已为三十子之鸠居矣。"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史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知大尹。开成五年，乐和李公榜，于时上在谅暗，故新人游赏，率常稚饮。诗人赵嘏寄赠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回飚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觐，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惟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

大顺中，王涣自左史拜考功员外；同年李德邻自右史拜小戎，赵光允自补衮拜小仪，王拯自小版拜少勋。涣首唱长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到月婵娟。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沈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公答曰："谬持文柄得时贤，纷署清华次第迁。昔岁策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岂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

王起于会昌中放第二榜，内道场诗僧广宣以诗寄贺曰："从辞凤阁掌丝纶，便向青云领贡宾。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眼看龙化门前水，手放莺飞谷口春。明日定归台席去，鹡鸰原上共陶钧。"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闱，亦选功夫亦选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学称无私。龙门变化人皆望，莺谷飞鸣自有时。独喜向公谁是证：弥天上士与新诗。"

周墀任华州刺史，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仆射再主文柄，墀以诗寄贺，并序曰："仆射十一叔以文学德行，当代推高。在长庆之间，春闱主贡，采摭孤进，至今称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难，将抑浮华，详明典实，由是复委前务。三倾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诸彦，因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辄敢寄献，用导下情，兼呈新及第进士：文场三化鲁儒生，二十余年振重名。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墀初年《木鸡赋》及第，常陪仆射守职内庭）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羡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水，关防不许暂离营。"时诸进士皆贺。起答曰："贡院离来二十霜，谁知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

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

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伫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卢肇，字子发）

公心独立副天心，三辖春闱冠古今。兰署门生皆入室，莲峰太守别知音。同升翰苑时名重，遍历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听朝夕继为霖。（丁棱，字子威）

三年竭力向春闱，塞断浮华众路歧。盛选栋梁称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时。登龙旧美无斜径，折桂新荣尽直枝。莫道只陪金马贵，相期更在凤凰池。（姚鹄，字居云）

昔年桃李已滋荣，今日兰荪又发生。葑菲采时皆有道，权衡分处且无情。叨陪鸳鹭朝天客，共作门阑出谷莺。何事感恩遍觉重？忽闻金榜扣柴荆。（退之自顾微劣，始不敢以叨窃之望，策试之后，遂归盩厔山居。不期一旦进士团遣人赍榜，扣关相报，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圣）

当年门下化龙成，今日余波进后生。仙籍共知推丽则，禁垣同得荐嘉名。桃溪早茂夸新萼，菊圃初开耀晚英。谁料羽毛方出谷，许教齐和九皋鸣。（孟球，字廷玉）

孔门频建铸颜功，紫绶青衿感激同。一篑勤劳成太华，三年恩德重维嵩。杨随前辈穿皆中，桂许平人折欲空。惭和周郎应见顾，感知大造意无穷。（刘耕，字遵益）

常将公道选群生，犹被春闱屈重名。文柄久持殊岁纪，恩门三启动寰瀛。云霄幸接鸳鸾盛，变化欣同草木荣。乍得阳和如细柳，参差长近亚夫营。（裴翻，字云章）

满朝簪绂半门生，又见新书甲乙名。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寰瀛。云飞太华清词著，花发长安白屋荣。忝受恩光同上客，惟将报德是经营。（樊骧，字彦龙）

满朝朱紫半门生，新榜劳人又得名。国器旧知收片玉，朝宗转觉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继入花源九族荣。共仰莲峰听雪唱，欲赓仙曲意征营。（崔轩，字鸣冈）

一振声华入紫微，三开秦镜照春闱。龙门旧列金章贵，莺谷新迁碧落飞。恩感风雷皆变化，诗裁锦绣借光辉。谁知散质多荣忝，鸳鹭清尘接布衣。（蒯希逸，字大隐）

龙门一变荷生成，况是三传不朽名。美誉早闻喧北阙，颓波今见走东瀛。鸳行既接参差影，鸡树仍同次第荣。从此青衿与朱紫，升堂侍宴更何营？（林滋，字后象）

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扬文德振寰瀛。伫为霖雨增相贺，半在云霄觉更荣。何处新诗添照灼？碧莲峰下柳间营。（李仙古，字垂后）

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满皇州。独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颜生鲁卫游。多羡龙门齐变化，屡看鸡树第名流。升堂何处最荣美？朱紫环尊几献酬。（黄颇，字无颇）

三开文镜继芳声，暗指云霄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莲峰对处朱轮贵，金榜传时玉韵成。更许下才听白雪，一枝今过郄诜荣。（张道符，字梦锡）

常将公道选诸生，不是鸳鸿不得名。天上宴回联步武，禁中麻出满寰瀛。簪裾尽过前贤贵，门馆仍叨后学荣。看著凤池相继入，都堂那肯滞关营？（邱上卿，字陪之）

重德由来为国生，五朝清显冠公卿。风波久伫济川楫，羽翼三迁出谷莺。绛帐青衿同日贵，春兰秋菊异时荣。孔门弟子皆贤哲，谁料穷儒忝一名！（石贯，字总之）

文学宗师心称平，无私三用佐贞明。恩波旧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兰署崇资金印重，莲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难继鸾凰上汉声。（李潜，字德隐）

科文又主守初时，光显门生济会期。美擅东堂登甲乙，荣同内署待恩私。群莺共喜新迁木，双凤皆当即入池。别有倍深知感士，曾经两度得芳枝。（孟宁，字处中）

儒雅皆传德教行，几敦浮俗赞文明。龙门昔上波涛远，禁署同登渥泽荣。虚散谬当陪杞梓，后先宁异感生成？时方侧席征贤急，况说歌谣近帝京！（唐思言，字子文）

圣朝文德最推贤，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启龙门将二纪，两司莺谷已三年。蓬山皆羡齐荣贵，金榜谁知忝后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峰前。（左牢，字熹胶）

春闱帝念主生成，长庆公闻两岁名。有诏赤心分雨露，无私和气浃寰瀛。龙门乍出难胜幸，鸳侣先行是最荣。遥仰高峰看白雪，多惭属和意屏营。（王甚夷，字无党）

长庆曾收间世英，早居台阁冠公卿。天书再受恩波远，金榜三开日月明。已见差肩趋翰苑，更期联步掌台衡。小儒谬迹云霄路，心仰莲峰望太清。（金厚载，字化光）

曹汾尚书镇许下，其子希干及第，用钱二十万。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时进士胡锜有启贺，略曰："桂枝折处，著莱子之采衣；杨叶穿时，用鲁连之旧箭。"（分之名第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观上国之风光；十万军前，展长安之春色。"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如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绫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华州榜，薛侍郎诸门生诗曰："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固难窥浩汗，执心空欲慕公平。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篇章发韵清。自笑观光浑昨日，披心争不愧群生！"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褊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醵，率挠形于色。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郎君可以处分，最先后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觇之，绐谓之曰："尔若有伎，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所，次则徐图。"其仆惟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往看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欣然，复谓曰："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但请选日，启闻侍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非，反复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既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醵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见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阙，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鸿者造之，愿佣力。鸿以锥刀，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鸿征租，皆如期而至，往来千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鸿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鸿即辞去。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时公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日以银一铤资覃醵罚，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公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元，方议醵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硕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画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罗玠，贞元五年及第关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后有关宴前卒者，谓之"报罗"。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宴席间，帘幕、器皿之类皆假于计司，杨公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旁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棰振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忍聆。诸君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坠；于是连加殴击，复夺所执棰，棰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开，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莫打！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门子乃操棰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棰。既而奔马而返，左右从而俱入，门亦随闭而已。座内甚欣，愧然不测其来，仍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缗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谁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则当为擒矣。"后旬朔，座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楚娘、闰娘，妓之尤者）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郵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侣。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已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锦标，船头所得）

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瓤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会东涂西抹来。"

许昼者，睢阳人也，薄攻五字诗。天复四年，大驾东幸，驻跸甘棠。昼于此际及第。梁太祖长子，号大卿郎君者，常与昼属和。昼以卿为奥主，随驾至洛下，携同年数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许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开落，皆籍其数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昼谩骂久之。主吏衔之，潜遣一介驰报梁祖。梁祖闻之，颇睚眦，独命械昼而献。于时，大卿窃知，问道先遣使至。昼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数辈惭沮，俛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

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士，四面看棚栉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先是饮席未合，同年相与循槛肆览。邹希回者，年七十余，榜末及第。时同年将欲即席，希回坚请更一巡历。众皆笑。或谑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郑颢都尉放榜，请假往东洛觐省，生徒饯于长乐驿。俄有纪于屋壁曰："三十骅骝一烘尘，来时不锁杏园春。杨花满地如飞雪，应有偷游曲水人。"

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屋，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夐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鹢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伟而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宁末，驾幸三峰，太子太师卢知猷于西溪亭子赴进士关宴，因谓前达曰："老夫似这关宴，至今相继赴三十个矣！"

李峣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赁油幕以张去之。峣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驭辈不啻千余人。鞯马车舆，阗咽门巷。来往无有沾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峣时为丞相韦都尉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纪。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会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正卿。

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裴晋公赴敌淮西，题名华岳之阙门。大顺中，户部侍郎司空图以一绝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鞞。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论曰：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期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噫！大圣设科，以广其教，奈何昧道由径，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邱明所谓"求名而亡，欲盖而彰。"苟有其实，又何科第之阙欤！

卷　四

节　操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缇缙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筊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致，意彼遗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复携就彼。时寺门始辟，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遗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卢大郎补阙（卢名上字与仆家讳同，下字曰晖），升平郑公之甥也。晖少孤，长于外氏，愚常诲之举进士。咸通十一年初，举广明。庚子岁，遇大寇犯阙，窜身南服。时外兄郑续镇南海，晖向与续同庠序。续仕州县官，晖自号"白衣卿相"。然二表俱为愚钟爱。尔来未十稔，续为节行将，晖乃穷儒，复脱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续待之甚厚。时大驾幸蜀，天下沸腾，续勉之出处，且曰："人生几何！苟富贵可图，何须一第耳！"晖不答。复请宾佐诱激者数四，复虚右席以待晖。晖因曰："大朝设文学之科以待英俊，如晖能否，焉敢期于饕餮！然闻昔舅氏所勖，常以一第见

勉。今旧馆寂寥，奈何违宿昔之约！苟白衣殁世，亦其命也；若见利改途，有死不可！”续闻之，加敬。自是龙钟场屋复十许岁，大顺中，方为宏农公所擢，卒于右衮。

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操守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为托，曰：“其长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不可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洗刷，却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钱二百千。即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停舟徒步，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妪，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妪曰：“老妇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怃然久之，因绐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论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总之于仁；百虑者，试之于利。祸福不能回至德，贫富不能窥至仁。夫炯戒之伦，而穷达不侔者，其惟命与！苟届诸道，又何穷达之异致矣！

与恩地旧交

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场籍三十余年。

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师　友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粱公岘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淮阳，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曰：“云已访萧公功曹矣。”即颖士也。

卢江何长师，赵郡李华，范阳卢东美，少与韩衢为友，江淮间号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孙，吏部郎中综之子，卒于工部尚书。郑余庆请先行朋友服，私谥曰“贞”，子曰泰章。

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时元鲁山客死是邑，潭减俸礼葬之，复恤其孤。李华《三贤论》曰：“潭，昂之孙，有古人风。”李华称元德秀、张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经术。”

贞元十三年，李挚以大宏词振名，与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时俱二十五岁），又同门。挚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

陇西李舟与齐相国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而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舟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诡。我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于苍生之望，则为不幸；为足下谋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准。仆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以三叹。仆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农，为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之；其于得丧，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岂当不察之耶！惟强饭自爱。珍重，珍重！”

李华《祭萧颖士文》：“维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赵郡李华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杨府功曹兰陵萧公之灵：呜呼茂挺，平生相知，情体如一；岁月之别，俄成古今。天乎丧予，此痛何极！华舋罚深重，艰难所钟；殊方永慕，触目号裂；途穷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盖天下，道孤命屈，沦厄终身。避乱全洁，忠也；冒危迁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师之训，而殁于道路，何负于天乎？痛哉！华畴昔之岁，幸忝周旋，足下不弃愚劣，一言契合，古称管、鲍，今则萧、李，有过必规，无文不讲。知名当世，实类无人；循环往复，何日忘此！存实等泣血千里，羁旅相依；闻其一哀，心骨皆断。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虽欲寄词，只益填塞。茂挺，君其降灵！尚享！”

韩文公《瘗砚文》：“陇西李元宾始从进士，贡在京师，或贻之砚。四年，悲欢否泰，未尝废用。凡与之试艺春官，实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间，役者误坠之地，毁焉。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昌黎韩愈，其友人也，赞而识之：土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瓦砾异！”

杜工部交郑广文，尝以诗赠虔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义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衾期。得钱则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我师。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帘前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某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澹，生前相遇且衔杯！”又曰：“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频遭官长骂。垂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得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及虔即世，甫赋《八哀

诗》，其一章诔虔也。

崔群字敦诗，贞元八年，陆贽下及第，与韩愈为友。群佐宣州幕时，愈与群书论交，略云："考之百行而无瑕，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知，然晓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粗巨细，出入晦明，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广之，诚足下出群拔萃，无谓仆从何而得也。"

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邺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去，果谐所志。

毛杰《与卢藏用书》："月日，云梦子毛杰谨致书于卢公足下：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则披襟而论翰墨，道狎则言事而致谈笑。必何鸡鸣狗盗，始资侥幸之能；箪食瓢饮，不顾清虚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尔谐，擢为近侍。所以从容禁省，出入琐闱；忠弼在躬，优柔荐及。杰时在草莽，运厄穷愁，思折俎而无因，嗟帚门而不逮。岂知群邪遘逆，联声嗷嗷；紫夺我朱，远诣恶土。赖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饵芝术以养闲，坐烟篁而收思。杰梁鸿远旅，闵仲未归；留恋德音，徘徊失路。互乡童子，当愿接于宣尼；苏门先生，竟未言于阮籍。公于杰者如彼，仆于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于交游；四海兄弟，何必轻于行路！贾生不云乎：'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小智自私，贱彼贵我。'况公拂衣高尚，习静闲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岂有自私而已，无大观者哉！傥能怜云壑，奖无知，愍张良小子，说鸿蒙之偈，遗黄石之书。虚往实归，沾雾露之微润；哀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则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庆毕矣。"卢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访道，不毒氛瘴，裹粮鬼门，放荡云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遗，猥辱书礼，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使人惭愧也。仆知之矣：士之生代，则有冥志深蔽，灭木穹窒，炼九还以咽气，味三秀以咏言；固将养蒙全理，不以能鸣天性，则其上也。养感当途，说动时主；怀全德以自达，裂山河以取贵，又其次也。至于诚信不申，忠孝胥缺，独御魑魅，永投豺虎；无面目以可数，椎心膺以问天，斯最下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黩，卒罹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亟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晷。加我数年，庶无大过。览壮生鹍鹏之喻，则乾坤龙马之旨可好矣；培风运海，则六九之源无差矣；骤之正气，则洗心藏密有由矣。开卷独得，恬然会真，不知寰宇之廖廓，不知生之与谢，斯亦暧昧所守，何必为是！傥吾人起予指掌，而说今之隐几，不亦乐乎！道在梯稗，无相阻，曷为区区，过劳按剑也！顷风眩成疾，下泪，复厉笔力此还答，无所铨次，淹迟日期，庶不我责。卢藏用顿首。"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

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故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翱《与陆傪员外》书亦曰："韩退之之文，非兹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颇尝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案《实录》：愈与人交，其有沦谢，皆能恤其孤，复为毕婚嫁，如孟东野、张籍之类是也。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呼小赵公为"郎君"，于文公处称"门生"。

气 义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忽有一衰服者叩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举大事，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赵、薛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为粮食断绝，竟不成举。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居有一士吁嗟数四，执易潜伺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

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大惬圣旨。并口占《古剑》一篇以进。上奇之，命缮写，当直学士。

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郃亲情，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公未相识，问之，倒囊以济。

李北海年十七，携三百缣就纳国色，偶遇人启护，倾囊救之。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相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知其来。启缄，即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

赞曰：孰以显廉？临财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则久。穷乃益坚，达以胡有！无得无丧，天长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则否。

卷 五

切 磋

大居守李相读《春秋》，误呼叔孙婼（敕畧）为婼（敕晷）日读一卷，有小吏侍侧，常有不怿之色。公怪问曰："尔常读此书耶？"曰："然。""胡为闻我读至此而数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缘某师授，误呼文字；今闻相公呼婼（敕畧）为婼（敕晷），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

误在我，非在尔也。”因以释文示之。（盖书“㬱”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曰”配“咎”为“晷”）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惭愧，命小吏授北面之礼，号为“一字师。”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三书。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又高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不为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籍实不识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讥吾与人言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体也。若高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诲之耳。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见。”

羊绍素夏课有《画狗马难为功赋》，其实取“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华。子华览之，谓绍素曰：“吾子此赋未嘉。赋题无鬼神，而赋中言鬼神。子盍为《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即善矣。”绍素未及改易，子华一夕成于腹笥。有进士韦彖，池州九华人，始以赋卷谒子华。子华闻之，甚喜。彖居数日，贡一篇于子华，其破题曰：“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子华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华为彖取府元。

陈峤谒安陆郑郎中诚，三年方一见。诚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诚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

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赞谒之如先达。有王图，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更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子华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

李翱与陆傪书：“李观之文章如此，官止于太子校书，年止于二十九，虽有名于时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谁哉！信乎天地鬼神之无情于善人，而不罚罪也甚矣！为善者将安所归乎？翱书其人，赠于兄；赠于兄，盖思君子之知我也。予与观平生不得相往来，及其死也，则见文，尝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书已之文次，忽然若观之文，亦见于君也；故书《苦雨赋》缀于前。当下笔时，复得咏其文，则观也虽不永年，亦不甚远于扬子云矣。书《苦雨》之辞，既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词旨，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当下笔时，如他人疾书之。写诵文，不是过也。其词乃能如此，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亦可以类知也。穷愁不能无述，适有书寄弟正辞，及其终，亦自觉不甚下寻常之所为者，亦以赠焉。亦惟读观、愈之词，冀一详焉。翱再拜。”

李元宾与弟书曰：“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应明经，为复有文。明经世传，不可坠也。文贵天成，强不高也。二事并良，苟事立，汝择处高。”

景福中，江西节度使钟传遣僧从约进《法华经》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宜从约入内赐斋，而锡紫衣一副。将行，太常博士戴司颜以诗赠行。略曰：“远来朝凤阙，归去恋元侯。”时吴子华任中谏，司颜仰公之名，志在属和，以为从约之资。融览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师更不要见，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书。第一书：“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果一二，承来意之厚。《传》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巍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仅自见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讥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进之也。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来书所谓急急于立法宁人者，乃在位者之事，圣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诗赋之任也。功既成，泽既流，咏歌记述光扬之作作焉。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计矣。凡来书所谓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则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复所为，俟见方尽。湜再拜。”

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竞于此固非宜。虽然，恶言无从，不可不卒，勿怪。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即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词，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

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元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案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雠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何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被薜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谓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知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韩文公、皇甫补阙见李长吉时，年七岁。二公不之信，因而试《高轩过》一篇。

蒋凝，咸通中词赋绝伦，随计涂次汉南，谒相国徐公。公见其人么麽，不信有其才，因试《岘山怀古》一篇。凝于客位赋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试歌篇；第三场，表檄。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文公与从事皆鄙之，专令人伺其词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众皆大惊，遂夺弘正解元矣。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主司异之，诮其生疏，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初闻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论曰：《书》云："人无常师，主善为师。"於戏！近世浮薄，率皆贵彼生知，耻乎下学；质疑问礼者，先怀愧色；探微赜奥者，翻汩沈流。风教颓圮，莫甚于此！由是李华自曰："师于茂挺；"李翱亦曰："请益退之。"于时，名遂功成。才高位显，务乎矫俗，以遏崩波；盛则盛矣，方之缪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师之者，可谓旷古一人而已！有若考核词艺之臧否、振举后生之行藏，非惟立贤，所谓报国。噫！今之论者，信侥幸之贼欤！

卷　六

公荐　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郎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比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麽？"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惟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

中华书局（唐朝）内页

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为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因循，竟未相面。后值融赴急征人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泠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阁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则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所恨公初为相，而仆始总角；公再为相，仆方志学；及仆预乡举，公左官于巴邱；及仆参常调，而公统军于沙朔。今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把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薛、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文章者见之乎？公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无其人。何者？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 ，拔仆清资，以智见许。然二君者，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是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也；亦未富贵，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炫，恐不道不知。有唐以来，无数才子，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谋、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驱，更唱迭和；此数公者，真可谓五百年后挺生矣。天丧斯文，凋零向尽，惟相公日新厥德，长守富贵，甚善，甚善。是知天赞明主而福相公。当此之时，亦宜应天之休，报主之宠，弥缝其阙，匡救其灾；若尸禄备员，则焉用彼相矣！仆闻位称燮理者，则道合阴阳；四时不愆，则百姓无怨。岂有冬初不雪，春尽不雨，麦苗继日而青死，桑叶未秋而黄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言人君欲贤者而不用，徒张此意；厥灾荒，云大旱也，阴阳不雨。”复曰：“师出过时，兹谓旷其旱不生。”夫天道远，人道迩。仆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请以人事言之。主上开张翰林，引纳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汉高祖云：“当今之贤士，岂独异于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云才积而便散，雨垂落而复收，此欲德不用之罚也。仍闻六胡为孽，日寇边陲；邦家连兵，来往塞下；巴西诸将，必不出师，过时之咎也。四郊之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庙堂肉食者何以谋之？相公在外十余年，而复相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今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则不雨，公将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赐，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银器及锦衣等，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民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公三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为亢极矣。夫物极则反，人盛必衰；日中则昃，月成则亏。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今公富贵功成，文章名遂，惟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公当此时，思欲生入京华，老归田里，脱身瘴疠，其可得乎？今则不然，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仆恐前途更失，后悔难追！主上以相公为贤，使辅佐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明君之举，岂曰能贤！仆见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诸桃李；公闻人之言或中，犹可收以桑榆。《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咏》曰：“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苏公一闻此诗，移相公于荆府，积渐至相，由苏得也；今苏屈居益部，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亦可举苏以自代，然后为方朔之行。抑又闻：“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报国之重，莫若进贤。去年赦书云：“草泽卑位之间，恐遗贤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征召奏闻。”而吏部起请云：“试日等第全下者，举主量加贬削条目一行。”仆知天下父不举子，兄不举弟。向者，自司诸州长官皆无才能之辈，并是全躯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则恐出；暂居州郡，即思改。岂有轻为进举，以取贬削？今闻天下向有四百人应举，相公岂与四百人尽及第乎？即有第差，由此百司诸州长官，惧贬削而不举者多矣。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举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则所谓“欲德不用”，“徒张此意”，事与《京房易传》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试也。去年所举县令，吏部一例与官。举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贤俊之举，楚既失之；县令之举，齐亦未得。夫有贤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阴阳，而令庸下宰君，岂即能缉熙风化？相公必欲选良宰，莫若举前仓部员外郎吴太玄为洛阳令；必欲举御史中丞，莫若举襄州刺史靳□。清辇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台阁之风，非靳不可。仆非吴、靳亲友，但以知其贤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过深矣。抑又闻之，昔闵子骞为政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书、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为此职，见贞观已来故事。今吏部侍郎杨滔，眼不识

字，心不好贤，芜秽我清司，改张我旧贯，去年冬奏请："自今已后，官无内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书，不如一乡县尉；明经、进士，不如三卫出身。相公复此改张，甄别安在？古人有坐钓登相，立筹封侯；今仆无尚父之谋，薛公之策，徒以仕于书苑，生于学门，小道逢时，大言祈相。仆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诗赠公爱子协律，其诗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浅怯投珠。"《吕氏春秋》云："尝一脔之味，可知一鼎之味。"请公且看此十字，则知仆曾吟五言，则亦更有旧文，愿呈作者。如公之用人，盖已多矣；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拾遗、补阙，宁有种乎！仆虽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书上论不雨，阴阳乖度；中愿相公进贤为务；下论仆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语多忤。其善也，必为执事所哂；其恶也，必为执事所怒。傥哂既罢，怒方解，则仆当持旧文章而再拜来也。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出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上面许偓为相。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复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叹。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之轻佻，赞复有嫌衅，驰入请见，于上前具言二公长短。上曰："赵崇是偓荐。"时偓在侧，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与大臣争。"上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有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看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

崔颢《荐樊衡书》："夫相州者，九王之旧都；西山雄崇，足是秀异。窃见县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绝伦。虽白面书生，有雄胆大略，深识可以轨时俗，长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实有岁年。今国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类，莫不踊跃。况诏征隐逸，州贡茂异，衡之际会，千载一时。君侯复躬自执圭，陪銮日观此州名藩，必有所举。当是举者，非衡而谁？伏愿不弃贤才，赐以甄奖。得奔大礼，升闻天朝。衡因此时策名树绩，报国荣家，令当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门矣。愿不胜区区，敢闻左右。俯伏阶屏，用增战汗！"

颢《荐齐秀才书》："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举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风姿，外若坦荡，中甚畏慎。执事傥引在幕下，列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弃幽远。况孝若相门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数年矣。不劳重币，而获至宝，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请为阁下记其若此。惟用与舍，高明裁之。谨再拜。"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翱载拜。齐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国存，荆楚服，诸侯无不至焉。竖刁、易牙信而国乱，身死不葬，五公子争立，兄弟相及者数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则格于天地，功及后世；不得其人，则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岂惟霸者焉？虽圣人亦不免焉！帝尧之时，贤不肖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故尧崩三载，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后世之人皆谓之帝尧焉。向使尧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则尧将不能得无为尔；岂复得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灭项。'孰灭之？盖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继绝存亡，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继绝存亡国焉耳；竖刁、易牙用，则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而乱齐国，则幽、厉之诸侯也。始用贤而终身讳其恶，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始不用贤，以及其终，而幸后世之掩其过也，则微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阁下之好贤不倦者焉！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则有人焉。陇西李观，奇士也，伏闻阁下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观病死。昌黎韩愈得古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所由，伏闻阁下复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愈为宣武军节度使之所用。观、愈，皆豪杰之士也，如此人，不时出，观自古天下亦有数百年无如其人者焉。闻阁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实为阁下惜焉；岂惟翱一人而已，后之读前载者，亦必多为阁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阁下旧知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观《荐郊于梁肃补阙书》曰：'郊之五言，其有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韩愈送郊诗曰：'作其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岂欺天下之人哉！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为天地宽！'其穷也甚矣！又有张籍、李景俭者，皆奇才也。未闻阁下知之。凡贤士奇人，皆有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见而不能知，如勿见而已矣；知其贤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知，而能用，而能尽其材，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往，而常常之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贤者不好色而好德者；虽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与德均好者，复其次也；虽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穷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财求之而无所爱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见焉。是岂非不好德而好者色乎？贤者则宜有别于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礼》、《乐》，删《诗》、《书》，作《春秋》，圣人也；奋乎万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则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庙存焉，虽贤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于人者寡矣。故无益于人，虽孔圣之庙犹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于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则不如无待也。呜呼！人之降年，不可与期。郊将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于世，与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于郊之体，其为惜之不可既矣。阁下终不得而用之矣，虽恨之亦无可奈何矣。翱，穷贱人也，直词无让，非所宜至于此者也，为道之存焉耳；不直则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赞曰：举孤弃雠，圣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数公，时行时止。守道克勤，荐贤不倚。冷然所尚，鸿儒不为矣。

卷　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贵附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从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邺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从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知，不辞而去。义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蹇。"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惟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绛，赵郡赞皇人。曾祖贞简；祖冈，官终襄帅。绛为名相。绛子璋，宣州观察。杨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落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狭，织一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从坐。璋子德璘名过其实，人梁终夕拜。

徐商相公常于中条山万固寺泉入院读书。家庙碑云："随僧洗钵。"

韦令公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谅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畯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颇为寒畯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孤寒中惟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玭诗、赵观文古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域者也。

升沈后进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由相公尝寓尺题于知闻。或曰：王凝、裴瓒、舍弟安潜，朝中有无呼字知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瓒，礼部尚书；潜，侍中。

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沈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走。"

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麽？"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 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论曰：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华而不实，以比周鼓誉者，不为君子腹诽，鲜矣！

知　已

张燕公知房太尉，独孤常州知梁补阙，二君子之

美，出于李翱。《上杨中丞书》云："窃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为后进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翱亦常伏其门下，举其五人则无；无诱劝之心，虽有卓荦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知也。其余或虽知，欲为荐言于人，复惧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信；自信犹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复，不如其载。若张燕公之于房太尉，独孤常州之于梁补阙者，万不见一人焉！"

李翱《感知己赋序》："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贡与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当此时，梁君誉塞天下，属词求进士，奉文章走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知人之过也，亦既相见，遂于翱有相知之道焉，谓翱得古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试吹嘘。翱初谓其面相进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殁，翱渐游于朋友公卿间，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补阙梁君也。'翱乃知其非面进也。当时意谓先进者遇人特达，皆合有此心，亦未谓知己之难得也。梁君殁，于兹五年，翱学圣人经籍教训文句之为文，将数万言，愈昔年见梁君之文，弗啻数倍，虽不敢同德于古人，然亦幸无怍于中心。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名声晦昧于时，俗人皆谓之固宜，然后知先进者遇人特达，亦不皆有此心，乃知己之难得也。夫见善而不能知，虽善何为！知而不能誉，则如弗知；誉而不能深，则如勿誉；深而不能久，则如弗深；久而不能终，则如勿久。翱虽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为之言于人，岂非誉欤！谓其得古人之遗风，岂非深欤！而逮及终身，岂非久欤！不幸梁君短命遽殁，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谁将继梁君之志而成之欤！已焉哉，天之遽丧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厄穷也！遂赋知己以自伤。"其言怨而不乱，盖《小雅》骚人之余风也。

李元宾曰："观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华撰《三贤论》（刘齐虚，萧颖士，元德秀）或曰："吾读古人之书，而求古人之贤，未获。"遐叔谓曰："无世无贤人，其或世教不至，沦于风波，虽贤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究尔。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和无味，至文无采。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谲之音；太师、乐工亦朱颜而止。曼都之姿，杂为憔悴，缊絮蒙萧艾，美丑夷伦，自以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复求者亦昏；将割其善恶，在迁政化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或曰："愿闻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中古易今世。元齐愚智，刘感一物不得其政，萧呼吸折节而获易元之道。刘之深，萧之志，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元奉亲孝而乐天知命，以为王者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极致也，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乐》，词协商、周之颂；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用述《诗》、《书》、《礼》、《易》、《春秋》，为古五说，条贯源流，备古今之变；推是而论，则见刘之深矣。萧以《诗》、《书》为烦，尤罪子长不编年，乃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将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后，非训齐生、人不录以序，缵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殁；推是而论，则见萧之志矣。元据师保之席，瞻其人□刘，备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言理乱根源，人伦隐明，参乎元精，而后见其妙。萧若百炼之钢，不可屈抑，当废兴去就之际，一死一生之间，而后见其大节；视听过速，欲人人如我，志与时多背，常见诟于人中；取其节之举，足可以为人师矣：学广而不遍精，其贯穿甚于精者；文方复雅尚之至，尝以律度百代为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迈蹈厉，可无知者言也。茂挺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还莒，道邀车发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方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无憾也！'夫如是，得不谓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矣；每见鲁山，即终日叹息，谓余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若司业苏公，可谓贤人矣，每谓当时名士曰：'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谋道，沈远廉静；梁国乔泽德源，昂昂有古风；宏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刘在京□下，常浸疾，房公时临；扶风闻之，通夕不寐，顾谓宾从曰：'即若不起，无复有神道！'尚书刘公清言；'见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未对刘面，常想见其人。河东裴腾士举，朗迈真直；弟霸士会，峻清不杂；陇西李廙敬叔，坚明冲粹；范阳卢虚舟幼真，质方而清；颍川陈说言士然，读而不厌；渤海吴兴宗秀长，专静不渝；颍川陈谦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是皆重刘者也。工部侍郎韦述修国史，推萧同事；礼中侍郎杨俊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汝南邵轸纬卿，有词学标干；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陈郡殷寅直清，达于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澄；会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陆据德邻，恢恢善于事理；河东柳芳仲敷，该博故事；长乐贾至幼邻，名重当时；京兆韦收仲成，远虑而深；南阳张友略维之，履道体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刘颖士端，疏明简畅；颍川韩拯佐元，行略而文；乐安孙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韦建士经，中明外纯；颍川陈晋正卿，深于《诗》、《书》；天水尹微之诚，贯百家之言：是皆后于萧者也。茂挺与赵骅、邵轸洎华最善，天下谓之'萧、李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间，不幸

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殁于汝南。今复求斯人，有之无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贤不登尊位，不享下寿，居委顺贤，人之达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贤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李华复有权、皋、张友略。（出皋墓铭）

颜真卿与陆据、柳芳善。

杜紫微览赵渭南卷《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吟味不已，因目嘏为“赵倚楼”。复有《赠嘏诗》曰：“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灞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今日访君还有意，三条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张祜》略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

李华著《含元殿赋》，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蒋凝，江东人，工于八韵，然其形不称名。随计途次襄阳，谒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试《岘山怀古》一篇。凝于客次赋成，尤得意。时温飞卿居幕下，大加称誉。

论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节不合。得之于内，失之于外，万万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于羁束，未旋踵而责以非礼，善窥其合而已矣。其有属辞叙事，言虽讦□，知之者不其咎欤？苟异于是，其如险诐何！

卷 八

通 榜

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苰、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

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见《韩文公与陆傪员外书》。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遗卢参预之；第二、第三榜，谏议柳逊、起居舍人于竞佐之；钱紫微珝亦颇通矣。

郑颢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雍甚然诺，颢从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景待榜不至，陨获旦至。会雍遣小僮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景问：“有何文字?”寿儿曰：“无。”然日势既暮，寿儿且寄院中止宿，景亦怀疑，因命搜寿儿怀袖，一无所得，颢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寿儿以一蜡弹丸进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

主司挠闷

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榜，挠闷不能定去留，因以诗寄前主司曰：“独坐贡闱里，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应见此时情。”

阴注阳受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谓其妖，叱去。既而谓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系于非所。其夕内子心痛将绝，颇为儿女所尤，亟命召至谢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剧饮，数斗不能乱。翱心敬惮，以孺人之危为乞；因请为翱奏章，其妻寻愈。翱叩头致谢。复谓翱曰：“所写章不谨，某向甚惧谪罚。”翱对以自札固无错误。其人微笑，即探怀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知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慊。因访于道人，道人言曰：“此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巨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暨罍耻，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非头黄尾三求”六字。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镇襄阳，其人复至，翱虔敬可知也。谓翱曰：“鄙人载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为将相。

梦

钟辐，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斋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际。俄梦朱衣吏白云：“松闱三尺，子当及第。”辐恶之。尔来三十余年，辐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

沈光始贡于有司，尝梦一海船；自梦后，咸败于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谓失之之梦，而特地不测。无何，谢恩之际升阶，忽尔回飚吹一海图，拂光之面，正当一巨舶，即梦中所睹物。

孙龙光偓，崔澹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偓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喜郎君，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也。"

予次匡庐，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梦朱衣道人，长丈余，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谓"鱼透龙门"，凡三经复透矣。私心常虑举事中辍。既三举矣，欲罢不能；于是四举有司，遂侥忝矣。

听响卜

毕诚相公及第年，与一二同人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

韦甄及第年，事势固万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挠怀。俄听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门甚急。良外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状头

杜黄门第一榜，尹枢为状头。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选，知与无预评品者。第三场庭参之际，公谓诸生曰："主上误听薄劣，俾为社稷求栋梁，诸学士皆一时英儁，奈无人相救！"时人策五百余人，相顾而已。枢年七十余，独趋进曰："未谕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对曰："枢不才。"公欣然延之，从容因命卷帘，授以纸笔。枢援毫斯须而就。每札一人，则抗声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闻之，咨嗟叹其公道者一口。然后长跪授之，惟空其元而已。公览读致谢讫，乃以状元为请，枢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亲笔自札之。

郑损舍人，光启中随驾在兴元，丞相陆公扆为状元。先是扆与损同止逆旅，扆于时出丞相文忠公之门，切于了却身事。时已六月，恳叩公，希奏置举场。公曰："奈时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扆曰："郑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请扆致谢于损，扆乃躬诣损拜请，其榜贴皆扆自定。

遭　遇

贞元二年，牛锡庶、谢登，萧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宝应二年一榜之后，尔来二纪矣。国之耆老，殆非俊造驰骛之所。二子久屈场籍，其年计偕来；主文颇以耕凿为急，无何并驰人事。因回避朝客。误入昕第，听岸帻倚杖，谓二子来谒，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谁也，潜访于阍吏，吏曰："萧尚书也。"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昕以久无后进及门，见之甚善，因留连竟日。俄有一仆附耳，昕盼二子辗然。既而上列继至，二子隐于屏后。或曰："二十四年载主文柄，国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闻之，亦不意是昕。犹虑数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辞；昕面告之，复许以高第，竟如所诺。

友　放

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惎为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知申意，俾敏中与惎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惎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惎，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恳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惎矣。"

误　放

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辞。初与计偕，到京师后时趁试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唐突中书舍人刘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介致问，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要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而忌之，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从而报之，是为浅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惟记谊尔。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知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

郑侍郎薰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标，寒畯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忧中有喜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洎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歌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者，吏之呼也）

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淇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谑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已落重收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陵轹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知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知。”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杨汉公尚书,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或曰:“李景让以太夫人有疾,报堂请暂省侍,路逢杨虞卿,恳称班图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贞元中,李缪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靴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绐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於陵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受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名膺宠命。”松,舒州人也,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也,辞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中人,皆以诗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

崔昭矩,大顺中裴公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偶,丞相鲁公损之子,偶及第,翌日损登庸。王偶过堂别见。

归黯亲迎拜席日,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

别头及第

别头及第,始于上元二年钱令绪、郑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谓之“承优及第”。

杨严等,会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杨知至(刑部尚书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郑朴(河东节度使崔元式女婿)、杨严(监察御史发之弟)、窦缄(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试杂文会翰林重考覆,续奉进。止杨严一人,宜与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时杨知至因以长句呈同年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谩劳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此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摇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及第后隐居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不起。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归,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迹邱园,绝踪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敬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伫移忠之效,可右拾遗。”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大行于世。

皇甫颖,早以清操著称,乾符中及第,时四郊多垒,颖以垂堂之诫,绝意禄位,隐于鹿门别墅,寻以疾终。

入道

戴叔伦,贞元中罢容管都督,上表请度为道士。

萧俛自,左仆射表请度为道士。

蒋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乱相离,遂屏迹邱园。因应天令节表请入道,从之。

顾况,全家隐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归庆,既莫知况宁否,亦隐于旧山。或闻有所遇长生之秘术也。

论曰:士之谋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达失二揆,宏道要枢,可谓勤于修己者与!苟昧于斯,系彼能否,临深履薄,歧路纷如,得之则恃己所长,

失之则尤人不尽；干禄之子，能不慎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图富贵；倚之则事怠，怠则智性昏；引之则感通，通则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盖厄穷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与圣哲同辙者，则得丧语默，复何趸芥乎！复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与知而已矣。包子之误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资笑谈，不足以彰事实。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齿矣。

卷　九

防慎不至

张岘妻，颜荛舍人犹女。岘有樊表兄者，来自江之南，告岘请叩荛求宰字。岘许之，而荛久不应，樊谓诳己，中心衔之颇切。一旦，谓岘曰："弟卷轴不鄙恶札，可以佐弟。"岘欣然以十余轴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试，每轴头为札三两纸而授之，岘郁悒而已。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录之际，仰泥落击翻砚瓦，汗试纸，珝以中表重地，只荐珝一人，主司不获已须应之；珝既临曙，更请叩副试，主司不诺，遂罢。

李廷璧乾符中试夜，于铺内偶获袄子半臂一对，廷璧起取衣之。同铺赏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贼也!"

误掇恶名

华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尝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太学博士。

刘纂者，高州刘舍人蜕之子也，嗣为文亦不恶。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工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于其人，其人即上枢吴开府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知柔诊脉，从容之际，言纂之穷且屈，知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知柔，知柔谓纂是开府门人来嘱，斯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万计莫能雪之。

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未几，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杨篆员外，乾符中佐永宁刘丞相淮南幕，因游江失足坠水，待遣人归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闻之，命以衣授篆。少顷衣至，甚华靡，问之，乃护戎所赐(时中贵李全华监扬州)。公闻之无言。后除起居舍人，为同列潜，改授驾部员外郎，由是一生坎坷。

好知己恶及第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刺》诗曰："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郑隐者，其先闽人，徙居循阳，因而耕焉。少为律赋，辞格固寻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阙下黜州佐，于时循人稀可与言者；隐贽谒之，沆一见甚慰意，自是日与之游。隐年少懒于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众怒，故责其逋租，系之非所。沆闻大怒，以钱代隐输官，复延之上席。未几，沆以普恩还京，命隐偕行。隐禀性趑趄，沆之门吏家仆靡不恶之，往往呼为"乞索儿"，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隐狎游多不馆宿，左右争告，沆召隐微辩，隐以实对，沆又资以财帛，左右尤不测也。行至商颜，诏沆知贡举。时在京骨肉，闻沆携隐，皆以书止之；沆不能舍，遂令就策试，然与诸亲约止于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隐者三四，矍然顿气而言曰："郑隐，崔沆不与了，却更有何人肯与之!"一举及第。然隐远人，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上过关宴，策蹇出京，磐桓淮浙间，中和末，郑续镇南海，辟为从事，诸同舍皆以无素知，闻隐自谓有科第志，无复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续不得已，致隐于外邑。居岁余，又不为宰君所礼。会续欲贡士，以幕内无名人，迎隐尸之；其宰君谓隐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饯送筵置鸩，隐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为杨崖州炎所知，欲奏补阙，恳曰："愿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呈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盛气白侍郎曰："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主司于帘中卒愕换之，是岁二崔俱捷。

好及第恶登科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褛子上着莎衣"。蔡京与孟容同。

论曰：古人举事之所难者，大则赴汤火，次则临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闻者靡不胆寒发竖，永为子孙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愧彼为裘之义，腼乎析薪之喻，方之汤、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谤，斯不可忘。若邵、郑二子，单进求名之志先其类，虽顺坂之势可惜，而揠苗之戒难忘。名既靡扬，得之不求。崔公胁制，仁者所不为也。许，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为名也。莎锦之譬，谑浪而已。

敕赐及第

韦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敕赐及第。擢人内庭。

永宁刘相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敕赐及第。中外贺缄极众，惟郓州李尚书种一章最著，乃福建韦尚书岫之辞也。于是韦佐郓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温树之烟，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独我登龙。禁门而便是龙门，圣主而永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相国深所慊郁，盖指斥太中的也。

杜升，父宣猷终宛陵，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升为军倅；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入内。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从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

秦韬玉，出入大阉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鹾；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恩赐及第，后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与学士不及随驾，知柔以京尹判鹾，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切于批答。知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知学士，居半载，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为本寺人吏所累，南迁。

表荐及第

乾宁中，驾幸三峰。殷文圭者，携梁王表荐及第，仍列于榜内。时杨令公（行密）镇维扬，奄有宣浙，杨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阳，辞亲间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宣谕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荐之。文圭复拟饰非，遍投启事于公卿间，略曰："于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鹓鶵避风，不望洪钟之乐。"既擢第，由宋汴驰过，俄为多言者所发；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屡言措大率皆负心，常以文圭为证，白马之诛，靡不由此也。

何泽，韶阳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经略，有文称。泽乾宁中，随计至三峰行在，永乐崔公，即泽之同年丈人也；闻泽来举，乃以一绝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惟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访我子，稳将鬐鬣上龙门。"时主文与夺未分，又会相庭有所阻（时崔相公徇恃权，即永乐犹子也），因之败于垂成。后漂泊关外。梁太祖受禅，泽假广南幕职入贡，敕赐及第。

恶得及第

于棁旧名韬玉，长与相国兄子，贵主视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与于关节，由是众议喧然。广明初，崔厚侍郎榜，贵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为设庭燎，仍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选内人美少者十余辈，执烛跨乘列于长兴西门。既而将入辨色，有朱衣吏驰报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棁小字。）诸炬应声掷之于地。巢寇难后，于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棁及第非令孜力，后依其门耳。

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锴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黄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于令孜，擢进士第，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

芳林十哲　今记得者八人

沈云翔，亚之弟也。

林缮，改名绚，闽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郑玘　刘业　唐珣　吴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详）。

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有贵公子行曰："阶前莎毯绿不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然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许人，与丞相于都尉，向为砚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复绾财赋，薰不能避讥嫌，而乐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赵骘主文，断意为薰致高等，骘甚挠阻，而拒之无名。会列圣忌辰，宰执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余，各方寸许，随风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题曰："新及第进士郭薰。"公卿览之，相顾辗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慝，有之矣。语其蚍豕之心者，岂其然乎！

四凶　今所记者三

陈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辞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

之辰，二教论义，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许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冠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终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凡数十节，备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瑊家，可以赡军一二年。"上问："边瑊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讦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辄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磻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磻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陵，全家泝汉至贾堑，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

刘子振，蒲人也，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陵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之谈者。居守刘公主文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轴。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子振非不自知，盖不能抑压耳。乾符中官为博士，三年释奠礼毕，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时子振讲《礼记》，陆鸾，《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犹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顺中，邠州节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于禹，沼乐游行瑜之门，行瑜呼沼李郎。会与计偕，仆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负是大恣。未几，按甲来觐，讽天子诛大臣，缙绅间重足一迹。沼出入行瑜之门，颇有得色。及行瑜败，诏捕沼，沼亡命秦陇。

论曰：才者，璞也；识者，工也。良璞授于贱工，器之陋也；伟才任于鄙识，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扬名，进德修业，苟昧乎识，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时之不来，命或多蹇；善恶蔽于反己，得失幸于尤人；岂不骤达终危，虽荣是辱！非夫克明躁静之本，洞究存亡之域，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而能索身于坦夷者，未之有也。杨子云曰："治亦凤也。"美才高识，其惟君子欤！

卷　十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亦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知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

乾符中，蒋凝应宏辞，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试，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得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

贞元中，乐天应宏辞，试《汉高祖斩白蛇赋》，考落。盖赋有"知我者谓我斩白帝，不知我者谓我斩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赋并无闻，白公之赋，传于天下也。

论曰：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虽抱屈于一时，竟垂裕于千载者，蕡得之矣。比夫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凤髓，不登于俎者，其惟蒋君乎！

海叙不遇

宋济老于辞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落官韵，抚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明皇先问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讥宋济曰，'白袍何纷纷？'答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

张倬者，柬之孙也。尝举进士落第，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经也。"

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

刘鲁风，江西投谒所知，颇为典谒所沮，因赋一绝曰："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知客，名纸毛生不为通。"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流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

庄布谒皮日休不遇，因以长书疏之，大行于世。

温宪，先辈庭筠之子，光启中及第，寻为山南从事。辞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

卢汪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尝赋一绝，颇为前达所推，曰："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叙曰："二三子逆旅相

遇，贯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胡人，心俛仰旋转，所向者举杯。胡貌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臬兀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

罗隐，梁开平中累征夕郎不起，罗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两浙，衮以诗赠隐曰：“平日诗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从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隐答曰：“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缘木更难求。鸰原谩欲均余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羡君归棹五诸侯。”

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长于储。定数举矣，而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第为资！”储颇衔之。后储贵达，未尝言定之长。晚年丧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游京，西出开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定诗歌千余首，多委于兵火，竟无成而卒。

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赍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书，既呈于公，公览之怃然，因曰：“十年不见，酌然不错！”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惟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

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阆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洞为《终南山诗》二十韵，句有：“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复曰：“断竹烟岚冻，偷秋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大约全篇得唱。又《赠司空侍郎》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又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斋忏射雕。”复赠高仆射曰：“征南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闲倚陵云金柱看，形容消瘦老于真。”复曰：“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复《送人归日东》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惟吴子华深知。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麛。”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帘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

赵牧，不知何许人。大中、咸通中，学李长吉为短歌，可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对酒诗》曰：“云翁耕扶桑，种黍养日乌，手挼六十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长绳系日未是愚。有翁临镜捋白须，饥魂吊骨吟古书，冯唐八十无高车，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裂衣换酒且为娱，劝君日饮一瓢、夜饮一壶。杞天崩、雷腾腾，纣非舜是何足凭！桐君桂父岂欺我，醉里骑龙多上升。菖蒲花开鱼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余尤上轻巧，辞多不载。

崔橹慕杜紫微为诗，而橹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鹊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若《莲花诗》曰：“无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残香尽日怜。”此颇形迹。复能为应用四六之文，辞亦深侔章句。

刘光远，不知何许人，慕李长吉为长短歌，尤能埋没意绪，竟不知其所终。

姚岩杰，梁国公元崇之裔孙。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尝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陵忽前达，旁若无人。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鞠场宇初构，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既而标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以车牛拽之磨去。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麽？我心惟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子发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之以束帛；辞以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载一时。肇不得已。辍所乘马，迎至郡斋，馆谷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子发。子发尝以篇咏诧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山。”岩杰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独照巴山耶！”子发惭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子发改令曰：“目前取一联象，令主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肇

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乱，岩杰苦河鱼之疾，寓于逆旅，意不知其所终。

周贺，少从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迳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遗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

缪岛云，少从浮图，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风。其诗尤重奇险，至如："四五片霞生绝壁，两三行雁过疏松。"复曰："抛芥子降颠狒狒，折杨枝洒醉猩猩。"《庐山瀑布》曰："白鸟远行竖，玉虹孤饮潭。"皆敻出前辈。开成中常游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许人，尝隐庐山，苦心于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又《月诗》云："轮中别有物（后改云'桂根宁诗在'），光外更无空。"玢与李骘旧交；骘廉问江西，弓旌不至。

段维，或云忠烈之后，年及强仕，殊不知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薮，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复受八韵一轴，维诵之如初，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求书粮。至蒲陕间，遇一前资郡牧即世，请维志其墓。维立成数百言，有燕许风骨，厚获濡润。而乃性嗜煎饼，尝为文会，每个煎饼才熟，而维一韵赋成。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竟无所成而卒。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温飞卿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

任涛，豫章筠川人也，诗名早著。有"露团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他皆仿此。数举败于垂成。李常侍骘廉察江西，特与放乡里之役，盲俗互有论列。骘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色役，不止一任涛耳。"

罗虬辞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骋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

周繇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辞赋擅名。繇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或非繇善角抵。

周繁，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繇工八韵，有飞卿之风。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古镜诗》著名，或曰："藩纬十年吟古镜，何涓一夜赋潇湘。"

章碣，不知何许人，或曰孝标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长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赋东都望幸以刺之。（诗在好知己恶及第门）复为《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关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大中末、咸通中，声价益籍甚。广明庚子之乱，鹄避地游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棨尝谓同志曰："闵生之交，酷似西汉。"有《渔腹志》一篇，棨尤所推伏。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敻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蠙、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诗曰："与月长洪蒙，扶疏万古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青霄日，应虚白兔宫；何当因羽化？细得问神功。"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乔与俞坦之复受许下，薛能尚书深知，因以诗唁二子曰："何事尽参差，惜哉吾子诗；日令销此道，天亦负明时。有路当重振，无门即不知；何曾见尧日，相与啜浇漓。"

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夤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为燕许体文。广明庚子乱后，失身于人，佐兴元杨守亮幕；守亮，大阉复恭养子。守亮败，为华帅韩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书奏凡十余年，名振海内。乾宁中，驾幸三峰，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时建奏勒诸王放散殿；后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谋也。上返正，转假礼部尚书，充黄州节度判官。上至华清宫，遣使赐建御容一轴，时巨川草谢表以示吴子华，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子华吟味不已，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万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驾幸岐，梁太祖自东平拥师迎驾至三峰，单骑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谋，遣人害之。

陈象，袁州新喻人也，少为县吏，一旦愤激为文，有西汉风骨，著《贯子》十篇。南平王钟传镇豫章，以羔雁聘之，累迁行军司马，御史大夫。传薨，象复佐其子文政。为淮师攻陷，象被擒送维扬，戮之。象颇师黄老，讫至于此，莫知所自也。

汤筼，润州丹阳人也，工为应用，数举败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郑续镇广南，俱以书奏受惠。晚佐江西钟传，书檄阃委，未尝有倦色。传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车文，筼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难至临川，忧恚而卒。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谮；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埔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徵；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

李凝古，执事中损之子，冲幼聪敏绝伦，工为燕许体文。中和中，从彭门时溥，溥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凝古辞学精敏，义理该通，凡数千言，冠绝一时，天下仰风。无何，溥奏诸将各领一麾，凝古获濡润而不之谢，溥因玆减薄。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张建封幕卒，使下廷评，韩文公作志，东野谥曰贞耀先生。贾岛诗曰："身殁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处，斜日下寒天。"（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镮压辔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冥鸿，他日不羞蛇与龙。"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杨公为奥主，进诗三百篇，授麟台雠校。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诗篇清丽，与皮日休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号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终。颜荛给事为文志其墓，吴子华奠文千余言，略曰："大风吹海，海波沦涟，涵为子文，无隅无边。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挺为子文，直上巅绝。风下霜晴，寒钟自声，发为子文，铿锵杳清。武陵深阒，川长昼白，间为子文，渉茫岑寂。豕突禽狂，其来莫当。云沈鸟没，其去倏忽。腻若凝脂，软于无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侠斜，著《北里志》，颇述其事。

李甘，字觫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及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辞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　陆逵　傅锡　平曾　贾岛　刘稚圭　顾邵孙（吴人）　沈佩（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由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蒙颇穷《易象》，著《大顺图》三卷。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七言诗。时宗人隐，亦以律韵著称，然隐才雄而粗疏，邺才清而绵致。咸通中，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因兹举事阑珊，无成而卒。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云村里老，谑凝而已。王大夫（名与定保家讳一字同）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草。无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谐矣。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以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县南果园；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

反初不第

张策，同文子也，自小从学浮图，法号藏机，粲名内道场为大德。广明庚子之乱，赵少师崇主文，策谓时事更变，求就贡籍，崇庭谴之；策不得已，复举博学宏辞，崇职受天官，复黜之，仍显扬其过。策后为梁太祖从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颇奇之，为谋府。策极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无官受黜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贾岛、字阆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寝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帚。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之一联，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乃受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卒。

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泥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侧，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辞，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一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惟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荐举不捷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吏十人，皆给砚，璘缜絺扪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二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飚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师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已得复失

杨知至，会昌五年王仆射重奏五人：源重、杨和至、杨严、郑朴、窦緘，奉敕特放杨严，其余四人皆落。知至咸恩自吊诗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谩随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当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张汶，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渍等八人，赵渭南贻渍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以德报怨

裴坦举宏辞，崔枢考之落第。及坦为宰相，擢枢为礼部，笑谓枢曰："聊以报德也。"

贾泳父俯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常佐武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贽颇衔之。后公三主文柄，泳两举为公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

恶分疏

宋人许昼，闽人黄遘，遘尝宰滑州卫南，与昼声迹不疏。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谤昼尝答背矣。

昼性卞急，时内翰吴融侍郎，西铨独孤损侍郎，皆尽知己，一旦昼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视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昼、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苏郎中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请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苍黄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更欢也。”

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进士褚载缄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面贽于威；威览之，连有数字犯威家讳，威因拱而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以长笺致谢，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

怨怒　戆直附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余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于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缘杨芳草属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你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三榜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过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马迎珏，共赏绝艺。珏应召而至，公从容为客请一篇，珏方怀怫郁。因以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留得董亭兰。”公大惭恚。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公横海殊量，干霄伟材，郁为能贤，特负公望，雄笔丽藻，独步当时，峻节清心，高迈流俗。其为御史也，则察视臧否，纠遏奸邪。其任郎官也，则弥纶旧章，发挥清议。其拜舍人也，则专掌纶綍。翱翔掖垣。其迁侍郎也，则综核才名，规模礼物。良由心照明镜，手握纯钧，龙门少登，鹏翼孤运；犹且谦能下士，贵不易交。顷辱音书，恍若会面，眷顾之重，宿昔不渝；执玩徘徊，缄藏反复，《伐木》之诗重作，《采葵》之咏再兴，何慰如之！幸甚，幸甚！仆诚鄙陋，素乏异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诺。背憎噂沓，少小不为；蘧除戚施，平生所耻。故得从游君子，厕迹周行，欢会之间，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辄写刍荛。公往在临淄，请仆为曹掾，喜奉颜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赏；斗酒脔肉，何曾暂忘！分若芝兰，坚逾胶漆。时范、穆二子，俱在属城，仆滥同人，见称四友。尝因醉后，遂论晚慕官资，众识许公荣阳，勃然不顾，公诚相期于下郡，咸及为荣，志气之间，悬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寻殂，惟仆尚存，得观荣贵。此畴昔之情一也。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时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洪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踬。属公家竖逃逸，窃藏无遗；赖仆侨装未空，同囊斯在。殆过时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妪，提携破筐，频来帚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公授郑县，归迎板舆；仆已罢官，时为贫士。于焉贯酒，犹出荒郊，候得轩车，便成野酌。留连数日，款曲襟怀；旋怆分离，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掺袂凄然；虽限山川，常怀梦想。此畴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仆尉长安，多陪府庭，是称联吏，数游魏十四华馆，频诣武七芳筵。婉娈心期，绸缪宴语，应接无暇，取与非他。车公若无悒然不乐，黄生未见鄙吝偏形。此畴昔之情五也。公迁侍御，仆忝起居，执法记言，连行供奉，举目相见，为欢益深。焕烂玉除之前，馥郁香炉之下；仰戴空极，尽睹朝仪；若在钧天，如临元圃。此畴昔之情六也。仆转郎署，先在祠曹，公自台端，俯临礼部，昔称同舍，今则同厅。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寻常接坐；攀由鸿鹄，倚是蒹葭。咫尺余光，环回末职，官连两载，事等一家。此畴昔之情七也。复考进士文策，同就侍郎厅房，信宿重阙，差池接席，掎摭之务，仰止弥高。于时贤郎幼年辞翰，公以本司恐谤，不议祁奚。仆闻善必惊，是敬王粲；骤请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飞腾，已迁京县。虽云报国，亦忝知人。此畴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犹有可论，况仆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称扬，故为繁冗。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公未达之前，欲相知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早为相国所知，累迁官守。其在铨管也，用仆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仆为尚书郎。只字片言，曾蒙激赏；连谗被谤，备与辨明；察于危难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后缘疏惰，自取播迁；顾三省而多惭，甘一黜而何赎！历司马长史，再佐任治中；万里山川，七周星岁；从闽适越，染瘴缠疴；比先支离，更加枯槁；尽作颁鬓，难为壮心；常情尚有咨嗟，故旧能无叹息！非辞坎壈，但愧

揶揄。遍观昔人沈沦，多因推荐，其有超然却贵，自达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贤，须逢鲍叔；以陈平之智，须遇无知；以诸葛之才，见称徐庶；以祢衡之俊，见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称数。其于樗散，必待吹嘘，如公顾眄生光，剪拂增价，岂忘朽株之事，而轻连茹之辞乎！即有言而莫从，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复恐傍人疏间，贝锦成章，仆既无负于他人，人岂有嫌于仆？愚之窃料，当谓不然；彼欲加诸，复难重尔！尝试大抵如之，或在苍黄，或于疑似，都由听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衅隙。廉蔺独能生觉，萧、朱杳不深知；备出时谈，可为殷鉴。且今之从政，必也择人，若非文儒，只应吏道。仆于藻翰，留意则下笔成章；仆于干蛊，专精则操刀必割；历官一十五任，人事三十余年。夫琢玉为器者，尚掩微瑕；僝木为轮者，犹藏小节；仆纵有短，身还有长。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嗟乎，不与其间，益用惆怅！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孙；未知生涯几何，竟当遂否？天不可问，人欲奚为！然则同时郎官及余亲故，自仆贬黜之后，亡者三十余人，皆负声华，岂无知己，不与年寿！相次殁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与追从，亦思题篇，匪期即夕，索然皆尽，非恸而谁！不奈吾侪多从鬼录，独求荣进，实愧无厌，向前借誉，于公是谬。自顷探释氏苦空之说，览庄生齐物之言，宠辱何殊，喜愠无别。希求速进者，未必以前有；永甘弃废者，未必以后无。倚伏难知，吉凶何定！朝荣暮落，始富终贫。范卷箦而后荣，邓赐钱而饿死；当黥而贵，折臂犹亨；翻覆何定！波澜飘飘，风雨任运推转，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郏城最当官路。使命来往，宾客纵横，马少憩鞍，人当倒屣；俸禄供币，盖不足云，筋力渐衰，故难堪也。傥少乖阻，即起憾辞，诚兼济之义存，若屡空而理在；加以物务牵率，形役徒劳；幸有田园在于河内，控带泉石，交映林亭，密尔太行，尤丰药物；素书数千卷，足览古今；子侄五六人，薄闲诗赋。兼令佐酒，何处生愁？更引围棋，别成招隐。风来北牖，月出东岑；往往观鱼，时时梦蝶；惟开一径，懒问四邻；潘岳于是闲栖，梁疏由其罢叹，行将谢病，自此归耕。倘不遂微诚，明神是殛！远陈本末之事，庶体行藏之心。秋中渐凉，惟纳休谧！出处方异，会合无期，愿以加餐，匪惟长忆。不具。张楚白。"

任华慭《直上严大夫笺》："逸人姓任名华，是曾作芸省校书郎者，辄敢长揖，俄三尺之童，奉笺于御史大夫严公麾下：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非求荣、非求利。昨迁拜中宪，台阁生风，甚善，甚善！华窃有所怪，请试言之。何者？华自去冬拜谒，偏承眷顾，幸辱以文章见许，以补衮相期，众君子闻之当仁矣。华请陪李太仆诣阙庭，公乃谓太仆曰：'任子文辞，可为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华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若是耶？岂华才减于前日，而公之恩遇薄于兹辰。退思伏念，良增叹惋耳！况华尝以三数赋笔奉呈于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荐，朝廷方以振举遗滞为务，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当公言之次，曾不闻以片言见及公其意者，岂欲弃前日之信乎？华本野人，尝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咸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后进何望矣！任华顿首。"

华《与京尹杜中丞书》："中丞阁下：仆常以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知，建不与相见；无何，建母丧家贫，假借服具，而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焉。及辟阳侯遭谗而竟获免者，建之力也。其后淮南王以诸吕之故诛辟阳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祸。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祸福存立之门，固不易耳。仆非求名，非求媚，是将观公俯仰，窥以浅深，何也？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青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执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仆忝士君子之末，岂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闻之乎？必欲闻之，则当先之以卑辞，中之以喜色，则膏肓之疾，不劳扁鹊而自愈矣。公其喜听之！何者？当今天下，有讥谏之士，咸皆不减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阙在于怒，且《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复语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顷者，似不务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怨于时人；祸患之机，怨雠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则潘安仁以孙秀获罪，嵇叔夜为钟会所图，古来此类，盖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为深诫乎？必能遇士则诫于倨，抚下则宏以恕，是可以长守富贵，而无忧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华一野客耳，用华言亦惟命，不用华言亦惟命，明日当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华《与庾中丞书》："中丞阁下：公久在西掖，声华满路，一到京辇，尝以孤介自处，终不能结金张之援，过卫霍之庐；苟或见招，辄以辞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试。一昨不意执事猥以文章见知，特于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为知己矣。亦尝造诣门馆，公相待甚厚，谈笑怡如；仆由是益知公懿德宏远，必能永保贞吉，而与人有终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辄不自料而有祈丐于公哉？若道不合，虽以王侯之贵，亲御车相迎，或以千金为寿，仆终不顾；况肯策款段、崎岖傍人门庭，开强言乎！矧仆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当分减。'然必若易致，则已自致矣，安能烦于公？且凡有济物之心，必能辍于

己，方可以成济之道。公乃曰分减，岂辍己之义哉？况自蒙见许，已过旬日，客舍倾听，寂寥无声，公岂事繁遗忘耶？当不至遗忘。以为闲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轻于信而薄于义，则四方无所取。惟公留意耳！任华顿首。”

华《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大夫阁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结袜，廷尉俯偻从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则美也，犹有所阙焉；其所阙者在于恃才傲物耳。仆感君国士之遇，故以国士报君；其所以报者，欲浇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阙。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者，耻从卖醪博徒游者乎？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知仆欲以贫贱骄君，君何见之晚耶！抑又闻昔有躄者，耻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诣平原君，请笑者头，平原君虽许之，终所不忍。居无何，宾客别去过半，君怪之，有一客对曰：‘以君不杀笑躄者，谓君为爱色而贱士。’平原君大惊悔过，即日斩美人头，造躄门者谢焉。宾客由是复来。今君犹惜马蹄不顾我，况有请美人头者，岂复得哉！仆亦恐君之门客于是乎解体，仆即解体者也。请从此辞。任华顿首。”

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崔国辅谨上书于都督何公节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责以为怠于奉上之礼，死罪，死罪！窃闻礼不妄说人，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义也。故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非礼勿定；宦学事师，非礼勿亲。所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修身践言合道以成礼。今人无礼，多涉于佞媚，不全于仁义；故以难进而易退，孜孜善行者为失礼，悲夫！古人有礼者则贵，今之有礼者则贱；虽然，君子终身不弃礼为苟容。《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国辅常见君公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见待。君公闻叔向乎？闻张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胜衣，为晋国之望；张良妇人也，而懦次之华，宜君公不礼。萧、曹为刀笔吏，碌碌无奇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贞逐于楚，张仪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异。仆今日复何言哉！”

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书》：“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于潢滉之中或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某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凡载请执事，三趋戟门。门人谓某曰：‘子私来耶？公来耶？’若言公，小子实非公；若言私，公庭无私，不得入。以兹交战彷徨于今，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如龙之门转深，如玉之粟转贵；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豁上风便，囊中金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

论曰：夫子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之逊，人不以为谄；言之危，人不以为讦。盖言与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来，未有如丘之圣者！儒有用言干进，几乎！若乃交道匪终，得言纪之者，时则有其人矣。

卷十二

自负

杜甫《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节契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莫争好恶莫相疑！”

甫《献韦右丞》：“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将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此意竟萧索，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徵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洛，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望清渭滨。常拟报一餐，况怀辞大臣，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

崔仁师之孙崔湜并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人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赤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补进士欲夺，则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

郑起居《仁表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

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曙笑曰：“何也？”荀鹤曰：“天下只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

卢延让业癖涩诗，吴翰林虽以赋卷擢第，然八面受敌，深知延让之能。延让始投贽，卷中有说诗一篇，断句云：“因知文赋易，为下者之乎。”子华笑曰：“上门恶骂来！”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阍媪脂烛

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

元次山中《兴颂序》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犯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夫立圣德大业者，必有歌颂；若今歌颂圣德，刻诸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适侍御，元和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直见黜。故韩文公志适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慕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耶！'即提所作书缘路歌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众，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书《题集后》曰："时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有缑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

王贞白《寄郑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烧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

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曹州布衣袁参顿首谨上梁公阁下，参将自托于君，长为君用，欲之乎？且参之托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怀相印，不失通侯，寿客满堂，黄金横带；则参请以车轨所至，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称君之长，使天下之人，不能议君矣。若使君当不测之时，遘不测之祸，身从吏讯，妻子满狱；则参请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剑，以白君冤，使酷杀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缘谤书，不得见察，卒至免逐，为天下笑；则参以一寸之节，三寸之舌，抗义犯颜，解于阙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污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议欲侵君；则参请以直辞先挫其口，不尔，则更以眦血次污其衣，见陵之羞，不能丑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万岁后，而君门阑卒有饥寒之虞；则参请解参之裘，推参之哺，勉勉不怠，终身奉之，使子孙之忧，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参之所以利君而自托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参于君非有食客之旧，门生之恩，今便欲自托于君，长为君用，得无不知参意而疑参妄乎？然妄心实亦有之，何也？参行年已半春秋，客复数载，黄金尽，乌裘弊，唇齿落，不得成名；而亲之在堂，终莫有慰，日暮途远，不知所为；然独念非君无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顾见诚，使得慰亲恐惧。参闻言为必听者出，义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无感激？况今以亲亲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欢然卒不见拒，尔后即参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时之言，终不负德。夫幽则有鬼，天则有神，鬼神之间，参所必有；如使参敢负于君者，则鬼神之灵共诛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伟才，四人为相，艰难情伪，君尽知之；至于进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参之五利而许君乎？参必愚侪鲰生，而自守取咎尔！则君之相士，何其备耶！至愚殆欲窥君之鉴矣。顿首，顿首。参今亦不敢盛称誉，上绐于君；然窃自言之，正参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见相以义，则参之本图；若见相以才，则惟君所识。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参，顾此时坐而相弃，语曰：'厚利可爱，盛时难再，失利后时，终不有悔！'君独不闻蒯人之泣乎？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进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云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卖冰之秋，而士买冰之际。有利则合，岂宜失时！苟使君强自迟回至冰散，则君尚欲开口，其事焉得哉！愿少图之，无为蒯人之事也。参顿首。"

轻佻 戏谑嘲咏附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允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岐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惑，因潜启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等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

李白《戏赠杜甫》曰："饭颗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只为从来学诗苦。"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于时举子率皆以白纸糊案子面。昌图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人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有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其人复曰："必先必先，谘仗取一杓水。"光业为取。其人再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光业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即取水，更煎茶；当时之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罗隐《谢裴廷翰诗》卷云："泽国佳人，惟妆半面；荣丘辨士，或献空笼。"

贾岛不善程试，每自叠一幅，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

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洗马而卒。其子昭纬，颇有父风，常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小仪，王荛任小宾，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荛

遽请下句，昭纬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荛，小人行缀。"闻者靡不洪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澄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当制，略曰："陵轹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举人许乘驴。郑光业材质瓌伟，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论曰：《语》云："当仁不让于师。"颜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为之太过；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欤!"参以五利受售，不系能否，儒行缺矣。轻薄之徒，终丧厥德，旅獒之戒，人子其惟慎诸!

设奇沽誉

咸通中，郑愚自礼部侍郎镇南海。时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锦袄子半臂袖卷谒之，公大奇之。会夜饮更衣，宾从间窃谓公曰："此应是有，惭不称耳!"既而复易之红锦，尤加焕丽，众莫测矣。

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缬数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

酒 失

崔櫓酒后失虔州陆郎中肱，以诗谢之曰："醉时颠蹶醒时羞，曲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

宋人卫元规，酒后忤宋州丁仆射，谢书略曰："自兹囚酒星于天狱，焚醉目于秦坑。"人多记之。

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

韩衮，咸通七年赵隙下状元及第，性好嗜酒。谢恩之际，赵公与之首宴，公屡赏欧阳琳文学，衮睨之曰："明公何劳再三称一复姓汉!"公愕然为之彻席。自是从容不过三爵。及杏园开宴时，河中蒋相以故相守兵部尚书，其年子泳及第，相国欣然来突，众皆荣之。衮厉声曰："贤郎在座，两头著子女，相公来此得否?"相公错愕而去。及泳归，公庭责之曰："席内有颠酒同年，不报我，岂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与之欢醉矣。

史《丧上李中丞书》："祸之将至，鬼神夺魄。岂有委身府幕，尘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后非一!中丞审丧岂非知礼之人?岂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马尘，十有三载，杯酒歌咏，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赐赏鉴，辟书府，及陪接万里，星霜二年，正当策名之时，岂愿固有千触?此盖命之牵陷，一至于此，实非常情之所料也。岂非十二年间，东驰西走，肝胆涂地，竟无所成。鬓发颁白，幸逢推荐，恩命垂至，自贻颠危，昏昏薄言，罔知攸处，岂非命矣!岂非命矣!且初坐之时，每举一盏酒，未尝不三思其过，似觉体中有酒，亦哀请矜量；既对众宾复，不敢苦诉，俄而迷乱乍合，若怪魅以凭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宁悟!哀哉微命，有此殀剥!中丞纵宽以万死，丧亦无所施其面目。不即引决者，伏念累世单绪，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儿息，封树何日?先灵靡安!痛此缠迫，乞哀残喘!今髡剪首发，自为毁责，期在粉骨，永知此过。中丞旋旆之日，愿随一卒，步走后尘，洗节布诚，以期他效。伏愿少垂旧惠，恋恋故人，无任忧悸感切之至!谨投书阁下，荒辞无叙，万不申一，仍凭押衙口哀谢不宣。丧再拜。"

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毛）。云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裀。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更唤人（鹦鹉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簟，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宫，都缘一点瑕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戏跃莲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轮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鹰离主）。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贞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泄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还折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歌咏每添诗酒兴，醉酣还命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惟无薛秀才。（元公诗）

论曰：萧琛以桃枝虎靴，邢绍以绛绵纠发，所务先设奇以动众，后务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为一时之口实者也。郑公之服锦，王公之衣缬，得无意于彼乎?苟名实相远，则服之不衷身之灾。沈酗之失，圣人所戒，虽王佐之才，得以赎过，其如名教何!

卷十三

敏 捷

王勮，绛州人，开耀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阁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勮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一时俱毕。

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

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

段维晚富辞藻，敏赡第一。常私试八韵，好吃煎饼，凡一个煎饼成，一韵粲然。

昭宗天复元年正旦，东内反正，既御楼，内翰维吴子华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余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上大加赏激。

短李镇扬州，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命札于台盘上。孝标惟然，索笔一挥云：“六出飞花处处飘，黏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

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喜气粗。”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

柳棠谒梓州杨尚书（汝士），因赴社宴。杨公逼棠巨鱼，棠坚不饮。杨公口占一篇曰：“文章漫道能吞凤，杯盏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陪社宴，定应遭者老尚书。”棠应声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陪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愧，鲲化为鹏也不难。”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常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伫思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疋。令宫人拜谢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

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衣湿，知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郑仁表起居，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邮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曰：“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旁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

裴廷裕，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水。”上曰：“颇知其人构思甚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舩。”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矛　盾

令狐赵公镇维扬，处士张祜尝与狎宴。公因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又急，帆下人，须好立。”祜应声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亚之尝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喽啰。”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比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

张处士《忆柘枝诗》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祜矛楯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辞》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

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乐天）“及第全胜十改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龙丘李主薄者，不知何许人，偶于知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千嗜鲊），只见手臂著襕，未见口唇开裤！”一座大笑。

惜　名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韩文公作《李元宾墓铭》曰：“文高乎当世，行出乎古人。”（或谓文公以观文止高乎当世。盖谓己高乎古人也）

李缪公，贞元中试《日有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

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

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顾曰："白乐天所谓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群玉因破题而授之（不记其词），璘览之略不伫思，而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野叉头。"群玉知之，讯之他事矣。

论曰：构思明速，禀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舜其犹病诸！

无名子谤议

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有无名子自云山东野客，移书于刘："吏部足下：公总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专对，无枚皋之敏才。佳句推长，笔妙入神，善谑称名字不正，过此以往，非仆所闻。徒以命偶良时，身居显职，方云好经术。重文章，卖此虚名，负其美称。今年圣上虚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权，所期公有独见之明，清平为首；岂意公有专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数年以来，皆无大集，一昨所试，四方毕臻。公但以搜索为功，纠讦为务，或有小过，必陷深文；既毁其发肤，又贬其官叙，使孝子亏全归之望，良臣绝没齿之怨。岂以省闼从容之司，甚于府县暴虐之政？所立严法，树威胁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圣主失含宏之道，损宽仁之德，岂忠臣之节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烦碎之事，奏请无度，尘黩颇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气慑，选士胆惊；内以承宠承荣，外以作威作福，岂良臣之体耶！且两京常调，五千余人，书判之流，亦有硕学之辈，莫不风趋洛邑，雾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矫俗，以大言夸时，宏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窃居翰苑，谬践掖垣，虽十年掌于王言，岂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铺不对为古，以率意不经为奇；作者见之痛心，后来闻之抚掌。奈何轻蔽天下之才，以自称为已高，以少取为公道！故郄至自伐称兵，处父尚云终丧其族。以兹偏见，求典礼闱，深骇物情，实乖时望。故《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圣人用心，异代同体，衮云亲奉密旨，令少取人等，岂圣人容众之意耶！为近臣而厚诬，干处士之横议，甚不可也！况杜亚薄知经籍，素懵文辞；李翰虽以辞藻擢第，不以书判擅名；不慎举人，自贻伊咎。又常衮谓所亲曰，昨者考判，以经语对经，以史对史，皆未点对，考为下等。先翰有常无名判云：'卫侯之政由宁氏，鲁侯之令出季孙。'又常无欲云：'在陵室而须开，阙夷盘而不可。'岂以经对史耶？又严迪云：'下樊姬之车，曳郑崇之履。'岂以史对经耶？数十年之间，布众多之口，纵世人可罔，而先贤安可诬也？今信四竖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为头，以'敢告车轩'为尾，初类是颂，翻乃成箴。其间又'金盘'对于'玉府'，非惟问头不识，抑亦义理全乖；据此口嘲，堪入觌缕。张载华以'江皋'对'瀍洛'；朱邵南以'养老'对'乞言'；理目未通，对仍未识，并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则童子何知?裴通以因人见录！苟容私谒，岂谓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论于美丑；无太阿之利，安可议其断割？使五千之人，嚣然腾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况宏辞大国光华，吏曹物色公明，立标榜令尽赴上都东京者，弃而不收，常衮大辱于国；岂以往来败绩，自丧秣陵之使；今日复雠，欲雪会稽之耻。虽擢须贾之发，衮不足以赎罪；负廉颇之荆，公不足以谢过。况所置科目，标在格文，尽无宏辞，固违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实负明公；以此求相，实负苍生！况公为主司，自合参议，信衮等升降由己，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结舌不得语。罔上若是，欺下如斯。岂以天德盖高，帝阍难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权！呜呼，使朱云在朝，汲黯当位，则败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辅侍郎，非公等所望也！无名子长揖诗曰：三铨选客不须嗔，五个登科各有因。无识伯和怜吉獠，弄权虞候为王申。载华甲第归丞相，裴子门徒入舍人。莫怪邵南书判好，他家自有景监亲。"

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巍峨。既而问及庙院，标曰：《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

赵鹭试《被衮以象天赋》，更放韩衮为状元。或为中贵语之曰："侍郎既试王者《被衮以象天赋》，更放韩衮状元，得无意乎?"鹭由是求出华州。

刘允章试《天下为家赋》，为拾遗杜裔休驳奏，允章辞穷，乃谓与裔休对。时允章出江夏，裔休寻亦改官。

光启中，蒋嶠以丹砂授善和韦中令。张鹄，吴人，有文而不贫。或刺之曰："张鹄只消千驮绢。蒋嶠惟用一丸丹。"

论曰：飞书毁谤，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过；不公，足以推命；睚眦雠之，无益于己。夫子之谓桓魋，孟子之称臧仓，其是之谓与！

卷十四

主司称意

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

人，后除左丞。

至德二年，驾临岐山，右补阙兼礼部员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后至大历二年，拜礼部侍郎，联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贞元二年，礼部侍郎鲍防帖经后改京光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试策后拜相，令礼部尚书王播署榜，其日午后放榜。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贡举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礼部侍郎。

天祐元年，杨涉行在陕州放榜，后大拜。

二年，张文蔚东洛放榜后大拜。

主司失意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得，势拟倾覆。峘惶恐甚，因进其私书。上谓峘无良，放榜日窜逐；并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别驾，敦始陈谢恩之礼。

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钱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江州刺史。

会昌六年，陈商主文，以延英对见，辞不称旨，改受王起。

咸通四年，萧仿杂文榜中，数人有故，放榜后发觉，责受蕲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贬蕲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书舍人知制诰宇文瓒制敕："朕体至公以御极，推至理以临人，举必任才，黜皆由过，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权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萧仿，早以艺文，荐升华显，清贞不磷，介洁无徒，居多正直之容，动有休嘉之称。近者擢司贡籍，期尽精研；既紊官常，颇兴物论。经询大义，去留或致其纷拏；榜挂先场，进退备闻其差互。且昧泉鱼之察，徒怀冰蘖之忧；岂可尚列貂蝉，复延骑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谓非恩，深宜自励！可守蕲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赴任！"

萧仿《蕲州刺史谢上兼知贡举败阙表》"臣某言：臣谬掌贡闱，果兹败失，上负圣奖，下乖人情。实省己以竞惭，每自咎而惶灼；犹赖陛下猥矜拙直，特贷刑书，不夺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恋，奉严谴以奔驰，不驻羸骖，继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当日于宣政门外谢讫，便辞进发，今月一日到任上讫。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臣性禀朴愚，材昧机变，皆为叨据，果窃显荣，一心唯知效忠，万虑未尝念失。是以顷升谏列，已因论事去官，后忝琐闱，亦缘举职统旆。身流岭外，望绝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国。伏遇陛下临御大宝，恭行孝思，询以旧臣，遍沾厚渥。臣远从海峤，首还阙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诏，任抡材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与国而同归，官与职而俱盛；常思惕厉，粗免悔尤，已尘铨衡，复忝贡务；昨虽有过，今合具陈：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过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推公过即怨讟之并生，行应奉即语言皆息；为日虽久，近岁转难。如臣孤微，岂合操刓！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时至公。是以不听嘱论，坚收沈滞，请托既绝，求瑕者多。臣昨选择，实其不屈人，杂文之中，偶失详究；扇众口以腾毁，致朝典以指名。缄深恳而得敷陈，奉诏命而须乘陲传。罢远藩赴阙，还乡国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谪官，历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别骨肉，愁涉险艰。今则已达孤城，惟勤郡政，缉绥郛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钤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粗立微劳，用赎前过。伏乞陛下特开睿鉴，俯察愚衷。臣前后黜责，多因奉公，秉持直诚，常逢于党与，分使如此，时亦自嗟。写肝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残而得还帝里。岂望复升荣级，更被宠光！愿受代于蕲春，遂闲散于辇下。臣官为牧守，不同镇藩，谢上之后，他表无因；达天听而知在何时，备繁辞而并陈今日。驰魂执笔，流血拜章，形神虽处于遐陬，梦寐尚驰于班列。臣无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阙屏营之至！谨差军事押衙某奉表陈谢以闻。"仿《与浙东郑商绰大夫雪门生薛扶状》："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计尽得于邸吏，久不奉荣问，惶惧实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奖最深，辄欲披陈其事，略言首尾，冀当克副虚襟，鉴雪幽抱。伏以近年贡务，皆自阁下权知，某叨历清崇，不掌纶诰。去冬遽因铨衡，叨主文柄，珥貂载笔，忝幸实多。遂将匪石之心，冀伸藻镜之用，壅遏末俗，荡涤讹风，刈楚于庭，得人之举，而腾口易唱，长舌莫箝，吹毛岂惜其一言，指颣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谤，皆由拙直。窃以常年主司，亲属尽得就试。某敕下后，榜示南院外内亲族，具有约勒，并请不下文书，敛怨之语，日已盈庭。复礼部旧吏云，当年例得明经一人；某面责其事，即严鳌革。然皆阴蓄狡恨，求肆蠹言，致杂文之差互悉，群吏之构成；失于考议，敢不引过？又常年榜帖，并他人主张，凡是旧知，先当垂翅；灵蛇在握，弃而不收；璞鼠韬怀，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胁制于一时，遗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辈亦有数人，皆朝夕相门，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书；某坚守不听，唯运独见。见在子弟无三举，门生旧知才数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门馆，日夕即与子弟不生，为轻小之徒，望风传说曰，笔削重事，闺门得专。某但不欺知白之诚，岂畏如簧之巧！顷年赴广州日，外生薛廷望，荐一李仲将外生薛扶秀才云，负文业，穷寄岭峤。到镇日，相见之后，果有辞藻；久与宴处，端厚日新。成名后，人传是蕃夷外亲，岭南巨富，发身财赂，委质科名；扶即薛谓近从兄弟班行，内外亲族绝多，岭表之时，寒苦可悯，曾与月给；虚说蕃商，据此谤言，岂粗相近？况孔振是宣父胄绪，韩绾即文公令孙；苏蕴故奉常之后，雁序双高，而风埃久处；柳告是柳州之子，凤毛殊有，而名字陆沈。其余四面搜罗，皆有久居艺行之

士，繁于简牍，不敢具载。某裁断自己，实无愧怀；敦朝廷厚风，去士林时态，此志惶挠，岂惮悔尤！今则公忠道消，奸邪计胜，众情犹有惋叹，深分却无悯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岂正德而亦同浮议！久猜疑闷，莫喻尊崇，幸无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论。粗陈本末，希存旧知。临纸写诚，含毫增叹！特垂鉴宥，无轻弃遗，幸甚！"

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先是李涜附于中贵，既愤退黜，自计推之，上亦深器涜文学，因之蕴怒，密旨令内人于门搜索怀挟，至于巾履，靡有不至。

卷十五

杂 记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疋，充归粮，各勤修业。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至开元二十四年，以员外郎李昂与举子矛盾失体，因以礼部侍郎专知。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衮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

南院放榜（*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板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列之*），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篱在垣墙之下，南院正门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

开成二年，高侍郎锴主文，恩赐诗题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复前诗题为赋题，太学《石经诗》并辞，入贡院日面试。大中中，都尉郑尚书放榜，上以红笺笔札一名纸云，"乡贡进士，李（*御名*）"，以赐镐。

《文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时征将薨，太宗尝梦见，及觉，左右奏征卒。故曰，"俄于仿佛，忽睹形仪。"复曰，"高宗昔日得贤相于梦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觉后。"

高祖呼裴寂为裴三　　明皇呼宋济作宋五

德宗呼陆贽为陆九。

高祖呼萧瑀为萧郎　　宣宗呼郑镐为郑郎。

裴晋公下世，文宗赐御制一篇，置于灵座之上。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元和十三年，进士陈标，献诸先辈诗曰："春官南院院墙东，地色初分月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前鱼变辞凡水，心逐莺飞出瑞风。莫怪云泥从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

令狐赵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泽无二，常便殿召对，夜艾方罢，宣赐金莲花送归院。院使已下，谓是驾来，皆鞠躬阶下。俄传吟曰："学士归院！"莫不惊异。金莲花，烛柄耳，惟至尊方有之。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盛署，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既赴召，中贵人，颇以絺绤为讶，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觉寒气逼人，熟视有龙皮在侧；寻宣赐银饼，馅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鱼者数夕。上窃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进十数，未当有损。"银饼馅，皆乳酪膏腴所制也。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摇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长庆中，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

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汝士）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即尚书妹婿。时乐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饮兄用，罨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李石相公镇荆，崔魏公在宾席；未几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时石犹在镇。故贺书曰："宾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此李骘之词也。时为节度巡官*）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

崔安潜镇西川，李铤为小将。广明初，驾幸西蜀，铤乃蜀帅带平章事。安潜乃具寮耳；曾趋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衣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锡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

拜献座主。

令狐赵公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以举名诰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面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上面许成功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即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即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人。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韦承贻，咸光中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试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丸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韵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景画难成。”（光化初，几为圬墁者有所废，杨洞见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赵渭南嘏尝有诗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计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会中元为鹤林之游，浙帅（不知姓名）窥之，遂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不自安，遣一介归之于嘏。嘏时方出关，途次横水驿，见兜舁人马甚盛，偶讯其左右，对曰：“浙西尚书差送新及第赵先辈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认嘏，嘏下马揭帘视之，姬抱嘏恸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

条流进士

咸通中，上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虽势可热手，亦皆跨长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相国魁梧甚，故有此句）

闽中进士

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余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何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啄木觜距长，凤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诏以长溪岁赋资之，令之计月而受，余无所取。

欧阳詹卒，韩文公为《哀辞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衮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詹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

贤仆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以棰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

武公干常事蒯希逸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公坚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时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寻本末未得）

卢钧仆夫（已具宴集门，及钧孙肃仆夫并同前）

李元宾《与弟书》云：“赖一仆佣债，以资日给其文颇勤勤叙之，而不记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谯公之佣也。公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輾然曰：“我使头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官大笑。时谯公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公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既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旧 话

一曰闻多见少，迹静心勤（省闲游，事知己也）。卷头有眼（投谒必其地也），肚里没嗔（得失算命，群居用和）。二曰貌谨气和，见面少，闻名多（古人有言，见多成丑之谓也。凡后进游历前达之门，或虑进趋揖让，偶有蹶失，则虽有烜赫之文，终负生疏之诮。故文艺既至，第要投谒庆吊及时，不必孜孜求见也。如其深知己下岁寒之契，师友则不然也）。三曰上等举人，应同人举（推公共也）；中等举人，应丞郎举（计通塞也）；下等举人，应宰相举。

切 忌

就门生手里索及第　求僧道荐属姑息　对人前说中表在重位　夸解作客　爱享后进酒食

没用处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等主试，禄山请重试，制举人第一等人十无二。御史中丞张倚之子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帛”。

高涣者，锴之子也，久举不第。或谑之曰：“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盖高氏三榜，每

榜四十人）

薛昭俭，昭纬之兄也，咸通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知难而退。论曰：七情十义，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礼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门，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辞，垂于简编，侔于粉缋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项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无文；其上也文不胜德，其次也德不胜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惟圣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为岸谷，以含毫纸墨为末事，以察言守分为名流。洎乎评品是非，适较今古，竟不能措一辞，发一论者，以无愧于心乎！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赡敏，而矛盾棒芜也。亦由辱以马鞯，而俟之莺谷。知我者当免咎与！若乃先达所传，臧否人物，虽不研究根本，皆可蓍鉴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谚。其有迹处皂隶，而行周君子者，苟遗而不书，则取舍之道，贱贤而贵愚；忠孝之本，先华而后实。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类而已。”

河东记

[唐]薛渔思撰　陈尚君辑录　金程宇整理

《河东记》三卷，唐薛渔思撰。渔思生平无考，约于文宗时在世。此书北宋前不见著录，《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谓不具撰名，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一三作薛渔思撰，并引此书序云“续牛僧孺之书”，知续《玄怪录》而作。洪迈《夷坚支癸序》引作者为薛涣思，殆传写之异。原书久佚。《绀珠集》、《说郛》各存一则，均系节文。今从《太平广记》中辑得三十余则，编为一卷。其内容与《玄怪录》一致，多述神仙鬼怪故事，惟文辞稍逊。如《板桥三娘子》、《胡媚儿》、《独孤遐叔》等篇，亦颇有特色。

黑　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长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劚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痫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劚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太平广记》卷四一引出《会昌解颐》及《河东记》)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辏，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庱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丹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

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薰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为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长三丈，目如电赩，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而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追，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黄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为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不言，便入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祇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喑痖，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太平广记》卷四四)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太平广记》卷六九)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呿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酎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太平广记》卷七二)

韦　丹

唐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鼋，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袴，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长七尺，褐裘韦带，从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浚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鼋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明日，胡芦先

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迍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与蝼蟠，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太平广记》卷一一八)

吕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逶，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鲁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挞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及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褒中所见，如影响焉。(《太平广记》卷一四四)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从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须臾，张岸复出，引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伫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从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逭矣。然要知禄命，乍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签牓，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误足

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 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闲步县城外，坏垣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涤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太平广记》卷一五七）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 。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鄠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帱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锸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扪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太平广记》卷二八一）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妓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太平广记》卷二八六）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良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硙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

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傍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二八六）

卢　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常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以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又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瘳，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竞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于所持小妆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即具六礼，纳为妻，妇人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固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淆，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妾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便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恭李谘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太平广记》卷三〇六）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锷镇河东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搏涂登庙舍，尽补其漏。既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状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眦微惨，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台骀庙中，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摈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果与国清梦同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七）

柳　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

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懔然，亦皆肸蠁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太平广记》卷三〇八)

王　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憩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满，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闲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霡霂，乃市纸万张以焚之。及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马　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郓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郓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及战，郓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斗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名姓。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讫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周圆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罂缶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韩　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弇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也。(《太平广记》卷三四〇)

韦　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阌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鲜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傥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辕纵牛，龁草路左。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于墙下捻碎土少许，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茶二斤，即进于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效献芹者。"浦益怜之。次于潼关，主人有稚儿戏于门下，乃见归以手拴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祟，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傍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

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于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伫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迍踬，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睹，肸蚃如有物焉。(《太平广记》卷三四一)

郑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驷、曰骥、曰驹。驹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洎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鲙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椁衾襚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鹘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骢。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驯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鹘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鹘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骢。”李曰：“仆颇有羡色如何?”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迳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归。”固不肯过岳庙。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亡，神柩昨夜归庄耳。”李輾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于京城中闹处即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见，而不复有言。(《太平广记》卷三四一)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姻媛，见在门。”叔弁召其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小，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实，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妪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道魔语，今欲何如?”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太平广记》卷三四四)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长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三四六)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丑，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忽梦魇，良久方寤。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务濛花，收泣而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太平广记》卷三四六)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于河中舜城北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太平广记》卷三四六)

卢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晨出坊北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太平广记》卷三四六)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敛，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候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庾七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可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构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谶。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羡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太平广记》卷三四八)

段 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栉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啸傲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璧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箧，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阁中，垂帏掩户，复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羸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太平广记》卷三四九)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资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给也。"即曰："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傥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绐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闼，禁不可发。但闻狺牙啮诟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拿获，腾踔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太平广记》卷三五七)

许 琛

王潜之镇江陵也，使院书手许琛因直宿，二更后暴卒，至五更又苏。谓其侪曰：初见二人黄衫，急呼出使院门，因被领去。其北可行六七十里，荆棘榛莽之中，微有迳路。须臾，至一所楔门，高广各三丈余，横楣上，大字书标牓，曰"鸦鸣国"。二人即领

琛入此门，门内气黯惨，如人间黄昏已后，兼无城壁屋宇，唯有古槐万万株，树上群鸦鸣噪，咫尺不闻人声。如此又行四五十里许，方过其处。又领到一城壁，曹署牙门极伟，亦甚严肃。二人即领过曰：“追得取乌人到。”厅上有一紫衣官人，据案而坐，问琛曰：“尔解取鸦否?”琛即诉曰：“某父兄子弟，少小皆在使院，执行文案，实不业取鸦。”官人即怒，因谓二领者曰：“何得乱次追人?”吏良久惶惧伏罪，曰：“实是误。”官人顾琛曰：“即放却还去。”又于官人所坐床榻之东，复有一紫衣人，身长大，黑色，以绵包头，似有所伤者，西向坐大绳床。顾见琛讫，遂谓当案官人曰：“要共此人路语。”即近副阶立，呼琛曰：“尔岂不即归耶？见王仆射，为我云：‘武相公传语仆射，深愧每惠钱物。然皆碎恶，不堪行用，今此有事，切要五万张纸钱，望求好纸烧之。烧时勿令人触，至此即完全矣，且与仆射不久相见。’”言讫，琛唱喏，走出门外。复见二使者却领回，云：“我误追你来，几不得脱，然君喜当取别路归也。”琛问，曰：“所捕鸦鸣国，周递数百里，其间日月所不及，终日昏暗，常以鸦鸣知昼夜。是虽禽鸟，亦有谪罚。其阳道限满者，即捕来，以备此中鸣噪耳。”又问曰：“鸦鸣国空地奚为?”二人曰：“人死则有鬼，鬼复有死，若无此地，何以处之?”初琛死也，已闻于潜。既苏，复报之。潜问其故，琛所见即具陈白。潜闻之，甚恶即相见之说。然问其形状，真武相也。潜与武相素善，累官皆武相所拔用，所以常于月晦岁暮焚纸钱以报之，由是以琛言可验。遂市藤纸十万张，以如其请。琛之邻而姓许名琛者，即此夕五更暴卒焉。时大和二年四月。至三年正月，王仆射亡矣。（《太平广记》卷三八四）

崔绍

崔绍者，博陵王玄昛曾孙。其大父武，尝从事于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从事于南海。常假郡符于端州，直处官清苦，不蓄羡财，给家之外，悉拯亲故。在郡岁余，因得风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贫，无何，寝疾复久，身谢之日，家徒索然。由是眷属辈不克北归，绍遂孜孜履善，不堕素业。南越会府，有摄官承乏之利，济沦落羁滞衣冠。绍迫于冻馁，常屈至于此。贾继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则绍之子婿，因缘还往，颇熟其家。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谿，端溪假尉陇西李彧，则前大理评事景休之犹子。绍与彧，锡类之情，素颇友洽，崔李之居，复隅落相近。彧之家，畜一女猫，常往来绍家捕鼠。南土风俗，恶他舍之猫产子其家，以为大不祥。彧之猫产二子于绍家，绍甚恶之。因命家童，縶三猫于篚篋，加之以石，复以绳固篚口，投之于江。是后不累月，绍丁所出荥阳郑氏之丧，解职，居且苦贫。孤孀数辈，饘粥之费，晨暮不充，遂薄游羊城之郡，丐于亲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发康州官舍，历抵海隅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达雷州。绍家常事一字天王，已两世矣。雷州舍于客馆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热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殛。将殛之际，忽见二人焉，一人衣黄，一人衣皂，手执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绍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为恶，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杀无辜三人，冤家上诉，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当与冤家对命，奈何犹敢称屈，违拒王命?”遂展帖示。绍见文字分明，但不许细读耳。绍颇畏耆，不知所裁。顷刻间，见一神人来，二使者俯伏礼敬。神谓绍曰：“尔识我否?”绍曰：“不识。”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为尔家供养久矣。每思以报之，今知尔有难，故来相救。”绍拜伏求救，天王曰：“尔但共我行，必无忧患。”王遂行，绍次之，二使者押绍之后。通衢广陌，杳不可知际。行五十许里，天王问绍：“尔莫困否?”绍对曰：“亦不甚困，犹可支持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遥见一城门，墙高数十仞，门楼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侧立敬惧。更行五里，又见一城门，四神守之。其神见天王之礼，亦如第一门。又行三里许，复有一城门，其门关闭。天王谓绍曰：“尔且立于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过。食顷，闻摇镍之声，城门洞开，见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间，神人色甚忧惧。更行一里，又见一城门，有八街，街极广阔，街两边有杂树，不识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数，皆罗立于树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门，门两边各有数十间楼，并垂帘。街衢人物颇众，车舆合杂，朱紫缤纷，亦有乘马者，亦有乘驴者，一似人间模样。此门无神看守。更一门，尽是高楼，不记间数。珠帘翠幕，眩惑人目，楼上悉是妇人，更无丈夫。衣服鲜明，装饰新异，穷极奢丽，非人寰所睹。其门有朱旗，银泥画旗，旗数甚多，亦有著紫人数百。天王立绍于门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领绍到一厅。使者先领见王判官，既至厅前，见王判官著绿，降阶相见，情礼甚厚。而答绍拜，兼通寒暄，问第行，延升阶与坐，命煎茶。良久，顾绍曰：“公尚未生。”绍初不晓其言，心甚疑惧。判官云：“阴司讳死，所以唤死为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吃，此非人间茶。”逡巡，有著黄人，提一瓶茶来，云：“此是阳官茶，绍可吃矣。”绍吃三碗讫，判官则领绍见大王，手中把一纸文书，亦不通人。大王正对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只为此人来。”大王曰：“有冤家上诉，手虽不杀，口中处分，令杀于江中。”天王令唤崔绍冤家，有紫衣十余人，齐唱喏走出。顷刻间，有一人，著紫襕衫，执牙笏，下有一纸状，领一妇人来，兼领二子，皆人身而猫首。妇人著惨裙黄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号泣不已，称崔绍非理相害。天王向绍言：“速开口与功德。”绍忙惧之中，都忘人间经佛名目，唯记得《佛顶尊胜经》，遂发愿，各与写

经一卷。言讫，便不见妇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绍升阶与坐，绍拜谢大王，王答拜。绍谦让曰："凡夫小生，冤家陈诉，罪当不赦，敢望生回？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绍实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毕，即还生路。存殁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问绍："公是谁家子弟？"绍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与公是亲家，总是人间马仆射。"绍即起申叙。马仆射犹子磻夫，则绍之妹夫。大王问磻夫安在？绍曰："阔别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来，奉天符令勘，今则却还人道。"便回顾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处？"判官曰："便在某厅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绍复咨启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极崇，则合却归人天，为贵人身，何得在阴司职？"大王笑曰："此官职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职，总滥蒙司徒知爱，举以自代，所以得处此位，岂容易致哉？"绍复问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严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处此，杜公替之。"绍又曰："无因得一至此，更欲咨问大王。绍闻冥司有世人生籍，绍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间官职。然顾有亲故，愿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则不可得见，缘与公是亲情，特为致之。"大王顾谓王判官曰："从许一见之，切须诫约，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则终身喑哑。"又曰："不知绍先父在此，复以受生？"大王曰："见在此充职。"绍涕泣曰："愿一拜觐，不知可否？"王曰："亡殁多年，不得相见。"绍起辞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绍到王判官厅中。铺陈赡给，一似人间。判官遂引绍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楼，便引绍入门。满壁悉是金牓银牓，备列人间贵人姓名。将相二色，名列金牓。将相以下，悉列银牓。更有长铁牓，列州县府僚属姓名。所见三牓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谢世者，则随所落籍。王判官谓绍曰："见之则可，慎勿向世间说牓上人官职。已在位者，犹可言之。未当位者，不可漏泄，当犯大王向来之诫。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报。其阴司诛责恶心人颇甚。"绍在王判官厅中，停止三日，旦暮严，打警鼓数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绍问判官曰："冥司诸事，一切尽似人间，惟空鼓而无角，不知何谓？"判官曰："夫角声者，象龙吟也。龙者，金精也。金精者，阳之精也。阴府者，至阴之司。所以至阴之所，不欲闻至阳之声。"绍又问判官曰："闻阴司有地狱，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狱名目不少，去此不远，罪人随业轻重而入之。"又问："此处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绍又问："王城之人如海，岂得俱无罪乎？而不入地狱耶？"判官曰："得处王城者，是业轻之人，不合入地狱。候有生关，则随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评事，流到州二年，与绍邻居，绍洪复累世通旧，情爱颇洽。绍发康州之日，评事犹甚康宁。去后半月，染疾而卒。绍未回，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见田生在彼，田崔相见，彼此涕泣。田谓绍曰："洪别公后来，未经旬日，身已谢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绍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寻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托，洪本无子，养外孙郑氏之子为儿，已唤致得。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责以夺他人之嗣，以异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孙归本族，见为此事，被勘劾颇甚。令公却回，望为洪百计致一书，与洪儿子，速令郑氏子归本宗。又与洪传语康州贾使君，洪垂尽之年，窜逐远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殁之后，又发遣小儿北归，使道体归葬本土，眷属免滞荒陬。虽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浅劣，何以当之？但荷恩于重泉，恨无力报。"言讫，二人恸哭而别。居三日，王判官曰："归可矣，不可久处于此。"一字天王与绍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颇盛，道引骑从，阗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处分，与绍马骑。尽诸城门，大王下马，拜别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从绍相别，绍跪拜，大王亦还拜讫。大王便回，绍与天王自归。行至半路，见四人，皆人身而鱼首，著惨绿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临一峻坑立。泣拜诸绍曰："性命危急，欲堕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绍曰："仆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许诺则得。"绍曰："灼然得。"四人拜谢。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讫，更欲启难发之口，有无厌之求，公莫怪否？"绍曰："但力及者，尽力而应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经》，则得度脱罪身矣，绍复许。"言毕，四人皆不见。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则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惧。"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苏。问家人辈，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苏后一日许。犹依稀见天王在眼前，又见阶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养四鲤鱼，绍问此是何鱼，家人曰："本买充厨膳，以郎君疾殛，不及修理。"绍曰："得非临坑四人乎？"遂命投之于陂池中，兼发愿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太平广记》卷三八五引出《玄怪录》，误。今据《说郛》卷四引作出《河东记》)

辛察

大和四年十二月九日，边上从事魏式暴卒于长安延福里沈氏私庙中。前二日之夕，胜业里有司门令史辛察者，忽患头痛而绝。心上微暖，初见有黄衫人，就其床，以手相就而出。既而返顾本身，则已僵矣。其妻儿等，方抱持号泣，噀水炙灼，一家仓惶。察心甚恶之，而不觉随黄衣吏去矣。至门外，黄衫人踟蹰良久，谓察曰："君未合去，但致钱二千缗，便当相舍。"察曰："某素贫，何由致此？"黄衫曰："纸钱也。"遂相与却入庭际，大呼其妻数声，皆不应。黄衫哂曰："如此，不可也。"乃指一家僮，致察以手扶其背，因令达语求钱。于是其家果取纸钱焚之。察见纸钱烧讫，皆化为铜钱。黄衫乃次第抽拽积之，又谓察曰："一等为惠，请兼致脚直送出城。"察思度良

久，忽悟其所居之西百余步，有一力车佣载者，亦常往来。遂与黄衫俱诣其门，门即闭关矣。察叩之，车者出曰："夜已久，安得来耶?"察曰："有客要相顾，载钱至延平门外。"车曰："诺。"即来，装其钱讫，察将不行，黄衫又邀曰："请相送至城门。"三人相引部领，历城西街，抵长兴西南而行。时落月辉辉，钟鼓将动。黄衫曰："天方曙，不可往矣，当且止延福沈氏庙。"逡巡至焉，其门亦闭。黄衫叩之，俄有一女人，可年五十余，紫裙白襦，自出应门。黄衫谢曰："夫人幸勿怪，其后日当有公事，方来此庙中。今有少钱，未可遽提去，请借一隙处暂贮收之。后日公事了，即当般取。"女人许之。察与黄衫及车人，共般置其钱于庙西北角。又于户外，见有苇席数领，遂取之覆。才毕，天色方晓，黄衫辞谢而去。察与车者相随归。至家，见其身犹为家人等抱持，灸疗如故，不觉形神合而苏。良久，思如梦非梦，乃曰："向者更何事?"妻具言家童中恶，作君语，索六百张纸作钱，以焚之，皆如前事。察颇惊异，遽至车子家。车家见察曰："君来，正解梦耳。夜来所梦，不似寻常。分明自君家，别与黄衫人载一车子钱至延福沈氏庙，历历如在目前。"察愈惊骇。复与车子偕往沈氏庙，二人素不至此，既而宛然昨宵行止。即于庙西北角，见一两片芦席，其下纸缗存焉。察与车夫，皆识夜来致钱之所。即访女人，守门者曰："庙中但有魏侍御于此，无他人也。"沈氏有臧获，亦住庙旁。闻语其事，及形状衣服，乃泣曰："我太夫人也。"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如是者三四，式意谓之盗。明日，宣言于县胥，求备之。其日，式夜邀客为煎饼，食讫而卒。察欲验黄衫所言公事，尝自于其侧侦之，至是果然矣。(《太平广记》卷三八五)

龚播

龚播者，峡中云安监盐贾也。其初其穷，以贩鬻蔬果自业，结草庐于江边居之。忽遇风雨之夕，天地阴黑。见江南有炬火，复闻人呼船求济急，时已夜深，人皆息矣。播即独棹小艇，涉风而济之。至则执炬者仆地，视之即金人也，长四尺余。播即载之以归，于是遂富，经营贩鬻，动获厚利。不十余年间，积财巨万，竟为三蜀大贾。(《太平广记》卷四〇一)

申屠澄

申屠澄者，贞元九年，自布衣调补濮州什邡尉。之官，至真符县东十里许遇风雪大寒，马不能进。路旁茅舍中有烟火甚温煦，澄往就之。有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虽蓬发垢衣，而雪肤花脸，举止妍媚。父妪见澄来，遽起曰："客冲雪寒甚，请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晚，风雪不止，澄曰："西去县尚远，请宿于此。"父妪曰："苟不以蓬室为陋，敢不承命。"澄遂解鞍，施衾帱焉。其女见客，更修容靓饰，自帷箔间复出，而闲丽之态，尤倍昔时。有顷，妪自外挈酒壶至，于火前暖饮。谓澄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以御凝冽。"因揖让曰："始自主人。"翁即巡行，澄当婪尾。澄因曰："座上尚欠小娘子。"父妪皆笑曰："田舍家所育，岂可备宾主?"女子即回眸斜睨曰："酒岂足贵，谓人不宜预饮也。"母即牵裙，使坐于侧。澄始欲探其所能，乃举令以观其意。澄执盏曰："请征书语，意属目前事。"澄曰："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归亦何往哉?"俄然巡至女，女复令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澄愕然叹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昏，敢请自媒如何?"翁曰："某虽寒贱，亦尝娇保之。颇有过客，以金帛为问，某先不忍别，未许，不期贵客又欲援拾，岂敢惜。"即以为托。澄遂修子婿之礼，袪囊以遗之，妪悉无所取，曰："但不弃寒贱，焉事资货。"明日，又谓澄曰："此孤远无邻，又复湫溢，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而别，澄乃以所乘马载之而行。既至官，俸禄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而夫妻情义益浃。其于厚亲族，抚甥侄，洎僮仆厮养，无不欢心。后秩满将归，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赠内诗一篇曰："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其妻终日吟讽，似默有和者，然未尝出口。每谓澄曰："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澄罢官，即罄室归秦，过利州，至嘉陵江畔，临泉藉草憩息。其妻忽怅然谓澄曰："前者见赠一篇，寻即有和。初不拟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终默之。"乃吟曰："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尤时节变，辜负百年心。"吟罢，潸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诗则丽矣，然山林非弱质所思，倘忆贤尊，今则至矣，何用悲泣乎? 人生因缘业相之事，皆由前定。"后二十余日，复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复有人矣。澄与其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哮吼拿攫，突门而去。澄惊走避之，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竟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二九)

卢从事

岭南从事卢传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遗一黑驹，初甚蹇劣，传素豢养历三五年，稍益肥骏。传素未从事时，家贫薄，矻矻乘之，甚劳苦，然未常有衔橛之失。传素颇爱之。一旦，传素因省其槽枥，偶戏之曰："马子得健否?"黑驹忽人语曰："丈人万福。"传素惊怖却走，黑驹又曰："阿马虽畜生身，有故须晓言，非是变怪，乞丈人少留。"传素曰："尔畜生也，忽人语，必有冤抑之事，可尽言也。"黑驹复曰："阿马是丈人亲表甥，常州无锡县贺兰坊玄小家通儿者也。丈人不省贞元十二年，使通儿往海陵卖一

别墅，得钱一百贯？时通儿年少无行，被朋友相引狭邪处，破用此钱略尽。此时丈人在远，无奈通儿何。其年通儿病死，冥间了了，为丈人征债甚急，平等王谓通儿曰：'尔须见世偿他钱，若复作人身，待长大则不及矣。当须暂作畜生身，十数年间，方可偿也。'通儿遂被驱出畜生道，不觉在江陵群马中，即阿马今身是也。阿马在丈人槽枥，于兹五六年，其心省然。常与丈人偿债，所以竭尽驽蹇，不敢居有过之地，亦知丈人怜爱至厚。阿马非无恋主之心，然记佣五年，马畜生之寿已尽。后五日，当发黑汗而死，请丈人速将阿马货卖。明日午时，丈人自乘阿马出东棚门，至市西北角赤板门边，当有一胡军将，问丈人买此马者。丈人但索十万，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就之。"言事讫，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骧首朗吟曰："既食丈人粟，又饱丈人刍。今日相偿了，永离三恶途。"遂奋迅数遍，嘶鸣龁草如初。传素更与之言，终不复语。其所言表甥姓字，盗用钱数年月，一无所差，传素深感其事。明日，试乘至市角，果有胡将军恳求市，传素微验之。因贱其估六十缗。军将曰："郎君此马，直七十千已上，请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试水草也。"传素载其缗归。四日，复过其家，见胡军将，曰："嘻！七十缗马夜来饱发黑汗毙矣。"（《太平广记》卷四三六）

李知微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垝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某当为殿前录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宫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盼视，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讫，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两河间，落拓不事生业。好鹰鸟，常竭囊货，为韝绁之用。马燧之镇太原也，募以能鹰犬从禽者，自良即诣军门，自上陈。自良质状骁健，燧一见悦之，置于左右。每呼鹰逐兽，未尝不惬心快意焉。数年之间，累职至牙门大将。因从禽，纵鹰逐一狐。狐挺入古圹中，鹰相随之，自良即下马，乘势跳入圹中。深三丈许，其间朗明如烛，见砖塌上有坏棺，复有一道士长尺余，执两纸文书立于棺上。自良因掣得文书，不复有他物矣，遂臂鹰而出。道士随呼曰："幸留文书，当有厚报。"自良不应，乃视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识。明旦，有一道士，仪状风雅，诣自良。自良曰："仙师何所？"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将军昨日逼夺天符也，此非将军所宜有。若见还，必有重报。"自良固不与。道士因屏左右曰："将军裨将耳，某能三年内，致本军政，无乃极所愿乎？"自良曰："诚如此愿，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奋身，上腾空中。俄有仙人绛节，玉童白鹤，徘徊空际，以迎接之。须臾复下，谓自良曰："可不见乎？此岂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书归之。道士喜曰："将军果有福祚。后年九月内，当如约矣。"于时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马燧入觐。太原耆旧有功大将，官秩崇高者，十余人从焉，自良职最卑。上问："太原北门重镇，谁可代卿者？"燧昏然不省，唯记自良名氏，乃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将校当有耆旧功勋者，自良后辈，素所未闻，卿更思量。"燧仓卒不知所对。又曰："以臣所见，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许。燧出见诸将，愧汗洽背。私誓其心，后必荐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复问："竟谁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记举自良。上曰："当俟议定于宰相耳。"他日宰相入对，上问："马燧之将孰贤？"宰相愕然，不能知其余，亦皆以自良对之。乃拜工部尚书，太原节度使也。（《太平广记》卷四五三）

会昌解颐录

[唐]佚　名撰　陈尚君辑校

《会昌解颐录》四卷，唐人撰。作者姓名无考，大约为武宗会昌间人。宛委山堂本《说郛》卷四九有节文，署包湑撰，出于伪托，不足据。原书久逸，仅《太平广记》、《补侍儿小名录》等书中存逸文十余则。其内容多述唐时仙异鬼怪之事，故事曲折离奇，颇有可观。今据以辑录校点。

韦　丹

韦丹大夫及第后，历任西台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国有道者，与丹交游岁久。忽一日，谓丹曰："子好道心坚，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尽知其事，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经数日，问之，皆云无黑老。召一衙吏问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处?"其吏曰："此城郭内并无。去此五里瓜园中，有一人姓陈，黑瘦贫寒，为人佣作，赁半间茅屋而住。此州人见其黑瘦，众皆呼为黑老。"韦公曰："可为某邀取来。"吏人至瓜园中唤之，黑老终不肯来，乃驱迫之至驿。韦公已具公服，在门首祗候。韦公一见，便再拜。黑老曰："某佣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来，愿得生回。"又复怖畏惊恐，欲走出门，为吏人等遮拦不放。自辰及酉，韦公礼貌益恭，黑老惊惶转甚，略请上厅，终不能得。至二更来，方上阶，不肯正坐。韦公再拜咨请，叩问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鼻息如雷。韦公兢兢床前而立，久因困极，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来，以手抚韦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爱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须向人间富贵。待合得时，吾当来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来此，当为汝尽话。"言讫，倏已不见。韦公却归，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时死矣。韦公惆怅，埋之而去，自后寂绝，二十年不知信息。韦公官江西观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谓阍人曰："尔报公，可道黑老来也。"公闻之，倒屣相迎。公明日无疾，忽然卒，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太平广记》卷三五)

黑　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傥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长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斸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癫痫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斸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太平广记》卷四一)

张 卓

张卓者，蜀人。唐开元中，明经及第，归蜀覲省。唯有一驴，衣与书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驱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数日，将至洋州。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寻之不得。天将暮，又无人家，欲宿林下，且惧狼虎。是夜月明，约行数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见大宅，朱门西开。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问求水，童归，逡巡见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趋而拜之，大仙曰："观子尘中之人，何为至此?"卓具陈之。仙曰："有缘耳。"乃命坐，赐杯水，香滑清冷，身觉轻健。又设美馔讫，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当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谢，是夕成礼。数日，卓忽思家。仙人与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于头，入人家能隐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开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灵符，自颠狂耳。"卓至京师，见一大宅，人马骈阗，穷极华盛。卓入之，经数门，至厅事，见铺陈罗列，宾客满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领之，潜于中门，闻一宅切切之声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闻奏，敕罗、叶二师就宅寻之。"叶公踏步叩齿，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至卓前。见一少年执女衣襟。右座一见怒极，令前擒之。卓因举臂，如抵墙壁，终不能近。遽以狗马血泼之，又以刀剑击刺之，卓乃开口，锋刃断折。续又敕使宣云："断颈进上。"卓闻而惧，因脱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叶公曰："向来入门，见非常之气，及其开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获爱女，何苦相害?"卓因纵女，上使卫兵送归旧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张郎不听吾语，遽遭罗网也。"侍卫兵士尚随之，仙人以拄杖画地，化为大江，波涛浩淼，阔三二里。妻以霞帔搭于水上，须臾化一飞桥，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桥而过，随步旋收，但见苍山四合，削壁万重，人皆遥礼。归奏玄宗，俄发使就山祭醮之，因呼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太平广记》卷五二)

贾 耽

贾耽相公镇滑台日，有部民家富于财，而父偶得疾，身体渐瘦，糜粥不通，日饮鲜血半升而已。其家忧惧，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无不至者，虽接待丰厚，率皆以无效而旋。后有人自剑南来，诊候旬日，亦不识其状。乃谓其子曰："某之医，家传三世矣，凡见人之疾，则必究其源。今观叟则惘然无知，岂某之艺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盖异人也，至于卜筮医药，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将以遗御吏。候公之出，以车载叟于马前，使见之，傥有言，则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见之注视，将有言，为监军使白事，不觉马首已过。医人遂辞去。其父后语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征，今颇烦躁，若厌人语。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三日一来省吾，如死则葬之于彼。"其子不获已，载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归。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出没数四，状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欲饮，而气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饮，则觉四体稍轻。饮之不已，即能坐。子惊喜，乃复载归家，则能饮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贾帅复出，至前所置车处，问曰："前度病人在否?"吏报今已平复。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识者。此人是虱症，世间无药可疗，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不然，即饮黄龙浴水，此外无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问之，叟具以对。公曰："此人天与其疾，而自致其药，命矣夫。"时人闻之，咸服公之博识，则醫工所谓异人者，信矣。(《太平广记》卷八三)

麴思明

赵冬曦任吏部尚书。吏部参选事例，每年铨曹人吏，旧例各合得一员外，及论荐亲族，众人皆悉论请。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尝有言。冬曦谓曰："铨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荐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谓曰："以某今日之势，三千余人选客，某下笔，即能自贫而富，舍贱而贵，饥之饱之，皆自吾笔。人人皆有所请，而子独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贵关天，官职是当来之分，未遇何以怅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书之笔。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冬曦曰："如子之言，当贤人也，兼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贤不敢当。思明来年，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请也。"冬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及请授俸料多少，亦请尚书同封记。请坏厅上壁，内书记，却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参差，请死于阶下。"乃再拜而去。冬曦虽不言，心常怪之妄诞，常拟与注别异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遂改会昌县为昭应。敕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及事毕，乃召而问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升天，改其县为昭应。其县与长安、万年不殊，今为注其官，子且妄语，岂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谢曰："请尚书坏壁验之。"遂乃拆壁开封，看题云："来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县为昭应，蒙注授其官。"及所请俸料，一无差谬，冬曦甚惊异之。自后凡有事，皆发使问之，莫不神验。冬曦罢吏部，差人问思明，当更得何官。思明报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后旬日。上召冬曦，问江西风土，冬曦奏对称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观察使。到郡之后，有事发使

问之，无不尅应。却后二年，疾病危笃。差人问之，思明报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太平广记》卷一四九)

祖价

进士祖价，咏之孙也。落第后，尝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驿，去驿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无僧居，价与仆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价独玩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后出，揖价共坐，语笑说经史，时时自吟。价烹茶待之，此人独吟不已，又云："夫人为诗，述怀讽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动人。今夕偶相遇，后会难期，辄赋三两篇，以述怀也。"遂朗吟云："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讫，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问邻人，云："此前后数里，并无人居，但有书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后南冈上。"价度其诗，乃知是鬼，为文吊之而去。(《太平广记》卷三四四)

牛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床前地上，其声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床前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报，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牛生与之。此人令牛生远立，自坐树下，视中出一卷书，检之。看数张，即书两行，如此三度讫，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牛生缄置书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忽忆此书，故开第一封，题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为何人而至此？若冻死，岂不见累耶？"牛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门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贫道院也。"既入，僧乃为设火具食。会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牛生先取将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遂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廉而坐。有数人少年上楼来，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牛生知其货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中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遂终焉。(《太平广记》卷三四八)

元自虚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州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必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柴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知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蝇。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太平广记》卷三六一)

刘立

刘立者，为长葛尉。其妻杨氏，忽一日泣谓立曰："我以弱质，托附君子，深蒙爱重。将谓琴瑟之和，终以偕老，何期一旦舍君长逝。"哽咽涕泗，不能自胜。立曰："君素无疾恙，何得如此？"妻言我数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济矣，且以小女美美为托。又谓立曰："他日美美成长，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杨氏卒。及立罢官，寓居长葛，已十年矣。时郑帅崔公，即立之表丈也。立往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贫，令宾幕致书于诸县，将以济之。有县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县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赵长官庄，行三二里，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立又行百许步，乃至赵长官宅，入门，见人物匆遽，若有惊急。主人移时方出，曰："适女子与亲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与赵耳语，赵起入内，如是数四。又闻赵公嗟叹之声，乃问立曰："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

乎？"曰："然。""婚杨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仆名秋笋乎？"曰："然，仆今控马者是矣。"赵又叹息惊异。旋有人唤秋笋人宅中，见一女，可十五六，涕泣谓曰："美美安否？"对曰："无恙也。"仆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讶之，徐问赵曰："某未省与君相识，何故知其行止也？"赵乃以实告曰："女适看花，忽若暴卒。既苏，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虽隔生，而情爱未断。适窥见公，不觉闷绝。"立歔欷久之。须臾，县令亦至，众客具集。赵具白其事，众咸异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众共成之，于是成婿，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太平广记》卷三八八）

史无畏

唐史无畏，曹州人也，与张从真为友。无畏止耕垅亩，衣食窘困。从真家富，乃谓（谓原作为。据小说大观本改。）曰："弟勤苦田园，日夕区区，奉假千缗货易，他日但归吾本。"无畏忻然赍缗，父子江淮射利，不数岁，已富。从真继遭焚爇，及罹劫盗，生计一空，遂诣无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缗之报，可相济三二百乎？"闻从真言，辄为拒扞，报曰："若言有负，但执券来。"从真恨怨填臆，乃归，庭巾焚香，泣泪诅之，言词慷慨，闻者战栗。午后，东西有片黑云骤起，须臾，霆雨雷电兼至。霹雳一震，无畏遽变为牛，朱书腹下云："负心人史无畏。"经旬而卒。刺史图其事而奉奏焉。（《太平广记》卷三九五）

峡口道士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顶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二人上岸饲虎，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二人单穷，被众推出，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有计较。但恳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踯，又抛衣与虎，乃啮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太平广记》卷四二六）

张立本

唐丞相牛僧孺在中书。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一日，忽吟一首云："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厅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立本乃随口抄之。立本与僧法舟为友，至其宅，遂示其诗云："某女少不曾读书，不知因何而能。"舟乃与立本两粒丹，令其女服之，不旬日而疾自愈。其女说云："宅后有竹丛，与高锴侍郎墓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丹之后，不闻其疾再发矣。（《太平广记》卷四五四）

韦 讽

唐韦讽家于汝、颍间，遣小童理草锄地，忽见人发，锄渐深渐多而不乱，讽异之，即掘深尺余，乃一妇人，肌肤容色，俨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丽质，娘子嫉妒，生埋此园中。"（《补侍儿小名录》）

开元士人

开元中，有士人从洛阳道见一女子，容服鲜丽，泣谓曰："己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剑阁神之子。夫妇不和，无由得白父母，故欲送书一封耳。"士人问其处，女曰："池西有斜柳树，君可叩之，若呼阿青，当有人从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书池上，果有此树，叩之，频唤阿青。俄见幼婢从水中出，得书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谓曰："君后日可暂至此。"如期，果有女子从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筒，笑以授士人云。（《补侍儿小名录》、《姬侍类偶》）

宣室志

[唐]张 读撰 李时人整理

张读（八三四——八八六），字圣用，唐深州陆泽人。张荐孙，生平附见两《唐书》张荐传。大中六年（八五二）及进士第，仕宣、懿、僖三朝，曾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终弘文馆学士。《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建中西狩录》十卷，今佚；又《宣室志》十卷，原书亦散佚。北京图书馆现存明钞本《宣室志》十卷附补遗一卷，与《四库全书》本、《稗海》本《宣室志》大同，实为明人辑《太平广记》等书而成，仅一五五则，检阅未周。另，《类说》、《太平御览》、《绀珠集》所引《宣室志》佚文者，尚有数则不见于《广记》。此据《广记》等书辑录。

尹 君

唐故尚书李公诜镇北门时，有道士尹君者。隐晋山，不食粟，常饵柏叶，虽发尽白，而容状若童子，往往独游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余者，顾谓人曰："吾孩提时尝见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岁，已识尹君矣，迨今七十余年，而尹君容状如旧，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几何为人间人，汝方壮，当志尹君之容状。'自是及今，七十余岁矣，而尹君曾无老色，岂非以千百岁为瞬息耶！"

北门从事冯翊严公绶，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驱驾而诣焉。其后严公自军司马为北门帅，遂迎尹君至府庭，馆于公署，终日与同席。常有异香自肌中发，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学浮图氏，尝曰："佛氏与黄老固殊致。"且怒其兄与道士游。后一日，密以堇斟致汤中，命尹君饮之。尹君既饮，惊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坚，有异香发其中。公命剖而视之，真麝脐也。自是尹君貌衰齿堕，其夕，卒于馆中。严公既知女弟之所为也，怒且甚。即命部将治其丧。后二日，葬尹君于汾水西二十里。

明年秋，有照圣观道士朱太虚，因投龙至晋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虚惊而问曰："师何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岁在北门，有人以堇斟饮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则堇斟安能败吾真耶？"言讫，忽亡所见。太虚窃异其事。及归，具白严公，曰："吾闻仙人不死，脱有死者，乃尸解也。不然，何变异之如是耶！"将命发其墓以验之，然虑惑于人，遂止其事。（《广记》卷二一）

僧契虚

有僧契虚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为御史于玄宗时。契虚自孩提好浮图氏法，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佛寺中。及禄山破潼关，玄宗西幸蜀门，契虚遁入太白山，采柏叶而食之，自是绝粒。

尝一日，有道士乔君，貌清瘦，须鬓尽白，来诣契虚。谓契虚曰："师神骨甚孤秀，后当邀游仙都中矣。"契虚曰："吾尘俗之人，安能诣仙都乎？"乔君曰："仙都甚近，师可力去也。"契虚因请乔君导其径。乔君曰："师可备食于商山逆旅中，遇捀子即犒于商山而馈焉。或有问师所诣者，但言原游稚川，当有捀子导师而去矣。"契虚闻其言，喜且甚。

及禄山败，上自蜀门还长安，天下无事。契虚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备甘洁以伺捀子馈焉。仅数月，遇捀子百余，俱食毕而去。契虚意稍怠，且谓乔君见欺，将归长安。既治装，是夕，一捀子年甚少，谓契虚曰："吾师安所诣乎？"契虚曰："吾愿游稚川有年矣。"捀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吾师安得而至乎？"契虚对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常遇至人，劝我游稚川。路几何耳？"捀子曰："稚川甚近。师真能偕我而去乎？"契虚曰："诚能游稚川，死不悔。"

于是捀子与契虚俱至蓝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且八十里。至一洞，水出洞中，捀子与契虚共挈石填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绝。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见一门在数十里外，遂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真神仙都也。又行百余里，登一高山，其山攒峰迥拔，石径危，契虚眩惑不敢登，捀子曰："仙都且

近，何为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顶，其上坦平，下视川原，邈然不可见矣。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及出，见积水无穷，水中有石径，横尺余，纵且百里余。择子引契虚蹑石迳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数千寻。择子登木长啸久之，忽有秋风起于林杪，俄见巨绳系一行橐，自山顶而缒，择子命契虚瞑目坐橐中。仅半日，择子曰：“师可寤而视矣。”契虚既望，已在山顶。

见有城邑宫阙，玑玉交映在云物之外。择子指语：“此稚川也!”于是相与诣其所，见仙童百辈，罗列前后。有一仙人谓择子曰：“此僧何为者，岂非人间人乎?”择子曰：“此僧常愿游稚川，故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冕者，貌甚伟，凭玉几而坐，侍卫环列，呵禁极严。择子命契虚谒拜，且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虚拜。真君召契虚上，讯曰：“尔绝三彭之仇乎?”不能对。真君曰：“真不可留于此!”因命择子登翠霞亭。其亭亘空，居槛云矗，见一人袒而瞬目，发长数十尺，凝腻黯黑，洞莹心目。择子谓契虚曰：“尔可谒而拜。”契虚既拜，且问：“此人为谁?何瞬目乎?”择子曰：“此人杨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为外郎于南宫。属隋末，天下分磔，兵甲大扰，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彻视也。夫彻视者，寓目于人世耳。”契虚曰：“请寤其目，可乎?”择子即面请，外郎忽寤而四视，其光益著若日月之照。契虚悸背汗，毛发尽劲。又见一人卧石壁之下，择子曰：“此人姓乙，支润其名，亦人间之人，得道而至此。”已而择子引契虚归。其道途皆前时之涉历。

契虚因问择子曰：“吾向者谒见真君，真君问我三彭之仇，我不能对。”曰：“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契虚悟其事。

自是而归。因庐于太白山，绝粒咏气，未尝以稚川之事语于人。贞元中，徙居华山下。有荥阳郑绅与吴兴沈聿俱自长安东出关，行至华山下，会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虚以绝粒，故不致庖爨。郑君异其不食，而骨状丰秀，因徵其实。契虚乃以稚川之事告于郑。郑好奇者，既闻其事，且欢且惊。及自关东回，重至契虚舍，其契虚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郑君常传其事，谓之《稚川记》。(《广记》卷二八)

十仙子

唐玄宗常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列于庭，各执乐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乐阕，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音，与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传受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玄宗遽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然嘿不泄。及晓，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人，奏事于御前，玄宗俛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顾二相。二相益恐，趋出。时高力士侍于玄宗，即奏曰：“宰相请事，陛下宜面决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梦仙人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我失其节奏，由是嘿而习之，故不暇听二相奏事。”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以事语于二相。二相惧少解。曲后传于乐府。(《广记》卷二九)

章全素

吴郡蒋生，好神仙，弱岁弃家，隐四明山下。尝从道士学炼丹，遂葺炉鼎，爨薪鼓鞴，积十年，而炼丹卒不成。其后寓游荆门，见有行乞于市者，肤甚顇，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语。生怜其穷困，解裘衣之，因命执侍左右。徵其家，对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于南昌，有沃田数百亩，属年饥，流徙荆江间，且十年矣。田归于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怜而容焉。”于是与蒋生同归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旦寐自逸。蒋生恶骂而捶者不可计。生有石砚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蒋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学炼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则骨化为金，如是，安有不长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砚为金乎?若然者，吾为先生有道术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惭。而以他词拒之曰：“汝，佣者，岂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笞骂之辱。”全素笑而去。后月余，全素于衣中出一瓢甚小，顾谓蒋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为金。愿得先生石砚，以一刀圭传其上，可乎?”蒋生性轻果，且以为诞妄，诟骂曰：“吾学炼丹十年矣，尚未能穷其妙。佣者何敢与吾喋喋议语耶?”全素佯惧不对。明日，蒋生独行山水间，命全素守舍，于是键其门而去。至晚归，则见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簀蔽其尸，将命棺而瘗于野。及彻其簀，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带衣履存焉。生大异，且以为神仙得道者。即于几上视石砚，亦亡矣。生益异之。后一日，蒋生见药鼎下有光，生曰：“岂非吾仙丹乎?”即于烬中探之，得石砚，其上寸余化为紫金，光甚莹彻，盖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独恨不能识，益自惭恚。其后蒋生学炼丹卒不成，竟死于四明山。(《广记》卷三一)

尹真人

犍为郡东十余里，有道观在深岩中，石壁四壅，有颜道士居之。观殿有石函，长三尺余，其上鍪出鸟兽花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而缄锁极固，泯然无毫缕之隙。里人相传，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迹，显于纪传详矣。真人将上升，以石函付门弟子，约之曰：“此函中有符箓，慎不得启之，必有大祸。”于是郡人尽敬之。

大历中，有青河崔君为犍为守。崔君素以刚果自

侍。既至郡，闻有尹真人函，笑谓属官曰："新垣平之诈见矣。"即诣之，且命破锁。颜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遗教曰：'启吾函者有大祸。'幸君侯无犯仙官之约。"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岁，安得独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颜道士确其词，而崔君固不从。

于是命破其锁，久之，而坚然不可动。崔君怒，又以巨絚系函鼻，用数十牛拽其絚，鞭而驱之，仅半日，石函遂开。中有符箓数十轴，以黄缣为幅，丹书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观毕，顾谓颜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宝，故开而阅之，今徒有符箓而已。"于是令缄锁如旧。

既归郡，是夕，令忽暴卒。后三日而寤。其官属将吏辈，悉诣崔君问之，且讯焉。崔君曰："吾甚憨，未尝闻神仙事。前者偶开尹真人石函，果为冥官追摄。初见一人，衣紫衣，至寝，谓吾曰：'我吏于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则祸益大矣，宜疾去。'吾始闻忧，欲以辞免，然不觉与使者俱出郡城，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谓吾曰：'子何为开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寿，果如何哉？'已而召椽吏至，令按吾禄寿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寿十七年。今奉上帝符，尽夺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寿。今独有二年寿矣。'"于是听崔君还。后二年果卒。（《广记》卷四三）

房　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从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箓》，积二十年。后南游衡山，遇一道士，风骨明秀。与建语，述上清仙都及蓬莱方丈灵异之事，一一皆若涉历。建奇之。后旬余，建自衡山适南海，道士谓建曰："吾尝客于南海，迨今十年矣。将有寺官李侯者护其军。李侯以玉簪遗我，我以簪赐君，君宜宝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岁秋，建至南海。尝一日独游开元观，观之北轩，有砖涂为真人状者二焉，其位于东者左玄真人，及视左玄之状，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叹者且久。及睹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时有观居道士数辈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惊曰："往岁有寺官李侯，护兵于南海，尝以二玉簪饰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获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归道士。（《广记》卷四四）

李　贺

陇西李贺，字长吉，唐郑王之孙。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以父名晋肃，子故不得举进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恨哉！然某虽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人仙之君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业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异其梦，自是哀少解。（《广记》卷四九）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斫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道诗云：

"帖裹大还丹，多年色不移。
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
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
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
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
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

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赍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院。"（《广记》卷五一）

闾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闾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闾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闾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闾丘子病死。

及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燕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燕而仇生

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至。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挽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

明年，郑罢官，侨居濛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燕游濛阳郡久之。

其后东人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辩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闾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甚惭恚，竟以忧卒。（《广记》卷五二）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公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公序其首。（《广记》卷七二）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洺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箓。"因解所佩箓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广记》卷七三）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史，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瘗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广记》卷七三）

俞 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周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令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资，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计，紫绶金腰带，揖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赡，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赀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偻而

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偻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司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也。(《广记》卷七四)

石 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云，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童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而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是雷生有微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曰："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骞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广记》卷七四)

杨居士

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于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间，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广记》卷七五)

冯 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广记》卷七五)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生戴玄绡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妪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画地，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帚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广记》卷七五)

周 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知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子

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广记》卷七五)

惠照

唐元和中，武陵郡开元寺有僧惠照，貌衰体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独，不与群狎，常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乞食于里人，里人有年八十余者云："照师居此六十载，其容状无少异于昔时。但不知其甲子。"

后有陈广者，由孝廉科为武陵官。广好浮图氏，一日，因谒寺，尽访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耶?"广愕然，自以为平生不识照，则谓曰："未尝与师游，何见讶来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尽言，当与子一夕静语耳。"广异之。后一日，仍诣照宿，因请其事。照乃曰："我，刘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以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与吴兴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广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与彦文惧长沙之不免，则祸且相及，因偕循去，隐于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更。一日，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当无疾耳。'彦文亦拜请其药，僧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饵吾药，亦无补耳。'遂告去。将别，又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吾敬佩其语，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废，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结绮，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阒无所观。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后主骄淫，为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问后主及陈氏诸王，皆入长安，即与彦文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于瓜州，则又径往就谒。长沙少长绮纨，而又早贵，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彦文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洒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亦亡。吾因髡发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状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帝有天下，建号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盛暑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尝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视之，乃长沙王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吾因问曰：'王今何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师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讶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乃再拜，原执履锡为门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

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蜀道忽逢照，惊喜再拜曰："愿弃官从吾师，为物外之游。"照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晓，广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岁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照言果符矣。愚常以梁、陈二史，校其所说，颇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诬矣。(《广记》卷九二)

唐休璟门僧

唐中宗时，唐公休璟为相。尝有一僧，发言多中，好为厌胜之术。休璟甚敬之。一日僧来，谓休璟曰："相国将有大祸，且不远数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惧甚，即拜之。僧曰；"某无他术，但奉一计耳，愿听之。"休璟曰："幸吾师教焉。"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国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国当于卑冗官中访一孤寒家贫有才干者，使为曹州刺史，其深感相国恩，而可以指踪也。既得之，原以报某。"休璟且喜且谢，遂访于亲友。张君者，家甚贫，为京卑官，即日拜替善大夫。又旬日，用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谓曰："已从师之计，得张某矣。然则可教乎?"僧曰："张君赴郡之时，当令求二犬，高数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张君荷唐公特达之恩，然莫喻其旨，及将赴郡，告辞于休璟。既而谢之曰："某名迹幽昧，才识疏浅。相国拔此沈滞，牧守大郡，由担石之储，获二千石之禄，自涸辙而泛东溟，出穷谷而陟层霄，德固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窃所忧惕者，未知相国之旨何哉?"休璟曰："用君之才耳，非他也。然常闻贵郡多善犬，愿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张君曰："谨奉教。"既至郡数日，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深恩，拔于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某家育一犬，质状异常，愿献之。"张大喜，即献焉。既至，其犬高数尺而肥，其臆广尺余，神俊异常，而又驯扰。张君

曰："相国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曰："郡内唯有此，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其亦有一焉。民极惜之，非君侯亲往，不可取之。"张君即命驾，赍厚直而访之，果得焉。其状与吏所献者无异，而神彩过之。张君甚喜，即召亲吏以二犬献休璟。休璟大悦，且奇其状，以为未常见。遂召僧视之。僧曰："善育之。脱相君之祸者，二犬耳。"

后旬日，其僧又至，谓休璟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之备。"休璟即留僧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余人执弧矢立于榻之隅，其僧与休璟共处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大喜，且谢之。遂彻左右，与僧寝焉。迨晓，僧呼休璟："可起矣。"休璟即起，谓僧曰："祸诚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观焉。"乃与休璟偕寻其迹，至后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矣，视其颈有血，盖为物所噬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见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惊，且诘曰："汝为谁?"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且将致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遂为噬而死。某惧，因匿身于此，伺其他去，将逃焉。迨晓终不去。今即甘死于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其心也，盖受制于人耳。愿释之。"休璟命解缚，其贼拜泣而去。休璟谢其僧曰："赖吾师，不然，死于二人之手。"僧曰："此盖相国之福也，岂所能为哉。"

休璟有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君将有灾戾，当求一善禳厌者为，庶可矣。"轸素知其僧，因致书于休璟，请求之。僧即以书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荆州，而轸已卒。其家开视其书，徒见一幅之纸，并无有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后数年，其僧遁去，竟不知其所适。(《广记》卷九四)

韦 皋

唐故剑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韦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会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韦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韦氏命乳母出婴儿，请群僧祝其寿。胡僧所自升阶，谓婴儿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众皆异之。韦氏先君曰："此子生才一月，吾师何故言别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韦氏固问之，胡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之后身耳。武侯当东汉之季，为蜀丞相，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门帅，且受蜀人之福。吾往岁在剑门，与此子友善。今闻降于韦氏，吾固不远而来。"韦氏异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后韦氏自少金吾节制剑南军，累迁太尉兼中书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语也。(《广记》卷九六)

辛七师

辛七师，陕人，辛其姓也。始为儿时，甚谨肃，未尝以狎弄为事，其父母异而怜之。十岁好浮图氏法，日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其后父为陕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窑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毁甚，一日发狂遁去。其家僮迹其所往，至郡南，见辛七在一瓦窑中端坐，身有奇光，粲然若炼金色。家僮惊异。次至一窑，又见一辛七在焉。历七窑，俱有一辛七在中。由是呼为"辛七师"。(《广记》卷九六)

广陵大师

唐贞元中，有一僧客于广陵，亡其名，自号大师，广陵人因以"大师"呼之。大师质甚陋，好以酒肉为食。日衣弊袭，盛暑不脱，由是蚤虮聚其上。侨居孝感寺，独止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傍。广陵人俱以此恶之。有一少年以力闻，常一日，少年与人对博，大师怒，以手击其博局，尽碎。少年曰：骇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与少年斗击，而观者千数，少年卒不胜，竟遁去。自是，广陵人谓大师有神力。大师亦自负其力，往往剽夺市中金钱衣物，市人皆惮其勇，莫敢拒。后有老僧召大师，至，曰："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剽夺市人钱物，又与少年同殴击，岂僧人之道耶?一旦吏执以闻官，汝不羞人耶?"大师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汝龊龊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后一日，大师自外来归，既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视者，大师坐于席，有奇光自眉端发，晃然照一室。观者奇之，具告群僧。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于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广记》卷九七)

鉴 师

唐元和初，有长乐冯生者，家于吴，以明经调选于天官氏，是岁，见黜于有司，因侨居长安中。有老僧鉴其名者，一日来诣生，谓生："汝，吾姓也。"因相与往来，近岁余。及冯尉于东越，既治装，鉴师负笈来，告去。冯问曰："师去安所诣乎?"鉴师曰："我庐于灵岩寺之西庑下且久，其后游长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与子相遇。今将归故居，故来告别。然吾子尉于东越，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生诺曰："谨受教。"后数月，冯生自长安之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而诣焉。时有一僧在庭，生问曰："不知鉴师庐安在?吾将诣之。"僧曰："吾曹数辈，独无鉴其名者。"生始疑异，默而计曰："鉴师信士，岂欺我耶?"于是独游寺庭，行至西庑下，忽见有群僧画像，其一人，状同鉴师，生大惊曰："鉴师果异人也，且能神降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视其题曰："冯氏子，吴郡人也。

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益异之。（《广记》卷九七）

李德裕

唐相国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尝召一僧问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知，愿结坛设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谓公曰：“公灾戾未已，当万里南去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问焉。“虑所见未子细，请更观之。”即又结坛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月矣。不可逃。”公益不乐，且曰：“然则吾师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愿陈目前事为验，庶表某之不诬也。”公曰：“果有说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请发之。”即命穷其下数尺，果得石函，启之，亦无睹焉，公异而稍信之。因问：“南去诚不免矣，然乃遂不还乎？”僧曰：“当还耳。”公讯其事，对曰：“相国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当还者，未尽五百羊耳。”公惨然而叹曰：“吾师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为巫相张公从事，于北都，尝梦行于晋山，见山上尽目皆羊，有牧者十数迎拜我。我因问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尝记此梦，不泄于人。今者果如师之说耶。乃知阴骘固不诬也。”后旬日，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致书于公，且馈五百羊。公大惊，召告其事。僧叹曰：“万羊将满，公其不还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为相国所有。”公戚然。旬日，贬潮州司马，连贬崖州司户，竟没于荒裔也。（《广记》卷九八）

抱玉师

抱五师以道行闻，居长安中，师而事者千数。每夕独处一室，阖户撤烛。尝有僧于门隙视之，见有庆云自口中出。后年九十卒，时方大暑，而其尸无萎败。唐宰相第五琦与师善，及卒，来治丧，将以香乳灌其口，已而有祥光自口出，晃然四照。公甚奇之。或曰：“佛有庆祥光，今抱玉师有之，真佛矣。”（《广记》卷九八）

佛陀萨

有佛陀萨者，其籍编于岐阳法门寺，自言姓佛氏，陀萨其名也。常独行岐陇间，衣黄持锡。年虽老，然其貌类者童骇。好扬言于衢中，或诟辱群僧，僧皆怒焉。其资膳裘纻，俱乞于里人。里人怜其愚，厚与衣食，以故资用独饶于群僧。陀萨亦转均于里中穷饿者焉。里人益怜其心。开成五年夏六月，陀萨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为吾塔瘗其尸。”果而卒。于是里中之人建塔于岐阳之西冈上。漆其尸而瘗焉。后月余，或视其首，发仅寸余，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异，遂扃其户，竟不开焉。（《广记》卷九八）

赵蕃

唐国子祭酒赵蕃，大和七年为南宫郎。忽一日，有僧乞食于门，且谓其家僮曰：“吾愿见赵公，可乎？”家僮告蕃，善即命延入与坐，僧乃曰：“君将有忧。然亦可禳去。”蕃即拜而祈之。僧曰：“遗我裁刀一千五百，庶可脱君之祸，不然，未旬日，当为东南一郡耳。”蕃许之，约来日就送焉，且访其名暨所居。僧曰：“吾居青龙寺，法安其名也。”言已遂去。明日，蕃即办送之。使者至寺，以物色访群僧，僧皆不类，且询法安师所止，周遍院宇，无影响踪迹。后数日，蕃出为袁州刺史。（《广记》卷九八）

十光佛

兴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壁有画十光佛者，笔势甚妙，为天下之标冠。有识者云，此国手蔡生之迹也。蔡生，隋朝以善画闻。初建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画者，得蔡生。既画，谓人曰：“吾平生所画多矣。独今日下笔，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由是长安中尽传其名。贞观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虑一旦有摧圮，遂召数工及土木之费，且欲新其制。忽一日，群僧斋于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来，列于席。食毕偕起，入佛堂中，群僧亦继其后。俄而十人忽亡所见。群僧相顾惊叹者久之。因视北壁十光佛，见其风度与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毁其堂，且用旌十光之易也。（《广记》卷九九）

道严

有严师者，居于成都实历寺。唐开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佛殿前轩燃长明灯，忽见一巨手在殿西轩，道严悸且甚，俯而不动。久之，忽闻空中语云：“无惧，无惧。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师之一毫，何俯而不动耶？”道严既闻，惧少解。因问曰：“檀越为何人？匿其躯而见其手乎？”已而闻空中对曰：“天命我护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接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疮，渍吾肌且甚。愿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严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严乃请曰：“吾今愿见檀越之形，使画工写于屋壁，且书其事以表之，冀世人无敢唾佛词之地者。”神曰：“吾貌甚陋，师见之，无得慓然耶？”道严曰：“檀越但见其身，勿我阻也。”见西轩下有一神，质甚异，丰首巨准，严目呀口，体状魁硕，长数丈。道严一见，背汗如沃。其神即隐去。于是具以神状告画工，命图于西轩之壁。（《广记》卷一〇〇）

鸡卵

唐敬宗皇帝御历，以天下无事，视政之余，因广浮屠教。由是，长安中缁徒益多。及文宗嗣位，亲阅万机，思除其害于人者，尝顾左右曰：“自吾为天子，

未能有补于人。今天下幸无兵革，吾将尽除害物者，使亿兆之民，指今日为尧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补化而蠹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对曰：“独浮屠氏不能有补于大化，而蠹于物亦甚，可以斥去。”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诏中外，罢缁徒说佛书义。又有请斥其不修教者。诏命将行，会尚食厨吏修御膳，以鼎烹鸡卵，方燃火于其下，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如人言者。迫而听之，乃群卵呼“观世音菩萨”也。声甚凄咽，似有所诉。尚食吏异之，具其事上闻。文宗命左右验之，如尚食所奏。文帝叹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无以鸡卵为膳。因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广记》卷一〇一)

许文度

高阳许文度，唐太和中，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一日卧于榻，若沉醉状。后数日始寤。初，文度梦有衣黄袍数辈，与俱行田野，四望间，迥然无鸡犬声，且不知几百里。其时天景曛晦，愁思如结。有黄袍者谓文度曰：“子无苦。夫寿之与夭，固有涯矣。虽圣人，安能逃其数?”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余里，至一水，尽目无际，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浅。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独文度惧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奇光皎然，自水上来。黄衣者望见金人，沮色震怵，即辟易驰去，不敢偷视。二金人谓文度曰：“汝何为来地府中？我今挈汝归生途，慎无恐。”文度惧稍解，因再拜谢之。于是金人与文度偕行数十里，俄望见里门，喜不胜。忽闻有厉声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见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叹，而羸惫不能运支体，故未暇语其事。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仪状，无毫缕之异。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广记》卷一〇一)

商居士

有商居士者，三河县人。年七岁，能通佛氏书。里人异之。后庐于三河县西田中，有佛书数百编，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百辈。往往独游城邑，偕其行者，闻居士每运支体，珑然若戛玉之音，听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运络如蔓，故动摇之，体则有清越之声，固其然矣。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然辈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后年九十余，一日，汤沐，具冠带，悉召门弟子会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当以火燹吾尸。慎无逆吾旨。”门弟子泣曰：“谨听命。”是夕，坐而卒。后三日，门弟子焚居士于野。及视其骨，果锁骨也。支体连贯，若纫缀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里人竟施金钱，建一塔，以居士锁骨瘗于塔中。(《广记》卷一〇一)

宁勉

宁勉者，云中人，年少，有勇气，善骑射，能以力格猛兽，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为衙将。后以兵四千军于飞狐城。时蓟门帅骄悍，弃天子法，反书闻阙下。唐文宗皇帝诏北都守攻其南。诏未至，而蓟门兵夜伐飞狐。钲鼓震地，飞狐人汹然不自安，谓宁勉曰：“蓟兵豪健不可敌，今且至矣，其势甚急，愿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尽血贼刃下，悔宁可及！虽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计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蓟帅之锋，将听邑人语，虑得罪于天子；欲坚壁自守，又虑一邑之人悉屠于贼手。忧既甚，而策未决。忽有谍者告曰：“贼尽溃矣。有弃甲在城下，愿取之。”勉即登城垣望，时月明朗，见贼兵驰走，颠踬者不可数，若有大兵击其后。勉大喜，开邑门，纵兵逐之，生擒数十人，得遣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图氏，常阅佛书《金刚经》，既败蓟师，擒其虏以讯焉曰：“向夕望见城上有巨人数四，长二丈余，雄俊可惧，怒目呿吻，袒裼执剑。蓟人见之，惨然汗怵，即走避，又安有斗心乎?”勉悟，巨人乃金刚也，益自奇之。勉官御史中丞，后为清塞副使。(《广记》卷一〇八)

悟真寺僧

唐贞观中，有王顺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其声纤远。时星月回临，四望数十里，阒然无睹，其僧惨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于群僧。明夕，俱于蓝溪听之，乃闻经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持归寺，乃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一日，寺僧尽下山，独新罗僧在，遂窃石函而去。寺僧迹其往，已归海东矣。时开元末年也。(《广记》卷一〇九)

师夜光

唐师夜光者，蓟门人。少聪敏好学，雅尚浮屠氏，遂为僧，居于本郡。仅十年，尽通内典之奥。又有沙门惠达者，家甚富，有金钱巨万，贪夜光之学，因与为友。是时，玄宗皇帝好神仙释氏，穷索名僧方士，而夜光迫于贫，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达知之，因以钱七十万资其行，且谓夜光曰：“师之学艺材用，愚窃以为无出于右者。圣上拔天下英俊，吾子必将首出群辈，沐浴恩渥，自此托迹缁徒，为明天子

臣，可翘足而待也。然当是时，必有拥帚子门，幸无忘半面之旧。”夜光谢曰：“幸师厚昵我，得遂西上。傥为君之五品，则以报师之惠矣。”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光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缯采以千数。时号幸臣。惠达遂自蓟门入长安访之。夜光闻惠达至，以为收债于己，甚不怿。惠达悟其旨，因告去。既以北归月余，夜光虑其再来，即密书与蓟门帅张廷珪：“近者惠达师至辇下，诬毁公缮完兵革，将为逆谋。人亦颇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闻之。积毁销金，不可不戒。”廷珪惊怒，即召惠达鞭杀之。后数日，夜光忽见惠达来庭中，骂夜光曰：“我以七十万钱资汝西上，奈何遽相诬谤，使我冤死。何负我之深也!”言讫，遂跃而上，捽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见。师氏家僮咸见之。其后数日，夜光卒。(《广记》卷一二一)

李生（一）

唐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间，少有膂力，恃气好侠，不拘细行，常与轻薄少年游。年二十余，方折节读书，为歌诗，人颇称之。累为河朔官，后至深州录事参军。生美风仪，善谈笑，曲晓吏事，廉谨明干。至于击鞠饮酒，皆号为能，雅为太守所知。

时王武俊帅成德军，恃功负众，不顾法度，支郡守畏之侧目。尝遣其子士真巡属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备声乐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礼甚谨。又虑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宾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为他郡莫能及。饮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见待之厚，欲尽欢于今夕，岂无嘉宾，愿得召之。”太守曰：“偏郡无名人，惧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录事参军李某，足以侍谈笑。”士真曰：“但命之。”于是召李生，入趋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瞪顾攘腕，无向时之欢矣。太守惧，莫知所谓。顾视生靦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有顷，士真叱左右，缚李某系狱，左右即牵李袂，疾去械狱中。已而士真欢饮如初。

迨晓宴罢，太守且惊且惧，乃潜使于狱中讯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尝言，固非忤于王君，君宁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闻释氏有现世之报，吾知之矣。某少贫，无以自资，由是好与侠士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常驰马腰弓，往还太行道，日百余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骏骡，负二巨囊，吾利其资，顾左右，皆岩崖万仞，而日渐曛黑，遂力排之，堕于崖下。即疾驱其骡逆旅氏，解其囊，得缯绮百余段。自此家稍赡，因折弓矢，闭门读书，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矣。昨夕君侯命与王公之宴，既入，而视王公之貌，乃吾曩时所杀少年也。一拜之后，中心惭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则延颈待刃，又何言哉！为我谢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后为托。”

有顷，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往取李某首来。”左右即于狱中斩其首以进。士真熟视而笑，既而又与太守大饮于郡斋。酒醉，太守因欢，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宽不加罪，为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属郡僻小无客，不足奉欢宴者。窃以李某善饮酒，故请召之。而李某愚憨，不习礼法，大忤于明公，实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诛之，宜矣。窃有所未晓，敢以上问。李某之罪为何？愿得明数之，且用诫于将来也。”士真笑曰：“李生亦无罪，但吾一见之遂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杀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无复言。”

及宴罢，太守密讯其年，则二十有七矣。盖李生杀少年之岁，而士真生于王氏也。太守叹异久之，因以家财厚葬李生。(《广记》卷一二五)

郑生

唐荥阳郑生，善骑射，以勇悍趏捷闻，家于鞏雒之郊。尝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驰捷马，独驱田野间，去某居且数十里。会天暮，大风雨，生庇于大木下久之。及雨霁，已夕矣。迷失道，纵马行，见道傍有门宇，乃神庙也。生以马系门外，将止屋中，忽怵然心动，即匿身东庑下。闻庙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见一丈夫，身长，衣短后卓衣，负囊仗剑，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剑扬言曰：“我盗也。尔岂非盗乎？”郑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独驱田间，适遇大风雨，迷而失道，故匿身于此。”仗剑者曰：“子既不为盗，得无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经东庑下。愿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于竖子矣。”先是，生常别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剑客前，密以袖中弦系弓上。贼既得弦，遂至东庑下，将杀郑生以灭口。急以矢系弦，贼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当死矣。”生曰：“我不为害，尔何为疑我?”贼再拜谢，生即去西庑下以避。

贼既去，生惧其率徒再来，于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见一妇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问之，妇人曰：“妾家于村中，为盗见诱至此。且利妾衣装，遂杀妾空舍中，弃某尸而去。幸君子为雪其冤。”又曰：“今夕当匿于田横墓。愿急逐之，无失。”生诺之，妇人谢而去。及晓，生视之，果见尸。即驰马至洛，具白于河南尹郑叔则。尹命吏捕之，果得贼于田横墓中。(《广记》卷一二七)

樊宗谅

唐樊宗谅为密州刺史，时属邑有群盗，提兵入邑氓殷氏家，掠夺金帛，杀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余不获。有钜鹿魏南华者，寓居齐鲁之间，家甚贫，宗谅命摄司法掾。一夕，南华梦数人，皆被发，列诉于南华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无罪

而死，愿明公雪其冤。南华曰："杀汝者为谁?"对曰："某所居东十里，有姓姚者，乃贼之魁也。"南华许诺，惊寤。数日，宗谅谓南华曰："盗杀吾氓，且一月矣，莫穷其迹，岂非吏不奉职乎？尔为司法官，第往验之。"南华驰往。未至，忽见一狐起于路傍深草中，驰入里人姚氏所居，噪而逐者以数百数，其狐入一穴中，南华命以锸发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盗劫殷氏财也。即召姚氏子，讯其所自，目动词讷，即收劾之，果盗之魁也。自是尽擒其支党，且十辈。其狐虽匿于穴中，穷之卒无所见也，岂非冤魂之所假欤？时大和中也。(《广记》卷一二八)

王洞微

唐汾州景云观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义县。初为小胥，性喜杀，常钓弋渔猎，自弱冠至壮年，凡杀狼狐雉兔洎鱼鳖飞鸟计以万数。后为里尹，患热病月余，忽觉室内有禽兽鱼鳖万数，环其榻而噬之。疮痏被身，殆无完肤。中夕之后，其父母兄弟俱闻洞微卧内有群鸟啁啾。历然可辨。凡数年，疾益甚。或有谓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迁居景云观。"于是卜日徙居。月余，会群道士修斋授箓，是夕洞微瘳。后十年，竟以疾卒。(《广记》卷一三三)

叱金像

国初有神像，用金而制。传云，周、隋间有术士熔范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宫中，扃其殿宇甚严。玄宗尝幸其殿，启而观焉。时肃宗在中宫，代宗尚稚，俱侍上。上问内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异？亦有说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几何年耳。其法当厉声而叱之，苟年甚永，则其像摇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严声叱之，其像若有惧，摇震移时，仆于地。上喜笑曰："诚如说，我为天子几何时?"力士因再拜贺。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孙叱之，亦动摇久之。上曰："吾孙似我。"其后玄宗在位五十载，肃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尽契其占也。(《广记》卷一三六)

迎光王

太子宾客卢真有犹子，曾为沙门，会昌中，沙汰归俗，阴补为光王府参军。一日，梦前师至其家而问讯焉。卢则告卑官屑屑然，非其愿也，常思落发，再披缁褐。师曰："汝诚有是志，像教兴复，非晚也。"语未竟，俄四面见日月旌旆，千乘万骑。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几，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广记》卷一三六)

彭 偃

唐大历中，彭偃未仕时，尝有人谓曰："君当得珠而贵，后且有祸。"寻为官得罪，谪为澧州司马。既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为珠可取，即命人采之。获蚌甚多，而卒无有应。及朱泚反，召偃为伪中书舍人，偃方悟得珠，乃朱泚也，后诛死。(《广记》卷一四三)

李师道（一）

唐李师道既以青齐叛，章武帝将讨之，凡数年而王师不胜。师道益骄。尝一日坐于堂，其榻前有银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尽坠。后月余，刘悟手刃师道，青齐遂平。盖银鼎相鼓之兆也。(《广记》卷一四三)

王 涯

唐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赋，又主簿盐铁。其子仲翔尝一日避暑于山亭，忽见家僮数十皆无首，被血来仲翔前。仅食顷，方不见。仲翔惊异且甚，即具白之，愿解去权位。涯不听。是岁冬十一月，果有郑注之祸。(《广记》卷一四四)

温 造

新昌里尚书温造宅，桑道茂尝居之。庭有二柏树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则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致也。"于是以铁数十钧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唐大和九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广记》卷一四四)

李宗闵

唐丞相李宗闵，大和七年夏出镇汉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尝退朝于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掷久之。宗闵异且恶。是时李训、郑注以奸诈得幸。数言于帝。训知之，遂奏以致其罪。后旬日，有诏贬为明州刺史，连贬潮州司户，盖其兆也。(《广记》卷一四四)

柳公济

柳公济尚书，唐大和中奉诏讨李同捷。既出师，无何，麾枪忽折。客有见者，叹曰："夫大将军出师，其门旗及麾枪折者，军必败。不然，上将死。"后数月，公济果薨。凡军出征，有乌鸢随其后者，皆败亡之徵。有曾敬云者，尝为北都裨将。李师道叛时，曾将行营兵士数千人，每出军，有乌鸢随其后，即军必败，率以为常。后舍家为僧，住于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罗立言为京兆尹，尝因入朝，既冠带，引镜自视，不见其首。遂语于季弟约言。后果为李训连坐，诛死。(《广记》卷一四四)

刘遵古

故刑部尚书沛国刘遵古，大和四年节度东蜀军。先是，蜀人有富蓄群书，刘既至，尝假其数百篇，然

未尽详阅。明年夏，涪江大泛，突入壁垒，溃里中庐舍。历数日，水势始平，而刘之图书器玩尽为暴水濡污。刘始命列于庭以曝之。后数日，刘于群书中得《周易正义》一轴，笔势奇妙，字体稍古，盖非近代之书也。其卷末有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读《周易》，著此正义，从兹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当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转晒曝。衡阳道士李德初。"刘阅其题，叹且久。穷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书也。于是召宾掾以视之。所谓"易号十二三，岁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盖"大和"字也。自上元，历宝应、广德、永泰、大历、建中、兴元、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宝历，至大和，凡更号十有三矣。与其记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于后乎！（《广记》卷一五六）

圣　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圬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采绘，将入其殿，且谓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锢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阒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采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广记》卷二一三）

李生（二）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广记》卷二二〇）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幸与某偕去。"却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按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至八十有五。鉴之喜，谓按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砌檐宇。按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按掾所谓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广记》卷二七七）

杨　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广记》卷二七八）

窦　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广记》卷二七八）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兴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裘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

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广记》卷二七八)

郑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靷，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广记》卷二七八)

张诜

张诜，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

近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逦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衮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至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乾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祔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衮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广记》卷二八〇)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履，状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摈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之冤，诚如是矣。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牍。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悟。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

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因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广记》卷二八一)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踪。"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广记》卷二八五)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甲，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钥尽解，神人即挽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而没。阍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于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广记》卷三〇四)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息。

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狱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

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人，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泄，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

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萧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此，与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尉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广记》卷三〇四)

元载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曛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广记》卷三〇四)

陈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圮，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抔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去。无恨乎？"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傥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者。愿无忘。"袁生诺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黩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

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魄，当沈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发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

于是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缗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缗货为事哉？"袁生即绐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系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系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系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

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锤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

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赤水神庙也，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萗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

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即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竟以疾卒。(《广记》卷三〇六)

太原小吏

王锷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惧甚，白于衙将靳垣、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锷薨，时元和中也。(《广记》卷三〇七)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氓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甚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缨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广记》卷三〇七)

崔 泽

王锷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清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广记》卷三〇七)

韩愈（一）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蓪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广记》卷三〇七)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广记》卷三〇七)

李 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耕召巫觋，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彻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赪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广记》卷三〇八)

郄元位

河东衙将郄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宰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怵，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卒。(《广记》卷三一〇)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瀵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瀵泉之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入水，惟露其首。有

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有神祠，表其门曰："瀵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抟埴为偶人。被禄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瀵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广记》卷三一〇)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原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黩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亵黩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捽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广记》卷三一〇)

高　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暗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间。(《广记》卷三三三)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罽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馔，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佩。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在何许，曰："今已反矣。"

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侍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醼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君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被带甚精。

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复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广记》卷三三四)

李林甫（一）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矢逾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啭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曰："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广记》卷二三五)

窦　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

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

"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
望月独相思，诗襟泪痕满。"

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岂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其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弛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广记》卷三三八）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缕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欢再得，原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旅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殁，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广记》卷三三九）

陆 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于丹阳，所居有台沼，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于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人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呼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岁余，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也。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射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

"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
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
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
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

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升俱游于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话于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广记》卷三四三）

郭 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当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彻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扪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子。"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广记》卷三四五）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辆，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

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某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广记》卷三四六)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构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傍，挈一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于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后数日果卒。(《广记》卷三四六)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曰："地府命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给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于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广记》卷三四六)

董观（一）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

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钥。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有中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于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袴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馀，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遂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

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人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也。

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广记》卷三四六)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鬼，庐于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于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慑，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去郭数里，岸傍一家陈筵席，有女巫鼓舞于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筵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广记》卷三四七)

胡 灊

安定胡灊，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

春登进士第。时贾悚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悚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悚与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濦受贾悚恩，今当匿在濦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于是，部将拥兵至濦门，召濦出，厉声曰："贾悚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悚同罪。"濦度其势，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濦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濦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濦之凶闻至。(《广记》卷三四七)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至榻前，谓自勤曰："汝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若稻实而色青，即以十余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语，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就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广记》卷三四八)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

"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

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唯对空山月。"

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广记》卷三四八)

梁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沈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侑酒佐欢。"命玉山召蕙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吏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蕙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知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亡见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广记》卷三四九)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宏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寤，衣尽沾湿，即起，见已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迁于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傥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

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处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宅遂安。(《广记》卷三四九)

曹 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皆不及此作。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唐前所作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追而讯之,不应而去。未十余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舍中。(《广记》卷三四九)

邢 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琯善,时琯自淮海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琯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琯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琯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间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访群之时,乃琯卒也。(《广记》卷三五一)

李 重

大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窣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倾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己行也。重心异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踯,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人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广记》卷三五一)

王 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系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钥,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阍者启扉曰:“向闻扣门,今寂无睹,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阍者怒曰:“厉鬼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于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入焉。”坤即挽首曲躬而人,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睹。”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崇’。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广记》卷三五一)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洎天将晓,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怵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广记》卷三五六)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女为妾。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

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俛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眥皆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怵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知所在。(《广记》卷三五六)

朱岘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无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岘，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缬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岘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见女也。岘惊讯其事，女曰：

"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某肉，则上帝佑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 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广记》卷三五六)

陈越石

颖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 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广记》卷三五七)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佑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今殁之日，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广记》卷三五八)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郡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巅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懔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巾，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

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颔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广记》卷三六三)

谢 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缋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帟，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

"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
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悲。"

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

"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
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撤帐帟，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笥中。

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

"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
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
斜月照人今夜梦，落花啼鸟去年春。
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

即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

"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
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
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
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

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

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及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广记》卷三六四)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挟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广记》卷三六四)

郑 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隰川与郡官畋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生异而归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广记》卷三六六)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鉴其地，约丈余，得一锺，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锺样，告示天下。(《广记》

卷三六八）

东莱客

东莱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广记》卷三六九）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帛巾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柱，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广记》卷三六九）

崔　瑴

元和中，博陵崔瑴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瑴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瑴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瑴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瑴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

"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
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

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

"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
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

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

"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
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

瑴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瑴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瑴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广记》卷三七〇）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肄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砉剨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扚，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广记》卷三七〇）

河东街吏

开成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惊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挽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挽而不顾。叱且久，即扑其首。忽举视，其面貌极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广记》卷三七〇）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原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

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黍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后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

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

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赒人之急，必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掷之故，不近于父，迨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

语未卒，寺僧俱归，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析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谓曾元者，岂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讦者，盖反其语为金截。以截附金，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甑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坏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甑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广记》卷三七一)

卢　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庳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谓。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善，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饱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既别，郁前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广记》卷三七三)

竹季贞

陈蔡间有民竹季贞，卒十余年矣。后里人赵子和亦卒，数日忽寤，即起驰出门。其妻子惊，前讯之，子和曰："我，竹季贞也，安识汝？今将归吾家。"既而语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随之。至季贞家，见子和来，以为狂疾，骂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贞，卒十一年，今乃归。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语，果季贞也；验其事，又季贞也。妻子俱骇异。诘之，季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具一纪，居冥途中，思还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间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所请案据，得以名闻冥官，愿为再生者。既而冥官谓我曰：'汝宅舍坏久矣，如何？'案据白曰：'季贞同里赵子和者，卒数日，愿假其尸与季贞之魂。'冥官许之，即遣使送我于赵氏之舍，我故得归。"因话平昔事，历然可听。妻子方信而纳之。自是季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陈、蔡、汝、郑间，缗帛随以修佛施贫饿者，不一还家，至今尚存。(《广记》卷三七六)

郄惠连

大历中，山阳人郄惠连，始居泗上。以其父尝为河朔官，遂从居清河。父殁，惠连以哀瘠闻。廉使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

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趋入，赞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乐悬车与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焕。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

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帕蔽之。其榻绕四墉。又有玉册，用紫金填字，似篆籀书，盘屈若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立心画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标冠岳渎，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

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为理命。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汤沐，具绅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邺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广记》卷三七七)

刘宪

尚书李寰镇平阳时，有衙将刘宪者，河朔人，性刚直，有胆勇。一夕，见一白衣来至其家，谓宪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宪怒曰："吾军中裨将，未尝有过，府僚安得见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辞。不然祸及。"宪震声叱之，白衣驰去，行未数步，已亡所在。宪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宪。宪私自计曰："吾闻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即与偕往。出城数里，至一公署，见冥官在厅，有吏数十辈，列其左右。冥官闻宪至，整巾帻，降阶尽礼。已而延坐，谓宪曰："吾以子勇烈闻，故遣奉命。"宪曰："未委明公见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渎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愿足下俯而任之。"宪谢曰："某无他才，愿更择刚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于是命案掾立召洪洞县吏王信讫，即遣一吏送宪归。宪惊寤。后数日，寰命宪使北都，行次洪洞县，因以事话于县寮，县寮曰："县有吏王信者，卒数日矣。"(《广记》卷三七八)

张汶

右常侍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时属县平遥，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我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暂不得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得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行十数里，路曛黑不可辨，但闻车马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今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曛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顷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役且甚，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路曛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影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影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已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广记》卷三七八)

崔君

故崔宁镇易时，犍为守清河崔君，既以启尹真人函，是夕，崔君为冥司所召。其冥官即故相吕諲也，与崔君友善，相见悲泣。已而谓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贵郡，何为辄开？今奉上帝命，召君按验，将如之何？"崔谢曰："昏俗聋瞽，不识神仙事，故辄开真人之函，罪诚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识不知者俱得原赦。傥公宽之，庶获自新耳。"諲曰："帝命至严，地府卑屑，何敢违乎？"即招按掾出崔君籍。有顷，按掾至，白曰："崔君余位五任，余寿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寿十三年，尽夺其官。"崔又谢曰："与公平生为友，今日之罪，诚自招，然故人岂不能宥之？"諲曰："折寿削官，则固不可逃，然可以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廪禄，用副吾子之托。"崔又载拜谢。言粗毕，忽有云气蔼然，红光自空而下，諲及庭掾仆吏俱惊惧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于一室中。崔

即于隙间潜之，见谭具巾笏，率庭掾分立于庭，咸挽而拱，云中有一人，紫衣金鱼，执一幅书，宣道帝命。于是谭及庭掾再拜受书，使驾云而上，顷之遂没。谭命崔君出坐，启天符视之，且叹且泣，谓崔曰："子识元三乎？"崔曰："乃布衣之旧耳。"谭曰："血属无类。吁，可悲夫！某虽与元三为友，至是亦无能拯之，徒积悲叹！"词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归。再拜而出，与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已身卧于榻，妻孥辈哭而环之。使者引崔俯于榻，魂与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即治装，尽室往蜀，具告于宁。宁遂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时元载方执国政，宁与载善，书遗甚多，闻崔之言，惧其连坐，因命亲吏赍五百金，赂载左右，尽购得其收百余幅，皆焚之。后月余，元载籍没。又二年，崔亦终矣。（《广记》卷三八四）

刘 溉

彭城刘溉者，贞元中为韩城令，卒于官。家甚贫，因寄韩城佛寺中。岁未半，其县丞窦亦卒，三日而寤。

初，窦生昼寐，梦一吏导而西去，经高原大泽，数百里，抵一城。既入门，导吏亡去。生惧甚，即出城门。门有卫卒，举剑而列。窦生讯之，卫卒举剑南指曰："由此走生道耳。"窦始知身死，背汗而髀怵。即南去，虽殆，不敢息。俄见十余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窦生，挚其手以泣，熟视之，乃刘溉，曰："吾子何为而来？"窦具以告，曰："我自与足下别，若委身于陷井中，念平生时安可得？"因涕泣。窦即讯冥途事，溉泣不语。久之，又曰："我妻子安在？得无恙乎？"窦曰："贤子侨居韩城佛寺中，将半岁矣。"溉曰："子今去，为我问讯。我以穷泉困辱，邈不可脱，每念妻孥，若肘而不忘步。幽显之恨，何可尽道哉？"别，谓窦曰："我有诗赠君，曰：

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说使人悲。

喜得逢君传家信，后会茫茫何处期。"

已而又泣。窦遂告别。未十余里，闻击钟声极震响，因悸而寤。

窦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广记》卷三八四）

樊钦贲

寇天师谦之，后魏时得道者也。常刻石为记，藏于嵩山。上元初，有洛川郜城县民，因采药于山，得之以献县令樊文。言于州，州以上闻，高宗皇帝诏藏于内府。其铭记文甚多，奥不可解。略曰"木子当天下"；又曰"止戈龙"；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显真容"；又曰"基千万岁"。所谓"木子当天下"者，盖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龙"者，言天后临朝也。止戈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谓中宗中兴，再新天地。"中鼎显真容"者，实真宗之庙讳，"真"为睿圣之徽谥，得不信乎？"基千万岁"者，"基"玄宗名也，"千万岁"，盖历数久长也。后中宗御历，樊文男钦贲以石记本上献，上命编于国史。（《广记》卷三九一）

姜师度

卫先生大经，解梁人，以文学闻。不狎俗，常闭门绝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历象，穷冥索玄，后以寿终，墓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大水，姜师度奉诏凿无碱河以溉盐田，划室庐、溃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既至卫先生墓前，发基地，得一石刻字为铭，盖先生之词也。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状言之于师度。师度异其事，叹咏久之。顾谓僚吏曰："卫先生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远先生之墓数十步。（《广记》卷三九一）

邬 载

开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数千。郡以状闻，玄宗诏侍御史邬君载往巡之。载至江南，忽见道傍有古墓，水溃其穴。公念之，命迁其骸于高原上。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词曰：

"尔后一千岁，此地化为泉。

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

载览而异之。因校其年，果千岁矣。（《广记》卷三九一）

韩愈（二）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尝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闻山南有雷震暴兴，震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流汗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螭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既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郡守因之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铭，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示黑水鲤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螭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蚪篆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广记》卷三九二）

裴 度

元和元中秋九月，淮西师吴少诚死，子元济拒

命，诏邻淮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数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晋国公裴度将而击焉。度既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发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为铭，封人持以献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绿绿。鸡未肥，酒未熟，障车儿郎且须缩。"度得之，以示从事，令辩其义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间跃而贺曰："吴元济逆天子命，纵狂兵为反谋。赖天子威圣与丞相德，合不久逆竖成擒矣。敢贺丞相功。"度惊讯之，对曰："封人得石铭，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绿'者，言吴少诚由行间一卒，遂拥十万兵，为一方师，且喻其荣也。'鸡未肥'者，言无肉也。夫以'肥'去'肉'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无水也。以'酒'去'水'，为'酉'字。'障车儿郎'谓兵革之士也。'且须缩'者，谓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则己酉日当克也。苟未及期，则可俟矣。"度喜顾左右曰："卒，辨者也。"叹而异之。是岁冬十月，相国李朔将兵入淮西，生得元济，尽诛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度益奇卒之辨，擢为裨将。(《广记》卷三九二)

张惟清

黑山之阴有李卫公庙。宝历中，张惟清都护单于，其从事卢立尝梦一人，颀长黑衣，告立曰："吾居于卫公庙且久矣，子幸迁我于军城中。"已而遂去。及晓，立不谕，即入白于惟清曰："卫公于国有大勋，今庙宇隳残，飘濡且甚，愿新其土木之制。"惟清喜而可其语。先是单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状其政绩，请护军骆忠表闻于上。有诏命中书舍人高公钺文其事，刻于碑。诏既至而未有碑石，惟清方命使采石于云中郡，未还。及修卫公庙，铲其西，得一石，方而长，其下有刻出"张"字，历然可辨。工人持以献惟清。惟清喜曰："天赐吾之碑石。"即召从事视之。立且惊且异，因起贺而白前梦。于是以石为碑，刻高公之文焉。(《广记》卷三九二)

王　璠

大和中，王璠廉问丹阳，因沟其城，既凿深数尺，得一石，铭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献于璠。详其义，久而不能解。即命僚佐辨之，皆无能析其理者。数日，有一叟请谒璠之吏，且密谓曰："吾闻王公得石铭，今有辨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义为何如？君岂即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也'，皆叙王公之世也。且公之先曰崟，崟生础，以文而观，是'山有石'也。础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瑕休，是'玉有瑕即休'。休者，绝之兆。推是而辨，其绝绪乎！"吏谢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广记》卷三九二)

柳　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尝南游，因行山道，会日晚，误入山崦中。松引盘曲，行数里，至一石室。云水环拥，清泉交贯，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对霞翠，固非人境。光因临流凝伫，忽见一缶合于地，光即趋之，其缶下有泉，周不尽尺，其水清澈，举卮以饮，若甘醴。尽十余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晓方寤，因视石壁有雕刻文字极多，遂写其字置于袖，词曰：

> "武之在卯，尧王八季。我弃其寝，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由今之后，二百余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东方有兔，小首元尾，经过吾道，来至吾里。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义，人谁以辨其东平子。"

光先阅，阅而异之。遂行，出径数十步，回望其室，尽亡见矣。

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视而解之，未几告曰："吾尽详矣。此乃得道者语也。夫唐氏之初，建号武德，武之二年，其岁己卯，则'武之在卯'，其义见矣，盖武德二年也。'尧王'者，谓高祖之号神尧。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弃其寝，我去其扆'者，言其去，盖绝去之时，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谓'者，言其隐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后，二百余祀'者，言君者来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余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谓岁在丁未也。焰者火，岂非南方之丙丁之谓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谓今天子建号曰'太和'，'其始'盖元年也。'东方有兔，小首元尾'者，叙君之名氏。'东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也。'经吾道'、'来吾里'，言君之来也。'饮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奥乎其义。谁人以辨，其东平子'，谓其义奥而隐，独吾能辨之。'东平'，吾之邑也，即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遗记也。(《广记》卷三九二)

李师道（二）

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觐。宪宗命将讨之，王师不利，而师道益骄。乃建新宫，拟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云物遽晦，风雷如撼，遂为震击倾圮，俄复继以天火，了无遗者。青齐人相顾语曰："为人臣而逆其君者，祸固宜矣。今谪见于天，安可逃其戾乎？"旬余，师道果诛死。(《广记》卷三九三)

萧氏子

唐长庆中，兰陵萧氏子，以胆勇称。客游湘楚，至长沙郡，舍于仰山寺。是夕，独处撤烛，忽暴雷震

荡檐宇，久而不止。俄闻西垣下窣窣有声，萧恃膂力，曾不之畏，榻前有巨捶，持至垣下，俯而扑焉。一举而中，有声甚厉，若呼吟者。因连扑数十，声遂绝，风雨亦霁。萧喜曰："怪且死矣。"迨晓，西垣下睹一鬼极异：身尽青，伛而庳，有金斧木楔，以麻缕结其体焉，瞬而喘，若甚困状。于是具告寺僧观之。或曰："此雷鬼也，盖上帝之使耳。子何为侮于上帝，祸且及矣。"里中人具牲酒祀之。俄而云气曛晦，自室中发，出户升天，鬼亦从去，既而雷声又兴，仅数食顷方息。萧气益锐，里中人皆以壮士名焉。（《广记》卷三九四）

东阳郡山

唐东阳郡滨于浙江，有山周数百里，江水曲而环焉。迁滞舟楫，人颇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云物曛晦，暴风雷电，动荡室庐，江水腾溢，莫不惶惑。迨晓方霁，人往视之，已劈而中分，相远数百步，引江流直而贯焉，其环曲处悉填以石。遂无萦绕之患。（《广记》卷三九四）

智　空

唐晋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闻于里中，年七十余。一夕，既阖关，忽大风雷，若起于禅堂，殷然不绝，烛灭而尘坌，晦黑且甚，檐宇摇震。矍然自念曰："吾弃家为僧，迨兹四纪。暴雷如是，岂神龙有怒我者？不然，有罪当雷震死耳。"既而声益甚，复坐而祝曰："某少学浮屠氏，为沙门迨五十余年，岂所行乖于释氏教耶？不然，且有黩神龙耶？设如是，安敢逃其死！傥不然，则愿亟使开霁，俾举寺僧得自解也。"言竟，大声一举，若发左右，茵榻倾糜，昏霾颠悖。由是惊慴仆地。仅食顷，声方息，云月晴朗。然觉有腥腐气，如在室内，因烛视之，于垣下得一蛟，皮长数丈，血满于地。乃是禅堂北有槐，高数十寻，为雷震死，循理而裂，中有蛟蟠之迹焉。（《广记》卷三九四）

百丈泓

唐河东郡东南百余里有积水，谓之"百丈泓"。清澈，纤毫必鉴。在驿路之左，槐柳环拥，烟影如束，途出于此者，乃为憩驾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阳抵河东，至此水，困殆既甚，因而暂息，且吟且望。将午，忽闻水中有细声若蝇蚋之噪，俄而纤光发，其音稍响，鞫若击毂，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异之，声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间起，震光为电，接云气。至旅次遽话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岁旱未尝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吾师命属官祷焉，巫者曰：'某日当有甚雨。'果是日矣。"（《广记》卷三九五）

杨询美从子

唐御史杨询美居广陵郡。从子数人皆幼，始从师学。尝一夕，风雨雷电震耀，诸子俱出户望，且笑且詈曰："我闻雷有鬼，不知鬼安在，愿得而杀之可乎？"既而雷声愈震，林木倾靡。忽一声轰然，若在于庑，诸子惊甚，即驰入户，负壁而立，不敢辄动。复闻雷声若大呵地吼，庐舍摇动，诸子益惧。近食顷，雷电方息，天月清霁，庭有大古槐，击拔其根而劈之。诸子觉两髀痛不可忍，具告询美，命家僮执烛视之，诸髀咸有赤文，横布十数，状类杖痕，似鬼雷之所为也。（《广记》卷三九五）

韦思玄

宝应中，有京兆韦思玄，侨居洛阳。性尚奇，尝慕神仙之术。后游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饵金液者，可以延寿。吾子当先学炼金，如是，则可以肩赤松、驾广成矣。"思玄于是求炼金之术。积十年，遇术士数百，终不能得其妙。后一日，有居士辛锐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弊裘，叩思玄门，谓思玄曰："吾病士，穷无所归。闻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异人方士。我故来谒耳，愿先生纳之。"思玄即止居士于舍。其后居士身疾，痈尽溃血且甚。韦氏一家尽恶之。思玄尝诏术士数人会食，而居士不得预。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尽湿，客怒皆起，韦氏家僮亦竞来骂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见。思玄与客甚异之。回视其溺，乃紫金液也，奇光璨然，真旷代之宝。思玄且惊且叹。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锐'字，'兑'从金，'兑'亦西方之正位。推其义，则吾之解若合符然。"（《广记》卷四〇〇）

李　员

进士李员，河东人也，居长安延寿里。元和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纤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乐，如是久不绝。俄而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

"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
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

歌竟，其音阕。员且惊且异，朝日命家僮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闻焉。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金之缶甚异。若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命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座右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广记》卷四〇〇）

虞乡道士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涤阳道士居焉。大和

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广记》卷四〇〇)

吕 生

大历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既而侨居永崇里。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妪，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室之北隅，缓步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目以笑。其妪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不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莫知其来也。

明日，生独寝于室，又见其妪在北隅下，将前且退，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若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一剑置其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妪忽上榻，以臂揕生胸，余又跃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妪忽上榻，复以臂揕生。生遽觉一身尽凛然，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妪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妪，各长寸许，虽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者一妪谓书生曰："吾将合为一矣，君且观之。"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为一妪，与始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耶？"妪笑曰："君言过矣。若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明日，生以事语于人。

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除去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蚁耳。今夕愿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妪果来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妪扬然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妪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妪，甚小，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惊曰："吾死乎？"妪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将成君之富耳。"言毕又去。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穷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悟其妪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广记》卷四〇一)

严 生

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其状若弹丸，色黑而大，有光，视之洁彻，若轻冰焉。生持以示于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叩焉而言："衣橐中有奇宝，愿有得一见。"生即以"弹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曰："此宝安所用？而君厚其价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国人。此乃吾国之至宝，国人谓之'清水珠'，若置于浊水，泠然洞彻矣。自亡此宝且三岁，吾国之井泉尽浊，国人俱病。故此越海逾山，来中夏以求之。今果得于子矣。"胡人即命注浊水于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莹，纤毫可辩。生于是以珠与胡，获其价而去。(《广记》卷四〇二)

玉清三宝

杜陵韦弇，字景昭。开元中，举进士第，寓游于蜀。蜀多胜地，会春末，弇与其友数辈为花酒宴，虽夜不殆。一日，有请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郑氏亭，亭起苑中，真尘外境也。愿偕去。"弇闻其说，喜甚，遂与俱。

南出十里，得郑氏亭。端空危危，横然四峙，门用花壁，砌用烟矗。弇望之，不暇他视，真所谓尘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既入，见亭上有神仙十数，皆极色也，凝立若伫，半掉云袂，飘飘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数。纹绣杳渺，殆不可识。有一人望弇而语曰："韦进士来。"命左右请上亭。斜栏层去，既上且拜。群仙喜曰："君不闻刘、阮事乎？今日亦如是。愿奉一醉，将尽春色。君以为何如？"弇谢曰："不意今日得为刘、阮，幸何甚哉！然则此为何所？女郎又何为者？愿一闻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于此久矣。此乃玉清宫也。向闻君为下第进士，寓游至此，将以一言奉请，又惧君子不顾，且贻其辱，是以假郑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虽然，此仙府也，虽云不可滞世间人，君居之，固无损耳。幸不以为疑。"即命酒乐宴亭中。丝竹尽举，飘然泠然，凌玄越冥，不为人间声曲。酒既酣，群仙曰："吾闻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乐一曲，曰《紫云》，愿授圣主。君，唐人也，为吾传之一进，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长安中，徒为区区于尘土间，望天子门且不可见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将以梦传于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宝，将以赠君，能使君富敌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宝。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莹洞澈，顾谓弇曰："碧瑶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红，曰："红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莹澈则过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谢别去。

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无有。弇异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宝还长安。明年下第，东游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于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虽千万年，人无得者。君何得而有？"

弇以告之，因问曰："此何宝乎？"曰："乃玉清真三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弇由是建甲第，居广陵中为豪士，竟卒于白衣也。(《广记》卷四〇三)

三宝村

扶风县之西南，有三宝村。故老相传云："建村之时，有胡僧谓村人曰：'此地有宝气，而今莫得之，其启发将自有时耳。'村人曰：'是何宝也？'曰：'此交趾之宝，数有三焉。'故因以"三宝"名其村，盖识其事。

开成元年春，村中民夜梦一丈夫者，黑簪帻，被广袂之衣，腰佩长剑，仪状峻古，谓民曰："吾尝仕东汉，当光武时，与飞将马公同征交趾，尝得南人之宝。其后马公遭谤，以为多掠南货，尽载以归。光武怒，将命索其家。吾惧且及祸，故埋于此地。"言未讫而寤。民即以所梦具告于邻伍中。

是岁仲夏夕，云月阴晦，有牧竖望见西京原下炯然有光，若曳练焉，久而不灭。牧竖惊，告其父，即驰往视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于是里人数辈，夜寻其光，俯而观之，其光在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与植榫以表之。其明日，携锸具，穷表之下，深约丈余，得一金龟，长二寸许，制度奇妙，代所未识。又得宝剑一，长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镜一，径一尺余。皆尘迹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诣县。

时县令沛国刘随得之。发硎，其剑澹然若水波之色，虽利如切玉，无以加焉。其长二尺四寸者，盖古以八寸为尺，乃古三尺。其镜皆文迹繁会，有异兽环绕镜鼻，而年代绵邈，形理无缺。乃命磨莹，其清若上水之洁，真天下之奇宝也。县令刘君曰："此为古之珍玩，宜归王府，可与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缄胶其事闻岐阳帅，愿表献天子。时陈君亦节度岐陇，得而爱之，因有其宝。由是人无知者。(《广记》卷四〇四)

玉龙膏

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大和中，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及还，遂持以归。人有谓曰："南人传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得无有悔于后耶？"约不听，卒以归焉。后约为执金吾，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岂玉龙膏之所归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持以北也。(《广记》卷四〇五)

地下肉芝

兰陵萧逸人，亡其名。尝举进士，下第，遂焚其书，隐居潭水上，从道士学神仙。因绝粒吸气，每旦屈伸支体，冀延其寿。积十年余，发尽白，色枯而背偻，齿有堕者。一旦，引镜自视，勃然发怒，且曰："吾弃声利，隐身田野间，绝粒吸气，冀得长生。今亦衰瘠如是，岂我之心哉？"即还居郢下，学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数年，资用大饶，为富家。后因治园屋发地，得物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逸人得之，惊曰："岂非祸之芽？且吾闻太岁所在，不可兴土事，脱有犯者，当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闻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尽。自是逸人听视明，力愈壮，貌愈少，发之秃者尽黰然而长矣，齿之堕者亦骈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异，不敢告于人。后有道士至郢下，逢逸人，惊曰："先生尝得饵仙药乎？何神气清晤如是。"道士因轸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尝食灵芝矣。夫灵芝状类人手，肥而且润，色微红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贺曰："先生之寿，可与龟鹤齐矣。然不宜居尘俗间，当退休山林，弃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从其语，遂去，竟不知所在。(《广记》卷四一三)

卢 虔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万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台，常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

后一夕，虔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前轩下。夜将深，闻有叩门者，从吏即问之，应声曰："柳将军遣奉书于卢侍御。"虔不应。已而投一幅书轩下，字似濡笔而书者，点画纤然。虔命从吏视，其字云："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惧吾，宁不愧于心耶？君速去，匆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立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挽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其胸。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

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见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余，因重构堂室，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广记》卷四一五)

江夏从事

大和中，有从事江夏者，其官舍尝有怪异。每夕见一巨人，身尽黑，甚光，见之即悸而病死。后有许元长者，善视鬼。从事命元长以符术考召。后一夕，元长坐于堂西轩下，巨人忽至，元长出一符飞之，中其臂，剨然有声，遂堕于地。巨人即去。元长视其堕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童谓元长曰："堂之

东隅有枯树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视之。其树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断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无怪。（《广记》卷四一五）

窦　宽

唐扶风窦宽者，家于梁山。大和八年秋，自大理评事解县推盐使判官，罢职退归。因治园屋，命家仆伐一树。既伐，而有血滂溜，汪然注地，食顷而尽。宽异之，且知为怪。由是闭门绝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郑注、李训反，宽与注连，遂诛死于左禁军中。（《广记》卷四一六）

吴　偃

有历泉县民吴偃，家于田野间。有一女十岁余，一夕，忽遁去，莫知所往。后数余日，偃梦其父谓偃曰：“汝女今在东北隅，盖木神为祟。”偃惊而寤。至明日，即于东北隅穷其迹，果闻有呼吟之声，偃视之，见其女在一穴内。口甚小，然其中稍宽敞。傍有古槐木，盘根极大。于是挈之而归，然兀若沉醉者。会有李道士至，偃请符术呵禁。其女忽瞬而语曰：“地东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树腹空入地下穴内，故某病。”于是伐其树。后数日，女病始愈。（《广记》卷四一六）

董观（二）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观独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而无指。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观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既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椹其首，其躯若草所穿，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乃退去。观虑又来，迨晓不敢寝。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常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径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柯叶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见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广记》卷四一六）

邓　珪

晋阳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朋友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怵然，独珪无所惧。反开其牖，闻有吟啸之声，珪不之怪。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纵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诸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未见摈。”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矣。”于是缉丝为缗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缗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外问：“何罪而见缚，其议安在？得无悔邪？”遂引缗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缗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广记》卷四一七）

刘　皂

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元和年，董叔经为河西守，时有彭城刘皂，假孝义尉。皂顷尝以书忤董叔，怒甚，遂弃职。入汾水关，夜至灵石南，逢一人立于路旁，其状绝异。皂马惊而坠，久之乃起。其路旁立者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为劫，不敢拒。既而西走，近十余里，至逆旅，因言其事。逆旅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贼尔。”明日，有自县南来者，谓皂曰：“县南野中有蓬蔓，状类人，披一青袍，不亦异乎？”皂往视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为妖者乃蓬蔓耳。由是尽焚，其妖遂绝。（《广记》卷四一七）

梁　生

唐兴平之西有梁生别墅，其后园有梨树十余株。大和四年冬十月初雪霁，其梨忽有花发，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为吉兆。有韦氏谓梁生曰：“夫木发春而荣，冬而瘁，固其常矣。今反是，焉可谓之吉兆乎？”生闻之不悦。后月余，梁生父卒。（《广记》卷四一七）

赵　生

天宝中，有赵生者，其先以文学显。生兄弟数人，俱以进士、明经入仕。独生性鲁钝，虽读书，然不能分句详义，由是年壮尚不得为郡贡。常与兄弟友生会宴，盈座朱绿相接，独生白衣，甚为不乐。及酒酣，或靳之，生益惭且怒。后一日，弃其家遁去，隐晋阳山，葺茅为舍。生有书百余编，笈而至山中，昼习夜息，虽寒热切肌，食粟袭纻，不惮劳苦。而生蒙懵，力愈勤而功愈少，生愈恚怒，终不易其志。后旬余，有翁衣褐来造之，因谓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读古人书，岂有志于禄仕乎？虽然，学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详议，何蔽滞之甚邪？”生谢曰：“仆不敏，自度老且无用，故入深山，读书自悦。虽不能达其精微，然必欲死于志业，不辱先人。又何及于禄仕也。”翁曰：“吾子之志甚坚。老夫虽无术能，有补于郎君，但幸一谒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于山西大木之下。”言讫，忽亡所见。生怪之，以为妖，遂径往山西寻其迹。果有椴树蕃茂，生曰：“岂非段氏子乎？”因持锸发其下，得人参长尺余，甚肖

所遇翁之貌。生曰："吾闻人参能为怪者，可愈疾。"遂瀹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目所览书，尽能穷奥。后岁余，以明经及第。历官数任而卒。（《广记》卷四一七）

兴庆池龙

唐玄宗尝潜龙于兴庆宫，及即位，其兴庆池尝有一小龙出游宫外御沟水中，奇状蜿蜒，负腾逸之状。宫嫔内竖，靡不具瞻。后玄宗幸蜀，銮舆将发，前一夕，其龙自池中御素云，跃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环列之士，率共观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将渡，见小龙翼舟而进。侍臣咸睹之。上泫然泣下，顾谓左右曰："此吾兴庆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上亲自祝之。龙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广记》卷四二〇）

萧 昕

唐故兵部尚书萧昕常为京兆尹。时京师大旱，炎郁之气，蒸为疾疠。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祷祀山川，凡有月余，暑气愈盛。时天竺僧不空三藏居于静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龙兴云雨。昕于是诣寺，谓三藏曰："今兹骄阳累月矣，圣上悬忧，撤乐贬食，岁凶是念，民瘵为忧。幸吾师为结坛场致雨也。"三藏曰："易与耳。然召龙以兴云雨，吾恐风雷之震，有害于生植，又何补于稼穑耶?"昕曰："迅雷甚雨，诚不能滋百谷，适足以清暑热，而少解黔首之病也。愿无辞焉。"三藏不获已，乃命其徒，取华木皮仅尺余，缵小龙于其上，而以炉瓯香水置于前，三藏转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顷，即发缵龙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讫亟还，无冒风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龙才尺余，摇鬣振鳞自水出，俄而身长数丈，状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马疾驱，未及数十步，云物凝晦，暴雨骤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决渠矣。（《广记》卷四二一）

任 顼

唐建中初，有乐安任顼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顼延坐与语。既久，顼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顼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授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顼曰："愿受教。"翁曰："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为虑。"顼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

后二日，顼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余，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顼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顼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顼亦还山中。

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奉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顼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顼后特至广陵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广记》卷四二一）

卢元裕

故唐安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于其间。俄闻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视，见一小龙才寸许，逸状奇姿，婉然可爱。于是以水沃之，其龙伸足振鬣已长数尺矣。元裕大恐。有白云自盆中而起，其龙亦逐云而去。元裕即翰之父也。（《广记》卷四二二）

李 修

唐浙西观察使李修，元和七年为绛郡守。是岁，其属县龙门有龙见，时观者千数。郡以状闻于太府。时相国河东府张弘靖为河中节度使，相国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尝为文以赞其事。（《广记》卷四二二）

卢君畅

故东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阳卢君畅为白衣时，侨居汉上。尝一日，独驱郊野，见二白犬，腰甚长而其臆丰，飘然若坠，俱驰走田间。卢讶其异于常犬，因立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于一湫中。已而湫浪泛腾，旋有二白龙自湫中起，云气曀空，风雷大震。卢惧甚，鞭马而归，未及行数里，衣尽沾湿。方悟二犬乃龙也。（《广记》卷四二三）

法喜寺

政阳郡东南有法喜寺，去郡远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频梦一白龙者自渭水来，止于佛殿西楹，蟠绕且久，乃直东而去，明日则雨。如是者数矣。其僧异之，因语与人。人曰："福地盖神祇

所居，固龙之宅也。而佛寺亦为龙所依焉。故释氏有天龙八部，其义在矣。况郊野外寺，殿宇清敞，为龙之止，不亦宜乎。原以土龙置于寺楹间，且用识其梦也。”僧召工，合土为偶龙，具告其状，而于殿西楹置焉。功毕，甚得云间势，蜿蜒鳞鬣，曲尽其妙，虽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长庆初，其寺居人有偃于外门者，见一物从西轩直出，飘飘然若升云状，飞驰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将分，始归西轩下。细而视之，果白龙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数日，寺僧尽赴村民会斋去，至午方归，因入殿视，像龙已失矣。寺僧且叹且异，相顾语曰：“是龙也，虽假以土，尚能变化无方，去莫知其适，来莫究其自，果灵物乎。”及晚，有阴云起于渭水，俄而将逼殿宇，忽有一物自云中跃而出，指西轩以入。寺僧惧惊，且视之，乃见像龙已在西楹上。迫而观之，其龙鬐鬣鳞角，若尽沾湿。自是因以铁锁系之。其后里中有旱涝，祈祷之，应若影响。（《广记》卷四二三）

龙 庙

汾水贯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桥，其南桥下尝有龙见，由是架龙庙于桥下。故相国令狐楚居守北都时，有一龙自庙中出，倾都士女皆纵观，近食顷，方拏奋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庙中出，既出而庙屋摧圮，其桥亦坏。时唐太和初也。（《广记》卷四二三）

李 徵

陇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虢略。徵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徵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谢秩，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妆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遣以实其囊橐。徵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

西归虢洛，未至，舍于汝坟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徵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

至明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於界。晨将发，其驿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

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傪昔与徵同登进士第，分极深，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傪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位登朝序，可谓盛矣。况宪台清峻，分纠百揆；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傪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珪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氂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而驰者，则欲得而啖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此率不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化为异兽，有靦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挽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珪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撑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洛，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夙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珪亦泣曰：“珪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珪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阈，然亦贵传于子孙也。”珪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珪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御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珪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

珪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賵赙之礼，寄于徵子。月余，徵子自虢洛来京诣珪门，求先人之柩。珪不得已，具疏其事。后珪以己俸均给徵妻子，免饥冻焉。珪后官至兵部侍郎。（《广记》卷四二七）

河内崔守

有崔君者，贞元中为河内守。崔君贪而刻。河内人苦之。常于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数镒，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竟不敢言。未几，崔君卒于郡。是日，寺有牛产一犊。其犊顶上有白毛若缕，出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与观之，且叹曰："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还。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家闻之，即以他牛易其犊。既至，命剪去文字。已而便生。及至其家，虽豢以刍粟，卒不食。崔氏且以为异，竟归其寺焉。（《广记》卷四三四）

唐玄宗龙马

海岱之间出玄黄石，或云茹之可以长生。玄宗皇帝尝命临淄守每岁采而贡焉。开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为临淄守。是岁秋，因入山采玄黄石，忽遇一翁，质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髯极丰，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马，且告曰："君侯躬自采药，岂不为延圣主之寿乎?"曰："然。"翁曰："圣主当获龙马，则享国万岁，无劳采药耳。"邕曰："龙马安在?"答曰："当在齐鲁之郊。若获之，即是太平之符。虽麟凤龟龙，不足以并其瑞。"邕方命驾以后乘，遽亡见矣。邕大异之，顾谓从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吏王乾贞者，求龙马于齐鲁之间。至开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真果得马于北海郡民马会恩之家。其色骓毛，两胁有鳞甲，鬃尾若龙之鬐鬣，嘶鸣真箎笛之音，日驰三百里。乾真讯其所自，会恩曰："吾独有牝马，常浴于淄水，遂有胎而产。因以龙子呼之。"乾真即白于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献之。上大悦，诏内闲厩，异其刍豢。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广记》卷四三五）

王 薰

天宝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常一夕，有三数辈挈食会薰所居。既饭食，烛前忽有巨擘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擘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愿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幸君与我肉，今食且尽，愿君更赐之。"薰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伺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堕，其身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流满地。明日，因以血踪寻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问民，民曰："家养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薰具言其事，即杀而食之。（《广记》卷四三六）

郭 钊

郭司空钊，大和中，自梓潼移镇西凉府。时有阍者甚谨朴，钊念之，多委以事。常一日，钊命市纹缯丝帛百余段，其价倍，且以为欺我，即囚于狱，用致其罪。狱既具，钊命笞于庭。忽有十余犬争拥其背，吏卒莫能制。钊大异之，且讯其事。阍者曰："某好阅佛氏《金刚经》，自孩稚常以食饲群犬，不知其他。"钊叹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释放阍者。（《广记》卷四三七）

赵 叟

扶风县西有天和寺，在高冈之上。其下有龛，豁若堂，中有贫者赵叟家焉。叟无妻儿，病足伛偻，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穷无所归，率给以食。叟既得食，常先聚群犬以餐之。后岁余，叟病寒，卧于龛中。时大雪，叟无衣，裸形俯地，且战且呻。其群犬俱集于叟前，摇尾而嗥，已而环其衽席，竞以足拥叟体，由是寒少解。后旬余，竟以寒死其龛。犬俱哀鸣，昼夜不歇，数日方去。（《广记》卷四三七）

韩 生

唐贞元中，有大理评事韩生者，侨居西河郡南。有一马，甚豪骏。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罪?"乃令朴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朴。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窥之。忽见韩生所畜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既挟鞍致马上，驾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击马，跃而过。黑衣者乘马而去。半夜还，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

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去，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历历可辨，直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马迹方绝。圉人乃结茅斋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俯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外。于野，有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藉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则吾属不全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曰："韩氏稚儿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编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唯而去。

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诱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乃次所闻，遂穷捣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盖所谓韩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异，命致犬于庭，

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千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基墓，墓中有数犬，毛状皆异，尽杀之以归。（《广记》卷四三八）

李　甲

宝应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于洛阳。其世以不好杀，故家未尝畜猫，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孙，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其亲友，会食于堂。既坐，而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家僮惊异，告于李氏。李氏亲友乃空其堂而纵观。人去且尽，堂忽摧圮，其家无一伤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如是则施恩者宜广其恩，而报恩者亦宜力其报。有不顾者，当视此以愧。（《广记》卷四四〇）

王　缙

唐相国王公缙，大历中与元载同执政事。常因入朝，天尚早，坐于烛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进，觉其重不可举。公启视之，忽有一鼠长尺余，质甚丰白，囊中跃出。公大惧，顾谓其子曰："我以不才缪居卿相，无德而贵，常惧有意外之咎。今异物接于手足，岂非祸之将萌耶？"后数日，果得罪，贬为缙云守。（《广记》卷四四〇）

王　含

太原王含者，为振武军都将。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马，素以犷悍闻。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故北人皆惮其能而雅重之。后年七十余，以老病，遂独止一室，辟侍婢，不许辄近左右，至夜即扃户而寝。往往发怒，过杖其家人辈。后一夕，既扃其户，家人忽闻轧然之声，遂趋而视之，望见一狼自室内开户而出。天未晓，而其狼自外还，入室又扃其门。家人甚惧，具白于含。是夕，于隙中潜窥，如家人言。含忧悸不自安。至晓，金氏召含，且令即市麋鹿。含熟以献，金氏曰："吾所须生者耳。"于是，以生麋鹿致于前，金氏啖立尽。含益惧。家人辈或窃语其事，金氏闻之，色甚惭。是夕，既扃门，家人又伺而觇之，有狼遂破户而出。自是竟不还。（《广记》卷四四二）

晋阳民家

晋阳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种苇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长庆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林苇，里中尝有会宴，置余食于其舍，至明日辄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贮缯帛于其室者，亦亡之。民窃异焉。后夜闻婴儿号者甚众，迫而听之，则阒然矣。明夕又闻，民惧且甚。后一日，乃语里中他民曰："数多闻林中有婴儿号，吾度此地不当有婴儿，惧其怪耳。"即相与芟除其林，薙其草。既穷，得一穴，中有缯帛食器。见野狸十余，有翚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然若相愁状。民尽杀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广记》卷四四二）

唐玄宗

开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驾至咸阳原，有大鹿兴于前，骉然其躯，颇异于常者。上命弓射之，一发而中。及驾还，乃敕厨吏炙其腥已进。而尚食具熟俎献。时张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于前，以其肉赐之。果谢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为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未知何如哉？"果曰："此鹿年且千岁矣。陛下幸问臣。"上笑曰："此一兽耳，何遂言其千岁耶？"果曰："昔汉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畋于上林，其从臣有生获此鹿而献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寿将千岁。今既生获，不如活之。'会武帝尚神仙，由是纳臣之奏。"上曰："先生绐矣。且汉元狩五年及今八百岁，其鹿长寿，岂历八百岁而不为畋所获乎？况苑囿内麋鹿亦多，今所获何妨为他鹿乎？"果曰："曩时武帝既获此鹿，将舍去之，且命东方朔以练铜为牌，刻成文字以识其年，系于左角下。愿得验之，庶表臣之不诬也。"上即命置鹿首于前，诏内臣高力士验之。凡食倾，曾无所见。上笑曰："先生果谬矣。左角之下，铜牌安在？"果曰："臣请自索之。"即顾左右，使铁钳，钳出一小牌，实铜制者，可二寸许。盖以年月悠久，为毛革蒙蔽，始不见耳。持以进，上命磨莹视之。其文字刓弊，不可识矣。上于是信果之不谬。又问果曰："汉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编何事？吾将徵诸记传，先生第为我言之。"果曰："是岁岁次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用习水战，因蒐狩以顺礼焉。迨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上即命按《汉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开，其甲子亦无差。上顾谓力士曰："异乎哉！张果能言汉武时事，真所谓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广记》卷四四三）

陈　岩

颍川陈岩，字叶梦，舞阳人，侨居东吴。景龙末，举孝廉，如京师，行至渭南，见一妇人，貌甚姝，衣白衣，立于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负冤抑之状。生乃讯之，妇人哭而对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阳县。先人以高尚闻于湘楚间，由是隐迹山林，未尝肯谒侯伯。妾虽一女子，亦有箕颍之志，方将栖踪蓬瀛昆阆以遂其好。适遇有沛国刘君者，尉弋阳，常与妾先人为忘形之友，先人慕刘君之高义，遂以妾归刘氏。自为刘氏妇且十年矣，未尝有纤毫过失。前岁春，刘君调补真源尉，未一岁，以病免，尽室归于渭上郊居。刘君无行，又娶一卢氏者，濮上人，性极悍戾，每以唇齿相及。妾不胜其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云霞，安岩壑之隐，甘橡栗之味，亦足以终老，岂徒扰于尘世，适足为

累。今者分不归刘氏矣。”已而嚬容怨咽，若不自解。岩性端悫，闻其言，甚信之。因问曰：“女郎何所归乎？”妇人曰：“妾，一穷人，安所归？虽然，君之见问，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岩喜，即以后乘驾而偕焉。至京师，居永崇里。

其始甚谨，后乃不恭，往往诟怒，若发狂之状。岩恶之而且悔。明日岩出，妇人即阖扉，键其门，以岩衣囊置庭中，毁裂殆尽。至夕，岩归，妇人拒而不纳。岩怒，即破户而入。见己之衣资，悉已毁裂，岩因诟而责之。妇人忽发怒，毁岩之衣襟佩带，殆无完缕，又爪其面，啮其肌，一身尽伤，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时。岩患之，不可制。于是里中民俱来观，簇其门。时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视鬼，有符箓呵禁之术，闻妇人哭音，顾谓里中民曰：“此妇人非人，乃山兽也，寓形以惑于世耳。”民且告于岩。岩即请焉，居士乃至岩所居。妇人见居士来，甚惧。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掷之，妇人大叫一声，忽跃而去，立于瓦屋上。岩窃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掷之，妇人遂委身于地，化为猿而死。

岩既悟其妖异，心颇怪悸。后一日，遂至渭南，讯其居人，果有刘君，庐在郊外。岩即谒而问焉。刘曰：“吾常尉于弋阳，弋阳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兹且十年矣。适遇有故人自濮上来，以一黑犬见惠，其猿为犬所啮，因而遁去。”竟不穷其事，因录以传之。岩后以明经入仕，终于秦州上邽尉。客有游于太原者，偶于铜锅店精舍解鞍憩焉。于精舍佛书中，得刘君所传之事，而文甚鄙。后亡其本。客为余道之如是。（《广记》卷四四四）

王长史

东都崇让里有李氏宅，里传云：“其宅非吉之地，固不可居。”李生既卒，其家尽徙居陆浑别墅，由是键其门且数年矣。开元中，有王长史者，亡其名。长史常为清显官，以使酒忤权贵，遂摈为长史于吴越间。后退居洛中，因质李氏宅以家焉。长史素劲，闻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天，不在宅。”即入而居。常独处堂之西宇下。后一夕，闻其哀啸之音，极清楚，若风籁焉。长史起而望之，见一人，衣黑衣，立于几上。长史严声叱之，其人即便举一足击长史肩，长史惧而退，其人亦去。长史因病疮，且甚。后旬余，方少愈。夜中又闻哀啸之音，家僮寻之，时见黑衣人在庭树上。长史有弟善射，于是命弓射之，一发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庑屋瓦而去。明日寻其迹，皆无所见。岁秋，长史召工人重修马厩，因发重舍内，得一死猿，有矢贯胁。验其矢，果长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者乃猿尔。（《广记》卷四四四）

张 铤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铤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

铤即随之，入山迳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铤曰：“客且入矣。”铤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

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赑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

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

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

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

铤既见，大惊，即出山迳，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龛，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后绝其患也。(《广记》卷四四五)

杨叟

乾元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闻于郡中。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仅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闻之，以为生心，故不可得也，独修浮图氏法，庶可以间其疾。即召僧转经，命工图铸其像，已而自赍食，诣郡中佛寺饭僧。

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迳中，见山下有石龛，龛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术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绍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啸。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啸，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豪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图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及菩提投崖以饲饿虎，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虽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吾岂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兽，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愿致一饭而后死也。"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教，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龛而礼。礼东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而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且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图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见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广记》卷四四五)

林景玄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募为衙门将。尝与其徒十数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骋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纵其所往，不使亲吏事。尝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玄鞭马逐之，仅十里余，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土也，克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东而来者，我将不免。"景玄闻其语，且异之。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景玄即问之，其人惊曰："果然！祸我者且至矣。"即诟骂。景玄默而计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岂非鬼乎？不然，是盗而匿此。"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广记》卷四四九)

祁县民

唐祁县有村民，因辇地征刍粟至太原府。及归，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妇人，立路旁谓村民：曰"妾今日都城而来，困且甚，愿寄载车中可乎？"村民许之，乃升车。行未三四里，因脂辖，忽见一孤尾在车之隙，中垂于车辕下。村民即以镰断之。其妇人化为无尾白狐，鸣嗥而去。(《广记》卷四五〇)

李林甫（二）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尝退朝坐于堂之前轩。见一玄狐，其质甚大，若牛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驰至庭，顾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将射之，未及，已亡见矣。自是凡数日，每昼坐，辄有一玄狐出焉。其岁林甫籍没。(《广记》卷四五一)

李揆（一）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为中书舍人。尝一日退朝归，见一白狐在庭中捣练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见矣。时有客于揆门者，因话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贺。"至明日，果选礼部侍郎。(《广记》卷四五一)

裴少尹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后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

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近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食饮，已而厚赠缗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其子他疾虽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击，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忧。”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为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告，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话其事，道士曰：“易与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还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阒然不闻声。开视，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动矣。裴君尽鞭杀之。其子后旬月乃愈矣。(《广记》卷四五三)

计　真

唐元和中，有计真，家侨青齐间。尝西游长安，至陕。真与陕从事善，是日将告去，从事留饮酒，至暮方与别。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堕马，而二仆驱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曛黑，马亦先去，因顾道佐小迳有马溺，即往寻之。不觉数里，忽见朱门甚高，槐柳森然。真既亡仆马，怅然，遂叩其门。已扃键，有小童出视，真即问曰：“此谁氏居？”曰：“李外郎别墅。”真请入谒。僮遽以告之。顷之，令人请客人息于宾馆。即引入门，其左有宾位，甚清敞，所设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画图、经籍、茵榻之类，率洁而不华。真坐久之，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约五十，朱绂银章，仪状甚伟，与生相见，揖让而坐。生因具述：“从事故人留饮酒，道中沈醉，不觉曛黑，仆马俱失，原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虑此卑隘，不可安贵客，宁有间耶？”真愧谢之。李又曰：“某尝从事于蜀，寻以疾罢去，今则归休于是矣。”因与议语，甚敏博。真颇慕之。又命家僮访真仆马，俄而皆至，即舍之。既而设馔共食。食竟，饮酒数杯而寐。明日，真晨起告去，李曰：“愿更得一日，侍欢笑。”生感其意，即留。明日乃别。

及至京师，居月余，有款其门者，自称进士独孤沼。真延坐与语，甚聪辩，且谓曰：“某家于陕，昨西来，过李外郎。谈君之美不暇，且欲与君为姻好，故令某奉谒话此意。君以为何如？”喜而诺之。沼曰：“某今还陕。君东归，当更访外郎，且谢其意也。”遂别去。后旬月，生还，诣外郎别墅。李见真至，大喜。生即话独孤沼之言，因谢之。李遂留生，卜日就礼。妻色甚姝，且聪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归青齐。自是，李君音耗不绝。

生奉道，每晨起阅《黄庭内景经》，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真叱之，乃终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为他类也。后岁余，真挈家调选，至陕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来京师。明年秋，授兖州参军，李氏随之官。数年，罢秩归齐鲁。

又十余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质姿貌，皆居众人先，而李容色端丽，无姝少年时。生益锺念之。无何，被疾且甚，生奔走医巫，无所不至，终不愈。一旦，屏人握生手，呜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宽罪宥戾，使得尽言。”已，嘘欷不自胜。生亦为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诚自知受责于君，顾九稚子犹在，以为君累，尚敢一发口。且妾非人间人，天命当与君偶，得以狐狸贱质奉箕帚二十年，未尝纤芥获罪，惧以他类贻君忧。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余气托君，念稚弱满眼，皆世间人，为嗣续。及某气尽，愿少念弱子心，无以枯骨为仇，得全支体，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赐也。”言终，又悲恸，泪百行下。生惊悦伤感，咽不能语。相对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卧，食顷无声。生遂发被，见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

礼讫，生径至陕，访李氏居，墟墓荆棘，阒无所见，惆怅还家。居岁余，七子二女相次而卒，视其骸，皆人也。而终无恶心。(《广记》卷四五四)

尹　瑗

尹瑗者，尝举进士，不中第，为太原晋阳尉。既罢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适。忽一日，有白衣丈夫来谒，自称：“吴兴朱氏子，早岁嗜学，窃闻明公以文业自负，愿质疑于执事，无见拒。”瑗即延入与语，且徵其说。云：“家侨岚川，早岁与御史王君皆至北门，今者寓迹于王氏别业累年。”自此，每四日辄一来。甚敏辩纵横，词意典雅。瑗深爱之。瑗因谓曰：“吾子机辩玄奥，可以从郡国之游，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沈滞，隐迹丛莽？”生曰：“余非不原谒公侯，且惧旦夕有不虞之祸。”瑗曰：“何为发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岁来，梦卜有穷尽之兆。”瑗即以词慰谕之。生颇有愧色。后至重阳日，有人以浓醖一瓶遗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饮之。初辞以疾，不敢饮，已而又曰：“佳节相遇，岂敢不尽主人之欢耶！”即引满而饮，食顷，大醉，告去。未行数十步，忽仆于地，化为一老狐，酩酊不能动矣。瑗即杀之。因访王御史

别墅，有老农谓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将，往岁戍于岚川，为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于村北数十步。即命家僮寻御史墓，果有穴。瑗后为御史，窃话其事，时唐太和初也。（《广记》卷四五四）

韦氏子

杜陵韦氏子，家于韩城，有别墅在邑北十余里。开成十年秋，自邑中游焉。日暮，见一妇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来，谓韦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贫，今为里胥所辱，将讼于官。幸吾子纸笔书其事，妾得以执诣邑，冀雪其耻。"韦诺之。妇人即揖韦坐田野，衣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愿与吾子尽醉。"于是注酒一饮韦。韦方举卮，会有猎骑从西来，引数犬。妇人望见，即东走数十步，化为一狐。韦大恐，视手中卮，乃一髑髅，酒若牛溺之状。韦因病热，月余方瘳。（《广记》卷四五四）

兴福寺

长安兴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极壮丽，云是隋所制。贞观中，寺僧以其年纪绵远，虑有摧圮，即经费计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将毁撤，既启户，见有蛇万数，连贯在地。蛇蟠绕如积，摇首呿喙，若吞噬之状。寺僧大惧，以为天悯重劳，故假灵变，于是不敢除毁。（《广记》卷四五七）

李林甫（三）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泓师者，以道术闻于睿宗时。尝与过其宅，谓人曰："后之人有能居此者，贵不可言。"其后久无居人。开元初，林甫官为奉御，遂从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师，曰："异乎哉，吾言果验。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称豪贵于天下者，此人也。虽然，吾惧其易制中门，则祸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权贵，为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献良马甚高，而其门稍庳，不可乘以过，遂易而制。既毁其檐，忽有蛇千万数在屋瓦中。林甫恶之，即罢而不能毁焉。未几，林甫竟籍没。其始相至籍没，果十九年矣。（《广记》卷四五七）

韦子春

临淮郡有馆亭，滨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数十栱，突然劲拔，阴合百步。往往有甚风迅雷，夕发其中。人望见亭有二光，对而上下，赫然若电。风既息，其光亦闭。开元中，有韦子春，以勇力闻。会子春客于临淮，有人语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橐止于亭中以伺焉。后一夕，遂有大风雷震于地，亭屋摇撼，果见二光照跃亭宇。子春乃敛衣而下，忽觉有物蟠绕其身，冷如冰冻，束不可解。回视见二光在其身后。子春即奋身挥臂，䂮然有声，其缚亦解。遂归亭中。未几而风雨霁，闻亭中腥若鲍肆，明日视之，见一巨蛇中断而毙，血遍其地。里人相与来观，谓子春且死矣，乃见之大惊。自是其亭无风雷患。（《广记》卷四五七）

无畏师

天宝中，无畏师在洛。是时有巨蛇，状甚异，高丈余，围五十尺，魁魁若盘绕，出于山下，洛民咸见之。于是无畏曰："后此蛇决水潴洛城。"即说佛书义甚精。蛇至夕则驾风露来，若倾听状。无畏乃责之曰："尔蛇也，营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为，将欲肆毒于世？即速去，无患生人。"其蛇闻之，遂俯于地，若有惭色，须臾而死焉。其后禄山据洛阳，尽毁宫庙，果无畏所谓决洛水潴城之应。（《广记》卷四五七）

利州李录事

开成中，有陇西李生为利州录事参军，居于官舍中。尝晓起见蛇数百在庭，生大惧，尽命弃于郊野外。其明旦，群蛇又集于庭。生益惧之，且异也，亦命弃去。后一日，群蛇又至，李生惊曰："岂天将祸我乎？"戚其容者且久。后旬余，生以脏罪闻于刺史，遣吏至门，将按其罪，且闻于天子。生惶骇无以自安，缢于庭树，绝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缢焉。于是其家僮震慴，委身于井者且数辈。果符蛇见之祸。刺史即李行枢也。（《广记》卷四五八）

睢阳凤

贞元十四年秋，有异鸟，其色青，状类鸠鹊，翔于睢阳之郊，止丛木中。有群鸟千类，俱率其类，列于左右前后，而又朝夕各衔蜚虫稻粱以献焉。是鸟每飞，则群鸟咸噪而导其前，咸翼其旁，咸拥其后，若传唤惊卫之状。止则环而向焉，虽人臣侍天子之礼，无以加矣。睢阳人咸适野纵观，以为羽族之灵者。然其状不类鸾凤，由是益奇之。时李翱客于睢阳，翱曰："此真凤鸟也。"于是作《知凤》一章，备书其事。（《广记》卷四六〇）

邺郡人

薛嵩镇魏时，邺郡人有好育鹰隼者。一日，有人持鹰来，告于邺人，人遂市之。其鹰甚神俊，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后有东夷人见者，请以缯百余段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鹘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邺城南放之，可以见其用矣。"先是，邺城南陂蛟常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邺人遂持往。海鹘忽投陂水中，顷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尽。自是邺民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命邺人讯其事，邺人遂以海鹘献焉。（《广记》卷四六〇）

周氏子

汝南周氏子，吴郡人也，亡其名，家于昆山县。

元和中，以明经上第。调选，得尉昆山。既之官，未至邑数十里，舍于逆旅中。夜梦一丈夫，衣白，仪状甚秀，而血濡衣襟，若伤其臆者。既拜而泣，谓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尚尘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间，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系吾者。吾本逸人也，既为所系，心甚不乐。又纵狂犬噬吾臆，不胜其愤。愿君子悯而宥之。不然，则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谨受教，不敢忘。"言讫忽寤，心窃异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梦白衣来，曰："吾前以事诉君，幸君怜而诺之，然今尚为所系。顾君不易仁人之心，疾为我解其缚，使不为君家囚，幸矣。"周即问曰："然则尔之名氏可得闻乎？"其人曰："我，鸟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梦语家僮，且以事讯之。乃家人因适野，遂获一鹅，乃笼归。前夕，有犬伤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梦白衣人辞谢而去。（《广记》卷四六二）

吕生妻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顋其翼、嗷其鸣者，当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言讫，遂去。后七日，果一鸟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直来吾之居也。"其鸟即飞入堂中，回翔哀唳，仅食顷，方东向而去。（《广记》卷四六二）

韦氏子

汧阳郡有张女郎庙。上元中，有韦氏子容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夕，其仆乃窃于隙中伺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广记》卷四六三）

韩愈（三）

唐吏部侍郎韩文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湫有鳄鱼，约百余尺。每一怒，则湫水腾荡，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不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问民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禽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既而沃以酒。是夕，郡西有风雷声，动山野，迨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竭。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叙曰："刑部为潮阳守，云'洞獠海夷，陶然皆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矣。（《广记》卷四六六）

柳宗元

唐柳州刺史河东柳宗元，常自省郎出为永州司马，途至荆门，舍驿亭中。是夕，梦一妇人，衣黄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傥获其生，不独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禄，益君为将为相，且无难矣。幸明君子一图焉。"公谢而许之。既寤，嘿自异之。及再寐，又梦妇人且祈且谢，久而方去。明晨，有吏来，称荆帅命，将宴宗元。宗元既命驾，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梦妇人，颦然其容，忧惶不暇，顾谓宗元曰："某之命，今若败缕之悬甚风，危危将断且飘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为计。不尔，亦与败缕皆断矣。愿君子许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焉，即俛而念曰："吾一夕三梦妇人告我，辞甚恳。岂吾之吏有不平于人者耶？抑将宴者以鱼为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驾诣郡宴。既而以梦话荆帅，且召吏讯之。吏曰："前一日，渔人网获一巨黄鳞鱼，将为膳，今已断其首。"宗元惊曰："果其夕之梦。"遂命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鱼已死矣。是夕，又梦妇人来，亡其首。宗元益异之。（《广记》卷四六七）

柳沂

唐河东柳沂者，侨居洛阳。因乘春钓伊水，得巨鱼，挈而归，致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婴儿，始六七岁。是夕，沂梦鱼以喙啮婴儿臆。沂悸然而寤，果闻婴儿啼，曰向梦一大鱼啮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与沂梦同。沂异之，乃视婴儿之臆，果有疮而血。沂益惧。明旦，以鱼投伊水中，且命僧转经画像。仅旬余，婴儿疮愈。沂自后不复钓也。（《广记》卷四六七）

刘成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者、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岩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

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酬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荻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广记》卷四七〇)

李揆（二）

唐李揆乾天中为礼部侍郎，尝一日昼坐于堂之前轩。忽闻堂中有声极震，若墙圮。揆惊入视之，见一虾蟆俯于地，高数尺，魅然殊状。揆且惊且异，莫穷其来。即命家童以巨缶盖焉。有解曰："夫虾蟆者，月中之虫，亦天使也。今天使来公堂，岂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其明，启而视之，已亡见矣。后数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广记》卷四七四)

石宪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货于代北。长庆二年夏中，雁门关行道中，时暑方盛，因偃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披褐衲，其状奇异，来宪前，谓宪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其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去。"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上，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畏。"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悟。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谓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耳。宪曰："此蛙能易形以惑于人，岂非怪尤者乎？"于是尽杀之。(《广记》卷四七六)

王叟

宝历初，长沙有民王叟者，家贫，力田为业。一日耕于野，为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驰以归，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晓，昼吟而夕，如是者凡旬余。有医者云："此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药有及。状且深矣，则吾不得而知也。"后数日，病益甚，忽闻臂有声，幽然而微，若蚯蚓者。又数日，其声益大，如合千万音，其痛亦随而多焉。是夕乃卒。(《广记》卷四七六)

韦君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后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于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有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观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将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之，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延，不数日而尽一臂。由是肩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三人，其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悯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余而韦君至，具得其状，方寤所梦，觉为梦日，果其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广记》卷四七六)

陆颙

吴郡陆颙，家于长城，其世以明经仕。颙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

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颙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庠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来中华，将观太学文物之光。唯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颙谢曰："颙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酣宴，极欢而去。颙，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颙寿。颙至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耳。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颙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颙曰："彼胡率爱利不顾其身，争盐米之微，尚致相贼杀者，宁肯弃金缯为朋友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颙遂侨居于渭水上，杜门不出。

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颙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颙手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有求于君耳，幸望许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而言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耳。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颙曰："若诚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

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颙曰："何以识之？"胡人曰："吾每旦见宝气亘天，在太学中，故我访君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其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夫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结，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颙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颙又问曰："此虫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虫，又金函扃之，命颙致于寝室。谓颙曰："明日当再来。"及明旦，胡人以十辆重辇，金玉缯帛约数万献于颙，共持金函而去。颙自此大富，致园屋为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

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颙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耀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颙既以甚富，又素享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月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僮去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雾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骂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瑶碧冠，帔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三寸许，奇光泛空，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谓颙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胡人吞其珠，谓颙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颙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十步，鳞介之族，俱辟易回去。游龙宫，入蛟室，珍珠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获甚多。胡人谓颙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货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于颙。货于南越，获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中也。（《广记》卷四七六）

张　景

平阳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一夕，女独处其中，寝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焉。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谓吾为盗，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其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寝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镂于其末，且利铓，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焉。"是夕又来，女强以言治之。魅果善语。夜将半，女密以锥俜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蛴螬，约尺余，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广记》卷四七七）

杨　氏

郑郜，耕民也。天宝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实可愈，其妻杨氏曰："此非时之物，须劳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悯而赐。子其佣耕侍疾，吾欲遍于邑里访之，庶比于解叔谦、丁公滕之感也。"乃至邻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于道傍莽秽中见一杏实，悲喜，再拜取之，洁涤而归。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悯其事，遗此一实。"姑喜食之，疾渐瘳。

明年夏，忽一日，雷风甚，动其屋庐，殷殷然不断，若在檐宇。里人惊慴，遁去者不可胜计。杨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秽中杏实奉姑，给为郡人所遗。今天将适妾以死，从此别矣。"乃伸臂立于庭，具诉其事。词未毕，忽有声若发其庭者，云物阴晦，默不可辨。既而杨氏觉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举。久之开霁，乃视之，有二金龙长数尺，蟠绕其左右臂，龙顶上有字曰："赐杨氏"。自是其家益丰，至为富室。（《太平御鉴》卷四一五）

虹蜺天使

韦皋镇蜀，宴客西亭，暴风雨，俄顷而霁，有虹蜺自空而下，垂首筵上，吸其饮食且尽。其首似驴，五色若霞。公惧，罢宴。少尹豆卢署曰："虹蜺，天使也。降于邪则为戾，降于正则为祥。公，正人也。某敢以贺。"旬日拜中书令。（《类说》卷二三）

黑龙甲中出

宣律师持律第一，忽觉手如火燎之状，师惊曰："汝，水族也，何为潜于此乎？"即伸臂诵咒。已而震霆击指甲，有一黑龙自甲中出。初甚小，俄长丈余，火鬣电眸，攫空而去。（见《类说》卷二三）

流花宝爵

天帝流花宝爵，致于日中则光气连天。（《绀珠集》卷五）

孙思邈

孙思邈，雍州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亦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识小，难为用也。

后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常谓所亲曰："过是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

及唐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唐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名士，如宋之问、孟诜、卢照邻等，皆执师弟之礼以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病，留在其宅。时庭前有大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

"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户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道洽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俦也。自云开皇辛酉岁生，年九十三矣，察之乡里，咸云数百岁。又共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目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时照邻有盛名，而染恶疾。嗟禀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问思邈曰："名医愈疾，其道如何？"对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寒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循而为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者。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疣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则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失度，日月错行，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疣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时，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道德，辅之以政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其文学也，颖出如是。其道术也，不可胜纪焉。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于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尝将其五子侹、儆、俊、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侑当晚达，佺最居重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自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齐卿后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邈初谓齐卿言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空衣而已。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禄论》三十卷，《摄生真箓》、《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每往来参请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时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思邈曰："尔但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湖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尝有神仙降，谓思邈曰："尔所著《千金方》，济人之功，亦已广矣。而以物命为药，害物亦多，必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轻举矣。昔真人桓闿谓陶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龙宫仙方一首，行之于世。

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既至蜀，梦一叟须发尽白，衣黄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孙思邈也。庐于蛾眉山有年矣。今闻銮驾幸成都，臣故候谒。"玄宗曰："我熟识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远而至，亦将有所求乎？"思邈曰："臣隐居云泉，好饵金石药。闻此地出雄黄，愿以八十两为赐。脱遂臣请，幸降使赍至峨眉山。"玄宗诺之，悸然而寤。即召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往峨眉宣赐思邈。忠盛既奉诏，入峨眉。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衣黄襦，立于岭下，谓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孙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黄赐先生。"其叟偻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赐雄黄，今有表谢。属山居无翰墨，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忠盛即召吏持牍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录焉。"忠盛目其石，果有朱字百余，实表本也。遂眷写其字。写毕，视叟与石，俱亡见矣。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玄宗因问忠盛，叟之貌与梦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隐或见。

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儿十余岁，不食荤血。父母以其好善，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忽有游客称孙处士，周游院中讫，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曰："为我如茶法煎来。"处士呷少许，以余汤与之。觉汤极美，愿赐一碗。处士曰："此汤为汝来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因与同侣话之，出门，处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飞，众方惊异。顾视煎汤铫子，已成金矣。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广记》卷二一注云"出《仙传拾遗》及《宣室志》"，无从分辨，因全录以备考。）

封氏闻见记

[唐]封 演撰 常伯工整理

《封氏闻见记》十卷，唐封演撰。作者天宝末进士及第，曾官屯田郎中、权知刑州刺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等。该书记述唐代典章制度、民俗风情、人物轶事和古迹、传说，并详加征实。史料价值颇高。有雅雨堂本等。此次整理以《说郛》本为底本。

卷 一

道 教

本自黄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称为黄老之学。战国时，圉寇蒙庄之徒，著书咸以黄老为宗师。圉寇《天瑞篇》引黄帝之书曰：“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黄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内，则老氏所书同出已明矣。其后学，道学、儒、墨，诸家分明，各为一教。汉武帝进用儒术，黄老由是见废。后汉桓帝梦见老子，诏陈相孔寿立庙于苦县，刻石为铭。今亳州真源县即古楚县赖乡也，汉时属陈国。郭缘生《述征记》云：“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动。”即其地也。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极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遂改浮山县为神山县，拜善行为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还自岱岳。过真源，诣老君庙，追尊为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宫，东京玄元宫。（下有缺文）

儒 教

以上有缺文为儒学。复以诸生多不精励，遂废州县学。京师惟留国子生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兴教诱。国朝以来，州县皆有博士，县则州补，州则吏曹授焉。然博士无吏职，唯主教授，多以醇儒处之。衣冠俊人职此为耻。玄宗时，两京国学有明经进士，州县之学绝无举人。于是敕停乡贡，一切令补学生，然后得举。无何，中原有事，乃复为乡贡。州县博士学士，惟二仲释奠行礼而已。今上登极，思宏教本。吏部尚书颜真卿奏请，改诸州博士为文学，品秩在参军之上。其中下州学一事以上，并同上州。每令与司功参军同试贡举，并四季同巡县，点检学生，课其事业。博士之为文学，自此始也。流俗妇人多于孔庙祈子，殊为亵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后魏孝文诏：“孔子庙不许妇人沓杂，祈非望之福。”然则聋俗所为，有自来矣。

卷 二

文 字

黄帝史官苍颉视鸟兽之迹以作文字。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则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凡九千字，所谓古文者也。古有六体：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推此六体，文字大端可得而见矣。《周礼》“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时，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外六书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书，与古文并行。春秋之时，孔子之书六经，皆古文也。其后诸侯不统于王，车涂异轨，文字异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约，谓之小篆。于时狱官事繁，篆书不给。御史程邈有罪，系云阳狱中，变篆为隶，以从简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时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赵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简策所用。三曰刻符，施于符传。四曰摹印，亦曰缪篆，施于印玺。

五曰虫书，为虫鸟之形，施于旛信。六曰署书，门题所用。七曰殳书，铭于戈戟。八曰隶书，施于公府。皆因事出变而立名者也。善长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故知隶书非始于秦世也。”按此书隶在春秋之前，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汉兴，多因秦制，通行隶书，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学者，计十七能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郡太守课，最者以为书史。平帝时征沛人爰礼等说文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并前《苍颉》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摄，大司空甄丰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颇改古文，别为六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古文之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以书幡信也。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著为《说文》，凡五百四十部。皆从古为证，备论字体，详举音训。其鄙俗所传，涉于讹妄者，皆许氏之所不取。故《说文》至今为字学之宗。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廿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晋有吕忱，更按部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后魏杨承庆者，复撰《字统》二十卷，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凭《说文》为本。其论字体，时复有异。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复有《地苍》、《广苍》、《字指》、《字括》、《字苑》、《字训》、《文字志》、《文字谱》之类，互相祖述，名目渐多。汉代又有草书，故自苍颉至于汉代，书凡五变，所谓古文、大篆、隶书、草书是也。南齐萧子良撰古文之书五十二种，鹄头蚊脚，悬针垂露，龙爪仙人，芝英倒薤，蛇书虫书，偃波飞帛之属，皆状其体势而为之名。虽义涉浮浅，亦书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书、行书等并见施用，余多不行。

典　籍

汉承秦灭学，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成帝时，秘藏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丰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汪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监李柱国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业，歆遂总会群篇，著为《七略》，大凡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还洛阳，所载经传二千余辆。明帝尤重儒术，尔后撰录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际，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册文章，竟共剖散，图书缣帛，军人以为帷囊。及王允收而回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长安之乱，一时焚荡。魏氏拾掇亡书藏三阁，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簿》。秘书荀勖分经、史、子、集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末，靡有孑遗。西晋著作郎李光以勖旧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文帝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万五千七十四卷，俭又别撰《七志》，有《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又造《书目》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梁初，命秘书监任昉于文德殿内集藏众书二万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绪更为《七录》。有《兴录》、《记传录》、《子录》、《文集录》、《伎录》、《佛录》、《道录》。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并自焚之。宋武入关，收其图籍，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稍仅充实。尔朱之乱，散落复多。北齐迁邺，颇更搜聚。后周保定，书止八千，其后至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书仅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宏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缣一匹，校写既定，本还其主。由是人间异书，往往闲出。及平陈后，经籍渐多。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郑公尽收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经底柱，多被湮没，十存一二。其目录、四部书大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凶书及删去浅俗无益教理者，见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书·经籍志》。自后书帙颇增。开元中，定四部目录，大凡五万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

石　经

初，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诏颜师古刊定，颁之天下。年代久，传写不同。开元以来，省司将试举，又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互，辄以习本为定。义或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天宝初，敕改尚书古文悉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经典不正，取舍难准”。诏儒官校定经本，送尚书省并国子司业张参共相验考。参遂榻定五声字样书于太学讲堂之壁，学者或就取正焉。又颁字样于天下，俾为永制。由是省司停纳习本。后汉明帝时，公卿言五经驳异，请开吕不韦冢，是未焚诗书前本。论者以为（有缺文）神武作相，自洛阳运之于邺，至河阳，岸崩，没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其半。隋开皇六年，又自邺再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葺。隋乱，造立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魏征为秘书监，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秘之本，犹存秘府，而《石经》自此亡矣。天宝中，余在太学，与博士诸生共论

经籍失正，为欲建议请立《大唐石经》。迁延未发，而胡寇海内，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呜呼！石经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声韵

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韵，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并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已来，此秘未睹。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煽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以古之为诗，取其宣导情志，激扬政化，但含征韵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气，骨体大全，《诗》《骚》以降是也。自声病之兴，动有拘制，文章之体格坏矣。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凑合而用之。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者"也。尔后有孙愐之徒，更以"字书中闲字酿于切韵，殊不知为文之匪要，是陆之略也"。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二百卷，未毕，属胡寇凭陵，拔身济河，遗失五十余卷。广德中，为湖州刺史，重加补辑。更于正经之外，加入子、史、释、道诸书，撰成三百六十卷。其书于陆法言《切韵》外，增出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说文》为篆字，次作今文隶字，仍具别体为证，然后注以诸家字书，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为声韵已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大历二年，入为刑部尚书。诣银台门进上之卷。敕宣付秘阁，赐绢五百匹。

卷　三

贡举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本，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试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走明经、进士。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瑾并文辞俊雅，声振京邑。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闻，太宗怪无昌龄等名，问师旦。师旦曰："此辈诚有辞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惧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后昌龄为长安尉，坐赃罪解官，而王瑾亦无所成。高宗时，进士难其选。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轮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开曜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准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谒，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议，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帖大经，加《论语》。自是举人积多，有参互、孤绝、例技、抵注之目。举人多于经不精，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天宝初，达奚恂、李严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时谓"试时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曾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大，举人有实才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余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经，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又，旧例试杂文者，一诗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商，一道为征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要，十数年闲掇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弃道旁。"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已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昭示前良，发起后进也。余初擢第，太学诸人共书余姓名于旧纪末。进士张绰，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其企羡如此。李右相在庙堂，进士王如泚者，妻翁，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拜谢而请曰："臣女婿王如泚，见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换，与一及第。"上许之。付礼部，宜与及第。侍郎李暐以诏诣执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与亦得，不与亦得。"右相曰："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劝?"林甫即自闻奏取旨。如泚宾朋谎贺，车马盈门。忽中书下牒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闻者罔然失错矣。宝应二年，杨绾为礼部侍郎，奏举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请依乡举里选。于是诏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之能也。其于应此科者盖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

制科

国朝于常举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舍遗、补阙。玄宗御极，特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宦途之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

要历余官也。同寮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瓌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亲故集会，兄弟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旧举人应及第，开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榜放，章甫上书："时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记者。昔傅说无姓，殷后置于盐梅之地。屠羊隐名，楚王延内三旌之位，未闻征籍也。范睢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以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祖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租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无其德，虽籍何为？今员外吹毛求瑕，务在驳放。则小人也。"却寻归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园荒芜，锄犁尚在，所司不能夺。特咨执政收之，天下称美焉。常举外，复有通五经一史，及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开元中，有唐频上《启典》一百二十卷，穆元林上《洪范外传》十卷，李镇上《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义林》二十卷，辛之谔上《叙训》两卷，卞长福上《续文选》三十卷，冯中庸上《政事录》十卷，裴杰上《史护异议》，高峤上《注后汉书》九十五卷。如此者，并量事授官，或沾赏赉，亦一时之美。

铨　曹

贞观中，天下丰饶，士子皆乐乡土，不窥仕进。至于官员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参选。远州皆衣粮以相资送，然犹辞诉求免。选人至省便拜职官，考满即授牒请处分。吏部候人数满百或二百即引试，量书判注拟乃无被故者。故吏曹四时提衡，略无休暇。贞观十年，中书令马周检校吏部尚书，始奏选人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三十日毕。先是，侍郎唐皎铨引选人，问其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老在江南，即唱陇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恩给曰："愿得淮淝。"即注"漳滏间一尉"。由是大为选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愿者。高宗龙朔之后，以不堪任职者众，遂出长榜放之冬集，俗谓之长名。宏道中，魏克己为侍郎，放榜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哗，甚为冬集人授接，坐此出为同州刺史。同时邓元挺，素无藻鉴，又患消渴。选人作《邓渴》诗谤之南院，亦被贬为寿州。则天如意元年，李志远掌选，有姓万、姓王者并被放。私与令史相知，减其点画。万姓改为丁，王改为士，拟授官。后即加增文字。志远一见便觉曰："今年铨覆数万人，总知姓字，何处有丁、士乎。此必万、王也。"令史并承伏。久视中，侍郎顾琮性公直。时多权幸，公行嘱托，琮不堪其弊。尝因官斋见壁画，指谓同位曰："此亦至苦，何不画天官掌选乎?"陆元方常任天官侍郎，临终曰："吾年当寿，但以领选之日伤苦心神。"言讫而殁。中宗景龙末，崔湜、郑愔同执铨，管数外倍留人及注拟不尽，即用三考二百日关，通夏不了。又用两考二百日关，其或未能处置，即且给公验，谓之"比冬"。选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素远得留，乃注校书郎。选司纲维紊坏，皆以有崔、郑为口实。愔坐赃贬江州员外司马。卢藏用承郑氏之后，尚有七百余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处分。大遭怨讟。开元初，宋璟为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大革前弊，据阙留人，纪纲复振。时选人王翰颇工篇赋，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从愿潜察获，欲奏处刑宪，为势门保持乃止。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从前铨中，廊宇布棘以防内外，犹不免交通。晦至尽去之，大开门，示无所禁。初嘱置者，晦辙知之，占论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革铨司旧制，颇忧之。既而铨综流品，皆得其铨叙，而美声洋溢。十四年，玄宗在东都，敕吏部置十铨，以礼部侍郎苏颋、刑部侍郎□□、工部尚书卢从愿、散骑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史崔征、郑州刺史王岳、荆府长史韦虚心等同掌选，分为十铨。吏部窄狭，乃权寄诸厅，引注选人喧繁满于省闼。明年铨注，复归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拟皆约官资升降之，时难于允惬。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条例，谓之循资格，自后皆率为标准。旧良酝署丞、门下典仪、太乐署丞皆流外之任。国初东皋子王绩始为良酝丞，太宗朝李义甫始为典仪府，中宗时余从叔希颜始为大乐丞。三官从此并为清流所处。开元中，河东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授万年县录事。吏曹不敢注，以谘执政。将许之矣，诸流外共见宰相，诉云："酝署丞等三官皆流之职，已被士人夺却，惟有赤县录事是某等请要。今又被进士人夺取，则某等一色之人，无措手足矣。"于是遂罢。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悬之南院。选人所通文书皆依版样，一字有违，即被驳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杨国忠为尚书，创为押召，选深者先授官。有文状阙失，许续通，不令驳放。滞淹之流，翕然归美。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书门下者，各量资以临时敕除。历任有浅深，官资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称检校，或称兼试、知摄、内供奉之类，名目非一。自顷诸（下有缺文）

卷　四

尊　号

秦汉已来。天子但称皇帝，无别徽号。则天垂拱四年，得瑞石于洛水，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号其石为宝图。于是群臣上尊号，请称圣母神皇后，稍加慈越古天册金轮圣神等号。中宗践祚，号应天神龙。玄宗即位，号开元神武，稍加为开元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应道。肃宗号先天文武孝感。代宗号宝应元圣文武。今上号圣文神武。则天以女主临朝，苟

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允文允武，乃圣乃神，皇王盛称莫过此。既以为祖父之称，又以为子孙之号。虽颠之倒之。时有变易，曷曾离此？数代之后，将无所回避。贞元初，主上超然觉悟，乃下诏去其徽号，直称皇帝。合于古矣。近岁百僚复请加尊号，上守谦冲，意不之许。昔光武皇帝诏群臣“上书不得言圣”。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谦冲之意，大矣哉！

运 次

自古帝王五运之次，凡二说：邹衍则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五行相生为义。汉魏共遵刘说，国家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黄色之多赤者，或谓之柘木染，义无所取。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天宝中，升平既久，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希进用。有崔昌以勃旧说，遂以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已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汉为二主。后二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则其事也。及杨国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而复酅、介二公焉。

降 诞

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孤露之后，不宜以此日为欢会。梁元帝少时，每以诞载之晨，辄设斋讲经。洎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太宗曾以降诞日谓长孙无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云：‘生日可喜乐’。以吾之情，翻感思。”因泣下。中宗常以降诞宴侍臣贵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然则国朝已来，此日皆有宴会。玄宗开元十七年，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百僚有献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楼张乐，倾城纵观，天下士庶皆为赏乐。其后又改为天长节。肃宗因前事，以降诞日为天平地成节。代宗虽不为节，犹受诸方进献。今上即位，诏公卿议。吏部尚书颜真卿奏：“准《礼经》及历代帝王，无降诞日，惟开元中始为之。又复本意以为节者，喜圣寿无疆之庆，天下咸贺，放号节日。千秋万岁之后，尚存此日以为节，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金 鸡

国有大赦，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武库合掌其事。鸡以黄金为首，建之于亭之下。宣赦毕则除之。凡建金鸡，则先置鼓于宫城门之左，视大理及府县徒囚至，则捶其鼓。案，金鸡，魏晋已前无闻焉。或云始自后魏，亦云起自吕光。《隋书·百官志》云：“北齐尚书省有三公曹，赦则掌建金鸡。”盖自隋朝废此官，而卫尉掌之。北齐每有赦宥，则于阊门前树金鸡，三日而止。万人竞就金鸡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越数日间，遂成坑，所司亦不能禁。武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设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于光禄大夫司马膺之曰：“赦建金鸡，其义何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鸡星动，必当其赦。’由是王以鸡为候。”其后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先是有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祖孝徵与和士开谮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言孝琬为天子，建金鸡也。”齐王信之，而杀孝琬。登封嵩岳大赦，故为万岁登封。坛南有大槲树，杪置金鸡，因名树为金鸡。

露 布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谓之露布。盖自汉已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辄露版插羽”是也。宋时沈璞（一作沈美之）为盱眙太守，与臧质共拒魏军，不作露布。高宗怪而问之，答曰：“顷闻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则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时，诏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仪》。开皇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请依新礼，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讫，蹈舞者三，及拜郡县皆同。自后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诸露布，大抵皆张皇国威，广谈帝德，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云。

匭 使

则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为方函四面，各以方色。东曰延恩匭，怀材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南曰招谏匭，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匭，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玄匭，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谏议大夫或拾遗补阙充其使，专知受状。每名进入以待处分，余付中书及理匭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为之。初置，匭有四门，其制稍大，难于往来。后遂小其制度，同为一匭，依方色辨之。汉时，陈广为颍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匭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常诏于谤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则今之匭也。初，则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鱼保宗者，颇机巧，上书请置匭，以受四方之书，则天悦而从之。徐敬业于广业陵作逆，保宗曾与敬业造刀车之属。至是为人所发，伏诛。保宗父承晔自御史中丞坐贬义州司马。天宝中，玄宗以匭字声似鬼，改匭为献纳使。乾元初，复其旧名。

定 谥

太常博士掌谥，职事三品已上薨者，故吏录行

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拟议讫，申省，省司议定，然后闻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谥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谥。谥二字者，一字为质，一字为文。或文或质，盖出当时礼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汉魏以来，虽道德之重，先无爵者不加谥。晋代王遵上疏，称武官有爵必谥，甚失制度之本。自是公卿无爵皆谥。太宗朝郑公魏征，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张说、广平公宋璟、郇公韦安石，皆谥为文贞二字。人臣美谥，无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谥。有唐以来，五人同谥亦无嫌也。代宗朝吏部尚书韦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谥曰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驳之："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忠臣不得为孝子。故求忠于孝，岂先亲而后君？移孝于忠，则出身而事主。所以叱驭而进，不惮危险，故王尊为忠臣。思全而归，恐有毁伤，故王阳为孝子。则知昼之与夜本不相随，春之与秋，岂宜同日？且以为尚书忠业高远，羽仪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众。议行称谥，固多美名。何必忠孝两施，然后表德？历考前史，恐无此事。敢率愚见，请更商量。"皓执前议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则忠于国，爱于父则敬于君。脱爱敬齐焉，则忠孝一矣。夫君臣上下不可以废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亏孝。忠孝之道，人伦大经。孔子曰：'以孝事君则忠。'又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圣人之教也。至于忠孝不并，有谓而言：将由亲在于家，君危于国，奉亲则孰当问主；赴国则无能养亲。恩义相迫，事或难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辞蜀；陵母刎颈，卒令归汉。各求所志，盖取诸随。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岂以不仕为孝，舍亲为忠哉！况忠孝侯之传鹊印，唐尧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请依前谥。"有司不能驳焉。

明堂

垂拱四年，则天于东都造明堂，为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于明堂之北造天堂，以侔佛像。大风摧倒，重营之。火灾延及明堂并尽，无何，又敕于其所复造明堂，侔于旧制。所铸九州鼎，置于明堂之下。当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其余各依方面，并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开元中，改明堂为听政殿，颇毁彻，而宏规不改。顶上金火珠，迥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试举人作《明堂火珠》诗。进士崔曙诗最清新，其诗云："正位开重屋，凌空大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微灭，烟生望若无。还知圣明代，国宝在神都。"史贼入洛阳，登明堂，仰窥栋宇，谓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诸鼎曰："煮物料处亦太近。"洎残孽奔走，明堂与慈阁俱见焚烧。

武监

开元十九年，置先师太公庙。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用张良配享，牲用太牢，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出师将发日，皆引辞。京兆功曹卢若虚录太公之后，姜氏、吕氏、尚氏、齐氏、高氏、卢氏、柴氏、庆氏、国氏、纪氏、绍氏、礼氏、贺氏、指氏、掌氏、历氏、牵氏、晏氏、望氏、献氏、易氏、章氏、谢氏、丁氏、申氏、营氏、浦氏、莱氏、许氏、盖氏、雍门氏、东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牙氏、子功氏、□氏、公旗氏、公牛氏、卢满氏、祭公氏、闾公氏、仲长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为记。礼部员外郎崔宗之制铭，立于庙门。天宝中，太学中太学生张绚上书："请于太公庙置武监。国子监相对，教习胄子。春秋释奠于先师太公，一如国学文宣王庙。"书寝，不报。

漳渎

开元中，拾遗盖匡朝上书："以江、河、淮、济，各能独达于海，故受四渎之名。按《尚书注》云：'漳水横流入河。'今之此水与古有异，发源潞州，东赴沧海。有逾淮、济，合著渎名。请以漳水为一渎，并前为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济水配中岳。庶随正方，各得其宜。阴阳克和，风雨时若。"奏上，不许。

卷五

卤簿

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已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载，卤簿有大驾、小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仪。按字书，卤，大楯也。字亦作橹，又作樐，音义皆同。卤以甲为之，所以扞敌。贾谊《过秦论》云"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是也。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则按次导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由以甲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卤簿，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则卤簿之名不容别有他义也。又百官从驾谓之扈从，盖臣下侍从至尊，各供所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故谓之扈从耳。《上林赋》云："扈从横行。"颜监释云："谓跋扈纵恣而行也。"据颜此解，乃读从为放纵，不取行从之义，所未详也。

公牙

近代通谓府建廷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修，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称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谬讹变，转而为衙也，非公府之

名。或云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侧，象兽牙。军将之行置牙，竿首悬于上，其义一也。

官衔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为衔者，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去，后马续来，相次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颂德

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敕听许，然后得建之，故谓之颂德碑，亦曰遗爱碑。《书》称“树之风声”者，正此之谓。亦有未去官，讽动群吏，外矫辞让，密相督责。前代以来，累有其事，斯有识者之所羞也。开元中，右相李林甫为国子司业，颇振纲纪。洎登庙堂，见诸生好说司业时事。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于国学都堂之前。后因释奠日，百寮毕集，林甫见碑问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对，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谁为此举？”意色甚历。诸生大惧得罪，通夜琢灭，覆之于南廊。天宝末，其石犹在。林甫薨后，杨国忠为左相，兼总铨衡。从前注拟，皆约循资格，至国忠创为押例。选深者尽留，乃无才与不才也。选人等求媚于时，请立碑于尚书省门，以颂圣主得贤臣之意。敕京兆尹鲜于仲通撰文，玄宗亲改定数字。镌毕，以金填改字处，识者窃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当书之。古来岂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体，乱将作矣。”未数年，果有马嵬之难。肃宗登极，始除去其碑。

壁记

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材，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时前后迁除出人，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出，当是国朝已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

豹直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直日谓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宿直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贵。其人初蒙荣拜，故以此相处。伏豹者，言众官皆出，己独留，如藏伏之豹者。伺侯待搏，故云伏豹。”韩琬则解为“豹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余以为旧说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霜露诸禽兽皆出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爆之也？杜说虽不甚明，粗得其意，韩其疏矣。

烧尾

士子初登荣进及迁除，朋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谓虎变为人，惧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体气既合，方为焚之，故云烧尾。一云新羊人群，乃为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贞观中，太宗尝问朱子奢烧尾事，子奢以烧羊事对。及中宗时，兵部尚书韦嗣立新入三品，户部侍郎赵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复旧官，上命烧尾，令于兴庆池设食。至时敕卫陈设，尚书省诸司各具彩舟遊胜，飞栖结舰，光夺霞日。上与侍臣亲贵临焉。既而吏部船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觞献寿，上问：“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促之。过户部双舸，上结重楼，兼胡乐一部，即呼至岸，以纸书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悦，以为兵部不逮也。俄见风吹动所帖之纸，为嗣立所见，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纸，见户字大笑。嗣立请科湜罪，上不许，但罚酒而已。

花烛

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下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诏有司，酌古礼今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劭等奏。障车、下婿、观花烛及却扇诗，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腶脩，无拜堂之仪。又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请皆不设，惟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幔为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谓之当梁，嫁娶者云，妇姑不相见。按，起居郎吕才奉太宗诏，定《官阴阳书》五十卷，并无此事，今亦除之。

第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丧乱之后，人尚俭素。太子太师魏征，当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为营第，辄谦让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辍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开元中，此堂犹在。家人不谨，遗漏焚之，子孙哭临三日，朝士皆赴吊。高宗时，中书侍郎李义炎宅亦至褊迫，义炎虽居相位，在官清俭，竟终于方丈室之内。高宗闻而嗟叹，遂敕将作造堂，以安灵座焉。则天以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至天宝中，御史大夫王铁有罪赐死，县官簿录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从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安禄山初承宠遇，敕营甲第，瑰材之美，为京城第一。太真妃诸姊妹第宅，竞为宏

壮，曾不十年皆相次覆灭。肃宗时，京都第宅屡经残毁。代宗即位，宰辅及朝士当权者争修第舍，颇为烦弊矣。议者以为土木之妖。无何，皆易其主矣。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词人梁鍠尝赋诗曰："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盖此之谓。郭令曾将出，见修宅者谓曰："好筑此墙，勿令不牢。"筑者释锸而对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只见人自改换，墙皆见在。"郭令闻之，怆然动容。遂人奏其事，因固请老。

巾 幞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脚向后幞发，故俗谓之幞头。至尊、皇太子、诸王及仗内供奉，以罗为之，其脚稍长。士庶多以纱缦，而脚稍短。幞头之下别施巾，象古冠下之帻也。巾子制顶皆方平，仗内即头小而圆锐，谓之内样。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己，赐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燕公服之入谢，玄宗大悦。因此令内外官僚百姓并依此服。自后巾子虽时高下，幞头罗厚薄大体不变焉。近日长安尉程李家好高巾，不曾改换。御史陆长源性滑稽，在邺中忽裹蝉翼罗幞尖巾子。或讥之，长源曰："若有才，虽以蜘蛛罗网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无才，虽以美玉裹一簸箕，亦将何用？"先时，吏部尚书刘晏裹头至慢，每裹但擎前后脚撅两翅撅之，都不抽挽。或曰："尚书何不抽两翅？"晏曰："两边通耶？"时人多哂之。兵部尚书严武裹头至紧，将裹，先以幞头曳于盘水之上，然后裹之，名为水裹，撅两翅皆有褶数，流俗多效焉。

图 画

国初阎立本善画，尤工写真。太宗之为秦王也，使立本图秦府学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令学士褚亮为赞，今人间《十八学士图》是也。贞观十七年，又使立本图太原幕府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自为赞，褚遂良题之。其后，侯君集谋逆，将就刑，太宗与之诀，流涕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中宗曾引修文馆学士内燕，因赐游观。至凌烟阁，见君集像有半涂之迹。传云，君集诛后，将尽涂之，太宗念其功而止。玄宗时，以图画岁久，恐渐微昧。使曹霸重摹饰之。立本以高宗总章元年迁右相，今之中书令也。时人号为丹书神化。今西京延康坊，立本旧宅。西亭，立本所画山水存焉。则天朝，薛稷亦善画。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坊、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稷位至太子少保。玄宗时，王维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维终于尚书右丞。郑虔亦工山水，名亚于维。劝善坊吏部尚书王方庆宅山水院有虔山水之迹，为时所重。虔工书画，又工诗，故有"三绝"之目。而宦游途迍蹇，终于台州司户焉。天宝中，御史毕宏善画古松。凡此数公，皆负当时才名，而兼擅工艺。至若吴道子画鬼神，韩幹画马，皆近时知名者也。尔后，画者甚众，虽有所长，皆不能度越前辈矣。大历中，吴士姓顾以画山水历托诸侯之门。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彩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啖叫。顾子著锦袄锦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倾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夫画者淡雅之事，今顾子瞑目鼓噪，有戟之象，其画之妙者乎？

长 啸

永泰中，大理评事孙广著《啸旨》一篇云："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性情。啸之清可以灭鬼神、致不死。盖出其啸善，千里应之。出其啸善，万灵受职。斯古之学道者哉。故太上老君授南极真人，南极真人授广成子，广成子授风后，风后授务光，务光授舜，演之为琴，以授禹。自后或废或续，晋太行仙人孙公，能以得道而无所授。阮嗣宗所得少许，其后不复闻矣。啸有十五章，一曰权舆，二曰流云，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蝉，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峡猿，七曰下鸿鹄，八曰古木鸢，九曰龙吟，十曰动地，十一曰苏门，十二曰刘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韵，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毕章。"广云其事出道书。余按人有所思则长啸，故乐则歌咏，忧则嗟叹，思则吟啸。《诗》云："有女仳离，条其啸矣。"颜延之《五君咏》："长啸苦怀人。"皆是也。广所云深溪虎、古木鸢，其状声气可矣。至今太上老君相次传授，舜演为琴，崇饰过甚，非余所敢闻也。按《诗笺》云："啸，蹙口出声也。"成公绥《啸赋》："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而今之啸者，开口卷舌，略无蹙舌之法。孙氏云："激于舌端"，非动唇之谓也。天宝末，有峨眉山道士姓陈，来游京邑。善长啸，能作雷鼓霹雳之音。初则发声调畅，稍加散越，须臾穹窿磕泻，雷鼓之音，忽复震骇，声如霹雳，观者莫不倾悚。

卷 六

饮 茶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类甚

多。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怀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衫、戴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歠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为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游江介，通狎胜流，及此羞愧，复著《毁茶论》。伯熊饮茶过度，遂患风气，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晋时谢安诣陆纳，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 。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续搜神记》云："有人因病能饮茗一斛二斗，有客欢饮过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肺。置柈中，以茗浇之，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 球

打球，古之蹙踘也。《汉书·艺文》："《蹙踘》二十五篇。"颜注云："踘，以革为之，实以物，蹙蹑为戏。蹙踘，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蹙音子六，踘音钜六。近俗声说蹋踘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大好为打球，比令亦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胡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 ，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断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开元天宝中，玄宗数御接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必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耶?"薛公说其言，书钢之言置于座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美之。然打球乃军州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耳。今乐人又有蹑球之事，戏彩画木球高一二丈，妓女登榻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古蹋球之遗事也。

拔 河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旦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蔑缆，今民则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前。分二朋，两朋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中宗时，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用贵人多，西朋奏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仆射韦巨源、少师康休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左右扶起。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士庶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兢传之。

绳 妓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妓。若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以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蹋高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还注，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也。卫士胡嘉陵作《绳妓赋》献之，辞甚宏畅。玄宗览之大悦，擢拜金吾仓曹参军。自寇氛覆荡，伶人分散，外方始有此妓，军前宴会，时或为之。

石 志

古葬无石志，近代贵贱通用之。齐太子穆妃将葬，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珍石志。素施无名策，故以纪行迹耳，遂相祖习。储妃之重，礼绝常例，既有哀荣，不烦石铭。"俭所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里，礼无此制。魏侍中缪袭改葬父母，制墓下题版文。原此□，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纪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按俭此说，石志，宋齐以来有之矣。齐将有发古冢，得铭云："青州二十子，东海女郎。"河东贾昊以为司马赵女，嫁为荀晞子妇，检之果然。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家穿傍作窖，得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有数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志，但不如今代贵贱通为之耳。

碑 碣

墓前碑碣，未详所起。按《仪礼》。庙中有碑，所以系牲，并视日景。《礼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绋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言神灵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绋索之象。前汉碑甚少，后汉碑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

锡石，楬而玺之。”注云：“楬，如今题署物。”《汉书》云：“庵寺前，揭著其姓名。”注：“名揭，找也。”揭杙于庵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揭。郭景纯《江赋》云：“峨嵋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是也。其字本从木从曷，以石为墓碣，因变为碣。《说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隋氏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长礼。今近代碑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罹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饬，遂成风俗。蔡邕云：“吾为人作碑多矣，惟有道无愧词。”隋文帝子齐王攸薨，僚佐请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人作镇石耳。”诚哉是言也。

羊　虎

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像仪卫耳。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后汉太尉杨震葬日，有大鸟之祥，因立石鸟像于墓。《风俗通》云：“《周礼》方相氏，葬日，人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陈舍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谓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束两枝捶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此上两说各异，未详孰是。按《礼经》云：“天子坟高三雉，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大夫树杨，士树榆。”《说文》云：“天子树松，诸侯柏，大夫榆，士杨。”按《礼经》：“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后代封墓，而又树之。”《左传》云：“尔墓之木拱矣。”又曰：“树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异木，树之于墓。盖殷周已来，墓树有尊卑之制，不必专以罔象之故也。《风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头立石人石兽，田家老母到市买数斤饵，暑热行疲，息石人下，遗一斤饵。客来见道行人，因调之云：‘石人能愈病，人来谢女。’转相告语，头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号曰石贤士。辎軿毂系，帐帷绛天，丝竹之音闻数里。数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门于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况损人工而为观乎？非古也。”卢思道《西征记》云：“新郎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匕北有碑，碑有石柱，东南有亭，以石柱为名。”然墓前石人、石兽、石柱之属，自汉而有之矣。

纸　钱

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钱为山，盛加雕节，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已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犹涂车刍灵之类。古埋帛金钱，今纸钱皆烧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为也。

道　祭

玄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衢设祭，张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议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火扇。祭盘帐幙，高至八九十尺，用纸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精巧。馔具牲牢，复居其外。大历中，太原节度辛景云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范阳祭，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缞绖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观戏。事毕，孝子陈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滑州节度令狐母亡，邻境致祭。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至时嫌短，特于卫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长桅代之。及昭义节度薛公薨，绛忻诸方并管内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犹三四百贯。牙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之盛者也。

忌　日

忌日请假，非古也。《世说》云：“忌日惟不饮酒作乐。会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往卫洗马墓下弹鸟。”《晋书》又载：“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而已 。”前代忌日，无假之证也。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制，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为宴乐，本不自封闭，如今世自处者也。”居丧再周之内，每至忌日哭临受吊，无不见人之义。而除服之后，乃不见人。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而不能竟日兴感，以对宾客，故弛懈放逸自晦，不与外接。设假之由实在于此，颜之推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宾，不理庶务。”不能悲怆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好言笑。卒有急迫，宁无尽不见之理。其不知礼意乎？

卷　七

视物远近

［阙］

海　潮

［阙］

北方白虹

［阙］

西风则雨

［阙］

松柏西向

［阙］

蜀无兔鸽

〔上阙〕命左右赍兔鸽而往。今蜀中鸽尚稀，而兔已众。戴祚作《西征记》云："开封县东二佛寺，余至此见鸽大小如鸠，戏时两两相对。"祚，江东人，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至开封县始识鸽，则江东旧亦无鸽。梁武帝时，侯景围台城，军士熏鼠捕鸽而食，数月之后，殿鼠鸽皆尽。然则江东之有鸽，亦当自北赍往耳。《周礼》称橘逾淮北而为枳，鸜鹆不逾济汶则死，地气然也。故《春秋》书"鸜鹆来巢。"然则禽兽草木，中土所无，异方而来者众矣。汉代张骞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种，今海内遍有之。太宗朝，远方咸贡珍异草木。今有马乳蒲萄，一房长二尺余，夫余国所献也。娑罗树一名菩提，叶似白杨，摩伽陀那国所献也。黄桃名金桃，大如鹅卵，康国所献也。波罗拔藻，叶似红蓝，实如蒺藜，泥婆罗国所献也。又有醋菜似慎火，苦菜似苣，胡芹、浑提葱之属，并自西域而来，色类甚众。异方禽兽，象出南越，驼出北胡。今皆自育于中国，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月桂子降于台州临海县界，十余日乃止。司马盖说、安抚使狄仁杰以闻，编之史策。月中云有蟾蜍、顾兔并桂树，相传如此，自昔未有亲见之者。历家之说，月行者南北道，假令此月上当台州之分，则他年月桂岂独无子？何至此月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无三百六十五度四度之一，则行一日当历十二度有余。一度为一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间，月行遂远。桂子何得常留此处？又月径千里，周回三千里，桂子若不弥漫三千里内，亦不当专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丽天，各有限域，岂濒洞无底，而有桂子漏下？桂子得下，蟾兔之类何能不落？况天与地相去极远，桂子小物，从空而下，飞杨萦转，无所不之，蕞尔台州，何为独有？或者台岭与岭南地接，山多桂树，桂子多因风而至。有若从天而来，时人不加详考，谓之月桂。郭景纯云："桂树叶似杞，□□而无子。"据此则桂树无子。台州所见，其他物乎？宋之问台州作诗云："桂子月中下，天香云外飘。"文士尚奇，非事实也。

石　鼓

［阙］

弦歌驿

［阙］

高唐馆

〔上阙〕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成汤，兖州乾封汤，邢州沙河汤。此等诸轺轩来往，无不吟讽，以为警绝。有李和风者至此，又题诗曰："高唐不是这高唐，淮畔荆南各异方。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煞楚襄王。"读者方解。

卷　八

历　山

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之东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于此题诗曰："齐州城东舜子郡，邑人虽移井不改。时闻汹汹动绿波，犹谓重华井中在。"又曰："西家今为定戒寺，东家今为练戒寺。井中投一瓶，两井相摇响。"评潞又曰："齐南郡里多沮洳，娥皇女英汲引处。窃向池中深眄来，浇茆畦土平流去。"炎虽文士，其意如是，则诚以为舜之所居也。按郑玄"历山在河东。"应物云："在雷泽。"皇甫谧云："在济阴。"今东齐也名历城，与舜耕历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说在河东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东，临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传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汉时人，仙传所载，不言所居。若尔，朱仲未居之前，山无名乎？此西北数十里，有春秋时淳于城。淳于，州国也。吴楚之人谓居为千古，谓州为朱然。则此山当名州山也。汉末崔炎于高密从郑玄学，遇黄巾之乱，泛海而南，作《述初赋》，其序云："登州山以望沧海。"据其处所，正相合也。大朱东南海中有句游岛，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践曾游此岛，故以名焉。《述初赋》又云："朝发兮楼台，回盼子句榆，朝食兮岛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东海县，在海中。《晋书》石勒使季龙讨青州刺史曹嶷，嶷欲死保根余山，然则句榆、根余当是一山，亦声之讹变耳。

峄　山

兖州邹峄山，南面平复。东西长数千步，广数步。其处生桐柏，传以为贡峄阳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诸山皆废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攒倚，石间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绝响，以是珍而入贡也。"按《汉书·地理志》："下邳县

西有葛峄山，古之峄阳下邳也。”郭缘生《述征记》云：“峄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则《禹贡》峄阳下邳者是也。”《邹山记》云：“邹山，盖古之峄山，始皇刻碑处，文字分畛，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按，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峄者也。始皇刻石纪功，其文李斯小篆。后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拓。然尤止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敝。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闲有峄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乐石。”学者不晓乐石之意。颜师古云：“谓泗滨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语。惟峄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羑里城

相州汤阴县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其中平实，高于城外地丈余，北开一门。相传文王演《易》之所。书曹子建《诰纣文》云：“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观此意，见文王见囚之地，纣使负土，实此城也。未详子建所据。今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郭缘生《述征记》云：“彭城郡有秺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淮河上，城而实中秺丘垄可阻，谓之固。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冢，以为保固。子建所云：“负土既盈”，或承流俗之传耳。大历中，汤阴有一尉，姓张，与数人同行，过羑里城。或问此是何城，张尉答曰：“此是郭令公围相州时所筑。”或曰：“此是羑里城。纣囚文王之处。何关郭令公筑？”张尉曰：“某比在河南，是不知文王与纣事，只将谓令公所筑也。”

文宣王庙树

兖州曲阜县文宣庙门内并殿西南，各有柏叶松身之树，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传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树枯死。至仁寿元年，门内之树忽生枝叶，乾封二年复枯。俗称千年木，疗心痛。人多窃割削之，树身渐细。去地丈余，皆以泥累泥封，犹不免焉。亦有取为笏者也，色紫而甚光泽。肃宗时，二树犹在。广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过曲阜，谒文宣王庙，因遍寻鲁中旧迹。县使一老人导引，每至一所，老人辄指云，此是颜子陋巷，此是鲁灵光殿阶，此是泮宫。季卿闻之皆沈吟嗟赏，曰：“此翁真鲁人也。”次至池水，复指之：“此是钓鱼池。”季卿问曰：“何人钓鱼？”老人对曰：“鲁人灵光此钓鱼。”季卿曰：“鲁人败矣。”又于路侧见古碑，季卿问是谁碑，诸君并不能对。有一尉遽走至碑下，仰读其题云“李君德政碑”，走还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与鲁人灵光何异？”

孟尝镬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铁镬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耳。相传云是孟尝君家宅，镬釜皆是孟尝君之器也。至德初，胡寇南侵，司马李伾毁其大镬，以造兵仗。其小镬及釜，僧徒恳请得免。至今以镬烧长明灯，釜以贮油。按孟尝君门客三千人，当时应有此器。然至今千余岁，累经丧乱，何能使兹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或恐传者之妄。

佛图澄姓

邢州内邱县西右中邱城寺有碑，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图澄愿者，天竺大国附宾小三之元子。本姓湿，所以言湿者，思润理国，泽被无外，是以号之为湿。”按《高僧传》、《名僧传》、《晋书·艺术传》，佛图澄并无此姓。今云姓湿，亦异闻也。大历中，余因行县，憩于此寺，读碑见之。写寄陆长源，长源大喜，复书致谢。

巨　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异骨一节，正可为砚。云在南海时，有远方客所赠，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师薛萼为邢州留后，亦有大骨。面广尺余，形圆有两耳，高可三四寸。云洺州人掘漳河古堤，于瓮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爱奇，故封寄焉。题云：“阎老王尾□骨。”凌与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戏。

大鱼腮

海州土俗工画，节度令造海图屏风二十合。余时客海上，偶于州门见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余问之，其人云：“海鱼腮中毛，拟用作屏风贴。”因问所得，云：“数十年前，东海有大鱼，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为屏风贴，前后所用无数。”今官造屏风，搜求得此，奇文异色，泽似水牛角。小头似猪鬃，大头正方。长四五寸，广可一寸，亦奇物也。今人间大鱼腮中鬣毛长不盈寸，此物乃长四五寸，鱼亦大矣。《交广记》云：“吴时，滕循为广州，人或言虾须有一丈长，循不之信，其人后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丈四尺，封以为寄。”鱼腮长五尺，无足怪者。

窃　虫

人家有小虫，至微而响甚细。寻之，卒不可见。俗人以其难见，号“窃虫”云有此者不祥。余曾睹此虫，大如半胡麻，形鼠妇，有两角，白色。振其头，则有声，或时暂止，须臾复振。床壁窗户之间、暗黑之处，多有之。拾遗孟匡朝贬贺州，作《窃虫赋》，比之鬼魅，似都不识此虫。

霹雳

人闲往往见细石，赤色，形如小斧，谓之霹雳斧。云被霹雳处，皆得此物。余曾于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见一石，与前后所见者相类。问："将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霹雳为两段，于霹雳笮得此。俗谓之霹雳楔，偶然收之，无所用也。"按《玄中记》云："玉门之山西有国山，山上有庙，国人岁岁出礸数千，名曰霹雳，给霹雳用。从春至秋乃罢。"诸字书检无礸字，《礼记》有杂金钻、牛骨钻，礸音为祖合。礸字石傍，与金相类，读宜同矣。盛宏之《荆州记》亦载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则俗传霹雳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阴阳薄触之为耳。激怒尤盛，或当其冲，则谓之霹雳。若以为神道谴怒，而降之罚，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鱼龙畏铁

海州南有沟水，上通淮楚。公私漕运之路也。宝应中，堰破水涸，鱼商绝行。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堰将成辄坏。如此者数四，用费颇多，知远甚以为忧。或说梁代筑浮山堰，频有缺坏，乃以铁数万斤，坟积其下，堰乃成。知远闻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往堰之将坏也，辄闻其下殷如雷声。至是，其声移于上流数里。盖金铁味辛，辛能害目，蛟龙护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蛇鱼皆死。余家井中有鱼数十头，因有急，家人以药杼投之于井，信宿鱼皆浮出，知鱼亦畏铁焉。

卷　九

刚正

狄仁杰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宫。仁杰奉使先修宫顿。并州长史李元冲以道出妒元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必致雷风之异，欲别开路。仁杰谓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元冲遂止，果无他变。上闻之，叹曰："可谓真丈夫也。"后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吴楚风俗，时加淫祀。庙凡一千七百余所。仁杰并令焚之。有项羽神号为楚王庙，所祷至多，为吴人所惮。仁杰先放檄书，责其丧失江东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后焚除。

淳信

陆少保字元方，曾于东都置小宅，家人将受直矣，买者求见。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买者闻之，遽辞不置。子侄以为言，元方曰："汝太奇，岂可为钱而诳个人！"

端悫

宋璟为广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内侍杨思勖驰驿往追。拜恩就马，在路竟不与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将军贵殿庭，因诉。玄宗嗟叹良久，即拜刑部尚书。

贞介

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镇陈留，后兼统江淮诸道，将图进取，中官络驿。镐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阉官去来，以常礼接之。由是大为群阉所嫉，称其无经略才。征入，改为荆府长史。未几，又除洪府长史、江西观察。

謇谔

相里造为礼部郎中，时宦官鱼朝恩用事，勋灼内外。朝恩称诏，集百寮，有所评议。恃恩凌轹，傍若无人，宰相元载已下，唯唯而已。造挺然众中，抗言酬对，往复数四，略无降屈之色。朝恩不悦而去，朝廷壮之。

抗直

崔祐甫为中书舍人，时宰相常衮当国，百寮仰止。祐甫每见执政，论事未尝降屈。舍人岑参初掌论诰，屡称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惮。诸人虽咄咄有辞，而不能发。崔独见，谘以舍人职在枢密，不宜让事于人。岑舍人称疾既久，多有离局。衮曰："此子羸疾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当迁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辞王事乎？"衮默然。无以夺之也，由是衔之。及今上在谅闇，衮矫制除崔为河南尹。星夜电发，今上觉其事，遽追还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而衮谪于岭外。

忠鲠

李惇为淄青节度判官，使王衡弟颇干政。惇屡言之，衡曰："兄弟孤遗相长，不忍失意。"惇曰："君怜爱，只合训之以道，何可仗其纵恣也？"衡家又好祈祷，车舆出入，人吏颇以为弊。惇又进谏，衡不能用。他日，衡对诸客，别有所问，惇曰："惇前后颇献愚直，大夫不能用，今又问。"衡作色曰："李十五好为诋讦。"惇曰："忠言，大夫谓之诋讦，久住何益？请从此辞。"再拜趋出，命驾而去。衡怒甚，不便追之。时人皆谓惇有古人风。

诚节

权皋为范阳节度掌书记，禄山男庆和承恩尚主。皋在京亲礼会毕，归本道。知禄山有异谋，出路托疾诈死，家人载丧以归封邱。仅达，而关东鼎沸。皋微服变姓名至临淮，于驿家佣赁，欲数知北方动静故也，寻过江。二京复，肃宗发诏褒美，拜起居郎，辞疾不起。皋以崎岖丧乱，脱身虎口，遂无宦情。在江

外七年卒。

任 使

李太尉光弼镇徐方，北扼贼冲，兼总诸兵马。缘征讨之务，则自处置。仓储府库军州差补，一切并委判官张参。参明练庶务，操割发遣，应接如流，绰有余地。诸将欲见太尉论事，太尉辄令与张参判官商量。将校见之，礼数如见太尉无异。由是上下清肃，东方晏然。天下皆谓太尉之能任人。

礼 遣

张延宾为河南尹，官人有过，未尝屈辱。其所犯既频，灼然不可容者，但谢遣之而已。先自拜立与辞，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敬惮，各自修饬，而河南大理。

迁 善

田神功自平卢兵马使授淄青节度，旧判官皆偏裨时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院，神功待之亦无降礼。后因围宋州，见李太尉与敕使打球，闻判官张参至，太尉与之尽礼答拜。神功大惊，遽呼刘位，问之曰："太尉今日见张郎中，与之答拜，是何礼也?"位曰："判官是幕宾，使主无受拜之礼。"神功曰："神功比来受判官拜，大是罪过，公何不早说?"遂令屈请诸判官，谢之曰："神功武将，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礼数。比来错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过。今还判官拜。"一拜之。诸判官避而不敢当，远近闻之。莫不称其宏量。

惠 化

阎伯屿为袁州时，征役繁重。袁州先已残破，伯屿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辏，州境大理。及移抚州，阖州思恋，百姓率而随之也。伯屿未行，或已有先发。伯屿于所在江津见舟船，问之，皆云："从袁州来，随使君往抚州。"前后相继，津吏不能止。其见爱如此。到职一年，抚州复如袁州之盛。代宗闻之，征拜户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 让

高利自濠州改为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得粳米，直数千贯。淮例，替人五月五日已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濠州，所在故为淹泊。候过限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奇 政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僭违。赋税常先诸县，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 恶

检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谈人短。每于侪类中见人有所訾毁，未曾应对。候其言毕，徐为分雪之曰："此皆众人妄传，其实不尔。"更说其人美事。曾坐被人酷骂，竟席无怒色。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与言。"其雅重如此。

解 纷

熊曜为临清尉，以干蛊闻。太原守宋浑被人经采访使论告，使司差官领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临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请假，而权判司法。及告事人至，置之县狱。曜就加抚慰，供其酒馔。夜深屏人与语，告以情事，欲今逃匿。其人初致前，却见曜有必取之色，虑不免，遂许之。曜令狱卒与脱锁，厚资给，送出城，并狱卒亦令逃窜。天明，吏白失囚，曜驰赴郡，具陈权判司法，邂逅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为申采访，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访而已。既失告者，浑竟得无事。

凌 压

严安之、崔谭俱为赤尉，谭力行猛政，恐安之名出己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执大杖引前，谭则益粗其杖。安之越粗谭亦转粗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举。安之遂令执小杖，谭亦益细其杖。安之越细，谭亦转细之。如此至杖大如箸，不能用。安之患其压己，遂都去其杖，使五伯空手而行，谭果不能学。

除 蠹

崔邱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家业殷富，子弟复多。蜀汉风俗，县官初临，豪家必先馈饷，令丞已下皆与之平交。初至，陈氏欲循故事，邱逆呵之，丝毫不入。录事心有怅惋，至衙日，恃其豪且盛，谓邱必不敢损己，礼数甚倨。邱叱五伯曳之，初犹负气，下杖良久，乃称乞命。群官争使人来救，邱并不听。杖之既困，邱料其必死，命曳去之，出门少顷而卒。而一县惊骇。陈氏子弟亲属数十人，相率号哭，阗塞阶屏。邱使锁闭衙门，一一收录，取其子弟尽杖杀之。其疏者皆决驱出。因自诣郡，具言陈氏豪暴日久，谨已除之。计其资产足充当县一年租税。太守素知其事，以申采访，云：邱不畏豪强，为人除害。使司大见褒赏，奏邱强干特立，请充采访判官，拜监察御史。

卷 十

务 尚

萧诚自务札翰，李邕恒自书言别书。二人俱在南

中。萧有所书将谓称意，以呈李邕，邕辄不许。萧疾其检己，遂假作古帖数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见者皆以为数百年书也。萧诣邕云："有右军真迹，宝之已久，欲呈大匠。"李欣然愿见。萧故迟回旬日，未肯出也。后因论及，李固请见，曰："许而不出，得非诳乎？"萧于是令家僮归见取，不得，惊曰："前某客来，见之，当被窃去。"李诚以为信矣。萧良久曰："吾置在某处，遂忘之。"遽令走取。既至，李寻绎久之，不疑其诈，云："是真物，平生未见。"座者咸以为然。数日，候邕宾客云集，因谓李曰："公常不许诚书，昨所呈数纸幼时书，何呼为真迹？鉴将何在？"邕愕然曰："试更取之。"及见，略开视，置床上曰："子细看之，亦未能好。"

讽　切

贺知章为秘书监，累年不迁。张九龄罢相，于朝中谓贺曰："九龄多事，意不得与公迁转，以此为恨。"贺素诙谐，应声答曰："知章蒙相公庇荫不少。"张曰："有何相庇？"贺曰："自相公在朝堂，无人敢骂知章作獠。罢相以来，尔汝单字，稍稍还动。"九龄大惭。

欢　狎

郑昈性通脱，与诸甥侄谈笑无间。曾被飘瓦所击，头血淋漓，玉簪俱折。家人遑遽来视，外甥王在后至，曰："二十舅今日头壁俱碎。"昈大叫曰："我不痛。"亟命酒，酒酣兴尽。昈后至户部员外郎、滁州刺史云。

祛　吝

御史大夫邓景山为扬州节度。有白岑者，善疗发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方，虽权要求者皆不与真本。景山常急之。会岑为人所讼，景山故令深加按效，以出其方。岑惧死，使男归取呈上。景山得方，写数十本，榜诸路衢，乃宽其狱。

修　复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亲书。其一立于郡门内，纪周时台省擢牧诸郡者十余人。其一立于郭门之西，纪颜氏。曹魏时颜裴、高齐时颜之推，俱于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兹郡。其一是东方朔庙碑。镌刻既毕，属幽方起逆，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胡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别驾吴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于庙所。其二碑，求得旧文，买石镌勒，树之郡门。时颜任抚州，子晁搨三碑本寄之。颜经艰故，对之怆然曰："碑者，往年一时之事，何期大贤再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专使赍书至平原致谢。子晁后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赞　成

天宝初，协律郎郑虔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草稿告虔私修国史，虔闻而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方从调选，受广文馆博士。虔所焚书既无别本，后更纂录，率多遗忘，犹存四十余卷。书未有名，及为广文博士，询于国子监司业苏元明。元明请名《会粹》，取《尔雅》序"会粹旧说"也。西河太守卢象赠虔诗云："书名《会粹》才偏逸，酒号屠苏味更醇。"即此之谓也。

讨　论

著作郎孔至，二十传儒学。撰《百家类例》，品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驸马张垍，燕公之子也，盛承宠眷。见至所撰，谓弟埱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尔事？而妄为升降！"埱素与至善，以兄言告之。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举朝共推。每商确姻亲，咸就谘访。至书初成，以呈韦公，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垍言，至惧，将追改之。以情告韦，韦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奋笔，将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复改。

颖　悟

开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数年之间，遍能五经。上书自举，并云一遍能诵千言。敕付中书考试，燕公问曰："学士能一遍诵千言，能十遍诵万言乎？"对曰："未曾自试。"燕公遂出一书，非人间所见也，谓之曰："可十遍诵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读，每遍画地以记，读七遍起曰："此已诵得。"燕公曰："可满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诵得，今七遍诵得，何要满十？"燕公执本临试，观览不暇。而敬忠诵之已毕，不差一字。见者莫不叹羡。即日闻奏，恩命引对，赐绿衣一副，兼赏别物。拜东宫衙佐，乃直集贤，侍讲《毛诗》。百余日中三度改官，特承眷遇。为侪类所嫉，中毒而卒。

敏　速

天宝中，汉州雒尉张陟应一艺，自举日试万言。须中书考试。陟令善书者三十人，各令操纸执笔而席，环庭而坐，俱占题目，身自巡席，依题口授。言讫即过，周而复始。至午后，诗笔俱成，得七千余字，仍请满万数，宰相曰："七千可为多矣，何必须万？"具以状闻，敕赐缣帛，拜太公庙丞，直广文馆。特号为"张万言"。

避　忌

兼御史大夫韦伦，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为判官，行有日矣。或谓伦曰："吐蕃讳狗，大夫将一苟判官，何以求好？"伦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为荀，而其人不易。及使还，曾遂姓荀，不归旧姓。

戏　论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敢气而

善言语。曾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即道晴。赞府称晴，长官即道雨。终日如此，岂非不和乎？"

失　误

阳伯博任山南一县丞，其妻陆氏，名家女也。县令妇姓伍也。他日，会诸官之妇。既相见，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陆。次问主簿夫人何姓，答曰姓漆。县令妇勃然入内，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县令闻之遽入，问其妇，妇曰："赞府妇云姓陆，主簿妇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余官妇赖吾不问，必曰姓八、姓九。"县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复令其妇出。

谬　识

相州城门，旧以砖垒，传云越王为刺史时作。大历中，邺中有一士人，素无学识而强谈经史。曾与余俱出北门。其人问曰："太守专城，此是乎？"初以为戏言，察其意色，非戏也。余应之曰："此是砖瓦之砖，非专城之专。"其人怅然自失。西门某为邯郸令，入寺行香，见金灯花，不识，以为芝草。遽于修状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检，时兵戈之后，僧徒多后辈，亦不之识。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时生叶，至夏生花，秋乃死。见来如此，不记种莳年岁。"检官俱上其事，使司知其谬，不复问矣。

查　谈

宋昌藻，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也。天宝中，为滏阳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之。会有中使至，州使昌藻郊外接候。须臾却还，云："被额。"房公淡雅之士，顾问左右："何名为额？"有参军亦名家子，敛笏而对曰："查名诙诃为额。"房怅然曰："道额者已成可笑，识额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语"。大抵近猥僻。

嘲　玩

补阙王志安，晚不得志，久游燕赵之间。人畏其口，莫敢引用。志安作诗以刺当涂者："末劫兰香科下人，衣冠礼乐与君臣。如来若向阎浮出，莫现从来丈六身。"见者弥增怨忌。

惭　悚

进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宝应道千字文》。将进之，请复行天下。先呈宰执，右相陈公迎问之曰："有添换乎？"逖曰："翻破旧文，一无添换。"又问："翻破尽乎？"对曰："尽。"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旧。"右相曰："若有此，还是未尽。"逖逡巡不能对而退。

狂　谲

王严光，颇有文才而性卓诡。既无所达，自称钓鳌客。巡历郡县，求麻铁之资，云造钓具。有不应者，辄录取名姓藏于书笈中。人问将此何用，答曰："钓鳌之时，取此蒙汉以充鳌饵。"兵乱之后，严光年须已衰，任棣州司户。时刺史有马，州佐已下多乘驴。严光作诗曰："郡将虽乘马，群官总是驴。"对众吟诵，以为笑乐。

侮　谑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为诗曰："举意三江竭，兴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谒二公，皆会其沦殁，故云然。宗叔范纯，家富于财，液每有所求，纯常给与之非一。纯曾谓液曰："君有才而困于贫，今可试自咏。"液命纸笔，立操而竟，其诗曰："长吟太息问皇天，神道由来也已偏。一名国士皆贫病，但是奴兵总有钱。"纯大笑曰："教君自咏，何骂我乎？"不以为过。

唐才子传

[元]辛文房撰　文　青整理

《唐才子传》十卷，元辛文房撰。辛文房字良史，生平事迹不详。本书开端有“引”一篇，称“元大德甲辰”。大德甲辰即元成宗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则为元初人。他曾在元朝官中供职。有诗集《披沙集》，不传。本书记有唐代作家二百七十八人，附见一百二十人，共三百九十八人。其收集的材料，除正史外，还查阅了不少其他史书，及文集、笔记、小说等。文笔雅洁，可读性极强。鲁迅先生为其友人之子开列学习中国文学书目，共十二种，第一种即《唐才子传》。本书以清末黎庶昌从日本访得的元刊影印本作底本，并以《四库》本，及日本刊刻的五山本、正保本、佚存本参校，并参考国内前几年出版的几种校注本。

卷　一

魏帝著《论》，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诗，文而音者也。唐兴尚文，衣冠兼化，无虑不可胜计。擅美于诗，当复千家。岁月苒苒，迁逝沦落，亦且多矣。况乃浮沉畏途，黾勉卑宦，存没相半，不亦难乎！崇事奕叶，苦思积年，心神游穹厚之倪，耳目及晏旷之际，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名逮于此，谈何容易哉！夫诗，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移风俗也。发乎其情，止乎礼义，非苟尚辞而已。溯寻其来，国风、雅、颂开其端，《离骚》、《招魂》放厥辞；苏、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遒壮，粲尔成家；烂熳于江左，滥觞于齐、梁，皆袭祖沿流，坦然明白。铿锵愧金石，炳焕却丹青，理穷必通，因时为变，勿讶于枳橘，非土所宜；谁别于渭、泾，投胶自定，盖系乎得失之运也。唐几三百年，鼎钟挟雅道，中间大体三变，故章句有焦心之人，声律至穿杨之妙，于法而能备，于言无所假。及其逸度高标，余波遗韵，临高能赋，闲暇微吟，旧格近体、古风乐府之类，芳沃当代，响起陈人，淡寂无枯悴之嫌，繁藻无淫妖之忌，犹金碧助彩，宫商自协，端足以仰绪先尘，俯谢来世，清庙之瑟，薰风之琴，未或简其沉郁，两晋风流，不相下于秋毫也。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究其梗概行藏，散见错出，使览于述作，尚昧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机轴，尝切病之。顷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游目简编，宅心史集，或求详累帙，因备先传，撰拟成篇，斑斑有据，以悉全时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各冠以时，定为先后，远陪公议，谁得而诬也。如方外高格，逃名散人，上汉仙侣，幽闺绮思，虽多微考实，故别总论之。天下英奇，所见略似，人心相去，苦亦不多。至若触事兴怀，随附篇末。异方之士，弱冠斐然，狃于见闻，岂所能尽。敢倡斯盟，尚赖同志相与广焉。庶乎作九京于长梦，咏一代之清风。后来奋飞可畏，相激百世之下，犹期赏音也。传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录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厘为十卷，名以《唐才子传》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

六　帝

夫云汉昭回，仰弥高于宸极；洪钟希叩，发至响于咸池。以太宗天纵，玄庙聪明，宪、德、文、僖，睿姿继挺，俱以万机之暇，特驻吟情，奎璧腾辉，衮龙浮彩，宠延臣下，每锡赠酬。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王　绩

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隋大业末，举孝廉高第，除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县丞。以嗜酒妨政，时天下亦乱，遂托病风，轻舟夜遁。叹曰：“网罗在天，吾将安之！”乃还故乡。至唐武德中，诏征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绩弟静谓绩曰：“待诏可乐否？”曰：“待

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待诏）江国公闻之曰：“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特判日给一斗。时人呼为“斗酒学士”。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有仲长子光者，亦隐士也，无妻子。绩爱其真，遂相近结庐，日与对酌。君有奴婢数人，多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供。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自号“东皋子”。虽刺史谒见，皆不答。终于家。性简傲，好饮酒，能尽五斗，自著《五斗先生传》。弹琴、为诗、著文，高情胜气，独步当时。撰《酒经》一卷、《酒谱》一卷。李淳风见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诗赋等传世。

论曰：唐兴迨季叶，治日少而乱日多，虽草衣带索，罕得安居。当其时，远钓弋者，不走山而逃海，斯德而隐者矣。自王君以下，幽人间出，皆远腾长往之士，危行言逊，重拨祸机，糠核轩冕，挂冠引退，往往见之。跃身炎冷之途，标华黄、绮之列。虽或累聘丘园，勉加冠佩，适足以速深藏于薮泽耳。然犹有不能逃白刃、死非命焉。夫迹晦名彰，风高尘绝，岂不以有翰墨之妙，骚雅之奇美哉！文章为不朽之盛事也。耻不为尧、舜民，学者之所同志；致君于三、五，懦夫尚知勇为。今则舍声利而向山栖，鹿冠舄几，使于锦绣之服；柴车茅舍，安于丹雘之厦；藜羹不糁，甘于五鼎之味；素琴浊酒，和于醇饴之奉；樵青山，渔白水，足于佩金鱼而纡紫绶也。时有不同也，事有不侔也。向子平曰：“吾故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第未知死何如生。”此达人之言也。《易》曰：“遯之时义大矣哉！”

崔信明

信明，青州人。少英敏，及长，强记，美文章。高孝基语人曰：“崔生才冠一时，但恨位不到耳。”隋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信明弟仕贼，劝信明降节，当得美官。不肯从，遂逾城去，隐太行山中。唐贞观六年，诏即家拜兴势丞，迁秦川令，卒。信明恃才蹇亢，尝自矜其文。时有扬州录事参军荥阳郑世翼，亦骜倨忤物，遇信明于江中，谓曰：“闻君有‘枫落吴江冷’之句，仍愿见其余。”信明欣然多出旧制。郑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卷于水中，引舟而去。今其诗传者数篇而已。

王　勃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诸孙也。六岁善辞章。麟德初，刘祥道表其材，对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迁交趾令。勃往省觐，途过南昌，时都督阎公新修滕王阁成，九月九日，大会宾客，将令其婿作记，以夸盛事。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酒酣辞别，帅赠百缣，即举帆去。至炎方，舟人洋海溺死，时年二十九。勃属文绮丽，请者甚多，金帛盈积，心织而衣，笔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人谓之腹稿。尝言人子不可不知医，时长安曹元有秘方，勃尽得其术。又以虢州多药草，求补参军。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尝遇异人，相之曰：“子神强骨弱，气清体羸，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实，终无大贵矣。”故其才长而命短者，岂非相乎？

杨　炯

炯，华阴人。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舍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后为婺州盈川令。卒。炯恃才凭傲，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闻者甚不平，故为时所忌。初，张说以《箴》赠盈川之行，戒其苛刻，至官，果以酷称。炯博学善文，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辞齐名，海内称四才子，亦曰“四杰”，效之者风靡焉。炯尝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曰：“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耻王后，愧卢前，谦也。”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于世。

卢照邻

照邻，字昇之，范阳人。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后迁新都尉，婴病去官。居太白山草阁，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恸，因呕，丹辄出，疾愈甚。家贫苦，贵宦时时供衣药，乃去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手足挛缓，不起行已十年，每春归秋至，云壑烟郊，辄舆出户庭，悠然一望。遂自伤，作《释疾文》，有云：“覆焘虽广，嗟不容乎此生；亭育虽繁，恩已绝乎斯代。”与亲属诀，自沉颍水。有诗文二十卷及《幽忧子》三卷行于世。

骆宾王

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武后时，数上疏言事，得罪贬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文明中，徐敬业起兵欲反正，往投之，署为府属。为敬业作檄传天下，暴斥武后罪。后见读之，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及败亡命，不知所之。后宋之问贬还，道出钱塘，游灵隐寺，夜月，行吟长廊下，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未得下联。有老僧燃灯坐禅，问曰：“少年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曰：“欲

题此寺，而思不属。”僧笑曰：“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云薄霜初下，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寺，看余渡石桥。”僧一联，篇中警策也。迟明访之，已不见。老僧即骆宾王也。传闻桴海而去矣。后，中宗诏求其文，得百余篇及诗等十卷，命郗云卿次序之，及《百道判集》一卷，今传于世。

杜审言

审言，字必简，京兆人，预之远裔。咸亨元年宋守节榜进士，为隰城尉。恃高才，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何故，曰：“彼见吾判，当羞死耳。”又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坐事贬吉州司户。及武后召还，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舞蹈谢。后令赋《欢喜诗》，称旨，授著作郎，为修文馆直学士。卒。初，审言病，宋之问、武平一往省候，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见替人也。”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有集十卷，今不存，但传诗四十余篇而已。

沈佺期

佺期，字云卿，相州人。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工五言。由协律、考功郎受赇，长流骥州。后召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常侍宫中，既侍宴，帝诏学士等为《回波》舞，佺期作弄辞悦帝，诏赐牙绯。历中书舍人。佺期尝以诗赠张燕公，公曰：“沈三兄诗清丽，须让居第一也。”诗名大振。自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佺期、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尚。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始自苏武、李陵也。有集十卷，今传于世。

宋之问

之问，字延清，汾州人。上元二年进士。伟貌辩给。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后游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后求北门学士，以有齿疾不许，遂作《明河篇》，有“明河可望不可亲”之句，以见志。谄事张易之，坐贬泷州。后逃归，匿张仲之家。闻仲之谋杀武三思，乃告变，擢鸿胪簿，迁考功郎，复媚太平公主。以知举贿赂狼藉，下迁越州长史。穷历剡溪山水，置酒赋诗，日游宴，宾客杂遝。睿宗立，以无悛悟之心，流钦州，御史劾奏赐死。人言刘希夷之报也。徐坚尝论其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有集行世。

刘希夷

希夷，字廷芝，颍川人。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时年二十五，射策有文名。苦篇咏，特善闺帷之作，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检。尝作《白头吟》，一联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叹曰：“此语谶也。石崇谓‘白首同所归’，复何以异。”乃除之。又吟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复叹曰：“死生有命，岂由此虚言乎！”遂并存之。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有集十卷及诗集四卷，今传。希夷天赋俊爽，才情如此，想其事业勋名，何所不至，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

陈子昂

子昂，字伯玉，梓州人。开耀二年许旦榜进士。初，年十八时，未知书，以富家子，任侠尚气弋博，后入乡校感悔，即于州东南金华山观读书，痛自修饬，精穷坟典，耽爱黄、老、《易·象》。光宅元年，诣阙上书，谏灵驾入京。武后召见，奇其才，遂拜麟台正字，令云：“地籍英华，文称晔晔。”累迁拾遗。圣历初，解官归。会父丧，庐冢次。县令段简贪残，闻其富，造诈诬子昂，胁取赂二十万缗，犹薄之，遂送狱。子昂自筮封，惊曰：“天命不祐，吾殆穷乎！”果死狱中，年四十三。子昂貌柔雅，为性褊躁，轻财好施，笃朋友之义。与游英俊，多秉钧衡。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章，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海内文宗。”由是知名，凡所著论，世以为法，诗调尤工。尝劝后兴明堂、太学，以调元气。柳公权评曰：“能极著述，克备比兴，唐兴以来，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传。呜呼！古来材大，或难为用。象以有齿，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谓欤！

李百药

百药，字重规，定州人。幼多病，祖母以“百药”名之。七岁能文。袭父德林爵。会高祖招杜伏威，百药劝朝京师，中道而悔，怒，饮以石灰酒，因大利几死，既而宿病皆愈。贞观中，拜中书舍人，迁太子庶子。尝侍帝，同赋《帝京篇》，手诏褒美，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壮，齿宿而意之新乎！”百药才行，天下推服。好奖荐后进。翰藻沉郁，诗尤所长。有集传世。

李　峤

峤，字巨山，赵州人。十五通五经，二十擢进士，累迁为监察御史。武后时，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因罪贬庐州别驾，卒。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辄传讽。明皇将幸蜀，登花萼楼，使楼前善《水调》者奏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帝惨怆，移时，顾侍者曰："谁为此？"对曰："故宰相李峤之词也。"帝曰："真才子！"不待终曲而去。峤前与王勃、杨炯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为文章宿老，学者取法焉。今集五十卷，《杂咏诗》十二卷，《单题诗》一百二十首，张方为注，传于世。

张　说

说，字道济，洛阳人。垂拱四年，举学综古今科，中第三等，考策日封进，授太子校书。令曰："张说文思清新，艺能优洽。金门对策，已居高科之首；银榜效官，宜申一命之秩。"后累迁凤阁舍人。睿宗时，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开元十八年，终左丞相、燕国公。说敦气节，重然诺。为文精壮，长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诗法特妙，晚谪岳阳，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今有集三十卷，行于世。子均，开元四年进士，亦以诗鸣。

王　翰

翰，字子羽，并州人。景云元年卢逸下进士及第。又举直言极谏，又举超拔群类科。少豪荡，恃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翰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日聚英杰，纵禽击鼓为欢。张嘉贞为本州长史，厚遇之。翰酒间自歌，以舞属嘉贞，神气轩举。张说尤加礼异，及辅政，召为正字，擢驾部员外郎。说罢，翰出为仙州别驾。以穷乐畋饮，贬岭表，道卒。翰工诗，多壮丽之词。文士祖咏、杜华等，尝与游从。华母崔氏云："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其才名如此。燕公论其文，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云。有集今传。太史公恨古布衣之侠，湮没无闻，以其义出存亡死生之间，而不伐其德，千金驷马，才啻草芥。信哉，名不虚立也。观王翰之气，其若人之俦乎！

吴　筠

筠，字贞节，华阴人。通经义，美文辞。举进士不中，隐居南阳倚帝山为道士。天宝中，玄宗遣使召至京师，与语甚悦，敕待诏翰林。献《玄纲》三篇。帝问道，对曰："深于道者，惟《老子》五千言，其余徒费纸札耳。"复问神仙治炼之术，曰："此野人之事，积岁月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筠每陈设名教世务，帝重之。初，筠爱会稽山水，往来天台、剡中，与李白、孔巢父相遇酬唱，至是因荐于朝，帝即遣使召之。筠性高鲠，其待诏翰林时，恃承恩顾。高力士素奉佛，尝短筠于上前。筠故多著赋文，深诋释氏，颇为通人所讥云。后知天下将乱，苦求还嵩山，诏为立道观。大历间卒。弟子谥为宗元先生。善为诗。有集十卷，权德舆序之。

张子容

子容，襄阳人。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仕为乐城令。初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为死生交，诗篇唱答颇多。后值乱离，流寓江表，尝送内兄李录事归故里云："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日，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后竟弃官归旧业。有诗集，兴趣高远，略去凡近。当时哲匠，咸称道焉。

李　昂

昂，开元二年王丘下状元及第。天宝间仕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奖拔寒素甚多。工诗，有《戚夫人楚舞歌》一篇，播传人口，真佳作也。

孙　逖

逖，博州人。幼而有文，属思警敏，援笔成篇。开元二年，举手笔俊拔、哲人奇士隐沦屠钓及文藻宏丽等科，第一人及第。玄宗引见，擢左拾遗，集贤殿修撰。改考功员外郎，迁中书舍人。与颜真卿、李华、萧颖士皆同时，称海内名士。仕终刑部侍郎。善诗，古调今格，悉其所长。集二十卷，今传。

卢　鸿

鸿，字浩然，隐居嵩山。博学，善八分书，工诗，兼画山水树石。开元初，玄宗备礼征再三，不至。诏曰："鸿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钩深诣微，确乎自高。诏书屡下，每辄辞托，使朕虚心引领，于今有年。虽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谊。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有司其赍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其翻然易节，副朕意焉。"鸿遂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问状，答曰："礼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见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谏议大夫，固辞，复下诏许还山。将行，赐隐居服，官营草堂。鸿到山中，广精舍，从学者五百人。及卒，诏赐万钱营葬。后皮日休为《七爱诗》谓："傲大君者，必有真隐，卢征君是也。"工诗，今传甚多。

王泠然

泠然，山东人。开元五年，裴耀卿下进士，授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工文赋诗。气质豪爽，当言无所回忌，乃卓荦奇才，济世之器。惜其不大显而终。有集今传。

刘慎虚

慎虚，嵩山人。姿容秀拔。九岁属文，上书，召见，拜童子郎。开元十一年，徐征榜进士，调洛阳尉，迁夏县令。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后欲卜隐庐阜，不果。交游多山僧道侣。为诗情幽兴远，思雅词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当时东南高唱者数十人，声律婉态，无出其右，惟气骨不逮诸公。永明已还，端可杰立江表。善为方外之言。夫何不永，天碎国宝，有志不就，惜哉！集今传世。

王 湾

湾，开元元年常无名榜进士。与学士綦毋潜契切。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往来吴、楚间，多有著述。如《江南意》一联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以来，罕有此作。张燕公手题于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曾奉使登终南山，有赋。志趣高远，识者不能弃焉。

崔 颢

颢，汴州人。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天宝中，为尚书司勋员外郎。少年为诗，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然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入。颢苦吟咏，当病起清虚，友人戏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诗瘦耳。"遂为口实。天宝十三年卒。有诗一卷，今行。

祖 咏

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杜绾榜进士。有文名，殷璠评其诗："翦刻省静，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足称为才子也。"少与王维为吟侣，维在济州，寓官舍，赠祖三诗，有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契阔余不浅。"盖亦流落不偶，极可伤也。后移家归汝坟间别业，以渔樵自终。有诗一卷，传于世。

储光羲

光羲，兖州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有诏中书试文章。尝为监察御史。值安禄山陷长安，辄受伪署。贼平后，自归，贬死岭南。工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养浩然之气。览者犹聆《韶》、《濩》音，先洗桑濮耳，庶几乎赏音也。有集七十卷，《正论》十五卷，《九经分义疏》二十卷，并传。

卷 二

包 融

融，延陵人。开元间仕历大理司直。与参军殷遥、孟浩然交厚。工为诗。二子何、佶，纵声雅道，齐名当时，号"三包"。有诗一卷，行世。夫人之于学，苦心难；既苦心，成业难；成业者获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间尤难。历观唐人，父子如三包，六窦，张碧、张瀛，顾况、非熊，章孝标、章碣，温庭筠、温宪；公孙如杜审言、杜甫，钱起、钱珝；兄弟如皇甫冉、皇甫曾，李宣古、李宣远，姚系、姚伦等；皆联玉无瑕，清尘远播。芝兰继芳，重难改于父道；骚雅接响，庶不慊于祖风。四难之间，挥麈之际，亦可以为美谈矣。

崔国辅

国辅，山阴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与储光羲、綦毋潜同时。举县令，累迁集贤直学士、礼部郎中。天宝间，坐是王鉷近亲，贬竟陵司马。有文及诗，婉娈清楚，深宜讽咏。乐府短章，古人有不能过也。初至竟陵，与处士陆鸿渐游，三岁，交情至厚，谑笑永日。又相与较定茶水之品。临别谓羽曰："予有襄阳太守李憕所遗白驴、乌犎牛各一头，及卢黄门所遗文槐书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赠。"雅意高情，一时所尚。有酬酢之歌诗，并集传焉。

卢 象

象，字纬卿，汶水人，鸿之侄也。携家来居江东最久。仕为校书郎、左拾遗、膳部员外郎。受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后为主客员外郎。有诗名，誉充秘阁，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集二十卷，今传。同仕有韦述，为桑泉尉。时诏求逸书，命述等编校于朝元殿。后为翰林学士，有诗名，今亦传焉。

綦毋潜

潜，字孝通，荆南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及第。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复授校书，终著作郎。与李端同时。诗调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荆南分野，数百年来，独秀斯人。后见兵乱，官况日恶，挂冠归隐江东别业。王维有诗送之，曰："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一时文士咸赋诗祖饯，甚荣。有集一卷，行世。

王昌龄

昌龄，字少伯，太原人。开元十五年李嶷榜进

士，授汜水尉。又中宏辞，迁校书郎。后以不护细行，贬龙标尉。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忌而杀。后张镐按军河南，晓愆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晓大惭沮。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盖尝为江宁令。与文士王之涣、辛渐交友至深，皆出模范，其名重如此。有诗集五卷，又述作诗格律、境思、体例，共十四篇，为《诗格》一卷，又，《诗中密旨》一卷，及《古乐府解题》一卷，今并传。自元嘉以还，四百年之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逮储光羲、王昌龄，颇从厥迹，两贤气同而体别也。王稍声峻，奇句俊格，惊耳骇目。奈何晚途不矜小节，谤议腾沸，两窜遐荒，使知音者喟然长叹，至归全之道，不亦痛哉。

常 建

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登科。大历中，授盱眙尉。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遯之志。尝采药仙谷中，遇女子，遍体毛绿，自言是秦时宫人，亡入山来食松叶，遂不饥寒，因授建微旨，所养非常。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当时。集一卷，今传。古称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鲍照卒于参军，今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建属思既精，词亦警绝，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旨远兴僻，能论意表，可谓一唱而三叹矣。

贺兰进明

进明，开元十六年虞咸榜进士及第。仕为御史大夫。肃宗时，出为河南节度使。时禄山群党未平，尝帅师屯临淮备贼，竟亦无功。进明好古博雅，经籍满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颇究天人之际。又有古诗乐府等数十篇，大体符于阮公，皆今所传者云。

崔 署

署，宋州人。少孤贫，不应荐辟，志况疏爽，择交于方外。苦读书，高栖少室山中。与薛据友善。工诗，言词款要，情兴悲凉，送别、登楼，俱堪泪下。集传于今也。

陶 翰

翰，润州人。开元十八年崔明允下进士及第，次年中博学宏辞，与郑昉同时，官至礼部员外郎。为诗词笔双美，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裁制。大为当时所称。今有集相传。

王 维

维，字摩诘，太原人。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擢右拾遗，迁给事中。贼陷两京，驾出幸，维扈从不及，为所擒，服药称喑病。禄山爱其才，逼至洛阳供旧职，拘于普施寺。贼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维痛悼，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时闻行在所。贼平后，授伪官者皆定罪，独维得免。仕至尚书右丞。维诗入妙品上上，画思亦然。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皆天机所到，非学而能。自为诗云："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后人评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信哉！客有以《按乐图》示维者，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对曲果然。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别墅在蓝田县南辋川，亭馆相望。尝自写其景物奇胜，日与文士丘为、裴迪、崔兴宗游览赋诗，琴樽自乐。后表请舍宅以为寺。临终，作书辞亲友，停笔而化。代宗访维文章，弟缙集赋诗第十卷上之，今传于世。

薛 据

据，荆南人。开元十九年王维榜进士。天宝六年，又中风雅古调科第一人。于吏部参选，据自恃才名，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诉宰执，以为赤县是某等清要，据无媒，改涉县令。后仕历司议郎，终水部郎中。据为人骨鲠，有气魄，文章亦然。尝自伤不得早达，造句往往追凌鲍、谢。初好栖遁，居高山炼药。晚岁置别业终南山下老焉。有集今传。

刘长卿

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少居嵩山读书，后移家来鄱阳最久。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及第。至德中，历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为转运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转运留后。观察使吴仲孺诬奏，非罪系姑苏狱，久之，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辩之者，量移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诗调雅畅，甚能炼饰。其自赋，伤而不怨，足以发挥风雅。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长卿尝谓："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灞陵碧涧有别业。今集诗赋文等传世。淮南李穆，有清才，公之婿也。

李季兰

季兰，名冶，以字行，峡中人，女道士也。美姿容，神情萧散。专心翰墨，善弹琴，尤工格律。当时才子颇夸纤丽，殊少荒艳之态。始年六岁时，作《蔷薇诗》云："经时不架却，心绪乱纵横。"其父见曰：

“此女聪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后以交游文士，微泄风声，皆出乎轻薄之口。夫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时往来剡中，与山人陆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尝有诗云：“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其谑浪至此。又尝会诸贤于乌程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诮曰：“山气日夕佳。”刘应声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天宝间，玄宗闻其诗才，诏赴阙，留宫中月余，优赐甚厚，遣归故山。评者谓上比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不以迟暮，亦一俊媪。有集，今传于世。

论曰：《诗》云，“《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苦之心焉。”故古诗之道，各存六义，然终归于正，不离乎雅。是以昔贤妇人，散情文墨，斑斑简牍。概而论之，后来班姬伤秋扇以暂恩，谢娥咏絮雪而同素；大家《七诫》，执者修省；蔡琰《胡笳》，闻而心折。率以明白之操，徽美之诚，欲见于悠远，寓文以宣情，含毫而见志，岂泛滥之故，使人击节沾洒，弹指追念，良有谓焉。噫！笔墨固非女子之事，亦在用之如何耳。苟天之可逃，礼不必备，则词为自献之具，诗有妒情之作，衣服饮食，无闲净之容，铅华膏泽，多鲜饰之态，故不相宜矣。是播恶于众，何《关雎》之义哉？历观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锦心绣口，蕙情兰性，足可尚矣。中间如李季兰、鱼玄机，皆跃出方外，修清净之教，陶写幽怀，留连光景，逍遥闲暇之功，无非云水之念，与名儒比隆，珠往琼复。然浮艳委托之心，终不能尽，白璧微瑕，惟在此耳。薛涛流落歌舞，以灵慧获名当时，此亦难矣。三者既不可略，如刘媛、刘云、鲍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缊、崔公达、张窈窕、程长文、梁琼、廉氏、姚月华、裴羽仙、刘瑶、常浩、葛鸦儿、崔莺莺、谭意哥、户部侍郎吉中孚妻张夫人、鲍参军妻文姬、杜羔妻赵氏、张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华藻，才色双美者也。或望幸离宫，伤宠后掖；或以从军万里，断绝音耗；或祇役连年，迢遥风水；或为宕子妻，或为商人妇。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鸟将谢，宾鸿来届；捣锦石之流黄，织回文于缃绮，魂梦飞远，关山到难。当此时也，濡毫命素，写怨书怀，一语一联，俱堪堕泪。至若间以丰丽，杂以纤秾，导淫奔之约，叙久旷之情，不假绿琴，但飞红纸，中间不能免焉。尺有短而寸有长，故未欲椎埋之云尔。

阎　防

防，河中人。开元二十二年李琚榜及第。颜真卿甚敬爱之，欲荐于朝，不屈。为人好古博雅，诗语真素，魂清魄爽，放旷山水，高情独诣。于终南山丰德寺结茅茨读书，百丈溪是其隐处，题诗云：“浪迹弃人世，还山自幽独。始傍巢由踪，吾其获心曲。”又云：“养闲度人事，达命知止足。不学鲁国儒，俟时劳伐辐。”后信命，不务进取，以此自终。有诗集行世。

李　颀

颀，东川人。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及第。调新乡县尉。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明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工诗，发调既清，修词亦秀，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多为放浪之语，足可震荡心神。惜其伟材，只到黄绶。故其论家，往往高于众作。有集今传。

张　諲

諲，永嘉人。初隐少室下，闭门修肄，志甚勤苦，不及声利。后应举，官到刑部员外郎。明《易·象》，善草隶，兼画山水，诗格高古。与李颀友善，事王维为兄，皆为诗酒丹青之契。维赠诗云：“屏风误点惑孙郎，团扇草书惊内史。”李颀赠曰：“小王破体闲支策，落月梨花照空壁。诗堪记室妒风流，画与将军作勍敌。”天宝中谢官，归故山偃仰，不复来人间矣。有诗传世。

孟浩然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后张九龄署为从事。开元末，王昌龄游襄阳，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疾动而终。古称祢衡不遇，赵壹无禄。观浩然磬折谦退，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良可悲夫！其诗文采丰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近。所著三卷，今传。王维画浩然像于郢州，为浩然亭。咸通中，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名曰“孟亭”，今存焉。

丘　为

为，嘉兴人。初累举不第，归山读书数年。天宝初刘单榜进士。王维甚称许之，尝与唱和。初，事继母孝，有灵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时年八十余，母犹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察使韩滉以为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唯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候门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

过，举动有礼。卒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李　白

白，字太白，山东人。母梦长庚星而诞，因以命之。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喜纵横，击剑为任侠。轻财好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沉饮，号"竹溪六逸"。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白益傲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恳求还山，赐黄金，诏放归。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傍若无人。禄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辟为僚佐。璘起兵反，白逃还彭泽。璘败，累系浔阳狱。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郭子仪请官以赎，诏长流夜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二十卷，行世。或云：白，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也。

杜　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审言生闲，闲生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兵，又以琴客董廷兰之故罢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解，不复问。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拾橡栗自给。流落剑南，营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常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中衔之。一日，欲杀甫，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者三，左右走报其母，力救得止。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为设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汙。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皆怜之。坟在岳阳。有集六十卷，及润州刺史樊晃纂《小集》，今传。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踦跂版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

郑　虔

虔，郑州人，高士也。苏许公为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荐为著作郎。尝以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告虔私撰国史者，虔苍惶焚之，坐谪十年。玄宗爱其才，开元二十五年，为更置广文馆，虔为博士。广文博士自虔始。杜甫为交，有赠诗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惟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其穷饥轗轲，淡如也。好琴酒篇咏，善图山水。能书，苦无纸，于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日就书殆遍。尝自写其诗并画，表献之，玄宗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与李、杜为密友，多称郑广文。禄山反，伪授水部员外郎，托以疾，不夺。贼平，张通、王维并囚系，三人皆善画，崔圆使绘斋壁，因为祈解，得贬台州司户，卒。有集行世。

高　适

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州人。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后举有道，授封丘尉。未几，哥舒翰表掌书记。后擢谏议大夫。负气敢言，权近侧目。李辅国忌其才。蜀乱，出为蜀、彭二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还，为左散骑常侍。永泰初卒。适尚气节，语王霸，衮衮不厌。遭时多难，以功名自许。年五十，始学为诗，即工，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中间唱和颇多。今有诗文等二十卷，及所选至德迄大历述作者二十六人诗，

为《中兴间气集》二卷，并传。

沈千运

千运，吴兴人。工旧体诗，气格高古，当时士流，皆敬慕之，号为“沈四山人”。天宝中，数应举不第，时年齿已迈，遨游襄、邓间，干谒名公。来濮上，感怀赋诗曰：“圣朝优贤良，草泽无遗族。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区区，五十无寸禄。衰落当捐弃，贫贱招谤讟。”其时多艰，自知屯蹇，遂浩然有归欤之志，赋诗曰：“栖隐无别事，所愿离风尘，不来城邑游，礼乐拘束人。”又曰：“如何巢与由，天子不得臣。”遂释志，还山中别业。尝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有薄田园，儿稼女织，偃仰今古，自足此生。谁能作小吏，走风尘下乎?”高适赋《还山吟》赠行曰：“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眠时忆同醒时意，梦魂可以相周旋。”肃宗议备礼征致，会卒而罢。有诗传世。

孟云卿

云卿，关西人。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志亦高尚，怀嘉遁之节。与薛据相友善。尝流寓荆州，杜工部多有与云卿赠答之作，甚爱重之。工诗，其体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气伤怨，虽然模效才得升堂，犹未入室，然当时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又“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里余，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皆为当代推服。韦应物《过广陵遇孟九赠诗》云：“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其才名于此可见矣。仕终校书郎。集今传。云卿禀通济之才，沦吞噬之俗，栖栖南北，苦无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犹杞国之人忧天坠，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念矣。

卷　三

岑　参

参，南阳人，文本之后。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累官左补阙、起居郎，出为嘉州刺史。杜鸿渐表置安西幕府，拜职方郎中，兼侍御史，辞罢。别业在杜陵山中。后终于蜀。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博览史籍，尤工缀文，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诗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咏。至德中，裴休、杜甫等尝荐其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可以备献替之官。未及大用而谢世，岂不伤哉！有集十卷行于世。杜确为之序云。

王之涣

之涣，蓟门人。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中折节工文，十年名誉日振。耻困场屋，遂交谒名公。为诗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共诣旗亭，有梨园名部继至，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适一绝句。之涣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涣词。三子大笑。之涣曰：“田舍奴，吾岂妄哉!”诸伶竟不谕其故，拜曰：“肉眼不识神仙。”三子从之酣醉终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诗传于今。

贺知章

知章，字季真，会稽人。少以文词知名，性旷夷，善谈论笑谑。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陆象先在中书，引为太常博士。象先与知章最亲善，常曰：“季真清谈风韵，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当时贤达，皆倾慕之。为太子宾客。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又善草隶，每醉辄属词，笔不停辍，咸有可观，每纸不过数十字，好事者共传宝之。天宝三年，因病，梦游帝居，及寤，表请为道士，求还乡里，即舍住宅为千秋观，上许之。诏赐镜湖剡溪一曲，以给渔樵。帝赋诗及太子、百官祖饯。寿八十六。集今传。

包　何

何，字幼嗣，润州延陵人，包融之子也。与弟佶，俱以诗鸣，时称“二包”。天宝七年杨誉榜及第。曾师事孟浩然，授格法。与李嘉祐相友善。大历中，仕终起居舍人。诗传者可数，盖流离世故，率多素辞。大播芳名，亦当时望族也。

包　佶

佶，字幼正。天宝六年杨护榜进士。累迁秘书监。刘晏治财，奏为汴东两税使。及晏罢，以佶为诸道盐铁等使。未几，迁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谨确，所在有声。佶天才赡逸，气宇清深，神和大雅，诗家老斫轮也。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晚岁沾风痹之疾，辞宠乐高，不及荣利。卒封丹阳郡公。有诗集行于世。

张　彪

彪，颍上人。初赴举，无所遇，适遭丧乱，奉老

母避地隐居嵩山，供养至谨。与孟云卿为中表，俱工古调诗。云卿有赠云："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行行无定心，坎壈难归来。"性高简，善草书。志在轻举，《咏神仙》云："五谷非长年，四气乃灵药。列子何必待，吾心满寥廓。"时与杜甫往还，尝《寄张十二山人》诗云："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买堪贫。"观工部之作，可知其人矣。

李嘉祐

嘉祐，字从一，赵州人。天宝七年杨誉榜进士，为秘书正字。以罪谪南荒，未几何，有诏量移为鄱阳宰，又为江阴令。后迁台、袁二州刺史。善为诗，绮丽婉靡，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时风，人拟为吴均、何逊之敌。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风流也。有集今传。

贾　至

至，字幼几，洛阳人，曾之子也。曾开元间与苏晋同掌制诰。至天宝十年明经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诰。从幸西川，当撰传位肃宗册文，既进稿，玄宗曰："先天诰命，乃父所为。今兹大册，尔又为之。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谓继美矣。"大历初，迁京兆尹，以散骑常侍卒。初，尝以事谪守巴陵，与李白相遇，日酣杯酒，追忆京华旧游，多见酬唱。白赠诗有云："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昭、庾信。调亦清畅，且多素辞，盖厌于漂流沦落者也。有集三十余卷，今传。

鲍　防

防，字子慎，天宝十二年杨儇榜进士，襄阳人也。善辞章，笃志于学。累官至太原尹、河东节度使。人乐其治，不减龚、黄，诏图形别殿。又历福建、江西观察使。丁乱，从幸奉天，除礼部侍郎，封东海公。又迁御史大夫。贞元元年，策贤良方正，得穆质、柳公绰等，皆位至台鼎，世美其知人。时比岁旱，质对：汉故事，免三公，烹弘羊。权近独孤愐欲下按治，防曰："使上闻所未闻，不亦善乎?"置质高第，帝见策嘉之。授工部尚书，卒。防工于诗，兴思优足，风调严整，凡有感发，以讥切世弊，正国音之宗派也。与谢良弼为诗友，时亦称鲍、谢云。有集今传。

殷　遥

遥，丹阳人。天宝间，尝仕为忠王府仓曹参军。与王维结交，同慕禅寂，志趣高疏，多云岫之想。而苦家贫，死不能葬，一女才十岁，日哀号于亲，爱怜之者赗赠，埋骨石楼山中。工诗，词彩不群，而多警句，杜甫尝称许之。有诗传于今。

张　继

继，字懿孙，襄州人。天宝十二年礼部侍郎杨浚下及第。与皇甫冉有髫年之故，契逾昆玉。早振词名。初来长安，颇矜气节，有《感怀》诗云："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尝佐镇戎军幕府，又为盐铁判官。大历间，入内侍，仕终检校祠部郎中。继博览有识，好谈论，知治体，亦尝领郡，辄有政声。诗情爽激，多金玉音。盖其累代词伯，积袭弓裘，其于为文，不雕自饰，丰姿清迥，有道者风。集一卷，今传。

元　结

结，字次山，武昌人。鲁山令元紫芝族弟也。少不羁，弱冠始折节读书。天宝十三年进士。礼部侍郎杨浚见其文曰："一第慁子耳。"遂擢高品。后举制科。会天下乱，沉浮人间，苏源明荐于肃宗，授右金吾兵曹。累迁御史，参山南来瑱府，除容管经略使。始隐商於山中，称"元子"。逃难入猗玗洞，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或称聱叟，酒徒呼"漫叟"。及为官，呼漫郎。皆以命所著。性梗僻，深憎薄俗，有忧道闵世之心。《中兴颂》一文，灿烂金石，清夺湘流。作诗著辞，尚聱牙。天下皆知敬仰。复嗜酒，有句云："有时逢恶客。"自注："非酒徒，即恶客也。"有《文编》十卷，及所集当时人诗为《箧中集》一卷，并传。

郎士元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宝十五载卢庚榜进士。宝应初，选京畿县官。诏试政事中书，补渭南尉，历左拾遗，出为郢州刺史。与员外郎钱起齐名。时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无两君诗文祖饯，人以为愧，其珍重如此。二公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闲雅，逼近康乐。珠联玉映，不觉成编，掩映时流，名不虚矣。有别业在半日吴村，王季友、钱起等皆见题咏，每夸胜绝。诗集今传于世。

道人灵一

一公，剡中人。童子出家，瓶钵之外，余无有。天性超颖，追踪谢客，隐麻源第三谷中，结茆读书。后白业精进，居若耶溪云门寺，从学者四方而至矣。尤工诗，气质淳和，格律清畅。两浙名山，暨衡、庐诸甲刹，悉所经行。与皇甫昆季、严少府、朱山人、彻上人等为诗友，酬赠甚多。刻意声调，苦心不倦，骋誉丛林。后顺寂于岑山。集今传世。

论曰：自齐、梁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遒、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沉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厥后丧乱，兵革相寻，缁素亦已狼藉，罕有复入其流者。至唐累朝，雅道大振，古风再作，率皆崇衷像教，驻念津梁，龙象相

望，金碧交映。虽寂寥之山河，实威仪之渊薮。宠光优渥，无逾此时。故有颠顿文场之人，憔悴江海之客，往往裂冠裳，拨矰缴，杳然高迈，云集萧斋，一食自甘，方袍便足，灵台澄皎，无事相干，三余有简牍之期，六时分吟讽之隙。青峰瞰门，绿水周舍，长廊步屧，幽径寻真，景变序迁，荡入冥思。凡此数者，皆达人雅士，夙所钦怀，虽则心侔迹殊，所趣无间。会稽传孙、许之玄谈，庐阜接谢、陶于白社，宜其日锻月炼，志弥厉而道弥精。佳句纵横，不废禅定，岩穴相迩，更唱迭酬，苦于三峡猿，清同九皋鹤，不其伟欤。与夫迷津畏途，埋玉世虑，蓄愤于心，发在篇咏者，未可同年而论矣。然道或浅深，价有轻重，未能悉采。其乔松于灌莽，野鹤于鸡群者，有灵一、灵彻、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已为录实。其或虽以多而寡称，或著少而增价者，如惟审、护国、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广宣、无本、修睦、无闷、太易、景云、法振、栖白、隐峦、处默、卿云、栖一、淡交、良乂、若虚、云表、昙域、子兰、僧鸾、怀楚、惠标、可朋、怀浦、慕幽、善生、亚齐、尚颜、栖蟾、理莹、归仁、玄宝、惠侃、法宣、文秀、僧泚、清尚、智暹、沧浩、不特等四十五人，名既隐僻，事且微冥，今不复喋喋云尔。

皇甫冉

冉，字茂政，安定人。避地来寓丹阳，耕山钓湖，放适闲淡。或云秘书少监彬之侄也。十岁能属文，张九龄一见，叹以清才。天宝十五年卢庚榜进士。调无锡尉，营别墅阳羡山中。大历初，王缙为河南节度，辟掌书记，后入为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仕终拾遗、左补阙。公自擢桂礼闱，便称高格。往以世道艰虞，遂心江外，故多飘薄之叹。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当年才子，悉愿缔交，推为宗伯。至其造语玄微，端可平揖沈、谢，雄视潘、张。惜乎长辔未骋，芳兰早凋，良可痛哉！有诗集三卷，独孤及为序，今传。

皇甫曾

曾，字孝常，冉之弟也。天宝十二年杨儇榜进士。善诗，出王维之门。与兄名望相亚，当时以比张氏景阳、孟阳，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侍御、补阙，文词亦然。体制清紧，华不胜文，为士林所尚。仕历侍御史。后坐事贬舒州司马，量移阳翟令。有诗一卷，传于世。

独孤及

及，字至之，河南人。丱角时，诵《孝经》，父试之曰："尔志何语?"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天宝末，以道举高第，代宗召为左拾遗。迁礼部员外郎，历濠、舒、常三州刺史。及性孝友，喜鉴拔，为文必彰明善恶，长于议论。工诗，格调高古，风尘迥绝，得大名当时。有集传世。尝读《选》中沈、谢诸公诗，有题《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斋中读书》、《南楼中望所迟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数端，皆奇崛精当，冠绝古今，无曾发其韫奥者。逮盛唐，沈、宋、独孤及、李嘉祐、韦应物等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数题，片言不苟，皆不减其风度，此则无传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题尚罕，况于诗乎！立题乃诗家切要，贵在卓绝清新，言简而意足，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此可与智者商摧云，因举而论之。

刘方平

方平，河南人。白皙美容仪。二十工词赋，与元鲁山交善。隐居颍阳大谷，尚高不仕。皇甫冉、李颀等相与赠答，有云："篱边颍阳道，竹外少姨峰。"神意淡泊。善画山水，墨妙无前。汧国公李勉延至斋中，甚敬爱之。欲荐于朝，不忍屈，辞还旧隐。工诗，多悠远之思，陶写性灵，默会风雅，故能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区区斗筲，何足以系刘先生哉！有集今传。

秦　系

系，字公绪，会稽人。天宝末，避乱剡溪，自称"东海钓客"。北都留守薛兼训奏为仓曹参军，不就。客泉州，南安九日山中有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穴石为研，注《老子》，弥年不出。时姜公辅以直言罢为泉州别驾，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遂忘流落之苦。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营葬山下，每好义如此。张建封闻系不可致，请就加校书郎。与刘长卿、韦应物善，多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矣。"虽老益壮，年八十余卒。南安人思之，号其山为"高士峰"，今有"丽句亭"在焉。集一卷，今传。

张众甫

众甫，京口人。隐居不务进取，与皇甫御史友善，精庐接近。后各游四方，曾寄处士诗曰："伏腊同鸡黍，柴门闭雪天。"时宦亦有征辟者，守死善道，卒不就。众甫诗婉媚绮错，巧用文字，工于兴喻，文流中佳士也。同在一时者，有赵微明、于逖、蒋涣、元季川，俱山颠水涯，苦学贞士，名同兰茝之芳，志非银黄之慕。吟咏性灵，陶陈衷素，皆有佳篇，不能湮落。惜其行藏之大概，不见于记录，故缺其考详焉。

严　维

维，字正文，越州人。初，隐居桐庐，慕子陵之

高风。至德二年，江淮选补使侍郎崔涣下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以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时已四十余。后历秘书郎。严中丞节度河南，辟佐幕府。迁余姚令。仕终右补阙。维少无宦情，怀家山之乐。以儒素从升斗之禄，聊代耕耳。诗情雅重，挹魏晋之风，锻炼铿锵，庶少遗恨。一时名辈，孰匪金兰。诗集一卷，今传。

于良史

良史，至德中仕为侍御史。诗体清雅，工于形似，又多警句。盖其珪璋特达，早步清朝，兴致不群，词苑增价。虽平生似昧，而篇什多传。

灵彻上人

灵彻，姓汤氏，字澄源，会稽人。自童子辞父兄入净，戒行果洁。方便读书，便觉勤苦，授诗法于严维，遂藉藉有声。及维卒，乃抵吴兴，与皎然居何山游讲。因以书荐于包侍郎佶，佶得之大喜；又以书致于李侍郎纾。时二公以文章风韵为世宗。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缁流疾之，遂造飞语激动中贵，因诬奏得罪，徙汀洲。会赦，归东越。时吴、楚间诸侯，各宾礼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开元寺，年七十有一。门人迁归，建塔于山阴天柱峰下。上人诗多警句，能备众体。如《芙蓉寺》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性巧逸，居沃洲寺，尝取桐叶剪刻制器为莲花漏，置盆水之上，穿细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为行道之节。初居嵩阳兰若，后来住匡庐东林寺。如天目、四明、栖霞及衡、湘诸名山，行锡几遍。尝与灵一上人约老天台，未得遂志。虽结念云壑，而才名拘牵，罄息经微，吟讽无已，所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有集十卷，及录大历至元和中名人《酬唱集》十卷，今传。

陆　羽

羽，字鸿渐，不知所生。初，竟陵禅师智积得婴儿于水滨，育为弟子。及长，耻从削发，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始为姓名。有学，愧一事不尽其妙。性诙谐，少年匿优人中，撰《谈笑》万言。天宝间，署羽伶师，后遁去。古人谓"洁其行而秽其迹"者也。上元初，结庐苕溪上，闭门读书。名僧高士，谈宴终日。貌寝，口乞而辩。闻人善，若在己。与人期，虽阻虎狼不避也。自称"桑苎翁"，又号"东岗子"。工古调歌诗，兴极闲雅。著书甚多。扁舟往来山寺，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击林木，弄流水。或行旷野中，诵古诗，裴回至月黑，兴尽恸哭而返。当时以比接舆也。与皎然上人为忘言之交。有诏拜太子文学。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为神，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喜茶，知羽，召之。羽野服絜具而入，李曰："陆君善茶，天下所知。扬子中泠水，又殊绝。今二妙千载一遇，山人不可轻失也。"茶毕，命奴子与钱。羽愧之，更著《毁茶论》。与皇甫补阙善。时鲍尚书防在越，羽往依焉，冉送以序曰："君子究孔、释之名理，穷歌诗之丽则。远墅孤岛，通舟必行；鱼梁钓矶，随意而往。夫越地称山水之乡，辕门当节钺之重。鲍侯知子爱子者，将解衣推食，岂徒尝镜水之鱼，宿耶溪之月而已。"集并《茶经》今传。

顾　况

况，字逋翁，苏州人。至德二年，天子幸蜀，江东侍郎李希言下进士。善为歌诗，性诙谐，不修检操，工画山水。初为韩晋公江南判官。德宗时，柳浑辅政，荐为秘书郎。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及泌卒，作《海鸥咏》嘲诮权贵，大为所嫉，被宪劾贬饶州司户，作诗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遂全家去，隐茅山，炼金拜斗，身轻如羽。况暮年一子即亡，追悼哀切，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年又生一子，名非熊，三岁始言，在冥漠中闻父吟苦，不忍，乃来复生。非熊后及第，自长安归庆，已不知况所在。或云，得长生诀仙去矣。今有集二十卷传世，皇甫湜为之序。

张南史

南史，字季直，幽州人。工弈棋，神算无敌，游心太极。尝幅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谈阔视，慷慨奇士也。中岁感激，始苦节学文，无希世苟合之意。数年间，稍入诗境，调体超闲，情致兼美，如并、燕老将，气韵沉雄，时少及之者。肃宗时，庙堂奖拔，仕为左卫仓曹参军。后避乱寓居扬州扬子。难平再召，未及赴而卒。有诗一卷，今传。

戎　昱

昱，荆南人。美风度，能谈。少举进士不上，乃放游名都。虽贫士而轩昂，气不消沮。爱湖湘山水，来客。时李夔廉察桂林，寓官舍，月夜闻邻居行吟之音清丽，迟明访之，乃昱也。即延为幕宾，待之甚厚。崔中丞亦在湖南，爱之，有女国色，欲以妻昱，而不喜其姓戎，能改则订议。昱闻之，以诗谢云："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自谓李大夫恩私至深，无任感激。初事颜平原，尝佐其征南幕，亦累荐之。卫伯玉镇荆南，辟为从事。历虔州刺史。至德中，以罪谪为辰州刺史。后客剑南，寄家陇西数载。宪宗时，边烽累急，大臣议和亲。上曰："比闻一诗人姓名稍僻者为谁？"宰相对以冷朝阳、包子虚、

皆非。帝举其诗，对曰："戎昱也。"上曰："尝记其《咏史》云：'汉家青史上，拙计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净沙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因笑曰："魏绛何其懦也？此人如在，可与武陵桃花源足称其清咏。"士林荣之。昱诗在盛唐，格气稍劣，中间有绝似晚作。然风流绮丽，不亏政化，当时赏音，喧传翰苑，固不诬矣。有集今传。

古之奇

之奇，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洪源下及第，与耿沣同时。尝为安西幕府书记。与李司马端有金兰之好。工古调，足幽闲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艺圃，不泛然矣。诗集传于世。

苏涣

涣，广德二年杨栖梧榜进士。本不平者，往来剽盗，善用白弩，巴賨商人苦之，称曰"白跖"。后自知非，折节从学，遂成名。累迁侍御史。湖南崔中丞瓘辟为从事。瓘遇害，继走交、广，扇动哥舒晃跋扈，如蛟龙见血，本质彰矣。居无何，伏诛。初尝为《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节度李勉，其文章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一鳞半甲，故加待之。或曰："此子羽翼孽臣，侵败王略，今尚其文，可欤？"勉曰："汉策载蒯通说辞，皇史录祖君檄草，此大容细者。善恶必书，《春秋》至训；明言不废，孔子格谈。涣其庶乎，岂但存雕虫小技，亦以深惩贼子也。"时以为名言。杜甫有与赠答之诗，今悉传。

朱湾

湾，字巨川，大历时隐君也，号沧洲子。率履贞素，潜辉不曜，逍遥云山琴酒之间，放浪形骸绳检之外。郡国交征，不应。工诗，格体幽远，兴用弘深，写意因词，穷理尽性，尤精咏物，必含比兴，多敏捷之奇。及李勉镇永平，嘉其风操，厚币邀来，署为府中从事，日相谈宴，分逾骨肉。久之。尝谒湖州崔使君，不得志，临发以书别之曰："湾闻蓬莱山藏杳冥间，行可到，贵人门无媒通不可到；骊龙珠潜滉瀁之渊或可识，贵人颜无因而前不可识。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载请执事，三趋戟门。信知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溪上风便，囊中金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湾白。"遂归会稽山阴别墅，其耿介类如此也。有集四卷，今传世。

张志和

志和，字子同，婺州人。初名龟龄，诏改之。十六擢明经，尝以策干肃宗，特见赏重，命待诏翰林。以亲丧辞去，不复仕。居江湖，性迈不束，自称"烟波钓徒"。撰《玄真子》二卷，又为号焉。兄鹤龄恐其遁世，为筑室越州东郭，茅茨数椽，花竹掩映，尝豹席棕屩，沿溪垂钓，每不投饵，志不在鱼也。观察使陈少游频往候问。帝尝赐奴、婢各一人，志和配为夫妇，号渔童、樵青。与陆羽尝为颜平原食客。平原初来刺湖州，志和造谒，颜请以舟敝，欲为更之，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足矣。"善画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就，曲尽天真。自撰《渔歌》，便复画之。兴趣高远，人不能及。宪宗闻之，诏写真求访，并其歌诗，不能致。后传一旦忽乘云鹤而去。李德裕称以为"渔父贤而名隐，鸱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隐而名彰，方而无事，不穷而达，其严光之比欤"。

卷四

卢纶

纶，字允言，河中人。避天宝乱，来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素赏重，取其文进之，补阌乡尉。累迁检校户部郎中，监察御史。称疾去。浑瑊镇河中，就家礼起为元帅判官。初，舅韦渠牟得幸德宗，因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赓和。至是，帝忽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对曰："纶从浑瑊在河中。"诏令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孚、韩翃、耿沣、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联藻文林，银黄相望，且同臭味，契分俱深，时号大历十才子。唐之文体，至此一变矣。纶所作特胜，不减盛时，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文宗雅爱其诗，问宰相："纶没后，文章几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对："纶四子皆擢进士，仕在台阁。"帝遣中使悉索其巾笥，得诗五百首进之。有别业在终南山中。集十卷，今传。

吉中孚

中孚，楚州人。居鄱阳最久。初为道士，山阿寂寥。后还俗。李端赠诗云："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卢纶送诗云："旧箓藏云穴，新诗满帝乡。"来长安，谒宰相，有荐于天子，日与王侯高会，名动京师。无几何，第进士，授万年尉，除校书郎。又登宏辞科，为翰林学士，历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判度支事。贞元初卒。初，拜官后，以亲垂白在堂，归养至孝，终丧复仕。中孚神骨清虚，吟咏高雅，若神仙中人也。集一卷，今传。

韩翃

翃，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载杨纮榜进士。侯希逸素重其才，至是表佐淄青幕府。罢，闲居十年。及李勉在宣武，复辟之。德宗时，制诰阙人，中

书两进除目，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终中书舍人。翃工诗，兴致繁富，如芙蓉出水，一篇一咏，朝士珍之。比讽深于文房，筋节成于茂政，当时盛称焉。有诗集五卷，行于世。

耿 沣

沣，河东人也。宝应二年洪源榜进士。与古之奇为莫逆之交。初为大理司法，充括图书使来江淮，穷山水之胜。仕终左拾遗。诗才俊爽，意思不群。似沣等辈，不可多得。诗集二卷，今传。

钱 起

起，字仲文，吴兴人。天宝十年李巨卿榜及第。少聪敏，承乡曲之誉。初从计吏至京口客舍，月夜闲步，闻户外有行吟声，哦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凡再三往来，起遽从之，无所见矣。尝怪之。及就试粉闱，诗题乃《湘灵鼓瑟》，起辍就，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美，击节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遂擢置高第。释褐授校书郎。尝采箭竹，奉使入蜀。除考功郎中。大历中为太清宫使、翰林学士。起诗体制新奇，理致清赡，芟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嫚靡，迥然独立也。王右丞许以高格，与郎士元齐名，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集十卷，今传。子徽能诗，外甥怀素善书，一门之中，艺名森出，可尚矣。凡唐人燕集祖送，必探题分韵赋诗，于众中推一人擅场者。刘相巡察江淮，诗人满座，而起擅场。郭暧尚主盛会，李端擅场。缅怀盛时，往往文会，群贤毕集，觥筹乱飞，遇江山之佳丽，继欢好于畴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于此能并矣。况宾无绝缨之嫌，主无投辖之困，歌阑舞作，微闻香泽，冗长之礼，豁略去之，王公不觉其大，韦布不觉其小，忘形尔汝，促席谈谐，吟咏继来，挥毫惊座。乐哉！古人有秉烛夜游，所谓非浅，同宴一室，无及于乱，岂不盛也！至若残杯冷炙，一献百拜，察喜怒于眉睫之间者，可以休矣。

司空曙

曙，字文明，广平人也。磊落有奇才。韦皋节度剑南，辟致幕府。授洛阳主簿，未几迁长林县丞。累官左拾遗，终水部郎中。与李约员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权要。家无儋石，晏如也。尝病中不给，遣其爱姬，亦自流寓长沙。迁谪江右，多结契双林，暗伤流景。《寄暕上人》诗云："欲就东林寄一身，尚怜儿女未成人。柴门客去残阳在，药圃虫喧秋雨频。近水方同梅市隐，曝衣多笑阮家贫。深山兰若何时到，羡与闲云作四邻。"闲园即事，高兴可知。属调幽闲，终篇调畅，如新花笑日，不容熏染。锵锵美誉，不亦宜哉！有诗集二卷，今传。

苗 发

发，潞州人也。晋卿长子。初为乐平令，授兵部员外，迁驾部员外郎，仕终都官郎中。虽名齿才子，少见诗篇。当时名士，咸与赠答云。

崔 峒

峒，博陵人。工文有价。初辟潞府功曹，后历左拾遗，终右补阙。词彩炳然，意思方雅，时人称其句为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诗集一卷，今行于世。

夏侯审

审，建中元年礼部侍郎令狐峘下试军谋越众科第一。释褐授校书郎，又为参军，仕终侍御史。初于华山下多买田园为别墅，水木幽闷，云烟浩渺，晚岁退居其下，讽吟颇多。今稍零落，时见一二，皆锦制也。

李 端

端，赵州人，嘉祐之侄也。少时居庐山，依皎然读书，意况清虚，酷慕禅侣。大历五年李抟榜进士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以清羸多病，辞官，居终南山草堂寺。未几，起为杭州司马，牒诉敲朴，心甚厌之。买田园在虎丘下，为耽深癖，泉石少幽，移家来隐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弹琴读《易》，登高望远，神意泊然。初无宦情，怀箕、颍之志。尝曰："余少尚神仙，且未能去。友人畅当以禅门见导，余心知必是，未得其门。"诗更高雅，于才子中名响铮铮。与处士京兆柳中庸、大理评事江东张芬友善唱酬。初来长安，诗名大振。时令公子郭暧尚升平公主，贤明有才，延纳俊士，端等皆在馆中。暧尝进官，大宴酒酣，主属端赋诗，顷刻而就，曰："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楸。熏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皇楼。"主甚喜，一座赏叹。钱起曰："此必端宿制，请以起姓为韵。"端立献一章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看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杨柳入楼吹玉笛，芙蓉出水妒花钿。今朝都尉如相顾，愿脱长裾逐少年。"作者惊伏。主厚赐金帛，终身以荣，其工捷类此。集三卷，今传于世。

窦叔向

叔向，字遗直，扶风平陵人也。有卓绝之行，登第于大历初，远振嘉名，为文物冠冕。诗法谨严，又非常格。一流才子，多仰飙尘。少与常衮同灯火，及衮相，引擢左拾遗、内供奉。及坐贬，亦出为溧水令。卒，赠工部尚书。五子：常、牟、群、庠、巩，俱能诗，咄咄有跨灶之誉，当时羡之。《艺文志》载《叔向集》七卷，今存诗甚寡，盖零落之矣。

康 洽

洽，酒泉人，黄须美丈夫也。盛时携琴剑来长官，谒当道，气度豪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贵主之宅，从游与宴，虽骏马苍头如其己有。观服玩之光，令人归欲烧物，怜才乃能如是也。后遭天宝乱离，飘蓬江表。至大历间，年已七十余，龙钟衰老，谈及开元繁盛，流涕无从。往来两京，故侯馆谷空，咸阳一布衣耳。于时文士愿与论交。李端逢之，赠诗云："声名常压鲍参军，班位不过扬执戟。"又云："同时献赋人皆尽，共壁题诗君独在。"后卒杜陵山中。文章不得见矣。

李 益

益，字君虞，陇西姑臧人。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调郑县尉。同辈行稍进达，益久不升，郁郁去游燕、赵间，幽州节度刘济辟为从事，未几，又佐邠宁幕府。风流有词藻，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就，乐工赂求之，被于雅乐，供奉天子。如《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绘画。二十三受策秩，从军十年，运筹决胜，尤其所长。往往鞍马间为文，横槊赋诗，故多抑扬激厉悲离之作，高适、岑参之流也。宪宗雅闻其名，召为秘书少监、集贤殿学士。自负其才，凌轹士众，有不能堪，谏官因暴其诗"不上望京楼"等句，以涉怨望，诏降职。俄复旧，除侍御史，迁礼部尚书致仕。太和初卒。益少有僻疾，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有散灰扃户之谈，时称为"妒痴尚书李十郎"。有同姓名者，为太子庶子，皆在朝，人恐莫辨，谓君虞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云。有集，今传。

冷朝阳

朝阳，金陵人。大历四年齐映榜进士及第。不待调官，言归省觐。自状元以下，一时名士大夫及诗人李嘉祐、李端、韩翃、钱起等，大会赋诗攀饯。以一布衣，才名如此，人皆羡之。朝阳工诗，在大历诸才子，法度稍弱，字韵清越不减也。有集传世。

章八元

八元，睦州桐庐人。少喜为诗，尝于邮亭偶题数语，盖激楚之音也。宗匠严维到驿，见而异之，问八元曰："尔能从我授格乎？"曰："素所愿也。"少顷遂发，八元已辞亲矣。维大器之，亲为指谕，数岁间，诗赋精绝。大历六年王溆榜第三人进士。居京既久，床头金尽，归江南，访韦苏州，待赠甚厚。复来都应制科。贞元中调句容主簿，况薄辞归。时有清江上人善诗，与八元为兄弟之好。初长安慈恩寺浮图，前后名流诗版甚多，八元亦题，有云："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后元微之、白乐天至塔下遍览，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咏久之，曰："名下无虚士也。"其警策称是。有诗集传于世，一卷。

畅 当

当，河东人。大历七年张式榜及第。当少谙武事，生乱离间，盘马弯弓，抟沙写陈，人曾伏之。时山东有寇，以子弟被召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仕终果州刺史。与李司马、司空郎中有胶漆之契。多往来嵩、华间，结念方外，颇参禅道，故多松桂之兴，深存不死之志。词名藉甚，表表凌云。有诗二卷，传于世。同时有郑常，亦鸣诗。集一卷，今行。尝观建安初，陈琳、阮瑀数子，从戎管书记之任，所得经奇，英气逼人也。承平则文墨议论，警急则橐鞬矢石，金羁角逐，珠符相照，草檄于盾鼻，勒铭于山头，此磊磊落落，通方之士，皆古书生也。容有郁志窗下，抱膝呻吟，而曰时不我与，人不我知耶？大道无窒，徒自为老夫耳。唐间如此特达甚多，光烈垂远，慨然不能不以之兴怀也。

王季友

季友，河南人。暗诵书万卷。论必引经。家贫卖屐，好事者多携酒就之。其妻柳氏，疾季友穷丑，遣去。来客酆城，洪州刺史李公，一见倾敬，即引佐幕府。工诗，性磊浪不羁，爱奇务险，远出常性之外。白首短褐，崎岖士林，伤哉贫也！尝有诗云："山中谁余密？白发日相亲。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又："自耕自刈食为天，如鹿如麋饮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贵，且养丘中草木年。"观其笃志山水，可谓远性风疏，逸情云上矣。有集，传于世。

张 谓

谓，字正言，河内人也。少读书嵩山，清才拔萃，泛览流观，不屈于权势。自矜奇骨，必谈笑封侯。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障间稍立功勋。以将军得罪，流滞蓟门。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为礼部侍郎。无几何，出为潭州刺史。性嗜酒简淡，乐意湖山。工诗，格度严密，语致精深，多击节之音。今有集传于世。

于 鹄

鹄，初买山于汉阳高隐，三十犹未成名。大历中，尝应荐历诸府从事，出塞入塞，驰逐风沙。有诗甚工，长短间作，时出度外，纵横放逸，而不陷于疏远，且多警策云。集一卷，今传。

王 建

建，字仲初，颍川人。大历十年丁泽榜第二人及第。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大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弓剑不离身。数年后归，卜居咸阳原上。初

游韩吏部门墙，为忘年之友。与张籍契厚，唱答尤多。工为乐府歌行，格幽思远。二公之体，同变时流。建性耽酒，放浪无拘。宫词特妙前古。建初与枢密使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守澄以弟呼之。谈间故多知禁掖事，作《宫词》百篇。后因过燕饮，以相讥谑，守澄深衔之，忽曰："吾弟所作《宫词》，内庭深邃，何由知之？明当奏上。"建作诗以谢，末句云："不是姓同亲说向，九重争得外人知。"守澄恐累己，事遂寝。建才赡，有作皆工。盖尝跋涉畏途，甘分穷苦。其《自伤》诗云："衰门海内几多人，满眼公卿总不亲。四授官资元七品，再经婚娶尚单身。图书亦为频移尽，兄弟还因数散贫。独自在家常似客，黄昏哭向野田春。"又于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俱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集十卷，今传于世。

韦应物

应物，京兆人也。尚侠，初以三卫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扫地而坐，冥心象外。天宝时，扈从游幸。永泰中，任洛阳丞，迁京兆府功曹。大历十四年，自鄠县令制除栎阳令，以疾辞归，寓善福寺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资除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居倾之，改江州刺史。追赴阙，改左司郎中。或媢其进，媒孽之。贞元初，又出为苏州刺史。大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罢居永定，斋心屏除人事。初，公豪纵不羁，晚岁逢杨开府，赠诗言事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足见古人真率之妙也。论云：诗律自沈、宋之下，日益靡嫚，锼章刻句，揣合浮切，音韵婉谐，属对藻密，而闲雅平淡之气不存矣。独应物驰骤建安以还，各有风韵，自成一家之体，清深雅丽，虽诗人之盛，亦罕其伦，甚为时论所右。而风情不能自已，如赠米嘉荣、杜韦娘等作，皆杯酒之间，见少年故态，无足怪矣。有集十卷，今传于世。

皎然上人

皎然，字清昼，吴兴人。俗姓谢，宋灵运之十世孙也。初入道，肄业杼山，与灵彻、陆羽同居妙喜寺。羽于寺旁创亭，以癸丑岁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颜真卿名以"三癸"，皎然赋诗，时称"三绝"。真卿尝于郡斋集文士撰《韵海镜源》，预其论著，至是声价藉甚。贞元中，集贤御书院取高僧集上人文十卷，藏之，刺史于頔为之序。李端在匡岳，依止称门生。一时名公，俱相友善，题云"昼上人"是也。时韦应物以古淡矫俗，以尝拟其格，得数解为贽，韦心疑之。明日，又录旧制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长，盖自天分。子而为我，失故步矣。但以所诣，自名可也。"公心服之。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公性放逸，不缚于常律。初，房太尉琯早岁隐终南峻壁之下，往往闻湫中龙吟，声清而静，涤人邪想。时有僧潜戛三金以写之，惟铜酷似。房公往来，他日至山寺，闻林岭间有声，因命僧出其器，叹曰："此真龙吟也。"大历间，有秦僧传至桐江，皎然戛铜椀效之，以警深寂。缁人有献讥者，公曰："此达僧之事，可以嬉禅。尔曹胡凝滞于物，而以琐行自拘耶？"时人高之。公外学超然，诗兴闲适，居第一流、第二流不过也。诗集十卷。

武元衡

元衡，字伯苍，河南人。建中四年薛展榜进士。元和三年，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出为剑南节度使。后秉政，明年早朝，遇盗从暗中射杀之。元衡工诗，虽时见雕镌，不动机构，要非高斫之所深忌。每好事者传之，被于丝竹。尝夏夜作诗曰："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翌日遇害，诗盖其谶也。议者谓工诗而宦达者惟高适，达宦而诗工者惟元衡。今有《临淮集》十卷传于世。

窦　常

常，字中行，叔向之子也。京兆人。大历十四年王储榜及第。初历从事，累官水部员外郎，连除阆、夔、江、抚四州刺史。后入为国子祭酒而终。常兄弟五人，联芳比藻，词价霭然，法度风流，相距不远。且俱陈力王事，膺宠清流，岂怀玉迷津区区之比哉。后人集所著诗通一百首为五卷，名《窦氏联珠集》，谓若五星然。常集十八卷，及撰韩翃至皎然三十人诗，合三百五十篇为《南薰集》，各系以赞，为三卷，今并传焉。

窦　牟

牟，字贻周，贞元二年张正甫榜进士。初，学问于江东，家居孝谨，善事继母，奇文异行，闻于京师。舅给事中袁高，当时专重名，甄拔甚多，而牟未尝干谒，竟捷文场。始佐六府五公，八迁至检校虞部。元和五年，拜尚书虞部郎中，转洛阳令、都官郎中，出为泽州刺史。仕终国子司业。牟晚从昭义卢从史，从史寖骄，牟度不可谏，即移疾归，居东都别业。长庆二年卒。昌黎韩先生为之《墓志》云。

窦　群

群，字丹列，初隐毗陵，称处士。性至孝，定省

无少怠。及母卒，哀踊不已，啮一指置棺中，结庐墓次。终丧，苏州刺史韦夏卿荐之，举孝廉，德宗擢为左拾遗。宪宗立，转吏部郎中，出为唐州刺史。节度使于頔奇之，表以自副。武元衡辅政，荐为御史中丞。群引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宰相李吉甫不可。群等怨，遂捃摭吉甫阴事告之。帝面覆多诳，大怒，欲杀群等，吉甫又为力救得解。出为黔南观察使，迁容管经略使，卒官所。家无余财，惟图书万轴耳。

窦 庠

庠，字胄卿，尝应辟三佐大府，调奉先令，迁东都留守判官，拜户部员外郎。贞元中，出为婺、登二州刺史。平生工文甚苦，著述亦多，今并传之。

窦 巩

巩，字友封，状貌瑰伟，少博览，无不通。性宏放，好谈古今，所居多长者车辙。时诸兄已达，巩尚来场屋间，颇抑初志。作《放鱼》诗云："黄金赎得免刀痕，闻道禽鱼亦感恩。好去长江千万里，不须辛苦上龙门。"人知其述怀也。元和二年王源中榜进士。佐缁青幕府，累迁秘书少监，拜御史中丞，仕终武昌观察副使。巩平居与人言不出口，时号为"嗫嚅翁"云。

刘言史

言史，赵州人也。少尚气节，不举进士。工诗，美丽恢赡，世少其伦。与李贺、孟郊同时为友。冀镇节度使王武俊颇好词艺，言史造之，特加敬异。武俊尝猎，有双鸭起蒲稗间，一矢联之，遂于马上草《射鸭歌》以献。因表荐请官，诏授枣强令，辞疾不就，当时重之。故相国陇西公李夷简为汉南节度，与言史少同游习，因遣以襄阳髹器千事，赂武俊请之。由是为汉南幕宾，日与谈宴，歌诗唱答，大播清才。问言史所欲为，曰："司功掾甚闲，或可承阙。"遂署。虽居官曹，敬待埒诸从事。岁余奏升秩，诏下之日，不恙而终。公初以言史相薄，不俗贵，以惜其寿。至是恸哭之曰："果然，微禄杀吾爱客也！"厚葬于襄城。皮日休称其赋雕金篆玉，牢奇笼怪，百锻为字，千炼成句，真佳作也。有《歌诗》六卷，今传。

刘 商

商，字子夏，徐州彭城人。擢进士第。贞元中，累官比部员外郎，改虞部员外郎。数年，迁检校兵部郎中。后出为汴州观察判官，辞疾挂印，归旧业。商性好酒，苦家贫。尝对花临月，悠然独酌，亢音长谣，放适自遂。赋诗曰："春草秋风老此身，一飘长醉任家贫。醒来还爱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属人。"乐府歌诗，高雅殊绝。《拟蔡琰胡笳曲》，脍炙当时。仍工画山水树石，初师吴郡张璪，后自造真。张贬衡州司马，有惆怅之诗。好神仙，炼金骨，后隐义兴胡父渚，结侣幽人，世传冲虚而去，可谓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者矣。有集十卷，今传，武元衡序之云。

卷 五

卢 仝

仝，范阳人。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后卜居洛城，破屋数间而已。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终日苦哦，邻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时韩愈为河南令，爱其操，敬待之。尝为恶少所恐，诉于愈，方为申理，仝复虑盗憎主人，愿罢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间，月蚀，仝赋诗，意讥切当时逆党，愈极称工，余人稍恨之。时王涯秉政，胥怨于人。及祸起，仝偶与诸客会食涯书馆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苍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仝老无发，奄人于脑后加钉。先是生子名"添丁"，人以为谶云。仝性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唐诗体无遗，而仝之所作特异，自成一家，语尚奇谲，读者难解，识者易知。后来仿效比拟，遂为一格宗师。有集一卷，今传。古诗云："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戒慎出入。"斯所以防前之覆辙也。仝志怀霜雪，操拟松柏，深造括囊之高，夫何户庭之失。噫，一蹈非地，旋踵逮殃，玉石俱烂，可不痛哉！

马 异

异，睦州人也。兴元元年礼部侍郎鲍防下进士第二人。少与皇甫湜同砚席，赋性高疏，词调怪涩，虽风骨棱棱，不免枯瘠。卢仝闻之，颇合己志，愿与结交，遂立同异之论，以诗赠答，有云："昨日仝不同，异自异，是谓大同而小异。今日仝自同，异不异，是谓同不往而异不至。"斯亦怪之甚也。后不知所终。集今传世。

刘 叉

叉，河朔间人，一节士也。少尚义行侠，傍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能博览，工为歌诗，酷好卢仝、孟郊之体，造语幽蹇，议论多出于正。《冰柱》、《雪车》二篇，含蓄风刺，出二公之右矣。时樊宗师文亦尚怪，见而独拜之。恃故时所负，自顾俯仰不能与世合，常破履穿结，筑环堵而居休焉。闻韩吏部接天下贫士，步而归之，出入门馆无间。时韩碑铭独唱，润笔之货盈缶，因持案上金数斤而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其旷达至此。初，玉川子履道守正，反关著述，《春秋》之学，尤所精心，时人不得见其书，惟叉惬愿，曾授之以奥旨，后无所传。叉刚直，

能面白人短长，其服义则又弥缝若亲属然。后以争语不能下客，去游齐鲁，不知所终。诗二十七篇，今传。

李贺

贺，字长吉，郑王之孙也。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韩愈、皇甫湜览其作，奇之而未信，曰："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岂有不识之理。"遂相过其家，使赋诗。贺总角荷衣而出，欣然承命，旁若无人，援笔题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亲为束发。贺父名晋肃，不得举进士，公为著《讳辩》一篇。后官至太常寺奉礼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旦日出，骑弱马，从平头小奴子，背古锦囊，遇有所得，书置囊里。凡诗不先命题，及暮归，太夫人使婢探囊中，见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上灯，与食，即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非大醉吊丧，率如此。贺诗稍尚奇诡，组织花草，片片成文，所得皆惊迈，绝云翰墨畦径，时无能效者。乐府诸诗，云韶众工，谐于律吕。尝叹曰："我年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谢如梧叶矣。"忽疾笃，恍惚昼见人绯衣驾赤虬腾下，持一版书，若太古雷文，曰："上帝新作白玉楼成，立召君作记也。"贺叩头辞，谓母老病，其人曰："天上比人间差乐，不苦也。"居倾，窗中勃勃烟气，闻车声甚速，遂绝。死时才二十七，莫不怜之。李藩缀集其歌诗，因托贺表兄访所遗失，并加点窜，付以成本。弥年绝迹。乃诘之，曰："每恨其傲忽，其文已焚之矣。"今存十之四五。杜牧为序者五卷，今传。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信然。贺天才俊拔，弱冠而有极名。天夺之速，岂吝也耶？若少假行年，涵养盛德，观其才，不在古人下矣。今兹惜哉！

李涉

涉，洛阳人，渤之仲兄也。自号清溪子。早岁客梁园，数逢乱兵，避地南来，乐佳山水，卜隐匡庐香炉峰下石洞间。尝养一白鹿，甚驯狎，因名所居曰白鹿洞。与弟渤、崔膺昆季茅舍相接。后徙居终南，偶从陈许辟命，从事行军。未几，以罪谪夷陵宰，十年蹭蹬峡中，病疟成痼，自伤羁逐，头颅又复如许。后遇赦得还，赋诗云："荷蓑不是人间事，归去沧江有钓舟。"遂放船重来访吴、楚旧游，登天台石桥，望海得风水之便，挂席浮潇、湘、岳阳，逢张祜话故，因盘桓。归洛下，营草堂，隐少室。身自耕耘，妾能织纴，稚子供渔樵，拓落生计，伶俜酒乡，罕交人事。大和中，宰相累荐，征起为太学博士，致仕。卒。妻亦入道。涉工为诗，词意卓荦，不群世俗。长篇叙事，如行云流水，无可牵制，才名一时钦动。初，尝过九江皖口，遇夜客，方跧伏，问何人？曰："李山人。"豪首曰："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欣然书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藏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大喜，因以牛酒厚遗，再拜送之。夫以跖、蹻之辈，犹曰怜才，而至宝横道，君子不顾，忍哉。诗集一卷，今传。

朱昼

昼，广陵人。贞元间，慕孟郊之名，为诗格范相似，曾不远千里而访之，不厌勤苦，体尚奇涩。与李涉友善，相酬唱。昼《古镜》诗云："我有古时镜，初自坏陵得。蛟龙犹泥蟠，魑魅幸月蚀。磨久见菱蕊，青于蓝水色。赠君将照心，无使心受惑。"凡如此警策者稍多，今传于世。

贾岛

岛，字阆仙，范阳人也。初，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旋往京，居青龙寺。时禁僧午后不得出，为诗自伤。元和中，元、白变尚轻浅，岛独按格入僻，以矫浮艳。当冥搜之际，前有王公贵人皆不觉，游心万仞，虑入无穷。自称碣石山人。尝叹曰："知余素心者，惟终南紫阁、白阁诸峰隐者耳。"嵩丘有草庐，欲归未得，逗留长安。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尝跨蹇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扫，遂吟曰："落叶满长安。"方思属联，杳不可得，忽以"秋风吹渭水"为对，喜不自胜。因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旦释之。后复乘闲策蹇访李余幽居，得句云："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又欲作"僧敲"，炼之未定，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势，傍观亦讶。时韩退之尹京兆，车骑方出，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到马前，岛具实对，未定推敲，神游象外，不知回避。韩驻久之曰："敲字佳。"遂并辔归，共论诗道，结为布衣交，遂授以文法，去浮屠，举进士。愈赠诗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自此名著。时新及第，寓居法乾无可精舍，姚合、王建、张籍、雍陶，皆琴樽之好。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上有吟声，遂登，于岛案上取卷览之，岛不识，因作色攘臂，睨而夺取之曰："郎君鲜醲自足，何会此耶？"帝下楼去。既而觉之，大恐，伏阙待罪，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清官谪去者，乃授遂州长江主簿。后稍迁普州司仓。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当时谁不爱其才，而惜其命薄。岛貌清意雅，谈玄抱佛，所交悉尘外之人。况味萧条，生计岨峿。自题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痛饮长谣而罢。今集十卷，并《诗格》一卷，传于世。

庄南杰

南杰，与贾岛同时，曾从受学。工乐府杂歌，诗

体似长吉，气虽遒壮，语过镌凿，盖其天资本劣，未免按抑，不出自然，亦一好奇尚僻之士耳。集二卷，今行。

张　碧

碧，字太碧。贞元间举进士，累不第，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初慕李翰林之高躅，一杯一咏，必见清风，故其名字皆亦逼似，如司马长卿希蔺相如为人也。天才卓绝，气韵不凡，委兴山水，投闲吟酌，言多野意，俱状难摹之景焉。有《歌行集》二卷传世。子瀛。

朱　放

放，字长通，南阳人也。初，居临汉水，遭岁歉，南来卜隐剡溪、镜湖间。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尝著白接䍦，鹿裘笋屦，盘桓酒家。时江浙名士如林，风流儒雅，俱从高义。如皇甫兄弟，皎、彻上人，皆山人良友也。大历中，嗣曹王皋镇江西，辟为节度参谋。有《别同志》曰："潺湲寒溪上，自此成离别。回首望归人，移舟逢暮雪。频行识草树，渐老伤年发。唯有白云心，为向东山月。"未几，不乐鞅掌，扁舟告还。贞元二年，诏举韬晦奇才，特下聘礼，拜左拾遗，不就，表谢之。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放工诗，风度清越，神情萧散，非寻常之比。集二卷，今行于世。

羊士谔

士谔，贞元元年礼部侍郎鲍防下进士。顺宗时，累至宣歙巡官，为王叔文所恶，贬汀州宁化尉。元和初，宰相李吉甫知奖，擢为监察御史，掌制诰。后以与窦群、吕温等诬论宰执，出为资州刺史。士谔工诗，妙造梁《选》，作皆典重。早岁尝游女几山，有卜隐之志，勋名相迫，不遂初心。有诗集行于世。

姚　系

系，河中人。贞元元年进士，与韦应物同时。有诗名，工古调，善弹琴，好游名山，希踪谢、郭，终身不言禄，禄亦不及之也。与林栖谷隐之士往还酬酢，兴趣超然。弟伦，诗亦清丽，有集，并传。

麹信陵

信陵，贞元元年郑全济榜及第。仕为舒州望江县令，卒。工诗，有集一卷，今传。

张　登

登，初隐居。性刚洁，幅巾短褐，交友名公。后就辟，历卫府参谋，迁廷尉平。久之，拜监察御史。贞元中，改河南士曹掾，迁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退居告老。尝晚春乘轻车出南薰门，抵暮诣宜春门入，关吏捧牌请书官位，登醉题曰："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老翁无品秩，三曾身到凤池来。"其狷迫如此。数年，坐公累被劾，吏议措摭不堪，感疾而卒。有集六卷，权德舆为序云。

令狐楚

楚，字壳士，敦煌人也。五岁能文章。贞元七年尹枢榜进士及第。时李说、严绶、郑儋继领太原，高其才行，引在幕府，由掌书记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疏，必能辨楚所为，数称美之。宪宗时，累擢知制诰。皇甫镈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工诗，当时与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甚多。有《漆奁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自称曰"白云孺子"。

杨巨源

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贞元五年刘太真下第二人及第。初为张弘靖从事，拜虞部员外郎，后迁太常博士、国子祭酒。大和中，为河中少尹，入拜礼部郎中。巨源才雄学富，用意声律，细挹得无穷之源，缓隽有愈永之味。长篇刻琢，绝句清泠，盖得于此而失于彼者矣。有诗一卷，行于世。

马　逢

逢，关中人。贞元五年卢顼榜进士。佐镇戎幕府，尝从军出塞。得诗名，篇篇警策。有集今传。

王　涯

涯，字广津，贞元八年贾棱榜及第。博学工文，尤多雅思。梁肃异其才，荐于陆贽。又举宏辞。宪宗时，知制诰、翰林学士，俄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长庆中，节度剑南，召为御史大夫，迁户部尚书，监盐铁使。进仆射。涯榷盐苛急，百姓怨之。及甘露祸起，就诛，悉诟骂，投以瓦砾，须臾成堆。性啬，不蓄妓妾，家财累钜万，尝布衣蔬食。酷好前古名书名画，充积左右，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以取之。及家破，往来人得卷轴，皆剔取奁盒金玉牙锦，余弃道途，车马践踏，悉损污矣。惜哉！善为诗，风韵遒然，殊超意表。集十卷，今传。否泰递复，盈虚消息，乃理之常。夫物盛者，衰之渐也；散者，积之极也。有能终满而不覆者乎！况图书人变化之际，神物所深忌者焉。前修耽玩成癖，往往杀身，犹非剽剥而至也。王涯掊克聚敛，以邀穹爵，逼孤凌弱，以积珍奇，知己之利，忘人之害，至于天夺其魄，鬼瞰其家，一旦飘零，殊可长叹。孟子曰："死矣，盆成括。"《传》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亦宜哉。庶来者之少戒云。

韩　愈

愈，字退之，南阳人。早孤依嫂，读书日记数千言，通百家。贞元八年擢第。凡三指光范上书，始得

调。董晋表署宣武节度推官。汴军乱，去依张建封，辟府推官。迁监察御史。上疏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善政，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中，为国子博士、河南令。愈以才高难容，累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奇其才，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裴度宣慰淮西，奏为行军司马。贼平，迁刑部侍郎。宪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因上表极谏，帝大怒，欲杀，裴度、崔群力救，乃贬潮州刺史。任后上表，陈情哀切，诏量移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长庆四年卒。公英伟间生，才名冠世，继道德之统，明列圣之心。独济狂澜，词彩灿烂，齐、梁绮艳，毫发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词锋学浪，先有定价也。时功曹张署亦工诗，与公同为御史，又同迁谪，唱答见于集中。有诗赋杂文等四十卷，今行于世。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试博学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王叔文、韦执谊善，二人引之谋事，擢礼部员外郎，欲大用，值叔文败，贬邵州刺史，半道，有诏贬永州司马。遍贻朝士书言情，众忌其才，无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时刘禹锡同谪，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锡母老，具奏以柳州让禹锡，而自往播，会大臣亦有为请者，遂改连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绝伦，文章卓伟，一时辈行，咸推仰之。工诗，语意深切，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司空图论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应物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厉靖深不及也。"今诗赋杂文等三十卷，传于世。

陈　羽

羽，江东人。贞元八年，礼部侍郎陆贽下第二人登科，与韩愈、王涯等共为龙虎榜。后仕历东宫卫佐。羽工吟，与灵一上人交游唱答。写难状之景，了了目前；含不尽之意，皎皎言外。如《自遣》诗云："稚子新能编笋笠，山妻旧解补荷衣。秋山隔岸清猿叫，湖水当门白鸟飞。"此景何处无之，前后谁能道者？二十八字，一片画图，非造次之谓也。警句甚多。有集传于世。

刘禹锡

禹锡，字梦得，中山人。贞元九年进士。又中博学宏辞科，工文章。时王叔文得幸，禹锡与之交，尝称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议，多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判度支盐铁案，凭藉其势，多中伤人。御史窦群劾云："挟邪乱政。"即日罢。宪宗立，叔文败，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俄延，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声作《竹枝辞》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贬者，虽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用之，乃悉诏补远州刺史，谏官奏罢之。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久之，召还，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余，与子死决，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咏诗，且言："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权近闻者，益薄其行。裴度荐为翰林学士，俄分司东都，迁太子宾客。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公恃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晏，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适。善诗，精绝，与白居易酬唱颇多，尝推为"诗豪"，曰："刘君诗在处，有神物护持。"有集四十卷，今传。

孟　郊

郊，字东野，洛阳人。初隐嵩少，称处士。性介，不谐合。韩愈一见为忘形交，与唱和于诗酒间。贞元十二年李程榜进士，时年五十矣。调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蓊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傍，命酒挥琴，裴回赋诗终日，而曹务多废。县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辞官家居。李翱分司洛中，日与谈宴，荐于兴元节度使郑余庆，遂奏为参谋，试大理评事，卒。余庆给钱数万营葬，仍赡其妻子者累年。张籍谥为贞曜先生，门人远赴心丧。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然好义者更遗之。工诗，大有理致，韩吏部极称之。多伤不遇，年迈家空，思苦奇涩，读之每令人不欢，如"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如《谢炭》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如"愁人独有夜烛见，一纸乡书泪滴穿"，如《下第》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之类，皆哀怨清切，穷入冥搜。其初登第，吟曰："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当时议者，亦见其气度窘促，卒漂沦薄宦，诗谶信有之矣。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李观论其诗，曰"高处在古无上，平处下顾二谢"云。时陆长源工诗，相与来往，篇什稍多，亦佳作也。有《咸池集》十卷，行于世。

戴叔伦

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人。师事萧颖士为门生。赋性温雅，善举止，能清谈，无贤不肖，相接尽

心。工诗。贞元十六年陈权榜进士。尝在租庸幕下数年，夕惕匪怠。吏部尚书刘公与祠部员外郎张继书，博访选材，日揖宾客，叔伦投刺，一见称心，遂就荐。累迁抚州刺史。政拟龚、黄，民乐其治，圜扉寂然，鞠为茂草，诏书褒美，封谯郡男，加金紫。后迁容管经略使，威名益振，治亦清明，仁恕多方，所至称最。德宗赋《中和节诗》，遣使者宠赐，世以为荣。还，上表请为道士，未几卒。叔伦初以淮、汴寇乱，鱼肉江上，携亲族避地来鄱阳。肄业勤苦，志乐清虚，闭门却扫，与处士张众甫、朱放素厚，范、张之期，曾不虚月。诗兴悠远，每作惊人。有《述稿》十卷，今传于世。

张仲素

仲素，字绘之。贞元十四年李随榜进士，与李翱、吕温同年。以中朝无援不调，潜耀久之，复中博学宏辞，始任武康军从事。贞元二十年，迁司勋员外郎，除翰林学士。时宪宗求卢纶诗文遗草，敕仲素编集进之。后拜中书舍人。仲素能属文，法度严确。魏文帝有云："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此言得之矣。其每词未达而意先备也。善诗，多警句。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有未能虑及者。集一卷，及《赋枢》三卷，今传。

吕　温

温，字和叔，河中人。初从陆贽治《春秋》，梁肃为文章。贞元十四年李随榜及第。中宏辞。与王叔文厚善，骤迁左拾遗，除侍御史。使吐蕃，留不得遣弥年。温在绝域，常自悲惋。元和元年还，进户部员外郎。与窦群、羊士谔相爱。群为中丞，荐温为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久不报。会吉甫病，夜召术士，群等因奏之，事见群传。上怒，贬筠州，再贬道州刺史，诏徙衡州，卒官所。温藻翰粗赡，一时流辈咸推尚。性险躁，谲怪而好利。今有集十卷，行于世。

张　籍

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也。贞元十五年封孟绅榜及第。授秘书郎，历太祝，除水部员外郎。初至长安，谒韩愈，一会如平生欢，才名相许，论心结契。愈力荐为国子博士。然性狷直，多所责讽于愈，愈亦不忌之。时朝野名士皆与游，如王建、贾岛、于鹄、孟郊诸公集中，多所赠答，情爱深厚。皆别家千里，游宦四方，瘦马羸童，青衫乌帽，故每邂逅于风尘，必多殷勤之思，衔杯命素，又况于同志者乎。声调相似，况味颇同。公于乐府古风，与王司马自成机轴，绝世独立。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诗，为海内宗匠，谓之"元和体"，病格稍振，无愧洪河砥柱也。乐天赠诗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仕终国子司业。有集七卷，传于世。

雍裕之

裕之，蜀人。有诗名。贞元后数举进士不第，飘蓬四方。为乐府，极有情致。集一卷，今传。

权德舆

德舆，字载之，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称诸儒间。韩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复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德宗闻其材，召为太常博士，改左补阙，中间累上书直言，迁起居舍人。贞元十五年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宪宗初，历兵部侍郎、太子宾客。以陈说谋略多中，元和五年自太常卿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舆善辩论，开陈古今，觉悟人主。为辅相，尚宽，不甚察察。封扶风郡公。德舆能赋诗，工古调乐府，极多情致。积思经术，无不贯综，手不释卷。虽动止无外饰，其酝藉风流，自然可慕。贞元、元和间，为荐绅羽仪。有文集，今传，杨嗣复为序。

长孙佐辅

佐辅，朔方人。举进士下第，放怀不羁。弟公辅，贞元间为吉州刺史，遂往依焉。后卒不宦，隐居以求志。然风流酝藉，一代名儒。诗格词情，繁缛不杂，卓然有英迈之气。每见其拟古、乐府数篇，极怨慕伤感之心，如水中月，如镜中相，言可尽而理无穷也。集今传。

杨　衡

衡，字中师，雪人。天宝间避地西来，与符载、崔群、李渤同隐庐山，结草堂于五老峰下，号"山中四友"，日以琴酒寓意，云月遣怀。衡诗工，苦于声韵奇拔，非常格敢窥其涯涘。尝吟罢，自赏其作，抵掌大笑，长谣曰："一一鹤声飞上天！"谓其响彻如此，人亦叹伏。试大理评事。往来多山僧道士，为方外之期。诗一卷，今传于世。

卷　六

白居易

居易，字乐天，太原下邽人。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元和元年，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时盗杀宰相，京师汹汹，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权臣有嫌其出位，怒，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赋《新

井篇》，言既浮华，行不可用，贬江州司马。初以勋庸暴露不宜，实无他肠，怫怒奸党，遂失志。亦能顺所遇，托浮屠死生说，忘形骸者。久之，转中书舍人，知制诰。河朔乱，兵出无功，又言事不见听，乞外，除为杭州刺史。文宗立，召迁刑部侍郎。会昌初，致仕，卒。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寞。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与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如满、李文爽燕集，皆高年不仕，日相招致，时人慕之，绘《九老图》。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元 稹

稹，字微之，河南人。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书判入等，补校书郎。元和初，对策第一，拜左拾遗。数上书言利害，当路恶之，出为河南尉。后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还次敷水驿，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让邸，仇怒，击稹败面。宰相以稹年少轻威，失宪臣体，贬江陵士曹参军，李绛等论其枉。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稹诗变体，往往宫中乐色皆诵之，呼为才子。然缀属虽广，乐府专其警策也。初在江陵，与监军崔潭峻善。长庆中，崔进其歌诗数十百篇，帝大悦，问今安在，曰："为南宫散郎。"擢祠部郎中、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初以瑕衅，举动浮薄，朝野杂笑，未几罢。然素无检，望轻，不为公议所右，除武昌节度使，卒。在越时，辟窦巩。巩工诗，日酬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时号"兰亭绝唱"。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有《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及《小集》十卷，今传。夫松柏饱风霜，而后胜梁栋之任，人必劳饿空乏，而后无充诎之态。誉早必气锐，气锐则志骄，志骄则敛怨。先达者未足喜，晚成者或可贺。况庆吊相望于门间，不可测哉。人评元诗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况尤物移人，侈俗迁性，足见其举止斐薄丰茸，仍且不容胜己，至登庸成忝，贻笑于多士，其来尚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岂不闻言行君子之枢机，荣辱之主耶？古人不耻能治而无位，耻有位而不能治也。

李 绅

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武翊黄榜进士，与皇甫湜同年。补国子助教。穆宗召为翰林学士，累迁中书舍人。武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特有名，号"短李"。与李德裕、元稹同时，称"三俊"。集名《追昔游》，多纪行之作。又《批答》一卷，皆传。初为寿州刺史，有秀才郁浑，年甫弱冠，应百篇科，绅命题试之，未昏而就，警句佳意甚多，亦有集，今传。

鲍 溶

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韦瓘榜第进士，在杨汝士一时。与李端公益少同袍，为尔汝交。初隐江南山中避地。家苦贫，劲气不扰，羁旅四方，登临怀昔，皆古今绝唱。过陇头古天山大阪，泉水呜咽，分流四下，赋诗曰："陇头水，千古不堪闻。生归苏属国，死别李将军。细响风凋草，清哀雁入云。"其警绝大概如此。古诗乐府，可称独步。盖其气力宏赡，博识清度，雅正高古，众才无不备具云。卒飘蓬薄宦，客死三川。有集五卷，今传。

张又新

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应宏辞第一，又为京兆解头。元和九年礼部侍郎韦贯之下状元及第，时号为"张三头"。应辟为广陵从事，历补阙。为性倾邪，谄事宰相李逢吉，为之鹰犬，名在"八关十六子"之目。逢吉领山南节度，表为司马，坐田伾事贬官。李训专政，又新复见用。后竟坐事谪远州刺史。仕终左司郎中。善为诗，恃才多辆藉。其淫荡之行，卒见于篇。尝曰："我少年擅美名，意不欲仕宦，惟得美妻，平生足矣。"娶杨虔州女，有德无色，殊怏怏。后过淮南，李绅筵上得一歌姬，与之偕老，其狂斐类此。喜嗜茶，恨在陆羽后，自著《煎茶水记》一卷，及诗文等行于世。

殷尧藩

尧藩，秀州人。为性简静，眉目如画。工诗文，耽丘壑之趣。尝曰："吾一日不见山水，与俗人谈，便觉胸次尘土堆积，急呼浊醪浇之，聊解秽耳。"元和九年韦贯之放榜，尧藩落第，杨尚书大为称屈料理，因擢进士。数年，为永乐县令。一舸之官，弹琴不下堂，而人不忍欺。雍陶寄诗曰："古县萧条秋景晚，昔时陶令亦如君。头巾漉酒临黄菊，手板支颐向白云。百里岂能容骥足，九霄终自别鸡群。相思不恨书来少，佳句多从阙下闻。"及与沈亚之、马戴为诗友，赠答甚多。后仕终侍御史。尧藩初游韦应物门墙，分契莫逆。及来长沙，尚书李翱席上有舞《柘枝》者，容语凄恻，因感而赋诗以赠曰："姑苏太守

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粉泪双垂。”众客惊问之，果韦公爱姬所生女也，相与吁叹。翱即命削丹书，于宾馆中擢士嫁之。今有集一卷传世，皆铿锵蕴藉之作也。

清　塞

清塞，字南卿，居庐岳为浮屠，客南徐亦久，后来少室、终南间。俗姓周，名贺。工为近体诗，格调清雅，与贾岛、无可齐名。宝历中，姚合守钱塘，因携书投刺以丐品第，合延待甚异。见其《哭僧》诗云：“冻须亡夜剃，遗偈病中书。”大爱之，因加以冠巾，使复姓字。时夏腊已高，荣望落落，竟往依名山诸尊宿自终。诗一卷，今存。

无　可

无可，长安人，高僧也。工诗，多为五言。初，贾岛弃俗时，同居青龙寺，呼岛为从兄。与马戴、姚合、厉玄多有酬唱，律调谨严，属兴清越，比物以意，谓之“象外句”。如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又曰：“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凡此等新奇，当时翕然称尚，妙在言用而不失其名耳。今集一卷相传。

熊孺登

孺登，钟陵人，有诗名。元和中为西川从事，与白舍人、刘宾客善，多赠答。亦祗役湘中数年。凡下笔，言语妙天下。如：“江流如箭月如弓，行尽三湘数夜中。无奈子规知向蜀，一声声似怨春风。”又《经古墓》云：“碑折松枯山火烧，夜台从闭不曾朝。那将逝者比流水，流水东流逢上潮。”类此极多。有集今传。

李　约

约，字存博，汧公李勉之子也。元和中，仕为兵部员外郎。与主客员外张谂极相知。每单枕静言，达旦不寐。尝赠韦况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韦郎说。秋夜洛阳城，明月照张八。”性清洁寡欲，一生不近粉黛，博古探奇。初，汧公海内名臣，多蓄古今玩器，约愈好之，所居轩屏公案，必置古铜怪石，法书名画，皆历代所宝。坐间悉雅士，清谈终日，弹琴煮茗，心略不及尘事也。尝使江南，于海门山得双峰石及绿石琴荐，并为好事者传图。然亦寓意，未尝戛然寡情，豪夺吝与。复嗜茶，与陆羽、张又新论水品特详。曾授客煎茶法，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当使汤无妄沸。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畔泉涌，累累然；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此老汤之法，固须活水，香味俱真矣。”时知音者赏之。有诗集。后弃官终隐。又著《东杓引谱》一卷，今传。

沈亚之

亚之，字下贤，吴兴人。初至长安，与李贺结交。举进士不第，为歌以送归。元和十年侍郎崔群下进士。泾原李汇辟为掌书记。为秘书省正字。长庆中，补栎阳令。四年，迁福建团练副使，事徐晦。后累迁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取为判官。耆罢，亚之贬南康尉，后终郢州掾。亚之以文辞得名，然狂躁贪冒，辅耆为恶，颇凭陵晚达，故及于谪。尝游韩吏部门。杜牧、李商隐俱有拟沈下贤诗，盖甚为当时名辈器重云。有集九卷，传世。

徐　凝

凝，睦州人。元和间有诗名。方干师事之。与施肩吾同里闬。日亲声调，无进取之意，交眷悉激勉，始游长安，不忍自衒鬻，竟不成名。将归，以诗辞韩吏部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知者怜之。遂归旧隐，潜心诗酒。人间荣耀，徐山人不复贮齿颊中也。老病且贫，意泊无恼，优悠自终。集一卷，今传。余昔经桐庐古邑，山水苍翠，严先生钓石，居然无恙。忽自星沉，千载寥邈，后之学者，往往继踵芳尘，文华伟杰，义通云天，产秀毓奇，此时为冠。至今有长吟高蹈之风，古碑石刻题名等，相传不废。揽辔徬徨，不忍去之。胜地以一人兴，先贤为来者重，固当相勉而无倦也。

裴夷直

夷直，字礼卿，吴人。元和十年礼部侍郎崔群下进士，仕为中书舍人。武宗立，以罪贬骧州司户。宣宗初，为江、华二州刺史。终尚书左司员外郎、散骑常侍。工诗，有盛名。集一卷，今传于世。

薛　涛

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惠，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傍即东北走长安道也，往来车马留连。元和中，元微之使蜀，密意求访，府公严司空知之，遣涛往侍。微之登翰林，以诗寄之曰：“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及武元衡入相，奏授校书郎。蜀人呼妓为校书，自涛始也。后胡曾赠诗曰：“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涛工为小诗，惜成都笺幅大，遂皆制狭之，人以为便，名曰“薛涛笺”。且机警闲捷，座间谈笑风生。高骈镇蜀门日，命之佐酒，改一字惬音令，且得形象，曰：“口似没梁斗。”答曰：“川似三条椽。”公曰：“奈一条曲何?”曰：“相公为西川节度，尚用一破斗，况穷酒佐杂一曲椽，何足怪哉!”其敏捷类此特多，座客赏叹。其所作诗，稍欺良匠，词意不苟，情尽笔墨，翰苑崇高，辄能攀附，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匪其人而弃其学哉。大和中，卒。有《锦江集》五卷，今

传，中多名公赠答云。

姚　合

合，陕州人，宰相崇之曾孙也。以诗闻。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贡举，有夙好，因拔泥涂，郑解榜及第。历武功主簿，富平、万年尉。宝应中，除监察御史，迁户部员外郎，出为金、杭二州刺史。后召入，拜刑户二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开成间，李商隐尉弘农，以活囚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合来代简，一见大喜，以风雅之契，即谕使还官，人雅服其义。后仕终秘书监。与贾岛同时，号“姚、贾”，自成一法。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澹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最工模写也。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所为诗十卷，及选集王维、祖咏等一十八人诗为《极玄集》一卷，《序》称维等皆诗家射雕手也。又摭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撰《诗例》一卷，今并传焉。

李　廓

廓，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勋业，揽辔慨然，而未肯屑就，遂困场屋中。作《下第》诗曰：“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时流皆称赏，且怜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独孤樟榜进士，调司经局正字，出为鄠县令。累历显宦，仕终武宁节度使，政有奇绩。工诗，极绮致。与贾岛相友善。集今传世。

章孝标

孝标，字道正，钱塘人。李绅镇淮东时，春雪，孝标参座席，有诗名，绅命札请赋，唯然，索笔一挥云：“六出花飞处处飘，粘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消。”李大称赏，荐于主文。元和十四年礼部侍郎庾承宣下进士及第，授校书郎。于长安将归家庆，先寄友人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适见，亟以一绝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方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孝标惭谢。伤其气宇窘急，终不大用。大和中，尝为山南道从事，试大理评事。仕终秘书正字。有集一卷，传世。

施肩吾

肩吾，字希圣，睦州人。元和十五年卢储榜进士第后，谢礼部陈侍郎云：“九重城里无亲识，八百人中独姓施。”不待除授，即东归，张籍群公吟饯。人皆知有仙风道骨，宁恋人间升斗耶？而少存箕、颍之情，拍浮诗酒，搴擘烟霞。初读书五行俱下，至是授真诠于仙长，遂知逆顺颠倒之法，与上中下精气神三田反覆之义。以洪州西山，十二真君羽化之地，慕其真风，高蹈于此。题诗曰：“重重道气结成神，玉阙金堂逐日新。若数西山得道者，兼余即是十三人。”早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颇述初心，大行于世。著《辨疑论》一卷，《西山传道》、《会真》等记各一卷。述气住则神住，神住则形住，为《三住铭》一卷，及所为诗十卷，自为之序，今传。

袁不约

不约，字还朴，长庆三年郑冠榜进士。大和中，以平判人等调官。有诗传世。

韩　湘

湘，字清夫，愈之侄孙也。长庆三年礼部侍郎王起下进士。落魄不羁，见趣高远，尤耽苦吟。公勉以经学，曰：“湘所学，公不知耶？”因赋诗以述志云：“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后夜流琼液，凌晨咀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沙。宝鼎存金虎，元田养白鸦。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去看仙葩。”公笑曰：“子能夺造化乎？”湘曰：“此事甚易。”公为开樽，湘聚土，以盆覆之，噀水，良久，开碧花二朵，花片上有诗一联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公甚异怪，未喻其意。曰：“他日验之。”告违去。未几，公以谏佛骨事谪潮州刺史。一日，途中见有人冒风雪从林间来，视乃湘也，再拜马前曰：“公忆花上之句乎？”因询其地，即蓝关，嗟叹久之，解鞍酒垆命酌，足成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期衰朽送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又赠诗曰：“人才为世古来多，如子雄文孰可过。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萝。”湘笑而不答，献诗别公曰：“举世都为名利醉，惟吾来向道中醒。他时定是飞升去，冲破秋空一点青。”遂别，竟不知所终。

韩　琮

琮，字成封，长庆四年李群榜进士及第。大中中，仕至湖南观察使。有诗名，多清新之制，锦不如也。《浐水送别》云：“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骆谷晚望》云：“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如此等皆喧满人口，余极多，皆称是。集一卷，今传。

韦楚老

楚老，长庆四年中书舍人李宗闵下进士，仕终国子祭酒。工诗，气既淳雄，语亦豪健。众作古乐府居多。《祖龙行》曰：“黑云兵气射天裂，壮士朝眠梦冤结。祖龙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随鲍鱼辙。腐肉偷生二

千里，伪书先赐扶苏死。墓接骊山土未干，瑞光已向芒砀起。陈胜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龙蛇撩乱入咸阳，少帝空随汉家马。”杰制颇多，俱当刮目。今并传。

张　祜

祜，字承吉，南阳人，来寓姑苏。乐高尚，称处士。骚情雅思，凡知己者悉当时英杰。然不业程文。元和、长庆间，深为令狐文公器许，镇天平日，自草表荐，以诗三百首献于朝，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谨令缮录，诣光顺门进献，望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属元稹号有城府，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词藻上下，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大过，恐变陛下风教。”上颔之。由是寂寞而归，为诗自悼云：“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遂客淮南。杜牧时为度支使，极相善待，有赠云：“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祜苦吟，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乎?”性爱山水，多游名寺，如杭之灵隐、天竺，苏之灵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权，润之甘露、招隐，往往题咏绝唱。同时崔涯亦工诗，与祜齐名，颇自放行乐，或乘兴北里，每题诗倡肆，誉之则声价顿增，毁之则车马扫迹。涯尚义，有《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崖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尝共谒淮南李相，祜称“钓鳌客”，李怪之曰：“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以何为钩?”曰：“新月。”“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也。”绅壮之，厚赠而去。晚与白乐天日相聚宴谑，乐天讥以“足下新作《忆柘枝》云‘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乃一问头耳。”祜曰：“鄙薄之诮是也。明公《长恨歌》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又非目莲寻母耶?”一座大笑。初过广陵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大中中，果卒于丹阳隐居，人以为谶云。诗一卷，今传。卫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令狐公其庶几，元稹则不然矣。十誉不足，一毁有余，其事业浅深，于此可以观人也。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稹谓祜雕虫琐琐，而稹所为，有不若是耶？忌贤嫉能，迎户而噬，略己而过人者，穿窬之行也。祜能以处士自终其身，声华不借钟鼎，而高视当代，至今称之。不遇者天也，不泯者亦天也，岂若彼取容阿附，遗臭之不已者哉。

刘得仁

得仁，公主之子也。长庆间以诗名。五言清莹，独步文场。自开成后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贵戚皆擢显仕，得仁独苦工文。尝立志，必不获科第，不愿儋人之爵也。出入举场二十年，竟无所成，投迹幽隐，未尝耿耿。有寄所知诗云：“外族帝王是，中朝亲故稀。翻令浮议者，不许九霄蜚。”忧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及卒，僧栖白吊之曰：“思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有诗一卷行于世。

朱庆余

庆余，字可久，以字行，闽中人。宝历二年裴俅榜进士及第，授秘省校书。得张水部诗旨，气平意绝，社中哲匠也。有名当时。集一卷。今传。

杜　牧

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属文。大和二年韦筹榜进士，与厉玄同年。初未第，来东都，时主司侍郎为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进谒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君选才，仆敢不薄施尘露。向偶见文士十数辈，扬眉抵掌，共读一卷文书，览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诵之。郾大加赏。曰：“请公与状头!”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辞容激厉。郾曰：“诸生多言牧疏旷，不拘细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举贤良方正科。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拜侍御史，累迁左补阙，历黄、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尝以从兄悰更历将相，而已困踬不振，怏怏难平。卒年五十，临死自写墓志，多焚所为文章。诗情毫迈，语率惊人。识者以拟杜甫，故称“大杜”“小杜”以别之。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急也。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妓绝色，牧恣心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箧。后以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闲居，家妓为当时第一，宴朝士，以牧风宪，不敢邀。牧因遣讽李使召己，既至，曰：“闻有紫云者，妙歌舞，孰是?”即赠诗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袖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座客莫不称异。大和末，往湖州，目成一女子，方十余岁，约以十年后吾来典郡，当纳之，结以金币。洎周墀人相，牧上笺乞守湖州，比至，已十四年，前女子从人，两抱雏矣。赋诗曰：“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此其大概一二。凡所牵系，情见于辞。别业樊川。有《樊川集》二十卷，及注《孙子》，并传。同时有严恽，字子重，工诗，与牧友善，以《问春》诗得名。昔闻有集，今无之矣。

卷　七

杨　发

发，大和四年礼部侍郎郑澣下第二人及第。工诗，亦当时声韵之伟者。略举一篇，《宿黄花馆》云："孤馆萧条槐叶稀，暮蝉声隔水声微。年年为客路长在，日日送人身未归。何处离鸿迷浦月，谁家愁妇捣寒衣。夜深不卧帘犹卷，数点残萤入户飞。"俱浏亮清新，颇惊凡听。恨其出处事迹不得而知也。有诗传世尚多。

李　远

远，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进士及第，蜀人也。少有大志，夸迈流俗，为诗多逸气，五彩成文。早历下邑，词名卓然。宣宗时，宰相令狐绹进奏拟远杭州刺史，上曰："朕闻远诗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是疏放如此，岂可临郡理人?"绹曰："诗人托此以写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观之。"至，果有治声。性简俭，嗜啖凫鸭。贵客经过，无他赠，厚者绿头一双而已。后历忠、建、江三州刺史，仕终御史中丞。初牧湓城，求天宝遗物，得秦僧收杨妃袜一裲，珍袭，呈诸好事者。会李群玉校书自湖湘来，过九江，远厚遇之，谈笑永日。群玉话及向赋《黄陵庙诗》，动朝云暮雨之兴，殊亦可怪。远曰："仆自获凌波片玉，软轻香窄，每一见，未尝不在马嵬下也。"遂更相戏笑，各有赋诗。后来颇为法家所短。盖多情少束，亦徒以微辞相感动耳。有诗集一卷，今传。

李敬方

敬方，字中虔，长庆三年郑冠榜进士。大和中，仕为歙州刺史。后坐事，左迁台州刺史。有诗一卷，传世。

许　浑

浑，字仲晦，润州丹阳人，圉师之后也。大和六年李珪榜进士，为当涂、太平二县令。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至是以伏枕免。久之，起为润州司马。大中三年，拜监察御史，历虞部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尝分司朱方，买田筑室，后抱病退居丁卯涧桥村舍，暇日缀录所作，因以名集。浑乐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怀古，已见壮心，故为格调豪丽，犹强弩初张，牙浅弦急，俱无留意耳。至今慕者极多，家家自谓得骊龙之照夜也。早岁尝游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广于霏烟，蹑石桥于悬壁，登陟兼晨，穷览幽胜。朗诵孙绰古赋，傲然有思归之想，志存不朽，再三信宿，彷徨不能去。以王事不果，有负初心。后昼梦登山，有宫阙凌虚，问，曰："此昆仑也。"少顷，远见数人方饮，招浑就坐，暮而罢。一佳人出笺求诗，未成，梦破。后吟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庭中惟见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题余姓名于人间?"遂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矣。"浑才思翩翩，仙子所爱，梦寐求之，一至于此。昔子建赋《洛神》，人以徒闻虚语，以是谓迂诞不信矣。未几遂卒。有诗二卷，今传。

雍　陶

陶，字国钧，成都人。工于词赋。少贫，遭蜀中乱后，播越羁旅，有诗云："贫当多病日，闲过少年时。"大和八年陈宽榜进士及第，一时名辈，咸伟其作。然恃才傲睨，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钦之下第，归三峡，却寄陶诗云："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得诗颇愧赧，遂通问不绝。大中六年，授国子毛诗博士。与贾岛、殷尧藩、无可、徐凝、章孝标友善，以琴樽诗翰相娱，留长安中。大中末，出刺简州，时名益重，自比谢宣城、柳吴兴，国初诸人书奴耳。宾至，必佯佯挫辱。投贽者少得通。秀才冯道明，时称机捷，因罢举请谒，给阍者曰："与太守有故。"陶倒屣，及见，呵责曰："与足下素昧平生，何故之有?"冯曰："诵公诗文，室迩人远，何隔平生?"吟陶诗数联，如"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闭门客到常如病，满院花开未是贫。"又"江声秋入峡，雨色夜侵楼"等句。陶多其慕己，厚赠遣之。自负如此。后为雅州刺史，郭外有情尽桥，乃分衿祖别之所。因送客，陶怪之，遂于上立候馆，改名折柳桥，取古乐府《折杨柳》之义。题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呼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甚脍炙当时。竟辞荣，闲居庐岳，养疴傲世，与尘事日冥矣。有《唐志集》五卷，今传。

贾　驰

驰，大和九年郑确榜进士。初负才质，蹭蹬名场。来往公卿间，担簦蹑屩，莫伸其志。尝入关赋诗云："河上微风来，关头树初湿。今朝关城吏，又见孤客人。上国谁与期，西来徒自急。"主司得闻，有怜才之意，遂放第。不甚显宦。诗文俱得美声。后来文士集中，多称贾先辈，其名誉为时所重云。有集传世。

伍　乔

乔，少隐居庐山读书，工为诗，与杜牧之同时擢第。初，乔与张洎少友善，洎仕为翰林学士，眷宠优异，乔时任歙州司马，自伤不调，作诗寄洎，戒去仆曰："俟张游宴，即投之。"洎得缄云："不知何处好销忧，公退携樽即上楼。职事久参侯伯幕，梦魂长达帝王州。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逸郡流。遥想玉

堂多暇日，花时谁伴出城游？"洎动容久之，为言于上，召还为考功员外郎，卒官。今有诗二十余篇，传于世。

陈上美

上美，开成元年礼部侍郎高锴放榜第二人登科。以诗鸣当时，间作悉佳制。论其骨格本峭，但少气耳。有集今传。夫矻矻穷经，志在死而不亡者，天道良难，无固必也。或称硕儒，而名偶身丧；或乃颓然，而青编不削。又若以位高金多，心广体胖，而富贵骄人，文称功业黯黯，则未若腐草之有萤也。今群居论古终日，其人既远，骨已朽矣，幸而照灼简牍，未必皆扬雄、班、马之流耳。于兹传中，族匪闻望，官不隆重，俱以一咏争长岁月者亦多，岂曰小道而忽之。设有白璧，入地不满尺，出土无肤寸，虽下和憧憧往来其间，不失者亦鲜矣。幸不幸之谓也。

李商隐

商隐，字义山，怀州人也。令狐楚奇其才，使游门下，授以文法，遇之甚厚。开成二年，高锴知贡举，楚善于锴，奖誉甚力，遂擢进士。又中拔萃，楚又奏为集贤校理。楚出，王茂元镇兴元，素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除侍御史。茂元为李德裕党，士流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来京都，久不调。更依桂林总管郑亚府为判官，后随亚谪循州，三年始回。归穷于宰相绹，绹恶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从小人之辟，谢绝殊不展分。重阳日，因诣厅事，留题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又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绹见之恻然，乃补太学博士。柳仲郢节度东川，辟为判官。商隐廉介可畏，出为广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赠，商隐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未几，入拜检校吏部员外郎。罢，客荥阳，卒。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难事隐。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而旨能感人，人谓其横绝前后。时温庭筠、段成式各以秾致相夸，号"三十六体"。后评者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瓌妍，要非适用之具"。斯言信哉。初得大名，薄游长安，尚希识面，因投宿逆旅，有众客方酣饮，赋《木兰花》诗就，呼与坐，不知为商隐也。后成一篇云："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客问姓名，大惊称罪。时白乐天老退，极喜商隐文章，曰："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白死数年，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既长，殊鄙钝，温飞卿戏曰："以尔为待郎后身，不亦忝乎？"后更生子，名衮师，聪俊。商隐诗云："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此或其后身也。商隐文自成一格，后学者重之，谓"西昆体"也。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初自号玉溪子。又赋一卷，文一卷，并传于世。

喻凫

凫，毘陵人，开成五年李从实榜进士，仕为乌程县令。有诗名。晚岁变雅，凫亦风靡，专工小巧，高古之气扫地，所畏者务陈言之是去耳。后来才子，皆称"喻先辈"，向慕之情足见也。同时薛莹亦工诗。凫诗一卷，莹诗《洞庭集》一卷，今并传。

薛逢

逢，字陶臣，蒲州人。会昌元年，崔岘榜第三人进士。调万年尉。未几，佐河中幕府。崔铉入相，引直宏文馆。历侍御史、尚书郎。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显布衣中，与刘瑑交，而文辞出逢下，常易瑑，及当国，有荐逢知制诰者，瑑猥言先朝以两省官给事、舍人治州县乃得除，逢未试州，不可。乃出为巴州刺史。初及第，与杨收、王铎同年，而逢文艺最优。收辅政，逢有诗云："谁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收衔之，斥为蓬、绵二州刺史。及铎相，逢又赋诗云："昨日鸿毛万钧重，今朝出岳一毫轻。"铎怒。中外亦鄙逢褊傲。迁秘书监。卒。逢晚年龃龉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呵殿整然，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因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其人辟易。逢天资本高，学力亦赡，故不甚苦思，而自有豪逸之态，第长短皆率然而成，未免失浅露俗，盖亦当时所尚，非离群绝俗之诣也。夫道家三宝，其一不敢为天下先。前人者孰肯后之，加人者孰能受之。观逢恃才怠傲，耻在喧卑，而喋喋唇齿，亦犹恶醉而强酒也。累摈远方，寸进尺退，至龙钟而自愤不已，盖祸福无不自己求者焉。有《诗集》十卷，又《别纸》十三卷，《赋集》十四卷，今并行。

赵嘏

嘏，字承祐，山阳人。会昌四年郑言榜进士。大中中，仕为渭南尉。一时名士大夫极称道之。卑宦颇不如意。宣宗雅知其名，因问宰相："赵嘏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进来！"读其卷首题秦诗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事寝。嘏尝早秋赋诗曰："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杜牧之呼为"赵倚楼"，赏叹之也。又初有诗，落句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仕途屹兀，岂其谶也！嘏豪迈爽达，多陪接卿相，出入馆阁，如亲属。然能以书生令远近知重，所谓"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有自来矣。命沾仙尉，追踪梅市，亦不恶耳。先嘏家浙西，有美姬溺爱，及计偕，留侍母。会中元游鹤林寺，浙帅窥见悦之，夺归。明年嘏及第，自伤赋诗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

君。"帅闻之，殊惨惨，遣介送姬入长安。时嘏方出关，途次横水驿，于马上相遇，姬因抱嘏痛哭；信宿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嘏思慕不已，临终日有所见，时方四十余。今有《渭南集》及《编年诗》二卷。悉取十三代史事迹，自始生至百岁，岁赋一首、二首，总得一百一十章。今并行于世。

薛　能

能，字太拙，汾州人。会昌六年狄慎思榜登第。大中末，书判入等中选，补盩厔尉。辟太原、陕虢、河阳从事。李福镇滑台，表置观察判官。历御史、都官、刑部员外郎。福徙帅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摄嘉州刺史。造朝，迁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为同州刺史、京兆大尹。出帅感化，入授工部尚书。复节度徐州，徙镇忠武。广明元年，徐军戍溵水，经许，能以军多怀旧，惠馆待于城中。许军惧见袭，大将周岌乘众疑怒，因为乱，逐能据城，自称留后。数日，杀能并屠其家。能治政严察，绝请谒。耽癖于诗，日赋一章为课。性喜凌人，格律卑卑，亦无甚高论。尝以第一流自居，罕所拔拂。时刘得仁擅雅称，持诗卷造能，能以句谢云："千首加一首，卷初如卷终。"盖讥其无变体也。量人如此，非厚德君子。晚节尚浮屠，奉法唯谨。资性傲忽，又多佻轻忤世。及为藩镇，每易武吏。尝命其子属櫜鞬，雅拜新进士，或问其故，曰："渠消弭灾咎耳。"今有集十卷，及《繁城集》一卷传焉。

李宣古

宣古，字垂后，澧阳人。会昌三年卢肇榜进士。又试中宏辞。工文，极俊，有诗名。性谑浪，多所讥诮。时杜悰尚主，出守澧阳，宣古在馆下，数陪宴赏，谐慢既深，悰不能忍，忿其戏己，辱之，使卧于泥中，衣冠颠倒。长林公主素惜其才，劝曰："尚书独不念诸郎学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阳之誉乎?"遣人扶起，更以新服，赴中座，使宣古赋诗，谢曰："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觱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挼去使人劳。"杜公赏之。后悰二子裔休、儒林皆中第，人曰："非母贤待师，不足成其子。"今诸集中往往载其作，有英气，调颇清丽，惜不多见。竟薄命无印绶之誉，落莫自终。弟宣远亦以诗鸣，今传者可数也。

姚　鹄

鹄，字居云，会昌三年礼部尚书王起下进士。多出入当时好士公卿席幕，然吏才文价，俱不甚超。一名仅尔流播，亦多幸矣。诗一卷，今传。

项　斯

斯，字子迁，江东人也。会昌四年王起下第二人进士。始命润州丹徒县尉，卒于任所。开成之际，声价藉甚，特为张水部所知赏，故其诗格颇与水部相类，清妙奇绝。郑少师薰赠诗云："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斯性疏旷，温饱非其本心。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交结净者，盘礴宇宙，戴藓花冠，披鹤氅，就松阴，枕白石，饮清泉，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余年。晚污一名，殊屈清致。其警联如"病尝山药遍，贫起草堂低。"如"客来因月宿，床势向山移。"《下第》云："独存过江马，强拂看花衣"。《病僧》云："不言身后事，犹坐病中禅。"又"湖山万叠翠，门树一行春。"又"一灯愁里梦，九陌病中春。"如"月明古诗客初到，风度闲门僧未归。"《宫人入道》云："将敲碧落新斋磬，却进昭阳旧赐筝"之类，不一而足，当时盛称。杨敬之祭酒赠诗云："几度见君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其名以此益彰矣。集一卷，今行。

马　戴

戴，字虞臣，华州人。会昌四年左仆射王起下进士，与项斯、赵嘏同榜，俱有盛名。初应辟佐大同军幕府，与贾岛、许棠唱答。苦家贫，为禄代耕。岁廪殊薄，然终日吟事，清虚自如。《秋思》一绝曰："万木秋霖后，孤山夕照余。田园无岁计，寒近忆樵渔。"调率如此。后迁国子博士，卒。戴诗壮丽，居晚唐诸公之上，优游不迫，沉著痛快，两不相伤，佳作也。早耽幽趣，既乡里当名山，秦川一望，黄埃赤日，增起凌云之操。结茅堂玉女洗头盆下，轩窗甚僻，对悬瀑三十仞，往还多隐人。谁谓白头从宦，俸不医贫，徒兴猿鹤之诮，不能无也。有诗一卷，今传。

孟　迟

迟，字迟之，平昌人。会昌五年易重榜进士。有诗名，尤工绝句，风流妩媚，皆宫商金石之声。情与顾非熊甚相得，且同年。有诗一卷，行于世。

任　蕃

蕃，会昌间人，家江东，多游会稽、苕、霅间。初亦举进士之京，不第。榜罢进谒主司曰："仆本寒乡之人，不远万里，手遮赤日，步来长安，取一第荣父母不得。侍郎岂不闻江东一任藩，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日也？敢从此辞，弹琴自娱，学道自乐耳。"主司惭，欲留不可得。归江湖，专尚声调。去游天台巾子峰，题寺壁间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百余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后复有题诗者，亡其姓名，曰："任蕃题后无人继，寂寞空山二百年。"才名类是。凡作必使人改视易听，如《洛阳道》云："憧憧洛阳道，尘下生春草。行者岂无家，无人在家老。鸡鸣前结束，争去恐不早。百年路傍尽，白日车中晓。求富江海狭，取贵山

岳小。二端立在途，奔走何由了。"想蕃风度，此不足举其梗概。有诗七十七首，为一卷，今传非全文矣。

顾非熊

非熊，姑苏人，况之子也。少俊悟，一览辄能成诵。工吟，扬誉远近。性滑稽好辩，颇杂笑言。凌轹气焰子弟，既犯众怒，挤排者纷然。在举场角艺三十年，屈声破人耳。会昌五年，谏议大夫陈商放榜。初，上洽闻非熊诗价，至是怪其不第，敕有司进所试文章，追榜放令及第。刘得仁贺以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早，须逢圣主知。"授盱眙主簿，不乐拜迎，再厌鞭挞，因弃官归隐。王司马建送诗去："江城柳色海门烟，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当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一时饯别吟赠俱名流。不知所终，或传住茅山十余年，一旦遇异人，相随入深谷，不复出矣。有诗一卷，今行于世。

曹　邺

邺，字邺之，桂林人。累举不第，为《四怨三愁五情》诗，雅道甚古。时为舍人韦悫所知，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大中四年张温琪榜中第。看榜日，上主司诗云："一辞桂岩猿，九泣都门月。年年孟春至，看花如看雪。"《杏园宴间呈同年》云："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开，青云在平地。"又云："匆匆出九衢，童仆颜色异。故衣未及换，尚有去年泪。"又云："永持共济心，莫起胡越意。"佳句类此甚多，志特勤苦。仕至洋州刺史。有集一卷，今传。

郑　嵎

嵎，字宾光，大中五年李郜榜进士。有集一卷，名《津阳门诗》。津阳，即华清宫之外阙。询求父老，为诗百韵，皆纪明皇时事者也。

刘　驾

驾，字司南，大中六年礼部侍郎崔屿下进士。初与曹邺为友，深相结，俱工古风诗。邺既擢第，不忍先归，待长安中，驾成名，乃同归范蠡故山。时国家复河、湟故地，有归马放牛之象，贺献乐府十章，《序》曰："驾生唐二十八年，获见明天子以德归河、湟，臣得与天下夫妇复为太平人。恨愚且贱，不得拜舞上前，作诗十篇，虽不足贡声宗庙，形容盛德，愿与耕稼陶渔者，歌江湖田野间，亦足自快。"诗奏，上甚悦，累历达官。驾诗多比兴含蓄，体无定规，意尽即止，为时所宗。今集一卷，行于世。

方　干

干，字雄飞，桐庐人。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闷，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徐凝初有诗名，一见干器之，遂相师友，因授格律。干有赠凝诗云："把得新诗草里论。"时谓反语为村里老，疑干讥诮，非也。干貌陋兔缺，性喜凌侮。王大夫廉问浙东，礼邀干至，误三拜，人号为"方三拜"。王公嘉其操，将荐于朝，托吴融草表，行有日，王公以疾逝去，事不果成。干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浙中凡有园林名胜，辄造主人，留题几遍。初李频学干为诗，频及第，诗僧清越贺云："弟子已折桂，先生犹灌园。"咸通末卒。门人相与论德谋迹，谥曰玄英先生。乐安孙郃等缀其遗诗三百七十余篇，为十卷，王赞论之曰："镘肌涤骨，冰莹霞绚。嘉肴自将，不吮余隽。丽不葩芬，苦不癯棘。当其得志，倏与神会。词若未至，意已独往。"郃亦论曰："其秀也，仙蕊于常花；其鸣也，灵鼍于众响。"观其所述论，不过矣。古黔娄先生死，曾参与门人来吊，问曰："先生终，何以谥？"妻曰："以'康'。"参曰："先生存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傍无酒肉。生不美，死不荣，何乐而谥为康哉。"妻曰："昔先生国君用为相，辞不受，是有余贵也。君馈粟三十钟，辞不纳，是有余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遑遑于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谥之以康，不亦宜乎。"方干，韦布之士，生称高尚，死谥玄英，其梗概大节，庶几乎黔娄者耶！

李　频

频，字得新，睦州寿昌人。少秀悟，长，庐西山。多记览，于诗特工。与同里方干为师友。给事中姚合时称诗颖，频不惮走千里丐其品第，合见，大加奖挹，且爱其标格，即以女妻之。大中八年，颜标榜擢进士，调秘书郎，为南陵主簿。试判入等，迁武功令。频性耿介，难干以非理。赈饥民，戢豪右，于是京畿多赖，事事可传。懿宗嘉之，赐绯银鱼，擢侍御史。守法不阿，迁都官员外郎。表乞建州刺史，至则布条教，以礼治下。时盗所在冲突，惟建赖频以安。未几卒官下，榇随家归，父老相与扶柩哀悼，葬永乐州，为立庙于梨山，岁时祭祠，有灾沴必祷，垂福逮今。频诗虽出晚年，体制多与刘随州相抗，骚严风谨，惨惨逼人。有诗一卷，今行世。

李群玉

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亲友强之赴举，一上即止。裴相公休观察湖南，厚礼延致之郡中，尝勉之曰："处士被褐怀玉，浮云富贵，名高而身不知，神宝宁久弃荒途？子其行矣。"大中八年，以草泽臣来京，诣阙上表，自进诗三百篇。休适入

相，复论荐。上悦之，敕授弘文馆校书郎。李频使君呼为从兄。归湘中，题诗二妃庙，是暮宿山舍，梦见二女子来曰："儿娥皇、女英也，承君佳句，徽珮将游于汗漫，愿相从也。"俄而影灭。群玉自是郁郁，岁余而卒。段成式为诗哭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今有诗三卷、后集五卷行世。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仕遭谮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已矣哉，国无人知我兮，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东，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群玉继禀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禄不及而不言。望涔阳之亡极，挹杜兰之绪馨，款君门以披怀，沾一命而潜退，风景满目，宁无愧于古人。故其格调清越，而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等句，已曲尽羁旅坎壈之情。壮心千里，于方寸不扰，亦大难矣。

卷 八

李 郢

郢，字楚望，大中十年崔铏榜进士及第。初居余杭，出有山水之兴，入有琴书之娱，疏于驰竞。历为藩镇从事，后拜侍御史。郢工诗，理密辞闲，个个珠玉。其清丽极能写景状怀，每使人竟日不能释卷。与清塞、贾岛最相善。时塞还俗，闻岛寻卒，郢重来钱塘，俱绝音响，感而赋诗曰："却到城中事事伤，惠休还俗贾生亡。谁人收得文章箧，独我重经苔鲜房。一命未沾为逐客，万缘初尽别空王。萧萧竹坞残阳在，叶覆闲阶雪拥墙。"其它警策率类此。有集一卷，今传。

储嗣宗

嗣宗，大中十三年孔纬榜及第。与顾非熊先生相结好，大得诗名。苦思梦索，所谓逐句留心，每字著意，悠然皆尘外之想。览其所作，及见其人。警联如："绿毛辞世女，白发入壶翁。"又"片水明在野，万花深见人。"又"黄鹤有归语，白云无忌心。"又"蝉鸣月中树，风落客前花。"又"池亭千里月，烟水一封书。"又"鹤语松上月，花明云里春。"又"一酌水边酒，数声花下琴。"又"宿草风悲夜，荒村月吊人。"《哭彭先生》云："空阶鹤恋丹青影，秋雨苔封白石床。"《题闲居》云："鸟啼碧树闲临水，花满青山静掩门"等句，皆区区所当避舍者也。有集一卷，今传。

刘 沧

沧，字蕴灵，鲁国人也。体貌魁梧，尚气节，善饮酒，谈古今令人终日喜听。慷慨怀古，率见于篇。大中八年礼部侍郎郑薰下进士。榜后进谒谢，薰曰："初谓刘君锐志，一第不足取。故人别来三十载，不相知闻，谁渭今白头纷纷矣。"调华原尉。与李频同年。诗极清丽，句法绝同赵嘏、许浑，若出一绚综然。诗一卷，今传。

陈 陶

陶，字嵩伯，鄱阳剑浦人。尝举进士辄下，为诗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颇负壮怀，志远心旷，遂高居不求进达，恣游名山，自称"三教布衣"。大中中，避乱入洪州西山，学神仙咽气有得，出人无间。时严尚书宇牧豫章，慕其清操，尝备斋供，俯就山中，挥谈终日。而欲试之，遣小妓莲花往侍，陶笑不答。莲花赋诗求去曰："莲花为号玉为腮，珍重尚书送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云雨下阳台。"陶赋诗赠之云："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锦衾深愧卓文君。"宇见诗益嘉贞节。陶金骨已坚，戒行通体，夜必鹤氅，焚香巨石上，鸣金步虚，礼星月，少寐。所止茅屋，风雷汹汹不绝。忽一日不见，惟鼎灶杵臼依然。开宝间，有樵者入深谷，犹见无恙。后不知所终。陶工赋诗，无一点尘气。于晚唐诸人中，最得平淡，要非时流所能企及者。有《文录》十卷，今传于世。

郑 巢

巢，钱塘人。大中间举进士。时姚合号诗宗，为杭州刺史，巢献所业，日游门馆，累陪登览燕集，大得奖重，如门生礼然。体效格法，伏膺无斁，句意且清新。巢性疏野，两浙湖山寺宇幽胜，多名僧，外学高妙，相与往还酬酢，竟亦不仕而终。有诗一卷，今传。

于武陵

武陵，名邺，以字行，杜曲人也。大中时，尝举进士，不称意，携书与琴，往来商洛、巴蜀间，或隐于卜中，存独醒之意。避地嘿嘿，语不及荣贵，少与时辈交游。尝南来至潇湘，爱汀洲芳草，况是古骚人旧国，风景不殊，欲卜居未果，归老嵩阳别墅。诗多五言，兴趣飘逸多感，每终篇一意，策名当时。集一卷，今传。

来 鹏

鹏，豫章人，家徐孺子亭边，林园自乐，师韩、柳为文。大中、咸通间，才名藉甚。鹏工诗，蓄锐既久，自伤年长，家贫不达，颇亦忿忿，故多寓意讥讪。当路虽赏清丽，不免忤情，每为所忌。如《金钱花》云："青帝若教花里用，牡丹应是得钱人。"《夏云》云："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偶题》云："可惜青天好雷电，只能惊起懒蛟龙。"坐是凡十上不得第。韦岫尚书独赏其才，延待幕中，携以

游蜀。又欲纳为婿，不果。是年力荐，夏课卷中献诗有云："一夜绿荷风剪破，嫌它秋雨不成珠。"岫以为不祥，果失志。时遭广明庚子之乱，鹏避地游荆襄，艰难险阻，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逆旅，主人贤，收葬之。有诗一卷，今传于世。

温庭筠

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并州人，宰相彦博之孙也。少敏悟，天才雄赡，能走笔成万言。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何必爨桐与柯亭也。"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情绮丽，尤工律赋。每试，押官韵，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一韵一吟而已，场中曰"温八吟"。又谓八叉手成八韵，名"温八叉"。多为邻铺假手。然薄行无检幅，与贵胄裴诚、令狐滈等饮博。后夜尝醉诟狭邪间，为逻卒折齿，诉不得理。举进士，数上又不第。出入令狐相国书馆中，待遇甚优。时宣宗喜歌《菩萨蛮》，绹假其新撰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绹又尝问玉条脱事，对以出《南华经》，且曰："非僻书，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览古。"又有言曰："中书省内坐将军。"讥绹无学，由是渐疏之。自伤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徐商镇襄阳，辟巡官，不得志，游江东。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试于帘下，恐其潜救。是日不乐，逼暮先请出，仍献启千余言。询之，已占授八人矣。执政鄙其为，留长安中待除。宣宗微行，遇于传舍，庭筠不识，傲然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流乎?"又曰："得非六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后谪方城尉，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词曰："孔门以德行居先，文章为末。尔既早随计吏，宿负雄名，徒夸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庭筠之官，文士诗人争赋诗祖饯，惟纪唐夫擅场，曰："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唐夫举进士，有词名。庭筠仕终国子助教。竟流落而死。今有《汉南真稿》十卷，《握兰集》三卷，《金筌集》十卷，诗集五卷，及《学海》三十卷。又《采茶录》一卷。及著《乾𦠆子》一卷，《序》云"不爵不觥，非炰非炙，能悦诸心，庶乎乾𦠆之义"等，并传于世。

鱼玄机

玄机，长安人，女道士也。性聪慧，好读书，尤工韵调，情致繁缛。咸通中及笄，为李亿补阙侍宠。夫人妒，不能容，亿遣隶咸宜观披戴。有怨李诗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与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诗简往反。复与温庭筠交游，有相寄篇什。尝登崇真观南楼，睹新进士题名，赋诗曰："云峰满目放春情，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观其志意激切，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作者颇赏怜之。时京师诸宫宇女郎，皆清俊济楚，簪星曳月，惟以吟咏自遣，玄机杰出，多见酬酢云。有诗集一卷，今传。

邵谒

谒，韶州翁源县人。少为县厅吏，客至仓卒，令怒其不揞床迎待，逐去。遂截髻著县门上，发愤读书。书堂距县十余里，隐起水心。谒平居如里中儿未着冠者，发鬅鬙，野服。苦吟，工古调。咸通七年抵京师，隶国子。时温庭筠主试，悯擢寒苦，乃榜谒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曰："前件进士，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辞卓然。诚宜榜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仍请申堂，并榜礼部。"已而释褐。后赴官，不知所终。它日，县民祠神者，持帻舞铃，忽自称"邵先辈降"。乡里前辈皆至，作礼问曰："今者辱来，能强为我赋诗乎?"巫即书一绝云："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当时别故乡。惆怅不堪回首望，隔溪遥见旧书堂。"词咏凄苦，虽椽笔不逮，乡老中晓声病者，至为感泣咨嗟。今有诗一卷，传于世。

于濆

濆，字子漪，咸通二年裴延鲁榜进士。患当时作诗者，拘束声律而入轻浮，故作《古风》三十篇以矫弊俗，自号"逸诗"。今一卷，传于世。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于濆、邵谒、刘驾、曹邺等，能反棹下流，更唱瘖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酞，而乍爽玄酒。所谓清清泠泠，愈病析酲。逃空虚者，闻人足音，不亦快哉。晋处士戴颙春日携斗酒，往树下听黄鹂，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者，岂徒然哉。于数子亦云。

李昌符

昌符，字若梦，咸通四年礼部侍郎萧倣下进士。工诗，在长安与郑谷酬赠，仕终膳部员外郎。尝作《奴婢诗》五十首，有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每般闲物要些些"等句。后为御史劾奏，以为轻薄为文，多妨政务，亏严重之德，唱诽戏之风。谪去，匏系终身。有诗集一卷，行于世。

翁绶

绶，咸通六年中书舍人李蔚下进士。工诗，多近体，变古乐府，音韵虽响，风骨憔悴，真晚唐之移习也。后亦间关，名不甚显。固知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上，恶能施于后世哉。有诗今传。

汪　遵

遵，宣州泾县人。幼为小吏，昼夜读书良苦，人皆不觉。咸通七年韩衮榜进士。遵初与乡人许棠友善，工为绝句诗，而深自晦密。以家贫难得书，必借于人，彻夜强记，棠实不知。一旦辞役就贡，棠时先在京师，偶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行李索然，棠讯之曰："汪都何事来?"遵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不忖，而欲与棠同研席乎?"甚侮慢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洛中有李相德裕平泉庄，佳景殊胜，李未几坐事贬朱崖，遵过，题诗曰："平泉风景好高眠，水色岚光满目前。刚欲平它不平事，至今惆怅满南边。"又《过杨相宅》诗云："倚伏从来事不遥，无何平地起青霄。才到青霄却平地，门对古槐空寂寥。"俱为时人称赏。其余警策称是。有集今传。汪遵，泾之一走耳。拔身卑污，夺誉文苑。家贫借书，以夜继日，古人阅市偷光，殆不过此。昔沟中之断，今席上之珍，丈夫自修，不当如是耶?与夫朱门富家，积书万卷，束在高阁，尘暗签轴，蠹落帙帷，网好学之名，欺盲聋之俗，非三变之败，无一展之期。谚曰："金玉有余，买镇宅书。"呜呼哀哉!

沈　光

光，吴兴人。咸通七年礼部侍郎赵骘下进士。工文章古诗，标致翘楚，大得美称。尝作《洞庭乐赋》，韦岫见之曰："此乃一片宫商也。"又如《太白酒楼记》等文，皆仪表于世。有诗集及《云梦子》五卷，并传世。光风鉴澄爽，神情俊迈。后仕终侍御史云。

赵　牧

牧，不知何处人。大中、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有俊才，负奇节，遂舍场屋，放浪人间。效李长吉为歌诗，颇涉狂怪，耸动当时。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装染。其余轻巧之词甚多。同时有刘光远，亦慕长吉，凡作体效犹，能埋没意绪。竟不知所终。俱有诗传世。

罗　邺

邺，余杭人也。家赀钜万，父则为盐铁吏，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律诗。时宗人隐、虬，俱以声格著称，遂齐名，号"三罗"。隐雄丽而坦率，邺清致而联绵，虬则区区而已。咸通中，数下第，有诗云："故乡依旧空归去，帝里如同不到来。"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邺适飘蓬湘、浦间，崔素赏其作，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不得志，踉跄北征，赴职单于牙帐。邺去家逾远，万里沙漠，满目谁亲，因兹举事阑珊无成，于邑而卒。邺素有英资，笔端超绝，其气宇亦不在诸人下。初无箕裘之训，顿改门风，崛兴音韵，驰誉当时，非易事也。而跋前疐后，绝域无聊，独奈其命薄何!孔子曰"才难"，信然。有诗集一卷，今传。

胡　曾

曾，长沙人也。咸通中进士。初，再三下第，有诗云："翰苑几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闲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视人间富贵亦悠悠。遨历四方，马迹穷岁月，所在必公卿馆谷。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奇士也。尝为汉南节度从事。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传诵。后有拟效者，不逮矣。至于近体律绝等，哀怨清楚，曲尽幽情，擢居中品，不过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颖脱，痛哉。今《咏史诗》一卷，有咸通中人陈盖注，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山甫

山甫，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落魄有不羁才。须髯如戟，能为青白眼。生平憎俗子，尚豪侠。虽箪食豆羹，自甘不厌。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少摅郁郁之气耳。后流寓河、朔间，依乐彦祯为魏博从事，不得众情，以陵傲之，故无所遇。尝有《老将诗》曰："校猎燕山经几春，雕弓白羽不离身。年来马上浑无力，望见飞鸿指拟人。"此伤其蹇薄无成，时人怜之。后不知所终。山甫诗文激切，耿耿有齐气，多感时怀古之作。今集一卷、赋二卷，并传。

曹　唐

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唐与罗隐同时，才情不异。唐始起清流，志趣澹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已，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唐尝会隐，各论近作。隐曰："闻兄《游仙》之制甚佳，但中联云：'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乃是鬼耳。"唐笑曰："足下《牡丹》诗一联，乃咏女子障，'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于是座客大笑。唐平生志甚激昂，至是薄宦，颇自郁悒，为《病马》诗以自况，警联如："尾盘夜雨红丝脆，头捽秋风白练低。"又云："风吹病骨无骄气，土蚀骢花见卧痕。"又云："饮惊白露泉花冷，吃怕清秋豆叶寒。"皆脍炙人口。忽一日昼梦仙女，鸾服花冠，衣如烟雾，倚树吟唐咏天台刘、阮诗，欲相招而去者，唐惊觉，颇怪之。明日暴病卒，亦感忆之所致也。有诗集二卷，今传于世。人云：有德者或无文，有文者或无德。文德兼备，古今所难。《典论》谓文人相轻，从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矛盾之极，则是非锋起，隙始于毫末，祸大于丘

山，前后类此多矣。夫以口舌常谈，无益无损，每至丧清德，负良友，承轻薄子之名，乏藏疾匿瑕之量。如此，功业未见其超者矣。君子所慎也。

皮日休

日休，字袭美，一字逸少，襄阳人也。隐居鹿门山，性嗜酒，癖诗，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且傲诞，又号“间气布衣”，言己天地之间气也。以文章自负，尤善箴铭。咸通八年礼部侍郎郑愚下及第，为著作郎，迁太常博士。时值末年，虎狼放纵，百姓手足无措，上下所行，皆大乱之道，遂作《鹿门隐书》六十篇，多讥切谬政。有云：“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又曰：“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惮也。”又曰：“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又曰：“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等，皆有所指云尔。日休性冲泊无营，临难不惧。乾符丧乱，东出关，为毘陵副使，陷巢贼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学士。日休惶恐，踢踧欲死，未能劫。令作谶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贼疑其衷恨必讥己，遂杀之。临刑神色自若，无知不知皆痛惋也。日休在乡里，与陆龟蒙交拟金兰，日相赠和。自集所为文十卷，名《文薮》，及诗集一卷，《滑台集》七卷，又著《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并传。夫次韵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见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乐天集中，稍稍开端。以意相和之法渐废间作。逮日休、龟蒙，则飙流顿盛，犹空谷有声，随响即答。韩偓、吴融以后，守之愈笃，汗漫而无禁也。于是天下翕然，顺下风而趋，至数十反而不已，莫知非焉。夫才情敛之不盈握，散之弥八纮，遣意于时间，寄兴于物表，或上下出人，纵横流散，游刃所及，孰非我有，本无拘缚愆瘳之忌也。今则限以韵声，莫违次第，得佳韵则杳不相干，岨峿难入；有当事则韵不能强，进退双违。必至窘束长才，牵接非类，求无瑕片玉，千不遇焉，诗家之大弊也。更以言巧称工，夸多斗丽，足见其少雍容之度。然前修有恨其迷途既远，无法以救之矣。

陆龟蒙

龟蒙，字鲁望，姑苏人。幼而聪悟，有高致，明《春秋》，善属文，尤能谈笑。诗体江、谢，名振全吴。家藏书万卷，无少声色之娱。举进士一不中。尝从张搏游，历湖、苏二州，将辟以自佐。又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吏率官属就见，龟蒙不乐，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论。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涝则与江通，故常患饥。身自畚锸，茠刺无休时，或讥其劳，曰：“尧、舜霉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龟蒙嗜饮茶，置小园顾渚山下，岁入茶租，薄为瓯蚁之费。著书一编，继《茶经》、《茶诀》之后，又判品张又新《水说》为七种。好事者虽惠山、虎丘、松江，不远百里为致之。又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亦罕纳。不乘马，每寒暑得中，体无事时，放扁舟，挂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鼓棹鸣榔，太湖三万六千顷，水天一色，直入空明。或往来别浦，所诣小不会意，径往不留。自称“江湖散人”，又号“天随子”、“甫里先生”。汉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尝谓即己。后以高士征，不至。苦吟，极清丽。与皮日休为耐久交。中和初，遘疾卒。吴融诔文曰：“霏漠漠，淡涓涓，春融冶，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今有《笠泽丛书》三卷，《诗编》十卷，赋六卷，并传。

司空图

图，字表圣，河中人也。父舆，大中时为商州刺史。图，咸通十年归仁绍榜进士。主司王凝初典绛州，图时方应举，自别墅到郡上谒，去，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门。后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公谓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贡，图第四人捷，同年鄙薄者谤曰：“此司空图得一名也。”公颇闻，因宴全榜，宣言曰：“凝叨忝文柄，今年榜贴，专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名益振。未几，凝为宣歙观察使，辟置幕府。召拜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台劾，左迁光禄寺主簿。卢相携还朝，过陕虢，访图，深爱重，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就属于观察使卢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遂表为僚佐。携执政，召拜礼部员外郎，寻迁郎中。丁黄巢乱，间关至河中，僖宗次凤翔，知制诰、中书舍人。景福中，拜谏议大夫，不赴。昭宗在华州，召为兵部侍郎，以足疾自乞，听还。图家本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庐，遂隐不出，作亭榭素室，悉画唐兴节士文人像。尝曰：“某宦情萧索，百事无能。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瞆三宜休。”遂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伸志，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言涉诡激不常，欲免当时之祸。初以风雨夜得古宝剑，惨淡精灵，尝佩出入。性苦吟，举笔缘兴，几千万篇。自致于绳检之外，豫置冢棺，遇胜日，引客坐圹中，赋诗酌酒，沽醉高歌。客有难者，曰：“君何不广耶？生死一致，吾宁暂游此中哉。”岁时祠祷，与闾里父老鼓舞相乐。时寇盗所过齑粉，独不入谷中，知图贤，如古王蠋也。士民依以避难。后闻哀帝遇弑，不食扼腕，呕血数升而卒，年七十有二。先撰自为文于濯缨亭一鸣窗，今有《一鸣集》三十卷，行于世。

僧虚中

虚中，袁州人。少脱俗从佛，虽然读书工吟不缀。居玉笥山二十寒暑，后来游潇湘，与齐己、顾栖蟾为诗友。住湘西宗城寺。长沙马侍中希振敬爱之，每其来，延纳于书阁中。虚中好炙柴火，烧豆煮茶，

烟熏彩翠尘暗，去必复饰，初不介意。尝题阁中曰："嘉鱼在深处，幽鸟立多时。"益见赏重。时司空图悬车告老，却扫闭门，天下怀仰。虚中欲造见论交，未果，因归华山人寄诗曰："门径放莎垂，往来投刺稀。有时开御札，特地挂朝衣。岳信僧传去，天香鹤带归。他时周召化，无复更衰微。"图得诗大喜，《言怀》云："十年华岳山前住，只得虚中一首诗。"其见重如此。今有《碧云集》一卷，传于世。顾栖蟾者，亦洞庭人，以声律闻，今不见其作也。

周　繇

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郑昌图榜进士。调福昌县尉。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俯有思，仰有咏，深造阃域，时号为"诗禅"。警联如《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飞白鸟，官俸请丹砂。"《望海》云："岛间应有国，波外恐无天。"《甘露寺》云："殿锁南朝像，龛禅外国僧。"又"山从平地有，水到远天无。"又"白云连晋阁，碧树尽芜城。"《江州上薛能尚书》云："树翳楼台月，帆飞鼓角风。"又"郡斋多岳客，乡户半渔翁"等句甚多，读之使人竦，诚好手也。落拓杯酒，无荣辱之累，所交游悉一时名公。集今传世。同登第有张演者，工诗，间见一二篇，亦佳作也。尝谓禅家者流，论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为第一义，出有无间。若声闻、辟支、四果，已非正也，况又堕野狐外道鬼窟中乎！言诗亦然。宗派或殊，风义必合。品则有神妙，体则有古今，才则有圣凡，时则有取舍。自魏晋以降，递至盛唐，大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时变，商其格制，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隐也。经云：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悟门洞开，慧灯深照，顿渐之境，各天所赋。观于时以诗禅许周繇，为不入于邪见，能致思于妙品，固知其衣冠于裸人之国。昔谓学诗如学仙，此之类欤。

卷　九

崔道融

道融，荆人也，自号"东瓯散人"，与司空图为诗友。出为永嘉宰。工绝句，语意妙甚，如《铜雀妓》云："歌咽新翻曲，香销旧赐衣。陵园风雨暗，不见六龙归。"《春闺》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满泥。佳人持锦字，无雁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寒食夜》云："满地梨花白，风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独贮远乡情"等尚众。谁谓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人悉推服其风情雅度，犹恨出处未能梗概之也。有《东浮集》十卷，自序云："乾宁乙卯夏，寓永嘉山斋，收拾草稿，得五百余篇。"今存于世。

聂夷中

夷中，字坦之，河南人也。咸通十二年礼部侍郎高湜下进士，与许棠、公乘亿同袍。时兵革多务，不暇铨注，夷中滞长安久，皂裘已弊，黄粮如珠，始得调华阴县尉，之官惟琴书而已。性俭，盖奋身草泽，备尝辛楚，率多伤俗闵时之举，哀稼穑之艰难。适值险阻，进退维谷，才足而命屯，有志卒爽，含蓄讽刺，亦有谓焉。古乐府尤得体，皆警省之辞，裨补政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国风之义也。其诗一卷，今传。

许　棠

棠，字文化，宣州泾人也。苦于诗文，性僻少合。既久困名场，时马戴佐大同军幕，为词宗，棠往谒之，一见如旧交，留连累月，但从事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客，命使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不喻其来，启缄，即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古人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绝异之姿也。咸通十二年李筠榜进士及第，时及知命，尝曰："自得一第，稍觉筋骨轻健，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之还丹也。"调泾县尉，之官，郑谷送诗曰："白头新作尉，县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前贤尚此风。"后潦倒辞荣。初作《洞庭诗》，脍炙时□，号"许洞庭"云。今集一卷，传世。

公乘亿

亿，字寿山，咸通十二年进士。善作赋，擅名场屋间，时取进者法之，命中。有赋集十二卷、诗集一卷，今传。

章　碣

碣，钱塘人，孝标之子也。累上著不第，咸通末以篇什称。乾符中，高湘侍郎自长沙携邵安古来京及第，碣恨湘不知己，赋《东都望幸》诗曰："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妍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后竟流落，不知所终。碣有异才，尝草创诗律，于八句中，足字平侧，各从本韵，如"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薄暮天。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逆风船。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渔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自称变体。当时趋风者亦纷纷而起也。今有诗一卷，传于世。

唐彦谦

彦谦，字茂业，并州人也。咸通末举进士及第。中和，王重荣表为河中从事，历节度副使，晋、绛二州刺使。重荣遇害，彦谦贬汉中掾。兴元节度使杨守亮留署判官，寻迁副使，为阆州刺使。卒。彦谦才高负气，毫发逆意，大怒叵禁。博学足艺，尤长于诗，亦其道古心雄，发言不苟，极能用事，如自己出。初

师温庭筠，调度逼似，伤多纤丽之词，后变淳雅，尊崇工部。唐人效甫者，惟彦谦一人而已。自号“鹿门先生”。有诗集，传于世。薛廷珪序云。

林　嵩

嵩，字降臣，长乐人也。乾符二年礼部侍郎崔沆下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工诗善赋，才誉与公乘亿相高，功名之士，翕然而慕之，有诗一卷，赋一卷，传于世。

高　蟾

蟾，河朔间人。乾符三年孔緘榜及第。与郑郎中谷为友，酬赠称“高先辈”。初累举不上，题省墙间曰：“冰柱数条揞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阳春发处无根蒂，凭仗东风次第吹。”怨而切。是年人论不公，又下第。《上马侍郎》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风怨未开。”意亦指直马怜之。又有“颜色如花命如叶”之句，自况时运蹇窒，马因力荐，明年，李昭知贡，遂擢桂。官至御史中丞。蟾本寒士，遑遑于一名，十年始就。性倜傥离群，稍尚气节。人与千金无故，即身死亦不受。其胸次磊块诗酒能为消破耳。诗体则气势雄伟，态度谐远，如狂风猛雨之来，物物竦动，深造理窟，亦一奇逢掖也。诗集一卷，今传。

高　骈

骈，字千里，幽州人也。崇文之孙。少闲鞍马弓刀，善射，有膂力。更刬锐为文学，与诸儒交，硁硁谈治道。初事朱叔明为府司马，迁侍御史。一日校猎围合，有双雕并飞，骈曰：“我后大富贵，当贯之。”遂一发联翩而坠，众大惊，号“落雕御史”。骈为西川节度，筑成都城四十里，朝廷疑之。以宴间咏风筝云：“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风吹别调中。”明日诏下，移镇渚宫，亦谶之类也。仕至平章事，封渤海郡王。初骈以战讨之勋，累拜节度，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国家倚之。时巢贼日日甚，两京亦陷，大驾蒙尘，遂无勤王之意，包藏祸心，欲便徼幸。帝知之，以王铎代为都统，加侍中。骈失兵柄，攘袂大诟，一旦离势，威望顿尽，方且弃人间事，绝女色，属意神仙。鄱阳商侩吕用之会妖术，役鬼神，及狂人诸葛殷、张守一等相引而进，多为谬悠长年飞化之说，羽衣鹤氅，诡辩风生，骈事之若神。造迎仙楼，高八十尺，日同方士登眺，计鸾笙在云表而下，用之等叱咤风雷，或望空揖拜，言睹仙过，骈辄随之。用之曰：“玉皇欲补公真官，吾谪限亦满，必当陪幢节同归上清耳。”其造怪不可胜纪。至以用之、守一、殷等为将，分掌兵符，皆称将军，开府置官属，礼与骈均。卒至叛逆首乱，磔尸道途，死且不悟。裹骈以破毡，与子弟七人，一坎而瘗，名书于唐史叛臣传，亦何足道矣。有诗一卷，今传。大顺中，谢蟠隐为之序。

牛　峤

峤，字延峰，陇西人，宰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乾符五年孙偓榜第四人进士，仕历拾遗、补阙一尚书郎。王建镇西川，辟为判官。及伪蜀开国，拜给事中。卒。有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窃慕李长吉所为歌诗，辄效之。”今传于世。

钱　珝

珝，吴兴人，起之孙也。乾符六年郑谔榜及第。昭宗时，仕为中书舍人。工诗，有集传于世。

赵光远

光远，丞相隐之犹子也。幼而聪悟。咸能、乾符中称气焰。善为诗。温庭筠、李商隐辈梯媒之。恃才不拘小节，皆金鞍骏马。尝将子弟恣游狭邪，著《北里志》，颇述青楼红粉之事，及有诗等传于世。光远等千金之子，厌饫膏粱，仰荫承荣，视若谈笑，骄侈不期而至矣。况年少多才，京邑繁盛，耳目所荡，素少闲邪之虑者哉。故辞意多裙裾妖艳之态，无足怪矣。有孙启、崔珏同时恣心狂狎，相为唱和，颇陷轻薄，无退让之风。惟卢弼气象稍严，不迁狐惑，如《边庭四时怨》等作，赏音大播，信不偶然。区区凉德，徒曰贵介，不暇录尚多云。

周　朴

朴，字见素，长乐人，嵩山隐君也。工为诗，抒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时诗家称为月锻年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取重当时如此。贯休尤与往还，深为怜才。而朴本无夺名竞利之心，特以道尊德贵，美价益超耳。乾符中，为巢贼所得，以不屈，竟及于祸，远近闻之，莫不流涕。林嵩得其诗百余篇为二卷，僧栖浩序首，今传于世。周朴山林之癯，槁衣粝食，以为黔娄、原宪不殄天物，庶足保身而长年。今则血染缊袍，魂散茅宇，盗跖不仁，竟嚼虎口，天道福善祸淫，果何如哉！古称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杀戮无辜，乱世之道。每读至此，未尝不废书抚髀欷歔也。

罗　隐

隐，字昭谏，钱塘人也。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乾符初举进士，累不第。广明中，遇乱归乡里，时钱尚父镇东南，节钺崇重，隐欲依焉。进谒，投素作，卷首《过夏口》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镠得之大喜遇，以书辟曰：“仲宣远托刘荆州，盖因乱世；夫子乐为鲁司寇，祗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遂为掌书记。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镠爱其才，前后赐予无数，陪从不顷刻相背。表迁节

度判官、盐铁发运使。未几，奏授著作郎。镠初授镇，命沈崧草表谢，盛言浙西富庶。隐曰："今浙西焚荡之余，朝臣方切贿赂，表奏，将鹰犬我矣。"镠请隐为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游，日暮而牛羊不下。"又为贺昭宗改名表云："左则姬昌之半字，右为虞舜之全文。"作者称赏。转司勋郎中。自号"江东生"。魏博节度罗绍威慕其名，推宗人之分，拜为叔父，时亦老矣，尝表荐之。隐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介僻寡合，不喜军旅。献酬俎豆间，绰绰有余也。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与顾云同谒淮南高骈，骈不礼。骈后为毕将军所杀，隐有延和阁之讥。又以诗投相国郑畋，畋有女殊丽，喜诗咏，读隐作至"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由是切慕之，精爽飞越，莫知所从。隐忽来谒，女从帘后窥见迂寝之状，不复念矣。隐精法书，喜笔工苌凤，谓曰："笔，文章货也。今助子取高价。"即以雁头笺百幅为赠，士大夫踵门问价，一致千金。率多借重如此。所著《谗书》、《谗本》、《淮海寓言》、《湘南应用集》、《甲乙集》、《外集》、《启事》等，并行于世。《易》戒毋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罗隐以褊急性〔成〕（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以其事业非不五鼎也，学术非不经史也，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凋丧淳才，揄扬秽德，白日能蔽于浮翳，美玉曾玷于青蝇，虽亦未必尽然，是皆阙慎微之豫。阮嗣宗臧否不挂口，欲免其身。如滑稽玩世东方朔之流，又不相类也。

罗　虬

虬，词藻富赡，与族人隐、邺齐名，咸通间称"三罗"，气宇终不逮。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为从事。虬狂宕无检束，时雕阴籍中有妓杜红儿，善歌舞，姿色殊绝，尝为副戎属意。会副戎聘邻道，虬久慕之，至是请红儿歌，赠以缯彩。孝恭以为副戎所贮，从事则非礼，勿令受贶，虬不称意，怒，拂衣起，诘旦，手刃杀之。孝恭以虬激己坐之，顷会赦。虬追其冤，于是取古之美女有姿艳才德者，作绝句一百首，以比红儿，当时盛传，此外不见有他作。体固凡庸，无大可采。《序》曰："红儿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妓等。余知红者，择古灼然美色，优劣于章句间。"其卒章云："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窈娘堤。欲知此恨无穷处，长倩城乌夜夜啼。"情极哀切。初以白刃相加，今曰"余知红者"，虬实一狂夫也。且拘律之道大爽，姑录为笑谈耳。

崔鲁　或作橹

鲁，广明间举进士。工为杂文，才丽而荡。诗慕杜紫微风范，警句绝多。如《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又"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莲花》云："何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清香尽日怜。"《山鹊》云："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嘴香。"又《别题》云："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等，皆绮制精深，脍炙人口。颇嗜酒，无德，尝醉辱陆肱郎中，旦日惭甚，为诗谢曰："醉时颠蹶醒时羞，麴糵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陆亦谅之。悠悠乱世，竟无所成。鲁诗善于状景咏物，读之如咽冰雪，心爽神怡，能远声病，气象清楚，格调且高，中间别有一种风情，佳作也。诗三百余篇，名《无机集》，今传。

秦韬玉

韬玉，字中明，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少有词藻，工歌吟，恬和浏亮。慕柏耆为人，然险而好进，谄事大阉田令孜，巧宦，未期年，官至丞郎、判盐铁、保大军节度判官。僖宗幸蜀，从驾。中和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放榜，特敕赐进士及第，令于二十四人内安排，编入春榜，令孜引擢工部侍郎。韬玉歌诗，每作人必传诵。《贵公子行》云："阶前莎毯绿未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又潇水出道州九疑山中，湘水出桂林海阳山中，经灵渠，至零陵与潇水合，谓之"潇湘"，为永州二水也。清泚一色，高秋八九月，才丈余，浅碧见底。过衡阳，抵长沙，入洞庭。韬玉赋诗云："女娲罗裙长百尺，搭在湘江作山色。"又云："岚光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由是大知名，号为绝唱。今有《投知小录》三卷，行于世。

郑　谷

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父史，开成中为永州刺史。谷幼颖悟绝伦，七岁能诗。司空侍郎图与史同院，见而奇之，问曰："予诗有病否？"曰："大夫《曲江晚望》云：'村南斜日闲回首，一对鸳鸯落渡头。'此意深矣。"图拊谷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也。"光启三年，右丞柳玭下第进士，授京兆鄠县尉，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为都官郎中，诗家称"郑都官"。又尝赋《鹧鸪》警绝，复称"郑鹧鸪"云。未几，告归，退隐仰山书堂，卒于北岩别墅。谷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为薛能、李频所赏，与许棠、任涛、张蠙、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号"芳林十哲"。谷多结契山僧，曰："蜀茶似僧，未必皆美，不能舍之。"齐己携诗卷来袁谒谷，《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

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已不觉投拜，曰："我一字师也。"尝从僖宗登三峰，朝谒之暇，寓于云台道舍，编所作为《云台编》三卷。归编《宜阳集》三卷。及撰《国风正诀》一卷，分六门，摭诗联，注其比为君臣贤否、国家治乱之意。今并传焉。

齐己

齐己，长沙人。姓胡氏，早失怙恃。七岁颖悟，为大沩山寺司牧，往往抒思，取竹枝画牛背为小诗。耆夙异之，遂共推挽入戒。风度日改，声价益隆。游江海名山，登岳阳，望洞庭，时秋高水落，君山如黛，唯湘川一条而已。欲吟杳不可得，徘徊久之。来长安数载，遍览终南、条、华之胜。归过豫章，时陈陶近仙去，已留题有云："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至宜春，投诗郑都官云："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谷曰："善则善矣，一字未安。"经数日，来曰："别扫如何?"谷嘉赏，结为诗友。曹松、方干皆己良契。性放逸，不滞土木形骸，颇任琴樽之好。尝撰《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古人诗联，以类分次，仍别讽、赋、比、兴、雅、颂。又撰《诗格》一卷。又与郑谷、黄损等共定用韵为葫芦、辘轳、进退等格，并其诗《白莲集》十卷，今传。

崔涂

涂，字礼山，光启四年郑贻矩榜进士及第。工诗，深造理窟，端能竦动人意，写景状怀，往往宣陶肺腑。亦穷年羁旅，壮岁上巴蜀，老大游陇山。家寄江南，每多离怨之作。警策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巫娥》云："江山非旧主，云雨是前身。"如："病知新事少，老别故交难。"《孤雁》云："渚云低暗度，关月冷相随。"《山寺》云："夕阳高鸟过，疏雨一钟残。"又："谷树云埋老，僧窗瀑照寒。"《鹦鹉洲》云："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因解爱才。"《春夕》云："胡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陇上》云："三声戍角边城暮，万里乡心塞草春。"《过峡》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等联，作者于此敛衽。意味俱远，大名不虚。有诗一卷，今传。

喻坦之

坦之，睦州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久寓长安，囊罄，忆渔樵，还居旧山。与李建州频为友。频以诗送归云："从容心自切，饮水胜衔杯。共在山中住，相随阙下来。修身空有道，取事各无媒。不信升平代，终遗草泽才。"又"彼此无依倚，东西又别离。"盖困于穷蹇，情见于辞矣。同时严维、徐凝、章八元，枌榆相望，前后唱和亦多。诗集今传。

任涛

涛，筠川人也。章句之名早擅。乾符中，应数举，每败垂成。李常侍骘廉察江西，素闻涛名，取其诗览之，见云："露抟沙鹤起，人卧钓船流。"大加赏叹曰："任涛奇才也，何故不成名？会当荐之。"特与放乡里杂役，仍令本贯优礼。时盲俗互有论列，骘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役，岂止一任涛而已哉。"未几，涛逝云。有才无命，大可怜也。诗集今传。

温宪

宪，庭筠之子也。龙纪元年李瀚榜进士及第，去为山南节度府从事。大著诗名。词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辞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上读表恻然称美。时宰相亦有知者，曰："父以窜死，今孽子宜稍振之，以厌公议，庶几少雪忌才之恨。"上颔之。后迁至郎中，卒。有集文赋等传于世。

李洞

洞，字才江，雍州人，诸王之孙也。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其仰慕一何如此之切也。然洞诗逼真于岛，新奇或过之。时人多诮僻涩，不贵其卓峭，唯吴融赏异。融以大才，八面受敌，新律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联'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麑。'绝妙也。"融不怨所鄙，而善其许。洞诗大略，如《终南山》云："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斸竹烟岚冻，偷湫雨雹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赠司空图》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斋忏射雕。"《归日本》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夜》云："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皆伟拔时流者。昭宗时，凡三上，不第。裴公第二榜，帘前献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器一生休。"果失意，流落往来，寓蜀而卒。初，岛任长江，乃东蜀，塚在其处，郑谷哭洞诗云："得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言死生不相远也。洞尝集岛警句五十联，及唐诸人警句五十联为《诗句图》，自为之序。及所为诗一卷，并传。

吴融

融，字子华，山阴人。初力学，富辞，调工捷。龙纪元年李瀚榜及进士第。韦昭度讨蜀，表掌书记。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为左补阙，以礼部郎中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天复元年元旦，东内反正，既御楼，融最先至，上命于前座跪草十数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皆中旨，大加赏激，进户部侍郎。帝幸凤翔，融不及从，去客阌乡，俄召

为翰林承旨，卒。为诗靡丽有余，而雅重不足。集四卷及制诰一卷，并行。

韩　偓

偓，字致尧，京兆人。龙纪元年礼部侍郎赵崇下擢第。天复中，王溥荐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从昭宗幸凤翔，进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尝与崔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论为功臣。帝疾宦人骄横，欲去之。偓画策称旨，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以属卿。"偓因荐座主御史大夫赵崇，时称能让。李彦弼倨甚，因谮偓漏禁省语，帝怒曰："卿有官属，日夕议事，奈何不欲我见韩学士耶?"帝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卒与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偓喜侵侮有位，朱全忠亦恶之，乃构祸贬濮州司马。帝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天祐二年，复召为学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偓自号"玉山樵人"。工诗，有集一卷。又作《香奁集》一卷，词多侧艳新巧，又作《金銮密记》五卷，今并传。

唐　备

备，龙纪元年进士。工古诗，多极讽刺，颇干教化，非浮艳轻斐之作。同时于渍者，共一机轴，大为时流所许。备诗有""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无山川，何人重平道?"又："狂风拔倒树，树倒根已露，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又："一日天无风，四溟波自息。人心风不吹，波浪高百尺。"又《别家》云："兄弟惜分离，拣日皆言恶。"于渍《对花》云："花开蝶满枝，花谢蝶来稀，惟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等诗，发为浇俗，至今人话间，必举以为警戒，足见之矣。余诗多传。

王　驾

驾，字大用，蒲中人，自号"守素先生"。大顺元年杨赞禹榜登第，授校书郎，仕至礼部员外郎。弃官嘉遁于别业，与郑谷、司空图为诗友，才名藉甚。图尝与驾书评诗曰："国初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江宁，宏思至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远。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梦得、杨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间，沉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则前所谓必推于其类，岂若神跃色扬而已哉。"驾得书，自以誉不虚己。当时价重，乃如此也。今集六卷，行于世。

戴思颜

思颜，大顺元年杨赞禹榜进士及第，与王驾同袍。有诗名，气宇盘礴，每有过人，遂得名家，岂泛然矣。有集今传。

杜荀鹤

荀鹤，字彦之，牧之微子也。牧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时，妾有妊，出嫁长林乡正杜筠，生荀鹤。早得诗名，尝谒梁王朱全忠，与之坐，忽无云而雨，王以为天泣不祥，命作诗，称意，王喜之。荀鹤寒畯，连败文场，甚苦，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顺二年裴贽侍郎下第八人登科。正月十日放榜，正荀鹤生朝也。王希羽献诗曰："金榜晓悬生世日，玉书潜记上升时。九华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荀鹤居九华，号"九华山人"。张曙拾遗亦工诗，又同年，尝醉谑曰："杜十五大荣，而得与曙同年。"荀鹤曰："是公荣。天下只知有荀鹤，若个知有张五十郎耶?"各大笑而罢。宣州田頵甚重之，常致笺问。梁王立，荐为翰林学士，迁主客员外郎。颇恃势侮慢缙绅，为文多主箴刺，众怒欲杀之，未得。天祐元年卒。荀鹤苦吟，平生所志不遂，晚始成名，况丁乱世，殊多忧惋思虑之语，于一觞一咏，变俗为雅，极事物之情，足丘壑之趣，非易能及者也。与太常博士顾云初隐一山，登第之明年，宁亲相会，云撰集其诗三百余篇，为《唐风集》三卷，且序以为："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贾、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芥蒂。或情发乎中，则极思冥搜，神游希夷，形兀枯木，五声劳于呼吸，万象贫于抉剔，信诗家之雄杰者矣。"荀鹤嗜酒，善弹琴，风情雅度，千载犹可想望也。

卷　十

王　涣

涣，大顺二年礼部侍郎裴贽下进士及第。俄自左史拜考功员外郎，同年皆得美除，涣首唱感恩长句，上谢座主裴公，当时甚荣之。后以礼部侍郎致仕，年九十，见《睢阳五老图》。涣工诗，情极婉丽。尝为《惆怅诗》十三首，悉古佳人才子深怀感怨者，以崔氏莺莺、汉武李夫人、陈乐昌主、绿珠、张丽华、王昭君，及苏武、刘、阮辈事成篇，哀伤媚妩，如"谢家池馆花笼月，萧寺房廊竹飐风。夜半酒醒凭槛立，所思多在别离中。"又"梦里分明入汉宫，觉来灯背锦屏空。紫台月落关山晓，肠断君王信画工"等，皆绝唱，喧炙士林。在晚唐诸人中，霄壤不侔矣。有集今传。

徐　寅

寅，莆田人也。大顺三年蒋咏下进士及第。工诗，尝赋《路傍草》云："楚甸秦川万里平，谁教根向路傍生。轻蹄绣毂长相蹋，合是荣时不得荣。"时人知其蹭蹬，后果须鬓交白，始得秘书省正字，竟蓬转客途，不知所终云。有《探龙集》五卷，谓登科射

策，如探睡龙之珠也。

张　乔

乔，隐居九华山，池州人也。有高致，十年不窥园以苦学。诗句清雅，迥少其伦。当时东南多才子，如许棠、喻坦之、剧燕、吴罕、任涛、周繇、张蠙、郑谷、李栖远与乔，亦称“十哲”，俱以韵律驰声。大顺中，京兆府解试，李参军频时主文，试《月中桂》诗，乔云：“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遂擅场。其年频以许棠久困场屋，以为首荐。乔与喻坦之复受许下薛尚书知，欲表于朝，以他不果。竟岨峿名途，徒得一进耳。有诗集二卷，传世。

郑良士

良士，字君梦。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昭宗时，自表献诗五百余篇，敕授补阙而终。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易若反掌，浮俗莫不骇羡，难其比也。今有《白岩集》十卷传世。旧言诗，或穷人，或达人。达者，良士是矣。亦命之所为，诗何能与？过诗则不揣其本也。

张　鼎

鼎，字台业，景福二年崔胶榜进士。工诗，集一卷，今行。同时赵抟，有爽迈之度，工歌诗。韦霭，亦进而无遇，退而有守者。诗各一卷。及谢蟠隐，云是灵运之远孙，有清才，知天下之将乱，作《杂感诗》一卷。张为，闽中人，离群拔类，工诗，存一卷，及著《唐诗主客图》等，并传于世。

韦　庄

庄，字瑞己，京兆杜陵人也。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庄应举时，正黄巢犯阙，兵火交作，遂著《秦妇吟》，有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却重回。”乱定，公卿多讶之，号为“秦妇吟秀才”。乾宁元年苏检榜进士。释褐校书郎。李询宣谕西川，举庄为判官。后王建辟为掌书记。寻征起居郎，建表留之。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首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庄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西江、湖南，所在曾游，举目有山河之异，故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虎，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怨之文，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庄自来成都，寻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遂诛茅重作草堂而居焉。性俭，秤薪而爨，数米而炊，达人鄙之。弟蔼，撰庄诗为《浣花集》六卷，及庄尝选杜甫、王维等五十二人诗为《又玄集》，以续姚合之《极玄》，今并传世。

王贞白

贞白，字有道，信州永丰人也。乾宁二年登第。时榜下物议纷纷，诏翰林学士陆扆于内殿覆试，中选，授校书郎，时登科后七年矣。郑谷以诗赠曰：“殿前新进士，阙下校书郎”。初，兰溪僧贯休雅得名，与贞白居去不远而未会，尝寄《御沟诗》，有云：“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后会，语及此，休曰：“剩一字”。贞白拂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当即来。”休书字于掌心，逡巡，贞白还曰：“‘此中涵帝泽’如何？”休以掌示之，无异所改，遂订深契。后值天王狩于岐，乃退居著书，不复干禄，当时大获芳誉。性恬和，明《易·象》。手编所为诗三百篇及赋、文等，为《灵溪集》七卷，传于世。卒葬家山。贞白学力精赡，笃志于诗，清润典雅，呼吸间两获科甲，自致于青云之上，文价可知矣。深惟存亡取舍之义，进而就禄，退而保身，君子也。梁陶宏景弃官隐居三茅，国事必咨请，称“山中宰相”，号贞白。今王公慕其为人而云尔。

张　蠙

蠙，字象文，清河人也。乾宁二年，赵观文榜进士及第。释褐为校书郎，调栎阳尉，迁犀浦令。伪蜀王建开国，拜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王衍与徐后游大慈寺，见壁间题：“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爱赏久之，问谁作，左右以蠙对，因给笺，令以诗进，蠙上二百篇，衍尤待重，将召掌制诰，宋光嗣以其轻傲驸马宜疏之，止赐白金千两而已。蠙生而秀颖，幼能为诗，《登单于台》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句，由是知名。初以家贫累下第，留滞长安，赋诗云：“月里路从何处上，江边身合几时归？十年九陌寒风夜，梦扫芦花絮客衣。”主司知为非滥成名。余诗皆佳，各有意度，过人远矣。诗集二卷，今传。

翁承赞

承赞，字文尧，乾宁三年礼部侍郎独孤损下第四人进士，又中宏词敕头。承赞工诗，体貌甚伟，且诙谐，名动公侯。唐人应试，每在八月，谚曰：“槐花黄，举士忙。”承赞《咏槐花》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甚为当时传诵。尝奉使来福州，见友僧亚齐，赠诗云：“萧萧风雨建阳溪，溪畔维舟见亚齐。一轴新诗剑潭北，十年旧识华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应笑乘轺青琐客，此时无暇听猿啼。”他诗高妙称是。仕王审知，终谏议大夫。有诗，以兵火散失，尚存百二十余篇，为一卷，秘书郎孙郃为序云。

王　毂

毂，字虚中，宜春人，自号临沂子。以歌诗擅名，长于乐府。未第时尝为《玉树曲》云：“璧月夜，琼树春，莺舌泠泠词调新。当时狎客尽丰禄，直谏犯

颜无一人。歌未阕，晋王剑上粘腥血。君臣犹在醉乡中，一面已无陈日月”。大播人口。适有同人为无赖辈殴，毂前救之，曰：“莫无礼！我便是道‘君臣犹在醉乡中’者。”无赖闻之，惭谢而退。毂亦大节士，轻财重义，以乡里所誉。颇不平久困，适生离难间，辞多寄寓比兴之作，无不知名。乾宁五年羊绍素榜进士，历国子博士，后以郎官致仕。有诗三卷。于是宦达，俱素餐尸位，卖降恐后之徒，毂因撰前代忠臣临老不变图一卷，及《观光集》一卷，并传。

殷文圭

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阳人也。乾宁五年礼部侍郎裴贽下进士。初未第时，道中尝逢一老叟，目文圭久之，谓人曰：“向者布衣，绿眉方口，神仙中人也。如学道，可以冲虚；不尔，垂大名于天下。”未几，兵马振动，大驾幸三峰，文圭携梁王表荐及第。时杨令公行密镇淮阳，奄有宣、浙、扬、汴之间。榛梗既久，文圭辞亲，间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宣慰判官、记室参军。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又上表荐之。文圭后饰非，遍投启事公卿间，曰：“于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爰居避风，不望洪钟之乐。”俄为多言者所发，更由宋、汴驰过，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为诗有《登龙集》、《冥搜集》、《笔耕词》、《冰镂录》、《从军稿》等集，传世。唐季，文体浇离，才调荒秽，稍稍作者，强名曰诗，南郭之竽，苟存于从响，非复盛时之万一也。如王周、刘兼、司马札、苏拯、许琳、李咸用等数人，虽有集相传，皆气卑格下，负鱼目唐突之惭，窃碔砆韫袭之滥，所谓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见之患也。文圭稍入风度，间见奇崛，其殆庶几乎。

李建勋

建勋，字致尧，广陵人，仕南唐为宰相，后罢，出镇临川。未几，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年已八十，志尚散逸，多从仙侣参究玄门。时宋齐丘有道气，在洪州西山，建勋造谒致敬，欲授真果，题诗赠云：“春来涨水流如活，晓出西山势似行。玉洞有人经劫在，携竿步步就长生。”归高安别墅，一夕无病而逝。能文赋诗，琢炼颇工，调既平妥，终少惊人之句也。有《钟山集》二十卷行于世。

褚载

载，字厚之，家贫，客梁、宋间，困甚，以诗投襄阳节度使邢君牙云：“西风昨夜坠红兰，一宿邮亭事万般。无地可耕归不得，有恩堪报死何难。流年怕老看将老，百计求安未得安。一卷新诗满怀泪，频来门馆诉饥寒。”君牙怜之，赠绢十匹，荐于郑滑节度使，不行。乾宁五年，礼部侍郎裴贽知贡举，君牙之荐之，遂擢第。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载缄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面贽于威，威览之，连见数字触家讳，威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谢以长笺，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威激赏而终不能引拔，后竟流落而卒。集三卷，今传。

吕岩

岩，字洞宾，京兆人，礼部侍郎吕渭之孙也。咸通初中第，两调县令。更值巢贼，浩然发栖隐之志，携家归终南，自放迹江湖。先是有钟离权，字云房，不知何代何许人，以丧乱避地太白，间人此阁，石壁上得金诰玉篆，深造希夷之旨。常髽髻，衣槲叶，隐见于世。岩既笃志大道，游览名山，至太华，遇云房，知为异人，拜以诗曰：“先生去后应须老，乞与贫儒换骨丹。”云房许以法器，因为著《灵宝毕法十二科》，悉究性命之旨。坐庐山中数十年，金丹始就。逢苦竹真人，乃能驱役神鬼。时移世换，不复返也。与陈图南音响相接，或访其室中。尝白襕角带，卖墨于市，得者皆成黄金。往往遨游洞庭、潇湘、湓浦间，自称“回道士”，时传已蝉蜕矣。有术佩剑，自笑曰：“吾仙人，安用剑为？所以断嗔爱烦恼耳。”尝题寺壁曰：“三千里外无家客，七百年前云水身。”后书云：“唐室进士，今时神仙。足蹑紫雾，却归洞天。”又宿湖州沈东老家，白酒满瓮，瓷意拍浮，临去，以石榴皮画壁间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又尝负局奁于市，为贾尚书淬古镜，归忽不见，留诗云：“袖里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又醉饮岳阳楼，俯鉴洞庭，时八月，叶下水清，君山如黛螺，秋风浩荡，遂按玉龙作一弄，清音辽亮，金石可裂。久之，度古柳别去，留诗云：“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后往来人间，乘虚上下，竟莫能测。至今四百余年，所在留题，不可胜纪。凡遇之者，每去后始觉，悔无及矣。盖其变化无穷，吟咏不已，姑此纪其大概云。

论曰：晋嵇康论神仙非积学所能致，斯言信哉。原其本自天灵，有异凡品，仙风道骨，迥凌云表。历观传记所载，雾隐乎岩巅，霞寓于尘外，崆峒、羡门以下，清流相望，由来尚矣。虽解化一事，似或玄微，正非假房中黄白之小端，从而服食颐养，能尽其道者也。不损上药，愈益下田，熊经鸟伸，纳新吐故，无七情以夺魂魄，无百虑以煎肺肝，庶几指识玄户，引身长年，然后一跃，顿乔、松之逸驭也。今夫指青山首驾，卧白云振衣，纷长往于斯世，遣高风于无穷，及见其人，吾亦愿从之游耳。韩湘控鹤于前，吕岩骖鸾于后，凡其题咏篇什，铿锵振作，皆天成云汉，不假安排，自非咀嚼冰玉，呼吸烟霏，孰能至此。宁好事者为之，多见其不知量也。吴筠、张志和、施肩吾、刘商、陈陶、顾况等，高躅可数，皆颉

颇于玄化中者欤。

卢延让

延让，字子善，范阳人也。有卓绝之才。光化三年裴格榜进士。朗陵雷满荐辟之，满败，归伪蜀，授水部员外郎，累迁给事中，卒官刑部侍郎。延让师许下薛尚书为诗，词意入僻，不竞纤巧，且多健语，下士大笑之。初，吴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时延让布衣，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赀谒。会融弟得延让诗百余篇，融览其警联，如《宿东林》云："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旅舍言怀》云："名纸毛生五门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赠元上人》云："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蜀道》云"云间闹铎骡驮去，雪里残骸虎拽来。"又云："树上諏咨批颊鸟，窗间逼驳扣头虫"等，大惊曰："此去人远绝，自无蹈袭，非寻常耳。此子后必垂名。余昔在翰林召对，上曾举其'臂鹰健卒横毡帽，骑马佳人卷画衫'一联，虽浅近，然自成一体名家，今则信然矣。"遂厚礼遇，赠给甚多。融雪中寄诗云："永日应无食，终宵必有诗。"后夺科第。多融之力也。今诗一卷，传世。

曹　松

松，字梦征，舒州人也。学贾岛为诗，深入幽境，然无枯淡之癖。尤长启事，不减山公。早未达，尝避乱来栖洪都西山。初在建州依李频，频卒后，往来一无所遇。光化四年，礼部侍郎杜德祥下，与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同登第，年皆七十余矣，号为"五老榜"。时值新平内难，朝廷以放进士为喜，特授校书郎而卒。松野性方直，罕尝俗事，故拙于进宦，构身林泽，寓情虚无，苦极于诗，然别有一种风味，不沦乎怪也。集三卷，今传。

裴　说

说，工诗，得盛名。天祐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初年窘迫乱离，奔走道路，有诗曰"避乱一身多"，见者悲之。后仕为补阙，终礼部员外郎。为诗足奇思，非意表琢炼不举笔，有岛、洞之风也。弟谐，亦以诗名世。仕终桂岭假官宰。今俱有集，相传。

贯　休

休，字德隐，婺州兰溪人，俗姓姜氏。风骚之外，尤精笔札。荆州成中令问以书法，休勃然曰："此事须登坛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衔之，乃递入黔中，因为《病鹤》诗以见志云："见说气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来?"初，昭宗以武肃钱镠平董昌功，拜镇东军节度使，自称吴越王。休时居灵隐，往投诗贺，中联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武肃大喜，然僭侈之心始张，遣谕令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休性躁急，答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即日裹衣钵，拂袖而去。至蜀，以诗投孟知祥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特特来。"知祥久慕，至是非常尊礼之。及王建僭位，一日游龙华寺，召休坐，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侍，休意在箴戒，因读《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陵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小忉，然敬事不少怠也。赐号"禅月大师"。后顺寂，敕塔葬丈人山青城峰下。有集三十卷，今传。休一条直气，海内无双，意度高疏，学问丛脞，天赋敏速之才，笔吐猛锐之气，乐府古律，当时所宗。虽尚崛奇，每得神助，余人走下风者多矣。昔谓龙象蹴踏，非驴所堪，果僧中之一豪也。后少其比者，前以方支道林不过矣。

张　瀛

瀛，碧之子也。仕广南刘氏，官至曹郎。尝为诗赠琴棋僧云："我尝听师法一说，波上莲花水中月。不垢不净是色空，无法无空亦无灭。我尝对师禅一观，浪溢鳌头蟾魄满。河沙世界尽空空，一寸寒灰冷灯畔。我又闻师琴一抚，长松唤住秋山雨。弦中雅弄若铿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看师棋一著，山顶坐沉红日脚。阿谁称是国手人，罗浮道士赌却鹤。输却药葫芦，斟下红霞丹，束手不敢争头角。"同列见之曰："非其父不生是子。"瀛为诗尚气而不怒号，语新意卓，人所不思者，辄能道之。绰绰然见乃父风也。有诗集，今传于世。

沈　彬

彬，字子文，筠州高安人。自幼苦学，属末岁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湖湘，隐云阳山数年，归乡里。时南唐李昇镇金陵，旁罗俊逸，名儒宿老，必命郡县起之。彬赴辟，知昇欲取杨氏，因献《画山水诗》云："须知笔力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昇览之大喜，授秘书郎。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归，徙居宜春。初经版荡，与韦庄、杜光庭、贯休俱避难在蜀，多见酬酢。彬临终，指葬处示家人窆，果掘得一空塚，有漆灯青荧，圹头立一铜版，篆文曰："佳城今已开，虽开不葬埋。漆灯终未灭，留待沈彬来。"遂窀穸于此。有诗集一卷。传世。彬第二子廷瑞，性坦率，豪于觞咏，举动异俗，盛夏附火，严冬单衣，或遇崇山野水，古洞幽坛，竟日不返，时人异之，呼为"沈道者"，士大夫多邀至门馆。一日，邑宰戏问："何日道成?"廷瑞即留诗曰："何须问我道成时，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药苗人不识，体涵仙骨俗争知。"宰惊谢。后浪游四方，或传仙去也。

唐　求

求，隐君也，成都人。值三灵改卜，绝念鼎钟，放旷疏逸，出处悠然，人多不识。方外物表，是所游

心也。酷耽吟调，气韵清新，每动奇趣，工而不僻，皆达者之词。所行览不出二百里间，无秋豪世虑之想。有所得，即将稿捻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短长，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锦江，望而祝曰："兹瓢倘不沦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扁舟接之，得诗数十篇。求初未尝示人，至是方竞传，今行于世。后不知所终，江南处士杨夔，亦工诗文，名称杰出如求，今章句多传。

孙 鲂

鲂，唐末处士也，乐安人。与沈彬、李建勋同时，唱和亦多。鲂有《夜坐》诗，为世称玩。建勋尤器待之，日与谈宴，尝匿鲂于斋幕中，待沈彬来，乃问曰："鲂《夜坐》诗如何?"彬曰："田舍翁火炉头之语，何足道哉!"鲂从幕中出，诮彬曰："何讥谤之甚?"彬曰："'画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炉上，谁有此况?"一座大笑。及《金山寺》诗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当时谓骚情风韵，不减张祜云。有诗五卷。今传。

李 中

中，字有中，九江人也。唐末，尝第进士，为新涂、淦阳、吉水三县令，仕终水部郎中。孟宾于赏其工吟，绝似方干、贾岛，时复过之。如"暖风医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又"闲花半落处，幽鸟未来时"，又"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又"残阳影里水东注，芳草烟中人独行"，又"闲寻野寺听秋水，寄睡僧窗到夕阳"，又"香入肌肤花洞酒，冷浸魂梦石床云"，又"西园雨过好花尽，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惊人泣鬼之语也。有《碧云集》，今传。

廖 图

图，字赞禹，虔州虔化人。文学博赡，为时辈所服。湖南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学士。与同时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俱以文藻知名，赓唱迭和。齐己时寓渚宫，相去图千里，而每诗筒往来不绝，警策极多，必见高致。集二卷，今行于世。时有荆南从事郑准，亦工诗，与僧尚颜多所酬赠，诗亦传。

孟宾于

宾于，字国仪，连州人。聪敏特异，有乡曲之誉。垂髫时，书所作百篇，名《金鳌集》，献之李若虚侍郎，若虚采猎佳句，记之尺书，使宾于驰诣洛阳，致诸朝达，声誉蔼然，留寓久之。晋天福九年，礼部侍郎符蒙知贡，宾于帘下投诗云："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得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蒙得诗，以为相见之晚，遂擢第，时已败六举矣。与诗人李昉同年情厚。后，宾于来仕江南李主，调淦阳令，因犯法抵罪当死，会昉拜翰林学士，闻在缧绁，以诗寄之曰："初携书剑别湘潭，金榜名标第十三。昔日声尘喧洛下，迩来诗价满江南。长为邑令情终屈，纵处曹郎志未甘。莫学冯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为惭。"后主偶见诗，遂释之。迁水部郎中，又知丰城县。兴国中致仕，居玉笥山，年七十余卒。自号"群玉峰叟"。有集今传。

孟 贯

贯，闽中人。为性疏野，不以荣宦为意，喜篇章。周世宗幸广陵，贯时大有诗价，世宗亦闻之，因缮录一卷献上，首篇《书贻谭先生》云："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世宗不悦曰："朕伐叛吊民，何得有巢、无主之说！献朕则可，他人则卿必不免。"不复终卷，赐释褐进士，虚名而已。不知其终。有诗集，今传。孟子曰："予之不遇鲁侯，天也。"至唐开元，孟浩然流落帝心，和璧堕地。孟郊之出处梗概苦艰，生平薄宦而死。今孟贯坐此诗穷，转喉触讳，非意相干，竟尔埋没，与前贤俱亦相似，命也。孟氏之不遇，一何多耶!

江 为

为，考城人，宋江淹之裔，少帝时，出为建阳吴兴令，因家为郡人焉。为唐末尝举进士，辄不第。工于诗，有"天形围泽国，秋色露人家"，"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烟微"等句，脍炙人口。少游白鹿寺，有句："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后主南迁见之曰："此人大是富贵家。"时刘洞、夏宝松就传诗法，为益傲肆，自谓俯拾青紫。乃诣金陵求举，屡黜于有司。怏怏不能已，欲束书亡越，会同谋者上变，按得其状，伏罪。今建阳县西靖安寺，即处士故居，后留题者甚众。有集一卷，今传。

熊 皎

皎，九华山人。唐清泰二年进士。刘景岩节度延安，辟为从事。晋天福中，说景岩归朝，以功擢右谏议，竟坐累黜为上津令。工古律诗，语意俱妙。尝赋《早梅》云："一夜开欲尽，百花犹未知。"甚传赏上林，且知其必遇。今有《屠龙集》、《南金集》合五卷传世，学士陶谷序之。

陈 抟

抟，字图南，谯郡人。少有奇才经纶，《易·象》玄机，尤所精究。高论骇俗，少食寡思。举进士不第，时戈革满地，遂隐名，辟谷炼气，撰《指玄篇》，同道风偃。僖宗召之，封"清虚处士"，居华山云台观。每闭门独卧，或兼旬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试之，扃户月余始启，抟方熟寐齁鼾。觉即辞去，赋诗云："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紫陌纵荣

争及睡，朱门虽贵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还山后，因乘驴游华阴市，见邮传甚急，问知宋祖登基，抟抵掌长笑曰：“天下自此定矣。”至太宗征赴，戴华阳巾，草屦垂条，与万乘分庭抗礼，赐号“希夷先生”。时居云台四十年，仅及百岁。帝赠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已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真宗复诏，不起，为谢表，略曰：“明时闲客，唐室书生。尧道昌而优容许由，汉世盛而善从商皓。况性同猿鹤，心若土灰，败荷制服，脱箨裁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屦，苟临轩陛，贻笑圣朝。数行丹诏，徒教彩凤衔来；一片野心，已被白云留住。咏嘲风月之清，笑傲烟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后凿石室于莲华峰下，一旦坐其中，羽化而去。有诗集，今传。如洛阳潘阆逍遥、河南种放明逸、钱塘林逋君复、钜鹿魏野仲先、青州李之才挺之、天水穆修伯长，皆从学先生，一流高士，俱有诗名。大节详见之《宋史》云。

唐语林

[宋]王　谠撰　周勋初整理

本书撰者王谠，字正甫，长安人。曾任凤翔府都监的王彭之子，北宋哲宗时宰相吕大防的女婿。王彭是苏轼的朋友，故王谠与苏轼及其门下士同志友好。《唐语林》是王谠集合了唐、五代及宋初共五十种有关唐代文史的重要文献而编成的小说集。全书多记唐人嘉言懿行，也有一些典章制度和民俗物产的记载，都是唐代历史与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从现存的《〈唐语林〉原序目》中可知，这五十种书大都是唐人记唐事，即使一些宋初编成的书，也是汇纂唐人记载而成的。王谠择取材料时，排除了虚幻无稽的成分，因此所记录的都是较有价值的史料。原书在南宋时代已有几种不同的本子在流传，几家书目中记载的卷数都不一样，《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八卷，《玉海》与《宋史·艺文志》则作十一卷。原书至明代已经亡佚。嘉靖二年（一五二三）齐之鸾曾据残本刻出，分为二卷。原书仿《世说新语》体例，分为五十二门，齐本仅存《德行》至《贤媛》十八门。清代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文多条，编成四卷，以《补遗》的名义附后。自从此书以聚珍版行世后，始有《唐语林》八卷的所谓足本出现。今即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并参考守山阁丛书本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中所辑的材料加以增补，并作调整，并参照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的考订成果，校正了文字上的一些错误，且重行分段，并附入《辑佚》部分。

卷　一

德　行

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谿，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称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闵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与儿孙会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别姓耳。”遣与儿侄连名。

玄宗重午日，赐丞相钟乳。宋璟命子弟将此付医人合錬，对曰：“上之所赐，必当珍异，付其家，必遭窃换。”璟曰：“持诚示信，尚惧见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尔勿以此待人。”

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之家学，崔均之家法。

玄宗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大被，与同起卧。诸王或有疾，上辗转终日不能食。左右开喻进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寝食?”上于东都起五王宅，又于上都创花萼楼，益与诸王会聚。或讲经义，赋诗饮酒，欢笑戏谑，未尝猜忌。

肃宗在东宫，为林甫所搆，势几危者数矣。鬓发班白。入朝，上见之恻然，曰：“汝归院，吾当幸。”及上到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屏弃，尘埃积其上。左右使令亦无妓女。上为之动色，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知乎?”（原注：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言，太子不许，云‘无勤上念’。”乃诏力士，令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颀长洁白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阅女子，人间嚣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伏见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人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五人，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后生代宗皇帝。

肃宗为太子，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太子，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大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玄宗西幸，车驾将自延秋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西，上从之。望见千余人持火以俟驾。上驻跸曰："何用此?"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必厚敛于人。不如与之，无重困吾民也。"命彻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语曰："吾君爱人如是，福未艾也。虽太王去豳，何以过于此也。"

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满于上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即位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给卿也！"

天宝中，有一书生旅次宋州。时李汧公勉年少贫苦，与此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公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公，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足下为我毕死事，余金奉之。"李公许为办事。及礼毕，置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公尉开封。书生兄弟赍洪州牒来，累路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请金之所在。公请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谅暗中，召诸王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颔之而去。有顷复来。晟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病，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请教训子不至。晟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称"西平礼法。"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氈车一乘。使者未敢进，乃于宅门伺候。有肩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褛。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

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来投，公取其黄金还之，缄封如故。

检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谈人短。每于侪类中见人有所訾，未曾应对，候其言毕，徐为辩曰："此皆众人妄传，其实不尔。"更说其人美事。曾于广坐被人酗骂，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与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年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州，所在故为淹泊，过限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与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钜万，约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胡，约自以夜光唅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可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

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大夫仪表。居大官，奉继亲薛夫人之孝，凡事不异布衣时。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严重，居外下辇，常惕惧。在薛夫人之侧，未尝以严颜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当世无比。宗族穷苦无告，因公而存立者甚众。在方镇，子弟有事他适，所经境内，人不知之。族子应规，为水部员外郎，求公为市宅，公不与。潜语所亲曰："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及水部没，公抚视孤幼，恩意加厚，特为置居处，诸子皆与身名。族孙立疾病，以儿女托；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虽箱箧刀尺微物，悉手自阅视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继外族薛氏。前后与舅能、从同时领方镇，居省闼；又与薛氏舅苹同时为观察使，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减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后，大僚睦亲旧者，前辈有司徒郑公，中间有杨詹事凭、柳元公，其后李相国武都公宗闵。

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尚书卒后，工部夫人崔氏话其仁，辄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长兄也。兄弟皆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泰章后亦为尚书。

沈吏部传师，性和易，不从流俗，不矫亢。观察三郡，去镇无余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其父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见称于时。公亦为史官，及出领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

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之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常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闾。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道枢名声已闻，又在班列，宾至门，往往值其受杖。

荥阳郑还古，俊才嗜学，性孝友。初家青、齐间，值李师道叛命，扶老亲归洛，与其弟自舁肩舆。晨暮奔追，两肩皆疮。妻柳氏，仆射元公之女，有妇道。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帑中恣其所用，齐古得之辄尽。还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傥博，勿使别取债息，为恶人所陷也。"弟感其言，为之稍节。有堂弟善觱栗，投许昌军为健

儿。还古使使召之，自与洗沐，同榻而寝，因致书方镇，求补他职。竟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

路相随幼孤。其母问："汝识汝父否?"曰："不识。"曰："正如汝面。"随号绝久之，终身不照镜。李卫公慕其淳素笃行，结为亲家，以女适路氏。

孙侍郎瑴在翰林，父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瑴因春时游宴欢，忽念温凊，进状乞省观。其词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乱矣'，何以事君?"自内廷径出。时皆称之。至华阴，拜河南尹。

宣宗天资友爱，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诸王无少长，悉预坐。乐陈百戏，抵暮而罢。诸王或有疾，斥去戏乐，即其卧内，躬自抚之，忧形于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谒太庙。至宪宗室，捧斝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宣宗尝出内府钱帛，建报圣寺。大为堂殿，金碧圬墁之丽，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宪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复道至寺。凡进荐于介福者，虽甚微细，必手自题缄。

万寿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时，主尤钟爱。及下嫁，武德禁中旧仪，车舆有白金为饰者，及呈进，上曰："我方以俭化天下，宜从近戚始。"乃命以铜制。主既行，每进见，上常诲曰："无轻待夫，无干预时事。"又降御劄勖励，其末曰："苟违吾戒，当有太平、安乐之祸。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间，戚属缩然，如山东衣冠之法。

宣宗时，前进士于琮选尚永福公主，连拜秘书，擢校书郎、右拾遗，赐绯；左补阙、赐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审圣旨，上曰："此女子，朕近与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寻改琮尚广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缌麻亲三世同爨。贞元已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为宰相，五为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鄯，外壶尚书郎郾，廷尉郇，执金吾鄯，左仆射平章事郸(原注：郾及郓，五知贡举，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尝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搆小斋于别寝，御书赐额曰：德星堂。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公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无敢举。李孝公景让起引饮之，蒋以为然。

李尚书蠙性仁爱，厚于中外亲戚，时推为首。尝为一簿，遍记内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县，置于左右。历官南曹。牧守及选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阅籍以嘱之。

东川韦有翼尚书自判盐铁，镇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饮酒，不务欢笑，为家讳"平"故也。

王咸少监，旧族之后。少入仕。遭丧，服除数年，不饮食酒肉。后因会聚，人劝勉之，咸捧肉欲啗，泪下盈盘，竟不食而离席，一坐为惛怛。后有人传于独狐公者，慕其独行，遂聘其女。

崔枢应进士，客居汴半岁，与海贾同止。其人得疾既笃，谓崔曰："荷君见愿，不以外夷见忽。今疾势不起。番人重土殡，脱殁，君能终始之否?"崔许之。曰："某有一珠，价万缗，得之能蹈火赴水，实至宝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进士，巡州邑以自给，奈何忽蓄异宝?"伺无人，置于柩中，瘗于阡陌。后一年，崔游丐亳州，闻番人有自南来寻故夫，并勘珠所在，陈于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于亳来追捕，崔曰："傥窀穸不为盗所发，珠必无他。"遂剖棺得其珠。沛帅王彦谟奇其节，欲命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环玮，仁孝出于天性。郑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礼。公卿奉慰，无不感泣。

沈颜游钟陵，自章江入剑池，过临川。时天旱，水将涸。阻风，泊小渚。获败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抚州刺史颜鲁公之文，即临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载鲁公之德业。

李英公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火燃，辄焚及其髭。姊曰："仆妾甚多，何为自苦若是?"勣曰："岂为无人耶。顾姊年与勣皆老，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与徐大理有功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尔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谏敬则，代著孝义，自宇文周至唐，并令旌表，门标六阙。

元鲁山自乳兄子，两乳湩流，能食，其乳方止。

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搆致，不由丧家者。裴均之子求铭于韦相，许缣万匹，贯之曰："宁饿不苟。"

言 语

杜司徒常言："处世无立敌。"范仆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损嗜欲，未有不贵达者。"

陈子云："代宗时，有术士曰唐若山，饵芝术，咽气导引，寿不逾八十。郭尚父立勋业，出入将相，穷奢极侈，寿邻九十。"

兴元中，有僧曰法钦。以其道高，居径山，时人谓之径山长者。房孺复之为杭州也，方欲决重狱，因诣钦，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狱成，于至人活之与杀之孰是?"钦曰："活之则慈悲，杀之则解脱。"

陈子曰："卫公之战伐，无兵也。杜员外咏歌，无诗也。张长史草圣，无书也。"

太宗止一树下，颇嘉之，宇文士及从而颂美之，不容于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常不能举首。今臣

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亦何聊乎？”意复解。

武卫将军秦叔宝，晚年常多疾病。每谓人曰：“吾少长戎马，经百余战，计前后出血不啻数斛，何能无疾乎？”

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原注：隋后封为酅公），称“奉”则似尊，言“赐”又似卑，及问之虞监。监曰：“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饷’。”遂从之。

太宗之征辽也，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闻，特罢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荫影。”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人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此是冢墓间木，非宫室中所宜种。孝仁遂令拔去，更种梧桐。

昆明池者，汉武帝所置。蒲鱼之利，京师赖之。中宗朝，安乐公主请之。帝曰：“前代以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徒别凿，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黄门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寻迁侍中。

魏徵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徵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徵语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虽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四夷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德，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朴素，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徵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踣之。及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为乐，常每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尔。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宴；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并兼用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宏远，虽文、武之烈，实无以加。何用临朝对众，与之校量。将谓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徵应，岂使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烦，乘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纳之。

则天以武承嗣为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何也？”则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亲，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则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夺，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宝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手？事之去矣！”则天惧曰：“我未思也。”即日罢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兽于苑内，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豕直来冲马，吏部尚书唐俭下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顾而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对曰：“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善之，因命罢猎。

太宗言尚书令史多受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太宗将杀之，裴矩谏曰：“陛下以物试之，遽行极法，诱人陷罪，非‘道德、齐礼’之义。”乃免。

张玄素，贞观初，太宗闻其名，召见，访以理道。玄素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日继月，以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鉴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纳之。

太宗幸九成宫，还京，有宫人憩漳川县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县官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珪。太宗闻之，怒曰：“威福岂由靖等？何为礼靖等而轻我宫人！”即令按验沣川官属。魏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贱隶。论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阙廷法式朝觐，陛下问人疾苦。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官吏不可不谒。至于宫人，供养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骇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舍不问。

谷那律，贞观中为谏议大夫，褚遂良呼为“九经库”。永徽中，尝从猎，途中遇雨，高宗问：“油衣若为得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不漏也。”意不为畋猎。高宗深赏焉。赐帛二百匹。

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三上表，以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须顺四时。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意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并蒙赏赉。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岂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

此谓淫风，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择。愿陛下纳选贤才，以为寮友，则克安磐石，永固维城矣。”高祖览之悦，赐帛百匹，遂拜为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后，其行台仆射苏世长以汉南归顺。高祖责其后服。世长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猎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高祖与之有旧，遂笑而释之。后从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对曰：“陛下废万几，事畋猎，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每优容之。前后匡谏讽刺，多所宏益。

张文素为给事中。贞观初，修洛阳宫，以备巡幸，上书极谏。太宗善之，赐彩三百匹。魏徵叹曰：“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将幸九成宫，马周上疏谏曰：“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銮舆动轫，俄经旬日，非可朝发暮至；脱上皇或思感，欲即见陛下者，将何逮之。且车驾今行，本意避暑；则上皇尚留热处，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称善。

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等谢。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为若是，当助陛下成之；所为若非，当奏罢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龄等所问无罪而陛下责之，玄龄等不识所守。臣实不喻。”太宗深纳之。

总章中，高宗将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以为非便。高宗闻之，召五品以上，谓曰：“帝王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乃闻中外咸谓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进曰：“陛下巡幸凉州，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但随时度事，臣下窃有所疑。高丽虽平，余寇尚梗；西道经略，兵犹未停。且陇右诸州，人户少寡，供待车驾，备拟稍阙。臣闻中外实有窃议。”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陇，存问故老，蒐狩即还。”遂下诏停西幸，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德宗既贬卢杞，然常思之。后欲稍迁，朝臣恐惧，皆有谏疏。上问李汧公曰：“卢杞何处奸邪?”对曰：“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马司徒之孙始生，德宗名之曰“继祖。”笑曰：“此有二意，谓以索系祖也。”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或讥年辈相悬。周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于长安中。

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曰：“前辈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家。”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时杜司徒年过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宪宗忽问：“京兆尹几员?”李相吉甫对曰：“京兆三员：一员大尹，二员少尹。”人以为善对。

衢州人余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金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余氏一家，遇横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复仇”之义。时裴垍为宰相，李刑部鄘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遗锡书：“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门，球场草生，何也?”对曰：“罪诚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上为之笑。

郑阳武絪常言欲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义之有庄周，犹禅律之有维摩诘，欲图画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高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为图，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为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初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为京兆府参军卒。

李直方尝第果实，若贡士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二，樱桃为三，柑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问：“栗如之何?”曰：“最有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侯味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

宋济老于词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语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奏言：“臣不敢学交质罔上。”德宗从

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俾亲表勉之。卫公曰："好驴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

李吉甫为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词色不怿。掌武启白曰："此出之何难！"乃请修狄梁公庙。于是武相渐求出镇，智计已闻于早成矣。

政事上

高祖时，严甘罗，武功人。剽劫，为吏所拘。上谓曰："汝何为作贼?"对曰："饥寒交切，所以为盗。"上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之罪也。"赦之。

太宗亲录囚徒，死者二百九十人，令来年秋就刑。及期毕至，悉原之。

岑文本谓人曰："吾见马周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推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苏、张、终、贾，正应尔耳。"（案此条宜列《言语》，原书分门未当，多有类此）

姚崇引宋璟为御史中丞，顷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协心翼赞，以致于治。

姚元之牧荆州。受代日，民吏泣拥遮不使去；马鞭、镫，民皆藏留之。上闻，赐诏褒之。

玄宗宴蕃客。唐崇句当音声，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慕义，言甚明辨。上极欢。崇因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过崇曰："今日崖公甚蚬斗，欲为弟奏请，沈吟未敢。"崇谓小客有所欲，乃赠绢两束。后数日，上凭小客肩，行永巷中。小客曰："臣请奏事。"上乃推去之，问曰："何事?"对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圣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辞气分明，我固赏之，判官何虑不得？汝出报，令明日玄武门来。"小客归以语崇，崇蹈舞欢跃。上密敕北军曰："唐崇来，可驰马践杀之。"明日，不果杀。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请小客奏事？可决杖，递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须令来。"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为"蚬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为"长人。"

颜鲁公真卿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马使。五原有冤，狱决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玄宗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人物嗔咽，金吾卫士指遏不得。上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万姓同欢；不谓众人喧闹若此，汝有何计止之?"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请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逾此者必死！"是以终日酺宴，咸指其画曰："严公界境。"无人敢犯者。

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梦见人召去，纵酒密会，极欢尽意，醉厌而归。觉来流汗倦怠，忽忽不乐，因言于上。上曰："此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时以物记之，必验。"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席，密以手文印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乃潜令人诣宫观求之，果于东明观中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潜遁矣。

开元中，山东蝗。姚元崇奏请遣使分捕。上曰："蝗虫，天灾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请捕之，无乃违天乎?"崇曰："《大田》之诗'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行之所以安农除害，国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时，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自是所司结奏，捕蝗十分去四。

进士王如泚者，妻公以伎术供奉玄宗，欲与改官，拜谢而请曰："臣女婿王如泚见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许之，宣付礼部宜与及第。侍郎李暐以谘执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与亦得。"右相曰："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材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材?"即自奏闻。居二日，如泚宾朋燕贺，车骑盈门。忽中书门下牒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闻之罔然自失。

张九龄累历刑狱之司，无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讯劾，先禀于九龄。召囚面讯曲直，口占案牍，无轻重，皆引服。

张延赏为河南尹，官吏有过，未曾屈辱。所犯既频，不可容者，但谢遣之。先自下拜，立与之辞，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属敬惮，各修饬，河南大治。

德宗时，李纳陆梁，上表欲进钱五百万。上怒谓丞相曰："朕岂藉进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真伪不难，但诏纳便以回赐三军，即其情露矣。纳若遵诏，是陛下恩给三军；纳若不从，是其树怨于军中也。"上曰："赐之何名?"祐甫曰："两河用军已来，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优赏。"上以为然。诏至，纳惭恚，构疾而终。

广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硙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岁收稻二百万斛，京城赖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强御，故用之。

阎伯玙，袁州刺史。时征役繁重，袁州特为残破，伯玙专以惠化招抚，逃亡皆复。邻境慕德，襁负而来。数年之间，渔商阗凑，州境大理。及改抚州，百姓相率而随之，伯玙未行，或已有先发。伯玙于所在江津见舫，问之。皆云："从袁州来，随使君往抚州。"前后相继，吏不能止，其见爱如此。到职一年，抚州复治。代宗闻之，徵拜户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军旅未宁，西蕃入寇，国用空竭，始于扬州转运船，每以十只为一纲，载江南谷麦，自淮泗入汴，抵河阴，每船载一千石。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之门，填阙一千石，转相受给，达太仓，十运无失，即授优劳官。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数运之后，无不发白者。晏初议造船，每一船用钱百万。或曰："今国用方乏，宜减其费。五十万犹多矣。"晏曰："不然。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即其间执事者非一，当有赢余及众人。使私用无窘，即官物坚固，若始谋便朘削，安能长久？数十年后，必有以物料太丰减之者。减半，犹可也；若复减，则不能用。船场既堕，国计亦圮矣。"乃置十场于扬子县，专知官十人，竟自营办。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是时犹可给。至咸通末，院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两舸，用木廉薄。又执事人吴尧卿为扬子县官，变盐铁之制，令商人纳榷，随所送物料，皆计折纳，勘每船板、钉、灰、油、炭多少而给之。物复腾长。军将十家，即时委弊。

韩晋公镇浙西地，痛行捶挞，人皆股慄。时德宗幸梁洋，众心遽惑。公控领十五部人不动摇，而遍惩里胥。或有诘者，云："里胥闻（*原注：盖或问其故，而云答之之语也*）擒贼不获，惧死而逃，啃聚其类，曰：'我辈进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挠村劫县，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后补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为恶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挠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为乱，乃置浙东营吏，俾掌军籍，衣以紫服，皆乐为之，潜除酋豪，人不觉也。又痛断屠牛者，皆暴尸连日。谓人曰："草贼非屠牛酾酒，不成结构之计。深其罪，所以绝其谋耳。"当此际，贼皆失图。

德宗躬亲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揽。监察里行浙东观察判官赵傪特授高陵县令，裴尚书武亦自鄜坊监宰栎阳，二人同制。后数日，因游苑中，有执役者，上问："何处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为汝拣得一好长官，知否？"傪，贞元六年进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韦皋薨，行军司马刘辟知留后，率将士逼监军使，请奏命辟为帅，以殉军情。旋举兵扼鹿头关下蜀。蜀帅李康弃城走。上敕宰臣选将讨伐。杜黄裳曰："保义节度使刘澭、武成节度使高崇文，皆刚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谁为优？"黄裳曰："刘澭自涿州拔城归阙，扶老携幼，万人就路，饮食舒惨，与众共之。居不设乐，动拘法令，峻严整肃，人望而畏。付以专征，必著勋绩。"（*原注：澭，济之弟。济继怦镇幽州，澭任瀛州刺史，与济有隙，济欲害之。母氏潜报澭，澭乃誓拔所部归阙。不由驿路而行，秋毫不犯。朝廷优遇，乃割凤翔府普润、麟游等县为行秦州。以普润为理所，保义为军号。拜澭行秦州刺史，充保义军节度使。所领将十营于此。澭镇普润七年，后镇泾原*）上曰："卿选刘澭，甚得其人，然卿虑亦未尽。澭驭众严肃，固是良将。性本倔强，与济不叶，危急归命，河朔气度尚在。常闻郁郁扼腕，恨不得名藩，应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须令镇西川以为宠。况全蜀重地，数十年间，硕德名臣，方可寄任。澭生长幽燕，只知卢龙节制，不识朝廷宪章。向者幽系幕吏，杖杀县令，皆河朔规矩，我亦为之容贷。若使镇西川，是自掇心腹疾。不如崇文，久将亲军，宽和得众，用兵沈审。"乃命为西川行营节度使。崇文下剑门，长子曰晖，不当矢石，特斩之以励。师次绵州，斩饶州节度使李康，疏康擅离征镇，不为拒敌。（*原注：当时议者云康任怀州刺史，收杀武陟尉，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崇文乘此事为之报*）入成都日，有若闲暇，命节级将吏，凡军府事无巨细，一取韦皋故事。一应为辟协从者，但自首并不问。韦皋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郄士美(*原注：本名犯文宗庙讳*)，皆即论荐。馆驿巡官沈衍、段文昌，辟迫令刺按，礼同上介，亦接诸公后谒。崇文谓文昌曰："公必为将相，未敢奉荐。"叱起沈衍，令枭首于驿门外。举酒与诸公尽欢，俳优请为刘辟责买戏，崇文曰："阘是大臣谋反，非鼠窃狗盗。国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辄为戏弄？"杖优者，皆令戍边。（*原注：房式除给事中，韦乾度除兵部郎中，独狐密除起居郎，郄士美除太常博士，符载除秘书郎，并未到谒而命下*）刘辟就擒，得侍妾二人，皆殊色。监军使请进上。崇文曰："谬当重寄，初收大藩，且要境内肃清，万姓复业，以宽圣虑。进美妇人，作狐魅天子意，崇文此生不为也。"遽命配鳏处将校。（*原注：上闻之语内臣曰："崇文得殊色，不进来，又不自留，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为蜀帅，惠化大行。不事威仪，礼贤接士。身与子弟车服玩用无金玉之饰。一朝谓监军从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儿，偶然际会，累立战功，国家酬奖亦极矣。西川是宰相回翔地，崇文叨居已久，岂宜自安？但得为节制边镇，死于王事，诚愿足矣。"乃陈让请邠宁，以至于卒。

宪宗宽仁大度，不妄喜怒。便殿与宰臣论政事，容貌恭肃。延英入阁，未尝不以天下忧乐为意。四方进女乐皆不纳。谓左右曰："嫔御已多，一旬之中资费盈万，岂可更剥肤取髓，强娱耳目！"其俭德忧民如此。

吴元济乱淮西，以宰相裴度为元帅，召对于内殿，曰："蔡贼称兵，昨晚择帅甚难。天子用将帅，如造大船，以越沧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万里，无所不留。若乘一苇，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卿以摧狂寇，可谓一日万里矣。"

度曰："臣虽不才，敢以死效命。"因泣下沾衿，上亦为之动容。

宪宗时，权长孺知盐福建院。赃败，有司上其狱。崔相群救曰："此德舆族子。"上曰："德舆不合有子弟犯赃。使德舆自犯，朕且不赦。"后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郑相之铨衡也，选人相贺得其人铨。刘禹锡弟某为郑铨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郑呼之却回。郑曰："如此所试，场中无五六人；一唱便受，亦无五六人。此而不奖，何以铨衡？公要何官，去家稳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进县尉。选人翕然畏而爱之。及后作相，选官，又称第一，宜其有后于鲁也。

又陈讽、张复元，各注畿县尉。请换县，允之。既而张却请不换，郑榜子引张，才入门，报已定，不可改。时人服之。

相国晋公裴度出镇兴元，因入覲，值范阳节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赐衣恶，军士皆无衣，兼请之。又闻车驾幸东都，请以丁匠五千，先理宫寝。"敬宗召公问，公对曰："克融凶骇者，此将灭之徵也。欲挫之，则曰：'所遣工役当令供待，速行也。'若欲缓之，则发一诏曰：'闻中官慢易，俟归，当痛责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瀍洛之幸，职司所供，固不烦士卒也。三军请衣，吾无所爱，但非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宴赂命回，乃赍瑞宝以献。不数月，克融果死。

李卫公镇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诉交代常住什物为前主僧隐没金若干两。引证前数年皆递相交割传领，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交割之日不见其金。引虑之际，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乐于知事，前后主之者，积年以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群僧以某孤立，不杂辈流，欲由此挤之。"因流涕言其冤状。公曰："此非难也。"俛仰之间，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咸遣坐檐子，下帘，指挥门下，不令相对。命取黄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状，竟模不成。数辈等皆伏罪。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亦无一差者。自洛已来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贷之衣服，以饮焉。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设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逡巡熟烂。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寻而败露。

敬宗时，吏部郎韦顗，宰相忠贞公见素之孙，大历中刑部员外郎袭灵昌公益之子，孝友贞重。未丱角，继踵大衅，成长谢事，终身抱戚。及释褐，命服裹衣不释绢素。博览群书，不为讽咏。嗜学强记，自筮仕至夕拜，秉笔记录，不暂废辍。士流出身，内外扬历，行能所立，其材何适，必广询搜载于别录。武臣谋将，毅勇忠廉，可将千人，可将万人，可攻可守，无不博记其姓名。州县征赋重轻，物产繁阙，凋残富庶，风俗里路，山川险易，兵甲强弱，无不备详。山泽利害，国用经费，凡曰能吏，与之较量济物泽人、除苛静理之术，蔚为吏师。外国所习，边疆控扼，曾经历者，无不与之论。洞晓天之数术，阴阳《易》象，四方灾沴，朝廷休宁，无不先知。丞相裴公垍、韦公贯之、李公绛、崔公群、萧公俛，皆布衣旧，继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庙谋未决者，必资于韦公。及敷奏施行，咸称折中。或尹京推镇，衔命难理之邦，命属未之定（案：此句疑有脱误）其人，咨于韦。韦曰："某宽和通简，某刚劲峻急，某恤物利人，某残刻执滞，某明于辨博，某练达刑书，某可以任繁剧，某可以辑凋瘵。裨赞朝略，未尝有私。性沈厚容纳，进退情理。而士大夫亲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为龟镜，相顾而叹曰："吾辈五人智虑，自昏及晓筹度事，不逮韦公欬唾之间。房、杜、姚、宋，相业著于简书，吾恨不得亲承规矩；韦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远也。"

刘桂州栖楚为京兆尹，号令严明，诛罚不避权势。先是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刘公为尹，一一皆穷治。有匿军中名目，自称百姓者，罪之。坊市奸偷宿猾屏迹。尝有儒生入市，市内有一军人，乘醉误突生驴过，旁诸少年噪曰："痴男子，尚敢近衣冠也！"与属吏言，不伤气，未尝叱责一官人。常谓府县官曰："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游赏，勿致拘束。"

权实子范，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从市求取，事发，笞十数。他日复有如此者，白于台长，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罚异。权对曰："前吏所取者，名属左军，台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况凭禁军之势耶！彼受贿于此辈，犹是抑豪强，可以矜减。后吏则挟台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犹为至轻。

张杰夫前自襄州从事至京，失马，台中三院多亲友，为求马价。同列或有郤，不肯署字，权独先署，谓众曰："某向不与张熟，但闻其在穷丧马，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为轻重？"

开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镇江陵。自此诏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卫公复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国容；居无事之时，何劳武备？所送并停。"（*原注：李卫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居李石之前，卫兵不因李事，记之者有误*）

武宗将赐杜悰之子无逸衣，所司条列其目衫色奉进。上曰："不可赐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赐青衣无衫可也。"

会昌中，晋阳令狄惟谦，梁公之后，善为政。州境亢阳，涉春夏，数百里水泉耗竭。祷于晋祠者数旬，无应。有女巫郭者，攻符术厌胜之道。有监军携至京师，因缘出入宫掖。其后归，遂号"天师。"天

既久不雨，境内莫知所为，皆曰："若得天师至晋祠，则旱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曰："灾厉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师一救，万姓恐无聊生。"于是主帅亲自为请，巫者许之。惟谦具幡盖，迎自私室，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饮馔。自旦及夕，立于庭下，如此者两日。语惟谦曰："为尔飞符于上帝，请雨三日，雨当足矣。"观者云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灾沴，亦由县令无德。为尔再请，七日当有雨。"惟谦引罪于己，奉之愈恭。及期，又无应，郭乃骤索马入州宅。惟谦曰："天师已为百姓此来，更乞祈祷。"勃然怒骂曰："庸琐官人，不知礼！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复奚为？"惟谦谢曰："明日排比相送。"迟明，郭将归，肴醴一无所设。坐于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当须毙此，焉敢言归？"叱左右曳于神堂前，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后有山极高，遂令设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阖县骇云："长官打杀天师。"驰走者纷纭。祠上忽有云如车盖，覆惟谦。逡巡四合，雷震数声，甘泽大澍数尺。于是士民自山顶拥惟谦而下。州将初责以专杀巫者，既而嘉其精诚有感，与监军表言其事，制书褒曰："狄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此天厉，将殚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极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法同剪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施流。昊天犹鉴于克诚，余志岂忘于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赐章服，并钱五十万。后历绛、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称。

卢元公钧镇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饮酒醉，决主酒军职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见公，论无小推巡决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责状。至衙，命李推官所决者更决配外镇，其余虞候各罚金，内外不测。璋惶恐，衣公服求见。公问："何事公服？请十郎袴衫麻鞋相见。"璋欲引咎，公语皆不及。临去，曰："十郎不决衙前虞候，只决所由。假使错误，亦不可纵。况太原边镇，无故二百虞候横拦节度使，须当挫之。"璋后为尚书右丞。

卢公镇太原，同日补左右都押衙。其牒置案前阶上，补右者先自探之，展见"右"字，却摺于阶上，退身致词云："在军门几十年，前后主办，未尝败绩。伏蒙右补，情有嫌郁，谨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军中无年劳，知有拔卒为将否？君不同蔡袭，有功朝廷，合议超宠。"其人未逊，公复召前，并排衙大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补都衙军，不见卢钧耶？"军中见节使自呼姓名，皆悚然。"卢钧进士出身，历中外五十年，岂不消中书一顿饭？临年暮齿，亦是得一裹香纸，合如何？"于是牙中感泣，领拜谢而去。蔡受左都押衙，即日表荐为上将军，寻建幢，节镇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与道士刘元靖力排释氏，上惑其说，遂有废寺之诏。宣宗即位，流归真于岭南，戮元靖于市。

宣宗性至孝，奉养郑太后于大明宫，不为别宫。舅郑光为平卢、河中两镇节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来朝。上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对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谒。后以光生计为忧，乃厚赐金帛，不复更委方镇。

宣宗微行至德观，有女道士盛服浓妆者，赫怒归宫，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尽逐去，别选男子二人，住持其观。

武宗于大明筑望仙台，其势中天。宣宗即位，杀道士赵归真，而罢望仙台院。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面论其事，立罢之，以其院为文思院。

宣宗能纳谏。李璲除岭南节度，已命中使颁旄节矣，给事中萧仿封还诏书。上正听乐，不暇别差中使，谓伶人曰："汝可就李璲宅，却唤使来。"旄节及璲门而返。刘潼自郑州刺史除桂州观察，右谏议大夫郑裔绰上疏言 不可。中使至郑，赐告身已数日，亦命追还。

宣宗命相，一出于己。尝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仰指挥学士院降麻处分。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邺先判度支，再审圣旨，未审下落，抑或仍旧？上疑左右党萧，乃诏翰林院，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书平章事，落下判户部。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为京兆尹，囚徒逸狱，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离府。宣宗以崔罕、郢并败官，而召翰林学士韦澳授之，便令赴任。上赐度支钱二万贯。令造府宅。澳公正方严，吏不敢欺。委长安县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极一时壮丽，尚有羡缗却进，澳连书信两上下考。

京兆府进士、明经解送，设殊、次、平等三级，以甄行能，其后挠于权势而不行。宣宗时，韦澳为尹，榜曰："礼部旧格，本无等第；京府解送，不当区分。今年所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词科本以京兆等第为梯级，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备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贡举，依次放及第，盖推崇艺实不能易也。自文学道丧，朋党弊兴，纷竞既多，澳虽愤浇弊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废。

牛丛任拾遗、补阙五年，多论事，上密记之。后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入谢，上命至轩砌，问曰："卿顷任谏官，颇能举职，今忽为远郡，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惩否？"丛曰："新制：未任刺史县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奖擢，非嫌忌也。"上曰："赐紫。"丛谢毕，前曰："臣所衣绯衣是刺史借服，不审陛下便赐臣紫，为复别有进止？"上遽曰："且赐绯。"上慎重名器，未尝容易，服章之赐，一朝无滥邀者。

李藩自司勋郎中，知制诰，衣绿如故。郑裔绰自

给事以论驳杨汉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赐绯。沈珣自礼部侍郎为浙东观察，方赐紫。苗恪自司勋员外郎，除洛阳县令，蓝衫赴任。裴处权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荐赐绯，给事中崔罕驳还。手诏褒之，曰："有不当，卿能驳还，职业既修，朕何所虑？"

卷二

政事下

宣宗密召学士韦澳，屏左右，谓澳曰："朕每与节度、观察、刺史语，要知所委州郡风俗物产，卿采访撰次一书进来。"澳即采十道四藩志，撰成，题曰《处分语》，自写面进，虽子弟不得闻。后数日，薛弘宗除邓州刺史，澳有别业在南阳，召弘宗饯之。弘宗曰："昨日中谢，圣上处分当州事惊人。"澳访之，即《处分语》中事也。

宣宗猎城西，及渭水，见父老数十人，于佛祠设斋。上问之，父老曰："臣醴泉县百姓，本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秩已满，百姓借留，诣府乞未替，来此祈佛。"上归，于御扆大书君奭名。中书两拟醴泉令，上皆抹去之。逾岁，怀州刺史阙，请用人，御笔曰："醴泉县令李君奭可为怀州刺史。"人莫测也。君奭中谢，上谕其事。

宣宗厚待词学之臣，于翰林学士恩礼特异，宴游无所间，惟于迁转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员外郎召入，改司勋员外，计吏员二十五个月，转司封郎中，知制诰。孔温裕自礼部员外郎改司封员外，召入二十五个月，改司勋郎中，知制诰。

乐工罗程者，善弹琵琶，为第一，能变易新声。得幸于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审上晓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侍嫔御歌，必为奇巧声动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杀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辈以程艺天下无双，欲以动上意。会幸苑中，乐将作，遂旁设一虚坐，置琵琶于其上。乐工等罗列上前，连拜且泣。上曰："汝辈何为也？"进曰："罗程负陛下，万死不赦。然臣辈惜程艺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为恨。"上曰："汝辈所惜罗程艺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罢左护军，由右出；罢右护军，由左出；盖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驭下，每罢去，辄令自本军出，中外不能测。

宣宗虽宽仁爱人，然刻于用法，尝曰："犯朕法，虽我子弟亦不宥。"内外由是畏惮。

优人祝汉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为七字语。上有指顾，遽令摹咏，捷若夙搆，尤为帝所喜。上行幸，召汉贞前，抵掌笑谈，颇言及外间事。上正色曰："我养汝辈供戏乐耳，敢干预朝政耶？"遂疏之。后其子犯赃，上命杖杀，而徙汉贞于边。

柳仆射仲郢任盐铁使，奉敕：医人刘集宜与一场官。集医行闾阎间，颇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执奏曰："刘集之艺若精，可用为翰林医官，其次授州府医博士。委务铜盐，恐不可责其课最。又场官贱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诏。"宣宗御笔批："刘集与绢百匹，放东回。"数日，延英对，曰："卿论刘集大好。"

宣宗猎苑北，见樵者数人，因留与语。言泾阳百姓，因问："邑宰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滞。有劫贼五六人匿军家，取来直不肯与，尽杖杀之。"上还宫，以书其名帖于殿柱上。后二年，行言领海州，中谢。上曰："曾宰泾阳否？"对："在泾阳二年。"上曰："赐金紫。"再谢，上曰："卿知著紫来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顾左右，取殿柱帖子来宣示。

宣宗微疾，召医工梁新对脉（原注：禁中以诊脉为对脉）。数日，自陈求官，不与，但每月别给钱三百缗。

高尚书少逸为陕州观察使，有中使于石硖驿怒饼饵黑，鞭驿吏见血。少逸封饼以进，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来。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也？"遂谪配恭陵，复令过陕赴洛。

宣宗赐郑光云阳、鄠县田，皆令免税。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尔。卿等每为匡救，必极言毋避。亲戚之间，人所难言，苟非忠爱，何以及此！"

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户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擒而械系之。及延英对，上曰："卿禁郑光庄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拟如何处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郑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典，则是朝廷之法独行于贫下，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再三干朕，卿与贷法，得否？不然，重决贷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诏，但许臣且系之，俟征积年税物毕放出，亦可为惩戒。"上曰："可也。为郑光所税扰乡，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径入府杖之，征欠租数百斛，乃纵去。

宣宗京兆府有厌蛊狱，作符劾者郭群，属飞龙，三牒不可取。韦澳入奏之，上曰："郭群属飞龙，不错否？"翌日，内养押郭群付府。

宣宗每行幸内库，以紫衣金鱼、朱衣银鱼三二副随驾，或半年或终年不用一副，当时以得朱、紫为荣。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绹进李远为杭州，上曰："我闻李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何以临郡？"对曰："诗人言，不足有实也。"仍荐廉察可任，乃许之。

宣宗视远《郡谢上表》，左右曰："不足烦圣虑。"

上曰："远郡更无非时章奏，只有此《谢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恳乎？吾不敢忽。"

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韦澳入。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床讫，亟屏之。乃问："朕于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手曰："总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计将安出？"澳既不为之备，率意对曰："谋之于外庭，即恐有太和事，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者，委以计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合为一片矣。"澳渐汗而退。

大中初，云南朝贡及西川质子人数渐多，节度使奏请厘革。有词人录诏报云南，云南词不逊。词云："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之有费。"尔后纳贡不时，境上骚扰。宣宗崩，命内臣告哀，行及其国。南诏王丰祐已死，子坦绰酋龙继立，号曰"骠信"，凶很悖慢。谓："我国亦有丧，朝廷不赐吊问，诏书又赐故王。"于是待使者礼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嶲。朝廷以骠信名近庙讳，复无使朝贡，不告国丧，遂绝册立吊祭使。杜悰再入辅，议曰："云南向化七十余年，泸水之阴，弓弛甲解，诸蛮纳职如编甿，抚慰怀来，不劳筹策。悰二十年间再领西蜀，近者费用多于往年，聚蓄不得盈实，今者虽起衅端，未深为敌，宜化以礼谊。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难为奏闻，下诏令其改更。纵未行典册，且发使吊祭，以恩信全其国礼。诏清平官已下，谕其君长，名犯庙讳，朝廷未可便行册命，骠信必遣使谢恩，易名献贡。若不纳使臣入国城，即遥陈祭礼，令使臣录文，并赙赠帛以送骠信，具报清平官已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为云南吊祭宣抚册命使，已报破越嶲，攻邛崃关，使臣逗留数月不发。未几，悰出镇凤翔，议多异同，复言未可发使，乃诏西川令遣使示朝旨。尔后连陷城邑，征兵讨逐，朝贡遂绝。

宣宗时，党项叛扰，推其由，乃边将贪暴，利其羊马，多欺取之。始用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州节度，刑部侍郎毕诚为邠宁节度，大理卿裴识为泾原节度。发日，临轩戒敕。

宣宗时，浙东观察李讷为军士所逐，贬朗州刺史。讷褊狷，遇军士不以礼，遂及于难。监军使王宗景抚循无状，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监军使皆从坐。

大中十二年后，藩镇继有叛乱，宣州都将康全泰逐观察使郑薰，湖南都将石再顺逐观察使韩琮，广州都将王令寰逐节度使杨发，江西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宣宗命淮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崔铉兼领宣、池、歙三州观察使，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将军蔡袭为湖南观察使，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广州节度使，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以邻道兵送赴任，诸州皆平。

令狐公绹，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泽。先是宣宗诏诸州刺史，秩满不得径赴别郡，须归朝奏对后，许之任。绹以随、房邻地，除一故旧，径令赴州。上览《谢上表》，因问绹曰："此人缘何得便之任？"对曰："比近换守，庶几其便于迎送。"上曰："朕以比来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师，亲问其施设优劣，将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复变之，宰相可谓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选尤难其人。（案：此下有脱文）

宣宗在位逾一纪，忧勤无怠。天下虽小康，而间水旱。又宣、洪、潭、青、广等数郡军乱，盖将帅失于统御，而不日安辑，时称小太宗。

大中已后，宰相堂判无及路岩者。杜尚书慆，悰之弟，守泗州，为庞勋所围，以孤城自全；高锡望守滁州，婴城固拒而死。岩判崔雍状云："锡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垒获全，寻加异奖。"

王尚书式，仆射起之子，见重于武宗。尝自荐于上，称有文武才。式有武干，善用兵。既平浙东，徐州温璋失守。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乃自河阳移式，领河阳全军赴任。驻军境外而缓进。徐州将士自王智兴后，骄横难制。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节度多懦怯，闻乱则后门逃去，如是且久。闻式至境，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参，乃问其悖慢之罪，命尽斩于帐前。既而后来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斩之。数日，银刀都数千人殆尽。徐州军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袄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缩就死，无一人敢拒者。其后亲戚相讶，不能自知焉。式既视事，余党并远配，郡中小安矣。

式初为京兆少尹，多从前诃者令远，时或避之他适，京城号为"邓子"。性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式过之，驻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献于马前曰："主人多福！感达官来，顾酒味稍美，敢进寿觞。"式取而饮之。行百余步复回，曰："向之酒甚恶，可更一杯。"复据鞍引满而去，其放率如此。

太宗阅医方，见明堂图，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怆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诏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尝阙，求之未得，乃自职之。

高宗时，司农欲以冬藏余菜卖之。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曰："昔公仪相鲁，犹拔园葵，况临万乘而贩蔬鬻菜？"上从之，不行。

开元始年，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若山积，皆焚之，示不复御用。

姚开府凡三为相，皆兼兵部。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皆能暗计之。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征求无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武后闻之，使籍其家，唯有书

数卷。后令问其资财所在，皆以济人为对，于是奇而免之。大足年间，迁凉州都督。元振风神伟壮，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诸蕃闻风请朝献。唐兴以来，善为凉州者，郭居其最。

苏颋，神龙中，给事中兼宏文馆学士，转中书舍人。时父瓌为宰相，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属机事填委，凡制诰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后为中书侍郎，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璟甚悦之。尝谓人曰："吾与贤父子前后皆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献可替否，罄尽臣节，颋过其父也。"后罢政，拜礼部尚书而薨。及葬日，元宗游咸宜宫，将举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令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藏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上大悦，与之偕为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间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李当尚书镇南梁，境内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牧以其各有阶缘，弗克禁止，闾巷苦之。当严明有断，处分宽织篾笼，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无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赏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侪惕息，各务戢敛焉。

崔珏二子凶恶，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园弟子有胡雏，善吹笛，尤承恩。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得此否?"隐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而出。玄宗遽曰："朕与卿戏。"遂令曳出，才至门外，杖杀之。俄而复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

刘忠州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入朝乘马，则为鞭算。尝言居取安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健，不务毛色。

江淮贾人，有积米以待踊贵。画图为人，持米一斗，货钱一千，以悬于市。扬州留后徐粲杖杀之。

李惠登自军吏为随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识'惠'字，不识'登'字。"为政清净无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后，阖境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有上疏请不穷究。独尚书左丞许孟容奏"当罪京兆尹，诛金吾铺官，大索求贼"，行行然有前辈风采。时京兆尹裴武问吏，吏曰："杀人者未尝得脱。"数日，果擒张晏辈。

王悦为盩厔镇将，清苦肃下。有军士犯禁，杖而枷之，约曰："百日乃脱，未及百日而脱者死。"又曰："我死则脱，尔死则脱，天子之命则脱。非此，臂可折，约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李建为吏部郎中，尝曰："方今秀茂皆在进士。使吾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紧县；既罢复集，使尉望县；既罢又集，使尉畿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滞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举，上位得其更历。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议者是之。

文 学

文中子见王勃少弄笔砚，问曰："尔为文乎?"曰："然。"因与题《太公遇文王赞》。曰："姬昌好德，吕望潜华。城阙虽近，风云尚赊。渔舟倚石，钓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韬攘恶，龙钤辟邪。虽逢相识，犹待安车。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国初为掾吏，尝业诗。文皇勘定内难，咏斗鸡寄意曰："寒食东郊道，飞翔竞出笼。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埽阵，利距屡通中。"文皇览之，嘉叹数四，遽擢用之。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数升，饮酒数杯，以被覆面而寝。既寤，援笔而成，文不加点，时人谓为腹藁也。

骆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宾王陷于贼庭，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每与朝廷文字，极数伪周，天后览之，至"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见"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悦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盖有遗才之恨。

徐敬业十余岁时，射必溢镝，走马若飞。英公每见之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也。"

苏颋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患无灯烛，尝于马厩灶中，吹火照书诵焉，其苦学如此。

长安春时，盛于游赏。苏颋应制诗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玄宗览之嘉赏，遂以御花亲插颋巾上。

玄宗初即位，锐意政理，好观书，留心起居注，选当时名儒执笔。其称职者虽十数年不去，多则迁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七百卷，内起居注为多。

开元二年春，上幸宁王第，叙家人体。乐奏前

后，酒食沾赉，上不自专，皆令禀于宁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瞒但谨为上客。"（原注：上禁中常自称阿瞒）明日，宁王与岐、薛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记叙其事，四季朱印联（案：此上文有脱误）牒送史馆，附依外史。"上以八分为答诏，谢而许之。至天宝十二载冬季，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轴，用雕檀轴紫龙凤绫标。宁王每请百部纳于史馆。上命宴侍臣以宠之。上宝惜此书，令别起阁贮之。及禄山陷长安，用严、高计（原注：禄山谋主严庄、高尚等），未升宫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阁，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其三四，以是人间传记尤众。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朗，轩然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尝制《胡无人》云："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犯阙，时太白犯月，皆谓之不凡耳。

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以领词藻之士。荥阳郑虔久被贬谪，是岁始还京师参选，除广文馆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广文曹司何在?"执政谓曰："广文馆新置，总领文词，故以公名贤处之。且令后代称广文博士自郑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职。

郑虔，天宝初协律，采集异闻，著书八十余卷，人有窃窥其藁草，上书告虔私修国史，虔遽焚之。由是贬谪十余年，方从调选，授广文馆博士。虔所焚藁既无别本，后更纂录，率多遗忘，犹成四十余卷。书未有名。及为广文馆博士，询于国子司业苏源明。源明请名为《会粹》，取《尔雅序》"会粹旧说"也。西河太守卢象赠虔诗云："书名《会粹》才偏逸，酒号屠苏味更醇。"即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类例》，第海内族姓，以燕公张说等为近代新门，不入百家之数。驸马张垍，燕公子也，观至所撰，谓弟埱曰："多事汉！天下族姓何关汝事，而妄为升降?"埱与至善，以兄言告之。时工部侍郎韦述谙练士族，至书初成，以呈韦公，以为可行也。及闻垍言，恐惧，将追改之。韦曰："文士奋笔将为千载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动摇？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长安菩萨寺僧宏道，天宝末，见王右丞为贼所囚于经藏院，与左丞裴迪密往还。裴说——贼会宴于太极西内，王闻之泣下，为诗二绝，书经卷麻纸之后，宏道藏之，相传数世。其词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又云："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翛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

代宗独孤妃薨，赠贞皇后。将葬，尚父汾阳王子仪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遍问诸吏，皆云："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子仪曰："此事须柳侍御裁之。"时殿中侍御史柳并，字伯存，掌书记，奉使在邠，即急召之。既至，子仪曰："有切事，须藉侍御为之。"遂说祭事。殿中初亦对如诸人，既而曰："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姻戚，今自令公始，亦谓得宜。"子仪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衔称驸马都尉郭暧父具官某，其文并叙特恩许致祭之意，辞简礼备，子仪大称之。

德宗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天下，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别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

韦应物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后人多说率尔成章，不知江左尝有人于纸尾"寄洞庭霜三百颗"。

韩晋公治《左氏》，为浙江东西道制节。属淮宁叛乱，发戎遣馈，案籍骈杂，而未尝废卷。在军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学。

宪宗问宰相曰："天子读何书即好?"权德舆对曰："《尚书》。哲王轨范，历历可见。"上曰："《尚书》曾读。"又问郑余庆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无为之化，若使资圣览，为理国之枢要，即未若《贞观政要》。"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临薨欲还进，使记室作表，皆不惬。乃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珍藏，先朝特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

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载，寰海既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宪宗平诸镇，几至太平，正当元和十三年。而晋公以儒生作相，竟为章武佐命。

杨京兆兄弟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

刘禹锡云：（案：此下至"芍药和物之名也"一条，多称刘禹锡云，或联书，或另条。盖采自韦绚《刘公嘉话》，而中多讹脱，文义难通。今本《刘公嘉话》非完书，无可参校，姑仍其旧）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

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敭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状也。

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者于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

又说：《甘棠》之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

刘禹锡曰：“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常疑之。因读《毛诗》郑《笺》说吹箫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惟此中有‘饧’字。吾缘明日重阳，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

韦绚曰：“司马墙何也?”曰：“今唯陵寝绕垣，即呼为司马墙。”“而球场是也，不呼之何也?”刘禹锡曰：“恐是陵寝，即呼臣下避之。”

《诗》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卫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

魏文帝诗云：“画舸覆堤”，即今淮浙间艑船篷子上帷幕耳。《唐书·卢藩传》言之。（案：《唐书》无《卢藩传》。韦绚唐人，亦无引《唐书》之理，疑有脱误）船子著油，（案：此下原阙一字）比惑之，见魏诗方悟。

又曰：“旄邱”者，上侧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郑《注》云：“旄当为堥”，又言：“堥未详”，何也?

郭璞《山海经序》曰：“人不得耳闻，眼不见为无。”（案：今本《山海经序》无此二语，据文义，亦有脱误）非也，是自不知不见耳，夏虫疑冰之类是矣。仲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韦编三绝，所以明未会者多于解也。

有杨何者，有礼学，以廷评来夔州，转云安盐官，因过刘禹锡之与，（案：此下原阙二字）何云：“仲尼合葬于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开墓合葬于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谓之地名，则未开墓而已潸然，何也?

绚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详。

刘禹锡曰：茱萸二字，经二诗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细看”，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最优也。刘禹锡曰：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

杨茂卿云：“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诗题云“过华山下作”，而用莲蓬之菡萏，极的当而暗静矣。

刘禹锡曰：石季龙挟弹杀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犊须走车破辕，良马须逸鞭泛驾，然后能负重致远。”盖言童稚不奇，即非异器矣。

又曰：为文自斗异一对不得。予尝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于桂林也，柩过渚宫，予时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门吏之礼。为一祭文云：“事吴之心，虽云已矣；报智之志，岂可徒然!”“报智”人或用之，“事吴”自思得者。

柳八驳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锡曰：“美宪宗俯下之道尽矣。”柳曰：“韩《碑》兼有帽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

刘禹锡曰：“韩《碑》柳《雅》，予诗云：‘城中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声和平，’美李尚书愬之入蔡城也，须臾之间，贼都不觉。又诗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时。’所以言十二载者，因以记淮西平之年。”

段相文昌重为《淮西碑》，碑头便曰：“韩宏为统，公武为将。”用《左氏》：“栾书将中军，栾黡佐之。”文势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样，别是一家之美。

又曰：薛伯皋修史，为愬传：收蔡州，径入为能。禹锡曰：“我则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释缚委心用之为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

刘禹锡曰：《春秋》称“赵盾以八百乘”，凡帅能曰“以”，由也，由赵盾也。

又曰：王莽以羲和为官名，如今之司天台，本属太史氏。故《春秋》史鱼、史苏、史嚚，皆知阴阳术数也。

《南都赋》言“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孙罗云“茆，鸟卯。”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无言?（案此句疑有脱误）

方书中“劳薪”，亦有“劳水”者，扬之使水力弱，亦劳也。亦用“笔心”，笔亦心劳，一也。与“薪劳”之理，皆药家之妙用。

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乡曲之表也。藻别人物，知其乡中贤愚出处。晋重之。至东晋，吏部侍郎裴楷乃请改为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为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濒滂滉瀁，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硙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雷奔山裂，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已平，万物皆失故态，惟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间，淘洒推激，迨今不动。刘禹锡曰：“是诸葛公诚明，一心为先主效死。况此法出《六韬》，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构。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东晋桓温征蜀过此，曰：“此常山蛇阵，击头则尾应，击尾则头应，击其中则头尾皆应。”常山者，地名。其蛇两头，出于常山，其阵适类其蛇之两头，故名之也。”温遂勒铭曰：“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

节，聊下南山石。"

陆法和尝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标，曰："此下必掘得诸葛亮镞。"既掘之，得箭镞一斛。或曰："当法和至此时，去诸葛亮犹近，应有人向说，故法和掘之耳。"法和虽是异人，必未知诸葛亮箭镞在此也。

"诸葛亮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叶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

禹锡曰："芍药，和物之名也。此药之性能调和物，或音'著略'，语讹也。"绚时献赋，用此"芍药"字，以"烟兮雾兮，气兮霭兮"，言四物调和为云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白居易，长庆二年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替严员外休复。休复有时名，居易喜为之代。时吴兴守钱徽、吴郡守李穰皆文学士，悉生平旧友，日以诗酒寄兴。官妓高玲珑、谢好好巧于应对，善歌舞。从元稹镇会稽，参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诗来往。居易在杭，始筑堤捍钱塘潮，钟聚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在苏作诗，有"使君全未厌钱塘"之句。及罢，俸钱多留守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五十余年。及黄巢至郡，文籍多焚烧，其俸遂亡。

张宏靖十二世掌书命，至丞相。杨巨源赠公诗云："伊陟无闻祖，韦贤不到孙。"当时称其能与张氏说家门。巨源在元和，诗韵不为新语，体律务实，功夫颇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辍。年老头数摇，人言吟诗多所致。

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权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长庆以来，李封州甘为文至精，奖拔公心，亦类数公。甘出于李相国宗闵下，时以为得人，然终不显。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试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学继业。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风、堂弟尚书涤，诸家无比，而皆以清望为后来所重。景风登第，与堂兄特并时，世以为美。

吕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云："欲传庆善于后嗣，儆文学之荒坠。"

裴晋公自为志铭曰："裴子为子之道，备存乎家牒；为臣之道，备存乎国史。"杜牧亦自铭曰："嗟尔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铭词简而备。白居易亦自为铭。颜鲁公在蔡州，知必祸及，自为志铭置左右。

文宗皇帝曾制诗以示郑覃，覃奏曰："且乞留圣虑于万几，天下仰望。"文宗不悦。覃出，复示李宗闵，叹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谓之曰："勿令适来阿父子见之。"

文宗尚贤乐善罕比。每宰臣学士论政，必称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多以文进。上每视事后，即阅群书，至乱世之君，则必扼腕嗟叹；读尧、舜、禹、汤事，即灌手敛衽，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即何以为君？"试进士，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试，览之终日忘倦。尝召学士于内庭论经，较量文章，宫人已下侍茶汤饮馔。李训讲《周易》，颇叶上意。时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赐训，上曰："与卿为谭柄。"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元珠赋》，谓之"玄祖"。水部员外郎贾嵩说云。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学士中有荐人姓名者（*原注：当时诗人李廓驰名，为泾原从事*），宰相杨嗣复曰："今之能诗，无若宾客分司刘禹锡。"上无言。李珏奏曰："当今起置诗学士，名稍不嘉。况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翰林学士皆有文词，陛下得以览古今作者，可怡悦其间；有疑，顾问学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宗儒，敦扬朴厚。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

文宗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又立《左氏》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惧善恶失坠，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之《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孔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二义不侔，乃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尽，婉章有所未一。"其后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商议同。

进士李为作《泪赋》及《经》、《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世言文字可以见分命之优劣。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卫公镇浙西，以南朝旧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送至府。瓦官寺众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汝常时好说《易》，可往否？"守亮请行。众戒曰："大夫英俊严重，非造次可至，汝当慎之。"守亮既至，卫公初见，未之敬。及与言论，分条析理，出没幽赜，公凡欲质疑，亮已演其意，公大

惊，不觉前席。命于甘露寺设馆舍，自于府中设讲席，命从事已下，皆横经听之，逾年方毕。既而请再讲，讲将半，亟请归甘露。既至命浴，浴毕，整巾屦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辞。"言讫而终。公闻惊异，明日率宾客至寺致祭。适有南海使送西国异香，公于龛前焚之，其烟如弦，穿屋而上，观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谓举世之官爵俸禄，皆加于亮，亮尽受之，可以无愧。

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有才学。时中使赍诏书赐德裕，德裕谓曰："子为我草表，能立构否?"三复曰："文贵中，不贵速得。"德裕以为然。三复又请曰："中外皆传公文，请得以文集观之。"德裕出数轴，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尤喜之。遣诣京师，果登第。其子邺，后为丞相，上表雪德裕冤，归榇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学文章，著书甚多。守庐陵，尝游山寺，读一碑，二字不过，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遍问人，果无知者。连典江南数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庐、缙云烂柯、庐陵麻姑。前进士许棠寄诗云："十年三领郡，领郡管仙山。"卢陵时，为人妄诉，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阳。温博士庭筠亦谪随县尉，节度使徐太师留在幕府，与成式尤相善。尝送墨一挺与庭筠，往复致谢，搜故事者凡几函。成式子安节，娶庭筠女。安节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乐府新录》传于世。

令狐绹自吴兴除司勋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内人秉烛候之，引于御榻前赐坐，问："卿从江外来，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不能自理，常须贤佐，迩来朝廷皆未睹其忠荩。"绹降阶俯伏，曰："圣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为翰林学士，所职者朕之诰命，向来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赐绹。有小案置御床上，有书两卷，谓绹曰："朕听政之暇，未尝不观书。此读者，先朝所述《金镜》，一卷则《尚书·禹谟》。"复问曰："卿曾读《金镜》否?"对曰："文皇帝所著之书，有理国理身之要，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上曰："卿试举其要。"绹跪于御前诵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上止之曰："朕每读至此，未尝不三复后已。《书》又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是则欲致升平，当用此言为首。"绹奏曰："先臣每言《金镜》可为万古格言，自非聪明之姿，无以探其壶奥。"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见卿词学。"顾中使曰："持烛送学士归院。"当时近臣恩泽无比，居岁余，遂迁宰相。

宣宗因重阳，便殿大合乐，锡宴群臣。有御制诗，其略曰："款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宰臣以下应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诗最佳。"其联云："四方无事去，宸豫杪秋来；八水寒光动，千山霁色开。"上嘉赏久之，魏蹈舞谢。

宣宗嗜书，尝构一殿，每退朝，必独坐内观书，或至夜中烛灺委，禁中谓上为老儒生。

大中十二年，以左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郓王已下侍读。时郓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数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读，五日一入乾符门讲读。懿宗即位，遂停。

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其间有名声，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浔、具麻、来鹄、贾随，以文章称；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钤、宋耘、沈驾、周系，以词翰显；贾岛、平曾、李淘、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传；张维、皇甫川、郭鄩、刘庭辉，以古风著。虽然，皆不中科。

陆翱为诗有情思，其《闲居即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门啼暮鸦；茅厨烟不动，书牖日空斜。悔下东山石，贫于南阮家。沈忧损神虑，萱草自开花。"《宴赵氏北楼》云："殷勤赵公子，良夜竟相留；朗月生东海，仙娥在北楼。酒阑珠露滴，歌迥石城秋；本为愁人设，愁人到晓愁。"题鹦鹉、早莺、柳絮、燕子，皆传于时。登第累年，无辟召，一游东诸侯，得钱仅百万，而卒于江南。长子希声，好学多才艺，勤于读史，非寝食未尝释卷，中朝子弟好读史者无及。昭宗时为相。

李郢有诗名，郑尚书颢门生也。居杭州，不务进取，终（案：此下原阙一字）下郎官。初赴举，闻邻女有容，求娶之。遇有争娶者，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钱百万，先至者许之。"两家具钱，同日皆至。女家无以为辞，复曰："请各赋一诗，以为优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驻苏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辞以决意春归，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与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归代意。郢为《寄内诗》曰："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春二月天；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新上七丝弦。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虚白堂，云："缺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江风彻曙不得睡，二十五声秋点长。"

马博士戴，大中初为太原李司空掌记，以正直被斥，贬朗州龙阳尉。戴著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故府，而动天下之议。行道兴咏，寄情哀楚，凡数十篇。其《方城怀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尚终贻楚国羞。"《新春闻赦》云："道在猜谗息，仁深疾苦除。尧聪能下听，汤网本来疏。"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无有别训义也。《左传》"行李之往来"，注："行李，使人也。"远行结束，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尔。按旧文：使字作"㚔"，传写之，误作"李"焉。

汉四皓其一号角里，角音禄，今多以"觉"呼

者，非也。《魏子》及孔氏《秘记》、荀氏《汉纪》，虑将来之误，直书"禄里"。按《玉篇》等字书皆云："东方为䚄音，或作角；角亦音禄。"《魏子》、《秘记》、《汉纪》不书"䚄"而作"禄"者，以其字僻，又虑误音故也。李匡乂云：角里当东方，何者？按《陈留志》称京师亦号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师之东，则角里为东方不疑矣。以字书言，角直宜作"䚄"尔，然䚄字亦作角，音觉者，乐声也，或亦通用"膠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乱其音呼之。稍留心为学者，则妄穿凿云：音禄之"角"，与音觉之"角"，点画有分别。又不知角、䚄各有二音，字体皆同，而其义有异也。又《礼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郑司农《注》云："绿当为角，声之误也。"既云声误，是郑读"角中"为"禄中"。"禄"与"绿"是双声，若读角为觉，觉是齶际声，绿是舌头之声。《注》复云："角中，谓棺内四隅也。"据此则又似音禄之"角"与音觉之"角"义同。陆氏《释文》、孔氏《疏》不能穷其声义，亦但云："绿当为'角'，汉之角里，《礼》之'绿中'，皆当作'禄'音。"

《月令》，今人依陆德明说，云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之，非也。盖出于《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玉篇》云"周公作"。是《吕纪》采于《周书》，非《戴礼》取于《吕纪》，明矣。

《论语》："宰予昼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胡卦反，言其绘画寝室，故夫子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今人皆以为韩文公所说，非也。

又："伤人乎，不问马。"今亦云韩文公读"不"为"否"，言大德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后问。然"不"字上岂更要助词？其亦曲矣，况又未必韩公所说。按陆氏《释文》亦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其"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既不伤人，然后乃问马，其文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

稷下有谚曰："学识何如观点书。"书之难，不唯句度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发平声，即为某字；发上声，变为某字；去、入又改为某字。转平、上、去、入易耳，知合发、不发为难。不可尽条举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无字、毋字，并是正"无"字，非借音也。今见点书每遇"亡有"字，必以朱发平声，其遇"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点画各有区别。亡从一点一画一L（原注：观篆文当知矣，是以无字正体作亡）'亾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画尽通也。'父母'字中有两点。（原注：刘伯庄《音义》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为无字，是也。义见字书）其"无""旡"二字（原注：上无下既），今多混书，陆德明已有论矣。

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大误也。所广征引，非李氏立意，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氏续之，雅谊殷勤也。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当初旋被传写之误。其绝笔之本，兼释音训义，注解甚多，匡乂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惟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进表反非斥李氏，无乃欺心欤？且李氏未详处，将欲下笔，宜明引凭证。细而观之，无非率尔。今聊各举其一端，至如《西都赋》说猎云："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许少、秦成未详。"五臣云："古之捷人壮士，搏格猛兽。"施巧、力折固是捷壮，文中自解矣，岂假更言？况不知二人所从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浅近忽易欤？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会"耶？况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轻改前贤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随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晓，辄复移易，今不能繁驳，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乐府》云："寒鳖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谓之"寒"，盖韩国事馔尚此法；复引《盐铁论》"羊淹鸡寒"、刘熙《释名》"韩鸡"为证，"寒与韩同"。又李以上句云"脍鲤臇胎虾"，因注云："《诗》曰'炰鳖脍鲤'。"五臣兼见上句有"脍"，遂改"寒鳖"为"炰鳖"，以就《毛诗》之句。又子建《七启》云："寒芳苓之巢龟，鲙西海之飞鳞。"五臣亦改"寒"为"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对下句之"鲙"耶？况此篇全说殽事之意，独入此"搴"字，于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为"搴"，下句亦宜改"鲙"为"取"，纵一联稍通，亦与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岂可改为"炰"、"搴"耶？斯类篇篇有之，学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绝笔之本，悬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犹虎狗、凤鸡耳。其改字，有"翩翻"对"恍惚"，则独改"翩翻"为"翩翩"，与下句不相收。又李氏旧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贵有异同，改其字，却犯国讳，岂惟矛盾也！

衡山五峰曰：紫盖、云密、祝融、天柱、石廪。下人多文词，至于樵夫，往往能言诗。尝有广州幕府夜闻舟中吟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迴雁峰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问之，乃其所作也。

李华，字遐叔，以文学自名，与萧颖士、贾幼儿为友。华作赋云："星锤电交于万绪，霜锯冰解于千寻。拥梯成山，攒杵为林。"颖士读之，谓华曰："可

使孟坚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儿曰：“未若‘天光流于紫庭，测景入于朱户。腾祥灵于黯霭，映旭日之葱茏。’”华曰：“某所自得，惟‘括万象以为尊，特巍巍于上京。分命征般石之匠，下荆、扬之材，操斧执斤者万人，涉碛砾而登崔嵬’，不让《东》、《西》二《都》也。”时人以华不可居萧、贾之间。

郑（案：此下原阙二字）云：“张燕公文逸而学奥；苏许公文似古，学少简而密。张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华前落，藁瘗城隅。天使马悲，启滕公之室；人看鹤舞，闭王母之坟。’亦其比也。”公又云：“张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诗》云：‘甘露垂天酒，芝盘捧御书。含丹同蝘蜓，灰骨慕蟾蜍。’上亲解紫拂秣带以赐焉。”苏尝梦书壁云：“元老见逐，谗人孔多。既诛群凶，方宣大化。”后十三年视草禁中，拜刘幽求左仆射制，上亲授其意，及进本，上自益前四句，乃梦中之词也。又闻杜工部诗如爽鹘摩霄，骏马绝地。其《八哀诗》，诗人比之大谢《拟魏太子邺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诗曰：‘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众星拱北辰，’所谓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杜善郑广文，尝以《花卿》及《姜楚公画鹰歌》示郑。郑曰：“足下此诗可以疗疾。”他日郑妻病，杜曰：“尔但言‘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观者徒惊帖壁飞，画师不是无心学。’未间，更有‘太宗拳毛骊，郭家师子花’。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

虞公为秘监，于省后堂集群书可为文章用者，号为《北堂书钞》。后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

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自朝还，马误入人家而不觉。

沈佺期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人曰：“沈三兄诗，须还他第一。”

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署云相州僧昙刚撰。后柳常侍冲亦明族姓，中宗朝为相州刺史，询问耆旧，云：“自隋已来，不闻有僧名昙刚。”盖惧见嫉于时，隐其名氏云。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同明经。其二，请以韩愈配飨太学，有唐以来，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列，于典礼未为备也。日休字逸少，后字袭美，襄阳竟陵人。少隐鹿门山，号醉吟先生。榜末及第，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如一目何?”皮对曰：“侍郎不可一日废二目。”谓不以人废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苏州，与陆龟蒙为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黄巢时遇害。其子仕钱镠。

王维好佛，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续之。

李华作《含元殿赋》，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著论言龟卜可废，可谓深识之士。后以失节贼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鲁山，极笔于权著作，盖心所愧也。

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蒙《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庭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里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纯，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楚僧灵一，律行高洁而能为诗。吴僧皎然，一名昼一，工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遗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其风韵。

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歌曲。

沈既济撰《枕中记》，韩愈撰《毛颖传》，不下史篇，良史才也。

张登为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结彩蹙金之状。

中世有造谤辞而著者（原注：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者（原注：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有妓乐而工篇什者（原注：蜀妓薛涛），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原注：郭氏奴不记名），皆事之异也。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者为闻人，争名常切，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辈”；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谓之“拔解”；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试，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问，谓之“往还”；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会醵为乐于曲江亭，谓之“曲江宴”；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飞书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习，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秋卷”；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其风俗系于先进，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常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

翛有焉。

自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士子所诉，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始置贡院。天宝则有袁成用、刘长卿分为棚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贞元八年，李观、欧阳詹以广文登第，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不协，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废进士科，后独流南史而止。

或有朝客讥宋济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济曰："盖因绯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

元和已后，文笔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将军裴冀曰："若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

熊执易通《易》。建中四年，试《易简知险阻论》。执易端坐剖析，声动场中，一举而捷。

卷　三

方　正

狄梁公仁杰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宫，仁杰奉使修供顿。并州长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者，必致雷风，欲别开路。仁杰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无他变。上闻之，叹曰："可谓真丈夫也。"后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其风俗，岁时尚淫祀，庙凡一千七百余所，仁杰并令焚之。有项羽庙，吴人所惮。仁杰先檄书，责其丧失江东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后焚之。

陆少保，字元方，曾于东都卖一小宅。家人将受直矣，买者求见，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耳。"买者闻之，遽辞不买。子侄以为言，元方曰："不尔，是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异政。玄宗谓宰相曰："裴光庭性恶恶，如扇驱蚊蚋焉。"

宋璟为广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内臣杨思勖驰驿往追。璟就路，竟不与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将军贵幸殿中，诉于玄宗。上嗟叹良久，拜刑部尚书。

代宗惑释氏业报轻重之说，政事多托于宰相，而元载专权乱国，事以货成。及常衮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𪂹伯"。于是京师语曰："常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素公直，因于众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所以裨政耶!"由是为持权者所忌。建中初，祐甫执政，中外大悦。

郭尚父在河中，禁无故走马，犯者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诉虞候纵横之状，公叱而遣之。明日，对宾客叹息数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㜷儿，非奴才而何?"

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使，镇陈留。后兼统江淮诸道，将图进取。中官络绎。镐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特立，不为苟媚，阉宦去来，以常礼接之。由是为阉竖所嫉，称其无经略才，征入，改为荆府长史；未几，又除洪府长史、江西观察使。

相里造为礼部郎中，时宦官鱼朝恩用事，称诏集百僚有所评议，凌轹在位。宰相元载以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对，无降屈之色，朝廷壮之。

崔祐甫为中书舍人，时宰相常衮当国，祐甫每见执政问事，未曾屈。舍人岑参掌诰，屡称疾不入宿直，人虽惮而不敢发，崔独入见，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离局。衮曰："此子羸病日久，诸贤岂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当迁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辞王事乎?"衮默然无以夺也，由是心衔之。及德宗在谅暗中，衮矫制除崔为河南少尹。上觉其事，遽追还之，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而衮谪于岭外。

李惇为淄青节度判官。其使尚衡，弟颇干政，惇屡言之。衡曰："兄弟孤遗相长，不忍失意。"惇曰："君既爱之，当训以道，何使其纵恣?"衡家又好祷，车舆出入，人吏苦之。惇又进谏，衡不能用。他日，衡对诸客有所问，惇曰："惇前后献愚直，大夫不用，今复何问?"衡曰："吾子好为诋讦。"惇曰："忠言诋讦，久居何益?请从此辞。"遂趋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操者，延龄之子，应鸿辞举，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将出门，延龄接见，采侦二侍郎口气。延龄乃念操赋头曰："是冲仙人。"黄门顾苗给事曰："记有此否?"苗曰："恰似无。"延龄仰头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无名操者。刘禹锡曰："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能拒之?"

韩太保皋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寮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访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得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无乃失于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刚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当人知之?奈何求请便殿，避人窃语，以私国家之法?且肃宗以苗晋卿年老艰步，故设延英。后来得对者多私自希宠，干求相位，奈何以此为望哉?"

高平徐弘毅为知弹侍御史，创置一知班官，令自

宣政门检朝官之失仪者，到台司举而罚焉。有公卿大僚令问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细事？"弘毅报曰："为我谢公卿。所以然，不以恶其无礼于其君。"（案：此下有缺文）

代宗时久旱，京兆尹黎干于朱雀门街造龙，召城中巫觋舞雩。干与巫觋史起舞，观者骇笑。经月不雨，干又请祷于文宣王。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大霈，百官入贺。

李希烈跋扈蔡州。时卢杞为相，奏颜鲁公往宣谕，而谓颜曰："十三丈此行自圣意。"颜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饵虎口。"杞闻之，踣焉。卢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裴澥为陕府录事参军。李汧公勉除长史充观察。始至官，属吏谒讫，令别召裴录事，与之语。公曰："少顷有燕，便请随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澥，让之曰："久闻公名，故超礼分相召，何忽而不至？"澥曰：'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宾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汧公曰："吾过矣。"遂请入幕。澥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辈皆上中考，充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设考课，为奖励，有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为优劣，则卿当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协律下考，某等当受杖矣。"卿笑且惭，遂特书"上"。澥后累迁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张万福以父祖力儒不达，因焚书，从军辽东有功，累官至右散骑常侍致仕。万福为人慷慨，嫉险佞，虽妻子未尝敢辄干。尝径造延英门，贺谏官阳城雪陆贽冤，时人称之。仕宦七十年，未尝病一日。虽不识字，为九郡，皆有惠爱。

顺宗寝疾，韦执谊、王叔文等窃弄权柄。宪宗在东宫，执谊惧之，遂令给事中陆质侍读，潜伺上意，因解之。及质发言，上曰："陛下令先生与寡人讲读，何得言他？"惶惧而出。

李相国忠公，贞元十九年为饶州刺史。先是郡城已连失四牧，故府废者七稔。公涖任后，命启钥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坚请，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则神避；妖不胜德，失德则妖兴。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床。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以此获免，余之愿焉。敢彻而焚之。"其下铲去聚壤十四畚，议者称焉。

裴先德垍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而至，垍给恤甚厚，从容款狎。乘间求京府判司，垍曰："公诚佳士也，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其执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上，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公于市中杖杀之。及因入对，宪宗正色诘专杀之状。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乃轻陛下典法，不独试臣。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打神策军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决，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将军奏；若在坊内，则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绰善张正甫。柳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去盖下马而拜，张却之，不从。他日，张言于公绰曰："寿郎相逢，其礼太过。"柳作色不应。久之，张去，柳谓客曰："张尚书与公绰往还，欲使儿子街市骑马冲公绰耶？"张闻，深谢之。寿郎，仲郢小字也。公绰为西川从事，尝纳一姬，同院知之，或征其出妓者。公绰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张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何记得河南府解头！"中令有惭色。

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

文宗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袭父帅潞，少年明俊，自谓河朔近无伦比。及入朝，公卿辐凑其门。广纳金帛于权幸，名誉甚著。求带平章事，人多许之，而惮宰相李固言，欲观其意。遇休假，谒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仆射先君以天平功书于简册，及镇上党，近二十年，但聚敛货财，雄壮军旅，不发一卒戍边，未尝修朝觐之礼。及即世后，仆射从三军之情，擅领戎务，坐邀爵秩。朝廷以仆射先君勋绩，不绝赏延，当领偏师，输忠沧景，遂不行典宪，将何以上报国恩？既不能效田承嗣、张茂昭、王承元，携家赴阙，永保禄位，则请边陲一镇，拓境复疆，朝廷岂不以衮职命赏？区区求之，一何容易！"从谏矍然失色，再拜趋出。从谏厚结幸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饯于郎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报国恩，幸保家，勿殃后嗣。"从谏以笏叩额下泪。至镇，谓将校曰："昨者朝觐，遍观德望，唯李公峻直贞明，凛凛可惧，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书特，太和六年，尉渭南，为京兆府试进士官。杜丞相悰时为京兆尹，将托亲知间等第（原注：时重十人内为等第），召公从容，兼命茶酒。及语举人，则趋而下阶，俯伏不对。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内近三十余人，数年内皆及第，无缺落者，前后莫比。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开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内使宣召，引入数重门，至一处，堂宇华敻，帘幕重蔽，见二中尉对烛而坐，谓慎由曰："上不豫已来已数日，兼自登极后圣政多亏，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学士草废立令。"慎由大惊曰："某有中

外亲族数千口，兄弟甥侄仅三百人，一旦闻此覆族之言，实不敢承命！况圣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岂可轻议？”二中尉默然，无以为对。良久，启后户，引慎由至一小殿，见文宗坐于殿上，二人趋阶而数文宗过恶，上惟俛首。又曰：“不为此拗木枕错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汝也。”于是二中尉自执炬送慎由出殿门，复令中使送至院。拗木枕者，俗谈强项也。慎由寻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其子垂休，遂切于剿绝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谒石于私第。故事：百僚将至宰相宅，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竞者。元赏问焉，云：“军中军将。”元赏排闼进，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抚蛮夷，和阴阳，安百姓，叶众心，无敢乖谬；升绌贤不肖，赏功罚罪，皆公之职。安有军中一将，而敢如此哉！夫贵贱失序，纲纪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犹望相公整顿颓坏，岂有出自相公者！”即疾趋而去，顾左右曰：“无礼军将，可擒于马下桥祇候。”元赏比至，则袒臂跽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权，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士良大怒，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杀军中大将，可乎？”元赏即具言无礼状，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无礼于此，此独不可以无礼于彼乎！国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坏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饮之而罢。

李石从子庾，少擢进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崔相铉镇淮南，到洛累日不拜茔，庾封其节，将奏之，时人称焉。

武宗数幸教坊作乐，优倡杂进。酒酣，作技谐谑，如民间宴席，上甚悦。谏官奏疏，乃不复出。遂召优倡入，敕内人习之。宦者请令扬州选择妓女，诏扬州监军取解酒令妓女十人进入。监军得诏，诣节度使杜悰，请同于管内选择。悰曰：“监军自承旨。悰不奉诏书，不可擅预椒房事。”监军怒，奏之，宦者请并下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宫掖，非禹、汤所为，斯极细事，岂宜诏大臣。杜悰累朝旧德，深得大体，真宰相也！”及悰入相，中谢，上曰：“昨诏淮南监军选择酒令妓女，欲因行幸，举酒为欢乐耳。音声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色荒外闻，赖卿不徇苟且；不然，天下将献纳取悦，朕何由得知？报卿忠谠，命卿作相，内怀自贺，如得魏徵。”

懿安郭太后既崩，礼院检讨王皞请祔景陵，配飨宪宗庙，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诘其事。皞曰：“郭太后是宪宗元妃，汾阳王孙，迨事顺宗为妇。宪宗崩，事出暧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礼。”敏中怒甚，皞声色益壮。宰相将会食，周墀立敏中厅门以候，敏中语墀：“正为一书生恼乱，但乞先之。”墀就敏中问其事，皞益不屈。墀以手加皞额，赏其正直。翌日，皞贬句容县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狐绹为山陵礼仪使，奏皞为判官。皞又论懿安合配享宪宗，始升祔焉。

韦澳为京兆尹，豪右敛手。郑光，宣宗舅，庄租不纳。澳系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为言之。上延英问澳，曰：“今日纳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内，来日即不得矣！”澳既出，上连召之，曰：“国舅庄租今日纳足，放主者否？”噢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韦澳不可犯，且与送钱纳却。”顷刻而租足。（案：此事已见《政事门》，文有异同，今并存之）

李景让、夏侯孜立朝有风采。景让为御史大夫，视事之日，以侍御史孙玉汝、监察御史卢柏王觌不称职，请移他官。孜为右丞，以职方郎中裴诚、虞部郎中韩瞻无声绩，诙谐取容，诚改太子中允，瞻为凤州刺史。

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楼，皆封泥之，惧其劾奏也。然终以强毅为众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内，他人拜相，谓之辱台。景让未旬，蒋相伸先拜，景让除西川节度。不逾年，致仕归东都。

崔瑶知贡举，以贵要自恃，不畏外议。榜出，率皆权豪子弟。其弟兄见之，辄曰：“勿观察吾眼。”

刘允章祖伯刍，父宽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为己任。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初，进士有“十哲”之号，皆通连中官，郭纁、罗虬皆其徒也。每岁，有司无不为其干挠，根蒂牢固，坚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泽主盐铁，为纁极力，允章不应，纁竟不就试。比考帖，虬居其间，允章诵其诗，有“帘外桃花晒熟红”，不知‘熟红’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对曰：“诗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顷之唱落，众莫不失色。及出榜，惑于浮说，予夺不能塞时望。允章自鄂渚分司东都，其制，中书舍人孔晦之辞。弟纾为谏官，乃允章门生，率同年送于坡下。纾犹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请违公不去。”故事：门生无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凤翔至内，礼仪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夹以连索，不得辄有犯者。车马相接，缔以组绣，缘路迎拜，数十里不绝。天子亲幸安福楼，以锦彩成桥，骨至，即降楼礼讫，然后迎入禁中，置于安国寺。宰相以下，施财不可胜计。百姓竞为浮图，以至失业。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毁之无遗。

封侍郎知举，首访能赋人。卢骈诣罗邵舆云：“主司爱赋十九官。”罗曰：“主司安邑住，邵舆居宣平，彼处爱赋，无由得知。”

郑少尹师薰知举，放榜日，毕令到宅谢恩。至萧相公知举。放榜日，并无人及门，时论称之。主司放榜日，于贡院见门生，惟广南郑尚书及杨侍郎。礼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场多作风采，郑詹尹知举第一，李侍郎藩知举落人极多。唯许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

人，必吁嗟移时。

太宗得鹞子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魏公，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话自古帝王逸豫，微以为讽。上惜鹞子恐死，而又素严惮徵，欲尽其言。徵语愈久，鹞竟死怀中。

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飞骑中选卒之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干正，若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初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物所击者，更不复苏。

王义方，时人比之稷、契。郑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义府引为御史。李以定册立武后勋，恃宠任势，王恶而弹之，坐是见贬，坎坷以至于终。

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武后反复，词色愈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为庶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赖，至今犹忆之。其子预选，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调乎?"

狄内史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项羽、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庙存焉。（*案：此事已见本门首条。文有详略，今并存之*）

李日知为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礼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断，再三不从。元礼使人谓李曰："胡元礼在，此人莫觅活。"李谓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觅死。"竟免之。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进谏曰："臣按周礼：均工乐胥，不参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旷，皆终身继代，不改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乃解朝衣，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衣也。'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但为殷鉴。天下新定，开太平之运，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庙廊，固非创业规模，贻厥子孙之道。"高祖竟不能从。

周兴、来俊臣罗织衣冠，朝野惧慑。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谏曰："臣闻曲逆之事汉祖，谋疏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千斤，行反间之术，项羽果疑臣下，陈平之计遂行。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如当有凶慝，焉知不先谋疏陛下君臣，后除国家良善？臣恐为社稷之祸。伏乞陛下回思迁虑，察臣狂瞽，然后退就鼎镬，实无所恨。臣得没为忠鬼，孰与存为谄人。如罗织之徒，即是疏间之渐，陈平反间，其远乎哉!"遂为俊臣所构，放于岭表。俊臣死，征还，途次桂阳而终，赠济州刺史。中宗朝，追复本官。

武三思得幸于中宫，京兆人韦月将等不堪愤激，上书告白其事。中宗惑之，命斩月将。黄门侍郎宋璟执奏，请按而后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侧门，迎谓璟曰："朕以为斩矣，何以缓之?"命促斩。璟曰："人言中宫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之，臣恐有窃议。"固请按而后刑。中宗大怒，璟曰："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乃流月将于岭南，寻使人杀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泽以斜封官复旧职，上疏谏曰："陛下即位之初，纳姚、宋之计，咸黜斜封。今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先帝之意不可违。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韦月将、燕钦融之流不可褒赠，李多祚、郑克义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使善恶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长，为正者衔冤，附伪者得志，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耶?"睿宗遂从之，因而擢泽拜监察御史。（*原注：《太平御览》曰："柳泽拜监察御史，台中执法之地，动限仪矩。泽性放旷，不甚检束。察长拘谨，忿其疏纵，泽不乐，乞外任。执政惜其才，特奏为左补阙。"*）

韦仁约弹右仆射褚遂良，出为同州刺史。遂良复职，黜仁约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约对曰："仆狂鄙之性，假以雄权，而触物便发。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然，不能碌碌为保妻子也。"时武候将军田仁会与侍御史张仁祎不协而诬奏之。高宗临轩问仁祎，仁祎惶惧，应对失次。仁约历阶进曰："臣与仁祎连曹，颇知事由。仁祎懦而不能自理。若仁会眩惑圣听，致仁祎非常之罪，则臣事陛下不尽，臣之恨矣。请专对其状。"词辩纵横，高宗深纳之，乃释仁祎。仁约在宪司，于王公卿相未尝行拜礼，人或劝之，答曰："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耳。"后为左丞，奏曰："陛下为官择人，无其人则阙。今不惜美锦，令臣制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举纲目，朝廷肃然。

李义府恃恩放纵，妇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系大理，乃托大理丞毕正义曲断出之。或有告之者，诏刘仁轨鞫之。义府惧泄，系正义于狱。侍御史王义方将弹之，告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母曰："吾闻王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义方乃备法冠，横玉阶弹之。先叱义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后跪宣弹文云云。高宗以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叶州司户。秩满，于昌乐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撰《笔海》十卷。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毕丧而去。

李昭德在则天朝，时谀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获白石，有数点赤，诣阙请进。宰臣诘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进。"昭德叱之曰："洛水石岂尽反耶?"左右皆大笑。昭德建立东都罗城及尚书省洛水中桥，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数凶人，狱遂罢。

以持正廷诤，为皇甫文所构，（案：《唐书·李昭德传》：昭德为邱愔、邓汪所构，与此异）与来俊臣同日弃市。国人欢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张，反为所构，云结少年为耐久朋。则天大怒，下狱勘之，易之以张说为证。召大臣，令元忠与易之、说等定是非，说气逼不应。元忠惧，谓说曰："张说与易之共罗织魏元忠耶?"说叱曰："魏元忠为宰相，而有委巷'罗织'之言，岂大臣所谓!"则天又令说言元忠不轨状，说曰："臣不闻也。"易之遽曰："张说与元忠同逆。"则天问其故，易之曰："说往时谓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之位，此其状也。"说奏曰："易之、昌宗大无知，所言伊、周徒闻其语耳，不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绶，臣以郎官拜贺。元忠曰：'无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胜畏惧。'臣曰：'公当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历代书为忠臣，陛下遣臣不学伊、周，使臣将何所学?"说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托为党。然附易之，有台辅之望；附元忠，有族灭之势。臣不敢面欺，亦惧元忠冤魂耳。"遂焚香为誓。元忠免死，流放岭南。

张易之、昌宗贵宠用事，有潜相者言其当王，险薄者多附会之。长安中，右卫西街有榜云："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宋璟时为御史中丞，奏请穷理其状。则天曰："易之已有奏闻，不可加罪。"璟曰："易之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且谋反大逆，法无容免。请勒就台勘当，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言发祸从，即入鼎镬，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不悦。内史杨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遗李邕历阶而进曰："宋璟所争，事为国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则天意始解。乃传命，令易之就狱推问。斯须，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辞谢。拒而不见，令使者谓之曰："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私，法无私也。"璟谓左右："恨不先打竖子脑破，而令混乱国经，吾负此恨久矣!"时朝列呼易之、昌宗为"五郎"、"六郎"，郑杲曰："公何称易之为卿?"璟曰："郑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惭而退。

宋璟。则天朝，以频论得失不能容，而惮其公正，乃止敕璟往扬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宪府，按州县乃监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识其所谓，请不奉制。"无何，复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复奏曰："御史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且仲翔所犯赃污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监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请不奉制。"月余，优诏令副李峤使蜀，峤喜，召璟曰："叨奉渥恩，与公同谢。"璟曰："恩制示礼数，不以礼遣璟，璟不当行，谨不谢。"乃上言曰："以臣副峤，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请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当别以事诛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礼，将刺杀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车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寻伏诛。

宗楚客兄秦客潜劝则天革命，累迁内史，后以赃罪流于岭南死。楚客无他材能，附会武三思，神龙中为中书舍人。时西突厥阿史那与忠节不和，安西都护郭元振奏请徙忠节于内地，楚客与弟晋卿及纪处讷等纳忠节厚赂，请发兵以讨西突厥，不纳元振之奏。突厥大怒，举兵入寇，甚为边患。监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从，遽令与琬和解。俄而韦氏败，楚客等咸诛。

文宗谓宰臣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阙遗，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望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令授謩右补阙，敕舍人善为词。又问謩曰："卿家有何图书?"謩曰："家书悉无，惟有文贞公笏在。"文宗令进来。郑覃在侧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浑未晓。但甘棠之义，非要笏也。"

崔颢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见。及颢至献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遂不接。

肃宗以王玙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传而行，中使随之，所至诛求金帛，积载于后，与恶少十数辈横行州县。至黄州，左震为刺史，晨至驿门，扃户不启。震命坏锁而入，曳巫斩阶下，恶少皆死。籍其缗钜万，金宝堆积，悉列上曰："臣已斩巫。请以所籍钱，代臣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请死。"朝廷慰奖之。

李汧公勉罢岭南节度，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东宫，雅好杨崖州字，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及即位，征拜。炎有崖谷，言论持正，对见必为之加敬，岁余不倦。及后以刘晏事，上不怿，卢杞揣知上意，因倾之。

许孟容为给事中，宦者有以权幸相诱者，拒绝之。虽不大拜，亦不为患。

韦相贯之为右丞，僧广宣造门曰："窃知阁下不久拜相。"贯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唯李纳判官一无所受，深为同辈所嫉。

雅 量

狄梁公与娄师德同为相，狄公排斥师德非一日，则天问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对曰："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则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实师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箧，得十许通荐表，以赐梁公。梁公阅之，恐惧引咎，则天不责。出于外曰："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

唐公临性宽仁多恕，尝欲吊丧，令家僮归取白衫，僮仆误持余衣，惧未敢进。临察之，谓曰："今

日气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药，不精，潜觉其故，又谓曰：“今日阴晦，不宜服药，可弃之。”终不扬其过失。

裴度在中书，印忽亡失，度命张筵，举座不晓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复得。”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其故，度曰：“此盖诸胥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人服其临事不挠。

阳道州城未尝有所蓄积，虽所服用不可阙者，客称某物可佳可爱，公辄喜授之。有陈苌者，候其始请月俸，常往称其钱帛之美，月有获焉。

韩皋为京兆尹。时久旱祈雨，县官读祝文，专心记公家讳，及称官衔毕，误呼先相之名，皋但惨然，因命重读，亦不加责。在夏口，尝病小疮，令医傅膏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皋实是硬。”初皋自贬所量移钱塘，与李锜不协。后皋在鄂州，锜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果移镇浙右。

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数称陈拾遗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陈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倖至多；此辈优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宏达皆此类。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令去。又尝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好，便赐汝。”

文宗时入阁，郎官有误窥者。上觉之，班退，语宰相曰：“适省郎班内第某人，忽斜盼视朕，何也?”裴度对曰：“省郎卑微，安得如此!”欲与打著。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师宗闵，不以威重自处，好与宾客饮宴谈笑。善饮酒。暑月临池，以荷为杯，满酌酒，密系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饮，不尽再举。既散，有人言：“昨饮大欢也。”李曰：“今日言欢，明前日之不欢。自今好恶，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举场，有王生者，有时名，遇孜下第，偕游京西，凤翔节度使馆之，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后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无所闻。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获孜与其父生平书疏数纸，持以谒孜。孜问其所欲，一以予之，因召诸从事，语其事。

郑公尝拜扫还，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装束，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当时有心，畏卿等嗔，遂停耳。”

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有督运，遭风失米，卢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自若，无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师德弟为岱州刺史，将别，谓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据过分，人所疾也，将何以全先人发肤?”弟长跪曰：“自今唾某面上者，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为兄忧。”师德曰：“此适以为我忧也。夫前人唾者，发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恶前人唾而拭，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受之?”当武后时，竟保其宠禄，率是道也。

皇甫德参上书，言：“陛下修洛阳宫，是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是宫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国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宫人无发，乃称其意!”魏徵进曰：“贾谊当汉文帝之时，上书曰：‘可痛哭者三，可长叹者五。’自古上书，率为激切。不激切，则不能动人主之心；激切，则似谤讪。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在陛下裁察。今苟责之，则于后谁敢言?”乃赐绢二十匹，命归。

陆兖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马，参军责之，鞭其背见血。因谒曰：“小吏犯公，请去。”兖公颔之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原注：当曰：“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傪曰：“此恶百姓，何足以烦人。”乃笞之，遣去。

韦丹少在洛阳，尝至中桥，见数百人喧集水滨，乃渔者网得大鼋，系之桥柱。丹不忍，问曰：“几钱可赎?”曰：“五千。”丹曰：“吾驴直三千，可乎?”于是与之，放鼋于水，徒步而归。

任迪简为天德判官。军中宴，后至当饮觥酒，吏误以醋酌。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令酷，发之则死矣，乃强饮之，遂病吐血。军中闻之皆泣下，景略为之省刑。及景略卒，军中请以为主。自卫佐拜御史中丞，为观军使，终易定节度使。

裴相垍尝应宏词，崔枢考之不第。及为相，擢之为礼部侍郎，笑曰：“此报德也。”枢惶恐欲坠阶，又笑曰：“戏言也。”

长庆初，赵相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时罢相二十余年，年七十六，众服其健。右常侍郎孝奕笑曰：“是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

元载之败，其女资敬寺尼真一，纳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别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

叱。德宗曰：“焉有闻亲之丧，责其哭踊？”遂扶出，众皆陨涕。

识 鉴

贞观二十年，王师旦为员外郎，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瑾并有文辞，声振京邑。师旦考其策为下等，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问无昌龄等名，师旦对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后生仿效，有变陛下风俗。”上深然之。后昌龄为长安尉，坐赃解，而公瑾亦无所成。

中宗尝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子同年。上曰：“尔宜记所通书言之。”瓌子颋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亡其名，亦进曰：“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

张守珪，陕州平陵人也。自幽州入觐，过本县，见令李元，申桑梓之礼。见陕尉李桎梏裴冕，冕呼：“张公！困厄中岂能相救?”至灵宝，便奏充判官。(案：《唐书·裴冕传》：冕以王鉷奏充判官，非张守珪，与此异）冕后至宰辅。

代宗宽厚出于天性。幼时，玄宗每坐于前，熟视之，谓武惠妃曰：“此儿有异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凉州》新曲，开元中列上献之。上顾问宁王，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征、羽，莫不根柢橐籥于宫、商也。宫杂而少商，征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下僭。君卑则畏下，臣僭则犯上。盖形之于音律，播之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乱之患，莫不由此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禄山之乱，华夏鼎沸，所以知宁王知音之妙也。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韩公尝洗足，韩公足下有黑子，禄山窃窥之。韩公顾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贵相，汝何窥之?”禄山曰：“贱人不幸，两足皆有，亦似将军者，色黑而加大。”公奇之，约为义儿，深加慰勉。

王玙为太常卿。早起，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挞之。问曰：“何得罪?”曰：“卧吹笛。”又见康昆崙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故敝。召与语，大奇之，谓“君才识自当富贵，何贫也?”举船钱帛奴婢与之，客亦不让。语讫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以为奇，其人乃张建封也。

杜丞相鸿渐，世号知人。见马燧、李抱真、卢杞、陆贽、张宏靖、李藩，皆云“并为将相”，既而尽然。又大司徒杜公见张弘靖，曰：“必为宰相。”贵人多知人也如此。

潘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有人臣，京尹愿一见，遗奴三百缣帛？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谕再三，乃曰：“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之俦也，不足忧矣。末后惨绿少年，何人也?”答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自别，是有名卿相。”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久之，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奉主上恩，而连贵公卿。”语丹曰：“三命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其言。

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唯尝于东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随、皇甫崖州镈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词皆至显官，亦知名矣。

李相绛，先人为襄州督邮，方赴举，求乡荐。时樊司空泽为节度使，张常侍正甫为判官，主乡荐。张公知丞相有前途，启司空曰：“举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请只送一人，请众人之资以奉之。”欣然允诺。又荐丞相弟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为朝官。人问宗易之文于丞相，答曰：“盖代。”时人用以“盖代”为口实，相见论文，必曰：“莫是樊三盖代否?”后丞相之为户部侍郎也，常侍为本司郎中，因会，把诗侍郎唱歌，李终不唱而哂之，满席大噱。

韩太保皋深晓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其音主商，商为秋声，天将肃杀，草木摇落，其岁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弦与宫同，时臣夺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广陵’，维扬也；‘散’者，流亡之谓也。‘杨’者，武后之姓，言杨后与其父骏之倾覆晋祚者也。晋难兴，终‘止息’於此。其音哀愤而噍杀，操者蹙而憯痛，永嘉之乱，其应此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且避晋祸，托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欤?”

吴兴僧昼一，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献。韦皆不称赏，昼一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吟讽，大加叹赏。因语昼一云：“几致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一服其能鉴。

骆浚者，度支司书手也。尝健羡一杂事典，题诗

一绝于柏树曰：“干耸一条青玉直，叶铺千叠绿云低；争如燕雀偏巢此，却是鹓鸾不得栖。”会度支使巡诸司，见此题，问左右，云：“浚所为也。”召与语，可听。曰：“钱穀粗晓，词气不卑，言语古壮，人品亦佳。”翌日，以语巡官李吉甫，遂擢为度支巡官。浚请兼巡覆官。自以微贱，不敢厕士大夫之列。月余，九门内勾出数十万贯；数月，关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辅勾四百万，佐大门，却河阴斗门，曹、汴、宿、宋，无水潦之患。后典名郡，有令名。于春明门外筑台榭，食客皆名人。卢申州题诗云：“地甃如拳石，溪横似叶舟。”即骆氏池馆也。

裴晋公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报恩奖引不暂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与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时，约他日显达，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晋公有异于初，不以辅佐相许。”晋公闻之，笑曰：“实负初心。”乃问人曰：“曾见灵芝、珊瑚否？”曰：“此皆希世之宝。”又曰：“曾游山水否？曰“名山数游，唯庐山瀑布状如天汉，天下无之。”晋公曰：“图画尚可悦目，何况亲观？然灵芝、珊瑚，为瑞为宝可矣，用于广厦，须杞、梓、樟、楠；瀑布可以图画，而无济于人，若以溉良田，激碾硙，其功莫若长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学、器度标准，为大臣仪表，望之可敬；然长厚有余，心无机术。伤于畏怯，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质朴，征赋未分，地不过数千里，官不过一百员。内无权倖，外绝奸诈。画地为狱，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虽已列郡建国，侯伯分理；当时国之大者，不及今之一县，易为匡济。今天子设官一万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连帅，八十万甲兵。礼乐文物，轩裳士流，盛于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许人！”

相国牛僧孺，或言仙客之后，居宛、叶之间。少孤贫，力学有志。永贞中擢进士第，与同辈过政事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元和初，登制科，历省郎至丞相。大中初卒。后白敏中入相，乃奏，谥曰“简”。

李珏，字待价，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南，养母以孝闻。举明经，华州刺史李绛见而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地。”一举不第。应进士举，许孟容为礼部，擢上第。释褐，署乌重胤河阳府推官，书判高等，授渭南县尉，迁右拾遗，左迁下邽县令。丁母忧，庐居三年，不入室。免丧，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在武昌，掌书记，归御史府。韦处厚秉政，称曰：“清庙之器，岂击搏才乎？”擢拜礼部员外郎，改吏部员外。李宗闵为相，擢知制诰，改司勋员外郎，库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学士。珏风格端肃，属词敏赡，恩倾一时。累迁户部侍郎承旨，天子屡欲以为相。郑注以方术为侍讲学士，李训自流人入内廷，珏未尝私焉。训、注交谮，贬江州刺史。训诛，征为户部侍郎，与杨嗣复同日拜相。上虽切于求理，终优游不断。同列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立者进用，珏与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多异同，卒无成效，但寄之颊舌而已。文宗将崩，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托。武宗立，事由两军，贬昭州刺史。宣宗即位，累迁河阳三城节度，吏部尚书。崔郸薨，又拜检校左仆射、淮南节度使。三载，薨，谥贞穆。

李廓为武宁军节度使，不治，右补阙郑鲁上疏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师必乱。乞速命良将，救此一方。”宣宗未之省。麦熟而徐师果乱，上感悟鲁言，擢为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群下。路岩年少固位，一旦失势，当路皆仇隙，中外沸腾，所指未必实也。初，岩为淮南崔铉度支使，除监察，十年不出京师，致位宰相。铉谓岩必贵，尝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官！”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突厥平，温仆射彦博请迁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于是人居长安者且万家。魏郑公以为夷不乱华，非久常之策。争论数年不决。至开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复空。

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矣！至微隐之术，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乃君集反尔！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将有他心焉。”

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是晋某岁所造也。是岁余月，造磬者法月，数有十三，今阙其一。宜于黄钟九尺掘之，必得焉。”敕州求之，如言而得。

郑公见《秦王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奏《庆善乐》，则玩而不厌。

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其处如市。时傅奕方病卧，闻之，谓子曰：“非是佛齿也。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但取试焉。”胡僧监护甚严，固求，良久乃得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阎立本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宗时，群蛮聚为寇，讨之辄不利，乃除徐敬业为刺史。府发卒迎，敬业尽放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他事已毕，方曰：“贼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史而往观之，莫不骇愕。贼所持兵觇望，及见船中无人，又无兵仗，更闭营隐藏。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害，非有他恶。可悉归田里，无去为贼。”唯召其帅，责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英公既薨，高宗思

平辽勋，令制其冢，象高丽中三山，犹霍去病之祁连山。后敬业举兵，武后令掘平之。大雾三日不解，乃止。

张沛为同州，任正名为录事，刘幽求为朝邑尉。沛常呼二公为任大、刘大，若交友。玄宗诛韦氏，沛兄殿中监涉见诛，并合诛沛。沛将出就刑，正名时谒告在家，闻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艰，同州，京之左辅，奈何单使至，害其州将？请以死守之。"于是劝令覆奏，送沛于狱，曰："正名若死，使君可忧；不然，无虑也。"时刘幽求方立元勋，用事居中，竟脱沛于难。

萧至忠自晋州之入也，大理蒋钦绪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忧不见用，无为非分妄求。"至忠不纳。蒋退而叹曰："九代之卿族，一举而灭，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书令，岁余败。

高公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寺，是夜黄昏，僧众礼佛，其声喧达。公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朝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此寺十年后，当有秃丁数千为乱，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执兵，号"大髡"、"小髡"，据寺为寨凌胁州将，果叶高公之言。

张九龄，开元中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奏裨将安禄山频失利，送戮于京师。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法，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及到中书，张九龄与语久之，因奏戮之，以绝后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之意，杀害忠良。"更加官爵，放归本道。至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龄先觉，制赠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军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问。"果朱泚使滔者。

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方镇有兵，必姑息之。唯浑瑊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不疑我。"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乃召学士郑絪于小殿，草立太子诏。絪执笔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呈。顺宗然之，乃定。

赏 誉

贞观中，蜀人李义府八岁，号神童。至京师，太宗在上林苑便对，有得乌者，上赐义府。义府登时进诗曰："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上笑曰："朕以全树借汝。"后相高宗。

玄宗燕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曰："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至者萃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绝请托之路。是时文学相高，当途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笔抹之至尾。其称旨者，必吟诵嗟叹；翊日，遍示宰相学士，曰："此皆朕之门生。"公卿无不服上精鉴。宏词独孤授吏部试《放驯象赋》，上自考之，称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时外方进驯象三十二，上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献赋不伤于顾忌，上赏其知去就。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况睹姓名，熟视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也。"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

李贺以歌诗谒韩愈，愈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缓带，命迎之。

广平程子齐昔范，未举进士日，著《程子中謩》，韩文公称叹之。及赴举，干主司曰："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当时不第，人以为屈。庾尚书承宣知贡举，程始登第，以试正字从事泾原军。李逢吉在相位，见其书，特荐，拜右拾遗，竟因逢吉湮厄而没。其立身贞苦，能清谈乐善，士多附之。与堂舅李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稹尝赋诗，命院中属和。周簪笏见稹曰："某偶以大人往还高门，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稹曰："遽以实告，贤于能诗者。"

刘侍郎三复，初为金坛尉，李卫公镇浙西，三复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长怀恋阙之心；地接东溟，却羡朝宗之路。"卫公嘉叹，遂辟为宾佐。时杭州有萧协律悦，善画竹，家酷贫，白居易典郡，尝叙云："悦之竹举世无伦，颇自秘重，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遗之歌曰："余杭邑客多羁贫，其中甚者萧与殷，天寒身上犹衣葛，日高甑中未扫尘。"悦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适。他日，病且亟，谓其女曰："吾闻长史刘从事，非有通家之旧，复无举荐之力。欻自（案：此下原阙一字）众为贤侯幕府，必有足观者。今知未婚，吾虽未识，当以书托汝。"三复览其书，数日未决。会夜梦有黄衣使，致藁一束于其门。翊日，言于卫公，公曰："藁，萧也。此固定矣。"三复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虽李卫公器之，多所延誉，然而无资用以奉僚友。卫公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会省阁诸公宴。已有日。时秋霖涉旬日，贺拔惎员外求官未得，将欲出京，来别。惎与敏中同年。主阍者告以方候朝官，缪以他适对。惎驻车留书，叙羁游之困。敏中得书，叹曰："士穷达当有时命，苟以侥倖取容，未足发吾身。岂有美馔上邀当路豪贵，而遗登第故人？"遂令召惎先宴。既而朝客来，闻与惎

宴，众人咸去。他日，见卫公。问来者谁，敏中具对："以留慧，负于推引。"卫公亦称云："此事真古人所为。"慧自后以评事先拜，而敏中以库部郎中入翰林为学士，未逾三年，为丞相。

大中末，谏官献疏，请赐白居易谥。上曰："何不读《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赐谥。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隐为之。

宣宗舅郑仆射光，镇河中。封其妾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上大喜，问左右曰："谁教阿舅作此好语?"对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询者掌书记。"上曰："表语尤佳，便好与翰林一官。"论者以为不由进士，又寒士，无引援，遂止。

光德刘相宗望举进士，朔望谒郑太师从谠。阍者呈刺，裴侍郎瓒后至，先人从容，乃召刘秀才。刘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隅拜于副阶上，郑公降而揖焉。郑公伫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谓瓒曰："大好及第举人。"瓒唯唯，明年为门生。

令狐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诰命，有称科场中。

令狐滈以父为丞相，未得进。滈出访郑侍郎，道遇大尹，投国学避之。遇广文生吴畦，从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荐畦于郑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后至郡守。

懿宗尝行经延资库，见广厦钱帛山积，问左右："谁为库?"侍臣对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岁度支备用之余，尽实於此。自是以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上曰："今何在?"曰："顷坐吴湘贬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岂合诛谴!"由是刘邺进表雪冤，遂许加赠。

刘仁表，刘允章门生。初，允章知举，仁表与李都善，即访之，而谓都曰："仪之某为朝廷委任，何以见裨，少塞责乎?"都欲荐其所知者，允章迎谓之曰："谓不言牛、孔，安得岁岁须人?"先是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适中都所欲言者。都曰："蕴中错也，愿其往之。"（案：此句文义难明，疑有脱误）以与允章雅熟，都纳焉，即孔纾也。复授允章以文一轴，发之且大半，曰："此可以与否?"允章佳赏，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轻薄而辞之。都曰："公是遭罹者，奈何复听谗言乎?"于是皆许之。仁表后为华州赵骘幕，尝饮酒，骘命欧阳琳作录事，酒不中者罚之。仁表酒不能满饮，琳罚之，仁表曰："鄂渚尚书解取录事，不解放门生。"时允章镇江夏，仁表皆自谓也。

毕相诚家素贱。李中丞者，有诸院兄弟与诚熟。诚至李氏子书室中，诸子赋诗，诚亦为之。顷者李至，观诸子诗，又见诚所作，称其美。诚初亦避之，李问曰："此谁作也?"诸子不敢隐，乃曰："某叔，顷来毕诚秀才作也。"诚遂出见。既而李呼左右责曰："何令马入池中，践浮萍皆聚，芦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对。诚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为夜来风。"李大悦，遂留为客。

刘仁轨为左仆射，戴至德为右仆射，人皆多刘而鄙戴。有老父陈牒，至德方欲下笔，老父问左右："此是刘仆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仆射，却将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职无异迹，当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叹曰："自吾丧至德，无复闻谠言。在时，事有不是者，未尝放过。"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阅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笺劄。因题商山驿侧泉石，司徒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见之礼。后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孤贫有艺，虽登科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馇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飧，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上。致仕刘宾客游寺，见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窭，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州人，朝无引援，谓僧曰："某虽闲废，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人，蒲尹张筵而饯之。轻薄客呼相国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相国对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官大笑之，在席亦有异言者。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郑愚尚书，广州人。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称烜然，而性本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除广南节制经过，魏公以常礼延遇。郑举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此日于客次换麻衣，先贽所业。魏公览其卷首，寻已赏叹至三四，不觉曰："真销得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军仪廷参，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备见之矣。"其钦服形于辞色也。或曰："郑公因醉眠，左右见一白猪。"盖杜征南蛇吐之类。

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云："薰香荀令偏怜少，傅粉何郎不解愁。"众称妙绝，或谓夙搆，端曰："愿试一吟。"钱起云："请以起姓为韵。"复云："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出名马金帛为赠。是席，端为首；送王相镇幽朔，韩翃为首；送刘相巡江淮，钱起为首。

独孤郁，权相子婿也，历掌内外制，有美名。宪宗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江淮进海味，道路扰人，并其类十数条。后上不记其名，问裴晋公，亦不能对，久之方省。乃拜戣岭南节度，有异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子女悉为嫁娶之。

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锲，守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为重职。

品 藻

姚梁公与崔监司在中书。梁公有子丧，在假旬

日，政事委积，处置皆不得。言于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镇雅俗。"及梁公出，顷刻间决遣尽毕。时齐平阳为舍人，在旁见之。梁公自以为能，颇有得色，乃问平阳曰："余之为相，比何等人?"齐未及对。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虽不及后，犹及其身。相公前人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则竟如何?"曰："相公可谓救时之相也。"梁公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时齐平阳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质疑问难，皆此二人，因叹曰："欲知古事，问高仲舒；欲知今事，问齐澣，即无败政矣。"

玄宗西幸，驾及古界，灵武递至，房琯新除丞相。玄宗于马上看除目，顾左右，谓裴士淹曰："亦不是灭贼手。"士淹低语曰："请陛下勿复言。"上色少愧。

玄宗西幸，尝郁郁不悦，多与裴士淹并马语。语及平日之事，时亦解颜。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诚如圣旨，近实无俦。"上曰："但以妬贤嫉能，以此至败。"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 岂唯身败，兼亦误国。计今日之事，林甫所启也。"上愀然不乐。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叩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不肯作，曰："两人相对作得此题，速改之。"乃改为《渥洼马赋》。奋笔斯须而就，其辞甚工。便欲首送。京兆尹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

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栏围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东越分而种之也，会稽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谁种，惭愧僧门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妬，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稔，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较胜负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赋》、《余霞散成绮》诗。既解送，以凝为先，祜其次耳。张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扣白云"，此二句未为佳也。祜又有《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拟王右丞，予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落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晚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偶对，何足奇乎? 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赋曰："谯周室里，定游、夏于邱、虔；马守帷中，分《易》、《礼》于卢、郑。如我明公荐拔，岂惟偏党乎?"张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洪钟《韶》击，瓦缶雷鸣；荣辱扎绳，复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矣。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具言元白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白为河南尹，李为河阳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尝谓乐天为"嗫嚅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白曰："李直木（原注：林宗字也）吾之猘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文交，酷爱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是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

升平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谓俅不如休。休好释氏，善隶书，所在寺额多书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选，见梁公房玄龄、蔡公杜如晦，愕然降阶，与之抗礼。延入内厅，食甚恭，曰："二贤当为王霸佐命，位极人臣，然杜年寿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相托。"贞观初，杜薨于左仆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余年。

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而兼是五善。

贞元中，杨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远。或云："杨氏兄弟宾客皆同；穆氏兄弟宾客皆异。"以此为优劣。

穆氏兄弟四人：赞、赏、质、员。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文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为凡固也。

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臣下莫及。每御制奉和而退，笑曰："排公在。"

杜太保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上谓使者曰："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

卢肇、黄颇，同游李卫公门下。王起再知贡举，访二人之能。或曰："卢有文学，黄能诗。"起遂以卢为状头，黄第三人。

规 箴

太宗常幸洛阳，颇见可欲，多治隋氏旧宫，或纵畋游。魏徵骤谏，上忻然罢，曰："非公，无此语。"

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顾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应思陛下。"肃宗泣涕。是时张氏已用事，不由己矣。

阳城为谏议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城曰："白麻若出，我必裂之而死。"德宗以为难，竟不相延龄。

国子监诸生猥杂，阳城为司业，以道德训谕，有

违亲三年者，勉归觐。

自天宝九年，置广文馆，至元和中，堂宇虚构，材木堆积，主者或盗用之。

宪宗固英睿。初即位，得杜郊公赞导；及其成功，多郊公力也。

每大朝会，监察御史押班，不足，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摄之。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于司空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慕容韦缓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笑谈诙谐，亦有为也。頔又令女妓为佾舞，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夙　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仪之孙也。仪之得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视之，云："秤量天下，岂是汝耶?"口中哑哑如应曰："是。"

玄宗善八分书，将命相，皆先以御札书其名于案上。会太子入侍，上以金瓯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谁?即射中，赐若卮酒。"肃宗拜而称曰："非崔琳、卢从愿乎?"上曰："然。"因举瓯以示，乃赐卮酒。是时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上倚为相者数矣，竟以宗族蕃盛，附托者众，不能用之。

苏瓌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庸仆杂行。一日有客诣瓌，候于客次。颋拥篲庭庑间，遗落一文字，客取而视之，乃咏昆仑奴子，诗云："指如十挺墨，耳似两张匙，"客异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咏，以其诗问瓌"何人，岂非足下宗庶之孽也?"瓌备言其事，客惊讶之，谓瓌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瓌稍稍亲之。有人献兔，悬于廊庑之下，乃召颋咏之，曰："兔子死阑单，将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无异月中看。"瓌读诗异之。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及玄宗平内难，旦夕制诰络绎，无非颋之所出，时称"小许公"云。

开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讹。不六、七年间，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稔，百姓乐业。户计一千余万，米每斗三钱。丁壮之夫，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不赍粮。奇瑞叠委，重译麕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犹惕厉不已，㧑让数四。是时彭城刘晏年八岁，献《东封书》，上览而奇之，命宰相出题，就中书试。张说、源乾曜咸相感慰荐。上以晏间生秀妙，引于内殿，纵六宫观看。杨妃坐于膝上，亲为画眉总髻，宫人投花掷果者甚多。拜为秘书正字。

张说问曰："居官以来，正字几何?"晏抗颜对曰："他字皆正，独'朋'字未正。"说闻而异之。

燕文正公弟某女妇卢氏，尝为舅卢公求官，候公下朝而问焉。公不语，但指楮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开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艺干柳芳，念百韵诗。芳便暗记，题之于壁，谓幼奇曰："此吾之诗也。"幼奇大惊。徐曰："相戏耳，此君所念诗也。"因谓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能记。

开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经擢第，数年遍通五经，上书自举，云："一遍诵千言。"敕赴中书考试，张燕公问曰："学士能一遍诵千言，十遍诵万言乎?"对曰："未曾自试。"燕公遂出书，非人间所见也，谓之曰："可十遍诵之。"敬忠危坐而读，每遍画地为记。读七遍，起曰："此已诵得。"燕公曰："可满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诵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满十遍?"燕公执本观览不暇，而敬忠诵毕不差一字，见者莫不嗟叹。即日闻奏，命引对，赐彩衣一副，兼赍物。拜东宫卫佐，仍直集贤院，侍讲《毛诗》，百余日中三改，为同辈所嫉，中毒而卒。

天宝中，汉州雒县尉张陟应一艺，自举"日试万言。"须中书考试。陟令善书者二十人，各执笔操纸就席，环庭而坐，俱占题目。身自巡历，依题口授，言讫即过，周而复始。至午后诗成七千余字，仍请满万。宰相云："七千可谓多矣，何必须万?"具以状闻，敕赐缣帛，拜太公庙丞，直广文馆，时号张万言。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乐工舞人曲谱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人潜窥，得先进之。

李卫公幼时，宪宗赏之，坐于前。吉甫每以敏捷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

宣宗强记默识，宫中厕役之贱及备洒扫者数十百辈，一见辄记其姓字。或将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措某事。"无一差误者，宦官宫婢以为神。簿书刑狱卒吏姓名，纷杂交至，经览多所记忆。

崔大夫涓，玙之子，礼部侍郎澹之兄，俊爽强记。初守杭州，视事数日，召都押衙谓曰："乍到郡，未能记诸走使，当直将卒凡几人?"对曰："直者三百。"乃令纸一幅，大书其姓名贴于胸，每人阅过。自此一阅，至三考，未尝误唤一人者。

杭州端午竞渡，于钱塘弄潮。先数日，于湖滨列舟舸，结彩为亭槛，东西袤高数丈。其夕北风，飘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将惧乏事。涓问："竞舟凡有几?"令齐往南岸，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小舟，号令齐力鼓棹而引之，倏忽皆至。

崔涓守杭州，湖上饮饯，客有献木瓜，所未尝有

也。传以示客，有中使即袖归，曰："禁中未曾有，宜进于上。"顷之，解舟而去。郡守惧得罪，不乐，欲撤饮。官妓作酒监者立白守曰："请郎中尽饮，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守从之。会送中使者还云："果溃烂，弃之矣。"郡守异其言，召问之，曰："使者既请进，必函贮以行。初因递观，则以手掐之。此物芳脆易损，必不能入献。"守命有司加给，取香锦面赏之。

华阴杨牢，幼孤，六岁时就学归，误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弹棋次，见杨氏子，戏曰："尔能为丈人咏此局否?"杨登时叉手咏曰："魁形下方天顶凸，二十四寸窗中月。"父友惊抚其首，遗以梨栗，曰："尔后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进士第，有诗集六十卷。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固护之者，与诗云："虾蟆欲吃月，保护常教圆。"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怀中圆。"又云："罗帏苦不卷，谁道中无人。"其辞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诊脉服药而殒。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饼拭手，帝屡目之。士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后啗之。

太宗令虞监写《列女传》，以装屏风，未及阅卷，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太尉无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吾所倚何树?"嘉隐云："松树。"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复问："吾所倚何树?"曰："槐树。"公曰："汝不复能矫对耶?"嘉隐曰："何须矫对，但取其鬼木耳。"李叹曰："此小儿獠面，何得如此聪明!"嘉隐应声曰："胡头尚作宰相，獠面何废聪明。"李状胡也。

崔相慎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官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媵妾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官僧名，因命小字缁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即相国垂休也。

"小子谋餐而已，(案：此上有脱文)此人岂享富贵者乎?"幽求闻之，拂衣而出。卢令遽下阶捉幽求衣，仲谢之，幽求竟去。卢回，谓诸郎官曰："轻笑刘生，祸从此始。"卢令竟为宗、纪所排，左迁金州司马。六月，中宗晏驾。十五日酺酒间，裴漼卧于私第，幽求忽来诣漼，直入卧内，戴搬耳帽子，著白襕衫，底著短绯白衫，执漼手曰："裴三!死生一决。"言讫而去。漼大惊，不测其故，谓其妻曰："仆竟坐与(案：此下有脱文)非笑此子，恐祸在须臾。"明日(原注：时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率慰少帝。是日，月华门至辰巳后方开，传声曰："斩决使刘相公出。"衣黄金甲，佩橐鞬，统万骑，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纪及前时轻笑者，咸受戮于朝。又唤兵部员外郎裴漼，漼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识否?"漼答曰："不识。"刘曰："幽求与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书上任。"其夜凡制诰百余首，皆幽求作也。自为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刘幽求忠贞贯日，義勇横秋。首建雄谋，果成大业，可中书舍人，参知机务。赐甲第一区，金银器皿十床，细婢十人，马百匹，锦彩千段，仍给铁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马卢齐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载柳沖常侍所著《姓系·刘氏卷中》。

卷　四

豪　爽

玄宗为潞州别驾，入覲京师，尤自卑损。暮春，豪家子数辈游昆明池。方饮次，上戎服臂鹰，疾驱至前，诸人不悦。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声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王李某。"诸少年惊走，不敢复视。上乃连饮三银船，尽一巨馅，乘马而去。

玄宗幸太山回，车次上党，路逢父老，负担壶浆远迎。上亲加存问，受其所献，赐赉有差。父老旧识者，上悉赐酒，与之话旧。所过村乡，必令谒问，或有丧疾，俱令吊恤。百姓欣然，乞愿驻跸。及车驾过金桥(原注：桥在潞州)，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旌旗严洁，羽卫整肃，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挟□、(案：此下原阙一字)陕右、上党，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遂诏吴道元、韦无忝、陈闳等，令写《金桥图》。其圣容及上所乘马照夜白，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仗、帏幕，吴道玄主之；犬马、驴骡、牛羊、骆驼、熊猿、猪鸡之类，韦无忝主之。其图谓之三绝。

上为皇孙时，风神秀异，英姿隽迈，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国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虿而狼顾耶!"则天闻之，曰："此儿气概，终当是吾家太平天子。"

玄宗在藩邸时，每岁畋于城南韦杜之间。尝因逐兔，意乐忘反，与其徒十余人，饥倦休息于大树下。忽有一书生，杀驴拔蒜，为具甚备。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姓名，王琚也。自此每游，必过其舍。或语，多合上意，乃益亲之。及韦氏专制，上忧甚，密言之。琚曰："乱则杀之，又何虑焉。"上遂纳其谋，平国内难，累拜琚为中书侍郎，预配享。

玄宗洞晓音律，丝管皆造其妙。制作诸曲，随意即成，如不加意。尤爱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气明丽，殿庭柳杏将拆。上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为他判断乎?"左右相目，将令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临轩纵击一曲，名《春光好》"

（原注：上自制也）。神气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曰："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嫔嫱侍臣皆称万岁。又尝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埃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坠下，其神妙如此。

玄宗起凉殿，拾遗陈知节上疏极谏，上令力士召对。时暑毒方甚，上在凉殿，座后水激扇车，风猎衣襟。知节至，赐坐石榻。阴霤沈吟，仰不见日。四隅积水成帘飞洒，座内含冻。复赐冰屑麻节饮。陈体生寒慄，腹中雷鸣，再三请起方许，上犹试汗不已。陈才及门，遗泄狼籍，逾日复故。谓曰："卿论事宜审，勿以己方万乘也。"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官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玄宗封太山，进次荥阳旃然河，见巨黑龙，命弧矢而亲射之。矢发龙灭，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楚涉颍，次于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严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为长安兵曹，权过京兆，至今为寮者赖安之之术焉。挺之则登历台省，亦有时名。挺之薄妻而爱其子。严武年八岁，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原注：妾也），未尝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与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寝陋，枕席数宵，遂即怀汝。自后相弃，为汝父离妇焉。"其母悽咽，武亦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铁锤击碎其首。及挺之归，惊愕，视之，已毙矣。左右曰："小郎君戏运锤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戏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也。"父曰："真严挺之子。"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乃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耶？"合坐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所以谋欢，何至干祖考耶？"房太尉琯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损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杜初自作《阆中行》："豺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子昂拾遗雪狱，高侍御适与王江宁昌龄申冤，当时同为义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闻之，皆疑严武有刘焉之志，其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遽命杖杀之。后为彝之外家报怨，严氏之后遂微焉。

颜太师鲁公刻姓名于石，或致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地，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

刘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尝出师，经其本县，欲申桑梓之礼于令，令辞曰"不敢"，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数匧，将遗邑僚，以其无知而止。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归之，司徒不欲私擢居将校之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署为将判官。此职列假绯衫银鱼，外视荣之，实处在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献启诉于公者，乃署他职。

宪宗七岁，德宗抱置膝上，戏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怀中？"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大喜。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傲睨自若，似无郡僚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骞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鉴也。太穆幼孤，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须至矣。伏惟贤公息雷霆之威，垂特达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山人，遣童子赍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加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有文艺，而家贫。与姑婢通，其婢端丽，解音律，汉南之最也。姑贫鬻婢于连帅，爱之，以类无双（原注：无双即薛太保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给钱四十万。郊思之不已，即强就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节来从事家还，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写郊诗于公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及见郊，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君制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于帏幌奁匣，悉为赠饰之物。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违，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诗。其辞曰："宝钿青蛾悲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慇懃好取襄王梦，莫向阳台梦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业，为异代之所称，岂可夺人爱姬，为己之嬉娱。以此观之，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遂以缯帛赆行，为书谢零陵守。

李尚书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颜色忧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坐绣衣皆不识，可怜粉脸泪双垂。"李公诘其事，乃故姑苏台韦中丞爱姬之女也。李公曰："吾与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舞衣，即延入与韩夫人（原注：吏部之侄）相见。顾其言语清楚，宛有冠盖风仪，遂于宾榻中，选士嫁之。舒元舆侍郎闻之，赠李公诗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李尚书初守庐江，有重系者当大辟，引虑之时，启曰："昔于群小，专习一艺，愿于贵人之前试之。"乃曰："长啸也。"公命缓系而听之，曰："不谓苏门之风，出于赭衣之

下。”遂蠲其罪。后镇山南，夜闻长笛之音，而浏亮不绝。问：“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狱重囚。”令明日引来。官吏递相尤怨，夜使囚徒为乐，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少不事农桑，可为伶人耳。”卒岁而怜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绅督大梁日，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仓龙，二曰沈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橛角觝之戏。翌日，于球场内犒劳，以老牛筋皮为炙，状瘤魁之脔（原注：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楠槐瘤为之，或铜铸也）。坐于地茵，大柈令食之。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粗，莫敢就食，独五千瞑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域健胡。”又令试觝戏，仓龙等亦不利，独五千胜之。十万之众，为之披靡。于是独留五千，仓龙等退还本道。语曰：“壮儿过大梁，如上龙门也。”城北门常扃，镂不开，开必有事，公命开之。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之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匿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谏之。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尝侨寓江都，李公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之。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郑圃，与丞相同年之旧，特远来谒。才到客舍，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管驿崔巡官。”下其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惧祸，渡江过淮者众。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糖粃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自此一言，竟无踰境者。又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郎君，来谒丞相。”于晤对之间，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诗曰：“闷劝迁辛酒，闲吟短李诗。”且曰：“辛大邱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短而能诗。”辛氏郎君，即邱度之子也。因谓李公曰：“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曰：‘闷劝畴昔酒，闲吟廿丈诗。’”李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乎？”凡诸宦族，快辛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府公见而恶之，书其状曰：“著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骇叹。”左右皆窃笑焉。又有宿将，有过请罚，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其刑。凡所书判，或是卒然，故趋事者皆惊神破胆矣。初，李公赴荐，尝以《古风》求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中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廉察江东之日，修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劝汝诸僧好自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李公到镇，游于野寺，观元公诗，笑曰：“僧有渔罟之事，必投于镜湖。”后有犯者，遂不恕。复为二绝以示之云：“剃发多缘是代耕，好闻人死恶人生。祇园说法无高下，尔辈何劳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莲，十千鬐鬣尽生天。凡庸不识慈悲意，自葬江鱼入九泉。”忽有老僧谒，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曰：“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至如浮薄宾客，莫敢候问，三教所来，俱有区别，海内服其才俊。

李卫公佐武宗，平上党，破回鹘，自矜其功，于平泉庄置构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尝游覃怀王氏别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孙以力自业，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贵，王氏子赍其家牒求谒，不得通，于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廪饩之。逾旬，以前术衙除大理评事，取告身面授。旧制：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资保识。王氏本耕田，宗无故旧，复邀回言之。回问：“有状乎？”对曰：“无。”又曰：“有纸乎？”曰：“无。”“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仍谓诸曹长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资也。”

宣宗幸苑中，回顾仗外舍屋际，有倚竹一竿，可见者止尺余，去御马百步外。遂命弓横综，上挟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穷寇，敢来千我，连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济否。”左右耸观。上攘袖挽弓，一发洞其竹，分而为二，矢贯于外。左右呼万岁，贺于马前。未逾月，羌果灭。

裴相为宣州观察，朝谢后，闲行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诸公同游。自慈恩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水次，裴与诸人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轩昂，笑语轻脱。裴稍不平，问曰：“君所任何官？”对曰：“诺，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曰：“诺，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欢，闻者大笑。左右访于吏部云：“有广德县令，已请换罗江令矣。”宣宗在藩邸闻之，常与诸王为笑乐。及即位，裴为丞相，因书麻制回，谓左右曰：“诺，即不敢，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

长孙赵公朝宴，酒酣乐阕，顾群公曰：“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何如越公？”（原注：杨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对曰：“不如。”或曰：“过之。”公曰：“吾自揣诚不羡越公。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

李太师光颜女未聘，从事许当及幕僚因从容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冀其选拣。谢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已选

得一婿也，诸贤未见。”乃召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婿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足矣。”

浑太师瑊，年十一，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戏问：“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盪功。后二年收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数。

马司徒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问其地名，曰：“埋怀村。”大喜曰：“擒贼必矣。”

容　止

开元中，燕公张说当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处。玄宗嫌其异己，赐内样巾子，长脚罗幞头，燕公服之入谢，玄宗大喜。

玄宗早朝，百官趋班。上见张九龄风仪秀整，有异于众，谓左右曰：“朕每见张九龄，精神顿生。”

裴仆射遵庆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尝随俗样。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时，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仆射样。

韩晋公久镇浙西，所取宾佐，随其所长，无不得人。尝有故旧子弟投之，与语，更无他能；召之燕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后数日，署以随军，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李相国程为翰林学士，以阶前日影为入候。公性懒，每入必逾八砖，后号为八砖学士。

郑珣瑜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处。人吏窥之，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议者以珣瑜为河南尹，可继张延赏，而重厚坚正，前后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师卢钧年八十，自乐悬南步而及殿墀，称贺上前，举止中礼，士大夫叹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师柳公权，亦年八十，复为百官班首，自乐悬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顿，及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御史弹之，罚一季俸。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

薛调、季瓒同年进士。调美姿貌，人号为“生菩萨”；瓒俊爽，人号为“剑”。调宽恕而瓒猜忌，论者以时人所称，协其性也。刘元章罢江夏入朝，以风标自任。一日，调谒之，倒屣出迎，爱其风韵，去而复留者数四。既去，谓左右曰：“若不见其（案：此下有阙文）也。”调为翰林学士。郭妃悦其貌，谓懿宗曰：“驸马盍若薛调乎?”顷之暴卒，时以为中鸩。卒年四十三，常览镜曰：“薛调岂止四十三乎?”岂尝有言其寿者耶?

杜相审权镇浙西，性宽厚，左右僮仆希见其语。在翰林最久，习于慎密。在镇三岁，自初视事，坐于东厅，至其罢去，未尝易处。虽大臣经过，亦不踰中门。视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还私室。端默敛猺，常若对宾旅。夏日中欲寝息，则顾军将令下帘。或四顾无人，即自起去帘钩，以手捧轴，徐下帘至地，方拱退。进止雍容如画。时杜悰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审权为小杜相。

魏仆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处，人或记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岩，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羡，虽卫玠、潘岳不足为比。善巾裹，蜀人见必效之。后乃翦纱巾之角，以异于众也。闾巷有裓服修容者，人必讥之曰：“尔非路侍中耶?”比至鬻豚之肆，见侩豕者谓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日，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感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也。

自　新

江淮客刘圆，尝谒江州刺史崔沆，称“前拾遗”。沆引坐劝曰：“谏官不可自称，司直、评事可矣。”须臾他客至，圆称曰：“大理司直刘圆。”沆甚赏之。

李铦，锜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悉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头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薄贬。

天宝已前，多刺客。李汧公勉为开封府，鞫囚有意气者，咸哀勉求生，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官，客行河北。偶见故囚，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以缣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大恩难报，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马而遁。比夜半，百余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兽，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几误杀死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卢兵使授淄青节度，旧官皆偏裨时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刘位已下数人并留在院，神功待之亦无降礼。后因围宋州，见李光弼与敕使打球，闻判官张傪至，光弼答拜。神功大惊，归幕呼刘位问之，曰：“太尉今日见张郎中来，与之拜答，是何礼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无受拜之礼。”神功曰：“公何不早说?”遂令屈诸判官，谢之曰：“神功武将，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礼数，误受判官等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过，今还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谊，江潮人，下第游汉南。与刘太真相会辩难，刘辞屈，责其不敬，谊掷杯中其额。后太真为礼部侍郎，谊应举。太真览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惊叹，及视其名，乃包谊也，遂默然。至出膀，宰相欲有去留，而问太真换一名。太真不能对；忽记谊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仆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诬构下狱，有司将出之，小吏闻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从元忠焉。

企羡

进士张倬，濮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捧《登科记》顶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其企羡如此。

卢杞令李揆入蕃，揆对德宗曰："臣不惮远使，恐死于道路，不达君命。"上恻然，欲免之，谓杞曰："李揆暮老，无使。"杞曰："和戎之使，且须谙练，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后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辞远使矣。"揆既至，蕃长曰："闻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个李揆争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谩之也。揆门第第一，文学第一，官职第一。揆致仕东都，大司徒杜公罢淮海也，入洛见之，言及"头头第一"之说。揆曰："若道门户，有所自，承余裕也；官职，遭遇尔。今形骸凋瘁，看即下世，一切为空，何第一之有？"

苗给事子缵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缵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缵及第。

陆相贽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与；顾少连拟与江淮一尉，不伏，竟得之。显其德而自吟曰："绕阶流渺，夹砌树阴阴。"□后罢相，□□在假日，敕下不谢官，又贬为忠州司马。大官降敕日，令朝谢。但恐私忌□亦须出入始了。

开元以后，不以姓名而可称者：燕公、许公、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兖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杨司徒、刘忠州、杨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独孤常州、崔比部、张水部、梁补阙、韦苏州；二人连呼者：岐薛、燕许（*原注：大手笔*）、李杜、姚宋（*原注：亦曰苏宋*）、萧李（*原注：文章*）。元和后，不以名可称者：李太尉、韦中令、裴晋公、白太傅、贾仆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贾长江、赵渭南；二人连呼者：元白；又有罗钳吉纲（*原注：酷吏*），员推韦状（*原注：能吏*）。又有四夔、四凶。

于良史为张徐州建封从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发衣犹碧；日暮倚朱门，从未污袍赤。"公闻之，为奏章服焉。

韩仆射皋为京兆尹，韦相贯之为畿甸尉。及贯之入为相，皋为吏部尚书。每至中书，韦常异礼，以申故吏之敬。皋家自黄门以来，三世传执一笏。经祖父所执，未尝轻授于仆人之手。归则别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赵昭公以旧相为吏部侍郎，考前进士杜元颖宏词登科；及镇荆南，又奏为从事。杜公入相，昭公复掌选；至杜出镇西川，奏宋相申锡为从事。数年，杜以南蛮入寇，贬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诬，谪佐开州。后数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铨衡，三领节镇，皆带府号，为尚书，惟不历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间未尝遇重疾。俭素（*案：俭素，赵璘《因话录》作"异数"*）寿考，为朝中之首。

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尝知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号得人之盛。

赵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后，同时一人为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太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尚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两个座头总是李益。"

李太师逢吉知贡举，牓未放而入相，礼部尚书王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

阳城为朝士，家苦贫，常以布衾木枕质钱数万，人争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为夏州、徐泗、凤翔、宣武、河中五节度，宪为江西观察、岭南节度，愬为唐邓、襄阳、徐泗、凤翔、泽潞、魏博六节度，听为夏州、灵武、河东、郑滑、魏博、邠宁七节度。一门登坛受钺，无比焉。

胡尚书证，河中人。太傅昭公镇河中，尚书建节赴振武，备桑梓礼入谒，持刺称百姓。献昭公诗云："诗书入京国，旌旆过乡关。"州里荣之。进士赵櫓著《乡籍》一篇，夸河东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櫓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宏宣，卢尚书简辞、宏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谓至盛，櫓著《乡籍》载之。

杨仆射于陵在考功时，举李师稷及第。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门生集候仆射，而李公在座。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世有姑之婿与侄之婿，谓之上下同门，盖以此况也。

李相石，庾尚书承宣门生，不数年，李佐魏博军，因奏事特赐紫，而庾尚衣绯。人谓李侍御将紫底绯上座主。

李相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袁都，时谓之玉笋。

柳公权与族孙璟，开成中同在翰林，时称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来，奕世文学，居清列。久在名场淹屈，及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高科，十余年便掌纶诰，侍翰苑。性喜汲引，后进多出其门。以诚明待物，不妄然诺，士益附之。

开成三年，书判考官刑部员外郎纥干公，崔相群门生也。纥干及第时，于崔相新昌宅小厅中集见座主；及为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厅见门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敕头孙河南縠，先于雁门公为

丞。纥于封雁门公。

文宗自太和乙卯岁后，常戚戚不乐，事稍闲，则必有叹息之音。会幸三殿东亭，见横廊架巨轴，上指谓画工程修己曰："此《开元东封图》也。"命内臣悬于东庑下。上举玉如意指张说辈叹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则可见开元之理。"

文宗为庄恪太子选妃，朝臣家子女悉令进名，中外为之不安。上知之，谓宰臣曰："朕欲为太子求汝郑间衣冠子女为新妇，扶出来田舍齁齁地，如闻朝臣皆不愿与朕作亲情，何也？朕是数百年衣冠，无何神尧打朕家事罗诃去。"遂罢其选。

冯河南宿之三子陶、宽、图兄弟，连年进士及第，连年登宏词科，一时之盛无比。太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亦八人焉。

李右丞廙年二十九，为尚书右丞。

宣宗好儒，多与学士小殿从容议论，殿柱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出镇，赋诗以赠之。凡对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后召见。语及政事，即终日忘倦。

宣宗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宦官知书，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颢表曰："自武德以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璘，采访诸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仰所司逐年编次。"

李某为中丞，奏孔尚书温、徐相商为监察御史。孔为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归而为丞郎。每燕集，时人以为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询以中书舍人知举。其门生李彬父丛为万年令，同年有起居之会。仓部李郎中蠙时在座，因戏诸进士曰："今日极盛，某与贤座主同年。"谓郴州李侍郎也。众皆以为异。是日数公皆诣，宾客冯尚书审，则又郴州座主杨相国之同年也，举座异之。

张不疑进士擢第，宏词登科。当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东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绅、兴元归仆射融，皆当时盛府。不疑赴淮南命，到府未几，以协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协出之，后娶颜氏。

东夷有识山川者，偏礼五岳，一拜而退；惟入关望华山，自关西门步步礼拜。至山下，仰望叹诧，七日而去。谓京师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进士第，与郑颢齐名。士之游其门者多登第，时人语为崔雍、郑颢世界。

崔雍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庞勋寇历阳，雍弃城奔浙西，为路岩所构，赐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进士，列甲乙科。当时号为点头崔家。

崔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为朋甲，以名德清重者为首。咸通中，李都为大龙甲头，沙汰名士，以经纬其伍。渭，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涓强侵为粗，卒不取焉。渭卑屈欲见取，其党皆避之。

琅邪王氏与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贵，号"馆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钑镂王氏"。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第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娶晚迟，世数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氏"。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梦捧八宝以献，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门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盐铁。程为扬州院官，举吴尧卿。蔚以为得人，竟乱箦擢之任。程累郡无政绩，小杜相闻程诸女有容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娶焉。程初辞之，谓人曰："崔氏之门，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取一娣侄嫁之。其后让能贵，为国夫人，而程之女不显。

进士举人各树名甲，元和中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后有东西二甲，东呼西为"茫茫队"，言其无艺也。

开成、会昌中，又曰："鲁、绍、瓌、蒙，识即命通。"又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又有"薄徒""厚徒"，多轻侮人，故裴泌侍御作《美人赋》讥之。后有瓌值、韦罗甲，又曰："瑝、值、都、雍，识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辉轩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宦官交游，若刘晔、任江泊、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铤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华州解元，时谓对军解头。太和中，又有杜颛、窦纲、萧嶰，极有时称，为后来领袖。

杜昇自拾遗赐绯后，应举及第，又拜拾遗，时号"著绯进士"。郑延昌相公为京兆尹，兼知贡举。

白居易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相传洛阳士人及四方游人过瞩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崔魏公铉与江西李侍郎骘同在李相石襄阳幕中。铉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骘时在幕，为李相草贺书曰："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原注：杜佑佐权德舆幕，李珏佐牛僧孺幕，后与使主同为相*）

郑商绰为浙东观察使，奏侍御史郑公绰为副使。幕客与府主同姓联名甚寡。

咸通末，郑浑之为苏州录事，谈铢为醝院官，钟辐为院巡，俱广文。时湖州牧李超、赵蒙相次俱状元。二郡地土相接，时为语曰："湖接两头，苏连三

尾。"

苏员外粹与母弟冲俱郑都尉颢门生。后粹为东阳守，冲为信阳守，欲相见境上，本府许之。两郡之守，携宾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荣少比。

范阳卢，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鲍防侍郎知举，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举，计九十二年，而二年停举；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诸科在外。而为字皆联子。（案：此句疑有讹误）所不联者不十数人。然而世谓卢氏不出座主。自唐来，唯景云二年考功员外郎卢逸知举，后无继者。韦都尉保衡常怪之。咸通十三年，卢庄为阁长，都尉欲以知礼部，庄七月卒。卢相携在中书，以为耻。广明元年，乃追陕州卢渥中丞人知举；帖经后，黄巢犯阙，天子幸蜀，韦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闽自贞元以前，未有进士。观察使李锜始建庠序，请独孤常州及为《新学记》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林藻弟蕴与欧阳詹睹之叹息，相与结誓，继登科第。

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辔，咏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若神仙焉。

玄宗既诛韦氏，擢用贤良，革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书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毕构、河南尹李杰，皆一时之选，时人称姚、宋、毕、李焉。

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已下官，敕宰臣人集贤院，分写告身以赐之。侍中裴耀卿因人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章，陈有德教；周则虎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轮捧毂者哉！"

伤 逝

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死，然后驾发。行至骆谷，上登高平，马上谓力士曰："吾仓皇出狩，不及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下马东向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谓力士曰："吾取张九龄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长笛吹自制曲，曲成复流涕，诏乐工录其谱。至成都，乃进谱而请名，上已不记，顾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骆谷望长安索长笛吹出对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可号为《谪仙怨》。"有人自西川传者，无由知其本末，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怨切动人。大历中，江南人盛传。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闻之，长卿随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事之始。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后，台州刺史窦宏馀以长卿之词虽美，而与本曲意兴不同，复作词以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独自弯弯。"

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俛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君召万年捕贼官李铭，使促求访。李尉伫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干事所由，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伎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果在其中。诘之，对曰："某天宝旧乐工也。上皇当时数登此楼，每来，鸥必集楼上，号'随驾老鸥'。某自罢居城外，更不复见。今群鸥盛集，又觉景象宛如昔时，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于是敕尽收此辈，却系教坊。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后至郡守。

贞元四年，刘太真侍郎人贡院，寄前主司萧听尚书诗曰："独坐贡闱里，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应见此时情。"

太和九年，仇士良诛王涯、郑注，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更于殿内看牡丹，翘足凭栏，诵舒元与《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开者如语，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词，声态宛转，锡以金臂环。乃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女。元济败，因人宫。"

王太尉播，少贫，居瓜洲寄食，多为人所薄。及登第，历荣显，掌盐铁三十余年。自刘忠州之后，无如播者。后镇淮南，乃游瓜洲故居，赋诗感旧。李卫公出在蜀关，而致和其诗以寄播。

宣宗以宪宗常幸青龙寺，命复道开便门，至寺升眺，追感者久之。

杜豳公丧公主，进状请落驸马都尉，云："臣每见官衔有'驸马'字，凄感难胜。"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保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一镜亡矣。"

太宗闻虞监亡，哭之恸曰："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为河北尉卒，母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常抱终身之感。会堂兄兼为潞州府判官，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夫。"诘之，乃羔母也，自此迎归。又

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视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某家问之。"羔号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余，指其邱垅，遂得归葬。

栖逸

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炉迹犹在。后为佛舍。有僧名彦范，俗姓刘，虽为沙门，而通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年八十，犹强精神，僧律不亏。唯颇嗜饮酒，亦不乱。学者有携壶至者，欣然受之。每饮三数杯，则讲说方锐。所居有小圃，自植茶，为鹿所损，众劝以短垣隔之，诸名士悉为运石共成。穆兵部贽事之最谨。尝得美酒，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累石之际，白师曰："有少好酒，和尚饮否?"彦范笑而满引，徐谓穆曰："不用般石，且来听书。"遂与剖析奥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遗彦范书者，其辞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诱。自居班列，终日尘屑。却思昔岁，临清涧，荫长松，接侍座下，获闻微言。未知何时复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岭上云，但驰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仅同婴儿，所饮或如少壮。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实怀忧恋。"其诚切如此。月日之下，称门人姓名状和尚前。

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宏有道业，远近称之，号曰"田、蒋"。良逸天资高峻，虚心待物，不为表饰。吕侍郎渭、杨侍郎凭观察湖南，皆师事之。潭州旱，祈雨不应，或请邀之，杨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发敝衣，欣然就舆。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观，内建黄箓坛场已具，而天阴晦，弟子请先生祈晴，良逸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升坛，亦遂晴霁。尝有村老持一绢襦来施，良逸对众便著，坐客窃笑，不以介意。杨凭尝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衡门，即于门外坐砖阶著袜，若无人在旁。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使候之，遗以银器。良逸受之，便悉付门人。使还，良逸曰："报汝阿郎，不久即归，勿忧也。"未几，杨果移杭州长史。良逸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送，不记人官位姓名，第与吕渭分最深。后吕郎中温为衡州刺史，因祭岳候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温入，良逸下绳床，抚其背曰："你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母为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为小师。良逸常日负两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众晨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以告媪，媪曰："毋怪，应是小师使致柴耳。"蒋君含宏有操尚，时人以为不及良逸。然二人齐名，常兄事良逸。含弘善符术，后居九真观，曾使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诘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当道不去，以故迟滞。"含宏曰："吾居此庇渠已多时，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虎踣符下。含弘闻之，曰："吾本以符却之，岂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焚之，后不复留意。又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兄事含弘，而道业不及也。欧阳曾一夕梦三炉自天而下，若有召说。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弘次年卒。桐柏山陈寡言、徐虚符、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汗，蒋之弟子也。陈、徐在东南，品地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为南岳之冠。

江南多名僧，贞元、元和已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东都，以诗酒自娱，著《醉吟先生传》以自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说镇金陵时，江南山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铜甑而炊，丱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笑方甚。卢叹其高逸，不知何人。从而问之，乃告居易与僧佛光，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

李瞻，汉之子，有文学，气貌淳古。非其人，虽富贵不交也。累迁司封郎中，归茅山，拜给事中，不就。两京乱，竟不罹其祸。

李尚书褒，晚年修道，居阳羡川石山后。长子召为吴兴，次子昭为常州，当时荣之。

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族也。其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搏为吴兴、庐江二郡倅。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三卷。丞相李公蔚、卢公携景重之。罗给事寄陆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光化三年，赠右补阙。吴侍郎融立传贻史官，右补阙韦庄撰诔文，相国陆希声撰碑文，给事中颜荛书。皮日休博士为诗友，寇死浙中。方干诗名著于吴中，陆未许之。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时辈吟赏降仰，陆谓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诗在模范中尔。"奇意精识者亦然之。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已任，还刘梦得诗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之比也。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坟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兵宛叶之间，有城守扞寇之力。结，天宝中称中行子。始在商余山，自称元子。逃难入猗玕洰，始称猗玕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聱叟，酒徒呼

为漫郎。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径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也。"

大历中，关东饥疫，人多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为一大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卢藏用之甥，不仕，乡里号为云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姓陆氏，字鸿渐，名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最晓茶。巩县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贞元末卒。

韩愈好奇，尝与客登华山绝顶，度不可下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锎居阌乡，拜右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也。

贤 媛

高祖乃炀帝友人，炀帝以图谶多言姓李将王，每排斥之。而后因大会，炀帝目上，呼为阿婆面。上不怿，归家色犹摧沮。后怪而问，久之方说："帝目某为阿婆面。"后喜曰："此可相贺。公是袭唐公，'唐'之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悦。

上都崇胜寺有徐贤妃妆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

狄仁杰为相，有卢氏堂姨，居午桥南别墅，未尝入城。仁杰伏腊，每修礼甚谨。尝雪后休假，候卢氏安否，适见表弟挟弧矢携雉兔来归，羞味进于堂上。顾揖仁杰，意甚轻傲。仁杰因启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欲，愿悉力从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杰惭而去。

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板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结。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敕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柳婕妤生延王。肃宗每见王，则语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相亲，外家皆关中贵族。"盖柳氏奕叶贵盛，人物尽高，方舆公、康城公，皆《北史》有传矣。睦州俊迈，风格特异。自隋之后，家富于财。尝因调集至京师，有名娼曰娇陈者，姿艺俱美，为士子之所奔走。睦州一见，因求纳焉。娇陈曰："第中设锦帐三十重，则奉事终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戏之也。翌日，遂如言，载锦而张之以行。娇陈大惊，且赏其奇特，竟如约，入柳氏之家，执仆媵之礼，节操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间，闻娇陈之名。及召入宫见上，因涕泣，称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许其归。因语之曰："我闻柳家多贤女子，可以备职者，为我求之。"娇陈乃以睦州女弟对。乃选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玄宗在禁中尝称阿瞒，亦称鸦。寿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虫娘，玄宗呼为师娘。时代宗起居，上曰："汝在东宫，甚有令誉也。"因指寿安曰："虫娘是鸦女，汝后可与一名号。"及代宗在灵州，遂命苏发尚之，封寿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刘氏，全白之妹，贤而有文学，著《女仪》一篇，亦曰《直训》。刘既寡居，奉道受箓于吴筠先生，清苦寿考。长子固，早有名，官历省郎、刺史、国子司业；次子察，进士及第，累佐使府，后隐居庐山。察之长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进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绿衣秉简，谓之参军桩。天宝末，番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为善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参军桩。上及侍宴者笑乐，公主独俛首颦眉不视。上问其故，公主遂谏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即柳晟母。

郭子仪镇汾阳时，殿中柳并为掌书记。柳君有母，汾阳王每因大燕，尝诫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来告。"及赵夫人舆至，王降阶与僚属序立候，至棚而退。尝谓柳君曰："子仪幼孤，不识奉养。今日幸忝恩宠逾望。虽为贵盛，宾无侍御之荣。"因呜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许见顾子仪之家，当使南阳夫人以下执爨，子仪自捧馔。"而赵夫人以清洁自居，终不一往。

刘玄佐贵为将相，其母月织缣一匹，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县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贵为将相。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汝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慄。今尔当厅据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终不失臣节。

陆相贽知举，放崔相群。群知举，而陆氏子简礼被黜。群妻李夫人谓群曰："子弟成长，盍置庄园乎？"公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陆氏门生知礼部，陆氏子无一得事者，是陆氏一庄荒矣。"群无以对。

穆宗大渐，内臣议请郭太后临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蠹，幻惑高宗，擅亲庶政；及中宗践位，蒙掩圣德，遽行迁逮，几于革命。赖宗社威祐，神器再复。每闻其说，未尝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儿厌世，卿等骤兴此议？我家九个与武氏同流。先祖汾阳王有社稷大勋，我外氏□门阀赫奕，我礼嫔帝室，非

复嫔嫱之比，岂可污彤管继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聪睿，卿等各宜慎择耆旧，亲侍左右，远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贤，内官勿干时政，吾所愿也。”遂取制裂之。时太后兄钊任太常卿，闻其议，密进疏于太后曰：“果徇此请，当率子弟纳官爵，归田园。”太后览疏，泣曰：“我祖尽忠于国，余庆钟于我兄。”

刘异赴分宁，安平公主辞，以异侍女从。宣宗曰：“此何人也？”曰：“刘郎音声人。”上喜安平不妒，顾左右曰：“与作主人，不令与宫娃同处。”

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田舍汉！”文德皇后谓帝曰：“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徵，每廷辱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廷。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后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致魏徵得直言；妾备数后宫，安敢不贺？”

高宗乳母卢氏，本滑州总管杜才干妻。以谋逆诛，故虏没入宫。帝既即位，封燕国夫人，品第一。卢既藉恩宠，屡诉及杜□氏；临亡，复请与才干合葬，帝以获罪先朝，亦不许之。

陇西李知璋，妻荥阳郑氏，雅不见重。知璋为江夏尉，因醉杖杀人母，其子入复仇。知璋与郑以床拒门，仇者推窗而入，郑急以身蔽知璋，举手承刃，右臂既落，复伸左臂，仇复断之，犹以身代夫死。方怀妊，仇者以刀铄其腹，胎出于外而陨。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闻，坐死数十人。

太宗造玉华宫于宜春县，徐充容谏曰：“妾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切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南宫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无功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求石之疲。假使和顾取人，岂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作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则人胥悦矣。”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坚之姑也。文彩绮丽，有若天生。太宗崩，哀慕而卒，时人伤异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涤器之风。陈会郎中家以当垆为业。为不扫官街，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达不要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举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至中都助业。后业成八韵，唯《螗螂赋》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实圣善奖谕之力也。后为白中令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

尚书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廙，延至寝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人潜度广狭，以鹿竹织成，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江左之乱，江阴尉邹待征妻薄氏为盗所掠，密以待征官告托于村媪，而后死之。李华为《哀节妇赋》以行于世。

卷　五

补遗　起高祖至代宗。案：以下《补遗》四卷，并采自《永乐大典》，原分门目，已不可考见，今略以时代为次，无时代者编附于后

高祖既受隋禅，坐太极前殿，会朝之次，忽报南山急，贼不测。安南大首领冯盎前奏曰：“急击之，必退散，无能为也。”遣百骑御之。俄顷报贼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远料贼果败退？”盎曰：“奏报之时，臣望气，云形似树。辰在金，金能克木，击之必胜。”上喜，面赐金带。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李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府军未至，长安居人胜兵者不过数万。突厥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靖请倾府库，邀其归路，帝从其言，突厥兵遂退。于是据险邀之，遂弃老弱而遁。获马数百匹，金帛一无遗焉。

李密挂《汉书》牛角，行且读。

隋大业中，李卫公上书，高祖终不为人臣，请速去之。后高祖入京师，靖与滑仪、卫文升等俱见收。卫、滑既死，太宗虑囚，见靖，引与语，因请于高祖免之。始随赵郡王孝恭南征，清巴、汉，擒萧铣，荡一扬、越，师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与单雄信俱仕李密，结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勣来归国。雄信壮勇过人。勣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元吉恃膂力，每行围。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尽饮，驰马而出，枪不及海陵者一尺。勣惶遽，连呼曰：“阿兄！此是勣主。”雄信乃揽辔而止，顾笑曰：“胡不缘尔，且竟死！”世充既平，雄信将就戮，英公请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勣曰：“平生誓共灰土，岂敢相忘？但将身许国，义不两合，虽不死之，且顾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亏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谋于赵公无忌、英公勣，将以死争。赵公请先入，褚曰：“太尉，国之元舅，脱事不如意，使上有恶舅之名，不可。”英公勣请先入，褚曰：“司空，国之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无汗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当不讳之时，躬奉遗诏，若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见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纳其言，事遂中寝。

中宗正位后，有武当县丞寿春周憬，慷慨有节义，乃与王驸马同皎谋诛武三思。事发，同皎见害，憬逃于比干庙中刎死。临死谓曰：“比干，纣之忠臣也；傥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见杀。”

虬须客，姓张氏，赤发而虬须。时杨素家红拂妓张氏奔李靖，将归太原。行次灵桥驿，既设床，炉中煮肉，张氏以发长垂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虬须客乘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敧卧，看张氏梳头。靖怒，未决。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映身摇示靖，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氏。卧客曰："姓张。"张氏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亦问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之，遂环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靖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余肉乱切饲驴。客曰："何之？"曰："将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开革囊，取出一人头，并心肝；却以头贮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负心者也。衔之二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余谓之真人也，其余将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岁？"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善，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欲何为？"曰："望气者云：'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计之，某日当达。"曰："达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如飞，回顾已失矣。公与张氏且惊且惧。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方议匡辅，一旦闻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须默然，于坐末见之，心死。饮数杯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见之，十得八九矣。然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下，有此驴及瘦骡，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别而去之。靖与张氏及期访焉，宛见二乘，揽衣登楼，而虬须与道士方对饮。见靖惊喜，召对环饮十数巡，曰："楼下匮中有钱十万，可择一深隐处，驻一妹，某日复会我于汾阳桥下。"靖如期至，则道士与虬须已先到矣。仍俱诣文静。时方奕棋，揖起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道士对奕，虬须与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来，精彩惊人。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伟如也。道士一见，惨然，失棋子，曰："此局输矣！输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无路矣！复奚言！"奕罢请去。既出，谓虬须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图之可矣。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须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小宅相访。欲令新妇祗谒，兼议从容，无前却也。"言毕，吁嗟而去。靖策马而归。遂与张氏同往。见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门，门愈壮丽。奴婢四十余人，罗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东厅；婢二十人，引张氏入西厅。厅之陈设，颇极精异，巾箱、妆奁、冠盖、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既毕，又请更衣，衣甚珍奇。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须也。纱帽褐裘，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真天人也。于是四人对坐，牢馔毕陈，女乐列奏。其饮食妓乐，若自天降，非人间之物。食毕行酒，而家人自堂来舁出两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须指谓曰："此珍宝货泉之数，吾所有悉以充赠。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一二十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忠尽行，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资，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荣一妹。起陆之渐，际会如斯，虎啸风生，龙吟云起，固当然也。将予之赠，以佐真人，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余年，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与李郎可沥酒相贺。"因命家仆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毕，与其妻戎装，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乃不复见。靖据其宅，遂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大业。贞观十年，靖以左仆射同平章事。东南蛮奏：有海贼以千艘，带甲者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已定。靖知虬须之得志也，归告张氏，具礼相贺，沥酒东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兴，非英雄所觊，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螗臂拒辙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言哉！或曰："卫公兵法，半乃虬须所传。"信哉！

太宗征辽，李卫公病不能从。帝使执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驾临其第，执手与别。卫公曰："老臣宜从，但犬马之疾增甚。"帝抚其背曰："勉之！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竟能自强，立勋魏室。"公叩头曰："老臣请舆病行。"至相州，疾笃而不能进。上至驻跸山，高丽与靺鞨合军四十里。太宗有惧色，江夏王进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帝不应。既合战，为敌所乘，殆将不振。还谓卫公曰："吾以天子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时江夏王在侧，帝顾之，道宗具陈前言。帝怅然曰："当时遽不忆也。"

太宗谓尉迟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讨逆伐叛，惟凭威灵，幸而不死，然所存，刃锋也。今大业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见所伤之处。帝对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为恨？"

太宗谓敬德曰："朕将嫁女与卿，称意否？"敬德笑曰："臣虽鄙陋，亦不失为夫妇之道。臣每闻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窃慕之，愿停圣恩。"叩头固让，帝嘉之而止。

薛万彻尚平阳公主。人谓太宗曰："薛驸马无才气。"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数月。帝闻之，大笑，置酒召诸婿尽往，独与薛欢语，屡称其美。因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酒罢，悦甚。薛未及就马，主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日。

中书令马周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终，命召之。乃陈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尝以飞白书赐马周，曰："凤鸾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尝为飞白，赐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崔知悌，曰："罄忠节，赞皇猷"：其词皆有比兴。

率更欧阳询，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倦则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与张文收坐，忽见暴风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当有哭者。"张以为音乐。左右驰马观之，则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贵显，其父亮尚在，乃别开门。敕尝有所赐遂良，使者由正门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门。"

太宗宴近臣，戏赵公无忌，令嘲欧阳率更，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教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曰："索头连背暖，完裆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耶"赵公，后之弟。

侯君集为兵部尚书，以罪流岭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绝代，太宗问其状，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饭。"

侯君集家有金簟二，甚精妙，御府所无，隐而不献。后君集获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罗献娑罗树，一名"菩提"。叶似红蓝，实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为叠州都督，谓高宗曰："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后，可亲任之。若迟疑顾望，便当杀之。"勣奉诏，不及家而去。

唐贞观元年，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尝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报矣！"请归，涕泣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贞为太常博士。高宗将会百官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乐，利贞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寝，非倡优进御之所。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乐从东西而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可备极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会日，中书侍郎薛元超谓利贞曰："卿门传忠鲠，所献直言，不加厚赐，何以奖劝？"赐彩百匹，迁祠部员外。

高宗脑痈殆甚，待诏秦鸣鹤奏曰："须针百会方止。"则天大呼曰："天子头上，可是出血处？"上曰："朕意欲针。"即时眼明，云："诸苦悉去，殊无妨也。"则天走于帘下，自负银锦等赏赐，如向未尝怒也。

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臣议之。郝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审详。"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处俊已殁，孙象竟被族诛。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诏上官仪废之。仪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有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此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阎立本，总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学，善写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崔，陇西、赵郡李等七姓，恃有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时，投匦者或不陈事，而谩以嘲戏之言，乃置使阅其书奏，然后投之匦。匦之有司，自此始也。

初置匦有四门，其制稍大，难于往来。后遂小其制度，同为一匦，依方色辨之。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筒，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筒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谤木、肺石函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初，则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鱼保宗者，颇机巧，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则天悦而从之。徐敬业于广陵作逆，保宗曾与敬业造刀车之属，至是为人所发，伏诛。保宗父承晔，自御史中丞坐贬仪州司马。明皇以"匦"字声似"鬼"，改"匦使"为"献纳使"。乾元初，复其旧名。

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水次。

国有大赦，则命卫尉树金鸡于阙下，武库令掌其事。金鸡为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毕，则除之。

凡建金鸡，则先置鼓于宫城门之左。视大理及府县囚徒至，则挝其鼓。案：金鸡，魏晋以前无闻焉。或云始自后魏，亦云起自吕光。《隋·百官志》云："北齐，尚书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鸡。"盖自隋朝废此官而为卫尉所掌。北齐每有赦宥，则于阊阖门前树金鸡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数日间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约。武成帝即位，其后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先时有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头金鸡鸣。"祖孝徵与和士开潛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间也；金鸡，言孝琬为天子，建金鸡也。"齐主信之而杀孝琬。则天封嵩岳，大赦，改元万岁。登封坛南有大树，树杪置金鸡，因名树为"金鸡树"。

宋璟劾张昌宗等反状，武后不应。李邕立阶下，大言曰："璟所陈社稷大事，陛下当听。"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让曰："子位卑，一忤旨，祸不测。"邕曰："不如是，名亦不传。"

苏安恒博学，尤明《周礼》、《左氏》。长安二年，上疏请复子明辟，奏疏不纳。魏元忠为张易之所构，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将杀之，赖朱敬则、桓彦范等保护，获免。后坐节愍太子事，下狱死。睿宗即位，下诏曰："苏安恒文学立身，鲠直成操，往年陈疏，忠谠可嘉。属回邪擅权，奄从非命，兴言轸悼，用恻予怀。可赠谏议大夫。"

近代言乐，卫道弼为最，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为乐令，比监郊享，御史有怒于绍夔，欲以乐不和为之罪。杂叩钟磬，使暗别之，无误者，由是反叹服其能。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适来问疾，僧遽以告。俄顷，轻击斋钟，磬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盛设馔，余当为除之。"僧虽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马，闻其声，窃曰："此人即当坠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忽惊坠，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佩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类也。又善摄卫，开元十三年终，且百岁。

曹怀舜，金乡人。父继叔，死王事。怀舜授游击将军，历内外两官。则天尝云："怀舜久历清资，屈武职。"后转右玉钤卫将军。

则天时，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艺，意在前行外郎，后除水部员外，颇怀愤惋。同列张敬忠以诗戏曰："有意嫌工部，专心觅考功。谁知脚蹭蹬，几落省墙东。"

议者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尔西门豹作对。"

苏味道词亚于李峤，时称苏、李。崔融尝戏苏曰："我词不如公有'银花合'也。"苏即答："犹不及公'金铜钉'。"谓"今同丁令威"也。

刘希夷诗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问也，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此两句，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刘禹锡曰："宋生不得死，天报之矣！"

张文瓘之为大理，获罪者皆曰："为张卿所罚，不枉也。"

张柬之等既迁则天于上阳宫，中宗犹以皇太子监国，告武氏之庙。时，累日阴翳，侍御史崔浑奏曰："方今国命初复，当正徽号称唐，顺万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庙？庙宜毁之，复唐鸿业，天下幸甚！"中宗深纳之。制命既行，阴云四霁，万里澄廓，咸谓天人之应。

中宗时，兵部尚书韦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赵彦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复旧官。上命烧尾，令于兴庆池设食。至时，敕卫尉陈设，尚书省诸司各具彩舟游胜。飞楼结舰，光夺霞日。上与侍臣亲临焉。既而吏部船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奉觞献寿。上问："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户部双舸，上结重楼，兼声乐一部，即呼至岸，以纸书作"吏部"字贴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悦，以为兵部不逮也。俄有风吹所帖之纸，为嗣立所见，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纸见"户"字，大笑。嗣立请科湜罪，上不许，但罚酒而已。

薛令之，闽之长溪人。神龙二年，赵彦昭下进士及第，后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时东宫官冷落，之次难进，令之有诗曰："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那能度岁寒？"明皇幸东宫，见之不悦，以为讽上。援笔酬曰："啄木觜距长，凤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谢病归。及肃宗即位，召之。诏下，而令之已卒。

景龙初，有韩令珪起自细微，好以行第呼朝士。寻坐罪，为姜武略所按，以枷锢之。乃谓："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姜武略应云："且抵承曹大，无烦唤姜五。"

兵部尚书韦嗣立，景龙中中宗与韦后幸其庄，封嗣立为"逍遥公"，又改其所居"凤凰原"为"清虚原"，"鹦鹉谷"为"幽栖谷"。

中宗崩，既除丧，吐蕃来吊。或曰："若择宗室最长者，素服受礼于彼，其可乎？"举朝称善而从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旧，拜羽林将军。徐既文士，不悦武职，及迁，谓贺者曰："不喜有迁，且喜出军。"

和元祐为贞化府长史。景龙末，元祐献诗十首，其词猥陋，皆寓言嬖幸，而意及兵戍。韦氏命鞠于大

理，而将戮之，月余而韦氏伏诛。其诗言若符谶。景云初，以元祐为千牛卫长史。

韦铿初在宪司，邵炅、萧嵩同升殿。神武皇帝即位，及诏出，炅、嵩俱加朝散，独铿不及。炅鼻高，嵩须多，并类鲜卑。铿嘲之云："一双獠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衙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间毛。"铿白肥而短，他日忽于承天门风眩踣地，炅咏曰："飘风忽起团团回，倒地还如脚被锤。莫怪殿上空行事，直为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尝戏之曰："谢安云'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岂非远祖否？"郗曰："犹胜以氏为秃发。若不遇后魏道武，称曰同源，赐之源氏，岂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后与杜黄裳同学于嵩阳，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禄山伪官贬歙县尉，黄裳入相后，除中书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独与力士语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语容貌类萧至忠，故用之。"力士对曰："至忠岂不尝负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谬耳。其初立朝，得不为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之者莫不感悦。

魏知古，性方直。景云末，为侍中。明皇初即位，猎于渭川，时知古从驾，因献诗以讽。手诏褒美，赐物五十段，后兼知吏部尚书，典选事，深为称职。所荐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为汴州刺史，明皇尝遣中官往淮南采捕鸡鹊及诸水禽。上疏谏。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将鸟稍多，卿具奏之，词诚忠恳，深称朕意。卿达识周材，义方敬直，故辍纲辖之重，委方面之权。果能闲邪存诚，守节弥固，骨鲠忠烈，遇事无隐。言念忠谠，深用喜慰。今赐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琎，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钟爱，授之音律，能达其旨。每随游幸，常戴砑绢帽打曲，上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乐家云："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赐金器一厨，因曰："花奴（原注：琎小字）资质明媚，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过虑，阿瞒自是相师（原注：上于诸亲，尝亲称此号）。夫帝王之相，且须有英特越逸之气，不然须有深沉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过人，悉无此状，故无猜也。而又举止淹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输之。"上曰："若此一条，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谢。上笑曰："阿瞒赢处多，大哥亦不用㧑挹。"众皆欢贺。

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诏策夫子为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后为文宣公，仍长任本州长史，代不绝。先时庙，夫子在西牖之下；武德初，并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坐西方。贞观中，废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两楹南面正位，十哲东西侍立。又封颜子为兖公，闵子为费侯，伯牛为郓侯，仲弓为薛侯，冉有为徐侯，子路为卫侯，宰我为齐侯，子贡为黎侯，子游为吴侯，子夏为魏侯，曾参以下并为伯。其两京文宣庙，春秋二仲释奠，轩悬之乐，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县以少牢而无乐。

学旧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国子监都领之。每馆各有博士、助教，谓之学官。国子监有祭酒、司业、丞、簿，谓之监官。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天宝中，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廊宇粗建。会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寻属边戈内扰，馆宇至今不立。

玄宗时，羽林将刘洪善骑射。尝对御，使人于风中掷鹅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

苏味道初拜相，门人问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摸床棱宰相"。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仲。"是时李林甫初为相，窃知上意，及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非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选时？假使有妨刈获，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车驾至长安，不复东。旬日，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

自古帝王五运之次，凡有二说：邹衍则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五行相生为义。汉、魏共遵刘说。唐承隋代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色之多赤者，或谓之柘木，其义无取。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天宝中，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冀进用。有崔昌，采勃旧说，遂以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汉为二王后。是岁礼部试《土德惟新赋》，即其事也。及杨国忠秉政，自以为隋氏之宗，乃追贬崔昌并当时议者，而复酅、介二公焉。

扶风太守房琯，申当郡苗损，国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潜申国忠，以取可否。

杨国忠尝会亲，知吏部铨事，且欲噱以娱之。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序：短小者道州参军，胡者与湖州文学。帘中大笑。

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异之士。有张果者，则天时闻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与使俱来。其所为，变怪不测。有邢和璞者，善算术；视人投算，而究其善、恶、夭、寿。上使算果，懵然莫知

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后召果与坐，密令夜光视之，夜光奏曰："果今安在？臣愿见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终莫能见。上谓力士曰："吾闻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败其中。试饮以堇汁，无苦者，真奇士也。"会天寒方甚，便以汁进果，果遂引饮三卮，醺然如醉，顾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引镜视其齿，尽焦且黧。命左右取铁如意，击齿尽堕，藏之于带。乃于怀中出神膏，色微红，傅诸堕齿空中，复寝。久之，视镜，齿皆生，粲然洁白。上方信其不诬也。

玄宗时，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命少监冯绍正画西方，未毕，如觉云气生梁栋间，俄而大雨。

罗公远多秘异之术，最善隐形。玄宗乐隐形之术，就公远勤求而学。公远虽传，不尽其妙。上每与公远同为之，则隐没，人莫能测；若自为之，则或遗衣带，或露头巾脚，宫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万锡赉，或临之以死，公远终不尽传其术。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于榨下压杀而埋弃之。不经旬，有中官从蜀使回，逢公远乘骡于路，笑而谓曰："上之为戏，一何虐耶！"

明皇幸东都。秋宵，与一行师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四顾凄然，叹息，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乃举鞭问左右曰："是何桥也？"节度使崔圆跃马进曰："万里桥。"上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无忧矣。"

或曰：一行，开元中尝奏上云："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故天宝中幸东都，庶盈万数。及上幸蜀，至万里桥，方悟焉。

一行和尚灭度，留一物封识，命弟子进于上。发而视之，乃"蜀当归"也。上不谕其意。及幸蜀间，乃知其深意，方叹异之。

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号曰三藏，善召龙致雨之术。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无畏奏曰："今旱，数当然尔。召龙兴烈风雷雨，适足暴物，不可为也。"上使强之，曰："人苦暑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无畏辞不获已，遂奉诏。有司为陈请雨具，而幡幢像设甚备。无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独盛一钵水，无畏以小刀于水钵中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之间，有龙，其状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顷，没于水钵中。无畏复以刀搅水，咒者三。有顷，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引去讲堂外。无畏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驰马，去而四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尺素腾上。既而昏霾，大风震雷，暴雨如泻。力士驰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至矣。街中大树多拔。力士复奏，衣尽沾湿。孟温礼为河南尹，目见其事。温礼子尝言于李栖筠，与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员外郎李华撰《无畏碑》，亦云前后奉诏，禳旱致雨，灭火回风，昭昭然遍诸耳目也。

玄宗紫宸殿樱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赐安禄山、哥舒翰。

虢国夫人就屋梁悬鹿肠，其中结之。有宴则解开，于梁上注酒，号"洞天圣酒"。

玄宗时，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慧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笼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谠厉己，因前进曰："《记》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志。"

申王有高丽赤鹰，每猎，必置之驾前，目之为"抉云儿"。

玄宗尝三殿打球，荣王堕马闷绝。黄幡绰奏曰："大家年几不为小，圣体又重，傥马力既极，以至颠踬，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如人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傍观大家驰逐忙遽，何暇知乐？"上曰："尔言大有理，后当不复自为也。"

玄宗问黄幡绰："是物儿得人怜？""是物儿"者，犹"何人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妃号安禄山为子，肃宗在东宫，常危惧。上俛首久之。上又尝登北楼望渭，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对。幡绰曰："是年满令史。"又问曰："尔何以知之？"对曰："更一转，入流。"上大笑。上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喷饭，直及上前。上曰："宁哥何故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歕帝。"

或曰：郑滁州胪于曲江见令史醉卧池岸，云："更一转，入流。"

又开元中，上与内臣作《历日令》。高力士挟大蒇，置黄幡绰口中，曰："塞穴吉！"幡绰遽取上前叵罗内靴中，走下，曰："内财吉。"上欢甚，即赐之。

上好击球。内厩所养马，犹未甚适，与幡绰语曰："吾欲良马久矣，谁能通《马经》者？"幡绰奏："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丞相言，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知之？"幡绰曰："臣每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

又黄幡绰滑稽不穷，尝为戏，上悦，假以绯衣。忽一日，佩一兔尾，上怪问，答曰："赐绯毛鱼袋。"上谓曰："鱼袋本朝官入閤合符方佩之，不为汝惜。"竟不赐。

打球，古之蹴鞠也。《汉书·艺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颜注云："鞠，以韦为之，实之以物，蹴蹋为戏。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声讹，谓鞠为球，字亦从而变焉，非古也。"开元天宝中，上数御观打球为事，能者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殊有可观，然马或奔逸，时致伤毙。永泰中，苏门山人刘钢于邺下上书于刑部尚书薛公云："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为乐之方甚众，何乘兹至危，以邀晷刻之欢耶？"薛公悦其言，图钢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记陆长源为赞以美之。然打球乃军州常戏，虽不能废，时复为之耳。今乐人又有蹋

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女妓登蹑，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盖古蹋鞠之遗事也。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梁简文临雍部，禁之而不能绝。古用篾缆，今代以大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向齐挽。当大絙之中，立大旗为界，震声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胜，就者为输。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韦巨源、唐休璟年老，随絙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词甚美，时人竞传之。

明皇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楼设绳技。技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之直如弦。然后技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六尺；或蹋肩蹋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可观也。卫士胡嘉隐作《绳技赋》献之，词甚宏畅，上览之大悦，擢拜金吾卫仓曹参军。自兵寇覆荡，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军州宴会，时或为之。

明皇在禁中，欲与姚元之论事。时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左右以步辇召之。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知音乐，尤善羯鼓（*原注：鼓乐部行丐乱云："南山起云、北山起雨"者，是宋开府所为*）。尝与明皇论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须鲁山花瓷、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原注：去声*）肯（*原注：去声*）声。"据此，乃汉震第二鼓也。且颡用石末、花磁。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注：第二鼓左以杖，右以指*）。开府又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动，雨点取碎急。上与开府兼善两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则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开府孙沇亦知音。贞元中，集《乐录》三卷，德宗览而善焉。又知是开府之孙，遂召对赐坐，与论音乐。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设有舛乖，悉可言之。"沇沈吟曰："容臣与乐官商搉条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二使奏上："乐工多言沇曾不留意，不解声调，不审节拍，兼有聩病，不可议乐。"上颇异之。久之召对，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实失听，若迨于声律，不致无业。"上又使作乐曲，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沇顾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当即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骇，令主司潜伺察之。既而琵琶工为人诉，称六七年前其母自缢，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其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赐章绶，累召对。每令沇察乐，乐工悉惴恐，不敢正视。沇惧罹祸，辞病而退。

李龟年、彭年、鹤年弟兄三人，开元中皆有才学盛名。鹤年能歌词，尤妙制《渭州》。彭年善舞。龟年善打羯鼓。明皇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枝杖羯鼓棬。后留传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传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盘底泻水棬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闻鼓棬只在调竖慢。此棬一调之后，经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声为"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其兆矣。

上爱幸安禄山，呼之为儿，常于便殿与杨妃同乐之。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杨妃，上顾而问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禄山奏云："外国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禄山丰肥大腹，上尝问："此腹中何物而大？"禄山寻声而对："腹中但无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亲之。

张巡将雷万春于城上与巡语次，被贼伏弩射之，中万春面，不动。令狐潮疑是木人，谍问之，知是万春，乃言曰："向见雷万春，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与潮书曰："仆诚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圣主，畴则屈腰；逢豺狼犬羊，今须展志"云云，"请足下多服续命之散，数加益智之丸，无令病入膏肓，坐亲斧锧也。"

张巡之守睢阳，玄宗已幸蜀，贼氛方炽，孤城势蹙，人困食竭，以纸布煮而食之，时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谢金吾将军表》曰："想峨眉之碧峰，豫游西蜀；追绿耳于悬圃，保寿南山。逆贼禄山，戮辱黎献，膻臊阙庭。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余阵。主辱臣死，当臣致命之时；恶稔罪盈，是贼灭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励将士，尝赋诗曰："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合围侔月晕，分守效鱼丽。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裹疮犹出战，饮血更登陴。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又《闻笛》诗曰："岧峣试一临，虏骑附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营开星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吟。"时雍邱令令狐潮以书劝诱，不纳。其书有曰："宋七昆季，卫九诸子，昔断金成契，今乃刎颈相图"云云。时刘禹锡具知宋、卫，耳剽所得，濡毫有遗，所冀多闻补其阙也。又说：许远亦有文，其《祭纛文》，为时所称，所谓："太一先锋，蚩尤后殿。苍龙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眢井鸠翔，危堞龙护。"皆文武雄健，士气

不衰，真忠烈之士也。刘禹锡曰："此二公，天赞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是一张仆射耳，则张巡、许远之名，焉得以光扬于万古哉?"巡性明达，不以簿书介意；为真源宰，县有豪华南金，悉委之。故时人语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闻之，不以为事。

吴道子访僧，不见礼，遂于壁上画一驴。其僧房器用无不踏践。僧知道子所为，谢之，乃涂去。

王维画品妙绝，工水墨平远，昭国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画《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舛。

王维为大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后辈慎之。

或有人报王维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屡被人呼'不解作诗王右丞'。"

王缙多与人作碑志。有送润笔者，误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边!"

天宝中，天下无事。选六宫风流艳态者，名"花鸟使"，主饮宴。

杭州房琯为盐官令，于县内凿池构亭，曰"房公亭"，后废。（案：《唐·房琯传》：琯，河南人，亦未为盐官令，此疑有误）

骊山华清宫，天宝中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朝元阁在北岭之上，最为崭绝。次南即长生殿。殿东南，汤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即御汤，周环数丈，悉砌白石，莹彻如玉，石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四面石座，阶级而下，中有双白石瓮，连腹异口，瓮口中复植双白石莲，泉眼自莲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汤西南，即妃子汤，汤稍狭，汤侧有红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余汤迤逦，相属而下，凿作暗窦走水；出东南数十步，复立一石表，涌出，灌注一石盆中，后人为也。

潞州启圣宫，有明皇攲枕斜书壁处，并腰鼓马槽并存。张宏靖为潞州从事，皆见之。

北邙山玄元观，南有老君庙。殿台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世称奇巧。

邺西鼓山东北，有石鼓，俗传石鼓鸣则兵起。左思《魏都赋》云："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特惊于四表。"案《说文》："钲似铃"，小者为铙。《周礼》："以金铙止鼓"。然则钲、鼓虽同类，钲乃以金为之，直谓石鼓为神钲，失其义矣。高齐时石鼓鸣，未几而齐灭；隋季又鸣，无何海内崩乱；近天宝末，石鼓复鸣，俄而幽燕俶扰。记传临海、零陵、南康、建平、天水诸处，皆有石鼓，其说多同。晋武帝时，吴郡临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鸣，张华云："取蜀郡桐木作鱼形，击之则鸣。"于是声闻数十里。后十六国迭据，三百余年攻战不息，是石鼓之鸣，咸非吉徵也。

费县西漏泽者，漫数十里。每岁时雨降，即自浮溢，蒲鱼之利，人实赖焉。至白露应节即如埽，一夕而乾焉。萧颖士以年代莫详，记载所阙，信殊异也。

萧功曹颖士、赵员外骅，开元中同居兴敬里肄业，共有一靴。久而见东郭之迹。赵曰："可谓疲于道路矣。"萧曰："无乃禄在其中。"

贺监为礼部侍郎，时祁王赠制云惠昭太子，补斋挽郎。贺大纳苞苴，为豪子相率诟辱之。吏遽掩门，贺梯墙谓曰："诸君且散，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宰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风波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线，明月为钩。"又曰："何物为饵?"白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宰相竦然。

宋昌藻，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天宝中为滏阳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会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须臾却还，云"被额。"房公顾左右："何名为'额'?"有参军亦名家子，敛笏对曰："查名诋诃为额。"房怅然曰："道额者已可笑，识额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语"。大抵多近猥僻。

肃宗在春宫，尝与诸王从玄宗诣太清宫，有龙见于殿之东梁。上目之，问诸王"有所见乎"？皆曰"无之"。问太子，太子俛而未对，上问；"头在何处?"曰："在东。"上抚之曰："真我儿也。"

《礼记·祭法》累代祭名，不闻有戟神、节神，是知无拜祭之礼也。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即古之诸侯。在其地，则于衙门；及罢守藩阃，虽爵位崇高，亦不许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吕諲立戟，有司载戟及门，諲方惨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颇为有识者所嗤，则知辱命拜赐可也。拜戟祭节，大乖于礼。

海州南有沟水，上通淮楚，公私漕运之路也。宝应中，堰破水涸，鱼商绝行。州差东海令李知远主役修复，堰将成辄坏，如此者数四，劳费颇多，知远甚以为忧。或说：梁代筑浮山堰，频有坏决，乃以铁数千万片填积其下，堰乃成。知远闻之，即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将坏也，辄闻其下殷如雷声，至是其声移于上流数里。盖金铁味辛，辛能害目，蛟龙护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沈。每一昼夜十二沈，为行道之节。冬夏短长，云阴月晦，一无所差。

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善，再入蜀，谈笑杀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后吾知免为官婢矣!"

杜相鸿渐之父名鹏举。父子而似弟兄之名，盖有

由也。鹏举父尝梦有所之，见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柱上。因问有杜家儿否，曰：“有。任自看之。”记得姓下有鸟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为鹏举，而谓之曰：“汝不为相，世世名鸟旁而曳脚也。”鹏举生鸿渐，而名字且前定矣。况官与寿乎？

杜亚在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之戏，费金千万。

杜鸿渐为都统并副元帅，王缙代之。鸿渐谓人曰：“一个月乞索儿一万贯钱。”盖计使料多，以此诘俸钱都数也。

代宗赐郭汾阳九花虬马，子仪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长六尺余。九花虬，即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献。额高九寸，毛拳如鳞，头颈鬃鬣如龙；每一嘶，群马耸耳。身被九花，故以为名。

郭汾阳虽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动无废物。每收书皮之右膀下者，以为逐日须，至文帖余悉卷贮。每至岁终，则散与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膀处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积，吏不暇翦正，随斜曲联糊。一日，所用膀刀忽折，不余寸许，吏乃铦以应召，觉愈于全时。渐出新意，因削木如半镮势，加于折刃之上，使才露锋，榼其书而膀之。汾阳嘉其用心，曰：“真郭子仪部吏也。”（*原注：言不废折刃也*）时人遂效之，其制益妙。

武后已后，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丽。天宝中，御史大夫王𫟹有罪赐死，县官簿录𫟹太平坊宅，数日不能遍。宅内有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他物称是。安禄山初承宠遇，敕营甲第，瓌材之美，为京城第一。太真妃诸姊妹第宅，竞为宏壮，曾不十年，皆相次覆灭。肃宗时，京都第宅，屡经残毁。代宗即位，宰辅及朝士当权，争修第舍，颇为烦弊，议者以为土木之妖。无何，皆易其主矣。（*原注：《续世说》：明皇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极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床二，皆长一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瓮一，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护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词人梁锽尝赋诗曰：“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盖此之谓。郭令曾将出，见修宅者，谓曰：“好筑此墙，勿令不牢。”筑者释锸而对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只见人改换，墙皆见在。”郭令闻之怆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请老。

张昙为郭汾阳从事，家尝有怪，问于术者，对曰：“大祸将至，唯休退可免。”昙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见血，有尼者闻之，劝其杜门不纳宾客，屏游宴，昙怒而杖之。其后昙言语有失，汾阳衔之。又屡言同列事，或独后见，多值方宴罢在姬所，不可白事，必抑门者令通。汾阳谓其以武臣轻忽己，益不平。后因谓公去所任吏，遂发怒，囚之以闻，竟杖死。

李太尉光弼镇徐，北拒贼冲急，总诸道兵马。征讨之务，皆自处置。仓储府库，军州差补，一切并委判官张傪。傪明练庶务，应接如流。欲见太尉论事，太尉辄令判官商量。将校见傪，礼数如见太尉。由是上下清肃，东方晏然，天下皆谓太尉能任人。

代宗时，百寮立班良久，阁门不开。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曰：“西蕃频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对。给事刘某出班抗声曰：“敕使反也！屯兵无数，何不捍寇？而欲胁天子去宗庙？”仗内震耸，朝恩大骇而退，因此罢议。

颜真卿为尚书左丞。代宗车驾自陕府还，真卿请先谒五陵、孔庙，而后还宫。宰相元载谓真卿曰：“公所见虽美，其如不合时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岂堪相公再破除耶！”载深衔之。

代宗欲相李泌，元载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约曰：“后召当以银为信。”忽除银青光禄大夫，泌知载败，己且相矣。未几果然。

柳相初名载，后改为浑。佐江西幕，嗜酒，好入鄽市，不事拘检。时，路嗣恭初平五岭。元载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宝，是欲为乱。陛下不信，试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诏至，嗣恭不虑，请待秋凉以修觐礼。浑入，泣谏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为执政所中。今少迁延，必族灭矣！”嗣恭惧曰：“为之奈何？”浑曰：“健步追还表缄。公今日过江，宿石头驿，乃可。”从之。代宗谓元载曰：“嗣恭不俟驾行矣。”载无以对。

元相载用李纾侍郎知制诰。元败，欲出官。王相缙曰：“且留作诰。”待发遣诸人尽，始出为婺州刺史。又曰：独孤侍郎求知制诰，试见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谓常州曰：“知制诰可难堪。”心知不我与也。乃荐李侍郎纾。时杨炎在阁下，忌常州之来，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腾、腾弟淮、王缙，时人谓之“四凶”。刘宗经、执经兄弟，入“八元”数。

李纾侍郎好谐戏，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与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诃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访“八钱”之义。答：“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为言，纾甚惭。

元载擅权多年，客有为《都卢缘橦歌》，欲讽其至危之势。览之泣下。

郑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韦执谊遽起延入阁内。珣瑜叹曰：“可以归矣！”遂命驾，不终食而出。自是罢免。

元载败，妻王氏曰："某四道节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为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闻，俄而亦赐死。

元载于万年县佛堂子中，谓主者："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脱秽袜塞其口而终。

《颜真卿集·和政公主神道碑》："《诗》美下嫁，《书》传筑馆，贵其中礼，载籍称焉。汉魏已还，寂寥罕嗣，以荡陵德，则维其常。皇唐勃兴，王道丕变：平阳起娘子之军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常乐纠匡復之师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礼乐，周旋法度，躬行妇道，以懋大伦，克顺天经，光昭懿烈，名言之所莫究，书记之所未闻，聚众美于一身，邻太虚而独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陇西成纪人，皇唐元宗大圣大明孝皇帝之孙，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崇，于斯为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赠太尉吴君，曰令珪，尝游宦蜀中，使道士勾规占之。规惊起曰：'此女贵不可言。是生二子，男为人君，女为公主，'嫁于柳氏。其后竟配肃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厥惟旧哉！公主三岁而孤，即能孺慕，育于储妃韦氏，纯孝过人。幼而聪惠，长而韶敏。穠华秀整，令德芬馨。婉嫕发于天姿，肃雍形于鉴寐。奉今上以悌达，事韦妃如所生，繇是特为肃宗之所赏爱。至若左右图史，开示佛经，金石丝竹之音，缋画工巧之事，耳目之所闻见，心灵之所领略，莫不一览悬解，终身不忘。天宝九载春三月既望，封和政公主，降于河东柳潭，既笄之三载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孙，皇唐蕲州刺史怀素之曾孙，赠秘书监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辉映当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声华国，道胜而贵能下善，谦尊而休有烈光，士林伟之。解褐左内率府胄曹，转颍王府户曹，陈留郡司功参军。以人门第一，选尚公主，拜太子洗马。迹既好合，雅相敬贵。虽柳侯秉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节。故宗族胥睦，不独亲其亲；先后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务华采，服无金翠之饰，居有冰雪之容。每至朔月六参，朝天旅进，嫣然班叙之内，迥出神仙之表，亦非希企之所及也！洎凶羯乱常，潼关不守，玄宗幸蜀，妃后骏奔。姊曰宁国公主，孀嫠屏居，谁或讣告？乃弃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趋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险，必先济宁国而后从之。柳侯辞，公主曰：'我若先涉，脱有危急，不能俱全，则弃我姊矣！'柳侯感叹，躬负薪之役；公主怡然，亲馈饩之事。伯姒华阴杨氏，太真妃之姊也，贵幸前朝，势倾天下。公主交无谄黩，思未绸缪。杨且云亡，以孤见托。马嵬之役，无噍类焉。感其一言，悉力营赡。男登服冕之位，女获乘龙之匹。出入存恤，过于己子，虽其密亲，罔或能辨。柳之亲昵，伯仲姑姊，隐倈将迎，唯恐不至。纠逖疏属，抚循惸嫠，繇内及外，终始如一。孤穷满目，荣悴殊伦，居薄推厚，未尝懈倦。衣服饮食，等无有差。互或未周，婴孩罔及。每至伏腊，礿祠烝尝，必具礼衣花钗之饰，以躬中馈堂室之奠。式燕孙谋，岂无婢使？姿性纯俭，不以迄成。先圣休之，宝书清问。秋八月，玄宗至蜀，仍旧邑而册公主，以潭为驸马都尉、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属狂将兴祸，称兵向阙。玄宗亲御阛闱，临视诛讨。驸马率领家竖、折冲张义童等，斗于门中，公主及宁国彀弓迭进。驸马乘胜突刃，所向无前，斩馘擒生，殆逾五十。节使时宰具以表闻。玄宗自系诰示先帝，恳让莫当，策勋遂寝。今上之为元帅也，躬擐甲胄，率先将卒。举两京若拾遗，摧凶寇如振槁。劳旋方及，帑藏其空。公主贸迁有无，亿则屡中，数逾千万，悉界县官，论者难之。肃宗弥留，众皆迭侍，主独赡依，不去于旁。帝有间蠹而谓之曰：'汝之纯孝，乃能至是！'遂赉庄一区。帝爱季女，曰宝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请以赐之。'泣而谏焉，哀动左右。西陵迁窆，上戒主曰：'凡厥亲身之物，必诚必信，勿之悔焉。'主罄家有无，以邑入千万，潜充经费，上深感叹焉。上既宅亮阴，未忍临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岂尝私谒，动必以闻，上敬异之，朝廷赖焉。广德元年冬，上既东幸，主志期扈跸，回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荆南，慰荐诸将。方隅载谧，职贡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陕，忧主乏匮，乃命中使，屡敕节度及转运使，随主所须，务令肃给。主以国用罄空，退而叹曰：'吾方竭家财以资战士，其能饕餮，首冒国经？'唯请名香数斤，施于佛寺，为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属，相携而至者，蓝缕胾囊，襁负鳞次，竭其资斧，亲自赡恤。聚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商于，顿于传置，群盗猬起，奄及驿亭，呼而犒之，晓以祸福。一言革面，愿比家奴；之死靡他，至今犹在。缅惟罔极，无所寘哀。从母薛氏，遗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莱、莘兄弟，尽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忠，悉皆若是。亲临稼穑，躬俭节用。不惮烦缛，雅好组紃，驸马裳衣，必亲裁铁。爱及子女，罔衣绮纨，绽新皆成主手。每加训诲，惷迪检押。广德二年春二月，归于上都。诸主高会，议际夫党，觌其亲族，多旷周旋。咸以为时经百罹，粗略可也。主抗词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贵长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闻必不悦。'诸主蹶然，竞崇讨习，礼之降杀，亲之薄厚，翕然一变，职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属边候不谨，烽及京师，城中震惊，圜视无色。主既弥月，体未甚安，曰：'事亟矣，其人言之！'驸马请闻，主曰：'吾业已行矣！驸马独无兄乎？'因乘檐子，直至寝殿，乃悉索阙遗，备陈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纳。所言未究，傍或负来，因尔退归。迟明诞育，展转栖怅，不能弥忘。时属炎暍，热病有加。圣情忧轸，起坐失次，天医内官，相继旁午。彼苍不惠，以其月二十有

五日辛卯，薨于常乐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呜呼！皇上友爱天深，痛毒兼至，砉然一叫，声泪俱咽，哀动木石，岂伊人伦？涟涟孔怀，如失于臂。曰：'予此妹，国之鸿宝。方期同乐，云如何殂？嗟哉！天实为之，胡宁忍予！'乃辍朝三日，命京兆尹监护丧事，一以官供，务从优厚。柳侯掐膺永悼，气索神伤；心苦而忽然忘生，泣尽而继之以血。况乎五男三女，或乱或孩，呼阿母而哭无常声，籲昊天而仁覆永绝。哺以滋旨，嗌而莫就，其为酷痛，曷愈于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与不知，闻之失声，罔不震悼。栈有青牛，素服辕轭，主之薨也，踣地哀鸣，仰天屑泪，三日不秣；畜犹若是，臣仆可知。主之将薨，驭马先殒。捐馆之夕，游神别墅，乘之周麾，遍劳憖遗，俾屏不逮。田客兼从数骑，久已云亡，众皆惊起，髣髴犹见。虽所凭则厚，而精气何多？主于驸马，大义敦肃，不恃俔天之贵，每极家人之礼。驸马雅性夷简，恬于名利，愿究卫生之经，庶臻久视之道；主志深婉顺，始慕真宗，故于他时，并受法箓。尝谓之曰：'《易》崇积善，《诗》贵起予。不以忠孝数事迭相告勖者，则心有慊焉。'率而行之，曷尝废坠？又以为'死生恒理，先后之间。若幸启手足，必当襚我以道服，瘗我于支提，往来行言，时见存恤，则所怀足矣！子若不讳，我若此身未亡，洒埽茔垅，出入窀穸，奉君周旋。'噫嘻！于斯之时，以为谑浪，岂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奉诏，将厚其礼。驸马疏陈，皆蒙允许。粤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其男试太常少卿赐紫金鱼袋晟、鸿胪少卿晕、试秘书丞赐紫金鱼袋杲、试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窆公主于万年县义丰之铜人原，从理命也。呜呼！《风》咏褧裳，史称彤管，纤微之善，载籍犹称。况乎七叶帝女，分形《归妹》，贵能逮下，忠以导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师母仪之训，订之绵古，孰与我京？昔马迁著记，谓之实录，有道见述，亦云无愧。某学于旧史，少识前载。历考往代厘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虽壸则家风，每挹如宾之敬，而勤崇垂懿，敢忘传信之辞！铭曰：'穠矣公主！元元之绪。圣皇之孙，肃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义仁孝忠，温良恭俭，敬让弘通。率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伦斯厚。凤凰于飞，梧桐是依，雝雝喈喈，福禄攸归，和乐既孺，德音莫违。麟之趾定，振振子姓，方绍母师，奄摧邦令，一人痛毒，九有悲咏。诏葬于何？铜人之阿。支提郁起，宰树谁过？空余好合，来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评事孙广著《啸旨》一篇，云："其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情性；啸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极真人，真人授广成子，广成子授风后，风后授务光，务光授舜，舜演之为琴，以授禹。自后或废或续，有晋大行仙君孙公得之以得道，无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后不复闻矣！"按高氏《纬略》，啸有十五章：一曰《权舆》；二曰《流云》；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蝉》；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峡猿》；七曰《下鸿鹄》；八曰《古木鸢》；九曰《龙吟》；十曰《动地》；十一曰《苏门》，孙登隐苏门山所作也；十二曰《刘公命鬼》，仙人刘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韵》，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远极大》，非常声也。毕尽五音之极，而大道备矣。广云："其事出道书。"余按：人有所思则长啸，故乐则咏歌，忧则嗟叹，思则啸吟。《诗》云："有女仳离，条其啸矣！"颜延之《五君咏》云："长啸若怀人。"皆是也。广所云《深溪虎》、《古木鸢》，状其声气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传授，舜演为琴，崇饰过甚，余不敢闻也。按《诗笺》云："啸，蹙口出声也。"成公绥《啸赋》云："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而今之啸者，开口卷舌，略无蹙舌之法。孙氏云"激于舌"，非动唇之谓也。天宝末，峨眉山道士姓陈，来游京师，善长啸，能作鼓霹雳之引。初则声发调畅，稍加散越；须臾穹窿砰磕，写雷鼓之音；忽复震骇，声如霹雳，闻者莫不倾慄。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县重定酤酒，随月纳税。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历初，税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后割归度支使。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者。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百万者。在朝有太清宫、太微宫、度支、盐铁、转运、知匦、宫苑、闲厩、左右巡、分案、监察、馆驿、监仓、监库、左右街，外任则节度、观察、诸军、押蕃、防御、团练、经略、镇遏、招讨、榷盐、水陆运、营田、给纳、监牧、长春宫。有因时而置者：则大礼、礼仪、礼会、删定、三司、黜陟、巡抚、宣慰、推复、选补、会盟、册立、吊祭、供军、粮料、和籴。此其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谓之使。旧为权臣所绾，州县所理，后属中人者有之。

大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池鱼皆死。余家井中有鱼数十头，因有急，家人以药臼投之，信宿鱼皆浮出，知鱼亦畏铁焉。

大历末，北方有白虹夜见，东西属地。封演曰：凡虹见，皆当日之冲。朝见则在西，常与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见之时，日在癸，则虹见当在丙。常时虹影穹崇，举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视，知日在北方，去兹远矣。略计此当在斗极之北。斗极，天中也，故北万可得而见，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辽阔，故北方不得而见之。

苗夫人，其父太师也，舅张河东也，夫延赏也，

中华野史(唐朝) 419上

子宏靖也，婿韦太尉也。近代衣冠妇人之贵，无如苗氏者。

卷 六

补遗 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鉴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鉴虚曰："诸奏事云：玄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洲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罢，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渠牟荐一崔阡，拜谕德，为侍书于东宫。东宫，顺宗也。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谓德宗曰："肃宗师臣，岂不呼陛下为㥟郎？"（案：㥟字，字书无之，疑误）圣颜不悦，泌曰："陛下天宝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宏农得宝，此乃谬也。以陛下此年降诞，故玄宗帝以天降之宝，因改年号为天宝也。"圣颜然后大悦。又韦渠牟曾为道士及僧，德宗问："卿从道门，本师复是谁？"渠牟曰："臣师李仙师，仙师师张果老先生。肃宗皇帝师李仙师为仙帝，臣道合为陛下师。由迹微官卑，故不足为陛下师。"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对也。

赵涓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火发处与东宫相近，代宗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因历堧阓，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称赏。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究理详明。及刺衢州，所考既深，与观察使韩滉不相得，滉奏免涓官。德宗见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

司徒郑贞公，每在方镇，公厅陈设，器用无不精备，宴犒未尝刻薄。其平居奉身过于俭素，中外婚嫁甚多，礼物皆经处画。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国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司徒堂兄文宪公，前后相德宗，亦谓之"大郑相"、"小郑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

王承升有妹，国色，德宗纳之，不恋宫室。德宗曰："穷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进士朝官，任配军将亲情。后适元士会，以流落终。

颜鲁公尝得方士名药服之，虽老，气力壮健如年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临行，告人曰："吾之死，固为贼所杀必矣。且元载所得药方，亦与吾同；但载贪甚，等是死，而载不如吾。吾得死于忠耶？"于是，命取席固圜其身，挺立一跃而出。又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又手按床东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异日幸得归骨来秦，吾侄女为裴郾妻者（原注：郾，即鲁公之亲表侄），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翦彩者，颇善承事；是时，汝必与二人同启吾棺，知有异于常人之死尔！如穆护（原注：穆护，即鲁公男硕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难言至此。"至蔡州，责希烈反逆无状。竟不敢以面目相见，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潜命献食者馈空器而已。翌日，贼令官翌来缢之。鲁公曰："老夫受籙及服药，皆有所得。若断吭，道家所忌。今赠使人一黄金带。吾死之后，但割吾他支节，为吾吭血以给之，死无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贼，何所图也？"官翌从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帅陈仙奇奉鲁公丧归京。犹子颜岘实从柳常侍与裴氏女及翦彩同迎丧于镇国仁寺。咸遵遗旨，启棺如生。（原注：柳制鲁公挽歌词曰："杀身终不恨，归丧遂如生。"）

颜真卿为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书。其一立于郡门内，纪同时台省擢授诸郡者十余人；其一立于郭门之西，纪颜氏：曹魏时颜裴、高齐颜之推，俱为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兹郡；其一是《东方朔庙碑》。镌刻既毕，属禄山乱，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别驾吴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于庙所。其二碑求得旧文，买石镌勒，树之郡门。时颜任抚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颜经艰难，对之怆然，曰："碑者，往年一时之事，何期大贤再为修立，非所望也。"即日，专使赍书至平原致谢。子晁后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宝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颜鲁公妻党之亲也。鲁公尉醴泉日，诣范问曰："某欲就制科试，乞师姨一言。"范尼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朝拜，但半月内慎勿与国外人争竞，恐有谴谪。"鲁公曰："官阶尽五品，身著绯衫，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其望满矣。"范尼指座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此，有功业名节皆称是。过七十，已后不须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鲁公制科高第，授长安尉，迁监察御史。因押班，责武班中喧哗者，命小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诉明皇，坐鲁公轻侮功臣，贬蒲州掾。及鲁公为太子太师，使蔡，叹曰："范师之言，吾命悬于贼庭必矣！"

建中初，关播为给事中尉。以诸司甲库皆是胥吏掌，为弊颇久，因播议，用士人知之，谓之"掌库"。

兴元中，有知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适于马肆。有致悍马于肆者，结鏁交络其头，二力士以木末支其颐，三四辈执檛而从之，马气色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幼清遥而察之，讯于主者，且曰："马之恶，无不具也。将货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万易之，马主尚惭其多。既而聚观者数百辈，讶幼清之决也。幼清曰："此马气色骏异，体骨德度非凡马。是必主

者不知马，俾杂驽辈槽栈，陷败狼藉，刷涤不时，刍秣不适，蹶啮蹂奋，蹇破唐突，志性郁塞，终不可久，无所顾赖，发而为狂躁，则无不为也。”既晡，观者少间。乃别市一新络头。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语之曰：“尔材性不为人知，吾为汝易是鞿，结杂秽之物。”马弭耳引首。幼清自负其知，乃汤沐翦饰，别其皂栈，异其刍秣。数日而神气一小变，逾月而大变。志性如君子，步骤如俊乂，嘶如龙，顾如凤，乃天下之骏乘也。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持二羯鼓棬谒皋。皋见棬曰：“此至宝也！”指钢匀之状，宾佐皆莫晓。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选其极平者，遂量重二棬于柈心，油注棬中，满不浸漏，其吻合无际。皋曰：“此必开元中供御棬，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服其识。宾府潜问客：“宜偿几何？”答曰：“不过二百五缗。”及遗财帛器物，其直果称焉。张鷟素《夷坚录》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有士子以双铁棬卖之，还二十缗，其人怏怏，琬复资之。客有怪其厚价，琬乃取一盘底至平者，以二棬重重安盘中，灌水其中，曾无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贵在兹。’”某案：南卓郎中《羯鼓录》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棬事，则敦素之记非耶？

宋沇为太常丞，每言诸悬钟磬亡坠至多，补之者又乖律吕。忽因于光宅佛寺侍漏，闻塔上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铎，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闻有一是近制。某请一人循铃索历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寺众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声，非此也耶？”沇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县钟而应也。”因求摘取而观之，曰：“此姑洗编钟耳。”且请独缀于僧庭。归太常，令乐人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乐悬，此果应之，遂购而获。又曾送客至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至左藏门，认一铃，亦言编钟也。他人但见镕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及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

贞元中，张茂宗尚义章公主，赠郑国公主，谥为贞穆，有司择日策命。唐已来，公主即有追封者，未有加谥者，公主追谥，自此始也。

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窦文场为左神策护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中尉；某月，又以张尚进为神武中护军，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贞元中，贾全为杭州，于西湖造亭，为“贾公亭”，未五六十年废。（案：卷五一条：杭州房琯为盐官令，于县内凿池构亭，曰“房公亭”，后废。全与此条相类，当是编辑者以贾全事误作房琯，而王谠采据各书，遂两著之。今无可参校，亦姑并存）

贞元中，郎中史牟为榷盐使。有表生二人自鄜来谒，其母仍使子赍一青盐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库，杖杀二表生。

德宗非时召拜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驱，请客至府，已列筵矣。或问：“何速？”吏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

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则词头送以次舍人。是时吕渭草敕，皋忧恐，问曰：“仆有何命？”渭不告，皋劫之曰：“与公俱左降。”乃告之。皋又欲诉宰相，渭执之，夺其靴笏，悯悯至午后三刻乃止。

德宗复京师，赐勋臣第宅妓乐。李令为首，浑侍中次之。

马司徒面斥李怀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闻之，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因此李、马不平。

李令常为制将，至西川，与张延赏有隙。及延赏作相，二勋臣在朝，德宗尝令韩晋公和解。宴乐则宰臣尽在，而太常教坊音乐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张、李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金吾必奏。俄顷，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韩晋公闻德宗在奉天，以夹练囊缄茶末，使步以进。又发军食，尝自负米一石登舟，大将以下皆运。一日之中，积载数万斛。后大修石头五城，召补迎驾子弟，时论疑之。

张凤翔镒闻难，尽出所有衣服，并其家钿钗枕镜，列于小厅，将献行在。俄顷，后院火起，妻女出，而镒从判官田承窦得出，匿村舍中，数日稍定。会镒家知之，走告军中，计议迎镒，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泚造攻城云梯，其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中令、李司徒奏曰：“贼锋既盛，云梯又壮。纵之，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出师五千，束缊居后，约战酣而燎。风逆，不能举火，二公酹酒祝之，词气慷慨，千百其勇。须臾，风回，举火纵之，鼓噪而进，梯遂荡尽。德宗御城楼以观，众呼万岁。

朱泚陷京师，天子幸梁洋，乔琳侍从。至盩厔南谷口，奏德宗曰：“臣为陛下仙游寺出家以禳灾。”上甚喜，惜其去，不能阻，乃听之。至仙游不逾月，入京师持杯乞恡。人有布施者，琳戏之曰：“尚有常施。”后反为泚作吏部尚书，知选事。有选人通官，云“不稳便”。又戏云：“只公此选得稳便否？”泚败，上亲点逆人簿，至琳。上曰：“与卿平昔分深，盩厔相舍，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杯判官选，言犹在耳。当时戏谈时，朕于尔时惶惶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筮，往问之。王每以镪五百决一局，而来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筮而空返者。揆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

卦，曰："君非文字之选乎？当河南道一尉。"撰负才与门籍，不宜为此，颇忿而去。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拜左拾遗。前事固不准也。"撰怒未解。生曰："若事验后，一过我。"撰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复诣之。生于几下取一卷书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视此书；不尔，当有大咎。"得而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水以撰才品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撰，乃请行。关中郡府上书，姓李皆先谒宗正璆。适遇上尊号，璆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尉撰所为。"乃召撰。时撰寓于远房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既封，请曰："前二首无所恨，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乃许涂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书，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访王生，不复见矣。

德宗时，杨炎、卢杞为宰相，皆奸邪用事，树立朋党，以至天子播迁，宗社几覆。德宗惩辅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专委于中书。凡奏拟用人，十阻其七。贞元以后，宰相备位而已。每择官，再三审覆，事多中辍。贞元三年八月，中书省无舍人，每有诏敕，宰相追他官为之。及兵部侍郎陆贽知政事，以上艰于选用，乃上疏论之。

卢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猪数千，常为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作相。

裴延龄恃恩轻躁，班列惧之，惟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上知众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国窦参之败，给事中窦申配流。德宗曰："吾闻申欲至人家，则鹊喜。"遂赐死。

参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中庭，有宠妾上清者曰："今欲启事。郎须到堂前，方敢言。"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请为避之。"窦公曰："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有人在庭树上，吾死之将至。具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汝辈流中不可多得，身死破家，汝定为宫婢。圣君如顾问，当为我辞。"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公下阶，大呼："树上人应是陆贽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其人遂下，乃衣縗服者，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心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参曰："某罄所有，当封绢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庙赀，今以为赠。"其人曰："请左右赍所赐绢，掷于墙外，某于街中俟之。"参依其言。翌日，执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参顿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为尔！"中使下殿，宣"卿且归私第，候进止。"越月，贬郴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郴州，观察使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度将，信而有徵。"乃流参于驩州，以籍其家。未达流所，诏赐自尽。上清果隶掖庭。后数年，善应对，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宫内人数不少，汝最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对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女奴。窦参家破填宫，得侍上。"德宗曰："窦某罪不止养侠刺，亦甚有赃污，前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泣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丞，历度支、户部、盐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甚厚。乃者郴州所送纳官赃物，皆是恩赐。当部录日，妾在郴州，亲见州县希贽意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乞陛下验之。"于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其刻处，皆如上清言。德宗又问蓄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贽陷害，使人为之。"德宗怒陆曰："者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著，又常唤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枉杀却。及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乃下诏雪参。时裴延龄探知陆贽恩衰，恣行媒孽，竟受谴不回。后上清特敕度为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世以陆贽门生多位显者，不敢说，故此事绝无人知。

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清望。佶至其居，会退朝，浩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货赂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馔，又令秣马饭仆。佶曰："前何倨，后何恭？"及入门，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赠官𫄧千匹。

李司徒勉为开封县尉，特善捕贼。时有不良试公之宽猛，乃潜纳人贿，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纳其贿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陈首，不得过三日，过则舁榇相见。"其纳贿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赍其榇。公令取石灰棘刺置于中，令不良入，命取钉钉之，送汴河讫。乃请见廉使，廉使叹赏久之。后公为大梁节度使，人问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卢舍人群、卢给事宏正相友善。群清瘦古淡，未尝言朝市；宏正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群日饮高卧，制诏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尝在假告，有宾客皆就省相见。一日雪中，群在假，宏正将欲入省，因过群。群方道服，于南垣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群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且诣宰府，以求外任。"群曰："奔走权门，所不忍视，腊酒一壶，能共醉否？"宏正曰："切欲诣省。"群又呼侍儿曰："卢六待去，早来药糜

宜匀越器中，我与给事公对食。”宏正曰：“不可，今旦犯冷，已买血蒜虀餐矣！”

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时议喧腾。后坐贡院用情，追责前事，贬信州刺史。

韦太尉之在西川，凡军士将有婚嫁，则以熟锦衣给其夫，以银泥衣给其妻，又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精训练，待之如敬客。极其聚敛，军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终至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刘辟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辄辟而吞之。同府崔佐特硕大，辟据地而吞，背裂血流。独卢文若至不吞，故后自惑。

国子司业韦聿者，皋之兄也。朝中以为戏弄。或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权相为舍人，以门望自处，常戏同僚曰：“未尝以科第为资。”郑云逵谑曰：“更有一人。”遽问：“谁？”答曰：“韦聿。”满座皆笑。

汴州相国寺，言佛像有流汗。刘元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门，曰：“汗止矣！”所得盖钜万，计以赡军。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引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请，亦请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实为司农卿，督责官租。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得不罪。会有赐与，当谢状，秉笔者有故未至，实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面荐。德宗令问丧期，屈指以待。及释服日，以处士拜拾遗。祐有文学，喜书画，好弹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郑云逵与王彦伯邻，尝有客求医，误造云逵，诊曰：“热风。”客又请药方，云逵曰：“药方即不如东家王供奉。”客惊而去。自是京城目乖宜者为“热风”。

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友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立可得也。”

许尚书孟容与宋济为布衣交。及许知举，宋不中第。放榜后，许自愧，累请人致意，兼令门生就见，宋乃谒许。深谢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及第，数日卒。乃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

郑昈性通脱，与诸甥侄谈笑无间。曾被飘瓦所击，头血淋漓，两玉簪俱碎。家人惶遽来视，外甥王某在后至，曰：“二十舅，今日头璧俱碎。”昈大叫曰：“我不痛！”裹伤命酒，酣饮尽兴。

顾况从辟，与府公相失，揖出幕，况曰：“某梦口与鼻争高下。口曰：‘我谈今古是非，尔何能居我上？’鼻曰：‘饮食非我不能辨。’眼谓鼻曰：‘我近鉴豪端，远察天际；惟我当先。’又谓眉曰：‘尔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虽无用，亦如世有宾客，何益主人？无即不成礼仪；若无眉，成何面目？’”府公悟其讥，待之如初。又旧说：顾况与韦夏卿饮酒，时金气已残，夏卿请席徵秋后意，或曰“寒蝉鸣”，或曰“班姬扇”，而况云“马尾”，众哂之，曰：“此非在秋后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两赋，其制尚矣。

旧说：吏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曰“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中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驾、库。”

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乾元已后始为使额。

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刘约直宿，会河内系囚配流岭表，夜发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岭表，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后，约遂出官。

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省中谑为“四君子”。

郎士元诗句清绝轻薄，好为剧语，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马镇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马知此，语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请左顾为设也。”即依期而往。时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层布于巨胡饼，隔中以椒豉，润以酥，入炉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为“古楼子”。马晨起啖古楼子以伫，士元至，马喉乾如窑，即命急烹茶，各啜二十余瓯。士元已老，虚冷腹胀，屡辞，马辄曰：“‘马镇西不入茶’，何遽辞也？”如此又七瓯。士元固辞而起，及马，气液俱下。因病数旬，马乃遗绢二百匹。

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列侍宁前。时穆家法最峻，宁命诸子直馔，稍不如意，则杖之。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尝免笞箠。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试以白裹脩改进，宁果再饭。宛陵诸季视之，喜形于色，曰：“非惟免笞，兼当受赏。”宁饭讫，曰：“今日谁直？可与杖俱来。有此佳味，奚进之晚？”

宝应中，员外郎窦庭芝分司东都，敬事卜者葫芦生，言吉凶多中，往来甚频。一日，入门甚叹惋，庭芝问之，曰：“君家大祸将至，举族恐无遗类。”庭芝惶恐，问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黄中君难见，但见鬼谷子，当无患矣。”具说形貌服饰，令浃旬求之。于是窦与兄弟群从，洎妻子奴仆，晓夕求访于洛下。时李邺侯居忧于河清县，骑驴入洛，至中桥南，遇大尹避道，驴惊逸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值车马将出，

忽见邺侯，皆惊视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驴收在马厩，请客入座，员外尝愿修谒。"如此者数四。不获已，就其第。庭芝出，降阶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孥，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送甚厚，但云："贵达之日，愿以一家为托。"邺侯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原注：庭芝初与邺侯相值，葫芦生遽至其家，云："既遇此人，无复忧矣！"*）及朱泚之乱，庭芝方为陕府观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贼平，德宗首命诛之。邺侯自南岳徵回，因第贼臣罪状，请庭芝减死。上不许，云："卿以为宁王姻党乎？"（*原注：庭芝姊为宁王妃*）邺侯具白以旧事，上乃原其罪。邺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传陕州问之，与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黄中君，盖我也；谓卿为鬼谷子，何也？"（*原注　或云：李氏之先君灵城，在清谷前、浊谷后，恐以此言之*）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田里，其师事老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忽风雪暴至，学童皆不果归，宿于漏屋下。天寒，争近火，唯窦相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举进士，亦随驾西行。乘一蹇驴至开远门，路隘，门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箠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闾倩。"及拜相，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赵璟、卢迈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赵七、卢三。赵相自微而著，盖为是姚广女婿。姚与独孤问俗善，因托之，得作湖南判官，累授官至监察。萧复相代问俗为潭州，有人又荐于萧，萧留为判官，至侍御史。萧人，主留务，有美声，闻于德宗，遂兼中丞，为湖南廉使。及李泌人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罢任，遂入京。李玄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意甚慕之。璟闲居慕静，深巷杜门不出，玄素访之甚频。玄素乃是泌相之徒弟也，璟因其相访，引玄素于青龙寺，谓之曰："赵璟亦自有官职，誓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盖得于日者焉。"遂同访之，问玄素年命，谓之曰："公亦富贵人也。"玄素因自负，亦不言于泌相兄也。德宗忽记得璟，赐拜给事中。泌相不测其由。会有和戎使事，出新相关播为大使，张荐、张式为判官，泌因乃奏璟为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阙，宰相上名，德宗曰："赵璟堪为此官。"进拜右丞。不数月，迁尚书左丞平章事，五年，薨于位。此乃吉州旅人赵七郎之变化也。

苗晋卿困于科举。一年，似得复落。春时，携酒乘驴出都门，藉草而眠。既觉，有老父坐于旁，因以余杯饮之。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耶？要知前事乎？"晋卿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问之。"苗曰："某久穷，羡一郡，宁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扬言曰："将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即得。"苗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崩，摄冢宰三日。

司空曾为杨丞相炎判官，故卢新州见忌，欲出之。公见桑道茂，道茂曰："年内出官。"官名遗忘。福寿果然。

卢华州，予之堂舅氏也。尝于元载宅门，见一人频至其门，上下瞻顾。卢疑其人，乃邀以归，且问"元相何如"？曰："新相将出，旧者须去。吾已见新相矣，一人绯，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东住：皆惨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经旬日，王、元二相下狱。德宗以刘晏为门下，杨炎为中书，外皆传说必定，疑其言不中。时国舅吴凑见王、元事讫，因贺德宗而启之，曰："新相欲用谁人？"德宗曰："刘、杨。"凑不语。上曰："五舅意如何？言之无妨。"吴曰："二人俱曾用也，行当可见。陛下何不用后来俊杰？"上曰："为谁？"吴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并用，拜二人为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说。绯紫、短小，街之东西，无不验者。

桑道茂之门有一妪，无所知，大开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妪于桑门卖卜，必有异也。"筮毕必来覆之。桑言休，则妪言咎；桑言咎，则妪言休。厥后中否，妪、桑各半。

长安风俗：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咒，或侈于服食，各有自也。

顺宗时，五坊鹰犬恣横，州县不能制。多于民间张罝罘，或有误伤一鸟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时谓"供奉鸟雀"。

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旦夕有腾超之势。知一僧有术数，寓直日邀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外，不得已见之，令僧坐帘下。韦献卷已，略省之，意色颇倦。韦觉告去，僧吁叹良久，曰："某欲言，员外心不惬，如何？员外后迁，乃本曹郎中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禹锡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乃处厚相，二十余年，在中书。禹锡转为屯田郎中。

韦崖州执谊自幼不喜闻岭南州县。拜相日，出外舍，一见《州郡图》，迟回不敢看。良久，临起误视，乃《崖州图》。后竟贬于此。

裴晋公度少时羁寓洛中，尝乘驴入皇城，上天津桥。时淮西用兵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傍桥柱立，相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徵发正困于人，未知何时得平定？"忽睹裴公，惊愕而退。有仆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其仆白之，裴曰："见我龙钟，相戏尔！"其秋东府乡荐，明年登第。及为相，请讨伐淮西，遂平。后守洛时，对客每话天津桥老人事。

裴中令应举，诣葫芦生问命。未之许，谓无科级之分。试日，排高上门，人马拥并。见一妇人，类贾客之妻，从女奴皆衣服鲜洁，挈一合，以紫帕封。女

奴力勃，置于门闑，门辟，失妇人所在，合复在闑傍，公以衫裾卫之，意为他人所购，冀其主复至。举人悉集，公独在门，日晏终不去。久之，妇人方悲号，公诘其冤抑，以状答曰："夫犯刑宪，其案已圆在朝夕。某家素丰，蓄一宝带，会有能救护者，与数万缗，至罗锦，悉不取，唯须此带。今早晨亲遣女使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识其主，即以予之。妇人再拜，泣谢而去。试不及，免罢一举。他日复访葫芦生，生见公，惊曰："君非去年相遇者耶？君将来及第，兼位极人臣，盖近有阴德。"

裴晋公为盗所伤，隶人王义扞刃死之，乃自为文以祭之，厚给妻孥。是岁进士为《王义传》者甚众。

皇甫湜气貌刚质，性褊直。为尚书郎，乘酒使气，忤同列；及醒，不自适，求分务洛都。值洛中仍岁乏食，正郎滞曹不迁，俸甚微，困悴甚。尝因积雪，门无辙迹，厨突无烟。裴晋公保厘洛宅，人有以为言者，由是辟为留府从事，公常优容之。先是，公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公素奉佛，因尽舍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将请白居易为碑。湜曰："近舍湜而远徵白，信获戾于门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烦，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因请斗酒而归，独饮其半，乘醉挥毫，立就。又明日，挈本以献。文思高古，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也！"（原注：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将以车马缯彩器玩约千余缗酬之。湜省书，掷于地，面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词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具以白，公笑曰："真不羁之才。"立遣依数酬之（原注：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后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人说，其数亦同）。自居守府及湜里第，辇负相属，洛人聚观之。湜褊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忿，命奴仆及里中小儿，箕敛蜂窠，以厚价购之。顷之，聚于庭，则命以砧臼绞取其汁，以涂所痛。又其子松，尝录诗数首，字小误，大骂跃呼，取杖不及，齿啮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镇宣武，好琴书。自造琴，取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胶缀。所蓄二琴殊绝，其名"响泉"、"韵磬"者也。性不喜俗间声音，有二宠奴，号秀奴、七七，善琴筝与歌，时遣奏之。有撰琴谱。兵部员外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艺，不迩声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容，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养一猿，名山公，常与相随。尝月夜独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高陆令赵傪夫人韦氏，即兵部之姨妹也。说汧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于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复初，而君于诸子中宝爱悬隔。在官所俸禄，付与从子，一不问数，唯给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华阴公为之传。君初至金陵，于李锜坐，屡赞招隐寺之美。一日，锜宴于寺中，明日谓君曰："十郎常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涴鹿踣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锜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茶器不倦。尝奉使行至陕州石硖县东，爱渠水，留旬日，忘发。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裂帛自书管摧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问汝，当以此进。"及锜伏法，京师大雾，三日不解。宪宗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一袭赐锜子，敕京兆收葬。

孝明郑太后，润州人也，本姓尔朱氏。相者言其当生天子。李锜据浙西反，纳之。锜诛后，入掖庭，为郭太后侍儿。宪宗皇帝幸之，生宣宗，即位，尊为太后。懿宗立，尊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飨，出祭别庙。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贫窭。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诣寺求食，寺僧厌之，乃斋后扣钟，冀其来不逮食。后登台辅，出镇荆南，题诗曰："曾遇阇梨饭后钟。"文昌晚贵，以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书规之。文昌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注：或曰，此诗是王相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广陵之瓜洲，家贫力学。夏月访亲知于城中，不遇，饥甚，于路中拾得一钱，道旁买瓜，置于袖中。至一宅，门阒然，入其厩内，以瓜就马槽破之。方啗次，老仆闻击槽声，跃出，责以擅入厩；惊惧，弃之而出。镇淮海，常对宾客说之。在中书厅事，地衣皆锦绣，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饰。方践履。同列或劝之，文昌曰："吾非不知，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尔。"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鏁其项，又以枷击守狱者。宪宗怒，命缚来杀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毁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语，又击杀陛下狱卒，所愿于闻奏。文中美裴度，不还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释缚赐酒食，敕翰林学士段文昌别撰。案：愬妻入诉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时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于襄阳云："今之方面，权胜于列国诸侯远矣。且頣押一字，转牒天下，皆供给承禀；列国止于我疆而已，不亦胜乎！"

于司空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曰'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古解题曰："《相府莲》者，王俭为南齐相，一时所辟皆才名之士，时人以入俭府为入莲花池，谓如红莲映绿水，今号'莲幕'者自俭

始。其后语讹为《想夫怜》，亦名之丑尔。”又有《簇拍相府莲》，《乐苑》曰：“《想夫怜》，羽调曲也。”白居易诗曰：“玉管朱弦莫急催，客厅歌送十分杯；长爱夫怜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阳开。”王维右丞词云“秦川一半夕阳开”是也。“夜闻邻妇泣，切切有余哀。即问缘何事，征人战未回。”《簇拍相府莲》：“莫以今时宠，宁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应门。”

卫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从皆不注拟。有从子申甫，自江淮来调选，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即可矣。”遂馆申甫于别第。未几，拨江南令，将出城，为次公老仆所遇，不得已，见次公。次公诘其由，申甫以实对。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验其签名，则次公署之也，乃召主吏，贷其罪以问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次公叹曰：“某虑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兴以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情有以选事求嘱，智兴固不肯应。选人恳请，遂致一衔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知侍中亦有用处。”

崔相群之镇徐州，尝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束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举，放进士二十九人。时崔嘏舍人与施肩吾同榜。肩吾寒进。为嘏瞽一目，曲江宴赋诗，肩吾云：“去古成段，著虫为虾。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称，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谒谢丞相。故事：谢毕便于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压角坐，而坦巡谒执政，至休多输感激。休曰：“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立命肩舆便出，不与之坐。两阁老吏云：“自有中书，未有此事。”人为坦耻之。至坦知贡举，擢休子宏上第，时人称欲盖而彰。

刘虚白与太平裴坦相知。坦知举，虚白就试，因投诗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人世能多许，犹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与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州牧；赠布帛数端。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并却其礼，李公不悦，妻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及第，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粗人，何以当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从之。吴君不附国庠，名第在于榜末。是日，既集省门，谓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榜也。”观者皆讶焉。

永宁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于先安邑李丞相之门。安邑薨于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则不然，中有变色，是谁过欤？又曰：“李安邑之为淮海也，树置裴光德，及去则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对宪宗曰：“臣路逢中人送节与吴少阳，不胜愤愤。”圣颜赪然。翌日，罢李丞相蕃为太子詹事，盖与节是蕃之谋也。又论：征元济时馈运使皆不得其人，数日，罢光德为太子宾客；主馈运者，裴之所除也。刘禹锡曰：“宰相皆用此势，自公孙弘始，而增稳妙焉。但看其《传》，当自知之。萧曹之时，未有斯作。”

刘禹锡守连州，替高霞寓，后入为羽林将军（案《唐书·高霞寓传》：霞寓由归州刺史，入为右卫大将军，与刘禹锡之守连州无涉，疑有脱误）。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请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一兽，如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而虎举前足以示妪，妪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而奋迅阚吼，别妪而去，似愧其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至于庭者，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乃被村人凶者呵捕，云‘杀人’。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之，曰：‘感则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人来也！’”

刘禹锡曰：“史氏所贵著作起居注，橐笔于螭首之下，人君言动皆书之，君臣启沃皆记之，后付史氏记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写除目，著作局可张雀罗，不亦倒置乎？”

刘禹锡曰：“大抵诸物须酷好则无不佳，有好骑者必蓄好马，曰好瑟者必善弹。皆好而别之，不必富贵而亦获之。”韦绚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筹，若不酷好，岂可得哉！”

刘禹锡云：“韩十八愈直是太轻薄。谓李二十六程曰：‘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是过人者？’韩曰：‘共愈往还二十余年，不曾过愈论著文章，此是敏慧过人也。’”

韩十八初贬之制，席十八舍人为之词，曰：“早登科第，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无令子弟，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韩曰：“席十八吃不洁太迟。”人问曰：“何也？”曰：“出语不是当。”盖忿其责词云“亦有声名”耳。

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兼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盖有所属也。柳枝后逾垣遁去，家人追获。及镇州初归，诗曰：“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归。”自是，

专宠绛桃矣。

元和中，郎吏数人，省中纵酒话平生，各言爱尚及憎怕者。或言爱图画及博奕，或怕妄与。工部员外汝南周愿独云："爱宣州观察使，怕大虫。"

初，百官早朝，必立马建福望仙门外，宰相则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无同省之嫌。自是杨於陵任尚书，其子侄兄弟分曹者，亦有数人。

沙陀本突厥余种。元和中，三千人归顺，隶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马雄勇，冠于诸蕃。

进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师，将谒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自云同房。会冬，需欲家宴，挥霍之际，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尽在列，儒亮馔彻徐出，细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赵赞侍郎与何文哲尚书。相与邻居时，俱侍御史，水部赵郎中需方应举，自江淮来，投刺于赞，误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戏于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遣之而促去。需之孙项，前国学明经；文哲侄孙继，为杭之戎吏，皆说之相符，而并无儒亮之说。《国史补》所记乃误耶？

西蜀官妓曰薛涛者，辩慧知诗。尝有黎州刺史（*原注：失姓名*）作《千字文令》，带禽鱼鸟兽，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罚。至薛涛云："佐时阿衡。"其人谓语中无鱼鸟，请罚。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鱼子；使君'有虞陶唐'，都无一鱼。"宾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觉。

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其集内有诗说元相公云："相看掩泪应无说，离别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洎自撰墓志，云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相公，时人疑其隙终也。

李贺为韩文公所知，名闻搢绅。时元相稹以明经擢第，亦善诗，愿与贺交。诣贺，贺还刺，曰："明经及第，何事看李贺？"元恨之。制策登科。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父名晋肃，不合应进士，竟以轻薄为众所排。文公惜之，为著《讳辩》，竟不能上。

长庆初，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亦速毕。

山甫以石留黄济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与陶贞白同坛受箓以神之。长庆二年，卒于余干。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无少异于人者。

令狐楚镇东平，绹侍行。尝送亲郊外逆旅中。时久旱，绹因问民间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盗贼且起。"复曰："今风不鸣条，雨不破块。"绹以相反诘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于是月，岂非不破块乎？赋税徵迫，贩妻鬻子，不给；继以桑枝，岂非不鸣条乎？"

镇州王庭凑始生，尝有鸠数十只，朝集庭树，暮集檐下，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协，善《阴符经》、《鬼谷子》。初仕军中，曾使河阳，道中被酒，寝于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从者告之。庭凑驰数里追及，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右如虎；龙虎交王，应在今秋。（*原注：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凑为三军所立。归省别墅，而庭树婆娑，阴已合矣。

田令既为王庭凑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泾州，与之发哀，授魏博之节。布乃尽出妓乐，捨鹰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发而入。后知力不可执，密为遗表，伏剑而死。

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

宝历中，敬宗皇帝欲幸骊山，时谏者至多，上意不决。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明皇帝宫骊山，而禄山乱；先皇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帝曰："骊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验彼言。"后数日，自骊山回，语亲幸曰："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读书。王邸无《礼记》、《春秋》、《史记》、《周易》、《尚书》、《毛诗》、《论语》；虽有，少成部帙。宫中内官，得《周易》一部，密献。上即位后，捧以随辇。及朝廷无事，览书目，间取书便殿读之。乃诏兵部尚书王起、礼部尚书许康佐为侍讲学士，中书舍人柳公权为侍读学士。每有疑义，召学士入便殿，顾问讨论，率以为常，时谓"三侍学士"，恩宠异等。于是，康佐进《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上善之，问康佐曰："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使守舟；余祭观舟，阍以戈杀之。阍是何人？杀吴子复是何人？"康佐迟疑久之，对曰："《春秋》义奥，臣穷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释卷。

蓝田县尉直宏文馆柳珪，擢为右拾遗、宏文直学士，给事中萧仿、郑裔绰驳还制，曰："陛下悬爵位，本待贤良；今命浇浮，恐非惩劝。柳珪居家不禀义方，奉国岂尽忠节？"刑部尚书柳仲郢，诣东上閤门进表，称"子珪才器庸劣，不当玷居谏垣；若诬以不孝，即非其实。"太子少师柳公权亦讼侵毁之枉。上令免珪官，家居修省。贞元、元和已来，士林家礼法，推韩滉、韩皋、柳公绰、柳仲郢，一旦子称不孝，为士叹之。

韦温迁右丞。文宗时，姚勖按大狱，帝以为能，擢职方员外郎。温上言："郎官清选，不可赏能吏。"帝问故，杨嗣复对曰："勖名臣后，治行无疵。若吏

才干而不人清选，他日孰肯当剧事者？此衰晋风，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遗舒元褒等奏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补阙李虞仲与温造街中相逢，造怒不回避，遂擒李虞仲祇奉人，笞其背者。臣等谨按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

陈夷行，字周道。文宗时，仙韶乐工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李洵直当衙论奏。郑覃、杨嗣复嫌以细故，谓洵直近名。夷行曰：“谏官当衙，正须论宰相得失，彼贱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

新昌李相绅性暴不礼士。镇宣武，有士人遇于中道，不避，乃为前驺所拘。绅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公览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黄，府送为解头，及第为状头，宏词为敕头，时谓“武三头”，冠于一时。后惑于媵嬖薛荔，苦其冢妇卢氏。虽新昌李相绅以同年蔽之，而众论不容，终至流窜。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为口实。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当俟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且穷。以涯作相，骑驴至京师，三十日始得见涯，所望不过一簿尉耳。而涯见其潦倒，无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干涯之嬖奴，导以所欲，涯始一召，许以微官处之。自是旦夕造涯。及涯诛，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时，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

舒守谦即元舆之宗，十年居元舆舍，未尝一日有间。至于车服饮馔，亦无异等。元舆谓之从子，取明经及第，历秘书郎。及持相印，许列清曹命之。无何，忽以非过怒守谦，朔旦伏谒，皆不得见，僮仆皆拒之。守谦乃辞往江南，元舆亦不问。翌日，出长安，咨嗟自失，行及昭应，闻元舆之祸（原注：时宰相收捕，家族不问亲疏皆戮）。论者以王、舒福祸之异，皆若分定焉。

郑注以方术进，举引朋党，荐《周易》博士李训，召入内署，为侍讲《周易》学士。敏捷有口辩，涉猎五经，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莱殿阅书，召训问曰：“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朕览之久矣。战国时事，历历明白。朕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康佐云‘穷究未精’，卿谓如何？”训曰：“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之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上嗟叹。训曰：“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训曰：“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时郑注任工部尚书侍讲学士，乃与训斥逐贤良，阴搆奸蠹，遂有甘露之事。

太和初，京师有轻薄徒，取贡士姓名，以义理编饰为词，号为“举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是儒士。

李瓒，故相宗闵之子。自桂州失守，贬昭州司户，后量移卫州刺史；给事中柳韬疏之，复贬。韬始与瓒相善，瓒先达而弃韬。瓒既重为所贬，性强躁，愤且死。郑舍人縠之父，瓒座主也，乃为书曰：“与縠，受恩；未縠，极苦。”累十点，笔落而卒。

李司徒程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相留住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曰：“此汉口不足信。”又因与堂弟居守相石投盘饮酒，居守误收头子，纠者罚之，司徒曰：“汝向忙闹时把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饮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也。又与石话服食，云：“汝服钟乳否？”曰：“近服，甚觉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盖讥其作相日，无急难之效也。又尝于街西游宴，贪在博局，时已昏黑，从者迭报云：“鼓动。”司徒应声曰：“靴！靴！”其意谑鼓动似受慰之声，以吊客“靴”、“靴”答之，连声索靴，言欲速去也。又在夏口时，官园纳苧头而余者分给将校，其主将报之，军将谢苧头，司徒手拍头云：“著他了也。”然后传语：“此苧头不必谢也！”

徐晦嗜酒，沈传师善餐。杨嗣复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稳耶？”

杜悰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者，甚异。悰任四川节度，马植罢黔中，方赴阙，李一见，谓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报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悰未之信。他日，又谓悰曰：“相公将有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悰始惊，乃用其言，发日，厚币赠之；乃令邸吏为植于阙下买宅，为生之费无阙焉。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悰谓李曰：“贵人赴阙作光禄勋矣。”李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悰始信之。未几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婿也。忽内榜子索检责宰相元载故事，植谕旨，延英力营救。植素能回上意，事遂止。

杜邠公悰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遇风，侍者惊废，渴甚，自泼茶饮。后镇荆南，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相国未尝拯济，节腊一无沾遗，有乘肩舆至府门诟骂者，亦不省问。所莅方镇，不理狱讼。在凤翔洎西川，系囚无轻重，任其殍殕。人有从剑门得漆器文书，乃成都具狱案牍也。

欧阳琳父衮，亦中进士。琳与弟玭同在场屋，苦其贫匮，每诣先达，刺辄同幅，时人称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谒之。悰尝以事怪琳，客或有为

琳释解者，且言“琳，衮之子”。悰不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阙，舟次龟山，风不可进。因策杖登岸徐步。适见一僧，方修道，前曰：‘雪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谓之曰：‘何言弟子，饶你和尚也。’”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揣骨，言休咎；象简、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时名，搢绅靡不倾属，时永乐萧相寘亦居谏官，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笏。复本听萧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长官笏。”祁不乐。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卫公方秉政。未见间，伫立谈谑。顷之，丞相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李公目之，谓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者为忧之，数日，出为河清县令，岁余死。其后萧公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顷之，为宰相。

文宗时，有沙门能改塔。履险若平。换塔杪一柱，人以为神。上闻之曰：“塔固当人功所建，然当时匠者岂亦有神?”沙门后果以妖妄伏法。

卢尚书宏宣与弟衢州简辞同在京师。一日，衢州早出，尚书问“有何除改”?答曰：“无大除改，唯皮遐叔蜀中刺史。”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谓是宗人，曰：“我弥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衢州为辨之，皆大笑。

卷 七

补遗 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时，李卫公尝奏处士王龟有志业，堪为谏官。上曰：“龟是谁子?”对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处士者，当是山野之人；王龟父为大僚，岂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师号李宅为“玉杯”，牛宅为“金杯”；玉一破无复全，金或伤尚可再制。牛宅本将作大匠康謇宅，謇自辨冈阜形势，谓其宅当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謇必延颈望之。宅竟为牛相所得。

李卫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谓之“玉碗”。韦相宅在新昌北街，谓之“金杯”。

《卢氏杂记》：泓师云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后永宁为王锷宅，安邑为马燧宅。后人官，王宅赐袁弘及史宪诚等，所谓“金盏破而成”；马燧宅为奉诚园，所谓“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卫公在淮扬，李宗闵在湖州拜宾客分司。卫公惧，遣专使致信好，宗闵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顷之，卫公入相，过洛，宗闵忧惧，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自解。復书曰：“怨即不怨，见即无端。”初，卫公与宗闵早相善，中外致力。后位高，稍稍相倾。及宗闵在位，卫公为兵部尚书，次当大用，宗闵沮之，未效。卫公知而忧之。京兆尹杜悰即宗闵党，一日，见宗闵，曰：“何感感也?”宗闵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顾相公不能用。”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词学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贡举，必喜。”宗闵默然，曰：“更思其次。”曰：“与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闵曰：“此即得。”悰再三与约。遂诣安邑第，卫公迎之，曰：“安得访此寂寞?”对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卫公惊喜垂涕，曰：“大门官，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其后宗闵复与杨虞卿议之，其事遂格。

元和已来，宰相有两李少师，故以所居别之。永宁少师固言，性狷急，不为士大夫所称；靖安少师者，宗闵也。

李卫公性简俭，不好声妓，往往经旬不饮酒，但好奇功名。在中书，不饮京城水，茶汤悉用常州惠山泉，时谓之“水递”。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迹并伊、皋，但有末节尚损盛德。万里汲水，无乃劳乎?”公曰：“大凡末世浅俗，安有不嗜不欲者？捨此即物外世网，岂可萦系？然弟子于世，无常人嗜欲：不求货殖，不迩声色，无长夜之欢，未尝大醉。和尚又不许饮水，无乃虐乎？若敬从上人之命，即止水后，诛求聚敛，广畜姬侍，坐于钟鼓之间，使家败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晓此意。公博识多闻，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见极南物极北有，即此义也。苏州所产，与汧、雍同；陇岂无吴县耶？所出蒲鱼菰鳖既同，彼人又能效苏之织纴，其他不可遍举。京中昊天观厨后井，俗传与惠山泉脉相通。”因取诸流水，与昊天水、惠山水称量，唯惠山与昊天等。公遂罢取惠山水。

李卫公颇升寒素。旧府解有等第，卫公既贬，崔少保龟从在省，子殷梦为府解元。广文诸生为诗曰：“省司府局正绸缪，殷梦元知作解头。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自此废等第。

周瞻举进士，谒李卫公，月余未得见。阍者曰：“公讳‘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见名纸，即颦蹙。”瞻俟公归，突出肩舆前，讼曰：“君讳偏傍，则赵壹之后数不至‘三’，贾山之家语不言‘出’，谢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岂合书姓?”卫公遂入。论者谓两失之。

李卫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进士。及为丞相，权要束手。或曰，德裕初为某处从事时，同院有李评事者，进士也，与德裕官同。有举子投卷，误与德裕；举子即悟，复请之曰：“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虑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别墅，一夕秉烛周游，不暇久留。及南贬，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记其行事。空言无行实，尽仇怨假托为之。

平泉庄在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甚佳。有虚槛，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有巨鱼胁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二年，海州送到。"在东南隅。平泉，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邈，好山水。卫公为丞相，以白衣擢升谏官，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卫公题诗云："昔日征黄绮，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逸，恨不见琼枝。"

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后为人取去。其所传雁翅桧、珠子柏、莲房玉蕊等，仅有存者。（*原注：桧叶婆娑，如鸿雁之翅。柏实皆如珠子，丛生叶上，香闻数十步。莲房玉蕊，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实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礼星石、狮子石，好事者传玩之。（*原注：礼星石，从广一丈，厚尺余，上有斗极之象。狮子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通贯，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卫公历三朝，大权出门下者多矣。及南窜，怨嫌并集。途中感愤，有"十五余年车马客，无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书称"天下穷人，物情所弃。"镇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颇受知。允躬迫于物议，不得已送至谪所。及归作书，言天厌神怒，百祸皆作：金币为鳄鱼所溺，室宇为天火所焚。谈者藉以传布，由允躬背恩所致。卫公既殁，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贬所。刘相邺为谏官，先世受恩，独上疏请复官爵，乞归葬。卫公门人，惟蹇士能报其德。

李卫公在珠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公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孙来访耳！"公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陇西李胶，年少持才俊，历尚书郎。李太尉称之，欲处之两掖。江夏卢相判大计，白中书，欲取员外郎李胶权盐使，太尉不答，卢不敢再请胶。太尉曰："某不识此人，亦无因缘，但见风仪标品，欲与谏议大夫。何为有此事？"卢曰："某亦不识，但以要地嘱论。"因于袖中出文，乃仇士良书也。太尉归戒阍者，此人来不要通。后竟坐他罪，出为峡内郡丞。

李卫公性简傲，多独居。阅览之勤，即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阮。唯与中书舍人裴璟相见，亦中表也。多访裴以外事。裴坡下送客还，公问："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苏湖郡守，有饮饯。见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满坐嗤讶。"公曰："谁？"曰："仓部郎中崔骈作酒录事，不容仓部员外白敏中。"公问："不容有由乎？"曰："白员外后至。崔下四筹：三，白不敢辞；其一，遣自请罪名从命。崔曰：'也用到处出头出脑？'白委顿而回去，兼不叙别。"卫公不悦。遣马屈白员外至，曰："公在员外，艺誉时称，久欲荐引。今翰林有阙，三两日行出。"寻以本官充学士。出崔为申州，又徙邢、洛、汾三州，后以疾废洛下。

宣宗即位于太极殿。时宰臣李德裕行册礼，及退，上谓宫侍曰："适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顾我，使我毛发森竖。"后二日，遂出为荆南节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诸从事从容，谓牧曰："风声妇人若有顾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讳，僧孺顾左右取一箧至，其间榜子百余，皆厢司所申，牧乃愧谢。

杜牧，太师佑之孙，有名当世。临终又为诗诲其二子曹师等。曹师，名晦辞；曹师弟，名德祥。晦辞终淮南节度判官。德祥，昭宗时为礼部侍郎，知贡举，亦有名声

杜晦辞自吏部员外郎入浙西赵隐幕，王郢叛，赵相以抚御失宜致仕，晦辞罢。时北门李相蔚在淮南，辟为判官，晦辞辞不就，隐居于阳羡别墅，时论称之。永宁刘相邺在淮西，辟为判官，方应召。晦辞亦好色，赴淮南，路经常州，李赡给事为郡守，晦辞于坐间与官妓朱良别，因掩袂大哭。赡曰："此风声贱人，员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辇随而遗之。晦辞饮散，不及易服，步归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妒忌，亦许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别之能。闻吴兴郡有佳色，罢宛陵幕，往观焉。使君闻其言，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酣饮。睨官妓曰："未称所传也。"将离郡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捷较之乐，以鲜华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无所得。及暮将散，忽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方十余岁。牧悦之，召至与语。牧曰："今未带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箧为质。妇辞曰："他日无状，或恐为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书于纸而别。后十四年始出刺湖州。临郡三日，即命访之。女嫁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诘问，即出留书示之。乃曰："其辞也直。"因赠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王起知举，将入贡院，请德裕所欲。德裕曰："安问所欲？借如卢肇、丁棱、姚鹄，不可在去流内也。"起从之。

进士放榜讫，则群谒宰相。其道启词者出状元，举止尤宜精审。时卢肇、丁棱及第。肇有故。次乃至

棱。口讷，貌寝陋。迨引见，连曰："棱等登……"盖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语，左右莫不大笑。后为人所谑，云："先辈善弹筝。"讳曰："无有。"曰："诸公谒宰相日，先辈献艺，云'棱等登，棱等登。'"

李蠙、王铎，进士同年也。蠙常恐铎先大用。及路岩出镇，蠙益失势；铎柔弱易制，中官贪之，先用铎焉。蠙知之，挈酒一壶，谓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愿先事少接左右。"铎妻疑置鸩，使婢言之。蠙惊曰："吾岂鸩者？"即命大白满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杂事者，总台纲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内外弹、四推、太仓、左藏库、左右巡，皆负重事也。不常备，有兼领者。监察使有祠祭使、馆驿使、与六察为八，分务东都，又常一二巡囚，监决案覆，诸道不法事皆监察；亦不常备，亦有兼领事者。御史不闻摄他官，自武宗始。

圣善寺银佛，天宝乱，为贼将截一耳。后少傅白公奉佛，用银三铤添补，然不及旧者。会昌拆寺，命中贵人毁像，收银送内库。中人以白公所添铸，比旧耳少银数十两，遂诣白公索余银，恐涉隐没故也。

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浴室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说：会昌中朝士数人，同游僧舍。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皆叹云："世之所见者，但浅深紫而已，竟未见深红者。"老僧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众于是访之，经宿不去。僧方言曰："诸君好尚如此，贫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于人否？"众皆许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后于幕下启关，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晞。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语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后有数少年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报：有数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视而笑。及归至寺，见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谓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豫请，盖恐难捨。已留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报矣！"

宣宗在藩邸，常为诸王所法。一日不豫，郑太后奏上苦心疾。文宗召见，熟视上貌，以玉如意抚背曰："我家他日英主，岂疾乎？"即赐御马、金带。

宣宗在藩邸时，为武宗所薄，将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球，欲图之。中官奏：疮痍遍体，腥秽不可近。上命舁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释之。武宗尝梦为虎所逐，命京兆、同、华格虎以进。至宣宗即位，本命在寅，于属为虎。

宣宗即位。宫中每欲行幸，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并禁止。每上殿，与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儒学。颇留意于贡举，于殿柱题乡贡进士。或宰臣出镇，赐诗遣之。凡欲对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后方出。语及政事，终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见者，率皆焚爇。倡优伎乐，终日嬉戏，上未尝顾笑，赐赉甚薄。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

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锡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酖一杯。"

宣宗多追录宪宗卿相子孙。裴谂，度之子，为学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谂寓直，便中谢。上曰："加官之喜，不与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归。"谂降阶蹈谢。却召，上以御盘内果实赐之，谂即以衫袖跪受。上顾一宫嫔，取领下小帛，裹以赐谂。

宣宗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

宣宗时加赠故楚州刺史、赠尚书工部侍郎李德修为礼部尚书。德修，吉甫长子。吉甫薨，太常谥曰"简"。度支郎中张仲方，以宪宗好用兵，吉甫居辅弼之任，不得为"简"。仲方贬开州司马。宝历中，方征谏议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连牧舒、湖、楚三州。时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推恩德裕，当追赠祖、父；乞回赠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嫉朋党，挤牛僧儒、李宗闵、崔珙于岭外；杨嗣复、贞穆李公珏，以会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岭表。宣宗即位，岭南五相，同日迁北。

宣宗弧矢击鞠，皆尽其妙。所御马，衔勒之外，不加雕饰。而马尤矫捷；每持鞠杖，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至数日，而马驰不止，迅若流电。二军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游西园图》者，晋顾长康所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唐贞观中，褚河南装背，题处具在。其图本张维素家收得，传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原注：时张镇并州，《进图表》，李太尉卫公作）。后中贵人崔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维素子周封，自泾州从事，秩满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赎得。经年，忽闻款关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传语评事：知《清夜图》在宅，计闲居家贫，请以绢三百匹易之。周封惮其逼胁，遽以图授使人。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海盐院，时王涯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当遂公所请。"因为计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后落在一粉铺家。未几，为郭侍郎家阍者以钱三百市之，以献郭公。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复进入内。

宣宗将命令狐绹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对，尽蜡

烛一炬，方许归院，仍赐金莲炬送之。院吏忽见金莲蜡烛，惊报院中曰："驾来矣!"俄然綯至。院吏谓綯曰："金莲花引驾烛，学士用之，得安否?"顷刻有丞相之命。

宣宗以左拾遗郑言为太常博士，郑朗自御史大夫为相；朗先为浙西观察使，左拾遗郑言实居幕中。朗议：以谏官论时政得失，动关宰辅，请移言为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慎由自户部侍郎秉政，复以左拾遗杜蔚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旧寮，遂为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赘肉，欲蔽瞳人。医久无验。闻扬州有穆生善医眼，托淮南判官杨收召之。收书报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遂致以来。既见，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闻。"又曰："须用天日晴明，亭午于静室療之，始无忧矣。"问崔饮多少?曰："饮虽不多，亦可引满。"谭生大喜。是日，崔引谭生于宅北楼，惟一小竖在，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崔饮酒，以刀圭去赘，以绛帛拭血，傅以药，遣报妻子知。后数日，征诏至金陵。及作相，谭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举，试《尧仁如天赋》。宿州李使君弟渎不识题，讯同铺，或曰："止于'尧之如天'耳!"渎不悟，乃为句曰，"云攒八彩之眉，电闪重瞳之目。"赋成将写，以字数不足，忧甚。同辈给之曰："但一联下添一'者也'，当足矣。"褒览之大笑。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赍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官京兆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笺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宾，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辞告之。荥阳寻捧刺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又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为京尹，三司使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饮。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孜曰："若不历给、舍，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纠下筹进罚爵，取三大器满饮之，良久方起。笞引马前军将至死。寻出为宾客分司。

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设九部乐，尽一时之盛。敖欲便于观阅，遂就私第视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独到衙门。以御史大夫李景让为检校吏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中元休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案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亦在馆。

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台中故事：以百日内他人拜相为"辱台"。景让未旬，除剑南节度使。未几，请致仕。客有劝之曰："仆射廉洁，纵薄于富贵，岂不为诸郎谋耶?"笑曰："李景让儿讵饿死乎?"退居洛中，门无杂宾。李琢罢浙西，谒景让，且下马，不肯见；方去，命人剷其马台云。

李尚书景让少孤，母夫人性严明。居东都。诸子尚幼，家贫无资。训励诸子，言动以礼。时霖雨久，宅墙夜陨，僮仆修筑，忽见一船槽，实之以钱。婢仆等来告，夫人谓僮仆曰："吾闻不勤而获，犹谓之灾；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实以先君余庆，悯及未亡人，当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入吾门，此未敢取。"乃令闭如故。其子景温、景庄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镇。景让最刚正，奏弹无所避。初，夫人孀居，犹才未中年，贞干严肃，姻族敬惮，训厉诸子必以礼，虽贵达，稍怠于辞旨，犹杖之。景让除浙西，问曰："何日进发?"景让忘于审思，对以近日。夫人曰："比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让惧。夫人曰："汝今贵达，不须老母可矣!"命僮仆斥去衣，箠于堂下，景让时已班白矣。搢绅以为美谈。在浙西，左押衙因应对有失，杖死；既而军中汹汹，将为乱，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厅中，叱景让立厅下，曰："天子以方镇命汝，安得轻用刑，如众心不宁，非惟上负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见汝先人于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宾客大将，拜泣乞之，久乃许。军中遂息。景庄累举未登第，闻其被黜将笞，其兄中表皆劝景让嘱于主司，景让终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主司知是景让弟非冒取名者，自当放及第。"是岁，景庄登科。

温庭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文章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连举进士，不中。宣宗时，谪为随县尉。制曰，"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舍人裴坦之词，世以为笑。

僧从海住安国寺，道行高洁，兼工诗，以文章应制。宣宗每择剧韵令赋，海亦多称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赐，以耀法门。上两召至殿上，谓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竟不赐，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与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轻之。修古得许州从事，奏官敕下，许帅方大燕，递到开角，有卓与修古书。修古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轻，今日某为尚书幕客，遂与某书。"及开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除目。"帅视书大笑。

诸葛武侯相蜀，制蛮蜑侵汉界。自吐蕃西至东，接夷陵境，七百余年不复侵轶。自大中蜀守任人不

当，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与蛮蜑习之，频为奸宄。使蛮用五千人，日开辟川路，由此致南诏，扰攘西蜀——蜀于是凶荒穷困，人民相食——由沐浴川通蛮陬也。

大中初，吐蕃扰边。宣宗欲讨伐，延英问宰臣，白敏中奏"宜兴师"，请为都统。领兵数万，阵于平川。以生骑数千，伏山谷为奇兵。有蕃将服绯茸裘、宝装带，乘白马，出入骁锐。兵未交，至阵前者数四，频来挑战。敏中诫士无得应之。有潞州小将，善射，跃马弯弧而前，连发两，中其颈，搏而杀之，取其服带，夺马而还。蕃兵大呼，士众鼓而前，追奔将及黑山，获马驼辎重不可胜计，降者数千人。自此复得河湟故地。宣宗见捷书云："我知敏中必破贼。"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罢游同州，谒幕府李凤侍御。久不出见，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后为相，凤除官过中书，曰："此官人顷相遇同州，今日犹作常调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充邠宁行营都统，讨南山、平夏党项。发日，以禁军三百人从。敏中请依裴度讨淮西故事，开幕择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谏议大夫孙景昌为左庶子行军司马，驾部郎中、知制诰蒋某为右庶子、节度副使，贺部员外郎李旬为节度判官，户部员外郎李元为都统掌记，将军冉旷、陈君从为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进士侯温为婿。其妻曰："公既姓白，又以侯氏子为婿，人必呼为'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尝戏其妻为接脚夫人，安用此?

万寿公主，宣宗之女。将嫁，命择良婿。郑颢，宰相子，状元及第，有声名，待婚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颢深衔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邠宁行营都统。将行，奏曰："顷者，公主下嫁，责臣选婿。时郑颢赴婚楚州，行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为国婚，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无种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柽木小函，扃钥甚固，谓敏中曰："此是颢说卿文字，便以赐卿。若听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节度使，暇日，与前进士在销忧阁，追感上恩，泣话此事，尽以此函中文字示之。

宣宗时，御史冯缄三院退入台，路逢集贤校理杨收，不为之却；缄为朝长（原注：台中故事，三院退朝入台，一人谓之朝长），取收仆笞之。集贤大学士马植奏论"开元中幸丽正殿赐酒，大学士张说、学士副知院事徐坚以下十八人，不知先举酒者。说奏：'学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员吏。'遂十八爵一时举酒。今冯缄笞收仆，是笞植仆隶一般，请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绹，又引故事论救，上两释之。始著令：三馆学士不避行台。

令狐绹以姓氏少，宗族有归投者，多慰荐之。繇是远近趋走，至有胡氏添"令"者。进士温庭筠戏为词曰："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令'。"

令狐绹罢相。其子滈进士，在父未罢相前拔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上疏："滈弄父权，势倾天下。举人文卷须十月送纳。岂可父为宰相，滈私干有司? 请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中见于僧中，令京挈瓶钵。彭阳公曰："此子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卑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后以进士举上第，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为御史，覆狱淮南，李相绅忧悸而已，颇得绣衣之称。谪居澧州，为厉员外立所辱。稍迁抚州刺史，作诗责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须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节邕交，道经湖口，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远以酒乐相迟。坐有琼枝者，郑君之所爱，蔡强夺之，郑莫之竞。邕交所为，多如此，为德义者见鄙。行洎《中兴颂》所，黾勉不前，题篇久之，似有怅怅之思。才到邕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论者以妄责四皓，而欲买山于浯溪之间，不徒言哉！诗曰："停桡积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

卢司空钧为郎官，守衢州，有进士贽谒，公开卷阅其文十余篇，皆公所制也。语曰："君何许得此文?"对曰："某苦心夏课所为。"公云："此文乃某所为，尚能自诵。"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员外撰述者。"

卢彖安仁，李藩侍郎门生，性简易。尝与同年生在藩座。久之，彖起更衣，藩谓门生辈本风，言讫彖适至，闻藩言，即拱曰："是！不敢。"藩与门生不觉失笑。宣宗尝微行，遇彖妻肩舆，左右皆走避，上即撤舆观之，大笑而去。时人盛传彖妻丑。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沆、长安令卢彖同年。上巳日期集，卢称疾不至。沆忽于曲道遇彖，侧席帽，映一毡车以避。沆时主罚，因举词曰："低垂席帽，遥映毡车。白日在天，不识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时人比之崔椵、施肩吾。

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大中初，除广州节度。上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京兆从容奏对："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十堆，宙无所贪。"上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

崔侍郎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前虑囚，必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法。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于梁武。而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而中壶预政，以玷盛德。

韦楚老，李宗闵之门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居

于金陵。常乘驴经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群儿陋之。指画自言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谓大韦楚老。"群儿皆笑。与杜牧同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谏官赴征，值牧分司东都，以诗送。及卒，又以诗哭之。

李相回，旧名躔，累举未第。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卜者，一筮者。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乃访卜者邹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将远布矣。然成遂之后，二十年间，名字终当改矣。今则已应天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荣名，后当重任。引接后来，勿以白衣为隙，必为深累。"长庆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永兴魏相为给事。因省会，魏公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坐上皆惊。李曰："君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何得以旧事相让?"李寻为独坐，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当时台官真拜者少。后数年间，魏亦自同州入相。宣宗时，李丞相有九江、临川之行，跋涉江湖，喟然而叹曰："不遵洛桥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广州监军吴德鄘离京师，病脚蹒跚，三载归，足病复平。宣宗问之，遂为上说罗浮山人轩辕集之医。上闻之，驿召集赴京师。既至，馆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见也。谏官屡以为言，上曰："轩辕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为忧。"留岁余放归。授朝散大夫、广州司马，集不受。

罗浮生轩辕集，莫知何许人，有道术。宣宗召至京师。初若偶然，后皆可验。舍于禁中，往往以竹桐叶满手，再三挼之，成铜钱。或散发箕踞，久之用气上攻，其发条直如植。忽思归海上，上置酒内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乐喧杂，今不可留矣!朕虽天下主，在位十余年，竞惵不暇。今海内小康矣，所不知者寿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上喜。及帝崩，寿五十。

旧制：三二岁，必于春时，内殿赐宴宰辅及百官，备太常诸乐，设鱼龙曼衍之戏，连三日，抵暮方罢。宣宗妙于音律，每赐宴前，必制新曲，俾宫婢习之。至日，出数百人，衣以珠翠缇绣，分行列队，连袂而歌，其声清怨，殆不类人间。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赴俯仰，皆合规矩；有曰《葱岭西》者，士女踏歌为队，其词大率言葱岭之士，乐河湟故地，归国而复为唐民也；有《霓裳曲》者，率皆执幡节，被羽服，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如是者数十曲。教坊曲工遂写其曲，奏于外，往往传于人间。

相国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季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历镇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将康全泰噪逐观察使郑熏，乃以宋州刺史温璋治其罪。时萧寘为浙西观察使，与宣州接连，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建镇海军节度使，以张犄角之势。兵罢后，或言琢虚立官健名目，广占衣粮自入，宣宗命监察御史杨载往，按覆军籍，无一人虚者。载还奏之，谤者始不胜。

越人仇甫，聚众攻陷剡县、诸暨等县。宣宗用王式为浙东观察使，以武宁军健卒二千人送之。王生擒仇甫以献，斩于东市。

宣宗时，吴居中恩泽甚厚。有谋于术者，欲败其事，术者令书上尊号于袜。有告者，上召至，视之信然，居中弃市。

宣宗崩，内官定策立懿宗，入中书商议，命宰臣署状。宰相将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得与禁中事；三十年以来，外大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之说?"遂率同列署状。

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之"晕出人。"（案："晕出入，苏鹗《杜阳杂编》作"捩晕。"）懿宗自郓王即位，晕之言应矣。

宣宗制《泰边陲》曲，其辞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号"咸通"。

懿宗祠南郊。旧例：青城御幄前设彩楼，命仆寺辈作乐，上登楼以观，众呼万岁。起居郎李璋上疏请罢，事不行。

懿宗尝幸左军，见观音像，礼之，而像陷地四尺。问左右，对曰："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地上之道人。"上悦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沦垫之患。贞元中，贾丞相耽凿八角井于城隅，以镇河水。咸通初，刺史李橦以其事上闻，立贾公祠，命从事韦岫纪其事。

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形于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叠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宫人。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中，有书生云："尝闻山池内步虚笙磬之音。"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闲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薛能尚书镇郓州，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八座方为客司小弟子，亦负文藻，潜慕进修，因捨归田里。未逾岁，服麻衣，执所业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请引见。元戎曰："此子慕善。才与不才，安可拒耶?"命召之入。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俾罢职司闲居，恐妨令子进修尔。果策名第，扬历清显，出为郓州节度也。

沈宣词尝为丽水令。自言家大梁时，厩常列骏马数十，而意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马求售，洁白而

毛鬣类朱，甚异之，酬以五十万，客许而直未及给，遽为将校王公遂所买。他日，谒公遂，问向时马，公遂曰："竟未尝乘。"因引出，至则奋眄，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终不可禁。翌日，令诸子乘之，亦如是；诸仆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词。宣词得之，复如是。会魏帅李公蔚市贡马，前后至者皆不可。公阅马，一阅遂售之。后人飞龙，上最爱宠，为当时名马。

咸通十年停贡举。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无文柄，值"至仁"必当重振，明年上加尊号，内有"至仁"两字，韩褒为补阙，上疏请复之。夏侯孜谓杨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即卫公也。

皮日休，郑尚书愚门生。春闱内宴于曲江，醉寝别榻，衣囊书笥，罗列旁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素易日休。亦醉。更衣，见日休卧；疑他相知也，就视，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囊笥皆皮也。时人以为口实。

卢隐、李峭，皆王铎门生，时议皆以衽席不修，屡黜辱。隐从兄携，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携为丞相，除右司员外郎。时崔沆方为吏部侍郎，谒携于私第，携欣然而出。沆曰："卢员外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郎，省中所不敢从，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去，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矣！"隐即放出。沆乃谒告，携即时替沆官。沆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郎，为右丞李景温抑焉，追右司之命，景温弟景庄复右辖，又抑之。是时谏官有陈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狗吠，辄一时有声。"

李谱者，珏之子。自淮南赴举，路经蒲津，谒崔公铉。铉以子妻之，而性忌妒。谱，宰相子，怀不平，多争竞。铉忽召谱让之，谱初犹端笏，既忿，即横手板曰："谱及第不干丈人，官职不干丈人。"语未卒，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愤而卒。

毕诚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向为太湖县伍伯，诚深耻之，常使人讽令解役，为除官，反复数四，竟不从命。乃特除选人杨载为太湖令。诚延之相第，嘱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诚意。伍伯曰："某贱人也，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坚勉之，乃曰："某每岁秋夏征租，享六十千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足。不审相公欲致何官耶？"杨乃具以闻诚。诚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又王蜀伪相庾传素，与其从弟凝积，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欲为杨会除长马以酧之。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待，而博一虚名长马乎？"后虽假职名，止除检校官，竟不捨县役，亦毕舅之次也。（案：此条采自孙光宪《北梦琐言》，杨会非懿宗时人，原附毕诚之舅事后，今仍其旧）

咸通初，洛中谣曰："勿鸡言，送汝树上去；勿鸭言，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以汝。"及李纳为河南尹，是年大水，纳观水于魏王堤上，波势浸盛，虑其覆溺，于是策马而回。时人语曰："昔瓠子将坏，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纳已回。"是时男女多栖于木，咸为所漂者，父母观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历生胡某，以老还江南。后辟郡掾曹，辞不赴，归居建业。卢符宝者，亦知名士也。尝问："近年宰相不满四人，岂非三台有异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灾耳！自今十余年未可备。苟有之，即不免大祸。"后路岩、于悰、王铎、韦保衡、杨收、刘邺、卢携相次拜，后不免。

池州李常侍宽，守江南数郡，皆请卢符宝为判官。及守陵阳，信子弟之谮，疏不召。卢忿谓人曰："李公面部所无者三：无子、无宅、无冢。"时有龙公满禅师。李氏所敬也，于坐难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长成，何言无子？"卢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土墙甲第，花竹犹不知其数，何言无宅？"卢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于其间？"时桂林大夫即常侍兄，同营别业于金陵，甲第之盛，冠于邑下，人皆号为"土墙李家宅"。江南宫城西街内，石井栏在通衢中者，即宅内厅前井也。自创宅，即令家人王行立看守，仅数十年矣，故卢君有此言。座客闻之，莫不笑。及池阳寇起，宽死，将归葬新林，为贼所邀，舟人尽见杀，棺柩不知所在。诸子悉无成立。世乱，王行立独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岩镇剑南，出开远门街，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兆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初，李蠙举薛能，岩取于省部，权京兆尹事，至是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曰："故事：宰相出镇，府司无发人防守者。"岩甚惭。

路相岩与崔雍同在崔相铉幕。雍恃己名声，因醉，抚岩背曰："路子路子！争得共崔雍同恩门？"岩恨之。岩为丞相。会和州不守，有石琼者讼之，乃赐雍死。

咸通末，曹相确、杨相收、徐相商、路相岩同为宰相。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但备员而已。长安谣曰："'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僖宗好蹴球、斗鸭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朕若步打进士，当得状元。"野猪对曰："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黄寇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于都城，时人嗟之。

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异御座人李再忠，经明皇时供奉，时以为异。（原注：案广明元年，上距天宝将百年，此说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

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启。俗谚云："军中名'血'为'光'，又字体'户口负戈'为'启'，其未宁乎？"俄而未久乱作，长安复陷。

升州上元县前有古浮图，尝有僧指云："为此，无县丞正位。"询之，自唐初并无县丞，诸司注授，句留在京，纵有赴任者，不月余必卒。唯广明中，有丞张逊，到任才月余，节度周宝追命上府筑夹城讫，归县未久，与令争竞，移为睦州遂安尉。

刘瞻自丞相出镇荆南。郑畋为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数亩之宫，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路岩谓畋曰："侍郎乃表荐刘相也！"出为同州刺史。

郑相畋与卢相携外兄弟，同在中书。后因议政喧竞，扑碎砚，王侍中铎笑之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

太尉韦昭度，旧族名人，位非忝窃，而沙门僧澈潜荐之中禁，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悟达国师知元乃澈之师，世常鄙之。诸相在西川行在，每谒悟达，皆申跪礼，国师揖之，请于僧澈处吃茶。后韦掌武伐成都，田军容致书曰："伏以太尉相公：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倩人把笔。"盖谓此也。

卢澄为李司空蔚淮南从事，因酒席请一舞妓解籍，公不许，澄怒，词多不逊。公笑曰："昔之狂司马，今也憨从事。"澄索彩具，蔚与赌贵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掷之得十一，席上皆失声。公徐掷之，得堂印。澄托醉而起。后数月，澄入南省；不数年，蔚入相。

翰林学士孙棨《北里志》云："郑举举巧谈谐，常有名贤醵宴。乾符中，状元孙偓颇惑之，与同年数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尽预。同年卢嗣业诉醵罚钱，致诗状元曰：'未识都知面，频输复分钱。苦心亲笔砚，得志助花钿。徒步求秋赋，持盃给暮饘。力微多谢病，非不奉同年。'嗣业，同年非旧知，又力穷不遵醵罚，故有此诗。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举举、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镮，见烛即倍，新郎更倍，故曰'复分钱'。一日，同年宴，举举有疾，不来，令同年李深之为酒纠。状元吟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风令不疑，任你风流兼酝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杜让能，丞相审权之子；韦相保衡，审权之甥。保衡少不为让能所礼。保衡为相，让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审权愤其沈厄，以一子出身奏监察御史。

崔相沆知贡举，得崔瀣。时榜中同姓，瀣最为沆知。谭者称："座主门生，沆瀣一气。"

许棠初试进士，与薛能、陆肱齐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游太原：棠并以诗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镇徐州，陆亦出守南康，招棠为倅。初，高侍郎湜知举，棠纳卷，览其诗云："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仅见一千人。"乃曰："世复有屈于许棠者乎？"永临刘相，以其子希同年，留为淮南馆驿官，令和韵，棠嗜诗不通；南海仆射时为副使知府事，笑谓人曰："相公令许棠和韵，可谓虐人也！"

许棠常言于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渐衰暮，行倦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得第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则知一名，乃孤进之还丹。"

华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于令孜，擢进士第，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

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未几，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韬玉应进士举，出于单素，屡为有司所斥。京兆尹杨损奏复等列。时在选中。明日将出榜，其夕忽叩试院门，大声曰："大尹有帖！"试官沈光发之，曰："闻解榜内有人，曾与路岩作文书者，仰落下。"光以韬玉为问，损判曰："正是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鱼鲊，性多讥戏。萧中丞典杭，军倅吴杰患眸子赤；会宴于城楼饮，促召杰，杰至，目为风掠，不堪其苦。宪笑命近座女伶裂红巾方寸帖脸，以障风。干时在席，因为令戏杰曰："一盏酒，《一捻盐》，止见门前悬箔，何处眼上垂帘？"杰还之曰："一盏酒，一脔鲊，止见半臂著襻，何处口唇开袴？"一席绝倒。尔后人多目干为"方开袴"。

罗给事隐、顾博士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公。顾虽鹾商子，而风韵详整。罗，钱塘人，乡音乖刺。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预之，丰韵谈谐，不辨寒素之子也。顾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罗既频不得意，未免怨望，意为贵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意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驸马韦保衡为相，颇弄权势。及将败，长安小儿竞彩戏，谓之"打围"。不旬日余，韦祸及。

大中十二年，李卫公谪崖州。历宣、懿两朝无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为相，俄罢去。历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龙纪、大顺、景福、乾宁，悉无宗相，而宗室陵迟尤甚，居官者不过郡县长，处乡里者或为里胥。

唐末，饮席之间多以《上行杯》、《望远行》拽盏为主，《下次据》副之。既而僖宗西行，后方镇多为下位者所据，此其验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尚黑，故有紫绿，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谶也。

唐末妇人梳髻，谓"拔丛"；以乱发为胎，垂障

于目。解者云："群众之计，目睹其乱发也。"

卷 八

补遗 无时代

宓牺氏以农官；神农以火；黄帝以云；少昊以鸟；颛顼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为官名；卨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则以天、地、春、夏、秋、冬为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气、五行、云龙为号者，皆上禀天时，下达人事，见圣人垂意，未有不及于惠民也。后代不究深旨，率尔命官，仆射、侍中，尤为不可。秦有侍中、仆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职业。侍中，当西汉掌乘舆服，下至亵器、虎子之类；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许掌御唾壶，朝廷荣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史也。五人来往殿内奏事，故曰'侍中。'"又仆射者，射音夜，尤寡其义。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仆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卫令仆射，守门之夫。"在汉为武士门仆射，在宫则曰宫门仆射、永巷仆射：盖言"仆御"执射之夫也，如今宦竖之首耳。皆因权幸，渐峻官名。开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是官号之不正也。又则天宠侍御者张昌宗，其官号曰"控鹤监"。向使五王未复唐德，则"控鹤"亦沾丞相之名也。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焉。上事者设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连上事官床，南坐于西隅，谓之"压角"。自常侍而下，以南为上，差舛相承，实乖礼敬。曷不为丞相设位于众官之南，常侍、谏议、给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为仪。"压角"之来，莫究其始。《开元礼》及累朝典故并无其文。习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请去"压角"，以释众疑。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礼》"三槐九棘"：槐者，怀也；上佐天子，怀来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则否。九寺皆树棘木，大理则于棘下讯鞫其罪，所谓"大司寇听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词，褒美人才，抑扬功阀，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人，寝以成俗。"然则壁记之起，当自国朝已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

官衔之名，盖兴近代。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所以名为"衔"者，言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又如马之有衔以制其首，前马之进，后马续来，相次不绝者，古人谓之"衔尾相续"，即其义也。

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牙旗"，出师则有"建牙"、"祃牙"之事。是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称与府朝无异。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字称讹变，转而为"衙"。《汉书·地理志》冯翊有衙县，春秋时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侧，以象兽牙；军将之行，置牙竿首，悬旗于上，其义一也。

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蔡邕《独断》所载卤簿，有"小驾"、"大驾"、"法驾"之异，而不详卤簿之义。按字书："卤，大楯也。"字亦作"橹"，又作"卤"，音义皆同。以甲为之，所以扞敌。贾谊《过秦论》云，"伏尸百万，流血漂卤"是也。甲楯有先后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则案次道从，故谓之"卤簿"耳。仪卫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独以甲楯为名者，行道之时，甲楯居外，余兵在内，但言"卤簿"，是举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卤簿，人臣仪卫，亦得同于君上，则卤簿之名不容别于他义也。又百官从驾，谓之"扈从"。盖臣下侍从至尊，各供所职，犹仆御扈养以从上，故谓之"扈从"耳。《上林赋》云："扈从横行"，颜监释云："谓跋扈纵恣而行也。"据颜此解，乃读"从"为"放纵"之纵，不取"行从"之义，所未详也。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见台长，则曰"知杂侍御"。虽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号不改。见宰相，则曰"知杂某姓某官"。台院非知杂者，俗号"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殿中"。最新人，知右巡；已次，知左巡：号"两巡使"。所主繁剧。及迁向上，则又入推，益为烦劳。惟其中间，则入清闲。故台中谚曰："免巡未推，只得自如。"言其闲适也。厅有壁画，小山水甚工，云是吴道子真迹。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史"。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若三院同见台长，则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唯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箸，皆绝谭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长白杂端曰："举事"。（原注：欲上堂，三院长各于食堂之南廊下，先白杂端云："合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史（原注：有同姓者，则以第行别之）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其两院皆仿此。若举时差错，则最小殿中举院长，则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又错，则向上人递举。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

谓之“烘堂”，悉免罚矣。凡见黄卷罚直，遇赦悉免。台长到诸院，凡官吏有所罚，亦悉免。御史历三院虽至美，而月满殿中推鞫之劳，惮于转两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多不愿为，以此台中以“殿中转西院”为戏诅之词。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里，殿、察两院在柱外；有时殿中入柱里，则共哈之曰：“著（原注：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厅，若有中路白事，谓之“篸端”，有罚。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则向上人又权知，谓之“蘸巡”。台官有亲爱除拜及喜庆之事，则谒院长、杂端、台长，谓之“取贺”。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上堂了各报，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长。立定，院长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门，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门至食，凡数揖。祇揖者，古之肃拜也。台中无不揖，其酒无起谢之礼，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烦却揖。往往自台拜他官，执事亦误作“台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则有“卧揖”；马上则有“马揖”。凡院长在厅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决罚又先白。察院有都厅，院长在本厅，诸人皆会话于都厅。（原注：御史初上后，遇杂端上堂，则举三愆九失仪，缘是新人，欲并罚也。未遇杂端上堂，其犯旧条并不罚）察院南院，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寝于此多魇。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谓之“朝簿厅”。吏察之上，则馆驿使。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台中敬长，三院皆有长。察院风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辞疾不见，则不得谢及上矣。（原注：诸家《御史台记》，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故事甚略。台中有仪注，后渐遗阙。虽有板榜，亦但录一时要节，自此转磨灭矣）

御史主弹奏不法，肃清内外。唐兴，宰辅多自宪司登钧轴，故谓御史为宰相。杜鸿渐拜授之日，朝野倾羡。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衎始为御史里行，则天更置内供奉及员外试御史，有台使、里使，皆未正名也。其里行员外试者，俗名为“合口椒”，言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言稍毒散；殿中为“萝卜”，亦谓“生姜”，言虽辛辣而不能为患；侍御史谓之“掐毒”，言如蜂虿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直获进，居常敝服羸马，至于殿庭。开元末，宰相以御史权重，遂制弹奏者先谘中丞、大夫，皆通许，又于中书、门下通状先白，然后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权大减。天宝中，宰相任人不专清白，朝为清介，暮易其守，顺情希旨，纲维稍紊。御史罗希奭猜毒，吉温颇苛细，时称“罗钳吉网，望风气慑。”开元已前，诸节制并无宪官，自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

御史旧例：初入台，陪直二十五日，节假五日，谓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县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简解“伏豹”之义云：“宿直者，离家独宿，人情所贵。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处。伏豹者，言众官皆出，此人独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云‘伏豹’耳。”韩琬则解为“爆直”，言如烧竹，遇节则爆。余以为南山赤豹，爱其毛体，每雪霜雨雾，诸禽兽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贤者隐居避世。鲍明远《赋》云：“岂若南山赤豹，避雨雾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盖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节而比烧竹之“爆”也？杜说虽不甚明，粗得其意；韩则疏矣。

新官并宿本署，曰“爆直”，佥作“爆”迸之字。惠郎中实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洁，善服气，虽雪雨霜雾，伏而不出，虑污其身。

唐制十八道节度，其后号九节度。其后河朔三镇，及四凶、二竖之乱，可考大略。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以讨之，曰：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李嗣业，郑蔡李广琛，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河南崔光远。内地之置节度，其初犹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乱中原也，则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盖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十道既已兆乱，则内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乱；九道又兆乱，则关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广德元年，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李怀仙为卢龙节度，李宝臣为成德节度，是谓河北三镇，各有其地。其风俗犷戾，过于蛮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复朝廷有矣。至于大历九年，相推戴而谓之四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称帝，朱泚又以关中称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二竖”；纷纷籍籍，不知其几也。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其初跋扈陆梁者，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试以其一二论之。安氏之乱，怀恩平之也；而留三镇以遗患者，亦一怀恩也。将兵至京师，冒雨寒而来，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迎朱泚而趋京师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悦者，李宝臣之功，而释承嗣以为己资者，亦宝臣也。卒至于终唐之世，莫敢谁何者，由三镇始也。

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闻也。亦谓之“露板”。魏晋奏事，云“有警急，辄露板插羽”是也。宋时沈璞为盱眙太守，与臧质固拒魏军，军退，质谓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后魏韩显宗大破齐军，不作露布，高祖怪而问之，对曰：“顷间诸将，获贼二三，驴马，皆为露布，臣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竖，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则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诏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仪。开皇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驲上露布，兵部请依新礼：“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讫，蹈舞者三，又拜。郡县皆同。”唐因其体。然露布于大抵皆张皇国威，广谈帝德，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矣。

古者阉尹擅权专制者多矣，其间不无忠孝，亦存编简。唐自安史以来，兵难洊臻，天子播越，亲衡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具镲笏宣导，自复恭改作也。严遵美，内谒之最良也。尝典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鄙叟庸夫，时得亲狎。其子仕蜀，至阁门使。曾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之，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方属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趋，流汗喘之，只云：“伏以军容……”寂无所道，抵视掌心良久，云：“貌寝人微，凡事无能。”严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咍。严公物故，蜀朝册命赠，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虽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邹山，古之峄山，始皇刻碑处，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案：此地，春秋时邾文公卜迁于绎者也。始皇刻石纪功，其文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由上官求请，行李登陟，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息。今人间有《峄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乐石”，学者不晓“乐石”之意，颜师古谓取泗滨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琅琊、会稽诸山刻石，皆无此意，唯《峄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详所起。案《仪礼》：庙中有碑，所以系牲，并视日景。《礼记》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丰碑、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绋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即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勋阀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碑”，言神灵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绛之遗象。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锡石，楬而玺之。”注云：“楬，如今题署物。”《汉书》云：“瘗寺前，揭著其姓名。”注云：“楬，椓杙也，椓杙于瘗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楬”。郭景纯《江赋》云：“峨眉为泉扬之楬。”又变为“碣”，《说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丧葬令》。近代碑碣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蔡邕云：“吾为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无愧词。”隋文帝子齐王攸薨，僚佐请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人作镇石耳。”诚哉是言！

石碑皆有圆空。盖碑者，悲也，本墟墓间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绳于孔以下棺，乃古悬窆之礼。《礼》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人因就纪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数十年前，时有树德政碑，亦制圆空，不知根本甚矣。后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后人或以东让客，非礼也。盖缘见所在地，所主在东，俗有东行南头之戏，此乃贵为一方一境之主也。《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飨君，非也。”唐之方镇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长已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经管内支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但以使职监临，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即通宴飨，则异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阶之仪，非礼也。

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后，不宜复以为欢会。梁孝元帝少时，每以载诞之辰，辄设斋讲经，洎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少。太宗曾以降诞日感泣。中宗常以降诞日宴侍臣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然则唐以来，此日皆有宴会。开元十七年，丞相张说奏：以八月端午降诞日为千秋节，又改为天长节。肃宗因之，诞日为地平天成节。代宗虽不为节，犹受四方进献。德宗即位，诏公卿议，吏部尚书颜真卿奏：“准《礼经》及历代帝王无降诞日，唯开元中始为之。复推本意：以为节者，喜圣寿无疆之庆，天下咸贺，故号节；若千秋万岁之后，尚存此日以为节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冲设祭，张施帏幕，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帐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识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高至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馔具牲牢，复居其外。大历中，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

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缞绖者皆手擘布幕，辍哭观戏。事毕，孝子传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滑州节度令狐母亡，邻境致祭，昭义节度初于淇门载船桅以充幕柱，至时嫌短，特于卫州大河船上取长桅代之。及昭义节度薛公薨，归葬绛州，诸方并管内县涂阳城南设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余里，连延相次。大者费千余贯，小者二、四百贯，互相窥觇，竞为新奇。柩车暂过，皆为弃物矣。盖自开辟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

俗间凶疏，本叙时序朔望，以表远感之怀，此合于情理。至有叙经斋七日，此出释教，不当形于书疏。

准礼：父在，为所生母；父为嫡子；夫为妻；皆杖周。自周礼已降，至于《开元礼》，及唐史二百六十年，并无有易斯议，未闻为兄弟杖者。自离乱之后，武臣为弟始行周杖之礼，是宾佐不能以礼正之，致其谬误也。乾宁三年九月，行吊于名士之家，睹其弟为兄杖，门人知旧来，无有言其乖礼者，实虑日久寖以为是。自今后，士子好礼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今俗释服多用昏时，非礼也。按《戴礼》：“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虽抑子路云：“三年之丧，亦已久矣。”而复曰：“逾月则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缟从吉也，明日则逾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准式给晦日假者，盖以朝既从吉，使竟是日吉服，尽与亲宾相见，遍示礼终，至明日复参公务，无乐不为之义。又礼书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废某物。又曰：“夙兴”云云，知前夕除废，为明晨之渐。凡曰释服，悉宜从朝矣（*原注：今在脱服假内，反不见宾友也*）。《礼》云“大丧不避涕泣而见人”者，言既不行求见人，人来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无饰。今世卒哭之后，朔望时节，辞不见宾客，非也。若尊高居丧，吊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见，遽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辞也。

三日成服，圣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请假，非古也。《世说》云：“忌日惟不饮酒作乐。会稽王世子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往卫洗马墓弹鸟。”《晋书》又载：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无假之证也。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制忌，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为宴乐，本自不封闭，如今世自处者。居丧再周之内，每至忌日，哭临受吊，无不见人之义。而除服之后，乃不见人。实由世人以忌日不乐，而不能竟日兴感，以对宾客，或弛懈，故过自屏晦，不与外接。设假之由，实在于此。”颜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宾，不理庶务，不能悲怆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宁无尽见之理？其不知礼意乎！”

李匡义云：“《晋书》称阮咸善琵琶，是即是矣。”按《周书》云：“武帝弹琵琶，后梁宣帝起舞，谓武帝曰：‘陛下既弹五弦琴，臣何敢不同百兽舞？’”则周武帝所弹，乃是今之五弦。可知前代凡此类，总号琵琶尔。又按《风俗通》云：“以手批把，谓之琵琶。自拨弹已后，惟今四弦始专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则刘悚所云：“贞观中，悲洛儿始弃拨，用手以抚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因此而征之，五弦之号，即出于后梁宣帝之语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抚，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义矣。

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戏生于黄帝蹙鞠，意在军戎也，殊非“圆融”之义。庾元规著《座右方》，所言“蹙戎”，是也。

今之博戏，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黄各十有五，掷采之头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梦双陆不胜，狄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闾里用之，于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子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中世工者，有浑镐、崔师本。围棋次于长行，其中世工者，韦延扈、杨芃。弹棋鲜有为之，中世工者，有吉达、高越首出焉。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经、进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则以考功郎中，后以考功员外郎。士人所趋，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翘。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始于郑昕。开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颜真卿。是年，考功员外郎李昂摘进士李权章句疵之，榜于通衢；权摘昂诗句之失，由是世难其事，乃命礼部侍郎主之。后有左补阙薛邕，中书舍人达奚珣、李韦、李麟、姚子彦、张蒙、高郢、权德舆、卫次公、张宏靖、于允躬、韦贯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贾悚、沈珣、杜审权、李璠、裴恒、王铎、李蔚、赵隲、郑愚，太常少卿李建，尚书萧昕，仆射王起，常侍萧仿，黄门侍郎许孟容、郑显，刑部侍郎崔枢，户部侍郎韦昭度杂主之，而宏靖不以进士显。

唐朝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秀才试方略策三道；进士时务策五道。考功员外郎职当考试。其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汙狼籍，命西朝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

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贴大经，加《论语》。自是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例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会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举人有实材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遗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然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又旧例：试杂文者，一时一赋，或兼试颂论，而题目多为隐僻。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究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为之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名曰《进士登科记》，亦所以示前良，发起后进也。宝应二年，杨绾为礼部侍郎，奏：举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请依乡举里选。于是诏天下举秀才孝廉，而考试章条，渐加繁密，至于升进德行，未之能也。其后应此科者益少，遂罢之，复为明经、进士。

唐制：常举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扬拔擢，名目甚众。则天广收才彦，起家或拜中书舍人、员外郎，次拾遗、补阙。明皇尤加精选，下无滞才。然制举出身，名望虽美，犹居进士之下。仕宦自进士而历清贯，有八俊者：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缩余官也。朋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举人应及第者，关检无籍者，不得与第。陈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书：“昨见榜云：‘户部报无籍者。’昔傅说无姓，商后置于盐梅之地；屠羊隐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闻征籍也。范雎改姓易名为张禄先生，秦用之霸；张良为韩报仇，变姓名而游下邳，汉高用之为相。则知籍者，所以计赋耳，本防群小，不约贤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之；苟无良德，虽籍何为？”所司不能夺，特谘执政收之。常举外，复有通五经、明一史，以献文章并著述之辈，或府中书考试，亦同制举。

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以备将相之任。是日，自状元已下，同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进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而反为叔。言叙既毕，拜礼得申。予辄议曰：“春官氏选士得其人，止供职业耳，而俊造之士，以经术待聘，获采拔于有司，则朝廷与春官氏皆何恩于举子？今使谢之，则与选士之旨，岂不异乎？至有海东之子，岭峤之人，皆与华族叙中表，从使拜首而已。论诸事体，又何有哉？”

神龙元年已来，累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极元年、开元元年。裴耀卿再，开元五年、六年。李纳四，开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严挺之三，开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复再，开元十九年、二十年。孙逖再，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并考功员外郎。姚奕再，开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翘三，开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达奚珣四，天宝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岩三，天宝六年、七载、八载。李麟再，天宝十载、十一载。阳浚再，天宝十二载、十五载。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彦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萧昕再，宝应二年、贞元三年。薛邕四，大历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张渭三，大历六年、七年、八年。蒋涣再，大历九年、十年。常衮三，大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历十三年、十四年。鲍防三，兴元二年、贞元元年、二年。刘太真再，贞元四年、五年。顾少连再，贞元十年、十四年。吕渭三，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权德舆三，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举，永贞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韦贯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长庆二年、三年、会昌三年、四年。杨嗣复再，宝历元年、二年。崔郾再，太和元年、二年。郑浣再，太和三年、四年。贾悚再，太和五年、六年。高锴再，开成元年、二年。柳景再，开成五年、会昌元年。陈商再，会昌五年、六年。郑颢再，大中十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凿龙首冈以为址，彤墀钔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栏下视，南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文武缨佩，蕃夷酋长皆序立。仰观玉座，若在霄汉。

太湖中有禹庙。山僧云：“禹导吴江以泄具区，会诸侯于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

子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两寺，亦有古画。圣善寺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寺山亭院有画雉尾若丹砂子，上有进士房增题名处。后有人题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止调穿泪箭，莫教射破寺家墙。”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生画。

卢言旧宅在东都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冕郎中画马六匹。

兖州邹县峄山，南面半腹，东西长数十步。其处生桐，相传以为《禹贡》“峄阳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诸山皆发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攒倚，石间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响绝，以是珍而入贡也。按《汉书·地理志》：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之峄阳下邳者是矣。

关西西风则雨，东风则晴，皆以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阳为土中，风雨之所交也。今关西西风则雨，关东东风则雨，是风气各自其方而来，交于土中，阴阳和则雨成。

相里汤阴县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余步，其中平实，高于城外地丈余，北开一门，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诰纣文》云：“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观此意，见文王所囚之地，纣使负土实此城也。未详子建所据。今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实。郭缘生《述征记》云：“彭城东有秺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实中谓之‘秺’，邱垅可阻谓之‘固’。”然则城小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冢以为保固，子建所云“负土既盈”，或承流俗之传耳。

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步兵举锄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晋世又广功焉。石人东肋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荡坏三堨，今改为堨。更于西开泄，名曰伐（原注：一作代）龙渠。增高千金之旧一丈四尺，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开三堨。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伐龙渠，即九龙渠也。元魏修复故堨，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桥西门之南颊文，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毕。汉司空王梁为河南，将引榖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后张纯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盖纯之创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东宜绫纱，宜纸，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然后文采焕发。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蜀土旧无兔鸽。隋开皇中，荀秀镇益州，命左右赍兔、鸽而往。今蜀中鸽尚稀而兔已众。戴祚《西征记》云：“开封县东二佛寺，余至此始见鸽，大小如鸠，戏时两两相对。”祚，江东人，晋末从刘裕西征姚泓，至开封县始识鸽。江东旧亦无鸽。梁武时，侯景围台城，军士熏鼠捕鸽而食。数月之后，殿屋鼠鸽皆尽。然则江东有鸽，亦当自北赍往耳。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以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陕之三门，闽越之恶溪，南康赣石，皆绝险之处，自有本土人为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离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险，故曰：“滟滪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唐不可留；滟滪大如袱，瞿唐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自白沙溯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水居颇多，与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声乐，役奴婢，以据舵楼之下。

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广州、安邑。师子国船最大，梯上下数丈，皆积百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喧阗。有番长为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船脚，禁珍异，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船发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船没则鸽归。

龙门人皆言善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扫必于河滨，终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结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谓蜃也。

建安郡建安县有大勤墟，中有石，无小大悉如砚形。旧说此墟人有好学，而于义理不能疾晓，常自咎顽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负。后因雷雨，空中有人谓曰：“念尔恳诚，吾令尔墟内石，大小俱成砚，苟用者，义理速解，以旌尔志。”雨止视之，果然。今俗谓之“孔砚”。

轻纱，夏中用者名为“冷子”，取其似蕉叶之轻健而名之。

林邑献火珠，云得于罗刹国。

风炉子以周绕通风也，一说形象烽火，名“烽炉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杯倾，乃以蜡环楪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工以漆环代蜡。宁善之，为制名，遂行于世。其后传者，更环其底，以为百状焉（*原注：贞元初，青郓犹绘为楪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样。后人多云拓子，非也。蜀相即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数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所遗。其后稍用注子，形若罃，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

年后，中贵人恶其名犯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名曰“偏提”，时亦以为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侧。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时起也，比者远游行则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窜谪，人皆不自保，常虞仓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备四时服用。旧以纽革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来，吴人亦结丝为之，或有饷遗，豪徒玩而不用。

都堂南门道中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丛有似蔷薇而异，其花叶稍大者，时人谓之“枚㯶”，实语讹强名也，当呼为“梅槐”。按《江陵记》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当因梅与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蔷薇者，得非分枝条而滋演哉？至今叶形尚处梅、槐之间，可取此为证，“且未见‘枚㯶’之义也。正使便为‘玫瑰’字，岂百花中独珍是，取象于玫瑰耶?”（原注：玫瑰之瑰，音回，不音傀。其音傀者，是琼瑰。字书有证）

豆有红而圆长，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非也，“甘草子”也。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扁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李善云“其实赤如珊瑚”是也。又言，甘草非国老之药者，乃南方藤名也。其丛似蔷薇而无刺，叶似夜合而黄细，其花浅紫而蕊黄，其实亦居甲中，以条叶俱甘，故谓之“甘草藤”，土人但呼为“甘草”而已。出在潮阳，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结实，欲识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东有吐蚊鸟，夏则夜鸣，吐蚊于芦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故圣人急于养民，务成东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岁时记》：“七夕，妇人穿七孔针，设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为之，至明晓望于彩缕，以冀织女遗丝，乃是七“晓”，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窍针，益谬矣。今贵家或连二宵陈乞巧之具，此不过苟悦童稚而已。

唐世谒见尊者，皆曰：“谨祇候起居。”起居者，动止也，理固不乖。近者复云“谨起居某官”，则“动止某官”，其义何在？相承斯误，曾不经心。

终军请长缨，世多云将系单于。按本传云：“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若系单于，乃贾谊之事。按班固云：“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乃贾谊之事也。又陈思王《表》云：“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

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直是翻字太辟。”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

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说骆宾王，遂云：“某识其孙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也。

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馄饨，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书“混沌”，从“食”可矣。至如不托，言旧未有刀扣之时，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托”，今俗字作“餺飥”，非也（原注：元和中，有奸僧鉴虚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传之于今。时人不得其名，遂以其号目之，曰“鉴虚”。后俗字多作“鉴虚”，率多此类）。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以鬻鲜物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丛杂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铺”，误也。

襄州汉高祖庙，本为交甫解佩于汉皋之义，今为高祖，误。

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祀庙。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带树叶，好事者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为汉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号为伍员庙者，必五分其髯，谓“五髭须”。

江南有驿官，以干事自任，白刺史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初至为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神，问：“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一室曰茶库也，诸茗毕贮，复有神，问：“何也?”曰：“陆鸿渐。”刺史益喜。又一室菹库，诸菹毕备，复有神，问：“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须置此。”

吴主孙皓每宴群臣，皆令尽醉。韦昭饮酒不多，皓密赐茶茗以代饮酒。晋时谢安诣陆纳，无所供办，设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

军中有透剑门伎。大宴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端直，鞭马而过，琤然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每飨军则为之，所获赏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误漏其名，此人忿恨，诉于所管大将，得复召入。呈伎之际，极为调审。入数步，忽风起马惊，触剑而死。

璧州刺史邓宏庆，饮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设，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后闻以“鞍马”“香球”，或调笑抛打时上酒，“招”“摇”之号。其后平、索、看、精四字与律令全废，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绝人罕通者；“下次据”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军中邠善师酒令，闻于世。

饮坐作令，有不误而饮罚爵者，皆曰“虫伤早潦”。推其由，盖以为不偶之义。“虫伤”宜为“虫

霜"，盖言农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则"下兵"为"下平"，"阁罗凤"为"阎罗凤"。著词则"河内王"为"河奈王"，"樯竿上"为"长竿上"。如斯之语甚多。

唐人酒令：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槃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盛卢。"（原注："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双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有齿鞋匠与乐工居隔壁。齿鞋者母卒未殓，乐工理声不辍。匠者怒，因相诟成讼。乐工曰："此某业也。苟不为，衣与食且废。"执政判曰："此本业，安可丧辍？他日乐工有丧事，亦任尔齿鞋不辍。"

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颖语自贺兰广、郑涉。其后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岘、孙叔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

有王某云：往岁任同州，见御史出案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追杂案，又取印历，镦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笑，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翌日未明，御史启驿门，尽还案牍，乘马而去。

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播常疑遇毒，镦井而饮。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辑 佚

唐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言论颇洽。日将夕，僧指路歧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能垂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进。日已昏夜，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於靴中取张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生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若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生知无可奈何，亦不复弹。良久，至一庄墅。数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韦生坐一厅中，笑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固无他，幸不疑耳。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焉。有顷布筵，具蒸犊，犊上劄刀子十余，以齑饼环之。揖韦生就座，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谒见。"言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於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即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镦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跃在梁上，循壁虚蹑，捷若猱玃。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数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疋，垂泣而别。（《太平广记》卷一九四题作《僧侠》，云出《唐语林》，汪绍楹校曰："明钞本作出《酉阳杂俎》）"

信州一窭士。有人乞州图，因浣染为裙，墨迹不落。会邻邀之，出数妓，设酒。良久，一婢惊报云："君子误烧裙。"其人遽问所损处，婢曰："正烧着大云寺门楼。"（《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州图为裙》）

李福妻裴忌妒。福镇滑台，有以女奴献者。福曰："吾官至节度使，指使者不过奴隶，夫人得无甚乎？"裴曰："未知公所欲者。"福指所献奴，裴许诺。福赂左右："夫人沐发，必来告。"既告，福乃佯为腹痛，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发盆中，跣问所苦。福业以病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乃以药小便中进之。明日，监军、从事来问候，福具告之，大笑。（《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腹痛召女奴》）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请之。伯熊着黄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诵茶名，区别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至江外，又召陆鸿渐。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既坐，敷摊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毕，令奴子取钱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鸿渐久游江介，通狎胜流，至此羞愧，复著《毁茶论》。（《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煎茶博士》）

令狐相绹，每朝廷大事，一取决于子滈，如元载之伯和，李吉甫之德裕。（《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政事取决于子》）

士人初登荣进迁除，尉贺欢宴，谓之"烧尾宴"。尝有虎，变为人，惟尾不化，须焚除乃得成人。以蒙初授，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一云：新羊入群，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烧尾士人》）

人家有小虫，至微而响甚，细寻之，卒不可见，谓之“窃虫”云。有此者不祥。此虫大如胡麻，如鼠负，有两头，白色，振其头则有声。窗壁暗黑处多有之。拾遗孟昌朝贬贺州，作《窃虫赋》，比之鬼，似不识此意。（《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窃虫》）

有人患应病，问医官苏澄，澄云：“古无此方。吾选《本草》，尽天下药物，试将读之。”每发一声，腹中辄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澄因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疾自除。（《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应病》）

杜河南兼聚书万卷，每卷后题云：“请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请俸写书》）

李远为杭州刺史，嗜啖绿头鸭。贵客经过，无他馈饷，相厚者乃绿头鸭一对而已。（《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嗜绿头鸭》）

文宗以前无门状。自李卫公贵盛，百官无以希取其意，以旧刺（原注：即今之名纸）留其御候起居，号为门状。（《类说》卷三二《语林》题作《门状》）

王彦伯医既著，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来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气者饮此。”皆饮而去。（《白孔六帖》卷十一《灶》引《唐语林》）

韩会与名辈号“四夔”，会首而善歌妙绝。（《白孔六帖》卷六一《歌》引《唐语林》）

周郑客唐衢，有文学，老而无成。善哭，发声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座不乐，主人为罢。（《白孔六帖》卷六四《哭》引《唐语林》）

陈谏强记。染人岁籍所染绫帛，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之。（《白孔六帖》卷八四《染》引《唐语林》）

卢昂主福建盐铁，有瑟瑟枕，大如斗。宪宗召市人估其直，或云“至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五《瑟瑟》引《唐语林》）

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容斋续笔》卷十一《唐人避讳》条引《语林》）

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南台。南朝同。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府未曾有东台、西台之称，惟俗间呼在京为西台，东都为东台。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人不名者，呼为“西台”，不知出何故事？岂以其名上有“栖”字故邪？赵璘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璘因质之曰：“祠部，改后唯有职祠、司禋二号，无祠曹之名。”为以后汉疏宠辟司徒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平决无不厌伏；又晋朝荆州人为羊祐讳嫌名，改户曹为祠曹，故误呼耳。（《永乐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六《台·西台》引《唐语林》）

武宗王才人有宠。帝身长大，才人亦类。帝每从禽作乐，才人必从。常令才人与帝同装束。苑中射猎，帝与才人南北走马，左右有奏事者，往往误奏于才人前，帝以为乐。帝好道术，召天下方士殆尽。五年秋，王才人谓宣徽使曰：“圣人日日对药炉，服神丹，言我取不死。今身上变差事，道士称换骨皆如此，某独为忧也。”宣徽使固求变见状，才人忍泪不敢语。外人虽未知帝得疾，但讶稀畋猎也。明年正月，不御紫宸殿、不开延英门向百日，中外始公言帝病。顷刻无才人见，卧起益酸痛，饮食益辛苦。一日，帝熟顾才人曰：“吾气息奄微，情虑杳杳，将不久矣！顾以别汝。”对曰：“陛下春秋鼎盛，又尝服不死药，圣寿必无疆，何忽出不祥语？”帝曰：“吾於汝且同外庭臣耶？恶用作形迹意！脱不如汝所对，而千秋万岁，何以报我？”才人欲恸，恐惊帝，乃曰：“帝若忽厌四海，妾当同日死。”帝哽咽闭目不喘息者少顷，忽曰：“诚如汝言，当何为？”曰：“妾止於缢。”帝引手取巾授才人曰：“以此！以此！”帝遂向壁不语。后数日，帝疾亟。才人久侍帝，归寝，浓妆洁服如常日。乃尽取服玩与内家，持帝所授巾至前，见帝已崩，自缢而绝。宣宗即位，赠贵妃，命与端陵同日时掩。其圹在端陵柏城内西南。又有名才人随灵驾行慢城内，每夕望端陵焚钱帛衣物，风吹火燔所止。（《永乐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人·才人》引《唐语林》）

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军士，部曲噪而逐之，投于岭外。上以直金吾大将军田牟曾为徐州，有政声，开延英召对，再命往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八千二百九《将·军士逐将》引《唐语林》）

逸 史

[唐]卢　肇撰　陈尚君辑录　黄清发整理

《逸史》三卷，唐卢肇撰。肇字子发，宜春（今属江西）人。武宗会昌三年（八四三）以状头及第。累任使府从事。懿宗咸通初，自潼关防御判官除秘书省著作郎，又以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直学士，后出任歙、池、吉三州刺史，约卒于僖宗乾符间。肇善诗文辞赋，皆有时名。本书作于大中元年，序称收录"闻见之异者"，凡"神仙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之类故事皆予摭实记存。书中记及唐代政事得失者亦颇多。原书不存。今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所考，重加辑录，仍编为三卷，以《云笈七签》卷一一三上所录为上卷，并以《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等书所引校补；以《类说》、《绀珠集》、《说郛》所收者为卷二，并据《太平广记》所引校补；仅见《太平广记》及宋人他书者录为卷三。共得八十几则，超过原序所云四十五则甚多，李剑国疑四十五为百十五之误，或近是。

序

卢子既作《史录》毕，乃集闻见之异者，目为《逸史》焉。其间神仙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皆摭其实、补其缺而已。凡纪四十五条，皆我唐之事。时大中元年八月。（《说郛》卷二四）

卷　一

任　生

任生者，隐居嵩山读书，志性专静。常夜闻异香，忽于帘外有一女子谓生曰："某以冥数，与君合为配偶，故来耳。"生意其异物，坚拒不纳。其女子开帘而入人，年可二十余，凝态艳质，世莫之见。有双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渐久，顾谓侍者曰："郎君书籍中取一幅纸，兼笔砚来。"乃作赠诗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谪居游五岳。以君无俗累，来劝神仙学。"又曰："某后三日当来。"言毕而去。书生览诗，见笔札秀丽，尤疑其妖异。三日果来，生志弥坚。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数运冥合，暂谪人间，自求匹偶。以君闲澹，愿侍巾箱，不止于延福消祸，亦冀贵而且寿。今反自执迷，亦薄命所致。"又赠一篇曰："葛洪亦有妇，王母亦有夫。神仙尽灵匹，君子意何如？"书生不对，面墙而已。女子重赠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要申情素？明日海山春，彩舟却归去。"嗟叹良久，出门。东行数十步，闪闪渐上空中，去地百余丈，犹隐隐见于云间。以三篇示于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后数月，生得疾，见二黄衣人手持牒来追曰："子命已尽。"遂被引去。行十余里，忽见幢节幡盖，迤逦不绝。有女子乘翠辇，侍卫数十人。二黄衣与生辟易，隐于墙下。女子望见，既至问曰："何人？"黄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读书薄命汉。"谓黄衣把牒来，曰："公数尽矣。今既相遇，不能无情。"索笔判云："更与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贵者。既有命，即须回。"使者送至旧居，见身卧于床上。使者从后推之，乃苏，嗟恨累日。后三年果卒。（《云笈七签》卷一一三上。又见《绀珠集》卷一〇，《类说》卷二七）

罗公远

罗公远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宫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桥道如银，与明皇升桥。行若十数里，精光夺目，寒气侵人，遂至大城。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霓衣，舞于广庭。上问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乃密记其声调。

旋为冷气所逼，遂复蹑银桥回返。却顾银桥，随步而灭。明日，召乐工依其调作《霓裳羽衣曲》，遂行于世。明皇欲传隐形之术，公远秘而不说，恐其游幸放恣。上怒，乃选善射者十人伏于壁，召公远与语，众矢俱发，公远致毙。上令斩首，瘗于宫内。月余，有中使自蜀回，奏事讫，云："臣至骆谷，见罗公远，令臣附起居，专于成都望车驾。"上大惊，问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携鞋一只。"乃令开棺。视之，唯见一草鞋在棺，有箭孔数十。安禄山犯阙，明皇幸蜀，有称维厶延来谒。召之，即不见。思其意：维厶延，罗公远无头（盖公远字）也。上悔恨，叹息累日。（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二二、《类说》卷二七、《说郛》卷二四）

罗方远

罗方远，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设，观者如市。有白衣人长丈余，质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一小儿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所，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官吏执小儿至宴所，具白刺史。刺史问其姓名，对曰："姓罗，名方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入州看设，某叱令回。"刺史不信，曰："尔何诞妄！若诚有龙，即令我见本形。"方远曰："请俟后日。"至期，乃于江滨作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江水注之，刺史与僚佐郡人皆往注视。逡巡，有白鱼，可长五六寸，随水入坑。腾跃渐大，有青烟如练，起自坎中。须臾，黑气满空，雷电艴赫，，久之乃息。见一大白龙于江心，身与云气相连，素光满水，食顷方灭。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明皇方留意神仙，即日召见。时上与张果老、叶法善弈棋次，二人见之，大笑曰："村儿有何解？"乃各执棋子数枚，谓方远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手，果无所有，悉在方远处，上大惊异。自后累试，其术如神。（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二二）

李师稷

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余，至一大山，瑞云覆绕，奇花异树，尽非人间所睹。山侧有人迎问曰："安得至此？"客具言之。以生力，令移舟于岸。既登岸，乃云："须谒天师。"遂引至一处，若大宫观。既入，见一道士眉鬓悉白，侍卫十余人，坐大殿。令上与语，曰："汝中国人也。兹地有缘方得一到，此即蓬莱山也。既至，莫要看否？"乃令左右引于宫内游观。玉台翠树，光彩夺目，院宇数十，皆有名号。至一院，扃锁严固。窥之，众花满亭，堂有几褥，焚香阶下。客问之："此院谁何？"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辞归。数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公已脱烟埃，投弃轩冕，与居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谪仙哉！（同前。又见《说郛》卷二四、《太平广记》卷四八）

袁滋

袁相公滋未达时，居复郢间。复州青溪山，秀丽无比。袁公因晴日，登临此山。行数里，迳渐幽小，阻绝无踪。有人儒服，市药为业，结庐山之下。袁公与语，甚相狎，因留宿其舍。袁公曰："此境山泉奇异，当为灵仙之所，此处合有灵仙隐士。"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盖物外之士也。数日一来，莫知其所居处。与之虽熟，不肯细言。"袁公曰："某可来相谒否？"曰："彼甚恶人，然颇好酒。足下但求美酝一榼，或得见也。"袁公辞归。后得美酒，挈而往。历数宿，五人果来，布裘纱帽，梨杖草履。相见，遂通寒暄，大笑，乃相与临清涧，据石濯足，戏调儒生。儒生为列席致酒，五人顾酒甚欢，曰："何处得此物来？且各三五盏。"儒生曰："非某所能致，有客携来，愿谒仙兄。"乃引袁公出，历拜。五人相顾失色，悔饮其酒，兼怒儒生曰："公不合以外人相扰！"儒生曰："此人诚志可赏，复是士流，许之从容，亦何伤也！"意遂渐解。见袁公谦恭特甚，乃时与笑语，目袁生曰："坐。"袁生再拜就席。少顷酒酣，乃视袁公，相谓曰："此人似西华坐禅僧。"良久云："直是。"便屈指计之曰："此僧亡来四十七年矣。"问袁公之岁，适四十七，抚掌曰："须求官职，福禄已至。"遂与袁公握手言别。过涧逾岭，扪萝跳跃，翩翩如飞，倏忽不见。袁公后乃登第，果拜相，领西蜀节制。（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卷三八八）

王水部

大历中，有水部王员外者，笃好道术。虽居朝列，有布衣方药之士，日与游从。一日，有道侣数人在厅，王君方与谈谐，会除厕裴老携秽路侧，密近厅所。王君妻令左右止之，因附耳于壁，听道侣言，窃笑不已，王君仆使皆怪之。少顷，裴老佣事毕，王君将如厕，遇于户外。裴老敛衣，似有白事。因问何事，渐前曰："员外甚好道。"王君惊曰："老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对曰："某曾留心，知员外酷似好道，然无所遇。适来厅上数人，大是凡流，但眩惑员外、希酒食而已。"王君异之，其妻骂之曰："君身为朝客，乃与秽夫交结！"遣人逐之。裴老笑请去，王君恳邀从容，曰："老人请后日相访。"至期，王君斋沐净室以候。裴老布袍曳杖而至，有隐逸之风。王君坐话，茶酒更进。裴老曰："员外非真好道，乃是爱药术，试炉火可验。"取一铁合，重二斤，分为两片，致于火中。须臾色赤，裴老解布衫角药两丸，小于麋粟，捻碎于合上，复以火烧之。食顷，裴老曰："成矣。"令王君仆使之壮者，以火箸持之，掷于地。逡巡成金色，如鸡冠。王君降礼再拜而谢之。裴老曰："此一两敌常金三两，然员外亦不用留，将施贫乏。"

遂辞去，曰："从此亦无复来矣。"王君曰："愿至仙伯高第申起居，容进否?"裴老曰："可兰陵西坊大菜园后相寻。"遂别。王君乃易服往，果见小门。叩之，有苍头出曰："莫是王员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净。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余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实甚珍异，服用辉焕。迨晚，王君告去，裴老送出门。旬日再去，其第已为他人所赁，裴老亦不知所在。（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四二）

崔　生

进士崔生，尝游青城山，解鞍放驴，无仆御。驴逸而走，驰之不能及。约行三十余里，至一洞口，时已曛黑，驴即奔入。崔生悚惧，不敢前进。力固疲矣，遂寝岩下。至晓，洞中微明，乃入。又十余里，出洞门，望见岩壑间有金城绛阙，而被甲执兵者守卫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尘俗之士，愿谒仙翁。"守吏趋报，顷之召入。见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余。侍女数百，皆有所执。崔生趋拜，使坐，与语忻然，留宿。酒味珍香，异果罗列，谓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驴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盖一女子愿事于君，此亦冥数前定耳。"生再拜谢，遂以女妻之。数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药两丸，与生服之。但觉脏腑清莹，摩体若蝉蜕，莹然婴儿之貌。每朔望与崔生乘鹤而上朝蘂宫。月余，崔生曰："某血属在人间，请归一决，非有所恋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与符一通，云："急有患祸，此可隐形，慎不可游宫禁。"临别，又与一符曰："甚急即开。"乃命取一驴付之。崔生到京都，试往人家，皆不见，因入苑囿大内。会剑南进太真妃生日锦绣，乃窃其珍者。上曰："计无贼至此，必为妖取之。"遂令罗公远作法，以朱字照之寝殿户后，果得崔生。崔生具写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崔生乃出仙翁临行之符照公远与持执者，当时绝倒，良久方起。启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杀也。纵杀之，臣等即受祸，亦非国之福。"上乃赦之，犹疑其事不实，遣数百人具兵服，兼术士同送，且觇其故。至洞口，复见金城绛阙，仙翁御殿，侍从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语，几至颠毁。"崔生拜讫，遂升洞门，所送者欲随之。仙翁以杖画地成川，阔数丈。崔生妻掷一领巾，化为五色绛桥，令崔生踏过，桥随步即灭。既至洞口，崔生谓送人曰："事只如此，可以归。"须臾云雾四合，咫尺不见，唯闻鸾鹤箫籁之声，半日方散。遥望，惟空山而已，不复有物也。上方知其神仙也。（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二三、《绀珠集》卷十、《类说》卷二七）

黄尊师

茅山黄尊师，法箓甚高。尝于山前修观，起天尊殿，置讲求资，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门大呼，貌甚危黑，言词鄙陋，腰插驴鞭，如随商客者，骂曰："道士奴！时正热，诱众何事？自不向深山学修道业，何敢妄语!"黄师不测之，即辍讲，逊词谢之。众人悉畏，不敢抵忤。良久，词色稍和，曰："如是聚集，岂不是要修堂殿耶？都用几钱?"尊师曰："要五千贯。"其人曰："可尽辇破铁釜及杂铁来。"黄师疑是异人，遂遽令于观内诸处收拾，约得铁八百斤。其人乃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一胡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银。曰："此合钱万贯。若修观计用有余，请施贫乏。讲则所获无多，且罢之。"黄师与徒众皆敬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师奉诏入京，忽于市街西见插驴鞭者，肩绊小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师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师但遥揖礼而已。老人发尽白，视之，颜如十四五女子也。（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七二）

卢　杞

卢相名杞，少时甚贫，与市妪麻婆者，于东都废宅税舍以居，麻婆亦孑然。卢公尝以疾卧月余，麻婆悯之，常来为作粥食。卢病愈，多谢之。后累日，向晚，自外归，见金犊车子立麻婆户外。卢且惊异，密候之。见一女子年十四五，真神仙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则为请求之。"卢曰："某贫贱，安敢辄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郎君清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树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震曜，风雨暴至，化为楼台，金炉玉帐，景物华丽。俄有辎軿降空，即所见女子也。与卢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旨。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药两丸。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忽失所在，古树荒草，苍然如旧。麻婆与卢遂归。又清斋七日，镬地种药，适已蔓生。未移刻，二胡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许，麻婆以刀刳其中。及七日之期，与卢公各处其一，仍令卢公具油衣三领。风云忽起，腾上碧霄，耳中唯闻波涛之声，迤逦东去。又谓卢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冰雪中行。复令著至三重，即甚温暖。谓麻婆曰："此去洛阳多少?"婆曰："已八万里。"良久，胡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仗者数百人。麻婆引卢公入，见女子居殿，侍从女数百人。命卢公坐，具酒馔，麻婆屏息立于诸卫之下。女子谓卢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者言之。若欲长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如何?"卢生曰："在此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当白日升天，须执志坚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须启上帝。"乃索青纸为写素，当庭拜奏。少顷，闻东北喧然，声云："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幢

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于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得太阴夫人状，云卢杞欲住水晶宫，如何？"卢公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疋，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求水晶宫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间宰相否？"卢公大呼曰："欲得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令麻婆速领回。遂入胡芦，依前，闻风雨之声至地，遂到旧居，尘榻俨然。时已中夜，胡芦与麻婆俱不见矣。杞后果为相。（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六四、《类说》卷二七）

卢李二生

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导引之术。一旦，李生告归曰："某不能甘于寒苦，且浪迹江湖。"决别而去。后李生知橘子园，人吏隐欺，折官钱数万贯，羁縻不得他去，贫悴日甚。偶过扬州阿师桥，逢见一人，草履麻衣。视之，乃卢生也，昔号二舅。李生与之语，哀其衣弊。卢生大骂曰："我贫贱何耻！公不外物，投身凡冗之所。又有积负，且撄囚拘，尚何面目以相见乎！"李生厚谢。二舅笑曰："居所不远，翌日驰马奉迎。"至旦，果有一仆御骏足而来，云："二舅邀郎君。"既去，马疾如风，出城之南。行数十里，路侧有朱门斜开，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泽，侍女数十人，与桥下仪质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馔，名花异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药品，悉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适命得佐酒者，颇善箜篌。"须臾，红烛引一女子至，容貌极丽，新声甚嘉。李生视箜篌上，有朱书十字云："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罢酒，二舅曰："莫愿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质貌兼美。"李生曰："某安敢及此？"二舅许为成之。又曰："公所负官钱几何？"曰："二万贯。"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内取钱，可从此学道，无自秽身陷盐铁也。"迨晚，仆人复御前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门。洎归，颇疑讶为神仙矣。即以拄杖诣波斯店，其辈见杖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语付钱，遂得免縻而去。既惊且异，乃再往卢二舅所居，将谢之，即荒草原地而已，怅望而归。其年，往汴州，行军陆长源以女嫁之。既见，颇类卢二舅北亭见者。复解箜篌，仍有朱字。视之，果见"天际"之句也。李生具说扬州城南卢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戏书之句，尝梦见使者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叹讶之甚，后竟不能得遇。（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七、《类说》卷二七、《绀珠集》卷一〇）

李　石

唐相李石未达时，颇好道。尝游嵩山，荒草中间有人呻吟声，视之，乃病鹤。鹤乃人语曰："某已为仙，厄运所钟，为樵者见伤，一足将折，须得人血数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托。"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鹤曰："世间人少，公且非纯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东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视，乃马首也。至洛阳，所遇颇众，悉非全人，或犬彘驴马之类。（首）。偶于桥上见一老翁骑驴，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鹤之事。老翁忻然下驴，宣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鹤所，濡其伤处，裂衣封裹。鹤谢曰："公即为明皇时宰相，后当上升，相见非遥，慎勿堕志。"李公拜之，鹤冲天而去。李公后果为相。（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四六〇、《类说》卷二七）

李主簿

近有选人李主簿者，新婚，东出关，过华岳，将妻入庙，谒金天王。妻拜未终，气绝而倒，唯心上微暖。舁归客邸，驰马诣华阴县求医术之人。县宰曰："叶仙师善符术，奉诏投龙回，去此一驿，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单骑驰去约十五余里，遇之。李公下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仙师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与李公先行，谓从者曰："鞍驮速驱来，待朱钵及笔。"至舍，已闻哭声。仙师入见，曰："事急矣，且先将墨笔及纸来。"遂书一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北飞走，声如飘风，良久无应。仙师怒，又书一符，其声如雷，顷之亦无验。少时，鞍驮到，取朱笔，令李公左右煮少许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书一符，喷水叱咤之，声如霹雳。须臾，口鼻有气，眼开，良久能言。问其状，曰："某初拜时，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归院。适已三日，亲宾大集，忽闻敲门，门者走报王，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门外闹甚，门者数人细言于王，王曰：'且发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龙飞入，正扼王喉，才能出磬，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第三符也。"李公声囊以谢之。是知灵庙，女子不得入也。（同前。又见《说郛》卷二四、《类说》卷二七、《绀珠集》卷一〇、《太平广记》卷三七八）

卢常师

秘书少监卢常师，进士擢第。性恬淡，不乐轩冕，于世利蔑然，无留意。因弃官之东洛，谓所亲曰："某与浙西鱼尚书故旧，旬日当谒去。"又曰："某前身是僧，坐禅处犹在会稽，亦拟自访遗迹。"家人亦怪其将远行而不备舟楫，不旬日而卒。（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一五一）

裴令公

裴令公少时，有术士云："命属此斗廉贞星将军，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当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尝懈怠。及为相，机务繁迫，乃遗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于人，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来，宿于裴公第，中夜谓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

崇护不已，亦有感于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贞，不知灵应。后为太原节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视之。有弹胡琴巫，颠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见相公。廉贞将军遣某传语：‘何大无情！都不相知也。’将军怒甚，相公何不敬谢之?”裴公大惊。女巫曰：“当择良日斋洁，于静院焚香，设酒果，将军亦欲示见于相公。”别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于阶前，东向奠酒，再拜。见神披金甲，持朱戈，身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惊悚流汗，俯伏于地，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曰无之。自是裴公尊奉，有逾厥初。（同前。又见《太平广记》卷三〇七、《类说》卷二七）

卷　二

判状赦死

桑道茂初为供奉，李晟为神策小将。道茂曰：“足下即贵，某后数年性命当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见侮耳!”道茂怀中取一纸文书，具官衔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则命全矣。”晟笑曰：“遣某道，何如?”道茂云：“乞准状特放。”晟为书之。后朱泚反，道茂复旧职。晟救京城，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状。”取视之，乃昔年所书也。晟惊悟释放，以为上客。（《类说》卷二七）

尉迟敬德

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与没官库相邻，潜作地道入库，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公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 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公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乙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敕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使人密求书生，得之，具陈所见，公厚遣之，仍以库物分惠故旧。（《太平广记》卷一四六、《类说》卷二七）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词，应进士举，曾与一客自洛至关。客云：“吾能先知人饮馔，毫厘不失。”临正旦，一日将往华阴县，县令与李公旧知，先遣书报。李公谓客曰：“岁节人家皆有异馔，况县令与我旧知。看明日到，何物吃?”客抚掌曰：“大哥与公各饮一盏椒葱酒，食五般馄饨，不得饭吃。”李公亦未信。及到华阴县，县令传语：遣鞍马驮乘，店中安下。请二人就县，相见喜曰：“二贤冲寒，且速暖两大盏酒来，仍着椒葱。”良久台盘到。有一小奴与县令耳语，令曰：“总煮来。”谓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岁，常言何不令我勾当家事。某昨恼渠，遣检校作岁节饮食。适来云，有五般馄饨，问煮那般，某云：‘总煮来。’”逡巡，以大碗盛，二客食尽。忽有佐吏从外走云：“敕使到，旧例合迎。”县令惊，忙揖二客，鞭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终餐，其仆者已归，结束先发。已行数里，二人大笑，相与登途，竟不得饮吃。异哉！饮啄之分也。（《太平广记》卷一五三、《类说》卷二七）

术　士

玄宗时，有术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竞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谓曰：“审看某明日餐何物?”术者良久曰：“大夫合食两盘糕糜，二十碗橘皮汤。”李笑，乃遣厨司具馔，明日会诸朝客。平明，有敕召对，上谓曰：“今日京兆尹进新糯米，得糕糜，卿且唯吃。”良久，以金盘盛来，李拜而餐，对御强食。上喜曰：“卿吃甚美，更赐一盘。”又尽。既罢归，病霍乱，腹疾大作，诸物皆绝口，唯吃橘皮汤，至夜半方愈。忽记术士之言，谓左右曰：“我吃多少橘皮汤?”曰：“二十碗矣。”嗟叹久之，遽邀术士，厚与钱帛。（《太平广记》卷一四九、《类说》卷二七）

五十年天子

明皇潜龙时，见僧万回，曰：“五十年天子，愿自爱。”五十年天子以后，果有禄山之祸。（《类说》卷二七）

巨蛇食藤花

明皇微时，尝至洛阳令崔日知宅。崔公设馔未熟，明皇因寝庭前。一架藤花初开，日知见一巨黄蛇食藤花，惊不敢近。逡巡不见，明皇觉曰：“大奇，饥甚，睡梦中食藤花，滋味分明记，今已得甚饱。”日知方知他日启圣之验也。（《类说》卷二七、《说郛》卷二四）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毬，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骑驴击，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甚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

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修谨，不复为也。道士笑曰：“与郎君后三日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侠。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计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救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记录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箠。”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乃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闻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缚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醒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惭悸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诫，曾不暂行，中心如疚，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专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契，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窜责，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升阶至大殿，帐榻华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回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兹介鳞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冥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子亦不恐惧，唯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谓禄山曰：“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间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报相公，有双鬟二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在人间耳。”(《太平广记》卷一九、卷七六、《类说》卷二七)

回向寺狂僧

唐玄宗开元末梦人云：“将手巾五百条、袈裟五百领，于终南山回向寺布施。”及觉，问左右，并云无，乃遣募缁徒道高者，令寻访。有一狂僧，本无住著，人亦不知其所来，自出应召曰：“某知回向寺处。”问要几人，曰：“但得赍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去。”授之，其僧径入终南。行两日，至极深峻处，都无所见。忽遇一碾石，惊曰：“此地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携香，礼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雾起，咫尺不辨，近来渐散。当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珑如画。少顷转分明，见一寺若在云间，三门巨额。谛视之，乃回向也。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闻钟磬及礼佛之声，守门者诘其所从来，遂引入。见一老僧曰：“唐皇帝万福。”令与人相随，历房散手巾等，唯余一分。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顾侍者曰：“彼房取尺八来。”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僧曰：“此是权代汝主也。国内当乱，人死无数，此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昔在寺时，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明日，遣就坐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此玉尺八付与汝主，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而回，童子送出。才数步，又云雾四合。及散，则不复见寺所在矣。乃持手巾尺八，进于玄宗。及召见，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悦，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二十余年，遂有安禄山之乱。其狂僧所见胡僧，即禄山也。(《太平广记》卷九六、《类说》

卷二七）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笏。盐铁院官陆遵以笏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某且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必不错。"陆君甚薄之，以为诈。陆君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太平广记》卷二二四、《类说》卷二七）

金天王引驾

明皇亲享西岳，礼毕，东行，出庙门。巫者奏曰："金天王带甲持戈，步行引驾。"诏择骏马、壮士为御。巫赞曰："金天王拜谢。"行数里，马汗不可进。凡十易马，至阙而止。巫云金天王辞回。（《类说》卷二七）

许飞琼

唐开成初，进士许瀍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问其所之，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太平广记》卷七〇、《类说》卷二七）

头上焰光

江淮间有术士姓吴，有应宏词者谒之。吴曰："公何人？头上焰光高一丈。"其人以对，曰："必登高第。"（《绀珠集》卷一〇）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有一鬻酒者，酒胜其党，又不急于利，赊贷甚众。每有纱帽藜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积债十余石，即并还之，谈谐笑谑，酣畅而去。其话言爱说孙思邈，又云："此小儿有何所会？"或报章仇公，乃遣亲吏候其半醉，前拜言曰："尚书令传语：某苦心修学，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赐许否？"四人不顾，酣乐如旧。逡巡，问酒家曰："适饮酒几斗？"曰："一石。"皆拍掌笑："太多。"言讫，不离席上，已不见矣。使者具报章仇公，公遂专令探伺。自后月余不至。一日又来，章仇公遂潜驾往诣，从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跃出载拜。公自称姓名，相顾徐起，唯柴烬四枚，在于座前，不复见矣。时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诏召孙公问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尤乐蜀中。"自后更令寻访，绝无踪迹。（《太平广记》卷四〇、《绀珠集》卷一〇）

杨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马杨集，自京之任，至华阴宿。夜有老人，戴大帽，（眉长数尺，绾在帽内）到店，就炉向火。杨君见其耆耄，因与酒食。问姓氏，曰："姓杨。"又诘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杨公乃越侄孙，复重问。曰："为君所迫，我乃尽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闻姓氏，再拜复坐。曰："吾亦知汝过此，故来相看。祖母与姑数人悉在，汝欲见否？吾先报去。"少顷复至。明旦，与杨君入山。约里余，有大涧，阔数丈，老父超然而越，回首谓杨君曰："当止此，吾与汝唤阿婆去。"逡巡间，老母及女与六七人，绕岩而至。杨君望拜，隔水与语，皆嗟叹，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杨君乃拜，回数十步却望，犹有挥袖者。明日复来，深水高峰，并不见矣。（《太平广记》卷三七、《绀珠集》卷一〇）

萧家乳母

遂州萧侍郎翰云：叔父曾雇得乳母，自言遭荒歉兵戈，父母生之三日逃难，不能携挈，乃将往南山，盛于绷被，弃于峭壁石上，众迹罕及。俄有避难者数十人来，见而怜之，共裹之，将归土龛中，以泉水浸柏叶点其口。数日，筋骨康强，岁寒能言语，不吃诸物，但食松柏而已，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岁，觉身轻腾空，高丈余。有三四小儿，相与游戏，不知所从，肘腋间生绿毛，仅长一尺。渐能飞，与群儿游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每月一归所养人家，或以仙果献之。数年贼平后无事。本父母入山，寻余骸骨将葬。见所养者，具言其事，父母涕泣曰："如何一见？"语未讫，已在空中，不肯下。父母望之悲号，所养者谓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来看也。"掉头不答，又却飞去。父母后回及家，忆之不已，乃买果栗，揭粮复往，以俟其来，数日又至，潜于窗下，遣所养者招手，遂自空中而下。父母走抱之，号泣良久，喻以归还，曰："某甚乐，不愿去也。"父母与果栗，令吃之。逡巡，群儿等十数至，息于檜树，齐声曰："水晶宫奏乐，可去听。"跃身欲飞，即堕于地。于是群儿齐声曰："吃俗物也，苦哉苦哉！"遂散。父母挈归，嫁为人妻，有二子。后遭难乱，乃为乳母也。（《说郛》卷二四、《太平广记》卷六五）

卷　三

吕　生

虞乡、永乐等县连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

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不欲闻食气，因上山自劚黄精煮服之。十年之后，并饵生者，俗馔并不进，日觉轻健，耐风寒，行若飘风，见文字及人语更不忘。母令读书，遂欲应明经。日念数卷，实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后母逼令餐饭，不肯。与诸妹旦夕劝解，悉不从。因于酒中置猪脂，自捧以饮之曰："我老矣，况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实进不得。"乃逼于口鼻。嘘吸之际，一物自口中落，长二寸余。众共视之，乃黄金人子也。吕生乃僵卧不起，惟言困惫。其妹以香汤洗之，结于吕衣带中，移时方起。先是吕生年虽近六十，须发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结处如旧，已不见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门去，云往茅山，更无其踪。（《太平广记》卷二三）

姚 泓

师惧，谓为枭之属也。细视面目，即如人也。僧乃问曰："檀越为山神耶？野兽耶？复乃何事而特至此？贫道禅居此地，不扰生灵。神有知，无相恼也。"良久，其物合掌而言曰："今是何代？"僧曰："大唐也。"又曰："和尚知晋宋乎？自尔至是复几载？"僧曰："从晋及今，向百四年矣。"其物乃曰："和尚博古知今，宁不知有姚泓乎？"僧曰："知之。"物曰："我即泓也。"僧曰："吾览《晋史》，言姚泓为刘裕所执，迁姚宗于江南，而斩泓于建康市。据其所记，泓则死矣；何至今日，子复称为姚泓耶？"泓曰："当尔之时，我国实为裕所灭，送我于建康市，以徇天下。奈何未及肆刑，我乃脱身逃匿。裕既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声，示其后耳。我则实泓之本身也。"僧因留坐，语之曰："史之说岂虚言哉？"泓笑曰："和尚岂不闻汉有淮南王刘安乎？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汉史》之妄，岂复逾于后史耶？斯则史氏妄言之证也。我自逃窜山野，肆意游行，福地静庐，无不探讨。既绝火食，远陟此峰，乐道逍遥，唯餐松柏之叶。年深代久，遍身生此绿毛，已得长生不死之道矣。"僧又曰："食松柏之叶，何至生毛若是乎？"泓曰："昔秦宫人遭乱避世，入太华之峰，饵其松柏，岁祀浸久，体生碧毛尺余。或逢世人，人自惊异，至今谓之毛女峰。且上人颇信古，岂不详信之乎？"僧因问请须所食，泓言："吾不食世间之味久矣，唯饮茶一瓯。"仍为僧陈晋宋历代之事，如指诸掌。更有史氏阙而不书者，泓悉备言之。既而辞僧告去，竟不复见耳。（《太平广记》卷二九）

齐 映

齐相公映，应进士举。至省访消息，歇礼部南院，遇雨未食，彷徨不知所之。徐步墙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从，揖齐公曰："日已高，公应未餐。某居处不远，能暂往否？"映愧谢，相随至门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跃上白驴如飞。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门曲严洁。良久，老人复出，侍婢十余，皆有所执。至中堂坐，华洁侈盛。良久，因铺设于楼，酒馔丰异。逡巡，人报有送钱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药作一瓮酒。"及晚请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齐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赠帛数十匹，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来。"齐公拜谢。自后数往，皆有恤赉，至春果及第。同年见其车服修整，乘醉诘之，不觉尽言。偕二十余人，期约俱诣就谒，老人闻之甚悔。至则以废疾托谢不见，各奉一缣。独召公入，责之曰："尔何乃轻泄也？比者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谢负罪，出门去。旬日复来，宅已货讫，不知所诣。（《太平广记》卷三五）

魏方进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进，有弟年十五余，不能言，涕沫满身，兄弟亲戚皆目为痴人，无为恤养者。唯一姊悯怜之，给与衣食，令仆者与洗沐，略无倦色。一旦于门外曝日搔痒，其邻里见朱衣使者，领数十骑至，问曰："仙师何在？"遂走到见搔痒者，鞠躬趋前，俯伏称谢。良久，忽高声叱曰："来何迟？勾当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彻，声韵朗畅，都无痴疾之状。朱衣辈既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虽惊其事，而不异其人，遂随事瘗埋。唯姊悲恸有加，潜具葬礼。至小殓之日，乃以一黄绣披袄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魏公从驾至马嵬，其姊亦随去。禁兵乱，诛杨国忠，魏公亲也，与其族悉预祸焉。时其姊偶出在店外，闻难走，遗其男女三人，皆五六岁，已分为俎醢矣。及明早军发，试往店内寻之，僵尸相接，东北稍深一床上，若有衣服。就视之，儿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痴弟黄绣袄子也。悲感恸哭，母子相与入山，俱免于难。（《太平广记》卷三六）

刘 晏

唐宰相刘晏，少好道术，精恳不倦，而无所遇。常闻异人多在市肆间，以其喧杂，可混迹也。后游长安，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刘公曰："早晚当至？"曰："明日合来。"刘公平旦往，少顷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满饮酒，谈谑极欢，旁若无人。良久曰："世间还有得似我辈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后每忆之，不可寻求。及作刺史，往南中，过衡山县。时春初，风景和暖，吃冷淘一盘，香菜茵陈之类，甚为芳洁。刘公异之，告邮吏曰："侧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

得?"答曰:"县有官园子王十八能种,所以馆中常有此蔬菜。"刘公忽惊记所遇道者之说,乃曰:"园近远?行去得否?"曰:"即馆后。"遂往。见王十八,衣犊鼻灌畦,状貌山野,望刘公趋拜战栗。渐与同坐,问其乡里家属,曰:"蓬飘不省,亦无亲族。"刘公异疑之。命坐,索酒与饮,固不肯。却归,晏乃诣县。自请同往南中,县令都不喻,当时发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刘公渐与之熟,令妻子见拜之,同坐茶饭。形容衣服,日益秽弊,家人并窃恶之。夫人曰:"岂兹有异,何为如此?"刘公不懈。去所诣数百里,患痢,朝夕困极。舟船隘窄,不离刘公之所。左右掩鼻罢食,不胜其苦,刘公都无厌怠之色,但忧惨而已。劝就汤粥,数日遂毙。刘公嗟叹涕泣,送终之礼,无不精备,乃葬于路隅。后一年,官替归朝,至衡山县,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将园子,去寻却回,乃应是不堪驱使。"刘公惊问何时归,曰:"后月余日即归,云奉处分放回。"刘公大骇,当时步至园中。茅屋虽存,都无所睹。邻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审其到县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发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数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将至属纩,家人妻子,围视号叫。俄闻叩门甚急,阍者走呼曰:"有人称王十八,令报。"一家皆欢跃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尽令去障蔽等及汤药,自于腰间取一葫芦开之,泻出药三丸,如小豆大,用苇筒引水半瓯,灌而摇之,少顷腹中如雷鸣。逡巡开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状。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牵衣再拜,若不胜情,妻女及仆使并泣。王十八凄然曰:"奉酬旧情,故来相救。此药一丸,可延十岁,至期某却来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刘公固请少淹留,不可;又欲与之金帛,复大笑。后刘公拜相,兼领盐铁,坐事贬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复来曰:"要见相公。"刘公感叹颇极,延入阁中,又恳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还其药。"遂以盐一两,投水令饮。饮讫大吐,吐中有药三丸,颜色与三十年前服者无异,王十八索香汤洗之。刘公堂侄侍疾在侧,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视笑曰:"汝有道气,我固知为汝掠也。"趋出而去,不复言别,刘公寻痊复。数月有诏至,乃卒。(《太平广记》卷三九)

李虞

信州李员外虞,尝与秀才杨棱游华山,穷搜岩谷。时李公未仕,及杨君俱有栖遁之志,每遇幽赏,即吟咏移时。俄至一小洞,巉高数尺,不三四步,甚高。路极平易,二人欲穷其迹。约行四五里,拟回又不可,且相勉而进。更二三里,稍明。少顷至洞口,时已申酉之际。川岩草树,不似人间,亦有耕者。耕者睹二人颇有惊异,曰:"郎君何得到此?"乃具言之。更二里余,有佛堂,数人方饮茶次。李公等因往求宿,内一人曰:"须报洞主。"逡巡见有紫衣,乘小马,从者四五,呵路而至,拜起甚雅。曰:"得到此何也?"一人备述曰:"此处偏陋,请至某居处。"遂同步而往。到一府署,多竹堂,屋坐甚洁,人吏数十。因自言曰:"某姓杜,名子华。逢乱避世,遇仙侣,居此已数百年矣。"因止宿,饮馔皆甚精丰。内有驼芋,其状如牛。昼夜论语,因问朝廷之事,留连累日。各遗银器数事,遣使者导之而返,曰:"此可隐逸,颇能住否?"二子色难。子华笑,执手而别,且请无漏于人。后杨君复往寻其洞穴,不可见矣。杨君改名俭,官至御史,谪番禺而卒;李公终亦流荡。真仙灵境,非所实好,不可依名而往之也,后君子诫之哉!(《太平广记》卷四二)

黄尊师

黄尊师居茅山,道术精妙。有贩薪者,于岩洞间得古书十数纸,自谓仙书,因诣黄君,恳请师事。黄君纳其书,不语,日遣斫柴五十束。稍迟并数不足,呵骂及箠击之,亦无怨色。一日,见两道士于山石上棋,看之不觉日暮,遂空返。黄生大怒骂叱,杖二十,问其故,乃具言之。曰:"深山无人,何处得有棋道士?果是谩语。"遂叩头曰:"实。明日便捉来。"及去,又见棋次,乃佯前看,因而擒捉。二道士并局,腾于室中上高树,唯得棋子数枚。道士笑谓曰:"传语仙师:从与受却法箓。"因以棋子归,悉言其事。黄公大笑,乃遣沐浴,尽传法箓。受讫辞去,不知其终。(《太平广记》卷四二)

贾耽

唐相国贾耽,滑州节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选一蹻捷官健,操书缄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处即行,觅张尊师送此书,任汝远近。"使者受命,挈粮而去,甚惶惑。入山约行百余里,荆棘深险,无不备历。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耸拔,见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贾相公使来。"开书大笑,遂作报书一曰:"传语相公早归,何故如此贪着富贵?"使者赍书而返。贾公极喜,厚赏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尝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书,果得数轴,皆道书也,遂遣十余人写。才毕,有道士突入,呼贾公姓名叫骂曰:"争敢偷书?"贾公逊谢,道士曰:"复持去。"郑州仆射陂东有一浮图,乃遣使赍牒牒州,于此浮图内取一白鸦,遂令掩之,果得。以笼送,亦不知何故。贾公谪仙,事甚众,此三篇尤明显者也。(《太平广记》卷四五)

瞿道士

黄尊师修道于茅山,法箓绝高,灵应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恳,屡为黄师所笞。草堂东有一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为师所箠,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惊

异，遣去草搜索，一无所见。食顷方出，持一棋子，曰："适观棋时人留餐见遗，此秦人棋子也。"黄公方怪之，尚意其狐狸所魅，亦不甚信。茅山世传仙府，学道者数百千，皆宗黄公，悉以为德业阶品，寻合上升。每至良辰，无不瞻望云鹤。明年八月望夜，天气晴肃，月光如昼，中宵云雾大起，其云五色，集于窗牖间，仙乐满庭，复有步虚之声。弟子皆以为黄公上仙之期至矣，遽备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侣。将晓，氛烟渐散，见瞿生乘五色云，自东方出在庭中，灵乐鸾鹤，弥漫空际，于云间再拜黄公曰："尊师即当来，更务修造，亦不久矣。"复与诸徒诀别，乘风遂去，渐远不见，隐隐犹闻众乐之音。金陵父老，每传此事。（《太平广记》卷四五）

李吉甫

李太师吉甫，在淮南，州境广疫。李公不饮酒，不听乐。会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张筵，忧惨见色。宴合，谓诸客曰："弊境疾厉，亡殁相踵，诸贤杰有何术可以见救？"下座有一秀才起应曰："某近离楚州，有王炼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甚清，得力者已众。"李公大喜，延于上座。复问之，便令作书，并手札，遣人马往迎。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李公遽遣备之。既得，王生往，令浓煎，重者恣饮之，轻者稍减，既汗皆愈。李公喜，既与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从事故山南节师相国王公起，王坐见，必坐笑以语，若旧相识。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问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从容曰："判官有仙骨，学道必白日上升，如何？"王公无言。良久曰："此是尘俗态萦缚耳。若住人世，官职无不得者，王公请以兄事之。"又曰："本师为在白鹿，与判官亦当家，能与某同往一候谒否？"意复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师不敢言。"索笔书鹤字，王生从此不知所诣。王公果富贵。（《太平广记》卷四八）

李　元

李元谏议，尝隐于嵩山茅舍。冬寒，当户炽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问李公曰："颇能同去否？知君有志。"因自言某秦时阉人，避祸得道。乃去帽，须髯伟甚，曰："此皆山中所长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数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门径去。李公牵衣愧谢，不可暂止。明日寻访，悉无其迹。（《太平广记》卷四八）

张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属县有张及甫、陈幼霞同居为学。一夜俱梦至一处，见道士数人，令及甫等书碑，题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太皇真诀"。字作篆文，稍异于常。及甫等记得四句云云：昔乘鱼车，今覆瑞云；躅空仰途，绮错轮囷。后题云："五云书阁吏陈幼霞、张及甫"。至晓，二人共言，悉同。（《太平广记》卷四九）

郑居中

郑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术。常遇张山人者，多同游处，人但呼为小张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汉间，除中书舍人，不就。开成二年春，往东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与僧登历，无所不到，数月淹止。日晚至一处，林泉秀洁，爱甚忘返。会院僧不在，张烛爇火将宿，遣仆者求之，兼取笔，似欲为诗者。操笔之次，灯灭火尽，一僮在侧，闻郑公仆地之声，喉中气粗。有光如鸡子，绕颈而出。遽吹薪照之，已不救矣。纸上有四字云："香火愿毕"，毕字仅不成。后居山者及猎人时见之，衣服如游涉之状，当应是张生潜出言其终竟之日，郑公舍家以避耳。若此岂非达命者欤！（《太平广记》卷五五）

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余岁，临井治鱼。鱼跳堕井，逐之，亦堕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见堂宇，甚妍洁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极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连数日，珍食甘果，都不欲归。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赠金钱二枚。父母见，惊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呼索二盘。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泻钱各于一盘，遂复旧。自此不食，唯饮汤茶。数日，嫌居处臭秽，请就观中修行。岁余，有过客避暑于院门，因而熟寐。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冲突！"惊觉流汗而走，后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六五）

吴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见。十七日，县令自焚香祝请。其夜四更，牛驴惊，见墙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见杨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极冷。扶至院，与村舍焚香声磬，至辰时方醒，称十四日午时，见仙鹤语云："洗头。"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鹤，驾五色云来，乃乘鹤去。到仙方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随。却至仙方台，见仙骨，有尊师云："此杨家三代仙骨。"令礼拜，却请归云："有父在年老。"遂还。有一女冠乘鹤送来，云："得受仙诗

一首，又诗四。”并书于后云：“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其二曰：“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其三曰：“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宵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太平广记》卷六七）

马士良

唐元和初，万年县有马士良者，犯事。时进士王爽为京尹，执法严酷，欲杀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潜于大柳树下。才晓，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有金槌玉板，连扣数下，青莲涌出，每茎旋开，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云去。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跃下扣之，少顷复出。士良尽食之十数枚，顿觉身轻，即能飞举，遂扪萝寻向者五色云所。俄见大殿崇宫，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睹之大惊。趋下，以其竹杖连击，坠于洪崖涧边。涧水清洁，因备熟睡。及觉，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君盗灵药，奉命来取君命。”士良大惧，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应难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当以我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瓯，内有饭白色，士良尽食。复寝，须臾起，双鬟曰：“药已成矣。”以示之，七颗光莹，如空青色。士良喜叹，看其腹有似红线处，乃刀痕也。女以药摩之，随手不见，戒曰：“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遂同住于湫侧。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至会昌初，往往人见。渔者于炭谷湫捕不获，投一帖子，必随斤两数而得。（《太平广记》卷六九）

郑　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常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惊异，皆迎接。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瘗所，悉已无矣。银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太平广记》卷七三）

陈　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多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值多少，亦不问也。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曰：“吾辟谷，无饭与餐。”答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斸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会山下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炽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饧，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捻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七四）

周隐克

唐道士周隐克，有术数，将相大僚咸敬如神明。宰相李宗闵修弟子礼，手状皆云然。前宰相段文昌镇淮南，染疾，曰：“尊师去年云我有疾，须卧六日。”段公与宾客博戏饮茶，周生连吃数碗，段起旋溺不已。良久，惊语尊师曰：“乞且放，虚惫交下不自持。”笑曰：“与相公为戏也。”盖饮茶慵起，遣段公代之。（《太平广记》卷八〇）

治针道士

德宗时，有朝士坠马伤足。国医为针腿，去针，有气如烟出，夕渐困惫，将至不救，国医惶惧。有道士诣门云：“某合治得。”视针处，责国医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脉相通如江河，针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误中孔穴。”乃令舁床就前，于左腿气满处下针曰：“此针下，彼针跳出，当至于檐板。”言讫，遂针入寸余，旧穴之针拂然跃至檐板。气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当时平愈。朝士与国医拜谢，以金帛赠遗，道士不受，啜茶一瓯而去，竟不知所之矣。（《太平广记》卷八三）

宋师儒

宋师儒者，累为盐铁小职，预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播甚重之。时淮南有僧常监者，言事亦有中。常监在从事院话道，师儒续入，常监甚轻之，微不为礼。师儒不乐曰：“和尚有重厄，厄在岁尽。”常监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吓，某还自辨东西。”师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记取去岁数日莫出城，莫骑骏马子。”常监勃然而去。后数月，从事郑侍御新买一骏马，甚豪骏，将迎常监。常监曰：“此非宋师儒之言骏马子。”且要骑来。未行数里，下桥，会有负巨

竹束者，掷之于地，正当马前，惊走入隘巷中。常监身曳于地，足悬于镫，行数里，人方救得。脑破，血流被体，食顷不知人事，床舁归寺。太尉及从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须慎空隙之所。"常监饮药酒，服地黄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厕，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于厕中。叫呼良久，弟子方来。自颈已下，悉被沾污。时正寒，淋洗冻凛，又少顷不知人事。王太尉与从事疾召宋君："大是奇事，今复得免否？"曰："须得邻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专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毙，王公曰："此免矣。"曰："须得强壮无疾者，此不得免。"数日，有少僧剃头，伤刀中风，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则无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礼，常监因与宋君亲善。（《太平广记》卷八四）

唐 庆

寿州唐庆中丞栖泊京都，偶雇得月作人，颇极专谨，常不言钱。冬首暴处雪中，亲从外至，见卧雪中，呼起，雪厚数寸，都无寒色，与唐君话，深异之。唐后为推盐使，过河中，乃别归。唐曰："汝极勤劳，吾方请厚俸，得以报尔。"又恳请，唐固留不许。行至蒲津，酒醉，与人相殴。节帅令严，决脊二十。唐君救免不得，无绪便发，厚恤酒肉，才出城乃至。唐曰："汝争得来？"曰："来别中丞。"唐令袒背视之，并无伤处，惊甚。因语雪卧之事，遂下马与语曰："某所不欲经河中过者，为有此报。今已偿了，别中丞去。"与钱绢皆不受，置于地，再拜而逝。（《太平广记》卷八四）

郓 卒

唐元和末，王师讨平郓。汴卒有食郓士之肉者，数岁暴疾，梦其所食卒曰："我无宿憾，既已杀之，又食其肉，何不仁也？我已诉于上帝矣，当还我肉，我亦食之，征债足矣。"汴卒惊觉流汗。及晓，疼楚宛转，视其身唯皮与骨，如人腊，一夕毙矣。（《太平广记》卷一二二）

华阳李尉

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以纵士女游观。有华阳李尉者，妻貌甚美，闻于蜀人，张亦知之。及诸寺严设，倾城皆至，其从事及州县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张，唯李尉之妻不至，异之。令人潜问其邻，果以貌美不出。张乃令于开元寺选一大院，遣蜀之众工绝巧者，极其妙思，作一铺木人音声，关戾在内，丝竹皆备，令百姓士庶，恣观三日。云："三日满，即将进内殿，百里车舆阗噎。"两日，李君之妻亦不来。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从婢一人而至。将出宅，人已奔走启于张矣。张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内一脱空佛中坐，觇觑之。须臾至，先令探屋内都无人，乃下。张见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归，潜求李尉之家来往者浮图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惊而拒之。会李尉以推事受赃，为其仆所发，张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于岭徼，死于道。张乃厚赂李尉之母，强取之。适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肯。置于州，张宠敬无与伦比。然自此后，亦常仿佛见李尉在于其侧，令术士禳谢，竟不能止。岁余，李之妻亦卒。数年，张疾病，见李尉之状，亦甚分明。忽一日，睹李尉之妻，宛如平生。张惊前问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报。李某已上诉于帝，期在此岁，然公亦有人救拔，但过得兹年，必无虞矣。彼已来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毕而去。其时华山道士符箓极高，与张结坛场于宅内，言亦略同。张数月不敢降阶，李妻亦同来，皆教以严慎之道。又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左右如醉，及醒，见张仆于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太平广记》卷一二二）

乐 生

唐中丞杜式方，为桂州观察使，会西原山贼反叛，奉诏讨捕。续令郎中裴某，承命招抚。及过桂州，式方遣押衙乐某，并副将二人当直。至宾州，裴命乐生与副将二人，至贼中传诏命，并以书遗其贼帅，招令归复。乐生素儒士也，有心义。既至，贼帅黄少卿大喜，留宴数日，悦乐生之佩刀，恳请与之，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值。既复命，副将与生不相得，遂告于裴云："乐某以官军虚实露于贼帅，昵之，故赠女口。"裴大怒，遣人搜检，果得。乐生具言本末，云："某此刀价值数万，意颇宝惜，以方奉使，贼帅求之，不得不与。彼归其值，二口之价，尚未及半，某有何过？"生使气者，辞色颇厉。裴君愈怒，乃禁于宾州狱，以书与式方，并牒诬为大过，请必杀之。式方以远镇，制使言其下受赂于贼，方将诛剪，不得不置之于法，然亦心知其冤，乐生亦有状具言。式方遂令持牒追之，面约其使曰："彼欲逃避，汝慎勿禁，兼以吾意语之。"使者至，传式方意。乐生曰："我无罪，宁死；若逃之，是有罪也。"既至，式方乃召入。问之，生具述根本，式方乃以制使书牒示之曰："今日之事，非不知公之冤，然无路以相救矣，如何？"遂令推讯。乐生问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之意，押衙不得免矣。"曰："中丞意如此，某以奚诉？"遂索笔通款，言受贼帅赃物之状。式方颇甚悯恻。将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托？"生曰："无之。"式方曰："公有男否？"曰："一人。""何职？"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

兼赠钱百千文，用为葬具。又问所欲，曰："某自诬死，必无逃逸。请去桎梏，沐浴，见妻子，嘱付家事。"公皆许。至时，式方乃登州南门，令引出，与之诀别。乐生沐浴巾栉，楼前拜启曰："某今死矣，虽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无，中丞为制使所迫耳。"式方洒泣，遂令领至毬场内，厚致酒馔。餐讫，召妻子别，问曰："买得棺未？可速买，兼取纸一千张，笔十管，置棺中。吾死，当上诉于帝前。"问监刑者曰："今何时？"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黄昏时，便往宾州，取副将某乙。及明年四月，杀制使裴郎中。"举头见执捉者一人，乃虞候所由，乐曾摄都虞候，语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死矣，尔慎无折吾颈。若如此，我亦死即当杀汝。"所由至此时，亦不暇听信，遂以常法，拉其头杀之，然后笞。笞毕，拽之于外。拉者忽惊蹶，面仆于地死矣。数日，宾州报，副将以其日黄昏，暴心痛终。制使裴君，以明年四月卒。其年十月，式方方于毬场宴敕使次，饮酒正洽，忽举首瞪目曰："乐某，汝今何来也？我亦无过。"索酒沥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杀汝，亦我之罪。"遂喑不语，舁到州，及夜而殒。至今桂州城南门，乐生死所，方圆丈余，竟无草生。后有从事于桂者，视之信然。自古冤死者亦多，乐生一何神异也！（《太平广记》卷一二二）

宋申锡

唐丞相宋申锡，初为宰相，恩渥甚重，申锡亦颇以致升平为己任。时郑注交通纵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为京兆尹，密与之约，令察注不法，将献其状，擒于京兆府，杖杀之。既约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为中贵所爱，因欲亲厚之，乃尽以申锡之谋语焉，注因报知右军。不旬日，乃伪作申锡之罪状，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结于诸王，图谋不轨，以衣物金宝奇玉为质。"且令人效其手疏，皆至逼似，狱成于内，公卿众庶无不知其冤也。三事已降，迭入论之，方得谪为开州司马。至任数月，不胜其愤而卒。明年，有恩诏，令归葬京城。至大和元年春，其夫人亭午于堂前假寐次，见申锡从中门入，不觉惊起，申锡以手招之，乃下阶。曰："且来，有少事，要令君见。"便引出城，似至浐水北去数里。到一墟开，见一大坑，坑边有小竹笼及小板匣者数枚，皆有封记，申锡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贼。"因愤怒叱咤。问曰："是谁？"曰："王璠也。我得请于上帝矣。"复诘其余，曰："即自知。"言讫，拂然而醒，遍身流汗，当时言于家人及亲属，且以笔记于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斩于市，同受戮者数人，皆同坎埋于城外，乃知宋公之神灵为不诬矣。（《太平广记》卷一二二）

卢叔伦女

长安城南，曾有僧至日中求食，偶见一女子采桑树上，问曰："此侧近何处有信心，可乞饭者？"女子曰："去此三四里，有王家，见设斋次，见和尚来必喜，可速去也。"僧随所指往，果见一群僧，方就坐，甚慰。延入。斋讫，主姥异其及时至也，问之，僧具以实告。主人夫妻皆惊曰："且与某同往，访此女子。"遂俱去，尚在桑树上，乃村人卢叔伦女也。见翁姥，遂趋下，弃叶笼奔走归家，二人随后逐之。到所居，父母亦先识之。女子入室，以床扃户，牢不可启。其母惊问之，曰："某今日家内设斋，有僧云小娘子遣来。某作此功德，不曾语人，怪小娘子知，故来视看，更非何事。"其母推户遣出，女坚不肯出。又随而骂之，女曰："某不欲见此老兵老妪，亦岂有罪过？"母曰："邻里翁婆省汝，因何故不出？"二人益怪异，祈请之。女忽大呼曰："某年月日，贩胡羊父子三人今何在？"二人遂趋出，不敢回顾。及去，母问之，答曰："某前生曾贩羊，从夏州来，至此翁庄宿，父子三人并为其害，劫其资货。某前生乃与之作儿，聪黠胜人，渠甚爱念。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渠又为某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偶因僧问乞饭处，某遂指遵之耳，亦是偿债了矣，翁姥从此更不复作斋也。"（《太平广记》卷一二五）

卢叔敏

唐卢叔敏，居缑氏县，即故太傅文贞公崔祐甫之表侄。时祐甫初拜相，有书与卢生，令应明经举，生遂自缑氏赴京。行李贫困，有驴，两头叉袋，一奴才十余岁而已。初发县，有一紫衣人，擎小幞，与生同行，云："送书状至城。"辞气甚谨。生以僮仆小，甚利其作侣，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岭，早发十余里，天才明，紫衣人与小奴驱驴在后，忽闻奴叫呼声，云："被紫衣殴击。"生曰："奴有过但言，必为科决，何得便自打也？"言讫，见紫衣人怀中抽刀，刺奴洞肠流血，生乃惊走。初尚乘驴，行数十步，已见紫衣人趁在后。弃驴并靴，驰十数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与奴同死于岭上。时缑氏尉郑楚相，与生中外兄弟。晨起，于厅中忽困睡，梦生被发，血污面目，谓尉曰："某已被贼杀矣。"因问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贼今捉未得。"乃牵白牛一头来，跛左脚，曰："兄但记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贼从河中府，与同党买牛来，于此过，入西郭门，最后驱此者即是。"郑君惊觉，遂言于同僚。至明日，府牒令捉贼，方知卢生已为贼所杀，于书帙中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无踪迹。至明年七月末，郑君与县宰计议：至其日五更，潜布弓矢手力于西郭门外，郑君领徒自往，伏于路侧。至日初出，果有人驱牛自西来者，后白牛跛脚，行迟，不及其队，有一人驱之，其牛乃郑君梦中所见卢生牵者，遂擒掩之，并同党六七尽得。驱跛牛者，乃杀卢生贼也。问之悉伏，云："此郎君于某有恩，

某见其囊中书，谓是绫绢，遂劫杀之。及开之，知非也，唯得绢两匹耳。自此已来，常仿佛见此郎君在侧，如未露，尚欲归死；已就执，岂敢隐讳乎？”因具言其始末，与其徒皆死于市。(《太平广记》卷一二七)

公孙绰

唐王屋主簿公孙绰，到官数月，暴疾而殒。未及葬，县令独在厅中，见公孙具公服，从门而入，惊起曰：“与公幽显异路，何故相干？”公孙曰：“某有冤，要见长官请雪。尝忝僚佐，岂遽无情？某命未合尽，为奴婢所厌，以利盗窃。某宅在河阴县，长官有心，倘为密选健吏，赍牒往捉，必不漏网。宅堂檐从东第七瓦垅下，有某形状，以桐为之，钉布其上，已变易矣。”言讫而没。令异甚，乃择强卒素为绰所厚者，持牒并书与河阴宰，其奴婢尽捕得。遂于堂檐上搜之，果获人形，长尺余，钉绕其身，木渐为肉，击之哑然有声。绰所贮粟麦，以俟闲居之费者，悉为所盗矣。县遂申府，奴婢数人，皆殪枯木。(《太平广记》卷一二八)

严武盗妾

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仗气任侠。尝于京城，与一军使邻居，军使有室女，容色艳绝，严公因窥见之，乃赂其左右，诱至宅。月余，遂窃以逃，东出关，将匿于淮泗间。军使既觉，且穷其迹，亦讯其家人，乃暴于官司，亦以状上闻，有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专往捕捉。捕贼乘递，日行数驿，随路已得其踪矣。严武自巩县方雇船而下，闻制使将至，惧不免，乃以酒饮军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弦缢杀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严公之船，无迹乃已。严公后为剑南节度使，病甚，性本强，尤不信巫祝之类，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门，自云从峨眉山来，欲谒武。门者初不敢言，道士声厉。不得已，遂进白，武亦异之，引入。见道士至阶呵叱，若与人论难者，良久方止。寒温毕，谓武曰：“公有疾，灾厄至重，冤家在侧，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陈谢？奈何反固执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试思之，曾有负心杀害人事否？”武静思良久，曰：“无。”道士曰：“适入至阶前，冤死者见某披诉，某初谓山精木魅，与公为祟，遂加呵责。他云，上帝有命，为公所冤杀，已得请矣。安可言无也？”武不测，且复问曰：“其状若何？”曰：“女人年才十六七，项上有物是一条，如乐器之弦。”武大悟，叩头于道士曰：“天师诚圣人矣，是也。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见公，公当自求之。”乃令洒埽堂中，撤去余物，焚香于内，乃舁武于常门内，遣清心，具衫笏，留小僮一人侍侧。堂门外东间，有一阁子，亦令洒埽垂帘。道士坐于堂外，含水喷噀，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目叩齿。逡巡，阁子中有人吁嗟声，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见一女子被发，项上有琵琶弦，结于咽下，褰帘而至。及堂门，约发于后，向武拜。武见惊惭甚，且掩其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从公，是某之失行，于公则无所负。公惧罪，弃某于他所即可，何忍见杀？”武悔谢良久，兼欲厚以佛经纸缗祈免，道士亦恳为之请。女子曰：“不可，某为公手杀，上诉于帝，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毕却出，至阁子门，拂然而没，道士乃谢去。严公遂处置家事，至其日黄昏而卒。(《太平广记》卷一三〇)

崔　圆

崔相国圆，少贫贱落拓，家于江淮间。表丈人李彦允为刑部尚书，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谒，将求小职。李公处于学院，与子弟肄业，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梦身被桎梏，其辈三二百人，为兵仗所拥，入大府署。至厅所，皆以姓名唱入。见一紫衣人据案，彦允视之，乃崔公也，遂于阶下哀叫请命。紫衣笑曰：“且收禁。”惊觉甚骇异，语于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无应乎？”自此优礼日加，置于别院，会食中堂。数月，崔公请出，将求职于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馔，儿女悉坐。食罢，崔公拜谢曰：“恩慈如此，不知何以报效？某每度过分，未测其故，愿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为答。夫人曰：“亲表侄与子无异，但虑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谓曰：“贤丈人昨有异梦，郎君必贵。他日丈人迍难，事在郎君，能特达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复重言之。崔公踧踖而已，不复致词。李公云：“江淮路远，非求进之所。某素熟杨司空，以奉托。”时国忠以宰相领西川节度，崔既谒见，甚为杨所礼，乃奏崔公为节度巡官，知留后事。发日，李公厚以金帛赠送。至西川，未一岁，遇安禄山反乱，玄宗播迁，遂为节度使，旬日拜相。时京城初克复，胁从伪官陈希烈等并为诛夷，彦允在数中。既议罪，崔公为中书令，详决之。果尽以兵仗围人，具姓名唱过，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记昔年之梦否？”崔公颔之，遂判收禁。既罢，具表其事，因请以官赎彦允之罪。肃宗许之，特诏免死，流岭外。(《太平广记》卷一四八)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达，将赴选。时扬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颇有前知。往见之，问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阳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亲故，所望之官，实不至此。”良久曰：“胜则不可，某亦未审。将一书与楚州白鹤观张尊师，师当知矣。”李公至，寻得观院，蒿蓁塞迳，若无人居。扣门良久，方有应者，乃引入。见张生甚古，叟曰：“田子无端，妄相告郎君语。郎君岂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阳尉。”曰：“否，魏州馆陶主簿。然已后任贵，声

华煊赫，无介意于此也。”及到京，授溧阳尉。李公惊异，以为张道士之言不中。数日，敕破铨注，改馆陶主簿，乃知田张相为发明。后两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马，名士颙。（《太平广记》卷一四九）

孟君

贞元中，有孟员外者，少时应进士举，久不中第。将罢举，又无所归，托于亲丈人省郎殷君宅，为殷氏贱厌，近至不容。染瘴疟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决卦，昼后则闭肆下帘。孟君乃谒之，具陈羁蹇，将填沟壑，尽以所得三镮为卜资。卜人遂留宿，及时为决一卦，卦成惊曰：“郎君更十日，合处重职，俸入七十千钱，何得言贫贱？”卜人遂留厚供给。已至九日，并无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见甚薄之，亦不留连，寄宿马厩。至明，有敕以禁兵将为贼境观察使，其人与殷友善，驰扣殷氏之门。武人都不知书，云：“便须一谢表，兼镇抚寇攘，事故颇多。公有亲故文士，颇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无可应者。忽记得孟君久曾应举，可以充事，遽引见之。令草一表，词甚精敏，因请为军中职事，知表奏。数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后十日也。（《太平广记》卷一五一）

李公

唐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春月与所知街西官亭子置鲙。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气色甚傲。众问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鲙，座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为主人，故置此鲙，安有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语，当遭契阔。请座中为证。”因促吃。将就，有一人走马来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马去。适会有公事，李公惧晚，使报诸客但餐。恐鲙不可停，语疱人：“但留我两碟。”欲破术人之言，诸客甚讶。良久，走马来，诸人已餐毕，独所留鲙在焉。李公脱衫就座，执箸而骂。术士颜色不动，曰：“某所见不错，未知何故？”李公曰：“鲙见在此，尚敢大言。前约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壤，方数尺，堕落，食器粉碎，鲙并杂于粪埃。李公惊异，问厨者更有鲙否，曰：“尽矣。”乃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太平广记》卷一五三）

李藩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乃与崔氏弟兄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请坐。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迍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遂往扬州，居于参佐桥。使院中有一高员外，与藩往还甚熟。一旦来诣藩，既去，际晚又至，李公甚讶之。既相见，高曰：“朝来拜候，却归困甚，昼寝，梦有一人。召出城外，于荆棘中行。见旧使庄户，卒已十年，谓某曰：‘员外不合至死，为物所诱，且便须回。某送员外去。’却引至城门。某谓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为小吏，差与李三郎当直。’某曰：‘何处李三郎？’曰：‘住参佐桥之员外，与李三郎往还，故此祗候。’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纱笼中人。’诘之不肯言，因曰：‘某饥，员外能与少酒饭钱财否？子城不敢入，请与城外置之。’某谓曰：‘就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杀某也。’遂觉，已令于城外与置酒食，且奉报好消息。”李公微笑。数年，张建封仆射镇扬州，奏李公为巡官校书郎。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遍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巡官是纱笼中人，仆射且不及。”张公大喜，因问纱笼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潜纱笼护之，恐为异物所扰，余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芦生及高所说。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人之贵贱分定矣。（《太平广记》卷一五三）

崔洁

太府卿崔公名洁在长安，与进士陈彤同往街西寻亲故。陈君有他见知，崔公不信。将出，陈君曰：“当与足下于裴令公亭餐鲙。”崔公不信之，笑不应。过天门街，偶逢卖鱼甚鲜，崔公都忘陈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闲人事，何如吃鲙？”遂令从者取钱买鱼，得十斤，曰：“何处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计会。及升亭下马，方悟陈君之说，崔公大惊曰：“何处得人斫鲙？”陈君曰：“但假刀砧之类，当有第一部乐人来。”俄顷，紫衣三四人，至亭子游看。一人见鱼曰：“极是珍鲜，二君莫欲作鲙否？某善此艺，与郎君设手。”诘之，乃梨园第一部乐徒也。余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极能敏妙。鲙将办，陈君曰：“此鲙与崔兄餐，紫衣不得鲙也。”既毕，忽有使人呼曰：“驾幸龙首池，唤第一部音声。”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叹异之。两人既餐，陈君又曰：“少顷，有东南三千里外九品官来此，得半碗清羹吃。”语未讫，延陵县尉李耿至，将赴任，与崔公中外亲旧，探知在裴令公亭

子，故来告辞。方吃食羹次，崔公曰："有鲙否?"左右报已尽，只有清羹少许。公大笑曰："令取来，与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况大者乎！(《太平广记》卷一五六)

李敏求

李敏求暴卒，见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窥之。见马植在内，披一短褐，于地铺坐吃饭，四隅尽是文书架。马公早登科名，与敏求情善，遽人曰："公安得在此?"马公惊甚，且不欲与之相见，回面向壁。敏求曰："必无事。"乃坐从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钱物，遂岁支足。"敏求曰："今既得见，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马公乃为检一大叶子簿，黄纸签标，书曰："卢弘宣年支二千贯。"开数幅，至敏求，以朱书曰："年支三百贯，以伊宰卖宅钱充。"敏求曰："某乙之钱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窃欲侥求。"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笔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钱充。"复见老姥年六十余，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见敏求喜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敏求婴儿时，为李乳养，不得已却入，具言于马公。令左右曰："速检来。"大帖文书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趋出，见老奶告知，嗟怨垂泪。使者促李公去。行数十里，却至壕城，见一坑深黑，使者自后推之，遂觉。妻子家人，围绕啼泣，云卒已两日。少顷方言，乃索纸笔细纪。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为军使，卖伊公宅，得钱二百千，至岁尽。望可益三十千，亦无望焉。偶于街中，遇亲丈人赴选，自江南至，相见大喜，邀食。与乡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赠钱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数。卢弘宣在城，有人知者，为卢公话之。卢公计其俸禄，并知留后使所得钱，毕二千贯无余。李奶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于路。七百之数，故当箕敛，方可致焉。(《太平广记》卷一五七)

李　君

江陵副使李君尝自洛赴进士举，至华阴，见白衣人在店。李君与语，围炉饮啜甚洽，同行至昭应。曰："某隐居，饮西岳，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径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后事否?"君再拜恳请，乃命纸笔，于月下凡书三封，次第缄题之：甚急则开之。乃去。五六举下第，欲归无粮食；将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为穷矣，仙兄书可以开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无资用，开一封，可青龙寺门前坐。"见讫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时，不敢归，心自笑曰："此处坐，可得钱乎?"少顷，寺主僧领行者至，将闭门，见李君曰："何人?"曰："某驴弱居远，前去不得，将寄宿于此。"僧曰："门外风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牵驴随之，具馔烹茶。夜艾，熟视李君，低头不语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惊曰："松滋李长官识否?"李君起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旧，适觉郎君酷似长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贫，长官比将钱物到求官，至此狼狈。有钱二千贯，寄在某处，自是以来，如有重负。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无事矣。明日留一文书，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载镪而去，鬻宅安居，遽为富室。又三数年不第，尘土困悴，欲罢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缄可以发也。"又沐浴，清旦启之，曰："某年月日，以将罢举，可开第二封，可西市靴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闻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无钱，即道，元是不要钱及第。"李君惊而问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钱一千贯，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问曰："此事虚实?"客曰："郎君现在楼上房内。"李君曰："某是举人，亦有钱，郎君可一谒否?"曰："实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见之，话言饮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亲叔父。"乃面定约束，明年果及第。后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顷数绝，危迫颇甚，谓妻曰："仙师第三封可以开矣。"妻遂灌洗，开视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处置家事。"更两日卒。(《太平广记》卷一五七)

郑还古

太学博士郑还古，婚刑部尚书刘公之女。纳吉礼后，与道士寇璋宿昭应县，夜梦乘车过小三桥，至一寺后人家，就与婚姻，主人姓房。惊觉，与寇君细言，以纸笔记其事。寇君曰："新婚偶为此梦，不足怪也。"刘氏寻卒。后数年，向东洛，再娶李氏，于昭城寺后假宅拜席日，正三桥，宅主姓韩。时房直温为东洛少尹，是妻家旧，筵馔之类，皆房公所主。还古乃悟昔年之梦，话于宾客，无不叹焉。(《太平广记》卷一五九)

孟　简

故刑部李尚书逊为浙东观察使，性仁恤，抚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诸暨县尉包君者，秩满，居于县界，与一土豪百姓来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实，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惙。有人视者，皆曰："此状中蛊。"及问所从来，乃因土豪献果，妻偶食之，遂得兹病。此家养蛊，前后杀人已多矣。包君曰："为之奈何?"曰："养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将夫人诣彼求乞，不然，即无计矣。"包君乃当时雇船携往，仅百余里，逾宿方达。其土豪已知，唯恐其毒事露，愤怒颇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将祈之。其人已潜伏童仆十余，候包君到，趿履柱毬杖，领徒而出。包未及语，诟骂叫呼，遂令拽

之于地，以毬杖击之数十，不胜其困。又令村妇二十余人，就船拽包君妻出，验其病状，以头捽地，备极耻辱。妻素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殒，包君聊获余命。及却回，土豪乃疾棹到州，见李公诉之云："县尉包某倚恃前资，领妻至庄，罗织搅扰，以索钱物，不胜冤愤。"李公大怒，当时令人斋枷锁追。包君才到，妻尚未殓，方欲待事毕，至州论，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锁身领去。其日，观察判官独孤公卧于厅中睡次，梦一妇人，颜色惨沮，若有所诉者，捧一石砚以献。独孤公受之，意颇恓恻。及觉，因言于同院，皆异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独孤即推鞫。寻其辩对，包君所居，乃石砚村也。郎惊异良久，引包君入，问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诘其妻形貌年几，乃郎梦中所见，感愤之甚。不数日，土豪皆款伏，具狱过李公。李公以其不直，遂凭土豪之状：包君以倚恃前资，擅至百姓庄搅扰，决杖十下；土豪以前当县官，罚二十功。从事宾客，无不陈说，郎亦力争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扬州闻之，奔波过浙江，见李公，涕泣论列其妹冤死之状。李公大怒，以为客唁，决脊杖二十，递于他界。自淮南无不称其冤异，郎自此托疾请罢。时孟尚书简任常州刺史，常与赵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为浙东观察使，乃先以帖，令录此土豪一门十余口。到才数日，李公尚未发，尽毙于州，厚以资币赠包君。数州之人闻者，莫不庆快矣。(《太平广记》卷一七二)

牛锡庶

牛锡庶性静退寡合，累举不举。贞元元年，因问日者，曰："君明年合状头及第。"锡庶但望偶中一第尔，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至少保萧昕宅前，值昕杖策，将独游南园。锡庶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友，甚喜，延与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曰："外间议者以何人当知举?"锡庶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出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锡庶起拜谢。复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锡庶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期矣。"明年果状头及第。(《太平广记》卷一八〇)

李 謩

謩，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曀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技，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太平广记》卷二〇四)

奚 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时，梦与朝客二十余人，就一厅中吃茶。时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行，自南而去，二碗徐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余纸，以案致笔砚，请押。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乃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痟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王 播

王播少贫贱，居扬州，无人知识，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无不罄尽。杜仆射亚在淮南，端午日，盛为竞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彩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宗人军将曰："某

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于棚内看，却胜居盘筵间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时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适令求得。”王公方愤懑，自酌将尽。棚中日色转热，酒浓昏惫，遂就枕。才睡，梦身在宴处，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于杜公近半。良久惊觉，亦不敢言于人。后为宰相，将除淮南，兼盐铁使。敕久未下，王公甚闷，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某淮南盐铁，此必定矣。当时梦中判官，数多一半，此即并盐铁从事也。”数日果除到。后偶临江宴会，宾介皆在，公忽觉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梦。风景气候，无不皆同，时五月上旬也。（《太平广记》卷二七八）

皇甫弘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报赛。”生即行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我梦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与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覆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太平广记》卷二七八）

萧复弟

萧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萧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萧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萧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萧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萧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太平广记》卷三〇五）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拏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馋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野叉随后，叫呼诟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时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堕于墓中。”乃持出缚之。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堕下耳。”笞击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傍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捕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太平广记》卷三五七）

樊　泽

樊泽为襄阳节度，有巡官张某者，父为邕管经略使，葬于邓州北数十里。张兄弟三人，忽同时梦其父曰：“我葬墓某夜被劫，贼将衣物，今日入城来，停在席帽行，汝宜速往擒之。日出后，即不得矣。”张兄弟夜起，泣涕相告。未明，扣州门，见泽，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党六人，并贼帅之妻皆获。泽引入，面问之曰：“汝劫此墓有异耶?”贼曰：“某今日之事，亦无所隐，必是为神理所殛。某夫妻业劫冢已十余年，每劫，夫妻携酒燕火，诸徒党即开墓。至棺盖，某夫妻与其亡人，递为斟酌。某自饮一

盏，曰：‘客欲一盏。’即以酒沥于亡人口中，云：‘主人饮一盏。’又妻饮一盏遍，便云：‘酒钱何处出？’其妻应云：‘酒钱主人出。’遂取衣物宝货等。某昨开此墓，见棺中人紫衣玉带，其状如生。某依法饮酒，及沥酒云：‘至主人一盏。’言讫，亡人笑，某等惊甚。便扶起，唯枯骨耳。遂解腰带，亡人呼曰：‘缓之，我腰痛。’某辈皆惊惧，遂驰出。自此神魂惝怳，即知必败。”悉杀之。数日，邓州方上其事。（《太平广记》卷三九〇）

严安之

天宝初，严安之为万年县捕贼官。亭午，有中使黄衣乘马，自门驰入，宣敕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见被贼劫，宣使往捕之，不得漏失。”安之即领所由并器杖，往掩捕。见六七人，方穴地道，才及埏路，一时擒获。安之令求中使不得，因思之曰：“贼方开冢，天子何以知之？”至县，乃尽召贼，讯其事。贼曰：“才开墓，即觉有异，自知必败。至第一门，有盟器敕使数人，黄衣骑马，内一人持鞭，状如走势，幞头脚亦如风吹直竖。眉目已来，悉皆飞动。某即知必败也。”安之即思前敕使状貌，两盟器敕使耳。（《太平广记》卷三九〇）

开元渔者

开元末，登州渔者负担行海边，遥见近水烟雾朦胧，人众填褋，若市里者。遂前，见多卖药物，僧道尤众。良久呻，悉无所睹，唯拾得青黛数十，斗许大，亦不敢他用，而施之浮图人矣。（《太平广记》卷四〇五）

凌波女

玄宗在东都，昼寝于殿，梦一女子容色秾艳，梳交心髻，大帔广裳，拜于床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因命禁乐，自与琵琶，习而翻之，遂宴从官于凌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于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没。因遣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太平广记》卷四二〇）

张公洞

义兴县山水秀绝，张公洞尤奇丽。里人云：“张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众未敢入。土氓姚生习道，挈杖瓶火，负囊以入。约行数百步，渐渐明朗，云树依稀，近通步武。又十余里，见二道士对奕，曰：“何人？焉得来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馁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数斗，道士指曰：“可餐此。”试探咀嚼，觉芳馨，食之遂饱。道士曰：“尔可去，慎勿语世人。”再拜而返。密怀其余，以访市肆，偶胡贾见，惊曰：“此龙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寻之。但黑巨穴，不复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复食。（《太平广记》卷四二四）

潇湘录

[唐]柳　祥撰　陈尚君辑录　党芳莉整理

《潇湘录》十卷，唐柳祥撰。柳祥生平无考，仅从逸文知其唐末时在世。一作校书郎李隐撰，似误。原书久逸，今存《说郛》、《古今说海》等均系节本，仅存六则，《唐人说荟》等本复从《太平广记》中补入二十则，亦仅二十六则。今重加辑录，除《说郛》六则外，另从《太平广记》得三十九则。本书多述鬼神变化、妖兽幻化故事，构思奇特，颇存褒贬世事之意，在唐人小说中，颇具独到面貌。

金虾蟆

高宗承祧后，多患头风，召医于四方，终不得疗。有一宫人忽自陈，世业医术，请修合药饵，高宗初未之信，及坚论奏，遂令宦者监之修其药。宫人开坎作药炉，比药中有烧香者，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虾蟆跳出，如黄金色，背上有朱书“武”字。宫人不敢匿其事，乃进于高宗，不晓其兆，遽命弃于后苑内。宫人遂别择地穿药炉，方深一尺，复得前金色虾蟆，又闻于上，上恶之。以为不祥，命杀而弃之，至夜，其修药宫人及宦者皆无疾而卒。（《说郛》卷三三）

老父卖药

则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药壶于城中卖药，得钱即转济贫乏，自常不食，时即饮净水。如此经岁余，百姓赖之，有疾得药者，无不愈。时或自游江岸，凝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领，不语永日。每遇有识者，必告之曰：“夫人一身，便如一国也。人之心即帝王也，傍列脏腑，即内府也，外张九窍，即外臣也，故心病则内外不可救之，又何异君乱于上，臣下焉可止之！但凡欲身之无病，必须先正其心，不使气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惑，则心无病。心既无病，则内辅必坚脏腑，虽有病不难疗之也。外之九窍，亦无由受病也。况药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后用佐用使，自然合其宜。加以佐小不当其用，心自乱也，又何能救病！此又国家任人也。老夫常以此为念，每见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窍之邪，总纳其病，以至于良医自逃，名药不效，犹不自知治身之病后时矣。悲夫，士君子记之！”忽一日独诣锦江，解衣净浴，探壶中，惟选一丸药，自吞之，谓众人曰：“老夫谪罪已满，今却归岛屿。”俄化为一白鹤去，其衣与药壶，并没于水，求寻不得。（《说郛》卷三三）

定乱案

相国李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猝然而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曰：“死时到何处？见何事？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时固不觉其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人者走来擒去，去之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楼下，须臾，有三四人黄衣小儿曰：‘且立于此听钧旨。’见殿上卷一珠翠帘，依稀见一贵人坐临阶砌，似钊断公事，殿前东西立杖卫约千余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禄山后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将相悖乱，贵人敕定乱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寿命之数未足，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故寿命之数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为伪主，杀害黎元，当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虑罪及我府，事行之时，当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绍位临御以来，天下之人安堵乐业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亦合罹乱惶惶，至于广害黎元，必至伤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举而行之，无失他安禄山之时也。’又谓朱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也。’朱衣一一受命而退。俄顷，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大唐君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王复位，乃至于末代，终不治也。’谓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讫，又退。及将日夕，忽殿上又一小

儿急唤苍璧，令对见，苍璧方仔细见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戴白玉冠，谓苍璧曰：'当却回，寄语李林甫，速来归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也。'苍璧即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将乱矣，遂潜恣酒色焉。（《说郛》卷三三）

白凤衔书

杨贵妃昼寝惊觉，见帘外有云气氤氲，令宫人视之，见白凤衔书一有似诏敕，自空而下，立于寝殿前。宫人白贵妃，起而熟视，遂命焚香，亲授其书，命宫嫔披读，其文曰：'敕谪仙子杨氏，尔居玉阙之时，常多傲慢，谪尘寰之后，转有骄矜，以声色惑人君，以宠爱庇族属，内则兼夫人备位，外则使国忠秉权，殊无知过之心，显有乱时之迹。比当限满，合议复归，其如罪之更深，法不可贷，专兹告示，且与沉沦，宜令死于人世。'贵妃极恶之，令宫闱间切秘此事，亦不闻于上。其凤飞去，其书藏于玉匣中，三日后，忽失之。（《说郛》卷三三）

胡乱之讦

天宝年中，杨国忠权势渐高，四方奉贡珍宝，莫不先献之，豪富奢华，朝廷间无敌。忽有一妇人自投其宅，请见国忠，阍人拒之，妇人大叫，言于阍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杨公，尔何艰阻我！若不见得杨公，我当令火发，尽焚杨公宅。"阍人惧，遂告国忠，国忠甚惊，遽召见妇人，妇人见国忠曰："公为相国，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极人臣，又联国戚，名动区宇亦已久矣，奢佚不节，德义不修，壅塞贤路，谄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不以社稷为念，贤与愚不能判，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大才大德之士，伏于林泉，不一顾录。以恩付兵柄，以爱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怒，问妇人曰："汝自何来？何造次触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妇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为死罪。"国忠极怒，命左右欲斩之，妇人忽复自灭，国忠惊疑未久，又复立于前，国忠问曰："是何妖耶？"妇人曰："我实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将被一匹夫倾覆，公不解为宰相，虽处辅佐之位，无辅佐之功。公一死，小事尔，可痛者，国朝自此弱灭，几不保其宗庙，乱将至矣，胡怒之耶？我来白于公，胡多事也？我今欲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灾也？"言讫，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见。后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焉。（《说郛》卷三三）

犬　妖

杜修己者，赵人也，善医术，其妻即富人薛氏之女也，性淫佚。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内，欲齿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氏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齿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与其犬通，不异于人。迩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己自外入，见之，因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赟。后半载，其犬忽突入薛赟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赶夺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直入恒山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则守薛氏。经一年，薛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抱子迤逦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遥诣赟家以告，薛赟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还家。薛赟患之，欲杀之，薛氏乃泣谓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种也，幼时我不忍杀尔，尔今日在他薛家，岂合更不谨？若更私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实恐尔累及他，当改之。"其子大号泣而言曰："我禀犬之性，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赟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即当与我一言，何杀我耶？母当自爱，我其远去，不复来矣。"薛氏坚留之，不从，乃谓曰："去即可，何不时来一省我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见也。"其子又号泣而言曰："后三年，我复来耳。"携剑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领群贼盗千余人至门，自称曰："我，将军。"即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其薛赟家属，惟留其母，焚其宅，携母而去。（《说郛》卷三三）

贞元末布衣

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旅舍人或以为狂，寄寓半载。时当素秋，风肃气爽，万木凋落，长空寥廓，塞雁连声，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泪下沾襟，一老叟怪而问之，布衣曰："我来天地间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见春日煦，春风和，花卉芳菲，鹦歌蝶舞，则不觉喜且乐。及至此秋也，未尝不伤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阳春时节天地和，万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时节天地肃，荣秀丛林立衰促。有同人世当少年，壮心仪貌皆俨然。一旦形羸又发白，旧游空使泪连连。"老叟闻吟是诗，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与秋时。争如且醉长安酒，荣华零悴总奚为。"老叟乃欢笑，与布衣携手同醉于肆。后数日，不知所在，人有于西蜀江边见之者。（《太平广记》卷八三）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

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华，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窬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赂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飞尔。"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其女，俱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人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自飞。(《太平广记》卷二八七)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贞观初，每至日夕，既有鬼兵万余，旗幡鲜洁，围绕此冢，须臾，冢中又出鬼兵数千，步骑相杂，于冢傍力战，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复有鬼兵万余，自北而至，去冢数里而阵，一耕夫见之惊走，有一鬼将，令十余人擒之至前，谓曰："尔勿惧，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将窃我爱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张公，又惜之兵士，与我力战。我离瀚海月余，未获此贼，深愤之。君当为我诣此冢告张公，言我自来收叛将，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当速逐出。不然，即终杀尔。"仍使兵百人，监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声传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阵，有二神人，并辔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剑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传言曰："我生为锐将三十年，死葬此，从我者步骑五千余，尽皆精强。令有尔小将投我，我已结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坚欲与我力争，我终败尔，不使尔得归瀚海。若要且保本职，当速回。"耕夫又传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进，令其众曰："不破此冢，今夕须尽死于冢前。"遂又力战，三败三复，战及初夜，冢中兵败，生擒叛将，及人冢，获爱妾，拘之而回，张公及其众，并斩于冢前，纵人焚冢，赐耕夫金带。耕夫明日往观，此冢之火犹未灭，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太平广记》卷二九七)

张 安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复化如人，言词朗然，求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灵，无以尚之，物之妖怪，虽窃有灵，则云与泥矣。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方能成形，故人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之圆，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万事，自有勇可以敌百恶，又那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死之日，不以死为死，其生也既异于众，其死也亦异于众生。于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幸祥而念之。设若庙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示劝戒，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不知以何使后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使君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州牧无以屈。命私立祠焉。(《太平广记》卷三〇一)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而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雨霁，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祸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饥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顾不足信。"言讫，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谓常曰："尔何为此言？"常按剑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化，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此术乎？"常曰："我闻此乃是神仙之术，空有名，未之睹也。徒闻秦始汉武好此道，而终无成，只为千载讥诮耳。"神人曰："昔秦皇汉武帝王也，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也。尔无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化，真有之乎？"神人曰："尔勿疑，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偶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金若以水银欲化黄金，不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纯阳之气合，即化矣。君当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济人之外，无奢逸，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愿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太平广记》卷三〇三)

乔龟年

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

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或见母稍失所，必仰天号泣，自恨贫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傍，谓龟年曰："君之贫乏，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失所，必号泣诉天也。"龟年疑是神灵，遂拜而对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贵，以丰侍养，且母年老，而旨甘每阙，虽不惮勤苦于佣笔，其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是以不觉仰天号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极，上天知之矣。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天之赐也。"言讫而灭，龟年乃取之，得钱一百万，每建珍馔以奉母，仍多不出游贵达门。后三年，母亡，龟年号慕几灭性，仍尽以余钱厚葬其母，复又贫乏。累年，因闲步，至先得钱之井，怅然而言曰："我往日贫，天赐我钱，今日贫，天不赐之，若天以我为孝子以赐我，岂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复自井跃出，谓龟年曰："往日天知尔孝养老母，故赐尔钱，以为甘旨，非济尔贫乏。今日无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尔，则昔日之意不为亲，乃为己也。"龟年惊愕惭惧，复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者之孝，闻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闻上天也。当自驱驰，不然，则冻馁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讫复灭，龟年果贫困而卒。(《太平广记》卷三〇四)

魏 征

郑国公魏征，少时好道学，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至路次，谓征曰："何之？"征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征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征于深阁，对炉火而坐，进以美酒嘉肴，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征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征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征，仍附一简，达恒山中隐士。征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简，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征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征自此稍信鬼神。(《太平广记》卷三二七)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尔匿我，我能以致富报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比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太平广记》卷三二八)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傍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令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欲安天下，宁群盗，必待仁主得位。君无说邢牧，我若可说，早已说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长叹曰："我何之，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我今遇天下乱而忧。"少年乃命行，诣一大林，及达曙，至林下，见百余人，皆擐甲执兵，乃少年之从者。少年索酒馔，同欢话而别，谓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当听之，但回长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贱而贵者多矣。关内乱之极也，人皆思治愿安，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因依而进，何虑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谢而回，才行十步已来，顾之不见，乃却诣林下访之，唯见壤墓甚多。(《太平广记》卷三三五)

张 勍

代宗时，河朔未宁，冠贼劫掠。张勍者，恒阳人也，因出游被掠，其后亦自聚众，因杀害行旅，而誓不伤恒阳人。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勍，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勍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勍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亲迎。此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不谓偶逢将军，候从无礼，方叱止之。因不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以恒阳之故，勍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勍又入战，复不

利，勍欲退，左右皆愤怒，愿死格，遂尽出其兵，分三队更斗，又数战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勍惧，乃力止左右。勍独退而问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勍方下马再拜，又谓勍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之，自当富贵。"勍又拜曰："我无战术，偶然贼众推我为长，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以授之而去。勍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卒。（《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形。冀遂与其妻于路傍访人烟，俄逢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于一室内，设食遗衣，至夜深，亲就冀谈话，复具酒肴，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悯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云："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选人，妾得放归焉。是时也，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既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苹蘩，遽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屣，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冢，林木森然。冀毁其冢，见其妻已死在冢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太平广记》卷三四四）

安 凤

安凤，寿春人，少与乡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学，本约同游宦长安。侃性纯孝，别其母时，见母泣涕不止，乃不忍离。凤至长安，十年不达，耻不归，后忽逢侃，携手叙阔别，话乡里之事，悲喜俱不自胜，同寓旅舍数日，忽侃谓凤曰："我离乡一载，我母必念我，我当归。君离乡亦久，能同归乎？"凤曰："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于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于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因泣谓侃曰："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侃留诗曰："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凤亦以诗赠别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犹客长安，因夜梦侃，遂寄一书达寿春，首叙长安再相见，话幽抱之事。侃母得凤书，泣谓附书之人曰："侃死已三年矣。"却至长安，告凤，凤垂泣叹曰："我今日始悟侃别诗中泉下亦难忘之句。"（《太平广记》卷三四四）

郑 绍

商人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于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绍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数人出，命绍入，延之于馆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质殊丽。年可初笄，从婢十余，并衣锦绣，既相见，谓绍曰："既遂披觌，当去形迹，冀稍从容。"绍唯唯随之，复入一门，见珠箔银屏，焕烂相照，闺阃之内，块然无侣，绍乃问女："是何皇尚书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亲焉在？喜耦为谁？虽荷宠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丧二亲，厌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适。不意良人，惠然辱顾，既惬所愿，何乐如之。"女乃命绍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乐，不觉向夕，女引一金罍献绍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宁无自得，妾虽惭不称，敢以金罍合卺，愿求奉箕帚，可乎？"绍曰："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罍，自弹筝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于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至曙，女复于前阁，备芳醪美馔，与绍欢醉。经月余，绍曰："我当暂出，以缉理南北货财。"女郎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绍不忍，后又经月余，绍复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女以绍言切，乃许之，遂于家园张祖席，以送绍，乃囊囊就路，至明年春，绍复至此。但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杳无人迹，绍乃号恸。经日而返。（《太平广记》卷三四五）

孟氏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孟氏独游于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秖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踰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遽至于此，而复轻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于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 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睹丽容，固死命犹拚，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已舍，凡踰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太平广记》卷三四五)

欧阳敏

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杨州客欧阳敏，侵夜至，其鬼即为一老叟，迎归舍，夜半后，叟诣客问乡地，便以酒炙延待，客从容言及阴骘之事，叟甚有惊怍之色，客问怪之，乃问曰："鬼神能侵害人乎? 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 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犹人间之贼盗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闻于明神，必不容，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叟复深有忧色，客怪之甚，遂谓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处，必诉于尊神，令尽剪除。"叟不觉起拜，叩头而言曰："我强鬼也，虑至晓，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献一卷书与客曰："此书预知帝王历数，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辞而出，回顾乃一坏坟耳。其书是篆字，后客托人译之，传于世。(《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牟颖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傍，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自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傍，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徇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飨，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爱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颖惊起款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极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箓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风骤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箓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三五二)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 我尝慕君高义，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于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剨然有声，寻不见，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太平广记》卷三七〇)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独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采

药苗及松实食之，每食后，恒必自寻溪涧以澡浴，数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坚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复恶其尘杂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见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亿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有天地，有人，有万物，则我之道也。亿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师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独称世尊、大庇众生，恩普天地，又岂闻道能争衡？我且述释迦佛世尊，是国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证当今之果，天上天下，惟我独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于今日，就不闻之。尔之老君，是谁之子？何处修行？教迹之间，未闻有益，岂得与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于天，为此劫之道祖，始出于周，浮紫气，乘白鹿，人孰不闻。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岂独师以庸庸之见而敢蔑耶？若以尔佛，舍父窬城，受穿膝之苦，而与外道角胜，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群魔之中一强梁者耳，我天地人与万物，本不赖尔佛而生，今无佛，必不损天地人之万物也。千万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无自称尊耳。"老僧作色曰："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拟击老僧，僧但合掌闭目。须臾，有一负薪者过，见而怪之，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负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挠乱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太平广记》卷三七〇）

马 举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冠雠？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韬玉含珠之誉（誉原作举。据明钞本改），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太平广记》卷三七一）

张 珽

咸通末年，张珽自徐之长安，至圃田东，时于大树下，俄顷，有三书生继来，环坐，珽因问之，一书生曰："我李特也。"一曰："我王象之也。"一曰："我黄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汴水来，欲一游龙门山耳。"乃共闲论，其王象之曰："我去年游龙门山，经于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于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谒之。"珽因亦同行，至路一二里，果见一宅，甚荒毁，既扣门，有一子儒服，自内而出，见象之颇喜，问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张珽秀才也，李特、黄真，即我同乡之书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设酒馔，其所设甚陈故，儒服子谓象之曰："黄家弟兄将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虽诸黄齿长，又将若何？"黄真遽起曰："今日良会，正可尽欢，诸君何至亟预（预原作项。据明钞本改）人家事，波及我孙耶？"珽性素刚决，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问之曰："我偶与二三子会于一树下，又携我至此，适见高论，我实疑之，黄家弟兄，竟是谁也？且君辈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惧，但实言之。"象之笑曰："黄氏将乱东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珽乃问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黄真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树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郑适秀才也。我昔自此自化精，又去年复遇郑适，今诣之，君是生人，当怯我辈，既君不怯，故聊得从容耳。"珽又问曰："郑秀才既与我同科，奚不语耶？"郑适曰："其适思得诗一首以赠。"诗曰："昔为吟风啸月人，今是吟风啸月身。冢坏路边吟啸罢，安知今日又劳神。"珽览诗怆然，叹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犹化精，人不复化。"象之辈三人，皆闻此叹，怒而出，适亦不留，珽乃拂衣，及至门外回顾，已见一坏冢。因逐三精，以所佩剑击之，金玉精皆中剑而踣，唯枯树精走疾，追击不及，遂回，反见一故玉带及一金杯在路傍，珽拾得之，长安贷之，了无

别异焉矣。(《太平广记》卷四〇一)

化蝶树

长安城禁苑内一大树，冬月雪中，忽花叶茂盛，及凋落结实，其子光明璨烂，如火之明焉，数日，皆化为红蛱蝶飞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国入长安，此必前兆也。(《太平广记》卷四〇七)

崔　导

唐荆南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忽一日，有一株化为一丈夫，长丈余，求见崔导，导初怪之，不敢出，丈夫苦求之，导遂出见之，丈夫曰："我前生欠君钱百万，未偿而死，我家人复自欺，君乃上诉于天，是以令我合门为橘，计佣于君，仅能满耳。今上帝有命，哀我族属，复我本形，兼我自省前事，止如再宿耳。君幸为我置一敞庐，我自耕凿，以卒此生，君仍尽剪去橘树，端居守常，则能自保。不能者，天降祸矣，何者？昔百万之资，今已足矣。"导大惊，乃皆如其言，即为葺庐，且尽伐去橘树。后五年而导卒，家复贫，其人亦不知所在。(《太平广记》卷四一五)

贾　秘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入龙舟，而方尽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觉肃然致敬，及欢笑久，而七人皆遁相目，若有所疑，乃问秘曰："今既接高论，奚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辈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阳人也，少好读书，颇识古者王霸之道。今闻皇上纂嗣大宝，开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阙，少伸愚诚，亦不敢取富贵，但一豁鄙怀耳。适见七君子高会，故来诣之，幸无遐弃可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已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则永无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风流之名，闻于古今，但恨炀帝不回，无人见知，张绪效我，空耀载籍。所喜者，絮飞则才子咏诗，叶嫩则佳人学画，柔胜刚强，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阳和之恩，为不材之木，大川无梁，人不我取，大厦无栋，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斫，则必不合于长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蚕，无辞吐饲，不异推食。蚕即茧，茧而丝，丝为纨绮，纨绮入贵族之用，设或贵族之流，见纨绮之美丽以念我，我又岂须大为梁栋，小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辩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也。不唯汉武帝号为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虑不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虽处蓬荜，性实恬然，亦可以济大国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庙，虔祀飨，而法古以用我，我实可以使民之战栗也。"其次曰："我与众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载我，春即荣，秋即落，近世人以我为不材，我实常怀愤惋。我不处涧底，怎见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构厦之材？骥不骋即驽马也，玉不剖即顽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构厦凌云，我即不可构厦凌云，此所谓信一人之言，大丧其真矣。我所以慕隐沦之辈，且韬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见，即又用之有余也。"言讫，复自歌自舞。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太平广记》卷四一五)

汾水老姥

汾水边有一老姥，获一赪鲤，颜色异常，不与众鱼同，既携归，老姥怜惜，且奇之，凿一小池，汲水养之。经月余后，忽见云雾兴起，其赪鲤腾跃，逡巡之间，乃渐升霄汉，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复来如故。人见之者甚惊讶，以为妖怪，老姥恐为祸，颇追悔焉，遂亲至小池边祷祝曰："我本惜尔命，容尔生，反欲祸我耶!"言才绝，其赪鲤跃起，云从风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遗下一珠，如弹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众人不敢取。后五年，老姥长子患风，病渐笃，医莫能疗，老姥甚伤，忽意取是珠，以召良医，其珠忽化为一丸丹，老姥曰："此赪鲤遗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与子服之，其病寻愈。(《太平广记》卷四二四)

杨　真

郏中居人杨真者，家富，平生癖好画虎，家由甚多画虎，每坐卧，必欲见之。后至老年，尽令家人毁去所画之虎，至年九十忽卧疾，召儿孙谓之曰："我平生不合癖好画虎，我好之时，见画虎则喜，不见则不乐。我每梦中多与群虎游，我不欲言于儿孙辈，至晚年尤甚，至于纵步游赏之处，往往见虎，及问同游人，又不见，我方恐惧，寻乃尽毁去所画之虎。今卧疾后，又梦化身为虎儿，又梦觉既久，而方复人身。我死之后，恐必化为虎，儿孙辈遇虎，慎勿杀之。"其夕卒，家方谋葬，其尸忽化为虎，跳跃而出，其一

子逐出观之，其虎回赶其子，食之而去。数日，忽家人夜梦真归谓家人曰："我已为虎，甚是安健，但离家时，便得一人食之，至今犹不饥。"至曙，家之人疑不识其子而食之，述于邻里，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足知兽不灵于人也。"（《太平广记》卷四三〇）

赵倜

荆州有一商贾，姓赵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经岁余未归。有一人先至其家，报赵倜妻云："赵倜物货俱没于湖中，倜仅免一死，甚贫乏，在路即当至矣。"其妻惊哭不已。后三日，有一人一如赵倜仪貌，来及门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内，询问其故，安存经百余日，欲再商贩，谓赵倜妻曰："我惯为商在外，在家不乐，我心无聊，勿以我不顾恋尔，当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倜辇物货自远而至，及入门，其妻反乃惊疑走出，以投邻家，其赵倜良久问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唤其人。其人至，既见赵倜，奔突南走，赵倜与同伴十余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顾，谓倜曰："我通灵虎也，勿逐我，我必伤尔辈。"遂跃身化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太平广记》卷四三一）

周义

周义者，郑人也，性倜傥，好急人之患难。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来，衣故锦衣，策杖而诣周义，谓义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猎于郊坰，即获兔后，其鹰犬与所从我十余少年，与所乘马，皆无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伤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归，恐少年家父母不舍我。今闻君急人之患难，故特来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报君之惠也。"义遂藏之于家，经百余日，义既不闻孟州有此事，乃夜与少年对酌，问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猎有死伤，不敢返归，今何不传闻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实告我，我必无贰。"少年沉吟移时，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设此异词者，盖欲悯念纳我，今若必问我，我实不敢更设诈也。君当不移急人之心，我即以实告君。"义曰："我终无贰，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内虎也，伤人多矣，刺史发州兵搜求我，欲杀我，闻君广义，因变形质以投君。君怜恤我，待之如宾，但我已誓报君之惠不忘。今夜既言，诚实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数声，化为一虎走去。后月余，夜有一少年窬垣入义家，抛下一金枕，高声告周义："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将此枕，答君之惠。"言讫，复化为一虎去。（《太平广记》卷四三一）

于远

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也。常养良马数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鬻一良马，奇毛异骨，人争观之，远闻之，酬以百金。及马至厩中，有一老姥扣门请一观，远问之曰："马者骏逸也，豪侠少年好之，宜哉！老姥奚观？"老姥曰："我失一良马，十年游天下，访之不得。每遇良马，必永日观之，未尝见一如我所失之马也。何阻一观，不以为惠。"远因延入从容，出其马以示之，老姥一见其马，因怒变色，回观远而言曰："我马也。"远曰："老姥之马，奚人卖？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姥曰："为我昔日遇北邙山神为物伤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药疗之，目愈，遂以此马赐我。我得此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游四海之外，八荒之内，只如百里也。我常乘东过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问我此马焉，及夜，至西竺国，忽失此马。我自失此马已来，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访此马也。去年今日，流沙见一小儿，言有一异马如飞，倏然东去矣。我既知自东方，疑此马在中华，必有常人收得此马者，我故不远万里而来此，今果得之。我今当还君百金，马须还我。"远性癖好良马，又闻此马之异，深惜惜之，乃拜老姥，乞且暂留，以玩赏数日，老姥怒曰："君若留此马，必有祸发。"远因亦怒老姥之极言，遂令家僮十余人，共守此马，遣出老姥。其家果火，尽焚其宅财宝，远仍见姥入宅，自跃上此马而灭。（《太平广记》卷四三六）

张全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睹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旧质，思往事如梦觉。"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三六）

李审言

万寿年中，长安百姓李审言忽得病如狂，须与羊同食，家人无以止，求医不效。后忽西走，近将百里，路傍遇群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审言已作为一大羊，于众中不能辨认。及家人齐至，泣而择之，其一大羊，乃自语曰："将我归，慎勿杀我，我为羊快乐，人何以比。"遂将归饲养，以终天年。（《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逆旅道士

唐万岁元年，长安道中有群寇昼伏夜动，行客往

往遭杀害，至明旦，略无踪由，人甚畏惧，不敢晨发，及暮，至旅次。后有一道士宿于逆旅，闻此事，乃谓众曰："此必不是人，当是怪耳。"深夜后，遂自于道旁持一古镜，潜伺之，俄有一队少年至，兵甲完具，齐呵责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顾生命也?"道士以镜照之，其少年弃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诵咒语，约五七里，其少年尽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复逆旅，召众以发掘，有大鼠百余走出，乃尽杀之，其患乃绝。(《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朱 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为业。后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岁，求寻十余年，终不知存亡。后一日，有僧经游，造其门，携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于内，设供养，良久问僧曰："师此弟子，观其仪貌，稍是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惊起问仁曰："僧住嵩山薜萝内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号来投我，我问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踪由，不甚明，僧因养育之，及与落发。今聪悟无敌，僧常疑是一圣人也，君子乎，试自熟验察之。"仁乃与家属共询问察视，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黡记。"逡巡验得，实是亲子，父母家属，一齐号哭，其僧便留与父母而去，父母安存养育，倍于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晓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为作盗，伺而窥之，见子每至夜，化为一大鼠走出，及晓却来。父母问之，此子不语，多时对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见我形，我不复至矣。"其父母疑惑间，其夜化鼠走去。(《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嵩山老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薜萝间，修持不出，忽见一小儿独参礼，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折。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碛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人他不二门。争如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鬼。"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太平广记》卷四四三)

王 祜

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馔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祜，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祜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祜曰："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祜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余粮栖畝，人无乏绝，又何饲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祜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闻人之好乐，必有其师；事纵横者，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怍矣，必以贤愚有别，慎保身名，无反招谤耳。"祜复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祜令人潜侦之，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四三)

楚江渔者

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有。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虽笑之，略无惭色，亦不言其姓氏，识者皆以为渔之隐者。或有问之曰："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人之渔耶?"渔者曰："昔姜子牙之渔，严子陵之渔，书于青史，皆以为隐人之渔也，殊不知不钓其鱼，钓其名耳。隐人之渔高尚乎?渔人之渔高尚乎?若以渔人之渔，但有明月，风和浪静，得鱼供庖宰，一身足，余则易酒独醉，又焉知隐人之渔渔人之渔也。"问者深叹伏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经于此，其渔者见之，悲号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怆恋之情。其人甚怪，渔者乃坚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与，幸垂悯察以见赐，庶余不负山僧之义。"其人惊念，遂特赐之。渔者常恩养是小猿，经一载，忽告渔人辈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属，今日辞尔辈归之。"遂跳跃化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四六)

焦 封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余婢仆至，并衣以罗纨，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

欲披揖，封惊疑未已。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馔，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诗，笑而言曰："谁教他误人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佯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不出经月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余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目人关，及临歧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无劳织锦诗。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封虽已发志，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别是佳丽，方登阁道，见险巇，深所郁郁。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至昏黑，有十余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四六)

王真妻

华阴县令王真妻赵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适王真，洎随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即辄至赵氏寝室，既频往来，因戏诱赵氏私之。忽一日，王真自外人，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赵氏不觉自仆气绝，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腋起之，俄而赵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见随前出者俱入华山，久之不见。(《太平广记》卷四五六)

僧法志

台山僧法志游至淮阴，见一渔者坚礼而命焉，法志随至草庵中，渔者设食甚谨，法志颇怪，因问曰："弟子以渔为业，自是造罪之人，何见僧如此敬礼?"答曰："我昔于会稽山遇云远上人为众讲法，暂曾随喜，得悟圣教，迩来见僧，即欢喜无量。"僧异之，劝令改业。"渔者曰："我虽闻善道，而滞于罟网，亦犹和尚为僧，未能以戒律为事，其罪一也，又何疑焉!"僧惭而退，回顾，见渔者化为大鼋，入淮，亦失草庵所在。(《太平广记》卷四七〇)

纂异记

[唐]李　玫撰　陈尚君辑录　金程宇整理

《纂异记》一卷，唐李玫撰。李玫，字里不详，文宗、宣宗间在世。文宗大和初曾习业龙门，后遇知于舒元舆、王涯等，曾任歙州巡官。宣宗大中间，以文章著美，但久试不第。本书多记鬼怪神异故事，文辞华丽，情节曲折，且多寓讥时涉世之感，为唐传奇中有特色的著作。其中《许生》篇有感于甘露之变中王涯等四相被杀而作，宋代以来备受学者重视。《蒋琛》、《徐玄之》、《韦鲍生妓》、《嵩岳嫁女》等篇，亦颇存寓意。原书久逸，今参今人李剑国、李宗为所考，据《太平广记》等书辑录，共得十四则，仍编为一卷。

嵩岳嫁女

三礼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群书，与其友邓韶博学相类，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阳。元和癸巳岁，中秋望夕，携觞晚出建春门，期望月于韶别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觞自东来。驻马道周，未决所适。有二书生乘骢，复出建春门，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庄，水竹台榭，名闻洛下，东南去此三二里，傥能迂辔，冀展倾盖之分耳。"璆、韶甚惬所望，乃从而往。问其姓氏，多他语对。行数里，桂轮已升。至一车门，始入甚荒凉，又行数百步，有异香迎前而来，则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夹道，奇花异草，照烛如昼，好鸟腾翥，风和月莹（阙）。璆、韶请疾马飞觞。书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虽上清醍醐，计不加此味也。"书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之中，不知与足下五酘孰愈耳。"谓小童曰："折烛夜一花，倾与二君子尝。"其花四出而深红，圆如小瓶，径三寸余，绿叶形类杯，触之有余韵。小童折花至，于竹叶中凡飞数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状。饮讫，又东南行。数里至一门，书生揖二客下马，觞以烛夜花中之余，赉诸从者。饮一杯，皆大醉，各止于户外。乃引客人，则有鸾鹤数十，腾舞来迎。步而前，花转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压枝于路傍。凡历池馆堂榭，率皆陈设盘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饮多，行又甚倦，请暂憩盘筵。书生曰："坐以何难，但不利于君耳。"璆、韶诘其由，曰："今夕中天群仙，会于兹岳，籍君神魄，不杂腥膻，请以知礼导升降。此皆诸仙位坐，不宜尘触耳。"言讫，见直北花烛亘天，箫韶沸空，驻云母双车于金堤之上，设水晶方盘于瑶幄之内。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书生前进，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礼。然服食之气，犹然射人，不可近他贵婿，可各赐薰髓酒一杯。"璆、韶饮讫，觉肌肤温润，稍异常人，呼吸皆异香气。夫人问左右，谁人召来，曰："卫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于是二童引璆、韶于神仙之后纵目。璆问曰："相者谁？"曰："刘纲。""侍者谁？"曰："茅盈。""东邻女弹筝击筑者谁？"曰："麻姑、谢自然。""幄中座者谁？"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驾鹤而来，王母曰："久望刘君矣。"有玉女问曰："礼生来未？"于是引璆、韶进，立于碧玉堂下左。刘君笑曰："适缘莲花峰士奏章，事须决遣，尚多未来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为？"曰："浮梁县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贿赂履官，以苛虐为政，生情于案牍，忠恕之道蔑闻，唯锥于货财，巧为之计更作。自贻覆悚，以促余龄。但以莲花峰叟，徇从于人，奏章甚恳，特纡死限，量延五年。"璆问刘君谁，曰："汉朝天子。"续有一人，驾黄龙，戴黄旗，道以笙歌，从以嫔嫱，及瑶幄而下。王母复问曰："李君来何迟？"曰："为敕龙神设水旱之计，作弥淮蔡，以歼妖逆。"汉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问，予一表断其惑矣。"曰："可得闻乎？"曰："不能悉记，略举大纲耳。其表云：'某县某，克搆丕华，德洽兆庶，临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劳师车，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费天府，扫东吴上党之妖。九有已见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寝。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蝼蚁犹固其

封疆。若遣时丰人安，是稔群丑。但使年饿厉作，必摇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祸三州之逆党，所损至微；安六合之疾甿，其利则厚。伏请神龙施水，厉鬼行灾，由此天诛，以资战力。”汉主曰：“表至嘉，弟既允许，可以前贺诛锄矣。”书生谓璆、韶，此开元天宝太平之主也。未顷，闻箫韶自空而来，执绛节者前唱言：“穆天子来。”奏乐，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阶，入幄环坐而饮。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轩辕来？”曰：“他今夕主张月宫之宴，非不勤请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后，陵谷几迁移，向来观洛阳东城，已坵墟矣。定鼎门西路，忽焉复新市朝云。名利如旧，可以悲叹耳。”穆王把酒，请王母歌。以珊瑚钩击盘而歌曰：“劝君酒，为君悲。”且吟曰：“自从频见市朝改，无复瑶池晏乐心。”王母持杯，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叹市朝非。早知无复瑶池兴，悔驾骅骝草草归。”歌竟，与王母话瑶池旧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马回乘汗漫风，犹思往事憩昭宫。晏移南圃情方洽，乐奏钧天曲未终。斜汉露凝残月冷，流霞杯泛曙光红。昆仑回首不知处，疑是酒酣魂梦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瑶水滨，曾留逸足驻征轮。人间甲子周千岁，灵境杯觞初一巡。玉兔银河终不夜，奇花好树镇长春。悄知碧海饶词句，歌向俗流疑误人。”酒至汉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风下界秋，汉家陵树冷脩脩。当时不得仙桃力，寻作浮尘飘陇头。”汉主上王母酒曰：“五十余年四海清，自亲丹灶得长生。若言尽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闻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来。”令威至，帝又遣子晋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骊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升遐。至今犹有长生鹿，时绕温泉望翠华。”帝持杯久之，王母曰：“应须召叶静能来，唱一曲当时事。”静能续至，跪献帝酒，复歌曰：“幽蓟烟尘别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发六龙。妆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荆榛一闭朝元路，唯有悲风吹晚松。”歌竟，帝凄惨良久，诸仙亦惨然。于是黄龙持杯，亦于车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乐此今夕，和鸣凤凰。凤凰和鸣，将翱将翔。与天齐休，庆流无央。”仙郎即以鲛绡五千疋、海人文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骊珠各十斛，赠奏乐仙女。乃有四鹤立于车前，载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宝花台。俄进法膳，凡数十味，亦沾及璆、韶。璆、韶饮，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缈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佩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诗既入，内有环佩声，即有玉女数十，引仙郎入帐，召璆、韶行礼。礼毕，二书生复引璆、韶辞夫人，夫人曰：“非无至宝可以相赠，但尔力不任挈耳。”各赐延寿酒一杯，曰：“可增人间半甲子。”复命卫符卿等引还人间，无使归途寂寞。于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倾酒，步步惜别。卫君谓璆、韶曰：“夫人白日上升，骖鸾驾鹤，在积习而已。未有积德累仁，抱才蕴学，卒不享爵禄者，吾未之信。傥吾子尘牢可逾，俗桎可脱，自今十五年后，待子于三十六峰，愿珍重自爱。”复出来时车门，握手告别。别讫，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径而归。及还家，已岁余，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原，坟草宿矣。于是璆、韶捐弃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太平广记》卷五〇）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羁栖辇下，鬻书判给衣食。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失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

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太平广记》卷七四）

荥阳氏

唐益州令将之任，夜止属邑古寺。方寝，见老妪，以桐叶蒙其首，伛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叶，妪俯拾而去，俄亦复来，如是者三，久之不复来矣。顷有缞裳者，自北户升阶，褰帘而前曰："将有告于公，公无惧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实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谒。向者窃令张奶少达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奶固辞，耻其复进，是以自往哀诉，冀不逢怒焉。某荥阳氏子，严君牧此州。未逾年，钟家祸，乃护丧归洛，夜止此寺。继母赐冶葛花汤，并室妹同夕而毙。张奶将哭，首碎铁锤，同瘗于北墙之竹阴。某陇西先夫人即日诉于上帝，帝敕云：'为人之妻，已残戮仆妾；为人之母，又毒杀孤婴。居暗室，事难彰明。在天鉴，理宜诛亟。以死酬死，用谢诸孤。'付司命处置讫报。是日，先君复诉于上帝云：'某游魂不灵，乖于守慎，致令嚚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风，黩于天听，岂止一死，能谢罪名？某三任县令，再剖符竹，实有能绩，以安黎甿。岂图余庆不流，见此狼狈？悠扬丹旐，未越属城。长男既已无辜，孀妇又俾酬死，念某旅榇，难为瘗埋，伏乞延其生命，使某得归葬洛阳，获祔先人之茔阙，某无恨矣。'明年，继母到洛阳，发背疽而卒。上帝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无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筑溷于骸骨之上，粪秽之弊，所不堪忍。况妹为厕神姬仆，身为厕神役夫，积世簪缨，一日凌坠，天门阻越，上诉无阶，籍公仁德，故来奉告。"令曰："吾将奈何？"答曰："公能发某朽骨，沐以兰汤，覆以衣衾，迁于高原之上，脱能赐木皮之棺、苹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诺！乃吾反掌之易尔。"鬼呜咽再拜，令张奶密召鸾娘子同谢明公。张奶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来轩屏狼藉，已三召矣。"于是缞裳者惶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发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与改瘗焉。（《太平广记》卷一二八）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体，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纠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逤发。四弦拢捻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涬。小弦切切怨飔飔，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制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鹘。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唱。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泪草札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中。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张 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迳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少年，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箸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扪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

出迎。张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孥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太平广记》卷二八二)

蒋 琛

霅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常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渎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迩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悫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未顷，有龟鼍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辟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嘘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榻茵褥，顷刻毕备。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觌，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惄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泝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未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渍，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筵，益增惭栗。"于是揖让入门。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轩阗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无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剃洪钟之剑，不刲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刲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唱《公无渡河》歌。"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沈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舞《采桑曲》。"凡十余叠，曲韵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抉眼之徒与?"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云："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沈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徒涟涟。誓将柔荑抉锯牙之喙，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沈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沈沈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枭碧云飘几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煌煌，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凤骞骞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碔砆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壅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孑孑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晼晼兮川云收，棹四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

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吾俦。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留。”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鼍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渎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颓纲。分辞皆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鸱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垄。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越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歌终，雷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环而去。（《太平广记》卷三〇九）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驳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亵黩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刘媪’，而注云‘乌老反’，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捽发者掴之，一掴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张　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蒲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闼耸辔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毙，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指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初夜方寝，见绛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词，怃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痡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礼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驩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号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知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歌讫，鼓琴为《南风弄》。音韵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太平广记》卷三一〇）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

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滞维扬日，连毙数驷，后乘既阙，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右，抆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驵骏获数匹，龙形凤颈，鹿胫凫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轻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捧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飐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户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月殊不见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干、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缪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季春，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川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得尽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尚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隐岩冗者，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讫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大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体？况予乃怨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拘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颔，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韦生发箧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公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禄，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太平广记》卷三四九）

许　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莫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余，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矶。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沈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

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枭，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语，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龁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冒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妪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奁中馁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贶，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甿，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汩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已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汩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首已失所在。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勉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阍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闼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太平广记》卷三五〇）

杨 祯

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祯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祯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

祯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祯之姓氏，祯具告。祯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祯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祯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陁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今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肌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选生及蛾，即不复强暴矣。"祯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禀炎上之烈信，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鼎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觌良人，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傥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祯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侵星请归，祯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为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半年，家童归，告祯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太平广记》卷三七三)

齐君房

齐君房者，家于吴，自幼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性。及壮有篇咏，则不甚清新，常为冻馁所驱，役役于吴楚间。以四五六七言干谒，多不遇侯伯礼接。虽时所获，未尝积一金。贮布袋，脱满一绳，则必病，罄而复愈。元和初，游钱塘。时属凶年箕敛，投人十不遇一，乃求朝飧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能前去。因临流零涕，悲吟数声。俄尔有胡僧自西而来，亦临流而坐，顾君房笑曰："法师，谙秀才旅游滋味否？"君房曰："旅游滋味即足矣。法师之呼，一何谬哉！"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说乎？"僧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忆前事也。"乃探钵囊，出一枣，大如拳，曰："此吾国所产，食之知过去未来事，岂止于前生尔。"君房馁甚，遂请食之。食讫甚渴，掬泉水饮之，忽欠伸枕石而寝。顷刻乃寤，因思讲《法华》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泣涕礼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今则断攀缘矣。""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又闻为法师矣。""悟法师焉在？"曰："岂不忆香山寺石像前，戏发大愿，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尔为冻馁之士耳。"君房泣曰："某四十余年日一餐，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圆修，困于今日？"僧曰："过由师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禅味曾膻，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伛影曲，报应宜然。"君房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庶有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中，出一镜，背面皆莹彻，谓君房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限，佛法兴替，吾道盛衰，宜一览焉。"君房览镜。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镜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灵隐寺，乃剪发具戒，法名镜空。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镜空自香山敬善寺访之，遂闻斯说。因语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腊方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诘之，默然无答。乃请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拿。牛虎相交亡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太平广记》卷三八八)

徐玄之

有徐玄之者，自浙东迁于吴，于立义里居。其宅素有凶藉，玄之利以花木珍异，乃营之。月余，夜读书，见武士数百骑升自床之西南隅，于花毡上置缯缴，纵兵大猎。飞禽走兽，不可胜计。猎讫，有旌旗豹纛，并导骑数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戴剑操斧，手执弓槌，凡数百。挈幄幔帘榻、盘柈鼎镬者，又数百。负器盛陆海之珍味者，又数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值者，又数百。玄之熟视转分明。至中军，有错彩信旗、拥赤帻紫衣者，侍从数千。至案之右，有大铁冠，执铁简，宣言曰："殿下将欲观渔于紫石潭，其先锋后军并甲士执戈戟者，勿从。"于是赤帻者下马，与左右数百，升玄之石砚之上，北设红拂卢帐。俄尔盘榻幄幙、歌筵舞席毕备。宾旅数十，绯紫红绿，执笙竽箫管者，又数十辈。更歌迭舞，俳优之类，不可尽记。酒数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帻顾左右曰："索渔具。"复有旧网笼罩之类，凡数百，齐入砚

中。未顷，获小鱼数百千头。赤帻谓上客曰：“予深得任公之术，请以乐宾。”乃持钓于砚中之南滩，乐徒奏《春波引》。曲未终，获鲂鲤鲈鳜百余。遽命操脍促膳，凡数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丝竹，铿鞫齐奏。酒至赤帻者，持杯顾玄之而谓众宾曰：“吾不习周公礼，不习孔氏书，而贵居王位。今此儒，发鬓焦秃，肌色可掬，虽孜孜矻矻，而又奚为？肯折节为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乃以书卷蒙之，执烛以观，一无所见。玄之舍卷而寝，方寐间，见被坚执锐者数千骑，自西牖下分行布伍，号令而至。玄之惊呼仆夫，数骑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猎于羊林之苇，钓于紫石之潭，玄之牖奴，遽有迫胁。士卒溃乱，宫车振惊。既无高共临危之心，须有晋文还国之伐。付大将军蚉虹追过。”宣讫，以白练系玄之颈，甲士数十，罗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门。观者架肩叠足，逗五六里。又行数里，见子城，有赤衣冠者唱言。蚍蜉王大怒曰：“披儒服，读儒书，不修前言往行，而肆勇敢凌上，付三事已下议。”乃释缚，引入议堂。见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听陈劾之词尤炳焕于人间。是时王子以惊恐入心，厥疾弥甚。三事已下议，请寘肉刑。议状未下，太史令马知玄进状论曰：“伏以王子曰不遵典法，游观失度，视险如砥，自贻震惊。徐玄之性气不回，博识非浅。况修天爵，难以妖诬。今大王不能度己，返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窃见云物频兴，诊怪屡作，市言讹谶，众情惊疑。昔者秦射巨鱼而衰，殷格猛兽而灭。今大王欲害非类，是蹑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览疏大怒，斩太史马知玄于国门，以令妖言者。是时大雨暴至，草泽臣蟚飞上疏曰：“臣闻纵盘游、恣渔猎者，位必亡。罪贤臣、戮忠谠者，国必丧。伏以王子猎患于绝境，钓祸于幽泉，信任幻徒，荧惑儒士，丧履之戚，所谓自贻。今大王不究游务之非，返听诡随之议。况知玄是一国之元老，实大朝之世臣。是宜采其谋猷，匡此颠仆。全身或止于三谏，犯上未伤于一言。肝胆方期于毕呈，身首俄惊于异处。臣窃见兵书云：‘无云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为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于当时，知玄恨死于今日。大王又不贷玄之峻法，欲正名于肉刑，是抉吾眼而观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宫之奇言为谬，卒并于晋公。吴以伍子胥见为非，果灭于句践。非敢自周秦悉数，累黩聪明。窃敢以尘埃之卑，少益嵩岳。”王览疏，即拜蟚飞为谏议大夫，追赠太史马知玄为安国大将军。以其子蚔为太史令，赙布帛五百段，米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后进旨。于是蚔诣移市门进官表曰：“伏奉恩制云：‘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贞，有魏侍中辛毗之谏诤。而我亟以用己，昧于知人。燕栋梁于将为大厦之晨，碎舟艥于方济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尔非辜。是宜褒赠其亡，赏延于后者。’宸翰忽临，载惊载惧。叩头气竭，号断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学究天人，艺穷历数。因玄鉴得居圣朝，当大王采刍荛之晨，是臣父展嘉谟之日。逆耳之言难听，惊心之说易诛。今蒙圣泽旁临，照此非罪。鸿恩沾洒，犹惊已散之精魂。好爵弥缝，难续不全之腰领。今臣岂可因亡父之诛戮，要国家之宠荣。报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图将变，历数堪忧，伏乞斥臣遐方，免逢丧乱。”王览疏不悦，乃返寝于候雨殿。既寤，宴百执事于陵云台曰：“适有嘉梦，能晓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赐爵一级。”群臣有司，皆顿首敬听。曰：“吾梦上帝云：‘助尔金，开尔国，展尔疆土。自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尔德。’卿等以为如何？”群臣皆拜舞称贺曰：“答邻国之庆也。”蟚飞曰：“大不祥，何庆之有？”王曰：“何谓其然？”蟚飞曰：“大王逼胁生人，滞留幽穴，锡兹咎梦，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锄也，开国者辟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与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锄吾土，攻吾国，纵火南北，以答系领之辱乎？”王于是赦玄之之罪，戮方术之徒，自坏其宫，以禳厥梦。乃以安车送玄之归。才乃榻，玄之寤。既明，乃召家僮，于西牖掘地五尺余，得蚁穴如三石缶。因纵火以焚之，靡有孑遗，自此宅不复凶矣。（《太平广记》卷四七八）

乾䐑子

[唐]温庭筠撰　陈尚君辑录　金程宇整理

《乾䐑子》三卷，唐温庭筠撰。庭筠（约八〇——八六六），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有才华而性倨傲，好讥刺权贵，屡试进士不第。大中末，贬隋县尉，后入襄阳幕府。咸通中，再贬方城尉，官至国子助教。诗、词、文皆擅时名，均以词采华艳为特色。本书为其所作小说集，序称"语怪以悦宾，无异䐑味之适口"，即以志怪为美膳，故以《乾䐑子》为书名。所叙以鬼怪奇异故事为多，亦有不少唐时的遗闻趣事，叙事大多较简略，但如《何让之》、《华州参军》等篇亦可称唐传奇中的佳构。原书久逸，《绀珠集》摘录近二十则，另《说郛》本、《龙威秘书》等本均出后人辑录。今据《太平广记》等书重辑，得四十八则。

序

蠲荡昏蒙，使之快语。（《绀珠集》卷七）

不爵不觥，非炮非炙，能说诸心，聊甘众口，庶乎乾䐑之义。（《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

语怪以悦宾，无异䐑味之适口。（《郡斋读书志》卷一三）

梅权衡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箠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鸱拂其上也。"众大笑。（《太平广记》卷二六一、《绀珠集》卷七）

大郎罢相二郎拜相

韦承庆除礼书，嗣立作平章事，时谓大郎罢相，二郎拜相。

分无堂食

张文瓘分无堂食，食则伤痛。

双　与

张越石、楚金同举。有同以兄弟，不可两收，欲俱退。李勣叹曰："贡举本求荣，何妨两双与。"

国　奢

窦怀贞娉韦后乳母，时号曰国奢，怀贞欣然。

著毛萝卜

萧嵩欲注《文选》，见冯光进释"蹲鸱"云："今之芋子，是著毛萝卜。"嵩大笑。

班固非孟坚

张由古无学业，对众叹班固文章不入《文选》，众对以《两都赋》、《燕然铭》等。由古曰："此是班孟坚，非固也。"

长孙欧阳相嘲

无忌嘲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教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声曰："索头连背暖，裆裩畏肚寒。只缘心溷溷，所以面团团。"上大笑。

御史胡

则天问张元一："外有何可笑？"元一曰："朱前疑著绿，逯仁杰著朱。闾知微乘马，马吉甫乘驴。将

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御史胡，元礼也；胡御史，蕃人为御史者。天后大笑，寻除别官。

奚毒

奚毒，附子也。堇，乌头也。

贰负

汉宣帝时，上郡山崩，得一物，长数丈，发丈余，仿佛状人，蠢蠢而动。问，不答。刘向云：“出《山海经》，此贰负之臣，杀窫窳有罪，帝梏之于疏属之山，有胎息之术。”（以上《绀珠集》卷七）

华州参军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赂轻红，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请为子纳焉。崔氏不乐，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女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为轻红所诱，又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于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独，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殂，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里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殁，无所明，遂讼于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慕表妹，亦不怨前横也。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赍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兴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托以体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殁。王生送丧，哀恸之礼至矣。轻红亦葬于崔氏坟侧。柳生江陵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扣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叙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生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无何，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人柳参军。弥怪，更伺之。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于王生。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既至柳生之门，于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于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于其侧。崔氏匀铅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太平广记》卷四三二、《绀珠集》卷七）

何让之

唐神龙中，庐江何让之赴洛。遇上巳日，将陟老君庙，瞰洛中游春冠盖。庙之东北二百余步，有大丘三四，时亦号后汉诸陵。故张孟阳《七哀诗》云：“恭文遥相望，原陵郁朊朊。”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独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盘石，可容数十人坐。见一翁，姿貌有异常辈，眉鬓皓然。著赍幪巾褐袴，帻乌纱，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荆棘春，闺阁绮罗新。出没头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处，北邙松柏正为邻。”俄有一贵戚，金翠车舆，如花之婢数十，连袂笑乐而出徽安门，抵榆林店。又睇中桥之南北，垂杨拂于天津，繁花明于上苑。紫禁绮陌，轧乱香尘。让之方叹栖迟，独行踽踽，已讶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阳女儿多，无奈孤翁老去何。”让之遽欲前执，翁倏然跃入丘中，让之从焉。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复本形矣。遂见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让之却出玄堂之外，门东有一筵已空。让之见一几案，上有朱盏笔砚之类，有一帖文书，纸尽惨灰色，文字则不可晓解。略记可辨者，其一云：“正色鸿寿，神思化代。穹施后承，光负玄设。呕沦吐萌，垠倪散截。迷肠郗曲，霿（音朦）零（音乙林反）霾曀（入声）。雀毁龟冰，健驰御屈。拿尾研动，袾袾哳哳。株用秘功，以岭以穴。拖薪伐药，莽榿万茁。呕律则祥，佛伦惟萨。牡虚无有，颐咽蕊屑。肇素未来，晦明兴灭。”其二辞曰：“五行七曜，成此闰余。上帝降灵，岁旦涒徐。蛇蜕其皮，吾亦神摅。九九六六，束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纳太虚。何以蔽踝？霞袂云裾。哀尔浮生，栉比荒墟。吾复丽气，还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济忽诸。”题云：“应天狐超异科策八道。”后文甚繁，难以详载。让之获此书帖，

喜而怀之，遂跃出丘穴。后数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静来访让之。说云："前者所获丘中文书，非郎君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祸福中国。郎君必能却归此，他亦酬谢不薄。"其人谓志静曰；"吾已备三百缣，欲赎购此书，如何?"让之许诺。志静明日，挈三百缣送让之。让之领讫，遂绐志静。言其书以为往还所借，更一两日当徵之，便可归本。让之复为朋友所说，云："此僧亦是妖魅，奈何欲还之？所纳绢，但讳之可也。"后志静来，让之悉讳。云："殊无此事，兼不曾有此文书。"志静无言而退。经月余。让之先有弟在东吴，别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与让之话家私中外，甚有道。长夜则兄弟联床。经五六日，忽问让之："某闻此地多狐作怪，诚有之乎?"让之遂话其事。而夸云："吾一月前，曾获野狐之书文一帖，今见存焉。"其弟固不信："宁有是事?"让之至迟旦，揭箧，取此文书帖示弟。弟捧而惊叹，即掷于让之前，化为一狐矣。俄见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状，跨白马，南驰疾去。适有西域胡僧贺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叹让之相绐，让之嗟异。未几，遂有敕捕，内库被人盗贡绢三百匹，寻踪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让之囊检焉，果获其缣，已费数十匹。执让之赴法，让之不能雪。卒毙枯木。(《太平广记》卷四四八、《绀珠集》卷七)

太　一

莆田陈弯生子不慧，名智奴。杨逖游梁，遇一道士曰："吾奉天帝使往泰山，此东北十里圃田店有太一在焉。"乃正衣冠而去。逖异之，询于父老，曰："店陈智奴十三矣。"未尝言。适道士来谒，既去而言。(《绀珠集》卷七)

河渎亲翁

郭汾阳镇蒲，欲造浮桥，而激流毁埠。公酹酒，许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平，木立埠上，遂成桥。而小女寻卒。因塑庙中人。因立公祠，号河渎亲翁。(同前)

韦乾度

韦乾度为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阙尉。台参，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问："何色出身?"僧孺对曰："进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对曰："某制策连捷，忝为敕头。"僧孺心甚有所讶，归以告韩愈。愈曰："公诚小生，韦殿中固当不知。愈及第十有余年，猖狂之名，已满天下，韦殿中尚不知之，子何怪焉。"(《太平广记》卷四九七、《绀珠集》卷七)

裴弘泰

唐裴均之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述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兵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述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纠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寘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怿。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饮，必为酒过度所伤，尤之。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计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太平广记》卷二三三、《绀珠集》卷七)

赵　存

冯翊之东窟谷，有隐士赵存者。元和十四年，寿逾九十，服精术之药，体甚轻健。自云："父讳君乘，亦享遐寿。尝事兖公陆象先，言兖公之量，固非凡可以测度。兖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窃非曰："家兄溺此教，何利乎?"象先曰："若果无冥道津梁，百岁之后，吾固当与汝等。万一有罪福，吾则分数胜汝。"及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寮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甘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寮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初房琯尝尉冯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广衢相遇。避马迟，琯拽芬下，决脊数十下。芬诉之。象先曰："汝何处人?"芬曰："冯翊人。"又问："房琯何处官人?"芬曰："冯翊尉。"象先曰："冯翊尉决冯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见，诉其事，请去官。象先曰："如党芬所犯，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琯谢之。公曰："谢亦得，不谢亦得。"后数年，琯为弘农湖城令，移摄闵乡，值象先自江东徵入，次闵乡。日中遇琯，留迨至昏黑，琯不敢言。忽谓琯曰："携衾裯来，可以宵话。"琯从之，竟不交一言。到阙日，荐琯为监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冯翊，兄全不知之。今别四五年，因途次会，不交一词，到

阎济美

阎济美，前朝公司卿许与定分，一志不为。某三举及第。初举，刘单侍郎不杂文落。第二举，坐王侍郎杂文落第。某当是时，年已蹭蹬，常于江徼往径山钦大师处问法。是春，某既下第，又将出关，因献坐主六韵律诗曰："謇谔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铲金自跃，应物镜何偏。南国幽沈尽，东堂礼乐宣。转今游异士，更昔至公年。芳树欢新景，青云泣暮天。唯愁凤池拜，孤贱更谁怜。"座主览焉，问某："今年何者退落?"具以实告。先榜落第，座主赧然变色，深有遗才之叹。乃曰："所投六韵，必展后效。足下南去，幸无疑将来之事。"某遂出关。秋月，江东求荐，名到省后，两都置举，座主已在洛下。比某到洛，更无相知，便投迹清化里店。属时物翔贵，囊中但有五缣，策蹇驴而已。有举公卢景庄已为东府首荐，亦同处焉，仆马甚豪。与某相揖，未交一言。久乃问某曰："阎子自何至止?"对曰："从江东来。"敬奉不敢怠。景庄一旦际暮醉归，忽蒙问某行第，乃曰："阎二十。"消息绝好，景庄大险。某对曰："不然，必先大府首荐，声价已振京洛。如某远地一送，岂敢望有成哉?"景庄曰："足下定矣。"十一月下旬，遂试杂文。十二月三日，天津桥放杂文榜，景庄与某俱过，其日苦寒。是月四日，天津桥作铺帖经，景庄寻被绌落。某具前白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某致词后，纷纷去留。某又遽前白主司曰："侍郎开奖劝之路，许作诗赎帖，未见题出。"主司曰："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某只作得二十字。某诗曰："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已闻主司催约诗甚急，日势又晚，某告主司："天寒水冻，书不成字。便闻主司处分，得句见在将来。"主司一览所纳，称赏再三，遂唱过。其夕，景庄相贺云："前与足下并铺，试《蜡日祈天宗赋》，窃见足下用鲁丘对卫赐。据义，卫赐则子贡也。足下书卫赐作驷马字，唯以此奉忧耳。"某闻是说，反思之，实作驷马字，意甚惶骇。比榜出，某滥忝第。与将头同参座主，座主曰："诸公试日，天寒急景，写札杂文，或有不如法。今恐文书到西京，须呈宰相，请先辈等各买好纸，重来请印。如法写净送纳，抽其退本。"诸公大喜。及某撰本却请出，驷字上朱点极大。座主还阙之日，独揖前曰："春闱遗才，所投六韵，不敢惭忘，聊副素约耳。(《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严　震

德宗銮驾之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为之御。下洋州青源川，见旌旗蔽野，上心方骇，谓泚兵有谙疾路者，透秦岭而要焉。俄见梁帅严震具橐鞬，拜御马前，具言君臣乱离，呜咽流涕。上大喜，口敕升奖，令震上马前去，与朕作主人。映身本短小，声气抑扬。乃曰："严震合与至尊导马，御膳日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在，召映。责以儒生不达时变，烟尘时，须姑息戎帅。映伏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震，不知有陛下。今者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震为臣子之节。"上深嘉叹。震闻，特拜谢映，时议许映。(《太平广记》卷一九〇)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太平广记》卷二〇一)

权长孺

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留滞广陵多日，宾府相见，皆鄙之。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佣保处，薄给酬直，得数两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啖之。神色自得，合坐惊异。(《太平广记》卷二〇一)

萧　俛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住。忽患寒热，早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逵立于中门，俛前趋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命仆人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太平广记》卷二四二)

苑　讪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讪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因见讪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讪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客将见日晚，仓遑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屈入。讪至中庭，胄见貌异。及坐，揖曰："足下第几?"讪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讪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讪曰："家兄也名论。"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讪。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太平广记》卷二四二)

窦　乂

扶风窦乂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

尚书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乂亲识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乂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乂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乂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乂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枚小锸，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扫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锸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布四千余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乂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百结，日歉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疋，四尺而裁之。雇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辆，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辆，以新麻鞋一辆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功烂捣，候相乳尺，悉看堪为挺，从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乂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乂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又西布柜坊，镲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之。"书契日，亮语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铐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乂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乂买之，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后。大尉宅中傍其地有小楼，常下瞰焉。晟欲并之为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乂，欲买之。乂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俯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乂："不要某微力乎？"乂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马。荷乂之所惠，乂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语乂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乂因怀诸买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乂又获钱数万。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乂因访遂兴，指其树曰："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所居室宇。"乂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斫匠人议伐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乂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类也。后乂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乂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太平广记》卷二四三)

裴 枢

河东裴枢字环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开元二十一年奏开河漕，以赡国用，上深嘉纳之。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枢亲，乃曰："儿姊有处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子弟。"枢即应声曰："姨子失言。"因举酒沥地，誓曰："薛姨夫知举，枢当绝迹匿形，不履人世。"其亲决责，令拜谢邕，枢竟不屈。永泰二年，贾至侍郎知举，枢一举而登选。后大历二年，薛邕方知举。枢及第后，归丹阳里，不与杂流交通。又韦元甫除此州，计到郡之明日，合来拜其亲。元甫至丹阳之明日，专使送衣服书

状信物，枢怒言不纳。后三日，元甫亲拥骑到枢别业。枢戒其仆，不令报。久停元甫车徒，不得进。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须与军吏监军相识。遽此深责，未敢当也。"亲乃遣女奴传语，延元甫就厅事，置酒。元甫陈以公事，枢方出欢话。（《太平广记》卷二四四）

张　登

唐南阳张登制举登科，形貌枯瘦，气高傲物，裴枢与为师友。枢为司勋员外，举公群至投文。枢才诋诃瑕谪，登自知江陵盐铁院会计到城，直入司勋厅，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枢因问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驴牙郎，搏马价，此成笑耳。"（《太平广记》卷二五七）

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秀才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赍缗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高。比入试，又多赍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见诸会赋，多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太平广记》卷二六一）

王　诸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筹左绵等事，盈并为主之。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缠币迎之。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觐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讶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暗呜而卒。诸亦荡游他处。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门东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于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于宅。"人皆大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炰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于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黯绯老人，目且赤而有泪，临阶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褡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辞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亲说，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玥粉黛耳。（《太平广记》卷三四一）

李僖伯

陇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县，常为予说。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忽于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服孝衣，约长三尺已来，言语声音，若大妇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万忍，终须决一场，我终不放伊。"弹指数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动后出，心思异之，亦不敢问。日旰，及广衢，车马已闹。此妇女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两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无何，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无数小儿环坐。短女人往前，布幂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拿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幂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髑髅髋然。金吾以其事上闻。（《太平广记》卷三四三）

张弘让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

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后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进乍退，弘让心终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徽妻为馔，弘让乃去。士徽妻馔熟，就床欲进，忽见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徽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竞问莫知其由。俄而吏报通，使人检视。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烦君多时。某不得已，君终不见弃，大家索君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馔，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王氏声声云："勘其剖处，无所参差。"弘让尽力与合之，令等其旧。王氏云："覆之以衾，无我问三日。"弘让如其教。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馇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具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太平广记》卷三四四)

寇 鄘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悬榜云："但有人敢居，即传元契奉赠，及奉其初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后卖与王姁。传受凡十七主，皆丧长。布施与罗汉寺，寺家赁之，悉无人敢入。有日者寇鄘，出入于公卿门，诣寺求买，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有堂屋三间，甚庳，东西厢共五间，地约三亩，榆楮数百株。门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其夜，扫堂独止，一宿无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鄘忽身体拘急，毛发如磔，心恐不安。闻一人哭声，如出九泉，乃卑听之，又若在中天。其乍东乍西，无所定，欲至曙，声遂绝。鄘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应可居焉。"命照公与作道场。至三更，又闻哭声。满七日，鄘乃作斋设僧。方欲众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见，遽万声逐之。喝云："这贼杀如许人。"绕庭一转，复坐曰："见矣见矣。"遂命鄘求七家粉水解秽。俄至门崇屏，洒水一杯，以柳枝扑焉。屏之下四尺开，土忽颓圮，中有一女人，衣青罗裙红裤锦履绯衫子，其衣皆是纸灰。风拂，尽飞于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织一竹笼子，又命鄘作三两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洲。仍命勿回头，亦与设酒馔。自后小大更无恐惧。初郭汾阳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从人颇多，后买此宅，往来安置。或闻有青衣不谨，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筑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谨，泄漏游处，由是生葬此地焉。"(《太平广记》卷三四四)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大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无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杨。是时，秋景落木，仲朋跨马及此。二更，闻林间槭槭之声，忽有一物，自林飞出。仲朋初谓是惊栖鸟，俄便入仲朋怀，鞍桥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头便似人，眼眹如珠，便呼仲朋为弟。谓仲朋曰："弟莫惧。"颇有膻羯之气，言语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门外，见人家未寐，有灯火光。其怪欻飞东南上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说。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于庭命酌，或啸或吟，因语前夕之事。其怪忽从屋脊上飞下来，谓仲朋曰："弟说老兄何事也？"于是小大走散，独留仲朋。云："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细视之，颈下有瘿子，如生瓜大。飞翅是双耳，又是翅，鼻乌毛斗锅，大如鹅卵。饮数斗酒，醉于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潜起，砺阔刃，当其项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复见，庭中血满。三年内，仲朋一家三十口荡尽。(《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王 愬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愬，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有二女，皆国色。忽闻门有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与夫人看功曹有何事？更无音书，早晚合归。"言讫而去。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见官，作行李次。"密书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愬奄至宅，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愬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忽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买取。旬月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买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无损。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买。初愬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月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愬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

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耳。”吁嗟久之，不见其形，窦氏感其所谋，谓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养汝为儿。可乎?”思儿曰：“娘子既许，某更何愁。可为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即足矣。”窦氏依之。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今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是夕移人，便问拜两娣，不见形，但闻其言。缌长女好戏，因谓曰：“娣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及布彩缬。思儿曰：“请如小娣装索。”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缌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著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娣与娶新妇，便欲将去。望与令造一船子，长二尺已来。令娣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其夫妻相对。思儿着绿秉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新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尔。小女适张初，初嫁亦如其娣。缌终山阳郡司马。(《太平广记》卷三六三)

曹 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云，其价八万，貌甚美，其家皆怜之。至秋受代，令朗将其家人入吴郡宅。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蓎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亲，皆办奠祝之用。铛中及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朗亲意其惰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厨中食器，乱在阶下。日已晚，俱人西舍，遂移入堂。并将小儿，及扃堂门，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数斤燃火。俄又空中轰榻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蓎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朗具茶酒，引之与坐。皋谓朗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朗苦请，皋曰：“方心事远悰，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祟，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用，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太平广记》卷三六六)

孟 妪

彭城刘颇，常谓子婿进士王胜话。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妪，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媪店。见有一媪，年只可六七已来，衣黄绸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其妪问广何官，广具答之。其媪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即问媪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与张詧为妻。詧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詧，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詧之貌，酷相类吾。詧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詧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阙，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薛弘机

东都渭桥铜驰坊，有隐士薛弘机。营蜗舍渭河之隈，闭户自处，又无妻仆。每秋时，邻树飞叶人庭，亦扫而聚焉，盛以纸囊，逐其强而归之。常于座隅题其词曰：“夫人之计，将徇前非且不可，执我见不从于众亦不可。人生实难，唯在处中行道耳。”居一日，残阳西颓，霜风入户，披褐独坐，仰张邴之余芳。忽有一客造门，仪状环古，隆隼庞眉，方口广颡，嶷然四皓之比。衣早霞裘，长揖薛弘机曰：“足下性尚幽道，道著嘉肥。仆所居不遥，向慕足下操履，特相诣。”弘机一见相得，切磋今古。遂问姓氏，其人曰：“藏经姓柳。”即便歌吟，清夜将艾。云：“汉兴，叔孙为礼，何得以死丧婚姻而行二载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圆沼，秋池满败荷。杜门穷典籍，所得事今多。”弘机好《易》，因问。藏经则曰：“《易》道深微，未敢学也。且刘氏六说，只明《诗》、《书》、《礼》、《乐》及《春秋》，而亡于《易》，其实五说。是道之难。”弘机甚喜比论。言讫辞去，窣飒有声。弘机望之，隐隐然丈余而没。后问诸邻，悉无此色。

弘机苦思藏经，又不知所。寻月余，又诣弘机。弘机每欲相近，藏经辄退。弘机逼之，微闻朽薪之气。藏经隐，至明年五月又来。乃谓弘机曰："知音难逢，日月易失。心亲道旷，室迩人遐。吾有一绝相赠，请君记焉。诗曰：'谁谓三才贵，余观万化同。心虚嫌蠹食，年老怯狂风。'"吟讫，情意搔然，不复从容。出门而西，遂失其踪。是夜恶风，发屋拔树。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为烈风所拉折。其内不知谁人藏经百余卷，尽烂坏，弘机往收之，多为雨渍断，皆失次第。内唯无《周易》，弘机叹曰："藏经之谓乎？"建中年事。（《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歌舒翰

天宝中，歌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歌舒翰夜带刀。吐藩总杀尽，更筑两重濠。"时差都知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值杨国忠专权黩货，擢逗留不返，因纳贿交结。翰续入朝奏，擢知翰至，惧，求国忠拔用。国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辞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数其事，杖而杀之，然后奏闻。帝却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太平广记》卷四九五）

严　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傲。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诚不可，旨辄如此，乃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气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太平广记》卷四九六）

邢君牙

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进士刘师老、许尧佐往谒焉。二客方坐，一人仪形甚异，头大足短，衣麻衣而入。都不待宾司引报，直入见君牙。拱手于额曰："进士张汾不敢拜。"君牙从戎多年，殊不以为怪。乃揖汾坐，曾不顾尧佐师老。俄而有吏过桉，宴设司欠失钱物。君牙阅历簿书，有五十余千散落，为所由隐漏。君牙大怒，方令分折去处。汾乃拂衣而起曰："且奉辞。"牙谢曰："某适有公事，略须决遣，未有所失于君子，不知遽告辞何也？"汾对曰："汾在京之日，每闻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下柱地。今日于汾前，与设吏论牙三五十千钱，此汉争中。"君牙甚怪。便放设吏，与汾相亲。汾谓君牙曰："某在京应举，每年常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剑南韦二十三、徐州张十三，一日之内，客有数等。上至给舍，即须法味。中至补遗，即须煮鸡豚或生或鲙。"既而指师老、尧佐云："如举子此公之徒，远相访，即膳胡而已，何不如此耶？"尧佐矍然。逡巡，二客告辞而退，君牙各赠五缣。张汾洒扫内厅安置。留连月余，赠五百缣。汾却至武功，尧佐方卧病在馆，汾都不相揖。后二年及第，又不肯选，遂患腰脚疾。武元衡镇西川，哀其龙钟，奏充安抚巡官，仍摄广都县令。一年而殂。（《太平广记》卷四九六）

房　琯

房琯家法，不著半臂。（《施注苏诗》卷二八）

刘　雍

宋刘雍嗜疮痂。雍往诣吴兴太守卢休，休脱袜，粘痂落地，雍俯取而食之。宋明帝嗜蜜鲼，一食数升。（《页喧杂录》）

娇　陈

柳睦州俊迈，风格特异，自隋之后家富于财。尝因调集至京师。有名娼曰娇陈者，姿艺俱美，为士之子所奔走。睦州一见，因求纳焉。娇陈曰："第中设锦帐三十重，则奉侍终身矣。"本易其少年，乃戏之耳。翌日，遂如言载锦而张之以行。娇陈大惊，且赏其奇特，竟如约入柳氏之家，执仆媵之礼，节操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间闻娇陈之名，及召入宫，见上，因涕泣称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许其归。（《青泥莲花记》卷三，云出《唐语林》、《乾𦠆子》）

集异记

[唐]陆　勋撰　李时人整理

陆勋，吴人。晚唐曾任校书郎、淮南从事，咸通十二年（八七一）曾以兵部员外郎考试宏词选人，仕至吏部郎中。《郡斋读书志》著录《陆氏集异记》二卷，云："唐陆勋纂，语怪之书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分之一。"《宋史·艺文志》作《集异志》。原书不传。《宝颜堂秘笈》续集载《集异记》四卷二百三十九则，实宋元人杂取汉以来正史《五行志》及志怪杂书之伪作。重编《说郛》载一卷本，系四卷本之节录。《太平广记》存《集异记》佚文最夥，惟与薛用弱《集异记》混淆不分，然两书著作有先后，故事涉及地域也有不同，略可分辨，此据《广记》辑校，得三十一则。

王安国

泾之北鄙，农人有王安国者，力穑，衣食自给。唐宝历三年冬，夜有二盗逾墙而入，皆执利刃。安国不敢支梧，而室内衣裘，挈之无孑遗。安国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岁，方眠惊起，因叫"有贼"，登时为贼射，应弦而毙。安国闾外有二驴紫色者，亦为攘去。迟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门而号："我死自是命，那复多痛，所痛者永诀父孃耳。"遂冤泣久之。邻人会者五六十人，皆为雪涕。因曰："勿谋追逐，明年五月当自送死。"乃召安国，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麦秋，安国有麦半顷，方收拾，晨有二牛来，蹊践狼籍。安国牵归，遍谓里中曰："谁牛伤暴我苗，我已系之。牛主当赍偿以购，不尔，吾将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侧人之素畜者。"聚视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惊逃，不虞至此。所损之田，请酬倍资而归我畜焉。"共里人诘所从，因验契书，其一乃以紫驴交致也。安国即醒何七所谓，及询名姓皆同，遂缚之，曰："尔即去冬射我子尽我财者。"二盗相顾，不复隐，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杀，遂北窜宁庆之郊，谓事已积久，因买牛将归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进，俟夜黑，方将过此。既寐，梦一小儿五岁许，裸形乱舞，纷纭相迷，经宿方寤。及觉，二牛之縻纼不断，如被解脱，则已窜矣。因踪迹之，由径来至此。去冬之寇，讵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于法。（《广记》卷一二八）

汪　凤

唐苏州吴县甿汪凤，宅在通津，往往怪异起焉。不十数年，凤之妻子洎仆使辈，死丧略尽。凤居不安，因货之同邑盛忠。忠居未五六岁，其亲戚陨，又复无几。忠大忧惧，则损其价而摽货焉。吴人皆知其故，久不能售。

邑胥张励者，家富于财，群从强大，为邑中之蠹横，居与忠同里，每旦诣曹，路经其门，则遥见二青气，粗如箭竿，而紧锐彻天焉。励谓宝玉之藏在下，而精气上腾也，不以告人，日日视之。因诣忠，请以百缗而交关焉。

寻徙入，复晨望，其气不衰。于是大具畚锸，发其气之所萌也。掘地不六七尺，遇盘石焉。去其石，则有石柜，雕镌制造，工巧极精，仍以铁索周匝束缚，皆用铁汁固缝，重以石灰密封之。每面各有朱记七窠，文若谬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励即加钳锤，极力开拆。石柜既启，有铜釜，可容一斛，釜口铜盘覆焉，用铅锡锢护，仍以紫印九窠，回旋印之。而印文不类前体，而全如古篆，人无解者。励拆去铜盘，而釜口以绯缯三重幂之。励才揭起，忽有大猴跳而出。众各惊骇，无敢近者。久之，超逾而莫知所诣。励因视釜中，乃有石铭云："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山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

祯明即陈后主叔宝年号也。励以天宝二年十月发，至十四年冬，禄山起戎。自是周年，励家灭矣。（《广记》卷一四〇）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寓宿南宫。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以隐语记于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三年，为御史中丞，虽渝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视刺襄乃优贤之举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廨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徵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骘之显晦微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广记》卷二七八）

刘惟清

平阴北把关，南御并山滨济，空阔百里无人居。地势险厄，用兵者先据此为胜。讫今天阴日暮，鬼怪往往而出。

长庆三年春，平庐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途出于此。时日已落，忽于野次，遥见幕幄营伍，旌旗人马甚众，烟火极远。惟清少在戎旅，计其部分，可五六万人也。惟清不知，甚骇之。俄有辎重鼓角，部队纷纭，或歌或语，喧然竞进，惟清乃缓辔出于其中。忽有衣缞者徒行叩惟清，将夺马，惟清与之力争，因跃马绝道，而缞衣者执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执铁鞭连捶其背。缞者不甚拒，良久舍去。惟清复路，则向之军旅已过矣。夜阑，方及前驿。会同列将浑钊，自滑使还，亦馆于此。闻惟清至，迎之，则惟清冥然无所知。众扶持环视，久之乃寤，遂话此事。

不二三日，至东平，既就馆，亦不为他人道。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嗜者，落魄不仕，衣孱蓝缕，众甚鄙之。一日，惟清出游，嗜于途中遥指曰："刘押衙。"惟清素未识，因与相款。嗜曰："本恐他人取马，故牵公避道。奈何却以铁鞭相苦！赖我金铠在身，不迩，巨力坚策，岂易当哉！"笑而竟去。惟清从人辞谢，将问其故。嗜跃入稠人中，不可复见。后四年，李同捷反于沧、景。时天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岂阴兵先致讨欤！（《广记》卷三四六）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汧皆立别业。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甚远。

约三更，晦稍息，数里之外，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至则野中迥室，卑狭颇甚，中有田叟，织芒孱。佐文逊辞请托，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马不宜远挚。"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诣而来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庄，乖于极矣。然必俟晓，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纬萧障下，时闻稚儿啼号甚痛。每发声，叟即曰："儿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则复啼，叟辄以前语解之。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数四，叟则携致就炉，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但以物画灰，若抱沈恨。忽而怨咽惊号，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终不得其情。

须臾平晓，叟即遥指东南乔木曰："彼袁庄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乃穷荒大野，曾无人迹，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逢村妇，携酒一壶，纸钱副焉。见佐文曰："此是巨泽，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妇乃拊膺长号曰："孰为人鬼之遇途耶！"佐文细询之，其妇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者之室，则我亡夫之殡间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龀之女又亡。贫穷无力，父子同瘗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瘗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绠縻。因弃生业，剪发于临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开成四年，客有见者。（《广记》卷三四七）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妾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伴之，如此半年矣。

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

友章亦凄恨而去。(《广记》卷三六四)

于　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泾间。故人宰宜禄，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酲未愈，令僮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僮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泾倅十馀，各执长短兵援蕃，觇以东，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偿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至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詟，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广记》卷三六四)

宫山僧

宫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耸峭，迥出众峰。环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悫励，誓不出房二十馀载。

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稍近，须臾则及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相击扑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啖噬，啜吒甚励。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进。忽逢一水，兼衣径渡毕，而追者适至，遥诟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惧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

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省息屏气，向明潜窥，黑衣蜘蹰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中墙般过两囊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惧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坠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

久之，即有捕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缒人，就井系缚，加以殴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则以昨夜之事本末陈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遂以东廊僧诳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冤免。(《广记》卷三六五)

李楚宾

李楚宾者，楚人也。性刚傲，惟以畋猎为事，凡出猎无不大获。时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尝染疾，昼常无苦，至夜即发。如是一载，医药备至，而绝无瘳减。时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归豫章，路经范舍，邯为筮之，乃谓元范曰："君今日未时，可具衫服于道侧伺之。当有执弓挟矢过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范如言，果得楚宾张弓骤马至。元范拜请过舍，宾曰："今早未有所获，君何见留?"元范以其母疾告之，宾许诺。元范备饮膳，遂宿楚宾于西庑。是夜月明如昼，楚宾乃出户，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元范堂舍上，引喙啄屋，即闻堂中叫声，痛楚难忍。楚宾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两发皆中。其鸟因尔飞去，堂中哀痛之声亦止。至晓，楚宾谓元范曰："吾昨夜已为子除母害矣。"乃与元范绕舍遍索，俱无所见。因至坏屋中，碓桯古址，有箭两只。所中箭处，皆有血光。元范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绝。母患自此平复。(《广记》卷三六九)

裴　用

唐大和，濮阳军吏裴用者，家富于财。年六十二，病死。既葬旬日，霆震其墓，棺飞出百许步，尸柩零落。其家即选他处重瘗焉，仍用大铁索系缆其棺。未几，震如前。复选他处重瘗，不旬日，震复如前。而棺柩灰尽，不可得而收矣。因设灵仪，招魂以葬。(《广记》卷三九四)

嘉陵江巨木

阆州城临嘉陵江，江之浒有乌阳巨木，长百馀尺，围将半焉，漂泊摇撼于江波者久矣，而莫知奚自。阆之耆旧相传云，尧时泛洪水而至，亦靡据焉。襄汉节度使渤海高元裕，大和九年自中书舍人牧阆中，下车未几，亦尝见之，固以为异矣。忽一日，津吏启事曰："江中巨木由来东首，去夜无端翻然西顾。"高益奇之，即与宾寮迳往观焉。因广召舟子洎军吏群民辈，则以大索羁而出之。初无艰阻，随拖登

岸。太半之后，屹而不前。虽千夫百牛，莫能引之。人力既竭，复如前时。自是日曝风吹，僵然沙上。或则寺僧欲以为窣堵波之独柱，或则州吏请支分剞劂，以备众材。高以奇伟异常，皆莫之许。每拟还之于江，但虑劳人，逡巡未果。开成三年上元日，高准式行香于开元观，寮吏毕至。高欲因众力，得共牵复其木焉。及至，则又广备縻索，多聚勇力，将作气引拽之际，而巨木因依假藉，若自转移，轻然已复于江矣。拒江尚馀尺许，欻然惊迸，百支巨索，皆如斩截。其木则沿洄汩没径去绝江上，及中流，寂然遂隐。高遣善泅者数辈，遽往观之。江水清澈，毫发可见。善游者熟视而回，皆曰："水中别有东西二木，巨细与斯木无异。适自岸而至者，则南北丛焉。"高顾坐客，靡不骇愕。自是不复得而见矣。有顷，高除谏议大夫。制到，详其授官之日，即高役功之辰也。向使斯旬朔未获移徙，高之新命既至，则那复留意乎转迁，俾之仍旧。(《广记》卷四〇五)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徕山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贪其观视，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斸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广记》卷四一七)

王瑶

汉州西四十五里，有富叟王瑶。所居水竹园林，占一川之胜境，而往来之人，多迂道以经焉。既至，瑶必尽诚接待。有卖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每来必休于此。积十数年，率五日一至，瑶密异之。外视其所买，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瑶伺其来，因竭力奉之。石亦无愧。近晚将去，瑶曰："思至生居，为日久矣。今日幸愿偕焉。"石生曰："吾敝土穷山，不足为访。"瑶即随行十馀里。暝色将起，石生曰："尔可还矣。"瑶曰："窃慕高躅，愿效诚力。但生所欲，皆可以奉，所以求知其居焉。"石生固辞，瑶追从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画地，遂为巨壑，而身亦腾为白虎，哮吼顾瞻。瑶惊骇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无人迹。自是石生不复经过矣。(《广记》卷四三三)

崔韬

崔韬，蒲州人也，旅游滁州，南抵历阳。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人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妾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

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馀。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广记》卷四三三)

杨褒

杨褒者，庐江人也。褒旅游至亲知舍，其家贫无备，舍惟养一犬，欲烹而饲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视褒。异而止之，不令杀。乃求之，亲知奉褒。将犬归舍，经月馀，常随出入。褒妻乃异志于褒，褒莫知之。经岁时，后褒妻与外密契，欲杀褒。褒是夜夕醉归，妻乃伺其外来杀褒。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啮折其足，乃咬褒妻，二人俱伤甚矣。邻里俱至救之，褒醒，见而搜之，果获其刀。邻里闻之，送县推鞠，妻以实告。褒妻及怀刀者，并处极法。(《广记》卷四三七)

郑韶

郑韶者，隋炀帝时左散骑常侍，大业中，授闽中太守。韶养一犬，怜爱过子。韶有从者数十人，内有薛元周者，韶未达之日已事之。韶迁太守，略无恩恤。元周忿恨，以刃久伺其便，无得焉。时在闽中，隋炀帝有使到，韶排马远迎之。其犬乃衔拽衣襟，不令出宅。馆吏驰告云："使人郭。"韶将欲出，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缚之于柱。韶出使宅大门，其犬乃掣断绳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抚犬曰："汝知吾有不测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于元周队内，咬杀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剑耳。(《广记》卷四三七)

柳超

柳超者，唐中宗朝为谏议大夫，因得罪，黜于岭

外。超以清俭自守，凡所经州郡，不干挠廉牧以自给。而领二奴掌阁、掌书，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郁愤成疾。二奴欲图其资装，乃共谋曰："可奉毒药于谏议，我等取财而为良人，岂不好乎?"掌书曰："善。"掌阁乃启超曰："人言有密诏到，不全谏议命。谏议家族将为奈何?"超曰："然。汝等当修馔，伺吾食毕，可进毒于吾，吾甘死矣。"掌阁等闻言，乃备珍馔，掌阁在厨修办，掌书进之于超。超食次，忽见其犬，乃分与食之，涕泣抚犬曰："我今日死矣，汝托于何人耶?"犬闻之不食，走入厨，乃咬掌阁喉，复至堂前啮掌书。二奴俱为犬所害。超未晓其事，后经数日，敕诏还京，而复雪免，方知其犬之灵矣。(《广记》卷四三七引《集异记》)

范翊

范翊者，河东人也，以武艺授裨将。养一犬，甚异人性。翊有亲知陈福，亦署裨将。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绵绮，时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气而蔑福，因成仇恨。乃暗构翊罪，潜状申主帅。主帅不晓其由，谓其摭实，乃停翊职。翊饮恨而归，福乃大获补署。其犬见翊沉废，乃往福舍，伺其睡，咋断其首，衔归示翊。翊惊惧，将福首级，领犬诣主帅请罪。主帅诘之，翊以前事闻。主帅察之，却归翊本职，其犬主帅留在使宅。(《广记》卷四三七)

卢言

卢言者，上党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见一犬，羸瘦将死矣。言悯之，乃收养。经旬日，其犬甚肥泽，自尔凡所历郡邑，悉领之。后将抵亳，忽于市肆遇友人邀饮，大醉而归。乃入房就寝。俄而邻店火发，犬忙迫，乃上床于言首嗥吠，又衔衣拽之。言忽惊起，乃见火已爇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难。(《广记》卷四三七)

齐琼

唐禁军大校齐琼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中衔，至于剧宪。家畜良犬四，常畋回广囿，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食已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令仆伺其所往，则北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齐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箧牝犬归，以败茵席之，馀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知感。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将廛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加勤效。又更律琯，齐亦殂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有事于邱陇，则留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犬独以足爬土成坳，首叩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广记》卷四三七)

田招

田招者，广陵人也。贞元初，招以他事至于宛陵。时招有表弟薛袭在彼。袭见招至，主礼极厚。因一日招谓袭曰："我思犬肉食之。"袭乃诸处觅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内犬何用?可杀而食之。"袭曰："此犬养来多时，谁忍下手!"招曰："吾与汝杀之。"言讫，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觅。后经旬日，招告袭，将归广陵，袭以亲表之分，遂重礼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步歇次，忽见袭犬在道侧。招认而呼之，其犬乃摇尾随之。招夜至旅店，将宿，其犬亦随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衔归焉。袭惧，遂以兹事白于州县。太守遣人覆验，异而释之。(《广记》卷四三七)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养犬。凡所宿设燕会处，悉领之。所食物馀者，便和碗与犬食。时子婿李甲见之，数谏。裴令曰："人与犬类，何恶之甚?"犬正食，见李谏，乃弃食，以目视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仇于子。窃虑之。"李以为戏言。将欲午寝，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见之，乃疑犬仇之。犬见未寝，又出其户。李见犬去后，乃以巾栉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状如人寝。李乃藏于异处视之。逡巡，犬入其户，将谓李已睡，乃跳上寝床，当喉而啮。啮讫知谬，犬乃下床，愤跳号吠而死。(《广记》卷四三七)

胡志忠

处州小将胡志忠，奉使之越。夜梦一物，犬首人质，告忠曰："某不食岁馀，闻公有会稽之役，必当止吾馆矣。能减所食见沾乎?"忠梦中不诺，明早遂行，夜止山馆。馆吏曰："此厅常有妖物，或能为祟，不待寝食，请止东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进膳。方下箸次，有异物，其状甚伟，当盘而立。侍者慑退，不敢傍顾。志忠彻炙，乃起而击之，异物连有伤痛之声，声如犬，语甚分明，曰："请止！请止！若不止，未知谁死。"忠运臂愈疾，异物又疾呼曰："斑儿何在!"续有一物自屏外来，闪然而进。忠又击之，然冠隳带解，力若不胜。仆夫无计能救，乃以帚扑，罗曳入于东阁。颠仆之声，如坏墙然。未久，志忠冠带俨然而出，复就盘命膳。卒无一言，唯顾其阁，时时咨嗟而已。明旦将行，封署其门，嘱馆吏曰："俟吾回驾而后启之。尔若潜开，祸必及尔。"言讫遂行。旬余乃还，止于馆，索笔砚，泣题其户曰：

"恃勇祸必婴，恃强势必倾。
胡为万金子，而与恶物争!
休将逝魄趋府庭，止于此馆归冥冥。"

题讫，以笔掷地而失所在。执笔者甚怖，觉微风触面而散。吏具状申刺史，乃遣吏启其户，而志忠与斑黑二犬，俱仆于西北隅矣。(《广记》卷四三八)

李汾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

明山。山下有张老庄，其家富，多养豕。天宝末，中秋之夕，汾步月于庭，抚琴自适，忽闻户外有叹美之声，问之曰："谁人夜久至此山院？请闻命矣。"俄有女子笑曰；"冀观长卿之妙耳。"汾启户视之，乃人间之极色也，唯觉其口有黑色。汾问曰："子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张家女也，夕来以父母暂过东村，窃至于此，私面君子，幸无责也。"汾忻然曰："娘子既能降顾，聊可从容。"女乃升阶展叙，言笑谈谑，汾莫能及。夜阑就寝，备尽缱绻，俄尔晨鸡报曙，女起告辞。汾意惜别，乃潜取女青毡履一只，藏衣笥中。时汾欹枕假寐，女乃抚汾悲泣，求索其履，曰："愿无留此，今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谢于君子。"汾不允，女号泣而去。汾觉，视床前鲜血点点出户。汾异之，乃开笥视青毡履，则一猪蹄壳耳。汾惶骇，寻血至山前张氏溷中，见一牝豕，后足刓一壳。豕视汾，嗔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张叟，叟即杀之。汾乃弃山院，别游他邑。(《广记》卷四三九)

崔 商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峡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迟。江滨有溪洞，林木胜绝，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入。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桥竹扉，板屋茅舍，延流诘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诣，有尼众十许延客，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见廷内舍上，多曝果栗，及窥其室，堆积皆满。须臾，则自外赍负众果累累而去。商谓其深山穷谷，非能居焉，疑为妖异，忽遽而返。众尼援引留连，词意甚恳。商既登舟，访于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后遇者非一。赖悟速返，不尔几为所残。"商即聚僮仆，挟兵杖，亟往寻捕，则无踪迹矣。(《广记》卷四四五)

徐 安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渔猎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颇知之。开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独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状甚伟，顾王氏曰："可惜芳艳，虚过一生。"王氏闻而悦之，遂与之结好，而来去无惮。安既还，妻见之，恩义殊隔。安颇讶之。其妻至日将夕，即饰妆静处，至二更乃失所在，迨晓方回，亦不见其出入之处。他日安潜伺之，其妻乃骑故笼从窗而出，至晓复返。安是夕闭妇于他室，乃诈为女子妆饰，袖短剑，骑故笼以待之。至二更，忽从窗而出，径入一山岭，乃至会所，帷幄华焕，酒馔罗列。座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来何早乎?"安乃奋剑击之，三少年死于座。安复骑笼，即不复飞矣。俟晓而返，视夜来所杀少年，皆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复妆饰矣。(《广记》卷四五〇)

僧晏通

晋州长宁县有沙门晏通，修头陀法。将夜，则必就丛林乱冢寓宿焉。虽风雨露雪，其操不易，虽魑魅魍魉，其心不摇。月夜，栖于道边积骸之左。忽有妖狐踉跄而至，初不虞晏通在树影也，乃取髑髅安于其首，遂摇动之，傥振落者，即不再顾，因别选焉，不四五，遂得其一，岌然而缀。乃褰撷木叶草花，障蔽形体，随其顾盼，即成衣服。须臾化作妇人，绰约而去。乃于道右，以伺行人。俄有促马南来者，妖狐遥闻，则恸哭于路，过者驻骑问之，遂对曰："我歌人也，随夫入奏，今晚夫为盗杀，掠去其财，伶俜孤远，思愿北归，无由致。脱能收采，当誓微躯，以执婢役。"过者易定军人也，即下马熟视，悦其都冶，词意叮咛，便以后乘挈行焉。晏通遽出，谓曰："此妖狐也，君何容易!"因举锡杖叩狐脑，髑髅应手即坠，遂得形而窜焉。(《广记》卷四五一)

薛 夔

贞元末，骁将军薛夔，寓居永宁龙兴观之北。多妖狐，夜则纵横，逢人不忌。夔举家惊恐，莫知所如。或谓曰："妖狐最惮猎犬。西邻李太尉第中鹰犬颇多，何不假其骏异者，向夕以待之?"夔深以为然，即诣西邻子弟，具述其事。李氏喜闻，羁三犬以付焉。是夕月明，夔纵犬，与家人辈密觇之。见三犬皆被羁靮，三狐跨之，奔走庭中，东西南北，靡不如意。及晓，三犬困殆，寝而不食。才瞑，复为乘跨，广庭蹴鞠。犬稍留滞，鞭策备至。夔无奈何，竟徙焉。(《广记》卷四五四)

朱 覲

朱覲者，陈、蔡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之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覲时过友人饮，夜艾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覲射之，既中而走，覲复射之，而失其迹。晓闻之全宾，遂与覲寻血迹，出宅可五里以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馀，身带二箭而死。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覲。(《广记》卷四五六)

裴 伷

唐裴伷，开元七年都督广州。仲秋夜漏未艾，忽然天晓，星月皆没，而禽鸟飞鸣矣。举郡惊异之，未能谕，然已昼矣。裴公于是衣冠而出，军州将吏则已集门矣。遽召参佐洎宾客至，则皆异之。但谓众惑，固非中夜而晓。即询挈壶氏，乃曰："常夜三更尚未也。"裴公罔测其倪，因留宾客于厅事，共须日之升。良久，天色昏暗，夜景如初，官吏则执烛而归矣。诘旦，裴公大集军府，询访其说，而无能辨者。裴因命使四访，阖界皆然。即令北访湘岭。湘岭之北，则无

斯事。数月之后，有商舶自远南至，因谓郡人云："我八月十一日夜舟行，忽遇巨鳌出海，举首北向，而双目若日，照耀千里，毫末皆见。久之复没，夜色依然。"徵其时，则裴公集宾寮之夕也。(《广记》卷四六六)

邓元佐

邓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历览。因谒长城宰，延挹托旧，畅饮而别。将抵姑苏，误入一径，甚险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祇待。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一土榻，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旁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广记》卷四七一)

博异志

[唐]郑还古撰　陈尚君辑录　岳娟娟整理

《博异志》三卷，唐郑还古撰。还古，号谷神子，郡望荥阳（今属河南）。初家青齐间，徙居洛阳。登元和进士第，为河中从事，坐谤贬吉州掾。后入京求官，选为国子博士，约卒于武、宣之间。本书皆录神怪故事，颇多佳作，且文辞俊丽，录诗工致，《四库提要》以为“视他小说为胜。”原书不传，今存一卷本，版本较多，均仅十篇，远非全书。今据《四库全书》本校点，参校《太平广记》等书所引。另从《太平广记》中辑出逸文二十三则，以为补遗。

序

夫习识谭妖，其来久矣，非博闻强识，何以知之。然须钞录，见知雌黄事类。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既悟英彦之讨论，亦是宾朋之节奏。若纂集克备，即应对如流。余于志西促宦，北阙因寻往事，辄议编题类成一卷。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只求同己，何必标名。是称谷神子。

敬元颖

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乃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抄习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子，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堕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乃窥于井上。忽见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则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资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叹曰：“斯乃溺人之由也。”滋不顾而退。后数月，炎旱，此井亦不减。忽一日，水顿竭清。旦有一人扣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人，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制饰铅粉乃当时耳。仲躬与坐而讯之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实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都有五毒龙，斯乃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征，多故为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汉已来，已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国初方随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其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尽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被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难矣。如脱难，愿于君子一生奉义，世间之事，无所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乃当时命匠，令一信者与匠同入井，但见异物，即令收之。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面阔七寸八分。仲躬令洗净，安匣中，焚香以洁之。斯乃敬元颖者也。一更后，忽见元颖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以生成之恩，煦衣浊水泥之下。某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苔所堕。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而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尔。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矣。”言讫，再拜云：“自此去不复见形矣。”仲躬遽留之。问曰：“汝以红绿脂粉之丽，何以诱女子小儿也?”对曰：“某变化无常，各以所悦，百方谋策，以供龙用。”言讫即无所见。明晨，忽有牙人扣户，兼领宅主来谒仲躬，便请仲躬移居，夫役并足。到斋时，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直契书，一无遗阙。”并交割讫。后三日，会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隍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丈战累胜，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绩效也。其镜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

年后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依方安焉。于鼻中题曰：“夷则之镜。”

许汉阳

汉阳名商，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洪波急，寻小浦濡人，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发若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人以游词。又大笑，返走人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内厅，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艾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日宫”。四面奇花异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汉阳列拜。又引上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相拜问来由。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愿追欢。”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一树高数丈余，干如梧桐，叶如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大如斗盎，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阑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制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鸟再拜，女郎举酒，众乐具作，萧萧冷冷，杳入神仙。才一巡，此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间事杂之，则女郎亦无所酬答。欢饮至二更已来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其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请又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谓诸女郎兼白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诵之。”诸女郎及汉阳曰：“善。”乃言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砚乃碧玉，以颇黎为匣。砚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论。”四更已来，命发收拾。挥霍次二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怅怅而别。归舟，忽大风云，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故，泊舟而讯之，曰：“濡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咒，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过归洞庭，宿于此处，取我辈四人作酒。缘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过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方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

王昌龄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诗曰：“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裹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子时，兼市金错刀子一副，贮在履子内。至祷神时忘取之，误并履子将往，使者亦不晓焉。昌龄至前程，偶觅错刀子，方知误并将神庙所矣。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长可三尺，跃入昌龄舟中。昌龄笑曰：“自来之味。”呼侍者烹之。即剖腹，得金错刀子，宛是误送庙中者。昌龄叹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尝闻葛仙公命鱼送书，古诗有‘剖鲤得素书’，今日亦颇同。”

张竭忠

天宝中，河南缑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常有道士七十余人，皆精专修习，法箓斋戒皆全。有不专者，自不之往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旧例。至旦，则具姓名申报以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户，各自独寝，以求上升之应。后张竭忠摄缑氏令，不信。至时，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潜觇之。初无所睹。至三更后，见一黑虎入观来，须臾，衔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弃道士而往。至明，并无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或金简玉箓泊冠帔，或人之发骨甚多，斯皆谓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后，仙鹤观中即渐无道士。今并休废，为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苑东有宅，耽道，饵木伏苓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入嵩山采之。采毕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门，风月清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忽有一青衣人云：“在宛中住，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里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

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命坐于月下，问出行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坐芳香，馛馛袭人。处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轻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子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妪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诸女伴皆在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醋醋曰："但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则立之，庶夫免于患也。"处士许之。乃齐声曰："不敢忘德。"拜谢而去。处士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刮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乃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来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于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处士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言此事于时人，得不信也。

阴隐客

神龙元年，房州竹山县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浚一千余尺而无水，隐客穿鉴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余，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鉴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而傍行。俄转会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于山，正立而视，乃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严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严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蛱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乎树杪。每严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余，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鬓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之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敕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倘赐从容，乞乘便而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与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阆、姑射，然后方得仙官职位，主箓、主符、主印主衣，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聿寻来路，又令饮白泉数掬。欲至山顶求来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已人间数十年矣。却出后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而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真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顶洞中。出后而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处，惟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

岑文本

贞观中，文本下朝，多于山亭避暑。日午时，寐初觉，忽有叩山亭院门者。药竖报云："上清童子元宝，故此参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带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仪质爽迈，衣服纤异，冠浅青圆角冠，衣浅青圆帔，履青圆头履，衣服轻细如雾，非齐纨鲁缟之比。文本与语，乃曰："仆上清童子，自汉朝而果成。本生于吴，已得不凝滞之道，遂为吴王进入见汉帝，有事拥遏教化不得者，无不相问。仆常与方圆行下，皆得美畅。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乱，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怜爱。自汉成帝，遂厌人间，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闻公好道，故此相晓耳。"文本诘以汉、魏、宋、齐、梁间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睹。因言："史传间屈者虚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异?"对曰："夫道在于方圆之中，仆外服圆而心方正，相时仪也。"又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对曰：

"此是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对曰："尤细者则五铢也。"谈论不觉日晚。文本乃别，出门而忽不见。文本知是异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则话论移时。后令人潜送，诣其所止。出山亭门东行数步，于院墙下瞥然不见。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无余物，唯得古钱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铜；名元宝，钱之文也；外圆心方，钱之状也；青衣，铜衣也；五铢服，亦钱之文也。汉时生于吴，是汉朝铸五铢钱于吴王也。文本虽知之，而钱帛日盛。至中书令十余年，忽失古钱所在，文本遂薨。

沈亚之

沈亚之以记室从陇西公，谓军泾州，昔见陇西公言："少从那凤游。"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质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发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问丽人："何自而临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容千妾宇下，焉有所自!"凤曰："愿示其书目。"美人曰："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丽人幸少留，得赐观览于人。"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其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之，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之曲。其词曰："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帏空度九秋霜。"凤吟卒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弓弯之状以示凤。既罢，美人泫然良久，即辞去。凤曰："愿复少从容。"须臾间竟去，凤亦旋觉昏然，忘有所记。凤更衣，即于怀袖中得其词，惊视，方省所梦。时贞元中也。又吴兴姚合谓亚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鸣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词客作挽歌，炎遂应教作西施挽歌。其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工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进词，王甚嘉之。乃悟，能记其实。炎，太原人也。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之厅。其西有巴篱所隔，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数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人。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后，见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听西有家口语言啸咏之声，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语声稍重，而带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骡，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堕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使我患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绪之不绝。复吟诗者，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无所记录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颇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其声。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更无人。"方叙此中宾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请开院视之，则秋草满地，苍苔没阶。中院之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面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耶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着。"视其书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人，亦并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于人，终不能知其来由耳。

马侍中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乃寄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 若谒，即须先言，当为其岐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惬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人谒护戎，果犯讳，庭叱而出。畏惧之色见园吏，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牺遑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忙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避于逃民败室中。尚未安，闻车马蹄欻声，人相议言："更能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悉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袱，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 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至忧疑也。"燧乃应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尔。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袱，有熟肉一瓯，胡饼数枚。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得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近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近，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金牙绛铄。臂曲瘿木，甲挐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烻，吐火噀血，跳踯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魄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请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马生匿于此?"子时，数人持兵器下马人来，冲踏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去。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燧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

由，竟不能得。思报不及，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

逸　文

白幽求

唐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频年下第，其年失志，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于大谢公岛夜遭风，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南驰两日两夜，不知几千万里。风稍定，徐行，见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万仞，南面半腹有城壁，台阁门宇甚壮丽。维舟而升，至城一二里，皆龙虎列坐于道两边，见幽求，乃眈眈而视幽求。幽求进路甚恐惧，欲求从者，失声彷徨。次于大树，枝为风相磨，如人言诵诗声。幽求谛听之，乃曰："玉幢亘碧虚，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进，邪省犹难除。"幽求犹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门而出，传敕曰："西岳真君来游?"诸龙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趋走前见，朱衣人不顾而入，幽求进退不得。左右诸龙虎时时目幽求。盘旋次，门中数十人出；龙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随之。至维舟处，诸骑龙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须臾没于远碧中。幽求未知所适，舟中具馔次。忽见从西旗节队伍仅千人，鸾鹤青鸟飞引于路，骑龙控虎，乘龟乘鱼。有乘朱鬣马人，衣紫云日月衣，上张翠盖，如风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门，幽求又随觇之。诸龙虎等依前列位，与树木、花药、鸟雀等，皆应节盘回如舞，幽求身亦不觉足之蹈之。食顷，朱衣人持一牒出，谓龙虎曰："使水府真君。"龙虎未前，朱衣人乃顾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适，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随指，而身如乘风，下山入海底。虽入水而不知为水，朦胧如日中行。亦有树木花卉，触之珊珊然有声。须臾至一城，宫室甚伟，门人惊顾，俯伏于路。俄而有数十人，皆龙头鳞身，执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于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门，已有龙虎骑从俨然遂行，瞬息到旧所。幽求至门，又不敢入。虽未食，亦不觉馁。少顷，有觅水府使者，幽求应唯而入殿前拜，引于西廊下，接诸使下坐，饭食非人间之味。徐问诸使中："此何处也。"对曰："诸真君游春台也。主人是东岳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诸方，主人亦各随地分也。"其殿东廊下列玉女数百人，奏乐，白鹤孔雀皆举翅动足，更应玄歌。日晚乃出殿，于山东西为迎月殿。又有一宫观望日，至申时，明月出矣，诸真君各为迎月诗。其一真君诗曰："日落烟水黯，骊珠色岂昏。寒光射万里，霜缟遍千门。"又一真君诗曰："玉魄东方开，嫦娥逐影来。洗心兼涤目，光影游春台。"又一真君诗曰："清波滔碧鸟，天藏黯黮连。二仪不辨处，忽吐清光圆。"又一真君诗曰："鸟沉海西岸，蟾吐天东头。"忘下句。其余诗并忘之矣。赋诗罢，一真君乃命夜戏。须臾，童儿玉女三十余人，或坐空虚，或行海面，笙箫众乐，更唱迭和。有唱步虚歌者数十百辈，幽求记其一焉。词曰："凤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云语，冷风飒飒吹鹅笙。"至四更，有绯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趋出，诸君命驾各辞。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劳绩。"诸真君议曰："便与游春台洒扫。"幽求恓惶，拜乞却归故乡。一真君曰："卿在何处。"对曰："在秦中。"又曰："汝归乡何恋恋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随吾来。"朱衣人指随西岳真君。诸真君亦各下山，并自有龙虎鸾凤，朱鬣马龟鱼，旛节羽旄等。每真君有千余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随西岳真君后，自有便风，迅速如电。平明至一岛，见真君上飞而去。幽求舟为所限，乃离舟上岛，目送真君，犹见旗节隐隐而渐没。幽求方悔恨恸哭，而迢递上岛行，乃望有人烟。渐前就问，云是明州。又却喜归旧国。幽求自是休粮，常服茯苓，好游山水，多在五岳，永绝宦情矣。(《太平广记》卷四六)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幼有文，性耽玩书史，以至忘寝食，父母不能禁止，时或夺其脂烛，匿其诗书。真伯颇以为患，遂逃过洪、饶间，于精舍空院肄习半年余。中秋夜，习读次，可二更已来，忽有人扣学窗牖间，真伯淫于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启扉而入。乃一双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栖幽隐，服气茹芝，多往来洞庭云水间。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气清净，志操坚白，愿尽款曲。"真伯殊不应，青衣自反。三更后，闻户外珩璜环珮之声，异香芳馥。俄而青衣报："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云凤翼冠，衣紫云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顾问一言。久之，于真伯案取砚，青衣荐笺，女郎书札数行，怏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视其所留诗曰："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其后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岂非洞庭诸仙乎？观其诗思，岂人间之言欤！(《太平广记》卷五三)

许建宗

唐济阴郡东北六里佐山龙兴古寺前，路西第一院井，其水至深，人不可食，腥秽甚，色如血。郑还古太和初与许建宗同寓佐山，仅月余，闻此井，建宗谓还古曰："可以同诣之。"及窥其井，曰："某与回此水味，何如?"还古及院僧曰："幸甚!"遂命朱瓯纸笔，书符置井中，更无他法。遂宿此院。二更后，院风雨黯黑，还古于牖中窥之，电光间，有一力夫自以钓索于井中，如有所钓。凡电三发光，洎四电光则失之矣。及旦，建宗封其井。三日后，甘美异于诸水。至今不变。还古意建宗得道者，遂求之。云："某非道者，偶得符术。"求终不获。后去太山，不知所在。

（《太平广记》卷七九）

马奉忠

唐元和四年，宪宗伐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获恒阳生口马奉忠等三十人。驰诣阙，宪宗令斩之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斩毕。胜业坊王忠宪者，属羽林军，弟忠弁，行营为恒阳所杀。忠宪含弟之仇，闻恒阳生口至，乃佩刃往视之。敕斩毕，忠宪乃剖其心兼两髀肉，归而食之。至夜，有紫衣人扣门，忠宪出见，自云马奉忠。忠宪与坐，问所须。答："何以苦剖我心，割我肉？"忠宪曰："汝非鬼耶？"对曰："是。"忠宪云："我弟为汝逆贼所杀，我乃不反兵之仇，以直报怨，汝何怪也？"奉忠曰："我恒阳寇是国贼，我以死谢国矣。汝弟为恒阳所杀，则罪在恒阳帅，我不杀汝弟，汝何妄报吾？子不闻父子之罪尚不相及，而汝妄报众仇，则汝仇极多矣。须还吾心，还吾髀，则怨可释矣。"忠宪如失理云："与汝万钱，可乎？"答曰："还我无冤，然亦贯公岁月可矣。"言毕遂灭。忠宪乃设酒馔纸钱万贯，于资圣寺前送之。经年，忠宪两髀渐瘦，又言语倒错惑乱，如失心人。更三岁而卒。则知志于报仇者，亦须详而后报之。（《太平广记》卷一二二）

崔无隐

唐元和中，博陵崔无隐言其亲友曰："城南杜某者，尝于汴州招提院，与主客僧坐语。忽有一客僧，当面鼻额间有故刀瘢横断其面，乃讯其来由。僧良久嚬惨而言曰：'某家于梁，父母兄嫂存焉。兄每以贾贩江湖之货为业。初一年，自江南而返大梁，获利可倍。二年往而不返。三年，乃有同行者云兄溺于风波矣。父母嫂俱服未阕，忽有自汉南贾者至于梁，乃访召某父姓名者。某于相国精舍，应曰："唯。"贾客曰："吾得汝兄信。"某乃忻骇未言。且邀至所居，告父母而言曰："师之兄以江西贸折，遂浪迹于汉南。裨将怜之，白于元戎，今于汉南，虽缗镪且尽，而衣衾似给。以卑贫所系，是未获省拜，故凭某以达信耳。"父母嫂悲忻泣不胜。'翌日，父母遣师之汉南以省兄。师行可七八日，入南阳界，日晚，过一大泽中，东西路绝，目无人烟，四面阴云且合。渐暮，遇寥落三两家，乃欲寄宿耳。其家曰：'师胡为至此？今为信：宿前有杀人者，追逐未获，索之甚急，宿固不可也。自此而南三五里，有一招提所，师可宿也。'某因言而往。阴风渐急，飒飒雨来，可四五里，转入荒泽，莫知为计，信足而步。少顷，前有烛光，初将咫尺，而可十里。方到，风雨转甚，不及扣户而入。造于堂隍，寂无生人，满室死者。瞻视次，雷声一发，师为一女人尸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遂入其家。中门外有小厅，厅中有床榻。卧未定，忽有一夫，长七尺余，提白刃，自门而入。师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夫坐榻良久，如有所候。俄而白刃夫出厅东。先是有粪积，可乘而觇宅中。俄又闻宅中有三四女人，于墙端切切而言。须臾，白刃夫携一衣袱入厅，续有女人从之，乃计会逃逝者也。白刃夫遂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绕壁画之。师帖壁定立，刃画其面过，而白刃夫不之觉，遂携袱领奔者而往。师自料不可住，乃舍此又前走。可一二里，扑一古井中，古井中已有死人矣，其体暖。师之回遑可五更。主觉失女，寻趁至古井，以火照，乃尸与师存焉。执师以闻于县。县尹明辩，师以画壁及墙上语者具狱，于宅中姨姑之类而获盗者，师之得雪。南征垂至汉南界，路逢大桧树，一老父坐其下，问其从来，师具告。父曰：'吾善《易》，试为子推之。'师呵蓍，父布卦，嘘唏而言曰：'子前生两妻，汝俱辜焉。前为走尸逐汝者，长室也。为人杀于井中同处者，汝侧室也。县尹明汝之无辜，乃汝前生母也。我乃汝前生之父。汉南之兄已无也。'言毕，师泪下。收泪之次，失老父所在。及至汉南，寻访其兄，杳无所见。其刀瘢乃白刃夫之所致也。"噫！乃宿冤之动作征应，委曲如是。无隐云："杜生自有传，此略而记之。"（《太平广记》卷一二五）

赵昌时

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家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唯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疮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太平广记》卷一五三）

吕乡筠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羡，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尝于中春月夜，泊于君山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鬓眉皤然，去就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于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起拜，愿为末学。老父遂于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乐而吹之。若于人间吹之，人消地拆，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圮，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对诸洞府仙

人、蓬莱姑射、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缠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洋，鱼龟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耆栗。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于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于波间。至明年秋，乡筠十旬于筠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太平广记》卷二〇四)

李 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惟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能书，字体分明，休咎皆应。时河南长孙郢为镇遏使，初不之信，及见实，时与来往。先是，官宅后院空宽，夜后或枭鸣狐叫，小大为畏，乃命李六郎与疏理，遂云：“诺。”每行，似风雨霎霎之声，须臾闻笞捶之声，遣之云：“更不得来。”自是后院遂安。时御史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史。岁余，宗本行县，先知有李序之异而不信，乃长孙郢召之。须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于牧守。取纸笔而请，序曰：“接对诸公，便书可乎?”张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笔，俄而忽失一管，旋见文字满纸，后云：“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宗本心服，归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来数日。云：“是五岳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蕲州，某于阴道管此郡。”亦饮酒，语声如女人，言词切要，宛畅笑咏，常作笑巫诗曰：“魍魉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如此极多，亦不全记。后云：“暂往蕲州看舍弟。”到蕲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与长孙，邻近数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太平广记》卷三〇八)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涂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食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暂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剑，形状环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踯，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毒栗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呜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鸟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人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衮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迩。”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谦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如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妆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

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毂毂而落，瞑然无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太平广记》卷三〇九）

李 昼

李昼为许州吏，庄在扶沟。永泰二年春，因清明归，欲至伯梁河。先是路傍有冢，去路约二十步，其上无草，牧童所戏。其夜，李昼忽见冢上有穴，大如盘，兼有火光。昼异之，下马跻冢焉，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歇。昼叱之一声，五烛皆灭，五女亦失所在。昼恐，上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从冢出，逐昼。昼走不能脱，以鞭挥拂，为火所爇。近行十里，方达伯梁河、有犬至。方灭。明日，看马尾被烧尽，及股胫亦烧损。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今存焉。（《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阎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有阎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鲠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辔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卓衫人对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馆所由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觇厨中，有三数婢供馔具甚忙，信是无所由。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餐，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馔，亦如法。俶处分知远：“取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饯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异于常馆官。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秽，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辎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堠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曲尘之色，斯乃榇中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太平广记》卷三三九）

李全质

陇西李全质，少在沂州。尝一日欲大蹴鞠，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圆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质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来奉追也。”须臾，一绿衣人来，曰：“奉追。”其言忽遽，势不可遏。全质曰：“公莫有所须否？”绿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须！”紫衣人谓绿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门。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适蒙问所须，岂不能终诺乎？”全质曰：“所须何物？”答曰：“犀佩带一条耳。”全质曰：“唯。”言毕失所在，主者报蹴鞠，遂令画犀带。日晚，具酒脯，并纸钱佩带，于横门外焚之。是夜，全质才寐，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蒙赐佩带，惭愧之至，无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处，某则必至焉。”洎太和岁初大水，全质已为天平军裨将兼监察，有切务，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桥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谙委。程命峻速，片时不可驻，行从等面如死灰，信辔委命而行。才三数十步，有一人后来，大呼之曰：“勿过彼而来此，吾知其径，安而且捷。”全质荷之，反辔而从焉。才不三里，止泥泞，而曾无寸尺之阻。得达本土，以财物酬其人，人固让不取。固与之，答曰：“若仗我而来，则或不让。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终不肯受。全质意其鲜焉，乃益之。须臾复来，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圆笠，岂非横门之人欤？开成初，衔命入关，回宿寿安县。夜未央而情迫，时复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数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须臾，马旁见一人，全质诘之：“谁欤？”对曰：“邮牒者。”更于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或曰树，或曰椿，或曰险，或曰培塿，或曰穷，全质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驿，憩焉。才下马，访邮牒者欲酬之，已不见矣。问从者，形状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复非横门之人欤？会昌壬戌岁，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讶全质何惧水之甚，询其由，全质乃语此。又云：“本性无惧水，紫衣屡有应，故兢栗之转切也。”（《太平广记》卷三四八）

沈恭礼

阌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阌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遣我何处送与汝?"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与之言。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交言，言则中此物矣。"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鬓，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羁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足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唯。而四更已，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搽然而中手，堕下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棒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餐等去。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蜜陀僧大须防备，犹二三年奉扰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来，终不敢对。后即归阌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亦不能为患。半年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肉及荤辛，此后更不复来矣。(《太平广记》卷三四八)

薛淙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河北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子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甲马，衣黄金衣，备弓剑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三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某色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已八十万矣。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无庇之尔。'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绯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太平广记》卷三五七)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回，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貌未偶。月余，牙人来云："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几及成事。曩以当家使于南海，蒙携引数年，记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已历南荆，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语毕，一青衣捧小盘，各设于宾主位。俄携银樽金盏，醪醴芳新，馨香扑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觉饮数杯。余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庳各有差等。"遂指一鸦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睹之，则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付金。春条善书录，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适。又好学，月余日，潜为小诗，往往自于户牖间题诗云："幽室锁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两月余。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谓不疑曰："郎君有邪气绝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不疑召春条，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来。尊师曰："果怪物耳。"斥于室内，闭之，尊师焚香作法，

以水向东而噀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何如也？"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可更视之，何如也？"不疑视之，长尺余，小小许，僵立不动。不疑更前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蜕然，系结仍旧。不疑大惊。尊师曰："此虽然，腰腹间已合有异。"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颈间果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遍体，则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郁悒无已。岂有与盟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一念至，惘然数日，如有所失。因得沈痼，遂请告归宁。明年，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罢。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后一日，尊夫人继殁。道士之言果验。(《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又

一说：张不疑常与道士共辨往来，道士将他适，乃诫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进买婢仆之辈。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启母卢氏。卢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别所求静，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问省。数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红，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贫不得已，将欲货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价十五万而获焉，宠侍无比。金红美言笑，明利轻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无几，道士诣门，及见不疑，言色惨沮，吁叹不已。不疑诘之，道士曰："嘻！祸已成，无奈何矣！非独于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惊怛，起曰："别后皆如师教，尊长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祸？且如之何？"哀祈备至。道士曰："皆无计矣，但为君辨明之。"因诘其别后有所进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买一婢耳。"道士曰："可见乎？"不疑即召之，金红不肯出，不疑连促之，终不出。不疑自诟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红大骂曰："婢有过，鞭挞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忧乎？何物道士，预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师命，敢不听德。"道士即以拄杖击其头，沓然有声，如击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书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盟器四五，制作悉类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俨然，即不疑买婢之资也。复之。不疑惝恍发疾，累月而卒。亲卢氏，旬日继殁焉。(《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刘希昂

元和中，内侍刘希昂将遇祸，家人上厕，忽闻厕中云："即来，且从容。"家人惊报希昂。希昂自往听之，又云："即出来，即出来。"昂曰："何不出来？"遂有一小人，可长尺余，一家持枪跨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门而无所见，未几而复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独行至门曰："缘游看去家远，暂借后院盘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领过，姿质甚分明。良久不见出，遂令人觇之，已不见。希昂不信，自去观之，无所见，唯有一火柴头在厕门前。家属相谓曰："此是火灾欲起，觅术士镇压之。"当镇压之日，火从厨上发，烧半宅且尽。至冬，希昂忤宪宗，罪族诛。(《太平广记》卷三七三)

郑洁

郑洁，本荥阳人，寓于寿春郡，尝以假摄丞尉求食。婚李氏，则善约之犹子也。洁假摄停秩，寄迹安丰之里。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于空云："且更乞。"须臾间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唯备死而已。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消息。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犹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将，怕惧，行亦不觉甚难。至一城郭，引入，见一官人，似曹官之辈。又领入曹司，聆读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居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平生所有，与作功德，为计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亦何裨于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者到，李恐，马氏无礼，遂对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对之。官人问马氏曰：'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李氏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须臾，一主者抱案人来云：'李未合来，昨追时已检讫。'须臾更检。检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郑虽贫苦，百计只待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郑曰："百味之物，深所反侧，然不如赐茶浆水粥耳。"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之易办，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月十日后，每来皆语言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每归来，并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冥间事。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更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郑君兼凭问还往间一人寿命官爵。回报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寿，已欲尽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终此秩。若踵前，则不离任矣。"又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其神祇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

以柴或草荐之，从一头以火爇，不得搅碎，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郑询之曰：“奈何？”“然须致纸钱三五万，令他行下可矣。”郑乃求于还往，一邑官吏并知之，共与同力，依言救之。后数日方肯说，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未毕。且取彼五藏置诸马氏腹，令托生矣。”自是追乎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所言受罪亦不见，其余但拷问科决而已。又尝言当邑某坊曲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时更无差谬。又郑君自云：“某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太平广记》卷三八〇）

杨知春

开元中，忽相传有僵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僵人复生，不食五谷，饮水吸风而已。时人呼为地仙者，或有呼为妄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积聚焉，好行吴、楚、齐、鲁间。有二贼乘僵人言，乃结凶徒十辈，于濠、寿开发墓，至盛唐县界。发一冢，时呼为白茅冢。发一丈，其冢有四房阁。东房皆兵器，弓矢枪刃之类悉备。南房皆缯彩，中衮隔皆锦绮，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赐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秾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鞋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银樽满。凶徒竞饮之，甘芳如人间上樽之味。各取其锦彩宝物。玉女左手无名指有玉镮，贼争脱之。一贼杨知春者曰：“何必取此！诸宝已不少。”久不可脱，竟以刀断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痛哉！”众贼出冢，以知春为诈，共欲杀之。一时举刀，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知春获存。遂却送所掠物于冢中，粗以土壅之而去。知春诣官，自陈其状。官以军人二十余辈修复。复寻讨铭志，终不能得。（《太平广记》卷三八九）

苏遏

天宝中，长安永乐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后无复人住。暂至，亦不过宿而卒，遂至废破。其舍宇唯堂厅存，因生草树甚多。有扶风苏遏，悾悾遽苦贫穷，知之，乃以贱价于本主质之，才立契书，未有一钱归主。至夕，乃自携一榻，当堂铺设而寝。一更已后，未寝，出于堂，徬徨而行。忽见东墙下有一赤物，如人形，无手足，表里通彻光明，而叫曰：“咄！”遏视之不动，良久，又按声呼曰：“烂木！咄！”西墙下有物应曰：“诺。”问曰：“甚没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锵。”烂木对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阶，中庭呼烂木曰：“金精合属我。缘没敢叫唤？”对曰：“不知。”遏又问：“承前杀害人者在何处？”烂木曰：“更无别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丧逝，亦不曾杀伤耳。”至明，更无事，遏乃自假锹锸之具，先于西墙下掘。入地三尺，见一朽柱，当心木如血色，其坚如石。后又于东墙下掘两日，近一丈，方见一方石，阔一丈四寸，长一丈八寸，上以篆书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赐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为德？”又自为计曰：“我得此宝，然修德亦可禳之。”沉吟未决。至夜，又叹息不定，其烂木忽语曰：“何不改名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称“有德”。烂木曰：“君子倘能送某于昆明池中，自是不复挠吾人矣。”有德许之。明辰，更掘丈余，得一铁瓮，开之，得紫金三十斤。有德乃还宅价修葺，送烂木于昆明池，遂闭户读书。三年，为范阳请入幕。七年内，获冀州刺史，其宅更无事。（《太平广记》卷四〇〇）

赵齐嵩

贞元十二年，赵齐嵩选授成都县尉，收拾行李，兼及仆从，负劄以行，欲以赴任。然栈道甚险而狭，常以马鞭拂小树枝，遂被鞭梢缴树，猝不可脱，马又不住，遂坠马。枝柔叶软，不能碍挽，直至谷底，而无所损。视上直千余仞，旁无他路，分死而已。所从仆辈无计，遂闻于官而归。赵子进退无路。坠之翌日，忽闻雷声殷殷，乃知天欲雨。须臾，石窟中云气相旋而出，俄而随云有巨赤斑蛇，粗合拱，鳞甲焕然，摆头而双角出，蜿身而四足生，奋迅鬐鬣，摇动首尾，乃知龙也。赵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龙出亦死，宁出而死。”攀龙尾而附其身。龙乘云直上，不知几千仞，赵尽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体而行，赵生方得跨之，必死于泉矣。南视见云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叹曰：“今日不葬于山，卒于泉矣。”而龙将到海，飞行渐低。去海一二百步，舍龙而投诸地。海岸素有芦苇，虽堕而靡有所损。半日，乃行路逢人，问之，曰：“清远县也。”然至于县，且无伴从凭据，人不之信，不得缱绻。赵生当门而长安。月余日，达舍，家内始作三七斋，僧徒大集，忽见赵生至，皆惊恐奔曰：“魂来归。”赵生当门而坐，妻孥辈亦恐其有复生，云：“请于日行，看有影否？”赵生怒其家人之诈恐，不肯于日行，疏亲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见赵生言，犹云：“乃鬼语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于危险，乘骑者可以为戒也。（明钞本《太平广记》卷四二一）

韦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于嵩山岳寺肄业。寺东北百余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围丈余，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终无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于石盆，见一大蛇长数丈，黑若纯漆，而有

白花，似锦，蜿蜒盆中。三子见而骇，视之良久，王与董议曰："彼可取而食之。"韦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渔父之梭，雷氏之剑，尚皆为龙，安知此名山大镇，岂非龙潜其身耶？况此蛇鳞甲尤异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纳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萦而归烹之。二子皆咄韦生之诈诘。俄而报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击。韦生谏而不允。二子方举石欲投，蛇腾空而去。及三子归院，烹蛇未熟，忽闻山中有声，殷然地动。觇之，则此山间风云暴起，飞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对面相失。寺中人闻风云暴起中云："莫错击。"须臾，雷火中半下，书生之宇，并焚荡且尽。王与董皆不知所在，韦子于寺廊下无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为善，但吐少善言，则蛟龙之祸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追两日于寺门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韦自说，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太平广记》卷四二二）

李　黄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李子悦。时已晚，遂逐犊车而行，碍夜方至所止。犊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姣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砉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坐，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某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谓妻曰："吾不起矣。"口虽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慑，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千，余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

复一说：元和中，凤翔节度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游，及安化门外，乃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驾以白牛，从二女奴，皆乘白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琯贵家子，不知检束，即随之，将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贵人，所见莫非丽质，某皆贱质，又粗陋，不敢当公子厚意。然车中幸有姝丽，诚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乃驰马傍车，笑而回曰："郎君但随行，勿舍去，某适已言矣。"琯既随之，闻其异香盈路。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东，今先去矣。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车子既入，琯乃驻马于路侧。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座于厅中。但闻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黄昏后，方见一女子，素衣，年十六七，姿艳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谕。及出，已见人马在门外，遂别而归。才及家，便觉脑疼，斯须益甚，至辰巳间，脑裂而卒。其家询问奴仆昨夜所历之处，从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颇闻异香，某辈所闻，但蛇臊不可近。"举家冤骇。遽命仆人于昨夜所止之处覆验之。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乃伐其树，发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数条，尽白，皆杀之而归。（《太平广记》卷四五八）

木师古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宿，见主人僧，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自某到，已三十余载，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已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箧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

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籍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银色。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练术，遂入赤城山，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太平广记》卷四七四）

唐朝名画录

[唐]朱景玄撰　马晓坤整理

《唐朝名画录》一卷，唐朱景玄撰。景玄是会昌时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太子谕德。本书分神、妙、能、逸四品评点唐朝名画家，依画迹而定其品格。正文中略叙作者生平和所擅画事。四品共载九十七人，卷首列唐代亲王三人，不分品；目录后附二十五人，是闻其人而未见其画，也未列入品第中。梁、陈以来的古画品录，大都依班固古今人表分为九等，景玄首次提出四品评论，后人多沿袭这一方式。今存明万历刻王世贞辑《王氏书画苑》本，《四库全书》书，民国十一年泰东书局影明本，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五年《美术丛书》排印本及八十年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安澜《画品丛书》点校本。今即以《王氏书画苑》本为底本，参阅《四库全书》本整理。

序

古今画品，论之者多矣。隋梁以前，不可得而言。自国朝以来，惟李嗣真《画品录》空录人名而不论其善恶，无品格高下，俾后之观者，何所考焉？景玄窃好斯艺，寻其踪迹，不见者不录，见者必书，推之至心，不愧拙目。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优劣也。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何者？前朝陆探微屋木居第一，皆以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穷，凝神定照，固为难也。故陆探微画人物极其妙绝，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且萧史、木雁、风俗、洛神等图画尚在人间，可见之矣。近代画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可齐踪于陆顾；又周昉次焉；其余作者一百二十四人，直以能画，定其品格，不计其冠冕贤愚。然于品格之中略序其事，后之至鉴者，可以诋诃，其理为不谬矣。伏闻古人云：“画者，圣也。”盖以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挥纤毫之笔则万类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其丽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母不能易其丑。故台阁标功臣之烈，宫殿彰贞节之名，妙将入神，灵则通圣，岂止开厨而或失，挂壁则飞去而已哉？此《画录》之所以作也。

国朝亲王三人　汉王　江都王　嗣滕王

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江都王善画雀蝉、驴子，应制明皇《潞府十九瑞应图》，实造神极妙。

嗣滕王善画蜂蝉、燕雀、驴子、水牛，曾见一本，能巧之外，曲尽情理，未敢定其品格。

神品上一人　吴道玄

吴道玄字道子，东京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时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裴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尤为冠绝，道子亦亲为设色，其画在寺之西庑。又张旭长史亦书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归造化。故杜员外诗云：“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又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

余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思训将军，山水擅名，帝亦宣于大同殿图，累月方毕。明皇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内殿五龙，其鳞甲飞动，每天欲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识本身。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遂潜写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生观之。一见便惊谓庭光曰："老夫衰丑，何用图之?"因斯叹服。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张怀瓘尝谓道子乃张僧繇之后身，斯言当矣。又按《两京耆旧传》云："寺观之中，图画墙壁，凡三百余间。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上都唐兴寺、御注金刚经院，妙迹为多，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贤，西面庑下降魔、盘龙等壁，及景公寺地狱壁、帝释、梵王、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及诸道观寺院，不可胜纪，皆妙绝一时。"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背为妙，但施笔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彩绘。凡图圆光皆不用尺度规画，一笔而成。景玄元和初应举，住龙兴寺，犹有尹老者年八十余，尝云："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又尝闻景云寺老僧传云："吴生画此寺地狱变相时，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而惧罪改业者，往往有之，率皆修善。"所画并为后代之人规式也。

神品中一人　周昉

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文，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兄皓，善骑射，随哥舒翰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为执金吾。时属德宗修章敬寺，召皓云："卿弟昉善画，朕欲宣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月果召之，昉乃下手。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又郭令公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称其善；后又请周昉长史写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真置于坐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对曰："两画皆似，后画尤佳。"又问："何以言之?"云："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曰："后画者何人?"乃云："长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段与之。今上都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时人又云大云寺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绝当代。昉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尝于梦中见其形像。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又画《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按武图》、《独孤妃按曲图》粉本，又画《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及文宣王十弟子卷轴等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以善价收市数十卷持往彼国，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士女，皆神品也；惟鞍马、鸟兽、草木、林石，不穷其状。

神品下七人　阎立德　阎立本　尉迟乙僧　李思训　韩干　张藻　薛稷

阎立本，太宗朝官至刑部侍郎，位居宰相，与兄立德齐名于当世。尝奉诏写太宗御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冈之气，犹可仰神武之英威也。

阎立德《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往捕之，不获。又虢王元凤忠义奋发，往射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其弟立本图其状，鞍马、仆从皆若真，观者莫不惊叹其神妙。又太宗幸玄武池，见鸂鶒戏，召立本图之。左右误呼云："宣画师。"立本大耻之，遂绝笔，诫诸子弟不令学画。先图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等，实亦辉映今古。惟职贡、卤簿等图，与立德皆同制之。又云慈恩寺画功德，亲手设色，不见其踪迹。凡画人物、冠冕、车服，皆神妙也。李嗣真云："立本虽师于郑法士，实亦过之矣。"后有王知慎者，亦师范于立本，甚得其笔力。立德乃神品，知慎乃妙品。

尉迟乙僧者，土火罗国人。贞观初其国王以丹青奇妙，荐之阙下。又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见其画踪也。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泽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前辈云："尉迟僧，阎立本之比也。"景玄尝以阎画外国之人，未尽其妙；尉迟画中华之像，抑亦未闻。由是评之，所攻各异，其画故居神品也。

李思训，开元中除卫将军，与其子李昭道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号大李、小李。思训格品高奇，山水绝妙，鸟兽、草木，皆穷其态。昭道虽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惠笔力不及思训。天宝中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对，语思训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国朝山水第一。故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也。

韩干，京兆人也。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其后果能状飞黄之质，图喷玉之奇。九方之职既精，伯乐之相乃备。且古之画马，有穆王八骏图，后立本亦模写之，多见筋骨，皆擅一时，足为希代之珍。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国名马，重驿累至。然而沙碛之遥，蹄甲皆薄。明皇遂择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尽写之。自后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花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圆，蹄甲皆厚。驾驭历险，若乘舆辇之安也；驰骤旋转，皆应韶之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

韩干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若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图上。故韩干居神品，宜矣。又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及净土壁、资圣寺北门二十四圣，皆奇踪也。画高僧、鞍马、菩萨、鬼神等，并传于世。

张藻员外，衣冠文学，时之名流。画松石、山水，当代擅价。惟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法。尝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霞，势凌风雨，槎丫之形，鳞皴之状，随意纵横，应手间出。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远也，若极天之尽。所画图障，人间至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之壁，亦有题记。精巧之迹，可居神品也。

薛稷，天后朝位至宰辅，文章学术，名冠时流。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画踪如阎立本，今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曾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相留，请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佛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秀，曹张之匹也。二迹之妙，李翰林题赞见在。又蜀郡亦有鹤并佛像、菩萨、青牛等传于世，并居神品。

妙品上八人　李昭道　韦无忝　朱审　王维　韦偃　王宰　杨炎　韩滉

李昭道，已附在思训传。

韦无忝侍郎，京兆人也。明皇时以画鞍马、异兽独擅其名。时人称号：韦画四足，无不妙也。开元天宝中，外国曾献狮子，既画毕，酷似其状。后狮子放归本国，惟画者在焉。凡展图观览，百兽见之皆惊惧。又明皇射猎，一箭中两野猪，诏于玄武门写之，传在人间，皆妙之极也。景玄窃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狎顺人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状其喜则垂头，未有展一笔以辨其情性，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惟韦公能之。《异兽图》后流落于人间，往往见之。今京都寺观之内，或有画处，凡攻马兽者，皆称妙绝。

朱审吴郡人，得山水之妙，自江湖至京师，壁障卷轴，家藏户珍。又唐安寺讲堂西壁，最其得意。其峻极之状，重深之妙，潭色若澄，石文似裂，岳耸笔下，云起锋端，咫尺之地，溪谷幽邃，松篁交加，云雨暗淡，虽出前贤之胸臆，实为后代之楷模也。故居妙上品。人物、竹木居能品。

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家于蓝田辋川，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时，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画青枫树一图。又尝写诗人襄阳孟浩然马上吟诗图，见传于世。复画《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尝自题诗云：“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

韦偃，京兆人。寓居于蜀，以善画山水、竹树、人物等，思高格逸。居闲尝以越笔点簇鞍马人物、山水云烟，千变万态。或腾或倚，或龁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山以墨干，水以手擦，曲尽其妙，宛然如真。亦有图麒麟之良，画衔勒之饰，巧妙精奇，韩干之匹也。画高僧、松石、鞍马、人物，可居妙上品，山水人物等居能品。

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公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故杜员外赠歌云：“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景玄曾于故席夔舍人厅见一图障：临江双树，一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于空，下着于水。千枝万叶，交植曲屈，分布不杂，或枯或荣，或蔓或亚，或直或倚，叶叠千重，枝分四面。达士所珍，凡目难辩。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也。故山水、松石，并可跻于妙上品。

杨炎，贞元中宰相，出贬崖州。气摽风云，文敌扬马。尝画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久而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发言。炎遽欲辞去，卢公复苦留之。知其家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宁，卢公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之，拟取其家书，回以示炎，炎极感之，未知所报。卢公从容乃言：“欲求一踪，以为子孙之家宝尔，意尚难之。”遂月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观者皆谓之神异。后少有见笔迹者，亦可居于妙上品。

韩滉，德宗朝宰相。当建中末，值兹丧乱，遂兼统六道节制，出为镇海军、江浙东西兼荆湖洪鄂等道节度使、中书令、晋国公。按《唐书》：“公天纵聪明，神干正直，出入显重，周旋令猷，出律严肃，万里无虞。”然尝以公退之暇，雅爱丹青，词高格逸，在僧繇、子云之上。又学书与画，画则师于陆，书则师于张；画体生成之踪，书合自然之理。时车驾南狩，征天下兵。虽两浙兴师，劳心计，而六法之妙，无逃笔精。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议者谓驴牛虽目前之畜，状最难图也，惟晋公於此工之，能绝其妙。人间图轴，往往有之，或得其纸本者，其画亦薛少保之比，居妙品之上也。

妙品中五人　陈闳　范长寿　张萱　程修己　边鸾

陈闳，会稽人也。善写真及画人物士女，本道荐之于上国。明皇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冠绝当代。又画明皇射猪、鹿、兔、雁，并按舞图及御容，皆承诏写焉。又写太清宫肃宗御容，龙颜凤态，日角月轮之状，而笔力滋润，风彩英奇，若符合瑞

应，实天假其能也，国朝阎令公之后，一人而已。今咸宜观内，天尊殿中画上仙，及图当时供奉道士、庖丁等真容，皆奇绝。曾画故吏部徐侍郎本行经幡十二口，皆在焉。又有女，亦能机织成功德佛像，皆妙绝无比。惟写真入神，人物士女，可居妙品。

范长寿，国初为武骑尉，善画风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状，人间多有。今屏风是其制也。凡画山水、树石、牛马，畜产，屈曲远近，放牧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微，张僧繇之次也。又僧彦悰《续画品》云："其博赡繁多，未见其亲迹，可居妙品。"时又有何长寿，亦与齐名，近代少见其画也。

张萱，京兆人也。尝画贵公子、鞍马、屏障、宫苑、士女，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景物，位置亭台，树木花鸟，皆穷其妙。又画长门怨词，摅思曲槛亭台，金井梧桐之景也。又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多幽思，愈前古也。画士女乃周昉之伦，其贵公子、宫苑、鞍马，皆称第一，故居妙品也。

程脩己，其先冀州人，祖大历中任越州医博士，父伯仪，少有文学。时周昉任越州长史，遂令脩己师事，凡二十年中师其画。至六十，画中有数十病，既皆一一口授，以传其妙诀。宝历中，脩己应明经擢第。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之像，不得其真，遂召脩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矣。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文皇有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明。"当时在朝学士等皆奉诏继和。自贞元后，以画艺进身，累承恩称旨，京都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首冠于时，可居妙品也。

边鸾，京兆人也。少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或观其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於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后因出宦，遂致疏放，其意困穷于泽潞间。写《玉芝图》，连根苗之状，精极，见传于世。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蝉，并居妙品。

妙品下十人 冯绍政 戴嵩 杨庭光 张孝师 卢棱迦 殷仲容 陆庭曜 蒯廉 檀智敏 郑倚

冯绍政善鸡、鹤、龙、水，时称其妙。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渴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於龙池新创，一殿，因诏少府监冯绍政於四壁各画一龙。绍政乃先于四壁画素龙，其状蜿蜒，如欲振涌。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与从官於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龙自檐间出，入于池中，风波汹涌，云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气而上。俄顷阴云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出《明皇杂录》）

戴嵩尝画山泽水牛之状，穷其野性筋骨之妙，故居妙品。

杨庭光画道像、真仙与庖丁，开元中与吴道子齐名。又画佛像，其笔力不减于吴生也。

张孝师画亦多变态，不失常途。惟鬼神、地狱，尤为最妙，并可称妙品。

卢稜迦善画佛，於庄严寺与吴生对画神，本别出体，至今人所传道。

殷仲容攻花鸟、人物，亦边鸾之次也。

陆庭曜画功德，时称第一。画天卿寺神，亦继踵于卢，抑亦次矣。

蒯廉性野，尝爱画鹤，后师于薛稷，深得其妙。

檀智敏时号檀生，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

郑倚屋木、楼台，师于檀生，可居妙品。

能品上六人 陈谭 郑虔 刘商 毕宏王定 韦銮

陈谭攻山水，德宗时除连州刺史，令写彼处山水之状，每岁贡献。野逸不群，高情迈俗，张藻之亚也。

郑虔号广文，能画鱼水、山石，时称奇妙，人所降叹。

刘商官为郎中，爱画松石树木，格性高迈。时有毕庶子，亦善画松树水石，时人云："刘郎中松树孤标，毕庶子松根绝妙。"

毕宏官至庶子，攻松石，时称绝妙。

王定为中书，常僻于画。公政之外，每图像菩萨、高僧、士女，皆冠于当代。每经画处，咸谓惊人。

韦銮官至少监，善图花鸟山水，俱得其深旨。可为边銮之亚。韦銮次之，其画并居能品。

能品中二十八人 陆滉 李仲和 李衡 齐旻 李仲昌 李仿 孟仲晖 高云 卫宪 程伯仪 杨辨 王陁子 姚彦山 冷元秀 谭皎 钱国养 张遵礼 张正言 沈宁 刘罄 李伦 尹澄 尹林 侯造 赵立言 曲庭 郑珽 卢少长

陆滉功德，李仲和、李衡、齐旻，俱能画蕃马、戎夷部落、鹰犬、鸟兽之类，尽得其妙。又李仲昌、李仿、孟仲晖，皆以写真最得其妙。高云、卫宪、程伯仪，并师周昉，尽造其妙，冠于当时。然卫宪花木、蜂蝉、雀竹，以为希代之珍。杨辨、王陁子、姚彦山、冷元琇、谭皎、钱国养、张遵礼、张正言、沈宁、刘罄、李伦、尹澄、尹林、侯造、赵立言、曲庭、郑珽、卢少长，以上各负其志，并极其妙。程伯仪曾画东封图，为时之所宝。其余众手，皆有所

能，不可具载，并称能品也。

能品下二十八人 黄谔 曹元廓 檀章 耿昌言 吴玢 田深 卢弁 陈庶 梁广 王朏 白旻 萧溱 萧悦 程邈 乐峻 项容 陈庭 董奴子 卫芊 陈净心 陈净眼 梁洽 裴辽 张涉 韩伯达 张容 僧道玠 李凑

黄谔画马，独善于时，今菩提寺佛殿中有画，自后难继其踪。曹元廓、韩伯达、田深画马，筋骨气力如真。及卢弁猫儿，白旻鹰鸽，萧悦竹，又偏妙也。梁广、程邈、董奴子、卫芊、陈庶、梁洽，皆以花鸟、松石、写真为能，不相让也。檀章、耿昌言、吴玢、乐峻、项容、陈庭、裴辽、僧道玠，皆图山水，曲尽其能。陈净心、陈净眼，画山水、功德皆奇。王朏、萧溱、张涉、张容，皆士女之特善也。

逸品三人 王墨 李灵省 张志和

王墨者，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善泼墨画山水、时人故谓之王墨。多游江湖间，常画山水，松石、杂树，性多疏野，好酒，凡欲画图幛，先饮。醺酣之后，即以墨泼，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应手随意，倏若造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观不见其墨污之迹，皆谓奇异也。

李灵省，落托不拘捡，长爱画山水。每图一障，非其所欲，不即强为也。但以酒生思，傲然自得，不知王公之尊贵。若画山水、竹树，皆一点一抹，便得其象，物势皆出自然。或为峰岑云际，或为岛屿江边，得非常之体，符造化之功，不拘於品格，自得其趣尔。

张志和，或号曰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此三人，非画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盖前古未之有也，故书之。

松窗杂录

[唐]李　濬撰　陈尚君整理

《松窗杂录》一卷，唐李濬撰。濬，无锡（今属江苏）人。武宗相李绅子。乾符四年（八七七），自秘书省校书郎入直史馆。六年，乞假归无锡。曾编次李绅文章为二卷。本书录唐代朝野逸事，为其早年闻于公卿间。全书仅十六则，但如记李白作《清平调》三首以咏杨贵妃、玄宗时修《内起居注》始末、姚崇张说间是非恩怨、李泌论玄宗政事得失诸则，虽偶有失实处，但向为后世所传称。此书一署韦叡撰，误。今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校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补。

浚忆童儿时，即历闻公卿间叙国朝故事次，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取其必实之迹，暇日辍成一小轴，题曰《松窗杂录》。

玄宗先天中，再平内难后，以中外无事，锐意政理，好于观书。迨自周、汉以来，有所未及者，必欲尽举之。帝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尤注意于《起居注》。先天、开元中，皆选当时鸿儒，或贞正之士充之，若有举其职者，虽十数年犹载笔螭头，惜不欲去，则迁名曹郎与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宝十一载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内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内起居注》自开元二年春，因上幸宁王宅，叙家人礼，至于乐奏前后，酒食沾赉，上无自专，皆令禀于宁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瞒但谨为上客。"（上在禁中，尝自称阿瞒）以是极欢而罢。明日，宁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闻起居注必记天子言动，臣恐左右史不得记天子闺行，极庶人之礼，无以光示万代。臣请自今后，臣与兄弟各轮日载笔于乘舆前，得以行在纪叙其事。四季则用朱印，联名牒送史馆，然皆依外史例，悉以上闻，庶明臣等守职如螭头官。"上以八分书日本国纸为答，辞甚谨欣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宝十载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用雕檀轴、紫龙凤绫标书成。宁王上请自部纳于史阁，上命赐以酒乐，共宴侍臣于史馆。上宝惜是史尤甚，因命别起大阁以贮之。及禄山陷长安，用严、高计，未升殿宫，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阁，不移时灰灭。故《玄宗实录》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间传记者尤鲜。（禄山谋臣严庄、高尚）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呼木芍药。本记云：禁中为牡丹花）。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牋，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晓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主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无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曰："是桥何名？"节度使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上好马击球，内厩所饲者，意犹未甚适。会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

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之?”幡绰曰：“臣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马，皆良马也，以是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

上自临淄郡王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师。观时晦迹，尤用卑损。会春暮，豪家子数辈盛酒馔游于昆明池，选胜方宴，上戎服臂小鹰于野次，因疾驱直突，会前诸子辈，颇露难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门族官品备陈之酒。”及于上，因大声曰：“曾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某也。”诸少年闻之，惊走四散，不敢复视于车服。上因联饮三银船，尽一巨馏，徐乘马而东去。

上初以林邑国进白鹦鹉，惠利之性，特异常者。因暇日，以金饰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时苏颋初入相，每以忠让励上，因前进曰：“《书》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臣愿陛下深以为诫。”

何皇后始以色进。及上登位，不数年恩宠日衰。后忧畏之，状愈不自安，然抚下有恩，幸免谗语共危之祸。忽一日，泣诉于上曰：“三郎独不记何忠脱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麦，为三郎生日汤饼耶，何忍不追念于前时?”上闻之，戚然改容，有悯皇后之色。由是得延于其恩者三更秋，终以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见黜焉。后无罪被摈，六宫共怜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尝召宰相苏瓌、李峤子进见。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近抚于赭袍前，赐与甚厚。因语二儿曰：“尔日忆所通书，可奏为吾者言之。”颋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峤子（失其名）亦进曰：“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上曰：“苏瓌有子，李峤无儿。”

德宗命李泌为相，以泌三朝顾遇，礼待信用不与诸宰相等。常于便殿语及玄宗朝，尤惜谬用李林甫。因再三叹息，重言曰：“中原之祸，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玄宗盛年始初，已历则天、中宗多难之后，虽江充将陷戾元，贾后欲图愍怀，于睿宗之患，无以改过也。及降封临淄，旋出入阁，上下鄠杜之间，备闻人间疾苦。又以天纵英姿，志除内难，有汉宣之多异，仗萧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奸凶自殪。而夙尚儒学，深达政经，薄汉高马上之言，美武帝更仆之问。自初登宝位，乐近正人，惟帝之难，力所能举。上既勤俭，政事无不施行，又得良臣，天下自化。及东封之后，上每览帝籍，有自多之言，用声色为娱，渐堂阶之峻。故古语曰：‘贫不学俭而俭自来，富不学奢而奢自至。’若以勤俭为志，则臣下守法，官无邪人。及嗜欲稍深，则政亦怠矣。故林甫善为承迎上意，招顾金玉，托庇左右，安国委相之迹如是，则百吏可知。是以杨雄言：‘昔武帝运帑藏之财，填庐山之壑，未为害也。今货人权门，甚于此矣。’林甫未厌，仙客继之。昔齐桓以管仲存而霸业成，管仲亡而齐难作，则古人所讽，见于深旨。”由是泌屡以是非讽之，上怡然听从，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书，吾高枕矣。”

大和、开成中，有程修已者，以善画得进谒。修已始以孝廉召入藉，故上不甚以画者流视之。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颇好诗，因问修已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已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闻之，嗟赏移时。杨妃方恃恩宠，上笑谓贤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

自大和乙卯岁后，上不乐事，稍闻则必有叹息之音。会幸三殿东亭，因见横廊架巨轴于其上，上谓修已曰：“斯《开元东封图》也。”因命内巨轴悬于东庑下，上举白玉如意，指张说辈数人，叹曰：“使吾得其中一人来，则吾可见开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见于颜色。遂命进美酎尽爵，促步辇归寝殿。《开成永诸录》中，叙上语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难理，则进饮醲酎，以自醉解。”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千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梁公每遇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尝经甚雪，多休暇，因候卢姨安否，适见表弟挟弓矢，携雉兔来归，膳味进于北堂，顾揖梁公，意甚轻简。公因启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以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惭而退。

姚崇为相。忽一日，对于便殿，举左足不甚轻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张说罪杖数百言。上怒曰：“卿归中书，宜宣与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说未之知，会朱衣吏报午后三刻，说乘马先归。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诏付之。林甫语崇曰：“说多智谋，是必困之，宜以剧地。”崇构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说当无害。”林甫正将诏付于御史，中路以马坠告假。说之未遭崇构也，前旬月，有教授书生私通于侍婢最宠者，会擒，得奸状，以闻于说。说怒甚，将穷狱于京兆尹。书生励声曰：“睹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贵为相，岂无缓急有用人乎？靳于一婢女耶?”说奇其言而释之，以侍儿与归，书生亦跳迹去，旬月余无所闻知。忽一日，直访于说，忧色满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谢者久之。今方闻公为姚相国所构，外狱将具，公不知之，危将至矣。某愿得公平生所宝者，用计于九公主，必能立释之。”说因自历指状所宝之物。书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难。”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鸡林郡夜明帘为寄信者。”书生曰：“吾事济矣。”因请手扎数行，恳以情言，遂急趍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书生具以说旨言之，兼用帘为贽，且请公主曰：“上独不念在东宫时，思必始终恩加张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张丞相之心耶?”明旦，公主入谒，

具为奏之。上感动，急命高力士，就御史台宣："前所按事，并宜罢之。"书生亦不再见张丞相矣。

太尉卫国公为并州从事。到职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诣门请谒。公命与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初未之奇，因请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因令垂帘静伺之，生与公偕坐于西庑下。顷之，王生曰："可验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王生遽请归，竟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策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所。

卫公长庆中在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举异于当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忽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鱼人惊取照之，历历尽见五藏六府，萦脉皆动，竦骇神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舍旁，遂乃闻之于公，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

物之异闻

雷公锁。辟尘犀簪。暖金鱼贷。青龙皮。鄱阳王墓中自动墨研。日中软杖子。龙脑香昆仑子。元先生赠韦丹尚书鲛绡。镂白玉香囊并玉镍子，长三尺余。异竹篾长二百余尺。黄杨枕，文有仙人乘龙形。张公洞翠碧石枕，疑中藏上药。海虾蟆牙，汉时大司马郎小雕牙象子，腹中成二佛像，各一轴。桃源洞中仙人棋子。不生涩铁腰带。韦悫书梦中所得软罗缬巾。西蜀织成《兰亭》。罽宾国黄金衣。笔管上镂卢思道《燕歌行》。拂林国雕紫文马脑，如小合，底写国王白颐上又小貌，亦类之。白玉剑，长二尺余。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经目识。容有疑问，悉用条谨。

开元天宝遗事

[五代]王仁裕撰　王宏治整理

《开元天宝遗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撰。王仁裕，五代时人，生卒年不详，字德辇，天水郡人。本书多采集民间传说中的唐玄宗时期（七一三——七五六）的遗事，笔录而成，共一四六条，多为宫中琐闻。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已引及此书，可见其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开元天宝遗事》是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整理。

卷　一

玉有太平字

开元元年，内中因雨过地润微裂，至夜有光，宿卫者记其处所，晓乃奏之。上令凿其地，得宝玉一片，如柏板样，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称贺，收之内库。

步辇召学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论时务。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泞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辇召学士来。时元崇为翰林学士，中外荣之。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赐箸表直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虽受所赐，莫知其由，未敢陈谢。帝曰：“所赐之物，非赐汝金。盖赐卿之箸，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谢。

截镫留鞭

姚元崇初牧荆州，三年，受代日，阖境民吏泣拥马首遮道。小使去，所乘之马鞭、镫，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恋。新牧具其事奏之，诏褒美焉，就赐中金一千两。

惭颜厚如甲

进士杨光远，惟多矫饰，不识忌讳。游谒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未尝自足。稍有不从，便多诽谤，常遭有势挞辱，略无改悔。时人多鄙之，皆曰：“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

七宝山座

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辨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

痴　贤

右拾遗张方回，精神不爽，时人呼为“痴汉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论之，精彩昂然，进不惧死。明皇尝谓：“右拾遗张方回，忠贤人也。”

蜂蝶相随

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

扫雪迎宾

巨豪王元宝，每至冬月大雪之际，令仆人自本家坊巷口，扫雪为径路，躬亲立于坊巷前，迎揖宾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乐之，为暖寒之会。

梦虎之妖

周象者，好畋猎，后为汾阳令，忽梦一乳虎相逼，惊而睡觉，因兹染疾。后有僧海宁者，因过象门，谓邻叟曰：“此居有妖气，久则不可救也。”邻叟遂闻于象。象召僧令视之，僧曰：“当与君禳之。”遂择日设坛，持剑禹步诵咒。自大门而入至于寝所，绕患人数遍而叱之，忽于床下作一虎声，家人悉惊奔散。周象亦不觉投床下，伏死于地。僧以水噀之，须臾如故。

记事珠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二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游仙枕

龟兹国进奉枕一枚，其色如玛瑙，温温如玉。其制作甚朴素，若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所见。帝因立名为“游仙枕”。后赐与杨国忠。

随蝶所幸

开元末，明皇每至春月，旦暮宴于宫中，使妃嫔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后因杨妃专宠，遂不复此戏也。

记恶碑

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于极刑。民间畏惧，绝无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赐中金五十两，玺诏褒谕焉。故民间呼其石为“记恶碑”。

自暖杯

内库有一酒杯，青色而有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于杯足上有缕金字，名曰“自暖杯”。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遂收于内藏。

辟寒犀

开元二年冬至，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温温然有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辟寒犀也，顷自隋文帝时，本国曾进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悦，厚赐之。

传书鸽

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寄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说。

牵红丝娶妇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正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婚。”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

豪　友

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国中巨豪也。各以延约四方多士，竞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

唤　铁

太白山有隐士郭休，字退夫，有运气绝粒之术。于山中建茅屋百余间，有白云亭、炼丹洞、注易亭、修真亭、朝元坛、集神阁。每于白云亭与宾客看山禽野兽，即以槌击一铁片子，其声清响，山中鸟兽闻之集于亭下，呼为“唤铁”。

鹦鹉告事

长安城中有豪民杨崇义者，家富数世，服玩之属，僭于王公。崇义妻刘氏有国色，与邻舍儿李弇私通，情甚于夫，遂有意欲害崇义。忽一日，醉归寝于室中，刘氏与李弇同谋而害之，埋于枯井中。其时仆妾辈并无所觉，惟有鹦鹉一只在堂前架上。洎杀崇义之后，其妻却令童仆四散寻觅其夫，遂经府陈词，言其夫不归，窃虑为人所害。府县官吏日夜捕贼，涉疑之人及童仆辈经拷捶者百数人，莫究其弊。后来县官等再诣崇义家检校，其架上鹦鹉忽然声屈。县官遂取于臂上，因问其故。鹦鹉曰：“杀家主者，刘氏、李弇也。”官吏等遂执缚刘氏，及捕李弇下狱，备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闻，明皇叹讶久之。其刘氏、李弇依刑处死，封鹦鹉为“绿衣使者”，付后宫养喂。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

瑞　炭

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迫人而不可近也。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取溪冰敲其晶莹者煮建茗，共宾客饮之。

物外之游

王休高尚，不亲势利，常与名僧数人，或跨驴，或骑牛，寻访山水，自谓结“物外之游”。

花　妖

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讶也。”

花上金铃

天宝初，宁王日侍，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园吏制铃索以惊之，

盖惜花之故也。诸宫皆效之。

妖 烛

宁王好声色，有人献烛百炬，似腊而腻，似脂而硬，不知何物所造也。每至夜筵，宾妓间坐，酒酣作狂，其烛则昏昏然如物所掩，罢则复明矣，莫测其怪也。

七宝砚炉

内库中有七宝砚炉一所，曲尽其功。每至冬寒砚冻，置于炉上，砚水自消，不劳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梦玉莺投怀

张说母梦有一玉莺，自东南飞来，投人怀中，而有孕生说。果为宰相，其至贵之祥也。

馋鱼灯

南中有鱼，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鱼脂炼为油，或将照纺织机杼，则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饮食，则分外光明。时人号为“馋鱼灯”。

助娇花

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

照病镜

叶法善有一铁镜，鉴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镜照之，尽见脏腑中所滞之物。后以药疗之，竟至痊瘥。

助情花香

明皇正宠妃子，不视朝政，安禄山初承圣眷，因进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红。每当寝处之际，则含香一粒。助情发兴，筋力不倦。帝秘之曰：“此亦汉之慎恤胶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卷 二

警恶刀

贵妃父杨玄琰，少时尝有一刀，每出入于道途间，多佩此刀。或前有恶兽、盗贼，则所佩之刀铿然有声，似警于人也。玄琰宝之。

梦中有孕

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昼梦与国忠交因而有孕，后生男名朏。洎至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时人无不讥诮也。

金笼蟋蟀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烛 奴

申王亦务奢侈，盖时使之然。每夜宫中与诸王、贵妃聚宴，以龙檀木雕成烛跋，童子衣以绿衣袍，系之束带，使执画烛列立于宴席之侧，目为“烛奴”。诸官贵戚之家，皆效之。

醒醉草

兴庆池南岸有草数丛，叶紫而心殷。有一人醉过于草傍，不觉失其酒态。后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醒悟，故目为“醒醉草”。

盆池鱼

明皇以李林甫为相，后因召张九龄问可否。九龄曰：“宰相之职，四海具瞻。若任人不当，则国受其殃。只如林甫为相，然宠擢出宸衷。臣恐他日之后，祸延宗社。”帝意不悦。忽一日，帝曲宴近臣于禁苑中，帝指示于九龄、林甫曰：“槛前盆池中所养鱼数头，鲜活可爱。”林甫曰：“赖陛下恩波所养。”九龄曰：“盆池之鱼，犹陛下任人，他但能装景致助儿女之戏尔。”帝甚不悦。时人皆美九龄之忠直。

看花马

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时驻马而饮。

香肌暖手

岐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于火，惟于妙妓怀中揣其肌肤，称为“暖手”，常日如是。

金衣公子

明皇每于禁苑中见黄莺，常呼之为“金衣公子”。

花 裀

学士许慎选，放旷不拘小节，多与亲友结宴于花圃中，未尝具帷幄，设坐具，使童仆辈聚落花铺于坐下。慎选曰：“吾自有花裀，何消坐具。”

销恨花

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帝曰："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

醉　舆

申王每醉，即使宫妓将锦彩结一兜子，令宫妓辈抬舁归寝室。本宫呼曰"醉舆"。

妓　围

申王，每至冬月有风雪苦寒之际，使宫妓密围于坐侧以御寒气，自呼为"妓围"。

风流薮泽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依冰山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方学有文名，志气高大，未尝干谒权贵。或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谓右相之势，倚靠如泰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几。后年张生及第，释褐授华阴尉。时县令、太守俱非其人，多行不法。张生有吏道，勤于政事，每申举之日，则太守、令、尹抑而不从。张生曰："大丈夫有凌霄直上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擡头不得。"遂拂衣长往，归遁于嵩山。

禽拥行车

李元纮，开元初年为邑令，赋役平允，不严而治，大有政声。迁润州司马，出郊百里，士民号泣遮路，禽兽之类，飞拥行车。有诏褒美之。

镜影成相字

朱璟未第时，因于日中览镜，见镜中有影成一"相"字。自此愈修相业，后如其志。

知更雀

裴耀卿勤于王政，夜看案牍，昼决狱讼。常养一雀，每夜至初更时有声，至五更则急鸣，耀卿呼为"知更雀。"又于厅前有一大桐树，至晓则有群鸟翔集，以此为出厅之候，故呼为"报晓鸟"。时人美焉。

枯松再生

明皇遭禄山之乱，銮舆西幸，禁中枯松复生，枝叶葱茜，宛若新植者。后肃宗平内难，重兴唐祚，枯松再生，祥不诬矣。

颠　饮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诣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

选婿窗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有一小窗，饰以杂宝，幔以绛妙。常日使六女坐于窗中，每有贵家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

四方神事

姚元崇为宰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惟以忠孝为意。四方之民，皆画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立有祸福

卢奂为陕州刺史，严毅之声，闻于关内。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知奂有神政，御笔赞于厅事曰："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仁虽惠爱，性实谦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声。"寻除兵部侍郎。陕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语曰："不须赛神明，不必求巫祝，尔莫犯卢公，立便有祸福。"

移春槛

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叹赏，目之为"移春槛"。

冰山避暑

杨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宴席间，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其骄贵如此也。

戏掷金钱

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

射　团

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食也。都中盛于此戏。

探　官

都中每至正月十五日造面玺，以官位帖子，卜官位高下。或赌筵宴以为戏笑。

撤去灯烛

苏颋与李乂对掌文诰，玄宗顾念之深也。八月十

五夜，于禁中直宿，诸学士玩月，备文酒之宴。时长天无云，月色如昼。苏曰："清光可爱，何用灯烛。"遂使撤去。

刀枪自鸣

武库中刀枪自鸣，识者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之乱，大驾西幸之应也。

富　窟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室，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床畔香童

元宝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而四方之士尽归而仰焉。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暝焚香彻晓，其骄贵如此。

龙皮扇

元宝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质。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于坐前，使新水洒之，则飒然风生。巡酒之间，客有寒色，遂命彻去。明皇亦尝差中使去取看，爱而不受。帝曰："此龙皮扇子也。"

梦笔头生花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醒酒花

明皇与贵妃幸华清宫，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上亲折一枝与妃子，递嗅其艳。帝曰："不惟萱草忘忧，此花香艳，尤能醒酒。"

蛛丝卜巧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夜明杖

隐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则有声。每出处遇夜，则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内。登危陟险，未尝足失，则杖之力焉。

卷　三

郡神迎路

张开为荆州刺史，至郡界，风雨暝晦，不辨面目，惟闻空中有殿喝之声。相次云中，有衣紫披甲胄者十数人。开问其故，对曰："某荆州内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谒庙后，各致谢，及建饰庙貌。自此政誉尤善也。

县妖破胆

李杲迁洛阳令，严刑峻法，民吏畏服。县之积弊，杲尽革之。逾月之中，县务清简。时有进士刘兼，赴举上都，舍于村邸，至夜中，闻户外街衢中有数人相语曰："李令今古正人也。吾辈见其行事威猛，令人破胆，此中不可久居，宜迁于他邑，可求血食也。"兼讶其事，遂启门视之，寂无影响，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画《赞》一首于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县妖破胆，好录政声，闻于御览。"后明皇旌其能，赐金百两及章服焉。

泥金帖子

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寝削此仪也。

喜　信

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姻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

被底鸳鸯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游兴庆池，与妃子昼寝于水殿中。宫嫔辈凭栏倚槛，争看雌雄二鸂鶒戏于水中。帝时拥贵妃于绡帐内，谓宫嫔曰："尔等爱水中鸂鶒，争如我被底鸳鸯。"

半仙之戏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鞦韆，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相风旌

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杆，挂五色旌，于杆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

占雨石

学士苏颋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置于砚席间。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以此常为雨候，固无差矣。

向火乞儿

张九龄见朝之文武僚属趋附杨国忠，争求富贵，惟九龄未尝及门，杨甚衔之。九龄尝与识者议曰："今时之朝彦，皆是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暖气何在？当冻尸裂体，弃骨于沟壑中，祸不远矣。"果然，因禄山之乱，附炎者皆罪累，族灭不可胜数。九龄之先见信夫，神智博达也。"向火"，言附炎也。

结棚避暑

长安富家子刘逸、李闲、卫旷，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财重义，有难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归仰焉。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美也。

冰　箸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霁，有晴色，因寒所结檐溜皆为冰条。妃子使侍儿敲下二条看玩。帝自晚朝视政回，问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箸也。"帝谓左右曰："妃子聪慧，此象可爱也。"

鸡声断爱

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色，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敢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赍短书云："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减食。再期后会，以结齐眉。"长安子弟多诵讽焉。

占风铎

岐王宫中，于竹林内悬碎玉片子。每夜闻玉片子相触之声，即知有风，号为"占风铎"。

山猿报时

商山隐士高太素，累征不起，在山中构道院二十余间。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异卉。每至一时，即有猿一枚，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为"报时猿"。其性度有如此。

游盖飘青云

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故学士苏颋应制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之。

红　冰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

投钱赌寝

明皇未得妃子，宫中嫔妃辈，投金钱赌侍帝寝，以亲者为胜。召入妃子，遂罢此戏。

精神顿生

明皇每朝政有阙，则虚怀纳谏，大开士路。早朝百辟趋班，帝见张九龄，风威秀整，异于众僚。谓左右曰："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口　案

张九龄累历刑狱之司，无所不察。每有公事，赴本司行勘，胥吏辈未敢讯劾，先取则于九龄。囚于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囚无轻重，咸乐其罪。时人谓之"张公口案。"

言　刑

燕公说，有宰辅之才，而多诡诈，复贪财贿。时亦多之，亦污之。每中书议事，及众僚巡厅，或有所忤，立便叱骂，为众所嫌。故朝彦相谓曰："张公之言，毒于极刑。"言好面辱人也。

销魂桥

长安东灞陵有桥，来迎去送，皆至此桥，为离别之地。故人呼之为"销魂桥"。

逐恶如驱蚊蚋

袁光庭，累典名藩，皆有异政。明皇谓宰辅曰："袁光庭性逐恶，如扇驱蚊蚋。"

歇马杯

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亦有施者，与行人解之。故路人号为"歇马杯"。

吹火照书

苏颋，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每欲读书，又患无灯烛，常于马厩灶中，旋吹火光，照书诵焉。其苦学如此，后至相位。

金牌断酒

安禄山受帝眷爱，常与妃子同食，与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赐金牌子系于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禄山即以牌示之云："准敕断酒。"

文阵雄帅

张九龄，常览苏颋文卷，谓同僚曰："苏生之俊赡无敌，真文之雄帅也。"

射飞毛

羽林将刘洪，喜骑射，常对御，使人于风中掷鹅

毛，洪连箭射之，无有不中。帝赏叹厚赐焉。

泪 妆

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识者以为不祥，后有禄山之乱。

索斗鸡

李林甫为性狼狡，不得士心，每有所行之事，多不协群议，而面无和气，国人谓：“林甫精神刚戾，常如索斗鸡。”

肉 阵

杨国忠，于冬月常选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风，盖藉人之气相暖，故谓之“肉阵”。

传书燕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径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常当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

灯 婢

宁王宫中，每夜于帐前罗列木雕矮婢，饰以彩绘，各执华灯，自昏达旦。故目之为“灯婢”。

解语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

油 幕

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

斗 花

长安士女于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裙 幄

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

凤 炭

杨国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参杂也。

卷 四

文 帅

明皇常谓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乞巧楼

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

吸花露

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举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

含玉兼津

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口中。盖藉其凉津沃肺也。

红 汗

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金 函

明皇忧勤国政，谏无不从。或有章疏规讽，则探其理道优长者，贮于金函中，日置座右，时取读之，未尝懈怠也。

击鉴救月

长安城中，每月蚀时，士女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

歌直千金

宫妓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肉腰刀

李林甫妒贤嫉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林甫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

人之过，谮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

隔障歌

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及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

楼车载乐

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游春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

猧子乱局

一日，明后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奏琵琶，妃子立于局前观之。上欲输次，妃子将康国猧子放之，令于局上乱其输赢。上甚悦焉。

决云儿

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鹘，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

长汤十六所

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

锦　雁

奉御汤中，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汤，泉涌以成池，又缝锦绣为凫雁于水中。帝与贵妃施钑镂小舟，戏玩于其间。宫中退水出于金沟，其中珠缨宝络流出街渠，贫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国夫人有夜明枕，设于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灯烛。

金鸡障

明皇每宴，使禄山坐于御侧，以金鸡障隔之。

百枝灯树

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

千炬烛围

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

有脚阳春

宋璟爱民恤物，朝野归美。人咸谓璟为"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煦物也。

粲花之论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

醉　圣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

灵鹊报喜

时人之家闻鹊声者，皆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

走丸之辩

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滔滔不竭，如下坡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

探　春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冰兽赠王公

杨国忠子弟以奸媚结识朝士，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惟张九龄不受此惠。

嚼麝之谈

宁王骄贵，极于奢侈，每与宾客议论，先含嚼沈麝，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

醉　语

李林甫，每与同僚议及公直之事，则如痴醉之人，未尝问答。或语及阿徇之事，则响应如流。张曲江尝谓宾客曰："李林甫议事，如醉汉语也，不足言。"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则用之。虽天气严寒，而此鞍在上，坐如温火之气。

百宝栏

时杨国忠因贵妃专宠，上赐以木芍药数本，植于家。国忠以百宝妆饰栏楯，虽帝宫之美，不可及也。

四香阁

国忠又用沈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客于此阁上赏花焉。禁中沈香之亭，远不侔此壮丽也。

任人如市瓜

明皇名诸学士宴于便殿，因酒酣，顾谓李白曰："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学士过有所饰。"

雪刺满头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窃禄簪裳，备员廊庙，霜毫生颔。雪刺满头，求退归耕，养慵岩穴，乐生尧世，死荷圣恩。"

忍　字

光禄卿王守和，未尝与人有争，尝于几案间大书"忍"字，至于帏幌之属，以绣画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时引对，问曰："卿名守和，已知不争，好书忍字，尤见用心。"奏曰："臣闻坚而必刚，刚则必折，万事之中，忍字为上。"帝善，赐帛以旌之。

风流阵

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目为"风流阵"。以霞帔锦被张之为旗帜，攻击相斗，败者罚之巨觥，以戏笑。时议以为不祥之兆，后果有禄山兵乱。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望月台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与贵妃临太液池，凭栏望月不尽。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于池西岸，别筑百尺高台，与吾妃子来年望月。后经禄山之乱，不复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竹　义

太液池岸有竹数十丛，牙笋未尝相离，密密如栽也。帝因与诸王闲步于竹间，帝谓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离心离意。此竹宗本不相疏，人有生贰心，怀离间之意，睹此可以为鉴。"诸亲王皆"唯唯"，帝呼为"竹义"。

美人呵笔

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冻笔莫能书字。帝敕宫嫔十人侍于李白左右，令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

开天传信记

[唐]郑 棨撰 常伯工整理

《开天传信记》一卷，唐郑棨撰。郑棨，唐末诗人，登进士第，昭宗时官至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该书记叙玄宗开元、天宝间遗闻故事。《序言》中说“搜求遗逸，传于必信”，故书名作《开天传信记》。有学津讨原本、百川学海本及四库全书本等，本标点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余何为者也？累忝台郎，思动坟典，用自修励。窃以国朝故事，莫盛于开元天宝之际。服膺简策，管窥王业，参于听闻，或有阙焉。承平之盛，不可殒坠。辄因薄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斗筲微器，周鼎不节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观其志、宽其愚，是其心也。

上于藩邸时，每戏遊城南韦、杜之间。因逐狡兔，意乐忘返。与其徒十数一饮倦甚，休息于封部大树下。适有书生延上过其家，家贫，止于村妻、一驴而已。上坐未久，书生杀驴拔蒜备馔，酒肉霧霈。上顾而奇之，及与语，磊落不凡。问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游韦、杜间，必过琚家。琚所谘议合意，益亲善焉。及韦氏专制，上忧甚，独密言于琚。琚曰：“乱则杀之，又何疑也。”上遂纳琚之谋，勘定祸难。累拜为中书侍郎，实预配享焉。

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诸王同起卧。诸王有疾，上辄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忧形于色。左右或开谕进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寝耶？”上于东都起五王宅，于上都制“花萼相辉之楼”，盖为诸王为会集宴乐之地。上与诸王靡日不会聚，或讲经义、论理道，间以球猎蒱博。赋诗饮食，欢笑戏谑，未尝怠惰。近古帝王友爱之道，无与比也。

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重驿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是时，刘晏年八岁，献《东封书》，上览而奇之，命宰相出题，就中书试验。张说、源乾曜等咸宠荐。上以晏间生秀妙，引晏于内殿，纵六宫观看。贵妃坐晏于膝上，亲为画眉总丱髻。宫中人投果遗花者不可胜数也。寻拜晏秘书省正字。

开元初，山东大蝗。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元崇进曰：“臣闻《大田》诗曰‘秉异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用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家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师古，用可救时，是朕心也。”遂行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是岁，所司结奏捕蝗虫凡（缺）百（缺）余万石，时无饥馑，天下赖焉。

上将登封泰山，益州进白骡至。洁朗丰润，权奇伟异，上遂亲乘之。柔习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礼毕，复乘而下。才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骡无疾而殪。上叹异之，谥曰“白骡将军”，命有司具棺椟，叠石为墓，在封禅坛北一里余。于今在焉。

车驾次华阴，上见岳神数里迎谒。上问左右，莫之见。遂诏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发紫衣，迎候陛下。”上顾笑之，仍敕阿马婆，敕神先归。上至庙，见神櫜鞬，俯伏庭东南大柏树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上见。上加敬礼，命阿马婆致意，而旋降诏，先诣岳，封为金天王，仍上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余刻扈从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制作壮丽，巧无比伦焉。

上为皇孙时，风表瑰异，神采英迈，尝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虿而狼顾耶!”则天闻而惊异之，再三顾曰：“此儿气□，终当为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凉州习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

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嘉，臣有闻焉。夫音者，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于歌咏，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作乱，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

天宝中，上以三河道险束，漕运艰难，乃傍北山凿石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宝河。岁省运夫五十万人，无覆溺淹滞之患，天下称之。其河东西径直，长五里余，阔四五丈，深三四丈。皆凿坚石，匠人于石得古铁铧，长三尺余，上有"平陆"二字，皆篆文也。上异之，藏于内库。遂命改河北县为平陆县，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金吾卫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谓力士曰："吾以海内丰稔，四方无事，故盛为宴乐，与百姓同欢，不知下人喧乱如此，汝何以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召严安之处分打场，以臣所见，必有可观。"上从之。安之到，则周行广场，以手板画地示众，曰："犯此者死。"以是终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画曰"严公界境"，无一人敢犯者。

苏瑰初未知颋，常处颋于马厩中，与佣仆杂作。一日，有客诣瑰，候于厅所。颋拥篲趋庭，遗坠文书。客取视之，乃咏昆仑奴诗也。其词曰："指头十挺墨，耳朵两张匙。"客心异之，而瑰出与客淹留。客笑语之余，因咏其诗，并言形貌，问："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礼收举，必苏氏之令子也。"瑰自是稍稍亲之。适有人献瑰兔，悬于廊庑间。瑰乃召颋咏之，立呈诗曰："兔子死阑殚，持来挂竹竿。试将明镜照，何异月中看。"瑰大惊奇，骤加礼敬。颋由是学问日新，文章盖代。及上平内难，一夕间制诏络绎，无非颋出，代称小许公也。

上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路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酒食，与之话旧。故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忻忻然，莫不瞻戴，叩乞驻留焉。及车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旌纛鲜洁，羽卫整齐，顾谓左右曰："张说言：'勒兵三十万，旌旗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诏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雁鸟、器仗、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骡驴、牛羊、骆驼、猫猴、猪犺四足之类，韦无忝主之。图成，时为三绝焉。

上幸蜀，车驾次剑门。门左右岩壁峭绝，上谓侍臣曰："剑门天险若此，自古及今，败亡相继，岂非在德不在险耶？"因驻跸题诗曰："剑阁横空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其诗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贾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贺知章秘书监，有高名。告老归吴中，上嘉重之，每别优异焉。知章将行，涕泣辞。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耶？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

上尝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非不安。"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其声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请其名。上笑言："此曲名《紫云回》。"遂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泰山，进次荥阳，旃然河上见黑龙，命弧矢射之。矢发，龙潜灭。自尔旃然伏流，于今百余年矣。按旃然即济水也，溢而为荥，遂名旃然。《左传》云"楚师济于旃然"是也。

华岳云台观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状，名曰"瓮肚峰"。上尝望，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凿"开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余里望见。谏官上言，乃止。

上于弘农古函谷关得宝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识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宝之时，天下言之曰："得宝，弘农得宝耶？"于今唱之。得宝之年，遂改天宝也。

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顾问："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上尝问曰："此胡腹中更有何物？其大如是。"禄山寻声应曰："腹中更无他物，惟赤心尔。"上以言诚，而益亲善之。

一行将卒，留物一封，命弟子进于上。发而视之，乃蜀当归也。上初不谕，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叹异之。

罗公远多秘术，最善隐形之法。上就公远，虽传授不肯尽其要。上每与同为之，则隐没。人不能知。若自试，或余衣带，或露幞头脚，每被宫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压杀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远于路，乘骡而笑谓使者曰："上之为戏，一何虐耶？"

万回师阌乡人也，神用若不足谓，愚而痴，无所知，虽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诚死，日夕涕泣而忧思也。万回顾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也。"父母曰："信然。"万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裴糗粮巾之属，悉备之，某将觐焉。"忽一日，朝赍所备，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发书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万余里，以其万里而回，故谓之万回也。居常貌如愚痴，忽有先觉异见，惊人神异也。上在藩邸，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上必经过徘徊也。安乐公主，上之季妹也，附会韦氏，热可炙手，道路惧焉。万回望其车骑，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灭亡之祸及矣。上知万回非常人，内出二宫人，日夕侍奉，特敕于集贤院图形焉。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箓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待焉。法善居玄真观，尝有朝客数十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忽有人叩门，云麹秀才。法善令人谓曰："方有朝僚，未暇瞻晤，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美措傲睨而入，年二十余，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末席，抗声谈论，援引古人，一席不测，恐耸观之。良久，暂起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语辩如此，岂非魅魅为惑乎？试与诸公避之。"麹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失坠于阶下，化为瓶榼，一座惊慑。遽视其所，乃盈瓶醲酝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嘉。座客醉而揖其瓶曰："麹生风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宽为河南尹。宽性好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旦夕造谒焉。居一日，宽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宾从，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扣门连声，云："一行天师至。"一行入诣作礼，礼寂之足。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顾云："无不可者。"语讫又礼，礼语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堂自阖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声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后寂灭度，宽复缞绖。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为缙绅所讥也。宽子谞复为河南尹，素好谈谐，多异笔。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谞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有妇人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猫儿，即是儿猫。若不是儿猫，即不是猫儿。"谞大笑，判状云："猫儿不识主，傍我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谞。"遂纳其猫儿，争者亦哂。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常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洗脚而窃窥之。韩公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韩公奇而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焉。

无畏三藏自天竺至，所由引谒，上见而敬信焉。上谓三藏曰："师自远而来，困倦，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国时，闻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诫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麄易，往往乘醉而喧，秽污绸席。宣律颇不甘心。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扑杀佛子！"宣律方知是神异人也。整衣作礼，投而师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临阶坠堕，忽觉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顾视之，乃少年也。宣律遽问："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求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

太真妃最善于击磬，搏拊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加也。上令采蓝田绿玉琢为器上进，簨簴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二金狮子，作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扶。其他彩绘缛丽，制作神妙，一时无比也。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于太常正乐库。

上所幸美人，忽梦人邀去。纵酒密会，任饮尽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忽忽。后因从容尽白于上，上曰："此必术人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于曲房屏风上，寤而具启上。上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求之。异日，于东门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封，上每嘉之。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猿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祈不言之。幡绰讯而进嘲曰："可怜好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任文树面孔不似猢孙，猢孙强似文树。"上知其赂遗，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宅也。林甫于正堂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丽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必不存焉。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动，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牙钩爪三尺余，以击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中，善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軿送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惟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

天宝初，上游华清宫。有刘朝霞者，献《贺幸温

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今略其词曰："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乾开，露神仙之辐凑。銮舆划出，驱甲仗以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拏背。朱一团兮绣一团，玉镂珂兮金镂鞍。述德云：直攫得盘古髓，掐得女娲瓤，遮莫尔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懂虽短，伎艺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头莫五角六张。"帝览而奇之，将加贺，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诗，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从天而改。"上顾曰："真穷薄人也。"授以春宫卫上左焉。

东城老父传

[唐]陈鸿祖撰　陈尚君整理

《东城老父传》，唐陈鸿祖撰。鸿祖，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宪宗元和间人，仕履不详。《太平广记》此篇署“陈鸿撰”，宋人多沿此说，但传中四次自称名鸿祖，作陈鸿殆误。此传述作者元和中遇九十八岁老翁贾昌，昌称玄宗开元中以鸡坊小儿得宠于玄宗，备极宠荣豪奢，娶妻复得宠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至安禄山乱，乃变姓名入寺事佛。传末借贾昌之口，对开元以后政事多有批评，颇存寓意。今据《太平广记》卷四八五所引此传校点。

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岁，九十八年矣。视听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语太平事历历可听。父忠，长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为中宫幕士。景龙四年，持幕竿随玄宗入大明宫，诛韦氏，奉睿宗朝群后，遂为景云功臣，以长刀备亲卫。诏徙家东云龙门。昌生七岁，趫捷过人，能抟柱乘梁，善应对，解鸟语音。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时人为之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诞圣于八月五日。中兴之后，制为千秋节。赐天下民牛酒乐三日，命之曰酺，以为常也。大合乐于宫中，岁或酺于洛。元会与清明节，率皆在骊山。每至是日，万乐具举，六宫毕从。昌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袴，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励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角觚万夫，跳剑寻撞，蹴球踏绳，舞于竿颠者，索气沮色，逡巡不敢入，岂教猱扰龙之徒欤？二十三年，玄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绣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宝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于杨贵妃。夫妇席宠四十年，恩泽不渝，岂不敏于伎，谨于心乎？上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载，胡羯陷洛，潼关不守。大驾幸成都，奔卫乘舆，夜出便门，马踣道阱，伤足，不能进，杖入南山。每进鸡之日，则向西南大哭。禄山往年朝于京师，识昌于横门外。及乱二京，以千金购昌长安洛阳市。昌变姓名，依于佛舍，除地击钟，施力于佛。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昌还旧里。居室为兵掠，家无遗物，布衣憔悴，不复得入禁门矣。明日，复出长安南门道，见妻儿于招国里，菜色黯焉。儿荷薪，妻负故絮，昌聚哭，诀于道。遂长逝息长安佛寺，学大师佛旨。大历元年，依资圣寺大德僧运平住东市海池，立陁罗尼石幢。书能纪姓名，读释氏经，亦能了其深义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昼把土拥根，汲水灌竹，夜正观于禅室。建中三年，僧运平人寿尽。服礼毕，奉舍利塔于长安东门外镇国寺东偏，手植松柏百株。构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洒扫，事师如生。顺宗在东宫，舍钱三十万，为昌立大师影堂及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佣给。昌因日食粥一杯，浆水一升，卧草席，絮衣，过是悉归于佛。妻潘氏后亦不知所往。贞元中，长子至信衣并州甲，随大司徒燧入觐，省昌于长寿里。昌如已不生，

绝之使去。次子至德归，贩缯洛阳市，来往长安间，岁以金帛奉昌，皆绝之。遂俱去，不复来。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宿鸿祖于斋舍，话身之出处，皆有条贯，遂及王制。鸿祖问开元之理乱，昌曰："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安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见张说之领幽州也，每岁入关，辄长辕挽辐车，辇河间、苏州庸调缯布，驾辖连轨，坌入关门。输于王府，江淮绮縠，巴蜀锦绣，后宫玩好而已。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米，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行邻比廛间，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价不克致，竟以幞头罗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门，阅街衢中，东西南北视之，见白衫者不满百。岂天下之人皆执兵乎？开元十二年，诏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县令者。及老人见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镇县。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马于此，皆惨然不乐，朝廷沙汰使治郡，开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闻进士宏词拔萃之为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复言曰："上皇北臣穹庐，东臣鸡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岁一来会。朝觐之礼容，临照之恩泽，衣之锦絮，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无留外国宾。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鸿祖默不敢应而去。

北里志

[唐]孙　棨撰　陈尚君整理

《北里志》一卷。唐孙棨撰。棨字文威，号无为子，博州武水（今山东聊城）人。僖宗乾符间，屡试进士不第，时游北里狭邪。广明乱后，历经世变，于中和四年（八八四）撰成本书。昭宗时，擢侍御史，历中书舍人。本书追忆乱前长安平康里妓女生活及文士风流逸事，多为作者亲历亲见，所叙又颇具体亲切，记载各位北里妓女的个性才华尤为生动，对研究唐代文学和文人生活，具有很高的价值。今据《古今说海》本校点，并曾参用日本学者斋藤茂《北里志译注》的校勘成果。

序

自大中皇帝好儒术，特重科举。故其爱婿郑詹事再掌春闱，上往往微服长安中，逢举子则狎而与之语。时以所闻，质于内庭，学士及都尉皆耸然莫知所自。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然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自岁初等第于甲乙，春闱开送天官氏，设春闱宴，然后离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辍叔孙之朝，致杨秉之惑。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予频随计吏，久寓京华，时亦偷游其中，固非兴致。每思物极则反，疑不能久，常欲纪述其事，以为他时谈薮。顾非暇豫，亦窃俟其叨忝耳。不谓泥蟠未伸，俄逢丧乱，銮舆巡省崤函，鲸鲵逋窜山林，前志扫地尽矣。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复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时中和甲辰岁，无为子序。

海论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诸妓皆私有所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为爆炭，不知其因，应以难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内。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邸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亦不以夫礼待（多有游惰者，于三曲中而为诸倡所豢养，必号为庙客，不知何谓）。比见东洛诸妓，体裁与诸州饮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箸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则公卿与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大京兆但能制其异夫，或可驻其去耳。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

天水仙哥

天水仙哥字绛真，住于南曲中，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蕴籍不

恶，时贤雅尚之，因鼓其声价耳。故右史郑休范（仁表）尝在席上赠诗曰："严吹如何下太清，玉肌无奈六铢轻。虽知不是流霞酌，愿听雷和瑟一声。"刘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宁相国邺之爱子，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名马数十驷。时同年郑賨先辈扇之（郑賨，本吴人，或荐裴赞为东床，因与名士相接，素无操守，粗有词学。乾符四年，裴公致其捷，与覃同年，因谄事覃，以求维扬幕。不慎廉隅，猥亵财利，又薄其中馈，竟为时辈所弃斥）。极嗜欲于长安中。天水之齿甚长于覃，但闻众誉天水，亦不知其妍丑。所由辈潜与天水计议，每令，辞以他事，重难其来。覃则连增所购，终无难色。会他日，天水实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缗不已。所由辈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终不至。时有户部府吏李全者（户部炼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诸妓。覃闻，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银榼可二斤许。全贪其重赂，径入曲，追天水入兜舆中，相与至宴所。至则蓬头垢面，涕泗交下，褰帘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费已百余金矣。

楚　儿

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迟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锻所纳，置于他所。润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锻主繁务，又本居有正室，至润娘馆甚稀。每有旧识过其所居，多于窗牖间相呼，或使人询讯，或以巾笺送遗。锻乃亲仁诸裔孙也，为人异常凶忍且毒，每知，必极笞辱。润娘虽甚痛愤，已而殊不少革。尝一日自曲江与锻行，前后相去十数步，同版使郑光业（昌图）时为补衮，道与之遇，楚儿遂出帘招之，光业亦使人传语。锻知之因曳至中衢，击以马箠，其声甚冤楚，观者如堵。光业遥视之，甚惊悔，且虑其不任矣。光业明日，特取路过其居侦之，则楚儿已在临街窗下弄琵琶矣。驻马使人传语已，持彩笺送光业诗，曰："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恶因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拟吓人传铁券，（汾阳王有铁券免死罪，今则无矣，盖恐吓之词），未应教我踏金莲。曲江昨日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光业马上取笔答之，曰："大开眼界莫言冤，毕世甘他也是缘。无计不烦乾偃蹇，有门须是疾连拳。据论当道加严箠，便合披缁念法莲。如此兴情殊不减，始知昨日是蒲鞭。"光业性疏纵，且无畏惮，不拘小节，是以敢驻马报复，仍便送之。闻者为缩颈。锻累主两赤邑捕贼，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惮焉。

郑举举

郑举举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尝与绛真互为席纠，而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谈谐，亦为诸朝士所眷。常有名贤醵宴，辟数妓，举举者预焉。今左谏王致君（调）、右貂郑礼臣（彀）、夕拜孙文府（储）、小天赵为山（崇）皆在席。时礼臣初入内庭，矜夸不已，致君以下，倦不能对，甚减欢情。举举知之，乃下筹指礼臣曰："学士语太多，翰林学士虽甚贵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骘、刘允章、承雍亦尝为之，又岂能增其声价耶？"致君以下皆跃起拜之，喜不自胜致。礼臣因引满自饮，更不复有言。于是极欢，至暮而罢。致君以下各取彩缯遗酬。孙龙光为状元（名偓，文府弟，为状元。在乾符五年），颇惑之，与同年侯彰臣（潜）、杜宁臣（彦殊）、崔勋美（昭愿）、赵延吉（光逢）、卢文举（择）、李茂勋（茂藹弟）等数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尽预。故同年卢嗣业诉醵罚钱，致诗于状元曰："未识都知面，频输复分钱。苦心亲笔砚，得志助花钿。徒步求秋赋，持杯给暮馔。力微多谢病，非不奉同年。"（嗣业，简辞之子，少有词艺，无操守之誉。与同年非旧知闻，多称力穷，不遵醵罚，故有此篇。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分管诸妓，俾追召匀齐，举举、绛真皆都知也，曲中常价，一席四镮，见烛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数，故云复分钱也。今左史刘郊文崇鲁及第年，亦惑于举举。同年宴而举举有疾不来，其年酒纠多非举举，遂令同年李深之邀为酒纠。坐久，觉状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见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尔风流兼蕴藉，天生不似郑都知。"）

牙　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辈翘举者。性轻率，惟以伤人肌肤为事。故硖州夏侯表中（泽）相国少子，（离乱年，自比员刺硖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闻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疏猛，不拘言语，或因醉戏之，为牙娘批颊，伤其面颇甚。翼日，期集于师门，同年多窃视之。表中因厉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泽颐。"同年皆骇然。裴公俯首而哂，不能举者久之（裴公瓒，其年主司）。今小天赵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谓之郡君。为山内子，予从母妹也，甚明悟，为山颇惮之。或亲姻中闻为山属意牙娘，遂以告其内子。他日，为山自外归，内子谓为山曰："今日颜色甚悦畅，定应是见郡君也。"为山愕然久之，无言以答，亦终不敢诘其言之所来。

颜令宾

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后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于砌前。顾落花而长叹数四，因索笔题诗云："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因教小童曰："为我持此出宣阳、亲仁已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数人，遂张乐欢饮，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谓求赙。送于诸客，甚喜，及闻其言，颇慊

之。及卒，将瘗之日，得书数篇，其母拆视之，皆哀挽词也。母怒，掷之于街中，曰："此岂救我朝夕也?"其邻有喜羌竹刘驼驼，聪爽能为曲词。或云尝私于令宾，因取哀词数篇，教挽柩前同唱之，声甚悲怆，是日瘗于青门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驼驼使唱，驼驼尚记其四章。一曰："昨日寻仙子，辆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不堪襟袖上，犹印旧眉痕。"二曰："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徒照镜，独燕懒归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觞。"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骏奔皆露胆，麇至尽齐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出期。宁言掩丘后，宿草便离离?"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岱岳谁为道?逝川宁问津。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自是盛传于长安，挽者多唱之。或询驼驼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驼驼哂曰："大有宋玉在。"诸子皆知私于乐工及邻里之人，极以为耻，递相掩覆。绛真因与诸子争全相谑，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后有与绛真及诸子昵熟者，勤问之，终不言也。

杨妙儿

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本亦为名辈，后老退为假母。居第最宽洁，宾甚翕集。长妓曰莱儿，字蓬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陈设居止处，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见者多惑之。进士天水（光远），故山北之子，年甚富，与莱儿殊相悬，而一见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爱。天水未应举时，已相昵狎矣。及应举，自以俊才，期于一战而取，莱儿亦谓之万全。是岁冬，大夸于宾客，指光远为一鸣先辈。及光远下第，京师小子弟。自南院径取道诣莱儿以快之。莱儿正盛饰立于门前以俟榜，小子弟辈马上念诗以谑之曰："尽道莱儿口可凭，一冬夸婿好声名。适来安远门前见，光远何曾解一鸣?"莱儿尚未信，应声嘲答曰："黄口小儿口没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碗鸣。"其敏捷皆此类也。是春莱儿毷氉，久不痊于光远（京师以宴下第者，谓之打毷氉）。光远尝以长句诗题莱儿室曰："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困掷金梭恼谢鲲。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樽。欲知明惠多情态，役尽江淹别后魂。"莱儿酬之曰："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未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残樽。多情多病年应促，早办名香为返魂。"莱儿乱离前，有阛阓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人颇思之，不得复睹。莱儿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厚，而假母杨氏未尝优恤莱儿，因大诟假母，拂衣而去，后假母尝泣诉于他宾。次妓曰永儿，字齐卿，婉约于莱儿，无他能。今相国萧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时，每知闻间为之致宴，必约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儿，既乏丰姿，又拙戏谑，多劲词以忤宾客。次妓曰桂儿，最少，亦窘于貌，但慕莱儿之为人，雅于逢迎。

王团儿

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车驾反正，朝官多居此）。己为假母，有女数人。长曰小润，字子美，少时颇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彻，本字似之，及第时年二十），变化年溺惑之，所费甚广。尝题记于小润髀上，为山所见（名就今，字衮求，近曰小求，宰临晋）。赠诗曰："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华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垂休本第四十，后改为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丰约合度，谈论风雅，且有体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尝于筵上与诗曰：（名澹，赠诗方在内庭）"怪得清风送异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应错认偷桃客，曼倩曾为汉侍郎。"（时为内庭户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虽乏风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彩翠仙衣红玉肤，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劝刘郎饮，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举倩持裾。谩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元来未得如。"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惬，持诗于窗左红墙，请予题之。及题毕，以未满壁，请更作一两篇，且见戒尤艳。予因题三绝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薄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其二曰："寒绣红衣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刺蹙黄金线几条?"其三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尚校数行未满，翼日诣之，忽见自札后宜之题诗曰："苦把文章邀劝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际，常惨然悲郁，如不胜任，合坐为之改容，久而不已。静询之，答曰："此踪迹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计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呜咽久之。他日忽以红笺授予，泣且拜。视之，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余因谢之曰："甚识幽旨，但非举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未及答，因授予笔，请和其诗。予题其笺后曰："韶妙如何有远图，未能相为信非夫。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览之，因泣不复言，自是情意顿薄。其夏，予东之洛，或醵饮于家，酒酣，数相嘱曰："此欢不知可继否?"因泣下，洎冬初还京，果为豪者主之，不可复见。（曲中诸子，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母，谓之买断，但未免官使，不复祇接于客。）至春上巳日，因与亲知禊于曲水，闻邻棚丝竹，因而视之。西座一紫衣，东座一

缞麻，北座者遍通（反甲反）麻衣，对米盂为纠，其南二妓，乃宜之与母也。因于棚后候其女佣以询之。曰："宣阳彩缬铺张言为街使郎官置宴，张即宜之所主也。"时街使令坤为敬瑄，二缞盖在外艰耳。及下棚，复见女佣。曰："来日可到曲中否?"诘旦诣其里，见能之在门，因邀下马。予辞以他事，立乘与语。能之团红巾掷予曰："宜之诗也。"舒而题诗曰："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予览之，怅然驰回，且不复及其门。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语予："本解梁人也，家与一乐工邻，少小常依其家学针线，诵歌诗。总角为人所误，聘一过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绐而去。初是家以亲情接待甚至，累月后，乃逼令学歌令，渐遣见宾客。寻为计巡辽所嬖，韦宙相国子及卫增常侍子所娶，输此家不啻千金矣。间者亦有兄弟相寻，便犹论夺。某量其兄力轻势弱，不可夺，无奈何，谓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为。"因尤其家，得数百金与兄，乃恸哭永诀而去。每遇宾客，话及此，呜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风貌，且辩慧。顷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贵主，许纳别室。于公（琮）尚广德公主，宣宗女也，颇有贤淑之誉。从子（棁）冒其季父（棁，球之子）。于公柄国时，颇用事，曾贬振州司户，后改名应举。左揆为力甚切，竟不得。后投迹今左广令孜门，因中第，遂佐十军。先通洛真而纳之，月余不能事。诸媵之间彰其迹，以告贵主，主即出之，亦获数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期年而所有索尽，吏不能给，遂复入曲。携胥一女，亦当时绝色。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郑右史（仁表）常与诗曰："巧制新章拍指新，金罍巡举助精神。时时犹得横波盼，又怕回筹错指人。"离乱前两日，与进士李文远（渭），渥之弟，今改名浣，其年初举，乘醉同诣之，文远一见，不胜爱慕。时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戏文远，题诗曰："引君来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挂户前。领取嫦娥攀得桂，便从陵谷一时迁。"予题于楣间讫，先回。间两日，文远因同诣南院。文远言前者醉中，题姓字于所诣，非宜也，回将撤去之。及安上门，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关失守矣。"文远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约，耸辔而归。及亲仁之里，已夺马纷纭矣，因仓皇而回，遂乃奔窜。因与文远思所题诗，真谶词也。

王苏苏

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后，久在大谏王致君门下，致君弟侄因与同诣焉。饮次，标题窗曰："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阮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遂取笔继之曰："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标性褊，头面通赤，命驾先归。后苏苏见王家郎君，辄询："热赶郎在否?"

王莲莲

王莲莲，字沼容，微有风貌，女弟小仙以下数辈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无王衍之嫌。诸妓皆攫金特甚，诣其门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尽留车服，赁卫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颇有头角，盖无图者矣。

刘泰娘

刘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彼曲素无高远者，人不知之。乱离之春，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侧下车而行，年齿甚妙，粗有容色。时游者甚众，争往诘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细询之，云门前一樗树子，寻遇暮雨，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过其门，恰遇犊车返矣，遂题其舍曰："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同游人闻知，诘朝诣之者，结驷于门矣。

张住住

张住住者，在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门甚寂寞，为小铺席货草挫姜果之类。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邻有庞佛奴，与之同岁，亦聪警，甚相悦慕。年六七岁，随师于众学中，归则转教住住，私有结发之契。及住住将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见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陈小凤者，欲权聘住住，盖求其元，已纳薄币，约其岁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两相疑恨。佛奴因寒食争球，故逼其窗以伺之。忽闻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庞勋同姓，庸书徐邸，因私呼佛奴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当以疾辞，彼即自为计也。"佛奴因求其邻宋妪为之地，妪许之。是日举家踏青去，而妪独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键其门，伺于东墙，闻佛奴语声，遂梯而过。佛奴盛备酒馔，亦延宋妪，因为谩寝所以遂平生。既而谓佛奴曰："子既不能见聘，今且后时矣，随子而奔，两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图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愿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凤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负子矣，而子其可便负我家而辱之乎？子必为我之计。"佛奴许之。曲中素有畜斗鸡者，佛奴常与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托宋妪致于住住。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复贪住住之明

慧，因欲嘉礼纳之。时小凤为平康富家，车服甚盛。佛奴庸于徐邸，不能给食。母兄喻之，邻里讥之。住住终不舍佛奴，指阶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轻薄小儿，遇事辄唱，住住诳小凤也，邻里或知之。俄而复值北曲王团儿假女小福为郑九郎主之，而私于曲中盛六子者，及诞一子，荥阳抚之甚厚。曲中唱曰："张公吃酒李公颠，盛六生儿郑九怜。舍下雄鸡伤一德，南头小凤纳三千。"久之，小凤因访住住，微闻其唱，疑而未察。其与住住昵者，诘旦告以街中之辞曰："是日前佛奴雄鸡因避斗，飞上屋，伤足。前曲小铁炉田小福者，卖马街头，遇佛奴父，以为小福所伤，遂殴之。"住住素有口辩，因抚掌曰："是何庞汉，打他卖马街头田小福，街头唱'舍下雄鸡失一足，街头小福拉三拳。'且雄鸡失德，是何谓也?"小凤既不审，且不喻，遂无以对。住住因大咍，递呼家人随弄小凤，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视鸡足且良，遂以生丝缠其鸡足，置街中，召群小儿共变其唱住住之言。小凤复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见鸡跛，又闻改唱，深恨向来误听。乃益市酒肉，复之张舍。一夕宴语甚欢，至旦将归。街中又唱曰："莫将庞大作荍（音翘）图，庞大皮中的不乾。不怕凤凰当额打，更将鸡脚用筋缠。"小凤闻此唱，不复诣住住。佛奴初庸徐邸，邸将甚怜之，为致职名，竟裨邸将。终以礼聘住住，将连大第。而小凤家事日蹙、复不侔矣。

附录

胡证尚书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公尝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公潜遣一介求救于胡。胡衣皂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胡后到，饮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胡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跻。"（自谓灯台）胡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坐。胡举跻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胡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北里不测堪戒二事

余顷年往长安中，鳏居侨寓，颇有介静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尝辞避，故胜游狎宴，常亦预之。朝中知己，谓余能立于颜生子祚生之间矣。余不达声律，且无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惩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尝闻大中以前，北里颇为不测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击其事，几罹毒手。实昭著本末，垂戒后来，且又焉知当今无之？但不值执金吾曲台之泄耳。王金吾，故山南相国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后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顷，又有后至者，仗剑而来，以醉者为金吾也，因枭其首而掷之曰："来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据其状。金吾获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瘗之。令狐博士滈，相君当权日，尚为贡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访之。一旦，忽告以亲戚聚会，乞辍一日，遂去之。滈于邻舍密窥，见母与女共杀一醉人而瘗之室后。来日复再诣之宿，中夜问女，女惊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将共毙之，母劝而止。及旦，归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载于明文耳。顷年举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游于一春，近不知谁何启迪？呜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则回车返策者众矣，何危祸之惑甚于彼，而不能戒于人哉？则鼓洪波遵覆辙者，甚于作俑乎！后之人可以作规者，当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独为风流之谈，亦可垂诫劝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廪也；述误陷，所以警其轻体也；叙宜之，所以怜拯己之惠也；叙洛真，所以诫上姓之容易也；举令宾，所以念蚩蚩者有轻才之高见也；举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让之明心也；引执金吾与曲台，所以裨将来为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裴思谦状元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光业补衮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杨汝士尚书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绫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红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郑合敬先辈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楚娘字润卿，妓之尤者）

次柳氏旧闻

[唐]李德裕撰　岳娟娟整理

《次柳氏旧闻》一卷，唐李德裕撰。德裕（七八七——八四九），字文饶，赵郡人。元和初宰相李吉甫子，相武宗。唐末“牛李党争”之代表人物。《旧唐书》一七四卷、《新唐书》一八〇卷有传。有《李文饶文集》等书传世。《次柳氏旧闻》，传世皆一卷本，叙明皇朝十七事。故又名《明皇十七事》。以史臣柳芳贬谪中与高力士周旋，得闻禁中事而记之；德裕父吉甫与芳子冕同朝为官，因而知之。大和八年德裕编次其事，故名。本书所叙玄宗朝史事，向为学者所重视。今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校点，并参校《历代小史》本及宛委山堂《说郛》本。

大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于紫衣殿听政，宰臣涯已下奉职奏事。上顾谓宰臣曰：“故内臣力士终始事迹，试为我言之。”臣涯即奏：“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从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上曰：“令访故史氏，取其书。”臣涯等既奉诏，乃召芳孙、度支员外郎璟询事。璟曰：“某祖芳，前从力士问覼缕，未竟。复著唐历，采摭义类相近者以传之。其余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不以传。”今按求其书，亡失不获。臣德裕，亡父先臣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亦俱东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且曰：“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先臣每为臣言之。臣伏念所忆授，凡十有七事。岁祀久，遗稿不传。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能习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次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玄宗之在东宫，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纤微闻于上。而宫闱左右亦潜持两端，以附太平之势。时元献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惧太平，欲令服药除之，而无可与语者。张说以侍读得进太子宫中，玄宗从容谋及说，说亦密赞其事。他日，说又入侍，因怀去胎药三煮剂以献。玄宗得其药，喜，尽去左右，独搆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畇蚃之际，有神人长丈余，身披金甲，操戈绕药鼎三匝，煮尽覆而无遗焉。玄宗起视，异之，复增火，又抶一剂，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见神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说又至，告其详，说降阶拜贺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后，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经，辄袖木瓜以献。故开元中，说恩泽莫之与比，肃宗之于说子均、垍，若亲戚昆弟云。芳本张说所引，说尝自陈述，与力士词协也。

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及姚崇为相，尝于上前请序进郎吏，上顾视殿宇不答，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对。崇益恐，趋出。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即当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之共决；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崇至中书，方悸不自安，会力士宣事，因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士事，以吏部尚书宋璟门下过官。知古心衔之，思有以中之者。时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家君，或招顾请托。知古归，悉以上闻。它日，主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两人皆分司东都矣。其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动崇，而意崇私其子，或为之隐。及闻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从知之?”崇曰：“知古微时，是臣之所慰荐，以至荣达。臣之子愚，谓知古见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于是明

崇不私其子之过，而薄知古之负崇也。上欲斥之，崇为之请曰："臣有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为幸大矣。而犹为臣逐知古，海内臣庶必以陛下为私臣矣，非所以俾元化也。"上久乃许之。翌日，以知古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力士语曰："尔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力士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无不感悦。

萧嵩为相，引韩休为同列。及在位，稍与嵩不协，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厌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极，幸陛下未厌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厌臣，臣首领之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陨涕。上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决。卿第归，至夕当有使。如无使，旦日宜如常朝谒也。"及日暮，命力士诏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终，贵全大义，亦国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进柑子，上以素罗包其二以赐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诏郡国征奇异士。有张果者，则天时闻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与使偕至。其所为，变怪不测。又有邢和璞者，善算心术视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恶夭寿。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后召果与坐，密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果今安在？臣愿得见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终莫能见。上谓力士曰："吾闻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败其中，试饮以堇汁，无苦者乃真奇士也。"会天寒甚，使以汁进果。果遂饮，尽三卮，醇然如醉者，顾曰："非佳酒也。"乃寝。顷之，取镜视其齿，已尽焦且黧矣。命左右取铁如意以击齿，尽堕，而藏之于带。乃于怀中出神药，色微红，傅于堕齿穴中。复寝。久之视镜，齿皆生矣，而粲然洁白，上方信其不诬也。

玄宗尝幸东都，天大旱且暑。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号三藏，善召龙致云之术。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无畏奏云："今旱，数当然耳。召龙兴云，烈风迅雷，适足暴物，不可为也。"上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暴风疾雷，亦足快意。"无畏不得已。乃奉诏。有司为陈请雨具，而幡幢像设甚备。无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独盛一钵水，以刀搅旋之，胡言数百咒水。须臾有如龙状，其大类指，赤色，首啖水上，俄复没于钵水中。无畏复以刀搅水，咒者三。顷之，白气自钵中兴，如炉烟，径上数尺。稍引去，出讲堂外。无畏谓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绝驰而去，还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西岩一匹素者。既而昏霾，大风震雷以雨。力士才及天津之南，风雨亦随马而驰至矣，衢中大树多拔。力士比复奏，衣尽沾湿。时孟温礼为河南尹，目睹其事。温礼子皞，尝言于臣亡祖先臣，与力士同。吏部员外郎李华撰《无畏碑》，亦云奉诏致雨，灭火返风，昭昭然遍于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桥有荷泽寺者，即高力士去请咒水祈雨，回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于此地造寺，而名荷（上声）泽焉。寺今见存。

玄宗善八分书，凡命将相，皆先以御札书其名，置案上。会太子人侍，上举金瓯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谁耶？射中，赐尔卮酒。"肃宗拜而称曰："非崔琳、卢从愿乎?"上曰："然。"因举瓯以示之，乃赐卮酒。是时，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将倚为相者数矣，终以宗族繁盛，附托者众，卒不用。

肃宗在东宫，为李林甫所搆，势几危者数矣。无何，鬓发斑白。常早朝，上见之，愀然曰："汝第归院，吾当幸汝。"及上至，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久屏，尘埃积其间，左右使命，无有妓女。上为之动色，顾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闻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上言，太子不许，云：无以动上念。"上即诏力士下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还奏曰："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人间嚣嚣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以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三人，乃以赐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选中。顷者，后侍寝，厌不寤，吟呼若有痛，气不属者。肃宗呼之不解，窃自讦曰："上始赐我，卒无状不寤。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遽秉烛视之。良久方寤。肃宗问之，后手掩其左胁曰："妾向梦有神人长丈余，介金操剑，谓妾白：'帝命吾与汝作子。'自左胁以剑决而入腹，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肃宗验之于烛下，有若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状闻，遂生代宗。吴操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符。

代宗之诞三日，上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吴皇后年幼体弱，皇孙体未舒，负媪惶惑，乃以宫中诸子同日生、而体貌丰硕者以进。上视之不乐曰："此非吾儿。"负媪叩头具服。上睨谓曰："非尔所知，取吾儿来。"于是以太子之子进见。上大喜，置诸掌内，向日视之，笑曰："此儿福禄一过其父。"及上起还宫，尽留内乐，谓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可与太子饮酒。"吴溱尝言于先臣，与力士说亦同。

肃宗为太子时，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顾使太子割。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饼啖之，上甚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兴庆宫，上潜龙之地，圣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爱，及即位，立楼于宫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辉。"朝退，亟与诸王游，或置酒为乐。时天下无事，

号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阙，乘传遽以告，上欲迁，幸之，登楼置酒，四顾凄怆，乃命进玉环。玉环者，睿宗所御琵琶也。异时，上张乐宫殿中，每尝置之别榻，以黄帕覆之，不以杂他乐器，而未尝持用。至，俾乐工贺怀智取调之，又命禅定寺僧假师取弹之。时美人善歌从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调》。毕奏，上将去，复留眷眷。因使视楼下有工歌而善《水调》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颇工歌，亦善《水调》。使之登楼且歌，歌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出涕，顾侍者曰："谁为此词？"或对曰："宰相李峤。"上曰："李峤真才子也。"不待曲终而去。

玄宗西幸，车驾自延英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去，上从之。望见十余人持火炬以俟，上驻跸曰："何用此为？"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谓曰："吾君爱人如此，福未艾也。虽太王去豳，何以过此乎？"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知顿使给事中韦倜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者数四，上不为之举。倜惧，乃注以他器，引满于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绐卿也。"从臣闻之，无不感悦。上孜孜儆戒也如是。富有天下，仅五十载，岂不由斯道乎？

天宝中，兴庆池小龙尝出游宫垣南沟水中，蜿蜒奇状，靡不瞻睹。及銮舆西幸，龙一夕乘云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将乘舟，有龙翼舟而进。上泫然流涕，顾谓左右曰："此吾池中龙也。"命以酒沃酹之，于是龙振甲而去。

玄宗于诸昆季友爱弥笃，呼宁王为大哥，每与诸王同食，因食之次。宁王错喉喷上髭，王惊惭不遑，上顾其悚悚，欲安之。黄幡绰曰："不是错喉。"上曰："何也？"对曰："是喷帝。"上大悦。

安禄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迁于蜀，百官与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贼中者，为禄山所胁从，而黄幡绰同在其数，幡绰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复，贼党就擒，幡绰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释之。有于上前曰："黄幡绰在贼中，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而忘陛下积年之恩宠。禄山梦见衣袖长，忽至阶下，幡绰曰：'当垂衣而治之。'禄山梦见殿中槅子倒，幡绰曰：'革故从新。'推之多此类也。"幡绰曰："臣实不知陛下大驾蒙尘赴蜀。既陷在贼中，宁不苟悦其心，以脱一时之命？今日得再见天颜，以与大逆圆梦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对曰："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也；又梦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明皇杂录

[唐]郑处诲撰　王宏治整理

《明皇杂录》二卷，《补遗》一卷，唐郑处诲撰。郑处诲，字延美，河南荥阳人，中唐名相郑余庆之孙。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进士及第，以文章秀拔为士友推重，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撰《明皇杂录》，盛传于世。《明皇杂录》所记多为玄宗朝之名人轶事，内容颇为丰富，对于研究开元、天宝由治及乱的历史，颇具史料价值。有些异闻琐事，杂有神怪之谈，虽不尽是史实，却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朝政的不满，亦可资参考。《明皇杂录》流传版本亦较多，这次是以辽宁大学图书馆藏上海博古斋《守山阁丛书》影印本为底本，参以其他版本及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卷　上

开元中，房琯之宰卢氏也，邢真人和璞自泰山来，房琯虚心礼敬,，因与携手闲步，不觉行数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废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数尺，得一瓶，瓶中皆是娄师得与永公书。和璞笑谓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记其为僧时，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谓房曰："君殁之时，必因食鱼鲙；既殁之后，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于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后谴于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使君忽具鲙邀房于郡斋，房亦欣然命驾，食竟而归，暴卒。州主命攒椟于宫中，棺得梓木为之。

开元末，杭州有孙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自万年县尉贬桐庐丞，孙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辅，然房神器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合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见，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辅赍册书，自蜀往灵武授肃宗。崔后果为杭州刺史。下车访孙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为牙将，以粟帛赈恤其家。

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常欲用张嘉贞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烛于省中，访其直宿者为谁，使还奏中书侍郎韦抗，上即令召入寝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记得风标为当时重臣，姓张而重名，今为北方侯伯，不欲访左右，旬日念之，终忘其名，卿试言之。"抗奏曰："张齐丘今为朔方节度。"上即令草诏，仍令宫人持烛，抗跪于御前，援笔而成，上甚称其敏捷典丽，因促命写诏敕。抗归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将降其诏书。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复促抗入见。上迎谓曰："非张齐丘，乃太原节度张嘉贞。"别命草诏。上谓抗曰："维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适朕因阅近日大臣章疏，首举一通，乃嘉贞表也，因此洒然，方记得其名。此亦天启，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复叹用舍如有人主张。

苏颋聪悟过人，日诵数千言，虽记览如神，而父瓌训励至严，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颈受榎楚。及壮，而文学该博，冠于一时，性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甚难其人，顾谓瓌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酲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人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瓌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瓌，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瓌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瓌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形状狞劣，而聪悟过人。玄宗

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恃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与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漫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觇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润州刺史韦诜，自以旅望清华，尝求子婿，虽门地贵盛、声名藉甚者，诜悉以为不可。遇岁除，日闲无事，妻孥登城眺览，见数人，方于园圃有所瘗。诜异之，召吏指其所，使访求焉。吏还白曰："所见乃参军裴宽所居也。"令与宽俱来，诜诘其由，宽曰："某常自戒，义不以苞苴污其家。今日有人遗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与家僮瘗于后园，以全其所守。不谓太守见之。"诜因降阶曰："某有息女，愿授吾子。"裴拜谢而去。归谓其妻曰："尝求佳婿，今果得之。"妻问其谁，即向之城上所见瘗物者。明日，复召来，韦氏举家视其帘下。宽衣碧衫，疏瘦而长（旧制八品以下衣碧），入门，其家大噱，呼为鹳鹊，诜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诜谓其妻曰："爱其女，当令作贤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诜竟以女妻之，而韦氏与宽偕老，其福寿贵盛，亲族莫有比焉。故开元天宝推名家旧望，以宽为称首。

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怀疑阻，屡以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诫诸子曰："张丞相与我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生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必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为删改。姚氏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且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霅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霅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诬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

唐天后尝朝诸皇孙，坐于殿上，观其嬉戏，命取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于前后，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玄宗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于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朱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后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注，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玄宗复祈祷，而涉旬无雨，帝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及幸西蜀，车马次渭水，将渡，驻跸于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于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也。"自后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李辅国常置于柜中。辅国将败，夜闻柜中有声，开视之，已亡其所。

王鉷之子准为卫尉少卿，出入宫中，以斗鸡侍帝

左右。时李林甫方持权恃势，林甫子岫为将作监，亦入侍帷幄。岫常为准所侮，而不敢发一言。一旦，准尽率其徒过驸马王瑶私第，瑶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为笑乐。遂致酒张乐，永穆公主亲御。七公主即帝之长女也，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准既去，或有谓瑶曰："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耶?"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时人多呼准为七郎，其盛势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本高丽人，玄宗在藩邸，与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爱之。每侍宴，与姜皎同榻坐于帝前。既而贵，倨恃旧，益为不法，帝常优容之。每遣中官问讯，毛仲受命之后，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后遣还。高力士、杨思勖忌之颇深，而未尝敢言于帝。毛仲妻李氏既诞育三日，帝命力士赐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为五品官。力士既还，帝曰："毛仲喜否，复有何词?"力士曰："出其儿以示臣，熟眄襁中曰：'此儿岂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诛韦氏，此贼尚持两端，避事不入，我未尝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邪!"由是恩义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后十五年至开府者惟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卷 下

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时欲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因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迴。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

玄宗宴于勤政楼下，巷无居人。宴罢，帝犹垂帘以观。兵部侍郎卢绚谓帝已归宫掖，垂鞭案辔，横纵楼下。绚负文雅之称，而复风标清粹，帝一见不觉目送之，问左右曰："谁?"近臣具以绚名氏对之，帝亟称其蕴藉。是时林甫方持权忌能，帝左右宠幸，未尝不厚以金帛为贿，由是帝之动静，林甫无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绚之子弟谓曰："贤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圣上有交广之寄，可乎?若惮遐方，即当请老；不然，以宾詹仍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子归而具道建议可否。"于是绚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出为华州刺史。不旬月，诬其有疾，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员外安置。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蔿》。《于蔿》，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帔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蕃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外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弟也。

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创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先于四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霖遍于畿内。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均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各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

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娗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櫓，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

杨贵妃姊号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镘，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后复归韦氏。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承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骏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

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耆老云为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矣。唐太宗、高宗屡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庙前。时方盛热，须臾臭烂生虫。闻于则天，信其死矣。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还成驴矣。开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驰驿于恒州迎之。果对晤气绝而死。晤乃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顷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乃命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果随峤到东都，于集贤院安置，肩舆入宫，备加礼敬。玄宗因从容谓曰：“先生得道者，何齿发之衰耶?”果曰：“衰朽之岁，无道术可凭，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尽除，不犹愈乎?”因于御前拔去鬓发，击落牙齿，流血溢口。玄宗甚惊，谓曰：“先生休舍，少选晤语。”俄顷召之，青鬓皓齿，愈于壮年。一日，秘书监王迥质、太常少卿萧华，尝同造焉。时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谓二人曰：“娶妇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质与华相视，未谕其言。俄顷有中使至，谓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岁好道，欲降于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诏，二人方悟向来之言。是时公卿多往候谒，或问以方外之事，皆诡对之。每云“余是尧时丙子年人”，时莫能测也。又云尧时为侍中，善于胎息，累日不食，食时但进美酒及三黄丸。玄宗留之内殿，赐之酒，辞以山臣饮不过二升，有一弟子，饮可一斗。玄宗闻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檐飞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谒见上，言词清爽，礼貌臻备。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当侍立于侧，未宜赐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赐之酒，饮及一斗不辞。果辞曰：“不可更赐，过度必有所失，致龙颜一笑耳。”玄宗又逼赐之，酒忽从顶涌出，冠子落地，化为一榼。玄宗及嫔御皆惊笑，视之，已失道士矣。但见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验之，乃集贤院中榼也。累试仙术，不可穷纪。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常召果坐于前，而敕夜光视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张果安在乎？愿视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见。又有邢和璞者，尝精于算术，每视人则布筹于前，未几已能详其名氏、穷通、善恶、夭寿，前后所算计千数，未尝不析其详细，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则运筹移时，意竭神沮，终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谓中贵人高力士曰：“我闻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体，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张果，善算者莫能究其年，视鬼者莫得见其状，神仙倏忽，岂非真者耶？然尝闻同堇斟饮之者必死，若非仙人，必败其质，可试以饮也。”会天大雪，寒甚，玄宗命进堇斟赐果，果遂举饮，尽三卮，醺然有醉色，顾谓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寝，食顷方寤。忽览镜视其齿，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铁如意击其齿尽，随收于衣带中，徐解衣出药一帖，色微红，光莹，果以傅诸齿穴中。已而又寝，久之忽寤，再引镜自视，其齿已生矣。其坚然光白，愈于前也。玄宗方信其灵异，谓力士曰：“得非真神仙乎?”遂下诏曰：“恒州张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尘，应召赴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问以道枢，尽会其极。今则将行朝礼，爰申宠命。可授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未几，玄宗狩于咸阳，获一大鹿，稍异常者。庖人方馔，果见之曰：“此仙鹿也，已满千岁。昔汉武元狩五年，臣曾侍从畋于上林，时生获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时迁代变，岂不为猎者所获乎?”果曰：“武帝舍鹿之时，以铜牌志于左角下。”遂命验之，果获铜牌二寸许，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谓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几年矣?”果曰：“是岁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池，今甲戌岁，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

命太史氏校其长历，略无差焉，玄宗又奇之。是时又有道士叶法善，亦多术，玄宗问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讫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许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讫，七窍流血，僵仆于地。玄宗遽诣果所，免冠跣足，自称其罪。果徐曰："此儿多口过，不谴之，恐败天地间事耳。"玄宗复哀请，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时复生。其后累陈老病，乞归恒州，诏给驿送到恒州。天宝初，玄宗又遣征召，果闻之，忽卒，弟子葬之。后发棺视之，空棺而已。

李遐周者，颇有道术，唐开元中，尝召入禁中，后求出，住玄都观。唐宰相李林甫尝往谒之，遐周谓曰："若公存则家泰，殁则家亡。"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戏之耳。"天宝末，禄山豪横跋扈，远近忧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隐去，不知所之，但于其所居壁上题诗数章，言禄山僭窃及幸蜀之事，时人莫晓，后方验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悉幽蓟之众而起也；"函关马不归"者，哥舒翰潼关之败，匹马不还也；"若逢山下鬼"者，马嵬蜀中驿名也；"环上系罗衣"者，贵妃小字玉环，马嵬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其所先见，皆此类矣。

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居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为郡守，西郊盛设祖席。宴罢，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尘，谓掾吏曰："班公是行，何异登仙乎? 为之驺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驾。既而为诗投相府，以道其诚，其词为当时所称赏。

玄宗尝器重苏颋，欲倚以为相，礼遇顾问，与群臣特异。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将艾，乃令草诏，访于侍臣曰："外廷直宿谁?"遂命秉烛召来，至则中书舍人萧嵩。上即以颋姓名授嵩，令草制书。既成，其词曰"国之瓌宝"。上寻读三四，谓嵩曰："颋，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为刊削之。"上仍命撤帐中屏风与嵩，嵩惭惧流汗，笔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时，必当精密，不觉前席以观。唯改曰"国之珍宝"，他无更易。嵩既退，上掷其草于地曰："虚有其表耳。"（*嵩长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闻，遽起掩其口曰："嵩虽才艺非长，人臣之贵，亦无与比，前言戏耳。"其默识神览，皆此类也。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帝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宦婚，鼎盛于一时，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从愿少家相州，应明经，常从五举，制策三等，授夏县尉。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员外至侍郎只七个月。

补　遗

高力士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其后会赦归，至武溪，道遇开元中羽林军士，坐事谪岭南，停车访旧，方知上皇已厌世。力士北望号泣，呕血而死。

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至有逃于山谷者，而卒能罗捕追胁，授以冠带。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王维时为贼拘于菩提寺中，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唐天宝中，有孙甑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甑生善矮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之。

唐开元中，有僧义福者，上党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洁，缙绅士庶，翕然归依。尝从驾往东都，所历郡县，人皆倾向，擅施巨万，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学徒，告己将终。兵部侍郎张均、中书侍郎严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礼谒，是日亦同造焉。义福乃升座，为门徒演法，乃曰："吾没于是日，当以诀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宿岁饵金丹，尔来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义福忽谓房曰："某与张公游有数年矣，张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法会，足以免难，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公其勉之。"言讫而终。及禄山之乱，张均陷贼庭，授伪署；房琯赞两朝，竟立大节。

僧一行，姓张氏，钜鹿人，本名遂。唐玄宗既召见，谓曰："卿何能?"对曰："唯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授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

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人，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一行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杨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初，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者，家甚殷富，奇一行，不惜金帛，常前后济之，约数十万，一行常思报之。至开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无不可。未几，会王姥儿犯杀人，狱未具，姥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一大瓮于中央，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人来，其数七者，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以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十，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则殒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以嗔心坏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涤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叩门，连云：“太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人，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寂但颔云：“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绖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康詧。”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詧，以为上之于詧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詧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詧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

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常观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匹置于范阳。其后转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杂之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享士，乐作，马舞不能已。厮养皆谓其为妖，拥篲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厩吏遽以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马舞甚整，而鞭挞愈加，竟毙于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暴而终不敢言。

唐玄宗自蜀回，夜栏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云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唯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于人间者，益加怨切焉。

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于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凄怨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清华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歔欷，其曲今传于法部。

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一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因退朝，遇公主进食，方列于通

衢，乃传呵按辔，行于其间。宫苑小儿数百人奋梃而前，华仅以身免。

武惠妃生日，上与诸公主按舞于万岁楼下。上乘步辇，从复道窥见卫士食毕，以饼相弃水窦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杀之。上方震怒，左右无敢言者。宁王从容请上曰："从复道窥见诸卫士之小过而杀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体。陛下志在勤俭爱物，恶弃于地，奈何性命至重，轻于残飧者乎?"上蹶然悟，遽命赦之。

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安禄山事迹

[唐]姚汝能撰　晋　民整理

《安禄山事迹》三卷，唐华阴县尉姚汝能撰，记载了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及其子安庆绪、史朝义从兴起到灭亡的过程。此书的史料价值较为翔实可靠，作者是参考了当时记载安史之乱的多种文献而写成的，按时间先后记叙，而且是采用了合本子注的形式。

作者姚汝能，事迹已不可考，仅知其人曾任华阴县尉，大约生活于唐代大中、咸通年间。

此点校本以缪荃孙所校《藕香零拾》本作底本，用《学海类编》本、扫叶山房石印本、丁丙八千卷楼藏本、汪氏振绮堂抄本和翁曾源校跋本作对校本。并参考了唐代的其它有关史料作了一些它校。

卷　上

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阿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兽四鸣，望气者见妖星芒炽，落其穹庐。(时张韩公使人搜其庐，不获，长幼并杀之。禄山为人藏匿得免)怪兆奇异，不可悉数，其母以为神，遂命名轧荦山焉。(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

少孤，随母在突厥中。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史思明令伪史官官稷一课《禄山墓志》云："祖讳逸偃。"与此不同)开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将军安道买男孝节，并波注男思顺、文贞俱逃出突厥中。道买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之。禄山十馀岁，贞节以与其兄孝节相携而至，遂与禄山及思顺并为兄弟，乃冒姓安氏，名禄山。(案：郭汾阳《请雪安思顺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番语，为诸番互市牙郎。张守珪为范阳节度使，禄山盗羊奸发，追捕至，欲棒杀之，禄山大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释之，留军前驱使。遂与史思明同为捉生将。禄山素习山川井泉，尝以麾下三五骑生擒契丹数十人，守珪转奇之，每益以兵，擒贼必倍。后为守珪偏将，所向无不摧靡，守珪遂养为子。以军功加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开元十一年，守珪令禄山奏事，中书令张九龄见之，谓侍中裴光庭曰："乱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禄山为平卢将军，讨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请斩之。九龄批曰："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锐，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龄又执奏，请诛之玄宗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竟不诛之(玄宗至蜀，追恨不从九龄之言，遣使至曲江祭酹，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崖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宗以九龄先睹未萌，追赠司徒)。

二十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进。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利贞归朝，盛称禄山之美，遂授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知左厢兵马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使副，捍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王仁经授以边略，玄宗始亲信之。

天宝元年正月六日，分平卢别为节度，以禄山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柳城郡太守，持节充平卢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管内采访处置等使。二载入朝，奏对称旨，因是玄宗赏重之，加骠骑大将军。

三载三月，授范阳长史，充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如故。是月，禄山出镇，敕中书门下三品已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俱于鸿胪亭子祖饯。(是时，禄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禾苗，臣焚香告于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虫食禾尽。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告必应。'时有群鸟食虫，其鸟赤

头而青色，伏请宣付史馆。”又其时选人张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麦，假手为判，中甲科。时有下第者为蓟令，以事白禄山。禄山恩宠渐盛，得见无时，具奏之。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华萼楼，亲试升第者，十无一二。奭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谓之“曳白”。玄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遥为武当太守，倚淮阳太守，敕曰：“庭闱之间，不能训子，选调之际，仍以托人。”士子皆以为戏笑焉）

四载，奚、契丹各杀公主，举部落以叛。禄山方邀功两番，肆其侵掠，奚等始贰于我。（禄山又奏：“臣昨讨契丹，军次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勣、李靖于臣求食。乃令立庙，兼伸祷祈。荐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茎，状如珊瑚盘重叠。臣当重寄，誓殄东夷，人神协从，灵芝瑞应。伏请宣付史馆，以彰幽赞之功。”从之。禄山恃恩宠，纵虚妄，以取媚于玄宗，皆此类也）

五载，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表荐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利贞推美于前，建侯表进于后）

六载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与禄山交通，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陷适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将，以固其权。尝奏于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国家富强，而蕃之未灭者，由文吏为将，而怯懦不胜武也。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服海内，即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将，生时气雄，少养马上，长习阵敌，此天性也。陛下抚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玄宗大悦，首用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𫟹承恩，亚于林甫，而林甫敬畏其威，事之弥谨。禄山恃恩，尝见林甫白事，怠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以他事，命左右白王大夫𫟹至，即鞠躬如也。禄山不觉自失，𫟹语愈谨，而禄山愈恭，自此还递相维。天宝十年，林甫死后，杨国忠说禄山，遣严庄领阿布思部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与阿布思潜通，结为父子。至十二载，诏夺林甫官爵，同凡庶殡掩，连累之者五六十人。迹其行事，不得不尔）

玄宗春秋渐高，托禄山心膂之任，禄山每探其旨。尝因内宴承欢，奏云：“臣蕃戎贱臣，受人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不对，私甚怜之，因命皇太子见之。禄山见太子不拜，左右曰：“何为不拜?”禄山曰：“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禄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时贵妃太真宠冠六宫，禄山遂请为养儿。每对见，先拜太真，玄宗问之，奏曰：“蕃人先母而后父耳。”玄宗大悦。禄山恩宠寖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座，诏杨氏秦、韩、虢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事，不觉数叹。虽林甫养育之，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亦可知也）

六载，加御史大夫，封两妻康氏、段氏并为国夫人。禄山尝令麾下将刘骆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动静，皆并代为笺表，便随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杨国忠，中外敬惮，每禄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专宰相柄，威权莫二，见禄山于政事堂，引坐与语，时属冬寒，脱己披袍覆之。其为承恩见重也如此。

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见，玄宗戏之曰：“朕适见卿腹几垂至地。”禄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禄山乘驿马诣阙，每驿中间筑台以换马，谓之大夫换马台，不然马辄死。驿家市禄山乘马，以五石土袋试之，能驮者高价市焉，秣饲以候禄山。鞍前更连置一小案，以承其腹。禄山肉疾转甚，富贵之已极。每朝，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即凶逆之萌，常在心矣。

禄山旧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陋隘，更于亲仁坊选宽爽之地，出御库钱更造宅焉。（今亲仁坊东南隅回元观，即其地也）敕所司穷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重复窈窕，匼匝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帏帐幔幕，充牣其中。九载，禄山献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赐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帐一具，方圆一丈七尺；金铜铰具、银凿镂、银锞二具；色丝绦一百副；夹颉罗顶额织成锦帘二领，各紫帘绫罗金铜钩、分错色丝绫贴白檀香床两张，各长一丈，阔六尺，雕刻百子全图；并水葱夹贴绿锦缘白平紬背席二领；绣茸毛毯合银平脱帐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铜铰具、绣绫颉夹带、碧绫峻旗色丝绦百副；贴文牙床二张，各长一丈，阔五尺；水葱夹贴席、红锦缘白平紬背、红异文绣方绣褥、紫绸绣床帐兼黄金瑶光等，并全两内帐设。续赐青罗金鸾绯花鸟子女立马鸡袴袍等，屏风六合，红瑞锦褥四领，二色绫褥八领，瑞锦屏两领，龙须夹贴席一十四领，贴文柏床一十四张，白檀香木细绳床一张，绣草敦子三十个。至于厨厩之内，亦以金银饰其器。又赐金平脱五斗饭甖二口，银平脱五斗淘饭魁二，银丝织成□筐、银织笊篱各一，金银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胜数。）虽宫中服御，殆不及也。

玄宗尝御勤政楼，于御座东阁为设一大金鸡帐，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帘，以示荣宠。每于楼下宴会，百僚在座，禄山或拨去御帘而出。（肃宗谏曰：“自古正殿无人臣坐之礼，陛下宠之太甚，必将骄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状怪异，欲以此厌胜之耳。”）

七载六月，赐实封三百户，并赐铁券，封柳城郡开国公。诏曰：“用奇材者，必拔于常伦；立茂绩者，

亦超于彝典。骠骑大将军兼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御史大夫，范阳郡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兼平卢节度使，支度、营田、陆运，捍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及平卢、河北转运并管内采访等使，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安禄山，河岳诞宝，雄武生材，万里长城，镇清边裔，中权决胜，暗合孙吴。自授以元戎，升之宪府，一心之节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内实军资，丰财以润国；外威戎落，稽颡以输诚。加以公忠必竭，私诚无隐，畴之旧典，宜誓山河，长平之封，式崇井赋。可柳城郡开国公，仍赐实封三百户，并赐铁券，余如故。”是月，又加禄山父赠使持节魏郡诸军事、魏郡太守延偃。夙称干略，素怀节义，仁而有勇，志已慕于韬钤；忠以立身，名早雄于沙漠。克生令胤，实负长才。蕴登坛之良谋，当弄印之荣寄。作镇幽蓟，肃清丑虏，举无遗策，动见奇功。自叶流根，是光干蛊之德；饰终褒美，爰申加等之赠。宜膺宠秩，用慰泉壤。赠范阳大都督。寻进封禄山为东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勋高者礼厚，钦若古训，抑惟旧章。开府仪同三司兼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御史大夫，范阳大都督府长史，柳城郡太守，持节充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陆运，捍两蕃、渤海、黑水等四府节度处置，及平卢军、河北海运，并营田管内采访等使，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安禄山，性合韬钤，气禀雄武，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战必克平，智能料敌。所以擢升台宪，仍仗旌麾。既表勤王之诚，屡伸殄寇之略。顷者契丹负德，潜怀祸心，乃能运彼深谋，累枭渠帅。风尘肃静，斥候无虞。不示殊恩，孰彰茂绩。疆埸式遏，且薄卫霍之功；土宇斯开，宜践韩彭之秩。可封东平郡王，仍更赐实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余如故。”九载八月二日，又加河北道采访处置等使。（命寿王瑁书告身，并装金平脱函瑞锦褾钿轴，令内常侍郭全羽送焉）

天长节，禄山进玉石功德及幡花香炉等，命于大同殿安置，朝夕礼谒焉。（优诏褒美，兼赐禄山宝钿镜一面，并金平脱匣、宝钿枕、承露囊、金花碗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又进玉石天尊一铺，请于道场所安置，玄宗命置于内暖殿。（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乐童子，及狮子、辟邪、香炉、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禄山将入朝，乃令于温泉为禄山造宅。（禄山将至之日，宣赐什物、米面、柴炭之属万计）又赐永甯园充使院（今司天台是其地也）。禄山将及戏水，杨国忠兄弟、虢国姊妹并至新丰以来会焉。飞盖荫野，车骑云屯，所止之处，皆御赐膳，水陆毕备。至温泉赐浴。（将士并赐食赐钱）玄宗计日幸望春宫以待。十六日，献俘八千人于观风楼下。赐庄宅各一所，杂彩绫罗、金银器物及声音口等。（龟兹一部，鸡栖鼓、腰鼓、笛、箫、觱篥等七人。将士亦各颁赐。赐禄山金鞍花大银胡饼四、大银魁二并盖、金花大银盘四、杂色绫罗三千尺。判中殿中侍御史杨玄章等三人，绯衣各一对，及绢彩等。将士大将军杨归顺等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绢彩等）又赐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课之日，上考。禄山又自献金银器物、婢及驼马等。（金宝细胡瓶二，银平脱胡平床子二，红罗褥子一，婢十人，细马十匹，打球士生马三十匹，骆驼十头，骨鞍辔三十具，并黄绫鞍袱三十条，抄尾大马缨十个。又进鹿尾酱、鹿尾骨等）禄山同列皆尚食供馔，其馀颁赐品味，备极水陆。玄宗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赐与，中贵相望于道。（又尝遗禄山酥真符、宝舆并窠台，及音声、宝车、牛士、缴盖，并小山花果药杂树，小狮子、白象各二，兼药食等一牙盘。令内谒徐大宾宣赐禄山，以为奇观焉）又赐永穆公主池亭，以为游宴之地。禄山既移居亲仁坊，进表求降墨敕，请宰相至席宴会。是日，玄宗欲于楼下打球，遂停打球，命宰相赴焉。玄宗每于苑中放鹰鹘，所获鲜禽，多走马宣令赐尝。王鉷、杨国忠选胜燕乐，必赐梨园教坊音乐，贵妃姊妹亦多在会中。驾幸温泉，必令扈从，赐马赐衣，香囊珍宝，不知纪极。禄山时染小疾，王人御医重叠复至，煎和汤药，皆在禁中。先许禄山于管内上谷郡起五炉铸钱，时又进钱样一千贯。又召禄山男庆绪及女婿归养王李献诚、禄山养儿王守忠、安忠臣等赴阙。到日，并赐衣服、玉腰带、锦彩等。仍令尚食供食。其冬，久无雪，至十二月十四日乃雪，禄山表贺焉。玄宗批答兼口号以赐之曰：“腊月忻三日，嘉平安四邻，预知天下稔，先为物华春。”其见重如此。

十载正月一日，是禄山生日，先日赐诸器物衣服，太真亦厚加赏遗。（玄宗赐金花大银盆二，金花银双丝瓶二，金镀银盖碗二，金平脱酒海一并盖，金平脱杓一，小玛瑙盘二，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玛瑙盘一，玉腰带一，并金鱼袋一，及平脱匣一，紫绸绫衣十副，内三副锦袄子并半臂，每副四事，熟锦绸绫□□三十六具。太真赐金平脱装一具，内漆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玳瑁刮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骰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脱盒子四，碧罗帕子一，红罗绣帕子二，紫罗枕一，毡一，金平脱铁面枕一，并平脱锁子一，银沙罗一，银沙枕一，紫衣二副，内一副锦。每衣计四事件）其日，又赐陆海诸物，皆盛以金银器并赐焉。（所赐禄山食物、香药、皆以金银器盛之，其器并赐，前后又不可胜计也）

后三日，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缚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宫中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赐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又求为河东节度，二月二日，遂加云中太守，兼

充河东节度采访使，余如故。（禄山奏请户部郎中吉温知留后事，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云中之事，一委吉温，禄山甚重之）

禄山母、祖母皆赐国夫人，男庆宗、庆绪、庆恩、庆和、庆馀、庆则、庆光、庆喜、庆祐、庆长、庆林等一十一男皆是玄宗赐名。庆宗为卫尉少卿，庆绪为鸿胪少卿兼广阳郡太守，庆宗加秘书少监，又尚荣义郡主，改太仆卿。

禄山恃此，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拜肃宗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乃于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番人谓健儿为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己子，及家童校弓矢者百余人，推以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又畜单于获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牛羊五万馀头，总三道以节制。（天宝元年，除平卢节度使。三年，兼范阳节度使。十年，兼河东节度使。）刑赏在己，于是张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等在幕下，高尚掌奏记，严庄主簿书，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乾真等为将帅，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群胡于诸道潜市罗帛，及造绯紫袍、金银鱼袋、腰带等百万计，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又每岁献俘虏、牛羊、驼马不绝于路，珍禽奇兽、珠宝异物，贡无虚月。所过郡县，疲于递运，人不聊生。

禄山性残忍，多奸谋，常诱熟蕃奚、契丹因会，酒中置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是年秋，禄山大举兵讨契丹，使人谓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将讨之，汝岂无助乎？"奚遂以骁骑二千从之，禄山使为向导。行至土获真河，誓众曰："兵法，疾雷不及掩耳，今久雨，复去贼尚远，若倍道趋程，贼必不虞我至，破贼必矣。"遂昼夜兼行三百馀里，契丹不为备，至，大骇乱矣。禄山使人持一绳，欲尽缚契丹，意欲生擒以归。是时属雨甚，弓弩尽湿，弛而不可张。大将何思德请曰："兵志，远来倍道疲顿，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张其势而胁之，不三日必降。"禄山大怒，欲斩之以令三军，遂请效死于先锋。思德形貌素类禄山，契丹望见，攒枪矢而射之，须臾支解，骨肉立尽。众咸谓杀得禄山。奚又背禄山以附契丹，并力夹攻，杀伤略尽。矢中禄山鞍桥，鞭弭俱弃，簪履亦坠，独以麾下二十骑走上山，人马苍黄，陷于坑中，男庆绪、麾下将孙孝哲扶出之，又战数十里，会夜，追骑解，遂投平卢城，平卢骑将史定方领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围而去，禄山方得脱。

十一载三月，禄山引蕃汉步骑二十万直入契丹，以报去秋之役，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率同罗数万以会之。布思与禄山不协，遂拥众归漠北。（初，布思白节度使李暐，请不行，不听，乃掠太仓库而去）禄山屯兵不进。

哥舒翰与禄山并来朝，玄宗使内侍高力士及贵人迎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御之。（使射生官供。鲜鹿，取血煮其肠，谓之热落河，以赐之，为翰好之故也）翰母尉迟氏，于阗女也。禄山以思顺常衔之。至是，忽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如此耶？"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初，思顺与翰分控河、陇，情甚不睦。及翰守潼关，主天下兵权，遂肆其志以报怨，诬思顺与禄山潜通，伪令人遗书于关门，擒之以献。思顺与弟太仆卿元贞并伏诛，天下冤之。思顺与禄山少狎，及思顺入奏，言禄山必反，玄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诛之。）

十一月十七日，禄山遣其男范阳节度副使、鸿胪卿同正兼广阳太守庆绪献奚、契丹及同罗阿布思等（阿布思者，九姓首领也。开元初，为默啜所破，请降附。天宝元年，朝京师，玄宗甚礼焉。布思美容貌，多材略，代为蕃首。禄山恃宠，布思不为之下。禄山因请为将，共讨契丹。虑其见害，乃率其部以叛。后为回鹘所破，禄山诱其部落降之，自是禄山精兵无敌于天下。其男女一万口送于京师，玄宗御勤政楼观焉。以丁壮千人递于属州，馀并归禄山。布思败后，役于葛逻禄，叶护规毗惧不敢受，擒之送于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于楼下斩之，省卫文武官往观之，具五刑而见之。前时所献者，盖此部落也），生口三千人，金、银、锦、罽、驼、奚车布于阙下，妇人皆衣以文锦，饰以义须，盛陈列以为壮。玄宗大悦，授庆绪特进、卫尉卿，张乐以会将士。

卷　中

十三载正月四日，禄山入觐于行在，乃见于禁中，赐锦彩缯宝钜万。（其时肃宗睹其凶逆之状已露，言于玄宗，玄宗不纳，肃宗恐宗庙颠覆，乃至诚祈一梦。是夜，梦故内侍胡普昇等二人舁一紫案覆黄帕自天而下，至于肃宗前，一素板丹书，文字甚多，所记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时，上天所命，福禄不亏。"）及见玄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节制，恩出常人。杨国忠妒嫉，欲谋害臣，臣死无日矣。"（李林甫阴狭多智，见禄山，必揣知其情伪，遂畏服之。杨国忠性躁，而禄山视之蔑如也。至是，国忠言其必反，奏请召之，禄山以玄宗不疑，促驾朝见，以故玄宗益信禄山为忠，不信国忠之言）九日，加禄山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

一千户，与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庄宅各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闲厩、苑内、营田、五方、陇右群牧都使，支度、营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温为之副（温加武部侍郎为之副使）。二十六日，又加兼知总监事。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为好书写送赴臣军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将军者五百馀人，中郎将者三千余人。禄山归范阳，玄宗御望春亭送别，脱御服以赐之，禄山受之，惊惧不敢言。自谓先兆，恐复留之，遂疾驱出关。至淇门，顺流而下，所至郡县，船夫持牵板绳立于岸上以待，至则牵之，而日行三四百里。

三月一日，禄山将拜官也，玄宗以宰相处之，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既而杨国忠谏曰："禄山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乃止。将行也，玄宗命高力士送之于长乐坡。力士归，玄宗谓曰："禄山喜乎?"对曰："恨不得宰相，颇怏怏。"杨国忠曰："此张垍也。"玄宗大怒，黜垍泸溪郡司马（初，垍赞相礼仪，雍容有度。玄宗翌日谓垍曰："朕罢希列，以卿代之。"垍曰："不敢。"贵妃在座，遂告国忠。叛之，因以为恨）。

禄山既至范阳，忧不自安，始决计称兵向阙。自是，或言禄山反者，玄宗缚送禄山，以是道路相目，无敢言者（奏还者告禄山反，乃囚于商州，将送之，遇禄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载五月，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遣中使袁思艺宣付中书门下，即日进画便写告身付千年。宰相杨国忠、韦见素相谓曰："流言禄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请蕃将以代汉将，其反明矣。"乃请见陈事。既见未对，玄宗先告曰："卿等疑禄山反耶?"国忠等遽走阶下，垂涕具陈禄山反状。国忠以禄山表留于上前而出。俄又令袁思艺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为图耳。"国忠乃奉诏。及国忠见，无不恳论其事，国忠曰："臣画得一计，可销其难，伏望以禄山带左仆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上许之，草制未行（或云，请不以蕃将代汉将，论禄山反状，及请追禄山赴阙，并是韦见素之旨，国忠曾无预焉。仍语见素曰："禄山出自寒微，位居众上，时所忌嫉，或疑似耳。"见素曰："公若实为此见，社稷危矣。"将至上前，恳论其事，见素约以"事如未谐，请公继之"，国忠都无一言，俯偻而退。见素却到中书，呜咽流涕。此非他也，国忠要禄山速反，以明己之先见耳）。

上潜遣中使辅璆琳送甘子于范阳，私候其状，璆琳受赂而还，固称无他，其制遂寝。初，璆琳未还之时，上引宰相对，常置白麻于座前。及还，上谓宰臣曰："禄山必无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后禄山数诈称破奚、契丹，所获驼马牛不可胜纪。国忠因令门客蹇昂、何盈以求禄山阴事，命京兆尹李岘围捕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来等，皆令侍御史郑昂之阴推劾，潛缢杀于御史台。又贬吉温为澧阳长史（温，天官侍郎顼之犹子也，按连大狱，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凡十余年。性巧诋，忍而不忘，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胶固，虽王公大人，立可以亲也。初萧炅为河南尹，以赃下狱，温课竞其罪。炅为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转太府卿。温后为万年县丞，未几，炅拜京兆尹。时高力士权移将相，炅亲附之，温尤与之善。温揣炅拜官，必谢恩于力士，归则先造其门，至则欢甚。炅才至，则闻其欢笑之声甚欢。炅问，阍者曰："吉七郎也。"炅素惧势，俟语毕，通谒亦已久矣。力士命引炅，温佯若恐惧，将走，力士遽曰："吉七参尹，此故人也。"炅揖之，与之对坐，遂与相结为胶漆矣。乃引为曹官，荐之于林甫。温之进也，由力士。中书舍人梁陟尝逢温于路，低帽以避之，温心衔之，及柳勣之狱，托勣引陟，陟竟以流死。其阴贼也如此。后与国忠相善，教其取恩。及国忠与禄山交恶，而温厚于禄山，禄山掌闲厩，引之副使，内候朝廷，国忠遂忌之。及其贬也，玄宗命高力士于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温凶忍之人也，自伯父已来，世为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滥，悉温所为，今为卿等除酷吏，卿其悦乎?"群臣皆舞蹈拜谢。无何，禄山上表以理，具言国忠谗疾之状，玄宗方宠于将相，故两存之。初，禄山握兵跋扈，逆乱未发，宜以法制之，国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动，以取信于玄宗。十四载正月九日丁卯，吉温又坐赃七千匹，及逼士人女为妾，重贬端溪县令，寻杖而死于狱中），以激怒禄山，幸其速反，玄宗竟不之悟。庆宗尚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密报其父，禄山闻之怒，命严庄上表以自理，具陈国忠罪状二十余事。玄宗惧其生变，遂归过于京兆尹李岘（岘贬零陵太守），以安之。

六月，玄宗使黜陟使分行郡县，给事中裴士淹恐惧不敢归，禄山乃见之。（禄山自归范阳，逆状渐露，惧朝廷诛之，使者将至，辄称疾不迎，严介士于前后，戒备而后见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无复人臣之礼，士淹宣旨而退）七月，禄山又请献马三千匹，鞍辔百副，每匹牵马夫二人，令蕃将二十二人部送，载物长行车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达奚珣奏："禄山所进鞍马不少，又自将兵来，复与甲仗库同行，臣所未会，伏望特敕，禄山所进马，官给人夫，不烦本军远劳将健。所进车马，令待至冬，即先后遥远，计骤矣。"玄宗稍悟（或云：因此扑杀辅璆琳，非为托祭龙堂不虔也）。乃遣中使冯承威赍玺书召禄山曰："与卿修得一汤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华清宫。"兼宣如达奚珣之策。禄山闻命曰："马不进，亦得十月灼然人京。"承威复命，奏泣曰："臣几不得生还，禄山闻臣宣先奏旨，居床上不起，但云圣人安稳，遽令左右送臣于别馆，居数日，

然后得免难。”

十一月九日，禄山起兵反，以同罗、契丹、室韦曳落河兼范阳、平卢、河东、幽蓟之众，号为父子军，马步相兼十万，鼓行而西，以诛杨国忠为名。(十五日，闻于行在，玄宗召宰相等谋，国忠多自得之色，笑曰：“今反者独禄山耳，三军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斩之来降，不如此，陛下发兵讨之，仗大义，诛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顾失色，上竟不悟，以至于败）惟与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将军孙孝哲（严庄者，本至太仆卿，后劝禄山反，与高尚同力赞助。及禄山末年，恐事生不测，遂与左右李猪儿同害禄山，遂宣伪敕，立安庆绪为皇太子。庆绪兄事庄，每事必先问之。后庆绪奔相州，军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称永王第十一女，诣怀镇。时遇将李建，将请归顺，及见元帅代宗及汾阳告之，遂云是严庄妻薛氏，恐在道留滞不达，故假称永王女，今严庄已背庆绪，见在获嘉，若许归顺，敢请给铁券，在军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与汾阳议曰：“若严庄招到，则余党可招，特许奏闻，必大用。”便将铁券兼赐衣，差官领妻薛氏招庄，仍差衙前魏羽奉状奏闻，使令庄及妻乘传诣阙。到京之明日，除司农卿。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学，常叹息谓汝南周铣曰：“不危宁当举事不终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州里之间，甚得文章之名。后改名尚。天宝初，李齐物为新平太守，举尚高蹈不仕，送钱三万，并寓书于中官将军吴怀宝以托之。其年，策试第四等，授右领将军仓曹。后怀宝引见高力士，置之门下，令子师之。无何，托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禄山由是益亲之。遂与庄等共解图谶，禄山疑惧，劝其谋反，累奏为屯田员外郎，乃随禄山陷东都，伪授中书侍郎，伪赦书制敕，并尚为之，毁谤本朝，所不忍闻。及庆绪至相州，严庄所掌机务，并尚代之，仍拜侍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杀庆绪兄弟，尚与孙孝哲同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为禄山所通，因兹狎近。身长七尺，勇健多谋。及事禄山，出入卧内，甚见亲信。禄山常因对见宫门，俟玄宗之召，衣纽无故断落，禄山常惊忙不知所为，孝哲探怀内取针线为禄山缀之，禄山转怜之。常侍禄山，皆先意曲言，必嘉悦。又善于女工裁缝之事，禄山形大肚垂，与众稍异，非孝哲裁缝，不称其身也。天宝中，官至大将军。禄山僭逆，为殿中监，充闲厩使。衣马奢侈，性残贼，中外畏之。于西监安守忠、张通儒、田乾真等攻长安，皆受制于孝哲，杀王妃数十人，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素与禄山不叶者，必杀之，以铁棒揭脑盖而死，血流于地）、蕃将阿史那承庆、庆绪同谋，幕府僚属偏裨更无一人知其端倪者。

其年八月后，慰谕兵士，磨砺戈矛，稍甚于常，识者窃怪。至是，禄山勒诸将出，谓众曰：“奉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禄山将随手兵人朝来，以平祸乱耳(兼云：“莫令那人知。”那人指国忠也)。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辞其祖考坟墓，遂发。以节度使贾循为留后。蓟县耆寿李克谏禄山，以举兵无名必败。禄山特收人望，使严庄报之曰：“苟利国家，专之可也。利主宁邦，正在今日，何惮之乎！”百姓等议曰：“百年老公，未尝见范阳兵马向南者。”人人相与忧惧(既出范阳，遂为长榜以毁国家，兼妄云累奏不听)。

先令将军何千年领壮士数千人，诈称献捷，以车千乘，包藏器械，先俟于河阳桥。以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孔目官太仆丞严庄，专居左右以筹画。所至郡县，无兵御捍（兵起之后，列郡开甲仗库，器械朽坏，皆不可执，兵士皆持白棒。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皆开门延敌，长史走匿，或被擒杀，或自缚于路旁，而降者不可胜计（禄山专制河朔以来七年余，蕴蓄奸谋，潜行恩惠，东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柄，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蕃人归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劲兵讨之，生得者皆释而抚之，资以衣食，赏之妻妾。前后节度使招怀夷狄，皆重译告谕夷夏之意，因人而传，往往不孚。禄山悉解九夷之语，躬自抚慰，曲宣威惠，夷人朝为俘囚，暮为战士，莫不乐输死节，而况幽蓟之士乎！及狼顾负恩，其所由来者渐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缚太原尹杨光翙送之（贼将高邈伪进射生手二十人，光翙轻骑出迎，遂为所执，送诣禄山。太原奏光翙被擒，并东受降城奏禄山反，玄宗犹疑以雠嫌毁谮，尚不之信）。移牒陈其罪状，末云：“光翙今已就擒，国忠岂能更久。”其日阴风凄惨，观者寒心。

至钜鹿郡，欲宿，禄山忽惊曰：“我名禄，非所宜宿也。”移营至沙河县，博陵太守张万顷献汉高祖《不宿柏人颂》。王子牒至云：“渡黄河，河水见底，冰结成桥。”（禄山多载草木于河中，并以长索系破船，大树碍凌，一宿而冰合）

丁卯，陷灵昌郡。庚午，陷陈留郡，传张介然、荔非守瑜等首至。寻陷荥阳，传太守崔无诐首至。禄山是行也，人以为败不旋踵，及频告捷，人皆失望。

十二日，封常清战败，西走保陕州（初，常清自安西至，上问东讨方略，常清大言，上悦，遂除范阳节度使，于东都召募，皆市人，而贼师至，一战涂地，敕削常清官秩，令随高仙芝效力）。

十三日，陷洛阳，传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首至平原（太守颜真卿留其首，斩其使者，哭而瘗之）。

颜杲卿以常山归顺（聚徒兵，攻杀贼将李钦凑于土门，以应郭子仪。燕南豪杰杀贼以地归顺者凡七郡），并缚贼副使何千年、高邈诣行在（杲卿本以材干，禄山奏为常山太守。杲卿及长史袁履谦、前真定令贾深、内邱丞张通幽密谋背之。时贼将李归仁令弟钦凑领步骑五千镇土门而守常山。杲卿遂谋召钦凑赴郡会议，因杀之，以并其兵。会贼将高邈、何千年俱自东至，杲卿设策，遣藁城尉崔安石、县吏翟万德伏兵于驿，生擒千年及邈。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与贾

深、张通幽执逖、千年及钦凑之首献于京师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荣王琬为行营元帅，以河西、陇右节度使西平王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密、吐谷浑、思结等一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时朝廷空虚，失藩篱之固，惧其乘势侵轶。会禄山方图僭号，遂得征兵以备之，诸道军士稍稍而至矣)。

是时，河北十五郡皆杀贼官吏以归国（京城诛庆宗，清河诛崔文，广平诛郭自卯，常山擒何千年、高邈，博陵诛□诚、河间诛杜睦，一时皆以其地归顺)。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哥舒翰拥兵守潼关，又令王思礼至陕州，见贼将伪御史中丞、无敌将军、平西大使崔乾祐，说以祸福。禄山始惧，责高尚及严庄曰："汝等令我举事，皆云必成，四边兵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见汝等矣。"遂诫门下逐之。数日，禄山忧惧，不知所为，而怒不解。及田乾真自关至，从容为尚等言于禄山："拨乱之主，经营创业，草昧之际，靡不艰难。汉祖狼狈于荥阳，曹公倾覆于赤壁，未尝一举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马虽多，皆新召募，乌合之众，未经行阵堡垒，非劲锐之卒，不足为我敌。纵大事不可成，犹可效袁本初，以数万之众，据守河北之地，亦足过十年五岁耳。庄、尚皆佐命元勋，何以遽斥绝之，使诸将闻之，心不动摇乎?"禄山喜曰："阿浩（乾真小字）之言是也。吾已绝之，奈何?"乾真曰："但唤取慰劳之，其心必安。"因诏尚等饮燕酣乐。禄山自唱《倾杯乐》与尚送酒，待之如初。

禄山虽盗据河朔，百姓怨其残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进尺寸之地。乃遣其党史思明、蔡希德以平卢步骑五千攻常山，颜杲卿力屈而城陷（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张通幽、贾深献捷，且求救于太原尹王承业。通幽献计于承业，承业亦心害其功，逗遛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贼将以为己功，是以承业等骤加官爵，故杲卿力屈而城陷)。思明执杲卿及袁履谦送于禄山，怒缚于洛水桥柱，杲卿诟骂之声，至死不绝。履谦性刚狷，诟贼尤甚，贼怒之，先截其舌，履谦以血喷贼面，遂脔割之，路人皆不忍视。常山既陷，邺郡、广平、钜鹿、赵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九郡复为贼守（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仪、李光弼二军东出，败史思明之众于嘉山。思明跣足露发奔于博陵，归顺者十三郡，史思明惧焉。潼关失守，二将旋师，燕赵之间，贼复据之)。

卷 下

十五载正月乙卯朔，禄山遣东都耆老缁黄劝进，遂伪即帝位，国号大燕，自称雄武皇帝。（禄山起兵之初，童谣云："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燕者，禄山国号也，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称天子。天上女，安字也。铺白毡者，禄山入洛阳之日，大雪盈尺。毡上一贯钱者，言禄山只得一千日。禄山云："才入洛阳，瑞雪盈尺。"卢言上禄山诗曰："象曰云雷屯，大君理经纶。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改元曰圣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庆绪为王，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尚书（初，汾阳收东都后，差人送伪朝士陈希烈等三百五十余人赴京，兼奏表请从宽恕以招来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从，其恨颇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胁从，受任数年，得非同恶。戴天履地，为尔之羞，宜付三司，详理处分。"后三司谳刑奏曰："达奚珣、珣子挚、薛兢、韦恒、韩澄、井大通、丹大华、刘子英，罪当大辟。陈希烈、张均、门用之、郭纳、许彦嵩并赐自尽。许房、宇文班、卢自励、达於□、萧克济、陈□、柳芳、李彦光、何昌裔、郝处俊、崔肃等流于徼外，勿齿。"帝曰："珣、挚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挚一等，囚于所司。太师房琯曰："张均欲往贼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减死一等，流于崖州。发韩公张仁亶之墓，戮其尸，以张通儒故也。张万顷、孤独问俗、张休，并复旧官。禄山令问俗坏太庙，问俗迁延，终以获全。令万顷捕杀皇支，万顷多所脱免。休数面谏禄山。此二三人者，本禄山宾佐)。其余文武悉备署之。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闳闾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禄山表请以一千万买之，奉敕赐之，至是号焉)。

伪节度留后贾循、右虞候程超谋以范阳归顺，为禄山伪支度副向润容所觉，潜令送赦书，使韩朝阳告之。庚寅，朝阳自洛阳致禄山意旨，将毕，命入别馆。循不虞朝阳之害己，与朝阳款曲行礼，朝阳引之密语，抽佩刀斩之。遂宣伪诏，数循罪逆，并斩程超，并传首东郡，戮及妻子。以平卢伪持节吕知晦为留后，亦为本军所杀，又加润容右散骑常侍，代之。杀皇支范阳府椽李戒等四人，没其妻子。

五月，奚、契丹两蕃数出北口，至于范阳，俘劫牛马子女，止城下累日，城中惟留后羸兵数千，不敌，润容等计无所出，遂以乐人戴竿索者为矫捷可用，授兵出战，至城北清水河大败，为奚羯所戮，惟存数人伏草莽间获免（其乐人本玄宗所赐，皆非人间之伎，转相教习，得五百余人，或一人肩符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长百余尺，至于竿杪，人腾掷如猿穴飞鸟之势，竟为奇绝，累日不惮，观者流汗目眩。于是，此辈歼矣。虏未至前月余日，童谣云："旧来夸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日里，清水河边见。"契丹初闻莫悟，至是而应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关，为禄山将崔乾祐所败。十四日辛卯，潼关失守（初，翰守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阻兵，以诛国忠为名，公若留二万人

守潼关，悉以余兵诛国忠，此汉诛晁错挫六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许之而未发，或泄其言于国忠，国忠大惧，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多，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从之。遂遣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万人屯灞上，令其腹心杜乾运将之焉。翰虑为其所图，乃上表请乾运兵隶于潼关，乃召乾运赴潼关计事，因斩之。国忠语其子暄曰：“吾死无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又谓诸将以潼关三百余里，利在守险，不利出战。杨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于己不利，欲其速战，数奏促之。贼将崔乾祐叩关数请战，国忠既与翰不协，因言翰逗留不进。玄宗数使进兵出关，翰遂领马步十五万，与贼将崔乾祐会。初，翰造毡车，以毡蒙其车，以马驾之，画以龙虎之状，五色相宣，复以金银饰其画兽之目及爪，将冲战，马因惊骇，从而攒戈矢逐之。贼知其计，积薪刍于隘路，候毡车至，顺风纵火焚之，驾马惊走奔骇，烧毡车及薪刍，烟焰昏黑，两军不相辨。我军谓贼在烟焰之中，遂集弓矢并射之，贼军抽退，日昳，方觉无贼。我众从关门六七十里，路狭，北拒黄河，南抵石岸，排蹴前进不得。贼抽军从南山设疑，曳柴扬尘，以同罗习险之骑，直透黄河横截，我军败绩，沈河死者十有二三。翰在北高阜上观军阵进退之势，于时搬粮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遂将船百余只到河南岸，争渡者不可胜计，每满即沉，如是沉者数十渡，余军散走入南关。先时，于关门旁穿二道堑，阔二丈余。及师败之际，前后奔竞，人马枕藉入坑，须臾堑满，兵士践人马之上，方得入关。阵之既败也，乾祐领白旗，引左右驰突往来，我军视之，状若神鬼。又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潜谓是贼，不敢逼之。须臾，又见与乾祐斗，黄旗不胜，退而又战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后昭陵奏：“是日，灵宫石人马汗流。”其日，翰至灵宝县西洪溜涧，与乾祐相逼，翰兵马多，乾祐不过万人，为撒星阵，十五为一旗，或密或疏，或前或却，官军见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陌刀手五十人列于阵后，令其军曰：“进则十五有生，退则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自战。乾祐忽惊，金鼓卷旗，状似退，官军益怠。忽驰而进，势若雷霆，官军失势，遂为所薄。是日，东风吼地，飞沙涨天，烟尘相合，野中旧积诸草，贼皆焚之，烟焰彻天，昏黑如夜，旗号之色，人皆莫辨。贼乘风便趋我军，烟尘之中，拱手而皆受戮）。

初，翰至潼关，风疾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政事委行军田良邱。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全无斗志。及出师，未阵而溃，为麾下蕃将火拔归仁执降于禄山（军败后，翰自首阳山西渡入潼关津驿，关门不守，王思礼收合余军，更欲战。归仁语翰曰：“贼势逼，相公且宜西行避之，以图去就。”翰上马出驿，归仁率诸将叩马请降禄山，后画异图，事将未晚，翰曰：“逆胡猖狂，偶然一胜，天下之兵，计相续至，羯胡之首，期悬旦夕。”归仁曰：“贼在咫只，更欲征兵，则我之命已悬贼戈矣。”翰欲下马，遂以毛绳于马腹下连缚其脚，控辔出驿。翰怒，握鞭自筑其喉，又被夺却，鞭拢马就乾祐，送于洛阳）。禄山曰：“汝常轻我，今日何如？”翰俯伏称：“肉眼岂知陛下，遂至此。陛下为拨乱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但留臣，臣以尺书招之，不日平矣。”禄山大喜，遂署翰为司空，令书招光弼等。诸将报书，皆让翰不死节。禄山知事不遂，闭翰于苑中而害之。

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十五日壬辰，闻于朝廷，玄宗召百官问计，国忠以为幸蜀便。（先是国忠乐于蜀地，为自全之计，自天下乏兵，颇置腹心于梁、益间，卒行其志。或曰：“非国忠之计。”解之在后。监察御史请出御库金帛召募壮士，率六军一战以拒之，识者壮其志，而又壮其谋。初，玄宗览龟兹曲各部，见《北洛背代》，深恶之，谓乐工李龟年曰：“何物音乐为如此不祥之名？”遂令诸曲悉改故名。及闻禄山反，龟年曰：“曲名先兆，果不虚矣。”开元、天宝中，人间多于宫调中奏突厥神，亦为禄山之应。国初盛传《武媚娘曲》，而则天僭窃之事应之，则先兆岂可测哉？）十六日癸巳，玄宗幸蜀（銮驾自迎秋门出，百官尚未知。明日亦未有来朝者。已而，宫嫔乱出，驴马入殿，辇运库物。上过渭桥后，杨国忠令烧断其路。上知之，使高力士走马至桥，止之曰：“今百姓苍惶，各求生路，何得断绝！”令高力士扑灭了来。上止望贤宫，从官告饥，乃命杀马，折行宫木煮肉遗之。遂入宫，憩于树下，惘然有弃海内之思。高力士觉之，遂抱上足呜咽，上曰：“朕之作后，无负黎元。今朝逆胡负恩，宗庙失守，竟无一人勤王者。朕负宗社，敢不自勉！惟尔知我，更复何言。”即使中官入县宣告，咸阳官吏百姓更无一人至者。午时，上犹未食，良久，有村叟来献蜜面，上对之惨然。既而，尚食令人舁御膳至，分散从官。发至金城宿。是夜，王思礼自潼关至，奏哥舒翰败没之状。十八日，至马嵬，从官韦见素及男谔、杨国忠及男暄、魏方进及男元向等六人入驿起居。才出，有吐蕃二十余骑接国忠曰：“某等异域蕃人，来遇国难，请示归路。”国忠方与语，众军传命曰：“杨国忠与吐蕃同反，魏方进亦连。”一时带甲围驿。国忠曰：“禄山已为枭獍，逼迫君父，汝等更相仿效耶？”众军曰：“尔是逆贼，更何道人。”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便即枭首，屠割其尸。魏方进及两男、吐蕃同时遇害。见素为乱兵所伤，脑血涂地，曰：“莫损韦相公父子。”乃得免。上令寿王以药封疮，兵犹围驿不散。王召从官，惟见素父子二人。上策杖蹑履，自出驿门，令各收军，军人不应。行在都虞侯陈玄礼领诸将三十余人，带仗奏曰：“国忠父子既诛，太真不合供奉。”上曰：“朕即当处置。”乃回步入驿，倚杖久之不进，韦谔极言，乃引步前行。高

力士乃请先入见太真，具述事势，太真曰："今日之事，实所甘心，容礼佛。"遂缢于佛堂，舁至驿庭中，令玄礼等视之，玄礼等免胄谢焉，军人乃悦。然后议銮驾所诣，上意欲幸蜀中，中使常清以国忠久在剑南，恐其中连谋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多时，地安可驻。中官郭师太谋幸朔方，曰："彼蕃、汉杂处，父子成章，自来地名忠孝。"中官骆休详请幸陇西，曰："姑臧一部，曾王五凉，土厚地殷，实堪巡幸。"各陈所见，都十余辈，上皆不可，顾谓力士曰："卿意何如?"力士曰："太原虽近，地与贼连，先属禄山，人心难测。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难，不达人意。西凉地远，沙塞萧条，大驾巡幸，人马不少，既无备拟，立见凄惶。剑南虽小，土富人强，表里山河，内外险固。以臣所见，幸蜀为宜。"上然之，即日幸蜀。皇太子为百姓所留，寻幸灵武)。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初，禄山不虞玄宗南幸，故进兵缓也。于是，禄山伪官属等，全掳府库兵甲、文物、图籍，宜春云韶、犀象、舞马、掖庭后宫皆没焉（禄山以车辇乐器及歌舞、衣服，迫胁乐工，牵制犀象，驱掠舞马，遣入洛阳，复散于北，向时之盛扫地矣。肃宗克复，方散求于人间，复归于京师，十得二三。禄山至东都，既为僭逆，常令设乐。禄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长多未之见，乃诳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来，见吾必拜舞。禽鸟尚知天命所归，况于人乎！则四海安得不从我。"于是，令左右领象至，则瞪目忿怒，略无舞者。禄山大惭，怀怒命置于阱中，以烈火烧，使力惫，俾壮士乘高而投之，洞达胸腋，流血数石。旧人乐工见之，无不掩泣。禄山尤致意于乐工，求访颇切，不旬日间，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乃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数十人，陈御库珍宝，罗列前后。乐既作，梨园弟子皆不觉欷歔，相视泣下，群贼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自胜。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贼乃缚海清于戏马台，支解以示乐人，闻之无不伤痛。时王维亦在贼中，拘于菩提佛寺，闻之赋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维，开元初进士及第，事母崔氏以孝闻，累官给事中。禄山陷长安，维在贼中，佯狂失音久之。贼重其名，追赴洛阳，伪授给事中。至德二年冬，收东京，三司类例，陷贼官六等科罪。时弟缙为刑部侍郎，抗表请以官爵赎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后为尚书右丞。营别业于辋川，朝散之后，常独坐焚香。妻亡后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绝尘累。及临终之时，缙在凤翔，作别缙书及平生故人，劝以修习，舍笔而终)。

禄山窃据河洛，令张通儒居守，安守忠总兵以镇西京。于时二京全陷（至德元年九月，贼党孙孝哲害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杨驲等八十余人，又害皇孙等二十余人，并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庆宗以禄山起兵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腰斩于长安，并母康氏等五人，荣义公主亦赐死焉。自后安忍杀不附己者，王侯将相扈从入蜀者，子孙兄弟，虽在婴孩之中，皆不免于刑戮。遂深居高拱，残虐自恣，其大将等亦不可得而见之，皆因严庄以白事。其酷如狼虎，虽曰腹心，齐为寇雠矣。先是，百姓因乱为盗，忽入仓库。禄山既收西京，大怒之，大索长安三日而后止，虽私财必皆取之。又令府县推按，株连引证，日以勾禄征剥搜捕为事，锥刀之末，无不征之，百姓骚然，所在叛矣。间谍日至，士庶潜议亡归，知肃宗至灵武，皆企望官军，相传曰："皇太子从西来也。"人皆奔走，市肆为空，如是者百余日。京畿豪杰、没贼官吏归者，相继不绝，诛而复起，总莫能制。其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悉附之。至是，城西之外为勍敌。其将皆勇而无谋，日纵酒高会，惟声色财货是嗜，不复萌西进之心。故肃宗得乘其弊，盖天所命也)。凶威所至，无不荡覆，衣冠士庶归顺于灵武郡者，继于道路，家口亦多避地于江淮（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兆矣)。其陷贼州郡，贼军所至，则为贼守，师才去，则相共杀贼归国，反覆十数度，至于城邑为墟，而人心不改。及闻肃宗治兵于灵武，人心益坚矣。

禄山先患眼疾，日加昏昧，殆不见物，又性转严酷，事不如意，即加箠挞，左右给侍微过，便行斧钺。特宠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庆恩代长子庆绪为太子，庆绪每惧见废，严庄亦虑禄山眼疾转甚，恐宫中事变之后将不利，遂夜与庆绪及禄山左右阉竖李猪儿等同谋。庄谓庆绪曰："殿下闻大义灭亲乎？臣子之间，事不得已而为者，不可失也。"庆绪小胡，性又怯懦，忧惧之际，遂应之曰："兄之所为，敢不从命。"又谓猪儿曰："汝事皇帝，鞭笞宁可数乎？汝不行大事，死无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与谋杀禄山。严庄、庆绪执兵立于帐外，猪儿执大刀直入帐下，以刀斩其腹，左右惧不敢动。禄山眼无所见，床头常著佩刀，始觉难作，扪刀不得，但以手撼帐竿大呼云："贼由严庄。"须臾，腹已数斗血流出。掘床下地，以毡裹其尸埋之，戒宫中勿令泄。庄明日宣言于外，称禄山疾亟，伪诏立庆绪为皇太子，军国事大小并决之于庆绪。伪即位，尊禄山 为太上皇。庆绪常兄事严庄，每事必谘之（猪儿，契丹之降口也。年十余岁，事禄山颇谨。宫刑之时，流血数斗，殆死，数日方苏。幼时，禄山最信之。禄山腹大，每著衣服，令三四人擎腹，猪儿头戴之，始得系衣带。玄宗赐禄山华清宫浴，猪儿得入宫与禄山解著衣裳。然禄山性残暴，鞭挞猪儿最多，遂有割腹之祸)。

禄山以天宝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杀，僭窃三年，年五十五（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败贼将安守忠等于香积寺，汾阳领军从城南赴东都。二十八日，元帅代宗皇帝入城，安抚百姓。十月十六日，又收东都。安庆绪空东都遁於河朔。十月

二十三日，大驾还京，其日上皇发成都。庆绪之奔也，步军不满三千，马军才三四百，至新乡，知严庄投国家，诸将当时心动，阿史那承庆部落及李立节、安守忠、李归仁等散投恒、赵、范阳，只有张通儒、崔乾祐等两三人时来衙前参。至卫州，则无人辄见。及至汤阴，分散过半，纵去来者，亦止洎相远。庆绪知人心移改，不敢询问。至相州，离散略尽，疲卒才一千，骑士三百而已。至滏阳县界时，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屯卒一万、军马三百在滏阳，庆绪处于必死之地，谓诸弟曰："总是一死，不如刀头取决。"遂与庆和等三人领家僮数百，设奇计大破官军，光弼大溃。泽潞节度使王思礼营相去四五里，知光弼败，一时分散，庆绪遂分八道，曳露布称："破光弼、思礼两军，收斫万计，营幕俨然，天假使便，无所欠少，况回鹘已走，立功不难。其先溃将士仰于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齐，来月八日再收洛阳。"诸贼知河东丧师，逆心又固，受其招诱，以十月悉到相州。庆绪改相州为成安府，大赦境内，改年曰天和。委薛嵩训练新旧众三万余，马军六千已上。旬日之中，伪将蔡希德以其众自高平至，田承嗣自颍川至，武令珣自唐邓至，道途复及六万。明年十月十四日，汾阳自上都赴军，领十六万至卫州城下。而庆绪以马步十万来逆战，数合皆败，庆和恃以弓矢，独自出阵射官军，中箭弃枪，坠马就擒。庆绪大败，遇夜走归相州。汾阳遂收诸道兵薛兼训、董秦等二十一万众于相州西南三十里下营。十一月五日，庆绪以五万众列阵于愁思冈，贼众大败，杀二万余人，追至城下，四面穿濠围之。庆绪以残伤出战，多至摧败，却入城守。史思明本为庆绪北镇幽蓟，及庆绪京陕西败，洛阳奔北，思明已杀乌承恩，却背国家。庆绪危急，频遣使求救于思明，思明乃引军来援。凶徒既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于魏州僭称燕王，年号顺天，全军屯楚王桥，使李归仁以精兵一万寻山向北。汾阳以敕赐刀授军，平明，引军蹑贼，贼亦驻军，相持至暮，三合，归仁大败，擒伪洛州节度使张令晖、兵马使范秀严，流血积尸，填溪溢谷。归仁乃归滏阳，招取败卒，思明闻之大惧。汾阳以诸将欲袭思明，谋议不同，汾阳与季广琛同谋，引安阳河水浸城，遂筑堰开渠而浸城焉。城中无复出路，饿死者众，思明遂领兵来助，杀我防堰官健，决我堤堰，又破卫尉县，烧粮车五十乘，驱却牛万头，官健走脱者一半。已来二月己未，庆绪城中易子而食，屑朽木淘马粪以饲马。而官军以道路悬绝，往来甚难，汾阳与光弼所谋不协，遂列大阵于邺县南十里韩陵山东滏水上。官军初胜，生擒杀伤甚众，思明于困败之中，忽生奇计，官军大败。日荡风起，尘埃昼昏，城下诸军望见回军，以为贼徒大至，一时皆溃，资粮器械并弃。汾阳行二三里，驻马以待师，与诸将结四面阵，当路而回，官军四分损一。思明引全军赴相州，庆绪使人三十里外将赭黄衣以逆思明，申诚请册。思明曰："不用衣服，即当相见。"庆绪与弟五人，渡安阳河十里来逆，见思明欲下马，思明止之，回马让行，庆绪从焉。当时分配安置伪刑部尚书孙孝哲、侍中高尚、兵部尚书崔乾祐大将军已下九人并在球场祗候，参贺思明过后，九人一时处斩。思明休卒于合河之阳。思明既下马，庆绪兄弟厅前东西而立，数庆绪凡数百言，末云："因何杀阿爷，夺职掌?"曳庆绪西面而缢杀之，诸弟四人并斩。初，庆绪未败时，谶云："渡河野狐尾独速，明年死在十八日。"又云："胡绝其后，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验。当时，思明将士或谋杀思明而附庆绪，盖怀禄山旧恩，事临发，庆绪降，众人皆恨之。庆绪官健六千余人，大半饿不能行立，并令安太清等养育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并令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

庆绪自至德二年杀禄山而自立，至乾元二年己亥为史思明所杀，其后并于思明。思明复称大燕，以禄山为伪燕，令伪史官官稷一撰禄山、庆绪墓志，而禄山不得其尸，与其妻康氏并招魂而葬，所谓哀后者也。谥禄山曰光烈皇帝，降庆绪为进剌主。其墓志叙述凶逆，语非典实，所纪亦无可取，故略焉（史思明，营州杂种胡也。本名窣干，玄宗改为思明。瘦小，少髭须，深目鸢肩，性刚急。与禄山同乡，生较禄山先一日，思明岁夜生，禄山岁日生。及长，相亲，俱以骑勇闻，解六蕃语，同为牙郎。以欠官钱走入奚，诈为汉使得免。后诱杀奚，节度使张守珪以思明杀奚功，奏授折冲。与禄山同为捉生将，去无不捷，累拜大将军。及禄山叛逆，遂为禄山攻劫郡县，所向无敌。始自一卒至平州刺史，收河朔戮力，骤至崇秩，畏威怀德，虽死无二。后庆绪杀禄山，而赐思明姓安氏，改名荣国，封妫川王。思明自己怀计，而常惧贼将蔡希德。无何，庆绪杀希德，而思明喜形于色。寻以八万骑众举河北降，封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明年，改乾元元年戊戌。肃宗使乌承恩为思明副，思明杀之，复反。诸将围庆绪于相州，思明乃来援，初惧我军之救，会萧华以魏州来归顺，诏河南节度崔光远代萧华，思明乘其初到，以兵击光远，光远脱身南渡。明年，即二年己亥正月一日也，思明于魏州自立为燕王，年号顺天。引兵救相州，官军败绩，九节度使引退，思明顿兵于合河口，庆绪兄弟至，皆杀之，并其众。回至蓟城，集僚属夸衒克捷，自为天假智略，人亦以为然。乃立宗庙社稷，谥祖考为皇帝，以妻辛氏为皇后，次子朝兴为皇太子，长子朝义为怀王，诸子皆为王。以礼招魂葬禄山。置侍中、尚书令等官，立台省，无曹局，递为检计之所，识者笑之。以范阳为燕京，命洛阳为周京，长安为秦京，置日华等门，署衙门楼为听政楼，节度厅为紫微殿。又令其妻行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燕羯之地不闻此礼，看者填街塞路。燕蓟间军士多不识京官名品，见称黄门侍郎者曰："黄门何得有髭须?"皆此类也。其年八月，又总兵南来。九月，又收大

梁，陷我洛阳，东洛佛事皆送至幽州，以旧宅为龙兴寺而崇饰之。思明本不识文字，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译宣示，皆可绝倒。常欲以樱桃赐其子朝义及周贽，以彩笺敕左右书之，曰："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小史龙谭进曰："请改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则声韵相协。"思明曰："韵是何物？岂可以我儿处周贽之下乎！"又题石榴诗曰："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拔刀割破黄胞衣，六七千个赤男女。"郡国传写，置之邮亭。子朝兴，本牧羊胡雏，忽奄有十州之地，恣为不法，人不聊生，万姓嗷嗷，皆望官军之至。上元二年辛丑，官军于北邙山败绩，光弼奔闻喜，思明使其子朝义为先锋，自为后殿。朝义至永宁郡西，使铁骑先锋至姜子岭，为官军所败。朝义屡进兵，皆挫衄，思明大怒，朝义与诸将并欲按军令，朝义惶惧不自安。思明居驿，令心腹曹将军击刁斗，防卫甚严。朝义将骆悦、蔡文景与朝义曰："王于姜子岭失律令，今日害王，王何不自谋？悦等与王死无日矣。因言废立之事，曹将军亦愿为之，欲唤共谋大事如何？"朝义曰："勿惊动圣人，善为之计。"使许叔冀男季常以其命命曹将军至，骆悦以其谋告之，曹将军知诸将怨，恐祸及己，乃不敢拒。其夜，领朝义部下数百人，擐甲诣驿，思明侍卫怪其有异，惧曹将军，遂不敢动。思明梦觉，据床惆怅。思明性好伶人，寝食必致左右，伶人以其残忍，皆怨之。因问其故，思明曰："吾向梦见小沙上群鹿，吾逐鹿及水，遂见鹿死水干。"言毕如厕。伶人相谓曰："鹿者，禄也；水者，命也。禄与命俱尽矣。"俄顷，骆悦以兵入，问思明所在，未及对，以匕首椹杀数人；因指如厕。思明知事变，逾墙至马厩，鞴马已乘之，悦等索见之，使麾下周之俊射中其臂，落马。思明问悦等曰："是何人作难？"悦曰："怀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语错，合招此事。然汝废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长安，终归汝事。今虽废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义小名者三，曰："莫杀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杀父之名。"因骂曹将军："此胡误我，我负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悦等叱左右擒思明赴柳泉驿，乃回见朝义，朝义曰："莫惊圣人否？"悦曰："无之。"周贽、许叔冀军在邙山，朝义发许季常往报，贽于帘下坐见季常，闻说惊倒。朝义乃领兵回，周贽、许叔冀与季常赴之，恐贽贰于己，令骆悦等欢迎之，杀于柳泉驿。恐众心未定，遂矫朝义之命，以帛缢杀思明，毡裹其尸，骆驼驼至东都。朝义僭逆自立，号显圣。朝义，思明孽子也，既杀思明，复使张通儒诛朝兴等。以通儒为燕京留守，寻为高鞠仁所杀。又与蕃将阿史那承庆相害，承庆不敌而奔潞县。鞠仁令城中杀胡者重赏，于是羯胡尽殪，小儿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以鞠仁为燕京兵马使。五月，以伪太常卿李怀仙为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复杀鞠仁。蓟门自春至夏，相杀者凡四五。加怀仙兵部尚书、陇西郡王。宝应元年，葬思明于良乡东北冈。是月，王师克复洛阳，朝义败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继归顺，朝义又加怀仙侍中。走至莫州，疑怀仙，不敢入前城，取道北走，将投奚。十二月，李怀仙以范阳归顺，诱杀朝义于城东，函其首，使骑将徐济驰献于阙下，朝廷嘉之，拜怀仙太傅、检校侍中兼兵部尚书，封武威郡王，仍为幽州节度使，蓟门遂宁。思明以乾元二年己亥三月杀安庆绪僭王，至史朝义宝应元年十二月为李怀仙所杀，首尾四年)。

安史二凶羯相继乱于范阳，安禄山以天宝十四载乙未十一月犯顺，至史思明男朝义宝应元年壬寅十二月为李怀仙所杀，二胡共扰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

李林甫外传

[唐]佚　名撰　王宏治整理

《李林甫外传》一卷，作者不详。李林甫，唐之奸相。本书从野史的角度，记述了李林甫发迹的过程，所记之事为正史所不载，可供参考。今以宛委山堂《说郛》本为底本点校。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读书。在东都，好游猎打球，驰逐鹰狗，每于城下槐坛，下驴击鞠，略无休日。既惫，舍驴以两手返据地歇。一日，有道士某，丑陋，见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乐？郎君如此爱也。"李怒顾曰："关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复言之。李公幼聪悟，意其异人，乃摄衣起谢。道士曰："郎君虽善此，然忽有颠坠之苦，则悔不可及。"李公请自此修谨，不复为也。道士啸曰："与郎君三日后五更会于此。"曰："诺。"及往，道士已先至，曰："为约何后？"李乃谢之曰："更三日复来。"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谈笑极洽。且曰："某行世间五百年，见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则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郎君且归熟思之。后三日五更复会于此。"李公回，计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使，二十年宰相重权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决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叹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见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复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与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杀权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阴贼，当为阴德，广收拔人，无枉杀人。如此则三百年后，白日上升矣。官禄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与别。

时李公堂叔为库部郎中在京，遂诣。叔父以其纵荡，不甚纪录，之颇惊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过，今故候觐，请改节读书，愿受鞭箠。"库部甚异之，亦未令就学，每有宾客，遣监杯盘之饰，无不修洁。或谓曰："汝为吾著某事，虽雪深没踝，亦不去也。"库部益亲怜之，言于班行，知者甚众。自后以荫叙，累官至赞善大夫。不十年，遂为相矣。权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顾隆洽，独当衡轴，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数年后，自固益切，乃起大狱，诛杀异己，冤死相继，都忘道士槐坛之言戒也。

时李公之门，将有趋谒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门，吏惊候之，见一道士甚枯瘦，曰："愿报相公。"阍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缚送于府。道士傲啸而去。明日日中复至，门者乘间而白李公，曰："吾不记识汝。试为通。"及道士入，李公见之，跃然而悟，乃槐坛所睹也。惭悸之极，若无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暂行，中心如疚，乃拜。道士迎啸曰："相公安否？当时之请，并不见从，遣相公行阴德，专枉杀人，上天甚明，谴谪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额而已。道士留宿，李公尽除仆使，处于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余无所进。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升天之契，今复遂否？"道士曰："缘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窜责，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约矣。"李公曰："某人间之数将满，既有罪谴，后当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谢，曰："相公安神静虑，万想俱遣，几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无念虑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觉，便随道士去，出大门，及春明门，到辄自开，李公援道士衣而过，渐行十数里。李公素贵，尤不善行，困苦颇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与坐于路隅，逡巡以数节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开眼。"李公遂跨之，腾空而上，觉身泛大海，但闻风水之声。食顷，止见大郭邑，介士数百，罗列城门。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约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门，复有甲士，拜阶至大殿，帐榻奢侈。李公困欲就帐卧，道士惊牵起曰："未可，恐不可赴耳，此是相公身后之所处也。"曰："审如是，某亦不恨。"道士啸曰："兹介鳞之属，其间苦事亦不少。"遂却与李公出大门，复以竹杖授之，一如来时之状，入其宅登堂，见身宾坐于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觉，涕泗交流，稽首陈谢。明日别去，李公厚以金帛赠之，俱无所受，但挥手而已，曰："免旃六百年后，方复见相公。"遂出门而逝，不知所在。

先是，安禄山常养道术士，每语之曰："我对天

子亦不恐惧，惟见李相公若无地自容，何也?”术士曰：“公有阴兵五百，皆有铜头铁额，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见之?”禄山乃奏请宰相宴于己宅，密遣术士于帘间窥伺，退曰：“奇也，某初见报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炉而入，仆射侍卫，铜头铁额之类，皆穿屋逾墙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当是仙官暂谪人间耳。”

高力士外传

[唐]郭　湜撰　王宏治整理

《高力士外传》一卷，唐郭湜撰。郭湜，生卒年及事迹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为“大历大理司直。”《高力士外传》又作《高氏外传》，或《高力士传》。高力士为唐玄宗时著名的宦官，此书所记不仅限于高力士的事迹，也涉及李林甫、杨国忠等朝廷显贵的故事，以及安史之乱后玄宗的状况。可补正史之阙憾。《高力士外传》是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点校。

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孝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上至陵日，山川雷隐，草木风生，陈千官朝见之仪，具九宾宗祀之礼。礼毕，俯伏流涕，若不自胜。须臾，闻鼓声四振，云雾朗清，万岁之声，岂惟于远近。一人之孝，固通于神明，不可得而称也。至寝宫，问曰：“所留示朕者何在?”力士趋入，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书之典册。

二十三年后，上忽言曰：“朕亲主六合，二十余年，两都往来，甚觉劳弊。欲久住关内，其可致焉?”三问群臣，卿士皆云：“江淮漕运，转输极难，臣等愚蒙，未知为计。”上甚不悦。后李林甫用裴曜之谋，爰兴变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计，首建和籴。数年之中，甚觉宽贷。

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谓高公曰：“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公顿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后，陛下频赐臣酒，往往过度，便染风疾，言辞倒错，进趋无恒。十年已来，不敢言事。陛下不遗鄙贱，言访刍荛，纵欲上陈，无禅圣造。然所闻、所见，敢不竭诚。且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但顺动以时，不逾古制；征税有典，自合恒规。则人不告劳，物无虚费。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来，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会朕心。”乃顿首曰：“臣生于夷狄之国，长自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余年。尝愿粉骨碎身，以裨玄化；竭诚尽节，上答皇慈。顷绿风疾所侵，遂使言辞舛谬。今所尘黩，不称天心，合当万死。顿首!顿首!”上曰：“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命左右曰：“即置酒为乐，无使怀忧。”左右皆称“万岁”。从此便住内宅，不接人事。及开元之末，天宝之初，陈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献宝符之瑞。贵妃受宠，外戚承恩。罗吉、张俞兴党锢之狱，杨、裴、韦、李，受无状之诛。五六年间，道路以目，禄山之祸，自此兴焉。

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渐高，心力有限，朝廷细务，委以宰臣，藩戎不警，付之边将。自然无事，日益宽闲，卿谓如何?”高公曰：“比在内宅，不知时议。近于阁门外，见诸道奏事人说云南频有丧律，陛下何以御之?北兵近甚精强，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远震，圣泽傍流，足以吞食鲸鲵，翦灭封豕。诸余纤介，曾何足云!臣恐久无备于不虞，卒有成于滋蔓，然后禁止不亦难乎?”上曰：“卿之所疾，渐亦痊除。今日奏陈，雅符朕意。近小有疑虑，所以问卿。卿慎勿言，杜复泄露，应须方便，然可改张。”高公顿首，谢曰：“以陛下至圣，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胜欣庆。”其后杨李争权，竞相倾夺；王邢不轨，咸就诛夷。

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国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宁俟后图，国忠播宣淫之耻。

十三年秋，大雨昼夜六十日。陈希烈罢相，韦见素持衡。上因左右无人，谓高公曰：“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陈改辙，杨、李殊涂，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

意?”高公伏奏曰:“开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眚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

十四年冬,安禄山作逆,起自范阳,私聚甲兵,假称朝贡,囚李芝于真定,劫光翙于太原。长驱两河,将吞九鼎,蕞尔戎羯,乘我不虞。国家久致升平,不修兵甲,卒征乌合之众,以御必死之军。遂使张介然丧律于陈留,封常清弃甲于汜水。东京已陷,西土犹宁。有诏斩封、高于驿前,镇哥舒于关上。交锋纵镝,向历半年,斩将搴旗,不逾信宿。兵疲师老,众溃亲离。国忠促哥舒之军,务令速进火援;冀禄山之党,更却先投。烽火遍照于川原,羽书交驰于道路。西京于焉失守,万姓及此骚然。

十五载六月十二日,有诏移仗未央宫。十三日,有诏幸巴蜀。至延秋门外,上驻马谓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历数,尚亦有余,不须忧惧。”扈从至马嵬山,百姓惊惶,六军奋怒。国忠方进,咸即诛夷;虢国、太真,一时连坐。

肃宗减随驾兵马,复至咸阳,未振军容,师徒小却,长驱卒乘,北至朔方。七日,万人劝进,让不获已,乃即皇帝位于灵武。八月,尊太上皇于成都,改元为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谓高公曰:“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公伏奏曰:“陛下躬亲庶务,子育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也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

初,上过利州,西临蜀郡,往来表疏,道路相望。知两京有克复之期,兆人伫来苏之庆。仍皇情未畅,臣下多虞。及出剑门到巴蜀,井邑、气候、风云,与中国而颇殊,对偏方而增恨,应沾扈从皆同此心。敕节度使崔圆以忠恳至诚,恐皇恩轸虑儿所,进奉不越时宜,应修殿宇,不剿人力。上为之悦,左右皆称“万岁。”上曰:“崔圆可谓大臣欤。”即日拜相。西南之俗,无不欣然。后崔相欲赴行在,未测圣情。上觉其忧惧,谓高公曰:“朕观崔圆,器宇冲邃,理识弘通,比诸宰臣,无出其右。若得对见,必倍承恩。”后果如上言。且蜀中风土,有异中原,秋热冬温,昼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驾出剑门到巴蜀,气候都变,不异两京。九月十九日,霜风振厉,朝见之时,皆有寒色。诏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尽衣袍立朝,不依旧式。每奏事人,来往两京,动静无不尽知。

二年正月,禄山为子庆绪所杀,庆绪伪立。凶谋逆计,主以严庄;伪敕伪书,出于高尚。但置酒为乐,余无所图。上谓高公曰:“皇帝久在凤翔,兵威大震,凶徒逆党,即应殄灭。”高公伏奏曰:“逆贼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鱼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凤翔,元帅广平王中书令郭子仪驱百万之熊罴,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复两都。庆绪北走于邺中,王师绕围于城下。

至乾元元年,庆绪为逆贼史思明所杀,王师失利,再陷洛阳。李光弼作镇于河阳,郭英义次安于虢路。上元元年,为子朝义所杀。至宝应元年,却收洛阳。朝义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谓高公曰:“安、史二逆贼,父子相次伏诛,岂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罚也!”高公曰:“皇帝圣化无穷,陛下仁德,福流万叶。凡是凶丑,自合诛夷,不胜庆快之至。”

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诏,迎太上皇于西蜀。十二月至凤翔,被贼臣李辅国诏外随驾甲仗。上皇曰:“临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仪仗出城迎候。二圣相见泣涕,义之倾城,道俗一时忭舞。便于兴庆宫安置。

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温泉宫。二十日,却归,因此被贼臣李辅国阴谋不轨,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辅国趋驰末品,小子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圣上属残孽未殄,苍生不安,贪总军戎,冀清海内。不暇拣择左右,屏弃回邪,遂使辅国荧惑两宫,伤万姓,恣行威福,不惧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高公窜谪□州,皆辅国之计也。

上皇在兴庆宫,先留厩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辅国矫诏,索所留马,惟留十匹。有司奏陈,上皇谓高公曰:“常用辅国之谋,我儿不得终孝道。明早向北内。”及晓,至北内,皇帝使人起拜云:“两日来疹病不复,亲起拜伏,伏愿且留吃饭。”饭毕,又曰:“伏愿且归南内。”行欲至夹城,忽闻戛戛声。上惊回顾,见辅国领铁骑数百人,便逼近御马。辅国便持御马,高公惊下,争持曰:“纵有他变,须存礼仪,何得惊御?”辅国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即斩高公从者一人。高公即拢御马,直至西内安置。自辰及酉,然后老宫婢十数人,将随身衣物至,一时号泣。上皇止之:“皆辅国矫诏之所为也,圣上宁得知之乎?”上皇谓高公曰:“兴庆是吾王地,吾频让与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虽为辅国所制,正惬我本怀。进御人令撤肉,便处分尚食。明日已后,不须进肉食。”

每月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经十余日,高公患疟,敕于功臣阁下避疟。日晚闻门外有人问,称是“啖庭瑶”,云:“圣人唤阿翁,问会见太上皇未?”曰:“见了。”高公亦不敢辞,即随庭瑶至阁门外,日晚见内养将一卷文书状云:“使看略见少多,皆是罢职,却被索将附奏。”云:“臣合死已久,圣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状,并不曾闻。伏愿得亲辞圣颜,然后受戮,死亦无恨。”明日有制;

"力士潜通逆党，曲附凶徒，既怀枭獍之心，合就鲸鲵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颇效勤劳，且舍殊死，可除名长流□州。"九月三十日，至□州，随身手力不越十人，所余衣粮才至数月。殷忧待罪，首尾三年。

经一年，忽见本道观察第五国珍谪至夷州，与第五相饮赋诗，曰："烟熏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谓同病曰："宰相犹如此，余何以堪?"左右闻之，皆为挥涕。又于园中见荠菜，土人不解吃，更赋诗曰："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使拾之为羹，甚美。或登山临水，以永终日。

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还。至建巳月，二圣升遐，今上即位，改元为宝应元年。六月，□州二圣遗诏到，号天叩地，悲不自胜。制服持丧，礼过常度。每一号恸，数回气绝，昼夜无时，伤感行路，恨不得亲奉陵寝，而使永隔幽明。哀毁既深，哽咽成疾。七月，发山至郎州，八月，病渐亟，谓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同，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逌，孤魂旅榇飘泊何依。"泣下沾襟，视之尽血，言毕，以宝应元年八月十八日，终于朗州。元寺之西院。远近闻之，莫不伤叹。九月，灵榇发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诏令后旧官爵追赠广州都督，丧事行李，一切官给，陪葬玄宗陵。

高公所生母麦氏，即隋将铁杖曾孙，始与母别时年十岁。母抚其首泣曰："与汝分别，再见无时，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贵。吾若不死，得重见，记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双金环，吾亦留看待见，汝伺之，慎勿忘却。"即与诀别，向三十年后，知母在泷州，虽使人迎候，终不敢望见。及到，子母并不相识，母问曰："与汝别时，记语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即解衣视之，母亦出金环示之，一时号泣，累日不止。上闻，登时召见，封越国夫人，便于养父母家安置，千余年后，卒葬东京原。燕公志墓曰："验七星于子心，辨双环于母臂。"即此事也。其妻东平吕氏，故歧州刺史玄悟之女，躬行妇道，有逾常礼。

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辅国谬承恩宠，窃弄威权，蒙蔽圣聪，恣行凶丑。所持刑宪，皆涉回邪，即有敬毛裴毕之流，起周代索丘之狱，既无所措，难以图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摇矣。但经推案，先没家赀，不死则流，动逾千计。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则三故相：裴冕、张镐、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贺兰进明是也；六中丞：郑叔清、畅灌、韦利见、皇甫锐、张万顷、毛若虚是也；七御史：李融、屈无易、孙昌胤、孙莹、宋晦、严锐、毕曜是也；三员外：张渭、张之绪、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铣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开府：力士是也。遗、评、补、博、卿、监、司、舍、将军、列卿、州牧、县宰已下，散在诸郡不可尽纪。从至德至宝应，向二千人。及承恩放还，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谁得无罪？湜同病者，报以志之，况与高公，俱婴谴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岂谓怀辅弼之元勋，当休明之圣代。卒为谗佞所恶，生死衔冤，悲夫。"

杨太真外传

[宋]乐　史撰　岳娟娟整理

《杨太真外传》二卷，宋乐史撰。乐史（九三〇——一〇〇七），字子正，抚州宜黄人。以献书丰而屡升迁。曾任著作郎，直史郎。《宋史》卷三百六“乐黄目”条附其父乐史传。史博闻而精于考核，著述极富。除《杨太真外传》外，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广卓异记》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等。

《杨太真外传》，又名《杨贵妃外传》、《杨妃外传》，辑《长恨歌传》、《津阳门诗》、《开天传信记》等多书而成，叙杨玉环生前、死后事迹，讫于玄宗之崩。

其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二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范成大《石湖集》均作一卷，而涵芬楼《说郛》本作三卷，盖所见不同。唯《说郛》题为“唐乐史撰”，误矣。现据《顾氏文房小说》本校点，参校《说郛》本。

卷　上

杨妃，小字玉环，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尝误坠池中，后人呼为“落妃池”。池在导江县前（亦如王昭君，生于峡州，今有昭君村；绿珠生于白州，今有绿珠江）。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圭家。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王。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自天宝六载十月，复改为华清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刘禹锡诗有云《伏睹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仙心从此在瑶池，三清八景相追随。天上忽乘白云去，世间空有秋风词。”又《逸史》云：“罗公远天宝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宫中玩月，曰：‘陛下能从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掷之，化为一桥，其色如银。请上同登，约行数十里，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有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上前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记其声调，遂回桥却顾，随步而灭。且谕伶官，象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说不同，乃备录于此）。是夕，授金钗钿合。上又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上喜甚，谓后宫人曰：“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乃制曲子曰《得宝子》，又曰《得鞛（方孔反）子》。

先是，开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无子，妃生子，又美丽，宠倾后宫。至十三年，皇后废，妃嫔无得与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后庭虽有良家子，无悦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贵妃，有宠甚于惠妃。有姊三，皆丰硕修整，工于谑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宫中呼贵妃为“娘子”，礼数同于皇后。册妃日，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母李氏陇西郡夫人。又赠玄琰兵部尚书，李氏凉国夫人。叔玄圭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再从兄钊拜为侍郎、兼数使，兄铦又居朝列。堂弟锜尚太华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见遇过于诸女，赐第连于宫禁。自此杨氏权倾天下。每有嘱请，台省府县若奉诏敕，四方奇货、僮仆、驰马，日输其门。

时安禄山为范阳节度，恩遇最深，上呼之为儿。尝于便殿与贵妃同宴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贵妃，上顾而问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禄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杨铦而下，约禄山为兄弟姊妹，往来必相

宴饯。初虽结义颇深，后亦权敌不叶。

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令高力士送还杨铦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送院中宫人衣服及司农米面酒馔百馀车。诸姊及铦初则惧祸聚哭，及恩赐浸广，御馔兼至，稍宽慰。妃初出，上无聊，中官趋过者，或笞挞之至，有惊怖而亡者。力士因请就召。既夜，遂开安兴坊，从太华宅以入。及晓，玄宗见之内殿，大悦。贵妃拜泣谢过。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贵妃诸姊进食作乐。自兹恩遇日深，后宫无得进幸矣。

七载，加钊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虢国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又赐虢国照夜玑，秦国七叶冠，国忠锁子帐，盖希代之珍。其恩宠如此。铦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将列棨戟，特授上柱国，一日三诏。与国忠五家于宣阳里，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从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造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则毁之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上赐御食及方外进献，皆颁赐五宅。开元以来，豪贵荣盛未之比也。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将乘马，则力士执辔授鞭。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雕镂器物又数百人，供生日及时节庆。续命杨益任岭南长史，日求新异以进奉。岭南节度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异于他郡，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翼擢为户部侍郎。

九载二月，上旧置五王帐，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处。其间，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故诗人张祜诗云："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国忠惧，请计于温。遂人，奏曰："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曰："朕用卿，盖不缘妃也。"初，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妃泣谓韬光曰："请奏：'妾罪合万死。夫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唯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乃引刀剪其发一缭，附韬光以献。妃既出，上怃然。至是，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上大惊惋，遽使力士就召以归。自后益嬖焉。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

十载上元节，杨氏五宅夜游，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挞。公主泣奏之。上令决杀杨氏奴一人，昌裔停 官，不许朝谒。于是杨家转横，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谚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

上一旦御勤政楼，大张声乐。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十岁，惠悟过人。上召于楼中，贵妃坐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上与妃及嫔御皆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锦文袍赐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上尝梦十仙子，乃制《紫云回》（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上喜而传受。寤后，余响犹在。旦，命玉笛习之，尽得其节奏也）。并梦龙女，又制《凌波曲》。（玄宗在东都，梦一女，容貌艳异，梳交心髻，大袖宽衣，拜于床前。上问："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龙女。卫宫护驾，妾实有功，今陛下洞晓钧天之音，乞赐一曲以光族类。"上于梦中为鼓胡琴，拾新旧之曲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尽记之。会禁乐，自御琵琶，习而翻之。与文武臣僚，於于波宫临池奏新曲，池中波涛涌起，复有神女出池心，乃所梦之女也。上大悦，语于宰相，因于池上置庙，每岁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锺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时惟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曲罢，上戏曰："阿瞒（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邪？"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乐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风习习，声出天表。妃琵琶逻逤檀，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其木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弦乃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渌水蚕丝也，光莹如贯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禄山进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为之。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师妃，为琵琶弟子。每一曲彻，广有献遗。妃子是日问阿蛮曰："你贫，无可献师长，待我与尔为。"命侍儿红桃取红粟玉臂支赐阿蛮。妃善击磬，拊抟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妓莫能及之。上命采蓝田绿玉琢成磬，上方造簴、流苏之属，以金钿、珠翠饰之；铸金为二狮子，以为趺；彩绘缛丽，一时无比。先，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花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

《清平乐》词三阕。承旨，犹苦宿酲，因援笔赋之。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奉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妃饮罢，敛绣巾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力士终以脱靴为耻。异日，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惊曰："何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比妃子，贱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知则又殢人。"觅去，乃是：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则任风吹多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才弄尔，便欲嗔乎？忆有一屏风合在，待访得以赐尔。"屏风乃"虹霓"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长三寸许，其间服玩之器、衣服，皆用众宝杂厕而成。水精为地，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络以珍珠瑟瑟。间缀精妙，殆非人力所制。此乃隋文帝所造，赐义成公主，随在北胡。贞观初，灭胡，与萧后同归中国。上因而赐焉(妃归卫公家，遂持去，安于高楼上，未及将归。国忠日午偃息楼上，至床，睹屏风在焉。才就枕，而屏风诸女悉皆下床前，各通所号，曰："裂缯人也。""定陶人也。""穹庐人也。""当垆人也。""亡吴人也。""步莲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温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吴宫无双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窃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为云人也""董双成也。""为烟人也。""画眉人也。""吹箫人也。""笑躄人也。""垓中人也。""许飞琼也。""赵飞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发人也。""薛夜来也。""结绮人也。""临春阁人也。""扶风女也。"国忠虽开目，历历见之，而身体不能动，口不能发声。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纤腰妓人近十余辈，曰："楚章华踏谣娘也。"乃连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杨造得小杨收。"复有二三妓，又曰："楚宫弓腰也。何不见《楚辞别序》云'绰约花态，弓身玉肌'?"俄而递为本艺。将呈讫，一一复归屏上，国忠方醒，惶惧甚，遽走下楼，急令封锁之。贵妃知之，亦不欲见焉。禄山乱后，其物犹存。在宰相元载家，自后不知所在)。

卷　下

初，开元末，江陵进乳柑橘，上以十株种于蓬莱宫，至天宝十载九月秋实，宣赐宰臣曰："朕近于宫中种柑子树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贡无别，亦可谓稍异者。"宰臣表贺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旷古所无者，乃可谓非常之感。是知圣人御物，以元气布和，大道乘时，则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异名，实造化之有初，非阴阳之有革。陛下玄风真纪，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以潜通。故兹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佳实。绿带含霜，芳流绮殿；金衣烂日，色丽彤庭。"云云。乃颁赐大臣。外有一合欢实，上与妃子互相持玩。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与卿固同一体，所以合欢。"于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画图传之于后。妃子既生于蜀，嗜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然方暑热而熟，经宿则无味，后人不能知也。上与妃采戏，将北，唯重四转败为胜。连叱之，骰子宛转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赐绯，风俗因而不易。广南进白鹦鹉，洞晓言辞，呼为"雪衣女"。一朝飞上妃镜台上，自语："雪衣女昨夜梦为鸷鸟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经》，记诵精熟。后上与妃游别殿，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妃叹息久之，遂瘗于苑中，呼为"鹦鹉冢"。交趾贡龙脑香，有蝉蚕之状，五十枚。波斯言老龙脑树生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赐妃十枚，妃私发明驼使（明驼使肌腹下有毛，夜能明，日行五百里），持三枚遗禄山。并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十一载，李林甫死，又以国忠为相，带四十馀使。十二载，加国忠司空。长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小男朏，尚万春公主。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尚承荣郡主。一门一贵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载，重赠玄琰太尉、齐国公，母重封梁国夫人，官为造庙，御制碑及书。玄圭又拜工部尚书。韩国婿、秘书少监崔珣女为代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为让帝男妻。秦国婿柳澄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

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阙。去即与妃同辇。华清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有莲花汤，即贵妃澡浴之室。国忠赐第在宫东门之南，虢国相对，韩国、秦国甍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燕乐。扈从之时，每家为一队，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相映如百花之焕发。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粲于路歧，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香气数日不绝。驼马千馀头匹，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出有饯饮，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

歌儿，相望于道。及秦国先死，独虢国、韩国、国忠转盛。虢国与国忠乱焉。略无仪检。每入朝谒，国忠与韩、虢聊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从官嫗妪百馀骑，秉烛如昼，鲜妆炫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十宅诸王男女婚嫁，皆资韩、虢介绍，每一人纳一千贯，上乃许之。十四载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

其年十一月，禄山反幽陵（禄山本名轧荦山，杂种胡人也。母本巫师。禄山晚年益肥，垂肚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于上前《胡旋》舞，疾如风焉。上尝于勤政楼东间设大金鸡障，施一大榻，卷去帘，令禄山坐。其下设百戏，与禄山看焉。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未闻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上私曰："渠有异相，我禳之故耳。"又尝与夜燕，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猪龙，无能为。"终不杀。卒乱中国），以诛国忠为名。咸言国忠、虢国、贵妃三罪，莫敢上闻。上欲以皇太子监国，盖欲代位，自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妃衔璧请命，事乃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上幸巴蜀，贵妃从。至马嵬，右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兵乱，乃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以至于此？若不诛之，何以谢天下？"众曰："念之久矣。"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四合，杀国忠，并男暄等（国忠旧名钊，本张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归私第，诏令居楼，仍去其梯，围以束棘，无复女奴侍立。母恐张氏绝嗣，乃置女奴嫔姝于楼复壁中。遂有娠，而生国忠。后嫁于杨氏）。上乃出驿门劳六军，六军不解围。上顾左右，责其故。高力士对曰："国忠负罪，诸将讨之。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乞圣虑裁断。"（一本云："贼根犹在，何敢散乎？"盖斥贵妃也）上回入驿。驿门内傍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杖攲首而立，圣性昏嘿，久而不进。京兆司录韦锷（见素男也）进曰："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逡巡，上入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上睹之，长号数息，使力士曰："与我祭之。"祭后，六军尚未解围。以绣衾覆床，置驿亭中，敕玄礼等入驿观之。玄礼抬其首，知其死，曰："是已。"而围解。瘗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妃时年三十八。上持荔枝于马上，谓张野狐曰："此去剑门，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

初，上在华清宫，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之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上为之回辔。他年，在华清宫，逼上元，欲夜游，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游，愿归城阙。"上又不能违谏。及此马嵬之诛，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术士李遐周有诗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即蓟门之士而来；"函关马不归"，哥舒翰之败潼关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马嵬驿也；"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玉环，及其死也，力士以罗巾缢焉。又，妃尝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京师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至此应矣。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杂以谐谑。妃常在坐，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国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

是时，虢国夫人先至陈仓之官店。国忠诛问至，县令薛景仙率吏追之。走入竹林下，以为贼军至，虢国先杀其男徽，次杀其女。国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杀之。已而自刎，不死。载于狱中，犹问人曰："国家乎？贼乎？"狱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并坎于东郭十馀步道北杨树下。

上发马嵬，行至扶风，道傍有花，寺畔见石楠树团圆，爱玩之，因呼为"端正树"，盖有所思也。及至剑阁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复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还，使祭之。后欲改葬，李辅国等皆不从。时礼部侍郎李揆奏曰："龙武将士以杨国忠反，故诛之。今改葬故妃，恐龙武将士疑惧。"肃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潜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瘗，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肤已消释矣，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中官葬毕以献，上皇置之怀袖。又令画工写妃形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歔欷焉。

上皇既居南内，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歌歇，闻里中隐隐如有歌声者，顾力士曰："得非梨园旧人乎？迟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去，果梨园弟子也。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楼焉，歌《凉州》之词，贵妃所制也。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流传者，益加焉。

至德中，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雨霖铃》曲，曲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亦为感伤。新丰有女伶谢阿蛮，善舞《凌波曲》，旧出入宫禁，贵妃厚焉。是日，诏令舞。舞罢，阿蛮因进金粟装臂环曰："此贵妃所赐。"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丽，获二宝：一紫金带，一红玉支。朕以岐王所进《龙池

篇》，赐之金带。红玉支赐妃子。后高丽知此宝归我，乃上言：‘本国自失此宝，风雨愆时，民离兵弱。’朕寻以为得此不足为贵，乃命还其紫金带。唯此不还。汝既得之于妃子，朕今再睹之，但兴悲念矣。”言讫，又涕零。

至乾元元年，贺怀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与亲王棋，令臣独弹琵琶（其琵琶以石为槽，鹍鸡筋为弦，用铁拨弹之），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上局乱之，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臣巾上，良久，回身方落。及反归，觉满身香气，乃卸头帻贮于锦囊中。今辄进所贮幞头。”上皇发囊且曰：“此瑞龙脑香。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再幸尚有香气宛然，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遂凄怆不已。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

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知上皇念贵妃，自云有李少君之术。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大海。跨蓬壶，忽见最高山，上多楼阁。洎至，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额，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双鬟童女出应，问方士造次。未敢言。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来。方士因称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逾时，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莲，帔紫绡，佩红玉，曳凤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言讫悯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将行，色有不足。碧衣因征其意，乃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钗钿合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上凭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讫，执手各相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请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和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爱，无自苦耳。使者还，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悲悼妃子，无日无之。遂辟谷服气。张皇后进樱桃蔗浆，上皇并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数声，有双鹤栖外庭，徘徊而去。上皇语侍儿宫爱曰：“吾奉上帝所命，为元始孔升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笛非尔所宝，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汤沐，“我若就枕，慎勿惊我。”宫爱闻睡中有声，骇而视之，已崩矣。

妃之死日，马嵬媪得锦袎袜一只，相传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

悲夫，玄宗在位，久倦于万机，常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绝逆耳之言。恣行燕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矣。乘舆迁播，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王被戮，兵满天下，荼毒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史臣曰：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止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

梅 妃 传

[唐]曹 邺撰 薛海霞整理

《梅妃传》，作者不详，而涵芬楼本《说郛》载其作者为唐人曹邺，自鲁迅以来，学界对此说多持怀疑态度，但亦有以为确出邺撰者，暂不能定，姑存疑。其文载唐玄宗妃子梅妃于宫中始受特宠，终因杨玉环的出现而遭受冷落的人生际遇，文辞凄清动人，流传颇广，但与史实多有出入。其传本有《说郛》本、《顾氏文房小说》本等。兹据《说郛》本点校，并曾参考鲁迅《唐宋传奇集》录文。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逊，世为医。妃年九岁，能诵《二南》，语父曰："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之曰采苹。

开元中，高力士使闽、粤，妃笄矣。见其少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几四万人，自得妃，视如尘土。宫中亦自以为不及。妃能属文，自比谢女，尝淡妆雅服而姿态明秀，笔不可描画。性喜梅，所居栏槛悉植数株，上榜曰"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顾恋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妃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杯》、《剪刀》、《绮窗》七赋。是时，承平岁久，海内无事。上于兄弟间极友爱，日从燕闲，必妃侍侧。上命破橙往赐诸王，至汉邸，潜以足蹑妃履，妃登时退阁。上命连宣，报言："适履珠脱缀。缀竟当来。"久之，上亲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宠如此。后上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矣。"妃应声曰："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心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上大喜。

会太真杨氏入侍，宠爱日夺。上无疏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以方之英、皇，议者谓广狭不类，窃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缓，亡以胜。后竟为太真迁于上阳宫。后上忆妃，夜遣小黄门灭烛，密以戏马召妃至翠华西阁，叙旧爱，悲不自胜。继而上失寤，侍御惊报曰："妃子已届阁前，当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夹幕间。太真既至，问："梅精安在？上曰："在东宫。"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温泉。"上曰："此女已放屏，无并往也。"太真语益坚，上顾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妇人遗舄，夜来何人侍陛下寝，欢醉至于日出不视朝？陛下可出见群臣，妾止此阁以候驾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复寝曰："今日有疾，不可临朝。"太真怒甚，径归私第。上顷觅妃所在，已为小黄门送令步归东宫。上怒斩之。遗舄并翠钿命封赐妃。妃谓使者曰："上弃我之深乎？"使曰："上非弃妃，诚恐太真恶情耳。"妃笑曰："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也？"妃以千金寿高力士，求词人拟司马相如为《长门赋》，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势，报曰："无人解赋。"妃乃自作《楼东赋》，略曰："玉鉴尘生，凤奁香殄，懒蝉鬓之巧梳，闲缕衣之轻练。苦寂寞于蕙宫，但凝思乎兰殿。信摽落之梅花，隔长门而不见。况乃花心飏恨，柳眼弄愁，暖风习习，春鸟啾啾。楼上黄昏兮听凤吹而回首；碧云日暮兮对素月而凝眸。温泉不到，忆拾翠之旧游；长门深闭，嗟青鸾之信修。忆昔太液清波，水光荡浮，笙歌赏燕，陪从宸旒。奏舞鸾之妙曲，乘画鹢之仙舟。君情缱绻，深叙绸缪。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无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气冲冲，夺我之爱幸，斥我乎幽宫。思旧欢之莫得，想梦著乎朦胧。度花朝与月夕，羞懒对乎春风。欲相如之奏赋，奈世才之不工。属愁吟之未尽，已响动乎疏钟。空长叹而掩袂，踌躇步于楼东。"太真闻之，诉明皇曰："江妃庸贱，以谀词宣言怨，望愿赐死。"上默然。会岭表使归，妃问左右："何处驿使来，非梅使耶？"对曰："庶邦贡杨妃果实使来。"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楼，会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曰："为我进御前也。"曰："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后禄山犯阙，上西幸，太真死。及东归，寻妃所在，不可得。上悲，

谓兵火之后，流落他处。诏有得之，官二秩，钱百万。搜访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飞神御气，潜经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进其画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题诗于上，曰："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读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后上暑月昼寝，仿佛见妃隔竹间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露状。妃曰："昔陛下蒙尘，妾死乱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东梅株傍。"上骇然流汗而寤。登时令往太液池发视之，不获。上益不乐。忽悟温泉汤池侧有梅十余株，岂在是乎？上自命驾，令发视。才数株，得尸，裹以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许。上大恸，左右莫能仰视。视其所伤，胁下有刀痕。上自制文诔之，以妃礼易葬焉。

赞曰："明皇自为潞州别驾，以豪伟闻，驰骋犬马鄠、杜之间，与侠少游。用此起支庶，践尊位五十余年，享天下之奉，穷奢极侈，子孙百数，其阅万方美色众矣。晚得杨氏，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满其欲矣。江妃者，后先其间，以色为所深嫉，则其当人主者，又可知矣。议者谓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娼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杀三子，如轻断蝼蚁之命。奔窜而归，受制昏逆，四顾嫔嫱，斩亡俱尽，穷独苟活，天下哀之。传曰："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盖天所以酬之也。报复之理，毫忽不差，是岂特两女子之罪哉？

汉兴，尊春秋诸儒，持《公》《谷》角胜负，《左传》独隐而不宣，最后乃出。盖古书历久始传者极众。今世图画美人把梅者，号梅妃，泛言唐明皇时人，而莫详所自也。盖明皇失邦，咎归杨氏，故词人喜传之。梅妃特嫔御擅美，显晦不同，理应尔也。此传得自万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七月所书，字亦端好。其言时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说。略加修润而曲循旧语，惧没其实也。惟叶少蕴与予得之，后世之传，或在此本。又记其所从来如此。

因话录

[唐]赵　璘撰　王宏治整理

《因话录》六卷，唐赵璘撰。赵璘，字泽章，为唐德宗时宰相赵宗儒之侄孙，平原（今属山东）人，开成进士。本书以宫、商、角、徵、羽五音，代表君、臣、人、事、物，分为六卷，分别记载唐人遗闻轶事，时事掌故。因作者对唐代的典章制度颇为熟悉，故此书的史料价值颇高，可为史传之佐证。今以《稗海》本为底本点校。

卷　一

宫　部

玄宗柳婕妤（余母之叔曾祖姑也），生延王玢（婕妤有学问，玄宗甚重之）。肃宗每见王，则语左右曰："我与王，兄弟中更相亲，外家皆关中贵族。"柳氏乃尚书右丞范之女，睦州刺史齐物之妹也（柳氏姻眷，奕叶贵盛，而人物尽高，方与公、康城公，皆《北史》有传。睦州刺史讳齐物，尚书右丞之子。右丞讳范，《国史》有传，少而俊迈，风格精异，能为江南折桂书生，咏调精绝，见媚于时。自周隋已后，家富于财。尝因调集至京师，有名娼娇陈者，姿艺俱美，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诣之，悦焉。娇陈曰："第中有锦帐三十重，即奉事终身。"盖将以斯言戏之耳。翌日，遂如数载席帐以行。娇陈大惊，且赏其奇特，竟如约，入柳氏之家，执仆媵之礼，为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间，常闻娇陈名，访之。及召入宫，涕泣称痼疾且老。上知其不可强也，许其归。因语曰："我闻柳家多贤子女，可以称内职者，可言之。"娇陈以睦州君女弟对。遂纳之，立婕妤，生延王及一公主焉。睦州君闺门士行，为官政绩，载于家传，此偶因娇陈事书之）。

肃宗在春宫，尝与诸王从玄宗诣太清宫。有龙见于殿之东梁，玄宗目之，顾问诸王："有所见乎?"皆曰："无之。"问太子，太子俯而未对。上问："头在何处?"曰："在东上。"抚之曰："真我儿也。"

安禄山入觐，肃宗屡言其不臣之状，玄宗无言。一日，召太子诸王击球，太子潜欲以鞍马伤之。密谓太子曰："吾非不疑，但此胡无尾，汝姑置之。"

政和公主，肃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妆。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是日遂为假官之长。所为妆者，上及侍宴者笑乐。公主独俯首颦眉不视，上问其故，公主遂谏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

代宗独孤妃薨，赠贞懿皇后，将葬。尚父汾阳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问诸从事，皆云；"自古无人臣祭皇后之仪。"汾阳曰："此事须得柳侍御裁之。"时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讳芳，字伯存），掌汾阳书记，奉使在京，即以书急召之。既至，汾阳迎笑曰："有切事，须藉侍御为之。"遂说祭事。殿中君初亦对如诸人，既而曰："礼缘人情，令公勋德不同常人，且又为国姻戚，自令公始，亦谓得宜。"汾阳曰："正合子仪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衔之首称："驸马都尉郭暧父。"其中叙特恩许致祭之意，辞简礼备，汾阳览之大喜。其文列于左：

维某年月日，驸马都尉郭暧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伏惟德曜坤灵，明齐月魄，母仪万国，化洽六宫，光辅圣人，赞成阴教，载荣史策，式播讴谣。奄违圣日，上仙灵界，遐迩痛愤，宫闱哀慕。臣幸忝诸亲，男尚贵主，天人之美，鞠育所钟，姻戚光荣，宗族咸戴。今园陵礼备，祖载及期，臣限守方镇，不获陪侍行宫，瞻望灵驾，不胜摧慕。伏荷皇恩，眷以国戚。许申祭礼，超越等夷，古今所绝，独开圣造，无任惶恐铭戴之至。谨献牲牢庶羞之奠。尚飨！

代宗以郭尚父勋高，兼连姻帝室，常呼为大臣而不名。每中使内人往来，必询其门内休戚。尚父二爱姬（或云，南阳夫人及李夫人），尝竞宠争长，互论其公私佐助之功，忿娼不相面，尚父不能禁。上知之，赐金帛及簪镮，命宫人载酒以和之。方饮，令选人歌以送酒。一姬怒未解，歌未发，遽引蒲（蒲误，疑当作满）。置觞于席前曰："酒尽不须歌。"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质词别有所呼，不言父）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子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德宗初嗣位，深尚礼法。谅暗中，召韩王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原误作持，据《唐语林》改正）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

德宗初登勤政楼，外无知者。望见一人衣绿乘驴戴帽至楼下，仰视久之，俯而东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万年捕贼官李镕，使促求访。李尉伫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干事、所由于春明门外数里内，应有诸司旧职事使艺人，悉搜罗之。而绿衣者果在其中。诘之，对曰："某天宝教坊乐工也。上皇时，数登此。每来，鸥必集楼上，号随驾老鸥。某自罢居城外，更不复见。今群鸥盛集，又觉景象宛如昔时。心知圣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闻。敕尽收此辈，却系教坊。李尉亦为京尹所擢用，后至郡守。

德宗尝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能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万方，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具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

德宗躬亲庶政，中外除授，无不留神。余伯父自监察里行浙东观察判官，特授高陵县令。裴尚书武，亦自鄜坊监察宰栎阳。二人同制。后数日，因游苑中，有执役者，上问："何处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为汝拣得一好长官，知否？"（伯父讳修，贞元三年进士及第，当年制策登科）

宪宗初，征柳宗元、刘禹锡，至京。俄而以柳为柳州刺史，刘为播州刺史。柳以刘须侍亲，播州最为恶处，请以柳州换。上不许。宰相对曰："禹锡有老亲。"上曰："但要与恶郡，岂系母在？"裴晋公进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发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语左右曰："裴度终爱我切。"刘遂改授连州。

宪宗知权文公甚真。后权长孺知盐铁福建院，赃污盈积，有司以具狱奏。上曰："必致极法。"崔相群救之云："是德舆族子。"上曰："德舆必不合有子弟犯赃，若德舆在，自犯赃，朕且不赦，况其宗从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长流康州。

文宗将有事南郊，礼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祗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赏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文宗赐翰林学士章服，续有待诏欲先赐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赐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文宗欲以韦宣州温为翰林学士。韦以先父遗命，恳辞。上后谓次对官曰："韦温，朕每欲用之，皆辞诉，又安用韦温？"声色俱厉。户部崔侍郎蠡进曰："韦温禀其父遗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乱命也。岂谓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禀乱命而不改者，此则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时，有正塔僧履险若平，换塔杪一柱，倾都奔走，皆以为神。上闻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当时匠者，岂亦有神？"沙门后果以妖妄伏法。

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武宗时，李崖州尝面奏处士王龟志业堪为谏官。上曰："龟是谁子？"对曰："王起之子。"曰："凡言处士者，当是山野之人。王龟父大僚，安得居山野？不自合有官？"李无以对。又将赐杜悰之子无逸衣，所司条列数目，其衫色未奉进旨，上久之言曰："我不可赐其白衫，年小未有官，又难假其服色，但赐青衣无衫可也。"

宣宗朝，两省官对。上曰："卿等皆朕诤臣，切须各务公道，但无私党。所论事，必与卿行。若苟近私，虽直无益。"（时予任补阙在外）

大中七年冬，诏来年正月一日，御含元殿受朝贺。璘时为左补阙，请权御宣政殿（疏曰：伏以新正大庆，万国来朝。华夷愿睹盛仪，士庶固当胥悦。但窃闻关辅之内，频岁不登；自冬已来，降雪极少。尚须祈祷，方轸圣慈。伏见去岁之初，权御宣政。从宜之制，出自宸衷。事简礼全，人心为便。伏乞且推此例，停御含元。待至丰年，却依旧典。所冀觞称万寿，不愆元会之期。礼酌一时，益表圣明之美。臣官忝谏列，合陈管见）。疏奏之明日，闻上谓宰臣曰："有谏官疏，来年御含元殿事如何？莫须罢否？"宰臣魏公謩奏曰："元年大庆，正殿称贺，亦是常仪，况当无事之时。陛下肆觐百辟，朝廷盛礼，不可废阙。"上曰："近华州奏，光化贼劫下邽县。又关辅久无雨雪，皆朕之忧。岂谓之无事？须与他罢。假如权御宣

政，亦何不可也？"宰臣奉诏，方欲宣下，而日官奏太阳当亏，遂罢之。其后宰相因奏对，以遗补多阙，请更除八人。上曰："谏官但要职业修举，亦岂在多？只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辈三数人足矣！使朕闻所未闻。"

卷　二

商部上　商为臣，凡自王公，至有秩已上，皆入此部

郭汾阳在汾州，尝奏一州县官，而敕不下。判官张昙言于同列，以令公勋德，而请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体，甚也。汾阳王闻之，谓寮属曰："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闻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无故走马，犯者死。南阳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杀。诸子泣告于王，言虞候纵横之状，王叱而遣之。明日，对宾僚吁叹者数四。众皆不晓，徐问之，王曰："某之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奶儿，非奴材而何？"

余外伯祖殿中侍御史柳君（讳芳，字伯存），掌汾阳书记时，有高堂之庆。王每因军中大宴，常戒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告。"及赵夫人板舆至（君外族赵氏，事具家传），王降阶与僚属等立俟，到棚而退。尝谓柳君曰："子仪早亲戎事，不尽奉养而孤。今日幸忝重寄，恩宠逾分，虽为贵盛，实无侍御之荣。"因呜咽不胜。又曰："若太夫人许降顾子仪之家，使南阳夫人已下执爨，子仪自捧馔，具供养足矣！"而赵夫人以清素自居，终不一往。

司徒郑真公，每在方镇，崇树公家，陈设器用，无不精备。至于宴犒之事，未尝刻薄。而居常奉身，过于俭素。中外婚嫁，无日无之，凡是礼物，皆经神虑。公与其宗叔太子太傅绸，俱住招国，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时人谓之"南郑相"、"北郑相"。司徒堂兄文宪公，前后相德宗。亦谓之"大郑相"、"小郑相"焉（其后门内居台席者多矣）。

韩仆射皋为京兆尹，韦相贯之以畿尉趋事。及韦公入相，仆射为吏部尚书，每至中书，韦常异礼，以伸故吏之敬。又仆射为尹时，久旱祈雨，县官读祝文，一心记公之家讳，及称官衔毕，而误呼先相公名，公但惨然，因命重读，亦不之罪。在夏口，尝病小疮，令医傅膏药，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韩皋实是硬。"竟不以为事，得大贤体矣。初公自贬所量移钱唐，与李庶人不协。后公在鄂州，锜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其后公果移镇浙右焉。自黄门以来，三世传执一笏，经祖父所执，未尝轻授于仆人之手，归则躬置于卧内一榻，以示敬慎。

族祖天水昭公，以旧相为吏部侍郎。考前进士杜元颖宏词登科，镇南又奏为从事。杜公入相，昭公复掌选。至杜出镇西川，奏宋相申锡为从事。数年，杜以南蛮入寇，贬刺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诬，谪佐开州。又数年，昭公始薨。公凡八任铨衡，三领节镇，皆带府号，为尚书，惟不历工部，其兵、吏、太常皆再往。年八十七薨，其间未尝遇重疾，异数寿考，为中朝之首焉。

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林仪表。居大官，奉继亲薛太夫人，尽孝敬之道，凡事不异布衣时。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连小字呼公者。性严重，居外下辇，常惕惧。在薛夫人之侧，未尝以毅颜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当世无比。宗族穷苦无告，因公而存立优泰者，不知其数。在方镇，子弟有事他适，所经境内，人不知之。族子应规，为水部员外郎，求公为市宅，公不与。潜语所亲曰："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及水部殁，公抚视孤幼，恩意加厚，特为置居处，诸子皆与身名。族孙立疾病，以儿女托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虽箱箧刀尺微物，悉手自阅视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继外族薛氏，前后与舅能、从同时领方镇、居省闼。又与继舅苹同时为观察使，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减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门下所出诸生，相继为公相。得人之盛，时论居多。

赵郡李氏，三祖之后，元和初，同时各一人为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绛东祖，而皆第三。至太和、开成间，又各一人前后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从弟，皆第九；珏亦绛之近从，诸族罕有。

李尚书益，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时人谓尚书为"文章李益"，庶子为"门户李益"，而尚书亦兼门地焉。尝姻族间有礼会，尚书归笑，谓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两个坐头，总是李益。"

大僚睦亲敦旧者，前辈有司徒郑公，中间有杨詹事马柳卿元公（此句有误字，按《唐语林》作"中间有杨詹事凭、柳元公"十字为是），近日李相国武都公宗闵，士大夫间罕俦。

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尚书卒后，工部夫人崔氏，语其仁，辄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长兄也。兄弟皆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泰章后亦为尚书）。

靖安李少师，虽居贵位，不以威重隔物。与宾僚饮宴谭笑，曲尽布衣之欢，不记过失。善饮酒。暑月临水，以荷为杯，满酌密系，持近人口，以筋刺之，

不尽则重饮。宴散，有人言昨饮大欢者，公曰："今日言欢，则明前之不欢，无论好恶，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太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元和己未，宰相有两李少师，故以所居别之。永宁少师固言，性狷急，为士大夫所非。靖安少师事具国史。"元和己未"应作"元和已来"）。

李太师逢吉知贡举，榜成未放而入相，礼部王尚书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书见座主，时谓"好脚迹门生"，前世未有。

刘桂州栖楚为京兆尹，号令严明，诛罚不避权势。先是京城恶少，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不遵府县法令，以凌衣冠、夺贫弱为事，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刘公为尹，一皆穷治。至有匿军中，名目，自称百姓者。旬朔内，坊市奸偷宿猾，慑气屏迹。余尝与友生入市，市内有一军人，乘醉误突（原误作吃，据《唐语林》改）友生驴。过旁诸少年噪曰："痴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头上各有一刘尹，栗栗惴惧，不敢为非。而与属吏言，未曾伤气，不叱责一官。人常谓府县僚曰："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任恣意游赏，勿致拘束。"

李司徒汧公镇宣武，戎事之隙，以琴书为娱。自造琴，聚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则裁而胶缀；不中者，弃之，故所蓄二琴，殊绝，所谓"响泉"、"韵磬"者也。性不喜琴兼筝声，惟二宠妓曰秀奴、七七，皆聪慧善琴，兼筝与歌，时令奏之。自撰琴谱。兵部员外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度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诗调皆高绝，一生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湖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清越。又养一猿名"山公"，尝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猿必啸和。倾壶达旦，不俟外宾。与璘先君同在浙西使府，居处相接，慕先君家行及诗韵，契分最深。伯父高陵府君夫人韦氏，即兵部之姨妹也。余虽不及见，每闻长属说其风格容仪，真神仙也。又传闻汧公徐夫人虽生二子，中年于徐夫人琴瑟小乖，及兵部在母之后，情好加重。夫人情性益善于初。既得君于诸子之中，宝爱悬隔，天人降谪，信不诬矣。在官所得俸禄，付与从子，一不问数，惟给奉崔氏、元氏二孀姨，事事礼厚。元氏夫人有操行，祭酒弘农公既为传，此不复书。君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君曰："十郎 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涴鹿掊（掊当作跆）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天性唯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陕州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

张弘靖三世掌书命，在台座，前代未有。杨巨源赠公诗云："伊陟无闻祖，韦贤不到孙。"时称其能与张家说家门。巨源在元和中，诗韵不为新语，体律务实，功夫颇深。自旦至暮，吟咏不辍（巨源年老，头数摇，人言吟诗多致得）。

裴晋公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多，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

沈吏部传（原误作傅，据《旧唐书》本传改正）师，性不流不矫，待物以和。观察三方，皆脂膏之地，去镇无余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公先君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体裁精简，虽宋、韩、范、裴亦不能过，自此之后，无有比者。公继世为史官，及出镇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

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人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尝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闾。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公名问已光，又在班列，往往宾客至门，值公方受杖责。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将赴府上，有神策军小将乘马不避，公于街中杖杀之。及因对扬，宪宗正色诘公专杀之状。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则之地，臣初受陛下奖擢，军中偏裨，跃马冲过，此乃轻陛下典法，不独侮臣。臣杖无礼之人，不打神策军将。"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决，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将军奏；若在坊内，则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卷　三

商部下

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杨公尤深于奖善，遇得一句。终日在口，人以为癖，终不易初心。长庆以来，李封州甘为文至精，奖拔公心，亦类数公。甘出于李相国武都公门下，时以为得人。惜其命运湮厄，不得在抡鉴之地。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刘、杨二人，词翰之外，别精篇什。又张司业籍善歌行，李贺能为新乐府，当时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

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笔继业，家藏书最多者，苏少常景澈、堂弟尚书绦，诸家无比，而皆以清标雅范，为后来所重。少卿登第，与堂兄特并时，亦士林之美。

广平程子齐昔范，未举进士日，著《程子中謩》三卷，韩文公一见大称叹。及赴举，言于主司曰："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当时下第，大振屈声。庾尚书承宣知贡举，程始登第，以试正字，从事泾原军。李太师逢吉在相位，见其书，特荐 拜左拾遗。竟因李公之累，湮厄而没。其立身贞苦，能清谭乐善，士多附之。惜其位不至耳。与堂舅李信州虞，相知最深，交契至厚，有裴公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胡尚书证，河中人。太傅天水昭公镇河中，尚书建节赴振武，备桑梓礼入谒，持刺称"百姓"。献昭公诗云："诗书入京国，旌旗过乡关。"州里荣之。余宗侄橹，应进士时，著《乡籍》一篇，大夸河东人物之盛，皆实录也。同乡中，赵氏轩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祖父世掌纶诰，橹昆弟五人进士及第，皆历台省。卢少傅弘宣、卢尚书简辞、弘正、简求皆其姑子也，时称"赵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谓至盛，橹著《乡籍》载之。

杨仆射於陵在考功时，与李师稷及第。至其子相国嗣复知举，门生集候仆射，而李公在座，时人谓之杨家"上下门生"。（代有姑之婿，与侄之婿，谓之"上下同门"，盖以此况也）

李相公石，是庾尚书承宣门生。不数年，李任魏博军，因奏事，特赐紫，而庾尚衣绯，人谓"李侍御将紫底绯上座主"。

李相国武都公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辈，时谓之"玉笋"。

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长庆已来，柳尚书公权，又以博闻强识工书，不离近侍。柳氏言书者，近世有此二人。尚书与族孙璟，开成中，同在翰林，时称"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以来，奕世以文学居清列。舍人在名场淹屈，及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高科，十余年便掌纶诰，侍翰苑。性喜汲引后进，出其门者，名流大僚至多。以诚明待物，不妄然诺，士益附之（记录此书后二年，柳公方知举）。

开成三年，余忝列第。考官刑（原误作邢）部员外郎纥干（原误作于，今正）公，崔相国群门生也。公及第日，于相国新昌宅小厅中，集见座主。及为考官之前，假舍于相国故第，亦于此厅见门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继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敕头孙河南谷，先于雁门公为丞（公后自中书舍人，观察江西，又历工部侍郎，节制南海，累赠封雁门公）。

裴晋公平淮西后，宪宗赐玉带一条。公临薨，却进，使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状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间，谨却封进。"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

晋公，贞元中，作《铸剑戟为农器赋》。其首云："皇帝嗣位之十三载（原作之"嗣位三十载"六字，误。据《全唐文》改正），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不复用兵。"宪宗平荡宿寇，数致太平，正当元和十三年，而晋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勋，为章武佐命，观其辞赋气概，岂得无异日之事乎？

进士李为作《泪赋》，及轻、薄、暗、小四赋。李贺作《乐府》，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二子竟不远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优劣矣。

相国令狐公楚，自河阳征入，至阌乡，暴风，有裨将饲官马在逆旅，屋毁马毙。到京，公旋大拜。时魏义通以检校常侍，代镇三城，裨将当还，缘马死，惧帅之责，以状请一字为押。公援笔判曰："厩焚鲁国，先师惟恐伤人；屋倒阌乡，常侍岂宜问马？"

新野庾倬，贞元初，为河南府兵曹。有寡姊在家。时洛中物价翔贵，难致口腹，庾常于公堂辍己馔以饷其姊。始言所爱小男，以饷之。同官初甚鄙笑，后知之，咸嘉叹。倬生简休。

荥阳郑还古，少有俊才，嗜学，而天性孝友。初家清（清应作青）齐间，遇李师道渐阻王命，扶侍老亲归洛。与其弟自舁肩舆，晨暮奔迫，两肩皆疮。妻柳氏，仆射元公之女也，妇道克备。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帑藏中物，虽妻之赀玩，恣其所用，齐古得之辄尽。还古每出行，必封管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偿博，勿使别为债息，为恶人所陷误也。"弟感其意，为之稍节。有堂弟浪迹好吹觱篥，投许昌军为健儿，还古使使召之，自与洗沐，同榻而寝。因致书所知之为方镇者，求补他职。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惜也。

刘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尝出师经其本县，欲申桑梓之礼于令，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数筐，将遗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绢一疋，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是时乡里姻旧，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将校之列，又难置于贱卒，尽署为将（将上疑有散字）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献启诉于公者。其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作赤烘，羊羔儿作声尽是没益。"公览之而笑，各改署他职。

太子陆文学鸿渐名羽，其先不知何许人。竟陵龙兴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能，学赡辞逸，诙谐纵辩，盖东方曼倩之俦。与余外祖户曹府君（外族柳氏，外祖洪府户曹，讳澹，字中庸，别有传），交契深至。外祖

有笺事状，陆君所撰。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余幼年尚记识一复州老僧，是陆僧弟子。常讽其歌云："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又有追感陆僧诗至多。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颔之而去。有顷，复至，王问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王掷筋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谢教训子女不至。姻族闻之，无不愧叹。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

裴潾为陕府录事参军。李汧公勉除长史充观察，始至官，属吏谒讫。令别召裴录事，坐与之语，面约云："少顷有宴，便请随判官同赴。"及宴，凡三召不至，公极怒。明晨召潾让之曰："某忝公之官长，以素闻公名，兼朝中新友，话公美事，思接从容。故超礼分，面约赴燕，遂累召不来。何相忽之甚也?"潾正色言曰："中丞细思之，未知谁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宾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过矣，请吾子归所止。"潾既退，汧公遽命驾访之，拜请置在宾席。潾之子充为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时京司书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侪以例，皆止中考，诉于卿长，曰："此旧例也。"充曰："奉常职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当出于人。本设考课，为奖勤劳，则书岂系于官秩。若一一以官高下为优劣，则卿合书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协律合下考，某等合吃杖矣！"卿笑且惭，遂特书上考（*潾后累迁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崔相国群为华州刺史。郑县陆镇以名与崔公近讳音同，请假。崔视事后，遍问官属，怪镇不在列，左右以回避对。公曰："县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罢不治事。"召之令出。镇因陈牒，请权改名瑱。公判准状，仍戒之曰："公庭可以从权，簿书则当仍旧，台省中无陆瑱名也。"其知大体如此。

柳元公善张尚书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尝遇张于途，去盖下马而拜，张止之不获。他日张言于元公曰："寿郎（*则小仆射之小字也*）相逢，其谦太过。"元公作色不应。久之，张起去。元公谓客曰："张正甫与公绰往还，欲使儿于街中骑马冲公绰耶？此人亦不足与语。"张闻之，拜谢。元公为西川从事，尝纳一姬，同院知之。或征出其妓者，言之数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范阳卢仲元，家于寿之安丰。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谦侄女也。崔氏兄即，有薄田百亩，在洛城之东，守道力田以自给，未尝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计百两，不言于人，密埋于居室内。临终，其妻李氏，以家贫子幼，身后冻馁为忧。崔屏人，语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记处。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卢郎中来，可告也。"未几，卢赴调，经洛中，吊崔氏之孤讫。李使婢传语曰："新妇有哀迫之事，须面见姑夫。"卢许之。既见，乃述亡夫之意。卢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谨厚者，持金付之。卢遂罢选，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复市南货入洛，为崔孤置田宅，兼为剖分家事，既毕而归。逾年方选。竟未尝言于人，惟密亲有知者。卢君生既字子严，清望重器，为世名臣，信阴德之报也。

有读《萧氏集》，问功曹是谁子孙，及有后否。余应之曰：梁高祖武皇帝，父讳顺之，《齐书》有传。武帝受禅，武尊文帝。文帝第三子恢，封鄱阳王，薨谥忠烈。恢生宜丰侯循。循生唐太子太保造。造生武威大将军夙。夙生雅州都督善义。善义生左卫录事参军元恭。元恭生密县主簿旻。旻生杨府功曹讳颖士，字茂挺，门人谥曰文元先生。先生一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谅直有功曹之风。时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恃恩奸佞，与张滂不叶。金部恶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以山水自娱，识者甚高之。终于检校仓部郎中。生三子，皆无禄早世，无后。惟次子东，从事邑南，有二子，今皆流落江湖，假吏州县。功曹以其子妻门人柳君讳澹，字中庸，即余之外王父也。韩文公少时，常受萧金部知赏。及自袁州入为国子祭酒，途经江州，因游庐山，过金部山居，访知诸子凋谢，惟二女在。因赋诗曰："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主家，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留百缣以拯之。或传功曹为李林甫所召，时在禫制中，谒见，林甫薄之，不复用。萧遂作《伐樱桃树赋》以刺。此盖不与者所诬也。功曹孝爱著于士林，李吏部华称其冒难葬亲，岂有越礼之事？此事且下萧公数等者不为。余尝闻外族长老说，林甫闻功曹名，欲见之，知在艰棘。后闻禫制已毕，令功曹所厚之人导意，请于萧君所居侧僧舍一见，遂许之。林甫出中书至寺，自以宰辅之尊，意谓功曹便于下马处趋见。功曹乃于门内哭以待之。林甫不得已前吊。由此怒其恃才敢与宰相敌礼，竟不问。后余见今丞相崔公铉，说正同。崔公外祖母柳夫人，亦余族姨，即李北海之外孙也。柳夫人聪明强记，且得于其外族，可为实录。

余座主陇西公为台丞，奏今孔尚书温、丞相徐公商为监察。及孔为中丞，陇西公淹恤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归朝。而孔徐二公并时为丞相，每宴集，时人以为盛事。亦可太息于宦途也。

唐尚书特，太和六年，尉渭南，为京兆府试进士

官。杜丞相悰时为京兆尹，将托亲知闻等第（时重十人，内为等第）召公从容，兼命茶酒。及语举人，则趋 而下阶，俯伏不对，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内近三十余人，数年内皆及第无缺落者，前后莫比（时余偶在等第之选）。

权实子范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从市求取者，事发，笞臀十数。他日复有如此者，白于台长，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罚异。权对曰："前吏所取者，名属左军。台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禀奉者，况凭禁军之势耶！彼受贿于此辈，且是知抑豪强，可以末减。后吏则挟台之威，恐吓百姓，杖背全命，犹为至轻。"

张杰夫前自襄州从事至京，先到台中。三院多张之亲友，为求马价，同列有或怒或嗤而不署文字者。权独先署，谓众曰："某向不与张君熟，且闻其在穷丧马，正当求禄求知之际，不可使徒行。且一缗何足为轻重？若使小生荐所不知之人，实不从众署状。"

刑部郎中元沛妻刘氏，全白之妹，贤而有文学。著《女仪》一篇，亦曰《直训》。夫人既寡居，奉玄元之教，受道箓于吴筠先生，精苦寿考。长子固，早有名，官历省郎、刺史、国子司业。次子察，进士及第，累佐使府，后高卧庐山。察 之长子潾，好道不仕；次子充，进士及第，亦尚灵玄矣。

卷　四

角部　角，为人凡不仕者，皆以此部

元和初，南岳道士田良逸、蒋含弘，皆道业绝高，远近钦敬，时号田蒋。田以虚无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饰，而天格清峻，人见者褊吝尽去。吕侍郎渭、杨侍郎凭，相继廉问湖南，皆北面师事。潭州大旱，祈祷不获，或请邀致先生。杨公曰："田先生岂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发弊衣，欣然就辇到郡，亦终无言，即日降雨。所居岳观，内建黄箓坛场，法具已陈，而天阴晦。弟子请先生祈晴，先生亦无言，岸帻垂发而坐。及行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升坛，天即开霁。尝有村姥，持一碧绢襦来奉先生，先生对众便著之，在坐者窃笑，先生不以介意。杨公尝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袜追及于衙门，先生即于门外坐砖阶著袜，旁若无人。杨再拜，亦不止之。喜饮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杨自京尹谪临贺尉，使使候先生，兼遗银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门人，作法会。使还，先生曰："报汝阿本郎，不久即归，勿忧也。"未几，杨果移杭州长史。良逸未尝干人，人至亦不逆，不记人官位姓名第。与吕渭分最深。后郎中吕温刺衡州，因来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入，下床抚其背曰："尔是吕渭儿子耶？"温泫然降阶，田亦不止，其真朴如此。良逸母为喜王寺尼，尼众皆呼先生为"小师"。尝日负薪两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传寺尼晨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以告，媪曰："此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蒋君混元之气，虽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类。兄事于田，号为莫逆。蒋始善符术，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后居九贞观，曾命弟子至县市斋物，不及期还，语其故云："于山口见一猛兽当路，良久不去，以故迟滞。"蒋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时，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见处，明日兽踣符下。蒋闻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来，岂知不能自脱。既以害物，安用术为？"取符焚之，自此绝不复留意。有欧阳平者，行业亦高，又兄事蒋君，于田君即邻于入室。欧阳曾一夕梦三金炉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潜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继之。"俄而田君蜕去，蒋次之，欧阳亦逝。桐柏山陈寡言、徐灵府、冯云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蒋之门人也。陈徐在东南，品第比田蒋，而冯在欧阳之列。周自幼入道，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

道士陶天活者，安南人。居濒海，海溢，家人悉惊走避水。天活始生，其母挈去不得，举族悲念。洎水退而归，其婴儿在桑之交枝，无恙，抱之啼乳如常，遂以《天活》为名。及长，聪慧简率，真气内充。自元和至大和，为供奉道士，朝野归向。

江南多名僧。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

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 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名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伏其鉴别之精。

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偶因势进，则得补署，遂以为头衔。各因所业谈论，取本教所业，以符大德之目，此犹近于理。至有号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称，岂为缁徒设耶？讹亦甚矣！有似昔岁，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亦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

昔北齐封阳休之为王，休之曰："我非奴非獠，何故封我为王？使林远及陶隐居之徒，当必为休之耻矣。"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

元和中，僧鉴虚本为不知肉味，作僧素无道行。及有罪伏诛，后人遂作鉴虚煮肉法，大行于世。不妨他僧为之，置于鉴虚耳。亦犹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乐天，《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也。故其辞多鄙浅。

卢子严说，早年随其懿亲郑常侍东之同游宣州当涂（原作途，据《唐书·地理志》改正），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垆迹犹在，后为佛舍。有僧甚高洁，好事因说其先师，名彦范，姓刘，虽为沙门，早究儒学，邑人呼为刘九经。颜鲁公、韩晋公、刘忠州、穆监宁、独孤常州皆与之善，各执经受业者数十人。年八十，犹精强，僧行不亏。性颇嗜酒，饮亦未尝及乱。学徒有携壶至者，欣然而受之。每进三数杯，则讲说方锐。所居有小圃，自植茶，为鹿所损，人劝以垣隔之，诸名士悉乐为运石共成。穆兵部贽，事之最谨。尝得美酒，密以小瓷壶置于怀中。累石之际，因白师曰："有少好酒，和尚饮否？"彦范笑而倾饮。满似酣，则语穆曰："不用般石，且来听书。"遂与剖析微奥，至多不倦。郑君更征其遗事，僧叹息久之曰："近日尊儒重道，都无前辈之风。"因出一纸，穆兵部与书，倾寒暄之仪极卑敬。其略曰："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诱。自居班列，终日尘屑却思。昔岁临清涧，荫长松，接侍座下，获闻微言。未知何时复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岭上云，但驰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仅同婴儿，所饮或如少壮。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实怀忧恋。"其诚切如此，月日之下，但云门人姓名，状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当时嗜学事师，可谓至矣。又云，有耆宿僧总持，彦范之友也。为人清苦，一生未曾干人。惟自垦山，种田数亩给衣食。或遇丰岁多麦，傍有滞穗，度知其主必不收者，拾之以归。若可惜者，则求而积之，召主以付，不至则置于路口，其独行如此。

角部之次

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初到蕃中，蕃人未知宪宗弃天下，日夜惧王师复河湟，不安寝食。可则既至，械系之置地牢中，绝其饮食，考问累至。可则具告以大行升遐，蕃人尚未之信。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上马如飞，号为"马使"。报得可则审宪皇崩问之状。先是，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可则前后数逃归，辄为候者所得。蕃帅虽不杀，以皮鞭榜之，凡数百，竟得脱。凡在蕃六年，及归，诣阙自陈，敕付神策军前驰（驰误，应作驱）使。未及进用，为军中沙汰，因配在浙东，止得散将而已，竟无官。开成四年，余于越州遇之，见其步履不快，云于蕃中走时冻损足。视其臂，一字尚存。译云："天子家臣。"可则亦细言河湟可复之状。听其语，犹微染戎音。

谐戏附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对曰："自家儿得人怜。"（时杨贵妃宠极中宫，号禄山为子。肃宗在春宫，常危惧。上闻幡绰言，俯首久之）上又尝登苑北楼，望渭水，见一醉人临水卧。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是年满令史。"上问曰："汝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笑而止。上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坐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故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幡绰优人，假戏谑之言警悟时主，解纷救祸之事甚众，真滑稽之雄）

周愿常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辔。路周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声答曰："总是小窦建德。"李尚书选，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知江西盐铁留后事，将至。李公戒从事曰："周生好诣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待之。"及愿至，数宴。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亦无由得发。一日，馔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落拓不事。李公遍问旧时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者，悉云卖却。李责曰："郎君未官家贫，产业从卖，何至卖及书籍古画？"惆怅久之。复问曰："有一本虞永兴手写《尚书》，此犹在否？"其人惭惧，不敢言卖，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尚书》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谈谐之事，遂问曰："《尚书》何屯？"愿曰："已遭《尧典》《舜典》，又被此儿郎典。"李公兴怒之意大开，自此更不拒周。一日后，洪之属邑民产一子，有三首，李公览状恶之，久不怿，愿曰："留待长大，令试幞（原误作仆，今正）头。"

李纾侍郎好谐戏，又服用华鲜。尝朝回，以同列入坊门，有负贩者呵不避。李骂云："头钱价奴兵，辄冲官长。"负者顾而言曰："八钱价措大，漫作威风。"纾乐采异语，使仆者诱之至家，为设酒馔，徐问八钱之义。负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为破的，纾甚惭（下人呼举不正，故云短也）。

京兆庞尹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便留款曲，兼命对举匕筯。久之，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余自姓庞，预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谢叔父，从容而退。

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姚仆射南

仲，廉察陕郊。岘初释艰服候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讫，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谒无时。门外忽有投刺者云："李过庭。"仆射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客将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岘："知之否？"岘初犹俯首颦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仆射久方悟而大笑。

卢尚书弘宣，与弟卢衢州简辞同在京。一日衢州早出，尚书问："有何除改？"答曰："无大除改，惟皮遐叔蜀中刺史。"尚书不知皮是遐叔姓，谓是宗人，低头久之曰："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遐来。"衢州为辩之，皆大笑。

有人说李寰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遗，乃箱擎一故皂袄子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腻脂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余尝读谢绰宗《拾遗录》云："江夏王义恭，性爱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遇狗枷败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此颇与寰、恭相类耳。

衢州视事际，有妇人姓翁，陈牒论田产，称"阿公阿翁在日"（下"阿翁"两字，言其大父也），坐客笑之。因征其类。余尝目睹者，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京中有阿辅，洪州有阿姑，蜀中有阿母，洛中有阿伯、阿郎，皆因其姓，亦堪笑也。

卷　五

徵部　徵为事，凡不为其人与物而泛说者，皆入此部

尚书省东南隅通衢有小桥，相承目为"拗项桥"。言侍御史及殿中诸郎，久次者至此，心拗项而望南宫也。

都堂南门东道，有古槐垂阴至广。相传夜深闻丝竹之音，省中即有人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祠部呼为冰（去声）厅，言其清且冷也。

尚书省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直时，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柜加钥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柜初成，州戎时为吏部郎中，大书其上，戏作考词状："当有千有万，忍俊不禁考上下。"

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又省之东，即右威卫，荒秽摧毁，其大厅逼校书院，南对御史台，有人嘲之曰："门缘御史塞，庙被校书侵。"

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见宰相及台长，则曰"某姓侍御"。知杂事，谓之"杂端"。见台长，则曰"知杂侍御"。虽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号不改。见宰相，则曰"知杂某姓某官"。台院非知杂者，乃俗号"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殿中"。最新人，知右巡，已次知左巡，号"两巡使"，所主繁剧。及迁向上，则又入推，益为劳屑，惟其中间，则入清闲。故台中谚曰："免巡未推，只得自知。"言其畅适也。厅有壁画小山水甚工，云是吴道玄真迹。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见宰相及台长"杂端"，则曰"某姓监察"。若三院同见台长，则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纪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会，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惟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揖，主簿在北揖（二"揖"字，《唐语林》并作榻），两院则分坐，虽举匕筋，皆绝谈笑。食毕，则主簿持黄卷揖曰："请举事。"于是台院白杂端曰："举事。"（欲上堂，三院长各于会堂南廊下，先白杂端云："合举事。"）则举曰："某姓侍御（更有姓同者，则以第行别之）有某过，请准条。"主簿书之（其两院皆如此）。若举时差错，则最小殿中举院长，最小侍御史举殿院长（又错，则向上人乃举）。若杂端失笑，则三院皆笑，谓之"烘堂"，悉免罚矣。凡见黄卷罚直遇赦悉免（免，原作罚，据《唐语林》校改），台长到诸院，凡官吏所罚，亦悉免。御史历（历原作虚，据《唐语林》校改）三院虽至美，而月满殿中推鞫（原误作鞠。据《唐语林》改）之劳，惮于转两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领推也，多不愿为，以此台中以殿中转两院为戏谑之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里，殿察两院在柱外，有时殿中入柱里，则共咍之曰："著（直略反）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厅。若有中路白事，谓之"篡（篡原作篡，据《唐语林》校改）端。"篡端有罚。殿中已免巡，遇（遇原作过，据《唐语林》校改）正知巡者假故，则向上人又权知，谓之"蘸巡"。台官有亲受除拜喜庆之事，则谒院长、杂端、台长，谓之"取贺"。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院长每上堂了各报，诸御史皆立于南廊，便服靸鞋以俟院长。立定，院长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门，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门，揖侍御史，凡入门至食，凡数揖。大抵揖者，古之肃拜也。台中无不揖，其酒，无起谢之礼，但云揖酒而已，酒最合敬，以恐烦却损（损《唐语林》作揖）。往往自台拜他官执事，亦误作台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偃息，则有卧揖。上门有马揖。凡院长在厅院内，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决罚又必先白。察院有都厅，院长在本厅，诸人皆会话于都厅，亦曰（御史初上，后遇杂端上堂，则举三愆九失仪，意缘是新人，欲并罚出，未遇杂端上堂，其犯旧条并不罚。"亦曰"二字《唐语林》

校勘记谓衍）察院南院，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察，原作祭，据《唐语林》校改）厅，谓之“松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魇厅”，寝于此多魇。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躬亲缄启，故谓之“茶瓶厅。”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谓之“朝簿厅。”吏察之上，则馆驿使。馆驿使之上，则监察使。监察使，同僚之冠也，谓之“院长”。台中敬长，三院皆有长。察院风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谢，先谒院长。院长辞疾不见，则不得谢（谢字，据《唐语林》校补）及上矣（诸家《御史台记》，多载当时御史事迹，戏笑之言，故事甚略。堂中有仪注，近渐遗阙，虽有版榜，亦但录一时要节，自此转恐磨灭矣。因与亲友话及此，遂粗疏之。注原误作，据《唐语林》改正）。

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尚书休为谏议大夫，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立?”裴对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皆大笑。后除舍人。

或问东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将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后世反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则反害也。燧人钻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后世有咸阳焚烧宫室，三月不绝之毒？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安知后世有假羁文字，以市道欺诳时俗之弊？后稷播百谷，安知后世有榷酤闭籴茶盐求利之苦？轩辕制车服戎器，安知后世有华泽靡丽相尚，及穷兵黩武之弊，制宫室，安知后世有甲第别馆，凌云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后世有入金纳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别九州，安知后世有山林川泽之税，开津堰埭之难？周公制嫁娶之礼，安知后世以依炫姻援，而求富贵？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垂五常之教，安知后世有掠儒之名，而盗声华，叨尊显？凡此触类浇讹，流荡纪纲，大坏其本，岂圣人之过耶？其由圣人启之耶？其后世为治者，引而炽之耶？呜呼！马肝之说，余不忍言。所可叹者，伊、周初以公忠，放主操政，以全国家，安社稷。而莽、卓、操、懿以降，行滔天之心，援此为法，尤可悲也。桀、纣、幽、厉，身遭放弑，常与万世之君，必为龟镜。则伊、周一时公忠，反误后世乱臣贼子；桀、纣、幽、厉，一时淫虐，而有益万世明君矣。善为政者，有才必用，用必当才，任之而不私之，非才则不任。故使人无弃无滥，天下无一人叹不遇而怀过望之事者。皋陶曰：‘知人则哲，能官人。’《传》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臧僖伯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班固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者也。’光武不许馆陶公主子为郎。前代明哲之主，及霸业之君，国朝列圣，躬亲庶政，用才使器，著在史籍者多矣。以君上之尊，深居高视，犹于小官小吏，一赏一罚，重慎如此。况辅弼之臣，岂得容易苟且哉？苻秦入寇，谢安石用其兄子玄为帅以拒之，郗超虽素与不善，闻而叹曰：‘安为重举亲，明也。玄心不负举，才也。’人皆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果立功于淮淝，破苻秦百万之众。郗嘉宾之言，亦可谓至公矣。今之人徒私于所亲，无安石之明；徒憎所不善，无嘉宾之论，可悲矣！李林甫奸邪阴贼，妨嫉贤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当时虽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构害。而守寻常仕进者，名获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韩晋公节制三吴，多历年所取宾佐僚属，随其所长，无不得人。尝有故旧子弟，投之与语，更无能解。召之与宴而观之，毕席端坐不旁视，不与比坐交言。数日，署以随军令监库门。使人视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之徒，无敢滥出入者，竟获其力。”

裴光德垍（原作先德洎，据《旧唐书》本传改正）在中书。有故人，官亦不卑，自远相访。裴公给恤优厚，从容款洽，在其第无所不为。乘间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诚佳士，但此官与公不相当，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纲纪。他日有瞎眼宰相怜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执守如此。呜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厮养待贤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婴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滥讹弊，流荡可忧，不知谁之咎也（已上二章，偶曾论及，坐有相知者，因附于此）。

王并州璠，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为话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正敕也。

有人撰集《怪异记》传云：“玄宗令道士叶静能书符，不见国史。”不知叶静能，中宗朝坐妖妄伏法。玄宗时，有道术者，乃法善也。谈话之误差尚可，若著于文字，其误甚矣。

又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

又有书生，读经书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说骆宾王，遂云：“某识其孙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谓骆宾是诸王封号也。今人往往说旧云：“准皇太子教。”不知皇太子合称令。称教，乃王公也。此皆不知根本之误也。

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今之人，或以东让客，非礼也。盖缘所任在地，所主在东，俗有东行南头之戏，此乃贵其为一方一境之主也。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注云：“明飨君非礼也。”今之方镇刺史入本部，于令长以下，礼绝宾主，犹近君臣。至于藩镇，经管内支

郡，则俱是古南面诸侯，但以使职监临，如台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飨，则异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阶之仪，昧于礼经，遂同僭拟，是不讲贯所致。又小人姑息讹谬相承，亦可笑且叹也（近见会补阙，实引《礼记》乡饮酒仪。言东方仁，仁者主人之位；西方义，义者宾之位。此理亦至当矣）。

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大僚书，往往呼“执事”，言阁下之执事人耳。刘子玄为史官，与监修宰相书，呼“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其记室本系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侍者，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亦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施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又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慭怪。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姑及姨舅之行，施之可也（近见房州刺史李使君所著《资暇集》，亦与此说相符耳）。

《汉书》载张骞穷河源，言其奉使之远，实无天河之说。惟张茂先《博物志》，说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遣问严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后人相传云：得织女支机石，持以问君平。都是凭虚之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机石”，皆目云：当时君平留之。宝历中，余下第还家，于京洛途中，逢官差递夫舁张骞槎。先在东都禁中，今准诏索有司取进，不知是何物也。前辈诗往往有用张骞槎者，相袭谬误矣。纵出杂书，亦不足据。

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南朝同也）。武后朝，御史台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府未曾有东西台之称。惟俗间呼在京为西台，东都为东台。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人不名者，呼为西台，又不知出何故事。岂以其名上栖字，遂呼之耶？又呼杜门下黄裳（案：下有阙文）。为当致敬，安得辄废？若妖神淫祀，无名而设。苟有识者，固当远之。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当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谒而祀之哉？神饭在礼宜拜受，其他则以巫觋之饷，可挥而去也。为吏宜鉴之。

有士人退朝，诣其友生，见衲衣道人在坐，不怿而去。他日，谓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贤愚，且觉其臭。”友生应曰：“毳褐之臭，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反讥余与山野有道之士游。南朝高人，以蛙鸣蒿莱胜鼓吹。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

下辈不通义理者，使之写文字，甚误。悉同一本，若宧字（仕宧，合著臣妾之臣），多作官（职官，合著𠂤也）。荥字（荥水在荥阳，合著水也），多作荣（荣枯，合著木），或多误著荧（荧，合著火），髭须（合著须），多著宾，鬓发（合著宾）。又偏旁只较一点一画，而义全不通，若棹（棹船，从木）、掉（掉尾从扌）、杨（杨柳，从木）、扬（扬州，从扌）、棒（棒杖，从木）、捧（捧字，从扌）、傅（经傅无点）、傅（师傅及人姓，有点）、沐（无点者，沐浴也）、沭（有点者，音述，古沭阳县）、氏（无点者，姓氏）、氐（有点者，古弥氐县字）、惟怅（上思惟，下惆怅，并从心）、帷帐（此并从巾）、赐惕（并无横画），又锡（铅锡之字，无横画，音先檠反）、鍚（《毛诗》镂鍚，《左传》鍚鸾字，有横画，皆音杨）、埸（堰埸字，音易），若此者众矣。辨文字者，勿以为小事而不留意也。

武宗皇帝庙讳炎（原误作睒，据《旧唐书·武宗纪》改），改两火相重。其偏旁言谈字已改为谭，淡改为澹。其啖字，俗多不定，旧或书倓。倓音谭，《尔雅》训进，本非饭食名。世重饼啖，庖人以意相传。及下俚，凡关食物，偏旁尽从食。又啗字声不同，索前史及诸家并佛经，多作口边敢。其音与著两火同徒敢反。又《玉篇》、《切韵》，啖字是正也，著两火俗也，并徒敢反，正合作啖不疑矣。啗马即合用啗字，音徒滥反。以义言之，以物自食，谓之啖。以物喂人，谓之啗。又案《汉书·高帝纪》云：“使郦食其、陆贾往说，将啗以利。”颜监注曰：“啗者本谓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喂人，令其啗食，则改变为徒滥反。今以利诱之，取实为辞也。”颜监讲啗字虽未分明，亦无口傍两火之说。则明是字俗相传，而后人为姓，亦因俗耳。近日书饼啖字，至有食边口边作覃，及口边作詹者，率意而为，其误甚矣。《切韵》是寻常文书，何不置之几案旋看也。

卷　六

羽　部

南人长林中大树谓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则必神怒致祸。□□乃斧他人之树，为主所诉，官捕而鞫之，当以盗论。其家质田以赂狱吏，鬻衣以备囚粮，卒不免笞背，皆被疮而归，此乃避祸而速祸也。

又有里人为邻巫所惑，而当有灾，宜谢神，乃杀家犊，酿酒，声鼓以祀。时官禁屠牛私酿，法甚峻。又当国忌，不合动乐。并犯三罪，为吏所擒。家长邻保，皆抵重罪，连及数十人，此及禳灾适所以致灾也。其愚如此。

洪州优胡曹赞者，长近八尺，知书而多慧。凡诸谐戏，曲尽其能。又善为水嬉，百尺樯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于水上靴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系其囊口，浮于江上，自解其系。至于回旋出没，变易千状，见者目骇神竦，莫能测之。恐有他术致之，不尔真轻生也。

军中有透剑门伎。大宴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马调道端，下鞭而进（“审度”以下十字，《唐语林》作“审度谒直鞭马而过”八字，按以《唐语林》为是），铮焉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宣武军有小将善此伎。每飨军则为之。所获赏止于三数疋帛而已。一日，主者误漏其名，此将忿恨，诉于所管大将，得复以名入。至呈伎之际，极为凋审，入数步，忽风起，马惊，触剑失序，人马皆毙于刃下。

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轻此囊，大有好物。”盗在侧闻之。其夜，杀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开无获，投牒于水。盗为吏所捕，得其状。枢机之发，岂容易哉？此所谓不密而致害也。

进士郑翚说，家在高邮，有亲表卢氏，庄近水。有邻人数家，共杀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电雨，发洪，数家皆陷溺无遗，惟卢氏当中一家无恙。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受业村学，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雨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下。寒，争附火。惟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力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入。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此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荣达。

卢宾客贞白父曰老彭，有道术，兼号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简辞、弘正、简求，俱候焉。留坐目之甚久，命贞亦序坐。又目之曰：“一行五节度使，可谓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锴，初举进士，就安邑所居谒之。谓锴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后十余年方得，勿以迟晚为恨。登朝亦得大美官。”锴至长庆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终庶子（简辞已下三人，亲昆弟也。弘宣又简辞之姨兄弟，皆至八座拥旄）。

张昙为汾阳王从事，家尝有怪。召术者问之，言以大祸将至，惟休退则免。昙不之信。又方宴宾，席上见血，有巫者闻之，劝其杜门不纳宾客，屏游宴。昙怒杖之。其后昙言语乖度，公颇衔之。又屡言同列间事，每独候见，多值公方宴宠姬所。不令白事，必抑门者令通。公谓其以武臣轻忽，益不平之。后因请公去所任吏，遂发怒，囚之以闻，竟毙于杖。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仆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或传是陈子谅）。

李凉公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晨至，惨然。公问其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是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一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窃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

都水使者崔绰，少年豪侠，不拘小节，天宝中，有方士过其家，崔倾财奉之，亦无所望。方士临去，留药一丸为别，崔殊不之重，埋于床下。燕蓟之乱，家人避贼，崔在后未去。忽见床下有菌，甚肥鲜，因煮而食之，杂以荤味，自此体腹轻健，至老更无疾病，月中视小字，夜食生巍。元和初犹在，年九十余卒。苏州刺史韦公（余之祖舅）集中所《赠崔都水诗》者是也。向得灵药，便能正尔服之，当已轻举矣。其次，食所化灵芝，不杂荤茹，又应反颜住世，寿不可量，盖玄中但以有寿无疾，酬好施之功而已。崔即苏州之堂妹婿也。

崔相国群之镇徐州，尝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渎，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也。

长庆中，鄂州里巷间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岂奈我何？”未几，而相国奇章公带平章事节度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僧者，乃牛公之名也。方知将相之位，岂偶然耶？先是，元和初，韩尚书皋在夏口，就加节度使，自后复为观察使。长庆三年，崔相国植从刑部尚书除观察。明年冬，牛公实来。宰臣建节镇夏口，自牛公始也。

博陵崔子年出书一通示余曰：“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谮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数百，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立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言大使无恙。弘素与某熟，遂至卧内问之。王曰：‘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记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及贵，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时，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谏官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常为予说。”（已上并本录，崔公名寿）

王智兴在徐州，法令甚严。有防秋官健交代归，

其妹婿于家中设馔以贺。自于厨中磨刀，将就生割羊脚。磨讫，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厨，仓卒相值，锋正中妻兄心，即死。所在擒之以告，智兴讯问，但称过误，本无恶意。智兴不之信，命斩之。刀辄自刑者手中跃出，径投于地，三换皆然。智兴异之，乃不杀。余按《广陵烈士传》曰："刘隽，字幼节。迁宛朐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为吏民所亲。时县有友人相过者，主人欢喜为具，捕犬，因误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杀心，应当伏辜。'隽曰：'闻许太子至孝，误不尝药，史官书弑君，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今主人与客，本无雠恨，但欢喜为供，有亲爱饮食之意，无伤害之心，不幸而死，当以《周礼》过误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时两杀不辜。'王（王，据上文应作平）法者，拘有常例不听。隽曰：'界有失礼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绶去。"盖与此事相近。而徐州者，神为之辩耳。

汉州开元寺，有菩萨像。自顶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洁腻可爱，雕琢极工，高数尺，会昌毁寺时，佛像多遭摧折刓缺，惟此不伤丝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宝而置放西廊。余与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从事扬仁赡同谒，杨深于释氏，好古之士也。赡敬弥日，而玄心精识多闻，话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异之，虔心镌刻，殆忘餐寝。有美女常器食给之。其人运思在像，都无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饥渴既逼，兼毒厉匝体，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谢切至，女复来，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尝有记录，因毁寺失其传焉。寺今再立矣。"

元和、长庆中，两京闾巷间相见，多云："合是阿舅。"及太和以来，文宗欲崇树外戚，而诈称国舅者数辈，竟不得其真，合是之说，果有验矣。

余年小，在江汉，尝与群儿戏。以竹筝（筝疑为苇之误）为枪，鸟翎饰其上，裂纸为旌旗，作战斗之像，相向云杀。俄尔立定，又云再杀。不数年，宪宗剪除群寇，蔡、齐二巨猾，相次夷灭，再杀之应也。

太和初，京师有轻薄徒，取贡士姓名，以义理编饰为词，号为"举人露布"。九年冬，就戮者，多出自文儒。

太和初，王潜为荆南节度使。无故有白马驰入府门而毙，偃卧塞涂。是岁潜卒。此近马祸也。

进士陈存能为古歌诗，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许尚书孟容旧相知，知举日，万方欲为申屈。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具人试食物，兼备晨食，请存偃息以候时。五更后，怪不起，就寝呼之，不应。前视之，已中风不能言也。

进士郑滂，在名场岁久，流辈多已崇达，常有后时之叹。一夕忽梦及第，而与韦周方同年。当时韦氏先期举人，无周方之名者，益闷闷。太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时韦景方居守，尚书族弟也。赴举过陕。尚书时廉察陕郊，诘景方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名之，殊无义也。"遂更名周方，滂闻之，极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果同年焉。滂登朝，至殿中侍御史。前宣成（成疑当作城）观察大夫郑常说此事。大夫，即滂之再从弟也。子溥又自说应举时，曾梦看及第榜，榜上但见大书"凤"字。大中元年冬，求解凤翔，偶看本府乡贡士纸之首，便是"凤"字。至东都试缑山月（月下当脱夜字）闻王子晋吹笙诗，坐侧诸诗，悉有"凤"字。明年，果登第焉。子溥，郑公之子。

大中九年，沈询侍郎以中书舍人知举。其登第门生李彬父丛为万年令。同年有起居者之会，仓部李郎中蠙时在座，因戏诸进士曰："今日极盛，蠙与贤座主同年。"时右司李郎中从晦，又在座戏蠙曰："殊未耳！小生与贤座主同年，如何？"谓郴（原误作彬，今正）州柳侍郎也。众皆以为异。是日，数公皆诣宾客。冯尚书审，则又柳公座主杨相国之同年，与坐嗟叹。侍读谏议漳说。

河南孔尹温裕任补阙日，谏讨党项事，贬郴（原误作彬，今正）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取尔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孙稚拜且祝云："愿早得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极异之。无几，却除此官。

郑又自说，早承相国武都公知奖。当时为大理司直，常叹滞淹。会张暮欲除太常博士，李公云："郑司直久屈，必请举自代。"旋遇萧赞服阕，且要与官，诸坐遂以萧为博士。前此，有大云寺僧宝锐者，知人休咎。因问之，锐曰："司直朝官终得，中间且合为数郡，如何便得？"既而以侍御史历作河阳、浙西、淮南，累至检校郎中，方除比部员外郎 。锐师说事，亦不常中，此又极验者，以阴骘要显前定之事耳。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而赵公秉政，其言多行，蒙坐待绣衣之拜矣。一日，偶诣慈恩僧寺占色者，忘其名。蒙问早晚得官，僧曰："观君之色，殊未见喜兆，此后若干年，当得一边上御史。"蒙大笑而归。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者充选 ，料卿衹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且将状来。"公既出，逢裴延龄，进以度支次对。问公曰："相公奏何事称意，喜色充溢？"公不之对。延龄愠骂而去，云："看此老兵，所请得行否？"既见上，奏事毕，因问曰："赵憬向论请何事？"上曰："赵憬极公心。"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赵憬身为宰相，岂谙州县官绩效？

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说，憬何由自知之？必私也。复至，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阁，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谙熟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又入。上曰：“赵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不行。蒙却归故林，而赵公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

相国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眦生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馔召于中堂。因话扬州有穆中善医眼，来为白府主，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之。崔公许诺。后数日，得书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遂致以来。既见，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公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谭简又曰：“须用九日晴明，亭午于静处疗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是时月初也。至六七日间，忽阴雨甚，谭生极有忧色。至八九大开霁，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引满。”谭生大喜。初公将决意用谭之医，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是日引谭生于使宅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公饮酒数杯，端坐无思，俄而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又闻动剪刀声。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公而至于庭。坐既定，闻栉焉有声。先是，谭生请好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甚痛。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坚如干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谭生立以状报淮南，崔相国复书云：“自发医后，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后数日，而征诏至金陵。嗟夫！向若杨君不遇，谭生不至，公心不断，九日不晴，征诏遽来，归期是切，碍其目疾，位当废矣，安得秉钧入辅，为帝股肱？此数事足验玄助。而公作相之后，谭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唐国史补

[唐]李　肇撰　王宏治整理

《唐国史补》三卷，唐李肇撰。李肇，生卒年不详，史载元和时曾做过中书舍人，后为翰林学士，著有《翰林志》一卷，《唐国史补》是其官尚书左司郎中时所撰。该书所载为开元至长庆间事，共计三百零八条，每条皆有五字标题。据作者自序，其撰述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续刘悚的《小说》，"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对于报应、鬼神之事，"悉去之"，而重在"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故本书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的历史及社会风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考《学津讨原》本整理。

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悚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

卷　上

元鲁山自乳兄子，数日，两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颢有美名，李邕欲一见，开馆待之。及颢至，献文，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无礼！"乃不接之。

玄宗令张燕公撰《华岳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禅师所作，或云碑之文鼪破，乱取之曰："巉巉太华，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见仙掌。"

陆兖公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参军不下马，参军怒，欲贾其事，鞭背见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某，请去官。"公从容谓曰："奴见官人不下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参军不测而退。

刘迅著《六说》，以探圣人之旨。惟《说易》不成，行于代者五篇而已。识者伏其精峻。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班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脚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顾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真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愧，不复射虎。

天宝中，天下屡言圣祖见，因以四子列学官，故有伪为《庚桑子》者，其辞鄙俚，非圣贤书。

李白在翰林，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张垍、张均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独赐珍玩，以夸于均。均笑曰："此乃妇翁与女婿，固非天子赐学士也。"

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立性高致，得宋之问辋

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英华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李嘉祐诗也。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欧、虞、褚、薛，或有异论，至张长史，无间言矣。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嘉、蔡邕，不足言也。”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及载。

绛州有碑，篆字与古文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而寝处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文是唐初，不载书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谓之“碧落碑”。

梨园弟子有胡雏者，善吹笛，尤承恩宠。尝犯洛阳令崔隐甫，已而走入禁中。玄宗非时托以他事，召隐甫对，胡雏在侧。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隐甫对曰：“陛下此言是轻臣，而重乐人也。臣请休官。”再拜将出。上遽曰：“朕与卿戏耳！”遂令曳出，才至门外，立杖杀之。俄顷有敕释放，已死矣。乃赐隐甫绢百匹。

王积薪棋术功成，自谓天下无敌。将游京师，宿于逆旅。既灭烛，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良宵难遣，可棋一局乎？”妇曰：“诺。”媪曰：“第几道下子矣。”妇曰：“第几道下子矣。”各言数十。媪曰：“尔败矣。”妇曰：“伏局。”积薪暗记，明日复其势，意思皆所不及也。

韦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侍婢皆笑。举朝以韦氏贵盛，房氏清俭，俱为美谈。

王维画品妙绝，于山水平远尤工。今昭国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

天宝末，有人于汾晋间古墓穴中，得所赐张果老敕书、手诏、衣服。进之，乃知其异。

白岑尝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使高适胁取其方，然终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

浑瑊太师，年十一岁，随父释之防秋，朔方节度使张齐邱戏问曰：“将乳母来否？”其年立跳荡功，后二年拔石堡城，收龙驹岛，皆有奇效。

安禄山恩宠浸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

玄宗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赍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

郭汾阳自河阳入，李太尉代领其兵，旧营垒也，旧士卒也，旧旗帜也。光弼一号令之，精彩皆变。

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

张巡之守睢阳，粮尽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卫县尉李翰撰《巡传》，上之。因请收葬睢阳将士骸骨，又采从来论巡守死立节不当异议者五人之辞，著于篇。

肃宗以王屿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祷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传而行，中使随之。所至之地，诛求金帛，积载于后，与恶少年十数辈，横行州县间。至黄州，左震为刺史，震至驿，而门扃不启，震乃坏锁而入，曳巫者斩之阶下，恶少年皆死。籍其缗钱巨万，金宝堆积。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斩巫，请以所积资货，以贷贫民输税。其中使送上，臣当万死！”朝廷厚加慰奖，拜震商州刺史。

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对山人李唐于便殿，顾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应思见陛下。”肃宗涕泣。是时张氏已盛，不由己矣。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

李华《含元殿赋》初成，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著论言龟卜可废，可谓深识之士矣。以失节贼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鲁山，极笔于权著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鲁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

李赞皇峤，初与李奉宸回秀，同在庙堂，奉诏为兄弟。又西祖令璋，与信安王祎同产。故赵郡、陇西二族，昭穆不定。一会中，或孙为祖，或祖为孙。

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惟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

杨氏自杨震号为“关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孙犹在阌乡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结，天宝之乱，自汝溃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功。结，天宝中始在商余之山，称“元子”。逃难人

猗玕山，或称“浪士”，渔者呼为“聱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为“漫郎”。

崔赵公尝问径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将相所为也。”

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

李廙为尚书左丞，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造廙宅，延至晏室，见其门帘甚弊。乃令潜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江左之乱，江阴尉邹待征妻薄氏为盗所掠，密以其夫官告托于村媪，而后死之。李华为《哀节妇赋》，行于当代。

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伪公卿数十人，州县大具桎梏，谓必生致阙下，傪曰：“此恶百姓，何足烦人！”乃各遣笞臀而释之。

郄昂与韦陟友善，因话国朝宰相。陟曰：“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出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此苍遑？”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顼，误云韦安石。”既而又失言。复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触犯三人，举朝嗟叹，惟韦陟遂与之绝。

刘忠州晏，通百货之利，自言如见地上钱流。每入朝乘马，则为鞭算。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

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然与章彝素善，再入蜀，谈笑杀之。乃卒，母喜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官婢矣！”

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荥阳人郑损，率有力者，每乡大为一墓，以葬弃尸，谓之“乡葬”，翕然有仁义之声。损则卢藏用外甥，不仕，乡里号曰“云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阁门不开。鱼朝恩忽拥白刃十余人而出，宣示曰：“西番频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对，而仓遑颇甚。给事中刘（不记名）出班抗声曰：“敕使反耶？屯兵无数，何不捍寇，而欲胁天子去宗庙！”仗内震声，朝恩大恐骇而退。因罢迁幸之议。

鱼朝恩于国子监高座讲《易》，尽言《鼎卦》，以挫元、王。是日，百官皆在，缙不堪其辱，载独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楚州有渔人，忽于淮中钓得古铁锁，挽之不绝，以告官。刺史李阳大集人力引之。锁穷，有青猕猴跃出水，复没而逝。后有验《山海经》云：“水兽好为害，禹锁于军山之下，其名曰‘无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

柳相初名载，后改名浑，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廛市，不事拘捡。时路嗣恭初平五岭，元载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宝，是欲为乱，陛下不信，试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诏使至，嗣恭不虑，请待秋凉，以修觐礼。浑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为执政所中。今少迁延，必族灭矣！”嗣恭惧曰：“为之奈何？”浑曰：“健步追还表缄，公今日过江，宿石头驿乃可。”嗣恭从之。代宗谓载曰：“嗣恭不俟驾行矣！”载无以对。

元载，擅权累年。客有为《都卢缘橦歌》，讽其至危之势，载览而泣下。

韩晋公闻径山，以为妖妄，肩舆召至庭中，望其状貌，不觉生敬，乃为设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愿乞一号。”径山曰：“功德山。”后闻自杭至润，妇人乞号，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黄三姑者，穷理尽性。时径山有盛名，常倦应接，诉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试取鱼子来咬著，宁有许闹事！”径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为虔州刺史，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四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闻者以为知言。

熊执易应举，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屡叹息者。问之，乃尧山令樊泽，将赴制举，驴劣不能进。执易乃辍所乘马，并囊中缣帛，悉与泽，以遂其往诣朝，执易乃东归。

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有客刘颇者，扬鞭而至，问曰：“车中瓮直几钱？”答曰：“七八千。”颇遂开囊取缣，立偿之，命僮仆登车，断其结络，悉推瓮于崖下。须臾，车轻得进，群噪而前。

元载之败，其女资敬寺尼真一，纳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别殿，告其父死。真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有闻亲之丧，责其哭踊？”遂令扶出，闻者殒涕。

德宗在东宫，雅知杨崖州。尝令打李楷洛碑，钉壁以玩。及即位，征拜，炎有崖谷，言论持正，对见必为之加敬。岁余，颇倦。卢杞揣知，而阴中之。

卢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闻虢州有官猪数千，颇为患。”上曰：“为卿移于沙苑，何如？”对曰：“同州岂非陛下百姓，为患一也。臣谓无用之物，与人食之为便。”德宗叹曰：“卿理虢州，而忧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属意于杞，悉听其奏。

五节度讨魏州，王武俊来救，引水以围，官军樵采路绝。马司徒求于武俊曰："若开路，当退军。"武俊曰："我不会诸将讨贼，不利而退，何词以见天子?"遂令决水。官军退三十里，复下军营。

李相夷简，未登第时，为郑县丞。泾州之乱，有使走驴东去，甚急。夷简入白刺史曰："闻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请执而问之。"果朱泚使朱滔也。

朱泚之乱，裴佶与衣冠数人佯为奴，求出城。佶貌寝，自称"甘草"。门兵曰："此数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军逼神鹿仓，贼张光晟内应，晟乃得人，先斩光晟。又与骆元光争功，置毒以待。元光方食而觉，走归营，不复更出。然晟功戢兵最大也。

德宗览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簴不移，庙貌如故"，感涕失声，左右六军皆呜咽。露布，于公异之词也。议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公异后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坎壈而终，朝野惜之。

德宗初复宫阙，所赐勋臣第宅妓乐，李令为首，浑侍中次之。

司徒马燧讨李怀光，自太原引兵至宝鼎下营，因问其地名，答曰："埋怀村。"乃大喜曰："擒贼必矣。"至是果然。

韩晋公滉，闻奉天之难，以夹练囊缄盛茶末，遣健步以进御。至发军食，常自负米一石登舟，大将已下皆运，一日之中，积载数万斛，后大修石头五城，召补迎驾子弟，亦招物议也。

张凤翔闻难，尽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钿钗枕镜，列于小厅，将献行在。俄顷后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镒，镒遂与判官由水窦得出，匿村舍中。数日稍定，会镒家僮先知之，走告军中。军中计议迎镒，遂遇害也。

韩晋公自江东入觐，气概杰出。是时刘玄佐在大梁，倔强难制。滉欲必致朝觐，结为兄弟，入拜其亲。驻车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敬伏。乃使人密听滉。滉夜问孔目吏曰："今日所费多少?"诘责颇细，玄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贬卢杞，然常思之。后欲稍迁，朝臣恐惧，皆有谏疏。上问李汧公曰："卢杞何处奸耶?"勉曰："天下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

初，马司徒面雪李怀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闻之，请全军自备资粮，以讨凶逆。由此李、马不叶。

李令尝为制将，将军至西川，与张延赏有隙。及延赏大拜，二勋臣在朝，德宗令韩晋公和解之。每宴乐，则宰臣尽在，太常教坊音声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

李、马二家，日出无音乐之声，则执金吾闻奏，俄顷必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卢相迈，不食盐醋，同列问之："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复又何堪矣?"

包佶自为陈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数代不与陈氏为婚媾。"

颜鲁公之在蔡州，再从侄岘家僮银鹿始终随之。淮西贼将僭窃，问仪注于鲁公。公答曰："老夫所记，惟诸侯朝觐之礼耳!"临以白刃视之。晏然。尝草遗表，及自为墓志、祭文，以置坐隅。竟遇害于龙兴寺。

李怀光之反，高贞公陷于河中，与吕鸣岳、张延英谋诛之。事泄，二将遇害。怀光执之于庭，辞气不挠。又说怀光子璀，驻军四十七日。时李少保鄘，亦在险中。

窦参之败，给事中窦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闻申欲至，人家谓之鹊喜。"遂赐死。

阳城居夏县，拜谏议大夫；郑钢居阌乡，拜拾遗；李周南居曲江，拜校书郎。时人以为，转远转高，转近转卑。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流汗。节帅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复起输斋梵。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惟恐输货不及。乃令官为簿书，籍其所入。十日乃闭寺门，曰："佛汗止矣!"所入盖巨万计，悉以赡军。

德宗幸梁洋，惟御骓马，号"望云骓"者。驾还京，饲以一品料，暇日牵而视之，至必长鸣四顾，若感恩之状。后老死飞龙厩中，贵戚多图写之。

马司徒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系祖"也。

张建封，自徐州入觐，为《朝天行》，末句云："赖有双旌在手中，镆邪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说。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奏曰："臣不敢学交质罔上。"德宗从之。

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

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塔，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风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内，不能起。院僧迳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连衣为绳，久乃取之下，经宿乃苏。

李丹之弟患风疾，或说乌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酝以曲蘖，戛戛蛇声，数日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之，斯须悉化为水，惟毛发存焉。

裴中令为江陵节度使，使军将谭弘受、王积往岭南充使。向至桂林馆，为群乌所噪。王积以石击之，乌中脑而坠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谭弘受忽病，头痛不可前。令王积先行去，戒迤逦相待，或先报我家，令人相接。寻裴中令梦谭弘受言："在道为王积所杀，

掠其钱物，委尸在竹林中。两日内王積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積至，遂付推司，捶楚优法。旬日，弘受到，知击乌之事，乃是乌鬼报仇也。

韦丹，少在东洛，尝至中桥，见数百人喧集水滨，乃渔者网得大鼋，系之桥柱，引颈四顾，似有求救之状。丹问曰："几千钱可赎？"答曰："五千文。"丹曰："吾只有驴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与之。放鼋水中，徒步而归。后报恩，别有传。

阳城为谏议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闻之以为难，竟寝之。

裴延龄，恃恩轻躁，班列惧之，惟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上。上知众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则词头送以次人。是时吕渭草敕，皋忧恐问曰："改何官？"渭不敢告。皋劫之曰："与公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宰相。渭执之，夺其靴笏，恟恟至午后三刻乃止。

贞元中，度支欲砍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牒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惟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况神尧入关，先驻此树；玄宗幸岳，见立丰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状。"牒上，度支使仍具奏闻，遂罢。造寻入台。

李汶为商州刺史，渭南尉张弘毅过商州，汶意谓必来干我，以请馈食。须臾，吏报弘毅发去矣。汶曰："未尝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请为监察御史。于是弘毅有时望。

韦伦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群从甥侄，候于下马桥，不减百人。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辽，愈闻而答曰：（一本作"周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相属，何怪之有？"旬日传布于长安。

韩令为宣武军节度使，张正元为邕管经略使，王宗为寿州刺史，皆自试大理评事除拜。本寺移牒醵光寺钱，相次而至，寺监为荣。

贞元十五年，讨吴少诚，始令度支供诸道出界粮。元和十年，又加其数矣。

卷　中

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惟浑令公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阳再妆长安，任中书令，二十四考，勋业福履，人臣第一。韦太尉皋镇西川，亦二十年，降吐蕃九节度，擒论莽热以献，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赡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

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公独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贞元中，杨氏、穆氏兄弟，人物气概，不相上下。或言，杨氏兄弟宾客皆同，穆氏兄弟宾客各殊，以此为优劣。

穆氏兄弟四人，赞、质、员、赏。时人谓赞，俗而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言粹而少用；赏为乳腐，言最凡固也。

许孟容为给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诱之者，拒而绝之，虽不大拜，亦不为患。

德宗幸金銮院，问学士郑余庆曰："近日有衣作否？"余庆对曰："无之。"乃赐百缣，令作寒服。

刘太真为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物议嚣腾。后坐贡院任情，责及前事，乃贬信州刺史。

阎寀为吉州刺史，表请入道，赐名"遗荣"，隶桃源观，朝端盛赋诗以赠之。戎昱诗云："庐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坛。"

国子司业韦聿，皋之兄也，中朝以为戏弄。尝有人言"九宫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权相为舍人，以闻望自处，尝语同僚曰："未尝以科第为资。"郑云逵戏曰："更有一人。"遽问："谁？"答曰："韦聿者也。"满座绝倒。

郑云逵与王彦伯邻居，尝有客来求医，误造云逵门。云逵知之，延入与诊候曰："热风颇甚。"客又请药方。云逵曰："某是给事中，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客惊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热风"。或云即刘俛也。

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白云："同房。"会冬至，需家致宴挥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并在座焉。儒亮食毕徐出，需细审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师自是呼为"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得《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令姓陆名羽，字鸿渐。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尤著。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

翁”。与颜鲁公厚善，及玄真子张志和为友。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云：“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贞元末卒。

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张建封美其才，引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呼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监军使曰：“某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诺。”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复曰：“某有请。”监军曰：“唯。”却请崔膺。合座皆笑，然后得免。

江淮客刘圆，尝谒江州刺史崔沆，称“前拾遗”。沆引坐，徐劝曰：“谏官不可自称，司直、评事可矣。”须臾，他客至，圆抑扬曰：“大理评事刘圆。”沆甚奇之。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乱，得国工康昆仑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内。

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扬子留后徐粲杖杀之。

德宗非时召吴凑为京兆尹，便令赴上。凑疾驱诸客，至府已列筵毕。或问曰：“何速?”吏对曰：“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

刘澭拔涿州，兵数千归朝，法令齐整，鸡犬无遗。授行秦州刺史，理普润，军中不置更漏，不设音乐，士卒疾者，策杖问之，死者哭之。时人疑其奸雄，后拜节度而卒。

李惠登，自军校授随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识惠字，不识登字。”为理清俭，不求人知。兵革之后，阖境大化。近代循吏，无如惠登者。

国子监诸馆生，洿杂无良。阳城为司业，以道德训喻，有遗亲三年者，勉之归觐，由是生徒稍变。

自天宝五年置广文馆，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积，主者或盗用之。

李实为司农卿，督责官税。萧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尝秉笔者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面荐。德宗闻居丧礼，屈指以待。及释服，明日以处士拜拾贵。祐虽工文章，善书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简为天德军判官，军宴后至，当饮觥酒，军吏误以醋酌。迪简以军使李景略严暴，发之则死者多矣，乃强饮之，吐血而归。军中闻者皆感泣，后景略因为之省刑。及景略卒，军中请以为主。自卫佐拜御史中丞，为军使，后至易定节度使。时人呼为“呷醋节帅”。

熊执易为补阙，上疏极谏，窃示僚友归登。登惨然曰：“愿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独当也。”

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每御制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两头置标，号曰“排公”，以中不中为胜负也。

杜太保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曰：“此恶诗，马用进！”时呼为“准敕恶诗”。

马司徒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未尝见，颇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屋木尽拆入内也。

姚南仲，滑州苦于监军使薛盈珍，遣部将曹洽奏论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尽言于上，至滋水驿，夜半先杀小使，乃自杀，缄遗表于囊中。

于司空頔，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頔用数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而归，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绫彩，尚衍颔之而已，亦不形言。頔叹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頔为帅，多酷暴。郑元镇河中，亦虐，远近呼为“襄样节度”。

史侔，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

郑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韦执谊遽起，延人阁内。珣瑜叹曰：“可以归矣！”遂命驾，不终食而出，自是罢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设食于翰林中，大会诸阉，袖金以赠。明日又至，扬言圣人适于苑中射兔，上马如飞，敢有异议者，腰斩。其日乃丁母忧。

顺宗风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异志。上召学士郑絪于小殿，令草立储诏。絪搦管不请，而书“立嫡以长”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宪宗固英主也，然始即位，得杜邠公，大启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谋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之记。初，刘辟有心疾，人自外至，辄如吞噬之状。同府崔佐时，体甚肥硕，辟据地而吞，背裂血流。独卢文若至不吞，故后自惑为乱。

起居舍人韦绶以心疾废，校书郎李播亦以心疾废。播常疑遇毒，锁井而饮。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灵府也，为物所中，终身不痊。多思虑，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郑客也。有文学，老而无成，惟善哭。每一发声，音调哀切，闻者泣下。常游太原，遇享军，酒酣乃哭，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

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匾于小亭以玩之，号为“萧斋”。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迈。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罗浮王先生，人或问："为政难易?"先生曰："简则易。"又问："儒释同道否?"先生曰："直则同。"

越僧灵澈，得莲花漏于庐山，传江西观察使韦丹。初，惠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沈。每昼夜十二沈，为行道之节。虽冬夏短长，云阴月黑，亦无差也。

旧百官早朝，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京辅故老言：每营山陵封辄雨；至少霖淫，亦十余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将化为虎，群众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问苕豁子："是何谓也?"答曰："阳极而阴，晦极而明，为雷为电，为雪为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窍者卵，九窍者胎，推迁之变化也。燕雀为蛤，野鸡为蜃，虾蟆为鹑，蚕蛹为蛾，蚯蚓为百合，腐草为萤火，乌足之根为蛴螬，久竹生青蜓，田鼠为鴽，老貐为猿，陶蒸之变化也。仁而为暴，圣而为狂，雌鸡为雄，男子为女人，为蛇为虎，耗乱之变化也。是必生化而后气化，气化而后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惟道德者穷焉。"

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茯苓千岁为琥魄，琥魄千岁为瑿玉，愈久则愈精也。鹨鸟千岁为鸩，愈老则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鸩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鹦鸡，及生可疗之草。

张氏嘉贞生延赏，延赏生弘靖。国朝已来，祖孙三代为相，惟此一家。弘靖既拜，荐韩皋自代。韩氏休生滉，滉生皋，二代为相，一为左仆射，终不登廊庙。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时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苗夫人，其父太师也，其舅张河东也，其夫延赏也，其子弘靖也，其子婿韦太尉也。近代衣冠妇人之贵，无如此者。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锜伏法，京城三日大雾不开，或闻鬼哭。宪宗又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二袭，赐锜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铦，锜之从父兄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悉驱妻子奴婢无长幼，量其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闻而愍之，薄贬而已。

裴相垍尝应宏词，崔枢考不中第。及为相，擢枢为礼部侍郎，笑而谓曰："此报德也。"枢惶恐欲坠阶，又笑曰："此言戏耳!"

宪宗久亲政事，忽问："京兆尹几员?"李吉甫对曰："京兆尹三员，一中大尹，二员少尹。"时人谓之善对。

独孤郁，权相子婿，历掌内职纶诏，有美名。宪宗尝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

韦相贯之，为尚书右丞，入内，僧广宣赞门曰："窃闻阁下不久拜相。"贯之叱曰："安得不轨之言!"命纸草奏，僧恐惧走出。

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

杜羔有至行，其父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尝抱终身之戚。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儿。"诘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来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于佛庙，日夜悲泣。忽睹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后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某家询之。"羔号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岁余，指其邱垅，因得归葬。羔至工部尚书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雠，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雠"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中书垍当国，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江淮海味，无堪道路扰人，并其类数十条上。后欲用戣，上不记名，问裴晋公，不能答。久之方省，乃拜戣岭南节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窜者，子女皆为嫁之。

李逊为衢州刺史，以侯高试守县令。高策杖入府，以议百姓，亦近代所难也。

宪宗问赵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上为之启齿。

郑阳武，常言欲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以人事。又云："玄义之有庄周，犹禅律之有维摩诘，欲图画之，俱恨未能。"

王相注《太玄经》，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一卷，故得物议所嗤。

陈谏者，市人，强记。忽遇染人岁籍，所染绫帛

寻丈尺寸，为簿合围。谏泛览悉记之。州县籍帐，凡所一阅，终身不忘。

王仲舒为郎中，与马逢有善。每责逢曰："贫不可堪，何不求碑志见救？"逢笑曰："适有人走马呼医，立可待否？"

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不记名姓），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绝千匹。

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锁。守陴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守陴者为大职。

王锷累任大镇，财货山积，有旧客诫锷以积而能散之义。后数日，客复见锷。锷曰："前所见教，诚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请问其目？"锷曰："诸男各与万贯，女婿各与千贯矣！"

张圆者，韩弘旧吏。初，弘秉节，事无大小委之。后乃奏贬，圆多怨言，乃量移，诱至汴州，极欢而遣，次八角店，白日杀之，尽收所赂而还。

于頔任高洪，苛刻剥下，一道苦之。小将陈仪，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群胥奔溃。洪走案库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请不穷究。惟尚书左丞许孟容奏言："当罪京兆尹，诛金吾铺官，大索求贼。"行行然有前辈风采。时京兆尹裴武问吏，吏曰："杀人者未尝得脱。"数日，果擒贼张晏辈。

裴晋公为盗所伤刺，隶人王义捍刃死之。公乃自为文以祭，厚给其妻子。是岁进士撰《王义传》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议谥，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曰："吉甫议信不著，又兴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谥。"其子上诉，乃贬仲方。

李载者，燕代豪杰，常臂鹰携妓以猎，旁若无人。方伯为之前席，终不肯任。载生栖筠，为御史大夫，磊落可观，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国八年，柔而多智。公惭卿，卿惭长，近之矣。吉甫生德裕，为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真无党。

李司空愬之讨吴元济也，破新栅，擒贼将李祐，将斩而后免之，解衣辍食，与祐卧起帐中半岁，推之肝胆，然后授以精甲，使为先锋。虽祐妻子在贼中，愬不疑也。夜冒风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缚元济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皆四月晦，谈者为异。及元和擒刘辟、李锜、吴元济，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岂偶然耳！

鉴虚为僧，颇有风格，而出入内道场，卖弄权势，杖杀于京兆府。城中言鉴虚煮羊胛，传以为法。

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承之。御史中丞孟简案鞫旬月，乃得而进。宪宗召市人估其价直，或云："至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元和末，韩令始至长安，居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吾岂效儿女子耶！"

郝玼镇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惧。宪宗召欲授钺，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为盩厔镇将，清苦肃下，有军士犯禁，杖而枷之，约曰："百日而脱。未及百日而脱者有三：我死则脱，尔死则脱，天子之命则脱。非此，臂可折，约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鹘，上御通化门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门外。公主驻车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将命出幕，答拜而退。

长庆初，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时罢相二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仆东府试官所送进士也。"

田令既为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泾州，与之举哀，而授魏博节度。布乃尽出妓乐，舍鹰犬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足被发而入。后知力不可报，密为遗表，伏剑而终。

韦山甫，以石流黄济人嗜欲，故其术大行，多有暴风死者。其徒盛言："山甫与陶贞白，同坛受箓。"以为神仙之俦。长庆二年，卒于余干。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无小异于人者。"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也。"寺主从之。僧每食毕，辄持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椓其间，未逾月，阁柱悉正。

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数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彦伯自言医道将行，时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少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皆饮之而去。翌日，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

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扬州有王生者，人呼为"王四舅"，匿迹货殖，厚自奉养，人不可见。扬州富商大贾，质库酒家，得

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窦氏子，言家方盛时，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供白麦面。医云："白麦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数岁，未尝生疾。其后有奴告其谬妄，所输面乃常麦，非白麦也。群从诸宅，一时暴热皆发。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热黄，坊曲必有大署其门，以烙黄为业者。灞浐水中，常有昼至暮去者，谓之"浸黄"。近代悉无，而患腰脚者众耳，疑其茶为之也。

凡射知雉兔头脚之法，云：先以加其头，次减其脚，以见脚除头，以本头除脚。飞者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为牖，东为户。故今语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当户。"

或说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李汧公勉为开封尉，鞫狱，狱囚有意气者，感勉求生。勉纵而逸之。后数岁，勉罢秩，客游河北，偶见故囚。故囚喜迎归，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报德?"妻曰：偿缣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杀之。"故囚心动。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马而逸。比夜半，行百余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兽，何敢夜行?"勉因话言。言未毕，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几误杀长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贞元中，长安客有买妾者，居之数年，忽尔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至于此，今报矣。"请归，泣涕而诀，出门如风。俄顷却至，断所生二子喉而去。

卷　下

宰相自张曲江之后，称房太尉、李梁公为重德。德宗朝，则崔太傅尚用，杨崖州尚文，张凤翔尚学，韩晋公尚断，乃一时之风采。其后贞元末年，得高贞公郢门下，亦足坐镇风俗。宪宗朝，则有杜邠公之器量，郑少保之清俭，郑武阳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计，裴中书之秉持，李仆射之强贞，韦河南之坚正，裴晋公之宏达，亦各行其志也（别本，"一时之风采"下，作"其后天子少，陆忠州每言：'我自教得。'又自贯仆射为识字董秦，故常有别受顾问者，末年得高贞公"。其下并同）。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子城东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问疾，有司就私第设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备珂伞、列烛，有至五六百炬者，谓之"火城。"宰相火城将至，则众少皆扑灭以避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黄敕既行，下有小异同曰"帖黄"，一作"押黄"。

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郎中相呼为"曹长"。外郎、御史、遗补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惟侍御史相呼为"端公"。

两省谑起居郎为"螭头"，以其立近石螭也。中书、门下官并于西省上事，以便礼仪。五品已上，宰相送之，仍并廊参。

长庆初，上以刑法为重，每有司断大狱，又令中书舍人一员，参酌而出之。百司呼为"参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仆射上，宰相皆送，监察御史捧案，员外郎捧笔，殿中侍御史押门，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朝论以为臣下比肩事主，仪注太重，元和已后，悉去旧仪，惟乘马入省门如故。上讫，宰相百僚会食都堂。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故房梁公言李纬好髭须，崔日知有望省楼，张曲江论牛仙客，皆其事也。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无同省之嫌。自是杨于陵任尚书，其子嗣复立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数家。

自开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悬长名，以定留放。时李林甫知选，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卖之。"于是放选榜云："据其书判，自合得留。缘嘱宁王，且放冬集。"

裴仆射遵庆，罢相知选，朝廷优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榜引仕子以及东市西街。时人以为盛事。

长庆初，李尚书绛议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为东都留守。自是选曹成状，常亦速毕也。

李建为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举进士。使仆得志，当令登第之岁，集于吏部，使尉紫县。既罢又集，乃尉两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迟速为宜。既登第，遂食禄；既食禄，必登朝。谁不欲也？无淹翔以守常限，无纷竞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举，上位得其历试。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议者多之。

吏部甲库，有朱泚伪黄案数百道，省中常取戏玩，已而藏之。柳辟知甲库，白执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厅，先小铨，次格式；员外郎二厅，先南曹，次废置。刑部分四覆，户部分两赋，其制尚矣。

旧说吏部为省眼，礼部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饭从者，号"比盘"。二十四曹呼左右司为"都公"。省下语曰："后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门；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驾、库。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员外判出，侍郎总统押案而已。贞元已后，方有使额也。

郎官当直，发敕为重。水部员外郎刘约直宿，会河北系囚，配流岭南，夜发敕。直宿令史不更事，惟下岭南，不下河北。旬月后，本州闻奏，约乃出官。

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郎署，省中谑为“四军紫”。

御史故事：大朝会则监察押班，常参则殿中知班，入阁则侍御史监奏。盖含元殿最远，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砖，绿衣，用紫案褥之类，号为“七贵”。监察院长与同院礼，隔语曰：“事长如事端。”凡上堂，绝言笑，有不可忍，杂端大笑，则合座皆笑，谓之“烘堂”。烘堂不罚。大夫、中丞入三院，罚直尽放，其轻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终食，惟刑部郎官得终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崔薳为监察，巡囚至神策军，为吏所陷，张盖而入，讽军中索酒食，意欲结欢。窦文场怒奏，立敕就台，鞭于直厅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军也。

宝应二年，大夫严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给公券。

元和中，元稹为监察御史，与中使争驿厅，为其所辱。始敕节度、观察使、台官与中使，先到驿者得处上厅，因为定制。

每大朝会，监察御史押班不足，则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摄之。

谏院以章疏之故，忧患略同。台中则务苛礼，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遗补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轻。”

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故天宝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历中，请俸有至千贯者。今，在朝有太清宫使、太微宫使、度支使、盐铁使、转运使、知匦使、宫苑使、闲厩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监察使、馆驿使、监仓使、左右街使；外任则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使、押蕃使、防御使、经略使、镇遏使、招讨使、榷盐使、水陆运使、营田使、给纳使、监牧使、长春宫使、团练司使、黜陟使、抚巡使、宣慰使、推复使、选补使、会盟使、册立使、吊祭使、供军使、粮料使、知籴使、此是大略。经置而废者不录。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

开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称者，燕公、曲江、太尉、鲁公；不以名而可称者，宋开府、陆兖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杨司徒、刘忠州、杨崖州、段太尉、颜鲁公；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二人连言者，岐薛、姚宋（亦曰苏宋）、燕许（大手笔）、元王（秉权）、常杨（制诰）、萧李（文章）；又有罗钳吉网（酷吏罗希奭、吉温），员推韦状（能吏员结、韦元甫）。又有四夔、四凶。

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其余地理则贾仆射，兵赋则杜太保，故事则苏冕、蒋乂，历算则董和（名嫌宪宗庙讳），天文则徐泽，氏族则林宝。

张参为国子司业，年老，常手写九经，以谓“读书不如写书”。

熊执易类《九经》之义，为《化统》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献，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写进，其妻薛氏虑坠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贞公郢之子也。为《易》，合八出以画八卦，上圆下方，合则为重，转则为演，七转而六十四卦，六甲八节备焉。著《外传》二十三篇。定，小字董二，时人多以小字称。年七岁，读书至《牧誓》，问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应天顺人。”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对。年二十三，为京兆府参军，卒。

董和，究天地阴阳历律之学，著《通乾论》十五卷成。至荆南，节度裴胄之问，董生言曰：“日常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

楚僧灵，律行高洁，而能为文。吴僧皎然，亦名昼，盛工篇什，著《诗评》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遗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坐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以还，各得其风韵。

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图障。又有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乐曲。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张登，长于小赋，气宏而密，间不容发，有织成隐起，往往蹙金之状。

近代有造谤而著书，《鸡眼》、《苗登》二文。有传蚁穴而称，李公佐南柯太守；有乐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记名）。

皆文之妖也。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籍而入选，谓之“春闱”。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是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张睢阳、元鲁山有焉，刘辟、元翛有焉。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始置贡院。天宝中，则有刘长卿、袁成用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东府西监。至贞元八年，李观、欧阳詹犹以广文生登第，自后乃群奔于京兆矣。

贞元十二年，驸马王士平与义阳公主反目，蔡南史、独孤申叔播为乐曲，号“义阳子”。有《团雪散云》之歌。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后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讥宋济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纷纷？”济曰：“盖由绯袍子、紫袍子纷纷化使然也。”

宋济，老于文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草，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将军裴冀曰：“若使礼部先时颁天下，曰：某年试题取某经，某年试题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劝学之一术也。”

崔元翰为杨崖州所知，欲拜补阙，恳曰：“愿得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亦不晓呈试，故先求题目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开，敖盛气白侍郎曰：“若试《白云起封中赋》，傲请退。”侍郎为其所中，愕然换其题。是岁二崔俱捷。

熊执易通于《易》理，会建中四年试《易》、《知险阻》论，执易端坐剖析，倾动場中，乃一举而捷。

李直方，尝第果实名，如贡士之目者，以绿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又问：“栗如之何？”曰：“取其实事，不出八九。”始范晔以诸香品时辈，后侯朱虚撰《百官本草》，皆此类也。其升降义趣，直方多则而效之。

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

宋沇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徽调，沇乃考钟律而得之。

李汧公，雅好琴，常断桐，又取漆桶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于家。京师人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张相弘靖，少时夜会名客，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商则商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祝声。

韩会与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而善歌妙绝。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维舟吹之，寥亮逸发，上彻云表。俄有客独立于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壮，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其笛应声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而至。又俄顷，舟人贾客，皆有怨叹悲泣之声。

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答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啭喉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于頔司空，尝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绝无琴韵。”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独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言虽诙谐，一时亦有谓也。頔又令女妓为六佾舞，声态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于司空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相承不改耳。”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人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人呼“提”为“堤”，晋绛人呼“梭”为“莝”（七戈反），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

曰“坊中语”也。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沉，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萄，岭南之灵谿、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一本作富平之石梁，剑南之烧香春）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薄、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初，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咏，谑语自贺兰广、郑涉。近代咏字有萧昕，寓言有李纾，隐语有张著，机警有李舟、张彧，歇后有姚岘、叔孙羽，讹语影带有李直方、独孤申叔，题目人有曹著。

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饮酒，有杯盘狼籍、扬觯绝缨之说。甚则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国朝麟德中，璧州刺史邓弘庆，始创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梢云而大备。自上及下，以为宜然。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盖工于举场，而盛于使幕、衣冠。有男女杂履舄者，有长幼同灯烛者，外府则立将校而坐妇人，其弊如此。又有击球、畋猎之乐，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天后梦双陆而不胜，召狄梁公说之。梁公对曰：“宫中无子之象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及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一作子。）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一本作韦扈）杨芃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逵、高越首出焉。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一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

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蒱。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即汴河也）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黄河。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谿、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大抵峡路峻急，故曰“朝发白帝，暮彻江陵”。四月、五月为尤险时，故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扬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棹，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一本作信风）。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暴风之候，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此则不啻载万也。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众婢仆，以据舵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

舟人言：鼠亦有灵，舟中群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时见飞楼如缔构之状，甚壮丽者；太原以北，晨行则烟霭之中，睹城阙状，如女墙、雉堞者，皆《天官书》所说气也。

南海人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飓风将至，则多虹霓，名曰“飓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见。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类彘。又与黄鱼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为禁药（一作以为药石）。

龙门人皆言善游于悬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于河滨，终为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峡，官舟千艘，不损一只。旧语曰：“五月下峡，死而不吊。”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旧言：春水时至，鱼登龙门，有化龙者。今汾晋山穴间，龙蜕骨角甚多，人采以为药，有五色者。

剑南元无蝎，尝有人任主簿，将蝎之任，而有之，今呼为“主簿虫”也。

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则夜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树，实类枇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空壳矣。

剑南人之采猓猕者，获一猓猕则数十猓猕可尽得矣。何哉？其猓猕性仁，不忍伤类，见被获者，聚族而啼，虽杀之，终不去也。噫，此乃兽之状，人之心也。乐羊食其子，史牟杀其甥，则人之状，兽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与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诱之。猩猩始见，必大骂曰：“诱我也！”乃绝走远去，久而复来，稍稍相劝，俄顷俱醉，其足皆绊于屐，因遂获之。或有其图而赞曰：“尔形惟猿，尔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阴佐汉，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卧养真。”

罗浮甘子，开元中方有，山僧种于南楼寺，其后常资进贡。幸蜀奉天之岁，皆不结实。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曰“伤荷藕”，或云：“叶甘为虫所伤。”又云：“欲长其根，则故伤其叶。”近多重台荷花，花上复生一花，藕乃实中，亦异也。有生花异，而其藕不变者。

宣州以兔毛为褐，亚于锦绮，复有染丝织者尤妙。故时人以为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凡造物由水土，故江东宜纱绫、宜纸者，镜水之故也。蜀人织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后文彩焕发。郑人以荥水酿酒，近邑与远郊美数倍。齐人以阿井水煎胶，其井比旁井重数倍。

善和坊旧御井，故老云非可饮之水，地卑水柔，宜用盥浣。开元中，日以骆驼数十，驮入内以给六宫。

每岁有司行祀典者，不可胜纪。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叶流出，好事者因目为“流桂泉”。后人乃立栋宇，为汉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如此皆言有灵者，多矣。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俎库。”诸俎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元义方，使新罗，发鸡林洲，遇海岛，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携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师遽曰：“龙怒。”遂发，未数里，风雨雷电皆至，三日三夜不绝。及雨霁，见远岸城邑，问之，乃莱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惟李汭为判官，一无所受，深为同辈所嫉。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

吐蕃自贞元末失维州，常惜其险，百计复之。乃选妇人有心者，约曰：“去为维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为内应。”及元和中，妇人已育数子，蕃寇大至，发火应之，维州复陷。

西蕃呼赞普之妻为“朱蒙”。

羯鼓录

[唐]南　卓撰　陈尚君整理

《羯鼓录》一卷，唐南卓撰。卓字昭嗣，文宗大和间中制科。官拾遗，坐事贬松滋令。武宗会昌初任洛阳令，历任婺、蔡二州刺史。宣宗大中间官至黔南观察使。卓在洛阳时，数陪白居易、刘禹锡宴游，因谈及羯鼓事，白、刘遂劝其为文纪之。至大中二年（八四八）撰成前录，首叙羯鼓形制，复叙玄宗以后诸故实；四年（八五〇）道出扬州，闻崔铉述宋璟知音事，复加补撰，并附以羯鼓诸宫曲名。治唐代音乐史者，素重此书。传本较多，《守山阁丛书》收钱熙祚校本最善，今即据以校点。原有校记较详，今仅存其一则，余并删去。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似带鼓而小。答腊鼓者，即揩鼓也），鸡娄鼓之上。鞚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晚景（案御览晚作晓。《广记》作玩），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楸等木，须至乾紧绝湿气，而复柔腻；乾取发越响亮，腻取战褭健举。棬用刚铁，铁当精链，棬当至匀，若不刚，即应𢶍高下，㨾捩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犹病矣。诸曲调如《太簇曲》、《色俱腾》、《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制（其余征羽调曲，皆与胡部同。故不载）。上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造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即成（案《唐语林》此下有"如不加意"四字），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拍；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玉笛（玉笛之说见《遗事》），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当宿雨初晴（宿作春。《广记》《唐语》林初并作始），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为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上指而笑谓嫔御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嫔御侍官，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回彻，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随下。其曲绝妙入神，例皆如此。

汝南王琎，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音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琎常戴砑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处，二物皆极滑（案《广记》句首有其字），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落（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笑，赐琎金器一厨，因夸曰："花奴（琎小字）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堕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瞒自是相师（上于诸亲常自称此号）。夫帝王之相，且须有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若花奴但端秀过人，悉无此相，固无猜也；而又举止淹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输之。"上笑曰："若此一条，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瞒赢处多，大哥亦不用扐挹。"众皆欢贺。上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琴，正弄未及毕，叱琴者出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黄幡绰亦知音，上尝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后，改奏一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去来？"曰："有亲故远适，送至郊外。"上颔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时，至必挞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已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放他东西过往。"绰拜谢讫。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声，候时以入。上问绰。绰语其方怒及解怒之际，皆无少差。上奇之，复厉声谓曰："我心脾肉骨下事，安有侍官奴闻

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何如?”绰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竖金鸡！”上大笑而止。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乐部行王询云：“南山起云，北山起雨。”即开府所为也），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去声）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且蹿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又开府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山峰取不动，雨点取碎急。上与开府兼擅两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则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开府孙沇，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三卷，德宗览而嘉之，又知是开府之孙，遂召对赐坐，与论音乐，喜甚。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谬，悉可言之。”沇沈吟曰：“容臣与乐官商推讲论，具状条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使就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然后进奏。二使奏乐工多言沇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有聩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召宣徽使对，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实失聪，若追于声律，不致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沇顾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兼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上尤惊异，令主者潜伺察之。旋而琵琶者为同辈告讦，称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赐章绶，累召对，每令沇察乐，乐工惴恐胁息，不敢正视，沇惧罹祸，辞病而退。

嗣曹王皋精晓器用，为荆南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棬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皋见棬，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因指其刚匀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必未信。”命取食柈，自选其极平者，遂置二棬于柈心，以油注之棬中，棬满而油不浸漏，盖相契无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棬，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答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方深伏。宾府又潜问客：“直偿几何?”客曰：“不过三五百缗。”及皋遗财帛器皿，其直果称焉。

广德中，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僦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声，曲颇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张通儒入长安，某家事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尾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色鸡，当用榧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脱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是也），工泣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后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之。永泰中为三州副元帅，兼西川节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献，鸿渐得之。示于众曰：“此尤物也。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于脊沟中养者十年。”及鸿渐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驿路入汉州矣；自西南来，始临嘉陵江（案《御览》临作至。《广记》作会），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亚辈，登驿楼，望江月，行觞燕话：“今日出艰危，脱猜迫，外则不辱命于朝廷，内则免中祸于微质，皆诸贤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数曲，四山猿鸟皆惊，飞鸣嗷嗷。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搏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鸿渐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功，未臻尤妙，尚能及此，况至圣御天，贤臣考乐，飞走之类，何有不感?”因言：“某有别墅，近华严阁，每遇风景晴朗，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山下，忽数举头踯躅不已，某不谓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复鼓，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即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不难矣。其后乃不敢为也。”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御览》近下有者字，中作间），唯仆射韩皋善，亦不甚露焉，为鄂州节度使时，间于黄鹤楼一月两习而已。

会昌元年，卓因为洛阳令，数陪刘宾客、白少傅宴游，白有家僮，多佐酒。卓因谈往前三数事，二公亦应和之，谓卓曰：‘若吾友所谈，宜为文纪，不可令堙没也。’时过而未录。及陕府卢尚书任河南尹，又话之，因遣为纪，即粗为编次，尚未脱稿。至东阳，因曝书见之，乃详列而竟焉。虽不资儒者之博闻，亦助宾筵之谈话，属之好事，庶几流传。

前录大中二年所著，四年春阳罢免，旋自海南，路由广陵，崔司空为镇。司空遇合素厚，留止旬朔，辄献之，过蒙奖饰，因曰：“宋沇即某之中外亲丈人，知音之异事，非止于此也。尝为太常丞，每诸悬钟磬，亡坠至多，补亡者又乖律吕。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贞元中犹未有待漏院，朝士多立城门衢中，或立近坊人家，及光宅寺也），闻塔上风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至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铎，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循金索试历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寺众即言：‘往往无风自摇，

洋洋有闻，非此也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也。’固求摘取而观之，曰：‘此姑洗之编钟耳，请且独缀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本乐悬，此果应之，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至左藏门，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熔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及配悬，音形合其度。”异乎，此亦识微在金奏者与？列于鼓录则寝差矣。以大君子后传，又精义入神，岂容忽而不载，遂附之于末。

诸宫曲

太簇宫

《色俱腾》 《耀日光》 《乞婆娑》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罗犁罗》 《苏莫赖耶》 《俱伦仆》
《阿个盘陀》 《苏合香》 《藏钩乐》
《春光好》 《无首罗》 《鹄岭盐》
《疏勒女》 《要杀盐》 《通天乐》
《万载乐》 《景云》 《紫云》
《承天乐》 《顺天乐》

太簇商

《苏罗》 《椋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鸡》 《堂堂》 《半杜梁》
《君王盛神武赫赫》《君之明》 《大钵乐背》
《大娑野婆》 《破阵乐》 《黄骏蹋》
《放鹰乐》 《英雄乐》 《思归》
《忆新院》 《西楼送落月》 《摽霜风》
《九成乐》 《倾杯乐》 《百岁老寿》
《还成乐》 《打球乐》 《饮酒乐》
《舞厥麽赋》 《太平乐》 《大酺乐》
《大宝乐》 《圣明乐》 《婆罗门》
《罽加那》 《万岁乐》 《秋风高》
《回婆乐》 《夜斗击羌兵》 《香山》
《优婆师》 《匝天乐》 《禅曲》
《渡积破敌回》 《五更啭》 《黄莺啭》
《大定乐》 《越殿》 《须婆》
《钵罗背》 《大秋秋盐》 《栗时》
《突厥盐》 《踏蹄长》

太族角

《火苏赖耶》 《大春杨柳》 《大东祗罗》
《大郎赖耶》 《即渠沙鱼》 《大达麽友》
《俱伦毗》 《悉利都》 《移都师》
《阿鹊鹨乌歌》 《飞仙》 《凉下采桑》
《西河师子三台舞》《石州》 《破勃律》

徵羽调与蕃部不载

诸佛曲词

《九仙道曲》 《卢舍那仙曲》 《御制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阁麽那》 《失波罗辞见柞》
《草堂富罗》(二曲) 《于门烧香宝头伽》
《菩萨阿罗地舞曲》 《阿陀弥大师曲》

食　曲

《云居曲》 《九巴鹿》 《阿弥罗众僧曲》
《无量寿》 《真安曲》 《云星曲》
《罗利儿》 《芥老鸡》 《散花》
《大燃灯》《多罗头尼摩诃钵》 《婆娑阿弥陀》
《悉驮低》 《大统》 《蔓度大利香积》
《佛帝利》 《龟兹大武》 《僧个支婆罗树》
《观世音》 《居麽尼》 《真陀利》
《大与》 《永宁贤者》 《恒河沙》
《江盘无始》 《具作》 《悉家牟尼》
《大乘》 《毗沙门》 《渴农之文德》
《菩萨缑利陀》 《圣主与》 《地婆拔罗伽》

乐府杂录

[唐]段安节撰　陈尚君整理

《乐府杂录》一卷，唐段安节撰。安节，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常少卿段成式子，娶温庭筠女为妻。昭宗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又任吏部郎中、沂王傅。安节善乐律，能自度曲。因见《教坊记》所载未尽周详，遂采见闻编成本书。全书记玄宗以后乐部、歌舞、杂戏、乐器、乐曲及乐律宫调，兼及乐师逸事，为研究唐代乐舞之重要著作。今本一卷，版本较多，但内容已非全存原书之貌。《守山阁丛书》收钱熙祚校订本最佳，今即据以校点。原书校记较详，今参酌以定去取，原校记概予删去。

序

爰自国朝初修郊礼，刊定乐悬，约三代之歌钟，均九威之律度，莫不《韶》音尽美，雅奏克谐，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风变俗也。以至桑间旧乐，濮上新声，金丝慎选于精能，本领皆传于故老。重翻曲调，全祛淫绮之音；复采优伶，尤尽滑稽之妙。洎从离乱，礼寺隳颓，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朝议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段安节撰。

雅乐部

宫悬四面，天子乐也；轩悬三面，诸侯乐也；判悬二面，大夫乐也；特悬一面，士乐也。宫悬四面，每面五架。架即簨簴也，其上安金铜仰阳，以鹭鸶孔雀羽装之；两面缀以流苏，以彩翠丝绂为之也。十二律上钟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编钟各一架，每架列钟十二所，亦依律编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应鼓（四旁有两小鼓为輮鼓也），二曰腰鼓，三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画，上各安宝轮，以珠翠妆之。乐即有箫、笙、竽、埙、篪、籥、跋膝、琴、瑟、筑。将竽形似小钟，以手将之即鸣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即奏《凯安》、《广平》、《雍熙》三曲；宴群臣，即奏□□、□□、《鹿鸣》三曲——近代内宴，即全不用法乐也——郊天及诸坛祭祀，即奏《太和》、《冲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诸乐逐之。其乐工皆戴平帻，衣绯大袖，每色十二，在乐悬内。已上谓之“坐部伎”。《八佾舞》则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画帻，俱在乐悬之北。文舞居东，手执翟，状如凤毛；武舞居西，手执戚。文衣长大，武衣短小。其钟师及磬师、登歌、《八佾舞》并诸色舞，通谓之“立部伎”。柷、敔、乐悬既陈，太常卿押乐在乐悬之北面。太乐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后，太乐在东，鼓吹居西。协律郎二人，皆执翚竿，亦用彩翠妆之，一人在殿上。翚竿倒，殿下亦倒，遂奏乐。协律郎皆绿衣大袖，戴冠。

云韶乐

用玉磬四架。乐即有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登歌、拍板、乐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绣衣，各执金莲花引舞者。金莲，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阶下，设锦筵。宫中有云韶院。

清乐部

乐即有琴、瑟、云和筝——其头像云——笙、竽、筝、箫、方响、篪、跋膝、拍板。戏即有弄贾大猎儿也。

鼓吹部

即有卤簿、钲、鼓及角。乐用弦鼗、笳、箫。又即用哀笳，以羊角为管，芦为头也。警鼓二人，执朱幡引乐，衣文，戴冠。已上乐人皆骑马，乐即谓之“骑吹”。俗乐亦有骑吹也。天子卤簿用“大全仗”，

鼓一百二十面，金钲七十面。郊天谒庙吉礼，即衣云花黄衣，鼓四，钲二；下山陵凶礼，即衣云花白衣，鼓二，钲二。下册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钲四十面，谓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册三公并祔庙礼葬，并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钲二十面。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钲十四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册礼及葬祔庙，并无警鼓。

驱　傩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发，衣白□画衣。各执麻鞭，辫麻为之，长数尺，振之声甚厉。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者；胇胃，食虎者；腾简，食不祥者；揽诸，食咎者；祖明、强梁，共食磔死寄考者；腾根，食蛊者等。侲子五百，小儿为之，衣朱褶、素襦，戴面具，以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四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官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太常卿上此。岁除前一日，于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也。御楼时，于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

熊罴部

其熊罴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余，其上安版床，复施宝帐，皆金彩装之，于其上奏雅乐。含元殿方奏此乐也，奏唐《十二时》、《万宇清》、《月重轮》三曲。亦谓之“十二案”。（案：此上有脱误。《文献通考》一百三十九云：“熊罴架十二，悉高丈馀，用木雕之，其状如床，上安版四，旁为栏，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设十二案鼓吹，在乐县之外以施，殿庭晏飨用之，图熊罴以为饰故也。隋炀帝更于案下为熊、罴、貙、豹腾倚之状，象百兽之舞。又施宝幌于上，用金彩饰之。奏《万宇清》、《月重轮》等三曲。亦谓之‘十二案乐’。”所引当即此文，附录以俟考。）

鼓架部

乐有笛、拍板、答鼓，即腰鼓也，两杖鼓。戏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斗战，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著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案：《御览》五百六十九引《乐府杂录》云：“大面出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俗谓之《兰陵王入阵曲》。疑此有脱误）。《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苏中郎》，后周士人苏葩，嗜酒落魄，自号《中郎》，每有歌场，辄入独舞。今为戏者，著绯，戴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即有《踏摇娘》（案：《御览》五百七十三引云：“踏摇娘者，生于隋末，夫河内人，丑貌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夫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制也。”疑此有脱简）、《羊头浑脱》《九头狮子》，弄《白马益钱》，以至寻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槩、觔斗，悉属此部。

龟兹部

乐有觱篥、笛、伯板、四色鼓、揩羯鼓、鸡楼鼓。戏有五方狮子，高丈馀，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旆；外藩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万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

胡　部

乐有琵琶、五弦、筝、箜篌、觱篥、笛、方响、拍板。合曲时，亦击小鼓、钹子。合曲后立唱歌，凉府所进，本在正宫调，大遍、小遍，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玉宸宫调。初进曲在玉宸殿，故有此名。合诸乐，即黄钟宫调也。《奉圣乐曲》，是韦南康镇蜀时南诏所进，在宫调，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内宴，即于殿前立奏乐，更番替换；若宫中宴，即坐奏乐。俗乐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韩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乐府诗云：“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云响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韦青，本是士人，尝有诗：“三代主纶诰，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将军。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殁后千馀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郎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洎渔阳之乱，六宫星散，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阑于小河之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

舟与永新对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后士人卒与其母之京师，竟殁于风尘。及卒，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矣！"

大历中有才人张红红者，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过将军韦青所居（在昭国坊南门里），青于街牖中闻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其父舍于后户，优给之。乃自传其艺，颖悟绝伦。尝有乐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长命西河女》也，加减其节奏，颇有新声。未进闻，先印可于青，青潜令红红于屏风后听之。红红乃以小豆数合，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青因入问红红如何，云："已得矣。"青出，绐云："某有女弟子，久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风歌之，一声不失，乐工大惊异，遂请相见，叹伏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声不稳，今已正矣。"寻达上听。翊日，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记曲娘子"，寻为才人。一日，内史奏韦青卒，上告红，红乃于上前呜咽奏云："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恸而绝。上嘉叹之，即赠昭仪也。贞元中有田顺郎，曾为宫中御史娘子。元和、长庆以来，有李贞信、米嘉荣、何戡、陈意奴。武宗已降，有陈幼寄、南不嫌、罗宠。咸通中有陈彦晖（案：《碧鸡漫志》引《乐府杂录》云：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座客姓骆唱《河满子》，皆称绝妙。白秀才者曰："家有声妓，歌此曲音调不同。"召至令歌，发声清越，殆非常音。骆遽问曰："莫是宫中胡二子否?"妓熟视曰："君岂梨园骆供奉耶?"相对泣下。今本脱简，附录于此）。

舞工

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蔓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即有健舞、软舞、子舞、花舞、马舞。健舞曲有《棱大》、《阿连》、《柘枝》、《剑器》、《胡旋》、《胡腾》、软舞曲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绿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马舞者，栊马人著采衣，执鞭，于床上舞蹀躞，蹄皆应节奏也。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器，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准其顿挫之势也）。

俳优

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盖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咸通以来，即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三人。弄假妇人，大中以来有孙乾、刘璃瓶，近有郭外春、孙有熊。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罗，大中初有康乃、李百魁、石宝山。大别有夷部乐，即有扶南、高丽、高昌、骠国、龟兹、康国、疏勒、西凉、安国；乐即有单龟头鼓及筝、蛇皮琵琶，盖以蛇皮为槽，厚一寸馀，鳞介具焉，亦以楸木为面，其捍拨以象牙为之，画其国王骑象，极精妙也。凤头箜篌、卧箜篌，其工颇奇巧。三头鼓、铁拍板、葫芦笙；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胜踏，两足终不离于球子上，其妙如此也。

琵琶

始自乌孙公主造，马上弹之。有直项者，曲项者，曲项盖使于急关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晔、石苞、谢奕，皆善此乐也。开元中有贺怀智，其乐器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自乐工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姓段），以定东鄽之胜。翊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嘉奖，乃令教授昆仑。段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及弹，师曰："本领何杂？兼带邪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少年，初学艺时，偶于邻舍女巫授一品弦调，后乃易数师。段师精鉴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遣昆仑不近乐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后可教。"诏许之。后果尽段之艺。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皆袭所艺。次有裴兴奴，与纲同时。曹纲善运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兴奴长于拢捻，不拨稍软。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师于曹纲，尽纲之能。纲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郊尝宿平泉别墅，值风清月朗，携琵琶于池上弹蕤宾调，忽闻芰荷间有物跳跃之声，必谓是鱼；及弹别调，即无所闻；复弹旧调，依旧有声。遂加意朗弹，忽有一物锵然跃出池岸之上。视之，乃一片方响，盖蕤宾铁也。以指拨精妙，律吕相应也。某门中有乐史杨志，善琵琶。其姑尤更妙绝。姑本宣徽弟子，后放出宫，于永穆观中住。自惜其艺，常畏人闻，每至夜方弹。杨志恳求教授，坚不允，且曰："吾誓死，不传于人也。"志乃赂其观主，求寄宿于观，窃听其姑弹弄，仍系脂鞓带，以手画带，记其节奏，遂得一两曲调。明日，携乐器诣姑弹之，姑大惊异，志即告其事，姑意乃回，尽传其能矣。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宫人之官也）。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小忽雷。郑尝弹小

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有别墅在昭应县之西，正临河岸。垂钓之际，忽见一物浮过，长五六尺许，上以锦绮缠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妆饰俨然，以罗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伺之，口鼻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将养经旬，乃能言，云："是内弟子郑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内官缢杀，投于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尔。"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为妻。因言其艺，及言所弹琵琶，今在南赵家。寻值训、注之乱，人莫有知者，厚本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轻弹。后遇良辰，饮于花下，酒酣，不觉朗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私于墙外听之，曰："此郑中丞琵琶声也。"翊日，达上听。文宗方追悔，至是惊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锡赐焉。咸通中，即有米和（即嘉荣子也）申旋，尤妙。后有王连儿也。

筝

筝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大和中，李青青及龙佐，大中以来，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从、李从周，皆能者也。从周，即青孙，亚其父之艺也。

箜篌

箜篌乃郑、卫之音，权舆也；以其亡国之音，故号"空国之侯"，亦曰"坎侯"。古乐府有《公无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于河，歌以哀之；其妻丽玉善箜篌，撰此曲，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张小子，忘其名，弹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季齐皋者，亦为上手，曾为某门中乐史，后有女，亦善此伎，为先徐相姬。大中末，齐皋尚在，有内官拟引入教坊，辞以衰老，乃止。胡部中此乐妙绝。教坊虽有三十人，能者一两人而已。

笙

笙者，女娲造也。仙人王子晋于缑氏山月下吹之。象凤翼，亦名"参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大和中有尉迟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汉恭有子名宝师，尽传父艺，今在陕州。

笛

笛者，羌乐也。古有《落梅花》曲。开元中有李谟，独步于当时，后禄山乱，流落江东。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镜湖，命谟吹笛，谟为之尽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来听，风骨冷秀，政异之，进而问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令闻至音，辄来听耳。"政即以谟笛授之。老父始奏一声，镜湖波浪摇动；数叠之后，笛遂中裂。即探怀中一笛，以毕其曲。政视舟下，见二龙翼舟而听。老父曲终，以笛付谟，谟吹之，竟不能声，即拜谢以求其法。顷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案：《文献通考》一百三十八全引此文，末有"大中以来，有王六六、王师简，亦妙手也。"十五字。疑此有脱简）。

觱篥

觱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曰"悲栗"，有类于笳。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幽州有王麻奴者，善此伎，河北推为第一手；恃其艺倨傲自负，戎帅外莫敢轻易请者。时有从事姓卢，不记名，台拜入京，临岐把酒，请吹一曲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从事怒曰："汝艺亦不足称，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今古。"麻奴怒曰："某此艺，海内岂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优劣。"不数月，到京，访尉迟青所居在常乐坊，乃侧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每经其门，如不闻。麻奴不平，乃求谒；见阍者不纳，厚赂之，方得见通。青即席地令坐，因于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羝曲》曲终，汗浃其背。尉迟领颐而已，谓曰："何必高般涉调也？"即自取银字管，于平般涉调吹之。麻奴涕泣愧谢，曰："边鄙微人，偶学此艺，实谓无敌；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乃碎乐器，自是不复言音律也。元和、长庆中有黄日迁、刘楚材、尚陆陆，皆能者。大中以来，有史敬约，在汴州。

五弦

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伎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方响

咸通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家乐人也。

击瓯

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咸通中有吴缤，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署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击瓯，盖出于击缶。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贞元中，成都雷生善斫琴，至今尚有孙息，不坠其业，精妙天下无比也。弹者亦众焉。大和中有贺若夷尤能，后为待诏，对文宗弹一调，上嘉赏之，仍赐朱衣，至今为《赐绯调》。后有甘党，亦为上手。

阮咸

大中初，有待诏张隐耸者，其妙绝伦。蜀郡亦多能者。

羯　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阳王花奴，尤善击鼓。花奴时戴砑绢帽子，上安葵花数曲，曲终花不落，盖能定头项尔。黔帅南卓著《羯鼓录》，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举，尤妙。弄三杖打撩，万不失一，懿皇师之。

鼓

其声坎坎然，其众乐之节奏也。祢衡常衣彩衣击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赵长史尤精。

拍　板

柏板本无谱。明皇遣黄幡绰造谱，乃于纸上画两耳以进。上问其故，对："但有耳道，则无失节奏也。"韩文公因为乐句。

安公子

隋炀帝游江都时，有乐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废，于卧内闻之，问曰："何得此曲子？"对曰："宫中新翻也。"父乃谓其子曰："宫为君，商为臣，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大驾东巡，必不回矣。汝可托疾勿去也。"精鉴如此。

黄骢叠　急曲子

太宗定中原时所乘战马也。后征辽，马毙，上叹惜，乃命乐工撰此曲。

离别难

天后朝，有士人陷冤狱，籍没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亦名《悲切子》，终号《怨回鹘》。

夜半乐

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难，正夜半，斩长乐门关，领兵入宫翦逆人，后撰此曲。

雨霖铃

《雨淋铃》者，因唐明皇驾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

还京乐

明皇自西蜀返，乐人张野狐所制。

康老子

康老子者，本长安富家子，酷好声乐，落魄不事生计，常与国乐游处。一旦家产荡尽，因诣西廓，遇一老妪，持旧锦褥货鬻，乃以半千获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曰："何处得此至宝？此是冰蚕丝所织，若暑月陈于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价千万。康得之，还与国乐追欢，不经年复尽，寻卒。后乐人嗟惜之，遂制此曲，亦名《得至宝》。

得宝子

《得宝歌》，一曰《得宝子》，又曰《得鞛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谓后宫曰："朕得杨氏，如得至宝也。"遂制曲，名《得宝子》。

文叙子

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

望江南

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

杨柳枝

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

新倾杯乐

宣宗喜吹芦管，自制此曲，内有数拍不均，上初捻管，令俳儿辛骨䶗拍，不中，上瞋目瞠视之，骨䶗忧惧，一夕而殒。

道调子

懿皇命乐工敬约吹觱篥，初弄道调，上谓"是曲误拍之"，敬约乃随拍撰成曲子。

傀儡子

自昔传云："起于汉祖，在平城，为冒顿所围，其城一面即冒顿妻阏氏，兵强于三面。垒中绝食。陈平访知阏氏妒忌，即造木偶人，运机关，舞于陴间。阏氏望见，谓是生人，虑下其城，冒顿必纳妓女，遂退军。史家但云陈平以秘计免，盖鄙其策下尔。"后乐家翻为戏。其引歌舞有郭郎者，发正秃，善优笑，闾里呼为郭郎，凡戏场必在俳儿之首也。

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

舜时调八音，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计用八百般乐器。至周时，改用宫、商、角、徵、羽，用制五音，减乐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减乐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去、入四声。其徵音有其声，无其调。

平声羽七调

第一运中吕调，第二运正平调，第三运高平调，第四运仙吕调，第五运黄钟调，第六运般涉调，第七

运高般涉调（虽去中吕调，六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运声也)。

上声角七调

第一运越角调，第二运大石角调，第三运高大石角调，第四运双角调，第五运小石角调，亦名正角调，第六运歇指角调，第七运林钟角调。

去声宫七调

第一运正宫调，第二运高宫调，第三运中吕宫，第四运道调宫，第五运南吕宫，第六运仙吕宫，第七运黄钟宫。

入声商七调

第一运越调，第二运大石调，第三运高大石调，第四运双调，第五运小石调，第六运歇指调，第七运林钟商调。

上平声调

为徵声，商角同用，宫逐羽音。右件二十八调。琵琶八十四调方得是。五弦五本，共应二十八调本。笙除二十八调本外，别有二十八调中管调。初制胡部乐，无方响，只有丝竹，缘方响有直拔声，不应诸调。太宗于内库别收一片铁方响，下于中吕调头一运，声名大吕，应高般涉调头，方得应二十八调。筝只有宫、商、角、羽四调，临时移柱，应二十八调。

乐具库在望仙门内之东壁。俗乐，古都属乐园新院，院在太常寺内之西北也，开元中始别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东都在明义里，以内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于上都广化里、太平里，兼各署乐官院一所。

古乐工都计五千余人，内一千五百人俗乐，系梨园新院于此，旋抽入教坊。计司每月请料，于乐寺给散。太乐署在寺院之东，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门之西，令一，丞一。

云溪友议

[唐]范　摅撰　陈飞雪整理

范摅，唐僖宗时吴人，居越州五云溪，自号五云溪人，云溪子，终身未仕。《云溪友议》主要记载开元以后文坛风尚、民情世态及唐人说唐诗等特点，自具重要价值。《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刻本为三卷六十五则，每则各以三字标题，前有范序。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此本标点排印。《稗海》本为十二卷，无标题及序，内容则无大差别。今以嘉业堂藏影印明刻三卷本为底本，参考他本所附刘承干撰《云溪友议校勘记》，刘氏曾据宋本、《太平广记》、《四库全书》本、稗海本及《太平广记》所引汇校。

序

近代何自然续《笑林》，刘梦得撰《嘉话录》，或偶为编次，论者称美。余少游秦、吴、楚、宋，有名山水者，无不弛驾踌躇，遂兴长往之迹。每逢寒素之士作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谚云：“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採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是曰《云溪友议》。倪论交会友，庶希于一述乎！

卷　上

名儒对

王仆射起，再主礼闱，远迩称扬，皆以文德巍巍，聿兴之也。武宗皇帝诏至殿曰：“朕近见二字，一‘犸’一‘窌’，莫能详也，特询于卿。”王公对曰：“臣于三教经典，窃常遍览，向者二字，群书未之见也，未审天颜何文而得。《周穆王传》有‘䮻’‘䮧’二字，经百儒宗，但言古马名，不敢分于飞兔、腰袅、于今靡有详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学综朝野，偶为此二字相试，非于经籍而得之。”遂赐金彩等。乃知王公，三学之中无不通晓，我唐之孔、郑乎？

南阳录

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既成，自鄙之，曰：“常文也。”乃注黄帝《阴符经》，兼成大义。至“禽兽之制在气”，经年懵然不解。忽梦乌衣人引理而教之，其书遂行于世。佥谓鬼谷、留侯复生也。（所谓玄龟食蟒，黄腰服虎，飞鼠断猿，狼犺啮鹤，以小服大，皆得乌衣之旨，筌遂通其义也）筌后为邓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东南隅忽见异气，明旦，呼吏于郊市，如产男女者，不以贫富悉取至焉。过十余辈，筌视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访之，乃得牧羊胡妇一子。李君惨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劝杀之，筌以为不可，曰：“此胡雏必为国盗，古亦如然，杀假恐生真矣。”则安禄山生于南阳，异人先知之矣。（梁代志公谶曰：“两角女子绿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自灭亡。”解曰：“两角女子，‘安’字也；录衣，‘禄’字也；太行，‘山’字也；一止，‘正’字也。禄山果于正月死也。后李遐周谶曰：“樵市人将尽，函关马不归。道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动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勒，称于太平，杀之不得矣。梁武帝视太白之变而下殿奔后，愧于夷狄之主。凡为大盗者必有异也。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禳也。

苎萝遇

王轩少为诗，寓物皆属咏，颇闻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苎萝山际，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

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题诗毕，俄而见一女郎，振琼珰、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为君坚不得。”既为鸳鸾之会，仍为恨别之词。后有萧山郭凝素者，闻王轩之遇，每适于浣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其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者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泽诗曰：“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

鲁公明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知也。山妻猒其馑餍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疋，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委。”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真诗解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颖。岁久，颖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颖牧之眷深，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等，似无返旧之心也。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亲名宦，唯务玄虚。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别倚丝萝之势。对镜自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范，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离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毗陵出

慎氏者，毗陵庆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彼，遂结姻好，载归蕲春。经十余秋，无胤嗣。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诗凄感，遂为夫妇如初。云溪子曰：曹叔妻叙东征之赋，刘伶室作诫酒之辞，以女子之所能，寔其罕矣。爰书薛媛之事，斯可附焉。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过望夫山。”

巫咏难

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白公睹题处，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首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奇状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竞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公但吟四篇，与繁生同济，竟而不为。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

灵丘误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邓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洎死，自京辇归，葬是山，是谓“尸解”也。然悉为丘垅，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峤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郁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襄阳杰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致书于襄阳于司空頔。郑书傲倪自若，似无郡吏之礼。书曰：“阁下为南溟之大鹏，作中天之一柱，骞腾则日月暗，摇动则山岳颓，真天子之爪牙，诸侯之龟镜也。太穆孤幼二百余口，饥冻两京。小郡俸薄，尚为衣食之忧，沟壑之期，斯须至矣。伏惟贤公息雷霆之威，垂特达之节，赐钱一千贯、绢一千疋、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树一叶之影，即是浓阴；减四海数滴之泉，便为膏泽。”于公览书，亦不嗟讶，曰：“郑使君所须，各依来数一半，以戎旅之际，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庐符载山人，遣三尺童子赍数幅之书，乞买山钱百万。公遂与之，仍加纸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汉上，蕴积文艺，而物产罄悬。无何，与姑婢通，每有阮咸之从。其婢端

丽，饶彼音律之能，汉南之最也。姑贫，鬻婢于连帅。连帅爱之，以类无双（无双即薛太保爱妾，至今图画观之），给钱四十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即强亲府署，愿一见焉。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于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则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靳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于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来，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阳公遽命召焉。戎使君岂敢违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立业，为异代之所称，岂有夺人姬爱为己之嬉娱？以此观之，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遂多以缯帛赍行，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也。云溪子曰：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杨素归徐德言妻，临财莫贪，于色不吝者，罕矣！时人用为雅谭。历观国朝，挺特英榷雄未有如襄阳公者也。戎使君诗曰："宝钿香蛾翡翠裙，妆成掩泣欲行云。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阳台梦使君。"

冯生佞

雍陶员外，蜀川人也。上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三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悖赧，方有狐首之思欤。后为简州牧，自比之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贽者稀得见乎。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言启之，及引进，陶诃曰："与公昧平生，何方相识矣！"道明曰："诵员外之言，仰员外之德，诗集中日得相见，何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夸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文园岂尚也？

江都事

李相公绅督大梁日，闻镇海军进健卒四人，一曰富苍龙，二曰沈万石，三曰冯五千，四曰钱子涛，悉能拔橛角觝之戏。既至，果然趫径也。翌日于球场内犒劳，以驾车老牛筋皮为炙瘤魁之脔（魁，酒罇也，盛一斗二升，多以犹槐榴为之，或铜铸也）。坐四辈于地茵，大拌，令食之。万石等三人，视炙坚粗，莫敢就食。独五千瞋目张口，两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真壮士也！可以扑杀西域健胡。"又令试于觝戏，苍龙等亦不利，独五千胜之。十万之众，为之披靡。于是独进五千，苍龙等退还本道。语曰："壮儿过大梁，如上龙门也。"大梁城北门，常扃鐍不开，开必有事。公命开之，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自此平泰也。李公既治淮南，决吴湘之狱而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焉。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昔居郑圃也，与丞相同年之旧，特还来谒。才到客舍，不意家仆与市人有竞，诘其所以，仆人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其仆，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邑客黎人，惧罗不测之祸，渡江过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粃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自此一言，竟无逾境者也。又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郎君来谒。"丞相于晤对之间，未甚周至。悬车白尚书先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且曰："辛大丘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绅，短而能诗。"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谓李公曰："小子每忆白廿二丈诗曰：'闷劝畴昔酒，闲吟廿丈诗。'"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快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府公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有宿将，有过请罚，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其檟楚。凡所书判，或是卒然，故趋事皆惊神破胆矣。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中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先是，元相公廉察江东之日，修龟山寺鱼池，以为放生之铭，戒其僧曰："劝汝诸僧好护持，不须垂钓引青丝。云山莫厌看经坐，便是浮生得道时。"李公到镇，游于野寺，睹元公之诗而笑，曰："僧有渔罟之事，必投于镜湖。"后有犯者，坚而不恕焉。复为二绝而示之，云："剃发多缘是代耕，好闻人死恶人生。祇园说法无高下，尔辈何劳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莲，十千鬐鬣尽生天。凡庸不识慈悲意，自葬江鱼入九泉。"忽有老僧诣谒，愿以因果喻之。丞相问："阿师从何处来？"答云："贫道从来处来。"遂决二十，曰："任从去处去。"至如浮薄宾客，莫敢候门。三教所来，俱有区别。海内服其才俊，终于相者也。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稿，致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后之剡川天宫精舍，凭

笈而昼寝。有老僧斋罢，见一大蛇上刹前李树，食其子焉。恐其遗毒而人误食之，徐徐驱下。蛇乃望东序而去，遂入李秀才怀中，倏而不见矣，公乃惊觉。老僧曰："秀才睡中有所睹否?"李公曰："梦中上李树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及寤，乃见上人。"老僧知此客非常，延归本院。经数年而辞赴举，将行，减以衣钵之资，酷喻之曰："郎君身必贵矣。然勿以僧之尤过，贻于祸难。"及领会稽，僧有犯者，事无巨细，皆至极刑。唯忆无锡之时也，遂更剡川为龙宫寺额。嗟老僧之已逝，为其营塔立碑，平生之修建，只于龙宫一寺矣。云溪子曰：萧相国立殊勋，方明昴宿（《前汉史》谓：酂侯，昴星之精尔）；杜元凯因醉吐，始见蛇形。则李公食李于龙宫，其不谬矣。

南海非

房千里博士初上第，游岭徼诗序云："有进士韦滂者，自南海邀赵氏而来。十九岁，为余妾。余以鬓发苍黄，倦于游从，将为天水之别。止素秋之期，纵京洛风尘，亦其志也。赵屡对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轻舟，暂为南北之梦。歌陈所契，诗以寄情。"曰："鸾凤分飞海树秋，忍听钟鼓越王楼。只应霜月明君意，缓抚瑶琴送我愁。山远莫教双泪尽，雁来空寄八行幽。相如若返临卬市，画舸朱轩万里游。"（万里桥，在蜀川）房君至襄州，逢许浑侍御赴弘农公番禺之命，千里以情意相托，许其诺焉。才到府邸，遣人访之，拟持薪粟给之，曰："赵氏却从韦秀才矣。"许与房韦，俱有布衣之分。欲陈之，虑伤韦义；不述之，似负房言。素款难名，为诗代报。房君既闻，几有欧阳四门詹太原之丧（欧阳太原亡姬之事，孟简尚书已有序诗述之矣）。浑寄房秀才诗曰："春风白马紫丝缰，正值蚕眠未採桑。五夜有心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台，却认罗裙碧草长。为报西游减离恨，阮郎才去嫁刘郎。"

四背篇

刘长卿郎中，皆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刘君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子齐称也!"每题诗，不言其姓，但"长卿"而已，以海内合知之乎？士林或之讥也。宋雍初无令誉，及婴瞽疾，其诗名始彰。卢员外纶作拟僧之诗，僧清江作七夕之咏，刘随州有眼作无眼之句，宋雍无眼作有眼之诗。诗流以为四背，或云四倒，然辞意悉为佳致乎？卢公诗曰："愿得远公知姓字，焚香洗钵过余生。"清江上人诗曰："唯愁更漏促，离别在明朝。"刘随州诗曰："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宋君诗曰："黄鸟不堪愁里听，绿杨宜向雨中看。"

严黄门

武后朝严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为长安戎曹，权过京尹，至今为寮者，愿得安之之术焉。定之则登历台省，亦有时名，娶裴卿之女。才三夕，其妻梦一人，佩服金紫，美须髯，曰："诸葛亮也，来为夫人儿。"既妊而产婴孩，其状端伟，颇异常流。定之薄其妻而爱其子。武年八岁，询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定之妾也），未常慰省阿母，何至于斯乎?"母曰："吾与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幸，嫌吾寝陋，枕席数宵，遂即怀汝。自后相弃，如离妇焉。"其母凄咽，武亦愤惋难处。候父既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铁锤，击碎其首。及定之归，惊愕视之，乃毙矣。左右曰："小郎君戏运铁锤而致之。"定之呼武至，曰："汝何戏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儿之母乎？故须击杀，非戏之也。"父曰："真严定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其非器。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定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绾亦微有所误，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乎？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门，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此谓武之酷暴矣）。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杜初自作《阆中行》："豺狼当路，无地游从。"或谓章仇大夫兼琼为陈拾遗雪狱（陈晃，字子昂），高适侍御与王江宁昌龄申冤，当时用为义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闻之，疑严武有刘焉之志。支属刺史章彝，因小瑕，武遂棒杀；后为彝外家报怨，严氏遂微焉。

哀贫诫

余以曾子回车不入胜母之闾，吕不韦有桐轮之媚，是乃曾参立孝行之名，不韦抱淫邪之责。迩之进退者，岂以二子而隳是非乎？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贵。有归评事任江陵醝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云："某欲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敏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馀粮，主人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醝院，情况款密，且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怏恨，悔而不能明，与率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既违名路，从知长沙，每述于同院，众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欲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

古制兴

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便宜，无令废绝。常

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其李肱乎？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赋》《月赋》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辜圣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诗》(任用韵)，李肱：“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凤管势参差，霞衣竞摇曳。燕罢水殿空，辇余春草细。逢壶事已久，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明知善继。”上披文曰：“近属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刘安之识，可令著书；执马孚之正，可以为传。秦嬴统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冏曷不非也。”评曰：“李君文章精练，行义昭详。策名于睿哲之，朝得路于韦萧之室。然止于岳、齐二牧，未登大任，其有命焉！”

夷君诮

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拟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到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竖，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识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律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辞，扬舲背扶桑而去。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闲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以贪吝百味好衣，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咄，况于英哲也。

饯歌序

李尚书讷夜登越城楼，闻歌曰：“雁门山上雁初飞。”其声激切，召至。曰：“去藉之妓盛小藂也。”曰：“汝歌何善乎？”曰：“小藂是梨园供奉南不嫌女甥也。所唱之音，乃不嫌之授也。今色将衰，歌当废矣。”时察院崔侍御元范，自府幕而拜，即赴阙庭。李公连夕饯崔君于镜湖光候亭，屡命小藂歌饯，在座各为一绝句赠送之。亚相为首唱矣。崔下句云：“独向柏台为老吏。”皆曰：“侍御凤阁中书，即其程也，何以老于柏台？”众请改之。崔让曰：“某但止于此任，宁望九迁乎？”是年秋，崔君鞠狱于谯中，乃终于柏台之任矣。杨、封、卢、高数篇，亦其次也。《听盛小藂歌送崔侍御浙东廉使》李讷：“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奉和亚台御史》崔元范：“杨公留宴岘山亭，洛浦高歌五夜情。独向柏台为老吏，可怜林木响余声。”团练判官杨知至：“燕赵能歌有几人，落花回雪似含嚬。声随御史西归去，谁伴文翁怨九春。”观察判官封彦冲：“莲府才为绿水宾(庾杲之在王剑府，似芙蓉泛渌水，故有此句)，忽乘骏马入咸秦。为君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观察支使卢邺：“何郎戴豸别贤侯，更吐歌珠宴庾楼。莫道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前进士高湘：“谢安春渚饯袁宏，千里仁风一扇清。歌黛惨时方酩酊，不知公子重飞觥。”处士卢溵：“乌台上客紫髯公，共捧天书静镜中。桃叶不须歌白苎，耶溪暮雨起樵风。”

宗兄悼

滕倪苦心为诗，嘉声早播。远之吉州，谒宗人迈郎中。吉守以“吾家鲜士，此弟则千里之驹也”。每吟其“白发不知容相国，也同闲客满头生”。又题鹭鸶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见人无惧心。”且曰：“魏文酷陈思之学，潘岳褒正叔之文，贵集一家之芳，安以宗从疏远矣。”倪既秋试，捧笈告游，及留诗一首为别。滕君得之怅然，曰：“此生必不与此子再相见也。”乃祖于大皋之阁，别异常情。倪至秋深，逝于商于之馆舍，闻者莫不伤悼焉。倪诗曰：“秋初江上别旌旗，故国无家泪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处，前程便是听猿时。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渔计已迟。羽翼凋零飞不得，丹霄无路接差池。”

梦神姥

卢著作肇为华州纥干公泉防御判官，游仙掌诸峰，歇马于巨灵庙。忽寐，梦在数间空舍中，见一老妪于大釜中燃火。卢君询其所由，曰：“老人是华岳神母也。”又问：“釜中煮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奚为？”母愀然曰：“食之也。”卢曰：“且儿为五岳神主，厌于祷祠，母食树子，岂无奉养之志乎？”母曰：“以神鬼之道，虽有君臣父子，祸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名字者，不得飨焉。”卢梦毕，召岳庙祝，别置神母位，常馔出生一分，公宴则阙。在家忽遗忘之，哕咽而体中不快也。云豁子曰：亲闻范阳所述，故书之。

玉泉祠

余以鬼神之道难明也，亲之不见，听之不闻，朝贤后于盟津，报受禅于晋禳，祷祀名山大川，则其兆应也。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梦猪啮足，自知不祥，语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吴，必不还尔。”果为吴将吕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荆州(今吴楚之俗，梦半猪者，乃书其屋柱而禳之)。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兴土木之功而树，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俗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非斋戒护净，莫得居之。

舞娥异

李八座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颜色忧

悴。殷尧藩侍御当筵而赠诗，曰："姑苏太守青娥女，流落长沙舞柘枝。满座绣衣皆不识，可怜红脸泪双垂。"明府诘其事，乃故苏台韦中丞爱姬所生之女也(夏卿之胤，正卿之侄)。曰："妾以昆弟夭丧，无以从人，委身于乐部，耻辱先人。"言讫涕咽，情不能堪。亚相为之吁叹，且曰："吾与韦族，其姻旧矣。"速命更其舞服，饰以袿襦，延与韩夫人相见（夫人，吏部之子)。顾其言语清楚，宛有冠盖风仪，抚念如其所媵，遂于宾榻中选士而嫁之也。舒元与侍郎闻之，自京驰诗赠李公，曰："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帏。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李尚书初守庐江，有重系者合当大辟。引虑之时，启鸣曰："某偶黩典章，即从诛戮。然昔于群山专习一艺，愿于贵人之前试之。"乃曰："长啸也，死而无恨欤!"乃命缓系而听之。清声上彻云汉。公曰："不谓苏门之风，出于赭衣之下。可命鸾鹤同游，可与孙阮齐躅。去其械梏，蠲其罪乎!"后镇山南，夜闻长笛之音，浏亮不绝。问是何人吹之也，具云："府狱重囚。"令明日引来。官吏递相尤怨，夜使囚徒为乐，罪累必深。及至，发龙吟之韵，奏出塞之悲，闺思乡情，莫不凄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农业，可为伶人尔。"卒岁而怜愍之，便令奔去也。夫徐晃持刑，而行阵齐整；慕容贷法，而兵士倾心。宽猛相济，故无不均。前闻于襄阳雕鹗高举，后有李汉南文学推能。于、李之双名，真亚匹也。虽杨、杜之齐勋，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卷　中

葬书生

刘侍郎轲者，韶右人也。幼之罗浮、九疑，读黄老之书，欲轻举之便。又于曹溪探释氏关戒，遂披僧服焉（僧名"涂纳"）。北之筠川方等寺，庐岳东林，习南山钞及百法论，咸得宗旨焉。独处一室，数梦一人，衣短褐，曰："我书生也。顷因游学，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闻郡邑，乃瘗于牖下，而尸骸蹋促，死者从直，何以安也。君能迁葬，必有酬谢。"乃访于缁属，果其然也。寻改窆于虎溪之上，求得一柏函。刘君解所着之衣，覆其骸骼。是夜，梦书生来谢，持三鸡子，劝轲立食之，食讫明爽，虽冥寞之道，其不妄言。轲嚼一卵而吞，二者犹豫未食，手握之而觉。后乃精于儒学而隶文章，因荣名第，历任史馆。欲书梦中之事，不可身为传记。吏部尚书退之，素知焉，曰："待余余暇，当为一文赞焉。"韩公左迁，其文竟不成也。刘君之修史，时宰辅得人，藩条有事，朝廷凡有瑕勣，悉欲书之，冀人惕励。拟纵董狐之笔，尤谤必生；匿其功过，又非史职。常暮则沈湎而出。韩公曰："史官，国之枢机也。其如沈湎之醉乎?"云溪子以刘公之居史馆而为两端，夫杜微之聋也，推蜀贤于葛亮；阮藉之醉也，托魏史于王沈。恐危难之逼，假聋醉而混时，遇物从机，即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德王岐周；邹湛瘗甄舒，而名魁岘首；刘君因梦寐而解衣，遂通三学，可谓古人乎！前者有郑广文虔者，明皇时为文馆，故以广文号焉。编集之外，唯日嗜酒，睹嫔妃之贵，必致家邦之祸乎？杜工部遗之歌，略曰："广文到官舍，置马堂阶下。醉则乘马归，颇遭官长骂。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诸公往往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才名四十年，座客寒无毡。近者苏司业（环)，时时与酒钱。"予以刘磁州之醉，与广文所同，避嫌远害，未为非也。

玉箫化

西川韦相公皋，昔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辅，相国之从兄也)。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恭事之礼，如父叔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几岁，常令祗候侍于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君入关求官，而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陁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君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察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泪，乃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从往，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五年既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暨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耳。"遂绝食而殒。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后韦公镇蜀，到府三日，询鞫狱情，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得姜家荆宝否?"韦公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羁缧?"答曰："某辞违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清城县令。家人误爇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留连宾幕。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经蓂荚数凋，方谓："玉箫何在?"姜牧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逾时不至，乃绝食而殒。"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难解赠佳人。长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公闻之，益增悽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僧佛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二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袂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公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同平章事，天下向附，泸僰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

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议者以韦中书脱布衣不五秋，而拥旌钺，皇朝之盛，罕有其伦。然镇蜀近二纪，云南诸蕃部落，悉遣儒生教其礼乐，易衽归仁，彼我以盐铲货赂，悉无怨焉。后司空林公，弛其规准，别诱言化，复通其盐运而不赡金帛，遂令部落怀二。猾悍邦君，蠡虿为群，侵逼城垒，俘掠士庶妻子，其万人乎！雍陶先辈感乱后诗曰："锦城南面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或谓黜韦帅之功，削成都之爵，且淮阴叛困，名居定难之始；窦融要居，迹践诸侯之列。盖录其勳而不废其名乎？所让不合教戎濮诗书，致闲兵法，考其衔怨有以，而莫敢斥言，故乃削爵黜功，是为大谬矣。

苗夫人

张延赏相公，累代台铉。每宴宾客，选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公晋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鉴，甚别英锐，特选韦皋秀才，曰："此人之贵，无与比侍。"既以女妻之。不二三岁，以韦郎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张公稍悔之，至不齿礼，一门婢仆，渐见轻怠，惟苗氏待之常厚矣。其于众多视之悒怏，而不能制遏也。皋妻张氏，垂泣而言曰："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掷乎？"韦乃遂辞东游，妻罄妆奁赠送。清河公喜其往也，贶以七驴驮物，每之一驿，则附递一驮而还行。经七驿，所送之物尽归之也。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赠妆奁及布囊书册而已。清河公睹之，莫可测也。后权陇右军事，会德宗行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独居其上也。圣驾旋复之日，自金吾持节西川，替妻父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韦"作"韩"，以"皋"作"翔"，莫敢言之也。至天回驿，去府城三十里（上皇发驾日，以为名），有人特报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翔也。"苗夫人曰："若是韦皋，必韦郎也。"张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位乎？妇女之言，不足云尔。"（初有巻妪巫者，每述祸祟，其言多中。乃云："相公当直之神渐减，韦郎拥从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复再召也）苗夫人又曰："韦郎比虽贫贱，气凌霄汉。每以相公所诮，未尝一言屈媚，因而见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来早入州，方知不误。张公忧惕，莫敢瞻视，曰："吾不识人。"西门而出。凡是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独苗氏夫人，无愧于韦郎，贤哉，贤哉！韦公侍奉外姑，遇于布素之时。海内贵人，不敢忽于贫贱东床者乎！所以郭泗滨圆诗曰："宣父从周又适秦，昔贤多少出风尘。当时甚讶张延赏，不识韦皋是贵人。"

思归隐

江西韦大夫丹，与东林灵澈上人，骘忘形之契。篇诗唱和，月唯四五焉。序曰："澈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船、康王庙为七咏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尔而游，不假东门之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羽翼，松迳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霄，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谭玄，幸先达其深趣矣！"予谓韦亚台归意未坚，果为高僧所诮。历览前代散发海隅者，其几人乎？寄庐山上人澈公诗曰："亚相丹，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澈奉酬诗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买山谶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镇滑台之日，因道场见僧中令京挈于瓶钵，彭阳公曰："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师从之，乃得陪相国子弟（青州尚书绪、丞相绹、纶也）。后以进士举上第，乃彭阳令狐公之举也。寻又学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为御史，覆狱淮南。李相公绅忧悸而已颇得绣衣之称乎？（吴汝南诣阙申冤，蔡君先榜之曰："是主上忧国之时，乃臣下无私之日。"）谪居沣州，厉员外玄所辱。稍迁抚州刺史，常称宇内无人。对僧徒，则非大品之谈；遇道流，则五千言之义；接儒士，自比端木之贤于仲尼；次论周易，则评九圣之谬。来者纵得相许，有始而无卒焉（谓丁遐秀才等）。郡有汝水，为放生池，不与渔罟之事。忽一人乘小舟钓于此，蔡君张眥，遣吏捕之。钓者乃为诗曰："抛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献新诗。临川太守清如镜，不是渔人下钓时。"京览诗，乃召之，已去，竟不言其姓字。或有识者曰："野人张顼也。"（顼字不惑，本姓王氏，隐而不言）蔡牧益自骄矜，作诗以责商山四老，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节邕交，道经湘口，零陵郑太守史，与京同年，远以酒乐相迟。座有琼枝者，郑君之所爱，而席之最姝，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竞也。邕交所为多如此类，德义者见鄙，终其不佺也。行泊中兴颂所，僶勉不前（地名，在浯溪也），题篇久之，似有怅怅之意。才到邕南，制御失律，伏法湘川，权厝于此。二子延、近，号诉苍天，未终丧而俱逝。论者以妄责四皓而欲买山，则浯溪之间，不徒言哉！诗曰："停桡积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浯溪人，谁家有山卖？"

吴门秀

昔张茂先谓陆机曰："君家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又见褚生(言褚陶也)。故知吴门之德不孤，川渎之珍不匮矣。予以宋齐已降，朱、张、顾、陆，时有奇藻者欤。陆郎中畅，早耀才名，辇毂不改于乡音。自贺祕书知章、贾相耽、顾著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者矣。贡举之年，和群公对雪诗，落句云："天人宁底巧，翦水作花飞。"又《山斋玩月诗》曰："野性平生唯好月，新晴半夜睹婵娟。起来自擘书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又经崔谏议玄亮林亭曰："蝉噪人云树，风开无主花。"在越，每经游兰亭，高步禹跡、石帆之绝境，如不系之舟焉。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牍。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王乃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洿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陆洿，员外畅之侄也)而乃采药西山，饮泉瀰水(建昌之南也，今新吴。昔许真君铭曰："有水曰瀰，有渔曰鲩。天地昏冥，何以伏藏。"又谓真君淬剑之水，铸锻者多于此水砥砺也)。朝客闻之，以为仕隐也，美誉益彰。及登兰省，遇云阳公主下降刘都尉，百僚举为傧相。诗题之者，顷刻而成。其诗亦丽也，咏帘诗曰："劳将素手卷虾须，琼室流光更缀珠。玉漏报来過夜半，可怜潘岳立踟蹰。"咏行障诗曰："碧玉为竿丁字成，鸳鸯绣带短长馨。强遮天上花颜色，不隔云中语笑声。"诏作催妆五言诗一首，曰(得花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看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栢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内人以陆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咍，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物之外，别赐宫锦五十段、楞伽瓶及唾盂各一枚，以赏吻翰之端也。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翠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歈入汉宫。"此篇或谓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也，宋考功之孙也。陆君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

钱塘论

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圈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妬，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傍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馀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其次耳。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此寺大江之中)："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祜观猎四句及宫词，白公曰："张三作猎诗，以较王右丞，子则未敢优劣也。"王维诗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戍，还归细柳营。迴看失雁处，千里暮云平。"张祜诗曰："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临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白公又以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解破青山色。"徐凝赋曰："谯周室里，定游夏于立虔；马守帷中，分易礼于卢郑。如我明公荐，岂唯偏党乎?"张祜曰："虞韶九奏，非瑞马之至音；荆玉三投，伫良工之必鉴。且鸿钟运击，瓦缶雷鸣；荣辱纠绳，复何定分?"祜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赋者乎。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辇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趍事之礼。尝谓乐天为"嗫嚅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尹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犹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自有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君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此歌宫娥讽念思乡，而起长门之思也。祜复游甘露寺，观前卢肇先辈题处曰："不谓三吴，经此诗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川势尽来。"卢曰："地从京口断，山到海门迴。"因而仰伏，愿交于此士矣。

辞雍氏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嘲曰："谁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了，纥梯纥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迴，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竞灼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祜、

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畅此时之意也。赠诗曰："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杂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东，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泪向人羞不语，琵琶弦断倚屏风。""日暮迎来画阁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纱窗外，已觉恩情逐晓风。"又悼妓诗曰："赤板桥西小竹篱，槿花还似去年时。淡黄衫子都无也，肠断丁香画雀儿。"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扬州总效之女也，仪质闲雅，夫妇甚睦。雍族以崔郎甚有诗名，资赡每厚。崔生常于饮食之处，略无禅敬之颜，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而不能容，勃然杖剑，呼女而出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袭弓马。养女合嫁军门，徒慕士流之德。小女违公，不可别醮，便令出家。汝若不从，吾当挥剑。"立令涯妻剃发为尼。涯方悲泣悔过，雍亦不听分疏，亲戚挥恸，别易会难。涯不得已，裁诗留赠。至今江浦离愁，莫不吟讽是诗而惜别也。诗曰："陇上流泉陇下分，断肠呜咽不堪闻。姮娥一日宫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李右座

李相公林甫，当开元之际，与巷陌交通，权等人主，天下之能名，须出其门也。如不称意者，必遭窜逐之祸。虽杨国忠之盛，未得侔焉。其姬爱之众，皆不胜其珠翠。尝赐宫娥二人，一者潜归私家，经旬方还，相公亦乃不知。其荣显谓之右座相公，轩盖诸侯，见者如履冰谷。举子尉迟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频年不第，投书于右座，皆击刺之说。匡有《暮行潼关》之作，云："明月飞出海，黄河流上天。"又《观内人楼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为青塚镜，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鉴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衔冤，不假陶铸之力，则从四夷八蛮，分为左衽矣！岂为进人乎？岂为贤相乎？"及得相见，右座曰："有一萧颖士，既叨科第，轻时纵酒，不遵名教。尝忤吏部王尚书丘，然以文识该通，孰为其敌，君子不遗其言，几至鞭扑。子之诗篇，幸未方于颖士，且吾之名，复异于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见怒，惶怖而趋出。栖屑无依，退归林墅。罢宁戚之高歌，效约成之独乐。登山临水，劳灼灼之音焉。且李君之为辅翊，妬贤害能，太平之基，因而覆悚也。昔重华登用，进二八于明君；姬旦为相，述四人于少主。故行流殛之刑，成吐握之美，乃帝子之股肱，万方之轨度也。若李丞相，恣行残贼，不慕姚姬，非唯其殃，乃其宜矣。

衡阳遁

徐侍郎安贞，久居中书省。常参李右丞议，恐其罪累，乃逃隐衡山岳寺，为东林掇蔬行者，而喑哑不言者数年。后值修建佛殿，僧中选善书者题其梁，以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过。掌事怒，以杖连击其背，行者乃画地曰："某口虽不言，昔年曾学大书也，乞试之。"及试，乃题数行，群僧皆悦服，因遣尽书之。时李北海邕，游岳过寺，观其题处，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论矣。"遂解其布褐，饰以簪裳。僧尝杖击者，潜匿无地。徐谓邕曰："吾恐逢非罪，遁迹深山。凡庸僧辈，安能识我？汝无疑也。"江夏公因戏之云："徐郎曾吟岘山思，驻马汉水忆迴舟 。"又："暮雨水犹湿，春风帆正开。"徐曰："喑哑之日，时亦默而诵之。"（*二联乃安贞佳句也*）因同载北归，止潭州，察使水亭相迓。徐侍郎指李北海呼曰："行者潇湘逢故人，得随归客，止乎汀洲之娱，若幽谷之睹太阳者矣。不然委顿岩谷，卒于寺隶也。"

三乡略

云谿子素闻三乡之咏，怅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吴郡陆君贞洞，或纪其年代而不知者矣。用序乎，然群书有无名氏，乐府集无名诗。今简陆君之意，诗序亦云姓字隐而不书。夫序者，述作之本意，编其旧序，是诗继和者，多不能遍录，略举十余篇以次之。无名序曰："余本若耶溪东，与同志者二三，纫兰佩蕙，每贪幽闲之境，玩花光于松月之亭，竟昼绵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于五换星霜矣。自后不得已，从良人西入函关，寓居亚昌里第。其居也，门绝嚣尘，花木丛翠。东西邻二佛宫，皆上国胜游之最。伺其闲寂，因游览焉，亦不辜一时之风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无依。帝里芳春，吊影东迈。涉浐水，历渭川，背终南，陟太华，经虢略，抵陕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儿之苍翠。凡经过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绸缪之所。衔冤加叹，举目魂销。虽残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复生，无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笔聊题，终不能涤其怀抱，绝笔恸哭而去。以翰墨非妇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隐而不书。时会昌壬戌岁，仲春十九日。"又赋诗曰："昔逐良人西入关，良人身殁妾空还。谢娘卫女不相待，为雨为云过此山。"和诗十一首。进士陆贞洞："惆怅残花怨暮春，孤鸾舞镜倍伤神。清词好个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同前，王祝："女几山前岚气低，佳人留恨此中题。不知云雨归何处，空使王孙见即迷。"刘谷："兰蕙芬芳见玉姿，路傍花笑景迟迟。苎萝山下无穷意，并在三乡惜别时。"王条："浣沙游女出关东，旧迹新词一梦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风。"李昌邺："红粉萧娘手自题，分明幽怨发云闺。不应更学文君去，泣向残花归剡溪。"王硕："无姓无名越水滨，芳词空怨路傍人。莫教才子偏惆怅，宋玉东家是旧邻。"李缟："会稽王谢两风流，王子沉沦谢女愁。归思若随文字在，路傍空为感千秋。"张绮："洛川依旧好风光，莲帐无因见女郎。云雨散来音信断，此生遗恨寄三乡。"高衢："南北千山与万山，轩车谁不思乡关。

独留芳翰悲前迹，陌上恐伤桃李颜。”韦冰：“来时欢笑去时哀，家国迢迢向越台。待写百年幽思尽，故宫流水莫相催。”五言《复睹三乡题处留赠贾驰》：“壁古字未灭，声长响不绝。蕙质本如云，松心应耐雪。耿耿离幽谷，悠悠望欧越。杞妇哭夫时，城崩无此说。”

狂巫讪

太仆韦卿觐，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门，曰：“某善祷祝星神。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卿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于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韦卿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觐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公合族拜乞之：“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悉与之。时湖上崔大夫偘充京尹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韦觐，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其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诏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原其师诬诳，便付京兆处死讫。申韦则量事受责，门下议贬潘州司马。云谿子曰：昔晋献因骊姬之谮，申生不终孝道；汉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躯。事莫争于当时，仁必伤于旧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亲综万机，恩覃九裔，可以农轩比德，舜禹同规。测韦氏之深冤，获全家之盛族，虽之岭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远：“北鸟飞不到，南人谁去游。天涯浮瘴水，岭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猿猱日夜愁。定知迁客泪，应只对君流。”

彰术士

昔许负谓薄姬必贵；何颙谓曹瞒必杰，是挟天子而号令诸侯。其言所验，编于简牍，夫艺术于时者，不可不申扬赞。浙东李尚书褒，闻婺女二人有异术，曰娄千宝、吕元芳，发使召至。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家。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李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鹢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毂，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州判官缜，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无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迁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薨变，是无他拜。卢缜判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李服古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毂判官才为补阙，休官归圃，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正范郎中止于九江，二侯皆自南宫，止于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年来，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又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娄千宝曰：“胜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周易卜得震卦，如闻雷不见其形，凡事皆不成遂也）。当此之时，或阴人之所谮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乎！”后杜公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搆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失其大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薨于郓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睹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云谿子曰：自童骙之年知之，方敢备录。

云中命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栗，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其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苕唱，祓禊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有何忧乎？”后李校书群玉既解天禄之任，而归涔阳。经湘中，乘舟题二妃庙诗二首，曰：“小孤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其俨然。野庙向江空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东风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鹃。犹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轻舟小楫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后又题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滴血啼松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

见曰："儿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后，当与郎君为云雨之游。"李君乃悉具所陈，俄而影灭，遂掌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岭，至于浔阳。浔阳太守段成式郎中，素为诗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戏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阳侯也。"群玉题诗后二年，乃逝于洪井。段乃为诗哭李四校书也："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又曰："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老无男女累，谁哭到泉台。"

谭生刺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贻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经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垒垒，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弘农忿

东川处士柳全节，习百家之言，衣华阳鹤氅，或呼为"柳尊师"，又曰"柳百经"也。有子棠应进士举，才思优赡，见者奇之。庞严舍人瞎眄诸歌姬，方戏于阶，问："墙头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遽命姬者饰妆，召柳秀才对观之。庞公曰："恐墙上远见，不得分明，因请细而观瞩。"棠深耻之，不辞而去。时裴谏议休相公，因对事出汉州，即棠旧知也。闻棠来，且喜，及再谒，则蓝衫木简而已。裴公问其故，对曰："名场孤寒，虚掷光景。欲求斗粟之养，以成予道焉。"有宴，召冯戡、胡据、柳棠三举士。裴公于棠名下注曰："此柳秀才，已于盐铁求事，不用屈私。"令棠见之，盖惜其举子也。柳棠之欲罢举者，为庞门之有失矣。乃弃蓝袍而归旧服。非时请见司谏，司谏谓曰："酌然子年方少，篇翰如流，不可骥垂长坂，兰谢深林。况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与荐书。开成二年，上第。后归东川，历旬于狭斜旧游之处，不谒府主杨尚书汝士。杨公谓诸宾曰："每见报，前柳棠秀才，多于妓家饮酒，或三更至暮，竟未相访。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乡矣。斟三器酒内一巨鱼杯，棠不即饮。杨公乃诮曰："文章漫道能吞凤，杯酒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张社会，应须遭这老尚书。"棠答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恨，鲲化成鹏也不难。"初，棠与冯戡争先，棠所颉颃。及第后，戡与诗曰："桃花浪里成龙去，竹叶山头退鹢飞。"棠、戡为友，甚善焉。柳每于东川席上，狂纵日甚，干忤杨公，诗曰："莫言名位未相俦，风月何曾阻献酬。前辈不须轻后辈，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闵尚书，与杨公中外昆弟，况有朗陵之分。东川益怒，为书让其座主高锴侍郎曰："柳棠者，凶悖嚣竖，识者恶之。狡过仲容，才非犬子。且膺门之贵，岂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滥司文柄，以副悬旌，夙夜竞惶，恐招讪谤。是以搜求俊彦，冀辅聪明，不敢蔽才。"与棠及第。东川又书曰："昔周公挞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杀王式（式，昌邑之师也），而怨霍光乎？岂不由师傅之情尔，兴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后文学焉。吾师垂训，千古不易。前书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宁失于何植、王条也?"高公又复书曰："唐尧之圣也，不致丹朱之贤；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坠典？伊祁九子，尽可等于黄唐；门人三千，悉能继于颜闵。若棠者，自求瑕玷，难以磨灭，其所忤黩尊威，亦予谬举之过也。"棠闻二公交让，不任忧惕，又不敢远申卑谢，遂之剑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画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联夕而饮。王君辞曰："某以衰朽，恐乖去就。小男忝趋文场，不知许容侍座否？老夫暂归憩歇焉。"王氏之子洎醉，轻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称举人，与棠分有前后。画师之子，安得无礼于先辈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黄葛巾，谓棠曰："我大似贤尊，尊师幸不喧酗耳!"棠转益怒，叱咤而散。柳生虽登科第，始参越隽军事，而夭丧。且渤海高公，三榜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诚累恩门举主。升平裴公曰："人不易知乎?"

贤君鉴

唐宣宗十二年，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进士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上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中书对曰："赋即偏枯丛杂，论即褒贬是非，诗即缘题落韵（只如"白云起封中"，诗云"封中白云起"是也）。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非常有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二'不'字。诗曰：'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上鉴钱公此年宏词诗曰："且一种重用文字，此诗似不及起。起则今之协律之字也。合于匏革宫商，即变郑卫文奏。惟谢朓云：'洞庭张乐砌，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此若比鼓瑟一篇，摛藻妍华无以加。其前进宏词诗重字者，登科更待明年。考校起诗，便付吏选。"

澧阳燕

故荆州杜司空悰，自忠武军节度使出澧阳。宏词李宣古者（李生，会昌三年主起侍郎下上第），数陪游宴，每谑戏于其座。或以鈆粉傅其面，或以轻绡为其衣。侮慢既深，杜公不能容忍。使卧宣古于泥中，欲辱之檟楚也。长林公主闻之，不待穿履，奔出而救之，曰："尚书不念诸子学，又拟陪李秀才砚席。岂

有饮筵而举人细过？待士如此，异时郁得平阳之誉乎？”遂遣人扶起李秀才，于东院以香水沐浴，更以新衣，却赴中座。贵主传旨京兆公，请为诗，冀弥缝也。李生得韵书之，不劳思忖也。诗曰（得高字）：“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謐栗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按去使人劳。”杜公赏诗，贶物十箱，希无愧于一醉也。后二子裔休、孺休，皆以进士登科。人谓之曰：“非其母贤，不成其子。”时澧州宴席，米纠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乃当筵一咏，遂至钳口。又杜牧侍郎，罢宣城幕，经陕圻，有录事肥而且巨，而奮其词，牧为诗以挫焉。复州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一诗，至今欢狎之所，辞吟之篇，无不低颜变色也。《赠崔云娘》李宣古：“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怕肩侵鬓，唯愁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赠肥录事》杜紫微：“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报乐坤。”陆君《赠胡子女》：“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颈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

白马吟

平曾以凭人傲物，多犯讳忌，竟没于县曹。知己叹其运蹇也。薛平仆射出镇浙西，投城主，礼稍薄，曾留诗以讽之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紧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恤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勾吴。”薛闻之，曾将出境，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紫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去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控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子细看。”河东公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郁得观其毛骨？”遂以殊礼相待，厚送篚赂饯行。曾后游蜀州，谒少师李固言相公。在成都宾馆，则李珪郎中、郭圆员外、陈会端公、袁不约侍郎、来择书记、薛重评事，皆远从公，可谓莲幕之盛矣。曾每与诸公评论，则言笑弥日；侍于相公，则轻佻无所畏怵。遂献《雪山赋》一首，言：“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障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废其庠序也。相公读赋，命推出曾。曾不逾旬，又献《鲧鲕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鸡鸢所获，奈鲂鲔之何？”相公览赋而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贽者无以出于曾。曾有过忤，不至深罪矣。”乃知相公之用心乎。又作《潼关赋》而刺中朝：“此关倚大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乃与贾岛齐谴，为时所忽，至于潦倒，诚可惜哉！后温廷筠为赋，亦警刺，少类于平贾，而谪方城。乃诗曰：“侯印不能封李广，别人丘陇似天山。”举子纪唐夫有诗送之。时温廷筠作尉，纪唐夫得名，盖因文而致也。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酥醑消积恨，莫言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中山悔

襄阳牛相公赴举之秋，每为同袍见忽。及至升超，诸公悉不如也。尝投贽于刘补阙禹锡，对客展卷，飞笔涂窜其文，且曰：“必先辈未期至矣！”然拜谢砥砺，终为怏怏乎。历廿余岁，刘转汝州，陇西公镇汉南，枉道驻旌旄。信宿酒酣，直笔以诗喻之。刘公承诗意，方悟往年改张牛公文卷，因诫子弟咸元、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岂料为非。况汉上尚书，高识达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为孙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钟会之口。是以魏武诫其子云：‘吾大忿怒，小过失，慎勿学焉。’汝辈修进守忠为上也。”《席上赠汝州刘中丞》襄州节度牛僧孺诗曰：“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奉和牛尚书》汝州刺史刘禹锡：“昔年曾忝汉朝臣，晚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后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语笑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拂埃尘。”牛公吟和诗，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当焉！”（宰相三朝后主印，可以升降百司也）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驱也。中山公谓诸宾友曰：“予昔与权丞相德舆庾词，同舍郎莫之会也（“庾词”，隐语，时人罕知）；与韩退之愈优劣人物，而浙袁给事同肩；与李表臣程突梯，而侮李兵部绅；与柳子厚宗元评修国史，而薄侍郎衮；与吕光化论制诰，而鄙席舍人夔。余二十八年在外，五为刺史（言遵道路知苏杭五郡），而不复亲台省。以此将知清途隔绝，其自取乎！或有淡薄相于、缄翰莽卤者，每吟张博士籍诗云：‘新酒欲开期好客，朝衣暂脱见闲身。’对花木则吟王右丞诗云：‘兴兰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则幽居之趣少安乎？余友稀旧人，名为异代。近日为文，都不惬。洛中白二十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瀼洞庭宽。’又《石头城下作》云：‘山连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苹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杨危卿校书《过华山诗》曰：‘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此句实为佳对。又皇甫博士湜《鹤处鸡群赋》云：‘若李君之在胡，但见异类；如屈原之相处，唯我独醒。’然二君矜炫，俱为朝野之绝

伦。余亦昔时直气，难以为制，因作一口号，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难也。"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中山刘公（后以太子校书尚书令呼到为州牧也）曰："顷在夔州，少逢宾客。纵有停舟相访，不可久留。"而独吟曰："巴人泪逐猿声落，蜀客舟从鸟道来。"忽得京洛故人书题，对之零涕，又曰："浮生虽至百年，倏尔衰暮，富贵穷愁，寔其常分，胡为嗟惋焉!"

赞皇勋　*朱崖太尉之封也*

石雄仆射，初与康诜同为徐州王侍中智兴首校。王公忌二人骁勇，奏守本官。雄则许州司马也，寻授石州刺史。有李弘约者，以石使君许下之日，曾负弘约资货，累自窘索。后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约迟疑，恐石君怒。遇里有神祠祈飨，皆谓其灵。弘约乃号启于神之祝，父子俱称神下，索纸笔，命弘约书之。约又不识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当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为河阳、凤翔节度，复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须阙密，不异耳闻之。"弘约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见甚悦。寻潞州刘从谏背叛，朝廷议欲讨伐。赞皇之为上宰，而用于石雄。雄奋武夺得天井关。后其刘振又破黑山诸蕃部落，走南单于，迎公主归国，皆雄之展效也。然是鹰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驱驰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仆射诣中书论官，曰："雄立天井关及黑山之功，以两地之劳，更希一镇养老。"相府曰："仆射潞州之功，国家以酬河阳节度；西塞之绩，又拜凤翔。在两镇之重，岂不为酬赏也?"石乃复为左右统军，不惬其望，悉如巫者之言乎？太尉相公洎谪潮州，有客复陈石仆射神祠之验，明其盛衰有数，稍抑其噎郁乎。《再贬朱崖道中诗》曰："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宠深陪雉尾，武皇恩重宴龙津。黑山永破和亲虏，乌岭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又《登崖州城楼》曰："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先是，韦相公执谊得罪，薨变于此。今朱崖有韦公山。柳宗元员外与韦丞相有龆年之好，三致书与广州赵尚书宗儒相公，劝表雪韦公之罪，始诏归葬京兆，至今山名不革矣。赞皇感其远谪不还，为文祭曰："维大中年月日，赵郡李德裕，谨以蔬醴之奠，敬祭于故相国韦公仆射之灵。呜呼？皇道咸宁，藉乎贤相；德迈皋陶，功宣吕尚。文学世推，智谋神贶。一遘谗嫉，远投荒障。地虽厚兮不察，天其高兮不谅。野掇涧苹，思违秬鬯。信成祸深，业崇身丧。某亦窜迹南陬，从公旧丘。永泯轩裳之愿，长为猿鹤之愁。嘻吁绝域，寤寐西周。傥知公者，测公非罪，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临风敬吊，愿与神游。呜呼!"云云。或问赞皇公之秉钧衡也，毁誉如之何？削祸乱之阶，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学而不倦；勋业素高，瑕疵乃顾。是以结怨豪门，取尤群彦（光福王起侍郎，自长庆三年知举，后二十一岁复为仆射。武皇朝犹主国，凡有亲戚在朝者，不得应举，远人得路，皆相贺庆而已）。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南黔南

南中丞卓，吴楚游学十余年。衣布缕，乘牝卫，薄游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为客吏难阻。每宴集，令召，则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称疾不赴。"南生羁旅穷愁，似无容足之地，唯城南鬻饭老妪，待之无厌色。后十七年，为蔡牧，到郡乃曰："古人一饭之恩必报，眦睚之怨必酬。吾虽位微，幸当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奠饭妪焉。转黔南经略使，大更风俗。凡是溪坞，呼吸文字，皆同秦汉之音，甚有声光。先柳子厚在柳州，吕衡州温嘲嘘之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云南。闲向南亭醉，南风变俗谈。"课《驳史》三十卷，与马史殊贯，班书小异，三国二晋已下之文，多被攻难。每于朝野推论，莫能屈之者乎！唯吴武陵郎中、刘轲侍御，俱服其才识也。初为拾遗，与崔詹事黯，因谏诤出宰。崔为支江令，南为松滋令。二谏垣墙，矫翼翩翩，无所羁束。双名并扇，二邑妥然。公府常为高榻相待，南公犹赠副戎等诗曰："翱翔曾在玉京天，堕落江南路几千。从事不须轻县宰，满身犹带御炉烟。"

卷　下

和戎讽

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之有五利，而日无千金之费。上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上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令改其姓，昱固辞焉。"上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仕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

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上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矣。文宗、武宗之代，举子亦有斯咏，果毅者佳焉。有项斯者，长安退将，诗曰：“塞外冲沙损眼明，归来养疾卧秦城。上高楼阁看星座，着白衣裳把剑行。常说老身思斗将，最怜无事削蕃营。翠蛾红脸和回鹘，惆怅中原不用兵。”苏郁曰：“关月夜悬青冢镜，塞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转更多。”

去山泰

宋言端公，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二郎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其山，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言也。时京兆尹张大夫毅夫，以冯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謫澧州司户。再试，退解头宋言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李藩舍人放榜，以言为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最深，而为望外也。乃冯涯知人，寻亦获雪。

因嫌进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郎中，贵溪人也，将欲赴举，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遗五布三帛矣。吴以轻鲜，以书让焉。其词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乃非其礼，正郎微诮焉。赞皇母氏谏曰：“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遂与米二百斛。赵郡果为宰辅，竟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贡举，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将放二十七人及第，潜持名来呈相府，才见首座李公，公问：“吴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旧知，遽言：“吴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怀袖，忽报中使宣口敕，且揖礼部从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谓曰：“吴武陵至是粗人，何以当其科第?”礼部曰：“吴武陵德行虽即未闻，文笔乃堪采录。名已上榜，不可却焉。”相府不能因私讪士，唯唯而从。吴君不附国庠，名第在于榜末。是日既集省门试，谓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观者皆讶焉。

讯岳灵

乐坤员外，素名冲，出入文场多蹇。元和十二年，而起归耕之思。乃辞知己东迈，夜祷华岳庙，虔心启祝：“愿知升黜之分，止此一宵。如可求名者，则重适关城；如不可，则无由再窥仙掌矣。”中夜忽寐，一青绶人检簿书报云：“来年有乐坤及第，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果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职曰主簿，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神甚灵也。

沈母议

潞州沈尚书询，宣宗九载，主春闱，将欲放榜，其母郡君夫人曰：“吾见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似无一家之谤。汝叨此事，家门之庆也。于诸叶中，拟放谁也?”（吴兴沈氏相见，问叶不问房）询曰：“莫先沈光也。”太夫人曰：“沈光早有声价，沈擢次之，二子科名，不必在汝，自有他人与之。吾以沈儋孤单，鲜其知者，汝其不愍，孰能见哀?”询不敢违慈母之命，遂放儋第也。光后果升上第，擢奏芸阁，从事三湘。太夫人之朗悟，亦儋之感激焉。

龟长证

《左传》称筮短龟长，知凶袭吉。《易经》周鲁上圣，龟亦备在典彝。后之学者，随应而术之。李相公回，以旧名躔，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者筮，一者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其善乎！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间，名字终当改矣。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隟，他年必为深矍矣。”淮南从事力荐毕丞相諴，后又举赵渭南嘏。李公长庆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永兴魏相公謩为给事。因省会，谓李公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璋，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容。李公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得以旧事相让耳?”李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至今少台官之直拜也。后三五年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寔继文贞之谏，宣皇之代，而致清平。乃李丞相有九江之际，续有临川之出，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然亦命之故牵也。”

祝坟应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划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太守名流，皆仰瞩之，而门多长者。或有遗赂，必见拒也；或持茶酒而来，则忻然接奉。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

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

郭仆奇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甚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常以望水沉云，不遵驱策，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一篇章，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葡萄，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之，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夫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愚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呜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京兆全曙司录，尝述此事于王祝、李磎二郎中，并进士韩铢、郑嵩等也。

名义士

廖有方校书，元和十年失意后游蜀，至宝鸡西界馆，窆于旅逝之人，天下誉为君子之道也。书板为其记耳：“余元和乙未岁，落第西征，适此公署，闻呻吟之声，潜听而微愢也。乃于暗室之内，见一贫病儿郎，问其疾苦行止，强而对曰：‘辛勤数举，未偶知音眄睐。’叩头久而复语：‘唯以残骸相托。’余不能言。拟求救疗，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贱鬻所乘鞍马于村豪，备棺瘗之礼，恨不知其姓字。苟为金门同人，临歧悽断。复为铭曰：‘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廖君自西蜀取东川路，还至灵合驿。驿将迎归私第。及见其妻素衣，再拜呜咽，情不可任，徘徊设辞，有同亲懿。淹留半月，仆马皆饫啜熊鹿之珍，极宾主之分。有方不测何缘如此，悚惕尤甚。临别，其妻又至，相别悲啼，又赠賫缯锦一驮，其价直数百千。驿将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绾秀才，即其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复叙平生之吊。所遗之物，终不纳焉。少妇及夫坚意拜上，有方又曰：“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遂促辔而前，驿将奔骑而送。逾一驿，尚未分离。廖君不顾其物，驿将竟不挈还。执袂各恨东西，物乃弃于林野。乡老以义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于文武宰寮，愿识有方，共为导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皇唐之义士也。其主驿戴克勤，堂牒本道节度，甄升至于极职，克勤名义，与廖君同述焉。

江客仁

李博士涉，谏议渤海之兄。尝适九江看牧弟，临祆，凡有囊装，悉分匡庐隐士（荷戴山人芳也），唯书藉薪米存焉。至浣口之西，忽逢大风，鼓其征帆，数十人皆驰兵仗，而问是何人。从者曰：“李博士船也。”其间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吾辈不须剽他金帛。自闻诗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贵也。”李乃赠一绝句，豪首饯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而睹斯人神情复异，而气义备焉。因与淮阳佛寺之期，而怀陆机之荐也。李君及至扬州，遍历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谓宋态也。宋态者，故吴兴刘员外爱姬也（刘全白也）。刘、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诗赠曰：“长忆云仙至小时，芙蓉头上绾青丝。当时惊觉高唐梦，唯有如今宋玉知。”又曰：“陵阳夜燕使君筵，解语花枝在眼前。自从明月西沉海，不见姮娥二十年。”李君叹曰：“不见豪首，而逢宋态。成终身之喜，恨无言于知旧欤！”（李博士奇义且多，注不尽录尔）后番禺举子李汇征，客游于闽越，驰车至循州，冒雨水求宿，田翁指韦氏之庄居。韦氏乃杖屦迎宾，年已八十有余，自称曰：“野人韦思明，幸获祗奉。”与李生谈论，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汇征善谈而不能屈也。对酒征古今及诗语，韦叟吟曰：“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羁。”以汇征年少而事轻肥故也。李生还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丑。”韦乃喟然叹曰：“老其丑矣，少壮所嗤！”至客改令，不离旧意，曰：“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韦微笑曰：“白发不远于秀才，何忽于老夫也！”叟复还令曰：“此公头白真可怜，惜伊红颜美少年。”于是共论数十家歌诗，次第及李涉绝句，主人似酷称善矣。汇征遂吟曰：“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顶雪为衣。泠泠仙语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思明复吟二篇曰：“因韩为赵两游秦，十月冰霜渡孟津。纵使鸡鸣见关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阁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长在水长流。”李生重咏赠豪客诗，韦叟愀然变色曰：“老身弱龄不肖，游浪江湖，交结奸徒，为不平之事。后与李涉博士，蒙简此诗，因而踵迹。李公待愚，拟陆士衡之荐戴若思，共主晋室，中心藏焉。远隐罗浮山，经于一纪。李既云亡，不复再游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觞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萧萧江上村，五陵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云溪子以刘向所谓“传闻不如亲闻，亲闻不如亲见”也，乾符己丑岁，客于霅川，值李生细述其事。汇征于韦叟之居，观李博士手翰，冀余导于文林。且思明感知从，善岂谢古人乎？

艳阳词

安人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藉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

焉。临途诀别，不敢挈行。洎登翰林，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元公既在中书，论与裴晋公度子弟课及第，议出同州（诏云：裴度立蔡上之功，元稹有罴褰之过也）。乃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排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采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轮光滑笏，缓行轻踏皱文靴。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即罗唝之曲也（金陵有罗唝楼，即陈后主所建）。采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词云："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一）"借问东园柳，枯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二）"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三）"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四）"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五）"闷向江头采白苹，尝随女伴祭江神。众中羞不分明语，暗掷金钗卜远人。"（六）"昨夜北风寒，牵船浦里安。潮来打缆断，摇橹始知难。"（七）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且以藁砧尚在，不可夺焉。元公求在浙河七年，因醉题东武亭（此亭宋武帝所制，壮丽天下莫比也）。诗曰："役役闲人事，纷纷碎簿书。功夫两衙尽，留滞七年余。病痛梅天发，亲情海岸疏。因循未归得，不是恋鲈鱼。"卢侍御简求戏曰："丞相虽不恋鲈鱼，乃恋谁耶？"初，娶京兆韦氏，字蕙藂，官未达而苦贫。继室河东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时彦以为嘉偶。初韦蕙藂逝，不胜其悲（韩侍郎作墓铭），为诗悼之曰："谢家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赠钱过百万，为君营奠复营斋。"又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复自会稽拜尚书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武昌建节李相、牛相、元相比也）。是时，中门外搆缇幕，候天使送节次，忽闻宅内恸哭，侍者曰："夫人也。"乃传问："旌钺将至，何长恸焉。"裴氏曰："岁杪到家乡，先春又赴任。亲情半未相见，所以如此。"立赠柔之诗曰："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柔之答曰："侯门初拥节，御苑柳丝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别是亲。黄莺迁古木，珠履徙清尘。想到千山外，沧江正暮春。"元公与柔之琴瑟相和，亦房帷之美也。余故编录之。

温裴黜

裴郎中諴，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岐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裴君既入台，而为三院所谑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士也。"裴君《南歌子》词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又曰："不信长相忆，抬头问取天。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又曰："簳蝎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词云："思量大是恶，因缘只得相看不得怜。愿作琵琶槽那畔，美人长抱在胸前。"又曰："独房莲子没人看，偷折莲时命也拚。若有所由来借问，但道偷莲是下官。"温岐曰："一尺深红朦麴尘，旧物天生如此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又曰："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湖州崔郎中刍言，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罗唝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崔副车宠爱之异，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滕迈郎中一首："三条陌上拂金羁，万里桥边映酒旗。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贺知章秘监一首："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是剪刀。"杨巨源员外一首："江边杨柳麴尘丝，立马凭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应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刘禹锡尚书一首："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至今朝。"韩琮舍人二首："枝斗芳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如丝。灞陵原上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又曰："梁苑随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云溪子曰：汉署有艳歌行，匪为桑间濮上之音也。借以雪月松竹，杂咏《杨柳枝》词，作者虽多，鲜睹其妙。杜牧舍人云："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带风。"滕郎中云："陶令门前胃接离，亚夫营里拂朱旗。"但不言"杨柳"二字，最为妙也。是以姚合郎中苦吟《道傍亭子》诗云："南陌游人回首去，东林道者杖藜归。"不谓"亭"，称奇矣。

琅琊忤

王建校书为渭南尉，作宫词。元丞相亦有此句，河南、渭南合成二首矣。时谓长孙翱、朱庆余各有一篇，苟为当矣。长孙词曰："一道甘泉接御沟，上皇行处不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朱君词曰："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对泣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元公以讳秀，明经制策入仕（秀字子芝，为鲁山令，政有能名。颜真卿为碑文，号曰"元鲁山"也）。其一篇自述云："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莫若兹乎，乃自河南之喻也。渭南先祖内宫王枢

密，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后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多遭党锢之罪，而起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元公亲承圣旨，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何其慎静乎！二君将遭奏劾，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巢燕辞

近日举场为诗清切，而鄙元和风格，用高往式乎？然由工用之不同矣。章正字孝摽，《对月》落句云：“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有类乎秦交云：“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吹北宫愁。”章君章题之中，颇得声称也。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章君为归燕诗，留献庾侍郎承宣。小宗伯得诗，展转吟讽，诚恨遗才，仍候秋期，必当荐引。庾果重秉礼曹，孝摽来年擢第。群议以为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则名路可遵递相砻砺也。诗曰：“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家门户飞。”孝摽及第，正字东归，题杭州樟亭驿云：“樟亭驿上题诗客，一半寻为山下尘。世事日随流水去，红花还似白头人。”初成落句云“红花真笑白头人，”改为“还似白头人”，言我将老成名，似花芳艳，讵能久乎！及还乡而逝。前有章八元，后有章孝摽，皆桐庐人，名虽远而还不达矣。后五十年来，有闽川欧阳澥者，四门詹之孙也（贯陵、陈羽、李观、李绛、韩愈、王涯、刘遵古、崔群、冯宿、李博等，与四门同年，其名流于海岳）。澥娶妇经旬，而辞赴举，抗节不还。诗云：“黄菊离家十四年。”又云：“离家已是梦松年。”又云：“落日望乡处，何人知客情？”自怜十八年之帝乡，未遇知己也。亦为燕诗，以献主司郑愚侍郎，其词虽为朝贤称叹，尚未第焉。澥诗曰：“翩翩双燕画堂开，送古迎今几万回。长向春秋社前后，为谁归去为谁来？”

题红怨

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愿衰悴，不备掖庭。常书落叶，随御水而流，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著作闻而和之。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或有五使之号焉。和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乃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后亦一任范阳，获其退宫，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无不讶焉。诗曰：“水流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羡门远

纥干尚书泉，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弘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夫人欲点化金银，非拟救于贫乏，必期多蓄田畴，广置仆妾，此谓贪婪，岂名道术？且玄妙之门，虚无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乎不得？悉焚参同契金诀者，其言至也。皇甫大夫（或曰“王相公”也）在夏口日，勤求艺术。衙时有一道士，策杖蹑屦，直入戟门，门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则傲然不窥，向竹而吟曰：“积尘为太山，掬水成东海。富贵有时乖，希夷无日改。绛节出崆峒，霓衣发光彩。古者有七贤，六个今何在？”自谓我是一贤也。访其名姓，曰“黄山隐”，府公未能明其真伪，请于宫观，愿在牌亭，得观云水。亚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试令干事军将，持书送绢百匹、钱一百千文，至其所止。山隐启缄，忻喜，立修回报。遂乃脱其道服，饰以青衿，引见谢陈，礼度甚恭，殊异初来傲睨之矣。皇甫公判书之末，乃至尽刑，曰：“道士黄山隐，轻人复重财。太山将比甑，东海只容杯。缘绶藏云帔，乌巾换鹿胎。黄泉六个鬼，今夜待君来。”云溪子曰：王子年之著书也，不脱后秦之难；东方朔之知机也，恐罹西汉之咎。是乔松独乐，巢务不居。若山隐者，拟为妖惑，敢篾公侯，死无干吉。致孙策镜里之殃，来非许迈；起刘恢舟中之顾，足见凡愚。黄山隐自贻之祸，安定公明察之断，合其宜乎！

金仙指

邓州有老僧，日食二鸱鸠，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所避。当馔之际，贫士求餐，分其二足而食。食讫，老僧盥漱，双鸠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饭，其鸠二脚亦生。其僧后乃不食此味，睹验，众加敬乎，号曰“南阳鸱鸠和尚”也。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陁林，以饼里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生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此事柳仆射仲郢在兴元日，睹验之也。宝志大师，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脍，昭明诸王子皆侍侧。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为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帝深异之。如今秣陵有脍残鱼也。且达人崇佛奉僧，近亦众矣。若留守王仆射逢、裴相公休、凤翔白中令敏中、夏侯相孜、崔仆射安潜，皆严饰道场，躬自焚香执钱，老而无倦焉。然诸贵达皆乃恶其过犯，必不容贷焉。李常侍续分陕之日，闲登城楼，遥见二僧，抱秩从寺门而出，有二鬼异状随僧后谛听，行过百步，忽见一女子自东而来，二僧极目而送，鬼乃俱怒，抛砂石作旋风，左

右或有见者。遂召僧至，问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门，共论经义，寻有他言，不敢隐讳伏藏。"公曰："鬼神重斋戒，善恶必知。"二僧既还，益加惕励也。岳牧李员外膺群玉校书者，即岳牧从孙也。昔来觐谒，曾与宴席，李公曰："吾征士也，识古知今。视汝侪流，只如粟粒。"群玉兢惶，几不脱于槚辱。其高概如此，有天下名称。群玉后过岳阳，题诗曰："昔年曾接季膺欢，远泛仙舟醉碧澜。诗句乱题青草发，酒肠俱逐洞庭宽。浮生聚散云相似，往事微冥梦一般。今日片帆城下过，春风回首涕栏干。"岳阳于奉释之心，日无倦矣。尝撰清远寺碑文，甚得大理。若僧有故投网罗者，其不恕乎。尝断僧结党屠牛捕鱼事，曰："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襄州李八座翱，断僧相打，云："夫说法则不曾敷坐而坐，相打则偏袒右肩左肩。领来向佛前，而作偈言。各笞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又断僧通状云："上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婺州陆郎中长源，判僧常满、智真等，同于倡家饮酒，烹宰鸡鹅等事，云："且口说如来之教，在处贪财；身着无价之衣，终朝食肉。苦行未同迦叶，自谓头陁；神通何有净名，入诸淫舍。犯尔严戒，黩我明刑，仍集远近僧，痛杖三十处死。"又断金华观道士盛若虚，云："本是樵童牧竖，偶然戴帻依师。不游玄牝之门，莫鉴丹田之义。早闻愆犯，苟乃包容。作孽既多，为弊斯久。常住钱谷，唯贮私家。三盏香炉，不修数夕。至于奴婢，遍结亲情。良贱不分，儿女盈室。行齐犬马，一异廉愚。恣伊非类之徒，负我无为之教。贷其死状，尚任生全。量决若干，便勒出院。别召精洁主首，务在焚修。"浙西韩相公晃，断法师云晏等五人聚集赌钱，因有喧诤，云"正法何曾执贝，空门不积余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

蜀僧喻

云溪子昔遁西霞峰，厥气方壮。尝遇玄朗上人者，乃南泉禅宗普愿大师之嗣孙也。南泉之德业，诸佛之支体。维三经云："即心是佛，非心是道；非心非道，非道非心；离佛离道，即是一真。"大师句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言其心有善恶，智有利钝，心智两非，名为究竟。南泉既逝，崔行检员外为之铭曰："百骸俱散，一物常灵。"释学徒服其简妙也。朗公或遇高才亡智者，则论六度迷津，三明启道，此灭彼往，无荣绝辱也。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诗云："欺枉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来往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天公未生我，冥冥无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遣我寒，无食令我饥。还尔天公我，还我未生时。"又曰："我肉众生肉，形殊性不殊。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躯。苦痛教他死，将来作已须。莫教阎老断，自想意何如？"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元来心里喜。"又曰："粗行出家儿，心中未平实。贫斋行则迟，富斋行则疾。贪他油煮䭔，我有波罗蜜。饱食不知惭，受罪无休日。"又曰："不愿大大富，不愿大大贫，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此之大大因。所愿只如此，真成上上人。"又曰："良田收百顷，兄弟犹工商。却是成忧恼，珠金虚满堂。满堂何所用，妻儿日夜忙。行坐闻人死，不解暂思量。贫儿二亩地，干枯十树桑。桑下种粟麦，四时供父娘。图谋未入手，只是愿饥荒。结得百家怨，此身终受殃。"又曰："本是尿屎袋，强将脂粉涂（音茶）。凡人无所识，唤作一团花。相牵入地狱，此最是冤家。"又曰："生时不共作荣华，死后随车强叫唤。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头散。"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唯欺谩，口中佯念佛。世无百年人，拟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闭，鬼见拍手笑。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劝君莫杀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汝，轮环作主人。"又曰："照面不用镜，布施不须财。端坐念真相，此便是如来。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独。我身虽孤独，未死先怀虑。家有五男儿，哭我无所据。哭我我不闻，不哭我亦去。无常忽到来，知身在何处！"又曰："世间何物贵？无价是诗书。了了说仁义，愚夫都不知。深房禁婢妾，对客夸妻儿。青石甃行路，未知身死时。"

杂嘲戏

万彤云为白太傅所知，后游梓州，累为阍人艰阻。为诗以献卢尚书弘宣，范阳公怒阍者而礼万生焉。诗曰："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不是尚书轻下客，山家无物与王权。"夔州游使君符，邀客看花而不饮，至今荆襄花下斟茶者，吟此戏焉。卢子发："白帝城头二月时，忍教清醒看花枝。莫言世上无袁许，客子由来是相师。"《咏螃蟹呈浙西从事》皮日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又《题金钱花》："阴阳为火地为炉，铸得金钱不用模。谩向人前逞颜色，不知还解济贫无。"郑愚《醉题广州使院》，似讥前政："数年百姓受饥荒，太守贪残似虎狼。今日海隅鱼米贱，大须惭愧石留黄。"又《拟权龙褒体赠鄠县李令及寄朝右李乃因病休官》："鄠县李长官，横琴膝上弄。不闻有政声，但见手子动。"李日新

《题仙娥驿诗》曰："商山食店大悠悠，陈黯饱古馀头。更有台中牛肉炙，尚盘数脔紫光球。"贺秘监、顾著作，吴越人也，朝英慕其机捷，竞嘲之，乃谓南金复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贺知章曰："钑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蓴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胡儿。"顾况和曰："钑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蓴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张祜客于丹徒，有朱坛者轻佻，侮慢祜之篇咏。后坛与祜卷，欲其润饰之。祜乃戏简二十字，欣而不悟，厚为饯别焉："昔人有玉碗，击之千里鸣。今日睹斯文，碗有当时声。"温州颜郎中，儒士也，不知弧矢之能。张祜观其骑猎马上，以诗戏之曰："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山狐兔当头行。"张祜为冬瓜堰官，憾其牛户无礼，责欲鞭笞，无不取给于其中也，然无倦秀才居多，职事皆怯于祜。钱塘酒徒朱冲和，小舟经过，祜令语曰："张祜前称进士，不亦难乎?"冲和乃自起名，而赠诗嘲之。祜平生傲诞至于公侯，未如斯之挫也。诗曰："白在东都元已薨，兰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屎堆边说我能。"韦鹏翼《戏题盱眙邵明府壁》："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丝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乐营子女席上戏宾客量情三木乃书榜子示诸妓》云岭南掌书张保胤："绿罗裙上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叉手向前咨大使，遮回不敢恼儿郎。"时谓张书记文彩纵横，比之何逊；人材瓌伟，有似玄宗。及罢府北归，留诗戏诸同院，闻者莫不大咍。诗曰："忆昔前年富贵时，如今头恼尚依俙。布袍破后思宫内，锦袴穿时忆御衣。鹘子背钻高力士，婵娟翫画太真妃。如今憔悴离南海，恰似当时幸蜀归。"莆田县有染家，家富，因醉殴兄，至高标十木。既归，乡亲为会。有柳逢秀才旅游掇席，主人不乐，柳生怒而题壁，染人遂与束帛赎其诗。"紫绿终朝染，因何不识非?莆田竹木贵，背负十柴归。"浙东孟简尚书，六衙按覆囚徒，其间一人自曰"鲁人孔颙"。献诗启云："偶寻长街柳阴吟咏，忽被都虞候拘縲数日，责以罪名，敢露血诚，伏请申雪。"孟公立以宾客待之，批其状曰："薛陟不知典教，岂辨贤良?驱遣健徒，凭陵国士，殊无畏惮，辄恣威权，翫成刺许之宾，何异吠尧之犬!然以久施公效，尚息杖刑，退补散将，外镇收管。"孔生诗曰："有个将军不得名，唯教健卒喝书生。尚书近日清如镜，天子官街不许行。"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尚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戏酬张十五秀才见寄池亳二州之事》宣武军掌书记李昼："秋浦亚卿颜叔子，谯都中宪老桑门。如今柳巷通车马，唯恐他时立棘垣。"《题大梁临汴驿》进士姚嵘："近日侯门不重才，莫将文艺拟为媒。相逢若要如胶漆，不是红妆即撒灰。"麻衣黎瓘者，南海狂生也。游于漳州，频于席上喧酗。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

窥衣帷

元丞相载妻王氏，字韫秀（王缙相公之女，维右丞之侄）。初，王相公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韫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猒薄之甚。元乃游秦，为诗别韫秀曰："年来谁不猒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零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秀才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姨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明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元公，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而或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孙弘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元公于是稍减矣。太原内外亲族，悉来谒贺者众矣。韫秀置于闲院，忽因晴霁日景，以青紫丝绦四十条，条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每条绦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亘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韫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晒曝衣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而辞。韫秀每分衣服饰于他人，而不及于太原之骨肉也，且曰："非儿不礼于姑娣，其奈当时见辱乎!"洎元公贪吝为心，竟招罪戾，台阁弹奏而亡。其家韫秀，少有识量，节概固高。丞相已谢，上令人宫备彤笔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曰上宥连罪，或云京兆笞而毙矣。

闺妇歌

朱庆余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知音。遍索庆余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钦。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而讽咏之，遂登科第。朱君尚为谦退闺意一篇，以献张公。张公明其进退，寻亦和焉。诗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藉郎中酬曰："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朱公才学，因张公一诗名流于海内矣。

玉泉子

[唐]无名氏撰　任士英整理

作者不详，多著录为唐人，称之为无名氏。唐人卢仝曾有《玉泉子九则》著录于《旧小说·乙集》，恐与此不同。本书一卷，另有著录为五卷者，《宋史·艺文志》作《玉泉子见闻真录》，与此不同。今见五卷本条目、次序、文字与此有很大差异，故依一卷本作标点，常见本系《四库全书》本及《唐人说荟》、《笔记小说大观》本。本书多记唐人杂事，兼采唐人小说及杂史，其内容涉及君臣、将相、官衔、科场、藩镇以及志怪之类，很具有研究参考价值。

裴晋公度为门下侍郎，过吏部选人官，谓同过给事中曰："吾徒侥幸，至于此辈优与一资半级，何足问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术数，不好服食。每语人曰："鸡、猪、鱼、蒜，逢著即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其器抱弘达，皆此类也。

裴晋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闻之者莫不失色。度即命张筵举乐，人不晓其故，窃怪之。夜半饮酣，左右忽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极欢而罢。或问度以其故，度曰："此出于胥徒盗印书券耳。缓之则存，急之则投诸水火，不复更得之矣。"时人服其弘量，临事不挠。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惟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尝左宦宜阳，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制：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问所欲？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卢肇、丁棱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词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体小陋，及引见，则俛而致词。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赭然发汗，鞠躬移时，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不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戏之曰："闻君善筝，可得闻乎？"棱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棱等登，棱等登，岂非筝之声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权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其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马：韦执谊崖州，韩泰处州，柳宗元永州，刘禹锡朗州，韩晔杭州，凌准连州，程异郴州。及咸通中，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连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杜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初，高湜与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与路岩相善，见岩，阳救湘。岩曰："某与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刘瞻志欲除岩，温璋希旨，别制新枷数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缄密，其计泄焉。故居岩之后，湜既知举，而问岩所欲言，时岩以去年停举，已潜奏恐有遗滞，请加十人矣，即托湜以五人。湜喜其数宽，形于颜色。不累日，十人敕下，湜未之知。岩执诏笑谓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数放焉。湘到任，愤湜不佑己，尝赋诗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岩出镇坤维也，开远中衢，恣为瓦石所击，故京兆尹温璋诸子之党也。岩以薛能自尚书郎权京兆尹府事，李玭之举也。至是岩谓能曰："临行劳以瓦砾相饯。"能徐举手板对曰："旧例宰相出镇府司，无例发人防送。"岩有惭色。懿宗晚节，朝政多门，岩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势，当岐路者，率多仇隙附丽之徒，钓射时态，志在谀媚，雷同一词，中外腾沸，其实未然也。始岩在淮南，与崔铉作度支使，除监察，不十年，城门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贵不祥，良有以哉！初，铉以岩为必贵，常曰："路十终须与他那一官也。"自监察入翰林，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

如所言。

邓敞，封敖之门生，初随计，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势力，且富于财。谓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门，子能婚乎？当为君展力，宁靳一第乎？"时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尝为福建从事，官至评事。有女二人皆善书，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笔迹。敞顾己寒贱，必不能致腾踔，私利其言，许之。既登第，就牛氏亲。不日，挈牛氏而归。将及家，绐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请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许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驱其辎囊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帐帷幙杂物，列于庭庑之间。李氏惊曰："此何为？"奴曰："夫人将到，令具陈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为！"即抚膺大哭。顷之，牛氏至，知其卖己也，请见李氏曰："吾父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纵嫌不能富贵，岂无嫁处耶？其不幸，岂唯夫人乎？今愿一切与夫人同之，夫人纵憾于邓郎，宁忍不为二女计耶？"时李氏将诉于官，二女方牵挽其袖而止。后敞以秘书少监分司，悭吝尤甚。黄巢入洛，避乱于河桥，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从事。后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其金帛悉藏于地中，并为群盗所得。

杜邠公悰为小儿时，尝至昭应县，与群儿戏于野。忽有一道士独爱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读书，勿与诸儿戏。"指其观曰："吾居此，颇能相访否？"既去，悰即诣之。但见荒凉，他无所有，独一殿岿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详观其像，颇类向者所见之道士，乃半面为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相孜与王生同在场屋。王生有时价，孜且不侔矣。尝落第，偕游于京西，凤翔连帅馆之。一日从事有宴召焉。酒酣，从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当掷堂印。"王生自负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诚浅薄，与夏侯孜同年乎？"不悦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无所闻。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获孜与父平昔所尝往来笔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谒孜。孜既见，问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诸从事以话其事。

崔殷梦瑰，宗人瑶门生也，夷门节度使龟从之子。同年首冠于瑰，瑰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饬身世以为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岁关试内多以假为名，求适他处，甚无谓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旧辙。"瑶大以为然。一日，瑰等率集同年诣瑶起居。既坐，瑶笑谓瑰等曰："昨得大梁相公书，且欲先辈一到，骏马健仆，往复当不至稽滞，幸诸先辈留意。"瑰以坐主之命，无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宴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旁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因蔑视之，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固问，且欲戏之。日休童仆剧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时人传之，以为口实。

日休尝游江湖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举席为之惧，日休雨涕而已。

裴勋质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尝与父坦会饮，坦令飞盏，每属其人辄目诸状。坦付勋曰："矮人饶舌，破车饶楔，裴勋十分。"勋饮讫而复盏曰："蝙蝠不自见，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又慈恩寺连接曲江，京辇胜景。每岁新得第者，毕列姓名于此。勋尝与亲属游，见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谓人曰："此皆鬼录也。"其轻薄如此。

卢隐、李峭皆滑帅王铎之门生，前后黜辱者数矣。隐、峭物议以为衽席不修。隐以从兄携为相，特除右司员郎，右丞崔沆不听。隐上省，仍即见携于私第。携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员外前日入省，时议未息，今复除纠司员外，省中固不敢辞，他曹惟相公命。"携大怒，驰入曰："舍弟极屈，即当上陈。"既上，沆乃求假，携即时替沆官，谓人曰："吾见丞郎出省郎，未见省郎出丞郎。"隐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员外为右丞，李景温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温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时谏官亦有陈疏者。携曰："谏官似狗一个吠，辄一时有声。"

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求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为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即指所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者。福即伪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疾，裴以为信然，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绐以疾为言，即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当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莫不大笑之。

杨希古，靖恭诸杨也。朋党连结，悉相期以死。权势熏灼，力不可拔，与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过之。希古性行诞僻，初应进士举，投丞郎以所业，丞郎延奖之。希古起而对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讶而诘之，曰："此舍弟源嶓为希古所作也。"丞郎大异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之于先进，靡不私自炫鬻，以为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顿颓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于第，陈列佛事，杂以幡盖，是谓道场

者。每凌晨辄入其内，以身俛地，俾僧据其上诵《金刚经》三遍。性又洁净，内逼如厕，必撒衣无所有，然后高履以往。

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当舍屋脊，内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盖一枝稍短尔。

苗耽以进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穷。或意谓将来通塞，可以响卜，即命儿侄洒扫厅事，设几焚香，束带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穷僻，久之无闻。日晏，有货枯鱼者至焉。耽复祝其至而谛听之。其家童连呼之，且挈鱼以入，其实元无一钱，良久方出。货者迟其出，因怒之矣。又儿或微刳其鱼，货者视之，因骂曰："乞索儿终饿死尔，何滞我之如是耶！"初耽尝自外游归，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见辇棺而过者，以其价贱，即僦之，寝息其中。既至洛东门，阍者不知其中有人，诘其所由来，耽恐其讶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贫病，不能致他舆，奈何怪也？"阍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尝见有解语神柩。"后耽亦终江州刺史。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而去，竟登第而返。

赵悰妻父为钟陵大将，悰以久随计不第，穷悴愈甚，妻族益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谓之"春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悰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榜也。将遽以榜奔归呼曰："赵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帐，相与同席，竟以簪服而庆遗焉。

李讷除浙东路，出淮楚时，卢罕方为郡守。讷既至，适值元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欣然，追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急命驾而往，舟已行矣。罕如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笞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约下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杨子留后姚勖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赵颛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辄切齿于勖。一日厅有客，温氏偶问："谁氏？"左右以勖对之，温氏遽出厅事，执勖袖大哭。勖殊惊异，且持袖牢固不可脱，不知所为。移时，温氏方曰："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无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解脱。勖归愤讶，竟因此得疾而卒。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只，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兄弟，床前果失一只履。旦，令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送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已下，桑梓多系闽焉。时以为中官薮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阉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

故相晋国公王铎为丞郎，李玭时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运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百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籴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籴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沮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故也。于是识者乃服铎之察事矣。铎卒以此大用。

贾相耽在滑台，于城北命筑八角井以镇黄河，于是潜使人于凿所侦之。果有一老父来观，问曰："谁凿此井？"曰："贾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也。"耽闻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翁彦枢，苏州人也，应进士举。有僧与彦枢同乡，出入故相国裴公坦门下，以年老优恤之，虽中门内，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贯珠，闭目以诵经，非寝食，未尝辍也。坦主文柄入贡院，子勋、质日议榜于私室，僧多处其间，二子不之虞也。拟议名氏，迨与夺径路，僧悉熟之，归寺而彦枢诣焉。僧问彦枢将来得失之耗，彦枢具对以无有成遂状。僧曰："公成名须第几人？"彦枢谓僧戏己，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复往裴氏家，二子所议如初。僧忽张目谓之曰："侍郎知举耶？郎君知举耶？夫科第国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划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与夺，悉由郎君，侍郎宁偶人耶？且郎君所与者，不过权豪子弟，未尝以一平人艺士议之，郎君可乎？"郎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仇曲折，必中二子所讳。勋等大惧，即问僧所欲，且以金帛啖之。僧曰："贫道老矣，何用金帛为？有乡人翁彦枢者，陡要及第耳。"勋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勋不得已许之。僧曰："与贫道一文书来。"彦枢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无差忒。

韦保衡尝访同人家，方坐，有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衡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钜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为相，李玭镇岐下，钜新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又保衡初既登第，独孤云除西川，辟在幕中。乐籍间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属意时久，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于独孤，且将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衡。保

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衡赴阙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衡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

崔铉，元略之子。京兆参军卢甚之死，铉之致也，时议冤之。铉子沆，乾符中亦为丞相，黄巢赤其族，物议以为卢甚之报焉。初，崔铉虽谏官，婚姻假回，私事也。甚虽府职，乃公事也。相与争驿厅。甚既下狱，与宰相书，则以己比孟轲。而方瑄钱凤既朋党宏大，莫不为之尽力。甚出于卑微，加以铉亦瑄之门生，方为宰相，过而诬罔。瑄曰："左补阙出为翟阳宰。"甚行及长乐坡，赐自尽。中使适回，遇瑄，囊出其喉曰："此卢甚结喉也。"瑄甚不怿。京城不守，崔氏诸子并血其族。呜呼！谓天盖高，何其明哉！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盗奄至，即以所有金币，罗列岸上，而任盗贼自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来足矣。"其女有姿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取小舟，载之而去。女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汝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逑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词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

刘贲，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贲及第时，犹未风耳！"

杜羔，字中立，少年时赡于财产，它无所求。其所与游者，徒利于酒肉，其实蔑视之也。一日同送迎于城外逆旅，客有善相者，历观诸宾侣，独指中立曰："此子异日当为将矣。"一座大笑。中立后尚真源公主，竟为沧州节度使。初，李琢之出镇，旗竿道折，乃镬杀其执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无患，而中立卒焉。岂煞之可以应其祸哉？

李玭与王铎进士同年，后居得路，尝恐铎之先相而己后之。路岩出镇益失势，铎柔弱易制，中官爱焉。洎韦保衡将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将命铎焉。玭阴知之，挈一壶酒请铎曰："公将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愿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饮铎，妻氏疑其堇焉。使女奴传言于铎曰："一身可矣，须为妻儿谋。"玭惊曰："以吾酒为鸩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满，饮之而去。

牛庶锡性静退寡合，累举不第。贞元元年，因问日者："君明年状头及第。"庶锡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时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经少保萧昕宅前，值昕策杖独游南园，庶锡遇之，遽投刺并贽所业。昕独居方思宾客，甚喜，延之语。及省文卷，再三称赏。因问："外议以何人当知举？"庶锡对曰："尚书至公为心，必更屈领一岁。"昕曰："必不见命，若尔，君即状头也。"庶锡起拜谢，坐未安，忽闻驰马传呼曰："尚书知举。"昕遽起。庶锡复再拜曰："尚书适已赐许，皇天后土，实闻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状头及第。

故相卢携为监察御史，中丞归仁绍上初日，传语携曰："昔自浙东推事回，鞴袋中何得有绫三千匹？请出台。"后自郎官除洛阳县令，改郑州刺史，以谏议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携自洛阳至相台百数日，曰："间何不见归侍郎？"或对之云："自相公大拜请假。"携即除仁绍兵部尚书，人情大洽。

进士李昭嘏，举十上不第。时登科年已有主司，并无荐托之地。主司昼寝寤，见一轴文卷在枕前，看其题处乃昭嘏之卷。令选于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还枕前。再三如此。昭嘏来春及第，主司问其故，乃三世不养猫，皆云鼠报。

鲁国公孔纬入相后，言于甥侄曰："吾顷任兵部侍郎，与王晋公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上后巡厅谢晋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与相公杜邠公悰充弘文馆学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于新厅内。'杜曰：'此厅比令无逸（*无逸，邠国之元子，绛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间，今壮丽如此，殊不知非久须为灰烬。'余闻此言，心常铭之。又语余曰：'明公将来亦据此坐，犹或庶几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观之，则邠公之言，其大概验矣。"时昭宗纂承，孔纬入相，朝廷事体扫地无余，故纬感昔言而伤时也。

马揔为天平军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旁，揔隐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戚，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左相元封语之。俄而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所诣严邃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闻。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揔固辞，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揔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薨，岂马公误听，抑姑增年以悦其意耶？

李克勤为大理卿，昭宗在华州时，郑县令崔銮，有民告举放绝绢价，刺史韩建令计以为赃，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当绞，大理寺数月不奏。建问李尚书："崔令乃亲情耶，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韩云："崔令犯赃，奈何言我之过也？"李云："闻公举放将数万矣。"韩曰："我华州节度使。华州民，我民也。"李曰："华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尔，则郑县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论，乃舍崔令罪，止责授颖阳县尉。

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泊。有同时今京兆府

司录贺兰洎卒，彬因谒紫微，问："今日有何新事?"对曰："适过府，闻纥干洎卒。"洎曰："莫错否?"彬曰："不错。"洎曰："君又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入。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

省郎张廷之有疾，过诣赵鄂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盏，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说与鄂皆同，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邀饮，坚虐百杯，诉之不及，其夕卒，时论谓之二妙。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翌日，吕请棋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会，仍以束帛赆之。如是十年许。吕疾亟，命儿侄列前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当日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虑其忧畏，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

夏侯孜为左拾遗，常着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言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他日上问宰相："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也。

李德裕退朝，多与亲表裴璟破体笑语，询以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云："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未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竞，更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饮三器讫，饮一器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头恼?'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中有笑者，有缩头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由可奈！弟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李曰："为某传语曰：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屏，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

李德裕在中书，尝饮惠山泉，自毗陵至京置递铺。有僧人诣谒，德裕好奇，凡有游其门者，虽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书，昆虫遂性，万彙得所，水递一事，亦日月之薄蚀。微僧窃有惑也，敢以上谒，欲沮此可乎?"德裕颔之曰："大凡为人，未有无嗜者，至于烧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无所染，而和尚不许弟子饮水，无乃虐乎！为上人停之，即三惑驰骋，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贫道所谒相公者，为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与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观常住库后是也。"因以惠山一罂，昊天一罂，杂以八罂，一类十罂，暗记出处，遣僧辨析。僧因啜尝，取惠山昊天，余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叹。当时停水递，人不告劳，浮议乃弭。

崔蠡知制诰，丁太夫人忧，居东都里第。时尚苦俭啬，四方寄遗茶药而已，不纳金帛，故亲宾至家，不异寒素，虽名姬爱子，服无轻细。崔公卜兆有期。一日，宗门士人请谒于蠡，阍吏拒之，告曰："公居丧，未尝见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门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愿一见公。"公闻之，延入与语。直云："知公居缙绅间清且俭，太夫人丧事所须，不能无费。某已忝孙侄之行，又且资货稍给，愿以钱三百万济公大事。"蠡见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纳其意，终却不受。此人调举久不第，亦颇有屈声。蠡未几服阕，拜尚书左丞，知举礼部。此人就试，蠡第之为状元。众颇惊异，调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献艺，由善价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人有诘于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状头是其私恩所致耳。"以前事告之，于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崔珙为东部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分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善者，使候问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岂可以珙兄弟作假对耶?"荆终不谕，亲族咸忧栗不安。甥姪中有颖悟者，探取荆文集详之，乃掌制日贬崔球为抚州郡丞云：忝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感疾。

刘瞻之先寒士也。十岁许，在郑细左右主笔砚。至十八九，细为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马亭，俯瞻山水。时雨新霁，岩岚奇秀，泉石甚佳，细坐久，起行五六里曰："此胜概不能吟咏，必晚何妨?"即停于亭。欲题诗，顾见一绝，染翰尚湿，细大讶其佳绝。时南北无行人，顾左右，但向来刘景在后三二里。公戏之曰："莫是尔否?"景拜曰："实见侍御吟赏起予，辄有寓题。"引咎又拜。公咨嗟久之而去。比回京阙，戒子弟涵瀚已下曰："刘景他日有奇才，文学必超异。自此可令与汝共处于学，寝馔一切，无异尔辈，吾亦不复指使。"至三数年，所成文章皆词理优壮。凡再举成名，公召辟法寺学省清级，及生瞻，及第。

杜黄裳知贡举，闻尹枢时名籍籍，乃微服访之。问场中名士，枢唯唯。黄裳乃具告曰："某即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烦指列。"枢耸然谢曰："既辱下问，敢有所隐。"即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藻令狐楚数人。黄裳大喜。其年，枢状头及第，试《珠还合浦赋》成，或假寐，梦人告曰："何不序珠来去之意?"既寤，乃改数句。及谢恩，黄裳谓之曰："序珠来去之意，如有神助。"

李回之为御史中丞也，时会昌中王师讨昭义，久未成功。贼之游兵往往散出，下剽掠邢、洛、怀、孟，又发轻卒数千，伪为群臣，散漫山谷，以啖官军。官军自远见之，乃分头掩捕，因不成列，且无备焉，于是短兵接斗，蹂践相乘，凡十数里，王师大败。是月东都总统王宰、石雄皆坚壁自守，武宗坐朝

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谓之曰："王宰、石雄不与朕杀贼，频遣中使促之，尚闻逗挠依违，岂可使贼党坐至东都耶！卿今日与朕晚归，别与制置军前事宜奏来。"时宰相陈夷行、郑肃拱默听命。德裕至中书，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责戎师早见成功，慎无违也。"回刻时受命。于是具名以闻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催军使，不能尽知，敢以为请。"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银台戒路，有邸吏五十导从，至于河中，援辔以进，俟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二帅至翼城东道左，执兵如外府列校迎候仪。回立马受起居寒温之礼。二帅复前进数步，磬折致词，回击鞭亦不甚顾之。礼成，二帅旁行，俛首俟命。回于马上厉声曰："今日当直令吏安在?"郡吏跃马听命。回曰："责破贼限状来。"二帅鞠躬流汗而退。请以六十日破贼，过约请行军中令。于是二帅大惧，亲率军鼓之，士卒齐进，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枭刘稹首以献。功成，回复命。后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业之举进士，因下第过陕、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邻里甚远，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业牵驴，庇于檐下。时左军李生与行官杨镇亦投舍中，李有一马，相与入止舍内，及稍霁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归，不喜见客，可去矣。"业谓曰："此去人家极远，日势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须臾，老翁归，见客欣然，异礼延接，留连止宿。既晓，恳留欲备馔，业已谢愧再三，言曰："孙子云阿翁不爱客，某又碍夜，前去不得，甚忧怪，乃不意过礼周旋，何以当此?"公曰："某家贫，无以待宾，惭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节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业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尔言之过矣。"老翁曰："行官领节钺，在兵马使之前，秀才节制，在兵马使之后。然秀才五领节钺，勉自爱也。"业既数年不第，从戎幕矣。杨镇为仇士良开府擢用，累职至军使，除泾州节度使。李与镇同时为军使，领邠州节度使。业以讨党项功除镇武、汾、泾，凡五镇麾钺，一如老翁之言。

丞相邹平公段文昌，负才傲俗，落泊荆楚间。尝半酣，靸履于江陵大街往来。雨霁泥甚，街侧有大宅枕渠，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旁若无人。自言："我作江陵节度使，必买此宅。"闻者皆笑。其后果镇荆南，遂买此宅。

文昌又尝佐太尉南康王韦皋，为城都馆驿巡官。忽失意，皋逐之，使作灵池尉，羸童劣马，奔迫就限。去灵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绝行人，忽有两炬前引，更呼曰："太尉来就。"及郭门，两炬皆灭。先时韦皋奏使入长安，素与刘禹锡深交，禹锡时为礼部员外郎，与日者从容。文昌入谒，日者匿于帘下。既去，日者谓禹锡曰："员外若图省转，事势殊远，须待十年后此客入相，方转本曹正郎尔。"自是禹锡失意，连授外官，十余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锡吏部郎中。

崔湜为中书令，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尝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后乃我辈一人，此终是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

李抱真之镇潞州，军资匮缺，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请于鞠场焚身，某当于使宅凿一地道通运，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申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阗，舍财亿计。满七日，遂送柴积，灌油发焰，击钟念佛。抱贞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顷之际，僧薪并灰。数日，籍所得货财，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数十粒，造塔以贮焉。

长兴于相悰与举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镜，所常宝者。悰布素时，曾一照分明，见有朱衣吏导从，他皆类此。其镜旋亦坠矣。

宣平卢太傅应举时，寄居寿（原作专，据《唐书·地理志》改）州安丰县别墅。尝游芍陂，见里人负薪者持碧莲花一朵，已伤器刃矣，言陂中得之。卢公后从浙西回使淮，复诘于相国李德裕，令搜访芍陂，则无有矣。又遍寻于江渚间，亦终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盖神异耳。

集贤韩杲，名父之子，虽教有方，而性颇暗劣。及为校理，史传中见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悉改根字为银字，至除拾遗，果有谏院不受。

牛僧孺镇襄州日，以久旱祈祷无应，有处士，众云豢龙者，公请致雨。处士曰："江汉间无龙，独一湫泊中有之，果龙也，强驱之，必虑为灾难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汉水泛溢，漂溺万户。处士避罪亦潜去。十年，有人于他处见犹在。

杜紫微顷于宰执处求一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

会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为火下大。及宣宗以光王龙飞。于古文，光字实从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又宣宗在藩邸，尝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巡警吏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虞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良久起，举瓯将饮，顾视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独喜自负，一举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即帝位。

裴均仆射之镇襄州也，郑滑馆驿巡官裴弘泰光聘至驿，值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设定，令人召屈，遂

奔至。均大不悦，因责之曰："君何后来？大涉不敬。"时酒已数筹，弘泰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怠慢。然叔父检罪，请尽饮在座器物，仍欲乞饮尽赐弘泰上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壮之，均亦许弘泰。弘泰遂次第揭银器饮之，饮讫，即寘怀中，须臾盈怀。盘中余一银䤉，受一斗已上，其酒亦满，弘泰捧之而饮，均亦令人吏去䤉覆中。饮讫，踏其䤉抱之而出，请壮索马归驿。均以弘泰饮酒必过量所伤，忧之，使吏问饮后所宜。使者方见弘泰戴纱帽于厅上秤器物，正重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回车赠赏甚厚。

太保令狐相绹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睹前壁所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而然。除却双勾，两日不全。"诸寮佐幕驻足久之，莫能辨。独班蒙曰："一人岂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点去冰傍，水字也。二人相连，天字也。不欠一边，下字也。三梁四柱而烈火，无字也。两日除双勾，比字也。得非'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乎！"众皆恍然曰："黄绢之奇智，亦何异哉！"叹羡弥日。询之老僧，曰："顷年有客独游，题之而去，不言姓氏。"

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寺僧，属其忽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至复来复阻。他日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龛龙东去海，时日应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龛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存焉。敬文不在，有苟字存焉。碎石入沙，有卒字存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杳无踪矣。客云"合寺苟卒"，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是也。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德裕阅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因视其肉，已化为水，众服其广识。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时定州有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昭宗又诏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扣新钟，一撞舍钱一万贯，命大臣请各取意而击。上曰："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迳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寺运钱十万贯入寺。

韦保衡欲除裴修为省郎，时李章为左丞，韦先遣卢望来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问某。"卢以时相事权，设为所沮，则伤盛重，因劝韦勿除郎中。

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尝轻之。李俄受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咽，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曰："某与南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封云：即日卓死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目帅请书。合坐大笑，修古大惭。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作容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下，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泫然流涕，思恭志之。及神策军中，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导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思恭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近西门。坟陌皆造二茔焉。吊者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

崔郢为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纠来要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决引马将军至毙，崔出为宾客分司。

郑余庆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诸朋朝官数人会食。众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诣之。至日高，余庆方出。闲话移时，诸人皆嚣然。余庆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勿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之类。逡巡舁抬盘出，酱醋亦极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食美，诸人强进而罢。

文宗命中使宣两军中尉及诸司使内官等，不许著纱縠绫罗布。其后驸马韦处仁冠布夹罗巾以进。上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

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幸求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杨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老等十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有迁，其途实繁，自宰相、翰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县令、录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相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岂时之重利耶？抑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喻。

裴冕代杜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顾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者，常十匹。每宴宾客，滋味品极，坐客有昧于名者。

崔安潜东洛掌选，人有不能显其姓名，窃顾云启事投献者。崔公不之知，大赏叹。召之与语，便注一起资县令。后有人白之，崔公方悔。

冯尧给事亲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极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时人谓之"雀省"。

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使官，先是何人?"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曰："卿在河中断大事时如何?"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笑。后朝臣每遇延英人阁使对，多以开裂为号。时裴司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所谓不以本官呼之也。

光在河中日，遇国忌行香，便与判官及屈客寺中宴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一果子名；脆脐。"他人皆尽思不得。至薛乃还令曰："脚杏。"满坐皆大笑。

李据，宰相绛之侄，生长绮纨，曾宰字于渑池，皆以门荫也。不知书，因节岁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后又祗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祗承人并不敢去。又判决祗承人云："如此痴顽，岂合吃杖五下?"或语据曰："岂合吃杖？不合吃杖也。"李曰："公何不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哉!"

奉天录

[唐]赵元一撰　王宏治整理

《奉天录》四卷，唐赵元一撰。赵元一，生卒不详，据本书作者自序，称其“代居关右，世业三秦”。本书所记，起自唐德宗建中四年（七八三），李希烈作乱、泾原兵变，德宗出逃奉天，终于兴元元年（七八四），浑瑊平定叛乱，李晟收复京城。本书所记之事与正史出入较大，可为治唐史者参考。《奉天记》是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参考他本点校整理而成。

序

缅寻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朴略，不同浮华，虽垂不载。至轩辕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绥定万邦。逮乎三王则吊人伐罪，暴秦则兼并天下。汉高夷凶静难，光武讨叛惩奸；魏武破袁绍，晋武灭苻坚。宇文氏破高欢，普六茹平陈国；太宗擒王、窦，肃宗定安史。故曰：乱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而逆子诛，《春秋》书而贼臣惧。建中四祀，朱泚作乱，居我凤巢。忠臣义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咸悉载之，使后来英杰贵风义而企慕。乘危伺隙与时浮沈者，其徒非一。正史备书，故不复赘录，志怀问鼎者不敢漏网，（元缺一字）失简书。直笔直言，无矫无妄，欲使朱蓝各色清浊分流，质而不文，焉敢润色，恐史笔遗漏，故备阙也。李忠臣三朝名将，忽为叛主之臣；洪经纶累代通儒，乃作趋时之士。其余源休、蒋镇之辈，敬忠、日月之徒，盖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笔，班马之作，莫不废食仰叹，且洪流壤堤犹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扑也，逆臣贼子难可迩也。睹此妖孽，摇动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书之简素，使好我者慕，恶我者惧。元一代居关右，世业三秦，亲睹欃枪，媸妍必记。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圣恩。每览嵇绍、纪信之高义，感千载而仰慕；寻淖齿、王敦之遗迹，思奋剑而誓心。疾恶之志，不忘寤寐。起自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泾原叛命，终兴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复神都。于中可否，总纪其事也。夫史官之笔，才、识、学也；苟无三端，难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窃凤皇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独学而无知，孤陋而寡闻，迹不践于邱门，文有惭于先哲。轻尘罕增于巨岳，坠露无益于广川。辄申萤烛之光，将助太阳之照。述而不作，有愧老彭。冀革前非，用警来祀云尔。

卷　一

建中四祀，先是，襄阳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梁崇义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上在春宫，情深愤惋，及登宝位，有诛四凶之志焉，诏剑南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张延赏、东川节度御史大夫王邕、梁洋节度御史大夫贾耽、江陵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张伯仪、淮扬节度司徒陈少游、淮宁节度同平章事汉南汉北招讨使李希烈，充都统诸军平襄大总管。王命颁行，分路齐进，兽奋龙骧，谋臣盈幕，武族云萃，旗鼓才施，凶徒瓦解。乘胜逐北，如巨海之沃荧光；汉水浮尸，似秋风之吹落叶。崇义之首悬于朝矣。世祖昆阳，谢安淝水，各一时也。《诗》云：“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斯之谓矣。

都统李希烈自谓有克敌之功名，居然有都襄之志。有诏勒归本镇，（元缺一字）然生不谌之心，乃劫其郡，席卷而归淮宁。凡掠良家子姓，悉为贱隶；六畜资财，扫地而尽。昔太武瓜步，回师六州，无鸡犬之响；游子望舍，不识旧庐。元凶之拔襄阳，甚于斯酷。遂纵师陷我汝州，河南尹郑叔则表奏之。上命工部尚书兼右仆射哥舒曜，总禁兵五万而讨之。师谋士锐，所向莫敢有争衡者，长驱筑垒于襄城县焉。

时国家多故，河北幽冀，猬毛蜂起；三辅两畿，征兵日继。皇赫斯怒，爰整其族。诏河阳节度御史大夫李芃、太原节度检校工部尚书马燧、泽潞节度检校工部尚书李抱真、朔方节度太子少师李怀光、神策制

将御史大夫异姓王李公晟、华原镇遏使御史大夫赵令珍，分路长驱，深入贼境。虽王师频胜，而寇亦未衰；胜负相参，杀伤万计。时军用既多，不遑远略。户部侍郎赵赞上封事，请税三辅、两畿居宇间架，及取两市富商大贾，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检纳。贪吏深文，怨及社稷。太史奏曰："窑门出天子。"有诏"去城七里内诸窑尽废之"。及泚称兵，乃是泾原节度姚令言为谋主也。

时哥舒曜孤军无援，粮储不继。贼得其便，重围数周，甲士日惟半菽，马淘墙皮而刍焉。潜表请济师。诏神策制将行营兵马使御史大夫刘德信、御史大夫高秉哲，各马步共一十万，来救襄城。敕大梁节度司徒李公勉发师，犄角而攻之。（当有脱文）军书往来，同会于汝州之薛店。军令不严，为伏兵所败，三将之师望旗大溃，戎器委数百里，铁马一万蹄没焉。洛阳士庶惶骇，北走河阳，西奔崤黾，东都尹郑叔则入保西苑。唐汉臣奔于大梁，高秉哲、刘德信收离集散，驻军于汝州。

诏泾原节度姚令言赴援，总师五千，东至浐水。时京兆尹王翃属吏置顿，牛酒俭薄，将士色厉，遂传箭而回。十月三日巳时也。

令言尚在紫宸殿，授以枢密，并赐赉金帛。时御史壶左巡奏云："泾原士马，违命回戈。"令言星驰至长乐坂，逢之。有引弓射令言者，遂拥令言而回。上又使使劳问，贼已列方阵于通化门，门卫欲拒使者，强之而未及。宣旨言加不顺。上又诏普王及诸王侍书等宣尉劳之，许以重赏。又载金银帛绣等二十余车，普王才出禁城门，贼已至于丹凤门。诏召六军，久无至者。

时关东、河北频战不利，屡发禁兵相次东征，警卫遂虚。上乃出白苑北门，六军羽卫才数十骑。或曰："朱泚是失意之臣，恐怀侥幸，不如遣十骑捕之，使陪銮辂。若脱于泉，为害滋甚。不然，以卒诛之。养兽招祸，立可俟矣。"上与储官经略不遑，而贼已犯禁门，遂以普王为先驱，皇太子为殿，韦淑妃、唐安公主、亲王、贵妃等一百余人，策骑而去。乘舆次于咸阳，咸阳令李衡俯集（二字疑）其妻亲奉御膳。上命贵妃以下接以恩礼，传食而过，神策军使御史大夫白志贞等十数人扈从，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杞、中书侍郎平章事关播、御史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右领军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翃、驾部郎中郭雄、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悉于咸阳而及焉。

郭曙与家仆数十人于苑中猎射，闻跸，伏谒道左。上宣劳之，志愿翊从，上从之。

驸马郭暧先与公主失意，上收公主在内，隔绝经年。及此，暧驰往觅得公主，策骑俱赴行在。三日夜四更，至骆驿，奔及乘舆。

四日平明，至于奉天，丞、尉惶惧，拜舞于县门。其日，上幸县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廨署。时右金吾将军御史大夫浑公瑊讨贼之回戈也。浑公与家仆数十骑自夹城入北门，收集后殿与敢死之士欲击贼。乘舆既出，遂奔行在。上以浑公为工部尚书、行在兵马使。浑公有胆略，泚素惮之，既而乘舆乃安。时奉大备御防守皆浑公之谋也。君子曰："高祖困于彭城，而用陈平之策，汉祚兴焉。晋武得谢安石，晋室无替。古之君子，亦有是夫！"

浑公虽武勇绝伦，而谦让无匹，乃以令狐建为行在中军鼓角使，嗣滕王湛然为金吾大将军，嗣郇王寓为右卫大将军，前神策军京西都虞候侯仲庄为金吾卫将军兼御史中丞、奉天防城使兼右厢兵马使。仲庄有刚勇，善谋略，保卫之功，次瑊之勋也。

初，建中之始，卫士桑道茂奏云："国家不出三年，暂有离宫之象。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制度为垒，以备非常。"上以道茂言事数验，遂令京兆尹严郢充筑城使，具畚锸，抽六军之士督策之。时上初即位，刑清俗泰，盛夏而土功大兴，远近不知其旨，及此都焉。

上初幸凤翔，依都府而谋克复。或曰："张镒虽陛下信臣，莅职日浅，所管劲卒皆朱泚部曲，本渔阳突骑凶众。城中既立朱泚，本军必生大变，以臣度之，非万全之计也。敢以死请！"上亦悟道茂之言，遂改幸奉天。至其月六日，李楚琳杀张镒而归朱泚。

初，令言阵于五门，禁兵不出，百姓观者巨亿，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前先锋自龙尾道上，于中间周呼，曰："天子已出，今日共取富贵！"凶徒大呼。有顷，入宜春院及诸宫。时仓忙之际，本朝禁卫骑士及坊市百姓担负财帛，填街塞陌，连日竟夜。既而群盗与令言谋议，虑难持久，或曰："太尉朱泚久囚，必生异志，若迎而为主，事可捷矣。"遂于招国里，以礼迎之。泚畜奸伺隙，久怀非望，群盗既至，伪让不从，而命为使者设食。久之，以观众心。于是火烛星罗，观者万计。

泚人居含元殿，四日平晨出榜，榜曰："太尉权临六军，国家有事东郊，征泾原师旅衔命赴难。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军惊御驾，乘舆已出。应定见神策六军、金吾、威远、英武并百司食粮者，三日内并赴行在。不去者，即于本司著到。如三日后移牒勘，彼此无名，当按军令，义无容贷。"

泚移居白华殿，朝臣见者悉劝迎驾，泚顾望错愕，知未得众心。源休入，移时筹之，言多不顺，劝以僭伪。泚甚悦之，犹尚未决。

上初巡幸京城，朝官莫知上所在，分路探候，然后乃知。源休既陈矫计，切勒十城门不许出入。时六日夜也。

上初入奉天，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凶徒必来攻城，请为备御。门下侍郎卢杞切齿言曰："太尉忠贞，朝野共知，奈何有此，伤大臣之心！安可令泚闻之，请以百口，保泚不反。"后三日，泚变枭獍，至于城下。

上料近藩兵马可以赴难者，颁下手诏谕之，皆如

期至。帝尚以忠臣待泚，又知公卿劝迎，且令诸道军士三十里下营。时京兆府功曹姜公辅赴行在，拜门下侍郎平章事，俯伏而奏曰："王者不严卫，无以重威灵。今禁旅单寡，翊卫未备，若泚忠孝奉国，固不以兵多为虑；若狼心已变，则有备无患。今士马在外，深为陛下危之。"即日召兵入城，逮泚攻城，已戒严矣。

朱泚既纳源休僭伪之说，又得幽陇三千人与哥舒曜。救援者行至渑池县，闻朱泚僭伪，返旆投泚。泚自谓众望所集，于是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留后。

泚以段秀实为心膂，发锐卒三千奉迎乘舆，阴起逆谋。秀实潜谓刘海宾曰："朱泚是蓟门一卒，去逆效顺。先帝嘉之，位登台辅，不能见危授命，而乃宴安凶丑。吾位历司会，策名九寺，雪国之耻，虽死犹生。尔能从乎？"海宾曰："忠臣节义，死而不亡，敢不惟命是听！"因择能行者追贼兵，曰："城中有变。"使者六日一更行，及骆驿，虏劫而回，验符乃秀实诈为贼帅姚令言帖，用司农寺之印也。

贼泚用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以御王师，用异姓王李日月为西道诸军事先锋经略使。

上初至奉天，用御史中丞高重杰为平虏使，屯兵于梁山之西隅也。时与李日月频战，官军大捷，后被伏兵死于锋刃。朱泚出榜两市及署两坊门，曰："奉天残党，蚁聚京畿。重杰等仍敢执迷，拒我天命，朕使偏师小将，果复败亡。观此孤城，不日当破。云罗布网，无路鸟飞；铁釜盘鱼，未过瞬息。宣布遐迩，各使闻知。"伪兵部员外古之奇词也。

初，重杰纵骑追贼，独出于三军之首。凶徒埋伏邀之，落其奸，便被凶徒生擒。亲事数十人，以伏事之情，亡躯而夺之。凶渠虽众，追者气锐志坚，奋然不顾，遂被逆党斫重杰头而弃其身。亲事收其神柩，入奏于奉天。帝见之，抚尸而哭。或谏曰："裨将死，抚尸而哭，越礼也。"帝曰："大礼，非卿所知也。艰虞之际，死于王事，憝恻岂拘常伦！"遂尽哀而哭之，命有司造蒲头安之颈而埋之。朱泚得高重杰头，又集伪百官，大哭曰："忠于彼者，亦义于此。为朕之无礼，杀我忠臣。"又命伪有司作蒲人身，而安其首，以三品葬之。皇帝再克京师，诏有司发旧二茔，取其首，别为封树，赠工部尚书，丧葬官给。

时李日月凶威甚锐，烧燕陵庙，帝甚患之，谓浑公曰："朕不能保守宗祀，克平多难，致使六合沸腾，宗庙失主，焚我陵阙，凶威转炽，应是殷忧之时，代终百六。唐尧禅舜，虞舜禅禹。自古有德者进，无德者让，有自来矣。今天地鼎沸，淮楚摇荡，幽冀蜂起，万方震惧。请从禅代，以救苍生，卿等如何？"浑公泣涕如雨，身被铁甲，举身自扑。君臣悲泪久之，浑公奏曰："夫圣人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昔高祖迫于项籍，世祖窘于昆阳，隋帝厄于雁门，魏武保于南郡。三王五帝，其犹患诸，况陛下承百王之末，威灵迈往古，小有迍否，而怀扼腕，臣下之罪也。愿陛下以社稷为念，无以小贼为忧。臣请自出一行，枭逆贼之首，即冀宗社永安，唐尧垂拱。臣之愿足矣！"上曰："朕在蒙尘，卿为肺腑，别募裨将，卿不可也！"浑公曰："北狄恃金牙之威武，频犯郊畿，鄂公取之若指掌。臣若不行，凶威转甚。"上许之。

浑公先以数十骑从西门出，埋伏于漠谷之隅。公自将数十骑从东门而出，直抵朱泚营垒。泚惊，不觉坠榻，群盗大溃。公以骑少，不足逞锐，遂引而西。李日月纵骑追之，至城西门。浑公谓家仆曰："立功立事，只在今日。与卿此捷，何不取之！"仆人弯弧射之，李日月应弦而毙。朱泚锋刃十亡八九焉。家仆者，即浑公之所役人也，字小金。有诏令公赐姓李氏，封异姓王，以赏飞矢之捷，用旌武功也。

初，李日月中矢而死，朱泚备礼送于长安休祥私第，母氏苛克（二字疑）而不哭，厉声骂曰："奚奴，国家负汝何事？敢生悖逆，死犹晚矣！"朱泚备礼而葬之，母氏始终不哭一声。皇帝行在亦知之。及李晟收长安，诸党并从夷戮，惟李日月母存而不问。君子曰："马服君妇，有知子之鉴而免祸；李日月母，以子叛恩存大义而不哭。殊有古人之风。"

初，朱泚谋变大事，李忠臣、源休等并皆同坐，司农卿段秀实与刘海宾伏匕首于靴中，内官觉之。时圣上行幸，群臣疑贰，草乱之间，段公以戎服见泚，共议匡复，往返三四焉。泚情泄于言，段色厉夺休之笏，击泚之首，群凶骇愕，溅血数步，凶党持兵而至，段公被害。泚一手承血，一手指群凶曰："义士，勿杀之。"声手相及，段公已害。泚哭之甚哀，封忠义侯，以三品礼葬之。海宾因兵乱而逸于通化门外，被役驴者败之，并见害。故京师号朱泚为"热热（二字疑）尧舜"，号希烈为"当年桀纣"。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皇帝再克京师，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赠段秀实太尉，谥曰"忠烈"，赐实封五百户，庄宅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员官，诸子各授五品正员官，旌其门闾，丧葬官给，为立庙，御制碑铭。君子曰："昔臧氏劝事君之节，空传其名，不睹其人。千载之后，见乎段君，代有之矣。伯仁抗节，钟雅咄嗟，有是哉！《诗》云：'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段公之谓乎！"

八日，泚于宣政殿僭即大位，愚智莫不血怒，卫者多是军人，周行不过数十。自称"大秦皇帝"，年号"应天"，伪赦书云："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之词，册文太常少卿樊系之撰，文成，服药而卒。故严巨川诗，诗曰："烟尘忽起犯中原，自古临危贵道存。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虏将醉西园。传烽万里无师至，累代何人受汉恩。"

九日，李忠臣、姚令言并为侍中，仍以令言为关内副元帅，以光禄卿源休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工部侍郎，蒋镇同平章事，蒋炼为御史中丞、太常卿，敬钉为御史大夫，洪经纶为中书舍人、礼仪使。

是日夜三更，哥舒曜拔襄城，保于洛阳。初公援东郊也，上谓公曰："卿行师出阵，与卿父何如？"公再拜而对曰："先臣，臣不敢比也。只如斩长蛇，殪封豕，静氛雾，扫欃枪，然后待罪私室，则臣之愿也。"上曰："伊尹去而伊陟嗣，文王殁而武王兴。卿父在开元，无西面之忧。朕今得卿，无东郊之虑。"及发师之日，上亲送于通化门，百官翼戴，观者万计，则曰："茫茫楚塞，遥瞻上将之星；霭霭秦郊，自有登坛之客。岂惟汉称定远，晋有征南而已哉！"及乎出师于通化门外，无故门枪自折，识者卜其不利，以其父翰天宝之末，师至乎北门，无故门旗自折。翰遂斩门旗官而发师旅，终有火拔控辔之难。公此行踵父之征，遂有襄城重围之难矣。

初，公驻军于襄城也，希烈莫不慑惧焉，有枝梧之象。时公亦以名父之子，不忝其役，实欲立功成事，待罪私室。但国军多故，粮尽援绝，三将败绩于薛店，城中战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城外凶众中，飞矢抛木者，壕堑俱满。公坚守孤城，粮竭于内，援绝于外，军志曰："设有金城汤池，带甲百万，无粟者不可守也。"公遂拔城而遁焉。《诗》曰："昊天不佣，降此鞫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时希烈兵势渐盛，南破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攻汴州。都统司徒李公勉弃城而逸，拥众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惧，贼既入城，资贿山积，河路断绝。长安以东，飞书不遂。南方朝贡使，皆自宣、池、洪、饶、荆、襄，抵武关而入，江西节度嗣曹王皋，严邮驿，厚其供亿，虽有深溪绝桥，而驿骑不病，四方赖焉。司徒李公既以败绩，诏以宋汴节度刘公洽，充河南道都统诸军事，悉以司徒所管配隶焉。

司徒公制将曲环，前后数陈行列军事，司徒公多不从其计。环以司徒公行军司马陈履华、兵马使唐汉臣、李载等用事，多阻环计，及与诸将同语，司徒公以不从其策，自惟败绩，但唯唯然。环因叱履华曰："都统置公腹心，遂辱吾军！"命左右掣之下马，极加责让。司徒李公、大夫刘公皆释辔错愕，司徒深自抑退，以爱憎不明，无所逃于国典。大咎在勉，非陈中丞之过也。大夫刘公谓环曰："军有利顿，时有否泰，昔孟明三败以成功，良史称其美也。曲大夫岂得失礼于上公？"环乃止。司徒公以军败失土，上表请罪。上已出宫，览表潸然，谓勉曰："朕亦不能上保宗庙，越在畿甸。军国之事，一胜一负。卿其自安。"因待之如初。

十日，制将刘德信、高秉哲闻帝蒙尘，遂拔汝州，星夜兼驰于沙苑监，取官马五百匹。先收东渭桥，于是天下转输食粮在此焉。军次昭应，列阵于见子陵之西隅，二将执爵，号令三军，曰："今主上蒙尘，神器无主，长蛇逸网，鱼脱于泉，临难成功，冀在忧危之日。翦除凶孽，克复乘舆，勋流子孙，万代之贵。"言讫，左右戒严，三军贾勇，鼓声一振，奋戟前冲，三覆其军，王师大捷。乘胜筑垒于东渭桥。时十月十九日也。

初，十日，朱泚自统众攻奉天，率群不逞；蚁聚之众，军势渐雄。以姚令言为伪元帅、伪右仆射同平章事，张光晟属焉。以李忠臣为京都留守。

十二日，贼次骆驿，上使中使翟文秀追抡惟明邠宁留后兵马使，韩游环士马三千八百人。二将受诏，夕而奔命，夜到泥泉，迟明即路。游环等命其军士分部巡探，东道游奕人为贼所获，将送泚。泚问："救军多少？"泚左右抑令蹈舞，赐衣一副，付伪诏书，宣尉先归者，待以高爵厚赏。游奕人驰还，当夜发，至四更，关门纳之。惟明、游环等再拜蹈舞，悲喜交见。上膝之前席，谓惟明曰："凶孽滔天，宗社不守。忠贞之节，见于艰危。卿等急于国难，朕无虑也！"二将宣布圣旨，将士莫不感激。

时泾原都知兵马使冯河清，进戎服甲楯垂十万焉。上大悦，立颁将卒，军声遂振。

十三日辰时，贼军大合城下交战。自辰接战，至于申酉之间，贼徒大败，杀伤万计。是夜贼于城东三十里下营，周遍原野，击柝之声，相闻广陌。又修攻具，上亦命造战楼，拆佛寺及仇敬忠宅，而丰其用。若乘城而战，贼多败衄；若出师战，王师少利。

十七日，灵盐节度留后御史中丞杜希全，及鄜坊节度工部尚书李建徽，各率甲士三千人，趋奉天。贼气方锐，设伏于漠谷，三军深入，探候失备，奸人得便，夹而击之，为贼所败。希全等收离集散，再振其军。

初，泚于奉天城东南隅下营，立表高百尺，造木槛，人藏其身，缒而上之，窥我城阙。帝患之，召善走抛者，拜御史中丞，实封三百户。有崇福寺僧昭悟应召而中之，人槛俱碎。泚不复更置，遂白日移帐于乾陵。上南望之，遂有云梯之役。车驾还京，与昭悟官爵。昭悟恳辞不受，请充别敕崇福寺主，有诏"依请"。

时刘德信、高乘哲固守渭桥，往往出师游奕，于望春楼下，贼设伏，皆败绩。伪皇城留后李忠臣，移牒奉天城下，请救兵。时姚令言等士马败绩，伤者众，恐百姓乘弊而俘之，所抽救援将士皆匿刀箭，夜行昼伏。泚既迫急，召机巧之匠，设以云梯，刻日而就。其梯高百尺，阔十二丈，梯上可置五百力士。城中士庶，莫不惶骇。上深怀忧，顾问百官。时神武军使御史大夫韩澄拜而奏曰："臣昔在剑南西山八州，防守战具，备谙云梯小伎，不足上劳神虑，请御之。"上曰："昔沛公困于项籍，而得韩信；寡人迫于重围，上天以卿赐朕。千载一时，卿其勉之。"时韩澄亲受

圣策，潜穿地道，向彼来路，布干马粪二百车，以为火备。城上更广城墙，当云梯相对三十步，以大镬十口，各煎膏油，散布城墙之上。细剉松脂五十车，内库陌刀五千口，白刃如雪，排次如鳞。城外群凶，三军齐叫，云梯既动，锋镝雨集。城中木石，飞声雷震。俄顷之间，云梯脚陷，前不得进，后不得退。初，梯上有湿毡，矢不得入。梯脚将陷，烟火焰然，从地而出。云梯之上，人自去毡。于是苇缚云飞，松脂乱下，热膏雨散，中者逼（当有脱文）人，脂傍流。凡数百步，烘焰千尺，白日为之韬光；沸声若雷，知汉将之谋也（此句疑）。纵田单有火牛之策，不可同年；陆伯言有白帝之功，方堪季孟。此韩澄之计也。拜盐夏节度、左三统军。

初，云梯之动也，风势不利，咸以为忧。浑公亲率列将，酹酒临火坑而咒曰："天道助顺，志诚感神。贼泚凶悖，围逼君父，乾坤不昧，宜降大罚。"因流涕被面，精神感激。拜讫，须臾，大风起，吹贼军，势益加（缺一字），泼油下脂，鼍鼓齐震，王师大捷，贼败衄焉。时十一月上旬也。

城中虽有云梯之捷，素无稿草，粮储罄竭，贼围益急，战士多损伤。皇太子亲为封裹，巡城慰劳。有顷，贼射百张弩，于上前三步而下。上大惊，谓浑公曰："云梯虽捷，贼势尚强。位历之数有穷，三皇五帝尚有革易。朕自无德，上失天心，请从禅代，则百姓免涂炭之苦，战士无伤夷之患。朕之愿足。"浑公雨泪而奏曰："昔皇帝战于涿鹿，帝舜征于有苗，沛公于项氏争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太宗六年，擐甲克平多难。况陛下承丕业之余庆，握皇图而受箓，万方同轨，八表恃赖。岂以一小竖，厌弃皇家？百六之灾，得为天谴，而系圣心哉！臣下之罪也。今请更三五日间，若不枭泚首献捷，则臣等甘受鼎镬之罪。"上曰："张陈尚在，吾其困哉？"君子曰："临大难而不困者，其惟圣人乎？百度惟贞，始终无替者，其惟良臣乎？《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浑公之谓乎？"

卷　二

时李怀光自魏博练精兵五万，越太行席卷而救奉天也。晋、绛、蒲、陕、慈、隰、同、华等州，并补授郡牧，顿军于泾阳，子父相继可十五万。朱泚闻泾阳战鼓，不觉坠榻，遂抽军却守长安。时十一月十八日也。朱泚围我奉天四十余日，用我金帛，食我牛酒，劳我百姓，三辅两畿，转无投义者。惟李楚琳，先事朱泚，独为外应。余四镇将帅，尽是王臣。及泚抽军江东、剑南，贡赋山积，争功效死，如百川之赴沧海。《诗》云："趯趯毚兔，遇犬获之。"此之谓也。

初，怀光至泾阳，自以为君父之仇，星夜救援，方展臣子。将用表成，被门下侍郎卢杞阴中之，便令赴咸阳顿军。怀光知被宰臣所中，不得已遂发赴泾阳，军士怏怏然不得其志。其月二十日到咸阳，夜造浮桥而济，筑垒于九子泽城，周回四十里。中使相继于路，金帛、宝贝、美人相望，继踵加宰相中书令、收城都统。

至其月二十八日，制将御史大夫异姓王李公晟，自赵州拔城，从飞狐口，越白马津，闻难骏奔，军次栎阳县。有诏加工部尚书、神策军行营节度，驻军于东渭桥。斩刘德信，而并其军。公身与士卒同甘苦，家无私蓄，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寒不备裘；军气益盛，三札之将也。初，刘德信军礼不备，失仪于公，公斩之。孔子曰："何以为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信之。"犯此先诫，其刘公之谓乎？

时李希烈兵威大盛，南败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下汴州也。都统司徒李公勉不能抗，即弃城而遁。郑滑节度李澄谓诸将曰："乘胜之军不可敌，今以诡计羁縻而取之，以图万全。"遂飞表行在，送启元凶。

时李纳号齐王，田悦号魏王，王武俊号赵王，朱滔号燕王。

时神策军兵马使御史中丞尚可孤，率兵五千自襄邓收蓝田而入。同华节度骆元光，领锐卒五千自昭应长驱而入。河东节度马燧，使行军司马御史中丞王权，率卒三千，镇于中渭桥，与贼相持。泚惟据城，重赐金帛，而四隅之外，尽是王师。泚初据乾陵，使一骑于城下招公卿，士庶以为不识天命，城上伏弩射之，立死。时驸马都尉郭暧守东北角，手射杀数十人，无不应弦而毙，贼众披靡而退。暧即汾阳王尚父子仪之子也。

先是，朱泚典郡凤翔，有猫乳鼠，表奏称境有祥。诏下中书详议可否，欲编青史。众议皆以为不然。或曰："鼠者，坎精，主为窃盗，猫者之食，是吾君利器服下之义也。今返食其乳，是空我腹，贼之征也。"果有十月三日之难矣。

以其年，剑南西山节度都知兵马使张沛，举镇五千人，叛张延赏而攻成都，纵兵至于石笋街。延赏无备，不暇枝梧，弃城而遁，投于东川。沛以温据为谋主，据素无才略，三军酒色而已。延赏使谍者察其不虞，知其无备，假东川之师，出其不意，掩而取之，枝叶皆伏诛。君子曰："颜氏云：'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张沛当之。"又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以骑将之张沛，所帅奴才之温据，攀危辅朽，不败何待！"

贼泚初至奉天，凤翔节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韦皋领陇州留后。时所在阻绝，未知适从。皋密谋将帅，励以忠诚，览其雄心，皆愿效死。贼将王文奖赍伪牒诱皋，皋欲斩之，虑其速祸，乃礼而遣之。因令其将高光仪往观形势。既还，具扬奸计。郝通等寻破汧阳县，义宁军使李旻以兵会之。（当有脱文）新兴二州

将王震，举镇归皋，皋军容益壮。

朱泚以卢龙旧卒五百人在陇州，兵马使牛云光伪有疾，邀皋将谋大变。皋兵马使翟晔以白皋，云光之党张月桂、刘原长驰入告变，云光乃领其众赴泚，次于汧阳。逢泚伪中使苏玉赍伪诏，以皋为御史中丞。玉谓云光曰："太尉已登宝位，韦侍御已拜中丞，便为吾党，可于此还。"遂卷甲而回。皋伪托心膂，迎而劳之，因谓之曰："皋受新命，更无猜阻。若先纳器仗，方见赤心。"云光素以书生待皋，遂敛戎器付皋。皋纳之于库，遂椎牛聚酒，期以宴赏。明日，密召队仗人，引众就马坊，而悉斩之。次引诸贼就席，酒未行，而伏军发，凶党无遗。上深赖之，拜皋御史大夫、陇州刺史，特置奉义军节度以旌殊能也。奉天士众闻之，咸增勇气，不复有西面之忧。皋又命堂兄弇，间道陈请。朝廷以为虽有诛云光之举，贼忽并来，终恐后败。皋使继到，知已保全，乃有敕赐金印紫绶，军中功赏自御史中丞以下咸许承制授之。皋虑奸人反间，以阻忠诚，乃筑坛刑牲刺血誓众，吏不拒焉。吐番闻之，使赠名马并及珍异等，寻加皋检校礼部尚书。

时伪皇城使李忠臣，每坊团练，人心大扰。泚自奉天行回，悉令废置。经三五日间，即使人伪从城外来布告坊市，曰："奉天已破。"百姓闻者，莫不饮泣焉。

初，泚自号其宅为"潜龙宫"，移琼林库国宝以实之。识者曰："《易》称：'潜龙勿用'，此败之征也。"未几百姓劫其珍异，泚不能禁。朝士多在奉天，泚班列不备。宦竖朱重曜白泚曰："可将家属往城下，使其招百官来。若不来，并对彼夷戮。"伪中使孙知古谏泚曰："不可，且陛下初有宝位，当以柔服为心，使远近忻戴。若将彼妻子对之残害，是绝万方向慕之心，人人与之为仇。窃谓不可。"于是并获安全。贼党既败，城内称庆。

时淮南节度陈少游，领卒戍于盱眙，闻难即日还广陵，深沟高垒，缮甲完守。镇海军浙东西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闭关梁，筑石头五城，自京口距玉山，禁驴马出境。以战舰三十艘，舟师五千人，自海门扬威武至于申浦而还。拆上元县佛寺观宇四十六所，造坞壁，自建业，抵京岘，楼雉不绝。穿大井，深数十丈，下与京江平，凡数百处。滉将邱岑，严酷士卒，日役数千人，去城数百里内先贤邱墓，多被侵毁。故老以为自孙权、东晋、宋、齐、梁、陈，兵垒之故，未始有也。滉下三千人先戍宋州，即日追还，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采石军使。增置营垒，部内佛寺铜钟并铸戎器。本司取处分，韩公判云："佛本无形，有形非佛。泥龛塑像，任其崩颓；铜铁之流，各还本性。"既而并付炉焉。

少游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与滉境会。滉亦三千人临金山，与少游相应。以楼船金帛交聘于江中。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与大汉之酂公各一时也。

时少游出军五十里，日午不得食，遂行掠瓜州、扬子，鸡犬无遗。盐铁使御史中丞包佶，以财帛一百八十万匹转输入京，少游尽取之。佶自诣少游止之。少游长揖而遣之，又遣幕佐责佶扬子院财帛孔目。佶先有守附三千人，被少游隶焉，又加伺隙，佶心不安，遂急棹渡江，妻子伏于案牍中。佶使使飞表于蜡丸中，论少游收财事。上深不平，信宿，少游使继至，上问使者，少游收包佶财帛有之乎？对曰："臣发扬州则无，臣发来后，非臣所知也。"上以国步多艰，恐更生一秦，但从容谓使者曰："少游是国家之守臣，或防他盗，不尔，实军府，收亦何伤！"时方隅阻绝，国命未振，远近闻之大惊，咸以睿情达于通变，明见万里之外。少游闻之乃安。

时诸方闭境自守，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东拒李希烈，身在蕲阳，数遣赍珍异间道进献，故当时推重焉。上寻命盐铁使包佶自扬州达荆襄，转输东南征赋。舟船万计，到蕲口，希烈贼众二万掩至。嗣曹王皋与骑将御史中丞伊慎，擐甲力战于永安栅，大破之，杀伤殆尽。是日，若微皋、慎之功，佶之所统，并为盗资。

以其月二十五日，中书侍郎卢杞贬夷州司马；白志贞以宿卫不警，贬恩州司马；户部侍郎赵赞贬播州司马。寻免间架之赋，而下罪已己躬诏，去"圣神文武"之号。于是李希烈、李纳、田悦、王武俊及所管将吏皆以官爵待之如初，分道宣尉，海内忻忻，若登春台矣。其扈从奉天将士，并赐名"定难功臣"；身有过犯，罪减三等。升奉天为赤县，给复五年；在县城者，给复十年；京城减收两税之半。即兴元元年正月一日也。

是月，朱泚亦改伪号曰"天皇元年"；国号"大汉"。泚以国家府库之殷，重赏（当有脱文）应在京城公卿家属，皆月给俸料，以安众心。泚外赐军士，中抚班列，兼修戎械之具；攻守器备，费用巨万计。洎泚之败，而府藏不竭。识者以前后主计大臣，不思万姓之殚竭，而转辗相资，务损于人；为国生患，皆是庙算无良，陷君之罪也。

时赦令既行，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覆车不改，以蓝染滑石为玉玺，以折车釭为瑞，诳惑其众。年号"武成"，国号"大楚"。以张鸾子为宰相，孙广为中书令，郑贲为侍中、充汴州留后，司徒刘公下汴州，并从夷戮。希烈以蔡州为宫，广设门额，分其境内为四节度，以安州为南关，外生刘诚虚为南关都统。诚虚武勇绝伦，希烈凭之而反，后被嗣曹王皋骑将徐诚生获，送于朝廷。

初，朱泚僭位，使走矫趫捷者，日驰数百里，送书于朱滔。书曰："昔文王囚于羑里，终王八百之基；

殷汤系于夏台，后有解网之颂。吾顷典郡四镇，藩夷战慑。唐王不察，信谄谀之说，吾罹奸臣之祸，便夺兵权，虽位列上公，诏书继至，情怀恍忽，百虑攒心。何期天道盈虚，五运更代，物极则返，忧极欢来。历数在躬，以登宝位。泾原四镇士马争驱，陇右凤翔献书继至。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吴蜀之间已令宣示。河北一路用卿殄除，布新令以示之，推利害以诱之，悬爵赏而招之，张皇威而逼之，驱铁骑以临之。横行洛阳，与卿大会于定鼎。"朱滔得书，西向拜舞，宣示伪诏，晓谕三军，使令有司，条流移牒诸道。曰："今月八日，大秦皇帝已登宝位，关西四镇应时款附，请为臣妾。惟奉天孤城，危同累卵，不有废也，将何以兴？今披谶应图，则鼎新之兆先也；同天夏俗，待我后以来苏。今发突骑元戎四十万，奋剑与夕火争光，挥戈与秋月竞色。长驱河北，至洛阳与皇帝会跸于上阳宫。牒魏博、恒冀等州将士，即宜拥节归朝，达于先觉，必使勋流奕叶，荣及子孙。如或固守穷城，不识天命，必使覆巢破卵，易子析骸。请看今日之长安，竟是谁家之宫阙？太山如砺，可知非石之言；秋日丽天，不易勤王之意。"

兴元元年春三月九日，朱滔发兵临河北地，士马宏壮，有骄伐之色。以先有救田悦之功，希为内应，谓悦开壁迎滔，因此欲有吞并之势。相魏若下，河北悉为朱氏所有。王武俊机谋者，料彼敌情，防其不意，闭垒清野，驰使往来，身且不与滔相见。滔亦戒严，秋毫无犯，军次魏境，卒惰将骄，欲有城下之意。时贝州刺史邢曹俊，武勇绝伦，英威自若，励兵秣马，固敌是求。朱滔围城，日夜攻战。时武俊致书于昭义、魏博等，书曰："自古通贤，见机而作。主上明明，二百年之令主，宗枝百代，帝子帝孙。吾徒顷因谗臣罔上触藩之际，遂惧倾危，拒境抗兵，偷存瞬息。今朱泚窃据于宫阙，朱滔长驱于河北；圣上巡狩于畿甸，希烈侏张于淮楚。昔班彪之智，知汉祚之未衰；马援书生，识光武之可辅。今请转祸为福，以过为功，戮力勤王，共匡时难。牒昭义、魏博、沧景等州，即请部署，四镇齐驱：魏博击其前，沧景掩其后，易定乘其左，昭义夺其右。扫荡妖孽，廓清寰宇。然后奉表紫宸，献书北阙，荣家荣国，岂不休哉！"诸军得书，各进表行在。有诏令魏冀、昭义进军击朱滔也。诸将受诏，各遂攻敌。武俊谓二将曰："仆才非廉、蔺，今遇时来，请效先锋。诸公勒辔，一观成败。"二将勒兵据险，为武俊军援。朱滔与武俊自辰交兵，至于午未之间，气色两衰。武俊为流矢所中，遂各抽军归营垒。武俊谓二将曰："军势两衰，各请骑士。"昭义、相魏各率精骑五千，昭义节度李抱真使马军兵马使御史大夫来皓为军正，皓令三军曰："今以骑士一鼓而摧之，其势必败。贼营若动，便请三军齐驱，如覆巢之破卵，百战百胜之情也。"晓示讫皓，领三军骑士一万，当锋而冲之，乍聚乍散，军势弥盛。贼恍忽莫测其算，且武俊伏兵要害，李抱真使行军司马卢元真勒兵一万，袭其营垒。滔闻后军有变，左右顾望，军势不安，遂抽军奔垒，军势亦动，被王师追逐，军遂大溃，弃甲而遁。武俊伏兵邀之，诛斩略尽。三十万之突骑，随霜剑而星飞；数百里之浮尸，有长平之冤气。朱滔挺身奔于幽州，天丧渠魁，遂发背而死。于戏！天道恶盈，其朱滔之谓乎？于是河北诸帅，献书行在，悉为王臣。皇恩普沾，咸蒙洗雪。《诗》云："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初，田悦叛王命，有表请贷绢八万匹，赐赉三军。此为不道之萌矣。圣上以天鉴孔明，无幽不烛，谓悦使者曰："君臣父子，义无贷假；四海之内，皆是我家。日月所照，悉为臣妾。卿彼将士，即朕股肱。若信贷假，切伤物议。今遣将绢八万匹，以充三军牛酒之贶。"便令宣示晓喻三军，三军愕然知有逆顺。田悦不遂其谋，矫诈遂息。旋因于邵、令孤峘、鲜于叔明等上封事，拣练僧道。恩制既行，宣示天下。田悦因此得展逞谋，伪称恩制，拣点三军，老少中人已下，多怨谤焉。田悦遂调说三军，拒我王命，全军围我临洺。守将张丕练卒三千，坚壁深垒，号令严肃，甘苦皆同，吏士莫不效其死节。围泾五月，粮储罄竭，贼围不解。丕先出私家牛马用充军食，三军莫不感激焉。干牛韦弓，并充军食；易子析骸，亦已甚矣。

时太原、昭义、河阳并顿军于狗、明二山。时田悦壁垒严肃，马公不果前进，问乡老曰："按《图经》此山有名否？"乡老曰："一名明山，一名狗山。"公曰："即此顿军，必胜之地！"谓田悦是兔相也。丕已粮竭，计无所出，晨夜举火与马公相应，飞书不遂。有东风形势甚便，遂作纸老鸱而致书焉。直放上高数百尺，风势愈急，直上至马公中营。田悦命善射者数人，射之不及。马公三军大叫呼，击鼓迎之，马公得书。书意甚急，如三日内不救，全军必陷。马公见危赴难，遂进军救临洺。田悦丧师十有六七焉，遂奔洺州。马公与诸军进围洹水，于城西南列三大营。悦自洺州拔归，南至顿邱县也。

卷　三

李怀光返旆，解奉天重围，实救雁门之急，功无与议也。然而大驾再迁，亦怀光之反覆也。嗟乎！火焚昆山，玉石同烬；阻兵颉颃，臣节遂亏。功高太山而不能守，名参伊吕而不能全。何终始之不一也？怀光既招朝议，自居反侧，降吴不可，归蜀无路。谓三军曰："吾进无王翦益兵之过，退无李广失利之僁。吾心惟勤王，而圣主见疑，锡之铁券。吾骑虎捻耳，掎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为盟主，今是时也。吾观兵河中，晋之旧壤；秣马训士，以候天时。看其形势，见机而取之。卞庄子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

军吏大呼。春三月，拔咸阳城，掠三原等十二县，鸡犬无遗，老少步骑百余万。时上幸梁洋，关中四镇各屯兵戒严，自固封境，更相疑阻，莫知适从。

时检校右仆射李公晟，以怀光进军于东北，李公晟严于西南，以卒五千广张旗帜，列阵于浐水之阳，灞水之阴，游骑至于望春楼下。泚闭垒而守，不敢枝梧。

李公又使大将御史大夫莫仁擢，以步兵七千，袭怀光辎重。骑将阳重问等五千余人，悉来款附。李公谓诸将曰："公等久著勤劳，有垂成之功。太尉忽乖臣节，何也？公等若执迷不返，则功劳并弃，颠而不扶，焉用彼相！龟玉之毁，谁之过欤？用兵之害，犹豫为大；合杀不杀，天贼乃发。诚能见机，转祸为福，谅可嘉也！请去戎器，方表素心。"诸将士等喜跃，并弃戈矛，器仗山积，以礼见。李招集叛亡之士，收募豪杰，军容日盛。关中四镇知忠义而归附也。则东北之役，不战而成功；西南灵旗，丑虏以丧魄。断二凶之势，不敢相附，皆李公之谋也。《诗》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以二凶之间，两面受敌，遂密表行在，论怀光不臣之状，陈孤军腹背用军之谋。臣请死节王事，愿陛下天威远借，死日生年，臣之愿也。上览表潸然，谓公使者曰："晋帝北伐刘元海，公私单乘以从行役，曲三十饼以充御食。寻览史册，莫不潸然为之流涕。朕今此行，备尝斯苦。卿独存臣节，无物申得朕怀。今将先帝血脉与卿为信，悉朕深意，卿其勉之。"遂剪发方寸，付公使者。使者将命，具宣圣旨。公举身自扑，溅血洒地，三军恸哭，山震兽惊。阵云横冲，鱼跃沸渭；将士拔距，争效死节。公谓三军曰："昔逢蒙善射，弓不调而不射；吴起善战，兵不教而不战。今飨士练师，然后可用。夫中国者，天地之秀气也，明主之所化也，圣贤之所聚也。千官跄跄，百辟翼翼。皇上行幸，为贼所乘；周鼎未轻，臣死君难。司马公之食汝，只在今日；平原君之好客，终闻颖脱。"

公精勇感人，神雄略出天地。先声一吐，威名震于贼庭；号令既行，逆命悬于鬼录。三军贾勇，若赴私仇。公知士卒可用，以行军司马郑云达为军正，察军情焉；用张彧侍郎为都知粮料使，知转输焉；军帅孟日华、王贲等为心膂，搜乘补卒，各有司存焉。军容大盛，与亚夫柳营各一时也。

坊州刺史窦觎，征召百姓防城，拟充行役，管内铁钟铸为戎器。监者盗其钟铁用充铸铧，及铧成而作钟鸣响，人谓之妖怪。遂闻其州县，鞫问其故，乃钟铁也。觎自忖为发机之首，遂取铧置于净室，焚香礼拜供养焉。

时蔡人纵兵，已下汴州，遂有吞江淮之志，三吴股栗，其游骑达于襄邑县。宣武军先锋、宁陵襄邑两城都知兵马使兼御史中丞高翼，统卒一万固守襄邑，有转输之粟，利器山积，为贼所乘，不逾旬日，军败城陷，戎装委粟，悉为盗资矣。襄邑为蔡人所有。高翼有勇无谋，不思孟明之败，遂愤惋投河而卒。君子曰："夫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智小者不可以谋大。斯言信矣。"

蔡人侥幸，遂欲长驱，自谓莫敢有争衡者。时都统副使、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宋亳节度刘公洽，幽陇兵马使、御史大夫曲环，淄青兵马使御史大夫李克信，并永平、同华等军，有诏以刘公为都统诸军事，五军步骑十五万大会，决战于汴水之阳，白塔之地。自辰至于申酉之间，胜负相半。贼益生兵，我师不利，夜后抽军，各不相救。都统刘公宵迷细柳，纵骑奔于敌营也。去贼稍近，步卒桓少清谓刘公曰："仆射是万里长城，国家天柱，军有先虚而后实。今少有不利，纵骑奔敌，以愚度之，恐非计也。"便逼刘公而控其辔。刘公谓少清曰："若审尔者，终不相负，假我戎器，意乃决也。"少清以戎器授于刘公，遂控辔而回，三更达于宋州。刘公收离集散，保守城池，秣马厉兵，以俟后举。

孟夏之月，蔡人有白塔之捷，纵兵攻宁陵。自襄邑达于宁陵，路经七十里外，水陆荐至。楼船河中，鱼贯相次；步骑两岸，猬毛蜂起。蔡人骁捷，自谓功在顷刻。时宁陵两城都知镇遏使兼御史中丞高彦昭，宣武军马步都虞候、先锋救援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刘昌，御史端公张昌等，筑垒清野，秣马训兵，愤气填胸，誓雪国耻。蔡人恃众，攻逼城邑。自秦汉出师，攻战之具未足多也。公等御之，九攻九拒，百战百胜。元凶使道术之士，置土坛，祈诸风伯，承风放火，焚爇战棚。凡数百步间，烟焰冲然，风势逾急。凶徒顺风上城，攻掘女墙，百堵皆尽，战士多难之。高公按剑，登陴而望之，见凶丑方盛，将士不安，乃仰天而叹曰："今逆竖冯陵，凶威转甚，皇天后土，岂无灵应者哉！昔吕光伐龟兹也，尚感神兽呈质，而军师大兴；宋祖之伐慕容，苍鹅入幕。今仗皇天之威，为国除残去害，若运数有终，彦昭请死于此城，以励臣节。如其国祚再昌，上天降鉴，便请回风，知神理之幽赞也。"言讫而风回，三军贾勇，请求死斗。女墙高处，公令旋立木棚，与贼交锋。狂虏奸谋，一夕万变，公皆随而应之。棚上鸟衣者，如光武之鸦路焉。

时中丞刘昌潜谓左右曰："乘胜之军不可敌，况彼众我寡，倍兵不战，军机所诫。不如拔城以示弱，东至宋州与仆射连辔，出其不意，攻必易成。"遂令厮养之卒策骑而备焉。高公知之，敕诸守人各固封界，无令失机。遂自往下城，先谓公曰："顷为女墙战棚，未得用机。今战棚已烧，女墙又尽，乃可展其方略也。天下功勋，在此城取之。"刘公有所惧，强请高公曰："准节昌取之（此句疑），中丞勋业何啻淮西也。"二将言讫，高公登城，号令三军，曰："刘中丞意欲拔城示弱，覆而取之。且中丞是救援之军，彦昭是两城之主，得失只在城主。"又："将士身中刀箭者，并于城内养之。彦昭弃城而遁，则伤者死于内，逃者死于外，何以能安三军？忝与儿郎为主，不能坚

守城池，忍遣儿郎颈犯白刃，吾不为也。且军令在，和不在众；谋主在，德不在勇。商周之不敌也。昔谢安石以羸兵七万，败苻秦百万之师；鲁姑女子之义，尚能罢齐军之众。况丈夫食人之禄，死人之事，匪石之心，确乎不拔，臣节有在！”三军将士，或号或泣，喜跃兼并，咸曰：“我公若在，儿郎等死日生年于是！”距跃曲踊，请求死战。

自此已前，分番上城，更直巡探。自此之后，并皆上城。三军同心，万人一德。刘公见公色多愧赧，高公谕曰：“昔贤之用兵也，任贤才，布德政，不战而胜，不攻而取。今之用兵也，尚奇策，重权谋，守必全，战必胜。今以国步未清，皇上巡狩，大盗移都，且须散金帛，犒师旅，使闻鼓而蹈汤赴火，闻金而星布云合。赏给之备，请中丞条流。城外小虏，不足为虑。”

时围益急，西北角女墙悉尽贼居。平坐顾视，城中无不委悉，军士皆有难色。高公精贯白日，神情自若，谓三军曰：“今是壮士封侯之始，忠臣效节之秋。明主立赏以待贤，悬爵以锡功。彦昭身先士卒，有异议者，当按军令。”言讫，按剑前进，慷慨咄嗟。畏我忠诚，贼军稍解。高公取私家牛马，大会将士，肉山酒池，三军皆醉。高公为三札之将，战士为万死之人，天下安危，寄在兹日。贼虽小退，兵众尚强。高公命幕佐修状，请益兵。判官尚华状称：“贼于西北垒道更高，左击右攻，平视城内。日夜交战，以棚为墙；锋刃相持，不逾咫尺。伏惟仆射去食存信，救此孤城。游魂之年，返骸之日。谨录状上，伏听处分。”判官将呈高公，高公见之为尚华曰：“判官轻我军士，卑我将帅。若值六国争衡，吾则与廉、蔺齐驱；如逢佐汉开基，吾则与韩、彭并进。今城外小虏，可以权道取之。尚华未尽深意，焉得壮贼凶威，易我王师乎！”索纸自修其状，高公状云：“看此贼势，朝夕西遁，以今月十八、十九日，频日出师，乘其不意，生擒大将等三十五人。今见令所由，锢身送上，斩首三千二百级。贼徒胆破，军势不安，逃遁有迹，日夜枝梧，免落奸便。伏惟高枕，不用远忧。谨录状上。”刘仆射得状，忻然慰怀，谓将士曰：“良将在西，吾无患矣！”选骁雄之士八百人，重加锡赍，戎械鲜洁，令赴宁陵。半夜而入，蔡人不知。平明，蔡人逼我城邑，且貔虎之士，一以抗百。鞞鼓一振，万矢在弦；鸣笛一吹，千弩齐发。凶徒瓦解，何牧野之类焉；遍野积尸，岂昆阳之可匹！蔡人谓我救军从天上来，遂亡旗而遁。高公练其骑士追之，俘斩万计。自宁陵至于襄邑，楼船宝贝悉为我有，仓庾辎重实我资粮。汴河之阴，枕尸数十里，皆高公义勇之功也。

时刘公书与高公劳之曰：“宣武者，天下咽喉，国家之襟带。元凶杰逆，窃弄神器，洽与五军大战，儿落奸便，走马奔驰，分为擒虏。昔燕昭王收燕之余人，欲报强齐，雪先人之耻，折节下士卒，招贤俊，筑坛拜节，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而至，燕国既安，人民乐为用也。以乐毅为上将军，纠合诸侯，共伐齐，下其七十城。今洽为国除残去害，天借贼机，官军不振，赖中丞异代间生，夷凶翦暴。心贯白日，功高一时。请回洽官爵，并与中丞。”事寤，刘公表奏焉。诏拜公御史大夫，实封一百五十户。

公英谋独断，为天下纪纲；武略雄图，有济世之策。变化在乎方寸，神鬼不测奇谋。拔濮阳，则齐鲁亡魂；守宁陵，则独正王室。赵魏燕齐之列将，争来款附。呜呼！天降凶孽，祸乱相寻，蚊虻乱飞，处处皆有。高公独守孤城，奋不顾命。徘徊叹息，嗟汉祚之暂衰；慷慨怀忠，知唐运之复振。烈士临难而尽节，忠臣见危而致命。力竭弓剑，血殷朱轮，杖戟咄嗟，懦夫增勇。积尸成观，岂宁陵之足高；流血为池，嫌汴河之不广。元凶遁走，江淮乂安，千载之后，寻巨唐良臣传，知高公盛德之不朽也。何必寇恂河内，酂侯关中而已哉！夫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质有余也。”公之元勋硕德，巧思奇谋，随机应敌，战必胜，守必全，实旷代罕俦也。

时寿州刺史、御史张建封，总师五千，屯于霍邱。时希烈兵威大盛，一战而伯仪弃甲，再战而哥舒拔城。大梁雄藩，不暇自守；维扬巨防，屡申款附。公用轸于怀，谓三军将士曰：“今大盗移国，京师不守，公私涂炭，皇帝蒙尘。未见申包胥恸哭于秦庭，但见姚令言称兵于肘腋。希烈屡胜，胜则必骄，骄则可图也。军虽小，仗顺可立大功，在于此时也！”

公虽外示威武，而内攻守之计，未知所出。百姓李通，耽玩之士也，闻之，谓子弟曰：“吾闻君侯勋庸久著，才业甚高，众所具瞻，远近景慕。今以西邻杰逆，密迩封疆。有勤王报国之心，无曹翽、蒯通献奇之士。于是策蹇足，造军门，请谒于公。将吏问其故？通以情告谒者，乃见之。公谓通曰：“来我辕门，有异见乎？”曰：“然。”公曰：“子试言之。”通曰：“昔沛公拔足挥洗，玄德三诣亮庐，韩信请计于左车，此数者求贤之谓也。夫决安危之策，定理乱之机；佐造化之功，揽英雄之士；除天下之祸，议万全之计。不在思贤，而在知贤。今天下安危，在于淮楚。师律振，则三吴安；三吴安，则国家不失外府。君侯即宜收集子弟，礼遇豪杰，阅子房、黄石之书，披淳风、卫公之术。夺贼马以益骑，收贼粮以益储。殄灭元凶，致君尧舜。若不然，则闭壁深垒，按甲养兵，自保封疆；外假英雄，内修文德；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如是纵不能牧马申蔡，岂使虏人封境哉！”张公曰：“子少止，吾知之。夫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又曰：‘聚兵十万，日费千金。’又曰：‘师克在和不在众。’昔者李陵提步卒五千，深入绝漠，当单于莫量之众。吾今兵数不减于陵矣，贼又擅帝王之号，假诸侯之力。已下襄阳，而令若秋霜；尽归本镇，而飞走无遗。杀戮不辜，过于赤眉黄巾矣。及攻州郡，剥丧黎元，涂炭士女；夺人之妻，离人之亲；劫人之财，孤人之子。王孙之室，翻为原宪之

贫；糜竺之家，乃作邓通之鬼。天怒神怨，此可取乎！今当图万全之计，不知一战之策也。张公深识远虑，潜图密谋，人所不测也。知本道必有与贼通好之事，贼必有往来传命之使。欲因斩之，以建功业；大兴师旅，以成其勋。是以匿锐沈精，通不之知也。"

未几，本道扬州节度司徒陈少游，见元凶兵威日盛，谓三军将士曰："扬楚之人，故多怯懦；淮宁凶勇，难与争锋。今可以权计，羁縻而取之。"遂表行在，使讨击副使温术于元凶，涂出寿阳。张公知之，乃絷术于官舍，而搜其行旅，果获款状，使使上进。有诏追术，帝亲问其故。温术虽即言之，犹为鲁讳。帝谓术曰："张建封据一州之地，驰半县之卒，当贼大冲。少游居维扬雄藩，脂膏之地，十万之师，吟啸可致。窦融河西乏节，应为汉网疏也。"帝居行在，且复含垢而已。

寻元凶使、伪殿前散将兼衙前虞候杨丰，送伪赦书于扬州。张公察知而获之，乃集三军将士、百姓士庶等，谓之曰："李希烈起自戎行，骤迁台鼎，素无才行，偶遇时来，而不能思致身之所，敢肆滔天之祸。物极则返，木秀则摧，不守窟穴，恣其非望。杨丰敢与凶谋，构我节使。昔汉将寇恂斩隗嚣使，而下其城。今是时也。"斩丰而表闻。帝览表大悦，加公御史大夫、濠寿庐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敕书手诏继踵而至，军声大振。

公于是敞大幕，立义旗，赏英贤，练士马。大豪杰俊，争来效节。公皆随其才而用之，君子小人，咸尽其能。幕府无遗才矣。远近向慕，元凶慑气，将士皆乐死战。公乃搜三军之实，听舆人之颂。少长有礼，知其可用。因元凶北下汴州，东破襄邑，全师攻逼宁陵，土山垒道，瞰临城内。公乃悉锐蹑其后，师次固始。贼顾望宁陵，返旆至于大梁，不敢安席。席卷南驰，以赴固始之急。张公既解宁陵之围，复全军归保于霍邱，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武之善经也。既而饮至策勋，庆赏遂行，无不忻然。元凶自此不得其志，汴州覆败，后寻亦愤恚而卒。诏拜公检校右仆射兼徐泗濠节度观察处置使，锡赍继至，御札盈箱。其见宠遇如此。

卷　四

上初拔奉天，而车驾至宜寿县北，渭水之阳，谓侍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因潸然流涕。时工部尚书浑公耸辔而对曰："《易》称：'先号咷而后笑，'素王之至言。肃宗幸灵武，代宗幸陕郡，尼父遭匡人之难，弦歌不辍其声。故曰：'临大难无忧惧者，圣人之勇也。'"言讫济河，六师巡狩，驾次骆谷。青山有八十四头盘，直上千仞，山势岧峣。攀萝登陟。见蓬莱之远岫；遥望五峰，似一拳之培塿。山顶无草木，直下望烟霞。时闻春莺关关，往往山鸟叫啸。日旰，万乘思食，前路尚遥，踌躇之间，忽有一径，不容乘骑，人可才通。循此而行，过数百步，忽见僧房严肃，廊宇清闲，石砌散花，金铺曜日。彩素丹艧，楼殿遍豁；宝铎喧空，和铃杂吹。地逾高胜，境界难思；池沼澄虚，下含烟雾。异果呈实，殊香满空；千叶莲开，万年花发。芬芳菡萏，相映林泉。又见老僧，年逾八十，貌古神秀，气清体闲。先驰稽首，谓老僧曰："皇帝巡狩，路阻崎岖，豁谷万重，杉松拂汉。修途尚赊，日旰须食。帝将憩驾，御膳如何？"老僧曰："圣人行幸，回驾在近。左右扈从，其数几何？"先驱曰："若在路从驾，其数莫量。今在左右，才有千数。"老僧曰："千数之膳，何足介意。"先驱见山中人物既少，虑难修办。老僧心知，谓先驱曰："昔左慈，术士也，尚卮酒片脯，犒劳三军醉饱。况香积之饭，戒定慧之薰修，百万人天，尚犹不尽，况乎一千人数，何足多矣？"于是饭莹殊光，羹鲜玉液，明逾丽雪，香夺芳兰。扈从千人，无不饱足。圣人憩驾，欢情见容。心思圣言，"载忻载跃。"食此饭者，身安体轻，皮光色润。知是圣人无作，作则感动天地灵祇。百应（缺字）是亡机，自然而至也。老僧曰："山中小径，路僻人稀；山顶孤峰，惟闻猿啸。清风明月，空伴经行之时；流水行云，岂知坐禅之劫。"圣上回驾，循路南征，俄忽之间，回首返顾。但见空山万仞，石壁千寻，草木不生，罕逢人迹。皇帝倍生惊异焉。遂向山稽首而言曰："朕知诸佛圣化也，国祚之所恃，苍生之所仰。愿朕早克京师，天下通流，必无留难。"言讫，循此数百步，南望汉江；仲春草青，俯临细水。目送归鸟，心怀汉宫。皇帝潸然不觉挥涕，百官扈从强笑含哭。从此南行，不过三五里，即入崆峒之谷，直下万寻。风水潺潺，似鸣琴之逸韵；云萝蓊郁，状仙洞之幽栖。石壁红崖，自然锦障；猿声鹤唳，过客伤心。于时三秦遗老，雪涕而望乘舆，行路咨嗟，相视而思汉德。赵魏之将，返旆而讨贼臣；恒冀诸侯，携手而归德化。三吴、三楚，稽首而捧纶言；三蜀、三秦，罄节而宣王命。驾次汉中，梁洋节度严震，草创朝廷，尽忠社稷，位兼中外，铨叙群材。行在肃然，远近忻慕。四方贡赋，如百川之奔东海也；南方士庶，如岐阳之辐辏焉。

上以伪号未翦，志复中原。尽礼接垂钓之宾，罄恩感拔山之将。皇帝曰："万方有罪，责在朕躬。今社稷不守，播在山谷，缅思七庙无主，八陵绝飨，莫不痛心疾首。今须择名将，拣良臣，授钺专征，谁可任者？"朝廷众议，以工部尚书浑公可充此役。乃择日斋戒，设坛场。皇帝先居正位，浑公北面而立。帝亲操钺，授公曰："上至于天，下至于泉，将军制之。勿以受命而重死，勿以怯退而丧躯。审候敌情，善观时变。务在全军济众，顺天除害。"公乃卜吉日，备军仪，凿凶门而出师。帝自推毂，乃辞而行。是日，军中不闻天子诏，但听将军令。介胄之士，愕然相谓曰："万国苍生之命，悬于将军矣！"

浑公身擐黄金甲，领步骑三万，从斜谷出师。李楚琳虽与朱泚通好，畏我奇谋，不敢出战。浑公自渭桥（缺一字）水之阳，引师东上，至武功县。会泚以步骑四千人，玉帛三千驮，自长安而来，欲往凤翔、泾原充三军结好，共拒天命，会公于武亭之川。泚卒素丰金革，先来挑战。浑公以士马远来，未（缺一字）遂，抽军于武功西陂下营，以挫其锐气。浑公先与羌军和好，使其游骑引之，取路于东原而入。浑公自将麾下，从西陂而进，合势蹙之，贼军大败，斩获殆尽，积尸填谷，白渠水咽而不流，骁卒四千一无遗脱。所获金帛，并充羌军赏给。礼而退之，公一无所取。然后引军入奉天城，移牒诸道。渭北、灵盐、邠宁、泾原、凤翔等诸道继至，中原克复，自此而始。《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邵伯有成，王心则宁。"又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其浑公之谓矣。

夏五月二十有八日，右仆射李公晟、金商节度尚可孤、同华节度骆元光、神策制将高秉哲、潼关大使御史大夫唐朝臣等，自东渭桥至终南山，百有余里，南北布兵。骑士行列，前后如鱼鳞焉。李公从苑东北角坏垣而入，泚不之觉。泚用张光晟为门下平章事，委以心膂。光晟势穷，因为内应。李公纵骑至于白华殿，泚方知官军大入，不敢枝梧，策马而遁。李公搜索宫苑，殄扫群凶，然后使之号令（此句疑），都人不知，军令肃如也。

浑公使河东节度兵马使王权，从中渭桥而入，公与李建徽、韩游环、戴休颜、张献甫等，西至茂陵，东至周市坡，夜半下营，迟明就路，逮乎日出，连骑齐驱。朱旗焰天，元甲鳞地，咸阳孤城，一鼓而下。

浑公使先锋游骑东入长安，然后大军继至，与李公同枭凶党。先锋至三桥，逢李公使者赍牒与浑公。令取北路追泚，浑公却入咸阳，与诸将计会。诸将皆云："李公使者言从东面收城，国家金帛宝贝，三军丰足。而我诸军，跋涉山川，侍卫乘舆；草创建朝廷，返旆破残贼。李公下长安，赖我武功之捷。李公不自追贼，移牒此军，是轻我也！且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见机不取，更欲何为？且李公士马，不过十五万。金帛既丰，必有骄伐之色；宫苑彩女，悉为仆妾。各自顾金帛，守妻子，谁为战者？今我此军，且有朔方、神策、幽陇，宿卫不下二十万，若卷旗而取之，如饿狼之逐跛兔，鹰隼之擒困雀也，骐骥之逐驽骀也。今若不取，后难图也。"浑公愕然而谓三军曰："将士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昔蔺相如驻军避廉颇，分路而行，车下之人请归稸养。相如问其故，对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相府避路廉颇，有不强之色。臣下无依，请归田里。'相如谓从者曰：'廉颇威武猛勇何如秦昭王？'曰：'不如也。'相如曰：'吾尚不惧秦昭王，岂难于廉颇耶？今诸侯不敢加兵于赵者，为吾与廉颇。若我与廉颇相得失，势不两全，诸侯乘危而进军，赵必危矣。吾是以避路，为赵国社稷，非难于廉颇也。'从者曰：'君子之智，非下臣所知也。'遂再拜受命。廉颇闻之，负荆请罪，为刎头之交。吾今亦然也，吾有保卫之功，亦神理之不昧。李公抗二凶之势，亦有莫大之功。今蔡人窃号于梁国，怀光不宾于晋府；圣主巡幸而未返，楚琳伺隙而进军（当有脱文）。怀光得志于蒲晋，希烈侵淫于河洛，齐魏抗兵于封境。即人臣道丧，圣主何安？根本未宁，枝叶何寄？吾是用勤王，志存社稷。上在奉天，功臣将士，优赏至高，足丰其用。公等父母妻子，并在长安。今若与驰逐，则白刃之下，孰辨贤良；黄尘之中，宁分贵贱？昆山纵火，玉石俱焚；霜飞上林，芳兰同陨。流血积尸之地，宁分父母之容；千军万马之中，孰察妻孥之状。公等血属岂不殆哉！今若戮力同心，共成王事，诛斩凶党，献捷王朝；子孙荣庆于前，恩光更流于后。岂不休哉！"三军将士曰："君子所幸，小人之不幸也。非臣下所知也，敬奉命。"引师西上。朱泚奔西戎，至宁州官屯。从者枭首，送于汉中。浑公拥节与诸将返旆迎驾，而归于国都也。孔子曰："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震代，守之以怯。"《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又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岂不然乎！

李公晟，电扫关中，欃枪已灭，风行草靡；车轨攸同。凶党伏诛，枝叶皆尽；逆人之迹，并令削除。天府神都，咸称万岁。李公军政郑云逵，时为行军司马，收长安为前驱焉。畜锐被坚，拔距摧敌。上知文武绝伦，深谋迈古，屡有诏旨，宠锡殊常。初收京师，充搜获宫殿、斩决解补皇城留后、洒扫禁卫如此等使，逾三旬焉。车驾归复京师，寻迁给事中、卫尉卿、兵部侍郎、度支副使。公文武上才，声名藉甚。执事不平之，令公朝堂谓诸执事曰："晟有渭桥之捷，并是郑云逵之功。今天下无为，方欲指陈得失。莫见皇帝还京，有乖雅意？"众俱芒然，惟称"不敢"。其见推功之切如此。张彧侍郎，令公之子婿也，见机之士也。请固守渭桥仓，转输诸军，粮储有继。秘略元勋，忠诚决命，赞令公义勇。参佐帏幄，大兴王师，扫清宫掖，可谓佐略之雄也。王贲侍郎，即令公之宅相也，志大气雄，酷似其舅。佐渭阳而主定大业，功冠乎时；统师旅而雄勇绝伦，忠义宏代。累受诏旨，谁曰不然，立事立功，是崇台鼎。可谓大丈夫处其厚而不处其薄矣！军帅孟日华，胆勇殊伦，谋猷罕匹，以战必胜，所谓兴王以守必全，所谓宁国七擒七纵。深知敌情，负戟前驱，当锋瓦解。帝嘉其诚节，宠锡殊常，寻拜工部尚书，渥恩屡至，可谓中兴之良将也！令公辅天地，正星辰，实此四公之力也。虽古用贤，不啻过也！

令公崇重刑法不贷。时伪门下平章事张光晟，恃内应之功，辞公先往迎驾，拟立功于众臣之上。李公知其奸诈，乃集三军而让之曰："君子蹈道以全身，小人反是以伺隙。吾闻忠不恶君，智不叛上，勇不逃死。光晟（当有脱文）且同谋不终其义，佐汉又非纯

臣。事迫势穷，返噬其主。晟方扫除妖孽，洗涤宫闱，四凶碎首于王阶，三苗屏除于天外。光晟返覆其君，乱我邦国，将付大戮以戒将来。岂可使首鼠竖子与我同天乎？"付都虞候赐之极刑。光晟临死而言曰："传语后人：第一莫作，第二莫休。"此乃贼臣之词，君子曰："神策秘算，岂昔智而今愚？俱为汉臣，何前忠而后乱？二心事主，豫让之不为；三思而行，季孙之善志。李公一清宫掖，德比伊、周；再殄凶渠，功超卫、霍。社稷立，宗庙安，命有记言（二字疑）之官。百司不紊。"表奏行在，诏命公自苑囿、畿甸、皇城、诸镇，各量功补授，其廊庙资格，制于行在。

工部尚书浑公自下咸阳，追捕逆党，与四镇节度迎驾于梁洋。大驾还京，威仪辇毂。前后部伍，兼四镇、六军，神策、威远，并浑公为总政，而归于长安也。《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又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浑公有焉。

皇帝发自南朝，来归凤阙；雨师洒润，风伯清尘。玉柱金绳，御路星布。金吾、六军，神策、四镇，三台、八座，九寺公卿，十二卫将军，省阁郎署，先驱后殿，旌旗蔽野，雅乐喧空，丽日披云，绿山被谷。驾次陈仓县，凤翔节度李楚琳与九县官吏、耆老等五千余人，拜舞于上前。上令中使宣劳官吏耆老等，楚琳一无所问，以其贰于我也。

初，楚琳与张镒腹心，见泚僭伪，遂贼杀镒而归泚。泚授楚琳凤翔节度。泚攻奉天，楚琳供应，及李怀光救援，军次泾阳，泚却守长安，楚琳势穷，遂进节奉天。帝不悦，命左右焚之，即欲（此缺一字）议。上以天步犹阻，含垢匿瑕，且为容忍，遂发使赐楚琳节，羁縻而取之。后怀光阻兵，帝幸梁洋，楚琳又与泚通耗，帝闻之，深不平。皇帝还京，楚琳从驾至长安，诏授右卫将军，表请出家。有诏"依请"。遂不得志，愁愤而卒。

上至咸阳县，李公以金商、同华、神策等军马，自丹凤桥至于便门六十余里，御路两旁，前后鱼贯；锦绣交错，朱紫相辉。铁马排空，霜戈曜日。工部尚书浑公、嗣郇王寓、京师都防城使侯仲庄、灵盐节度杜希全、渭北节度李建徽、驸马都尉郭暧、邠宁节度韩游环、羽林军使令孤建、金吾将军论惟明等五十余人，并是柳营上将，麟阁功臣，为前驱焉。

上发自咸阳县，都人士女，僧道耆老，兆庶迎驾于路。宝幢幡盖，金炉辇舆，排空塞野。驾至三桥，中书令李公与同华节度骆元光、金商节度尚可孤、潼关节度御史大夫唐朝臣、神策制将高秉哲等，奉迎于乘舆。李公见上，自扑于地号哭，良久气绝。上亦悲不自胜，诏令左右洒水救之，方得苏息。文武大臣，莫不掩面雪涕。李公含悲而奏曰："臣在朔方与河北叛将，锋刃交驰，将必清宇宙之沴气，洗乾坤之瑕垢。然后返旆归朝，致君尧舜。不期事在萧墙，祸生不意，泾原作难，朱泚乱常。大驾播迁，宗庙无主。此则国无谋臣，致有斯祸。"言讫哽咽，举身自扑，流血洒地。亿兆之众，莫不潸然。

孟秋月十有八日，皇帝再复神京。百姓衣冠，或号或泣，或喜或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暗夜之遇明灯，状婴儿之逢慈母。是知龙蟠虎踞之地，非蚯蚓之所居；麟穴凤巢之场，岂鸺鹠之所止。庆云腾而万方喜，丽日升而六合明。散宝玉以赏功臣，改秦科而用汉法。吴山楚岫，云雾廓清；碧海沧溟，波澜肃静。文无不尽，武无不甄。尧风流而四海和，舜雨行而万方泰。于是议封赏，礼山川，蒲轮结辙于幽岩，茅土分封于将相。皇帝巡狩，知稼穑之艰难；大驾亲征，悉军旅之劳苦。玉移荆岫，阴德潜通；桂馥幽林，芳香更远。

于是御正殿，率百僚，降鸿恩于大赦。率土大同，群生遂性。然后圣上坐紫极而问政，考青史以求贤。千官指日以献诚，万方重译而来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雷霆息怒，明煦妪而为心；日月所临，知圣德之光大。修神农之播植，垂尧舜之衣裳。凡在生人，孰不庆幸。方复责躬，克让庶绩。咸熙协和万邦，平章百姓。察璇玑而齐七政，调律吕以畅八风。疏山奠川，任土作贡；休征允集，惟德动天。《书》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时太极殿前紫荆树，直下数仞，偃盖盘旋，枝叶蔓延，傍荫百驷。群凶窃据，磨牙喷毒。物由人感，其树劲死。皇帝归复，荣茂如初。则知圣泽滂流，恩沾草木。时金吾将军论惟明上诗曰："豺狼暴宫阙，叛徒凌丹墀。花木久不芳，群凶亦自疑。既为皇帝枯，亦为皇帝滋。草木尚多感，报恩须及时。"皇帝披玩久之，龙颜大悦，令中官马钦溆宣旨劳尉，赐绢一百匹，杂彩二百段，金盘一。信宿，帝谓惟明曰："朕心即终南之不移，卿志如寒松之不变。不惟吾答卿勤王，别有茅土报卿志义。"寻除渭北观察，惟明受旨而色不畅。帝知之，谓惟明曰："卿家有讳，所以受卿此任也。"惟明受诏赴任，续有诏旨谓惟明曰："卿父成节，但讳'成'，不须讳'节'。寻加渭北节度兼观察处置等使。中使继踵，其宠遇如此。"

时洛阳定鼎，肃穆而禁苑生风；西汉秦宫，垂拱而神光满室。九州八表鼓腹而歌中兴，万姓千官接袂而沾圣化。方且大引时望，广树腹心。兰菊无遗，幽滞必举；远安迩肃，俗阜民康；分建诸侯，维城作镇。浑公殄怀光而镇河中，李公抚泾原而镇凤翔。然后知邦国有难，忠义挺生。则天欲祟武氏，狄公为死谏之臣；韦庶人构祸宫闱，刘幽求定策枭戮。安史继逆，汾阳王功济乾坤。建中之孽，功臣扫定妖沴，（当有脱文）而清帝室美矣哉！松筠之节，经寒霜而转秀；英雄之士，对白刃而弥坚。凌风守义，破胆膘腹；不吝平生，志伸主辱。故能使凶徒瓦解，不忘战将之功；丑类殄歼，足表濮皇（二字疑）之德。美矣，善矣，实社稷之臣也。

邺侯外传

[唐]李 繁撰 任士英整理

《邺侯外传》一卷。据说作者为李繁。其人少有才智，而无德行。曾任太常博士，弘文馆学士，任亳州刺史时，因事遭人污陷，被下狱赐死。《唐书》有小传。邺侯，是其父李泌爵号。李泌信奉道教，历仕唐之玄、肃、代、德四世，曾任宰相，有奇人之称。李繁入狱后，为恐其先人功业泯灭，从狱吏处求纸笔著其家传，今存《玉海》中。外传与此性质相同，也为述其父李泌事迹，《新唐书·李泌传》与《资治通鉴》中曾参考之，所记细节有夸大失实之处。有《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大观》、《古今说海》等丛书本，今据宛委山堂《说郛》本标点。

李泌，字长源，赵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师。父承休，唐吴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异僧僧伽从泗上来，见而奇之。且曰："此女后当归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当起家金紫，为帝王师。"及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寝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惟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顺。泌幼而聪敏，书一览能诵，六七岁，学属文。

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座，召三教讲论。泌姑子员俶，年九岁，阶求姑备儒服，夜升高座，词辩锋起，谈者皆屈。玄宗奇之，召入楼中，问姓名，乃曰："半千之孙，宜其若是。"因问外更有奇童如儿者乎，对曰："舅子顺年七岁，能赋，敏捷。"问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潜伺于门，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爰皆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迥殊仪状，真国器耳！"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咏方圆动静。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子。"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端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啖之。遂送申王院，两月方归，仍赐礼物及彩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少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乃国器也。"由是张九龄邀至宅，令其子均、垍相若师友，情义甚狎。张九龄、贺知章、张廷珪、韦虚心见皆倾心爱重。贺知章尝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张说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盖惜之，待其成器耳！"

当其为儿童时，身轻能于屏风上立，薰笼上行。道者云：十五岁必白日升天。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氏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氏之亲爱乃多贮蒜齑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之至，潜令人登屋，以巨杓飏浓蒜泼之，香乐遂散。自此更不复至。后二年，赋《长歌行》曰：

>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公，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遂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诗成，传写之者莫不称赏。张九龄见，独诫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泌泣谢之。尔后为文，不复自言。九龄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尝以直言规讽，九龄感之，遂呼为小友。九龄出荆州，邀至郡。经年，与游东都别业。遂游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真人羡门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危，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可登真脱屣耳。"自是多绝粒咽气，修黄光谷神之要。及归京师，宁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优异。常赋诗，必播于王公乐章。及丁父忧，绝食哀毁。服阕，复游嵩、华、终南，不顾名禄。

天宝十载，玄宗访召入内。献《明堂九鼎议》。应制作《皇唐圣祚文》，多讲《道德经》。肃宗为太子，敕与太子诸王为布衣之交。寻为杨国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诗》讽及时政，构而陷之。诏于蕲春安置。

天宝十二载，母周亡，归家。太子诸王皆使吊祭。寻禄山陷潼关，玄宗、肃宗分道巡狩。泌常窃赋诗，有兴复志。虢王巨为河洛节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山间。会肃宗手札至，虢王备车马送至灵武。肃宗延于卧内，动静顾问，规画大计，遂复两都。泌与上，寝则对榻，出则联镳。代宗时为广平王，领天下兵马元帅，诏授侍谋军国、天下兵马元帅府行军长史、判行军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圆、房琯自蜀至，册肃宗为皇帝，并赐泌手诏衣马枕被等。既立大功，而幸臣李辅国害其能，将不利之。因表乞游衡岳，优诏许之，给以三品禄替。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缘他径而出，为蒿叶所籍，略无所损。

初，肃宗之在灵武也，常忧诸将李、郭等皆已为三公宰相，崇重既极，虑收复后无以复为赏也。泌对曰："前代，爵以报功，官以任能。自尧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复后，若赏功，茅土不过二三百户、一小州，岂难制乎?"肃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要。为陛下帷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肃宗大笑。及南幸扶风，每顿，必令泌领元帅兵先发。清行宫，收管钥、奏报，然后肃宗至。

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寐。肃宗来入院，不令人惊之。登床，捧泌首置于膝，良久方觉。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复之功当在何时，可促赏之。"泌遽起谢恩，肃宗持之不许。因对曰："是行也，以臣观之，假九庙之灵，乘一人之感，当如郡名，必保定矣。"既达扶风，旬日而西域、河陇之师皆会，江淮庸调亦相继而至。肃宗大悦。

又，肃宗尝夜坐，召颖王等三弟同于地炉罽毯上，以泌多绝粒，肃宗每为自烧二梨以赐泌。时颖王恃恩固求，肃宗不与。曰："汝饱食肉，先生绝粒，何乃尔耶?"颖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肃宗亦不许。别命他果以赐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颖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钟粟，惟餐两颗梨。"既而，三王请成之。肃宗因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泌起谢，肃宗又不许。曰："汝之居山也，奉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内也，密谋筹运，动合玄机，社稷之兴也。"泌恩渥隆异，故元载、辅国之辈嫉之若仇。

代宗即位，累有颁赐，中使旁午于道，号天柱峰中岳先生，赐朝天玉简。无已，征入翰林。元载奏以朝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为江西观察判官。元载伏诛，追入京师。又为常衮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丰明二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称理。

兴元初，征赴行在，迁左散骑常侍。寻除陕府长史。先陕虢防御使陈许戍卒三千，自京师逃归，至陕州界，泌潜师险隘，尽破之。又开三门陆运一十八里，漕米无砥柱之患，大济京师。二年六月，就拜中书侍郎、平章待制、崇文馆大学士、修国史，封邺侯。时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长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连坐贬黜春宫数人，皇储危惧。泌周旋陈奏，德宗意乃解。颇有谠正之风。

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泌奏令有司上农书，献种稑之稹，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来相问，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泌旷达敏辩，好大言。自出入禁中，累为权臣所挤。恒山召对，以言论纵横，上悟圣主，以跻相位。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三朝之旧，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德宗闻之，尤加怆异。曰："先生自言，当历佐四圣而复脱屣也。斯言验矣。"

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意。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录。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又与明瓒禅师游，著《明心论》。尝于衡岳寺读书，余懒残所惊，曰"非凡人也。"听其中宵梵唱，响彻山林。泌颇知音，能辩休戚，谓："懒残经音，先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潜往谒焉。懒残命坐，发火出芋以啖之。谓泌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天宝八载在表兄郑叔则家，已绝粒多岁，身轻能行屏风上，引指使气，吹烛可灭。每导引，骨节皆珂然有声。时人谓之镶子骨。在郑家时，忽两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见身自顶踊出三二寸。傍有灵仙，挥手动日，如相勉励者。如是足将及顶，乃念烟火事未毕，复有庭闱之恋，愿申家事。于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仪状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妇人，礼服而跪，如帝王者责曰："情之未得，因欲令来，使劳灵仙之重。"跪者对曰："不然。且教伊迎天子。"于是遂寤。

后二岁，为玄宗所召。后常有隐者八人，容服甚异，来过郑家。数日，言仙法严备，事无不至。临去叹曰："俗缘意未尽，可惜心与骨耳!"泌求随去。曰："不可。姑与他为却宰相耳!"出门不复见。因作八公诗叙之。复有隐者，携一男六七岁来。过云有故须南行，旬月当回。缘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愿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瘗之。"既许，乃问男曰："不骄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药疗之，终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瘗庭中蔷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试发函视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锥画云："神真炼形年未足，

化为吾子功相续。丞相瘗之刻玄玉，仙路何长死何促。”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义和篇》以献肃宗。

泌到三四载，二圣登遐，代宗践祚。乃诏追至阙，舍于蓬莱延喜阁，出给事以上及方镇除降，代宗必令商量，军国大事亦皆泌参决。因语及建宁王灵武之功，请加赠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则世人不知，岂止赠太子也！”即敕于彭原迎丧，赠承天皇帝，葬齐陵，引至城门，奏以龙辅不动。代宗自蓬莱院谓曰：“吾弟是欲见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号，时人未知，可作一文，以传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发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文词可乎？”代宗曰：“可。”即于御前制之，词甚悽怆，代宗览之而泣，命中人驰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于是龙辅行疾如飞。都人睹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宁王倓有艰难定策之功，于代宗为弟，人或谮于肃宗，云有图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肃宗追思倓无罪，泌虑复及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为行第，故皇祖第四。长曰孝敬皇帝，监国而仁明，为武后所忌，而鸩之。次曰雍王贤，为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朝夕忧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词》，令乐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闻。歌之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然太子竟亦流废，终于黔州。建宁之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肃宗曰：“先生忠于社稷，忧朕家事，言皆为国龟鉴，岂可暂离朕耶！”

时玄宗有诰，只要剑南一道自奉，未议北回。泌请肃宗奉表请归东宫，次作《功臣表》，述马嵬、灵武之事，请上皇还京。初，肃宗表至，玄宗徘徊未决。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下诰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肃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诰还京，皆卿力也。”

又天宝末，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芦生。每言吉凶，无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窦门，颇甚嗟叹。庭芝请问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家啼泣，请问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黄中君，但见鬼谷子亦可无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饰，仍戒以浃旬求之。于是与昆弟群从奴仆群行求访遍于洛下。时泌有居于河清，因省亲友策蹇入洛，至中极遇京尹，避。所乘骡忽惊轶而走，径入尹之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车马罗列将出，忽见泌，皆惊愕而退。俄有人云：“今司窦员外宅所失骡，收在马厩，请客入座，主人当愿修谒。”泌不得已，就共厅。庭芝既出，降阶再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于妻子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遗殊厚。但云遭遇之辰，愿以一家奉托。时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于道。庭芝初与泌相值，葫芦生适在其家，云：“既遇斯人，无复忧矣！”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陕西。车驾出幸奉天，遂于贼庭归款，銮舆反正，德宗首令诛之。时泌自南岳征还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姻懿邪？以此论之，尤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故事间出，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传于陕问之，窦录奏其事。德宗曰：“言黄中君，盖指于朕邪！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泌曰：“先茔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

兴元四年二月，德宗谓泌曰：“朕即位以来，宰相皆须姑息，不得与其较量道理。自用卿以来，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于朕耳！”虽夷吾仲父傅说霖雨何以及兹。其军谋相业，载于国史。事迹终始，具《邺侯传》。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常侍言旨

[唐]柳　珵撰　陈尚君辑录

《常侍言旨》一卷，唐柳珵撰。珵，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史学家柳芳孙，福建观察使柳冕子。文宗大和间曾居洛阳。本书录其伯父柳登所谈，登官至右散骑常侍，书名缘此。原书久逸。《郡斋读书志》称全书六章，另附珵所撰《上清》、《刘幽求》二传。今传《绀珠集》卷五引有节文，商务本《说郛》卷五存一则，另《资治通鉴考异》、《永乐大典》所引，亦较可靠。此书自宋时起，部分内容已与《戎幕闲谈》相窜。宛委山堂本《说郛》较商务本多五则，皆系误收《国史补》内容。今参今人周勋初所考，重加辑录。《绀珠集》、《永乐大典》仅存残文者，以相对完整者附后。另《上清》、《刘幽求》二传，亦一并收录。伪文数则，亦附于卷末。

太上皇迁西内

玄宗为太上皇时，在兴善宫。属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往来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见我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绝其扈从部伍，不过老弱二三十人。及中道攒刃辉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跃马前进，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旧为家臣，不宜无理。"李辅国下马失辔。又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在否？"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鞘中，高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拢马，著靴行，与将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九仙媛、力士、玄礼皆呜咽流涕。翌日，竟为辅国所构，九仙媛于岭南安置，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续《柳史》第十六条，盖以避时忌，所以不书也。（《说郛》卷五）

张均弟兄

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均更与贼毁阿奴、三哥家事，虽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倘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垍，宜长流远恶处，张均宜弃市，阿奴更不要苦救这贼也。"肃宗掩泣奉诏。（《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五）

刘幽求

小子谋餐而已（此上有脱文），此人岂享富贵者乎？"幽求闻之，拂衣而出。卢令遽下阶捉幽求衣伸谢之。幽求竟去。卢回，谓诸郎官曰："轻笑刘生，祸从此始。"卢令竟为宗、纪所排，左迁金州司马。六月，中宗晏驾。十五日酺酒间，裴漼卧于私第，幽求忽来诣漼，直入卧内，戴撷耳帽子，著白襕衫，底著短绯白衫，执漼手曰："裴三！死生一决。"言旋而去。漼大惊，不测其故，谓其妻曰："仆竟坐与（此下有脱文）非笑此子，恐祸在须臾。"明日（时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率慰少帝。是日，月华门至辰巳后方开，传声曰："斩决使刘相公出。"衣黄金甲，佩櫜鞭，统万骑，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纪及前时邪党轻笑者，咸受戮于朝。又唤兵部员外郎裴漼，漼股栗而前。幽求曰："相识否？"漼答曰："不识。"刘曰："幽求与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书上任。"其夜凡制诰百余首，皆幽求作也。自为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刘幽求忠贞贯日，义勇横秋，首建雄谋，果成大业，可中书舍人，参知机务。赐甲第一区，金银器皿十床，细婢十人，马百匹，锦彩千段，仍给铁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马卢齐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载柳冲常侍所著《姓系》刘氏卷中。（《唐语

林》卷三)

上　清

贞元壬申春三月，相国窦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间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启事。郎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公亟不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公曰："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吾祸将至。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汝在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宫婢。圣君若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公下阶，大呼曰："树上君子，应是陆贽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缞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心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次今且辍赠，可乎？"缞者拜谢。窦公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赍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窦公依其请。命仆，使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窦公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郴州别驾。会宣武节度使刘士宁通好于郴州，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征。"流窦于欢州，没入家资。一簪不著身，竟未达流所，诏自尽。上清果隶名掖庭。后数年，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曰："宫掖间人数不少。汝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对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扫洒。及窦某家破，幸得填宫。既侍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某罪不止养侠刺，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窦某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盐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郴州所送纳官银物，皆是恩赐。当部录日，妾在郴州，亲见州县希陆贽意旨刮去。所进银器，上刻作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伏乞下验之。"于是宣索窦某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蓄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悉是陆贽陷害，使人为之。"德宗怒陆贽曰："这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衫着。又常唤伊作陆九。我任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枉杀却他。及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乃下诏雪窦参。时裴延龄探知陆贽恩衰，得恣行媒孽。贽竟受谴不回。后上清特敕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世以陆贽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世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资治通鉴考异》卷一九)

颜鲁公

蔡帅陈仙奇奉鲁公丧归京师，犹子颜岘启棺，瞋目如生，两手拳握，十指掐掌，爪出手背，肌体完全，悉无败坏。时隐士唐若山闻言曰："道流中以形全为上，气全次之。颜公能全其形，此后三、二十年，纵藏于铁石中，必能擘裂飞腾而去，被羽衣裘于山门间，所谓地仙也。(《永乐大典》卷七七五六)

颜鲁公尝得方士名药服之，虽老，气力壮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临行，告人曰："吾之死，固为贼所杀必矣。且元载所得药方，亦与吾同，但载贪甚，等是死，而载不如吾，吾得死于忠耶？"于是命取席固圜其身，挺立一跃而出；又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又手按床东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异日幸得归骨来秦，吾侄女为裴郾妻者(郾，即鲁公之亲表侄)，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剪彩者，颇善承事；是时汝必与二人同启吾棺，知有异于常人之死尔！如穆护(穆护即鲁公男硕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难言至此。"至蔡州，责希烈反逆无状。竟不敢以面目相见，亦不敢以兵刃相恐，潜命献食者馈空器而已。翌日，贼令官翌来缢之。鲁公曰："老夫受箓及服药，皆有所得。若断吭，道家所忌。今赠使人一黄金带。吾死之后，但割吾他支节为吾吭血以绐之，死无所恨。"且曰："使人悟慧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贼，何所图也？"官翌从其言。至明年，希烈死，蔡帅陈仙奇奉鲁公丧归京。犹子颜岘实从柳常侍与裴氏女及剪彩同迎丧于镇国仁寺。咸遵遗旨，启棺如生。柳制鲁公挽歌词曰："杀身终不恨，归丧遂如生。"(《唐语林》卷六)

客土无气

泓师与张说卜宅，戒勿动西北土，以损旺气。后见气索，果掘三坑。说欲填之，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也。"(《绀珠集》卷五)

张说置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永巷者。浮屠泓戒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说曰："此宅气候忽然索寞，其必有取土于西北隅者。"与说并视，果有取土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令公富贵，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诸郎君，皆不得天年。"说惧，将平之。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欲填之，犹人有疮痏，补之他肉，无益也。"说子均、垍皆为禄山委任，克复后，均赐死，垍长流。(见《唐人说荟》本)

颜郎衫色如此

真卿问范氏尼："吾得五品否?"尼指坐上紫丝布云："颜郎衫色如此。"(《绀珠集》卷五)

天宝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颜鲁公妻党之

亲也。鲁公尉醴泉日，诣范问曰："某欲就制科试，乞师姨一言。"范尼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朝拜，但半月内慎勿与国外人争竞，恐有谴谪。"鲁公曰："官阶尽五品，身著绯衫，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其望满矣。"范尼指座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皆称是。过七十，已后不须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日大酺。鲁公制科高第，授长安尉，迁监察御史。因押班，责武班中喧哗者，命小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壁城功，泣诉明皇，坐鲁公轻侮功臣，贬蒲州掾。及鲁公为太子太师，使蔡，叹曰："范师之言，吾命悬于贼庭必矣！"（《唐语林》卷六）

伪文附存

杨妃好荔枝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热，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也。

安禄山心动

安禄山恩宠寖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

玄宗思张公

玄宗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赉货帛，以恤其家。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

玄宗幸长安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班旅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脚疾，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刈获，则独可蠲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说，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

李唐讽肃宗

肃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对山人李唐于便殿，顾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应思见陛下。"肃宗涕泣。是时张氏已盛，不由已矣。（以上宛委山堂《说郛》卷四九）

新城录

[唐]沈亚之撰　任士英整理

《新城录》一卷。作者沈亚之，字下贤，唐宪宗元和十年（八一五）进士，吴兴人氏，后家长安，曾任地方官。有《沈下贤集》十二卷传世。《新城录》生动地记录了唐朝名将裴度、李愬在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叛时，在寿春之南霍丘万胜冈筑城御敌与平叛的经过。系作者客于寿春时亲闻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说郛》（宛委山堂本）弓五二著录其文，今据以标点整理。

元和九年，蔡之帅死。其子元济以其土叛逸，掠陈、汝之间。冬，纵兵临寿春，屠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骇，民人卷席而居。上闻之怒，谪其守。明年春，诏执金吾李将军驰传出守之。既至，收其壤平，聚寿春城，使人劳井间。而市货耕桑之业始复，民人莫知复为战矣。

八月乙巳，乃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拆而西四十里，营于万胜冈，筑新城。初，将军度曰："吾士卒萍合之众也，易散而难役。吾以筑垒令之，必苦难，使寇闻之，必袭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诸将谓曰："吾且日望气，其状有寇，谨备之。"令诸军分营连居，环回之间，十有余里。各视营之所向，宜为数堵之垣，以御暴矢耳。诸将素奇将军言，归而亟晓其卒，故所争立就。将军与监军使出，周视之，以武宁大称筑者之能，劳以酒帛，语宠其将。因曰："既已幸周缭之善，其他将耻其功之不类，乃复兴。"即日而垣周。将军、监军使出，具牛酒为劳，因士卒之乐，又令曰："山泽之地，□□□□，今时方秋，浸潦用事，谓众之功难为也。顾□其今日而周，明日而坏，吾为诸君惜之。诚能致其厚，则土藏气色，脉力相辅，虽霖潦不为患矣。"筑者皆悦，复争为厚。及竟，将军、监军使出视之，复劳曰："嗟乎！诸君之能，众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为其垣，今则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数仞，其饰之寇虽蚩尤，宁敢犯我乎？"遂归。诸将相谓曰："乃者，将军之词得无意其高耶？吾党亦丑其卑矣！"复增其筑，于是新城遂具。

明日，果寇来，望见皆愕然。因至新城，傍具张喉，高言指城上曰："为我曹敬谢将军。"讫，辞而去。诸将尽伏。寇亦以王览、董重质营其侧拒之。十一月戊辰，将军将卒万余，西渡涧渠上史蔟冈与贼阵。自平明至日中，进退相延不得合。及日侧，将军乃谋曰："彼必乘暮，伺吾还兵，击我必矣。"于是，引兵急切履寇，进退数里，乃以精兵分伏其两隅，复自进退，间拔其羸老先复。令军中曰："皆坐贼之后。"见官帜有引渡者，以为兵怠，俱还，遂大呼疾驰东下。于是伏兵皆奋断其后，贼大溃。杀伤千余，生得数十人，官卒死者亦数百人。日暮时，亮为先锋将，使百骑游击左右。独五人环驰如轂，至贼麾下，斩其将王览，继辔转间而归。

十一年夏，高霞寓败于随、唐。既谪，尽发其卒属陈。秋，捕得寇兵，尽罢南境之备，俱东备矣。九月，使偏将军李曜领步卒数百人从险道夜行，衔枚入寇境，西过九女原百余里，屠其堡众三十余垒。又使义营诸将西北境安阳山，破其土附屯戍之众数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万户，得其将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为将军怠于战，或发其语，而客亦有来诘于将军曰："始天下高将军之义，以将军兵临三州之寇，谓一举而取，何为久不称其获与？"将军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锄深根者，必利其锸。乃吾之部，多吴楚耕贩之人，习于沮泽之上，彼鱼鸟之性，其生也，恇恇如偷见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抚掌而骇之，即争为溃矣。而寇亦素惧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驱是于畝谷之间，与寇决斗，譬由畜彘之御穷狼，宁有所抗！盖居之严城以固其息，令日暮从壁上望见寇骑号呼奔突之状，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风云胜败之语，以壮所恃，如目熟而□□□可用，吾伺其利而击之？期于必胜，此名□□也。"

十一年冬，诏书促战。十月乙未，上遣中贵人来□视将军。于是图其阵于帐中，令诸将各识其序，且□击鼓，教士卒为分合圆方之势，备画所用。将军出客，有难之者："自建中于今，淮西三□其间矣。虽

蒙赦令，然未尝斯须忘战，故介兵。人传其兵，父训之子，兄教之弟，非战事不语。是寇以将军名闻天下，故不敢犯。自将军西出疆，屯兵于万胜城，以控其要，濠水而东，连次江淮之间，郡邑之人耕桑自力，展转相属，曾不为寇虞，此将军之功也。以强计杀诚招其转祸之人，继来如绳，此将军之用也。今将军不以此为百全之基，驱貊越之人，身自蒙坚，而与必死之寇决命，顷刻即万有一不如将军之指，东土之固，将安仰哉！”对曰：“此吾以熟于计，久矣！然吾昔尝仕于河塞，十有余年，若偻之忘伸也。前行始入觐，不意蒙宠于过，误使率师振旅，吾之力唯其所屈已死，效犬马随羁而引者也，羁之使驰，则为之驰；羁缓则步。安有择途陆而避偃蹶哉！如有从之不前，衔之不止，徒见挞贱之弃□□□颈踠足以待御，且圣上旦暮待绩于吾，中贵人至兵吾蒙羁之日也，何敢自引□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过四十刻，引兵而渡上史蔟，收之，下属贼垒分练皆察，及日中大风从西起，拆幡回炽。将军谓中贵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愿屯兵堡史蔟以伺之。”中贵人曰：“某受命视公战，不视公守。”将军不得已，乃阵。中军为前武宁军，次之左右辅，皆亲兵。战凡十合，会庐宣之军居间闻战声，自惊溃失次，且遁，是贼军方苦。中军武宁之杀伤几欲引去，及闻庐宣之军惊溃，即分精兵数百，劲突所溃以击之。而将军复与中军武宁深逐贼而行数十里，因与庐宣之军相弃。庐宣之军先遁去，卒无所伤。至暮，中军力斗，遂死其将曹惟直、张忠信、杨浑等及卒死者数百人，武宁死者亦数百人。还军，新城虽无功者，亦劳之。以故士卒无战苦畏叛之患。时亚之客寿春，得详其语而书之，以备史听。

牛羊日历

[唐]刘　轲撰　任士英整理

又作《牛杨日历》。一卷。作者刘轲，字希仁，江苏沛县人。曾出家为僧。唐宪宗元和末举进士第，后为宏文馆学士，侍御史，洛州刺史等。有文一卷存世。本书之“牛”指牛僧孺，“羊”指杨虞卿、杨汉公兄弟，这是在唐朝牛李党争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作品，对牛、杨诸人大加攻讦，述其劣迹、诡诈等。有《藕香零拾》丛书本及《粤雅堂丛书》、《十万卷楼丛书》本存。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贬京兆尹杨虞卿为虔州司马。虞卿字师皋，祭酒宁之子。弟，汉公。兄弟元和中并登进士第。二十年来，上挠宰政，下干有司。若党附者，朝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输金袖璧，可以不读书为名儒，不识字为博学、传业。乃白居易《六帖》以为“不语先生。”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后，精气方壮，遽能结客交游，识时知变，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床，使名誉若转丸走坂，又何必如老书生辈，矻矻于笔砚间，暗记六经，思溺诗赋，发白齿落，曾不沾寸禄，而饥穷不暇？如此，岂在读书业文乎?”由是，轻薄奔走，以关节紧慢为甲乙，而三史六经曾不一面。风俗颓靡，波及举子，分镳竞路，争趋要害，故有东甲、西甲之说。主司束手，公道尽矣！其或遇文儒之士，则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约束，自知不以文学进取，有敢出书论文者，罚之无赦。常嫉不附已者，令其党赤舌而攻之。辇下谓三杨为“通天狐”。三十余年为朝廷之阴蠹。

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闵，可处州长史，驰驿前去。宗闵字损之，故宗正卿朔之子。与牛僧孺更相和，抽擢私昵，广纳货财，幸门大启，而公道丧矣。僧孺外唯简嘿，内多诡诈，甚窃当时之誉。辛秘为考官，时以女妻之。有应科目人杨承和，当秘为考官时与登科第，中书覆落。承和甚感秘恩。一日乃为内官以至朱紫，秘不之知。元和中，秘为礼官，习礼于宣政殿。方与承和相见，且曰：“座主记得门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婿仰累。”承和且言于帝，呼为牛郎。乃磬室相结。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杨与承和结识。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预焉。洎承和掌枢密，僧孺不数年登台座。李逢吉恶其为人，常视之，咸呼为“丑座”，或为“太牢”。僧孺乃与虞卿兄弟驱驾轻薄，毁短逢吉。又恶裴度之功，曾进《曹马传》以谋陷害。虞卿又结李宗闵。宗闵之门人尽驱之牛门。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潜被疮痛，遭之者谓之“阴毒伤寒”。故京师语曰：“太牢笔，少牢口，南北东西何处走!”（太牢僧孺，少牢虞卿）又曰：“门生故吏，不牛则李。”又曰：“丑侯眬眬（汝江切），多用牛装。”（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闵之门生。故谓之牛装）及宗闵为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闵门生，虽卑亢，不周岁皆至大僚。自云“内有奥主。”（谓承和也）凡在朋党，四十余人。僧孺新昌里第与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谓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裴度大和中再在中书，荐引宗闵，宗闵既得志，长谮度。度谓人曰：“养虾蟆，得水病报。”其附下罔上如此。

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杨汉公为舒州刺史。宝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勋荫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内宠。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伦绿珠，未臻于此。及愿年老，真珠转名著，乃谋于亲友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宝，曾不上闻，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状其妍艳，希一表以进，吾死无恨矣!”其所亲乃求表于汉公。汉公辞不能文，乃告于虞卿。虞卿欲自图之，曰：“须一见，俾容态志在一目，然后可以操文。”愿从之。虞卿一见此姬，恍□□□，终不可得。乃语于僧孺，僧孺方持国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闻!”虞卿曰：“愿意已决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计取之，万万得也。”乃荐汉公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汉公乃往见愿曰：“窃闻司空欲贡一妓，诚有之乎?”愿曰：“然。”汉公曰：“窃为司空危之。”愿惊曰：“何至危也?”汉

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后宫如西子者数千，司空方更一真珠投之，何异掷一米于太仓乎？若真珠承宠上意，势倾六宫，必责司空久自宠怜，历年不进之故！退思之，乃为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汉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祸人。真珠进与不进，恐终与司空为祸。然向外窃知司空欲进此妓久矣，一旦罢之，人必谓司空惑溺而未能舍也。为司空计，不若别与一人。"愿曰："谁可与也？"汉公曰："牛相访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过求大镇，冀欲回天心。不若将与牛相，牛相得妓，司空得镇，不亦可乎？"愿乃甚悦。乃以真珠归于僧孺。汉公遂为狎客，以真珠为赏心之具。虽公卿候谒，四方有急，切要一见，而终不可得。故京师号虞卿为"宰相牙郎"，盖由此也。

穆宗不愈，宰臣议立敬宗为皇太子。时牛僧孺独怀异图，欲立诸子。僧孺乃昌言于朝曰："梁守谦、王守澄将不利于上。"又使杨虞卿、汉公辈宣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谋废立。"又令其徒于街衢门墙上施榜，每于穆宗行幸处路傍，或苑内草间削白而书之，冀谋大乱，其凶险如此。太牢既交恶党，潜豫奸谋。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荐，不三二年位兼将相。宪宗仙驾至灞上，以从官召知制诰。当时宰臣未尽兼职，而独综集贤史馆。两司出镇，未尽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节十五年，由太牢而加节焉。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作《周秦行纪》呼德宗为"沈婆儿"，谓睿真皇太后为"沈婆"，此乃无君甚矣！

李相国论事集

[唐]李　绛撰　朱　刚整理

《李相国论事集》六卷，唐宪宗时宰相李绛之谏录，为其甥夏侯孜所编，有大中五年（八五一）史官蒋偕序。李绛字深之，陇西人，以进士及第，历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而入相，多年参与议政，有敢谏之名，故本书内容多及当时朝政，可补史乘之阙。但编书之时，牛、李党争方剧，此书盖持牛党立场。《四库全书》、《畿辅丛书》、《指海》皆有其本，《指海》本经钱熙祚校正，今取为底本，其跋语叙版本较详，可参考。

序

公元和二年四月，以监察御史选充翰林学士。未几，改主客员外郎，依前充学士。逾年，转司勋员外郎。年来改本司郎中，依前充学士。自始直内署，周旋凡五年，不独以文章号令为应职，意欲极直谏之道，开天子之耳目，致生人于仁寿，以为己任。是时因抗言论事，面命授中书舍人，赐之金紫。时宪宗固以为南司，大用矣。不逾年，自户部侍郎遂平大政。其后二十年间，崇践中外，卒以刚鲠，致奸凶之大祸。大中初，有诏史官差第元和间相臣五人、将臣五人，将命图形以补凌烟二十四人之次，有司即以公之名迹列在选中，及上奏，独公之名留中不报。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两汉王嘉、李固，至西晋张华，如国朝褚河南、裴河东之类，刚毅不回，有类公之遗烈。于公之生，（此下似有脱文）今中执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有直臣风概，读之令人激起忠义。始自内庭，迄于罢相，次成七篇，著之东观，目为《李相公论事集》。下以楷模于后代，上以显元和圣后纳谏之德。升平之运，可惜其致云尔。大中五年辛未岁冬十月，史臣蒋偕序。

卷　一

论李锜财产请代浙西百姓租税状

元和二年，浙西擒李锜伏法，准旧例，籍其家财产业送上都。翰林学士裴洎、李绛等上言曰：

李锜凶狡叛戾，僭侈诛求，刻剥六州之人，积成一道之苦。陛下哀悯无告，为之吊伐，变愁怨之气，为发生之和，歌舞圣时，负戴恩德。其李锜家所积钱帛，皆敛于人，或有酷法冤滥之徒，毙其身，取其货，或有枉法征剥之吏，加其罪，纳其财，前后事状，布闻远迩。圣恩本以叛乱诛讨，苏息一方，今辇运钱帛，播闻四海，非所谓式遏乱略，惠绥穷困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诏，降雨露之泽，将逆人财物，并以赐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赋，则万姓欣戴，四海歌咏。

上览状嘉叹，久而从之。

论请驿递赦书状

元和三年三月，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知枢密中使刘光奇，党比同类，奏："准旧例，散差中使，走马往诸道送赦书，所贵疾速。"意欲庇假其类，使至诸道，受纳财赂，俟其至也，自获其半。翰林学士裴洎、李绛等奏曰：

陛下自临御海内，事推至当，易去烦苛。今复以赦书散差，敕使尚送，是求方镇财物，盖非陛下意旨。请付度支盐铁，急递发遣，既得疾速简便，又无求取劳扰。

上依绛等所奏。光奇又奏曰："旧例如此，难便改易。"上曰："旧例若是，即须恭守，若不是，即须改移，岂可循旧弊耶？宜依裴洎、李绛所奏。"自此众情必知虑事□可以理夺，真致治之英主也。故言时事，称贞观、开元、元和之政焉。

请立皇太子状

元和三年，学士李绛上言曰：

古先哲王，以天下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独理，四海不可以无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设百官以分职，然后人心大定，宗社永宁，有国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矣，而储闱未立，典策不行。是开窥觎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谓承宗庙、重社稷也。且汉魏故事，国朝旧制，悬诸日月，著为宪章。伏望陛下抑㧑谦之小节，行至公之大典，用兴储副，永固邦家。则主鬯承祧，必光于万代，问安侍膳，道播于百王。

上曰："朕以菲薄，获守社稷，而虔恳未通于天地，孝诚未达于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先及于子孙，朕甚恧焉。然以卿忠诚，累有陈请，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经典宪章，事重礼崇，瞿然增惕，宜依所请。"遂下制司，择日备礼册命，即惠昭太子也。

谢宣慰状

今日奉宣圣旨，以立皇太子制下，特赐宣示臣者。祇奉诏命，欢抃失容。伏以时属升平，运逢交泰，陛下思固大本，以承鸿休，爰命元良，式昭茂典。无疆之祚惟永，至德之光日宣，亿兆生灵，鼓舞欣戴。臣猥惟浅陋，获奉轩墀，特降眷慈，俯赐宣示，以荣为荷，倍百常情。

论安国寺不合立圣德碑状

元和四年，盛修饰安国寺。左军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令僧惟应等连状奏请立圣德碑。承璀恩泽无二，言无不行，遂先立碑，石大小高下一准华阴岳碑。及堂构克成，承璀奏请学士撰碑文，且曰："臣以排比一万贯钱，充送撰文学士。"有进旨："令学士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李绛撰。"于是绛与诸学士议：以自古圣帝明王，无圣德碑，岂德不追欤？盖以谓不宜刊勒，且示圣德有区限也。及同状上论，其旨曰：

陛下布维新之政，剗积习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历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广，彰满假之渐，招矜炫之讥耶？大《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化成天下，高视百王。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又安以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亏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无立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罘、峄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于此哉？陛下嗣高祖、太宗之基，举贞观、开元之政，思治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德？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碑，与前事颇乖，可否相违，是非殊异。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中，即叙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非正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伏乞圣慈，特令寝罢。臣等职忝近密，理合献陈，庶申葵藿之诚，冀增海岳之大。谨奏。

其日晚，奉宣进旨："览所陈，深叹忠鲠，已依所奏，不令造立，其碑楼遣令拽倒讫，想宜知悉。"敕使宣了，学士相视，不准拟一状便行。寻问敕使如何拽倒，曰："圣人览状时，承璀正在旁立。上处分令拽倒，承璀云：'碑楼功积大，卒拽不倒，款缓令拆。'意欲延引，候便再论。上厉声曰：'多著牛拽。'乃不敢言。遂以百牛拽倒。某见定当了，奏闻，便令宣与学士。"

上问德贤兴化事对

上尝御浴堂北廊，从容言曰："朕闲览前史，见兴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尝不加兴叹，想其风彩。洎我贞观、开元之化，备在青史，垂于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几仰承祖宗之道，追踪古昔之风，将钓拔俗之士，致济代之才，举兹凋瘵，纳诸仁寿，边境靡烽燧之警，郡县无愁怨之音，礼义兴行，盗贼屏息，无忝谥号，不为宗庙之羞，何行而可以致是也？"学士李绛对曰：

陛下兴圣怀，发德音，追帝皇之高风，绍祖宗之丕烈，思延钓筑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获承圣言而祇应清问也。臣闻圣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发于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昔周成王泣启金縢，皇天为之反风；宋景公诚发德言，妖星为之退舍。天人相应，今古同时。《记》曰："川泽通气，山川出云，嗜欲将至，有开必先。"言圣灵相通，有感而应也。今陛下以上圣之资，抚易化之运，积励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济时之贤，感于诚怀，劳于梦想，言出于口，行加于人。神祇将必效灵，才彦固当接武，岂惟殷宗求于傅说，周文获于渭滨。愿言必从，志诚斯感，惟圣人为能之。

抑臣又闻，政必观其实不观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诚，从陛下之化，自非圣躬行之，以导其下，则无繇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声鸣而响不答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礼，而待拔俗之贤，以九品之禄，而望超代之器，是犹垂蜗蚓之饵，以钓吞舟之鳞，设弓弋之缴，以罗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养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礼士而邹衍、乐毅至，故以身先之，以诚致之，未有不应者也。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贵德，亲信端士，远弃邪佞，尽忠进直者奖之，希合从谀者斥之。与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参其事；与贤士游，观而礼之，不令不肖者构其隙。唯义所比，不论亲疏，唯仁是行，不论贵贱。去冗官无益于时者，则禄及才能矣；出宫女之希御幸者，则时无怨旷矣；简繁数之仪，则礼得其节矣；除靡慢之奏，则乐得其和矣；将帅廉，则士卒勇矣；官师公，则治化洽矣；法令行，

则下不违矣；教化笃，则俗必迁矣。如此，则圣问周达，德声遐宣，可使金石孚变，鸟兽率舞，而况于人乎？则必贤哲慕义，英彦赴响，伊尹必负鼎而来，吕望必投钓而起，由余必弃戎而委质，宁戚必舍牛而效用。三杰成功于高祖，四七展才于光武，龙吟则山云起，虎啸则谷风生，自然之应也。然后陛下坐明堂，朝群后，兴教化，作礼乐，正风俗，厚人伦，远比尧舜兴崇，近与祖宗合德，时臻至理，代称中兴，则向者圣念所思，睿心企及，何远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尔，若言之不至，无至也，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

上曰："美哉斯言！朕当书之于绅。"因有进止。检自古明君贤臣、乱君邪臣事迹，造屏风焉。

造屏风事

元和四年，敕学士，令"检自古明君贤臣、乱君佞臣事迹，作屏风三合，其图画美恶，题写其事。朕施于便殿，坐卧观阅，用为鉴诫，以自省察。"学士李绛、崔群、钱徽、韦宏景、白居易等，检讨事迹，如文王得吕望以兴，齐桓公任管仲以霸，齐宣王诛阿大夫，京房对汉元帝，周幽王嬖褒姒以为身祸，秦二世惑赵高以亡天下，陈后主方事弋猎，遂以亡国，朱异劝梁武帝纳侯景，台城遂陷，如此之类，都五十余事，造屏风三合。具列其事进入，并以状称贺。上大悦，乃令中使将出中书，以示宰臣。百僚上章贺。即日张于便殿，朝士省阅，顾左右中人，指示曰："汝等大须作意，不得有如此之事。"

进历代君臣事迹五十余状

元和四年奏：

臣等先奉进止，令检寻历代至国朝已来，圣帝明皇，忠臣义士，君臣合体，事迹可观者，检五十条进呈，欲于御坐置屏风观览者。伏以自古圣王，皆忧勤庶政，未尝不取鉴于前代，致理于当时。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政要》，置在坐侧，常自省阅，书于国史，著为不刊。今陛下以天纵圣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纳直言，犹更参验古今，鉴试美恶，朝夕观览，取则而行，诚烈祖之用心，必致贞观之盛理。臣等谨依撰录，都五十条，贤愚成败，勒为两卷，随状进上。其《群书政要》，是太宗亲览之书，其中事迹周备。伏望德政日新，成不讳之朝，致无为之化。

批答宰相等贺忠谏屏风

朕以负荷至大，惕厉每深，常所忧勤，岂敢暇逸？虽卿等竭忠献替，启臣之救既多；而朕亦追想圣明，谏诤之规是濶。所以列其事迹，文以丹青，嘉乎匪躬，凛然在目。庶以发挥寡昧，辨察正邪，置之坐隅，所期于外奖示诸卿等，但表于中怀，咏之清风，企以从政，岂惟斯美，得在前人？卿等道极致君，才周济物，弼违义激于金石，成务功格于神祇，事合公忠，言形将顺。周省陈叙，诚览诚明。所贺知悉。

论裴均进银器状

元和二年春德音：天下方镇因缘进献，哀刻百姓，赋敛烦重，外以进奉为名，内以货财为事，遂有痛哀之诏，断方镇非时进奉。其夏季，襄阳节度使裴均，素交给内官，恃其援助，遂进银盆之类万余两，宪宗因事繁，误纳于内，学士李绛等论奏云：

陛下圣明之德，超迈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万世之愁苦，念杼轴之积弊，知奸臣之徇私，外以进入为名，内以贿遗为计，厚敛于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鸿恩，大拯颓俗，罢方镇不时之贡，禁天下无艺之费，苏息下民，革除宿敝。颁宣之日，遐迩毕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更相谓曰："不图今日，复睹圣时。"利泽布于四海，德施周于万类，家吟户咏，气舒目明。才及数月，今自废罢，受纳裴均所进银器。天下之人，皆谓诏书不信，必谓陛下以财货为先此人，非益于圣德也。且裴均行不繇道，奸以事君，固违制书，敢进银器，此是试陛下之意，若不容纳，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则须恭守典宪，遵朝廷，若为受领，则知圣怀必可以财动，因此厚敛于下，此不忠不诚之大罪也。倘陛下以裴均位当藩镇，官极崇显，未能行法，以惩奸人，伏望以制书令度支收纳，即不违敕文，又免入内库，无亏圣政，以示外方。

上览疏惊曰："我事繁，都不记得，许令受纳，是我误也。所进是赦书未到前发来，裴均特赦其过。依卿所奏，便送纳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领银器于中书。宣示宰臣，云："裴均违敕，进此银器，缘其赦书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过，并令送纳度支，所宜知悉。"宰臣惊悦，进状称贺，中外皆喜上之从谏求理焉。

卷　二

学士谢状

臣绛等今日伏蒙圣恩召对，特赐延纳，过有奖谕。又奉宣圣旨："卿守职尽忠，常如今日，朕何忧天下不理？"又复见襄阳进奉，出付所司，安国寺铸圣容处又罢临幸者。亲奉德音，旋蒙宣谕，目睹盛事，心感皇明，喜戴交并，抃舞失次。伏以陛下忧勤庶政，推以至公，容纳直言，事惟求当；臣等恭守职分，自合罄竭愚衷。岂望天眷绸缪，特加奖谕，感恩激切，倍百常情。至于慎守德音，出外方之献，严重清跸，罢近寺之游，此皆发自宸衷，卓然光大，足以动四方之听，感万国之心。臣等职在禁闱，时逢昌运，以欣以忭，意不能宣。

论柳公绰事

御史中丞柳公绰与宰臣不协，为所阴中。宪宗因对学士李绛，忽云："柳公绰逐突台中，公事不理。我与一远郡刺史，以励后人，何如？"绛遂奏曰："自柳公绰为中丞，公议皆云称职。性素强直，不依附于人。众传掌权之人有忌者，辄欲去之。望圣意审详根繇。"

上大悦曰："诚如此，且任之。如有阙败，去之如何？"

论裴武事

京兆少尹裴武，衔命使镇州，令谕王承宗割德、棣两州归朝廷，武飞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承宗所署德州刺史薛昌朝为德棣节度，令中使赍旌节授之。而魏博田季安得飞报，先知之，遽报承宗，言昌朝与朝廷通，遂星夜追昌朝德棣州节度。及旌节至魏州，又为季安留连，得为宴乐，停七八日，而昌朝寻已追到镇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使回，事宜与先上表参差，并有人潛伤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迟明方见。

宪宗大怒，乃召学士李绛，因顾问，奏对毕，上颜色甚震怒，曰："裴武罔我，苟求脱于贼中，上言不实，令我制除薛昌朝，今果不受，又使回未见，先宿裴洎宅。须左除岭南远处。"绛因奏言：

裴武甚谙练时事，往陷在河中李怀光贼中，事迹可称，今所衔命，不合绝有乖错。大抵贼多变诈，难得实情。以臣愚虑思度，王承宗恐国家必有征讨，请割德、棣两州，且得安全，尚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贵，求安之计，必是此心。然邻道魏博、东平、范阳，与王承宗势同事等，恐他时亦为朝廷所割。必是为邻国所构，兼以利害鼓动之，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寻访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时意，便且奏来，后又恐邻境胁制诱动，遂有后变，计裴武不敢不尽其心。陛下择裴武使凶逆悖乱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贬责，臣恐今后奉使贼中，无复得诚实。其后奉使者皆以武为诫，依阿可否之间，必曰："其言及表章则如此，其深心则臣不可保，不可显言是非，陈列事状。"若朝廷不得实状，别处置，或有乖错，非国家所利也。若受贼中财赂，言说不实，则须重责，以惩奸欺。又言先于裴洎宅宿，裴武久为朝官，谙制度，裴洎身为宰相，特授恩私，若其未见而便宿宰相家，固无此理，昧劣如此，两人犹不敢至是，况皆是详陈时事之人。计必无此事，必有构伤裴洎、裴武，陛下不可不察。

上良久曰："诚有此理，事合从宽，更不用问。"武得守其位。

论郑絪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顾问毕，上曰："有一事甚异，朕比来未能言之。郑絪身为宰相，事朕不尽心。朕与宰相商量，欲诏卢从史却归潞府，续追入朝。郑絪辄漏泄我意，先报从史，令其陈奏潞府无粮，三军且请山东就粮。为人臣，岂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处置？"绛对曰："若实有此事，虽以诛族，于陛下未足塞责。"复曰："陛下从何得之？计郑絪必不自泄，从史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

上曰："吉甫密奏。"绛对曰："臣与郑絪先后悬殊，不相往来。臣约其事体，必无此理。郑絪甚读书，颇识事体，时称佳士，素有美名。虽不知其才术如何，至于君臣大义，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辅，参陛下密谋，何敢泄之于奸臣？虽术同犬彘，性如枭獍，亦不合至此，况絪颇知古今，洞识名节。事出万端，情有难测，莫是同列有不便之势，专权有忌前之心，造为此辞，冀其去位？若不过陈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思熟详，无令人言陛下惑于谗佞也。"

上良久曰："亦应如此，朕几误为处分。"至是遂已。

论白居易事

上召学士于三殿对奏，论政事。拾遗白居易言事抗直，曰"陛下错。"上色庄而罢，令翰林使密宣承旨李绛对。上曰："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因切论曰："臣闻主圣臣直，宥过莫大。自陛下开纳谏诤，容受善言，小臣然后敢极论得失。从而怒之，则是缄其口。若从顺陛下，则安敢发言论？况居易所言，志在裨益，言虽太直，事涉不私。伏恐众议以为陛下恶闻直谏，斥出正人，非所以发扬圣德，纳谏诤也。"

上悦曰："依卿所奏。"遂待之如初。

论国学疏

学士李绛上言：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尝不崇建太学，尊重名儒，习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让之礼，以兴教化，以致太平。天子亲入视学，皇太子行齿胄之礼，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记》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学乎！"当征讨之急，则先武事；丁理平之运，则尚文德。二柄相须，百王不易。故汉光武于兵革之中，投戈讲艺；魏太祖于扰攘之际，崇立学校。历代之于儒道，如此急也。后汉儒学之盛，太学至有三万人，讽先圣之言，酌当代之务，鸿名硕德，康国济时，未有不游于太学，以跻显位也。国家自高祖初平关中，便修太学，并为功臣、宗室子弟别立小学，建黉舍，大引儒训，增置生徒，各立博赡。鸿儒硕学，盛于朝列，质疑应问，酌古辨今，咸征经据典，得传师法。故朝廷无不根之论，蕃夷有慕义之名，风教大行，礼乐咸备，贞观之理，谓之太平。至

于开元中，亦弘国学之制，复睹儒道之盛。故太学废于衰乱之代，非所以俾风俗趋本业而务实，盖繇国学废讲论之礼，儒者靡师资之训。自是以降，不本经义，不识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礼乐制度之方，和气不流，悖乱遂作。其师氏之废，如是之害也。

今天下遭逢圣明，荡涤瑕秽，前代所不能举而陛下举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万方倾耳，兆人企踵，思陶圣化，希承德风。而德盛道隆，阙弦歌之雅咏；政流化洽，鲜儒学之高风。顷自胡寇乱华，乘舆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离，儒硕解散，国学毁废，生徒无鼓箧之士，博士有倚席之讥，马厩园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发振俗之令，复崇太学，重延儒硕，精选生徒，奖宠博士，备征天下名德专门之士，增饰学中屋室厨馔之制，殿最讲习之优劣，彰明义训之 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惩劝，拔萃出群者靡之以禄，废业怠惰者置之以刑，自然儒雅日兴，经典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学之训日崇。陛下垂拱明廷，受厘清禁，使师氏教德，不独美于周时，桥门观礼，岂复谢于汉日？伏希天造，特览愚言，起兹废堕，引于教化，冀裨圣政，少助皇风。

上于是宣付中书门下，令修起国学。执事者以为虚文，不能将明主上之意，遂因循而已。

论谏诤事

学士李绛浴堂论事毕，上曰："近日闻谏官谏事，颇有不实，言事朋党，动多谤，须远贬三两人甚者，以励其余。"绛因对曰：

陛下此言，似非圣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误天心。且自古圣王，未尝不纳谏则昌，拒谏则亡。故夏禹拜昌言，汉武延直谏，所以光于史策也。史传备载历代帝王置敢谏之鼓，立司过之史，木铎徇路，以采风谣之词，商旅谤市，以详得失之政。故成汤圣德格于皇天，而称改过不吝，颜回希圣四科之首，而美不贰过，则知虽至圣贤，不免有过，所贵能改，不至顺非。若无诤谏，何以知过？故《书》云"汝无面从"，又曰"从谏如流"。昔太宗以圣武削平天下，奄宅万国，而惧臣下不谏，诱之使言，至于李大亮、孙伏伽之俦，皆以上疏谏事，并蒙褒赏，魏征、王珪，事无大小皆献直言，诤谏切直，用裨圣德，故太宗振英声于万古，王、魏流芳名于千载。未闻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洎我太宗，窒谏路以自拥蔽，不闻其过。唯失道之君，恶闻己过，夏桀、殷纣、周幽、秦皇，以拒谏饰非，反道败德，直言者谓之诽谤，正谏者谓之妖邪，忠臣结舌，端士敛迹，故不知己过，遂至亡国。向者四君招谏使言，闻过辄改，易覆车之辙，启忠臣之心，则当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汤、周武安得有鸣条、牧野之战，戎人、汉祖安得有骊山、轵道之师？且今补阙、拾遗，天后所置，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于女主，今黜之于圣时，《国史》之中，何以示后？微臣窃为陛下惜之。

夫臣下贡言，于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昼度夜思，将有上谏，本欲陈谏十事，至时已除五六，逮于缄封上进，又削其半，其得上达者，十无二三。何哉？启忤意之言，干不测之祸，顾身无利，相时避祸者也。自非圣主知直言有益于己，正谏有裨于时，温言容纳，奖励劝道，忠臣抱义，不顾其身，怀忠不避其祸，苟有致君济时之益，不识触忌冒讳之诛。何哉？尽节之臣，竭忠之士，顾食君之禄，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纳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谏如是之难也，所以明主须宥其过，恂恂纳谏，切言者赏之使必进，极谏者褒之使必行，然后圣德光明，大化宣畅。今黜责谏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询于微臣，不敢不陈愚款。

上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谏诤之益也！"

奏事上怒旋激赏事

学士李绛于浴堂北廊奏对，指切时弊，有忤上者。及论中官纵横，方镇进献事宜，上怒甚，头面俱赤，厉声曰："卿所论事，何太过耶！"绛奏论不已，曰："所奏陈事理，岂臣身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祸患，尽诚奏论，傍忤倖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之与承璀，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亏损圣明，故不敢不言也。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见绛诚切不回，怒色却散，乃慰谕曰："卿尽节竭诚于国，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朕闻所不闻，知所不知。真忠正诚节之臣也。疾风知劲草，卿之谓矣。他日南面，亦须如今。"绛遂拜谢而退。上遽令与改官，遂特命中书舍人，依前翰林学士。异哉，论事过则怒，正理当则悦，不迁于事，唯在于公。息雷霆之威，布阳和之德，非宪宗至圣，孰能是哉？

论中尉不当统兵出征疏

元和四年，上令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统神策军讨王承宗，节制诸道兵马。翰林中缕陈从古无令中人统各镇师徒，诸道受其节制者，师出不律，军必无功，前后谏论一十八度。后宰相论，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学士李绛撰白麻。其日，绛又进状，称事实不可。适有进旨，召翰林梁守谦。上手执一纸文书，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学士不肯，如何？"遂令中书出敕。夫以人主之威，承璀之宠，兵戎之重事，学士之微品，天威下临，遣其草制，复有何难。而因循道理，爱惜事体，至于手执相府状，令中书出敕，不怒学士所守，能察尽忠之诚，虽古先哲王何以及此。逾岁，承璀果无功旋师，更宠受开府仪同三司，依前中尉。绛谓诸学士："绛缪蒙恩奖，超越诸公，尝思报恩，不顾获罪。今吐突启用兵之端，无擒敌之功，伤

人费财，贻国大耻，亏损圣德，污辱史策。此事须上论，不敢回避。履危之际，绛自上疏，不敢有累诸公。”遂上疏极谏，其略曰：

承璀扰改师徒，陷没将校，众情群议，方谓陛下正其刑典，惩之后来。今反极宠荣，重加崇秩。已后更有败军失律之将，蹈利干赏之夫，则何以处之？若诛之，则罪同而罚异，王法之不一也；若舍之，则保身而玩敌，国典之不行也。伏望圣心割不忍之恩，举不刊之典，责无功之罪，追不次之荣，使备边之将有所惩劝，当危之士无复顾望，实天下幸甚。

疏既入，绛谓诸学士曰：“此疏事合分陈，岂得顾念祸患，少当贬责，使从此辞。”遂于本阁取前后所上章及稿草，悉皆爇毁，俟命而已。隔两月，承璀遂罢左军中尉，以散伍就院。然后相贺，抃舞圣明。宪皇割恩务理，从谏纳忠如是，天下仰观日月，谓之中兴，太宗、玄宗之盛，无以过此也。

卷　三

上令宣示邪人事

元和四年，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辄令军府事。中人承璀劝上兴师讨伐。时事人情，不愿动众，盖缘镇州四面皆叛涣之地，事同势合，必难成功。又以承璀统左右神策军，专政令诸道取节度，中外极谏，言其不可，前后二十余度，上意犹豫未决。而宗正少卿李拭，密上疏言：“承宗必须诛讨。承璀是亲信近臣，合委禁兵，为统帅，诸军不敢不伏。”

上忽遣翰林使梁守谦，把拭状来，谓学士等曰：“此是奸邪之人，知朕欲令承璀领兵讨伐承宗，便希我意，故进此状。卿等记之，已后不得辄令进用。”若非应期圣哲，何以洞鉴事情，岂寻常守成之君所可拟也？

论谗毁事

学士奏事，极论宦官权幸，侵害政事，构毁忠正，罔惑圣聪。

上曰：“此辈从古而有，非朕特置也。其何敢罔惑构毁？朕岂用其言哉？”学士对曰：“陛下不信，试取圣意素所美之事，假以上旨为恶闻之，即为不顾事实好恶，便随顺圣心而言。此岂忠信所为？实倾邪也。中人本性，唯在财利。若趋邪行贿者，虽事类跅跖，政如豺狼，而因便陈启，悉谓贤才；若守正不通者，虽行同颜闵，理等龚黄，因事中伤，谓之贪冒。不知仁义，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敢言圣意知其如此，遂其喜怒，盖以常在左右，积于狎昵，能用倾巧之智，构成疑似之端。上闻而怒之，因而信之，却谓之公也。如此事状，备载史言，巧拙为真，今古同病。”

上曰：“此等是朕奴，岂有信其毁谮？如有此事，卿等一一奏论，朕当处置。勿希朕旨。”

论镇州事宜

奉宣：“今因镇州事势，朝廷欲自除人，如何？”学士奏曰：

臣等伏以河北专有土地，父子相承，每思此事，常所愤叹。自闻士真亡没，夙夜思量，诚愿别议除人，以去久弊。然以朝廷法制初立，须慎事机，度其万全，方可处置。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余年，军镇人情，惯习以久，兼闻士真有子，久领兵权，今别除人，深恐未可。况范阳、魏博、易定、淄青，皆是父子相承，实同流类。镇州若有革易，此辈必不自安，茂昭虽有所陈，亦恐未得甚信。窃料四邻节度，多有此心，必谓进退之间，皆有所利。何者？若镇州除人，人得其便，以此为功名，若敕命万一不行，因此却相交结。在于国体，不可便休，即须备守封疆，兼议讨伐，因此节度使必加封赏，军士亦须给赐资粮，臣以知其四邻，进退有利。况今江淮水旱，财不充力，陛下方怀忧勤，犹思赈恤。当于新河以北，近来稍加恭顺，当其畏威怀德之际，示以含宏光大之恩，且令士真□依师道例充留后，既推恩信，且获便安。近日师道最奉朝廷，犹奏小男引方充副使，则镇州未可改易，事理灼然。但国家财力渐丰，德化渐及，他时制置，必易指挥。臣等虑及此事，已具闻奏。累日思量，非不审细，利害得失，断在不疑，伏望圣恩，俯赐详鉴。

上镇州事

奉密宣：“今欲与承宗留后，便割镇州管内德、棣两州，别置一镇。又欲令人谕承宗，遣依师道例送两税。卿等商量如何者？”学士奏曰：

臣等窃以镇州专有土地四十余年，军镇人情，久已附著，今若别议割隶，即成不安，军情又阻，忧疑怨望，以此为辞，官爵恩泽，悉为虚弃。倘割隶之际，万一迟回，事体之间，倍难处置。况邻近数处，情状皆同，料其中心，亦忧分割，若潜计会，必有拒违。朝廷计谋，须审利害，舍小取大，斯为远图。臣细思量，必难割隶。其两税官员等，伏望圣恩授承宗后，因吊祭使镇州日，令出自其意以谕承宗，使其感戴恩造，若引师道例，不欲令知出自圣旨，倘或自效，理固合宜，若事或不行，体亦不损。臣之愚虑，敢不竭诚，伏望圣恩，俯赐详鉴。

又上镇州事

密奉进旨：“今刘济、季安，皆有疾患，忽有故者，不可尽如镇州例，皆与其子。今欲乘此便，镇州别除人，如不可，即议用兵。议者皆以此为然，恐卿不细知彼事情，宜审商量奏来，勿错误者。”学士奏曰：

臣等再三思度，敢不详审。伏以镇州人心固结，

难即改移。邻境事同，必相扶会。当其无事，则相疑沮，见有改易，则却同心，意者以子弟为谋，他日还虑及此。情状可见，事理昭然。今若欲除大臣守镇，臣愚必知未可，不如且示怀抚，以收其心。所以频有奏陈，伏冀俯存含忍，实虑别除人后，制命不行，即须兴师，且事征讨。盖以江淮水旱，人力困穷，陛下每切忧劳，尚加赈恤，财赋所入，经用不充。今若镇州用兵，须令诸处进讨，计用兵数，供费已多。万一四邻之中，同类潜相扶结，相为影援，延引岁时，则为患益深，所费转广。纵陛下悉出府库，以给军须，若更淹延，将何及计？兵连之后，势不得休，北狄西戎，素多奸狡，忽乘间隙，侵犯边疆，又须兴兵，以事防遏，首尾应敌，则内外忧危。臣等必知兴师未可。自陛下临御天下，诸州连帅，频见军功，言事者不计始终，喜功者轻议讨伐。今镇州事势，与刘辟、李锜不同。何者？剑南、浙西，本非反侧之地，刘辟、李锜，暴生狂逆之心，唯以财货诱人，人心本无结固，又四面皆是国家兵镇，事与河北不同，所以恳请诛讨，料其事势，举必万全。今镇州事宜，与此有异，外则结连势广，内则胶固岁深，以此用兵，必为不可。其刘济、季安，虽有疾患，至于事体，与镇州略同，若亡没之后，或别有其便，即相其便可否，临时裁制。伏以崇勋盛烈，底定四方，必有其时，可以断致。自镇州有故，臣夙夜思量，诚愿因其此时，收得一道。事有未可，不敢因循，沥竭肺腑，备陈愚款，贵得万全之计，上酬不次之恩。事之安危，伏冀圣虑所切，惟望不纳浮议，断在宸衷，臣不胜恳切之至。

论卢从史请用兵事

学士奏：

从史比来事迹，彰露颇多，意不自安，务欲生事，所以曲陈利害，频献计谋，冀许用兵，以求姑息，今亲领士马，欲往邢洺，假以就粮，实为动众，去就之际，情状可知。伏赖圣德，备详端绪，用绝其请，不许此行。臣愚窃料从史，必更密陈利害，求动师旅，为输忠诚，苟私于身，非利于国，更有奏请，伏望以此提防。

泽潞事宜

学士奏：

臣昨已具状，陈乌重胤不可便授以泽潞，请与河阳，却除孟元阳泽潞。臣进状后，至日晚，方见承璀文状，奏行营事宜，其乌重胤，承璀已会与文牒，令勾当留后。详览惊叹，实所痛心。且泽潞五州，据山东要害，河北连结，唯此制之，磁、邢、洺三州入其腹内，国纪所在，实系安危。比者磁道为从史所据，凶狡情状，昭然可知。比年与刘济、王士真相结，又奏其男充都知兵马使，如此奸状，圣情具知。今地降灵，陛下神略，坐致凶恶，却收一道，奈何欲与重胤，却弃此镇？陛下昨追从史者，度于利害，须以计擒，然于国家，已失大体。今泽潞重镇，承璀辄以文牒，便差人为留后，遽请旌节，无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收泽潞，人神同庆，国柄再立，制度重显，今忽与本军将，物情顿沮，朝经大紊。自削形势，却恐不如从史。向者从史虽怀蓄奸蠹，已受朝命方镇，今重胤一时素无功策，承璀一牒，便居重位。河南、河北诸侯闻之，愤怒之心，必生言语。盖以专权日久，莫不各有将校，且惧且恨，必谤朝廷，皆谓重胤与承璀交通作奸，遂却从史，代其使主，便与节度。岂唯事同致怒，实亦人情难堪。倘刘济、茂昭、季安、执恭、韩弘、师道耻有名位与重胤同列，继有表章陈其情状，并承璀专授重胤之罪，不知陛下何以处之？若总不答，即方镇之体大沮；若别处分，即朝廷之体大亏。是令承璀取怨天下。从史以泽潞不容，遂至狼狈，若承璀为天下不容，何以自保？或恐因此遂乱。今重胤便除河阳，亦是望外之福，况新有从史事，岂虑重胤迟回？重胤所得方隅，已是承璀之力。元阳若与泽潞，又是事望所推，不唯忠义，堪为腹心，兼有才略，实可委任。两河方镇，亦必忻欢，朝廷制度，又再修举，利害悬远，事在不疑。况重胤顷为从史结托刘济、士真，构间虚辞，为国生事，至使圣恩特遣朝官，委曲宣谕，仅得宁止。如是则事迹固无远大。臣岂与重胤间隙，岂与元阳有亲故，盖为社稷之计，朝廷之势可惜尔。伏望圣恩，断在不疑，与重胤河阳，足以赏逐从史效，与元阳泽潞，足以压河北诸侯之势。朝廷收得威柄，承璀免负忧责。机便易失，时事难遇，伏望定于神虑，遂此至公。臣等恳切上陈，不避忌讳者，伏以获居近密，特授恩光，若缄不言，上负陛下。伏惟圣慈，俯鉴愚款，速降制命，以副人心。

奉宣："悉依卿处置。"

泽潞节度使

学士奏：

学谦密言，圣恩商量，以昭义兵马使乌重胤部置军中，事不获已，须与节度使者。臣窃以此处置，实非所宜。比者以从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至生彼邪心，致兹恶迹。今重胤驱逐从史，忽领旌旄，两河闻知，必生怨望，谓陛下密以官爵，诱其将校，逐其主帅，人情虽惬，国体已伤。若以重胤主兵，势须便与，即是威福不在朝廷，于事体之间，与从史何异？议者若曰："重胤见主权，必不受制。"臣观事势，实恐不然。何者？伏缘从史怀恶蓄奸，罔上违命，所以重胤得效义献款，以须为名，其众遂伏。今重胤若不顾宪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宁息偏辞？倘失众心，前事岂远？以此事理，必无异图。纵军中有状，请与重胤，此时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辈既多，当不愿重胤独得。别与一镇，少惬众心。伏望圣恩先令密谕重胤，授以河阳节度使，除元阳泽潞节度使，则人

情大伏，国体得全。且重胤忽自军将校，授以河阳，拔于行间，恩生望外，岂于此际，便有迟回，弃义亏忠，违福取祸，虽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阳功效素高，公望又积，泽潞接近，久亦承风，今若除授，便径入潞府，慰劳将士家口，恤其贫乏，各使安存，三军闻知，自然感悦。重胤既得方镇，元阳又惬人心，如此处置，必无差误。机事可惜，实所痛心，威柄一失，岂可复得？伏望圣恩不以臣愚昧，特赐省览，断自宸虑，成此圣功。辄敢献陈，伏候圣旨。

奉宣："依卿所奏施行。"

张茂昭

学士奏：

伏以茂昭举家朝觐，河北都无此例，虽本情自任不得，在外体殊可嘉称，须降恩荣，以存激劝。今迪简除易定节度，茂昭便是前衡，行理之间，恐非稳便。又所随将健悉属定州，茂昭寂寞，于体非宜。伏望圣恩速除茂昭一官，并专使宣谕，从将校悉令取茂昭处分，到京别有进止。如此处置，实协事情，谨具奏闻，伏候圣旨。

奉宣："依所奏。"遂除河中节度使。

卷　四

论易定事宜

学士李绛奏曰：

臣访闻易定事宜，今实蹙迫，人情惶骇，迪简忧危。盖缘府库空虚，村乡匮竭，赏给将士，徒设空言，密近强邻，势有反变。况易定地当要害，深在河北腹中，此镇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闻迪简以衣粮阙绝，解还军徒至多。以臣愚虑，便恐致乱。何者？易定举军归国，将谓从此保安，今乃困迫于前时，退散于今日，惧怨恨之辈，潜蓄奸谋，邻道诱扇，便生变故。事若一失，岂可复收？欲令诸道可以效顺，以此之故，不可不忧。今所赐绫绢五万匹，臣窃恐太少，赏给用度，未济事机。伏望圣恩更赐五万匹，通前十万匹，即冀救其急切，副彼忧危，稍悦人心，永引国计。安危所系，不敢不陈。

宣："依所奏。"

镇州淮西事宜

学士奏：

臣等前后陈奏，缕尽利害机宜，伏冀圣恩备赐详览。今闻少诚病甚，计必不取，则淮西事势，与河北不同，须别除人，今正得便。何者？淮西不与诸贼邻接，四面尽是国家镇兵，势力孤危，援助悬绝，重立赏罚，必易指麾。若万一不从，则可议征罚，镇兵足用，事力自丰。臣所以愿舍镇、冀难致之谋，就申、蔡易成之计。倘若河北四面命将，不可淮西两处用兵。人既不堪其劳，财又不给其费，人情一阻，时事难量。脱镇、冀难兵，事未如意，蔡州有变，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即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已收镇、冀之心，用赴机宜，必获申、蔡之利。时固难得，事在不疑。伏望圣恩，俯赐裁断。

论内库钱帛

宪宗即位后，因德宗府库，而性俭约节用，四方进奉，并破刘辟、李锜没人，及于頔、王锷进献，钱帛盈益，充积内藏。学士李绛尝从容谏曰：

臣闻王者积之于人，霸者积之于国，寻常之君，积于府库。陛下以超迈英姿，嗣膺宝历，蛮夷纳贡，山泽效珍，固当事冠百王，德垂万代，行可书之事，成不讳之朝。今内藏积财，来者必纳，唯顾进人之数，不问聚敛之由。方镇皆衰刻于人，以进献为号，因缘奸盗，半人私家，百姓积怨，兆人兴谤，殆非今日圣政所宜行也。又钱是通流之货，居之则物以腾踊；帛是衣著之物，贮之则岁转损烂。此皆出于人力，匪从天生，积难得之财，成无用之弊，圣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慈量恩泽颁赐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费，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倘经用者有余，即租税宽于外以令疲人苏息，内以表圣政光昭，存之策书，足示后嗣。

上喟然曰："朕岂不知积财货为不急之务，受进献非至圣之事？顾祖宗理化之所，法令赏罚不行。今两河州郡之殷，是中夏贡赋之地，四五十郡，国力不及，朝觐久废，征讨未加。又河湟郡县，没于蕃丑，列置烽堠，逼近郊圻。朕方欲练智勇之将，刷祖宗之耻，恶所用不征于人？储蓄之由，盖因于此。朕所以身衣浣濯，不妄破用；亲戚赐予，才表诚意而已。且汉明帝尝云：'我为天下守财尔，岂得妄用耶？'诚哉是言！卿当深悉此怀。"

论量放旱损百姓租税

学士奏曰：

伏以圣慈忧旱，务在恤人，将欲赦其流亡，无如减其租税，则下怀感悦，上动阴阳。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江淮去年钱米。臣闻所放数内，已有征纳，纵未纳者，又多流亡。旱损州县，至今矜放钱米甚少，百姓未经丰熟，复纳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征迫不及，人力困苦，却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赐优恤，其江淮先旱损处，作分数更量放今年租税。当饥馑之际，承雨露之恩，感动人心，无甚于此。辄极愚款，上渎宸严。

宣："依奏施行。"

请拣放后宫人

学士奏：

伏以圣哲之君，抚驭之要，必顺人情以作事，感

天意以致和，从古以来，其道由此。陛下励精求理，损己推诚，风动四方，事贞百度，作范来代，掩美前王。后宫之中，人数不少，离别之苦，颇感人心，怨旷之思，有干和气。伏冀酌量所要，矜放其余，使其亲戚如初，复得宫掖省费。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群生遂性之乐，道映青史，化洽皇风。敢竭涓尘，庶裨万一，如蒙圣恩允许，便请入德音。

后亦更论减放。

论德音事

学士奏：

今日奉宣圣旨如前。臣等伏以时旱稍久，圣虑时深，思降德音，除人疾苦。比来方镇，过有进奉，因此聚敛，恣为剥害，遂使百姓积怨愁之气，陛下有纳进之名。臣虽频奏，已蒙宽纳，今特有处分，使载在德音，实王政之大猷，为时事之切务，上符天意，下感人心。和气既通，甘泽必应。其合进奉外尚虑方镇私有聚敛者，但德音严加约束，如有违越，令在必行，仍令御史台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访闻奏。比来制敕虽下，多至因循不守，患在赏罚不立，不患朝廷不知，圣心不移，下谁敢犯？其岭南风俗，百姓多卖买，不得驱掠百姓为口，禁止条约，犯者依前令有司纠察闻奏。横贼扰乱，皆由于此，今有敕处分，足以感动其心。

上并依所奏施行。

贺德音状

伏以圣恩缘时稍愆旱，特发德音，诚意忧勤，每事节俭，停罢进奉，降免囚徒，厩马宫人，既从减省，私率公债，又悉蠲除，戒长吏之贪求，禁远人之驱掠，大革时弊，特出圣怀，下感人心，上符天意，实帝皇之盛事，为史策之辉光。斯则唐尧虞舜之明，未过于此；贞观开元之盛，复睹于今。鼓舞亿兆之欢心，丕降至诚之德意。泽以周地，阴阳之候自和；德既动天，云雨之施何远？臣等叨居近地，获奉圣时，感抃忻欢，实倍常品。

谢宣慰状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圣旨，恩私俯降，抃跃难胜。伏以恩泽所覃，积弊尽去，事关圣政，感极人心。臣等职忝禁闱，喜倍常分，奉章陈贺，未尽悬诚，曲蒙圣慈，更赐宣劳，感恩承命，荣幸实深。

又谢宣慰状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圣旨，“以阴阳差序，时雨愆期，朕每事增修，冀感和气，卿等悉心奉上，副朕忧勤。今有甘泽，与卿等同慰”者。臣伏以时雨既降，百姓欢欣，圣念猥加，特赐宣谕，喜戴交集，抃舞失图。臣闻唯天无私，去人不远，与圣合德，有感必通，福应之际，其犹影响。陛下以自春以来，阳候稍亢，虑成旱暵，妨此农功，忧勤之诚，既形造次，惕厉之志；不忘寝兴。爰降德音，大修政本，过自克责，勤求阙遗，绝贡献以字黎元，务减省以崇简易，去当今之甚弊，行历代之所难，发自宸衷，晓示天下。人心既感，和气自通，曾未浃旬，遂降膏雨，公私畅茂，动植生荣，麰麦可望于丰盈，耕耒不愆于节候，康衢士庶，鼓舞欢呼，感荷皇恩，致此甘泽。则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事故罕救。此虽古先哲后，修己备灾，引六事以责躬，念一物之失所，感应遄速，岂过于斯？臣等职忝禁闱，亲承密命，无裨万一，喜遇圣明，理之当者无不行，政之失者无不革，累积盛美，将致升平，感抃欣荣，实倍常品。

谢密赐宣劳状

奉宣密旨，以臣所论奏事，颇切时要，特赐慰劳者。臣伏蒙奖擢，致于近密，苟有所见，即合启陈，敢望圣明照临，皆赐俯察，载降宣谕，曲示恩施，荣感交深，兢跼无地。臣所陈之事，非止一端，实政理之源，系安危之切。冀望重于所忽，防于至微，则亿兆生灵，同庆仁寿。臣无任云云。

论许遂振进奉请驿递送至上都状

元和五年，宣令许遂振，诏允依来奏乘驿递进奉者。学士奏曰：

伏以本置馆驿，祇缘使命。有司所支食料减刻，已恐不充，今若进奉货财，悉令馆驿递送，岂唯馆驿不济，实虑州县难堪。且财货数多，差夫递送，便须防援，转益劳烦。伏恐人力凋残，物议喧谤。况馆驿所破，并是官钱，虚有省脚之名，实致扰人之弊，倘若有利无害，承前久合行之；脱若诸道悉然，即是制度紊乱。事伤圣政，不敢不言。伏望与遂振诏中处分，且依旧例，庶望公私通济，事体合宜。其诏草未撰，伏望圣旨。

宣：“依。”

论不召对疏

上逾月不召对，而学士李绛等上疏曰：

学非稽古，才昧济时，陛下过听，不以臣等愚懵无取，误置于严密之地。职居肘腋，任切腹心，宠食太官之珍，荣通禁门之籍。糜躯致命，讵报雨露之恩？殉节忘家，宁酬天地之德？所以继献章疏，冀增日月之辉；妄进悬诚，希添海岳之广。而不量力分，触冒危机，徒竭公尽忠，忤犯严旨，虽死不悔，当职所宜。臣以谓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违患以污道。所贵上裨万一，仰酬顾遇，实臣等之心也；不顾忌讳，合置严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已来，未蒙赐召，咫尺之地，无申就日之诚，跬步之间，莫获回天之顾，兢惕无地，惭惶失图。臣闻管仲对齐桓公云：“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

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度日，饱食过时，既无切谏之尤，复道如何？伏惟陛下以社稷宗庙为心，以四海万姓为虑，询访道理，开纳直言，知好问而自通，以博闻而自广。是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耶！

上览疏，令宣谕曰：“朕近者以方暑事繁，所以不得召对卿等，即宜明日二三殿对来。”

延州事宜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来部落扰动，多因官吏贪克，失于恩信，务于诛求，致控制无方，威惠不及。塞门要地，切在镇安。自朝廷初除延荣领延州，众情咸以为未当其选，今沙陀等果有不安，抚驭之间，必有所失，恐日久转弊，须务远图。伏望圣恩，令别择才识相当者充刺史，辞对之日，赐其诫敕。冀种落怀附，皇风宣畅，俯接京畿，使知典法。谨具奏闻，伏惟圣旨。

宣：“依奏。”遂除浑镐为刺史。

论简勘杨凭家产状

学士李绛奏曰：

伏以杨凭犯赃，宪司推勘，举正朝典，肃清人心，此盖理之宜然，法度之当尔。臣但不知杨凭所犯轻重，若所坐只缘赃污，法令且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终后，征赃定罪。今所与宗儒诏，令一物已上，具数闻奏。即宗儒受诏之日，便合勘责家资，远近流传，有似簿录。簿录家产，皆是逆人，至犯赃不合同例。伏以圣恩再三，立法度必归至公。事体之间，贵于允当，臣苟有所见，不敢不陈。

宣：“依，不用与宗儒诏命。”

卷　五

宪宗出游畋猎中罢

上因暇，欲近畋猎。行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尝谏我畋猎，云亏损政事。今虽不远，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陈，不如且休。”遂却罢归，其思理从谏，如是之至也。

论王锷加平章事

检校司徒河中节度使王锷，迁镇太原。锷有理事才，长于补完省费，收聚储蓄之事，虽毫芒不遗，其利必归军府，以是府库充实，兵甲精劲。当范希朝领全军赴易定，丧失费耗之后，太原亏竭，军马破落，管内诸军镇，戍逻相兼无三万人，征马羸病，并损伤者才六百四，其于凋弊事称于此。锷捃拾收补以率下，至于糠秕无弃者。一二年间，财力赡足，添益遂至五万人，军马有五千骑，戈甲充足，仓库殷积。因回鹘并魔尼帅三万人入朝，锷遂悉出军迎，以示威武。马步军共五万人，排列五十里，旗帜鲜洁，戈甲犀利。回纥悚惕，不敢仰视。锷平坐受其礼，威振北狄。上缕知事实，频有加诏褒饰之言。锷曾历容管经略使，岭南、淮南、河中节度使，家积财帛。是时锷自顾年老，恐积财生谤，遂上表进家财二十万贯。顷之，上以其有政绩显著，欲加平章事以奖之。宰臣论不可，恐乖公议。学士亦频论议，且曰：“王锷太原事绩，诚有劳效，人望不至，名器虚损。兼近进家财，似希圣意，后代之所讥。”

上曰：“王锷太原功课，朝廷远近备知。宰臣亦数言其事绩为诸镇之最。当残瘁之后，成雄富之实，朕所以悬加官爵，祇奖功劳。有效不酬，何以劝诸方镇，不虚中书乎？若以进财诱动，不量可否，便得宠荣，即王播前后进奉数百万贯，便合与平章事也。我但观事迹虚实，以行其奖励，非感于财物，卿当悉之。”

论天地祭器敝恶

学士李绛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荐祖庙，祭器敝恶，深乖祇敬。”上悚然曰：“虽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庙，不得亲行，令宰臣摄事，每至其日，朕未尝不夜半时起，沐浴盥栉，肃恭以至明旦时、方始休息。孔子曰：‘吾不亲祭，如不祭。’况享荐器物，至于破损，大乖精洁之诚。”当时便敕所司，并令修饰，务在精细，无至因循了日，逐件进呈。

论任贤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上从容言曰：“朕观前王，任多贤才，所以理。即今日都无贤才可任，何故也？”绛对曰：

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贤则理，用邪则乱，明著史传，不敢备陈。夫圣王欲理当代之人，祇选当时之贤，极其才分，便可致理，岂借贤于异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齐任杨遵彦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甫、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事状横于目前，理乱存于史策。夫致贤之路，历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轻待臣下，不以己能盖于凡器，折节下士，卑躬礼贤，天下仰知圣意，贤能之人方出。是岩穴无晦迹之俦，朝廷有佐时之器矣。

上曰：“何以知其必贤而任之乎？”对曰：

圣问至当，诚为难知。尧舜亦以知人为难，况近代浇薄，真伪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验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无贪秽之迹，当事坚正，无阿容之私，章疏谏诤，无希望依违之苟，左右献纳，无邪佞愉悦之辞，言必及远大，行不顾财利，如此则可谓近于贤矣。若言必谄谀，动关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扬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观望主意，以希合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为志，为主招怨，为身图利，斯可谓之小人也。验之以行事，参之

以舆议，然后用之。委用之后，名实相副，则当任之。既任之，则当久之。使代天下之绩，久而化成，然后圣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贤者行理端直，身寡党援，拔擢贤彦，则小人怨谤，杜塞邪径，则奸人构陷，制度画一，则贵戚毁伤，忠正进用，则谀佞攻击，夫用贤岂容易哉！自非圣主明君，悬鉴情伪，不使毁谤得行，疑似生隙，尽其才器，极其智用，然后政化可得而兴。故齐桓公任管夷吾，尊之曰“仲父”，而齐国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对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参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贤不至，则贤者不出，故喻以蜗蚓之饵，以求吞舟之鳞，设釜钟之禄，以致济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数事，验之以言，校之以实，采之于众，任之以权，则贤不肖得矣。伏惟圣智详察。

上曰：“卿言得之，尽于此矣。”

上言承璀事

户部侍郎李绛于延英对。

上曰：“朕发遣承璀为淮南监军，宰相总不知，外人以为如何？”绛对曰：“外人不准拟陛下出得承璀。”

上曰：“此朕家人，何故不能出也？”对曰：“承璀受殊常恩私，当非次委任，威振内外，权倾朝廷。无有贤愚，望风畏伏，外间私语，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宁可上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璀。忤陛下，或有恩贷；忤承璀，必有祸害摧破，党类相托，无复振起。威福既盛，恩宠又深，所有众人，不准拟陛下动得。今闻所有处分，皆荷英明，谓圣断必行，挠惑不得，不胜欣贺。且知守道之人，必不尽为中人所害也。”

上曰：“此辈是朕家人，智识凡近，比缘经任使，所以假贷恩私。若事迹无良，违犯有验，朕处置之若一毫尔。若有大事，朕亦能断之。”众闻此言，皆喜相贺。大哉宪宗之为君也，不以私恩害公道，不以偏幸损正人，知宦官之重轻，识职分之本末，故罪犯者弃之如草芥，可不谓有道之君哉！

上处分旧例户部有进奉事

无和六年，户部侍郎李绛延英对毕，上曰：“旧例户部有进奉，近张弘靖进银二千两，卫次公进绢十万匹，卿独不进，何也？”绛对曰：“凡是方镇土地，则有财赋出人，或俭省节用，或货易羡余，则有进奉，亦非正道，是将货利以结主恩。今户部侍郎，是掌陛下钱帛库藏之官，准敕征人，准敕支用，不合分外更有剩钱。臣岂敢将陛下钱物，充臣进奉？若将户部钱物进入内库，即是将陛下东库钱物搬入西库尔，宁号为进献？且进奉之弊，公议喧然。四方皆厚敛于人，以充进献，因缘奸盗，大半人私。上招好货之议，于国亏厚下之泽。况臣忝司户部，敢踵旧弊乎？”上曰：“卿言是。朕钱在于左藏，何须进人以为烦冗也？若不见卿缕言，朕亦不细知此事。依卿所奏，更不用进。”

论户部阙斛㪷

无和六年，户部侍郎李绛奏曰：

天下州县，皆有户部阙官俸料职田，禄粟见在，计有三百余万石。旧例便牒诸道监院，准时价粜货，市绫绢送纳户部。巡院官既少有公心，皆申报估价至贱，三分无一，大为奸欺。及依来牒令粜，皆是观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贱价粜将，贫弱百姓惠都不收。市轻货皆贵破官钱，计度所粜斛㪷回市轻货，比及到京输纳之时，损折奸欺，十无七八。枉破官物，利人奸人，无益于公，有害于理。臣伏见自陛下嗣位已来，遇江淮荒歉，三度恩赦。赈贷百姓斛㪷，多至一百万石，少至七十万石。本道饥俭无米，皆赐江西、湖南等道米。江淮诸道百姓，差使于江西、湖南般运，往返数千里，五六个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殕相望，转徙沟壑矣。盖缘道路遐远，不救急切也。今天下户部阙官斛㪷，伏请便令所在州县收贮，如是观察州即令观察判官一人专知判，州即录事参军一人专知判。如有迁转改易，分明交付后人。如交割之时，妄有情故，虚受物数，便惩责承受专知官。如似损坏，即仰于当处州府公用却回，取当年新斛㪷。诏书朝到，斛㪷暮给，救倒悬之甚急，免般运之艰难，副圣慈忧恤之仁，免饥人僵殕之苦。若贮货之外，斛㪷甚多，便减价出粜，务救百姓艰歉也。

上览奏，深所嗟赏曰：“若在位者皆能如此，用心奉公，朕岂忧天下不理也？”遂依所奏敕下，至今守为程式。

论元义方事

元和七年春，元义方自福建观察使拜京兆尹。是时贵人吐突承璀特承恩宠。义方，由径小人也，以承璀闽越人，因为廉使，厚结其党里亲族，悉署军中右职，令厚加请受，中贵人深荷之。宰相李吉甫自淮南重人，托身于承璀，为不易之契，与义方同与通结，特除京兆尹。户部侍郎李绛素恶其为人，及拜相后，遂出义方为鄜坊观察使，且令出朝廷，免有关通津梁尔。而义方内恃通结力，外凭吉甫援，因谢对见，盛奏李绛情故，“党庇同年及第人许季同，自兵部郎中数月便授京兆尹。臣乃被黜鄜坊。上罔圣德，自行威德。”

上曰：“朕谙李绛为人，不合有此。待朕对日问之。”义方不准拟不信其言，惶遽述于吉甫，以祈旁救。吉甫谓义方曰：“此人劲硬，必不得位头便已。大须作意。”及翌日，延英对见，奏事了，上发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称，便有情故，除授之际，遽有偏颇，何也？”对曰：“李吉甫、权德舆并非科第，唯臣一人是进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亲族，亦有放出身，然后始相识，谓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

故？每年明经、进士及第一百余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亲小事，敢以此罔上。兵部郎中许季同，与臣同年及第，为韦皋判官。刘辟作乱，季同弃妻子，归朝廷。吉甫赏其忠节，手自为制词，除监察御史，岂是同年？今为兵部郎中四五个月，未合转迁，缘亲兄许孟容授吏部侍郎，准敕兄弟不合同省，所以转授京兆少尹。佗人亦须如此处置，岂得为同年？臣闻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如亲故才行，实堪举用，即合陈奏，使各当其才。为身避嫌，使亲故有才不用，是徇私也，于公道何有哉？为臣下私计，则免悔尤，为朝廷叙官，则非至公矣。小人之言，不可不察。"

上曰："朕知卿不疑。向者如卿所奏，虽是亲兄弟、侄、子孙，但才当进用，更不须缕陈。浮言岂可信也？卿所分析，方知至公。"明日遂宣令，义方即赴本任。

论太平事

元和七年春，延英奏对毕，因问及国朝故事。上甚悦，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华夷瞻戴，时已太平，可事欢乐。"上大笑。李绛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有魏征、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圣德。犹孜孜而求理，开导直言，旰食宵衣，不敢满溢，岂复当时务于自逸乎？陛下视今日事，何如汉文时？"上曰："安敢望汉文哉？"曰："文帝是汉之明主，恭俭节用，身衣皂绨，清净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内，致干戈偃戢。而贾谊上言，犹以当时如厝火积薪之下，火未然而以为安。其忧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申、蔡，有五十余州，法令所不及，德泽所未加，兼西戎侵盗，近以泾、陇、灵、宁等州为界，去京城远者不过千里，近者数百里，烽燧相接，边界屡警。此方是陛下焦心湎虑，废寝忘餐之时，岂可高枕而卧也？加以频年水旱，廪藏尚虚，陛下忧劳，频轸圣念。诚当延访智略之士，拣拔贤良之臣，精求济时之规，光大中兴之业，又安可事于欢乐而自纵哉？伏惟陛下诫之。"

上欣然曰："诚如卿言。朕所以一钱不敢妄费，一日不敢懈怠者，只为此言。卿言正当朕意，当与卿等图之。"

上退朝，顾谓左右中官曰："适来吉甫奏言，时已太平，劝我为乐。李绛屡陈古今，并言事宜，是忧危之事。吉甫谄佞，悦我颜色；李绛忠正骨鲠，言必远大，真宰相也。"中人皆贺。后两日，上令中使就宣赐酴醾酒，具言上意曰："与众人之言揣之。"盖遣使微露上旨也。

论魏博

元和七年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怀谏，年十二，军中扶翌处其位。宰臣李吉甫上言，须事讨伐，以惩宿弊。宰臣李绛上言："罪诚宜诛翦，时既不可，势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动众。"吉甫遽进用兵之策，具图画人兵道路，攻讨利病，并载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产繁富之状，若不讨伐，必无变动。后延英日，上又问："魏博之事如何？卿两人所见各异，何者为长？"吉甫言："须兴师攻取，以示国威。"

上曰："此势恐须如此。不讨伐，无复有得理。"李绛奏曰："以臣愚虑，酌量事势，必不劳兴师，魏博当须归国。"

上曰："何以明之？"绛曰："凡河南、河北叛涣之地，事体大同，惧部下诸将有权，恐得便图己，各令均管兵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敌权均，为变不得。若广与诸将计会，必谋泄不同，若一将为变，自然兵少不济。以此相制，先动不得。此是贼中之制置，于事为便。加以酷诛重购，故无敢先发者。今怀谏乳臭童子，领事不得，须假人权柄，而托人性命。即所托者，其权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权均力敌，适足生患，构其祸也。何者？以兵力齐等，不相服从，自然之势也。若军中不相服从，主帅不能断，即必归一宽厚简易、军中素所爱者。兵权既有所归，怀谏自须受祸，若不被处置，即须送人朝廷。部将忽领一方之权，即与两河事势大异。贼中所恶，唯此是已。惧其部中效之，以受国家之利。魏博将若有此变，既惧诸邻攻伐，必须归恳朝廷。若不倚朝廷，即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变，不两三月，必有上闻。所要在应接速疾，赴其机会。而今但要且严敕诸将，简练排兵，盖为此也。"

上曰："卿所陈贼中事宜，深尽机要。详此事势，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陈用兵之计，言粮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顾李绛何如，绛所奏如前，曰："此事分明，不合疑惑，且兵不可轻易而动者。且讨罚镇州之时，四面兴师近十二万众，并发两神策远赴河北，道路骚扰，靡费七百余万贯，讫无成功，取笑天下。失策之耻，传之至今。疮痍未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录，战死者未收。伤残之人，慎于战斗，若敕命征发，驱之使战，臣恐不乐之患，不止无功，散乱之兵，别有所虑。况魏博事势，不要用兵。伏惟陛下断于圣心，不惑浮论。"上奋身按手曰："朕不用兵，定矣。"李绛因激上意曰："虽圣断不用兵，臣恐退朝后，更有人上惑圣听者。"上色庄，厉声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用虑。"李绛遂起拜贺曰："圣恩为万姓屈己抑威，诚社稷之大计也。"

本所言三两月，魏博必有所闻，后十余日，果魏博使至，军中已归部将田兴，奏取朝廷处分。使至非时，召宰相对，上具言此事，曰："卿所揣魏博事势，若合符契。"吉甫请且使宣慰，以观其事。

李绛言："不可。敕使到彼，万一妄邀朝廷，事

有一蹉跌，即难处置。疑误之间，机宜已失，即追不及矣。今田兴为众所归，坐俟朝命，不于此际便有宠命，他日把三军表来，请与田兴，节制在彼，在此即不得已，须与恩泽。不出圣心，是依军中所请，感荷与特拜。岂若且示推诚不疑，足以应机合变，抚纳其势，总揽其心。平荡两河，在此一举，不可失也。”吉甫素与知枢密梁守谦交结，潜为援助，曰：“旧例令中使宣劳，不可此镇独无，却恐其不信也。”上遂令中使张忠顺往宣慰，待回处置。李绛又奏：“今因田兴投诚归国，三军颙俟圣旨，不当时处置，赴其机宜，待使敕将三军表来，请授田兴，则权柄不由于朝廷，恩泽不出于圣意。此机可惜，今复失之，后虽追悔，亦何及也？今计张忠顺行程，才回过陕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兴节度使，即恩泽出于君上，而威柄归于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圣慈不疑。”敕使复宣曰：“且与留后何如？待其别后效，即与正授。”李绛曰：“若与留后，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气力，坐制魏博得否？不因机会，奖其诚节，恩出不次，感亦殊常。若与留后，忽不受命，即却成凶悖，又须姑息，与旧日何殊也？伏望决于圣断，特赐处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兴为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张忠顺制已到，田兴感涕，三军受宣鼓舞。李绛又奏：“魏博自十余年不知朝化，赏罚法令，都不及之。一朝以六州之地，归于朝廷，刳河朔之腹心，倾悖乱之巢穴。不大赏赐，出其所望，军心不感，事势难知。请特赐一百五十万钱帛，制书上以内库为名，充三军赏给。”中人有沮其所请者，上言曰：“所赐太多，那得及此？后若更有，即又如何？”李绛奏曰：“昔窦融，当光武削平天下，河西是未讨之国，怀后伐之诛，为免祸之计，尚此崇奖，福流子孙。田兴习旧无即日之忧，不顺得邻道之助，而天生忠义，志怀雪霜，举六州之地、两河之赡。惜一百五十万贯钱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钱帛用了更来，机会一失难复。假如举十五万众攻取六州，一年而克，岂不称贺？而计费三百万贯，事毕当赏赉，又在此外。今度所赐未及一半，而顾兹小费，失于大计，深可惜也。”上悬览事情，欣然曰：“朕所以深服浣濯之衣，每事节约不用者，只为大段要切时用。不然，内藏收贮何为？”遂允所奏。及诏书到魏博，钱帛随路而至，军中踊跃，向阙拜泣。时田兴初受节旍，诸道专使数十人在魏州，成德、兖、郓使各十余辈，见制书、钱帛到，皆垂手失色，惊叹曰：“自艰难已来，未曾闻此处置。恩泽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变，至今称之。

其时天假魏博，使成忠义。吉甫旋患咽喉之疾，三十日不能起，遂得首尾其事，举无差舛。不尔，异同之见，其可必乎？宪宗皇帝英明之姿，能断大事，论奏往复，苟徇理臻要，未尝不洞览事情，故临机决滞，有如影响，心有所定，惑之不疑，信为英断之主也。其后田兴赐名弘正，平申、蔡宿寇，魏博之帅为军先锋，弘正躬领全军，荡平齐鲁，勋庸烜赫，忠义昭著。可谓感恩尽节之臣与。

论朋党事

上御延英殿，与宰臣言：“向外人言朋党颇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对，而李绛奏曰：

朋党之称，为臣也。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者是朋党。奸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党，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谮毁贤良，必言朋党。寻之则无迹，言之则可疑，所以构陷之端，无不言朋党者。夫小人怀私，常以利动，不顾忠义，自成朋党。君子以忠正为心，以惩劝为务，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奸人之利，自然为小人所嫉，谮毁百端者，盖缘求无所获，取无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为谄谀，不事左右，明主顾遇则进，疑沮则退，不为他计，苟安其位，以此长为奸邪所构，以其无所入也。夫圣贤合迹，千载同符，忠正端悫之人，所以知奖，亦是此类，是同道也，非为党也。岂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后谓非朋党也。陛下亲行尧舜之道，高上禹汤之德，岂谓上与数千年尧舜禹汤为党乎？是道德同也。孔子，圣人也，颜回已下十哲，希圣者也，更相称赞，为党乎？是道业同也。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远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岂谓之党？是圣人德行同也。后汉末时，名节骨鲠忠正儒雅之臣，同心匡国，尽节忧时，而宦官小人，憎嫉正道，同为构陷，目为党人，遂起锢党之狱，以成亡国之祸，备在史策，明若日月，岂不为诫乎？诗人嫉谗佞之人曰：“取彼谗人，投畀豺虎。”可为三复也。

上曰：“朕无疑卿等意，况言朋党失至公之道尔。”绛又对曰：“趋利之人，常为朋党，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毁，以违其私故也。小人多谮言，常胜；正人少机直道，常不胜。伏希陛下监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则可矣。”

卷　六

论盐铁月进

元和七年，盐铁使王播，每月进奉钱帛数万贯，谓之月进。李绛奏曰：

陛下新降德音，断四方正税外进献，天下无不闻知，海内无不歌咏，事光史册，声布华夏。今盐铁使王播，每月进纳钱帛，不知何以为进？若奉公无私，安得有余羡之月进？纵有余羡，亦是官钱，固非割其禄俸，又非贡其家财，即所进之钱，尽是官物，只合输纳有司，不合进人内库。进官物，结私恩，外则有隳制书，不可以不惩。逮臣详思所献，进退无补，上损惟新之化，下兴众庶之议。伏请宣布王播，已后如有进奉，并仰于户部送纳。

即降诏与王播。故李绛在位，更无进入内库者，遂尽纳户部。其惟理是从，如是之速也。

论京西京北两神策镇遏军事

元和七年，蕃寇径至州城西门，驱掠人畜而去，朝廷忧之。宰臣李绛因延英奏陈：

今边上空虚，兵非实数，守将贪滥，背公徇私，虚人既多，实兵须少，力既不敌，坐受伤残。今府库未充，国力犹阙，未得广添兵马，且须即日取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并有神策军镇兵。本置此者，只防蕃寇侵轶，俾其御难战斗也，不使其鲜衣美食，坐费衣粮尔。今寇贼为患，来如飘风，去如骤雨，两京节度使本兵既少，须与镇军合势，犄角驱逐。镇军须倍道急趋，同力翦扑，而牵属左右神策，须申状取处分。夫兵不内御，须应机合变，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蕃寇方驱掠杀戮之际，百姓涂于草莽，方云入京，取远中尉处分，何异暍渴而穿井待水，馁馑而耕粟俟食，岂可及事机乎？纵其将领谙识事体，星言应接，缘是禁卫将士，无惧节使之心，进退前却，号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则与无兵同。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割属当道节度，使法令画一，丰约齐同，赴急如发机，前战不旋踵，则兵威必振，贼氛自消，陛下无惊忧之忧，生灵亡驱掠之患。若安处无事之地，坐仰厚赐之恩，寇至以申状为名，不曾御敌，节将以理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镇遏之声，都无讨逐之力。圣恩便此处分，实为久远之制。

上曰："朕比不知旧事如此，何以得其然？事即便宜处置，其京西、京北镇军，皆元属西京，为弊日久，不乐割属节度使，竟为阻事。"遂因循不行。

上言德宗朝事

上尝谓宰相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见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如此？"吉甫对曰："德宗自用圣智，不任宰相，奏请皆有疑虑。别结他门，私恩信纳，事倾宰相，公道不行。所以下情不得上达，当时人情，颇亦思乱。"

上曰："不可尽归怨于德宗，朕以谓此是当时宰相之过。德宗深在九重，何由得尽知外事？政之可否，只合是宰相执论，一度不得，至再三，不得，直至五六，道理既当，事实无私，自然上意须回。详思至当，岂有固守无理之事，苟违重臣所请？必不然也。朕在当时，不见宰臣执论公事至于再三者。卿等皆须励志，不得顺朕之错，须执奏，且至五六度，不得谓朕怒怪，便止不论。卿等当悉之。"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帝曰："绛言是也。"绛或久不谏，帝辄语之曰："岂朕不能容受耶？将无事可谏也？"宪宗有此议及处分，是天纵圣明，神授聪哲，动臻理要，深知物情，可谓有君无臣，间代之主也。

论边事

宰臣李绛，尝因延英论及边事，曰：

自古及今，戎狄与中国并，虽代有衰盛强弱，然常须边境备拟，烽堠精明，虽系颈屈膝而亭障未尝一日弛其备也。何者？夷狄无亲，见利则进，不知仁义，惟务侵盗，故强则寇掠，弱则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圣王以禽兽蚊蚋待之，其至也则驱除之，其去也则严备之。今北虏蕃臣，复多历年载，虽是有功于国家，报之以厚，施者已倦，求者未厌。满其志，则曰事当宜尔，悍气益骄；酌其中，则曰效之难图，怨辞立至。故印马益广，望价转多，无厌之心，实难为足。若不如此，异日必有不顾恩德，为患封疆。寇至而谋，则事不及矣。今西、北两都，皆无备拟，兵但虚数，坐盗衣粮，将无实效，岁邀官爵，衣甲器械之数，破官钱空有其名，部伍训练之方，务酒乐都亡其制。古者兵无二事，志在杀敌，将无异望，专在诛寇，器用犀利，斥堠精明，若有烟尘，负弩死战，若无警急，即营生业。今则不然，战士采拾以供上命，惟责程课，不恤饥寒，主将刻削以结内宠，不辑戎事，惟济己身。今戎狄继来婚嫁，于国情实，巨细必知，边塞空虚，有无咸悉，至于山川要害，道途险易，似皆深知熟习，委曲谙识，脱或见利忘义，因便乘间，风尘暴至，羽檄交驰，急诏征兵，无及系累之苦，闭壁逃祸，宁救驱掠之灾？使边人仰天而呼，望国而泣，蓄甲不足以卫疆场，命将不足以扼寇仇，此圣主所宜图之，不可忘于终食之间也。伏望诏敕边镇节度，俾其虚实有无，少阙事宜，分析奏闻，仍请于八座丞郎两省中，选择公忠清干不挠之臣奉使，各与大镇节度使，各与点阅军中，访问事理，一时上闻。然后申明制度，增缉募兵，谨其殿最，行其赏罚。罚在不舍，刑罚必加；功有可褒，爵赏必及。如此，则陛下高枕，边人永宁。古人曰："备豫不虞，有备无患。"此经国之常制也。

上惊曰："今边上岂如此空虚也！卿等便令点检，切为殿最。"时天德军中城，旧属振武，有镇兵四百人，其时却割属天德军，交割惟有十人，并军将在此，其器械惟有弓一张，余可知也。数月后，李绛罢相，遂因循旧弊。

夏中对宰臣

上于延英对宰臣等，时盛夏烦暑，上汗流，御服透湿。宰臣等奏事毕起，上留："卿等且坐。"话及国朝故事，日高，宰臣等奏："日高，伏恐圣体劳倦。"上曰："朕归宫中已后，惟是宦官妇人，更与何人语论？所贵与卿等语言，称论政要，亦是乐也。"

上言外戚事

宰臣延英奏事毕，因言及前古外戚专宠害政，上

曰："朕每以此为监，外戚不惟止于无权，未尝假其颜色，正为此也。"宰臣等曰："鉴往古之失，立当今之制，事光千古，道冠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势，向外都不知有，祗畏恭慎，常恐有违。至于职位、赐与、宾客，岂惟无敢逾制，实亦不逮常人。所以陛下临御以来，后族戚里之家无一人有犯法惩责，盖制于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悦曰："今岂得知此乎？若有逾越，朕必宽舍，此却是安全外戚之道也。"宰臣陈贺曰："陛下简御外戚之道，从古帝王无及今者。圣旨宏远，睿政光昭，可垂万代之法也。"

上言开元天宝事

宰臣于延英殿论政事毕，因言及国朝故事，上曰："朕览《玄宗实录》，见开元初事，天下不得不理。玄宗初即位，亲见不理之由，遂锐意为政，有姚崇、宋璟、苏颋等辅弼左右，履正奉公，圣贤相合，鱼水相得，何缘而不至于理？及天宝末年，玄宗怠倦，为政务于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等奸败倾陷，专权徇私，杨氏一门竞为祸本，又何因而不至于乱？前事是今日之龟鉴，朕当自惕厉。卿等各以此为诫，庶几免于此也。"宰臣等兢惕踧踖，拜贺圣言，皆洞理乱之本也。

上言须惜官

上于延英殿谓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备，惟其人。卿各有亲故，则必有冗食者。卿当与朕惜官以弘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未尝不访于公议，有堪奖进，始敢奏陈。至于亲故，不敢援引。"权德舆曰："臣寡亲故，亦不敢进用。今奉宣示，更不敢有违旨。"李绛曰："至公之道，实无亲疏，惟观其人才与职位相当。若有才用，虽是亲故，亦合进用。昔建中初，德宗临御天下，崔佑甫为相，半年之内，除官八百余员。德宗谓佑甫曰：'卿除授太多，又闻多自亲故，何也？'佑甫对曰：'所问当与不当，不看多之与少。其是臣亲故，方谙知其才器，尚不敢用，其不谙者，安敢与官？'德宗赏其言论，以谓所对公当，至今人称之。天后朝命官猥多，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语，及开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绩者，多是天后所进之人。有言：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若拱默避情故之嫌，使圣朝阙济济多士之美，是依违容悦之臣，非圣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于位实乖，情故可验，臣岂敢逃责，以妨贤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之道，不论多少，只在至当尔。卿当我倚任，勿负斯言。"

论择采事

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于外间采择人家子女，及有别室妓人，皆取以人，云奉密诏，众议喧然。宰臣李绛顾谓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谏论。"吉甫曰："此嗜欲间事，难言。从谏官上疏。"李绛曰："居常称美相公，常病谏官论事为难，则推与谏官，可乎？且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岂事有不合论者？"吉甫曰："少间，待敕使出宣事，便讽之，可乎？"李绛曰："敕使避事，却不敢言。出臣下口，入圣耳，讵可因人言乎？二相公皆旧人硕德，诚合保重。如绛蒙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遇，顾以凡器，起居相位，无以塞责，获罪为幸。辄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极言采择之弊，曰："今日之理，实所可惜，流布四方，亏损圣德。伏恐不敢言者。臣过蒙厚恩，无裨盛化，敢陈愚瞽，伏希察纳。"草状毕，李、武并云："请状一看，可乎？"李绛曰："此是公状，何敢有隐？"两相遂共读之，皆泫然曰："不知相公捐躯许国如此，虽两汉章疏，何以过此？"明日延英对见，上举手谓李绛曰："昨日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过，不喻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其于乐官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与其父母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敢如此搅扰人家。各有科责，朕已重罚矣。其所取人，并放归家讫。若非是卿发言，朕宁知过失？忠益诚尽，深嘉乃心。朕常居深宫，不知外事，已后脱有处分不合事宜，卿须依此论陈，不得遂成朕错。脱或有得卿所奏，暂未谕，守所见，未从其理，直须两度三度恳论，以至于五六，朕方冀开悟，以道理归当为限。卿等常宜以此为怀。"于是并起谢恩，至于感泣。退归，二相谓李绛："岂知此？《太宗实录》中且无此事。相公事君之道，为臣之节，极是矣。实惭不逮，有愧于怀。"及晚，出中书，其先所取人并放归家，在于道路。此尧舜禹汤之德，若书之简策，足以彰示万古，岂寻常帝王可望清光哉！

遗　文

奏　疏

论刘从谏求为留后疏

臣伏以兵机尚速，久即计生；威断贵定，疑即变起；人情未一，乃可伐谋；事势已分，则难命中。据刘悟八月十日得病，计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报已迟，朝廷既知，又数十日都未有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同从谏之乱，纵有同者，不过所厚一二千人，直使一半叶同，尚有一半守顺。况从谏不曾久主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亦贫穷，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四面一将帅充昭义节度，令倍程赴镇，从谏未及铺置，新使已到潞州。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从天上落也。新使既到潞州，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又设使未到已前，谋挠朝命，臣亦料得必无能为。若欲多分兵马守境，则事须给付器械，

将校等既得器械，又已有正节度使，岂肯更为从谏腹心？若欲少分兵马，则不足抗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昭然可知。

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陈论，并具状闻奏讫，至今又二十余日，未有处分。恐潞州三军，会朝廷意旨，将欲效顺，即虑忽与从谏，将欲同恶，又却恐除别人，倘更被奸人为画狡计，虚张赏设钱数，兵士觊望，尤难指挥。今则已似太迟，失于制置，若更稽缓，事恐转生。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符，赐新节度使五十万匹物，令宣示三军，以其从来忠节，故有此赐，便节级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军郡刺史，从谏既粗有得，必且择利而行，万万之中，无一二违拒。必若不从指挥，臣亦以为不假攻讨，盖山东三州，难自存立，若欲旁连魏镇，即须厚赂交通，若拟自保封疆，即须终日备御，四面受敌，必不支持，数月之间，定见覆败。况又闻山东官健，已不许自蓄刀兵，足明军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长短此方义无便授从谏之理。今更于意外料度，倘从谏事急，将所亲厚三二千人，散授魏镇，必亦虏缚，送归阙廷，上取忠义之名，下快雠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镇州，留一从谏，亦何所利？其将士三二千，既是从逆得散，却亦是国家一事，纵横揣度，股掌无逃。又以为直使山东之人，未得其便，僶俛受制，依违俟时，朝廷亦只要明敕四面诸军，严兵保境，勿令公私来往，勿使商旅通流，迟不一年，枭首必至。若或舍此数计，事或后时，即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胜忧愤激切之至。

论仆射中丞相见仪制疏

左右仆射，师长庶寮，开元中名之丞相，其后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表状之中，不署其姓。尚书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于廷。礼仪之崇，中外特异。所以自武德、贞观已来，圣君贤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礼，谓为合宜。苟有不安，寻亦合废。近年缘有才不当位，恩加特拜者，遂从权便，不用旧仪。酌于群情，事实未当。今或有仆射初除，就中丞院门相看，即与欲参何殊？或中丞新授，亦无见仆射处及参贺处；或仆射先至，中丞后来，宪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伏望下百寮详定事体，使永可遵行。

论回鹘请昏

宪宗时，回纥使者再朝，遣伊难珠再请昏，未报，可汗以三千骑至鸊鹈泉。于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备虏。礼部尚书李绛奏言曰：

回鹘盛强，北边空虚，一为风尘，则弱卒非抗敌之夫，孤城为不守之地。倘陛下怀此，增甲兵，饬城垒，中夏长策，生人大幸也。臣观今日处置，未得其要。夫边忧有五，请历言之。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缯帛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故外攘内备，必烦朝廷，一可忧。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备，城池未固，饬天德则虏必疑，虚西城则碛道无倚，二可忧。夫城保要害，攻守险易，当谋之边将。今乃规河塞之外，裁庙堂之上，虏猝犯塞，应接失便，三可忧。自修好以来，山川形胜，兵戍满虚，虏皆悉知。贼掠诸州，调发在旬朔外，其系累人畜，在旦夕内，比王师至，则虏已归，寇能入留，役亦转广，四可忧。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今回鹘不市马，若与吐蕃结约解仇，则将臣闭壁惮战，边人拱手受祸，五可忧。又淮西吴少阳垂死，可乘其变，诸道兴发，役且十倍。臣谓宜听其昏，使守蕃礼，所谓三利也。和亲则烽燧不惊，城堞可理，盛兵以畜力，积粟以固军，一也；既无北顾忧，可南事淮右，申令于垂尽之寇，二也；北虏恃我戚，则西戎怨愈深，内不得宁，国家坐受其安，寇掠长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忧，甚计非。或曰降主费多，臣谓不然。我三分天下赋，以一事边。今东南大县，赋岁二十万缗，以一县赋为昏赀，非损寡得大乎？今惜昏费不与，假如王师北征，兵非三万，骑五千，不能捍且驰也，又如保十全之胜，一岁辄罢，其馈饷供拟，岂止一县赋哉？

帝不听。

论于季友尚主

元和三年，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惮上英威，为于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宁公主妻之。李绛谏："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讽之入朝，頔遂奉诏。

论尚德

元和六年，李吉甫言于帝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今惠泽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愿加严以振之。"帝顾李绛曰："何如?"绛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

帝曰："然。"后于頔入对，亦劝上峻刑，帝谓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劝朕峻罚。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

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论徙受降城

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毁受降城。节度使李光进奏请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徙于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绛、卢坦以为："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处确瘠，烽候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也。"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坦、绛同。上卒用吉甫策，以

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李绛言于上曰："边兵徒有其数而无其实，将帅但缘私役使，聚其货财以结权幸而已，未尝训练以备不虞。此不可不于无事之时，豫留圣意也。"受绛兵籍旧四百人，及天德交兵，才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绛言及之。

论备回鹘

元和九年，李吉甫奏："开元中，置宥州以领降户，宝应以来，因循遂废。今请复之，以备回鹘，抚党项。"上从之。先是回鹘屡请昏，朝廷以费广未许。李绛言："回鹘凶强，不可无备；淮西穷蹙，事要经营。万一北方有警，则非步骑数万，不足抗御，而淮西遗丑，复延岁月之命。为国家费，岂特降主之比？"上不听。

碑　铭

兵部尚书王绍神道碑

元和九年冬十一月晦，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判户部事上柱国太原郡公食邑二千户王公殁于位。君失所重，人怀其旧。大事在戎，以宁祸乱，公实居兵部；聚人曰财，以迁有无，公实领地官。天子以兵、赋之柄俾于公，公以忠劳之力事于上。垂玉佩，累金印，锡圭锡剑，书社开国，郁积公望，绸缪主恩，出入三朝，始终二纪，非重而何？非旧而何？

公讳绍，字德素。其先秦将翦之后，翦孙离，楚汉之际，以秦围赵，死于师，子孙家于太原，世为令族。曾祖威，衡州耒阳令；祖思献，襄州襄阳令；父瑞，工部员外郎，及公贵，累赠礼部尚书。咸以盛时，沈于下位，积有惇德，宜生达人。公，尚书第三子也，少以厚实为士友所重。太师颜鲁公守吴兴，特器之，表授武康尉。相国萧徐公察守冯翊，并随府授檄。丁继太夫人忧，服除，累授殿中侍御史、江西观察推官，遂践台阁，自仓部员外郎迁户部、兵部郎中，专判户部事。未半岁，超拜户部侍郎，宠赐金紫，复加朝散大夫，即旧官判度支，特迁户部尚书，所领仍旧。顺宗谅暗，奸竖窃柄，拜工部尚书，以钱谷自（阙），俾去异己，诚私计也。上即位，天下文明，彝伦攸叙，检校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判都省事，兼御史大夫，充东都畿汝州都防御使，保厘东郊，镇卫旧都，风令既行，奸盗出奔。迁检校尚书右仆射，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支度、营田，兼徐、泗、宿、濠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居镇六年，复征拜兵部尚书。明年春，诏兼判户部事。在位三岁，享龄七十有二，彻席于长安永乐里之私第。优诏追赠尚书右仆射。长子前门下省典仪元泰，次子剑南东川节度掌书记、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元质，幼子前右威卫仓曹参军元弼等，克禀《诗》《礼》，备著文行。以十年秋八月四日，奉窀穸于万年县之洪固乡，以夫人赠西河郡夫人相李氏祔焉。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事、赠工部侍郎造之长女，茂于懿范，归于令人，先公而殁，距兹十九年矣。异时同穴，周公之制也。

夫君子之行己事上也，必执心而端其始，立事而保其中，践道而要其终。当建中末，盗起毂下，乘舆南狩，巴梁厄区，庈藏空虚，武旅气下，德宗色动。公时为御史大夫包佶水陆运盐铁判官，怀章表，披荆棘，悬束车马，陵践山谷，达本府之诚恳策书，献当使金彩缣帛，烂若波涛，积如邱陵。上于是敷大号以布天地之施，士由是濡厚泽以奋雷霆之用。将加宠授，以奖忠劳，公方以国难疚怀，求以诏书复命。致远之度，当时所称。岂不曰有其始乎？贞元中，公以材智，任职忠勤，注意不疑，可以进退海内之士，可以缩摄天下之柄，人心所倾，台位如寄。公理财以义，下不厌其取；处权以道，上不恶其专。内守持盈之诫，外弘推美之度，及门而进，与公同升，布于显列，由乎阴骘，诚无二事，绩著一心。岂不曰有其中乎？元和初，徐方丧师，帅人怙乱，乐于祸以幸其利，鼓其变以成其私，氛沴已凝，气焰方作。公授钺以出，投袂而驰，倍道而乘其未备，轻骑而出其不意，先迷得主，大众归心。于是安进达以三百骑叛于河城，械系而行乎军令；唐重靖以一千人奔于埇桥，檄召而收其武力。散私积以劳赏，发义徒以祛弊，推以诚信，涤其疵瑕，顽固革心，疆内如春，武经戎略，存为故事。岂不曰有其终乎？是三者，忠存于国，政在于人，遗绩未映，美化犹新。况乎显持世权，阴行相事，造膝承顾，沃心献议，注百辟之耳目，奔九流之车骑，入司国赋之重，出膺邦阃之寄，考终厥命，归全于位。非夫贞固干事，明哲保身，曷以臻于是乎？然则篆贞珉，表陵谷，庶乎实德，宜无愧辞。其洪纤之迹，显晦之用，应机之速，奋才以光赫其位，得君以薰灼于时，备用于陇西之状，精核于弘农之志。今所书，大者远者而已。文有详略，盖《春秋》之义焉。铭曰：

天赋才兮遇有期，臣择君兮审厥时。公之达兮世所资，道之行兮人罕窥。筦国権兮家以肥，庭邦赋兮物不欺。人意倾兮主念随，阴德及兮显命施。龙上空兮盗乘机，位阳尊兮奸用奇。圣运启兮大人造，王气荡兮英风扫。用邦镇兮徐方道，洛邑思兮彭城祷。顺者化兮叛者讨，肃如霜兮偃如草。中外便兮恩宠殊，迁司马兮领司徒。趋丹墀兮伏青蒲，杜私门兮辟公途。期方远兮帝命俞，运何屈兮吾道孤。松楸列兮龟趺衔，琬玉琢兮陵谷虞。往矣已焉兮，噫嘁呜呼！

赋

太清宫观紫极舞赋　以"大乐与天地同和"为韵

开元中，赐海内以正朔，示天下以礼乐。舞紫极

于宫廷，飨玄元于云幄。乃树以旌旃，设以宫悬。由中出以表静，用上荐于告虔。盛德之容，昭之于行缀；至和之节，奉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乐之先。八佾以敷，肃然舞于清庙；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钧天。如是则文始不得盛于汉日，大章未可比于尧年。振万古而独出，岂百王之相沿。洎乎秉翟而叙，候乐以举。协黄钟，歌大吕。乍阳开于箫管，忽阴闭于柷敔。淹速以度，正直是与。若中止而离立，复徐动而进旅。和之感物，应鸟兽以跄跄；礼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由以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钟于宫。方将万舞，爰节八风。于以易其俗，于以告厥功。因乎所自，制在其中。申敬也，其恭翼翼；宣滞也，其乐融融。齐无声于合莫，感有情而统同。则其业之所肄，习之则利。作兹新乐，著为故事。享当其时，舞于此地。退而成列，周庙之干戚以陈；折而复旋，鲁宫之羽龠斯备。美乎！冠之象以峨峨，舞其容以傞傞。合九变之节，动四气之和。散玄风以条畅，洽皇化之宏多。是时也，天地泰，人神会。舞有容，歌无外。故曰作乐以象德，有功而可大。

戎幕闲谈

[唐]韦　绚撰　陈尚君辑录　党芳莉整理

《戎幕闲谈》一卷，唐韦绚撰。绚生平已见前《刘宾客嘉话录》提要。本书有作者大和五年（八三一）自序，称其在蜀中幕府任巡官时，节度使李德裕“博物好奇，尤善语古今异事”，遂录而成书。原书已逸，今存《说郛》、《类说》本均为节录本，远非全编。今重加辑录，共得二十则。其中所记唐代朝野遗闻，多叙人臣休咎前定，所记异闻，多与蜀中有关，因皆录李德裕所谈，颇为学者所重视。

序

赞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语古今异事。当镇蜀时，宾佐宣吐，亹亹不知倦焉。乃谓绚曰：“能题而纪之，亦足以资于闻见。”绚遂操觚录之，号为《戎幕闲谈》。大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韦绚引。（《说郛》卷七）

武士彟墓碑

赞皇公曰：予昔为太原从事，睹公牍中文水县解牒，武士彟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龟头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处，皆镌去之。其碑高大于华岳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经半年，武相遇害。（《说郛》卷七）

杜元颖

公又曰：昨循州杜相说在此日，异事颇多，命书不僚佐。其所言初到蜀年，资州有方丈石走行，盘礴数亩。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泥人须生数寸，见者拔之，俄顷又出。都下诸处有栗树，树忽结实，食之味如李。鹿头寺泉水溢出，及猫鼠相乳之妖，果有蛮寇凭陵。绚寻《魏书》，述李势在蜀欲灭，频有怪异。成都北乡有人望见女子入草，注视之，见物如人身，有头目而无手足，能动摇不能言语。又广汉马生角，长寸半，又马生驹，一头二身六耳无目，二阴一牝一牡。又驴无毛，饮食数日而死。又江源地生草七八尺，茎叶皆赤，子青如牛角。绚昨又见今副使司马军将何令宣说，蛮欲围城，城门外有一人，见一龙与水牛斗，俄顷皆灭。又说李树上皆生木瓜，而空中不实。（《说郛》卷七）

高崇文

公又曰：杨雄《蜀王本纪》言，秦相张公子筑成都城，屡有颓坏，时有龟周旋行走，巫言依龟行迹筑之，既而城果成。予未至郡日，尝闻龟壳犹在城内，昨询方耆旧，有军资库官宇文遇者，言比常在库中。元和初，节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为腰带胯具。自张仪至崇文千余载，龟壳尚在，而武臣毁之，深可惜也。（《说郛》卷七、《太平广记》卷四七二）

玉鱼符

公又曰：贞元中，司勋郎中名迪，即李景侍御之先人也。德宗朝，以美才颇有恩泽。一日朝下归第，马上昏昏如，醉过其门不入。驭者曰：“欲往何处？”既而君寤觉焉。入宅，谓其妻曰：“适者归路恍惚，如在梦中，有二黄衫人，引至一户外，且欲入，中有人曰：‘未来须待玉鱼符下也。’既而如醒焉，马首已过于门矣。此非人间也，吾其能久乎！”后入朝，朝堂之地无纤莽之物，上龙尾道地上，见一玉鱼子，光莹夺目，雕刻奇丽，恐他人先得，遽以袍袖裹之。及归，马上把玩，至家与稚儿弄之，殊忘须待玉鱼符之事。其妻在傍见之，颇省其语，潜不乐，果数日而逝。（《说郛》卷七）

资州献龙

韦皋镇蜀末年，资州献一龙，长丈余，鳞甲悉具。公以木匣贮之，蟠屈于内，时属元日，置大慈寺殿上，百姓皆传，纵观二三日，为烟所熏而死。国史缺书，是乃何祥也。（《类说》卷五二、《太平广记》卷四二二）

扬子江白黑气

李克孝月夜登北固山，有黑气如堤，自海门出，横三江中。又有白气如虹，自金山出，与黑气相交，不知是蛟蜃为复是气。旬日，玉纬尚书卒。公又曰：韩相自金陵入朝，岁余后，于杨子江中有龟鳖满江浮下，而悉无头。此时韩相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说郛》卷七、《类说》卷五二）

救世之相

姚梁公与崔监司在中书。梁公有子丧，在假旬日，政事委积，处置皆不得。言于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镇雅俗。"及梁公出，顷刻间决遣尽毕。时齐平阳为舍人，在旁见之。梁公自以为能，颇有得色，乃问平阳曰："予为相，比何等人？"齐未及对。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虽不及后，犹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今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则竟如何？"曰："相公可谓救时之相也。"梁公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时齐平阳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质疑问难，皆此二人，因叹曰："欲知古事问仲舒，欲知今事问齐浣，即无败政矣。"（《类说》卷五二、《唐语林》卷三）

神撼條

翰林院有悬铃，以备夜中警急。文书出入则引索，以代传呼。长庆中，赞皇为学士时，河北用兵，铃数有声，终不见人，声急则军事急，声慢则军事慢，曾莫之差。元相亦在院，元诗有神撼絛是也。（《类说》卷五二）

先父秉炬

贞元中，荀尚书在村墅，因出夜迷道。忽有一炬火前引而行，至门，见秉火者乃其先父也。（《类说》卷五二）

神告休咎

窦参为蒲圻令，有神祠，前后令宰皆祀之，窦至即欲毁之有日矣。梦神谓己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以公他日位宰相，幸且相存，自知与君往来，可以预知休咎。"既觉，乃自入神祠祭，酹以兄事。之后有迁命，神必先报，颇与神交焉。其神欲相见，必先具盛馔于虚室内，围以缣幙，窦入之后，左右闻二人笑语声。及参谪柳州别驾，官舍有空院，窦因闭之，俄闻有呼声三四，寻之则无人。窦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从理家事，三两日北使到，若不免矣。"窦依言处置讫，坐待使。不数日，王人来果有后命。（《类说》卷五二、《太平广记》卷三〇五）

费鸡师

蜀川有一费鸡师者，善知将来之事，而亦能为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时有一僧言，往者双流县保唐寺，寺有张二师者，因巡行僧房，见有空院，将欲住持。率家人扫洒之际，于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师观之，见一蛇在瓶内，覆瓶出之，约长一尺，文彩斑驳，五色备具，以杖触之，随手而长，众悉惊异。二师令一物挟之，送于寺外，当携掇之际，随触随大，以至丈余，如屋椽矣。二人担之方举，送者愈惧，观者随而益多，距寺约二三里，所在撼动之时，增长不已。众益惧，遂击伤，至于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时下寺中，僧有事至临邛，见鸡师说之，鸡师曰："杀龙女矣。张二师与汝寺之僧徒，皆当死乎。"后卒如其言，他应验不可胜纪，竟不知是何（何字原阙。据陈校本补）术。韦绚长兄为杜元颖从事，其弟妹皆识费师，于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即询访鸡师之术。凡有病者来告，鸡师即抱一鸡而往，及其门，乃持咒呵其鸡，令人内，抵病者之所，鸡入而死。病者即瘥，鸡出则病者不起矣，时人遂号为费鸡师。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结印，其石子断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书符，先焚符为灰，和汤水，与人吞之，俄复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烧。又云：城南建昌桥下，其南岸先有龙窟，岁常损人，至有连马而溺者，如有攫拿于水，当韦皋时，前后运石，凡几万数。顷之，石复失焉，后命道士投简于内，以土筑之，方满，自此之后，龙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与西廊龙井通焉，而建昌桥下，往往损人而不甚也。询问吏卒，往时人马溺于其间，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尽，而尸乃出焉。（《太平广记》卷四二四、《类说》卷五二）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于僧舍壖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廪，佯命文士泛舟，饮酒赋诗。

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憕，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支体，棺而葬之。禄山以兵守土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李萼谒于军前，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弹奏黜陟，朝纲大举。连典蒲州、同州，皆有遗爱。为御史唐实所构，宰臣所忌，贬饶州刺史 。复拜升州浙西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谮，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丞，封鲁郡公。宰相元载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硖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贻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绕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斥朝政以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谥 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殁于贼，天下冤之。《别传》云：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吮血。以给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瘗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榇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太平广记》卷三二，云出《仙传拾遗》、《戎幕闲谈》及《玉堂闲话》）

泓 师

唐张敬之在则天朝，每思唐德，谓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当入三品，其子将道由历于天官，有僧泓 师善阴阳算术，与敬之有旧，谓敬之曰："侍郎无烦求三品。"敬之曰："弟子无所求，此儿子意耳。"敬之弟讷之为司礼博士，时有疾，甚危殆，指讷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忧其疾亟，岂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临万仞渊，必不坠矣。"皆如其言。泓复与张燕公说置买永乐东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于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谓燕公："此宅气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与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处三数坑，皆深丈余。泓大惊曰："祸事，令公富贵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诸郎君皆不得天年。"燕公大骇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相连。今总填之，亦犹人有疮痏，纵以他肉补之，终无益。"燕公子均、垍皆为禄山委任，授贼大官，克复后，三司定罪，肃宗时以减死论，太上皇召肃宗谓曰："张均弟兄皆与逆贼作权要官，就中张垍更与贼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无赦！"肃宗下殿叩头再拜曰："臣比在东宫，被人诬谮，三度合死，皆张说保护，得全首领，以至今日。张说两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脱死者有知，臣将何面目见张说于地下。"呜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与阿奴处置，张垍宜长流远恶处，竟终于岭表。张均宜弃市，更不要苦救这个也。"肃宗掩泣奉诏，故均遇害，皆如其言。（《太平广记》卷七七，云出《大唐新语》及《戎幕闲谈》）

李辅国

玄宗为太上皇，在兴庆宫居。久雨初晴，幸勤政楼，楼下市人及街中往来者，喜且泫然曰："不期今

日再得见太平天子。"传呼万岁，声动天地。时肃宗不豫，李辅国诬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陈玄礼之异谋也。"下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给（明钞本给作绝）其扈从部曲，不守老弱三二十人。及中达，攒刃曜日，辅国统之，太上皇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持乃上。高力士跃马而前，厉声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辅国汝旧臣，不宜无礼！李辅国下马！"辅国不觉失辔而下，宣太上皇诰曰："将士各得好生。"（明钞本生作在否二字）于是辅国令兵士咸韬刃于鞘中，齐声云："太上皇万福。"一时拜舞。力士又曰："李辅国拢马。"辅国遂著靴，出行拢马，与兵士等护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内。辅国领众既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既而九仙媛、力士、玄礼。长流远恶处，此皆辅国之矫诏也。时肃宗大渐，辅国专朝，意西内之复有变故也。（《太平广记》卷一八八）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著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郎字原阙。据明钞本补）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太平广记》卷二二四）

郑仁钧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博学多闻，有父风，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杨国忠之子。时表弟因时疾丧明，眉睫覆目毵毵然，又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颔下，冷如水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姑与弟皆哀怜之，不知其何疾也。时洛中有郑生者，号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经洛阳，知郑生有术，乃召与俱行。及使回，入洛阳，郑生在后，至上东门道，素知仁钧庄居在路傍，乃诣之。未入里门，而郑生遽称死罪，或言合死，词色惧惧，仁钧问之，郑生无他言，唯云合死。仁钧固诘之，郑生曰："某才过此，不幸饥渴，知吾宗在此，遂为不速之客。岂知殊不合来，此是合死于今日也。"仁钧曰："吾与姑及弟在，更无异人，何畏惮如此?"郑生股栗愈惧。仁钧初以无目表弟，不之比数，忽念疾状冷热之异，安知郑生不属意于此乎，乃具语表弟之状，郑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谒之亦死，不谒亦死，礼须谒也。"遂书刺曰："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时仁钧弟与表弟，堂上掷钱为戏，仁钧即于门屏呼引郑生，读其刺通之，郑生趋入，再拜谢罪而出。表弟再顾，长睫飒然，如有怒者，仁钧为谢曰："彼不知弟在此，故来，愿贳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为兄恕之。"复诘之再三，终不复言，姑闻之，召于屏内，诱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终不肯述其由。后数年，忽谓母曰："促理行装，此地当有兵至，两京皆乱离，且拿我入城，投扬氏姊。匄三二百千，旬日便谋东归江淮避乱也。此时杨氏百口，皆当诛灭，唯姊与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异之，乃入京，馆于杨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于女，其姊素知弟有郑生之言，及见其状貌，益异之，密白其夫，以启其父，国忠怒曰："姻亲须钱，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终无一钱与之。其女告母曰："尽箱箧所有，庶可得办，何以强吾舅。"时母子止杨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无过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万，与母去，临别，表弟谓其姊曰："别与我一短褐（褐原作后。据明钞本改）之袍。"其姊以紫绫加絮为短褐，与之而别。明年，禄山叛，驾至马嵬，军士尽灭杨氏，无少长皆死。其姊闻乱，窜于旅舍后，潜匿草中得脱，及兵去之后，出于路隅，见杨氏一家，枕籍而死，于乱尸中，得乳儿青衣，已失一臂，犹能言，姊问："我儿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覆之。"其姊遽往视之，则其儿尚寐，于是乃抱之东走。姊初走之次，忽顾见一老妪继踵而来，曰："杨新妇缓行，我欲汝偕隐。"姊问为谁，曰："昔日门下卖履妪也。"兵散后能出及得儿者，皆此老妪导引保护，全于草莽，是无目表弟，使物保持也。不然者，何以灭族之家，独漏此二人哉。（《太平广记》卷三〇三）

畅 璀

畅璀自负才气，年六十余，始为河北相卫间一宰。居常慷慨，在县唯寻术士日者，问将来穷达，而竟不遇，或窃言于畅曰："何必远寻，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畅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阶答拜，命坐设食。伍伯恐耸，不知所为，良久谓之曰："某自揣才业不后于人，年已六十，官为县宰，不辞碌碌守职，但恐终不出下流。要知此后如何，苟能晚达，即且守之，若其终无，即当解绶入山，服饵寻道，未能一决，知公是幽冥主者，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异礼如此，是今日有隐于公，即负深恩，不隐即受祸，然势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数量人之死

生，凡人将有厄，皆先受数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误言于里中，未尝差也。"畅即诘之曰："当今主者为谁?"曰："公慎不可泄露，邻县令某是也。闻即当来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于某。"旬日，邻宰果来，与畅俱诣州季集，畅凌晨远迎，馆于县宅，燕劳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余矣。当时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贵子弟，令长甚选名士，老宰谢畅曰："公名望高，某寒贱，以明法出身，幸因邻地，岂敢当此优礼。"词色感愧，乃与之俱诣郡，又与同归，馆于县宅，益为欢洽。明日将别，其夜，延于深室，具簪笏再拜，如问伍伯之词，而加恳切，老宰厉声曰："是谁言耶?"词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终不为公言也，如是久之，畅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扨怒，顷刻，吏白曰："伍伯于酒垆间暴卒。"畅闻益敬惧，而乞曰转恳，乃徐谓畅曰："愧君意深礼重，固不可隐。宜洒扫一院，凡有孔隙，悉涂塞之，严戒家人，切不得窥，违者祸及其身。堂上设一榻，置案笔砚纸七八幅。"其夕宰人之，令畅躬自扃镤，天明，持龠相迓于此，畅拂旦秉简，启户见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贺畅曰："官禄甚高，不足忧也。"乃遗一书曰："慎不可先览，但经一事，初改一官，即闻之。"后自此县辟从事，拜殿中侍御史，入为省郎谏议大夫。发其书，则除授时日皆不差。及贬辰州司马，取视之曰："为某事贬也。"征为左丞。终工部尚书。所记事无有异词。(《太平广记》卷三〇四)

韦安石

神龙中，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曰："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别业在城南，待闲时，陪师往诣地所，问其价几何。同游林泉，又是高兴。"安石妻闻，谓曰："公为天子大臣，泓师通阴阳术数，奈何一旦潜游郊野，又买墓地，恐祸生不测矣。"安石惧，遂止，泓叹曰："国夫人识达先见，非贫道之所及。公若要买地，不必躬亲。"夫人曰："欲得了义，兼地不要买。"安石曰："舍弟绍有中殇男未葬，便与买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即不得将相，位止列卿。"已而绍竟买其地，葬中殇男。绍后为太常卿礼仪使，卒官。(《太平广记》卷三八九)

源乾曜

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缺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缺门，先人尚未启祔。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缺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窪处本高，今则窪矣，合高处本窪，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缺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者，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近二十年获。(《太平广记》卷三八九)

李汤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徵异话奇，杨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汤任楚州刺史，时有渔人，夜钓于龟山之下，其钓因物所制，不复出。渔者健水，疾沉于下五十丈，见大铁镤，盘绕山足，寻不知极，遂告汤。汤命渔人及能水者数十，获其获，力莫能制，加以牛五十余头，镤乃振动，稍稍就岸。时无风涛，惊浪翻涌，观者大骇，镤之末，见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秽，人不可近。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镤，拽牛人水去，竟不复出。时楚多知名士，与汤相顾愕栗，不知其由，尔时(时原在者字下。据明钞本移上)乃渔者知镤所，其兽竟不复见。公佐至元和八年冬，自常州饯送给事中孟简至朱方，廉使薛公苹馆待礼备，时扶风马植、范阳卢简能、河东裴蘧皆同馆之，环炉会语终夕焉。公佐复说前事，如杨所言。至九年春，公佐访古东吴，从太守元公锡泛洞庭，登包山，宿道者周焦君庐，人灵洞，探仙书，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之。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五伯拥川，天老肃兵，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搜命夔龙，桐柏千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章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木魅水灵，山妖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逐去，颈镤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即李汤之见，与杨衡之说，与岳渎经符矣。(《太平广记》卷四六七)

贾氏谈录

[宋]张　洎撰　聂安福整理

《贾氏谈录》一卷，宋张洎撰。洎（九三三——九九六），旧字师黯，后改偕仁，滁州全椒（今属安徽）人。进士及第，初仕南唐，历上元尉、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入宋，拜太子中允，判刑部，改户部员外郎，迁礼户二部郎中、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官终刑部侍郎。洎少有俊才，博览群籍。有文集五十卷，后佚，存世仅《贾氏谈录》。

此书又名《贾黄中谈录》、《贾公谈录》，乃张洎于宋太祖开宝三年（九七〇）以南唐使臣出使宋都开封时，据左补阙贾黄中所谈唐代轶事笔录编撰而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谓原书凡三十余事，但今存各本最多者二十六条。书中所录诸事多有史料考核补证价值，《四库提要》称其"较他小说固犹为切实近正也"。现存版本主要有《说郛》本、《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广四十家小说》本等，今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说郛》本等参校整理。

原　序

庚午岁，予衔命宋都，舍于怀信驿。左补阙贾黄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学，善于谈论。每款接，常益所闻。公馆多暇，偶成编缀，凡二十六条，号曰《贾氏谭录》，贻诸好事者云尔。（案：此条《说郛》所载，谨增入）

兴庆宫九龙池，在大同殿故台之南，西对瀛洲门。周环数顷，水深广，南北望之渺然。东西微狭，中有龙潭，泉源不竭，虽历冬夏，未尝减耗。池四岸环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革已来，多被百姓斫伐，今所存者犹有列行焉。

骊山华清宫，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而已。天宝所植松柏遍满岩谷，望之郁然，虽经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阁在北山岭之上，基址最为崭绝。前次南即长生殿故基。东南汤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汤，周环数丈，悉砌以白石，莹澈如玉，面皆隐起鱼龙花鸟之状，千形万品，不可殚记。四面石座，阶级而下。中有双白石莲，泉眼自瓮口中涌出，喷注白莲之上。御汤西南角即妃子汤，汤面稍狭，汤侧有红石盆四所，作菡萏于白石之面，余汤迤逦相属。下凿石作暗窦透水出。东南数十步复立石表，水自石表出，灌注石盆中。贾君云："此是后人置也。"

滑台城，北枕河堤，里民常有昏垫之患。贞元中，丞相贾公始凿八角井于城隅道傍以镇河水，自是郡邑无复漂溺之祸。咸通中，刺史李橦具以事闻奏，仍立魏公祠堂于河堤之上，命从事韦岫纪事迹于碑石。

白傅葬龙门山，河南尹卢真刻《醉吟先生传》立于墓侧，至今犹存。洛阳士庶及四方游人过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白傅，大中末曾有谏官献疏请赐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耶?"卒不赐谥。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其文即李义山之词也。

李邺侯为相日，吴人顾况西游长安，邺侯一见如故，待以殊礼。邺侯卒，况作《白鸟诗》以寄怀，曰："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鸱鸢奈尔何。"大为权贵所嫉，贬饶州司户。

牛奇章初与李卫公相善，尝因饮会，僧孺戏曰："绮纨子，何预斯坐?"卫公衔之。后卫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谴逐。世传《周秦行纪》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开成中，曾为宪司所核。文宗览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中进士，岂敢呼德宗为沈婆儿也?"事遂寝。

李赞皇初掌北门奏记，有相者谓公他日位极人臣，但厄在白马耳。及登相位，虽亲族亦未尝有畜白

马者。会昌初再入庙堂，专持国柄，平上党，破回鹘，立功殊异，策拜太尉，封卫国公。然性多忌刻，当途之士有不协者必遭谴逐。翰林学士白敏中大惧，遂讽给事中韦宏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领三司钱谷，专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即位，出德裕为荆南节度使。旋属淮海李绅有吴汝纳之狱，上命刑部侍郎马植专鞫其事，尽得德裕党庇之恶。由是坐罪，窜南海，殁而不返。厄在白马，其信乎！

王铎既解诸道都统，乞归河北养疾。肩舆就路，妓女数百人拥从前后，观者骇目。道出镇州，主帅迎接甚谨。初，铎之入朝也，李山甫方为镇州从事，劝主帅劫取之，王氏遂亡其族。

刘蕡精于儒术，读《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拟上圣述作，不亦过乎？"客或问曰："《文中子》于六籍何如？"蕡曰："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犹奴婢之于郎主尔。"后遂以《文中子》为六籍奴婢。

贡院所司呼延氏，自举场已来世掌其职，迄今不绝，此亦异事。贾君尝问："放举人榜，右语及贡院字用淡墨毡书，何也？"对曰："闻诸祖公说李纾侍郎将放举人，命笔吏勒纸书，未及填'右语贡院'字，吏得疾暴卒。礼部令史王昶者亦善书，李侍郎召令终其事。适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笔，不能加墨。迨明悬榜方始觉悟，则修改无及矣。然一榜之内，字有二体，浓淡相间，反致其妍。自后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毡书益增奇丽耳。"

中土士人平常札翰多为院体。院体者，贞元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尝工行草，然体近隶，故院中胥徒尤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则又甚矣。

京兆户民尚斗鸡走犬之戏，习以为业，罕有勤稼者。盖豪荡之俗，犹存余态尔。

贾君云："僖、昭之时，长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虽荐经离乱，而兵难不及。故今衣寇子孙居鄠杜间，室庐相比。

予问贾君："中土人每日火面而食，然不致壅热之患，何也？"贾君曰："夹河风性寒，故民多伤风。河洛东地咸水性冷，故民虽哺粟食麦而无热疾。"又曰："滑台风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共啖附子，如啗芋栗。"

华岳金天王庙，玄宗御制碑。广明中，其石忽自鸣。明年，巢寇犯阙，其庙亦为贼火所爇。

司空图侍郎旧隐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条山王官谷。其谷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此山。北岩之上有瀑水流注谷中，溉良田数顷，至今为司空氏之庄宅，子孙犹存。

李德裕平泉庄怪石名品甚众，各为洛阳城有力者取去。唯礼星石（其石纵广一丈，长丈余，有文理，成斗极象）、狮子石（石高三四尺，孔窍千万，递相通贯，其状如狮子，首尾眼鼻皆具）为陶学士徙置梁园别墅。

李德裕平泉庄台榭百余所，天下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具。自制《平泉花木记》，今悉以绝矣。唯雁翅桧（叶婆娑如鸿雁之翅）、珠子柏（柏实皆如珠子联生叶上）、莲房玉蕊等犹有存者，怪石为洛阳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大而无花，叶相对。行路人见者或唱《虞美人》，则两叶渐摇动，如人抚掌之状，颇应节也。或唱他辞，即寂然不动也。贾君亲见之。

州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致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

含元殿前龙尾道，诘屈七转。由丹凤北望，宛如龙尾下垂。

李赞皇平上党，破回鹘，自矜其功，平泉庄置构思亭、伐叛亭。

文中子隋末隐白牛溪。北面学者国初多居佐命之列。刘禹锡盛称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士夫拟议及诸史笔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李汧公勉百纳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无比。

华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阳对照则见之，日暮则渐隐不见。

谭宾录

[唐]唐胡璩撰　陈尚君辑校

《谭宾录》十卷，唐胡璩撰。璩字子温，武宗会昌间居成都，曾清理修复静德精舍薛稷画壁，诗人郭圆作《胡氏亭画记》记其事。本书记“唐朝史之所遗”(《郡斋读书记》)，多存唐一代朝野遗事，于玄、肃、代、德四朝名臣轶事所记尤翔，多征实可信，有较高史料价值，两《唐书》多有采录。原书久逸，今存《类说》、《说郛》等仅稍存逸文。今重予辑录，凡得一百二十五则，略以纪事先后为序，分为五卷。

卷　一

杜正玄

隋仁寿中，杜正玄、正藏、正伦，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进士。总一十人，正伦一家三人。(《太平广记》卷一七九)

台　门

又北开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时，兵部尚书李圆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开北门。(《太平广记》卷一八七)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与许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太平广记》卷四九三)

李　密

唐高祖报李密书曰：“天生蒸人，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馀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冀早膺图箓，以宁兆庶。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於唐，斯荣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於咸阳，非敢闻命。”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可定。”后密兵败，王伯当保河阳。密以轻骑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密复曰：“诸公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伯当赞其计，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於道。密大喜，谓其徒曰：“吾虽举事不成，而恩结百姓，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尽当归唐，比於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礼数益薄，执政者又来求财，意甚不平，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复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其将士故时者，以经略王充。王伯当为左武卫，亦令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徵之，密惧，谋叛，伯当止密，不从。密据桃林县城，驱掠畜产，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使告张善相，令应接。时史万宝留镇熊州，遣盛彦师率步骑数十追蹑。至陆浑县南七十里，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半度，横出击之，遂斩密，年三十七。时徐勣在黎阳，为密坚守。高祖遣使，将密首以招之，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大具威仪，三军皆缟素，葬於黎阳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呕血者。(《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许胤宗

许胤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於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原，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於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庶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太平广记》卷二一八、《类说》卷一五、《说郛》卷七三)

刘 龙

刘龙后名义节，武德初，进计于高祖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木作樵，以易帛，岁取数十万匹。又藏内缯绢，每匹皆有馀轴之饶，使截剩物，以供杂费，动盈万段矣"。高祖并从之。（《太平广记》卷四九三）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诗序》云："太平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典八十四调，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唯扣七锺，馀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锺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太乐古锺十二，俗号哑锺，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始复采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太平广记》卷二〇三）

文德皇后

钱有文如甲迹者，因文德皇后也。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询所为也。初进样日，后掐一甲迹，因是有之。（《太平广记》卷四〇五、《能改斋漫录》卷三、《类说》卷一五、《说郛》卷七三、《考古质疑》卷三）

唐霍王元轨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谦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太平广记》卷二三五）

李金才

太宗尝进白高祖曰："代传李氏姓膺图箓。李金才位望崇贵，一朝族灭，大人受命讨捕，其可得乎？诚能平贼，即又功当不赏，以此求免，其可得乎？"高祖曰："我一夜思量，汝言有理，今日破家灭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欧阳询

文德皇后丧，百官缞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中书舍人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太平广记》卷四九三）

刘文静

刘文静者为晋阳令，坐与李密连姻，隋炀帝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人。禁所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故来与君图举大计"。文静曰："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太宗笑曰："君言正合人意。"后使于突厥，文静谓曰："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即遣骑二千，随文静而至。高祖每引重臣同座共食，文静奏曰："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薛 收

唐薛收与从父兄子元敬、族兄子德音齐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元敬畏于权势，竟不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薛 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书露布，多出于收，占辞敏速，皆同宿构，马上即成，曾无点窜。（《太平广记》卷一七四）

秦叔宝

唐太宗每临阵，望贼中骁将骁士，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颇病之，辄命秦叔宝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于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及后叔宝居多疾病，谓人曰："吾少长戎马，前后所经二百余阵，屡中重疮。计吾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尉迟敬德

王充兄子琬，使于窦建德军中，乘炀帝所御骏马，铠甲甚鲜。太宗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乃与三骑，直入贼军擒琬，引其马以归，贼众无敢当身。敬德常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解喻之。敬德勃焉，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程知节

唐裴行俨与王充战，先驰赴敌，为流矢所中，坠

于地。程知节救之，杀数人，充军披靡。知节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斩获者，与行俨皆免。(《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马　周

马周西行长安，至新丰，宿于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周，遂命酒悠然独酌，主人翁深异之。及为常何陈便宜二十于事，太宗怪其能，问何。何答曰："此非臣发虑，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及谒见，语甚悦，授监察御史。奏罢传呼，置鼓，每击以惊众，时人便之。迁中书令。周病消渴，弥年不瘳。时驾幸翠微宫，敕求胜地，为周起宅。名医内使，相望不绝，每令常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为调药，皇太子临问。(《太平广记》卷一六四)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王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縢，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书，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太平广记》卷二一一、《类说》卷一五、《说郛》卷三、卷七三)

李　靖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薛万钧等破高昌，降其王麹智盛，执之，献捷于观德殿。以其地为西州，置交河、柳中等县。其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汉戊已校尉之地。初，突厥屯兵浮图城，与高昌为影响，至是惧而来降，其地为庭州。突厥颉利可汗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为藩臣。太宗遣唐俭等持节出塞安抚之。李靖、张公谨于定襄谋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选精骑，赍二十日粮，乘间掩袭，遇其斥候，皆以俘随，奄到纵击，遂灭其国，获义城公主，虏男女十万。颉利乘千里马奔于西偏，灵州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赵元楷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侯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太平广记》卷二四○)

王师旦

贞观十九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考张昌龄、王公瑾策下。太宗叹曰："二人咸有词华。"对曰："体性轻薄，文绝浮艳，必不成令器。臣不上拔者，恐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后如其言也。(《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李百药

唐李百药七岁能属文。齐中书舍人陆，常遇其父德林宴集，有说徐陵文者云："刘琅邪之福。"坐客并称无其事。百药进曰："《传》称鄅人籍稻，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县。"人皆惊喜云："此儿即神童。"百药幼多疾，祖母以百药为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继，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竖，亦皆吟讽。及悬车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筑山，文酒谭宾，以尽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诏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迁中书舍人，三代皆掌制诰。安期孙羲仲，又为中书。(《太平广记》卷一七五)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征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人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势，笔力自生。"(《太平广记》卷二○九)

萧德言

唐萧德言笃志于学，每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谓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师之言，岂惮于此乎！"(《太平广记》卷二○二)

张后胤

张后胤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传》。后因召入赐宴，言及平昔，从容谓曰："今日弟子何如？"后胤对曰："昔孔子领徒三千，徒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即为万乘主，计臣此功，愈于先圣。"太宗大悦，即赐马五匹。后为礼部尚书，陪葬献陵。(《太平广记》卷一七四)

崔仁师

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陛奏度支钱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刑部以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改从死。仁师议，以为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受兄弟。既欲改法，请审商量。竟从仁师议。（《太平广记》卷一七四）

公孙武达

唐左武卫大将军公孙武达有膂力。尝遇贼，尽劫其衣物，逼武达索靴。武达授足与之，贼俯就引靴，武达殴之，死于手下。以其兵仗御余寇，获免。（《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薛仁贵

唐太宗征辽东，驻跸于阵。薛仁贵著白衣，握戟櫜鞬，张弓大呼，所向披靡。太宗谓曰："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后率兵击突厥于云州。突厥先问唐将为何，曰："薛仁贵也。"突厥曰："吾闻薛仁贵流会州死矣，安得复生。"仁贵脱兜鍪见之，突厥相视失色，下马罗拜，稍遁去。（《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鸟　贼

李靖弟客师，官至右武卫将军，四时从禽，无暂止息。京师之西南际沣水，鸟兽皆识之。每出，鸟鹊竞逐噪之，人谓之鸟贼。（《太平广记》卷四六三）

选　将

李勣每临阵选将，必相有福禄者而后遣之。人问其故，对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君子以为知言。（《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高季辅

唐高季辅切陈得失，太宗特赐锺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寻更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太平广记》卷一六四）

王远知

道士王远知，本琅琊人也。父昙选，除扬州刺史。远知母，驾部郎中丁超女也，常梦彩云灵凤集其身上，因而有娠。又闻腹中声。沙门宝诰谓昙选曰："生子当为神仙宗伯。"远知少聪敏，博综群书。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使王子相、柳顾言相次召之。远知遂来谒见，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惧而遣之。少选又复其旧。唐高祖之龙潜，远知尝密陈符命。武德中，秦王世民与幕属房玄龄微服以谒远知，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顾自爱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润州茅山置太平观，并度二七人，降玺书慰勉之。后谓弟子潘师正曰："见仙格，以吾小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今见召为少室山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谥曰升玄先生云。（《太平广记》卷二三）

甄　权

甄权精究医术，为天下最，年一百三岁。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太平广记》卷二一八）

卷　二

胡楚宾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卷二〇二）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谓许敬宗曰："许圉师常自爱书，可于朝堂开示。"圉师见，甚惊喜，私谓朝官曰："圉师见古迹多矣，魏晋以后，唯称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观圣迹，兼绝二王，凰翥鸾回，实古今书圣也。"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凰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馀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讫，有一卷，臣近已进讫。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年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太平广记》卷二〇九《法书要录》卷四）

张楚金

张楚金与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贡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即越石长，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于如此，何嫌双举。"乃荐擢第。（《太平广记》卷二〇二）

李义府

唐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令刘祥道对推其事，李勣监焉。按有实，长流巂州。或作《刘祥道破铜山之大贼李义府露布》，称

"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人"。(《太平广记》卷二四〇、《类说》卷一五)

许敬宗

高宗东封，窦德玄骑而从。上问德玄曰："濮阳古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策马前对所问，上意称善。敬宗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无学，吾向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强所不知也。"李勣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太平广记》卷一七四)

秦鸣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太平广记》卷二一八)

薛万备

唐契苾何力征辽东，以骑八百，遇贼合战，被槊中腰，为贼所窘。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马入贼骑，救何力于群贼之中，舆之俱出。何力气尽，束疮而战，贼乃退。(《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张文瓘

宰相以政事堂供馔弥美，议减之。张文瓘曰："此食天子所重，以机务待贤才。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宜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国家所费，不在于此，苟有益于公道，斯亦不为多也。"(《太平广记》卷一六四)

李晦

李晦为雍州长史，私第有楼，下临酒肆。其人尝候晦言曰："微贱之人，虽则礼所不及，然家有长幼，不欲外人窥之。家逼明公之楼，出入非便，请从此辞。"晦即日毁其楼。(《太平广记》卷四九三)

天后

唐太宗之代，有秘记云："唐三代之后，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以询其事。淳风对曰："臣据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将歼尽。"帝曰："求而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不可废也，王者不死，虽求恐不可得。且据占已长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壮严毒，杀之为血仇，即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平广记》卷一六三)

武后

武士彟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彟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遍召其子，令相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大贵，然不利其夫。"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凰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太平广记》卷二二四)

天后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太平广记》卷二〇二)

狄仁杰

狄仁杰，太原人，为府法曹参军。时同僚郑崇资，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泣乎!"乃请代崇资。(《太平广记》卷一六六)

侯思止

唐侯思止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谲，无以逾也。时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织之徒已兴矣，判司谓思止曰："今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请状，遂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郝象贤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后加刑。(《太平广记》卷二六七)

郑杲

唐圣历中，侍郎郑杲注韩思复太常博士，元希声京兆府士曹参军，尝谓人曰："今年当选，得韩、元

二子，是吏部不负朝廷矣。”（《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刘　奇

唐证圣中，刘奇为侍郎，注张文成、司马锽为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谢，奇正色曰：“举贤无私，何见谢？”（《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元万顷

元万顷为辽东道管记，作檄文，讥议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守之。万顷坐是流于岭南。（《太平广记》卷四九三、《类说》卷一五）

赵谦光

唐诸曹郎中，不自即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以为奇句。（《太平广记》卷二四九、《类说》卷一五）

孙思邈

唐邓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常称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邻，范阳人，为新都尉，因染恶疾，居于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及《五悲》，雅有骚之风，竟自沈于颍水而死。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邈，华原人，年九十馀，而视听不衰。照邻自伤年才强仕，沈疾困惫，乃作《蒺藜树赋》，以伤其禀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既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尝问思逸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亦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为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灸，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顺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照邻又问：“养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穑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教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惧于大，戒于近者，不惧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加害，知此则人事毕矣。”思邈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以永淳初卒。遗令薄葬，不设冥器，祭祀无牲牢。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太平广记》卷二一八）

杂　编

晋以前目所不睹，难以平议，晋以来，厥迹存者，可得而言。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难可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今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画，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悉人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太平广记》卷二一四、《类说》卷一五、《说郛》卷七三）

王义方

员半千本名馀庆，师事王义方，义方重之，尝谓曰：“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唐休璟

西突厥诸蕃不和，举兵相攻，安西道绝，表奏相继。天后命唐休璟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使施行。后十馀日，安西诸州表奏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画。天后谓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为相。(《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崔敬嗣

唐崔敬嗣为房州刺史。中宗安置在房州，官吏多无礼，敬嗣独申礼敬，供给丰赡，中宗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长史崔敬嗣，既同名姓，每进拟官，皆御笔超拜之者数四。后引与语，知误。访敬嗣，已卒，遣安石授其子注官。后官至显达，其孙即光远也。(《太平广记》卷一一七)

俞文俊

新丰县因风雷，有庆山踊出，高二百尺。荆州人俞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疏奏，天后大怒，流之岭外。(《类编长安志》卷六)

杜审言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妒。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画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季重。重中创而死，并亦为左右所杀。(《太平广记》卷二六五)

裴知古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耳。"其月，中宗即位。(《太平广记》卷二〇三)

卢藏用

卢藏用征拜左拾遗，迁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尚书右丞。与陈伯玉、赵贞固友善。隐居之日，颇以贞白自衒，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假隐。自登朝，奢靡淫纵，车服鲜丽，趑趄诡佞，专事权贵。时议乃表其丑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陇州。(《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苏 瓌

景龙三年，苏瓌除尚书右仆射。时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计献食，名曰烧尾。瓌因侍内宴，将作大匠宗晋卿谓曰："拜仆射，竟不烧尾，岂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闻宰相者，主阴阳，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见宿卫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称职，所以不敢烧尾。"(《太平广记》卷一八七)

苏 颋

苏颋少聪俊，一览千言。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唯颋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颋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测也。"(《太平广记》卷二〇一)

薛 稷

稷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采古迹，埒于秘书。(《太平广记》卷二〇八)

万 回

万回师，阌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久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赍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馀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龛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阌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阌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环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竞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太平公主为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

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出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太平广记》卷九二)

卷　三

卢齐卿

卢齐卿，开元初为幽州刺史。时张守圭为果毅，齐卿特相礼接，谓曰："十年内知节度。"果如其言。(《太平广记》卷一七〇)

王　丘

开元八年，侍郎王丘拔山阴县尉孙逖、进士王泠然，不数年皆掌纶诰。侍郎崔琳收残选人裴敦复、于特卿、卢恺等十数人，皆入台省。众以为知人。(《太平广记》卷一七〇)

卢从愿

唐景云中，卢从愿为侍郎。杜暹自婺州参军注郑县尉，后为户部尚书。卢自益州长史入朝，杜立于上。乃曰："选人定如何?"卢曰："亦由仆藻鉴，遂使明公展千里之足。"(《太平广记》卷一六九)

宋　璟

璟宅中选屋，悉东西正阳。(《类编长安志》卷四)

王　晙

王晙气充雄壮，有龙虎之状，募义激励，有古人之风，驭下整肃，人吏畏而义之。晙卒后，信安王祎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咸见晙领兵为前军讨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为晙坟增封域，降使享祭，优其子孙，玄宗从之。(《太平广记》卷三〇一)

王君㚟

唐王君㚟摄御史中丞，判凉州都督事。玄宗于广达楼，引君㚟及妻夏氏宴设，赐金帛。夏氏亦勇决，每君㚟临阵，夏氏亦有战功，凉州有回纥、契苾、思结、四部落为酋长。君㚟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所轻。及君㚟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麾下。君㚟奏回纥等部落难制，潜有谋叛。遂留四部都督。后四部落党与谋叛君㚟以复怨，会吐蕃间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骑往甘州掩之。还至甘州南巩笔驿，四部落伏兵突起，君㚟与贼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遂杀君㚟。(《太平广记》卷一九一)

冯光震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太平广记》卷二五九、《类说》卷一五)

白履忠

白履忠博涉文史，隐居梁城，王志愔、杨玚皆荐之。寻请还乡，授朝散大夫。乡人谓履忠曰："吾子家贫，竟不沾一斗米、一匹帛，虽得五品，止是空名，何益于实也?"履忠欣然曰："往岁契丹入寇，家家尽署排门夫，履忠特以读少书籍，县司放免，至今惶愧。虽不得禄赐，且是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太平广记》卷四九四)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两本进，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敕陆无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褾，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以已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惟有《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褾织成字。(《太平广记》卷二〇九)

贺知章

贺知章性放旷，美谈笑，当时贤达咸倾慕。陆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亲善，象先谓人曰："贺兄言论调态，真可谓风流之士。"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太平广记》卷二〇二)

杨　妃

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逻皆桫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太平广记》卷二〇五)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太平广记》卷二二七）

梨园乐

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太平广记》卷二〇四《类编长安志》志二）

雪衣女

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甚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不离屏帏间。上命以近代词臣篇咏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嫔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上与贵妃出游别殿，贵妃置鹦鹉于步辇上，与之同去，既至，命从官校猎于前。鹦鹉方嬉戏殿槛上，瞥有雁至，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立鹦鹉冢。开元中，宫中有五色鹦鹉，能言而惠。上令左右试牵御衣，辄瞋目叱之。岐王文学熊延景因献《鹦鹉篇》，上以示群臣焉。（《太平广记》卷四六〇）

程伯献

唐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真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其笑。（《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李林甫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谔，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受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网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饔人厮养，无不赂之，故动静辄知。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逐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自是适之束手矣。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阙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邽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失。晚年多冤仇，惧其报复，出广车仆，金吾静街，前驱百步之外，居则以砖甃屋，以板幞墙，家人警卫，如御大敌，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李林甫

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李　邕

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勣下狱，吉温令勣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祁顺之、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钜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太平广记》卷二〇一）

宋昱韦儇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太平广记》卷二六〇）

振旅亭

天宝六载，于开远门外作振旅亭，以待兵回。

（《类编长安志》卷四）

杨国忠

玄宗谓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盖欲传位于肃宗。及制出，国忠大惧，言语失次。归语杨氏姊妹曰："娘子，我辈何用更作活计。皇太子若监国，我与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国人谋于贵妃，妃衔土以请，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关，或劝请诛国忠，以悦众心，舒翰不听。禄山发范阳，每日于帐前叹曰："杨国忠头，来何太迟也。"国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国忠又为剑南节度，劝玄宗入蜀，授其所亲官，布蜀汉。（《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张 环

张环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太平广记》卷一八〇）

卷 四

用番将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又八年而用张嘉贞、张说，五年而杜暹进，又三年萧嵩进，又十二年而李适之进，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惩适之之患，遂易旧制，请以番人为将，欲固其权。尝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国家富强，而诸番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陛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将，番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求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上大悦，首用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太平广记》卷二四〇）

哥舒翰

唐哥舒翰捍吐蕃，贼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哥舒翰持半段折枪，当前击之，无不摧靡。翰入阵，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搭其肩而喝。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高三五丈而坠。家僮左车年十五，每随入阵，辄下马斩其首。（《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封常清

封常清细瘦目颣，脚短而跛。高仙芝为夫蒙灵察都知兵马使，常清为仙芝傔。会达览部落皆叛，自黑山北向，西趋碎叶，使仙芝以骑二千邀截之。常清于幕中潜作捷书，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异之，军回，仙芝见判官刘眺、独孤峻等，遂问曰："前者捷书，何人所作，副大使何得有此人？"仙芝曰："即傔人封常清也，见在门外马边。"眺等揖仙芝，命常清进坐与语，如旧相识。后仙芝为安西节度使，奏常清为节度判官。仙芝每出征讨，常令常清知留后事。常清有才学，果决。仙芝乳母子郑德诠已为郎将，威望动三军。德诠见常清出其门，素易之，走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厅，经数重门，皆随后闭之。常清案后起谓之曰："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傔，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今中丞过听，以常清为留后使，郎将何得无礼，对中使相凌？"因叱之，命勒回，即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得。后仙芝见常清，遂无一言，常清亦不之谢。后充安西节度使。天宝十四载，朝于华清宫。玄宗问以凶逆之事，计将安出。常清乃大言以慰玄宗之意曰："臣请挑马垂渡河，计日取逆胡首，悬于阙下。"玄宗忧而壮其言。至东都，旬朔。召募六万。频战不利，遂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仙芝副荣王琬领五万人进击。十二月十日，至陕州，十一日，常清败于东京。十三日，禄山入东京。常清奔至陕州。以贼锋不可当，乃烧太原仓，引兵退趋潼关，缮脩守具。贼寻至关，不能入，仙芝之力。乃削常清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奔败之状，玄宗怒，遣令诚斩之。常清临刑上表。既刑，陈其尸于蘧蒢之上。令诚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至常清所刑处，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截兵粮及赐物，则诬我也。"谓令诚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岂不知乎？"兵士齐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目常清尸曰："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引拔子，代我为节度，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乎。"遂斩之。（《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太平广记》卷二三九）

达奚珣

唐肃宗收复两都，崔器为三司使，性刻乐祸，阴忍寡恩，希旨深文，奏陷贼官据合处死。李岘执之曰："夫事有首从，情有轻重，若一概处死，恐非含弘之义。昔者明王用刑，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况河北残寇，今尚未平，苟容漏网，适开自新之路，若尽行诛，是坚叛逆之心。"守文之吏，不识大体，累日方从岘奏，陈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吕湮骤荐器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器病脚肿，月馀渐亟。瞑目即见达奚珣，但口称："叩头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良久答曰："达奚尹诉冤，我求之如此。"经三月，不止而死。（《太平广记》卷一二二）

郭子仪

郭子仪为中书令，观容使鱼朝恩请游章敬寺，子仪许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讽，请君无往。邠吏自中书驰告郭公，军容将不利于公，亦告诸将。须臾，朝恩使至。子仪将行，士裹甲请从者三百人。子仪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尔曹胡为？"独与童仆十数人赴之。朝恩候之，惊曰："何车骑之省也？"子仪以所闻对，且曰："恐劳思虑耳。"朝恩抚胸捧手，呜咽挥涕曰："非公长者，得无疑乎！"（《太平广记》卷一七六）

又

子仪有功高不赏之惧，中贵人害其功，遂使盗于华州。掘公之先人坟墓。公裨将李怀光等怒，欲求物捕其党。及公入奏，对扬之日，但号泣自罪。因奏曰："臣领师徒，出外征伐，动经岁年，害人之兄，杀人之父多矣。其有节夫义士，刃臣于腹中者众。今构隳辱，宜当其辜。但臣为国之心，虽死无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测。公子弘广常于亲仁里大启其第，里巷负贩之人，上至公子簪缨之士，出入不问。或云：王夫人赵氏爱女，方妆梳对镜，往往公麾下将吏出镇去，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视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集列。启谏，公三不应。于是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贵以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也。"公笑而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马食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是兴，无所加也。吾是以尔。"诸子皆伏（郭氏旧吏说，辛云景曾为公之吏使，后除潭州都督。将辞，累日不获见。夫人王氏及赵氏爱女乃谓云景曰："汝弟去，吾为汝言于令公。"云景拜于庭。夫人傅粉于内，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吃饭处。"赵氏女临阶濯手，令云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云景始趋而去矣）。永泰元年，仆固怀恩率诸蕃犯京畿，子仪统众御之。至泾阳，而虏已合。子仪率甲士二千出入，虏见而问曰："此何人也？"报曰："郭令公。"回纥曰："令公在乎？怀恩谓吾，天可汗已弃四海，令公殂谢，中国无主，故某来。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仪报曰："皇帝万寿无疆。"回纥皆曰："怀恩欺我。"子仪使谕之，回纥曰："令公若在，安得见之？"子仪出，诸将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请无往。"子仪曰："虏有数十倍之众，今力不敌，奈何！但至诚感神，况虏乎！"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乃传呼曰："令公来！"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仪乃数十骑徐出，免胄劳之曰："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回纥皆舍兵降马曰："是吾父也。"子仪长六尺余，貌秀杰，于灵武加平章事，封汾阳王，加中书令，图形凌烟阁，加号尚父，配飨代宗庙庭。有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暧尚升平公主，诸孙数十人。每诸生问安，颔之而已。事上诚尽，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志。前后连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等，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以危亡回顾，亦遇天幸，竟免患难。田承嗣方跋扈，狠傲无礼，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拜。"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麾指进退如仆隶焉。始光弼齐名，虽威略不见，而宽厚得人过之。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私利不预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年，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终始人伦之盛无缺焉。卒年八十五。（《太平广记》卷一七六、《类编长安志》卷四）

白孝德

唐白孝德为李光弼偏将。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骑五千，临城挑战。龙仙捷勇自恃，举足加马鬣上，嫚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顾诸将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召孝德前，问曰："可乎？"曰："可。"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多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于军门，候入而继进，及请大众鼓噪以假气，他无用也。光弼抚其背以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辔便僻，可万全。"友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欲动，孝德摇手止之，若使其不动。龙仙不之测，又止龙仙，孝德曰："侍中使予致词，非他也。"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亵骂如初。孝德伺便，因瞋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何也？"曰："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发声虓然，执矛前突。城上鼓噪，五十骑亦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逐之，斩首提之归。（《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李光弼

李光弼讨史思明，师于野水渡。既夕还军，留其卒一千人，谓雍颢曰："贼将高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领卒待贼于此。至勿与战，降则俱来。"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命曰："必获李君，不然无归。"日越引骑五百，晨压颢军，颢阴濠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

之，问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早："千人""将谓谁?"曰"雍颢也。"日越沉吟久，谓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获颢，不塞此望，必见害，不如降之。"遂请降，颢与之俱至。光弼又尝伏军守河阳，与史思明相持经年。思明有战马千匹，每日洗马于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于诸营检获牝马五百匹，待思明马至水际，尽驱出之。有驹縶于城中，群牝嘶鸣，无复间断，思明战马，悉浮渡河，光弼尽驱入营。光弼又尝在河阳，闻史思明已过河，远回趋东京。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我军之败，难与争锋，洛城无粮，又不可守，公计若何?"陟曰："加兵陕州，退守潼关。"光弼曰："此盖兵家常势，非用奇之策之也。不若移军河阳，北阻泽路，据三城以抗之，胜即擒之，败即自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则猿臂之势也。"思明至偃师，光弼悉令将士赴河阳，独以麾下五百余骑为殿军，当石桥路，秉烛徐行，贼不敢逼，乙夜达城。迟明，思明悉众来攻，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馀众，生擒八十人，器械粮储万计，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思明大惧，退筑城以相拒。光弼将战，谓左右曰："凡战危事，胜负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事之不捷，誓投于河。"适城上见河稍远，恐或急事难至，遂置剑于靴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战胜，于城西西望拜舞，三军感动。移镇临淮，舁疾而行，径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而还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吐蕃将犯上都，手诏追光弼率众赴长安。光弼与程元振不叶，观天下之变，迁延不至。初，光弼用师严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号令，诸将不敢仰视。及其有田神功等诸军，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于徐州，年五十七。其母衰老，庄宅使鱼朝恩吊问。(《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李嗣业

唐李嗣业领安西北庭行营，常为先锋将，持棒冲击，众贼披靡。与九节度围贼，因中流矢，数日疮欲愈，卧于帐中。忽闻金鼓声乱，问之，知战，因阚，疮中血如注，奄然而卒。(《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来 瑱

唐来瑱，天宝中至赞善大夫，未为人所知。安禄山叛逆，诏朝臣各举智谋果决才堪统众者，左拾遗张镐荐瑱有纵横才略。表入，即日召见，称旨，拜颍川太守，充招讨使，累奏战功。肃宗即位，以瑱武略，尤加任委，北收河洛。属群贼蜂起，频来攻战，皆为瑱所败。贼等惧之，号为来嚼铁。(《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裴 冕

裴冕为王鉷判官。鉷得罪伏法，李林甫操窃权柄，咸惧之。鉷宾佐数人，不敢窥鉷门。冕独收鉷尸，亲自护丧，瘗于近郊。(《太平广记》卷一六七)

裴 冕

李齐物，天宝初为陕州刺史，开砥柱之险。石中铁犁铧有平陆字，因改河北县为平陆县。齐物性褊急，怒陕县尉裴冕于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后冕为宰相，除齐物太子宾客，时人嘉冕不报私怨。(《太平广记》卷一七六)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抱玉，侯希逸为平卢军帅，希逸母即正己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骁健有勇。宝应中，军众讨史朝义，至郑州，回纥方强恣，诸节度皆下之。正己时为军侯，独欲以气吞之。因与角逐。众军聚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领而批其颡，回纥屎液俱下，众军呼突，繇是不敢暴。会军人逐希逸，希逸奔走，众立正己为帅，朝廷因授平卢节度使。(《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赵 骅

赵骅因胁于贼中，见一妇人，问之，即江西廉察韦环之族女也。夫为畿官，以不往贼军遇害，韦氏没入为婢。骅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致之别院，而骅竟不见焉。明年，收复东都，骅以家财赡给，而求其来属归之，议者咸重焉。(《太平广记》卷一六七)

穆 宁

穆宁，不知何许人，颜真卿奏为河北道支使，宁以长子属母弟曰："唯尔所适，苟不乏嗣，吾无累矣。"因往平原，谓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谓死有轻于鸿毛者，宁是也。愿毕佐公，以定危难。"其后宁计或不行，真卿弃平原，夜渡河。(《太平广记》卷一六七)

卷 五

赵 涓

永泰初，禁中失火，焚屋室数十间，与东宫稍迫近，代宗深惊疑之。赵涓为巡使，令即讯。涓周立案验，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代宗甚嘉赏焉。德宗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典衢州，年老，韩滉奏请免其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太平广记》卷一七一)

李勉

故相李勉任江西观察使时，部人有父病蛊，乃为木偶人，置勉名位，瘗于其垄。或发以告勉，勉曰："为父禳灾，是亦可矜也。"舍之。或曰："李勉失守梁城，亦宜贬黜。"议曰："不然。当李希烈之怙乱，其锋不可当，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罚也。矧应变非长，援军不至，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人心摇动矣，以文吏之才，当虎狼之队，乃全师南奔，非量力者能乎！"（《太平广记》卷四九六）

于休烈

于休烈，至性真悫，机鉴敏悟。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都赴行在，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仪使。中原荡覆，文物未备，休烈献《五代论》，肃宗甚嘉之，迁工部。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温仁，未尝见喜愠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重年高，曾无倦色。笃好书籍，手不释卷。（《太平广记》卷一六四）

丘为

丘为致仕还乡，特给禄俸之半。既丁母丧，州郡疑所给，请于观察使韩滉。滉以为授官致仕，本不理务，特令给禄，以恩养老臣，不可以在丧为异，命仍旧给之，唯春、秋二时，羊酒之直则不给。虽程式无文，见称折衷。（《太平广记》卷四九五）

马勋

唐德宗欲幸梁洋，严震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将张用诚阴谋叛背，输款于李怀光，朝廷忧之。会梁州将马勋至，上临轩与之谋。勋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命。"上喜曰："几日当至？"勋克日时而奏，上勉劳而遣之。勋既得震符，乃与壮士五十人偕行出骆谷。用诚以为未知其叛，以数百骑迓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曰："天寒且休。"军士左右皆退。勋乃令人多焚其草以诱之，军士争附火。勋乃令人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骇起走，壮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诚之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令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声则死之。"勋驰就其军，营士已被甲执兵。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弃之从人反逆，将欲灭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乃何为乎？"众詟伏。于是缚用诚，遣送洋州，震杖杀之，拔其二使总其众。勋以药自封其首，来复命，愆约半日。（《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马璘

唐广德元年，吐蕃自长安还至凤翔，节度孙守直闭门拒之。围守数日，会镇西节度马璘令精骑千余，自河西救杨志烈回，引兵入城。迟明，单骑持满，直冲贼众，左右愿从者百余骑。璘奋击大呼，贼徒披靡，无敢当者，翌日，又逼贼请战，皆曰："此将不惜死，不可当，且避之。"（《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马燧

李怀光使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守长春宫，马燧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则拜于城下。燧度庭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庭，可西面受命。"庭光复西拜。燧曰："公等皆禄山已来首建大勋，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弃祖父之勋力，为族灭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乃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伏。众大呼曰："复得为王人矣。"浑瑊私谓参佐曰："瑊为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不及远矣。"燧勇力智强，常先计后战。将战，亲自号令，士卒无不感动，战皆决死，未尝奔北，兵胜冠于一时。然力能擒田悦而不取，纳蕃帅伪款而保其必盟，平凉之会，为结赞所给，关中摇动，此所谓才有余而心不至。（《太平广记》卷一八九）

李景略

李景略，凉州人，寓居河东，阖门读书。李怀光为朔方节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将张光者，挟私杀妻，前后不能断。光富于财，货狱吏，不能劾讯得实情。以景略验之，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膝行前谢而去。左右识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太平广记》卷一七二）

陈少游

唐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官自少游始也。而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货，交结权右，寻除桂管观察使。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里，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少游曰："据此所费，俸钱不能足其数，此外常须求于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应者，但留心庇护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岁愿送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收受，馀到官续送，免费心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所望，忻悦颇甚，因与相厚。少游言讫。泣曰："南方毒瘴深僻，但恐不得生还，再观颜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从容旬日，冀竭蹇分。"时少游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歙观察使。改浙东观察使，迁淮南节度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

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岁馈十万贯，后以载渐见忌，少游亦稍疏之。及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深交，而阴使人伺其过，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关播尝为少游宾客，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幕府，故骤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夺包佶财物八百万贯。复使参谋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卢等州，已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后銮舆归京，包佶入朝，具奏财赋事状。少游上表，以所取财，皆是供军费用，今请据数却纳，乃重征管内百姓以进。后刘洽收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愧而卒。(《太平广记》卷二三九)

元载

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又于近郊起亭榭，帷帐什器，皆如宿设，城南别墅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三百余人。(《类编长安志》卷四)

裴延龄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货之务，乃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言："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建欠负耗賸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德宗从之。但贵欲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吏。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亦西有污池卑湿处，芦苇丛生焉，不过数亩。延龄忽奏云："厩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既须有牧放处。臣近寻访得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地百顷，请以为内厩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坚执云："恐必无此。"及差官阅视，悉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因对扬，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栿，以年多故致损坏，而未能换。"延龄曰："宗庙事重，殿栿事轻，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曰："本分钱何名也?"曰："此是经义，愚儒常才，不足与言，陛下正合问臣，臣能知之。准《礼经》云：'天下赋税，分为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财赋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番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羸羡甚多。况陛下御膳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以赐百官充俸料餐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数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木栿。"上曰："经义如此，人未曾言。"颔之而已。后因计料造神龙寺，须用长七十尺松木。延龄奏云："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有数千株，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开元、天宝中，近处求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采造，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对曰："贤者珍宝异物，皆处处有之，但遇圣君即出。今此木生自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上颇欲知外事，故特优遇之。(《太平广记》卷二三九)

画雕

裴延龄恃恩轻躁，同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德宗知众怒，益信之。(《太平广记》卷二三九)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厚善，每伺卢杞昼寝，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来，知与镒偶语，杞遽至镒阁中，詹趋避，杞遂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詹之罪，以排严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狱犹未具，而杞已奏杀詹黜郢，中外侧目。(《太平广记》卷二六九)

曹文洽

曹文洽，郑滑之裨将也。时姚南仲为节度使，被监军薛盈珍怙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构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奏南仲不法，诬谗颇甚。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洽私怀愤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矣，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旰，驿吏开门，见血流满地，傍得文洽二缄，一状告盈珍罪，一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骇异。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耶?"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能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太平广记》卷二六七卷二三九)

于邵

于邵性孝悌，内行修洁，老而弥笃。初，樊泽尝举贤良方正，一见于京师，曰："将相之材也。"不五年，泽为节度使。崔元翰近五十，始举进士，邵异其文，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司诰命。"竟如其言。独孤绶举博学宏词，吏部考为第一，在中书，升甲科，人称允当。(《太平广记》卷一七〇)

归崇敬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曰："舟人凡数十百，我岂独济?"逡巡，波

涛稍息，举舟竟免为害。(《太平广记》卷一七七)

崔损

唐崔损性极谨慎，每奏对，不敢有所发扬，两省清要，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过为恭逊，不止于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窃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议不叶，然怜而厚之。(《太平广记》卷二六〇)

董晋

董晋与窦参同列。时政事决在窦参，晋但奉诏唯诺而已。既而窦参骄盈犯上，德宗渐恶之。参讽晋，奏给事中窦申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岂不是窦参遣卿奏也?"晋不敢隐讳。上因问参过失，晋具奏之。旬日，参贬官。晋累上表辞官，罢相，受兵部尚书，寻除东都留守。会汴州节度李万荣疾甚，其子乃为乱，以晋为汴州节度使。时晋既授命，唯将判官傔从十数人，都不召集兵马。既至郑，宣武将吏都无至者，晋将吏及郑州官吏皆惧，共劝晋云："都虞侯邓惟恭合来迎候，承万荣疾甚，遂总领军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其情状岂可料耶！恐须且回避，以候事势。"晋曰："某奉诏为汴州节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为逗留。"人皆忧其不测，晋独恬然。来至汴州数十里，邓惟恭方来迎候，晋俾其不下马。既入，仍委惟恭以军众。惟恭探晋何如事体，而未测浅深。初，万荣既逐刘士宁，代为节度使，委兵于惟恭。及疾甚，李乃归朝廷。惟恭自以当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惧晋心，冀其不敢进。不虞晋之速至，晋已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骄盈慢法，潜图不轨，配流岭南。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宽厚，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长源性滋彰云为，请改易旧事，务从峭刻。晋初皆许之，及案牍已成，晋乃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叔度轻佻，好慢易军人，人皆恶之。晋卒于位，卒后十日，汴州大乱，杀长源、叔度，军人脔食之。长源轻言威仪，自到汴州，不为军州所礼重。及董晋疾亟，令知节度留后事，长源便扬言："文武将吏多弛慢，不可执守宪章，当尽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怨惧。叔度性亦苛刻，又纵恣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戏，自称孟郎，由是人轻而恶之。(《太平广记》卷一七七)

牛鱼

海上取牛鱼皮悬之，海潮至，即毛竖。(《太平广记》卷四六五)

虬尾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鼓浪即降雨，遂设像于屋脊。(《太平广记》卷四六五)

杏园

杏园，与慈恩寺南北直焉。唐新进士放榜，锡宴于此，唐人尤贵进士第，开元、天宝为盛。新进士以泥金帖子附家书中为报喜信，乡曲亲戚以声乐相庆。大中元年正月，放进士榜，依旧宴杏园。(《类编长安志》卷九)

下第诗

罗隐下第诗云："名惭桂苑一枝绿，鲙忆松江满箸红。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类说》卷一五、《说郛》卷七三。此则伪)

来南录

[唐]李　翱撰　李德辉整理

《来南录》，唐李翱撰。翱（七七四——八三六），字习之，陈留（今河南开封）人。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后累佐使府。元和末至宝历间，任朗、舒、庐三州刺史。大和初，入为谏议大夫，寻拜中书舍人，又出为郑州刺史，历桂管、湖南观察使，入为刑部、户部侍郎，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卒谥文。工古文，先后受知于梁肃、韩愈，文风平易清畅，倡文、理、义三者兼重，对后世颇有影响。本篇为其元和四年自东都洛阳赴岭南幕府途中作，逐日记载自正月始行至六月至广州的行程，为今存最早的日记体作品之一。宛委山堂本《说郛》从李翱文集中将此篇抽出，单列为一种，今即据以校点，并据四部丛刊本《李文公文集》校改。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岭南尚书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止船于漕。乙未，去京都。韩退之、石浚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东孟东野第，遂以东野行。浚川以妻疾，自漕口先归。黄昏，到景云山居，诘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题姓名，记别。既食，韩、孟别予西归。戊戌，予病寒，饮葱酒以解表。暮，宿于巩。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阴。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医察脉，使人入卢。又二月丁未朔，宿陈留。戊申，庄人自卢又来，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渐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见刺史假舟转淮，上河如杨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风逆，天黑色，波水激，顺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杨州。戊辰上栖灵浮图。辛未，济大江，至润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苏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窥剑池，宿望梅楼，观走砌石，将游报恩，水涸舟不通，无马，道不果游。乙酉，济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败。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即灵隐天竺寺）。临曲波，观轮辖，登石桥，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涛穷竹，道上新堂，周眺群峰，听松风召灵山永吟叫猿，山童学反舌声。癸巳，驾涛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滩至睦州。庚子，上杨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开元佛寺临江亭。后三月丁未朔，翱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翱在衢州，与侯高宿石桥。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岭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阳山怪峰直耸，似华山。丙申，上千越亭。己亥，直渡檐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岭南使，游徐孺亭，看荷叶。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处州。己丑，与韩泰、安平渡江游灵应山居。辛未，上大庾岭。明日至浈昌。癸酉，上灵屯岭，见韶石。甲戌，宿灵鹫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兴公室。戊寅，入东荫山，看大竹笋如婴儿，过浈阳峡。己卯，宿清远峡山。癸未，至广州。自东京至广州，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顺流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陆道谓之玉山岭。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顺流谓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岭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谓之漳江。自大庾岭至浈昌一百有一十里。陆道谓之大庾岭。自浈昌至广州九百有四十里，顺流谓之浈江。出韶州谓之韶江。

柳氏叙训

[唐]柳　玭撰　陈尚君整理

《柳氏叙训》一卷，唐柳玭撰。玭（？——八九四），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天平节度使柳仲郢子。明经及第，累官岭南节度副使。黄巢占广州后，逃归长安，复随驾入蜀，历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曾知礼部贡举。昭宗时，官御史大夫，坐事贬泸州刺史，卒。著有《续贞陵遗事》及本书。本书记其祖柳公绰以次朝野事迹，多述柳氏门风及柳氏先人所持立身行事，以诫其子弟。《新唐书》本传摘录本书尤详。此书向无传本，学者多以为早已亡逸，然南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二几乎全录之，今即据以录出。《新唐书》等书所引逸文，谨附于卷末。

先祖河东节度使公绰，在公卿间最名有家法。中门东有小斋，自非朝谒之日，每平旦辄出小斋，诸子皆束带晨省于中门之北。公绰决私事，接宾客，与弟公权及群从弟再会食，自旦至暮，不离小斋。烛至，则命子弟一人执经史，躬读一过讫，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或论文听琴，至人定钟，然后归寝，诸子复昏定于中门之北。凡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变易。其遇饥岁，则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为丹州刺史，以学业未成，不听食肉，吾不敢忘也。"祖母韩夫人，相国休之曾孙，相国滉之孙，仆射贞公皋之长女。家法严肃俭约，为搢绅家楷范。归我家三年，无少长，未尝见启齿。贞公在省为仆射，先公于襄阳加端揆，常衣绢素，不用绫罗锦绣。贞公亲仁里有宅，每归觐，不乘金碧舆，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随，贞公叹乃御下之俭也。常命粉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先公及诸叔，每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

先公居外藩，先公每入境，郡邑未尝知。既至，每出入，常于戟门外下马，呼幕宾为丈，皆许纳拜，未尝笑语款洽。牛相国辟为武昌从事，动遵礼法。奇章公叹曰："非积习名教，不及此。"

先公以礼律身，居家无事，亦端坐拱手。出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良马，衣不薰香。公退必读书，手不释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凡理藩府，急于济贫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贷，廪粟军食必精丰，逋租必贯免，馆传必增饰，宴宾犒军必华盛，而交代之际，仓储帑藏，必盈溢于始至。境内有孤贫衣缨家女及笄者皆为选婿，出俸金为资装嫁之。

叔祖少保公权，字诚悬。玭兄弟尝从诸季父送别东郊，仆马在门，会阴晦，多雨具。少保因言："我少时家贫，当房严训。年十六，当房往鲍陂人家致祭处分，先往撰文。时甚雪，只得一驴，女家人清净，随后得一破褥子，披至鲍陂，为庄客所哀，为燔薪，得附火为文，写上板子。当房朝下到庄呈祝版，此时免科责便满望，岂暇知寒。今日虽散退，还得尔许官。尔等作得祭文者有几人，皆乘马有油衣，吾为尔等忧。"太保晓声律而不好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惰。"

先妣韦夫人外王父相国文公贯之，奕世以贞谅峻鲠称。先夫人事君舅君姑凡十一年，晨省于鸡鸣，昏定于初夕，未尝阙。梁国夫人有疾，先夫人一月不下堂，早夜奉养，疾愈始归院。文公及第，登谏科，判入高等，授长安尉，秩满困穷，穴地燔薪，啖豆糜以御冬。

孝公房舅谓余弟兄曰："尔家虽非鼎甲，然中外名德冠冕之盛，亦可谓华腴右族。"玭自闻此言，刻骨畏惧。夫门地高，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爵位，死亦不可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为人窥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地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

夫士君子生于世，己无能而望他人用之，己无善而望他人爱之，亦犹农夫卤莽种之，而怨大泽之不润，虽欲弗馁，其可得乎！余幼时，每闻先公仆射与太保房叔祖讲论家法，莫不言立己以孝弟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

以气焰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敬，百行备矣。体之未臧，三缄密虑，言之或失，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去吝与骄，庶几寡过。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廪禄虽微，不可易黎氓之膏血；榎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忧与祸不偕，洁与富不并。

余又比见名家子孙，其祖先正直当官，耿介特立，不畏疆御者，及其衰也，则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际几微，非贤不达。

夫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有尤大者五，宜深记之：一是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便于己，不恤人言；二是不知儒术，不闲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顺，自无学业，恶人有学；三是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唯乐戏谈，莫思古道，闻人之善嫉之，闻人之恶扬之，浸渍颇僻，销刓德义，簪裾徒在，厮养何殊；四是崇好慢游，耽嗜麹蘖，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人，习之易荒，觉已难悔；五是急于名宦，昵近权要，一资半级，虽或得之，众怒群猜，鲜有存者。兹五不韪，甚于痤疽，痤疽则砭石可瘳，五失则神医莫理。前朝炯戒，方册具存；近世覆车，闻见相接。

夫中人已下，修词力学者，则躁进患失，思展其用；审命知退者，则业荒文芜，一不足操。唯智者研其虑，博其闻，坚其习，精其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苟异于斯，孰为君子！

余自幼奉严训，实自悬克，不敢以资冒明进。分为州邑冗吏，未尝以一言求伸于公卿间。今优游清切，乃逾心期，至于披阅坟史，研味秘奥，犹惜寸阴，不知老之将至。噫！君臣父子之道，礼乐刑政之规，在于儒术，是乃本源。夫以忧虞疾疢有限之年，自少及衰，从旦至暮，孜孜于本教之事，尚不得一二，矧以他事挠之耶？

《语》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此一章，意义全在已字。已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也。如是者，心智昏懒，兼不及于博奕。夫子以博弈为喻者，乃深切于戒劝，明言博奕为鄙事，非许儒学，不务经术，但博奕耳。吴宫之论，可为格言。近者又有叶子戏，或闻其名本起妇女，既鄙于握槊，乃赌钱之流，手执青蚨，坐销白日，进德修业，其若是乎！

夫世族之源长庆远，与命位之丰约否泰，不假征蓍龟，不假徵星数，处心行事而已。今昭国里崔山南昆弟子孙之盛，乡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栉纵笄，拜于阶下，即升堂乳其姑。长孙夫人不粒食数年而康宁，一日疾病，长幼咸萃，宣言无以报新妇恩，愿新妇有子有孙，皆得如新妇孝敬，则崔之门安得不昌大乎！

今东都仁和里裴尚书宽，子孙众盛，实为名阀。天后时，宰相魏元同选尚书之先为长婿，未成婚而魏陷罗织狱，一家徙于岭表。来俊臣辈既死，始沾恩还北。魏之长女已逾笄，及湖外，其家议北裴必不复求婚，沦落贫窭，无以为衣食资，诣老比邱尼，祈披缁居其寺，女亦甘愿下发有日矣。有客尼自外至，闻其议曰："一见魏氏女，可乎？"见之，曰："此女俗福丰厚，必有令匹，子孙将遍天下，宜事北归。"言讫而去，遂不敢议。及荆门。则裴自京洛赍资聘，俟魏氏之北反，已数月矣。今势利之徒，奉权幸如不及，舍信誓如反掌，则裴之蕃衍，乃天之报施也。郑司徒言于河南文公云：裴某作刺史，儿女皆饭饼饵。人言其为吏清白，与周给亲爱，不可不信矣。

余季妹适弘农杨堪，在蒋相国幕，清刻自持。属吏有馈献，皆不纳。尝言："不唯自清，抑亦内助焉。"余旧府高公先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龁葡匏而已，皆保重名于世。

永宁王相国（按王相涯）方居相位，掌利权。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钗奇巧，须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我一月俸金尔，岂于女惜，但一股钗七十万，此妖物也，必与祸相随。"女不复敢言。数月，女自婚姻会归，告王曰："前时钗为冯外郎妻首饰矣。"乃冯球也。王叹曰："冯为郎吏，妻之首饰有七十万钱，其可久乎，其善终乎！"冯为贾相门人，最密，（按贾相悚）贾为东户，又取为属郎。贾有苍头，颇张威福，冯于贾忠，将发之未能。贾入相，冯一日遇苍头于门，召而最之曰："户部中谤词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国。"奴泣，拜谢而去。未浃旬，冯晨与贾未兴时，方命设火内斋，曰冠当出。俄有二青衣，赍银罂出曰："相公恐员外寒，命奉地黄酒三杯。"冯悦，尽举之。青衣入，冯出告其仆御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顷而终。贾为冯兴叹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贾皆遘祸。噫！王以珍玩奇货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邪！冯以卑位贪宝货，已不能正其家，尽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贾之臧获，害门客于墙庑之间，而不知欲始终富贵，其可得乎！此虽一事，作戒数端。

又李相国泌居相位，请征阳道州为谏议大夫。阳既至，亦甚御恩。未几，李薨于相位，其子繁居丧，与阳并居。阳将献疏斥裴延龄之恶，嗜酒目昏，以恩故子弟待繁，召之写疏。繁强记，绝笔诵于口，录以呈延龄，递奏之云："城将此疏行于朝数日矣。"道州疏入，德宗已得延龄稿，震怒，俄斥道州，竟不反。繁后为谯郡守，虐诛巨盗，不以法。舒相元舆布衣时，以文贽繁。繁曰："自此有一舒家。"衔之。及为御史，鞫谯狱，入繁罪，不可解，数年舒亦及祸。今世人各盛言宿业报应之说，曾不思视履考祥之事，不其惑欤！

余又见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言之心痛心，尔宜刻骨。

又余家世，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间，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文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清风素范，有不绝如线之虑。当礼乐崩坏之际，荷祖先名教之训，弟兄两人，年将中寿，基构之重，属于后生，纂续则贫贱为荣，隳坠则富贵可耻。令所纪旧事，十忘三四，昼览而夜思，栖心讲求，触类滋长。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两所不能活也。苟懵斯理，欲绍家声，则今之流传，反成灾害，谛听熟念，以保令名。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醯酱，不可一日无也，岂必言哉！比史官皆有序传，以纪宗门，余初及行在，尚守左史，故敢以序训为目。

逸　文

夫门地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它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窥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

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忧则恐惧，恐惧则福至。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世族远长与命位丰约，不假问龟蓍星数，在处心行事而已。（以上见《新唐书》卷一六三）

在蜀时尝阅书，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石林燕语》卷八）

中朝故事

[南唐]尉迟偓撰　任士英整理

《中朝故事》二卷。作者尉迟偓，南唐时人，事迹不详，此书为其任职史官时奉旨修纂，时题衔为朝议郎守给事中、修国史、骁骑尉，赐紫金鱼袋。中朝者，即南唐对长安之称呼。书中记唐宣、懿、昭、哀四朝故事，上卷以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为主，下卷则杂录神异怪幻之事，事有不足征信者，但仍不失其参考价值。《资治通鉴》修纂时也曾参考此书。有《唐人说荟》、《五朝小说》、《说郛》等本，今据《四库全书》本标点整理。

卷　上

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间，跨驴重戴，纵目四顾，往往及暮方归大内。近臣多谏："陛下不合频出。"上曰："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只如明皇帝未平内难已前，在藩邸，间出游城南韦、杜之曲，间行村落之舍，遇王琚闲话，果赞成大事。吾是以要访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旁见一人，状若军将，坐槐树下石上。见上来，遽起鞠躬而立，上诣之，云："姓赵，淮南人也。"问之，云："闻杜琮相公出镇淮南，欲往谒耳。"上曰："旧识耶?"对云："非旧识，始往投诚。"上曰："公闻杜公何如人也?"对曰："杜是累朝元老。圣上英明，复委用之，非偶然也。"上悦之，诘曰："怀中何有?"乃一牍，述行止也。上留之，戒曰："但留邸中伺候，杜公必来奉召。"翌日，上以状授邠公，乃批云："授淮南别敕押衙。终身获厚禄焉。"其人感遇，人皆称之。

宣宗、即宪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后，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极，深忌焉。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与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还京，遂即位。

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诞，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左军护军田令孜辅翊于朝，僖宗呼为"阿父"，朝纲由己，人无敢言。每入对敭，皆自备两牙盘果食，便对御前，从容良久而退。以为常式。数年后，扈从幸蜀，转恣毗睚，杀害孔多。及翠华还京，不敢侍从。时令孜见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乃求为监军而殂。

昭宗皇帝，即僖皇弟也。咸通八年丁亥岁降生，文德元年三月即位，春秋二十二。体貌端明，人望伟如也。虽运锺艰险，智量过人。每与侍臣言论商较时政，曾无厌倦。乾宁三年，凤翔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搆难，犯干神京。上乃顺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上郁郁不乐。时登城西，齐云眺望。明年秋，制《菩萨蛮》词二首曰："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是英雄?迎孥归故宫。又一曰："飘飖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常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

上戊午年还京。庚申岁，以中官多凶恶，欲去其用事者。十一月五日，为左军军容刘季述、右军王仲仙、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拥禁兵，唤诸道进奏官，伪上表请上顺养逊位，扶上出东内，册德皇监国。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诛四辈，改天复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领兵入河中。四月冬节，上又为凤翔兵士拥幸政城。朱全忠将兵迎驾，围逼晋，涉三载。癸亥岁正月二十二日，驾出朱全忠寨中，乃还辇毂。甲子岁，全忠迎上幸洛。四月改天祐元年，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寰海莫不冤痛也。

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京国士子进士成名后，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庙，须曾扬历于字。人遂假途于长安、万年之邑。或驾在东洛，亦为河南洛阳之宰。数月之后，必迁居閤下，京尹不可侔也。两县令初欲莅事，须谒谢京尹，皆异常待之。庭前铺置茵褥，府史引一人投刺于尹前云：某邑令某姓名，赞两

拜而已。大尹降西廊迎之，从容便就饭，会府中。遂为体例。

咸通中，中书侍郎、平章事刘瞻以清俭自守，忠正佐时。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谢，怒其医官韩宗绍等。絷于霜台，并亲属二三百人散系大理。内外忧惧，瞻上疏切谏。时路岩、韦保衡恃宠忌之，出瞻为荆南节度使，中外咸不平之。翰林承旨郑畋为制词，略曰："早以文学叠中殊科，风棱甚高，恭慎无玷；而又僻于廉洁，不尚浮华。安数亩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贿，唯畏人知"云云。韦、路大怒，贬畋为梧州刺史。取《十道图》，检见驩州去京万里，乃谪瞻为驩州司户参军。舍人李庾行诰词，驳责深焉。将欲加害，时遇懿皇厌代，僖皇初立，用元臣萧仿佐佑大政。仿举瞻自代，又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理之，韦、路意乃止焉。俄而路岩出为益帅，保衡又离相位，召瞻为康州刺史，再授虢州。瞻旋至湘江，韦保衡南窜，相遇于江中，瞻家人齐登舟外诟骂之，保衡约束家人，无辞以对。至贺州驿内伏法，乃是数年前杀杨收閤于中榻上也。瞻至湖南，李庾方典是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瞻唱《竹枝词》送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庾慑怒，乃上酒于瞻。瞻命庾酬唱，庾云："不晓词间音律。"瞻投杯曰："君应只解为制词也。"是夕，庾饮鸩而卒。瞻至京，俄入中书。时宰相刘邺先与韦、路相熟，深有忧色。方判监铁，乃于院中置会召瞻，饮中寘毒而薨。邺寻授淮南节度使，僖皇于麟德殿置宴，伶人有词曰："刘公出典扬州，庶事必应大治。民瘼康泰矣。"诸伶人皆倡和曰："此真最药王菩萨也。"人皆哂之。路岩即贬儋州百姓，至江陵，籍没家产，不知纪极。有蚊幮一领，轻密如碧烟，人疑其鲛绡也。及新州伏法。

咸通中，辅相崔彦昭、兵部侍郎王凝，乃外表兄弟也。凝大中元年进士及第，来年，彦昭犹下第。因访凝，凝衩衣见之，崔甚恚。凝又戏之曰："君却好应明经科举也。"彦昭忿怒而出。三年乃登第。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盐铁，即秉钧轴。一旦凝拜是官，决意入相，彦昭陷之。后数月之间，盐铁中有隳坏。凝罢职，朝廷以彦昭为之，半载而入相。彦昭母乃命多制鞋履，谓侍婢曰："王氏妹必与王侍郎同窜逐，吾要伴小妹同行也。"彦昭闻之，泣拜其母，谢曰："必无此事。"王凝竟免其责也。

古者，五行官守皆不失其职，声色香味俱能别之。赞皇公李德裕，博达之士也。居庙廊日，有亲知奉使于京口。李曰："还日，金山下扬子江中冷水，与取一壶来。"其人举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下方忆及。汲一瓶于江中，归京献之。李公饮后，惊讶非常，曰："江表水味有异于顷岁矣！此水颇似建业石城下水。"其人谢过，不敢隐也。有亲知授舒州牧，李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献之数十斤，李不受，退还。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赞皇阅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瓯，沃于肉食，以银合闭之。诘旦同开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伏其广识也。

旧说，海中有派水贯于新罗国，色清而甘。或彼国怠于进奉中华，则彼水浊而无味。又岭南荔枝，明皇幸蜀，后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亦彼中不稔。乾符中，僖皇在蜀。洞庭柑橘、东都嘉庆李，睦仁柿，亦味酷而涩。

北省官往日遗补，每上疏谏诤，多谢罪立誓词。右补阙与左拾遗结状。故中朝士人重右补阙、右拾遗也。

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唯徐商持政公直，数十年不曾有累。其子齐国公彦若，亦以忠于上，和于众，竟无贬谪之祸。

卢耽自进士登科后，出将入相，四十九年不曾称前衔，皆从此任受于彼。

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擎馎饦，及数口，椀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痺，一夕而卒。

太常卿初上，寺内以雅乐全作而呈之。少卿初上，以半呈之。

搢绅子弟皆怯于尚公主，盖以帝戚强盛。公主自置群僚，以至庄宅库举尽多主吏，宅中各有院落，聚会不同。公主多亲戚聚宴或出盘游，驸马不得与之相见。凡出入间，婢仆不敢顾盼。公主则恣行所为，往往数朝不一相见。唯于琮相国所尚广德公主，则贤和不同，乃懿皇亲妹。于琮遭韦、路所逐，同到昭州。于公累起，被中官赐药酒。公主诟骂，夺而掷之。常侍于公，手执公腰带而坐。凡所经历州郡官吏，不敢参迎，道途肩舁，门相对而行。累寻被诏却还辇毂，授太子少傅。次除右仆射，所谓公主之力也。

宫苑之间八节游从，固多名目。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各择日排宴，祗候行幸，谓之"行从"。盛陈歌乐以至尽日，倡优百戏，水陆无不具陈，在处堆积樱桃，以充看玩也。

同州有长春宫，其间园林繁茂，花木无所不有，芳菲长如三春节矣。

中书政事堂后有五房，堂候官共十五人。每岁都酿醵钱十五万贯，秋间于坊曲税四区大宅，鳞次相列，取便修装，遍栽花药，至牡丹开日，请四相到其中，并家人亲戚，日迎达官，至暮娱乐。教坊声妓，无不来者。恩赐酒食，亦无虚日。中官驱高车大马而至，以取金帛优赏，花落而罢。

京辇自黄巢退后，修葺残毁之处。镇州王家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上都，巨有钱物，纳钱三十万贯，助修朱雀门。上又诏重修安国寺毕，亲降车辇以设大斋，乃十二撞新钟，舍钱一万贯。令诸大臣各取意击之，上曰："有人能舍钱一千贯文者，却打一槌。"斋罢，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

韩建丧母，寻访松楸之地。有术士云："只有一

穴可置大段钱物，亦乃不久而散。若华州境内，即莫加于此也。”建乃于兹葬母。明年大驾来幸，三峰四海之人，罔不辐凑。建乃广收商税，二载之后，有见钱九百万贯。后三年尽为朱全忠所有。

两军所置街巡，禁止军中凶暴。若百姓为盗斗，即属京兆府并两县捕贼司。军人百姓不相参杂。天下亦如此。

天街两畔槐树，俗号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号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

每岁上巳日，许宫女于兴庆宫内大同殿前与骨肉相见。纵其问讯，家眷更相赠遗。一日之内，人有千万。有初到亲戚便相见者，有及暮而呼唤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岁岁如此。

华清宫汤泉内，天宝中刻石为座及芙蓉，闻说到今犹在，屋木亦有全者。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

卷 下

古有豢龙氏，长安有豢龙户，观水即知龙色目有无，悉知之。懿皇朝，龙户上言龙池中走失两条。往关东寻访数十日，东都魏王池中见之，取而归阙。经华州时，李讷为华州刺史。讷父名建构，向与白居易相善。讷为人正直，闻得龙来，大以为虚妄，命就公府视之，则于一小瓶子中倒于盆内，乃二细鳅鱼也。讷怒目曰：“何以为验？”其人对曰：“验非难也。请于地中凿一穴，阔一尺。”已而注水其间，收鳅投水内，鱼到水中相趁旋转，尾触穴四隅，随触而陷，水亦暴涨。逡巡穴已阔数尺。其人谘讷云：“恐穴更广，即难制也。”遂搦入瓶中。讷方奇之，厚赠钱帛，携归辇下。

徐彦若弟彦枢，大中末，遇京国中元夜观灯于坊曲间。夜深，有一人前揖徐公，因同行，谓徐公曰：“君贵人也。他年贤兄必为辅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须请退去京五千里外，方免难也。不尔，当有祸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内居，别日请相访。”遂分路而去。经旬日，彦枢行及其巷，乃访之，并无人居。行十步余，有一小神祠，外路已穷尽，于是谒其神，见土偶宛是夜中所睹者，含笑相视，彦枢记之。光化末，彦枢官至左谏议大夫，兄方居宰辅，遂话于兄。时四方皆为豪杰所据，唯有广南是嗣薛王知柔为节度使，彦若遂请出广州。昭皇授以节钺而去，果免患难。

宣皇朝，有术士董元素自江南来，人言能役使鬼神。上闻之，召见，状貌甚异。帝谓左右曰：“斯人不可测也。”留于翰林中宿。洎夜召与语曰：“闻公颇有神术，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素对曰：“此小事，请安一合于御榻前。”数刻间，有微风人幕，元素乃启其合，柑子满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县柑子也。远处取恐迟。”上尝之甚惊叹，谓之曰：“卿要物应不难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阴谴。”明日，上命一内家小儿以银笛吹之，夜上高树，宣元素从容闻其声。上曰：“近有此怪，卿为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儿耳！”乃书一符飞之，顷刻乃不闻其声。明日，唤小儿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拨去，黑中无计求也。”上又以十余片令怀上树，踵前吹之。宣元素听，元素吐气少许，其声遂绝。上再三怪之，明日唤问，乃是被风吹落宫墙外，无由到树上。又令人于后苑作一地穴如屋，点烛于其间，使数人鸣鼓。白元素曰：“人有此妖，卿可逐之。”复飞符，良久乃不闻其声。翌日，上责穴中人，曰：“方击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击也。”其夕，又穴鸣之，戒曰：“任闻宣传，不可止也。”复不闻声，上明日问其由。奏曰：“昨夜陛下亲到穴止约，臣遂不敢违命。”上曰：“今夕更为，纵是我来，亦不可止也。”复不闻声，隔日奏曰：“有一赤龙入穴，人皆惊走，所以然也。”宣皇骇之，异常敬重。前后异术不可尽记，赐赉孔多，半年后坚辞归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终。

李思齐者，常着绿戴席帽于京辇，状貌若三十许人。每阅市场，登酒肆，逢人即与相善。令狐楚闻之，召至宅，语言非常人。楚子绹侍立，睹之亦觉其异。云在昊天观安下，明日楚令人觅之无踪。咸通中，绹为淮南节度使。已逾三十年矣。门吏于市肆见思齐，貌若当时，惊而白绹。绹亦惊，使邀之，拜为大人。谓绹曰：“何衰老如是？”绹复再拜，留宿府中，不住，云在紫极宫安下，去而不复来，有人复一见在酒楼上。绹又令访之，竟不来，莫知所去。

段文昌，贞元中在西川，为南康王韦皋宾从。皋薨后遭刘辟，遂为外邑佐官。高崇文收复剑南，召居旧职。文昌再三谢之，崇文曰：“君非久在卑位也。”指己座下椅子谓之曰：“此椅子犹不足与君坐。”遽请归阙，行至兴元一山寺中。有老僧指庭前梅树曰：“君去日既逢梅脸绽，来时应见杏花开。”及抵京华，屡迁爵秩。数年后，拜益州节度使。经兴元，至往日僧院，睹庭中杏花方盛，访其僧已卒。文昌追思之，感怆为之设斋而去。文昌孙安节为人厚重，言未尝虚发。每云“天复中避乱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见一老妇人，无一半头，坐床心缉麻，运手甚熟。其儿妇在侧，言广明庚子岁，巢寇入京，为贼所伤，自鼻一半已上并随办去。有人以药封裹之，时不死两日亦如往者。后微动手足，眷属以米饮灌口中，久而无恙。今已二十余年矣。”人间有此异事。安节又云：“长安多凶宅，无人敢居。街东有宅，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双目若火，其面满五间堂屋中。人呼为‘大青面’。街西有宅，龟头厅中亦有青面，可以一间屋中，人呼

为‘小青面’。安节少年，因冷节与侪类数人筑气球，落于此宅中，斟酌不远，于壁隙见在细草内。安节与众穿壁入去取球，数步间试窥厅中，果见其面满屋下，泛眼视诸人，乃一时奔出，莫敢取其球也。

咸通中有幻术者，不知其姓名。于坊曲为戏，挈一小儿年十岁已来，有刀截下头，卧于地上，以头安置之，遂乞钱。云“活此儿子”，众竞与之，乃叱一声，其儿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万。钱多后，叱儿不起。其人乃谢诸看人云：“某乍到京国，未获参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术不行，且望纵之。某当拜为师父。”言讫，叱其小儿不起。俄有巡吏执之，言“汝杀人，须赴公府。”其人曰：“千万人中，某固难逃窜。然某更有异术，请且观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内取一爪子，以刀划开臂上，掬爪子于其中，人设法起其儿子无效。斯须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杀人，愿高手放斯小儿起，实为幸矣。”复叱之不兴，其人嗟叹曰：“不免杀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声，小儿乃起如故。众中有一僧头欻然堕地，乃收拾戏具并小儿入布囊中，结于背上，仰面吐气一道，如疋练上冲空中，忽引手攀缘而上，丈余而没。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异处焉。

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过海欲往新罗。舟至海中山岛畔避风，与同舟一道流行其岛屿间，见泉水一泓，中有赤鲤一头，道士取之不得，乃念咒禹步获之。僧云：“海中异物不可拘也。”道士曰：“海神吾无惧。”僧苦求免之，投于波内，乃往海东。明年，僧还京。复寓西明寺，乃能卜射言事，无不中者。由是谒请如市，一二年间获缗不知其数。一旦，有客诣之，见小柏木神堂内幡花填其中，客以手扪其中，得一小儿，长数寸，朱衣朱冠，眉目如画，状似欲语，忽脱手飞去空中而不见。其僧叹惋久之，乃诟骂逐其客。客惧走避之，经月，闻其僧言其事皆无凭也。

王鲔者，凝之兄也。多异术，有相知多智，为使往宣州推事，谓鲔曰：“有何饯行相赠？”鲔出一小囊，其间如弹丸，不知何物也。谓之曰：“可长结在身边，无忘也”。既到宣州，推事月余，日昼寝于驿厅内。睡中转身，为弹子所隐胁下痛极，因跃下床就外观之，屋梁忽折落于榻上，枕席有声，震骇驿内，使人免兹难也。康骈著《剧谈录》亦载鲔有异术。

中书令韦昭度方秉机衡，中外趋附者千万。忽有老僧来谒，昭度方在道院独坐，睹其僧颇异之。僧曰：“令公祸将及矣。能随贫道去否？特来相迎耳。”昭度恍然失色，亦甚惧焉。白僧曰：“某当权已久，深虑祸生，甚欲远行，然略须辞别家眷。”其僧不许，昭度须请入焉。及至堂中，长幼聚哭，云“无信妄说”，拽其衣裾。移时，昭度脱身趋道院，已失其僧矣。询诸阍吏，无有见者。两月间，遂遇难。与表弟李磎同破家也。

代说郑畋是鬼胎，其母卒后与其父亚再合而生畋。初亚未达，旅游诸处，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观中女冠院侧。及归，妻已卒。询其婢，婢曰：“娘子将欲产，卧之久，闻空中有语曰：‘汝须出观外，无触污吾清境。不然，吾当杀汝。’妻祝曰：‘某妇人也。出无所归，愿圣者悯念。’及五更分娠后，乃殒绝。观内道众为殡于墙外野田中矣。”亚以钱酒往酹之，是夜梦妻曰：“某命未尽，合与君生贵子。无何以触污道院为神灵所杀，从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间只有一僧，年可五十来，此奇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讳，但再三哀鸣祈之，当得再奉箕帚也。”及寤，不以为信。次夕又再梦之，语如初，亚于是趋其院，果见彼桑门。初谒之，亦喜。亚遂告之，殊不管顾，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岂能主幽冥之间事乎！”亚复恳祈之，僧怒以拄杖驱击。亚甘其辱，连日不去，夕亦不寝。僧乃许之曰：“汝既心坚若此，俟吾寻访之。”乃坐入定，半夜后，起谓亚曰：“事谐矣。天曙但先归，吾当送来。”亚其夕归观，三更中闻外户人语，即引妻来。言“本身已急坏，此即魂也。善相保守。”嘱之而去。其事宛如平生，但恶明处，三二年间乃生畋。又数岁，妻乃辞去，言“年数已尽，合当决去”，涕泗而别。俄不知所之。

咸通初，有布衣爨，忘记其名。到京辇云黔巫间来王公之第，以羊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锯并小刀斧剪截其炭，叠成二楼，数刻乃成。散药末于上，下用火烧之，药引火势，斯须即通彻二楼，光明赫然，望其檐宇窗户彤楹刻桷，并阑槛罔不周备。又有飞桥连接二楼，有人物男女若来往其上。移时后，炭渐飞扬成灰，方无所睹。懿皇闻之，召入宫禁，久而不知所之。

李琮为湖南观察使。渔者献鲤鱼一头，长数尺，琮命家人烹之。鱼腹得印一面，文曰“衡山县印”。琮令厅吏索衡山县近文书，看其印篆分明，乃遣召衡山令，使携印来。及到阅之，果然新铸也。琮屏人诘之，宰邑者伏罪首曰：“旧印为恶人窃去，某与主吏并忧刑戮，所以潜命工匠为之。今则唯俟死命也。”琮悯之，为祕其事，碎新印，令赍旧印归县。罕有知之者。

邠公杜琮，人臣福寿少有其伦。日常五食以为常式。一日之费皆至万钱，夜间亦是一食。暮年有医工谘曰：“相公不宜夜食，恐脏腑壅滞以致疾。”琮笑曰：“吾六十余年如此矣！有何患哉？”

京西有客见人牧羊遍满山垅，不知几千万口，客诘之自何而来？答曰：“来自鄜夏，供相公食耳。”指顾之际，转首恍然，并无所睹，乃知神灵所授也。

东观奏记

[唐]裴庭裕撰　王宏治整理

《东观奏记》三卷，唐裴庭裕撰。裴庭裕（庭一作廷，或误作延），晚唐五代初人。唐昭宗大顺年间（八九〇——八九一），以右补阙兼史馆修撰。据该书作者自序称，大顺二年，宰相杜让能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未修，恐随着岁月的流逝，"圣绩湮坠"，故选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朝实录。裴庭裕因此得参预修撰《宣宗实录》。其时宣宗去世已三十余年，中经战乱，修实录所必备的日历、起居注已"不存一字"，使修实录无法完成。裴庭裕却将自己耳闻目睹之事，凭记忆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下宣宗一朝之史事，共八十八事，分为三卷。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宋欧阳修撰《新唐书》，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皆采用了此书史料。《东观奏记》流传版本较多，其中以辽宁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藕香零拾》本为佳，最为完整，故以此为底本整理。

序

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实录未修，岁月渐远，虑圣绩湮坠，乃奏上，选中朝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胤、太常博士郑光庭专修《宣宗实录》。庭裕奉诏之日，惕不敢易，思摭实无隐，以成一朝之书。逾岁，条例竟未立。国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馆，史馆别设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历。至修实录之日，取信于日历、起居注，参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宫车晏驾，垂四十载，中原大乱，日历与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学之士阁笔未就。非官旷职，无凭起凡例也。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目闻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

上　卷

孝明郑太后，润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锜据浙西反，相者言于锜曰："朱氏有奇相，当生天子。"锜取致于家，锜既死，后人掖庭，为郭太后侍儿。宪宗皇帝爱而幸之，生宣宗皇帝，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别庙。

上性至孝，奉郑太后供养，不居别宫，只于大明宫朝夕侍奉。亲舅郑光，即位之初，连任平卢、河中两镇节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来朝，上因与光商较政理，光素不晓文字，对上语，时有质俚。即命宰臣别选河中节度使，留光奉朝谒。后或以光生计为忧，即厚赐金帛，不复更委方面。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丧服许如故事。礼院检讨官王皞抗疏，请后合葬景陵，配享宪宗庙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诘其事。皞曰："郭太后是宪宗春宫时元妃，汾阳王孙，追事顺宗为新妇。宪宗厌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历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配之礼。"敏中怒甚，皞声益厉。宰臣将会食，周墀驻敏中厅门，以俟同食。敏中传语墀："正为一书生恼乱，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厅问其事，皞益不挠。墀以手加额于皞，赏其孤直。翌日，皞贬润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绹为山陵礼仪使，奏皞为判官。皞又拜章论懿

安合配享宪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听政，问宰臣白敏中曰："宪宗迁座景陵，龙辅行次，忽值风雨，六宫、百官尽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长，攀灵驾不动。其人姓氏为谁，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儿否?"敏中奏长子绪，见任随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绪小患风痺，不任大用；次子绹，见任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上曰："追来。"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阙，召充翰林学士。间岁，遂立为相。时人咸叹敏中亮直无隐，不掩人于上。

上因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观察使，见丹行事，余风遗爱，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持宪者闻之，奏为侍御史。

加赠故楚州刺史、尚书工部侍郎李德修礼部尚书。德修，宪宗朝宰相吉甫长子也。吉甫薨，太常谥曰简。度支郎中张仲方以宪宗好用兵，吉甫居辅弼之任，不得谓之"简"。仲方贬遂州司马。宝历中，仲方征谏议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连牧舒、湖、楚三州。时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当追赠祖父，乞回赠其兄，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充邠宁行营都统，讨南山、平夏党项。发日，以禁军三百人从。敏中上论，请依裴度讨淮西故事，开幕择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谏议大夫孙商为左庶子、行军司马，驾部郎中知制诰蒋（名与庭裕私讳同）为右庶子、节度副使，驾部员外李荀为节度判官，户部员外李玄为都统掌记，将军冉旷、陈君从为左、右都虞候。

上亲妹安平公主，下嫁驸马都尉刘异，上命宰臣与一方面。中书拟平卢节度使。上谓曰："朕只有一妹，时欲相见，淄青去京敻远，卿别思之。"宰臣乃奏邠宁节制，近于平卢。仍许安平公主岁时乘传入京。

刘异将赴镇，安平入辞，以异姬人从。安平左右皆宫人，上尽记之，忽见别姬，问安平曰："此谁也?"安平曰："刘郎音声人。"（俗呼如此）上悦安平不妒，喜形于色，顾左右曰："便与作主人，不令与宫娃同处。"上之甄别防闲，纤微不遗如此。

万寿公主，上女，钟爱独异。将下嫁，命择郎婿。郑颢，相门子，首科及第，声名籍甚，时婚卢氏。宰臣白敏中奏选尚主，颢衔之，上未尝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为邠宁都统。行有日，奏上曰："顷者，陛下爱女下嫁贵臣，郎婿郑颢赴婚楚州，会有日。行次郑州，臣堂帖追回，上副圣念。颢不乐国姻，衔臣入骨髓。臣在中书，颢无如臣何，一去玉阶，必媒孽臣短，死无种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柽木小函子来，扃锁甚固。谓敏中曰："此尽郑郎说卿文字，便以赐卿。若听颢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归启，益感上聪察宏恕，常置函子于佛前，焚香感谢。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节度使。暇日，与前进士陈镨销忧阁静话，追感上恩，泣话此事，尽以示镨。

杜悰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失名），悰待之厚。悰任西川节度使，马植罢黔中赴阙，至西川，术士一见，谓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悰未之信。术士一日密于悰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悰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植于都下买宅，生生之计，无缺焉。植至阙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悰谓术士白："贵人至阙，作光禄卿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选刑部侍郎、充诸道盐铁使。悰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后，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膀子检责宰相元载故事。植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寝。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虽丞相子，文学过人，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挤牛僧孺、李宗闵、崔珙于岭南。杨嗣复、贞穆李公珏（庭裕亲外叔祖）以会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岭外。上即位之后，岭表五相，同日迁北。以吏部尚书李珏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充淮南节度使。珏字待价，赵郡赞皇人，早孤，居淮阴，事母以孝闻。弱冠，徒步□□□□□□，举明经。李绛为华州刺史，一见谓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当掇进士科。明经碌碌，非子发迹之路。"一举不第，应进士。许孟容为宗伯，擢居上第。释褐，署乌重胤三城推官，调进，书判高等，授渭南县尉，迁右拾遗，左迁下邽令。丁母忧，庐居三年不入室。免丧，诸侯羔雁四府齐至门，皆不就。牛僧孺为武昌节度使，奏章先达银台，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武昌掌书记。征归御史府。韦处厚秉政，一见笑曰："清庙器，岂击搏材乎?"擢拜礼部员外，改吏部员外。李宗闵为相，以品流程式为己任，擢掌书命，改司勋员外、库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学士。珏风格端肃，属词敏赡，恩倾一时。累选户部侍郎承旨，许立相者屡矣。郑注以药术为侍讲学士，李训自流人召入内廷，珏未尝私焉。训、注交谮，贬江州刺史。未几，训为相，造假甘露，谋上左右，与王涯等十一人赤族伏诛。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征为户部侍郎，与杨嗣复同日命相。上虽求理心切，终优游不断。同秉政者陈夷行、郑覃请经术孤单者进用，珏与嗣复论地胄、词彩者居先。每延英议政，率相矛盾，竟无成政，但寄颊舌而已。文宗将晏驾，以犹子陈王成美当璧为托。建桓立顺，事由两军。颍王即位，贬昭州刺史。上即位，累迁河阳三城节度使、吏部尚书。至是，崔郸薨于淮南，辍之。抚理凡三载，薨，谥贞穆。

上临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唤上

阶后，左右前后无一人立，才处分，宸威不可仰视。奏事下三四刻，龙颜忽怡然，谓宰臣曰："可以闲话矣。"自是，询闾里闲事，话宫中燕乐，无所不至矣。一刻已来，宸威复整肃，是将还宫也。必有戒励之言。每谓宰臣："长忧卿负朕，挠法，后不得相见。"度量如此。赵国公令狐绹每谓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对，虽严冬甚寒，亦汗流洽背。"

李廓为武宁节度使，不理。右补阙郑鲁上疏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师必乱。乞速命良将，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麦熟而徐师乱，上感鲁言，即擢为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辈亦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观，女道士有盛服浓妆者，赫怒，亟归宫。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尽逐去，别选男道士二十人住持，以清其观。

上将命令狐绹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对，尽蜡烛一炬，方许归学士院，乃赐金莲花烛（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见，惊报院中曰："驾来。"俄而赵公至。吏谓赵公曰："金莲花乃引驾烛，学士用之，莫折事否？"顷刻而闻傅说之命。

侍御史冯缄与三院退朝入台，路遇集贤校理杨收，不为之却。缄为朝长（台中故事：三院退朝入台，一人谓之朝长），拉收仆，台中笞之。集贤大学士马植奏论："玄宗开元中，幸丽正殿，赐酒大学士张说、学士副知院事徐坚已下十八人，不知先举酒者。说言：'学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员吏。'遂十八爵齐举。今冯缄笞收仆者，是笞植仆隶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绹又引故事论救之，上两释之。始著令：三馆学士不避行台。

李丕以边城从事奏事，上召至案前问系绪，丕奏系属皇枝。上曰："师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庙子孙与之同名。"良久，以手画案曰："丕字出下，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谢。平后终于邠宁节度使。

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始即位，斥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抗疏论其事，立罢修造，以其院为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长于纳谏，从之如转丸。李燧除岭南节度使，间一日，已命中使颁旄节，给事中萧仿封还诏书。上正听乐，不暇别召中使，谓优人曰："汝可就李燧宅，却唤使来。"旄节及燧门而反。刘潼自郑州刺史除桂州观察使，右谏议大夫郑裔绰疏言不可。中使至郑，颁告已数日，却命追制。纳谏从善，皆此类也。

马植为相，与左军中尉马元贽有亢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贽恩泽倾内臣，曾赐宝带；内库第一者，元贽辄以遗植。一日，便殿对，上睹植带，认是赐元贽者，诘之，植色变，不敢隐。翌日，罢为天平军节度使。行次华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狱，尽闻植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遗，庭裕先父任左补阙，以濛家行不修，薄妻孥，为众所闻，不可处谏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顷，濛上事，先君见魏于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违，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旧事，但闻是宪宗朝卿相子孙，必加擢用。杜胜任刑部员外，阁内次对，上询其祖父。胜以先父黄裳，永贞之际，首排奸邪，请宪宗监国。上德之，面授给事中。

裴谂为学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谂寓直，便中谢。上曰："加官之喜，不与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归。"谂蹈谢。却召，上以御盘果实赐之。谂即以衫袖张而跪受。上顾一宫嫔，取项下小帛，裹以赐。谂父度，元和中君臣鱼水之分，遂于谂恩礼亦异焉。

上雅尚文学，听政之暇，常赋诗，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索《科名记》（此书记大中事，均作"上宣索"《科名记》，作"宣宗"者误。《语林》云："宣下空，以意补。"实不必补也。顾改"上"字亦误）。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出莺谷而飞鸣，声华虽茂，经凤池而阅视，史策不书。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虔承圣旨，敢不讨论。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谨专上进，方俟无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牓后，并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编次。"

术士柴岳明，洞阴阳术数。于公卿间声名籍甚。上一日召于便殿对。上曰："朕欲为诸子孙□□□院，卿宜相其地。"岳明奏曰："人臣迁移不常，有阳宅、阴宅。人阴宅、人阳宅者，祸福刑克，师有传受。今陛下居深宫，有万灵护卫。阴阳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诏。"上然之，赐束帛遣之。

司封员外郎充史馆修撰权审，于衢路突尚书左仆射平章事崔铉。判曰："宰相之统庶寮，仆射之临郎吏，岂有导骑已过，按辔横冲？权审久在班行，合谙典故，便知素履，且举旧条，送都省罚七直。"审以素履之言，难□就列，寻左迁宿州刺史，自尔不复立朝矣。

贬前乡贡进士杨仁瞻为康州参军。驰驿发遣。仁瞻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纳函之朝，有期国恤，仁瞻不易其日，宪司纠论，遂坐贬。

中 卷

上每命相，尽出睿旨，人无知者。一日，制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仰指挥学士院，降麻处分。"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邺先判度支，再审圣旨，未识下落，抑或仍

旧。上意贵近佑萧也，乃宸翰付学士院："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书、平章事，落下判户部事。"宸断如此。

河东节度使刘瑑，在内署日，上深器异。大中十一年，上手诏追之，令乘递赴阙。初无知者，瑑奏发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对，上以御案历日付瑑，令于下旬择一吉日。瑑不谕旨，上曰："但择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为相。"秘无知者。高湜自集贤校理为蒋系凤翔从事，湜即瑑旧僚也。二十四日，辞瑑于宣平里私第。湜曰："窃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来日具瞻，何旬日也。"湜惊不敢发诘。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毕泄于湜。既入相，深有升平之望。与慎由议政于上前，慎由曰："唯当甄别品流，上酬万一。"瑑曰："昔王夷甫当衰晋之末，崇尚浮虚，祖述流品，终致中原版荡，晋室沦夷。今当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责实，使百吏各称其职，上酬陛下，而遽以品流为先，臣未知致理之由。"慎由不能对，因此，恩泽浸衰，罢为东川节度使。

魏国公崔铉秉政，郑鲁、杨绍复、段瓌、薛蒙，一时俊造，铉所取信，凡有补吏、议事，或与之参酌。时人语曰："炙手可热，杨郑段薛；欲得命通，鲁绍瓌蒙。"时鲁为刑部侍郎，铉欲引以为相，圣旨授河南尹，不测其事。赴后，上问："郑鲁发后，除改卿还自由否?"铉惊恐，密以此事访于左右，云："御扆上题此四句。"铉益畏。

上听政之暇，多赋诗，令翰林学士属和。一日，赋诗赐寓直学士萧寘、曹确，令继和。寘手状谢曰："陛下此诗虽'湘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怀'，亦无以加也。"明日，召学士韦澳问此两句。澳奏曰："齐太子家令沈约诗。"寘以睿藻清新，取方沈约尔。上不悦，曰："将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渐薄，执政乘之，出为浙西观察使。

崔罕为京兆尹，内园巡官不避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与远郡。宰臣论救，上曰："罕为京兆尹，锄强抚弱，是其职任。但不避马，便杖之可矣，不合问知是内园巡官方决，一错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七，过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颇骇闻听。"宰臣又论救，上曰："与一廉察，奋梃者宜抵罪。根本轻，致罕过制耳。"宰臣益贺，上无幽不察。罕止贬湖南节度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递院。崔郢为京兆尹，囚徒逸狱而走，上始命造京尹廨宅，京兆尹不得离府。上以崔罕、郢并败官，面召翰林学士韦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任。上赐度支钱二万贯，令造府宅。澳公正方严，吏不敢欺。委长安县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极一时壮丽，尚有羡缗却进。澳连书信，两上下考焉。

韦澳为京兆尹，豪右敛手。国舅郑光庄不纳租，澳系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为言之上。延英问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纳租足，放否?"曰："尚在限内，来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连召之曰："国舅庄租，今日纳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韦澳不可犯也，且与送钱纳租。"顷刻租足而放。

先是，京兆府进士、明经解送，设殊、次、平等三级，以甄别行实。近年公道益衰，止于奔竞，至解送之日，威势挠败，如市道焉。至是，澳牓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重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务，尚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等列标名，仅同科第，既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官之日。曾非考覆，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真才寒素；增年矫日，尽取于党比群强。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澳叨司畿甸，合贡英髦，非无藻鉴之心，惧有爱憎之谤。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广以轻举茂才免官；况其管窥，实难裁处。况礼部格文，本无等第，府廷解送，不当区分。今年合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词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为梯级。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备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贡举，放及第，并依府列。盖推崇艺实，不能易也。自文学道丧，朋党道兴，纷竞既多，澳不胜惧，遂此厘革。盖救一时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动遵元和故事。以宪宗曾幸青龙寺，命复道开便门。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于诸侯王尤尽友爱。即位后，于十六宅起雍和殿，每月三两幸，与诸侯王击鞠合乐，锡赉有差。进士司马枢为《雍和殿赋》，词虽不典，亦志一时之事实。

牛藂任拾遗、补阙五年，频上封事，上密记之。后藂自司勋员外为睦州刺史，中谢，上命至轩砌，问曰："卿顷任谏官，颇能举职，今忽为远郡，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惩否?"藂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县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奖擢，非嫌忌也。"上曰："赐卿紫。"藂退谢毕，前曰："臣所衣绯衣，是刺史借服，不审陛下便赐紫，为复别有进止。"上遽曰："且赐绯，且赐绯!"上慎重名器，未尝容易，服色之赐，一无所滥。李藩自司勋郎中迁驾部郎中、知制诰，衣绿如故。郑裔绰自给事中以论驳杨汉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赐绯衣银鱼。沈询自礼部侍郎为浙东观察使，方赐金绶。苗恪自司勋员外除洛阳令，蓝衫赴任。裴处权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荐赐绯，给事中崔罕驳还。上手诏褒奖，曰："有事不当，卿能驳还，职业既修，朕何所虑?"

上每孜孜求理，焦劳不倦。一日，密召学士韦

澳，尽屏左右，谓澳曰："朕每便殿与节度、观察使、刺史语，要知所委州郡风俗、物产。卿宜密采访，撰次一文书进来，虽家臣舆老，不得漏泄。"澳奉宣旨，即采《十道四蕃志》，更博探访，撰成一书，题曰《处分语》，自写面进，虽子弟不得闻也。后数日，薛弘宗除邓州刺史，澳有别业在南阳，召弘宗饯之。弘宗曰："昨日中谢，圣上处分当州事惊人。"澳访之，即《处分语》中事也。君上亲总万机，自古未有。

上校猎城西，渐及渭水，见父老一二十人于村佛祠设斋。上问之，父老曰："臣醴泉县百姓，本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秩已满，百姓借留，诣府乞未替，来此祈佛力也。"上默然，还宫后，于御扆上大书君奭名。中书两拟醴泉令，上皆抹去之。逾岁，宰执以怀州刺史阙，请用人，御笔曰："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怀州刺史。"莫测也。君奭中谢，宸旨奖励，始闻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与刑部郎中唐技议谳不平，景初坐贬潭州司户参军。制下，景初挝登闻鼓称冤，再贬昭州司户。制曰："不遵严谴，辄冒登闻，以惩不恭也。"

京兆府参军卢甚，升进士第，人官，甚孤贫，有文学。京兆尹遣巡馆驿，左补阙崔瑄婚姻回，与甚长亭相遇，争厅。甚以官虽卑，乃公行，略不让瑄。瑄责其不逊，遂相诋诃。甚来，下御史台按问，吏云："当服白衫。"甚曰："非国恤，不素服。"上闻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为民，投之岭表。行至洛源驿，赐死。瑄左迁河南府阳翟县令。

大理卿马曙任代北水运使，代北出犀甲，曙罢职，以一二十领自随。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瘗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于御史台，称曙蓄兵器，有异谋。命吏发曙私第，得甲不虚，坐贬邵州刺史。谏官上论，以奴诉郎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杀曙奴于青泥驿，曙贬岭外，人臣无不感悦。

司农卿韦廑夜令术士为厌胜之术，御史台劾奏，贬永州司马。

优人祝汉贞词辨敏给，恩倾一时。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结之，求刺史，尽纳赂矣，而未敢言。御史台劾奏，汉贞杖二十九，流天德；乾祐窜岭外。

上雅重词学之臣，于翰林学士恩礼特异，宴游密召，无所间隔，惟于迁转，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员外召入内廷，改司勋员外，计吏员二十五个月限，转司封郎中、知制诰；孔温裕自礼部员外改司封员外，人内廷，二十五个月，改司勋郎中、知制诰。动循官制，不以爵禄私近臣也。

广州节度使纥干皋以贪猥闻，贬庆王府长史，分司东都。制曰："钟陵问俗，澄清之化靡闻；南海抚封，贪渎之声何甚！而又交通诡遇，沟壑无厌。迹固异于澹台，道殊乖于吴隐。"舍人韩宗之词也。书上，一朝不进用矣。工部尚书杨汉公前任荆南节度使，以不廉闻，公议益喧，左迁秘书监。制曰："考三载之绩，尔最无闻；致多士之嘲，人言未息。既起风波之论，难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询词也。至大中十三年，汉公除同州刺史，给事中郑公舆、裔绰三驳还制书。上自即位，但闻谏官论执，左曹驳正，无不立从其奏。至是，惑于左右，三下汉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论。时属寒食，内宴百寮。上因击球，巡班慰劳。至给事中班，谓公舆、裔绰曰："卿凡有驳议，朕无不允从。唯论汉公，事涉朋党。"裔绰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兴王之地，陛下为子孙，尤须慎择牧守。汉公在荆南日，贪残已经朝责。陛下岂可以祖宗重地，私于此人?"上变色而回马。翌日，裔绰贬商州刺史。

武昌军节度副史苗（名与庭裕家讳同）责童子严不避马，擒至幕，笞其背。严母诣阙称冤，苗贬江州司马。制曰："避马虽乖于严敬，鞭人合顾于簪缨。"舍人杨绍复之词也。苗自此为清议所薄。

高品吴居中承恩泽甚厚，访□术者，欲固其事，术者令书上尊号于袜。有告者，上召至，视之信然。居中弃市。

蓝田尉、直弘文馆柳珪擢为右拾遗、弘文馆直学士，给事中萧仿、郑舆、裔绰驳还，曰："陛下高悬爵位，本待贤良。既命浇浮，恐非惩劝。珪居家不禀于义方，奉国岂尽于忠节?"刑部尚书柳仲郢诣东上阁门进表，称："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尘玷谏垣；若诬以不孝，即冤屈为甚。"太子少师柳公权又讼侵毁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贞元、元和已来，士林家礼法严整，以韩皋、柳公绰、柳仲郢为首称。一旦子称不孝，簪组叹之。

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上即位后，坐贬崖州司户参军，终于贬所。一日，丞相令狐绹梦德裕曰："某已谢明时，幸相公哀之，放归葬故里。"绹具为其子滈言。滈曰："李卫公犯众怒，又崔、魏二丞相（崔铉、魏謩）皆敌人也，见持政，必将上前异同，未可言之也。"后数日，上将坐延英，绹又梦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还故里。与相公有旧，幸悯而许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来见李卫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祸。"明日，入中书，具为同列言之。既于上前论奏，许其子蒙州立山县尉（名与今上御名同）护丧归葬。

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诰庾道蔚，敕曰："以艺文擢居近密，乖检慎，难处禁林。宜守本官、绫连州刺史。"郑朗为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衔之。朗既大用，积前事，尽闻于上，故及此罪。

监修国史、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郑朗奏："当馆修撰、直史共四员，准故事，已通籍者为修撰，未升朝者为直馆。伏以修史重事，合选廷臣，秩序或卑，笔削不称。其直馆伏请停废，更添置修撰两员。"敕旨："宜依。直馆万年县尉张范、泾阳县尉李节勒守本官，以户部郎中孟穆、驾部员外郎李涣并

充史馆修撰，通籍为四员，分修四季之事。”

以左拾遗郑言为太常博士，郑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朗先为浙西观察使，言实居幕中。朗建议：“以谏官论时政得失，动关宰辅，郑言必括囊形迹，请移为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户部侍郎秉政，复以左拾遗杜蔚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旧僚也，踵为故事。至理之代，动循至公，后代方之难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为知制诰，坦罢任赴阙。宰臣令狐绹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称是选，建议拒之，力不胜。坦命既行，至政事堂谒谢丞相。故事：谢毕，便于本院上事，四辅送之，施一榻，压角而坐。坦巡谒执政，至休厅，多输感谢。休曰：“此乃首台缪选，非休力也!”立命肩舁便出，不与之坐。两阁老吏云：“自有中书，未有此事也。”人多为坦羞之。至坦主贡举，擢休之子弘上第。时人云：“欲盖而彰，此之谓也。”

下 卷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议郎、守尚书刑部郎中、柱国、赐绯鱼袋唐技，将仕郎、守尚书职方员外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名，荐由台阁，声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尔秉心精专，请委考核，而临事或乖于公当，物议遂至于沸腾，岂可尚列弥纶？是宜并分符竹，善绥凋瘵，以补悔尤。技可虔州刺史，散官、勋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词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书铨事裴谂左授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复罚二月俸，监察御史冯颛左授秘书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学宏词科赵秬等十人，并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谂兼上铨，主试宏、拔两科。其年，争名者众，应宏词选，前进士苗台符、杨岩、薛䜣、李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试。谂宽豫仁厚，有赋题不密之说。前进士柳翰，京兆尹柳憙之子也。故事：宏词科只三人，翰在选中。不中选者言翰于谂处先得赋题，托词人温庭筠为之。翰既中选，其声聒不止，事彻宸听。杜德公时为中书舍人，言于执政曰：“某两为考官，未试宏词先锁考官，然后考□□□□□□□□□文书。若自先得赋题者必佳，糊名考文书得佳者，考官乃公。当罪上铨为宜，考官不合坐。”宏词赵秬，丞相令狐绹故人子也，同列将以此事嫁患于令狐丞相，丞相遂逐之，尽覆去。初，日官奏：“文星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侍郎，闻而忧焉。至是，三科尽覆，日官之言方验。

上自党项叛扰，推其由，乃边将贪暴，利其羊马，多欺取之。始用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州节度使，刑部侍郎毕諴为邠宁节度使，大理卿裴识为泾原节度使。发日，临轩戒励，禀奉宸威，绝侵夺之贪。边方帖息，烽燧不复告警矣。

浙东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李讷为军士噪逐，坐贬朗州刺史，驰驿赴任。讷性褊狷，遇军士不以礼，人皆怨之。遂及于难。监军使王景宗责抚循无状，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监军皆从坐。

宰臣郑朗自中书归宣平私第，内园使李敬寔衢路冲之，朗列奏。上诏敬寔面语，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衔天子之命横绝而过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辅相乎?”剥紫绶，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于私第上事，御史台弹奏，左迁国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设九部乐，尽一时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于亲阅，就私第视事。法司举奏，遂薄责焉。

上励精理天下，一纪之内，欲臻升平。自大中十二年后，藩镇继有叛乱。宣州都将康全泰逐出观察使郑薰，湖南都将石再顺逐出观察使韩琮，广州都将王令寰逐出节度使杨发，江西都将毛鹤逐出观察使郑宪。上赫怒，命淮南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平章事崔铉兼领宣、池、歙三州观察使，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将军蔡袭为湖南观察使，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广州节度使，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只取邻道兵送赴任，凶渠如期授首，皆不劳师，斩定诛锄，尽副圣旨。

李景让为吏部尚书，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庙当迁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以下是上犹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使陛下得亲事七庙，宜重升代宗以下人庙，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议，不定而止。时人以上方衔穆宗，深谓景让希旨，多不直其事。

刘皋为盐州刺史，甚有威名。监军使杨玄价诬奏皋谋叛，函首以进。阖朝公卿，面折庭争，上重违百辟之言，始坐玄价专杀不辜之罪。

上晚岁酷好仙道。广州监军使吴德鄘离阙日病脚，已蹒跚矣。三载，监广师归阙，足疾却平。上诘之，遂具为上说罗浮山人轩辕集医愁。上闻之，甘心焉，驿诏轩辕集赴京师。既至，馆于南亭院外庭，莫之面也。谏官恐害政。屡以为言。上曰：“轩辕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为忧。”留岁余，放归，授朝奉大夫、广州司马。集坚不受。临与上别，上问理天下当得几年，集曰：“五十年。”上闻之慰悦。及遏密之岁，春秋五十。

李景让、夏侯孜偘偘立朝，俱励风操。景让为御史大夫，视事之日，以侍御史孙玉汝、监察御史卢狷、王觌不称职，请移他官。孜为右丞，以职方郎中裴諴、虞部郎中韩瞻俱声绩不立，诙谐取容，諴改太子中允，瞻改凤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谢，上问之曰：“建去京师近远?”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左右、前后皆建人也，郡极不恶。卿若为我廉洁奉公，绥缉凋瘵，长在我面前无异；或挠枉法度，远人无聊，即朕三尺阶前，便是万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慑失序，

上抚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众为乱，攻陷剡县、诸暨等县，浙左骚然。上用王式为浙东观察使，以武宁军健卒二千人送式之任。式生擒仇甫以献，斩于东市。

始选前进士于琮为婿，连拜秘书省校书郎、右拾遗，赐绯，左补阙，赐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寝。丞相上审圣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与之会食，对朕辄折匕筋，性情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许琮别尚广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辅，言发计从，就中于元辅恩礼稍异。白敏中赴邠宁行营，上幸兴福楼送之，自楼上投下朱书御札一副与敏中，言君臣注倚之分；崔铉赴镇淮南，幸通化楼送之，并赐诗四韵，以宠行迈。铉刻其诗于宣化驿。

僧从晦住安国寺，道行高洁，兼工诗，以文章应制。上每择剧韵令赋，亦多称旨。晦积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赐，以耀法门。上两召至殿，上谓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与师，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竟不赐，晦悒悒而终。

宪宗鼎成之夜，左军中尉吐突承（下一字犯懿宗讳）实死其事。上即位，追感承□死于忠义，连擢其子士（下字与今上御名同）至显贵，为右军中尉、开府仪同三司，恩礼始终不替焉。

毕诚本估客之子，连升甲乙科。杜悰为淮南节度使，置幕中，始落盐籍。文学优赡，遇事无滞，在翰林，上恩顾特异，许用为相。深为丞相令狐绹所忌，自邠宁连移凤翔、昭义、北门三镇，皆绹缓其人相之谋也。诚思有以结绹，在北门求得绝色，非人世所有，盛饰珠翠，专使献绹。绹一见之心动，谓其子曰："尤物必害人，毕太原于吾无分，今以是饵吾，将倾吾家族也！"一见返之。专人不敢将回，驿候诚意。诚又沥血输启事于绹，绹终不纳，乃命邸吏货之。东头医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钱七十万致于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执贱役以事焉。逾月，尽得其欢心矣，乃进于上。上一见惑之，宠冠六宫。玄伯烧伏火丹砂进之，以市恩泽，致上疮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与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郓王已下侍读。时郓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数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读，五日一入乾符门讲读。郓王即位后，其事遂停。

武宁军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军士，部下噪而逐之，投于岭外。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曾任徐州，有政声，特开延英殿召对，再命建节，往镇一方，于是安帖。

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尹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遂中寝。

命监察御史杨戴往浙西道勘覆军额。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将康全泰噪逐观察使郑薰，朝廷用宋州刺史温璋问罪。时萧寘为浙西观察使，地与宣州接连，遂擢用武臣李瑑代寘，特建镇海军节镇抚之，以张犄角之势。兵罢后，谤者言瑑虚署官健名，广占衣粮，没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军籍，无一卒虚额者。戴还条奏，谤者之言始不胜。

度支奏状言"渍污"匹段误书"清污"，上一见觉之。枢密使、承旨孙隐中谓上未省也，添成"渍"字。及中书复入，上赫怒，勘添改表奏者，罚责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师卢钧年八十矣，自乐悬之南步而及殿墀，称贺上前，声容朗缓，举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贺，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亦八十矣，复为百官首，含元殿廷敻远，自乐悬南步至殿下，力已绵惫，称贺之后，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权误曰："光武和孝"。御史弹出之，罚一季俸料。七十致仕，旧典也，公权不能克遵典礼，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铢决罚礼院礼生，博士李悫引故事，见执政，以礼院虽系太常寺，从来博士自专，事无关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莅事，博士无参集之礼。今铢重罚礼生，有违典故。丞相以铢夙德，唯唯而已。铢曰："吾老不能退，一旦为后生所辱！"遂乞罢。

敕："卿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舍人裴坦之词也。廷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连举进士，竟不中第。至是，谪为九品吏。进士纪唐夫叹庭筠之冤，赠之诗曰："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人多讽诵。上明主也，而庭筠反以才废。制中自引骚人长沙之事，君子讥之。前一年，商隐以盐铁推官死。商隐字义山，文学宏博，笺表尤著于人间。自开成二年升进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于王庭，而庭筠亦栖栖不涉第□□□□者。岂以文学为极致，已靳于此，遂于禄位有所爱耶？不可得而问矣。

山南西道观察使奏："渠州犀牛见，差官押赴阙廷。"既至，上于便殿阅之，仍命月华门外宣示百僚。上虑伤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复放于渠州之野。

上命左军中尉王宗实治道，将幸华清宫，两省供奉官拜疏极谏。上谓宰臣曰："华清宫是祖宗旧宫，又朝元阁圣祖现真容地。朕一纪在位，未尝瞻拜，深觉缺仪。今排比皆是军司，不劳州县，卿宜勉谕谏官，勿更论列。"宰臣奉旨而退，召两省官宣谕。俄而谏表再入。上谓宰臣曰："谏官疏极恳切，且言：

'自穆宗巡幸之后，列圣未尝出宫。居安虑危，乞留圣虑。'朕闻此语，决不为华清宫之幸矣！宣召两省官，说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点追朝，唯宰臣夏侯孜独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让为检校吏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中元休假，通事舍人无在馆者。麻案既出，孜受麻毕，乃召当直中书舍人冯图宣之，捧麻皆两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馆俟命。

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大渐，顾命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以夔王当璧为托。三内臣皆上素所厚者，泣而受命。时右军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归长、公儒、居方患之，乃矫诏出宗实为淮南监军使，宣化门受命，将由右银台门出焉。左军副使丌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请一面圣人而出。"宗实始悟，却入。即诸门，已踵故事，添人守捉矣。丌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晏驾，东首环泣。宗实叱居方等下。责以矫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于藩邸，即位，是为懿宗。归长、公儒、居方皆诛死，籍没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上在藩邸时承恩遇。实生郓王、万寿公主焉。薨后，诏翰林学士萧寘为志文，皆刻其事。及夔、昭以下五王居内院，而郓王独还藩邸。大中末嗣位之后，人间切有拟议者。寘以此事言于公卿，方辨立长之顺。郓王嗣位后，美人追崇为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献谥曰元昭，配享宣宗庙室。

金华子杂编

[南唐]刘崇远撰　任士英整理

南唐刘崇远撰。金华子，是作者自号。家本河南，出于匈奴胡种，同祖兄弟刘崇望在唐昭宗时为宰相。崇远于唐末避乱，远徙江南，于南唐为官，任文林郎、大理司直。书中所载多唐后期朝野之故事，如将相、藩镇、文章、神怪之类，内容丰富，多可补正史之不足，《资治通鉴》中亦采用此书。本书二卷，另有著录为三卷者，世无传本。今据以标点者系《四库全书》著录的《永乐大典》辑本。传世二卷本甚多，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点校本，内有海宁周广业校注，可资参看，惟文字与此本有所出入，其标点亦多有可商榷处。

自　序

金华子者，河南刘生。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羁鞅于放牧间，读其书，想其人，恍若游于金华之境，因自号焉。生自童蒙岁，便解爱人博学；暨乎鬓发焦秃，而无所成名。凡为文章，略知宗旨，最嗜吟咏，而所得亦不出流辈。年逾壮室，方莅官于畿甸。继宰二邑，共换二十余寒暑，惟知趑趄畏慎，不能磊落经济。罢秩归京，得留缀班。家贫窭，在阙三四年，甚窘困，稍暇犹缀吟不倦，纵情任兴，一联一句，亦时有合于清奇。顾于食玉燃桂，不无挠怀，才缓纡斯须，则啸傲自若。或遇盛友良会，闻人语话及兴亡理乱，犹耳聪意悦，未尝不周旋观察，冀或凑会警戒，庶几助于理道者，必慷慨反覆，至于逾晷不息。时皇上忧勤大宝，宵衣旰食，致治之切，无愧前代。命有司张皇公道，抡择材隽，科第取士，郁然反古。时有以春闱策问举子对义见示者，睹强国富民之论，古今得失之理，则愧惕雀息，往往汗流，何者？以坐遇明盛时，而抱名称不闻于世，何疾复甚于斯矣！因念为童时，侍立长者左右，或于冬宵漏永，秋阶月莹，尊年省睡，率皆话旧时经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则承平事实，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悽咽仆隶。自念髫龀之后，甚能记听，今虽稚齿变老，耄忘失忆，十可一二，犹存乎心耳！并成人游宦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椠者，渐恐年代浸远，知者已疏，更积新沈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

卷　上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顺天膺运，相羿祸浃，有仍之庆始隆；哀莽毒饫，铜马之尊是显。尧储复正，文庙重新，漉沉海之断纶，却成万目；拨伏灰之余简，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风依汉，而杂霸道。浇漓频革，习尚无虚，遂使武必韬钤，不空弓马；文先政理，乃播风骚。由是勋代子孙知弓裘之可重，闾阎童稚识诗书之有望。不有所废，其何以兴？是知杨氏饬弊于前，乃自弊也；烈祖聿兴于后，固天兴乎！始天祐间，江表多故，洎及宁贴，人尚苟安。稽古之谈，几乎绝侣；横经之席，蔑耳无闻。及高皇初收金陵，首兴遗教，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闻有藏书者，虽寒贱必优词以假之；或有赀献者，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因偿十余万，缯帛副焉。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闻，文武并驾。暨升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跂及，岂不以经营之大，其有素乎？

王师范镇青州，以其祖父版籍旧地，凡本县令新到，必备仪注躬往投刺。县令畏惧出迎，不许之。师范令二三客将挟县令坐于厅上，命执事通曰："百姓节度使王某参拜。"于庭中而出，县令惶惑，步随至府谢罪。加逊而遣之。从事多谏其非宜，请不行。师范曰："以某之见，则不然。将所以荷国恩而敬念先

世，示子孙不忘于本故尔!”师范器宇英俊，短于宽恕，杀戮过差，人知其必败。或曰：能用礼以正身，丈夫顺而举事；翻结仇衅，祸不旋踵，其故何哉？金华子曰：“昔刘越石非不欲立殊勋于世，而十万之众曾不假息，诚统之非才，然亦时运不可干也！时梁氏方炽，谓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穷迫，痛宰辅诛戮于道路，师范适当依附于勤王，诚宜鼓扇恩信，完结民力，宽而有众，才可合顺。而专任威刑，轻视民命，以一州之地敌千鼎之豪；纵杀戮之心，救崩溃之势，抱薪扑燎，其可得乎!”

陆翱字楚臣，进士擢第，诗不甚高，而才调宛丽，有子弟之标格。未成名时，甚贫素。其《闲居即事》云：“衰柳歌闲苑，白门啼暮鸦。茅厨烟不动，书牖日空斜。老忆东山石，贫看南阮家。沉忧损神虑，萱草自开花。”《宴赵氏北楼》云：“殷勤赵公子，良夜竞相留。明月生东海，仙娥在北楼。酒阑珠露滴，歌迥石城秋。本为愁人设，愁人到晓愁。”题品物类亦绮美，《鹦鹉》、《早莺》、《柳絮》、《燕子》，当时甚播于人口。及第累年，无人召。一游东诸侯，获镪仅百万而已。竟无所成，卒于江南。长子希声，好学多艺，勤于读史，非寝食未尝释卷。中朝诸侯之子弟好读史者无及。希声昭宗朝登庸，辞疾不就。出游江外，获全危难。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常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咨字学之众，实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连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庐、缙云烂柯、庐陵麻姑，皆有吟咏。前进士许棠寄诗云：“十三年领郡，郡郡官仙山。”为庐陵顽民妄诉，逾年方明其清白，退隐于岘山。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学相遇，常送墨一铤与飞卿，往复致谢，递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安节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乐府新行于世。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浒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忽于其夕，北风暴作，彩船汹涌，势莫可制。既明，皆逐风飘泊处湖之南岸，执事者相顾莫知为计。须臾，涓与官吏到湖亭，见其陈设皆遥指于层波之外。大将愧惧，以彩舰联从，非人力堪制，无计取回。涓微笑曰：“竞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殊不为难。”观者叹骇，服其权智。涓之机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玙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于记识。初与杭州上事数日，唤都押衙谓曰：“乍到郡中，未能忆诸走吏名姓，卒要呼唤，皆滞人颐指。居常当直，将卒都有几人?”对曰：“在衙当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纸一幅大书姓名，贴于胸襟前，逐人点过。自此一阅，逮及三考，未常误唤一人者。

《柳氏旧闻》，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黔中，时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质疑者。默识之，次其事，号问高力士。上令采访故史氏取其书。今按，其书已失不获。德裕之父与芳子吏部郎中冕，贞元初俱为尚书郎。后谪官俱车出道，相与语，遂及高力士之说。乃编此为《次柳氏旧闻》，以备史官之说也。

宣宗已后，近代宰相堂判俊赡，无及路公岩者。杜尚书慆，邠公之弟，牧泗州，为庞勋所围，以孤城保全于巨贼之中。高锡望牧滁州，婴城同守而死。岩判崔雍状，引二子以证其事云：“锡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垒获全，寻加殊奖。”

杜邠公悰，暮年耽于燕会。淮海之政，有狱市之誉，闻于上听。因除崔魏公铉替悰，上赋长韵诗送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亲养治，一方狱市获来苏。”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闻御制，因习来苏队舞以迎候，邠公悦之。公自广陵致仕东洛，扬州军将因人奏，经洛中，以故吏参焉。公问曰：“来苏健否?”军将不敢对。公曰：“傅希才也。”对曰“健。”

故事，南曹郎既闻除目，如偶然忽变改授他人，纵未领命，亦不复还省矣。南海端揆为主客员外，时有除翰林学士之命。既省吏忽报除目下，员外徐彦若除翰林学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驾而将复治故厅。至省，省门子前曰：“员外已受报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举不敢避，遂退。彦若，公相之子，能驰誉清显，中尉杨复恭善之，故能变致中授耳。

令狐公绹，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亲握庶政之后，即诏诸郡刺史，秩满不得赴别郡，须归阙朝对后，方许之任。绹以随、房邻州，许其便即之任。上览谢表，因问绹曰：“此人缘何得便之任?”对曰：“缘地近授守，庶其便于迎送。”上曰：“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亲问所施设理道优劣，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德音即行，岂又逾越？宰相可谓有权。”绹尝以过承恩顾，故擅移授。及闻上言，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

令狐补阙滈，与弟中书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称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薇。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丝，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先是，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咸通之际，推李公都为大龙甲头，沙汰名士，以经纬其伍。涓、澹，亲昆仲也。澹即预于品目，以涓之俊逸，目为麁率，不许齿焉。多方敬接，冀时昵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应对，避之如虿螫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闻，举进士。擢第之后，蔼然清名喧于时，与郑颢同为流品所重。举子人事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宽，桂林大父，即常侍之兄。同营别墅于金陵，甲第之盛，冠于邑下。人皆号为"土墙李家宅"。

宣宗尝亲试神童李瑴于便殿。瑴年数岁，聪慧详敏，对问机悟，上甚悦之。因赐解褐官，绢二匹，香一合子，以彰异渥。上之俭德皆此类也。

宣宗临御逾于一纪，而忧勤之道始终一致。但天下虽宁，水旱间有。大中之间，越、洪、潭、青广等道翻城，以上之恭俭明德，时无异心。方隅诸将，虽失统御而恩诏慰抚，不日安辑。舆论谓上为"小太宗"。

王尚书式，仆射起之子，朝廷儒宗，最见重于武宗。常自举于上曰："读书则五行皆下，为文则七步成章。"而式颇有武干，善用兵，累总戎平裘甫等。温璋失利于徐州，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乃自河阳移式，领河阳全军赴任焉。驻军境外，优游缓进。徐州将士王智兴矫矫难制，其银刀教都子父军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率和。节使多儒素懦怯，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如是迨有年矣。暨闻式到近境，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参既毕，乃问其逐帅之罪，命皆斩于帐前，不留一人。

崔魏公镇淮海九载，法令一设无复更改。出入严整，未尝轻易仪注。常列引马军将，少亦不下二百蹄。民康俗阜，军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犹存，喜论其余爱。或戏之为"九年老"。

崔雍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庞勋悖乱，贼兵攻和。雍弃城奔浙右，为路岩所構，竟坐此见害。雍与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进士，列甲乙科，尝号为"点头崔家"。始，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贺，会饮中堂。既醉而寝，忽梦游历于公署间，有绿衣者命坐于厅事中，设酒馔甚备。既而醉饱，不堪承命。其人坚请不已，雍乃请曰："愿以此肉召从人尽之。"绿衣曰："不可。须先辈自尽。"既寤，甚恶之。及和州失律，投于连帅，裴公璩奏之，锁縻于思过院。雍忧恚且闷，乃召狱直军将话其事。不日敕至，果如梦焉。

周侍中宝之在军，困于刍粟之备。有仆忘其姓名，恒力负至，不令有乏，如是绵历星纪，未尝辞倦。及其达也，举之，隶诸卫，使主厩。庾以谨厚，尤见委任。既卒，数年矣，或一夕梦来报马料尽，公甲午生，甚恶之，遂病而薨。

李景让尚书少孤，尊夫人某氏，性严重明断，近代贵侯母氏之贤，无及之也。孀居东雒，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适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古墙夜坍陨，童仆修筑次，忽见一船槽，实以散钱，婢仆等当困窭之际，喜其有获，相率奔告于堂上。太夫人闻之，诫童仆曰："切未得辄取，候吾来视之而后发。"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闻不勤而获禄，犹为身灾，士君子所慎者，非义之得也，我非堪焉。若天实以先君余庆，悯及未亡人，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门下，此未敢觊。"乃令函闭如故。其后，诸子景让、景温、景庄，皆进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让最刚正，奏弹无所避，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楼子，皆幢之，惧其纠劾也。然终以强毅为时所忌。旧俗除亚相者，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谓之辱台。而景让未十旬，蒋公伸入相，景让除西川节度。赴镇不逾年，乃请老归于洛下，终身不复再起。太夫人孀居之岁，才未中年，贞干严肃，姻族敬惮；训厉诸子，言动以礼。虽及官达之后，稍怠于辞旨，则檟楚无舍。先是，景让除浙西节度使，已而忽问曰："取何日进发？"偶然忘思虑，便云拟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让惶惧方悟，失对。太夫人曰："官职贵达，不用老母得也。"命童仆折去巾绶，挞于堂下。景让时以班白而高堂严厉，常若履冰。搢绅之流，健羡莫及。其后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怒挞而毙之。既而三军汹汹，将致翻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际，出坐厅中，叱景让立于阶下曰："天子以方岳命汝镇抚，安得轻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宁，不唯上负圣君，而令垂暮老母衔羞而死，且使老妇何面目见汝先大夫于地下？"言切语正，左右感咽。乃命坐于庭中，将挞其背，宾僚将校毕至拜泣，乞之移时，不许。大将以下呜咽感谢之，于是军伍帖然，无复异议矣。景庄累举未捷，太夫人闻其点额即笞其兄。中表皆劝，如是累岁连受庭责，终不荐托。亲知切请之，则曰："朝廷知是李景让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乎？"既而，宰相果谓春官曰："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是岁，景庄登第矣。

李赵公绅，再镇广陵，窦傪犹幕江淮。傪，永贞二年相公权德舆门生。洎武宗朝逾四十载，赵国虽事威严，亦以傪宿老敬之。傪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乐侑之，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又好古。昔日曾闻阿舞婆，如今亲见阿婆舞。"赵公慨然久之。

杜审权以庙堂出镇浙西，清重恭宽，虽左右僮仆稀见其语。在翰苑最久，常侍从亲密，性习慎厚故也。在镇三载，自初上任坐于东厅，洎于罢去，未尝他处。虽重臣经历，亦不逾中门，雍容之度，丹青莫及。时邠公先达，人谓之"老杜相公"。审权，人谓之"小杜相公"也。

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好纵情酣饮，京城号为王邓子。性复放率，不拘小节。长安坊巷中有栏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式因过之，驻马寓目，舞者喜贺，主人持杯跪献于马前曰："主人多福，感

得达官来顾，味稍美，敢拜寿觞。”式笑取而饮，媿领而去。行百余步，乃回辔复诣之曰：“向者酒甚不恶，可更一杯。”复据鞍引满巨钟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骈，云南之功，闻于四海。晚节妖乱，嗤笑婢子之口。呜呼！怒邻不义，幸灾不仁，亡不旋踵，已则甚之。虽自取也，然若有天道，岂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起家神策打球军将，而击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时酒乐方作，乃使人传语曰：“在京国久闻相公打球盛名，如何得一见？”宝乃辍乐命马，不换公服，驰骤于彩场中。都凭城楼下瞰，见其怀挟星弹，挥击应手，称叹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睹，即从来之闻，犹未尽此之善也。”

周侍中宝，初在军中，性强毅，阉官之门，莫肯屈节，逮将中年，犹处下位。或自愤悱，独以领球子供奉者，前后凡三十六度，遂挂圣意，迁金吾第二番将军。寻迁对御仗第一筹。丧其一目，授泾原节度。移镇浙东，与燕公对境。高骈在军中时，以兄呼宝，及总元戎，意遂轻少。兼以对境微衅，憎爱日寻，渐积为仇雠矣。

韩藩端公，大中二年封仆射敖门生也。与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问宛陵，请藩为副使。时幕府诸从事率多后进子弟，以藩年齿高暮，凡游从观会，莫肯从押，藩不平之。一日诸郎府移厨看花，而藩为之幕长。方盛服厅中，俟其来报，移时莫之召，藩乃入谒。瑄见藩至，甚讶其不赴会。藩但言不知，瑄乃与藩携手往焉。既至彼，瑄则让其失礼于首厅。宾从初端揖悚听，俄而判官孔振攘袂厉声曰：“韩三十五老大汉，向同年觅得一副使，而更学斗唇合舌。”瑄掀髯而起，馔席遂散。

李瞻、王祝继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于本道不修支郡礼。初，李给事多不顺从，廉使犹刚正于可否，其王给事则强愎为己任，周侍中宝皆隐忍之。瞻罢秩退隐茅山，则免黄巢之难。祝刚讦北土，遂罹王珙之害。金华子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诚不谬乎？”

生附子之毒能杀人，人固知之矣。而医工或劝人服者，唯生黑豆和合可以纾患。句屈茅山出乌头，道流水煮为丸，饷遗知闻。愚频见服者，逾月而后毒作，则痰吐昏迷，亟疗方止。愚外表老丈中与韩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见藩自宣州罢职，退居于钟山爱敬寺，忽有道流劝服补益药，以生附子数两，以硫黄为丸。藩服之数月，乃方似觉有力。常日数服，忽一日，鼻出鲜血。顷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齐流血，莫可制之。藩身貌环伟，既疲委顿，簟席流液，须臾侍疾骨肉鞋袜皆如绯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泽莫及，但以血肉举骨就木而已。金华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岂韩公运数会于此也？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进药之审也。夫肉面，养身之恒物也。冷暖苟差，犹能灾人，而况金石灵草者！蕴粹精之神明，傥非九转之制，孰可轻脱驾驭乎！处天地间，飞动微物，尽能顾惜身命，况于达明之士也！何乃苟利从欲，劫掠为功，由彼兵火，自贻不戢之祸，冀无自焚也，不亦远乎？”

王昭辅尝话故钟陵平江西时有一王处士，善筮，自云“授易于至人，纤巨如见。”钟陵幕中有杨推官，常因休假会同人小饮。时宾客未齐间，且于小厅奕棋，握槊以伫俱至。俄而，主人忽南向瞪视，神色沮丧，遽归堂前，使人传语宾客，托以不安，且罢此会。于是诸客皆散。昭辅方举进士，亦在坐中，使人独命入。谓曰：“闻秀才与王处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请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遇之。既布卦曰：“卦甚异，可速报之。冤家亟来索，七日当至，宜决行计。”问：“宜禳祷乎？”曰：“至冤得请于天命，讵可改乎？”昭辅复命。时杨方危坐以俟其返，既闻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问昭辅曰：“向来觉辞色改常否？”曰：“众皆睹之。”杨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扬宰。有弟收拾一风声妇人为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妆，为诸女姊骄族来恼，其嫂甚怒，逼逐之，出于中门。其旦，某入府，遇放衙归早，忽见不衣裙独在中门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时弟又不在，大怒之，责其点污家风，遽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药物蹑灌之，沉闷不苏，经中夕而死，尔后绝无影响。适来忽见蹑履，自南廊纵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诉于天，已得伸雪。七日内当来取尔命矣！’此固无可奈何，然验王生之卜，于前事不诬。”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终中书舍人。自作墓志云：“平生好读书，为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可为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矣’。典吴兴日，梦人告之曰：‘尔当位至郎中。’复问其次，曰：‘礼部’再问，曰：‘中书舍人。终于典郡耳！’又夜寝不寐，有人即告曰：‘尔改名毕。’又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谷也，过隙也。’逾月而卒。临终留诗，诲其二子曹师（晦辞）、柅柅（德祥）等云：‘万物有好丑，各以姿状论，唯人则不尔，不学与学论。学非采其花，要自拨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妄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晦辞终淮南节度判官。德祥，昭宗朝为礼部侍郎，知贡举，甚有声望。

杜晦辞，牧之子。自南曹郎为赵公隐从事，于西方王郢之叛，赵相国以抚御失宜致仕，晦辞罢职。时北门李相国在淮南，辟为判官。晦辞以恩门休戚，辞不受命，退隐于阳羡别业。时论多之。永宁刘相国镇淮南，又辟为节度判官。始方应召，狂于美色，有父遗风。赴淮南之召，路经常州，李瞻给事方为郡守，

晦辞于祖席忽顾营妓朱娘，言别掩袂大哭。瞻曰："此风声妇人，员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军随而遗之。晦辞自饮，筵散不及换衣。步归舟中，以告其内。内子性仁和，闻之无难色，遂辇而迎之。其喜于适愿也如是。

卷　下

琅邪王氏与太原出于周琅邪之族，世尝有锥头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争炫，称是已族，其实非也。太原贵盛之中，自有级镂之号，而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嫁多达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专清美之称。崔程即清河小房，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家"。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曾取八宝以献，敕改名焉。程之姊，北门李相国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盐铁，程为扬州院官。举吴尧卿，巧于图利，一时之便，蔚以为得人，竟乱筦榷之政。程累牧数郡，皆无政声。小杜相公闻程诸女有容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取焉。初辞之，私谓人曰："崔氏之门，若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国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间取一弟侄，以应命而适之。其后让能显达，封国夫人，而程之女竟无闻焉。

蔡州伯父院，诸兄皆少孤。洎南海子长擢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尊年矣。诘旦，僮仆捷至，穆氏长阿姨入贺北堂。伯母方起，未离寝榻。问安之后，虑惊尊情，不敢遽闻，似嬉笑于前久之。忽问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也？"对曰："亦只缘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将及第耶！"言讫，满目泫然。左右因之不觉皆流涕。吁！长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诚，非淳挚也不能感物。

李郢诗调美丽，亦有子弟标格，郑尚书颢门生也。居于杭州，疏于驰竞，终于员外郎。初将赴举，闻邻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争娶之，女家无以为辞。乃曰："备一千缗先到，即许之。"两家具钱，同日皆往。复曰："请各赋一篇，以定胜负。负者乃甘退。"女竟适郢。初及第回江南，经苏州，过亲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辞，以决意春归为妻作生日。亲知不放，与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归意。郢为寄内曰："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香二月天。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新上七丝弦。鸳鸯交颈期千载，琴瑟谐和愿百年。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兄子咸通初来牧余杭，郢时入访犹子，留宿虚白堂云："阙月斜明虚白堂，寒蛩唧唧树苍苍，江风彻曙不得睡，二十五声秋点长。"

张祜诗名，闻于海外。居润州之丹阳，尝作《侠客传》。盖祜得隐侠术，所以托词自叙也。崇远犹忆往岁赴恩门，请承乏丹阳，因得追寻往迹，而祜之故居垝垣废址，依然东郭长河之隅。常讯于庐里，则乱前故老犹存，颇能记忆旧事。说祜之行止，亦不异从前所闻，问其隐侠，则云："不睹他异，唯邑人往售物于府城，每抵晚归时，犹见祜巾褐杖履，相玩酒市。已则劲步出郭，夜回县下及过祜门，则又已先归矣。如此恒常，不以为怪。"从县至府七十里，其迢递而蹑履速，人莫测焉。

韦楚老，少有诗名，相国李公宗闵之门生也。自左拾遗辞官东归，寄居金陵，常跨驴策杖经市中过，布袍貌古，群稚随而笑之，即以杖指画，厉声曰："上不属天，下不属地，中不累人，可畏韦楚老。"引群儿令笑，因吟咏而去。

徐太尉彦若之赴东南，将渡小海，亲随军将息，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婴儿之拳，其内有一小龟子，可长一寸许，旋转其间，略无暂已。瓶口极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戏之。其夕，忽觉船一舷压重，及晓视之，即有众龟层叠乘船而上。大惧，以其将涉海，虑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龟遂散。既而话于海舶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谓龟宝也。希世之灵物，惜其遇而不能得，盖薄福之人不胜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虑宝藏之不丰哉！"胡客叹惋不已。

淮南巨镇之最，人物富庶，凡所制作，率皆精巧；乐部俳优，尤有机捷者。虽魏公德重，搢绅观其谐谑，亦颇为之开颐。尝行燕之暇，与国夫人卢氏偶坐于堂，公忽微笑不已。夫人讶而讯之，公曰："此中有乐人孙子，多出言吐气，甚令人笑。"夫人承命，轴帘召之。孙子既至，抚掌大笑而言曰："夫妻两个，更不著别人。风貌闲雅，举止可笑。"参拜引辟，献词敏悟，夫人称善，因厚赐之。

王师范性甚孝友，而执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殴杀美人张氏，为其父诣州诉冤。师范为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为父，冀其可厚赂和解，勉谕重叠，其父确然曰："骨肉至冤，唯在相公裁断尔。"曰："若必如是，即国法。予安敢乱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责。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焉。

中朝盛时，名重之贤，指顾即能置人羽翼。朱庆余之赴举也，张水部一为其发卷于司文，遂登第也。光德相国崇望举进士，因朔望起居郑太师从谠，阍者已呈刺，适遇裴侍郎后至，先入从容，公乃命屈刘秀才以入。相国以主司在前，不敢升进坐隅，拜于副阶之上，郑公乃降而揖焉。亟乃趋出，郑公伫立于阶所目之，候其掩映门屏，方回步言曰："大好及第举人。"裴公亦赞叹，明年列于门生矣。

李节，得道之士，通三《礼》，学甚精。少工欧阳率更书，自称东山道士。杖策孤迈，居止无定所。每历诸子之家，才止厅事，少时遂去，儿妻泣留，蔑之顾也。率多游于市井间，纵饮酒肆，稍稍于肋胁后

取碎黄白物，鬻换酒价，资镪时竭即不知所在，人皆窃伺踪迹，莫之得也，或浃旬又见。鄽里中少年之徒，多从而学书。必惬意者，方许之教。常于衢路间，忽见士人，节谓之曰："速将二千钱来，二十日内教你欧书取成。"人敬从之，果无谬矣。得钱随手与人。又善射法，兖州节度使王庶人闻之，迎而就试焉。节曰："当于隙所置一物，但略言，节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仆于球场内，以箬笼覆之，谓节曰："西望射之。可中矣。"节曰："不识此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许之，未深信。既一发箭，使往觇之，奴已贯心而毙矣。王公大惊，惋无及，欲从之学。节曰："不可。公今日得，明即反矣。"王内恶之而不敢言。既而命同出猎，节遂亡归山东。忽一旦遍诣知闻告别，翌日而卒。葬于城南平地，累石为椁。累年有猎者，兔鹰随走入于墓穴间。猎者窥之，见其衣冠俨然而寝，即戏之曰："三《礼》健否?"以草杖掀之，乃空衣焉。方验其尸解矣。

朱冲和五经及第，恃其强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争讼。自江南采巨木送于台省，卒不能运，系絷既久，则又卤莽舍之。如此数四。人号为"宦途恶少"。

黄巢本王仙芝贼中判官。仙芝既死。贼众戴之为首，遂日盛，横行中原，竟陷京洛，数年方灭。金华子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则归服，恶则离贰。始盗贼聚于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剥于赋敛，水旱不恤其病馁，父母妻子求养无计，初则窥夺谷粟以救死命。党与既成，则连衡同恶，跨山压海。东逾梁、宋，南穷高、广。列岳无城壁之险，重关疏百二之固。蟒喙嘘天，翠华狼狈而西幸；豺牙烁日，齐民肝脑以涂地。鄠、镐陵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绅之士率多矜持，儒雅高心世禄，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轻薄之风。莅官行法，何尝及治?由是大纲不维，小漏忘补，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运既遭，翻飞之变是作。愚家自京洛沦陷，遂河海播迁，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刘郛，本事贩鬻。王氏既承昭皇密诏，会诸道将伐朱氏，乃遣郛偷取兖州。郛乃诈为回图军将，于兖州置邸院，日顾佣夫数百诣青州，潜遣健卒伪白衣，逐晨就役，夜即留匿于密室。如是数月，间得敢死之士千余人。又于大竹内藏兵仗人，监门皆不留意。既而迎晓突入州，据其甲仗库。时兖州节度使姓张，统师伐河北，郛既入据子城，甲兵精锐，城内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将素无恩信于众，郛谕以将为顺举，戢御严明，鸡犬无挠，军庶悦伏。青州益师又至，兼招诱武勇，不日众逾数万。张氏家属在州，供备逾于其旧。张帅有母，郛每端简候问，备晨昏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见者畏而敬之。俄而张帅闻变，回师围城。张母登陴呼其子而语之曰："吾今虽在城内，与汝隔绝，而刘司空晨夕端笏，问我起居，其余惊雀莫敢喧杂，汝切宜不可无礼于他。"由是张师缓攻青州，听命于梁。围解，郛乃降梁。梁太祖得郛大喜，累用征伐，皆获殊勋。平魏府后，遂为梁氏元帅。威名显于北朝矣。

咸通中，有司天历生姓胡，在监三十年，请老还江南。后叙优劳，授官江南郡之掾曹，辞不赴任，归隐建业旧里。有寓居卢符宝者，亦名士也。尝问之曰："近年以来相坐，多不满四人，非三台星有灾乎?"曰："非三台也。""紫微星受灾乎?"曰："此十余年内，数或可备。苟或有之，即其家不免大祸。"后路公岩、于公琮、王公铎、韦公保衡、杨公收、刘公邺、卢公携，相次登于台坐，其后皆不免。惟于公琮赖长公主保护，获全于谴中耳。

卢公携，入相三日，堂判福建观察使播等九人。上官之时，众词疑惑。王回、崔程、郎幼复等三人，到任之后，政事垂张，并勒停见任，天下为之岌业。黄巢势盛，遣使乞郓州节度，敕下许之。携谓"妖乱之徒，若许则侥幸得志。"及潼关不守，銮驾将西幸，为小黄门数十人诣宅拥门诟责之，遂寘堇而毙。黄巢既入京，断其棺焉。

郑傪为江淮留后，金帛山叠，而性鄙啬。每朝炊报熟，即纳于库，遂时量给，缄鐍严密。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妆阁，问其姊起居。姊方治妆未毕，家人备夫人晨馔于侧，姊顾谓其弟曰："我未及餐，尔可且点心。"止于水饭数匙，复备夫人点心，傪诟曰："适已给了，何复又请?"告以某舅餐却，傪不得已付之曰："怎么人家夫人娘子，吃得如许多饭食?"

朱冲和常游杭州，临安监吏有姓朱者，兄呼冲和，颇邀迎止宿，情好甚厚。冲和深感之，来监中访同姓，因出入，邻司稍熟，亦不防备。一日，邻房吏偶以私历一道置在案间，冲和窥之，皆盗分官钱约数千百万。候其他适，遂取之怀袖而去。吏人既失此历，知为冲和所制，一监之人无不罹重辟矣。众情危惧，共请主人，愿以白金千笏赎之。冲和既闻，念苟不许之，则宗人亦当不免。乃曰："若他人故难，以久受弟之殊分，则无不可也。"众人常谙其禀性刚执，傥一问不允，则无复可以摇动。初令往探，若卜大敌，及闻其许成，咸私制贺，五百两银，不时齐足。冲和既见，乃取银并历同封以还之，并续绝句："三千里内布干戈，累得鲸鲵入网罗。今日宝刀无杀气，只缘君处受恩多。"然终以恶名为人所搆，竟不免焉。

以恩地为恩府，始于唐马戴。戴，大中初为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朗州龙阳尉。戴著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恩府，而动天下之浮议。

许棠常言于人曰："往者年渐衰暮，行倦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一第以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时。"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其人世孤进之还丹也。

苗绅贬南中，崔相国彦昭，其故人也，见而悯焉。呼绅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绅叹久淹屈，既闻时宰之抚谕，莫胜其喜。及还

家，其子迎于门，绅笑语其子曰："今日见崔相国，悯我如此。"遂坐于厅，高诵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声而卒。悲夫！

顾况著作集中云："山中樵人时见长松之上，悬挂巨钟。再寻其钟，杳无蹊径。其所在即贵溪，弋阳封疆之间。"愚宰上饶日，有玉山县民秀频来说，本邑怀玉山内樵苏人往往见之，长松森罗，泉石幽丽，前望若有宫苑，林树掩映，松门之上有巨藤横亘，挂大钟可长丈余，去地又若十丈。有采樵人瞩目望于下，徘徊竟日。将去，即密记道路远近。明日与亲识同往，则莫知所在。时樵采则忽遇之，又非向时所在。钟与松门则无异状云。旬月前，邻舍之人见之，不诳也。由是知逋公之记，不谬哉！

常有新安人说，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食此水者，率皆长寿，尽有二百岁者。乡人名为仙源。或疑有灵草花木常堕水中，使之然也。亦不知是神仙浸濯芝术，泉流连绵不远乎？余功及物犹能镇驻也。是知名山巨岳，无不闻有灵异之境。信州灵山，虽不齿于岳镇盛名中，而古仙胜迹亦甚可数。其状秀拔，诸峰矗列，亦有水源，居人多长寿。县之人吏，时有父母年过百岁，鬓发不衰者。

沂、密间，有一僧常行井鄽间，举止无定，如狂如风。邸店之家，或有爱惜宝货，若来就觅，即与之。虽是贵物，亦不敢拒。旦若舍之，暮必获百倍之利。由是人多畏敬，无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贫道爱吃脂葱杂面馎饦，速便煮来。"人家见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将半，忽舍起而四顾。忽见粪土或干驴粪，即手捧投于碗内，自掴其口言曰："更敢贪食美食否？"则尽食而去。然所历之处，必寻有异事。其后河水暴溢，州城沈者数版。州人恐惧，皆登陴危坐，立于城上。水益涨，顷刻去女墙头数寸，城人号哭，数十万众命在斯须。此僧忽大呼而来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须与救取。"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躯质以沈，巨浪随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并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沿流涕泣而寻其尸。忽于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见其端然而坐，方袍俨然。大众欢呼云："和尚在。"就问，则已溺死矣。乃以辇举舁起，赴近岸。数百之众，莫可举动。又其洲上游泥，不可起塔庙，相顾计议未决。经宿，其涂泥涌高数尺，地变黄土，坚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

曹拮休，莫详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来往宣、池、金陵。每于山中两钱价买柴，赴江下一钱价卖与人。自云"吃利不尽。"善符乡野牛瘴，即以片纸书云："曹拮休拣残牛。"与牛主，令归贴于牛群之大者角上，无不立愈。性嗜鲙，持网者携鲙以候之。既见，即问其来意。渔人曰："业网于圌山，每岁夏先得鲥鱼一头，献于府主，例获一千文。今冀早获取赏，故来相投。"受而许之，以符一道付之。适去未久，复有一人亦携鲙来告如前。沈吟久之，复授一符令去。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鲥鱼，遂奔赴府主。至厅门，忽遇宾客，迟回未将上。次其后得符亦赍一头来到，乃同将上，皆获一缗焉。此人灵异甚多，已见于沈汾侍御所著《续仙传》。遗落数件，故复叙之也。

咸通中，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偶获一古镜，可径七八寸，方拂拭，则清明莹彻，皎洁鉴人，心腑洞然。见者大惊悸，遂连棹出江口，以镜投于大江中。既投而后悔之，方诉于人，闻者皆知是轩辕所铸之一矣。吾闻希世神物，咸宝藏于天府，川渎之灵，密司其职，归藏氏所传，固阴祇之多护，何乃忽奋发于泥滓间，而又不得令识者一睹，岂上古之至宝时亦示显晦于人哉？而隐见有数，俾特出愚者之手，必其无能滞留于凡目耶！

杨琢常说在淄青日，见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竟逾三尺。其燕哺雏既飞，一旦有诸野禽飞集，俄而渐众。梁栋之上，栖息无空隙，不复畏人。厨人馈食于堂，俄手中盘馔皆被众禽搏撮，莫可驱赶。其家老人罔测灾祥，顾之甚闷。忽以杖击破燕巢，随手有白凤雏长数尺自巢而堕，未及于地，即掀然飞去。又有人家燕巢，生一赤凤子，腾跃飞去。

《志怪篇》曰："凡藏诸宝亡不知处者，以铜盘盛井华水，赴所失处，掘地照之，见人影者，物在下也。"

杨琢云："北海县中门前有一处，地形微高，若小堆阜隐起，如是积有岁华，人莫敢铲凿。有一县宰，乃特令平之。既去数尺土，即得小铁钱散实其下。如是渐广，众力运取，仅深尺余，东西延袤，西面际乃得一记云：'此是海眼，故铸钱以镇压之。'量其数不可胜计，又不明叙时代。其钱大小如五铢，阖县畏栗，虑致灾变，乃备祭酹，却以所取钱皆填筑如故。其后亦无他祥。"

杨琢云："有一人家燕巢中，忽然赤焰光芒，而隐隐有声，若鸣鼓地中，日夜不辍。夜后厢巡呵喝于外，望之则又光焰亘大。居旬日，闻人渐声传曰：'或聚众其家。'父老惧，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即有一小龙长尺余坠下，鳞甲炳焕。父老惊惧，速以茵褥藉之，焚香祷谢。未毕，既而见一大龙长丈余，自檐庑而入，如炬烁人瞻视，一家骇震，窜伏稽颡，徐拥其子，入自寝室，穴其屋腾天而去。其家不数年隳败焉。"

杨琢云："胶东属郡有隐士，莫详其姓氏乡里。布袍单衣，行乞于酒市中曰：'希一大醉而已。'既醺酣，即以手握衫袖霞举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群儿随绕噪拥，一城之人咸谓之'吉留馨秀才'。城西有古传舍，郡非冲要，使命稀到，常寄宿于驿廊土榻之上。苇簟一重，每醉而归。先以冷水连洗，令湿透然后就枕。寒暑有变，兹固无改也。虽霜风如割，单帛之服覆身，人往候之，热气傍蒸于人。驿之门者皆识其非常人，每酤酒数升置于床前，及常为汲水沃簟，以候其人。见酒，即饮罄而后寝。

经历累年，忽一旦往道斋大会中，白日上升矣。”

僧守亮，受业上元古瓦官寺，学行无所闻，而好言《周易》中象象。赞皇李公之镇浙右，以南朝众寺，方袍且多，其中必有人妙通易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一人送至府中。瓦官纲首见亮，因戏谓之曰：“大夫欲得解易僧，吾师常时爱说易，可能去否?”亮闻之，遂请行。既至，赞皇初见仪容村野，未之加敬。及与论易道，亮乃分条析理，出没幽赜，凡欲质疑，亮乃敷衍，出人意表。

长安闾里中小儿，常以纤草刺地穴间，共邀胜负。戏以手抚地曰：“颠当出来。”既见草动，则钓出赤色小虫子，形似蜘蛛。北人见之寻常，固不屈意。南人偶见，因有异之者。盖江南小儿亦谓之“钓骆驼”，其虫子之背有若驼峰然也。搢绅会同时有此质疑，众皆默然。客有前明经刘寡辞曰：“此《尔雅》所谓，‘王蛈蝪’也。景纯之注可校焉。”证之于书皆信，众皆叹伏。

中华野史（唐朝） 24内正

金銮密记

[唐]韩　偓撰　陈尚君辑校

《金銮密记》三卷，唐韩偓撰。偓（八四二——约九一四），字致尧，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龙纪元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郎中，入为翰林学士。天复元年（九〇一）从昭宗避地凤翔，以功拜翰林学士承旨。深为昭宗倚重，屡欲命相，固辞不就。为朱全忠所恶而外贬，后避地闽中，寓居南安而卒。本书即其晚年追叙天复中在翰苑参与机密及闻见之事，因为其亲身经历，于当时朝廷举措及各方矛盾，记叙十分详切。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较重视此书，采入尤多。原书宋以后不传，今采辑诸书所引，凡得十七则。

昭宗召偓人院，试文五篇《万邦咸宁赋》、《禹拜昌言诗》、《武臣授东川节度制》、《答佛誓国进贡书》、《批三功臣让图形表》。缴状云："臣才不迈群，器非拔俗，待价既殊于椟玉，穷经有愧于籝金。遭逢清时，涵濡睿泽，峨冠振珮，已尘象阙之班；舐笔和铅，更辱金门之召。击钵谢捷，纂组非工，抚己循涯，以荣为惧。"（《说郛》卷四、卷七五）

昭宗在凤翔，宴侍臣，捕鱼为馔。李茂贞曰："本畜此鱼，以待车驾。"又以巨杯劝帝酒，帝不欲饮。茂贞举杯，扣帝颐颔，坐上皆愤其无礼。（同前）

汴人列十余栅，围岐城，掘蚰蜒濠攻城。城中大窘，烧人粪，煮人肉而食。李茂贞不肯与梁和，昭宗谕曰："全忠兵未退，城内窘急，十六宅诸王日奏三两人下世，皆冻饿所致。在内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竭矣，愿速与梁和。"（《说郛》卷四、《类说》卷七）

崔贻范于凤翔围城中，挟李茂贞起复作相。渥当草制，抗疏论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使，中人也，语渥曰："学士无以性命为戏。"渥不答，扃户而寝。明日，无麻制宣读。茂贞曰："陛下命相，学士不肯草制，与反何异？"昭宗曰："卿荐贻范，朕不敢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类说》卷七）

偓对昭宗云：当留兵之时，臣五六度与崔胤力争，胤曰：其实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来？又胤云且喜岐兵只留三千人。（《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七）

二十日入直，隔夜，崔公传语，明日请相看。侵早到门，崔出御札相示。（同前）

十七日早，闻岐师昨夜二更却回，云军大衄。汴令有表迎驾，并述行止。汴军在岐东下塞。十八日、十九日，白麻卢光启可谏议大夫，参知机务。二十日，翰林学士姚洎兼知外制诰。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辞东去。二十五日，汴军离发延英门。（同前）

五月三日，岐马步军败，回戈伤中不少。八日，闻四面百姓尽般移人城内。二十一日，闻汴帅于郿县筑城及宝鸡下寨。二十三日，闻汴帅至石鼻，又至横渠。二十四日，闻汴帅至城南十里。（同前）

六日，诛全诲等。（同前）

是夜处置内官一十九人。（同前）

二十八日，处置第五可范已下四百五十人。（同前）

上曰：朕以濮王处长。（同前）

上执偓手涕泣曰：我劝你且和同，果如此，有何利益？苦杀之。（《说郛》卷三三《读释常谈》引）

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人困，则日赐成象殿茶。（《全芳备祖后集》卷二八，《玉海》卷九〇）

翰林有龙口渠，通内苑。大雨之后，必飘诸花蕊，经由而出，有百种香色，名不可尽，春月尤妙。（《永乐大典》卷五八三九）

九仙殿银井有梨二株，枝叶交结，宫中呼为雌雄。（《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七）

义山杂纂

[唐]李商隐撰　陈尚君整理

《义山杂纂》一卷，唐李商隐撰。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字义山，号玉溪生，为晚唐著名诗人。本书采集俚俗间常谈鄙事，取其可为戏谈所资者，以类编次，虽较琐屑，但多能反映当时的世俗风情与伦理观念，语言俚俗幽默，生动有趣，颇为后世所传称。商隐首创此体，后人多有效作者。此书传本较多，但宋人《西清诗话》和《续释常谈》所引，多有溢出今本者，知今本已非唐时原书。今据宛委山堂《说郛》本为底本点校，以钮氏世学楼钞本《说郛》及《古今说海》本校补，并参考今人曲彦斌《杂纂七种》本的汇校成果。

必不来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穷措大唤妓女。

不相称

穷波斯。　病医人。　不解饮弟子。
瘦人相扑。　肥大新妇。　先生不识字。
屠家念经。　社长乘凉轿。　老翁入娼家。
贫斥使人。　瘦杂职。

羞不出

新妇失礼。　尼姑怀孕。　相扑人面肿。
富人乍贫。　处子犯物议。　重孝醉酒。
初落解。　奴婢偷物败。　犯奸。子女豆瘢。

怕人知

匿人子女。　犯人爱宠。　透税。　贼把赃物。
国忌动乐。　亲情犯罪。

不　嫌

饥得粗食。　徒行得劣马。　行久得坐次。
渴饮冷浆。　行急得小船。　遇雨得小屋。
久贫得薄酒。

迟　滞

新妇见客。　穷汉醵率。　贫家嫁娶。
谒致仕官。　孕妇行步。　老长官上任。
佐官勾追人。休官后出入。　老剩员传语。

不得已

忍病饮酒。　大暑赴会。　掩意打儿女。
流汗行礼。　忍痛灼艾。　为妻骂爱宠。
冒暑迎谒。　老乞休致。　穷寺院待客。
为人题疏头。被势位牵率。

相　似

京官似冬瓜，暗长。　鸦似措大，饥寒则吟。
印似婴儿，常随身。　县官似虎，动则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处。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暖处便住。　穷亲情似破袖肘，常自出。
馒头似表亲，独见相亲。乐官似喜鹊，人见不嫌。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则废业。　妇人解诗则犯物议。
僧解饮则犯戒。　劣奴解识字则作过。
子弟解烧炼则贫。　士人解手艺则卑污。

恶不久

夫妇争小事。　骂爱宠。
大僚门客发怒。　赃滥官打骂公人。
奸污僧尼骂行童。

恼　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终夜欢饮酒樽却空。
方谒上官忽背痒。　赌博方胜油尽难寻。

淘井汉急屎尿。　遣不去无赖穷亲。
牵不动驴马。　著不稳衣裳。
扇不去蚊蝇。

失本体

不学发遣书题，失子弟体。
吊孝不哀，失凶礼体。
不收拾碗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体
送客不出门下厅，不安排椅榻，失主人体。
不阑腰，不持刀砧，失厨子体。
不点检学生作课念书，失先生体。
不口打口骂，失节级体。
早晚不点检门户家私，失家长体。
仆子著鞋袜衣服宽长，失仆子体。
逃席后，不传语谢主人，失宾客体。
唱小喏，行步迟缓，失武官体。
早晚不礼拜念佛，失僧尼体。

隔壁闻语

说所送物好还么，必是不佳。
新娶妇却道是前缘，必是丑。
说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达。
说食禄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说随家丰俭，必是待客不成礼数。
说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狭。
咒骂祖先，必是家计不成。
说食鲙恰好，必是少。

富贵相

骏马嘶。蜡烛泪。栗子皮。荔枝壳。落花飞。
莺燕语。读书声。遗下花钿。　高楼上吹笛。
捣药碾茶声。堆垛钱米。

谩人语

说风尘有情。　说烧炼致富。　说在官课绩。
说主上见知。　说所入庄课。　说爱宠年纪小。
穷县说官清。　自说勤苦读书。夸说器皿价例。

酸　寒

山县移市。　村县喝道。　村县待宾。
骡鸣村中。　村汉呼鸡。　村汉著新衣。
牛背吹笛。　乞儿驱傩。　散乐打单枝鼓。
书斋作会。

不快意

钝刀切物。　破帆使风。　树阴遮景致。
筑墙遮山。　花时无酒。　暑月背风排筵。
鲙醋不中。　夏月著热衣服。

惶　愧

犯人忌讳。　遇见仇家。　欠债不偿逢主。
参谒失礼。　醒后闻醉语。　少人物未还。
犯人家忌讳。　误说他心中讳事。

杀风景

花间喝道。　看花泪下。　苔上铺席。
斫却垂杨。　花下晒裈。　游春重载。
石笋系马。　月下把火。　妓筵说俗事。
果园种菜。　背山起楼。　花架下养鸡鸭。
步行将军。

不忍闻

孤馆猿啼。　市井秽语。　旅店秋砧声。
少妇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后闻喜鹊。
乞儿夜号。　居丧闻乐声。　才及第便卒。

虚　度

花时多病。　好时节褊迫。　阉宦娶美妇。
贫家节日。　好家业不和。　贫家好花树。
好景不吟。　好厅馆不作会。富家不会使用。

不可过

夏月肥汉。　入舍妻恶。　遭贪酷上官。
恶俗同僚。　大暑涉长途。　对粗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秽湿。　守令好寻事。
穷措大举选。　严恶人家奴婢。

难　容

僧道对风尘笑语。　仆人学措大体段。
卑幼傲尊长。　仆妾搀言语。
武人村夫学书语。　少去就客。
客作儿恼婢。　发怒对长官。

意　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见红似热。
入神庙若见鬼。　腹大师尼似有孕。
重幕下似有人。　过屠家觉膻。
见冰心中凉。　见旃齿软。

恶模样

作客与人相争骂。　打球坠马。
对大僚食。　僧尼新还俗。
筵上乱叫唤。　搀夺人话柄。
著鞋卧人床。　未语先笑。
作客踏翻台桌。　对丈人丈母唱艳曲。
嚼残鱼肉置盘上。　横箸在羹碗上。
说主人密事。　对众倒卧。

不达时宜

下贱人前谈经史。　向娼妇吟诗。
认他高贵为亲。　将主人酒食作人情。

残食还主人。　将男女赴席。
夸男女伎俩。　奖男女娇騃。
筵上包弹品味。　强学时样妆束。
入境不顺风仪。　隔席和人唱。
筵上啜醋声。

无所知

食后不起妨主人。　问主人鱼肉价。
与寡妇认亲往来。　吃他饮食不谦让。
借他物令自来取。　入人房闼取人物看。
得人恩不思报。　向人花园采果。
穷汉说大话。　家贫学富人。
作客自呼宾。　暑月排筵久坐。
家贫不守己。

闷损人

请贵客不来。　恶客不请自来。
被醉人缠住不放。　物贱无钱买。
出门逢债主。　与仇家对坐。
大暑逢恶客。　美妾妒妻。
酒醉喝人。　攫索人守著门。

痴　顽

有钱不还债。　知过不能改。
见他言语强拗。　见人文字强评隲。
自不知过强怪人。　把酒犯令不受罚。
家贫强作富贵相。　话语不信。

愚　昧

背面说人过。　好说人家密事。
弃家耽酒。　图他酒食作证人。
三头二面趋奉人。　说六亲过恶与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会聚不识尊长位次。
有憾于人望人恕。　有惠于人望人报。
见人强语。　讲他人恶事。
闻善不记。　闻过作他人。
党妻儿骂人。

时人渐颠狂

无故仇妒他人。　酒后呼鬼神。
孝子说歌令。　重孝斗鸡走马。
仇记恩门。　长大汉放风筝。
养闲汉出入。　妇女出街坊骂詈。
卖田了吉凶。　将田宅与人作保。
殢人掷杯筊。

非　礼

呼儿孙表德。　母在呼舅作渭阳。
对父母呼妻弟。　听妻话怪尊长。
祭亡人却动乐。　径入他人房闼。
呼他兄作表兄。　呼他弟作舍弟。
傲慢尊长不拜。

枉　屈

好父母无好子。　好儿无好妇。
好女无好婿。　有钱不会使。
好衣不会著。　好厅馆不洒扫。
有匹帛不装著。　好颜色不解匹配。
好妾驱使重难事。　惜钱有病不医。
男女长成不教。　家藏书不解读。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诗酌酒。
近好山水不游玩。　有美味悭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赃罪。　有美质懒惰废业。
权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时好闲不习事。
向口惜食。　家富不追陪。
向身惜衣。

不　祥

卧吃食。　无事嗟叹。　卧床上唱曲。
露顶吃食。　露顶写字。　牵父母作咒誓。
捶胸骂人。　荐上坐。　对日月大小便散发。
未食碗中先插匙箸。　寝如尸。
妇人发垂下不收。

须　贫

家有懒妇。　早卧晚起。　养子不及父。
作债追陪。　仓库不点检。　庄园不收拾。
抛撒饮食。　爱赌博饮酒。　漫藏无用物。
狼藉米谷。　弃业逐乐。　家事不爱惜。
多蓄爱宠。　好迁移不止。　好结纳权贵。
悭不中礼。　物贵争买。　物贱反不买。
多作淫巧。　遮盖家人作非为事。
多输爱赌。

必　富

勤求俭用。　见艺广学。　常点检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债负。　奴婢解耕织。
夜眠早起。　家养六畜。　耕作不失时。
及时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诸妇和谐。　不嫌粗辣。　财物有簿籍。
积少成多。　买卖不失时。　物料不作践。
爱惜家事衣服。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机藏。　结交有智人。
临事觉悟。　酒后不多语。　避他人忌讳。
博古知今。　不习贱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亲近小人。　不妄信奴仆。
入门问讳。　入境问风俗。　夜间常醒睡。
有疑问人。　不共愚人争是非。

为客善谈对。

教　子

习祖业。　立言不回。　知礼义廉耻。
精修六艺。　谈对明敏。　进退威仪。
忠良恭俭。　孝敬慈惠。　博学广览。
交游贤者。　不事嬉游。　有守。
遇事有知识。

教　女

习女工。　议论酒食。　温良恭俭。
修饰容仪。　学书学算。　小心软语。
闺房贞洁。　不唱词曲。　闻事不传。
善事尊长。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语。　骂他人家奴婢。
钻壁窥人家。　不敲门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请先上厅坐。
开人家盘盒书启。　主人未揖食先举箸。
众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衩衣出门迎客。

强　会

见他文籍强披览。　见他鞍马逞乘骑。
见他弓矢强弹射。　见他物件强评价色。
见他文字强弹驳。　见他人家事强处置。
见他斗打强助拳。　见他评论强断是非。
见他人著衣强问色目。

无见识

不说事因先骂人。　不问道理随人做事。
俗人学僧家道场。　遇事不分别是非。
纵儿子学乐艺。　纵儿子笼养。
男儿学女工。　要小下便宜。
做贱劣人伎俩。　习工艺之事。
不量能解使人。　不识字自撰。

十　戒

不得饮酒至醉。　不得独入寡妇人家。
不得黑暗独行。　不得与无赖子往还。
不得戏取物不言。　不得开人私书。
不得借人物用经旬不还。
不得暗默默为处惊人。　不得阴损于人。

少知尘俗

狎近小人。　合姓称名。
和匙把箸。　捶胸打背。
学市廛语牵曳衣衫，觑人不转睛。

逸　文

七不称意

少阿妳。（《续释常谈》）

杀风景

清泉濯足。烧琴煮鹤。对花啜茶。（《西清诗话》卷上）

三水小牍

[唐]皇甫枚撰　杨万里整理

《三水小牍》二卷，唐皇甫枚撰。枚字遵美，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宣宗相白敏中外孙。懿宗咸通末，为汝州鲁山主簿。僖宗光启中，召赴梁州行在。唐亡后，于梁太祖开平四年（九一〇）旅食晋汾间，写成本书。本书记晚唐间异闻轶事，多得自传闻，亦有亲历或访友得知，多涉神鬼灵异故事，多言祸患灾妖，但每以惩恶扬善为志，篇末多有议论垂诫。《非烟》、《王知古》、《却要》、《绿翘》各篇故事曲折，斥淫暴、恤良善，最称佳作。原书不传。今传二卷本，仅三十五则，为后人重辑。清末缪荃荪《云自在龛丛书》本复补辑十二则，今即据以校点。

卷　上

赵知微雨夕登天柱峰玩月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少有凌云之志，入兹山，结庐于凤凰岭前，讽颂道书，炼志幽寂。蕙兰以为服，松柏以为粮。隐迹数十年，遂臻元牝，由是好奇之士多从之。玄真既申弟子礼，服勤执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岁，知微以山中炼丹须西土药者，乃使玄真来京师，寓于玉芝观之上。清院皇甫枚时居兰陵里第，日与相从，因询赵君事业。玄真曰："自吾师得道，人不见其惰容。尝云：'分杯结雾之术，化竹钓鲻之方，吾久得之，固耻为耳。'去岁中秋朔，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甚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不?'诸生虽强应而窃以为浓阴驶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筱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苦雨暗晦如前，众方服其奇致。"玄真棋格无敌，黄白术复得其玄妙。壬辰岁春三月，归于九华，后亦不更至京洛。

韩文公从大圣讨仇

韩文公之寝疾也，名医良药日进有加，而无瘳。忽宵中惊怖，既寤而汗沾衾裯，命侍人扶坐。小君问之，良久曰："向来梦神人，长丈余，金铠持戟，直人寝门。我不觉降阶拜之。自称大圣，瞋目谓我曰：'睢邃骨棁国世与韩为仇，吾欲讨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愿从大圣讨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从其请矣。

元稹烹鲤得镜

丞相元稹之镇江夏也，尝秋夕登黄鹤楼，遥望河（疑汉）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乃令亲信某往视之。某遂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亲信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一，如古大钱。以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既莹则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中。及相公薨，镜亦亡去。

永福湖水变血

荥阳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郑水以注之。平时绕岸皆台榭花木，乃太守郊劳班饯之所。西南壖多修竹乔林，则故徐帅崔常侍彦曾别业也。当咸通中，庞勋之作变，崔公为所执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复。未几而其家凶问至。余光启初寓居郑地，故得之。昔读本朝书，见河间王之征辅公祏也，江行舟中，宴群帅，命左右以金碗酌江水将饮之，水忽化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碗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征。"果破之。则祸福之难明也如是。

冠盖山获古铜斗

余温泉别业有田客，咸通中，因耕于庄前冠盖山

之阴，获古铜斗，长二尺余，其魁方而下杀，柄曲且圆。既治之，四周皆隐起麟凤龟龙之状，标有异字十。访于明篆籀者，亦不能详。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气者望有佳气处，辄瘗奇物以压当之。此其是乎？而庄后横冈，发自紫逻，联鸣皋而东，洎庄之左，已延袤数十里矣。庄西二里许，旧掘沟三道，以断厥势，亦类此也，故书。

风卷曝纸入云

唐文德戊申岁，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蛇鼠斗

乾宁末，初（有一衍字下亦疑有讹脱）峡师蛇鼠斗于南门之外，观者如堵。蛇死而鼠亡去。未旬而峡师（疑帅）遇祸。则知内蛇死而郑厉入，群鼠奔而蒲山亡。妖由人兴，可为戒惧。

白角栉之异

唐张应自荥梗命至河内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驷惊逸；及北岸，视后足有物萦绕，状如大蟥，绛色。乃抽佩刀断于地，辄复相续，坚缩如白角栉。红影若缕横络之。遂寘诸橐中，事毕而还复渡河。至河阴天景爞蒸，憩于园井，就之灌濯。因与园叟话之，取角栉置盆水上，忽黑气渤兴，浓云四合，狂电震霆，雨雹交下，食顷方霁，盆涸而栉已亡。

埋蚕受祸

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镮。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数十株，特茂盛荫翳。公直与其妻谋曰："歉俭若此，家无见粮，徒极力于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计者，莫若弃蚕，乘贵货叶，可获钱千万。蓄一月之粮，则接麦矣。岂不胜为馁死乎？"妻曰："善。"乃携锸坎地养蚕数箔瘗焉。明日凌晨，荷桑叶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至徽安门，门吏见囊中殷血连洒于地，遂止诘之。公直曰："适卖叶得钱，市彘肩及饼饵贮囊，无他物也。"请吏搜索之。既发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邪王公凝，令纲纪鞫之。具款云："某瘗蚕卖桑叶，市肉以归，实不杀人，特请检验。"尹判差所由监令就村验埋蚕处，所由领公直至村，先集邻保，责手状，皆称实。知王公直埋蚕，别无恶迹。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阙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复领公直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虽无杀人之辜，且有坑蚕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难容。蚕者，天地灵虫，绵帛之本，故加剿绝，于杀人不殊，当置严刑以绝凶丑。"遂命于市杖杀之。使验死者，则复为腐蚕矣。

韦玭马祸

京兆韦玭，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县庄。性不喜书，好驰骋田弋。马有蹄啮不可羁勒者，则市之。咸通末，因来汜水，饮于市，酣歌之际，忽有鬻白马者曰："此极驵骏。"玭乘之于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宴乘归，御之铁鞭，一仆以他马从。既登东原，绝驰十余里，仆不能及，复遗铁鞭，马逸不能止，迅越蓁莽沟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难禁矣。马方骤逼大桑下，玭遂跃上高枝中。以为无害矣，马突过数十步，复来桑下，瞋目仰视玭而长鸣躩地。少顷，啮其桑本，木柹落如掌。卧即或啮草于十步五步内，旋复来啮不已，桑本将半焉。玭惧其桑之颠也，遥望其左数步外有眢井，伺马之休于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才至底，马亦随入，玭与马俱殒焉。

王元冲登华山莲华峰

咸通癸巳岁，余从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华野狐泉店。鼎臣兄与余同登南坡兰若，访主僧曰义海，因话三峰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元冲者，来自天姥，云游涉名山亦尽东南之美矣，惟有华山莲华峰。今则方伺一登耳。计其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当篝烟为信。翌日，发笈，取一药壶并火金以去。及期，海至桃林以俟。数息间，有白烟欻起莲华峰，海秘之不言。后二旬而元冲至，言曰：'前者既入华阳山，寻微迳至莲华峰下，初登虽峻险，犹可重足一迹；既及峰三分之一，则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气而登。时遇石室，上下悬绝则有萝茑及石发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峰顶。顶广约百亩，中有池，亦数亩，菡萏方盛，浓碧鲜妍。四旁则巨桧乔松。池侧有破铁舟，触之则碎。既周览矣，乃篝火焉。而循池玩花，探取落叶数片及铁舟寸许怀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栗复倍于登涉时。'海不觉其执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于是元冲尽以莲叶铁舟铁赠海。明日复负笈而去，莫知所终。"则尚子寻五岳，亦斯人之徒与。

鲁山尧庙

汝之鲁山县，二十里曰鲁山，民讹曰路山，则古曰尧山也。屺有唐尧庙，故《文选·南都赋》云："甘厥龙而为醢，视鲁山而来迁。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尧山。"是也。

卫庆耕田得大珠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垅亩中，若星流，庆掩而得

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衣以缣囊，缄之漆匣。曾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尝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至乾符末，庆忽疾，虽医巫迭进，莫有征者。逾月病且亟，忽闻枕前铮然有声，庆心动，使开匣，珠有璺若缕，色如墨矣。数日而卒，珠亦亡去，自是家日削，子复不肖，货鬻以供蒲酒之费，未释丧已室如县磬矣。

董汉勋燕阵没同僚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趫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翌日盛饰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终亦无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明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爨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禽，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北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夕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

赵将军凶宅

许都城西之北陬，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趫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其妖异，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中庭，絺绤而坐。一鼓尽，阒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簟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闻轧然开后门声，焟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余，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器，异香馥于檐楹。游氏子谓此必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中。少顷，执乐器、纡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庙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魅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席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事后卒无敢居者。

鲁县纥豆将军庙

汝州鲁县，元魏时西广州也。刺史纥豆陵层雄勇有智略，及卒，将吏奉遗旨窆于子城南之左却敌上。今县治其中，于却敌前立庙题云："纥豆将军。"岁时奉祀焉。

王知古为狐招婿

咸通庚寅岁，卢龙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张直方抗表请修入觐之礼，优诏允焉。先是张氏世莅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礼燕台之嘉宾，抚易水之壮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绮纨之中，据方岳之上，未尝以民间休戚为意，而酣酒于室，淫欲于原；巨赏狎于皮冠，厚宠集于绿帻。暮年而三军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为其计者，乃尽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卫大将军，而直方飞苍走黄，莫亲徼道之职。往往设罘置于通衢，则犬彘无遗，臧获有不如意立杀之。或曰："辇毂之下，不可专戮。"其母曰："尚有尊于我子者耶？"则僭轶可知也。于是谏官列状上，请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为燕王府司马，俾分务洛师焉。直方至东都既不自新，而慢游愈极。洛阳四旁翥者、攫者见皆识之，必群噪长嗥而去。有王知古者，东诸侯之贡士也。虽薄涉儒术而素不中春官选，乃退处于三川之上，以击鞠飞觞为事，遨游于南邻北里间。至是，有绍介于直方者，直方延之，睹其利喙赡辞，不觉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岁冬十一月，知古尝晨兴，僦舍无烟，愁云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则直方急趋将出畋也，谓知古曰："能相从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难色，直方顾小僮曰："取短皂袍来，请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联辔而去。出长夏门，则微霰初零，由阙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东，南践万安山之阴麓，而鞲弋之获甚夥。倾羽觞，烧兔肩，殊不觉有严冬意。乃雾开雪霁，日将夕焉。忽有封狐突起于知古马首，乘酒驰之数里不能及，又与猎徒相失，须臾雀噪烟暝，莫知所如，隐隐闻洛城暮钟，但彷徨于古陌樵径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将半，试长望，有炬火甚明，乃依积雪光而赴之，复若十余里。至则乔木交柯而朱门中开，皓壁横亘，真北阙之甲第也。知古及门下马，将徙倚以达旦。无何，小驷顿辔，阍者觉之，隔壁而问阿谁。知古应曰："成周贡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将归于崆峒旧隐者，仆饯之伊水滨，不胜离觞；既操袂，马逸复不能止，失道至此耳，迟明将去，幸无见让。"阍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书赴阙，郎君复随计吏西征，此惟闺闱中人耳，岂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请问于内。"知古虽怵惕不宁，自度中宵矣，去将安适？乃拱立以伺。少顷，有秉蜜炬自内至者，振管辟扉，引保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由。母曰："夫人传语：主与小子皆不在家，

于礼无延客之道，然僻居与山薮接畛，豺狼所嗥，若复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请舍外厅，翌日可去。”知古辞谢，从保母而入。过重门侧厅所，栾栌宏敞，帷幙鲜华。张银灯，设绮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复陈方丈之馔，豹胎鲂腴，穷水陆之美，保母亦时来相勉。食毕，保母复问知古世嗣宦族及内外姻党。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轩裳令胄，金玉奇标，既富春秋，又洁操履斯，实淑媛之贤夫也。小君以钟爱稚女将及笄年，尝托媒约为求佳对久矣，今夕何夕，获遘良人。潘杨之睦可遵，凤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敛容曰：“仆文愧金声，才非玉润，岂家室为望。惟泥涂是忧，不谓宠及迷津；庆逢子夜，聆好音于鲁馆，逼佳气于秦台。二客游神，方兹莫及（《太平广记》作“莫计”）；三星委照，唯恐不扬。倘获托彼强宗，眷以佳耦，则生平所志，毕在斯乎！”保母喜，谑浪而入白。复出，致小君之命曰：儿自移天崔门，实秉懿范，奉频繁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怀，思配君子。既辱高义，乃叶夙心。上京飞书，路且不远；百两陈礼，事亦非僭。忻慰孔多，倾瞩而已。”知古磬折而对曰：“某虫沙微类，分乃湮沦，而钟鼎高门，忽蒙采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尘。鹤企凫趋唯待休旨。”知古复拜。保母戏曰：“他日锦雉之衣欲解，青鸾之匣全开，貌如月华，室若云邃，此际颇相念否？”知古谢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汉，不有所举，谁能自媒？谨当铭彼襟灵，志之绅带，期于没齿，佩以周旋。”复拜。少时则燎沈当庭，良夜将艾。保母请知古脱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见，保母诮曰：“岂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后之衣也！”知古谢曰：“此乃假之于与所游熟者，固非已有。”又问所从，答曰：“乃卢龙张直方仆射所借耳。”保母忽惊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顾而走入宅。遥闻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张直方之徒也。”复闻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无启寇仇于是。”婢子小竖辈群出，秉猛炬曳白梃而登阶。知古侹傫趋于庭中，四顾逊谢，詈言狎至，仅得出门。才出，已横门阖扉，犹闻喧哗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叹久之。将隐颓垣，乃得马于其下，遂驰去。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纵辔赴之，则输租车方饭牛附火耳。询其所，则伊水东草店之南也。复枕辔假寐。食顷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扬鞭于大道，比及都门，已有直方骑数辈来迹矣。遥至其第，既见直方而知古愤懑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抚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间有张直方也。”且止知古，复益其徒数十人，皆射皮饮羽者，享以卮酒豚肩，与知古复南出，既至万安之北，知古前导残雪中，马迹宛然，直诣柏林下，则碑板废于荒坎，樵苏残于密林。中列大冢十余，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直方命四周张罗彀弓以待，内则束缊荷锸，且掘且熏。少顷，群狐突出，焦头烂额者、罥罗冒挂者、应弦饮羽者，凡获狐大小百余头，以其尸归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斯世不谐，而为狢所侮，况其大者乎？向若无张公之皂袍，则强死穸膻之穴矣。”余时在洛敦化里第，于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谠为余言之。岂曰语怪，以摭奇闻，故传言之。

卷　下

崆峒山神仙灵迹

汝州临汝县南十八里，广成坡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即黄帝访道之地，广成子所隐也。祠在山东麓，堂上广成子像戴独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门之右，有碑刺史陆长源文。其颠洞穴如盎，将有大风雨则白犬自穴出，田夫以为候，亦名山曰玉犬峰。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丽，必有素雾自屺起，须臾粉堞青甍弥亘数里，楼殿轇轕，花木焕烂。数息中，雾势漫散，不复见矣。”庸辈不知神仙窟宅，谓广成化城，乃里谈也。

高平县所见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成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岐。上一长坂，下视有苑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屦，连呼之不顾，但俛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蔂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

陈璠临刑赋诗

陈璠者，沛中之卒徒也。与故徐帅时浦（案《唐书》作时溥）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详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浦乃令所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迫，且请公解印以压众心。”支力不能制，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贻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憯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赀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髦俊五百余人围友，迟

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其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郡。友絷之，驰往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而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未几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

郏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

陆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后方调授汝州郏城令，时乾符丁酉岁也。是秋王仙芝党与起，自海沂来攻郡，途经郏城，存微服将遁，为贼所虏。其酋问曰："汝何等人也?"存绐之曰："某庖人也。"乃令溲面煎油作食，所谓䭔䬼者，移时不成，贼酋怒曰："这汉谩语，把剑来!"存惧，急撮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业世业。"众大笑释之。时校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贼至，为所掠将妻之，崔氏大诟曰："我公卿家女，为士子妻，死乃缘命，岂可受草贼污辱。"贼怒，刳其心而食，见者无不洒涕。(《唐书·列女传》李庭作李庭节)

夏侯贞黩女灵皇甫枚为祷乃免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女灵观，其像独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怪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然肖泰华也。询之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骤雨，襄邱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兹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于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为吾立祠于山前，山亦吾所持来者。无旷时祭，当福汝乡人。'遂建祠宫，书祠典，历数世矣。"咸通末，余调补县印吏，实尸尝祭，与同舍生谯国夏侯贞偕行。祭毕，与贞纵观祠内。贞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贞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仰觌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神其鉴乎。"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懒恍不寐，若为阴灵所中。其仆来告，余走视之，则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余谓曰："得非女灵乎?"贞颔焉。余命吏载楮镪洁尊席而祷曰："夫人岳镇爱女，疆场明祇，致禾黍丰登，戢虎狼暴殄，斯人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县常祀，某职其事，敢不严恭？岂谓友生，不胜醆斝之余，至有慢言，黩于神听。今疾作矣，岂降之罚邪？抑果其请邪？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是违好生之德。当专戮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祇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泆之风，缘张硕而动云軿，顾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阍一叫，必贻帏箔不修之责，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奠讫，夏侯生康豫如故。

殷保晦妻封氏骂贼死

渤海封夫人讳询字景文，天官侍郎敖孙也。诸兄皆贡士，有声名场；夫人气韵恬和，容止都雅，善草隶，工文章，盛饰则芙蕖出绿波，巧思则柳絮因风起。至于婉静之法，翦制之工，固不学而生知。姻党号为淑女。咸通戊子岁，始从媒贽，移天于殷门故秘省校书保晦遐构兄，余寮婿也。爱钟自出，姑实亲姨，夙夜蒸蒸，劬劳无怠。广明庚子岁，妖缠黄道，衅起白丁，关辅烽飞，辇毂遐狩，以天府陆海之盛，奄化于鲸鲵腹中，即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溃，校书自永宁里所居尽室潜于兰陵里萧氏池台，地邻五门，以为贼不复人。至明日，群凶雾合，秘校遂为所俘。贼酋睹夫人之丽，将欲叱后乘以载之，夫人正色相拒，确然不移，诱说万辞，俱瞑目反背而莫顾。日将夕，贼因勃然，起曰："行则保罗绮于百龄，止则取虀粉于一剑。"夫人奋袂骂曰："狂贼，狂贼，我生于公卿高门，为士君子正室，琴瑟叶奏，凤凰和鸣，岂意昊天不容，降此大戾，守正而死。有生之年终不负秽包羞于汝逆竖之手。"言讫遇害。贼酋既去，秘校脱身来归，侍婢迎门，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声而前，枕尸于股，大恸良久，挥泪于夫人面曰："景文景文，即相见。"遂长号而绝。三婢子睹主父主母俱殒，乃相携投浚井而死。人曰：噫！二主二天，实士女之丑行；至于临危抗节，乃丈夫难事，岂谓今见于女德哉。渤海之媛，汝阴之嫔，贞烈规仪永光于彤管矣。辛丑岁，遐构兄出自雍，话兹事，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

广明庚子大风雨之异

广明庚子岁，余在汝坟温泉之别业。夏四月朔旦，云物暴起于西北隅，瞬息间，浓云四塞，大风坏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桮棬者，鸟兽尽殪被于山泽中。至午方霁。观行潦之内，虾蟹甚众。明日余抵洛城，自长夏门之北夹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门之鸱吻亦失矣，余以为非吉征。至八月，汝州召募军李巡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雁门回掠东都南市，焚长夏门而去入蜀。自兹诸夏骚荡矣。上天垂戒，岂虚也哉。

李仲吕祷尧祠以乌马驺人为献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驺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

黑水将军灵异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湄有黑水将军祠。大和初，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云："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梧丈夫，须眉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兹水，自以秉仁义之心未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佑斯民。"言讫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

豁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刳神前柱并匣寘之，外设小扉加扃锁焉。乾符戊戌，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霖霪，东道泥泞，历崤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氛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率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禽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

刘刺夫家怪异

彭城刘刺夫，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鄠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钩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矸儿持器下食。时月晦雾惨，指掌莫分。矸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灸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缊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下阙)

郑大王聘严郜女为子妇

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虽羁束于官署，尝畜退心。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陉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竹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尽登临之志矣。夫人河东裴氏，有三女，长适荥阳郑氏，次适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丽妍莹。乙巳岁，年十五矣。时清明节，严公尽室登陉山，山西岑有郑大王祠，乃于祠中荐酒馔，令诸女纵观，日晚方归。降及山半，旋风忽起于道左，缭绕诸女，尘坌阴晦，众皆惊惧，而阿珊独仆于地，色变不能言，鬟上失金翘，乃扶持而归。召巫者视之，巫译神言曰："我郑大王也，今聘尔女为第三子妇。"其家遽使赍酒殽纸钱，令巫者诣祠求之，既至，得金翘于神座上。巫者再三请祷，神终言不可。明日阿珊殒，便凭巫言以达所以。严氏遂令送服玩，设礼筵于祠内。厥后每有所须，必托巫言告其家。严公夫人即余室之诸姑也，故得其实而传之。

李约遇老父求负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里，鼓方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向明。有一父皤然伛而曳杖亦来同坐，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父欲至咸阳而蹒跚不良于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上，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持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将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负而见登？何相悍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已，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败柩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

侯元违神君之戒兵败见杀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窭，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豁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叹，自可于吾法中取富贵，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特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鹚泝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戆，至是一听不忘。叟戒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丧必至，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叩石，当有应门者。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既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为其家人言之。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召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君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浔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唯，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而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禽。至上党，絷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惟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以达铜鞮径诣神君谢罪，神君怒曰："庸奴！终违前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锧，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叩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

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

张谋孙凿池犯太岁

广州刺史张谋孙，虽出于阘茸，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倅，遂为元察。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尝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卒。

周撞子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剑，左冲右捽，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此言。

鱼玄机笞毙绿翘致戮

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倡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懵学辈自视缺然。其诗有"绮陌春望远，瑶徽秋兴多"，又"殷勤不得语，红泪一双流"，又"焚香登玉坛，端简礼金阙"，又云"多情自郁争因梦，仙貌长芳又胜花"。此数联为绝矣。一女僮曰绿翘，亦特明慧有色。忽一日，机为邻院所邀，将行，诫翘曰："无出，若有熟客，但云在某处。"机为女伴所留，迨暮方归院，绿翘迎门曰："适某客知链师不在，不舍辔而去矣。"客乃机素相昵者，意翘与之狎，及夜，张灯扃户，乃命翘人卧内，讯之。翘曰："自执巾盥数年，实自检御，不令有似是之过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翘隔阖报云链师不在，客无言策马而去。若云情爱，不蓄于胸襟有年矣，幸链师无疑。"机愈怒，裸而笞百数，但言无之。既委顿，请杯水酹地曰："链师欲求三清长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荐枕之欢，反以沈猜厚诬贞正，翘今必死于毒手矣，无天则无所诉；若有，谁能抑我强魂？誓不蠢蠢于冥莫之中纵尔淫佚。"言讫绝于地。机恐，乃坎后庭瘗之，自谓人无知者。时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问翘者，则曰："春雨霁，逃矣。"客有宴于机室者，因溲于后庭当瘗上，见青蝇数十集于地，驱去复来，详视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窃语其仆，仆归复语其兄，其兄为府衙卒，尝求金于机，机不顾，卒深衔之。闻此遽至观门觇伺，见偶语者，乃讶不睹绿翘之出人。衙卒复呼数卒，携锸共突人玄机院发之，而绿翘貌如生，卒遂录玄机京兆府。吏诘之，辞伏，而朝士多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狱中亦有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此其美者也。

岘阳峰池雨征

安定郡有岘阳峰，峰上有池，若雨而云起池中，若车盖然，故里谚云："岘山张盖雨滂沱。"

暴风拔旆李钧不终

李钧之莅临汝也，郡当王仙芝大兵之后，民间多警。李钧以兵力单薄抗疏，上闻，诏以昭义军三千五百人镇焉，乾符戊戌岁也。兵至，营于郡西廓。明年春，钧节制上党，杂报到，于是镇兵部将排队于州前通衢，率其属人衙，展君臣之礼，忽有暴风扬尘起自军门而南蟠，折行伍、拔大旆十余以登。州人愕然而顾，没于天际。明日，州北二十里大牛谷，野人得旆以献，帛无完幅，支干皆摺折矣。钧至上党，统众出雁门，兵既不戢，暴残居民，为猛虎军所杀矣。

逸文　缪荃荪辑校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黩货敢杀，人亦畏其严残，不犯，由是治有能名。旧制，京兆尹之出，静通衢闭里门。有笑其前道者，立杖杀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将南抵五门，呵喝风生。有黄冠老而且伛，弊衣曳杖，将横绝其间，驺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来，笞背二十，振袖而去，若无苦者。温异之，呼老街吏，令潜而觇之有何言。复命黄冠扣之，既而迹之。迨暮，过兰陵里，南人小巷中，有衡门，止处也。吏随人关，有黄冠数人，出谒甚谨，且曰："真君何迟也？"答曰："为凶人所辱，可具汤水。"黄冠前引，双鬟青童从而人，吏亦随之。过数门，堂宇华丽，修竹夹道，拟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顾曰："何得有俗物气。"黄冠争出索之，吏无所隐，乃为所录。见真君，吏叩头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祸将覆族，死且将至，犹敢肆毒于人，罪在无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谢了，趋出，遂走诣府，请见温。时则深夜矣。温闻吏至惊起，于便室召之。吏悉陈所见，温大嗟惋。明日将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绝，温微服与吏同诣黄冠所居。至明，吏款扉，应门者问谁，曰："京兆温尚书来谒真君。"既辟重闺，吏先人拜，仍白曰："京兆君温璋温趋人拜。"真君踞坐堂上，戴远游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总浩穰，权唯震肃，若稍畏懦，则损威声。昨日不谓凌迫大仙，自贻罪戾，故来首服，幸赐矜哀。"真君责曰：君忍杀

立名，专利不厌，祸将行及，犹逞凶威。”温拜首求哀者数四，而真君终蓄怒不许。少顷，有黄冠自东序来，拱立于真君侧，乃跪启曰：“尹虽得罪，亦天子亚卿。况真君洞其职所统，宜少降礼。”言讫，真君令黄冠揖温升堂，别设小榻，令坐。命酒数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复答曰：“尹之忤犯，弘宥诚难。然则，真君变服尘游，俗士焉识？白龙鱼服，见困豫，且审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尔家族，此间亦非淹久之所。”温遂起，于庭中拜谢而去，与街吏疾行，至府动晓钟矣。虽语亲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伤念不已，忿药石之不征也。医韩宗绍等四家诏府穷竟，将诛之，而温鬻狱缓刑，纳宗绍等金带及余货，凡数千万，事觉，饮酖而死。（《广记》四十九）

东都敬爱寺北禅院，大德从谏，姓张氏，南阳人，徙居广陵为土著姓。身长八尺，眉目魁奇。越壮室之年，忽顿悟真理，遂舍妻子，从披削焉。于是研精禅观，心境明白，不逾十载，耆年宿德，皆所推服。及来洛，遂止敬爱寺。年德并成，缁黄所宗。每赴供，皆与宾头卢尊者对食，其为人天钦奉若此。唐武宗嗣历，改元会昌，爰驭凤骖鹤之仪，薄点墨降龙之教，乃下郡国毁塔庙，令沙门复初。谏公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枚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公夏日常于中入寂，或补毳事。忽一日，颓云驶雨，霆击石傍大檀。雨至，诸兄走往林中，谏公恬然趺坐，若无所闻者。诸兄致问，徐曰：“恶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复兴内教，谏公归东都故居。其子自广陵来观，适与遇于院门，威貌崇严，不复可识，乃拜而问从谏大德所居，谏公指曰：“近东头。”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刚又如此。咸通丙戌岁夏五月，忽遍诣所信向家，皆谓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别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水焚香，念慈氏如来，遂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等戒曰：“人生难得，恶道易沦。唯有归命释尊，励精梵行，龙花会上当复相逢，生也有涯，与尔少别。”是日无疾奄化，年有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陁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无物敢近；遂覆以饼饵，经宿有狼狐迹，唯啗饼饵而丰肤宛然。乃依天竺法，阇维讫，收余烬，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荐焉。（《广记》九十七）

唐僖宗之狩于岷蜀也，黄巾尚游魂于三辅。中和辛丑岁，诏丞相晋国公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执操旗鼓，乘三峡而下，作镇南燕，为东诸侯节度。又诏军容使西门季玄为都监。秋七月，铎至滑，都监次于临汝。郡当兵道，邮传皆焚，乃舍于龙兴北禅院。其西廊小院即都监下都押衙何群处之。群，滑人也，世为本军剧职。群少凶险，亲姻颇薄之，乃西走上京。以干中贵人而西门纳焉。至是擢为元从都押衙，戎事一以委焉。群志气骄佚，肉视其从。尝一日，汝州监军使董弘贽令孔目官宋柔奉启于都监，致命将出，值群方据胡床于门下，怒其不先礼谒也，叱数卒捽以入，击以马挝而遣之。弘贽闻之大恐，笞宋柔数十，仍斥去，不复任使。驰书使谢群，群亦无怍。复数旬，日将夕，宋柔徒行，经寺门，又值群自外将入，瞥见，发怒，连叱驺皂录之入院，候曛黑杀而支解，纳诸溷中。既张灯宛见宋柔被发徒跣，浴血而立于灯后，群矍起，奋剑击刺，欻然而灭。厥后夜夜见之。暮秋月，都监迁于荥阳郡，舍于开元寺子城东南隅之地。至是，群神情惝恍，渐不自安，乃与其裨将窦思礼等谋叛，将大掠郡中而奔于江左。都监步曲三百许人，皆畏群而唯诺，会太守杜真府符请都监夜宴，启至，群谓思礼等曰：“机不旋踵，时不再来。必发今宵，无贻后悔。”思礼等遂潜勒部分。至晡时，都监赴宴，群令亲信十数人从，戒曰：“至三更，汝焚六司院门，寺中必举火相应。”其夕一鼓，群假寝帐中，乃梦宋柔向群大叱曰：“吾仇雪矣。”遂惊觉，召思礼语之，对曰：“此乃思也，是何能为。”二鼓将半，乃令其徒擐甲，使一卒登佛殿西大梓树，瞯子城内，无何，郡都虞候游巡至僧纲，启门入，至殿隅，仰视木杪，心动，命爇炬于下。乃见介者蹲于枝间，方诘所从，群连声谓曰：“走卒痁作，遂逃于上，无他也。”都虞候色变，驰出戒严。群呼思礼等谓曰：“事亟矣，不速行将为竖子所殄。”乃拥其徒，斩东门关而出奔。若走两舍，而群心荡无所从，其适下稍稍亡去。倦憩水侧，遥闻严鼓声，乃仆射陂东北隅壖也。思礼觉，乃前，请启密语，群将耳附之，思礼拔佩刀，疾斫群首坠于地，余众大嚣而散。思礼携群首，迟明归命于都监，贳其罪，使招其散卒焉。（《广记》一百二十三）

河东裴光远，唐龙纪己酉岁，调授滑州卫南县尉。性贪婪，冒于货贿，严刑峻法，吏民畏而恶之。尤好击鞠，虽九夏蒸郁，亦不暂休息。畜一白马，骏健能驰骋，竟以暑月不胜其役而致毙于广场之内。有里长王表者，家虽富赡，早丧其妻，唯一子，可七八岁，白皙端丽，常随父来县曹。光远见而怜之，呼令入宅，遗以服玩，自是率以为常。光远令所亲谓表曰：“我无子，若能以此儿相饷，当善待汝，纵有大过，亦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诚微贱，受制于上，骨肉之间，则无以奉命。况此儿襁褓丧母，岂可复离其父乎？设使以此获罪于明公，亦甘心矣。”光远闻而衔之。后数日，乃遣表使于曹南，使盗待诸境上，杀之，而取其子。大顺辛亥岁春，光远遘疾，逾月委顿。或时若鬼物所中，独言曰：“王表来也，当还尔儿。”又为表言曰：“某虽小吏，慎密未尝有过，反招残贼规夺，赤子已诉于天，今来请命。”又为己语：“今还尔儿与尔，重作功德，厚赂尔阴钱，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顷曰：“马来也。”则代马语曰：“为人乘马，自有年限；至于负载驰骤，亦有常程。筋力之劳，所不敢惮。岂有盛夏之月，击踘不止，毙此微命，寔由于君，已诉上天，今来奉取。”又为己语，祈之如王表，终不听。数日光远遂卒。

（《广记》一百二十三）

外王父中书令晋国公宣宗朝再启黄阁，不协比于权道，唯以公谅宰大政。四方有所请，碍于德行者，必固争不允，由是征镇忌焉。而志尚典籍，虽门施行马，庭列凫钟，而寻绎未尝倦。于永甯里第别构书斋，每退朝独处其中，欣如也。居一日，将入斋，唯所爱卑脚犬花鹊从，既启扉而花鹊连吠，衔公衣却行，叱去，复至。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公亦疑之，乃于匣中拔千金剑，按于膝上，向空祝曰："若有异类阴物，可出相见，吾乃丈夫，岂慑于鼠辈而相逼耶。"言讫，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朱鬟，衣短后衣，色貌黝瘦，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公谓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从都押衙传存初录之。明日诘旦，有妇人至门，服装单急，曳履而抱持襁婴，请于阍曰："幸为我呼李龟寿。"龟寿出，乃其妻也。且曰："讶君稍迟，昨夜半自蓟来相寻。"及公薨，龟寿尽室亡去。（《广记》一百九十六）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疾，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广记》二百二十）

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饔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末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才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不？"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广记》二百六十五）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驺人高璠而生。一岁时，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啮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传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儿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广记》二百七十五）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唯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背银釭。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之东南隅伫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与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咍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礼。（《广记》二百七十五、《岁时广记》十七）

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受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笔，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缨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间处，具以象意言焉。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持，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以所题密缄之，托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郎心应以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拟谁。"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芳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象忧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沈沈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诗曰："无力严妆倚绣栊，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羸得伤春病，柳弱花欹怯晓风。"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翦乌丝阑为回简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觌，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

莫孤短韵，盗爽后期，惚恍寸心，书岂能尽。兼持菲什，仰继华篇。诗曰：‘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叩头为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门媪既得回简，径赍诣烟阁中。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伙，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折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柱以增怀；秋帐冬钉，泛金罍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妙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懔，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诗曰：“画檐春燕须同宿，洛浦双莺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封讫，乃召门妪，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息。一日将夕，门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象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值府，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逾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里，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逾梯而登。烟已令重榻于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堂中，遂背钉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见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明日，托门媪赠烟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览诗，微笑，因复赠象诗曰：“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下鹤，一双飞去入行云。”封付门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旬，当得一期于后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咏寄情，来往频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无何，烟数以细过，挞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忿，挺前欲擒，象觉，跳去，业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置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致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烟谢曰：“妾貌虽不迨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执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广记》百九十一）

乾符丁酉岁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刺。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山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瘗于江壖。（《续谈助》）

树萱录

[唐]佚　名撰　陈尚君辑校

《树萱录》一卷，唐末人撰，作者姓名不详。南宋时或传为北宋刘焘伪作，未允。《直斋书录解题》云此书“序称纂尚书荥阳公所谈者”，“又云普圣圜丘之明年”，知作于僖宗乾符年间，尚书荥阳公为郑姓，作者当为其下属。原书久佚。《类说》卷一三有节本。今参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所考，辑得十九则。内容多涉神怪，尤多女怪女鬼吟诗故事，事虽怪异，诗则颇具风情，为唐末小说中特异之著。

叙

敢同对枣之辨文，粗比树萱之摅思。(《类说》卷一三)

野鹊滩西一棹孤

《湘川记》云：“朱陵之灵坛，太虚之宝洞，当翼轸之宿，度应机衡，故曰衡山。”山有五峰，曰紫盖，曰云密，曰祝融，曰天柱，曰石廪。山多词人，樵夫舟子，往往能诗。尝有广州从事，舟行闻人讽咏曰：“野鹊滩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回雁峰前过，望断家山一字无。”(《类说》卷一三)

四叟俱化猿

王缙少在嵩阳观肄业。一日，有四叟携榼来访，往往说玄黄未判之事。征其名氏，一曰木巢南，二曰林大节，三曰孙文蔚，四曰石媚虬。高谈雄饮，既醉，俱化为猿，升木而去。(《类说》卷一三、《海录碎事》卷一三)

瓶　隐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放旷云泉。尝携一白瓷瓶，自阳羡游吴中。大风雪中，脱衣赁舟。沽酒斗余，饮毕大吐。同载者恶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壶瓶登岸，倚树高吟曰：“仲尼非不贤，为世所不容。嗤嗤同舟子，不识人中龙。溪雪戴落梅，寒声激长松。往来但清啸，一壶隐尘踪。”吟讫，跳身入瓶，悄然无迹。榜舟者大骇，举瓶碎之，无见也。它日，同济者见有涯携杖于虎丘剑池侧，箕踞而坐。知其异，人不敢逼问。时号瓶隐。(《吴郡志》卷四六、《类说》卷一三)

碧衣女子咏诗

张确尝游霅上白苹溪，见二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莲香正浓。分飞俱有恨，此别几时逢。藕隐玲珑玉，花藏缈缥容。何当假双翼，声影暂相从。”确逐之，化为翡翠飞去。(《类说》卷一三)

神女遗龙髯匹素

唐大历初，处士李籝，秋夕于震泽舍舻野步。望中见烟火，意为渔家。渐近，即朱门粉雉，嘉木修竹，画舟倚白莲中。生异其境，徘徊未敢前人。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处士乎？愿得少进。”籝随步而人，琐窗洞户。中有女郎，狭体瑰质，衣如云霓。揖生曰：“延伫嘉德，积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钟以劝。侍儿数辈执乐，女郎倚曲歌《玉波冷双莲》之曲。曰：“此伤吴宫二队长之辞。某非人也，生于龙宫。好楚词，君能受我一篇，传于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盘而诵芷秀药华之词。俄闻钟声，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虚之士不得游。”持素绡送生出门，云：“蛟室所织。”闭扉悄然。生徐步清浔，朝日已上。广陵胡人识其绡，以三百万易之，曰：“龙颔小髯所缉也，三十小劫方断一综。”(《吴郡志》卷四五、《类说》卷一三)

取琴鼓霸西戎

韦璠者，咸通初游泾上。至一废馆，遇书生，自称曰知白，留璠宿曰：“五十刻之绮谭，可释千余年之疑史。”夜深，取琴而鼓曰：“秦穆公修德武，诸侯

毕贺，故作此谱，号《霸西戎》。世罕闻，惟某受之于乌稠伯。"俄顷人琴俱不见，室中惟一冢。(《类说》卷一三)

夜遇女子诵诗

番禺郑仆射尝游湘中，宿于驿楼，夜遇女子诵诗云："红树送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顷刻不见。(《类说》卷一三)

吴神乐部

金陵进士姓黄，梦遇台城故妓，赋诗云："歌罢玉楼月，舞残金缕衣。匀钿收迸筯，敛黛别重闱。网断蛛犹织，梁空燕不归。那堪回首处，江步野棠飞。"(同前)

檀越结愿香

有郎官，梦谒老僧于松林中，前有炉，香烟甚微。僧曰："此是檀越结愿香。香烟尚存，檀越已二生三荣朱紫矣。"(同前)

二叟化白鹭

剡人贾传于镜湖泊舟，夜月纵步，于清水芳荷中见二叟立语，一呼碧继翁，一呼篁栖叟，相与吟诗。贾遽叱之，化为白鹭飞去。(同前)

朝荣观主

李凉公镇朔方，有氓园树下产菌一本，其大数尺，上有楼台，中有二叟对博，刻成三字曰"朝荣观"。公令氓掘地数尺，有巨蟒，目光如镜，吐沫成菌。是夜，公梦黄衣人致命曰："黄卢公昨与朝荣观主博，为愚人持献公。"(同前)

李邕见徐敬业

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岭枯木中，其徒常数百人。李邕见之，曰："昔徐敬业败走入海，李逸使别将追之不得，乃斩类敬业者，献其首，和尚识此人否?"师曰："始以足下为洞悟物理，今乃暗于事机如是。"师将终，召门弟子曰："予本姓徐，国初有大功，逃难至此。"言讫而终，乃敬业也。沈拾遗为作碑，不敢正言，乃云徐敬业昆弟。(同前)

山鸟衔石

尝见数鸟衔山间碎石，登于树杪，俄复入水，又衔石登树者数四。处士杨存素曰："是鹳伏卵多入水，其体冷湿，还取碧石耳。"(《山谷诗注》卷一)

杜诗疗疾

杜子美自负其诗。郑虔妻病疟，过之，云："当诵予诗，虐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之何。"(《西清诗话》卷上)

丰狐毫枯木管

番禺诸郡多以青羊毛为笔，或用山雉、丰狐之毫、鼠须、麝毛、狸毛。董仲舒尝答牛亨之问曰："蒙恬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以成笔。"(《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二)

四管为床

南朝呼笔管为床，梁简文帝《答徐摛书》："特设书幌，下置笔床。"四管为一床。(同前)

蟹　奴

海上有蟹大如钱，腹下又有十蟹附之，名曰蟹奴。(《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六)

刘商遇仙

刘商少游湘中，秋月方皎，忽见一尽水舆中，有七八女子，环丽容止，若为呼卢戏，其具俱布希世之宝，前有红蜡枝，擎以金盘。商骇讶未绝，闻舟中语曰："紫阳真人昨给刘商黄精二斤，乃玉帝所饵之余，食之者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远，可邀致之。"忽闻人呼，商遂即舟边拜。一女子命侍儿杨孟珠斟一杯云母浆，商取饮。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无丹元气耳。"因曰："慎自精修，去尔贪忍，灵饵渐近，天爵宜修。"复送之岸。商觇之，直至舜妃庙前落帆。入庙黎明，庙中得巴笺诗句，后果得至人遗精服饵，后不知所在。(《侍儿小名录拾遗》)

诗　句

江声兼小雨，暝色入啼猿。(《墨庄漫录》卷八)

剧谈录

[唐]康　骈撰　陈尚君整理

《剧谈录》二卷，唐康骈撰。骈字驾言，池州贵池（今属安徽）人。懿宗咸通中始应进士举，至僖宗乾符四年（八七七）获京兆解，次年登进士第。六年，举博学宏词科。历官崇文馆校书郎。广明乱后，退归乡里，耕于池阳山中。昭宗光化间，曾入宣州田颇幕府，田荐为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后不知所终。本书撰成于乾宁二年（八九五），为追记早年所得异闻之作，多述中晚唐史事，多涉文人活动及名臣轶闻，有关神异灵怪及剑侠故事者亦不少。所叙与史实稍有出入，近小说家言，篇末间附作者议论，存讽世之旨。刊本较多，今以毛氏汲古阁刊本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本、《贵池先哲遗书》本点校。

序

骈咸通中始随乡赋，以薄伎贡于春官，爰及窃名，殆将一纪。其间退黜羁寓，旅乎秦甸洛师，所见异闻，常思纪述。或得史馆残事，聚于竹素之间，进趋不遑，未暇编缀。及寇犯天邑，挈归渔樵，属江表乱离，亡逸都尽。景福、乾宁之际，耦耕于池阳山中，闭关云林，罕值三益。而又环堵之内，阙于坟典，思欲叙他日之游谈，迹先王之轨范，不可得矣。然则平昔之道，本为于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舍穷愁之翰墨。因想时经丧乱，代隔中兴，人事变更，邈同千载，寂寥堙没，知者渐稀。是以耘耨之余，粗成前志。所记亦多遗漏，非详悉者，不复叙焉。分为二编，目之曰《剧谈录》。文义既拙，复无雕丽之词，亦观小说家流，聊以传诸好事者。乾宁二年建巳月，池州黄老山白社序。（《唐文拾遗》卷三三）

卷　上

宣宗夜召翰林学士

宣宗皇帝圣政钦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怀，仄席伫贤，每如不及。令狐相国自吴兴郡守授司勋郎中，未居内署。初与学士候对，便以为有宰辅之才。一夕，于禁林寓直，忽有中使来召。行百余步，至于便殿，遣内人秉烛候之，引于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问："卿来从江表，见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不能自理，常须良弼贤佐。迩来窃窥朝廷，皆未睹其忠赤。"相国降阶俯伏曰："圣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才为翰林学士，所职者朕之丝纶，向来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复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赐之。有小案置于御床，案上有书两卷，指谓相国曰："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此读者先朝所述《金镜》，一卷则《尚书·大禹谟》。"复问："卿曾读《金镜》否?"对曰："文皇帝所著之书，有理国理身之要，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上曰："卿试举其要。"相国跪于御前，抗声而诵，至"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上止之曰："朕每读至此，未尝不三复后已。《书》又云：'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是则欲致升平，当用此言为首。"相公抃舞而称曰："先臣父每言《金镜》垂裕，可为万古格言，自非聪明文思，无以探其壶奥。况尧、舜、禹、汤之道，在典谟训诰之间，陛下不以黄屋为尊，每观之于夙夜，将欲择贤举善，使庶绩咸熙，如此则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睹卿词学。"临轩伫立久之，谓中使曰："持烛送学士归院。"及还禁林，夜漏将半，咸以近臣恩泽，殆无其比。繇是注意益深，居岁余，遂为宰相。自郡守至于台铉，首尾才经二载。尝自郊坛回，渭南尉赵嘏上诗云："鹗在卿云冰在壶，代天材业奉讦谟。荣同伊陟传朱户，秀比王商入画图。昨夜星辰回剑

履，前年风月满江湖。不知机务时多暇，犹许诗家属和无?”

议曰：凡怀才抱器，有时而通，非得苟容，虽遇不显。向使明主有任贤之意，近臣无专对之能，徒彰妄进之讥，方病退惭之说，殊恩厚渥，岂及于身！是以君子励志饬躬，以遭逢之运，良有旨哉！

刘平见安禄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卢罕，得神仙保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见于童幼，奕世奉言之，不穷年寿云。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先是，令狐相公谕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话与处士刘平执友修道。平天宝中居于齐鲁间，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币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铲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辇下，行至华阴县，值叶天师投龙于西岳。平见二青衣童子，承虚而至，所卫禄山魑魅，皆弃铲投盖，狼狈而行。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却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

王鲔活崔相公歌妓

凤翔少尹王鲔（侍郎凝之叔也），年十四五，与儿童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瘗之，祭以酒馔。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郎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耶，愿以驱策。迩来凡有吉凶，先兆肸蠁，必来潜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相国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鲔。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小妓善歌，得于亲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国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相国还坐，鲔具言歌者仪貌，相国怪而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绫绯袍，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遽报中恶，救之不及矣。相国悲惋不已。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救之，然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干事者，径诣东市肉行，以善价取之，将牛头而至。鲔令扶策歌者，置于净室榻前，以土盆盛酒，横板用安牛头，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戒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鲔既去，久而无声，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中斛酒悉乾，牛目怒出于外。数日之后，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妆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有室宇华丽，其间列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女妓中。欢笑方洽，忽闻人大叫，声震庭庑，坐中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而入，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者引于阶前，背负而出，才数十步，忽觉卧于室内。”迩后相国询其由，鲔终不言尽其事。

御史滩

河南府伊阙县，前临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即水中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沙，澄澈可爱。牛相国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宰邑者与同僚列筵于亭上观之，因召耆宿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上当有双鸂鶒立，前后居人，以此为则。”相国潜揣县僚无出于己，因举杯祝曰：“既能有滩，何惜一双鸂鶒。”宴未终，俄有飞下，不旬日拜西台监察御史。

浑令公李西平爇朱泚云梯

朱泚之乱，德宗皇帝车驾出幸奉天。是时沿边藩镇，皆已举兵扈跸。泚自率凶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贼中，性甚机巧，教泚造攻城云梯，其高九十余尺，上施板屋楼橹，可以下瞰城中。浑中令、李司徒奏曰：“贼锋既盛，云梯又壮，若纵之，诚恐不能御。及其尚远，请以锐兵挫之。”遂率王师五千，列阵而出。于时束蕴居后，约战酣而燎，风势不便，火不能举。二公酹酒抗词，拜空而祝：“天道助顺，至圣感神。泚贼苞藏祸心，窃弄凶器，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叠。瑊等誓输忠节，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兴，威灵未泯，当使云梯就爇，逆党冰销。”于是词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风势遽回，鼓噪而进，火烈飚骇，烟埃涨天，梯烬卒奔，贼遂退衄。德宗皇帝御楼以观，中外咸称万岁。及克复京国，二公勋绩为首，宠锡茅土，铭镂钟鼎，匡扶社稷，终始一致。其后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节制，忠烈荣耀，于今蔼然。

李司徒尝于左广效职，久未迁升。闻桑道茂善相人，赍绢壹匹，凌晨而往。时道茂倾信者甚众，造谒多不见之。闻李公在门，亲自迎接，施设肴醴，情意甚专。既而问之，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盛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姓命为托。”李公莫测其由，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请于襟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贼庭。既克复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斩决，道茂将就刑，请致分雪之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将军失珠

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忘其名，时人呼为潘鹘硉也），本居襄汉间，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数日，尽心檀施。僧谓潘曰：“观尔形质器度，与众贾不同，至于妻孥已来，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赠云：“宝之，不但通财，他后亦有官禄。”既而迁贸数年，藏镪巨万，遂均陶朱。其后职居左广，列第京师，常宝念珠，贮之以绣囊玉

合，置之于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缄封若旧，他物亦无所失，于是夺魄丧精，以为其家将破之兆。有主藏者，尝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已来，因密话其事。超曰："异哉，此非攘窃之盗也，其试为寻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新霁，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装蓝缕，穿木屐，立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及罢，随之而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有母同居，盖以纫针为业，超异时因以他事熟之，遂为甥舅。然居室甚贫，与母同卧土榻，烟爨不动者，往往经于累日，设肴羞时有水陆珍异。吴中初进洞庭橘子，恩赐宰臣外，京辇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赠超云："有人从内中出。"而禀性刚决，超意甚疑之。如此往来周岁矣，超一旦携酒食，与之从容，徐谓之曰："舅有深诚，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无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汤蹈火。"超曰："潘将军失却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从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密藏，又曰："外甥可寻觅，厚备缯彩酬之。"女子曰："勿言于人。某偶与朋侪为戏，终却还与，因循未暇。舅来日诘旦于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时寺门始开，塔户犹锁，女子先在，谓超曰："少顷仰观塔上，当有所见。"语讫而去，疾若飞鸟，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欻然携珠而下，谓超曰："便可将还，勿以财帛为意。"超径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缯锦密为之赠。明日访之，已空室矣。

冯缄给事常闻京师多任侠之徒，及为尹，密询左右，引超具述前事。访潘将军，所说与超符同。

李郱侯救窦庭芝

宝应年中，员外郎窦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胡卢生。每言吉凶，无不必中，如此者往来甚频，长幼莫不倾盖。一旦凌晨，入门颇甚嗟惋。庭芝问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祸将成，举族恐无遗类，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远。"既而举家涕泣，请问求生之路，云："非遇黄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黄中君造次难见，但见鬼谷子，当无患矣。"具述形貌服饰，仍约浃旬求之。于是窦与兄弟群从洎妻子奴仆，晓夕求访于洛下。时李郱侯有内艰，居于河清县，因省觐亲友，策蹇驴入洛，至中桥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驴忽惊逸而走，径入庭芝所居。与仆者共造其门，值庭芝车马罗列将出，忽见郱侯，皆惊眙而退。俄有人出来，云："此是分司窦员外宅，所失驴收在马厩，请客入座，员外尝愿修谒。"如此者数四，郱侯不获已，就其厅事。庭芝既出，降阶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备家人之礼。数日告去，赠送殊厚，但云："贵达之辰，愿以一家为托。"郱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于道。及朱泚构逆，庭芝方廉察陕服，车驾出幸奉天，遂陷于贼庭。及銮舆返正，德宗首命诛之。郱侯自南岳徵回，至行在，便为宰相，因第臣僚罪状，遂请庭芝减死。圣意不解，云："卿以为宁王懿亲乎（*庭芝姊为宁王妃*）？以此论之，犹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于是具以前事上闻，由是特原其罪。郱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传陕州问之，窦奏其事。德宗曰："曩言黄中君，盖指于朕，未知呼卿为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灵城在清谷前，浊谷后，恐以此言之*）

续坤蹶马

咸通、乾符中，京师医者续坤（*坤官为都水使者*），颇得秦和之术，评脉知吉凶休咎，至于得失时日，皆可预言（*古者善医道多矣，迹其前事，不过视彻膏肓，心解分剂，未闻乎评诊脉候，见于蓍龟之能也*）。适有燕中奏事大将，暴得风疾，众医无不疗之，不瘳。异疾请坤投药，数服而愈，所酬金帛甚多，仍以边马一匹留赠。马之骨相甚奇，然步骤多蹶，虽制以衔勒，加之鞭策，而款段之性，竟莫能改。坤以浪费刍粟，托人以贱价卖之。求骏者才试，遂复如初，累月不售。邻伍间有王生，贸易于中贵之门，颇甚贫窭，忽诣坤云："有青州监军将发，须鞍马以备行李，亦知驰骋非骏，但欲致于牵控之间。"坤直以无用之畜付焉，亦不约鬻马之价。王生经旬不至，谓其脱略亡逸。一旦复来，且输十万。坤既获善价，因以十千遗之。俄见王生易衣装，置仆马，至于奴婢妻子，服饰皆鲜洁。或曰："王生卖马，金帛镰资，几三四百万。"坤甚惊，试询其事。王生初不备说，坤曰："某以无用之畜，获价颇多，但惊驽劣之材，何以至此？"乃云："初致马于青社监军，举足如有羁绊。及将还，途遇小马坊中使，因遗留试，信宿而往，不复见焉。密询左右，云数日前魏博曾进一马，毛骨大小与此正同，圣人常乘打球，骏异未有其偶。将到日，方遣调习步骤，萦转如风。今则进御数朝，所赐之物甚厚。"王生因大索其价，遂以四十万酬之。是以物之逢时，亦有冥数，不遇其主，则驽骥莫分。乃知耨莘野，筑传岩，未遇良途，奚异于此！

龙待诏相笏 丁重相于驸马附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搢绅之士靡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相笏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阙笏，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相国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犹未已。朱崖目之，回谓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寒心股栗。未旬

日，出为河清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相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人判户部，非久乃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来，京国察相者殊多，言事适中者甚少。愚之所识处士丁重，善于相人吉凶，屡有奇验。于都尉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相国秉钧持权，与之不叶。一旦，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馔，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人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路公笑曰："见是帝王密亲，复作盐铁使尔。"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相国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者。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揖，如百斛巨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敢至门下。"路曰："处士可谓弘远矣。"其后浃旬，果登台铉。路相国每见朝士，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者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宠于武宗皇帝，嫔御之中，莫与为比。一旦龙体不豫，召而问曰："我若不讳，汝将何之？"对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宠，若陛下万岁之后，无复生焉。"是日，俾于御榻前歌《河满子》一曲，声调凄切，闻者莫不涕零。及宫中晏驾，哀恸数日而殒，禁掖近臣以小棺殡于殿侧。山陵之际，梓宫重莫能举。识者曰："得非候才人乎？"于是舆榇以殉，遂窆于端陵之侧。是岁攻文之士，或为赋题，或为诗目，以为冯媛、班姬无以过也。所知者张祜有诗云："偶因清唱咏歌频，奏入宫中二十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

袁相雪换金县令

李汧公镇凤翔，有属邑编氓，因耨田，得马蹄金一瓮（注：《汉书》武帝诏云："往者东岳见金，又有白麟神马之瑞，宜以黄金铸麟状，以叶瑞应。"盖铸金象马蹄之状，其后民间效之）。田民送于县署，公牒将至府庭，宰邑者喜于获宝，欲以自为殊绩，虑公藏主守不严，因使置于私室。信宿，与官吏重开视之，则皆为土块矣。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为变更，靡不惊骇。以状闻于府主，议者佥云奸计换之，遂遣理曹掾与军吏数人，就鞫案其事。获金之社，咸共证焉。宰邑者为众所挤，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诟辱滋甚，遂以为易金伏罪，词款具存，未穷隐用之所，遂令拘系仆隶，胁以刑辟，或云藏于粪壤，或云投于水中，纷纭枉挠，结成狱具，备以词案上闻。汧公览之，愈怒。俄而因有筵席，停杯语及斯事，列坐宾客咸共惊叹。或云效齐人之攫，或云有扬震之癖，谈笑移时，以为胠箧穿窬，无足讶也。时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俯首略无词对。李公目之数四，曰："宰邑非判官亲懿乎？"袁相曰："与之无素。"李曰："闻彼之罪，何不乐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请相国详之。"汧公曰："换金之状极明，若言未了，当别有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相曰："诺。"因俾移狱府中按问，乃令阅瓮间，得三十五块，诘其初获者，即本质在焉。遂于列肆索金，镕写与块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询其负担人力，二农夫以竹筐（工矩中）舁至县境，计其负金大数，非二人以竹担可举。明其即路之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获清雪。汧公叹伏无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后履历清途，至德宗朝皆为宰相。

愚尝闻金宝藏于土，偶见者或变其质。东都敦化坊有麟迹，见于兴庆观，殿宇悉皆颓毁。咸通中，毕相国再令营造，基址间得巨瓮，皆贮白金。理材者与工匠三十三人，尽惧为官所取，乃辇木梯盖之，以候昏黑。及夜，各以衣物包裹而归。明旦开之，如坚土削成银铤，所说与此正同。

郭郛见穷鬼

通事舍人郭郛，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辇，委困方甚。肸蠁间，常有二物，状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谓与郛俱往。所造之间，如碍枳棘，匪惟干禄不遂，方且病于寒馁。亲友见之，俱为仇雠。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如此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处于净室，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离者久焉。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郛既喜其去，遂询所之，云："世路知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王氏，其家大积金帛，将往散之，不久当竭。"郛复问云："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计于安品子，其余冰销雾散。"而晓钟忽鸣，遂失所在。郛既兴盥漱，便觉愁愤开豁。是日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涉旬，于政事堂见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郛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骋骏好奇，闻之未甚为信。知胜业坊王氏于左广列职，其后往伺之。王氏润屋之资，几侔猗顿，然为性俭约，所费未尝过分。家有姬仆声乐，其间端丽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氏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命酒开筵，为欢颇甚。时张生预其末，密访于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氏悉以金彩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每欢洽酒酣，略无所吝。繇是治生之业，渐属他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

裴晋公天津桥遇老人

裴晋公度微时，羁寓洛中。常乘蹇驴入皇城，方上天津桥，时淮西不庭，已数年矣。有二老人，傍桥柱而立，语云："蔡州用兵日久，征发甚困于人，未知何时得平定？"忽睹裴公，惊愕而退。有仆者携书囊后行，相去稍远，闻老人云："适忧蔡州未平，须待此人为将。"既归，仆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见我龙钟，相戏尔！"其秋东府乡荐，明年登第。及秉钧衡，朝廷议授吴元济节钺。既而延英候对，宪皇以问宰臣，裴公奏曰："奸臣跋扈四十余年，圣朝姑务含容，盖虑动伤一境，未闻归心效顺，乃坐据一方，若以旄钺授之，翻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聪明神武，藩镇皆愿勤王，臣请一诏追兵，可以平荡妖孽。"于是命晋公为淮西节度使，兴师致讨。时陈许、汴、滑三帅先于偃城县屯军，晋公统精甲五万会之，受律鼓行而进，直造蔡州城下。才两月，擒贼以献，淮西遂平。后入朝，居廊庙，六拜正司徒，为侍中、中书令，儒风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师，每话天津桥老人之事。

狄惟谦请雨

会昌中，北都晋阳县令狄惟谦，梁公之后，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抚绥勤恤，不畏强御。属州境亢阳，涉历春夏，数百里水泉农亩，无不耗斁枯竭。祷于晋祠者数旬，略无阴曀之兆。时有郭天师者，本并土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之道。有监军使将至京师，因缘中贵，出入宫掖。其后军牒告归，遂以天师为号。既而亢旱滋甚，阖境莫知所为，佥言曰："若得天师一到晋祠，则灾旱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主帅难之。惟谦曰："灾历流行，氓庶焦灼，若非天师一救，万姓恐无聊生。"于是主帅亲自为请，巫者唯而许之。惟谦乃具车舆，列幡盖，迎于私室，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丰洁饮馔，自旦及昏，磬折于阶庭之下。如此者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于上界请雨，已奉天帝之命，必在虔恳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繇是四郊士庶，奔走云集。三夕于兹，曾不降雨，又曰："此土灾沴所兴，亦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上天请，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于己，奉之愈恭。俄而又及所期，略无沾霈。郭乃骤索马，入州宅，惟谦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此来，更乞至心祈祷。"于是勃然而怒，骂曰："庸琐官人，不知道理，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惟谦谢曰："非敢更烦天师，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谦宿诫左右曰："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明晨别有指挥，汝等或须相禀，是非好恶，县令当之。"及晓，伺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常供设肴醴，一无所施，坐于皇堂，大恣呵责。惟谦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兹日，焉敢言归！"叱左右坐于神前，鞭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后有山，高万千丈，遽令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于其上。于是合县骇愕，云："长官打杀天师。"驰走者纷纭，观者如堵。是时炎旱累月，烁石流金，晴空万里，略无纤翳。祠上忽有片云如车盖，俄顷渐高，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随之而合，雷震数声，甘泽大澍，焦原赤野，无不滋润。于是士庶数千，自山顶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杖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有感，深加叹异，与监军发表上闻。俄有诏书褒奖，赐钱五十万，宠赐章服。为绛、隰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声。

敕书云："狄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睹此天厉，将瘅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法同翦爪。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天心犹鉴于克诚，余志岂忘于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

王侍中题诗

王侍中智兴武略英奇，初授徐方节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间生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儒者。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从容赋诗，顷之达于王公，乃召护军俱至。从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复以彩笺数十幅，散于座。众宾相顾迟疑，将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王公曰："前某以韬略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遂乃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平生弓剑自相随，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咸云："忠烈词彩，虽曹景宗、贺若弼无以加也。"（曹景宗于御座探韵赋诗云："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路旁人，何如霍去病？"宋帝览之，称赏无已。又隋将贺若弼赠源雄诗云："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莫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之曰："睹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古来英杰动寰区，武德文经未有余。王氏柱天勋业外，李陵章句右军书。"王公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无所爱惜。"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知名，篇什岂易得！天下人间，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留驻数月，赠行以绢千匹。其后移镇浦津，子晏平仗节灵武，四远多士，翕然归向，风烈遗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谯公

张侍郎为河阳乌司徒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士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以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极藩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建茅土，惟在保守勋庸，苞贮仁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

乌公器重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国为馆驿巡官，形质低悴，乌因戏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直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邈，若以绂冕累身，至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傥能摆脱嚣俗，相逐学道，即三十年内白日升天。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访寻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之而已。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去，云："药数粒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复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鼎铉，张果践朝列，出人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详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书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话于亲友，追想其风，莫能及矣。

华山龙移湫

咸通九年春，华阴县南十余里，一夕风雷暴作，有龙移湫，自远而至。先是崖垅高亚，无贮水之所，此夕回从数丈小山，从东西直亘南北，峰峦草树，一无所伤，碧波回塘，湛若疏凿。京洛行旅，无不枉道而观。有好事者，自辇毂涌津，相率而至，车马不绝，逮于累月。京城南灵应台有三娘子湫，与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测深浅。每秋风摇落，未尝有草木飘泛其上，或睹片叶纤茎，必有飞鸟衔而去之。祈祷者多致花钿、粉黛及绮罗之类，启祝投之，歘然而没。乾符初，有朝士数人，同游终南山，遂及湫所，因话灵应之事。其间有不信者，试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鱼跃出波心，鳞甲如雪，忽有风雨冥晦，车马几为暴水所漂。迩后人愈敬之，莫有敢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阗国所献，追琢奇巧，盖希代之宝。置于寝殿帐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卫清密，非恩泽嫔御，莫能至者。珍玩罗列，他无所失。上惊骇移时，下诏于都城索贼，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此非外寇入之，为盗者当在禁掖，苟求之不获，且虞他变，一枕诚不足惜。卿等卫我皇宫，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环列，自兹无用矣。"内官惶栗谢罪，请以浃旬求捕，大悬金帛购求，略无寻究之所。圣旨严切，收系者渐多，坊曲闾巷，靡不搜捕。有龙武二番将军王敬弘，常蓄小仆，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无往不届。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有侍儿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请度曲。辞以乐器非妙，须常御手者弹之。钟漏已传，取之不及，因起解带。小仆曰："若要琵琶，顷刻可至。"敬弘曰："禁鼓才动，军门已锁，寻常汝岂不见，何言之谬也！"既而就饮数巡，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座客欢笑，曰："乐器本相随，所难者惜共妙手。"南军去左广，回复三十里，入夜且无行伍，既而倏忽往来，敬弘惊异如失。时又搜捕严紧，意以窃盗疑之。宴罢及明，遽归其第，引而问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闻世有侠客，汝莫是否？"小仆谢曰："非有此事，但能行尔。"因言："父母俱在蜀中，顷年偶至京国，今欲却归乡里。有一事欲以报恩，偷枕者已知姓名，三数日当令伏罪。"敬弘曰："如此即事非等闲，因兹令活者不少，未知贼在何许，可报司存掩获否？"小仆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鄽军伍，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苟非伺便折其足，虽千兵万骑，亦将奔走。自兹再宿，候之于望仙门，伺便擒之，必矣。将军随某观之，此事仍须秘密。"是时涉旬无雨，向晓埃尘颇甚，车马践踏，人不相见。膨郎与少年数辈，连臂将入军门，小仆执球杖击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观之，曰："我偷枕来，不怕他人，惟惧于尔，既而相值，岂复多言！"于是舁至左军，一款而伏。上喜于得贼，又知获在禁旅，引膨郎临轩诘问，具陈常在宫掖往来。上曰："此乃任侠之流，非常窃盗。"内外囚系数百，于是悉令原之。小仆初得膨郎，已告敬弘归蜀，于是寻之不可，但赏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庐舍，靡不淹没。厥后香山寺僧云："其日将暮，见暴水自龙门川北下，有如决江海，鼓怒之间，殷若雷霆。有二黑牛，出于水上，掉尾跃空而进。众僧与居人凭高望之，谓城中悉为鱼矣。俄见定鼎、长夏二门阴闔忽开，亦有青牛奋跃而出，相去约有百步，黑牛奔走而回。向之怒浪惊澜，翕然遂低数丈。是夕，飘溺尤甚，京邑遂至萧条，十余年间，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阍者白昼闻五凤楼中有人歌云："天津桥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时郑相国涯留守洛师，闻之以为妖妄。经月余，从事宴罢夜归，执烛者有火烬遗落，骑从才过，烟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烧其半。及潦将兴，谷、洛先涨，魏王与月波二堤俱坏，乃明阍者之言。

李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书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国器之，许于搢绅间，多所延誉。然而资用不充，无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国遗钱十万，俾为酒肴之备，约省阁名士数人，克日同过其第。时秋暮阴沉，涉旬霖沥，贺拔惎员外求官未遂，将欲出京薄游，与白公同年登第，羸驹就门告别。阍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适

对之，贺拔惎遂驻车留书，备述羁游之意。白公览书，叹曰："丈夫处世穷达，当有时命，苟不才以侥幸取容，未足为发身之道。岂家蓄美馔，止邀当路豪贵，曩时登第贫交，今日闭关不接，纵使便无荣显，又安得不愧于怀！"遽令仆者命贺拔惎回车，遂以杯盘同费。俄而所约朝贤联骑而至，阍者具陈贺拔惎从容，无不惋愕而去。翌日，于私第谒见相国，询朝士来者为谁，白公对以宾客未至，适有同年出京访别，悯其龙钟委困，不忍弃之，留饮数杯，遂阙祗接，既负吹嘘之际，甘从谴斥之罪。相国称赏逾时，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兹贵达，所以激劝浇薄。"不旬月，自使下评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库部郎中，入为翰林学士，未逾三载，便秉钧衡。其后五镇藩维，再居廊庙，蹈义怀仁，而终始一致，流芳传素，士林美之。大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甚恣其倔强。宣宗欲致讨伐，遂于延英殿先问宰臣。公首奏兴师，请为统帅，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列阵平川，以生骑数千伏藏山谷，既而得于谍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请快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矢，皆中其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踣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敌之状，蕃将士卒但呼噪助之。于是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大战沙漠，虏阵瓦解土崩，乘胜追奔，几及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关郡界内在匈奴，自此悉为内地。宣皇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白公凯旋，与同列宰相进诗云："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遽闲。河水九盘收数曲，陇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马相植诗云："舜德尧仁化犬戎，许提河陇款皇风。指挥猃武皆神算，开拓乾坤是圣功。四帅有征无汗马，七关虽戍已弢弓。天留此事还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诗云："萧关新复万山川，古戍秦原象纬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崔相铉诗云："边陲万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凯歌。右地名王争解辫，远方戎垒尽投戈。烟尘永息三秋戍，瑞气遥清九折河。共偶圣明千载运，更观俗阜与时和。"

卷　下

刘相国宅

通义坊刘相国宅，本文宗朝朔方节度使李进贤旧第。进贤起自戎旅，而倜傥瑰玮，累居藩翰，富于财宝。虽豪侈奉身，雅好宾客。有中朝宿德，常话在名场日，失意边游，进贤接纳甚至，其后京华相遇，时亦造其门。属牡丹盛开，因以赏花为名，及期而往。厅事备陈饮馔，宴席之间，已非寻常。举杯数巡，复引众宾归内。室宇华丽，楹柱皆设锦绣，列筵甚广，器用悉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妓妾俱服纨绮，执丝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仆双鬟者二人，所须无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绮肴，穷极水陆，至于仆乘供给，靡不丰盈。自午迄于明晨，不睹杯盘狼藉。朝士云："迩后历观豪贵之属，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后进贤徙居长兴，其宅互为他人所有。咸通中，刘相国罢北京亚尹，复为翰林学士，数岁后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税焉。及出镇荆南，朝野无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长闻之，俱为涕泣。其后兴化萧相登庸，举为自代。表云："正人吞声而扼腕，百姓掩泪于道途。"是时，升道郑相国在内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是时都下传写，为之纸贵，持权者睹其词大怒。郑公自翰林承旨左迁梧州，相国自端溪窜于日南，谪居四年，方获清雪，以秘书监召还。未久，复持钧轴。或将甲第为献，竟无所受。复于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饰，清风俭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义之感物也，大哉！刘公知帝道钦明，欲贤人尽举，四海之内，翕然向风。虽谪居累年，再升鼎饪，奸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誉一时，流芳千载，岂不伟欤！其有冒官爵，叨货贿，怙宠专权，身存名灭者，一何谬哉！

李相国宅

朱崖李相国德裕宅，在安邑坊东南隅，桑道茂谓为玉碗。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间怪石古松，俨若图画。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权，威势与恩泽无比。每好搜掇殊异，朝野归附者，多求宝玩献之。尝因暇日休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语。时畏景赫曦，咸有郁蒸之病，轩盖候门，已及亭午，搢绅名士，交扇不暇，将期憩息于清凉之所。既而延于小斋，不甚高敞，四壁施设，皆古书名画，俱有炎烁之虑。及别列坐开樽，烦暑都尽。良久，觉清飚爽气，凛若高秋，备设酒肴，及昏而罢。出户则火云烈日，熇然焦灼。有好事者，求亲信问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贮水，渍白龙皮，置于座末。"（龙皮，有新罗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于渔扈。其初以为鳞介之属，曾有老人见而识之。僧知相国好奇，因以金帛赎之而献。又暖金带、辟尘簪，皆希代之宝。及南迁，悉为恶溪沉溺。使昆仑没水求之，在鳄鱼穴不能取。）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竹间行径有平石，以手摩之，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有巨鱼胁

骨一条，长二丈五尺，其上刻云："会昌六年海州送到。"在东南隅，即征士韦楚老拾遗别墅。楚老风韵高致，雅好山水，相国居廊庙日，以白衣擢升谏署。后归平泉，造门访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国题诗云："昔日征黄诏，余惭在凤池。今来招隐士，恨不见琼枝。"又新昌北街牛相国宅，即玄宗朝将作监康謍旧第，桑道茂谓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国花卉之晨，尤以牡丹为上。至于佛宇道观，游览者罕不经历。慈恩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常话会昌中，朝士数人寻芳，遍诣僧室。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盖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于是从而诘之，经宿不去，云："上人向来之言，当是曾有所睹，必希相引寓目，春游之愿足矣。"僧但云："昔于他处一逢，盖非辇毂所见。"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众君子好尚如此，贫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礼而誓云："终身不复言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开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颇甚华洁，轩庑栏槛，皆是柏材。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及千朵，初旭才照，露华半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惊赏留恋，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无端出语，使人见之，从今已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权要子弟与亲友数人同来入寺，至有花僧院，从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闲步。将出门，令小仆寄安茶笈，裹以黄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来，云："有数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俯首无言，唯自吁叹。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却归至寺门，见以大畚盛花异而去。取花者笑谓僧曰："窃知贵院旧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有相告，盖恐难于见舍。适所寄笼子中有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为酬赠。"

管万敌遇壮士

会昌中，左军壮士管万敌富有膂力，扛鼎挟辀，众所推伏。一日，与侪辈会于东市酒肆，忽有麻衣张盖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饮，旁若无人。万敌振腕瞋目，略无所惮，同席恃勇之辈，共为推挽，竟不微动，而观者渐众。乃言曰："某与管供奉较力，以定强弱，先请供奉拳某三拳，后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楼柱而立。万敌怒其轻己，欲令殒于手下，尽力拳之，如扣水石。观者咸见楼柱与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动。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于是奋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余，屹屹而下，前后有力之辈，方甚恐栗，知非常人。众拥万敌谢而去之，俄失所在。万敌寝瘵月余，力遂消减。

张季弘逢恶新妇

咸通中，有左军张季弘勇而多力。尝雨中经胜业坊，遇泥泞深隘，有村人驱驴负薪而至，敌当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驴四足，掷过水渠数步，观者无不惊骇。后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妪，谓其子曰："恶人将归矣，速令备办茶饭，勿令喧噪。"既而愁愤吁叹，咸有所惧。季弘问之，媪曰："有新妇悖恶，制之不可。"季弘曰："向来见媪忧，恐有何事，若是新妇，岂不能共语?"媪曰："客未知子细，新妇壮勇无敌，众皆畏惧，遂至于此。"季弘笑曰："其他则非某所知，若言壮勇，当为主人除之。"母与子遽叩头曰："若此，则母子无患矣。虽然穷阙，当为酬赠。"顷之，邻伍乡社，悉来观视。日暮，妇人负束薪而归，状貌亦无他异。逆旅后圃有盘石，季弘坐其上，置骡鞭于侧，召而谓曰："汝是主人新妇，我在长安城，即闻汝倚有气力，不伏承事阿家，岂敢如此?"新妇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妇分雪。新妇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妇。"其媪在傍，谓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词理。"新妇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岂是新妇不是?"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画之，随手作痕，深可数寸。季弘汗落神骇，但言道理不错，阖扉假寐，伺晨而发。及回问之，新妇已他适矣。

玉蕊院真人降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日。时严给事休复、元相国、刘宾客、白醉吟俱有《闻玉蕊院真人降》诗。严给事诗曰："味道斋心祷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云："羽车潜下玉龟山，尘界无由睹舜颜。唯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云鬟。"元相国诗曰："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卜得知。"刘宾客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云："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记吹箫别有人。"白醉吟诗云："嬴女偷乘鸾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书还第，使人以布囊盛钱数千，沿路以施丐者。于是贫乏相率，罗列路隅，所分既微，渐不能普，台铉行李，无复威仪。时有朝士投笺谏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兴，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弥纶纪纲，举贤任能，以光庶事，俾万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损不急之官，杜私门之请，如此则刑清俗富，天下自无穷人。不宜专政庙堂，方行小惠，昔子产以己车济人于溱洧，君子谓不知为政，不如以时修桥梁，惟明公察焉。"执政者览书凭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于难。

崔道枢食井鱼

中书舍人韦颜子婿崔道枢举进士。乾符二年春下第，归宁汉上所居。因井渫得鲤鱼一头，长可五尺，鳞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视异于常鱼，令仆投于江水。道枢与表兄韦氏密备鼎俎，烹而食之。经信宿，韦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颇甚严肃。既入门，见厅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绣衣，据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黄衫金栉，如宫内之饰。有一人吏从，执簿领而出，及轩陛间，付双鬟青衣，著于绣衣案上。更引韦生东庑曹署，理诘杀鱼之状。韦引过道枢，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龙也，若潜伏于江海湫湄，虽人所食，即无从而辨矣。但昨者得之于井中，崔氏与君又非愚昧，杀而啖之，俱难获免。然君且却还，试与崔广为佛道功德，庶几消减其过。自兹浃旬，当复相召。"韦忽然而寤，具以所说话于眷属，命道枢具述其事。道枢虽怀忧迫，亦未深信。逸经及旬余，韦生果殁。韦乃道枢姑之子也，数日后寄梦于母云："以杀鱼获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当受重谴，可急修黄箓道斋，尚冀得宽刑辟。表兄之过亦成矣。今夕当自知其事。"韦母泣告道枢。及暝，昏然而寝，复见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韦之所述。俄有吏执黑纸丹书文字，立道枢于屏侧，疾趋而入，见绣衣操笔而书讫，吏接之而出，令道枢览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后有判词云："崔道枢所害雨龙，事关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并皆削除，年寿亦减一半。"时道枢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为。时节在冬季，其母方为修崇福力。才及春首，抱疾数日而终。时崔之妻孥咸在京师，紫微备述其事（旧传夔州及牛渚矶，皆是水府，未详道枢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贵子弟，承藉勋荫，物用优足，恣陈锦衣玉食，不以充诎为戒，饮馔华鲜，极口腹之欲。有李史君出牧罢归，居止亦在东洛，深感其家恩旧，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来往，李因以其宴为说。僧曰："某与之门徒久矣，每见其饮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馔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朱象髓白猩唇，恐不可致，止于精洁修办小筵，未为难事。"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为请。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于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飧荼食蘖。李莫究其由，以失饪为谢。明日，复睹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说，岂谬哉！"而因造其门，以问之曰："李史君特备一筵，庖膳间可为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纵不可食，炭炊之饭，又嫌何事？"复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饭，先烧令熟，谓之炼火，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史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于餐啗。"僧抚掌大笑曰："此非贫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与圣刚同时窜避潜伏山谷，不食者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文，买于土杯同食。腹嚣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谓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可与诸郎君吃否？"但低首惭腼，无复词对。

古人云："膏粱之性难正。"其此之谓乎？是以圣人量腹而食，贤者戒于奢逸。宋武帝幸武帐堂，将往，敕诸子弟勿食，至会所赐馔。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饥色。帝谓曰："尔曹少长骄贵，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等识有饥苦，知以节俭期物。"前圣用心，同旨哉！

凤翔府举兵讨贼

巢寇攻陷宫阙，近京藩镇悉无兵备。（初，王仙芝败衄，黄寇引余党南走交广。朝廷以高骈令公统帅诸道兵，师于江湖，屯据要路。议者以为高令公弈世名将，可以坐制凶渠。及贼徒拥众北来，浮舟遂逼淮甸，于天长县广布营寨驻泊。高令公既不出军，但闭关自保而已。贼锋因此弥锐，长驱遂涉淮北。时齐相公领青州，睹蜂蚁强众，亦不敢进，卷旆逍征，或于中路迟留。藩屏既无捍御，庙堂复失机谋，盗逼九衢，乃未知觉，岂不异哉！）时李相镇浦津，郑相国镇岐下，既闻车马播迁，俱有勤王之念。郑相国率宾僚将校，共巡城垒，雉堞池隍，悉皆毁塞。计其修筑之功，万旅月余未竟，而贼锋方盛，立虞奔轶。明晨，复召从事大将，坐于内厅，询以谋计，咸以巨盗方炽，未可枝梧，众议且欲从权，俟兵集乃图收复。相国曰："诸君劝某臣贼乎？"于是欻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为地甓所伤，面首皆破。洎日午达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语。是时关辅征镇，咸已归款，唯凤翔信耗不通，贼议兴师致讨。有奔来者具述其事，于是监军与僚佐代为表章，使两骑驰至京国。贼徒览之大喜，遣王怀顺将百余人，厚赍彩缯金玉，以申慰劳之意。既而开筵，以待怀顺，宴席施设，侔于曩日，列

坐行觞，将陈饮馔。乐工才合管弦，文武军吏及声妓一时恸哭，监军、从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怀顺与来者皆骇愕，相眄就食，乃问其由。时吏部孙侍郎亦在幕中，对曰："相国自镇此方，恩及万物，听政之暇，时命音乐，与将吏交欢。遽及风疹所侵，今辰不赴弦会，众闻丝竹声，不觉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凄伤。相国闻之，曰："我知亿兆人民之心，未厌唐德，贼势虽甚，窃据宫阙，灭亡当在旦夕。"于是密飞羽檄，告于邻道会兵。旬朔间，邠、泾、洋、陇及沿边藩镇，俱以锐师来集。既而神策守镇军士，闻风亦至麾下。一旦，贼中遣千余人，大索粮糗。于时烽候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贼入界大惊，俱就擒戮。有后殿者，奔以状告，凶党无不夺魄，陷京黔庶，亦思奋勇（*初，有走还京中者云："凤翔郑相公已叛黄王，兵士甚众。"巢闻之，殊不介意言："我作却半天下，所至无不收克，直至高令公犹不敢出军敌我，郑相国拟作何计？"唯赵、张、王、潘闻之，已为奔轶之备也*）。俄而蒲关、晋绛、并汾、泽潞及河北三镇，并举雄师，翕然响附。相国仗节训兵，援旗誓众，摧锋笃战，累锉凶渠，首运奇谋，终摧巨孽。其后请朝庸蜀，复秉化权，匡国济时，终始一致，文经武纬，何谢古人！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相国有焉。

老君庙画

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庙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杜工部题诗云："配极玄都闷，凭高禁御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回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虎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雉一只，逼而观之，势若飞动。*）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拱斗。殿南有精思院，琢玉为天尊老君之像，叶法善、罗公远、张果先生并图之于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垒石像蓬莱、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阳退宫嫔御。其东与国学相接。咸通中，有书生云："每清风朗月，即闻山池之内步虚笙磬之音。"卢尚书有诗云："夕照纱窗起暗尘，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每有云泉胜境，靡不追游。常以诗酒为娱，因著《醉吟先生传》以叙。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侄同游，倚栏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兴益高。因话廉察金陵，常记江南烟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近来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蓬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炊，丱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其后每遇亲友，无不话之，以为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严史君遇终南山隐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本穆宗朝为尚医奉御，颇好真道。因午日，于终南山采药，迷误于岩嶂之间，不觉遂行数日，所赍糗粮既尽，四远复无居人。计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风景明丽。忽有茅屋数间，出于松竹之下，烟萝四合，才通小径。士则连扣其门，良久竟无出者。窥其篱隙之内，有一人于石榻偃卧看书。推户直造其前，方乃摄衣而起。士则拜罢，自陈行止，因遣坐于盘石之上，亦问京华近事，复询天子嗣位几年，云："自安史犯阙居此，迄于今日。"士则具陈奔驰涉历，资粮已绝，迫于枵腹，请以食馔救之。隐者曰："自居山谷，且无烟爨，有一物可以疗之，念君远来相遗。"自起于梁栋之间，脱纸囊，开启，其中有百余颗，如扁豆之状，俾于药室取铛，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气，视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铛中余水饮之。"士则方啖其半，已极丰饥。复曰："汝得至此，当有宿分，自兹三十年间不饥渴，俗情虑将淡泊也。他时位至方伯，当取罗浮相近。傥能脱去纷华，兼获长生之道。辞家日久，可以还矣。"士则将欲告归，因述虑失道，曰："勿忧。去此二三里，与采薪人相值，可以随之而至，国门不远。"既出于山隅，果有采薪者在路侧。或问隐者姓名，竟无所对。才经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还辇毂，不喜更尝滋味，日觉气壮神清，有骖鸾驭鹤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岩岫。居守卢仆射耽味玄默，思睹异人，有道流述其事，延之致于门下。及闻方伯之说，因以处士奏官，自梓州别驾，作牧建溪，时年已九十。到郡才经周岁，解印乃归罗浮。及韦相公宙出镇广南，使人访之，犹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时萧相国观风浙右，于桂楼宿宴召之，唯饮酒数杯，他皆无食也。

韦颛枭鸣

大中年，韦颛举进士，词学优赡，而贫窭滋甚。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后名殷裕之*），辍居所外舍馆之。放榜之夕，风雪凝互，报

光成名者，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际小阁，备设肴馔慰安之。见光婢妾罗列衣装，仆者排比鞍马，颛夜分归于所止，拥炉而坐，愁叹无已。候光成名，将修贺礼，寝榻迫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枭，顷之集于竹上，颛神魄惊骇，杖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仆者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灾患。"俄而禁鼓忽鸣，榜到颛已登第，光之服用车马，悉皆遗焉。世以鹏至枭鸣，不祥之兆，近观数事，亦不然乎！

昔邓艾枭鸣牙旗，乃军胜之兆；张率更闻于庭树，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为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　崔沆　豆卢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广陵将及襄汉，朝廷以王铎令公为南面都统，崔相国、豆卢相国同日策拜。宣麻之际，殿庭雾气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贺，有雹大如鸡卵（时五月二十三日）。识者以为钧轴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师，二相俱及于难。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见神物遗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浔寓居圃田别墅，禀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衔杯酹酒，无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檐庑之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尫劣，服饰或青或紫，后有矮仆，提酒两壶，相与历阶而上。左右妻孥，悉无所睹。谓浔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至于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遗君一醉。"俄以巨盆满酌，逼饮两壶俱尽，床第衾裯，皆是余沥。将出，谓浔曰："何似当时惜酒？"自兹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寝瘵惙然，数月方愈。冯给事为郑州刺史，亲召李生而说之。

说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善制铅汞，气貌清爽，见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鸾骖鹤驭，可指期而降。常云飞炼中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采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衔石矿，非烹冶，乃无从而得。归真斋醮数朝，写御书置于岩穴间。俄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宝，盖因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旦当从所请。"语罢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丈，银液坌然而涌出，与人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罕知其术。复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善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初，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箓，尝取罗浮山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虽圣德不逮前朝，卿之术岂便劣于崇俨？"元长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一日而至。"上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语而出。及旦，寝殿始开，金盘贮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中使奉进，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如此类。王琼妙于化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栽培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蕊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厌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观周尊师，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间便居洞庭山，诸父隐尧深得真道。有张孺华者，襄汉豪上，耽味玄默。一旦广赍财宝，访道于江湖之间。至吴门，知隐尧出世修炼，径往洞庭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倾竭以资香火。隐尧知其志，俾于岸顶坐守药炉。其或风雨晦冥，往往有神物来萃，殊形诡状，深可骇人。孺华端洁自安，竟不微动，如此者涉于周岁。隐尧谓之曰："炉中炼药，乃七返灵砂也，虽非九转金丹，饵之可还魂返魄。曩令子弟数辈守之，靡不畏怯而罢，汝相从未久，遂能苦节如是。"及鼎开药成，才成十粒，但令宝之以囊箧，未传吞饵之法。孺华以去乡逾年，一旦告归觐省，隐尧别谓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兹复为世网所萦，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嚣尘为恋。付汝之药，每丸可益算十二。有疾终者，审其未至朽败，虽涉旬能使再活。然事关阴骘，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轻授。凡欲此药救人，当焚香启告，吾为助尔。"孺华归，甚为乡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殁，服之皆愈。居数岁，复诣洞庭，系舟于金陵江岸。有良贾徐士则者，乘巨艘十余只，亦于浦间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壮岁，无疾而殒于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食崇朝。孺华悯之，因以灵砂往救。其初服之时未验，再服一粒，蹶然而苏，云："所至之处，城府甚严，方为吏从拘录。俄有二黄衣人手执丹书文字，洞庭周尊师令唤厅事间，有紫衣者据案而坐。于是簪笏而兴，谓左右曰：'仙师来召焉，可复留，乃令放还。'谓曰：'汝因此寿命增延，当可力行善道。'"士则所将财物分其半，以答孺华。孺华取钱五十万，散施贫乏。至洞庭，与隐尧俱隐。

广谪仙怨词　台州刺史窦弘余撰

玄宗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反，陷没洛阳，王师败绩，关门不守。车驾幸蜀，途次马嵬驿，六军不发，赐贵妃自尽，然后驾发。行次骆谷，上登高下马，谓力士曰："吾苍惶出狩，长安不辞宗庙，此山绝高，望见秦川，吾今遥辞陵庙。"因下马望东再拜，呜咽流涕，左右皆泣。谓力士曰："吾取九龄之言，不到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中书令张九龄每因奏对，未尝不谏诛禄山。上怒曰："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杀禄山？"于是不敢谏矣）。因上马，遂索长笛吹于曲。曲成，潸然流涕，伫立久之。时有司旋录成谱。及銮驾至成都，乃进此谱，请曲

名。上不记之，视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骆谷望长安，下马后索长笛吹出对。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亦别有意，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旨属马嵬之事。"厥后以乱离隔绝，有人自西川传得者，无由知，但呼为《剑南神曲》。其音怨切，诸曲莫比。大历中，江南人盛为此曲。随州刺史刘长卿左迁睦州司马，祖筵之内，吹之为曲。长卿遂撰其词，意颇自得，盖亦不知本事。词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去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闻长老话谪仙之事颇熟，而长卿之词，甚是才丽，与本事意兴不同。余既备知，聊因暇日，辄撰其词，复命乐工唱之，用广不知者。其词曰："胡尘犯阙冲关，金辂提携玉颜。云雨此时消散，君王何日归还?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独望天边初月，蛾眉犹在弯弯。"骈以为窦史君序《谪仙怨》云："刘随州之词未知本事。"及详其意，但以贵妃为怀，盖明皇登骆谷之时，实有思贤之意，窦之所制，殊不述焉。骈因更广其词，盖欲两全其事，虽才情浅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观，贻诸识者。词云："晴山碍日横天，绿叠君王马前。銮辂西巡蜀国，龙颜东望秦川。曲江魂断芳草，妃子愁凝暮烟。长笛此时吹罢，何言独为婵娟?"

含元殿

含元殿，国初建造，凿龙首岗以为基趾，彤墀扣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关。龙尾道出于关前，倚栏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珮序立。蕃夷酋长，仰观玉座，若有霄汉，识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乱，逮乾符中，近百年无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谧，文物之盛，笼罩姬汉，藩方职贡，府无虚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饬廉谨，以邀时誉。食禄者守其官，耕贾者专其业，八纮四海，遂同文轨。承平既久，稍务奢逸，贵族豪家，轻视稼穑，征镇牧守，或非其才，黔黎兴杼轴之嗟，郡邑有萑蒲之盗。然主上劳谦端委，无亏圣政，亦使寇犯神州，銮辂播越，况秦汉之代，魏晋之时，主荒臣残，岂不颠覆?今则睹淳辉之列，启中兴之期，亿兆人心，复新于唐德矣。礼乐刑政，得无诫哉!

曲　江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南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

升平裴相国廉察宣城，朝谢后，未离京国。时曲江荷花盛发，与省阁名士数人同游，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领小仆，步至紫云楼下。见五六人坐于水际，裴公与名士憩于旁。中有黄衣，饮酒半酣，轩昂颇甚，指顾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而对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连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公效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左右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县令，请换罗江宰矣。宣皇在宫，即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事。及龙飞，裴公入秉钧轴，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书侍郎平章事。"

真　身

咸通十四年，诏自凤翔迎真身至于辇下（真身，相传云是释迦文佛中指节骨，长一寸八分，莹净如玉，以小金棺盛之，旧于凤翔建塔。又释氏《涅槃经》云："如来于双林灭度，贮于金棺银椁，积旃檀香焚之。诸天以八金刚分取舍利，唯留四牙，余悉煨烬。"未详此骨从何而有）。都城士庶，奔走云集，自开远门达于岐川，车马昼夜相属，饮馔盈溢路衢，谓之无碍檀施（京城坊曲，旧有迎真身社，居人长幼，旬出一钱。自开成之后，迄于咸通，计其资积无限，于是广为费用。时物之价高，茶米载以大车，往往至于百两，他物丰盈，悉皆称是）。至京日，上与诸王亲御城楼，坊市以缯彩结为龙凤象马之形，纸竹作僧佛鬼神之状，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军兵仗，缁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踊跃者，有悲怆涕泣者。真身以宝轝舁之，居于内殿数月。俄属懿皇献代，密使送于凤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砖垒浮图供养，妖妄之辈互陈感应，或云夜中震动，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资财，因此获利者甚众。及宫车晏驾，怗然乃定，诸坊浮图一时毁拆（有好事者，密询放光之由，云以大云母片窥看，远而望之，靡不倾信耳）。咸通、乾符中，兴善寺复有阿阇黎，以教法传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华焕，器用具是宝玉。语人云："焚香结坐，每告西方。"及迁化，谥为普照大师，信者咸为出涕。刘都尉、崔给事寓、张常侍同，与中贵多为弟子，出城之日，皆缟素后随。劝朝士持斋受其法者，不复思理时务。

骈常读《名僧传》，宋文帝时，有求那跋摩，居金陵秖洹寺。文帝谓之曰："弟子常愿持斋，不杀生命，迫于以身徇物，不获遂从。法师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化之?"对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

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贱名微，德不及远，其教不出于闺门，其言不行于仆妾，若不克己苦躬，行善持戒，将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则人神以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简不劳其力，辨钟律，定时令，钟律辨则风雨调，号令时则寒暑节。知百姓之饥，斯所以就于无饥，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于无寒。如此持斋，亦大矣，不杀则众矣，安在于阙一时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后乃弘济也。”文帝抚机嗟叹，称善良久，乃曰：“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挛章句。如公者，真所谓开悟明达，可以言天人之际矣。”

元相国谒李贺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进，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轗轲。文公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亹亹不绝，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涛、贝庥、来鹄、贾随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铃、宋耘、沈驾、周繁以词赋标名，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流传，张维、皇甫川、郭郇、刘延晖以古风擅价，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其虚薄叨联名级者，又不可同年而语矣。

杜阳杂编

[唐]苏　鹗撰　陈尚君补遗　汪习波整理

《杜阳杂编》三卷，唐苏鹗撰。鹗字德祥，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自咸通间举进士，七上而不第。至光启二年（八八六）始登进士第，其后事迹不详。本书撰成于乾符三年，作者所居武功有杜阳城、杜阳水，因以名书。记代宗至懿宗十朝间朝野遗事，尤注意边地及外域贡献于朝廷的奇技异物。自序称曾览王嘉《拾遗记》、郭子横《洞冥记》，全书取旨即与二书相近。其中颇有得自传闻而未尽可证实者，《四库提要》即谓其"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但于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亦不乏可资参考之珍闻。今据《四库全书》本点校，并参校《历代小史》本。另据《全唐文》补序冠于卷首，据《太平广记》录逸文二篇附后。

序

予髫年好学，长而忘倦。尝览王嘉《拾遗记》、郭子横《洞冥记》，及诸家怪异录，谓之虚诞。而复访问博文强记之士或潜夫辈，颇得国朝故实，始知天地之内，无所不有，或限诸夷貊，隔于年代。洎贡艺阙下，十不中所司抡选，屡接朝事，同人语事，必三复其言，然后题于简册，藏诸箧笥。暇日阅所纪之事，逾数百纸，中仅繁鄙者，并弃而弗录，精实者编成上、中、下三卷。自代宗广德元年癸卯，讫懿宗咸通癸巳，合一百一十载。盖耳目相接，庶可传焉。知我者，谓稍以补东观缇油之遗阙也。今武功县有杜阳城、杜阳水，子武功人，故以为名，觊厕于谈薮之下者。时乾符三年秋八月编次焉。（《全唐文》卷八一三）

卷　上

代宗广德元年，吐蕃犯便桥，上幸陕。王师不利，常有紫气如盖以迎马首。及回潼关，上叹曰："河水洋洋，送朕东去。"上至陕，因望铁牛蹶然，谓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宫中有尼号'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验。屡抚吾背曰：'天下有灾，过牛方回。'今见牛也，朕将回尔。"是夜梦黄衣童子歌于帐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乎、胡乎可奈何?"诘旦，上具言其梦。侍臣咸称土德当主，胡虏破灭之兆也。（黄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数。"峨峨"者，高盛之貌也。）是月，副元帅郭子仪与大将李忠义、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克复京都，吐蕃大溃。上还宫阙，图功臣于凌烟阁上。因谓子仪曰："安禄山僭乱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尘，卿复戮力。今日天下乃卿与我也，虽图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沾衣。子仪伏于上前，呜咽流涕曰："老臣无复致命久矣，但虑衰老不堪王事。伏赖陛下宗庙、社稷之灵，以成微绩耳。"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子仪。子仪知九花之异，固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质，不必让也。"（子仪身长七尺余）九花虬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璘，头劲鬃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被九花文，故号为九花虬。上东幸，观猎于田，不觉日暮。忽顾谓左右曰："行宫去此几里?"奏曰："四十里 。"上遂令速鞭，恐阂夜。而九花虬缓缓然，若行一二里而已。侍从奔骤，无及者。上以为超光趋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遗记》：周穆王有八骏，号超光、趋影、逐日者）。自是益加钟爱。既复京师，以赐子仪，崇功臣也。

上尝幸兴庆宫，于复壁间得宝匣，匣中获玉鞭。鞭末有文曰："软玉鞭"，即天宝中异国所献。光可鉴物，节文端严，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屈之则头尾相就，舒之则劲直如绳。虽以斧锧锻斫，终不伤缺，上叹为异物。遂命联蝉绣为囊，碧玉丝为鞘。碧玉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云。其国有桑，枝干盘屈覆地，而生大者连延十数顷，小者荫百亩。其上

有蚕，可长四寸。其色金，其丝碧，亦谓之金蚕丝。纵之一尺，引之一丈。捻而为鞘，表里通莹，如贯瑟瑟。虽并千夫之力，挽之不断。（为琴瑟弦，则鬼神悲愁忭舞。为弩弦，则箭出一千步，为弓弦，则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于内库。至朱泚犯禁闱，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贯嵩员外所传也）

上宽厚之德出于天然。为儿时，常为玄宗器之。每坐于玉案前，熟视上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绛纱裹之，系其颈上。上清珠，即开元初罽宾国所贡（罽宾国在西海）。其珠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有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象，摇动于其中。及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气。掌库者具以事告，上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乃泫然流涕，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于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忽有水旱、兵革之灾，上每虔祝之，无不应验。

大历中，日林国献灵光豆，龙角钗。其国在海东北四万里，国西南有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其国人有疾，皆辄照其形，遂知起于某脏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灵光豆大小类中国之绿豆，其色红，而光芒长数尺，本国人亦呼为诘多珠。和石上菖蒲叶煮之，即大如鹅卵。其中纯紫，秤之可重一斤。上啖一丸，香美无比，而数日不复言饥渴。龙角钗类玉而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上因赐独孤妃。与上同游龙舟池，有紫云自钗上生，俄顷满于舟楫。上命置掌内，以水喷之，遂化为二龙，腾空东去。

上崇奉释氏，每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彩氍毹，制度巧丽，亦冠绝一时。每方寸之内，即有歌舞伎乐、列国山川之像。忽微风入室，其上复有蜂蝶动摇，燕雀飞舞。俯而视之，莫辨真假。又献万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万佛山则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而镂金玉、水晶幡盖，流苏、庵罗、檐葡等树。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而势若飞动。又前有行道，僧徒亦千数。下有紫金钟，径阔三寸，上以龟口御之。每击其钟，则行道之僧礼首至地。其中隐隐焉，若为之梵音，盖关戾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其数则不可胜纪，上因置九光扇于岩巘间。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睹九色光于殿中，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千口而退。

李辅国恣横无君，上切齿久矣。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兵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首，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觉，亦不敢言，辅国寻为盗所杀。上异之，方以梦言于左右。先是肃宗赐辅国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间所有。其玉之香可闻于数百步，虽锁之于金函石匮，终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则芬馥经年，纵浣濯数四，亦不销歇。辅国常置于座侧。一日方巾栉，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号，而涕泗交下。辅国恶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厕中。其后常闻冤痛之声，其辅国所居里巷，酷烈弥日犹在。盖舂为粉，而愈香故也。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初碎辟邪，辅国嬖奴、幕客、宫人知异常物，隐屑二合。而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以钱三千万贯之。及朝恩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竟天而去。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非人臣所宜有。辅国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识。夏则于堂置有迎凉之草，其色类碧，而干似苦竹，叶细如杉。虽若干枯，未尝雕落。盛暑束之窗户间，而凉风自至。凤首木高一尺，雕刻鸾凤之状，形似枯槁，毛羽脱落不甚尽。虽严凝之时，置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以别名为常春木，纵烈火焚之，终不焦黑焉。

鱼朝恩专权使气，公卿不敢仰视。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则眦睚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于是上恶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微，年十四五，始给事于内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赐绿焉。未浃旬月，同列黄门位居令微上者，因叙立于殿前，遂争路以进。无何，误触令微臂。乃驰归告朝恩，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于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微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绯便求紫）上未及语，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微既谢恩于殿前，上虽知不可强，谓朝恩曰："卿儿著章服大宜称也。"鱼氏在朝，动无畏惮，他皆仿此。其同列黄门，寻遭斥逐于岭表。及朝恩被诛，天下无不快焉。

上纂业之始，多以庶务托于钧衡，而元载专政，益堕国典，若非良金重宝，趑趄左道，则不得出入于朝廷 。及常衮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少于分别，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进拟稍繁，则谓之沓伯，由是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而愚者贤。"时崔祐甫素公直，与众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岂裨皇化耶?"由是益为持权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执政，人心方有所归。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也，出于阗国。其香洁如白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络，络以真珠、瑟瑟。其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中酋帅，则鲛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焉，忽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苹阳花，亦类白

萍。其花红，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来也。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恶既甚，遂剖其花，更无所见，则秘之，不令人知。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卢处军卒，人故得其实。载有龙髯紫拂，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为柄，刻红玉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敢入。拂之为声，鸡犬马牛无不惊逸者。垂之池潭，则鳞介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则成瀑布。烧燕肉熏之，则焞焞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屡言之，载不得已，而遂进焉。载宠姬薛瑶英，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摇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本岐王之爱妾，后出为薛氏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也。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其褥出自句骊国，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也，其色殷鲜，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衣无一二两，抟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以求是服也。唯贾至、杨公南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公南亦作长歌褒其美，略曰："雪面蟾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碧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庶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颔之。天下赍宝货求大官职，无不恃载权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自为里妻矣。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自一妇人而致也。(传于进士贾遂)

德宗皇帝英明果断，无以比德。每进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闻一善可录，未尝不称奖之。百官对扬如稍称旨，无不抬眉耸听。朝退，即辄书其姓名于座侧。或有奖用，多所称职。故卿大夫以下，谓上圣□英睿。每与宰臣从容询访时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贤进善皆此类也。及上蒙尘，幸奉天，翰林学士姜公辅屡进嘉谋，深叶上意。初，泾原兵乱长安，公辅奏云："朱泚甚有反状，不如早为之所。无令为凶逆也。"上苍惶之际，不暇听从。及闻段秀实之死，上执公辅手曰："姜公、姜公，先见之明，可谓神略矣。卢杞朕擢自郡守，坐于庙堂，自陈百口之说，何独误我也。"(卢杞尝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上将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剑出内殿，因叹曰："千万年社稷，岂谓狗鼠所窃耶?"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应手而碎。左右皆呼万岁，上曰："若碎小寇，如斩狻猊，不足忧也。"及乘舆过夜，侍从皆见上伏数尺光明，即火精剑也。建中二年，火林国所贡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瘴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炯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上始于行在，无药饵以备将士金疮。时有裨将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赐之，其匣则火精剑匣也。近臣谏曰："陛下奈何以裨将金疮，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凶奴逆恣，欲危社稷，是军中藉材用人之际。而战士有疮，如朕身之疮也。昔太宗剪须以付英公，今朕以人为宝，岂以剑匣为宝也。"左右及中外闻者，无不感悦。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岂可令朕处林木间乎?"姜公辅曰："不然，但以地名亦应也。"及奉天尉贾隐林谒上于行在，上观隐林气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隐林即天宝末贾循之犹子也），而名叶知星者语。上因延于卧内，以采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上甚异之。隐林因奏曰："臣昨夜梦日坠地，臣以头戴日上天。"上曰："日即朕也。此来事，契于前定。"遂拜为侍御史，纠劾行在。寻迁左常侍，驾迁，幸梁州，而隐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朱泚走泾原。而兵士才余数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问路于田父，父曰："岂非朱太尉耶?"伪宰相源休止之曰："汉皇帝。"田父曰："天不长凶，地不生恶，蛇不为龙。鼠不为虎。天网恢恢，将何适?"泚怒，将杀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泾州百余里，泚忽马上叩头称乞命，而手足纷纭，若有拒捍。因之坠马，良久复苏，左右扶上马，问其故。泚曰："见段司农、刘海滨杖戈执戟，与朕相敌，不堪其苦也。"时将士闻者，益怀异意。翌日，达荆州。伪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纳，遂至宁州彭原县。为心腹卫士韩旻、薛纶、朱维孝等逼而坠阱，将杀之。泚谓旻曰："汝等朕所钟爱，今将败绩，可忍共杀耶?"旻曰："成为陛下腹心；失，则不可共为涂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贵也。"言未终，泚首已断。泚始乱长安，源休、姚令言等广陈图谶，以坚泚意。及为伪宰相日，益自负。休乃收图书，贮仓廪，作萧何事业。或闻王师不利，而喜色出，面谓令言曰："天下将定，吾等之功岂后于萧何耶?"令言曰："汉皇未弱于刘季。"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炼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职者闻之，谓休不奈官职。乔琳虽受伪官，而性好谐戏，因语旧僚曰："源公真所谓火迫酂侯耳。"代宗朝异国所献奇禽驯兽，自上即位，多放弃之。建中二年，南方贡朱来鸟，形有类于戴胜，而红嘴绀尾，尾长于身。巧解人语，善别人意。其音清响，闻于庭外数百步，宫中多所怜爱，常为玉屑和香稻以啖之，则其声益加嘹亮。夜则栖于金龙，昼则飞翔于庭庑，而俊鹰大鹘不敢近。一日，为巨雕所搏而毙，宫中无不歔欷。或遇其笼自开，内人有善书者，于金华纸上为朱来鸟写《多心经》。及朱泚犯禁阙，朱来鸟之兆明矣。又大历中，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戒。或歌或哭，莫谕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比为万回。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

诗数篇，而亡去。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此水者，泚家。泾水者，自泾州兵乱。双珠者，泚与弟滔。青牛者，兴元二年乙丑岁。乙，木也；丑，牛也。是岁改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岁贼平故也。）

上切于时政，而颇倚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学士草诏，及进本，上辄多改注。即顾谓左右曰："朕处渠等极位，复以美词褒之，所冀为朕戮力同心，以成大化。"既用崔祐甫为相，悉以国务委之。而祐甫事无巨细，悉皆陈谏。上曰："朕与卿道合，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无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当。及杨公南、卢杞执政，报恩复仇，紊乱纲纪，朝野为之战手。公南既杀刘晏，士庶莫不冤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赐死崖州，时人谓："刘相公冤报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杨杀晏。二年十月乙未，杨为崖州司户，去州百里赐死。《宝录》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诛，使回云至乙丑下诏杀之。）

上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提笔贡艺者，满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用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词理乖谬者，即浓笔抹之至尾，如辄称旨者，必翘足朗吟。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朕门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受，所司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自览考之，称叹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受为知去就，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献，不伤其放弃，故赏其知去就焉。

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回，进瑞鞭一，其文节高，有麟凤龟龙之形体，质微而麟甲、毛羽无不备具。其色照烂，有类琥珀，暗中挥之，则如电光。上虽不好宝货、祥瑞，及览此鞭，颇甚称旨称叹，遂置于明珠匣。其匣盖饰以明珠，故云。

上西幸，有二马，一号神智骢，一号如意骝。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长一尺（《相马经》：耳中有毛一尺者，日行千里），而进退缓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诸苑。内厩控马侍者进瑞鞭，上指二骏，语近臣曰："昔朕西幸有二骏，谓之二绝。今获此鞭，可谓三绝矣。"遂命酒饮之，左右引辔而去。因吟曰："鸳鸯赭白齿新齐，晚日花间落碧蹄。王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书舍人韩翃诗也）八年，吴明国贡常燃之鼎、鸾蜂蜜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经挹娄、沃沮等国（挹娄、沃沮皆出《汉·东夷传》）。其土宜五谷，珍玉尤多，礼乐仁义，无剽劫。人寿二百岁。俗尚神仙术，而一岁之内，乘云、接鹤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黄气如车盖，知中国有土德，王遂愿入贡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洁类玉，其色纯紫。每修饮馔，不炽火而俄顷自熟，香洁异于常等。久食之令人返老为少，百疾不生。鸾蜂蜜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余斤，为窠于深岩岐岭间，大者占地二三亩。国人采其蜜不过二合，如过度，则有风雷之异。若误蜇人，则生疮。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贮之于白玉碗。表里莹彻，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长寿，颜如童子，发白者应时而黑。及沉痾、眇、跛诸僻恶之病，无不疗焉。

卷中

顺宗皇帝即位岁，拘弭国贡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坚米、变昼草。其却火雀纯黑，大小似燕，其声清，殆不类寻常禽鸟。置于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异，遂盛于水精笼，悬于寝殿。夜则宫人持蜡炬以烧之，终不能损其毛羽。履水珠色黑类铁，大于鸽卵，其上鳞皱，其中有窍。云持入江海内，可行于洪波之上。上始不以为宝，遂命善泅者以五色丝贯之，系于左臂（毒龙畏五色丝）遣入龙池。其人则步骤于波上，若在平地，亦潜于水中，良久复出，而遍身略无沾湿。上奇之，因以御馔赐使臣。至长庆中，嫔御试弄于海池，遂化为黑龙，入于池内，俄而云烟暴起，不复追讨矣。常坚冰云，其国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释。及赍至京师，洁冷如故。虽盛暑赤日，终不消。嚼之，即与中国者无异。变昼草有类芭蕉，可长三尺，而一茎千叶。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宝匣中，其上缄以胡书。上见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贵也！"遂命并匣焚之于使前。使初不乐，及退，谓鸿胪曰："本国以变为异，今皇帝以向暗为非，可谓明德之主矣。"

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媚娘生而眉如线细长也）。称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后汉卢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帝师，因号为帝师也）。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米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列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上叹其异，谓有神助，因令止于宫中，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至元和年，宪宗皇帝嘉其聪慧而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愿住禁中，遂度以黄冠，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其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撤其盖，惟有藕丝履而已。后入海人往往见其乘紫云，游于海上。是时罗浮处士李象先，为作《卢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世人传焉。

宪宗皇帝宽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与宰臣言

政事，莫不严肃容貌，是以进善出恶，俗泰刑清，而天下风化矣。或延英入阁，未尝不以生民哀乐为意。或四方进歌舞妓乐，上皆不纳，则谓左右曰："六宫之内，嫔御已多，一旬之中资费盈万，岂可以剥肤槌髓，强娱耳目焉。"其俭德忧人，皆此类也。

吴元济之乱淮西，以宰臣裴度为元帅。及对于殿，上曰："为蔡称兵，朕于择帅甚难其人。且安天下、用将帅，如造大舟以越沧海，其功也多，其成也大，一日万里，无所不届。若乘一叶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直谓一日万里矣。"度曰："微臣无状，叨蒙大用。惟虑一丸之卵，不足以胜泰山；款段之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庙之灵，臣虽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胜语。上亦为之动容。

元和五年，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云于海上泊洲岛间，忽闻鸡犬鸣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闲步，约及一二里，则见花木台殿，金户银阙。其中有数公子，戴章甫冠，著紫霞衣，吟啸自若。惟则知异，遂请谒见。公子曰："汝何所来？"惟则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当回去，为吾传语。"俄尔命一青衣，捧金龟印以授惟则。乃置之于宝亟，复谓惟则曰："致意皇帝。"惟则遂持之还舟中，回顾旧路，悉无踪迹。金龟长五寸，上负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凤芝龙木，受命无疆。"惟则达京师，即具以事进。上曰："朕前生岂非仙人乎？"及览龟印，叹异良久，但不能谕其文尔。因命缄紫泥玉锁，置之于帐中。其上往往见五色光，可数出。是月，寝殿前连理树生灵芝二株，宛如龙凤。上因叹曰："凤芝龙木，宁非此验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术，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宫禁，以炼石为名。时有处士伊祁玄解，缜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才高三尺，不啖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勒，唯以清毯藉其背。常游历青兖间，与人话千百年事，皆如目击。上知其异人，遂令密召入宫。处九华之室，设紫茭之席，饮龙膏之酒。紫茭席色紫，而类茭叶。光软香净，冬温夏冷。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乌弋山离国见班固《西域传》）。上每日亲自访问，颇加敬仰。而玄解鲁朴，未尝闲人臣礼。上因问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颜色不老，何也？"玄解曰："家于海上，常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为上种于殿前。一曰双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万根藤。双麟芝色褐，一茎两穗，隐隐形如麟，头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红，而叶头如茂葵。始生六茎，其上合为一株。共生十二叶，内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花朵千叶，一叶六影，其成实如相思子。万根藤一子而生万根，根枝叶皆碧。钩连盘屈，可荫一亩。其花鲜洁，状类芍药，而蕊色殷红，细如丝发，可长五六寸。一朵之中，不啻千茎，亦谓之绛心藤。灵草既成，人莫得见。玄解请上自采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二（亡其国名），一圆一方，径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鉴光发。时玄解方坐于上前，熟视之，曰："此一龙玉，一虎玉。"上惊而问曰："何谓龙、虎玉耶？"玄解曰："圆者龙也，生于水中，为龙所宝。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于岩谷，为虎所宝。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兽慑伏。"上异其言，遂令试之，各如其说。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渔者得，一自猎者获。"上因命取龙虎二玉，以锦囊盛之于内府。玄解将还东海，亟请于上，上未之许。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彩绘华严，间以珠玉。上因元日与玄解视之，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丑。"即踊体于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右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上追思叹恨，仅成羸瘵。因号其上为藏真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后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过海矣。

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碧麦、紫米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经合丘禺稿之山（合丘禺稿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衣服、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于其间。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倾动，大者可阔三尺。而蚕经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斗，自然五色。国人缫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席，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则舒，水火相反，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焕烂，逾于向时。上乃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岂不然哉？"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上益异之。翌日，出示术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麦形大于中华之麦粒，表里皆碧，香气如粳米。食之体轻，久则可以御风。紫米有类于苣藤，炊之，一升得饭一斟。食之，令人髭发缜黑，颜色不老，久则后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荐于玄元皇帝，故当时道士有得食者（得于太清宫道士朱环中）。

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曰："人间未有。"自是宫禁中，常夜即有黄白蝴蝶计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晓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获者。上令张网于空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妆奁中。其后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

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

飞龙卫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喜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中，发之则凌云奋飞，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儿，以捕鼠雀。飞龙使异其机巧，遂以事奏，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牙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惊圣躬。臣愿别进薄信，稍娱至尊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试为朕作之。"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方数寸。中有物，名蝇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啖之故尔。乃分为五队，令舞《凉州》。上令召乐工以举其曲，而虎子盘旋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上前，猎蝇于数步之内，如鹞捕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碗。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敬宗皇帝宝历元年，南昌国献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国有酒山、紫海，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美，醉则经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龙、鱼、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饰之。盛夏，上置殿内，贮水令满，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终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龙凤，各一千二百，络以五色真珠，上衣之以猎北苑，为朝日所照，而光彩动摇，观者皆眩其目，上亦不为之贵。一日驰马从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无沾润，上方叹为异物也。夜明犀其状类通天，夜则光明，可照百步，覆缯千重，终不能掩其辉焕。上令解为腰带，每游猎，夜则不施蜡炬，有如昼日。

二年，浙东国贡舞女二人，一曰飞鸾，二曰轻凤。修眉黟首，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不汗体。所食荔枝、榧实、金屑、龙脑之类。衣轩罗之服，带轻金之冠，表异国所贡也。轩罗衣无缝而成其纹，巧织人未之识焉。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称之无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为二女歌舞台。每歌，声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观于庭际，舞态艳逸，更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所侵故也。由是宫中语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上降诞之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妓女石大胡，本幽州人，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大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

文宗皇帝尚贤乐善，罕有伦比。每与宰臣、学士论政事之暇，未尝不话才术、文学之士，故当时以文进者无不谔谔焉。于是上每视朝后，即阅群书。见无道之君行状，则必振腕戏欷；读尧舜禹汤传，则欢呼敛衽，谓左右曰："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耶?"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上多自出题目。及所司进所试，而披览吟诵，终日忘倦。常延学士于内庭，讨论经义，较量文章，令宫女侍茶、汤、饮馔。而李训讲《周易》微义，颇叶于上意。时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带，及辟暑犀如意以赐训。训谢之，上曰："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上读高郢《无声乐赋》、白居易《求玄珠赋》，谓之"玄祖"（传于水部贾嵩员外）。

太和九年，诛王涯、郑注后，仇士良专权恣意，上颇恶之。或登临游幸，虽百戏骈罗，未尝以为乐。往往瞠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冯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上于内殿前看牡丹，翘足凭栏，忽吟舒元舆《牡丹赋》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语，合者如咽。"吟罢方省元舆词，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人声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女，济败，因以声得为宫人。"俄又进白玉方响，云吴元济所与也。光明皎洁，可照十数步。言犀槌即响事也，凡物有声，乃响应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着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韵清越，听者无不凄然。上谓之"天上乐"，乃选内人与翘为弟子焉。

开成初，宫中有黄色蛇，夜自宝库中出，游于阶庭间，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宫人掷珊瑚玦击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库者具以事告，上令遍搜库内，乃得黄金蛇，而珊瑚玦贯其首。上熟视之，曰："昔隋阳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睹颔下，有"阿麽"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麽'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玻璨连环，系于玉龕之前足，其后更不复见焉（以龕能啖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盘而进。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异，乃焚香祝之。俄顷自开，中有二人，形眉端秀，体质悉备，螺髻璎珞，足履菡萏谓之菩萨。上遂置之于金栗檀香合，以玉绵覆之，赐兴善寺，令致敬。至会昌中毁佛舍，遂不知所在。

王涯初为大官，名德问望颇为朝廷钦仰。末年恃宠固位，为士大夫讥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屡见，知气者以不吉语告之。而涯广自引喻，曾无休退之意。及伏诛，时人谓王公祸至神惑矣。"郑注艰险左道，荧惑人主，为天下侧目。郑镇凤翔日，有草如菌，生

于紫金带上。注既心有所图，乃喜，谓芝瑞，识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于土，常也；今生于金，是反常也。刑克之祸，则可知也。郑氏之祸，将至其不久矣。”注又尝置药篋，药化为青蝇万数飞去。注颇恶之，数日不视事，未逾月而诛焉。

贾悚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耽以悚宗党，复喜其文才宏丽，由是延纳之。忽一日会宾，有善相者在耽座。及悚退，而相者谓耽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当执政之时，朝廷微变。此际诸公，宜蚤避焉。”耽颔之以动容。及大和初，悚秉钧衡，有知者潜于山谷间十三四耳。

王沐者，王涯再从弟也，家于江南，老而且穷。以涯执相权，遂跨蹇驴，至京师。索米僦舍，经三十余月，始得辟见。涯于门屏所望，不过一簿尉耳，涯潦倒无雁叙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涯始一召见，款曲，而许微官处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其命。及涯败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为族人，被执而腰斩之。

舒守谦即元舆之族也，聪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舆以源流非远，而礼遇颇厚。经岁处元舆舍，未尝一日间殆于车服饮馔。元舆谓之犹子，荐取明经第，官历秘书郎 。及持相印，许列清曹。命之无何，末年以非过怒守谦，至于朔旦伏谒，顿不相见。由是日加谴责，亦为童仆辈白眼，守谦既不自安，遂致书于门下，辞往江南，元舆亦不见问。翌日办装，出长安，咨嗟蹇分，怊怅自失。即驻马回望，泣涕涟如。始达昭应，忽闻元舆之祸，释然惊喜。当时论者，以王舒祸福之异，有定分焉。

卷　下

武宗皇帝会昌元年，夫余国（夫余国见《汉·东夷传》）贡火玉三斗及松风石。火玉色赤，长半寸，上尖下圆，光照数十步。积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异方所贡也，色紫如膏，饮之令人骨香。松风石方一丈，莹彻如玉。其中有树形，若古松偃盖，飒飒焉，而凉飚生于其间。至盛夏，上令置诸殿内，稍秋风飕飕，即令撤去。上好神仙术，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复修降真台，舂百宝屑以涂其地，瑶楹金拱，银槛玉砌，晶荧炫耀，看之不定。内设玳瑁帐，火齐床，焚龙火香，荐无忧酒，此皆他国所献也（亡其国名）。上每斋戒沐浴，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皆如红玉。又渤海贡马脑柜。紫瓷盆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嘉其光洁，遂处于仙台秘府，以和药饵。后王才人掷玉环，误缺其半菽，上犹叹息久之。（传于濮州刺史杨坦）

处士元藏几，自言是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时官奉信郎，大业元年为过海使判官，遇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救。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殆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洲人问其从来，藏几具以事对。洲人曰：“此乃沧浪洲，去中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饮之，而神气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亦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又产分蒂瓜，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颗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戴远游冠，与之语中华事，则历历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奏箫韶之乐，饮香雾之醑。洲上有久视山，山下出澄绿水，其泉阔一百步，亦谓之流绿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沉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数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今刑部卢浔员外云：“金义岭有池如盆，其中有鱼，皆四足。”）又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间彩绘，光影焕烁，与真金无异，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茎花，其花如蝶，每微风至，则摇荡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且有语曰：“不戴金茎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缒之，终不能没。藏几淹驻既久，忽思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达于东莱。问其国，乃皇唐也；询年号，则贞元也；访乡里，则榛芜也；追子孙，皆疏属也。自隋大业元年，至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鸟，大小类黄鹂，每翔翥空中，藏几呼之则至。或令衔珠，或令授人语，乃谓之传信鸟，本出沧浪洲也。藏几工诗，好酒，混俗无拘检，数十年间，遍游无定，人莫知之。惟赵归真常与藏几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遂得其实。归真往往以藏几之异，备奏于上。上令谒者赍手诏急征，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谒者惶怖，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览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异人。”后有人，见藏几泛小舟于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传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俭德，器识高远，比在藩邸，常为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满身，南面独语，如对百寮。郑太后惶恐虑，左右有临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见，熟视上貌，以王精如意抚陛曰：“真我家他日英主，岂曰心疾乎?”即赐上御马金带，仍令选良子以纳上宅。及即位，时人比汉文帝，衣浣濯之衣，馔不兼味。先是，宫中每欲行幸，即先以龙脑郁金藉其地，自上垂拱，并不许焉。凡与朝士从容，未尝一日不论儒学，而颇注意于贡举，常于殿柱上题乡贡进士字。或大臣出镇，即赋诗赐之。凡欲对公卿百僚，必先严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后方出语。及庶政，则终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见者，率皆焚爇。倡优妓乐，或弥日嬉戏，上未尝等闲破颜。纵其赐与，亦甚寡薄。一日后宫有疾，召医人侍汤

药，洎平愈，上袖出金数两遗之。臂者将谢，遽止之曰："勿使内官知，言出于外，更使谏官上疏也。"其俭净率多此类焉。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有二龙鳞鬣爪角悉备。明霞锦，云练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丽于中国之锦。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更有女王国贡龙油绫、鱼油绫、鱼油锦，纹彩尤异。皆入水不濡湿者，有龙油、鱼油故也。优者亦作《女王国曲》，音词宛畅，传于乐部。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类楸木，琢之为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以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师言实逸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罗浮先生轩辕集，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袖出一壶，才容一二升，纵容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历历而出，曲糵之香辄无减耗。或与猎人同群，有非朋游者，俄见十数人，仪貌无所间别。或飞朱篆于空中，则可届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无不应手而愈。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每与从容论道，率皆叶于上意。因问曰："长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声乐，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无偏，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则致尧舜禹汤之道，而长生久视之术何难致哉。"又问"先生之道，孰愈于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于果耳。"及退，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集方休于所舍，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能安更令老夫射覆盆也。"中贵人皆不喻其言，于时上召令速至，而集才及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鸡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蔻花及荔枝，俄倾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才折下。又尝赐甘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逾于此。"上曰："朕无复得矣。"集遂取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芬馥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匹。又问："朕得几年天下？"即把笔书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驾，乃十四年也。集初辞上归山，自长安至江陵，于一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约数十万，中使从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后数日，南海奏先生归罗浮矣。

大中末，舒州奏众鸟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燕雀鹰鹘水禽山鸟无不亲狎如一。又有鸟，人面绿毛，嘴爪悉绀，其声曰"甘虫"，因谓之曰"甘虫"，时人尽图鬻于市肆焉。

懿宗皇帝意度沉厚，形貌瑰伟。在藩邸时，疾疢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入于卧内。上疾稍间，妃异之，其以事闻。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忘。"又尝大雪盈尺，上寝室上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

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蘸水，向日张之，谓"捩晕。"及上自郓王即位，"捩晕"之言应矣。

宣宗制《泰边陲曲》，其词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号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太后厌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礼。公卿奏慰者无不动容，以至酸鼻。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赐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金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楮以金龟银鳌，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百宝为图案，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此皆太祖朝条枝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罽，凤褥。连珠帐，续贞珠为之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鸟骨所为也，则未知出自何国。又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成，为鹧鸪之状，翡翠匣积羽饰之；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间以奇花异叶，其精巧华丽绝伦。其上络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又带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蠲忿。如意玉类宝桃，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丈，长一百尺，轻虚明薄，向空张之则疏，即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溺，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特异，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腻，二物称得之鬼谷国。火蚕绵出炎州，絮衣一袭用一两，稍过度则熇蒸之气不可衣也。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儿"，工巧妙丽，殆非人工所制。有金陵得者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授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言于左右。洎公主薨，其钗亦亡其去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话于门人，或

有云："玉儿即潘妃小字也。"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两汉至皇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面缀五色香囊，囊中贮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此皆异国所献也，仍杂以龙脑金屑。刻镂水精、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又金丝为流苏，雕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馥满路，晶荧照灼，睹者眩惑其目。是时中贵人贳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耶?"曰："非也，余幼给事于嫔御宫，常闻此。未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顾问当垆者，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中贵人共视之，益叹其异。上每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灵消炙、红虬脯，其酒有凝露浆、桂花醑，其茶则绿华、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见败。红虬脯非虬也，但伫于盘中，则健如虬。红丝高一尺，以筋抑之无数，分撤则复其故。迨诸品味，人莫能识，而公主人家餍饫如里中糠秕。一日大会韦氏族于广化里，玉馔俱列，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则具以事对。其烛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爇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数百步，余烟出其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蜡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饵，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访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也。白猿脂数瓮，本南海所献（《山海经》曰：南方有山，中多白猿)。虽日加饵，一无其验。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制挽歌词，令百僚继和。及庭祭日，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玉、驼马、凤凰、骐驎各高数尺，以为威仪。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胜计。以绛罗路，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结为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佩、兵士、卤簿，率多加等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则焚升霄降灵之香，击归尺紫金之磬，繁剧华焕殆二十余里。上赐酒一百斛，饼饺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体夫也。京城士庶，罢市奔看，汗流相属，惟恐居后。及灵车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泣。同日葬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词理悲切，人多传写。而后上晨夕惴心挂想，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怨感，听之莫不泪下。又教数千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尽八百疋。官绝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西门季玄素所鲠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灭族无日矣。"可及恃宠，亦常恣巧媚，无改作。可及善转喉舌，对至尊弄眉眼，作头脑。连声作词，唱新声曲，须臾即百数。方休时，京城中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见一中使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为之酒，及封启，皆实中。上赐可及金银骐驎高数尺，可及官车载归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更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坐流岭南，其旧赐珍玩，悉皆进纳，君子谓西门有先见之明矣。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一为讲座，一曰唱经座。各高二丈，呀沉檀为骨，以漆涂之。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遍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盘，四隅立金频伽，高三尺磴道栏槛，不悉具。前绣锦袱褥，精巧奇绝，冠于一时。即设万人斋，敕大德僧彻，首为讲论。上创修安国寺台殿廊宇，制度宏丽。就中三门，华旆秘邃，天下称之为最。工人以夜继日而成之，上亲幸赏劳，观者如堵。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赐升朝官已下锦袍。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

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鹬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尾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则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人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徒。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仍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是妖言香刹摇动，有佛光庆云现路衢，说者迭相为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取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

戏。又结锦绣为小车，与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廷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识者以为物极为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号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然京城耆耋士女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伏首于前，呜咽流涕。所在香刹，诏悉铲除，近甸百无一二焉。

逸　文

李　璋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太平广记》卷二三七）

肃宗朝八宝

开元中，有李氏者，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乃舍俗为尼，号曰真如。家于巩县孝义桥，其行高洁，远近宗推之。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于精舍户外盥濯之间，忽有五色云气自东而来，云中引手，不见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宝之，慎勿言也。"真如谨守，不敢失坠。天宝末，禄山作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转流寓于楚州安宜县。肃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见二人，衣皂衣，引真如东南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楼观严饰，兵卫整肃。皂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宝冠，号为天帝。复有二十余人，衣冠亦如之，呼为诸天。诸天坐，命真如进。既而诸天相谓曰："下界丧乱时久，杀戮过多，腥秽之气，达于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宝压之。"又一天曰："当用第三宝。"又一天曰："今厉气方盛，秽毒凝固，第三宝不足以胜之。须以第二宝，则兵可息，乱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宝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进达于天子。"复谓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宝五段，人臣可得见之。今者八宝，唯王者所宜见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宝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复令皂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诣县，摄令王滔之以状闻州。州得滔之状，会刺史将行，以县状示从事卢恒曰："安宜县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讯之。恒至县，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谁敢废坠？且宝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宝示恒。其一曰玄黄天符，形如笏，长可八寸余，阔三寸，上圆下方，近圆有孔，黄玉也。"色比蒸栗，潭若凝脂，辟人间兵疫邪疠。其二曰玉鸡，毛文悉备，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其三曰谷璧，白玉也。径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无异雕镌之状。王者得之，则五谷丰稔。其四曰王母玉环，二枚，亦白玉也。径六寸，好倍于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国归复。其玉色光彩溢发，特异于常。卢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宝乎？"真如乃悉出宝盘，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极也。恒与县吏同视，咸异之。翌日侁至，恒白于侁曰："宝盖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验无异，叹骇久之，即具事白报节度使崔圆。圆异之，征真如诣府，欲历观之。真如曰："不可。"圆固强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宝。一曰如意宝珠，其形正圆，大如鸡卵，光色莹澈，置之堂中，明如满月。其二曰红靺鞨，大如巨栗。赤烂若朱樱，视之可应手而碎，触之则坚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环，四分缺一，径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则形见。其五曰皇后采桑钩，二枚，长五六寸，其细如箸，屈其末，似金又似银，又类熟铜。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长可四寸，阔寸许，无孔，腻如青玉。八宝置之日中，则白气连天，措诸阴室，则烛耀如月。其所压胜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圆为录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事为若何？"圆惧而止，侁乃遣卢恒随真如上献。时史朝义方围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绝，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以建巳月十三日达京。时肃宗寝疾方甚，视宝，促召代宗谓曰："汝自（自原作是。据明钞本改）楚王为皇太子，今上天赐宝，获于楚州，天许汝也，宜保爱之。"代宗再拜受赐。得宝之故，即日改为宝应元年。上既登位，乃升楚州为上州，县为望县，改县名安宜为宝应焉。刺史及进宝官，皆有超擢，号真如为宝和大师，宠锡有加。自后兵革渐偃，年谷丰登，封域之内，几至小康，宝应之符验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宝，河壖高敞，境物润茂，遗址后为六合县尉崔珵所居。西堂之间，相传云，西域胡人过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处而瞻礼焉。（《太平广记》卷四〇四）

南楚新闻

[唐]尉迟枢撰　陈尚君辑录　党芳莉整理

《南楚新闻》三卷，唐末尉迟枢撰。尉迟枢生平不详，从今存此书逸文看，应为懿、昭间在世。原书不传。《类说》卷四五录五则，《绀珠集》卷二录六则，均系节文，《说郛》卷七三存二十一则，前五则与《绀珠集》同，后十六则皆李泌事，系照录《绀珠集》其后一种《邺侯家传》，脱书名而误冒于《南楚新闻》下。今重作辑录，从《太平广记》中得十四则，据《类说》、《绀珠集》、《说郛》补三则。此书记唐敬宗至唐末朝野异闻，如秦匡谋、崔铉、张浚等则，颇可补史缺，关图妹、段成式等则，颇存文苑故事，郭使君、李德权等篇，记事亦曲折可读。

秦匡谋

唐太傅汾国公杜悰，节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谋以蛮寇大举，兵力不敌，来奔，既谒见公，公怒其不趋庭，退而使吏让之曰："汝凤翔一民也，悰两为凤翔节度使，汝今靡认桑梓也。"匡谋报曰："某虽家世岐下，然少离中土，太傅拥节之日，已忝分符，实不曾趋走台阶，比日况在荆南，若论桑梓，恐非仪也。"悰怒，遣絷之，发函与韦相保衡云："秦匡谋擅弃城池，不能死王事，请诛之。"韦以悰国之元臣，兼素有旧恩，遂奏请依悰处置。敕既降，悰乃亲临都市监戮，匡谋将就法，请其子曰："今日之死，实冤枉无状，奈申诉非及，但多烧纸墨，当于泉下理之耳。"行刑，观者驾肩接踵，挥刃之际，悰大惊，骤得疾，遂舆而返。俄有旋风暴作，飞卷尘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狱吏发狂，自呼姓名叱责曰："吾已惠若钱帛非少，奚复隐吾受用诸物?"举体自扑而殒。其年六月十三日杀秦匡谋，七月十三日，悰乃薨。将归葬洛阳，为柬身楸函而即路，欲敛之夕，主吏觉函短，忧惧甚，又难于改易，遂厚赂阴阳者，绐杜氏诸子曰："太傅薨时甚凶，就木之际，若临近，必有大祸。"诸子信然，于是尽率家人，待于别室，及举尸就敛，楸函果短，遂陷胸折项骨而入焉，无有知者。及抵东洛，长子无逸，相次而逝。岁月既久，其事稍闻于世，议者以悰恃权贵，枉刑戮，获兹报焉。(《太平广记》卷一二三)

李　蠙

唐司空李蠙，始名虬，赴举之秋，偶自题名于屋壁，经宵，忽睹名上为人添一画，乃成虱字矣。蠙曰："虱者蠙也。"遂改名蠙。明年果登第。(《太平广记》卷一三八)

崔　铉

魏公崔相铉，元略之子也。为童儿时，随父访于韩公滉，滉见而怜之。父曰："此子尔来诗道颇长。"滉乃指驾上鹰令咏焉，遂命笺笔，略无伫思，于是进曰："天边心性架头身，欲拟飞腾未有因。万里碧霄终一去，不知谁是解绦人。"滉益奇之，叹曰："此儿可谓前程万里也。"大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庙，三拥节旄。大中咸通之中，时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罢。谓侍臣曰："崔铉真贵人，裴休真措大。"初李石镇江陵，辟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升翰苑。李未离荆渚，崔既秉钧衡，李乃驰笺贺之曰："某早拜光尘，叨承眷与，深蒙异分，屡接清言。幸曾顾于厚恩，俯见循于末契，去载分麾南楚，拜节西秦，思贤方咏于嘉鱼，栖止实惭于威凤。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存陶镕之下。光生邻部，喜溢辕门，岂惟九土获安，斯亦一方之幸。"乃掌记李骘之词也，于今播于众口。(《太平广记》卷一七五)

段成式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缄鐍之。时与

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太平广记》卷一九七）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启凝云："某是侍郎诸从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顷，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则受以从侄之礼。因从容问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之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馔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踧踖而出。（《太平广记》卷二三八）

张浚伶人

唐宰相张浚，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宠肆狂，无所畏惮。其间一辈曰张隐，忽跃出，扬声引词曰："位乖燮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告讫遂去，阖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时俱散，张但惭恨而已。（《太平广记》卷二五七）

关图妹

关图有一妹甚聪惠，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鹾贾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托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箧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竟相传写。（《太平广记》卷二七一）

謇宗儒

黔南军校姓謇者，不记其初名。性鲠直，贫而乐。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廉使阅兵，择将未获，謇忽梦一人，冠服若王者，谓曰："吾则仲尼也，愧君每倾心于吾，吾当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贵矣。"既觉，喜而请行，兼请易名。是时人尽难之，忽闻宗儒请行，遂遣之。一战而大破蛮寇，余孽皆遁。黔帅表上其功，授郎州刺史，秩满诣京师，累迁司农卿，赐赉复多。数年卒官。（《太平广记》卷三一二）

獠　妇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太平广记》卷四八三）

芋　羹

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筵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笴，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笴，瞪目张口。而座客有戏之曰："卖灯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以修馔。时有一叟闻兹语，大以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锦袄子，其味绝珍。"闻之者莫不大笑。（《太平广记》卷四八三）

尔朱氏

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壖，有白马神祠，尔朱尝祷焉。一日，自蜀回，复祀之，忽闻神语曰："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兹境，故明言与君别耳。"客惊问："神安适耶？"曰："吾当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将乱，今天子亦不久驭世也。"尔朱复惊曰："嗣君谁也？"曰："唐德尚盛。"客请其讳，神曰："固不可泄。"客恳求之，乃云："昨见天符，但有双日也。"语竟，不复言。是岁懿皇升遐，僖宗以晋王即位。（《太平广记》卷三一二）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闲辇下，是岁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门者，仆夫视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庭筠初谓误，发筒获书，其上无字，开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乃焚香再拜而读，但不谕其

理。辞曰："恸发幽门，哀归短数，平生已矣，后世何云。况复男紫悲黄，女青惧绿，杜陵分绝，武子成䙴。自是井障流鹦，庭钟舞鹄，交昆之故，永断私情，慨慷所深，力占难尽。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顿首。"自后寂无所闻。书云䙴字，字书所无，以意读之，当作群字耳。温段二家，皆传其本。子安节，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说之。(《太平广记》卷三五一)

郭使君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乾符初年，有一贾者在京都，久无音信，郭氏子自往访之。既相遇，尽获所有，仅五六万缗。生耽悦烟花，迷于饮博，三数年后，用过太半。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数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都无舍宇，访其骨肉，数日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舍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犹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过长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结缆于大樯树下。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工，拽母登岸，仅以获免，其余婢仆生计，悉漂于怒浪。迟明，投于僧室，母氏以惊得疾，数日而殒，生憧惶，驰往零陵，告州牧，州牧为之殡葬，且复赠遗之。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自是状貌异昔，共篙工之党无别矣。(《太平广记》卷四九九)

李德权

京华有李光者，不知何许人也。以谀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时令孜与陈敬瑄盗专国柄，人皆畏威，李德权者处于左右，遐迩仰奉，奸豪辈求名利，多赂德权，以为关节，数年之间，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敬瑄败，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衣衫百结，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为复州后槽健儿，与父相熟，忽睹德权，念其蓝缕，邀至私舍。安无子，遂认以为侄。未半载，安且死，德权遂更名彦思，请继李安效力，盖慕彼衣食耳。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曰："看马李仆射。"(《太平广记》卷四九九)

治 银

薛昭纬经巢贼之乱，流离道途，往来绝粮。遇一旧识银工，邀昭纬饮食甚丰，以诗谢之曰："一楪毡饔数十根，盘中犹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治银。"(《类说》卷四五、《绀珠集》卷二、《说郛》卷七三)

通肠米

荆南孙儒之乱，斗米四十千，持金宝换易，才得一撮一合，谓之通肠米，言饥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饮之，可以稍通肠胃。(同前)

孔子庙衙官

文德中，赵滔尹平陆，有人马逸，入孔子庙，触倒十哲塑像二座。镇将孙恽走报曰："马入孔子庙，触倒衙官两个。"(同前)

醉乡日月

[唐]皇甫松撰　陈尚君辑校　黄清发整理

《醉乡日月》三卷，唐皇甫松撰。松字子奇，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人。古文家皇甫湜子。开成、会昌间，累试进士不第，终身未仕。著有《大隐赋》、《续牛羊日历》及本书。本书序作于会昌五年（八四五），自称为酒后戏作，录当时饮酒者之格及酒令、酒事风俗等，并藉以寄寓与世乖违之情。原书不存，《说郛》、《类说》等书有所节录，前者且存有原书三十章之总目。今重予辑录，以《全唐文纪事》据《永乐大典》录出之序《说郛》所存原目冠于卷首，《说郛》仅节存十四章。仅《永乐大典》所存《使酒》一章，大致完整。《类说》则另摘句拟题，今不详所属，姑附于后。

序

叙曰：夫以酒德自怡者，莫若负壶云岩，长歌林莽，希夷陶兀，混浊百年，斯上士之为醉也。其或友月朋风，吟烟笑露，资欢于杼轴之境，取胜于徵引之场，追傲逸于古人，求舒适于当代，斯中士之为醉也。其或节以丝簧，程以袂舞，焰红烛于春夕，飘翠袖于香筵，以律度为高谈，以风标为上德，含妍吐艳，拂雾萦烟，此下士之为醉也。然而九土英华，五陵豪杰，纵横攘臂，络绎服膺，竟蒙倏忽之心，争牵浑沌之窍，眠瓮者嗤为朴陋，搦管者目曰迂儒。于是以上士中人之风，拂尽于樽爵矣。既而六音靡靡，九酝泠泠，傲云山为外人，愿罍杓为剩物。含犀露玉之党，悬缨拖紫之群，联襟而媚新声，接舞而趋艳曲。虽有清真雅士，骯髒高人，亦舍方而就圆，盖彼众而我寡。呜呼！十二年之内，天下翕然同风，酒德之衰，有一于此。余坐当樽罍大会之日，丝簧竞溃之时，蓬在麻中，何暇偃蹇？顷居清洛，欢多徇人，岁月既滋，颇有瑕颣。嫉其为下士之醉，又不能绝利一源，上下相蒙，巧拙相混。昔窦常为酒律，与今饮酒不同，盖止迟筹，寻弃于世。余会昌五年春，尝因醉罢，戏纂当今饮酒者之格，寻而亡之。是冬闲暇，追以再就，名曰《醉乡日月》，勒成一家，施于好事，凡上中下三卷。（《全唐文纪事》卷三三）

饮　论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乐其洁也；醉得意宜艳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鸣鼍（一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慎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审其宜，攻其景，以与忧战也。呜呼！反此道者，失饮之大也。

谋　饮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饴者为圣，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味酸醨者为愚。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以家醪黍觞醉人者为中人，以巷醪灰觞醉人者为小人。夫不欢之候有九：主人吝，一也；宾轻主，二也；铺陈杂而不叙者，三也；乐生而妓娇，四也；数易令，五也；骋牛饮，六也；迭诙谐，七也；互相热（一作手相属），八也；惟欢骰子，九也。欢之徵有十三：得其时，一也；宾主久间，二也；酒淳而饮严，三也；非觥盂不讴，虽觥盂而罍不讴者，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饮不重膳，六也；不动筵，七也；录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请谒，九也；废卖律，十也；废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欢勿暴，十三也；审此九候，十四也。征以为术者，饮之王道也。其欢乐者，饮之霸道也。

为　宾

愚同柴也，僻若子张。当宣令，乃塞耳不听。及

行令，则瞋目重问，此陪坐人耳。

为　主

主前定则不系，宾前定则不乱，乐前定则不畅，酒前定则不严，时然后欢，人乃不厌。

明　府

明府之职，前辈极为重难。盖二十人为饮，而一人为明府，所以观其斟酌之道。每一明府，管骰子一双，酒杓一只，此皆醉录事人入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也，甲明府得以纠诸明府之罪。夫酒懦为旷官，猛为苛政（懦为冷也，猛为热也），若明府贪务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请告公喧黩挠录事（请告谓席人酒热请推掬之类），明府之孤暴于四座矣。

律录事

夫律录事者，须有饮材。饮材有三，谓善令、知音、大户也。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夫旗所以指巡也，纛所以指饮也，筹所以指犯也。始宾主就坐，录事取一筹，以旗与纛偕立于筵中，馀置器在手。执爵者告请骰子，命受之，复告之曰："某忝骰子令。"乃陈其说于录事，录事告于四席曰："某官忝骰子令。"然缕宣之。录事之于令也，必合其词，异于席人，所谓巧宣也。席人有犯，既下筹犯者，执爵请罪，辄曰："一人爵法未当。"言犯者不退，请并下三筹。然告其状，谳不当理，则支其筹以饮焉。席人剌，录事亦如之。

觥录事

凡乌合为徒，以言笑动众，暴慢无节，或叠叠起坐，或附耳嗫语，律录事以本户绳之，奸不衰也。觥录事宜以刚毅木讷之士为之。有犯者，辄设其旗于前，曰："某犯觥令（法先旗而后纛）。"犯者诺而收执之，拱曰："知罪。"明府饷其觥而斟焉。犯者右引觥，左执旗，附于胸，律录事顾伶曰："命曲破送之。"饮讫无坠酒，稽首以旗觥归于觥主，曰："不敢滴沥。"复觥于位。后犯者捉以纛，叠犯者旗纛俱舞，觥筹尽有犯者不问。（俗谓旬假）

选　徒

大凡寡于言而敏于令者，酒徒也；怯猛饮而惜终欢者，酒徒也；不动摇而貌愈毅者，酒徒也；问其令而不重问者，酒徒也；不停觞而言杂乱者，酒徒也；改令及时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诉者，酒徒也；知内乐而恶外嚣者，酒徒也。故告饮之法，选徒为根干，选酒为枝叶，选令为敷萼，则可以慎难者，断可知矣。

骰子令

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迤逦入令。（以上《说郛》卷五八）

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擘令、抛打令。（《客斋续笔》卷一六）

手　势

大凡放令，欲端其颈，如一枝之孤柏；□其神，如万里之长江；扬其膺，如猛虎蹲踞；运其眸，如烈日飞动；差其指，如鸾欲翔舞；柔其腕，如龙欲蜿蜒；旋其盏，如羊角高风；飞其袂，如虎眼大浪，然后可以畋渔风月，绘獭笙竽，以召饮徒。

拒　泼

《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然则酗酒以拒与泼，有异乎？同归酗酒也。盖有闻饮必来，见杯即拒，或酒纠不容，密见明府。责饮则必固为翻滟，推作周章，始持杯而啫吁，背明烛而倾泼。如此则俱为害乐，并是蠹欢，自当揖之别室，延以清风，展蕤叶而开襟，极茗芽以从事。

逃　席

酒徒有逃席之疹者，弃之如脱履。（以上《说郛》卷五八）

使　酒

《商书》曰："沉酗于酒。"《抱朴子》曰："君子以酒败德，小人以酒速罪。"乃知始谋欢，往往翻以为祸，夫合乐设酒者，得不慎其选徒欤！大凡蔑章程而务饮者，非欢源也；醒木讷而醉喋喋者，非欢源也；饰己非而尚议谳者，非欢源也；得浅酒索酒酌者，非欢源也；饮愈多而貌弥淡者，非欢源也；不谕令而嫉敏手者，非欢源也；己令谬而恶人言者，非欢源也；好请罪而讳以筹者，非欢源也。此八者，盖沉酗之滥觞，纷喧之鸿渐也。无使滋蔓，虽悔可追。复有每获登筵，必为负气，谬矜明敏，辄纵雌黄，言已乖张，必称我罪，何以差池，则其必不免。又诈行忠告，旁作指瑕，或目逆送之，或口以传授，倒上与下，欲盖而彰。唯求旁若无人，未曰刃有馀地，所谓民斯下矣，是宜与众弃之。至于殊不务欢，更为使酒。一与一夺，始则晋楚争强；载笑载言，俄成周郑交恶。于是狂如祢子，夺若灌侠，惟口起羞，声闻于外，或凌兢岸帻，或叱咤褰衣，骋牛饮千钟，将虎视一席，纷拿酒唑，喧喧而踊跃用觥，挠乱乐工；坎坎而自伐鼓，恣凭曲蘖。大纵轻佻，断绝而丝竹无伦，俯仰而章程失绪。问令不已，告之而莫晓懵惛；使自趋之，茫然而不谐节奏，非无以指谕，终成执柯伐柯。既而冠履披猖，俄亦言语无节，风驱弘管，雾散绮罗，灭灯烛于花筵，发扃关于柳巷，遣其恋欢

者潜身巢地，使酒者揽辔长衢。然后重焰金缸，再陈绮席，列婵娟之子，间风雅之宾，极歌管之能，竭章程之妙。使其凶无害乐，暴不阻贤，缓从文囿之中，深入醉乡之路。然后绝踪酗客，啮指狂徒，欢从凤归于云，軏在乌合而醉。凡百君子，得无警焉！糟丘子抚然而歌曰："客乡如使酒，四座罗绮空。细笛半楼月，慢筝高树风。金缸罢照耀，珠箔失玲珑。匹马上桥去，双鱼无复踪。"（《永乐大典》卷一二〇四四）

进户

进户法：葛花、小豆花各阴干，各七两为末，精羊肉一斤，如法作生，以二花末一两，匀入于生中。如先只饮得五盏，以十盏好酒，熟暖沃生服之。至日进一服花，尽作户倍矣。（《说郛》卷五八）

害马

酒谓不可与饮者，为欢场之害马。

饮饰

饮饰者，如暑中置寒筵冰之类。

饮储

下酒物色，谓之饮储。

饮器

饮器大曰武，小曰文。

六鹤齐飞

古者交欢多为博。《列子》曰："虞氏设乐饮酒，击博接士，其齿以牙，饰以箭，长五寸，其数六，刻一头作鹤形。"《仙经》云"六鹤齐飞"，盖其名也。宋、齐以降，多以樗蒲头战。酒骰子之制，亦六鹤、樗蒲之变也。

狂花病叶

或有勇于牛饮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复凋病叶者。饮流谓睚眦者为狂花，目睡者为病叶。

招手令

《招手令》云：亚其虎膺谓手掌，曲其松根谓指节，以蹲鹗间虎膺之下。蹲鹗，大指也。以钩戟差玉柱之旁。钩戟，头指；玉柱，中指也。潜虬阔玉柱三分。潜虬，无名指也。奇兵阔潜虬一寸。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已结矣。

霹雳酵

暑月候大雷霆时，收雨水淘米炊饭，酿酒名霹雳酵。（以上《类说》卷四三）

前定录

[唐]钟　辂撰　任士英整理

《前定录》一卷。作者钟辂，唐文宗大和（八二七——八三五）中，官至崇文馆校书郎。是书凡二十三则，系其闲暇之时集录编次而成，事涉前定，不免于附会，但含有劝戒之意，其自序中即谓："庶达识之士，知其不诬，而奔竟之徒，亦足以自警"。又有《续前定录》一卷，题钟辂撰，《四库提要》谓其"非唐以前书"，凡二十四则，撰述体例与《前定录》略同。今以《四库全书》本标点，另有《说郛》、《百川学海》、《学津讨原》等丛书本传世。

序

人之有生，修短贵贱，圣人固常言命矣。至于纤芥得丧、行止饮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闻其说。然得之即喜，失之则忧，遑遑汲汲至于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静以待命者，其大惑欤！余颛愚迷方不达变态审固，天命未尝劳心，或逢一时偶一事泛乎？若虚舟触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雠书春阁，秩散多暇时，得从乎博闻君子征其异说，每及前定之事，未尝不三复本末，提笔记录。日月稍久，渐盈筐箧，因而编次之，曰《前定录》。庶达识之士，知其不诬，而奔竟之徒，亦足以自警云尔。

郑虔

开元二十五年，郑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年五十余，自陇右来，应明经，以从子谒虔，虔待之无异礼。他日复谒，亦如之。相如因谓虔曰："叔父颇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几于此。若在孔门，未敢邻于颜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无所让。"虔大异之，因诘所验，其应如响。虔乃杜门累日与之言。因谓之曰："若然，君何不早为进取，而迟暮如是。"相如曰："某来岁方合成名，所以不预来者，时未至耳！"虔曰："君当为何官？"曰："后七年选授衢州信安县尉，秩满当卒"虔曰："吾之后事可得闻乎？"曰："自此五年，国家当改年号。又十五年，大盗起幽蓟。叔父此时当被玷污，如能赤诚向国，即可以免迁谪。不尔，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经及第。后七年，调授衢州信安县尉。将之官，告以永诀，涕泣为别。后三年，有考使来，前问相如存否。曰："替后数月，暴终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乱。东都遣伪署西京留守张通儒至长安。驱朝官就东洛。虔至东都，伪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风疾，摄市令以自污，而亦潜拜章疏上肃宗。肃宗即位灵武，其年东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贼，贬台州司户而卒。

裴谞

宝应二年，户部郎中裴谞出为庐州刺史。郡有二迁客，其一曰武彻，自殿中侍御史贬为长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员外郎贬为别驾。谞至郡三日，二人来候谒。谞方与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县主簿房观请谒。"谞方与二客话旧，不欲见观，语吏云："谢房主簿相访，方对二客，请俟他日。"吏以告观，观曰："某以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谒。"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谞，曰："吾中外无有房氏为旧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讳，观具以对，又于怀中探一纸旧书以受吏。谞览之愀然，遽命素服引于东庑，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顾左右问曰："此有府职，月请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观。时二客相顾甚异之，而莫敢发问。谞既就榻，叹息因谓二客曰："君无为复患迁谪事，固已前定。某开元七年，罢河南府文学，时至大梁。有陆仕佳为浚仪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陈留尉李揆，开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参军房安禹继来。时坐客闻其善相人，皆请之。安禹无所让，先谓仕佳曰：'官当再易，后十三年而终。'次谓器曰：

‘君去此二十年当为府寺官长，有权位而不见曹局，亦有寿考。’次谓揆曰：‘君今岁名闻至尊，十三年间，位极人臣，后二十年废弃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谓某曰：‘此后历践清要，然无将相，年至八十。’言讫将去，私谓某曰：‘少间有以奉托，幸一至逆旅。’安禹既归，某即继往。至则言款甚密，曰：‘君后二十八年当从正郎为江南郡守，某明年当有一子，后合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当令奉谒。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禄，愿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彻等咸异其事。仕佳后再受监察御史，卒。器后为司农丞，肃宗在灵武，以策称旨，骤拜大司农，及归长安，累奉使，后十余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遗，累至宰相，后与时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国子祭酒，充吐蕃会盟使，既将行而终，皆如其言。安禹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官止南阳令。

刘邈之

彭城刘邈之，天宝中调授岐州陈仓尉。邈之从母弟吴君陆康，自江南来。有主簿杨豫、尉张颖者，闻康至，皆来贺邈之。时冬寒，因饮酒方酣。适有魏山人琮来，邈之命下帘帷，迎于庭，且问其所欲。琮曰：“某将入关，请一食而去。”邈之顾左右，命具刍米于馆。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将追延山人就于驿日旰矣！若就馆则虑不及，请于此食而过。”邈之以方饮，有难色。琮曰：“某颇能知人，若果从容，亦有所献。”邈之闻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乐闻其说，咸与揖让而坐。时康已醉，卧于东榻。邈之乃具馔，既食，邈之有所请。琮曰：“自此当再名闻，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务，二十五年而终。”言讫将去，豫、颖固止之，皆有所问。谓豫曰：“君八月勿食驴肉，食之，遇疾，当不可救。”次谓颖曰：“君后政官宜与同僚善，勿与官长不叶，如或不叶，必为所害。”豫、颖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为君祸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为谁也，明年当成名，历官十一余政，寿考禄位，诸君子不及也！”言讫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两京，玄宗幸蜀，陈仓当路。时豫主邮务，常念琮之言，记之于手板。及驿骑交至，或有与豫旧者，因召与食，误啖驴肠数脔，至暮，腹胀而卒。颖后为临濮丞，时有寇至，郡守不能制，为贼所陷。临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与贼战，贼退郡平。节度使以闻，即日拜景先为长史，领郡务，而颖常与不叶，及此因事笞之，遂阴污而卒。邈之后楼某下登科，拜汝州临汝县令，转润州上元县令，在任无政，皆假掾以终考。明年，康明经及第，授祕书省正字，充陇右巡官，府罢调授咸阳尉，迁监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员外郎，连典大郡，历官二十二考。

武 殷

武殷者，邺郡林虑人也。少有名誉，乡里信爱。尝欲娶同郡郑氏，则殷从母之女也，姿色绝世，雅有令德，殷甚悦慕。女意亦愿从之，因求为婿，有诚约矣！无何，逼于知己所荐，将举进士，期以三年，从母许之。殷至洛阳，闻勾龙生善相人，兼好饮酒。时殷持榼造焉，生极喜，与之竟夕，因谓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约有所娶，何言无兆。”生笑曰：“君之娶郑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当娶韦氏，后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时当官未逾年，而韦氏卒。”殷异其言。固问郑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将嫁之夕，君其梦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内黄人郭绍，家富于财，闻郑氏美，纳赂以求其婚。郑之母聚其族谋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愿见其所适，今有郭绍者求娶，吾欲许之，何如?”诸子曰：“唯命。”郑氏闻之泣恚，将断发为尼者数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将不救。时殷在京师，其夕梦一女子呜咽流涕，似有所诉，视之即郑氏也。殷惊问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许事君矣。今不幸为尊长所逼，将适他氏，没身之恨，知复何言。”遂相对而泣，因惊觉悲惋，且异其事，乃发使验之，则果适人，问其姓氏，则郭绍也。殷数日思勾龙生言，颇验，然疑其名之异耳。及肃宗在储邸名绍，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后十余年，殷历位清显，每求娶，辄不应。后自尚书郎谪官韶阳，郡守韦安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龙生之言，恳辞不免，娶数月而韦氏亡矣！其后皆验，如勾龙生之言尔。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真。贞元六年举进士，下第将游信安，以文谒郡守。郑式瞻甚礼之，馆给数日。稍狎，因谓署曰：“子复姓，不宜两字为名，将为改之何如?”署因起谢，且求其所改。式瞻书数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虑子宗从中有同者，故书数字。子当自择之。”其夕宿于馆，梦一老人谓曰：“闻使君与子更名，子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后二十年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台。”既寝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为梦无征，知者或诮之。后二年，果登第，盖自吏名后四举也。大和九年，署自秘书少监为衢州刺史，既至，周览郡内，得梦中所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征梦亭”。

乔 琳

乔琳以天宝元年冬，自太原赴举。至大梁，舍于逆旅。时天寒雪甚，琳马死，傭仆皆去。闻浚仪尉刘彦庄喜宾客，遂往告之，彦庄客申屠生者，善鉴人。

自云八十已上，颇箕踞傲物，来虽知名之士，未尝与之揖让。及琳至，则言款甚狎。彦庄异之。琳既出，彦庄谓生曰："他宾客贤与不肖，未尝见生与之一言。向者乔生，一布衣耳，何词之密欤?"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当为君之长吏，宜善视之，必获其报。向与之言，盖为君结交耳。然惜其情反于气，心不称质。若处极位不至百日，年过七十当主非命，子宜志之。"彦庄遂馆之数日，厚与车马，送至长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报矣，请从此辞。"竟不知所在。琳后擢进士登第，累佐大府。大历中，除怀州刺史。时彦庄任修武令，误断狱，有死者，为其家讼冤，诏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获免。建中初，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罢。后陷贼朱泚中，方削发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复，亦陈其状。太尉李晟叹免其死，上不可，遂诛之，时年七十一矣。

张　辕

吴郡张辕，自奉天尉将调集。时李庶人锜在浙西，兼榷筦，辕与之有旧。将往谒，且求资粮未至，梦一人将官告至云："张辕可知袁州新喻县令。"辕梦中曰："已曾为赤尉，不宜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两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为?遂委之而去。"辕觉竟恶之，及见锜，具言将选，告以乏困。锜留之数日，将辞去，锜因谓曰："足下选限犹远，且能为一职乎?亦可资桂玉之费。"辕不敢让，因署毗陵郡盐铁场官。辕以职虽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职，视其簿书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废印也。辕以四月领务，九月而罢。两季之俸，皆如其言。

庞　严

京兆尹庞严，为衢州刺史，到郡数月，忽梦二僧人寝门。严不信释氏，梦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来相告耳。"严喜闻之，乃问曰："余为相乎?"曰："无有。""节制乎?"曰："无。"曰："然则当为何官?"曰："类廉察而无兵权，有土地而不出畿内，过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寿几何?"曰："惜哉！所乏者寿。向使有寿，则无求不可。"曰："尝何日去此?"曰："来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状请于廉使。"元稹素与严善，必谓得请，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复书云："请候交割。"严发书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梦中事于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发，后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赵郡李敏求，应进士，八就礼部试，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拥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魄去身，约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门之外有数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随吾旅游，卒于泾州，何得在此?"对曰："某自离二十二郎。后事柳十八郎，职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须一见。"遂于稠人中，引入通见。入门，两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执简板者，或有将通状者，其服率多惨紫，或绿色。既至厅，柳揖与之言曰："公何为到此，得非为他物所诱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将去，恳求知将来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无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虑君子不进德修业，小人惰于农耳。君固欲见，亦不难尔。"乃命一吏引敏求至东院，西有屋一百余间。从地至屋，书架皆满，文簿签帖，一一可观。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罢举。"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钱二十四万。"其第三行云："受官于张平子。"余不复见。敏求既醒，具书于褾袟之间。明年，客游西京，过时不赴举。明年遂娶韦氏。韦之外亲伊宰将鬻别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访所亲得价钱二百万，伊宰乃以二十万贶敏求。既而当用之券头以四万为货。时敏求与万年尉户曹善，因请之，卒君用所资伊，亦贶焉。累为二十四万。明年，以荫调授河南北县尉。县有张平子墓，时说者失其县名，以俟知者。

韩晋公

韩晋公滉，在中书，尝召一吏，不时至，怒将挞之。吏曰："某有所属，不得遽至，乞宽其罪。"晋公曰："宰相之吏，更属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属阴司。"晋公以为不诚，怒曰："既属阴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晋公曰："若然，某明日当以何食?"吏曰："此非细事，不可显之，请疏于纸，过后为验。"乃恕之，而系其吏，明旦遽有诏命。既对，适遇太官进食。有馔麋一器。上以一半赐晋公，食之美，又赐之。既退，而腹胀。归私第，召医者视之。曰："食物所拥，宜服少橘皮汤。"至夜，可啖浆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视其书，则皆如其说。公因复问："人间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权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岁支。"

张　宣

杭州临安县令张宣，宝历中，自越府户曹掾调授本官。以家在浙东，意求萧山宰。出谒已前三日，忽梦一女子年二十余，修刺来谒。宣素贞介，梦中不与之见。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见耶?"宣遂见之，礼貌甚肃。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贵境，有年数矣。今闻明府将至，故来拜谒。"宣因问县名，竟不对。宣因告其族人，曰："且志之。"及后补湖州安吉县令，宣以家事不便，将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梦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阴骘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

固应有定。”遂受之。及秩满数年，又将选，时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将引家住。又梦前时女子，颜貌如旧。曰：“明府又当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为夫人之邑，今岂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罢秩，当即迁居，今之所止，非旧地也。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今唯三口为累耳。明府到后数月，亦当辞去。”言讫，似若凄怆。宣亦未谕。及唱官日，乃得杭州临安县令。宣叹曰：“三口，临字也。数月而去，吾其忧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温

贞元初，有太学生杜思温善鼓琴，多游于公侯门馆。每登临宴，往往得与。尝从宾客夜宿城南苟家觜。中夜，后山月如画，而游客皆醉，思温独携琴临水闲泛。忽有一叟，支颐来听。思温谓是座客，殊不回顾。及曲罢与语，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时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难身没于此中，平生好鼓琴。向来闻君抚琴，弦轸清越，故来听耳。知音难遇，无辞，更为我弹之。”思温奏《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尝寻之，其间音指稍异此。”思温因求其异，随而正之。声韵涵古，又多怨切，时人莫之闻焉。叟因谓思温曰：“君非太学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于名誉，而常为王门之伶人乎？”思温竦然受教，且问穷达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间禄籍，当为君问之。此后二日，当再会于此。”至期而思温往见，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终不成，名亦无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人不绝。然慎勿为武职，当有大祸。非禳所免，志之，志之。”言讫，遂不见。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罢举西游，抵成都，以所艺谒韦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随军十七八年，所请杂俸，月不下二万。又娶大将军女，车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辕门。思温记老人之言，辄辞不就。后二日，密请韦令公，遂补讨击使，牒出方告，不敢复辞，而常惧祸。至求为远使，竟不果。及刘辟反叛，时思温在鹿头城，城陷为官军所杀。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国揆

李相国揆，以进士调集在京师。闻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问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决一局，而来者云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时持一缣晨往，生为之开卦曰：“君非文字之选乎？当得河南道一尉。”揆负才华不宜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无怏怏，自此数月，当为左拾遗，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驾。”揆以书判不中第，补汴州陈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后诣之，生于几下取一缄书，可十数纸，以授之曰：“君除拾遗，可发此缄。不尔，当大咎。”揆藏之，既至陈留，时采访使倪若水以揆才华族望，留假府职。会郡有事须上请，择与中朝通者，无如揆，乃请行。开元中，郡府上书姓李者，皆先谒宗正。时李璆为宗长，适遇上尊号，揆既谒璆。璆素闻其才，请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无如卿者。朕甚佳之。”璆顿首谢曰：“此非臣所为，是臣从子陈留违法揆所为。”乃下诏召揆，时揆寓宿于怀远坊卢氏姑之舍。子弟闻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择，遂出。既见，乃宣命宰臣，试文词。时陈黄门为题目三篇：其一曰《紫丝盛露囊赋》，二曰《答吐蕃书》，三曰《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请曰：“前二首无所遗恨，后一首或有所疑，愿得详之。”乃许拆其缄，涂八字，旁注两句。既进，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而涂注者亦如之。遽命驾往宣平坊访王生，则竟不复见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举进士，忽一日暴亡于长安崇仪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门，见府官即鲜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诉，叔明曰：“寒食将至，何为镂鸡子食也。”东面有一僧，手持宝塔，门扇双开，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方欲立事，和尚何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见判官。及出门，之西院，阍者入白，逡巡，闻命素服，乃引入，所见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荐汝于此，分主公事，故假追来，非他也。”少殷时新婚姻，恳不愿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职居西曹。汝既来此，可以一谒而去。”乃命引少殷于西院见之，接待甚厚。俄闻备馔，海陆毕备。未食，王判官忽起，顾见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则无由归矣！”少殷曰：“饥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复出诣兄，且请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许之。少殷既得归人间，愿知当为何官。兄曰：“此甚难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恳请，乃召一吏，取籍寻阅，不令少殷见之。曰：“汝后年方成名。初任，当极西之官。次得历畿赤簿尉，又一官极南。此外，吾不知也。”临别，兄曰：“吾旧使祇承人李俊，令随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过危险，皆见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识，和尚何乃见护如此。”僧曰：“吾为汝持《金刚经》，故相护尔。”既醒，具述其事。后年春，果及第。未几，授秘书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满，遇赵昌为安南节度。少殷与之有旧，恳求为从事，欲压极南之官。昌许之，曰：“乘递之镇未暇有表，至江陵当以表请。”及表至，少殷寻以母丁忧。服除选授万年县尉。时青淄卒吏与驸马家童斗死，京兆府不时奏，德宗怒。时少殷主贼曹务，一日乃贬高州雷泽县尉，十余年备历艰苦，而李俊常有所获。及顺宗嗣位，有诏收录贬官。少殷移至桂阳，与贬官李定同行。过水

勒马，与一从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于此。李俊复去，将不久矣！"李定惊感蹙，问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数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陈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闻。母尝得疾恍惚，逾月不痊。孝叔忽梦一老父谓曰："子，母疾可治。"孝叔问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于石坛之上，当有药遗子。"及觉，乃周览四境，所居之东十里，有废观古石坛，而见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于囊中取丸灵丹一圆，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来，然不详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历算爵禄，常欲发问而未敢言。其后一旦来，谓孝叔曰："吾将有他适，故来访别。"于怀中探出一编书，以遗之，曰："君之寿与位，尽具于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适足徒劳耳！君藏吾此书，慎勿预视，但受一命，即开一幅。不尔，当有所损。"孝叔跪受而别。后孝叔寝疾，殆将不救，其家或问后事。孝叔曰："吾为神人授书一编，曾未开卷，何遽以后事问乎？"旬余，其疾果愈。后孝叔以门荫调授密州诸城县尉，五转蒲州临晋县令。每之任，辄视神人之书，时日无差。后秩满归阌乡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栉，忽有物坠于镜中，类蛇而有四足。孝叔惊仆于地，不语数日而卒。后逾月，其妻因阅其笥，得老父所留之书，犹余半轴，因叹曰："神人之言，亦有诬矣！书尚未尽，而人已亡。"乃开视之，其后唯有空纸数幅，画一蛇而盘照中矣。孝叔之叔修已，元和初为太学生，具说其事。

马游秦

吏部令史马游秦，开元中，以年满当选。时侍郎裴光庭以本铨旧吏，问其所欲。游秦不对。固问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复有所闻。"光庭曰："当在我，安得知之？"游秦不答，亦无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志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于楹栋之间，期注唱后发之。后老君见于骊山，銮舆亲幸其地，因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光庭以旧无昭应之名，谓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补其县录事，及唱官之日，发栋间所志之书，则如言尔。

韦　泛

韦泛者，不知其所来。大历初，罢润州金坛县尉，客游吴兴，维舟于兴国佛寺之水岸。时正月望夜，士女繁会，泛方寓目，忽然暴卒。县吏捕验，其事未已，再宿而苏。云：见一吏持牒来，云府司追遂。与之同行，约数十里，忽至一城。兵卫甚严，人见多是亲旧往还。泛惊问吏曰："此何许也？"吏曰："此非人间也！"泛方悟死矣。俄见数骑呵道而来，中有一人衣服鲜华，容貌甚伟，泛前视之，乃故人也。惊曰："君何为来此？"曰："为吏所追。"其人曰："某职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误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乡县尉韦泛也。"遽叱吏送之归，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禄寿。其人不得已，密谓一吏引于别院，立泛于门。吏入，持一丹笔来。书其左手曰："前杨复后杨，后杨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门法宝好异事，尽得其实，因传之。后六年，以调授太原扬曲县主簿，秩满至京师，适遇所亲与盐铁使有旧，遂荐为扬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将赴选，以暴疾终于广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陈彦博

陈彦博，与谢楚同为太学广文馆生，相与齐名。彦博将取解，忽梦至都堂，见陈设甚盛，或行大礼。然庭中帏幄，饰以锦绣，中设一榻，陈列几案，上有尺椟，望之昭耀如金字。彦博私问主事曰："此何礼也？"答曰："明年进士人名，将选上界，官司阅视之所。"彦博惊喜，因求一见。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执象简。彦博见之，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视之。"遂前见三十二，彦博名在焉。从上二人皆姓李，而无谢楚名。既晤，独喜，不以告人。及楚同过策试，有自中书见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闻之，不食而泣。楚乃谕之曰："君之能岂后于楚，设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梦，且曰："若果无验，吾恐终无成矣。"太学诸生曰："诚如所说，事亦未知也。"明旦视榜，即果如梦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枢下及第，上二人李顾行、李仍叔。谢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陆宾于

吴郡陆宾于，举进士，在京师。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声色，兼知术数。宾于与之往来，每言小事无不验。至宝历二年春，宾于欲罢举归吴，告惟瑛以行计。瑛留止一宿，明旦谓宾于曰："君来岁成名，不必归矣；但取京兆荐送，必在高等。"宾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岁之事尤觉甚难。"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荐送，他处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宾于乃书于晋昌里之牖间，日省之。数月后，因于靖宫北门候一郎官。适遇朝客，遂回憩于从孙闻礼之舍。既入，闻礼喜迎曰："向有人惠鲤鱼，方欲候翁而烹之。"宾于素嗜鱼，但令具羹，至者辄尽。后日因视牖间所书字，则七月六日也。遽命驾诣瑛，且给之曰："将游蒲关，故来访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游蒲关何为？"宾于深信之，因取荐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试毕，又访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当

在十五人之外，状首姓李，名合曳脚。”时有广文生朱俅者，时议及第。监司所送名未登科。宾于因问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无姓朱者。”时正月二十四日，宾于言于从弟符，符书壁间。后月余放牓，状头李郃。宾于名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谓宾于曰：“君成名后当食禄于吴越之分，有一事甚速。”宾于不谕其意，及从事于越，半年而暴终。

王　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尝梦为河南尹，平旦视事，有二客来谒。一衣紫而东坐，一衣绯而西坐。绯者谓紫者曰：“岺邦如何处置?”曰：“已科决递出界讫。”觉，乃书于诰牒之后，别纸上。后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留守大将知水北院官与洛阳令及分司郎官偕至，问答一如梦中。遽命开箧取官诰所志者，备焉，乃是郎官家奴窃物而遁。选县，县断如此。

柳　及

柳及，河南人，贞元中进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阳。尝客游至南海，元帅以其父有名于搢绅士林间，俾假掾于广。未几，娶会长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亲老家远，不克迎候，乃携妻子归宁于澧阳。未再岁，后以家给不足，单车重游南中。至则假邑于蒙。于武仙再娶沈氏，会公事之郡，独沈氏与母孙氏在县廨。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沈氏以告其母。母乃问是何人，有何所请，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来辞别。凡人夭逝未满七岁者，以生时未有罪状，不受业报。纵使未即托生。多为天曹权录驱使。某使当职役，但送文书来往地府耳。天曹记人善恶，每月一送地府，其间有暇亦得闲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会计，亦当即至!”俄尔及归，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当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为乎。其夕，即又于牖间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辞诘之，及闻说本末，知非他鬼，乃欷歔涕泗。因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戏弄，遂得痢疾，医药不救，以至于此，亦命也。今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属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试为吾检穷达性命一来相告。”答云：“诺”。后夕乃至，曰：“冥间有一大城，贵贱等级咸有本位，若棋布焉。世人将死，或半年或数月内即先于城中呼其名。”时甑甑已闻呼父名也，辄绐而对。既而私谓沈氏曰：“阿父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间，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许之。若有姓周，职在军门者，即可许之，必当偕老，衣食盈羡。”其余所述近事，无不征验。后一夕又来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间，从此永诀矣。”言词凄怆，欷歔而去。后四月，及果卒。沈氏寻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纳者，辄不就。后有长沙小将姓周者，部本郡钱帛货贸于广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许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选泝舟于隋河。时以迫选限，舟人寡而力殆。乃率同舟僮仆辈七八人次为之挽。过符离县之西，有古树，树下有穴，根槃于上，若废井然。而一仆忽误坠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广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挎栳。”众咸异之，而莫知所谓。寻问坠坑者，名栲栳也。时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沙门道昭

永泰中，有沙门道昭。自云兰州人，俗姓康氏。少时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见善恶报应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将来之事。初若隐晦，后皆明验。尝有二客来，一曰姚邈，举明经；其二曰张氏，以资荫不记名。僧谓张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阳。四月八日得疾，当不可救。”次谓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从戎，亦当三十年无乏，有疾勿令胡人疗之。”其年，张授官于襄邓间，后累选，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后又赴选，果授虢州卢氏县令。到任两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后方悟范阳即卢氏望也。邈后举不第，从所知于容州，假军守之名三十年，累转右职。后因别娶归，求为傧者，因得疾，服妪黄氏之药而终。后访黄氏本末，乃洞王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续前定录

[唐]钟　辂撰　任士英整理

窦相易直

窦相易直，初时名祕。家贫就业村学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徒悉归家不得，已而宿于漏屋之下。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祕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乘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扇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闾倩"。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荣达。

柳员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师，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也，其不祥也。"卜者曰："无苦，但忧远官耳。夫生则柳树，仆则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凉公

李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公望除官，因访婢。一日，婢晨至惨然。公问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是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梦窃喜，俄尔除中书舍人，知贡举。未毕入相。

崔　相

崔相国群之镇徐，尝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及经王智兴之变，果除秘书监。

卢宾客

卢宾客贞白父曰："老彭，有道术，兼号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简辞、弘正、简求，俱候焉。留坐，目之曰："一行五节度使，可谓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锴初举进士，就安邑所居谒锴，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后十余年方得，勿以迟晚为恨，登朝亦大美官。"锴至长庆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终庶子。

牛　师

长庆中，鄂州里巷人，每语辄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号牛师，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岂柰我何?"未几而相国奇章公带平章事，节制武昌军。其语乃绝，而牛师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将相之位，岂偶然耶!

陈　存

进士陈存，能为古歌诗，而命蹇主司每欲与第临时，皆有故不果。许尚书孟容旧相知，知举日万方欲为申屈。将试前夕，宿宗人家。宗人为具入试食物，兼备晨餐。请存偃息，以俟时。五更后，怪不起，就寝呼之不应。前视之，已中风不能言也。

郑　滂

进士郑滂在名场岁久，辈流多已荣达，常有后时之叹。一夕忽梦及第，而与韦周方同年。当时韦氏举人无名周方者，益闷之。大和元年秋，移举洛中。时韦弘景尚书廉察陕邦，族弟景方赴举过陕。尚书诘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名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诚无意也。"遂更名周方，滂闻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焉。滂子溥又自说，应举时，曾梦看及第榜上，但见凤字。大中元年，求解凤翔，偶看本府乡贯，首便是凤字。至东都，试缑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生侧诸诗悉有凤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温裕

河南尹孔温裕，以补阙谏讨党项，贬郴州司马。久之，得堂兄尚书温业书，报云："宪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书云："宰相以右史处之。"皆无音耗，一日有鹊喜于庭，直若语状。孩稚拜且祝曰："愿早作官。"鹊既飞去，坠下方寸纸，有"补阙"二字，无几，遂除此官。

王　蒙

王蒙与赵憬有布衣之旧，常知其才。赵公入相，蒙自前新涂县令求谒。公见极喜，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少，德宗难于除授。而赵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绣衣之拜。一日偶诣慈恩寺，僧占气色者，蒙问早晚得官。僧曰："观君之色，殊未见喜兆，此后若干年，当得一边上御史。"蒙大笑而归。数日，赵公奏言："御史府阙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官，臣欲选择三二人。"上曰："此官须得孤直茂实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将状来。"公既出，逢裴延龄时以次对。问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气充溢？"公不对。延龄愠骂而去。云为此老叟所请得行否。既见上，奏事毕，因问曰："赵憬向论何事？"上曰："赵憬极心公。"因说御史事。延龄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为宰相，岂谙州县长绩效！向二人又不为人所称，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后来陛下但诘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问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与臣微亲，谙熟之。"上无言。他日，延龄又入，上曰："憬所请，果如卿料。"遂寝不行，蒙遂归故林，而赵薨于相位。后数年边帅奏为从事，得假御史焉。

黄　损

黄损，连州人，有大志，举于庐山，与桑维翰、宋齐丘相遇。每论天下之务，皆出损下。损亦自负，居无何，游五老峰，遇磐石少憩。顷之，有叟长啸而至，指维翰、齐丘曰："公等皆至将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损曰："此子有道气，可以隐居。若求官，不过一州从事耳，宜思之。"损甚怒，叟曰："休戚之数，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后皆然。

张宝藏

贞观中，张宝藏为金吾长，尝因下直归栎阳，路逢少年畋猎，割鲜野食，倚树叹曰："张宝藏身年七十，未尝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张宝藏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叹也？"言讫不见。宝藏异之，即时还京师。时太宗苦于气痢，众医不效，即下诏问："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当重赏之。"宝藏尝困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荜拨方进。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征难之，逾月不进拟。上疾复发。问左右曰："吾前饮乳煎荜拨有效。"复命进之，一啜又平复。因思曰："尝令与进方人五品官，不见除授，何也？"征惧曰："奉诏之际，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岂不及汝耶！"乃厉声曰："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卿。"时六十日矣。

崔龟从

崔龟从未达时，尝至宣州。梦到一府门，屋宇深大，非人间所有，有绿衣吏抱案，龟从揖而问之。绿衣亦喜云："生人簿籍也。"崔问曰："某未达，应举，请为一检可乎？"吏唯之，因为检曰："灼然及第，科名极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讫遂觉，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联得科目，官至中书舍人，出为华州刺史。因谓妻曰："昔梦皆验，今为刺史，位至此矣，当为身后之计。"俄除户部侍郎，深不自会，寻出为宣州观察使。至日，吏白曰："旧例，长史到，皆谒敬亭神庙。"崔公命驾谒之，既到，道路门巷皆昔梦中所游。入门宛然。遂升堂，见西壁有画着绿吏抱案，其吏即梦中所见，乃归而怏怏。又谓妻曰："昔梦绿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谓妻曰："本来之说，此其验矣！"妻曰："昔日为游客，尚获佳梦，今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进祝之。其夕又梦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寻愈，幸无忧也！"崔即告本庙吏之词，神曰："吏以公当为此州偶然尔！公位极重，不可尽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寿耳！"言讫而觉。崔公疾寻差，后皆如其言。时开成四年也。

孙思邈

孙处俊尝以诸子见思邈，曰："俊先显，侑晚贵，佺福在执兵。"后皆验。又太子詹事卢齐卿之少也，思邈曰："后五十年位方伯，吾孙为属吏，愿自爱。"时思邈之孙溥尚未生，及溥为萧丞，而齐卿为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时游洛下，人谓为猴頞郎，以居常顺下有若猿颔也。其上有四靥。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当有身后名，而骨法当刑，然有女当八十八，后起家暴贵，寻亦浸微居。"常不之信，后卒如其言。

房玄龄

房玄龄来买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当世，为时贤相，柰无继嗣何？"公怒。时遗直以三岁在侧，日者顾指曰："此儿，此儿，此儿绝房者此也！"公大怅而还，后皆信然也。

明　皇

明皇始平祸乱，在宫所与道士冯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斩关。"又得卦曰："铸印，乘轩。"存澄启谢曰："昔此卦三灵为最善，黄帝胜炎帝而筮得之。所谓，合因、斩关、铸印、乘轩，始当果断，终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识之，后即位，应其术焉。

姚　宋

明皇初登极，梦二龙衔符自红雾中来，上大隶“姚崇宋璟”四字，挂之两大树上，宛延而去。梦回，上召申王圆兆。王进曰：“两木相也！二人各为天遣，龙致于树，即姚崇、宋璟当为辅相兆矣！”上叹异之。

柳柳州

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余于斯欤！

玄　宗

玄宗幸东都，偶秋宵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曰：“是桥何名?”节度使崔圆跃马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李卫公

太尉卫公为并州从事，到职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诣门请谒。公与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奇。因请虚正寝，备几案、纸笔、香水而已，因令垂帘静伺之。生与公皆坐于帘下，顷之，王生曰：“可验矣!”纸上书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极人臣，寿六十四。”生遽请归，竟亦不知所去。及会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让

宣宗将命相，必采中外人情，合为相三两人姓名，撚之置香案上，以椀覆之。宰相阙，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上切于李景让。竟探名不著，有以见其命也。

康　諐

牛相新昌宅泓师号为金椀，言金或伤庶可重制，本将作大匠康諐宅，諐自办岗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命相有案，必引头望之，宅竟为牛所得。

刘逸　附

刘逸在淮汴州时，韩弘为右厢都虞候，王某为左厢，与弘相善，或赞王不利于刘。刘大怒，召诘之，王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访问，即言大使无恙。弘遂至卧内问之，王曰：“我读金刚经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说初坐时，见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

续玄怪录

[唐]李复言撰　李时人整理

李复言，自言陇西人。钱易《南部新书》载唐开成五年（八四〇）李景让典贡举，有李复言以《纂异》一〇卷纳省卷，被斥罢举，即其人也。《纂异》或为复言所撰《续玄怪录》之异名。据《续玄怪录》佚文，复言元和间曾寓长安，大和时游岐州、巴南等地，厄于科第多年，或终无成就，至大中时犹在世。《唐诗纪事》卷四三谓李谅字复言，论者或谓《续玄怪录》作者即大和时岭南节度使李谅，未确。《新唐书·艺文志》等著录复言《续玄怪录》五卷；《崇文总目》等著录一〇卷。《宋书·艺文志》又载李复言《搜古异录》一〇卷，或本书另一异名。今存南宋临安尹家书棚刊《续幽怪录》四卷二三则，已非原帙。《太平广记》所引《续录》佚文即有六则不见于此本。《续玄怪录》与《玄怪录》长期并行流传，多有混淆。此以南宋本为底本校录，附辑佚。

卷　一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适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奉箕帚，供农妇之职甚谨，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坐，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语，当于静室宁之。请君与儿女暂居异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无他，因以许之，不问其故。杨氏遂沐浴着新衣，扫洒其室，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于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屋，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次，邻人来曰：“昨夜夜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阖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邯，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之声，异香之芳从东来，复下王氏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走告，县令李邯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新妇者宛然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俟之。’遂求静室。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执节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来献。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人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阕，青衣引白鹤来，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盘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傍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翛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

　　‘几劫澄烦虑，今身仅小成。
　　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行。’

湛真诗曰：

　　‘绰约离尘界，从容上太清。
　　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

修真诗曰：

　　‘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

人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

守真诗曰：

'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
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

敬真亦继诗曰：

'人世徒纷扰，其生似蕣华。
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

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锽，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请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次第前引东去。倏忽间，已到蓬莱。其宫阙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简、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清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

邯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来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邯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尚书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惟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上召见，舍于内殿，虔诚访道，而无以对，罢之。今见在陕州，终岁不食，时啖果实，或饮酒三两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吉州卢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于元和末偕赴调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贫，待宾之具，莫不尘秽，独一床似洁，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辛、成之来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顾，公平谓主人曰："客之贤不肖，不在车徒，安知步客非长者，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因谓步客曰："请公不起，仆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复就寝。

深夜，二人饮酒食肉，私曰："我钦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恶也。"公平高声曰："有少酒肉，能相从否？"一召而来，乃绿衣吏也。问其姓名，曰："王臻。"言辞亮达，辩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阑，公平曰："人皆曰'天生万物，唯我最灵。'儒书亦谓人为生灵。来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为灵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无非前定。来日必食于磁涧王氏，致饭，蔬而多品；宿于新安赵氏，得肝羹耳。臻以徒步，不可昼随，而夜可会耳。君或不弃，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磁涧逆旅，问其姓，曰："王。"中堂方馔僧，得僧之余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数，意皆不往，试入一家，问其姓，曰："赵。"将食，果有肝羹。二人相顾方笑，而臻适入，执其手曰："圣人矣！"礼钦甚笃。宵会晨分，期将来之事，莫不中的。

行次阌乡，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识臻何为者？"曰："博文多艺，隐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识，我乃阴吏之迎驾者。"曰："天子上仙，可单使迎乎？"曰："是何言欤？甲马五百，将军一人，臻乃军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后。今臻何所以奉白者，来日金天置宴，谋少酒肉奉遗，请华阴相待。"黄昏，臻乘马引仆，携羊豕各半，酒数斗来，曰："此人间之物，幸无疑也。"言讫而去。其酒肉肥浓之极。过于华阴，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辛君能一观。"成公曰："何独弃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

及期，辛步往灞西，见旋风卷尘，迤逦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风来扑林，转盼间，一旗甲马立于其前。王臻者乘且牵，呼辛速登。既乘，观马前后，戈甲塞路。臻引辛谒大将军。将军者，文余，貌甚伟，揖公平曰："闻君有广钦之心，诚推此心于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谓臻曰："君既召来，宜尽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门，及诸街铺，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门街，有紫吏若供顿者，曰："人多，并下不得，请逐近配分。"将军许之。于是分兵五处，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既入坊，颜氏之先簪裾而来若迎者，遂入舍。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肴馔馨香，味穷海陆，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阳司授官，皆禀阴命。臻感二君也，检选事，据籍诚当驳放，君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见许矣。"居数日，将军曰："时限向尽，在于道场，万神护跸，无计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请夜宴，宴时腥膻，众神自许，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报，曰："已敕备夜宴。"于是部管兵马，戌时齐进入光范及诸门。门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马兵三百，余人步，将军金甲仗钺来，立于所宴殿下，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若备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欢，俳优赞咏，灯烛荧煌，丝竹并作。俄而三更四点，有一人多髯而长，碧衫皂裤，以红为褾，又以紫縠画虹霓为帧，结于两肩右腋之间，垂两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饰以红罽，其状可畏。忽不知其所来，执金匕首长尺余，拱于将军之前，延声曰："时到矣！"将军频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厢历阶而上，当御座后，跪以献上。既而左右纷纭，上头眩，音乐骤散，扶入西阁，久之未出。将军曰："升云之期，难违顷刻。上既命

驾，何不遂行？”对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闻具浴之声。三更，上御碧玉舆，青衣士六，衣上皆画龙凤，肩舁下殿。将军揖。“介胄之士无拜。”因慰问以“人间纷拿，万机劳苦，淫声荡耳，妖色惑心，清真之怀，得复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见之能无少乱？今已舍离，固亦释然。”将军笑之，遂步从环殿引翼而出，自内阁及诸门吏，莫不呜咽。群辞，或收血捧舆，不忍去者。过宣政殿，二百骑引，三百骑从，如风如雷，飒然东去，出望仙门。

将军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马离队，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臻曰：“此开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驭已远，不能从容，为臻多谢成君。”牵辔扬鞭，忽不复见。公平扣门一声，有人应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数月，方有攀髯之泣。来年，公平授扬州江都县簿，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畴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得以详闻。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

凉国武公李愬

凉武公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郓，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徵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

“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
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

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言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由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材行官业著于国史，故不书。

薛中丞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未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尘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数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人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妖僧，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问其年，正五十矣。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家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大中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夐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曰：“今暮当去。”迫暮，人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潜一游，可乎？”夐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夐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

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于道左。茂实惊欲回，夐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夐曰：“相随，请不复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鞭曰：“阿郎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毕，且命茂实坐。夐入更衣返坐，衣掌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帏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欢极。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夐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修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夐取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夐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于莲花峰上，有彩云东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

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绐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时日也。”家人曰：“取药即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

尚暖，故未殓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去。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终不知所在也。

卷 二

卢仆射从史

卢公元和初以左仆射节制泽潞，因镇阳拒命，迹涉不臣，为中官骠骑将军吐突承璀所给，缚送京师。以反状未明，左迁驩州司马。既而逆迹尽露，赐死于康州。

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扁舟泛沧海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来之事，乃见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贫贱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鱼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林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于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使君无礼，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也。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大错！公之官末敌吾军一裨将，柰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方肯却回。女巫曰：“仆射却回矣。”于是拱揖而行，及阶，女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而设床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忧疑日极。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伏乞略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援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终更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形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妒相贼，猛于豪兽。故佛以世界为火宅，道以人身为大患。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圆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君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而不言，乃去。

湘到辇下，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兴元中举进士，连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国子祭酒通春官包佶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祭酒，里门未开，立马门侧。傍有鬻糕者，其气爞爞。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欲糕之色盈面。俊顾曰：“此甚贱，何不以钱易之?”客曰：“囊中无钱耳。”俊曰：“俊有钱，愿献一饱，多少唯意。”客甚喜，啖数片。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客独附俊马曰：“少故，愿请少间。”俊下路听之，曰：“某乃冥吏之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而历试者亦仅十年，心破魂断，以望斯举。今复无名，岂不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禄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书其名，可乎?”俊曰：“几何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牍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公夷简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俊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

既而俊诣祭酒，祭酒未冠，闻俊来，怒目延坐，徐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状头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频频见问，吾岂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恳于名者，受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祭酒曰：“唯！唯!”其声甚不平。俊见其责，忧疑愈极，乃变服伺祭酒出，随之到子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祭酒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谓无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见，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不副然诺，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乃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揩处。

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即糕客之约。迨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牍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既而勿复道也。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俊筮仕之后，追劾贬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

人生之穷达，皆自阴骘，岂虚语哉！

张 质

张质者，猗氏人，贞元中明经，授亳州临涣尉。到任月余，日初暮，见数人执符来追，其仆亦持马俟于阶下，遂乘马随之出县门。初黄昏，县吏犹列坐门下，略无起者，质怒曰："州司暂追，官不遽废，人吏敢无礼如此！"人亦不顾。

出数十里，到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马。"遂去马步行，约百余步，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冤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乃敕录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二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十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

执符者复引而回，若行高山，坠于岩下，遂如梦觉，乃在柏林中，伏于马项上，两肋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处。隐隐闻樵歌之声，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来视之，惊曰："县失官人并马，此莫是乎？"竞来问，质不能对。扶正其身，策以送县。其柏林在县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

质之马为鬼所取，仆人不知。及乘马出门，门吏虽环坐，为鬼所隐，人亦不见。有顷，家童求质不得，问于邻厅，并云不来。入厩视马亦不在，而仆夫不觉。访于门吏，吏不见出。其宰惑之，且疑质之初临也，严于吏，吏怨而杀之。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莫不禁锢，寻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质归憩数日，方能言，然神识遂阙。

元和六年，质尉彭城，李生者为之宰，讶其神荡，说奇以导之，质因具言也。

韦令公皋

公初无官，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廷，与宾朋从游，且摅其愤。张公愈恶，乘间谓公曰："幕僚无非时彦，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见轻也如此。

他日，其妻尤甚悯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大丈夫何处不安，今厌贱如此而不知，欢然度日，奇哉！推鼓舞人，岂公之乐。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箪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时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尝希乘张之权于仕。一旦悟此身茫然，于是入告张行意，张公遗帛五束，夫人薄之，揣知深意，不敢言，乃私遗二十束。公将别而行也，自中堂归院，益州女巫适到，见之，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巫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绿衣郎者，乃百余人。"夫人既悯韦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闻是大喜，遽言于相国。相国怒曰："闺闱中人，无端乃如是。且延赏女已嫁此人，怜其贫而赠薄，请益则加，奈何假托妖巫以相罔乎？"拗怒，与之帛五束。

是日韦行，月余日到岐，岐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窥神器，驾幸奉天，兵戈乱起，征镇路绝，辇下军士衣食将阙，独陇州贡献不绝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中巫、行在军粮使。既而妖氛廓清，驾还宫阙，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辞相国岁余，代居其位。相国闻之，拔剑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之过。左右执之，久而方解。问知韦路，入朝，盖以轻忽之极，无面目复见。

噫！夫人未遇，其必然乎？非张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自上段"兵戈乱起，征镇路绝"至文末，《广记》三〇五引作："陇西有泚旧卒五百人，兵马使牛云光主之。云光谋作乱，不克，率其众奔朱泚。道遇泚使，以伪诏除皋御史中巫，因与之俱还。皋受其命，谓云光曰：'受命必无疑矣，可悉纳器械，以明不相诈。'云光从之。翌日大飨，伏甲尽杀之，立坛盟主将。泚复许皋凤翔节度使，皋斩其使。行在闻之，人心皆奋，乃除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及驾还宫，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延赏闻之，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

郑虢州騊夫人

弘农令女既笄，将适卢氏。卜吉之日，女巫有来者，李氏之母问曰："小女今夕适人。卢郎常来，巫当屡见，其人官禄厚薄？"巫曰："卢郎非长而髯者乎？"曰："然。""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子婿，中形，且无髯。"夫人大惊曰："吾女今夕适人，何以非卢生？"曰："不知其他，卢非子婿之貌。"俄而卢纳采，夫人怒，援巫视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卢纳其身，非夫人之子婿也。"其家大怒，共逐焉。

及夕，卢乘轩车来，展亲迎之礼，宾主礼具，解珮约花，卢若惊奔而出，乘马而遁。众宾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气丈夫，不胜其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

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丽，天然罕敌。指曰："此女岂惊人乎？今若不出，人以为兽形也。"众莫不嗟愤，掌人曰："此女已奉见，众宾中有能聘者，愿赴今夕。"时有郑驹，为卢之傧相，在坐，起曰："愿事门馆。"于是奉书择相，登车成礼，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

后数年，郑仕于京，逢卢，问其走状。卢曰："两眼赤，且大如盏，牙长数寸，出于口两角，得无惊奔乎？"郑素与卢善，乃出其妻以示之，卢大惭而退。乃知结褵之亲，命固前定，不可苟求，乃验巫言有徵矣。

薛伟

薛伟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与丞邹滂、尉雷济、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殓，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曰："即与我觑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飧而来。伟曰："诸公敕司户仆张弼求鱼乎？"曰："然。"又问弼曰："渔人赵幹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某坐门东，纠曹吏某坐门西，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弼言幹之藏巨鱼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杀之，皆然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众骇曰："愿闻其说。"

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空，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傍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鲵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惑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幹垂钩，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服，纵吞其钩，赵幹岂杀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幹收纶以出。幹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幹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须大者。'幹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之不已，幹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啖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见擒，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

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幹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

卷 三

苏州客

洛阳刘贯词，大历中求丐于苏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之极，一相见意颇勤勤，以兄见呼贯词。既而携羊酒来宴，酒阑，曰："兄今泛浮江湖间，何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泛行郡国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则几获而止？"曰："十万。"霞曰："蓬行而望十万，乃无翼而思飞者也。设令必得，亦废数月。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贫，以他故避地，音问久绝，意有所托。祈兄为回，途中之费，蓬游之望，不掷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愿耳。"霞于是遗钱十万，授书一缄，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无形迹，辄露心诚。霞家长鳞虫，宅渭桥下，合眼叩桥柱，当有应者，必邀入宅。娘奉见时，必请与霞小妹相见。既为兄弟，情不合疏，书中亦令渠出拜。渠虽年幼，性颇聪慧，使渠助为掌人，百缗之赠，渠当必诺。"贯词遂归。

到渭桥下，一潭泓澄，何计自达？久之，以为龙神不当我欺，试合眼叩之。忽有一人应，因视之，则失桥及潭矣。有朱门甲第，楼阁参差，有紫衣仆拱立于前而问其意。贯词曰："来自吴郡，郎君有书。"问者执书以入，顷而复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厅中，见太夫人者，年四十余，衣服皆紫，容貌可爱。贯词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谢曰："儿子远游，久绝音耗，劳君惠顾，数千里达书。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减，一从遁去，三岁寂然。非君特来，愁绪犹积。"言讫，命坐。贯词曰："郎君约为兄弟，小娘子即贯

词妹也，亦当相见。”夫人曰：“儿子书中亦言。渠略梳头即出奉见。”俄有青衣曰：“小娘子来。”年可十五六，容色绝代，辩惠过人。既拜，坐于母下，遂命饮馔，亦甚精洁。方对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视贯词，女急曰：“哥哥凭来，宜且礼待，况令消患，不可动摇。”因曰：“书中以兄处分，令以百缗奉赠，既难独举，须使轻赍。今奉一器，其价相当，可乎？”贯词曰：“已为兄弟，寄一书札，岂宜受其赐。”太夫人曰：“郎君贫游，儿子备述。今副其诺，不可推辞。”贯词谢之。因命取镇国碗来。又进食，未几，太夫人复瞪视，眼赤，口两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诚托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风疾发动，祇对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惧者，遣青衣持碗，自随而授贯词，曰：“此罽宾国碗，其国以镇灾疠。唐人得之，固无所用，得钱十万即货之，其下勿鬻。某缘娘疾，须侍左右，不遂从容。”再拜而入。

贯词持碗而行，数步，回顾碧溜危桥，宛似初到，而身若适下。视手中器，乃一黄色铜碗也，其价只三五镮耳，大以为龙妹之妄也。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龙神贵信，不当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岁余，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大喜，问其价。贯词曰：“二百缗。”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缗，但非中国之宝，有之何益。百缗可乎？”贯词以初约只尔，不复广求，遂许之。

交受，客曰：“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在，其国大穰，人民忠孝。此碗失来，其国大荒，兵戈乱起。吾闻龙子所窃，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君何以致之？”贯词具告其实，客曰：罽宾守龙上诉，当追寻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阴冥吏严，不得陈首，藉君为邮送之耳。殷勤见妹者，非固亲也，虑老龙之馋，或欲相啖，以其妹卫君耳。此碗既去，渠亦当来，亦销患之道也。五十日后，漕洛波腾，浼澼竟日，是霞归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后归？”容曰：“吾携过岭，方敢来复。”贯词记之，及期往视，诚然矣。

张　庚

张庚举进士，元和十二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庚在月下。忽闻异香氛馥，惊惶之次，俄闻行步之声渐近。庚屣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开庚门，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以乐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代莫比，衣服华丽，首饰珍光，宛若公王节制家。庚侧身走入堂前，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华丽，床榻并列，雕盘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掌人，遂欲张乐，得无慢易耳。既是衣冠，且非异类，邀来同欢，亦甚不恶。”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姊妹步月，偶入贵院，酒肉丝竹，辄以自随。秀才能暂出作掌人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庚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

传词者叩门而呼，庚不应。推门，门复闭，遂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应，何须更召。”于是一人执樽，一人纠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肴馔芳珍，音曲清亮，权贵之极，不可名言。庚自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往。谓是坊中出来，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于是潜取枝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而击，正中台盘。众起纷纭，各执而去。庚趁及奋得一盏，遽以衣系之。及明解视，乃一白角盏，盏中之奇，不是过也。院中香气，数日不歇。其盏锁于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之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庚明年春进士上第焉。

窦玉妻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其时客多，宾馆颇溢，二人闻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闲，借其西廊，以俟郡试。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厢，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笼，此外空然，更无他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喜其无姬仆也。迨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于郡，以宾馆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堂，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夷、胜衔之。

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三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窦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其闭户之声，乃复听之，闻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致相突乃如此，岂非君率易也。”窦辞以非己之居，难拒异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

及明，往觇之，尽复其故。窦三者独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召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非习妖幻，何以致之丽人？不言其实，当即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于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人庄问其掌，庄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入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

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恨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梳头相见。'少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堂陈设之盛，晔若王侯之居，盘馔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萍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女，年近长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容无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顾，何副眷怜。但虑庸虚，敢不承命。'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馔。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于是言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揖玉退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一袭，巾栉一幞。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明之士。一人姓王，称郡法曹；一人姓裴，称户曹；一人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已为夫妇，便合相从。信誓之诚，言犹在耳。一夕而别，何太惊人。'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迩。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驾，入辞而行。常令君箧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数万减焉。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千里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昼别宵会尔。'玉入辞，丈人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子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于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疋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馔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胜开其箧，果有绢百疋。因各赠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

房杜二相国

房相国玄龄、杜相国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

至二更，闻街中有高声呼王文晟者，连呼不已。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耳。"呼者谢而去。二君共喜，识之，竟同入凤城，诏为名相焉。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刺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常乐第。夜如厕，童仆无从者。忽见蓬头青衣者，长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将以君故相害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仿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杀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禄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得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厚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矣。"方义到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尚书门人王直温者，居同里，久于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召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贵酬其直，令早毕功。功毕，饭僧赞叹，回付郭登。

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到阶下。方义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行，方义从之。及门，失丈人矣。见一紫袍牙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于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销《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为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慈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可求人，非其亲人，不可自诣，适已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十六、二十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疾三旬，盖缘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须宜相避。"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于梦寐。转经之请，天晓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所敬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又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六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敢来黩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

复言顷亦闻之，未详其实。大和二年秋，与方义从兄及河南兄不旬求岐州之荐，道途授馆，日夕同之，宵话奇言，故及斯事，故得以备书焉。

卷　四

张　逢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时初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蔼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鲜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甚，若兽碾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电。

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乃傍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乃候吏迎郑纠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当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出掌人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者？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纠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巍巍而来。适到逢前，遂龇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晓，人虽多，莫敢逐，得恣食之，残其肠发耳。行于山林，单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乃步步寻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倚林，碧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

初，其仆夫惊其失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寻之，杳无行处。及其来也，惊喜，问其故，逢绐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掌人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亦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将。于是送遐淮南，敕津吏勿复渡。使逢西迈，且劝改姓名以避遐。议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必使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也。吁，亦可谓异矣！

定婚店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罢。

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固步觇之，不识其字，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又非梵书，因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觌，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何得见？"固曰："非世间书，则何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掌人生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固曰："然则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常愿早娶以广胤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虽降衣缨而求屠搏，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因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来鬻菜于市，能随我行，当即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煞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妓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煞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

后固屡求婚，终无所遂。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词狱，以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子，虽沐浴寝处，未尝暂去。岁余，固讶之，忽忆昔日奴刀中眉间之说，因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仁念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

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阴骘之定，不可变也。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

叶令女

汝州叶县令卢造者，有女幼，大历中许邑客郑楚曰："及长，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录潭州军事，造亦辞而寓叶。后楚卒，元方护丧居江陵，数年间，音问两绝。县令韦计为子娶焉。

其吉晨，元方适到。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县隘，天雨甚，元方无所容，径往县东十二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出火视之，乃三虎子，目犹未开。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投于雨中，闭门坚拒而已。约三更初，虎来触其门，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坚，虎怒搏之，棂拆，陷头于中，为左右所辖，进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砖击之，虎吼怒拿攫，终莫能去。连击之，俄顷而毙。

既而闻门外若女人呻吟，气甚困劣，徐问曰："门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以到此？"曰："妾前卢令女也。今夕将适韦氏，亲迎，方登车，为虎所执，负荷而来投此。今既无损，而甚畏其复来，能相救乎？"元方奇之，执烛出视，真衣缨也，年十七八，礼服俨然，泥水皆澈。既扶入，复固其门，拾佛塔毁像，以继其明。女曰："此何处也？"曰："县东僧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话旧诺。女亦能记之，曰："妾父曾许妻君，一旦以君之绝耗也，将嫁韦氏。天命难改，虎送归君。庄去此甚近，君能送归，请绝韦氏而奉巾栉。"

及明而送归。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礼。见其来，喜若天降。元方致虎于县，具言其事。县宰异之，以卢氏归于郑焉。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

驴　言

长安张高者，转货于市，资累巨万。有一驴，育之久矣。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张和乘往近郊，营饭僧之具。出里门，驴不复行，击之即卧，乘而鞭之。驴忽顾和曰："汝何击我？"和曰："吾家用钱二万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击也。"然甚惊。驴又曰："钱二万！不说父骑我二十年？吾今告汝人道兽道之倚伏，若车轮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负汝父力，故为驴酬之。无何，汝饲吾丰。昨夜汝父就吾算，侵汝钱一缗半矣。汝父当骑我，我固不辞。吾不负汝，汝不当骑我。汝强骑我，我亦骑汝，汝我交骑，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肤，不啻值二万钱也。只负汝一缗半，出门货之，人酬亦尔。然而无的取者，以他人不负吾钱也。麸行王胡子负吾二缗，吾不负其力，取其缗半还汝，半缗充口食，以终驴限耳。"

和牵归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骑汝年深，固甚劳苦。缗半钱何足惜，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驴摆头。又曰："卖而取钱乎？"乃点头。遂令货之，人酬不过缗半，且无敢取者。牵入西市麸行，逢一人长而胡者，乃与缗半易之。问其姓，曰"王"。自是连雨数日乃晴，和往觇之，驴已死矣，王竟不得骑，又不负之验也。

和东邻有右金吾郎将张达，其妻，李之出也，余尝造焉。云见驴言之夕，遂闻其事，且以戒欺暗者，故备书之。

木工蔡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祇。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自总角至于不惑，未尝暂忘也。

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其母曰："蔡荣衣服、器物速藏之，勿使人见，仍速作妇人装梳，覆以妇人之服。有人来问，必绐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不测其故，遽藏器物。装梳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曰："蔡荣在否？"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月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去，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需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幹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亦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必相召，故报恩耳。"然莫不惊之。计即平愈，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幹者暴卒，幹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

有李复者，从母夫杨曙为中牟团户于三异乡，遍闻其说，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

梁　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者也，大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公敖，有青衣美色而艳者，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日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公者，闻而召焉，命革诊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佳人也。"公喜留之，送其直于于公。公以常深念也，偶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公宠之也，不悦之意形于颜色。然业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

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郎之事，回及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绋者，闻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请往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疋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阶前数步之内，知公何有！"革曰："此固非死而尸蹶耳。千年

而一，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神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辞，往崔第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于公，公飞牍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于公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于公，遂与革。

革得之，以神药傅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大和壬子岁，调授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其年秋，友人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郎，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命余纂录耳。

李卫公靖

卫国公李靖，微时尝射猎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因闷益极。乃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叩门久之，一人出问，公告其迷道，且请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应不可。”公曰：“试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山野之居，儿子往还，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公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无暴伤。”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已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厅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公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鞴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诫曰：“郎乘马，无须衔勒，信其行，马躩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上马，腾腾而行，倏忽渐高，但讶其稳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躩，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今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俄顷雨毕，骑马复归。

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本约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袒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并连坐，如何？”公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即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猎徒，以斗猛为事，一旦取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乎？”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

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岂非悦奴之不得乎？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岂东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位极将相矣。

辑　佚

张　老

张老者，扬州六合县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掾秩满而来，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张老闻之，嘉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子女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

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之。

张老既娶韦氏，园业不废，负秽锄地，鬻蔬不辍。其妻躬执爨濯，了无愧色，亲戚恶之，亦不能止。数年，中外之有识者责恕曰："居家诚贫，乡里岂无贫子弟，奈何以女妻园叟？既弃之，何不令远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张老，微露其意，张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恋，今既相厌，去亦何难。某王屋山下有一小庄，明旦且归耳。"天将晓，来别韦氏："他岁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坛山南相访。"遂令妻骑驴戴笠，张老策杖相随而去。绝无消息。

后数年，恕念其女，以为蓬头垢面，不可识也，令长男义方访之。到天坛山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问曰："此有张老庄否？"昆仑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来？庄去此甚近，某当前引。"遂与俱东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延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忽下一山，见水北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亮耳目。昆仑指曰："此张家庄也。"韦惊骇不测。俄而及门，门有紫衣门吏，拜引入中厅。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氛氲，遍满崖谷。忽闻环珮之声渐近，二青衣出曰："阿郎来。"次见十数青衣，容色绝代，相对而行，若有所引。俄见一人，戴远游冠，衣朱绡，曳朱履，徐出门。一青衣引韦前拜，仪状伟然，容色芳嫩，细视之，乃张老也，言曰："人世劳苦，若在火中。身未清凉，愁焰又炽，固无斯须泰时。兄久客寄，何以自如？贤妹略梳头，即当奉见。"因揖令坐。未几，一青衣来曰："娘子已梳头毕。"遂引入，见妹于堂前。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占门，碧玉窗，珍珠箔，阶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饰之盛，世间未见。略序寒暄，问尊长而已，意其卤莽。有顷，进馔，精美芳馨，不可名状。食讫，馆韦于内厅。

明日方晓，张老与韦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语，张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归。"因曰："小妹暂欲游蓬莱山，贤妹亦当去，然未暮即归。兄但憩此。"张老揖而入。俄而五云起于中庭，鸾凤飞翔，丝竹并作。张老及妹各乘一凤，余从乘鹤者数十人，渐上空中，正东而去，望之已没，犹隐隐有音乐之声。韦君在后，小青衣供侍甚谨。迨暮，稍闻笙簧之音，倏忽复到，乃下于庭。张老与妻见韦曰："独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游，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当奉别耳。"及时，妹复出别兄，殷勤传语父母而已。张老曰："人世遐远，不及作书。"奉金二十镒，并与一故席帽，曰："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鸥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贯，持此为信。"遂别。复令昆仑奴送出。却到天坛，昆仑奴拜别而去。

韦自荷金而归，其家惊讶，问之，或以为神仙，或以为妖妄，不知所谓。五六年间，金尽，欲取王老钱，复疑其妄。或曰："取尔许钱，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极，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钱，庸何伤。"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千万，持此席帽为信。"王老曰："钱即实有，帽是乎？"韦前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自青布帏中出，曰："张老尝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钱，载而归，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复遣义方往天坛山南寻之。到即千山万水，不复有路。时逢樵人，亦无知张老庄者，悲思浩然而归。举家以为仙俗路殊，无相见期。又寻王老，亦去矣。

复数年，义方偶游扬州，闲行北邸前。忽见张老昆仑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虽不得归，如日侍左右，家中事无巨细，莫不知之。"因出怀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与大郎君。阿郎与王老会饮于此酒家。大郎且坐，昆仑当入报。"义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见出，乃入观之。饮者满坐，坐上并无二老，亦无昆仑。取金视之，乃真金也。惊叹而归，又以供数年之食。后不复知张老所在。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太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明刊四卷本《幽怪录》卷一、《广记》卷一六）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大贾也。父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昇曰："杀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县，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伺可问者，必有省吾惑矣。"于是褐衣之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

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罢岭南从事而来，揽衣登阁，神采俊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恳，而神告如此，当为汝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車'而'東'，非'兰'字耶？'禾

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获释憾，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

元和初，泗州普光寺有梵氏戒坛，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阁求解'车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西北隅有申兰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兰喜召之。俄又闻其从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凡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兰家器之。昼与群佣共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兰愈敬念，视士寂即自视其子不若也。兰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兰、春叔出季处，未尝偕在。虑其擒一而惊逸其一也。衔之数年。永贞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服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之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授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焚宇无他，唯虔诚法像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

大和庚戌岁，陇西李复言游巴南，与进士沈田会于蓬州，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焉。（明刊四卷本《幽怪录》卷二、《广记》卷一二八）

党氏女

党氏女，同州韩城县芝川南村人也。

先是，有蔺如宾者，舍于芝川。元和初，客有王兰者，以钱数百万鬻茗，止其家积数年，无亲友之来者。一旦卧疾，如宾以其无后患也，杀之。服馔车与仆使之盛，拟于公侯。其年生一男，美而慧，虽孔融、卫玠之为奇，犹未可为比。其家念之，谓骊珠赵璧未敌，名曰玉童。衣食之用，日可数金。其或不欲，舞神拜佛之费，一日而罄，不顾也。既而渐大，轻裘肥马，恣其出入。于是交游少年，歌楼洒肆，悦音恣博，日不暂息，虽狂徒皆伏其豪。然而孽产稍衰，稼或不登，即乞贷望岁。元和十年，玉童暴卒，父母之哀，哭玠之不若也。号哭之声，感动行路，恨不得自身代之。如宾极困成瘵。其所饰终之具，洎舍财梵侣、佛画莲宫、致席命乐之费，若不以家为者。虽丧毕，每忌日，饭僧施财而追泣焉。自是稍稍致贫，如旧日矣。

太和三年秋，有僧玄照，求食于党氏家。有女子年十三四，映门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馔。此北数里芝川店，有蔺氏者，亡子忌日，方当饭僧。师到必喜，盍往焉。"僧曰："女非出入村市之人，何以知此而给我也?"女笑曰："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照大异之，问其所以，不对而入。照于是造蔺氏门，入巷而见其广幕崇筵，及门，人者喜照之来，揖之而入。既卒食，如宾哀不自胜，照曰："掌人念亡子若此，要见其今身乎?"如实大惊，乃问之，照具以告。如宾遽适党氏，请见之。父母以告，女不肯出。如宾益耸跃，独念不以其母来，且无籍手，此所以不出也。遂归。明日，与其妻偕，携蜀红二十匹为请见之资。女纳红，复不肯出。如宾求其父母万辞，父母以如宾之恳也，入谓女曰："汝既不欲见，不当言之。既言而蔺叟若此之请，安得不强见?"女不复语。父母曰："必不见，则何辞?"女曰："第告之，何必相见。但云：'其子身存及没，多歧所费，王兰之财尽未?'闻此，必不求矣。"父母出，以告，如宾顾其妻，无言而退。既出，父母问其故，女曰："儿前身茗客王兰也，有钱数百万，客其家。元和初，头眩而卧，遂为如宾所杀而取其财，因而巨富。某既死而诉于上帝，上帝召问欲何以报，兰言愿为子以耗之，故委蜕焉。耗之且尽而死。近与之计，唯十环未足，故有蜀红之赠。而今而后，如宾不复念其子而斋亦罢尔。韩城有赵子良者，尝贳茗五束，未酬而兰死。今当以其直求为妇，币足而某去耳，亦不为妇也。"

俄而媒氏言，子良之子纳币焉。亲迎之期，约在岁首。既毕纳而失女，父母惧子良之责也，伪哭而徙葬焉。其夕，遇女曰："天帝以天下人愚，率皆欺暗枉道，诈心万端，谓人可以言排，神可以诈惑。以诈惑人者，人亦诈焉；以妄欺人者，人亦妄焉。以嫉诬人者，人亦诬焉。虽虚矫之俗，交报或阙，而冥寞间良不可罔。知己之所为而不咎人者鲜矣，故遣某托身近地，而警群妄耳。顷者未言，得侍昏旦，此心既启，难复淹留。抚育之恩亦偿，旧□□□顾盼，能不怅怀。各免令图，无惑多恨。"言讫而去。□□□□劝戒耶?

太和壬子岁，通王府功曹赵遵约言。（明刊四卷本《幽怪录》卷二）

王国良

庄宅使巡官王国良，下吏之凶暴者也，凭恃宦官，常以凌辱人为事。李复言再从妹夫武全益，罢献陵台令，假城中之宅在其所管。武氏贫，往往纳佣违约束，即言词惨秽，不可和解。宾客到者，莫不先以国良告之，虑其谤及，畏如毒蛇。

元和十二年冬，复言馆于武氏，国良五日一来，其言愈秽，未尝不掩耳而走。忽不来二十日，俄闻缓

和之声，遣人问之，徐曰："国良也。"一家畏其悉辞，出而祈之，讶其羸瘠。曰："国良前者奉辞，遂染重病，卧七日而死，死亦七日而苏。冥官以无礼见挞，杖疮见在。久不得来。"复言呼坐，请言其实。国良曰："疾势既困，忽有壮士数人，揎拳露肘，就床拽起，以布囊笼头，拽行不知里数，亦不知到城郭。忽去其头囊，乃官府门也，署曰'太山府君院'。喘亦未定，捽入厅前，一人绯衣当衙坐，谓案吏曰：'此人罪重，合沉地狱，一日未尽，亦不可追。可速检过。'其人走入西廊，逡巡曰：'国良从今日已后，有命十年。'判官令拽出放归，既出门，复怒曰：'拽来！此人言语惨秽，抵忤平人。若不痛惩，无以为诫。'遂拗坐决杖二十，拽起，不苏者久之。判官又赐厅前池水一杯，曰：'饮之不忘，为吾转语世间人，慎其口过。口之招非，动挂纲罗，一言以失，驷马不追。'国良匍匐来归，数宿方到，入门蹶倒，从此忽悟。家人泣伺将殓，问其时日，身冷已七日矣，唯心头似暖，不忍即殓。今起五六日矣，疮痛犹在。"袒而视之，满背黯黑，若将溃烂然，四际微紫，欲从外散，且曰："自小凶顽，不识善恶，言词狂悖，罪责积多，从此见戒，不敢复怒矣。凡若有钱，幸副期约，勿使获罪于上也。"乃去。自是每到，必若仁者。

明年九月，忽闻其死。计其得杖，从满十月，岂非阴司之事，十年为月乎？（明刊四卷本《幽怪录》卷三）

齐饶州

饶州刺史齐推女，适湖州参军韦会。长庆三年，韦以妻方娠，将赴调也，乃送归鄱阳，遂登上国。十一月，妻方诞之夕，忽见一人长丈余，金甲仗钺，怒曰："我梁朝陈将军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秽触！"举钺将杀之。齐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将军在此。比来承教，乞容移去。"将军曰："不移当死。"左右悉闻齐氏哀诉之声，惊起来视，见齐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绕而问之，徐言所见。及明，侍婢白于使君，请居他室。使君素正直，执无鬼之论，不听。至其夜三更，将军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当相恕，知而不避，岂可复容！"跳来将用钺。齐氏哀乞曰："使君性强，不从所请。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侍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于万死。"将军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洒扫他室，移榻其中。方将辇运，使君公退，问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数十，曰："产蓐虚羸，正气不足，妖由之与，岂足遽信。"女泣以请，终亦不许。入夜，自寝其前，以身为援，堂中添人加烛以安之。夜分闻齐氏惊痛之声，开门入视，则头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极，倍百常情，以为引刀自残不足以谢其女，乃殡于异室，遣健步者报韦会。

韦以文籍小差为天官所黜，异道来复，凶讣不逢。去饶州百余里，忽见一室，有女人映门，仪容行步酷似齐氏，乃援其仆而指之曰："汝见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仆曰："夫人刺史爱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类耳。"韦审观之，愈是，跃马而近焉。其人乃入门，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马，过，回而视之，齐氏自门出，呼曰："韦君忍不相顾？"遽下马视之，真其妻也。惊问其故，具云陈将军之事，因泣曰："妾诚愚陋，幸奉巾栉，言词情礼，未尝获罪于君子。方欲竭节闺门，终于白首，而枉为狂鬼所杀。自检命籍，当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尽意。韦曰："夫妻之情，事均一体，鹣鹣翼坠，比目半无，单然此身，更将何往？苟有歧路，汤火能入。但生死异路，幽晦难知。如可竭诚，愿闻其计。"齐曰："此村东数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领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马步行，及门趋谒，若拜上官然，垂泣诉冤。彼必大怒，乃至诟骂，屈辱捶击，拖拽秽唾，必尽数受之，事穷然后见哀，即妾必还矣。先生之貌，固不称焉。晦冥之事，幸无忽也。"于是同行，韦牵马授之，齐氏哭曰："今妾此身，故非旧日，君虽乘马，亦难相及。事甚迫切，君无推辞。"韦鞭马随之，往往不及。

行数里，遥见道北草堂，齐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诚坚，万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还。无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从此辞矣。"挥涕而去。数步间，忽不见。韦收泪诣草堂，未到数百步，去马公服，使仆人执谒前引。到堂前，学徒曰："先生转食未归。"韦端笏以俟。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履而来，形状丑秽之极，问其门人，曰："先生也。"命仆呈谒，韦趋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于牧竖，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惊。"韦拱诉曰："妻齐氏，享年未半，枉为梁朝陈将军所杀，伏乞放归，终其残禄。"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门人相竞，尚不能断，况冥晦间事乎！官人莫风狂否？火急须去，勿恣妖言。"不顾而入。韦随入，拜于床前曰："实诉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顾其徒曰："此人风疾，来此相喧，众可拽出。又复入，汝共唾之。"村童数十，竞来唾面，其秽可知。韦亦不敢拭，唾歇然后拜，言诚恳切。先生曰："吾闻风狂之人，打亦不痛，诸生为吾击之，无折支败面耳。"村童复来群击，痛不可堪。韦执笏拱立，任其挥击。击罢，又前哀乞。又敕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复入者三。先生谓其徒曰："此人乃实知吾有术，故此相访。汝今归，吾当救之耳。"

众童既散，谓韦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为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诚恳，试为检寻。"因命入房，房中铺一净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炉，炉前又铺席。坐定，令韦跪于案前，俄见黄衫人引向北行数百里，入城郭，廛里闹喧，一如会府。又如北，有小城，城中楼殿，峨若皇居，卫士执兵立坐者数百人。及门，门吏通曰："前湖州参军韦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

九间，堂中一间卷帘设床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韦入，向坐而拜，起视之，乃田先生也。韦复诉冤，左右曰："近西通状。"韦乃趋近西廊，又有授笔砚者，乃为诉词。韦问："当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状上殿，王判曰："追陈将军，仍检状过。"判状出，瞬息间，通曰："捉陈将军到。"衣甲仗钺，有如齐氏言。王责曰："何故枉杀平人？"将军曰："自居此室已数百岁，而齐氏擅秽，再宥不移，忿而杀之，罪当万死。"王判曰："明晦异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横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杀无辜，可决一百，配流东海之南。"

案吏过状曰："齐氏禄命，实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齐："阳禄未尽，理合却回，今将放归，意欲愿否？"齐氏曰："诚愿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齐氏宅舍破坏，回无所归。"王曰："差人修补。"吏曰："事事皆隳，修补不及。"王曰："必须放归。"出门商量状过，顷复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无计。"王曰："魂与生人，事有何异？"曰："所以有异者，唯年满当死之日，病笃而无尸耳。其他并同。"王召韦曰："生魂只有此异。"韦拜请之，遂令齐氏同归，各拜而出。黄衫人复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坠，开目即复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据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秘，非君诚恳，不可致也。然贤夫人未葬，尚瘗旧房，宜飞书葬之，到即无苦也。慎勿言于郡，苟微露于人，将不利于使君耳。贤阁只在门前，便可同去。"

韦拜谢而出，其妻已在马前矣。此时却为生人，不复轻健。韦掷其衣驮，令妻乘马，自跨卫从之，且飞书于郡，请葬其柩。使君始闻韦之将到也，设馆，施繐帐以待之。及得书，惊骇殊不信，然强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舆迓焉。见之，益闷，多方以问，不言其实。其夏，醉韦以酒，迫问之，不觉具述，使君闻而恶焉。俄而得疾，数月而卒。韦潜使人觇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

齐氏饮食生育，无异于常，但肩舆之夫不觉其有人也。余闻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坚尘，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参军张奇者，即韦之外弟，具言斯事，无差旧闻，且曰："齐嫂见在，自归后已往拜之，精神容饰，殊胜旧日。"冥吏之理于幽晦也，岂虚语哉！（明刊四卷本《幽怪录》卷三）

张宠奴

长庆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镇阳也。进士王泰客焉，闻兵起，乃出城南走。时兵交于野，乃昼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黄色随来。俄而犬顾泰曰："此路绝险，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诚告之曰："镇阳之难矣。"犬曰："然得逢捷飞，亦郎之福也。许捷飞为仆，乃可无患。"泰私谓："夫人行爽于显明之中者，有人责；行爽于幽冥之中者，有鬼诛。今吾行无爽，于吾何诛？神祇尚不惧，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许焉。犬忽化为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捷飞钝于行，请元从暂为驴，借捷飞乘之，乃可从行。"泰惊不对，乃驱其仆下路，未数步，不觉已为驴矣。犬乃乘之。泰甚惧，然无计御之，但仗正心而已。

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长数尺，头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扬眉而笑曰："捷飞安得事人？"犬曰："吾乃委质于人。"乃曰："郎幸无怖。"大头者低面而走。又数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闪闪，呼曰："捷飞安得事人？"又对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飞喜曰："此二物者，以人为上味，得人则戏投而争食之，困然后食。今既去矣，余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刘老者，其家不贫，可以小憩。"

俄而到焉，乃华居大第也。犬扣其门，有应而出者，则七十余老人，行步甚健，启门，喜曰："捷飞安得与上客来？"犬曰："吾游冀州不遇，回次山口，偶事于郎，郎以违镇阳之难，不敢昼行，故夜至。今极困，愿得稍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馆泰于厅中，盘馔品味，果粟之属，有顷而至。又有草粟筐贮饲马，化驴亦饱焉。当食，而捷飞预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馔，若更有酒，主人之分尽矣。"老人曰："不待启言，已令涤器。"俄有小童陈酒器，亦甚精洁。老人令捷飞酌焉，遂与同饮。数巡，捷飞曰："酒非默饮之物，大凡人之家乐，有上客而不见，复谁见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欢，安敢惜焉。"遽召宠奴。有顷，闻宠奴至，乃美妓也，貌称三十余，拜泰而坐其南，辞色颇不平。泰请歌，即唱。老人请，即必辞拒。犬曰："宠奴之不肯歌者，当以无侣为恨耳。侧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顷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鲜华，坐宠奴之下。巡及老人，请花眼即唱，请宠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诉。巡又至老人，执杯固请不得，老人颇愧，乃笑曰："常日请歌，宠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弃老夫耶！然以旧情当未全替，终请一曲。"宠奴拂衣起曰："刘琨被段疋磾杀却，张宠奴乃与老野狐唱歌来？"灯火俱灭，满厅暗然。徐窥户外似明，遂匍匐而出。

顾其厅，即大墓也。马系长松下，旧仆立于门前，月轮正午。泰问其仆曰："汝向者何为？"曰："梦化为驴，为人所乘，而与马偕食草焉。"泰乃寻前路而去，行十余里，天曙，逢耕人，问之曰："近有何墓？"对曰："此十里内，有晋朝并州刺史刘琨歌姬张宠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数里，路隅有朽骷髅，傍有穿穴，草生其中，近视之，若四眼，盖所召"花眼"也。而思大头多眼者，杳不可知也。

吾尝以儒视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释观之，轮回之义，理亦昭然。奈何此妓华落千载，犹歌于冥冥之中，则信乎视听之表，圣贤有不言者也。（明刊四卷

本《幽怪录》卷四）

叶氏妇

叶诚者，中牟县梁城乡染人也。妇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货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则自知非人，而人则不识也。"

其家有牛骍而角者，夫妇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视牛，曰："引重致远，毛角筋骨可爱者，吾州无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远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适南海君次子，从车五百两（辆），两（辆）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年，当州唯一，只此牛耳，盍报使乎？"遂去。其妇视牛，则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也，遽取蓝花涂之。才毕，有军吏紫衣乘马，导从数十骑，笑而入视牛，则异前所报矣。军吏大怒，执地界，将决之，责曰："贵主远嫁，一州择牛，既此牛中，奈何虚妄！"对曰："适与衙官对定，所以驰报。及回失牛，乃本牛主隐匿也。请收牛主问之，牛不远矣。"乃令捉主人来。遂数人登阶，捽其翁以出，其家只见中恶，呼不应矣。长幼绕而呼之，妇独不哭，乃汲水浇牛，蓝色尽见，界吏牵去而翁复来，上阶，乃承呼而起曰："吾为军吏责以隐牛，方欲洗涤，赖新妇自洗，遂得放归。"使视其牛，已死矣。杨曙方宰中牟，闻此说，乃召而问之，一无谬矣。（明刊四卷本《幽怪录》卷四）

李 绅

故淮海节度使李绅，少时与二友同止华阴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赛神者来邀，适有头痃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绅入止深室。忽闻堂前有人祈恳之声，徐起窥帘，乃见一老叟，眉须皓然，坐东床上，青童一人，执香炉拱立于后。绅讶之，心知其异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识我乎？"曰："小子未尝拜睹。"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闻吾名乎？"曰："尝于仙籍见之。"老父曰："吾处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群仙会罗浮山，将往焉。及此，遇华山龙斗，散雨满空。吾服药者，不欲令沾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绅乎？"对曰："某姓李，不名绅。"叟曰："子合名绅，字公垂，在籍矣。能随我一游罗浮乎？"绅曰："平生之愿也。"老父喜。

有顷，风雨霁，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简，若笏形。纵拽之，长丈余，横拽之，阔数尺，缘卷底坳，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绅居其中，青童坐其后。叟戒绅曰："速闭目，慎勿偷视。"绅则闭目，但觉风涛汹涌，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开视可也。"已在一山前，楼殿参差，蔼若天外，萧管之声，寥亮云中。端雅士十余人喜迎叟，指绅曰："何人也？"叟曰："李绅耳。"群士曰："异哉！公垂果能来。人世凡浊，苦海非浅，自非名系仙录，何路得来。"叟令绅遍拜之。群士曰："子能从我乎？"绅曰："绅未立家，不获辞，恐若黄初平贻忧于兄弟。"未言间，群士已知："子念归，不当人此居也。子虽仙录有名，而俗尘尚重，此生犹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静，来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绅复遍拜叟归。

辞讫，遂合目，有一物若驴状近身，乘之，又觉走于风涛之上。顷之，闷甚思见，其才开目，已堕地而失所乘者。仰视星汉，近五更矣，似在华山北。徐行数里，逢旅舍，乃罗浮店也。去所止二十余里，缓步而归。明日，二友与仆夫方奔访觅之。相逢大喜，问所往，诈云："夜独居，偶为妖狐所惑，随造其居。将曙，悟而归耳。"自是改名绅，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历任郡守，兼将相之重。（《广记》卷四八）

韦氏子

韦氏子有服儒而任于唐元和朝者，自幼宗儒，非儒不言，故以释氏为胡法，非中国宜兴。有二女，长适相里氏，幼适胡氏。长夫执外舅之论；次夫则反之，常敬佛奉教，攻习其文字，其有不译之字读宜梵音者，则屈舌效之，久而益笃。及韦氏子寝疾，命其子曰："我儒家之人，非先王之教不服。吾今死矣，慎勿为俗态，铸释饭僧，祈佑于胡神，负吾平生之心。"

其子从之。既除服而胡氏妻死。凶问到，相里氏以其妇卧疾，未果讣之。俄而疾殆，其家泣而环之，且属纩焉。欻若鬼神扶持，骤能起坐，呼其夫曰："妾季妹死已数月，何不相告？"因泣下呜咽。其夫绐之曰："安得此事。贤妹微恙，近闻平复。荒惑之见，未可凭也。勿遽惆怅。今疾甚，且须将息。"又泣曰："妾妹在此，自言今年十月死，甚有所见。命吾弟兄来，将传示之。昨到地府西曹之中，闻高墉之内，冤楚叫悔之声，若先君声焉。观其上则火光迸出，焰若风雷。求入礼觐，不可。因遥哭呼之，先君随声叫曰：'吾以平生谤佛，受苦弥切，无晓无夜，略无憩时，此中刑名，言说不及。惟有罄家回向，冥资撰福，可救万一。轮劫而受，难希降减。但百刻之中，一刻暂息，亦可略舒气耳。'妹虽宿罪不轻，以夫家积善，不堕地狱，即当上生天宫也。妾以君心若先君，亦当受数百年之责。然委形之后，且当神化为乌。再七饭僧之时，可以来此。"其夫泣曰："洪炉变化，物固有之。雀为蛤，蛇为雉，雉为鸽，鸠为鹰，田鼠为鴽，腐草为萤，人为虎、为猿、为鱼、为鳖之类，史传不绝。为乌之说，岂敢深讶？然乌群之来，数皆数十，何以认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为妾谢世人，为不善者。明则有人诛，暗则有鬼诛，丝毫不差。因其所迷，随迷受化。不见天宝之人多而今人寡乎？盖为善者少，为恶者多。是以一厕之内，虫豸万计；一砖之下，蝼蚁千万。而昔之名城大邑，旷荡无人，美地平原，目断草莽，得非其

验乎？多谢世人，勉植善业。”言讫复卧，其夕遂卒。

其为妇也，奉上敬，事夫顺，为长慈，处下谦，故合门怜之，悯其芳年而变异物，无幼无长，泣以俟乌。及期，乌来者数十，唯一止于庭树低枝，窥其姑之户，悲鸣屈曲，若有所诉者。少长观之，莫不呜咽。徐验其尾，果有二毛，自如霜雪。姑引其手而祝之曰：“吾新妇之将亡也，言当化为乌而尾白。若真吾妇也，飞止吾手。”言毕，其乌飞来，驯狎就食，若素养者。食毕而去。自是日来求食，人皆知之。数月之后，乌亦不来。（《广记》卷一〇一）

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

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敷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广记》卷一〇一）

琴台子

赵郡李希仲，天宝初宰偃师。有女曰闲仪，生九岁，嬉戏于廨署之花栏内。忽有人遽招闲仪曰：“鄙有恳诚，愿托贤淑。幸毕词，勿甚惊骇。”乃曰：“鄙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台子，鄙尤锺念，生六十日，鄙则谢世。夫人当为崔之继室，敢以念子为托，望仁悯之。”因悲恸怨咽，俄失所在。闲仪亦沉迷无所觉知矣。家人善养之，旬日无恙。

希仲秩满，因家洛京。天宝末，幽蓟起戎，希仲则挈家东迈，以避兵乱。行至临淮，谒县尹崔祈。既相见，情款依然。各叙祖姻，崔乃内外三从之昆仲也。时崔丧妻半岁，中馈无主，幼稚零丁，因求娶于希仲。希仲家贫时危，方为远适，女况成立，遂许成亲。女既有归，将谋南度。偃师故事，初不省记。一日，忽闻崔氏中堂沉痛大哭。既令询问，乃闲仪耳。希仲遽自询问，则出一少年孤孩曰：“此花栏所谓琴台子者也。”因是倍加抚育，名之灵遇。及长，官至陈郡太守。（《广记》卷一五九）

唐俭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傍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浆：“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橱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恻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曰：“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

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祔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殡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殡，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

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殡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锸，碎其柩而骂之。俭遽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宠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遽遗之耳。”

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愈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广记》卷三二七）

马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其家实无人来，且付钱遣之。经数日，又闻扣门，亦又如此。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妇人从东乘驴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时者。震惊号奔出，已见下驴，被人觉，不暇隐灭。震逐之，环屏而走。既而穷迫，入马厩中，匿身后墙而立，马生连呼，竟不动。遂牵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俨然，而体骨具足。细视之，有赤脉如红线，贯穿骨间。马生号哭，举扶易之。往南山，验其坟域如故。发视，棺中已空矣。马生遂别卜迁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广记》卷三四六）

幽闲鼓吹

[唐]张　固撰　陈菁楠　马青整理

《幽闲鼓吹》一卷，唐张固撰。固，清河（今属河北）人。历任金部郎中。宣宗大中间，任桂管观察使。至懿宗时仍在世。本书记中晚唐朝野遗闻，虽仅二十六则，篇幅不大，但多为珍闻，除宣宗数则外，尚记及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德裕、元载、牛僧孺等名臣轶闻，内容亦颇平实可信。《四库提要》以为"比唐人小说之中，犹差为切实可据焉。"今据《学海类编》本整理。

宣宗属念万寿公主，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驸马郑尚书之弟觊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

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时韦尚书澳遽人，上曰："要与卿款曲，少间出外，但言论诗。"上乃出新诗一篇。有小黄门置茶讫，亦屏之，乃问曰："朕于敕使如何?"韦公即述："上威制前朝无比。"上闭目摇首曰："总未，总未，依前怕他。在于卿，如何? 计将安出?"韦公既不为之素备，乃率意对曰："以臣所见，谋之于外庭即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识者，委以计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黄至绿至绯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惭汗而退。噫！大君之问，社稷之福，对扬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对，宣宗曰："今赐卿无畏，有何贮画，言之。"公尝蓄论储宫之意，至是乃顿首以谏。上曰："若立储君，便是闲人。"公不敢尽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对，官趋至，必待气息平均，然后问事。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宣宗曰："比闻李远诗云：'长日惟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视远郡《谢上表》，左右曰："不足烦圣虑也。"上曰："远郡无非时章奏，只有此《谢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恳乎? 吾不敢忽也。"

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叛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睹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

乔彝京兆府解试。时有二试官，彝日午叩门，试官令引入，则已醺醉。视题曰《幽兰赋》，不肯作，曰："两个汉相对作此题。"速改之为《渥洼马赋》曰："校些。"子奋笔斯须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一喷生风，下胡山之乱叶。"便欲首送，京尹曰："乔彝峥嵘甚。"以解副荐之。

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召之见，记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尽记其所为，亦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葺者视之，当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李公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恨其傲忽，常思报之，所得兼旧有者一时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篇什流传者少。

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苗帝师困于名场一年，似得，复落第。春景喧妍，策蹇驴出都门，贯酒一壶，藉草而坐，醺醉而

寐。久之既觉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余杯饮。老父愧谢曰："郎君萦悒甚，甯要知前事耶?"苗曰："某应举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问。"苗曰："某困于穷变，一郡甯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问曰："将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将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以为怪诞，揖之而去。后果为将相，及德宗升遐，摄冢宰三日。

宾客刘公之为屯田员外郎，时事势稍异，旦夕有腾趠之势。知一僧有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韦觉之，乃去。与僧语，不对，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惬，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三十余年，在中书刘转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维扬，封川李相在湖州，拜宾客分司。朱崖大惧，遣专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过。非久，朱崖入相，过洛，封川忧惧，多方求厚善者致书乞一见，欲解纷，复书曰："怨即不怨，见即无端。"初朱崖封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倾。及封川在位，朱崖为兵部尚书，自得岐路，必当大拜。封川多方阻之，未效。朱崖知而忧之。邠公杜相即封川党，时为京兆尹，一日谒封川，封川深念，杜公进曰："何戚戚也?"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顾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请言之。"杜曰："大戎有辞学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与知举则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即得。"邠公再三与约，乃驰诣安邑门，门人报："杜尹来。"朱崖迎揖曰："安得访此寂寞?"对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传达。"遂言亚相之拜，朱崖惊喜双泪遽落曰："大门官小子，岂敢当此荐拔?"寄谢重叠。杜遽告封川，封川与虔州议之，竟为所骤，终至后祸。

朱崖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余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祗奉，亦竭情礼，起后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笑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一时却与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是钦义也。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绳，并毡车子一乘，亦直千缗，使者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蓝缕，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其妻刘氏，晏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有人臣，京尹愿一见遗奴三百疋缣帛?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

潘孟阳为户部侍郎，太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之俦也，不足忧矣。末坐绿衣少年何人也?"答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复为从事。相国常赋诗，命院中属和。周正郎乃簪笏见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还高门，谬获一第，其实诗赋皆不能也。"相国嘉之曰："遽以实告，贤于能诗者矣。"

裴宽尚书罢郡，西归汴。流中日晚维舟，见一人，坐树下，衣服极弊，因命屈之与语，大奇之，遂为见知："以君才识，必自当富贵，何贫也?"举船钱帛奴婢贶之，客亦不让所惠。语讫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挞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张徐州也。

安禄山将反前三两日，于宅宴，集大将十余人，锡赉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也。

张正甫为河南尹，裴中令衔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张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为也?争记得河南府解头。"中令有惭色。

崔咸舍人尝受张公之知，及悬车之后，公与议行止。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公便令制表，表上值无厚善者，而一章允请三。数月后，门馆阒寂。家人辈窃骂之，公后亦悔，每语子弟曰："后有大段事，勿与少年郎议之。"

崔造相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间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遂复起。

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冤滥，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复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

元相载在中书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来投，求一职事。中书度其材，不任事，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书而去。既至幽州，念破产而来，止得一书，书若恳切，犹可望。乃拆而视之，更无一辞，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数千里，试谒。院寮问："既是相公丈人，岂无缄题。"

曰："有。"判官大惊，立命谒者上白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书既人。馆之上舍，留连数日。及辞去，奉绢一千疋。元载子伯和，势倾中外。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既至，半载不得送。使者窥伺门下出人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厚遗求通。即送妓，伯和一试奏，尽以遗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 ，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应举，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诣襄阳求知。住数月，两见，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将问曰："累日前，有牛秀才，发未。"曰："已去。""何以赠之?"曰："与之五百。""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谓宾佐曰："某盖事繁，有阙违者。"立命小将赍绢五百，书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领来。如已出界，即送书信。"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启封，揖回。

唐阙史

[唐]高彦休撰　陈尚君　杨国安整理

《唐阙史》二卷，唐高彦休撰。彦休（八五四——?），号参寥子，鄂岳观察使高锴从孙。乾符元年应进士举。中和间以咸阳县尉摄淮南盐铁巡官。本书记唐代大历至乾符间历史故事，内容大多可信，但颇杂有神异色彩，近于志怪传奇体。部分篇末附有作者议论。其中如杜牧寻春、皇甫湜狂急、路岩与卢弘止为友诸篇，颇曲折可读，为后人所称。但文笔拙涩，叙事又过为夸饰，颇为后人所讥。今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校点，参校《四库全书》本。逸文数则亦辑出附后。

序

皇朝济济多士，声名文物之盛，两汉才足以扶轮捧毂而已。区区晋、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贞观而后，吮笔为小说小录、稗史野史、杂录杂纪者，多矣。贞元、大历已前，捃拾无遗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其雅登于太史氏者，不复载录。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滋久，所录甚繁，辱亲朋所知，谓近强记。中和岁，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搏虎未期，鸣鸾在远。旅泊江表，问安之暇，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约以代年代为次。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岁清和月编次。

卷　上

丁约剑解

大历初，韦行式为西川采访使。有侄曰子威，年及弱冠，聪敏温克，常耽玩道书，惑神仙修炼之术。有步卒丁约者，执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尝少惰，子威颇私之。一日，辞气惨慄云："欲他适。"子威怒曰："籍在辕门，焉容自便。"丁曰："去计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肃勤左右，二载于兹，未能忘情，思有以报。某非碌碌求食者，尚萦俗阓耳，有药一粒，愿以赠别。食此非能长生，限内无他恙矣。"因褫衣带，得药类粟，以奉子威。又谓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暗室，终当弃俗，尚隔两尘。"子威曰："何谓两尘?"对曰："儒谓之世，释谓之劫，道谓之尘，善坚此亦复遐寿。后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际无相讶也。"言讫而出。子威惊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将以逃亡上状，请落兵籍。尔后子威行思坐念，留意寻访，竟亡其踪。后擢明经第，调数邑宰，及从心之岁，毛发皆鹤，时元和十三年也。将还京师，夕于骊山旅舍，闻通衢甚哗，询其由，曰："刘悟执逆帅李师道下，将至阙下。"步出视之，则兵仗丛卫，桎梏累累。其中一人，乃丁约也，反接双臂，长驱而西，齿发强壮，无异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惊认之际，丁约则已见矣，微笑遥谓子威曰："尚记临邛别否？一瞬五十载矣。幸且相送至前驿。"须臾到滋水，则散絷于邮舍，壁间开一窍，以给食物。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窦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子威谓曰："仙兄既有相见之期，圣朝奄宅天下，何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国睽辞，岂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讶乎!"又问曰："果就刑否?"对曰："道中有尸解、剑解、火解、水解，惟剑解实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蜕耳，异韩、彭与粪壤并也。某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道耶?"他问不对，唯云："须笔。"子威搜书囊以进，亦愧领之。子威又曰："某得亲朋书，促令著鞭，以为明晨藁街寓目，岂蜕于此乎?"丁曰："未也。夕当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昼，雨止，国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于此时，幸一访别。"言讫还馆，复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温泉，日已晡矣，风埃坌

起，夜中雨果大澍，迟明泥及骭，诏改日行刑。再宿方霁，则王姬有薨于外馆者，复三日不视朝，果至十九日，方献庙巡鄽，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饫仆饱马，诘旦往棘场候焉。停午间，方号令回，观者不啻亿兆众矣，面语不辨，寸步相失，俘囚才至，丁已志焉，遥目子威，笑颔三四。及挥刃之际，子威独见断笔，霜锋倏及之，次丁囚，跃出而南，广众之中，蹑足以进。又登酒肆，言当之蜀，脱衣换觞，与子威对饮，云："某自此遐适矣。勉于奉道，犹隔两尘，归奉候于昆仑石室。"言讫，下旗亭冉冉西去，数步而灭。

参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将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则无闻焉。盖羽化尸解，脱略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与利善桎缚其身乎，富与贵能胶糊其心乎！"噫，内胶糊而外桎缚，是以仙灵之风，清真之气，无从而入也。

荥阳公清俭

荥阳公尚书郑澣，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尹正圻南日，有从父昆弟之孙，自覃怀来谒者，力农自赡尔，未尝干谒，拜揖甚野，冠带亦古。郑公之子弟仆御，皆笑其疏质，而公心独怜之。问其所欲，则曰："某为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锦游故乡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誉重德，为时所归，或致书于郡守，犹臂之使指也。将脂辖前一日，召甥侄与之会。食有蒸而为饼者，郑孙搴去其皮，然后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与中，何以异耶？仆常病浇态讹俗，骄侈自奉，思得以还淳返朴，敦厚风俗，是独怜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艰难于稼穑，奈何嚣浮有甚于五侯家绮纨乳臭儿耶！"因引手请所弃饼表，郑孙错愕失据，器而承之，公则尽食所弃，遂揖归宾闼，赠以束帛，斥归乡里。

参寥子曰：《传》不云乎："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公所执如此，宜乎子孙昌衍，光辅累朝矣。

郗尚书鼠妖

许下郗尚书士美，元和末为鄂州观察使，仁以抚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载在册书。一日夙兴，将出视事，束带已毕，左手引鞾，未及陷足，忽有巨鼠过庭，北向拱立而舞。八座大怒，惊叱之，略无惮意，因掷靴以击，鼠则奔逸。有毒虺堕于鞾中，珠目锦身，长笑细螫，勃勃起于舌端。向无鼠妖，则必致臃指溃足之患矣。

参寥子曰：枭鸣鼠舞，不常为灾，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晋公大度　皇甫郎中福直附

皇甫郎中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褊而直。为郎南宫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温洛，时相允之。值伊瀍仍岁歉食，正郎滞曹不迁，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辙迹，庖突无烟。晋公时保厘洛，宅人有以为言者，由是卑辞厚礼，辟为留守府从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礼，公优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诛，其无玉石俱焚者乎！"因尽舍讨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公与乐天，俱兴平年传法堂师弟子）值正郎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慄。公婉词敬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是所愿也，非敢望也。"正郎赪怒稍解，则请斗醞而归。至家，独饮其半，寝酣数刻，呕哕而兴，乘醉挥毫，黄绢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公寻绎久之，目瞪舌涩，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也。"（其碑在寺西北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馀缗，置书，命小将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受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馀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已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跃马而归。公门下之僚属列校，咸扼腕切齿，思脔其肉。公闻之笑曰："真命世不羁之才也。"立遣依数酬之。（愚幼年尝数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有二。后逢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愚说其数，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辇负相属，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正郎领受之，无愧色。湜褊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获及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烂于砧机杵臼，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讦之性，率此类也。

参寥子曰：祢衡恃才名，傲黄祖而死，正郎以直气诋晋公而生，尊贤容众之风，山高水深之量，较之古今，悬鸡凤矣。至于皇甫正郎螫指而渫众巢，信乎拔剑逐蝇之说。

吐突承璀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耻呼本字，南省官局则曰版图、小绩、春闱、秋曹，北省官位则曰紫微、貂蝉、侧坡、夕拜，未尝正名其名，岂宣父之本意也。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方承恩顾，及将败之

岁，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一日，晨启其户，则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瘗。虽防口甚固，而亹亹有知者，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姑为我微行省闼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甥禀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诇诘守卫，辄不许进。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甥驰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承璀笑曰："其可那何!"或令专局北司，则飞龙庄宅，内园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璀以托附澧王，潜图不轨，籍没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马

丞相河南公妻晋国夫人，京兆□□才辨强明，资质瑰秀。尝登楼轴帘，俯瞰阡陌，轩车簪绂，经过楼下，俯盖控马，若不自安，而晋国冶态自恃，无羞避色。一日，命妇朝觐皇太后，仗鼓才下，晋国出宅，将升步辇，执烛者双前步引。晋国怒不乘马，傍有中书绯衣吏二人，方请事于丞相门，晋国谓曰："第持炬前导!"绯衣吏辞以前无规，晋国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则以自我而始。"吏逡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骑。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书朱绂吏为驺导。

沧州钓飞诏

大和末，司空陇西公之镇横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诏北渡。于时寒气方隆，河冰层合，以诏北渡。公急击冰令截舟中流，水胜舟覆，舟人尽溺，诏书随没。守者以状闻，水工大恐，失脚捽地，走东西阶。乃连使飞令，鞭策相沓，以必复为命。守吏持众击冰抉诏，搜索六日，竟不得。浑河奔湍，崩腾东走，度其泛去，不啻千万里也。水工又谓津吏曰："王命莫大，尔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诏，吏无大小一死之。"吏辈得令大怒，于是相与言曰："吾帅信于用刑，今不得诏，吾百族之血，当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阴骘，遽敢没天子之书，而忍嫁祸于吾辈哉!"请帅祷祭，冀凭肸蚃而有以复也。水工乃命具蠲洁版词而祝之。词卒，酒沥划然有声，若飞雳横霆，地动水响，倏而视之，则河冰中断二十馀丈，间阔三四步，沉丝一钓，随钩而出，第印微湿，封角不败

议者曰："黄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轻止半升，长水之下，六日之久，复与一缕相遇，斯盖水神、河伯以芝泥缄敕蛟鱼辈，推鳞翼总而归之。时有从事掾宋藩为记甚备，然多归美于水工，议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对扬

文宗皇帝自改元开成后，尝郁郁不乐，驾幸两军，毬猎宴会，十减六七。宠锡之命，左解于右，盖上意有所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风痹稍间，延英初对宰臣，时以药饵初平，台座略奏事后，诸司及待制官并不召对，盖虑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后，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卫者屏息不敢进。上徐谓曰："今日直翰林者为谁?"学士院使奏曰："中书舍人周墀。"上曰："试命名来。"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赐酒三器。问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阶再拜而称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尧之圣，虞舜之明，殷汤之仁，夏禹之俭。"上曰："卿爱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踪尧舜禹汤之明，所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尔?"汝南公震惧惶骇，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诞敷文教，销偃武功，蛮貊怀柔，车书顺轨，臣窃谓羲、昊、轩、顼才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曾不足比数，岂可以赧、献亡国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愿陛下无执㧑谦之小节，以为社稷之大幸也。则天下幸甚，生灵受福，非独臣之愿也。"上又曰："朕自以为不及也。周赧、汉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臣，固以为不及也。"既而龙姿掩抑，泪落衣襟，汝南公陨越于前，不复进谏，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尔不复视朝，以至厌代。

李文公夜醮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觋之事。郡客有李处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颇中，一郡肃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声谓曰："仲尼大圣也，尚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父耶?"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赡，人不能屈，致鬼神见乎!且公骨肉间，朝夕当有遘病沉困者，宴安鸩毒则已，或五常粗备，渍于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之，将痛鞭其背。（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啰食昏瞑，百刻不惨，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数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且归罪于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俪义重，息胤情牵，不得已解缧绁而祈叩之。则曰："第手翰一状，俟夜祷之，某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笺易铅椠，他无所须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词祝，洁手书之。性褊，札写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烛灺更深，疲于毫研，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笺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闻呻吟顿减，阖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可免，犹谓迟迟，诫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向写数本，悉以涂改，不忍自欺。就焚之书，颇为精谨，老夫未尝忘也。"生曰："谭何容易，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日所烬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从，病亦渐间。

路舍人友卢给事

路舍人群与卢给事弘止性相异，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尝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贵，未尝言山水。紫微日谋高卧，有制诏则就宅草之；夕拜未尝乞告，有宾客则就省谒之。虽秦吴所尚，而埙篪其友。一日，雪满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将欲晏入，先及路门，紫微寓于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鹤氅，手卷膝琴，篝火于炉，酌杯于机。忽闻卢至，曰："适我愿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华焕，意气轩昂，偶紫微道 服而坐。紫微曰："卢六卢六，曾莫顾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满，家食相仍，日诣台庭，以图外任。"紫微貌惨曰："驽肩权门，所不忍视，且有夙分，徒劳汝形。腊营一壶，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诣省之计决矣。"紫微又呼侍儿曰："卢六，待去早来，药糜宜洁匀，越中二饮器，我与给事公俪食。"夕拜振声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时人闻之，以为路之高雅，卢之俊达，各尽其性。

李丞相特达

丞相陇西公之秉钧衡也，以特达自负，鱼服民间。时尝旅游覃怀，寓王氏别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孙以力稼自赡，杀鸡炊黍，以备日饷，汧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之赍逾限官□来谒，蹇驴村仆，不得与鸣珂武卫者较进，则隐于执金挝坎舍，伺板舆出，拜于道左。汧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刍饩之。逾旬，以前衔除大理寺评事，且赪吉铀，轴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狱寺有新莅官者，必寺寮旧委，微此，则在朝五品以上清资官为识。"盖国家慎刑谳也。王氏子罢耕客长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莅，复谒相门。机务方繁积于外，无肯为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谒，候坎舍如前，步辇始过，则凫趋以进，具道前事。相君问曰："有状乎?"对曰："无"。又曰："有纸乎?"亦曰："无。""襟袖何贮?"则遽探轴以进。丞相舁中尝置毫砚，遂拥百骑，批绫纸曰："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李回识。"仍语廷评曰："寄谢棘寺诸曹长，此亦五品以上清资朝官也。"时议许以特达称。

杨江西及第

祭酒杨尚书敬之任江西观察使，载江西应科，时成均长年，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钟陵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辨。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色目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符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舍有秣马伺仆，如自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侦所自，曰："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亟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秀。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曰："不然。"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与之同处。杨公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尤自得者，《华山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况华之高曰："醯鸡之往来，周东西矣；蜂蝎之联联，阿房成矣。见若茧栗，祖龙藏矣；小星奕奕，咸阳焚矣。"故杜司空、李太尉常所诵念。）是后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谓升第必矣。试期有日，因食面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中。仍谓江西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则江西中选，而同年无氏濮阳者，固不可谕之。夏首将关送于天官氏，时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今则不然。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榜，因以望题。题毕，杨公闲步塔下，仰视之，则曰弘农杨载、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

崔相国请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庄严宏厚，清雅公忠，善诱后来，有佐时许国之志。时以艺学进者，一参讲席，如登龙门。初诏以绣衣自洛朝觐，访别承国寺僧神照。照亦近岁名僧，无出其右者。谓曰："弟子忝官西上，师有何言赠别?"僧笑曰："大哉，临别之问!"公避席以请，则曰："恶事不为贤人也，善事不为圣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下公器也，与众共之，无或独擅，无或多取。独善多取，祸生其中矣，孔、孟其犹病诸!"言既而别。崔公不谕，祥鸾威凤，游于青云。爰立作相，时宣宗景化维新，求理方切，将擅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誉望云高，朝野人情，谓可以继汾阳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备顾问于便殿，宰臣齐进。上曰："朕以时和岁丰，万方无事，欲御楼肆赦，以答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楼所费至多，宜下须有名目。次则频行赦宥，实启幸门。今边戍衣赐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议。俟至中书，召有司计度，续具申奏。"上不悦曰："遣朕何处求御楼名目?"太保奏曰："臣闻太子是天下之本，实系万国之心，七鬯是司，国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礼，则岂惟肆赦，兼可郊天。"时上方饵金石药，求长生之术，遂致躁渴不康，内外无人知者。疑忌方切，恶聆斯言，俯首久之，不复顾问。后旬日，罢知政事。时同列恶其太劲，有以飞语巧中者，所赖自居台席，人情攸归，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动摇，不尔则忧在意表。老僧赠别，于斯验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东公尚古好奇，掌纶诰日，有亲表调授宰字于曲阜者。耕人垦田，得古铁器曰盎，腹容三斗，浅项痹足，规口矩耳，朴厚古丑，蠹蚀于土壤者。既洗涤之，复磨砻之，隐隐有古篆九字带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书生姓鲁，善八体书，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颇尝学之，是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邱岁铸。"邑宰大奇其说，及以篆验，则字势存焉。乃辇致于河东公之门，公以为麟经时物，得以为古矣，宝之犹钟玦郜鼎也，视草之暇，辄引亲枝之分深者观之，以是京辇声为至宝。公后以小宗伯掌文学柄，得士之后，生徒有以盎宝为请者。裴公一日设食会门生，器出于庭，则离立环观，迭词以赞。独刘舍人蜕以为非当时之物，乃近世矫作也。公不悦曰："果有说乎？"紫微曰："某幼专邱明之书，齐侯小白谥曰桓公，九合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会是第八盟（齐桓公，鲁庄公九年即位，十六年会于幽，二十七年又会于幽，僖公三年会于阳谷，四年会诸侯侵蔡，五年会首止，七年会甯母，八年会洮，九年会葵邱，十五年会牡邱）。又按《礼经》，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后反虞，既虞然后卒哭，卒哭然后定谥，则葵邱之会实在生前，不得以谥称之，此乃近世矫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击碎，然后举爵尽欢而罢。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后，时誉益清，物议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颇纵声色，尝自言有鉴裁之能。闻吴兴郡有长眉纤腰有类神仙者，罢宛陵从事，专往观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睨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紫微则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将散，俄于曲岸见里妇携幼女，年邻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彩舟，欲与之语。母幼惶惧，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赠罗缬一箧为质。妇人辞曰："他人无状，恐为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来而后嫁。"遂笔于纸，盟而后别。紫微到京，常意霅上。厥后十四载，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即命搜访，女适人已三载，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诘之，其夫虑为所掠，携子而往。紫微谓曰："且纳我贿，何食前言？"母即出留翰以示之，复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载有子二人。"紫微熟视旧札，俯首逾刻曰："其词也直。"因赠诗以导其志。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翌日，遍闻于好事者。

许道敏同年

贡士许道敏随乡荐之初，获知于时相。是冬，主文者将莅事于贡院，谒于相门。丞相大称其文学精臻，宜在公选，主文加简，揖额而去。许潜知其旨，则磨厉以须，屈指试期，大挂人口。俄有张希复员外，结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门，亲迎之夕，辟道敏为傧赞。道敏乘其喜气，纵酒飞章，摇珮高谈，极欢而罢。居无何，时相敷奏不称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骇，主文不敢第于甲乙。尔后晦昧坎壈，不复闻达，继丁家故，垂二十载。至柘国小兵部知举年，方擢于上科。时有同年张侍郎读，一举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败于垂成之冬，傧导外郎鹊桥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厘，何啻千里！

韦御史铛怪

故山北从事韦某殿中，尝话幼年在庠序，甫书云节，逮夜自学舍捧书以归。及堂寝，阒其无人，独狭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潞豸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宇下营时奠之具，潞豸神色惨白，且告之故，即众訾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铛蒇事，仍贮婴孩于怀抱间。婴涌身须食，因误坠于铛中，沸油浪涌，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益炽，盖膏水相反也。乃杂掷罂瓿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灭后视婴，已焦爇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废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终。

郑相国题马嵬诗

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独丞相荥阳公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后人观者，以为真辅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秕颜、谢，笞挞曹、刘。为渭南县尉日，尝有《题缑山王子晋庙》诗，尤为绝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晓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红丝瑟，秦郎白管箫。衣从星渚浣，丹就日宫烧。句曲觞金洞，天台啸石桥。雾垂鸦翅发，冰冻虎章腰。"议者以为傥遇评于精鉴，当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书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盖先兢慎诚信，四方宾贾慕之如归，岁获美利，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书，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且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祸，履校灭趾，故先觉耳。然吾已请于阴骘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夕于春明门外逆

旅，仍备缣之随龄者三十有五，蘗帕韬之，候夜分，则往灞水横梁，步及石岸，见有黄其衣者，乃置于前，礼祝而进，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善计家事，急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阖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宵出青门之外，俨若不寐。恭候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横梁，怯于无觌。至则果睹一物，形质恢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载惊载喜，捧素于前，祈祝设拜，无敢却顾，急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独有仆之司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铜壶始漏，复有掷书者，厩皂立擒之，乃邻宇集庠序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札如上，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状始末，诉于县官，诘问伏罪，遂置枯木。时故桂府李常侍丛制锦万年讼牍，数年前尚在，往往为朝士取去。

参寥子云·巫蛊似是，其孰能辩。小则蒲纸，大则桐人。

齐将军义犬

禁军大校有瑛名而齐姓者，始以驰骋，大承恩宠，以是假御史衔，至于剧宪。家蓄良犬四，尝畋迥广中，辄饲以粱肉。其一独填茹咽喉齿牙间以出，如隐丛薄，然后食罄则复至，齐窃异之。一日，敕仆伺其所往，则圮垣枯窦，有母存焉。老瘠疥秽，吐哺以饲。斋亦义者，奇叹久之，乃命筐牝而归，以败茵席温之，馀饼饵饱之，犬则摇尾俯首，若怀感激尔。后擒奸逐狡，指顾如飞。齐将扈猎驾前，必获丰赏。逾年牝死，犬弥加勤。又更律琯，齐亦殂落，犬嗥吠终夕，呱呱不辍。越月，将襄事于邱陇，则留四獒以御奸盗。及悬窆之夕，斯犬独举足，踣土成坳，俯首叩棺见血，掩土未毕，犬亦致毙。

参寥子曰：噫！被毳于蹄走而能两有忠孝，嗟夫！

真陵开山

丞相夏侯公为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选陵寝，虽山形外正，而蕴石中顽，丞相衔命，以丰价募丁匠，开凿皇堂，弥月不就。京府两邑，隶纳锻具，联车以载，辙迹相望，至则镬醯以沃之，且煎且凿，役百万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毕，百步夷然，于柏寝之上，得折钗半股，其长如掌，衔于顽石间，匠者抉取，以献夏侯公，公以园陵甫及，圣情哀慕，寝而不奏。上古已前，宁无妆牖，桑海陵谷，其可谓诬？

郑侍郎判司勋检

吏部郑侍郎薰介洁方廉，以端劲自许，朝右畏惮。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阶至朝散大夫者，许追荣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议大夫者，用勋荫子。至光禄大夫者，得衮服庙祭，设棨戟。”一日，内侍省牒言：“弓箭库使正议大夫内谒者监某乙，请少恩例，用阶荫子。”吏部牒司勋刺检云：“大历中，鱼朝恩曾有是事。”郑公怒，吏判其后云：“正议大夫诚宜荫子，内谒者监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无敢复请者。后以聚食百口，困于朝俸，白执政以外任为请。时宰以公清望耆德，议假端揆，出刺华州，拟状留中不出，论者或以为尝失律于宛陵，上意迟于再委分阃，而仆射李公亦尝不利于镜水，何三拥朱轮于莲华峰下哉！盖以三峰且无戎机，不侔藩府，止类关辅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实以刚简为幸臣所忌。

赵江阴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赵宏者，任江阴令，以片言折狱著声。由是累宰剧邑，皆以雪冤获优考，至于疑似晦伪之事，悉能以情伪辩之。时有楚州淮阴农者，比庄顷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首以贮财赎契，先纳八百缗，第检置契书，期明日以残资换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征纳缗之籍。明日，赍余镪至，遂为西邻不认矣，且无保证，又乏簿籍，终为所拒。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邑宰谓曰：“诚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赖者券，乏此以证，何术理之？”复诉于州，州不能辨。东邻不胜其愤，远聆江阴之善政，讼者乃越江而南，诉于赵宰。赵宰谓曰：“县政地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东邻则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则无由自涤也。”赵曰：“第止吾舍，试为思之。”经宿，召前曰：“吾计就矣，尔果不妄否？”则又曰：“焉敢厚诬。”赵曰：“诚如是言，当为置法。”乃召捕盗之干事者数辈，至淮壖，曰：“有聚啸而寇江者，按验已具，且言有同恶相济者，在某居处。”名姓形状，俱以西邻指言，请械送至此。先是，邻州条法，唯持刃截江，无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还。然西邻自恃无迹，未甚加惧，至则旅于庭下。赵厉声谓曰：“幸耕织自活，何为寇江？”囚则号呼与泪随曰：“稼穑之夫，未尝舟楫。”赵又曰：“辨证甚明，且姓氏无差，或言伪而坚，则血肤取实。”囚则大恐，叩头见血，如不胜其冤者。赵又曰：“所盗率多金银锦绣，非农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产以辨之。”囚意稍开，谓皆非所贮者，且不疑东邻之越讼也，乃言：有稻若干斛，庄客某甲算纳到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贯，东邻赎契者；银器若干件，匠某锻成者。”赵宰大喜，即再审其事，复谓曰：“汝果非寇江者，何为讳东邻所赎八百缗？”导引诉邻，令其偶值，于是惭惧灰色，祈死厅前。赵令桎梏往本土，检付契书，然后置之于法。

参寥子曰：江阴，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异之政，无由人知。史氏宜采此，以广圣朝循吏传。

单进士辨字

进士单长鸣者，随计求试于春官日，袖状诉吏云："某姓单（音丹），为笔引榜者易为单（音善），单诚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实贻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谕，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异耶？"长鸣厉声曰："不然。梯航所通，声化所暨，文学之柄属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书，则台州吴儿乃"吕"州"矣"儿也。"主文者不能对，词场目为举妖。

李仆射方正

三峰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长安修行里。有密邻，即故日南阳相也。丞相早岁与之有旧，及登庸，权倾天下，相君选妓数辈，以宰府不可外馆，栋宇无便事者，独书阁东邻，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迟迟于发言。忽一日，谨致一函，以为必遂。及睹覆札，大失所望。又逾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愿以厚价购之。或曰："水竹别墅交质。"李公复不许。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动初意，竟无回命。有王处士者，知书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与之同处。丞相密召，以诚告之，托其讽谕。王生抃捧其旨，勇于展效，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间，公遘疾，生独侍前。公谓曰："筋衰骨弱，风气因得乘间而入，所谓空穴来风，枳枸来巢也。"生对曰："然向聆西院枭集树杪，某心忧之，果致微恙。空院之来妖禽，犹枳枸来巢矣。且知赍器换缗，未如鬻之以赡医药。"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发上植，厉声曰："男子寒死馁死，鹏而死尔，其死命也，先人之敝庐，不忍为权贵优笑之地。"挥手而别。自是王生及门，不复再接矣。

卷　下

郑少尹及第

世传《前定录》，所载事类实繁，其间亦有邻委曲以成其验者。今复有前定卓异之说，且非诞妄，故附于此。长安鼎甲之族，有荥阳郑氏，尝为愚言，其先相故河中少尹讳复礼，应进士举，十不中所司选，困厄且甚。千福寺有僧宏道者，人言昼则平居，夕则视事于阴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蒲亚不胜其蹇踬愤惋，则择日斋沐候焉。颇容接之，且曰："某未尝妄泄于人，今知茂才抱积薪之叹，且久之不能隐忍耳，勉旃进取，终成美名。然其事颇异，不可名也。"蒲亚拜请其期，宏道曰："唯君无期，须四事相就，然后遂志。四缺其一，则复负冤。如是者，骨肉相继三榜。三榜之前，犹梯天之难；三榜之后，则反掌之易也。"蒲亚愕眙不谕。复再拜请语四事之目。宏道持疑良久，则曰："慎勿言于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为异矣。其一，须是国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须是礼部侍郎再知贡举；其三，须是第二人姓张；其四，同年须有郭八郎。四者缺一，则功亏一篑矣。如是者，贤弟侄三榜，率须依此。"蒲亚虽大疑其言，然郁郁不乐，以为无复望也，唯敬谢而退。至长庆二年，人有导其姓名于主文者，蒲亚以其非知贡举，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宝历之二年，新昌杨相国再司文柄，蒲亚私喜其事，未敢泄言，来春遂登第。第二人姓张，名知实，同年郭八郎名言扬。蒲亚奇叹且久，因记于小书之杪，私自谓曰："宏道言三榜率须如此，一之已异，其可至于再乎，其可至于三乎！"次至故尚书右丞讳宪应举，太和二年，颇有籍籍之誉，以主文非再知举，试日，果有期周之恤。尔后应太和九年，九举年年败于垂成。直至改元开成之二年，愚江夏伯祖再司文柄，右辖私异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张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又附书于小书之杪。三榜虽欠其一，两榜且无小差，闺门之内，私相谓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时僧宏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驸马都尉讳颢应举，时誉转治，至改元会昌二年，礼部柳侍郎再司文柄，都尉以状头及第，第二人姓张名潜，同年郭八郎名京。三榜皆改元第二年，主文再知举，第二人姓张，同年有郭八郎。阴骘驱驾，须及于斯，非兔楮可以尽述者。尔后荥阳之弟侄就试，如破竹之势，迎刃自解矣。以其前定稍异，故书。

卢员外题青龙寺

卢骈员外，才俊之士。忽一日，晏抵青龙精舍，休于僧院，气凄惨如蓄甚忧者。吁嗟往复于轩槛间，僧问不对。逮夜，将整归骑，徘徊四顾，促命毫砚，题于南楣曰："寿夭虽云命，荣枯亦太偏。不知雷氏剑，何处更冲天？"题毕，草草而去。涉旬出官，未逾月卒。其诗至今在院，僧逢人辄话其异。

崔起居题上马图

崔雍起居誉望清举，尤嗜古书图画，故钟、王、韩、展之迹，萃于其家。尝宝《太真上马图》一轴，以为画品之上。咸通戊子岁，授禄二千石于和州。值庞勋构逆丰、沛间，贼锋四掠，历阳麽郡，古史儒生，非枝拒所及矣。乃命小将，赍羽檄牛酒犒贼师，且以全雉堞、活黎庶为请，由是境亡剽掠之患。虽矫为款谕，而密表自陈，时宰有不协者，因置之以法，士君子相吊。后有得崔君所宝画者，轴杪题云："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华亭之鹤徒唳，天命如何！"字虽真踪，不书时日。识者云："闻命之后，无暇及此。"其预知耶，复偶然耶！

崔尚书雪冤狱

尚书博陵公碣任河南尹，摘奸翦暴，为天下吏师。先是，有结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

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年，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构逆，阱于寇域，逾期不归。有妻美少，且无伯仲息胤之属，妻尝善价募人，访于贼境之内，四裔竟无得其影迹者。或曰："已戕于巨盗而帑其财贿矣。"洛城有杨乾夫者，以善卜称，妻晨持一缣，决疑于彼。杨生素熟于事，且利其色，思以计中之，乃为端蓍虔祝，六位既兆，则曰："所忧岂非伉俪耶？是人绝气久矣，象见坟墓矣，遇劫杀与身并矣。"妻号咷将去，即又勉之曰："阳乌已晚，幸择良辰清旭，更垂访问，当为再祝。"妻诚信之。他日复往，振策布算，宛得前卦，乃曰："神也异也，无复望也。"仍言号恸非所以成礼者，第择日举哀，缞服髽发，绘佛饭僧，以资冥福。妻且悲且愧，以为诚言，无巨细事，一以托之。杨生主办，雅竭其志，则又谓曰："妇人茕独而积财贿，寇盗方炽，身之灾也，宜割爱以谋安适。"妻初不纳，夜则飞砾以惧之，昼则声寇以饵之。妻多杨之义，遂许嫁焉。杨生既遂志，乃悉籍所有，雄据优产。又逾月，皆货旧业，挈妻卜居洛渠北。其明年，徐州平，天子下洗兵诏，大憝就擒外，胁从其间者宥而不问，给篆为信，纵归田里。可久髡裸返洛，疥痒瘠秽，丐食于路，至则访其庐舍，已易主矣。曲讯妻室，不知所从，辗转饥寒，循路号叫。渐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见妻及杨肆目门首，欲为揖认，则诃詈诟辱，仅以身免。妻愕眙以异，复制于杨。可久不胜其冤，诉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杨皆厚贿以行，取证于妻，遂诬其妄。时属尹正长厚，不能辩奸，于是以诬人之罪加之，痛绳其背肩校强。可久冤楚相萦，殆将溘尽，命禄未绝，洛尹更任，则衔血赍冤，诉于新政。新政亦不能辩，其所鞫吏得以肆堇毒于簧言，且曰："以具狱讼旧政者，有汉律在，则又列夤配邑之遐者，隶执重役。"可久双眦洒血而目枯焉。时博陵公伊大燕居，备聆始卒，天启良便，再领三川，狱吏屏息，覆盆举矣。揽辔观风化之三日，潜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仍敕吏掩乾夫一家，并素鞫吏，同桎其颈，且命可久暗籍其家服玩物，所存尚夥，而鞫吏贿赂丑迹昭焉。既捶其胁，复血其背，然后擢发折足，同弃一坎，收录家产，手授可久。时离毕作沴，黳云复郁，断狱之日，阳轮洞开，通逵相庆，有至出涕者。沉冤积愤，大亨畅于是日，古之循吏，孰能拟诸！

李可及戏三教

优孟师曾见于史传，是知伶伦优笑，其来尚矣。其开元中黄幡绰，玄宗如一日不见，则龙颜为之不舒，而幡绰往往能以倡戏匡谏者。漆城荡荡，寇不能上，信斯人之流也。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参寥子曰：开成初，文宗皇帝耽玩经典，好古博雅，尝欲黜郑卫之乐，复正始之音。有太常寺乐官尉迟璋者，善习古乐，为法曲，箫磬琴瑟，戛击铿拊，咸得其妙，遂成《霓裳羽衣曲》以献，诏中书门下及诸司三品以上，具常朝服，班坐以听。合奏相顾曰："不知天上也，瀛洲也。"因以曲名宣赐贡院，充试进士赋题，又命授尉迟璋官，丞相荥阳郑公覃拟王府率。时有左拾遗窦洵直上疏，以为："乐官受赏，不如多予之金，无令浼污清秩。"荥阳公曰："王府率是六品杂官，君谓之清秩，便授洵直可否？"时上方锐意纳谏，亦优容之。今可及以不稽之词，非圣人之论，狐媚于上，遽授崇秩，虽员外环卫而名品稍过，时非无谏官，竟不能证引近例，抗疏论列者，吁！

梦神医病者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毗沙门天王者，不详谁氏笔迹，而精妙如动，祈请辐辏，传有神异。尝有民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其室甚富，有妻且少，视之燕宋也。母氏啜泣，遍访医巫，竟无能原其病状。一日，自言欲从释氏，且不能跛倚，其可髡首而缁体乎。母徇其欲，肩致绘壁之下，厚施主僧，眠食于寺庑。逾旬喜寐，梦有人魁形铠服，焰加于肩，弓梏其臂，持筋类鲙，以食病者。复若严悸，促迫咀嚼，坚韧不堪其忧。所食袤丈，蘧然而觉，绵骨木强矣。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弧矢之六石者于门，且示曰："能引其半者，骈粮以赐之，满者倍斯。"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

渤海僧通鸟兽言

公冶长通鸟语，介葛卢辨牛鸣，著在格言，固非妄矣。咸通初，有渤海僧萨多罗者，寓于西明精舍，云能通鸟兽之言，往往闻鸟鹊燕雀啅噪，则说休咎及闾巷间事如目击者，佛图澄之听铃语，不是过也。一日，秋暑方炎，与小朝客数人联骑，将纳凉于城西别墅。路遇牝豕引诸豚而行，喀喀有声。一朝士戏曰："此猪有语否？"对曰："有之，人自不能谕也。"又问曰："所语何？"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

行，向前树阴下吃奶。'料其不远当遇官槐而止，且饲群子矣。"诸朝士颇奇之，因缓辔以侦，果逾沟不没，过圈不奔，直抵木荫，踞乳诸子尔。后贵臣宅互迎问之，无少差忒。后中官主禁旅者，将籍名于军寺，蕃僧不乐，杖锡出京，不知所往。

参寥子曰："夷夏之言不通，人兽之音固异，挞而跨之可也，杀而食之可也，非礼非义，勿欺于前。

御楼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岁，上以年和时丰，思减徭免罪，乃下诏，以其冬御丹凤楼，申眚灾肆赦之命，有司择用十月十日。近岁以知星食禄者，止能胶柱选日，不克风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蒇事向毕，巳时风雨暴作，上仁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霁，人心甚悦，诏有司令市良土，以夷楼前坳潦之所。时丞相李公蔚尹正神州，于是严令两邑召载土者以集事。先是，有以只轮载土而鬻者，每乘不逾三十钱，至是幸时之急，遂高其价，逾倍方止。两邑官吏有司捕盗者，专其事，虑价不廉，惧未敢发。李公以羲驭向晚，闵事不集，坐退朝别馆（市□□递院尹退朝，即视事于其中），具桎梏鞭扑于前，援毫以伺督责，骑步旁午于道。二县僚不得已，趋而前曰："常鬻土者，每轮十数及三，今则幸其急，骤加十至七，愿立毙其首，以衄其价。"李公谓曰："事非舒缓，安以价为。"遂令每乘加钱至百二，官吏奉命大喜，只轮云集。至暮，夷坳燥潴俱毕。役夫乐其善价，继来不已，金吾司候有佚背而回者。诘旦，上御楼宣赦，百官毕集，乐悬具举，兵仗罗列，建鸡免囚，楼观之下，纤埃不生，圣颜甚悦。后一日，鬻土者诣府请直，则复给五十钱。

参寥子曰：丞相得权变之道。前时立毙之，则事不集矣，今日厚偿之，则幸门启矣。始加至百，以饵其来，终削之半，以惩其蠹。擒纵其术，于是乎在此，亦书事之琐者。嗟乎！国家分列卿寺，其位亚诸侯一级，而挈壶氏之司，纡朱拖紫，敛板莅事者，不下五六百员，皆月蠹厚禄，曾昧仰瞻之妙，不知天文之书，皆市中卜祝小儿，居羲和梓慎之职，其有干局可称者，岁精一轴历书而已。呜呼！由是欃枪所起，彗孛所指，星纬陵犯之度，日月薄蚀之由，君臣无得而察 。后之执政者，不得不以此为深虑。

王居士神丹

有长乐王居士者，耄年鹤发，精彩不衰。尝持珠诵佛，施药里巷，家属十馀口，丰俭适其中。一日，游于终南山之灵应台。台有观音殿基，询其僧，则曰："梁栋栾栌，悉已具矣。属山路险峻，辇负上下，大役工徒，非三百缗不可集事。"居士许诺，期旬日赍镪而至。至京，乃托于人曰："有富室危病医药不救者，某能活之，得三百千，成终南山佛屋足矣。"果有延寿坊鬻金银珠玉者，女岁十馀，遘病甚危，众医聚药，手不能措，愿以其价疗之。居士则设盟于笺，期于必效，且曰："滞工役已久矣，今留神丹不足多虑，某先持此镪付所主僧，冀获双济。"鬻金者亦奉释教，因许之，留丹于小壶中，赍缗而往，涉旬无耗语，女则物化。其家始营丧具，居士仗策而回，乃诟骂囚拘，将送于邑。且曰："某苟大妄，安敢复来？"请入户视之，则僵绝久矣。乃命密一室，焚槐柳之润者，涌烟于其间，人不可迩。中平一榻，籍尸其上，褫药数粒，杂置于顶鼻中，又以铜器中贮温水，置于心上，则谨户与众伺之。及晚，烟烬薰黔其室，居士染指于水，曰："尚可救。"亟命取乳碎丹数粒，滴于唇吻，俄顷流入口中，喜曰："无忧矣。"则以纤纩蒙其鼻，温水置于心。及夕，执烛以俟。铜壶下漏数刻，鼻纩微嘘，又数刻，心水微滟，则以前药复滴于鼻。须臾忽苏，黎明则胎息续矣。一家惊异，愧谢王生，生乃更留药而去。或许再来，竟不复至。后移家他适，不知所依从。女适人，育数子而卒。

参寥子曰：奇绝之艺，和扁之术，何代无之，有实艺而无谄行者，公卿之门不内，贾生所以恸哭于时事，愚知谊心。

辛尚书神力

邕府辛谠尚书传有神力。尝与故滑台杜仆射为泗上郡职，时属丰沛兵起，浮磬雉堞困于贼锋，其不抵于偷儿之手者，数板而已。杜公将有包胥乞师之请于邻封，以劘垒方严，募辕门勇士，无敢应者，独谠请行。岸列霜锋，河浮战舰，裸身宵度，胜舟而济，获告邻部，果解重围，贼锋遂衄。朝廷录功，累授刺史于曹州，团练于泗州，节度于邕州。尝言微时力田自粒，三伏甚暑，与邻庄老农纳凉于山之阴。山上有巨牛怒斗者，哮吼争力，声达数里。邻人虑其奔北退走，则有蹂践冲触之患，相谋备钩索，为制拒之针。辛曰："众力非及，某能当之。"俄顷有牛果北而下，狞蹄踣土，凶角以奔。辛则正立中逵，俟其欲至，两执其角，牛不能前。旁观移时，如不置力，牛怒滋甚，退身数尺，养力而冲。如是三四，划然有声，流血滂沱，角折牛仆。其主乃屠肉聚食，以酬壮观，则命持斫斧断角，坚不可刈，辛复拉之，应手而碎。时说侏儒瘠瘁，如不胜衣，至官崇体腯，力亦随灭。

贱买古画马

荥阳外郎綦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给妇人，廉市马画。外郎奇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罽裁标，斑黾鼍轴之。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隙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以七万购献牢盆者，得署渭渠横梁，梗船碎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幸其不鉴，于是卑价市之，为妓主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外郎不能决。

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至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认者，外郎以其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桎送，后永亡其耗。

参寥子曰：时也玉塞风清，虏多汉冕，长安马肆以驯良骏逸称者，蹄不止三万，而数幅绘事，反邀丰直，且复阱人于死，此诚好古博雅君子之所尚。然浇浮之风，亦取笑于骊连、栗陆之代。

韦进士见亡妓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潞，颜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众寡其伦。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十六归京兆，二十一而雕落，韦悲咽痛悼，不能悦情。茹蔬甚羸，弃事而寐，意其梦睹。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尝视妓妖蛊，时则牵于相念，促命见之。乃妙选良辰，斋除堂室，舒帏于壁，穗香于炉，仍须一经身之衣，以导其魂。韦自喜自叹，搜衣苌箧，皆换福于梵王家矣，唯馀一裙之金缕者。任曰："事济矣。是日，宜绝人屏事。"且以昵近悲泣为诫，设灯炬于香前，曰："观后烬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清露始垂，任忽长啸，香裙在手，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嗟之声，俄顷映帏微出，倩服少选，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拜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坐，无异平生，或与之言，可否以首。鼎居逾刻，烛跋及期，欻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帏长恸，既绝而苏，仿佛衣香泛于坐侧。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因来奉救。沤珠槿艳，不必多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怿，逾年而没。

参寥子曰：大凡人之情，鲜不惑者，淫声艳色，惑人之深者也。是以夏姬灭陈，西施破吴，汉武文成之溺，明皇马嵬之惑，大亦丧国，小能亡躯，由是老子目盲耳聋之诫，宜置于座右。

卢尚书庄堕雷公

洛城建春门外有信安卢尚书庄，竹树亭台，芰荷洲岛，实为胜境。乾符乙未岁，有乡荐之士，相与避暑，坦率于西亭。钓罢弈棋之际，阴云暴兴，雷霆击空，食顷大雨，未可整归骑，第临轩观霖霪之势。忽有一物，堕于檐下，臃肨其状，而崇角奢足，随陨偃于弈榻之前，如伤困者。众咸惊异，相与环观，危轩跨池，少顷则泅转于水中矣。柔毛雨渍，印于碧砌，积久不灭。相与逼视，馀腥薄人，命仆搜池，竟不复得。

泗州风狂尼

丞相陇西公蔚建大旆于广陵日，时咸通十二年也。有泗州状，言女僧二人，至普光王寺，将祈礼者，睢盱顾视。女病风狂云："后二年国有更变，此寺大圣和尚当履宝位。"循廊喧叫，聚人甚多，不迹其来，释徒大恐。正欲拘縻之际，则齐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堕伤，狂痛昏迷，诘问不获。丞相立命火焚其状，仍牒州杖杀之。至十四年，果懿皇晏驾，今上即位，是为普王。

迎佛骨事

咸通癸巳岁，有诏迎佛骨于岐下。先是，元和末，宪宗命取到京，时韩吏部上疏极谏，以为远近农商弃业奔走如不及，至有火其顶者，刃其臂者。当时佛骨之盛，已如此，至是又加甚，不啻百千倍焉。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及到京，则倾城迎请，幡幢珂伞，香车宝马，阗咽衢路。天子御安福楼，降万乘之尊，亲为设礼。兆众涕泪，感动左右，竭家产，断肌骨，以表诚志者，不可胜纪，皆言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尚此敬信，吾辈何所悋哉！此乃上之风行，下则草偃，固其宜也。然有鹤盘其上，牛跪于下，又何情哉！明年，懿宗升遐，今上即位，诏归本寺，肩舁陌上，粗备香梵。去岁徒众，万无一来，循路见者，顶别而已。人情寒暑，既已牢落，丹顶莹蹄，亦不复至。所异者，桃林之兽，青田之禽，岂能时其盛衰，改柯易叶，浮沉于世态耶！

丞相兰陵公晚遇

丞相兰陵崔公，清誉俭德，时所推服。尝统戎于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由此人情归美。今上诞圣于壬午，龙飞于癸巳，皇算十有二岁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为上相公，时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数载，汲引贤哲，导畅皇慈，俭德既彰，浇风少革。及薨于位，上再兴不憖遗之叹，而废常朝者三日，册赠之礼，有加美焉。议者曰："高位厚禄，苟有其分，阴灵必助其寿考，不然者，安有过悬车之岁，而命相之主始生！"世传太公晚达七十而遇文王，今又逾钓渭之年一纪，乃知荣辱之分，岂偶然哉！

参寥子曰：道则由己，命则在天。君子行由巳之道，委在天之命，达则为稷冉，为蛟龙，为云雨，穷则为孔孟，为禽鱼，为游泳，何往而不适哉！弄怒涛者鲜不溺死，戏竿杪者或多堕伤，急驱必猛颠，邀荣亦骤辱，士有尤人而躁进者，非君子也。

寿安山土棺

寿安之南，有土峰甚峻。乾符中，因雨而圮，半

壁衔土棺，棺下有木横亙之，木见风揉而成尘，土形尚固。邑令涤之泥，汩于水，粉腻而蜡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征近代，无以土为周身之器者。《戴记》云：夏后氏用塈周，殷人以棺，周人以椁。郑玄注曰：塈周以土为之也。"岂锡玄圭之世窆耶？莫究其年代是非矣。

卢相国指挥镇州事

丞相范阳公携清苦律身，钊断无滞，代天理物，必先鹑衣鷇食，遐陬远裔，以是四方之誉，翕然归之。乾符丁酉岁，因与同列廷诤机务，词气相高，朝廷两解之，偕授宾翼储闱，分秩洛汭。河朔三镇屡贡表词，且以弃瑕擢用为请。先是，常山帅王景崇者，年十有八，袭继父位，朝廷常姑息之。时每律琯三周，则各隆品爵，仍与幽魏并制。幽魏继有更变，景崇时独得军情，以是爵位相悬，镇至剧品。景崇时已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常山郡王、食邑五千户，实食袭三百户，穷极勋赏，无以加焉，而幽魏官秩尚卑，以镇州故，未行册命。常山揣朝廷方用恩泽，怀抚方伯，青徐之野，尚聚萑蒲，饷挽方繁，兵力且困，乃上表，其略曰："臣当道与卢龙、魏博往列，三载考绩，咸蒙宠荣。今者以臣官位稍崇，而两镇久稽成命。臣弟冀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景儒，自委郡符，亟闻美政，诚惭内举，堪委外藩。请回臣官荣，授景儒一镇。"意图易定。时内臣秉权者，固欲与之。一日，枢密使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乃曰："相公为国择帅，尝难其人。今或能教战抚民，袭守政化，即良将也，何必拒常山之请耶？况某知景儒恪居官次，若别选用，未必及之。适奉圣旨，便委中山，以收后效。"诸相无言，独崔公沆曰："开府固昧远大之计矣。国朝自蒯胡作乱，于今三道止类国宾，尝贻宗社之羞，未雪神人之愤。今者徇其苟得，又授景儒，一失其机，噬脐无及。始则人充贡赋，终尔渐紊彝章，疆界接连，既以与之，复欲取之，未知其可也。景儒既卒，必以军意请立子孙。傥未议加兵，即立须降节，然后魏博岂无骨肉，必俯瞰洛城，显然卢龙，坐邀青社，开府此际何术枝梧？"二内臣呿颐结舌者久之，且曰："适奉圣旨，遣与相公商量，所仗者庙谟，非敢参以末议。"崔公遂草诏意进曰："卿世袭忠贞，材兼文武，即竭事君之节。必先体国之诚。卿弟冀州刺史景儒英卫齐勋，龚黄让政，至于擢用，自贮素心，但以患在不均，理须经久，易定既为恩赏，幽魏何以酬劳？辍食再思，难允诚请，临轩注想，宜悉朕怀。"望付翰林如此赐诏。诏书再往，勤请愈坚，表云："愿得手足之荣，共竭股肱之效。"圣上为之旰食，乃诏范阳公以兵部尚书入觐。到京旬日，拜特进、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三镇有表贺宰辅得其人。时公以步蹇，未任衔谢，上因命中书官就宅问计。对曰："臣待罪台司，五环星岁，前后三镇，以甘言佞臣，美贶饵臣，臣皆拒而不纳。或所论奏，不违程式者，翌日允之，仍召奉使小将显皇恩，且诫曰：'事出此口，言归彼耳，可否面定，不自外来，无为贿妄于其间也。前日驿书，已告尔帅矣，宜以覆族为。'以是知臣一心事主，必合信臣。臣请与书谕以是非祸福之源，君臣父子之道。"立进书草。卢公才辨词藻，尤工于指谕事理，上览书色动，命中使送春服象只者赍往。及回表云："冀州刺史景儒自聆擢用，黎庶偃辕，令望加官，勤留当道。且言臣滥分茅土，曾乏内劳，位冠三台，官崇一品，方思让爵，不敢贪荣。幽魏加官，请循往例。"上大悦。

太清宫玉石像

明皇朝，崇尚玄元圣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诏天下州府立紫极宫，度道流，为三元朝醮之会，长安重建太清宫，琢玉石为玄元皇帝真像。雕镌之丽，不类人工，列太常乐悬，服天子兖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肃宗二圣真容于殿之东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陈希烈于东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为言者曰："陈、李二相，阴狡险诈，常欲动摇东宫，将有不利于先帝者数四，赖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尔则宗庙有缀旒之危，奈何以玉琢二臣，列于清敬之地，比扁舟五湖之人，铸金肖形之像也。"寻诏除去，瘗于殿阴，尔后人无知者。至广明庚子岁，丞相范阳公为太清宫使，因命葺修颓废之所，工役掘地，得玉石人，涤去泥壤，则簪裾端简如龙之像。工人不知其所自，以状白公。公命寻究之，则林甫官衔铭于其背。丞相公忠肃直者，大以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险巧罪迹，不宜获保首领，请辇送京兆府击碎之。"议者以为李林甫、陈希烈辅佐明皇，骄奢贪狠，而又益憎蓄怨，摇动储君，信是一乱臣贼子也。然礼经云："刑不上大夫。"而况琢石之像，且异戮尸之责，况朝服簪裾而碎于府门，君子谓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传丞相奏章云："臣闻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右相李林甫等，宠异之命，冠于人臣，枭獍之心，勃于君上。像已辇送京兆府，集众击碎讫。其徒伴陈希烈，见搜擒次，候获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闻之，无不掩笑。辇碎林甫、搜寻希烈之事，则实有之，至于徒伴擒获之语，斯又妄也。

卢左丞赴陕郊诗

卢左丞渥冠裳之盛，近代无出其右者，伯仲四人咸居清显。乾符初，服丧纪于洛下，先终制，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郊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县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授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前畿尉迁监察御史。鸣珂珮玉，纡朱拖紫，照耀街巷，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保厘尹正已下，更设祖筵，以鲜华相尚。分秩故相及朝容恶日两邑县官，卑秩麻衣，倾都出郭，洛城为之一

空。食器酒具，罗列道路，盛于清明簪洁松槚之日，填咽临都驿，前后十五里，车马不绝。左辖始舍辔居首筵，则为川尹邀去，乃大合乐于旧相之座，而诸朝容已携酒馔出城者，散于田野，选胜聚饮，歌乐四起，飘飘然若澧州上巳、会稽禊事也。无贵无贱，及暮醉归。有白髯驿吏声指曰："某自拥篲清邮五十载，未尝睹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左辖有诗题在嘉祥驿云："交亲荣饯洛城空，秉钺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此诗为牌子，后为易定帅王处存碎之。

杨尚书补吏

青州杨尚书损观风陕郊日，政令颇肃，郡人戎校缺，必采于舆论而升陟之，缕及细胥贱卒，率用斯道，以是莅政累载，无积薪叹燥请托之源。一日，使院有专兵籍者阙，局司颇重，选置惟难。有吏两人，众推合授，较其岁月职次，功绩违犯，无少差异者，从事掾不能决，请裁于长，长或臆断，谁曰无私。杨公俯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谓曰："为吏之最，孰先于书算耶？姑听吾言。有夕道于丛林间者，聆群跖评窃贿之数，且曰：'人六匹则长五匹，人七匹则短八匹。'不知几人复几匹？"顾主砚小吏著于纸，令俯阶筹之，且曰："先达者胜。"少顷，一吏果以状先，遂授良阙，侪类则眙伏而退。以其类亥二首六身之说，故书。

薛氏子为左道所误

有河东薛氏子二，野居伊阙，茂林修竹，面水背山，力田藏书，皆务修进。先世亟典大郡，薄留伏腊婚嫁之资。一日，木阴初成，清和戒候，偶有击扉者，启而视之，则星冠霞帔之士也。草屦霜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则延入宾位，雅谈奥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因愿少驻。"二子则留连之。坐久，复曰："舍此东南百步而近。有五松虬偃在疆内者。"曰："某之良田也。"左道愈喜，因屏人言："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丰狱即其地，三品可以分赡。亲属之甚困者，唯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薛大惊，左道曰："家童暨役客辈，悉命具畚锸之类，俟择日发土，须臾可以目验矣。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翦方为埠法，步水噀之，不能遁也。"且诫僮仆无得泄者。又问结坛所须，则曰："须徽纆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缯彩缣素甚夥，暨机案炉香茵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矣，假以为法，不毫触耳，所费者祭膳十座，醑茗随之，器以中金者为首。"二子则竭产以经营，其所缺者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术，以是粪睆金玉，常以济人危急为务。今有橐装寓太微宫，欲以奉寄。"二子许诺，乃召人负荷而至。囊笈四所，重不可胜，缄鐍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施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第，封门而俟，且诫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或为人窥，则福移祸至。俟行法毕，当举燧以呼。炬兴，可与僮役偕来矣。俟扶桑未烛，聚力以发，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敬依此教，严戢舆皂，无得妄行。自夜分危坐，系望烛光，杳不见举，伺久则鸡晨树杪矣。二子虑太阳东上，觉于行人，不得已辟户遐侦之，默无影响，步于松下，则掷杯覆器，似数辈纵食于其间者。炉香机案，倾侧左右，缯彩器皿，悉已携去，轮蹄印迹，错于短墙，疑用徽纆萦固以遁。因发四箧，瓦砾实中。自是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敢诉，而骇谈非论，夕遍京洛。

参寥子曰："非望之福，焉可苟得！左道之事，其足信乎！

军中生犒

寇陷钟陵毒，逋岁诏会诸侯之师讨之，未格苗间，统兵者带绕于贼堞，王人督军，日月而至，宴犒迎饯，旬日无虚时。先是，自九江至于敷浅源，宝视肥羜，及大军加境，畅饮荐羞，不常厥味，猫脾鼠肝，亦登于俎。是以二物也，犹傲价于雾市，逾月复罄。一日，上命内臣之贵显者，慰抚于柳营。有军帅置生犒于皇华，发函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华喜为珍贶，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则命启器，乃刑刖一足，屈于椟中，缣袦麻屦，亦不削去。皇华大哕，终日不食。

参寥子曰：钩抓踞牙，食人之内者，豺狼也，以豺狼戮枭獍，孰能分善恶于毫厘之间哉！

虎食伊璠

巢偷污踞宫阙，与安、朱之乱不侔。其间尤异者，各为好事传记。冠裳农贾挈妻孥潜迹而出者，不可胜记，至有积月陷寇，终日逃避，竟不睹贼锋者。独前泾阳令伊璠为戎所得，屡脱命于刃下。其后血属相失，村服晦行，及蓝关，为猛兽搏而食之。祸患之来，其可苟免！

蓝田贡冰

蓝田县岁贡冰，常在冬杪，有腊候尚怒，蓝水不冰，则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形似今承柱之础，方尺数之，三，厚寸数之十，乃镌额求中矩者，亦艰难以具美。至于清虚明洁，如椎骊颔而割蚌腹也。或有粟砂线叶黏于其中，则命镌取，以跃汤补之，汤澄蓝水沸于中，金器赫天不辍，以俣其用。或沃以冷，则冻敛不固，寻复脱去。用火泉填之，乃水纹丝散，交涯如织，磨砻以平。他邑亦贡，其数甚寡，且非上品，不及蓝冰也。中和辛丑，翠华在蜀，

优诏以云栈岩险，罢贡洞庭丹，实是年木奴之属，既醯且瘠。有鸡林僧亦言：本国濒海岛上，其水多卤，或有如铧蘖投其中者。唯淮波截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酲。彼国或一岁息于朝贡，则淮水为之不至，且多群疫，水旱作厉，与冰橘之说符。

东都焚寺

东都圣善寺，缔构甲于天下。愚曾看《修寺记》云："殿基掘地及泉，以蜃灰和香土错实之，所以备倾蛰也。"乾符初，尝有估客沥愿帚除殿屋之表，工徒集金三十万以娗埴，叠脊峻十有三尺，每瓦邱铁贯之具，率以木者，神功异绩，不可殚记，咸此类也。巢贼陷洛之前年，寺僧见东鸱鸣吻上有青碧霏烟，径冲天汉，如筒如幢，其围合抱。是日秋霁，天无纤云，斯气也自卯至酉，而后销散，烟中隐隐如有物上下，观者如堵，竟不能谕。粤二年，烬灭于贼燧。

逸　文

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公随计宣州，母因忧愤发狂，以苇刀自刭，人救之得免。后遍访医药，或发或瘳，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俾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时裴晋公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坐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坐客意稍释。他日，晋公独见夕拜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庭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后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晋公所拟。凡曰坠井，必恚恨也，陨获也；凡曰看花，必怡畅也，闲适也。安有怡畅闲适之际，遽致颠沛废坠之事？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因欲黻藻其罪。又验《新井》篇，是尉周至时作，隔官三政，不同时矣。（陈振孙《白文公年谱》）

广陵妖乱志

[五代]郭廷诲撰　陈尚君辑校

《广陵妖乱志》三卷，五代郭廷诲撰。廷诲（？——九二六），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后唐枢密使郭崇韬子。庄宗同光三年（九二五），随父伐蜀。次年正月，父子一同被杀。此书记唐末高骈、吕用之、毕师铎等在扬州惑于道教神仙之说，所行怪异失政之事，叙述颇为生动。原书已逸。《唐人说荟》、《唐代丛书》、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皆自《太平广记》中录出。清末缪荃荪另辑逸文数则，收入《藕香零拾》。今据诸书重辑，并据缪本校勘。此书另署罗隐撰，未允。《新唐书·艺文志》、《资治通鉴考异》、《直斋书录解题》均云郭撰，较可信。

高　骈

唐光启三年，中书令高骈镇淮海，有蝗行而不飞，自郭西浮濠，缘城入子城，聚于道院，驱除不止。松竹之属，一宿如剪。幡帧书像，皆啮去其头。数日之后，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霁，沟渎间忽有小鱼，其大如指，盖雨鱼也。占，有兵丧。至十月，有大星夜堕于延和阁前，声若奔雷，迸光碎响，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雾不解，或曰：下谋上之兆。是时，粒食腾贵，殆逾十倍，寒僵雨仆，日辇数千口弃之郭外。及霁，而远坊静巷为之一空。是时，浙西军变，周宝奔毗陵，骈闻之大喜，遽遣使致书于周曰："伏承走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齑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盖讽其齑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骈有与诸从事诗，其末句云："人间无限伤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盖亡灭之谶也。及为秦彦幽辱，计口给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围益急，遂及于难。（《太平广记》卷一四五）

吴尧卿

唐吴尧卿家于广陵。初佣之保于逆旅，善书计，因之出入府庭，遂闻于缙绅间。始为盐铁小吏，性敏辩，于事之利病，皆心记能调，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骈因署尧卿知泗州院，兼利国监，寻奏为刺史。制命未行，会军变，复归广陵。顷之，知浙西院，数月而罢。又知扬州院，兼榷粜使，伪朝授尧卿御史大夫。尧卿托附权势，不问贵贱，苟有歧路。纵厮养辈，必欸衽枉以金玉饵之。微以失势，虽素约为之死交，则相对终日，不复与言。趋利背义如此，权贵无不以贿赂交结之。故不离淮泗，僭窃朱紫，尘污官省，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时王棨知两使勾务，下尧卿狱，将穷其事，为诸葛殷所保持获全。及城陷，军人识是尧卿者，咸请啗之。毕师铎不许，夜令尧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变，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敛之，未及就圹，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周迪妻

有豫章民周迪，货利于广陵，其妻偕焉。遇师铎之乱不能去。至是，迪饥将绝。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亲老家远，不可与妾俱死，愿见鬻于屠民，则君归装济矣！"迪从之，以所得之半赂守者求去。守者诘之，迪以实对。群辈不信，遂与迪往其处验焉。至则是首已在于肉案。聚观者莫不叹异，竟以金帛遗之。迪收其余骸，负之而归。（《太平广记》卷二七〇）

高　骈

唐高骈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于汝也。"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瘗焉。惟骈以旧毡苞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疏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太平广记》卷二八三）

张守一

张守一者，沧、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计，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后贫弊，不能自存，乃负一柳箧，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吕用之以妖妄见遇，遂来广陵，客于萧胜门下。久不得志，将舍胜去。用之闻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诚期物，何患无知己？倘能与用之同，即富贵之事，当共图之。"由是为用之所荐。高骈见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虽僭侈不及用之，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为左镆铘军使，累转检校左仆射，其礼敬次于用之。每话道对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诳惑之计，与用之常相表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光启二年，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闽川奏守一，事未受而败。及从杨行密入城，又请为诸将合〔大〕(太)还丹，药未就。会有康知柔者，本郑昌图家吏。昌图判户部，以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尝得罪于知柔，鞭之。杨行密入城，讽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至是讽及知柔，俱絷于军候狱。知柔素与守一善，曰："愿入财以赎罪。"守一即白于杨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讽事迹皆不可原，遂命就狱杀之。(《太平广记》卷二八九)

吕用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箠，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赒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毂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蛊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过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缵、陈拱、冯绶、董仅、〔俞〕公楚、〔姚〕归礼，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佣，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太平广记》卷二九〇)

诸葛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尽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谓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候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挞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扪，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啗，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杨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焊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至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踣之，骀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于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太平广记》卷二九〇)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

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祓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谓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江阳县前一地祇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止其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密请，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扃鐍严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者竞相传诵。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杨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杨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妪，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图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齑粉若。"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骈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竞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后骈有所爱马死，圉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杲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骈良马名。*）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骈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骈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骈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骈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骈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殽，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鞴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骈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练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太平广记》卷二九〇*）

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瓒。（*《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乾符六年正月*）

初，黄巢将蹂践淮甸，委师铎为先锋，攻胁天长，累日不克，师铎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师铎遂降

勃海。(《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乾符六年正月)

广明元年七月，黄巢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长。时城内土客诸军尚十余万，皆良将劲兵，议者虑狂寇有奔犯关防之患，悉愿尽力死战。用之等虑其立功之后，侵夺己权，谓勃海曰："黄巢起于群盗，遂至横行，所在雄藩，望风瓦解，天时人事，断然可知。令公既统强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观成败，不可更与争锋。若稍损威名，则大事去矣。"勃海深以为然，竟不议出军，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广陵也，江东诸侯以勃海屯数道劲卒，居将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闻安然渡淮，由是方镇莫不解体。(《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广明元年七月)

自五月十二日出东塘，至九月六日归府，九十余日，禳雉雊之变也。(《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四中和元年五月)

寿州刺史张敖。(《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光启二年十二月)

高邮镇遏使张神剑。(《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光启三年四月)

中和三年，高骈差梁缵知和州。缵以孙端窥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与之，以责其效。骈强之，既行，果为端所败。及归，和州寻陷于端。(《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光启三年四月)

六月癸卯朔，秦彦命郑汉璋等守诸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光启三年五月)

后十一月。(《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光启三年十二月)

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扬州。(《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五文德元年四月)

神仙感遇传

[前蜀]杜光庭撰　陈尚君补辑　朱　刚整理

《神仙感遇传》十卷，前蜀杜光庭撰。光庭（八五〇——九三三），字宾圣，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唐懿宗时，应万言科不胜，遂往天台山修道。僖宗时，召居上都太清宫。广明间随驾至成都，遂留蜀。王建据蜀，尤加崇敬。前蜀时，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曾科户部侍郎，又尊为传真天师。光庭以董理道教典籍为己职，又喜编录神仙传说，著作存世者多达数十种。本书即其编录汉晋至唐末神仙显化感遇事迹之著，部分据前人著述改写，部分采录传闻。其意虽旨在弘扬仙凡感通，但文笔清畅，可作小说观者颇众。全书不传，《道藏》仅存五卷，收七十七人仙事。另《太平广记》等书尚存逸文近二十则，今予汇辑校点。

卷　一

王　杲

王杲者，湘南人也。其家近王乔观，迹古所造，殿宇台阁，功用甚奇，而岁久荒棘，渐欲隳坏。杲每疚心，而无力崇葺，唯袒像设，使耕农稍赡，必旋议修营。其家牧童于观侧牧牛，见一村夫，黄赤而短发，力壮于常人，好与之戏。或较力焉，牧童多不胜。常伺牧童来，即与之游狎。杲或责其归晚，因诘其由。杲曰："若是鬼怪，身冷而轻。"童曰："此体冷而重，少语行迟。"杲曰："明日复去，当随而伺之。但与其效力，吾将助汝擒之。"明日牧童复往，此人亦来，因效力，而杲共仆之，乃金人也。舁归甚轻，至家乃重及数千斤，背上文曰："修观之外，以答王杲。"杲乃货金修观，数年而毕。王杲子孙，至今巨富也。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游名山，访师涉学，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于舒州村观遇一道士，弊衣冒风雪甚急，忽见其来，投观中，与之对室而宿。既暝，无灯烛，雪又甚。忽见室内有光，自隙而窥之，见无灯烛而明，唯以小葫芦中出衾被、帷幄、细褥、器用、陈设、服玩，无所不有。宗老知其异，扣门谒之，道士不应而寝，光亦寻灭。宗老乃坐其门外，一夕守之，冀天晓之后，聊得一见。及晓，推其门，已失所在。宗老刳心责己，周游天下，以访求焉。

何道璋

何道璋者，阆州天目山道士也。修奉精勤，远近所敬。其香灯斋醮，所得财施，皆以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虽荒坛坏殿，玄门古迹，必力而创之。如此者多矣。天目观为野火所焚，屋宇略尽。躬持畚锸五六年，而楼殿鼎新矣。天目东有峻崖，上倚枯树，树下往往有光。道璋将植松桧，伐其枯株，崖石随坠。中有嵌穴，得上清古经七十余卷，丹墨文篆一如新制，而方事缔构，未暇闵览。有道士从而借之，欲潜将去，忽然风雨暝暝而失其经。既失之后，无复知其所在。

谢　贞

谢贞者，临邛工人也。善污墁，而用意精确。尝煦工修泥鹤鸣观上清宫，宫即天师在蜀时所制。贞研精尽意，墁饰用密。忽见道士引二从者观焉，神彩异常，身长九尺，自门而入，谓贞曰："山中难值修葺，颇愧用心。"以手画地，作一符，令再三审记，曰："此后有疾者，虽千里之外，符必效。勿多取钱，可资家而已。"贞记其符，行之极效，大获金帛，而家业丰焉。

李　岌

李岌者，桂州人也。采樵，歇于大树下，见树枝间有一卷书。取而看之，或有识者，皆鬼神之名。读

其名字，鬼神随应之。父母异其事，潜抄不识字，辩之于人也，然后遍能自读。呼鬼神姓名，一一皆应，遂能役使鬼神，隐形藏影，或步行水上，或喝水逆流，变化万端，无所不可。人或疑其幻化，欲擒之于官，乃曰："我自法戏，不扰于人，何为怪也?"复隐居阳朔山修道，至今犹在。

叶迁韶

叶迁韶者，信州人也。幼年采樵，避雨于大树下，忽见雷公为树枝所夹，奋飞不得。树枝雷霹后却合，迁韶为取石楔开枝间，然后得去，仍愧谢之曰："约来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复至树下，雷公亦来，以墨篆一卷与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声，唤"雷大"、"雷二"，必即相应。然雷五性刚躁，无危急之事，不可唤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尝于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责之，欲加凌辱。迁韶于阶下大呼"雷五"一声，时中旱，日光猛炽，便震霹雳一声，人皆颠沛。太守下阶礼接之，请为致雨。信宿大霆，雨泽遂足。因为远近所传。游滑州时，方久雨，黄河泛，官吏被水，为劳忘其寝。迁韶以铁扎长二尺，作一符，立于河岸之上。水涌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见垫溺，于今传之。人有疾请符，不择笔墨，书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间周游，好啗荤腥，不修道行。后不知所之。

牟羽宾

牟羽宾者，成都洛带人也。家贫，煦力于市。一旦，有少年道士立于路中，见而问之曰："我有衣担，要求一人力送之入成都，可乎!"羽宾许之，遂行至大东市北街。日方辰巳间，道流谓之曰："日既未午，此不能住，径往山中矣。"又随其行，稍晚，已到青城山门，自神庙入竹林中，有小屋十许间。道流自开锁钥入内，房宇清洁，而别无人居。令其庙中取火，道流于篱落间采掇野菜，烹而与吃，乃曰："不欲留宿此，欲遣去，又无钱。有一册子与之。"开其数页，见有文字云："此方可以变髭发。依方合之，可终身衣食，必有所遇。"既而出山，及施婆店，乃夜计其道途，自早及暮二百余里。羽宾依方制药，行之甚效。相国燕公在蜀，召见之，乃与冠帔，改名羽宾。其册子内止于一首方，无复他字，其方亦无传得者。

于满川

于满川者，是成都乐官也。其所居邻里阙水，有一老叟常担水以供数家久矣。忽三月三日，满川于学射山至真观看蚕市，见卖水老人，与之语，云："居在侧近。"相引蚕市看讫，即邀满川过其家。入楷竹径，历渠堑，可十里许，即见门宇殿阁，人物喧阗，有像设图绘，若宫观焉。引至大厨中，人亦甚众，失老叟所在。问人，乃葛璝化厨中矣，云来日蚕市，方营设大斋。顷刻之间，已十日矣。卖水老叟自此亦不复来。

侯天师

侯天师者，九陇木头市人也。因蚕市，于葛璝化误损一客，道流衣担，惊惧异常。道流殊不为怪，乃授一道符云："依此书之，可理众疾，以资终身衣食也。"依而行之，至今弥效。初时云"天师符"也，今人号之为"侯天师"焉。

韩氏女

韩氏女者，雒县真多化人也。刘辟据成都府，天军西讨，兵士将及于真多市，士庶奔迸，窜于草莽中。女十五六岁，其家力足，亦未惯徒步远涉，乃投真多观中。于殿东大厨内，有童子引入其门，见年少女官数人，窗下奕棋。既令引见，老大女官一人谓之曰："不惯惊恐，但安心看棋。"如是良久，与之饭馔，讫，曰："恐其家忧之，可令归去也。"复令童子引至其家，已三日矣。韩氏乃大修观宇，崇严像设，以报其恩焉。

王　睿

进士王睿，渔经猎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穷古人之所未穷，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毂子》三十卷，六经得失、史册差谬，未有不针其膏而药肓矣。所著有《二钟》之篇，《择喻》之说，则古人高识酒鉴之士有所不违焉。嗜酒自娱，不拘于俗，酣畅之外，必切磋义府，研核词枢，亦犹刘阐之诟诮古人矣。然其咀吸风露，呼嚼岚霞，因亦成疹，积年苦冷而莫能愈。游宴中道，逢樱杖棕笠者，鹤貌高古，异诸其侪，名曰希道，笑谓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若瘠若斯?"辞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余虽释侣，有炉鼎之功，何疾之不除也。"睿委质以师之，斋于漳水之滨。三日而授其诀曰："木津天魂，金液地魄。坎离运行宽无成，金木有数秦晋合。宜近效六旬，远期三载尔。"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结，阳呴阴滋神鬼灭。千歌万赞皆未决，古往今来日月。"受而制焉，饵之周星，疹且瘳。乃隐晦自处，佯狂混时。年八十矣，殆于彭山道中，识者瘗之。无几，又在成都市。常寓止乐温县，时挚兽结尾，为害尤甚，睿醉宿草莽，露身林间，无所惮焉。斯以蝉蜕得道之流也。

王从玘

王从玘者，宦官也。蜀王初节制邛蜀，黎雅为永平军，从玘为监军判官。自是收克成都，罢镇为郡。从玘栖寓蜀中十余年，食贫好善，不常厥居。于邛市，有老叟睨而视之曰："将有大厄，宾于死所。"探怀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与之，曰："饵此，旬日而髯生，勿为怪也，可以免难矣。"服之，三五日，

髯果生焉。月余，诏诛宦官，从玘亦在其数。人或劝其遁去，答曰："君父之命，岂可逃乎?"俯首赴絷。太守哀而上请蜀王，特乞宥之。视其状貌，无复宦官矣。

崔玄亮

崔玄亮，荥阳人也。奕世好道，勤于香火，常讽《黄庭》、《道德经》。宝历中，授湖州刺史。修黄箓斋于紫极宫，有鹤三百六十五只，集降坛上。内一只立于虚皇台顶，周身皎白，朱顶而已。紫气弥亘坛所，自辰及酉方散。杭州刺史白居易为赞曰："有鸟有鸟，从西北来。丹顶火缀，白翎雪开。辽水一去，缑山不回。噫吴兴郡，孰为来哉。宝历之初，三元四斋。当白昼下，与紫云偕。三百六十，拂坛徘徊。上昭玄贶，下属仙才。谁其居之，太守姓崔。"玄亮自是通感，弥加精诚。一旦，于静室诵《黄庭》，异香盈室，无疾而死。葬时，棺轻若空衣耳。玄亮子金陵幕拂衣而去，居茅山，唯琴酒自适，亦解形去世。传言湖州刺史常诵《黄庭经》、《度人经》，执手炉于静室讽经，奄然化去。归葬荥阳，坐龛中但有手炉、法衣也。

钱道士

钱道士者，杭州临安人也。初为末校，事太守令狐缥，从至京师。时朝廷命金吾将军韩重持节人云南，进士袁循为介，钱生同随循人云南，袁好尚焚修之道，到成都，遇玉局观，修黄箓道场。袁宿观法事，钱得随之。禁坛既毕，忽有道士，杖剑，执水碗，紫衣巍冠，身长七八尺，绕坛之外，周行廊庑之下，至钱生前，以碗中水令钱生饮之。水极甘美，钱饮数呷，道士乃去。钱自此不食，日以光悦。袁深异之，为制冠褐，今其人道。乾符间，犹来往京师，后不知所之。

令狐绚

令狐绚者，余杭太守缥之子也。雅尚玄微，不务名宦，于开化私院自创静室，三日五日即一度开室，焚香终日乃出。时有神仙降之，奇烟异香，每见闻于庭宇。因言人静之时，有青童引人，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谒老君，见册命张天师为玄中大法师，以代尹真人之任。初尹与三天论功于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扰于中原，蚕食华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过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别人鬼，泽及生灵，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台，宜思取验，于大道可。"即敕尹真人登一莲花宝台，端寂而坐。顷之，方景昏暗。又命道陵亦登此台，既坐良久，则奇彩异光，种种变化，人天交畅矣。自是，以道陵代尹为玄中法师焉。乙未年，闻令狐之说。丁酉年，于西川濛阳见张道士云："天师降授道法，远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师降教之事，云天师进位，近为玄中法师，与令狐所说符契，论功登台之事，一无异者焉。玄功杳冥，未可详验，聊以纪其异也。

李筌

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朱漆轴，缄以玉匣，题云："太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鬓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傍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黄帝阴符》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脑未减，心影不偏，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坐于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曰："此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内出心机，外合人事。观其精微，《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任其巧智，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闻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术，常人用之得其殃，识分不同也。如传同好，必清斋而授之，有本者为师，无本者为弟子也，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者夺纪二十。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于名山石岩中，得加算。"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满矣，瓢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还，已失母所在，但留麦饭数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绝粒。开元中，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经》十卷；有相乘，著《中台志》十卷。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显，竟入名山访道，后不知其所之也。

邓老

邓老者，家于遂州长江距通泉界，有庄数十亩，古观在其田中。连值干戈，人户凋散，生计虚声，膏腴榛荒，而疾厄不已。一旦行于观内，见经籍委散，因抢拾。收卷际，忽有老人立而与语曰："此是老君《枕中经》，若勤持诵，可以致福，灾所不侵。"邓乃敬听，取老人所指小经一卷，收拾既毕，已失老人所在。此后尽夜持《枕中经》，约数千遍，一二年间，家给力足，当兵戈之际，亦无所惊惧。成都康恭者，常过其家而得之，以精讽念。时鄋城重围，死者众矣，康举家十余口，素无储蓄，而骨肉安全，果免其难焉。至今，康之长幼常持此经矣。

杨初

杨初者，成都人也。家赡，居东市金银行，事亲

以孝行，为亲友所称。因游葛仙观，得罗公远真人真容，晨夕以香灯供养。数年，蜀王收成都，重围于城中，公私力困，其家亦以罄竭。纳赡军钱七百千，鬻产以充，才及其半，旦夕为官中追迫，而恐老母为忧，不敢令其母知。忽有一村夫与之语："官钱甚急，何以支吾?"初话其忧迫状。此人令初求生铁，备炭火。是夕来宿其家，于炉中实铁及炭，以锻之。相与饮酒至晚，留药与之曰："此金半以备官钱，半以资家产。我青城罗真人也。"约会于青城山，服此药，即当山中相见。如是乃去。视其铁，化为金矣。初偿纳赡军钱之外，日充甘旨，一旦吞其药，径往青城。时还其家，亦得药与母。母已年老，发鬓黑。半年围解。

刘彦广

刘彦广者，金陵硐壁仓人也。尝为浙西卫职，事节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与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开元中，明皇宠异之，杖节镇浙西。逾年而弃位泛海，遗表于船舫内。监军使以事上闻，诏若水于江岭仙山访之，不知所适。彦广十年后奉使杨州，于鱼行遇若山，担鱼货之。若山召彦广至其家，门巷陋隘，篙径荒梗，露草沾渍，才通人行。入门渐平，布砖花卉，台榭繁华之饰，迨非世有。命坐设食，闻其尚负官钱，家内穷罄，悯之形于容色。既而令于所止店中备生铁及炭。是夕，唐诣其店，置炭铁烈火而去，谓之曰："汝后世子孙合于仙山遇道，不宜复居小职，但贞隐丘园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债，其二丰产资家。勿食珍羞，以增尔禄，勿衣绮绣，以增尔福。阴功及物，力济人之急，道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经，勤而行之焉。"彦广得金，如其偿官债，营家业于硐壁也。世寿八九十。其孙松，后年入道天台焉。

丰尊师

丰尊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为行者，至处州松阳县卯酉山叶天师旧宅观中，居累月，乃白其师，求度为道士，愿于卯酉山居住。许之。师去而独居山中，货衣装，市茅木，结舍，既成，野火焚之。复历告乡里，乞竹木，依前葺舍。既成，又焚之。乃栖止岩下数月，频有异物试难而退志。天师降焉，与其白丹，如豌豆大，谓曰："今岁大疫，可将此丹救人，一丸可止一家之疾。"由是以丹一斗救疾，保全者极多。众率财帛、瓦木、功煦，为于山顶创殿宇、钟楼、斋坛、廊庑，一年而所制毕备。衢州陈儒仆射有疾，召而攻之，不往。所施极厚，亦乃不受。陈果不起。其弟主郡，广助金帛，以修功德焉。因中元，请众道流二十余人，修黄箓道场十五夜。明月如昼，天无织云，忽凉风暴至；雷声一震，坛中法事次，失丰所在，异香满山。人皆惊异。逡巡丰至，曰："适天师与三天张天师并降，赐我神剑，令且于山中修道，绩有旨命，即出人间，用此剑扶持社稷。"视功德前，果有剑长三尺余，有纸一幅，长四五尺，广三尺，与人间稍同，但长阔顿异，非工所制作。刺史卢司空闻神剑之事，于大厅开黄箓坛，请丰及道众，以彩舆盛剑，迎请入州。去州门三二百步，剑飞跃如电，径人坛心。叹玩殊久，欲送节度使奏闻。丰曰："天师云，佐国之时，自当有太上之命。今非其时，不可遽出。"卢然其言，至今在卯酉山尔。昔叶天师尝谓人曰："百六十年后，有术过我者，当居此山。"今丰果符其言矣。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县人也。文才初与乡里数人游峨眉山，已及绝顶，偶遗其所赍巾履，步求之。去伴稍远，见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广陌平原，奇花珍木。数百步，乃到宫阙，玉砌琼堂，云楼霞阁，非人世所睹。老人引登珠蕊台，顾望群峰，棋列于地，有道士奕棋，青童采药，清渠濑石，灵鹤翔空。文才惊驰，问老人曰："此为何处也?"答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峨眉洞天，真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际，有人连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侣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复来可也。"命侍童引至门外，与同侣相见，回顾，失仙宫所在。同侣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来求，今日乃得相见尔。"文才具述所遇之异焉。

刘　景

彭城刘景，因游金华山，寻真访道，行及山半，觉景物异常，山川秀茂，见崇门高阁，势出云表。入门，左右池沼澄澈，嘉树垂条，棋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实如梨，馨香触鼻。景顾望无人，因掇撷其实于怀袖中，未暇啖食。俄有猲子数个，驰出吠之，竟欲搏噬。景乃苍惶支吾，四顾无瓦石可投，探怀中所摘之果以掷之，果尽而犬亦去也。回顾前之宫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晨僧休与刘友善，尝话其事迹者也。

卷　二

蓬　球

蓬球，字伯坚，北海人也。晋太始中，入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觉异香。球迎风寻之，此山廓然自开，宫殿盘郁，楼台博厂。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仙女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言讫，复弹棋如初。有一小者登楼弹琴，戏曰："元晖何谓独升楼。"球于树一立，饥，以舌舐叶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鹤而至，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诸仙室，可令速去。"球惧出门，回顾，忽然不见。及还家，已是建平中矣。旧居闾舍，

皆为墟墓。因复周游名山，访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苏州昆山人也。本农亩之夫，素不知道。年数岁，眼有五色光起，夜则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鉴物。或人谓其所亲曰："此疾也，光尽即丧其目矣。"父母愚，召庸医以炙之，光乃绝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还家，于河上见大舫一艘，给以金彩，饰以珠翠，张乐而游。可交立而视之。舫舣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见十余人，峨冠羽服，衣文斑驳，云霞山水之状，各执乐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与汝相见，亦不知何许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为火所损，未可与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栗子一枚，与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乐饮酒，童子复引之上岸，忽如梦中。足才及地，已堕于天台山瀑布岩下，顷刻之间，水陆千里。台州刺史袁从疑其诈妄，移牒验其乡里，自失可之日，洎到天台之时，已二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颜状鲜莹。袁公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极宫。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讽奏曰："始以神游，天上之箫韶一曲；俄如梦觉，人间之甲子三旬。虽云十载为期，终恐一朝飞去。"诏曰："神仙之迹，具载缣缃，灵异可称，忽详聪鉴，定非凡骨，况在名山，今古不殊，蓬瀛何远。委本道切加安恤，遂其栖隐。"于是任其游息，数年，犹在江表间。

陈　简

陈简者，婺州金华县小吏也。且入县，未启关，踌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简。不觉随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宫观，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一冥室内，有几案笔墨之属，以黄素书一卷，纸十余幅，授之曰："以汝有书性，为我书之。"发褾视之，皆古篆文。简素不识篆字，亦未尝攻学，心甚难之。道流已去，无推让之所。试按本书之，甚易，半日已毕。道流以一杯汤与之曰："此金华神液，不可妄得，饮之者寿无限穷。"味甚甘美，因劳谢而遣之曰："世难，即复来此金华洞天也。"出门恍如梦觉，已三日矣。还家习篆书，遒劲异常，而不复饮食。太守鲜梓，方将受箓，颇异其事，以为神仙嘉应，判县状曰："方传秘箓，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阶，允叶登真之兆。"寻复入金华山去，亦时还郡中。

邵　图

邵图者，余姚人也。以孝廉擢第，任江东纠曹，连假宰邑。晚岁悟道，受符箓，备簪褐于天台谢君，方易名曰正图。奉师之道，逾于其亲。居四明山下叶天师旧址。其弟德温深于儒学，而未达玄理。图与四明晋绍山丈友善，以兄弟事晋，十余年未尝往来，忽一旦理策，登山访晋焉。于中道遇三道流，携筐掇蔬，偶遇，道者谓图曰："山侧将有干戈，江湖乱离，五谷翔贵，不可居矣。子既栖心于道，当可速游以避地。"图视其筐中皆芝菌药苗辈，亦不敢为请。言罢登山，同行者讶其后至，乃徐话所遇。山之峭崄，号大兰羊额，才通鸟径，攀缘一道，以绝他路。图与三人相值，同行皆无见者。是夕，宿晋之庐长。迟明，图复还所居，与善友者高谭通夕。昧爽间，图衣纸道衣，秉简长跪而化。所蓄书册、衣物，一一条疏，封于其前。发缄视之，则颁遗旧亲交友，靡不周悉。弟拘于儒礼，哭之恸，良久复苏，语曰："吾得道耳，非死也，何哀恸如此为？"言讫奄然复化。是岁渐有兵戈，自此中原多垒，远近饥馑，率如其言矣。图秉版跪化，弟云坐化非儒家之事，伸其足而瘗之。书之者痛其拘于俗，而不达于道也。

吴　礵

吴礵者，别业在湖州卞山下，其侧有堆阜，高三四丈，围数步，巨石欹斜以盖其顶。礵偶率人力，以长绳挽之，石忽倾侧。其下有石穴，深而甚明。使一人夫缒絙而下，见穴中瓮十余，行列两壁下，满中有水，如血色。又有诸小器皿，若铜非铜，若金非金，皆有光耀，其镂锼精巧，若非人工。洞穴渐深，惊惧而出，取器之最小者，欲示于外。及出，穴亦失所在，乃以石覆之。其后有人于侧近林中得一铜瓮，可受六七斗，亦满中赤水，倾弃溪中，数日溪水皆赤。又有老母拾得文石，光彩可玩，偶坠火中，则异香之气闻于远近。知其非常，因收而宝之，每投火中，异香亦如旧，寻竟亡去。时有里人得谶云："卞山下有无价香、长生药。"即老母文石之香、吴礵十瓮之水，符其谶矣。

王　生

王生者，尝游湖州乌程，过金子山下，遇石门大开，遂由其中。居第栉比，闾井棋布，名花异木，迨非人世。其居人皆霞冠羽衣，风貌高古，若神仙焉。王生周览胜异，颇有寓居之思，赋诗而出。复往寻之金子山前，但见巨石峭崔，无复仙境矣。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岭间，将抵明州。行二三十里，匆匆迷失旧路。忽忽而行，日已将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锄明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远，无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于吾庐可也。"引及其家，则林径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庑下，久之，烹野蔬药苗食之。顷有扣其门者，童子报云："隐云观请来日斋。"洎晓，道士去，约童子曰："善祗奉客。"客因问隐云观置来几年，去此观近远，答曰："自古有此观，去此五百里，常隐云中，世人不见，故以为名。"客惊曰："五百里甚远，尊师何时当还？"答曰："尊师往来，亦顷刻耳。"俄而道士复归，欲留客久住。客方有乡关之念，恳辞而出，乃遣

童子示其旧路。行三二里，失向来所在。及问岁月，已三四年矣。寻即复往，再访踪，无追其处所矣。

费玄真

费玄真者，成都双流县兴唐观道士也。大中末，有道士自称吴子，来止观中，淹留岁余。养气绝粒，时亦饮酒。其为志也，泛然自适，无所营为。忽谓玄真曰："吾欲为师写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写真，先须自写。"吴子如其言，引镜濡毫，自写其貌，下笔惟肖，顷刻而毕。复自为赞，兼诗二章，留遗玄真。为赞及诗，未尝抒思。赞曰："不材吴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乐清贫。涉历群山，翛然一身。学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为家，形影为邻。布裘草带，鹿冠纱巾。饵松饮泉，经蜀过秦。大道杳冥，吾师何人。瞩思下土，思彼上宾。旷然无已，罔象惟亲。"诗曰："终日草堂间，清风常往还。耳无尘事扰，心有玩云闲。对酒惟思月，餐松不厌山。时时吟《内景》，自合驻童颜。"又曰："此生物当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对月卧云如野鹿，时时买酒醉烟霞。"又云："寂尔孤游，翛然独立。饮木兰之坠露，衣鸟兽之落毛。不求利于人间，绝卖名于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题罢，报衣理策而去，莫知所在焉。

白椿夫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岳人也。少有高趣，习神仙之道。三元八节，以诣岳中诸观，助焚修朝谒之礼，问玄经参真之义，颇为高尚所叹异。至于负薪汲水，勤苦寻师，不以为替。因得丹书，飞步檄邪之术。修之二十年，由是济俗救民，惩妖祛疾，赖其力者众矣。巢寇犯阙，大驾西巡，海内干戈，纪纲凌紊。酋豪犷暴者，所在自树置，不遵法度。师必约正道以戒之，从教者多矣。时境内有豪帅，亡其姓名，尝为其子娶妇。吉日之前一晨，忽有一少年，骑从十余辈，不知所从来，径造其厅事，箕踞诟之曰："我先欲娉某氏女，汝何为夺之？"众虽惊骇，莫敢酬对。因使其徒取纁绛、羔雁、青钱、束帛，备物之数以还之，而欲迫其女。众疑其鬼物也，豪帅无以拒之，选迅足者走百余里，召师诘明。师将至，年少初无惧色，良久自谓曰："白尊师果来矣。"乃泫然流涕，跳跃上屋，号呼数声而灭。所致之物皆在，师散之，以遗贫病者。师显以逆顺之理，谕豪帅。豪帅知非，乃散释堡聚，祛解兵卫，复为编民。廉使州将嘉其事，湘衡间贤不肖者，皆美师之德，仰师之教焉。一日有樵人扣户曰："西峰岩中有仙人会话，师可造之。"师疑其山木之妖也，熟睨其目睛，以辨邪正。方摄衣将行，樵者曰："师功行已著，系藉仙简，何邪之敢干？然毫厘之差，勿为恨也。"言毕，由他径去。师策杖寻之，至即暝矣，但见崖壁有光。因熟视之，有诗焉，翰墨犹湿。其词曰："清秋无所事，来雾出遥天。凭仗樵人语，相期白永年。"读讫即空壁无字，光亦止矣。

李颜

黔南节度李颜在镇之日，管内有安居山，巨崖临水，高数百尺，上有灵洞，乡里不知其名，常有神仙居之。欲瞻礼者，乘舟其下，扣舷久之，即有云气异香之应。乡人上陈，李公命道士泛巨舟，备斋醮虔洁。有真仙数十人，累累而集于崖顶，以观听法事者，三四日尚见。至今，若祈请者，往往见之也。

李班

李班者，符秦时人，颇好道术，常于卫国县西南，游川穴山。其山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练，时有瓜叶流出。班入穴寻之，可行三百余步，廓然有明，中有宫宇床榻，经书几案。有二人，鬓发皓白，对坐床上。班前拜之，顾曰："卿可还，无宜久驻。"遂辞出。至穴口，有瓜数枚，欲取食之，已化为石。寻故道还家，家人云，班去来已四十年矣。

裴沆从伯

裴沆仕为同州司马，云其再从伯自洛往郑州，日晚，道左闻人呻吟。下马披蒿莱寻之，见一病鹤，垂翼俯味，翅上疮坏无毛。异其有声，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谓曰："郎君年少，岂解哀此鹤耶？若得人血一涂，必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须三世人。"〔此处似有脱漏〕是唐已数百岁，隐之谒焉，留宿。及夜，当呼其女曰："可将下弦月子来。"其女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一室之内朗然若张烛矣。见《壶史》。

卢山人

卢山人，宝历中往往于白波南草市贩烧扑石灰，人见之累年，多有奇迹。贾人赵元卿好事，将随之游，乃频市其所贷，设瓜茗，访其利息之术。卢亦觉其意，谓曰："观子之意，不在所市，何所为耶？"赵曰："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著龟，愿乞一言耳。"卢笑曰："今日且验，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当有人非意相干。须戒妻子勿轻应对，闭门临水避之，只可费三贯四百钱耳，无大害也。不然，祸甚，君可径为我语之。"赵时在张家停具，以此语告张。张素知卢神异，乃闭门伺之。欲午，果匠饼者负囊而至，如卢所言之状，叩门求籴。怒其不应，足其门诟之，观者甚众。张与其妻子出后门避之。及午，其人乃去。行数步，忽蹶倒而死。良久，其人妻至，号呼见官。官不能平，众人具言张闭户回避之状。官曰："张固无罪，但令为备瘗埋之具。"其人妻亦喜，因为具之，正当三千四百文尔。由是人争趋之如市，卢不耐之，竟亦遁去。尝谓赵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遁者

得隐形者亦不少。遁者二十年可易形名，又二十年名列地仙。”所言率多奇怪。赵云，卢生状貌老少不常，亦不见其饮食。又尝于复州市与数人行，遇六七人，盛服带酒。卢叱之曰：“汝辈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六七人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同行者讶之，卢曰：“此尽是劫江贼也。”其异如此，盖得道隐仙之流也。

权同休友人

权同休，元和中举进士。先游海湖间，遇病，贫窘。有村夫，佣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汤火，竟不为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诘之。忽见折小树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粗沙，挼之为豆汤，诚与真无异。秀才大异之，疾稍愈，谓雇者曰：“余贫疾多时，既愈，将他适。欲市少酒肉，会村中父老，丐少路粮，无以办之。”雇者遂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扎，聚于盘上，以水洒之，悉成牛肉，汲水数瓶为酒，会村中父老，皆至醉饱，获束缣三十缗。秀才方惭谢雇者曰：“某骄遇道者，过亦甚矣。今请为仆役，以师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谪为佣贱，合役于秀才，自有限日。勿请变常，庶卒某事。”秀才虽诺之，每所呼指，常蹙蹙不安。雇者乃辞去，因为说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发颣，药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卷　三

御史姚生

御史姚生，失其名。郑州刺史郑权叙云：姚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驽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甥。姚怪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兼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器尘不到。将遣之日，姚戒之 曰：“每时季，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扰挞及汝。汝各宜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而但扑斲涂塈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学读甚勤，忽一夕半夜，临烛凭几，披书之际，觉所衣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知异，徐引而袭焉。俄顷，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豘藉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豘声骇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子堂中。牖户甚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豘所往。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策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婴儿无知，误入君衣裾，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之，相视莫侧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褓数人，衣襦皆绮纨，制造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人，奔波而至。前施屏幄，细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犊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人趋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儿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许，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对。夫人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云而具，翌日，有辎軿至焉，宾从璘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人，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夫人曰：“君勿忧。”夫人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宣父具冠剑而至。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导之。”宣父及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举言，则皆文［此处似有漏脱］乐公主遣上玺书，言：“勉之国命，暂屈高标。”至京，亲贵候谒，寒温之外，不交一言。授太子宾客，封国公。及还山，敕翰林学士，赋诗送之。

荆州韶石

荆州利水间有二石，若门，名曰韶石。晋永和中，有二飞仙，衣冠若雪，各憩一石之上，旬日方去。居人咸共见之也。

曹桥潘寻师

杭州曹桥福业观，有潘尊师者，其家赡足，虚襟大度，延接宾客，功行济人。一旦，有少年容状疏俊，异于常人，诣观告潘曰：“某远聆尊师德义，拯人急难。甚欲求托师院后竹径中茅斋内，寄止两月，以避厄难，可乎？或垂见许，勿以负累为忧，勿以食馔为虑，只请酒二斗，可支六十日矣。”潘虽不测其来，闻欲逃难，欣然许之。少年遂匿于茅斋中，亦无人追访之，亦不饮不食。六十日既满，再拜致谢焉，从容问潘曰：“尊师曾佩授符箓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参进上法耳。”少年曰：“师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箓一阶，以冒奉传，以申报答耳。”即焚香，于天尊前传社令名

字，及灵官将吏，随所呼召，兵士骑乘应时皆至。既毕，令之曰："传授之后，随逐尊师，营卫召命与今无异。"由是兵士方隐。又谓潘曰："可于中堂坐床为坛，设案几，焚香恭坐，九州内外吉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荤血为犯，苟或违之，冥必有谴。若精洁守慎，可致长生神仙矣。"言讫隐去，不知所之。潘即设榻，隐几坐于中堂，须臾，四海之内事无巨细，一一知之。如是旬日，为灵官传报，颇甚喧聒，潘勃然曰："我闲人也，四远之事何须知之?"严约灵官，不使传报。答曰："职司不宜旷阙。"所报益多，约之不已。潘乃食肉啖蒜以却之，三五日，所报之声渐远，灵官不复至，以亡。一夕少年来曰："吾轻传真诀，以罹谴责。师犯污真灵，罪当冥考。念以前来相容之恩，不可坐观沦陷。别受一术，广行阴功，救人疾苦，用赎前过。不尔，当坠于幽狱矣。"潘自啖荤食之后，自知已失，及闻斯说，忧惧异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为人形，长四五寸，置于壁窦中。又授玉子符两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难，来求救者，当问粉人，以知灾祟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缗钱，务在积功赎过耳。勤行不替，十年后，我当复来。"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灾蠲疾，赴之 者如市。十余年，年少复至，淹留逾月，多话诸天方外之事，然后别去。岁余，潘乃无疾而终。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相国卢钧

相国卢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求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侍亦皆远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饰故弊，逾垣而入。公诘之，云姓王。问其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高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染，由是有沉绵之疾，故相救耳。"山斋无水，公欲召人力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咽丹。与约曰："此后五日，疾当已，康愈倍常。复三年，当有大厄。勤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来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本务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只此月内三五日不康，已固无忧也。"翌日，山人使二仆持钱十千，于狗春坡分施贫病而已。自后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相候，此时君节制汉上，当有丹华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历任清切，便蕃贵重，而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无阴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于公曰："当享上寿，无怠修炼，世限既毕，伫还蓬宫矣。"与知微相揖别，忽不复见。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仅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也。

李公佐

李公佐举进士后，为钟陵从事。有仆夫，自布衣执役勤瘁，画夕恭谨，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异人也。一旦告去，留诗一章，其辞曰："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尘。我有长生理，不献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当混其真。不嫌市井喧，来救人间人。苏子迹已往（注云：苏耽是也），颛蒙事可亲（公佐字颛蒙。）莫言东海变，天地有长春。"自是而去，出门不知所之。邻里见其距跃凌空而去。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缑氏人，常游京洛间。耆老云：五十年来见之，状貌恒如四十许，莫知其甲子也。好养气，而嗜酒。故蒲帅琅琊公重盈作镇之初年，仙苗届于紫极宫。王令待之甚厚，又闻其嗜酒，日以二榼饷之。间日，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担于宫门，貌非常也。意甚异焉，因市其薪，厚偿厥价。樵者得金，亦不让而去。子芝令人蹑其后以问之，樵者径趋酒肆，尽饮酒以归。他日复来，谓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县石氏之酝也。余适自彼来，怅向者无侣，不果尽于斟酌。"子芝因降阶，执手与之拥炉，祈于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歘之，因丹笔书符一，置于火上。烟未绝，有小竖立于所。樵者敕之："尔领尊师之仆，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与尊师一醉。"时既昏夜，门已扃禁，小竖谓子芝仆曰："可闭目。"因搭其头，人与酒壶偕出自门隙，已及解县，买酒而还。因与子芝共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俦。中宵，樵者谓子芝曰："子已醉矣，余召一客伴子饮，可乎?"子芝曰："可。"复书一朱符置火上，瞬息间，闻异香满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鬓眉，紫袍秉简，揖樵者而坐。引满两巡，二壶且罄。樵者烧一铁箸，以烧紫衣者云："子可去。"时东方明矣，遂各执别。樵者因谓子芝曰："识向来人否?少顷可造河渎庙睹之。"子芝送樵者讫，因过庙，所睹夜来共饮者，乃神耳，铁箸之验宛然。赵均郎中时在暮府，自验此事。弘文馆校书郎苏棁亦寓于中条，甚熟踪迹。其后子芝再遇樵仙，别传修炼之诀，且为地仙矣。

何亮

何亮者，商山东阴驿厅子也。执役二十年，尝谦谨自持，不敢违怠。忽一日寒甚，雨雪交至，道绝行旅。有一道士冒雨而至，衣装皆湿。历诣诸店，皆闭门不容。亮见而哀之，延就驿廊下，炽火设食以待之。一夕而行去，将踌躅曰："荷君此恩，不可无报。"因壶中取丹一粒，令吞之，谓曰："大期内可以

无疾矣。”言讫而去。何亮年已四十余，自此筋力愈充，无复疾苦。乾符初年，九十余矣，状貌四十岁，齿发不衰。信都先生冯君涓尝召问其事，远近之人亦具道之，余得此说于信都先生焉。

薛长官

薛长官者，尝与友人李生，自京师同志访道，周游名山，数年未有所遇。而薛南入五岭，言隐罗浮，其志弥笃。李生中道而辍，复归京师，游宦不偶，年迫衰暮。与薛相别三十余年，交亲益疎，骨肉沦丧。晚岁杖策诣罗浮访之，果与薛相见。薛栖止且久，道术既成，风姿秀颖，肌若水玉。山中华轩层阁，风亭月榭，迨非人世所有。见李容状枯瘁，深所悯测，谓之曰：“子虽欲栖息于此，然终不可久驻。”因以金宝厚拯之，命女妓酣宴以饯之。将行，顾见其齿俱缺，问其故，云：“前因弄球子所损，收系在衣带中。”取而窥之，令女妓刮去垢污，薛以小刀子扎其缺处，复安二齿而遣之，戒以不语。及达山下，齿已牢矣。自是十余年，生诸齿皆朽落，所安者宛而不动。容师张公自给事中出领兹镇，岁余，病瘴疟，累月弥甚。公耽尚释氏，众有符药，或言有效者，皆不见信，骨肉、将吏深以为忧。副使信都先生冯君，密谓公之亲吏曰：“罗浮薛长官深有道术，拯人疾苦，远近赖之。可使一介持信以求其救也。”由是命使访之，果得其居处。薛闻而哀焉，谓使者曰：“谢张公远遗方物，山中无纸笔，不复寓书。所疾无以为忧，使至之后，可扫洒庭宇，洁斋三日，自当有应。”如其言，既至三日，一宅闻异香气，亦无所有，而张公瘳矣。复使人赍信币，入山致谢。使者迷失旧路，竟不知其处所。此盖地仙之俦也。余亦于信都先生得之矣。

卷　四

谢　璠

谢璠者，蜀川人也。幼而好道，尝与三人同志，约为弟兄，同游诸山，搏采方术。因相与于峨眉山门，誓曰：“此山神仙所居，必有求道之所。我等三人于此相别，各入一谷中，随所投诣，看有见遇否?”讫，分行。璠入木皮谷，约五六里，逢四老人会坐巨石之上，前有大盘烹肉，共食之次，召璠令坐，揖令食肉。璠告之曰：“某志神仙之道，游历名山，久绝荤血，非敢矫妄矣。”老人喜曰：“子既求道，但入此谷，当有所遇。”璠既诣谷中，行数十里，见有台阁华盛，迨非人世所居。入门，有道士数人，问其何以至此。具以所至启之。一人熟视璠良久，引至大殿之上，像设俨然，天尊前有经书，委积案几。此人令璠闭目，信手探取一卷，因即授之曰：“此天文大篆也，行之可以长生度世，可以积功救人。此非汝久居之处，便可去矣。”璠辞道流，得经出山，却至谷口，宿于民家。有小儿坠沸汤中，数处縻烂，举室惊痛，无门救之。璠视天文中有注字可治者，乃书其文，为灰调水洗之，逡巡都愈。自此常以天篆阴功救人，蒙其效者不可胜计。相国豳公都尉镇成都，招致璠于门下，待以异礼。及朝觐京师，璠亦坠至长安。一旦，豳公子弟暴疾，国医盈门，莫能效。公忽记璠神篆之力，促令召之。才至，授毫书之，应手而愈。金帛赐与，凡十数万，一无所取。其后归蜀，复游诸山，不知所之。

郑又玄

郑又玄者，名家子，居长安中。其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学于师氏。又玄性侨率，自以门望清贵，而闾丘寒贱，往往戏而骂之曰：“尔非类，而与吾偕学，吾虽不语，尔宁不愧于心乎?”闾丘默有惭色，岁余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经上第，补蜀州参军。既至官，郡守命作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宴游。又玄累受仇生金钱之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曰：“仇生与子同舍，子会宴而仇生不预，岂其罪耶?”又玄惭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辞。又玄怒骂曰：“尔市井之氓，徒知锥刀，何僭居官秩耶? 且吾与尔为伍，尔已幸矣，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惭耻而退，弃官闭门，月余病卒。明年，又玄官罢，侨居濛阳，而常好黄老之道。闻蜀山有吴道士，又玄高其风，往而诣之，愿为门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禀所受。又玄稍惰，辞之而还。其后因入长安，宿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余岁，貌秀而慧，又玄与语，机辩万变。又玄深奇之。童子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闾丘氏，居长安中，与子偕学，而子以我为非类，尝骂辱我。又为仇氏子，作尉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厚赂，而谓我为市井之氓。何吾于骄傲之甚也！子以衣缨之家，而凌侮于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尔有道气，使我生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汝神仙之诀。而汝轻果高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讫，忽不复见。又玄既悟其罪，而意以惭怍，而卒矣。

卢道流

卢道流者，不知何许人也。年七十余，卖卜于洛阳市。忽痁作十余日，异常危笃。闻程修已处士来往二京，颇有神奇之迹，盖得道者也，卢以痁疾告之。程于瓢中出丹砂，细如芥子，于白茶碗中滴酒研碎，又书碗子内，作二天使字，以授于卢，并酒服之，痁即顿愈。无何，自玄元观欲入城，路经谷水，暑热既甚，因浴于水中。顷之，谷水暴溢，水头丈余。卢为水所流，已百余步。河侧有二天使，促命锄瓜人涉流救之，仅得而免。及岸，则不复见二天使。免此漂流

之厄，书二天使字以潜救之耳。天复中，程至长安，谓人曰："五岭可以避地。"托求丹砂，入桂阳，不知所之。

成　生

成生者，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数人，其弟七叔好道，早年冠褐来往华阴山，时或暂归，自咸通后，不知所在。洎大寇犯关，昭宗东幸，成生骨肉沦散，生计困穷。忽一日，其叔还家，悯恻嗟痛，留止数日。因与成生之子往同州砂苑中。至所居，即甲第宏敞，亭台崇邃，有若宫门焉。立成生之子于门外，良久，持衣服器皿一帊以授之，令归赡家。至即数万金矣。成生惊异，知季父之得道也。翌日，与其子复往寻之，无复知处所。成生由是赡足。其门外墙角，有石笋以捍车马，凡五六十年，其叔令移于庭内。生疑其异，因攻凿之，得丹砂伍斤。邻里知之，或传于外，为军中有力者所夺。惜哉，疑其非世之丹砂，迨神仙之上药者乎，而失之哉。

徐定国

徐定国者，隶籍右三军，有膂力。大中年，诏选三十人，送轩辕先生归罗浮，定国得预其选。既至山，托以有疾，方就药饵，因得驻留。遂执仆御之礼，以事轩辕。时定国已六十余岁。居数年，先生遣之归长安，容状益少，行若奔马。天复中，不啻百岁，才如四十人也。

京兆华原陆尊师

京兆华原栎阳界，有古观焉。有陆尊师考，隋朝得坐忘之道，其形质尚存。乾宁中，有奉使北京，于馆舍中与师相遇，言笑如旧交。驻留旬日，因话所止。官使还京，乃乞假归别墅，诣访焉。于小殿中见陆尊师像，貌与北都所见无异。有姚生者，持《黄庭经》。光启初，僖宗再幸梁洋，姚为寇盗所迫，夜窜以避之，误堕此观侧井中，伤足，乃旁穴为井窨，以养其疾。村里荒梗，竟无人到。以无修习之术，但昼夜念《黄庭》、《道德》二经，自觉不饥，足疾亦愈，亦不知在井窨中岁月之数也。襄王既平，大驾归阙，有游军宿于观中，夜见光明从井中出，因访而出之。姚生感真经所祐之力，遂为道士，居于此观焉。

明皇十仙

明皇尝梦仙子十人，御卿云而下，引于庭，各执乐悬而奏之，其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也。乐阙，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乐乎？此《神仙紫云曲》也。今愿传授陛下，为圣唐正始之音，与《咸韶》、《大夏》固不同也。"上喜甚，即传授焉。俄而寤，其余响犹若在听。且命玉笛吹而习之，尽得其节奏，欲默而不泄。晓而听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人，奏事于上前，上俛然若不闻。二相惧，又奏之，上即起，下望庭庑，卒不顾。二相益恐，趋出。内臣高力士奏曰："宰相有所请，陛下宜面决可不。向者崇、璟所言，皆军国大政，而陛下卒不顾，岂二相有罪乎？"上笑曰："我昨夕梦十仙子奏乐，曰《紫云曲》，因以授我。朕惧失其节奏，繇是默而习之，因不暇听二相。"即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书，为二相言，二相惧少解。其曲传于乐府焉。

虬须客

虬须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炀帝末，司空杨素留守长安，帝幸江都，素持权骄贵，蔑视物情。卫公李靖，时担簦谒之，因得素侍立红拂妓。妓姓张，第一，知素危亡不久，弃素而奔靖。靖与同出西京，将适太原。税辔于灵石店，与虬须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须而虬，破衫蹇驴而来，投布囊于地，取枕歌卧，看张妓理发委地，立梳于床。靖见虬须视之，甚怒未决，时时侧目张，熟观其面。妓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靖，令勿怒。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卧者曰："姓张。"妓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云第三。又曰："妹第几？"妹曰："最长。"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遥呼靖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遂拜之。环坐割肉为食，客以余肉饲驴，笑曰："李郎贫士，何以致异人？"具话其由。客曰："然则何之？"曰："避地太原。"复命酒共饮，又曰："尝知太原之异人乎？"靖曰："州将之子，可十八来，姓李。"客曰："似则似矣，然须见之。李郎能致予一见否？"靖言："余友人刘文靖与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日望气曰："俾吾访之。"遂约期日，相候于汾阳桥。及期果至，靖话于文靖曰："吾有善相者，欲见郎君，请迎之。"文靖素奇其人，方议匡辅，遽致酒迎之，具见太宗。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邈与常异。客见之，默居末坐，气丧心死。饮数杯，招靖谓曰："此真天子也。"靖以告刘，益喜贺。既出，虬须曰："吾见之，十得八九也，然亦须令道兄见之。"又约靖与妹于京中马行东酒楼下。既至登楼，见虬须与一道流对饮，因环坐为约，与道兄同至太原。道兄与刘文靖对棋、须、靖俱会，文皇亦来，精彩惊人，长揖而坐，神清气爽，满座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兄一见，惨然下棋子，此局输矣。于此失局，奇哉，救无路矣。知复奚言。罢弈既出，谓虬须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为念。"同入京，虬须命其妇妹与李郎相见，其妇亦天人也。虬须纱巾褐裘，挟弹而至，相与入中堂，陈乐欢饮。女乐三十余人，非王侯之家所有，迨若洞天之会。既而舁二十床，以绣帊盖之，去其帊，曰："此乃文簿钥匙耳，皆珍宝货泉之数，并以充赠。吾本欲中华求事，或龙战三五年，以此为经费。今既有主，亦复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一妹善辅赞之，非一妹不能赞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后，东南数千里外有异，是吾得事之秋也，

闻之可潜以酒相贺。”因呼家僮百余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尔主也。”言讫，与其妻戎装乘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文皇，缔构大业。贞观中，东南夷奏：“有海贼以艨船千艘，兵十余万人，于扶余国杀其主，自立为王，国内以定静。”靖知虬须成功，归告其妻，乃沥酒东南而贺焉。乃知真人之兴，乃天受也，岂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乱者哉。

东明油客

东明油客，不知名氏，常负担卖油于侧近坊内亲居观东偏门内。数年，邻里比狎之。谨洁谦慎，未曾见其喜愠。一旦，邻居有负债者，客知其主陈牒征讼，所司将欲追捕，计无所出，议欲窜诸远邑。不然，虚系狴牢，郎数口无所赡给，必至殍殆。聚族号泣，决别将去。客问之故，闻之默然良久，谓之曰：“勿用遁去，此有计矣。”即市致酪罐于一所，炭五斤，于其室穴地为炉，投药于罐内，以泥封之，然炭烧之，且曰：“待余却来，然后开之，勿得轻视。”仍教以火候，因荷担而去。其夕不复归，明日及午亦不至，火烛已冷。其家发罐视之，即真金也。货而偿债三百余千。油客自此不知所在也。

王　璘

进士王璘，大中巳卯岁游边回京师。既至之日，属宣皇升遐，人心震扰。才入金光门，投诸逆旅，皆已扃鐍。遂入丰邑坊，诣景云观，僦一独院，月租五百文，即税辔秣驷焉。近铺有老叟，巨眉广颡，髭鬓皎白，貌古而秀，负箧而入。顾见璘，惊曰：“此有人居矣，又须移去也。”璘揖与语曰：“既为先到，第安居无虑也。某只三两日，此舍二十余矣。”叟曰：“闻闻固有余，君子月赁此舍，固难寓居。”璘强留之，欣然而止。开户汲水而入，闭关悄然。时方八月，叟已踞地炉，炽炭拥之而坐，深夜不寐。夕夕皆然，曾无庖爨之所。璘问其所为，曰：“余老矣，货针以自给，多诣市肆，亦不事烟爨矣。”旬余，璘疑其有道，敬而亲之。或诣其炉侧，坐而言论，词高旨远，迨非常流。璘稍稍言情，将有请益。及明而去，至夕不返。发户视之，无复有炉，中破药锅，其内微有金色焉。

梓州牛头寺僧

牛头寺僧，中山上创造经楼，经营四层，方就一级，已费百万缗焉。迨适眇无成功，吁叹忧惶，自形于言色。庖中有执役者僧，村蠢庸朴，常使析薪汲水而已，亦不知其来。忽闻进谓，楼主僧曰：“此事非汝所知，第去，无以为问。”居数日，又进而言，复斥之。如是者三，楼主僧疑其异，徐问其意。对曰：“小僧有点化术，愿为和尚成就巨功。”讯其所须，只二十千，收买药物，可以办矣。虽异其说，亦疑有妄，即使人赍钱，与之买药。旋令一僧支价，直得水银二十斤，余钱市金石诸药。至夕而归，乃于厨侧小房内凿地为炉，捣筑精密，布灰三升于其下，倾水银于灰中，衣带中解药末少许，糁于交土，以油纸单上积炭百余斤，炽火以锻之。自夜及明，火已消矣，成真金巨饼，光彩异常。乃曰：“可于城市货与商贾，每两直二十贯。”如其言而售之，市材募工，楼亦告毕。是僧一日遁去。楼主僧散令徒弟，物索求之。月余，遇之于嘉州市，恳召同归梓州，固辞不去。所追之僧因与纷竞，为巡察所擒，讯诘其由，具云此僧有黄白之术，梓僧遣众人寻之，还旧所点化者。为官司所留，将诱访之，欲传其术，闭口不对，遂潜害之，投尸于江中矣。

任公瑾

任公瑾者，长安怀远里人也，年十余岁。赵处士，不知何许人也，寓止于其邻子，然独处，晨出暮还，曾无饮食庖爨之所。任父见之数年矣，因与语曰：“处士每出，独执其盖，不亦劳乎？某有儿十余岁，愿为处士执盖烹茶，给使左右，可乎？”赵欣然可之，任执役。又七八年，恭谨勤静，赵颇怜之。忽一日，熟视其面，惊谓之曰：“尔神形异矣，当有弃市之厄，不宜复在此矣。尔常见炉鼎之事，能记之乎？”任曰：“某未受处士之教，不敢窃记也。”即取其药石之类，一一示之，口传手授，使其点锡成银。戒之曰：“勿衣罗锦，勿事奢华，勿酣嗜酒肉，勿耽习美色，勿乘银镫，勿干宦名。尔衣食素薄，相命穷贱，吾以此给尔衣食而已尔。当为仆役二十年，俭心刻意，甘于力役。小有不忍，必陷刑戮矣。戒之，慎之。”遂决别。其家与段支使弟为照保，凡十年，节行操守异于常仆。无何，段弟赴京，以其谦恪，委之在家。既而点化银物，过理费用。主妾诟骂，不能容忍，持刀杀之。禁锢考按，将抵极法。法官问其本末，具述前事。试其化锡，果亦不谬。任泣曰：“某违处士戒约，自陷刑纲。苟能忍之二十年，当脱此祸矣。”竟亦就戮。大都黄白之事，非寻常之人所可妄学也，或得之者，必为祸胎。验于古今，斯证多矣，君子慕道，所宜戒之。

岐阳女子

岐阳女子者，年五六岁，其家沽酒。一旦，严冬寒甚，有樵夫十数辈鬻薪于市，稍稍散去，独一老叟荷薪未售。日已晡矣，北风转劲，女子之母愍见老叟，呼之与语，买薪，直酬之百钱。欲设食，叟曰：“不须食也。”乃以酒一器授之。叟袖中坠一柿子，女子因拾之，叟笑曰：“本欲将还家，今既孩儿所得，便可食之。”女子遂啖此柿子，因不食粒。今已数年，颜状奇丽。樵叟竟不知所之也。

卷　五

崔希真

会稽崔希真，严冬之日，见负薪老叟立门外雪中。崔凌晨见之，有伤悯之色，揖问之，叟去笠与语。顾其状貌不常，因问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麦汤饼可乎?"叟曰："大麦四时气足，食之益人，勿以豉，不利中脏。"崔然之，自促令备馔。时崔张绢，欲召画工为图，连阻冱寒，画工未至，张绢倚于壁。叟取几上笔墨，画一株枯松，一采药道士，一鹿随之。落笔迅逸，画踪高古，迨非人世所有。食毕，致谢而去。崔异其事，宝以自随。因游淮海，因遇鉴古图画者，使阅之。鉴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画也。"崔咸通初入长安，于灞桥遇鬻蔬者，状貌与叟相类，因问："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晋代葛稚川之子，人间安得识之?"负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怀一

越僧怀一，居云门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然香，忽见一道流，相顾而语曰："颇有奇境事，能往游乎?"怀一许诺，相与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胜，或连峰慨天，长松夹道，或琼楼蔽日，层城倚空，所见之异不可殚述。久之觉饥，道流已知矣，谓曰："比有仙桃，千岁一实，可以疗饥。"以一桃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讫复行，或凌波不濡，或腾虚不碍，或矫身云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视日月，下窥星汉。如是复归还人间，周岁矣。怀一自此不食，周游人间，与父母话其事，因入道，历诣仙人，更寻灵胜，去而不复返。

杜　晦

杜晦少时，于长白山遇一道士，哀其多疾，以丹砂一粒，大如绿豆，红光莹彻，便令吞之，曰："此丹不独祛积冷，若不食肉，可致长生，慎无触秽也。"既服丹，即容状充悦，轻健不食。累官为商州刺史，绝粒三十年，人不知也。忽一旦思肉，闻品味馨香，心自念曰："仙师戒我不食肉，今欲却食五谷，先须食肉，必夺我药力矣。"遂啖猪肉少许。良久，吐一物，大如鸡子，若新胶未乾。劃而视之，丹在其内，光色莹然，与初服时无异。复欲吞之，因失之。后惋恨久之。是夕梦长白道士曰："子不守吾戒，败于长生，吾复得丹矣。"晦时年八十余，只如四十许人，失丹之后，旬日齿发变衰，颜色枯槁，数年而卒。

吴淡醋

吴淡醋，京兆奉天平原乡人。咸通中，畿内旱歉，携妻子二人，投京西就食。至永寿县，与一老父刈麦，老父引入西山庄中。行十数里，雷雨暴作，既晴，渐到庄所。门庭严洁，有若公署。老人为其设食，徐云："我姓韩，修道于此。大都修道，若人间有纤粟所勖，未得升天去。我宿债负君钱五十万钱，未果远适，今欲相还。"食讫，使一村童引出山门，约曰："君可于泾州居，候及永寿所负，且以五百千文支路粮。"既别，行百余步，如出烟雾中，已及永寿市。便往泾州寓居，梦韩公曰："钱在床下，可以取用。"明旦，床下得五百千。自是经营，事力赡足。乡里或知有韩山人修道，不记其名。再访山庄，不复知其处所矣。

王　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随船将过洞庭。风甚，泊舟君山下，与数人出岸，寻山径，登山而行。忽闻酒香，问诸同行者，皆无。良久，香愈甚。路侧山崖间，见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余步，平石上有洼穴，中有酒。掬而饮之，味极醇美。饮可半斗余，陶然似醉，坐歇洼穴之侧。稍醒，乃归舟中。话于同侣，众人争往求之，无复所见。自此充悦无疾，渐厌五谷，乃入名山学道去。后看经云："君山有天酒，饮之者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燕国公高骈

丞相燕国公高骈，乾符三年丙申八月始筑罗城壅门却敌，共三十二里。自西北凿地，开清远江，流入东南，与青城江合流，复开西南壕，自阎门之南，至甘亭庙前，与大江相会，环城为固。其所板筑，率彭、眉、嘉、蜀、资、简、邛、汉，环畿赤之邑，八州十县丁夫，以授矩设版，六旬而毕。临邛县令陈沼领七县之力，分得金花街相如琴台。旧所凡有七台，各高丈余，中台尤大。尽取其土，复浚其下，以为新壕，深且二十尺。下值石板，广三四尺，长五六尺，厚尺余。二板相重，势颇牢密。役者众力举之，既发，有烟焰五色，直上高三尺许。于石穴中得石合，方五寸余，金彩鲜莹，若图翚才毕，合中银葫芦，一大如指。众夫挐攫争夺，殴击捽拽。陈沼不能制伏，走状闻于燕公。公使右厢版筑使侯虔按之，得葫芦石合、金丹一粒，云有七粒，喧闹之际失去其六。公置葫芦于道场中，炷香礼敬。来晨，丹砂七粒，红鲜异常。公尽吞服之，命释争夺喧击及分窃丹砂者之夫，并仰放之，一无所问。

杨大夫

杨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岁，为冥官所摄，无疾而死。经宿乃苏，云既到阴冥间，有廨署官属，与世无异。阴官案牍示之，见其名字历历然，云年寿十八岁，而亦无言请托。旁有一人为其请乞，愿许再生，词意极切。久之而冥官见许，即令还。其

人亦送杨数百步，将别，杨愧谢之，知再生之恩，何以为报，问其所欲。其人曰："或遗鸣砂弓，即相报也。"因以大铜钱一百余与杨。俄然而觉，平复无苦。自是求访鸣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宫阙屋宇，焚而报之，如是者数矣。杨颇留心炉鼎，志在丹石，能制反魂丹，有疰误暴死者，研丹一粒，拗开其口灌之，即活，尝救数人。有阉官夏侯者，杨与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为冥官追去，责问之次，自云曾服杨大夫丹一粒耳，冥官即遣还。夏侯得丹之效，既苏，尽服四粒。岁余，又见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太山追之耳。夏侯随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阙焉。及其门，见二道士，问其平生所履。一一对答，徐启曰："某曾服杨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回，夏侯拜谢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续年命，愿改名延年，可乎？"道士许之。后即因改名延年矣。杨自审丹之灵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归京，未明，行二十余里，歇于大庄之上，忽闻庄中有惊喧哭泣之声。问其故，生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带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杨物产赡足，早解所任，纵意闲放，唯以金石为务，未尝有疾，年九十七而终。晚年遇人携一弓，问其名，云鸣砂弓也，于角面之内，中有走砂。杨买而焚之，以报见救之者。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修制，故无能得其术者。

薛逢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肴馔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山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明话于宾交，或曰："州界昌明县有天仓洞，中有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之。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人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床上有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又割开三五所，请以奉于薛公为信。及赍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面、溲面、堆盐、积豉，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迹往来，皆长二三尺，绕如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余按《地理志》云："少室山有仙，有九千年资粮留于山。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角上四十里，得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与此无异矣。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饼啖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既饱，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登州牟平县界。所食之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为石矣。

蜀民

蜀民遇晋氏饥歉，三五辈挟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路格之。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行十余步，但见城市栉比，闾井繁盛，了不见鹿。徐行市中，因问人曰："此何处也？"答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石穴，密志归路，以告太守刘悛。悛使人随往，失其旧所矣。庾仲雍《荆州记》曰："武陵西，阳县南数里，有孤山，岩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垅。拜而乞之，辄自拔。食之甚美。山顶有池，鱼鳖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半岩。室中有书数千卷，昔道士所遗经也。"元嘉中，有蛮人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蛮人遂之。穴傍有梯，因上梯，即豁然开朗，别有天日。行数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蛮人惊遽而出，旋削树记路。却结伴寻之，无复知处所。顾野王云："天地之内，名山之中，神异窟宅，非止一处。"则桃源、天台，皆其类也。

康知晦

康知晦者，教坊乐官康赫赤之子。幻而挺特，好古从善，常有云泉放旷之志。多诙谐，颇敏辩。常自子午谷抵金州，半岁而还。每值水石幽胜，必留连赏玩。忽谷行次，闻雷霆风雨之声，在近山之侧，寻亦云物开霁，而山溪泛溢。水上有一老人，乘槎而来，沿岸而谓康曰："子有道气，将有所得。然十年之间，四海沸腾，九州辐裂，王室多难，卒未可平。当深居远害，勿近王公大臣，以保元吉。余有鬼谷九宫之书，以授于子。善审吉方，自谋避地也。"言讫，泛泛而去，水亦骤退，山路复通。康受书，按而行之，占往知来，考定吉凶，虽京房、管辂，莫能过也。老人使栖息于道，康乃冠簪，居永乐里开元观西庑之南轩。朝野请益，相属于道。将欲卜居中条，未暇理策。左军中尉韩公文约，使人三召之，不得已而谒焉，即署军职，加之宠御，以金鱼、玉带、衣马、靴笏，并以授之。康即冠带，庭谢而归，谓其子曰："相逼若此，不可复留矣。"明旦，无疾而卒。数日肌肤香洁，人以为尸解焉。自是中原戈甲，四方用武，咸依老叟之言。其所授之书，名《命枢宝章》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许人也。虽寓迹缁褐，而潜心求道，自三江、五岭、黔、楚诸名山，无不游历。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峨眉山，闻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诸崖石室邃穴之所，无所遗焉。偶歇于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问其所诣。悟玄具述寻访名山灵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辄入访。须得《洞庭记》、《岳

渎经》，审其所属，定其名字，的其里数，必是神仙所居，与经记相合，然后可游耳。不然，有风雷洞、鬼神洞、地狱洞、龙蛇洞，误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损，深可戒也。”悟玄惊骇久之，谢其所教，因问曰：“今峨眉洞天，定可游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谒洞主，自可问耳。”悟玄又问：“洞主为谁?”叟曰：“洞主姓张，今在嘉州市门，屠肉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语讫别去。悟玄复至市门求之，张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张曰：“无多言也。”命其妻烹肉，与悟玄为馔，以肉三器与之。悟玄辞以不食肉久矣，张曰：“游山须得气力，不至饥乏，然后可行。若不食此，无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计度，恐是神仙所试，不敢违命。食尽二器，厌饫弥甚，张亦劝之，固不能食矣。食讫求去，张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至棋峰下，值某洞门，有长松，下有洄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此瓦扣之三二十声，门开则入。每遇门则叩之，则神仙之境可到矣。”依其教入山，果得洞，与所指无异。以瓦叩之，良久，峭壁中开。洞内高广平稳，可通车马，两面皆青石莹洁，时有悬泉流渠，夹路左右。凡行十余里，又值一门，叩之复开，大而平阔，往往见天花夹道，所窥见花卉之异、人物往来之盛，多是名姝丽人、仙童玉女，时有仙官、道士、部仵、车骑，憧憧不绝。又值一门，叩之弥切，瓦片碎尽，门竟不开。久之，闻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惧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门之外，无复来时景趣矣。复访洞主，已经月余，屠肆宛然，而张生已死十许日矣。自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复入峨眉，不知所之矣。

费冠卿

费冠卿者，池州人也。进士擢第，将归故乡，别相国郑余庆。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喜费之行，托以寓书焉。手札盈幅，缄授费，戒之曰：“刘令久在名场，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以其褊率，不拘于时，舍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费因请公略批行止于书末，贵其因所慰荐，稍垂青眼。公然之，发函批数行，复缄之如初。费至秋浦，先投刺于刘。刘阅刺，委诸案上，略不顾眄。费悚立俟命，久之而无报，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国书授阍者。刘发缄览毕，慢骂曰：“郑某老汉，用此书何为?”裂而弃之。费愈惧，排闼而入，趋拜于前。刘忽悯然顾之，揖坐与语。日已暮矣，刘促令投店。费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于厅庑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诣店所。”即自解囊装，舒毡席于地。刘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宾之所，有一阁子可以憩息，仆乘于外可也。”即令左右引仆夫、卫子，分给下处，刘引费，挈毡席入厅后对堂小阁子中。既而闭门，锁系甚严。费莫知所以，据榻而息。是夕月明，于门窍中窥其外，悄然无声，见刘令自执帚畚，扫除堂之内外，庭庑阶壁，靡不周悉。费异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将及二更，忽有异香之气非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刘执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香气弥甚，即见云冠紫衣仙人，长八九尺，数十人拥从而至。刘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诣堂中，刘立侍其侧。俄有筵席，罗列肴馔、奇果，香阁中。费闻之，已觉神清气爽。须臾，奏乐饮酒，命刘令布席于地，亦侍饮焉。乐之音调，亦非世间之曲。仙人忽问曰：“得郑某信否?”对曰：“得信，甚安。”顷之，又问：“得郑书否?”对曰：“费冠卿先辈在长安中来，得书。”笑曰：“费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对曰：“在。”仙人曰：“吾未合与之相见，且与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见矣。”即命刘酌一杯酒，送阁子中。费窥见刘自呷酒了，即于阶下盆中水投之。费疑而未饮，仙人忽下阶，与徒从乘云而去。刘拜辞鸣咽，仙人戒曰：“尔见郑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见也。”既去也，刘令即诣阁中，见酒犹在，惊曰：“此酒万劫不可一遇，何不饮也?”费力争，得一两呷。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卜居九华山。以左拾遗征，竟不起。郑相国寻以去世，刘、费颇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紫逻任叟

郑南海为牧梁宋，其表弟进士刘生，寓居汝州，州有紫逻山，即神仙灵境也。刘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诣药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担于壁，亦坐焉。主人连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搪揬!”刘敛衽而起，谓主人曰：“某闲人也，樵叟所来，必有所求，或要药物，有急难所请，不可令去。”恳揖叟，令坐，问其所要。叟曰：“请一幅纸及笔砚耳。”刘即取肆中纸笔以授之。叟挥毫自若，书毕，以授于刘。书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灾方重，旦夕为人讼。承欲访郑生，郑生将有厄，即为千里客，兼亦变衫色。紫逻樵叟任某书呈。”刘览，惊异，笔势迈逸，超逾常伦。看读之际，失叟所在。月余，郑为人所讼，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刘即于紫逻葺居，物色求访，不复见叟。世宝其书，巢寇犯阙，方失其所在也。

朱含贞

朱含贞者，晋陵道士也，居龙兴观之东轩。素以清贫，而精奉香火，孜孜焉，未尝少怠。大中丙子岁，道士马自然落魄江浙间，率以杯酒娱逸为事。然时人异之，疑其有道者也。每诣含贞，必以为请，含贞常力以奉之。居岁余，谓含贞曰：“我久游江浙，今将北行。嵩、洛、镇、华，皆神仙之府，餐和味道，道士不可不游也。子有修励之志，而寡香膏之资，有悯物之心，而无拯救之效，亦可叹也。”因以三符授之曰：“可以给终身之衣食，增无涯之阴功。第以玉篆救之，虽千妖百疾，靡不愈也，初以一符攻

之，未致效者，即发其二，大效不过于三也。多恤贫病，少务金帛，功充德全，道不远矣。”因命版，题二十字诗于其庑下曰：“世有无穷事，生知遂曰春。问程方外路，直是上清人。”署其名曰：“山客马自然书。”书毕别去，不复见矣。后数年，传云君白日升天。含贞自是符术大效，姑苏、余杭、金陵、淮海，东西南北千余里，飞书寄信请其救者，不知纪极。因其所得之缗钱，创东圣祖院，丹翠金碧，图绘之丽，盛著一时。含贞寿七十余，无疾而终。咸谓其预于道籍，解脱之流也。

吴善经

吴善经，嵩山学道十余年，博寻洞府，周历幽胜。忽值一洞，门广丈余，高五六尺。徐行而入，渐觉博宽。烛灭，路远无复计。扪揣稍进，又二三里，即觉似浓烟雾中。如此数里，豁然明朗，山川洞开，四顾极远。视一岩窟之下，有道士五六人。奔往礼谒，比至，唯一人在焉。善经拜礼修谒，自陈遭遇之幸，乞以延生度世之要。仙者欣然授之曰：“子之勤志，颇为难偕，今得值我，已是积善所钟矣，度世之道，须青箓著名，天挺仙骨，未易言也。然子慕道之志，亦可悯焉。第还人间，后当重会耳。”因指石床上，有书数轴，令取一轴来。依教取之，仙者笑曰：“未可教以出世之道，且读此，可以于人间整叙经文，辩识天文玉字，以佐王者，增尔善功耳。”因使读之，善经一无识者。即授以指诀，丁宁再三。善经了然顿悟，一一详识。即令出山，指以他径。顷之，已在洛下矣。自此，经中玉篆赤书、宝章真诀，晨读详熟，与隶书无异。宪宗皇帝修内殿，于斗拱内得符一函，中外无有识者。或言善经有天篆之鉴，如人殿内，示之。披读周悉，辄无凝滞。赐以金帛，即令注解以进，命太清宫别敕供给。兴唐观道士琼，执弟子之礼，备得其诀。琼以天书玉字，写《道德》二经、《黄庭》内外篇、《生神》、《度人》、《消灾》诸经几十卷，又注解《三洞箓》符篆，以为正音。咸通中，召于大内三宫，授夷希先生万羽客等七百人法箓。所写《玉篆经》，未果上进，琼以没，故诏谥为昭玄先生。善经在洛下，九十余，貌若婴孩，齿发不衰。言游五岭，不知所在。昭玄去世，已九十余矣。昭玄所书《玉篆经》，上饶道士吴方夷得之，将往华山中，方避黄巢之乱，因散失焉。

杨晦之

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至乌江，闻王先生颇有道术，因就门谒之。先生玄巾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命坐其侧，语义高畅，不觉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妪，年七十余，齿发尽衰，行步俯伛而至。先生谓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尔为吾刻纸，作今夕月，置于室之东垣上。”顷之，七娘以纸月施于东垣上，俄而奇光焕发，一室之内，纤毫尽辨。先生与晦之玩话于室内，寒气逼人，如在天半矣。及晓，将别，先生以杖划其庭尘土，晦之瞑视其所居，则崖壑万仞，丛木参天，前有积水，目之不极，晦之与先生立于水滨。惊悸叹骇，谓先生曰：“何变化之如此耶？昨宵之遇，今朝之睹，岂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耶？”先生笑曰：“吾以为娱耳。”振衣挥斥，逡巡则门庭如旧。晦之驰去，莫敢顾眄矣。

清河房建

清河房建，居舍山，尚奇好道，常授六甲符、九章真箓，积二十年。后至衡山，遇一道流，与语，及诘上仙都蓬莱，方丈灵奇之事，一一皆若涉历。旬余相依，不能舍去。建将之南海，道流谓曰：“余常游南海，今十年矣。护军李侯遗我玉簪，我以君好道，今以相赠，君其宝之。”是岁秋，建至南海，独游开元观北轩，有塑二真人，一曰左玄，一曰右玄。视左玄之状，与衡山所遇道流无异，叹骇久之。顾其冠，即无簪矣。因问观中道流：“此真人何谓而阙其簪耶？”道流曰：“十年前，护军李侯常以玉簪饰真人之冠，亡之数月矣。”建具述衡山所赠簪之事，囊中出玉簪，归于真人矣。

僧契虚

僧契虚，姓李，其父开元中为御史。契虚幼好浮屠氏，年二十，髡发衣褐，居长安中佛舍。及明皇幸蜀，羯胡陷两京，契虚乃入太白山，食柏叶，绝粒。遇道士乔君，清瘦高古，髭鬓皎白，谓契虚曰：“师神骨孤秀，后当寓游仙都。”契虚谦谢之，乔君曰：“异日，师于商山，备食物于逆旅。有掵子，必犒而馈焉。或有问师所求，但言愿游稚川，当有掵子导师去矣。”及禄山破，上皇还京，天下息兵，契虚即于商山旅舍备食膳，遇掵子而馈焉。近数月，馈掵子数百人，食毕辄去，无问者。契虚稍息，为乔君见欺，将归长安。忽遇川掵子，年甚少，问契虚所诣，答曰：“愿游稚川，积有年矣。”掵子惊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而至乎？”契虚曰：“幼而好道，曾遇至人，劝游稚川，但不知其路耳。”掵子曰：“与我偕行，可以到也。”于是与之俱至蓝田上，理行具，登玉山，涉危险，逾岩巘，八十余里，至一洞穴，水自洞侧而出。掵子与契虚运石填水，三日而水绝，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遥见一门，在十数里外，望门而去。既出洞外，风日恬煦，山水清丽。凡行百余里，登一高山，攒峰迴拔，石径危峻。契虚眩惑，不敢前去，掵子曰：“仙都近矣，无自退也。”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顶，缅然平坦，下视山峰川原，杳不可辨。又行百余里，入一洞中，又数十里。及出洞，见积水无穷，中有石径，才横尺余，长且百里。掵子引之，蹑石而去。颇加悚慄，不敢顾视。即至一山，

下有巨木，烟景繁茂，高数十寻。择子登木长啸，久之，风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顶悬竹篥而下。择子与契虚入竹篥中，闭目危坐，势如腾飞，举巨絙引之。即及山顶，有城邑宫阙，玑玉交映，在云物之外。(后有缺文逸进文)

刘子南

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辟疾病、疫气、百鬼、虎狼、虫蛇、蜂虿诸毒，及五兵白刃、贼盗凶害。用雄黄、雌黄各二两，萤火、鬼箭、蒺藜各一两，铁槌柄，烧令焦黑，锻灶中灰、羖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面，以鸡子黄并丹雄、鸡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绛囊盛五丸，常带左臂上。从军者系腰中，居家悬户上，辟盗贼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于武威邑界遇虏，大战，败绩，余众奔溃，独为寇所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坠地，终不能中伤。虏以为神人也，乃解围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为军者，皆未尝被伤。喜得其验，传世宝之。汉末，青年道士封君达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传于人间。一名冠军丸，亦名武威丸，今载在《千金翼》中。(《太平广记》卷一四)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坛人也。居马迹山，常以阴功救物，仁逮蠢类。值西晋之末，中原乱离，饥馑既臻，疫疠乃作。时有毒瘴，殒毙者多，闾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静室，飞章告玄，三夕之中，继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画，照其家庭。即有瑞风景云，纷郁空际。俄而异香天乐，下集庭中，介金执锐之士三千余人，罗列若有所候。顷之，珠幢宝幡，霓旆羽节，红旗锦旆各二，相对前引，幢居其前，节最居后。又四青童执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锦席，前立巨屏，左右龙虎将军、侍从官将，各二十许人，立屏两面，若有备卫焉。复有金甲大将军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龙虎二君之外，班列肃如也。须臾，笙簧骇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烁艳逸。一人佩剑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宝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莲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谒，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刳心投血，感动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鉴躬于子矣。"纂匍匐礼谢竟，道君告曰："夫一阴一阳，化育万物，而五行为之用。五行互有相胜，各有盛衰，代谢推迁，间不容息，是以生生不停，气气相续，亿劫已来，未始暂辍也。得其生者，合于纯阳，升于天而仙；得其死者，沦于至阴，在地而为鬼。鬼物之中，自有优劣强弱，刚柔善恶，与人世无异。玉皇天尊。虑鬼神之肆横害于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检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备。然而季世之民，浇伪者众，淳源既散，妖诈萌生，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违三纲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于六天故气、魔鬼之徒，与历代已来。将败军死，聚结为党，亦戕害生民，驾雨乘风，因衰伺隙，为种种病，中伤极多。亦有不终天年，罹其夭枉者。昔于杜阳宫出《神咒经》，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于物，民间有之。世人见王翦、白起之名，谓为虚诞。此盖从来将领者，生为兵统，死为鬼帅，有功者迁为阴官，残害者犹居魔属，乘五行败气，为瘵为瘥。然以阳为惮，以神咒服之，自当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咒》二经，复授于子，按而行之，以拯护万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韫，以《神化经》及三五大斋之诀，授之于纂，曰："勉而勤之，阴功克成，真阶可冀也。"言讫，千乘万骑，西北而举，升还上清矣。纂按经品斋科，行于江表，疫毒镇弭，生灵乂康。自晋及兹，蒙其福者。不可胜纪焉。(《太平广记》卷一五)

阮　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东北，见一道士，坐松树下，神状奇异。基遂舍弓矢，稽首起居已。师命基曰："可暂往观中。"眺望岩间，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观门。台殿严丽，皆饰以金玉，土地清净，皆绀碧琉璃，行树端直，绿叶朱实，清风时起，锵然有声。基于门下观览，心神惶怖，载拜请退，即至师所。师笑曰："汝不敢进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识大道，忽于今日，得睹天堂。情诚喜悦，不能自胜。愿师弘慈，济基沈溺。"师曰："汝积罪人也，先身微缘，今得遇我。汝命将尽，其奈之何?"基闻，不胜惶竦，叩头千百，求乞生津。师遂令基舍恶从善，誓弃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兼为设蔬食，食讫令去。基载拜奉辞，师曰："汝命绝之时，吾将度汝。"其年冬，基得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见黄衣使者二人，执文书，引基去。忽至一处，状如台府。至屏门，使者引入，见大厅上有官人隐隐，阶前小吏数十人，皆执簿书，或青或黑。有一吏执黑簿，谓基曰："汝积罪深厚，应入地狱。"基闻，仓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忆圣师，心中作念："初别之时，言'临命绝时，必来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济。"须臾，天西北瑞云忽起，云车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阶前，去地丈余而止。乃见圣师在车中坐，冥官见之，皆稽首作礼。圣师曰："我有弟子在此，故来度之。"乃取经一卷付基，基载拜跪受。题云《太上救苦经》，令基读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听讫。谓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进，后更与汝相见。"言讫，失师所在，唯觉香气氛氲久之。乃见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闻家号泣之声。基乃还活，凝坐良久，追忆梦中经，不遗一字。乃慎持念，遂抄录，传于世。复辞亲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太平广记》卷一五)

文广通

文广通者，辰溪县滕村人也。县属辰州，泝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广通居焉。本汉辰陵县。《武陵记》云：广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见有野猪食其稼，因举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寻血踪，越十余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许步，豁然明晓，忽见数百家居止，莫测其由来。视所射猪，已归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门云："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来犯仆，非仆犯猪。"翁曰："牵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夺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谢过，翁云："过而知改，是无过矣。此猪前缘，应有其报，君无谢焉。"翁呼文通至厅上，见十数书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缝掖之衣，有博士，独一榻，面南谈老子。又见西斋有十人相对，弹一弦琴，而五声自韵。有童子酌酒，呼令设客。文饮半酣，四体怡然，因尔辞退。观其墟陌、人事，不异外间，觉其清虚独远，自是胜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儿送之，令坚关门，勿复令外人来也。文与小儿行，问其始末，答曰："彼诸贤避夏桀难来此，因学道得仙。独榻座谈老子者，昔河上公也。仆汉时山阳王辅嗣，至此请问老子滞义。仆自扫门已来，于兹十纪，始蒙召进，得预门人，犹未深受要诀，只令守门。"至洞口，分别殷勤，自言相见未期。文通自所入处，见所用弩皆已朽断，初谓少顷，已十二年矣。文通家已成丧讫，闻其归，乃举村惊疑。明日，与村人寻其穴口，唯见巨石塞之，烧鉴不可为攻焉。(《太平广记》卷一八)

郭子仪

郭子仪，华州人也。初从军沙塞间，因入京催军食，回至银州十数里。日暮，忽风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籍地将宿。既夜，忽见左右皆有赤光。仰视空中，见軿辎车、绣屋，中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视子仪。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织女降临，愿赐长寿富贵。"女笑曰："大富贵，亦寿考。"言讫，冉冉升天，犹正视子仪，良久而隐。子仪后立功贵盛，威望烜赫。大历初，镇河中，疾甚，三军忧惧。子仪请御医及幕宾王延昌、孙宿、赵惠伯、严郢等曰："吾 此疾，自知未到衰殒。"因话所遇之事，众称贺忻悦。其后拜太尉、尚书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太平广记》卷一九)

韩 滉

唐宰相韩 滉廉问浙西，颇强悍自负，常有不轨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顺，泊船于京口堰下，夜深矴断，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风波稍定。上岸寻求，微有鸟径。行五六里，见一人，乌巾、岸帻、古服，与常有异，相引登山。诣一宫阙，台阁华丽，迨非人间。入门数重，庭除甚广。望殿遥拜，有人自帘中出，语之曰："欲寓金陵韩公一书，无讶相劳也。"则出书一函。拜而受之。赞者引出门，送至舟所。因问赞者曰："此为何处也？恐韩公诘问，又是何人致书？"答曰："此东海广桑山也，是鲁国宣父仲尼，得道为真官，理于此山。韩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网，致书以谕之。"言讫别去。李顺却还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惊惧，不得顾船外，逡巡则达旧所。若违此戒，必致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顾视，舟行如飞，顷之，复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几千万里也。既而诣衙，投所得之书。韩公发函视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书，了不可识。诘问其由，深以为异。拘絷李顺，以为妖妄，欲加严刑。复博访能篆籀之人数辈，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诣宾位，言善识古文。韩公见，以书示之。客捧书于顶，再拜贺曰："此孔宣父之书，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韩 滉，谨臣节，勿妄动。"公异礼加敬。客出门，不知所止。韩惨然默坐，良久了然，自忆广桑之事，以为非远，厚礼遣谢李顺。自是恭黜谦谨，克保终始焉。(《太平广记》卷一九、《三洞群仙录》卷一八)

罗公远

罗公远，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设，观者倾郡，有一白衣人长丈余，貌甚异，随群众而至。门卫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过，叱曰："汝何故离本处，惊怖官司耶？不速去！"其人遂摄衣而走。吏乃擒小童至宴所，具白于刺史。刺史问其姓名，云："姓罗，名公远，自幼好道术。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须令我见本形。"曰："请俟后日。"至期，于水滨作一小坑，深才一尺，去岸丈余，引水入。刺史与郡人并看。逡巡，有鱼白色，长五六寸，随流而至，腾跃渐大。青烟如线，起自坎中。少顷，黑气满空，咫尺不辨。公远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电光注雨如泻。须臾即定，见一大白龙于江心，头与云连，食顷方灭。时玄宗酷好仙术，刺史具表其事以进。时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棋，二人见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棋子十数枚，问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开，果无，并在公远处。方大骇异，令与张、叶等齿坐。剑南有果初进，名为日熟子，张与叶以术取，每过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顾而语曰："莫是罗君否？"时天寒围炉，公远笑，于火中素树一箸，及此除之，遂至。叶诘使者，云："欲到京，焰火亘天，无路可过，适火歇，方得度。"从此众皆敬伏。开元中，中秋望夜，时玄宗于宫中玩月。公远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掷之，化为大桥，其色如银，请玄宗同登。约行数十里，精光夺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见仙女数百，皆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玄宗密记其声调，遂回。却顾其桥，随步而灭。且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

时武惠妃尤信金刚三藏。玄宗幸功德院，忽苦背痒，公远折竹枝，化七宝如意以进。玄宗大悦，顾谓三藏曰："上人能致此乎？"曰："化幻化耳，臣为陛下取真物。"乃袖中出七宝如意以进，公远所进者即时化为竹枝耳。及玄宗幸东洛，武妃同行，在上阳宫麟趾殿，方将修殿。其庭有大方梁数丈，经六七尺。时公远、叶尊师、金刚三藏皆侍从焉，玄宗谓叶尊师曰："吾方闲闷，可试小法以为乐也。师试为朕举此方木。"叶受诏作法，方木一头揭数尺，而一头不起。玄宗曰："师之神力，何其失耶？"叶曰："三藏使金刚善神，众压一头，故不举。"时玄宗奉道，武妃宗释。武妃颇有悦色，三藏亦阴心自欢，惟公远低头微哂。玄宗谓三藏曰："师神咒有功，叶不能及，可为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诏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顶真言》，未终遍，叶身欻欻就瓶，不三二遍，叶举至瓶嘴，遍讫，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悦，良久，谓三藏曰："师之功力，当得自在，既使其入，能为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既咒之，诵《佛顶真言》数遍，叶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师，今为三藏所咒而没，不得见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惧。玄宗谓公远曰："将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远笑曰："法善不远。"良久，高力士奏曰："叶尊师入。"玄宗大惊曰："铜瓶在此，自何所来？"引入问之，对曰："宁王邀臣吃饭，面奏的不放，臣适宁王家食讫而来。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贺。已而使叶设法箓。于是取三藏金襕袈裟摺之，以盆覆之，叶禹步叩齿，绕三匝，曰："太上老君摄去。"盆下袈裟之缕，随色皆摄，各为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襕，至毁如此。"玄宗曰："可正乎？"叶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启之，袈裟如故。叶又取三藏钵，烧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头，失声而走。玄宗大笑。公远曰："陛下以为乐，乃道之末法也，叶师何用逞之？"玄宗曰："师不能为朕作一术，以欢朕耶？"公远曰："请更问三藏法术何如。"三藏曰："贫道请收固袈裟，试令罗公取，取不得则罗公输，取得则僧输。"于是令就道场院为之。三藏结坛焚香，自于坛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贮之银合，又安数重木函，皆有封锁，置于坛上。玄宗与武妃、叶公皆见中有一重菩萨，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外以一重金刚围之，贤圣比肩，环绕甚严。三藏观守，目不暂舍。公远坐绳床，言笑自若，玄宗与叶公皆视之。数食顷，玄宗曰："何太迟迟，得无劳乎？"公远曰："臣斗力，安敢自衒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启观耳。"令开函取袈裟，虽封锁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远奏曰："请令人于臣院内，敕弟子开柜取来。"即令中使取之，须臾袈裟至。玄宗问之，公远曰："菩萨力士，圣之中者，甲兵诸神，道之小者，皆可功参上界。至于太上至真之妙，非术士所知。适使玉清神女取之，则菩萨金刚不见其形，取若坦途，何碍之有？"玄宗大悦，赏赉无数，而叶公、三藏然后伏焉。时玄宗欲学隐遁之术，对曰："陛下玉书金格，以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国安人，诚宜习唐虞之无为，继文景之俭约，却宝剑而不御，弃名马而不乘。岂可以万乘之尊，四海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大，而轻徇小术，为戏玩之事乎？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困于鱼服矣。"玄宗怒，骂之。遂走入殿柱中，数玄宗之过。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复入玉磶中。又易磶，破之为数十片，悉有公远之形。玄宗谢之，乃如故。玄宗后又坚学隐形之术，强之不已，因而教焉。然托身隐，常有不尽，或露裾带，或见影迹。玄宗怒，斩之。其后数岁，中使辅仙玉奉使入蜀，见公远于黑水道中，披云霞衲帔，策杖徐行。仙玉策马追之，常去十余步，竟莫能及。仙玉呼曰："天师云水适意，岂不念内殿相识耶？"公远方伫立顾之。仙玉下马，拜谒讫，从行数里。官道侧俯临长溪，旁有巨石。相与渡溪，据石而坐，谓仙玉曰："吾栖息林泉，以修真为务。自晋咸和年入蜀，访师诸出，久晦名迹。闻天子好道崇玄，乃舍烟霞放旷之乐，冒尘世腥膻之路，混迹鸡鹜之群，窥阅蜉蝣之境，不以为倦者，盖欲以至道之贵，俯教于人主耳。圣上延我于别殿，遽以灵药为索。我告以人间之腑脏，荤血充积，三田未虚，六气未洁，请俟他日以授之，以十年为限。不能守此诫约，加我以丹颈之戮，一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与道气混合，岂可以世俗兵刃水火害于我哉？但念主上列丹华之籍，有玉京交契之旧，躬欲度之，眷眷之情，不能已已。"因袖中出书一缄，谓仙玉曰："可以此上闻，云我姓维，名厶妽，静真先生弟子也。上必寤焉。"言罷而去，仍以蜀當歸爲寄，遂失所在。仙玉還京師，以事及所寄之緘奏焉。玄宗覽書，惘然不懌。仙玉出，公遠已至，因即引謁。玄宗曰："先生何改名姓耶？"對曰："陛下嘗去臣頭，固改之耳。羅字去頭，維字也；公字去頭，厶字也；远字去头，退字也。"玄宗稽首陈过，愿舍其尤。公远欣然曰："盖戏之耳。夫得神仙之道者，劫运之灾，阳九之数，天地沦毁，尚不能害，况兵刃之属，那能为害也？"异日，玄宗复以长生为请，对曰："经有之焉：'我命在我，匪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灭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以《三峰歌》八首，以进焉。其大旨乃玄素黄赤之使，还婴溯流之事。玄宗行之逾年，而神逸气旺，春秋愈高，而精力不惫。岁余，公远去，不知所之。天宝末，玄宗幸蜀，又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太平广记》卷二二，云出《神仙感遇传》及《仙传拾遗》，《逸史》等书）

萧静之

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炼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悴，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

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置地葺居。掘得一物，类人手，肥而且润，其色微红。叹曰："岂非太岁之神，将为祟耶?"即烹而食之，美，既食尽，逾月而齿发再生，力壮貌少，而莫知其由也。偶游郫都，值一道士，顾静之，骇而言曰："子神气若是，必尝饵仙药也。"求胗其脉焉，乃曰："子所食者，肉芝也。生于地，类人手，肥润而红。得食者，寿同龟鹤矣。然当深隐山林，更期至道，不可自混于臭浊之间。"静之如其言，舍家云水，竟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二四)

二十七仙

唐开元中，玄宗皇帝昼景宴居，昏然思寐。梦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罗底间三年矣，与陛下镇护国界，不令戎虏侵边。众仙每易形，混迹游处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县，有"罗底"字处访之，竟不能得。他夕，又梦云："有音乐处是也。"再诏访焉。于宁州东南五里，有地名罗川，川上有县，县以川名。有罗州山，相传有洞穴，而翳荟不通，樵牧者闻音乐之声。诏使寻之，久而不见。忽有白兔出于林中，逐入崖下。寻所入，而得嵌窦焉。石室宽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真，得之以进。乃于内殿设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谒。命夹纻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于其处置通圣观，改县为真宁以旌之，赐宝香及炉。炉今犹在，乡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来，庞眉皓发，异于他叟，或出或处，乡俗咸敬之。于山下卖酒，常有异人来饮，或药童樵父，来往其家。一旦，众异人谓底老曰："加其酝，更一饮，不复来矣。"如其言，加酿以待焉。酿熟，群仙果至。饮酣，居下者一人与坐云："我请刻众仙之形，以留于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顷之间，备得众仙真容，置于洞中，依饮时列坐，皆志仙之名氏于其背。安讫而散去，底老亦不复知所之。时人咸谓仙举也。底老者，疑其氐宿耳。后著作郎东门诰，为赞序以纪之。(《太平广记》卷二九)

韦弇

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与其友寻花访异，日为游宴。忽一旦，有请者曰："郡南十里许，有郑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尘之胜，愿偕游焉。"弇喜，遂与俱，果南十里。得郑氏亭焉。端室巍巍，横然四峙，山门花辟，曲径烟矗。盼而望之，不暇他视，真尘外景也。俄而延弇升巨亭之上，回廊环构，饰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见仙子十数，左右侍卫，华裾靓妆，亦非常世所睹。中有一人与弇语，弇遍拜，且诘之。美人曰："闻吾子西游蜀都，历访佳景。春煦将尽，花卉芳妍，愿聊奉一醉，无以延款为疑也。"既坐，即张乐饮酒。其陈设肴膳，奇味珍果，既非世之所尝；金石丝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闻。弇乘间问曰："某自上国，历二京，至于帝宅尊严，侯家繁盛，莫不见之。今之所睹，固不可偕矣。然女郎何为若此之贵耶?"美人曰："余非人间人，此盖玉清仙府也。适欲奉召，假以郑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云》。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乐授于吾子，而贡于圣唐之君。以此相托，可乎?"弇曰："某一儒生耳，在长安中，区区于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门不可见，又非知音者，若将贡新曲？固不可为也。"美人曰："君既不能，余当寓梦而授于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愿以三宝为赠，子其售之，可毕世之富也。"饮毕，命侍者出一杯，谓之碧瑶杯，光莹洞彻；又出一枕，谓之红蕤枕，似玉而栗，其文微红，而光彩莹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于玉。俱授于弇。拜而谢之，即别去。行未及一里，回顾，失向亭台，但荒榛而已。遂挈宝入长安。明年复下第，东游广陵。胡商诣弇，以访其宝，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宝，千万年人无见者，信天下之奇货矣。"以数十万金易而求之，弇以大富。因筑室江都，竟不求闻达，亦不知所终焉。后数年，玄宗梦神仙十余人，持乐器集于庭，奏曲以授，请为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云》。既晨兴，即以玉笛吹而习之，传于乐府。此乃符弇之所遇，欲使弇上奏之曲也。(《太平广记》卷三三)

于涛

于涛者，唐宰相琮之侄也。随琮南迁，途经平望驿，维舟方食，有一叟自门而进，直抵厅侧小阁子，以诣涛焉。叟之来也，驿吏疑从相国而行，不之问，相国疑是驿中人，又不之诘。既及涛所憩，涛问叟何人也，对曰："曹老儿。"问其所来，对曰："郎君极有好官职，此行不用忧。"涛方将远陟，深抱忧虑，闻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即席。涛与表弟前秘书省薛校书俱与之语，问其所能，云："老叟无解，但见郎君此后官职高显，不可一一叙之，请濡毫执笔，随语记录之也。"如是，涛随叟所授数章，词多隐密，迨若谣谶，亦叙相国牵复之事。因问薛校书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西则止，其有官职，虽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涛又问："某京中宅内事，可以知否?"叟俯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某尼。"宾客名字，一一审识，"某廊下有小童某，牵一铜龟子驰戏。"涛亦审其谛实，皆书于编上，荏苒所载，已是数幅。相顾笑语，即将昏瞑，涛因指薛芸香姬者，谓叟曰："此人如何?"对曰："极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涛初随语书事，心志锐信，及闻此姬亦有好官，讶其疏诞，意亦中怠矣。时涛表弟杜孺休给事刺湖州，寄箬下酒一壶，可五斗。因问叟："颇好酒否?"叟忻然为请。即以银盂授之，令自酌饮。顷之酒尽，已昏晦矣，遂以银盂枕首而睡。时蚊蚋盛，无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银盂在焉。方惊问

访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晋为史官，齐梁间或处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间，往来贾贩，常拯救人，以阴功及物。人多有见之，受其遗者。涛自后授泗州防御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吴王杨公行密为副使，相国寻亦北归，薛校书佐江西宾幕，知袁州军务。值用军之际，挈家之闽，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终。山中无求凶器之所，托一村翁，辍其寿棺而瘗。斯棺装漆金彩，颇甚珍华。既瘗之后，方验"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宾客，小童牵铜龟游戏之事，无不验者。（《太平广记》卷四三、《吴郡志》卷四〇）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者，皆家产粗丰，守分知足，不干禄位，不贪货财，慕玄知道者也。相约为友，若兄弟焉。时海内大安，民人胥悦，遽以酒食为娱，自乐其志。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气貌羸弱，似贫窭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预十人末，以造其会。众既适情，亦皆悯之，不加斥逐，醉饱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于众曰："余为困之士也，幸众人许陪坐末，不能为责。今十人置宴，皆得预之，席既周毕，亦愿力为一会，以答厚恩。"约以他日，愿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贫叟果至，相引徐步，诣东塘郊外，不觉为远。草莽中茆屋两三间，倾侧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数辈在焉，皆是蓬发鹑衣，形状秽陋。叟至，丐者相顾而起，墙立以俟其命。叟令扫除舍下，陈列蘧蒢，布以菅席，相邀环坐。日既旰矣，咸有饥色。久之，各以醯盐竹箸，置于客前。逡巡，数辈共举一巨板，如案，长四五尺，设于席中，以油帊幕之。十友相顾，谓必济饥，甚以为喜。既撤油帊，气熥熥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坠落。叟揖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意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即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未及。叟促问诸丐，令食讫即来。俄而丐者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与叟一时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见。（《太平广记》卷五三）

张镐妻

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房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杯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足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咎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终身为恨矣。（《太平广记》卷六四）

张士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锸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书生即选胜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太平广记》卷七五）

崔　言

崔言者，隶职于左亲骑军。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生疮如疥。皆目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骆谷子午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荚刺采一二升，烧之为灰，大黄九蒸九曝，杵之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以末匕调而服之。旬日，须发再生，肌肤充润，所疾顿愈，眼明倍于寻常。道流传此方讫，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七五）

释玄照

释玄照修道于嵩山白鹊谷，操行精悫，冠于缁

流。常愿讲《法华经》千遍，以利于人。既讲于山中，虽沍寒酷热，山林险邃，而来者恒满讲席焉。时有三叟，眉须皓白，容状瓌异，虔心谛听。如此累日，玄照异之。忽一旦，震谒玄照曰："弟子龙也，各有所任，亦颇劳苦，已历数千百年矣。得闻法力，无以为报，或长老指使，愿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阳经时，国内荒馑，可致甘泽，以救生灵，即贫道所愿也。"三叟曰："召云致雨，固是细事，但雨禁绝重，不奉命擅行，诛责非细，身首为忧也。试说一计，庶几可矣，长老能行之乎?"玄照曰："愿闻其说。"三叟曰："少室山孙思邈处士，道高德重，必能脱弟子之祸，则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贫道知孙处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孙公之仁，不可诊度，着《千金翼方》，惠利济于万代，名已籍于帝宫，诚为贵真也。如一言救庇，当保无恙。但长老先与之约，如其许诺，即便奉依。"即以拯护之方授于玄照。玄照诣思邈所居，恳诚祇谒，情礼甚谨。坐定久之，乃曰："处士以贤哲之度，济拔为心。今者亢阳，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于今，幸一开恩，以救危歉。"思貌曰："仆之无堪，遁弃山野，以何功力，济于人也?苟有可施，固无所惜。"玄照曰："贫道昨遇三龙，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诛罪非轻。唯处士德尊功大，救之则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设，仆无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后，三龙避罪，投处士后沼中以隐。当有异人捕之，处士喻而遣之，必得释罪矣。"思邈许之。玄照归，见三叟于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约："一日一夜，千里雨足。"于是如期泛洒，泽甚广被。翌日，玄照来谒思邈，对语之际，有一人骨状殊异，径往后沼之畔，喑哑叱咤。斯须，水结为水，俄有三獭，二苍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系之，将欲挈去。思邈召而谓曰："三物之罪，死无以赎。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脱之。兼以此诚上达，恕其重责也。"此人受教，登时便解而释之，携索而去。有顷，三叟致谢思邈，愿有所酬 。孙曰："吾山谷之中，无所用者，不须为报。"回诣玄照，愿陈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无阙，不须酬也。"三叟再为请，玄照因言："前山当路，不便往来，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风雷为责，即可为之。"是夕，雷霆震击，及晓开霁，寺前豁然，数里如掌。三叟复来，告谢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报，尤为奇特矣。(《太平广记》卷四二〇)

蒲中多大枣

蒲中多大枣，天下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白孔六帖》卷九九)

周　生

周生，大和中，庐于洞庭山，以道术济人，吴楚敬之。后出游广陵佛寺，有三四客偕来。时八月望，霁月澄莹，生自言曰："某学于师，能挈月，致之怀袂。"或疑其诞，或喜其奇。生命虚一室，翳四垣，使无纤隙，取箸数百，呼童僮以绳联续架之，曰："我将此梯取月去。"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伺焉。忽觉天地曛晦，闻生呼曰："某至。"开室视之，生曰："月在某衣中，诸君试观。"举其袖，出月寸许，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谢之，却闭户。其外尚晦，食顷如初。(《吴郡志》卷四十)

范　蠡

范村山者，乾符中，吴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旦暴风，矴缆断，诸舟散失，独所乘舟，泊一山岛下。登岸寻食，渐见村落。遂戒约徒伴曰："风波如此，幸不倾没。虽数日绝食，若见居人，只可博籴粮食，辄不得扰人。"言讫纵步，见居人，乃问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礼貌相接，人物情义，与中国同。引上高山，十余里花木夹路，风景清虚，宫室华丽。谒见一人，侍卫甚众，年可八十余，号为山长。升阶，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孙相承，已数十世。山下皆吾子孙，子孙生死，与世人同，独余得道长生。以子远来，不相惊扰，即以回风相送，却归中国。"乃告别下山，众人各助以粮食。既及船中，便风俄起，顷刻归达西岸。六子自叹幸，独不知范蠡为何人，话于有识者，方知其仙。六子后为高骈六合镇将。(《吴郡志》卷四十)

广异记

[唐]戴　孚撰　陈尚君辑录　卢　宁整理

《广异记》二十卷，唐戴孚撰。戴孚，谯郡（今安徽亳州）人。肃宗至德二载（七五七）在江东采访使李希言下登进士第，与顾况为同年。授校书郎。代宗大历间曾居桐庐。官至饶州录事参军，约卒于建中至贞元初，年五十七。本书成书于中唐前期，篇幅宏大，包罗丰富，于神仙变化、冥报祥异及狐鬼灵应之事，尤加留意。所叙虽大多较简略，但亦不乏首尾连贯、情节曲折生动的佳作，为六朝志怪向唐传奇过渡时期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原书久逸，今存《说郛》均仅节录寥寥。今据《太平广记》辑录，凡得三百余则，十余万字，仍颇具规模。辑录校点时曾参考今人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及方诗铭校点本。

予欲观天人之际，变化之兆，吉凶之源，圣有不知，神有不测。其有干元气、汩五行，圣人所以示怪力乱神，礼乐刑政，著明圣道以纠之。故许氏之说天文垂象，盖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语此”，大破格言，非观象设教之本也。大钧播气，不滞一方，梼杌为黄熊，彭生为大豖，苌弘为碧，舒女为泉，牛哀为虎，黄母为鼋，君子为猿鹄，小人为虫沙，武都妇人化为男，成都男子化为女，周蛾殉墓十载却活，嬴谍（一作姬）暴市六日而苏，蜀帝之魂曰杜鹃，炎帝之女曰精卫，洪荒窈窕，莫可纪极。古者青乌之相冢墓，白泽之穷神奸，舜之命夔以和神，汤之问革以语怪，音闻鲁壁，形镂夏鼎，玉牒石记，五图九籥，说者纷然。故汉文帝召贾谊问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刘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遗》，东方朔之《神异》，张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一作横）之《洞冥》，类黄门之《稽圣》，侯君素之《精一作旌异》，其中神奥。顾君《真诰》，周氏之《冥通》，而《异苑》，《搜神》、《山海》之经，《幽冥》之录，《襄阳》之耆旧，《楚国》之先贤，《风俗》所通，《岁时》所记，《吴兴》、《阳羡》、《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辞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陆道瞻等，诸家之说，蔓延无穷。国朝燕公《梁四公传》，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谯郡戴君孚，幽赜最深，安道之胤，若思之后，邈为晋仆射，逵为吴隐士，世济文雅，不陨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一科。君自校书，终饶州录事参军，时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虽景命不融，而铿锵之韵固可以辅于神明矣。二子钺、雍，陈其先志，泣请父友况得而叙之。（顾况撰《文苑英华》卷七三七）

徐　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许人也。秦始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数有乌衔草。覆死人面，皆登时活。有司奏闻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问北郭鬼谷先生，云：“是东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琼田中，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谓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为使者，乘白虎车，度世君司马生乘龙车，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俱来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开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医张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体如是，宁可久耶，闻大海中有神仙，正当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与侍者，赍粮至登州大海侧。遇空舟，乃赍所携，挂帆随风。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岛，岛上有数百人，如朝谒状。须臾至岸，岸侧有妇人洗药。因问彼皆何者，妇人指云：“中心床坐，须鬓白者，徐君也。”又问徐君是谁，妇人云：“君知秦始皇时徐福耶?”曰：“知之。”“此则是也。”顷之，众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谒，具语始末，求其医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饭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尽此，为再飧也，但恐不尽尔。”

某连啖之，如数瓯物，致饱。而饮，亦以一小器盛酒，饮之致醉。翌日，以黑药数丸令食，食讫，痢黑汁数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尔有禄位，未宜即留，当以东风相送，无愁归路遥也。"复与黄药一袋，云："此药善治一切病，还遇疾者，可以刀圭饮之。"某还。数日至登州，以药奏闻。时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太平广记》卷四，云出《仙传拾遗》及《广异记》）

仆仆先生

仆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自云姓仆名仆，莫知其所由来。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凡三十余年，精思饵杏丹，衣服饮食如常人，卖药为业。开元三年，前无棣县令王滔寓居黄土山下，先生过之。滔命男弁为主，善待之。先生因授以杏丹术。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弁在珪舍。顷之，先生乘云而度。人吏数万皆睹之。弁乃仰告曰："先生教弁丹术未成，奈何舍我而去？"时先生乘云而度，已十五过矣。人莫测。及弁与言，观者皆愕，或以告刺史李休光，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子之甥乃与妖者友，子当执。"其舅因令弁往召之。弁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状白。先生曰："余道者。不欲与官人相遇。"弁曰："彼致礼，便当化之，如妄动失节，当威之，使心伏于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乃诣休光府。休光踞见，且诟曰："若仙当遂往矣，今去而复来，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经、王方平、孔申、二茅之属，问道于余，余说之未毕，故止，非他也。"休光愈怒，叱左右执之，龙虎见于侧，先生乘之而去。去地丈余，玄云四合，斯须雷电大至，碎庭槐十余株，府舍皆震坏，观者无不奔溃。休光惧而走，失头巾。直吏收头巾，引妻子跣出府，因徙宅焉。休光以状闻，玄宗乃诏改乐安县为仙居县，就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观，以黄土村为仙堂村，县尉严正海护营筑焉。度王弁为观主，兼谏议大夫，号通真先生。弁因饵杏丹却老，至大历十四年，凡六十六岁，而状可四十余，筋力称是。其后果州女子谢自然，白日上升。当自然学道时，神仙频降，有姓崔者，亦云名崔，有姓杜者，亦云名杜，其诸姓亦尔，则与仆仆先生姓名相类矣。无乃神仙降于人间，不欲以姓名行于时俗乎？后有人于义阳郊行者，日暮，不达前村，忽见道旁草舍，因往投宿，室中惟一老人，问客所以。答曰："天阴日短，至此昏黑，欲求一宿。"老人云："宿即不妨，但无食耳。"久之，客苦饥甚，老人与药数丸，食之便饱，既明辞去。及其还也，忽见老人乘五色云，去地数十丈，客便遽礼，望之渐远。客至安陆，多为人说之，县官以为惑众，系而诘之。客云："实见神仙。"然无以自免，乃向空祝曰："仙公何事见，今受不测之罪。"言讫，有五色云自北方来，老人在云中坐，客方见释。县官再拜，问其姓氏，老人曰："仆仆，野人也，有何名姓？"州司画图奏闻，敕令于草屋之所，立仆仆先生庙，今见在。（《太平广记》卷二二，云出《异闻集》及《广异记》）

张李二公

唐开元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怍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出而归襄阳寓居。寻奉使至扬州，途觏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傧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筝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筝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筝妇，以林檎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傍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掐筝，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太平广记》卷二三）

刘清真

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清真等复往，又遇一老僧，导往五台，清真等畏其劳苦。五台寺尚远，因邀清真等还兰若宿。清真等私议，疑老僧是文殊师利菩萨，乃随僧还。行数里，方至兰若，殿宇严净，悉怀敬肃。僧为说法，大启方便，清真等并发心出家，随其住持。积二十余年，僧忽谓清真等曰："有大魔起，汝辈必罹其患，宜先为之防，不尔，则当败人法事。"因令清真等长跪，僧乃含水遍喷，口诵密法，清真等悉变成石，心甚了悟而不移动。须臾之间，代州吏卒数十人诣台，有所收捕，至清真所居，但见荒草及石，乃各罢去。日晚，老僧又来，以水噀清真等，成人。清真等悟其神灵，知遇菩萨，悉竞精进。后一月余，僧云："今复将魔起，必大索汝，其如之何？吾欲远送汝，汝俱往否？"清真等受教。僧悉令闭目，戒云："第一无窃视，败若大事，但觉至地，即当开目。若至山中。见大树，宜共庇之。树有药出，亦宜哺之。"遂各与药

一丸云："食此便不复饥，但当思惟圣道，为出世津梁也。"言讫作礼，礼毕闭目。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可半日许，足遂至地。开目，见大山林，或遇樵者，问其地号，乃庐山也。行十余里，见大藤树，周回可五六围，翠阴蔽日，清真等喜云："大师所言奇树，必是此也。"各薙草而坐。数日后，树出白菌，鲜丽光泽，恒飘飘而动。众相谓曰："此即大师所云灵药。"采共分食之。中有一人，给而先食尽，徒侣莫不愠怒，诟责云："违我大师之教。"然业已如是，不能殴击。久之，忽失所在，仰视在树杪安坐，清真等复云："君以吞药故能升高。"其人竟不下。经七日，通身生绿毛。忽有鹤翱翔其上，因谓十九人云："我诚负汝，然今已得道，将舍汝，谒帝于此天之上，宜各自勉，以成至真耳。"清真等邀其下树执别，仙者不顾，遂乘云上升，久久方灭。清真等失药，因各散还人间。中山张伦。亲闻清真等说云然耳。（《太平广记》卷二四）

麻阳村人

辰州麻阳县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复出，人射中猪，猪走数里，入大门。门中见室宇壮丽，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随后。问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随逐而来。"老人云："牵牛蹊人之田而夺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与人酒饮。前行数十步，至大厅，见群仙。羽衣乌帻，或樗蒲，或奕棋，或饮酒。童子至饮所，传教云："公令与此人一杯酒。"饮毕不饥。又至一所，有数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书，状如听讲。久之却至公所。公责守门童子曰："何以开门，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谓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问老翁为谁，童子云："此所谓河上公，上帝使为诸仙讲《易》耳。"又问："君复是谁?"童子云："我王辅嗣也。受《易》已来，向五百岁，而未能通精义，故被罚守门。"人去后，童子蹴一大石遮门，遂不复见。（《太平广记》卷三九）

慈心仙人

唐广德二年，临海县贼袁晁寇永嘉。其船遇风，东漂数千里，遥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曜，回舵就泊。见精舍，琉璃为瓦，瑇瑁为墙。既入房廊，寂不见人，房中唯有胡矮子二十余枚，器物悉是黄金，无诸杂类。又有衾茵，亦甚炳焕，多是异蜀重锦。又有金城一所，余碎金成堆，不可胜数。贼等观不见人，乃竞取物，忽见妇人从金城出，可长六尺，身衣锦绣，上服紫绡裙，谓贼曰："汝非袁晁党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须尔何与，辄敢取之!向见矮子，汝谓此为狗乎?非也，是龙耳。汝等所将之物，吾诚不惜，但恐诸龙蓄怒，前引汝船，死在须臾耳，宜速还之。"贼等列拜，各送物归本处。因问此是何处，妇人曰："此是镜湖山慈心仙人修道处，汝等无故与袁晁作贼，不出十日，当有大祸，宜深慎之。"贼党因乞便风还海岸，妇人回头处分，寻而风起，群贼拜别。因便扬帆，数日至临海，船上沙涂不得下，为官军格死，唯妇人六七人获存。浙东押衙谢诠之配得一婢，名曲叶，亲说其事。（《太平广记》卷三九）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历中，遇疾百余日，形体羸瘦，而神气不衰。忽谓其子曰："河桥有卜人，可暂屈致问之。"子还云："初无卜人，但一老姥尔。"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纸楄中，姥径造巨所，言甚细密。巨子在外听之，不闻。良久姥去。后数日，旦有白鹤从空中下，穿巨纸楄，入巨所。和鸣食顷，俄升空中，化一白鹤飞去。巨子往视之，不复见巨，子便随鹤而去。至城东大墩上，见大白鹤数十，相随上天，冉冉而灭。长史李怀仙召其子问其事，具答云然。怀仙不信，谓其子曰："此是妖讹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内苦旱，当为致雨，不雨杀汝。"子归，焚香上陈。怀仙使金参军赍酒脯至巨宅致祭，其日大雨，远近皆足。怀仙以所求灵验，乃于巨宅立庙，岁时享祀焉。（《太平广记》卷四〇）

王老

有王老者，常于西京卖药，累世见之。李司仓者，家在胜业里，知是术士，心恒敬异，待之有加。故王老往来依止李氏，且十余载。李后求随入山，王亦相招，遂仆御数人，骑马俱去。可行百余里，峰峦高峭，攀藤缘树，直上数里，非人迹所至。王云："与子偕行，犹恐不达神仙之境，非仆御所至，悉宜遣之。"李如其言，与王至峰顶，田畴平坦，药畦石泉，佳景差次。须臾，又至林口，道士数人来问王老，知邀嘉宾，故复相候。李随至其居，茅屋竹亭，潇洒可望。中有学生数十人见李，各来问其亲戚，或不言，或惆怅者，云："先生不在，今宜少留，具厨饭蔬素，不异人间也。"为李设食。经数日，有五色云霞覆地，有三白鹤随云而下，于是书生各出，如迎候状。有顷，云："先生至。"见一老人，须发鹤素，从云际来。王老携李迎拜道左，先生问王老："何以将他人来此?"诸生拜谒讫，各就房，李亦入一室。时颇炎热，李出寻泉将欲洗浴。行百余步，至一石泉，见白鹤数十从岩岭下。来至石上，罗列成行，俄而奏乐，音响清亮，非人间所有。李卑伏听其妙音，乐毕飞去。李还说其事，先生问："得无犯仙官否?"答云："不敢。"先生谓李公曰："君有官禄，未合住此，待仕宦毕，方可来耳。"因命王老送李出，曰："山中要牛两头，君可送至藤下。"李买牛送讫，遂无复见路耳。（《太平广记》卷四一）

李仙人

洛阳高五娘者，美于色，再嫁李仙人。李仙人即天上谪仙也。自与高氏结好，恒居洛阳，以黄白自业，高氏能传其法。开元末，高李之睦，已五六载，后一夕五鼓后，闻空中呼李一声，披衣出门。语毕，还谓高氏曰："我天仙也，顷以微罪，谴在人间耳。今责尽，天上所由来唤，既不得住，多年缱绻，能不怆然。我去之后，君宜以黄白自给，慎勿传人，不得为人广有点炼，非特损汝，亦恐尚不利前人。"言讫飞去。高氏初依其言，后卖银居多，为坊司所告。时河南少尹李齐知其事，释而不问，密使人召之，前后为烧十余床银器。李以转闻朝要。不一年，李及高皆卒，时人以为天罚焉。（《太平广记》卷四二）

衡山隐者

衡山隐者，不知姓名，数因卖药，往来岳寺寄宿。或时四五日无所食，僧徒怪之。复卖药至僧所，寺众见不食，知是异人，敬接甚厚。会乐人将女诣寺，其女有色，众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隐者闻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贯，今亦不论。"付金毕，将云。乐师时充官，便仓卒使别，隐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余里，但至山当知也。"女父母事毕忆女，乃往访之，正见朱门崇丽，扣门，隐者与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复饥。留连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将还，隐者以五色箱盛黄金五挺赠送，谓父母曰："此间深邃，不复人居，此后无烦更求也。"其后父母重往，但见山草，无复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太平广记》卷四五）

潘尊师

嵩山道士潘尊师名法正，盖高道者也。唐开元中，谓弟子司马炼师曰："陶弘景为嵩山伯，于今百年矣。顷自上帝求替，帝令举所知以代，弘景举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间矣。"不数日，乃尸解而去。其后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居人张辿者，以阴器于湫上洗濯，俄为人所摄。行可数里，至一甲第，门前悉是群龙。入门十余步，有大厅事，见法正当厅而坐，手持朱笔理书，问辿曰："汝是观侧人，亦识我否?"曰："识，是潘尊师。"法正问辿："何以污群龙室?"辿载拜谢罪。又问："汝识司马道士否?"辿曰："识之。"法正云："今放汝还。"遂持几上白羽扇谓辿曰："为我寄司马道士，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使人送辿出水上，辿见其尸卧在岸上，心恶之，奄然如梦，遂活。司马道士见羽扇，悲涕曰："此吾师平素所执，亡时以置棺中，今君持来，明吾师见在不虚也。"乃深入山，数年而卒。（《太平广记》卷四九）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乾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太平广记》卷六二）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太平广记》卷六二）

边洞玄

唐开元末，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为土棺散魂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灭。（《太平广

记》卷六三）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年十八，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堕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胁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太平广记》卷六四）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太平广记》卷七二）

郑相如

郑虔工诗嗜酒，性甚闲放。玄宗爱其旷达，欲致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名籍甚著。门庭车马，无非才俊。有郑相如者，沧洲人。应进士举入京，闻虔重名，以宗姓因谒。虔因之叙叔侄，见其老倒，未甚敬之。后数日谒，虔独与坐，问其艺业，相如笑谓虔曰："叔未知相如，应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见问，敢不尽其词！相如若在孔门，当处四科，犹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门，不得列为四科。今生不遇时，而应此常调，但销声晦迹而已。"虔闻之甚惊，请穷其说，相如曰："孔子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之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国家至开元三十年，当改年号，后十五年，当有难。天下至此，兵革兴焉。贼臣篡位，当此时。叔应授伪官，列在朝省，仍为其累，愿守臣节，可以免焉。此后苍生涂炭未已，相如今年进士及第，五选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于衢州，官禄如此，不可强致也。"其年果进士及第。辞虔归乡，及期而选，见虔京师。为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于是辞虔赴任。初一考，问衢州考吏曰："郑相如何？"曰："甚善。"问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考之，曰："无恙。"三考又问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后，暴疾不起。"虔甚惊叹，方思其言。又天宝十五年，禄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诸官吏赴洛阳。虔时为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克复，贬衢州司户，至任而终，竟一如相如之言也。（《太平广记》卷八二）

婺州金刚

婺州开元寺门有二金刚，世称其神，鸟雀不敢近，疾病祈祷者累有验，往来致敬。开元中，州判司于寺门楼上宴会，众人皆言金刚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为！"乃以酒肉内口。须臾，楼上云昏电掣，既风且雷，酒肉飞扬，众人危惧。独汙金刚者，曳出楼外数十丈而震死。（《太平广记》卷一〇〇）

长安县系囚

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太平广记》卷一〇四）

卢 氏

唐开元中，有卢氏者，寄住滑州。昼日闲坐厅事，见二黄衫人入门，卢问为谁，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卢甚愕然，问："何故相追？"因求帖观。见封上作卫县字，遂开，文字错谬，不复似人书。怪而诘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何故。"俄见马已备在阶下，不得已上马去。顾见其尸，坐在床上，心甚恶之。仓卒之际，不知是死，又见马出不由门，皆行墙上，乃惊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与母妹等别。行可数十里，至一城，城甚壮丽，问此何城，吏言："乃王国，即追君所司。"入城后，吏欲将卢见王，经一院过，问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问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卢惊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须臾便出，相见甚喜，具言

平昔，延入坐语，大夫谓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功德者也。"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大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令卢升坐，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有出头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及入谒见，王呼为法师，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议，算又不尽。"叹念诵之功，寻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见家人披头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恻然。俄有一婢从庭前入堂，吏令随上阶，及前，魂神忽已入体，因此遂活。(《太平广记》卷一〇四)

陈利宾

陈利宾者，会稽人。弱冠明经擢第，善属文，诗入《金门集》，释褐长城尉。少诵《金刚经》，每至厄难，多获其助。开元中，宾自会稽江。行之东阳。会天久雨，江水弥漫，宾与其徒二十余船同发，乘风挂帆。须臾，天色昧暗，风势益壮，至界石窦上，水拥阏众流而下，波涛冲击，势不得泊。其前辈二十余舟，皆至窦口而败。舟人惧，利宾忙遽诵《金刚经》，至众流所，忽有一物，状如赤龙，横出扶舟，因得上。议者为诵经之功。(《太平广记》卷一〇四)

王　宏

王宏者，少以渔猎为事。唐天宝中，尝放鹰逐兔，走入穴，宏随探之，得《金刚般若经》一卷，自此遂不猎云。(《太平广记》卷一〇四)

田　氏

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易州放鹰，于丛林棘上见一卷书，取视之，乃《金刚经》也。自尔发心持诵，数年已诵二千余遍，然畋猎亦不辍。后遇疾，暴卒数日，被追至地府，见诸鸟兽，周回数亩，从己征命。顷之，随到见王，问："罪何多也!"田无以对。王令所由领往推问，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启口，以一丸药掷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须臾灰灭，俄复成人，如是六七辈。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见火状，吏乃怪之。复引见王，具以实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诵经，才三纸，回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十五年寿。"遂得放还。(《太平广记》卷一〇四)

李惟燕

建德县令李惟燕，少持《金刚经》。唐天宝末，惟燕为余姚郡参军，秩满北归，过五丈店，属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时中夜晦暝，四回无人。此路旧多劫盗，惟燕舟中有吴绫数百匹，惧为贼所取，因持一剑至舡前诵经。三更后，见堤上两炬火，自远而至，惟燕疑是村人卫己。火去舡百步，便却复回，心颇异之。愈益厉声诵经，亦窃自思云："火之所为，得非金刚经力乎?"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半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乃知诵《金刚经》之助云。惟燕弟惟玉见任虔州别驾，见其兄诵经有功，因效之。后泛舟出峡，水急橹折，船将欲败，乃力念经，忽见一橹随流而下，遂获济。其族人亦常诵金刚经，遇安禄山之乱，伏于荒草。贼将至，思得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惊视，乃新鞋也。(《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孙　明

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后正念诵次，忽见二吏来追，明意将是县吏，便县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门，门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闭明于空室中。其室从广五六十间，盖若荫云。经七日，王方至，吏引明入府，王问："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刚经》已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顾谓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论明念诵勤恳，请延二十载。"乃知修道不可思议，所延二十载，以偿功也。令吏送还舍。其家殡明已毕，神虽复体，家人不之知也。会猎者从殡宫过，闻号呼之声，报其家人，因尔得活矣。天宝末，明活已六七年，甚无恙也。(《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三刀师

唐三刀师者，俗姓张，名伯英。乾元中，为寿州健儿。性至孝，以其父在颍州，乃盗官马往以迎省。至淮阴，为守遏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斩。时屠刽号能行刀，再斩。初不伤损，乃换利刀。罄力砍，不损如故。刽者惊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则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问所以，答曰："昔年十五，曾绝荤血，诵《金刚经》十余年，自胡乱以来，身在军中，不复念诵。昨因被不测罪，唯志心念经尔。"昭叹息舍之。遂削发出家，著大铁铃乞食，修千人斋供，一日便办，时人呼为"三刀师"，谓是起敬菩萨。(《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宋参军

唐坊州宋参军，少持《金刚经》。及之官，权于司士宅住。旧知宅凶，每夕恒诵经。忽见妇人立于户外，良久，宋问："汝非鬼耶?"曰："然。"又问："幽明理殊，当不宜见，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妇人便

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妇。司士奉使，其弟见逼，拒而不从，因此被杀。以毡裹尸，投于堂西北角溷厕中。不胜秽积，人来多欲陈诉。俗人怯懦，见形必惧，所以幽愤不达，凶恶骤闻。执事以持念为功，当亦大庇含识，眷言枉秽，岂不悯之！"宋云："己初官位卑，不能独救，翌日，必为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获其尸。宋诵经，妇人又至，问："何以不获？"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当求之，以终惠也。"依言乃获之。毡内但余骨在，再为洗濯，移于别所。其夕又来拜谢，欢喜谓曰："垂庇过深，难以上答，虽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难养，小者必能有后，且有荣位。"兼言宋后数改官禄。又云："大愧使君，不知何以报答？"宋见府君，具叙所论。府君令问己更何官。至夕，妇人又至，因传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称意，当迁桂州别驾。"宋具白，其事皆有验。初，宋问："身既为人所杀，何以不报？"云："前人今尚为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复云也。（《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刘鸿渐

刘鸿渐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乱南徙。有僧令诵《金刚经》，鸿渐日诵经。至上元年，客于寿春，一日出门，忽见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鸿渐云："初不识太尉，何以见命？"意欲抗拒，二吏忽尔直前拖曳。鸿渐请著衫，吏不肯放。牵行未久，倏过淮，至一村。须臾，持大麻衫及腰带令鸿渐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渐梗涩，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严丽。忽见向劝读经之僧从署中出，僧后童子识鸿渐，径至其所，问："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刘十六郎适为吏追，以诵经功德，岂不往彼救之？"鸿渐寻至僧所，虔礼求救。僧曰："弟子行无苦。"须臾，吏引鸿渐入诣厅事，案后有五色浮图，高三四尺，回旋转动。未及考问，僧已入门，浮图变成美丈夫，年三十许，云是中丞，降阶接僧，问："和尚何以复来？"僧云："刘鸿渐是己弟子，持《金刚经》，功力甚至。其算又未尽，宜见释也。"王曰："若持《金刚经》，当愿闻耳。"因令跪诵，鸿渐诵两纸讫，忽然遗忘。厅西有人，手持金钩龙头幡，幡上碧字，书《金刚经》，布于鸿渐前。令分明诵经毕，都不见人，但余堂宇阒寂。因尔出门，唯见追吏。忽有物状如两日，来击鸿渐。鸿渐惶惧奔走，忽见道傍有水，鸿渐欲止而饮之，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余皮烂肉，饮之不得还矣。"须臾至舍，见骸形卧在床上，心颇惆怅。鬼自后推之，冥然如入房户，遂活。鬼得钱乃去也。（《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张喜猷

广陵张嘉猷者，唐宝应初为明州司马，遇疾卒。载丧还家，葬于广陵南郭门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劳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图下，忽见猷乘白马自南来，见劳下马，相慰如平生，然不脱席帽，低头而语。劳问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随所为而得。但我素持《金刚经》，今得无累，亦当别有所适，在旬月间耳。卿还，为白家兄，令为转《金刚经》一千遍，何故将我香炉盛诸恶物？卿家亦有两卷经，幸为转诵，增己之福。"言讫，遂诀而去。劳昏昧，久之方瘳去。（《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魏　恂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刚经》。神功初，为监门卫大将军。时京有蔡策者，暴亡，数日方苏。自云初至，冥司怪以追人不得，将挞其使者。使者云："将军魏恂持《金刚经》，善神拥护，追之不得。"即别遣使覆追，须臾，还报并同。冥官曰："且罢追。"恂闻，尤加精进。（《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杜思讷

唐潞州铜锟县人杜思讷，以持《金刚经》力，疾病得愈。每至持经之日，必觌神光。（《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龙兴寺主

唐原州龙兴寺，因大斋会，寺主会僧夏腊既高，是为宿德，坐丽宾头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后至，以无坐所，唯寺主下旷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辄叱之。如是数次，小僧恐斋失时，竟来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掴之。方欲举手，大袖为柱所压，不得下，合掌惊骇。小僧惭沮，不斋而还房。众议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与寺众同往礼敬，小僧惶惧，自言："初无道行，不敢滥受大德礼数。"逡巡走去。因问平生作何行业，云："二十年唯持《金刚经》。"众皆赞叹，谓是金刚护持之力。便于柱所焚香顶礼，咒云："若是金刚神力，当还此衣。"于是随手而出也。（《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陈　哲

唐临安陈哲者，家住余杭，精一练行，持《金刚经》。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哲富于财，将搬移产避之。寻而贼至，哲谓是官军，问贼今近远。群贼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争以剑刺之。每下一剑，则有五色圆光径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贼惊叹，谓是圣人。莫不惭悔，舍之而去。（《太平广记》卷一〇五）

僧道宪

唐圣善寺僧道宪，俗姓元氏。开元中，住持于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谷画观世音七铺，以宪练行，委之勾当。宪令画工持斋洁己，诸彩

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清净，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侣求拯无由。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久而视之，见所画七菩萨立在左右，谓宪曰："尔但念南无菩萨。"宪行李如昼。犹知在水底，惧未免死，乃思计云："念阿弥陀佛。"又念阿弥佛，其七菩萨并来捧足。将至水上，衣服无所污染，与排相随，俱行四十余里。宪天宝初灭度。今江州大云寺七菩萨见在，兼画落水事云耳。（《太平广记》卷一一一）

成　珪

成珪者，唐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累遭风水，遗失差众。扬州所司谓珪盗卖其木，拷掠行夫。不胜楚痛，妄云破用。扬州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长沙府别将钱堂杨觐利其使，与景倩左右搆成。景倩使觐来收珪等，觐至扬州，以小枷枷珪。陆路递行，至宁江。方入船，乃以连鏁鏁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钉塞，唯开小孔，出入饭食等。珪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便心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时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夕暮之际，念诵恳至，其枷及鏁，忽然开解。形体萧然，无所累著。伺夜深，舟人尽卧，珪乃拆所钉，拔除出船背。至觐房上，呼曰："杨觐，汝如我何?"觐初惊起，问何得至此。珪曰："当葬江鱼腹中，岂与汝辈成功耶!"因决意赴水。初至潭底，须臾遇一浮木，中有竖枝，珪骑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顾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复浮出。珪意至心念观世音，乃漂然忽尔翻转，随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使芦中潜伏。又江边多猛兽，往来顾视，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为珪装束，送至滁州。州官寮叹美，为市驴马粮食等。珪便入京，于御史台申理。初，杨觐既失珪，一时溃散。觐因此亦出家焉。（明钞本《太平广记》卷一一一。谈刻本误作《卓异记》）

王　琦

唐王琦，太原人也。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好常持诵《观音经》。自少及长，数患重病，其于念诵，无不差愈。念诵之时，必有异类谲诡之状，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初，琦年九岁时，患病五六日，因不能言。忽闻门外一人呼名云："我来追汝。"因便随去。行五十里许。至一府舍。舍中官长大惊云："何以误将此小儿来?即宜遣还!"旁人云："凡召人来，不合放去，当合作使，方可去尔。"官云："有狗合死。"令琦取狗。诉幼小不任独行，官令与使者同去。中路，使者授一丸与琦，状如毬子，令琦击狗家门。狗出，乃以掷之，狗吞丸立死。官云："使毕可还。"后又遇病，忽觉四支内有八十二人，眉眼口鼻，各有所守。其在臂脚内者，往来攻其血肉，每至腕节之间，必有相冲击，病闷不可忍。琦问："汝辈欲杀我耶?"答云："为君理病。何杀之有?"琦言："若理病，当致盛馔哺尔。"鬼等大喜叫肉中。翌日，为设食，食毕皆去，所病亦愈。琦先畜一净刀子，长尺余，每念诵即持之。及患天行，恒置刀床头，以自卫护。后疾甚，暗中乃力起，念观世音菩萨。暗忽如昼，见刀刃向上。有僧来，与琦偶坐，问琦此是何刀，琦云："是杀魔刀。"僧遂奄灭。俄有铁锤空中下，击刀。累击二百余下，锤悉破碎，而刀不损。又见大铁鏁水罐，可受二百余石，覆向下。有二大人执杵旁。问琦："君识此否?"琦答云："不识。"人云："此铁鏁狱也。"琦云："正要此狱禁魔鬼。"言毕并灭。又见床舁珍馔，可百床，从门而出。又见数百人，皆炫服，列在宅中。因见其亡父，手持一刀，怒云："无屋处汝。"其人一时溃散，顷之疾愈。乾元中，在江陵，又疾笃，复至心念观音。遥见数百鬼，乘船而至。远来饥饿，就琦求食。遂令家人造食施于庭中，群鬼列坐。琦口中有二鬼跃出，就坐食讫，初云："未了。"琦云："非要衣耶?"鬼言："正尔。"乃令家人造纸衣数十对，又为绯绿等衫，庭中焚之。鬼著而散，疾亦寻愈。永泰中，又病笃，乃于灯下，澄心诵《多心经》。忽有一声如鸟飞，从坐处肉中浸淫向上，因尔口呿不得合。心念此必有魔相恼，乃益澄定，须臾如故。复见床前死尸膖胀，有蛇大如瓮，兼诸鬼，多是先识死人，撩乱烁己。琦闭目，至心诵经二十四遍，寂然而灭。至三十九遍，懈而获寐，翌日复愈。又其妻李氏，曾遇疾疫疠，琦灯下至心为诵多心经，得四五句。忽见灯下有三人头，中间一头，是李氏近死之婢。便闻李氏口中作噫声，因自扶坐。李瞪目不能言，但以手指东西及上下，状如见物。琦令奴以长刀，随李所指斩之。久乃寤，云："王三郎耶?"盖以弟呼琦。琦问所指云何，李云："见窗中一人，鼻长数尺，复见床前二物，状如骆驼。又见屋上悉张朱帘幕，皆被奴刀斫获断破，一时消散。"琦却诵经四十九遍，李氏寻愈也。（《太平广记》卷一一一）

张御史

张某，唐天宝中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将渡淮。有黄衫人自后奔走来渡，谓有急事，特驻舟，洎至，乃云："附载渡淮耳。"御船者欲驱击之，兼责让："何以欲济而辄停留判官?"某云："无击。"反责所由云："载一百姓渡淮，亦何苦也?"亲以余食哺之，其人甚愧恧。既济，与某分路，须臾至前驿，已在门所。某意是嘱请，心甚嫌之，谓曰："吾适渡汝，何为复至?可即遽去。"云："已实非人，欲与判官议事，非左右所闻。"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适承一馔，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还至舍，有所遗嘱。鬼云："一日之外不敢违也。我虽为使，然在地下职类人间里尹坊胥尔。"

某欲前请救，鬼云："人鬼异路，无宜相逼，恐不免耳。"某遥拜，鬼云："能一日之内转千卷《续命经》，当得延寿。"言讫，出去。至门又回，谓云："识《续命经》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间《金刚经》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转得千卷经?"鬼云："但是人转则可。"某乃大呼传舍中及他百姓等数十人同转。至明日晚，终千遍讫。鬼又至，云："判官已免，会须暂谒地府。"众人皆见黄衫吏与某相随出门。既见王，具言千遍《续命经》足，得延寿命。取检云："与所诵实同。"因合掌云："若尔，尤当更得十载寿。"便放重生。至门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迟回，今已遇捶。"乃袒示之，愿乞少钱。某云："我贫士，且在逆旅，多恐不办。"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纸钱，当奉五百贯。"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许钱，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还逆旅，未易办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还，我自当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领讫。"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奶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奶，须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还家，具说其事，妻云："是夕梦君已死，求二百千纸钱，欲便市造。阿奶故云：'梦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奶又梦。"因得十年后卒也。(《太平广记》卷二二)

李 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苏，说云："初被数人领入坟墓间，复有数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辈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还，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相困辱，不如早送还之。'乃相与送女至舍。女活后，昕亦到舍也。(《太平广记》卷二二)

李 洽

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视帖，文字错乱，不可复识。谓吏曰："帖书乃以狼籍。"吏曰："此是阎罗王帖。"洽闻之悲泣，请吏暂还，与家人别。吏与偕行过市，见诸肆中馈馔，吏视之久，洽问："君欲食乎?"曰："然。"乃将钱一千，随其所欲即买。止得一味。与吏食毕，甚悦。谓洽曰："今可速写《金光明经》，或当得免。"洽至家写经毕，别家人，与吏去。行数十里，至城，壁宇峻严。因问此为何城，吏云："安禄山作乱，所司恐贼越逸，故作此城以遏之。"又问城主为谁，曰："是邬元昌。"洽素与城主有故，请为通之。元昌召人，相见悲喜。须臾，有兵马数十万至城而过，元昌留洽坐，出门迎候。久之乃回，洽问此兵云何，曰："阎罗王往西京大安国寺也。"既至寺，登百尺高座。王将簿阅，云："此人新造金光明经，遂得延算，故未合死。"元昌叹羡良久，令人送回，因此得活。(《太平广记》卷一一五)

王 乙

王乙者，自少恒持《如意轮咒》。开元初，徒侣三人将适北河。有船夫求载乙等，不甚论钱直，云："正尔自行，故不计价。"乙初不欲去，谓其徒曰："彼贱其价，是诱我也。得非苞藏祸心乎?"舡人云："所得资者，只以供酒肉之资，但因长者得不滞行李尔。"其徒信之，乃渡。仍市酒共饮，频举酒属乙。乙屡闻空中言："勿饮。"心愈惊骇。因是有所疑，酒虽入口者，亦潜吐出，由是独得不醉。泊夜秉烛，其徒悉已大鼾。乙虑有非道，默坐念咒。忽见舡人，持一大斧，刃长五六寸，从水仓中入，断二奴头，又斩二伴。次当至乙，乙伏地受死，其烛忽尔遂灭，乙被砍三斧。背后有门，久已钉塞，忽有二人从门扶乙投水，岸下水深，又投于岸。血虽被体，而不甚痛。行十余里，至一草舍，扬声云："被贼劫。"舍中人收乙入房，以为拒闭。及报县，吏人引乙至劫所，见岸高数十丈，方知神咒之力。后五六日，汴州获贼，问所以，云："烛光忽暗，便失王乙，不知所之。"一疮虽破，而不损骨，寻而平愈如故。此持《如意轮咒》之功也。(《太平广记》卷一一五)

钳耳含光

竺山县丞钳耳含光者，其妻陆氏，死经半岁。含光秩满，从家居竺山寺。有大墩，暇日登望，忽于墩侧见陆氏。相见悲喜，问其死事，便尔北望，见一大城，云："所居在此。"邀含光同去。入城，城中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夫妇之情，不异平素，衣玩服具亦尔。久之，日暮，谓含光曰："地府严切，君宜且还，后日可领儿子等来，欲有所嘱。明日不烦来也。"及翌日，含光又往。陆氏见之，惊愕曰："戒卿勿来，何得复至?"顷之，有绯衣吏，侍从数十人，来入院。陆氏令含光入床下，垂毡至地以障之，戒使勿视，恐主客有犯。俄闻外呼陆四娘，陆氏走出。含光初甚怖惧，后稍窃视，院中都有二十八妇人，绯衣各令解髻，两两结，投釜中。冤楚之声，闻乎数里，火灭乃去。陆氏径走入房，含光见人，接手床上，良久闷绝。既寤，含光问："平生斋菜，诵经念佛，何以更受此苦?"答云："昔欲终时，有僧见诣，令写《金光明经》，当时许之。病亟草草，遂忘遗嘱，坐是受妄语报，罹此酷罚。所欲见儿子者，正为造《金光明经》，今君已见，无烦儿子也。"含光还家，乃具向诸子说其事，悲泣终夕。及明往视，已不复见，但荒草耳。遂货家产，得五百千。刺史已下，各有资助，满二千贯文。乃令长子载往五台写经。至山中，遍历诸台，未有定居。寻而又上台，山路之半，遇一老僧，

谓之曰："写经救母，何尔迟回！留钱于台，宜速还写《金刚经》也。"言讫不见。其子知是文殊菩萨，留钱而还。乃至舍写经毕，上墩，又见地狱，因尔直入。遇闭门，乃扣之，门内问："是谁?"钳耳赞府即云："是我。"久之，有妇人出，曰："贵阎令相谢，写经之力，已得托生人间，千万珍重。"含光乃问："夫人何故居此?"答云："罪状颇同，故复在此尔。"（《太平广记》卷一一五）

席　豫

唐开元初，席豫以监察御史按覆河西。去河西两驿，下食，求羊肝不得，挞主驿吏。外白肝至，见肝在盘中摇动不息，豫颦蹙良久，令持去，乃取一绢，为羊铸佛。半日许，豫暴卒，随吏见王，王曰："杀生有道，何故生取其肝，独能忍乎?"豫云："初虽求肝，肝至见动，实不敢食。"言讫，见一小佛从云飞下，王起顶礼。佛言："如豫所陈。"王谓羊曰："他不食汝肝，今欲如何?"寻放豫还也。（《太平广记》卷一一五）

苏　颋

唐尚书苏颋，少时有人相之，云："当至尚书，位终二品。"后至尚书三品。病亟，呼巫觋视之，巫云："公命尽，不可复起。"颋因复论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实然，由作桂府时杀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诉公，所司减二年寿，以此不至二品。"颋夙莅桂州，有二吏诉县令，颋为令杀吏。乃嗟叹久之而死。（《太平广记》卷一二一）

张　纵

唐泉州晋江县尉张纵者，好啖鲙。忽被病死，心上犹暖。后七日苏，云初有黄衫吏告云："王追。"纵随行，寻见王。王问吏："我追张纵，何故将张纵来，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王曰："此人好啖脍，暂可罚为鱼。"王令纵去作鱼，又曰："当还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边，推纵入水，化成小鱼，长一寸许。日夕增长，至七日，长二尺余。忽见罟师至河所下网，意中甚惧，不觉已入网中，为罟师所得，置之船中草下。须臾，闻晋江王丞使人求鱼为鲙，罟师初以小鱼与之，还被杖。复至网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鲤，持还王家至前堂，见丞夫人对镜理妆，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脍人将刀削鳞，初不觉痛，但觉铁冷泓然。寻被剪头，本身遂活。时殿下侍御史李萼左迁晋江尉，正在王家餐鲙，闻纵活，遽往视之。既入，纵迎接其手，谓萼曰："餐脍饱耶?"萼因问何以得知，纵具言始末，方知所餐之鳞，是纵本身焉。（《太平广记》卷一三二）

杜　暹

杜暹幼时，曾自蒲津济河，河流湍急。时人舟者众，舟人已解缆，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暂下。"其言极苦。暹不得已往见，与语久之。船人待暹不至，弃襆于岸，便发。暹与老人交言未尽，顾视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风急浪粗，忽见水中有数十手攀船没，徒侣皆死，唯暹获存。老人谓暹曰："子卿业贵极，故来相救。"言终不见。暹后累迁至公卿。（《太平广记》卷一四八）

皇甫氏

唐仆射裴遵庆，母皇甫氏，少时常持经，经函中有小珊瑚树。异时，忽有小龙骨一具立于树侧，时人以为裴氏休祥。上元中，遵庆遂居宰辅云尔。（《太平广记》卷一六二）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食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杨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杨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至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即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太平广记》卷二二〇）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太平广记》卷二三一）

破山剑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太平广记》卷二三二）

顾　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

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玄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吕諲

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适。"王曰："蒯适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既觉，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适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諲，以为欢笑。适月余罢职，修第于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人，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适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适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适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适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太平广记》卷二七七）

楚寔

著作佐郎楚寔，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黄衣女道士至寔所，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写药，饮皆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寔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太平广记》卷二七八）

薛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疟，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疟勃疟，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鬼。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痁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毦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疟。"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太平广记》卷二七八）

召皎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罪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胄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乾贞。乾贞介胄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乾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太平广记》卷二七九）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会。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太平广记》卷二七九）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相见依依然。语及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太平广记》卷二七九）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圹，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只。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

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太平广记》卷二七九)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訾词赋，或诋呵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痛苦，不可堪忍。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托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裩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裩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二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百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阎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太平广记》卷二八〇)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人，王问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取三十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验，竞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士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太平广记》卷二八一)

李播

高宗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太平广记》卷二九八)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太平广记》卷二九八)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使视宫中。彻奏曰："天皇

以陛下久临万国，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见推戴，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识机会，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太平广记》卷二九八)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宗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已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卢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太平广记》卷二九八)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犊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顷，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当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太平广记》卷三〇〇)

三卫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候。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疋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镪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华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看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眄，追不可识。见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太平广记》卷三〇〇)

李湜

赵郡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欢洽。三夫人迭

与结欢，言终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瑇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佩清泠，香风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靥，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欢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情。及还家，莫不惆怅呜咽，延景惜别。"湜既悟，形貌流浃，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太平广记》卷三〇〇)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太平广记》卷三〇〇)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祐家。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祐往观之，见一女子，嘉祐问："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祐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先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宰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殚，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衔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傥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祐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年八九岁，家人欲有所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太平广记》卷三〇〇)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倦息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托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郎下车。延入别室，帏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袿襡，珠翠璀错，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暎四壁。大设珍殽，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罍，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宜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托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所闻见。又援筝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悦之讥，又玷上客挂缨之笑，如何？"因顾令彻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帻，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纛。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之，并资仆马，家遂赡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一)

崔敏壳

博陵崔敏壳，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壳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壳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

坏，如何？”敏壳祈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壳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壳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壳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壳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阙，轻侮鬼神，卒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壳到州，即敕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壳何人？敢夺吾所居！”敏壳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壳竞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傍，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太平广记》卷三〇一）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鞫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幙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抉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以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室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一）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云：“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庄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二）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

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太平广记》卷三〇二)

王 僴

王僴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僴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僴，僴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久之，至华岳神庙中，使置僴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僴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僴悲愁伫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僴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归之后即不能救。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僴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僴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僴命开棺，其妻已活。谓僴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门迎往，遂与其魂相合焉。(《太平广记》卷三〇二)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髣髴尤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三)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觇，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太平广记》卷三〇三)

王 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吏，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作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王将军尔。"既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太平广记》卷三〇四)

颍阳里正

颍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驰，其人抱某上驰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作点而下。时天久旱，下视见其居处，恐雨不足，因尔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至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太平广记》卷三〇四)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

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飏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云："此作亦颇蹀躞。"又嘱法智弟与锋献酬数百言，乃去。（《太平广记》卷三〇五）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趋谒庭下。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曰："己在哀制，如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窦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曰："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祗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的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馔。佐时食雉臛，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太平广记》卷三〇五）

张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阁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榇，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徇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太平广记》卷三二八）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覆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门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奴奏之，帝令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傍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榇，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太平广记》卷三二八）

阎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外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赀。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太平广记》卷三二八）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

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太平广记》卷三二九）

李 暠

唐兵部尚书李暠，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暠，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暠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暠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暠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暠贞正，故鬼神惧焉。（《太平广记》卷三二九）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城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锦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踊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命，唯趁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可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虏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毋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太平广记》卷三二九）

杨 瑒

开元中，洛阳令杨瑒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瑒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瑒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瑒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具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东院亭中，令瑒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已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馂与壶酒，出定鼎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馂，君其无忧，不然，寔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予之策尽于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馂将罄，而皂裘不至，瑒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瑒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馔相待。”言讫不见。明日，瑒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谓瑒：“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瑒如其言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瑒遂获免。（《太平广记》卷三二九）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瘗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色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浃，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所瘗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妆梳，无汙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申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克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太平广记》卷三三〇）

华 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

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处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软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广异记备作捕。）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太平广记》卷三三〇）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太平广记》卷三三〇）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傍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帏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太平广记》卷三三〇）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午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末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骋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太平广记》卷三三〇）

薛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踟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妆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至内，见坐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太平广记》卷三三一）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妪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许焉。其女弹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将军止此故佳，将还，有所惮耶？"不获已，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问其故，知亡父所引，哀恸久之。遂送还家焉。（《太平广记》卷三三一）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惧，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太平广记》卷三三一）

李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

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胫。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令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栗。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率以五束绢为准，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匹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匹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匹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后日处分悉了，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飨。飨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藂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踖踧。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卷帏。忽见霸，头大如瓮，眼赤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太平广记》卷三三一）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傍一家，天窗中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遂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太平广记》卷三三一）

裴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太平广记》卷三三一)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傍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颍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殽，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人，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燋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酹，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太平广记》卷三三三）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阇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颇不怿。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

厅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旧。临别握手，曰："欲与阇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太平广记》卷三三三)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客探取怀中犀靶小刀子，将以割梨，主人色变，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物也。客甚惧，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颇明，见棺椁已腐败，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问左右人，无识此冢者。(《太平广记》卷三三三)

裴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靓艳泆。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亦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甚众。有顷，老婢出，见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芬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嚣，设绮帐锦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裹剑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太平广记》卷三三三)

李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惊起，见一婢袍裤，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殿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绐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忽复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觇，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太平广记》卷三三三)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经殡宫过。有小婢随后，云："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赞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过，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太平广记》卷三三三)

杨准

唐杨准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尔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谓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绩，奈何忽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王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

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馔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已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韦　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与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别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置在榇边案上，检失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茵衾累重，然犹肉不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殡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绣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衬，女颜色不变，粉黛如故，见绣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殡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柩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朱　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纩，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泆，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为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净，神乃不至。敖后于河南府应举，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馔，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晦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枥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优，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裴　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

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苦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知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赵 佐

赵佐者，天宝末补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王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牌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太平广记》卷三三四）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人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圹。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圹中。遂开圹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馔，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穠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令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令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像。（《太平广记》卷三三五）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洛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琼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遽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傧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言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琼翌日还成都，赙马氏钱五百万。又敕彭州赙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太平广记》卷三三五）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馁，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娣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贲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匹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殁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怍，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着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贼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太平广记》卷三三五）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令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令赠罗十匹，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令，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

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太平广记》卷三三五）

姚萧品

姚萧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食顷，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去。至此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所，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太平广记》卷三三五）

常 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冈，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仁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傥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人古坟中。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末，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禀，幸蒙殊顾，欣感实多。"因就坐，啖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尘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荆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大怒，乃鸩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已来命妇，未有其荣。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宫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太平广记》卷三三六）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傥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傥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给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觇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髓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欷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太平广记》卷三三六）

李 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姊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

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镞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娣别。娣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殡在海盐，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太平广记》卷三三六)

宇文觌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觌、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阙，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觌、稷等意是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觌、稷行树下，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冢，冢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陬，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顾二人取之。初缒，然画烛一束，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缒夹等物，泄出地上，悉如烟销。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令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锷，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冢近马坊，恒苦粪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榇，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榇，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侯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觌家在岐山，久之，锷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今亦小瘥。寻有庄人来报，可无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觌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觌，觌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绝气者数矣。忽闻锷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后觌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觌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觌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锷复至觌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锷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觌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点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觌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觌者。崇贲奏觌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疋。敕至，觌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作锷灵语，叹息久之，谓觌："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觌云："今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觌遇疾卒。初女巫见锷，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太平广记》卷三三六)

裴 晠

河东裴晠。幼好弹筝。时有弹筝师善为新曲，晠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晠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晠客江湘，卒于南楚。母妹在家，晠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筝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舆乃至云。(《太平广记》卷三三六)

李 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幞巾，迳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幞头布掩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太平广记》卷三三六)

韦 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间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镬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胭脂极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己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

家婢所以，但承己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汝宜击磬呼之，夫磬声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磬，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夭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秪定疑。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后十日家内食尽，食尽时，我亦当死。米谷荒贵，为之奈何?"妇曰："君身康强，何为自作不祥之语?"万石云："死甚可恶，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殓毕，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既至，谓曰："万石不幸身死，言之凄怆，然自此未尝扰君，今妻子饥穷，远归无路，所相召者，欲以亲爱累君。"尔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惧，罔不依送，追至丞、尉，亦有赠。后数日，谓家人曰："我暂往越州谒见薛公，汝辈既有粮食，吾不忧矣。"自尔十余日无言。妇悲泣疲顿，昼寝。忽闻其语，惊起曰："君何所来?"答云："吾从越还，中丞已知吾亡，见令张卿来迎，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兄弟之情，可为厚矣。宜速装饰，张卿到来，即可便发。不尔当罹山贼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装束。会卿至，即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谘白，必有所言，不问即否。亲见家人白之。(《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范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李浣

河中少尹李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浣先娶项妃玘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南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浣所爱。尔窦惧不出，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窦，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萧审

萧审者，工部尚书旻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性贪暴，然有理迹，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从外入门。迎问所以，骑初不言，直至堂院。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须臾，见骑从内出，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不复见。俄闻内哭，方委审卒。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记事白嫂，婢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太平广记》卷三三七)

商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浐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乃柴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

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导引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太平广记》卷三三八）

李　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因谓之曰："我死，地下见先妻，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太平广记》卷三三八）

高　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黏即得。"励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黏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黏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甚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太平广记》卷三三八）

朱自勤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欷，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复谓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袴，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祗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太平广记》卷三三八）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某乙。"其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通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既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太平广记》卷三三九）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使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咒》，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惬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今为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

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太平广记》卷三三九）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扬州之西，兄弟数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于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于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觇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趠之捷若猿玃。家人闻之，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于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于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椁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明钞本《太平广记》三四二。谈刻本误作《祥异记》）

杜　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瘗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敛。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嘷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嘷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太平广记》卷三五八）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云：“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晷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馔，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太平广记》卷三五八）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俄闻空中有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而卒。（《太平广记》卷三五八）

苏　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惩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太平广记》卷三五八）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佑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睒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太平广记》卷三六一）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李　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

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又

寍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张　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踣踢不肯行。寅疑前有异，因视路傍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遗失。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暗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裈，鼓唇瞧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踯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平使者。"请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太平广记》卷三六二）

韦　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其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淀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太平广记》卷三六八）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妒，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太平广记》卷三六八）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魇蛊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彩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数岁，李氏及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蛊术成，彩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云婢魇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龛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太平广记》卷三六九）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闲鬼，无宜相惊。"于是窣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趁没于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太平广记》卷三六九）

韦　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太平广记》卷三六九）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

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匐匍而走，范逐之愈急，因人古圹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蔡　四

颖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故人有小奴见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净，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圹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李　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已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闻。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太平广记》卷三七二）

东莱人女

东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见捕得还，乃敕两吏送之。鬼送墓中，虽活而无从出，鬼亦患之，乃问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谁最念汝?"女曰："独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来劫墓。季父见汝活，则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恻，未尝有过，岂能发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与诸劫贼发意开棺，女忽从棺中起。季父惊问之，具以前白季父。季父大加惭恨。诸贼欲遂杀之，而季父号泣哀求得免，负之而归。（《太平广记》卷三七五）

郑　会

荥阳郑会家在渭南，少以力闻。唐天宝末，禄山作逆，所在贼盗蜂起，人多群聚州县。会恃其力，尚在庄居，亲族依之者甚众。会恒乘一马，四远觇贼，如是累月。后忽五日不还，家人忧愁，然以贼劫之故，无敢寻者。其家树上忽有灵语，呼"阿妳"，即会妻乳母也。家人惶惧藏避。又语云："阿妳，不识会耶？前者我往探贼，便与贼遇，众寡不敌，遂为所杀。我以命未合死，频诉于冥官，今蒙见允，已判重生。我尸在此庄北五里道旁沟中。可持火来，及衣服往取。"家人如言，于沟中得其尸，失头所在。又闻语云："头北行百余步，桑树根下者也。到舍，可以谷树皮作线。挛之。我不复来矣，努力勿令参差。"言讫，作鬼啸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挛凑毕，体渐温。数日，乃能视，恒以米饮灌之，百日如常。（《太平广记》卷三七六）

王　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为鲁炅部将。于南阳战败，军马奔走。穆形貌雄壮，马又奇大，贼骑追之甚众。及，以剑自后斫穆颈，殪而陨地，肋骨俱断，唯喉尚连。初，冥然不自觉死，至食顷乃悟。而头在脐上，方始心惋，旋觉食漏。遂以手力扶头，还附颈，须臾复落，闷绝如初。久之方苏，正颈之后，以发分系两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马，初不离穆，穆之起，亦来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发解，头坠怀中，夜后方苏。系发正首之后，穆心念："马卧方可得上。"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马，马亦随之起，载穆东南行。穆两手附两颊，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余人群行，亦便路求穆。见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贼界四十余里，众心恼惧，遂载还炅

军，军城寻为贼所围。穆于城中养病，二百余日方愈。绕颈有肉如指，头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徇王事，差摄南阳令，寻奏叶令。岁余，迁临汝令。秩满，摄枣阳令，卒于官。（《太平广记》卷三七六）

汤氏子

汤氏子者，其父为乐平尉。令李氏，陇西望族，素轻易，恒以吴人狎侮。尉甚不平。轻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数四。尉不能堪，某与其兄，诣令纷争。令格骂，叱左右曳下，将加捶楚。某怀中有剑，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后数日死。令家人亦击某系狱。州断刑，令辜内死，当决杀。将入市，无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当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绳，决毕气绝，牵曳就狱，至夕乃苏。狱卒白官，官云："此手杀人，义无活理。"令卒以绳缢绝。其夕三更，复苏，卒又缢之，及明复苏。狱官以白刺史，举州叹异。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毙之。又于州门，对众缢绝。刺史哀其终始，命家收之。及将归第，复活。因葬空棺，养之暗室，久之无恙。乾元中，为全椒令卒。（《太平广记》卷三七六）

李强友

李强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强友天宝末为剡县丞，上官数日，有素所识屠者，诣门再拜。问其故，答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领过太山，见大郎作主簿，因往陈诉。未合死至，蒙放得还。故来拜谢。"大郎者，强友也。强友闻，惆怅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复何忧！"因问职事何如，屠者云："太山有两主簿，于人间如判官也。傧从甚盛，鬼神之事，多经其所。"后数日，强友亲人死，得活，复云被收至太山。太山有两主簿，一姓李，即强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若自论别，年尚未尽，忽闻府君召王主簿，去顷便回，云官家设斋，须漆器万口。谓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当放。"此人来诣强友云："被借漆器，实无手力。"强友为嘱王候，久之未决。又闻府君唤李主簿，走去却回，谓亲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转令与觅漆器。此事已急，无可致辞，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将手力来取，拣阅之声，家人悉闻。事毕，强友领过府君，因尔得放。既愈，又为强友说之。强友于官严毅，典吏甚惧，衙后多在门外。忽传赞府出，莫不罄折。有窃视，见强友著帽，从百余人，不可复识，皆怪讶之。如是十余日，而强友卒。（《太平广记》卷三七七）

韦广济

韦广济，上元中暴死。自言初见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已至门下，而未见王。须臾，衢州刺史韦黄裳复至，广济拜候。黄裳与广济为从兄弟，问："汝何由而来？"答云："奉王帖追为判官。"裳笑曰："我已为之，汝当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办食。顷之食至，盘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谓济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还，不宜复吃。"因令向前人送广济还。及苏，说其事，而黄裳犹无恙。后数日而暴卒。其年吕延为浙东节度，有术士谓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为判官。速作功德，或当得免。"延之惶惧，大造经像，数十日，术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韦衢州，其牒已行。"延之使人至信安，遽报消息。后十日，黄裳竟亡也。（《太平广记》卷三七七）

隰州佐史

隰州佐史死，数日后活，云，初阎罗王追为典史，自陈素不解案。王令举其所知，某荐同曹一人，使出帖追。王问佐史："汝算既未尽，今放汝还。"因问左右："此人在生有罪否？"左右云："此人曾杀一犬一蛇。"王曰："犬听合死，蛇复何故？枉杀蛇者，法合殊死。"令某回头，以热针汁一杓，灼其背。受罪毕，遣使送还。吏就某索钱一百千文，某云："我素家贫，何因得办？"吏又觅五十千，亦答云无。吏云："汝家有胡钱无数，何得诉贫！"某答："胡钱初不由己。"吏言："取之即得，何故不由？"领某至家取钱。胡在床上卧，胡儿在钱堆上坐，未得取钱。且暂入庭中，狗且吠之，某以脚蹴，狗叫而去。又见其妇营一七斋，取面作饭，极力呼之，妇殊不闻。某怒，以手牵领巾，妇蹶于地。久之，外人催之。及出，胡儿犹在钱上，某劲以拳拳其胁，胡儿闷绝。乃取五十千付使者，因得放，遂活。活时，胡儿病尚未愈。后经纪，竟折五十千也。（《太平广记》卷三七八）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父，素不事佛。开元初，选人有暴亡者，以算未尽，为地下所由放还。既出门，逢一老人，著枷，谓选人曰："君以得还，我子从愿，今居吏部，若选事未毕，当见之，可为相谕：已由不事佛，今受诸罪，备极苦痛，可速作经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铨司马说之。从愿流涕，请假写经像。相救毕，却诣选人辞谢，云："已生人间，可为白儿。"言讫不见。（《太平广记》卷三七九）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元奖，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玉，金吾将军、冀州刺史。明达幼于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槃经》，为桑门之魁柄。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于房外炙之。臭气冲塞。问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达曰："第无令臭，不惮行。"卒乃于头中拔出其魂，既

而引出城中，所历相识甚众。明达欲对人告诉，则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狭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复不见。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城。明达默然而过，不敢问。更行数里，又至一城，城前见卒吏数十人，和墼修方丈室。有绯衫吏，呵问明达，寻令卒吏推明达入室，累墼塞之。明达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试，无苦也。"须臾，内传王教，召明达师。明达随人大厅，见贵彩少年，可二十许，阶上阶下，朱紫罗列，凡数千人。明达行人庭，窃心念："王召我，不下阶。"忽见王在阶下，合掌虔敬，谓明达曰："冥中深要阳地功德，闻上人通《涅槃经》，故使奉迎，开题延寿。"明达又念："欲令开讲，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见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达上座开题，仍于塔下设席。王跪，明达说一行，王云："得矣。"明达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达法师还。"临别，谓明达："可为转一切经。"既出，忽于途中见车骑数十人，云是崔尚书。及至，乃是其祖元奖。元奖见明达，不悦，明达大言云："己是汉子，阿翁宁不识耶?"元奖引至厅。初问蓝田庄，次问庭玉，明达具以实对。元奖云："吾自没后，有职务，未尝得还家，存亡不之知也。"寻有吏持案至元奖处。明达窃见籍有明达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毕，元奖问明达得窥也，明达辞不见。乃令二吏送明达诣判官，令两人送还家。判官见，不甚致礼。左右数客云："此是尚书嫡孙，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处分二吏送明达。曰："此辈送上人者，岁五六辈，可以微贶劳之。"出门，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于市致凿之，吾等待钱方去。"及房，见二老婢被发哭，门徒等并叹息。明不识其尸，但见大坑。吏推明达于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举手。左右云："要纸钱千贯?"明达颔之。及焚钱讫，明达见二人各持钱去，自尔病愈。初，明达至王门，见数吏持一老姥至明达所居，云是鄠县灵岩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萨戒，乃尔不洁!"令放还，可清洁也。及出，与明达相随行。可百余步，然后各去。明达疾愈，往诣灵岩，见姥如旧识也。(《太平广记》卷三七九)

费子玉

天宝中，犍为参军费子玉官舍夜卧，忽见二吏至床前。费参军子玉惊起，问谁，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属王国，何得见召?"吏云："阎罗。"子玉大惧，呼人备马，无应之者。仓卒随吏去。至一城，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持诵《金刚经》，尔时恒心诵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萨，当诉以屈。"须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欢然。俄见一僧从云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复扬言欲见地藏菩萨，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礼拜，菩萨云："何以知我耶?"因谓王曰："此人一生诵《金刚经》，以算未尽，宜遣之去。"王视子玉，忽怒，问其姓名，子玉对云："嘉州参军费子玉。"王曰："犍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为菩萨苦论，且释君去。"子玉再拜辞出。菩萨云："汝还，勿复食肉，当得永寿。"引子玉礼圣容。圣容是铜佛，头、面、手悉动，菩萨礼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礼。礼毕出门，子玉问："门外人何其多乎?"菩萨云："此辈各罪福不明，已数百年为鬼，不得记生。"子玉辞还舍，复活。后三年，食肉又死，为人引证。菩萨见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违约?"子玉既重生，遂断荤血。初，子玉累取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来见。子玉问："何得来耶?"妻云："君勿顾之耳。"小妻云："君于我不足，有恨而来，所用已钱，何不还之?"子玉云："钱亦易得。"妻云："用我铜钱，今还纸钱耶?"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无以应，迟回各去也。(《太平广记》卷三七九)

梅先

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七斋，邻里呼为居士。天宝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说，初死，为人所领，与徒十余辈见阎罗王。王问："君在生，复有何业?"先答曰："唯持经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虚耳。"令检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业也。"再拜。会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乞追子问。"王令出帖追直子。须臾，有使者至，令送直还。遂活，说其事。时其子甚无恙。众人皆试之。后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太平广记》卷三七九)

魏靖

魏靖，钜鹿人，解褐武城尉。时曹州刺史李融令靖知捕贼，贼有叔为僧而止盗赃。靖案之，原其僧。刺史让靖以宽典，自案之，僧辞引伏。融命靖杖杀之。载初二年夏六月，靖会疾暴卒，权殡已毕，将冥婚舅女，故未果葬。经十二日，靖活，呻吟棺中，弟侄惧走，其母独命斧开棺，以口候靖口，气微暖。久之目开。身肉俱烂，徐以牛乳乳之。既愈，言初死，经曹司，门卫旗戟甚肃。引见一官，谓靖何为打杀僧，僧立于前，与靖相论引。僧辞穷，官谓靖曰："公无事，放还。"左右曰："肉已坏。"官令取药，以纸裹之，曰："可还他旧肉。"既领还，至门闻哭声，惊惧不愿人。使者强引之。及房门，使者以药散棺中，引靖臂推入棺，颓然不复觉矣。既活，肉蠹烂都尽，月余日如故。初至宅中，犬马鸡鹅悉鸣，当有所见矣。(《太平广记》卷三八〇)

杨再思

神龙元年，中书令杨再思卒。其日，中书供膳亦

死，同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问再思：“在生何得有许多罪状？既多，何以收赎？”再思言：“己实无罪。”王令取簿来。须臾，有黄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瀛、檀等州，国家遣兵赴救少，不敌。有人上书谏，再思违谏遣行，为默啜所败，杀千余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为灾，烝人不粒。再思为相，不能开仓赈给，至今百姓流离，饿死者二万余人。间相□理阴阳，再思刑政不平，用伤和气，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数千人。”如此者凡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床，毛鬣可畏，攫再思，指间血流，腾空而去。王问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对云：“欲问其人。”云：“无过，宜放回。”供膳既活，多向人说其事。为中宗所闻，召问，具以实对。中宗命列其事迹于中书厅记之云。（《太平广记》卷三八〇）

金坛王丞

开元末，金坛县丞王甲，以充纲领户税在京，于左藏库输纳。忽有使者至库所，云：“王令召丞。”甲仓卒随去，出城行十余里，到一府署。入门，闻故左常侍崔希逸语声。王与希逸故三十年，因问门者，具知所以，求为通刺。门者入白，希逸问：“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见惊喜。谓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复问：“曾见崔翰否？”翰是希逸子。王云：“入城已来，为开库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轻薄士，以死生易怀。”因问其来由，王云：“适在库中，随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顷，外传王坐。崔令传语白王云：“金坛王丞，是己亲友，计未合死，事了。愿早遣，时热，恐其舍坏。”王引入，谓甲曰：“君前任县丞受赃相引。”见丞着枷，坐庭树下。问云：“初不同情，何故见诬？”丞言：“受罪辛苦，权救仓卒。”王云：“若不相关，即宜放去。”出门，诣希逸别。希逸云：“卿已得还，甚善。传语崔翰，为官第一莫为人作枉，后自当之，取钱必折今生寿。每至月朝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当获大福。”甲问：“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间事，卿勿预知，但有福即可。”言毕送出，至其所，遂活。（《太平广记》卷三八〇）

韦延之

睦州司马韦延之，秩满，寄居苏州嘉兴。大历八年，患痢疾，夏月独寐厅中。忽见二吏云：“长官令屈。”延之问：“长官为谁？”吏云：“奉命追公，不知其他。”延之疑是鬼魅，下地欲归。吏便前持其袂，云：“追君须去，还欲何之？”延之身在床前，神乃随出。去郭，复不见陂泽，但是陆路。行数十里，至一所，有府署。吏将延之过大使，大使传语领过判官。吏过延之，判官襕笏下阶，敬肃甚谨。因谓延之曰：“有人论讼，事须对答。”乃令典领于司马对事。典引延之至房，房在判官厅前。厅如今县令厅，有两行屋，屋间悉是房，房前有斜眼格子，格子内板床坐人，典令延之坐板床对事。须臾，引囚徒六七人，或枷或镣或露首者，至延之所。典云：“汝所论讼韦司马取钱，今冥献酬自直也。”问云：“所诉是谁？”曰：“是韦冰司马，实不识此人。”典便贺司马云：“今得重生，甚喜。”乃引延之至判官所，具白，判官亦甚相贺，处分令还，白大使，放司马回。典复领延之至大使厅，大使已还内，传语放韦司马去，遣追韦冰。须臾，绿衫吏把案来，呵追吏：“何故错追他人？”各决六十，流血被地，令便送还。延之曰：“欲见向后官职。”吏云：“何用知之？”延之苦请，吏开簿，延之名后，但见白纸，不复有字，因尔遂出。行百余步，见吏拘清流县令郑晋客至，是延之外甥。延之问：“汝何故来？”答曰：“被人见讼”。晋客亦问延之云：“何故来？”延之云：“吾错被追，今得放还。”晋客称善数四，欲有传语，吏拘而去，意不得言。但累回顾云：“舅氏千万。”延之至舍乃活。问晋客，云：“死来五六日。”韦冰宅住上元，即以延之重生其明日韦冰卒。（《太平广记》卷三八〇）

霍有邻

开元末，霍有邻为汲县尉，在州直刺史。刺史段崇简严酷，会寮长之。日中后索羊肾，有邻催促，屠者遑遽，未及杀羊，破肋取肾。其夕，有邻见吏云：“王追。”有邻随吏见王。王云：“有诉君云，不待杀了，生取其肾，何至如是耶？”有邻对曰：“此是段使君杀羊，初不由己。”王令取崇简食料，为阅毕，谓羊曰：“汝实合供段使君食，何得妄诉霍少府！”驱之使出。令本追吏送归。有邻还经一院，云御史大夫院。有邻问吏：“此是何官乎？”吏云：“百司并是，何但于此。”复问大夫为谁，曰：“狄仁杰也。”有邻云：“狄公是亡舅，欲得一见。”吏令门者为通。须臾，召入。仁杰起立，见有邻，悲哭毕，问：“汝得放还耶？”呼令上座。有佐史过案，仁杰问是何案，云：“李适之得宰相。”又问天曹判未，对曰：“诸司并了，已给五年。”仁杰判纸余，方毕，回谓有邻：“汝来多时，屋室已坏。”令左右取两丸药与之：“持归，可研成粉，随坏摩之。”有邻拜辞讫。出门十余里，至一大坑，为吏推落，遂活。时炎暑，有邻死经七日方活，心虽微暖，而形体多坏。以手中药作粉，摩所坏处，随药便愈。数日能起，崇简占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适之果拜相。（《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皇甫恂

安定皇甫恂，以开元中初为相州参军。有疾暴卒，数食顷而苏。刺史独孤思庄，好名士也。闻其重生，亲至恂所。问其冥中所见。云：“甚了了，但苦力微，稍待徐说之。”顷者，恂初至官，尝摄司功。有开元寺主僧，送牛肉二十斤。初亦不了其故，但受

而食之。适尔被追，乃是为僧所引。既见判官，判官问："何故杀牛？"恂云："生来蔬食，不曾犯此。"判官令呼僧，俄而僧负枷至，谓恂曰："已杀与君，君实不知，所以相引，欲求为追福耳。"因白判官："杀牛已自当之，但欲与参军有言。"判官曰："唯。"僧乃至恂所，谓恂曰："君后至同州判司，为我造陁罗尼幢。"恂问："相州参军何由得同州掾官？且余甚贫，幢不易造，如何？"僧云："若不至同州则已，必得之，幸不忘所托。然我辩伏，今便受罪，及君得同州，我罪亦毕，当托生为猪。君造幢之后，必应设斋庆度，其时会有所睹。"恂乃许之。寻见牛头人以股叉叉其颈去，恂得放还。思庄素与僧善，召而谓之，僧甚悲惧，因散其私财为功德。后五日，患头痛，寻生三痈，如叉之状，数日死。恂自相州参军迁左武卫兵曹参军，数载，选受同州司士。既至，举官钱百千，建幢设斋。有小猪来师前跪伏，斋毕，绕幢行道数百转，乃死。（《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裴　龄

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常暴疾数日。至正月十五日夜二更后，堂前忽见二黄衫吏持牒云："王追。"龄辞已疾病，呼家人取马，久之不得，乃随吏去。见街中灯火甚盛，吏出门行十余里，烟火乃绝。唯一迳在衰草中。可行五十里，至一城，墙壁尽黑，无诸树木。忽逢白衣居士，状貌瑰伟，谓二吏曰："此人无罪，何故追来？"顾视龄曰："君知死未？"龄因流涕，合掌白居士："生不曾作罪业，至此，今为之奈何？求见料理。"居士谓吏曰："此人衣冠，且又无过，不宜去其巾带。"吏乃还之。因复入城，数里之间，见朱门爽丽，奇树郁茂。前谓一官，云是主簿。主簿遣领付典，勘其罪福。典云："君无大罪，理未合来。"龄便苦请救助，检案云："杀一驴，所以追耳。然其驴执是市吏杀，君第不承，事当必释。"须臾，王坐，主簿引龄入。王问："何故追此人？"主簿云："市吏便引，适以诘问。"云："实求肠，不遣杀驴。"言讫，见市吏枷项在前，有驴、羊、鸡、豕数十辈随其后。王问市吏："何引此人？"驴便前云："实为市吏所杀，将肉卖与行人，不关裴少府事。"市吏欲言，其他羊、豕等各如所执。王言："此人尚有数政官录，不可久留，宜速放去。若更迟延，恐形骸隳坏。"因谓龄曰："令放君回，当万计修福。"龄再拜出。王复令呼，谓主簿："可领此人观诸地狱。"主簿令引龄前行，入小孔中。见牛头卒以叉刺人，随业受罪。龄不肯观，出小孔，辞主簿毕，复往别吏。吏云："我本户部令史。"一人曰："我本京兆府史，久在地府，求生人间不得。君可为写《金光明经》、《法华》、《维摩》、《涅槃》等经，兼为设斋度，我即得生人间。"龄悉许之，吏复求金银钱各三千贯，龄云："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云："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云："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之，毕，可以袋盛，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飏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辞讫，行数里，至舍。见家人哭泣，因尔觉痛，遍身恍惚，迷闷久之，开视遂活。造经像及烧钱毕，十数日，平复如常。（《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六合县丞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相见悲喜，问家安否。丞云："家中去此甚迩，不曾还耶？"令云："冥阳道殊，何由得往？"丞云："郎君早擢第，家甚无横，但夫人年老，微有风疾耳。"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宜自剖析，当为速返。"须臾，有黑云从东来，云中有大船轰然坠地，见羊头四枚。判官云："何以枉杀此辈？"答云："刺史正料，非某之罪。"二头寂然。判官骂云："汝自负刺史命，何得更讼县丞！"船遂飞去。羊大言云："判官有情，会当见帝论之。"判官谓丞曰："帝是天帝也，此辈何由得见，如地上天子，百姓求见，不亦难乎？然终须为作功德尔。"言毕，放丞还。既出，见一女子，状貌端丽，来前再拜。问其故，曰："身是扬州谭家女，顷被召至，以无罪蒙放回。门吏以色美，曲相留连。离家已久，恐舍宅颓坏，今君得还，幸见料理。我家素富，若得随行，当奉千贯，兼永为姬妾，无所恡也。"以此求哀。丞入白判官，判官谓丞曰："千贯我得二百，我子得二百，余六百属君。"因为书示之。判官云："我二百可为功德。"便呼吏问："何得勾留谭家女子？"决吏二十，遣女子随丞还。行十余里，分路各活。丞既痊平，便至谭家访女。至门，女闻语声，遽出再拜。辞曰："尝许为妾，身不由己，父母遣适他人。今将二百千赎身，余一千贯如前契。"丞得钱，与刘明府子，兼为设斋功德等。天宝末，其人尚在焉。（《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薛　涛

江陵尉薛涛，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祜"字，涛未审是何王，鞴马便去。行可十余里，至一城，其吏排闼便入。厅中一人，羽卫如王者，涛入再拜。王问："君是荆州吏耶？"涛曰："是。"王曰："罪何多也！今诉君者，不可胜数。"对曰："往任成固县尉，成固主进鹰鹞，涛典其事，不得不杀，杀多诚有之。"王曰："杀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于公。"王曰："诚之，然君禄福有厚，寿命未已，彼亦无如君何，不得不追对耳。"令涛出门，遍谢诸命。涛至，见雉兔等遍满数顷，皆飞走逼涛。涛云：

"天子按鹰鹞，非我所为。观君辈意旨，尽欲杀我，其何故也？适奉命为君写经像，使皆托生，何必众人杀一命也？"王又令人传语。久之，稍稍引去。涛入，王谓之曰："君算未尽，故特为君计，还宜作功德，以自赎耳。"涛再拜数四。王问："君读书否？"曰："颇常读之。"又问："知晋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即我是也。我昔在荆州，曾为刺史，卒官舍。故见君江陵之吏，增依依耳。"言讫辞出。命所追之吏送之归舍，遂活。(《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邓 成

邓成者，豫章人也，年二十余。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麟即成之表丈也。见成悲喜，具问家事。成语之："悉皆无恙。"成因求哀。麟云："我亦欲得汝归，传语于我诸弟。"遂入白王。既出曰："已论放汝讫。"久之，王召成问云："汝在生作何罪业，至有尔许冤对？然算犹未尽，当得复还，无宜更作地狱冤也。"寻有畜生数十头来噬成。王谓曰："邓成已杀尔辈，复杀邓成，无益之事。我今放成却回，令为汝作功德，皆使汝托生人间，不亦善哉！"悉云："不要功德，但欲杀邓成耳。"王言："如此于汝何益？杀邓成，汝亦不离畜生之身。曷若受功德，即改为人身也？"诸辈多有去者，唯一驴频来踢成，一狗啮其衣不肯去。王苦救卫，然后得免。遂遣所追成吏送之。出过麟，麟谓成曰："至喜莫过重生，汝今得还，深足忻庆。吾虽为判官，然日日恒受罪。汝且住此，少当见之。"俄有一牛头卒，持火来。从麟顶上然至足，麟成灰遂灭，寻而复生。悲涕良久，谓成曰："吾之受罪如是，其可忍也！汝归，可传语弟，努力为造功德，令我得离此苦。然非我本物，虽为功德，终不得之。吾先将官料置得一庄子，今将此造经佛，即当得之。或恐诸弟为恍惚，不信汝言，持吾玉簪还以示之。"因拔头上簪与成。麟前有一大水坑，令成合眼，推入坑中，遂活。其父母富于财，怜其子重生，数日之内，造诸功德。成既愈，遂往黄氏为说麟所托，以平簪还之。黄氏识簪，举家悲泣，数日乃卖庄造经也。(《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张 瑶

东阳张瑶病死，数日方活。云，被所由领过一府舍，中有贵人，傧从如王者。瑶至庭内，见其所杀众生尽来对。瑶曾杀一牛，以布两端与之追福，其牛亦在中庭，角戴两布。又曾供养病僧，其僧亦来，谓所司曰："张瑶持《金刚经》，满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写《法华经》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秤之。畜生尽起，而瑶犹在地上。所司取司命簿勘之。一紫衣引黄衫吏抱黄簿至，云："张瑶名已掩了，合死。"视簿，有纸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顷之，亦紫衣吏人引黄衫吏持簿至，云："张瑶掩了，合死。"又命取合内簿检，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问瑶："汝名两处全掩，一处掩半，六分之内，五分合死，故不合复生。以功德故，放汝归阎浮地。勿复杀生。"命瑶入地狱，遍见受罪，火坑镬汤，无不见有。僧曰："汝勿复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将此为信。"既活，印甚分明，至今未灭。(《太平广记》卷三八一)

河南府史

洛阳郭大娘者，居毓财里，以当垆为业，天宝初物故。其夫姓王，作河南府史，经一年，暴卒。数日复活，自说初被追见王，王云："此人虽好酒，且无狂乱，亦不孤负他人，算又未尽，宜放之去。"处分讫，令所追人引入地狱，示以罪报。初至粪池狱，从广数顷，悉是人粪。见其妻粪池中受秽恶，出没数四。某悲涕良久。忽见一人头，从空中落，随池侧，流血滂沱。某问："此是何人头也？"使者云："是秦将白起头。"某曰："白起死来已千余载，那得复新遇害！"答曰："白起以诈坑长平卒四十万众，天帝罚之，每三十年一斩其头，迨一劫方已。"又去一城中，悉是煻煨火，有数千人奔走其间，遥望城间驰欲出，至辄已闭，盘回其间，苦痛备急。事了别王，王言："汝好饮酒，亦是罪，终须与一疾。不然，无诫将来。"令左右以竹杖染水，点其足上。因推坑中，遂活。脚上点处，成一钉疮，痛不可忍。却后七年方死。(《太平广记》卷三八二)

周 颂

周颂者，天宝中进士登科。永泰中，授慈溪令，在官，夜暴卒。为地下有司所追，至一城，其人将颂见王。门外忽逢吉州刺史梁乘，问颂："何以至此地狱耶？"初，颂虽死，意犹未悟，闻道地狱，心甚凄然。因哽咽悲涕，向乘云："母老子幼，漂寄异城，奈何而死，求见修理。"乘言："当相为白，君第留此。"入门，闻呵叱云："判官见王。"久之乃出，谓颂曰："已论遣。君宜暂见王，无苦也。"有顷，使者引颂入见王。王形貌甚伟，头有两角，问颂曰："公作官，不横取人财否？"颂云："身是平时进士出身，官至慈溪县令，皆是累历，未常非理受财。"王令检簿。检讫，云："甚善甚善！既无勾当，即宜还家。衣裳得无縻坏耶？"颂意谓衣裳是形骸，便答云："适尔辞家，衣裳故当未损。"再拜辞出。乘甚喜，云："王已相释，理可早去。"颂云："道路茫昧，何尔归去？"乘令追人送颂。行数里，其人大骂云："何物等流，使我来去迎送如是！独不解一言相识，孤恩若是。如得五千贯，当送汝还。"颂云："纸钱五千贯，理易办。"因便许之。使者乃行十余里，至一石井，坐其侧，复求去。人言："入井即活，更何所之。"遂推颂落井而活。(《太平广记》卷三八二)

卢 弁

卢弁者，其伯任湖城令，弁自东都就省，夜宿第二谷。梦中见二黄衣吏来追，行至一所，有城壁。入城之后，欲过判官，属有使至，判官出迎。吏领住一宿下，其屋上有盖，下无梁，柱下有大磨十枚，磨边有妇女数百，磨恒自转，牛头卒十余，以大箕抄妇人置磨孔中，随磨而出，骨肉粉碎。若痛之声，所不忍闻。弁于众中见其伯母，即湖城之妻也。相见悲喜，各问其来由。弁曰："此等受罪云何?"曰："坐妒忌，以至于此。"弁曰："为之奈何?"伯母曰："汝素持《金刚经》，试为我诵，或当灭罪。"弁因持经，磨遂不转，受罪者小息。牛头卒持叉来弁所，怒曰："何物郎君，来此诵经，度人作事?"弁对曰："伯母在此。"卒云："若惜伯母，可与俱去。"弁遂将伯母奔走出城，各归就活。初，弁唯一小奴同行，死已半日，其奴方欲还报，会弁已苏。后数日，至湖城。入门，遇伯设斋，家人见弁，惊喜还报。伯母迎执其手曰："不遇汝，当入磨中。今得重生，汝之力也。"(《太平广记》卷三八二)

李 及

李及者，性好饮酒，未尝余沥。所居在京积善里，微疾暴卒。通身已冷，唯心微暖，或时尸语，状若词诉。家人以此日夜候其活，积七八日方苏。自云，初有鬼使，追他人，其家房中先有女鬼，以及饮酒不浇漓，乃引鬼使追及。及知错追已，故屡尸语也。其鬼大怒，持及不舍，行三十余里，至三门，状若城府，领及见官。官问："不追李及何忽将来?"及又极理称枉。官怒，挞使者二十，令送及还。使者送及出门，不复相领。及经停曹司十日许，见牛车百余具，因问吏："此是何适?"答曰："禄山反，杀百姓不可胜数，今日车般死按耳。"时禄山尚未反，及言："禄山不反，何得尔为?"吏云："寻当即反。"又见数百人，皆理死按甚急。及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入。因往南曲妇家将息，其妇若有所感，悉持及衣服玩具等，中路招之，及乃随还。见尸卧在床，力前便活耳。(《太平广记》卷三八四)

阿 六

饶州龙兴寺奴名阿六，宝应中死，随例见王。地下所由云："汝命未尽，放还。"出门，逢素相善胡。其胡在生，以卖饼为业，亦于地下卖饼。见阿六忻喜，因问家人，并求寄书。久之，持一书谓阿六曰："无可相赠，幸而达之。"言毕，推落坑中，乃活。家人于手中得胡书，读云："在地下常受诸罪，不得托生，可为造经相救。"词甚凄切。其家见书，造诸功德。奴梦胡云："劳为送书，得免诸苦，今已托生人间，故来奉谢，亦可为谢妻子。"言讫而去。(《太平广记》卷三八四)

郜 澄

郜澄者，京兆武功人也。尝因选集至东都，骑驴行槐树下，见一老母，云善相手，求澄手相。澄初甚恶之，母云："彼此俱闲，何惜来相。"澄坐驴上，以手授之。母看毕，谓澄曰："君安所居，道里远近?宜速还家，不出十日，必死。"澄闻甚惧，求其料理。母云："施食粮狱，或得福助，不然，必不免。"澄竟如言，市食粮狱。事毕，往见母。令速还，澄自尔便还。至武功一日许，既无疾，意甚欢然。因脱衫出门，忽见十余人，拜迎道左。澄问所以，云："是神山百姓，闻公得县令，故来迎候。"澄曰："我不选，何得此官?"须臾，有策马来者，有持绿衫来者，不得已，著衫乘马，随之而去。行之十里，有碧衫吏，下马趋澄拜。问之，答曰："身任慈州博士，闻公新除长史，故此远迎。"因与所乘马载澄，自乘小驴随去。行二十里所，博士夺澄马，澄问："何故相迎，今复无礼?"博士笑曰："汝是新死鬼，官家捉汝，何得有官乎!"其徒因驱澄过水。水西有甲宅一所，状如官府。门榜云，"中丞理冤屈院。"澄乃大叫冤屈，中丞遣问："有何屈?"答云："澄算未尽，又不奉符，枉被鬼拘录。"中丞问："有状否?"澄曰："仓卒被拘，实未有状。"中丞与澄纸，令作状，状后判检。旁有一人，将检入内。中丞后举一手，求五百千，澄遥许之。检云："枉被追录，算实未尽。"中丞判放，又令检人领过大夫通判。至厅，见一佛廪小胡，头冠毡帽，著廪靴，在厅上打叶钱。令通云："中丞亲人，令放却还生。"胡儿持按入，大夫依判，遂出。复至王所，通判守门者，就澄求钱，领人大怒曰："此是中丞亲眷，小鬼何敢求钱?"还报中丞，中丞令送出外。澄不知所适，徘徊衢路。忽见故妹夫裴氏，将千余人西山打猎，惊喜问澄："何得至此?"澄具言之。裴云："若不相值，几成闲鬼，三五百年，不得变转，何其痛哉!"时府门有赁驴者，裴呼小儿驴，令送大郎至舍，自出二十五千钱与之。澄得还家，心甚喜悦。行五六里，驴弱，行不进，日势又晚，澄恐不达。小儿在后百余步唱歌，澄大呼之。小儿走至，以杖击驴，惊澄堕地，因尔遂活。(《太平广记》卷三八四)

王 勋

华州进士王勋，尝与其徒赵望舒等入华岳庙。入第三女座，悦其倩巧而蛊之，即时便死。望舒惶惧，呼神巫，持酒馔，于神前鼓舞。久之放生，怒望舒曰："我自在彼无苦，何令神巫弹琶琶呼我为!"众人笑而问之，云："女初藏己于车中，适缱绻，被望舒弹琶琶告王，令一黄门搜诸婢车中，次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尔遂活矣。"(《太平广记》卷三八四)

周哲滞妻

汝南周哲滞妻者，户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宝中，暴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舍为功德。唯有一红地绣珠缀背裆，是母所赐，意犹惜之，未施，其疾转剧，又命佛工以背裆于疾所铸二躯佛，未毕而卒。初，群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闻背后有二人唤，令且住，群鬼乃迁延不敢动。二人既至，颜色滋黑，灰土满面。群鬼畏惧，莫不骇散。遂引席氏还家，闻家人号哭。二人直至尸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铸二佛也。(《太平广记》卷三八六)

刘长史女

吉州刘长史无子，独养三女，皆殊色，甚念之。其长女年十二，病死官舍中。刘素与司丘掾高广相善，俱秩满，与同归。刘载女丧还。高广有子，年二十余，甚聪慧，有姿仪。路次豫章，守冰不得行。两船相去百余步，日夕相往来。一夜，高氏子独在船中披书，二更后，有一婢，年可十四五，容色甚丽，直诣高云："长史船中烛灭，来乞火耳。"高子甚爱之，因与戏调，妾亦忻然就焉。曰："某不足顾，家中小娘子，艳绝无双，为郎通意，必可致也。"高甚惊喜，意为是其存者，因与为期而去。至明夜，婢又来曰："事谐矣，即可便待。"高甚踊跃，立候于船外。时天无纤云，月甚清朗。有顷，遥见一女，自后船出，从此婢直来。未至十步，光彩映发，馨香袭人。高不胜其意，便前持之。女纵体入怀，姿态横发，乃与俱就船中，倍加款密。此后夜夜辄来，情念弥重。如此月余日，忽谓高曰："欲论密事，得无嫌难乎?"高曰："固请说之。"乃曰："儿本长史亡女，命当更生，业得承奉君子，若垂意相采，当为白家令知也。"高大惊喜，曰："幽明契合，千载未有，方当永同枕席，何乐如之!"女又曰："后三日必生，使为开棺，夜中以面乘霜露，饮以薄粥，当遂活也。"高许诺。明旦，遂白广。广未之甚信，亦以其绝异，乃使诣刘长史，具陈其事。夫人甚怒曰："吾女今已消烂，宁有玷辱亡灵，乃至此耶!"深拒之。高求之转苦。至夜，刘及夫人俱梦女曰："某命当更生，天使配合，必谓喜而见许，今乃靳固如此。是不欲某再生耶?"及觉，遂大感悟。亦以其姿色衣服，皆如所白，乃许焉。至期，乃共开棺，见女姿色鲜明，渐有暖气，家中大惊喜，乃设帏幕于岸侧，举置其中。夜以面承露，昼哺饮，父母皆守视之。一日，转有气息，稍开目，至暮能言。数日如故。高问其婢，云，先女死，尸柩亦在舟中。女既苏，遂临，悲泣与决。乃择吉日，遂于此地成婚。后生数子，因名其地，号为"礼会村"也。(《太平广记》卷三八六)

岐王范

开元初，岐王范以无子，求叶道士净能为奏天曹。闻天曹报答云：范业无子。"净能又牒天曹，为范求子。天曹令二人取敬爱寺僧为岐王子。鬼误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云："此故应误，我修兜率天业，不当为贵人作子，当敬爱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见，竟以此亡。经一年，岐王生子。年六七岁，恒求敬爱寺礼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历，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余，竟不行善，唯好持弹，弹寺院诸鸽迨尽耳。(《太平广记》卷三八七)

太华公主

世传太华公主者，高宗王皇后后身，虽为武妃所生，而未尝欢毅，见妃辄嗔。年数岁，忽求念珠。左右问："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诸人不知。始皇后虽恶终，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后保母抱公主从殿所过，因回指云："我珠在殿宝帐东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太平广记》卷三八七)

孙缅家奴

曲沃县尉孙缅家奴，年六岁，未尝解语。后缅母临阶坐，奴忽瞪视，母怪问之，奴便笑云："娘子总角之时，曾着黄裙白袢襦，养一野狸，今犹忆否?"母亦省之。奴云："尔时野狸，即奴身是也。得走后，伏瓦沟中，闻娘子哭泣声。至暮乃下，入东园，园有古塚，狸于此中藏活。积二年，后为猎人击殪，因随例见阎罗王。王曰：'汝更无罪，当得人身。'送生海州，为乞人作子。一生之中，常苦饥寒，年至二十而死。又见王，王云：'与汝作贵人家奴，奴名虽不佳，然殊无忧惧。'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犹无恙有福，不其异乎!"(《太平广记》卷三八八)

唐尧臣

张师览善卜冢，弟子王景超传其业。开元中，唐尧臣卒于郑州，师览使景超为定葬地。葬后，唐氏六畜等皆能言，骂云："何物虫狗，葬我著如此地。"家人惶惧，遽移其墓，怪遂绝。(《太平广记》卷三八九)

奴官冢

鄮县有后汉奴官冢。初，村人田于其侧，每至秋获，近冢地多失穟不稔，积数岁，已苦之。后恒夜往伺之，见四大鹅从冢中出，食禾，逐即入去。村人素闻奴官冢有宝，乃相结开之。初入埏前，见有鹅，鼓翅击人，贼以棒反击之，皆不复动，乃铜鹅也。稍稍入外厅，得宝剑二枚，其他器物不可识者甚众。次至大藏，水深，有紫衣人当门立，与贼相击。贼等群争往击次，其人冲贼走出，入县大叫云："贼劫吾墓!"门主者曰："君墓安在?"答曰："正奴官冢是也。"县令使里长逐贼，至皆擒之。开元末，明州刺史进三十余事。(《太平广记》卷三九〇)

雷斗

唐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鲸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太平广记》卷三九三)

张须瀰

唐上元中，滁州全椒人仓督张须瀰，县遣送牲诣州。山路险阻，淮南多有义堂及井，用庇行人。日暮暴雨，须瀰与沙门子邻，同人义堂。须瀰驱驮人王老，于雨中收驴。顷之，闻云中有声堕地，忽见村女九人，共扶一车。王有女阿推，死已半岁，亦在车所。见王悲喜，问母妹家事，靡所不至。其徒促之乃去。初，扶车渐上，有云拥蔽，因作雷声，方知是雷车。(《太平广记》卷三九三)

蔡希闵

唐蔡希闵，家在东都。暑夜，兄弟数十人会于厅。忽大雨，雷电晦暝，堕一物于庭，作飒飒声。命火视之，乃妇人也。衣黄绸裙布衫，言语不通，遂目为天女。后五六年，能汉语。问其乡国，不之知。但云："本乡食粳米，无碗器，用柳箱贮饭而食之。"竟不知是何国人。初，在本国，夜出，为雷取上，俄堕希闵庭中。(《太平广记》卷三九三)

徐景先

唐徐景先，有弟阿四，顽嚚纵佚，每诲辱之，而母加爱念，曲为申解。因厉声应答，云雷奄至，曳景先于云中。有主者，左右数十人，诃诘景先。答曰："缘弟不调，供养有缺，所以诟辱。母命释之，非当詈母。"主者不识其言，寻一青衣，自空跃下，为景先对，曰："若尔放去，至家，可答一辩，钉东壁上，吾自令取之。"遂排景先堕舍前池中，出水，了无所损。求纸答辩，钉东壁，果风至而辩亡。(《太平广记》卷三九三)

欧阳忽雷

唐欧阳忽雷者，本名绍，桂阳人。劲健，勇于战斗，尝为郡将，有名。任雷州长史，馆于州城西偏，前临大池，尝出云气，居者多死。绍至，处之不疑。令人以度测水深浅，别穿巨壑，深广类是。既成，引决水，于是云兴，天地晦冥，雷电大至，火光属地。绍率其徒二十余人，持弓矢排锵，与雷师战。衣并焦卷，形体伤腐，亦不之止。自辰至酉，雷电飞散，池亦涸竭，中获一蛇。状如蚕，长四五尺，无头目，斫刺不伤，蠕蠕然。具大镬油煎，亦不死，洋铁汁，方焦灼。仍杵为粉，而服之至尽。南人因呼绍为"忽雷"。(《太平广记》卷三九三)

成弼

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因得道，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给侍之，道者与居十余岁，而不告以道。弼后以家艰辞去，道者曰："子从我久，今复有忧。吾无以遗子，遗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斤赤铜，则黄金矣，足以办葬事。"弼乃还，如言化黄金以足用，办葬讫，弼有异志，复入山见之。更求还丹。道者不与，弼乃持白刃劫之。既不得丹，则断道者两手，又不得，则刖其足，道者颜色不变。弼滋怒，则斩其头，及解衣，肘后有赤囊，开之则丹也。弼喜，持丹下山。忽闻呼弼声，回顾，乃道者也。弼大惊，而谓弼曰："吾不期汝至此，无德(德原作得。据明钞本改。)受丹，神必诛汝，终如吾矣。"因不见，弼多得丹，多变黄金，金色稍赤，优于常金，可以服饵。家既殷富，则为人所告，云弼有奸。捕得，弼自列能成黄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问之，召令造黄金。金成，帝悦，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尽天下之铜乃已。弼造金，凡数万斤而丹尽。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甚贵之。弼既燕穷而请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实不知方，诉之，帝谓其诈，怒胁之以兵。弼犹自列，遂为武士断其手，又不言，则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斩之。而大唐金遂流用矣。后有婆罗门，号为别宝，帝人库遍阅，婆罗门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宝耳。"问："毯有何奇异，而谓之宝?"婆罗门令舒毯于地，以水濡之，水皆流去，毯竟不湿。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太平广记》卷四〇〇)

青泥珠

则天时，西国献毗娄博义天王下颌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则天悬额及舌，以示百姓。额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类拇指，微青。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刚额中。后有讲席，胡人来听讲。见珠纵视，目不暂舍。如是积十余日，但于珠下谛视，而意不在讲。僧知其故，因问："故欲买珠耶?"胡云："必若见卖，当致重价。"僧初索千贯，渐至万贯，胡悉不酬，遂定至十万贯，卖之。胡得珠，纳腿肉中，还西国。僧寻闻奏，则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问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于腿中取出。则天召问："贵价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国有青泥泊，多珠珍宝，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宝可得。"则天因宝持之，至玄宗时犹在。(《太平广记》卷四〇二)

径寸珠

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见方石在主人门外，盘桓数日。主人问其故，胡云："我欲石捣帛。"因以钱二千求买，主人得钱甚悦，以石与之。胡载石

出，对众剖得径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内，便还本国。随船泛海，行十余日，船忽欲没。舟人知是海神求宝，乃遍索之，无宝与神，因欲溺胡。胡惧，剖腋取珠。舟人咒云："若求此珠，当有所领。"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太平广记》卷四〇二)

宝　珠

咸阳岳寺后，有周武帝冠。其上缀冠珠，大如瑞梅，历代不以为宝。天后时，有士人过寺，见珠，戏而取之。天大热，至寺门易衣，以底裹珠，放金刚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扬州收债。途次陈留，宿于旅邸。夜闻胡斗宝，摄衣从而视之，因说冠上缀珠。诸胡大骇曰："久知中国有此宝，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遗之。"胡等叹恨，告云："若能至此，当有金帛相答。今往扬州，所债几何?"士人云："五百千。"诸胡乃率五百千与之，令还取珠。士人至金刚脚下，珠犹尚存，持还见胡。胡等喜扑，饮乐十余日，方始求市。因问士人："所求几何?"士人极口求一千缗，胡大笑云："何辱此珠!"与众定其价，作五万缗，群胡合钱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观珠之价。士人与之偕行东海上，大胡以银铛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于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党数百人，赍持宝物，来至胡所求赎，故执不与。后数日，复持诸宝山积，云欲赎珠，胡又不与。至三十余日，诸人散去。有二龙女，洁白端丽，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问："所赎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宝，合有二龙女卫护。群龙惜女，故以诸宝来赎。我欲求度世，宁顾世间之富耶!"因以膏涂足，步行水上，舍舟而去。诸胡各言："共买此珠，何为独专其利?卿既往矣，我将安归?"胡令以所煎醍醐涂船，当得便风还家，皆如其言。大胡竟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〇二)

紫羖羯

乾元中，国家以克复二京，粮饷不给。监察御史康云间为江淮度支，率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以补时用。洪州，江淮之间一都会也，云间令、录事参军李惟燕典其事。有一僧人，请率百万，乃于腋下取一小瓶，大如合拳。问其所实，诡不实对。惟燕以所纳给众，难违其言，诈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当不违价。"有波斯胡人见之，如其价以市之而去。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羖羯，人得之者，为鬼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有其物而无其价，非明珠杂货宝所能及也。"又率胡人一万贯，胡乐输其财，而不为恨。瓶中有珠十二颗。(《太平广记》卷四〇三)

诃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谓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太平广记》卷四一四)

临淮将

上元中，临淮诸将等乘夜宴集，燔炙猪羊，芬馥备至。有一巨手从窗中入。言乞一脔，众皆不与。频乞数四，终亦不与。乃潜结绳作彄，施于孔所。绐云："与肉。"手复入。因而系其臂，牵挽甚至，而不能脱。欲明，乃朴然而断，视之，是一杨枝。持以求树，近至河上，以碎断，往往有血。(《太平广记》卷四一五)

齐　浣

唐开元中，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浣以徐城险急，奏开十八里河，达于青水，平长淮之险。其河随州县分掘，亳州真源县丞崔延祎纠其县徒，开数千步，中得龙堂。初，开谓是古墓，然状如新筑净洁，周视，北壁下有五色蛰龙长丈余，头边鲤鱼五六枚，各长尺余。又有灵龟两头，长一尺二寸，眸长九分，如常龟。祎以白开河御史邬元昌。状上齐浣，浣命移龙入淮，取龟入汴。祎移龙及鱼二百余里，至淮岸，白鱼数百万跳跃赴龙，水为之沸。龙入淮喷水，云雾杳冥，遂不复见。初，将移之也，御史员锡拔其一须。元昌差网送龟至宋，遇水泊，大龟屡引颈向水，网户怜之，暂放水中。水阔数尺，深不过五寸，遂失大龟所在。涸水求之，亦不获，空致小龟焉。(《太平广记》卷四二〇)

苏　颋

唐苏颋始为乌程尉，暇日，曾与同寮泛舟沿溪，醉后讽咏，因至道矶寺。寺前是霅溪最深处，此水深不可测。中有蛟螭，代为人患。颋乘醉步行，还自骆驼桥，遇桥坏堕水，直至潭底。水中有令人扶尚书出，遂冉冉至水上，颋遂得济。(《太平广记》卷四二五)

斗　蛟

唐天宝末，歙州牛与蛟斗。初，水中蛟杀人及畜等甚众。其牛因饮，为蛟所绕，直入潭底水中。便尔相触。数日，牛出，潭水赤，时人谓为蛟死。(《太平广记》卷四二五)

巴　人

巴人好群伐树木作板。开元初，巴人百余辈自褒中随山伐木，至太白庙。庙前松树百余株，各大数十围，群巴喜曰："天赞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余株，有老人戴帽拄杖至其所，谓巴曰："此神树，何故伐之。"群巴初不辍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

倒者休。乞君未倒者，无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必当俱死，无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尔有虎数头，相继而至，噬巴殆尽，唯五六人获免。神谓之曰：“以汝好心，因不令杀，宜速去也。”其倒树至天宝末尚存。有诏修理内殿，杨国忠令人至山所，宣敕取树，作板以用焉，神竟与之。(《太平广记》卷四二六)

费 忠

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开元中，狄光嗣为刺史，其孙博望生于官舍。博望乳母婿费忠，劲勇能射，尝自州负米还家，山路见阻，不觉日暮。前程尚三十余里。忠惧不免，以所持刃，刈薪数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须臾，闻虎之声，震动林薮。忠以头巾冒米袋，腰带束之，立于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树。顷之，四虎同至，望见米袋，大虎前躩，既知非人，相顾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独留火所，忽尔脱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劲捷，心颇轻之，乃徐下树扼其喉，以刀拟颈。老人乞命，忠缚其手而诘问之，云：“是北村费老，被罚为虎。天曹有日历令食人。今夜合食费忠，故候其人，适来正值米袋，意甚郁怏，留此须其复来耳。不意为君所执。如不信，可于我腰边看日历，当知之。”忠观历毕，问：“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异时事觉，我当为受罚，不过十日饥饿耳。”忠云：“今有南村费忠，可代我否？”老人许之。忠先持其皮上树杪，然后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忠与诀，上树，掷皮还之。老人得皮，从后脚入，复形之后，大吼数十声，乃去。忠得还家。数日，南村费忠锄地遇啖也。(《太平广记》卷四二七)

虎 妇

唐开元中，有虎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经二载，其妇不之觉。后忽有二客携酒而至，便于室中群饮。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须臾皆醉眠。妇女往视，悉虎也。心大惊骇，而不敢言。久之，虎复为人形，还谓妇曰：“得无窥乎？”妇言：“初不敢离此。”后忽云思家，愿一归觐。经十日，夫将酒肉与妇偕行。渐到妻家，遇深水，妇人先渡，虎方褰衣，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因尔疾驰不返。(《太平广记》卷四二七)

稽 胡

慈州稽胡者，以弋猎为业。唐开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见胡惊愕，问其来由。胡具言姓名，云：“适逐一鹿，不觉深入，辞谢冲突。”道士谓胡曰：“我是虎王，天帝令我主施诸虎之食，一切兽各有对，无枉也。适闻汝称姓名，合为吾食。”案头有朱笔及杯兼簿籍，因开簿以示胡。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命如此，为之奈何！若放汝，便失我一食。汝既相遇，必为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绢一匹，持与俱来，或当得免。”胡迟回未去，见群虎来朝。道士处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寻再拜而还。翌日，乃持物以诣。道士笑曰：“尔能有信，故为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置猪血于其侧。然后令胡上树，以下望之高十余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绢缚身着树，不尔，恐有损落。”寻还房中，变作一虎。出庭仰视胡，大嗥吼数四，向树跳跃，知胡不可得，乃攫草人，掷高数丈，往食猪血尽。入房，复为道士。谓胡曰：“可速下来。”胡下再拜，便以朱笔勾胡名，于是免难。(《太平广记》卷四二七)

碧 石

开元末，渝州多虎暴，设机阱，恒未得之。月夕，人有登树候望，见一伥鬼如七八岁小儿，无衣轻行，通身碧色，来发其机。及过，人又下树正之。须臾，一虎径来，为陷机所中而死。久之，小儿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开视，有碧石大如鸡子在虎喉焉。(《太平广记》卷四二七)

斑 子

山魈者，岭南所在有之。独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傅脂粉。于大树空中作窠，有木屏风帐幔，食物甚备。南人山行者，多持黄脂铅粉及钱等以自随。雄者谓之“山公”，必求金钱，遇雌者谓之“山姑”，必求脂粉。与者能相护。唐天宝中，北客有岭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树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轻赍，因下树再拜，呼“山姑”。树中遥问：“有何货物？”人以脂粉与之。甚喜，谓其人曰：“安卧无虑也。”人宿树下，中夜，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树，以手抚虎头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辞别，谢客甚谨。其难晓者，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太平广记》卷四二八)

刘 荐

天宝末，刘荐者为岭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为妖鬼。山魈怒曰：“刘判官，我自游戏，何累于君，乃尔骂我？”遂于下树枝上立，呼斑子。有顷虎至，令取刘判官。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坐脚下，魈乃笑曰：“刘判官，更骂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舍荐。荐怖惧几绝，扶归，病数日方愈。荐每向人说其事。(《太平广记》卷四二八)

勤自励

漳浦人勤自励者，以天宝末充健儿。随军安南，及击吐蕃，十年不还。自励妻林氏为父母夺志，将改嫁同县陈氏。其婚夕而自励还，父母具言其妇重嫁始末。自励闻之，不胜忿怒。妇宅去家十余里，当破吐蕃，得利剑，是晚，因杖剑而行，以诣林氏。行八九里，属暴雨天晦，进退不可。忽遇电明，见道左大树。有旁孔，自励权避雨孔中。先有三虎子，自励并杀之。久之，大虎将一物纳孔中，须臾复去。自励闻有人呻吟，径前扪之，即妇人也。自励问其为谁，妇人云："已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励为妻，自励从军未还，父母无状，见逼改嫁，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再见，愤恨莫已。遂持巾于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犹未损。倘能相救，当有后报。"自励谓曰："我即自励也，晓还至舍，父母言君适人，故拔剑而来相访，何期于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顷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后倒身入孔，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乃负妻还家，今尚无恙。(《太平广记》卷四二八)

宣州儿

天宝末，宣州有小儿，其居近山。每至夜，恒见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数度。小儿谓父母云："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若虎使我，则引来村中，屯中宜设阱于要路以待，虎可得也。"后数日，果死于虎。久之，见梦于父云："身已为伥，明日引虎来，宜于西偏速修一阱。"父乃与村人作阱。阱成之日，果得虎。(《太平广记》卷四二八)

笛师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梨园弟子有笛师者，亦窜于终南山谷，中有兰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哀乱多思，乃援笛而吹，嘹唳之声，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头人形，着白袷单衣，自外而入。笛师惊惧，下阶愕眙。虎头人曰："美哉笛乎！可复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曲终久之，忽寐，乃咍嘻大鼾。师惧觉，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树，枝叶阴密，能蔽人形。其物觉后，不见笛师，因大懊叹云："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长啸。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状如朝谒。虎头云："适有吹笛小儿，乘我之寐，因而奔窜，可分路四远取之。"言讫，各散去。五更后复来，皆人语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获。"会月落斜照，忽见人影在高树上，虎顾视笑曰："谓汝云行电灭，而乃在兹。"遂率诸虎，使皆取攫，既不可及，虎头复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间天曙，行人稍集，笛师乃得随还。(《太平广记》卷四二八)

张鱼舟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县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滍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扪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劘鱼舟，良久，回顾而去。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腯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送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太平广记》卷四二九)

王太

海陵人王太者与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当路。其徒云："十五六人决不尽死，当各出一衣以试之。"至太衣，吼而限者数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选一棒，脱衣独立，谓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远，乃持棒直前，击虎中耳，故闷倒，寻复起去。太背走惶惧，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余里，有一神庙，宿于梁上。其夕，月明，夜后闻草中虎行，寻而虎至庙庭，跳跃变成男子，衣冠甚丽。堂中有人问云："今夕何尔累悴？"神曰："卒遇一人，不意劲勇，中其健棒，困极迨死。"言讫，入座上木形中。忽举头见太，问："是何客？"太惧堕地，具陈始末。神云："汝业为我所食，然后十余日方可死，我取尔早，故中尔棒。今以相遇，理当佑之。后数日，宜持猪来，以己血涂之。"指庭中大树："可系此下，速上树，当免。"太后如言。神从堂中而出为虎，劲跃，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食毕，入堂为人形。太下树再拜乃还，尔后更无患。(《太平广记》卷四三一)

荆州人

荆州有人山行，忽遇伥鬼。以虎皮冒己，因化为虎。受伥鬼指挥。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诸野兽，不可胜数。身虽虎而心不愿，无如之何。后伥引虎经一寺门过，因遽走入寺库，伏库僧床下。道人惊恐，以白有德者。时有禅师能伏诸横兽，因至虎所，顿锡问："弟子何所求耶？为欲食人？为厌兽身？"虎弭耳流涕。禅师手巾系颈，牵还本房，恒以众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变人形，具说始事。二年不敢离寺。后暂出门，忽复遇伥，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复成虎，笃志诵经，岁余方变。自尔

不敢出寺门，竟至死。(《太平广记》卷四三一)

刘 老

信州刘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间。人有鹅二百余只，诣刘放生，恒自看养。数月后，每日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头，村人患之。罗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尔虎不复来。后数日，忽有老叟巨首长鬣来诣刘，问："鹅何以少减?"答曰："为虎所取。"又问："何不取虎?"答云："已设陷阱，此不复来。"叟曰："此为伥鬼所教，若先制伥，即当得虎。"刘问："何法取之?"叟云："此鬼好酸，可以乌白等梅及杨梅布之要路，伥若食之，便不见物，虎乃可获。"言讫不见。是夕，如言布路之。四鼓后，闻虎落阱，自尔绝焉。(《太平广记》卷四三一)

虎 妇

利州卖饭人，其子之妇山园采菜，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自说入深山石窟中，本谓遇食，久之，相与寝处。窟中都有四虎，妻妇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妇人欲出，辄为所怒，驱以入窟。积六七年。后数岁，渐失余虎，老者独在。其虎自有妇人，未常外宿。后一日，忽夜不还，妇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行数十步，不复见虎，乃极力行五六里，闻山中伐木声，径往就之。伐木人谓是鬼魅，以砾石投掷，妇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诘问。妇人云已是某家新妇，诸人亦有是邻里者，先知妇人为虎所取，众人方信之。邻人因脱衫衣之，将还。会其夫已死，翁姥悯而收养之。妇人亦憨戆，乏精神，恒为往来之所狎。刘全白亲见妇人，说其事云。(《太平广记》卷四三一)

松阳人

松阳人入山采薪，会暮，为二虎所逐，遽得上树。树不甚高，二虎迭跃之，终不能及。忽相语云："若得朱都事应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细长善攫，时夜月正明，备见所以。小虎频攫其人衣，其人樵刀犹在腰下，伺其复攫，因以刀砍之，断其前爪，大吼，相随皆去。至明，人始得还。会村人相问，因说其事。村人云："今县东有朱都事，往候之，得无是乎?"数人同往问讯，答曰："昨夜暂出伤手，今见顿卧。"乃验其真虎矣。遂以白县令，命群吏持刀，围其所而烧之。朱都事忽起，奋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太平广记》卷四三二)

虎恤人

凤翔府李将军者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频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状。须臾，负李行十余里，投一窟中。二三子见人喜跃，虎于窟上俯视，久之方去。其后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积十余日，子大如犬，悉能陆梁乳，虎因负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尽，则已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独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复云："幸已相祐，岂不送至某家?"虎又负李至所取处而诀。每三日，一至李舍，如相看。经二十日，前后五六度，村人怕惧。其后又来，李遂白云："大王相看甚善，然村人恐惧，愿勿来。"经月余，复一来，自尔乃绝焉。(《太平广记》卷四三二)

范 端

涪陵里正范端者，为性干了，充州县任使。久之，化为虎，村邻苦之，遂以白县云："恒引外虎入村，盗食牛畜。"县令云："此相恶之辞，天下岂有如此事。"遂召问，端对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仓内盗肉，遇晓不得出，更递围之，虎伤数人，逸去。耆老又以为言，县令因严诘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实至于东家栏内窃食一猪，觉有滋味，是故见人肥充者，便欲啖之，但苦无伍耳。每夜东西求觅，遇二虎见随，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将变。"然察其举措，如醉也，县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数日而归，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后，野虎辄来至村外鸣吼。村人恐惧，又欲杀之，其母告谕令去，端泣涕，辞母而行。数日，或见三虎，其一者后左足是靴。端母乃遍求于山谷，复见之。母号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独留，前就之。虎俯伏闭目，乃为脱靴，犹是人足，母持之而泣，良久方去。是后乡人频见，或呼范里正，二虎惊走，一虎回视，俛仰有似悲怆，自是不知所之也。(《太平广记》卷四三二)

石井崖

石井崖者初为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儒，号书生。因向郭买衣，至一溪，溪南石上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青衣童子侍侧。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书生石井崖充食，可令其除去刀杖，勿有损伤。"二童子曰："去讫。"石井崖见道士，道士不见石井崖 。井崖闻此言惊骇，行至店宿，留连数宿，忽有军人来问井崖："莫要携军器去否?"井崖素闻道士言，乃出刀，拔枪头，怀中藏之。军人将刀去 。井崖 盘桓未行，店主屡逐之。井崖不得已，遂以竹盛却枪头而行。至路口，见一虎当路，径前躩取井崖，井崖遂以枪刺，适中其心，遂毙。二童子审观虎死，乃谓喜跃。(《太平广记》卷四三二)

凉州人牛

天宝时，凉州人家生牛，多力而大。及长，不可拘制，因尔纵逸。他牛从之者甚众，恒于城西数十里作群，人不能制。其后牛渐凌暴，至数百，乡里不堪其弊，都督谋所以击之。会西胡献一鸷兽，状如大犬而色正青。都督问胡："献此何用?"胡云："搏噬猛

兽。”都督以狂牛告之，曰：“但有赏钱，当为相取。”于是以三百千为赏。胡乃扶兽咒愿，如相语之状。兽遂振迅跳跃，解绳纵之，迳诣牛所。牛见兽至，分作三行，己独处中，埋身于土。兽乃前斗，扬尘暗野，须臾便还。百姓往视，坌成潭，竟不知是何兽。初，随望其斗，见兽大如蜀马，斗毕，牛已折项而死。胡割牛腹，取其五脏，盆盛以饲，兽累啖之，渐小如故也。(《太平广记》卷四三四)

韦有柔

建安县令韦有柔，家奴执辔，年二十余，病死。有柔门客善持咒者，忽梦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偿债。我求作马，兼为异色，今已定也。”其明年，马生一白驹而黑目，皆奴之态也。后数岁，马可直百余千，有柔深叹其言不验。顷之，裴宽为采访使，以有柔为判官。裴宽见白马，求市之。问其价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宽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当应更来。”数日后，宽谓有柔曰：“马是好马，前者付钱，深恨太贱。”乃复以十五千还有柔，其事遂验。(《太平广记》卷四三六)

姚甲

吴兴姚氏者，开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养二犬，在南亦将随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壮，谋害其主，然后举家北归。姚所居偏僻，邻里不接，附子忽谓主云：“郎君家本北人，今窜南荒，流离万里，忽有不祥。奴当扶持丧事北归。顷者以来，已觉衰惫，恐溘然之后，其余小弱，则郎君骸骨不归故乡，伏愿图之。”姚氏晓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尔虑之。”姚请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劝姚饱食。奉觞哽咽，心既苍黄，初不能食，但以物饲二犬。值奴入持，因扶二犬云：“吾养汝多年，今奴等杀我，汝知之乎?”二犬自尔不食，顾主悲号。须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断而毙。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少奴喉亦断，又咋附子之妇，杀之。姚氏自尔获免。(《太平广记》卷四三七)

崔惠童

唐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其家奴万敌者，性至暴，忍于杀害。主家牝犬名黄女，失之数日。适主召万敌，将有所使。黄女忽于主前进退，咋万敌，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则隐，主家怪焉。万敌首云：“前数日，实烹此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万敌云：“见埋其首所在，取以为信。”由是知其冤魂。(《太平广记》卷四三八)

杨氏

长安杨氏宅恒有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有。”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会杨氏所亲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绿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赎而杀之，其怪遂绝。(《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陈正观

颍川陈正观斫割羊头极妙。天宝中，有人诣正观，正观为致饮馔。方割羊头，初下刀子，刺其熟脑，正观暂乃洗手。头作羊鸣数声，正观便尔心悸，数日而死。(《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崔日用

开元中，崔日用为汝州刺史。宅旧凶，世无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扫，处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烛独坐，半夜后，有乌衣数十人自门入，至坐阶下，或有跛者、眇者。日用问：“君辈悉为何鬼，来此恐人?”其跛者自陈云：“某等罪业，悉为猪身，为所放散在诸寺，号长生猪。然素不乐此生受诸秽恶，求死不得，恒欲于人申说，人见悉皆恐惧。今属相公为郡，相投转此身耳。”日用谓之曰：“审若是，殊不为难。”俱拜谢而去。翌日，寮佐来见日用，莫不惊其无恙也。衙毕，使奴取诸寺长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见也。叹异久之。令司法为作名，乃杀而卖其肉，为造经像，收骨葬之。他日又来谢恩，皆作少年状，云：“不遇相公，犹十年处于秽恶。无以上报，今有宝剑一双，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弥凶厉也。”置剑床前，再拜而去。日用问：“我当何官?”答云：“两日内为太原尹。”更问：“得宰相否?”默而不对。(《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李测

李测，开元中。为某县令。在厅事，有鸟高三尺，无毛羽，肉色通赤，来入其宅。测以为不祥，命卒击之。卒以柴斧砍鸟，刃入木而鸟不伤，测甚恶之。又于油镬煎之，以物覆上，数日开视，鸟随油气飞去。其后又来，测命以绳缚之，系于巨石，沈之于河。月余复至，断绳犹在颈上。测取大木，凿空其中，实鸟于内，铁冒两头，又沈诸河，自尔不至。天宝中，测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数日，宅中有小人长数寸，四五百头，满测官舍。测以物击中一头，仆然而殪，视之悉人也。后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车载棺，成服祭吊，有行葬于西阶之下，及明才发。测便掘葬处，得一鼠，通赤无毛。于是乃命人力，寻孔发

掘，得鼠数百，其怪遂绝。测家亦甚无恙。(《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天宝矿骑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矿骑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状如鼠，黑而毛。床前著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鬼不动，然而体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己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御史大夫尝为邯郸尉崔懿，亲见其事，懿再从弟恒说之。(《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毕　杭

天宝末，御史中丞毕杭为魏州刺史，陷于禄山贼中，寻欲谋归顺而未发。数日，于庭中忽见小人长五六寸，数百枚，游戏自若，家人击杀。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载死者以丧车、凶器，一如士人送丧之备。仍于庭中作塚，葬毕，遂入南墙穴中。甚惊异之，发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热汤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数百枚。后十余日，杭以事不克，一门遇害。(《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崔怀嶷

崔怀嶷，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家人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嶷外孙王汶自向余说。

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小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太平广记》卷四四〇)

阆州莫徭

阆州莫徭以樵采为事。常于江边刈芦，有大象奄至，卷之上背，行百余里，深入泽中。泽中有老象，卧而喘息，痛声甚苦。至其所，下于地，老象举足，足中有竹丁。莫徭晓其意，以腰绳系竹丁，为拔出，脓血五六升许。小象复鼻卷青艾，欲令塞疮，莫徭摘艾熟挼，以次塞之，尽艾方满。久之，病象能起，东西行立，已而复卧，回顾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声，小象乃去。须臾，得一牙至，病象见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牙去。顷之，又将大牙。莫徭呼象为将军，言未食，患饥。象往折山栗数枝食之，乃饱，然后送人及牙还。行五十里，忽尔却转，人初不了其意，乃还取其遗刀。人得刀毕，送至本处，以头抵人，左右摇耳，久之乃去。其牙酷大，载至洪州，有商胡求买，累自加直。至四十万。寻至他人肆，胡遽以苇席覆牙，他胡问："是何宝，而辄见避？"主人除席云："止一大牙耳。"他胡见牙色动，私白主人，许酬百万，又以一万为主人绍介，佯各罢去。顷间，荷钱而至。本胡复争之，云："本买牙者，我也！长者参市，违公法。主人若求千百之贯，我岂无耶！"往复交争，遂相殴击。所由白县，县以白府，府诘其由，胡初不肯以牙为宝，府君曰："此牙会献天子，汝辈不言，亦终无益。"固靳，胡方白云："牙中有二龙，相蹮而立，可绝为简。本国重此者，以为货，当值数十万万，得之为大商贾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并进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龙简。谓牙主曰："汝貌贫贱，不可多受钱物。"赐敕阆州，每年给五十千，尽而复取，以终其身。(《太平广记》卷四四一)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骋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迴望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台，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蹮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群象皆揭，日旰而尽，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其人归白都护，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太平广记》卷四四一)

冀州刺史子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子往未出境，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卢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蹋，连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枥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略尽矣。(《太平广记》卷四四二)

正平县村人

唐永泰末，绛州正平县有村间老翁患疾数月。后不食十余日，至夜辄失所在，人莫知其所由。他夕，村人有诣田采桑者，为牡狼所逐，遑遽上树，树不甚高，狼乃立衔其衣裾。村人危急，以桑斧斫之，正中其额。狼顿卧，久之始去。村人平曙方得下树，因寻狼迹，至老翁家。入堂中，遂呼其子，说始末。子省父额上斧痕，恐更伤人，因扼杀之，成一老狼。诣县自理，县不之罪。(《太平广记》卷四四二)

又

又其年，绛州他村有小儿，年二十许，因病后，颇失精神，遂化为狼。窃食村中童儿甚众，失子者不知其故，但追寻无所。小儿恒为人佣作，后一日，从失儿家过，失儿父呼其名曰："明可来我家作，当为置一盛馔。"因大笑曰："我是何人，更为君家作也！男儿岂少异味耶！"失儿父怪其辞壮，遂诘问，答云："天比使我食人，昨食一小儿，年五六岁，其肉至美。"失儿父视其口吻内有臊血，遂乱殴，化为狼而死。(《太平广记》卷四四二)

郑氏子

近世有郑氏子者，寄居吴之重玄寺。暇日登阁，忽于阁上见妇人，容色甚美，因与结欢。妇人初不辞惮，自后恒至房。郑氏由是恶其本妻，不与居止，常自安处者数月，妇人恒在其所。后本妻求高行尼，令至房念诵，妇人遂不复来。郑大怒："何以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还寺，妇人又至。尼来复去，如是数四。后恒骂其妻，令勿用此尼。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诵。妇人忽谓郑曰："曩来欲与君毕欢，恨以尼故，使某属厌，今辞君去矣。我只是阁头狸二娘耳。"言讫不见，遂绝。(《太平广记》卷四四二)

魏元忠

唐魏元忠本名真宰，素强正，有干识。其未达时，家贫，独有一婢。厨中方爨，出汲水还，乃见老猿为其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无人力，为我执爨，甚善乎！"又常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又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鸺鹠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之曰："鸺鹠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矣。元忠历太官至侍中、中书令、仆射。则天崩，中宗在谅暗，诏元忠摄冢宰，百官总己以听三日，年八十余方薨。始元忠微时，常谒张景藏。景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乃大怒曰："仆千里裹粮而来，非徒然也，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乃金口木舌以相遇，殊不尽勤勤之意耶！然富贵正由苍苍，何预公事！"因拂衣长揖而去，景藏遽牵止之曰："君相正在怒中，后当贵极人臣。"卒如其言。(《太平广记》卷四四四)

韦虚己子

户部尚书韦虚己，其子常昼日独坐合中。忽闻檐际有声，顾视乃牛头人，真地狱图中所见者，据其所下窥之，韦伏不敢动。须臾登阶，直诣床前，面临其上，如此再三，乃下去。韦子不胜其惧，复将出内，即以枕掷之，不中，乃开其门，趋前逐之。韦子叫呼，但绕一空井而走。迫之转急，遂投于井中。其物因据井而坐，韦仰观之，乃变为一猿。良久，家人至，猿即不见。视井旁有足迹奔蹂之状，怪之。窥井中，乃见韦在焉。悬縋出之，恍惚不能言，三日方能说，月余乃卒。(《太平广记》卷四四四)

张铤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卢溪尉罢秩，调选，不得补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铤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铤即随之，入山径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铤曰："客且入矣。"铤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钜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

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贔然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钜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钜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钜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铤既见，大惊，即出山迳，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龛，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涂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从绝其患也。（《太平广记》卷四四五）

长孙无忌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其狐自称王八，身长八尺余，恒在美人所。美人见无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后术者言："相州崔参军能愈此疾。"始崔在州，恒谓其僚云："诏书见召，不日当至。"数日敕至，崔便上道。王八悲泣，谓美人曰："崔参军不久将至，为之奈何!"其发后止宿之处，辄具以白。及崔将达京师，狐便遁去。既至，敕诣无忌家。时太宗亦幸其第，崔设案几，坐书一符，太宗与无忌俱在其后。顷之，宅内井灶门厕十二辰等数十辈，或长或短，状貌奇怪，悉至庭下。崔呵曰："诸君等为贵官家神，职任不小，何故令媚狐入宅?"神等前白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赂也。"崔令捉狐。去少顷复来，各著刀箭，云："适已苦战被伤，终不可得。"言毕散去。崔又书飞一符，天地忽尔昏暝，帝及无忌惧而入室，俄闻虚空有兵马声。须臾，见五人，各长数丈来诣崔所。行列致敬，崔乃下阶，小屈膝。寻呼帝及无忌出拜庭中，诸神立视而已。崔云："相公家有媚狐，敢烦执事取之。"诸神敬诺，遂各散去。帝问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闻兵马声，乃缠一狐坠砌下。无忌不胜愤恚，遂以长剑斫之。狐初不惊，崔云："此已通神，击之无益，自取困耳。"乃判云："肆行奸私，神道所殛，量决五下。"狐便乞命，崔取东引桃枝决之，血流满地。无忌不以为快，但恨杖少。崔云："五下是人间五百，殊非小刑，为天曹役使此辈，杀之不可，使敕自尔不得复至相公家。"狐乃飞去，美人疾遂愈。（《太平广记》卷四四七）

僧服礼

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称弥勒佛。礼谒之者，见其形底于天，久之渐小，才五六尺，身如红莲花在叶中。谓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为正身。"礼敬倾邑。僧服礼者，博于内学，叹曰："正法之后，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尚有末法；末法之法，至于无法。像法处乎其间者，尚数千年矣。释迦教尽，然后大劫始坏，劫坏之后，弥勒方去兜率，下阎浮提。今释迦之教未亏，不知弥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诚作礼，如对弥勒之状。忽见足下是老狐，幡花旌盖，悉是冢墓之间纸钱尔。礼抚掌曰："弥勒如此耶?"具言如状，遂下走，足之不及。（《太平广记》卷四四七）

上官翼

唐麟德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剖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叠，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遍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

令烧毁讫，合家欢庆。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斯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缞绖者，翼深忧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太平广记》卷四四七)

大安和尚

唐则天在位，有女人自称圣菩萨，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宫，前后所言皆验，宫中敬事之。数月，谓为真菩萨。其后大安和尚入宫，太后问："见女菩萨未？"安曰："菩萨何在？愿一见之。"敕令与之相见。和尚风神邈然，久之，大安曰："汝善观心，试观我心安在？"答曰："师心在塔头相轮边铃中。"寻复问之，曰："在兜率天弥勒宫中听法。"第三问之，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后忻悦。大安因且置心于四果阿罗汉地，则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置阿罗汉之地，汝已不知。若置于菩萨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词屈，变作牝狐，下阶而走，不知所适。(《太平广记》卷四四七)

杨伯成

杨伯成，唐开元初，为京兆少尹。一日有人诣门，通云吴南鹤。伯成见。年三十余，身长七尺，容貌甚盛，引之升座。南鹤文辨无双，伯成接对不暇。久之，请屏左右，欲有密语。乃云："闻君小娘子令淑，愿事门下。"伯成甚愕，谓南鹤曰："女因媒而嫁，且邂逅相识，君何得便尔？"南鹤大怒，呼伯成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辞甚众。伯成不知所以。南鹤迳脱衣入内，直至女所，坐纸隔子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伯成知是狐魅，令家人十余辈击之，反被料理，多遇泥涂两耳者。伯成以此请假二十余日。敕问："何以不见杨伯成？"皆言其家为狐恼。诏令学叶道士术者十余辈至其家，悉被泥耳及缚，无能屈伏。伯成以为愧耻。及赐告，举家还庄，于庄上立吴郎院，家人窃骂，皆为料理，以此无敢言者。伯成暇日无事，自于田中看人刈麦，休息于树下。忽有道士形甚瘦悴，来伯成所求浆水，伯成因尔设食。食毕，道士问："君何故忧愁？"伯成惧南鹤，附耳说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帝命追捉此等四五辈。"因求纸笔。杨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犹惧其知觉，戒令无喧。纸笔至，道士书作三字，状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鹤所放前云："尊师唤汝。"奴持书入房，见南鹤方与家婢相谑，奴以书授之。南鹤见书，匍匐而行，至树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变为狐，异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驱使此辈，不可杀之，然以君故，不可徒尔。"以小杖决之一百，流血被地。伯成以珍宝赠馈，道士不受。驱狐前行，自后随之，行百余步，至柳林边，冉冉升天，久之遂灭。伯成喜甚，至于举家称庆。其女睡食顷方起，惊云："本在城中隔子裹，何得至此？"众人方知为狐所魅，精神如睡中。(《太平广记》卷四四八)

刘甲

唐开元中，彭城刘甲者为河北一县，将之官，途经山店。夜宿，人见甲妇美，白云："此有灵祇，好偷美妇，前后至者，多为所取，宜慎防之。"甲与家人相励不寐，围绕其妇，仍以面粉涂妇身首。至五更后，甲喜曰："鬼神所为，在夜中耳，今天将曙，其如我何！"因乃假寐。顷之间，失妇所在。甲以资帛顾村人，悉持棒，寻面而行。初从窗孔中出，渐过墙东，有一古坟，坟上有大桑树，下小孔，而入其中。因发掘之。丈余，遇大树坎如连屋，有老狐，坐据玉案，前两行有美女十余辈，持声乐，皆前后所偷人家女子也。旁有小狐数百头，悉杀之。(《太平广记》卷四四八)

李参军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上，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仆虽庸劣，窃为足下羞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璿之族，门地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绍介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两袍袴扶侧，云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映，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疋，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蛊冶，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颙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颙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迳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制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顷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颙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

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王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瘗，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颙罪重，锢身推勘。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见免此难。（《太平广记》卷四四八）

汧阳令

唐汧阳令不得姓名。在官，忽云："欲出家。"念诵恳至。月余，有五色云生其舍，又见菩萨坐狮子上，呼令叹嗟云："发心弘大，当得上果，宜坚固自保，无为退败耳。"因尔飞去。令因禅坐，闭门不食六七日。家以忧惧，恐以坚持损寿，会罗道士公远自蜀之京，途次陇上，令子请问其故。公远笑曰："此是天狐，亦易耳。"因与书数符，当愈。令子投符井中，遂开门，见父饿惫，逼令吞符。忽尔明晤，不复论修道事。后数载，罢官过家，家素郊居，平陆澶漫直千里。令暇日倚杖出门，遥见桑林下有贵人自南方来，前后十余骑，状如王者。令入门避之。骑寻至门，通云："刘成谒令。"令甚惊愕："初不相识，何以见诣？"既见，升堂坐，谓令曰："蒙赐婚姻，敢不拜命！"初令在任，有室女年十岁，至是十六矣。令云："未省相识，何尝有婚姻？"成云："不许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掣口而立，令宅须臾震动，井厕交流，百物飘荡，令不得已许之。婚期克翌日，送礼成亲。成亲后，恒在宅，礼甚丰厚，资以饶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诣京，求见公远。公远曰："此狐旧日无能，今已善符箓，吾所不能及，奈何！"令子恳请。公远奏请行，寻至所居，于令宅外十余步设坛。成策杖至坛所，骂"老道士"，云："汝何为往来，靡所忌惮！"公远法成，求与交战。成坐令门，公远坐坛，乃以物击成，成仆于地。久之方起，亦以物击公远，公远亦仆，如成焉。如是往返数十。公远忽谓弟子云："彼击余殪，尔宜大临，吾当以神法缚之。"及其击也，公远仆地，弟子大哭。成喜，不为之备，公远遂使神往击之，成大战恐，自言力竭，变成老狐。公远既起，以坐具扑狐，重之以大袋，乘驿还都。玄宗视之，以为欢笑。公远上白云："此是天狐，不可得杀，宜流之东裔耳。"书符流于新罗。狐持符飞去，今新罗有刘成神，士人敬事之。（《太平广记》卷四四九）

李元恭

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其外孙女崔氏，容色殊丽。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累求术士不能去。元恭子博学多智，常问："胡郎亦学否？"狐乃谈论，无所不至。多质疑于狐，颇狎乐。久之，谓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乃引一老人授崔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复引一人至，云善弹琴，言姓胡，是隋时阳翟县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自云："亦善《广陵散》，比屡见嵇中散，不使授人。"其于《乌夜啼》，尤善，传其妙。李后问："胡郎何以不迎妇归家？"狐甚喜，便拜谢云："亦久怀之，所不敢者，以人微故尔。"是日遍拜家人，欢跃备至。李问："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门前有二大竹。"时李氏家有竹园，李因寻行所，见二大竹间有一小孔，意是狐窟，引水灌之。初得猯狢及他狐数十枚，最后有一老狐，衣绿衫，从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胡郎出矣。"杀之，其怪遂绝。（《太平广记》卷四四九）

焦练师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已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因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于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言意恳切。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云，高数十丈，云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于云中作法，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云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太平广记》卷四四九）

李　氏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李氏因相辞谢，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必当来此。大相恼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云："会当入嵩

岳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妪，宁有人用此辈！”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太平广记》卷四四九）

韦明府

唐开元中，有诣韦明府，自称崔参军，求娶。韦氏惊愕，知是妖媚，然犹以礼遣之。其狐寻至后房，自称女婿，女便悲泣，昏狂妄语。韦氏累延术士，狐益慢言，不能却也。闻峨嵋有道士，能治邪魅，求出为蜀令，冀因其伎以禳之。既至，道士为立坛治之。少时，狐至坛，取道士悬大树上，缚之。韦氏来院中，问：“尊师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术，适聊缚之。”韦氏自尔甘奉其女，无复觊望。家人谓曰：“若为女婿，可下钱二千贯为聘。”崔令于堂檐下布席，修贯穿钱。钱从檐上下，群婢穿之，正得二千贯。久之，乃许婚，令韦请假送礼，兼会诸亲。及至，车骑辉赫，傧从风流，三十余人。至韦氏，送杂彩五十匹，红罗五十匹，他物称是。韦乃与女。经一年，其子有病，父母令问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颇成人，叔父令事高门。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极骂云：“死野狐魅！你公然魅我一女不足，更恼我儿。吾夫妇暮年，唯仰此子，与汝野狐为婿，绝吾继嗣耶！”崔无言，但欢笑。父母日夕拜请，绐云：“尔若能愈儿疾，女寔不敢复论。”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恐负心耳。”母频为设盟誓。异日，崔乃于怀出一文字，令母效书，及取鹊巢，于儿房前烧之，兼持鹊头自卫，当得免疾。韦氏行其术，数日子愈。女亦效为之。雄狐亦去，骂云：“丈母果尔负约！知何言，今去之。”后五日，韦氏临轩坐，忽闻庭前臭不可奈，仍有旋风自空而下，崔狐在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谓韦曰：“君夫人不义，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几死，今长流沙碛，不得来矣。”韦极声诃之曰：“穷老魅，何不速行，敢此逗留耶！”狐云：“独不念我钱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钱，今无可还，受此荼毒。君何无情至此！”韦深感其言，数致辞谢。徘徊，复为旋风而去。（《太平广记》卷四四九）

谢混之

唐开元中，东光县令谢混之，以严酷强暴为政，河南著称。混之尝大猎于县东，杀狐狼甚众。其年冬，有二人诣台，讼混之杀其父兄，兼他赃物狼藉。中书令张九龄令御史张晓往按之，兼锁系告事者同往。晓素与混之相善，先疏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晓将至沧州，先牒系混之于狱。混之令吏人铺设使院，候晓。有里正从寺门前过，门外金刚有木室扃护甚固，闻金刚下有人语声。其扃以锁，非人所入，里正因逦前听之。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荫，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寻之。其人见里正，惶惧入寺，至厕后失所在。归以告混之。混之惊愕久之，乃曰：“吾春首大杀狐狼，得无是耶？”及晓至，引讼者出，县人不之识。讼者言词忿争，理无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太平广记》卷四四九）

王苞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驩，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妇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于王家。”自此遂绝。（《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唐参军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于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至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寘剑盘中，至则刺之。奴至，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于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谢之，令召康三。门福至池所，呼康三，辄应曰：“唯。”然求之不可得，但余鼻存。门福既去，唐氏以桃汤沃洒门户，及悬符禁，自尔不至，谓其施行有验。久之，园中樱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检行，忽见门福在樱桃树上，采樱桃食之。唐氏惊曰：“赵门福，

汝复敢来耶?”门福笑曰:“君以桃物见欺,今聊复采食。君亦食之否?”乃频掷数四以授唐。唐氏愈恐,乃广召僧,结坛持咒,门福遂逾日不至。其僧持诵甚切,冀其有效,以为己功。后一日,晚霁之后,僧坐楹前,忽见五色云自西来,迳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色端严,谓僧曰:“汝为唐氏却野狐耶?”僧稽首。唐氏长幼虔礼甚至,喜见真佛,拜请降止。久之方下,坐其坛上,奉事甚勤。佛谓僧曰:“汝是修道,请通达,亦何须久蔬食,而为法能食肉乎?但问心能坚持否。肉虽食之,可复无累。”乃令唐氏市肉,佛自设食,次以授僧及家人,悉食。食毕,忽见坛上是赵门福,举家叹恨,为其所误。门福笑曰:“无劳厌我,我不来矣。”自尔不至也。(《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严谏

唐洛阳尉严谏,从叔亡,谏往吊之。后十余日,叔家悉皆去服。谏召家人问,答云:“亡者不许。”因述其言语处置状,有如平生。谏疑是野狐,恒欲料理。后至叔舍,灵便逆怒,约束子弟:“勿更令少府侄来,无益人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谓谏曰:“五郎公事似忙,不宜数来也。”谏后忽将苍鹰、双鹘、皂雕、猎犬等数十事,与他手力百余人,悉持器械围绕其宅数重,遂入灵堂。忽见一赤肉野狐,仰行屋上,射击不能中。寻而开门跃出,不复见。因尔怪绝。(《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韦参军

唐润州参军幼有隐德,虽兄弟不能知也。韦常谓其不慧,轻之。后忽谓诸兄曰:“财帛当以道,不可力求。”诸兄甚奇其言,问:“汝何长进如此?”对曰:“今昆明池中大有珍宝,可共取之。”诸兄乃与皆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水悉枯涸,见金宝甚多,谓兄曰:“可取之。”兄等愈入愈深,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见而不可得致者,有定分也。”诸兄叹美之,问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言。久之,曰:“明年当得一官,无虑贫乏。”乃选拜润州书佐,遂东之任。途经开封县,开封县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后术士不能疗。有道士者善见鬼,谓令曰:“今比见诸队仗,有异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苦必愈。”令遣候之。后数日,白云:“至此县逆旅,宜自谒见。”令往见韦,具申礼请。笑曰:“此道士为君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于人,亦可悯矣。幸与君遇,其疾必愈。明日,自县桥至宅,可少止人,令百姓见之。我当至彼为发遣。且宜还家洒扫,焚香相待。”令皆如言。明日至舍,见太夫人,问以疾苦,以柳枝洒水于身上。须臾,有老白野狐自床而下,徐行至县桥,然后不见。令有赠遗,韦皆不受。至官一年,谓其妻曰:“后月我当死,死后君嫁此州判司,当生三子。”皆如其言。(《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杨氏女

唐有杨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为主母所惜。大胡郎谓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尔。丈母乃不惜我,反惜野狐。”婢还白母。问:“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鹊头悬户上,小胡郎若来,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当走也。”杨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传 ,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验也。(《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薛迥

唐河东薛迥与其徒十人于东都狎娼妇,留连数夕,各赏钱十千。后一夕午夜,娼偶求去,迥留待曙。妇人躁扰,求去数四,抱钱出门。迥敕门者无出客,门者不为启锁。妇人持钱寻审,至水窦,变成野狐,从窦中出去,其钱亦留。(《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辛替否

唐辛替否,母死之后,其灵座中,恒有灵语,不异乎素,家人敬事如生。替否表弟是术士,在京闻其事,因而来观,潜于替否宅后作法。入门,见一无毛牝野狐,杀之,遂绝。(《太平广记》卷四五〇)

代州民

唐代州民有一女,其兄远戍不在,母与女独居。忽见菩萨乘云而至,谓母曰:“汝家甚善,吾欲居之,可速修理,寻当来也。”村人竟往。处置适毕,菩萨驭五色云来下其室。村人供养甚众。仍敕众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来不止。村人以是相戒,不说其事。菩萨与女私通有娠。经年,其兄还,菩萨云:“不欲见男子。”令母逐之。儿不得至,因倾财求道士。久之,有道士为作法,窃视菩萨,是一老狐,乃持刀入,欲杀之。(《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冯玠

唐冯玠者,患狐魅疾。其父后得术士,疗玠疾,魅忽啼泣谓玠曰:“本图共终,今为术者所迫,不复得在。”流泪经日,方赠玠衣一袭,云:“善保爱之,聊为久念耳。”玠初得,惧家人见,悉卷书中。疾愈,入京应举,未得开视。及第后,方还开之,乃是纸焉。(《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贺兰进明

唐贺兰进明为狐所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后所得,遂以充用。后家人有就求漆背金花镜者,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行,为

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崔　昌

唐崔昌在东京庄读书，有小儿颜色殊异，来止庭中。久之，渐升阶，坐昌床头。昌不之顾，乃以手卷昌书。昌徐问："汝何人斯，来何所欲?"小儿云："本好读书，慕君学问尔。"昌不之却，常问文义，甚有理。经数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醉至昌所。小儿暂出，老人醉，吐人之爪发等，昌甚恶之。昌素有所持利剑，因斩断头，成一老狐。顷之，小儿至，大怒云："君何故无状，杀我家长？我岂不能杀君，但以旧恩故尔。"大骂出门，自尔乃绝。(《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长孙甲

唐坊州中部县令长孙甲者，其有笃信佛道。异日斋次，举家见文殊菩萨乘五色云从日边下。须臾，至斋所檐际，凝然不动。合家礼敬恳至，久之乃下。其家前后供养数十日，唯其子心疑之，入京求道士为设禁，遂击杀狐。令家奉马一匹，钱五十千。后数十日，复有菩萨乘云来至，家人敬礼如故。其子复延道士，禁咒如前。尽十余日，菩萨问道士："法术如何?"答曰："已尽。"菩萨云："当决一顿。"因问道士："汝读道经，知有狐刚子否?"答云："知之。"菩萨云："狐刚子者，即我是也。我得仙来，已三万岁。汝为道士，当修清净，何事杀生？且我子孙，为汝所杀，宁宜活汝耶!"因杖道士一百毕，谓令曰："子孙无状，至相劳扰，惭愧何言！当令君永无灾横，以此相报。"顾谓道士："可即还他马及钱也。"言讫飞去。(《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王　老

唐睢阳郡宋王冢旁有老狐，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东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后杀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财雇犬咋狐。王老牵犬往，犬乃迳诣诸犬之下，伏而不动，大失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戏云："取睢阳野狐犬。"(《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刘众爱

唐刘全白说云，其乳母子众爱，少时，好夜中将网断道，取野猪及狐狸等。全白庄在岐下，后一夕，众于庄西数里下网，已伏网中，以伺其至。暗中闻物行声，觇见一物，伏地窥网，因尔起立，变成绯裙妇人，行而违网。至爱前车侧，忽捉一鼠食，爱连呵之，妇人忙遽入网，乃棒之致毙，而人形不改。爱反疑惧，恐或是人，因和网没沤麻池中。夜还与父母议。及明，举家欲潜逃去，爱窃云："宁有妇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复往麻池视之，见妇人已活，因以大斧自腰后斫之，便成老狐。爱大喜，将还村中。有老僧见狐未死，劝令养之，云："狐口中媚珠，若能得之，当为天下所爱。"以绳缚狐四足，又以大笼罩其上，养数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窄者，埋地中，令口与地齐，以两截猪肉，炙于瓶中。狐爱炙而不能得，但以口嚼瓶，候炙冷，复下两脔。狐涎沫久之，炙与瓶满，狐乃吐珠而死。珠状如棋子，通圆而洁，爱母带之，大为其夫所贵。(《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王　黯

王黯者，结婚崔氏。唐天宝中，妻父士同为沔州刺史，黯随至江夏，为狐所媚，不欲渡江。发狂大叫，恒欲赴水。妻属惶惧，缚黯著床枥上。舟行半江，忽尔欣笑，至岸，大喜曰："本谓诸女郎辈不随过江，今在州城上，复何虑也!"士同莅官，便求术士。左右言州人能射狐者，士同延至。入令堂中悉施床席，寘黯于屋西北陬，家人数十持更迭守。已于堂外，别施一床，持弓矢以候狐。至三夕，忽云："诸人得饱睡已否？适已中狐，明当取之。"众以为狂，而未之信。及明，见窗中有血，众随血去，入大坑中，草下见一牝狐，带箭垂死。黯妻烧狐为灰。服之至尽，自尔得平复。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奶。往者娘子枉为崔家杀害，翁婆追念，未尝离口，今欲将小女更与王郎续亲，故令申意，兼取吉日成纳。"黯甚惧，许以厚利，万计料理，遽出罗锦十余匹，于通衢焚之。老奴乃谓其妇云："天下美丈夫亦复何数，安用王家老翁为女婿?"言讫不见。(《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孙甑生

唐道士孙甑生本以养鹰为业，后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甑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余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甑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甑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狐初与甑生约，不得示人，若违者，必当非命。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与，竟而伏法。(《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王　璿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仪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僮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祗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赠仪相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后璿职高，狐乃不至，盖某禄重，不能为怪。(《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宋　溥

宋溥者，唐大历中为长城尉。自言幼时，与其党暝扱野狐，数夜不获。后因月夕，复为其事。见一鬼戴笠骑狐，唱《独盘子》。至扱所，狐欲入扱，鬼乃

以手搭狐頬，因而复回。如是数四。其后夕，溥复下扱伺之，鬼又乘狐，两小鬼引前，往来极所。溥等无所获而止。有谈众者亦云，幼时下极，忽见一老人扶杖至己所止树下，仰问："树上是何人物?"众时尚小，甚惶惧，其兄因怒骂云："老野狐，何敢如此!"下树逐之，狐遂变走。(《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李　麐

东平尉李麐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大会乡里，饮宴累十余日。李催发数四，郑固称疾不起，李亦怜而从之。又十余日，不获已，事理须去。行至郭门，忽言腹痛，下马便走，势疾如风。李与其仆数人极骋，追不能及，便入故城。转入易水邨，足力少息，李不能舍，复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极声呼之，寂无所应。恋结凄怆，言发泪下。会日暮，村人为草塞穴口，还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无所见，乃以火熏。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蜕，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于萧氏。萧氏常呼李为野狐婿，李初无以答。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李问："阿谁夜来?"答曰："君岂不识郑四娘耶!"李素所钟念，闻其言，遽欣然跃起，问："鬼乎?人乎?"答云："身即鬼也。"欲近之而不能。四娘因谓李："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无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复敢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余，甚无恙。(《太平广记》卷四五一)

李　苌

唐天宝中，李苌为绛州司士，摄司户事。旧传此阙素凶，厅事若有小孔子出者，司户必死，天下共传"司户孔子"。苌自摄职，便处此厅。十余日，儿年十余岁，如厕，有白裙妇人持其头将上墙，人救获免，忽不复见。苌大怒骂，空中以瓦掷中苌手。表弟崔氏，为本州参军，是日至苌所，言："此野狐耳，曲沃饶鹰犬，当大致之。"俄又掷粪于崔杯中。后数日，犬至，苌大猎，获狡狐数头，悬于檐上。夜中，闻檐上呼"李司士"，云："此是狐婆作祟，何以枉杀我娘?儿欲就司士一饮，明日可具觞相待。"苌云："己正有酒，明早来。"及明，酒具而狐至。不见形影，具闻其言，苌因与交杯。至狐，其酒翕然而尽。狐累饮三斗许，苌唯饮二升。忽言云："今日醉矣，恐失礼仪，司士可罢。狐婆不足忧矣，明当送法禳之。"翌日，苌将入衙，忽闻檐上云："领取法。"寻有一团纸落。苌便开视，中得一帖。令施灯于席，席后乃书符，符法甚备。苌依行之，其怪遂绝。(《太平广记》卷四五二)

忻州刺史

唐忻州刺史是天荒阙，前后历任多死。高宗时，有金吾郎将来试此官。既至，夜独宿厅中。二更后，见檐外有物黑色，状如大船，两目相去数丈。刺史问："为何神?"答云："我是大蛇也。"刺史令其改貌相与语，蛇遂化作人形，来至厅中。乃问："何故杀人?"蛇云："初无杀心，其客自惧而死尔。"又问："汝无杀心，何故数见形躯?"曰："我有屈滞，当须府主谋之。"问："有何屈?"曰："昔我幼时，曾入古冢，尔来形体渐大，求出不得。狐兔狸狢等，或时入冢，方得食之。今长在土中，求死不得，故求于使君尔。"问："若然者，当掘出之，如何?"蛇云："我逶迤已十余里，若欲发掘，城邑俱陷。今城东有王村，村西有楸树，使君可设斋戒，人掘树深二丈，中有铁函，开函视之，我当得出。"言毕辞去。及明，如言往掘，得函。归厅开之，有青龙从函中飞上天，径往杀蛇，首尾中分。蛇既获死，其怪遂绝。(《太平广记》卷四五六)

余干县令

鄱阳余干县令，到官数日辄死，后无就职者，宅遂荒。先天中，有士人家贫，来为之。既至，吏人请令居别廨中。令因使治故宅，剪薙榛草，完葺墙宇。令独处其堂，夜列烛伺之。二更后，有一物如三斗白囊，跳转而来床前，直跃升几上。令无惧色，徐以手依触之，真是韦囊而盛水也。乃谓曰："为吾徙灯直西南隅。"言讫而灯已在西南隅。又谓曰："汝可为吾按摩。"囊转侧身上，而甚便畅。又戏之曰："能使我床居空中否?"须臾，已在空中。所言无不如意。将曙，乃跃去。令寻之，至舍池旁遂灭。明日，于灭处视之，见一穴，才如蚁孔，掘之，长丈许而孔转大，围三尺余，深不可测。令乃敕令多具鼎镬樵薪，悉汲池水为汤，灌之。可百余斛，穴中雷鸣，地为震动。又灌百斛，乃怗然无声。因并力掘之，数丈得一大蛇，长百余尺，旁小者巨万计，皆并命穴中。令取大者脯之，颁赐县中。后遂平吉。(《太平广记》卷四五六)

张骑士

张骑士者，自云。幼时随英公李勣渡海，遇风，十余日，不知行几万里。风静不变，忽见二物黑色，头状类蛇，大如巨船，其长望而不极。须臾，至船所，皆以头绕船横推，其疾如风。舟人惶惧，不知所抗，已分为所啖食，唯念佛求速死耳。久之，到一

山，破船如积。各自念云："彼人皆为此物所食。"须臾，风势甚急，顾视船后，复有三蛇，追逐亦至，意如争食之状。二蛇放船，回与三蛇斗于沙上，各相蜿蟺于孤岛焉。舟人因是乘风举帆，遂得免难。后数日，复至一山，遥见烟火，谓是人境。落帆登岸，与二人同行。门户甚大，遂前款关。有人长数丈，通身生白毛，出见二人，食之，一人遽走至船所。才上船，未及开，白毛之士走来牵缆，船人人各执弓刀斫射之。累挥数刀，然后见释。离岸一里许，岸上已有数十头，戟手大呼。因又随风飘帆五六日，遥见海岛，泊舟问人，云是清远县界，属南海。（《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至相寺贤者

长安至相寺有贤者，自十余岁，便在西禅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贤者初修道时，蛇大一围，及后四十余年，蛇如堂柱。人蛇虽相见，而不能相恶。开元中，贤者夜中至佛堂礼拜，堂中无灯，而光粲满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处，得径寸珠，至市高举价，冀其识者。数日，有胡人交市，定还百万。贤者曰："此夜光珠，当无价，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则贵，此乃蛇珠，多至千贯。"贤者叹伏，遂卖焉。（《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李齐物

河南尹李齐物，天宝中左迁竟陵太守。郡城南楼有白烟，刺史不改即死，士人以为常占。齐物被黜，意甚恨恨，楼中忽出白烟，乃发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寻烟出处，云："白烟悉白虫，恐是大蛇。"齐物令掘之，其孔渐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瓮。命以镬煎油数十斛，沸则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动，经日方死，乃使人下堑塞之。齐物亦更无他。（《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严挺之

严挺之为魏州刺史，初到官，临厅事。有小蛇从门入，至案所，以头枕案。挺之初不达，遽持牙笏，压其头下地，正立凝想。顷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术士所为，寻索无获而止。（《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天宝樵人

天宝中，有樵人入山醉卧，为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动摇，开视不得，方知为物所吞。因以樵刀画腹，得出之。眩然迷闷，久之方悟。其人身尔半身皮脱，如白风状。（《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张　镐

洪州城自马瑗置立后，不复修革，相传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张镐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陬遇一大坎，坎中见二蛇，一白一黑，头类牛，形如巨瓮，长六十余尺，蜿蟺在坑中，其余小蛇不可胜数。遽以白镐，镐命逐之出。乃以竹篾缚其头，牵之。蛇初不开目，随牵而出。小蛇甚多，军人或有伤其小者十余头，然犹大如饮碗。二蛇相随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数丈，其龟皆走出上岸，为人所获。鱼亦鼓鳃出水，须臾皆死。后七日，镐薨。判官郑从，南昌令马皎，二子相继而卒。（《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海州猎人

海州人以射猎为事。曾于东海山中射鹿，忽见一蛇，黑色，大如连山，长近十丈，两目成日，自海而上。人见蛇惊惧，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蛇至人所，以口衔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遥至一山，置人于高岩之上。俄而复有一蛇自南来，至山所，状类先蛇而大倍之。两蛇相与斗于山下，初以身相蜿蟺，久之，口相噬。射士知其求己助，乃传药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乃复射其目，数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小蛇首尾俱碎，乃衔大真珠瑟瑟等数斗，送人归至本所也。（《太平广记》卷四五七）

檐　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檐之，号曰"檐生"。其后不可檐负，放之范县东大泽中。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里余，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檐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问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檐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天宝末，独孤暹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太平广记》卷四五八）

蒲州人

蒲州人穿地作井，坎深丈余，遇一方石而不及泉。欲去石更凿，忽堕深坑，蛰蛇如覆舟，小者与凡蛇等。其人初甚惊惧，久之稍熟。饥无所食，其蛇吸气，因亦效之，遂不复饥。积累月，闻雷声，初一声，蛇乃起首，须臾悉动，顷之散去。大者前去，相次出复入。人知不害己，乃前抱其项，蛇遂径去。缘上白道，如行十里，前有烽火，乃致人于地而去。人往借问烽者，云是平州也。（《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户部令史妻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

人。胡亦术上，笑云："马行百里犹劲，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以扫帚烛火，遍然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久之何所来？"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太平广记》卷四六〇）

卢　融

开元初，范阳卢融病中独卧，忽见大鸟自远飞来。俄止庭树，高四五尺，状类鸮，目大如杯，觜长尺余，下地上阶，顷之，入房登床。举两翅，翅有手，持小枪，欲以击融。融伏惧流汗，忽复有人从后门入，谓鸟云："此是善人，慎勿伤也。"鸟遂飞去，人亦随出。融疾自尔永差。（《太平广记》卷四六三）

王　绪

天宝末，台州录事参军王绪病将死，有大鸟飞入绪房。行至床所，引觜向绪声云："取，取。"绪遂卒。（《太平广记》卷四六三）

南海大鱼

岭南节度使何履光者，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亲见大异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远望，青翠如近。开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状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从山边来者云："有大鱼，乘流入二山，进退不得。久之，其鳃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拆，鱼因尔得去。"雷，鱼声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者，是吐气也。其二曰，海中有洲，从广数千里。洲上有物，状如蟾蜍，数枚，大者周回四五百里，小者或百余里。每至望夜，口吐白气，上属于月，与月争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回数十里。每夏初，则有大蛇如百仞山，长不知几百里。开元末，蛇饮其海，而水减者十余日，意如渴甚，以身绕一山数十匝，然后低头饮水。久之，为海中大物所吞。半日许，其山遂拆，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太平广记》卷四六四）

鲸　鱼

开元末，雷州有雷公与鲸斗。身出水上，雷公数十在空中上下，或纵火，或诟击，七日方罢。海边居人往看，不知二者何胜，但见海水正赤。（《太平广记》卷四六四）

鲤　鱼

开元中，台州临海，大蛇与鲤鱼斗。其蛇大如屋，长绕孤岛数匝，引头向水；其鱼如小山，鬐目皆赤，往来五六里，作势交击。鱼用鳞鬐上触蛇，蛇以口下咋鱼，如是斗者三日，蛇竟为鱼触死。（《太平广记》卷四六四）

南海大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其最后，舶漂入大海，不知几千里。至一海岛，岛中见胡人衣草叶，惧而问之。胡云："昔与同行侣数十人漂没，唯己随流得至于此，因尔采木实草根食之，得以不死。"其众哀焉，遂舶载之。胡乃说岛上大山悉是车渠、玛瑙、玻璃等诸宝，不可胜数。舟人莫不弃已贱货取之。既满船，胡令："速发，山神若至，必当怀惜。于是随风挂帆。行可四十余里，遥见峰上有赤物如蛇形，久之渐大。胡曰："此山神惜宝，来逐我也，为之奈何！"舟人莫不战惧。俄见两山从海中出，高数百丈。胡喜曰："此两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与山神斗，神多不胜，甚惧之。今其螯出，无忧矣。"大蛇寻至蟹许，盘斗良久，蟹夹蛇头。死于水上，如连山。船人因是得济也。（《太平广记》卷四六四）

谢　二

唐开元时，东京士人以迁历不给，南游江淮，求丐知己。困而无获，徘徊扬州久之。同亭有谢二者，矜其失意，恒欲恤之。谓士人曰："无尔悲为，若欲北归，当有三百千相奉。"及别，以书付之曰："我宅在魏王池东，至池，叩大柳树，家人若出，宜付其书，便取钱也。"士人如言，迳叩大树。久之，小婢出，问其故，云："谢二令送书。"忽见朱门白壁，婢往却出，引入。见姥充壮，当堂坐。谓士人曰："儿子书劳君送，令付钱三百千，今不违其意。"及人出，已见三百千在岸，悉是官家排斗钱，而色小坏。士人疑其精怪，不知何处得之，疑用恐非物理，因以告官，具言始末。河南尹奏其事，皆云："魏王池中有一鼋窟，恐是耳。"有敕，使击射之。得昆仑数十人，悉持刀枪，沉入其窟，得鼋大小数十头。末得一鼋，大如连床，官皆杀之，得钱帛数千事。其后五年，士

人选得江南一尉，之任。至扬州市中东店前，忽见谢二，怒曰："于君不薄，何乃相负以至于斯！老母家人，皆遭非命，君之故也。"言讫辞去。士人大惧，十余日不之官。徒侣所促，乃发。行百余里，遇风，一家尽没。时人云："以为谢二所损也。(《太平广记》卷四七〇)

荆州渔人

唐天宝中，荆州渔人得钓青鱼。长一丈，鳞上有五色圆花，异常端丽。渔人不识，以其与常鱼异，不持诣市，自烹食，无味，颇怪焉。后五日，忽有车骑数十人至渔者所。渔者惊惧出拜，闻车中怒云："我之王子，往朝东海，何故杀之？我令将军访王子，汝又杀之。当令汝身崩溃分裂，受苦痛如王子及将军也。"言讫，呵渔人，渔人倒，因大惶汗，久之方悟。家人扶还，便得癞病。十余日，形体口鼻手足溃烂，身肉分散。数月方死也。(《太平广记》卷四七〇)

刘彦回

唐刘彦回父为湖州刺史，有下寮于银坑得一龟，长一尺，持献刺史。群官毕贺，云："得此龟食，寿一千岁。"使君谢己非其人，故自骑马，送龟即至坑所。其后十余年，刺史亡。彦回为房州司士，将家属之官。属山水泛溢，平地尽没，一家惶惧，不知所适。俄有大龟来引其路，彦回与家人谋曰："龟乃灵物，今来相导。状若神。"三十余口随龟而行，悉是浅处，历十余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难。举家惊喜，亦不知其由。至此夕，彦回梦龟云："己昔在银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报恩。"(《太平广记》卷四七二)

吴兴渔者

唐开元中，吴兴渔者，于苕溪上每见大龟，四足各蹋一龟而行。渔者知是灵龟，持石投之，中而获焉。久之，以献州从事裴。裴召龟人，龟人云："此王者龟，不可以卜小事，所卜之物必死。"裴素狂妄，时庭中有鹊，其雏尚琉，乃验志之，令卜者钻龟焉。数日，大风损鹊巢，鹊雏皆死。寻又命卜其婢，所怀娠是儿女。兆云："当生儿。"儿生，寻亦死。裴后竟进此龟也。(《太平广记》卷四七二)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许逸民整理

《酉阳杂俎》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八〇三？——八六三）字柯古，临淄邹平（今属山东）人。生于西川，长于长安，并曾随父宦游扬州、荆州等地。大中元年（八四七），出为吉州刺史。九年，迁处州刺史。咸通初，为江洲刺史。后入为太常少卿，四年（八六三），卒于官。《旧唐书》卷一六七、《新唐书》卷八九有传。

《酉阳杂俎》属于百家杂说体的志怪小说，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书中除神仙、怪异之说外，尤多天文、地理、医药、方物等记载，故此书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而且也为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依据。

《酉阳杂俎》现存版本很多，此次点校以明末毛晋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主要参校明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李云鹄刻赵琦美校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有个别异文间亦据《太平广记》、《类说》等校改。

序

夫《易》象"一车"之言，近于怪也。诗人南淇之奥，近乎戏也。固服缝掖者，肆笔之余，及怪及戏，无侵于儒。无若诗书之味大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炙鸮羞鳖，岂容下箸乎？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成式学落词曼，未尝覃思，无崔骃真龙之叹，有孔璋画虎之讥。饱食之暇，偶录记忆，号《酉阳杂俎》，凡三十篇，为二十卷，不以此间录味也。

卷　一

忠　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尝以十二人破草贼号无端儿数万。又龙门战，尽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长常箭一肤，射洞门阖。

上尝观渔于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此当乳也。"于是中网而止。

骨利干国献马百疋，十疋尤骏。上为制名决波騟者，近后足有距，走历门三限不踬，上尤惜之。隋内库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贯如连环。将表其辔。上后尝骑与侍臣游，恶其饰，以鞭击碎之（一曰文皇御制十骏名）。

贞观中，忽有白鹊构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上曰："我尝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鹊放于野外。

高宗初扶床，将戏弄笔。左右试置纸于前，乃乱画满纸。角边画处成草书"敕"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许传外。

则天初诞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余。

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龙中，召学士赐猎，作吐陪行，前方后圆也。有二人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悬死鼠于鸢足，联其目，放而钓焉。二雕果

击于鸾盘。狡兔起前，上举挺击毙之。帝称那庚，从臣皆呼万岁。

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

寒食日，赐侍臣帖彩球，绣草宣台。

立春日，赐侍臣彩花树。

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

上尝梦曰（一作白）鸟飞，蝙蝠数十逐而堕地。惊觉，召万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时。"翌日而崩。

睿宗尝阅内库，见一鞭，金色，长四尺，数节有虫啮处，状如盘龙，靶上悬牙牌，题象耳皮，或言隋宫库旧物也。上为冀王时，寝斋壁上蜗迹成"天"字，上惧，遽扫之。经数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铸黄金为蜗形，分置于释道像前。

玄宗，禁中尝称阿瞒，亦称鸦。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诞，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虫娘，上呼为师娘。为太上皇时，代宗起居，上曰："汝在东宫，甚有令名。"因指寿安，"虫娘为鸦女，汝后与一名号。"及代宗在灵武，遂令苏澄尚之，封寿安焉。

天宝末，交趾贡龙脑，如蝉蚕形。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唯赐贵妃十枚，香气彻十余步。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于坐侧，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贺怀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贺怀智归，觉满身香气非常，乃卸幞头贮于锦囊中。及二皇复宫阙，追思贵妃不已，怀智乃进所贮幞头，具奏它日事。上皇发囊，泣曰："此瑞龙脑香也。"

安禄山恩宠莫比，锡赉无数。其所赐品目有：桑落酒、阔尾羊窟利、马酪、音声人两部、野猪鲜、鲫鱼并鲙手刀子、清酒、大锦、苏造真符宝舆、余甘煎、辽泽野鸡、五术汤、金石凌汤一剂及药童昔贤子就宅煎、蒸梨、金平脱犀头匙箸、金银平脱隔馄饨盘、金花狮子瓶、平脱著足叠子、熟线绫接靿、金大脑盘、银平脱破觚、八角花鸟屏风、银凿镂铁锁、帖白（一曰花）檀香床、绿白平细背席、绣鹅毛毡兼令瑶令光就宅张设、金鸾紫罗绯罗立马宝、鸡袍、龙须夹帖、八斗金渡银酒瓮银瓶平脱掏魁织锦筐、银笊篱、银平脱食台盘、油画食藏，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谓风狂，遽白上潜视举止。妇人言已，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娲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兼画图进。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向妇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庆云见，黄气抱日。初，楚州献定国宝一十二，乃诏上监国。诏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神明生历数之符，合璧定妖灾之气。"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灾，令此宝镇之，其数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献焉。一曰玄黄，形如笏，长八寸，有孔。辟人间兵疫。二曰玉鸡，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则见。三曰榖璧，白玉也。如粟粒，无雕镌之迹。王者得之，五穀丰熟。四曰西王母白环，二枚。所在处，外国归服。五曰(阙名)。六曰如意宝珠，大如鸡卵。七曰红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径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环，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采桑钩，细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无孔。诸宝置之日中，皆白气连天。

礼 异

西汉，帝见丞相，谒者赞曰："皇帝为丞相起。"御史大夫见，皇帝称谨谢。

汉木主缠以桔木皮，置牖中，张绵絮以障外。不出时，玄堂之上，以笼为俑人，无头，坐起如生时。

凡节，守国用玉节，守都鄙用角节，使山邦用虎节，土邦用人节，泽邦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古者安平用璧，与事用圭，成功用璋，边戎用珩，战斗用璩，城围用环，灾乱用隽，大旱用龙，龙节也，大丧用琮。

北齐迎南使，太学博士监舍迎使。传诏二人骑马荷 信在前，羊车二人捉刀在传诏后。监舍一人，典客令一人，并进贤冠。生朱衣骑马，罩伞十余。绛衫一人，引从使车前。又绛衫骑马平巾帻六人，使主副各乘车，但马在车后。铁甲者百余人。仪仗百余人，剪彩如衣带，白羽间为矟，髹发绛袍，帽凡五色，袍随髹色，以木为矟、刃、戟，画绛为虾蟆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车至阙下，入端门。其门上层题曰朱明观，次曰应门，门下有一大画鼓。次曰太阳门，左有高楼，悬一大钟，门右有朝堂，门辟，左右亦有二大画鼓。北使入门，击钟磬，至马道北悬钟内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数人后入，击磬，道东北面立。其钟悬外东西厢，皆有陛臣。马道南，近道东，有茹昆仑客。道西近道有高句丽、百济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许人。位定，梁主从东堂中出，云斋在外宿，故不由上阁来，击钟鼓，乘舆警跸，侍从升东阶，南面幄内坐。幄是绿油天皂裙，甚高，用绳系著四柱，凭黑漆曲几。坐定，梁诸臣从西门入，著具服、博山远游冠，缨末以翠羽、真珠为饰，双双佩带剑，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导引，次二人并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剑箱，别二十人具省服，从者百余人。至宣城王前数步，北面有重席为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献玉，梁主不为兴。

魏使李同轨、陆操聘梁，入乐游苑西门内青油幕下。梁主备三仗，乘舆从南门入，操等东面再拜，梁

主北人林光殿。末儿，引台使人。梁主坐皂帐，南面。诸宾及群官俱坐定，遣书舍人殷灵宣旨慰劳，具有辞答。其中庭设钟悬及百戏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进梁主者题曰御杯，自余各题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饮。又图象旧事，令随流而转，始至讫于坐罢，首尾不绝也。

梁主常遣传诏童赐群臣岁旦酒、辟恶散、却鬼丸三种。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卢，于此交拜。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

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举置柜中，复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妇上车，婿骑而环车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妇入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躏新妇迹。又妇入门，先拜猪槛及灶。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又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

婚礼，纳采有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

北朝妇人，常以冬至日进履袜及靴；正月进箕帚、长生花，立春进春书，以青绘为幟，刻龙像衔之，或为虾蟆；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皆结为人像带之；夏至日进扇及粉脂囊，皆有辞。

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于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言于足下。

天 咫

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此语差近。

僧一行博览无不知，尤善于数，钩深藏往，当时学者莫能测。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数十万。及一行开元中承上敬遇，言无不可，常思报之。寻王姥儿犯杀人罪，狱未具。姥访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明君执法，难以请（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大瓮于中。又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奴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于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寸，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夫匹妇匹夫不得其所，则陨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系乎？释门瞋以心坏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见，凡七日而复。成式以此事颇怪，然大传众口，不得不著之。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镪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晤，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根如麻线，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踠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药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首而失。

长庆中，有人玩八月十五夜，月光属于林中如疋布。其人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员外郎周封尝说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萝越涧，境极幽复，遂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睡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甚洁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一曰言）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襆，有斤凿数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可一生无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径："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

卷 二

玉 格

道列三界诸天，数与释氏同，但名别耳。三界外曰四人境，谓常融、玉隆、梵度、贾奕四天也。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余、清微也。三清上曰大罗，

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天圆十二纲，运关三百六十转为一周，天运三千六百周为阳孛。地纪推机三百三十转为一度，地转三千三百度为阳蚀。天地相去四十万九千里，四方相去万万九千里。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崘为天地之齐。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宫，言冥谪阴者之所。有罗酆山，在北方癸地，周回三万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宫，周一万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宫，是为六天鬼神之宫。六天，一曰纣绝阴天宫，二曰泰煞谅事宫，三曰明辰耐犯宫，四曰怙照罪气宫，五曰宗灵七非宫，六曰敢司连苑（一曰宄）宫。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宫名。空洞之小天，三阴所治也。又耐犯宫主生，纣绝天主死。祸福续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项梁城《酆都宫颂》曰："纣绝标帝晨，谅事构重阿。炎如霄汉烟，勃如景耀华。武阳带神锋，怙照吞清河。开阖临丹井，云门郁嵯峨。七非通奇灵，连苑亦敷魔。六天横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万言，此唯天宫名耳。夜中微读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琼作《重思赋》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云气交被，嘉穀应时。"

夏启为东明公，文王为西明公，邵公为南明公，季札为北明公，四时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终皆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圣之德，命终受三官书，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转三官之五帝，复一千四百年方得游行太清，为九宫之中仙。又有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后嗣易世练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阴德，根叶相及也。命终当道遗脚一骨，以归三官，余骨随身而迁。男左女右，皆受书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处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连苑、曲泉、泰煞、九幽、云夜、九都、三灵、万掠、四极、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狱，流沙赤等号溟泠狱，北岳狱也。又二十四狱，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号。人犯五千恶为五狱鬼，六千恶为二十八狱狱囚，万恶乃堕薜荔也。

罪簿有黑、绿、白簿，赤丹编简。刑有搪蒙山石、副太山搪夜山石、寒河源及西津水寘、东海风刀、电（一曰雷）风、积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万四千灵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曰域，一曰地）。九阶二十七位，七十二万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历八十一国。乌弋、身毒为浮屠，化被三千国，有九万品戒经，汉所获大月支《复位经》是也。孔子为元宫仙，佛为三十三天仙。延宾宫主所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人无为。

《释老志》亦曰佛于西域得道。陶胜力言，小方诸国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读《夏归藏》，用之以飞行也。藏经，菩萨戒也。

方诸山在乙地。

太极真仙中，庄周为闱编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灵宫。万善，升玉清。白志见腹，名在琼简者；目有绿筋，名在金赤书者；阴有伏骨，名在琳札青书者；胸有偃骨，名在星书者；眼四规，名在方诸者；掌理回菌，名在绿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学，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气不洁，性耐秽，则坏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宫、十二室、四支、五体、三焦、九窍、百八十机关、三百六十骨节，三万六千神随其所而居之。魂以精为根，魄以目为户。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过。本命日，天曹计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灵。又曰一居人头中，令人多思欲，好车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饮，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灭，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药：钟山白胶、阆风石脑、黑河蔡瑚、太微紫麻、太极井泉、夜津日草、青津碧荻、圆丘紫柰、白水灵蛤、八天赤薤、高丘余粮、沧浪青钱、三十六芝、龙胎醴、九鼎鱼、火枣交梨、凤林鸣醅、中央紫蜜、崩岳电柳、玄郭绮葱、夜牛伏骨、神吾黄藻、炎山夜日、玄霜绛雪、环刚树子、赤树白子、徊水玉精、白琅霜、紫酱、（一曰浆）月醴、虹丹、鸿丹。

药草异号：丹山魂——雄黄、青要女——空青、灵华汎腴——薰陆香、北帝玄珠——消石、东华童子——青木香、五精金——阳起石、流丹白膏——胡粉、亭灵独生——鸡舌香、倒行神骨——戎盐、白虎脱齿——金牙石、灵黄——石硫黄、陆虎遗生——龙骨、章阳羽玄——白附子、绿伏石、母慈石、绛晨伏胎——茯苓、伏龙李——苏牙树、七白灵、蔬——薤白华，一名守宅，一名家芝。凡二十四名。

图籍有符图七千章：

雌一玉捡、四规明镜、五柱中经、飞龟帙、飞黄子经、鹿卢跻经、含景图、卧引图、园芝图、木芝图、大隗新芝图、牵牛经、玉案记、玉珍记、腊成记、丹台经（一曰记）、日月厨食经、金楼经、三十六水经、中黄丈人经、协龙子鹿台经、玉胎经、官氏经、凤纲经、六阴玉女经、白虎七变经、九仙经、十上化经、滕中有首摄提经、三纲六纪经、白子变化经、隐首经、入军经、泉枢经、赤甲经、金刚八叠录（一曰经）。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黄，气如弹丸，入口而孕。凝神琼胎宫三千七百年，赤明开运，岁在甲子，诞于扶刀。盖天西那王国，郁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君有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末，元气改运，托形于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

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气绕身，五行兽卫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陈国苦县赖乡涡水之阳、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号，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灵老子、太上真人、天老玄中法师、上清太极真人、上景君等号。形长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门，又耳附连环，又耳无轮郭。眉如北斗，色绿，中有紫毛，长五寸。目方瞳，绿筋贯之，有紫光。鼻双柱，口方，齿数六八。颐若方丘，颊如横垅，龙颜金容。额三理，腹三志，顶三约把，十蹈五身，绿毛白血，顶有紫气。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恶，目光不毁，头发尽脱，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晓、向暮谓之 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录气，所谓太阴练形也。赵成子后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于内，紫色发外。又曰若人暂死，适太阴权过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闭，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尸，王西城漱龙胎而死诀，饮琼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彻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潜升，而头足异处。黑狄咽虹丹而投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柏成纳气而胃肠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环二双于石间，勿顾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龙仙，食之为太极仙。第二芝名参成，食之为太极太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者，蝉化之上品也。锻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乌公入华山，四百七十一岁，十二试三不过。后服金汋而升太极，以为试三不过，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有传先生入然山七年，老君与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当得道。"积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随司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东北角有石匮，季主戒勿开。零子思归，发之，见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远，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经数载，复令守一铜匮，又违戒，所见如前，竟不得道。

卫国县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练，时有瓜叶出焉。相传苻秦时有李班者，颇好道术，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宫宇，床榻上有经书。见二人对坐，须发皓白。班前拜于床下，一人顾曰："卿可还，无宜久住。"班辞出。至穴口，有瓜数个，欲取，乃化为石。寻故道，得还。至家，家人云："班去来已经四十年矣。"

长白山，相传古肃然山也。岘南有钟鸣，燕世桑门释惠霄者，自广固至此岘听钟声。稍前，忽见一寺，门宇炳焕，遂求中食。见一沙弥，乃摘一桃与霄。须臾，又与一桃，语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回头顾，失寺。至广固，见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县鸣石山，岩高百余仞，人以物扣岩，声甚清越。晋太康中，逸士田宣隐于岩下，叶风霜月，常拊石自娱。每见一人，着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晓方去。宣于后令人击石，乃于岩上潜伺，俄然果来，因遽执袂诘之。自言姓王，字中伦，卫人。周宣王时，入少室山学道，此频适方壶，去来经此，爱此石响，故辄留听。宣乃求其养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则凌空百余步犹见，渐渐烟雾障之。宣得石，含辄百日不饥。

荆州利水间，有二石若阙，名曰韶石。晋永和中，有飞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见之。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之。至此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自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无晖，何谓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逆恚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惧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闾舍皆为墟墓矣。

晋许旌阳，吴猛弟子也。当时江东多蛇祸，猛将除之，选徒百余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断之，置诸坛上。一夕，悉化为玉女，惑其徒。至晓，吴猛悉命弟子，无不涅其衣者，唯许君独无，乃与许至辽江。及遇巨蛇，吴年衰，力不能制，许遂禹步敕剑登其首，斩之。

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律和尚相接，每来往互参宗旨。时大旱，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凡七日，缩水数尺。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龙也。无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公辞曰："贫道持律而已，可求孙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孙谓曰："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千首，尔传与予，予将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许妄传，今急矣，固无所吝。"有顷，捧方而至。孙曰："尔第还，无虑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涨，数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孙复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晓。及卒后，时有人见之。

玄宗幸蜀，梦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赍十斤，送于峨眉顶上。中使上山未半，见一人幅巾被褐，须鬓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夹侍立屏风侧，手指大盘石曰："可致药于此。上有青录上皇帝。"使视石上朱书百余字，遂录之。随写随灭，写毕，上无复字

矣。须臾，白气漫起，因忽不见。

同州司马裴沆，常说再从伯自洛中将往郑州，在路数日，晚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俛咮，翅关上疮坏无毛，且异其声。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年少，岂解哀此鹤耶？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曰："君此志甚劲（一曰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芦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欲至洛中干葫芦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葫芦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芦生初无难色，开襆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援针刺臂，滴血下满其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其血涂鹤。言与之结缘，复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庑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一指一土龛："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龛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襆物，大如羹碗，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所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且以酒色为诫也。"裴还洛，中路闷其附信，将发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乾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矣。

明经赵业贞元中选授巴州清化县令，失志成疾，恶明，不饮食四十余日。忽觉室中雷鸣，顷有赤气如鼓，轮转至床腾上，当心而住。初觉精神游散如梦中，有朱衣平帻者引之东行。出山断处，有水东西流，人甚众，久立视之。又东行，一桥饰以金碧。过桥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众。见妹婿贾奕，与己争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间，墙如黑石，高数丈，听有呵喝声。朱衣者遂领入大院，吏通曰："司命过人。"复见贾奕，因与辩对。奕固执之，无以自明。忽有巨镜径丈，虚悬空中，仰视之，宛见贾奕鼓刀，赵负门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状如尊像，责曰："何故窃拨幞头？二事在滑州市，隐橡子三升。"因拜之无数。朱衣者复引出，谓曰："能游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临流水，其水悬注腾沫，人随流而入者千万，不觉身亦随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晕道。朱衣者变成两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无尘。行数里，旁有草如红蓝，茎叶密，无刺，其花拂佛然飞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飞花，初出如马勃，破大如叠，赤黄色。过此，见火如山横亘天，候焰绝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谯，街列果树，仙子为伍，迭谣鼓乐，仙姿绝世。凡历三重门，丹雘交焕，其地及壁，澄光可鉴。上不见天，若有绛晕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见道士一人，如旧相识，赵求为弟子，不许。诸乐中如琴者，长四尺，九弦，近头尺余方广，中有两道横，以变声。又如一酒榼，三弦，长三尺，腹面上广下狭，背丰隆。顷有过录，乃引出阙南一院，中有绛冠紫霞帔，命与二朱衣人坐厅事，乃命先过戊申录。录如人间词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书无事。赵自窥其录，姓名、生辰日月一无差错也。过录者数盈亿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以考校善恶，增损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门，至向路，执手别，曰："游此是子之魂也。可寻此行，勿返顾，当达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梦觉，死已七日矣。赵著《魂游上清记》，叙事甚详悉。

史论在齐州时，出猎，至一县界，憩兰若中。觉桃香异常，访其僧。僧不及隐，言近有人施二桃，因从经案下取出献论，大如饭碗。时饥，尽食之。核大如鸡卵，论因诘其所自，僧笑："向实谬言之。此桃去此十余里，道路危险，贫道偶行脚见之，觉异，因掇数枚。"论曰："今去骑从，与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导论北去荒榛中。经五里许，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论志决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经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涧数里，至一处，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数百株，枝干扫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论与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论解衣将尽力苞之，僧曰："此或灵境，不可多取。贫道尝听长老说，昔日有人亦尝至此，怀五六枚，迷不得出。"论亦疑僧非常，取两个而返。僧切戒论不得言。论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壶 史

武攸绪，天后从子。年十四，潜于长安市中卖卜，一处不过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隐居，服赤箭、伏苓。贵人王公所遗鹿裘、藤器，上积尘萝，弃而不用。晚年肌肉始尽，目有紫光，昼见星月，又能辨数里外语。安乐公主出降，上遣玺书召，令勉受国命，暂屈高标。至京，亲贵候谒，寒温之外，不交一言。封国公。及还山，敕学士赋诗送之。

玄宗学隐形于罗公远，或衣带、或巾脚不能隐。上诘之，公远极言曰："陛下未能脱屣天下，而以道为戏，若尽臣术，必怀玺入人家，将困于鱼服也。"玄宗怒，慢骂之。公远遂走入殿柱中，极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复大言于石碣中，乃易碣观之。碣明莹，见公远形在其中，长寸余，因碎为十数段，悉有公远形。上惧，谢焉，忽不复见。后中使于蜀道见之，公远笑曰："为我谢陛下。"

邢和璞偏得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颍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睹。成式见山人郑

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劚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劚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镬立于穴前（一曰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与中白幍垂绥，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若也。"言毕，壁如旧。旬日，病愈。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挥，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乎？"邢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太山老君师，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太山老师后身，不复忆，幼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飧，休于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及罢归，至阆州，舍紫极宫。适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段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托。其夕，病鲙而终。

王皎（一曰畋）先生善他术，于数未尝言。天宝中，偶与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时将乱矣。"为邻人所传。时上春秋高，颇拘忌。其语为人所奏，上令密诏杀之。刑者钻其头数十方死，因破其脑视之，脑骨厚一寸八分。皎先与达奚侍郎还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屦至达奚家，方知异人也。

翟天师名乾祐，峡中人。长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卧常虚枕。晚年往往言将来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当有八人过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数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随之。曾于江岸与弟子数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弟子中两人见月规半天，楼殿金阙满焉。数息间，不复见。

蜀有道士阳狂，俗号为灰袋，翟天师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兰若，求僧寄宿，僧曰："贫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床足矣。至夜半，雪深风起，僧虑道者已死，就视之。去床数尺，气蒸如炊，流汗袒寝，僧知其异人。未明，不辞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疮，不食数月，状若将死。人素神之，因为设道场。斋散，忽起，就谓众人曰："试窥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张口如箕，五脏悉露，同类惊异作礼，问之，唯曰："此足恶，此足恶。"后不知所终。成式见蜀郡郭采真尊师说也。

秀才权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游苏湖间。遇疾贫窘，走使者本村野人，雇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汤，令其取甘草，雇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汤水，秀才且意其怠于祗承。复见折树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异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粗沙数捂挼，已成豆矣。及汤成，与甘豆无异，疾亦渐差。秀才谓曰："余贫迫若此，无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办少酒肉，予将会村老，丐少道路资也。"雇者微笑："此固不足办，某当营之。"乃斫一枯桑树，成数筐札，聚于盘上。哄之悉成牛肉。复汲数瓶水，顷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饱，获束缣三千。秀才方渐，谢雇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雇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复须力于它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说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无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发，药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宝历中，荆州有卢山人，常贩烧朴石灰，往来于白洑南草市，时时微露奇迹，人不之测。贾人赵元卿好事，将从之游，乃频市其所货，设果茗，诈访其息利之术。卢觉，竟谓曰："观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赵乃言："窃知长者埋形隐德，洞过蓍龟，愿垂一言。"卢笑曰："今且验，君主人午时有非常之祸也，若是吾言当免。君可告之，将午，当有匠饼者负囊而至。囊中有钱二千余，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闭关，戒妻孥勿轻应对。及午，必极骂，须尽家临水避之。若尔，徒费三千四百钱也。"时赵停于百姓张家，即遽归语之。张亦素神卢生，乃闭门伺也。欲午，果有人状如卢所言，叩门求籴，怒其不应，因足其户，张重赍捍之。顷聚人数百，张乃自从门率妻孥回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数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众人具告其所为。妻痛切，乃号适张所，诬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评，众具言张闭户逃避之状。识者谓张曰："汝固无罪，可为办其死。"张欣然从断，其妻亦喜。及市槥就舆，正当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卢不耐，竟潜逝。至复州界，维舟于陆奇秀才庄门。或语陆："卢山人，非常人也。"陆乃谒。陆时将入京投相知，因请决疑，卢曰："君今年不可动，忧旦夕祸作。君所居堂后有钱一瓶，覆以板，非君有也。钱主今始三岁，君慎勿用一钱，用必成祸。能从吾戒乎？"陆矍然谢之。及卢生去，水波未定，陆笑谓妻子曰："卢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锹其地，未数尺，果遇板，彻之，有巨瓮，散钱满焉。

陆喜。其妻以裙运纫草贯之，将及一万，儿女忽暴头痛，不可忍。陆曰："岂卢生言将征乎?"因奔马追及，且谢违戒。卢生怒曰："君用之必祸骨肉，骨肉与利轻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顾。陆驰归，醮而瘗焉，儿女豁愈矣。卢生到复州，又常与数人闲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带，酒气逆鼻。卢生忽叱之曰："汝等所为不悛，性命无几!"其人悉罗拜尘中，曰："不敢，不敢。"其侣讶之，卢曰："此辈尽劫江贼也。"其异如此。赵元和言，卢生状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见其饮食。尝语赵生曰："世间刺客隐形者不少，道者得隐形术，能不试，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脱离。后二十年，名籍于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尸亦不见。"所论多奇怪，盖神仙之流也。

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下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一室朗若张烛。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风雨，与一老人同庇树阴，其人偏坐敬让之。雨止，老人遗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岁余，妻暴病卒。数日，方忆老人丹事，乃毁齿灌之，微有暖气，颜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状如沉醉，爪甲亦长。其人至今舆以相随，说者于四明见之矣。

卷 三

贝 编

释门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华藏世界、八寒八热地狱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人释者率能言之。今不复具，录其事尤异者。

鬘持天，十住处十六分中轮王，乐不及其二。

四种乐，一无怨，二随念及天女不念余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陀天，此由象迹有十地也。

目不瞚，众蜂出妙音。六天香风，皆人此天。四天王十地彩地、质多罗地八林。箜篌天十地金流河、无影山、有影游（一曰随）、乌随（一曰众）。其行处，池同其色。众乌说偈白身天，身色如拘勿头花，无足柔耎，随足上下。乐游戏天，乘鹅殿，宝树枝叶如殿。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忆念树物，随意而出。十花池、千柱殿。六时林，一日具六时。

千辐轮殿，天妃舍支（一曰女）所坐也。衣无经纬，将死者尘着身。马殿千鹅驾，金刚綖带。行林随天所至。众乌金臆。大象百头，头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顶有山，名曰界庄严。鼻有河，如阎牟那河，水散落世界为雾。胁有二园，一名喜林，二名乐林。象名伊罗婆那。光明林，四维有意树，帝释将与修罗战，入此林四树间，自见胜败之相。甲胄林，甲胄从树而生，不可破坏。莲出摩偷美饮也，修一千二百善业者生此天。上妙之触，如触迦旃邻提鸟，此鸟轮王出世方见。开合林，开目常见光明。夜摩天住虚空，阎婆风所持也。积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无衣，二见物生希有心，三弱颜，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莲池花不开（一无"不"字），二近林蜂（一曰绛）离树，三听天女歌而出歎离，四近树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见身光衣触如金刚，及照毗琉璃镜，不见其道。天女九退相，一皮缓，二头花散落，三赤花在道变为黄，四风吹无缕衣如人依触，五飞行意倦，六触水而浊，七取树花高不可及，八见天子无媚，九发散粗涩。又唇动不止，璎珞花鬘皆重。十二种离垢布施生此天，群鸟青影覆万由旬。摩尼珠中有金字偈。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坏，常与修罗战斗等。三十三天八种失坏，有劣天不为帝释所识等。夜摩天六失坏，食劣生渐等。兜率陀天四失坏，不乐鹅王说法声等。化乐天四失坏，天业将尽，其足无影等。他化自在天四失坏，宝翅蜂舍去等。

色界天下石，经十万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阎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曰五）十五，脉十三，身虫有毛灯膜血。禅都摩虫流行血中。善色虫处粪中，令人安乐。起根虫饱则喜。欢喜□虫能见众梦，又有瘫痪瞢等。赊婆罗人穿唇。驼面目有诸人，二足。师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罗刹所住。眴目间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铜康白等。郁单越鸡多迦等天河七十。自在无畏四天王否如鸭音林、麒麟陀树、迦吱多那等。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头旃檀，天人与阿修罗斗，伤者于此涂香。提罗迦树花，见日光即开。拘尼陀树花，见月光即开。无忧树，女人触之，花方开。尸利沙树，足蹈即长。又白龙、活鹅、旋鼻境界等花。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亿聚落，一万二城大国。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三大林峪髻等。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亿五十万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南洲耳发庄严，北洲眼庄严，西洲顶腹庄严，东洲肩胜庄严。生赡部者，见白氎。生郁林越，见赤氎，见母如鹅。生瞿陀夷，生黄屋，见母如牛。生弗婆提，见青氎，见母如马。阿修罗以鬼摄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摄在海地下八万四千有由旬。酒树。又有树，群蜂流蜜，其色如金。婆罗婆树，其实如瓮。

四彩女如影等，各有十二亿那由他侍女，寿五千岁。地名月鬘。不见顶山十三处，鹿迷蜂旋。赤目鱼正走冰行，住空主山窟。爱池鱼口等黄鬘林。

铪毗罗城 战时手足断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鬼怪阎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种魔罗令鬘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鸟，唯得食鱼，舍鹅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六）亿种。龙住阎浮提者，五十七亿。龙于瞿陀尼不降浊水，西洲人食浊水则

天。单越人恶冷风，龙不发冷。弗婆提洲不作雷声，不起雷光，东洲恶也。其雷声，兜率天作歌呗音，阎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护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绝如连轮，阿修罗中雨兵仗，阎浮提中雨清净水。地狱一百三十六。三角生死善无记也。团生死诸天也。

青出死地狱，黄出死饿鬼。赤业（一曰出）畜生。活地狱十六别处，下天五千年，此狱一昼夜。金刚虫瓮热黄蓝花心弥泥鱼，排筒。

黑绳地狱，旃荼（一曰茶）剧，畏鹫。处合地狱，上中下苦铜汁河中身。洋如苏鹫腹火入。割刳处，坚鞠（一曰新）炎口，夜干（一曰干）朱诛虫、铁蚁。泪火处，以佉陀罗灰致眼中，镉池鼋。

号叫地狱，发流火处，火末虫处，四百四痛，火厚二百肘。大号叫地狱，阔广三居赊，口生确。虫火鬓（一曰须）处，金舒迦色，肉泥色也。赤树鱼腹苦。

焦热地狱，十二炎处，火生十方及饥渴火也。针风生龙口中，弥泥鱼。锅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吹下三十六亿由旬，鬘块乌处地盆虫，置之鼓牛鼓出恶声。千头龙。阿鼻十六别剧，衣裳健破浣而速垢，将生阿鼻之相。死时见身如八岁儿，面在下。空中风吹三千年受苦，胜如阿迦尼吒天乐。狱中臭气能坏欲界六天，有出没之二山遮之。乌口处，黑肚处，一角二角处。

八寒地狱，多与常说同。凡生地狱有三种形，罪轻作人形，其次畜形，极苦无形，如肉轩、肉屏等。今佛寺中画地狱变，唯隔子狱稍如经说，其苦具悉，图人间者曾无一据。旧说地狱中蒴牛头阿傍，无情业所感现。人渐死时，足后最冷，出地狱之相也。器世将坏，无生地狱者。阿修罗有一切观见池，战之胜败，悉见池中。鬘持天，镜林中，天人自见善恶因缘。正行天，颇梨树，见人行法与非法。毗留博天，常于此观之。忉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见于殿壁中。无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树，见阎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则照百由旬，行不善则雕枯，半行善则半荣。微细行天，宝树枝叶悉见天人影像，上中下业亦见其中。阎摩那婆罗天，娑罗树中见果报。其殿净如镜，悉见天人所作之善果报。又第二树中有千柱殿，有业纲，诸地狱十六隔剧，悉见其中。夜摩天，抚垢镜池，池中见自身，额上所见过，见业果。又阎浮那施塔影中，见欲界罪福及三恶。趣言天象异者，若有将食肥腻沉水，鸟下飞，日将蚀，诸方赤。

二十八宿：昴（一曰角）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时，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属火。毕形如笠，又属木，祭用鹿肉，祭颇罗堕。觜属日（一无"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头，祭用果。参属日，天，姓婆斯绵，形如妇人黡，祭用醍醐。井属日，姓同参，形如足迹，祭用粳米和蜜。鬼属木，姓炮波罗毗，形如佛胸，祭同井。柳属蛇，姓祭与参同，形如蛇。星属火，形如河岸，姓宾伽耶尼，祭用乌麻。张属福德天，姓瞿云弥，形、祭如井。翼属林天，姓憍陈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轸属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角属喜乐天，姓质多罗，形如上，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绿豆。氐姓多罗尼，以花祭。房属慈天，姓阿蓝婆，形如璎珞，祭用酒肉。心属忉利天，姓迦罗延，形如大麦，祭用粳米。尾属腊师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果根。箕属清净天，姓持义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逻，形如人拓石，祭如井。牛属梵天，姓梵岚摩，形如牛头，祭如参。女属毗纽天，姓帝利迦遮 耶尼，形如心，祭以鸟肉。虚姓同翼，形如鸟，祭用乌豆汁。危姓单罗尼，形如参（一曰心），祭以粳米。室属蛇头天，蝎天之子，姓阎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难阇。奎姓阿瑟吒，祭用酪。娄属乾闼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马头，祭用大麦。胃姓驮伽毗，形如鼎足。亢、虚、参、胃四星，不得入阵。轸宿生人，七步无蛇。角宿生人，好嘲戏。女宿生人，亢、参、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虚角（一有"事"字）胜。一千六百刹那为一迦那，倍六十名横呼律多，倍三十日为一日夜。夜义口烟为慧。

龙王身光曰忧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马寺。寺中悬幡，影入内，帝怪，问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乌仗那国有佛迹，随人身福寿，量有长短。

那揭罗曷国城东塔中有佛顶骨，周二尺。欲知善恶者，以香涂印骨，其迹焕然，善恶相悉见。

北天健驮罗国有大窣堵波，佛悬记，七烧七立。佛方城，玄奘言城坏已三年。

西域佛金刚座有标界铜观，自在像两躯，国人相传菩萨身没，佛法亦尽。隋末已没过胸臆矣。

乾陀国头河岸有系白象树，花叶似枣，季冬方熟。相传此树灭，佛法亦灭。

北朝时，徐州角成悬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时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属国有阿拳荼国，城北大林中有伽蓝音佛，于此听比丘著函、缚屣。函、缚，此言靴也。

宁王宪寝疾，上命中使送医药，相望于道。僧崇一疗宪稍瘳，上悦，持赐崇一绯袍、鱼袋。

梁简文帝有《谢赐郁泥纳袈裟表》。

魏使陆操至梁，梁王坐小舆，使再拜，遣中书舍人殷炅宣旨劳问。至重云殿，引升殿。梁主着菩萨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萨衣，侍卫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厢东面。一道人赞礼，佛词凡有三卷。其赞第三卷中，称为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礼佛讫，台使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骞、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贺季友及三僧迎门引接。至浮图中，佛旁有执板笔者。僧谓骞曰："此是尸头，专记人罪。"骞曰："便是僧之董狐。"复入二堂，佛前有铜钵，中燃灯。劼曰："可

谓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卢县东有金榆山，昔朗法师令弟子至此采榆荚，诣瑕丘市易，皆化为金钱。

后魏胡后尝问沙门（一曰法师）宝志国祚，且言把枣与鸡唤朱朱，盖尔朱也。

有赵法和请占，志公曰：“大箭不须羽。东箱屋，急手作。”法和寻丧父。

历城县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腻光若滴。扣之，声及百里。北齐时移于都内，使人击之，其声杳绝。却令归本寺，扣之，声如故。士人语曰：“磬神圣，恋光政。”

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中多画玄奘麻屩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

又言那兰陀寺僧食堂中，热际有巨蝇数万。至僧上堂时，悉自飞集于庭树。

僧万回年二十余，貌痴不语。其兄戍辽阳，久绝音问，或传其死，其家为作斋。万回忽卷饼菇，大言曰：“兄在，我将馈之。”出门如飞，马驰不及。及暮而还，得其兄书，缄封犹湿。计往返，一日万里，因号焉。

天后任酷吏罗织，位稍隆者日别妻子。博陵王崔玄晖位望俱极，其母忧之，曰：“汝可一迎万回，此僧宝志之流，可以观其举止祸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礼，兼施银匙箸一双。万回忽下阶，掷其匙箸于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谓为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箸下得书一卷。观之，乃谶讳书也，遽令焚之。数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图谶不获，得雪。时酷吏多令盗夜埋蛊，遗谶于人家，经月乃密籍之，博陵微万回则灭族矣。

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敬之。岁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刚三藏设坛请雨，连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龙五六，当溜水，作胡言骂之。良久，复置之，乃大笑。有顷，雨霁。

玄宗又尝召术士罗公远与不空同祈雨，互挍功力。上俱召问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龙。”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气。又与罗公远同在便殿，罗时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师如意。”殿上花石莹滑，遂激（一曰去）窣至其前，罗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举手示罗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见，头若丘陵，夜常承露气。见不空，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何以见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快所居也。”不空为受戒，说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复忿恨，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自舍昔而来。”后旬月，樵者见蛇死于涧中，臭达数十里。不空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数绣座，手簸旋数寸木神，念咒掷之，自立于座上，伺水神吻角牙出，目瞚则雨至。

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上令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不类。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真龙矣。”乃持入道场，一夕而雨。

荆州贞元初，有狂僧善歌《河满子》，尝遇醉，伍百途辱之，令歌。僧即发声，其词皆伍百从前非慝也，伍百惊而自悔。

苏州贞元中有义师，状如风狂。有百姓起店十余间，义师忽运斤坏其檐，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礼曰：“弟子活计赖此。”顾曰：“尔惜乎？”乃掷斤于地而去。其夜市火，唯义师所坏檐屋数间存焉。常止于废寺殿中，无冬夏常积火，坏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烧鲤鱼，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辄雨，吴中以为雨候。将死，饮灰汁数斛，乃念佛而坐，不复饮食，百姓日观之，坐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支不摧。安国寺僧熟地，常烧木佛，往往与人语，颇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测。

睿宗初生含凉殿，则天乃于殿内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长，闲观其侧，玉像忽言：“尔后当为天子。”

卷　四

境　异

东方之人鼻大，窍通于目，筋力属焉。南方之人口大，窍通于耳。西方之人面大，窍通于鼻。北方之人窍通于阴，短颈。中央之人窍通于口。

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为人。录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为人。细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丑。

帝女子泽，性妒，有从婢散逐四川，无所依托。东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为伧。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嚈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嚈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嚈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嚈，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突厥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

坚昆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牸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西屠俗，染齿令黑。

獠在牂牁，其妇人七月生子死，则坚棺埋之。

木耳夷，旧牢西，以鹿角为器。其死则屈而烧之，埋其骨。后小骨类人，黑如漆，小寒则掊沙自处，但出其面。

木饮州，珠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

木仆，尾若龟，长数寸，居木上，食人。

阿萨部多猎虫鹿，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

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

孝亿国界周三千余里。在平川中，以木为栅，周十余里，栅内百姓二千余家。周国大栅五百余所。气候常暖，冬不凋落。宜羊马，无驼牛。俗性质直，好客侣。躯貌长大，褰鼻黄发，绿眼赤髭，被发，面如血色。战具唯稍一色。宜五谷，出金铁。衣麻布。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百（一曰千）余所，马步甲兵一万。不尚商贩，自称孝亿人。丈夫、妇人佩带。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吃宿食。

仍建国，无井及河涧，所有种植，待雨而生。以紫矿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咸。土俗潮落之后，平地为池，取鱼以作食。

婆弥烂国，去京师二万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国西有山，巉岩峻险。上多猿，猿形绝长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万。国中起春以后，屯集甲兵，与猿战。虽岁杀数万，不能尽其巢穴。

拨拔力国，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针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无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妇人洁白端正，国人自掠卖与外国商人，其价数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国，围集数千，人斋绦布，没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属外国。战用象排、野牛角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万。大食频讨袭之。

昆吾国，累堑为丘，象浮屠，有三层，尸乾居上，尸湿居下，以近葬为至孝。集大毡居，中悬衣服彩绘，哭祀之。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焉耆国，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游林。五月五日弥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 日床撒。十月十日王为猒法。王出首领家，首领骑王马，一日一夜处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乐至岁穷。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着甲，众人执瓦石东西捧杖，东西互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

苏都识匿国有夜叉城，城旧有野叉，其窟见在。人近窟住者五百余家，窟口作舍，设关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气出，先触者死，因以尸掷窟口。其窟不知深浅。

马伏波有余兵十家不返 ，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衣食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亦曰马留。

峡中俗，夷风不改。武宁蛮好着芒心接离，名曰苎绥。尝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盘瓠初死，置于树，以笄刺其下，其后为象临。

临邑县有雁翅泊，泊旁无树木。土人至春夏，常于此泽罗雁鸟，取其翅以御暑。

乌秏西有悬渡国，山溪不通，引绳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间，垒石为室，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

鄯鄯之东，龙城之西南，地广十里，皆为盐田。行人所经，牛马皆布毡卧焉。

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梵僧菩萨胜又言：阇婆国中有飞头者，其人目无瞳子，聚落时有一人据。《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头能飞。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号落民。

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

《王子年拾遗》言：汉武时，因墀国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头飞南海，左手飞东海，右手飞西泽。至暮，头还肩上。两手遇疾风，飘于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罗，吹至一岛上，满山悉是黑漆匙箸。其处多大木。客仰窥匙箸，乃木之花与须也，因拾百余双还。用之，肥不能使，后偶取搅茶，随搅而消焉。

喜　兆

集贤张希复学士尝言：李揆相公将拜相前一月，日将夕，有虾蟆大如床，见于寝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将拜相，井忽涨，才深余尺。

郑絪相公宅，在招国坊南门。忽有物投瓦砾，五六夜不绝。乃移于安仁西门宅避之，瓦砾又随而至。经久复归招国，郑公归心释门，禅室方丈。及归，将入丈室，蟢子满室悬丝，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数。其夕，瓦砾亦绝。翌日，拜相。

成式见大理丞郑复说，淮西用兵时，刘沔为小将，军头颇易（一曰异）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数，前后重创，将死数四。后因月黑风甚，又令沔捉生。沔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余里，因坐将睡，忽有人觉之，授以双烛，曰："君方大贵，但心有此烛在，无忧也。"沔后拜将，常见烛影在双旌上，及不复见烛，乃诈疾归宗。

祸　兆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像，默祈冥卫。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

姜楚公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杯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勿六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

萧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于寺，设斋庆之。斋毕作乐，忽暴雷霹雳，竿各成数十片。至来年，当雷霹日，澣死。

物　革

咨议朱景玄见鲍容说，陈司徒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鸡卵，黑润可爱，玩之。行一里余，砉然而破，有鸟大如巧妇飞去。

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斫鲙。縠薄丝缕，轻可吹起，操刀向捷，若合节奏。因会客衒技，先起鱼架之，忽暴风雨，雷震一声，鲙悉化为蝴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

开成末，河阳黄鱼池冰作花如缬。

河阳城南百姓王氏，庄有小池，池边巨柳数株。开成末，叶落池中，旋化为鱼，大小如叶，食之无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简，家园蔓菁，忽变为莲。

卷　五

诡　习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尝有山人王固谒见于。于性快，见其拜伏迟缓，不甚知。书生别日游谯，不复得进，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颇礼接之。王谓曾曰："子以相公好奇，故不远而来，今实乖望矣。予有一艺，自古无者，今将归，且荷公见待之厚，今为一设。"遂诣曾所居，怀中出竹一节及小鼓，规才运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连击鼓子，筒有蝇虎子数十，分行而出，分为二队，如对阵势。每击鼓，或三或五，随鼓音变阵，天衡地轴，鱼丽鹤列，无不备也。进退离附，人所不及。凡变阵数十，乃行入筒中。曾观之大骇，方言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获。

张芬曾为韦南康亲随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硙。常于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弹力五斗。常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军将姓夏，弯弓数百斤。尝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一一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

元和末，均州勋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纲舌之劳，而获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獭皆至，缘袷藉膝，驯若守狗。户部郎中李福亲观之。

怪　术

大历中，荆州有术士从南来，止于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盪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覃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歙水再三哄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宣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唯金粟纶巾鹙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成式见寺僧惟肃说，忘其姓名。

张魏公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乐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肉，夜会客，与之剧饮。僧假裲裆巾帼，市铅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绝伦也。良久，喝曰："妇女风邪?"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各惊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支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谜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日色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迹亦灭，僧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陆绍，元和中，尝看表兄于定水寺，因为院僧具蜜饵时果，邻院僧右邀之。良久，僧与一李秀才偕至，乃环坐，笑语颇剧。院僧顾弟子煮新茗，巡将匝而不及李秀才，陆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邻院僧曰："秀才乃术士，座主不可轻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惮?"秀才忽怒曰：

“我与上人素未相识，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复大言：“望酒旗玩变场者，岂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对贵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据两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师，争敢辄无礼！拄杖何在？可击之。”其僧房门后有筇杖，孑孑跳出，连击其僧。时众亦为蔽护，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执持也。李复叱曰：“捉此僧向墙。”僧乃负墙拱手，色青短气，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师可下阶。”僧又趋下，自投无数，衄鼻败颡不已。众为请之，李徐曰：“缘对衣冠，不能煞此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恶状，竟不之测矣。

元和末，监城脚力张俨，递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为伴。其人朝宿郑州，因谓张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数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张背立，垂足坑口，针其两足。张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满坑中。张大觉举足轻捷，才午至汴。复要于陕州宿，张辞力不能。又曰：“君可暂卸膝盖骨，且无所苦，当日行八百里。”张惧，辞之。其人亦不强，乃曰：“我有事，须暮及陕。”遂去，行如飞，顷刻不见。

蜀有费鸡师，目赤无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长庆初见之，已年七十余。或为人解灾，必用一鸡设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鸡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气虚叱，鸡旋转而死，石亦四破。成式旧家人永安，初不信，尝谓曰：“尔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复去其左足鞋及袜，符展在足心矣。又谓奴沧海曰：“尔将病。”令袒而负户，以笔再三画于户外，大言曰：“过！过！”墨遂透背焉。

长寿寺僧誓言他时在衡山，村人为毒蛇所噬，须臾而死，发解肿起尺余。其子曰：“昝老若在，何虑！”遂迎昝至。乃以灰围其尸，开四门，先曰：“若从足入，则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饭数升，捣蛇形诅之，忽蠕动出门。有顷，饭蛇引一蛇从死者头入，径吸其疮，尸渐低。蛇疱缩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荆州，百姓张七政善治伤折。有军人损胫，求张治之。张饮以药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两指，涂膏封之，数日如旧。经二年余，胫忽痛，复问张。张言前为君所出骨，寒则痛，可遽觅也，果获于床下。令以汤洗贮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与之狎，尝祈其戏术。张取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灯蛾飞。又画一妇人于壁，酌酒满杯饮之，酒无遗滴。逡巡，画妇人面赤，半日许可尽，湿起坏落。其术终不肯传人。

韩佽在桂州，有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常行野外，见黄蛱蝶数十，因逐之，至一大树下忽灭。掘之，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将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紫气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天忽大雾，至午稍开霁。州宅诸树滴下小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其年韩卒。

海州司马韦敷曾往嘉兴，道遇释子希遁，深于缮生之术，又能用日辰，可代药石。见敷镊白，曰：“贫道为公择日拔之。”经五六日，僧请镊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镊之，鬓不复变。座客有祈镊者，僧言取时稍差。别后，髭色果带绿。其妙如此。

众言石旻有奇术，在扬州，成式数年不隔旬与之相见，言事十不一中。家人头痛嚏咳者，服其药，未尝效也。至开成初，在城亲故间，往往说石旻术不可测。盛传宝历中，石随钱徽尚书至湖州，常在学院，子弟皆“文丈”呼之。于钱氏兄弟求兔汤饼，时暑月，猎师数日方获。因与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钉皮于地，垒堑涂之，上朱书一符，独言曰：“恨挍迟，恨挍迟。”钱氏兄弟诘之，石曰：“欲共诸君共记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钱可复凤翔遇害，岁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术士王琼，尝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画作龟甲，怀之。一食顷取出，乃一龟。放于庭中，循垣而行，经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于密器中，一夕开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

厌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鼠不食谷；以塞埳，百鼠种绝。”

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谛弥谛弥揭罗谛”，念满万遍，采随呼而成。

云安井，自大江泝别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近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天师翟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止。乾祐谕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震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惟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皆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

玄宗既召见一行，谓曰：“师何能？”对曰：“惟善记览。”玄宗因诏掖庭取宫人籍以示之，周览既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读。数幅之后，玄宗不

觉降御榻，为之作礼，呼为圣人。先是一行既从释氏，师事普寂于嵩山。师尝设食于寺，大会群僧及沙门，居数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余人。时有卢鸿者，道高学富，隐于嵩山。因请鸿为文赞叹其会。至日，鸿持其文至寺，其师受之，致于几案上。钟梵既作，鸿请普寂曰："某为文数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盍于群僧中选其聪悟者，鸿当亲为传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纸微笑，止于一览，复致于几上。鸿轻其疏脱，而窃怪之。俄而群僧会于堂，一行攘袂而进，抗音兴裁，一无遗忘。鸿惊愕久之，谓寂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从其游学。"一行因穷大衍，自此访求师资，不远数千里。尝至天台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有流水 。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中僧于庭布算，其声簌簌。既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道达耶?"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水旧东流，今忽改为西流矣。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洛下闳造大衍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历，正在差谬，则洛下闳之言信矣。"又尝诣道士尹崇，借扬雄《太玄经》。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旨深远，吾寻之数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图》及《义诀》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后生颜子也。"至开元末，裴宽为河南尹，深信释氏，师事普寂禅师，日夕造焉。居一日，宽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疑语，且请迟回休憩也。"宽乃屏息，止于空室。见寂洁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闻叩门，连云："天师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诣寂作礼。礼讫，附耳密语，其貌绝恭，但额云无不可者。语讫礼，礼讫又语。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无不可者。一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阖其户。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钟，一行和尚灭度矣。"左右疾走视之，一行如其言灭度。后宽乃服衰绖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宝末，术士钱知微，尝至洛，遂榜天津桥表柱卖卜，一卦帛十疋。历旬，人皆不诣之。一日，有贵公子意其必异，命取帛如数卜焉。钱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戏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岂误乎?"钱云："请为韵语：'两头点土，中心虚悬。人足踏跋，不肯下钱。"其人本意卖天津桥绐之。其精如此。

卷　六

艺　绝

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书用。笔心用胎发。开元中，笔匠名铁头，能莹管如玉，莫传其法。

成都宝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尘不集如新塑者。相传此像初造时，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节。将百余年，纤尘不凝焉。

李叔詹常识一范阳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谓李曰："某有一艺，将去，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没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笔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拓以稚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旧记藏彄令人生离，或言古语有徵也。举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尝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知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彄，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曰："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办则相授。"疑其见欺，竟不及画。

器　奇

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忌。及西戎岁犯边，青春每阵常运臂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始赖焉。后吐蕃大地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钩之有灵。青春死后，钩为瓜州刺史李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镇西知之，求易以它宝，广琛不与，因赠诗："刻舟寻化去，弹铗未酬恩。"

郑云达少时，得一剑，鳞铗星镡，有时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窣然而下，衣朱紫，虬发，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不堪君玩。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坠黑气着地，数日方散。

成式相识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梢大如臂，遂并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

元和末，海陵夏危乙庭前生百合花，大于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镜。第七者光不蚀，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军将田知回易折欠数百万。回至外县，去州三百余里，高方令锢身勘田。忧迫，计无所出，其类因为设酒食开解之。坐客十余，中有称

处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鹅羽，貌甚都雅。众皆有宽勉之辞，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众散，乃独留，谓田曰："子尝游海东，获二宝物，当为君解此难。"田谢之，请具车马，悉辞，行甚疾。其晚至州，舍于店中，遂晨谒高。高一见，不觉敬之。因请高曰："玄真此来，特从尚书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钱，非瑀私财，如何?"皇请避左右："某于新罗获一巾子，辟尘，欲献此赎田。"即于怀内探出授高。高才执，已觉体中虚凉，惊曰："此非人臣所有，且无价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请试之。翌日，因宴于郭外。时久旱，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驺卒数人，并无纤尘。监军使觉，问高："何事尚书独不尘坌?岂遇异人获至宝乎?"高不敢隐。监军不悦，固求见处士，高乃与俱往。监军戏曰："道者独知有尚书乎?更有何宝，顾得一观。"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药出海东，今余一针，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无尘。监军拜请曰："获此足矣。"皇即于巾上抽与之。针金色，大如布针。监军乃劄于巾试之，骤于尘中，尘唯及马鬃尾焉。高与监军日日礼谒，将讨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乐

咸阳宫中有铸铜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执，皆组绶花彩，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吐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纫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玙璠之乐"。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出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铭曰"昭华之管"。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

有田僧超，能吹笳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超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

古琵琶用鹍鸡股。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

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为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调蕤宾，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莫不流涕。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后不成曲。

有人以猿臂骨为笛吹之，其声清圆，胜于丝竹。琴有气。常识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卷　七

酒　食

魏贾琳，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艇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赤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中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轮囷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历下学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青田核，莫知其树实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顷水成酒，一名青田壶，亦曰青田酒。蜀后主有桃核两扇，每扇着仁处，约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贮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处。

武溪夷田强，遣长子鲁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仓居下城。三垒相次（一曰望），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将军刘尚征之。尚未至，仓获白鳖为臛，举烽请两兄。兄至，无事。及尚军来，仓举火，鲁等以为不实，仓遂战而死。

梁刘孝仪食鲭鲊，曰："五侯九伯，令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陵。"孝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怪。"孝仪曰："实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骞曰："郑亦称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䱥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锺岏议曰："䱥之就腊，骤于屈伸，而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恻怛。至于车螯、母蛎，眉目内阙，渐浑沌之奇；唇吻、外缄，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后梁韦琳，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䱥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䱥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粽（一曰糁）熬将军、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兢载惕。臣美愧夏鳝，味惭冬鲤，常怀鲐服之诮，每惧鳖岩之讥。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私，曲蒙钩拔，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覃紫腈，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椒，纡苏佩悦。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齑之中，逍遥朱唇之内。御恩噬泽，九殒

弗辞。不任屏营之诚，谨列铜枪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缙绅，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谢也。”

伊尹干汤，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虫，谓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也。

五味、三材、九沸、九变、三隽、七菹、具酸、楚酪、芍药之酱、秋黄之苏、楚苗、挫槽、山肤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噮，酸而不哧，咸而不减，辛而不耀，淡而不薄，肥而不腴。

猩唇、貜炙、觾翠、揄腴、糜腱、述荡之掔、旄象之约、桂蠹、石鳆、河隈之稣、巩洛之鳟、洞庭之鲋、灌水之鲤（一云鳐）、珠翠之珍、莱黄之鲐、臑鳖、炮羔、臇凫、蠙臛、御宿青祭（一云粲）、瓜州红菱、冀野之梁、芳菰、精稗、会稽之菰、不周之稻、玄山之禾、杨山之穄、南海之秬、寿木之华、玄木之叶、梦泽之芹、具区之菁、杨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酪之菌、长泽之卵、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黄颔臛、醒酒鲭、饼糊怅馇、粔妆、寒具、小蛳、熟蚬、炙糌、蛆子、蟹蝑、葫精、细乌贼、细飘（一曰“鱼螵”）、梨酚、鲎酱、乾栗、曲阿酒、麻酒、掁酒、新鳅子、石耳、蒲叶菘、西椑、青根粟、菰首、鲻子鲥、熊蒸、麻胡麦、藏荔支、绿施笋、紫鸲、千里莼、鲙曰万丈、蕰足、红綷精细曰万、凿百炼、蝇首如蚯、张掖九蒸豉、一丈三节蔗、一岁一花梨、行米、丈松、窯鳅、蚶酱、苏膏、糖颓蜒子、新乌蜘、缥胶法、乐浪酒法、二月二日法酒、酱酿法、绿酃法、猪骸羹、白羹、麻羹、鸽臛、隔冒法、肚铜法、大貊炙、蜀捣炙、路时腊、棋腊、玃天腊、细面法、飞面法、薄演法、龙上牢丸、汤中牢丸、樱桃饆饠饼、阿韩特饼、凡当饼、兜猪肉、悬熟、杏炙、蛙炙、脂血、大扁饧、马鞍饧、黄丑、白丑、白龙舍、黄龙舍、荆饧、竿炙、羌煮（一曰炙）、疏饼、饼糊饼。饼谓之托，或谓之怅馄。饴谓之餹（一曰饝）、饱䬮谓之偖（一曰馆）、蕃作估（“估”本二字，皆从鱼），茹吼食也。膜（一曰馂）、䐯、腩、胀、膰，肉也。膝、膈，膜也。膭、膹、一曰馈。脜，臛也。格、糈、粰、粇，馓也。饦（一曰饼）、饻、脺、馕、饨，饵也。酸、醶、酮、酥，酷也。酪、胾、醇，浆也。酳、醵、醲、鳊，盐也。醯、醉、醃、醸、酱，酱也。

折粟米法：取简胜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乳煮羊胯利法：槟榔詹阔一寸，长一寸半，胡饭皮。

鲤鲋鲊法：次第以竹枝赍头置日中，书复为记赍字。五色饼法：刻木莲花，藉禽兽形按成之，合中累积五色竖作道，名为斗钉。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粄法：汤胘法、沙棋法、甘口法。蔓菁薤菹法：饱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樗薄形。蒸饼法：用大例面一升，炼猪膏三合。梨漤法、腴肉法、脺肉法、瀹鲇法。治犊头，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木耳鲙：汉瓜菹切用骨刀，豆牙菹。肺饼法、覆肝法，起起肝如起鱼菹。菹族并乙去法（一曰升）。又鲙法：鲤一尺，鲫八寸，去排泥之羽。鲫员天肉，腮后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鱼脑，皆能令鲙缕不著刀。鱼肉冻胚法：渌肉酸胚，用鲫鱼、白鲤、鲂鳊、鳜、鯀，煮驴马肉，用助底郁。驴肉，驴作鲈贮反。炙肉，鲯鱼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臆、连烝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驎鬃驼峰炙。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盝（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极佳。道流陈景思说，敕使齐日升养樱桃，至五月中，皮皱如鸿柿不落，其味数倍。人不测其法。

医

卢城之东有扁鹊冢，云魏时针药之士，以卮腊祷之，所谓卢医也。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

王玄荣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一有“娑”字）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飚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每有此水，则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传道此水者则死。又有药名沮赖罗，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树，状如桑树。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叶，叶下便有乌鸟御之飞去，则众箭射乌而取其叶也。后死于长安。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脉之，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腮鲤鱼毒也。”其子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脍鲤鱼无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惊异焉。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方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按脉五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后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卷　八

黥

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劄，备众物形状。持诸军张拳强劫（一曰“弓剑”），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击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长潜部，约三千余人，悉杖煞，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劄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

又贼赵武建，劄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左右膊刺言：“野鸭滩头宿，朝朝被鹘梢。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处，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葫芦，上出人首，如傀儡戏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葫芦精也。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常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恃此转为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头径三寸，叱杖子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绝。经旬日，袒衣而历门叫呼，乞修理功德钱。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劄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劄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人助多则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

崔承宠，少从军，善驴鞠，豆脱杖捷如胶焉。后为黔南观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张臂食两指，绕腕匝颈，龃龉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对宾侣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辄袒而努臂戟手，捉优伶辈曰：“蛇咬尔。”优伶等即大叫毁而为痛状，以此为戏乐。

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襕屠苏，顷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痛若次骨，俄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撮土若祝：“可传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从兄遘，贞元中，尝过黄坑。有从者拾髑颅骨数片，将为药，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踪入骨也。从者夜梦一人，掩面从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为我深藏之，当福君。”从者惊觉毛戴，遽为埋之。后有事，鬼仿佛梦中报之。以是获财，欲至十万而卒。

蜀将尹偃营有卒，晚点后数刻，偃将责之。卒被酒自理声高，偃怒，杖数十，几至死。卒弟为营典，性友爱，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杀尹”两字，以墨涅之。偃阴知，乃他事杖杀典。及太和中，南蛮人寇，偃领众数万保邛峡关。偃膂力绝人，常戏左右以枣节杖击其胫，随击筋涨拥肿，初无痕挞。恃其力，悉众出关，逐蛮数里。蛮伏发，夹攻之，大败，马倒，中数十枪而死。初出关日，忽见所杀典拥黄案，大如毂，在前引，心恶之。问左右，咸无见者。竟死于阵。

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燕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 。及痂脱，瘢如妆焉。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刺，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一日有过，杨令五百人捕获，闭门杖杀之。判云：“鏨刺四支，只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罪。”

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或言以黛则色鲜，成式问奴辈，言但用好墨而已。

荆州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杵臼。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求印。

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一曰是）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郑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儛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

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百姓间有面戴青志如黥。旧言妇人在草蓐亡者，以墨点其面，不尔则不利后人。

越人习水，必镂身以避蛟龙之患。今南中绣面狫子，盖雕题之遗俗也。

周官，墨刑罚五百，郑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门。《尚书刑德考》曰：“涿鹿者，凿人颡也。黥人者，马羁笮人面也。”郑云：“涿鹿、黥世，谓之刀墨之民。”

《尚书大传》："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额也。取汉法，火之胜金。"

《汉书》："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

又《汉书》："使王乌等窥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庐。王乌等去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

晋令：奴始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

梁朝杂律：凡囚未断，先刻面作"劫"字。

释僧祇律：涅盘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胆、铜青等画身作字及鸟兽形，名为印黥。

《天宝实录》云："日南厩山连接，不知几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后也。刺其脑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画其两目下。去前二齿，以为美饰。"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况相定黥布当王，淫著红花欲落，刑之墨属，布在典册乎？偶录所记寄同志，愁者一展眉头也。

雷

安丰县尉裴颢，士淹孙也。言玄宗尝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声。超对曰："来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监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无纤翳。力士惧之。超曰："将军视南山，当有黑气如盘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顷风起，黑气弥漫，疾雷数声。玄宗又每令随哥舒西征，每阵常得胜风。

贞元初，郑州百姓王幹有胆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顷雷电入室中，黑气陡暗。幹遂掩户，把锄乱击。声渐小，云气亦敛，幹大呼，击之不已。气复如半床，已至如盘，騞然坠地，变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铛焉。

李墉在北都，介休县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门云："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休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领。"骑者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百姓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亲情据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云气如窑烟，斯须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百姓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亲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从伯父，少时于阳羡家，乃亲故也。夜遇雷雨，每电起，光中见有人头数十，大如栲栳。柳公权侍郎尝见亲故说，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中，觉门外喧闹，因潜于窗棂中观之。见数人运斤造雷车，如图画者。久之，一嚏气，忽斗暗，其人两目遂昏焉。

处士周洪言，宝历中，邑客十余人，逃暑会饮。忽暴风雨，有物坠如瓁，两目睒睒。众人惊伏床下。倏忽上阶，历视众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顾，耳悉泥矣。邑人言，向来雷震，牛战鸟坠。邑客但觉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买堑有庄，新起堂，上梁才毕，疾风甚雨。时庄客输油六七瓮，忽震一声，油瓮悉列于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坠地，猪首，手足各两指，执一赤蛇啮之。俄顷，云暗而失。时皆图而传之。

梦

魏杨元稹能解梦，广阳王元渊梦著衮衣倚槐树，问元稹。元稹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为尔朱荣所杀，赠司徒。

许超梦盗羊入狱，元稹曰："当得城阳令。"后封为城阳侯。

侯君集与承乾谋通逆，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彭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骨一片，状如鱼尾。因呓呓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钧弓。欲自首，不决而败。

扬州东陵圣母庙王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时梦中被人录于一处，言天符令摄将军巡南岳，遂擐以金锁甲，令骑道从千余人马，蹀虚南去。须臾至，岳神拜迎马前。梦中如有处分，岳中峰岭溪谷，无不历也。恍惚而返，鸡鸣惊觉。自是生须数十根。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镪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

道士秦霞霁，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尝梦大树，树忽穴，有小儿青褶髻发，自穴而出，语秦曰："合土尊师。"因惊觉。自是休咎之事，小儿仿佛报焉。凡五年，秦意为妖。偶以事访于师，师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证。因此遂绝。旧说梦不欲数占，信矣。

蜀医昝殷言，藏气阴多则数梦，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周礼》有掌占梦，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梦"，谓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谓会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恶梦至四郊也。

汉仪，大傩侲子辞，有伯奇食梦。道门言梦者魄妖，或谓三尸所为。释门言有四：一善恶种子，二四大偏增，三贤圣加持，四善恶徵祥。成式尝见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经》，亦未暇寻讨。又言梦不可取，取则著，著则怪人。夫瞽者无梦，则知梦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街鼓也。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女

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

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身人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问（一云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

秘书郎韩泉，善解梦。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选，投卫论属，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湿焉。选人与韩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以善占梦，近有优人李伯怜游泾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昼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伫思曰："凡人好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

卜人徐道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固无釜也。"贾客至家，妻果卒已数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诬矣。

补阙杨子孙堇，善占梦。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堇言："松，丘垅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卷　九

事　感

平原高菀城东有渔津，传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坠于水，囊中本有钟乳一两。在郡三年，济水泛溢，得一鱼，长三丈，广五尺。刳其腹，中有得一坠水之囊，金针尚在，钟乳消尽。其鱼得脂数十斛，时人异之。

谯郡有功曹峒，天统中，济南来府君出除谯郡，时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于时春夏积旱，送别者千余人，至此峒上，众渴甚思水，升直万钱矣，来公有思水色。恕独见一青乌于峒中，乍飞乍止，怪而就焉。乌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出。因盛以银瓶，瓶满水立竭，唯来公与恕供疗而已。议者以为盛德所感致焉。时人异之，故以为目。

李彦佐在沧景，太和九年，有诏诏浮阳兵北渡黄河。时冬十二月，至济南郡，使击冰延舟，冰触舟，舟覆诏失。李公惊惧，不寝食六日，鬓发暴白，至貌侵肤削，从事亦讶其仪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诏尽死。"吏惧，且请公一祝，沉浮于河，吏凭公诚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传语诘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渎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内，祀未尝匮，尔河伯洎鳞之长，当卫天子诏，何返溺之？予或不获，予斋告于天，天将谪尔。"吏酹冰，辞已，忽有声如震，河冰中断，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诚已达，乃沉钩索之，一钓而出，封角如旧，唯篆印微湿耳。李公所至，令务严简，推诚于物，著于官下。如河水色浑，驶流大木与纤芥顷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坚冰陷，一钓而沉诏获，得非精诚之至乎！

盗　侠

魏明帝起凌云台，峻峙数十丈，即韦诞白首处。有人铃下能着屐登缘，不异践地。明帝怪而杀之，腋下有两肉翅，长数寸。

高堂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停于此矣。城傍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齐天保初，土鼓县令丁永兴，有群贼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执诸县案杀之，自后祀者颇绝。

《皇览》言，盗跖冢在河东。按盗跖死于东陵，此地古名东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飞天夜叉术也。韩晋公在浙西，时瓦官寺因商人无遮斋，众中有一年少请弄阁，乃投盖而上，单练䯻履膜皮，猿挂鸟跂，捷若神鬼。复建罂水于结脊下，先溜至檐，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睹者无不毛戴。

马侍中尝宝一玉精碗，夏蝇不近，盛水经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尝匣于卧内，有小奴七八岁，偷弄坠破焉。时马出未归，左右惊惧，忽失小奴。马知之大怒，鞭左右数百，将杀小奴。三日寻之，不获。有婢晨治地，见紫衣带垂于寝床下，视之乃小奴蹶张其床而负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马睹之大骇，曰："破吾碗乃细过也。"即令左右擽杀之。

韦行规自言少时游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进，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盗。"韦曰："某留心弧矢，无所患也。"因进发。行数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韦叱不应，连发矢中之，复不退。矢尽，韦惧，奔马。有顷，风雨忽至。韦下马负一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树杪，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韦顾大树，枝干童矣。鞍驮已失，遂返前店。见老人方箍桶，韦意其异人，拜之，且谢有误也。老人笑曰："客勿持弓矢，须知剑术。"引韦入院后，指鞍驮言："却须取相试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韦请役力汲汤，不许。微露击剑事，韦亦得其一二焉。

相传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击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内，入小门，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弊衣怀公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阀。黎唯趋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

老人惊起，曰："谁引君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兆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彗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贼，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访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之术，言约理辩。黎转敬惧，因曰："老夫有一伎，请为尹设。"遂入。良久，紫衣朱鬟，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换光电激，或横若裂盘，旋若规尺。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黎叩头股慄。食顷，掷剑植地如北斗状，顾黎曰："向试黎君胆气。"黎拜曰："今日已后性命丈人所赐，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无道气，非可遽教，别日更相顾也。"揖黎而入。黎归，气色如病，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翌日复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韦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与连镳，有论颇洽。日将衔山，僧指路谓曰："此数里是贫道兰若，郎君岂不能左顾乎?"士人许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处分步者先排。比行十余里，不至，韦生问之，即指一处林烟曰："此是矣。"又前进，日已没，韦生疑之，素善弹，乃密于靴中取弓卸弹，怀铜丸十余，方责僧曰："弟子有程期，适偶贪上人清论，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余步，韦知其盗也，乃弹之。僧正中其脑，僧初不觉，凡五发中之，僧始扪中处，徐曰："郎君莫恶作剧。"韦知无奈何，亦不复弹。见僧方至一庄，数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韦坐一厅中，唤云："郎君勿忧。"因问左右："夫人下处如法无?"复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供帐甚盛，相顾涕泣。即就僧，僧前执韦生手曰："贫道，盗也。本无好意，不知郎君艺若此，非贫道亦不支也。今日故无他，幸不疑也。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乃举手搦脑后，五丸坠地焉。盖脑衔弹丸而无伤，虽《列》言"无痕挞"、《孟》称"不肤挠，"不啻过也。有顷布筵，具蒸犊，犊劄刀子十余，以齑饼环之。揖韦生就坐，复曰："贫道有义弟数人，欲令伏谒。"言未已，朱衣巨带者五六辈，列于阶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则成齑粉矣。"食毕，僧曰："贫道久为此业，今向迟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乃呼飞飞出参郎君。飞飞年才十六七，碧衣长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后堂侍郎君。"僧乃授韦一剑及五丸，且曰："乞郎君尽艺杀之，无为老僧累也。"引韦入一堂中，乃反锁之。堂中四隅，明灯而已。飞飞当堂执一短马鞭，韦引弹，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觉跳在梁上，循壁虚摄，捷若猱玃，弹丸尽不复中。韦乃运剑逐之，飞飞倏忽逗闪，去韦身不尺。韦断其鞭节，竟不能伤。僧久乃开门，问韦："与老僧除得害乎?"韦具言之。僧怅然，顾飞飞曰："郎君证成汝为贼也，知复如何?"僧终夕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天将晓，僧送韦路口，赠绢百疋，垂泣而别。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猎史传。好道，常游名山。自言善缩锡，颇有师之者。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气相合。卢亦语及炉火，称唐族乃外氏，遂呼唐为舅。唐不能相舍，因邀同之南岳。卢亦言亲故在阳羡，将访之，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兰若，夜半语笑方酣，卢曰："知舅善缩锡，可以梗概语之?"唐笑曰："某数十年重趼从师，只得此术，岂可轻道耶?"卢复祈之不已，唐辞以师授有时，可达岳中相传。卢因作色："舅今夕须传，勿等闲也。"唐责之："某与公风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实慕君子，何至驺卒不若也。"卢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将死于此。"因怀中探乌韦囊，出匕首，刃势如偃月，执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惧，具述。卢乃笑语唐："几误杀舅。"此术十得五六，方谢曰："某师，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至添金缩锡，传者亦死。某久得乘跷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后遇道流，辄陈此事戒之。

李廓在颍州，获光火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于巨盗，食人肉者夜人，人家必昏沉，或有魇不悟者，故不得不食。"两京逆旅中多画鹦鹆及茶碗，贼谓之鹦鹆辣者，记嘴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缓急也。

卷 十

物 异

秦镜，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镜，径丈余，照人五藏，秦皇世号为照骨宝。在无劳县境山。

风声木，东方朔西那汗国回，得风声木枝，帝以赐大臣。人有疾则枝汗，将死则折，应"人生年未半枝不汗"。

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

珊瑚，汉积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号为烽火树。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无劳县山出石墨，爨之弥年不消。

异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间千余字，色黄，不似镌刻，状如科斗，莫有识者

田公泉，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饮之除肠中三虫。用以浣衣，胜灰汁。

萤火芝，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叶似草，实大如豆，紫花，夜视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窍洞彻，可以夜书。

石人，寻阳山上有石人，高丈余。虎至此，辄倒石人前。

冬瓜，晋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汉时有豫章船一艘，载一千人。

铜驼，汉元帝竟宁元年，长陵铜驼生毛，毛端开花。

簖，晋时钱塘有人作簖，年收鱼亿计，号为万匠簖。

碑龟，临邑县北有华公墓，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

陆盐，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天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则全尽。颍阳碑，魏曹丕受禅处，后六字生金。司马氏金行，明六世迁魏也。

泉，元街县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盘龙。或试挠破之，寻手成龙状。驴马饮之，皆惊走。

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

麝橙，晋时有徐景，于宣阳门外得一锦麝橙。至家开视，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

玉龙，梁大同八年，戍主杨光欣获玉龙一枚，长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镂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余，颈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满，倒之，水从口出，水声如琴瑟。水尽乃止。

木字，齐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简，齐建元初，延陵季子庙旧有涌井，井北忽有金石声，掘深二尺，得涌泉。泉中得木简，长一尺，广一寸二分，隐起字曰"卢山道士张陵再拜谒"。木坚而白，字色黄。赤木，宗庙地中生赤木，人君礼名得其宜也。

红沫，练丹砂为黄金，碎以染笔，书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红沫。

镜石，济南郡有方山，相传有奂生得仙于此。山南有明镜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镜中。南燕时，镜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恶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阳县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时有见此石根如竹，色黄。见者多凶，俗号承受石。

锥，中牟县魏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

釜石，夷道县有釜濑，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乱真，唯宝中耳。

鱼石，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长数寸，烧之作鱼腥。

铜神，衡阳唐安县东有略塘，塘有铜神。往往铜声激水，水为变绿作铜腥，鱼尽死。

材下，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伯下材。

鼓杖，含洭县翁水口下东岸有圣鼓杖，即阳山之鼓杖也。横在川侧，冲波所激，未尝移动。众鸟飞鸣，莫有萃者，船人误以篙触，必患疟。

井，石阳县有井，水半青半黄。黄者如灰汁，取作粥饮，悉作金色，气甚芬馥。

燃石，建城县出燃石，色黄理疏。以水灌之则热，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县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摇动则石鼓鸣，鸣则秦土有殃。

半汤湖，句容县吴渎塘有半汤湖，湖水半冷半热，热可以瀹鸡，皆有鱼。发人辄死。

盐，朐腮（一曰肋）县盐井有盐方寸，中央隆起如张伞，名曰伞子盐。

泉，玉门军有芦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驼马千头饮之不竭。

伏苓，沈约谢始安王赐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两，有表。

古锅，虢州陵县石城岗有古锅一口，树生其内，大数围。

君王盐，白盐崖有盐如水精，名为君王盐。

手板，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

鼠丸，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

木囚，《论衡》言，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臼，以芦苇为郭，藉卧木囚于其中。囚当罪，木囚不动。囚或冤，木囚乃奋起。

苏秦金，魏时，洛阳令史高显掘得黄金百斤，铭曰"苏秦金"。

梨，洛阳报德寺梨，重六斤。

甑花，滕景真在广州七层寺，元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花生数十，渐长似莲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顷萎灭。旬日，滕得病卒。

官金中蝼顶金最上，六两为一垛，有卧蝼蛄穴及水皋形，当中陷处名曰趾腹。又铤上凹处有紫色，名紫胆。开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时，汾州言青龙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坠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广尺余，高七寸。

芝，天保初，临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状如天尊，太守张景佚拔柱献焉。

龟，建中四年，赵州宁晋县沙河北，有大棠梨树。百姓常祈祷，忽有群蛇数十，自东南来，渡北岸，集棠梨树下为二积，留南岸者为一积。俄见三龟

径寸，绕行积傍，积蛇尽死。乃各登其积，视蛇腹各有疮，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图甘棠奉三龟来献。

雪，贞元二年，长安大雪，平地深尺余。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贞元四年，雨木于陈留，大如指，长寸许。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遍十余里。

齿，梵那衍国有金轮王齿，长三寸。

石柱，劫化他国有石柱，高七十余尺，无忧王所建。色绀光润，随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阗城东南有大河，溉一国之田。忽然绝流，其国王问罗洪僧，言龙所为也。王乃祠龙，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来，拜曰："妾夫死，愿得大臣为夫，水当复旧。"有大臣请行，举国送之。其臣车驾白马，入水不溺。中河而后，白马浮出，负一旃檀鼓及书一函。发书，言大鼓悬城东南，寇至鼓当自鸣。后寇至，鼓辄自鸣。

石靴，于阗国刹利寺有石靴。

石阜石，河目县东有石阜石，破之，有禄马迹。

舍利，东迦毕诚国有窣堵波，舍利常见，如缀珠幡，循绕表树（一曰柱）。

虮像，健驮逻国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虮，大者如指，小者如米，啮石壁如雕镌，成立佛状。

焦米，乾陀国昔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中粳米焦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疟。

辟支佛靴，于阗国赞摩寺有辟支佛靴，非皮非彩，岁久不烂。

石驼溺，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马，俱位国以马种莳，大食国马解人语。

石人，莱子国海上有石人，长一丈五尺，大十围。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劳山不得，遂立于此。

铜马，俱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派中有火祆祠，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祆祠。内无象，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如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

蛇碛，苏都瑟匿国西北有蛇碛，南北蛇原五百余里，中间遍蛇，毒气如烟。飞鸟坠地，蛇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鼍，私诃条国金辽山寺中有石鼍，众僧饮食将尽，向石鼍作礼，于是饮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须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毕亦灭。天后使验之，不妄。

毒槊，南蛮有毒槊，无刃，状如朽铁，中人无血而死。言从天雨下，入地丈余，祭地方撅得之。

甲，辽城东有锁甲，高丽言前燕时自天而落。

土槟榔，状如槟榔，在孔穴间得之，新者犹软，相传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恶疮。

鬼矢，生阴湿地，浅黄白色。或时见之，主疮。

石栏干，生大海底，高尺余，有根，茎上有孔如物点。渔人纲罥取之，初出水正红色，见风渐渐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舆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卤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见。成式太和初扬州见寄客及僧说。

醋石，成式群从有言，少时尝毁鸟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圆滑可爱。后偶置醋器中，忽觉石动，徐视之，有四足如綖，举之，足亦随缩。

桃核，水部员外郎杜陟，常见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止容一升，言于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袜履犹新，断如膝头，初无疮迹。

瓷碗，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常病魇。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酡起如沤，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中有一人，长一寸，立于沤，高出瓯外。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璺耳。数日，其子遂着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谬。

铁镜，荀讽者，善药性，好读道书，能言名理，樊晃尝给其絮帛。有铁镜，径五寸余，鼻大如拳，言于道者处得。亦无他异，但数人同照，各自见其影，不见别人影。

大虫皮，永宁王盐铁，旧有大虫皮，大如一掌，须尾斑点如犬者。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长三寸余，头项骭肋成就，云是僬侥国人。

牛黄，牛黄在胆中，牛有黄者，或吐弄之。集贤校书张希复言，尝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

上清珠，肃宗为儿时，常为玄宗所器。每坐于前，熟视其貌，谓武惠妃曰："此儿甚有异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绛纱裹之，系于颈。是开元中罽宾国所贡，光明洁白，可照一室，视之，则仙人玉女、云鹤降节之形摇动于其中。及即位，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日掌库者具以事告，帝曰："岂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绛纱犹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遂令贮之以翠玉函，置之于卧内。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灾，则虔恳祝之，无不应验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尺，赤如□□，每面有六龟子，□□可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

虞乡有山观，甚幽寂，有涤阳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尝一夕独登坛，望见庭□忽有异光，自井泉中发。俄有一物，状若兔，其色若精金，随光而出，环绕醮坛。久之，复入于井。自是每夕辄见。道士异其事，不敢告于人。后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烂然，即置于巾箱中。时御史李戎职于蒲津，与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遗之。其后戎自奉先县令为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后月余而戎卒。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

卷十一

广　知

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

金曾经在丘冢，及为钗钏溲器，陶隐居谓之辱金，不可合炼。

炼铜时，与一童女俱，以水灌铜，铜当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凹陷者牝铜也。

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无也。

灶无故自湿润者，赤虾蟆名钩注居之，去则止。

饮酒者，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微则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木气多伛，石气多力，阻险气多瘿，暑气多残，云气多寿，谷气多痺，丘气多尫，衍气多仁，陵气多贪。

身神及诸神名异者，脑神曰觉元，发神曰玄华，目神曰虚监，血神曰冲龙王，舌神曰始梁。

夫学道之人，须鸣天鼓以召众神也。左相叩为天钟，卒遇凶恶不祥叩之。右相为天磬，若经山泽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当道鸣之。叩之数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隐诀》言，太清外术：生人发挂果树，乌鸟不敢食其实。瓜两鼻两蒂，食之杀人。檐下滴菜有毒堇，黄花及赤芥（一曰芥），杀人。瓠牛践苗则子苦。大醉不可卧黍穰上，汗出眉发落。妇人有娠，食干姜，令胎内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无光。三月不可食陈菹。莎衣结治蠼螋疮。井口边草止小儿夜啼，着母卧荐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疗天行。寡妇藁荐草节去小儿霍乱。自缢死，绳主颠狂。孝子衿灰傅面皯。东家门鸡栖木作灰，治失音。砧垢能蚀人履底。古衬板作琴底，合阴阳通神。鱼有睫，及目合，腹中自连珠。

二目不同，连鳞白鬐，腹下丹字，并杀人。鳖目白，腹下五（一曰舟）字、卜（一曰十）字者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杀人。蛇以桑柴烧之，则见足出。兽歧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窍，悉害人。马夜眼，五月以后食之，杀人。犬悬蹄肉有毒。白马鞍下肉食之，伤人五藏。乌自死，目不闭。鸭目白，乌四距，卵有八字，并杀人。凡飞鸟投人家井中，必有物，当拔而放之。水脉不可断，井水沸不可饮，酒浆无影者不可饮。蝮与青蛙，蛇中最毒。蛇怒时，毒在头尾。凡冢井闭气，秋夏中之杀人。先以鸡毛投之，毛直下无毒，乃舞而下不可犯。当以醋数斗浇之，方可入矣。颇梨，千岁冰所化也。琉璃、马脑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软，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马脑，鬼血所化也。《玄中记》言："枫脂入地为琥珀。"《世说》曰："桃浦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丝，琥珀苗也。"

鬼书有业煞，刀斗出于古器。

百体中有悬针书、垂露书、秦王破冢书、金鹊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信幡书、飞帛书、籀书、谬（一云缪）、篆书、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署书、虫食叶书、胡书、蓬书、天竺书、楷书、横书、芝英隶、钟隶、鼓隶、龙虎篆、麒麟篆、鱼篆、虫篆、乌篆、鼠篆、牛书、兔书、草书、龙草书、狼书、犬书、鸡书、震书、反左书、行押书、檝书、景书、半草书。

召奏用虎爪，为不可学，以防诈伪。诰下用偃波书。谢章诏板用蝌脚书。节信用乌书。朝贺用慎书，一曰填。亦施于昏姻。

西域书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牸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六十四种。

胡综、博物，孙权时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又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综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气。此盖是乎？"

邓城西百余里有谷城，谷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庙金人缄口铭。

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又渔船掩映，罟罾疏布，远望之者，若蛛网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参军张伯瑜谘公，言："向为血羹，频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语，果成。时清河王怪而异焉，乃谘公："未审何义得尔？"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实未解。坐散，语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实未晓。"叔道对曰："藕能散血，湖目莲子，故令公思。"清河叹曰："人不读书，其犹夜

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书生。”

梁主客陆缅谓魏使尉瑾曰：“我至邺，见双阙极高，图饰甚丽。此间石阙亦为不下。我家有荀勖尺，以铜为之，金字成铭，家世所宝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将入内。此阙既成，用铜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师象魏，固中天之华阙，此间地势过下，理不得高。”魏肇师曰：“荀勖之尺，是积黍所为，用调钟律，阮咸讥其声有湫隘之韵。后得玉尺度之，过短。”

旧说不见辅星者将死，成式亲故常会修行里，有不见者，未周岁而卒。

相传识人星不患疟，成式亲识中，识者悉患疟。又俗不欲看天狱星，有流星入，当被发坐哭之，候星却出，灾方弭。《金楼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荆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长而摇者鹿，帖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挟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虎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又言，雕翎能食诸鸟羽，复善作风羽。风羽法：去括三寸钻小孔，令透笴及镂风渠深一粒，自括达于孔，则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数至九。成式常试之，至六七而已，外乱莫能辨，郭言渐益炬则可别。又说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魉，三名泄节枢，四名尺凫，五名索关，六名魄奴，七名灶囧（一曰图），旧抄九影名在麻面纸中，向下两字，鱼食不记。八名亥灵胎，九鱼全食不辨。

宝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则贵而寿。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为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蛊，皆中人影为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鸟雀不污者，凤翔山人张盈善飞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刚鸟不集者，非其灵验也，盖由取土处及塑像时，偶与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观当阳像，可知其贫富。故洛阳修梵寺有金刚二，鸟雀不集。元魏时，梵僧菩提达摩称得其真像也。

或言龙血入地为琥珀。《南蛮记》：“宁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则蜂出，土人烧治以为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箓，博知，常谓成式：“瓷瓦器璺者可以弃，昔遇道，言雷蛊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画中有天藏菩萨、地藏菩萨，近明谛观之，规彩铄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鱼设色，则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画僧及神鬼，目随人转，点眸子极正则尔。

秀才顾非熊言，钓鱼当钓其旋绕者，失其所主，众鳞不复去，顷刻可尽。

慈恩寺僧广升言，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畔），土三斤，炭末三两，瓷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淀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掬汁半合，九味和捣三千杵，齐手丸之，阴干。郑彙为刺史时，有当家名寅，读书，善饮酒，彙甚重之。后为盗，事发而死。寅常诣灵鉴角放弹，寅指一枝节，其节目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一发而中，弹丸反射不破，至灵鉴乃陷节碎弹焉。

王彦威尚书在汴州，二年，夏旱，时袁王传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为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枚，每瓮实以水，浮二蛇医，以木盖密泥之，分置于闲处，瓮前后设席烧香。选小儿十岁已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王如言试之，一日两夜雨大注。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焉。

卷十二

语资

历城县魏明寺中有韩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录州界石碑，言此碑词义最善，常藏一本于枕中，故家人名此枕为麒麟函。韩公讳麒麟。

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魏肇师曰：“古人托曲者多矣，然《鹦鹉赋》，祢衡、潘尼二集并载；《弈赋》，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于此？”君房曰：“词人自是好相采取，一字不异，良是后人莫辩。”魏尉瑾曰：“《九锡》或称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无。举世所推如温子升，独擅邺下，常见其词笔，亦足称是远名。近得魏收数卷碑，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黄门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谢藻、信威长史王缵冲、宣城王文学萧恺、兼散骑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骑常侍贺文发宴魏使李骞、崔劼。温良毕，少遐咏骞赠其1诗曰：“‘萧萧（一曰肃）风帘举’，依依然可想。”骞曰：“未若‘灯花寒不结’，最附时事。”少遐报诗中有此语。劼问少遐曰：“今岁奇寒，江淮之间，不乃冰冻？”少遐曰：“在此虽有薄冰，亦不废行，不似河冰一合，便胜车马。”狎曰：“河冰上有狸迹，便堪人渡。”劼曰：“狸当为狐，应是字错。”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犹豫，因此而传耳。”劼曰：“鹊巢避风，雉去恶政，乃是鸟之一长。狐疑鼬豫，可谓兽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劝魏使瑾酒，一噏即尽，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邺饮酒，未尝倾卮。武州已来，举无遗滴。”君房曰：“我饮实少，亦是习惯。微学其

1．中华野史（唐朝）30内止

进，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与时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师曰：“徐君年随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复作，若为轻重？”

梁宴魏使，魏肇师举酒劝陈昭曰：“此席已后，便与卿少时阻阔，念此甚以凄眷。”昭曰：“我钦仰名贤，亦何已也。路中都不尽深心，便复乖隔，泫叹如何！”俄而酒至鹦鹉杯，徐君房饮不尽，属肇师。肇师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张。非独为玩好，亦所以为罚，卿今日真不得辞责。”信曰：“庶子好为术数。”遂命更满酌。君房谓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师曰：“此谓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谓瑾、肇师曰：“适信家饷致濡醁酒数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为。必不敢先尝，谨当奉荐。”肇师曰：“每有珍藏，多相费累，顾更以多渐。”

宁王常猎于鄠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问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动婉含颦，冶态横生。王惊悦之，乃载以后乘。时慕荦者方生获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时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鄠县食店有僧二人，以钱一万，独赁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久，腷膊有声。店户人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莫才人能为秦声，当时号“莫才人啭”焉。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

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一曰时）出。

黄龊儿，矮陋机惠，玄宗常凭之行。问外间事，动有锡赉。号曰肉机。一日入迟，上怪之，对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贼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因下阶叩头。上曰：“外无奏，汝无惧。”复凭之。有顷，京尹上表论，上即叱出，令杖杀焉。

历城房家园，齐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杂树森竦，泉石崇邃，历中祓禊之胜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谓伤吾风条。”自后人不复敢折。公语参军尹孝逸曰：“昔季伦金谷山泉何必逾此。”孝逸对曰：“曾诣洛西，游其故所。彼此相方，诚如明教。”孝逸常欲还邺，词人饯宿于此。逸为诗曰：“风沦历城水，月倚华山树。”时人以此两句，比谢灵运“池塘”十字焉。

单雄信幼时，学堂前植一枣树。至年十八，伐为枪，长丈七尺，拱围不合，刃重七十斤，号为寒骨白。常与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为尉迟敬德拉折。

秦叔宝所乘马，号忽雷驳，常饮以酒。每于月明中试，能竖越三领黑毡。及胡公卒，嘶鸣不食而死。

徐敬业年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射必溢镝，走马若灭，老骑不能及。英公常猎，命敬业入林趁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

魏仆射收临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顾眺，谓主簿崔曰：“吾所经多矣，至于山川沃壤，襟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唯未审东阳何如？”崔对曰：“青有古名，齐得旧号，二处山川，形势相似，曾听所论，不能逾越。”公遂命笔为诗。于时新故之际，司存缺然，求笔不得，乃以五伯杖画堂北壁为诗曰：“述职无风政，复路阻山河。还思麾盖日，留谢此山阿。”

舜祠东有大石，广三丈许，有凿“不醉不归”四字于其上。公曰：“此非遗德。”令凿去之。

梁宴魏使李骞、崔劼，乐作，梁舍人贺季曰：“音声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听歌，怆然知是其母，理实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听音观俗，转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国，实有观风之美。”季曰：“卿发此言，乃欲挑战？”骞曰：“请执鞭弭，与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数奔之事，久已相谢。”季曰：“车乱旗靡，恐有所归。”劼曰：“平阴之役，先鸣已久。”克曰：“吾方欲馆穀而旌武功。”骞曰：“王夷师熸，将以谁属？”遂共大笑而止。乐欲讫，有马数十匹驰过，末有阉人，骞曰：“巷伯乃同趣马，讵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植袁绍，恐不能免。”

王勃每为碑颂，先墨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藁。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读其夫子学堂碑颂，头自“帝车”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访之一公，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无位圣人当出。”“华盖”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及禄山反，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蚀月。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归碧海夕，雁度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仆卿周皓，上诸色人吏中来有一老人，八十余，著绯。皓独问：“君属此司多少时？”

老人言："某本艺正伤折，天宝初，高将军郎君被人打，下颔骨脱，某为正之。高将军赏钱千万，兼特奏绯。"皓因颔遣之，唯薛觉皓颜色不足，伺客散，独留，从容谓周曰："向卿问著绯老吏，似觉卿不悦，何也？"皓惊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仆，邀薛宿，曰："此事长，可缓言之。某年少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竟畜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予时数辈富于财，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扃方合，忽觉击门声，皓不许开。良久，折关而人。有少年紫裘，骑从数十，大诟其母。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气方刚，且恃扛鼎，顾从者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殴之，踣于拳下，遂突出。时都亭驿所有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腰其白金数挺，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太侠也，见魏贞书，甚喜。皓因拜之为叔，遂言状，简老命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素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皓号哭而别，简老寻卒。皓官已达，简老表妹尚在，儿聚女嫁，将四十余年，人无所知者。适被老吏言之，不觉自愧。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亲见薛司徒说之也。

大历末，禅师玄览住荆州陟屺寺，道高有风韵，人不可得而亲。张璪常画古松于斋壁，符载赞之，卫象诗之，亦一时三绝，览悉加垩焉。人问其故，曰："无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为寺之患，发瓦探彀，坏墙薰鼠，览未尝责。有弟子义诠，布衣一食，览亦不称。或怪之，乃题诗于竹曰："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忽一夕，有梵僧拨户而进，曰："和尚速作道场。"览言："有为之事，吾未尝作。"僧熟视而出，反手阖户，门扃如旧。览笑谓左右："吾将归欤！"遂遽浴讫（一曰蚤起），隐几而化。

马仆射（一曰"侍中"）既立勋业，颇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悦为钱龙，至今为义士非之。当时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谣于军中，曰："斋钟动也，和尚不上堂。"月余，方异其服色，谒之，言善相。马遽见，因请远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处，当得宝物直数千万者，可以通之。"马初不实之，客曰："公岂不闻谣乎？正谓公也。'斋钟动'，时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马听之始惑，即为具肪玉、纹犀及具珠焉。客一去不复知之，马病剧，方悔之也。

信都民苏氏有二女，择良婿。张文成往，苏曰："子虽有财，不能富贵，得五品官即死。"时魏知古方及第，苏曰："此虽官小，后必贵。"乃以长女妻之。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贵。后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说骤迁五品，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旛绰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会，时妓女玉壶忌鱼炙，见之色动。因访诸妓所恶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虱尤甚。坐客乃兢徵虱拏鼠事，多至百余条。予戏摭其事，作《破虱录》。

卷十三

冥迹

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张弓射之，即变为桃人茅马。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才俊，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诣州，夜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台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怳然下马，入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人就床坐。其女在户东立，与什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风咏，虽疑其非人，亦惬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嘉君吟啸，故欲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乃与论汉魏大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仍去不返。"什乃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祥，遂请僧为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垣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罢。"什在园中食杏，唯云："报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什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

南巨川常识判冥者张叔言，因撰《续神异记》，具载其灵验。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数内，两人是妇人。又乌龟狐亦判冥。

于襄阳頔在镇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晤，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迳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流水涓涓芹努（一曰吐）牙，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旦，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

顾况丧一子，年十七。其子魂游，恍惚如梦，不离其家。顾悲伤不已，因作诗，吟之且哭。诗云："老人丧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其子听之感恸，因自誓："忽若作人，当再为顾家子。"经日，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忽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亲满侧，唯语不得。当其生也，已后又不记。年至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进士顾非熊。成式常访之，涕泣为成式言。释氏《处胎经》言人之住胎，与此稍差。

尸　穸

近代丧礼，初死内棺，而截亡人衣后幅留之。

又内棺加盖，以肉饭黍酒着棺前，摇盖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后止。

琢钉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铭旌出门，众人掣裂将去。

送亡人不可送韦革、铁物及铜磨镜奁盖，言死者不可使见明也。董勋言，"《礼》：'弁服韎韐。'此用韦也。"（一曰"茅韦"）

刻木为屋舍、车马、奴婢，抵虫蛊等。周之前用涂车、刍灵，周以来用俑。

送亡者又以黄卷、蜡钱、菟毫、弩机、纸疏、挂树之属。又作辇车。车，古蒌也，蒌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为乐丧。魌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一名苏衣被，苏苏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触圹。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僛。据费长房识李娥（一曰俄）药丸，谓之方相脑，则方相或鬼物也，前圣设官象之。

又忌狗见尸，令有重丧。

亡人坐上作魂衣，谓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镜奩奁盖。

袭，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绋讴。故旧律发冢弃市，冢者重也，言为孝子所重，发一蚻土则坐，不须物也。

"吊"字，矢贯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礼》：贯弓而吊，以助乌兽之害。后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两边作大铜镮钮，不问公私贵贱，悉白油络幰輼车，迾素稍仗，打虏鼓，哭声欲似南朝。传哭挽歌无破声，亦小异于京师焉。

《周礼》："方相氏殴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墓上树柏，路口致石虎，为此也。

昔秦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脑。欲杀之，当以柏插其首。"

遭丧妇人有面衣，期已下妇人着帼，不着面衣。又妇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汉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未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镊、玉唾壶。

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

元魏时，菩提寺增多（一曰"达多"）发冢取砖，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时复游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极则止。洛阳奉洛里多卖送死之具，涵言："作柏棺莫作桑欀。吾地下发鬼兵，一鬼称是柏棺，主者曰：'虽是柏棺，乃桑欀也。'"

南朝薨卒赠予者以密，应看貂蝉者以雁代之，绶者以书。

先贤大臣冢墓，揭衼题其官号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际。

南阳县民苏调女，死三年，自开棺还家，言夫将军事。赤小豆、黄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无复作苦。又言可用梓木为棺。

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羡，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洋粪沃之方开。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集。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皆恐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一曰后）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水经》言，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风生，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

又侯白《旌异记》曰（一作言）："盗发白茅冢，棺内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内火起，飞焰赫然，盗被烧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扬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将举之。忽有巨手出于

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骸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裩五十腰。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殓。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近，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闻乐声在一柏林上。及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举之，尸倒，乐声亦住，遂负尸而返。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弘济上人，斋戒清苦，常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

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棋，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

卷十四

诺皋记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状；葆登掌祀，将以著于感通。有生尽幻，游魂为变。乃圣人定璇玑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辉之祥，正乎九黎之乱。当有道之日，鬼不伤人；在观德之时，神无乏主。若列生言灶下之驹掇，庄生言户内之雷霆，楚庄争随兕而祸移，齐桓睹委蛇而病愈，徵祥变化，无日无之，在乎不伤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疏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与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云耳。

昆仑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大荒中有灵山，有十巫，曰咸、即、朌、彭、姑、真、礼、抵、谢、罗，从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为浑瀲。状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无面目。是识（一曰"嗜音"）歌舞，实为帝江。形夭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乱为目，脐为口，操干戚而舞焉。

汉竹宫用紫泥为坛，天神下若流火，玉饰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汉祭天神用万二千杯，养牛五岁，重三千斤。

太一君讳腊，天秩万二千石。

天翁姓张名坚，字刺渴，渔阳人。少不羁，无所拘忌。常张罗得一白雀，爱而养之。梦天刘翁责怒，每欲杀之，白雀辄以报坚，坚设诸方待之，终莫能害。天翁遂下观之，坚盛设宾主，乃窃骑天翁车，乘白龙，振策登天。天公乘余龙追之，不及。坚既到玄宫，易百官，杜塞北门，封白雀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刘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灾。坚患之，以刘翁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执（一曰报）阴，第二星曰叶诣，第三星曰视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作，第六星曰开宝，第七星曰招摇（一曰始）。

东王公讳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时，秩二万六千石。佩杂绶，绶长六丈六尺。从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杨，讳回，治昆仑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状，大者夺纪，纪三百日，小者夺算，算一百日。故为天帝督使，下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时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属神有天帝娇孙、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长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宫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灶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两龙（一曰冰夷，一曰冯夷）。又曰人面鱼身。《金匮》言名冯循（一作脩）。《河图》言姓吕名夷，《穆天子传》言无夷，《淮南子》言冯迟。《圣贤记》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河伯九千导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执明，呼之，入火不烧。

《太真科经》说，有鬼仙，丙戌日鬼名䰩生，丙午日鬼名挺骥，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逩，辛丑日鬼名逛，乙酉日鬼名聂左，丙辰日鬼名夭雄，辛卯日鬼名憓，酉虫鬼名发廷迁，厕鬼名项天竺（一曰笙）。语忩、敬遗，二鬼名，妇人临产呼之，不害人。长三寸三分，上下乌衣。马鬼名赐，蛇鬼名侧石圭（一曰虎），井鬼名琼，衣服鬼名甚遼。神荼、郁垒领万鬼。

古龟兹国王阿主儿者，有神异，力能降伏毒龙。时有贾人买市人金银宝货，至夜中，钱并化为炭。境内数百家皆失金宝。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罗汉果。王问之，罗汉曰："此龙所为。龙居北山，其头若虎，今在某处眠耳。"王乃易衣持剑默出。至龙所，见龙卧，将欲斩之，因曰："吾斩寐龙，谁知吾有神力。"遂叱龙，龙惊起，化为狮子，王即乘其上。龙怒，作雷声，腾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谓龙曰："尔不降，当断尔头。"龙惧王神力，乃作人语曰："勿杀我，我当与王乘，欲有所向，随心即至。"王许之。后常乘龙

而行。

乾陀国昔有王神勇多谋，号伽当（一曰“加色伽当”），讨袭诸国，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国，得上细𣯶二条，自留一，一与妃。妃因衣其𣯶谒王，𣯶当妃乳上有郁金香手印迹，王见惊恐，谓妃曰：“尔忽着此手迹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赐之𣯶。”王怒问藏臣，藏臣曰：“𣯶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问之，商言：“南天竺国娑陀婆恨王，有宿愿，每年所赋细𣯶，并重迭积之，手染郁金柘于𣯶上，千万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当背。妇人衣之，手印当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剑曰：“吾若不以剑裁娑陀婆恨王手足，无以寝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国，娑陀婆恨王与群臣绐报曰：“我国虽有王名娑陀婆恨，元无王也，但以金为王，设于殿上，凡统领教习，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马兵南讨其国。其国隐其王于地窟中，铸金人来迎。王知其伪，且自恃福力，因断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于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齐郡接历山上有古铁锁，大如人臂，绕其峰再浃。相传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锁之。挽锁断，飞来于此矣。

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华不注泉，齐顷公取水处，方圆百余步。北齐时，有人以绳千尺沉石试之不穷，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荆州永丰县东乡里有卧石一，长九尺六寸。其形似人体，青黄隐起，状若雕刻。境若旱，便齐手（一作祭，无“齐”字）而举之，小举小雨，大举大雨。相传此石忽见于此，本长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清）水宛（一曰穴）口傍，义兴十二年，有儿群浴此水，忽然岸侧有钱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满置地，随复去，乃衣襟结之，然后各有所得。流钱中有铜车，以铜牛牵之，行甚迅速。诸童奔逐，掣得车一脚，径可五寸许。猪鼻毂有六辐，通体青色，毂内黄锐，状如常运。于时沈敬守南阳，求得车脚钱，行时贯草辄便停破，竟不知所终往。

虎窟山，相传燕建平中，济南太守胡谘于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乌山下无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龟，大如马蹄，积炭五枝于函旁。复掘三丈，遇盘石，下有水流汹汹然，遂凿石穿水，北流甚驶。俄有一船触石而上，匠人窥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吴赤乌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义之船”。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济伯。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于杜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出。敬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胄。敬伯辞出，以一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杜林中，而衣裳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晓着履，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鼋（一曰龟）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杜林下有河伯冢。

妒妇津，相传言，晋大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妒忌。伯玉常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娶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托梦语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伯玉寤而觉之，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己丑，不致水神怒。丑妇讳之，无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虞道施，义熙中，乘车山行。忽有一人，乌衣，径上车言寄载。头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临别语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尔相容。”因留赠银环一双。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火发荡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

大定初，有士人随新罗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茂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目役，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附马。其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姬嫔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蕊不妍，女无须亦丑。丈人试遣总无，未必不如总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颐颔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感，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命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汊第十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升殿。访其来意，士人具说，龙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内并无此国。”其人复哀祈，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汊第七岛。

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锅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锅，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回顾二使，乃巨龙也。

天宝初，安思顺进五色玉带，又于左藏库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賮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比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谏，独李右座赞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运谋勇可将。乃命王天运将四万人，兼统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长恐惧请罪，悉出宝玉，愿岁贡献。天运不许，即屠城，虏三千人及其珠玑而还。勃律中有术者言："将军无义，不祥，天将大风雪矣。"行数百里，忽起风四起，雪花如翼，风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复摧。经半日，小海涨涌，四万人一时冻死，唯蕃汉各一人得还。具奏，玄宗大惊异，即令中使随二人验之。至小海侧，冰犹峥嵘如山，隔冰见兵士尸，立者坐者，莹彻可数。中使将返，冰忽稍释，众尸亦不复见。

郭代公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瞚目出于灯下。公了无惧色，徐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公之警句也。题毕吟之，其物遂灭。数日，公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数斗，所题句在焉。

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忽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床前。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藏。见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嚗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着于树。其物因飞去，竟不知何怪也。

贾相公在滑州，境内大旱，秋稼尽损。贾召大将二人，谓曰："今岁荒旱，烦君二人救三军百姓也。"皆言："苟利军州，死不足辞。"贾笑曰："君可辱为健步，乙日当有两骑，衣惨绯，所乘马蕃步鬣长，经市出城，君等踪之，识其所灭处，则吾事谐矣。"二将乃裹粮衣皂，行寻之，一如贾言，自市至野二百余里，映大冢而灭，遂垒石标表志焉。经信而返，贾大喜，令军健数百人具畚锸，与二将偕往其所。因发冢，获陈粟数十万斛，人竟不之测。

胡珣为虢州，时猎人杀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贯铜镮，镮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识之。

博士丘濡说，汝州旁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戒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磔耳如驴焉。至地乃复人矣，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野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惠，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辈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疠作。今形迹已露，任公踪观，不久当尔归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侧避。或见枕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见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箓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

李公佐大历中在庐州，有书吏王庚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骑呵辟，书吏遽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节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车軥索断。"紫衣者言："捡簿。"遂见数吏捡簿，曰："合取庐州某里张某妻脊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无恙，经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无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

郑相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勒之术，制邪理痛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腊高稍倦，郑公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郑公为起草屋种植，有沙弥、行者各一人。居之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妇人布衣，甚端丽，至阶作礼。智圆遽整衣，怪问："弟子何由至此？"妇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啾，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剧，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悉无而返。来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和尚所止处二三里耳。和尚慈

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声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间以刀子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与行者瘗之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浆于田中。村人访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圆和尚兰若。沙弥之父欣然访其子耗，其人请问，具言其事，盖魅所为也。沙弥父母尽皆号哭诣僧，僧犹绐焉。其父乃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令持念为将来资粮，郑公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爆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和尚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几里古丘中。”僧言于官，吏用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苕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绝珠贯，不复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阳村百姓王清，佣力得钱五镮。因买田畔一枯栗树，将为薪以求利。经宿，为邻人盗斫，创及腹，忽有黑蛇举首如臂，人语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惊惧，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孙薪之，复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钱实之。王清因是获利而归。十余年巨富，遂甃钱成龙形，号王清本。

元和中，苏湛游蓬鹊山，裹粮钻火，境无遗趾。忽谓妻曰：“我行山中，睹倒崖有光镜，必灵境也。明日将投之，今与卿诀。”妻子号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领奴婢潜随之。入山数十里，遥望岩有白光，圆明径丈，苏遂逼之。才及其光，长叫一声，妻儿遽前救之，身如茧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钴鉧，走集岩下。奴以利刀决其网，方断，苏已脑陷而死。妻乃积柴烧其崖，臭满一山中。相传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将及旻。旻引弓射杀之，大如车轮。因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创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也。

卷十五

诺皋记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常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亭，观其下箸。初食鲙数叠，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于茶瓯中，以叠覆之。食未半，怪覆瓯倾侧，刘举视之，向者骨珠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欧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及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言，访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恶鲙。

冯坦者，常有疾，医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减半。又令家人园中执一蛇，投瓮中，封闭七日。及开，蛇跃出，举首尺余，出门，因失所在。其过迹，地坟起数寸。陆绍郎中又言，尝记一人浸蛇酒，前后杀蛇数十头。一日，自临瓮窥酒，有物跳出啮其鼻将落，视之，乃蛇头骨。因疮毁其鼻如劓焉。

有陈朴，元和中，住崇贤里北街。大门外有大槐树，朴常黄昏徙倚窥外，见若妇人及狐大老乌之类，飞入树中，遂伐视之。树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独头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襁一死儿，长尺余。

僧无可言，近传有白将军者，常于曲江洗马，马忽跳出惊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带，萦绕数匝。遽令解之，血流数升。白异之，遂封纸帖中，藏衣箱内。一日，送客至浐水，出示诸客。客曰：“盍以水试之?”白以鞭筑地成窍，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顷，虫蠕蠕如长，窍中泉涌，倏忽自盘若一席，有黑气如香烟，径出檐外。众惧曰：“必龙也。”遂急归。未数里，风雨忽至，大震数声。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棱碗就井取水，误坠碗。经月余，出于渭河。

东平未用兵，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仆从数十，孟欲参谒，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然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熟，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孟因恐惧无睡，张寻大鼾。至三更后，孟才交睫，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捽入东偏房中，拳声如杵。一饷间，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入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程，须早发，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贶，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为前去。行数日，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迟明，空鞍失所在。驿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惟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常言，亲见孟不疑说，每每诫夜食必须发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常持念游览，不复应举。

刘积中，常于京近县庄居。妻病重。于一夕刘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口如咒状，顾命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

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固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为形，稍上者则为佳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轮奉迎。”刘心计无奈何，亦许。至一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与相识者，有已殁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间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矣。经数月，姥复来，拜谢曰：“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人。”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屣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尝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亦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入堂中。乃上堂对刘坐，问存殁，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然而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察，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听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察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察不知所为。厅阶前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块，掘之围阔，势如镦形。乃火上沃醯，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抵掌大笑。有顷，共牵察人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之际，妇人复还，大笑，察亦随出。察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察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察至死不肯言其情状。

独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转，数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栏大笑，却坠井中。汲者揽得席帽，挂于庭树。每雨，所溜雨处辄生黄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与道流游华山。时暑，环憩一小溪。忽有一叶，大如掌，红润可爱，随流而下。史独接得，置怀中。坐食顷，觉怀中渐重。潜起观之，觉叶上鳞起，栗栗而动，史惊惧，弃林中，遽白众曰：“此必龙也，可速去矣。”须臾，林中白烟生，弥于一谷。史下山未半，风雷大至。

史论作将军时，忽觉妻所居房中有光，异之。因与妻遍索房中，且无所见。一日，妻早妆开奁，奁中忽有五色龟，大如钱，吐五色气，弥满一室。后常养之。

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旧庄城东狗脊觜（《水经注》言此狗架觜）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功不至，乃率庄客指挥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蔽地，着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诣巫酹地谢之，亦无他焉。

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狰（一曰操），《永嘉郡记》作山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曰妭），一名濯肉，一名热肉，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鸠，青色，亦曰治乌。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见，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扰人，许于伍相庙多已。旧说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树皮，饿死，化为鸟都，皮骨为猪都，妇女为人都。鸟（一曰乌）都左腋下有镜印，阔二寸一分，右脚无大指，右手无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树根居者名猪都，在树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树尾者名鸟都。其禁有打土垄法、山鹊法。其掌诀，右手第二指上节边禁山都眼，左手目标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艺。窠表可为履屧，治脚气。

旧说野狐名紫狐，夜击尾火出。将为怪，必戴髑髅拜北斗，髑髅不坠，则化为人矣。

刘元鼎为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仓）场狐暴，刘遣吏生捕，日于球场纵犬逐之为乐。经年，所杀百数。后获一疥狐，纵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刘大异之，令访大将家猎狗及监军亦自夸巨犬，至皆弭耳环守之。狐良久才跳，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及城墙，俄失所在。刘自是不复令捕。道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日，可洞达阴阳。

南中有兽名风狸，如狙，眉长好羞，见人辄低头。其溺能理风疾。卫士多言风狸杖难得于翳形草。南人以上长绳系于野外大树下，人匿于旁树穴中伺之。三日后，知无人至，乃于草中寻摸。忽得一草茎，折之长尺许，窥树上有鸟集，指之，随指而堕，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劲走夺之。见人遽啮食之，或不及，则弃于草中。若不可下，当打之数百，方肯为人取。有得之者，禽兽随指而毙。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开成末，永兴坊百姓王乙掘井，过常井一丈余无水。忽听向下有人语及鸡声，甚喧闹，近如隔壁。井匠惧，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韦处仁将军，韦以事涉怪异，不复奏，遽令塞之。据亡新求《周秦故事》：谒者阁上得骊山本，李斯领徒七十二万人作陵，凿之以韦程，三十七岁，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极，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存天状’）状。”抑知厚地之下，别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寿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回。其妻久病，才相见，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东园矣，可速逐之。乙大惊，因趣园中。时昏黑，见一物长六尺余，

状如婴儿，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将击之，物遂走，遗其器。乙就视，见其妻半身。乙惊倒，或亡所见。反视妻，自发际眉间及胸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谓乙曰："可办乳二升，沃于园中所见物处。我前生为人后妻，节其子乳致死。因为所讼，冥断还其半身，向无君则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县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初至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才半寸，葛巾杖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骂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顷有妇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长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且论精奥，何痴顽狂率，辄致损害？今可见真官。"其来索续如蚁，状如驺卒，扑缘士人。士人悦然若梦，因啮四支痛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之门。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啮，且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刀攘背迫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騃，肉眼不识真官，乞赐余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墙下有小穴如栗，守宫出入焉。士人即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归入曲，有卖油者张帽驱驴，驮桶不避，导者搏之，头随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门。官人异之，随入，至大槐树下遂灭。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数尺，其树根枯，下有大虾蟆如叠，挟二笔锗，树溜津满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门浮沤钉，其盖已落。虾蟆即驴矣，笔锗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及怪露，食者悉病呕泄。

陵州龙兴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举石臼。好客，往来多依之。常夜会寺僧十余，设煎饼。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饼。"众僧惊散，惟惠恪掇煎饼数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极力急握之。魅哀祈，声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断，乃鸟一羽也。明日，随其血踪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岩罅而灭。惠恪率人发掘，乃一坑礜石。

开成初，东市百姓丧父，骑驴市凶具。行百步，驴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负君家力已足，勿复骑我。南市卖麸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负君钱数亦如之，今可卖我。"其人惊异，即牵行。旋访主卖之，驴甚壮，报价只及五千。诣麸行，乃还五千四百，因卖之。两宿而死。

郓州阚司仓者，家在荆州。其女乳母钮氏，有一子，妻爱之，与其子均焉，衣物饮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蒂，戏与己子，孔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长，忘我矣。常有物与我子停分，何容偏?"因啮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惊怖，逐夺之。其子状貌长短，正与乳母儿不下也。妻知其怪，谢之，钮氏复手簸主人之子，始如旧矣。阚为灾祥，密令奴持镬暗击之，正当其脑，骣然反中门扇。钮大怒，诟阚曰："尔如此勿悔。"阚知无可奈何，与妻拜祈之，怒方解。钮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荆州处士侯又玄，常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创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苦也，又玄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下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人面，至死不差。时荆秀才杜晔话此事于座客。

许卑山人言，江左数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它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痹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与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今年春，拜扫假回，至湖城逆旅。说去年秋有河北军将过此，至郊外数里，忽有旋风如升器，常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线焉。时马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风因散灭，马亦死。军将割马腹视之，腹中无伤，不知是何怪也。

卷十六

广动植之一并序

成式以天地间所化所产，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经》、《尔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鱼未列经史，已载事未悉者，或接诸耳目，简编所无者，作《广动植》，冀揞土培丘陵之学也。昔曹丕著论于火布，滕循献疑于虾须，蔡谟不识彭蜞，刘绦误呼荔挺，至今可笑，学者岂容略乎？总叙。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凤生鸾，鸾生庶鸟。应龙生建鸟，建鸟生麒麟，骐麟生庶兽。分鳞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分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日冯生玄阳阏，玄阳阏生鳞胎，鳞胎生干木，干木生庶木。招摇生程君（一曰若），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应黄，应黄生黄华，黄华生庶草。海闾生屈

龙，屈（一曰尾）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藻，藻生浮草。甲虫影伏，羽虫体伏。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龁吞者八窍而卵生，咀嚼者九窍而胎生。无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后。食叶者有丝，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饮者蚕，饮而不食者蝉，不饮不食者蜉蝣。蝌（一曰蚪）属却行，蛇属纡行，蜻蛉属往鸣，蜩属旁鸣，发皇翼鸣，蚣蝑股鸣，荣原胃鸣。蜩三十日而死。鳣鱼三月上官于孟津。鹧鸪向日飞。鳊与鲫鱼，车螯与移角，并相似。凤雄鸣节节，雌鸣足足，行鸣曰归嬉，止鸣曰提扶。麒麟牡鸣曰逝（一曰游）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助，夏鸣曰养绥。鳖无耳为守神。虎五指为貙。鱼满三百六十年，则为蛟龙，引飞去水。鱼二千斤为蛟。武阳小鱼，一斤千头。东海大鱼，瞳子大如三斗盎。桃文竹以四寸为一节，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节。木兰去皮不死。荆木心方。蛇有水、草、木、土四种。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鹤左右脚里第一指名兵爪。蜀郡无兔鸽。江南（一曰来）无狼马。朱提以南无鸠鹊。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千四百种。鸮，楚鸠所生（骡不滋乳）。蔡中郎以反舌为虾蟆，《淮南子》以蛩为蟪蠓，《诗义》以蠢为蝼蛄，高诱以乾鹊为蟋蟀。兔吐子。鸬鹚吐雏。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虾蟆。虾蟆无肠。龟（一曰鼋）肠属于头。科斗尾脱则足生。鸟未孕者为禽，鸟养子曰乳。蛇蟠向王，鹊巢背太岁，燕伏戊巳，虎奋冲破，乾鹊知来，猩猩知往。鹳影抱，虾蟆声抱。蝉化齐后，鸟生杜宇。椰子为越王头，壶楼为杜宇项。一鹧鸪鸣曰“向南不北”，逃闾鸣“玄壶卢系项”（一曰颈）。豆以二七为族，粟累十二为寸。

人参处处生，兰长生为瑞。有实曰果。又在木曰果。小麦忌戌，大麦忌子。荠、葶苈、菥蓂为三叶，孟夏煞之。乌头壳外有毛，石劫应节生花。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木无故丛生，枝尽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邑中终岁无鸟，有寇。郡中忽无鸟者，日乌亡。鸡无故自飞去，家有蛊。鸡日中不下树，妻妾奸谋。见蛇交，三年死。蛇冬见寝室，主兵急。人夜卧无故失髻者，鼠妖也。屋柱木无故生芝者，白为丧，赤为血，黑为贼，黄为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财，如牛马者远役，如龟蛇者田蚕耗。德及幽隐，则比目鱼至（一曰生）。妾媵有制，则白燕来巢。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山有宝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尝就上林令鱼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十余种。邻人石琼，就之求借，一皆遗弃。语曰：“买鱼得鲂，不如食茹。”“宁去累世宅，不去䲡鱼额。”“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得合澜蝙，虽不足豪，亦足以高。”“槟榔扶留，可以忘忧。”“白马甜榴，一实直牛。”“草木晖晖，苍黄乱飞。”

羽 篇

*凤，骨黑，雄雌夕旦鸣各异。黄帝使伶伦制十二*籥写之，其雄声，其雌音。乐有凤凰台，此凤脚，下物如白石者。凤有时来仪，候其所止处，掘深三尺，有圆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释氏书言，孔雀因雷声而孕。

鹳，江淮谓群鹳旋飞为鹳井。鹤亦好旋飞，必有风雨。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能群飞薄霄激雨，雨为之散。

乌鸣地上无好声。人临行，乌鸣而前引，多喜，此旧占所不载。贞元四年，郑、汴二州，群乌飞入田李纳绪境内，衔木为城，高至二三尺，方十余里。纳绪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旧，乌口皆流血。俗候乌飞翅重，天将雨。

鹊巢中必有梁。崔圆相公妻在家时，与姊妹戏于后园。见二鹊构巢，共衔一木，如笔管，长尺余，安巢中，众悉不见。俗言见鹊上梁必贵。大历八年，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隙，坏一十五处，宰臣上表贺。

贞元三年，中书省梧桐树上有鹊，以泥为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类，燕见之则毛脱。或言燕蛰于水（一曰月）底。旧说燕不入室，是井之虚也。取桐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来。胸班黑，声大，名胡燕。其巢有容匹素练者。

雀，释氏书言，雀沙生，因浴沙尘受卵。蜀吊乌山，至雉雀来吊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无嗉不食，似持（一曰特）悲者，以为义，则不杀。

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

鹦鹉，能飞。众鸟趾前三后一，唯鹦鹉四趾齐分。凡鸟下睑眨上，独此鸟两睑俱动，如人目。玄宗时，有五色鹦鹉能言，上令左右试牵帝衣，鸟辄瞋目叱吒。岐府文学熊延京献《鹦鹉篇》，以赞其事。张燕公有表贺，称为时乐鸟。

杜鹃，始阳相催而鸣，先鸣者吐血死。尝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聊学其声，即死。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厕上听其声，不祥。厌之法，当为大声应之。

雏鸽，旧言可使取火，效人言，胜鹦鹉。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见烟霄外物也。

鹅，济南郡张公城西北有鹅浦。南燕世，有渔人居水侧，常听鹅之声。众中有铃声甚清亮，候之，见一鹅咽颈极长，罗得之，项上有铜铃，缀以银锁，隐起“元鼎元年”字。

晋时，营道县令何潜之，于县界得鸟，大如白鹭，膝上髀下自然有铜镮贯之。

鸩鹊，旧言辟火灾。巢于高树，生子穴中，衔其母翅飞下养之。

鸮（即鸱字），相传鹘生三子，一为鸮。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置鸮脑酒。鸮脑酒令人久醉健忘。

异鸟，天宝二年，平卢有紫虫食禾苗。时东北有赤头鸟，群飞食之。开元二十三年，榆关有蟱蚄虫，延入平州界，亦有群雀食之。又开元中，具州蝗虫食禾，有大白鸟数千，小白鸟数万，尽食其虫。

大历八年，大鸟见武功，群鸟随噪之。行营将张日芬射获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广四尺三寸，状类蝙蝠。又郊州有白头鸟，乳鸲鹆。

王母使者，齐郡函山有鸟，足青，觜赤，黄素翼，绛颡，名王母使者。昔汉武登此山，得玉函，长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为白鸟飞去。世传山上有王母药函，常令鸟守之。

吐绶鸟，鱼复县南山有鸟，大如鸲鹆，羽色（一曰毛）多黑，杂以黄白，头颊似雉，有时吐物，长数寸，丹彩彪炳，形色类绶，因名为吐绶鸟。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虑触其嗉，行每远草木，故一名避株鸟。

鹳䴉，一名堕羿，形似鹊。人射之，则衔矢反射人。

鹲雕，喙大而勾，长一尺，赤黄色，受二升，南人以为酒杯也。

菘节鸟，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终南深谷中有之。

老䴉，秦中山谷间有鸟如枭，色青黄，肉翅，好食烟。见人辄惊落，隐首草穴中，常露身。其声如婴儿啼，名老䴉。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鸟头，有冠如戴胜，大若野鸡。

兜兜鸟，其声自号，正月以后作声，至五月节不知所在。其形似鸲鹆。

虾蟆护，南山下有鸟名虾蟆护，多在田中，头有冠，色苍，足赤，形似鹭。

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曰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为犬所噬。秦中天阴，有时有声，声如力车鸣，或言是水鸡过也。

《白泽图》谓之苍鹧，《帝喾书》谓之逆鸧，夫子、子夏所见。宝历中，国子四门助教史迥语成式，尝见裴瑜所注《尔雅》，言鸧麋鸹是九头鸟也。

细鸟，汉武时，毕勒国献细鸟，以方尺玉为笼，数百头，状如蝇，声如鸿鹄。此国以候日，因名候日虫。集宫人衣，辄蒙爱幸。

嗽金鸟，出昆明国。形如雀，色黄，常翱翔于海上。魏明帝时，其国来献此鸟。饴以真珠及龟脑，常吐金屑如粟，铸之乃为器服。宫人争以鸟所吐金为钗珥，谓之辟寒金，以鸟不畏寒也。宫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帝王怜。"

背明鸟，吴时，越巂之南献背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必对北，其声百变。

岢岚鸟，出河西赤坞镇。状似乌而大，飞翔于阵上，多不利。

鹔鷞，状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尝见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势控地，不能自振。及举，上凌青霄。出凉州。

鸦鸟，武州县合火山，山上有鸦鸟。形类乌，觜赤如丹。一名赤觜鸟，亦曰阿鸦鸟。

训胡，恶鸟也。鸣则后窍应之。

百劳，博劳也。相传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儿，能令速语。南人继母有娠，乳儿病如虐，唯鵙毛治之。

毛 篇

师子，释氏书言，师子筋为弦，鼓之众弦皆绝。西域有黑师子、捧师子。集贤校理张希复言，旧有师子尾拂，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

旧说苏合香，师子粪也。

象，旧说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释氏书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声。

又言，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咸亨二年，周澄国遣使上表，言："诃伽国有白象，首垂四牙，身运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丰。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象胆，随四时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龟无定体也。鼻端有爪，可拾针。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贞白言，夏月合药，宜置象牙于药旁。南人言象妒，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潜杀之。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体重。古训言，象孕五岁始生。

虎交而月晕。仙人郑思远常骑虎，故人许隐齿痛求治，郑曰："唯得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郑为拔数茎与之，因知虎须治齿也。虎杀人，能令尸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长一寸，在胁两旁皮内，尾端亦有之。佩之临官佳，无官人所娼嫉。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光坠入地成白石，主小儿惊。

马，虏中护兰马，玉白马也，亦曰玉面谙真马，十三岁马也。以十三岁已下，可以留种。旧种马，戎马八尺，田马七尺，怒马六尺。瓜州饲马以蓑草，沙州以茨萁，凉州以勃突浑，蜀以稗草。以萝卜根饲马，马肥。安比饲马以沙蓬根针。大食国马解人语。悉怛国、怛幹国出好马。马四岁，两齿。至二十岁，齿尽平。体名有输鼠、外凫、乌头、龙翅、虎口。猪

槽饲马，石灰泥槽，汗而系门，三事落驹。回毛在颈，白马。黑马鞍下腋下回毛，右胁白毛，左右后足白。马四足黑，目下横毛；黄马白喙，旋毛在吻后，汗沟上通尾本，目赤睫乱及反睫；白马黑目，目白却视，并不可骑。夜眼名附蝉，尸肝名悬熢，亦曰鸡舌、绿袂。方言以地黄、甘草啖五十岁，生三驹。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则为独肝。水牛有独肝者杀人，逆贼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岐胡有寿，膺匡欲广，毫筋欲横，啼后筋也。常有声，有黄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无寿。睫乱触人。衔乌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半也。疏肋难养。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一年接脊骨一节。

宁公所饭牛，阴虹属颈。阴虹，双筋自尾属颈也。

北虏之先索国有泥师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为鸿，遂委三子，谓曰："尔可从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随牛，牛所粪，悉成肉酪。太原县北有银牛山，汉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骑白牛蹊人田，田父诃诘之，乃曰："吾北海使，将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寻至山上，唯见牛迹，遗粪皆为银也。明年，世祖封禅。

鹿，虞部郎中陆绍弟，为卢氏县尉。尝观猎人猎，忽遇鹿五六头临涧，见人不惊，毛班如画。陆怪猎人不射，问之，猎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伤，且复不利。"陆不信，强之。猎者不得已，一发矢，鹿带箭而去。及返，射者坠崖，折左足。

《南康记》云："合浦有鹿，额上戴科藤一枝，四条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恶影，常饮浊水。当其溺时，人趁不复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断不通。故波斯谓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成式门下医人吴士皋，尝职于南海郡，见舶主说本国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栏折则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鸩处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刘孝标言，犀堕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

天铁熊，高宗时，加（一曰伽）毗叶国献天铁熊，擒白象、师子。

狼，大如狗，苍色，作声诸窍皆沸。䏶中筋大如鸭卵，有犯盗者，薰之，当令手挛缩。或言狼筋如织络，小囊虫所作也。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狈是两物，狈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于狼腿上，狈失狼则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临济郡西有狼冢。近世曾有人独行于野，遇狼数十头，其人窘急，遂登草积上。有两狼乃入穴中，负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数茎草，群狼遂竞拔之。积将崩，遇猎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冢，得狼百余头杀之，疑老狼即狈也。

貀泽，大如犬，其膏宜利，以手所承及于铜铁瓦器中，贮悉透，以骨盛则不漏。

猜猢，徼外勃樊州重陆香所出也，如枫脂，猜猢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状似獭。其头身四支了无毛，唯从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广一寸，长三四分。猎得者斫刺不伤，积薪焚之不死，乃大杖击之，骨碎乃死。

黄腰，一名唐已，人见之不祥，俗相传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连囊，以酒浇乾之，其气如真麝。

耶希，有鹿两头，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谓鹿为耶，矢为希。

蟌，似黄狗，圊有常处。若行远不及其家（一云处），则以草塞其尻。

猳玃，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状，长七尺，名猳玃，一曰马化。好窃人妻，多时形皆类之，尽姓杨，蜀中姓杨者往往玃爪。

狒狒，饮其血可以见鬼。力负千斤，笑辄上吻掩额，状如猕猴，作人言，如鸟声，能知生死。血可染绯，发可为髲。旧说反踵，猎者言无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进雌雄二头。

在子者，鳖身人首，炙之以藿，则鸣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广，重十斤。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岭下有一村养羊，大如驴。罽宾国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卷十七

广动植之二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井鱼，井鱼脑有穴，每翕水辄于脑穴蹙出，如飞泉散落海中，舟人竟以空器贮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见梵僧菩提胜说。

异鱼，东海渔人言，近获鱼，长五六尺，肠胃成胡鹿刀槊之状，或号秦皇鱼。

鲤，脊中鳞一道，每鳞有小黑点，大小皆三十六鳞。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鲆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

黄鱼，蜀中每杀黄鱼，天必阴雨。

乌贼，旧说名河伯度（一曰从）事小吏，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江东人或取墨书契，以脱人财物，书迹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纸耳。海人言，昔秦皇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形如算袋，两带极长。一说乌贼有碇，遇风则蚪前一须下碇。鲳鱼，凡诸鱼欲产，鲳鱼辄舐其腹，世谓之众鱼之生母。

鳍鱼，章安县出。出入鳍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颊赤如金，甚健，网不能制，俗呼为河伯健儿。

鲛鱼，鲛子惊则入母腹中。

马头鱼，象浦有鱼，色黑，长五丈余，头如马，伺人入水食人。

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诸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班鱼，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鱼，好与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壶，常群螫人。土人取石班鱼就蜂树侧灸之，标于竿上向日，令鱼影落其窠上，须臾有鸟大如燕，数百，互击其窠。窠碎，落如叶，蜂亦全尽。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构汁，此方可食，不尔有毒。

鲎，雌常负雄而行，渔者必得其双。南人列肆卖之，雄者少肉。旧说过海辄相负于背，高尺余，如帆乘风游行。今鲎壳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为鲎帆。成式荆州尝得一枚。至今闽岭重鲎子酱。鲎十二足，壳可为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为小如意也。

飞鱼，朗山浪水有鱼，长一尺，能飞，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

温泉中鱼，南人随溪有三亭城，城下温泉中生小鱼。

羊头鱼，周陵溪溪中有鱼，其头似羊，俗呼为羊头鱼。丰肉少骨，殊美于余鱼。

鲿鱼，济南郡东北有鲿坑，传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鱼，大如镜。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为鲿鱼焉。

玳瑁，虫不再交者，虎鸳与玳瑁也。

螺蚌，鹦鹉螺如鹦鹉，见之者凶。蚌当雷声则瘀（一曰病）。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不可食。

善苑国出百足蟹，长九尺，四螯。煎为胶，谓之螯胶，胜凤喙胶也。

平原郡贡糖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斲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毡蜜束于驿马，驰至于京。

蝤蛑，大者长尺余，两螯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随大潮退壳，一退一长。

奔鲟，奔鲟一名瀱，非鱼非蛟，大如船，长二三丈，色如鲇，有两乳在腹下，雄雌阴阳类人。取其子着岸上，声如婴儿啼。顶上有孔通头，气出赫赫作声，必大风，行者以为候。相传懒妇所化。杀一头得膏三四斛，取之烧灯，照读书、纺绩辄暗，照欢乐之处则明。

系臂，如龟，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陈所取之数，则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则风波覆船。

蛤梨，候风雨，能以壳为翅飞。

拥剑，一螯极小，以大者斗，小者食。

寄居，壳似蜗，一头小蟹，一头螺蛤也。寄在壳间，常候蜗（一曰螺）开出食。螺欲合，遽入壳中。

牡蛎，言牡，非谓雄也。介虫中唯牡蛎是咸水结成也。

玉桃，似蚌，长二寸，广五寸，壳中柱炙之如牛头肱项。

数丸，形似蟛蜞，竟取土各作丸，丸数满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钱、壳甚固，壮夫极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虫 篇

蝉，未脱时名复育，相传言蛣蜣所化。秀才韦翾（一曰翻）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复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

蝶，白蛱蝶，尺蠖蚕所化也。秀才顾非熊少年时，尝见郁栖中坏绿裙幅，旋化为蝶。工部员外郎张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经宿化为大胡蝶。

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次有色窃赤者。细蚁中有黑者，迟钝，力举等身铁。有窃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儿戏时，尝以棘刺标蝇，置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才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元和中，假居在长兴里。庭有一穴蚁，形状大如次窃赤者，而色正黑，腰节微赤，首锐足高，走最轻迅。每生致蠖及小鱼（一曰虫）入穴，辄坏垤窒穴，盖防其逸也。自后徙居数处，更不复见此。山人程宗乂（一曰文）云："程执恭在易定，野中蚁楼三尺余。"

蜘蛛，道士许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饭于暗室地上，入夏悉化为蜘蛛。

吴公，绥安县多吴公，大者兔寻，能以气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气吸兔"）。小者 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蠨蛸，成式书斋多此虫，盖好窠于书卷也。或在笔管中，祝声可听。有时开卷视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蝇虎，旋以泥隔之，时方知不独负桑虫也。

颠当，成式书斋前，每雨后多颠当，窠（俗人所呼）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土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也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并无丝隙可寻也。其形似蜘蛛（如墙角乱绣中者），《尔雅》谓之王蛈蜴，《鬼谷子》谓之蛈母。秦中儿童对曰："颠当颠当牢守门，蠨蛸寇汝无处奔。"

蝇，长安秋多蝇，成式蠹书，常日读百家五卷，

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偶拂杀一焉，细视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于腐，嗜于酒肉。按理首翼，其类有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聒，其声在翼也。青者能败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蝇，茅根所化也。

壁鱼，补阙张周封言，尝见壁上白瓜子化为白鱼，因知《列子》言朽瓜为鱼之义。

蛣蜣，草中有蛣蜣树。

天牛虫，黑甲虫也。长安夏中，此虫或出于离壁间必雨，成式七度验之皆应。

异虫，温会在江州，与宾客看打鱼。渔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温问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语。渔者色黑，细视之，有物如黄叶，大尺余，眼遍其上，啮不可取，温令烧之落。每对一眼，底有嘴如钉，渔子出血数升而死，莫有识者。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百练束之，至暑月，常骭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二条赐之，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异蜂，有蜂如蜡蜂稍大，飞劲疾，好圆裁树叶，卷入木窍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发壁寻之，每叶卷中实以不洁，或云将化为蜜也。

白蜂窠，成式修竹里私第，果园数亩。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胶土为窠于庭前檐，大如鸡卵，色正白可爱。家弟恶而坏之，其冬果衅钟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恶言白门。《金楼子》言，子婚日，疾风雪下，帏幕变白，以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岭南有毒菌，夜明，经雨而腐化为巨蜂，黑色，喙若锯，长三分余。夜入人耳鼻中，断人心系。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于野竹上结窠。窠大如鸡子，有带，长尺许。窠与蜜并绀色可爱，甘倍于常蜜。

水蛆，南中水溪涧中多有蛆，长寸余，色黑。夏深变为虻，螫人甚毒。

水虫，象浦其川渚有水虫，攒水食船，数十日船坏。虫甚微细。抱抢，水虫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抢，如棘针螫人，有毒。

负子，水虫也。有子多负之。

避役，南中名避役，一曰二十辰虫。状似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云见得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成式再从兄郛尝观之。

食胶虫，夏月食松胶，前脚传之，后脚聂之，内之尻中。

螳螂，形如蝉，其子如虾，着草叶。得其子，则母飞来就之。煎食，辛而美。

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

谢豹，虢州有虫名谢豹，常在深土中。司马裴沈子常治坑获之。小类虾蟆，而圆如球，见人以前两脚交覆首，如羞状。能穴地如鼢鼠，顷刻深数尺。或出地听谢豹鸟声，则脑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车虫，状如唧聊，苍色，好栖高树上，其声如人吟啸，终南有之。一本云，沧州俗呼为搔前，太原有大而黑者，声唧聊。碎车，别俗呼为没盐虫也。

度古，似书带，色类蚓，长二尺余，首如铲，背上有黑黄襕，稍触则断。尝趁蚓，蚓不复动，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鸡吃辄死。俗呼土虫。

雷蜞，大如蚓，以物触之乃蹙缩，圆转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渐小，复如蚓焉。或云啮人毒甚。

矛，蛇头鳖身，入水缘树木，生岭南，南人谓之矛。膏至利，铜瓦器贮浸出，惟鸡卵壳盛之不漏。主肿毒。

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蚺蛇，长十丈，常吞鹿，消尽，乃绕树出骨。养创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成式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蝎，开元初，尝有一主簿，竹筒盛过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为主簿虫。蝎常为蜗所食，以迹规之，蝎不复去。旧说过满百，为蝎所螫。蝎前谓之螫，后谓之虿。

虱，旧说虱虫饮赤龙所浴水则愈。虱恶水银。人有病虱者，虽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荆州秀才张告，尝扪得两头虱。有草生山足湿处，叶如百合，对叶独茎，茎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虮虱。有水竹，叶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虱。

蝗，荆州有帛师，号法通，本安西人。少于东天竺出家，言蝗虫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来者，乃忉利天梵天来者。西域验其字作木天坛法禳之。今蝗虫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晓。或言鱼子变，近之矣。旧言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侵渔百姓则虫食谷。虫身黑头赤，武吏也。头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为野狐鼻涕。

卷十八

广动植之三

木　篇

松，今言两粒、五粒，粒当言鬣。成式修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两根，大财如碗，甲子年结实，味如新罗、南诏者不别。五鬣松皮不鳞，中使仇士良

水硙亭子在城东，有两鬣皮不鳞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谓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则偃，盖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获（一曰覆）。死曰荮。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

菡堕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兰（一曰阑）隔，状如湿面。将成竹而筒皮未落，辄有细虫啮之陨箨，后虫啮处成赤迹，似绣画可爱。

棘竹，一名芭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缫车，食之落人齿。

筋竹，南方以为矛。笋未成时，堪为弩弦。

百叶竹，一枝百叶，有毒。

《竹谱》：竹类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经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也。

异木，大历中，成都百姓郭远，因樵获瑞木一茎，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于秘阁。

京西持国寺，寺前有槐树数株，金监买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内回，工言木无他异，金大嗟惋，令胶之，曰："此不堪矣，但使尔知予工也。"乃别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都官陈修古员外言，西川一县，不记名，吏因换狱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异树，娄约居常山，据禅座。有一野妪，手持一树，植之于庭，言此是蜻蜓树。岁久，芬芳郁茂，有一鸟身赤尾长，常止息其上。

异果，赡披国有人牧羊千百余头，有一羊离群，忽失所在。至暮方归，形色鸣吼异常，群羊异（一曰长）。之。明日，遂独行，主因随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间所有。羊于一处食草，草不可识。有果作黄金色，牧羊人切一将还，为鬼所夺。又一日，复往取此果，至穴，鬼复欲夺，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长，头才出，身塞于穴，数日化为石也。

甘子，天宝十年，上谓宰臣曰："近日于宫内种甘子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颗，与江南蜀道所进不异。"宰臣贺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而潜通。故得资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华实。"相传玄宗幸蜀年，罗浮甘子不实。岭南有蚁，大于秦中马蚁，结窠于甘树。甘实时，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实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数倍于常者。

樟木，江东人多取为船，船有与蛟龙斗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东州后堂石榴皆生双子。南诏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纸，味绝于洛中。石榴甜者谓之天浆，能已乳石毒。

柿，俗谓柿树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

汉帝杏，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汉时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枣，晋时大仓南有翟泉，泉西有华林园，园有仙人枣，长五寸，核细如针。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栀子，诸花少六出者，唯栀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栀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瞻蔔花也。

仙桃，出郴州苏耽仙坛。有人至，心祈之辄落坛上，或至五六颗。形似石块，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饮之，愈众疾，尤治邪气。

娑罗，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随长。外国僧见曰："此娑罗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莲。天宝初，安西道进娑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拔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采得前件树枝二百茎。如得托根长乐，擢颖建章。布叶垂阴，邻月中之丹桂；连枝接影，对天上之白榆。"

赤白柽，出凉州。大者为炭，复（一曰伤）入以灰汁，可以煮铜为银。

仙树，祁连山上有仙树实，行旅得之止饥渴。一名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剖则甘，铁刀剖则苦，木刀剖则酸，芦刀剖则辛。

木五香：根栴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薰陆。

椒，可以来水银。茱萸气好上，椒气好下。

构，榦田久废，必生构。叶有办曰楮，无曰构。

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或曰以水试之，沉则无火。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则伐之，为枕不裂。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陈昭曰："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蒲萄百树。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胜，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裹，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

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十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

凌霄花中露水，损人目。

松桢，即钟藤也。叶大，晋安人以为盘。

侯骚，蔓生，子如鸡卵，既甘且冷，轻身消酒。《广志》言，因王太仆所献。

蠡荠，子如弹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坚可酌酒，实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凉州野猪泽，大如兔头。

菩提树，出摩伽陀国，在摩诃菩提寺，盖释迦如来成道时树，一名思惟树。茎干黄白，枝叶青翠，经冬不凋。至佛入灭日，变色凋落，过已还生。至此日，国王人民大作佛事，收叶而归，以为瑞也。树高四百尺，已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显庆五年，于寺立碑以纪圣德。此树梵名有二，一曰宾桉梨（一曰“梨娑”）力叉，二曰阿湿曷他婆（一曰娑）力叉。《西域记》谓之卑钵罗，以佛于其下成道，即以道为称，故号菩提。婆（一曰娑）力叉，汉翻为树。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火婆罗门积薪焚焉。炽焰中忽生两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石垣。至赏设迦至（一曰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竭陀国满曹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故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垣上二丈余。

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娑（一曰婆）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婆）力叉贝多，三者部婆（一曰娑）力叉多罗梨（一曰“多梨贝多”）。并书其叶，部阇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一曰娑）力叉者，汉言叶树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记》称嵩高等中有思惟树，即贝多也。

释氏有贝多树下《思惟经》，顾徽《广州记》称贝多叶似枇杷，并谬。

交趾近出贝多枝，弹材中第一。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断其树劈取之。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入药用，别有法。

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通神明，辟众恶。

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石子。一年生跋屡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

紫铆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树长一丈，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而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大雾露及雨沾濡，其树枝条即出紫铆。波斯国使乌海及沙利深所说并同。真腊国使折冲都尉沙门施沙尼拔陀言，蚁运土于树端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铆。昆仑国者善，波斯国者次之。

阿魏，出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伽阇那呼为形虞。亦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阿虞截。树长八九丈，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拂林国僧弯所说同。摩伽陀国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呼为阿蔀嚲。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冬瓜，有壳裹之，壳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甚美。

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乾枣，味甘如饧，可食。

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

槃砮穑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群汉。树长三丈，围四五尺，叶似细榕，经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绿，大如酸枣，其味甜腻，可食。西域人压为油以涂身，可去风痒。

齐暾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拂林呼为齐虚（音汤兮反）。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

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白豆蔻，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形如芭焦，叶似杜若，长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

荜拨，出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拂林国呼为阿梨诃咃。苗长三四尺，茎细如箸。叶似戢叶。子似桑椹，八月采。

䅎齐，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顸勃梨咃。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更抽新条，极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

波斯皂荚，出波斯国，呼为忽野檐默。拂林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构缘而短

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其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甜如饴，可啖，亦入药用。

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呼为阿缕。长一丈许，皮青白色，叶似槐叶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参，出拂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菁，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

㮈只，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叶，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与荠麦相类。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苗长七八尺，叶似梅叶，四时敷荣。其花五出，白色，不结子。花若开时，遍野皆香，与岭南詹糖相类。西域人常采其花压以为油，甚香滑。

阿驿，波斯国呼为阿驵，拂林呼为底珍。树长丈四五，枝叶繁茂。叶有五出，似椑麻。无花而实，实赤色，类椑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

卷十九

广动植类之四

草 篇

芝，天宝初，临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类天尊，太守张景佚截柱献之。

大历八年，庐江县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类至多：参成芝，断而可续。夜光芝，一株九实。实坠地如七寸镜，视如牛目，茅君种于句曲山。隐辰芝，状如斗，以屋为节，以茎为刚。

《仙经》言，穿地六尺，以镮实一枚种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坚筑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曰刻）。实如桃，五色，名凤脑芝。食其实，唾地为凤，乘升太极。白符芝，大雪而华。五德芝，如车马。菌芝，如楼。凡学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鸟衔芝至。罗门山食（一曰生）石芝，得地仙。

莲石，莲入水必沉，唯煎盐咸卤能浮之。雁食之，粪落山石间，百年不坏。相传橡子落水为莲。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后檐阶，开成末有苔，状如苦苣。初于砖上，色如盐绿，轻嫩可爱。谈论僧义林，太和初改葬棋法师，初开冢，香气袭人，侧卧砖台上，形如生。砖上苔厚二寸余，作金色，气如爇檀。

瓦松，崔融《瓦松赋序》曰：“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下。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赋云：“煌煌特秀，状金芝之产溜；历历虚悬，若星榆之种天。葩条郁毓，根柢连卷。间紫苔而褭露，凌碧瓦而含烟。”又曰：“惭魏宫之鸟悲，恧汉殿之红莲。”崔公学博，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墙曰垣衣。”《广志》谓之兰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长安西载其瓦于洛阳，以覆屋。前代词人诗中多用昔耶，梁简文帝《咏蔷薇》曰：“缘阶覆碧绮，依檐映昔耶。”或言构木上多松栽土，木气泄则瓦生松。大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状请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尝瓦此殿矣。”众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毕不生瓦松。”众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齿，间不通綖，亦无瓦松。《本草》：“瓦衣谓之屋游。”

瓜，恶香，香中尤忌麝。郑注太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芰，今人但言菱芰，诸解草木书亦不分别，唯王安贫《武陵记》言，四角、三角曰芰，两角曰菱。今苏州折腰菱多两脚。成式曾于荆州，有僧遗一斗郢城菱，三角而无伤（一曰刺），可以节（一曰挼）莎。

芰，一名水栗，一名薢茩。汉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叶沦没波下，亦曰青水芰。玄都有菱碧色，状如鸡飞，名翻鸡芰，仙人凫伯子常采之。

兔丝子，多近棘及藋，山居者疑二草之气类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刘愭，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愭怪而拔草，复倒。如此三度，愭密录此草种之，多主伤折，俗呼为刘愭草。

牡丹，前史中无说处，唯《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捡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又房相有言：“牡丹之会，琯不预焉。至德中，马仆射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多少矣。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尺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

曰："根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

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合离，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环之，相须而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一名独摇，一名离母，言若士人所食者，合呼为赤箭。

蜀葵，可以缉为布。枯时烧作灰，藏火，火久不灭。花有重台者。

茄子，茄字本莲茎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节下食有伽子数蒂，偶问工部员外郎张周封伽子故事，张云："一名落苏，事具《食疗本草》。此误作《食疗本草》，元出《拾遗本草》。"成式记得隐侯《行园》诗云："寒瓜方卧垅，秋菰正满陂。紫茄纷烂熳，绿芋郁参差。"又一名昆仑瓜。岭南茄子宿根成树，高五六尺。姚向曾为南选使，亲见之。故《本草》记广州有慎火树，树大三四围。慎火即景天也，俗呼为护火草。茄子熟者，食之厚肠胃，动气发疾。根能治灶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时，取叶布于过路，以灰规之，人践之，子必繁也。俗谓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曰"玄造"）院中有其种。《水经》云："石头四对蔡浦，浦长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子浦。"

异菌，开城元年春，成式修竹里私第书斋前，有枯紫荆数枝蠹折，因伐之，余尺许。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顶黄白两晕，绿垂裙如鹅鞴（一曰鞴），高尺余。至午，色变黑而死，焚之气如麻香。成式尝置香炉于枿台，每念经，门生以为善徵。后览诸志怪，南齐吴郡褚思庄，素奉释氏，眠于渠下，短柱是楠木，去地四尺余，有节。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节上，黄色鲜明，渐渐长数尺。数日，遂成千佛状，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镤隐起，摩之殊软。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时佛行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时，其家贮之箱中。积五年，思庄不复住其下。亦无他显盛，阖门寿考，思庄父终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壮年。

又梁简文延香园，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长八寸，头盖似鸡头实，黑色。其柄似藕柄，内通干空（一曰"柄干通空"），皮质皆纯白，根下微红。鸡头实处似竹节，脱之又得脱也。自节处别生一重，如结网罗，四面同（一曰周），可五六寸，圆绕周匝，以罩柄上，相远不相着也。其似结网众目，轻巧可爱，其柄又得脱也。验仙书，与威喜芝相类。

舞草，出雅州。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之半相对。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讴曲，必动叶如舞也。

护门草，常山北。草名护门，置诸门上，夜有人（一曰物）过辄叱之。

仙人条，出衡岳。无根蒂，生石上，状如同心带，三股，色绿，亦不常有。

睡莲，南海有睡莲，夜则花低入水。屯田韦郎中从事南海，亲见。

蔓金苔，晋时外国献蔓金苔，萦聚之如鸡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铄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异蒿，田在实，布之子也。大和中，尝过蔡州北。路侧有草如蒿，茎大如指，其端聚叶，似鷦鹩巢在颠。折视之，叶中有小鼠数十，才若皂荚子，目犹未开，啾啾有声。

蜜草，北天竺国出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盐。

老鸦爪篱，叶如牛蒡而美。子熟时色黑，状如爪篱。

鸭舌草，生水中，似莼，俗呼为鸭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间。丛生，花偏如支子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叶稍黑，误食之，数日卒，饮白鹅、鸭血则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买你。"食之立死。

铜匙草，生水中，叶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经冬在水不死。成式于城南村墅池中见之。

天芋，生终南山中。叶如荷而厚。

水韭，生于水湄，状如韭而叶细长，可食。

地钱，叶圆茎细，有蔓生溪涧边，一曰积雪草，亦曰连钱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尤心草。

盆甑草，即牵牛子也。结实后断之，状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龟，蔓如薯蓣。

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

油点草，叶似君迁，每叶上有黑点相对。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叶端方白。农人候之莳，曰："三叶白，草毕秀矣。"其叶似薯蓣。

落回（一曰"博落回"）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茎叶如麻。茎中空，吹作声如勃逻回，因名之。

蒟蒻，根大如碗，至秋叶滴露，随滴生苗。

鬼皂荚，生江南地，泽如皂荚，高一二尺，沐之长发，叶亦去衣垢。

通脱木，如蜱麻，生山侧。花上粉，主治恶疮。心空，中有瓤，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进来中土。

左行草，使人无情。范阳长贡。

青草槐，龙阳县裨牛山南有青草槐，丛生，高尺余。花若金灯，仲夏发花，一本云迄千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节上如弹丸，味如白鸡，皆向北。有大树鸡，如杯棬，呼为胡孙眼。

庐山有石耳，性热。

野狐丝，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红，大如粟，秦人呼为狐丝。

金钱花，一云本出外国，梁大同二年进来中土。梁时，荆州掾属双陆，赌金钱，钱尽，以金钱花相足，鱼弘谓得花胜得钱。

荷，汉明帝时，池中有分枝荷，一茎四（一曰两）叶，状如骈盖。子如玄珠，可以饰珮也。灵帝时，有夜舒荷，一茎四莲，其叶夜舒昼卷。

梦草，汉武时异国所献，似蒲，昼缩入地，夜若抽萌。怀其草，自知梦之好恶。帝思李夫人，怀之辄梦。

乌蓬，叶如乌翅，俗呼为仙人花。

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置湿处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国。草红色，叶如莲叶，月出则舒，月没则卷。

红草，山戎之北有草，茎长一丈，叶如车轮，色如朝虹。齐桓时，山戎献其种，乃植于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时，苑中合欢草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乃合一茎，谓之神草。

三蔬，晋时有芳蔬园，在墉（一曰"金墉"）之东，有菜名芸薇，类有三种：紫色为上蔬，味辛；黄色为中蔬，味甘；青者为下蔬，味咸。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掌中芥，末多国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长，长三尺，乃植于地。

水网藻，汉武昆明池中有水网藻，枝横侧水上，长八九尺，有似网目。凫鸭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乌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驭，以手掩乌目，食此则美闷不复动。东方朔言，为小儿时，井陷，坠至地下，数十年无所寄托。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红泉不得渡，其人以一只屐，因乘泛红泉，得至草处食之。

挟剑豆，乐浪东有融泽，之中生豆荚，形似人挟剑，横斜而生。

牧靡，建宁郡乌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乌鹊误食乌喙中毒，必急飞牧靡上，啄牧靡以解也。

卷二十

肉攫部

取鹰法，七月二十日为上时，内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为次时。八月下旬为下时，塞外鹰毕至矣。鹰网目方一寸八分，从八十目，横五十目，以黄蘖和杼汁染之，令与地色相类。螽虫好食网，以蘖防之。有网竿、都杙、吴公。磔竿二：一为鹑竿，一为鸽竿。鸽飞能远察，见鹰，常在人前。若竦身动盼，则随其所视候之。

取木鸡、木雀、鹞网目方二寸，纵三十目，横十八目。

凡鸷鸟，雏生而有惠，出壳之后，即于窠外放巢。大鸷恐其坠堕及为日所曝，热暍致损，乃取带叶树枝插其巢畔，防其坠堕及作阴凉也。欲验雏之大小，以所插之叶为候。若一日二日，其叶虽萎而尚带青色。至六七日，其叶微黄。十日后枯瘁，此时雏渐大可取。

凡禽兽，必藏匿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

鹰巢，一名菆鹰。呼菆子者，雏鹰也。鹰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笼。拔毛先从头起，必于平旦过顶，至伏鹑则止。从颈下过飏毛，至尾则止。尾根下毛名飏毛。其背毛并两翅大翎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两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笼。

雕角鹰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笼。

鹘，北回鹰过尽停放，四月上旬入笼，不拔毛。

鹘，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笼。

凡鸷击等，一变为鸽，二变为鵁，转鹘，三变为正鹘。自此已，后至累变，皆为正鹘。

白鸽，觜爪白者，从一变为鵁，至累变，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纵理，翎尾斑节微微有黄色者，一变为鵁，则两翅封上及两胜之毛间似紫白，其余白色不改。

齐王高纬武平六年，得幽州行台仆射河东潘子光所送白鸽，合身如雪色。视臆前微微有纵白斑之理，理色暧昧如缥。觜本之色微带青白，向末渐乌。其爪亦同于觜。蜡胫并作黄白赤。是为上品。黄麻色，一变为鵁，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从斑渐阔而短。鵁转出后乃至累变，背上微加青色，臆前从理转就短细，渐加膝上鲜白。此为次。青麻色，其变色一同黄麻之鵁。此为下品。又有罗乌鸧、罗麻鸧，一曰鹘。

白兔鹰，嘴爪白者，从一变为鵁，乃至累变，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带青白色，臆前纵理及翎尾班节微有黄色者，一变背上翅尾微为灰色，臆前纵理变为横理，变色微漠若无，胜间仍白。至于鵁转已后，其灰色微褐，而渐渐向白，其嘴爪极黑，体上黄鹊斑色微深者，一变为青白鵁，鵁转之后乃至累变，臆前横理转细，则渐为鹘色也。

齐王高洋天保三年，获白兔鹰一联，不知所得之处。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为浅乌之色（一曰"目赤色，觜爪之本色白"）蜡胫并黄，当时号为金脚。

又高帝（一曰"高齐"）武平初，领军将军赵野

又献白兔鹰一联，头及顶遥看悉白，近边熟视，乃有紫迹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迹点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绕，白色之外以黑为缘。翅毛亦以白为地，紫色节之。臆前以白为地，微微有缥赤从理。眼黄如真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渐乌。蜡作浅黄色，胫指之色亦黄。爪与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带青白色者，一变为紫理白鸫，鸫转以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网，臆前紫渐灭成白。其觜爪极黑者，一变为青白鸫，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作灰白色。

赤色，一变为鸫，其色带黑，鸫转已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变为青鸫而微带灰色，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微微渐白。

鹁烂堆（一曰雌，又曰雄）黄，一变之鸫，色如鸷鹫，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渐微白。

黄色，一变之后乃至累变，其色似于鸷鹫而色微深，大况鸫烂雄黄，变色同也。

青斑，一变为青父鸫，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 前微微渐白。此次色也。

白唐，唐者黑色也，谓斑上有黑色，一变为青白鸫，杂带黑色，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渐渐微白。

赤斑唐，谓斑上有黑色也。一变为鸫，其色多黑，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细，臆前黑虽渐褐，世人仍名为黑鹘。

青斑唐，谓斑上有黑色也。一变为鸫，其色带青黑，鸫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虽细，臆前之色仍常暗黪。此下色也。

鹰之雌雄，唯以大小为异，其余形象本无分别。雉鹰虽小，而是雄鹰，羽毛杂色，从初及变，既同兔鹰，更无别述。雉鹰一岁，臆前从理阔者，世名为鸧斑。至后变为鸫鹘之时，其臆从理变作横理，然犹阔大。若臆前从理本细者，后变为鸫鹘之时，臆前横理亦细。

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余，便鸟而快，一名沙裹白。生代北沙漠里荆窠上，向雁门、马邑飞。

代都赤者，紫背黑须，白睛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川赤岩里，向虚丘、中山、白峒飞。

漠北白者，身长且大，五斤有余，细斑短胫，鹰内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远近，向代川、中山飞。一名西道白。房山白者，紫背细斑，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东房山白杨、椵树上，向范阳、中山飞。

渔阳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无及东西曲。一名大曲、小曲。白叶树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飞。

东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余，鹰内之最大。生卢龙、和龙以北，不知远近，向涣休、巨黑（一曰里）、章武、合口、光州（一曰川）飞。虽稍软，若值快者，越于前鹰。土黄，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栎树上，或大或小。

黑皂鹂，大者五斤，生渔阳山松杉树上，多死。时有快者，章武飞。白皂鹂，大者五斤，生渔阳、白道、河阳、漠北，所在皆有。生柏枯树上，便鸟，向灵丘、中山、范阳、章武飞。青斑，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杨树上。细斑者快，向灵丘山、范阳飞。

鸫鹰荏子，青黑者快，蜕净眼明，是未尝养雏，尤快。若目多眵，蜕不净者，已养雏矣，不任用，多死。又条头无花，虽远而聚。或条出句然作声，短命之候。口内赤，反掌热，隔衣蒸人，长命之候。叠尾、振卷打格、只立理面毛、藏头睡，长命之候也。

凡鸷鸟飞尤忌错，喉病入叉，十无一活。叉在咽喉骨前皮里，缺盆骨内，嗉之下。

吸筒，以银铢为之，大如角鹰翅管。鹰已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条不过五条数者短命，条如赤小豆汁与白相和者死。

凡网损、摆伤、兔踢伤、鹤兵爪，皆为病。

续集卷一

支诺皋上

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㐌，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穀种于弟，弟蒸而与之，㐌不知也。至蚕时，有一蚕生焉，目长寸余，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缫之，不供。穀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余。旁㐌常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㐌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㐌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云："尔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露一金锥子，击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散，以金锥插于石罅。旁㐌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赡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蚕穀事，仍谓旁㐌："试以蚕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㐌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蚕如常蚕，穀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予金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糠（一作塘）三版乎？欲尔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糠三版。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击锥求狼粪，因雷

震，锥失所在。

临濑（一作湍）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入禅。每晏坐，必求寒林静境，殆非人所至。经数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应曰："汝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睹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阃若蹶声。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无踪隙。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火犹荧荧。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绝。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惠，善陶（一作钩）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余，赪鬐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斤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栲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禖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赡军。一夕，为海潮所沦。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于午忽无病死，经宿而苏。言始梦至一处，城壁台殿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袒视，左髆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肉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箑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飞或走，或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吏曰："有生之类，先死而毕。"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鹄觐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厩，潜身草积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相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烛索鹄于草积中，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未旬，无病而死。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常夜习业，忽见一小鬼鬅鬙，头长二尺余，满头碎光如星，眨眨（一作荧荧）可恶。戏灯弄砚，纷搏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余粒。

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誉"），言住宝相寺持经。夜久，忽有飞虫五六枚，大如蝇，金色，迭飞起灯焰。或蹲于炷花上鼓翅，与火一色，久乃灭焰中。如此数夕。童子击堕一枚，乃薰陆香也，亦无形状。自是不复见。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鹞立于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只揖。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绐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窠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鹞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尔必为我暂留，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家。揖让独言，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诺许，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货衣具凿楮，如期备酹焚之，自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盖人间三日也。

贞元末，开州军将冉从长轻财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画人宁采图为《竹林会》，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气相轧。柳忽眄图谓主人曰："此画巧于体势，失于意趣。今欲为公设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胜，如何？"冉惊曰："素不知秀才艺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当入被画中治之。"郭抚掌曰："君欲绐三尺童子乎？"

柳因邀其赌，郭请以五千抵负，冉亦为保。柳乃腾身赴图而灭，坐客大骇。图表于壁，众摸索不获。久之，柳忽语曰："郭子信来？"声若出画中也。食顷，瞥自图上坠下，指阮籍像曰："工夫只及此。"众视之，觉阮籍图像独异，吻若方笑。宁采睹之，不复认。冉意其得道者，与郭俱谢之。数日，竟他去。宋存寿处士在释时，目击其事。

奉天县国盛村百姓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不实之，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髑髅，戴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是会昌五年事。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寝，梦徙倚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衣黄，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因访邻房乡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褫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皆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及第。

潞州军校郭谊，先为邯郸郡牧使，因兄亡，遂于郓州举其先，同茔（一作"兄柩"）葬于磁州滏阳县之西岗。县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凿石为穴。谊之所卜亦凿焉。积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长可四尺，形如守宫，支体首尾毕具，役者误断焉。谊恶之，将别卜地，白于刘从谏，从谏不许，因葬焉。后月余，谊陷于厕，体仆几死。骨肉、奴婢相继死者二十余人。自是常恐悸，晻呓不安。因哀请罢职，从谏以都押衙焦长楚之务与谊对换。及贼稹（一作"刘积"）阻兵，谊为其魁，军破，枭首。其家无少长，悉投井中死。盐州从事郑宾于，言石守宫见在磁州官库中。

伊阙县令李师晦，有兄弟任江南官，与一僧往还。常入山采药，遇暴风雨，避于敬（一作栳）树。须臾大震，有物瞥然坠地。倏而朗晴，僧就视，乃一石，形如乐器，可以悬击者。其上平齐如削，其中有窍可盛，其下渐阔而圆，状若垂囊，长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锦，光泽可鉴，叩之有声。僧意其异物，置于樵中归。柜而埋于禅床下，为其徒所见，往往有知者。李生恳求一见，僧确然言无。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执手曰："贫道已力衰弱，无常将至。君前所求物，聊用为别。"乃尽去侍者，引李生入卧内，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贼稹阻命之时，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因卖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莹润可爱。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韦温为宣州，病疮于首，因托后事于女婿，且曰："予年二十九为校书郎，梦涯水中流，见二吏赍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岐至大，功须万日，今未也。今正万日，予岂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月乘凉于庭际，疏旷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顷间，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睹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遽走。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翘，艳冶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门阖警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复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颐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一饷间，崔生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诲责不及。"道士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痴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绠也。遂钓出于庭中，又诟辱之。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号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仟官无故而至，非有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谢，亦无他。崔生初隔纸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儿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忽忽就剪，误伤下唇，然傍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犹负此苦。"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傍有乞儿箕坐，痂面虮衣，访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儿亦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衣绿者，辛揖而与之语，乞儿后应和。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大惊异，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帕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渭南尉，始婚裴氏。洎洎生日，会亲宾，忽忆乞儿之言，解帕复结，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年，妻尚未生，岂蓬瀛籍者谪于人间乎？方之蒙袂辑履，有愦于黔娄，擿植索途，见称于杨子，差不同耳。

续集卷二

支诺皋中

上都浑瑊宅，戟门内一小槐树，树有穴，大如钱。每夜月霁后，有蚓如巨臂，长二尺余，白颈红斑，领数百条如索，缘树枝条。及晓，悉入穴。或时众鸣，往往成曲。学士张乘言，浑令公时堂前，忽有一树从地踊出，蚯蚓遍挂其上。已有出处，忘其书名目。

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朵。花盛时，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长尺余，游于上。如此七八年。人将掩之，辄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龙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樊竟，因病热，乃狂言虚笑。契宗精神总持，遂焚香敕勒。兄忽诟骂曰："汝是僧，第归寺住持，何横于事？我止居在南柯，爱汝苗硕多获，故暂来耳。"契宗疑其狐魅，复禁桃枝击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顺，神当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无奈何乃已。病者欻起牵其母，母遂中恶；援其妻，妻亦卒；乃摹其弟妇，回面失明，经日悉复旧。乃语契宗曰："尔不去，当唤我眷属来。"言已，有鼠数百，縠縠作声，大于常鼠，与人相触，驱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尔声气，吾不惧尔。今须我大兄弟自来。"因长呼曰："寒月，寒月，可来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从病者脚起，缘衾止于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击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户。烛其穴踪，至一房，见其物潜走瓮中。契宗举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经三日发视，其物如铁，不得动。因以油煎杀之，臭达数里，其兄遂愈。月余，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众意其兴蛊。

贞元中，望苑驿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于路傍成林，构茅屋数椽，夏月常馈浆水于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禫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言语明悟，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饭之，谓曰："今日暮夜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遂纳之后堂，呼之为妹。倩其成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缀细密，殆非人工。王申大惊异，妻犹爱之，乃戏曰："妹既无极亲，能为我家作新妇子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粗井灶。"王申即日赁衣贳礼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惊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妇，喜极呓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复应。启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太和八年，省躬昼寝，忽梦一人自言姓张名垂，因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卒。

江淮有何亚秦，弯弓三百斤，常解斗牛，脱其一角。又过蕲州，遇一人，长六尺余，髯而甚口，呼亚秦："可负我过桥。"亚秦知其非人，因为背，觉脑冷如冰，即急投至交牛柱，乃击之，化为杉木，沥血升余。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百姓行车数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坊，内有哭声起。受寄者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百姓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至，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数里，可乎？"百姓知其异，许之。其人登车，览其囊不悦，顾曰："何无信？"百姓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 、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者，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疮，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投于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所谓搐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

相传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者虱于床前，可以卜病。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死。

兴州有一处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声，水塞穴流，鱼随流而出。百姓每候雷声，绕树布网，获鱼无限。非雷声，渔子聚鼓于穴口，鱼亦辄出，所获半于雷时。韦行规为兴州刺史时，与亲故书说其事。

上都务本坊，贞元中有一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发之，见物如丝满函，飞出于外。惊视之次，忽有一人起于函，被白发，长丈余，振衣而起，出门失所在。其家亦无他。前记之中多言此事，盖道门太阴炼形，日将满，人必露之。

于季友为和州刺史，时临江有一寺，寺前渔钓所聚。有渔子下网，举之重，坏网，视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于佛殿中，石遂长不已，经年重四十斤。张周封员外入蜀，亲睹其事。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犹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驺卒止之屏外，见若胥靡数十，王恽

在其中。陆欲就之，恽面若愧色。陆强牵与语，恽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恽往扬州，有妻子居住太平侧。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讣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军事典邓俨先死数年，其案下书手蒋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见邓俨，喜曰："我主张甚重，籍尔录数百幅书也。"蒋见堆案绕壁，皆涅楮朱书，乃绐曰："近损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谓邓："既不能书，令可还。"蒋草草被遣还，陨一坑中而觉。因病，右手遂废。

姚司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常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鳣者而毛，若鳖者而鳃。其家异之，养以盆池。经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灯锉针，染蓝涅皂，未常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下，大言曰："乞一钱。"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熟。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摽红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躍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簧，喘若鞴囊，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伐折罗叱之，女恐怖泚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视之，乃小篇也。遂搜其服玩，篇得一簧，簧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浃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沤，大如瓜。瞻针刺之，出血数合，竟差。

东都龙门有一处，相传广成子所居也。天宝中，北宗雅禅师者，于此处建兰若。庭中多古桐，枝干拂地。一年中，桐始华，有异蜂，声如人吟咏。禅师谛视之，具体人也，但有翅长寸余。禅师异之，乃以卷竹幕巾网获一焉，置于纱笼中。意嗜桐花，采华致其傍。经日集于一隅，微聆吁嗟声。忽有数人翔集笼者，若相慰状。又一日，其类数百，有乘车舆者，其大小相称，积于笼外，语声甚细，亦不惧人。禅师隐于柱听之，有曰："孔升翁为君筮不祥，君颇记无?"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惧焉。"有曰："叱叱，予与青桐君弈，胜获琅玕纸十幅，君出可为礼星子词，当为料理。"语皆非世人事。终日而去。禅师举笼放之，因祝谢之。经次日，有人长三尺，黄罗衣，步虚止禅师屠苏前，状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谢。"指顾间失所在。自是遂绝。

倭国僧金刚三昧，蜀僧广升，峨眉县，与邑人约游峨眉，同雇一夫，负笈荷糗药。山南顶径狭，俄转而待，负笈忽入石罅。僧广升先觉，即牵之，力不胜。视石罅甚细，若随笈而开也。众因组衣断蔓，厉其腰肋出之。笈才出，罅亦随合。众诘之，曰："我常薪于此，有道士住此隙内，每假我舂药。适亦招我，我不觉入。"时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琼者，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化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褓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弊帚也。

陕州西北白径岭上逻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节中粗，皮若茯苓，气似术。其家奉释，有像设数十，遂置于像前。田氏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质，父常令供香火焉。经岁余，女常见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蹑履，女遂私之，精神举止有异于常矣。其物根每岁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于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过门，其家因留之供养。僧将入佛宇，辄为物拒之。一日，女随母他出，僧入佛堂，门才启，有鸽一只，拂僧飞去。其夕，女不复见其怪。视其根，顿成朽蠹。女娠才七月，产物三节，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并火焚之，其怪亦绝。成式常见道者论枸杞、茯苓、人参、术形有异，服之获上寿。或不荤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为地仙矣。田氏无分，见怪而去，宜乎。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听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门，因转堂上，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二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璋欲击之，变成火满川，久而乃灭。

建中初，有人牵马访马医，称马患脚，以二十镮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常见，笑曰："君马大似韩幹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幹，幹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幹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是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

莱州即墨县有百姓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常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虢州五城县黑鱼谷，贞元中，百姓王用业炭于谷中。中有水，方数步，常见二黑鱼，长尺余，游于水上。用伐木饥困，遂食一鱼。其弟惊曰："此鱼或谷中灵物，兄奈何杀此!"有顷，其妻饷之。用运斤不已，久乃转面。妻觉状貌有异，呼其弟视之。忽褫衣号跃，变为虎焉，径入山。时时杀獐鹿，夜掷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门自名曰："我用也。"弟应曰："我兄变为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

"我往年杀黑鱼，冥谪为虎。比因杀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伤遍体。汝第视予无疑也。"弟喜，遽开门，见一人，头犹是虎，因怖死。举家叫呼奔避，竟为村人格杀之。验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变。元和中，处士赵齐约常至谷中，见村人说。

元和初，上都义宁坊有妇人风狂，俗呼为五娘，常止宿于永穆墙垣下。时中使茹大夫使于金陵，有狂者，众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验未来事，盛暑拥絮未常沾汗，冱寒袒露体无拘折，中使将返，信夫忽叫阑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为我达也。"中使素知其异，欣然许之。乃探怀出一袱，内中使靴中，仍曰："为语五娘，无事速归也。"中使至长乐坡，五娘已至，阑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见还。"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发袱，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归，复至墙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钱葬之。经年有人自江南来，言信夫与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军将使于汴州，止驿。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手中革囊，鬼暗中哀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良久曰："此搐气袋耳。"军将乃举甓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无缝，色如藕丝，携于日中无影。

建中末，书生何讽常买得黄纸古书一卷。读之，卷中得发卷，规四寸，如环无端，何因绝之。断处两头滴水升余，烧之作发气。讽尝言于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据《仙经》曰：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规映当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还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时换骨上宾。"因取古书阅之，数处蠹漏，寻义读之，皆神仙字，讽方哭伏。

华阴县东七级赵村，村路因水啮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车过桥，桥根坏，坠车焉，村人不复收。积三年，村正尝夜度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败车轮六七片，有血，正衔其箭。

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明年，果然状头及第，诗赋题有"人镜芙蓉"之目。后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来谒。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尝嘱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谢之，延入中堂见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将入相定矣。"李公为设盛馔，不食，唯饮酒数杯。即请别，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赠金皂襦帼，并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题字记之。李公从至门，不复见。及李公镇蜀日，卢氏外孙子九龄不语，忽弄笔砚，李戏曰："尔竟不语，何用笔砚为？"忽曰："但庇成都老姥爱女，何愁笔砚无用也。"李公惊悟，即遣使分诣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语此儿。请祈华岳三郎，如其言。诘旦，儿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无不应，富积数百金，恃势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国崔郸来镇蜀，遽毁其庙，投土偶于江，仍判责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递出西界。今在贝州，李公婿卢生舍之于家，其灵歇矣。

登封尝有士人，客游十余年归庄，庄在登封县。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发于墙堵下，初为萤，稍稍芒起，大如弹丸，飞烛四隅，渐低，轮转来往，去士人面才尺余。细视光中，有一女子，贯钗，红衫碧裙，摇首摆尾，具体可爱。士人因张手掩获，烛之，乃鼠粪也，大如鸡栖子。破视，有虫，首赤身青，杀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将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镌造。尝有人携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须臾风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于山下。自别安一斛，新于向者。

有人游终南山一乳洞，洞深数里，乳旋滴沥成飞仙状，洞中已有数十，眉目衣服，形制精巧。一处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经年再往，见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复滴，当手承处，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图》，一日，紫极宫会，秀才刘鲁封云："尝见《滕王蛱蝶图》，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里来、菜花子。"

续集卷三

支诺皋下

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百姓李简痫疾卒。瘗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死，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有二人著黄，赍帖见追。行数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悉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一吏曰："李简身坏，须令别托生。"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访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篾成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谐。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扬州海陵县还俗僧义本且死，托其弟言："我死，必为我剃须发，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义本经宿却活，言见二黄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

者问曰："此何州县?"吏言："扬州海陵县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无僧，因何作僧领来?"令回还俗了领来。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赵怀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贺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贺一环获焉。赵夜枕之，觉枕中如风雨声。因令妻子各枕一夕，无所觉。赵枕辄复如旧，或喧悸不得眠。其侄请碎视之，赵言："脱碎之无所见，弃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后，尔必破之。"经月余，赵病死。妻令侄毁视之，中有金银各一铤，如模铸者。所函铤处无丝隙，不知从何而入也。铤各长三寸余，阔如巨臂。遂货之，办其殓及偿债，不余一钱。阿贺今住洛阳会节坊，成式家雇其纫针，亲见其说。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从房叔父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达瓜洲，宿于舟中。夜久，弹琴，觉舟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子，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殁，遂来扬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项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扬子令石义留，竟不为理。复见冤气于江石上，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郎君琴声，奇音翕响，心感怀叹，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元则自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随，请为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窣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即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旋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于幅，书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丈，及聆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庐州舒城县蚓，成式三从房伯父，太和三年庐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长三尺，白项下有两足。足正如雀脚，步于垣下。经数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谦蚓，成式侄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尝言小儿时，见邻居百姓孔谦篱下有蚓，口露双齿，肚下足如蚿，长尺五，行疾于常蚓。谦恶，遽杀之。其年谦丧母及兄，谦亦不得活。

越州有卢冉者，时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因之顾头堰，堰在山阴县顾头村，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在堰尝凭吏求鱼。韩方寝，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入网中，被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擢鳃贯鲠，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婢仆。有顷，置砧斮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洎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祇园寺。时开元二年，成式书吏沈郅家在越州，与堰相近，目睹其事。

曹州南华县端相寺，时尉李蕴至寺巡捡，偶见尼房中地方丈余独高，疑其藏物，掘之数尺，得一瓦瓶，覆以木槃。视之，有颅骨、大方隅颧下属骨两片，长八寸，开罅彻上，容钗股若合筒瓦，下齐如截，莹如白牙。蕴意尼所产，因毁之。

中书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暇在床东，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怀玉，侯希逸之内弟也。侯镇淄青，署怀玉为兵马使。寻构飞语，侯怒，囚之，将置于法。怀玉抱冤无诉，于狱中累石象佛，默期冥报。时近腊日，心慕同侪，叹吒而睡。觉有人在头上语曰："李怀玉，汝富贵时至。"即惊觉，顾不见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复睡，又听人谓曰："汝看墙上有青乌子噪，即是富贵时。"及觉，不复见人。有顷，天曙，忽有青乌数十，如雀飞集墙上。俄闻三军叫唤逐出，希逸坏练取怀玉，扶知留后。成式见台州乔庶说，乔之先官于东平，目击其事。

河南少尹韦绚，少时，常于夔州江岸见一异虫。初疑棘针一枝，从者惊曰："此虫有灵，不可犯之。或致风雷。"韦试令踏地惊之，虫伏地如灭，细视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渐起如旧。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浙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一作叵）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后，每寐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鱼，日命仆市之，或不获，辄笞责。一日，仆不得鱼，访之于猎者可渔之处，猎者绐之曰："某向打鱼，网得一麝，因渔而获，不亦异乎?"仆依其所售，具事于溪。溪喜曰："审如是，或有灵矣。"因置诸榻，日夕荐香火。历数年不坏，颇有吉凶之验。溪友人恶溪所为，伺其出，烹而食之，亦无其灵。

成都坊正张和　蜀郡有豪家子，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丽，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篚锦，夜诣

其居，具告所欲，张欣然许之。异日，谒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岿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坊正引手扪拂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道行十数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坊正叩门五六，有丸髻婉童启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坊正甚谨。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堂中，珠玑缇绣，罗列满目。又有琼杯，陆海备陈。饮彻，命引进妓数四，支鬟撩鬓，缥若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退，骑从如州牧，列烛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早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头。"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妪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既阑，妓自持锸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堵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贞元初事。

兴元城固县有韦氏女，两岁能语，自然识字，好读佛经。至五岁，一县所有经悉读遍。至八岁，忽清晨薰衣靓妆，默存牖下。父母讶移时不出，视之，已蜕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处士许卑得于韦氏邻人张弘郢。

忠州垫江县县吏冉端，开成初，父死。有严师者，善山冈，为卜地，云合有生气群聚之物。掘深丈余，遇蚁城，方数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谯橹工若雕刻。城内分径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蚁数千，憧憧不绝。径甚净滑。楼中有二蚁，一紫色，长寸余，足作金色；一有羽，细腰，稍小，白翅，翅有经脉，疑是雌者。众蚁约有数斛。城隅小坏，上以坚土为盖，故中楼不损。既掘露，蚁大扰，若求救状。县吏遽白县令李玄之，既睹，劝吏改卜。严师代其卜验，为其地吉。县吏请迁蚁于岩侧，状其所为，仍布石，覆之以板。经旬，严师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触，秽詈叫呼，数日不已。玄之素厚严师，因为祝祷，疗以雄黄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蟠蛇，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

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状如钩锁，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尝见，不知年代，其或炼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水，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辩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寺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

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儿干满川、白迦、叶珪、张美、张翱等五人为火。七师遇于途，各与十五文，勤勤若相别为赠之意。后数日，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凡四五年间，人争施与。每得钱帛，悉用修观。语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因醉于墦间。迨宵分方始寤，将归，历道左里余，值一人家，室绝卑，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睹一妇人，姿容惨悴，服装羸弊，方向灯纫缝，延郝，以浆授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陈情。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自太和中戍边不返，妾遘疾而殁，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肌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离散恍惚，如梦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阴德，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谓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家佣作，凡数岁矣。所聚十三万，备掩藏固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瘗视之，散钱培榇，缗之数如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瘗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处绝险，多大木、猛兽，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进。长庆中，有头陀悟空，常裹粮持锡，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无所惧。至朱陵原，游览累日，扪萝垂踵，无幽不迹。因是跰胝，憩于岩下，长吁曰："饥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见前岩有道士，坐绳床。僧诣之，不动，遂责其无宾主意，复告以饥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镢劚石，深数寸，令僧探之，得陈米升余。即着于釜，承瀑敲火煮饭，劝僧食，一口未尽，辞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飧止此，可谓薄分。我当毕之。"遂吃硬饭。又曰："我为客设戏。"乃处

木枭枝，投盖危石，猿悬鸟跂，其捷闪目。有顷，又旋绕绳床，劾步渐趋，以至蓬转涡急，但睹衣色成规，倏忽失所。僧寻路归寺，数日不复饥渴矣。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泅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幕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书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转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于畚锸，自磨朱，深若石脉，哲甚恶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给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

秀才田覃云：太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项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厚质，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常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廊下。忽一旦，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常与人款曲。衣服车马，犹尚奢移。侍儿阉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搘颐，竟日懒为一言。其子馔羞，犹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箸。每令侍婢主尺牍，往来复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尝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尝以五彩纸为缄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千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恃才，常为持权者所忌。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东有宅，耽道，饵术及茯苓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辈入嵩山采芝，一年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清月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三更后，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姨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坐于月下。问行出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泠泠，有林下风气。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座芬芳，馥馥袭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一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青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情颇轻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人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明夜又来，欲往十八姨处。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妪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诸女皆曰："可。"阿措来言曰："诸女伴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阿措曰："但求处士每岁岁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东风，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许之，乃齐声谢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振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姓李及颜色衣服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至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如此住护卫，某等亦可至长生。"至元和初，玄微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

续集卷四

贬误

小戏中于弈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予因读《坐右方》，谓之蹙戎。又尝览王充《论衡》之言秦穆为缪（音谬），及往往见士流遇人促装必谓之曰"车马有行色"，直台、直省者云"寓直"，实为可笑乃录宾语甚误者，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从事浙西赞皇公幕中，尝因与曲宴，中夜，公语及国朝词人优劣，云："世人言灵芝无根，醴泉无源，张曲江著词也。盖取虞翻《与弟求婚书》，徒以'芝草'为'灵芝'耳。"予后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开成初，予职在集贤，颇获所未见书。始览王充《论衡》，自云"充细族孤门"，或啁之，答曰："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必当因祖有以效贤号，则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

范传正中丞举进士，省试《风过竹赋》，甚丽，为词人所讽。然为从竹之“箫”非萧艾之“萧”也。《荀子》云：“如风过萧，忽然已化。”义同“草上之风必偃”，相传至今已为误。予读《淮南子》云：“夫播棋丸于地，圆者趣圭，方者止高，各从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风之过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浊应矣。”高诱注云：“清商浊宫也。”

相传云，释道钦住径山，有问道者，率尔而对，皆造宗极。刘忠州晏，尝乞心偈。令执炉而听，再三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钦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岁老人行不得。”至今以为名理。予读梁元帝《杂传》云：“晋惠末，洛中沙门耆域，盖得道者。长安人与域食于长安寺，流沙人与域食于石人前，数万里同日而见。沙门竺法行尝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摄意，心莫犯戒。’竺语曰：‘得道者当授所未听，今有八岁沙弥亦以诵之。’域笑曰：‘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传云，韩晋公滉在润州，夜与从事登万岁楼。方酣，置杯不说，语左右曰：“汝听妇人哭乎？当近何所？”对：“在某街。”诘朝，命吏捕哭者讯之，信宿狱不具。吏惧罪，守于尸侧。忽有大青蝇集其首，因发髻验之，果妇私于邻，醉其夫而钉杀之，吏以为神。吏问晋公，晋公云：“吾察其哭声疾而不悼，若强而惧者。”王充《论衡》云：“郑子产晨出，闻妇人之哭，拊仆之手而听。有间，使吏执而问之，即手杀其夫。异日，其仆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凡人于其所亲爱，知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惧，知其奸也。’”

相传云，德宗幸东宫，太子亲割羊脾，水泽手，因以饼洁之。太子觉上色动，乃徐卷而食。司空赞皇公著《次柳氏旧闻》又云是肃宗。刘悚《传记》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上屡目之，士及佯不寤，徐卷而啖。”

相传云，张上客艺过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虚悸，每语腹中辄响，诣上客请治，曰：“此病古方所无。”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读之，凡历药名六七不应，因据药疗之，立愈。据刘悚《传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言：“无此方。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可谓周。”令试读之，其人发声辄应，至某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药方，以此药为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书、还书等，为二痴。据杜荆州书告耽云：“知汝颇欲念学，今因还车致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古谚云：‘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也。’”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据《北史》，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博陵崔谌，暹之兄也，尝调之曰：“何不以锥刺颐作数十孔，拔左右好须者栽之。”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艺须。”崔家时有恶疾，故庶以此调之。俗呼滹沱河为崔家墓田。

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聻”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疫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聻”为合“沧耳”也。

予在秘丘，尝见同官说，俗说楼罗，因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此语。予读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着。”则知楼罗之言，起已多时。一云：“城头网张雀，楼罗人会着。”

世说曹著轻薄才，长于题目人。常目一达官为热鏊上猢狲，其实旧语也。《朝野佥载》云：“魏光乘好题目人。姚元之长大行急，谓之趁蛇鹳鹊。侍御史王旭短而黑丑，谓之烟熏水蛇。杨仲嗣躁率，谓之热鏊上猢狲。”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恶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予开成初读《三国典略》，梁大同中骤雨，殿前有杂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颂》。梁武谓其兄荔曰：“此颂清拔，卿之士龙也。”

俗好剧语者云，昔有某氏，破产贯酒，少有醒时。其友题其门阖云：“今日饮酒醉，明日饮酒醉。”邻人读之不解，曰：“今日饮酒醉，是何等语?”于今青衿之子，无不记者，《谈薮》云：“北齐高祖常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武卫斛律丰乐歌曰：‘朝亦饮酒醉，暮亦饮酒醉。日日饮酒醉，国计无取次。’帝曰：‘丰乐不谄，是好人也。’”

相传玄宗尝令左右提优人黄翻绰入池水中，复出，翻绰曰：“向见屈原笑臣：‘尔遭逢圣明，何尔至此?’”据《朝野佥载》，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大帝令没首水底，少顷，出而大笑，上问之，云：“臣见屈原，谓臣云：“我遇楚怀无道，汝何事亦来耶?””帝不觉惊起，赐物百段。又《北齐书》，显祖无道，内外各怀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甚于桀、纣。帝令缚致水中，沉没久之，后令引出，谓曰：“我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汉！方知龙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盖事本起于此。

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据《朝野佥载》云：“鲁般者，肃州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于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父后伺得鸢，击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具千数谢之，般为断一手，其日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

俗说沙门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弈棋呼杀，阍者误听，杀之。浮休子云：梁有榼头师，高行神异，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头师至，帝方棋，欲杀子一段，应声曰："杀。"中使人遽出斩之。帝棋罢，命师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杀，已法之矣。师临死曰：'我无罪。前生为沙弥，误锄杀一蚓，帝时为蚓，今此报也。'"

予门吏陆畅，江东人，语多差误，轻薄者多加诸以为剧语。予为儿时，常听人说陆畅初娶童溪女，每旦，群婢捧匜，以银奁盛藻豆，陆不识，辄沃水服之。其友生问："君为贵门女婿，几多乐事？"陆云："贵门礼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麨，殆不可过。"近览《世说新书》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下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漆盘贮水，琉璃碗进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饮之，群婢莫不掩口。"

焦赣《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泽喑且聋，莫使道通。"据梁元帝《易连山》，每卦引《归藏》斗图，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赣《易林·乾卦》卦辞与赣《易林》卦辞同，盖相传误也。

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贵。"至今以为奇语。释氏《本行经》云："自穿藏阿逻仙言，磨棘画羽为自然义。"盖从此出也。

《续齐谐记》云："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二十余，卧路侧，云足痛，求寄鹅笼中。彦戏言许之，书生便入笼中。笼亦不广，书生与双鹅并坐，负之不觉重。至一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薄设馔。'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盘中海陆珍羞，方丈盈前。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相随，今欲召之。'彦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绝伦，接膝而坐。俄书生醉卧，女谓彦曰：'向窃一男子同来，欲暂呼，愿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余，明恪可爱，与彦叙寒温，挥觞共饮。书生似欲觉，女复吐锦行障障书生。久而书生将觉，女又吞男子，独对彦坐。书生徐起，谓彦曰：'暂眠遂久留君，日已晚，当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及诸铜盘，悉纳口中，留大铜盘与彦，曰：'无以籍意，与君相忆也。'"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相传天宝中，中岳道士顾玄绩尝怀金游市中。历数年，忽遇一人，强登旗亭，扛壶尽醉。日与之熟，一年中输数百金。其人疑有为，拜请所欲。玄绩笑曰："予烧金丹八转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则济吾事。予察君神静有胆气，将烦君一夕之劳。或药成，相与期于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随入中岳。上峰险绝，岩中有丹灶盆，乳泉滴沥，乱松闭景。玄绩取干饭食之，即日上章封罚。及暮，授其一板云："可击此知更，五更当有人来此，慎勿与言也。"其人曰："如约。"至五更，忽有数铁骑呵之口避，其人不动。有顷，若王者，仪卫甚盛，问："汝何不避？"令左右斩之。其人如梦，遂生于大贾家。及长成，思玄绩不言之戒。父母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为！"遂次第杀其子。其人失声，豁然梦觉，鼎破如震，丹已飞矣。释玄奘《西域记》云："中天婆罗庑斯国鹿野东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隐者于池侧结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砾为金银，未能飞腾诸天，遂筑坛作法，求一烈士。旷岁不获。后遇一人于城中，乃与同游。至池侧，赠以金银五百，谓曰：'尽当来取。'如此数返，烈士屡求效命，隐者曰：'祈君终夕不言。'烈士曰：'死尽不惮，岂徒一夕屏息乎！'于是令烈士执刀立于坛侧，隐者按剑念咒。将晓，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隐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语其违约，烈士云：'夜分后惛然若梦，见昔事主躬来慰谕，忍不交言，怒而见害，托生南天婆罗门家住胎，备尝艰苦，每思恩德，未尝出声。及娶生子，丧父母，亦不语。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剑提其子："若不言，杀尔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应遽止妻，不觉发此声耳。'隐者曰：'此魔所为，吾过矣。'烈士惭忿而死。"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

相传云，一公初谒华严，严命坐，顷曰："尔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师驰白马过寺门矣。"又问之，一公曰："危乎！师何为处乎刹末也？"华严曰："聪明果不虚，试复观我。"一公良久，泚颡，面洞赤，作礼曰："师得无入普贤地乎？"集贤校理郑符云："柳中庸善《易》，尝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檐第七题。'复问之，在某处。寂曰：'万物无逃于数也，吾将逃矣，尝试测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动，吾无得而知矣。'"又诜禅师本传云："日照三藏诣诜，诜不迎接，直责之曰：'僧何为俗人嚣湫处？'诜微瞋，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过人头，岂容摽身鸟外？'诜曰：'吾前心于市，后心刹末。三藏果聪明者，且复我。'日照乃弹指数十，曰：'是境空寂，诸佛从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齐而来，处于郑，命曰季咸。列子见之心醉，以告壶丘子。壶丘子曰：'尝试与来，以吾示之。'明日，列子与见壶丘子。壶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殆见吾杜德机也。'尝又与来，列子又与见壶丘子。壶丘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与见壶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齐，吾无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尝又与来，明日又与之见壶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壶丘子曰：'吾与之虚而猗移，因以为方靡，因以为流波，故逃也。'"予谓诸说悉互窜是事也。如晋时有人百掷百卢，王衍曰："后掷似前掷矣。"盖取于《列子》均后

于前之义，当时人闻以为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类也。

相传江淮间有驿，俗呼露筋。尝有人醉止其处，一夕，白鸟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据江德藻《聘北道记》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逻。此处足白鸟，故老云有鹿过此，一夕为蚊所食，至晓见筋，因以为名。"

昆明池中有冢，俗号浑子。相传昔居民有子名浑子者，尝违父语，若东则西，若水则火。病且死，欲葬于陵屯处，矫谓曰："我死，必葬于水中。"及死，浑泣曰："我今日不可更违父命。"遂葬于此。据盛弘之《荆州记》云："固城临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汉时，有人葬洱，墓将为水所坏。其人有五女，共创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阴县佷子，子家赀万金，自少及长，不从父言。临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从，乃言必葬我于渚下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听父教，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以土绕之，遂成一洲，长数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今余石成半榻许，数百枚，聚在水中。"

今军中将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画鹿。李绩封君义《聘梁记》曰："梁主客贺季指马上立射，嗟美其工。绘曰：'养由百中，楚恭以为辱。'季不能对。又有步从射版，版记射的，中者甚多。绘曰：'那得不射獐?'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为獐形。'"自獐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枭镜者，往往谓壁间蛛为镜，见其形规而匾，伏子，必为子所食也。《西汉》："春祠黄帝，用一枭破镜。"以枭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枭羹也。破镜食父，如貙虎眼。黄帝欲绝其类，故百物皆用之。傅玄赋云："荐祠破镜，膳用一枭。"

《朝野佥载》云："隋末，有昝君谟善射。闭目而射，应口而中，云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学射于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谟，独擅其美。谟执一短刀，箭来辄截之。唯有一矢，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笑曰：'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云："甘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燕（一作徼）角之弧，朔蓬之竿，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遣一矢，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搏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唯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予未亏齿时，尝闻亲故说，张芬中丞在韦南康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坐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又能拳上倒碗（一作枕，非），走十间地不落。《朝野佥载》云："伪周滕州录事参军袁思中，平之子，能于刀子锋杪倒箸挥蝇起，拈其后脚，百不失一。"

士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其浅误也如此。《礼记》曰："疏屏，天子之庙饰。"郑注云："屏谓之树，今罘罳也。列之为云气虫兽，如今之阙。"张揖《广雅》曰："复思谓之屏。"刘熙《释名》曰："罘罳在门外。罘，复也。臣将入请事，此复重思。"《西汉》："文帝七年，未央宫东阙罘罳灾。罘罳在外，诸侯之象。后果七国举兵。"又："王莽性好时日小数，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也。'"鱼豢《魏略》曰："黄初三年，筑诸门阙外罘罳。"予自筮仕已来，凡见缙绅数十人，皆谬言枭镜、罘罳事。

世说蓐泥为窠，声多稍小者谓之汉燕。陶胜力注《本草》云："紫胸、轻小者是越燕。胸斑黑、声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长。越巢不入药用。"越于汉，亦小差耳。

予数见还往说，天后时，有献三足乌，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乎?"《唐书》云："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云：'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

世说挽歌起于田横，为横死，从者不敢大哭，为歌以寄哀也。挚虞《初礼（一曰"新礼"）议》："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劳苦，哥声哀切，遂以送终，非古制也。"工部郎中严厚本云："挽歌其来久矣。据《左氏传》，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示必死也。"予近读《庄子》曰："绋讴于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云："绋，读曰拂，引柩索。讴，挽歌。斥，疏缓。苦，急促。言引绋讴者，为人用力也。"

旧言藏钩起于钩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列子》云："瓦抠者巧，钩抠者惮，黄金抠者昏。"殷敬顺敬训曰："抠与抠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剩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饿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校胜负，若人耦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又今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序》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

世说云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典论》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京师有马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恨不与数子对。"不起于魏室明矣。今弹棋用棋二十四，以色别贵贱，棋绝后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棋，依六博棋形（一云"依大棋形"）。颇似枕状。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于局中，斗余者，思白黑围绕之，十八筹成都。"

《梁职仪》曰："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如笔。"《通志》曰："今录仆射、尚书手版，以

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来，唯八座尚书执笏者，白笔缀头，以紫纱囊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今人相传云，陈希烈不便税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李右座见云：'便为将来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谓丑为貌寝，误矣。《魏志》曰："刘表以王粲貌侵，体通说，不甚重之"。一云"貌寝，体通说，甚重之，"注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予意其饰非，大笑之。近读甄立言《本草音义》引曹宪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鹊姓秦，字越人。扁县郡属渤海。"

今六博齿采妓乘，乘字去声呼，无齿曰乘。据《博塞经》云："无齿为绳，三齿为杂绳。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据《晋书》，刘毅与宋祖、诸葛长民等东府聚戏，并合大掷，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已还，毅后掷得雉。

今阁门有宫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则天，或言因后魏。据《开元礼疏》曰："晋康献褚后临朝不坐，则宫人传百寮拜。有虏中使者见之，归国遂行此礼。时礼乐尽在江南，北方举动法之。周、隋相沿，国家承之不改。"

侍中，西汉秩甚卑，若今千牛官。举中者，皆禁中。言中严，谓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与汉殊绝，犹奏中严外办，非也。

《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祭，质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谬之大者矣。大宫中祭邪魅及葬窳则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藻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也。至于奠雁曰鹅，税缨曰合髻，见烛举乐，铺母迓童，其礼太紊，杂求诸野。

今之士大夫丧妻，往往杖竹甚长，谓之过头杖。据《礼》，父在，适子妻丧，不杖。众子则杖。据《礼》，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报之。杖同削杖也。

续集卷五

寺塔记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书郑君符梦复，连职仙署。会暇日，游大兴善寺。因问《两京新记》及《游目记》，多所遗略，乃约一旬寻两街寺，以街东兴善为首，二记所不具则别录之。游及慈恩，初知官将并寺，僧众草草，乃泛问一二上人及记塔下画迹，游於此遂绝。后三年，予职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归京。在外六甲子，所留书籍，揃坏居半。于故简中睹与二亡友游寺，沥血泪交，当时造适乐事，邈不可追。复方刊整，才足续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两卷，传诸释子。东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兴善寺，寺取"大兴"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新记》云："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今又有栴檀像，开目，其工颇拙，尤差谬矣。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旱，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盖三藏役龙，意其树必有灵也。行香院堂后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双松，稍脱俗格。曼殊堂工塑极精妙，外壁有泥金帧，不空自西域赍来者。髮塔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记》云："爰在宫中，兴居之所，舍利感应，前后非一。时仁寿元年十二月八日。"栴檀像堂中有《时非时经》，界朱写之，盛以漆龛。僧云隋朝旧物。寺后先有曲池，不空临终时，忽时涸竭。至惟宽禅师止住，因潦通泉，白莲藻自生。今复成陆矣。东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锞脂，不可浣。昭国东门郑相，尝与丞郎数人避暑，恶其汗，谓素曰："弟子为和尚伐此树，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戏祝树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为人所恶。来岁若复有汗，我必薪之。"自是无汗。宝历末，予见说已十五余年无汗矣。素公不出院，转《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尝有貉子听经，斋时鸟鹊就掌取食。长庆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欢。有僧玄幽题此院诗，警句曰："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今有梵僧怜陈如难陀，以粉画坛，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华经。左顾蛤像，旧传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数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椎击如旧，帝异之。置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陈宣帝。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一段玉成，截肪无玷，腻彩若滴。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桶。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坏，唯天王不损。

辞　二十字连句：乘晴入精舍，语默想东林。尽是忘机侣，谁惊息影禽（善继）。有松堪系马，遇钵更投针。记得汤师句，高禅助朗吟（柯古）。一雨微尘尽，支郎许数过。方同嗅檐蔔，不用算多罗（梦复）。蛤像二十字连句。虽因雀变化，不逐月亏盈。纵有天中匠，神工讵可成（柯古）。相好全如梵，端倪祗为隋。宁同蚌顽恶，但与鹬相持（善继）。圣柱连句，上有铁索迹。天心助兴善，圣迹此开阳。（柯古）载想雷轮重，绖疑电索长。（善继）上冲扶螮蝀，不动束银铛（柯古）。饥鸟未曾啄，乖龙宁敢藏（善继）。

语　各徵象事须切，不得引俗书。一宝之数，无钩不可（鼎上人）。唯猊可伏，非驼所堪（柯古）。坑中无底，迹中无胜（文上人）。与马同渡，负猿而行（善继）。色青力劣，名香几重（梦复）。尾既出牖，身可取兴（约上人）。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形如珂雪，力绝羁琐（善继）。园开胁上，河出鼻中（柯古）。一醉难调，六对曾胜（日高上人）。

长乐坊安国寺　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东禅院，亦曰水塔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禅师法空影堂，世号吉州空者，久养一骡，将终，鸣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风，常于空室埋一柱琐之，僧难辄愈。佛殿，开元初玄宗拆寝室施之。当阳弥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来。未建都时，此像在村兰若中，往往放光，因号光明寺。寺在怀远坊，后为延火所烧，唯像独存。法空初移像时，索大如虎口，数十牛曳之，索断不动。法空执炉，依法作礼九拜，涕泣发誓，像身忽嘌嘌有声，迸分竟地为数十段。不终日，移至寺焉。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处为圣容院，迁像庑下。上忽梦一僧，形容奇伟，诉曰："暴露数日，岂圣君意耶?"及明，驾幸验问，如梦。即令移就堂中，侧施帷帐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工名李岫。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当时辇土营之。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余人。

辞　红楼连句，隐侯体：重叠碎晴空，余霞更助红。蟾踪近鸡鹊，鸟道接相风（善继）。苔静金轮路，云轻白日宫（元和中帝幸此处）。壁诗传谢客，（词人陈至题此院诗云："藻非尚寒龙迹在，红楼初启日光通。"）门榜占休公（广宣上人住此院，有诗名，号为《红楼集》。柯古）。穗柏连句：一院暑难侵，莓苔可影深。标枝争息鸟，余吹正开衿（柯古）。宿雨香添色，残阳石在阴。乘闲动诗思、助静入禅心（善继）。题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两题）：静，虚。热际，安居。（梦复）龛灯敛，印香除。东林宾客，西涧图书。檐外垂青豆，经中发白蕖。纵辩宗因衮衮，忘言理事如如（柯古竟）。泉台定将人流否，邻笛足疑清梵余。（柯古新续）语徵释门中僻事（须对）：麋字、莎灯、华绵、象荐、（升上人）集仿地、效殿林（柯古夜续，不竟）。

常乐坊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浮壁。院门上白画树石，颇似阎立德。予携立德行天祠粉本验之，无异。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华严院中，鍮鉐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俾士庶观之。呗赞未毕，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寺有小银像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像高六尺余，古样精巧。又有篏七宝字《多心经》小屏风，盛以宝函，上有杂色珠及白珠，骈甃乱目。禄山乱，宫人藏于此寺。屏风十五牒，三十行经后云："发心主司马恒存，愿成主上柱国索伏宝息、上柱国真德为法界众生造。"黄金牒经，善继疑外国物。

辞　吴画连句：惨淡十堵内，吴生纵狂迹。风云将逼人，鬼神如脱壁（柯古）。其中龙最怪，张甲方汗栗。黑夜窸窣时，安知不霹雳（善继）。此际忽仙子，猎猎衣舄奕。妙瞬乍疑生，参差夺人魄（梦复）。往往乘猛虎，冲梁耸奇石（一作特）。苍峭束高泉，角睐警欹侧（柯古）。冥狱不可视，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刹，那更沉火宅（善继）。

语　各录禅师佳语：兰若和尚云："家家门有长安道。"（柯古）荆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继）无名和尚云："最后一大息须分明。"（梦复）

题约公院四言：印火荧荧，灯续焰青（善继）。七俱胝咒，四阿含经（柯古）。各录佳语，聊事素屏（梦复）。丈室安居，延宾不扃（升上人）。

大同坊灵华寺，大历初，僧俨讲经，天雨华，至地咫尺而灭。夜有光烛室，敕改为灵华。俨即康藏之师也，康本住靖恭里亀曲，忽睹光如轮，众人皆见，遂寻光至俨讲经所灭。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宝初自南内移来，画迹拙俗。观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俨，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住灵华寺。"俨惊觉汗流，数日而愈。因诣寺寻捡，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倾城百姓瞻礼，俨遂立社建堂移之。圣画堂中，构大枋为壁，设色焕缛。本邵武宗画，不知何以称圣。据《西域记》，菩提树东有精舍，昔婆罗门兄弟欲图如来，初成佛像，旷岁无人应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画如来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灯照室，可闭户六月。终怪之，余四日未满，前开户，已无人矣。唯右膊上工未毕。盖好事僧侈此说也。堂中有于鍮鉐石立像，甚古。《游目记》所说刺柏，太和中伐为殿材。

辞　偶连句。共入夕阳寺，因窥甘露门（升上人）。清香惹苔藓，忍草杂兰荪（梦复）。捷偈飞箱沓，新诗倚杖论（柯古）。坏幡标古刹，圣画焕崇垣（善继）。岂慕穿笼鸟，难防在牖猿（柯古）。一音唯一性，三语更三番（善继）

道政坊宝应寺。韩干，蓝田人，少时常为贳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贳酒漫游。干常徵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干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狮子，犹入神。有王家旧铁石及齐公所丧一岁子，漆之如罗睺罗，每盆供日，出之

寺中。弥勒殿，齐公寝堂也。东廊北面，杨岫之画鬼神。齐公嫌其笔迹不工，故止一堵。

辞 僧房连句：古画思匡岭，上方疑傅岩。蝶闲移忍草，蝉晓揭高杉（柯古）。香字消芝印，金经发茝函。井通松底脉，书拆洞中缄（善继）。哭小小写真连句：如生小小真，犹自未栖尘（梦复）。褕袂将离壁，斜柯欲近人（柯古）。昔时知出众，情宠占横陈（善继）。不遣游张巷，岂教窥宋邻（梦复）。庾楼吹笛裂，弘阁赏歌新（柯古）。蝉怯折腰步，蛾惊半额颦（善继）。图形谁有术，买笑讵辞贫（柯古）。复陇迷村径，重泉隔汉津（梦复）。同心知作羽，比目定为鳞（善继）。残月巫山夕，余霞洛浦晨（柯古）。

安邑坊玄（一作玄）法寺，初居人张频宅也。尝供养一僧，僧以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张门人谮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杀之。僧死后，阖宅常闻经声不绝。张寻知其冤，惭悔不及。因舍宅为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中皆满，犹有数万躯。东廊南观音院，卢奢那堂内槽北面壁画维摩变，屏风上相传有虞世南书。其日，善继令彻障登榻读之，有世南献之白，方知不谬矣。西北角院内有怀素书，颜鲁公序，张渭侍郎、钱起郎中赞。曼殊院东廊，大历中，画人陈子昂画廷下象马人物，一时之妙也。及檐前额上有相观法，法似韩滉同。西廊壁有刘整画双松，亦不循常辙。

徵内典中禽事，须切对：鹫头作岭，鸡足名山（梦复）。孔雀为经，鹦鹉语偈（善继）。共命是化，人数论贪（柯古）。未解出笼，岂能献果（升上人）。鹦居其上，雁坠于前（柯古）。巢顶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鹤（一作鸫），朱里认鹅（柯古）。徵兽中事，须切对：金翅鸟王，银角犊子（柯古）。地名鹿苑，塔号雀离（善继）。啐啄同时，怆悷调伏（升上人）。徵马事：加诸楚毒（升上人）、乾陟（善继）、马宝（梦复）、驮经（柯古）、爱马（升上人）、绀马（善继马）、麦约食粳（柯古）、铁马（升上人）、先陀和（柯古）、胜步（升上人）、游入正路（柯古）。

平康坊菩提寺：佛殿东西障日及诸柱上图画，是东廊旧迹，郑法士画。开元中，因屋坏，移入大佛殿内槽北壁。食堂前东壁风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偈是吴自题，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佛殿内槽后壁面，吴道玄画《消灾经》事，树石古险。元和中，上欲令移之，虑其摧坏，乃下诏择画手写进。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睐。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故兴元郑公尚书题北壁僧院诗曰："但虑彩色污，无虞臂胛肥。"置寺碑阴，雕饰奇巧，相传郑法士所起样也。初，会觉上人以施利起宅十余亩。工毕，酿酒百石，列瓶瓮于两庑下，引吴道玄观之。因谓曰："檀越为我画，以是赏之。"吴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许。予以踪迹似不及景公寺画。中三门内东门塑神，善继云是吴生弟子王耐儿之工也。其侧一鬼有灵，往往百姓戏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祝右座功德，冀获厚亲。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商胡。商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藁坐卧于寺两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压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膂之臭，众方知异人，遂塑灰为像。今在佛殿上，世号束草师。

辞 书事连句：悉为无事者，任被俗流憎（梦复）。客异干时客，僧非出院僧（柯古）。远闻疏牖磬，晓辨密龛灯（善继）。步触珠幡响，吟窥钵水澄（梦复）。句饶方外趣，游惬社中朋（柯古）。静里已驯鸽，斋中亦好鹰（善继）。金涂笔是褩，彩溜纸非缯（升上人）。锡杖已刓锻，田衣从坏塍（柯古）。占床惭一胁，卷箔赖长肱（善继）。佛日初开照，魔天破几层（柯古）。咒中陈秘计，论处正先登（善继）。勇带绽（绽，疑作磁）针石，危防丘井藤（升上人）。

续集卷六

寺塔记下

宣阳坊奉慈寺，开元中，虢国夫人宅。安禄山伪署百官，以田乾真为京兆尹，取此宅为府，后为郭暧驸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赐钱二十万，绣帧三车，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则，以七宝木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负来。寺成后二年，司农少卿杨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韵诗题此寺，自称关西孔子二十七代孙，字德邻。警句云："日月金轮动，栴檀碧树秋。塔分鸿雁翅，钟挂凤皇楼。"事因见，敕赐衣。

征释门衣事，语须对：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五纳，三衣（善继）。惭愧，斗薮（升上人）。坏衣，严身（约上人）。畜长十日，应作三志（入上人）。杂身四寸，掩手两指（柯古）。琐形，刀残（善继）。其形如稻，其色如莲（升上人）。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园中禅师影堂，师号惠中，肃宗上元二年征至京师，初居此寺。征诏云："杖锡而来，京师非远。斋心已久，副朕虚怀。"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将版基于水际，虑伤生命，乃

建三月道场，祝一足至多足、无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虫蚁。又以复素过水，有虫投一井水中，号护生井，至今涸。又铸铜蟾为息烟灯，天下传之。今曼殊院尝转经，每赐香。宝台甚显，登之，四极眼界。其上层窗下尉迟画，下层窗下吴道玄画，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韦处厚，自居内廷至相位，每归辄至此塔焚香瞻礼。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葡萄垂实，则幸此堂。今堂中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东壁佛座前锦如断古标。又左右梵僧及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辞　中禅师影堂连句：名下固无虚，敖曹貌严毅。洞达见空王，圆融入佛地（善继）。一言当要害，忽忽醒诸醉。不动须弥山，（一云“不动如须弥。”）多方辨无匮（梦复）。坦率对万乘，偈答无所避。尔如毗沙门，外形如脱履（柯古）。但以理为量，不语怪力事。木石摧贡高，慈悲引贪恚（升上人）。当时乏支许，何人契深致。随宜讵说三，直下开不二（柯古）。

翊善坊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受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智增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获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高，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先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寺有先天菩萨帧，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于奥室立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毕。后塑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二日鸟树，一凤四翅，水肚树，所题深怪，不可详悉。画样凡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辞　先天帧赞连句：观音化身，厥形孔怪。胣膗淫厉，众魔膜拜（善继）。指旁鸿纷，榜列区界。其事明张，何不可解（柯古）。阎河德川，大士先天。众像参罗，敦敦田田（梦复）。百亿花发，百千灯燃。胶如络绎，浩汗连绵（善继）。焰摩界戚（一作灭），洛迦苦霁。正念归依，众眚如彗（柯古）。戾滓可汰，痴膜可脱。稽首如空，睟容若睇（善继）。阐提墨尿，睹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微：高力士呼二兄（柯古），呼阿翁（善继），呼将军（梦复），呼火老（柯古），五轮砲（善继）。初施棨戟（梦复），常卧鹿床（柯古），长六尺五寸（善继），陪葬泰陵（梦复）。咏荠（柯古），齿成印（善继），上国下国（梦复），梦鞭（柯古），吕氏生髭（善继）。

宣阳坊静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烟可惧。东廊，树石险怪，高僧亦怪。西廊，万寿菩萨。院门里面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形，势若脱。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万菩萨堂内有宝塔，以小金铜塔数百饰之。大历中，将作刘监有子，合手出胎，七岁念《法华经》。及卒，焚之，得舍利数十粒，分藏于金铜塔中。善继云合是刘铭（一作铦）。佛殿东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设悉是石作。相传云隋恭帝终此堂（雍村，一作维村）。三门外画，亦皇甫轸迹也。金刚旧有灵，天宝初，驸马独孤明宅与寺相近，独孤有婢名怀香，稚齿俊俏，常悦西邻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门，有巨蛇束之俱卒。佛殿内西座蕃神，甚古质。贞元已前，西蕃两度盟，皆载此神立于坛而誓。”相传当时颇有灵。

辞　三阶院连句：密密助堂堂，隋人歌檿桑。双弧摧孔雀，一矢损贪狼（柯古）。百步望云立，九规看月张。获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墙（善继）。还似贯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为灭射天狂（柯古）。绝艺却南牧，英声来鬼方。丽龟何足敌，殪豕未为长（善继）。龙臂胜猿臂，星芒起箭芒。虚夸绝高鸟，垂拱议明堂（柯古）。

崇义坊招福寺，本曰正觉，国初毁之，以其地立第赐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长宁公主锦堂于此，重建此寺。寺内旧有池，下永乐东街数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树根多露。长安二年，内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寺，彩乘象舆，羽卫四合，街中余香，数日不歇。景龙二年，又赐真容坐像，诏寺中别建圣容院，是玄宗在春宫真容也。先天二年，敕出内库钱二千万，巧匠一千人，重修之。睿宗圣容院，门外鬼神数壁，自内移来，画迹甚异。鬼所执野鸡，似觉毛起。库院鬼子母，贞元中李真画，往往得长史规矩，把镜者犹工。寺西南隅僧伽像，从来有灵，至今百姓上幡缴不绝。先寺奴朝来者，常续明涂地，数十年不懈。李某为尹时，有贼引朝来，吏将收捕。奴不胜其冤，乃上钟楼遥启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间，见异僧以如意击曰：“无苦，自将治也。”奴觉。奴跳下数尺地，一毛不损。因闻之，悔懊自服，奴竟无事。

辞　赠诸上人连句：翻了西天偈，烧余梵宇香。

燃眉愁俗客，支颊背残阳（柯古）。洲号唯思沃，山名祇记匡。辩中摧世智，定里破魔强（善继）。许叡禅心彻，汤休诗思长。朗吟疏磬断，久语贯珠妨（柯古）。乘兴书芭叶，闲来入豆房。漫题存古壁，怪画匝长廊。

事征释门古今迷字：争田书贞字（善继），焉兜知伯叔（柯古），解梦羊负鱼（梦复），问人曰下人（善继），塔上书师子（柯古）。征前代关释门佳谱：何充志大宇宙（善继），此子疲于津梁（柯古），生天在丈人后（梦复），二何佞于佛（善继），问年答"小如来五岁"（柯古）答四声云"天宝寺刹"（梦复），菩萨颦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继），周妻何肉（柯古）。

招国坊崇济寺，寺内有天后织成蛟（蛟，《志》作纹），龙被袄子及绣衣六事。东廊从南第二院，有宣律师制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数株，甚奇。

辞　宣律和尚袈裟绝句："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时不镇尼师坛。无因盖得龙宫地，畦里尘飞业相残。"（善继）和前云："南山披时寒夜中，一角不动毗岚风。何人见此生惭愧，断续犹应护得龙。"（柯古）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疏，榆柳方迥屑。无人擅谈柄，一枝不敢折。"（柯古）"半庭苔藓深，吹余鸣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犹避阴。"（善继）"僻径根从露，闲房枝任侵。一株风正好，来助碧云吟。"（梦复）"时时扫窗声，重露滴寒砌。风飐一枝道，闲窥别生势。"（升上人）"偃盖入楼妨，盘根侵井窄。高僧独惆怅，为与澄岚隔。"（柯古）

永安坊永寿寺，三门东，吴道子画，似不得意。佛殿名会仙，本是内中梳洗殿。贞元中，有证智禅师往往著灵验，或时在张椟兰若中治田，及夜归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辞　闲中好："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梦复）"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柯古）"闲中好，幽磬度声迟。卷上论题肇，画中僧姓支。"（善继）

崇仁（一作圣）坊资圣寺，净土院门外，相传吴生一夕秉烛醉画。就中戟手，视之恶骇。院门里，卢楞伽画。卢常学吴势，吴亦授以手诀。乃画总持三门寺，方半，吴大赏之，谓人曰："楞伽不得心诀，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画毕而卒。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令。寺西廊非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干画，元中书载赞。东廊北头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蹀。圣僧中龙树、商邮、和修，绝妙。团塔上菩萨，李异（一作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

辞　诸画连句，柏梁体：吴生画勇矛戟攒（柯古），出奇变势千万端（一作"出奇骋变势万端。"善继）。苍苍鬼怪层壁宽（梦复），睹之忽忽毛发寒（柯古）。棱伽之力所疹瘢（一作"所痹"。柯古），李真周昉优劣难（梦复）。活禽生卉推边鸾（柯古）。花房嫩彩犹未干（善继）。韩干变态如激湍（梦复），惜哉壁画势未殚（柯古），后人新画何汗漫（善继）。

楚国寺，寺内有楚哀王等身金铜像，哀王绣袄半袖犹在。长庆中，赐织成双凤夹黄袄子，镇在寺。中门内有放生池。太和中，赐白毡黄胯衫。寺墙西，朱泚宅。

事徵：地狱等活（约上人），八抹洛伽（义上人），波吒（升上人），坏从狱不生（柯古），铅河（约上人），剑林（义上人），烊铜（升上人）。诸上人以予该悉内典，请予独征：无中阴，五无间，黑绳赤树，火厚二百肘，风吹二千年，陆陀罗炭，钵头摩赫护量五十由旬，舌长三车赊，铜鹫铁蚁，阿鼻十一义，九千钵头摩如一裟诃麻，百年除一尽（并柯古）。

慈恩寺，寺本净觉故伽监，因而营建焉。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太宗常赐三藏衲，约直百余金，其工无针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译经僧栖玄，以论示尚药奉御吕才，才遂张之广衢，指其长短，著《破义图》。其序云："岂谓象系之表，犹开八正之门；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难四十余条，诏才就寺对论。三藏谓才云："檀越平生未见《太玄》，诏问须臾即解。由来不窥象戏，试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凿。"因重申所难，一一收摄，析毫藏耳，衮衮不穷，凡数千言。才屈不能领，辞屈礼拜。塔西面画湿耳师子，仰摹蟠龙，尉迟画。及花子钵、曼殊，皆一时绝妙。寺中柿树、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时常执炉循诸屋壁，有变相处辄献虔祝，年无虚月。又殿庭大莎罗树，大历中，安西所进。其木椿赐此寺四橛，橛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种之，一株不活。

续集卷七

金刚经鸠异

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应韦南康辟命。洎韦之暮年，为贼阚谗构，遂摄尉灵池县。韦寻薨，贼阚知留后。先君旧与阚不合，闻之，连夜离县。至城东门，阚寻有帖，不令诸县官离县。其夕阴风，及返，出郭二里，见火两炬夹道，百步为导。初意县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远近不差，欲及县郭方灭，及问县吏，尚未知府帖也。时先君念《金刚经》已五六年，数无虚日，信乎至诚必感，有感必应，向之导火，乃经所著迹也。后阚逆节渐露，诏以袁公滋为节度使。成式再从叔少从军，知左营事，惧及祸，与监军定计，以蜡丸帛书通谋于袁。事旋发，悉为鱼肉。贼谓先君知其谋。于一时先君念经夜久，不觉困寐，

门户悉闭。忽觉，闻开户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暴然有声。惊起之际，言犹在耳，顾视左右，吏仆皆睡。俾烛桦四索，初无所见，向之关扃已开辟矣。先君受持此经十余万遍，徵应事孔著。成式近观晋、宋已来，时人咸著传记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讲解有唐已来《金刚经灵验记》三卷，成式当奉先命受持讲解。太和二年，于杨州僧栖简处听《平消御注》一遍。六年，于荆州僧靖奢处听《大云疏》一遍。开成元年，于上都怀楚法师处听《青龙疏》一遍。复日念书写，犹希传照罔极，尽形流通。摭拾遗逸，以备阙佛事，号《金刚经鸠异》。

张镒相公先君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永泰初，为朔方节度使。衙内有小将负罪，惧事露，乃扇动军人数百，定谋反叛。齐丘因衙退，于小厅闲行，忽有兵数十，露刃走入。齐丘左右唯奴仆，遽奔宅门。过小厅数步，回顾又无人，疑是鬼物。将及门，其妻女奴婢复叫呼出门，云有两甲士，身出厅屋上。时衙队军健闻变，持兵乱入。至小厅前，见十余人仡然庭中，垂手张口，投兵于地，众遂擒缚。五六人喑不能言，余者具首云："欲上厅，忽见二甲士，长数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恶。"齐丘闻之，因断酒肉。张凤翔即予门吏卢迈亲姨夫，迈语予云。

刘逸淮在汴，时韩弘为右厢虞候，王某为左厢虞候，与弘相善。或谓二人取军情，将不利于刘。刘大怒，俱召诘之。弘即刘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刘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战不能自辩，刘叱令拉坐杖三十。时新造赤棒，头径数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数五六当死矣。韩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无哭声，又谓其惧不敢哭。访其门卒，即云大使无恙。弘素与熟，遂至卧内问之。王云："我读《金刚经》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时，见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韩，都无挞痕。韩旧不好释氏，由此始与僧往来。日自写十纸，乃积计数百轴矣。后在中书，盛暑，有谏官因事谒见，韩方洽汗写经，怪问之，韩乃具道王某事。予职在集仙，常侍柳公为予说。

梁崇义在襄州，未阻兵时，有小将孙咸暴卒，信宿却苏。梦至一处，如王者所居，仪卫甚严，有吏引与一僧对事。僧法号怀秀，亡已经年。在生极犯戒，及入冥，无善可录，乃给云："我常嘱孙咸写《法华经》。"故咸被追对。咸初不省，僧故执之，经时不决。忽见沙门曰："地藏尊者语云：'弟子若招承，亦自获祐。'"咸乃依言，因得无事。又说对勘时，见一戎王，卫者数百，自外来。冥王降阶，齐级升殿。坐未久，乃大风卷去。又见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刚经》，又好食肉，左边有经数千轴，右边积肉成山，以肉多，将人重论。俄经堆中有火一星，飞向肉山，顷刻销尽，此人遂履空而去。咸问地藏："向来外国王，风吹何处？"地藏云："彼王当入无间，向来风即业风也。"因引咸看地狱。及门，烟焰扇赫，声若风雷，惧不敢视。临回，镬汤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归，不许漏泄冥事。及问如梦，妻儿环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写经，因请出家。梦中所滴处成疮，终身不差。

贞元中，荆州天崇寺僧智灯常持《金刚经》。遇疾死，弟子启手足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却活，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及药，食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开遮条，如何？"云："此后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荆州僧众中后无饮药者。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从贵妹，未嫁，常持《金刚经》。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复墓，闻冢中呻吟，遂发视之，果有气，舆归。数日，能言，云："初至冥间，冥吏以持经功德放还。"王从贵能治木，常于公安灵化寺起造，其寺禅师曙中常见从贵说。

韦南康镇蜀，时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性顽，初一日才得题目，其夜堡外拾薪，为蕃骑缚去，行百余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驼毯（一作罽）寝其上。此人惟念经题，忽见金一铤放光，止于前。试举首动身，所缚悉脱，遂潜起逐金铤走。计行未得十余里，迟明，不觉已至家。家在府东市，妻儿初疑其鬼，具陈来由。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初，韦不信，以逃日与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见一人，著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昭问所因，云："至自冥间，刘闢与窦悬对事，要君为证。"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球胞，前吏怪其迟，答之曰："缘此，候屠行开。"因笑谓昭曰："君勿惧，取生人气须得猪胞。君可面东侧卧。"昭依其言，不觉已随二吏行。路甚平，可十余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焉。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语云："刘闢收东川，窦悬捕牛四十七头送梓州，称准闢判杀，闢又云先无牒。君为孔目典，合知是实。"未及对，隔壁闻窦悬呼陈昭好在，及问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参见，冥吏云："窦使君形容极恶，不欲相见。"昭乃具说："杀牛实奉刘尚书委曲，非牒也。纸是麻面，见在汉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领昭至汉州取之，门馆扃锁，乃于节窍中出入。委曲至，闢乃无言。赵语昭："尔自有一过，知否？窦悬所杀牛，尔取一牛头。"昭未及对，赵曰："此不同人间，不可抵假。"须臾，见一卒挈牛头而至，昭即恐惧求救。赵令捡格，合决一百，考五十日。因谓昭曰："尔有何功德？"昭即自陈设若干人斋，画某像。赵云："此来生缘尔。"昭又言："曾于表兄家转《金刚经》。"赵曰："可合掌请。"昭依言。有顷，见黄幞箱经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视，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烧处尚

在。又令合掌，其经即灭。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复令昭往一司曰生禄，检其修短。吏报云："昭本名钊，是金榜刀，至某年改为昭，更得十八年。"昭闻惆怅，赵笑曰："十八年大得作乐事，何不悦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余年念《金刚经》，日五十遍。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后遇疾且死。同寺有僧灵岿，其迹类惟恭，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岿："惟恭上人何在?"灵岿即语其处，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回入寺，闻钟声，惟恭已死，因说向来所见。其日合寺闻丝竹声，竟无乐人入寺。当时名僧云："惟恭盖承经之力，生不动国，亦以其迹勉灵岿也。"灵岿感悟，折节缁门。

董进朝，元和中入军。初在军时，宿直城东楼上。一夕，月明，忽见四人著黄，从东来，聚立城下，说己姓名，状若追捕。因相语曰："董进朝常持《金刚经》，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辈久蒙其惠，如何杀之?须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无所赖矣。"其一人云："董进朝对门有一人，同姓同年，寿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见，进朝惊异之。及明，已闻对门复魂声。问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进朝感泣说之，因为殡葬，供养其父母焉。后出家，法号慧通，住兴元唐安寺。

元和中，严司空绶在江陵，时涔阳镇将王沔，常持《金刚经》。因使归州勘事，回至咤滩，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随波出没，至下牢镇著岸不死。视手中物，乃授持《金刚经》也。咤滩至下牢，三百余里。

长庆初，荆州公安僧会宗，姓蔡，常中蛊，得病骨立，乃发愿念《金刚经》以待尽。至五十遍，昼梦有人令开口，喉中引出发十余茎。夜又梦吐大蝾，长一肘余，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坚见其事。

江陵开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刚经》三七遍。长庆初，得病卒。至冥司，见若王者问："师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刚经》。"乃揖上殿，令登绣坐念经七遍。侍卫悉合掌阶下，拷掠论对皆停息而听。念毕，后遣一吏引还。王下阶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间，勿废读诵。"因随吏行数十里，至一大坑，吏因临坑，自后推之，若陨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余。荆州僧常靖亲见其事。

石首县有沙弥道荫，常持念《金刚经》。宝历初(一云"长庆")，因他出夜归，中路忽遇虎吼掷而前。沙弥知不免，乃闭目而坐，但默念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来往，虎乃去。视其蹲处，涎流于地。

元和三年，贼李同捷阻兵沧景，帝命刘祐统齐德军讨之。初围德州城，城坚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伤八九，竟不能拔。时有齐州衙内八将官健儿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刚经》，积二十余年，日数不阙。其日，忠幹上飞梯，将及堞，身中箭如猬，为檑木击落。同火卒曳出羊马城外，置之水濠里岸，祐以暮夜命抽军，其时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忽忙，忘取忠幹尸。忠幹既死，梦至荒野，遇大河，欲渡无因，仰天大哭。忽闻人语声，忠幹见一人长丈余，疑其神人，因求指营路。其人云："尔莫怕，我令尔得渡此河。"忠幹拜之，头低未举，神人把腰掷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梦觉，闻贼城上交二更。初不记过水，亦不知疮，抬手扪面，血涂眉睫，方知伤损。乃举身强行百余步，却倒。复见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惊惧，遂走一里余。坐歇，方闻本军喝号声，遂及本营。访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里，即梦中所过河也。忠幹见在齐德军。

何轸，鬻贩为业。妻刘氏，少断酒肉，常持《金刚经》。先焚香像前，愿年止四十五，临终心不乱，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舍资装供僧。欲入岁假，遍别亲故。何轸以为病魅，不信。至岁除日，请僧受八关，沐浴易衣，独处一室，趺坐高声念经。及辨色，悄然，儿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顶热灼手。轸以僧礼葬，塔在荆州北郭。

蜀左营卒王殷，常读《金刚经》，不茹荤饮酒。为赏设库子，前后为人误累，合死者数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钊司空镇蜀，郭性严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锦缬，郭嫌其恶弱，令袒背将毙之。郭有番狗，随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辄噬，忽吠数声，立抱王殷背，驱逐不去。郭异之，怒遂解。

郭司空离蜀之年，有百姓赵安常念《金刚经》，因行野外，见衣一袱遗墓侧。安以无主，遂持还。至家，言于妻子。邻人即告官赵盗物，捕送县。贼曹怒其不承认，以大关挟胫，折三段。后令杖脊，杖下辄折。吏意其有他术，问之，唯念《金刚经》。及申郭，郭亦异之，判放。及归，其妻云："某日闻君经函中震裂数声，惧不敢发。"安乃驰视之，带断轴折，纸尽破裂。安今见在。

太和五年，汉州什邡县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处，翰独至一司，见一青衫少年，称是己侄，为冥官厅子，遂引见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类。其兄语云："有冤牛一头，诉尔烧畲枉烧杀之。尔又曾卖竹与杀狗人作签筷，杀狗两头，狗亦诉尔。尔今名未系死籍，犹可以免，为作何功德?"翰欲为设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日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今在什邡县。

太和七年冬，给事中李公石为太原行军司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时诣邻房，忽遇一人，长六尺余，呼曰："行军唤尔。"涉遂行。行稍

迟，其人自后拓之，不觉向北。约行数十里，至野外，渐入一谷底。后上一山，至顶四望，邑屋尽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绿，当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对。"复引出，至一处，数百人露坐，与猪羊杂处。领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则也。逆谓涉曰："君初得书手时，作新人局，遣某买羊四口，记得否？今被相债，备尝苦毒。"涉遽云："尔时只使市肉，非羊也。"则遂无言，因见羊人立啮则。逡巡，被领他去，倏忽又见一处，露架方梁，梁上钉大铁环，有数百人皆持刀，以绳系人头，牵人环中刳剔之。涉惧，走出，但念《金刚经》。倏忽逢旧相识杨演，云："李尚书时杖杀贼李英道，为劫贼事，已于诸处受生三十年。今却诉前事，君常记得无？"涉辞以年幼不省。又遇旧典段怡，先与涉为义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刚经》，莫废忘否？向来所见，未是极苦处。勉树善业，今得还，乃经之力。"因送至家如梦，死已经宿。向所拓处，数日青肿。

永泰初，丰州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易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某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中。忽有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信宿，方及丰州界。归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尔，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今果其誓。"因取经拜之。缝断，亡数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碛中伤足事，母令解足视之，所裹疮物乃数幅经也，其疮亦愈。

大历中，太原偷马贼诬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极强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狱。其人惟念《金刚经》，其声哀切，昼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两节坠狱中，转至于前。他囚争取之，狱卒意藏刃，破视，内有字两行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书迹甚工。贼首悲悔，具承以匿嫌诬之。

续集卷八

支　动

北海有木兔，类颿鹘。

鼠食盐则身轻。

乌贼鱼骨如通草，可以刻为戏物。

章举每月三八则多。

虾姑状若蜈蚣，管虾。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长，前右脚短，口在胁傍背上。常以左脚捉物，置于右脚，右脚中有齿嚼之，方内于口。大三尺余。其声术术，南人呼为海术。

猎者不杀豺，以财为同声。又南方恶豺向人作声。

卫公幼时，常于明州见一水族，有两足，觜似鸡，身如鱼。

卫公年十一，过瞿塘，波中睹一物，状如婴儿，有翼，翼如鹦鹉。公知其怪，即时不言。晚风大起，方说。

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鲤，带微红，味极美。

负朱鱼亦绝美，每鳞一点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鱼，食乳水，食之甚温。

蜃身一半已下鳞尽逆。

太和七年，河阴忽有蝇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阳界经旬方散。有李犨，时为尉，向予三从兄说。

南中玳瑁，斑点尽模糊，唯振州玳瑁如舶上者。尝见卫公先白书，上作此毒瑁字。

卫公言鹅警鬼，鸡鹊压火，孔雀辟恶。

洪州有牛尾狸，肉甚美。

威远军子将臧平者，好斗鸡。高于常鸡数寸，无敢敌者。威远监军与物十匹强买之，因寒食乃进。十宅诸王皆好斗鸡，此鸡凡敌十数，犹擅场怙气。穆宗大悦，因赐威远监军帛百匹。主鸡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鸡实有弟，长趾善鸣，前岁卖之河北军将，获钱二百万。"

韦绚云："巴州兔作狸班。"

凡鸷鸟，雄小雌大，庶鸟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献云："吉州有异虫，长三寸余，六足，见蚓必啮为两段，才断各化为异虫，相似无别。"

又有赤腰蜂，养子于蜘蛛腹下。

鯸鮧鱼，肝与子俱毒。食此鱼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鱼，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贻孙云："尝见水枝化为蚓。"

道书以鲤鱼多为龙，故不欲食，非缘反药。庶子张文规又曰："医方中畏食鲤鱼，谓若鱼中猪肉也。"

卫公画得峡中异蝶，翅阔四寸余，深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公又说："道书中言獐鹿无魂，故可食。"

予幼时，尝见说郎巾，谓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予夜会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贤云："泾帅段祐宅在昭国坊，尝失银器十余事。贫道时为沙弥，每随师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贫道以钱一千诣西市贾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铺，偶问官健朱秀，秀答曰：'甚易得，但人不识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虫，两头光，带黄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环庭炙之。虫慄蠕动，有一女奴脸唇瞤动，诘之，果窃器而欲逃者。"

象管，环王国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余。牝牙才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则环守。牝象死，共窆地

埋之，号吼移时方散。又国人养驯，可令代樵。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蛮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张帽，万万蛇随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余，其头似鹿，其角丫戾，长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

潜牛，勾漏县大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每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

猫，目睛暮圆，及午竖敛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暗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过耳则客至。楚州谢阳出猫，有褐花者 。灵武有红叱拨及青骢色者。猫一名蒙贵，一名乌员。平陵城，古谭国也，城中有一猫，常带金锁，有钱飞若蛱蝶，士人往往见之。

鼠，旧说鼠王其溺精一滴成鼠。一说鼠母头脚似鼠，尾苍口锐，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时鼠灾多起于鼠母，鼠母所至处，动成万万鼠。其肉极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则为鼠王。俗云鼠啮上服有喜，凡啮衣欲得有盖，无盖凶。

千岁燕，齐鲁之间谓燕为乙，作巢避戊巳。《玄中记》云："千岁之燕，户北向。"《述异要》云："五百岁燕，生胡髯。"

鹧鸪飞数逐月，如正月一飞而止于窠中，不复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难采，南人设网取之。

鹊窠，鹊构窠取在树杪枝，不取堕地者，又缠枝受卵。端午日午时，焚其窠灸病堵 ，疾立愈。

勾足鹳鸰，交时以足相勾，促鸣鼓翼如斗状，往往堕地。俗取其勾足为媚药。

壁镜，一日江枫亭会，众说单方，成式记治壁镜用白矾。重访许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矾为膏，涂疮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邓、襄州多壁镜，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杀蛇。

大蝎，安邑县北门县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来，不毒人，人犹是恐。其灵积年矣。"

红蝙蝠，刘君云："南中红蕉花时，有红蝙蝠集花中，南人呼为红蝙蝠。"

青蚨，似蝉而状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人将子归，其母亦飞来。不以近远，其母必知处。然后各致小钱于巾，埋东行阴墙下。三日开之，即以母血涂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归母，用母者即母归子，如此轮还，不知休息。若买金银珍宝，即钱不还。青蚨，一名鱼伯。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触之缩足，如螺闭户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蜾蠃，今谓之蠮螉也。其为物纯雄无雌，不交不产。取桑虫之子祝之，则皆化为己子。蜂亦如此耳。

鲫鱼，东南海中有祖州，鲫鱼出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此鱼状，即与江河小鲫鱼相类耳。浔阳有青林湖，鲫鱼大者二尺余，小者满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热也。

黄魟鱼，色黄无鳞，头尖，身似大槲叶。口在颔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魟音烘)。

螃蜍，傍海大鱼，脊上有石十二时，一名篱头溺，一名螃蜍。其溺甚毒。

郫县侯生者，于沤麻池侧得鳝鱼，大可尺围，烹而食之，发白复黑，齿落更生，自此轻健。

剑鱼，海鱼千岁为剑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虎鱼，老则为蛟。江中小鱼化为蝗而食五谷者，百岁为鼠。

金驴，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樵者往往听其鸣响。土人言："金驴一鸣，天下太平。"

圣龟，福州贞元末，有村人卖一笼龟，其数十三，贩药人徐仲以五镮获之。村人云："此圣龟，不可杀。"徐置庭中，一龟藉龟而行，八龟为导，悉大六寸。徐遂放于乾元寺后林中，一夕而失。

运粮驴，西域厌达国有寺户，以数头驴运粮上山，无人驱逐，自能往返。寅发午至，不差晷刻。

邓州卜者，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视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支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吉时焉。

五时鸡，影鹅池北有鸣琴苑，伺夜鸡鸣，随鼓节而鸣，从夜至晓，一更为一声，五更为五声，亦曰五时鸡。

鹧鸪似雌雉，飞但南不向北。杨孚《交州异物志》云："鸟像雌雉，名鹧鸪。其志怀南，不向北徂。"

猬见虎，则跳入虎耳。

鹞子两翅各有复翎，左名撩风，右名掠草。带两翎出猎，必多获。

世俗相传云，鸱不饮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饮。

开元二十一年，富平县产一角神羊，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议者以为獬豸。

獬豸见斗不直者触之，穷奇见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廌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

鼠胆在肝，活取则有。

续集卷九

支植上

卫公平泉庄有黄辛夷、紫丁香。

都胜花，紫色，两重心。数叶卷上如芦朵，蕊黄叶细。

那提槿花，紫色，两重叶。外重叶卷心，心中抽茎，高寸余。叶端分五瓣如带，瓣中紫蕊。茎上黄叶。

月桂，叶如桂，花浅黄色，四瓣，青蕊。花盛发、如柿叶带棱。出蒋山。

溪荪，如高粱姜。生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贞桐，枝端抽赤黄条，条复旁对，分三层。花大如落苏花，作黄色，一茎上有五六十朵。

俱那卫，叶如竹，三茎一层。茎端分条如贞桐。花小，类木槲。出桂州。

瘴川花，差类海榴，五朵簇生。叶狭长重沓，承于花底。色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督岭。

木莲花，叶似辛夷，花类莲花，色相傍。出忠州鸣玉溪，邛州亦有。

牡桂，叶大如苦竹叶，叶中一脉如笔迹。花带叶三瓣，瓣端分为两歧，其表色浅黄，近歧浅红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为朵，其簇一蕊，蕊如莲房，色如退红。出温州。

山桂，叶如麻，细花紫色，黄叶簇生如慎火草。出丹阳山中。

那伽花，状如三春无叶花，色白心黄，六瓣。出舶上。

南安有人子藤，红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状。昆仑烧之集象，南中亦难得。

三赖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药中最切。

卫公言："桂花三月开，黄而不白。"大庾诗皆称桂花耐日。又张曲江诗"桂花秋皎洁"，妄矣。

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

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

卫公言："滑州樱桃十二枚长一尺。"

韦绚云："湖南有灵寿花，数蒂簇开，视（一曰规）日如槿，红色。春秋皆发，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峰下法华寺，有石榴花如槿，红花。春秋皆发。"

卫公又言："衡山旧无棘，弥境草木，无有伤者。曾录知江南，地本无棘，润州仓库或要固墙隙，植蔷薇枝而已。"

卫公言："有蜀花鸟图，草花有金粟、石阙、水礼、独角将军、药管。石阙叶甚奇，根似棕叶。大凡木脉皆一脊，唯桂叶三脊。近见菝葜亦三脊。"

莼根，羹之绝美，江东谓之莼龟。

王旻言："萝蒿（一曰葍）根茎，并生熟俱凉。

重台朱槿，似桑，南中呼为桑槿。

金松，叶似麦门冬，叶中一缕如金綖。出浙东，台州犹多。

卫公言："回讫草鼓如鼓，及难，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并益肉食。

又青州防风子可乱毕拨。

又太原晋祠，冬有水底苹，不死。食之甚美。

卫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善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成式又尝见卫公图中有冯绍正鸡图，当时已画牡丹矣。

卫公庄上旧有同心蒂木芙蓉。

卫公言："金钱花损眼。"

紫薇，北人呼为猴郎达树，谓其无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树绝大，有环数夫臂者。

卫公言："石榴甜者谓之天浆，能已乳石毒。"

东都胜境有三溪。今张文规庄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瘿，今大如李。

麻黄，茎端开花，花小而黄，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硕云："汝西有练溪，多异柏。及暮秋，叶上敛，俗呼合掌柏。"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处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硕又言："常卢潘云：衡山石，名怀。"

三色石楠花，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无花者。

卫公言："二鬣松，与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长，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东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有木兰一树，色深红。后桂州观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买之。宅在水北。经年，花紫色。

处士郑又玄云："闽中多佛桑树，树枝叶如桑，唯条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长一寸余，似重台状。花亦有浅红者。"

独桓树，顿丘南应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树，高十余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干上耸，子若五彩囊，叶如亡子镜，世名之仙人独桓树。

木龙树，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龙寺，寺有三层砖塔，高丈余。塔侧生一大树，萦绕至塔顶，枝干交横。上平，容十余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帐。莫有识此木者，僧呼为龙木。梁武曾遣人图写焉。

鱼甲松，洛中有鱼甲松。

续集卷十

支植下

青杨木，出峡中。为床，卧之无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邮有槐树数株，盐州或要叶，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类柞，众木荣时枯槁，隆冬方

萌芽布阴，蜀人呼为楷木。

古文柱，齐建元二年夏，庐陵长溪水冲击山麓崩，长六七尺，下得柱千余根，皆十围。长者一丈，短者八九尺。头题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秦汉时柱也。"

色绫木，台山有色绫木，理如绫文。百姓取为枕，呼为色绫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马伏波所种，木多节。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触则叶翕，人去则叶舒。出东海。

黝木，节似虫兽，可以为鞭。

桄榔树，古南海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出面百斛。以牛乳啖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从前刺史令画工写松，必数枝衰悴。后因一客与妓环饮其下，经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县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腾鼓怒，槎木泛至此沦没，竟无出者，世人以为河泊下材。

交让木，《武陵郡记》："白雉山有木，名交让。众木敷荣后方萌芽，亦更岁迭荣也。"

三枝槐，相国李石，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执，唯福一人，历七镇使相而已。

无患木，烧之极香，辟恶气，一名噤娄，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瑶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无患木击杀之。世人竞取此木为器用却鬼，因曰无患木。

醋心树，杜师仁常赁居，庭有巨杏树。邻居老人每担水至树侧，必叹曰："此树可惜。"杜诘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树有疾，某请治。"乃诊树一处，曰："树病醋心。"杜染指于蠹处，尝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钩披蠹，再三钩之，得一白虫如蝠。乃傅药于疮中，复戒曰："有实自青皮时必摽之，十去八九则树活。"如其言，树益茂盛矣。又云："尝见《栽植经》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丽草，亦呼为女草，江湖中呼为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

山茶花，山茶叶似茶树，高者丈余。花大盈寸，色如绯，十二月开。

异木花，卫公尝获异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岁发花唯木兰。

王母桃，洛阳华林园内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栝蒌。俗语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劳。"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子，二年阿月。

橄榄子，独根树东向枝曰水威，南向枝曰橄榄。

东荒栗，东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壳，径三尺二寸。壳刺长丈余。实径三尺。壳亦黄。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气而渴。

猴栗，李卫公一夕甘子园会客，盘中有猴栗，无味。陈坚处士云："虔州南有渐栗，形如素核。"

儋岸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鸡卵。

儋崖瓠，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余。

童子寺竹，卫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大如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

石发，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已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似随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塞芦，生北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县破冈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箕，茎及盖黄白色，其下浅红，尽为过僧所食，云美倍诸菌。

大食勿斯离国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红色者。

东宫郡，汉顺帝时属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为司谏都尉。东有芜地，西邻大海。有长洲，多桃枝竹，缘岸而生。

枫树子大如鸡卵，二月华已乃著实，八九月熟，曝乾烧之，香馥。

资暇集

[唐]李济翁撰　李德辉整理

《资暇集》三卷，其作者，袁州本《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四库提要》著录为李匡乂，衢州本《读书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渭南文集》卷廿八作李匡文，《野客丛书》作李正文。陈垣《史讳举例》卷四、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以为袁州本《读书志》作匡乂未必错，而《郑堂读书志》、《四库提要辨证》则断定当作匡文。岑仲勉《唐史余沈》卷四主张匡文、匡乂系两人，《资暇集》撰人当为匡乂，乃李昕从侄，出陇西一系，非唐宗室，时代较后，匡文才是宗室李夷简子。岑、陈之说有理。此书之得名及内容，《郡斋读书志》云其"序称：世俗之谈，类多讹误。虽有见闻，嘿不敢证。上篇正误，中篇谈原，下篇本物，以资休暇云"，可知为考订旧说以资谈助之作。作者或引古书，或举实例，围绕典制名物辨误探源，时有发明，亦有错舛，《四库提要》言之甚详，可参。传世有《顾氏文房小说》、《学海类编》、《墨海金壶》等本。顾氏本早出，今即以为底本，校以《四库全书》本。《唐语林》引用廿七条多可正原书之误，亦参校之。

卷　上

车马有行色

今见将首途者多云车马有行色。按：庄子称，柳下季逢夫子，自盗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车有尘而马意殆。今有涉远而来者，用此宜矣。《南华》既非僻经，咸所观习，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讹欤？（一本"驳其诞欤?"）

不拜单于

近代浩虚舟作《苏武不拜单于赋》，尔来童稚时便熟，讽咏至于垂白莫悟赋题之误抑皆诠写，升在甲等。何不详《史》《汉》正传，"不拜单于"是郑众非苏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苏武持节，郑众不拜。"况梁元帝亦著论曰："汉世衔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节，卧伏冰霜；仲师固无下拜，隔绝区外。"学者岂能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无"解"字）

行　李

李字除菓名、地名、人姓之外，更无别训义也。《左传》"行李之往来。"杜不研穷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见远行结束次第，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尔。按旧文"使"字作"岺"，传写之误，误作李焉。（旧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千）

禄　里

汉四皓，其一号角里。角音禄，今多以觉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秘记》、荀氏《汉纪》虑将来之误，直书"禄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书皆云东方为角，音鲧。禄或作角字，亦音禄。《魏子》、《秘记》、《汉纪》不书鲧而作禄者，以其字僻又虑误音故也。以愚所见，角是当东方。何者？案"陈留志"称，京师亦号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东，则角星为东方不疑矣。字书言，角直宜作鲧尔。然鲧字亦音角。角音觉者，乐声也。或亦通作"胷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乱其音呼之。稍留心为学者，则妄穿凿云：音禄之角字，与音觉之角字，点画有分别处，又不知角、鲧各有二音，字体皆同而其义有异也。又《礼记》："君夫人髭爪实于绿中"郑司农注云："绿当为角，声之误也。"既云声误，是郑读角中为禄中，禄与绿是双声，若读角为觉，觉是腭际声，绿是舌头之声，何以破声误之说也？注复云："角中，

谓棺内四隅也。”据此则又似音禄之角与音觉之角义略同矣。陆氏《释文》、孔公《正疏》不能穷声尽义，亦但云“绿当为角。”何忽后学之甚！故愚自读汉之角里《礼》之绿中皆作禄音，亦岂敢正诸君子耶？然好学者幸试详之。

客散

今见宾旅出主人之门，必曰“客散孟尝门。”但风闻便用，不寻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恶而不乐矣。寔为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维悲府主巳没之句。上句云：“秋风正萧索”，盖痛其主人殁后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虫霜早潦

（曲子名并辞）饮坐令作，有不悟而饮罚爵者，皆曰：“虫伤早潦”或云“虫伤水旱”，且以为薄命不偶，万口一音，未尝究四字之意，何也？“虫伤”宜为“虫霜”。盖言田农水旱之外，抑有虫蚀霜损。此四者，四农之大害，《六典》言之数矣。呼曲子名则“下兵”为“下平”“阁罗凤”为“合罗凤”；著辞则“河内王”为“何柰王”，“樯竿上”为“长竿上”，如斯之语，岂可殚论。

生子给

俗生男，必给云女，女给云男。意者以其形新魄怯，虑鬼物知而逼摄，不欲诚告。当由高齐斛律皇后诞女，后主苟欲悦后兄光意，诈称生男而大赦。后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戏，渐至成风。今为忌讳，乖欤。

戏源驿

京兆昭应县东有戏源驿。案：其地在戏水之傍。《汉书》：“陈涉将周章西人关，至戏”。苏林云：“在新丰东南三十里。”小颜又云：“今有戏源驿，音平声。”人所知也。何为举世皆以去声呼此驿号，彼从徒尔，我辈其可终误哉？

梅槐

业有似蔷薇而异，其花叶稍大者，时人谓之枚櫰（音环）。实语讹强名也，当呼为梅槐，在灰部韵，音回。案，《江陵记》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树，尝因梅与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蔷薇者，得非分枝条而演乱哉？至今叶形尚处梅槐之间，取此为证，不乃近乎？且未见“梅櫰”之义也。直使便为玫瑰字，岂百花中独珍是耶？取象于玫瑰耶？玫瑰，瑰亦音回，不音环。其瑰字音环者是琼瑰，音回者是玫瑰，字书有证也。

药栏

今园亭中药栏，栏即药，药即栏。犹言围援，非花药之栏也。有不悟者以为藤架蔬圃，堪作切对，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汉宣帝诏曰：“池药未御幸者，假与贫民。”苏林注云：“以竹绳连绵为禁药，使人不得往来尔。”《汉书》阑人宫禁字，多作草下阑，则药栏作药兰，尤分明易悟也。（一本无“作药兰”三字）

月令

《礼记》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陆德明所说，云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合为之误也。盖出于《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吕纪》自采于《周书》则不得言《戴礼》取诸《吕纪》明矣。

昼寝

《论语》“宰予昼寝”郑司农云：“寝，卧息也”，梁武帝读为“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故夫子叹“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然则曲为穿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为韩文公愈所训解也。

问马

“伤人乎？”“不。”今亦为韩文公读“不”为“否”，言仁者圣之亚，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故贵人，所以前问；贱畜，所以后问。然而“乎”字下岂更有助词？斯亦曲矣。况又非韩公所训。按陆氏《释文》巳云：“一读至不字句绝。”则知以“不”为“否”其来尚矣。诚以“不”为“否”，则宜至“乎”字句绝，“不”字自为一句。何者？夫子问“伤人乎？”乃对曰：“否。”即不伤人，然后问马，又别为一读。岂不愈于陆云乎？

字辨

稷下有谚曰：“学识何如观点书。”书之难不唯句度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失发平声，即为其字，发上声变为某字。去入又改为某字，转平上去入易耳。知合发不发为难，不可尽条举之。令略推一隅，至如“亡”字、“无”字、“毋”字，并是正音，非借音也。今见点书，每遇“亡有”字，必以朱发平声。其遇“母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点画各有区分。亡字之亡，从一点一画丅，观篆文当知矣。是以无字正体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字其画尽通也。父母字中有两点。刘伯庄《音义》云：“凡非父母字之‘母’，皆呼为无字”是也。义见字书。其元、旡（上无下既），今多混书。陆德明巳有论矣。学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大误也。所广

征引，非李氏立意，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续之，雅宜殷勤也。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误。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中进表，反非斥李氏，无乃欺心欤！且李氏未详处，将欲下笔，宜明引凭证，细而观之，无非率尔。今聊各举其一端。至如《西都赋》说游猎云：“诗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许少、秦成，未详。”五臣云：“昔之捷人壮士，搏格猛兽。”施巧力折，固是捷壮，文中自解矣。岂假更言？况又不知二人所从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浅近忽易欤！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会”耶？况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轻改前贤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随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晓，辄复移易。今不能繁驳，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乐府云：“寒鳖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谓之寒，盖韩国事馔尚此法。”复引《盐铁论》“羊淹鸡寒”刘熙《释名》“韩羊韩鸡”为证：“寒与韩同”。又李以上句云“脍鲤携胎鰕”，因注“《诗》曰：炮鳖脍鲤。”五臣兼见上句有“脍”，遂改“寒鳖”为“炮鳖”，以就《毛诗》之句。又子建《七启》云“寒芳莲之巢龟，鲙西海之飞鳞。”五臣亦改“寒”为“搴”。“搴”，取也。何以对下句之“脍”耶？况此篇全说修事之意，独入此“搴”字，于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为“搴”，即下句亦宜改“脍”为“取”。纵一联稍通，亦与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岂可改为“炮”、“搴”耶。斯类篇篇有之，学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绝笔之本，悬诸日月焉。方之五臣，犹虎狗凤鸡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翻”对“恍惚”，则独改“翩翻”为“翩翩”。与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旧本不避国朝庙讳，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贵有异同，改其字，却犯国讳。岂唯矛盾而已哉？

杜度

世征名与姓音同者，必称杜度。愚或非之曰：“枉不名度。”其人则冷哂曰：“韩文公《讳辨》亦引之，子独不然，妄也。”愚见其信韩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与之言。归而自纪曰：“按《笃论》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书，曹魏时以其名同武帝，故隐而举字。（犹蒯通名“彻”，字犯汉武讳，称字通是也）。后人见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为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笃论》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时人也，与伯度实为一家。岂可不信杜《笃论》之本真，而从韩文公之末误也？

初学记对

《初学记·月门》中以“吴牛”对“魏鹊”。吴牛以不耐热，见月亦喘。然魏鹊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为据，斯甚踈阔。如此则盍言“魏乌”乎？汉武帝《秋风词》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今《月问》既云“魏鹊”，则风事亦用“汉雁”矣。若是采掇文字，何所不可？东海徐公，硕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陈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于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诸王则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诗即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细而思之，其可当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状》云：“淮南取贵于食时，陈思见称于《七步》。”虽梁人褒王，固无忌讳，然欠审尔。若以诸王为捷，幸有十步事相当而新，何不采于后魏耶？

渭阳

征舅氏事必用“渭阳”，前辈名公往往亦然。兹失于识，岂可轻相承耶？审诗文，当悟皆不可征用矣。是以齐杨愔幼时，其舅源子恭问读《诗》至渭阳未，愔便号泣，子恭亦对之欷歔。又有“思恋”二字亦不可轻用，其义类此，故附说之，亦见《诗》矣。

方寸乱

今见他人稍惑挠未决，则戏云：“方寸乱矣。”此不独误也，何失言甚欤！按《蜀志》颍川人徐庶，从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为其所虏。庶将辞昭烈以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以此方寸地耳。今母为彼获，方寸乱矣。无益于事。”遂弃蜀入魏。苟事不相类其可轻用耶？若撰“节行”、“倡娃”传，引用虽非正文，其为此事则云善矣。

绿竹猗猗

《诗·卫·淇澳》篇云：“绿竹猗猗。”按陆玑《草木疏》称：“郭璞云：绿竹，王刍也。今呼为白脚莘，或云即鹿蓐草。又云：篇竹似小梨，赤茎节。《韩诗》作薄（音笃），亦云薄篇竹。”则明知非笋竹矣。今为辞赋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误也。当时谢庄《竹赞》云：“瞻彼中唐，绿竹猗猗。”便袭其谬，殊乖尔。按谢《赞》若佳，何不预《文选》，所以为昭明之弃也。故尽引陆郭之注疏云。陆玑，字从王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尝有显论。今秘阁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参误多矣。故愚撰《十四代蠲疑史目》以别白也。

万 几

《万几》字出于《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一日二日万几也。"案：孔安国云："几，微也。言当戒万事之微也。"史以晋太宗为丞相时，于事动每经年。桓温患其稽运而问，对之曰："万几那得速耶?"斯对真得书义。近者改为"枢机"之"机"，岂尚书之前，别有所见？始未闻也。当由汉王嘉奏封事引用误从木旁也。颜氏不引孔注以证。又后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错谬，且曰《汉书》尚尔。曾不知班、颜亦自误后学也。

请长缨

终军请长缨，今多云将系单于。《分门书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汉书本传》云："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盖由《终军传》内有"当发匈奴使，军自请行"之处，旋又叙请缨事，读者误合为一段，遂此乖谬矣。终军自请使于匈奴曰："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匈奴之前。"今将说者宜云，终军请画占凶于虏廷。不则言请长缨以羁南越王。君系单于，乃贾谊之事，非终军也。按班赞云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且非以长缨系之也。又按，《陈思王表》云："贾谊弱冠求试属国，请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终军以妙年使越，欲得长缨，占其王，羁致北阙。"断可知矣。

鄼 侯

汉相萧何封为鄼侯。举代呼为"鹾"，有呼"替"者，则反掩口而哑，深可讶也。邹氏分明云："属沛郡者音嵯，属南阳者音赞"。又《茂陵书》云："萧何国在南阳。"合二家之说，音"赞"不音"鹾"；明矣，司马贞诚知音赞，不能痛为指撵将来，而但云字当音"赞"。今多呼为"嵯"，遂使后学见令呼为"嵯"字，咸曰且宜从众，是误也。可归罪于司马氏。(学家自文颖、孙检、斐龙驹及小颜之徒，皆作"赞"音即不得云今多呼为"嵯"矣。所以更举之者，责好学，知司马公之失矣。)

柏台乌

御史台有柏及乌，固在朱博之前也。《汉书》叙朱博请罢大司农复置御史大夫云，是时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盖史言御史大夫之职休废也，井竭乌去。后二年，朱博为大司空，虑久废御史大夫职业，无以典正法度，固请罢所任大司空，得为大夫，愿尽力为百僚率。哀帝从之，正史甚明。今多以为柏自博栽，乌自博集。职由《蒙求》"朱博乌集而复"，《白家六帖》注引不尽然也。

除 授

除、授二字，当路分明。今多不能穷审意义。俗吏非调选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随俗语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遗贺书题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诅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汉书》几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晋宋已降，史书既非班马之笔，多不根义理，或以拜授为除。及载本语，则义旨宛在。今聊举其一，如晋王导《让中书监请为三师表》云："臣乞得除中书监，竭诚保傅"是也。又汉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国，则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须细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盖初除替移出之馆亭尔，以临歧路，故迎之于此。除之义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无新拜之官者云"有除无授"唯此语允当。其有谓之"除书者"，乃除去前人旧官与新人也。

遍 谢

近有因览授之说，问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荐之地，佥申谢礼，无乃不诚乎？斯甚无谓。"予曰："却是故事。刘歆拜黄门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显处新拜，宜皆谢贵人，叩头谨慎，战战栗栗，乃可免也。今之遍谢其暗合耶。当行学家之教也。"

卷 中

甘 罗

世咸云甘罗十二为秦相，大误也。案，《史记》云：罗事相吕不韦（《战国策》云为吕不韦庶子）因说赵有功，始封为上卿，不曾为丞相也。相秦者是罗祖，名茂。

押 牙

武职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职名非押其衙府也，盖押牙旗者。今又有押节者之类是也。案：《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必竖牙旗于门。是以史传咸作"牙门"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门"亦为"衙门"乎？

扬 州

扬州者，以其风俗轻扬，故号其州。今作杨柳之杨，谬也。

星 货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鳞其物以鬻者，曰星货铺，言其列货业杂如星之繁。今俗呼为星火铺，误也。

合酱

人间多取正月晦日合酱，是日偶不暇为之者，则云“时已失”，大误也。案：昔者卫政趋民，正月作酱。是日以农事未兴之时，俾民乘此闲隙备一岁调鼎之用，故给云：雷鸣不作酱，腹中当鸣。所贵今民不于三二月作酱，恐夺农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为限，亦不须避雷，但问菽趋得法否耳。

座前

身卑致书于宗属近戚，必曰“座前”，除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于床也。言卑末之使，不当授受，置其书于所座床之前，俟隙而发，不敢直进之意。今或贻书中外，言“座前”则以重，“空前”则以轻，遂刱“坐前”，无义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于地，非礼之甚欤！不尔，直云“座”字空“前”可矣。（至如“阁下”字，案：《礼》云：“凡诸侯朝觐，会遇傧介，将命文书，不相指斥。是以天子则曰陛下、太子曰殿下，公卿已下曰阁下。”或云“执事”、“足下”、“侍者”。应劭云：“此盖进渐之辞也。”今无贵贱，通书皆云“阁下”，其“执事”、“足下”不施用矣。“侍者”二字，移于道者僧徒山人处士之侍。噫！岂独斯一二字乎？相借与行路之人，谄其富贵，至有下慈孝之字，斯不当谦，奈体何！）

起居

又卑致书，将结其语云：“附状起居”。“状”字下宜加“候”字也。案：王肃云：“起居，犹动静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状动静”乎？语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启亦然也。

不仅

又今尺题多云“不仅人情”。“仅”字训“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欤！苟云“仅旬”“仅别”，则如此之类可用矣，不尔，交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

今代多称故丞相彭原李公谓其子廓曰：“吾不如尔，有令子。”盖言廓子画蚤修辞赋，而廓不辨屯毛。案：刘氏代说，张凭父不才，凭祖镇谓凭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儿。”时凭仅数岁，敛手对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好事者见彭原公尚谈谐，遂移之以资一时之噱，而不知小亏丞相之甚，其诬厚矣。不然者，彭原公岂不见张凭之语耶？（或云是彭原公引旧事以勉廓。）

朝祥

今俗释服多用昏时，斯颇非礼。按，《戴记》：“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虽抑子路云：“三年之丧，亦已久矣。”而复曰：“逾月则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缟从吉也，明日则逾月矣。故夫子讶其不待明日而歌斯久，是以伤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准式给晦日假者，盖以朝既从吉，使竟是日吉服，尽与亲宾相见遍示礼终。至明日复恭公务，无乐不为之义。又礼书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又曰：“夙兴”云云，足知前夕除废，以为明晨之渐。凡曰释服，悉宜从朝矣。（今在脱服假内，反不见宾友也）《礼》云“大丧不避涕泣而见人”者，言既不行求见人，人来见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无饰。今见卒哭之后，月旦月半，以朔望为词，不见亲宾，遇节复如是，出何典欤！至有尊高居丧吊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见。遽自告退，宜矣。若以为辞，未敢闻命。（期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礼外罕安缟素，而又公除之后，官人贡此殿竖囊襆，多似为中，惜哉！）

辰日

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功矣。国朝又有故事，诚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

三日成服之制，圣人断决，著在不刊之经。无敢逾之矣。今或见不详典礼，取信巫师，有至五日之借者。夫礼等于天，实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该，但以前序从朝，故略举。（此见《礼记》第十八卷）

出城仪

寒食拜扫，案：《开元礼》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庙。孔子许望墓为坛，以时祭祀。今之上墓，或有凭焉。又云：“主人去茔百步下马，公服无者常服，则是吉礼。”分明矣。其上馔与时飨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在野与黎庶雷同，大错大误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并具公服，则曰时之例矣。”又案：《唐礼》凡参辞，并是公服。故松柏非远之家，每新改授皆见，所以示仕禄朱紫之荣。释褐结绶，抑亦如之。其四时之享，布素，暂去栏板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何以表轩冕耶？必申哀敬，岂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丝屦而去，尤为不可。（或曰：今有复在缞或有巾缟，行上墓参辞礼，余谨不敢。且又新妇参辞，具花钗襦袖，夫儿郎既衫鞋，即须新妇素色淡妆，大乖宜也。）

忌日

忌日必哀，又曰不乐。今或其日匿讣不闻哀，停丧不成服，不面亲戚，不留尺题。抑有前一日晚便绝宾者，未知出于何典也。代说云，前辈人忌日唯不饮酒作乐，近之矣。然加以不出斋阁，饭不荤之疏，晨受亲戚慰，（早见不唯别异外宾，抑容昼得议事），暮当宾朋吊（不必黄昏，容远者回也）。其昼也，尺题留而不复，新戚来而不拒，言不近娱，志不离戚，斯

可谓中礼矣。若乃送客挟弹，访人辞酒，立时之辈，摄祭之流，固无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餐，叔治七岁之至性，岂唯不乐必哀，所可抑制耶（或闻近代有其日焚纸钱，既非典礼所载，余未之信）！

豹　直

新官并宿本署曰"爆直"佥作"爆迸"之字。余常膺闷，莫究其端。近见惠郎中实云，合作"武豹"字，曾有得处，偶忘之。言豹性洁，善服气。虽雪雨霜雾，伏而不出。虑污其身。自聆所闻，每嗟所未见。因览《列女传》见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雾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泽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惠说自此尔。小谢诗云："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是也。《南华》亦云："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则并宿公署，雅是豹伏之义。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　从

常忆幼时见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巾笥笏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开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离马后，盖饶谦之去就也。意者偏遂便于高尊处。今则反是，笥笏前引以为尊，殿乘讫而无序，何耶？

拜　礼

夫拜者，礼之特，所以申敬恭之仪。故《周礼》有稽首、顿首、振、动、吉、凶、奇、褒、肃九等之拜，以示威灵，而观容止也。其非至亲行卑者拜，则接捧，示止之不敢当之意。今卑谦太过，反不敢接捧，而鞠躬侧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尽礼深拜。又书状、吊庆、辞谒并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乖古风。

卜则妪

非卜筮者，必话桑道茂之行，有妪一无所知，大开小肆，自桑而卜回者，必白妪于桑门卖卜，其神乎？俾来覆之，桑言"休"则妪言"咎"，桑言"咎"则妪言"休"。顾后中否，桑妪各半。或有折话者曰斯管公明门前媪也，咸误矣。案《符子》云："齐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邻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与不卜等耳。"盖是子家设理之词，后人呼声而至是，愚欲归实，故证之。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类，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为如饮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滞也。一说汉朝每行下文书，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书行下，当亦如律令。故符祝之类末句有如律令之言，并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声读为"零"（音若《毛诗》"卢重令"之"令"，若人姓"令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边捷鬼，学者岂不知之。此鬼善走，与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永乐冢

永乐坊内古冢，今人皆呼为东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称"造化东王公"，大谬也。案：韦氏《两京新记》云："未知姓名，时人误为东方朔墓也。"当时时人已误，今又转东方朔为东王公，后代必更转为东里子产矣（光禄坊内亦有古冢《新记》不载。时人以与永乐者对，遂目为王母台。张郎中谯云，常于杂钞中见光禄者，是汉朝王陵母墓，以贤呼为王母。所以东呼为王公，故附于注）。

蜀　马

成都府出小驷，以其便于难路，号为蜀马。今宣城郡亦有小马，时人皆呼为宣州蜀马。语习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时时人呼姚丞相为陕州吴儿（同州桂麈亦然）。

蹙　融

今有奕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戏生于黄帝蹙鞠，意在军戎也。殊非"阛融"之义。庚元规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今之"蹙融"也。学者固已知之。

钱　戏

钱戏有每以四文为一列者，即史传云云所意钱是也。俗谓之"摊钱"，亦曰"摊铺"。其钱不使叠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讹其音，音摊为蚕虼反。音铺为蒲，厥义此耳。今人书此钱戏，率作"樗蒲"字，何贬樗蒲之甚耶！案：樗蒲起自老子，今亦为"呼卢"者，不宜杂其号于钱，说摊铺之义，皎然可见。

寓　直

常见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当直"字，俗稍贵文言而不究其义也。案：《字书》："寓，寄也。""寓直"二字，出于潘岳之为武贲中郎将。晋朝未有将校省，故寄直散骑省。今百官各当本司而直，固是当直，安可云寓？何异坐自居第，而称侨僦也？

端　午

端五者，案：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

俗　字

俗字至夥。刍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刍又记得趋走之"趋"，今皆以多居走，非也

(音驰)。焦下已有火，今复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众，不可殚论。

误 谭

俗之误谭，不可以证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为刺史，谓般涉为官涉，谓茜为堑，食鱼，谓鳜为桂，以鲎为诟人，振鼻为喷涕，吐口为爱富（殊不知喷嚏、噫腑，噫者音隘，藏府气噫出）。熨斗为醖，剪刀为箭，帽为慕，礼为里，保为补，褒为逋，暴为步，触类甚多，不可悉数。

挽 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横门人，非也。《左传》曰："鲁哀公会吴伐齐，将战，齐将公孙夏令歌虞殡。"杜注："虞殡，送葬歌也。"如是则已有久矣。

上 马

自便服乘马已来，既无帷盖，乃渐至大裁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时态，唯修虚事，至于致恭尊高，不敢戴上马宜矣。直有出门犹露首面，如之何。

卷 下

非麻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脸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玭，番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玭布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间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麻祜庙在睢阳，鄜坊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

丕反锉

谚云"千里井，不反唾。"盖由南朝宋之计吏泻锉残草于公馆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岂当重来。"及其复至，热渴汲水遽饮，不忆前所弃草，草结于喉而毙。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锉，"复讹为"唾"尔。

三 台

令之牒酒（片崔合作啐。啐，驰送酒声，音碎。今讹以平声，促乐是也。故且作牒字，贵贱近易识尔），三十拍促曲名"三台"何？或曰："昔邺中有三台，石季伦常为游宴之地。乐工倦怠，造此以促饮也。"一说："蔡邕自治书御史累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乐府以邕晓音律，制此曲动邕心。"抑希其厚遗，亦近之。

借 书

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书籍俗曰：借一痴，借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又案：王府《新书》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人云：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嗤，笑也）。'"后人更生其词，至三四，因讹为痴。

卷白波

饮酒之卷白波，义当何起。按：东汉既擒白波贼，戮之如卷席。故酒席仿之，以快人情气也。

龙 钟

亟有孔文子之徒，下问"龙钟"之义。且未知所自，辄以愚见。"钟"即"涔"与"钟"并蹄，足所贱处，则龙之致雨，上下所践之，钟固淋漓溅淀矣。义当止此。余俟该通。

嚏 咒

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邶·终风》篇注："愿犹思也，言犹我也。盖他人思我，我则嚏之也。"郑又称，"古遗语：每嚏云，人道我。"以为他人说我，我则嚏。此正得其愿言者，非咒愿之愿，非语言之言。今则自祝，乃由误解诗句尔。

阿 茶

公郡县主，宫禁呼为宅家子。盖以至尊以天下为宅，四海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犹"陛下"之义。至公主巳下则加"子"字，亦犹帝子也。又为阿宅家子。阿，助词也。急语乃以宅家子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说汉魏巳来，宫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讹，以大为宅焉。

下 俚

俗呼下俚家为嘉李家者（秦人乎云），以俚与国姓音同，不敢联下字呼，因改为"嘉"，下声逐近，亦以家美故也。

扬 声

丧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声，以助主人之哀者，谓之"扬声"，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哭哭然宜呼为羊声，义取报羔羊跪尔，不唯助也。抑用邀之，岂不深乎哉。

屋 头

俗命如厕为屋头，称并州人咸凿土为室，厕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说北齐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宝，以溷汁沃头。后人或食，或避亲长，不能正言溷，因影

为沃头焉。

车　轾

俚语以车顿前为质者，乃由不识“轾”字故也。(轾，音致。)《诗》云：“如轾如轩。”前重为轾，后重为轩。俚见“轾”字似“桎”字，便以支乙音呼。(俚语之谬放此者，触类而思，从可知矣。至如见马首之低者，遂为头质，乃由“车质”之误也。亦宜云“头质”，其义与车同矣。)

竹　笪

篨籧篨，因江东呼为笪，今京洛皆呼为竹笪。(今俗字音笪为怛，盖此字音旦又音阔，当是有于笪旁书旦阔二音者，遂误合二音，反谓是怛，遂以成俗)余尝因市此呼作“阔”音，为轻薄所嗤，曰：“真村里书生。”余应之曰：“声亦呼作旦音，知乎?”(若是者又多，难悉言。)

驴为卫

代呼驴为卫，于文字未见。今卫地出驴，义在斯乎？或说以其有鞧有槽，譬如诸卫，有胄曹也，因目为卫（自前汉有直庐，郎吏居之。今则卫士处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庐舍，以宿卫士是也）。

奴为邦

呼奴为邦者，盖旧谓僮仆之未冠者曰竖人，不能直言其奴，因号奴为竖。高欢东魏用事时，相府法曹卒子炎误犯欢奴。杖之，欢讳“树”而威权倾于邺下。当是郡寮以“竖”同音，因目奴为邦，义取“邦君树塞门”。以句内有树字，假竖为树，故歇后为言。今兼删去“君”字呼之。一说“邦”字类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宾则拜。

措　大

代称士流为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说衣冠俨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验，比于醋而更验，故谓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贫居新郑之郊，以驴负醋巡邑而卖，复落魄不调，邑人指其醋驮而号之。新郑多衣冠所居，因总被斯号。亦云郑有醋沟，士流名家多居其州，沟之东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为四说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举措大事而已。

抱　木

南土有木，以“抱”为名者，言其轻满，不能成斤，亦以造器，满抱如无，因以怀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蹙水沫，依松而成，似松之疣赘，浮绕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征假松之气尔。故其臭芳，其质轻，抱木突轻于赤脚，诚哉斯言。然余为南漳守，命工为亟匣筒（毕韦)，抑造清明球卵，轻赍而归，北人莫不称便而异焉。

薛陶笺

松花笺，代以为薛陶笺，误也。松花笺，其来旧矣。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賸长之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笺”。今蜀纸有小样者皆是也，非独松花一色。

稠桑砚

稠桑砚，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末阳邑，诸季父温清之际，必访山水以游。一日于涧侧见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随至。遂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复无刓缺，乃曰不刓不麸，可琢为砚矣。既就琢一砚而过，但惜重大，无由出之。更行百步许，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如举者不可胜纪。遂与从僮挈数拳而出，就县第制斫。时有胥性巧，请斫之。形出甚妙，秀父每与俱之涧所。胥父兄，稠桑逆肆人也。因季父请，解胥藉而归父兄之业，于是来斫。开席于大路，厥利骤肥。土客竞效，各新其意，爰臻诸器焉。季父大中壬申岁授陕。今自元和后往还京洛。每至稠桑，镌者相率辄有所献，以报其本，迄今不怠。季父别业在河南福昌邑。下至于弟侄，市其器称福李家，则价不我贱（然则其石以为诸器尤愈于砚)。

石鏊饼

石鏊饼，本曰嗲饼，同州人好相嗲，将投公状，必怀此而去，用备狴牢之粮。后增以甘辛，变其名质，以为贡遗矣。

李环饧

苏乳煎之轻饧，咸云十年来始有，出河中。余实知其由，此武臣李环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绥福里，方见夜作，问之，云乳饧。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归。不三数月，满洛阳盛传矣。开成初，余从叔听之镇河中。自洛招致饧者居于蒲，蒲土因有是饧。其法宁闻传得，唯博□军人窃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轻饧，然而劣于蒲者，不尽其妙焉。

风炉子

以周绕通风也。一说形像烽火，名烽炉子，理亦近焉。

相思子

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秘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李善云：

"其实赤如珊瑚"是也。

甘　草

所言甘草，非国老之药者，乃南方藤名也。其业似蔷薇而无刺，其叶似夜合而黄细，其花浅紫而蕊黄，其实亦居甲中。以枝叶俱甜，故谓之"甘草藤"，土人异呼为草而已。出在潮阳而南漳亦有，故备载之。

投　子

投子者投掷于盘筵之义。今或作"头"字，言其骨头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诸家之书，"骰"即"股"字尔，不音"投"。（《史记》："蔡泽说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裴注云："投，琼也。"则知以玉石为投掷之义，安有头骰之理哉?）

熊白䭔

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宁前。时穆氏家法切峻。宁命诸子直馔，愁不如意则杖之。诸子将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于鼎俎之前，竞新其味，计无不为。然而未尝免笞叱之过者。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试，曰："甚异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进，宁果再饱。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羡色，曰："非唯免笞，兼当受赏。"给事颇亦自得。宁饭讫，戒使令曰："谁直?可与杖俱来。"于是罚如常数。给事将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进之晚耶?"于是闻者笑而传之。

生肝镂脍

今缕生肝肚，为饭食之一味，曰"生肝镂脍"言其细切如雕镂之义。一说名"生肝虏胙"，言似胡虏祭之余胙，声讹故云镂脍也。凡诸饭食名号字，余撰《变王子泉〈僮约〉并杂字》在集中言之详矣。所未该者，今之五味、𦍋、爚、瓜、茄、及猪肉，俗谓之丑甲音者。而臆脂腊肤字反是。字书内"煠"字，音"丑猎"者，讹呼丑甲反尔。此字火旁，云下木，别有火旁世，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汤渫菜字，其音"丑猎"者，义由暗爚也。

毕　罗

毕罗者，番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馄饨以其象浑沌之形，不能直书"浑沌"而食避之，从食可矣。至如不托，言旧未有刀机之时，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馎饦"，乖之且甚。此类颇多，推理证辨可也（元和中有奸僧鉴虚，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传之于今。时人不得其名，遂以其号目之曰"鉴虚"，今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类也）。

阮　咸

乐器有似琵琶而圆者曰"阮咸"大历中，愚之再从叔翁司徒汧公之镇滑也，因与宾客会琴，话及斯乐，曰：往中宗朝，元宾客行中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冢获其铜铸成者献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为之，音韵清朗，颇难为名。权以仲容姓名呼焉。于今未蒙佳号，况阮云："昔贤岂可以名氏而号乐器乎?"其形象月，其声合琴，目为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旧名呼。今人以为李崖州在相日所号，非也。（《晋书》称阮咸善琵琶，此即是也。案：《后周书》云："武帝弹琵琶，后梁宣帝起舞，谓武帝曰：'陛下既弹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则周武所弹，乃是今之五弦。明知前代凡此之类，总忽号琵琶尔。又案：《风俗通》云："以手枇杷，谓之琵琶。自拨弹已后，唯今四弦始专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则刘悚所云："贞观中，裴洛儿始弃拨用手以指琵琶"，足是不知故事之言也。又因此而征今之五弦之号，即出于后梁宣帝之语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指，反不得占琵琶之名，都失本义也。）

琴　甲

今弹琴，或削竹为甲以助食指之声者，亦因汧公也。尝患代指而旧甲方堕，新甲未完，风景廓澄，授琴思泛，假甲于竹，聊为权用。名德既崇，人争仿效，好事者且曰"司徒甲"。夫琴韵在乎轻清，且竹于自然之甲厚薄刚柔殊矣，况弃真用假舍清从浊乎。盖靡知其由也。至如箜篌之与秦筝，若能去假还真，其声宛美矣。（案，中容《乐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和问孟嘉此义，嘉曰：以其渐近自然。"故知甲宜从真矣。）

茶托子

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楪子之〔中〕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衫茶椀，别为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

坼封刀子

起于郭汾阳书吏也。旧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阳虽大度廓落，然而有晋陶侃之性，动无废物。每收其书皮之右所剺下者，以为逐日须取文帖，余悉卷贮。每岁终则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薄。所剺之处，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积，胥吏不暇剪正，随曲斜联糊。一日所由剺刀忽折，不余寸许，吏乃铦以应急。觉愈于全时，渐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环势，加于折刃之上，使才露锋，榼其书而剺之。汾阳嘉其用心，曰：

"真郭子仪部吏也。"（言不废折刃也）每话于外，后因传之，益妙其制。

书题签

大僚题上纸签，起于丞相李赵公也。元和中，赵公权倾天下，四方缄翰日满阍者之袖。而潞帅郗士美时有珍献，赵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误卷入振武封内以遗之，而振武别纸则附于潞。时阿跌光进帅麟，览盈幅手字，知误画，时飞还赵公。赵公因命书吏，凡有尺题各令签记以送，故于今成风也。

门 状

文宗朝以前无之。自朱崖李相贵盛于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无以希取其意，以为旧刺轻（刺则今之名纸），相扇留具衔候起居状。而今又益竞以善价纸，如出印之字，巧谄曲媚，犹有未臻之遗恨。并丹、祢正平生于今日，其亦如是乎？

药 忌

医方云：牛膝忌牛肉。余好穷物性，尝于冬日以牛肉裹牛膝，经旬肉药俱不败，因知始创此论，意者徒以名类然也。即思《本草》云："莧茨令人脐下常痛。"斯堪绝倒。若尔，则王莽末南方饿甿掘食，何不东观书载，其多患脖脐气乎？牛膝之忌，当由痔疾，不宜食雉肉。痔，风也。偶然此肉发动肠风而病，名与莧茨同尔。

席 帽

永贞之前，组藤为盖，曰"席帽"，取其轻也。后或以太薄，冬则不御霜寒，夏则不障暑气，乃细色罽代藤，曰"毡帽"，贵其厚也。非崇贵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晋公之为台丞，自化理第早朝。时青镇一帅拒命，朝廷方参议兵计，而晋公预焉。二帅俾捷步张晏等，傅刃伺便谋害。至里东门，导炬之下，霜刃欻飞。时晋公繄帽是赖，刃不即及，而帽折其檐。既脱祸，朝贵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折檐帽尚在裴氏私帑中）。大和末，又染缯而复代罽，曰"叠绡帽"虽示其妙，与毡帽之庇悬矣。会昌已来，吴人衒巧，抑有结丝帽若网。其巧之淫者，织花鸟相厕焉（近又染藤为紫，复以轻相尚）。

被 袋

非古制，不知孰起也。比者远游，行则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逦迤窜谪，人人皆不自期，常虞苍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备四时服用。旧以纽革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来，吴人亦结丝为之。或有饷遗，豪徒玩而不用也。

注悉偏提

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

丞 床

近者绳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样"，言高不及背之半，倚必将仰、脊不遑纵，亦由中贵人创意也。盖防至尊赐坐，虽居私第，不敢傲逸其体，常习恭敬之仪。士人家不穷其意，往往取样而制，不亦乖乎？（绳床，当作"承"字，言轻赍，可随人来去。）

刊误

[唐]李 涪撰 许万宏整理

《刊误》二卷，唐李涪撰。涪，唐宗室，太子太傅李福子。以《开元礼》及第。懿、僖间，累官金部郎中、河南少尹。昭宗时任宗正卿，坐事贬岭南。光化初官至国子祭酒。涪博学好著述，尤长于礼学，时称“周礼库”。本书以考证典章制度为主，亦兼及当代杂事，所言多持之有据，且多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引古制以纠唐制之失，向为学者所重。偶亦有评价失当处，如称李商隐所作“无一言经国”之类。今以影宋刊《百川学海》本点校整理，曾参校《四库全书》本。

卷 上

余尝于学古问政之暇，而究风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则病之于心。爰自秦汉迨于近世，凡曰垂鳌，岂可胜道哉？前儒广学刊正固已多矣。然尚多漏略，颇惑将来。则《书》《传》深旨，莫测精微。而沿习舛仪，得陈愚浅，撰成五十篇，号曰《刊误》。虽欲自申专志，亦如路瑟以掇其讥也。

二都不并建

予少读历代史，每考沿习，自夏殷迄于周齐，未闻两都并置，东西互处者。夫殷之五迁，盖建国不安之为也。竟都于亳，底绥四方。武王克殷，为周成王卜洛。幽王为犬戎所败，平王东迁，自是不复都丰镐矣。更于秦汉晋魏，但处一都。隋以奄宅区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创两都。为巡幸不常用都，为憩息之所。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胜概，每乐巡幸。是时，武后杀萧妃冤出宫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为周，乃立武氏崇先庙于东都。神龙初，中宗反正，迁崇先于西京，乃以其地为太庙，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复有宗庙矣。尔后，中宗还京，复享太庙。时朝廷多事，不暇议去东都权庙，但闷而勿享。玄宗巡狩驻跸，复享洛庙。是时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论及宗庙定制，遂使后人皆曰两都不疑矣。夫以出征则载迁庙之主，亦有所禀。既言载主，则郡国岂宜复有庙主耶？今二都并建，各立神主。都洛则有洛庙，还秦则有秦庙，则是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毅然不移以朝万国不亦宜乎？昔隋时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实非旧典，遂改为京。始创之日，已有讥者，足显二都之设，可谓不经。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东都为洛州，是知稽古之帝，必考是非。置郡罢都，垂法后世。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乾元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陛下，顷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归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后则袭其雕丽？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昔汉祖将都洛阳，娄敬一言，即日西驾。岂不知地推中土，贡赋所均，但以形势不如关内也，太宗遂止。玄素奥学达识为魏文贞推重。请罢修建是也。两都置宗庙不殊，侍御史颜标上议东都宗庙，天宝、建中两度贼陷。东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据见在十一主，并已瘗于两陛之间。向来迟疑未去东都之号者，盖以旧庙存焉。则颜标所引原庙，述汉失礼，理亦至矣。旋为巨寇焚爇，庙室悉成煨尽。况乎城阙崩坏，宫室丘墟！废之有时，契於至理。今请制为藩镇，以汝洛节度为名，选帅实兵以遏东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击树

《开元礼》：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则扫除枯朽，秋则芟剃繁芜。扫除者，当发生之时，欲使盛茂也。芟剃者，当秋杀之时，除去拥蔽，且虑火灾也。以三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仪，以己率众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义也。近代选任稍轻，不达旧礼，将及陵阙则取县吏持斧击树三发，谓之告神。其为不经，又何甚也！

礼仪使

九卿太常专掌礼乐，累代沿习，不更其名。又春

官氏主国之五礼：吉、凶、宾、军、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礼部有郎中、员外，慎选儒学达於典礼者，足以咨访大国仪范，岂有阙文？而代宗皇帝用颜真卿为礼仪使。真卿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礼部尚书，而使掌国礼。柰何礼仪以使为名，则何异营田租庸者乎？前史所无，我唐有之，必为后世之讥，宜亟去其名也。

开府仪同三司

周制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秦则有太尉、司徒、司空。及安帝以车骑将军邓骘为开府仪同三司，谓别开一府，得比三公。皇唐用开府为散阶。今有拜太师、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开府仪同三司为阶。授受之间，莫此商较。后代论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为愧哉？若以畴赏勋伐名数实繁，秩至三公，何须以阶为盛。

宰相不合受节察防御团练等使櫜鞬拜礼

今代节度使带平章者，凡经藩镇，节察使必具櫜鞬迎于道左，未知礼出何代。前史国典并无其文，且国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云二年，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自此始有节度之号。景云以后，《六典》、《会要》并无节度使、观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礼。若宜有之，则节度使降麻防御使制下之日便合具军容诣中书谒谢在城。既无此礼，外府何为行之？宰相位虽崇重，犹与九品抗礼。今则俱是将相，岂可倨受戎容？予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帅都统，遂有是仪。何者？天宝逆胡，建中叛臣，既陷两京，兵连淮朔。此际徵集师旅，又假虏骑，军戎繁杂，宜以位高威震者都统而制之。哥舒翰、郭子仪继为元帅都统，时诸道节使会兵讨叛者，必以军礼导之。而淮朔亦不以是为让，欲使军中禀大将军之命也。尔后元和十一年，裴度提相印充淮西节使兼淮西宣慰使，会诸镇师旅十余万众。指挥节制，宪宗悉委于度。及平逋寇，李愬统兵入蔡州，屯兵鞠场以待度马首，具櫜鞬。度将避之，愬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久矣。愬今具戎服拜相国于堂下，使吏民瞻睹，敬畏生焉。如此可不劳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宁。愬以度兼宣慰处置使，宰相专征不异都统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礼示蔡民也。尔后为藩镇兼平章事者，不谓我非元帅都统，唯以宰相合当节度防御等使櫜鞬拜礼。舛误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国朝大邦土，有以亲王或宰相遥领者。则副大使知节度事，始于贞观八年，以蜀王恪遥领益州都督。开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萧嵩，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如故，亲王宰相遥领，自此始也。自后率用为常。本以大使在京，则一军之权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节度使，且无遥领之名，亦曰副大使知节度使。藩方之选，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则。

都都统

辛丑岁，大驾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书令王铎仗节镇滑台，且统关东诸将收复京国。时有论曰："京西北言统者三四人，虑不禀铎之节制，宜立其号曰'都都统。'"铎两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显著，武将莫不望风愿受其画，曷须"都都"方可统制。自秦汉已降，将相统戎盖多，无有"都都统"之号。所引故事则曰，先帝时俳优各恃恩宠，愿为都知者，咸允其请。一日大合乐，乐工喧哗。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并进。上曰："止召都知，何为毕至。"梨园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职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为都都知。此则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为辱。曷不曰诸军西南行营都统？制帅之号，莫过于斯。

上事拜厅

朝廷典式出於南宫，予亦为尚书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傧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诘之曰："曷拜"曰："拜厅。"予曰："非也。此乃拜恩也。"盖京城官署皆在大内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后践履官常。傧者不达，乃曰"拜厅。"予尝为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张从玘曰："请服罗巾吉衫。"予询之，则曰："先拜恩，后上事。"又众官列位，傧者曰："面西再拜。"拜讫，成上事之礼。既事，予以其有知奖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尝为功曹吏。时李相国珏为河南尹，命功曹参军示之曰'先拜恩，后上事。'小人传之，父祖不敢废阙。"予喜小吏好善，将慕李公得礼，故书之以示将来。

压 角

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焉。上事者设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连上事官床坐于西隅，谓之"压角。"自常侍而下，以南为上，差舛相承，实乖礼敬。曷不为丞相设位于众官之南，常侍、谏议、给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为仪。"压角"之来，莫究其始。《开元礼》及累朝典故并无其文。习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请去"压角"以释众疑。

曾参不列四科

今人之论，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圣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参不列十哲之次。愚谓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门人推重颜回。及乎讲则曾参侍坐，是知圣人之旨，二子莫有后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先述圣人一时列坐门人弟子耳。岂是舍曾氏之大孝，重宰我之言语？盖不在其席，故不尽举。此如太宗文皇帝使王圭品藻，李靖、魏徵、戴胄、温彦

博、房玄龄时则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杨师道、刘洎、李大亮、褚遂良才识，岂在温戴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遍称。将释众疑，方今以喻。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于国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近前，示其农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后，示其农晚也。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故圣人急于养民，务成东作。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丰稔，不亦乖乎？

侍中仆射官号

宓羲氏以龙名官，神农氏以火，黄帝以云，少昊氏以鸟。自颛顼已降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为官。卨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则以春夏秋冬配为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时、五行、云龙为号者，皆上禀天时，下达人事。见圣人垂意，未有不急於惠民者也。后代不究深旨，率尔命官，仆射、侍中尤为不可。秦有侍中、仆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职业。侍中，当西汉掌乘舆服御，下至亵器虎子之类。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许掌御唾壶。朝廷荣之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来往殿内奏事，故曰“侍中”。又仆射者（*射音夜，尤寡其义*），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仆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门之夫。在汉为武士，在宫门则曰宫门仆射。在永巷，则曰永巷仆射。盖言仆御，执射之夫也。如今官竖之首耳，皆因权幸，渐峻官名。开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是官号之不正也。又则天宠侍御者张昌宗，其官号曰“控鹤监”。向五王未复唐德，则控鹤亦占丞相之名也。以是而言，皆因权幸渐窃相权。我唐分职设官，必先旧典，苟踵斯弊，曷范将来，今请遵周故事，以司徒、司空为正宰相。或无勋德元臣则宜暂虚其位，兼置中书而不用。

士大夫立私庙不合奏请

《礼》，嫡士立二庙，庶人祭于寝。累代礼文不易斯义。开元十二年敕一品许祭四庙，三品许祭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亦许祭二庙。尔后礼令并无革易。古者庙连于家。家主之丧，则殡于西阶之上。乡人傩，孔子朝服立於阼阶。又曰丧不虑居，为无庙也。则知居不违庙，礼典昭然。近代显居上位，率多祭寝。亦尝发问，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将相者，奏请之词则曰：“臣官阶并及三品，准令合立私庙。”是不知旧制，妄有论奏。庙貌申敬用，展孝思，岂于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盖以将同列戟，先白有司。既展哀荣，宜遵典故。（*原其奏请之因，盖立庙不在其家，别于坊选吉地，乃为府县申奏。或有官居显重，慎虑是宜，营构之初，亦自闻奏。相习既久，致立庙须至闻奏。*）

九寺皆为棘卿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礼》，三槐、九棘。槐者，怀也。上佐天子怀来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近代唯大理得言棘卿，下寺则否。九卿皆树棘木，大理则于棘下讯鞫其罪。所谓大司寇听刑于棘木之下。

京尹不合避御史

京尹，皇都专理，任莫重焉。且以刑法财赋，统而兼制。御史之职，纠缪绳愆，本为避嫌，不可私谒。三司慎守，遂绝经过。今代京尹逢御史于路必避马而敬之，名分既乖，曷为取则？且秩五品不避御史，比肩事主，于理诚然。则京尹委用之权，岂轻于郎官、国子博士者乎？《汉桓典传》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行者且止尚能记之，岂汉制京尹避御史偶不载于正史耶？乃知前史不书，是无避马之理。必以刑赋为嫌，止于不相过从而已。然相值于路，但以色勃而返可也。

火

《论语》曰：“钻燧改火。”春榆，夏枣，秋柞，冬槐。则是四时皆改其火。自秦汉已降，渐至简易。唯以春是一岁之首，止一钻燧。而适当改火之时，是为寒食节之后。既曰就新，即去其旧。今人持新火曰勿与旧火相见，即其事也。又《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禁火。”此则禁火之义昭然可徵。俗传禁火之因，皆以介推为据。是不知古，故以钻燧证之。

座主当门生拜礼

春官氏每岁选升进士三十人，以备将相之任。是日，自状元已下同诣座主之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进，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又有同宗，座主宜为侄而反为叔。言叙既毕，拜礼得申。予辄议曰：春官氏选士得其人，止供职业耳。而后造之士以经术待聘，获采拔於有司，则朝廷与春官氏皆何恩於举子？今使谢之，则与选士之旨，岂不异乎？有海东之子，岭峤之人，皆与华族叙中表从。使拜首而已，论诸事体，又何有哉？

非　验

咸亨三年五月，咸阳公主薨于房州。公主，高宗同母妹也。初适杜荷，贞观中坐太子承乾事伏诛。公主再行於薛瓘。将成婚礼，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同悴。若昼日行合卺之礼，则终吉。”马周以违礼乱常不可用也，太宗从之。

而后璀为房刺，公主随焉。偕没于任，双柩而还。苏冕书之曰："卜验矣。"余曰：违礼而行乱也。双柩而还，常也。若云卜验则是。礼可废而卜可遵，岂曰守正依经之道哉？

卷 下

封 爵

周制五等爵以封诸侯，以其有功加地进律。以是所封之国固定非处一方。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所以畴庸进爵，有违王度。窃以萧何封酂侯，萧之得姓不在於酂；曹参封平阳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阳；国朝房玄龄封梁公，房之得姓不在于梁；杜如晦封莱公，杜之得姓不在于莱。古典悉然，不可悉数。其误也，始于幸蜀之年，中书主者，不闲旧制故也。

祈 雨

庚子岁夏旱，禾黍不逾尺，京城米粟日增其价。一日达彼九重，天子下诏宰臣祷祀。所宜承命不过一二日，虔诚于郊庙。乃下太常择日，太卜署状，宜用来月六日癸亥。至是，旱苗悉为枯荄矣。

发救兵

夫请济师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两日发之，足以应其急也。主帅问其来由，命军师曰："为择一日，以遂其请。"翌日师复命曰："以后日戊午吉。"及乎师至，军垒已陷。

进献奇零

戊戌岁，阅报状，见润州节度进应天节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两。臣下献寿，国有常仪。少，曷不曰二千两；多，曷不曰三千两。奇零微鲜，无异偿债。岂臣子之礼哉？

起 居

今代谒见尊崇，皆谨祇候起居。起居者，动止，理固不乖。近者，复云谨祇候起居某官。其义何在？相承斯误，曾不经心。

佳 礼

吉、凶、宾、军、嘉是为"五礼"。婚姻属之嘉。嘉者，善也。今代每言婚姻，则曰佳期者，美也。婚姻之重，所宜依经。若用为佳，实伤古义。

鹅

夫展礼之夕，婿执雁入奠，执贽之义也。又以雁是随阳之禽，随夫所适。雁是野物，非时莫能致。故以鹅替之者，亦曰奠雁。《尔雅》云："舒雁鹅鹅。"亦雁之属也。其有重于嗣续，切于成礼者，乃以厚价致之。既而获，则曰："已有鹅矣，何以雁为？"是以雁为使，代鹅为礼，雁为长（除怅反）物。典故将废，何不正之？

拜 客

《婚期》云："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中外故旧，皆当妇礼，即通谓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旧，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

拜 四

夫郊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妇谒姑章，其拜必四。予辄详之，妇初再拜，次则跪献衣服支史承其筐篚，则跪而受之。常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因为疑。又妇拜夫家长老，长老答之，则又再拜，即其事也。士林威仪，岂可效诸下俚耶？谒拜姑章，宜修典故。再申插地（《周礼》：妇拜插地），其仪可观。

妇谒姑不宜表以绢囊

投刺始于隽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上谒暴胜之。上谒如今之投刺也。尔后，凡言谒见，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于妇人，即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于礼，敬其有违，舅姑在于他国者，因节序推迁，亦以名纸远申参奉之仪。近代皆以绢囊缄之，有同尺题重封也。至于妇来面谒舅姑，合申投刺之礼，岂宜亦以彩帛表之，卑敬有乖，所宜削去。

乐 论

贞观十七年，太宗文皇帝与太常少卿祖孝孙论乐。太宗曰："治政善恶，岂此之因？"御史大夫杜淹曰："陈之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为《伴侣》、《行路难》。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自於乐。"帝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人，非因乐也。今《玉树》、《伴侣》其声具存，今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予曰："圣君有所未悟耳。"礼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斯曲者，陈隋二主之所作也。二主荒淫自娱，不知将亡之音形于曲折矣。是知休徵，咎徵皆见其兆，岂止于歌乐也哉！如文皇君人之道与舜禹比隆，耆幼欣欣然得其所也。虽闻《桑间》、《濮上》，如闻《韶》、《濩》之音。何《后庭花》、《伴侣行》能感其心哉？哀也，乐也，系于时君。《记》云乎："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谓也。

释 怪

李商隐为文曰："儒者之师曰鲁仲尼。仲尼师聃，

犹龙。”不知聃师竺乾，善人无为稽首正觉吾师吾师夫。老子生於周，为柱下史。司马迁《史记》与韩非同传，曰：“老子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故作老子韩非同传。此则老子行藏之道尽於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适戎狄，师于竺乾，未知商隐何为取信？孔宣父於鲁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当周敬王也。圣自天资而能广学，师尧、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师之。师之之道，谓圣人学无常师，主善为师。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非谓幼而师之如尧、舜、文王、周公之圣德也。故袁宏《后汉书》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与子先人李耳同德比义而相师友”是也。孟轲论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论仲尼则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乃所愿学史迁直笔述乎圣德，以遗后人。尔来一千祀，历诸百王。行其道者，夷夏宁，违其教者，君臣乱。竺乾者，经史无闻。佛书自言生於周昭王时。言后汉明帝梦金人，有傅毅对徵于周汉正史，并无此文，未知聃师竺乾出于何典。近世尚绮靡，鄙稽古。而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题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为锦者纤巧万状，光辉曜目，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于君臣长幼之义，举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隐者，乃一锦工耳，岂妨其愚也哉！

昭穆

按，《礼记》：昭，明也。穆，美也。盖光扬先祖之德，著斯美号。至晋武帝，以其父名昭改为韶音。历代已远，岂宜为晋氏之讳而行于我唐哉？今请复为昭穆。

洛随

汉以火德有天下。后汉都洛阳，字旁有水，以水克火，故就佳。随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文帝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故今洛字，有水有佳，随字有走无走。夫文字者，致理之本，岂以汉随两朝不经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佳书走。

仅甥傍缪厩荐

近岁精用文字者，反以“仅”为远近之“近”。仅者，才也。才以身免，才得中算。《尔雅》云：“谓我舅者曰甥”。近者皆去男，空书生字。不原圣人之旨，徒欲异於经文。旁者，旁求诸野，旁求儒雅，皆是本字。近日皆以“旁”为“傍”。始傅胥生，近逼文史。缪者，名与实爽曰缪。又绳愆纠缪，又如织纴纰缪。近者凡书缪字，悉皆从言，遂使纰缪废而不用。又五十年来，马厩字皆书“厩”字。厩字从殳，既字从旡，经史中且无此厩字。殳者，戈戟之类。马亦武事，故曰厩库。是以厩字从殳，若从无即失武事之义。荐字，经史并从艹，不单书存廌（音獬豸之廌）。此而不悟，曷曰文人？

奉陵

奉陵内官内人，固有旧制。某自省事六十年来，常见报状云：“内官某以某过奉陵。”内人亦时有之。伏见士大夫每选儿孙主守茔域，必以谨良寡过者处之。夫事生尚择其人，奉先尤宜尽敬。且《礼》云：“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自衣服饮食，此无敢视父母所爱。圣人垂教，诚可企及。今以罚过配陵，实乖严奉之礼。其奉陵内官，伏请遵行旧制，不用有过之人。

宰相合与百官抗礼

宰相权重位尊，夷夏瞻敬，然与九品抗礼古今，谓会昌已前，不易斯制。咸通已后，每谒见丞相，必先言中外，申拜首，乃尽具臣之仪。韦庶人保衡为相，既曰外进，且非公望。当时崇秩宿德竞造其门，接迹排肩皆被傲然。当其拜礼，韦於中书命酒执爵，揖让之际，师保尚书一时下拜。自后群官谒相府，罕有不言中外，曲申毕敬者。昔汲黯不拜，大将军有揖客为重，岂不信哉！

切韵

自周随已降，师资道废，既号传授，遂凭精音。《切韵》始於后魏校书令李启撰《声韵》十卷，游夏侯咏撰《四声韵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载。至陆法言采诸家纂述而为己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专业，经史精练，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韵》未为时人之所急。后代学问日浅，尤少专经，或舍四声则秉笔多碍。自尔已后，乃为要切之具。然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且国家诚未得术，又于声律求人，一何乖阔！然有司以一诗一赋而定否臧。言匪本音，韵非中律，于此考核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为行于当代。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言辩之“辩”则在上声，冠弁之“弁”则在去声。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号令之“号”则在去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今士君子於上声呼“恨”，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又旧书曰“嘉谟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诗》曰“载沉载浮”，法言曰“载沉载浮”（伏予反）。夫吴民之言如病瘖风而噤，每启其口，则语泪喎呐。随声下笔，竟不自悟。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予尝以其音证之，必大哂而异焉。且《国风·杕杜》篇云：“有杕之杜，

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东》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此则不切声律，足为验矣。何须东冬中终妄别声律？诗颂以声韵流靡，贵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韵，足以咏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别白去上各归本音，详较重轻，以符古义。理尽于此，岂无知音？其间乖舛既多。载述难尽，申之后序，尚愧周详。

祭物先

《礼》云：“瓜祭上环。”又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则祭物之先，谓神农火食，德侔造化，后人追而敬之。今代尚崇佛氏，谓之众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

吊者跪

夫为吊者，主人当踊，吊者跪，以手承主人而发吊词。其有主人官高，吊者位卑，不敢手及尊者，但跪而起。起而致词，礼也。今代不循其义，皆先一拜，谓之跪礼。至有轻服，主人无踊，客亦先申一拜。岂曰经心于展礼乎？

短启短疏

今代尽敬之礼，必有短启短疏。出于晋宋兵革之代，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故也。且启事论兵皆短而缄之贵易于隐藏。前进士崔旭累世藏锺王书，即有羲之启事一帖，折纸尚存。盖事出一时，沿习不改。我唐贤儒，接武坏法，必修晋宋权机焉，可行于圣代。今启事吊疏皆同当代书题，削去短封，以绝舛谬。

七曜历

贾相国耽撰《日月五星行历》，推择吉凶，无不差缪。夫日星行度迟速不常。谨按长历，太阳与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贾公言一星直一日，则是唐尧圣历，甘氏星皆无准凭，何所取则？是知贾公之作，过于率尔。复有溺于阴阳，曲言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常度。”所言既有迟速，焉可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贾公好奇而不悟其怪妄也，遂致高骈慕一公之作。诳惑愚浅，往往神之。

厩　焚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注云：“重人而贱畜也。其下曰不问马，是门弟子叹重夫子之言。”或有论者曰：“伤人乎否？问马。”言先问人，后问马。且焚厩，退朝而问曰：“伤人乎？”又问：“伤马乎？”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纪述。本以不问马，唯问人，弟子慕圣人推心足以垂范。又“伤人乎”，即是问之之辞。

腊日非节

夫节者，因天地四时也而为之节，非人事推移而能变之。《礼》云：“腊也，岁十二月。”腊得禽兽，为祭百神，以相其功。夫火德之君，以子祖戌腊。土德之君，以丑祖辰腊。各系五运盛衰，推而用之，非禀天地四气。是知腊月为节，则乖本义。今代凡造作百物，必取腊日，欲其无坏腐之弊也。但取腊月中合作自无朽蠹。若须腊日，岂谓达于事耶？

缮完葺墙

《左传》：“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鲁丧未之见也。子产坏客馆之垣以纳车马。士文伯让之曰：‘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何以供命’。”予谓垣坏葺之而已。今云缮墙，岂古人于文理如此不达耶？所疑字误，遂有繁文。予辄究其义，是“缮宇葺墙以待宾客”。此则本书“宇”，误为“完”。书曰“峻宇雕墙，”足以为比。况上文云：“高其闬闳，厚其垣墙。”又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馆宫室，如此足以待宾客。”岂徒葺墙而可以崇大诸侯之馆哉？

论　医

夫医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非天受其性，则因积学而致。然始或著能，末而寡效。论者以始能，命通也；末缪，数穷也。予曰不然。其初屡中，喜于积财，记忆未衰，轸理方锐。及其久也，筋力已疲，志怠心劳，获效遂鲜。则始能末缪于斯见矣。若以数之通塞，岂曰知理哉？

舅姑服

子夏《丧服传》，妇为舅姑齐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后门庭尚素，妇服青缣衣以俟夫之终丧。习俗以妇之服青缣，谓其尚在丧制。故因循亦同夫之丧纪再周而后吉。礼，女子在家，以父为天。妇人无二天，则妇之为舅姑不服齐衰二年著矣。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状称，堂兄至女子适李氏婿见居丧。今时俗妇为舅姑服三年，恐为非礼。请礼院详定垂下，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岩议曰：“谨按《大唐开元礼》五服制度，妇为舅姑，及女子适人为其父母，皆齐衰，不杖周。”盖以妇之道以专一，不得自达，必系于人。故女子适人服夫以斩而降其父母。《丧服传》曰，女子已适人，为父母何以周也？妇人不二斩也。妇人从人，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圣格言，历代不敢易。以此论之，父母之丧尚止周岁，舅姑之服无容三年。今之学者不本其义，轻重紊乱，浸以成俗。伏以《开元礼》玄宗所修，上纂累圣，旁求礼经，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秘府，垂之无穷，布在有司，颁行天下，率土之内，固宜遵行。有违斯文，命曰败法乱

纪。伏请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岧之论，可谓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杖周议

准《礼》：父在为母，为所生母。父为嫡子，夫为妻，皆杖周。自《周礼》已降，至于《开元礼》及唐史二百六十年，并不易斯议，未闻为兄弟杖者。自乱离以后，武臣为兄弟始行杖周之礼。是宾佐不能以礼正之，致其谬误也。予乾宁三年九月行吊于名士之家，睹其弟为兄杖。门人知旧，无有言其乖礼者。实虑日久浸以为是。自今后，士子好礼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祭节拜戟

《礼》曰：“君有赐，则拜而受之。”赐莫重於九锡，衣服、朱户、纳陛、乘舆、乐县、虎贲、弓矢、铁钺、秬鬯。遍详礼文，未有拜衣服、虎贲者也。是物也，故不宜拜。若拜朱户渠门，宜谓之神。《礼记》、《祭法》累代祭名，不闻有戟神。是知无拜祭之礼也。近代受节置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诸侯十。今之藩镇，即古之诸侯也。在地则施于衙门，虽罢守藩、阃，有爵位崇高亦许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吕諲立戟，有司载戟及门，諲方惨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颇为有识者所嗤。则知辱君命拜赐可也，拜戟祭节，大乖于礼。

客　卿

按，《史记》、《春秋》之后，儒术之士，名闻诸侯者，既适列国为客卿，乃得陈王霸之道。如孟轲在齐，乐毅在燕赵。西汉邹阳在梁，伍被在吴，亦行斯道。尔后辩说绝，但不复客卿耳。自中和已后，藩镇道宾者名曰客卿。始则索客之徒，时有斯号。近者名人朝士不免继之，讹谬相承，莫不因此。恐误来者，故书之以示儿孙。

参　谋

秦汉之职在宾幕中筹画戎机，非多学深识者，莫居是选。自乱离已后，每居藩翰，必以阴阳技术者处之。仍居将校之末，宜重而轻，诚可惜也。设有文人仗节统戎，举辟名士宜于管记。支使之间，以正其名，不亦善乎？

兼明书

[唐]丘光庭撰　汪习波整理

《兼明书》十二卷，唐丘光庭撰。光庭，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唐末任太学博士。乾宁三年（八九六）前曾编撰《乌程图经》。天祐间，湖州刺史高澧曾请其校书。又与罗隐为友，有诗酬和。光庭勤于著述，所著《规书》、《古贤姓名相同录》、《吴兴遗事》等均已亡逸，存者仅本书及《海潮论》一卷。本书存世各本均仅五卷，当已非原编。内容以考证儒家经典及《文选》为主，兼及字书、杂学，《四库提要》称其"引据典核，辨证详明"，在唐代同类书中堪称翘楚。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点，曾参校《宝颜堂秘笈》本。

卷　一

诸　书

三　皇

郑康成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孔安国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明曰："女娲、燧人、祝融事，经典未尝以帝皇后言之，又不承五行之运，盖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颛顼之代火官之长，可列于三皇哉？则知诸家之论，唯安国为长。"

五　帝

郑康成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马迁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娲为皇，轩辕为帝。按：轩辕之德不劣女娲，何故不为称皇，而沦之人帝，仍为六人哉？考其名迹，未为允当者也。司马迁近遗少昊而远收黄帝，其为疏略，一至于斯。安国精详，可为定论。"

皇帝名义

郑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称皇者，皆得天皇之气。"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举其边，未为通论也。今按《尚书》说，'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谛也，公平通达举事审谛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优者谓之皇，其次谓之帝'。然则皇者、帝者，皆法天为名，非取星为号也。"或曰："子以轩辕为皇，何故谓之黄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则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则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则伏羲亦谓之帝也；《吕刑》云：'皇帝清问下民'，则尧亦谓之皇也。"

放勋重华文命非名

司马迁《史记》以"放勋"为尧名，"重华"为舜名，"文命"为禹名。明曰："皆非也。按：《尧典》云：'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孔安国曰：'勋，功也。钦，敬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钦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也'。《舜典》：'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孔安国曰：'华谓文德，言其文德光华，重合于尧，俱圣明也'。《大禹谟》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孔安国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内则敬承尧舜也'。据安国所言，当以'放勋'、'重华'、'文命'皆谓功业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问曰："子何知安国之是而司马之非乎？"答曰："以《尚书》经文知之也。经文上曰'是帝尧之位号'，下曰'是帝尧之功德'，'若放勋'是尧之名，则经当云'若稽古帝尧放勋'，则放勋当其名处。今'放勋'乃在'曰'之下，连于'钦明文'，思岂名不属于位号，而乃冠于功德乎？又《舜典》云'重华叶于帝'，若'重华'为名，将何以叶于帝？又《大禹谟》云'文命敷于四海'，若以'文命'为名，将何以'敷于四海'？又《皋陶谟》曰

'允迪厥德'，岂'允迪'为皋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为之名。今'放勋'、'重华'、'文命'之义，皆谓圣明功业，岂此三帝即位之后，始为名乎？且舜之父母顽嚚，岂知舜之德可继于尧，而名之重华乎？若是舜自作，于理固不当如此。验斯枝节，即'放勋'、'重华'、'文命'非尧舜夏禹之名也。故知马迁之非，安国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独称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统领四行，故称君也。"或问曰："据此，后土是五行之神，汉代立后土祠于汾阳，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无此礼，盖出一时之制耳。其祀当广祀地神，即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傅》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子生为五行之官，死后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问曰："郑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颛顼之子黎兼后土官'，孔颖达曰：'勾龙初为后土，后转为社神。后土有阙，黎则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于前，颖达徇之于后，皆非也。按《左传》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则是勾龙一人而配两祭，非谓转为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勾龙配之，正与左传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谬。"又问曰："《楚语》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职尔，非有功于土也。若谓黎可配土，则重亦可配天乎？且黎为火正，而康成犹用兼之配土，岂勾龙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龙配于两祭，不亦宜乎？"又问曰："勾芒、祝融之类，皆是五行之名号，为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与之同称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于人，与鬼神相似，故得与之同称也。亦犹皇帝天神，王者德同于天，故亦得称皇帝，此其义也。"

社　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赖之，故祭之也。若唯祭斯五者，则都邑之土，人不赖之乎？且邑外之土，分为五事，之外无馀地也，何必历举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问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礼非乎？"答曰："按，《周礼·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为社也。"又问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国、乡原之土神也。"

社　位

《周礼·春官》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经云："库门内雉门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礼》云：'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门向堂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东也。凡堂及门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庙者，则社稷在门东，宗庙在门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东方阳之发生；宗庙主死人之祭，西方为阴，阴主死云者，各从类也。闵二年《左传》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间于两社'者，周社与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谓之亳社，即《礼记》所谓'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者也，立之于庙门外，以为后王戒，亦从阴类也。然则雉门之外，东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间，朝廷执政之所。故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也。"

社　名

或问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盖以土地人所践履而无崇敬之心，故合其字从氏，其音为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　配

明曰："昭二十九年，《左传》曰：'共工氏之子勾龙为后土，为社'，是勾龙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于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勾龙也。"

社　日

或问曰："《月令》云'择元日命民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后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与今注《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召诰》云：'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则是今注《月令》，取《召诰》为义也。不取《郊特牲》为义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属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属土也。《召诰》周书，则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当是异代之礼也。"

社　始

或问"社之始"？答曰："始于上古穴居之时也。故《礼记》云'家主中溜，而国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开中取明，雨水溜人，谓之'中溜'，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为中溜，在国为社也。由此而论，社之所始，其来久矣。"

社　树

《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明

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随其地所宜而树之。宰我谓欲使人畏敬战傈，失其义也。"

稷 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谷之神，郑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郑义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别祭之乎？又稷之名义不与原隰相侔，纵令郑义有征，亦是不分真伪。诸儒所识，可谓不一。"

稷 名

或问曰："稷既百谷之神，不言谷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属土，而为诸谷之长，故《月令》谓之首种。首种者，种最在前也。诸谷不可遍举，故举其长而为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谷言之，则为人所亵慢也。"

稷 配

明曰："有能播百谷者，谓之曰正。正，长也，为谓农之长。死后以配祭于稷，谓之后稷。后，君也，谓为谷之君也。《左传》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已来祀。祭稷配以后稷者，周弃也。'"

稷 日

或问曰："祭稷不别日，与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谷生于土，戊属土，故可与社同日而祭也。"

稷 始

或问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时也。故《祭法》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厉山，神农之号，则神农之时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黄帝、苍颉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来，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经》云：'凤凰首文曰德，背文曰义，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岂凤凰乃生于苍颉之后乎？《韩诗外传》云：'自古封太山禅梁甫者百馀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又管仲对齐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记号以识，十二而已。'其首有无怀氏，则夷吾不识者六十家，又在无怀氏前。由此而论，则文字之兴，其来远矣。假令苍颉在黄帝之前，亦不始于苍颉矣。盖广而论之，故得寻其名也。"

隶书所始

代人多以隶书始于秦时程邈者。明曰："非也。隶书之兴，兴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传》史赵算绛县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盖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状。按古文'亥'作'亢'，全无其状。虽春秋之时，文字体别，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则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画，竖置身傍，'亥'作'豕'，此则二万六千六百之数也。据此'亥'文，则春秋之时有隶书矣。又郦善长《水经注》云：'临淄人有发古冢者，得铜棺。棺外隐起为文，言齐太公代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古文，余同今书。'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隶书兴于周代明矣。当时未全行，犹与古文相参，自秦程邈已来，乃废古文，全行隶体。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创造也。

土牛义

《礼记·月令》曰："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别加彩色。今州县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弃者。明曰："古人尚质，任土所宜，后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县不知本意，率意而为。今按《开元礼》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随其方。则是王城四门，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县，即如分土之议。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坛，用五色之土，封东方诸侯则割坛东之青土，以白茅包而赐之，令至其国，先立社坛，全用青土。封南方诸侯则割赤土，西方则割白土，北方则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效彼社坛。"或问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农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谓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谓示农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为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后，示其农晚也。"又问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阳已动，土脉已兴，故用土作牛，以彰农事。今立春方出，农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后也？斯自汉朝之失，积习为常。按《汉书》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又按营缮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诸州县门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书示农之义也。"又问曰："几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盖欲农人之遍见也。今人打后便除，又乖其理焉。"

乡饮酒乐

今州府贡士陈乡饮酒堂上，堂下乐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丝竹。明曰："如此则尊卑无别，何为分居上下哉？按《乡饮酒礼》及《燕礼》事，皆云升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人立于堂下，奏《南陔》、《白华》、《华黍》如是堂上乐，有人歌，以琴瑟和之，并无竹器。乐工皆坐堂下，无人歌，但吹笙播诗，亦无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言贵重人之

声，故令歌者在上；轻贱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并无等级，有司不辨故也。”

卷　二

《周易》

云从龙

《乾》《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说者以为龙吟云起，虎啸风生。明曰：“非也。夫风云者，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生。安有虫兽声息而能兴动之哉。盖云将起而龙吟，风欲生而虎啸。故《传》曰：‘龙从云，蛇从雾，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先天不违者也。”

苋　陆

《夬》九五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苋陆，草之柔脆者。”《子夏传》云苋陆木根草茎，刚下柔上。马、郑、王肃皆云苋陆一名章陆。明曰：“如诸儒之意，皆以苋陆为一物，直为上六之象，今以苋陆为二物。苋者白苋也，陆者商陆也。苋象上六，陆象九三，上六象阴，苋亦全柔也。九三以阳应阴，陆亦刚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阳共决一阴之卦，九五以阳处，既刚且尊，而为决主。亲决上六，而九三应之，亦将被决。故曰‘苋陆夬夬’，重言之者。决苋，决陆也。由此而论，苋陆为二物，亦以明矣。按《本草》商陆一名募根，（募音敕张反）一名呼夜，一名章陆，一名乌椹，一名六甲父母’。殊无苋之号，盖诸儒之误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义如何?”答曰：“九三以阳应阴，有违于众，若君子能决断已意，与众阳共决上六，则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云不雨

王弼云：“凡云雨者，阴气布于上而阳薄之，不得通则蒸而为雨。”明曰：“此说未穷其理。何者？夫阴阳二气，生于黄泉，氤氲交结，出地为云，二气力均，则能为雨。或阴气少而阳气多，或阴气多而阳气少，皆不能为雨也。《小畜》不雨者，阴气少也。☴（乾下巽上小畜）《小过》不雨者，阳气少也。☳（艮下震上小过）《小畜》上九既雨既处者，阳极则阴也。故《礼记》孔子曰：‘天作时雨，山川出云。’云也者，非一气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无火，有火而无水，皆不能生气。必须水火备而蒸气生，气生本于釜中，非结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论，云必结于地中，阴阳相将而出，若阴先而阳后，尚不能为云，岂能为雨乎?”

天地氤氲

《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论者以为氤氲，天中之气。明曰：“氤氲，未散之名也。其气结于黄泉，非在天之谓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万物？直由气自黄泉而生，万物资之以化。万物者，动植之总名也。动植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万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称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岂氤氲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黄钟’，黄者，地中之色也。钟者，种也，言十一月阳气种于黄泉也。故知浑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气，气之下有天，天之元气自水而升地，自地而升天，自天而回还水下，所谓一阴一阳而无穷也。故《复》《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震下坤上复）天地之心，阳气在下，即知氤氲之气所存焉。”

枢　机

《系辞》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孔颖达曰：“枢，户臼。机，弩牙。”明曰：“枢是门关，非户臼也。何以知之？机是弩牙，牙发则前去；枢是门关，关发即扉开，则是门之开闭，由关不由臼也。且臼非能动转，安得谓之发乎？道书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盖以门关来去，故不蠹败。户臼何谓不蠹乎？是知颖达之说谬也。”

《尚书》

三江既入

《禹贡·扬州》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曰：“震泽，吴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为震泽也。”郑玄云：“江自彭蠡分为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国之意，以为三江之水入于震泽，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时，包山襄陵，震泽不见。三江之水既入，然后方为震泽。康成以既入为海，可谓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后平陆出。平陆出，然后震泽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贡》扬州所贡，“包匭菁茅”。孔安国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为菹，茅以缩酒。”僖四年《左传》称齐侯责楚云：“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杜元凯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禅书》云：‘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状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诸土不生，故楚人特贡之也。孔云菁可为菹，是谓菁为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须事楚国匣盛而贡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国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当为'杆'字之误也。按《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传》郄至举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则是古人读'干'为'汗'。杆一名楯，一名橹。《汉书》云：'血流漂橹'，橹即杆俗呼为傍牌，此物体轻，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书·顾命》云："用敬保元子钊"。孔安国曰："钊，康王名也。"诸儒皆读'钊'为'昭'。明曰："读者非也。'钊'当音'枭'。按字书六体，一曰谐声。此'钊'字谐声字，口边着斗（音古由反），是'叫'字，即金边着斗当音'枭'明矣。今人依钭从刀者，讹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岂有子谥父讳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读为'枭'。今人误读'昭'字矣。"或曰："礼不讳嫌名，'钭'、'昭'音同而字异，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语之间《诗》、《书》之内，有音同字异者，即不为之讳。岂父讳子谥，可用嫌名乎？直今人读之非也。"

《毛诗》

序

先儒言《诗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苌所作。明曰："非毛苌作也。何以知之？按《郑风·出其东门》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经》曰：'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毛传》曰：'愿其室家得相乐也'。据此《传》意，与《序》不同，是自又一取义也。何者？以有女如云者，皆男女相弃，不能保其室家。即'缟衣綦巾'，是作诗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愿更得聊且与我为乐也。如此则与《序》合。今毛以缟衣綦巾，为他人之女，愿为室家，得以相乐。此与《序》意相违，故知《序》非毛作也。此类实繁，不可具举。"或曰："既非毛作，毛为《传》之时，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无烦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此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论诗，一何狂谬！虽《诗》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关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为文语事，莫不从微至著，自家形国。故《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俗本云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经》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论，则《关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则孔子以《关雎》为首。训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则《关雎》居《周南》先矣。且诗有四始，一曰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颂。《周南》实国风，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则失四始之伦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则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宜置关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

雎　鸠

颜氏《匡谬》云："雎鸠，白鹭。"明曰："按《左传》云：'雎鸠氏，司马也'。《尔雅》云：'雎鸠，王雎'。郭璞曰：'今江东呼为鹗'。毛苌云：'雎鸠挚而有别'。然则雎鸠之为鹗，不可易也。《尔雅》'又扬鸟，白鹭'。是白鹭一名扬鸟，则雎鸠非白鹭明矣。"

美目扬兮

《齐风·猗嗟》篇云："美目扬兮。"《毛传》曰："好目扬眉也，"孔颖达曰："眉毛扬起，故名眉为扬。"明曰："《经》无'眉'文，毛何得以为扬眉？孔又以为眉毛扬起，是其不顾经文，妄为臆说。盖扬者，目之开大之貌。《礼记》云'扬其目而视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传》曰："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卫风》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为清，盼当复在何所？"

曷又从止

《齐风·南山》刺襄公鸟兽之行也。《经》云："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孔颖达曰："以意从送，与之淫耳，非谓从至鲁也。"明曰："按《左传》桓三年，公子翚如齐，送姜氏于欢，鲁地。然则诗言'曷又从止'，是谓从送至欢，入于鲁地，则颖达之言失也。"

硕　鼠

《魏风·硕鼠》刺重敛也。孔颖达曰："硕，大也。其鼠头似兔尾，黄色。"又引许慎云："硕鼠有五伎，皆不长。"陆玑《虫鱼疏》云："今河东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谓之雀鼠。"明曰："经文坦然，义理无隐，何为广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传》曰：'鼠昼伏夜动，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则此寻常鼠也。言其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

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犹如封豕、长蛇之类焉。亦如《硕人》，闵庄姜也。人即寻常人，以其指斥庄姜，故云'硕人'。斯类甚明，不烦多说。诸儒所见，别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唐风·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笺》云："道东也。日之热常在日中之后，道东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阴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后，树阴过东，杜生道左，阴更过东，人不可得休息也。诗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惠泽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适我也。亦如树既寡特，而阴更过东，无休息之所，故人不来也。郑言'人所宜休息'，于义何安？"

其带伊丝

《曹风·鳲鸠》云："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弁骐。"《笺》云："刺不称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序》云：'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即此刺无君子'。诗人思时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谓今在位无此君子也。非谓刺不称其服。且经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称其服耶？"

鹳鸣于垤

《东山》云："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毛苌云："垤，蚁冢也。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明曰："据诗之文势，此垤不得为蚁冢。盖是土之隆耸，近水者也。按《左传》云：'屦及于垤皇'，谓寝门阙也。又云'葬于垤皇'，谓墓门阙也。凡阙者，聚土为之，故知此垤谓土之隆耸近水者，若坻沚之类也。鹳，水鸟也。天将阴雨，则鸣于隆土之上。妇人闻之，忧雨思夫，故叹于室。若以'于垤'是蚁上于冢，则鹳鸣竟于何处？岂文章之体，当如是耶？且经无'蚁'文，何得凿空生义？"

莎鸡

《豳风》云："六月莎鸡振羽。"毛苌云："莎鸡羽成而振讯之。"孔颖达曰："莎鸡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飞而振羽，索索作声。"明曰："二说皆非也。按诸虫之鸣，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胁鸣者，有脰鸣者，有股鸣者，有羽鸣者。胁鸣者蜩蝉也，脰鸣者蝼蝈也，股鸣者斯螽也，羽鸣者莎鸡也。若以飞而有声为羽鸣者，则蝇蚊之类皆是，何独莎鸡也？且《豳风》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鸡斯螽之事，皆阳虫也。阳气出则此虫鸣，阳气入则此虫尽，著其将寒之有渐，劝人早备于寒也。今验莎鸡，状如蚱蜢，头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须，其羽昼合不鸣，夜则气从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声有上有下，正似纬车，故今人呼为络纬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树枝之上，候其鸣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谬。孔云'飞而振羽，索索作声'，是其不识莎鸡，妄为臆说。"

鸱鸮

《豳风·鸱鸮》序云："周公救乱也。"经曰："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毛苌云："鸱鸮，鸋鴂也。"孔颖达曰："鸱鸮，巧妇，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锥。"明曰："颖达之妄也。按郭璞注《尔雅》云：'鸋鴂，鸱之类也。'《鲁颂》曰：'翩彼飞鸮，集于泮林。'毛苌《传》曰：'鸮，恶声鸟也。'又贾谊《鹏鸟赋序》云：'鹏似鸮，不祥鸟也。'又《吊屈赋》曰：'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颜师古注曰：'鸱、鸺、鹠，怪鸟也。鸮，恶声鸟也。'据毛苌、郭璞、颜师古诸儒之说，则鸱鸮，土枭之类，非巧妇矣。'无毁我室'，我，巧妇也。然则此诗之内有鸱鸮毁室之言，盖周公之意，以鸱鸮比管蔡，巧妇比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属党，不可更夺其土地。故云'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如此则当是鸱鸮欲毁巧妇之室，巧妇哀鸣于鸱鸮，而康成、颖达直以鸱鸮为巧妇，非也。"

补新宫并序

昭二十五年《左传》叔孙昭子聘于宋，公享之，"赋《新宫》"。又《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今诗《序》无此篇，盖孔子返鲁之后其诗散逸，采之不归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删定，子夏从而序之，其序不冠诸篇，别为编简。从其辞寻逸，则厥义犹存。若《南陔》《白华》之类，故束晳得以补之。惟此《新宫》，则辞义俱失，苟非精考，难究根源。按新者，有旧之辞也。新作南门、新作延厩是也。宫者，居处燕游宗庙之总称也。士芳城绛，以深其宫。梁伯沟其公宫，居处之宫也。楚之章华，晋之虒祁，燕游之宫也。成三年，新宫灾，祢庙之宫也。然则正宫、新宫，居处之宫也。盖文王作丰之时，新建宫室，宫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宾客，谓之为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类是也。亦谓之落，落者，以酒浇落之也。若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类是也。因此之时，诗人歌咏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为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宫为文王诗者，以《燕礼》云"下管新宫"，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诗也。《乡饮酒礼》云："工升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歌讫笙人，立于堂下，奏《南陔》、《白华》、《华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德。《新宫》既为下管所奏，正与《南陔》事同，故知为文王诗也。知非天子诗者，以天子之诗，非宋公所赋、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诸侯诗者，以诸侯之诗，不得入雅，当在国风故也。知非祢庙诗者，以祢庙之诗，不可享宾故也。知非燕游之宫诗者，以燕游之宫，多不如礼，其诗必当规刺。规刺之作，是为变雅，享宾不用变雅故也。由此而论，则

《新宫》为文王之诗，亦已明矣。或问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诸侯，为何事也?"答曰："周室本为诸侯，文王有圣德，当殷纣之代，三分天下之众二分归周，而文王犹服事纣。武王克殷之后，谥之曰文，追尊为王。其诗有风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鸣》《南陔》之类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朴》之类是也。有颂焉，《清庙》《我将》之类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诗者，以其国为诸侯，身行王道，薨后追尊故也。《新宫》既为《小雅》，今依其体，以补之云尔。"

小序

《新宫》，成室也。宫室毕，乃祭而落之。又与朝臣宾客燕饮，谓之成也。奂奂新宫，礼乐其融，尔德维贤，（阙三字）忠，为忠以公，斯筵是同，人之醉我，与我延宾。奂奂新宫，既奂而轮，其固如山，其俨如云，其寝斯安，（阙三字）分，我既考落，以燕群臣。奂奂新宫，既祭既延，我（阙二字）镛，于以醉贤，有礼无愆，我有斯宫，斯宫以安，康后万年。

《新宫》三章章八句。

补茅鸱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传》：齐庆封奔鲁，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汜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杜元凯曰："《茅鸱》逸诗，刺不敬也。凡诗先儒所不见者，皆谓之逸，不分其旧亡与删去也。"臣以茅鸱非旧亡，盖孔子删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时年八岁，《记》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习诗舞。"《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则庆封奔鲁之日，与孔子就学之年，其间相去不远，其诗未至流散。况周礼尽在鲁国，孔子贤于叔孙，岂叔孙尚得见之，而孔子反不得见也？由此而论《茅鸱》之作，不合礼文为依，孔子删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宫》不为删去耶?"答曰："《新宫》为周公所收，燕礼所用，不与《茅鸱》同也。"曰《茅鸱》为风乎？为雅乎?"曰："非雅也，风也。何以言之？以叔孙大夫所赋多是国风故也。今之所补，亦体风焉。"

小序

《茅鸱》，刺食禄而无礼也。在位之人，有重禄而无礼度，君子以为茅鸱之不若，作诗以刺之。茅鸱茅鸱，无集我冈，汝食汝饱，莫我为祥，愿弹去汝，来彼凤凰，来彼凤凰，其仪有章。茅鸱茅鸱，无啄我雀，汝食汝饱，莫我肯略，愿弹去汝，来彼瑞鹊，来彼瑞鹊，其音可乐。茅鸱茅鸱，无搏鷃鹞，汝食汝饱，莫我为休，愿弹去汝，来彼鸤鸠，来彼鸤鸠，食子其周。茅鸱茅鸱，无呀我陵，汝食汝饱，莫我好声，愿弹去汝，来彼仓鹰，来彼仓鹰，祭鸟是徵。

《茅鸱》四章章八句。

卷　三

《春秋》

刘子玄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刘子玄《史通》云："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仪，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正月者，年即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考所纪书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妄为解释。"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云："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杜《注》云："郑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鲁庄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鲁史，妄斥先儒说经典之玷，不可以训。或曰："《春秋后序》是杜因晃所书，（阙三字）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所书是魏国《史记》，魏本周之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国之兴，在周之末，时称战国。鲁不臣周，自造史书，追书前代称王，改朔用夏正。而子玄执战国之史，而论春秋之制，以末正本，无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隐六年《左传》云："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荑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明曰："'信'当读为屈伸，古者多用'信'字为'伸'。《易·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类焉。《传》言善者信，善者谓嘉谷之苗也。恶者常盛，则嘉谷之苗屈；恶草除，则嘉谷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卫桓公名

隐四年卫州吁杀其君完，即桓公也。诸儒读皆如字，明曰："非也。'完'当作'皃'，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实，终将讳之，故既葬而为谥，若卫侯名'完'，岂得谥之'桓'乎？故知'完'当作'皃'。按字书容貌之'皃'从白下八（音八），俗书'完'作'皃'与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皃'，传写误为'完'也。"

荆败蔡师于莘

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国，贬之若荆州之夷然也。"《谷梁》曰："荆，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无此解。杜元凯曰："荆，楚本号也。谭、赵取《公》、《谷》为解。"明曰："杜说是也。且一国两号，其国有三。殷商，唐晋，并此楚荆，著在经典，坦然明白。按《礼记》云：'夫子失

鲁司寇，将之荆。又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荆为楚之本号，亦已明矣。故庄四年《传》称‘荆尸而举’，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谓举其先代之军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国贬曰‘荆’，则狄入卫、吴人州来，何故不举州名以贬之乎？按禹四海之内都置九州，而执玉帛万国。则是州大而国小也，岂加大于小而为贬乎？且庄二十三年‘荆人来聘’，又何罪而曰‘荆’？楚败徐于娄林，又何功而书‘楚’？”但当时史官，承告而书，不以此为褒贬也。按《春秋》之例，但举国不称人，即为贬，未有去其国号而举州名为贬者也。或曰：“既不以荆为贬《经》书‘荆’而《传》称‘楚’何也？”答曰：“当此之时，楚国实名‘荆’。左氏为《传》之时，近书之为‘楚’耳。推此诸文，则记事之义，为得其实矣。”

金鼓以声气也

僖二十二年《左传》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杜元凯曰：“金鼓以佐士众之声气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军以利用’，下文云‘声盛致志’，则是金鼓所以佐士众之气。若谓佐士众之声气，则于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乐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杜《注》云：“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荫之多也。且庇荫者，自上及下之辞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马

宣二年，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杜《注》曰：“画马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说非也。文马者，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难得。若画为文，乃是常马，何足贵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传》云：“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藩。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论‘姞’字之义。义即当时‘姞’从人作佶，后代改之从女。若当是从女，安得吉人之语乎？故是知从女者，失其义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齐宾媚人对晋人曰：“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杜《注》曰：“言完全之时，尚不敢违晋，今若不幸，即从命也。”明曰：“杜《注》误也。今寻其辞意，言背城一战，战若幸胜，尚当从晋命；若不幸而败，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战而获胜，非谓完全之时也。”

两观

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赵子曰：“复作两观，讥仍旧也。其意言诸侯无两观，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灾，宜废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诗》、《礼记》，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灵台者，别地为之，观台者，因门为之。凡台望云物，如灾祥、水旱，逆为之备，不可无也。《左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礼运》曰：‘天子诸侯台门，大夫不台门’，此以崇为贵也。台门即两观也。由此言之，诸侯之有两观，亦以明矣。”或曰：“鲁以周公，故得有两观。其馀诸侯，不当有也。”答曰：“若后者复作是也，又何讥乎？”又曰：“非讥何以书也？”答曰：“《春秋》之义，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者，非褒贬讥而书者，有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即此新作雉门及两观’，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之类也，于法自当书，非由讥也。且两观与雉门同文，岂雉门亦不当作邪？据此诸文，则赵子言非也。”

《礼记》

宿离不贷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历，候日月星辰，宿离不贷。”孔颖达曰：“‘离’读为‘俪’，犹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冯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觉天文之变异。”孔颖达之解谬之甚也。且经云“日月星辰宿离不贷”（阙四字），字不当系于冯相、保章也。且冯相、保章，即太史之官，何故将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谓二十八宿也，辰谓日月之舍也；宿、留、止、离经历，言天子命太史之官，历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经历为祥为灾，无令差贷。《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书》云：“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其此之谓乎？而颖达以宿离为冯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顾经文，妄为穿凿。

占兆审卦

《月令》曰：“命有司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孔颖达曰：“有司，太史之官。杀牲以血涂之曰‘衅’，使之神也。策，蓍也。占兆，谓卜兆之书也。非但衅其蓍龟，兼衅此占兆之书。不言衅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但审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龟长，贱于龟兆故也。”明曰：“按《周礼》，‘龟人上春衅龟’，无‘衅占兆’之文，而颖达解《月令》言兼衅占兆之书，非也。且兆词存于竹帛，何容以血涂之哉？《博雅》云：‘占，瞻也’。《尔雅》云：‘占，视也’。则是‘占’之为言，系人不系兆也，正与‘审’字义同。以兆卦各有吉凶，虑其差谬，故因衅龟策之时，占视其兆，审省其

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系总以吉凶结之也。云筮短龟长，此《左传》文也，颖达既误解衅兆不衅卦，故引《左传》证之。按僖五年《左传》云：‘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按《易》之为书，《河图》出文，经三圣人，有天道广大悉备，未有龟卜之书，若斯之盛也，岂短贱于龟乎？”或曰：“既不短于龟，何以故立骊姬而筮之吉乎？”答曰：“必非。应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谓之为吉耳。亦犹穆姜初往东宫而筮之，遇《艮》之《随》，史曰：‘随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不得出矣’。其后穆姜竟卒于东宫。又南蒯将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其后南蒯果不克，奔齐。此皆卦告之凶而误占之为吉，非短于龟也。”

苦　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颖达曰：“菜似马蘼而花白，其味极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月令》用《小正》为本，改王萯为苦菜也。《诗·幽风》‘四月莠葽’，郑康成疑‘葽’为‘王萯’。今验四月秀者，野人呼为‘苦葽’，（去声）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饼食之。四月中茎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气生，故苦葽秀。则一岁物成，自苦葽殆。《月令》所书，皆应时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颖达所见，别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蝼　蝈

《月令》“立夏之日蝼蝈鸣。”孔颖达曰：“蝼蝈，虾蟆也。”明曰：“非也。按虾蟆一名蟾蜍，不能鸣者蛙也。故（阙四字）牝鞠殖蛙，然则蝼蝈，蛙之类也。《尔雅》云：‘鼁犹黾，在水者黾’，黾即蛙也，蟾蜍即虾蠊也，郭璞曰‘虾蟆’，非也。按蛙形小而长，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边，相对而鸣者也。虾蟆形阔而短，色黄而皮如砂，鞭之汁出如乳，医方用之治甘虫狗毒。是今人悉呼虾蟆者，相承误也。按蛙鸣始于二月，验立夏而鸣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浅水而鸣，其声如自呼为‘渴于’者，是蝼蝈也。”

王　瓜

《月令》“立夏之后十日王瓜生。”诸儒及《本草》多不详识。明曰：“王瓜即栝楼也。栝楼与土瓜形状藤叶正相类，但栝楼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于土瓜，故以王字别之。《尔雅》诸言王者，皆此类也。今验栝楼，立夏之后其苗始生，正与《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说皆非也。”

正　鹄

《射义》曰：“失诸正鹄而反求诸身。”先儒皆以鹄鸟小鸟，画于射侯之上。明曰：“鹄有二音，其鸟亦别。鸿鹄即胡木反，正鹄则古笃反。《广雅》曰：‘鸦鹄（上音于反下古笃用），鹊也’。然则鸦鹄是鹊，鹊即是鸦。鸦性惊黠，射之难中，故画于射侯之上，非小鸟也。小鸟无名鹄者，先儒未之详也。今射垛之上画乌珠者，是正面画乌鸦也。”

《论语》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皇侃曰：“犯上谓犯颜而谏，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颜而谏。”明曰：“犯上谓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长兄能悌，即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于君上也。既不犯上，必无作乱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谓或人言知禘礼之说者，于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当时状，非谓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国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国曰：“谓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传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谓两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叹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与貌耳。如此则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盖此‘而’亦当作‘不’，传写误也。”

饭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经典言‘疏食’者，皆谓粗饭，非菜食也。音‘嗣’，谓饭粗饭者，吃粗饭也。上‘饭”音扶晚反。”

唐　棣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孔安国曰：“唐棣，棣也。”明曰：“《尔雅·释木》云：‘唐棣，移’（常黎反），郭璞注曰：‘白移似白杨树，江东呼为扶移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树，子如樱桃，可啗’。则唐棣是移，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厌精

皇侃曰：“食粗则误人生疾，故调和不厌精洁

也。”明曰：“‘食’音‘嗣’，谓饭也。言春米作饭，不厌精凿也。”（凿，子各反。）

食饐而餲

皇侃曰：“谓经久味恶，如乾鱼肉久而味恶也。”明曰：“‘食’音‘嗣’谓饭也。饐，餲也，饭馊败也。《尔雅》云：‘食饐谓之餲’。郭璞云：‘饭饖臭也’，则为得其义焉。”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皇侃曰：“‘食’谓他馔。”明曰：“音‘嗣’，谓饭也。言孔子吃肉常令少于饭也。”

迅雷风烈必变

孔安国注曰：“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变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阳盛之声也，位在东方，发于二月。风者，发生之气也，在卦属《巽》，于星属箕。《易》曰：‘雷风恒，风雷益’。又曰：‘动万物莫疾乎雷，挠万物莫疾乎风’。由此观之，风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诗》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何也？”答曰：“怒非风雷之谓也。其谓天福善祸淫，故无敢戏豫，虑其加祸尔。盖以祸淫为怒，岂谓风雷邪？”又难曰：“《左传》云：‘为刑罚威狱，以类其震曜杀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杀戮在夏，刑罚威狱在秋，若圣人法雷而立刑，则当盛夏而决罪也。”又难曰：“雷风不为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庙’，《左传》曰‘展氏有隐慝焉”何也?”答曰：“《春秋》记异耳，《左传》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凶，为天所震，则楚子商臣、单于冒顿何不震之？盖夷伯之庙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难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气，能生人亦能杀人，非独雷霆也。故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合震死者。然则雷之为物，与夫水火无以异也。”又难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从雾，龙从云’。云既兴而龙神从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居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也。但人禀阴阳之变，岂可同于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

先儒皆言请其车卖之为椁也。明曰：“经止言为椁，是欲毁其车作椁耳，非将卖之也。若卖车买其为椁之木，可以请于他财，何故特请其车也？且经无‘卖’之文，何为妄说?”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明曰：“视其文势无‘子’字，后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党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证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经》

仲　尼

今人读仲尼之“尼”与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之‘尼’，当音‘夷’，古‘夷’字耳。按《尚书》古文隅巳、岛巳、莱巳并作‘巳’，今文皆作‘夷’，然则‘夷’、‘巳’音义同也。又按《左传》鲁哀公诔孔子曰：‘呜呼哀哉，巳父’！（音甫）晋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汉有谏巳，晋有潘巳，犹用古字。按字书仲巳之‘巳’，从尸下二，僧尼之‘尼’从尸下工，文字不同，音义亦别。代人不能分别，乃一概而呼，实乖圣人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经》，可谓不刊之典。颜闵无问答，独与曾参论者，诸儒之说颇有不同。且六亲不和有孝慈。颜闵之父和，而孝不显，曾参父严，而孝道著。所以孔子与之论孝，兼亦虑其心不固，因以勖之也。”或曰：“何知曾参之父严者?”答曰：“孟子云曾参之事父也，训之以小杖则受、谕之以大杖则走者，恐亏其体，非孝之道。常锄瓜，误伤蔓，乃以大杖殴之。是其严也。”

《尔雅》

菟　字

《释草》云“蒬，菟荄”、“蘩，菟蒵”、“黄，菟瓜之类，“菟”字皆从草。明曰：“‘菟’字不从草。按草菜之号，多取鸟兽之名以为之。至如葝鼠尾、孟狼尾、蒡雀弁、蕵乌蘋、荓马帚、茭牛蕲、蔨鹿藿之类，其‘鼠’、‘狼’、‘雀’、‘乌’、‘马’、‘牛”、‘鹿’等字，皆不从草，兔亦兽名，何独从草？盖后人妄加之耳。”

蜚蠦蜰

《释虫》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负盘，臭虫也。”明曰：“按《春秋》书‘秋有蜚’，杜注云：‘蜚，负蠜也’，然杜预以虫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虫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证之，即郭解误也。”

桑扈窃脂

《释鸟》云：“桑扈窃脂。”郭璞云：“俗谓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盗脂膏食之，因以为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棘扈窃丹’，岂诸扈皆善为盗而偷窃玄黄丹蓝者乎？盖窃之言浅也。‘窃玄’者，浅黑色也’‘窃蓝’者，浅青色也’‘窃黄’者，浅黄色也’‘窃

丹’者，浅赤色也’‘窃脂’者，浅白色也。今三四月间，采桑之时，有小鸟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鸩鸟是也。以其采桑时来，故谓之桑扈。而郭注谓‘窃脂’为盗脂肉，一何谬哉!”

卷　四

《文选》

五臣注文选

五臣者，不知何许人也，所注《文选》，颇为乖疏。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将欲从首至末，搴其萧根，则必溢帙盈箱，徒费笺翰。苟蔑而不语，则误后学。刁是用略举纲条，余可三隅反也。

吴都赋

《吴都赋》曰："且有吴之开国，造于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臣延济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弃其位，以存让体，是兴高节也。"明曰："据赋文，是双关覆装体。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节所兴’覆延陵，宜于‘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兴’下注延陵之德，释高节之文。不宜将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释端委之意，殊非经典。按《左传》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杜元凯《注》曰：‘端委，礼服也’。颖达曰：‘端，玄也。委者，长垂于地也’。赋言太伯造成国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礼，彰显先王之风化于吴国也。《左传》又曰：‘公子光弑王僚，以国让延陵季子。季子曰：圣达节，次守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达，敢失守乎？弃其室而耕于野，遂舍之’。赋言延陵以此高尚之节，宣播谦让之风，以兴盛吴国。非谓自兴高节也。"赋又曰："建至德以创鸿业，世无得而显称。"臣延济曰："言我吴都后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创大业，代无得而称美者。"又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屣于千乘。"臣周翰曰："言吴能建太伯延陵让节，以成风俗。盖谓让千乘之重，如脱屣也。"明曰："此文亦双关体。云‘建至德以创鸿业，世无得而显称’者，此独论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开创吴国之大业。其德浩大，故代人无可得而称。《论语》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是也。且延陵非创业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屣于千乘’，此则论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让国而耕于野，是其克让轻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赋又曰："外失辅车唇齿之援。"臣向曰："辅，陪乘也。吴蜀相资犹陪乘，以唇齿为内外。"明曰："按《左传》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先儒皆以‘辅’为颊辅，‘车’谓牙车。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诗》云‘其车既载，乃弃尔辅’，则是车之与辅，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说乎？""《易》云：‘咸其辅颊舌’，孔颖达曰：‘辅颊俱为口旁之肉，辅是口旁之肉’。则为牙车唇齿，四者同类，相依而存，阙一不可。以喻二国更相表里，乃得俱全。若以辅为陪乘，则车为载物之事，辅为御车之人也。人之与车非相类，不可以喻二国，故陪乘非也。"

云楶藻棁

《灵光殿赋》曰："云楶藻棁。"臣向曰："‘楶’，梁上柱。‘棁’，义手也。"明曰："按《尔雅·释宫》云：‘栭谓之楶’，郭璞曰：‘薄栌也（薄，音皮碧反)。薄，柱头也；栌，斗也’。又云‘宲廇谓之梁，其上楹谓之棁’。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尔雅》之文，臆为其说。且上文‘枝撑杈枒而邪据’，周翰曰：‘枝撑，梁上交木’。‘交’即义手也，何得更以‘棁’为义手？违经背义，乖谬之甚。"

滥　觞

《江赋》云："初发源乎滥觞。"周翰曰："‘滥’谓泛滥水流貌，‘觞’，酒杯也。谓江之发源，流如一杯也。"明曰："周翰以‘觞’为酒杯则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杯之多，则非也。何者？且‘滥’非水流之貌，‘滥’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杯耳。"

岂鲜辉于阳春

《雪赋》云："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辉于阳春？"臣铣曰："‘鲜’，寡也。雪之光辉，岂寡于阳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阴凝冱，不昧其洁，太阳辉耀，不固其节’，则‘鲜’谓鲜明也，言雪当见日而消，不能鲜明光辉于阳春也。"

畴德瑞圣

《赭白马赋》云："实有腾光，吐畴德瑞圣之符焉。"臣良曰："‘畴’，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圣之符焉。"明曰："‘畴’，等也，言焉可以等齐君子之德，祥瑞圣人之道也。"

珪璋特达

郭璞《游仙诗》曰："圭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臣延济曰："‘特达’，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礼，有珪璋璧琮。璧琮则加束帛，然后能达。而珪璋德重，可以独行，故曰特达。《聘礼》云：‘圭璋特达，德也’。此诗之意，言君子虽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于乱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闻东陵瓜

阮籍《咏怀诗》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臣延济曰："故秦时东陵侯邵平，种瓜于青门外。其瓜甚美，以供宾也。"明曰："按嗣宗此诗，是

遭乱代，思深居远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种瓜，不能深远，近在青门之外，又色妍味美，遂为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意言人遭代乱，苟逞才露颖，必为时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丧矣。而延济不喻此义，‘种瓜以供宾客’，何其謬欤！”

布衣可终身

其诗又云：“布衣可终身。”臣铣曰：“‘布衣，谓邵平。”明曰：“此诗取瓜喻，不专指邵平。言人当乱代，但服布衣，自可终身，何必纡朱拖紫也。”

施己惟约

陆士龙《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其末章云：“施己惟约，于礼斯丰。天锡难老，如岳之崇。”臣向曰：“‘约’，薄，‘丰’，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礼且厚，是天赐我难老之惠，如山岳之崇也。”明曰：“观士龙之意，是祝王之辞。言王于身俭约，于礼则丰厚，所以天赐王难老，如岳之崇，非士龙自谓也。”

霜降休百工

谢宣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云：“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济曰：“季秋凉风至，始授衣也。霜降胶漆坚，可以为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则百工休’，注曰：‘谓胶漆之作停也’。宣远亦用此义，言岁将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谋饮宴、饯宾客也。而延济训‘休’为‘美’，言霜降胶漆坚可为器物，若如此，则既兴百工，是其劳苦，何欢宴之有？且时方寒凛，非用胶漆之日，翻覆寻绎，理无所通。”

尚席函杖

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诗》曰：“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儒席也。”明曰：“今观此诗文势，非谓儒席也。‘尚席’谓设席之吏也。设此太子之席，其间相去容杖，以指书讲书也。知‘尚席’为设席之吏者，以其诗云：‘尚席函杖，承疑捧帙，侍言称辞，惇史秉笔’。‘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属官，故知‘尚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风吹

丘希范《侍宴会乐游苑送徐州应诏诗》云：“诘旦阊阖开，驰道闻风吹。”臣延济曰：“‘风吹’，笙也。笙体象凤，故比之也。”明曰：“‘吹’者，乐之总称。‘风’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众乐，岂独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乐工习吹，大享帝于明堂’，是谓众乐为‘吹’也。”

细草藉龙骑

其诗又云：“轻荑承玉辇，细草藉龙骑。”臣良曰：“‘藉’犹铺也。”明曰：“‘藉’犹荐也。草在马蹄之下，故曰‘藉’也。”

借曰

陆士衡《赠冯文罴诗》云：“借曰未给，亦既三年。”臣铣曰：“‘借日’，假日也。‘给’，犹足也。言王事无暇，常假日而游，尚未为足也。”明曰：“此本出于《毛诗》。按《大雅》篇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郑玄曰：‘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长大矣，亦不幼小也’。据《毛诗》之义，则以‘曰’为语辞，今臣铣此注，以‘曰’为日月之‘日’，则与《毛诗》之义大乖，士衡之意不合矣。”

项领

其诗又曰：“之子既命，四牡项领。”臣良曰：“‘项领’者，驾木项上也。”明曰：“按《毛诗·节南山》篇云：‘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毛苌曰：‘项，大也。言四马之肥，其领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罴之行。亦宜训‘项’为大，而云‘驾木项上’，其义安在？”

涕交缨

陆士衡《赠弟诗》云：“寤言涕交缨。”臣铣曰：“‘缨’，衣领也。”明曰：“‘缨’，带也。虽文章用字与经稍疏，诂训释名，安可臆断？”

西陵

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臣良曰：“‘西陵，盖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东之西陵驿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诗云：‘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爻

谢灵运《初发石头城诗》云：“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臣铣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挛如，无咎’。其义言九五居尊，为中孚之主，为信不可暂舍，而挛系不绝，故得无咎。此为王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辞义不当。今寻灵运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其义言九二处重阴之下，履不失中，立诚笃志，虽在暗昧，物亦应焉。故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不私权利，唯德是与，故曰‘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灵运常抱此道，尚为孟顗诬奏，故曰‘犹劳贝锦诗’。而张铣以为九五爻，何义也？”

瓜田不纳履

古诗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当为‘屦’字之误也。文章之体，不应两句之内，二字同音。又诸经傅

无‘纳履’之语。按《曲礼》曰：‘俯而纳屦’，《义》曰：‘俯’，低头也。纳，犹著也’。低头著屦，则似取瓜，故为人之所疑也。履且无带，著时不必低头，故知‘履’当为‘屦’，传写误也。”

错陶唐之象

张景阳《七命》云：“错陶唐之象。”臣铣曰：“‘错’，杂也。陶唐，尧也。‘象’，法也。言晋德杂于文法也。”明曰：“‘错’音苍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画其衣冠，谓之象刑。言今晋德之盛，人无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错置而不用也。”

辞远游

曹子建《求通亲亲表》云：“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臣锐曰：“‘辞’，辞国；‘远游’，谓出征也。”明曰：“‘远游’亦冠名也。‘辞’者，脱去之名也。言脱去远游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云‘解朱组、佩青绂，组、绂皆绶也，故知远游、武弁皆冠也。臣锐以‘远游’谓出征，一何乖谬！”

卷　五

杂　说

辛壬癸甲

《史记》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启。”明曰：“司马迁约《尚书》之文而为《史记》，其于经义多不精详。按《虞书·益稷》篇云：‘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国曰：‘禹言我惩丹朱之恶如此，故辛日娶涂山氏之女，甲日复往治水。复往之后，而启生焉。启生之后，或从东往西，或从南徂北，经过其门，闻启泣声而不暇人子爱于启。以其水灾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马迁以涂山之女聘禹之后，四日之内而生启，故闻其呱呱泣声，而不人爱子之，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于治水而不顾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马迁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恶其子，何勤劳之有焉？”

地　震

《庄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则地震。”明曰：“庄子之言失之矣。按春秋之时地震者五，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遂，于是有地震’。其意言阴气盛于上，阳气衰于下，阴迫于阳，而阳不能遂出，故地震也。”或曰：“庄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则可谓之海水相薄，而为地震之时不同，率土或秦宁而楚震，或蜀动而吴安，由是而论，则水非而气是也。”

日远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儿争论日之远近。其一儿曰，日初出近，日中远，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非近大而远小乎？其一儿曰，初出远，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凉，日中热，非远凉而近热乎？各以此理质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弹丸，阳城土圭得地之中，则日之初出，与日之中远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视之则大，仰视之则小，此乃视之有异耳。初出凉、日中热者，天气不施故也。初出之时，中国在日之西，故凉也；日中之时，中国当日之下，故热也。《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则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为不答也？”答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道大德尊，岂与小儿街谭巷议乎？又六合之外，非关教化者，仲尼弃而不论，故子路问事鬼神与死，皆不答也。且孔子纂《易》道以黜《八索》，而不知日之远近乎？以其轻问，故笑而不答。”或问曰：“子云‘阳城土圭得地之中’，何为东海近而西海远也？”答曰：“地倾东南，垂人于海。今之海岸，求其海际，以人之所见谓之近耳。”

月　桂

代人谓及第人为“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郄诜射策登第，天子问之曰：‘卿自以为何如’？对曰：‘臣以为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今人谓为‘折月桂’，何其谬欤？且月中无地，安得有桂？盖以地影人于月中，似树影耳。”

江　东

今人言项羽起于江东者，多以为浙江之东。明曰：“按古人称江东，皆谓楚江之东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东随江所向而呼也。项羽起于江东，即苏州也。故《汉书》称项羽避仇于吴中，其论用兵之道，吴中士大夫皆出其下。寻羽之行止，无入浙东之文也。”或曰：“羽杀会稽守贾守通，会稽非浙东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东为会稽郡，其治所在吴，吴即今苏州也。羽杀贾守通之后，起吴中子弟八千人，非苏州而何？”

江　左

晋、宋、齐、梁之书，皆谓江东为江左。明曰：“此据大约而言，细而论之，左当为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随流所向而言之。水面流，则左在东而右在西；水东流，则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则左在西而右在东。昔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则洞庭在西彭蠡在东，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传》云：‘晋赵简子纳卫太子蒯聩于戚，夜行迷道，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时河转北流，故谓河东为右也。又《曲礼》云：‘主人入门而右，客人门而左，

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门以向堂为正，故左在西而右在东，亦其义也。按建业之西，江水北流，则当左在西而右在东。今以江东为江左，则是史官失其义也。若非史官失其义，则后人之传写误也。"

我承其弊

《史记》宋义云："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弊。"明曰："'承'字奉上之义于理不安，当作乘陵之'乘'，与乘胜逐北、以刚乘柔其意同也。"

徒行

范晔《后汉书》蔡琰见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曰："不乘车者谓之'徒行'，不履袜者谓之'徒跣'。今文姬盖'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与之巾袜'。"

象傲

《后汉书》刘表《与袁谭书》曰："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傲。"明曰："按《虞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然则'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称，非两字名。"

潇湘逢故人

柳文畅《江南》云："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近代词人皆以为二人旧是往人，忽于潇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曰："据其题称《江南曲》，是乐府闺情之诗也。诗述妇人夫婿出行之后，于春月采苹，次见洞庭湖上有人为客而归。妇人因问其夫，其人答言于潇湘之上逢见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妇人言'故人去不返，春华复将晚'，言己之年貌渐衰也；'不道新知乐，衹言行路远'者，此妇人忆其夫在外恋新人而不归，托言行路远耳。妇人谓夫为故人，非谓往人逢遇也。"或问曰："今湖州有白苹洲，题此诗于庭内，则所言洞庭，得非具区之洞庭山耶？"答曰："按其题称《江南曲》，其诗云'潇湘逢故人'，洞庭当与潇湘接，非具区中之洞庭山。又《尔雅》云：'水中可居曰州'，然则水中洲渚，所在有之。盖文畅曾守吴兴，后人遂题其诗于吴兴之洲，因为名耳。"

白苹

明曰："经典言苹者多，先儒罕有解释。《毛诗草木疏》亦未为分了，而《湖州图经》谓之不滑之莼，大谬矣。按《尔雅·释草》云：'苹，大萍'，《左传》云：'苹蘩蕴藻之菜'，然则苹为萍类，根不植泥，生于水上，今人呼为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谓之白苹。"或曰："苹花夏生，而柳恽诗云'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苹花色白，故通无之时，亦可呼为白苹也。"

蔓菁

今人呼菘为蔓菁，云北地生者为蔓菁，江南生者为菘，其大同而小异耳，《食疗本草》所论亦然。明曰："此盖习俗之非也。余少时亦谓菘为蔓菁，常见医方用蔓菁子为辟谷药，又用为涂头油，又用之消毒肿。每讶菘子有此诸功，殊不知其所谓。近读《齐民要术》，乃知蔓菁是萝菔苗，平生之疑涣然冰释，即医方所用蔓菁子、皆萝菔子也。汉桓帝时年饥，劝人种蔓菁以充饥；诸葛亮征汉，令军人种萝菔。则萝菔蔓菁为一物，无所疑也。然则北人呼菘为蔓菁，与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盖鼎峙之世，文轨不同。魏武之父讳嵩，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为之讳也。亦由吴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为念，而北人不为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为萝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异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芎穷苗名蘼芜，藕苗名莲荷，亦其类也。斯例实繁，不可胜纪，何独蔓菁萝菔不可异名乎？"又曰："今北人呼为蔓菁者，其形状与江南菘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药草、果实、蔬菜，逾境则形状小异，而况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为大材，可为栋梁之用。明曰："杞梓小材木，可为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传》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与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释木》云：'杞，枸檵'。郭璞曰：'今枸杞也'。《尚书·梓材》云：'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孔安国曰：'梓，漆也'。《诗》云：'椅桐梓漆'，然则梓非漆之别名，可以为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与梓，皆柔软之木。杞则可为杯棬，梓则可为漆器，其非栋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为货之时，析而断之为小材耳。"

七夕

明曰："古书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谓之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询其所自，则说有异端，静而思之抑有由也。盖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时，南北异文，车书不一，必北朝帝王有当七日而崩者，故其俗间用六日之夕，南人不为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论，昭然可见。"

杨沟

崔豹《古今注》云："长安御沟谓之杨沟，植杨柳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触垣墙，作沟以隔之，故曰羊沟。"明曰："凡沟有露见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者，土填其上者谓之阴沟，露见其明者谓之阳

沟。言阳以对阴，无他说也。”

化　鸡

《风俗通》云：“鸡，朱氏之所化，故呼鸡作朱朱声。”明曰：“万物之生，始于开辟。轩辕之世，已知十二属之所配。岂朱氏之姓，兴于轩辕之前乎？按朱氏出于邾国之后，春秋之时，未有朱氏，岂春秋之后方有鸡乎？《风俗通》以呼鸡作朱朱声，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鸭作与与声，又是谁氏之化邪？”

脾　磨

世上医人见人病不能饮食，即云“脾不磨”者。明曰：“按凫、鹜、鹅、鸡之类，口无牙齿，不能噍嚼，须脾磨之，然后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坚厚。若人则异畜兽，既有齿牙能嚼食物，故脾皆虚软，惟用气化耳。病人脾胃气弱，即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语》云：‘龁吞者八窍而卵生，龃龉者九窍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亦别。而医人不喻斯理，一概而言，历代虽多，曾无悟者。”

丘　氏

孔缅《唐韵》引《风俗通》云：“丘氏鲁左丘明之后也。”明曰：“丘明出自齐太公之后，不因丘明得姓。按《艺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传》称《左氏传》，岂其子孙以父祖之名而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则左氏为传之时，已有丘氏，则非丘明之后也明矣。《风俗通》之妄，《唐韵》之疏也。”

字　书

兹（黑也，二玄。《春秋传》曰：何故使吾水兹。子思反）、兹（草株多益也，从艹兹，子之反）、滋（益也，从水滋）。三字《说文》孳，(《礼记》。音子之反，上从兹，兹从二幺，作兹讹。又音字书，见《虞书》有也。）一字《字样》。明曰：“《字样》言讹者即是正也。按《书》云：‘树德务滋’。又云‘名言兹在’。‘兹’古文并作‘兹’，上从草（音草），下从二幺（音一尧反）。盖以隶书草之其画直过竖书直下，即今文作‘兹’，稚当其理。幺者物之初生之貌，故兹、几、孳、幽之字，皆从二幺。文义交通，音韵相近。是知兹盖、兹此、兹黑等字皆从二幺，别有转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问曰：“安知《左传》水兹之字，不从水乎？”答曰：“按杜注《左传》云：‘滋，浊也’。不训为黑。假令‘兹’训为黑，则幺是物之初生，自得为黑，不必要从玄也。且玄字亦从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礼记》‘夏后氏尚黑’，《义》曰：‘夏以建寅为人正，物生色黑。《诗》云‘何草不玄，是也’。又《左传》云：‘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则是‘滋’字元始于物生，不始于水浊也。”又问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传水滋之字，皆从水何也？”答曰：“后人加之耳。”

氐（丁兮反，从氏下一）、底（丁米反，山居也。亦月下也，从氐）二字，《说文》及《字样》。明曰：“按氐字氏下一，凡声相近者，合皆从氐，羝、祗之类是也。《说文》、《字样》‘底’字独无下一，非。”

起（古文起者，子能立也。从底巳之巳）、杞（古文杞字，从木巳）、芑（故文艺字，从艹巳）三字，《说文》。明曰：“按《说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检《说文》手部，亦无此字，其下从手明。”

协（《字样》从十）。明曰：“‘协’字训和，宜从心也。且协音嫌膈反，心边著力，与口边著十，皆是谐声，何得协字更从十乎？”

苏氏演义

[唐]苏　鹗撰　汪习波整理

《苏氏演义》十卷，唐苏鹗撰。鹗字德祥，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自咸通间举进士，十上而不第，直至光启二年（八八六）始登第。其后事迹不详。著作有《杜阳杂编》及本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称本书"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原书久逸，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类说》等书中辑得一百二十条，编为二卷。其中有五十多则，又见于崔豹《古今注》，亦有与马缟《中华古今注》互见者。《四库提要》据以认为可知"豹书之伪"和"缟书之剿袭"，但亦可能《大典》所引及辑出时有误窜。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点，并参校《艺海珠丛》本。

卷　上

风者，告也，号也。《河图记》曰："风者，天地之使，乃告号令耳。"凡风动则虫生，故风字从虫。

雪者，脱也，如物之雪脱。又曰：屑也。《释名》曰："绥也。水下遇寒，而绥绥然下也。"

尧禅位于舜，舜复禅位于禹，经史称其圣德。《汲冢竹书》乃云：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而相州汤阴县遂有尧城。舜禅位后为禹王之。任昉云："朝歌有狱基，为禹置虞舜之宫。"刘子玄引《竹书》以为摭实，非也。夫尧、舜、夏禹，圣人也，以禅代为盛德，后圣仰而效之。凡善恶必书，谓之良史。汤、武王，圣人也。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纣，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经史不为之讳，则岂独讳舜、禹之事而反褒之乎？知小说者之为滥矣。盖尧之耄，舜功之高，舜之耄，禹功之高，耄者必怠于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归。圣人知进退存亡之道，将以副天下人之心，不得不禅其位也。后儒意以为篡夺而取禅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马仲达之流，则不然也。既退之后，无视事，无听政，必处数十亩之宫、数雉之城，以兵卫护之，将奉其旧君也。而后人睹其余址，不以为圣人避燥湿居退休之所，遂谓之尧城舜宫。若舜为禹王，又安得南巡乎？《述异记》云："会稽山有虞舜巡狩台，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于九疑山，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宫、望帝台。昔舜南巡狩而没，葬于苍梧之野。尧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迁舜于苍梧"，皆非稽古之谈。若有迁徙之事，必有鸩毒之患，则安得终于寿考？

《春秋》、《左传》载豢龙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东北三十里，尚有豢龙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传云：豢龙池者，饮马池也；枥者，槽枥也。即今以内厩为飞龙，乃豢龙之义也。

历山有六：一河中，二齐州，三冀州，四濮州雷泽，又其二不闻。又云：畊之与渔，宜皆在雷泽。《史记注》云："历山在河东雷泽，今属济阴。"然则舜之耕不在此，明矣。《演义》云："历山其二不闻"，岂此山乃其一耶？梁江文通《题历山诗》云："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风年。落叶下楚水，别鹤噪吴田。嶂气阴不极，日色亏半天。酒至情萧瑟，凭尊还惘然。"文通会稽永兴人，所题乃此山也。（按此条自《史记注》以下系施宿《会稽志》中语，《永乐大典》联属于《苏氏演义》之后，殊为舛误。今《演义》原本别无可考，姑仍其旧）

《史记》云"禹娶于涂山氏"，今涂山有四：一者会稽，二者渝州，即巴南旧江州是也，亦置禹庙于其间。三者濠州，亦置禹庙。郦道元《水经》云："周穆古庙误为涂山禹庙"，《左传注》云："涂山在寿春东北"，即此是也，其山有鲧、禹、启三庙，又有五诸侯城。四者《文字音义》云："嵞山古之国名，夏禹娶之，今宣州当涂县也。"此嵞山既为古侯国，禹娶之，则宜矣。据禹之踪迹所在，会稽最多。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其身长三丈，其后得骨节而专车，言满一车也。《述异记》

云："至今南中有防风氏，人皆长大。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音如狗嗥，三人被发于庭。"（按此下语气未完，恐有割裂）

《晋地里志》云："蒲坂有雷首山，伯夷、叔齐所居，故曰首阳山。"又陇西地名首阳，东有鸟鼠山，亦谓之首阳山。又杜预云："登邢山，山上有冢，制作甚俭，云郑大夫祭仲冢，或云子产冢，东向新郑城。"又言"洛阳之东首阳山之南有小山，西瞻宫阙，北望夷齐，因以洛水圆石为墓，象邢山之葬焉。"杜元凯、阮嗣宗博学君子，固不应以误名首阳耳。魏文帝陵于首阳，即此是也。《论语注》以蒲坂者为是，恐亦误也。今洛阳石桥店东十里，已来大道之北，当高山，山巅有一冢，乃杜预冢也。首阳北望，正与河阳城相对，北去河阳二十余里。

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学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谓之偃朱城，误也。盖舜禅位之后，筑城以为丹朱偃息、汤沐之地，实非偃塞之义。刘子玄又引《竹书》云："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禄父、微子之义，盖为二王之后也。

媪陵，媪者，妇人之美称。媪陵在汴州陈留县东北，即汉高祖母陵也。高祖之祖曰丰公，其妻梦赤鸟若龙戏，已而生太上皇，名执嘉。执嘉媪，是为昭灵后，名含始。游洛阳池，有玉鸡衔赤珠出，刻曰"玉英"，天以此命含始吞之。后又梦与神遇，遂生高祖。丰公媪及太公媪，传纪俱未见其姓，时俗不识"媪"字，误为温婆陵。其陵之东有昏城焉，古老相传其城非人工所筑，乃因鬼功而成，谓之昏城。又有蛟龙村附于昏城，即可验降龙之地也。且汉祖称唐尧之后，刘累之子孙，自秦徙魏，自魏徙梁，自梁徙丰。陈留，乃大梁也，即媪遇赤龙于昏城，岂非居梁之时、游洛之日而过此耶？其后昭灵崩，复葬于梁，可验降龙之地。又云媪乃梁之人，高祖生于丰，长于沛，太上皇本东西南北人也。今丰县有龙雾桥，丰人又谓媪遇龙之所，即未必然也。今丰县有汉祖庙，云本汉祖降生之宅，其庙最灵，邑人乃敬事之。郦道元《水经》云："媪遇战而亡，其后招魂葬之，有赤龙于水沐浴其身，而后入于椁内。"道元云"昏城者，秦始皇东游至此，值昏雾不散，迷失道路，遂谓之昏城"，乃误说也。其东北接故济阳县，后汉世祖父为济阳令，生世祖，其年嘉禾合穟，故名之为秀。媪既遇龙于昏城而生高祖，秀复生济阳地，土之灵若是耶？

《陈留图经》云："汉封张良为留侯，陈留是也，今县遂置留侯庙。"此乃误耳。汉祖与功臣起丰、沛间，所封多不忘于旧地。即今滕县东有留侯庙，是旧留地封子房之处。《汉纪》云："高祖遇张良于留"，即是此也。

紫塞。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丹徼。南方土色赤，故称丹徼，为南方之极也。塞者，塞也，所以拥塞边境也，徼者，绕也，所以绕遮边境，使不得侵中国也。（按此条又见《古今注》）

今长安城北，故汉城中咸宜宫前有石麟。大中八年宣宗游于北城，睹石麟臆前有八分书字，遣近臣摹之，曰："大夏真兴二年阳平公造。"石麟时俗呼为石马，大误也。阳平公，赫连勃勃之子。宋高祖破姚泓，遣其子义真留守于长安，而后复为勃勃破之，遂以阳平公镇其地，咸宜宫亦汉制也。

沈酿者，郑弘为灵帝文乡啬夫，行官入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酿。于埭逢故旧友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酤酒无处，情抱不伸。乃以钱投水中，劝酬饮，尽多酣畅，皆得大醉，因便名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弘仕至尚书。

省者，省也，谓省察天下簿书之所。蔡邕《独断》："省者，本号禁中，言门户有职不得入也。汉孝元皇后父大司马平阳侯名禁，因是避之，改为省中。"

县者，县也，谓悬赋税、户口、法令以示于下民。大篆县字从𥄉（音枭）从系者，断罪人之首倒悬谓之枭，即是古文𥄉（音首）字倒书也。上三短画象人之发，下象头面之形。今人多用此梟字，系字上一古文爪（测绞反），下字从于系。爪者，手也，又从于系，皆从悬系之貌。古文悬字无从心者，后隶文始相传用。

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曲者，诘曲也。古文匚（音方）𠃊（音曲）字象方物、曲物之形。又曰：方，类也。《易》曰："方以类聚，居者必求其类。"夫以药术为方者，亦以同类之物，成乎方也。今方字从土，盖隶文，欲强别白，遂不惜于文繁耳，篆文方字尚如此作。

《周礼》云："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木。"今村墅间多以大树为社树，盖此始也。

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释名》曰："寺者，嗣也，谓官曹相嗣续其中，"非也。许慎云："篆文寺（音字）字从㞢又从寸，言寺者掌法度之所。寸者手之象，谓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佛寺为寺，亦佛祠也。祠者，祀也，祭祀之义也。

观者，楼观也。又曰："观（平声），可以于其上望焉。亦曰：观者，谓屋宇之壮观。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阙者，缺也，门观也。出于门两旁，中间有道，遂谓之阙。盖门观者阙于中间也。

屋者，具也，谓具世人寝兴之所。又曰："止也，息止之处。或问愚曰："屋舍皆人所居，屋何由从尸？舍何由从吉？凶吉不同，何也？"对曰："屋非凶耳，且尸者，施也。《说文》曰：'如人宴息，弛其手足'。又云'施设兴居之具'，则不谓于尸柩耳。又云'掌也，言屋室为人之掌，可以依归焉'。尸字以象屋室之形，若以便为尸柩，即不可也。如尼、居、履等字从尸，则又岂皆凶意也？"

苑者，园也，援也，谓墙之围园者也。《白虎通》

云："苑囿在东方，盖生养万物之处。"今汉诸苑在旧长安城北，炀帝筑东都，西都为放萤苑，皆不取其东也。

垣者，援也，人所依以为援卫也。（案此条见《古今注》）

钩栏，汉成帝顾成庙有三玉鼎，二真金炉，槐树悉为扶老钩栏，画飞云龙角于其上也。（案此条亦见《古今注》）

蚩者，海兽也。汉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灾，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鸱字，见其吻如鸱鸢，遂呼之为鸱吻。颜之推亦作此鸱，刘孝孙《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兽，作蚩尤之蚩是也。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牛耳，兽之形也。作鸱鸢字，即少意义。（案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号鸱星，宜为其像，冠于屋以禳之。唐以来寺观殿宇，尚有为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鸱吻，状亦不类鱼尾。见张师政《倦游杂录》）

程雅问董仲舒曰："何谓三王？"对曰："三王，三明也。"（按《古今注》曰：程雅问董仲舒曰："何谓三皇五帝？"对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岳也。"此本但存一条，疑《大典》割裂编之，而又有遗脱也）

进士者，可进受爵禄者也。《王制》曰："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造士者，成士也，能习礼而成其士也。乐正者，掌国子之教，今之祭酒、司业也。司马者，夏卿，主正官也。黄帝时常光为大司马，掌建邦之九法。《尚书》云："司马统六师，平邦国。"大乐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于司马，司马以进士之贤者，然后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论，"言各置其所长也。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来尚矣。汉之秀才对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让也，学行俱至，始得举孝廉。汉朝显重此科，后汉尚书令左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举察，胡广驳之。茂材异行者不拘年限。又东汉法，雄举胡广孝廉，京师试章奏为天下第一。自吴、魏、晋，皆以郡举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长史、别驾皆赴举察。汉朝又悬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经学，三曰法令，四曰刚毅多略。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秀才试策，进士试诗、赋。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长曰伯，故称伍伯，一曰户伯。汉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灶、置一伯，故云户伯，亦名火伯，以为一灶之掌也。汉诸公行，则户伯率其伍以导引也。古兵士服韦弁，今户伯服赤帻、缥衣、素裳、韎弁，古之遗法也。（此条见《古今注》）

俗呼外舅为泰山，一云古诗言'结根太山阿'，谓结姻亲故也。一云泰者，高广之貌，可以依倚也。今人咸云安如泰山，亦是取广大之意耳。开元中，封东岳后各赐绯，时人因谓泰山绯。又道经中有"泰山丈人。"丈人者，长也。周制八寸为尺，人长一丈曰丈夫，即今人八尺是也。夫者，男子之美称，亦曰壮也，大也，从也。许慎云："篆文夫作亣，上画象冠簪之貌，下从大，象人之形也。"

母者，乳也。篆文𠂎（音女）字加二短画，谓之𠂼（音母）。二短画象双乳之形，遂云无乳曰女，有乳曰母，皆类人之形。许慎又云"二画短，或象怀妊者，则何必象双乳乎？"乃误说也。《苍史篇》：女曰婴，男曰儿。婴者，盈盈也，女之貌也。又婴字从賏（音婴），贝者，贝也，宝贝璎珞之类，盖女子之饰也。儿者，嬬（音儒）也，谓婴儿嬬嬬然，输输然，幼弱之象也。亦曰孺子，与嬬同义。籀文兒字从囟（音信）从人，象小儿头囟之未合。又云甶（音信）字，又有作此者。隶文多作此顖（音信），今见篆书，儿字往往从而，此大误也。而字，《说文》象人腮颊之毛。又有髡者，古人剃眉须之刑。剃眉须者，刑中最轻者也，谓而字却为面字，点画不繁而可成也，如人剃眉须，眉须复生，面复全也。司马迁《答任少卿书》云："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髡刑，"则剃毛发，有类于而之形也。今用而字者，不过于语助而已。

俗呼奴为邦，今人以奴为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连而用，时人欲讳家人之名，但呼为邦而已，盖取用于下字者也。又云仆者，皆奴仆也。但《论语》云："邦君树塞门"，树，屏也。不言君但言邦，此皆委曲避就之意也。又今奴拜多不全其礼，邦字从半拜，因以此呼之。《说文》曰："奴者，古之罪人也。婢者，卑也。奴者，徒也，徒役卑贱之义。古之伎字，文从人边作女。"《周礼》云："男子入奸罪隶，女子入奸舂稾，盖谓此也。

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此北人尚乘鞍马之义。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酉阳杂俎》云："今士大夫家婚礼，新妇乘马鞍，悉北朝之余风也。今娶妇家新人入门跨马鞍，此盖其始也。"

风流者，态度之貌。风者，风味，风规，风格。流者，传也，行也。谓有风可以为法度，有味可以流传于后人，遂谓之风流。

醋大者，一云郑州东有醋沟，多士流所居，因谓之醋大。一云作此措字，言其举措之疏，谓之措大。此二说恐未当。醋大者，或有抬肩、拱臂、攒眉、蹙目以为姿态，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谓之醋大。大者，广也，长也。篆文亣，象人之形。（按《资暇集》：醋大言峭醋冠四民之首，一说衣裳俨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验，比于醋而更验。一说新郑有贫士，以驼负醋巡邑而卖，邑人指其醋驼而号之。又云郑州东有醋沟，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曰醋大。四说皆非，言其能举措大事也）

艺者，蓺也。《毛诗》云：蓺之言种莳也，今以

人蕴蓄其能，谓之艺者，如百谷之有种也。从草从执，谓执持苗稼之实，以散种也。今之艺字又从云，云者，词语之气而有所云也。能者，兽也。许慎云：熊之类字，亦象兽之形，其足似鹿。能兽坚中，故称贤能而强壮者为能杰也。今人以多艺者谓之艺能，盖慕此名耳。任昉云：尧使鲧治洪水，不能其任，遂诛鲧于涂山，化黄能入于羽泉。鲧，禹之父。后会稽人祭禹庙不用熊，曰游羽泉之化也。《尔雅》又云："三足鳖谓之能。"（奴来反）盖出水为熊，入水为能（奴登反）。冬化为雉，春化为蛇，谓无不能也。

从容者，踟蹰容与之貌，即从（读与舂同）容是也。《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小者则小鸣，叩之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谓善问学者必待尽其词理委曲之意，即更问答，如撞钟之声，以待尽其从容虚徐杳袅来去之音也。《礼记正义》云："谓舂击以声之形容，言钟之为体，必待其击者，每一舂为一容，然后尽其声，如善答问者待其一问，然后乃尽其义理。"今人言从容者，盖自此也。从读为舂（士恭反），盖后人以其本作从（疾容反），遂相传而呼之。

狼狈者，事之乖舛也，狼者，豺也。狈者，狼之类。《神异经》云："狈无前足，一云前足短不能自行，附狼背而行，如水母之有虾也。"若狼为巨兽，或猎不逐之而逸，即狈坠于地，不能取济，遂为众工所获。失狼之背，故谓之狼狈。狈字者，形声也，犬兽也。贝者，背也，以狈附于狼背，遂犬边作贝。贝者，北海之介虫。陆居为猋，在水名蛹，几货贿之字皆从贝者，盖古之货也。篆文象介虫之形，即玳瑁之类也。

滑稽者，诽谐也。滑者，浑也，谓物之圆转，若戏弄之不定。稽者，考也，寔也。言一有诽谐戏弄之言，二有稽寔之理。《汉书》"东方朔滑稽"是也。

娄罗者，干办集事之称。世曰娄敬、甘罗，非也。（按自此以下三条从曾慥《类说》补入）

龙钟者，不昌炽、不翘举貌。如藍鬖、拉搭、解纵之类。

拉飒者，与龙钟，缆缕之义略同。

《汉书注》乾没两字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没。"盖务于穿凿，不欲浅近荒俗之意解之，殊不知道理之所未当，且乾没之义如陆沉之义。陆沉者，因陆沉之水。又曰陆地而沉，不待在于水中也。乾没者，言乾在于地，没在于水，货殖之事。或在于陆地，或没于水。又言物之极不利者，乾地而没，不特沉于江湖也，故谓之乾没。《魏志》傅嘏云："恪心不倾根，不竭本，寄命洪流，自取于乾没乎。"裴松之注《汉书注》云："'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于理未解。乃云乾者，乾燥也，不取其乾燥反沉没之也。"

《毛诗·小旻》章云："筑室于道谋，（句）是用不溃于成。"注云："溃，遂也。"笺云："如当道筑室，得人与谋，所谓路人意不同，故不得成遂也。"昔慕容垂访苻坚伐晋，亦引此语，令坚不用广访朝臣，"以乱圣虑。"今俗云"当道造屋，三年不成，"是由此也。欲又云："问路不行。"《诗》云："如彼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是也。

古之神人有獬豸献圣帝，帝问何食？曰："廌草。"廌字从豸，盖因豸所食尔。今又以荐字为廌字，未知自何始也。篆文𢊁象兽，有角尾四足之形，若为荐进之字，则无意义。豸为廌乃谓同用，古文灋字从豸从水，非从廌也，谓法律之正，遂从于豸。法律之平，遂从于水，即廌豸明矣。

臭者，气之摠名，从自从犬。篆文𦣹（音自）字，象口鼻之形。从犬者，谓犬能寻臭，而知其路，后人依违撰造，遂从自下作死，实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为农，百念为忧，更生为苏，两只为双，神虫为蚕，明王为圣，不见为觅，美色为艳，口王为国，文字为学，如此之字，皆后魏时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按颜之推云：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傍作长之类是也。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北朝丧乱之余，书迹猥陋，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又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获字从犬，谓猎有所获也。

陆法言著《切韵》，时俗不晓其韵之清浊，皆以法言为吴人而为吴音也。且《唐韵序》云："隋开皇初，仪同刘臻等八人诣法言论音韵，曰：'吴楚则多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此盖研穷正声，削去纰缪也，岂独取方言乡音而已哉？洎孙愐等论音韵者二十余家，皆以法言为首出，薛道衡隋朝之硕儒，与法言同时，尝与论音韵，则岂吴越之音而能服四方之名人乎？盖陆氏者，本江南之大姓，时人皆以法言为士龙、士衡之族，此大误也。法言本代北人，世为部落大人，号步陆孤氏。后魏孝文帝改为陆氏，及迁都洛阳，乃下令曰："从我入洛阳，皆以河南洛阳为望也。"当北朝号四姓，穆、奚、于，皆位极三公，比汉朝金、张、许、史，兼贺、娄、蔚谓之八族。后魏征西将军东平王陆俟生馛、归、骐、骥、馥，皆相继为黄门侍郎。骥孙爽隋中书舍人，生法言、正言，正言隋朝承务郎。

《日重光》、《月重轮》群臣为汉明帝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晖》，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后二章亡。旧说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晖如星，沾润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也。（以下六条皆见《古今注》）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作也。王服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亡，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也。

《平陵东》，翟义门人所作也。王莽杀义，义门人作歌以悲之。

《武溪深》，用马援为征南之所作也。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能，临嗟哉武溪多毒淫。"

《箜篌引》，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棹，有一白首狂人，被发提壶乱河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曲，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语妻丽玉，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焉。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之曰《箜篌引》焉。

《易》曰："龟为卜，策为筮。"《周礼》云："玉瓦原三兆皆灼龟之文，如玉瓦原坼裂之文也。"古文卜（音卜）字，象龟支兆之文。卜法云："大曰兆，旁出文曰支。"支者，如草木有枝叶。俗云"十字不全为卜，"大谬尔。梁川子曰："卜者，钻龟之声。"卜者攴（普木反）。许慎云："攴者，小击之音，从卜，下从[illegible]。篆文攴字作[illegible]，象右手之形，即是以手击物成声也。"凡子日不卜者，谓龟为玄武之精，玄武水神子，为本王之日，盖不敢钻灼之。或为不筮者，非也。古文[illegible]，篆文[illegible]，二皆龟，俱象其形。《大戴礼》云："甲虫三百六十，神龟为之长。"《说苑》云："灵龟五色，似金似玉，背阴向阳，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柳氏《龟经》云："龟一千二百岁，可卜天地之终始。天子之龟一尺二寸，诸侯之龟八寸，大夫之龟六寸，士之龟四寸，其龟有紫灵者，黄灵者。"《公羊》云："有青纯者，碧灵者，又千岁青髯者，出于蔡地。有金线者，甲间皆如金线萦络，有千里路端直者，光明通莹，如金玉者。已上皆神龟，卜必有灵。"所以《龟经》云："欲得知龟圣，但看千里径，欲得知龟神，视骨如白银，欲得龟语质，其色黄如日，欲得龟有灵，其色乃带青。"又龟中有王，其形尤小于常龟。巢莲者，游于叶之上者，得非王乎？其千里路取端直，千里路前上乂文下彻，第一横文不偏曲者，是为王也。虽千百无一二矣。或为人得之，而众龟悉从焉。得者宝藏之，不可施于钻灼。每卜则置于诸龟间以祝之，而诸龟皆有灵，其腹下竖文，谓之千里路，五行支兆之文，悉以千里路为准也。凡文头上向千里路，下向外者，为金兆也。文头上向外，下向千里路者，为火兆也。竖为木兆，平为土兆，下垂而细者为水兆。夫金兆之长者，为良金坚刚，短者为钻锡柔钝。火兆之长者，为光明炳焕，短者为煨烬炲煤。木兆之长者，为舟楫林木，短者为槎桥枯朽。土兆之长者为山陵墟阜，短者为泥滓尘垢。水兆之长者，为江海淮河，短者为洼涔阴浅。昔楚元君梦人披发而告曰："予为清江使河伯，渔者豫且得予。"元君乃访豫且，且以白龟五尺献于元君，元君得之，将舍之，卫平请刳之以卜，七十钻无遗策。仲尼曰："龟能梦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网。智能七十钻无遗策，不能免刳肠之患。如是者智有所不知，神有所不及也。"《史记》曰："神龟出江水中。卢江郡岁将生龟尺二寸者二十枚输之大官，以吉日刳取其甲，千岁乃尺二寸也。"筮者，蓍蒿之属。生千岁而生百茎，易以为数，天子之蓍九尺，诸侯之蓍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生满百茎者，其上有云覆之，其下龟守之，将筮于易者，必操其易蓍五十。《易》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者，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其一不用者，以不用为用，盖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本者，天地以大静无为为本，其一不用者，乃大静之义。故《复》卦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辅嗣注云："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为本矣。"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才揲之以象四时。四揲之以成其爻。《系辞》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于蓍龟。"古文筮字，盖从竹从巫也。竹者，筮之类。巫者，舞也。舞以降神，谓之巫。巫字象举两袂而舞者也。

卷　下

《急就篇》曰："以竹为书牒，谓之简。"《释名》云："简者，编也，可编录记事而已。"又曰："简者，略也，言竹牒之单者，将以简略其事，盖平板之类耳。"

牍者，读也。以尺二寸之木为之。简，又独也，言单独而用也。既可书而读诵，又执以见于尊者，形类今之笏，但不锉其角。荀悦《汉纪》云："武帝与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单于'，单于报以尺二牍，印封皆大字，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是也。

笺者，编也。古者书纪其事，以竹木编次而为之，与此笺同义。古文或从前，下作木。又曰："荐也。谓书其事，皆可荐进于尊者，南朝上太子以笺。

表者，白也，言其情旨表白于外也。《传》曰："下言于上曰表"。表者，本裳上之衣，表字从毛，下作衣，盖古者以羽皮为焉。《论语》云："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言非私便之服。表者，衣上之衣。今之言表、启者，盖披露于外也。

檄者，告誓之流。《史记注》云："檄者，皎也，辞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颜师古注《急就篇》曰："以木为书，长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词旨慷慨发动之意。"又曰："檄，激也。陈琳檄魏武帝，祖君彦檄隋炀帝，皆此类焉。"《战国策》曰："张仪檄楚"，而始得名。

诰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闻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

觚者，棱也。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

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面皆可书，以有棱角，遂谓之觚。今或呼小儿学书简为觚木。《文选》又云："操觚进牍"，《急就篇》云"奇觚与众毕"，皆此义耳。或云："觚者，笔类"，误也。班固赋曰："上觚棱而栖金爵"，此乃阙角者也。《文字音义》云："觚者，酒器，受二升"。《论语注》："礼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为笔者，误也。

《论衡》曰："断木为椠。"《释名》曰："椠者，渐也，板长三尺者也。"可以书纪其事。渐者，言当书渐渐而长也。铅椠者铅黄之用，涂改其字，故谓之铅椠。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按此条见《古今注》）

五明扇，舜作也。舜广开视听，求贤为辅，故作。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以后，非乘舆不得用矣。（按此条见《古今注》）

卤者，鼓也。簿者，部也。谓鼓驾成于部伍者也。古文㔶（音卤）字，象盐田之形，安定有卤县，盖西方之咸地也。卤字与西字，上文同类。蔡邕《独断》云："卤簿以备大驾"，他不常用。古文㔶（音西）字，亦有如是作者。

五辂衡上金雀者，朱鸟也，口衔铃钩谓銮，所谓和銮也（按原本脱此五字，据《古今注》校增）。《礼》云："行前朱雀。"或谓朱鸟者，鸾鸟也，前有鸾鸟，故谓之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鸾铃。今或为銮，事一而义异也。（按此条见《古今注》）

金斧，黄钺也。三代通制，用之以断斩。今以金斧黄钺为乘舆之饰。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故王者以为戒。大将军出征，特加黄钺者，以铜为之，以黄金涂刃及柄，不得纯金也。得赐黄钺，则斩持节将也。（按此条见《古今注》）

锽，秦制也，今乘舆诸公王妃主通建焉。（按《古今注》云：秦始皇改铁钺作锽）

铁斧，玄钺也。诸公王得建之。太公以玄钺斩妲巳，故妇人以为戒。汉制，诸公亦建玄钺，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断斩，故为诸公之饰焉。（按《古今注》连上金斧为一条，而句亦小异）

节者，操也，瑞信也，谓持节必尽人臣之节操耳。又曰：制也，言使臣仗节制置于四方。节之始制，《三礼义宗》曰："长一尺二寸"，春秋握节而死者，盖此节也。秦汉已还，易之旌幢之形，其制渐长数尺余。出使之臣节，盛于碧油囊，令启路者双持于马上，天子之命节制于阃外也。及高宗改刺史为节度使，汉苏武陷匈奴中十九年，长执汉节，据此岂能长大乎？古文㔾（音节）字，盖象古之节，有符合之象。印篆文，㔾字从爪（则绞反）从巳印者，信也。爪者，手也，谓执政之所持。古之诸侯，裂地而封，皆佩所封之印，其当代位者，皆传所司之印，则古者持节类于持印。夫守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使山国者用虎节，使土国者用人节，使泽国者用龙节。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此皆节之等制也。《三礼义宗》云："天子以圭为节，天子大圭尺有二寸，以四镇之山为饰也。"尺二寸者，法十二辰也。上公镇桓圭九寸，侯镇信圭七寸，子镇谷圭五寸，男镇蒲圭五寸，凡诸侯之圭璧，各依其命数大小也。谓之镇者，皆受之于天子，以为瑞信、镇抚国家也。皆谓之命圭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觐宗遇则执焉。夫瑞节者有五种，一曰镇圭，二曰牙璋，三曰谷圭，四曰琬圭，五曰剡圭。郑玄云：邦节者有五种，用之镇圭以镇守邦国，牙璋以起军旅。牙，齿也，是兵之象。谷圭则用和欢聘女也，上饰禾稼之象。琬圭无锋角，象文德也，以治德结好用之。剡圭有锋芒，象伤害、征伐、诛讨也，诸侯使大夫来聘，执以命事，故使为瑞节。凡天子诸侯之使节，尺有二寸，有金节、玉节。玉节为瑞节，行事之时所执，以征召四方者也。金节者，道路所持以为信也。人、龙、虎三节皆以金铸之，使卿大夫聘于诸侯，乃为行道所执之信，则非行事之时瑞节也。故郑玄云：镇圭、玉节、琬圭之徒，但云使者之瑞节，镇圭、琬圭之属是也。二者使节，龙、虎、人形是也。三者符节，旌节、管节是也。夫云道路用旌节，关门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商由市者，即司市者与符节。古者买符之关，终军弃繻，皆节之类也。

牛亨问："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重如繁露也。"（按此条见《古今注》。"缀玉而下"句《古今注》作"缀珠垂下"）

今人以朱衣为朱绂，乃大误也。夫绂者，必也。韠者，蔽也。郑玄云：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谓之绂，其他谓之韠，皆以韦为之，故曰蔽韠也。《急就篇》云："禅（音单）衣，蔽膝也。"颜师古注云："亦谓之襜。《诗》云：'赤韨，在膝之服。'"徐广《车服仪制》曰："古者韨，今之蔽膝也。明堂位曰：有虞氏始服韨，郑云：韨，冕服之蔽，舜始作也。以尊祭服，昔先王食鸟兽之肉，衣其羽皮，而韨字遂从于韦。"韦者，皮也。《春秋正义》云："战国时以韨非兵饰，乃去之。汉明帝复制韨，用赤皮。魏晋以还，易之以绨纱，韨字遂有从糸者。古文巿（音绂）一从巿，象巿有连带之形。"《说文》云："天子朱绂，诸侯赤绂，大夫葱衡，士无绂有韐。"（音夹又音袷）韐字从巿，巿或从韦。隶书从巾，非正也。夫缺四角谓之韐，韐者合也，言蔽合于两膝之间。韨者，谓于膝前绂以为蔽。然绂既古之祭服，其制度止于皮，蔽膝者也。《玉藻》云："韠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韠者，绂也。今盖于袍上，圆领小袖，本类胡服，即赵武灵王好著胡服是始也。后周武帝始令袍下加襕，北齐主好衣朱衣，娄太后崩，高湛不肯去朱袍衣素服是也。隋朝公卿多好著黄袍。武德四年，

制令三品衣紫，五品衣绯，绛衣绿袍，与绂制大相类，明矣。

汉旧制：乘舆黄赤绶四采，黄、赤缥、绀、淳黄，为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首。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后皆与乘舆同，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绶者，所加也。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绀、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绶以上，縌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按此条见《古今注》）

縌者，古珮璲也。佩绶相迎授，故曰縌。紫绶以上，縌绶之间得施玉环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纯青，圭长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长同，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长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縌皆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绀，绶一采。婉转缪织，织长一丈二尺。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首少者系粗，皆广一尺六寸也。汉末丧乱，王佩之法绝而不传。魏侍中王杰识古佩法，始更制焉。（按此条见《古今注》）

孔颖达引《考工记》云："大圭长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珽长三尺也。许慎云："圭者，上圆下方，法天地也。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笏度长短之异，复与今制不同。（《隋书·礼仪志·礼图》云："笏长二尺有二寸，中博二寸，具杀六分去一。"）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则以青布囊，盛印于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则以青缯为囊，盛印于后也，谓奏劾尚质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缯。自晋朝以来，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后。（按此条见《古今注》）

帻，魏武帝所制也。初以军中服之轻便，又作五色帻以表方面也。（按此条见《古今注》）

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者，取其清虚识变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识时而动也。（按此条见《古今注》）

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违者则射之，有乘高窥瞰者亦射之。魏晋设角弓而不用焉。（按原本并上为一条，据《古今注》改正）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又问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载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记事也。《诗静女篇》：'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孙兴公问曰："世称黄帝炼丹于凿砚山，乃得仙，乘龙上天。群臣援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有之乎？"答曰："无也。有龙须草一名缙云草，世人为之妄传。至如今有虎须草，江东亦织以为席，号曰'西王母席'，可复是西王母乘虎而坠其须也？"（按"牛亨问曰"至此三条，原本并作一条，文复讹错。今据《古今注》校正）

天子赦天下，必竖以鸡，以其有五德。"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取其告令之象。金者，鸡之饰也。又以鸡属西方金之位《历象》云："鸡星动即有赦。"

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得火也。（此条见《古今注》）

魏武帝以玛瑙石为马勒，砗磲为酒碗。（此条见《古今注》）

孙权时名舸为赤马，言如马之走陆也。又以舟名驰马。（此条见《古今注》）

北齐杨愔字遵彦，为吏部尚书。昔尝遭厄履危，一餐之惠，酬答甚厚，性命之雠，赦而不问。及典选，取士多以言貌恩旧，时致谤言。有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愔曰："卿前日在光子思坊，骑秃尾草驴，以方扇障面，见我不下，云何不识？"因调曰："名以定体，漫汉名不虚。"竟不为选用。今俗以恶于己者，谓"何处见不下驴"，盖始于此也。

侯白字君素，魏郡邺人。始举秀才，隋朝颇见贵重，博闻多知，谐谑辩论，应对不穷，人皆悦之。或买酒馔，求其言论，必启齿发题，解颐而返，所在观之如市，越公甚加礼重。文帝命侍从以备顾问，撰《酒律》、《笑林》，人皆传录。

魏文帝宫人，绝宠者有莫琼树、薛夜来、陈尚衣（按陈字《古今注》作田）、段巧笑四人，日夕在侧。琼树乃制蝉鬓，缥缈如蝉翼，故曰蝉鬓，巧笑始作锦衣彩履，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来善为衣裳，一时冠绝。（按原本作隋文帝，误，今改正）

顺宗时，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能于一尺绡上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米，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又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采，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列执幢奉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敷之，则纠硬不断。上叹其工，谓之神助。因令止于宫中，每日食胡麻饭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慧，赐金凤镮以束其腕。眉娘不愿住宫中，度以黄冠，赐号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室，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撤其盖，惟有偶屦而已。后入海人往往见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李象先作《卢逍遥传》。（按此条本见《杜阳杂编》，此书更不互载别条，恐《永乐大典》误编入《演义》也，今姑存之）

近代学者著《张虬须传》，颇行于世。乃云隋末

丧乱，李靖与张虬须同诣太原寻天子气，及谒见太宗，知是真主。（按此条原本尚有别文，今删去，存此数语）

《六丑图》云：北齐徐之才家贫，割所居门外地以养亲。忽宾客会中，有言“徐六卖却门前地”，之才第六也，卢思道恐辱之才，乃止之曰：“不用道”，时人遂因之，用言成戏，而今酒令名《徐六》者，盖此始也。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测其形，树实之至中国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时得二核，集宾客设之，常供二十人饮。一核尽，一核所盛已复中饮。饮尽，随更注水，旋尽成，不可久置，久则苦而不可饮，名曰青田壶。（按此条见《古今注》）

今人以酒巡匝为婪尾。又云：婪，贪也，谓处于座末得酒为贪婪。

《金陵记》：江南计吏止于传舍间，及时就路，以马残草泻于井中，而谓已无再过之期，不久复由此，饮，遂为昔时莝刺喉死。后人戒之曰：“千里井，不泻莝。”杜诗：“畏人千里井”，注：“谚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无义，当为“莝”，谓为莝所哽也。按《玉台新咏》载曹植《代刘勋妻王氏见出而为》之诗曰：“人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泻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迟，踟蹰不得共。”观此意，乃是尝饮此井，虽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见古人忠厚，其理甚明。

黄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啗砂石，制五兵之器，而变化云雾。《世本》及《吕氏春秋》皆云：“蚩尤作五兵”，谓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黄帝诛之于涿鹿之野，涿鹿属冀州。任昉《述异记》曰：“冀州有蚩尤神，谓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间往往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骨也。齐梁尚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牛耳，须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旧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带角而相抵，即角抵之戏，盖其遗制也。其后人通以角胜之戏为角抵焉，或独以两人竞力为角抵，非也。齐魏之间，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尚不用牛头。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疫其里人，遂立祠。《汉纪》云：“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戏，以享外国朝献者，而三百里内皆观之。”此角抵乃角胜也，盖始于戴角，遂有是名耳。抵与抵同用，此抵字非正文。

牛亨问曰：“草木生类乎？”答曰：“生类也。”又曰：“有识乎？”答曰：“无识也。”又曰：“无识，宁得为生类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识者，有生而无识者，有不生而有识者，有不生而无识者。夫生而有识者，虫类也，生而无识者，草木也；不生而无识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也。”

牛亨问曰：“将离别，赠之以芍药者何？”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亦犹相招召，赠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也。欲忘忧者，赠以丹棘，丹棘一名忘忧，使人忘其忧也。欲蠲忿者，赠以青棠，青棠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也。”

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泽中，实曰莲。花最秀者，一名水旦，一名水芝，一名水华。色有赤、白、红、紫、青、黄，红、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叶。又有金莲花，青莲花，碧莲花，千叶莲花，石莲花，双莲花，旱莲花。

乌莲花细六叶，色多红绿。红者紫点，绿者绀点，俗谓之仙人花。一名连缬花，一名凤翼。（按《古今注》“乌莲叶如鸟翅，一名鸟羽，一名凤翼，花大者，其色多红绿。红者紫点，绿者绀点，俗呼为仙人花。一名连缬花，较此条尤详）

蘘荷似蔍苴而白，蔍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败时可食。久置则销烂，不为实矣。（按《古今注》尚有“叶似姜，宜阴医地种之，常依阴而生”十四字）

荼，蓼也。荼紫色，蓼青色，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谓紫叶者为香荼，或谓青叶者为青荼，亦以紫色者为紫蓼，青色者为青蓼。其长大而不苦者，为马蓼。

白杨叶圆，青杨叶长，柳叶亦长细。

蒲杨生水边，叶似青杨。

移杨圆叶弱蒂，微风大摇。一名高飞，一名独摇。

水杨，蒲杨也，枝劲细纫，作矢用。或言萑苻亦水杨也。

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

苦蔵一名苦蘵。子有里，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则赤，里有实，（按二字据《古今注》补）正圆如珠，子亦随里青赤。长安儿童名洛神珠，亦曰王母珠，亦曰皮弁草。

虎豆一名虎沙。（按《古今注》尚有“似狸豆而大，实如小儿拳，可食”三句）

狸豆一名狸沙，一名猎沙。（按《古今注》尚有“叶似葛实，大如李核，可啗”三句）

豋豆叶似葛实，长尺余，可蒸食。一名豋菽。（按《古今注》尚有“一名治豋”句）

马豆，一名马沙。（按《古今注》尚有“似虎豆而小，实大如指，亦可食”句）

枳椇子一名木饧，实形拳曲，花在实外。（按八字据《古今注》补入）味甘美，如饧蜜也。一名树蜜，一名木实，一名白石，一名白实。

木蜜生南方，合体皆甜，嫩枝（一作软皮）及叶皆可生啗，味如蜜，解烦止渴。其老枝及根干坚不可食，细破煮之，煎以为蜜，味倍甘美。

九谷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麦是也。（按自草木生类一条至此十九则皆见《古今注》）

秀，绣也。草木之花如绮绣者。从禾从乃。禾者，和也。二月种，八月收，得时中和之气，遂名曰

秀。

乌文木，出交州，色黑有文。

苏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国，取细破煮之，以染色。

紫檀木出扶南而色紫，亦谓之紫旃。

燕一名天女，又名挚鸟。

吐绶鸟一名功曹。

雀一名嘉宾，言常栖集人家，如宾客也。

秦始皇有名马七，一曰追风，二曰白兔，三曰蹑景，四曰奔电，五曰飞翮，六曰铜爵，七曰神凫。

鸡名烛夜，又曰翰音，狗曰黄耳，猪一名参军事，（《古今注》"猪作猿"。疑误）羊一名髯主簿。（按乌文木一条至此凡八则皆见《古今注》）

世目无朋侣者为独，盖兽名也。许慎云："北嚣山有兽名独狢焉，其状如虎，白身，豕鬣似马尾，行止无伴，遂名曰独。"

绀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绀，辽东人谓之绀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鸡。好以七月群飞暗天海边，蛮夷食之谓海中青虾化为之也。（按自此至末皆见《古今注》）

蛱蝶一名野蛾，江东人谓之挞术。（术《古今注》作末又作木）色白背青者是也。（按古今注有此七字）其大者或黑色，或青斑，曰凤子，一名凤车，一名鬼车，生江南柑橘园中。（原本脱落今据《古今注》增补）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离，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绛驺，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原本脱落据《古今注》增补）

莎鸡一名促织，一名络纬，一名蟋蟀。络纬谓其鸣声如纺绩也，促织谓其鸣声如急织也。

促织一名促机。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鸣。济南人谓之懒妇。

蝘蜓一曰守宫，一曰龙子，善于树上捕蝉食之，其五色长细大者名为蜥蜴，其短而大者名为蝾螈。一曰蛇医，大者长三尺，其色玄绀，善螫人；一曰绿螈，一曰玄螈。牛亨问曰："蚁名玄驹者何也?"答曰："河内人并河而居，见人马数千万，皆如黍米游动往来，从旦至暮，家人以火烛之，人皆是蚊蚋，马皆是大蚁，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蚁曰玄驹也。"

牛亨问曰："蝉名齐女者何也?"答曰："齐王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曰齐女也。"

结草虫一名结苇，好于草末折屈草叶为巢窟，处处有之。

蜣螂一名蛣蜣，一名转丸，一名美丸，能以土包屎，转而成丸，圆正无斜角。（《古今注》有"庄周曰：'蛣蜣之智，在于转丸'"三句）

蝇虎一名豹子。（按《古今注》尚有"蝇，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一名蝇蝗"凡十八字，此本当有脱落）

蛛蚑，蟏蛸也。身小而足长，故谓之蛛蚑。

蚘子一名鱼子，好群浮水上，曰白萍。（按《古今注》曰"白鱼赤尾者曰触，一曰魧。"或曰'雌者曰白鱼，雄者曰触鱼子，好群泳水上者，名为白萍"，校此尤详）

兖州人谓白鲤为白骐。（按《古今注》曰："兖州人呼赤鲤为赤骥，呼青鲤为青马，谓黑鲤为玄驹，白鲤为白骐，黄鲤为黄雉"校此为详，当是此本有脱落也）

江东人谓童子鱼为土父，谓鼍为河伯使者。（按《古今注》尚有"呼青衣鱼为婢"一句）

鳖一名河伯从事。

乌贼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彭越子似蟹而小，扬楚间每遇寒食，其俗竞取而食之。或传云：汉黥布覆彭越醢于江，遂化为蟹，因名彭越子。恐为误说。此盖彭蜎子矣（蜎又作蜞）。人语讹以蜎子为越子，缘彭越有名于世，故习俗相传，因而不改。据崔正熊云，蟚蜎子小蟹也，亦曰彭蚑子，海边涂中食土，一名长卿。其有螯大者名拥剑，一名执火，其螯赤故也。晋司徒蔡谟初过江，误食彭蜞子以为蟹，吐下，以至委顿。他日言于谢尚，尚曰："卿读《尔雅》不熟也。"

灌畦暇语

[唐]佚　名撰　傅骏　李俊杰　马　青整理

《灌畦暇语》一卷，唐人撰，作者姓名不详。据其书中所述，知为元和以后人，曾登第从宦。序称故丘旁有地弥畦，治以莳蔬，时与邻人谈论，意虽不伦，弃之可惜，得隙而编录成书，因以名编。全书凡三十二条，每条列旧文于前，其后作者自称老圃，加以论断。其立论或秉黄老之旨，或以儒家说为宗，于时事稍存微意。此书宋代仅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朱熹《韩文考异》曾引及。明李东阳得于京城卖杂物者，已稍有残缺。后出各本，皆出于此。今据《学海类编》本校点。

尧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视于舜，而四目以明。寄其听于舜，而四聪以达。尧与舜，一体之化也。故舜飨大功二十，尧无得而名。

老圃曰："尧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无以，则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惟不能视也，而寄其目于赵高，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为马。二世唯不能听也，而寄其耳于高，盗满山东，民胥为仇，而瞆不得闻。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诸。虽菹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尧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彭宠以渔阳叛，光武为之旰食。会其奴斩宠首以自归，帝喜，封奴为不义侯。

老圃曰："天下之恶均也，惟害人之叛己也，是以有讨。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训矣。有天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微时，数窘于丁公，顾而语之曰：'天下未定，两贤岂相戹哉？'丁公以是免，及帝即位，执而戮。"（以下原缺十七行半，约三百五十字）

子齐初应举时，行其文卷，有所谓中谟者，大为昌黎韩公愈所赏。以诗赠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为凤凰。昔周有盛德，此鸟鸣高冈。和声随祥风，窅窕相飘扬。闻者亦何事，但知时俗康。自从姬旦死，千载闷其光。吾君亦勤理，迟子一来翔。"其见奖重如此。公复为延誉于主司，以是子齐之声，响于廷右矣。会为主司所摈，公论大屈。公咨嗟久之，又为之赋《驽骥》之章。其词曰："驽骀诚龌龊，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价微不难酬。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嘶鸣当大路，志气若有余。骐骥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牵驱入市门，行者不为留。借问价几何？黄金比嵩邱。借问行几何？咫尺视九州。饥食玉山禾，渴饮醴泉流。问谁能为御？旷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极建陬。王良执其辔，造父挟其辀。因论天外事，恍惚令人愁。驽骀与骐骥，饿死余尔羞。有能必见用，有德必见收。孰云时与命，通塞皆自由。骐骥不敢言，低回但垂头。人皆劣骐骥，共以驽骀优。喟予独兴叹，才命不同谋。寄诗同心子，为我商声讴。"

老圃曰："釜量之于多寡，非所受则不能容。丈尺之于长短，非所准则不能度。故无仲尼，则微生可以言直矣，申枨可以言刚矣，柳下季不得以为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诚自修也，向时或莫之知。则有湮陀而不闻，白黑混淆，孰莸而孰薰？卒然而得名世之士，加至诚，由直道，以少振其挠，顾不快欤。予尝讽韩之二诗，三复熟读而不能去手。兴感所至，则往往为之堕睫。吁，后来岂复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干齐桓公厥路无从，饭牛车下。逢桓公夕出，戚乃扣牛角而疾歌商声之诗。诗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才至骭。黄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闻而异之，命后车载以归。与语大悦，擢为上客，而预闻国事。其后，杨恽以列卿被放。因与孙会宗书，其中有秦声之诗。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尔，须富贵何时。"是时有与恽不相能者，誊其语以上闻。孝宣帝大怒，下之吏，当以大臣怨诽罪及三族。

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托以讽，亦一也。考其情词，甯语尤为深切。然一则以封，一则以族，岂所遇者不同欤。抑杨涉于有情，而甯特游于疏远者欤。夫人主内贮私意，则聪明不开。聪明不开，则横生忌讳。横生忌讳，则直言

不闻，而廷有非辜矣。谗慝之党，又乘之以危中国士。嘻，曾谓孝宣帝其不及齐桓公者远矣。”

后汉繁钦伤世道剥丧，贤愚隐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于是赋《生茨》之诗，其词曰：“有茨生兰圃，布叶翳芙蕖。寄根膏壤隈，春泽以养躯。太阳曝真色，翔风发其旉。甘液润其中，华实与气俱。族类日夜滋，被我中唐隅。”

老圃曰：“钦之托兴也，甚可畏也，甚可恨也。夫茨之生于兰圃也，始并躯以处而已矣，未有害也。漫不知禁，则枝叶旉舒，而能翳芳草矣。又不知禁，则将疑于似是，而世之宠光必聚于其所矣。膏壤也，春泽也，太阳也，翔风也，甘液也，宠光不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发，其颜色始毓。其躯干又流，其气脉其眷眷。至于如此，则茨之积也安得而不厚。茨之积也厚，则族大类滋，弥满于中唐之间。向所谓猗兰芙蕖，皆无地以托业矣。吁，可不甚畏者耶。吁，可不甚恨者耶。”

仙人海春，居髑髅山，善啸术。太山道士钟约往来，敬其艺，愿学焉而无从。一日，春变其形为石，约不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啸。而春所化石应之，亦发声。倾山动涧，云雾为之下堕。约知是春，惊起再拜，以祈请焉。春哀其诚，因教以三术，凡不饮不食，乃得啸而风生于虎也。

老圃曰：“夫气出于虚，则凝而不散；留于实，则郁兮而不达。声出于虚，则圆而不息；留于实，则澌尽而不发。虚之于术则大矣，岂惟啸旨则？然古之善事其心者，万形错陈，日接于化而不怛。风生于虎，其细矣夫。”

沈约以佐命勋位冠梁朝。晚年新进用事者忌其固位，取约所为《鹿葱》诗，乘间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几，得道士赤章事，遂大发怒。约以忧死。其诗曰：“野马不可骑，兔丝讵宜织。尔非苹与蒿，岂供麕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于言，不可以无择也。身处嫌疑之地，而口陈形迹之语，加有媒蘖之人为构于旁，沈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祸藏于眇。’微微物不可以不戒。”

周礼金石有一定之响。故诸音皆受钟磬之均。至于飨燕，堂上不悬金石，则以笛有一定之调，故诸弦歌皆从为正也。晋世列和善为笛。荀勖常欲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应一律。和曰：“太乐东厢长笛尾长四尺三寸，今若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分有余，和昔日依之不可吹也。”勖又问和曰：“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曰：“每合乐时，随歌者清浊声。假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汉魏以来相传施用，不能改也。”

老圃曰：“古之遗乐，其不可复矣乎。昔以弦歌受笛之均，今以歌声定笛之调律。与笛孔不能相当，此正东西之相及也。汉书言雅乐者，有制氏，但习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传至列和，盖以成谱相授尔。然则后之作乐者将孰考正也？文王之诗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言有义为，可论有理，为可乐也。吁，道之不明也，道之不传也。盈于耳目之接者举是也，而何有于笛哉？”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不可讳，亦将何以诏寡人？”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将谒之，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敢不敬从？”管仲摄衣冠而起，对曰：“东郭有狗，嚾嚾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公惟爱味，而易牙善调，以鼎饪事公。”公曰：‘我唯婴儿之未尝。易牙退蒸其首子笔而进之。夫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嚾嚾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公惟喜宫而好妒。竖刁自刑，自理公之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嚾嚾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公惟有疾而进祝堂。巫氏乘公之意而敢为诞言。夫言心声也。于心之敢欺，将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嚾嚾旦暮，欲啮我猳而不使也。公惟爱整而乐人之饬。卫公子开方事公，十有五年，不归视其亲。于亲之敢忘，将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诺。”管仲以手加额曰：“臣之愿毕矣。今臣之属气奄气将尽，愿君不忘臣之言，臣目则能瞑矣。”管仲死，即葬，桓公尽逐四人者。居数日，味不慊于口，而反易牙；宫中之辨不理，而反竖刁；苛疾间作，而反堂巫；朝行乱伦，而反开方。桓公嗟圣人固有悖矣乎。其后期年，四人者果作难，围公宫而不得出入。有妇人从窦以见公。公曰：“吾饥欲食而外不馈；吾渴欲饮而浆不至。吾不知作难者谁也？”妇人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曰：“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曰：“嗟。圣人之言长乎哉。吾何面目见仲父于地下。”

老圃曰：“蔽惑之于心术也，顾不怪哉。始恒公取夷吾于仇雠，而属以国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宜若同心共体之不如也。晚节末路，而其颠错如是。夫仲父以为狗矣，而公曾不能少悟，不能以顷而去也。呜呼，抚四封之境，位于人上，而乃与群嚾嚾者朝夕以从事，其于危邦杀身也。直立而须之尔。蔽惑之于心术也，顾不怪哉？”

戴逵作《闲游赞》。既曰：“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薮深，则萧瑟之音郎。其可以藻元营素，茈其皓然者矣。”又曰：“凡物莫不以适为得，以足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难

均，元契罕遇，终古孤栖于一岩，独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无对，则辍斤寝弦之叹，因已幽结于中林，骤感于遐心。”

老圃曰：“异哉，安道未始知游者也？夫宇宙上下今古来往总总，众念管乎是矣，又奚为恫虚而畏独，又奚为矜羡而聘合？古之至游者，不出于户牖之间，而高览于八纮之外；内视反听于几席之上，而万有不同之态度皆无以逃其察。和光混融，大同而为一。孰恃而比承？孰取而藻莹？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无对之感，寄诸忘言者矣。异哉，安道未始知游者也？”

《元道经》云：“万性之中至灵者，人与天地。同生于虚无之始，因元气而结以成形。天地能安静和柔，不移于本，常守虚无，湛然不劳，得自然之道，元气不散，故能久长。人缘生想，移于本性，目妄视，耳妄听，鼻妄香矣，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虑，是以六贼交攘，元气消散而寿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岂其然乎？夫人之与天地，俱空中之一物耳。一昼一夜，园周之度，其间不容息。然则天地奚为而安静？全盈消减，震曜动薄，其为力亦可以言劲矣。然则天地奚为而和柔？彼日月雷风水火山泽之森乎两间也，与人之所谓耳目口鼻身意则一而已矣。天地失其行，元气有伏有逆，则为燥泾缪盭之变。人失其准，元气有壮有衰，则为偏枯疢毒之疾。真与妄对，祥与眚反。天地果无以异于吾人也。大丈夫志气挺特，固当立远大之见，窥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不当物于物，以横生欣耻也。夫蛩蛩之谋，止于善草。周周之计，利在衔翼。穴深寻焉则臂不能探矣。吾惧人之疑于是说也，聊复援笔，庶几解颐。”

《虞书》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又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曰：“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夫百兽非一类之种也，凤鸟不时有之物也。编作于列比竹奏于庭，飞走上下，如应契券。彼苗民之顽也，攻之以兵而不谌矣。秉朱执翳，近在阶戺之下；而江湖数千里之外，报以七旬之速，是亦有说矣乎？

老圃曰：“然则所谓心术之化也大。心术之化，不待使令号召也，而其答如响。《书》曰：‘光被四表。’又曰：‘格于上下。’夫尧舜氏所乘者，神光也。神之所摄，光之所烛燎。虽四表上下无不和来。然则非一类之百兽，不时有之凤鸟与。夫顽不即工之有苗，动荡鼓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籁见越王者，上下宫商和，而王不喜。或奏野音焉，王大说。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动者，心精也。心精之所接，虽粗而受；其所不接，虽精勿留。噫嘻，天下未始有真好恶者也。则夫持其绝伎以幸人之必察难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闻而说之。从受其术而以钓闻于楚国。近吴道元亦师张颠笔法，而世传其画以为卓绝。

老圃曰：“古之善学者，不师其同而师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骐骥以善走绝其群矣，今马之能走者，岂必随其余步哉？顾所以灭景追风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学弋而得钓，临书而善画，特转移之顷尔。古之善学者，盖又有为方而不以矩，为圆而不以规，及其又进于此，则注其想动其神，千变万化。其迹旁歧诘曲，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以师焉。丙丙如丹。夫是之谓善学。乃如吮毫而勘笔画之，丰省蹲矶以辨竿线之浮沈，詹吴且不为，而况不为詹吴者乎？故禹行而舜趋，子张氏之贱儒也。”

青丘生喜驰骛，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感内热之病，消中烦燥。百方以营之而不能良也。往见北宫蒙而告惫焉。北宫子曰：“子知夫重之与轻乎？如手揣权衡而玺印涂也，诚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轻。子之疾虽不营，犹可为也。”青丘生归而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淫思于北宫子之言。疾则少闲。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随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人莫不怪且笑焉，为其所用者重，所求者轻也。然则生之于己也，又岂直一随侯之重者耶？青丘生亦弗思之甚者。”

旧说磐古氏之死也，头为五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又云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又云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又云喜则为晴，怒则为阴。

老圃曰：“信斯言也，则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岳江河草木于下也，未有日月风云雷电于上也，未有晦明阴暗于中也。然则磐古氏何所运其想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为视听？何所取其甲子而为春秋？为说如此，是谓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无以则假为之词，犹之可也。其意若曰：‘磐古氏，天地万物之祖始也。覆帱祐，祖广大。虽不可以为量，要其大形，实无以异于一人之身。岳海之辽绝，亦尻背之间尔。’故曰：‘无以则假为之辞，犹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为实。如曰：“尧之时，十日并出，石烂山焦。尧不胜其毒，使羿彀弓矢而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之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见于天日月是也。其分为昼夜，其象为坎离，其义为阴阳。尧日有十月，当有几就令十日并出。羿乃诸侯耳，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尝闻尧有十瑞。曰，刍化为禾也。曰，神羊，触佞也。曰，屈轶，指邪也。曰，景

星，见于天也。曰，醴液，发于地也。曰，甘露，零于野也。曰，凤凰，止于庭也。曰，神龙，游于沼也。曰，蓮莆，生于厨也。曰，历草，立于阶也。太古鸿荒未有名数，三坟河图之书以草木换易，记其时。及黄帝氏迎日推策大挠，作为甲子，于是始有纪年之次。自甲至癸为日之数十，蓂荚之未生也，十日之义俱晦。而藏既有蓂荚，则有晦朔，有晦朔，则十日之义俱出。而显为其有晦也，而不乱故也。十日并出，其义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将为之改娶。其妻闻之，中夕倚户而悲。牧子怆然而叹，乃援琴而为《别鹤》之操。其词曰：“将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远兮路漫漫，揽衣不寝兮日忘餐。”

老圃曰：“古者娶而无子，大义当出。虽然人之所以为人者，由其情隐于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床是同，一旦而以为胡越，甯不慨然。潘安仁初丧其偶，作为哀永逝之词，而赋悼亡之歌。夏侯湛见而叹曰：‘是文生于情欤，将情生于文欤！’览之喟然，令人增伉俪之重。由是以考商陵牧子之撰，其亦可以厚人伦者矣。”

大禹时，天雨稻，故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贫民家则有，富室则不及。

老圃曰：“天理冥漠，常恐不与人相响。答寿跖而夭颜，知命者不敢怨。夫雨谷，非天之常也。损有余，补不足。凡皆若金陵之事，则物无失职矣。孔子有言曰：‘君子周急，不继富。’训天之明故也，后之宰世之匠，庸讵而忽诸。”

凡珠龙所吐者，名龙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谚云：“千亩木奴，不如龙珠。蛇珠千枚，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贵贱悬则。乃若蛇之所吐，其精荧荧，必有遗肖者矣。名之曰木奴，其贱如隶，虽数弥千多，亦奚益。越俗诚陋固，知其不敢以望龙珠也。呜乎，周人以鼠璞为珍，宋人谓燕石为宝，曾谓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风俗相传，腊日磔鸡，立春日磔狗。太史丞邓平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得也，大寒至，常恐阴胜阳。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十二门。东方三门，生气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厌之，故独磔于九门。大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

老圃曰：“异哉，吾尝学洪范五行之说，夫万物之变也，缘于气其化也。因于形生而复死，死而复生，谓之变。自幼而壮，壮而老，谓之化。木阳之生也，其色青，其声也角，角之为言动也。火阳之成也，其色赤，其声也徵，徵之为言止也。金阴之收也，其色白，其声也商，商之为言疆也。水阴之藏也，其色黑，其声也羽，羽之为言舒也。土王四季，其色黄，其声也宫，宫之为言容也。明天子在上，贤宰相理物使群，有司百执事之人分职而效命，庶绩无不得其宜，则五物以时叙，寒暑不忒，沴伏不作，万物各由其道，阴阳各得其理，性命极其高大。顾不此之求而磔禳以弭变。掸人之所当事者，而移责于鸡犬。彼物之微且贱者，死何有于掸。吾独以为不训于洪范之所以言，为之太息。”

贞观三年，王珪为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声乐。不称旨，切责之。珪与温彦博进曰：“孝孙雅士，陛下忽以教女乐责之。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罔上，反为孝孙游谈也。”彦博皇恐，顿首谢。珪独不拜，徐曰：“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臣为不肖而置之枢近。责臣以忠直，今所言实无私意。陛下忽疑臣，是陛下负臣，臣决不负陛下。”上默然而起。翌日，谓房元龄曰：“自古帝王能纳谏者固难。周武圣人尚不用夷齐之谏，宣王贤主，杜伯乃以无罪死。朕每夙夜以古为鉴，昨责珪等，今犹惭悔。公可为敕，勿以此事遂不进直言。”

老圃曰：“臣观文皇帝天资聪明，从谏如流，直千载而一遇，希阔不可逢值之真主也。其言反覆惩艾，直使人涕下而不知禁。大丈夫逢人主如此，顾不能明目张胆出胸中劲正之气以报万一，真无足观者。彦博碌碌如辕轭底穿鼻犊尔，一被顿抑，则贴妥从服之不暇。当尔之时，微王侍中，挺挺不少，屈上意未必回也。如孝孙者，身为雅士而甘心以艺授宫禁，虽杀之，何足道第。诤臣角折而言沮，岂不使人丧气，吁！君臣相遇以修大功，堂堂不拔之基流羡于无穷，厥有由哉。诗不云乎：‘念兹皇祖。’臣观今日之势，固宜以皇祖为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真定公，鹿悆为国中尉，每劝子直，必厉以忠廉之节。尝谓子直赋诗二章，其一云：“峄山万尺树，雕镂作琴瑟，由此材高远。弦响谒中律。”其一云：“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竞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由是感悟，卒为贤公子。

老圃曰：“鹿子之诗，文义博约，真风人之作也。岂惟子直。后之好修之士取而玩诸，必有以动荡其善心者矣。尝怪趾麟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夫侈足以灭性，靡足以毁则。凡为公子者，实有焉。今一为善言，所诱掖乃能改节以自整饬，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亦必有所自者矣。吁，鹿子可作吾愿，纳交于其门。”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变动，及九州之域各有分星。凡五云之物，十有二风，皆谨书之眂祲，

记十辉之妖祥。占梦，掌六梦之吉凶。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令始难驱疫。

老圃曰："天地之与人也，皆空中有形气之物尔。故其精气上下流通摄授莫不圆融而为一，莫不出入于五物之间。有挥散而见于形象者，凡耳目之所接，梦觉之所见，如环无端，如旦昼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圣人者，智足以探几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然且为舍萌赠梦之法，始难敺疫之官。妖祥变动，惧而不敢懈也。吉凶与民同患于是乎在。"

坡东黄仲秉问事心养生之术于老圃。

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养。夫因虚而运想，想成则以虚而为实。实不可以为常也，复且向于虚矣。昨之所谓实，若一聚之烟也。从无而有形，形立则以无而为有，有亦不可以为常也，复且向于无矣。昨之所谓有者，一窖之尘也。故曰'心奚足事，生奚足养。'且烟之起止，尘之嚣寂，风定气除，了复何在。子试尝观所谓灰矣乎，五木之火皆托传于木，焱焰既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极，然后积而成灰，木转而火，火转而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谓性，性之动者之谓情，性本元也。而不必其有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转也，而不必有其转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粗以聚，聚则极而为沈其沈也。重水中之波，由湛而扬，扬则极而为浮其浮也。轻积轻者，所以幻虚也。积重者，所以幻有也。呜乎，吾所闻于师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养，子亦当择焉于吾言者矣。"

太古之时，精祲未分善恶之类，力敌则战，吞噬搏格无有已时。上帝凭怒，实生圣人以为君长，复为之正阴阳之气以分别处之。使无相夺伦，然后稍奠厥居。然尚有五方毒龙猰貐虫蛇之伦，吮牙伏爪杂处于覆帱之间。上帝有命：凡生物抱理之不直者，乃得日取以供血食日月。既久贪饕无制，凭其凶，威淫及善类。二帝三王之世圣人有忧焉，始立官师设厉禁，正的砺镞。戈矛刀锯削格罗落，无所不用，以与之从事。会上帝亦自恶其虐害，剿厥族孕。惟獬豸一种，不侵暴而易制畜，又其天性惟嫉邪佞，一接其目则必蹶之以角，糜溃肾肠尽食之，然后决敌。尧独育其种，使司邦直。及舜以在位举十六相，去四凶，成大功二十。于是正人志得，隐党自省，朝廷中外清明如洗。獬豸不得其所以食，其族类咸以馁死，自此触邪之兽绝迹矣。

老圃曰："二汉以来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当其否闭之世，群小人曹立朋居巧，挤善良。外如韦柔戚，施不足畏忌，而中实憯毒过于镆铘。一话一言之不酬往往杀人，而倾邦意者，触邪绝迹，彼略无所禁，则求其不肆不可得也。呜乎，曾谓尧舜氏仁民而爱，其泽仅及当年，而顾起来患后害乃如是之酷。曾谓上帝尊严高目，而下耳独邑，邑悯怜于鸿荒之初，而顾末代纷纠，则暝昧眇邈如不听闻。岂其世数下迁民德浇伪，业果所招，遂不可禁制者邪。不然则回视五方毒龙猰貐虫蛇之伦，吾以其为犹甘棠，而况于獬豸之种耶。"

《周官·蝈氏》："掌去蛙黾鸣，出焚牡鞠，以灰洒之则死。"

老圃曰："呜乎，圣人之于民也，甚爱惜之，而谨去其害如是之详也。于是耳目之接，氛垢嚚嚣其为害也薄矣。夫蛙黾鸣虫自以其气作之尔，盖无意于乱人之听也。然且斩艾之，屏斥之，曰，必其绝类乃止。呜乎，圣人之于民也，甚爱惜之，而谨去其害如是之详也。"

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知人表里。"故诸葛孔明人五原，军既退，司马宣王按行其营垒处，叹曰："真天下奇才也。"

老圃曰："操作举动出于心术，而指挥顾盼之间，乃与事接人果不难于识知也。世之昧者，元黄到眼而不能主其色轻重，在手而不能分其权卒焉。而使遇天下之奇才，乌能察其彷佛也。是以唯司马仲达乃能与孔明并而为坚敌，其有以夫。"

齐景公病水十数日矣。夜梦与二日斗而不胜。晏子朝，公曰："吾梦如是，其死矣乎。"晏子对曰："请召占梦者。"立于公之门，以车迎占人。占人至，晏子告以故，使对公曰："病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公病将瘳。"居三日，公疾大愈。召占人而将赐之，占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实教臣。"公将赐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对，故有益也。臣身言之，则不信矣。"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则听者信，疑者决失其道，则听者悖。疑者葸晏子，可谓知言之所从矣。世之占人，倚其书以徼灾祥。智之劣于晏子者，岂可以为数量。"

宋向戌欲为弭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昭文德，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子求废之，不亦诬乎?"韩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也，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谁曰不可？必将许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为无理也。兵者，圣人之所不废也。有天下，聚人群，如之何而废兵？自隋失其德，真人受命，东略西抚，以至大同者，兵之功也。愚尝略计大功之后，户口耗半，生理夭阏，墟落莽莽，欲无人声。以是而观，合左师韩宣子仁人也哉。九原可作吾甯与归。"

田狩之事，削格置罦之具机，缴弓矢之器，鹰拘搏噬之用，所以命获者也。望其中有委佗而不能动者，所建之旃也。旃无预与获事，而凡所以命获者，皆取进止焉。弊禽而献，功率效之于其下。

老圃曰："旃之所以为旃，以无为而集事。其有以似夫吾君子也。群工百有司之伎能，吾君子或不能为也，而能为之主，然则上之于下其分劳役也，久矣。故吾君子之所以柄以计者，不可以不察此也。"

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而成，复于公。曰："臣之精力弱矣。"公登箕山而射，矢逾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余力逸选饮羽于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艺。景公用不能遗其所长，是以其传于世者，为足道也。呜呼！士有修理乱之方，出入于皇王之际，心殚志竭以死守其术，故不如遇景公者，肯捐晷刻之暇力，试尝于钓弦注矢之间，则将弓与人，皆湮没而无闻，饮羽石梁何从而发其劲也。悲夫！"

中华古今注

[五代]马　缟撰　马海英整理

《中华古今注》三卷，五代马缟撰。缟（八五四——九三六），字里不详。唐末举明经。后梁时，累官至中书舍人。后唐时，历官刑部侍郎、秘书监，官至国子祭酒。缟精通儒学，尤长于礼，著作存世者仅本书。作者以为崔豹《古今注》尚有缺文，遂作是书。全书考及宫室、器用、服饰、书契、音乐、草木、虫鱼等方面名物近二百种，解释其由来、面貌，内容及掌故沿革，与《古今注》体例相同，部分内容稍有重复。今据《百川学海》本点校，并参校《四库全书》本。

序

昔崔豹《古今注》博识虽广，殆有阙文，洎乎广初，莫之闻见。今添其注，以释其义，目之为《中华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资后后，请益前言云尔。

卷　上

帝王、宫阙、都邑、羽仪、冕服、州县、仪仗、军器等部注，凡六十六门。

宫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皆所以通古今之语，明同实而两名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宫，阙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帜。咸阳二百里内，为宫观二百七十所，皆复道相连。

阙

阙者，观也。古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缺，故谓之阙。其上皆丹垩，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万民焉。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门皆筑土为之，累土曰台，故亦谓之台门也。

城　隍

隍者，城池之无水者也。

秦所筑长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谶书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筑长城以备之。盖秦终于二世帝胡亥也，非为胡人所患。秦所筑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者焉。

长安御沟

谓之杨沟，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亦曰禁沟，引终南山水从宫内过，所谓御沟。

封　疆

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也。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壝埒，以画界分域也。

阛　阓

阛者，市墙也。阓者，市门也。

肆　店

肆者，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货鬻之物也。

罘罳屏

屏之遗象也。塾门外之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其所应应对之事也。塾之者，言熟也，行至门内屏外，复应思维也。罘罳，复思也。汉西京

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国厅前亦树之也。

宗 庙

宗者，宗祀也，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之灵貌也。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庶人无庙，四时之享也。

汉成帝庙

顾成庙有三玉鼎、二真金炉，槐树悉为扶老钩栏，画云龙角虚于其上也。

尧诽谤木

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也。"

方 徼

徼者，绕也，所以绕逆蛮夷，使不得侵入中国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称丹徼焉。

开 塞

关者，长安之关门也，函谷关、潼关之属也。塞者，塞也，所以拥塞夷狄，不侵中国也。

孙亮金璃屏风

孙亮，吴主权之子也。作金璃屏风，镂作瑞应图，一百二十种之祥物也。

孙权舸船

孙权，吴之主也。时号舸为赤龙，小船为驰马，言如龙之飞于天，如马之走陆地也。

汉高祖斩白蛇剑

汉世传高祖斩白蛇剑长七尺。汉高祖自称提三尺剑而取天下。有问余者，余告之曰："汉高为泗上亭长，送徒丽山，所提剑理应三尺耳。后富贵，别得七尺宝剑，舍旧而服之。汉之后世，唯闻高祖以所佩剑斩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剑，即斩蛇之剑也。"

魏武帝军帢

魏武所制也，以军中服之轻便。有作五色帢，以表方面也。

吴大帝宝刀

吴大帝有宝刀三：其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影。

孙文台青玉马鞍

孙文台获青玉马鞍，其光照于衢路也。

魏武帝马勒酒碗

魏武帝以玛瑙为马勒，车渠石为酒碗。

大驾指南车

起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皆迷四方，于是乃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故后汉恒建。旧说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常氏重译来献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軿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常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还至。始制车，辖辖皆以铁，还至，铁亦销尽。以属巾车氏收而载之，常为先导，示服远人而正四方也。车法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马先生钧绍而作焉。今指南车，马先生之遗法也。

金根车

秦制也。秦并天下，阅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故因作为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汉因而不改。

辟恶车

秦制也，桃弓苇矢，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荆矢，以除其灾。"所谓辟恶也。

记里鼓

所以识道里也，谓之大章车。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车上有二层，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层，击鼓，行十里，上层，击钟。《尚方故事》有作车法。

街 鼓

唐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马周请置六街鼓，号之曰冬冬鼓。

华 盖

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花之象，故因而作华盖焉。

曲 盖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帅。自汉朝乘舆用，谓曰辟輗盖，有军号者赐其一焉。

雉尾扇

起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王后、夫人之车服。辇车有翣，即缉雉羽为扇翣，以鄣翳风尘也。汉朝乘舆服之，后以赐梁孝王。魏晋已来以为常准。诸王皆得用之。

鄣扇

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而制长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晋非乘舆不得用之也。

警跸

所以戒行徒也。周礼跸而不警。秦制出警人跸，谓出军者皆警戒，入国者皆跸止也，故曰出警入跸也。至汉朝梁孝王，称警称跸，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跸，路也，谓行者皆警于途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为行节也。

冕服

牛亭问："冕者繁露，何也?"答曰："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选》云："衮冕垂旒，所以蔽明；黈纩塞耳，所以闭聪。"《尚书》云："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所谓天子衮冕之服也。

金斧

黄钺也。铁斧，玄钺也。三代通用之以断斩。今以黄钺为乘舆之饰，玄钺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黄钺斩纣，故王者以为戒，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汉制，诸公亦建玄钺，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断斩，故为诸公之饰焉。大将出征，特加黄钺者，以铜为之，黄金涂刃及柄，不得纯金也。得赐黄钺，则斩持节。

公主建镍

秦改铁作镍制也，一本云："镍，秦制也。"今诸王妃、公主与乘舆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之信幡。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义，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龙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龙幡，而五色以诏。东方郡国以青龙信，南方郡国以朱雀信，西方郡国以白虎信，北方郡国以玄武信，朝廷畿内则以黄龙信，亦以麒麟幡。高贵乡公讨晋文王，自秉黄龙幡以挥，是今晋朝唯用白虎幡。书信幡用鸟书，取其飞腾轻疾也，一曰以鸿雁燕乞，有去来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变也，尾言谦也。古军政建之，唯乘舆行建焉。

马前弓箭

两汉：京兆及河南尹、执金吾、司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则射之，有乘高窥窥者亦射之。魏晋已来，则用角弓，设而不用焉。

狸头白首

昔秦始皇东巡狩，有猛兽突于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兽畏而遁。遂军仗仪服皆戴作狸头白首，以威不虞也。

龙虎节

《孝经》云："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唐节制皆从太府寺，准《三礼》定之。《周礼》云："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紫檀木画其形象，御亲金书，以赐重臣。碧油笼之，歿而不用，则倒进之。汉苏武使单于，不拜，单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毡裹节，食雪卧，节旄落，还汉，仗节而回，旄落尽也。

军容袜额

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甲马及九十一千余人，中有服金甲及铁甲，不被甲者以红绡袜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袜额。"盖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为卫从，乃是海神来朝也。一云风伯、雨师。自此为用。后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滨，亦有海神来朝，皆戴袜额、绯衫、大口裤，以为军容礼，至今不易其制。

櫜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纣，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铸剑戟以为农器，示天下不复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乱，故彀弓匣剑以军仪，示不忘武也。旧仪，韬韀三仗，首袜额红谓之櫜鞬三仗也。

戈戟

鲁阳以长戈指日，日为之退舍。戈由殳也，戟以木为之。后世刻为，无复典刑，赤油韬之，亦谓之油戟，亦谓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以为前驱。唐五品以上皆施棨于门。

矛殳

矛亦楯也，殳亦戟之象也。《诗》云："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其器也，以木为之。

刀剑

《河图》云："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

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遂不敌。黄帝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授黄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吴大帝有宝三，见上注中。吴大帝有宝剑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晋朝武帝时，武库火，有智伯头（一云王莽头）、孔子履、高祖斩蛇剑，二物皆为火焚之，唯剑飞上天而去也。又晋时牛斗间常有紫气，张华知非王者之气，乃是剑气。乃以雷焕为丰城令，张华知焕博识，到县乃掘县狱，深得剑两枚，一送与张华，一焕自佩。后华卒，子韪佩，过延平津，跃入水，使人寻之，乃见化为龙也。雷焕卒，子亦佩之，于延平津亦跃入水，化为龙矣。高祖斩白蛇剑见上注中。

枷　棒

《易》云：“荷校灭耳，凶。”《礼》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盛暑，去囚人枷杻，决断刑狱，放宥之也。唐时则天朝，周兴、来俊臣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数。俊臣特制刑狱，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棒号即臣），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转于地，斯须闷绝。别有一枷，名曰𧾷（普迷切）尾榆见即臣。复有铁圈笼头，名号数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数百人，造《告密罗织经》一卷。每拷讯囚人，先设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数。

棒

棒者，崔正熊注：车辐也。汉朝执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铜为之，黄金涂两足，故谓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隶校尉亦得执焉。用以夹车，故谓之车辐。一曰形似辐，故曰车辐。魏曹操为洛阳北部尉，乃悬五色棒于门，以威豪猾也。

车　辐

棒形如车辐，见上注中。

旌　旃

旌者，旌也，旌表贤人之德。旃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类旗之象，旃类白旄之制。《书》云：“旌别淑慝。”

麾　旄

麾者，所以指挥也，武王执白旄以挥是也。乘舆以黄，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车耳

古重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较在车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较。

青印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则以青布囊盛印于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则以青缯为囊，盛印于后。谓劾奏尚其质直，故用布。非劾奏日，文明故用缯。自晋朝以来，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专以印居后。

簪白笔

古珥笔之遗象也。腰带剑珥笔，示君子有文武之备焉。

文武冠

文官进贤冠，古缁布冠之遗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缁布冠之遗象也。缁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质木，故须法焉。

銮　辂

銮者，所谓和銮也。《礼》云：“行前朱雀。”或谓朱鸟也。銮辂衡上金爵者，朱鸟口衔铃，铃谓之銮，所谓和銮者也。前有鸾鸟，故谓鸾，鸾口衔铃，故谓之銮铃。或谓为鸾，或谓为銮，事一而异义也。

五　辂

《礼》云：“春乘青辂，架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䭾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辂，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见《三礼图》。

貂　蝉

胡服也。貂者，须其文而不焕炳，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者，清虚识变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识时而动也。

部伍兵阵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长为伯，故称伍伯。一曰户伯，汉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灶，置□一伯，故云户伯，亦曰火伯，以为一灶之主也。汉诸王公行，户伯各率其伍以导引也。古兵士服韦弁，今户伯服赤绩纁衣，常韎弁之遗法也。

部　者

封部之属也。语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赋也。”

兵　陈

《左传》云：“兵由火也，不戢将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将军居

右，偏将军居左。”言丧礼处之。

阵

阵者，胜拒敌也。类常山之率然，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俱应。率然者，常山之长蛇也。唐朝高宗临殿，策问员半千曰：“兵书言天阵、地阵、人阵，何也?”半千对曰：“天阵者是星辰孤虚，地阵者是山川向背，人阵者是偏裨弥缝。以臣所见则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战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卒乘轻利，将师和睦此人阵也。”高宗大赏，策为上第。

武臣缺胯袄子

隋文帝征辽，诏武官服缺胯袄子，取军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以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诏其诸卫将军，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袄子，织成紫瑞兽袄子。左右武卫将军服豹文袄子，左右翊卫将军服瑞鹰文袄子。其七品以上陪位散员官等，皆服绿无文绫袄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马周，请于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袄子，诏从之，永以为式。

文武品阶腰带

盖古革带也。自三代以来，降至秦汉，皆庶人服之，而贵贱通以铜为銙，以韦为鞓。六品以上用银为銙，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铁为銙。沿至贞观二年，高祖三品以上，以金为銙，服绿。庶人以铁为銙，服白。向下捶垂头，而取顺，合呼挞尾。汉中兴，每以端午，赐百僚乌犀腰带。魏武帝赐宫人金隐起师子銙腰带，以助将军之勇也。高祖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环带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

靴　笏

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至马周改制，长靿以杀之，加之以毡及绦，得著人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贞观三年，安西国进绯韦短靿靴，诏内侍省分给诸司。至大历二年，宫人锦靿靴侍于左右。笏者记其忽忘之心。《礼》云：“天子以圭，诸侯以球，大夫以鱼须，一品至五品以象为之，六品至九品以木为之。”《礼》云：“端毕绅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实以笏击逆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祸。

履　舄

履者，屦之不带也。不借，草屦也。以其轻贱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汉文帝履不借以视朝是也。舄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湿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礼》云：“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汉制；功臣阁老四赐曰：人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肩舆人宫。淳于髡谏楚王曰：“若堂上烛灭，男女杂坐，履舄交错，臣当此之时，一饮一石。”晏子谏齐王曰：“今履贱而踊贵也。”言齐王好刖人之足，微谏之也。

厨人穰衣

厨人穰衣，厮徒之服也，取其便于用耳。乘舆进食者有服穰衣。前汉董偃，绿帻青褠加穰衣，以见武帝，厨人之服也。

伺风鸟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为恒式。

玉　佩

玉佩之法，汉末丧乱而不传。至魏侍中王粲，识古佩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舆赤绶

天子乘舆之制，赤绶，四采，黄、赤、缥、绀，黄为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诸侯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将军紫绶

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封君服紫绶。九卿、中二千石绿绶，三采，青、白、红，青圭，长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墨绶，二采，青、绀，淳青圭，长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长，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黄绶，淳黄一采，圭长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绶，青绀纶一采，婉转缪织，长一丈二尺。自青绶以上，皆长三尺二寸。绿绶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襚也。佩绶相迎受，故曰縌。紫绶以上，縌绶之间，施玉环玦。自墨绶以下縌皆长三尺，与黄绶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单方为一丝，四丝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皆广一尺六寸。

卷　中

皇后、冠带、士庶、衣裳、文籍、书契、草木、答问、释义部注，凡四十四门。

皇后太后印绶

太皇太后、皇太后绶，其制与天子乘舆同，赤绶，四采，黄、赤、缥、绀，淳黄为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制，其赤

绶，四采，赤、黄、缥、绀，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绀，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三百四十首。（繸、绶玉环玦等，已在天子乘舆绶门中，见上卷注中）

幂 䍠

幂䍠者，唐武德贞观年中，宫人骑马，多著幂䍠，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至明庆年，百官家口若不乘车，便坐檐子。至神龙末，幂䍠殆绝。其幂䍠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若便于事。非乘车举及坐檐子，即此制诚非便于时也。开元初，宫人马上著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魏宫人长眉蝉鬓

魏宫人好画长眉，令作蛾眉、惊鹤髻。魏文帝宫人绝所爱者，有莫琼树、薛夜来、陈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侧，琼树始制为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故曰蝉鬓。巧笑始以锦衣丝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来善为衣裳。皆为一时之冠绝。

头 髻

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系也。女子十五而笄，许嫁于人，以系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为笄，笄以约发也。居丧以桑木为笄，表变孝也。皆长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铜为笄，于两旁约发也，为之发笄。殷后服盘龙步摇，梳流苏，珠翠三服，服龙盘步摇，若侍，去梳苏，以其步步而摇，故曰步摇。周文王又制平头髻。昭帝又制小须变裙髻。始皇诏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至汉高祖，又令宫人梳奉圣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堕堕马髻。灵帝又令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作白妆，青黛眉，有忽郁髻。隋有凌虚髻、祥云髻。隋大业中，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妆。贞观中，梳归顺髻。又太真偏梳朵子，作啼妆。又有愁来髻，又飞髻，又百合髻，作白妆黑眉。

冠子朵子扇子

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嫔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披浅黄丛罗衫，把云母小扇子，靸蹲凤头履以侍从。令宫人当暑戴黄罗髻，蝉冠子，五花朵子，披浅黄银泥飞云帔，把五色罗小扇子，靸金泥飞头鞋。至隋帝，于江都宫水精殿令宫人戴通天百叶冠子，插瑟瑟钿朵，皆垂珠翠，披紫罗帔，把半月雉尾扇子，靸瑞鸠头履子，谓之仙飞。其后改更实繁，不可具纪。

钗 子

盖古笄之遗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为之。敬王以玳瑁为之。始皇又金银作凤头，以玳瑁为脚，号曰凤钗。又至东晋，有童谣言："织女死时，人插白骨钗子，白妆，为织女作孝。"至隋炀帝，宫人插钿头钗子，常以端午日，赐百僚玳瑁钗冠。《后汉书》："贵人助簪玳瑁钗。"

梁冀盘桓钗

盘桓钗，梁冀妇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为愁眉。长安妇女好为盘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绝。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

粉

自三代以铅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箫史，为烧水银作粉与涂，亦名飞云丹，传以箫曲终而同上升。

燕 脂

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

花 子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宫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画为云凤虎飞升。至东晋有童谣云："织女死时，人帖草油花子，为织女作孝。"至后周，又诏宫人帖五色云母花子，作碎妆，以侍宴。如供奉者，帖胜花子，作桃花妆，插通草朵子，著短袖衫子。

衫子背子

衫子，自黄帝垂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义，故衣裳相连。始皇元年，诏宫人及近侍宫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盖取便于侍奉。背子，隋大业末，炀帝宫人、百官母妻等，绯罗蹙金飞凤背子，以为朝服，及礼见宾客、舅姑之长服也。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玄宗诏曰："观此一服，费用百金，其往金玉珍异，并不许贡。"

裙衬裙

古之前制，衣裳相连。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绢为之。始皇元年，宫人令服五色花罗裙，至今礼席有短裙焉。衬裙，隋大业中，炀帝制五色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单丝罗，以为花笼裙，常侍宴供奉宫人所服。后又于裙上剪丝凤缀于缝上，取象古之褕翟。至开元中犹有制焉。

宫人披袄子

盖袍之遗象也。汉文帝以立冬日，赐宫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袄子，多以五色绣罗为之，或以锦为之，始有其名。炀帝宫中，有云鹤金银泥披袄子。则天以赭黄罗上银泥袄子以燕居。

鞋 子

自古即皆有，谓之履，绚繶皆画五色。至汉有伏虎头，始以布鞔繶，上脱下加，以锦为饰。至东晋，以草木织成，即有凤头之履、聚云履、五朵履。宋有重台履。梁有笏头履、分捎履、立凤履，又有五色云霞履。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靸 鞋

盖古之履也。秦始皇常靸望仙鞋，衣丛云短褐，以对隐逸求神仙。至梁天监年中，武帝解脱靸鞋，以丝为之，今天子所履也。

女人披帛

古无其制。开元中，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寻常宴参侍，令披画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宫人相传，谓之奉圣巾，亦曰续寿巾、续圣巾，盖非参从见之服。

麻 鞋

起自伊尹，以草为之草履。周文王以麻为之，名曰麻鞋。至秦以丝为之，令宫人侍从著之，庶人不可至。东晋又加其好，公主及宫贵，皆丝为之。凡娶妇之家，先下丝麻鞋一緉，取其“和鞋”之义。

袜

三代及周著角袜，以带系于踝。至魏文帝吴妃，乃改样以罗为之，后加以彩绣画，至今不易。至隋炀帝宫人，织成五色立凤朱锦袜靿。

席 帽

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饰。至炀帝淫侈，欲见女子之容，诏去帽，戴幞头巾子帼也，以皂罗为之，丈夫藤席为之，骨鞔以缯，乃名席帽。至马周以席帽、油御雨从事。

大帽子

本岩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诏百官常以立冬日，贵贱通戴，谓之温帽。

搭耳帽

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之，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又隐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猎、游宴后，赐武臣及内侍从。

乌纱帽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幞 头

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皂罗后裹发，盖庶人之常服。沿至后周，武帝裁为四脚，名曰幞头。以至唐，侍中马周更与罗代绢，又令重系前后，以象二仪，两边各为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及士庶为常服。

巾 子

隋大业十年，礼官上疏裹头者宜裹巾子。与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证圣二年，则天赐群臣然葛巾子，呼为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内样。

汗 衫

盖三代之衬衣也。《礼》曰中单。汉高祖与楚交战，归帐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单，但不缠，而不开耳。

半 臂

尚书右仆射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请中单上加半臂，以为得礼。其武官等诸服长衫，亦请之判余，以别文武。”诏从之。

袜 肚

盖文王所制也，谓之腰巾，但以缯为之，宫女以彩为之，名曰腰彩。至汉武帝，以四带，名曰袜肚。至灵帝，赐宫人蹙金丝合胜袜肚，亦名齐裆。

裈

裈，三代不见所述。周文王所制裈，长至膝，谓之弊衣，贱人不可服，曰良衣，盖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赐宫人绯交裆，即今之裈也。

袴

盖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缯为之，名曰袴，但不缝口而已，庶人衣服也。到汉章帝，以绫为之，加下缘，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袴，盖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则别赐罗纹胜袴，取其曰胜。今太常二人，服紫绢袴褶，绯衣，执永籥以舞之。又时黄帝讲武之臣近侍者，朱章袴褶。以下属于鞋。

布 衫

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开胯，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侍中马周取深衣之造，加襕衫，为庶人之礼，见之表，至仕宦皆服之。

袍 衫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国语》曰：“袍以

朝见也。”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至贞观年中，左右寻常供奉赐袍。丞相长孙无忌上仪，请于袍上加襕，取象于缘，诏从之。

绯绫袍

旧北齐则长帽短靴、合胯袄子，朱、紫、玄、黄，各从所好。天子多着绯袍，百官士庶同服。隋改江南，天子则曰帢褶，公卿则中褐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贵臣多著黄文绫袍，百官士庶同服之。

被

语云：“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燧铜镜

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火生，与艾承之，则火出矣。

莫难珠

一名木难珠，色黄，出东夷国也。

程雅问三皇五帝

程雅问董仲舒曰：“曷为称三皇、五帝？”对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者，五土也；三王者，三明也；五霸者，五岳也。”

牛亭问将离草名

牛亭问曰：“将离相赠与芍药，何也？”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曰相赠与芍药。相招召则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也。欲忘人之忧，则赠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忧也。欲捐人之忿，则赠以青裳，青裳一名欢合，则忘忿也。”

程雅问拾护鬼木

程雅问：“拾护鬼木曰无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宝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木为棒，棒杀之。世人传以此木为众鬼所畏，取此木为器用，以厌却邪鬼，故曰无患也。

牛亭问书契所起

牛亭问曰：“自古有书契以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蒙恬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所为苍毫，非为兔毫竹管笔也。”

孙兴公称皇帝龙须草

孙绰，字兴公也，作《天台赋》，掷地作金声。孙兴公问曰：“世称皇帝凿岘山得仙，乘龙上天，群臣援龙须，须坠地而生草，世名曰龙须，有之乎？”答曰：“非也。有龙须草，一名缙云草，故世人为之传，非也。今草有虎须者，江东亦织为席，曰西王母席，可复是西王母骑虎而堕其须乎？”

牛亭问籍者何云

答曰：“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记人之年、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人也。”

程雅问口传者何云

答曰：“传者，以木为之，长一尺五寸，书符信于其上，又一板，封以御史印章，所以为期信，即如今之过所也，言经过所在为证也。”

牛亭问草木

牛亭问曰：“草木，生类乎？”答曰：“生类也。”“有识乎？”曰：“亡识。”问：“亡识，宁为生类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识者，有生而无识者，有不生而有识者，有不生而亡识者。夫生而有识者，虫类是也；生而无识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识者，神鬼是也；不生而无识者，水土是也。”

卷　下

国子监太学博士马　　编集

古今音乐、鸟兽、鱼虫、龟鳖等部，凡六十八门。

雉朝飞

犊沐子所作也。齐处士，湣宣王时人，年五十，无妻。出薪于野，见雉雌雄相随，意动心悲，乃作《雉朝飞》曲，以自伤焉。其声中绝。魏武帝宫人有灵女者，故冠军阴并之姊，年七岁入汉宫学鼓琴，琴特鸣，异于余妓，善为新声，能传此曲。灵女至明帝崩后，出嫁为尹更生妻。

别鹤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无子，父兄将为改娶，妻闻之，中夜倚户而悲啸。牧子闻之，怆然而悲，乃歌曰：“将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远路漫漫，揽衣不寝食忘飧。”后人因为乐章。

走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为父报仇，杀人而亡，藏于山谷之下。有天马夜降，围其室而鸣。夜觉闻其走声，以为吏追，乃奔而亡。明朝视之，乃天马迹也。。遂惕然而悟曰：“岂吾所处之将危矣？”遂荷衣粮而去，入于沂泽，援琴而鼓之，为天马声，故曰《走马引》。

淮南王歌

淮南小山所作也。南王食求仙，遍礼方士，遂与八公相携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恋不已，乃作

《淮南王歌》焉。

武溪深

马援南征所作也。援门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能临，叹我武溪多毒淫。"

吴趋曲

吴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河游而渡。其妻随而止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鼓之，作《公无渡河》，声音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还，以其声授妻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闻者莫不坠泪饮泣焉。丽玉以其曲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悲　歌

《平陵东》，翟义门人之所作也。王莽杀义，门人作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精归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章曰："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帝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公卿贵人，《蒿里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长歌　短歌

言人寿命长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之。罗敷行弹筝，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战死，妻曰："上无考，中无夫，下无子，人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长城感之，颓。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贤贞操，乃为作歌，名曰《杞梁妻贤》。杞梁，植字也。

董逃歌

后汉游童所作也。后有董卓作乱，卒以逃亡。后人习之，以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规戒。

短箫铙歌

军乐也，黄帝歧伯所作，以建武扬德，风动战士也。《周礼》所谓王大捷，则令凯乐歌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赐有功诸侯也。

上　畱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讽其兄，故曰《上畱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轮

群臣为汉明帝所作也。明帝为太子，乐人以歌诗四首，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后二章亡。旧说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规轮如月，众耀如星，占润如海，光明皆比太子德贤，故曰重耳。

横　吹

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阳》、《望行人》十曲。后汉蔡邕益琴为九弦。

鞞　鼓

高辛氏娶于陈丰氏女，制鞞、鼓、钟、磬、埙、篪。

问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弦瑟，不闻二十弦之瑟。《广雅》云：'瑟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舜之所造，有琴即有瑟云。'"

问女娲笙簧

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娲，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欲人之生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钓竿歌

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滨，为渔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则作《钓竿之歌》。后司马相如作《钓竿歌》诗。今传为古曲。

杨　鸟

白鹭也，似鹰而尾上白。

扶　老

秃鹫也，状如鹤而大大者。高八尺，善与人斗，好啖蛇。

雁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飞，不畏缯缴。江南沃饶，每至还河北，体肥不能高飞，恐有虞人所获，常衔芦长数寸，以防缯缴。

凫

常在海边沙上食砂石，皆消烂。唯食海蛤不消，随其屎出，用为药，倍胜者也。

鹤

千岁则变苍，又千岁变黑，所谓玄鹤也。

马

自识其驹，非其驹则啮杀之。

猿

五百年化为玃。

鹧　鸪

南方有鸟曰鹧鸪，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飞，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时夜飞，飞则出以树叶覆背上。

驴

为牡则马，为牝则驱。

秦始皇马

有七名马：一曰追风，二曰白兔，三曰蹑景，四曰追电，五曰飞翮，六曰铜雀，七曰神凫。

曹真驶马

曹真有驶马，名为惊帆。言其驰骤烈，风举帆之疾也。

鸳　鸯

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其一思而死，故谓之匹鸟也。

兔

口有阙，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麕獐。见人惧，谓之章慑。

鹿

青州人谓鹿为獐也。

鹊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桥。《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言其鸠拙，假鹊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宾，言常棲宿人家，如宾客也。《诗》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燕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鸷鸟。《诗》云："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齐人呼为乞也。

鸲　鹆

一名鳲鸠，一名鴶鵴，今之布谷也，江东呼为获谷也。

乌

一名孝鸟，一名玄乌燕，白脰乌也。脰乌子须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鸡

一名烛夜。《礼》云："鸡曰翰音，鶤鸡赤羽。《逸周礼》曰："文翰若采维。"周成王时，蜀人献也。

狗

一名黄耳，犬曰羹献。

猷　犬

周成王时，渠搜国献猷犬，能飞食虎豹。

猪

一名参军，一名豕，豕曰刚鬣。《礼》云："豚曰腯肥。"亦曰彘，江东呼为豨，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谓之豵。

羊

一名髯须参军。《礼》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进，不能退。"盖羊好能抵触墙垣。

鸡　鹳

似凫，脚高，毛冠，江东人家养之，以厌水灾。

萤　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耀，一名磷，一名丹鸟，一名夜光，一名宵烛，一名丹良。腐草为之，

食蚊蚋。

蝼 蛄

一名天蝼，一名螜，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术，其一曰飞不过屋，其二曰缘不过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绝人。

蟋 蟀

一名秋吟蛩，秋初生，得寒则鸣噪，济南人谓之懒妇。一名青蛚，今之促织也。

蝙 蝠

一名仙鼠，一名飞鼠，五百岁色白脑重，集物则头垂，故谓为倒挂蝙蝠，食之神仙。

蟛 蚏

小蟹也，生海边涂中，食土。一名长卿。其有一螯大者，名为拥剑。一名执火。

长 跂

蟏蛸也，身小足长，故谓长跂。小蜘蛛，长脚也，俗呼为蟢子。

蝇 虎

蝇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蝗，一曰蝇虎子。

莎 鸡

一名促织，一名络纬，一名蟋蟀。促织，谓其鸣声如急，一曰促机。络纬，一曰纺纬。

蚯 蚓

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女，或谓鸣砌，亦呼为蹇蚓。

飞 蛾

善拂灯，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 蜓

一曰守宫，一曰龙子，善于树上捕蝉食之。其长细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长大者，名曰蝾螈。蛇医，大者长三尺，其色玄绀，善魅人。一曰玄螈，一名绿螈。

蜻 蛉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篱。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绛驱，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为赤弁丈人。

蛱 蝶

一名野娥，一名风蝶。江东人谓之挞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青斑，名曰凤车，一名鬼车，生江南甘橘园中。

绀 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绀，江东人为绀蟠，亦曰童蟠，皆曰天鸡。好以七月群飞暗天，海边夷貊食之，谓海中青虾化为之也。

鱼 子

鱼子曰蝇，亦曰鲲，言如散稻米，凡鱼子总名鲲也。

鲤 鱼

鲤鱼之大者，鳣鱼，即今之赤鲤鱼也。兖州人谓赤鲤为赤骥，谓青鲤为青马，谓黑鲤为玄驹，谓白鲤为白旗，谓黄鲤为黄雉。

鳣 鱼

鳣之大者曰鲔。鲔，鳣属也，大者名王鲔，小者名鮇鲔。今宜都郡自京门以上，江中通出鱏鳣之鱼。有一鱼状如鳣小，建平人谓之鮥子，即此鱼也。

蜣 螂

能以土苞屎，转而成丸，团正无邪角。庄周所谓蛣蜣之智，在于转丸者也。蜣螂一名蛣蜣，一名转丸，一名弄丸。

蜗 牛

陵螺也，形如蠡蝓，壳如小螺，热则自悬叶下。野人为圆舍如蜗牛，故曰蜗舍，亦曰蜗牛之子舍。蜗壳婉转有文章，绞缚为结，似螺壳文，故曰螺缚。童子结发，亦曰结髻，亦谓其形似螺壳也。

白 鱼

赤尾曰魟，一曰魧，或曰魟，雄又曰魧鱼子。好群浮水上者曰白萍。

虾蟆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针，一名玄鱼，形圆而尾大，而尾脱脚生也。

乌 贼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鲸 鱼

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千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六月就岸边生子，至七八月导从其子还大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畏，悉逃匿，鱼无敢当者。其雌曰鲵，大亦长千里，眼为明月珠。

水 居

状如人乘马，众鱼导从。一名鱼伯，大水有之。汉末有人河际见之，马人皆有鳞甲，如大鲤鱼，但手足耳鼻似人不异，视之良久乃入水。

龟 名

玄衣督邮，又龟名十号：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择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大凡物含异气，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龟由火鼠耳，千岁之龟，常有白气而起耳。

鳖 名

河伯从事，江东人谓青衣鱼，为婢鳎鱼，为童子鱼，为土父鳖，一名河伯使者。

结草虫

结草虫，一名结苇，好于草末，折屈草叶以为巢窟，处处有之。

鶢 鶋

《国语》云："海鸟曰爰居。"汉元帝有大鸟，如马驹，时人谓之爰居，出即凶也。

程雅问蚕

"蚕为天驷星化，何云女儿？"答曰："大古时人远征，家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归，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之父所，父疑家有故，乘之而还。骏马见女，辄怒而夺，父击之。父惧而密问其女，女具以实答。父乃射杀马，曝皮于庭所。女以足蹙之曰：尔马也，欲人为妇，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欻然起，抱女而行。父还，失女，后大树之间得，乃尽化为续蚕于树。其茧厚大于常蚕。邻妇取养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谓蚕为女儿，盖古之遗语也。

程雅问龟

问曰："灵龟五色，知吉凶，何也？"答曰："灵龟五色，似玉，背阴向阳，知存亡吉凶。千岁游于莲之上，五色具焉。其额上两骨起，骨起似角，解人言，浮于丛蓍下。南方人以龟支床足，经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能行气导引至神若此。"

牛亭问蝉

问："蝉曰齐女，何也？"答曰："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嘒唳而鸣，王悔恨，故世名蝉为齐女焉。"

牛亭问蚁

"玄驹，何也？"答曰："昔河内人见有人马数千万，皆如黍米，游动往来，从旦至暮。家人与火烧之，人皆蚊蚋，马皆成大蚁。故呼蚊蚋曰黍民，蚁玄驹也。"

玄晏先生问凤

问曰："凤为群鸟之王，有之乎？"答曰："非也。凤瑞应之鸟也。其雌曰凰，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与鸟之异也。出则为祥，非常见之鸟也。人自敬之，与鸟别也。"

谗 书

[唐]罗 隐撰 陈尚君 黄清发整理

《谗书》五卷，唐罗隐撰。隐（八三三——九一〇），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人。举进士十上不第，后入湖南幕，任衡阳主簿。中和间，避乱池州，自号江东生。光启三年起往依钱镠，先后任钱塘令、镇海节度使。天祐中，充节度判官。开平二年，钱镠奏为给事中。罗隐诗文皆享盛名，其诗多述怀才不遇之感及刺时讥世之旨，文以小品为主，多有感而发。本书作于咸通八年（八六七），时方应进士试，久不第而困处长安，自称他人著书以为荣，比为富贵，己之书则因以而辱，以困穷，仅自取谗，因以为名。所收凡六十篇，今本缺二篇，文体不一，或因时因事，或读书记感，大多议论犀利，见解独到，多述身世时政之感，为其小品文的代表作。今据清吴骞拜经楼刊本校点，并据《唐文粹》、清瑞榴堂刊本《罗昭谏集》及今人雍文华校《罗隐集》以校补。

卷 一

风雨对

风雨雪霜，天地之权也。山川薮泽，鬼神之所伏也。故风雨不时，则岁有饥馑；雪霜不时，则人有疾病。然后祷山川薮泽以致之，则风雨雪霜果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运，而凭之鬼神？苟祭祀不时则饥馑作，报应不至则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权，而风雨雪霜为牛羊之本矣。复何岁时为？复何人民为？是以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问下，惧其偷也。夫欲何言！

蒙叟遗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岳，滓渔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则不起矣，而人力殚焉。

三帝所长

尧之时，民朴不可语，故尧舍其子而教之，泽未周而尧落；舜嗣尧理，迹尧以化之，泽既周而南狩，丹与均果位于民间；是化存于外者也。夏后氏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内而及外者也。然化于外者，以土阶之卑，茅茨之浅，而声响相接焉。化于内者，有宫室焉、沟洫焉，而威则日严矣。是以土阶之际万民亲，宫室之后万民畏。

秋虫赋 有序

秋虫，蜘蛛也，致身网罗间，实腹亦网罗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曰：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

解武丁梦

商之道削也，武丁嗣之，且惧祖宗所传，圮坏于我。祈于人，则无以为质；祷于家，则不知天之历数。厥有左右，民心不归，然后念胥靡之可升，且欲致于非常而出于不测也。乃用假梦徵象，以活商命。呜乎！历数将去也，人心将解也，说复安能维之者哉！武丁以下民之畏天命也，故设权以复之。唯圣能神，何梦之有？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虽童子妇人皆知其为理矣。然不知皆当其时则受其弊，居其后则赖其名。夫能极善恶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恶者俾人惧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馀；惧之者，虽寝食不忘之也。癸与辛，所谓死其身以穴过者也，极其名以横

恶者也。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闻尧、舜者，必气跃心跳：慕之名与惧之名显然矣。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惧之者庶几至焉。是故尧、舜以仁圣法天，而桀、纣以残暴为助。

题神羊图

尧之庭有神羊，以触不正者。后人图形像，必使头角怪异，以表神圣物。噫！尧之羊，亦犹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朴未去，故虽人与兽皆得相指令。及淳朴消坏，则羊有贪狠性，人有刲割心。有贪狠性，则崇轩大厦不能驻其足矣；有刲割心，则虽邪与佞不敢举其角矣。是以尧之羊，亦犹今之羊也。贪狠摇其至性，刀匕制其初心，故不能触阿谀矣。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传授得天下，而犹用和、仲、稷、契，以酝酿风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后垂衣裳而已，百姓饮食而已；亦时之未漓，非天独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汤氏以鸣条誓，放桀于南巢，揖逊既异，浑朴亦坏。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则臣下有权始于是矣，而曰“耻君之不及尧、舜”。呜呼！商汤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汤氏之时，非唐虞氏之时也；商汤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汤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契也。伊尹不耻其身不及和、仲、稷、契，而耻君之不及尧、舜，在致君之诚则极矣，而励己之事何如耳。惜哉！

后雪赋

邹生阅相如之词，呀然解颐曰：“善则善矣，犹有所遗。”梁王属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独见，吾当考之。”生曰：“若夫莹净之姿，轻明之质，风雅交证，方圆间出；臣万分之中，无相如之言。所见者，藩溷枪吹，腐败掀空，雪不敛片，飘飘在中。污秽所宗，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为之积。至若涨盐池之水，屹铜山之巅，触类而生，不可殚言。臣所以恶其不择地而下，然后浼洁白之性焉。”梁王咏叹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臣所为，适彰孤陋。敬服斯文，请事良友。”

叙二狂生

祢正平、阮嗣宗生于汉、晋间，其为当时礼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岂天使为之哉？夫汉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晋之弊也，风流蕴藉，雍容闲暇。苟二子气下于物，则谓之非才；气高于人，则谓之凌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夫如是，则汉之祚歼于外，晋之祚缩于中。故天必降变以应之。二子，应天变者也。或号呶焉，或恸哭焉，斯甚于风雨雪霜已。故泣军门者，谓遑遑而无主；叹广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吴宫遗事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忧色。一旦复筑台于姑苏之左，俾参政事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视之以伍员，未三、四级，且奏曰：“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不悦，俾嚭以代焉。毕九层而不奏，且倡曰：“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员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岂臣之欺乎？”王赐员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吴。

本　农

有覆于下者如天，载于上者如地，而百姓之不知。有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则归之，其犹旱岁与丰年也。丰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风之力，不知生育长养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时，仓廪以实”；旱岁之民，则野枯苗缩，然后决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于四时也明矣！所以，郑国哭子产三月，而鲁人不敬仲尼。

卷　二

丹商非不肖

理天下者必曰陶唐氏，必曰有虞氏；嗣天下者必曰无若丹朱，无若商均。是唐、虞为圣君，丹、商为不肖矣。天下知丹、商之不肖，而不知丹、商之为不肖，不在于丹、商也，不知陶、虞用丹、商于不肖也。夫陶、虞之理，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国者，又如是乎？盖陶唐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不欲丹、商之蒙不肖之名于后也。其肖也，我既废之矣；其不肖也，不凌逼于人。是陶唐之心示后代以公共。仲尼不泄其旨者，将以正陶、虞之教耳，而犹汤放桀、武王伐纣焉。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让之心、贞廉之节，不恒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我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我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让之心、贞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

圣人理乱

周公之生也，天下理；仲尼之生也，天下乱。周

公，圣人也，仲尼亦圣人也。岂圣人出，天下有济不济者乎？夫周公席文、武之教，居叔父之尊，而天又以圣人之道属之，是位胜其道，天下不得不理也。仲尼之生也，源流梗绝，周室衰替，而天以圣人之道属于旅人，是位不胜其道，天下不得不乱也。位胜其道者，以之尊，以之显，以之跻康庄，以之致富寿。位不胜其道者，泣焉、叹焉、围焉、厄焉。天所以达周公于理也，故相之于前；穷仲尼于乱也，故庙之于后。

庄周氏弟子

庄周氏以其术大于楚、鲁之间，闻者皆乐以从之，而未有以尝之。一日，无将特举其族以学焉。及其门而周戒之曰："视物如伤者谓之仁，极时而行者谓之义，尊上爱下者谓之礼，识机知变者谓之智，风雨不渝者谓之信。苟去是五者，则吾之堂可跻、室可窥矣。"无将跪而受其教，一年、二年而仁义丧，三年、四年而礼智薄，五年、六年而五常尽，七年，其骨肉虽土木之不如也。周曰："吾术尽于是。"无将以化其族。其族聚而谋曰："吾族，儒也。鲁人以儒为宗。今周之教，舍五常以成其名，弃骨肉而崇其术，苟吾复从之，殆绝人伦之法矣。"于是，去无将而归鲁。鲁人闻者，亦得以寝其志。故周之著书，摈斥儒学，而儒者亦不愿为其弟子焉。

杂　说

珪璧之与瓦砾，其为等差，不俟言而知之矣。然珪璧者，虽丝粟玷颣，人必见之，以其为有用之累也。为瓦砾者，虽阜积甃盈，人不疵其质者，知其不能伤无用之性也。是以有用者，丝粟之过得以为迹；无用者，具体之恶不以非，亦犹镜之于水：水之于物也，泓然而可以照；镜之于物，亦照也。二者以无情于外，故委照者不疑其丑好焉。不知水之性也柔而婉，镜之性也刚而健。柔而婉者，有时而动，故委照者或摇荡可移；刚而健者，非阙裂不能易其明，故委照者亦得保其质。

龙之灵

龙之所以能灵者，水也；涓然而取，霈然而神。天之于万物，必职于下以成功。而龙之职水也，不取于下，则无以健其用；不神于上，则无以灵其职。苟或涸一川然后润下，涸一泽然后济物，不惟濡及首尾，利未及施而鱼鳖已敝矣。故龙之取也寡。

子高之让

有挈其大而举其高以授人者，彼则曰："隘矣哉！"挈而举者曰："以吾所得之广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于彼乎？"于是退而悸栗，不敢以所得为有。伯成子高让禹者，非所以小黄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据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动适在我，鲜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狭禹之心，而谨其取也，故让之。厥后有卑宫、菲食之政。

苏季子　〔原阙〕

惟岳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显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则为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删于仲尼，而岳降申、甫不删者，岂仲尼之前则其事信，仲尼之后则其事妖？苟如是，则夔、龙、稷、契而下，有相其君、辅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国之兴也听于人，亡也听于神。当申、甫时，天下虽理，诗人知周道已亡，故婉其旨以垂文。仲尼不删者，欲以显诗人之旨。不尔，则"子不语怪"，出于圣人也，不出于圣人也，未可知。

忠孝廉洁　〔原阙〕

疑凤台

秦穆公女以吹箫降箫史于台上，后乘凤凰而去，名其地曰"凤台"。吁！神仙不可以伎致，凤鸟不可以意求。伎可致也，则黄帝不当有崆峒之学；意可求也，则仲尼不当有不至之叹。吾知其得志于逋逸间，而秦讳之不书，遂强凤以神，强台以名，然后绝其顾念之心。今江汉间复有史之迹，是愚妇恶夫淫其所以得矣。呜呼！上行而下效，信而有证。故秦之道竟施于妄矣。

说天鸡

狙氏子不得父术，而得鸡之性焉。其父畜养者，冠距不举，毛羽不彰，兀然若无饮啄意；洎见敌则他鸡之雄也，伺晨则他鸡之先也，故谓之天鸡。狙氏死，传其术于子焉。乃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铦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是夫！

卷　三

屏　赋

惟屏者何？俾蕃侯家。作道壅厄，为庭齿牙。尔质既然，尔功奚取？迫若蒙蔽，屹非裨补。主也物敌，宾也如仇。宾主墙面，职尔之由。吴任太宰，国始无人。楚委靳尚，斥逐忠臣。何反道而背德，与枉理而全身。尔之所凭，亦孔之丑！列我门闑，生我妍不？既内外俱丧，须是非相纠。屏尚如此，人兮何知！在其门兮恶直道，处其位兮无所施。阮何情而泣路？墨何事而悲丝？麟兮何叹？凤兮何为？吾所以凄惋者在斯。

秦始皇意

秦法之于典坟，其酷也甚矣。由天文术数者则不与焉，而《易》复从而免。噫！术数者未易知，而秦是以全《易》者，其有旨哉！夫《易》肇于羲皇，演于姬昌，中于素王。其为书则百家九流之先，其造作者则百王之祖，其理则上下天地、出没鬼神；有《春秋》焉，有《诗》、《书》、《礼》、《乐》焉。开辟以来，举一物而言皆贯之。秦始皇通三圣之妙键，□故假术以言，亦将欲□圣人之旨乎？以是娓娓无道而至灭亡者，岂天下欲秦见造化之心乎？呜呼！言之于三代已前，秦则可以理遣；言之于战国之后，秦则为我罪人。

妇人之仁

汉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观留侯破家以仇韩，曲逆束身以归汉，则有为之用，先见之明，又何以加焉？史迁则曰：张良若女子，而陈平美好。是皆妇人之仁也，外柔而内狡，气阴而志忍。非狡与忍，则无以成大名。无他，柔弱之理然也。呜呼！用其似妇人女子者犹若是，况真用妇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道不在人

道所以达天下，亦所以穷天下，虽昆虫草木皆被之矣。故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后授之以时。时也者，机也。在天为四气，在地为五行，在人为宠辱、忧惧、通厄之数。故穷不可以去道，文王拘也，王于周；道不可以无时，仲尼毁也，垂其教。彼圣人者，岂违道而戾物乎？在乎时与不与耳。是以道为人困，而时夺天功。卫鹤得而乘轩，鲁麟失而伤足。

市　傩

傩之为名著于时令矣，自宫禁至于下俚，皆得以逐灾邪而驱疫疠。故都会恶少年则以是时鸟兽其形容，皮革其面目，丐乞于市肆间，乃有以金币应之者。吁！是虽假鸟兽以为名，其固为人矣。复安有为人者则不得人之金币，为鸟兽者则可以得人之金币乎？岂以鸟兽无知而假之则不愧也，以人则识廉耻而取之则愧焉？呜呼！

君子之位

禄于道，任于位，权也。食于智，爵于用，职也。禄不在道，任不在位，虽圣人不能阐至明；智不得食，用不及爵，虽忠烈不能蹈汤火。先王所以张轩冕之位者，行其道也，不以为贵。大舜不得位，则历山一耕夫耳；不闻一耕夫能翦四凶而进八元。吕望不得位，则棘津一穷叟耳；不闻一穷叟能取独夫而王周业。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则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见则不如羸。噫！栖栖而死者何人？养浩然之气者谁氏？

荆　巫

楚荆人淫祀者旧矣。有巫颇闻于乡闾。其初为人祀也，筵席寻常，歌迎舞将，祈疾者健起，祈岁者丰穰。其后为人祈也，羊猪鲜肥，清酤满卮，祈疾者得死，祈岁者得饥。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适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无甚累，故为人祀，诚心罄乎中，而福亦应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后男女蕃息焉，衣食广大焉，故为人祀，诚不得罄于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圣而后愚，盖牵于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尔，况异于是者乎？

蟋蟀诗

顽飔毙芳，吹愁夕长。屑戍有动，歌离吊梦。如诉如言，绪引虚宽。周櫩伺隙，繁咽贪缘。范睡蝉老，冠峨绥好。不冠不绥，尔奚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苍蝇多端，黑白偷安。尔也出处，物兮莫累。坏舍啼衰，虚堂泣曙。勿徇喧哗，鼠岂无牙？勿学萋菲，垣亦有耳！危条槁飞，抽恨咿咿。别帐缸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为子伫立，徘徊思多。

三闾大夫意

原出自楚，而又仕怀王朝，虽放逐江湖间，未必有腹江湖意。及发憔悴，述《离骚》，非所以顾望逗留，抑由礼乐去楚，不得不悲吟叹息。夫礼、乐不在朝廷，则在山野。苟有合乎道者，则楚之政未忘，楚之灵未去。原在朝有秉忠履直之过，是上无礼矣；在野有扬波啜醨之叹，是下无礼矣。朝无礼乐，则证诸野；野无礼乐，则楚之政不归，楚之灵不食。原，忠臣也，楚存与存，楚亡与亡，于是乎死非所怨时也。呜呼！

畏　名

瞭者与瞍者语于暗，其辟是非，正兴替，虽君臣父子之间，未尝以墙壁为虑。一童子进烛，则瞍者犹旧，而瞭者噤不得呻。岂其人心有异同，盖牵乎视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则思行道，入朝市则未有不畏人，吁！

三叔碑

肉以视物者，猛兽也；窃人之财者，盗也。一夫奋则兽佚，一犬吠则盗奔。非其力之不任，恶夫机在后也。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之卿佐以告之。（在《周书·君奭篇》）彼三叔者，固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岂亦不知乎？苟不知，则三叔可杀，而召公不可杀乎？是周公之心可疑矣！向非三叔，则成王

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愚美夫三叔之机在前也，故碑。

天　机

善而福，不善而灾，天之道也；用则行，不用则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残贼之事；人道之反，有诡谲权诈之事，是八者谓之机也。机者，盖天道、人道一变耳，非所以悠久也。苟天无机也，则当善而福，不善而灾，又安得饥夷、齐而饱盗跖？苟人无机也，则当用则行、不用则否，又何必拜阳货而劫卫使？是圣人之变合于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机。

卷　四

辨　害

虎豹之为害也，则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蛟蜃之为害也，则绝流不顾渔人之钓网。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顺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尽规矩而进者，全礼义者也。权济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后礼义在焉。力不能济于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虽抱空器，奚所设施？是以佐盟津之师，焚山绝流者也；扣马而谏，计菽粟而顾钓网者也。于戏！

齐叟事

齐叟藉其业于沃衍之野，更子弟以主之。岁无水旱之害，无螟蜷之患，而所入或有众寡焉。叟曰："岂吾之不信也如是！彼邻妪者，始衣食于吾家，今虽外居，犹吾之家隶也。"俾督孟以伺候叟子之长者。及将获，农户辄挥田具击孟以逐之。妪告孟以不直。叟抶孟，以仲代焉，农户不之罪。及仲之为也，复然。妪亦以仲之不直告，叟复抶仲而用季。将行，有言曰："叟之农户未尝如是之悖，自妪督制后，孟与仲皆为击逐。今苟存妪，不唯基址之不留，而叟之子弟逐未艾也。"叟醒然而怒，逐妪而复孟仲之职，其秋如旧。则前之谋悖者，果妪也，而农户何能？

槎客喻

乘槎者既出君平之门，有问者曰："彼河之流，彼天之高，宛宛转转，昏昏浩浩，有怪有灵，时颠时倒，而子浮泛其间，能不手足之骇、神魂之掉者乎？"对曰："是槎也，吾三年熟其往来矣。所虑者吾寿命之不知也，不虞槎之不安而不返人间也。及乘之，波浪激射，云日气候，黯然而昏，爞然而尽，乍拓而傍，乍荡而骤，或落如沉，或触如门，茫洋乎不知槎之所从者不一也。吾心未尝为之动。心一动则手足之不能制矣，不在洪流、槁木之为患也。苟人能安其所据而不自乱者，吾未见其有颠越之心也。"

汉武山呼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纵者。苟非其正，则人能坏之，事能坏之，物能坏之。虽贵贱殊，及其坏，一也。前后左右之谀佞者，人坏之也；穷游极观者，事坏之也，发于感寤者，物坏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后，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乃东封焉，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寤，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以一山之呼犹若是，况千口万〔舌〕(口）者乎？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木偶人

汉祖之围平城也，陈平以木女解之。其后徐之境以雕木为戏，丹雘之、衣服之，虽狞猛勇态皆不易其身也。是以后人其言木偶者，必以徐为宗。尝过留，留即张良所封也。平与良皆位至丞相，是宜俱以所习渍于风俗。良以绝粒不反，今留无复绝粒者；而平之木偶往往有之。其刳劂移人也如是！

市　赋

齐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长视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蚁，万货丛集，百工填委；纷纷汩汩，胡可胜纪？"婴曰："臣以敝庐在此，闻于此，见于此，其名曰市。若乃羲、轩已前，臣不得言；羲、轩之后，臣知其故。先己后人，惟贿与赂，非信义之所约束，非法令之所禁锢。市之边，无近无远；市之聚，无早无晚。货盈则盈，货散则散。贤愚并货，善恶相混。物或戾时，虽是亦非；工如善事，虽贱必贵。参杂胡、越，奔走孩稚。扶策而来，挈提而至。剖削形状，圬墁口鼻。童顶而跣，辨肩而帔。兼之以耆艾，继之以谐戏。谁有帐籍，讵假文字？蜀桑万亩，吴蚕万机，及此而好，繄何所之？东海鱼盐，南海宝贝，及此而耗，其谁主宰？君勿谓乎市无伎，歌咽舞腰，贱则委地，贵则凌霄。君勿谓乎市无门，可南可北，阴阳迭用，人之消息。市之众，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杂，不可以测，或容寇贼。舍之，则君子不得已之玩好，挠之，则小人不得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踊履之讥，革寡人之非；今先生以交易进退，祛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师，张之者驵侩。吾知之矣！谨以从政，庶无尤悔。"

越妇言

买臣之贵也，不忍其去妻，筑室以居之，分衣食以活之，亦仁者之心也。一旦，去妻言于买臣之近侍曰："吾秉箕帚于翁子左右者有年矣。每念饥寒勤苦时节，见翁子之志，何尝不言：'通达后以匡国致君为己任，以安民济物为心期。'而吾不幸离翁子左右者亦有年矣。翁子果通达矣。天子疏爵以命之，衣锦

以画之，斯亦极矣。而向所言者，蔑然无闻，岂四方无事使之然邪？岂急于富贵未假度者邪？以吾观之：矜于一妇人则可矣，其他未之见也，又安可食其食！”乃闭气而死。

悲二羽

舞镜之禽，堕洲之翠，南方之所珍也。而工簪珥者以为容，虽犀象之远，金玉之贵，必以间之。及举宫而饰，倾都而市，金玉犀象之不暇给，而二羽之用，曾不铢两焉。盖以羽之轻，而金玉犀象之重，苟发其颜色则可，而较其进则不可也。所悲者，舞镜之时，堕洲之日尔！

善恶须人

善不能自善，人善之然后为善；恶不能自恶，人恶之然后为恶。善恶之成，盖视其所适而已。用其正也则君子，用其不正也则小人。君子小人，宁有面貌哉！比干之生也，与人无异；费无极之生也，亦与人无异。比干之言为谏诤，无极之言为毁佞，彼所出者皆言也。比干之言非不善也，以不用，故善不能自善；无极之言非不恶也，以可人，故恶得而为恶。譬刚劲之于朽蠹也，刚劲者以不得地而屈折，朽蠹者幸蟠瘦而入焉。其不可任也如是！

秦之鹿

世言秦鹿去而天下逐，是鹿为圣人器也，信焉。夫周德东耗，秦以力取诸侯，虽百姓欲从，而秦未尝有意。故为秦者，反天下之归，则五十年旷其数以逐人，而秦不得与。其下复焉谓逐其鹿？鹿不在圣人器而逐之者，逐秦耳，秦实鹿焉。六都倾溃，睥睨无已，奔劲足践我黔庶，觡利颖觝我《诗》、《书》，彼非鹿而何？呜呼！去道与德也，兽焉，不独秦。

梅先生碑

汉成帝时，纲纽颓圮，先生以书谏天子者再三。夫火政虽失，而剑履间健者犹数百，位尚不能为国家出力以断佞臣头，复何南昌故吏愤愤于其下？得非南昌，远地也，尉，下僚也！苟触天子网，突幸臣牙，特殛一狂人，噬一单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杀喜怒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与妻子谋。苟不便其家，虽妾人婢子之攖挽相制，而况亲戚乎？况骨肉乎？故虽有忧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呜呼！宠禄所以劝功，而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余读先生书，未尝不为汉朝公卿恨。今南游复过先生里。吁！何为道之多也。遂碑之。

二工人语

吴之建报恩寺也，塑一神于门，土工与木工互不相可。木人欲虚其内，窗其外，开通七窍以应胸藏，俾他日灵圣，用神吾工。土人以为不可：“神尚洁也，通七窍应胸藏，必有尘滓之物，点入其中，不若吾立块而瞪，不通关窍，设无灵，何减于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块者，竟无所闻；通窍者，至今为人祸福。

卷　五

书马嵬驿

天宝中，逆胡用事，銮舆西幸，贵妃死于马嵬驿。臣在草野间，得本朝书读，未尝不恨生不得批虏颡以快天子意。今复百馀年后，右衽边陇，裘莽平远，发人宿愤。然明皇帝时，天下太平矣，卒有宠僭之咎，不足之恨者，何邪？夫水旱兵革，天之数也，必出圣人之代，以其上渎社稷，下困黎民，非圣人不足以当其数。故尧之水、汤之旱，而玄宗也革焉。

投知书

某去年秋，尝以所为文两通上献，其贵贱之相远，崖谷之相悬，且不啻千里，故罪戮之与悯嗟，不可得而知也。由是卑折惭蹙，若不自容者，以至于今，然窃念理世之具，在乎文质。质去则文必随之；苟未去，则明天子未有不爱才，贤左右未有不汲善者。故汉武因一鹰犬吏而《子虚》用，孝元以《洞箫赋》使六宫婢子讽之，当时卿大夫虽死不敢轻吾辈。是以霍光贵也，萧望之责其不下士；公孙述叛也，马援陛戟相见。一为权臣，一为狂虏，犹且不能下一书生。而千百年后，风俗玄敛，居位者以先后礼绝，竞进者以毁誉相高。故吐一气，出一词，必与人为行止，况更责霍光、怒公孙述者乎？何昔人心与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机窖中，不惟性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则悒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间不可人也。而执事者，提健笔为国家朱绿，朝夕论思外，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人？夫昔之招贤养士，不惟吊穷悴而伤冻馁，亦将询稼穑而问安危。呜呼！良时不易得，大道不易行。某所以迟迟者，为执事惜。苟燕台始隗，汉殿荐雄，则斯人也，不在诸生下。

与招讨宋将军书

朝廷以筒陵九年，彭虺肆螯，而东南一臂为之枯耗。其后吴卒以狼山叛，则东西浙之筋力怠矣。自尔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实爵，诸葛爽、安文祐皆自盗而升朝序也。所不幸者，江南水、钟陵火、缘淮饥，汴、滑以东螟。故无赖辈一食之不饱，一衣之不覆，则磨寸铁、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长等，凌突我庐、寿，焊剥我梁、宋。天子以虮虱痒痛，不足搔爬，因处分十二州，取将军节度，

非方镇之无帅，非朝廷之乏人，盖以将军跳出陇右，不二十年，三拥旄节，谓将军必能知恩用命耳。今闻群盗已拔睢阳三城，大梁亦版筑自固。彼之望将军，其犹沸之待沃、压之待起也，而将军朱轮大旆，优游东道，抑不知朝廷以十二州奉将军侍卫者乎？复俾将军诛翦草寇者乎？昔韩之医良而性啬，故为人理，未尝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养其财也。后有商于韩者，以疽见医，且欲大其疽以沽其值，因以药稔之而疽溃，商毙。商之家表于韩，韩侯尸其族而籍其家。且二贼啮寿春，啗颖尾，刷亳社，掠合肥，经营于梁、宋，其为老者杀，少者伤，驱人之妇女，辇人之财货，将军固知之矣。自将军受命，迄今三月，啮啗刷掠之不解，杀伤驱辇之不已，乃将军为之，非君长、仙芝之所为也。文皇帝时卫公靖，大帝时郑仁泰、薛仁贵，或戢敛不谨，或伺候辎重，当时宪司悉绳以法。今将军勋业不若卫公靖之多也，出师非郑、薛之敌也，而横摧士伍，鞭挞馈运，以愚度之，将军之行，酷于君长、仙芝之行也，甚为将军忧。前者天子虑将军以爱子为念，复授某秩，俾在军前，则朝廷宠待将军、倚望将军也，俱不浅矣。苟将军戮力以除暴，推诚以报国，今其时也，无使蹑韩之医。

迷楼赋

岁在甲申，余不幸于春官兮，凭羸车以东驱。越魏阙之三千兮，得隋家之故都。乔木拱立以不语兮，繄今昔之自离。慨馀基之未平兮，曰迷楼而在斯。迷楼者何？炀帝所制。炀袭文后，天下无事。谓春物繁好不足以开吾视，谓春风懒慢不足以吹吾志。斯志既炽，斯楼乃峙；榱桷沉檀，栋梁杞梓。将使乎旁不通于日月，外不见乎天地，然后朝奏于此，寝食于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右，左有郑卫。君王欲问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问乎四方，曰四方有将。于是相秉君恩，将侮君权，百官庶位，万户千门。且不知隋炀帝迷于楼乎？迷于人乎？若迷于楼，则楼本土木，亦无亲属，纵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故曰迷楼，然后见生灵意。

说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长韩、魏间，其为人猛悍多力。少年时偷鸡杀狗，殆不可胜计，州里甚苦之。后折节事李愬，为愬前驱，其亲信与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归，天子用裴丞相计，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颜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挥。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诏刑部韩侍郎撰《平蔡碑》，将以文丞相功业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视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仅倾侈者再三，吏不能短，乃执诣节度使，使悉以闻。时章武皇帝方以东北事访诸将，闻是事也，甚讶之，命具狱，将毙于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虚死则无以明愬功，乃伪低畏，若不胜案验。吏闵之，未知其为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抵二吏，杀之。天子闻之，怒，且使送阙下。及其至也，亦未异其人，因召见曰：“汝推吾碑，杀吾吏，为何？”孝忠顿首曰：“臣一死固不足以塞责，但得面天颜，则赤族无恨矣。臣事李愬岁久，以贱故，给事无闻。平蔡之日，臣从在军前。且吴琳秀，蔡之奸贼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骁将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济缚，虽丞相与一、二辈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后，刻石纪功，尽归乎丞相，而愬第其名也，反与光颜、重胤齿。愬固无所言矣，设不幸更有淮西，其将略如愬者，复肯为陛下用乎？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非陛下之所以劝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功，亦将为陛下明赏罚之源。臣不推碑，无以为吏擒；不杀人，无以见陛下。臣罪不容诛矣，请就刑。”宪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义，命赦之，因曰“烈士”。复诏翰林段学士撰《淮西碑》，如孝忠语。后孝忠隶江陵军驱使。大中末，白丞相镇江陵，余求刺丞相，有从事为余言孝忠事，遂次焉，将所以教为人下。

答贺兰友书

前者，吾子不以仆之暗钝，猥垂教示，大相开发。若非许与深至，谁肯如是？甚善，甚善！然其所道者，正中仆尝所自病者也。仆少而羁窘，自出山二十年，所向推沮，未尝有一得幸于人。故同进者忌仆之名，同志者忌仆之道，无有不如吾子之所诲也。然仆之所学者，不徒以竞科级于今之人，盖将以窥昔贤之行止，望作者之堂奥，期以方寸广圣人之道。可则垂于后代，不可则庶几致身于无愧之地，宁复虞时人之罪仆者欤？夫礼貌之于人，去就流俗，不可以不时。其进于秉笔立言，扶植教化，当使前无所避，后无所逊，岂以吾道沉浮于流俗者乎？仲尼之于《春秋》，惧之者，乱臣贼子耳，未闻不乱不贼者疑仲尼于笔削之间。况仆求试京师，随波而上，逐队而下，亦有年矣。家在江表，岁一宁觐，旨甘所资，桂玉之困，何尝不以事力干人？苟利其出处，则黾勉从事，亦人之常情也；在不枉其道而已矣。道苟不枉，以之流离可乎？冠衣不能移人之迹，顾所履何如耳！言不忠、行不信，谓之君子可乎？言忠而行信，谓之小人可乎？吾子视仆复苟合于不信不忠者乎？非仆之不可苟合，道义之人皆不合也。而受性介僻，不能方圆，既不与人合，而又视之如仇雠，以是仆遂有狭而不容之说。吾子果复发言及此，是不以众人见待也。而今而后，敢不安其所自！然一科一级，多难也，有如是哉！彼山也、水也，性之所适也，而眷眷不去者，以圣明之代，文物之盛，又安可以前所忌者移仆初心？苟不得已，仆亦自有所处。大凡内无所疚，外无所愧，则在乎命也，天也，焉在仆与时人乎？唯吾子勿惮相规之数也。

拾甲子年事

大和中，张谷纳邯郸人李严女，备歌舞具。及长

大，妍丽丰足，殆不似下贱物。又长传故都声，以牵课人摧泪，有时凉晓哀啭，历历见赵家遗台老树，惊离吊往之怀，似不能多也。雅为谷所爱，因目为新声。及刘从谏得父封，谷以穷游佐其事，新声亦从之。然性本便慧，虽谷之起居谋虑，皆预有承迎，故颇闻中外消息。时从谏得志后，钩聚亡命，以窥胁朝廷，大为四方人怪讶。有实其事于谷者，谷不介意。新声曰："妾于公，直巾履间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当以应顾命。然食人之食，忧人之忧，常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从谏节度时，非从谏有野战之功、拔城之绩，盖以其父挈齐还我，去就间未能夺其嗣耳。而公不幸为其属，则牵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刘氏奄有全赵，更改岁时，未尝闻一缕一蹄为天子寿，而指使辈率无赖人也。且章武朝数镇颠覆，皆以雄才杰气，尚不能以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子手中？一旦袭荷家业，苟不以法得，亦宜不以法而终，此倚伏之常数也。而又卒伍佻险，言语不祥，是不为齐鬼所酬而死于帐下者，幸也。孰谓从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计，则宜脱族西去。大丈夫勿顾一饭恩，以骨肉腥健儿衣食。"言讫，悲涕流落，谷不决者三日。新声复进，以其业不用也，缢死之。会昌中，从谏死，其子谋邀节钺，族之，谷竟从逆。呜呼！谋及妇人者必亡，而新声之言，惜其不用。余过太行时，有传吏能道当时事，因拾于编简。

序陆生东游

余穷奔长安中二、三年，时时于游骋间面人，未尝决胸臆事；直自谓是非颠倒，不复得见其人。一年，遇生于靖安里中，相其吐气出词，落然有正人风骨。余既急于近已，而生亦以节概见多，自是出处游息，不复狎他人矣。虽厄穷毁誉、进退得丧，未尝不同之，有时因事慷慨，发涕相感，以为读书不逢韩吏部，作人不识阳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后一年，俱以所为道请于有司，既不能以偷安相梯，又不能挟附相进，果于数百人中不得礼部侍郎意。由是知余者，吊余以色；不知者，哐余以声。愧负彷徨，扑浣无所。既三月，生以故东出邹、鲁间，虽下第之绪与将别之绪相煎，然邹、鲁圣人之乡，亦足以暖生之憔悴。夫圣人羁旅七十国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天地间，犹俩俩耳。是圣人患乎教不立，而不患乎名不彰。设使其早率一城，啸一旅，则周之一诸侯材具，复安有今日功业乎？圣人徒也，不当以圣人道为利家染后，狭其所归。且为余整衣冠，拜朝堂下，酌其车服礼乐之数，升降揖逊之仪，思量侯伯卿士中复有夫子罪人否？还日以言极之。去矣！青门晓开，无一器酒以浇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怀。勉之哉！行与不行也，在生道耳；第与不第也，其如生何？

请追癸巳日诏疏

岁贡贱臣罗隐，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马之疾于长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闻诏大京兆用水器、炉香、蒲条、绛缗辈致于坊市外门，将以用旧法而召甘雨也。臣踊起病榻间，以为明天子忧人，虽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闻水旱与天地同出，苟时或然，不可以仓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祷祠亦已频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绵亘，四渎之宏远，陛下令百执事启祈外，何尝不以心祝之？虽茎槁苗干，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诚深也。今以蒲条辈为请者，岂陛下谓其能灵于岳渎者乎？夫岳渎视陛下之公辅，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忧，则岳渎亦忧矣。受封者，尚未能为陛下出力，彼蒲条辈复何足以动天？臣为陛下不取也。臣又闻天之有雨泽，犹陛下之有渥恩。雨泽可以委曲干之，则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闻天子有左右史，将所以记事记言，然后付太史氏。臣恐其得以容易编牍，今冒死请追癸巳日诏。苟若陛下法十六圣之教训，虽五种栖野，而百姓不暇掇，岂蒲条辈之所及乎？昔殷汤之民，不以旱为灾，盖仁圣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忧已过矣。臣谨因旱以贺，冀百姓知陛下心。

刻严陵钓台

岩岩而高者，严子之钓台耶？寥寥不归者，光武之故人耶？故人之道何如？假苍苔以言之：尊莫尊于天子，贱莫贱于布衣。龙飞蛇蛰兮，风雨相违；干戈载靡兮，悠悠梦思。何富贵不易节，而穷达无所欺？故得脱邯郸之难，破犀象之师，造二百年之业，继三尺剑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今之世风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骨肉亲戚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呜呼！往者不可见，来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吊崔县令

丁亥年夏，前晋阳崔县令死于通政里客舍，殍也。余虽不识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饿者，是必不为贪吏。为贪吏则不然。因作词以吊曰：南风热兮云蒸干，缅饥魂兮愁郁盘。莅晋阳兮俸薄，魂之廉兮无剽削。余辞以吊空，魂来亲兮无西东。魂无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尝足；魂无野兮野之鬼陈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共。魂邀留兮京师，上愉愉兮下怡怡。残败肉兮乞狗彘，舍此兮何之？量天地之广大兮，吾不得而知。鸡则走而鸢则飞；鸣蝉瘦而蜡蛴肥。何浊也则是，清也则非？茫昧既不可以问兮，盘礴不可得而推。况吾怀以四顾兮，孰知夫天地之云为？

代韦徵君逊官疏

圣人纂极之二年，相臣上言北省官征四处士，而濠梁韦君居其一。诏下之日，韦君去世，故补其疏以荣之：逋臣遵言，去月某日，本州官吏跪将恩制，补

臣左拾遗，拜舞渥泽，惊动村社。臣闻降玉帛所以崇德□也，举遗逸所以敦风俗也。二者非有良左右不能行之，非有圣明之主不能成之。仰望丹阙，惟感唯贺。然臣者，履行曾不若凝、籍辈，而执政徒以臣远世有勋业于周、隋。洎高曾以来，于国家则未有丝发用处。臣少而孱病，自念材具不可攀望多士，退缩山野，掀搅遗蠹，无片言以裨教化，无一字以纪休明，行坐语默，寝食而已。岂知宸造过听，好爵下授，所谓饰猱狖以冠带，飨爰居以酒食者也。况自陛下膺天绪，今内有良相，外有良将，家至户到，未有一处不似唐、虞时。设置臣于谏署中，使臣说何道理？徒令四夷八蛮疑陛下有玩人之事。臣若诣阙之后，不唯陛下有玩人之事，臣且为百执事所玩。展转痟瘵，惟恐濠梁之不坚，不知禄之可嗅也。夫四海，至广也，九州，至大也；其间怀材负器、在臣之右者，必千万于臣。臣道不出人，家无余阴，一旦以韦布列于公卿门籍，臣复何面以对循陛历级之人？何目以视不调久次之士？在陛下簪珥间，犹恐登用未尽，又安可以遽及逋臣？臣以是未敢奉诏，惟陛下哀之。死罪死罪！

重　序

隐次《谗书》之明年，以所试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调膳于江东，不随岁贡。又一年，朝廷以彭门就辟，刀机犹湿，诏吾辈不宜求试。然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也明矣。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扬、孟以下，何尝以名为？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虮虱痒痛，遂偃斯文。今年谏官有言，果动天听。所以不废《谗书》也，不亦宜乎？

茶 经

[唐]陆　羽撰　尹小林整理

《茶经》三卷，唐陆羽撰。陆羽（七三三——八〇四）字鸿渐，自号竟陵子，又号桑苎翁，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茶经》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全书共十节，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三节，为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中卷一节，为茶之器；下卷六节，为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略、茶之图。全书不足万字，但与茶有关的内容都有记述，流传甚广，对唐代及以后的饮茶风习影响深远。通行的有《百川学海》本、《格致丛书》本、《说郛》本、《四库全书》本等。今据《百川学海》本标点整理。

上　卷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叶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二之具

籝，一曰篮，一曰笼，一曰筥。以竹织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负以采茶也。

灶无用窭者，釜用唇口者。

甑，或木或瓦，匪腰而泥，篮以箅之，篾以系之。始其蒸也，人乎箅，既其熟也，出乎箅。釜涸注于甑中，又以谷木枝三亚者制之，散所蒸牙笋并叶，畏流其膏。

杵臼，一曰碓，惟恒用者佳。

规，一曰模，一曰棬。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

承，一曰台，一曰砧。以石为之，不然以槐、桑木半埋地中，遣无所摇动。

檐，一曰衣。以油绢或雨衫单服败者为之，以檐置承上，又以规置檐上，以造茶也。茶成，举而易之。

芘莉，一曰羸子，一曰篣筤。以二小竹长三赤，躯二赤五寸，柄五寸，以篾织，方眼如圃，人土罗阔二赤，以列茶也。

棨，一曰锥刀，柄以坚木为之，用穿茶也。

扑，一曰鞭。以竹为之，穿茶以解茶也。

焙，凿地深二尺，阔二尺五寸，长一丈，上作短墙，高二尺，泥之。

贯，削竹为之，长二尺五寸，以贯茶焙之。

棚，一曰栈，以木构于焙上，编木两层，高一尺，以焙茶也。茶之半干升下棚，全干升上棚。

穿，江东淮南剖竹为之，巴川峡山纫谷皮为之。江东以一斤为上穿，半斤为中穿，四两五两为小穿。峡中以一百二十斤为上，八十斤为中穿，五十斤为小穿。字旧作钗钏之"钏"，字或作贯串，今则不然。如磨、扇、弹、钻、缝五字，文以平声书之，义以去声呼之，其字以穿名之。

育，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傍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贮塘煨火，令煴煴然，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

三之造

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牙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茶有千万状，卤莽而言，如胡人靴者蹙缩然，犎牛臆者廉檐然，浮云出山者轮菌然，轻飚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水澄泚之。又如新治地者，遇暴雨流潦之所经，此皆茶之精腴。有如竹箨者，枝干坚实，艰于蒸捣，故其形簏簁然；有如霜荷者，至叶凋，沮易其状貌，故厥状委萃然，此皆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经目，自胡靴至于霜荷八等，或以光黑平正，言嘉者，斯鉴之下也；以皱黄坳垤言佳者；鉴之次也。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鉴之上也。何者？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则黑，日成者则黄，蒸压则平正，纵之则坳垤，此茶与草木叶一也，茶之否臧，存于口诀。

中　卷

四之器

风炉：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圬墁，凡三足。古文书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其三足之间设三窗，底一窗，以为通飚漏烬之所，上并古文书六字：一窗之上书“伊公”二字，一窗之上书“羹陆”二字，一窗之上书“氏茶”二字，所谓“伊公羹陆氏茶”也。置墆埭于其内，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画一封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兽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虫也，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封焉。其饰以连葩、垂蔓、曲水、方文之类。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灰承作三足，铁柈台之。

筥：筥以竹织之，高一尺二寸，径阔七寸，或用藤作，木楦，如筥形，织之六出，固眼其底，盖若利箧口铄之。

炭挝：炭挝以铁六棱制之，长一尺，锐一丰，中执细头，系一小镊，以饰挝也。若今之河陇军人木吾也，或作锤，或作斧，随其便也。

火筴：火筴一名箸，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锁之属，以铁或熟铜制之。

馥：馥以生铁为之，今人有业冶者所谓急铁。其铁以耕刀之趄炼而铸之，内摸土而外摸沙土。滑于内，易其摩涤；沙涩于外，吸其炎焰。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脐长则沸中，沸中则末易扬，末易扬则其味淳也。洪州以瓷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银也。

交床：交床以十字交之，剜中令虚，以支馥也

夹：夹以小青竹为之，长一尺二寸，令一寸有节，节已上剖之，以炙茶也。彼竹之筱津润于火，假其香洁以益茶味，恐非林谷间莫之致。或用精铁熟铜之类，取其久也。

纸囊：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

碾：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拓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其拂末以鸟羽制之。

罗合：罗末以合盖贮之，以则置合中，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纱绢衣之，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

则：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

水方：水方以椆木、槐、楸、梓等合之，其里并外缝漆之，受一斗。

漉水囊：漉水囊若常用者，其格以生铜铸之，以备水湿，无有苔秽腥涩。意以熟铜苔秽、铁腥涩也。林栖谷隐者或用之竹木，木与竹非持久涉远之具，故用之生铜。其囊织青竹以卷之，裁碧嫌以缝之，纽翠钿以缀之，又作绿油囊以贮之，圆径五寸，柄一寸五分。

瓢：瓢一曰牺杓，剖瓠为之，或刊木为之。晋舍人杜毓《荈赋》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阔胫薄柄短。永嘉中，馀姚人虞洪入瀑布山采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祈子他日瓯牺之余乞相遗也。”牺，木杓也，今常用以梨木为之。

竹筴：竹筴或以桃、柳、蒲、葵木为之，或以柿心木为之，长一尺，银裹两头。

鹾簋：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贮盐花也。其揭竹制，长四寸一分，阔九分。揭，策也。

熟盂：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

碗：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畚：畚以白蒲卷而编之，可贮碗十枚。或用筥，其纸帕，以剡纸夹缝令方，亦十之也。

札：札缉栟榈皮以茱萸木夹而缚之。或截竹束而管之，若巨笔形。

涤方：涤方以贮涤洗之余，用楸木合之，制如水方，受八升。

滓方：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处五升。

巾：巾以絁为之，长二尺，作二枚，玄用之以洁诸器。

具列：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纯木纯竹而制之，或木法竹黄黑可扃而漆者，长三尺，阔二尺，高六寸，其到者悉敛诸器物，悉以陈列也。

都篮：都篮以悉设诸器而名之。以竹篾内作三角方眼，外以双篾阔者经之，以单篾纤者缚之，递压双经作方眼，使玲珑。高一尺五寸，底阔一尺，高二寸，长二尺四寸，阔二尺。

下　卷

五之煮

凡炙茶，慎勿于风烬间炙，熛焰如钻，使炎凉不均。持以逼火，屡其翻正，候炮出培塿状，虾蟆背，然后去火五寸，卷而舒则本其始，又炙之。若火干者，以气熟止；日干者，以柔止。其始若茶之至嫩者，茶罢热捣叶烂而牙笋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钧杵亦不之烂，如漆科珠，壮士接之不能驻其指，及就则似无禳骨也。炙之，则其节若倪，倪如婴儿之臂耳。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候寒末之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古人有劳薪之味，信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地慢流者上，其瀑涌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颈疾。又多别流于山谷者，澄浸不泄，自火天至霜郊以前，或潜龙畜毒于其间，饮者可决之以流其恶，使新泉涓涓然酌之。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谓弃其啜余，无乃韬舖而钟其一味乎？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鐏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敷"，有之。第一煮水沸，而弃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云母，饮之则其味不正。其第一者为隽永，或留熟以贮之，以备育华救沸之用。诸第一与第二第三碗，次之第四第五碗，外非渴甚莫之饮。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乘热连饮之，以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茶性俭，不宜广，则其味黯澹，且如一满碗，啜半而味寡，况其广乎！其色缃也，其馨䔖也。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

六之饮

翼而飞，毛而走，去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饮啄以活，饮之时，义远矣哉。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於戏！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之所工，但猎浅易。所庇者屋屋精极，所着者衣衣精极，所饱者饮食，食与酒皆精极之。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日末，八曰煮，九曰饮。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膻鼎腥瓯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飞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遽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

七之事

王皇炎帝。神农氏。周鲁周公旦。齐相晏婴。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杨执戟雄。吴归命侯。韦太傅弘嗣。晋惠帝。刘司空琨。琨兄子兖州刺史演。张黄门孟阳。傅司隶咸。江洗马充。孙参军楚。左记室太冲。陆吴兴纳。纳兄子会稽内史俶。谢冠军安石。郭弘农璞。桓扬州温。杜舍人毓。武康小山寺释法瑶。沛国夏侯恺。余姚虞洪。北地傅巽。丹阳弘君举。安任育。宣城秦精。敦煌单道开。剡县陈务妻。广陵老姥。河内山谦之。后魏琅琊王肃。宋新安王子鸾。鸾弟豫章王子尚。鲍昭妹令晖。八公山沙门谭济。齐世祖武帝。梁刘廷尉。陶先生弘景。皇朝徐英公勣。

《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周公《尔雅》："槚，苦荼。"《广雅》云："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卯茗莱而已。"

司马相如《凡将篇》："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

《方言》："蜀西南人谓茶曰葭。"

《吴志·韦曜传》："孙皓每飨宴坐席，无不率以七胜为限。虽不尽入口，皆浇灌取尽，曜饮酒不过二升，皓初礼异，密赐茶荈以代酒。"

《晋中兴书》："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晋书》："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搜神记》："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字苟奴，察见鬼神，见恺来收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人，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

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傅咸《司隶教》曰："闻南方有以困蜀妪作茶粥卖，为帘事打破其器具。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

《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姊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鬲。"

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传巽七诲》："蒲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极石蜜。"

弘君举食檄："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五味橄榄、悬豹、葵羹各一杯。孙楚歌：'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

华佗《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壶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郭璞《尔雅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

《世说》："任瞻字育长，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

《续搜神记·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以遗精，精怖，负茗而归。"

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异苑》："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母告，二子惭之，从是祷馈愈甚。"

《广陵耆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

《艺术传》："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余茶苏而已。"释道该说《续名僧传》："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敕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

《宋江氏家传》："江统字应迁，愍怀太子洗马，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蓝子菜茶之属，亏败国体。'"

《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王微《杂诗》："寂寂掩高阁，寥寥空广厦。待君竟不归，收领今就槚。"

鲍昭妹令晖著《香茗赋》。

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气苾新城，味芳云松。江潭抽节，迈昌荇之珍；疆埸擢翘，越葺精之美。羞非纯束野麏，裛似雪之驴；鲊异陶瓶河鲤，操如琼之粲。茗同食粲酢，颜望楫免，千里宿舂，省三月种聚。小人怀惠，大懿难忘，陶弘景《杂录》："苦茶轻换膏，昔丹丘子青山君服之。"

《后魏录》："琅琊王肃仕南朝，好茗饮莼羹。及还北地，又好羊肉酪浆，人或问之：茗何如酪？肃曰：茗不堪与酪为奴。"

《桐君录》："西阳武昌庐江昔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饽，饮之宜人。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天门冬、拔揳取根，皆益人。又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

并冷。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煮盐人但资此饮，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辈。"《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会，歌舞于山上，山多茶树。"

《括地图》："临遂县东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山谦之《吴兴记》："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夷陵图经》："黄牛、荆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阴图经》："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图经》云："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渴热，令人少睡。秋采之苦，主下气消食。注云：春采之。"

《本草·菜部》："苦茶，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注云：疑此即是今茶，一名荼，令人不眠。本草注。"按《诗》云"谁谓荼苦"，又云"堇荼如饴"，皆苦菜也。陶谓之苦茶，木类，非菜流。茗，春成谓之苦搽。

《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茶、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甘草汤洗，以末傅之。"

《孺子方》："疗小儿无故惊蹶，以葱须煮服之。"

八之出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

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

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

黔中生恩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九之略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时，于野寺山园丛手而掇，乃蒸，乃舂，乃以火干之，则又棨、朴、焙、贯、棚、穿、育等七事皆废。其煮器，若松间石上可坐，则具列，废用槁薪鼎枥之属，则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等废；若瞰泉临涧，则水方、涤方、漉水囊废。若五人已下，茶可末而精者，则罗废；若援藟跻嵒，引絙入洞，于山口灸而末之，或纸包合贮，则碾、拂末等废；既瓢碗、筴、札、熟盂、鹾簋悉以一筥盛之，则都篮废。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

十之图

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

戒子拾遗

[唐]李　恕撰　陈尚君　黄清发整理

《戒子拾遗》一卷，唐李恕撰。恕，中宗时县令，字里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为四卷，后久无传本。南宋刘清之辑《戒子通录》卷三收此书，首有解题云："李恕，唐中宗时县令。以崔氏《女仪》戒不及男，《颜氏家训》训遗于女，遂著《戒子拾遗》十八篇，兼教男女，令新妇子孙，人写一通，用为鉴戒云。"当据原序节写而成。此书所录适为十八则，当为全书抄入。今即据以校点整理。

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志学之年，足堪宾贡，平、翼二子，即是其人。夫何异哉，积勤所致耳。擢第之后，勿弃光阴，三四年间，屏绝人事，讲论经籍，爰迄史传，并当谙忆，悉令上口。洎乎弱冠，博综古今，仁孝忠贞，温恭谦顺，器惟瑚琏，材堪廊庙。如或出身之后，怠而自逸，被服绮罗，弄姿顾影，朝游酒肆，暮宿倡楼，虽则生之，不如遄死，若豘犬耳，奚足惜哉！

居九品之中，处百僚之下，清勤自勖，平真无亏，事长官以忠诚，接僚友以谦敬，言思乃出，行思乃动，勿辄有毁誉，勿轻论得失。

格式律令，为政之堤防，一牵吏役，动遵宪纲。与夺割断，必须理惬条章；喜怒刑名，岂可率由胸臆。枷杖样式，著于令文，准令而行，足堪市耻。勿奋威怒，粗杖大枷，肆一朝之忿，取终身之败。

申上移牒，言唯谨尔，署必真书，慎勿侮弄刀笔，讥玩朋僚。若犯要司，败不旋踵，若轻同类，怨岂在明。位下处卑，触涂防谨，部内士人虚心接引，乡中耆望以礼承迎，若恣心纵骂，轻出莠言，骂父子怨，骂兄弟怨，既为怨府，亦谓深仇。刘宽不呵童仆，嗣宗口不臧否。韩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勉之勉之！

县有长官，职宜风化，丞尉卑末，无劳广为。若乃斥强健，压雄豪，奋下车之威，钓高明之誉，指挥一县，专擅六曹，识者寒心，旁观启齿，但能正身范物，修己安人，不与典吏交言，不在公庭妄笑，立无偏倚，坐必正方，人自怀之畏之矣。

汝辈后生，始从卑仕，禄俸所获，仅以代耕，宜减省家人，谨身节用，阖门昼掩，镇安关钥，家童敛迹，无出府廷。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夫如是，则骢马埋轮，且安高枕，岂多言之可畏，何众口之能伤哉！杨震为涿郡太守，子孙皆蔬食步行，曰："使人称为清白吏子孙。"诚哉斯言，誓铭肌骨。部内交关，诚非所愿，傥缘切要，不遑远市，衣食之外，无辄交通，必须依价钱归物主，分明付领，书取文钞，虽云细务，易涉流言，勿招抑逼之词，以获侵渔之谤。若能远希先觉，遥杜未萌，清介皎然，吾无忧矣。

周生烈云："食禄坐观，贼也。"老子云："债少易偿，职寡易守。"汝等欲仕周行，深期自卜，审己量分，或保微班，冒宠贪荣，方贻后谴。但能绩著鸣弦，功彰露冕，足隆门阀，不坠箕裘，岂要荣贵方为宦达。

纳采行媒，咸求雅对，河鲂宋子，勿坠清规。或嫁女从夫，有资贤婿，如为男求妇，必在甲门。无骤百代之规，以适一时之欲。

告休暇景，公务余闲，学以润身，必资宏益。谯周云："圣人学之于天，君子学之于圣。"又云："进者犹行也，朝发而异宿矣；益者其犹取菜乎，勤则顷筐盈矣。"家中经史不能周足，但能阅市，恒有贱书，假如数万青蚨，才当一马之值，堪得数千黄卷，便为百代之宝。凡人皆知市骏马，悦轻肥，而莫肯市书，见近识小。《淮南子》云："家有三史无痴子。"可不勉欤！

吾昆弟七房，子侄尤众，未出一门，已成三从，左提右挈，洎乎成长，世祀云远，恩爱不渝，怀橘而归，遗兼诸母，易衣而出，讵止同胞。服有功缌，礼经所限，情存家法，勿或亏焉。博徒暴客，破产倾家，汝等子孙，尤宜戒谨。脱子侄之中，顽嚚不肖，公违父叔之令，辄从轻薄之徒，必当断其掷头之指，

以为终身之戒。宁不知亏令断骨，忍痛伤心，折一指足以保一门，所全者大，故不隐也。

夫酒者，所以祀鬼神，养病老。冠昏之礼，非酒不成；宾主之欢，非酒不接。无容沉湎过度，颠沛有亏。汝等从宦，顾惜身名，纵不能全然禁断，倍须拘检。酒气未尽，不可参预府廷；面色未平，不宜呵叱百姓。以此为戒，馀可知矣。

孙叔敖为令尹，一老父教之云："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袁子》云："贫贱愿人之接己，富贵忘己之接人，大禹一饭十起，周公一沐三握。"夫接士忘疲，礼贤忘倦，圣贤犹且若是，而况凡庸乎！

曾子云："书功不过百日。"谚云："千里面首，既堪力致。"何惜余闲。诸葛戒子，尚忧粗拙。汝辈钟、张真草之迹，念并留心；阴阳卜筮之书，慎毋开卷。射宫观德，君子攸宜，弹琴自娱，性灵取悦，自馀伎术，并勿经怀，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女诫》、《女仪》，儿女等各写一通，咸将自警女，兼辅佐君子。儿亦劝奖室家，中外相承，夫妻并立，终朝三省，每月一寻，实获我心，念无违也。

闾阎贱弟，委巷庸兄，多分嫡庶，构成痛痏，不念胞胎虽别，骨血不殊，岂可儿结父仇，子兼母妒，伤心犯顺，所不忍言。汝等幼习义方，以归名教，察天伦之重，既悟同生；觉流俗之非，毋遵覆辙。

女子七岁，教以《女仪》，读《孝经》、《论语》，习行步容止之节，训以幽闲听从之仪。《礼》云：女子十年治丝枲织纴，观祭祀，纳酒浆，事人之礼，此最为先。十五而笄，十七而嫁，既从礼制，是谓成人。若不微涉青编，颇窥缃素，粗识古今之成败，测览古女之得失，不学墙面，宁止于男通之，妇人亦无嫌也。

妇人之德，贵在贞静，内外之言，不出闺阃，郑卫之音，尤非所习，游娱之乐，无以宽怀。夫若东西，家无耆旧，年少子幼，虑远防微，家具无假于人，馈献杜而弗纳，心怀廉谨，外绝交通，衣食斟量，常令备足。披寻谱谍，记忆亲姻戚属尊卑，吉凶周至，方为内范，念勖前规。

谚云："成家由妇，破家由妇。"缅寻其语，谅匪虚谈。未有娣姒相怜，而兄弟不睦；娣姒相嫉，而昆季雍和者也。

升堂拜母，心所未通，广坐呈妻，理尤不可。人之家法，难易不同，在于吾心，以难胜易，与其轻易，宁可从难。

天台山记

[唐]徐灵府撰　陈尚君整理

《天台山记》一卷，唐徐灵府撰。灵府（生卒年不详），号默希子，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为道士，初居衡山，元和十年（八一五）移居天台云盖峰石室，历十余年，日以修炼自乐。武宗会昌初诏召之，不赴。后绝粒而卒，年八十二。灵府著作今存《通玄真经注》十二卷及本书。本书历记天台山山川形势、观寺兴废、名胜景观及人文传说，因作者久居此山，所记多得亲历，又广征文献，是唐代山志中的名作，对了解唐时天台名胜及佛道隆盛情况，均具重要参考价值。今据《古逸丛书》本整理，并曾参据《唐文拾遗》的录文。

孙绰云："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信矣哉！盖寰瀛之灵墟，三清之别馆。按《真诰》云："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牛斗之分，以其上应台宿，光辅紫宸，故名天台，亦曰桐柏。"栖山陶隐居《登真隐诀》云："大小台处五县中央（即余姚、临海、唐兴、句章、剡县也）。大小台乃桐柏山，六里乃至二石桥，先得小者。复行百余里，更得大者，在最高处采药人，信佛见之，石屏虹梁，与画相似。又见玉堂金阙，望桥边有莲花状，大如车轮，其花恍惚不可熟见。大小台者，以石桥之大小为名。"据此说，即天台与桐柏，二山相接而小异也。按长康《启蒙记》云："天台山在会稽郡五县界中，去人境不远，路经瀑布，次经犹溪，至于浙山。犹溪在唐兴县东二十里发源，自花顶从凤凰山东南流，合县大溪，入于临海郡溪江也。其水深冷，前有石桥，遥望不盈尺，长数十步，临绝溟之涧，忘其身者，然后能度。度者见天台山，蔚然凝秀，双岭于青霄之上，有琼楼玉堂，瑶林醴泉，仙物异种，偶或有见者，当时斫树记之，再寻则不复可得也。"按此记说，则神异之所，非造次可睹焉。今游人众所见者，盖非此桥，且犹溪高处，不见有桥，今众人所见者，乃在歇亭西二十里，水流于剡县界，定知不是长康所说之桥也。

州取山名，曰台州，县隶唐兴，即古始丰县也。肃宗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县。山去州一百四十八里，去县有一十八里，一头亚入沧海中，有金庭不死之乡，在桐柏之中，方圆可三十里，上常有黄云覆之，树则苏玡琳碧，泉则石髓金浆，《真诰》所谓金庭洞天，是桐柏真人之所治也。真人周灵王太子乔，字子晋，好吹笙，作凤鸣于伊雒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不得，偶乘白鹤，谢时人而去，以仙官授任为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来治兹山也。故《真诰》云："吴句曲之金陵，越桐柏之金庭，成真之灵墟，养神之福境。"《名山福地记》云："洪波不登，三灾□莫至。"又云："经丹水南行，有洞交会从中过，即赤城丹山之洞，上玉清平之天，周回三百里。"

洞门在乐安县界，即十六洞天第六洞也，即茆司命所治也。群峰峥嵘，碧障合沓，磨霄凌汉，日蒸云起，雾桑迸芳，瑶花间发，光彩辉烛，四时如春，凤翔神鸾，栖于其上，丰狐文豹，隐于其中。南驰缙云，北接四明。东距溟渤，西通剡川。又多产柽松桂，垂珠积翠于重岩；玄光灵芝，吐耀于幽谷。至于岩烟匿景，匪徒与五岳争雄；考异搜奇，自可引三山为匹。爰洎晋宋，至于梁陈，咸以日中星鸟；望秩兹山，藏璧献琛，率为常典。《抱朴子·内篇》云："凡诸小山，不堪作神丹金液，皆有木石之精，千岁老魅，能坏人药，唯嵩镇、少室、缙云、罗浮、大小台，比诸山正神居处，助人为福，可以修真练药者矣。"

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居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枕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仙坛与翠屏岩耸空斗峙，瀑布迸流，落落西崖间，可千余丈，状素霓垂天，飞帛触地。孙兴公赋云："瀑布飞流以界道。"即此处是也。腾波溃沫，近惊翻云，鼓怒振雷，遥闻神悦。瀑布南流百余步，

与灵溪相合，流注县大溪，入于临海郡也。观中流引瀑水，萦绕廊院，灌注池沼，荷芰芬芳，萝竹交映，游者忘归，胜概之极也。

观东一百五十步，先有故柳史君宅，号曰紫霄山居。南瞩苍岭，北接紫霄峰，左右皆列小山，迤逦为势。东北连丹霞洞，洞有葛仙公炼丹之初所也。宅中多植灵葩翠柽，修篁其卉，曲池濩沼，药院丹炉，斯亦炼化之奇景。柳君名泌，宪宗十三年，自复州石门山诏征授台州刺史。不至郡，便止山下，领㝊备药，后浑家于丹霞洞隐仙也。

自天台观西去瀑布寺一里，宋元嘉年中，沙门法顺所兴立。近瀑布下，因以为名。寺北一里有岩，高百丈，名百丈岩，岩下灵溪。孙兴公赋："过灵溪而一濯，疏烦虑于心胸。"寺引溪水，经厨中过，还绕廊院。寺南九峰山，山高百余丈，周回六里，亦天台有派干也。旧名九垅山，天宝六载改为九峰山。昔王逸少与支道林常登此山，以为胜瞩也。

自天台观北路上桐柏观一十二里，皆悬崖磴道；盘折而上，皆长松狭路，至于桐柏洞门。故赋云："苏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即此地也。自洞门一小岭，可二里乃至观处，倚小松岭，岭前豁平陆数顷，四面特起峰峦，有若郛郭，乃神真之所休憩，巢许之所钦，自非噏沉凌霄汉，梦龟鹤之夭促，与天地而长久者，何以居焉。昔褚先生修道之所，又徐法师之于此立道房斋阁，号曰隐真之中峰。观前有田顷余，东有溪曰清溪，溪注田西经三井，飞流瀑布，凡是游客，但睹景奇物异，恍然似升玄都玉京者矣。观即唐睿宗景龙二年为白云先生所置。白云先生乃司马天师也，名字徽，字承祯，河内温人，事载在碑中。先生初入花顶峰，遇王义之人山学业，先生过笔法付义之："子欲学书，好听吾语。夫受笔法，与俗不同，须静其心，后澄其心思，暮在功书，筋骨附近，气力又须均停，握管与握玉无殊，下笔与投峰不别，莫夸端正，但敢坚强，筋力若成，自然端正。东边石室，子莫频过，尽是异兽精灵也。向余边受业，凡人到彼必伤，缘残吾命，汝将来料伊不敢。西边石室，甚是清闲，案砚俱全，诗书并足，松花仙果，可给朝餐；石茗香泉，堪充暮饮。闲玩水自散情怀，闷即凌峰，莫思闲事。"义之既蒙处分，岂敢有违，一登石室，二载不亏，夜则望月临池，朝则投云握管，澄滤其思，暮在功书，清静其心神，志求笔法。光回影转，节物频移，日就月将，便经年载。义之第一年学书，似蛇惊春蛰，鱼跃寒泉，笔下龙飞，行间蝶舞，虽未殊妙，早以惊群。至第二年学书，似鹤度春林，云飞玉间，笔含五彩，墨点如龟，筋骨相连，似垂金锁。至第三年学书，将为是妙也，遂书得数纸来。先生再拜展于案上，一见凛然作色，高声谓责义之曰："子之书法，全未有功，筋骨俱少，气力全无，作此书格，岂成文字？但且学书，有命即至，仙堂无事，不劳相访。"义之唱喏，即归书堂。所又得三年功，书成矣。先生乃赞义之曰："念汝书迹，异世不同。淡处不淡，浓处不浓。得之者罕有，见之者难逢。进一字千金重赏，献一字万户封侯。"再赞曰："众木中松，群山中峰，灵鹤中冲，五岳中嵩。吾令归俗，汝向九霄红。汝归于世界，如鹤出笼。别后有心相顾，时时遥望白云中。"先生初入天台，后睿宗皇帝诏复桐柏旧额，请先生居之。其降敕书曰："吴朝葛仙公废桐柏观在天台山，如闻始丰县人斫伐松竹，毁废坛场，多有秽触，频致死亡，仰州县官与司马炼师相知，于天台山中僻方封取四十里，以为禽兽草木长生之福地，量一观仍还旧额。"初构天尊堂五，虚其上三，而良吏书之，以记祥也。天宝六载，郡守贾公长源及玄静先生李君名含光，即天师弟子之玄宗师等立碑，太史崔尚制文，翰林学士韩择木书，玄宗皇帝亲书其碑额。

观南一里有石坛一级，以砖石杂砌，方广三十二丈。按《法轮经》，即太极三真人下降，授葛仙公修道于天台山，感降上真于此坛也。仙公真经并义注之所也，事迹具在《本起传》中，此不备载。坛西南下石上，有隶书刻记之，日诰使徐公醮坛，授仙公经。真人自称姓徐，名来勒，字则未详何人也。坛前有塘，名曰降真塘，塘多植荷荇之类。自塘南一里至洞门，门外西南一里余至王真君坛，真君即桐柏真人也。有小殿，即真君仪像俨焉。开元初，玄宗创立之，度道士七人洒扫也。

殿前有石泉，名曰醴泉，南三步新立上真亭，身临万仞，坐观千里，游者登之，坐眺平陆。按正坛在真君殿西北二十步，有石坛，方广四丈，八尺一坂，甃以古砖，今州县祈请水旱，皆于此坛。殿东二十步，又有古八角坛，自殿西北下山三百步，即至三井。一井今阗塞，俗传云曾有尼师洗手触之，一旦自塞。二井其深不测，并自然天凿。尝有好事者投纶于其间，缯纶尽而不及底，或云通海，或云海眼，未可详也。其春夏时，每雨将降，则众流灌激，溢涌雷吼，有若蛟螭潜隐之鼓怒也。其间游者见之，莫不神骇胆栗。邑中有水旱，令长每虔祀情诚，祈于晴雨，无不响应之，是国家投龙璧醮祭祈福之所。高宗永淳二年，投龙于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诏令太常卿修礼仪使韦绍赍金龙白璧投于井。宝历元年，主上遣中使王士岌、道门威仪赵常盈、太清大德阮幽闲、翰林待诏禄通玄，五月十三日到山，于天台观设醮，许往三井投龙璧也。

自三井西上一峰约二里，有僧院名佛窟院，今道元观是也。前枕翠屏岩，北连桐柏大山，翠屏岩与仙坛，侠径瀑布，双峙霄降，半隐云表。岩上有亭子，极眺平陆，此处并为殊景也。

自桐柏观西北行七里，乃至琼台。中天以悬居，自百丈岩上，无上琼台路，皆水石深崄，不可登涉，事须登仙坛取桐柏路，方可得到。即平视琼台，而下望双阙，而游者多怪琼台不在中天，双阙不出云表，

犹在山上观之然也。若自下仰视，则琼台不啻中天。双阙五里，夹灵溪而行，翠壁万仞，森倚相向，奇花秀柽，互发芳凳，珍禽灵兽，造扬清音。余曾寻琼台，下云溪，溯流北行三十里，或潺湲浅濑，其平则三里五里，或潭洞院杳，其深则千丈万丈。怪石嵌崴，水色明鲜，历历见底，纤鳞莫隐。造之者不觉忘归，非神仙之窟宅，曷能若斯。

桐柏东北五里，有华林山居，水石清秀，灵寂之境也（长庆初，道士陈宗言修真之所）。自观北上一峰，可五里，有方瀛山居，上有平地顷余，前有池塘，广数亩，塘中有小洲岛焉，有荷芰，前眺望苍苓，后耸云盖，即后峰名也。西接琼台，东近华林，即灵府长庆元年定室于此，是天台第二重。自方瀛上七里，有玉霄山居，平地顷余，四山回合，又邃若洞天也，即天台第三重。自玉霄东南行三里，有双石涧，列为高门，可百余仞，因呼为石门桐柏观。北亦有上华顶路，路深邃梗涩，游人罕逢此行，多取国清路上。

自天台观西行十五里，有白岩寺，寺去县三十里，宋末有僧普辽所见精舍。

自天台观东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山高三百丈，周回七里，即天台南门也，古今即是于国家醮祭之所。其山积石，石色艳然如朝霞，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烧山。故赋云："赤城霞起以建标。"即此山也。半山有飞霞寺，即是梁岳王母为居此寺也，今则废矣。山下有石室，道士居之。其中山趾有寺曰中岩寺，即是西国高僧白道猷所立也。

国清寺在县北一里，皆长松夹道至于寺，寺即隋炀帝开皇十八年为智𫖮禅师所创也。寺有五峰，一八桂峰，二映霞峰，三灵芝峰，四灵禽峰，五祥云峰，双涧回抱。天下四绝寺，国清第一绝也。寺上方兜率台，台东有石坛，中有泉，昔普明禅师将锡杖臥开，名锡杖泉。自国清寺东北一十五里，有禅林寺，寺本智𫖮禅师修禅于此也。以贞元四年使牒移黄岩县废禅林寺额，来易于道场之名。寺东一十五里，有香炉峰，甚高嶮，峰上多有香柏，桱桂之木相连。有宴坐峰，其峰可高百余丈，是智者大师降魔峰。后有神人送石屏峰于大师背后，至今存焉。峰下有龙潭，周回一里，下注螺溪，亦出县大溪耳。寺西北上十里至陈田（昔有神人于此开田，供智者大师朝种暮收）。自陈田可五里，西入一源甚平，丘号曰白砂，有僧居之。

禅林寺西北止二十五里，乃至歇亭，即平昌孟公简廉察浙东。北一十里，乃至灵墟，今来是智者禅院，即白云先生所居之处也。先生早岁从道，始居嵩华，犹杂以风尘，不任幽赏。乃东入台岳，雅惬素尚，遂此建修真之所。《真诰》云："天台山中有不死之乡，成禅之灵墟，常有黄云覆之。"此则其地也。故建思真之堂，兼号黄云堂。堂有小涧，南有岗，其势回合，岗前有平地，立坛一级，用石甃之，名曰玄神。故先生《灵墟颂》云："堂号黄云，以□真气，坛名玄神，仰窥清景。"东为练形之室，吸引所居；南为凤轸之台，以吟风养畅；西为朝神静开启祈依；北曰龙章之阁，以瞻云副墨。卑而不陋，可待风雨；庄而不丰，可全虚白。坛前十步有大溪，发源华顶，东南流宁海界。又堂西十步有泉，其色味甘，可以愈疾。中间平地立别院，营大丹炉，修剑镜，并皆克就。长松十株，修竹数顷，皆天师手植。频有诏命，先生皆不就。至睿宗景云二年，令兄承祎就山邀迓。诏书曰："炼师德超河上，道迈浮丘，高历碧落之庭，独步清源之境。朕初临宝位，久藉徽猷，虽非尧舜丕图，翘心啮缺；轩辕御历，遥想崆峒。缅惟彼怀，宁妨此愿，朝钦夕伫，迹滞心飞。欲遣使者迎，或虑炼师惊惧，故令承祎往诏，愿与同来。披尉不遥，无先此虑。"先生随诏至京，帝问以"理身以清高为贵，理国则如何先？"师对曰："国犹身也，身犹国也。老君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也，而天下治也。《易》曰：'大人与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为而成，天为之理家之道也。"帝叹曰："广成之言，何以加此。"请归山，帝赐宝琴一张，及霞纹帔。中朝属词之士，赠诗百余人。帝遂置桐柏观，诏先生居之。

自灵墟南出二十里，有小庄在欢溪也。梁高士顾欢曾居此，是名欢溪也。自歇亭西行，注涧一十五里，至石桥头，有小亭子。石桥色皆青，长七丈、南间阔七尺，北头阔二尺，龙形龟背，架万仞之壑上，有两涧合流，从桥下过，滞为瀑布。西流出剡县界，从下仰视，若晴虹之饮涧。桥势峃峭，水声崩落，时有过者，目眩心悸，今游人所见者，正是此桥也，是罗汉所居之所也。意为即小者，则不知大者复在何处，盖神仙冥隐，非常人所睹。从此桥沿涧行一十五里，又有一石桥中断，号为断桥也。

自歇亭北上廿里，上华顶峰，此天台山极高处也。常为云雾霾翳，少有晴朗之时。其高霏微，似寒先云，幽涧凝冴，经夏不消。若遇晴时，则朝观日之所设。《图经》云："白云先生从灵墟至华顶两处，从来朝谒不绝。其上造天尊堂，并左右二室，开窦以延日月，朝餐其光；鑿龛以贮云雾，夕吸其气。堂前立坛三级，堂内有石像石磬，上有铁香炉并钟。此坛久为荒榛，近亦修开也。堂东一十步有甘泉。"先生住经二十八载，频奉敕诏，先生多不就，有表云："俗人贞隐，犹许高栖，道士修真，理宜逊远。"又诏云："虽阻彼怀，宜从此旨，请断来表，无或二三。"开元十一年，玄宗皇帝追入内。先生辞归，帝以天台幽远，难以迎请，遂于王屋山选形胜，特置阳台观居之。今灵墟华顶，无复堂宇，唯余松竹，天气晴望见海水，碧色朕然，与天同光。若清真之俦，则三山十洲，仿佛而睹，云佩风笙，倏忽而闻。

自华顶北直，下甚嶮阻，千崖万壑，千林复涧，猿猱腾翥，灵祇凭托，非人迹所及。又去天台北门，

在剡县金灵观，观前有香炉峰，峰下有山穴，可以窥之，则莫穷深浅。自天台山西北有一峰，孤秀迥拔，与天台相对，曰天姥峰，下临剡县路，仰望宛在天表。旧属临海郡，今隶会稽。又有大唾、小唾二峰，去天姥唾为谷。天姥峰有石桥，以天台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之文，高邈不可寻觅。春月醮者，闻箫箫鼓之声。宋元嘉中，台遣画工匠，写山状于圆扇，以标榧灵异，即夏禹时刘阮二人采药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刘晨、阮肇，入山遇仙于此，其事亦具在本传。又按：《仙经》云此山有石桥一所，现二所不知其处。又云："多散仙人，遇得桥，即与相见。"以此言之，即灵仙之桥也，非今常人见者，自非精诚玄达，阻绝相偶，真仙亦不可得见，桥亦安可睹之。至于奇禽异兽，千状万类，不可称记，灵葩仙草，潜产谷中，莫能名之，而五芝耀彩，非真不遇，建木匿影，岂凡所观。

灵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岭，定室方瀛，至宝历初岁，已逾再闰，修真之暇，聊采经诰，以述斯记，用彰灵焉。

古清凉传

[唐]慧　祥撰　朱　刚整理

《古清凉传》二卷，唐僧慧祥撰，慧祥，又作惠详，自署蓝谷沙门。据《类编长安志》卷六载，蓝田县东南二十里有蓝谷，或即其所指。所著另有《弘传法华传》十卷，收入《大正藏》。二书所叙迄于中宗时，作者当即此前后在世。《华严经》称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后人即坐实为五台山。本书为今知最早的五台山志，于山城名胜及高僧异行灵变，载录颇备。于了解唐时五台山佛教盛况，颇为珍贵。宋人续此书，另撰成《广清凉传》、《续清凉传》等书，足见本书的影响。今据《宛委别藏》本点校，并参校《大正藏》本。

卷　上

立名标化一

谨按《华严经·菩萨住处品》云："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有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常为说法。"余每览此土名山，虽嵩岱作镇，蓬瀛仙窟，皆编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于金口，传之宝藏，宅万圣而敷化，自五印而飞声。方将此迹，美曜灵山，利周贤劫，岂常篇之所纪，同年而语哉。今山上有清凉寺，下有五台县清凉府，此实当可为龟鉴矣。一名五台山，其中五山高耸，顶上并不生林木，事同积土，故谓之台也。

郦元《水经》云："其山五峦巍然，迥出群山之上，故谓五峰。晋永嘉三年，雁门郡葰（苏果、苏寡二切）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仙经》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旌异记》云："雁门有五台山，山形有五峙，一台常晦，不甚分明，天清云散，有时而出。"《括地志》云："其山层盘秀峙，曲径萦纡，灵岳神巉，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烟四合，慈觉之心，邈然自远，始验游山者往而不返。"

集记者曰：文殊师利者，盖法身之大士也，先成正觉，名龙种尊，名欢喜藏，亦号普见如来。今以方便力，现为菩萨，所以对扬圣众，摄济群蒙，鞭其役者，驱之彼岸。详乎道也，识智无以造其源；谈乎迹也，名数不可阶其极。但以迷徒长寝，莫能自悟，遂使俯降慈悲，见兹忍土，任持古佛之法，常居清凉之地，表迹临机，俟我含识。《般泥洹经》云："若但闻名者，除一十二劫生死之罪；若礼拜者，恒生佛家；若称名字，一日至七日，文殊必来；若有宿障，梦中得见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堕恶道。"大矣哉斯益也。火宅诸子，何可忘怀？但博望张骞，寻河源于天菀，沙门法显，求正觉于竺乾，况乃咫尺神洲，榆杨视听，其来往也不移于晦望，其陟降也匪劳于信宿，岂可不暂策昏心，聊挥懈足，历此微款，为觉路之津乎？

或问："大圣化物，理应平等，正宜周旋亿刹，何乃滞此一方乎？"答曰："诚如来旨，诚如来旨。但具三缘，须居此地。一是往古诸佛展转住持，二使无志下愚专心有在，三为此处根熟堪受见闻。余谓柳杨之道，如斯而已矣。"

封域里数二

山在长安东北一千六百余里，代州之所管。山顶至州城东南一百余里。其山左邻恒岳，右接天池，南属五台县，北至繁峙县，环基所至五百余里。若乃崇岩叠嶂，浚谷飞泉，触石吐云，即松成盖者，数以千计。其霜雪夏凝，湮雾常积，人兽之不可窥涉者，亦往往而在焉。登中台之上，极目四周，唯恒岳居其次，自余之山谷，莫不迤逦如清胜也。

中台高四十里，顶上地平，周回六里零二百步。稍近西北有太华泉（亦名池也），周回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后感者，或深或浅不同。其水清澈凝

映，未尝减竭，皆以为圣人盥漱之处。故往还者多以香花财贿，投之供养。台顶四畔各二里，绝无树木，唯有细草藿（息萎切）靡存焉。诸台无树有草，例皆准此。郦元《水经注》云："东峨谷水源出中台，其水众溪竞发，控于君川，乱流西南，经西台之山，历东峨谷，谓之东峨谷。"

东台高三十八里，顶上地平，周回三里，去中台太华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记言：诸台高下、远近里数，多相乖越，盖是取道不同，或指台有异。今聊据一家，存其大致也。欲向东台，先从中台，经北台而过，中间但乘岗峄，不阻溪涧。顶上无水，唯有乱石。小柏谷水出北台下，北注滹沲（音陁）。其山东南延四十里，连入恒州行唐县界。翻岭山东，相连恒岳。西北延十三里，连入繁峙县界大柏谷。

西台高三十五里，顶上地平，周回二里，有水，东去太华泉四里。其山西北延三十里，入繁峙县界西峨谷。

南台高三十七里，顶上地平，周回二里，无水，北去太华泉八十里。南有溪水，源出此山，发源东南，乱流入东溪水。其山正南延六十里，连五台县界，当嵚岩寺。

北台高三十八里，顶上地平，三里，南去太华泉十二里。顶上往往有磊落石丛，石涧冽水不流。其山正北延二十里，连繁峙县界犬柏谷。谷有有水，源出北台，流注滹沲。《山海经》云："泰戏之山，滹沲之水出焉。"郭璞注云："今滹沲出雁门卤城县南武夫山。"《括地志》云："泰戏、武夫，即一山也。今名孤（音孤）山，即在台东，去繁峙县九十里。"

古今胜迹三

自周穆遇化人之后，汉武得金神巳前，去绪昭彰，久形于简牍矣。但以秦正肆虐，焚烧《诗》《书》，遂使妙业真乘，与时而替。洎显宗感梦，波澜斯盛，浃寰瀛而启路，架日月以争晖。伟哉，可略而言者也。爰及北齐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塔寺，将四十千，此中伽蓝，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衣药之资焉。据此而详，则仙居灵贶，故触地而繁矣。遭周武灭法，释典凌迟，芳徽盛轨，湮沦殆尽。自非神明支持，罕有仆存者也。今之所录，盖是其徒，至于真没凋残，可谓长太息矣。其有修建塔庙，造立尊仪，景业可称，事缘弘替者，虽非往苦，并即而次之。

中台上有旧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数十枚，并多颓毁。今有连基叠石定二枚，方三丈余，高一丈五尺。东屋石，文殊师利立像一，高如人等。西屋有石弥勒坐像一，稍减东者。其二屋内花幡供养之具，毹荐受用之资，莫不鲜焉。即慈恩寺沙门大乘基所致也。基即三藏法师玄奘之上足，以咸亨四年，与白黑五百余人，往而修焉。或闻殊香之气、钟磬之音。其年忻州道俗复造铁浮图一，高丈余，送至五台，首置于石室之间。南有故碑二，见今已倒，抑文字磨灭，维余微映。余洗而视之，竟不识一字。一前刺史崔震所造，一忻州长史张备所立。相传云："备曾游山感圣，遂立此碑，以述微绪，将七百余人引之，登台竖焉。

从此东南行，寻岭渐下，三十余里，至大孚图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游止，具奉圣仪，爰发圣心，创兹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将弘大信。且今见有东西二堂，像设存焉。其余廊庑基域，髣髴犹存。《括地志》以"孚"为"铺"，《高僧传》以"孚"为"布"，斯皆传录之谬也。然此山诸处，圣迹良多，至于感激心灵，未有如此也。故前后经斯地者，虽庸识鄙心，无不恳恻沾襟，咸思改勖。其二堂之下，不容凡止。昔有僧于东堂夜宿，端坐诵经，忽觉扶掷，坠之东涧。自兹厥后，往者无犯焉。

昔比寺有三沙弥，每闻宿德话有灵隐，遂相将岩谷访觅，冀得逢遇。已四五日，糇粮欲尽，寻路将归，至一马岭，息于树下。须臾见一肥黑人，沿岭而上。沙弥叩头作礼，唤言："圣者，见遗道术。"此人但云："我待明日更来，尔等且向东山松树下待之，若见入穴者，求之自得。"便下岭南去。沙弥寻岭至东山下，得一大树，其树腹空如门户，视下杳冥。沙弥树傍伫立，日午后，云间飘然如匹帛下落树前，乃一丈夫也，散发高耳，色若桃花，戏入松穴。沙弥等不敢近之，惝怳相视。一人云："据穴口，待出，以死拘之。"良久，其人才出，沙弥急抱，余者礼拜乞恩。此人极怒，骂云："痴顽物，何不放我，卒不开言。"沙弥放之，腾空而去。于是相将寻西归，至昨日值肥人之所，忽见此人，复披林上岭，逆谓沙弥曰："伊更作何言?"报云："极嗔无语。"肥人笑曰："嗜酒，来饮尔。令恼之，慎不复来。急取伊酒好饮。"言讫北下。沙弥依语入穴，有磴直下，可二丈许，平行北下，即是白石遍穴，光明如昼。有一银瓮，以银盘盖之，上有银碗，其酒芳香辛美，非世间之味。沙弥饮之。仅得出穴，沙弥悉醉。比觉口外各有细虫，如马尾交横无数。于是颜色鲜泽，气力兼倍。还寺数朝，一时而失。

寺南有花园，可二三顷许。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晃曜，状同野锦。即魏孝文之所种也。土俗云：其花夏中稍茂，盖未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时俱发，经停七日，飒尔齐凋。但以幽险难寻，故使见之者寡矣。《括地志》谓之花圃云。灵草绣林，异种殊名，鸟兽驯良，任真不挠，信为佳景也。

从花园南行二里余，有梵仙山，亦名仙花山。从地际极目，唯有松石菊花，相间照烂。传云：昔有人于此饵菊得仙，故以梵仙、仙花为目也。今上麟德元年九月，遣使殷甄、万福，乘驿向此山采菊。

大孚寺东北二百步，有五台祠。祠隋末火烧，维有处所。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烧身寺。其处先有育

王古塔，至北齐初年，第三王子于此求文殊师利，竟不得见，乃于塔前烧身供养，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阉竖刘谦之，自慨刑余，又感王子烧身之事，遂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于此处转诵《华严经》，三七行道，祈见文殊师利。遂获冥应，还复根形。因便悟解，乃著《华严论》六百卷，论综终始，还以奏闻。高祖敬信，由此更增，常日讲华严一篇，于时最盛。昔元魏熙宁元年，有悬瓮山沙门灵辩，顶戴此经，勇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诚感悟，乃同晓兹典，著论一百卷。时孝明皇帝请于式乾殿敷扬奥旨，宰辅名僧皆从北面。法师以正光三年正月而卒，时年二十有六，岂非精进所致，异世同尘哉。

王子烧身寺东北，未详其远近里数，是中台、北台南，东台西，三山之中央也，径路深阻，人莫能至，传闻金刚窟。金刚窟者，三世诸佛供养之具多藏于此。按《祇洹图》云："祇洹内有天乐一部，七宝所成。"笺曰："又按《灵迹记》云，此乐是楞伽山罗刹鬼王所造，将献迦叶佛，以为供养。迦叶佛灭后，文殊师利将往清凉山金刚窟中。释迦佛出时，却将至祇洹，一十二年，文殊师利还将入清凉山金刚窟内。又有银箜篌，有银天人坐七宝花上，弹此箜篌。又有迦叶佛时金纸银书大毗奈耶藏，银纸金书修多罗藏，佛灭后，文殊并将往清凉山金刚窟中。"

昔高齐王时，大孚寺僧祥云，俗姓周氏，不知何许人。年数岁而出家，初依并州僧统释灵询为弟子。统欲观其宿习，便以大乘藏经任其探取，乃得《涅槃》，因合诵之。未涉期年，一部斯毕，日诵一遍，以为常准。既闻此山灵，乃往居之。后于寺南见数十余人，皆长丈许，中有一人威棱最盛，直来迎接，顶礼云："请师行道七日。"云曰："不审檀越何人，家在何处？"曰："弟子是此山神，住金刚窟。"于是将云北行，至数里，见宫殿园林，并饰以朱碧。云乃居之诵经，其声流亮，响满宫室。诵经讫，神以怀其珍物，奉施于云。云不肯受，神固请纳之。云曰：贫道患此微生，不得长寿，以修道业。檀越必不遗，愿赐神灵之药。"神曰："斯亦可耳。"即取药一丸，大如枣许，色白如练，奉之。云受已便服，遂获登仙，还经师所，陈谢而去。

中台南三十余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台者常游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间，内有释迦、文殊、普贤等像，又有房宇、厨帐、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俨禅师于此修立，拟登台道俗往来休憩。俨本朔州人也，未详氏族，十七出家，径登此山礼拜，忻其所幸，原造真容，于此安措。然其道业纯粹，精苦绝伦，景行所覃，并部已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虽人主之尊，未参玄化，千里已来，莫不闻风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毡毳，以供其福务焉。自余胜行殊感，末由曲尽。以咸亨四年，终于石室。去堂东北百余步，见有表塔，跏坐如生，往来者具见之矣。石堂之东南，相去数里，别有小峰，上有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

东台亦有叠石塔，高六七丈，中有文殊师利像。台之东连恒岳，中间幽旷，人迹罕至。古老相传云，多有隐者。余尝行至台之东北，遇会一人，问其古迹，彼乃以手指台岳两间曰："昔时因猎，经至台东，忽见茂林花果十余顷。及后重寻，莫知其处。"且诸台之中，此台最远，其间山谷转状，故见者亡失所怀，礼谒之徒多不能至。

昔有一僧，游山礼拜，到中台上，欲向东台，遥见数十大虫迎前而进。其僧誓毕身命要往登之。俄而祥云郁勃，生其左右，顾眄之间，冥如闭目。遂深怀大怖，慨恨而返。余与梵僧释迦蜜多，登中台之上，多罗初云必去，后竟不行。余以为圣者多居其内矣。

西台略无可述。台之西，有秘麽岩者。昔高齐之代，有比丘尼法秘，惠心天悟，真志独拔，脱落嚣俗，自远居之。积五十年，初无转足，其禅惠之感，世靡得闻。年余八十，于此而卒。后人重之，因以名岩焉。余曾与二三道俗，故往寻之，观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观也。岩之东面，壁立数千丈，石文五色，艳似朝霞。有松树数行，植根岩腹。于是两边渐降，合于西面，中间一路，才可容身。自余天然状如城郭，而佛堂、房宇犹有数间，禅诵之迹，足使观者兴怀耳。

南台灵境寂寞，故人罕经焉。台西有佛光，山下有佛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尊仪肃穆，林泉清茂。

昔有大隋开运，正教重兴，凡是伽蓝，并任复修。时五台县昭果寺解脱禅师，于此有终焉之志，遂再加修理。禅师俗姓邢氏，本土人也，驰马之岁，即预出家，宿植德本，早怀津问。初从介山之右抱腹山志昭禅师所，询求定验。超亦道邻将圣，妙尽还源，而内蕴知人，特赐殊礼，告众曰："解脱禅习冲明，非尔徒所及，勿同常辈，令其执僧役也。"炎凉未几，遂返故居。自尔常诵《法华》，并作佛光等观。脱数往大孚寺，追寻文殊师利，于东台之左再三逢遇，初则礼已寻失，后则亲承音训，语脱云："汝今何须亲礼于我？可自悔责，必悟解耳。"脱敬承圣旨，因自内寻，乃悟无生，兼增法喜。遂慨兹独善，思怀旷济，祈诚大觉，请谨此心。乃感诸佛现身，同声说偈曰："诸佛寂灭甚深法，旷劫修行今乃得。若能开晓此法眼，一切诸佛皆随喜。"脱又问空中曰："寂灭之法，若为可说得教人耶？"诸佛即隐，但有声曰："方便智为灯，照见心境界。欲究真法性，一切无所见。"又曾本州都督请传香戒，法化已毕，将事东归，都督并及僧徒送至城东首。日时向暮，脱自念不得烧香供养，踧踖惭愧，遂闻城头有声曰："合掌为花鬘，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香，赞叹香烟布。诸佛闻此香，一时来相度。众等勤精进，终不相疑误。"

时脱既闻此声，弥加勇猛。自尔之后，证入逾深，高山景行，是焉攸属。笺曰："按《别传》云：

解脱禅师既蒙大圣指示心印，乃谦早自牧，专精侍众。厥后大圣躬临试验。脱每清旦，为众营粥，大圣忽现于前，脱殊不顾视。大圣警曰："吾是文殊，吾是文殊。"脱应声曰："文殊自文殊，解脱自解脱。"大圣审其真悟，还隐不现。于是远近辐凑，请益如流，咨承教诲，日盈万指。师之德业，如庆云之庇于八方，若甘雨之润于百谷，四方衲子无不瞻依。师凡激励于人，唯严唯谨。彼时未成丛席，故露坐者多，遂使瓶钵绳床，映满林薮。俯徇善诱，随事指㧑，务攻其所疾，略无常准，故游门之士，莫能窥其庭奥也。然不出其寺垂五十年，学成禅业者将千余人，自外希风景、漱波澜，复过数倍。念寻传记，多见古人，虽衡岳惠思，十信显其高位，台山智者，五品标其盛列，至于奖训门人，使我生其羽翼者，未有若斯之盛也。自非行位超绝，俯迹同凡，必是大圣潜通，照其弘诱耳。

故恒岳之西，清凉东南之隅，有清信女，患目盲。常独山居，心祈文殊师利圣者，昼夜精勤，至诚恳祷。感圣加被，遂得重明。后不知其所终。又恒州土俗，五十余人，六斋之日，常赍花香珍味，来就奉献文殊师利及万菩萨，年年无替。又舍珍财，选地建寺，文石刻铭，至今犹在。

元魏沙门释昙鸾，本雁门高族，在俗之日曾止其寺，结草为庵，心祈真境。既而备睹圣贤，因即出家。其地即鸾公所止之处也。后人广其遗址，重立寺焉。今房屋十间，像设严整。又木瓜谷西十五里，有公主寺，基域见在，未详其致焉。

卷 下

游礼感通四

余幼尚异概，长而弥笃，每闻殊方之唱，辄慷慨兴怀，孰谓一朝翻然自致灭矣。遂得揽樛木，启荒蓁，励蹇忘疲，直登中台之首。于是俯瞰万物，傍眺千里，足蹈风雷之上，志凝霄汉之中，忽然若舍其浮生，迢迢焉似凌乎天庭。始悟壮观之淘思，小大之倾者，虽未睹王山九层之妙，鹫峰鸡足之美，内抚微躬，亦何幸之多也。岂徒千载之一遇，故乃万劫之稀逢耳。但玄枢难兆，幽关罕辟，苟在未晤，虽迩而遐，瞻望神京，不能无恋。然承近古已来，游此山者多矣，至于群录，鲜见伦通。良以时无好事，故使芳尘委绝，不存远大，后生何仰焉。且如昙静、昙迁、惠安、惠瓒，并释门鹓鹭，宝地芝兰，俱登台首，蔑闻志记。自余湮没者，胡可言哉？所以捃拾遗文，详求耳目，庶思齐之士，汇征同往。又按《别传》云：文殊师利，周宇文时，代作梵僧，而来此土，云访圣迹，欲诣清凉山文殊师利住处。于时智猛法师乃问其事，才伸启请，俄失梵僧。此似晓励群蒙，令生渴仰。若笃信神通者，岂远乎哉？

齐定州僧明勗，未详何处人也，少怀倜傥，志概凝峻。承闻此山神秀，文殊所居，裹粮负笈，杖锡而至，几事幽深，靡不毕造，唯觅文殊师利。未经数日，遇一异僧，状同其志，亦裹粮杖锡，云觅文殊，偶然一处，忽尔相见。于是明勗即礼异僧，异僧亦礼明勗，各云"大圣大圣，愿见救度。"如此之俱困而乃止，始问讯方俗，各述所居。勗遂无疑，而忻得同志，相随登陟。经于三日，至东台东南，见一故屋，中有数僧，并威仪勗野，容貌蕞陋。异僧初不致敬，次亦明勗慢之。既接暄凉，投中寄宿。尔夜异僧暴疾，困笃难堪，便利状席，臭秽无已，但云"我病困"，如此之声未常断绝。乃相劝出山，因离其处。行百余步，住屋异僧倏焉俱失。勗方悟圣人，慨其愚暗，崩号恸绝，几至灭身。恳款旬余，更无所见。还归本住，向名德叙之，识者告曰："我病困者，道汝我人之病困也。汝当觉之，必蒙度脱。"勗乃将遵圣诲，谦早自守，纵遇童隶，敬接无亏。每辄思之，流泪终日。年七十余，终于所居。

周沙门，未详其氏讳，即前娑婆寺主明禅师之师也。少年出家，游历明山，禅习为业。晚到五台山，与明俱止娑婆寺。后将明寻求圣迹，往东台东花林山，至一名谷，且入深山，忽见石臼，如新捣药，傍有木杵，有药香。师告明曰："我今求此圣得邻。"须臾间，有二人至，形容伟大，长胥披发。因顶礼捧足，请救危厄。仙人曰："我共众议，详审汝行。"乃北行二十余步，二人遂去。良久，更有一人来，只云："汝来已久，可遂我行。"至一石边，回顾语沙弥曰："汝可徐行，勿惊清众。"言讫，忽见茂林清泉，名花异果，廊庑交映，楼台间出，鲜花照烂，状若天宫。有十四五人，或道或俗，仪容温穆，对坐谈笑。明师步步修敬，徐面直进。彼问曰："汝从何来，能至我所？然此间清净果地，不宜小儿，汝送沙弥，令出众外，方来相见。"明师敬诺，承命送出沙弥，自忻多幸，方思启问，未行数步，怳若有忘，徘徊四望，都无所见，唯高山巨谷，蟠木秀林而已。师谓明曰："与汝无福，其若是乎？"乃寻路而归，倍加恳励。年八十有四，卒于娑婆寺焉。

隋并州人高守节，家代信奉，而守节尤深，最为精恳。到年十六七时，曾游代郡，道遇沙门，年可五六十，自称海云，与之谈叙。因谓曰："儿能诵经否？"答曰："诚其本心。"云即将向台山，至一住处，见三草屋，才可容身，乃于中止。教诵《法华经》，在外乞求，给其衣食。节屡见胡僧来至，与师言笑终日。归去后，云辄问："识向胡僧否？"曰："不识。"云貌似戏言曰："是文殊师利菩萨。"节虽频承此告，未晤其旨。后忽使节下山，就村取物，仍诫之曰："夫女人者，众恶之本，坏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间，宜其深慎。"节敬诺，受教下山。中路见一女人，年十四五，衣服鲜华，姿容雅丽，乘一白马，直取其前，叩首向节曰："身有急患，要须下乘。马好

跳跃，制不自由，希君扶接，济此微命。”节遂念师言，竟不回顾。女亦追寻数里，苦切其辞，节执志如初。俄而致矣，既还本处，具陈其事。师曰：“汝真丈夫矣。虽然，此是文殊菩萨，汝尚不悟。”犹谓戏言。然于以诵经，几历三载，《法华》一部，甚得精熟。后闻长安度人，心煕希剃落，晨昏方便，谘师欲去。师曰：“诵得《法华经》，大乘种子，今已成就。汝必欲去，当询好师。此之一别，难重相见。汝京内可于禅定道场，依止卧伦禅师。”节人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伦所。伦曰：“汝从何来?”答曰：“从五台山来。和尚遣与师为第子。”伦曰：“和尚名谁?”答曰：“海云。”伦大惊，叹曰：“五台山者，文殊所居。海云比丘，即是《华严经》中善财童子祈礼第三大善知识。汝何以弃此圣人? 千劫万劫，无由一遇，何其误也!”节乃悟由来，恨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眷，由希再睹。遂辞伦返迹，日夜奔驰，及至故处，都无所见。

释普明，俗姓赵，济州人也。年三十出家，止泰山灵岩寺。每闻清凉瑞像，乃不远而来，游于南台之北，凿龛修业。忽遇一僧，姿形伟盛，来共谈展。因问其所住，答：“在此北边耳。”遂共论生死难度，烦恼难调，言甚切至，只云“努力努力”，既别而去。时每数来，方便周旋，唯存诫勗。后有群贼四五人，倏然劫夺，缘身略尽。明旦怡然，初无惧惜。贼去，其僧遂至，明向叙之，弹指称善曰：“努力努力。”未经少时，有二虎哮吼，直人庵内。明亦镇怀不动。次两日，彼僧又来，明以情告，僧甚喜跃然，意望殷勤，复言“努力努力。”更得月许，忽风雪飘驶，俄深数尺，凝寒猛烈，特异于常。日暮，有一妇人，仪容婉严，告明曰：“寒苦之甚，请寄龛中。”明遂悯而许之。彼衣疏薄，又无茵蓐，更深雪厚，呻吟转多，告明求寄床上。明初不许，比至三更，其声遂绝。明以手抚之，上下通冷，才有气息。恐其致殒，引使登床，明解衣盖及手足衬以暖之，庶其全济。夜既深久，明忽为睡缠，少尔而觉。女乃通身温适，细滑非常。明遂欲火内起，便生恶念。方欲摩孜，彼已下床，以手搭之，倏焉而失。明于是遍身洪烂，百穴脓流，眉毛须发一时俱堕，而疼痛辛苦，彻骨贯心，臭秽狼藉，蛆虫满室。明既获斯苦，慨责无限，举身投地，一叫而绝。少复醒悟，投地如前，悲泣哀号，声终不绝，唯云“大圣，愿舍愚蒙”，声声相续。如此重悔，经二月余，忽闻空中有声曰：“汝无禅行，不可度脱。赐汝长松，服之当为俗仙矣。”明承斯告，虽庆所闻，但未识长松，弥加恳恻。后经七日，空又告曰：“长松在汝庵前。;”并陈色貌，采饵之法。明依言取服，经三日，身疮即愈，毛发并生，姿颜日异。乃就娑婆寺僧明禅师所居，具陈其事焉。不久之间、遂化仙而去。

唐沙门释昙韵，未详其姓族，高阳人也。宿悟泡幻，辞亲出家。退静幽闲，彰乎龆龀。年十九，投恒岳之侧蒲吾山，精修念慧。后闻五台山文殊所居，古来诸僧多人祈请，遂超然杖锡，来诣清凉。适至于山下，闻殊香之气，及到大孚寺，见花园盛发，又闻钟磬之音，忻畅本怀，弥增恋仰。于是住木瓜寺，二十余年，单居务道。然处以瓦窑，服唯败衲，地铺草蓐，更无荐席，一器一食，一受一味，清真简励，盖难拟也。后随师南迈，终西河之平遥山，春秋八十余，即正观十六年也。

释昭隐，俗姓张，本忻州人也。童卯出尘，师习名德。住五台县昭果寺，苦节真心，驾超俦伍，学次第定，证人殊深，栖迟林薄，耽好圣默。止木瓜寺二十年，佛光寺七年，大孚寺九年，感见之迹，殆无详者。至龙朔年中，会赜登台之日，隐时气力已谢，犹杖策引至大孚，感灭火之祥，同所亲见。年七十余，端然跏坐，卒于本寺焉。同僧明隐，业履淳修，每习五停心观，亦四十年，多住清凉诸寺。

释明曜，未详姓氏，志学之年，早祛俗网，问津访道，略无常师。曜住昭果寺，常诵《法华》，读《华严经》，每作佛光等观。曾同与解脱俱至大孚寺，祈请文殊师利。至花园北，见一沙门，容服非常，徐行前时进，又至东边佛堂，将欲东趣。曜时惊喜交集，肘步而前，来至数尺，遂无所睹。悲叹久之，与脱俱返。曜形长七尺，威容和雅，谈叙抑扬，动止有则。会赜先往五台，亲承礼拜，语赜云：“我大业十二年见安禅师，历名山诸寺，礼觐圣迹。今日复见法师，是不可思议。愿法师长命无病，弘赞佛法。”时年一百六岁，未曾策杖，而神彩无坠焉。后不知年几而终。

代州有信士，失其姓名。年二十余时，登台礼拜，忽遇一僧，引之向东台之东。至一住处，屋宇如凡人家，中有十余僧。先引者问曰：“能住修道否?”答曰：“能。”乃即经停半岁。僧等多服药饵，时兼果菜，湛若神居，寡于言说。又于汲井之南，见一茎，叶圆如河叶，大可至寻，日取半边，明生如故。初虽怪之，后不介意，乃与僧徒共采而食 。日月稍久，暂请还归，僧亦放之，少不留碍。到家数宿，即来驰赴，但见山谷如旧，都无踪迹，频寻求访，寂寞如初。其人不知圣人，悼责无已。余见之时，已七十余矣。

唐龙朔年中，频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捡行圣迹。顺等祇奉明诏星驰顶谒，并将五台县吕玄览、画师张公荣等十余人，共往中台之上。未至台百步，遥见佛像，宛若真容，挥动手足，循还顾盼。渐渐至近，展转分明，去余五步，忽然冥灭。近登至顶，未及周旋，两处闻香，芬列逾盛。又于塔前，遣荣妆修故佛，点眼才毕，并闻洪钟之响。后欲向西台，遥见西北一僧，着黑衣，乘白马奔就。皆共立待，相去五十步间，忽然不见。顺庆所稀逢，弥增款诣。又往大孚寺东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飞飚及远，烧爇花园，烟焰将盛。其

园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汲。未及至间，堂后立咫黑云，举高五丈，寻便雨下，骤灭无余。云亦当处消散，莫知其由。便行至于饭仙山，内侍张行弘复闻异香之气。从南向北，几是古迹，悉追寻存亡名德，皆亲顶礼。赜等既承国命，目睹佳祥，具已奏闻，深称圣旨。于是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使悠悠溺丧，识妙物之冥泓，蠢蠢迷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国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极，影响神交，何能降非常之巨唱，显难思之胜轨，千载之后知圣后之所志焉。赜又以此山图为小帐，述《略传》一卷，广行三辅云。

西域梵僧释迦密多罗者，本狮子国人，少出家，本住摩伽陁国大菩提寺，游方利物。盖自天真麟德年中，来仪此土，云向清凉礼拜 文殊师利。自云九十五夏，每跣足而行，常唯一食，或复虚中七日，兼修露坐，不栖房宇，而辄至食，向东北遥礼。至止未久，奉表以闻。特蒙恩许，仍资行调，敕遣鸿庐寺掌客为译语人，凉州沙门智才乘驿往送，所在供给。多罗以乾封二年六月登于台首，并将五台县官一员，手力四十人，及余道俗总五十余人。初欲上之日，从思阳村行三十里，日中时将到，多罗即召集僧徒，自行香水，特以亲手奉施众僧。多罗因不饮食，卒经三日。食讫将行，译语诫众曰："大圣住处，亿劫稀闻，况得亲经，诚宜克念。幸各专志，勿复喧哗。设有所逢，但自缄默。"于是而进，路既细涩，前后联翩，多罗与二僧最为先导。欲至山下，遥望清凉寺。下至半峰，忽遇神僧立于岩上，即五体投地，顶礼数拜。及登未远，乃有数人闻钟声、香气。至台南五里，遂即停泊，乃令人作土坛二层，高尺余，周方丈许，采拾名花，四周严饰。多罗日夜六时绕坛行道，又日别数度入水澡身，每旦以净瓶四枚，满盛净水，上著粳米数合、牛乳半升，使人跪捧。多罗咒愿百余日，向人云："面各泻之，西方供养之法也。"经两宿，便进食，食讫登台。台南面乱石鳞次，向余三里，多罗肘膝而行，血流骨现。仅登台上，见白兔狐绕塔而灭，即于塔前五体布地，从辰至酉，方还所止。明旦更欲登台，其敕使王与余及二三道俗，去其十余步，徙倚环立。王徐而议曰："在京闻此极多灵瑞，及到已来，都无所见。虽有钟声、香气，盖亦未有奇特。人间传者，何多谬也。"言适竟，多罗遂呼之，译语而责曰："君是俗人，未闲佛法，何乃于此纷纭兴谤？余自少已来，更无余德，唯寻礼圣迹，用以为常。依西方传记，南阎浮提有圣人恒止住处，凡二十九所。余所经者，兼兹九矣。然自外祈请，契阔良难，或一年半年、一月半月，心祈所措，犹或未久。今此大圣慈悲，赴众生愿，以余寡薄，将为满足。君旦生殷重，获福无边，何以轻发枢机，自贻深祸？"王乃鞠躬顶礼，忏谢无已。但多罗不解汉语，相去十余步，音辞故是天隔，远近亦未得闻，忽焉此及，莫不惊叹。当时从者，弥加惊异焉。既重登台，乃将香花及钱投之太花池内。复东南，向大孚寺，其东堂外壁半余褫落，多罗手自泥涂，令净方止。于中一宿，遂遵归路。到京之后，具向道宣律师述其所感。余与梵僧登台之日，默而念曰："此处清凉，宜安舍利，使往来观礼，岂不善耶？"梵僧还后，余便往定州恒阳县黄山，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一尺七寸，拟安中台塔内；小者二，高九寸，拟安北台铁浮图内。并作莲花、色道、异兽之像，亦尽一方之妙焉。时定州隆圣寺僧智正，及清信孝行者郄仁，闻余此志，咸期同往。以总章二年四月，正等俱至。正时年过七十余，而步涉山水八百余里，并将妙馔上山供养。即以其月二十三日，与台山僧尼道俗向六十人，俱登之。至台南面，仅将下乘，而玄云四合，两下数滴。并皆惶惧，恐不得安，乃捧舍利，并函即上。到讫礼拜，备尽诚敬，焚香采花，供养舍利。每将安置石函，忽绕四边可百余尺云雾廓清，团圆如镜。安函既毕，还合如初。时有一尼犹往太华池供养，乃见池里有大橤，大龙绕之，似彼方龙花橤之像也。俄而云雨晴霁，于台宿，明旦住北台。正以所持香花供养，敬设中食，食讫安舍利，安讫礼拜，众哀号而去。有一僧，身漏所逼，于台下之东北，稍下泄之，遂闻谷下隐如雷震之响，心怵而起。适投袈裟，有黑风勃然拂衣而过。其僧忧惕，比下不安。余在彼二年，方还京邑。余归之后，有清信士，不详其氏讳，次往登之。其人年可二十，衣服蓝缕，自云从抱腹山来。识者相传云，每在并州，巡市乞焉，以所乞得造滤水囊，可七八寸，造讫随处劝人令用，凡造数千余。当来之日，亦携十数信士登台，还到清凉寺下，忽闻钟声。闻已即礼，遂与同侣一人寻之，既得至寺，暂住一夏，礼忏供养。于北崖之下，结草为庵。初数日之间，时闻钟声，或早或晚。十日后，每斋时为准。又于佛堂读经，至夜，经有神光朗照，不劳灯烛。信士神容简畅，动止肃恭，直尔对之，祛人鄙吝，然凡所谈吐，绵绵入微，时总疑之为不测之人也。余略与周旋，不复能备。

荆州覆舟山玉泉寺沙门弘景，高尚僧也。以咸亨二年二月，从西京往彼礼拜，承遂厥心，未详其所感耳。慈恩寺僧灵察，以上元二年七月十日往彼礼拜，遍至代州，见一人，先非旧识，无何而至，引察从台北木瓜谷上比台。经两宿，每六时常闻钟声，又夜闻青雀数百飞鸣，左右不见其形。又向中台，经两宿，又往西台。将去之时，有百鸟飞引其前，还至中台，方乃远去。其年又有并州尼四人往登台首，回还，一尼折花五茎，欲将向下，遂失道路，饥寒并至。梦一僧，赐之饮食，因尔不饥，仍告曰："以汝盗花五茎，罚汝不归五日。余更无苦，勿复多忧。"五日既满，得遵归路。西京清信士房德元、王玄爽，少结尘外之友，并因读《华严经》，见《菩萨住处品》，遂心专胜地，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往登之。初半路，食时将到，忽闻谷下大声告曰："食时至。"及登中台，

并闻钟声，香气。后日重往，食未毕间，又闻谷下大声连告之曰："登台迟去也。"既承此告，即发人而往。后还京邑，忻畅本怀，请名行僧，设斋陈叙焉。

洛阳白马寺沙门惠藏，本汾邑人，幽栖高洁僧也。孝敬皇帝重修白马寺，栖集名德，伫植福田。藏深契定门，最为称首，以调路元年四月，与汾州弘演禅师、同州爱敬寺沙门惠恂、汴州沙门灵智、并州沙门名远，及异方同志沙门灵裕等，于娑婆寺坐夏。九十日中，精加忏洗。解夏安居，与道俗五十余人相次登台。藏禅师与三十人将至中台，同见白鹤一群，随行数里，适至台首，奄忽而灭。僧名远、灵裕等一十八人先向东台，见五色庆云。僧惠恂后往，亦同前见。名远于中台佛塔东南六十余步，又见杂色瑞光，形如佛像，光高可三丈，人或去就，光亦随之，礼二十余拜，良久方灭。僧灵智于太华池南三十余步，见光如日大，可三丈，百千种色重沓相间，霏微表著，难可具名，而举众形服、威仪、屈伸、俯仰，光中悉见，如临明镜。智等夺目丧神，心魂失措，顶礼恳诚，少选而灭。又智等正见光时，佛塔之前有三沙弥，顶臂焚香，以身供养，复见此光在其东面。藏等周旋往来，向经七日，方遵归路焉。

支流杂述五

后魏永安二年，恒州刺使呼延庆猎于此山。有猎师四人，见一山猪甚大，异于常猪，射之饮羽，逐之。垂及午时初，雪，血迹皈然。东南至一平原之内，有水南流，东有人居，屋宇连接。猪入其门里。门外有二长者，须鬓皓白，柱杖问："卿等何人?"乃以实对。长者曰："此是吾猪，而卿妄射，当合罪卿。今相舍也，不得入门里来。"猎人对曰："以肉为粮，逐来三日，猪既不得，请乞食而去。"曰："可至村东，取枣为粮。"而枣方熟，林果甚茂，猎师食讫，皆以皮袋盛之，复迹而还。为延庆说之，犹有余枣一袋，并枝叶焉。

齐隐士王剧，居此山，而好养生之术。武定年，文襄在并州，为母匹偻大妃起四部众大斋，王躬率百僚诣斋所，前驱静道，观者远避。时见一人，赤白色美，眉须颖异，衣服鲜丽，容状至伟，去马前百步，掸臂而行。前驱骤马呵逐，竟不能及，迫至城曲，隐入人丛。文襄遥见之。至斋，王自行香，其人亦在斋坐。文襄亲问居贯名氏，有何道术？答曰："沧州人，姓王名剧，少爱恬静，不堪家事，奇五台山，更无道术。闻王设四部大斋，福德无量，窃预礼敬三宝耳。"

代州郭下有聂世师者，士俗以为难测之人也。年可五六十，颜容赤黑，视瞬澄谛，其耳长大，可余四寸，居室鄙陋，衣服破弊。凡见道俗，必劝之行善，或隐窃语人曰："今向五台礼拜。"近有选官者，恐不称意，专心念佛，乃梦其人谓曰："汝莫忧愁，得代州某官。我姓聂名世师，汝当识我。"其人惊觉，北至铨衡，果如所记。志心访问，恰得世师，形仪相状一如如先梦，乃脱新衣一袭施之。自尔代郡官僚，常多供养。然行获物，辄与乞人，若无取者，随在弃之。余幸曾遇，一中同饭。观其动止，实异常流。而凡得饭食，必分让上下，此似潜行六和敬事法。食讫将别，谓余曰："阎提浮人多不定聚，师当努力也。"后临终之日，家磬自鸣，道俗有怀，送者云赴。

繁峙县城内景云寺边，有老人姓王名相儿，采药为业。余曾至其家食，老人与余言叙，因云："弟子曾向台北大柏谷采药，忽于方石之上，有一双人手，红赤鲜白，文理分明，齐腕已上合掌，生于石里。弟子念曰："此多是药。思欲至家捡方料理，乃以刀割取数重，裹复置采药笼内，总以袋盛，担之而归。捋出谷，忽思念曰："此若是仙药，或能变化，试更验之。及至回看，唯袋存焉，药与笼复莫知其处，弟子敬叹，恨不先啖之。山有药名长松，其药取根食之，皮色如荠苨，长三五尺，味微苦，无毒。久服保益，至于解诸虫毒，最为良验。土俗贵之，常采以备急。然《神农本草经》及隐居所纪，并无此药。近有沙门普明，节操昭著，感空中声告，因尔而传之。庆哉！末世苍生，遇此天仙之赐也。其诸药可百余种，大黄、人参，实繁其类也。

终南十志

[唐]卢　鸿撰　李德辉整理

《终南十志》一卷，唐卢鸿撰。鸿，一说名鸿一，字浩然。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徙居洛阳，隐于嵩山。玄宗时，曾数被征召。开元五年（七一七）至东都，玄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固辞不就，乃诏许还山。归嵩山后，广建学庐，聚生徒五百人，时称真隐。卢鸿博学善书，兼擅各体，尤擅山水画。画迹有《草堂十志图》，绘其在山中十处隐居胜迹，并藉以寄寓离世遁俗之情，各图后皆有其自题诗。原画不存，仅有北宋摹本传世。宛委山堂《说郛》以此组图后题诗撷出，题作《终南十志》，书名显属误题。今即据以校点，并以影宋摹本卢鸿《草堂十志图》所附诗校改。

草堂第一

草堂者，盖因自然之溪阜以当墉洫，资人力之缔架，后加茅茨，将以避燥湿、成栋宇之用，昭简易叶，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闲，谷神全道，此其所以贵也。及靡者居之，则妄为翦饰，失天理矣。歌曰：山为宅兮草为堂，芝兰兮药房。罗蘼芜兮拍薜荔，荃壁兮兰砌。蘼芜薜荔兮成草堂。中有人兮信宜常。读金书兮饮玉液，童颜幽操长不易。

樾馆第二

樾馆者，盖即林取材，基巅柘架，以加茅茨，居不期逸为不至劳，清淡娱宾，斯为尚矣。及荡者鄙其隘阒，苟事宏湎乖其实矣。歌曰："紫岩隈兮清溪侧，云松烟茑兮千古色。芳藿蘼兮阴蒙笼，幽人架馆兮在其中。卧风宵兮坐霞旦，藿蘼蒙笼依樾馆。粤有宾兮时戾止，樵苏不爨兮清谈而已，永岁终朝兮常若此。

幕翠庭第三

幂翠庭者，盖峰巘积阴，林萝沓翠；其上绵幂，其下深湛，可以王神，可以冥道矣。及喧者游之则酣谑永日，汩其清而薄其垢矣。歌曰：青崖阴兮丹硐曲，重幽叠邃兮隐沦躅。草跗绵幂兮翠蒙笼。当其无兮在庭中，当其用兮幂翠庭。神可谷兮道可冥，有幽人兮张素琴。白玉徽兮高山流水之清。音听之愔澹兮冥是心。

洞元室第四

洞元室者，盖因岩即室，即理谈元；室成自然，元斯洞矣。及邪者居之则假容窃次，妄作虚诞，竟生异言。歌曰：岚气肃兮岩翠冥，室阴虚矣户芳迎，披蕙帐兮促萝筵，谈空空兮核元元，蕙帐萝筵兮洞元室，秘而幽兮直且吉，道于斯兮可冥绎。妙思洞兮草元经，结幽门兮在黄庭。

倒景台第五

倒景台者，盖太室南麓，天门右崖，杰峰如台，气凌倒景。登路有三皆可少憩。或曰：三休台可以会驭风之客，邀绝尘之子，超越真神，荡绦尘襟，此其所以绝胜也。及世人登焉则魂散神越，目极心伤矣。歌曰：天门豁兮仙台耸，杰屹崪兮云倾涌。穷三休兮旷一观，忽若登昆仑兮终期汗漫。山耸云间兮倒景台，舒颢气轶嚣埃皎皎之子兮自独立，云可朋兮霞可吸。曾何荣辱之可及。

枕烟廷第六

枕烟廷者，盖特峰秀起，意若枕烟秘廷，窅如仙会。即杨雄所谓"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是也。可以超绝世纷，永洁精神矣。及机士登焉，则寥阒怳，裴怀情累矣。歌曰：临泱漭兮］背青荧，吐云烟兮合窅冥。怳欻翕兮沓幽霭。意漂渺兮群仙会，窅冥仙曾兮枕烟廷，竦魂形兮凝视听，闻夫至诚必感兮祈此巅，洁颢气，养丹田。终仿像兮觌群仙。

期仙磴第七

期仙磴者，盖危磴穹窿，回接云路；灵仙仿佛，想若可期。及儒者毁所不见则黜之盖疑水之该，信矣。歌曰：霏微阴壑兮气腾虹，迤逦危磴兮上凌空。咫尺云路期仙磴，虚可凭道可证。青霞杪兮紫烟垂，鸾歌凤舞吹参差，迎鸿驾兮揖瑶轩，山中人兮好神仙，想像于此兮欲升烟。铸丹炼液兮伫还年。

涤烦矶第八

涤烦矶者，盖穹谷峻崖，发地盘石；飞流喷激，积漱成渠。澡性涤烦，迥有幽致。可为智者说，难与俗人言。歌曰：灵矶盘薄兮喷滔礌，漱灵风兮镇冥壑。研苔滋兮泉珠洁，一憩一饮尘鞅灭。磷涟清淬兮涤烦矶，灵仙境兮仁智归。中有琴徽似似玉，峨峨汤汤兮弹此曲，寄声知音兮同所欲。

云锦淙第九

云锦淙者，盖激溜攒冲，倾石丛倚；鸣湍叠濯，喷若风雷；晷辉分丽，焕若云绵。可莹彻灵瞩，幽玩忘归。及匪士观之，则反曰寒泉伤玉趾矣。歌曰：水攒耸兮石丛耸，焕云锦兮喷汹涌。苔驳荦兮草夤缘，芳幂兮濑溅溅。水石攒冲兮云锦淙，波跳珠兮泉结流，有洁冥者媚此幽。漱灵液兮乐天休，实获我心夫何求。

金碧潭第十

金碧潭者，盖水洁石鲜，光涵金碧；岩葩林茑，有助芳阴。空洞虚彻，道斯胜矣。而世士缠乎利害者则未暇游之。歌曰：水碧色兮石金光，滟熠熠兮漾湟湟。泉葩映兮烟茑临，岩霏林翠积芳阴。霜月洞兮烟景涵，水色石光金碧潭。有幽人兮好冥绝，炳其焕兮凝其洁，悠悠终古长不灭。

卢鸿《草堂图》真迹尚在京口张氏，安得一见以当卧游。

两京新记

[唐]韦　述撰　陈尚君整理

《两京新记》五卷，唐韦述撰。述（？——七五七），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景龙进士。开元间参预编次丽正院图书，累任集贤院学士，官至工部侍郎。典掌图书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史才博识，名重于时，著作颇丰，唯多已亡逸。本书记唐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宫苑建筑、城坊沿革及有关的掌故遗闻，为记录盛唐时期两京宫苑城坊的最重要著作。宋代宋敏求编次《长安志》、《河南志》，颇参据此书。原书失传，仅有卷三残本存日本金泽文库，《佚存丛书》收入，《粤雅堂丛书》又据收，但原卷次序颇有错乱。今人周叔迦、岑仲勉有校订。今以日本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据尊经阁本重定影印本，参《佚存丛书》及岑仲勉校录，予以重编校点整理。另清末曹元忠辑有逸文二卷，平冈武夫有《续拾》四十三则，亦一并点校附后。

卷　三

（前缺）成当往及经毕，开元四年，八十一，卒。给事中裴子余为其碑文，左卫长史郭谦光八分书之。

次南曰永远坊，次南曰道德坊。

隋有澄虚观，武德中废。

次南曰光行坊，次南曰延祚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南。

右朱雀街西九坊。

朱雀街西第二街，此当皇城南面之含光门街西。从此第一曰太平坊，西南隅温国寺。

景龙元年，殇帝为温王立。寺内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

西门之北定水寺。

隋开皇十年，荆州总管上明公杨纪为禅师慧能所立。

东南隅舒王元名宅。

今为户部尚书尹思贞居之。

次南曰通义坊，西南隅兴圣尼寺。

高祖潜龙旧宅，武德元年以为通义宫。六年，高祖临幸，大宴群臣，引见邻里父老，颁赐有差。贞观元年，立为寺。高祖寝堂，今见在。景云二年，寝堂前枯柿树忽更生，枝条郁茂如故，有敕封植焉。

次南曰兴化坊，西南隅空观寺。

隋开皇七年，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洵阳公元孝矩舍宅立。

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

宅南隔街有邠王府。

次南曰崇德坊，西南隅崇圣寺。

隋仁寿元年，秦孝王俊舍宅所立。

东北隅证果尼寺。

隋开皇二年立。

次南曰怀真坊，西南隅，御史大夫乐思晦宅。次南曰宣义坊，次南曰丰安坊，次南曰昌明坊，次南曰安乐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右朱雀街西第二街九坊。

朱雀街西之第三街，即皇城西之第一街。

南出安化门，北出芳林门入苑。

街西从北第一曰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

本左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太宗为穆皇后窦氏追福立，制度华丽，为京城之壮观。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

次东曰辅兴坊，东南隅金仙女官观。

景云二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及第九女昌宗公主并出家，为立二观，改西城为金仙，昌宗为玉真，乃以公主汤沐邑为二观之□，制度造为京城之华丽。

西南隅玉真女官观。

本工部尚书莘国公窦诞宅，武太后时以其地为崇先府。景云二年，为玉真公主立为观，事源物制，与金仙同。此二观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车马往来，实为繁会，而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土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

次南曰颁政坊，南门之东龙兴寺。

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所立。西北隅，本隋之慧云寺，旧有佛殿，今见在，有郑法轮之书迹。

十字街东之北，建法尼寺。

隋开皇三年，坊人田通所立。隋文帝初移都，便出寺额一百枚于朝堂，下制云："有能修造，任便取之。"通孤贫孑然，唯有环堵之室，乃发愤诣阙，请额而还，置于所居，柴门瓮牖，上穿下漏，时陈临贺王叔敖母与邻居，又舍宅以足之，其寺□渐营建也。

十字街北之东澄空尼寺。

本工部尚书段纶之祖庙，贞观十七年立为真空寺，武太后改为澄空寺。

西北隅大崇福观。

本杨士宅，咸亨中为太平公主立。有道士刘窦概者，京兆三原人，善讲论，为时所重。垂拱中卒，御史中丞李嗣真临吊哭，赋诗申意。

次南曰布政坊，西门之南法海寺。

本隋江陵总管清水公贺拔华宅。开皇七年，为□沙门法海舍宅奏立为寺，因以法海为名。咸亨元年，寺内有英禅师言每见鬼，寺主沙门惠简尝日晚见二人，行不践地，入英房中，惠简怪而问之。英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虚甚久，以师大慈，从师乞一飧，并从者三百许人，勿辞劳费也。吾已报云，后日晚食，当来专相候也。"惠简便以酒脯助之。至时，秦王果至，侍从甚众，贵贱罗列，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放赦矜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飧，更卌年矣。"因指坐上人曰："此是白起，此是王翦，为杀人多，受罪未了。"又指一人云："是陈轸，为多虚诈亦受罪未了。"英曰："王何不从索食，自受饥窘?"答曰："慈心人少，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又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将来耶？深有所愧。"临去，谓英曰："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即这相偿，城东通化门尖冢，是弟子墓，俗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英曰："往遭赤眉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粗物去，好者深贼取不得，今见在。"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言讫揖谢而去。

北门之东济法寺。

隋开皇二年沙门法藏所立。

十字街东之北，明觉尼寺。

本隋御史大夫裴蕴宅。开皇中，太保河间王弘立为寺。开皇七年，铸钟未击自鸣，散骑常侍元行冲以赞其事焉。

东北隅右金吾卫，西南隅胡祆祠。

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

次南曰延寿坊，南门之西懿德寺。

隋开皇六年，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所立。神龙元年，中宗为懿德太子追福，重加饰为禅院。内有大石臼，重五百斤，隋末鄠县人开法通自终南社来。法通少出家，初极怯劣，同侣轻之，乃发愤乞愿壮健，昼夜不舍。后因昼寐树下，口中涎沫，流出三升。其母惊遽呼觉，通曰："忽梦大人遗三驮筋，使通啖之。适啖一驮，便惊悟耳。"自尔健壮特异，试举大木石，不以为困。此寺僧行戡本称膂力，通遂窃其袈裟，举堂柱以压之。行戡望见惊异，尽力莫能取之。通乃徐举柱以取，众大骇。通力兼百人，时人咸服，以为神力。

次南曰光德坊，东南隅京兆府廨。

后魏武光四年置。府内廨宇，并隋开皇中制度，其后随事改作。开元元年，孟温礼为京兆尹，奏以赃赎钱修理缮缉焉。

西南隅胜光寺。

本隋幽州总管燕荣宅。寺西院有画行僧及团花，贞观初，中尚令王定所写，为京城所重。

十字街东之北，慈悲寺。

武德元年，高祖为沙门昙献所立。初，昙献属隋末饥馑，常以赈给贫乏为事，故以慈悲为名。

次南曰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

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诛后没官。武德初，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赐濮恭王。恭王死后，官市立寺。寺内有杨素旧井，玄感被诛，家人以金投井。后人窥见，钩汲无所获。今寺众谓之灵井，在僧厨院内。初，杨素用事隋朝，奢僭过度，制造珍异，资货储积。有美姬，本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陈主叔宝之妹，才色冠代，在陈封乐昌公主。初与德言夫妻情义甚厚。迨陈氏将亡，德言垂泣谓妻曰："今国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贵人家。我若死，幸无相忘；若生，亦不可复相见矣。虽然，其为一信。"乃击破一镜，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入贵人家，幸将此镜合于正月望日市中货之，若存，当留志之，知生死耳。"及陈灭，其妻果为隋军所没，隋文以赐素，深为素所宠嬖，为营别院，恣其所欲。陈氏后令阉奴望日赍破镜诣市，务令高价，果值德言。德言随价便酬，引奴归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己片镜合之，及寄其妻题诗云："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姮娥影，空余明月辉。"陈氏得镜见诗，悲怆流泪，因不能饮食。素怪其惨悴而问其故，具以事告。素憯然为之改容，使召德言，还其妻，并衣衾悉与之。陈氏临行，素邀令作诗叙别。固辞不免，乃为绝句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时人哀陈氏之流落，而以素为宽惠焉。

东南隅静法寺。

隋开皇十年，右武侯大将军陈国公窦机立。西院中有木浮阁，机弟琎为母成安公主立，高一百五十尺，皆伐机园梨木充用焉。

次南曰崇贤坊，十字街北之西大觉寺。

开皇三年，文帝医人周子祭所立。子祭家代方术，深为隋主所重，其地本祭之佛堂也。

西门之南法明尼寺。

开皇八年，长安富商王道宾舍宅所立。

次南曰延福坊，西南隅纪国寺。

开皇六年，献皇后为母纪国夫人崔氏所立也。

东南隅郯王府。

旧新都寺。寺废，今为郯王府。

次南曰永安坊，次南曰郭义坊，次南曰大通坊，次南曰大安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东面。

右皇城西之十三坊。

朱雀街西之第四街，即皇城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一曰安定坊，东南隅千福寺。

本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舍宅立为寺。

西南隅福林寺。

武德元年所立。

东北隅五通观。

隋开皇八年，为道士焦子顺所立。子顺能驱使鬼神，受诸符录，预告隋文受命之应。及即位，授上开府、永安公、徐州刺史，固辞。常谘谋军国，出卧内，帝恐其往还疲顿，令选近于此立观，仍以五通为名焉。

次南曰休祥坊，东北隅崇福寺。

本开府仪同三司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皇后外氏故宅立。

东南隅万善尼寺。

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开皇二年，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也。

寺西昭成尼寺。

先天二年，为昭成皇后立为昭成寺。

次南曰金城坊。

本汉博望苑之地。初移都，割以为坊，百姓分地板筑，土中见金，欲取便。以事上闻，隋文曰："此朕之金城之化。"因以金城为坊名。

北门有汉戾园。

即戾太子、史良娣墓，宣帝改墓于此。其地本曰亭。

园东南汉博望苑。

汉武帝为戾太子立，本杜门外道之东也。

东南隅开善尼寺。

隋开皇中，宫人陈宣华、蔡容华二人所立。

西南隅会昌寺。

义宁元年，义师入关，太宗屯兵于此，武德元年因立此寺。

十字街南之东乐善寺。

开皇六年，尉迟迥孙大师为其祖所立焉。

次南曰醴泉坊。

开皇初，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及寺焉。

西南隅三洞女官观。

隋开皇七年所立也。

观北妙胜尼寺。

开皇三年，周平原公主所立。

十字街北之西醴泉寺。

初，隋文置此醴泉监，以甘泉水供御。开皇十三年，废监立寺焉。

十字街南之东波斯胡寺。

仪凤二年，波斯王毕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

西北隅祆祠，次南曰西市。

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隶太府寺。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记言反说，不可解识。市西北有沟池，以为放生之所。池则有佛堂，皆沙门法成所造。市署前有《市令载敏碑》，蒲州司兵徐彦伯为其文也。

次南曰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

开皇四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

寺内有二浮阁，东西相值。

隋文帝立。塔内有郑法伦、田僧亮、杨契丹画迹，及巧工韩伯通素作佛像，故以三绝为名。

十字街东之北功德尼寺。

隋开皇七年，周宣帝女细腰公主所立，武德中移于此。

次南曰长受坊，西南隅长安县廨。

去府六里。

南门之东永泰寺。

神龙中，中宗为永泰公主追福所立。寺内东精舍有隋中大夫郑法士画释迦灭度之变，左□廊有滕王库真李雅画圣僧之迹也。

北门之东大法寺。

武德中，左光禄大夫李远所立焉。

十字街西之北崇义寺。

武德二年，桂阳公主为驸马赵慈景所立焉。

次南曰嘉会坊，西南隅褒义寺。

本隋太保吴武公尉迟刚宅。初，刚兄迥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后，刚舍宅复立于此，改名褒义寺。其殿堂□宇，并故都旧寺之材木。

十字街西之北灵安寺。

武德三年，高祖为卫怀王玄霸所立。

次南曰永平坊，东门之宣化尼寺。

隋开皇五年，周昌乐公主及驸马都尉尉迟安舍宅立。寺门金刚，上人雍法雅所制，颇有灵迹，有一尼常倾心供养。

武太后移住东都，至坊北隅，有牛住不行，牵□益重，其尼拜咒便动。至都，置于天堂供养。后天堂

灾，因是烬灭。

次南曰通轨坊，次南曰归义坊。全一坊，隋蜀王秀宅。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时秀有宠，封土殷富，起第最华，今周围旧迹见在。秀死后垣宫，今为家令寺园。

次南曰昭行坊。

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右皇城西之第二街之十一坊及西市。

朱雀街西第五街，即皇城西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一曰修真坊。

今坊之南门门扉，即周之太庙门板也。

坊内有汉灵台。

汉平帝元始四年所立望云物之所，今余址高五尺，周回一百二十步。

次南曰普宁坊。

南街西出，通开远门。

坊西街有汉大学余址。

其地本长安故城南安门之外焉。

次东汉辟雍。

汉元始四年所立。

东南隅东明观。

明庆元年，孝敬升储所立。规度□西明之制，长廊广殿，图画雕刻，道家馆舍无以为比。观内有道士《冯黄庭碑》，又有道士《巴西李荣碑》，永乐李正己为其父也。

十字街东之北灵化寺。

隋开皇二年，沙门善告所立，其地本告之宅。讲堂北有古冢，不详姓名，高五丈，僧徒射暮□人仪仗伟然，乘白马，著白袴褶，翼从甚众，或有垦掘冢土，多见灾异焉。

西北隅祆祠。次南曰义宁坊，南门之东化度寺。

隋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开皇三年，颎舍宅奏立为寺。时有沙门信行，自山东来，颎立院以处之，乃撰《三阶集》三十余卷。大率以精苦忍辱为宗，言人有三等，贤、愚、中庸，今并教之，故以三阶为名。其化颇行，故为化度寺。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藏内所供之伽蓝，时常修理，不使稍有晦色，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难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贞观中，有裴玄智戒行修谨，入寺洒扫，十数年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以前后所积，过多，故寺众莫之知也。□便不还，众惊，观其寝房内题诗云："将军遣狼□，放置狗前头。自非阿罗汉，谁能免作偷?"竟不知所。武太后移此藏于东都福先寺，天下物□，遂不复集，乃还移旧所。开元元年，敕令毁除，所有钱帛，供京城诸寺修缉毁坏，其事遂废。

西北隅积善尼寺。

隋开皇十二年，左仆射高颎妻贺拔氏所立，其地本贺拔氏之别第。

十字街东之北波斯胡寺。次南曰居德坊。

南街西出，通金光门。坊内有隋依法、宝岸、凝观寺，大业中□。时凝观寺有僧法庆，□□□□□像未成，恭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去，见官曹室殿上有一□□若王者，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为殿上人曰："庆□我□□何乃令死便检之簿云庆食书而命未终殿上□□□给荷叶以终其年。"言讫而忽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时亦苏，说□□问遂不复能令每日朝进荷叶而拔齐时进八□知□终身周流，请乞以成其□□。今见在光天寺文。渭南人单道琮，永徽中因病风瘉后日所具食，不复经口，但啖土饮水，以终其身，时人谓□人□也。

东南隅光天寺。

□□□汉圜丘余址，光天元年改为光先寺。

西北隅普□寺。

开皇七年，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舍宅立寺。传□□磨帝西域胡人，善咒术，常咒枯杨，使生枝叶。

南门之西奉恩寺。

本将军尉迟乐宅，神龙二年立为寺也。

次南曰群贤坊，东门之南直心尼寺。

开皇八年，宦者仪同宋祥舍宅所立也。

十字街东之北真化尼寺。

开皇十年，冀州刺史冯腊舍宅所立。

东南隅中宗昭容上官氏宅。

今为南阳县主所居之。

次南曰怀德坊。

南门之东，旧有富商郑凤炽宅。凤炽肩高背曲，形似骆驼，时人号为郑骆驼。其家巨富，金玉资货，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往，因是势倾朝市，邸店田宅，遍满海内。其家男女婢仆，□□玉食，服用器物，皆尽一时之□，常嫁女娶妇，□请朝士拜常宾客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妇。又尝谒见□高祖，请市终南山，山中每树□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而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贵贱之所惊。后犯事流瓜州，会赦还。及卒后，子渐以穷迫。又有富商王元宝者，年老，好戏谑，出入市里，为人所知，时人以钱有为元宝字，因呼钱为王老焉。

西南隅罗汉寺。

开皇六年，雍州牧楚公豆卢勣所立也。

十字街西之北辨才寺。

本郑孝王亮隋代旧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开皇十年为沙门智疑立此寺于群贤坊，以智疑辨才不滞，因名寺焉。武德二年，移于此。

东门之北慧日寺。

开皇六年立，本富商张通宅，舍而立寺。通妻陶氏常于西市鬻饭，精而价贱，时人呼为陶寺。寺内有九层浮图一百五十尺，贞观三年沙门道诜所立。

次南曰崇化坊，东南隅龙兴观。

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祷获愈，遂立此观。垂拱中，有道士成玄英长于言论，着□老数部行于时也。

东门之北经行寺。

本长安令屈突盖宅，开皇十年邑人张绪市所立焉。

西南隅净乐尼寺。

隋开皇六年所立。

次南曰丰邑坊。

南街西通□平门。此坊多假赁方相送丧之具。武德中有一人姓房，好自矜阀阅，朝廷衣冠皆认以为近属，有一人恶其如此，设便折之，先问周、隋间房氏知名，曰皆云是从祖、从叔，次曰："丰邑公相与公远近?"亦云："是族叔。其人大笑曰："公是方相侄儿只可吓鬼，何为诳人!"自是大愧，遂不敢诳矣。

东北隅净虚观。

开皇七年，隋文帝为道士□吕所立。吕却谷练气，故以净虚为名。

次南曰待贤坊。

此坊，隋初立天下诸州朝集使邸，故以待贤名之。

东北隅会圣观。

开皇七年，隋文帝为秦王孝俊所立。

□南曰淳和坊，东南隅隐太子庙。次南曰常安坊，东南隅章怀太子庙。

神龙中所立也。

次南曰和平坊。

坊内南北街之东，筑大庄严寺，街西□总持寺。

次南曰阳坊。

坊西南，即京城之西南隅也。

半已东大庄严寺。

隋初□□□三年，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高三百三十仞，周匝百二十步。寺内复殿重廊，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比。大业末，此寺有僧智兴次当锺役，常发愿云三途六趋，闻此解脱。时仲冬寒烈，掌中凝□，□□告倦。后寺僧三果有元住待贤坊，因从炀帝南幸，忽成梦其妻曰："吾至彭城，不达病死，生于地狱，艰苦□备尝。今日初闻禅定寺智兴师鸣钟，响彻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免。今得托生，思报其恩，□具绢与之。妻觉不信，又梦如初。妻辞以家贫，无所得绢，答曰："有吏枉得绢三十匹，不合得用，今吾将来，置于后床，与是足矣。"妻惊觉，持火照床，果有绢三十匹。遂发哀，持绢送寺，数日而凶问至。武德元年，改为庄严寺。

半已西大总持寺。

隋大业元年，炀帝为父文帝立。初名禅定寺，制度与庄严同，亦有木浮图，高下与西浮图不异，武德元年，改为总持寺，今庄严、总持，即隋文、献后宫中之号。二寺门额，并少詹事殷令名所书，竹林传云隋代所赐，至今俨然。

右皇城西第三街之十三坊。

逸文卷一

西京

西京，隋文帝开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虫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汉故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亘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太平御览》一百五十六。《玉海》一百七十四引《西京记》大兴城南值子午谷，汉都城在长安乡，乡在渭水南杜县地。隋唐都城在龙首原，盖汉城东南十三里也)

宫城

宫城东西十一里一百四十步，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回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御览》一百五十六)

西京俗曰长安城，亦曰京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门：中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三门：中春明门，北通化门，南延兴门。西面三门：中金光门，北开远门，南延平门。皇城西芳林门、金光门、朱雀门、通化门。春明门有萧望之冢，启夏门先农坛。皇城南面六门：正南承天门，门外两观肺石、登闻鼓，次东长乐、广运、重明、永春门，次西永安门，次北嘉猷，东西恭礼，安仁门东西廊，归仁、纳义门，次北太极门，西至殿北面三门，正北元武，次东安礼门、元德门，西面二门，南通明，北嘉猷门。太极殿旁东上西门、上阁门，东西廊左右延明门甘露殿，门外东西永苍、日华月华门，东西千步廊，东宫重明门北，左右永福门，内廊左右嘉善门，东西奉化门。(《御览》一百八十三)

门下省东有弘文馆，次东史馆。(《玉海》一百六十五又引作弘文馆在门下省东)

武德殿在西内乾化门东北。(一云在乾化门之东近北，一云在太极殿东)

贞观五年，太宗破突厥。于两仪殿宴突利可汗，赋七言诗柏梁体。御制："绝域降附天下平。"神通曰："八表无事悦圣情。"无忌曰："云披雾敛天地明。"玄龄曰："登封日观禅云亭。"萧瑀曰："太常具体方告成。"(并《玉海》一百五十九)

大兴（二字意增）宫宫太极殿，本大兴村，故因用其名。(《玉海》一百七十四)

百福殿在太极宫中，公主院西，承庆殿又在百福殿西。(《玉海》一百五十九)

太极宫中有凌烟阁，在凝阴殿内，功臣阁在凌烟

阁南。颉利既平，置酒于此。（《玉海》一百六十三）

右西内

东宫宜春门外有左春坊，坊南有崇贤馆。明皇居东宫，馆中起书阁重复，以著典籍。（《玉海》一百六十五）

右东宫

东宫有九殿，禁苑在宫城之北。苑中有四面监，分掌宫中种植及修葺。又置苑总监都统，并属司农寺。（《御览》一百九十六）

苑内有望云亭、鞠场亭、柳园亭、真兴亭、神皋亭、园桃亭、临渭亭、永泰亭、南昌园，园北昌国亭、流杯亭、青门亭，邵平种瓜之所也。（《御览》一百九十四）

西京禁苑内有望春宫，在高原之上，东临灞浐。今上曾登北亭赋《春台咏》，朝士奉和凡数百。（《玉海》一百五十八）

右禁苑

大明宫，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京城之东北隅。初，高宗尝患风痹，以宫内湫湿，屋宇拥蔽，乃于此置宫。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制造，北据高冈，南望爽垲，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御览》一百七十三）

大明宫南面五门，正南丹凤门，次望仙、延政门，次建福、兴安门。

大明宫含元殿，东西通乾观象门，殿北宣政门，门外设外屏，东崇明门，南出含曜门、昭训门，西光顺门，东西廊日华、月华门，紫宸殿前紫宸门，门外设外屏，东崇明门，南出含曜门、昭训门，西光顺门，南出昭庆门、光范门。（并《御览》一百八十三）

大明正中含元殿，殿东西翔鸾、栖凤阁，下肺石、登闻鼓、龙尾道。（《御览》一百八十四）

含元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南去丹凤门四百步。（《御览》一百七十五。《玉海》一百五十九引作含元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陆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南去丹凤门四百步）

大明宫有紫宸殿，在宣政殿北，即内衙。贞观五年正月，诏谏官随中书门下及京官入阁。

大明宫紫宸殿，北曰蓬莱殿，其西曰还周殿，还周西北曰金銮殿。长安殿在金銮殿西南，蓬莱殿西。龙首山支陇起平地上，有殿名金銮殿。（在蓬莱正微南。）殿旁坡名金銮坡。（并《玉海》一百五十九。又一百六十引蓬莱殿在紫宸殿北）

金銮西南曰长安殿，长安北曰仙居殿，仙居西北曰麟德殿。此殿三面，故以三殿名。东南西南有阁，东西有楼，内宴多于此。大福殿在三殿北，拾翠殿在大福殿东南。（《玉海》一百六十。又引大明宫中有麟德殿三面，玄宗与诸王近臣内宴，多于此殿）

大福殿重楼连阁绵亘，西殿有走马楼，南北长百余步，楼上即九仙门。西入苑，拾翠楼在大福殿东北。（《玉海》一百六十四）

右东内大明宫

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门，正南曰朱雀门，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东南二门，南曰景风门，北曰延喜门。西南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玉海》一百七十四引《长安志》注云《两京记》同）

右皇城

今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异僧名枨公，言词多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置规模，谓之大兴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御览》一百五十六。《太平广记》一百三十五引作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枨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迁都意。）

右朝堂

唐自武德以来，宰相宽厚，以陆象先为标首，词翰以姚元崇为标首，文学以张说为标首，决遣以张义正为标首。（《秘笈新书》二）

右门下省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贞观已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人，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吏与水部令吏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当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踜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广记》二百三十）

考功员外厅有薛稷画，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事薛稷画树石，并为时所重。（《御览》一百八十五。《秘笈新书》四引唐考功员外郎厅事有薛稷画鹤，宋之问为赞。）

右尚书省

拾遗立紧，以其立在北省之次，献可替否也。评事赤紧云云。（《秘笈新书》五引：拾遗立紧，评事出

紧，赤尉坐紧。出紧者，以其衔恩按覆，弹劾不法也。入仕之路，历是三官者，时辈其以为荣也）赤尉坐紧云云。（又卷十引：拾遗立紧，评事出紧，赤尉坐紧，以剧县决遣权豪畏威也。入仕之路历是三官者，时辈其以为荣也）入仕之路历是三官者，时辈其以为荣也。（《秘笈新书》三）

右吏部

太常博士掌仪制，定谥议。

右太常寺

西京秘书省厅事前，有陨星石，隋自咸阳移置于此。少监王邵作《瑞石颂》以赞美之。（并《秘笈新书》五）

唐初，秘书省唯主写书贮掌勘校而已，自是门可张罗，迥无统摄官属，望虽清雅，而实非要剧。权贵子弟及好利夸侈者，率不好此职。流俗以监为宰相病坊。少监为给事中、中书舍人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郎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言从职不任繁剧者，当改入此省。然其职在图史，非复喧卑，故好学君子厌于趋竞者，亦求为此职焉。（《广记》一百八十七。《秘笈新书》五引：省内本统经史及太史历象之后，并为别曹惟主写书校勘而已，自是门可张罗）

贞观中，秘书监魏征参详考验蔡邕《三字石经》凡十数段，请于九成宫秘书监内置之，后天后移于著作院。（《汗简》七）

右秘书省

承天门西第七街，从东南第一曰鸿胪寺，次西鸿胪客馆，如汉之藁街邸，四夷慕化及朝献者之所居。（《玉海》一百七十二。又一百六十五引作：西京承天门从东第一鸿胪寺，次鸿胪客馆。注：如汉之藁街，四夷慕化朝献者居焉）

右鸿胪寺

外郭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七十里。南面三门，中曰明德门，东曰启夏门，西曰安化门。东面三门，北曰通化门，中曰春明门，南曰延兴门。西面三门，北曰开远门，中曰金光门，南曰延平门。北面一门曰光化门。（《玉海》一百七十四引《长安志》，注云《两京记》同）

其中有折冲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天祠四。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谓之玄坛。（《长安志》七）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事文类聚前集》六。《御览》三十引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镫光若昼日。《七修类稿》二十二引：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镫）

右外郭城

兴道坊

万回师，阌乡人也。俗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因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耕田直去不顾，口但连称平等，因耕一垄，耕数十里，遇沟坑乃止。其父怒而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乃止击而罢耕。回兄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涕泣而忧思焉。回顾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岂非忧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回曰："详思我兄所要者衣裘、糗粮、巾履之属，请悉备焉，某将往之。"忽一日，朝齐所备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视之，乃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回，故号曰万回也。先是，玄奘法师向佛国取经，见佛龛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阌乡地教化。"奘师驰驿至阌乡县，问："此有万回师无？"令呼之，万回至。奘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后则天追入内，语事多验。时张易之大起第宅，万回常指曰："将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诛，以其宅为将作监。常谓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曰："三郎斫汝头。"韦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变，遂鸩之，不悟为玄宗所诛也。又睿宗在藩邸时，或游行人间，万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间，睿宗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则天曾以示万回，万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后生申王，仪形瓌伟，善于饮啖。景龙中，时时出入，士庶贵贱，竞来礼拜。万回披锦袍，或笑或骂，或击鼓，然后随事为验。太平公主造宅于己宅之右，景云中卒于此宅。临终大呼，遣求本乡河水，弟子徒侣觅无，万回曰："堂前是河水。"众于阶下掘井，忽河水涌出，饮竟而终。此坊井水，至今甘美。（《太平广记》九十二）

光福坊

光福坊大兴寺，有阿育金像，历宋、齐、梁、陈，数有奇异。陈国亡，忽面南向，虽正之还尔。隋文帝载入长安内中供养，后移置此寺。寺众以殿大像小，不可当阳，乃置之于北面。明日乃自转正阳，众咸惊异。复至北面，明日复还转南面。众乃忏谢，不复更动。（《御览》六百五十七）

长兴坊

张嘉贞宅。（《长安志》七）

靖安坊

崇敬寺有石像一躯，高五尺，制作粗恶，甚有灵验，传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其女貌丑，常自慨恨，多作佛像，及成皆类，如此千数。乃至诚祈祷，忽感佛见形，更造诸像，相好方具。其父使工遍造诸像于天下，此其一也。(《御览》六百五十七)

永兴坊

永兴坊西门北魏征宅，本宇文恺宅。及征居之，太宗幸焉，时将营小殿赐征为堂。

崇仁坊

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及韦庶人数游于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于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院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号为名。词人名士，竞入游赏。(并《御览》一百八十)

宣阳坊

万年县门，宇文恺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降，于县廨为婚第。以县门窄隘，欲毁之。高宗敕曰："其宇文恺所作，不须拆，于他所开门。"遂存。(《御览》一百八十三)

净域寺。(《长安志》八)

进业(《长安志》《会要》作昌)坊

西京外城朱雀街东第三桥(当作街)，皇城之东第一街，进业坊，隋无漏寺之故基，太子即其地建(当补大慈恩三字)。寺为文德皇后祈福，竹木森邃，为京城游观之最。(《通鉴注》一百九十九)

东　市

西京东市平准署东隅，有放生池，分浐水渠，自道政坊东城西流注之，俗号海池。(《御览》六十二)

升平坊

乐游园，汉宣帝所立。唐长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其地四望宽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幄幕云布，车马填塞，绮罗耀日，馨香满路。朝士词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师，故杜少陵有《乐游苑歌》。(《事文类聚前集》八。《玉海》一百七十一引作：宣帝乐游庙，亦名乐游原，基地最高，四望宽敞。《太平寰宇记》二十五引：汉为乐游苑于曲江池，乃世祖校文之所，在芙蓉园。汉武帝庙在池侧)

兴庆坊

勤政花萼，(四字意增)开元八年造二楼。(《玉海》一百六十四)

蔡孚有《偃松篇》，明皇和之，刻石。(《事类赋注》二十四)

常乐坊

虾蟆陵，(三字意增。)本董仲舒墓。(《长安志》十一、《佩觿》上：长安有董仲舒墓，人过者多下马，因名曰下马陵，今转语名虾蟆陵矣。事出《两京记》)

通(《长安志》作敦)化坊

净影寺，沙门慧远讲经。初在乡养一鹅，常随远听经。及远入京，留在寺，昼夜鸣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门放之，自然知远房，便入驯狎。每闻讲锺，即入室伏听，若闻泛说他事，鸣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室，二旬而远卒。寺内有远碑，亦述其事。(《御览》九百一十九)

通化坊，东南郧公殷开山宅，西北颜师古宅，又有欧阳询宅，时人谓之吴儿坊。(《御览》一百八十)

修德坊

□□京城之壮观，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明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

东曰辅兴坊，东南隅金仙女宫观。

景云二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及第九女昌宗公主并出家，为立二观，改西城为金仙，昌宗为玉真，仍以公主汤沐邑为二观之□，制度造为京城之华丽□。

逸文卷二

东　京

东都城，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于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后，汉并居于今之故都。至仁寿四年，隋文帝于此营建。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为王充所据，充平，改为洛阳总管府，寻又置陕东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明庆元年，复为东都。武太后号为神都。神龙元年，复旧，又改为河南府。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发，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惟因旧宫，无所改制，终于贞观、永徽之间，荒芜虚耗。置都之后，方渐修

补。龙朔中，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高宗常谓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始作上阳等宫。至武太后，遂定都于此，日已营构而宫府备矣。(并《御览》一百五十六)

宫　城

东京俗曰洛阳城，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门，正南曰定鼎门，东建春门，南永通门。北面二门，东安喜门，西徽安门。西面连苑。

东京紫微宫，城南面六门，正南应天门，门外观象、夹肺石、登闻鼓。次东兴教门、重光门、太和门，次西光政门、洛南门，东面一门重光北门，西南二门，南洛城门、西门北嘉豫门，北面二门，西玄武，东安宁门。应天次北乾元门，门东万春门，西千秋门。门外东西廊左右延福门，又西会昌门，西北景运门。(并《御览》一百八十三)

东京紫微宫有一柱观。(《御览》一百七十九)

紫微宫有临波阁、阊阖门。(《御览》一百八十九)

东京五殿，荫殿也。壁厚五丈，高九十尺，东西房廊皆五十余间，西院有库厨，东院有教坊内库。高宗常御此殿。

流杯殿东西廊，殿南头两边，皆有亭子，以间山池。此殿上作漆渠九曲，从陶光园引水入渠。隋炀帝尝于此为曲水之饮，在东都。(《御览》一百七十五)

东都城有九州池，在仁智殿之南，归义门之西。其池曲象东海之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鱼鸟翔泳，花卉罗植。(《玉海》一百七十一)

东都城有阊阖阙，在映日堂东，隔城之上。阙北及南皆有观象台，女史仰观之所。(《玉海》一百七十。又一百六十三引：东都阙北及南有观象台，女史仰观之所)

右西内

东都皇城南面三门，正南曰端门，东左掖门，西右掖门，东面一门宾曜门，西面二门，南曰丽景门，北曰宣耀门。

右皇城

东都东城，东面一门宣城门，南面一门永福门，北面一门含嘉门。(并《御览》一百八十三)

右东城

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苑之东垂。南临洛水，西拒穀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列岸修廊连亘，掘地得铜器，似盆而浅，中有隐起双鲤之状，鱼间有四篆字曰"长宜子孙。"时人以为李氏再兴之符。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御览》一百七十三。《玉海》一百五十七引：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苑。又引：韦宏机造上阳宫，掘地得铜器，似盆而浅，中有隐起双鲤之状，鱼间有四篆字曰"长宜子孙，"时人以为李氏再兴之符。《两汉刊误补遗》十引：上阳宫得古铜器，为双鱼状，时以为李氏再兴之符)

上阳宫西有西上阳宫，两宫夹穀水虹桥，驾迴以通：往来。(《御览》一百七十三。《玉海》一百五十七引上阳宫有西上阳宫)

上阳宫东西二门，南曰提象门，北曰星躔门，内门曰观风门。(《御览》一百八十三)

上阳宫有上清观。(《御览》一百七十九)

上阳宫有丽青台、浴日楼。(《御览》一百七十六、《玉海》一百六十四)

东京上阳宫有曜掌亭、九州亭。(《御览》一百九十四)

右上阳宫

东都苑，隋曰会通苑，又改为芳华神都苑，周回一百二十六里。注：东面七十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玉海》一百七十一。《御览》一百九十六引：东都苑，隋曰会通苑，又改为芳华。又引：神都苑，周回一百二十六里，东面七十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

东都苑东面四门曰垂豫、上阳、新门、望春门，南面三门曰兴善、兴安、灵光门，西面四门曰延秋、游义、笼烟、灵溪门，北面四门曰朝阳、灵圃、望冬、应福门。(《御览》一百八十三)

东都苑内有金谷亭、凝碧池。(《御览》一百九十四)

右神都苑

外郭城（三字意增）东面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十步。(《永乐大典》引《河南志》)

建春（当有门字）南曰永通。(《大典》引《河南志》注)

自端门至定鼎门七里一百三十七步。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今杂植槐、柳等树两行。

定鼎门街广百步，上东、建春二横街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当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

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门十字街四出趋门。(并《大典》引《河南志》)

右外郭城

明教坊

明教坊龙兴馆西南隅开府宋璟宅，南门之东国子司业崔融宅。璟造宅，悉东西相对，不为邪曲，以避恶名。融为《则天哀策》，用思精苦，不直，马过其

门不觉，文就而卒。

宜人坊

东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齐王暕宅。炀帝爱子，初欲尽坊为宅。帝问宇文恺曰："里名为何?"恺曰；"里名宜人。帝曰："既号宜人，奈何无人，可以半为王宅。"

尚善坊

尚善坊东南隅岐王范宅，宅有薛稷画鹤，世称妙绝。(并《御览》一百八十)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俗姓李，汴州陈留人。习禅精苦。初至荆州，后移此寺，深为武后所敬礼，玄鉴默识，中若符契。长安中入京，在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爇，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时，常与诸王俱诣作礼，留施一笛。玄宗出后，秀召弟子曰："谨掌此，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玄宗登极，达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秀师年百岁，卒于此寺，瘗于龙门山。道俗奔赴数千人，燕国公张说为其碑文。(《太平广记》九十七)

劝善坊

劝善坊东北隅太子太师郑公魏征宅，山池院有进士郑光乂画山水，为时所重。(《御览》一百八十)

归德坊

归德坊卢言宅，(六字意增)是马周旧宅。(《大典》引《河南志》注)

仁和坊

此坊北侧数坊，去朝市远，居止稀少，惟园林滋茂耳。(《大典》引《河南志》)

仁和坊，兵部侍郎许钦明宅。钦明，户部尚书圉师犹子，与中书令郝处俊乡党亲族，两家子弟类多丑陋，而盛饰车马，以游里巷。京洛为之语曰："衣裳好，仪观恶，不姓许，即姓郝。(《御览》一百八十)

修善坊

坊内多车坊酒肆。(《大典》引《河南志》)

南　市

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初筑市，掘得古冢，上藏无砖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著平上帻朱衣，得铭曰："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其文，魏黄初二年所葬也。(《御览》一百九十一。《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一引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初筑市垣，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上著平上帻朱衣，得铭云："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于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是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门宇齐正，卑高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时诸行铺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饮啖，皆令不取直。胡夷惊视，寖以为常。(《御览》一百九十一。又九百七十六引：隋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邸店，皆使甍宇齐正，卑高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

慈惠坊

此坊半已北，即洛水之横堤。(《大典》引《河南志》。)

嘉庆坊

东都嘉庆坊，有李树，其实甘鲜，为京都之美，故称嘉庆李。

今人但言嘉庆子，盖称谓既熟，不加李亦可记也。(《事文类聚后集》二十五)

崇让坊

此坊出大竹及桃，诸坊即细小。(《大典》引《河南志》。《西谿丛语》上引：此坊出大竹及桃)

睦仁坊

坊内出柿实，俗称睦仁之柿，嘉庆之李。(《大典》引《河南志》注)

永通坊

此坊东出外城之永通门，其后门塞，又改坊名。(《大典》引《河南志》)

宣风坊

宣风坊北街之西，中书令苏味道宅，有三十六柱亭子，时称巧绝。(《御览》一百八十)

西　市

厚载门第一街街西本固本坊，又改西市。

广利坊

广利坊其北抵苑，即隋富义坊。隋有陈叔宝宅。

通济坊

通济坊即隋怀义坊。

淳和坊

南里、北里在淳和之西。

思恭坊

思恭在归义之北。(并《大典》引《河南志》)

右　坊

隋炀帝从东都至西京御道，并作长廊。(《御览》一百八十五)

续　拾

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容斋三笔》卷一)

《西京杂记》：大赦，于金鸡口衔敕，宣政衙鼓楼上，鸡鸣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鸡竿，争口中敕。争得者，月给俸三石，谓之鸡粟。(《说郛》卷四)

《六典》：两仪殿在太极殿后，常日听朝视事，盖古之内朝。隋曰中华殿，贞观五年改。《两京记》亦云。(《玉海》卷一五九)

《两京记》：德宗复置厩马随仗于月华门外。(《玉海》卷一七〇)

《两京记》曰：尚书省左司郎厅事后有古冢。高宗、武后间，郎中屡有暴死者。圣历中，有巫者见尚书郎郑默冢，发之得铭志符验，棺柩尚在，并有瓦木杂器。郑氏子孙，相率改葬。(《太平御览》卷七三五)

《西京杂记》：都省都堂门外大槐，谓之音声树。欲除拜仆射，则此槐必有声如歌曲。(《说郛》卷四)

《两京记》曰：宣政门内，曰宣政殿。初成，每见数十骑驰突出没。高宗使巫祝刘门奴问其所以，鬼云："我汉楚王戊太子，死葬于此。"门奴曰："按《汉书》，戊与七国反，诛死无后，焉得葬此?"鬼曰："我当时入朝，以路远不随，后坐病死，天子于此葬我，《汉书》自遗误耳。"门奴因宣诏欲为改葬，鬼曰："出入诚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敛我玉鱼一双，幸勿夺之。"乃发掘，玉鱼宛然，棺柩略尽。(《太平御览》卷七三五)

《两京记》：大明宫含元殿后有宣政殿，即正衙殿也，朔望大册拜则御之。(《玉海》卷一五九)

《两京记》：隋文帝增修未央池。(《玉海》卷一五九)

《西京记》云：大兴城南直子午谷，今据子午谷，乃汉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鳖谷，则已微西，不正与子午谷对也。(吕大防《题记》、《通鉴地理通释》卷四)

《西京杂记》：京兆尹新上，老吏多于石桥上看行马，以卜其行事。若上桥马行速，此尹必善；若马行滞，此尹必严恶，甚验。(《说郛》卷四)

《西京记》云：街东西各五十四坊。(《吕氏题记》)

《两京记》：西京化度废寺，有礓石，径二尺余，孔穴通连，若栏锜楼台之状，号曰蚁宫。昔有人见大蚁万计群聚，皆金色，因掘地及泉，得此石焉。(《事类赋注》卷三〇，曹氏收)

《两京记》：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辄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柩，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太平广记》卷三二七，曹氏收)

又(韦述《两京记》)曰：延寿坊东隅，驸马裴巽宅，高祖末，裴行俭居之。自行俭以前，居者辄死，自俭卜居。有狂僧突入，髡其庭中大柳树，中有豕走出，径人北邻。其家数月暴死尽，此宅清晏。(《太平御览》卷一八〇，曹氏收)

又(韦述《两京记》)曰：延寿坊北门之西，有中书令阎立本宅。宅内西亭，有立本画山水之迹。(《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四部丛刊》本无山字，今以意补。曹氏收)

《两京记》曰：杨素有美妾，姿色绝伦。时有千牛桑和，有妖蛊异术，常云："一见妇人，便即能致。"炀帝尝密使人窃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诏，其夜便窃以匿。炀帝奇其能，便诏素赐之。(《太平御览》卷七三五，曹氏收)

《两京记》：西京景龙观，景云二年，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召，止于此观。(《玉海》卷一〇〇)

按韦述《两京记》：此庙地本是夔、万等六州〔邸〕(即)，后为乾封县，移于永乐坊。神龙初，遂立为懿德太子庙。其后诸太子庙，比(比上钞本空一格)各别坊，今并移就此庙，号为七太子庙也。(《唐会要》卷一九)

《西京杂记》曰：慈恩寺，隋无漏寺，尝废。贞观二十年，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为名。院西浮图六级，高三百尺。(《增注三体诗》卷二，《慈恩偶题》注)

《两京记》：玄奘与惠明灵润等，审定六百五十七部。太宗制《三藏圣教序》，高宗为太子，又为《述圣记》，并勒碑铭，置慈恩寺浮图。(《玉海》卷三二)

《西京杂记》：京城龙华寺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在秦时为宜春苑，汉时为乐游苑。玄宗开元中，凿池引水，环植花木，为京师胜赏之地。遭禄山焚劫之后，荒凉可知也。(《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

《西京杂记》：以水源屈曲，故谓之曲江。(《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

《西京杂记》：朱雀街东第五街，皇城之东第三街，升道坊龙华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谓之曲江。(《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三)

《西京杂记》：进士放榜后，须有一人谢世，名报

罗使，言报大罗天也。（《说郛》卷四）

《两京记》：高宗曰："两京朕东西二宅。"（《通鉴地理通释》卷四）

《两京记》：炀帝登北邙，观伊阙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苏威曰："以俟陛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于今所。其地周之王城，初谓之东京，改为东都。（《通鉴地理通释》卷四）

《两京记》东都城有流杯殿，在丽春台北。有东西廊，南至丽春台，北连弘徽殿，南头皆亭子，间以山池，殿上作漆渠九曲。（《玉海》卷一六二）

璎珞门、迎仙院、同明殿、宏福殿、（崇福殿、）广达楼、左右银台门、含章殿、金銮门、广运门，韦述《记》皆不载，莫能知所在次第。（《河南志》卷四）

《西京杂记》：秘阁图书，皆表以牙籤，覆以锦帕。（《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一八）

青城宫，韦述云：古穀城也。（《河南志》卷三）

按韦述《记》：东城之南，永福门外，有承福坊，次东玉鸡坊，次东铜驼坊，次东上林坊，次东温洛坊。旁通凡五坊，皆在洛北漕南二水之间。然后叙东城之东第一南北街，立德而下凡四坊。（《河南志》卷一）

唐左散骑常侍刘子玄宅。子玄开元中史官，而韦述《记》载宅在归德坊。（《河南志》卷一从善坊条）

福善坊、福善坡，韦述《记》不著录。（《河南志》卷一）

仁和坊，按坊本名民和，避唐太宗讳改，当作人和。而韦述《记》、《白居易集》与今洛城所传，并作仁字，未详。（《河南志》卷一）

《西京杂记》：唐东都仁和坊，有许钦明宅。尝有人于许氏厅事。冬夜燃火读书，假寐，闻虫鼠行声，密视，见一老母，通体白毛，上床就炉，炙肚搔痒，形容短小，不类于人。客惧，猝然发声大叫，妖物便扑落地绝走而去。客以宅舍墙高，无从出入，乃一呼奴持火，院内寻索，于竹林中见一大石，发石得一白猬，便杀之。（《太平广记》卷四四二）

按《萧颖士集》，兴敬里有秘书少监赵骅宅。骅字云卿，子宗儒相德宗。而韦述《记》无兴敬坊，疑后改之。（《河南志》卷一）

立行坊，其东北有土台，俗传云晋石崇宠姬绿珠墓。而韦述《记》不载，疑非是。（《河南志》卷一）

韦述《两京记》：东都嘉庆坊有李树，其实甘鲜，为京城之美，故称嘉庆李。今人但言嘉庆子，岂称谓既熟，不加李亦不可记也。（《演繁露》卷一五）

毓德坊斗富台，今洛人相传云石崇、王恺筑会之所。而韦述《记》不著，疑妄。（《河南志》卷一）

会节坊，相传其地本唐徐坚宅，而韦述《记》不载。（《河南志》卷一）

按韦述《记》：温洛坊当在积德坊之南。（《河南志》卷一）

《两京记》：（棠棣）碑建于东都（大市旁）。（《玉海》卷六〇）

北户录

[唐]段公路撰　任士英整理

《北户录》一卷，《四库全书》本作三卷。作者段公路，唐懿宗时人，曾任万年县（今西安）尉，东牟（今山东蓬莱）人，《新唐书·艺文志》言其为宰相段文昌之孙，则当为临淄人（今属山东）。其事迹不可详考。《学海类编》本又作"段公璐"。书中所记多系岭南风土，亦有作者亲历所见者，于物产等记录极为详细，很有参考价值。传世者以《学海类编》、《说郛》、《唐人说荟》、《古今说海》、《唐代丛书》等本为常见，今以《笔记小说大观》本所影印者标点整理。各条下注文，据《四库提要》可知为作者族人所加。

通犀

通犀，置大雾重露下，终不沾濡。又堪辨毒药酒，药酒生沫。若贮米饲鸡，鸡见辄惊散。一呼为"骇鸡犀"。或中毒箭，刺于创中，立愈。盖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孔雀媒

雷、罗数州收孔雀雏养之，使极驯扰，致于山野间，以物绊足，傍施罗网，伺野孔雀至，则倒网掩之无遗。一说孔雀不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雌雄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雌鸣下风，亦孕。"见《博物志》。《宋纪》曰："孝武大明五年，有献白孔雀为瑞者。"愚按，《说文》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字林音由。"今猎师有囮也。淮南万毕术曰："鸡鹆致鸟。"注云："取鸡鹆，折其大羽，绊其两足，以为媒。"《博物志》又云："鹆鷚，一名鸡鹆。"

鹧鸪

衡州南灵鹧鸪，解岭南野葛、诸菌毒及辟温瘴，又一名"逐影"，多对啼。《广志》言："鹧鸪鸣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鸣自呼。"《南越志》云："其鸣自号，杜薄州食之亡厉。"惟《本草》说鸣云钩辀格磔。

鹦鹉瘴

广之南新勤春十州，呼为南道，多鹦鹉。凡养之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即多病鹳而卒，土人谓为"鹦鹉瘴"。愚亲验之。

赤、白吉了

晋宁有廉州民获赤、白吉了各一头，献于刺史者。其赤者，寻卒；白者久而能言。

绯猨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凉，程次青山镇，其山多猨，有黄绯者，绯者绝大，毛彩殷鲜，真谓奇兽。夫猨则狙玃猱狖之类，其色多传青白元黄而已，今则岂可穷其族类与。其猨能伏鼠，多群行，猨善啼者，其音凄入肝脾。方知当一部鼓吹，岂独蛙声然哉！

蚺蛇牙

蚺蛇，大者长十余丈，围可七八尺，多在树上，候麞鹿过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缠大树上。出其头角，乃不复动，夷人伺之，以竹签签杀之，取其胆也，故南裔《异物志》曰：蚺蛇，牙长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远行。卖一枚，直牛数头。

蛇红

公路至雷州对岸，倚舟候风势，见群小儿簇二巨蛇，各长丈余，其一如孔雀尾，毛色金翠夺目。一如真红色，鲜明若血。又有十余头白蛇，前后相次。若导从，俱入一榕藤窍内，竟不复去。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种，其类不可穷也。又归化县有两头蛇。《南越志》云："无毒，夷人饵之。"《兼名苑》云："两头蛇，一名。越王约发。俗占见之不祥。"然《论衡》引楚相孙叔敖事者，何也？《会丛》又云："浑夕之

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大旱。”《管子》曰：“固水之精，名曰蚂（音威），一头两身，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

蛤 蚧

蛤蚧，首如蟾蜍，背绿色，上有黄斑点，若古锦文，长尺余，尾绝短，其族则守宫蜥蜴蜓蝘。多居古木窍间，自呼其名，声绝大。又有十二时，亦其类也。身大一尺，尾长于身。《传》云：“自旦至暮，变十二般色，伤人必死。”愚尝获一枚，闭于笼中玩之，止见变黄、褐、赤、黑四色。

红蟹壳

儋州出红蟹，大小壳上多作十二点，深胭脂色，其壳与虎蟹堪作垒子。按：蟹，一名蛫（音诡）。《广雅》云：“雄曰蜋蚖，雌曰博带。”《抱朴子》又云：“山中辰日称无肠公子，蟹也。”《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长卿。”《广志》云：“铺（音脯），小蟹，大如货钱。又蟹奴如榆荚在其腹中，生死不相离。”《山海经》载：“千里蟹”。《洞冥记》有贡百足蟹，长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蛱蝶枝

公路南行，历悬藤峡，维舟饮水，睹岩侧有一木树五彩，初谓丹青之树，因命僮仆采之。顷获一枝，尚缀软蝶，凡二十余个。有翠绀缕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黑花者、黄白者、绯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荚者。愚因登岸视，乃知木叶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树蠹变为蛱蝶。乌足之叶为蝴蝶，皆造化使然，非虚语也云。《会要》：大食国西邻大海，尝遣人乘船，经八年未极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若著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儿即死。《异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木，见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民尝伐余遗竹，一宿见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化，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

红蝙蝠

红蝙蝠出陇州，皆深红色，惟翼脉浅黑，多双伏红蕉花间，采者若获其一，则一不去，南人收为媚药。王子年《拾遗》云：“有五色蝙蝠。”《异物志》：“蛙虱鱼因风入空木，而化为蝙蝠。”《灵枝图说》曰：“蝙蝠，服之寿万岁。”又《媚药》载：“软金鸟辟寒，金龙子、布榖脚胫骨、鹊脑、砂挼茎草、芍草、左行草，独未见录红蝙蝠处，岂阙载乎！又有无风独摇草，男女带之相媚。”又《陈藏器》云：“榼子蔓生取子中仁，带子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金龟子

金龟，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于榆荚。细视其金帖龟子，行则成双，其虫死，金色随灭，如萤光也。南人收以养粉，云与养粉相宜。

乳穴鱼

全义之西南有山，曰盘龙山。有乳洞，乳洞有金沙龙盘鱼，皆四足，修尾丹腹，状若守宫，游泳水滨，人莫敢犯。按：《御览》云：“龙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鱼，皆如龙形，人杀之即风雨也。”然《唐韵》云：“鳎鱼各四足。”《山海经》云：“人鱼如鲚（音啼）鱼四脚，出丹洛二水，有鲵大者谓之虾。”（音啼）《尔雅》注：“鲵似鲇，四足，声似小儿，但未见言其可致风雨耳。”公路因思《道书》说，五头鱼、三足鹿，皆神化所致，不可以类而推也。若以鱼之异者，则沣水之鱼名朱鳖，六足有珠。又历涧潭，有五色鱼。又丹水出丹鱼，割肉以涂足下，则可步履水上。又朔法师云：“鲎（音此）鱼，一首十身。”《博物志》云：“金鱼脑中有麸金，出功婆塞江。”又吴王食脍有余，弃江中为鱼，今名吴王鲙，余者长数寸。又《魏武四时食制》曰：“望鱼侧如刀，可以割草出。豫章白发鱼，戴发形如妇人，白肥无鳞，出滇池。”又郭延生《述证记》曰：“城阳县南，尧母庆都墓庙前一池，鱼头间有印文，谓之印颊鱼。非告祠者，捕不得。”又《临海异物志》云：“鳂鱼如指，长七八寸，但有脊骨，曝作烛，极有光明。”又比目鱼，一名鲽（音榻），一名鳒。沈怀远《南越志》谓之“板鱼”，亦曰“左介”。“介”亦作“蚧”。《吴都赋》云：“双则比目，片则土余。”《异物志》：“南方镜鱼，圆如镜也。”又《异苑》云：“鲐（音陷）鱼，凡诸鱼欲产，鲐鱼辄以头冲其腹，世谓众鱼之生母。”又《临海水土异物志》：“鹿鱼头上有两角，如鹿。”又云：“鲮（闾蒸反）鱼，腹背有刺，如三角菱。”又《神异经》：“黄公鱼，长七八尺，状如鳢鱼，以乌梅二（□三）七鱼煮之即熟，食之无鲠。”

鱼 种

南海诸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著草上，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塘间，旬月内如虾蟆子状，鬻于市，号“鱼种”，育池塘间，一年内可供口腹也。愚按：陶朱公《养鱼经》曰：“朱公谓威王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鱼也。又拂林国有羊羔生于土中，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惟人著甲走马击鼓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草矣。《博物志》云：“取其鳖，剉如棋，捣赤苋汁，和令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于池泽间，经旬，脔脔成鳖也。”

水 母

水母，一名蚱，一名石镜，南人治而食之。云性热，偏疗河鱼疾也。

蚊母扇

端新州有鸟，类青鹎，而嘴大，常在池塘间捕鱼而食，每作一声，则有蚊子群出其口。按：《小雅》曰："颠鸟，似鸟而大。"《广志》云："蚊母，此鸟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为扇，惟辟蚊子。"与《陈藏器》说同。又云："塞北有虻母草，岭南虻母木。"《南越志》云："古度树一呼那子，南人号曰柁（日亚反），不华而实，实从木皮中出，如缀珠珰，其实大如樱桃，黄即可食，过则实中化蛾飞出，亦有为蚊子者。"

蛾毛被

鹅毛被，邕之南有酋豪，多熟鹅毛为被，如稻畦衲之，其温软不下绵絮也。

红虾杯

红虾出潮州、潘州、南邑县，大者长二尺，土人多理为杯。王子年《拾遗》云："大虾长一尺，须可为簪。"《洞冥记》载"须杖"。《兼名苑》云："广州献虾头杯，简文将盛酒，无故自跃，乃不复用。"愚又按《毛诗义》："具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为杯盘，实奇物也。

鸡毛笔

番禺诸郡多以青羊毫为笔，韶州择鸡毛为笔，亦有圆如锥，方如凿，可抄写细字者。昔溪源有鸭毛笔，以山鸡毛、雀雉毛间之，五色可爱。笔有丰狐之毫（博子云，汉末笔）、虎仆之毛（《博物》似豹毛可为笨）、蚼蛉鼠毛（《广志》可以为笔）、鼠须（均州出）、羖□羊毛（邓州取拔族毛）、麝毛、狸毛（郑庆云，狸毛笔）、鹿毛、马毛、羊须（陶隐居烧丹封鼎，际用羊须笔）、胎发（娅以小儿发为笔，郑庆云，斋祭酒常用之）、龙筋（《拾遗记》）为之，然未若兔毫。

鸡卵卜

雕州之南有善行术者，取鸡卵墨画，祝而煮之，剖为二片，以验其黄，然后决嫌疑，定祸福，言如响答，据此乃古法也。《神仙传》曰："人有病，就茅君请福，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茅君掷出，中无黄者，病多愈；有黄者，不愈，常以此为候。"愚又见卜者流杂书传：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鸟卜，虽不法于蓍龟，亦有可称者。

鸡骨卜

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皆杀鸡，择骨为卜，传古法也。卜占即以肉祠船神，呼为"孟公孟姥"，其来尚矣。按：《梁简文船神记》云："船神名冯耳。"《五行书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为'孟公孟姥'。"刘思真云："元冥为水官，死为水神，冥、孟声相似。"又云："孟公，父名帻，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云履。"或云："冥父冥姥，固元冥也。"

象鼻炙

广之属城循州、雷州，皆产黑象，牙小而红，土人捕之，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为炙。愚按：象有十二肉，《陈藏器》云："惟鼻是其本肉，诸即杂肉。"梁翔法师云："象，一名伽那。"古训云："象孕子，五岁始生。"

鹅毛脡

恩州出鹅毛脡，乃盐藏，其味绝美，其细如针。郭义恭云："小鱼一斤千头，未之过也。"

桄榔炙

桄榔茎叶与波斯枣、古散（古散堪为柱杖）、椰子、槟榔小异，其木如莎树皮，酿木皮出面可食。《洛阳伽蓝记》云："昭仪寺有酒树面木，"得非桄榔乎！其心为炙，滋腴极美。

红　盐

恩州有盐场，色如绛雪，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郑公虔云："琴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在张掖西北。"按：盐有赤盐、紫盐、黑盐、青盐、黄盐，亦有如虎、如印、如伞、如石、如水精状者。

米　饼

广州南尚米饼，合生熟粉为之，白薄而软。按：刘孝威谢官赐交州米饼四百屈，详其言，屈岂今之数乎！且前朝短书杂说，有呼食为头（晋元帝谢赐功德净馔一头，又谢赍功德食一头，又刘孝威谢赐果食一头），以鱼为瓯（梁科律生鱼若干斗），茗为薄为夹（温贡茗二百尺薄，又梁科律薄茗千夹云云），笔为双、为床、为枝（《搜神记》：益州西神祠祈祷者，持一双笔。南朝呼笔四管为一床。梁简文帝答书云：乍置笔床，又云：写书笔一枝一万字），墨为螺、为丸、为枚（陆云 以兄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蔡质《汉官仪》曰："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纸为番，锦为两（王佐云，币锦二两），衣为裁（陆倕谢安城王赉、越衣二裁，沈约有谢葛衫裁也），袈裟为缘（简文帝云，蒙惠袈裟一缘），奴为头（简文帝书言安城王饷胡子一头），麝为子，蜡为饼（麝香如干子，蜡如干饼，齐建武四年事），槟榔为口，胡桃为子（陆饼谢安成王赐槟榔一千口，并胡桃一千子）。其事不可备论。

睡　菜

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叶类茨菰，根如藕梢，土人采根为盐菹。或云，食之好睡。郭子横云：五味

草，食之，不使人睡，亦名却睡草。

水　韭

水韭生于池塘中，叶似韭，得非龙爪薤乎！《字林》云："荃（音□），水中野韭也。"又莕（音吟），见《字林》，似蒜生水中。

蕹　菜

蕹菜，叶如柳，三月生。《陈藏器》云："主解胡蔓草毒，胡蔓即野葛也。"愚按：广之菜有掉（辛叶也）、东风（味如酥，香气似马兰）、蕊（音蕺，蜀人所谓菹香）、芀（音晶，凫茈苗也。）之类，无足奇者。《吴志》：孙皓时，有荬（音买）菜。晋安帝义熙二年，有苦荬菜，生扬州。国初，建达国献佛土菜，泥婆国献波稜菜。

斑皮竹笱

湘源县，十二月食斑皮竹笱，诸笱无以及之。《吴录》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笱，名曰苞笱。"《博物志》曰："斑皮竹，尧女以涕挥竹，竹尽斑也。"《尔雅》曰："笱，竹之萌。"《说文》曰："笱，竹胎。《诗疏义》："笱，皆四月生，巴竹笱生八月，箘（音娟）竹笱冬夏生。"《永嘉记》："含堕竹笱，六月生。"愚按：《山海经》："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结实而枯死，实落土复生，六年还成町也。"《竹谱》曰："筲必六十年复，亦六年是也。南中有以竹为刀错子者，如少钝，复以浆水洗之，如初。"《广州记》云："石林竹劲利，削为刀，切截象皮，如截草也。"愚闻，贞元五年番禺有海户，犯盐禁，避罪罗浮山，人至第十二岭，遇巨竹百丈万竿。竹围二十一尺，有三十九节，节长二丈，海户因破之为篾，会罢吏捕逐，遂挈而归。时人有获一篾，以为奇货，后献于刺史李复。复命陆子羽图而记之。许氏《说文》有长节竹，谓之笭，得非罗浮山龙钟之义乎！

无核荔枝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无核类，鸡卵大者，其肪莹白，不减水精，性热，液甘，乃奇实也。

变　柑

新州出变柑，有苞大于升者，且皮薄如洞庭之橘，余柑之所弗及。传云移植不数百里，形味俱变，因以为名。亦如逾淮为枳，乃水土异也。

橄榄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枣。《广志》云："大有如鸡子者，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数寸许，入盐于中，子皆落矣。"今高凉有银坑橄榄子，细长，味美于诸郡产者，其价亦贵。《陈藏器》云："其木主䲟鱼毒，此木作楫，拨著䲟鱼皆浮出。"

山橘子

冬熟，有大如土瓜者，次如弹丸者，皮薄下气，晋宁多有之。

山胡桃

山胡桃，皮厚，底平，状如槟榔。

白杨梅

杨梅，叶如龙眼树、冬青，一名杭（音求），潘州有白色者，甜而绝大。

偏核桃

占卑国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状，波斯人取食之，绝香美。

红　梅

岭南之梅，小于江左，居人采之，杂以朱槿花，和盐曝之，梅为槿花所染，其色可爱。又有选大梅，刻镂瓶罐结带之类，取棹汁渍之（梓木叶汁），亦甚甘脆。

五色藤筌蹄

琼州出五色藤合子、书囊之类，细于锦绮，亦藤工之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筌台，皆一时之精绝者。梁刘孝仪《谢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云炎州采藤丽穷绮褥，得非筌台与蹄语讹欤！

香皮纸

罗州多笺香树，身如柜柳，皮堪捣纸，土人号为"香皮纸"。

抱木屧

抱木产水中，叶细如桧，其身坚类柏，惟根软，不胜刀锯，今潮州、新州多刳之为屧。

红藤箪

琼州出红箪，一呼为笙，或谓之籧篨，亦谓之行唐，其色殷红，莹而不垢。

方竹杖

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劲挺堪为杖，亦不让张骞筇竹杖也。其隔州亦出，大者数丈。又海晏（地名）出芦，堪为拄杖高潘州出千岁蕨拄杖，之类甚多。更有疏节竹（五六尺一节），僧道多以为杖。又按：□最云："溱州通竹，直上无节，空心也。"

山花燕脂

山花丛生，端州山崦间多有之。其叶类蓝，其花

似蓼，正月开花，土人采含苞者卖之，用为燕脂粉。或时染布帛，其红不下红蓝。又郑公虔云：“石榴花，堪作胭脂。”

鹤子草

鹤子草，蔓花也。当夏开，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怀子梦芝。采之曝乾，以代面靥，形如飞鹤状，翅羽嘴距无不毕备，亦草之奇者。草蔓延，春生双虫，常食其叶，土人收于奁粉间饲之，如养蚕。诸虫老，不食而蜕为蝶，女子佩之如细鸟皮，号为“细蝶”。郭子横记：勒毕献细鸟，以方尺玉笼盛数百，形大如蝇，状如鹦鹉，声闻数百里间，如黄鹄也。国人以此为候日晷，京曰候日虫。帝得之，旬日飞尽。明年有细鸟集于帷帘，或袭人衣袖，因名蝶衣。宫内嫔御有鸟集其衣者，辄蒙爱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为丈夫所媚。余访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黄星靥，其来尚矣！然事有相类者，见《拾遗》引，孙和悦邓夫人，尝置膝上，和月下舞，水晶如意误伤夫人颊，流血染袴。和自舐疮。太医曰：“獭髓杂玉及琥珀屑当灭痕。”和乃作膏，琥珀太多，痕未灭而颊有赤点，细视之更益其妍。诸嬖要宠者，以丹青点颊而后进幸。一说上官昭容自制花子，以掩黯处。

越王竹

严州产越王竹，根于石上，状若荻枝，高尺余，土人用代酒筹。次有沙箸，产于海岛间，其心若骨，可为筹箸。凡欲采者，须轻步从之，不尔，闻人行声，则缩人沙中，不可取。《陈藏器》云：“越王余算味咸，生南海，长尺许。”

无名花

广州之南数百里，有蔓草生，吐一叶，白花，片大如掌。初夏开，遍问土人，莫有知者。

指甲花

花细白，绝芳香，番人重之，未详其名，又即恙弭花、白茉莉花（不香红者），皆波斯移植夏中，如金钱花也。本出外国，大同二年，始来中土。又《扶南传》曰：“顿逊国有区拨花、叶逆花、致祭花、摩夷花。唐初，罽宾国献俱佛头花，伽失不国献渥楼钵罗花。”皆中国所无者。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与龙脑相宜，能令香不耗。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冯妻美，宋康王夺之。冯自杀，妻自投台下死。王怒，令家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于下，枝错其上。宋王哀之，因号其木曰‘相思树’。”

睡　莲

睡莲，叶如荇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叶数重，凡五种色。当夏，昼开，夜缩入水底，昼复出也。与梦草昼入地，夜即复出，一何背哉！

吴地记

[唐]陆广微撰　朱　红整理

《吴地记》一卷。题唐陆广微撰。《四库提要》根据书中有"至今唐乾符三年庚申"语，认为作者为唐僖宗时人，大致可信。但部分地方已窜入宋人文字。此书为今存最早的苏州地方志，也是存世不多的唐人地志之一。书中详记唐时苏州及所领七县的沿革掌故，举凡山水、地池、坊巷、桥梁、寺观、坛庙、赋税、风物土产、名人墓葬及户口变化、城邑迁改，无不具体而翔实，对研究唐代江南文化及苏州地区的经济人文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今据《四库全书》本校点整理，曾参校今人曹林娣校注本。另《吴地记后集》一卷，记事讫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间，当为北宋人续补，所记多唐五代事，今一并校点附后，所用版本同前。

按《史记》及《吴越春秋》，自禹治水已后，分定九州，《禹贡》扬州之域，吴国四至：东亘沧溟，西连荆郢，南括越表，北临大江，盖吴国之本界也。今郡在京师东南三千一百九十里，当磨蝎斗牛之位列，婺女星之分野。从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至汉顺帝永建四年，有山阴县人殷重献策于帝，请分江置两浙，诏司空王袭封，从钱唐江中分，向东为会稽郡，向西为吴郡。至陈朝贞明元年，改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改郡邑至横山东，新立城郭（一云隋开皇十三年，却为苏州）。唐武德七年，移新州，却复旧址，升为望，管县七、乡一百九十四、户一十四万三（本作二。）千二（当作三）百六十一。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

吴县九万九千九百六十三贯七十三文。

长洲县九万八千五百七十六贯五百七十六文。

嘉兴县一十七万八千七十六贯一百二十文。

昆山县一十万九千五百三贯七百三十八文。

常熟县九万七百五十贯七百七十四文。

华亭县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二贯四百三十一文。

海盐县四万六千五百八十一贯五十八文。

续添

吴江县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九贯一百文。

使司割隶酱菜钱一十万七千七百二十贯二百四（作二）十六（作八）文。

留苏州军事酱菜衣粮等钱一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九十八文（当作九百二文）

团练使军资等三十万六（当作七）千八百三十贯文，送纳上都。

地名甄胃，水名通波，城号阖闾，台曰姑苏，陕壤千里，是号全吴。昔周太王三子长泰伯、次仲雍、次季历。历生子昌，有圣瑞。太王有疾，泰伯、仲雍以入山采药，乃奔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让季历。子昌立，是为西伯，即文王也。吴人义泰伯，归之为王。泰伯三让弟仲雍，仲雍立，号勾吴（所居地名）。卒葬梅里（又名番丽，今横山）。而仲雍立，仲雍生季简，季简生释达，释达生固章，固章卒。其后至寿梦，始别筑城，为宫室于平门西北二里。自泰伯至寿梦十九世。寿梦生四子：长诸樊、次余祭、次余昧、次季札。季札贤，寿梦欲立之，札让不可，乃立诸樊。诸樊卒，吴人固立札，札弃室而耕之野乃止。封札延陵季子，而余祭立。四年吴使季子行聘诸国。余祭卒，授弟，季子让，逃去。余昧之子曰僚立，为诸樊之子公子光所弑，在位十三年。僚好炙鱼，非专诸炙不食。诸樊之子光潜以百金，令专诸进鱼上僚，置匕首于炙鱼中刺僚死。子光篡立，是为阖闾。王又令刺客要离袖剑，杀吴公子庆忌，即王僚子也。季子历三年回，闻僚被杀，乃匍匐往其坟号哭。于是子光谢过于季子，季子曰："苟先君无废祀，民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哀死事主，以待天命耳。"

阖闾城，周敬王六年伍子胥筑。大城周回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吴都赋》云"通门二八，水道六衢"是也。西阊、胥二门，南盘、蛇二门，东娄、匠二门，北齐、平二门。不开东门者，为绝越之故也。

阊门，亦号破楚门。吴伐楚，大军从此门出。陆

机诗曰："阊门势嵯峨，飞阁跨通波。"又孔子登山，望东吴阊门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今置曳练坊及望舒坊因此。胥门，本伍子胥宅，因名。石碑见存。出太湖等道水陆二路，今陆废。门南三里，有储城，越（疑作吴）王贮粮处。十五里有鱼城，越王养鱼处。门西五里有越来溪。

盘门，古作蟠门，尝刻木作蟠龙，以此镇越。又云水陆相半，沿洄屈曲，故名盘门。又云吴大帝蟠龙，故名。门内有武烈大帝庙，在祀典。东北二里有后汉破虏将军孙坚坟，又有讨虏将军孙策坟。

蛇门，南面有陆无水，春申君造以御越军。在巳地，以属蛇，因号蛇门。前汉梅福字子贞，为南昌尉，避王莽乱政，称得仙，弃妻子，易姓名。有人见福隐市卒，即此门也。

匠门，又名干将门。东南水陆二路，今陆路废。出海道通大莱沿松江下沪渎阖闾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橐，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宁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铄耳，以然成物吾何难哉！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耶闻语，投入炉中，铁汁出，遂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莫耶，鳗文。余铸得三千，并号作龟文剑。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而藏雌剑。时时悲鸣，忆其雄也。门南三里有葑门、赤门，有赤栏将军坟在蛇门东，陆无水道，故名赤门。东南角又有鲂鲔门，吴曾鲂禖见，因号，并非八门之数也。娄门本号疁门，东南，秦时有古疁县，至汉王莽改为娄县。东南二里有汉吴郡太守朱梁坟，本名赵，避后汉和帝讳，改为梁，今吴郡朱氏皆梁之后。塘北有顾三老坟，见存。

齐门，北通毗陵。昔齐景公女聘吴太子终累，阖闾长子、夫差兄也。齐女丧夫，每思家国，因号齐门。后葬常熟海隅山东南岭，与仲雍、固章等坟相近。葬毕，化白龙冲天而去，今号为母冢坟。门东二里有庐江太守关臻坟。

平门，北面有水陆通毗陵。子胥平齐大军从此门出，故号平门。东北三里，有殷贤臣申公巫咸坟，亦号巫门。西北二里有吴偏将军孙武坟。西北三里有酱醋城，汉刘濞筑。东北三里有颍川太守陆宏坟。

吴县，在望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汉王莽改秦德县。陈贞明元年，后主复为吴县。隋开皇九年，越国公杨素移郡及县于横山东五里。今复移城内，管乡三十、户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坊三十。

吴公子庆忌坟，在县东北三十五里，今呼庆坟。

步骘坟，在县东北三里。骘仕吴为骠骑将军，代陆逊为丞相，有石碑，见存临顿桥西南。

周瑜坟，在县东二里。瑜字公瑾，庐江舒人，仕吴大将军、南郡太守。美姿貌，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及孙权称号，谓公卿曰："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思音乐，虽三爵之后乐有阙误，必知之，则回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顾野王坟，在横山东，平陆地，遗言不起坟。野王字休伦，仕陈武帝，为门下侍郎。博综群书，广搜经籍，撰梁《瑞应图》七十卷、《御览》三百六十卷、宫人各念一卷。常随驾行，内人谓之"著脚《御览》。"

姑苏台，在吴县西南三十五里。阖闾造，经营九年始成。其台高三百丈，望见三百里外，作九曲路以登之。射台在吴县横山安平里。

鸭城，在吴县东南二十里。匠门外沙里中。城东五里有豨坟，是吴王畜猪之所。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有鸡陂，阖闾置豆园在陂东。

织里，今织里桥，在丽娃乡，俗呼失履桥、利娃乡，讹也。

澹台湖，在吴县东南十里。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宅陷为湖，湖侧有坟。

夏驾湖，寿梦盛夏乘驾纳凉之处。凿湖池，置苑囿，故今有苑桥之名。

蔡经宅，在吴县西北五十步。经，后汉人，有道术，炼大丹，服菖蒲，得仙。今蔡仙乡即其隐处也。

冯驩宅，在吴县东北二里五十步。驩，平原君门下客，今有弹铗巷。其坟在侧，石碑见存。

长洲县望在郡下，贞观七年，分吴县界，以苑为名。地名茂苑，水名仙山乡。东一百里有秦时古疁，王莽改为娄县。北三里有角溪，广八里，深四丈，西入太湖。北四十二里有湖，广四里，深三丈。县北二十七里有岑陂、夏驾陂、马的陂（吴图古有此）。管坊三十、乡三十、户二万三千七百。

华池，在长洲县大云乡安昌里。

华林园，在长洲县华林桥。

南宫城，在长洲县干将乡长乐里。

嘉兴县，本号长水县，在郡南一百四十三里。周敬王十年置，在谷口湖。秦始皇二十六年重移，改由拳县。景龙二年嘉禾野生，改嘉禾县。吴赤乌五年，避吴王太子名，改嘉兴县。前有晋妓钱唐苏小小墓。东五里有天心池。二里有会稽太守朱买臣坟。西五百步有晋兵部尚书徐恬宅，舍为灵光寺。县北三十里有隽里池，是吴越战敌处。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东二十五里有长谷亭，入华亭县。西北行七十里，有震泽。今升县望，管乡五十、户一万七千五十四。

昆山县，在郡东七十里，地名全吴，水名新阳。贞观十三年分，在吴县东置。县东南一百九十步，有晋将军袁山松城，隆安二年筑。时为吴郡太守，以御孙恩军，在沪渎池滨，半毁江中。山松能楷书，梁武帝评其书云："山松书如深山道者，见人便欲缩退。"卒赠司空将军，葬横山东二里。会昌四年升县，管乡

二十四、户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一。

常熟县，在郡北一百里。晋建安二年，分吴县海虞置，本号海虞县，至唐贞观九年改常熟县。北一百九十步有孔子弟子言偃宅，中有圣井，阔三尺，深十丈，傍有盟。（即坛也。）盟北百步有浣纱石，可方四丈。县北二里有海虞山，仲雍、固章并葬山东岭上。阖闾三子，长曰终累，婚齐女，蚤亡，亦葬此山。山有二洞穴，穴侧有石坛，周回六十丈。山东二里有石室，太公吕望避纣之处。山西北三里有越王勾践庙，郭西二里有夫差庙，拆姑苏台造。管乡二十四、户一万三千八百二十。

华亭县，在郡东一百六十里，地名云间，水名谷水。天宝五年置。盖晋元假吴华亭侯陆逊宅造池亭华丽，故名。有陆逊、陆机、陆瑁三坟，在东南二十五里横山中。有鹤鸣、鹤唳、玄鹤。管乡二十二、户一万二千七百八十。

海盐县，在郡东南二百二十里，地名殷水，水名福见。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为柘湖，又改武元县。湖为当湖。隆安五年改东武洲，移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御越，复号海盐县。陈贞明元年割属盐官。广德七年隶归嘉兴。景龙二年重置。先天二年废。开元五年刺史张廷珪奏请重置。县东十一里有晋穆公、何皇后宅。十五里有公孙梃、陈开疆、顾冶子三坟，俱事齐景公，勇烈有功，于景公。为晏子佞以桃二颗令言功，三人同日而死，葬于此。县东南三十里有秦柱山，有五百童女避秦始皇难于此，后并得仙。县西五里有会稽山，是陆华兄弟寻金牛之处。管乡一十五、户一万三千二百。会昌四年升为县。

虎丘山，避唐太祖讳改为武丘，又名海涌山。在吴县西北九里二百步。阖闾葬此山中。发五郡之人作冢，铜椁三重，水银灌体，金银为坑。《史记》云："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冢，取土临湖。葬经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吴越春秋》云："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丘'。"秦始皇东巡至虎丘，求吴王宝剑。其虎当坟而踞，始皇以剑击之不及，误中于石（遗迹尚存）。其虎西走二十五里忽失，于今虎疁，唐讳虎，钱氏讳疁，改为浒墅。剑无复获，乃陷成池，古号"剑池"。池傍有石，可坐千人，号千人石。其山本晋司徒王珣与弟司空王珉之别墅。咸和二年舍山为东西二寺，立祠于山。寺侧有贞娘墓，吴国之佳丽也。行客才子，多题诗墓上。有举子谭铢作诗一绝，其后人稍稍息笔。

花山，在吴县西三十里。其山蓊郁幽邃。晋太康二年生千叶石莲花，因名。山东二里有胥葬亭，吴王阖闾置。亭东二里有馆娃宫，吴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灵岩山是也。晋太尉陆玩舍宅置寺，宫傍有石鼓，大三十围。《吴志》云："其鼓有兵则鸣。"晋隆安二年，贼孙恩作乱，鼓鸣。山上有池，旱亦不涸，中有莼甚美，夏食之则去热，吴中以为佳品。

支硎山，在吴县西十五里。晋支遁，字道林，尝隐于此山，后得道，乘白马升云而去。山中有寺号曰"报恩"，梁武帝置。

岞崿山，在吴县西十二里。吴王僚葬此山中。有寺号"思益"，梁天监二年置。

余杭山，又名四飞山，在吴县西三十里。有汉豫章太守陆烈坟。东二里有汉山阴县令陆寂坟。山有白土如玉，甚光润，吴中每年取以充贡，号曰"石脂"，亦曰"白垩"、"白礶"。东三里有夫差义子坟十八所。

横山，又名据湖山，在吴县西南十六里。中有朱植坟及晋门下侍郎陆云公坟。

鸡笼山，在吴县西三十里。以形似鸡笼，因名。晋太康二年，司空陆玩，葬此山，掘地得石凤飞去，今凤凰墩是也。陆玩字君瑶，为左仆射。苏峻之难，与兄晔随帝在石头城，以晔、玩吴民之望，不敢加逼迁。既登公辅，尝叹息谓宾客曰："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其谦抑若是。疾薨，以佐命之勋，特置七十家守坟。子纳，字祖言（讷，玩之弟。子纳，误也），清操绝俗，不改素业，为吴兴守。至郡，不受俸禄。征讨大都督谢安诣讷，殊无供办，茶果清谈而退。终尚书令。亦葬此山。

升卑犹山，在吴县西二十里，吴太宰嚭所葬。嚭，楚伯州犁之孙。楚诛伯州犁，奔吴，吴以为大夫。谗佞夫差而诛子胥，后勾践灭吴诛嚭，以其不忠也。

女坟湖，在吴县西北六里。《越绝书》曰："夫差小女字幼玉，见父无道，轻士重色，其国必危，遂愿与书生韩重为偶。不果，结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铜椁，葬阊门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当奈何？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黄坡。'"又赵晔《吴越春秋》云："阖闾有女哀（爱），怨王先食蒸鱼，乃自杀。王痛之，厚葬于阊门外。其女化为白鹤，舞于吴市，千万人随观之。后陷成湖，今号女坟湖。"流杯亭在女坟湖西二百步，阖闾三月三日泛舟游赏之处。

太湖，按《汉书志》云："尔雅《释地》（十薮）曰：'吴越之间有具区。'"郭璞云："今吴县西南太湖，即震泽也。中有包山，去县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周回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潜行水底，无所不通，号为地脉。又有大小二雷山"。按《越绝书》曰："太湖周回三万六千顷，亦曰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之别，故谓之五湖"。《国语》曰："吴越战于五湖。"在笠泽，一湖耳。张勃《吴录》云："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以五湖为名。"周处《风土记》曰："舜渔泽之所也。"《扬州记》曰："太湖一名震泽，一名洞庭，今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莫知其极。即十大洞天之第九，林屋洞天也。"《洞庭山记》曰："洞庭有二穴，东南人洞，幽邃莫测。昔阖闾使令威丈人寻洞，秉烛昼夜而行，继七十日不穷而返。启王曰：'初人，洞口狭隘，伛偻而入，约

数里，忽遇一石室，可高二丈，常垂津液。'内有石床枕砚，石几上有素书三卷，持回。上于阖闾不识，乃请孔子辩之。孔子曰：'此夏禹之书，并神仙之事，言大道也。'王又令再入，经二十日却返，云：'不似前也。唯上闻风水波涛，又有异虫，挠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乌，前去不得。'丈人姓毛，名苌，号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石室并坛存焉。"

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左传》曰："越伐吴，御之笠泽。"其江之源，连接太湖。一江东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东北二百六十里，入于海。一江西南流，入震泽。此三江之口也。咸仲云："松，容也。容裔之貌。"《尚书》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晋张翰仕齐王冏，在京师见秋风起，思松江鲈鱼鲙，遂命驾东归，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卒葬横山东五里。

唐曹恭王庙，在松江。恭王，太宗第十四子。调露元年则天皇后出为苏州刺史。

百口桥，后汉郡人顾训家有百口，五世同居，乡人效之，共议近宅造百口桥，以彰孝义也。

乘鱼桥，在交让渎。郡人丁法海与琴高友善，高世不仕，共营东皋之田，时岁大稔，二人共行田畔，忽见一大鲤，鱼长可丈余，一角两足双翼，舞于高田。法海试上鱼背，静然不动，良久遂下。请高登鱼背，乃举翼飞腾，冲天而去。

琴高宅，在交让渎法海寺西五十步。法海寺，济阳丁法海舍宅所置。法海，盖丁令威之裔。殿宇浮图下有令威炼丹井也。

皋桥，在吴县北三里有五十步。汉议郎皋伯通字奉乡所居，因名。伯通卒，葬胥门西二百步，号伯通墩。高士梁鸿隐居伯通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舍于家。鸿潜闭门，著书十余篇，疾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君葬子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乃卒。伯通等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伯鸾清高，宜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

都亭桥，寿梦于此置都驿，招四方贤客。基址见存。

炭渚桥，吴时海渚通源，后沙涨为陆，基址见存。

定跨桥，阖闾于行苑内置游赏之处。基址见存。

重玄寺，梁卫尉卿陆僧瓒，天监二年旦暮见住宅有瑞云重重覆之，遂奏请舍宅为重云寺。台省误写为重玄，时赐大梁广德重玄寺。

乾元寺，晋高士戴颙舍宅置。乾元初，苏州节度采访使郑桂清书额，奉敕依年号为乾元寺。

通玄寺，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晋建兴二年郡东南二百六十里有沪渎，渔人夜见海上光明，照水彻天。明日，睹二石神像浮水上。众言曰："水神也。"以三牲日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时郡有信士朱应及东陵寺尼，率众，香花钟磬，入海迎之，载入郡城。像至通玄寺前，诸寺竞争，数百人牵拽不动。众议玄（云）像应居此寺。言毕，数人舁试，像乃轻举。便登宝殿，神验屡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绝。梁简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叶佛、维卫佛，梵字，刻于像背。唐东宫长史陆东之书碑。载初九年，则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镜一面、钵一副，宣赐供养，兼改通玄寺为重云寺。开元五年，兼赐金鱼字额。旧通玄寺移盐官县东四十里鲍郎市。其后像失一躯，后人造一躯以并之。

龙光寺，梁天监二年，金紫光禄大夫陆杲字明霞舍宅置。陆柬之书额。

永定寺，梁天监三年，苏州刺史吴郡顾彦先舍宅置。陆鸿渐书额。

宴圣寺，梁天监三年，司徒沈长史吴郡张融舍宅置。右卫翊陆彦远书额。

禅房寺，宋建武元年，苏州刺史张岱舍宅置。吴郡陆曾书额。

流水寺，吴郡陆襄舍宅置。三殿三楼，高僧清闲建。吴郡县令田业伯叶书额。

唐慈寺，宋建武元年，高士将军舍宅置。

朱明寺，晋隆安二年，郡人朱明，孝义立身而家大富。与弟同居，弟妻言树坏，欲弃兄异居。明知弟意，乃以金帛余谷尽给与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风骤雨，悉吹财帛还归明宅。弟与妻羞见乡里，自尽。明乃舍宅为寺，号朱明寺。

般若台，晋穆侯何曾置。内有水池石桥，铜像一躯，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颙建。唐景龙二年有神光现，数日不歇，奉敕改神景寺。东北有般若桥，因寺而名。

崇福寺，梁天监三年，武帝置。周朝废之。宝应元年重置。

龙兴寺，则天皇后置。御书额八方。开元五年再兴此寺，刺史张廷珪模勒御书于碑。

慈悲寺，齐永明二年吴人薛昙舍宅置。宋周昙卒，遗言迁其灵柩于殿下。

陆卿寺，梁庄舍宅置。

崇善、王芝二观，并天监二年置。

古馆八所

全吴　通波　龙门　临顿　升羽（带城桥二百步）　乌鹊（在郡南高桥）　江风　（渴马港是）　夷亭（养鱼之亭）

古坊六十所

通波　三让　水浮　阖闾　坤维　馆娃　调嗎　平权　金风　南宫　通关　盍簪　吴越　白贲　南记　长干　望馆　曳练　苌楚　处暑　常县　白华　即次　甘节　吴渝　洊雷　义和　噬嗑

嘉鱼　陋烛

已上三十坊在吴县。

迁善　旌孝　儒教　绣衣　太玄　黄鹂　玉铉

布德　立义　孙君　青阳　建善　从义　迎春　载耜　开水　丽泽　释菜　和令　夷则　南政　仲吕　必大　豸冠　八貂　同仁　天宫　布农　富春　循陔

已上三十坊在长洲县。

周太王三子，长曰泰伯，次曰仲雍，次曰季历。季历贤而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季历焉。周与吴皆后稷之后，姓姬氏。吴国泰伯在位四十九年，无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轸立之）。

早轸在位五十九年（子敔吾立之）。

敔吾在位三十八年（子兄夷处立之）。

夷处在位三十九年（侄璧羽立之）。

璧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齐玄立之）。

齐玄在位五十年（子柯卢立之）。

柯卢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转立之）。

柯转在位二十四年（子娇夷立之）。

娇夷在位二十四年（侄鸥夷立之）。

鸥夷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济立之）。

知济在位二十七年（子诸樊立之）。

余济在位十七年（弟余昧立之）。

余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之）。

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之）。

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光，诸樊之子，杀僚篡位，号阖闾，子夫差立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为越王句践所杀，国灭）。

已上计二十五王，治国总六百二十四年。

罗城，作亚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其城南北长十二里，东西九里，城中有大河，三横四直，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七县八门，皆通水陆。郡郭三百余巷。吴、长二县，古坊六十，虹桥三百有余。地广人繁，民多殷富。古踪灵迹，实异事。后因王郢叛乱罗城，乃以重修。今姑纂成图画，以俟后来者添修矣。

后　集

前记皆书传所载，虽略而具典。自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刺史张抟重修罗城，并古今所创诸县乡坊庙、山茔坟墓、桥梁寺观、圣贤灵迹，或传记无闻，或废兴不一，今采摘县录，据《图经》，选其确实者，列于卷后。

吴江县，梁开平三年钱氏奏请于松江置。嘉兴、海盐二县，晋天福四年置，为秀州。

平江军，太平兴国二年，钱氏改号。

永昌北仓，在子城西北六里五十步。

西仓，在子城西一百八十步。

茭草场，在子城西三里。

商税务，在子城西三里一百八十步。

茶盐务，在子城河西五步。

都酒务，在子城南二十步。

崇节宫，在子城东三里二十步。

水军第一指挥，在州西六里二十步。

水军第二指挥，在州北六里二十步。

牢城，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清务指挥，在州西南二里二步。

宣毅第十九指挥，在州西南三里二十步。

吴县城，地名姑苏，水名震泽，境东西一百五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长洲县，境东西一百十一里，南北九十里。

昆山县，境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常熟县，境东西九十里，南北一百里。

吴江县，境东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

吴县二十都

吴门　利娃　永安　履仁　凤凰　灵岩　横山　太平　吴苑　至德　胥台　南宫　西华　洞庭　长寿　蔡仙　姑苏　震泽　长山　遵礼

长洲县二十都

上元　乐安　凤池　清波　道义　大云　东吴　武丘　吴宫　陈公　苏台　金鹅　习义　依仁　儒教　尹山　彭华（旧名徐杭）　益地　东吴　下乡

昆山县十四都

朱塘　积善　金吴　敔水　永安　武元　安亭　临江　湖川　春申　惠安　醋塘　新安　王乐

常熟县十二都

积善　开元　太平　感化　南砂　崇素　端委　归政　双凤　思政　郭行　升平

吴江县五乡

源澄　震泽　感化　久咏　范隅

社坛并风伯雨师坛，并在吴县西南五里。

吴县洞庭镇，在县西南一百三十里。

社下镇，在西八里。

木渎镇，在县西南二十七里。

神景宫，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太湖中。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宫，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唐开成二年置。

上真宫，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唐至德二年置。

洞庭华严院，在县西南七十里。梁天监二年置。

洞庭弥勒院，在县西南一百里。唐乾符二年置。

洞庭小湖院，在县西南一百五十里。梁大同二年置。

洞庭兴福院，在县西南七十里。唐乾符元年置。

洞庭上方院，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唐会昌六年置。

林屋洞天，在洞庭西山，幽邃奇绝，乃真仙出洞府，据《仙经》，人间三十六洞天，其知者十，林屋，第九洞天也。今皆羽客居之，好道之士，常所游览，时有遇焉。

洞庭水月院，在县西南一百里。梁天监四年置。

四无量寺，在县西七十里。唐大中元年置。

天平寺，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唐宝历二年置。

昭明寺，在县西五十里。古名昭王寺，梁天监二年昭明太子置。

楞伽寺，在县西南二里。梁天监二年置。

光福寺，在县西北七十里。梁天监二年置。

天宫寺，在县西南四十里。梁天监二年置。

宝华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梁天监二年置。旧名宝林院，含面和尚住持，以锡卓地为井，祥符中改智显院。

明因院，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晋天福九年置，后改为荐福院。

宝积院，在县西南二十里。隋大业四年置，为塔院。

翠峰院，在县西南七十里。唐咸通十六年置。

景德寺，在县西北一里三十步。晋咸和二年，献穆公王珣弟珉舍宅建。

雍熙寺，在县北十步。梁天监二年置。旧名流水、法水等寺，后于雍熙中失火烧毁，遂改今名。

瑞光寺，在县西南四里。开宝九年置，旧名普济院。

西竺寺，在县西南一里六十七步。唐大中八年处州人马厚舍宅为马禅寺。晋天福八年钱氏改保寿院。祥符中改今额。

桥梁一十九所

乐桥　饮马　孙老　渡僧　升平　白显　太平　市曹　三太尉　黄牛坊　憩桥　小市　张广　普济　泰伯庙　杉渎　西馆　金师堂

续添桥梁

吉利　成家　渡子　龙兴寺　积善　三板　马禅寺　白□　剪金　过军　雍熙寺后　丝行　吴县东　吴县西　乌盆　艇船　皋桥　朱明寺　鱼行　女寇子院　开元寺　梅家　査家　乌鹊　盘门里庙　雁门　朱勔宅前景德寺　蒋侍郎　卢提刑　陆侍郎　雍熙寺西

长洲县，大元元贞元年，董总管移于平桥北衙东府前。吴县亦然（旧址立夫子堂）。

天庆观，在县西南一百五十步。唐开元中置，为开元观。至道中改玉清道观。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大元元贞元年，改玄妙观。

报恩寺，在县西北一里半。吴赤乌二年置，后废。周显德二年重置。

寿宁万岁院，在县东一里半。唐咸通二年改为般若院。

天宫院，在县东北五十步。唐景福元年置，为武平院。祥符中，改今额。

明觉禅院，在县东南一里半。唐大中五年置。

镇国院，后废。梁乾化四年钱氏置。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额。

灵鹫院，在县北三百步。梁乾化三年，钱氏改为永光院。祥符改今额。

广化寺，在县西。梁贞明二年钱氏置，为崇吴院。祥符二年，改今额。

万寿禅院，在县东南一里半。梁为安国禅院，唐长寿二年改为长寿院。乾祐元年重修。祥符三年，改今额。

大中祥符尼寺，在县西北一里半。梁天监二年置，后废。梁龙德二年复置，为福田寺。传法尼寺，在县西一里，唐大中五年置，后废。梁乾化六年重置，为禅兴寺。祥符二年，改今额。

宁国尼寺，在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建隆二年置，为永安院。祥符二年，改今额。

仁王寺，在县东南一里。唐天福四年奏置，为安吴院。祥符二年，改今额。

永福尼院，在县南一百六十步。唐咸通年置。

资寿尼禅院，在县东南三百步。晋天福三年置。

妙严尼禅院，在县西五十步。太平兴国元年置。

半塘法华院，在县西北七里十步。东晋时置。

续添桥梁

顾家　将家　乘鱼　大郎　子城　后长洲县东　天宫寺　张香　徐鲤鱼　南仓　广化寺后　阮桥　承天寺后寺前　竹隔　船舫　北寺东　筱桥　板桥　徐贵子　宁国寺　茭荐　通利　乐安　禅兴寺　仰家　天庆观　红炉子　百口　蒋军　李师堂　周太保　张马步　鹅鸭　宝积寺　草鞋　灵鹫寺　周通　华家　华桥　程桥　望信　吴王　金母　阎桥　黄土塔　带城　马津　草桥　醋坊　临顿　州前平桥至道　新桥　甫桥

昆山县，景德寺，在县西南二百五十步。晋咸和二年置。旧名宝马寺。景德二年，改今额。

慧聚寺，在县西北三里。梁天监十年置。初慧向法师居石室，忽神人见前，请助千工建寺，是夜风雨暴作如（阙）出声，诘旦视，山已成阶陛矣。后寺不日而成。唐大中七年重修，内有弥勒阁，殿柱四壁有张僧繇画龙，仿佛存焉。

慧严禅院，在县东三百步。梁开平三年置，为昆福禅院。贞明五年重修。本朝（阙）年改今额。

能仁禅院，在县东三十五里。唐天祐二年置。后长兴三年，改德义院。祥符中改今额。

方泰寺，在县东七十里。唐大中三年置，后废。天福三年增。

南祥禅院，在县东一百十里。唐开成四年置，后废。光化二年重置。

新安尼寺，在县东二百步。梁天监二年置。唐会昌五年废。大中七年重建。

桥梁十四所

望江　钉行　茶行　庙堂　鱼行　秦迪　半道　镇东　西板　昆山寺　绍法巷　酒坊　县前　平桥

常熟县，乾元观，在县西一里虞山南岭下。梁天

监五年置。天师张裕于此山修道，白日上升，遂于观立碑。

东灵寺，在县西一里。唐圣历二年置，旧名十兴寺，元在吴县界。神龙元年改今额，仍移于今所。

慧日禅寺，在县西九十步。本常熟平禅院，祥符元年改今额。

天宁尼寺，在县西北一里。梁天监二年置。

齐乐尼寺，在县西二百步。梁大同二年置。

顶山禅院，在县西北十六里虞山北岭下。梁大同二年置。

延福禅院，在县西十三里虞山南岭下。梁大同三年置。

兴福寺，在县西九里虞山北岭下。梁大同三年置。

胜法寺，在县东三十五里。唐乾元年置，为离宅寺。晋开运未改境宁寺。祥符元年改今额。

桥梁五所

言偃　信义　文学　（阙）仙　通泰

吴江县，应天禅院，在县西南（阙）里。唐乾符二年置。

报恩禅院，在县东北二十五里。唐大中元年置。

兴宝寺，在县城内。晋天福七年置。

宁境禅院，在县南一百里。晋开运二年置。

法喜寺，在县东十八里。后唐长兴元年置。晋开运三年重修。

桥梁十所

双凤　醋坊　县桥　世水　马郄　通津　富基　八尺　同德　彻浦

岭表录异

[唐]刘　恂撰　任士英整理

《岭表录异》三卷。作者刘恂，唐昭宗时曾任广州司马，后因中原板荡，官满留居于岭南。书中记录岭南物产风俗、草木虫鱼之类尤为详赡，文章古雅，又多训诂名义，且多有亲闻亲见者，堪称精核。很多类书均有摘引，唯其原书久佚，清代自《永乐大典》中加以裒辑，并参校宋代《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等书，基本反映了原书的面貌。其书名于诸书中所引颇有歧异，唯《永乐大典》题作今名，与《新唐书·艺文志》同。今即据清代所辑《永乐大典》本新加标点，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集成初编》与《四库全书》本大致都题三卷，与此同源。

卷　上

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忽见有震雷，则飓风不能作矣。舟人常以为候，豫为备之。

恶风谓之飓。坏屋折树，不足喻也。甚则吹屋瓦如飞蝶，或二三年不一风，或一年两三风，亦系连帅政德之否臧者。然发则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飘风不终朝之义也。

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

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

沓潮者，广州去大海不远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复多飓风。当潮水未尽退之间，飓风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沈溺舟船，南中谓之沓潮。或十数年一有之，亦系时数之失耳。俗呼为海翻为漫天。

梧州对岸西火山（案：《太平寰宇记》所载此句下有“山形高下大如桂林”八字），山下有澄潭，水深无极。其火每三五夜一见于山顶，每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顶如野花之状，少顷而息。或言其下有宝珠，光照于上如火。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热，故为火山也。

自琼至报溪涧，涧中有石鳞次，水流其间，或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设，可蹑之而过。或有乘牛过者，牛皆促敛四蹄，跳跃而过，或失则随流而下。见者皆以为笑，彼人谚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好笑。”

潘州昔有方士潘茂，于此升仙，遂以名。

白州有一派水，出自双水山，合容州江，呼为绿珠井，在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案：《太平寰宇记》载此作“旧井今已塞焉”）。

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如豌豆大者常珠。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晒干，谓之珠母。容桂人率将烧之，以荐酒也。肉中有细珠如粟，乃知蚌随小大，胎中有珠（案：《政和本草》引此条云：“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岁，刺史亲监珠户入池采老蚌割珠，取以充贡。池虽在海上，而人疑其底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土人采小蚌肉作脯，食之往往得细珠如米者。乃知此池之蚌随大小，皆有珠矣。”与此书详略互异）。

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自旦及暮，有不获一星者。

澄州金最良。某顷年使上国亲友，附澄金二十两，讶其单鲜。友曰：“金虽少，贵其夜明，有异于常金耳！”留宿验之，信然。

广州浛洭县有金池（案：浛洭县原本讹作治涯。今据《唐·地理志》改正）。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致富矣。

陇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如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康州悦城县北百余里，山中有樵石穴。每岁，乡人琢为烧食器，但烧令热彻，以物衬阁，置之盘中，旋下生鱼肉及葱韭齑葅腌之类，顷刻即熟，而终席煎沸。南中有亲朋聚会，多用之。频食亦极壅热，疑石中有火毒。

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腻，郡人取以为货，终古不竭。今五岭妇女，率皆用之为粉，又名铅粉。

瑇瑁形状似龟，惟腹背甲有红点。《本草》云：瑇瑁解毒。其大者，悉婆娑石。兼云辟邪。广南卢亭（原注：海岛夷人也），获活瑇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于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甚极苦楚。后养于使宅后北池，俟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于海畔。或云瑇瑁若生，带之有验。凡饮馔中有蛊毒，瑇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

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养民之上术。

铜柱。旧有韦公干为爱州刺史，闻有汉伏波铜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干利其财，欲摧镕之于贾。胡士人不知援之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者果坏，是吾属为海人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走，诉于都督，韩约移书辱之。公干乃止。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案：此十字原本脱去。今据《太平御览》补入），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案此二句原本脱去。今据《太平御览》补入）。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原注：玉螺，盖螺之白者，非琢石所为）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僖宗朝，郑䌹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乡墅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鸣（原注：蛤即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

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

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獠市。

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浏亮也。

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

番禺地无狐兔，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又昭富春勤等州，则择鸡毛为笔。其为用与兔毫不异，但恨鼠须之名，未得见也。

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镬，烧热，以土油之（案：油釉通）。其洁净则愈于铁器。尤宜煮药。一斗者才直十钱，爱护者或得数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则立见破裂。斯亦济贫之物。

葫芦笙。交趾人多取无柄老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

南道之酋豪，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衲之，其温柔不下于挟纩也。俗云：鹅毛柔暖而性冷遍，宜覆婴儿，辟惊痫也。

卢亭者。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垒壳为墙壁。

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或炰或炙，尽此一牛。既饱，即以盐酪姜桂调齑而啜之。齑是牛肠胃中已化草，名曰"圣齑"。腹遂不胀（案：《太平御览》引此曰："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言其绝美，则柔毛肥羜不足比也。每军骑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炙此一牛，既饱，即以圣齑消之。既至，即以盐酪姜桂调而啜之。腹遂不胀。北客到此，多赴此筵。但能食肉，同有啜齑。"与此书详略互异）。

交趾之人，重不乃羹（案："不乃"，原本讹不禄。考《溪蛮丛笑》引此条云："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摆也。今改正）。羹以羊鹿鸡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极肥浓漉；去肉，进葱姜，调以五味，贮以盆器，置之盘中。羹中有觜银杓，可受一升，即揖让，多自主人先举，即满斟一杓，内嘴入鼻，仰首徐倾之。饮尽，传杓如酒巡行之。吃羹了，然后续以诸馔。谓之不乃会（原注：亦呼为先脑也）。交趾人或经营事务，弥缝权要，但备此会，无不谐者。

南中酝酒，即先用诸药。别淘漉粳米，晒干，旋入药。和米捣熟，即绿粉矣。热水溲而团之，形如餢飳，以指中心，刺作一窍，布放簟席上，以枸杞叶攒罨之，其体候好弱（案，此句疑有脱误），一如造麹法。既而以藤篾贯之，悬于烟火之上。每酝一年，用几个饼子，固有恒准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贮以瓦瓮，用粪扫火烧之。

象肉有十二种，合十二属，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中。假如正月建寅，胆在虎肉上，余月率同此例（案：《说郛》引此条虎肉作："尻肉"。考十二属中，寅为虎，故寅月当在虎肉，作"尻肉"者非是。《物类相感志》引此条亦作"虎肉"）。

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

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

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襜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即舞马之类。

明皇所教之象，天宝之乱，禄山大宴诸酋，出象绐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虽异类，见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动，终不肯拜。禄山怒，尽杀之。

乾符四年，占城国进驯象三头。当殿引对，亦能拜舞。后放还本国。

恂有亲表，曾奉使云南。彼中豪族，各家养象，负重到远，如中夏之畜牛马也。

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家，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

温媪者，即康州悦城县孀妇也。绩布为业。尝于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卵，遂收归置绩筐中。不数日，忽见五小蛇壳，一斑四青，遂送于江次，固无意望报也。媪常濯浣于江边，忽一日，鱼出水，跳跃戏于媪前，自尔为常。渐有知者，乡里咸谓之"龙母"，敬而事之。或询以灾福，亦言多征应。自是，媪亦渐丰足。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至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恂云：顷年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客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人深林采野蔬。忽为野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愕无计，顷刻有百余野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义，即舁拽朋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至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径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五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见果，采得三四十枚以归，分而充食，后行两日，遇一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食之。

卷　中

南中草菜，经冬不衰，故蔬园之中，栽种茄子，宿根有二三年，渐长枝干，乃为大树。每夏秋熟，则梯树摘之。三年后，树渐老，子稀即伐去，别载嫩者。

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北人将蔓菁子就彼种者，出土即变为芥。

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子丸。其实金色，而叶丝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气。容、广之人带枝叶藏之，入脂醋，尤加香美。

山姜花茎叶，即姜也。根不堪食，而于叶间吐花穗如麦，粒嫩红色，南人选未开拆者，以盐腌，藏入甜糟中。经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为脍，无加也。以盐藏，曝干煎汤，极能治冷气。

鹤子草蔓生也（案：《海录碎事》引此条云："媚草，鹤子草也。"与此不同），其花麴尘色，浅紫，带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又呼为绿花绿叶。南人云是媚草，采之曝干，以代面靥，形如飞鹤，翅尾嘴足无所不具。此草蔓至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于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草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之媚蝶。

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误食之则用羊血浆解之。或说此草蔓生，叶如兰香，光而厚，其毒多著叶中，不得药解，半日辄死。山羊食其苗，则肥而大。

篣竻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逾二寸，皮上粗涩，可为锁子。错甲利，胜于铁。若钝，以浆水洗之，还复快利。石林之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

贞元中，有盐户犯禁，逃于罗浮山，深入第十三岭（原注：《南越志》云：本只罗山忍海上有山浮来相合，是谓罗浮山。有十五岭，二十二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诸山无出其右也。曾有诗曰：四百余崖海上排，根连蓬岛荫天台。百灵若为移中上，高华都为一小堆），遇巨竹万千竿，连亘岩谷，竹围皆二丈余，有三十九节，二丈许。逃者遂取竹一竿，破以为筏。会赦宥，遂挈以归。有人得一筏，奇之，献于太守李复，乃图而纪之。予尝览《竹谱》曰：云邱帝竹（原注：帝陵上所生竹），一节为船，又何伟哉！南海以竹为甑者，类见之矣。皆罗浮之竹也。

箪摩笋，桂广皆殖，大若茶碗，竹厚而空小。一夫止擎一竿，堪为茆屋椽梁柱。其种者，钐其竿，每截二尺许，打入土，不逾月而生根叶。明年长芽，笋不数岁，成林。其笋南人亦藏之为笋笱。

簕竹笋，其竹枝上刺，南人呼为"刺勒"。自根横生，枝条展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复牢密。邕州旧以为城，蛮蜒来侵，竟

不能入。

倒捻子，窠丛不大，叶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妇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软柿，头上有四叶，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谓之“倒捻子”。或呼为“都捻子”。盖语讹也。其子外紫内赤，无核，食之甜软，甚暖腹，兼益肌肉。

榕树，桂广容南府郭之内多栽此树。叶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条既繁，叶又蒙细，而根须缭绕，枝干屈盘。上生嫩条如藤垂，下渐及地，藤梢入土，根节成一大榕树。三五处有根者，又横枝著邻树，则连理。南人以为常，又谓之“瑞木”。

枫人岭多枫树，树老则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中谓之枫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则易致灵验。”

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坚，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案：《政和本草》所载此句下有“其木削作条锄，利如铁，中石更利，惟中蕉柳致败耳”四句）。此树皮中有屑如面，可为饼食之。

袍木产江溪中，叶细如桧，身坚类桐，惟根软不胜刀锯。今潮、循多用其根，刳而为履。当未干时，刻削易如割瓜，既干之后，柔韧不可理也。或油画或漆，其轻如通草，暑月著之，隔卑湿地，气如杉木。今广州宾从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画袍木履也。

广州无栗，惟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熟时或为群鹦鹉啄食略尽。只此石栗，亦甚稀少。

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树身无间枝，直耸三四十尺，及树顶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海椶广州所种者。或三五年一番，结子亦似北中青枣，但小耳！自青及黄，叶已尽，朵朵著子，每朵约三二十颗。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色类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其核与北中枣殊异，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恂亦收而种之，久无萌芽，疑是蒸熟也。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龙眼、荔枝，蜜比西国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凡枣味，莫言安邑御枣也。

偏核桃出毕占国，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遗汉官，以称珍异。其形薄而尖头，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罗松子。性热，入药亦与北地桃仁无异。

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原注：以其地蒸，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与南海产者最佳，五六月方熟，形若小鸡子，近蒂稍平，皮壳微红，肉莹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热，液甘，食之过度，即蜜浆制之。又有蜡荔枝，黄色味稍劣于红者。

龙眼之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槵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一朵恒三二十颗。荔枝方过，龙眼即熟。南人谓之“荔枝奴”。以其常随于后也。

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尺，其子深秋方熟。闽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胜含鸡舌香。饮汁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树峻，不可梯缘，但刻其根下方寸许，纳盐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汤，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坚于胶漆，著水益干耳。

枸橼，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爱其香气。京辇豪贵家钉盘筵，怜其远方异果，肉甚厚，白如萝卜，南中女工，竞取其肉，雕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胭脂，擅其妙巧，亦不让湘中人镂木瓜也。

椰子树，亦类海棕，结椰子大如瓯杯，外有粗皮如大腹，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如卵者，即截开一头，砂石磨之，去其皴皮，其斓斑锦文，以白金涂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冷而动气。

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柳（案：《政和本草》所载此句作“如根”），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灰白色有纹，如鱼子笺，，其纸慢而弱，沾水即烂，远不及楮皮者，又无香气，或云黄熟栈香，同是一树，而根干枝节各有分别者也。

岭表朱槿花，茎叶者如桑树，叶光而厚，南人谓之佛桑。树身高者，止于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于仲冬方歇。其花深红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有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虽繁而有艳，但近而无香。暮落朝开，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采而鬻，一钱售数十朵，若微此花红妆，无以资其色。

胡桐泪。出波斯国，是胡桐树脂也，名胡桐泪。又有石泪，在石上采也。

沙箸生于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劲，可为酒筹。凡欲采者，轻步向前，及手急捋之，不然闻行者声，遽缩入沙中。掘寻之，终不可得也。

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

越王鸟，曲颈长足，头有黄冠如杯，用贮水，互相饮食。众鸟雏取其冠，坚缎可为酒杯。

有鸟形如野鹊，翅羽黄绿，间错尾生两枝，长二尺余，直而不曲，惟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

蚊母鸟形如青鹢，嘴大而长，于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采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

北方枭鸣，人以为怪，共恶之。南中昼夜飞鸣，与乌鹊无异。桂林人罗取，生鬻之，家家养，使捕

鼠，以为胜狸。

鸮大如鸠，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求鸮炙。《说文》：枭，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鸮炙及枭羹。盖欲灭其族类也。

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案：《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此作"当唤犬耳"，疑"耳"字上脱捩字）

鸺鹠即鸱也，为囮（案："囮原本作国，"音由。考《北户录》引《字林》云："囮音由。今猎师有化也。谨校改)，可以聚诸鸟。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虫，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行游女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

韩朋鸟者，乃凫鹥之类。此鸟每双飞，泛溪浦水，禽中鸂鶒、鸳鸯、鸡鶄，岭北皆有之，惟韩朋鸟未之见也。案，干宝《搜神记》云：大夫韩朋（原注：一云冯），其妻美。宋康王夺之，朋怨王。囚之，朋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捉衣，衣不胜手。遗书于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冢。相望经夜，忽见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又有鸟如鸳鸯，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故以韩氏名之。

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治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南越志》云："鹧鸪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鸣》自呼'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钩辀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鹧鸪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

交趾人多养孔雀，采金翠毛为扇。

孔雀翠尾，自累其身。比夫雄鸡自断其尾，无所称焉。

岭表所产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较小为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点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俱有粟文，堪为腰带。千百犀中或遇有通者，花点大小奇异，固无常定。有遍花路通，有顶花，大而根。花小者，谓之倒插通。此二种亦五色无常矣。若通白黑分明，花点差奇，则价计巨万，乃希世之宝也。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额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为胯具，斑散而浅，即治为盘碟器皿之类。又有骇鸡犀（原注：群鸡见之惊散）、辟尘犀（原注：为妇人簪梳堕不著也）、辟辟水犀（原注：云此犀行于□水，翕之开置角于雾之中，不湿矣）光明犀（原注：处于暗室，则有光明），此数犀但闻其说，不可得而见也（案：张世南《游宦记闻》引此书云："犀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与此详略互异）。

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泷州。背腹有深毛茸茸，惟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采捕者若获一，则一不去。南中妇人皆买而带之，以为媚叶。

琼州不产骡马，人多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之衔勒。可骑者，皆自小习其步骤，亦甚有稳快者。

卷　下

跳鲢乃海味之小鱼鲢也。以盐藏鲻鱼儿一斤，不啻千筒，生擘点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问名跳之义，则曰："捕此者，仲春于高处，卓望鱼儿来，如阵云阔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见报鱼师，遂桨船争前而迎之。船冲鱼阵，不于罟网，但鱼儿自惊跳入船，逡巡而满。以此为鲢，故名之跳。"又云："船去之时，不可当鱼阵之中，恐鱼多压沉故也。"即可以知其多矣。

嘉鱼，形如鳟，出梧州戎城县江水口。甚肥美，众鱼莫可与比。最宜为鲢。每炙，以芭蕉叶隔火，盖虑脂滴火灭耳。渔阳有鮇鱼，亦此类也（案：原本脱"渔阳有鮇鱼"五字。今据《太平御览》增入）。

鲎鱼，其壳莹净滑如青瓷碗，鏊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两傍为六脚，有尾长尺余，三棱如棕茎，雌常负雄而行（案："负"原本讹"附"。今据《玉篇》、《广韵》及《酉阳杂俎》改正）。捕者必双得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负之方行。腹中有子如绿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脚，和以为酱，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黄。雌者小，置水中，即雄者浮，雌者沉。

黄腊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而鳞皆金色，南人脔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爆，或干，夜即有光如烛。北人有寓南海者，市此鱼，食之，弃其头于粪筐中，夜后忽有光明。近视之，益恐惧，以烛照之，但鱼头耳！去烛复明，以为不祥。乃取食夜，窥其余脔，亦如萤光达明。遍询土人，乃此鱼之常也。忧疑顿释。

竹鱼产江溪间，形如鳢鱼，大而少骨，青黑色。鳞下间以朱点，鬣可玩，或烹以为羹，臛肥而美。

乌贼鱼，只有骨一片，如龙骨而轻虚，以指甲刮之，即为禾，亦无鳞，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来，即以二长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虾鱼过其前，即吐涎，惹之取以为食。广州边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爍熟以姜醋食之，极脆美。或入盐浑腌。为干，槌如脯，亦美。吴中人好食之。左思《吴都赋》

曰："乌贼拥剑。"

石头鱼状如鳙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二石子，如荞麦，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于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脑石子，以植酒筹，颇为脱俗。

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底鱼，江淮谓之拖沙鱼。

鸡子鱼，口有觜如鸡，肉翅无鳞，尾尖而长。有风涛，即乘风飞于海上，船梢类鲐鲳鱼。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趫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李太尉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窟宅也。

鲐鱼，南人云，鱼之欲产子者，须此鱼以头触其腹而产。俗呼为"生母鱼"。

鲶鱼，（案：《类篇》云鲶，小鱼。鲶鱼虫连行丝行也。此鲶鱼疑当作鲶鱼）如白鱼，而身稍短，尾不偃清。远江多此鱼，盖不产于海也。广人得之，多为脍，不腥而美，诸鱼无以过也。

鹿子鱼，赪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余尝览《罗州图》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跃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

鲍鱼，形似鳊鱼，（案：《字书》云：鲳鱼，闽人误为鲍鱼，鲍殆岭南俗字）而脑上突起连背，而圆身，肉甚厚，肉白如凝脂，止有一脊骨。治之，以姜葱炰（原注：音缶，蒸也）之粳米，其骨自软。食者无所弃，鄙俚谓之狗瞌睡鱼。以其犬在盘下，难伺其骨，故云"狗瞌睡鱼"也。

全义岭之西南（案："全义"原本讹作"銓义。"考《唐地理志》有全义县，与小注所云灵川县同属桂州。今改正）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原注：今桂州灵川县也）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鲵似鲇，四足，声如小儿。（案此二句非《尔雅》本文，见郭璞《注》。邢昺《疏》云：鲵雌鲸也）今商州山溪内，亦有此鱼，谓之魶鱼。（案：《太平寰宇记》魶作纳。考《博雅》云：鲵，魶也。《类篇》云：魶，鲵也。此作魶为是。）

海鳝，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也（案目原本脱此二句。今据《太平广记》补入）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原注：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险而急，亦黄河之西门也）深阔处，或见十余山，或出或没，篙工曰："非山岛，鳝鱼背也。"双目闪烁，鬐鬣若簇朱旗，日中忽雨霡霂。舟子曰："此鳝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近鱼即鼓船而噪，倏尔而没（原注：鱼畏鼓，物类相伏耳！）。交趾回，乃舍舟取雷州，缘岸而归。不惮苦辛，盖避海鳝之难也。乃静思曰："设使者鳝瞋目张喙，我舟若一叶之坠眢井耳！宁得不皓首乎？"

南人多买虾之细者，生切绰莱兰香蓼等（案《字林》等书倬莱，芋莱也。南方草木状作绰莱，盖刊写讹异。），用浓酱醋，先泼活虾，盖似生莱，以热釜覆其上，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楪者，谓之虾生。鄙俚重之，以为异馔也。

海虾，皮壳嫩红色，就中脑壳与前双脚有钳者，其色如朱。余尝登海舸，忽见櫖版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如锋刃，嘴上有须，如红筋，各长二三尺，前双脚有钳，云："以此捉食，钳粗如人大指，长三尺余，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铦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余，何止于杯盂也！（案：《太平广记》引此书一条有曰：《北户录》云：滕恂为广州刺史，有客语恂曰："虾须有一丈者，堪为拄杖。"恂不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恂，方服其异。凡九句为此书所无。又案：《海录碎事》引此书云：海中有大虾须可为杖，长丈余。与此条所云"须如红筋，各长二三尺"二语不同。附识于此。）

石矩亦章举之类。身小而足长，入盐干烧，食极美。又有小者，两足如常，曝干后，似射踏子。故南中呼为"射踏子"也（案：韩愈诗：章举马甲柱，鬭以怪自呈。《考异》云：章举有八脚，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鱼。马甲柱，即江瑶柱，此云石矩，即章举之类当别有"章举"一条，而传写佚之）。

紫贝即砑螺也（案曾慥《类说》所载作"砑螺之紫贝"。与此意同文异）。儋振夷黎海畔，采以为货。

鹦鹉螺，旋尖处屈而朱，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文，大者可受三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又，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刳小螺为足，缀以胶漆，尤可佳尚。

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南中旧呼为"蚶子头"。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垅，故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尤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脔炙"，吃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其本性也。

水蟹螯壳内皆咸水，自有味。广人取之，淡煮，吸其咸汁下酒。

黄膏。蟹壳内有膏如黄酥，加以五味，和壳煿之。食亦有味。赤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以和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饦，珍美可尚。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斑，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岸海边。

蟳蝉，乃蟹之巨而异者。蟹螯上有细毛如苔，身上八足，蟳蝉则螯无毛。后两小足，薄而阔，俗谓之拨掉子。与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原注：有大如小□子者）八月，此物与虎斗，往往夹杀人也（案："蟳蝉"原本作"蟳蜂"。考《玉篇》、《广

韵》、《续博物志》、《酉阳杂俎》、《埤雅》等书无“蝤蜂”，只有蝤蛑，云似蟹而大云八月能与虎斗，云螯能杀人。与此条意义相合，今据以校改)。

蛤蚧，首如虾蟆，背有细鳞。如蚕子。土黄色，身短尾长，多巢于树中。端州古墙内，有巢于厅署城楼间者，暮则鸣(案：《政和本草》云“多巢于榕树中”，较此本多一“榕”字。又云“旦暮则鸣”，较此本多一“旦”字)。自呼蛤蚧。或云鸣一声，是一年者。里人采之，鬻于市为药，能治肺疾。医人云，药力在尾，不具者无功。

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案：膏叶，《海录碎事》及《说郛》作“膏菜”)。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照如云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黄豆而螯足具备。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余曾市得数个，验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之活在腹中，逡巡亦毙。

蚝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而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巉岩如山。每一房内，蚝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后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蚝皆开房，见人即合之。海夷卢亭往往以斧揳取壳，烧以烈火，蚝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原注：卢亭好酒，以蚝肉换酒也)。肉大者，腌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能壅肠胃。

彭蜞，吴呼为彭越。盖语讹也。足上无毛，堪食。吴越间多以异盐，藏货于市。

竭朴，乃大蟛蜞也。壳有黑斑，双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自食。

招潮子，亦蛮蜞之属。壳带白色，海畔多潮，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谓之蛇(原注：疑驾切)。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有白色者。大如覆帽，小者如碗，腹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案：曾慥《类说》所载作“有口无眼”与此不同。)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欻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水母即虾为目也。南人好食之。云性暖，治河鱼之疾。然甚腥，须以草木灰点生油，再三洗之，莹净如水晶紫玉，肉厚可二寸，薄处亦寸余。先煮椒桂，或豆蔻、生姜缕切而煠之，或以五辣肉醋，或以虾醋如鲙，食之最宜。虾醋亦物类相摄耳！水母本阴海凝结之物，其理未详(案：自“南人好食之”以下，原本无之。今据《太平广记》校增)。

十二时虫，则蛇师蜥蜴之类也。土色者，身尾长尺余，脑上连背有髻鬣，草树上行极迅速，亦多在人家篱落间。俗传云，一日随十二时变色，因名之。

南土有金蛇，亦名蜴蛇，又名地鲜，州土出，(案此句上疑有脱误)黔中桂州亦有。即不及黔南者，其蛇粗如大指，长一尺许，鳞甲上有金银，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蚺蛇，大者五六丈，围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有斑文，如故锦缬，俚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惟头角碍于口中(案，原本脱此十四字。今据《太平广记》补入)。则于树间合其首，俟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蝮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俊悦怿，勇健于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

蚺蛇胆，普安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担蚺蛇入府，祗候取胆。余曾亲见。皆于大笼之中，藉以软草盘屈其上，两人舁一条在地上，即以十数拐子从头翻其身，旋以拐子案之，不得转侧，即于腹上约其尺寸用利刃决之，肝胆突出。即割下其胆，皆如鸭子大。曝干以备上贡。却合内肝，以线合其疮口，即收入笼。或云，舁归放川泽。

两头蛇，岭外多此类。时有如小指大者，长尺余，腹下鳞红，皆锦文，一头有口眼，一头似蛇而无口眼。云两头俱能进退，谬也。昔孙叔敖见之不祥。乃杀而埋之。南人见之为常，其祸安在哉！

蠵蠵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原注：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瑇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案：《政和本草》引此条云：“蠵蠵俗谓之兹夷。盖山龟之大者，人立其背上，可负而行。潮循间甚多，乡人取壳以生得全者为贵。初用木挑出其肉，龟被楚毒，鸣吼如牛，声动山谷。工人以其甲通明黄色者煮拍陷瑇瑁为器。今所谓龟简者是也)。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为脯，美于牛肉。又云：长数丈能啖牛，里人或遇之，则鸣鼓燃火炬，以驱逐之。

庞蜂生于山野，多在橄榄树上。形如蜩蝉，腹毒而薄，其鸣自呼为“庞蜂”，但闻其声，采得者鲜矣。人以善价求之，以为药。

宣歙人脱蜂子法，大蜂结房于山林间，大如巨钟，其中数百层，土人采时，须以草覆蔽体，以捍其毒螯，复以烟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缘崖木，断其蒂。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盐炒曝干，寄入京洛，以为方物。然房中蜂子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则不堪用。

交、广溪洞间，酋长多收蚁卵，淘泽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

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窠鬻于市者，蚁窠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窠而卖之。有黄色大于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多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也。

桂林风土记

[唐]莫休符撰　常伯工整理

《桂林风土记》一卷，唐莫休符撰。莫休符，唐末人，事迹不详，仅知曾为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该书记述桂林地区山川古迹、风物土产等，多为作者亲见，价值较高。有《四库全书》、《丛书集成》本等。

序

前贤撰述，有事必书。故有《三国志》、《荆楚岁时记》、《湘中记》、《奉天记》。惟桂林事迹，阙然无闻。休符因退居，粗录见闻，作《桂林风土记》，聊以为叙。时唐光化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莫休符序。

桂　林

按《地里志》，桂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越亡国，时服于楚。秦始皇二十三年，发逋亡谪（古者未有年号，至汉武帝方纪年名，故云始皇二十三年），贾人掠取陆梁之地为桂林。吴时，文士薛宗言："昔帝舜南巡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南越志》："汉武改为郁林郡，以桂林为县。"《吴书》："孙皓凤凰三年，分郁林、象郡为桂林。"又按《图经》云："吴甘露年，号分郁林、象郡为桂林。"今以《魏书》证之，甘露乃高贵乡公曹髦所记年号，非《吴书》也。古有名人张衡诗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是则桂林为郡久矣。汉祖命周电击南越，南越王赵佗据险为城。电不能逾。今灵川全义岭有越城。《汉纪》有周电为泗水侯，是吕后时，非高祖也。《地里志》云："周电未知其详。"（按：《史记·南越传》，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

舜　祠

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号皇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游此潭。今每遇岁旱，张旗震鼓，请雨多应。中有大鱼，遇洪水泛下，至府东门。河际有亭容巨舫，往往载起，然终不为人之害。旧传舜葬苍梧邱，在道州江华县九疑山也。

双女冢

在府城北十里，俗传舜妃寻帝，卒而葬于此。冢高十余丈，周回二里余。

伏波庙

伏波庙在郭中之东北二里，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祠也。

东　观

观在府郭三里，隔长河，其东南皆崇山巨壑，绿竹青松，崆峒幽奇，登临险隘，不可名状。有石门似公府之状，而隘汇。烛行五十步有洞穴，坦平，如毬场，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约略相似，皆有清泉绿水，乳液葩浆，怪石嵌空，龙盘虎踞，引烛缘涉，竟日而还，终莫能际。相传云：昔有人好泉石，多束花果裹粮，深涉而行。还计其所行，已及东河之下，如闻棹楫濡濡之声在其上。又有山外高峰。旧有亭台，近已摧坏。前政张侍郎名固，大中年重阳节宴于此，从事卢顺之赠固诗曰："渡江旌旆动鱼龙，令节开筵上碧峰。翡翠巢低岩桂小，茱萸房湿露香浓。白云郊外无尘事，黄菊筵中尽醉容。好是谢公高兴处，夕阳归骑出疏松。"张侍郎和诗曰："乱山青翠郡城东，爽节凭高一望通。交友会时丝管合，羽觞飞处笑言同。金英耀彩晴云外，玉树凝霜暮雨中。高咏已劳潘岳思，醉欢惭道自车公。"咸通年，前政张大夫《重游东观》诗曰："岩岫碧孱湲，灵踪若可攀。楼台烟霭外，松竹翠微闲。玉液寒深洞，秋光秀远山。凭君指归路，何处是人寰。"

越　亭

在府城北，与圣寿寺接连。有岩洞、庭台，高峰耸碧，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远眺长江，极目烟水，北人至此，多整乡思。会昌初，前使元常侍名

晦，搜达金貂，翱翔翰林，扬历台省，性好岩沼，时恣盘游。建大八角亭写其真，院砌台、钓榭、石室莲枕、流杯亭、花药院，时为绝景。于时潞寇初平，四郊无垒。公私宴聚，较胜争先。美节良辰，寻芳选胜，管弦车马，阗隘路隅。金貂从此府除浙东，留题曰："紫泥远自金銮降，朱旆翻驰镜水头。陶令风光偏畏夜，子牟衰鬓暗惊秋。西邻月色何时见，南国春光岂再游。莫遣艳歌催客醉，不堪回首翠娥愁。"副车路单与金貂同年及第，和诗一首："谢安致理逾三载，黄霸清声彻九重。犹辍珮環归凤阙，且将仁政到稽峰。林闲立马罗千骑，池上开筵醉一钟。共喜甘棠有新咏，独惭霜鬓又攀龙。"越亭初成，金貂有六十韵长诗曰："乏才叨八使，徇禄非三顾。北阙颁诏条，东邻证迷误。未闻述职效，已见脱烦趣。灏气爽衣巾，岚飔轻杖屦……"(其余省记)

岩光亭

在北罗门外，台亭岩洞，亚于越亭。亦是元常侍新置，有石棋局、烂柯石嶂。金貂有五十韵诗云："石静如开镜，山高若耸莲。筍竿抽玉管，花蔓缀金细……"(余不省记)

訾家洲

在子城东南百余步长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以名焉。洲每经大水，不曾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元和中，裴大夫（名行立，四子归之、归仁、归闻、归礼，庶因获朝溪也）创造亭宇，种植花木。迄今繁盛，东风融和，花卉争妍。有大儒柳宗元员外撰碑，千余言犹在。前汴州杨尚书宴游，题诗云："桂林云物昼漫漫，雨裹花开雨裹残。惟有今朝好风景，樱桃含笑柳眉攒。"新政从事陆宏休诗云："新春蕊绽訾家洲，信是南方最胜游。酒满百分殊不怕，人添一岁更堪愁。莺声暗逐歌声艳，花态还随舞态羞。莫惜今朝同酩酊，任他龟鹤与蜉蝣。"

漓　山

在訾家洲西，一名沉水山。以其山在水中，遂名之。古老相传，龙朔中，曾降天使，投龙于此。今每岁旱，请雨潭中，多有应。前政元常侍以其名与昭应骊山音同，故遂改为仪山。近岁于此置温灵庙，庙中时产青蛇，号为龙驹，翠色。或缘人头顶、手中，终无患害。

尧山庙

在府之东北，隔大江与舜祠相望，遂名尧山。山有庙，绝灵，四时公私飨奠不绝。北接湖山，连亘千余里。天将降雨，则云雾四起，逡巡风雨互至。每岁农耕候雨，辄以尧山云卜期。

东出亭

府之东门有大亭，枕江与望月楼接连，近子城，建竖多年，不记岁月。

碧浔亭　去思馆是

亭馆，大中初前韦舍人瓘创造。在子城东北隅十余步，接近逍遥楼，角近大江。馆宇宏丽，制作精致，高下敞豁，冠诸亭院。去思馆旧名青桂馆，前政吏部张侍郎鷟除替，饰装于此，遂改为去思馆。韦舍人年十九入阙，选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于时名重缙绅，指期直上。马相为长安令，二十八度候谒，不蒙一见。后任廉察桂林，才半岁，而马相执大政。寻追怀旧事，非时除宾客分司。怅望留诗于碧浔亭曰："半年领郡固无劳，一日为心素所操。轮奂未成绳墨在，规模已壮闳闳高。理人虽切才长短，薄宦都缘命不遭。从此归耕洛川上，大千江路任风涛。"

拜表亭

北接碧浔，南连望月，东甫长河，西邻雉堞。前政山北卢尚书匡添建置。

夹　城

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此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光启年中，前政陈太保可环创造。三分之二是诸营展力，日役万人，不时而就。增崇气色，殿若长城。南北行旅，皆集于此。

独秀峰

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余步。高耸直上，周回一里余。迥出郭中，下有岩洞。旧有宋朝名儒颜延之宅读书亭，后为从事所居。往往见灵精，居者少宁，前政张侍郎废毁焉。

欧阳都护冢

府北郭松迳尽处，有国初安南都护名普赞冢墓。普赞灵川人，其宅今为圣寿寺，有庙在寺之北下。殁后殡于北郭。时有识地势者，言葬所有天子气，由是官掘断。至夜又有阴兵填平如旧。既而再掘，复平不已。时有效役者人偶宿其所，夜闻鬼兵相语曰："能以青布运土投江，则我等无能为也。"及明，主吏闻宿者言，遂用青布辇运土投河，竟免阴兵填筑。今坟所掘处犹存，有石人石柱皆在。松楸百余株，近为樵者斫伐无余。子孙自千数年湮没无闻。或云訾家洲因运此土流下成洲。有欧阳膑者诗绝句曰："旧业分明桂水头，人闲业尽水空流。春风日暮江头立，不及渔翁有钓舟。"

海阳山

在全义县北，及漓、湘二水源也。流至金义北三百步分流，北去作为湘，南下为漓。山下有庙，前政

陈太保奏录，诏封广润侯。

会仙里

南去府五十里。旧有群仙于此，辎軿羽驾，遍于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观壮闻，因名会仙里。

隐仙亭

本名盘龙冈。在府西郭三里，与延龄寺甫近。宝历年，前使李给事名渤，开置亭台，种植花木。有池沼巨岩，水深无际。有嘉莲洞、白雀洞、石盆大亭。又庆云亭在山顶，朝阳亭、夕阳亭、连理橘。秉烛巡游，时见龙跡大如碗。水有灵鱼，龙腹，四足。人或误擒，风雨立至。山河秀异，皆入画图。作屏障，为信好之珍。有从事皇甫湜、吴武陵撰碑碣二所。给事征起山中，一表荐九贤，皆居显贵。给事为考功郎，宰相皆书下考，以天子巡游，蹂禾稼，无所献替故也。除桂林，有《叹鸟》诗曰："三朝四黜倦遐征，往复皆愁万里程。尔解分飞却回去，我方从此向南行。又题隐山诗二首，常叹源泉去不回。我今自去更难来，欲知一一留心处，手种岩花次第开。随云不厌苍梧远，似雁逢春又北飞。惟表隐山溪上月，他时相望两依依。"

灵　渠

全义县漓、湘二水分流处。相传曰：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川浚济，水急曲折。四牙用遏其节，节斗门以驻其势。有伏波庙在县侧。又按：后汉郑宏奏，交趾七郡贡钱从东泛海，多没溺，请开桂岭灵渠。后御史史禄重开辟。又按：前汉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戈船将军岩助击南越，吕嘉戈船出零陵，下漓水。此则前汉岭首已通舟楫明矣，焉得至后汉马援、郑宏开灵渠？于理未尽。言马、郑重修则可，云创辟则于义有乖。休符驳。

甘　岩

在府南八十里大江傍。其源出临川县界思磨山，自水下涌出。岩方十余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浅。盛暑到彼，凛冽增寒。

张天师道陵宅

天师旧宅在贺州。道箓以为元中大法师，令以宅为庙。庙中有美异果实，有人食之无患，唯不可采，取必致祸也。

牂牁水

在岩州州门。长河其源，从牂牁流下八十余丈。本州图经所载。

如锦潭

麋郡有如锦潭，水深无际。近岁有人伐潭边巨木，树倒入潭中，逡巡沈没，莫知所在。潭中时闻音乐，如大府广筵，移时而止。

仙人山

象州武仙县，多有神仙聚集高山，羽驾时见。如建州武夷山，皆有仙人换骨函榇之迹。

迁莺坊府郭

迁莺坊本名阜财，在市西门。因曹邺中丞进士及第，前政令狐大夫改为迁莺坊。［此处疑有脱误］在府西门进贤坊长街，因赵观文状头及第，前陈太保改坊名。

菩提寺道林和尚

往年中，桂州人薛公元尝供养一僧，法号道林。如是精心供养，十有余年。忽一日，其僧辞去，云："贫道归去，挠渎多年，更无可酬。今只有旧转经一函，且寄宅中。如至周岁不回，即可开转读。"如此经一岁，开锁，有金满函，可数千两。后卖一半，买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养。今仪像见存。薛今见有孙禹宾，在桂林效职。

开元寺震井

隋曰缘化寺，后因纱灯延火烧毁重建。元宗朝改名开元寺。有前使褚公亲笔写《金刚经》碑，在舍利塔前。西有观音寺井。贞元中，有李氏因左迁寓居僧院。属暑月，以食余熟羊脾悬井中，逡巡雷震暴作，羊肉置于隙地，而烟气薰灼。犬不食，蚁不附。至今僧俗众言井有龙至云。愚以理裁，有异于此。夫龙嗜血食肉，重牢醴。人有享祭，必选良肉、醇酒，洁馔、珍羞，然后精礼。宁有一羊脾而迅雷震之者？盖以伽蓝井中奉献诸佛众僧，而遽以肉味羶污神祈之所，是以不容，乃致雷击去。理必然矣。其井终亦塌坏。先令狐相从事当府，因撰《震井记》。然以羊微事，曾未移时，天鉴已知。则人之善恶或愈于此，又岂歼遗于阴报乎？昔董卓纵暴，为吕布杀，而曝尸其亭。后有故吏收其灰以小棺殡于郡城，又遭风雨漂流，失其所在。杨国忠以贵妃因椒房承宠，绾三十二使印绶，天宝十三载二月拜司空。册命之日，天雨土，沾朝服，未几族灭于马嵬。关西杨氏，远四知、去三惑，历千载而庆延子孙。则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矣。故孔明有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苟能佩服斯言，以神祇为证，则终身不居有过之地。

延龄寺圣像

寺在府之西郭郊三里，甫近隐山，旧号西庆林寺。武宗废毁，宣宗再崇。峰峦牙张，云木交映，为一府胜游之所。寺有古像，征于碑碣，盖卢舍那佛之所报身也。此地元本荆榛，先无寺宇。因大水漂流巨

材至，时有工人操斧斤斫伐。将欲下斫，忽见一梵僧立在木傍，有曰："此木有灵，尔宜勿伐。"既而罢去。又有洗疏者于其上则浮，濯董辛于其上又沈，雅契梵僧之言。由是咸知有灵，遂刻削为僧佛。当则天后临朝之日，梦金人长一丈六尺，乞袈裟。及诏大臣问其事，皆莫能解。旋奏："陛下既有此梦，乞依梦中造袈裟，悬于国门，以俟符验。"明早，大臣奏："悬袈裟忘收，已失。"遂诏天下求之，已在桂州卢舍那佛身。至今尊卑归敬，遐迩钦崇。时旱，请雨，皆有响应如意。

宜州龙开江事

桂之縻郡有宜州。其河如桂州杨江，水岸深斗，形势异于众水。古老流侧近冈上，俄顷夫还，妻以告之。夫疑是恶人，寻至冈所，求不见，但见百牛。既夜，乃还家。至明，遂遇水涨，流木蔽江。合苍梧耆老尽知之。

徐氏还魂

昔西汉武帝有神通之异。南朝有干宝述幽府冥秘之言，苏泉、崔韶亦纪灵怪。牛丞相著三卷《妖录》，及徐氏还魂，皆鄙夫邻居任。咸通末，莫非目验，方证不诬。阳朔居人苏太元妻，产三子。徐已疾终，既殡。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其年命未终，冥司不录，今且暂归。怜抚其子，补绽其衣，一切如在。稍经旬月，邻伍旋知。占卜吉凶，述善恶，一一符验。有乡人在府充职，染疾，其家眷属请卜之。俄顷刻云："去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情迫，坚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疾者已瘥。"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部曲、疾人形貌。徐氏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差异，方明其实。又有求人卜了，谢曰："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曰："汝家有三斗粟子在西房。何得称为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粟子至其前。众众愕然，卜者尤所惭耻。如此不一，难备书述。一日，言舜帝差人讨蛮，有人求至近驿，助备熟食，更一两日当还。如期而归，将得冥司一分细饮，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造者?"夫视之，品馔则倍珍于施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间事，获罪蒙遣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又泣别，遂绝音响。太元尚在。

石氏射樟木灯檠祟

开成中，桂林禅将石从武居任子城西壕侧。从武早习弓矢。忽一年，家内染患疾。长幼罕有安者。每至深夜，常见一人从内出来，体有光焰，居常令疾者痛苦。稍闲，若此物至，则呻吟声加甚，医巫醮谢，皆莫能效。从武心疑精邪为祟，至夜操弓挟箭，映户潜形，候其来。俄闻精复至，稍近，遂彀弓引满，一发中焉。见被焰光星散而灭，遂命烛而看。视之，乃是家中旧使樟木灯檠，中箭而倒。乃劈为齑粉，焚爇为灰，送长河。于是家人患者皆愈。大中年，前政张侍郎名文规，三代台相之家（嘉贞、宏靖、延赏），廉察桂林。从武时职司通引，他闻此事，曾召问，具以实对。乃为《石氏射灯檠传》。从武子勖在职，近方去世。孙清诸嗣，亦效卑职，得金貂传闻。

米兰美绩

长庆中，前政李给事名渤字浚之，自给事中除桂林，奏请名儒吴武陵为倅。故事，副车上任，具櫜鞬，通诗文。数日，于毬场致宴。酒酣，吴乃致词云："奉约同游山水，奈何以红帛击予首，仍命妇女于看棚聚观相耻?"既彼我酡颜，各争意气，吴为台盘坐，褰衣鞞露以溺。给事怒，命衙士拉送衙司枭首。时都押衙米兰知其不可，遂引而寝。多遣人护卫给事，扶归寝堂。夜半而觉，闻家人聚哭甚悲，惊而问焉。乃曰："昨闻设亭喧噪，又闻命衙司斩副使，不知其由，忧及祸，是以悲泣。"给事大惊，亟命递问之。米兰具启："昨虽奉严旨，未敢承命。副车犹寝在衙院，无苦。"给事达明早立至衙院，卑词引过。上下俱自克责，益相敬奉。时未有监军，于是乃奏米兰牧于象郡以酬。敕下允从。遂又以使衙仪卫送上本任。

李给事长歌

李给事名渤，为太学博士，喜长歌。弟淑舟至，歌曰："前年别时秋九月，白露为霜金吹烈。离鸿一别影初分，泪袖双挥心哽咽。别来几度得音书，南岳知（此下阙文），庐山峨峨依天碧，捧排空岸千万尺。社榜长题高士名，食堂每记云山迹。我本开云此山住，偶为名利相索误。自负心机四十年，羞闻社客山中篇。忧时魂梦忆归路，觉来疑在林中眠。昨日亭前乌鹊喜，果得今朝尔来此。我吟行路五十篇，尽说江南数千里。自怜兄弟今五人，共索儒素家尚贫。虽然禀气各不一，就中总免拘常伦。长兄年少曾落拓，拔剑沙场随卫霍。口里虽谭周孔文，怀中不舍孙吴略。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非论恶疾志如霜，更觉临泉心似铁。第三之兄更奇异，昂昂独负青云志。下看金玉不如泥，肯道王侯身可贵。却愁清逸不干时，高踪大器无人知。倘逢感激许然诺，必能万古留清规。念尔年来方二十，夙夜孜孜能独立。卷中笔落星汉摇，峒裹丹灵鬼神泣。嗟余流浪心最狂，十年学剑逢时康。心中不解事拘束，世间谈笑多相妨。广海青山殊未足，逢著高楼还醉宿。朝走安公枥上驹，暮偷陶令篱边菊。近来诗思殊无况，苦被时流不相放。云腾浪走势未衰，崔滕蜂□岂能障。送尔为文殊不识，贵从一一传胸臆。若到湖南见紫霄，会须待我同攀陟。"

宋颜延之

宋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曾祖舍，父

显。延之少孤贫，居附南郭空巷，甚陋，好读书，无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好饮酒，不拘细行。年三十，尚未婚。起家豫章公世子参军，累官秘书监。宋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宋氏第三主，昵爱僧惠琳，常独占一榻。延之因醉白曰："昔刘盆子尚同参军乘舆。袁丝正色曰：'此三公之座，岂可以刑余之人居之！'"延之性方直，言无所回避。居身清约，不求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与谢灵运以词彩齐名，而迟速相悬。尝敕俱入拟乐府，上篇灵运立成，而延之久而方就。帝问其优劣于鲍照，照曰："谢五言如芙蓉初发，自然可爱。颜诗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寻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渊明饮焉。每遇一佳景，必酣醉而还。临去留钱二百万与渊明，悉送酒家。及渊明卒，延之为之诔。以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赠特进。自潘岳、陆机之作，文士莫及颜、谢焉。

李袭志

李袭志，全州安康人也。仕隋，历始安郡丞。大业末，江外盗贼尤多。袭志散家财，召得三千人以守郡城。高祖受隋禅，降玺书劳问，编入属籍，授桂州总管。前后任桂州凡三十八载，政尚清简，岭外安之。后上表请入朝，拜右光禄，行汾州刺史。致仕，卒于家。

卫国公李靖

李靖，字药师，雍州三原人也。姿貌瑰伟，有文武才略。武德二年，同赵郡王孝恭至江陵，破萧铣四十万，擒铣赴京。承制度岭，至桂州，分路招抚大首领冯盎、李光庭等，怀辑九十六州，六十万户。诏充岭南道安抚大使、检校桂州大总管。武德六年，征辅公祏于江淮，平之。又领兵出塞，屡显大功。拜右仆射、平章事，封卫国公。薨年七十九。桂州子城，自卫国公所制，号曰始安郡城。

中书令褚遂良

令公，散骑常侍亮之子。仕太宗，启沃圣心，恢宏帝业，历官中书令。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令公受先皇寄托之重，极谏以为不可。由是忤旨，贬潭州。显庆二年，又贬桂州。时李义府、许敬宗，倾巧曲佞，附记皇后，重贬令公爱州。明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二。死后二年，又追制削官爵，子孙并流爱州。高宗崩，遗诏复爵。

中书令张九龄

张九龄，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人。以文学进士及高第，与赵冬曦齐名。俄应制。以明皇嗣位，久在南郊，上表抗论，由是名价益重。与燕国公张说同姓，以词学亲洽。时括田使宇文融干预朝政，说恶之。融所奏论，多见抑挫不行。融与台丞连表讼说，帝令说藉草辨对。高力士密奏，以说有大功于国，不宜挫辱。乃落下平章事，坐家。九龄连坐，贬赵州。又以家乡不便，乞换回近岭南一处。遂出江西，俄转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使。薨，是年六十八。

桂州陈都督

国朝吕才博士，博涉群书，该通众艺，为太宗皇帝所知。著阴阳、吉凶、地理要诀五十余卷，行于世。今之婚姻占卜，多用其言。又别著《驳阴阳》数千言，以为行年冢宅五行，皆不可信。愚以为，吕氏多才多学，博古辨今。不欲世人晓达阴阳，辄恃年命，罔知敬慎。博士前知，遂立斯言，以节逾僭。若合前史，焉得称无？昔宁氏起宅，相者云：必出贤甥。魏舒由是甚显遇。羊祜少时，有占地者言：墓合出天子。祜恶而掘之。占者云：犹出折臂三公。祜因坠马折臂，竟位三公。陶侃微时种瓜，有老人求瓜，侃厚惠之。其人感此，因指牛眠冈可贵。侃用葬母，位至太尉。吴主孙氏，家世富春，葬于城东冈，冢上常结五色庆云。齐主萧道成，先茔在武进县，其上结庆云。宋明帝命猎人以五尺铁钉之，又柱忽作龙吟，惊震山谷，皆福昆嗣。略据所闻，以为证议。陈思应本名聿修，富州龙平人也。少居乡里，以博学为志。开元中，忽有异人求寄宿毕。聿修观其容止稍有异，乃尽礼延之。明日，将告去，谓聿修曰："某久攻地理，颇有十全。一宿淹留，厚蒙情礼，思有所报。遥见此洲上五里地形，当富贵不可言，用为殡冈，必福昆嗣。"聿修忻然相感，遂同诣其处视之。客曰："若葬此处，可世世出郡守。"又指一处曰："若用此处，可世世为都督。"聿修敬谢，分袂而去。居数载，丧母亲，遂以所指都督处为茔。他日拜坟，忽见其地产金笋甚众。默追宿客之言，又睹金笋斯验。益以自负，遂采而归。既再至，金笋又产。三载服阕，所获多矣。因携入京，以求遇。素鲜知己，茫然暗投。见晦朔及吊庆，公侯相府；侍儿通传。有憩于民舍者，聿修厚许其直，求税一褐，为之逆旅。俄而节朔，贵门侍者复至，聿修悉以金笋炫其目，果异而问焉。颇亦敬奉，粗蒙善遇，因以金笋为赂。居数日，又遣人覆检，聿修得以所业文词经断缀之金笋献遗。未几，朝贵咸闻。或有引远者，又以文业干之。凡诸要地，尽知其名。稍得歧路，进取益切。于时有同姓名思应者，亦以昭穆情昵。乃以前任告牒相遗，因易名干执政，遂特除桂州都督。今府署大厅厅壁记，且列名氏。亦有子孙职于本郡，故鄙谚有云："良宅古冢，缘者遇之。"信然矣。

袁恕己

恕己，沧州东光人也。长安中，为刑部少卿，与张柬之、崔元暐、敬晖、桓彦范等五王建议。时则天不豫，张易之与弟昌宗入内侍疾，将图不轨。恕己等与左羽林将军李多祚率兵五百人，就宫中斩易之、昌宗，枭首天津桥，废则天，迎中宗即位。重兴大唐社

稷，功格天地。武三思用张计，潜与中宗韦后私通，帝雅信后言，计无不成。行意流贬五王于岭南，寻发伪旨，使周利正尽杀之。恕己流怀州，利正逼令服野葛汁，不死。以手爬地取土而食，介甲皆尽至骨，乃击杀之。睿宗诛韦后，方雪其冤。恕己孙高，贞元中历给事中，謇谔雅传家法，宪宗制追赠左丞，高父建，官至太府卿。

张　鷟

张鷟，字文成，深川陆浑人也。后赵石侯宾之裔。鷟少聪敏遇人，其祖齐工文学，以当时儒士多称鷟之才，莫不叹异。因曰："我孙为人所知，如天以鸑鷟为凤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弱冠应举，下笔成章。中书侍郎薛元超特授襄乐尉，迁监察御史、司门员外。开元中，姚元崇为相，诬其奉使江南受遗，赐死。其子上表，请代父死。黄门侍郎张廷珪、刑部尚书李白等连表称冤，遂减死，流岭南。数年，起为龚州长史。卒年七十三。文成凡七举、四参选，皆中甲科。正谏大夫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时号青铜钱学士。久视中，太官令马仙童陷突厥中，默啜问曰："文成何在？此人何不足用?"又新罗、日本国前后遣使入贡，多求文成文集归本国。其为声名远播如此。著《雕龙策》、《帝王龟镜》、《朝野佥载》二百卷。文成以五为县尉，因著《才命论》以适志，盛行于世。有李季孙者，注《才命论》，言是燕公词。盖不览唐史，率意纪文，大惑时人，一向纰缪。(休符驳议)

蛮 书

[唐]樊 绰撰 任士英整理

《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史记》等，书目错异，今从《新唐书·艺文志》。十卷，作者樊绰，唐懿宗时为安南经略使蔡袭从事，所记或亲历亲闻或调查所得，书成于咸通（八六〇——八七四）初，记载云南历史与现状、种族、六诏始末、风俗条教、山川道里、土宜物产及其与唐朝之关系，是研究古代云南史地极有价值的文献。宋朝时对此书极为重视，明朝以来流传遂绝。清代乾隆时自《永乐大典》中录出，阙文讹误颇多，武英殿聚珍本有校记，今据以标点整理。

卷一 云南界内途程第一

安宁城，后汉元鼎二年伏波将军马援立铜柱定疆界之所（案：马援定交阯，为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汉武帝纪年，后汉并无此号，盖樊绰失于考据之误）。去交阯城池四十八日程。汉时城壁尚存，碑铭并在。

苴咩（上音斜，下符差切）城，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咩城水陆五十二日程，只计日，无里数。从安南上水至峰州两日，至登州两日，至忠诚州三日，至多利州两日，至奇富州两日，至甘棠州两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贲栅四日，至贾男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并是水路。大中初，悉属安南管系，其刺史并委首领勾当。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川洞离心，疆内首领旋被蛮贼诱引，数处陷在贼中。从贾勇步登陆至矣符管一日。从矣符管至曲乌馆一日，至思下馆一日，至沙双馆一日，至南场馆一日，至曲江馆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县一日，至进宁馆一日，至鄯阐柘东城一日（案："柘东，"《旧唐书》及《通鉴》俱作"拓东胡"，三省云，言开拓东境也，《新唐书》作"柘"，从木，与此同）。从柘东节度城至宁寔馆一日，安宁馆本是汉宁郡城也。从安宁城至龙和馆一日，至沙雌馆一日，至曲馆一日，至沙却馆一日，至求赠馆一日，至云南驿一日，至波大驿一日，至白严驿一日，至龙尾城一日。李谧伐蛮于龙尾城，误陷军二十万众，今为万人冢。至阳（"阳"，《新唐书》作"羊"）苴咩城一日（蛮王从大和城移在苴咩城。案"蛮王至咩城"十一字，原本误入正文，今改正）

自西川成都府至云南蛮王府、州、县、馆、驿、江、岭开塞，并里数计二千七百二十里。

从府城至双流县二江驿四十里，至蜀州新津县三江驿四十里，至延贡驿四十里，至临邛驿四十里，至顺城驿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驿四十里，至名山县顺阳驿四十里，至严道县延化驿四十里，从延化驿六十里至管长贲关，从奉义驿至雅州界荣经县南道驿七十五里，至汉昌六十里（案：此句上有脱文），属雅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十里，至黎州潘仓驿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士驿三十五里（过汉源县十里），至通望县本筤驿四十里（去大渡十里），至望星驿四十五里，至清溪关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里，至达士驿五十里（黎、嶲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驿六十里，至荣水驿八十里，至初里驿三十五里，至台登城平乐驿四十里（古县，今废），至苏祁驿四十里（古县），至嶲州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嶲州，大和年移在台登），至俭浪驿八十里，至俄淮岭七十里，下此岭入云南界。已上三十二驿，计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驿，计一千四百九十五里，与此数不符）。并属西川管，差官人将军专知驿务。

云南蛮界：从嶲州俄淮岭七十里至菁口驿，三十里至芘驿，六十里至会川镇，差蛮三人充镇。五十五里至目集驿，七十里至会川，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从目集驿至河子镇七十里。泸江，乘皮船渡泸水，从河子镇至末栅馆五十里，至伽毗馆七十里，至清渠铺八十里，渡绳桥（《云南行记》云"渠桑驿"）。至藏傍馆七十四里，至阳褒馆六十里，过大岭，险峻极。从阳褒至弄栋城七十里，本是姚州，旧属西川。天宝九载，为姚州都督张乾（案："乾"《唐书》作

"虔")陀附蛮所陷。从弄栋城至外弥荡八十里，从外弥荡至求赠馆（案：此句下有脱文）。至云南城七十里，至波大驿四十里，至渠蓝赵馆四十里，至龙尾城三十里。从龙尾城至阳苴咩城五十里，以上一十九驿，计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驿，共计一千六十九里，与此数亦不符）。

南蛮因姚州之后，属蛮管系。从邕州路至蛮苴咩城，从黔州路至蛮苴咩城，两地途程，臣未谙。委伏乞下堂帖令分析。缘南蛮奸猾，攻劫在心，田桑之余，便昌斗敌。若不四面征战，凶恶难悛。所以录其城镇川原，麏黡宸扆。或冀破其蚁聚之众，永清羌虏之夷。臣披沥悬忱，无任陨越之至（案：此条乃附载陈说之词，如后世著书之案语，原本误连正文，遂令文义格碍，今低一格以别之，后仿此）。

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越析州今西河河东一日程，越析州洛长故地也。津州未详其处。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后遂闭绝。仅五十年来，贞元十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发使册命。而邛部旧路方有兆吐蕃请钞隔关。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闭石门路，量行馆。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半壁架空欹危虚险，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凿也。阁外至夔岭七日程，直经朱提江，下上跻攀，伛身侧足，又有黄蝇、飞蛭、毒蛇、短狐、沙虱之类。石门外第三程至牛头山，山有诸葛古城，馆临水，名马安渡。上源从阿等路部落，绕蒙夔山，又东折与朱提江合。第五程至生蛮阿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岭，岭当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积阴凝闭，昼夜不分。从此岭头南下八九里，青松白草，川路渐平。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拜跪，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马（案：此句未详），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长馆，于是始有门阁廨宇迎候供养之礼，皆汉地。凡从鲁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东。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峡，乾元二年置关。关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县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台登，西南八十里至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台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谓之北谷，天宝以前嶲州柳强镇也。自入吐蕃，更增修崄，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谷东南一百三十里至罗山城，天宝以后，吐蕃新筑，非国家旧城。贞元十年十月，西川节度兵马与云南军并力破保塞，大定，献俘阙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罗山，置兵固守。邛南驿路由此遂通。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迴三曲。每中间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负阻深险，承上莫能攻讨同川。边水左右，总谓之西蛮。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入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妇人以黑绘为衣，其长曳地，又束、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三姓皆属。梦冲内受恩赏于国，外私于吐蕃。贞元七年，节度使韦皋使嶲州刺史苏隗杀梦冲，因别立大鬼主。勿邓南七十里有两姓部落。（案：此下当有阙文）

卷二　山川江源第二

金马山在柘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高百余丈，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传云，昔有金马，往往出见，山上亦有神祠。从汉界入蛮路，出此山之下。螺山遍地悉是螺蛤，故以名焉。

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柘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

玷苍山（案：玷《唐书》作点），南自石桥，北抵登川，长一百五十余里，名为玷苍。直南北，亦不甚正。东向洱河，城郭邑居，棋布山底。西面陡绝，下临平川。山顶高数千余丈，石棱青苍，不通人路。冬中有时堕雪。

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河流俯啮山根。土山无树石，高处不过数十丈。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登川。

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赕，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自永昌之越赕，途经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赕、汤浪毒暑酷热。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梆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平中络赂绝。"（络赂，财之名也）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迴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地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其山土肥沃，种瓜瓠长丈余，冬瓜亦然，皆三尺围。又多薏苡，无农桑，收此充粮。三面皆占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

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

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过嶲州，西南至会州诸赕与东泸，（此处似有脱漏）古诸水也。源出蕃中节度北，谓之诸矣江，南郎部落，又东折流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其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环绕弄视川，南流过鋍桥上下磨些部落，即谓之磨些江。至寻传与东泸水合，东北过会同川，总名泸水。蜀忠武侯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水处，在弄栋城北，今谓之南泸。两岸葭，大如臂胫。川中气候常热，虽至冬，行过者皆袒衣流汗。又东北入戎州界为马湖，至关边县门，与朱提江合，流戎门南城入外江。

昆池在柘东城西，南百余里，四十五里（案：此四字疑衍文）。水源从金马山东北来。柘东城北十数余里，官路有桥渡此。水阔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鸡山下，为昆州，因水为名也，土蛮亦呼名滇池（案：今晋宁川中，自有大池，在东南，当是滇池。水不可呼池，乃蛮不能别）。滇池水亦名东昆池，西南绕山，又西北池流为河，过安宁城下。亘水东西，有桥三十，一阔长三百余步。徒行七日程与泸水合。又量水川在滇池南两日程，汉旧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东泄。流处出一石窦中，流水甚广，石窦甚狭。土蛮云，忽窦空，百姓忧溺。新丰川亦有大池甚广。

澜沧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东南过聿赍城西，谓之濑水河，又过顺蛮部落。南流过剑川大山之西。澜沧江南流入海。龙尾城西第七驿有桥，即永昌也。两岸高险，水迅激。横亘大竹索为梁，上布箦，箦上实板，仍通以竹屋盖桥。其穿索石孔，孔明所凿也。昔诸葛征永昌，于此筑城。今江西山上有废城遗迹及古碑犹存，亦有神祠庙存焉。

又丽水，一名禄𣆵江（案：“𣆵”字，字书不载）。源自逻些城三危山下。南流过丽水城西，又南至苍望。又东南过道双王道勿川。西过弥诺道立栅，又西与弥诺江合流。过骠国南人于海。水中有蛟龙、鳄鱼、乌鲗鱼。又有水兽似牛，游泳则波涛沸涌，状如海潮。《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盖此是也。或云源当是大月河，恐非也。

又弥诺江在丽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罗门国。南流过涌腋苴川，又东南至兜弥伽木栅，分流绕栅，居沙滩南北一百里，东西六十里。合流正东，过弥臣国，南入于海。

卷三　六诏第三

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盖白岩城时傍及剑川矣罗识二诏之后。开元元年中，蒙归义攻石桥城，阁罗凤攻石和，亦八诏之数也。

时傍母，蒙归义之女，妻阁罗凤（案：《新唐书·南诏传》云，时傍母，归义女，其女复妻阁罗凤。据其文，则此妻字上应有“其女复”三字，盖原本脱误）。初，咩罗皮既败，时傍入居邆州，招诱上浪，得数千户。后为阁罗凤所猜，遂迁居白崖城。及剑川罗识与神川都督言语交通（案：原本“川都督”上脱“神”字，今据《新唐书》增入），时傍与其谋，俱求立为诏。谋泄，时傍被杀害。罗识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罗些二城（案：此条虽不标诏名，据上文，则时傍及罗识亦在诏数也）。

蒙嶲，一诏最大。初，嶲辅首卒（案：“辅”原本作“转”，今从《新唐书·南诏传》改正），无子。源罗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诏。蒙归义密有兼吞之意，推恩啗利，源众归焉。居数月，俘照源及源罗子遂，并其地。

三，越析，一诏也，亦谓之磨些诏。部落在宾居，旧越析州也。去囊葱由一日程。有豪族张寻求（案：“张”原本作“帐”，今从《新唐书·南诏传》改正），白蛮也。贞元中，通诏主波冲之妻，遂阴害波冲。剑南节度巡边至姚州，使召寻求笞杀之。遂移其诸部落，以地并于南诏。波冲兄子于赠提携家众，走，降铎鞘（案：“铎鞘”乃兵器，据后《物产篇》内有越析诏于赠“天降铎鞘”云云，疑此“走”字上当有“出”字，“降”字上当有“天”字）。东北渡泸，邑龙佉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总谓之双舍。于赠部落亦名杨堕，居河之东北。后蒙归义隔泸城，临逼于赠，再战皆败。长男阁罗凤自请将兵，乃击破杨堕，于赠投泸水死。数日始获其尸，并得铎鞘。

四，浪穹，一诏也。诏主丰时、丰咩兄弟俱在浪穹。后丰咩袭邆赕居之，由是各为一诏。丰时卒，子罗铎立。罗铎卒，子铎逻望立，为浪穹州刺史。与南诏战败，以部落退保剑川，故盛称剑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罗矣罗君立（案：《新唐书·南诏传》，望偏死，子偏罗矣立。偏罗矣死，子罗君立。与此不同，疑此文有脱误）。贞元十年，南诏击破剑川，俘矣罗君，徙永昌。凡浪穹、邆赕、施浪，总谓之浪人，故云三浪诏也。

五，邆赕，一诏也。主丰咩，初袭邆赕，御史李知古（案：“李”原本作“为”，今据《新唐书》改正）领诏出问罪，即日伏辜。其子咩罗皮后为邆赕州刺史，与蒙归义同伐静河蛮，遂分据大厘城。咩罗皮乃归义之甥也，弱而无谋。归义袭其城，夺之，咩罗皮复入邆赕，即与浪穹、施浪两诏援兵伐归义。于时既克大厘，叶龙口城，归义闻三浪兵至，率众拒战。三浪大败，追奔过邆赕，败卒多陷死于泥沙之中。咩罗皮从此退居野共川。咩罗皮卒，子皮罗邆立。皮罗邆卒，子邆罗颠立。邆罗颠卒，子颠之托立（案：“颠之托”《新唐书》作“颠文托”）。南诏既破剑川，收野共，俘颠之托，徙永昌。

六，施浪，一诏也，诏主施望欠。初，阁罗凤据

石和城，俘施各皮，而望欠援绝。后与丰咩、咩罗皮同伐蒙归义，又皆败溃，退保矣苴和城。归义稍从江口进兵，胁其部落。无几，施望欠众溃，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闻归义又军于澜沧江东，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计无所出，有女名遗南，以色称，却遣使求致遗南于归义，许之。望欠遂渡澜沧江，终于蒙舍。

望欠弟望千，当矣苴和城初败之时，北走吐蕃。吐蕃立为诏，归于剑川，为众数万。望千生千傍，傍生傍罗颠。南诏既破剑川，尽获施浪部落。傍罗颠脱身走泸北。今三浪悉平，惟傍罗颠、矣识（案："矣识"即前所称"剑川矣罗识"也）子孙在蕃中。（案：望千虽不标诏名，而列于六诏、八诏之间，则以当第七诏也）。

八，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南诏八代祖舍龙，生龙独罗，亦名细奴逻。当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袖紫袍。细奴逻生逻盛炎，炎生盛逻皮，盛逻皮生阁罗凤（案：《唐书》"盛罗皮"下尚有皮逻阁一代，此本盖有脱文）。当天后时，逻盛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逻皮。逻盛炎闻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继，身到汉地，死无憾矣！"既至谒见，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匹，归本国，开元初卒。其子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长男阁罗凤授特进兼杨瓜州刺史，次男成节度蒙舍州刺史，次男崇江东刺史，次男成进双祝州刺史。初，炎阁未有子（案：《唐书》炎阁为逻盛炎长子，盛逻皮之兄），养阁罗凤为子，阁罗凤复归蒙咩，故名承炎阁，后亦不改。天宝四载，阁罗凤长男凤伽异入朝宿卫，授鸿胪少卿。七载，蒙归义卒（案：《唐书》蒙归义即皮罗阁，乃唐所赐名也）。阁罗凤立，朝廷册袭云南王。矣伽异大卿兼杨瓜州刺史。阁罗凤攻石桥城，擒施谷皮，讨越析，枭于赠，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及张乾陁陷姚州，鲜于仲通战江口，遂与中原隔绝。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俱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凤伽异先死。大历四年，阁罗凤卒。伽异长男异牟寻继立，生寻梦湊，一名閤劝。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仪不通，隔越中华，杜绝声教，遂献书檄，寄西川节度使韦皋。韦皋答牟寻书，申以朝廷之命。牟寻不谋于下，阴决大计。遂三路发使，冀有一达。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出黔中（案：此五字原本脱，据《唐书》补入）。贞元十年，三使悉至阙下，朝廷纳其诚款，许其归化。节度恭承诏旨，专遣西川判官（案：《唐书》作"巡官"）崔佐时亲信数人，越云南，与牟寻盟于玷苍山下。誓文四本，内一本进献，一本异牟寻置于玷苍山下神祠石函内，一本纳于祖父等庙，一本置府库中，以示子孙，不令背逆，不令侵掠。

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书蔡袭意旨，令书吏写蛮王异牟寻《誓文》数本，并书牒系于车弩上，飞入贼营。臣切览牟寻《誓文》，立盟极切。今南蛮子孙违负前誓，伏料天道必诛，容臣亲于江源访觅其《誓文》，续俟写录真本进上（案：异牟寻《誓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待访觅续写者，盖其初作此篇时尚未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后访觅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前后互异其说耳）。

卷四　名类第四

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初，爨归王为南宁川都督，理石城，袭杀盖骋、盖启父子（案：原本讹作"孟轲""孟启"，今据《新唐书》改正），遂有升麻川。归王兄摩湴，湴生崇道，理曲轭川，为两爨大鬼主。崇道弟日进、日用在安宁城。及章仇兼琼开步头路，方于安宁筑城。群蛮骚动，陷杀筑城使者。玄宗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归义师次波州，而归王及崇道兄弟、爨彦璋等十余人诣军门拜谢，请奏雪前事。归义露章上闻，往返二十五日，诏书下，一切释罪。无何，崇道杀日进，又阴害归王。归王妻阿姹，乌蛮女也，走投父母，称兵相持，诸爨豪乱。阿姹私遣使诣乌蒙舍川求投，归义即日抗疏奏闻。阿姹男守偶（案："守偶"《新唐书》作"守隅"），遂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辅朝。崇道内怀忿惋，外示和平，犹与守偶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诉于归义，兴师问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轭川溃散，崇道南走黎川。归义尽俘其家族羽党，并杀辅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并妻归河赕（案："河赕"原本作"阿体"，今从《唐书》改正），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自为乌蛮部落王，从京师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团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立在永昌城。界内乌蛮种类稍稍复振，后徙居西爨故地，今与南诏为婚姻之家。

南蛮去安峰州林西原界二十二日程。

自大中八年，安南都护擅罢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独等七绾首领被蛮诱引，复为亲情，日往月来，渐遭侵轶，罪在都护失招讨之职，乖经略之任。臣于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尚书蔡袭手示，密委臣单骑及健步二十以下

人，深入贼帅朱道古营寨。三月八日，入贼重围之中。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同迎，言辞狡诈。臣郤迴一一白于都护王宽。宽自是不明，都无远虑，领得臣书牒，全无指挥，擅放军回，苟求朝奖，致令臣本使蔡袭枉伤矢石，陷失城池。征之其由，莫非王宽之过（案：此条原本文多讹脱，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原文，订正考异。又云：蔡袭将兵代宽，宽为已替之人，安能擅放军回，令袭陷没，疑《蛮书》"擅放军回"上少"蔡京"二字，盖"蔡京"时为岭南西道节度，贪懦败事，故《考异》云然）！

独锦蛮，乌蛮苗裔也。在秦藏南，去安宁两日程。天宝中，为蹄州刺史（案："蹄州"原本作"峁州"，今据《新唐书》改正）。其族多姓李。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有子委负监。贞元十年，为大将军，在勃弄栋川为城。贞元十年，以尚书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内给事俱文珍、刘幽岩入云南，持节册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为西南之藩屏。牟寻男閤劝已后继为王（案："贞元十年，以尚书"云云，至"后继为王"五十八字，与独锦蛮事不相涉，以文义推之，疑为《八诏篇》"蒙舍条"下之文，当在"不令侵掠"句后，错简于此）。

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其地旧为褒州。尝有部落首领为刺史，有误殴杀司户者，为府城论罪，遂卒家众（案：《新唐书·南诏传》云："有为刺史者，误杀其参军，率族北走。"据其文，则此"卒"字当作"率"字，"家众"下，当有"北走"字，盖原本脱误），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余部落不去。当天宝中，姚州刺史张乾陁守城拒战，陷死殆尽。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破掠吐蕃地邑，收获弄栋城，迁于永昌之城。

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嶲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宽求（案：《唐书》作"尹仇宽"），皆其人也。衣服言语与蒙舍略同。

裳人，本汉人也。部落在铁桥北，不知迁徙年月。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领兵攻破吐蕃铁桥节度城，获裳人数千户，即移于云南东北诸川。今铁桥城为南蛮所据，差大将军为城使。

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本俗皆衣长裈曳地，更无衣服，惟牛羊皮。南诏既破，剑浪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养给之。

河蛮，本西洱河人，今呼为河蛮。故城当六诏皆在，而河蛮自固洱河城邑。开元已前，尝有首领入朝，本州刺史受赏而归者，及南诏蒙归义攻拔大城，河蛮遂进迁化，皆羁制于浪诏。贞元十年，浪诏破败，复徙于云南东北柘东以居。柘东城去安南城三十九日程。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蛮贼逼交州池城（案："逼"原本作"通"，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文改正），河蛮在苏历旧城置营（案："苏历"原本作"苏厝"，今从《通鉴考异》改正），及分布贼众在簰筏，士仅二千余人。

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体，施赕、敛寻皆其所居之地（案：《新唐书·南诏传》作施蛮居大施赕、敛寻赕，此文疑有误）。男以缯布为缦裆袴；妇人从顶横分其发；当额并顶后各为一髻。男女络身并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案：原本祇作"贞元年"，据《新唐书》乃"贞元十年"事，今补入），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

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咩罗皮、铎罗望既失邆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已上，其地名剑羌，在敛寻赕西北两百里，男女风俗与施蛮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岩，养给之。其施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东北诸川。

磨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种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

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娑罗缎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部落首领谓酋为上。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臣本使蔡袭咸通四年正月三日阵面上生擒得扑子蛮，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安南子城虞候梁轲云是"扑子蛮"。今梁轲见在贼中，僭称朱鸢县令。其梁轲始由再宾任使（案："再宾"二字未详），前后三度到蛮王处通好，结搆祸胎。

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案："豪"字原本作"蒙"，今据《新唐书·南诏传》改正）。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髻傍为饰，又条猪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头，如兜鍪状。臣本使蔡袭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小枪镖得一百余人。臣本使蔡袭问梁轲见有竹笼头，猪皮系腰，遂说寻传蛮本末。江西将军士取此蛮肉为炙。

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窠穴，谓之为野蛮。阁罗凤既定寻传，而令野蛮散居山谷。其蛮不战自调伏，集战自召之（案：二语文义未明，疑有脱误）。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作擖栏舍屋（案：

"撝"《说文》、《集韵》并音"劫"音"謄"，刮也，挞也)。多女少男，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一丈夫，尽日持弓，不下揭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虫鱼菜螺蚬等归，啖食之。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为群队，当阵面上。如有不前冲，前监阵正蛮旋刃其后。

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矫捷，善于马上用枪铲。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股膝皆露，兜鍪上插犛牛尾，驰突若飞，其妇人亦如此。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子为前驱。咸通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蔡袭城上以车弩射得望苴子二百人，马三十余匹。二月七日城陷，及臣本使蔡袭在左膊中箭，元从已尽。臣右腕中箭，携印浮水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将健约四百余人（案：此句原脱"荆南"二字，又"岳"字讹作"兵"字，今从《通鉴》改正)，携陌刀，骑马突到城东水际。荆南都虞候元惟德、管都头谭可言、江西军判官传门谓将士曰："诸儿郎等，水次无船，入水必死。与诸兄弟每一个人杀得两蛮贼，我辈亦得便宜。"遂相率入东罗城，拥门里，一边排长刀，一边排长马，突其蛮贼，从城外水次骑马入门，悉无备敌。臣见僧无碍说云（案：此句原本作"臣见僧元得"，今考《通鉴考异》有引樊绰所说"僧无碍"之文，知"得"。"碍"字形相近，而"无"又讹为"元"耳，谨改正)，此日午前旋杀贼并马，仅二三千贼，马三百来匹。蛮贼杨思缙（案：《唐书》作"思僭"误）在子城内一更时始知，出救。翌日，以马肉分俵十二营贼众。

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西北。其人长排持稍，前往无敌，又能用木弓短箭，箭镞傅毒药，所中人立毙。妇人亦跣足，以青布为衫裳，联贯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数十道。有夫者竖分两髻，无夫者顶为一髻。其地宜沙牛，亦大于诸处，牛角长四尺已来。妇人惟嗜乳酪，肥白，俗好遨游。

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案："开南"《新唐书》作"关南"与此异)，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有事由见人，则以此为饰，食则去之。皆当顶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条。(案：此处脱银齿蛮一条）绣脚蛮则于踝上排下周匝刻其肤为文彩，衣以绯布，以青色为饰。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僧耆（案"僧耆"亦蛮部之名，此下当有脱文）悉属西安城，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

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其蛮并在柘东南，生杂类也。穿鼻蛮部落以径尺金环穿鼻中隔，下垂过领。若是君长，即以丝绳系其环，使人牵起乃行。其次者，以花头金钉两枚从鼻两边穿，令透出鼻孔中。长鬃蛮部落、栋峰蛮部落，发黑而长，当额前为一长髻，下过脐，每行即以物撑起。若是君长，即使两女人前各持一物，两边撑其髻乃行。今亦为南诏所总，攻战即点之。

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蓝茸，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藓茫（案："藓"《新唐书》作"鲊")、施茫，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皆衣青布袴，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攻其族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蛮，于安南苏历江岸聚二三千人队。

粟栗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梦蛮主苴梦冲（案："苴"原本作"首"，今从《唐书》改正)，开元末，尝受恩赐于国，而暮年又私于吐蕃。贞元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遣嶲州刺史苏隗(案：《唐书》作"苏峗")就杀梦冲，因别立鬼主，以总其部落，共推为蛮长。贞元中，船持为都大鬼主，其时梦冲及骠傍皆卑事之，亦呼为东蛮。

丰巴蛮（案："丰巴"《唐书》作"丰琶")，本出嶲州百姓，两林南二百里而居焉。丰巴部落，贞元中，大鬼主骠傍、阿诺两姓乃诸蛮部落，皆为丰巴部落。心长向国。(案：此一段文有脱误)

崇魔蛮，去安南管内林西原十二日程。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牛马，每一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

桃花人，本属安南林西原七绾洞主大首领李由独管辖，亦为境上戍卒，每年亦纳赋税。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状与李涿，请罢防冬将健六千人，(案："与李涿"三字，原本作"与缘"，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文改正）不要味、真、登州境上防遏。(案："味"原本作"来"，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文改正）其由独兄弟所不禁，被蛮柘东节使与书信（案"书信"原本作"善信"，今据《通鉴考异》所引《蛮书》文改正)，将外甥嫁与李由独小男，补柘东押衙。自此之后，七绾洞悉为蛮收管。臣于咸通三年三月八日入贼重围，因见柘东蛮判官杨忠义背后领八个蛮持弓枪，臣因问贼帅朱道古根源。切以桃花人今亦呼桃花蛮也，本安南林西原七绾洞左右侧居人，披羊皮，或披毡，前梳髻。虽拘于蛮，心皆向唐化。咸通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仅五六千人，安南城西角下营。蛮贼杨思缙委罗伏州扶邪县令麻光高部领之（案："光高"原本作"先高"，今据《通鉴考异》有引《蛮书》思缙、光高部领之文，知"先"字常作"光"字，谨改正)。

卷五　六赕第五

赕者，州之名号也。韦齐休《云南行记》有十赕，字作此赕字。案："赕"字，原本误作"脸"，今从《一统志》改正。又韦齐休《云南行记》七字原本误作大书，今亦改正。

大和、阳苴咩谓之阳赕，大厘谓之史赕，邆川谓之赕赕，蒙舍谓之蒙舍赕，白崖谓之勃弄赕（案：标题称六赕，第十卷亦有六赕之文，此所列乃止五赕，疑后龙口一城当亦为一赕，系传写误脱一句也）。云南、柘东、永昌、宁北、镇西及开南、银生等七城则有大军将领之，亦称节度。贞元十年，掠吐蕃，铁桥城，今称铁桥节度，其余镇皆分隶焉（案：自"云南柘东"至"皆分隶焉"五十二字，与六赕文不相属，疑为第六篇"云南城镇"条下之文，错简于此）。

大和城、大厘城、阳苴咩城，本皆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后数月，又袭破苴咩盛罗皮，取大厘城，仍筑龙口城为保障。阁罗凤多由大和、大厘、邆川来往。蒙归义男等初立大和城，以为不安，遂改创阳苴咩城。

大和城，北去阳苴咩城一十五里。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城中有大牌，阁罗清平官王蛮利之文（案：《旧唐书》阁罗凤得西泸令郑回，甚爱重之，更名"蛮利"，后为清平官。此云"王蛮利"者，疑即其人也）。论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

龙口城，阁罗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过桥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东白崖城路。

大厘城，南去阳苴洋城四十里，北去龙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户尤众盛，罗皮多在此城。并阳苴咩并邆川，今并南诏往来所居也。家室共守，五处如一。东南十余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中流岛上。四面临水，夏月最清凉，南诏常于此城避暑。

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蹬。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太和来往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膀，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仅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

邆川城，旧邆川也，南去龙口城十五里。初望父部落居之，后浪穹诏丰咩袭而夺之。丰咩孙铎望与南诏战败，退保剑川南，遂有城。城依山足，东距泸水，北有泥沙。自阁罗凤及异牟寻皆填固增修，最为名邑。东北有史郎川，又东禄诺品川，又北俄坤。

蒙舍川，罗盛已上之地。旧为蒙舍州，去龙口城一日程。当五诏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嶲诏，即杨瓜州也，同在一川，地气有瘴，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南有笼磨些川。凡邆川河，蒙舍谓之川赕。然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

渠敛赵，本河东州也。西岩有石和城。乌蛮谓之"土山坡陀"者，谓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甍，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云是沮蒲州人，迁涉至此，因以名州焉。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汤，又北至越析川，磨些诏故地也。

白崖城在勃弄川，天宝中附于忠、城、阳等五州之城也。依山为城，高十丈，四面皆引水环流，惟开南北两门。南隅是旧城，周回二里。东北隅新城，大历七年阁罗凤新筑也。周回四里。城北门外有慈竹丛，大如人胫，高百尺余。地内有阁罗凤所造大厅，修廊曲厅，厅后院橙枳青翠，俯临北墉。旧城内有池方三百余步，池中有楼舍，云贮甲仗。川东西二十余里，南北百余里。清平官已下，官给分田，悉在。南诏亲属亦住此城傍。其南二十里有蛮子城，阁罗凤庶弟诚节母子旧居也。正南去开南城十一日程。

卷六　云南城镇第六

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尝为信州地。城池郭邑皆如汉制。州中南北二十余里，东西四十五里。带邑及过山虽有三千余户，田畴多废，闾里少人。诸葛亮分永昌东北置云南郡，斯即其故地也。西隔山有品赕赕，亦名清字川，尝为波州。大池绕山，长二十余里，波州废地在池东南隅。故渭北节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坟墓皆在。云南东第二程有欠舍川，大都部落第三程至石鼓驿，旧化川也。第四程至曲驿，有大览赕、小览赕，汉旧览州也。

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东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周回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

柘东城，广德二年凤伽异所置也。其地汉旧昆川，故谓昆池。东北有井邑城隍，城西有汉城，土俗相传云是庄跻故城。城之东十余里有榖昌村，汉榖昌王故地也。贞元十年，南诏破西戎，迁施、顺、磨些诸种数万户以实其地。又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

晋宁州，汉滇河故地也。在柘东城南八十里晋平川，幅员数百里，西爨王墓，累累相望。

石城川，味县故地也。贞观中，为郎州，开元初

改为南宁州。州城即诸葛亮战处故城也。城中有诸葛亮所撰文，立二碑，背上篆文曰："此碑如倒，蛮为汉奴。"近年蛮夷以木掮柱（案：《新唐书》谓诸葛亮碑在柘东城，与此不合，盖《唐书》之误）。臣今春见安南兵马使郭延宗曾奉使至柘东，停住一月日，馆榖勤厚，赠遗不轻（案：以上五句与上下文不相属，疑亦错简在此）。又有夔鹿弄川，汉同劳县故地也（案：《旧唐书·地理志》郎州有同乐县，"同劳"疑即"同乐"之误）。在龙河遇川南百余里。

石城南面有新丰川，汉南宁州新丰县故地也。废城墙堑犹在，大小石城川同。

升麻川西川南有曲轭川，汉南宁州同起县也。

安宁镇，去柘东城西一日程，连然县故地也。通海镇，去安宁西第三程至龙封驿。驿前临瘴川，去柘东城八日程，汉俞元县故地也。量水川（案：《旧唐书·地理志》黎州有梁水县，"量水"盖即"梁水"转音之讹），汉旧黎州。今吐蕃呼为量水川。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龙河，又南与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岂国矣。

宁北城，在汉楪榆县之东境也。本无城池，今以浪人诏矣罗君旧宅为理所。东地有野共川，北地有飑川，又北有横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铁桥城北九赕川。又西北有罗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弥潜城。西有盐井，盐井西有敛寻城。皆施蛮、顺蛮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赍城，又西北至弄视川。

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驿。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用军破东西两城，斩断铁桥，大笼官已下投水死者以万计。今西城南诏置兵守御，东城至神川以来，半为散地。见管浪加萌、于浪、传兖、长禅、磨些、扑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

昆明城，在东泸之西，去龙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讳苴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龙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览城，又西北至铁桥东城。其铁桥上下乃昆明、双舍，至松外已东，边近泸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

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边大洞川，亦有诸葛武侯城。城中有神庙，土俗咸共敬畏，祷祝不阙。蛮夷骑马，遥望庙即下马趋走。西南管柘南城，土俗相传，呼为要镇。正南过唐封川，至茫天连。自澜沧江已西，越赕扑子，其种并是望苴子。俗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已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罢柘俞城，阁罗凤已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西居其一。又杂种有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译四译，言语乃与河赕相通。

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崑岂数种。外通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又开南城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利润城，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崑岂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越礼城在永昌北，管长傍、藤弯。长傍城，三面高山，临禄早江。藤湾城南至磨些乐城，西南有罗君寻城。又西至柯城，渡水郎阳川，直南过山至押西城。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茫部落，又西至盐井，又西至拔熬河。丽水城、寻传大川城，在水东。从上郎坪北里眉罗苴盐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罗门国。东有宝山城，又西渡丽水至金宝城。眉罗苴西南有金生城。从金宝城北牟郎城渡丽水，至金宝城。从金宝城西至道吉川，东北至门波城，西北至广荡城，接吐蕃界。北对雪山，所管部落与镇西城同。镇西城南至苍望城，临丽水，东北至弥城，西北至丽水渡。丽水渡而南至祁鲜山，山西有神龙河栅。祁鲜已西，即裸形蛮也。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自寻传、祁鲜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从草际没。诸城镇官惧瘴疠，或越在他处，不亲视事。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

卷七　云南管内物产第七

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其小麦面软泥少味，大麦多以为麨，别无他用。酝酒以稻米为麹者，酒味酸败。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守催促。如监守蛮乞酒饭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收刈已毕，官蛮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

蛮地无桑，悉养柘，蚕绕树。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三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为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细入色（案："原细"二字未详），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计以披之。

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南蛮呼大虫为“波罗密”）。俗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

自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骠国、弥臣、诺悉诺，皆披罗缎。

其盐出处甚多，煎煮则少。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天宝八载，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本定疆界在安宁，去交阯四十八日程，安宁郡也。何履光本是邕管贵州人，旧尝任交、容、广三州节度。天宝十五载，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案：此条乃叙次盐井所在，其“天宝八载”以下一百十四字，于上下语意不相属，疑亦他处之文，因安宁城而错误在此）。升麻、通海已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唯有览赕城内郎井盐洁白味美，惟南诏一家所食取足外，辄移灶缄闭其井。泸南有美井盐，河赕、白崖、云南已来，供食。昆明城有大盐池，比陷吐蕃。蕃中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贞元十年春，南诏收昆明城，今盐池属南诏，蛮官煮之如汉法也。东蛮、磨些蛮诸蕃部落共食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敛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讳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当土诸蛮自食，无榷税。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荔枝、槟榔、诃黎勒、椰子、桄榔等诸树，永昌、丽水、长傍、金山并有之。

甘桥，大厘城有之，其味酸。宁赕有桥，大如覆杯（案：“桥”疑“橘”字之讹）。

丽水城又出波罗蜜果，大者若汉城甜瓜，引蔓如萝卜，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莲房，子处割之，色微红，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即思难也，南蛮以此果为珍好。禄旱江左右亦有波罗蜜果，树高数十丈，大数围，生子，味极酸。蒙舍、永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即无香味。土俗或呼为“长傍果”，或呼为“思漏果”，亦呼“思难果”。其次有雄黄，蒙舍川所出。

青木香，永昌出，其山多青木香山，在永昌南三日程。

获歌诸木，丽水山谷出。大者如臂，小者如三指，割之色如黄蘗。土人及赕蛮皆寸截之。丈夫妇女久患腰脚者，浸酒服之，立见效验。

藤弥，生永昌、河赕。缘皮处无竹根，以藤渍经数月，色光赤，彼土尚之（案：此条文义未明，疑有讹脱）。

孟滩竹，长傍出，其竹节度三尺，柔细可为索，亦以皮为麻。

野桑木，永昌、巴西诸山谷有之，生于石上。及时月择可为弓材者，先截其上，然后中割之，两向屈令至地，候木性定，断取为弓。不施筋漆，而劲利过于筋弓，蛮中谓之瞋弓者是也（案：《新唐书·南诏传》作“暝弓”）。

生金，出金山及长傍诸山、藤充北金宝山。土人取法，春冬间先于山上掘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夏月水潦降时，添其泥土入坑，即于添土之所沙石中披拣。有得片块，大者重一斤，或至二斤，小者三两五两，价贵于麸金数倍。然以蛮法严峻，纳官十分之七八，其余许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麸金出丽水，盛沙淘汰取之。沙赕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长傍川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

银，会同川银山出。锡，瑟瑟山中出，禁戢甚严。

琥珀，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掘之，去松林甚远。片块大重二十余斤。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进献一块，大者重二十六斤，当日以为罕有也。

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渐平，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初生如羊羔，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四五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驰骤，日行数百里。本种多骢，故代称越赕骢，近年以白为良。藤充及申赕亦出马，次赕、滇池尤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比于越赕皆少。一切野放，不置槽枥。唯阳苴咩及大厘、登川各有槽枥，喂马数百匹。

犀，出越赕、高丽。其人以陷穽取之。每杀之时，天雨震雷暴作。寻传川界、壳弄川界亦出犀皮。蛮排甲并马，统备（案：《新唐书》作“统伦”）马骑甲仗，多用犀革，亦杂用牛皮。负排罗苴已下，未得系金佉苴者，悉用犀革为佉苴，皆朱漆之。

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

麝香，出永昌及南诏诸山，土人皆以交易货币。

沙牛，云南及西爨故地并只生沙牛，俱绿地多瘴，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通海已南多野水牛，或一千二千为群。弥诺江巴西出犛牛，开南巴南养处，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

鹿，傍西洱沙诸山皆有鹿。龙尾城东北息龙山，南诏养鹿处，要则取之。览赕有织和川及鹿川。龙足鹿白昼三十五十，群行啮草。

鲫鱼，蒙舍池鲫鱼大者重五斤，西洱河及昆池之南接滇池。冬月，鱼、雁、鸭、丰雉、水扎鸟遍于野中水际。

大鸡，永昌、云南出，重十余斤，嘴距劲利，能取鹖、鳄、䳄、鹊、凫、鸽、鸲、鹆之类。

象，开南、巴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但食之与中土稍异。蛮不待烹熟，皆半生而吃之。

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铎鞘，状如刀戟残刃。积年埋在高土中，亦有孔穴傍透。朱笥，出丽水，装以金穹铁簜，所指无不洞也。南诏尤所宝重。以名字呼者有六：一曰禄婆摩求，二曰亏云孚，三曰铎戢，四曰铎摩那，五曰同铎（案：*惟有五名，疑缺其一*）。昔时越析诏于赠有天降铎鞘；后部落破败，盛罗皮得之，今南诏蛮王出军，手中双执者是也。贞元十年，使清平官尹辅酋人朝，献其一。

郁刀，次于铎鞘。造法：用毒药、虫、鱼之类，又淬以白马血，经十数年乃用。中人肌即死，俗秘其法，粗问得其由。

南诏剑，使人用剑，不问贵贱，剑不离身。造剑法：锻生铁，取迸汁，如是者数次，烹炼之。剑成即以犀装头，饰以金碧。浪人诏能铸剑，尤精利，诸部落悉不如，谓之浪剑。南诏所佩剑，已传六七代也。

枪、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诏南山谷，心实，圆紧，柔细，极力屈之不折，诸所出皆不及之。

卷八　蛮夷风俗第八

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已下及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案：*此句疑有讹脱*），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已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带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曹长已下，得系金佉苴（案：*原本阙"金"字，今据《新唐书》增入*）。或有等第载功褒奖得系者，不限常例。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佉苴"。

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赠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

南诏有妻妾数百人，总谓之诏佐。清平官、大军将有妻妾数十人。俗法：处子、孀妇出人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卢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杀无罪，妇人亦死。或有强家富室责资财赎命者，则迁徙丽水瘴地，终弃之，法不得再合。

每年十一月一日，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宴乐，三月内作乐相庆，帷务追欢。户外必设桃菊，如岁旦然。改年即用建寅之月。其余节日，粗与汉同，唯不知有寒食清明耳。

每饮酒欲阑，即起前席奉觞相劝。有性所不能者，乃至起前席扼腕的颡，或挽或推，情礼之中，以此为重。取生鹅治如脍法，方寸切之，和生胡瓜及椒椴啖之，谓之"鹅阙"，土俗以为上味。南诏家食用金银，其余官将则用竹箪。贵者饭以筯不匙，贱者搏之而食。

一尺，汉一尺三寸也。一千六百尺为一里。汉秤一分三分之一。帛曰幂，汉四尺五寸也。田曰双，汉五亩也。

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也，上阁如车盖状。

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

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大事多不与面言，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才勺反*）。

大虫谓之波罗密（*亦名"草罗"*）。犀谓之矣（*读如咸*）。带谓之佉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赕，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阁，高也。诺，深也。苴，俊也。东爨谓城为弄，谓竹为翦，谓盐为眴，谓地为溹，谓请为数，谓酸为制。言语并与白蛮不同。每出军征役，每蛮各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料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出界后，许行劫掠，收夺州溪源百姓禾米牛羊等辈。用军之次，面前伤刀箭，许将息。傥背后伤刀箭辄退者，即刃其后（案：*此条当在第九卷《南蛮篇》中，是传写者误入于此*）。

卷九　南蛮条教第九

南俗：务田农菜圃，战斗不分文武，无杂色役。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克往来月日而已，其兵杖人各自赍，更无官给。百家已上有总佐

一，千人已上有理人官一，人约万家以来，即制都督，递相管辖。上官授与四十双，汉二顷也。上户三十双，汉一顷五十亩。中户、下户各有差降。每家有丁壮，皆定为马军，各据邑居远近，分为四军，以旗幡色别其东南西北，每而置一将，或管千人，或五百人。四军又置一军将统之，如有贼盗入界，即罪在所入处面将。

罗苴子皆于乡兵中试人，故称四军苴子。戴光兜鍪（案：《新唐书·南诏传》作"戴朱鞮鍪""光"字疑"朱"字之讹）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每百人，罗苴佐一人管之。

负排，又从罗苴中拣人，无贝数。南诏及诸镇大军将起坐不相离捍蔽者，皆负排也。

羽仪亦无员数，皆清平官等子弟充，诸蛮不与焉，常在云南王左右，羽仪长帐前管系之。

羽仪长八人，如方内节度支衙官之属。清平官已下，每入见南诏，皆不得佩剑，唯羽仪长得佩剑。出入卧外，虽不主公事，最为心腹亲信。

其六曹长即为主外司公务。六曹长六人，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工曹、会曹，一如内州府六司所掌之事。又有断事曹长，推鞫盗贼；军谋曹长，主阴阳占候；同伦长两人（案："同伦"原本讹作"司仑"，今据后文改正），各有副都，主月终唱。（案：此字未详，疑误）。诸曹稽逋如录事之职。曹官文牒下诸城镇，皆呼主者。六曹长有课效明著，得迁补大军将。

大军将一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每日见南诏议事，出则领要害城镇，称节度。有事迹功劳殊尤者，得除授清平官（案：原本以除授为句，今据《唐书·南诏传》"大军将出治军壁。称节度，次补清平官"之文，是除授下应有"清平官"三字，原本盖因下条相属而误脱耳，今增入）。

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量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

又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制。

又有同伦判官两人，南诏有所处分，辄疏记之，转付六曹。近年已来，南蛮更添职名不少。

凡试马军，须五次上。射中片板，为一次上；中双庶子（案：二字未详），为一次上；四十步外走马据（案：此字未详）颇柱，中斗子，为一次上；盘枪百转无失，为一次上；能算能书，为一次上。试过，有优给。

步卒须为五次上。玷苍山顶立旗，先上到旗下，为一次上；趫一丈三尺坑过，为一次上；急流水上浮二千尺，为一次上；弄剑，为一次上；负一石五斗米四十里，为一次上。已上一一试过，得上次者补罗苴也。

蛮王为楼，及诸城镇林邑，但有空平处，即立木八十尺，刻其上为斗子，中间以墨三寸规之，名曰"颇柱"。所试人持竹剑，去颇柱四十步外，走马向前柱，中斗子者上，中第二规次之，中第一规为下。每农隙之时，邑中有马者，皆骑马于颇柱下试习。

每岁十一、十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敌。布阵，罗苴子在前，以次弓手排下，以次马军三十骑为队。如此次第，常为定制。临行交错，为犯令。

每战，南诏皆遣清平官或腹心一人在军前监视。有用命不用命及功大小先后，一一疏记，回具白南诏，凭此为定赏罚。军将犯令，皆得杖，或至五十，或一百，更重者徙瘴地。诸在职之人，皆以战功为褒贬黜陟。

朝廷差使到云南，南诏迎接远送。自数年来，缘邕、交两地长吏苛暴，恣杀非事，致令众蛮告冤，因兹频来攻掠。伏蒙圣心，征发大军，指挥期于克复。其容州经管三十四羁縻州（案：《新唐书·地理志》岭南道羁縻州九十二，隶桂管者七州，隶邕管者二十六州，隶安南者四十一州，并无属容管者，与此稍有不合），伏请委安南大首领为刺史，武定州（案：《新唐书·地理志》武定州乃安南都护府所属羁縻州之一）亦请委大首领为长吏者，踵前许经略使眷顾亲属，奏元从押衙为刺史，恐非稳便。臣切知故安南前节度使赵昌相继十三年，绥理交阯，至今遗爱布在耆老，至境内无事。其时以都押衙杜英策为招讨副使，入院判案，每月料钱供给七十贯，以寄客张舟为经略判官，已后举张舟为都护。自李象古任安南经略使（案：原本作"李象古"，今考《唐书》李象古为安南都护，以苛刻失众，为贼杨清所害，盖即此人，今改正），恣意贪害，遂至征兵。续又有李涿继之诛剥（案：原本"涿"上脱"李"字，今据《通鉴》增入），令生灵受害，莫非长吏非人所致。

卷十　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

弥诺国、弥臣国，皆边海国也。呼其君长为寿。弥诺面白而长，弥臣面黑而短，性恭谨，每与人语，向前一步一拜。国无城郭。弥诺王所居屋之中大柱，雕刻为文，饰以金银。弥臣王以木栅居海际水中，以石狮子为屋四足，仍以板盖，悉用香木。百姓皆楼居，披婆罗笼，男女多好音乐。楼两头置鼓，饮酒即击鼓，男子携手楼中舞蹈为乐。在蛮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大和九年曾破其国，劫金银，掳其族三二千

人，配丽水淘金。

骠国，在蛮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门。当国王所居门前有一大像，露坐高百余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域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两相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像，思惟其非，便各引退。其或有灾疫及不安稳之事，王亦焚香对大像，悔过自责。男子多衣白毡，妇人当顶为高髻，以金银真珠为饰，著青婆罗裙，又披罗缎，行必持房。贵家妇，皆三人五人在傍持扇。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毡及琉璃、罂为贸易（案："罂"原本作"盟"，"贸易"原本作"加"，今从《新唐书·骠国传》改正）。与波斯及婆罗门邻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据《佛经》："舍利城，中天竺国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恒河经》云："沙山中过"，然则骠国疑东天竺也。蛮贼大和六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柘东，令之自给。今子孙亦食鱼虫之类，是其种末也。咸通四年正月六日寅时，有一胡僧裸形，手持一仗，束白绢，进退为步，在安南罗城南面。本使蔡袭当时以弓飞箭，当胸中此设法胡僧，众蛮扶舁归营幕。城内将士无不鼓噪。

崑峇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蛮贼曾将军马攻之，被崑峇国开路放进军后，凿其路通江，决水掩浸，进退无计。饿死者万余，不死者崑峇去其右腕放回。

大秦婆罗门国，界永昌北，与弥诺国江西正东（案：此句疑有脱误）安西城楼接界，东去蛮阳苴咩城四十日程。蛮王善之，街来其国（案：此八字文不相属，疑有脱误）。

小婆罗门，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后事。出见齿、蠵、越诺（案：此句未详）。其大耳国往来，蛮夷善之，信其国（案：此七字，文亦不属）。

夜半国，在蛮界苍望城，东北隔丽水城。其部落妇人唯与鬼通，能知吉凶祸福，本土君长崇信。蛮夷往往以金购之，要知善恶。

昆明、牂牁界接丽水，相近蛮贼曾攻不得，至今衔恨之。昆明、牂牁，本使臣蔡袭尝奏请分布军马，从黔府路入（案：此条之首，当有脱文）。

女王国，去蛮界镇南节度三十余日程。其国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与驩州百姓交易。蛮贼曾将二万人伐其国，被女王药箭射之，十不存一，蛮贼乃回。

水真蜡国、陆真蜡国，与蛮镇南相接，蛮贼曾领马军到海畔，见苍波汹涌，怅然收军却回（案：此篇乃载南蛮接壤之国，自此以下，皆别说他事，盖附录之文，传写失其标目耳。今各低一格，以别之）。

咸通四年六月六日，蛮贼四千余人，草贼朱道古下二千人，共棹小船数百只收郡州（案：《通鉴考异》引《唐实录》以"郡州"为"交州"，《补国史》亦同。是"郡州"乃州名也），得安南都押衙张庆宗、杜存陵、武安州刺史陈行余（案：《新唐书·地理志》武安州属安南都护府），以航舶战船十余只，筑损蛮贼船三十来只沉溺。臣九月二十一日，于滕州见安南虞候史孝愍，并得兵马使徐崇雅信，蛮贼不解水，悉皆溺死。吐蕃铁桥节度本属吐蕃，贞元十年，蒙异牟寻攻破，今并属蛮管（案："吐蕃铁桥"节度以下二十五字，文义与上文不相属，是亦他处错简于此）。

异牟寻曾诈臣事吐蕃，吐蕃遂封异牟寻江。西卑贱，（案：以下皆纪册封南诏之事，此二十字文不用周，盖所纪册封一事，佚其前段，而此条佚其后段耳，今不可考，姑仍其旧）因遣曹长段南罗各同伦判官赵伽宽等九人，与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罗札将大马二十匹迎，子弟羽仪六人沿路视事。十五日至安南城。城使段伽诺出步军二百队，马军一百队夹道排立，带甲马六十队引前，步枪五百人随后，去城五十里迎候。十九日到曲驿。镇使杨盛出马军一百三十队、步军一百七十队，夹道排立，带甲马二百人引前，步枪三百人随后，去驿一十里迎接。二十一日过吹舍川。首领父老百余人，蛮夷百姓数千人，路傍罗列而拜，马上送酒。云南节度将五十匹马来迎。二十三日到云南城。节度蒙酋物出马军一百队，步军三百人夹道排立，带甲马一十队引前，步枪五百人随后，去城十一里迎候。门前父老二百余人，吐蕃封王数人，在路迎拜。是日，南诏使大军将兼户曹长王各苴来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城使尹瑳出马军一百队，步军二百队夹路排立，引马六十匹，步枪五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诏遣大军将李凤岚，将细马一千匹并伎乐来迎。渠敛道中路客馆馆前父老二百余人，蛮夷百姓五六十人，路迎马前。大军将喻于傡出马步军三百队夹路排立，引马六十匹，步枪三百人，去城五里迎候。南诏妹李波罗诺将细马一十匹来迎。入龙尾城客馆。南诏异牟寻叔父阿思将大马二百匹来迎。二十六日过大和城，南诏异牟寻从父兄蒙细罗勿（案："罗勿"原本作"四匀"，今据《新唐书》改正）及清平官李异傍、大军将李千傍等，将细马六十匹来迎，皆金镂玉珂，拂髦振铎（案："振"原本作"根"，今据《新唐书》改正）。夹路马步军排队二十余里。南诏蒙异牟寻出阳苴咩城五里迎。先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钺。南诏异牟寻衣金甲，披大虫皮，执双铎。男蒙阁劝在傍，步枪千余人随后，马上祗揖而退（原缺）"曰授册"（原缺），贞元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阳苴

咩城具仪注设位，旌节当庭，东西特立。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已下，各具仪礼，面北序立，宣慰南诏使东向立，册立南诏使南向立，宣敕书，读册文讫（案：此条“册”字原本俱讹作“开”，今据文改正），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受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南诏及清平官已下稽颡再拜，手舞足蹈。庆退而言：“牟寻曾祖父开元中册云南王，祖父天宝中又蒙册袭云南王。自隔大国，向五十年。贞元中，皇帝圣明，念录微效，今又赐礼命，复睹汉仪，对扬天休，实感心肺。”其日楼下大会，又坐上割牲，用银平脱马头盘二面。牟寻曰：“此是天宝初先人任鸿胪少卿宿卫时（案：“卫”上原脱“宿”字，今补入），开元皇帝所赐。比宝藏不敢用，得至今。”又伎乐中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余。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声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酒既行，牟寻自捧杯擎跽劝让。册立使袁滋引杯釂酒曰：“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异牟寻嘘噻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事毕，发阳苴咩城。云南王蒙异牟寻以清平官尹辅酋十七人奉表谢恩，进纳吐蕃赞普锺印一面（案：《通鉴》吐蕃谓弟为锺，南诏服吐蕃时，封为赞普锺日东王）并献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毡、纺丝、象牙、犀角、越赕马、统备甲马、并甲文金，皆方土所贵之物也。仍令大军将王各苴、柘东副使杜伽诸具牛羊，领鞍马及丁夫三百人提荷食物。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从石门更十日程到茂州。自后南蛮移心向化，遂与吐蕃仇隙。

伏缘数年之间，当州镇厘革南诏入朝人数，纵有经过者，邮传残薄。兼缘安南大中年（案：原本作“大中牟”，今据《唐书》及《通鉴》，宣宗大中十三年，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南蛮习学子弟及入贡傔从人数，南诏怒，自是颇扰边境，书中所说，当指此事。“牟”字盖“年”字之讹，谨改正）奏请隔绝南诏往来通好，谨按《尚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本使蔡袭去年正月十四日内，四度中矢石，家口并元随七十余人，悉殒于贼所。臣长男韬及奴婢一十四口，并陷蛮陬。臣夙夜忧忆本使蔡袭，行坐痛心。切以蛮贼尚据安南，今江源并诸州各自固守，其首领将吏，去年春夏频请救兵。自是海门（案：安南既陷，以海门镇为行交州）不与发遣，并不给与戈甲弓弩，致令蛮贼侵掠州军。臣以南蛮从古及今，凡虏掠诸处百姓夷獠隶也处则贵。江源首领已下，知其配隶之事，固惜副卿必合戮力齐心，共御蛮夷之残暴（案：“臣”以下五十一字，文义未详，且不相属，当有脱误）。

又黔、泾、巴、夏四邑苗众，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贼朱道古营栅，竟日与蛮贼将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柘东判官杨忠义话，得姓名，立边城，自为一国之由。祖乃盘瓠之后，其蛮贼杨羌等云绽盘古之后（案：“绽”字有讹）。此时缘单车问罪，莫能若是（案：“若”字有讹）。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案：以下六条，又附录中旁及之文，今再低一格以别之）。

谨按《后汉·南蛮传》，昔高辛氏有戎寇吴将军为患其侵暴，乃下敕曰：“有人得戎寇吴将军头者，赐金百镒，封邑万家，妻以少女。”时帝有犬名盘瓠，后遂之寇所，因啮得吴将军头来，其寇遂平。帝大喜，因以官爵赉赐，犬不起。帝少女闻之，奏曰：“皇帝信不可失！深忧犬之为患。”帝曰：“当杀之。”女曰：“杀有功之犬，失天下之信矣！”帝曰：“善乎！”因请匹之。帝不得已。乃以配盘瓠。盘瓠得女，负入南山，处于石室。其处险阻，不通人迹。后生十二子，六男六女，自相匹偶，缉草木皮以为衣服。帝赐以南山，仍起高栏为居止之。其后滋蔓，自为一国（案：此文与今《后汉书·南蛮传》不同）。按王通明《广异记》云：“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下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也。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姓田、雷、再、向、蒙、旻、叔孙氏也。其后苗裔炽盛，从黔南逾昆、湘、高丽之地，自为一国。幽王为犬戎所杀，即其后也。盘瓠皮骨，今见在黔中，田、雷等家时祀之。”

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汉书》巴郡本有四姓，巴氏、繁氏、陈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锺离山。其山黑、赤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繁、陈、郑三姓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乃其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之。又令乘土船下夷水到盐阳，约能浮者为君。务相独浮，因立务相为君也。遂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请为留之。”廪君不许。神女暮来取宿，晨则化为飞虫，群蔽日月，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射之，天乃开朗。廪君方定居于夷水，三姓皆臣事之。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及惠王并巴蜀，以巴夷为蛮夷君，尚女。其人有罪，得以爵除。出赋二千一十六百万钱，三岁一出义赋一千八百钱，人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也（案：此文与今

《后汉书·南郡蛮传》稍有异同)。

巴氏祭其祀，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按《华阳国志》，秦昭王时，白虎为害，多伤人。乃购之曰："有杀得白虎者，封邑千家，继以金帛"。于是朐忍夷、廖仲药等，以竹弩射之，中而死。秦遂刻石，为夷人立盟曰："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不论。秦犯夷，输黄龙一只；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遂因号虎夷，一名弦头，刚勇颇有先人之风（案：所引《华阳国志》与今本文稍不同)。

按《秦纪》，"始皇十八年，巴郡出大人，长二十五丈，一夫两妻，号曰左右也。"是故左思《蜀都赋》云："刚勇生其方，风谣尚其武。"

按《夔城图经》云："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为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俗传正月初夜，鸣鼓连腰以歌，为踏蹠之戏。五月十五日，招命骑健，画檝图舟，十船同角，千人齐声唱鼓扣舷，沿江腾波而下。俗三月八日为大节，以陈祠享，振铎、击鼓、师舞为敬也。

夷蜑居山谷（"蜑"即蛮之别名)，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

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臣今录白进献。

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案：崔佐时乃韦皋所遣西川节度巡官，不可直称节度使，疑有脱文）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念异牟寻乃祖乃父忠赤附汉。去天宝九载，被姚川都督张乾陁等离间部落，因此与汉阻绝，经今四十三年。与吐蕃洽和，为兄弟之国。吐蕃赞普册牟寻为日东王，亦无二心，亦无二志。去贞元四年，奉剑南节度使韦皋仆射书，具陈汉皇帝圣明，怀柔好生之德。七年，又蒙遣使段忠义等招谕，兼送皇帝敕书。遂与清平官、大军将、大首领等密图大计，诚矢天地，发于祯祥；所管部落，誓心如一。去年四月十三日，差赵莫罗眉、扬大和眉等赍仆射来书，三路献表，愿归清化，誓为汉臣。启告祖宗明神，鉴照忠款。今再蒙皇帝蒙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仆射遣巡官崔佐时传语，牟寻等契诚，誓无迁变。谨请西洱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即愿牟寻、清平官、大军将等福祚无疆，子孙昌盛不绝，管诸赕首领永无离二。兴兵动众，讨伐吐蕃，无不克捷。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其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产畜悉背减耗。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如蒙大汉和通之后，更无异意，即愿大汉国祚长久，福盛子孙，天下清平，永保无疆之祚。汉使崔佐时至益州，不为牟寻陈说，及节度使不为奏闻牟寻赤心归国之意，亦愿神祇降之灾。今牟寻率众官具牢醴，到西洱河，奏请山川土地灵祇。请汉使计会，发动兵马，同心戮力，共行讨伐。然吐蕃神川、昆仑、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谨率群官虔诚盟誓，共克金契，永为誓信。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惟山川神祇，同鉴诚恳！

某年六月二十一日奏状，今谨录白献进（案：后题贞元十年奏状，而此阙其年，亦刊削不尽之文)

东蛮和使杨传盛等，六月十八日到安南，赍蛮王蒙异牟寻与臣绢书一封，并金镂合子一具。合子有绵，有当归，有朱砂，有金。石东蛮国王是故云南诏王阁罗凤孙，姓蒙，名异牟寻。遣前件使赍表诣阙，于今月十八日到，兼得其王牟寻与臣书，远陈诚恳，并金镂合子一枚。其使昧言，送合子中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献丹心向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

又言：蛮王蒙异牟寻积代唐臣，遍沾皇化。天宝年中，其祖阁罗凤被边将张乾陁谗搆，部落惊惧，遂违圣化，北向归投吐蕃赞普。以赞普年少，信任谗佞，欲并其国。蒙寻远怀圣化，北向请命。故遣和使，乞释前罪，愿与部落竭诚归附。缘道遐阻，伏恐和使不达，故三道遣：一道出石山，从戎州路入；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从安南路入。其杨传盛等，今年四月十九日从蛮王蒙异牟寻所理大和城发，六月十八日到安南府。其和使杨传盛年老，染瘴虐，未得进发。臣见医疗，候获稍损，即差专使领赴阙廷。其使云："异牟寻自祖父久背国恩，今者愿弃豺狼之思，归圣人之德。此皆陛下雨露之泽及外夷，故蛮徼遐荒，愿为内属。臣忝领蕃镇，目睹升平，踊跃忻欢，倍万常幸。"右蛮王与臣书及金镂合子等，谨差十将李茂等随表奉进，谨奏。贞元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安南都护充管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臣"赵昌奏状。"

贞元十年，南诏蒙异牟寻请归附圣唐，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臣今于安南郡州溪源首领耆老处借得故蛮王蒙异牟寻《誓文》一本，安南都护赵昌贞元十年《奏状白》一本。伏以故南诏蒙异牟寻嗣孙惠龙不守祖父留训，既违盟誓，自掇祸殃，尚未悛心，犹恣狂暴，全驱蚁聚之众，攻劫邕、交之人。五载兴兵，三来虏掠。顾生灵之何负，受涂炭之苦辛。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槐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今臣谨录故蛮王蒙异牟寻贞元十年《誓文》及赵昌《奏状白》随表奉进以上。

跋

车吉心　王育济

陈寅恪先生晚年以十载之功，撰成八十万字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其所涉柳如是史迹，均仅见载于野乘稗史。管中窥豹，野史的学术文化价值已见一斑。

因此，以四千万字的规模，集历代千种野史为一帙，且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从而为人们纵览历朝野史，尤其是为文史工作者检索查阅各类资料提供便利，无疑是一项极具文化积累意义之出版盛事。

正是基于上述共识，才有了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泰山出版社的诚挚合作，才有了现在这套《中华野史》的完成和出版。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中华野史》都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而敢于承担这一工程的泰山出版社，其出版思路和魄力正是这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在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泰山出版社的三位领导于景明、葛玉莹、梁晓东先生，几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中华野史》上，从审稿、排制到宣传征订，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

全国数十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合作，则是《中华野史》得以完成的学术保证。傅璇琮（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李致忠（著名版本学专家、国家图书馆版本业务处原主任、研究馆员）、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郑佩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黄冕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张德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了《中华野史》的收书范围，审定了各卷所收具体书目，指导制定了点校整理原则及细则。王学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赵锦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员）二位先生，还就民国卷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大含细入，睿见卓裁，奠定了《中华野史》的质量基础。

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又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亲自承担了各类野史的标点整理。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佩琦（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冯惠民（书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

吕景琳（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德麟（中华书局编审）

李　蔚（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解民(中华书局编审)
吴　杰(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吴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何双生(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编审)
沈锡麟(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编审,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主任)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显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绍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勋初(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屈六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柯玉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
南炳文(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凡芝(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
傅贵九(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尤其令人感念的是,曹道衡、孔凡礼、钱炳寰等数名寿轶八秩的古籍整理大家亦参与了《中华野史》的标点整理。

以上数十位著名专家不但各自提交了优异的整理成果,更为整个《中华野史》的整理树立了质量典范。珠玉在侧,不敢形秽潦草而玷全局,故全书的整理质量乃至整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均因此而得以提升。

《中华野史》的各分卷主编在组织、协调,以及把握整理质量方面,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为了《中华野史》的完成,各自均放弃了手头进行的课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集体项目之中。《中华野史》之竣成,各分卷主编居功最伟。

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中华野史》一事关怀终始,擘画最切。其所赐大序,缕缕万言,多关乎学术千秋,非独《中华野史》之荣观也。

野史的汇编整理素为学界书坊所重视。明代之《稗史汇编》、《稗海》,清代之《说库》、当代之《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均曾惠溉学林,善莫大焉。《中华野史》作为后起之作,对上述及其他有关野史整理成果多有资取,力图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更上一层。故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收书种数和字数,另一方面对所收野史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裨补之功,信或有之。然而由此带来的整理、出版的难度却又陡然剧增。筚路蓝缕,倍觉艰辛,而"刻书灭书"之忧,"履冰临渊"之情则无日不在。书竟事竣,喜忧参半,知我罪我,则皆所乐受而不敢辞者也。

是为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野史　唐朝卷
作者=车吉心总主编
页数=1094
SS号=10325145
出版日期=